叢書集成新編　第四二冊目錄

自然科學類

曆法	清	王錫闡撰	守山	一
五星行度解一卷	清	梅文鼎纂	藝海	五
歷學答問一卷	清	梅文鼎纂	藝海	一二
歷學疑問補二卷	清	江永著	守山	四八
二儀銘補注一卷	清	梅文鼎纂	藝海	二〇
天步眞原一卷附四庫提要	清	薛鳳祚撰	指海	二三
春秋夏正二卷	清	胡天游學	式訓	二九
推步法解五卷	清	江永撰	守山	八一
數學八卷附續數學、四庫提要	清	錢大昕撰	粵雅	一三一
宋遼金元四史朔閏考二卷	清	羅士琳撰	仰視	一四〇
春秋朔閏異同二卷	清	許之衡纂	藝海	一七七
春秋或辯一卷	清	孔廣牧撰	咫進	一八〇
禮記天算釋一卷	清	曾釗撰	嶺南	一八六
虞書命羲和章解一卷	清	汪曰楨學	式訓	一九二
太歲超辰表三卷				
地文				
海潮說三卷	清	周春纂	藝海	二一一
海潮輯說二卷	清	俞思謙纂	藝海	二一四
地球				
地球圖說一卷	泰西蔣友仁譯 清 錢大昕等修改		文選	二二九
地球圖說補圖一卷	清	阮元撰		
時令				
夏小正箋一卷	清	李調元注		
夏小正傳二卷	漢	戴德傳		
夏小正考注一卷	清	畢沅撰		
夏小正戴氏傳四卷附校錄	宋	傅崧卿注		
夏小正經傳集解四卷	清	顧鳳藻輯		
夏小正正義一卷	清	王筠撰		
夏小正經傳集解一卷	清	徐世溥著		
夏小正解一卷附徐本夏小正舉異	唐	玄宗勅撰		
唐月令注一卷附補遺	清	茆泮林輯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一卷	元	吳澄著		
月令氣候圖說一卷	清	李調元撰		
玉燭寶典十二卷（缺卷九）	隋	杜臺卿撰		
賞心樂事一卷	宋	張鑑著		
歲時廣記四十一卷	宋	陳元靚編		
四時宜忌一卷附四庫提要	元	闕佑著		
七十二候考一卷	清	曹仁虎纂		

物理學				
鏡鏡詮癡五卷	清	鄭復光著	連筠	五〇六
光論一卷	清	張福僖譯	鑒鵝	五二九
度量衡				
中西度量權衡表一卷附表三種			鑒鵝	五三三
博物				
博物志十卷附逸文、四庫提要	晉	張華撰	指海	五三六
續博物志十卷	宋	李石撰	逸史	五五七
格物麤談二卷	宋	蘇軾著	學海	五七五
物類相感志一卷	宋	蘇軾著	寶顏	五八六
蠡海集一卷	宋	王逵撰	稗海	五九五
群物奇制一卷	明	周履靖編次	夷門	六〇五
生物學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廣要二卷	唐	陸璣撰	古經	六一二
益部方物略記一卷	唐	陸璣撰	津逮	六二一
辨物小志一卷	宋	祁撰	祕册	六五九
詩傳名物集覽十二卷	明	陳絳著	學海	六六三
	清	陳大章著	湖北	六六六

2760/13

五星行度解

吳江王錫闡撰　金山錢熙祚錄之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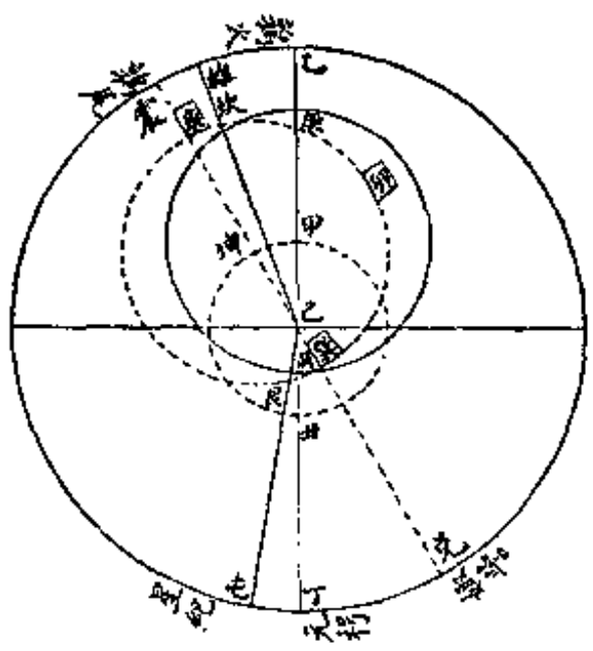
五星之中、土、木、火皆左旋、爲日天所挈而東、金、水于本天右旋、各有行度、又隨日天日行一度、但二星本天小、不能包地、故但以日之平行爲其平行、西歷謂五星皆右旋、與天行不合、今正之如左、　西歷因火、金、水三星有時在太陽上、則本天當在日天外、有時在太陽下、則本天又當在日天內、遂謂各天能相入、不得爲實體、不知五星本天皆在日天之內、但五星皆居本天之周、太陽獨居本天之心、（亦爲五星本天之心、少偏其上、近宗動天、）隨本天運旋成日行規、此規本無實體、故三星出入無礙、若五星本天、則各自爲實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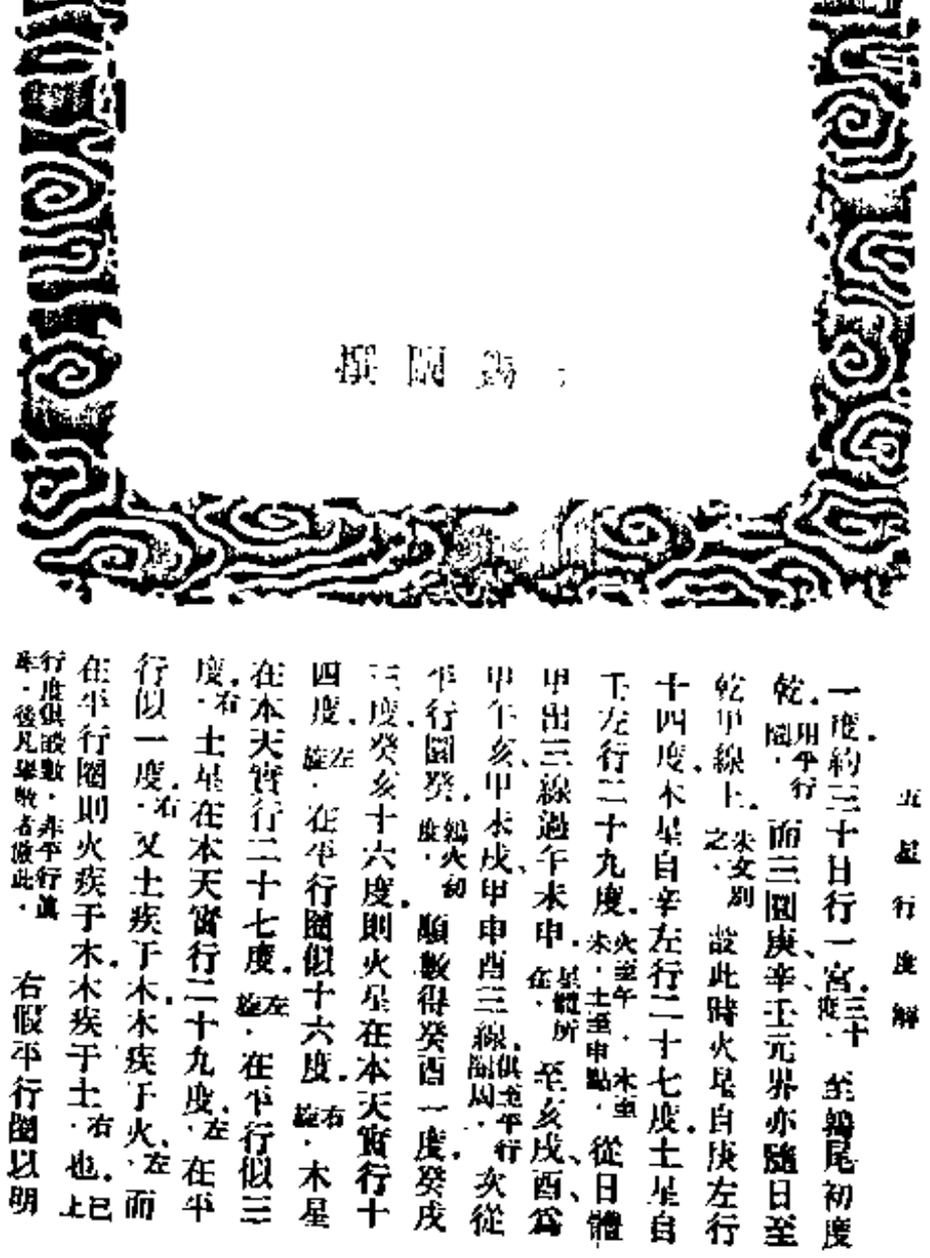
先解木、火、土三星、己爲地心、甲爲日體、從己作己甲直線、引長至乙、乙爲界、己爲心、作黃道大圓、（即太陽本日天、其周乙丙丁戊、）定己甲線爲日輪距地心之數、引長至丁、以己甲線爲度、截己丁線于丑、丑甲爲界、己爲心、作甲子丑寅圜、是爲日行規、（此依西法別之、）次以甲爲心、截甲乙線于辛、（甲辛須較甲丑爲長、）辛爲界、作辛辰圜、（天本土星本天、）又以甲爲心、截甲丑線于巽、巽爲界、作巽庚卯圜、（天本木星本天、）又以甲爲心、截甲乙線于壬、（甲壬又較甲辛爲長、）作壬己圜、（天本火星本天、）又以甲爲心、截甲丑線于艮、艮爲界、（設如癸丑、）作五星平行圜、（諸天中本無此圜、康設以明平行之理、故用朱文別之、）

假如日在鶉火初度、（平行發點、）火、木、土俱合、日在最高之界、（距地極遠、）庚、火、辛、木、壬、土、爲初行之界、太陽每日行一度、約三十日行一宮、（三十度、）至鶉尾初度、（用平行圜、）而三圜庚、辛、壬元界亦隨日至乾、乾甲線上、（朱文別之、）設此時火星自庚左行十四度、木星自辛左行二十七度、土星自壬左行二十九度、（火至午、木至申、土至申點、）從日體甲出三線過午、木申、（星體所在、）至亥戌、酉爲甲午亥、甲木戌、甲申酉三線、（俱差平行、）亥從平行圜癸、（鶉火初度、）順數得癸酉一度、癸戌三度、癸亥十六度、則火星在本天實行十四度、（左旋、）在平行圜假十六度、（右旋、）木星在本天實行二十七度、（左旋、）在平行假三度、右、土星在本天實行二十九度、（左旋、）在平行假一度、（右、）又土疾于木、木疾于火、而在平行圜則火疾于木、木疾于土、（右也、已上行度俱設數、非平行實率、後凡舉數者倣此、）

右假平行圜以明左右兩行及遲疾相反之理、然五星終古無平行之率、下文解之、

假如火星土、木二星合日在鶉火初度、（合日在平行圜理、）火在庚、日在甲、（黃道乙、）乙庚甲己同線、太陽行三十度至坤、黃道爲鶉尾初度、震從地心己出線、過坤至震、成己坤震線、（朱文、）火星本天最高庚點元界、亦隨日天在己坤震線、坤在日體所在、）爲心、別作庚卯圜、（與前等如朱文、）設此時火星自庚左旋十四度至坎、從己出線過坎、至黃道離、成己坎離線、與己坤震成震己離角、用法求己角若干度分、先定甲庚徑、（火本天半坤庚同、）爲全數一百、設甲己徑、（日行規半己坤同、）爲甲庚（域坤庚、）百分之六十六、則以己坤加庚坎弧餘弦、（九七、）得總線一六三、用全數因庚坎弧正弦、（二四、）如總線而一、得簇己離角切線一五、其弧八度半弱、（簇離弧也、用減乙簇弧、餘乙離弧二十一度半強、）即火星在黃道鶉火二十一度半強、是時因火星合伏後距地遠、視行甚遲、（本天左旋、）而在黃道視行甚疾、（右旋、）　假如日在鶉火初度、火星衝日在城卑異、（五星合日距地最遠、衝日距地最近、衝上諸圜自見、）　黃道爲元枵初度丁、（鶉火劃宮、）太陽行三十度至坤、黃道爲鶉尾初度、（距地極遠之界、）庚、火、辛、木、壬、土、爲初行之界、太陽每日行





時庚點元界．隨日天至震己線．巽點亦在己兌線．卽歲庚坤巽兌同在一線．設此時火星自巽左旋十四度至艮．從己出線過艮至黃道屯點．成兌己屯角．求己角若干度分．設甲己（己坤圜．爲甲庚（坤點圜．百分之六十五．以六十五（己坤．減（最卑用減．巽艮弧餘弦．九七．得較三二．用全因巽艮弧正弦．二四．如較而一．得兌己屯角切線七五．其弧三十七度弱．兌屯弧也．又自鶉火初度乙至婺訾初度兌二百十度內．減兌屯弧．得乙屯弧三百七十三度強．（起鶉火初．爲黃道星紀二十二度強．是時因火星衝日後去地甚近．視角大．故本天最卑．（本天最卑．庚爲界．作庚壬圜．爲金星本天．（壬爲最高．又截甲庚線于辛．（水星本天最卑．辛爲界．作辛癸圜．爲水星本天．（癸爲最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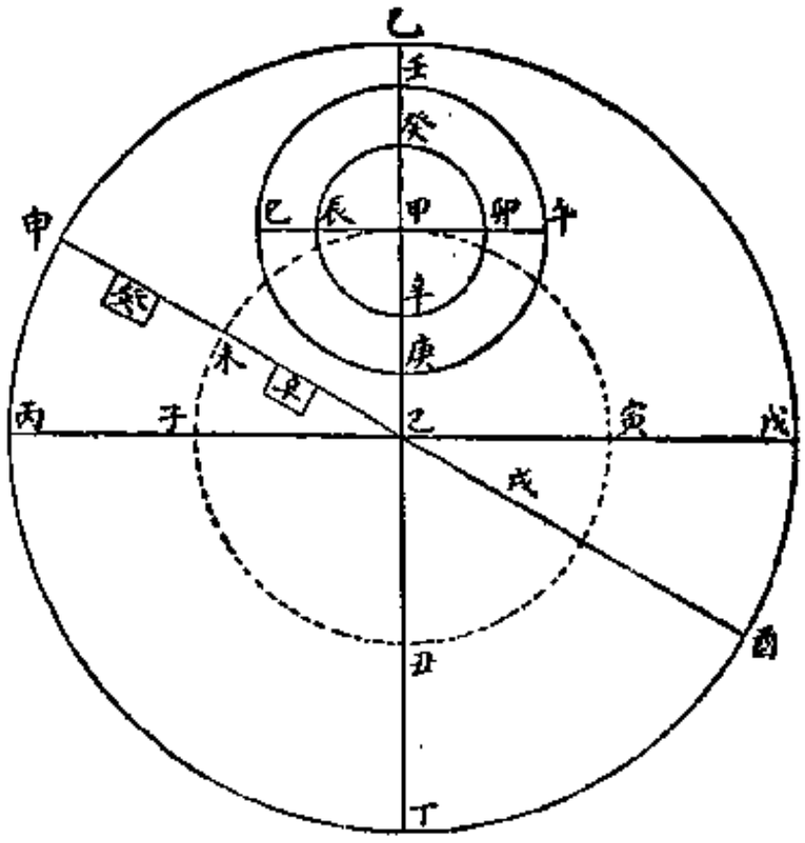
二天半徑小于日行規半徑．（甲辛、甲庚皆爲一百．）以甲（日體．爲心．截甲己線于庚．（金星已見圜．此者．）庚爲界．作庚壬圜．爲金星本天．（壬爲最高．又截甲庚線于辛．（水星本天最卑．辛爲界．作辛癸圜．爲水星本天．（癸爲最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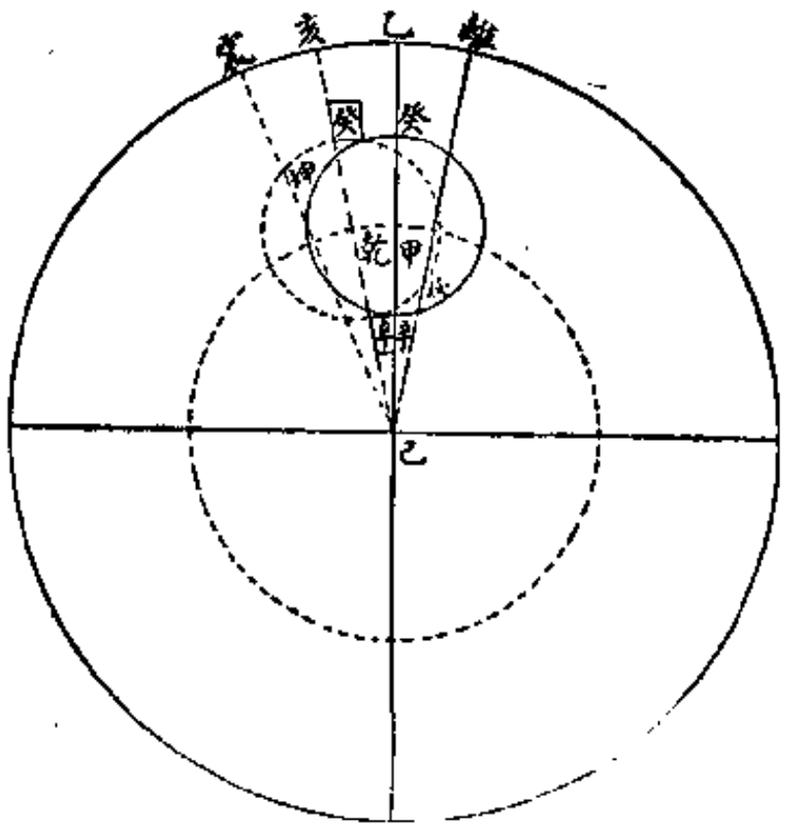
二天半徑小于日行規半徑．（甲辛、甲庚皆爲一百．）以甲（日體．爲心．截甲己線于庚．（金星已見圜．此者．）庚爲界．作庚壬圜．爲金星本天．（壬爲最高．又截甲庚線于辛．（水星本天最卑．辛爲界．作辛癸圜．爲水星本天．（癸爲最高．

金水二天亦右旋．（自壬癸初長巳．與日天相似．（黃道自乙向丙．卽太陽自甲向子．）雖行有遲疾．（金日行半度強．水日行三度強．）理則點一．今但以水星解之．金星自見．假如水星合日在最高癸．（癸．日在甲．黃道爲鶉火初度乙．乙癸弧得十九度少．（自癸至辛半周加．自辛至甲半周減．）卽水星在黃道鶉首二十一度強．卽在合日元界後九度弱．用減．乙亥弧得十九度少．（不足減．加全周減之．）餘乙亥弧三百五十一度強．卽水星在黃道鶉首二十一度強．在合日元界後九度弱．因近最卑．故于本天雖順行．而人目在外．自己反觀．（若在本圜內．見爲逆．）黃道退行也．用上法．知金、水二星在日行規外．常爲太陽日行分大者．爲退．等者爲留．小者爲遲行．日中常有黑子．未詳其故．因疑水星本天之內．尙有多星．星各有本天．層叠包裹．近日而止．但諸星天周愈小．去日愈近．故常伏不見．（水星亦因離日不遠．故伏時常多．見時常少．唯退合時．星在日下．星體着日中．如黑子耳．（與日食同理．但月視徑大．故能食日．星視徑小．止成黑子．）

又行足半周至癸．（自辛至癸．）癸點隨太陽在大火末．（癸點平行．常與太陽平行同線．）則水星平行弧．仍卽太陽平行弧．因知金、水二星與太陽同一平行也．

既明平行之理．（因上解亦明順逆二合之故．）次論順合前後疾行．逆合前後退行之理．假如水星順合在癸．（最高．）日在甲．黃道乙．（鶉火初度．）爲元界．太陽行十度至乾．（黃道鶉火十度強．）癸點隨日至己．乾亥線上．（朱文別之．）水星順行．（本天三十一度半．（段數．非定率．）至坤．自己出線過坤至黃道震．（宮度下定．）成己坤震線．與己乾亥爲亥己震角．（亦用朱文別作水星本天癸辛圜．）求己角若干度分．法．先定己甲．（日行規半徑．己乾圜．）爲全數一百．甲癸（水星天半徑．癸圜．）與己甲若四十二．（段數．非定率．）與一百以甲癸（或乾癸．）餘（或己乾．）餘倣此．）因癸坤弧餘弦．八五．如全而一．加己甲（或己乾．）餘（倣此．）得一三六．爲法．又以甲癸因坤癸弧正弦．五二．爲實．二八四．實如法而一．得亥己震角切線一六．其弧九度少．亥震弧也．加乙亥弧得十九度少．（自癸至辛半周加．自辛至甲半周減．）卽水星在黃道鶉首二十一度強．卽水星在合日元界後九度弱．用減．乙亥弧三百五十一度強．卽水星在黃道鶉首二十一度強．在合日元界後九度弱．因近最卑．故于本天雖順行．而人目在外．自己反觀．（若在本圜內．見爲逆．）黃道退行也．用上法．知金、水二星在日行規外．常爲太陽日行分大者．爲退．等者爲留．小者爲遲行．日中常有黑子．未詳其故．因疑水星本天之內．尙有多星．星各有本天．層叠包裹．近日而止．但諸星天周愈小．去日愈近．故常伏不見．（水星亦因離日不遠．故伏時常多．見時常少．唯退合時．星在日下．星體着日中．如黑子耳．（與日食同理．但月視徑大．故能食日．星視徑小．止成黑子．）





又行足半周至癸．（自辛至癸．）癸點隨太陽在大火末．（癸點平行．常與太陽平行同線．）則水星平行弧．仍卽太陽平行弧．因知金、水二星與太陽同一平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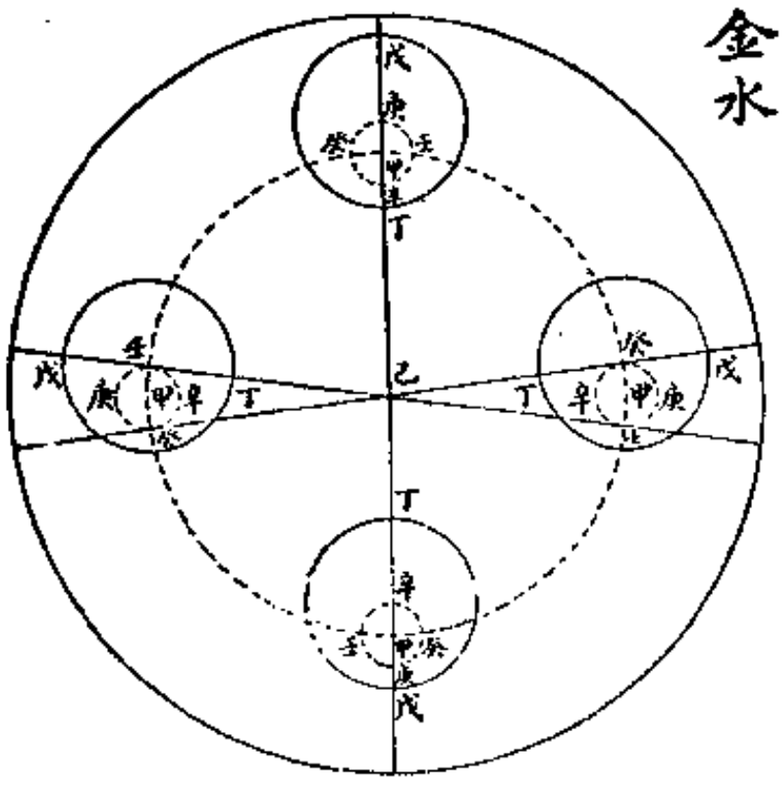
既明平行之理．（因上解亦明順逆二合之故．）次論順合前後疾行．逆合前後退行之理．假如水星順合在癸．（最高．）日在甲．黃道乙．（鶉火初度．）爲元界．太陽行十度至乾．（黃道鶉火十度強．）癸點隨日至己．乾亥線上．（朱文別之．）水星順行．（本天三十一度半．（段數．非定率．）至坤．自己出線過坤至黃道震．（宮度下定．）成己坤震線．與己乾亥爲亥己震角．（亦用朱文別作水星本天癸辛圜．）求己角若干度分．法．先定己甲．（日行規半徑．己乾圜．）爲全數一百．甲癸（水星天半徑．癸圜．）與己甲若四十二．（段數．非定率．）與一百以甲癸（或乾癸．）餘（或己乾．）餘倣此．）因癸坤弧餘弦．八五．如全而一．加己甲（或己乾．）餘（倣此．）得一三六．爲法．又以甲癸因坤癸弧正弦．五二．爲實．二八四．實如法而一．得亥己震角切線一六．其弧九度少．亥震弧也．加乙亥弧得十九度少．（自癸至辛半周加．自辛至甲半周減．）卽水星在黃道鶉首二十一度強．卽水星在合日元界後九度弱．用減．乙亥弧三百五十一度強．卽水星在黃道鶉首二十一度強．在合日元界後九度弱．因近最卑．故于本天雖順行．而人目在外．自己反觀．（若在本圜內．見爲逆．）黃道退行也．用上法．知金、水二星在日行規外．常爲太陽日行分大者．爲退．等者爲留．小者爲遲行．日中常有黑子．未詳其故．因疑水星本天之內．尙有多星．星各有本天．層叠包裹．近日而止．但諸星天周愈小．去日愈近．故常伏不見．（水星亦因離日不遠．故伏時常多．見時常少．唯退合時．星在日下．星體着日中．如黑子耳．（與日食同理．但月視徑大．故能食日．星視徑小．止成黑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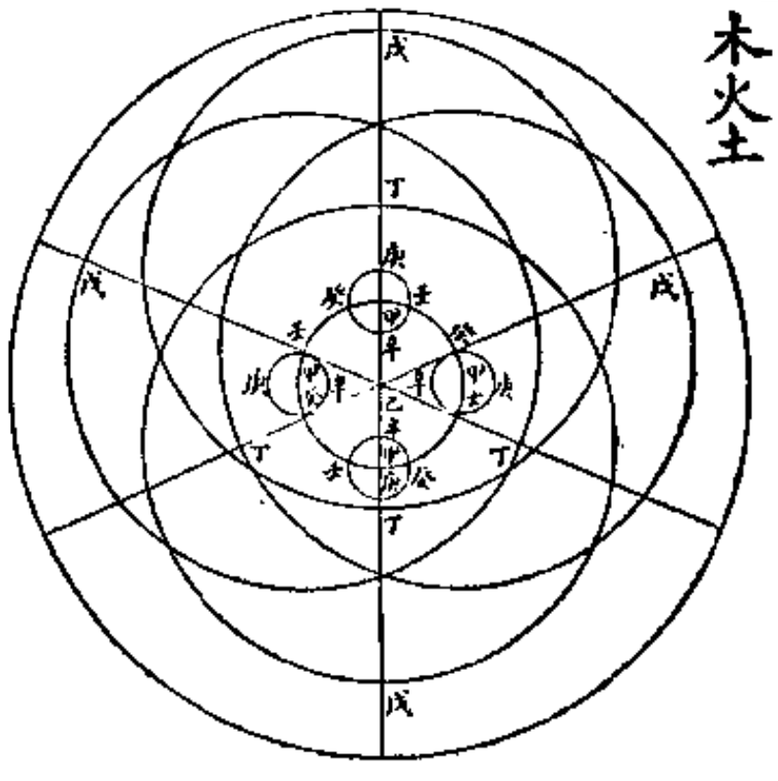
又火星出日行規卽高用上兩形諸圜半徑與日行規半徑爲比例．知各星距地遠近．（日行規半徑卽太陽距地之數．）

于太陽。入日行規即卑于太陽。用諸圖知日天大。因明火、金水三星雖出太陽之上。非出日天之外。已上所稱五星本天。即崇禎曆所謂歲輪也。歲輪周遶疾之外。別有盈縮。（西稱均度）盈縮二限。崇禎曆所謂本天與上文本天不同。最高卑亦非上文本天最高卑。也。今從大統曆名之爲歷周歷中以免相混。

歷周最高卑之原。蓋因宗動天（借西曆名）總挈諸曜。爲斡旋之主。其氣與七政相攝。如磁之于針。某星至某處。則向之而升。離某處。則違之而降。升降之法。不爲直動而爲環動。（凡天行皆爲環動）本天之心。（五星本天心也）繞太陽心左右上下于日行規周。成一小規。（此規之心常在日行規周）其規亦爲虛體。五星本天心循此左旋。與太陽爲不同心。大約足周黃道一次。則歷周亦一次。（西曆此行星宗動天。而宗動天與黃道同心故也）其升降之界。七政不同。又世有遲移。遲移各曜不同。即西曆最高行度也。己爲地心。作日行規如前。甲。太陽。爲心。庚辛壬癸爲界。作五星本天心環行規。（此規本無實體。故用朱文刻之）五星本天心在此規之周。自最遠庚（最遠最近。以別本天最高最卑）向中距壬。背黃道行。（左旋）故。故行遲爲縮初。自壬向最近辛。順黃道行。（凡大圈圍當一小圈。右旋者。入內半周。自大圈心視之。當依大圈周左旋。金水本天行是也。左旋者。入內半周。自大圈心視之。當依大圈周右旋。此規是也。壬辛癸在內半周。故從壬左旋至癸。自地心已視之。見依日行規周右旋而順黃道也。）故行漸疾爲縮末。自辛轉向中距癸。亦順黃道行。（內半周故）故行疾爲盈初。自癸向庚。逆黃道行。（上半周左旋故）故行復遲爲盈末。（盈縮初末限五星不同。結歌中距論之）觀上諸圖自見。

本天最高戊。最卑丁。與地心己同一直線。（諸圖自明）與己辛庚線爲角形。庚己丁與庚己戊同一己角。故歷周盈縮差。（西歷名初均數）不因本天最高最卑爲增損。（諸圖自明）又斑行一規。實非盤圖。（另作圖）西歷用次均輪。亦此意。但八六比例。恐非密率。當歷測定之。





規半徑比例。五星不同。

次總解五星。其一。五星本天心入日行規內。則日行規半徑當減。出日行規外。則日行規半徑當加。（此日行規徑。乃五星天心距地之數。俱從日行規徑加減。以求與本天半徑比例。）其二。太陽在最高。則日行規半徑大。太陽在最卑。則日行規半徑小。已上二條加減之數。自有算法。此不具載。

其三。用半徑比例。可知各天距地之數。因得各星徑體大小之數。（太陽應居其心。乃偏近宗動。而居日天之心者。爲地體。五星亦應居本天之心。乃偏處其周。而居五星天之心者。爲太陽地體。）又不正當日天之中。太陽亦不正當五星天之中。而皆在其環動規之心。（日天心繞地心。亦作環動規。）以生盈縮諸限。因思太陽若正居黃道圓心。則與地體合一。應如何從生殖。即使地處其偏。然黃道圓心爲不動之處。太陽若居此。則永無遲移。亦無晝夜寒暑。歲紀何繇而成。五星本天同以太陽爲心。假令皆居本天之心。即當合爲一體。不復辨有太陽。又有五星矣。設地與日天。太陽與五星天。皆正居其心。而無各天心環動一規。即無盈縮朓朒七政之行。終古若一。何難知之有。然天運參差。終非推測可窮。以此見造物之巧。位育之妙。非淺知所能測也。

既明五星之行。次證西法之誤。其一。西歷謂五星天以太陽爲心。不與地同心。是矣。及推歲輪、均輪諸術。似五星天仍以地心爲心。（下二則解之）豈非自畔其說。其二。本天均輪周平行。均輪在本天之周。則二輪本行。先有遲疾。留退。星在輪周。又有視行。始與彼說相符。今歲輪在本天之心。（不同心）均輪歲輪在本天之周。則二輪本行。先有遲疾。留退。星在輪周。又有視行。始與彼說相符。今歲輪在均輪周平行。均輪在本天周平行。不因合日（在最高）衝日（在最卑。別生遲疾。非本天與地同心不可。今既以本陽爲五星天心。又以地心爲五星天心。則太陽與地當合爲一體耶。其三。兩輪在本天之周。（輪本天與地不同心）則合日時半徑應見小。（去人近故）衝日（金本退故）時半徑應見大。（去人遠故）今兩輪半徑。不以衝合爲增損。又不得以地心爲心。合彼二說。便覺自相矛盾。其四。因上三條。知本天之外。不得別有歲輪。或設此以代不同心圈。則可。然必歲輪與不同心圈互用。得數悉符。始爲正法。試改歲輪爲不同心圈。依法求之。唯金、水稍合。上三星理正相反。則歲輪未爲正法。其五。西法置歲輪心于均輪周。在均輪最遠。則歲行差（西法又名次均）少。最近。歲行差多。土木均輪徑小。尚未之覺。火星均輪徑大。得數盡反。加入太陽高卑。猶不足算。仍盧立法數。以求合天。不知五星在均輪高卑上。三星與金、水異。其出日行規外者。（就本天心言之）歲行差三星宜多。金水宜少。入日行規內者。歲行差三星宜少。金水宜多。此必用不同心圈。則五星皆合。（以上諸圖及總解合觀。其理自見。）若用歲輪。唯金、水可合。（金、水本天在日行規內。與盈縮相似故。）三星必相反。其六。西法火星視太陽在最高左右。歲行差多。最卑左右。歲行差少。未爲不是。但須用不同心圈。乃得合算。若用歲輪。唯衝日時可合。離此即有增減。至合日時乃相反。已上諸款。因西歷謂五星皆右旋。故抵牾至此。若悟土、木、火左旋。改歲輪爲不同心圈。則理數盡一。可免從前諸誤。

六誤之外。復有二疑。其一。西洋歷與土盤歷似出一本。十盤歷元爲阿剌必年。（云開皇己未者誤。）去今千餘祀。殆爲西歷之祖。稱歲輪爲本輪。均輪爲小輪。所謂本輪。豈非與地不同心之本天。小輪者豈

非本天心之環動規則千年以前已知五星以日爲心何西人反言彼國前代歷家不知太陽爲五星天心至第谷始明此理若第谷已前未有土盤歷者耶　其二土盤歷五星自行即本天行度也土木火三星自行本皆左旋考之歷理未始相戾西歷改爲右旋以至升相違謬凡難通之處悉證不論豈故爲立異耶抑實未知土盤法耶（西歷改土盤法甚多皆較土盤爲密此一說）（即將改法之名不求其實者）

土星日行九十五分二一四六七四二九

木星日行九十〇分二五一二五七一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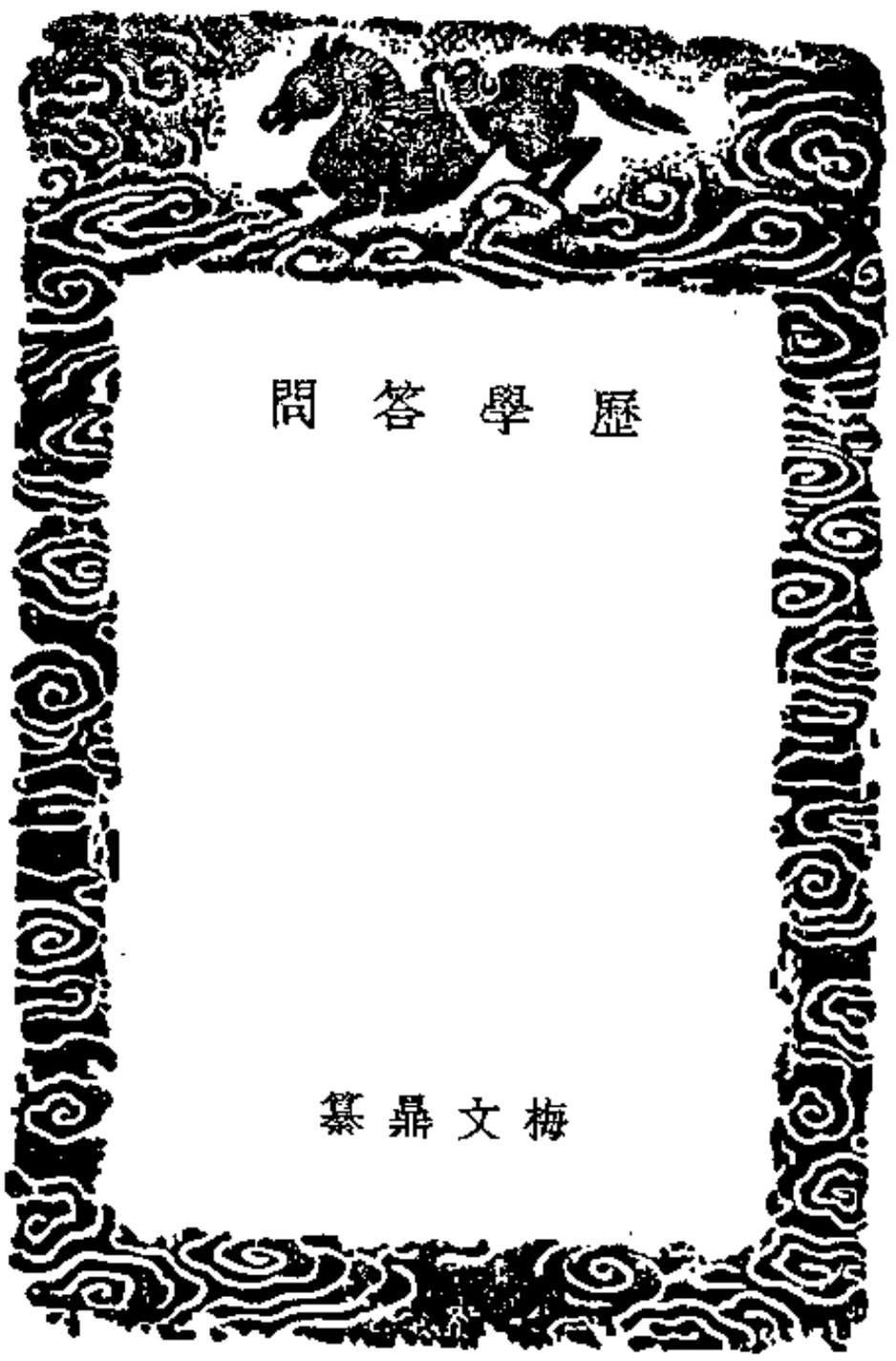
火星日行四十六分一五七五七九九〇

金星日行六十一分六五〇八七三三九

水星日行三度一〇六六九九〇四三〇

五星行度解跋

西法五星有二說以地爲心者本天也以日爲心者歲輪上星行繞日之迹也稼書非出一手故分析不清且有前後不相應處然繞日圓象稼家惟於金水用之而土木火仍用歲輪故謂五星皆右旋未背違實測也王氏則以繞日圓象爲本天故謂金水于本天右旋土木火于本天左旋皆繫日天所挈而東猶日天爲宗動天所挈而西也又火金水三星有時在太陽下稼家謂天雖各重而其行度能相制能相入王氏則謂五星本天皆在日天之內但五星居本天周而繞日環行太陽居本天心而繞地環行如是則諸圓不必相割相入而五星算例較若畫一雖示異於西人實與行不悖也惟謂土木歲輪皆有太陽高卑差火星歲輪亦無本天高卑差則迥與西法不同驗之于天未知合否王氏精于測候嘗非無所據而云然也潘稼堂檢討與王氏同時遂初堂集已言遺書亡佚今更百有餘年矣其鄉人沈君眉壽苦心搜輯新法外又得大統稼法啓蒙推步交朔假星考閻解諸種然率多殘闕失次惟此較爲完備去夏攜以賜予爲校錄一過原圖傳寫滋誤甚多即據說訂正並登諸梓仍以質諸沈君徒維閻茂歲日在東井金山錢熙祚識



歷學答問

答嗣部李古愚先生

清　梅文鼎纂

歷算之學。散見經史。固儒者所當知。然其事既不易明。而又不切於日用。故學者滋焉。博覽之士。稍涉大端。自謂已足。欲如絳縣老人。能自言其生之四百四十四甲子者。固已鮮矣。況能探討其義類乎。明公夙夜在公。日懋勤於職業。而心閒若水。孜孜好學。用其心於人所不用之處。真不易得。鼎雖疎淺無似。敢不勉竭鄙思。以仰答下問之勤乎。謹條如左。

問授時大統二歷歷元。並歲實積日日法諸數。

按歷元云者。歷家起算之端也。然授時歷元之法。與古不同。謂先言古法。古人治歷。必先立元。元正然後定日法。法立然後度周天。其法皆據當時實測。以驗諸前史所傳。又推而上之。至於古初之時。取其歲月日時。皆會甲子。又在朔旦。而日月五星皆同一度。以此爲起算之端。是謂歷元。自歷元順數至今。造歷之時。凡歷幾何歲月。是爲積年。既有積年。卽有積日。而此積日者用筭數。則遇畸零。難以入算。而不能使歷元無餘分。故必析此一日爲若干分。使七曜可以通行。而上可以合歷元。下不遠於實測。是爲日法。日法者。卽一日之細分也。用此細分。自一日積之。至于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日之一弱。使一歲之日。盡化爲分。是爲歲實。古歷太陽每日行一度。則日法卽度法。於是仍用此細分。自一度積之。至於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度之一弱。使其度亦盡化爲分。是爲周天。數者相因。乃作歷之根本。自漢太初歷以後。歷晉、唐、五代、宋、遼、金諸家歷法。代有改革。然其規模次第。皆大同而小異耳。

右古法歷元等項

惟元授時歷不然。其說以爲作歷當憑實測。而必逆推上古。虛立積年。必將遷就其畸零之數。以求密合。既有遷就。久則易差。故不用積年之法。而斷自至元十七年辛巳歲前天正冬至爲元。上考往古。下驗將來。皆自此起算。藥虛立之元。用實測之度。順天求合。一無遷就。可謂開拓萬古之心胸者矣。至於大統。則以洪武十七年甲子爲元。然特易其名而已。一切步算。皆本授時。名雖洪武甲子。實用至元辛巳也。

右授時大統歷元

惟授時不用積年。故日法亦可不立。而徑以萬分爲日。萬分者。日有百刻。刻有百分。故一萬也。古諸家歷法雖皆百刻。而刻非百分。其日法皆有畸零。授時以萬分爲日。竟是整數。故曰不用日法。然卽此是其日法矣。

右授時日法大統同

授時既以萬分爲日。故其歲實三百六十五萬二千四百二十五分。其數自辛巳歲前天正冬至。卽辛巳本年十一月中氣。積至次年壬午歲前天正冬至。卽壬午十一月中氣。其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也。若逆推前一年。亦是如此。如自庚戌年十一月冬至。逆推至己卯年十一月冬至。亦是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此歲實之數。大統與授時並同。

右授時大統歲實

歲實。卽一年之日數也。自一年以至千年百年。共積若干。是爲積日。亦謂之中積分。上考下求皆距假如今康熙庚午歲。相距四百零九算。自辛巳元順推至今康熙庚午。四百一十年。法以積年減一得實。距四百零九年。四百零九年。一十四萬九千三百八十四日零一刻八十九分。因距算四百以上。歲實當消一分。以來距算四百以下。歲實當長一分。依法推至宋寧宗淳熙八年辛丑。滿一百年。實長一分。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一分。以來距算四百以下。歲實當長一分。依法推至已卯年十一月中氣。得化爲一十四萬九千三百八十四萬零一百八十九分。謂之中積分。大統法則所得化爲一十四萬九千三百八十四萬零一百八十九分。謂之中積分。大統法不用消長。則積日爲一十四萬九千三百八十四萬零一百八十九分。兩法相差一十六刻三十六分。以命冬至日辰。授時得癸卯日丑初三刻。大統得癸卯日卯初三刻。兩法皆加減歲

又四分度之一弱。使其度亦盡化爲分。是爲周天。數者相因。乃作歷之根本。自漢太初歷以後。歷晉、唐、五代、宋、遼、金諸家歷法。代有改革。然其規模次第。皆大同而小異耳。

右古法歷元等項

惟元授時歷不然。其說以爲作歷當憑實測。而必逆推上古。虛立積年。必將遷就其畸零之數。以求密合。既有遷就。久則易差。故不用積年之法。而斷自至元十七年辛巳歲前天正冬至爲元。上考往古。下驗將來。皆自此起算。藥虛立之元。用實測之度。順天求合。一無遷就。可謂開拓萬古之心胸者矣。至於大統。則以洪武十七年甲子爲元。然特易其名而已。一切步算。皆本授時。名雖洪武甲子。實用至元辛巳也。

右授時大統歷元

惟授時不用積年。故日法亦可不立。而徑以萬分爲日。萬分者。日有百刻。刻有百分。故一萬也。古諸家歷法雖皆百刻。而刻非百分。其日法皆有畸零。授時以萬分爲日。竟是整數。故曰不用日法。然卽此是其日法矣。

右授時日法大統同

授時既以萬分爲日。故其歲實三百六十五萬二千四百二十五分。其數自辛巳歲前天正冬至。卽辛巳本年十一月中氣。積至次年壬午歲前天正冬至。卽壬午十一月中氣。其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也。若逆推前一年。亦是如此。如自庚戌年十一月冬至。逆推至己卯年十一月冬至。亦是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此歲實之數。大統與授時並同。

右授時大統歲實

歲實。卽一年之日數也。自一年以至千年百年。共積若干。是爲積日。亦謂之中積分。上考下求皆距假如今康熙庚午歲。相距四百零九算。自辛巳元順推至今康熙庚午。四百一十年。法以積年減一得實。距四百零九年。一十四萬九千三百八十四日零一刻八十九分。因距算四百以上。歲實當消一分。以來距算四百以下。歲實當長一分。依法推至宋寧宗淳熙八年辛丑。滿一百年。實長一分。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一分。以來距算四百以下。歲實當長一分。依法推至已卯年十一月中氣。得化爲一十四萬九千三百八十四萬零一百八十九分。謂之中積分。大統法則所得化爲一十四萬九千三百八十四萬零一百八十九分。謂之中積分。大統法不用消長。則積日爲一十四萬九千三百八十四萬零一百八十九分。兩法相差一十六刻三十六分。以命冬至日辰。授時得癸卯日丑初三刻。大統得癸卯日卯初三刻。兩法皆加減歲

然授時原有消長之法。是其新意。其法自辛巳元順推至一百年。則歲實當消一分。積至二百年。則歲實當消二分。依法推至一千年。則歲實當消一十分。依授時法推得積日一十四萬九千三百八十四日零一刻八十九分。大統法不用消長。則積日爲一十四萬九千三百八十四日零一刻八十九分。兩法相差一十六刻三十六分。上考下求皆距至元辛巳立算。

右授時大統積日

以上數端。並在步氣朔章。是太陽項下事也。其歷元七曜同用。乃根數所立之處也。

問授時大統二歷。月法轉周交周諸數。

按月法者。卽朔策也。亦曰朔實。其法自太陽太陰同度之刻。算至第二次同度。爲兩朔相距之中積分。平

分之則爲望策。四分之則爲弦策。望者、日月相望。距半周天。弦者、近一遠三。上弦月在日東。下弦月在日西。皆相距天周四之一。授時朔策二十九萬五千三百零五分九十三秒。即二十九日五十三刻零六分弱也。大統同。

右月法

月平行每日十三度有奇。然有時而疾。則每日十四度奇。有時而遲。則每日只十二度奇。是爲月轉。初入轉則極疾。疾極而平。平而遲。遲極又平。平而又疾。以此遂有疾初、疾末、遲初、遲末、四限。滿此一周。謂之轉終。授時轉終二十七日五十五刻四十六分。大統同。

右轉法

月不正行黃道。而出入其內外。故謂之交。交者言其道交於黃道也。月行天一周。其交於黃道只有二處。其始從黃道內而出於其外。此時月道自北而南。在黃道上斜穿而過。謂之正交。自正交行九十一度。(就整)離黃道南六度。自此再行九十一度。又自黃道外而入於其內。此時月道自南而北。亦斜穿黃道而過。謂之中交。中交行至九十一度時。離黃道北亦六度。自此再九十一度。又自黃道內而出於其外。復爲正交矣。其法以正交後半周爲陽歷。中交後半周爲陰歷。滿此一周。謂之交終。授時交終二十七日二十一刻二十二分二十四秒。大統同。

右交道

以上三端。朔策在步氣朔章。轉終在步月離章。交終在步交會章。並太陰項下事也。

問授時歷有氣應何義

按氣應爲授時四應數之一。其法創立。古歷所無也。古歷立元。皆起初古。故但有積年。而無根數。(即上授時)時既不立積年。而用戴算。不得不有四應數。以紀當時實測之數。爲上考下求之根。而氣應居一焉。氣即中氣。節氣二十四中。節皆始冬至。故氣應者。即冬至相應之眞時刻也。當時實測辛巳歲前天正冬至。是己未日丑初一刻。故曰氣應。五十五萬零六百分。即五十五日零六刻也。其法自甲子日爲一數起。挨算至戊午日。得滿五十五日。又加子正後六刻。則爲己未日丑初一刻矣。

氣應之外。又有閏應。以紀經朔。轉應以紀月之遲疾。歷家以日月之遲疾。歷交應以紀月之陰陽歷。亦是截算。皆實測辛巳年天正冬至氣應。(己未日丑初一刻)所得上距經朔及距入轉距正交各相應之數也。依法推到辛巳年天正。經朔三十四日八十五刻半爲戊戌日戌正二刻。(在氣應冬至前二十刻五十分)其己未冬至氣應。則爲經朔之二十二日。凡此皆歷經所未明言。蓋特著之。

問推步交食之法

按歷家之法。莫難於交食。其理甚精。其法甚備。故另爲一章。若知交食。則諸法盡知矣。然必能推步。而加以講究。然後能由其當然。以知其所以然。是謂眞知。苟未能然。則所知或未全耳。請言其槩。蓋歷法代更。由疎漸密。其驗在於交食。約略言之。有宜知者二端。其一古者只用平朔。平朔者、一大一小相間。故漢晉

史志往往有日食不在朔。而在朔之二日或晦日者。自唐李淳風麟德歷始用定朔。至一行大衍歷又發明之。始有四大三小之月。而食必在朔。此是一層道理。其一自北齊張子信積候合食加時。立入氣加減。唐宣明歷本之立氣刻時三差。至今遵用。即授時歷之時差。及東西南北差也。此又是一層道理。前一說由平朔改爲定朔。其根在天。蓋以日離有盈縮。月離有遲疾。天上行度應有之差。天下所同也。後一說於定朔之外。又立三差。其根在地。蓋以日高月卑。正相拖時。中間尚有空隙。人所居地面不同。而所見虧復之時刻。與食分之深淺。隨處各異。謂之視差。非天上行度有殊。而生於人目一方所獨也。知此兩端。而交食之理思已過半。即歷法古疎今密之故。亦大槩可見矣。至於入算。須看假如諸書中具有成式。然但能依法推步者。亦未必盡知其理。故謹以揣見。略疏大意。不知於來論所謂已明其理者。同異何如。統容晤悉。

問發斂加時之法

發斂加時之法。按此即九章中通分法也。授時歷以一日爲一萬分。蓋以十二時每時各得八百三十三分三三不盡。故依古法以十二通之。每一分通爲十二小分。則日周一萬。通爲一十二萬。而每時各得一萬。故每過一萬爲一時也。然滿五千亦進一時者。時分初正各四刻奇。歷家以子正四刻爲今日子初四刻。爲昨日今滿五千。即是半時。以當子正之四刻。較完昨夜子初之四刻。而成一時。故命起子初算外即丑初。乃借算也。(過有通千進一時者、一時算外是丑正、二時算外是寅正、餘倣此。其取刻數又仍以十二除之。何也。曰、此通分還原也。時下零分。是以十二乘過之小分。今仍以十二除之。十二小分收爲一大分。復還原數。則所存者。即日周一萬之一法加二爲時。減二爲刻。即是前法。但以加減代乘除。非有二也。何以言之。乘法是兩位俱動。而數隱者。位反降。加法則本位不動。而但加二數於下位也。減二亦然。凡珠算十二除。當一歸二除。今用減二。則本位不動。但於下位減二。即定身除也。臺官不明算理。往往於此處有誤。但知以加減代乘除。則了然矣。是故算數者。治歷之本也。

又按發斂二字。乃日道發南斂北之謂。蓋主乎北極爲言。則夏至近極爲斂。冬至遠極爲發。而自冬至以至夏至。則由遠而近。自夏至以至冬至。則由近而遠。總謂之發斂。古諸家歷法。皆以發斂另爲一章。其中所列爲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之類。而加時之法附焉。故曰法斂加時。言發斂章各節候加時法也。元統作通軌。誤以十二通分爲發。十二除收刻爲斂。則以發斂爲算法之名。失其指矣。而律歷致因之以訛。不可不知也。

問以授時法。上推春秋魯隱公三年辛酉歲。距至元辛巳。二千年中。積七十三萬零四百八十九日天正冬至六日零六刻。閏餘二十九日四十八刻。經朔三十六日五十七刻。今依法以滿甲子除中積而求冬至。則合。以月策除中積而求經朔。則不合。有一日三刻之差。其經朔應在冬至前耶。抑冬至在經

朔前耶。

按此以百年長一之法。上推往古。中積諸數。原自不錯。惟求經朔閏餘。則減加爲減。故有一月三刻之差。而所以差者。由於未深明經朔閏餘立法之源也。今具論之。經朔者。日月合朔之常日也。冬至者。日軌與天會也。日月合朔。是月與日會也。月行日

天正經朔 ┐ 至而影長之日也。日與至而影長。是日與天會也。日月合朔。是月與日會也。月行日

曰 謂之一月。日會天謂之一年。二者常不齊。此曆法所由起也。古曆十九年七閏。謂之

一章。章首之年。至朔同日。其餘則皆不同日矣。故天正經朔。常在冬至前。冬至常在

天正冬至 ┘ 經朔後。自經朔至冬至。其間所積日時。謂之閏餘。以閏餘加減冬至。得經朔。以閏餘加

經朔得冬至。理數之自然也。

今自至元辛巳。逆推隱公辛酉。法當以所得中積七十三萬零四百八十九日二十〇刻半減之。餘七十三萬零四百六十八日七十九刻半爲閏積。以朔策二十九日五十三刻〇五分九十三秒爲法。除之得二萬四千七百三十六個月。仍有不滿之數四刻六十五分五十二秒。用以又按入交亦有平日有定日。此云泛者。亦平襲也。因先求平日。次求定日。故命之曰泛。泛者以別於定也。轉減朔策。餘二十九日四十八刻四十〇分四十一秒。爲其年冬至在經朔後之日然歷經本文。謂之入交汎日。或省文曰入交。或曰汎交。求有轉交泛者。其轉交泛。則臺官之語。以四字節數也。

凡求經朔之法。當於冬至內減閏餘。今推得其年冬至是六日零六刻。不及減閏餘。故以紀法六十日加去首尾。而中撮兩字爲言。文理不安。所當改正者也。

冬至。而減之。得三十六日五十七刻五十九分五十九秒。爲其年天正經朔。是庚子日子正後五十七刻半強也。

復置經朔三十六日五十七刻五九五九。以閏餘二十九日四十八刻四零四一加之。得六十六日零六刻。除滿紀法去之。仍得六日零六刻。即是其年冬至爲庚午日子正後六刻也。

庚午距庚子整三十日。即知其年冬至在次月朔。爲至朔同日之年。而年前閏十二月矣。

今誤以閏餘去減經朔爲冬至。所以差一日三刻也。經朔三十六日五十七刻內減去閏餘二十九日四十八刻餘七日零九刻。以校先得冬至六日零六刻。

半強也。

問二千年中。交泛若干次。入食限若干次。及交泛字義何解。經朔合朔。何所分別。

按月與日會。謂之合朔。然有平朔有定朔。三代以上。書籍散軼。不可深考。所可知者。自漢以來。祇用平朔。唐以後乃用定朔。定朔與平朔有差。至一日之時。然必先求平朔。然後可求定朔。今曰經朔。即平朔也。以其爲合朔之常數。故謂之經。得此常數。再以盈縮遲疾加減之。即定朔矣。是故合朔者。總名也。因有定朔。故別爲之經朔耳。

交者。月道出入於黃道也。授時之法。二十七日二十一刻二十二分二十四秒。而月道之交終。以此爲法。而除中積。則得其入交次數矣。今以本法求到得隱公辛酉正月。經朔入交十七日三十八刻九六七〇。自此下距至元辛巳。凡滿交終二萬六千八百四十三。非出入於黃道也。各二萬六千八百四十四。

至於食限。則不可以預定。何也。入交雖有常數。而其食與否。又當以加減差及氣刻時三差諸法定之。

又按入交亦有平日有定日。此云泛者。亦平襲也。因先求平日。次求定日。故命之曰泛。泛者以別於定也。

然歷經本文。謂之入交汎日。或省文曰入交。或曰汎交。求有轉交泛者。其轉交泛。則臺官之語。以四字節去首尾。而中撮兩字爲言。文理不安。所當改正者也。

問周髀算經牽牛去極樞。共積九百九十二億七千四百九十五萬分。以一度積八億五千六百八十萬爲法。除之復原度。一百一十五度一千六百九十五里二十一步又一千四百六十一分步之八百一十九。用何算法還原。

按此乃通分法也。凡算家通分之法。所以齊不齊之分。便乘除也。若如郭太史以一度爲分。乃又以零分納入。此所謂通分納子也。然後總計其分。以爲度法。即古法曰。法曰。法在位。以每里三百步爲法。乘之得五十八萬六千二百步。如是則里通爲步。可以納子矣。於是以零步二百四十七加入。共得五十八萬六千四百四十七步。復置在位。以步之分法一千得八億五千六百七十九萬九千零六十七分。則步又通爲分。可以納子。於是再以零分九百三十三加入。共得八億五千六百七十九萬九千零六十七分。即牽牛距極度法。言滿此分爲一度也。其外衛去璿璣。即牽牛去極數。二十二萬六千五百里。亦以每里三百步乘之。得六千七百九十五萬步。是里通爲步也。又置爲寸。以每步一千四百六十一分乘之。得九百九十二億七千四百九十五萬分。是步又通爲分也。以爲實。於是以法除實。得滿法之數。一百一十五命之爲度。其不滿法之數。仍餘七億四千二百九十五萬分。不能成一度。當以里法收之爲里。法曰。置每里三百步。以每步一千四百六十一分乘之。得四十三萬八千三百分。是爲里法。以里法爲法。餘分七億四千二百九十五萬分爲實。實如法而一。得一千六百九十五命爲里。仍有餘分三

萬一千五百。不能成一里。當以步法收之爲步。法曰。置餘分三萬一千五百爲實。以每步一千四百六十一分爲法除之。得二十一步。仍有餘分八百一十九。不能成一步。卽命爲分。用上法求得一百一十五度一千六百九十五里二十一步又一千四百六十一分步之八百一十九。適合原數。

綠實數是里數。準牛去極二十二萬六千五百里是里數也。法數有里有步有分。不便乘除。故必以里通爲步。步又通爲分。乃可乘除。故曰齊同法實。乘以散之也。

其不滿法者。以里法收之爲里。又不滿里法者。以步法收之爲步。再不滿步法。命爲零分。故曰不滿法者。以法命之。又曰。位盡於一步。故以其法命餘爲殘分也。通分之法。不過如此。乃正法也。

今周牌所載之法。其初通法實並爲分。末以法命殘分並同。惟中間收餘分微異。則古人截算之法也。具如後。凡算有除兩次者。則以兩次除之之法。相乘爲法以除之。謂之異除。同除。如以三除。又以四除。則以三乘四得十二爲法除之。變兩次除爲一次除也。若算有法數太多者。則變爲倫法。兩次除之。謂之截法。如以七十二除之者。則以八除之。又以九除之。卽與七十二除同。此兩者正相對。而其理相通也。

如餘分七億四千二百九十五萬。不滿一度。宜收爲里法。當以每里三百步乘每步一千四百六十一。共化爲四十三萬八千三百分。此卽異除同除之法也。周牌經則先以每里三百步除之。得二百四十七萬六千五百爲里。實再以周天分卽步法爲法除之。得一千六百九十五里。不盡一百〇五。此卽截法變一次除爲兩次除也。右所得里數。與前法不異。所異者。前法餘分三萬一千五百。而今用截法只一百〇五。此何以故。因前法所餘是實分。今用截法則餘分是用每里三百步除過者。則此餘分一數內各藏有三百之數也。是以三百分爲一分。

餘分內既各帶有三百之數。則當以三百乘之。復還原分之數。然後可以收爲步。此亦正法也。何以言之。蓋餘分有二頭。一次是不滿一度之分。則當收爲里。此餘分又是不滿一里之餘分。故當收爲步。然而步之法。是周天一千四百六十一分。乃實數也。此所餘一百〇五。是三百分爲一分。非實數也。若仍以三百乘之。則亦爲實數。而可以乘除矣。故曰正法也。

周牌之法。則又不然。雖亦以三乘之。而不言百。以三百乘一百零五。減三萬一千五百。今以單三數乘之。只三百一十五。則每餘分內仍帶有一百之數。餘分爲實者。既以百分爲一分。則其滿法而成一步者。卽是滿了一百箇一百。千四百六十一箇百步也。故曰不滿法者三之。言以單三數乘不滿法之餘分也。又曰。如法得百步。言此餘分。既以三乘。則其滿法者。爲百步也。又自疏其義曰。上以三百約之。爲里之實。此當以三百乘之。爲步之實。而言三之者。不欲轉法。更以一位爲一百之實。故從一位命爲百也。此蓋自明其不以三百乘。而以三乘之。故是欲以得數爲百步也。得數爲百步。則其實亦百步之實也。故曰省算也。刻本三百乘之句。遺百字。而言三之句。遺三字。

既言如法得百步。而今之餘實只三百一十五。在一千四百六十一之下。是不能滿法也。不能滿法者。卽不能成百步也。於是以餘分進位三百一十五。爲實。而以滿法爲十步。何也。原一分內有百分。今雖進位。以一分爲十分。然仍未復原數。仍是十分爲一分。故得數卽爲十步也。

法曰。置三百一十五進位爲實。實三千一百五十。以法一千四百六十一除得二數。命爲二十步。不盡二百二十八。

經曰。不滿法者。又上十之。如法得十步。亦省算也。上之卽進位也。此餘分既各帶有十分。故復以十乘之。卽得本數。

法曰。置二百二十八又進位爲實。實二千二百八十。以法一千四百六十一除得一數。命爲一步。不盡八百一十九。

經曰。不滿法者。又上十之。得數爲一步。又自疏之曰。又復上之者。便以一位爲一實。故從一實爲一百。末次進位。則通得本數爲實。而得數亦爲本數也。

凡看歷書。與別項文字不同。須胸中想一渾圓天體。併七政旋行之道。了了在吾目前。則左右逢源。有條不紊。故圖與器。皆足爲看書之助。右所疏數條。言雖淺近。然由淺入深。庶幾有序。天下最深微之理。亦卽在最麤淺中。含蘊淺無深微矣。謹復。

答嘉興高念祖先生

律歷、天官其載二十一史。南北國學。並有雕版。國家試士。發策多有及此者。本學者所當知也。然或者以其不切於辭章之用。又其義難驟知。前史者至此則寘而不觀。先生獨能縷舉其異同分合之端以爲問。可見其留心之有素。不愧家學之淵源。敢陳其管蠡之愚。以求正定。

閻史記八書。三曰律。四曰歷。分律與歷言之也。前漢書合稱律歷。改書爲志。而後漢書、晉書、宋史、並因之。宋書、新唐書、遼、金、元、三史。則皆有歷志。而不及律。何歟。

按律歷本爲二事。其理相通。而其用各別。觀於唐、虞命官。羲和治歷。舜典樂。各有專司。太史公本重黎之後。深知其通。故分爲二書。班書合之。非也。獨是歷書所載。非當時所用之法。乃殷歷也。非漢歷也。（其四年而增一日。卽四分歷之所謂。又謂以太初元年丁丑爲甲寅。干支相孟二十三年。董祖先生庵所據。余於歷法通攷中已詳辨之。蓋不具悉。）而漢太初歷八十一分日法。反戾於班志。蓋者孟堅以其起數鐘律。遂從而合之歟。後世言歷者。率祖班志。故史亦因之。厥後漸覺其非。而不能改。直至元許衡、郭守敬。乃始斷然以測驗爲憑。不復以鐘律卦氣言歷。一洗諸家之傅會。故其法特精。此律歷分合之由也。（人有恆言。漢歷莫善於太初。唐歷莫善於大衍。殊不知漢歷至劉洪乾象歷始精。若太初則最疎。蓋其創始之功。不可沒耳。若大衍本originally名歷。測算諸法。至此大備。後世不能出其範圍。特以易數言歷。反多牽附。其失與太初之起數鐘律同也。明永公云。以神配歷。可也。而以生家所不能知也。）至於既稱書。稱志之不同。蓋太史公合記古事。故名史記。班孟堅專述本朝。故雖眞書、復書之目。而稱漢書。不得不別其類爲志。無深意也。

即歷書之次。曰天官書。前漢書改爲天文志。後漢書、晉書、宋書、南齊書、隋書、唐書、宋、金、元、史並仍之。而晉書、宋史天文在律歷之前。金元二史亦在歷前。北魏則改爲天象。遼史則合歷與天象稱歷象。有以異乎。

按言天道者。有原二家。其一爲歷家。主於測算推步。日月五星之行度。以授民事。而成歲功。卽周禮之馮

相氏也。其一爲天文家。主於占驗吉凶。觀察祲祥災異。以知趨避。而修救備。卽周禮之保章氏也。班史析之甚明。故雖合律曆爲一志。而別出天文也。易天官爲天文者。星象在野象物。在朝象官。故星在赤道以內近紫微垣者。古謂之中官。在赤道外者。古謂之外官。天官之說。蓋取諸此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其改稱天文。本諸易也。易又曰。天垂象。見吉凶。北魏改名天象。亦本易也。古與測雖分科。亦互相爲用。故遊史合之也。至于晉天文志在律曆之前。以日月交食五星凌犯。皆曆家所據以爲推測之用。故先之。又晉志出李淳風之手。其星名占法。視古加詳。而亦有同異。閒後晉占者。悉本淳風。故其次序。亦因之也。

問史書中有一代總編律曆、天文志者。果盡出於史臣之筆乎。

按史之有志。具一代之典章。事事徵實。不可一字鑿空而談。較之紀傳頗難。故三國無志。魏爲闕事。而范氏後漢書本亦無志。今志乃劉昭續補也。至於天文、歷法。尤非專家不能。故晉、隋兩志。並出淳風。新唐書歷志、五代史司天考。並出劉羲叟。其餘則既無其人。又無其書。雖欲不闕而不可得。此亦史臣之不得已也。五代則五十餘年。而六易姓。紀載無徵。故僅有司天、職方二考。他皆闕如。而司天又止有王樸欽天歷法。其交蝕凌犯。並無可稽。故不復稱志。而名之曰考也。

問五行志創始班書。乃史記所未有。而後漢、晉、宋、南齊、隋、唐、宋、金、元、九史並仍之。其義何居。

按漢書惟書六府。洪範始書五行。其以五事配五行。又以禨占祥異。皆仲舒之所以時事言其應。其說蓋淵源乎夏侯氏之治尚書。而祥於劉向父子。太史公時。其說未著。故始見班書。而諸史因之。要其說亦有應不應。當其應也。固足以爲警戒。及其不應。反足以啓人不信之心。唐書以後。但紀災祥。不言事應。有合於春秋之義。此可以爲法者也。

答滄州劉介錫茂才

問左右轄距軫宜平。今左近右遶。又狐星之逸有弧矢。錯亂不齊。不共經星。亦常移位耶。

按自古以列宿爲不動。故曰經星。又謂之恆星。乃古書中往往有動移之說。愚切疑其未然。蓋既曰動移。則必先知其不移之位。然後可以辨其實移。而古本圖象。大約傳久失眞。人所曰斁。不過數十年之內。何以知今日之星座。必與古異。而謂之動移哉。又必嘗見其移。未幾卽復本位。始謂之變。若數十年中所見皆同。則常也。而非變也。查崇禎歷書。右轄距軫南右星凡二度奇。左轄距軫北左星只半度奇。一遠一近。歷之推步實精。而此等倘在可酌。不無俟於後來之論定耳。先生於此深疑。實與鄙意相同。至若十二宿及演禽之法。別有本末。與歷家無涉。亦無與於星占。可無深論。

以星推命。不知始於何時。然呂才之闢祿命。只及干支。至韓潮州始有我生之時月宿南斗之說。由是徵之。亦在九執以後耳。每見推五星者。率用漢口歷。則於七政躔度疎遠。若依新法。則宮度之遷改不常。二者已如枘鑿之不相入。又安望其術之能驗乎。夫欲求至當。則宜有變通。然其故多端。實難輕議。或姑以古法分宮。而取今算之七政布之。則既不遠其本術。亦不謬乎整象。雖未知驗否何如。而於理應幾可通矣。請以質之高明。

又按古人云。三日內得雨則解。此蓋爲量耳、虹、霓之屬。多爲風雨之氣所結。故應在本方。若七政之浸犯。多方共覩。殆難一例。

問十數年前。親見太白過午者累日。是經天耶。晝見耶。主何休祥。

按太白星續日爲輪。離太陽前後不得過五十度。故夕見西方。仍沒於西。晨出東方。仍沒於東。非不過午也。其過午必與日偕。爲日光所掩故也。若日光微而星光盛。在晝漏明。是爲晝見。晝見不必盡在午地也。若在午地。則爲經天矣。然亦有非晝見而能經天者。此又別自有說。不知所見過午者。是晝乎。是晨夕乎。皆考前史所載經天之事。不一而足。占書之說。未免過于張皇。非其實也。愚不敢輒信。占書亦正當此等處耳。

問來年元旦日食五分十七秒。曰五穀貴。一曰主大水。孰爲實應。抑別有徵耶。又十數年前。長星見久。亦在何時。

按日食元旦。古亦多有。然其數可以預推。與凌犯同理。若長星之見。自是災變。然聖人遇災而懼。皆有修省轉移之道。故古人言占。必參人事。若執定占書一兩言。以斷其休咎。將修德弭災語爲虛設。而天亦可盡矣。是固不敢妄談。

問歷法最難解者。未宮鬼金羊爲主。今未宮全係井度。而鬼反在午。室火猪只十度。在亥。而餘皆入戌。不知天運何年西下。諸宿移而天盤動。

按列宿移而天盤動。卽歲差之法也。周天列宿。分十二宮。古今歷法。各各不同。然皆以黃道爲主。而以赤道準之。古今歲差。亦各各異。要其大端之改易有三。自古以列宿爲不動。故曰經星。又謂之恆星。乃古書中往往有動移之說。愚切疑其未然。蓋既曰動移。則必先知其不移之位。然後可以辨其實移。而古本圖象。大約傳久失眞。人所曰斁。不過數十年之內。何以知今日之星座。必與古異。而謂之動移哉。又必嘗見其移。未幾卽復本位。始謂之變。若數十年中所見皆同。則常也。而非變也。查崇禎歷書。右轄距軫南右星凡二度奇。左轄距軫北左星只半度奇。一遠一近。差分天自爲天。歲自爲歲。故冬至漸移。而宮度不變。以後歷家遵用之。所以明季言太陽過宮。以雨水三朝過亥。二也。若今西歷。則未嘗不用歲差。而十二宮又復隨節氣而移。三也。三者之法。未敢斷其孰優。然以平心論之。則一行似勝。何以言之。蓋既用歲差。則節氣之躔度。年年不同。故帝堯冬至日在虛。而今在箕。已差五十餘度。若再積其差。冬至必且在尾。在心。在氐、房。在角、亢。顧猶以冬至之故。而名之曰北宮。則東方七宿。不得爲蒼龍。而皆變元武。北方宿反爲白虎。西方宿反爲朱鳥。而南方朱鳥。而南方朱鳥爲蒼龍。名實盡乖。卽西法之金牛白羊諸宮。皆將易位。非命名取象之初旨。則不如天自爲天、歲自爲歲之爲無弊矣。故新歷之推步實精。而此等尙在可酌。不無俟於後來之論定耳。先生於此深疑。實與鄙意相同。至若十二生肖及演禽之法。別有本末。與歷家無涉。亦無與於星占。可無深論。

以星推命。不知始於何時。然呂才之闢祿命。只及干支。至韓潮州始有我生之時月宿南斗之說。由是徵之。亦在九執以後耳。每見推五星者。率用漢口歷。則於七政躔度疎遠。若依新法。則宮度之遷改不常。二者已如枘鑿之不相入。又安望其術之能驗乎。夫欲求至當。則宜有變通。然其故多端。實難輕議。或姑以古法分宮。而取今算之七政布之。則既不遠其本術。亦不謬乎整象。雖未知驗否何如。而於理應幾可通矣。請以質之高明。

問冬見致日以土圭求日至之景。是也。而春秋又以致月。其說何如。

按日行黃道。有南至北至。月亦有之。月之北至。則陰歷是也。月之南至。則陽歷是也。夫月之陰陽歷。隨時變遷。而必於春秋測之。何耶。凡晉至者。皆要其數之所極。則必有中數。以爲之衷。如日道有南至有北至。相差四十七度奇。而其中數則赤道也。月有陰歷有陽歷。出入於黃道各六度弱。而其中數則黃道也。夫黃道之在冬夏。既自相差四十七度奇。則已無定度。又何以爲月道之中數乎。惟春秋二分之黃道。與赤道同度。則其東出西沒。及過午之度。並與赤道無殊。於此測月。可得陰陽歷出入黃道之眞度矣。假如二分之晷。月在其衝。（春分之晷度。月必在秋分之晷度。秋分之晷度。月必在春分之晷度。）則日沒於酉正。其出沒方位。必居卯酉正中。與日相等。然而或等焉。或不等焉。或有時而出沒於酉正卯正之南。則知其在陽歷也。有時而在卯正酉正之北。則知其在陰歷也。又此時日之過午也。必與本處之赤道同高。（卽冬夏二至日軌高度折中之處。）則月亦宜然。然而月之過午。或有時而高於日度。則知其在陰歷也。有時而卑於日度。則知其在陽歷也。若月之出沒。在卯酉之正。而不偏南北。月之過午。一如日軌之度。而略無高卑。則爲正當交道。而有虧食。故曰惟春秋可以測月也。

康成註曰。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此言冬夏致日也。又曰。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於柔牛東井。亦以其景知氣至。此言春秋致月也。

按成註。冬至日在牽牛。上弦於牽牛。圍於婁。下弦於東井。鬼。則春秋致月。亦致日之餘事。卽於兩弦立說。亦足以明之。矧興夫陰陽歷遠近之距。則兼盈言之。其理益著也。

問陰陽歷之法。于兩弦亦可用乎。曰可。凡冬夏至表景。既有七圭之定度。（夏至尺五寸。卽土圭之定度也。冬至景丈三尺。減去赤道內外各二度之數。卽土圭之定度之數。）則月亦宜然。而今測月景。每有不齊。則交道可知。

設如春分日在婁。而月上弦於東井。秋分日在角。而月下弦於東井。則是月所行者。夏至日道也。其午景宜與土圭等。又如春分日在婁。而月下弦於牽牛。秋分日在角。而月上弦於牽牛。則是月所行者。冬至日道也。其午景宜與土圭所度冬至長景等。而徵之所測。或等焉。或不等焉。其等與定度者。必月交黃道之度也。其短與定度者。必月在日道之北。而爲陰歷也。其長於定度者。必月在日道之南。而爲陽歷也。景故兩弦亦可以測陰陽歷也。然則陰陽歷之變動若此。又何以正四時之敍。曰日道之出入赤道也。距遠至廿四度。月道之出入黃道。最遠止六度。距廿四度。故景之進退也大。（夏至尺五寸。冬至丈三尺。相去懸絕。）距止六度。故景之進退也小。（陰陽歷之月弦。所差於日軌者不過尺許而已。）假如月上下弦在東井面景更短於土圭。其爲夏至之陰歷。更無可疑。卽使是陽歷。而景長於土圭。其長不過尺許。無害其爲夏至之黃道也。又如月上下弦在牽牛。景加長於土圭所定之度。其爲冬至之陽歷。已成確據。卽使是陰歷。而景短於土圭所定之度。其短亦不過尺許。無損其爲冬至之日道也。夫兩弦之月道。既在二至之度。則日躔必在二分。而四敍不惑。故曰舉兩弦立說。亦足以明也。

或疑洛下閎製渾儀。止知黃道。至東漢永元銅儀。始知月道。至陰陽交道之說。後代始審。周禮所言候月。或未及此。曰。洪範言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是古有黃道也。十月之交見于詩。是古知交道也。洛下閎等。創于顓頊墟墟之餘。故側未備。而以此疑周禮乎。夫謂歷術屢變益精者。如識差之類。必數十年始差一度。故久而後覺。若月之陰陽歷。月必一周。觀黃道之變。尤爲易見。而謂古人全不之知。吾不信也。

或又疑士圭只尺有五寸。則惟北至時可用。餘三時何以定之。曰。經固言日北景長。日南景短。亦必有數。則皆以土圭之尺寸度之耳。然則夏日至景如土圭者。冬日至景必數倍於土圭。而以土圭之度之無難得其丈尺。故冬夏並言致日也。

問荅致非秋歷法。詘舛甚多。不知左氏之誤。抑古歷不如此也。夫驗於古。然後可施於今。今以最疎之古歷。尙不可致。則太初以下。其疑難當更何如。

按歷法古疎今密。乃古今之通論。孟謂天體無窮。天道幽遠。踵事漸增。斯猶其人也。夫致古歷之疎密。必須得其立算之根。今自秦火以來。並無一書能言三代以上之歷法。所謂殷周六歷。華皆僞撰。不足爲據。春秋左氏之不合。又何疑焉。若夫三代以下。太初歷始創規模。洛下閎等之功。自不可沒。自是以後。屢代加詳。由後之密。歷觀之。遂覺其前之爲最疎耳。歷家之言曰。驗天以求合。無爲合以驗天。是故治歷者。必當求之天驗。求諸天驗。則當以近代之密測者爲憑。而詳徵算術。以得其當然之理。又知其所以然之故。然後備攷古術。徐求其改革源流。博稽經史。以攷其徵信。合者存之。疑者闕焉。斯不爲用心於無益矣。曾著以春秋二百四十年月日列序。以攷其得失。用功甚勤。與氏族、官制、地名、等致。皆有功於經傳。其書自可傳行。若但以歷法言。仍當從事於郭太史授時法。與今西法。庶可以得其門戶矣。

余初學歷。原從授時入手。後復求之古一史。始知古人立法改憲。各有根源。見史志備載算法。而無一語注釋。因稽稽以所能知者解之。遂以成帙。最後始得西術。此非益明。然卷帙既多。又且改無定。亦欲俟稍暇再加繕寫。以請正高明耳。

問日食古無其法。漢日食每多先天。終漢四百年。無人修改。周洛下閎、張衡、皆夢夢。按古日食每不在朔者。以古用平朔耳。古所以用平朔者。以日月並紀平度也。月有遲疾。非齊張子信積候二十年。始知日有盈縮。有此二端。以生定朔。然而人猶不敢用也。至唐李淳風。僧一行。始用之。至今遵用。乃驗歷之要。然非有洛下閎之渾儀。張衡之靈憲。則測驗且無其器。又何以能加密測。趨故曰。古人之功。不可沒也。

問五星遲疾迴留。

按五星之遲疾迴留。漢以前無言之者。漢以後語焉而不詳。雖授時歷號爲至精。而於此未有精測。至西

問月食地景

按月食地影之說。肇於泰西。曩言之者可謂。細審之確有實據。然必於歷學深究其根。乃知其此爲不經耳。

問平差立差

按平差立差。定差之法。古無其術。乃郭太史所創爲。以求七政盈縮之度。所以造立成之根本也。其法日月五星皆有之。亦非如平朔定朔之用。歷家用字偶同如此者。多微言之。乃知其故耳。歷云依立積差。又云依壘盤立招差。則假古算術中。原有其法。而今採用之。然不可致矣。惠言因李世見之問。而爲之術算。頗覺其用法之巧焉。

歷學疑問補

清 梅文鼎纂

歷學疑問補卷一

論西歷源流本出中土即周髀之學

四自漢太初以來歷法七十餘家屢改益精本朝時憲歷集其大成兼采西術而斟酌盡善昭示來茲爲萬世不刊之典顧經生家或猶有中西同異之見何以徵信而使之勿疑曰惟以稽天有晝夜永短表景中星可考有日月薄蝕五星留逆伏見凌犯可驗乃實測有憑之事既有合於天即當采用又何擇乎中西且吾將徵諸古籍矣周髀算經漢趙君卿所注也其時未有言西法者唐開元始有九執歷一行回歷今攷西洋歷所言冬夏二至晝夜長短之數與周髀七衡朏合豈非舊有其法歟且夫北極之下以半年爲晝半年爲夜赤道之下五載一歲再熟必非憑臆鑿空而能爲此言夫有所受之矣然而習者既希所傳又略讀周髀者亦鮮與山海經楚天子傳十洲記諸書同類並觀聊備奇聞存而不論已耳今有歐邏巴舊測之算與之相應然後知所述周公受學商高其說亦非無本而惜其殘缺不詳然猶幸存梗概足爲今日之徵信豈非古聖人制作之精神有暗合者哉

論蓋天與渾天同異

問西術既同周髀是蓋天之學也然古歷皆用渾天渾天與蓋天終爲兩家豈得同歟曰蓋天渾天即渾天也

其云兩家者傳聞誤耳天體渾圓故惟渾天儀爲能惟肖然欲詳求其測算之事必寫記於平面是爲蓋天故渾天如塑像蓋天如繪像總一天也總一周天之度也豈得有二法哉然而渾天之器渾員其度勻分其理易見而造之亦易蓋天寫渾度於平面則正視與斜望殊觀仰測與旁睹異法度有疎密形有坵坳非深思造微者不能明其理亦不能製其器不能審其用是則蓋天之學原即渾天而徵有精麤難易無二法也夫蓋天理既精深傳者遂鮮而或者不察但泥倚蓋複槃之語妄擬蓋天之形竟非渾體夫有北極無南極倚地斜轉出沒水中而其周不合荒誕違理宜乎揚雄蔡邕譏之矣蓋漢承秦後書器散亡惟洛下閎始爲渾天儀而他無考據然世猶傳蓋天之名說者承訛遂區分之爲兩而不知其非也或改容成作蓋天錄首作算數在黃帝時顓頊作渾天在後夫黃帝神靈首出又得良相如容成隸首爲渾員之器以發明之使天下共知非謂黃帝容成但知蓋天不知渾天而作此以蘧正之也知蓋天與渾天原非兩家則知西歷與古歷同出一原矣

論中土歷法得傳入西國之由

問歐羅巴在數萬里外古歷決何以得流通重彼曰太史公言幽厲之時畎夷狄蓋避亂逃谷不憚遠涉殊方固有挾其書器而往征者矣如魯論載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說方叔播鼗武入於漢說外城亦有律呂書樂之傳歷官遷徙而歷術遠傳亦如此爾又如傳言箕子之囚演周易於羑里文王遷豐漸從內地而箕子猶希文王爲西夷之人夫不習其官安得而自取乎或箕子後公劉遷邠乃以官也夏之良而著於官守有所改定則已知渾蓋之非二法矣元史載郭守敬等嘗稽六天而殊渾于云貊治德說和頌所著二篇今見虞所著二篇今佚

論中土即有地圓之理

問西歷以地心地面爲測算根本則地形渾圓可信而周髀不言地圓恐古人猶未知也曰周髀算經雖未明言地圓而其理其算已具其中矣試略舉之周髀言北極之下以春分至秋分爲晝秋分至春分爲夜蓋惟地體渾圓故近赤道則晝夜之長短漸平近北極則晝夜長短之差漸大推而至北極之下遂能以半年爲晝半年爲夜矣若地爲平面則南北晝夜皆同安得有長短之差隨北極高下而異乎一也周髀又言日行極北北方日中南方夜半日行極東東方日中西方夜半日行極南南方日中北方夜半日

行極西方日中東方夜半蓋惟地體渾圓與天體相似太陽隨天左旋繞地環行各以其所到之方正照而爲日中正午其對沖之方在地影最深之處而卽爲夜半子時矣假令地爲平面東西一望皆平則日一出地而萬國皆睹日一入地而八表同昏安得有時刻先後之差而且有此方日中彼爲夜半者乎二也周髀又言北極之下不生萬物北極左右夏有不釋之冰物有朝耕暮穫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草五穀一歲再熟蓋惟地與天同爲渾圓故易地殊觀而寒暑迥別北極下地卽以北極爲天頂而太陽周轉近於地平陽光希微不能解凍萬物不生矣其左右猶能生物而以春分至秋分爲晝故朝耕而暮穫也若中衡左右在赤道下以赤道爲天頂春分時日在赤道其出正卯入正酉並同赤道正午時日在天頂其熱如火卽其方之夏春分以後日軌漸離赤道而北至夏至而極其出入並在正卯酉之北二十三度半有奇正午時亦離天頂北二十三度半奇其熱稍減而涼氣以生爲此方之秋冬矣自此以後又漸向赤道行至秋分日復在赤道出入正卯酉而正過天頂一如春分熱之甚亦如之則又爲其方之夏矣秋分後漸離赤道而南直至冬至又離赤道南二十三度半奇氣候復得稍涼又爲秋冬是故冬有不死之草而五穀一歲再熟也又其方日軌每日左旋之圈度並與赤道平行而終歲晝夜皆平以此故也赤道旣在天頂則北極南極俱在地平可見然但言北極不言南極者中土九州在赤道北聖人治歷祇據所見之北極出地而精其測算卽南極可以類推然又言北極下地高旁陀四隕而下卽地圓之大致可見非不知南極之在地下也

日月同度爲月所掩亦易知之事而春秋小雅但云日有食之古聖人祇舉其可見者爲言皆如是也

論渾蓋通憲卽古蓋天遺法

問蓋天必自有儀器今西洋歷仍用渾儀渾象何以斷其爲蓋天曰蓋天以平爲渾其器雖平其度則渾非不用渾天儀之測驗也是故用渾儀以測天星畸人子弟多能之而用平儀以稽渾度非精於其理者不能也今爲西學者多能製小渾儀小渾象至所傳渾蓋通憲者則能製者鮮以此故也夫渾蓋平儀蓋亦是半渾圓內空之形而仍以赤道爲邊其赤道以南星宿並取其距赤道甚遠不可見星之處亦遂可空之不用於是兩器相合卽周天可見之星象俱全備而無缺矣以故不知者因其極南無星遂妄謂其周不合而無南極也

論渾蓋通憲卽古蓋天遺法

問蓋天必自有儀器今西洋歷仍用渾儀渾象何以斷其爲蓋天曰蓋天以平爲渾其器雖平其度則渾非不用渾天儀之測驗也是故用渾儀以測天星畸人子弟多能之而用平儀以稽渾度非精於其理者不能也今爲西學者多能製小渾儀小渾象至所傳渾蓋通憲者則能製者鮮以此故也夫渾蓋平儀蓋亦是半渾圓內空之形而仍以赤道爲邊其赤道以南星宿並取其距赤道甚遠不可見星之處亦遂可空之不用於是兩器相合卽周天可見之星象俱全備而無缺矣以故不知者因其極南無星遂妄謂其周不合而無南極也

論渾蓋通憲卽古蓋天遺法

問蓋天必自有儀器今西洋歷仍用渾儀渾象何以斷其爲蓋天曰蓋天以平爲渾其器雖平其度則渾非不用渾天儀之測驗也是故用渾儀以測天星畸人子弟多能之而用平儀以稽渾度非精於其理者不能也今爲西學者多能製小渾儀小渾象至所傳渾蓋通憲者則能製者鮮以此故也夫渾蓋平儀蓋亦是半渾圓內空之形而仍以赤道爲邊其赤道以南星宿並取其距赤道甚遠不可見星之處亦遂可空之不用於是兩器相合卽周天可見之星象俱全備而無缺矣以故不知者因其極南無星遂妄謂其周不合而無南極也

論渾蓋通憲卽古蓋天遺法

問蓋天必自有儀器今西洋歷仍用渾儀渾象何以斷其爲蓋天曰蓋天以平爲渾其器雖平其度則渾非不用渾天儀之測驗也是故用渾儀以測天星畸人子弟多能之而用平儀以稽渾度非精於其理者不能也今爲西學者多能製小渾儀小渾象至所傳渾蓋通憲者則能製者鮮以此故也夫渾蓋平儀蓋亦是半渾圓內空之形而仍以赤道爲邊其赤道以南星宿並取其距赤道甚遠不可見星之處亦遂可空之不用於是兩器相合卽周天可見之星象俱全備而無缺矣以故不知者因其極南無星遂妄謂其周不合而無南極也

地之圖也卽如日月交會常在朔望則日食時日月同度爲月所掩亦易知之事而春秋小雅但云日有食之古聖人祇舉其可見者爲言皆如是也

論渾蓋通憲卽古蓋天遺法

問渾蓋通憲豈卽周髀所用歟曰周髀書殘缺不完不可得攷據所言天象蓋笠地法覆槃又云笠以爲首爲二儀以對望晝則視日影夜則窺星辰以定時刻以占休咎此卽渾蓋上所用之闊筒指尺也又言背儀銀片二面刻其圖凡七以辨東西南北日影長短之不同星辰向背之有異故各異其圖以盡天地之變此卽渾蓋上所嵌圓片依北極出地之度而各一其圖準天頂地平以知各方辰刻之不同與夫日出入地晝夜之長短及七政躔離所到之方位及其高度也其圓片有七而兩面刻之則十四矣西洋雖不言占法然有其立象之學隨地隨時分十二宮與推命星家立命宮之法略同故又曰以占休咎也雖且利氏傳此器初不別立佳稱而名之曰渾蓋通憲故已明示其指矣然則何以不直言蓋天曰蓋天之學人屏絕之久矣驟舉之必駭而不信且夫殊蓋於渾乃治渾天者之沿謬而精於蓋天者原視爲一事未嘗區而別之也夫渾天儀必設於觀臺必如法安置而始可用渾蓋則懸而可掛輕便利於行遠爲行測之所需所以遠國得存其製而流傳至今也

論渾蓋之氣與周髀同異

問渾蓋通憲豈卽周髀所用歟曰周髀書殘缺不完不可得攷據所言天象蓋笠地法覆槃又云笠以爲首爲二儀以對望晝則視日影夜則窺星辰以定時刻以占休咎此卽渾蓋上所用之闊筒指尺也又言背儀銀片二面刻其圖凡七以辨東西南北日影長短之不同星辰向背之有異故各異其圖以盡天地之變此卽渾蓋上所嵌圓片依北極出地之度而各一其圖準天頂地平以知各方辰刻之不同與夫日出入地晝夜之長短及七政躔離所到之方位及其高度也其圓片有七而兩面刻之則十四矣西洋雖不言占法然有其立象之學隨地隨時分十二宮與推命星家立命宮之法略同故又曰以占休咎也雖且利氏傳此器初不別立佳稱而名之曰渾蓋通憲故已明示其指矣然則何以不直言蓋天曰蓋天之學人屏絕之久矣驟舉之必駭而不信且夫殊蓋於渾乃治渾天者之沿謬而精於蓋天者原視爲一事未嘗區而別之也夫渾天儀必設於觀臺必如法安置而始可用渾蓋則懸而可掛輕便利於行遠爲行測之所需所以遠國得存其製而流傳至今也

論渾蓋之氣與周髀同異

問渾蓋通憲豈卽周髀所用歟曰周髀書殘缺不完不可得攷據所言天象蓋笠地法覆槃又云笠以爲首爲二儀以對望晝則視日影夜則窺星辰以定時刻以占休咎此卽渾蓋上所用之闊筒指尺也又言背儀銀片二面刻其圖凡七以辨東西南北日影長短之不同星辰向背之有異故各異其圖以盡天地之變此卽渾蓋上所嵌圓片依北極出地之度而各一其圖準天頂地平以知各方辰刻之不同與夫日出入地晝夜之長短及七政躔離所到之方位及其高度也其圓片有七而兩面刻之則十四矣西洋雖不言占法然有其立象之學隨地隨時分十二宮與推命星家立命宮之法略同故又曰以占休咎也雖且利氏傳此器初不別立佳稱而名之曰渾蓋通憲故已明示其指矣然則何以不直言蓋天曰蓋天之學人屏絕之久矣驟舉之必駭而不信且夫殊蓋於渾乃治渾天者之沿謬而精於蓋天者原視爲一事未嘗區而別之也夫渾天儀必設於觀臺必如法安置而始可用渾蓋則懸而可掛輕便利於行遠爲行測之所需所以遠國得存其製而流傳至今也

論渾蓋之氣與周髀同異

問渾蓋通憲豈卽周髀所用歟曰周髀書殘缺不完不可得攷據所言天象蓋笠地法覆槃又云笠以爲首爲二儀以對望晝則視日影夜則窺星辰以定時刻以占休咎此卽渾蓋上所用之闊筒指尺也又言背儀銀片二面刻其圖凡七以辨東西南北日影長短之不同星辰向背之有異故各異其圖以盡天地之變此卽渾蓋上所嵌圓片依北極出地之度而各一其圖準天頂地平以知各方辰刻之不同與夫日出入地晝夜之長短及七政躔離所到之方位及其高度也其圓片有七而兩面刻之則十四矣西洋雖不言占法然有其立象之學隨地隨時分十二宮與推命星家立命宮之法略同故又曰以占休咎也雖且利氏傳此器初不別立佳稱而名之曰渾蓋通憲故已明示其指矣然則何以不直言蓋天曰蓋天之學人屏絕之久矣驟舉之必駭而不信且夫殊蓋於渾乃治渾天者之沿謬而精於蓋天者原視爲一事未嘗區而別之也夫渾天儀必設於觀臺必如法安置而始可用渾蓋則懸而可掛輕便利於行遠爲行測之所需所以遠國得存其製而流傳至今也

論渾蓋之氣與周髀同異

問渾蓋通憲豈卽周髀所用歟曰周髀書殘缺不完不可得攷據所言天象蓋笠地法覆槃又云笠以爲首爲二儀以對望晝則視日影夜則窺星辰以定時刻以占休咎此卽渾蓋上所用之闊筒指尺也又言背儀銀片二面刻其圖凡七以辨東西南北日影長短之不同星辰向背之有異故各異其圖以盡天地之變此卽渾蓋上所嵌圓片依北極出地之度而各一其圖準天頂地平以知各方辰刻之不同與夫日出入地晝夜之長短及七政躔離所到之方位及其高度也其圓片有七而兩面刻之則十四矣西洋雖不言占法然有其立象之學隨地隨時分十二宮與推命星家立命宮之法略同故又曰以占休咎也雖且利氏傳此器初不別立佳稱而名之曰渾蓋通憲故已明示其指矣然則何以不直言蓋天曰蓋天之學人屏絕之久矣驟舉之必駭而不信且夫殊蓋於渾乃治渾天者之沿謬而精於蓋天者原視爲一事未嘗區而別之也夫渾天儀必設於觀臺必如法安置而始可用渾蓋則懸而可掛輕便利於行遠爲行測之所需所以遠國得存其製而流傳至今也

論渾蓋之氣與周髀同異

問渾蓋通憲豈卽周髀所用歟曰周髀書殘缺不完不可得攷據所言天象蓋笠地法覆槃又云笠以爲首爲二儀以對望晝則視日影夜則窺星辰以定時刻以占休咎此卽渾蓋上所用之闊筒指尺也又言背儀銀片二面刻其圖凡七以辨東西南北日影長短之不同星辰向背之有異故各異其圖以盡天地之變此卽渾蓋上所嵌圓片依北極出地之度而各一其圖準天頂地平以知各方辰刻之不同與夫日出入地晝夜之長短及七政躔離所到之方位及其高度也其圓片有七而兩面刻之則十四矣西洋雖不言占法然有其立象之學隨地隨時分十二宮與推命星家立命宮之法略同故又曰以占休咎也雖且利氏傳此器初不別立佳稱而名之曰渾蓋通憲故已明示其指矣然則何以不直言蓋天曰蓋天之學人屏絕之久矣驟舉之必駭而不信且夫殊蓋於渾乃治渾天者之沿謬而精於蓋天者原視爲一事未嘗區而別之也夫渾天儀必設於觀臺必如法安置而始可用渾蓋則懸而可掛輕便利於行遠爲行

可掛面刻十二辰位晝夜時刻此卽渾蓋之型模也又云上加銅條繞其中可以圓轉銅條兩端各屈其首爲二竅以對望晝則視日影夜則窺星辰以定時刻以占休咎此卽渾蓋上所用之闊筒指尺也又言背儀銀片二面刻其圖凡七以辨東西南北日影長短之不同星辰向背之有異故各異其圖以盡天地之變此卽渾蓋上所嵌圓片依北極出地之度而各一其圖準天頂地平以知各方辰刻之不同與夫日出入地晝夜之長短及七政躔離所到之方位及其高度也其圓片有七而兩面刻之則十四矣西洋雖不言占法然有其立象之學隨地隨時分十二宮與推命星家立命宮之法略同故又曰以占休咎也雖且利氏傳此器初不別立佳稱而名之曰渾蓋通憲故已明示其指矣然則何以不直言蓋天曰蓋天之學人屏絕之久矣驟舉之必駭而不信且夫殊蓋於渾乃治渾天者之沿謬而精於蓋天者原視爲一事未嘗區而別之也夫渾天儀必設於觀臺必如法安置而始可用渾蓋則懸而可掛輕便利於行遠爲行

周髀云笠以寫天當不出坳平二製至若渾蓋之器乃能於赤道外展闊平邊以得其經緯遂能依各方之北極出地度而求其天頂所在及地平邊際卽晝夜長短之極差可見於是地平之經緯與天度之經緯相與錯綜參伍而如指諸掌非容成隸首諸聖人不能作也而於周髀之所言一一相應然則卽斷其爲周髀蓋天之器亦無不可矣夫法傳而久豈無微有損益要皆踵事而增其根本固不殊也利氏名之曰渾蓋通憲豈其人強記博聞故有以得其源流而不敢沒其實亦足以徵其人之賢矣

論簡平儀亦蓋天法而八線製圖亦古所有

問西法有簡平儀．亦以平測渾之器．豈亦與周髀相應歟．曰．凡測天之器．圓者必爲渾．平者即爲蓋．（唐一行以平圓儀、象、亦謂之蓋天所異者只用平度、不能以切線分渾球上之經緯線耳．）簡平儀以平圓測渾圓．是亦蓋天中之一器也．今致其法．可以知一歲中日道發斂北之行．可以知晝夜永短之故．可以用太陽高度測各地北極之出地．即可用北極出地求各地逐日太陽之高度．推極其變而晷赤道爲天頂．即知其地方之一年雨度．（晷三百六旬中晝夜皆平．若北極爲天頂．即如其地之能以半年爲晝．半年爲夜．而物有朝生暮死．凡晷儀中所言皆可知之．故曰亦蓋天中一器也．但周髀云蓋以寫天．仍與渾蓋儀爲親．切耳．夫蓋天以平爲渾．必將以渾圓之度．按而平之．渾蓋之器．如剖渾球而空其中．乃仰置几案．以通明如玻瓈之片．平按其口．則圓球內面之經緯度分．映浮平面．一一可數．而變坳爲平矣．然其度必中密而外疎．故用切線．（此如人在天中．測渾天之內面．僅平之器．則如渾球嵌於立屏之內．僅可見其半球．而以玻瓈片如人身之有面．爲一身之精神所聚．五藏之精．並開竅於五官．此亦自然之理也．乃正視也．故簡北極于中心．）懸於屏風前．正切其球．四面距屏風．皆如球半徑．而無欹側．（如蓋天外以測渾天之外面．故以極至爲中心．）然其度必中闊而旁促．故用正弦．（此如蓋天極皆安于外面．以攷其出入地之度．乃勢禮也．）由是言之．渾蓋與簡平異製．而並得爲蓋天遺製審矣．而一則用切線．一則用正弦．非是則不能成器矣．因是而知三角八線之法．並皆古人所有．而西人能用之．非其所創也．伏讀御製三角形論．謂衆角輳心以算弧度．必古算所有．而西法僅西士此反失傳．彼則能守之不失．且更事加詳．等哉．聖人之言．可以貫治歷之全術矣．

焰周髀其千百中之十一耳．又何疑焉．

論地體渾圓而有背面

問地體渾圓既無可疑．然豈無背面．曰．中土聖人所產．即其面也．何以言之．五倫之教．天所敘也．自黃帝堯舜以來．世有升降．而司徒之五教．人人與知．若西方之佛教及天教．雖其所言心性之理極其精微．教人之願極其廣大．而於君臣父子之大倫反輕．此一徵也．語言惟中土爲順．若佛經語皆倒．如云到彼岸．則必云彼岸到之類．歐邏巴雖與五印度等國不同語言．而其字之倒用亦同．日本國賣酒招牌．必云酒賣．彼人亦讀中土書．則皆於句中用筆挑剔作記．而倒讀之．北邊塞外及南徼諸國．大略皆倒用其字．此又一徵也．往聞西土之言．謂行數萬里．來賓所歷之國多矣．其土地幅員．亦有大於中土者．若其衣冠文物．則未有過焉．此又一徵也．是知地體渾圓．而中土爲其面．故篤生神聖帝王．以繼天建極．垂世立教．亦自然之理也．

論蓋天之學流傳西土不止歐邏巴

問佛經亦有四大州之說．與周髀同乎．曰．佛書言須彌山爲天地之中．日月星辰繞之環轉．西牛賀州、南贍部州、東勝神州、北具盧州．居其四面．此則亦以日所到之方爲正中．而日環行不入地下．與周髀所言略同．然佛經所言．則其下爲華藏海．而世界生其中．須彌之頂爲諸天．而通明．故夜能見星．此則不知有何化二極．而謂地起海中．上連天頂．殆如圓墝圓柱之形．其說難通．而彼且謂天外有天．令人莫可窮詰．

論遠國所用正朔不同之故

問回歷及西洋歷．既皆本於蓋天．何以二教所頒齋日．其每年正朔．如是不同．曰．天方國以十二個月爲一年．（即回回．）歐邏巴以太陽過宮爲年月．依歲差而變．此皆自信其歷法之善．有以接古蓋天之道．又見泰人襲棄古法．而以己意立十月爲歲首．（今回回諸國．回回有用泰朔者．）故遂亦別立法程．以新人耳目．誇示四鄰．（今海外諸國多以十二個月爲年．遵回歷也．）蓋回國以歷法測驗．疑佛說之非．故謂天有主宰．無影無形．不宜以降生之人爲主．其說去九十度．乃南北差之極大者也．細考之．北極高一度．則地面差數百十里．（歷代所測．微有不同．今定爲二百里．）而寒暑密移．晝夜之長短各異．和叔義叔．分處南北．以測此南北里差也．故曰此法之傳．必在唐虞以前也．夫東西差測之稍難．若南北之永短．因太陽之高下而變．日軌高下．又依北極之高下而殊．經商遠遊之翟．稍知歷象．即能覺之．羲和二叔奉帝堯之命．考測日景．一往極北．一往極南．相距七八千里之遠．其逐地之極星高下．晝夜永短．身所經歷．乃瞥然不知何以爲遠和也哉．是知地面之非平而永短．以南北而差．早晚以東西而異．必皆羲和所悉知．而敬授人時．祇據內地幅員．立爲常法．其推測步算．必有專書．而亡於秦

焚．

論周髀所傳之說必在唐虞以前

問周髀言周公受學於商高．商高之學何所受之．曰．必在唐虞以前．何以知之．蓋周髀所言．東方日中．西方夜半．云云者．皆相距六時．其相去之地．皆一百八十度．（地與天應．其周度皆三百六十．則其相對必一百八十．）此東西差之極大者也．細攷之．則其地在極南者．必見日初入地而爲酉時．故又云此四方者．晝夜易處．加四時相及．（日南方卯至東方午爲四時．自東方日中午至北方酉亦四時．故每加四時．則相及矣．若以度計之．實相距九十．）又細分之．則東西相距三十度．必早晚差一時．（如日在極南爲午時．其四距三十度之地必見其爲巳時．而其東距三十度之地．准此推之．並同．）相距十五度．必相差四刻．堯分命羲仲寅賓出日．和仲寅餞納日．考測此東西里差．（寅賓寅餞．互文見意．非餞也．仲但暫測．和仲但暫測．）又周髀所言．北極下半年爲晝．中衝下五穀一歲再熟云云者．其距緯皆相近．（所異於古聖人者．其立說之規耳．）歐後歐邏巴又於回歷研精．故又自立教典．奉耶穌爲天主．以別於回回．然所稱一體三身降生諸靈怪．反又近於佛教．而大聲闢佛．動則云中國人錯了．夫中土人倫之教．本於帝王．雖間有事佛者．不過千百中之一二．又何錯之云．

今但致其歷法．則回回泰西大同小異．而皆本於蓋天．然惟利氏初入．欲人之從其說．故多方開明其立法之意．而於渾蓋通憲．直露渾蓋之名．爲今日所徵信．蓋彼中之英賢也．歐後歷書全部．又得徐文定及此地諸文人爲之脫其翻譯．爲歷家所取資．實有功於歷學．其他可以勿論．若回回歷雖亦有所持之圓

地球及平面儀渾蓋之器。而若露若藏。不宣其義。洪武時。吳伯宗李翀奉詔翻譯。亦但紀其數。不詳厥旨。至數傳之後。雖其本科亦莫稽測算之根。所云兀速都兒剌不定之器。竟無言及之者。蓋失傳已久。殊可惜耳。

尤可深惜者。回回泰西之歷。既皆本於蓋天。而其所用正朔。乃各自翻新出奇。欲以自異其實。皆非夫古者帝王欽若昊天。順春夏秋冬之序。以敬授人時。出於自然。何其正大。何其易簡。萬世所不能易也。顧乃持其巧算。私立正朔。以啟亂之。亦見其惑矣。徐文定公之譯歷書也。云錯西洋之巧算。入大統之型模。非獨以授大統也。揆之事理。固有不得不然者爾。

測算以求天驗。不難兼西術之長。以資推步。頒朔以授人時。自當遵古聖之規。以經久遠。虛心以折其衷。博考以求其當。有志歷學者。尚其念諸。（餘詳雜論）

歷學疑問補卷二

論太陽過宮

問。舊歷太陽過宮。與中氣不同。今何以復合爲一。曰。新歷之測算精矣。然其中不無可商。當俟後來詳定者。則此其一端也。何則。天上有十二宮。宮各三十度。每歲太陽以一中氣一節氣共行三十度。（如冬至小寒共行三十度。其餘皆同。）十度大寒立春及共行三十度。其餘皆同。）通二十四氣。則十二宮行一週。故歷家恆言太陽一歲周天也。然而實考其度。則一歲日躔所行。必稍有不足。雖其所欠甚微。（約其分度之一。有奇。積至年深。遂差多度。六七十年。即差一度。六十年者一度。是爲歲差。）歷家所以有天周、歲周之名。（天上星辰勻分十二宮。共三百六十度。是爲天周。太陽十二中氣共行三百六十度。復得是數。爲歲周。）人未知歲差。誤合爲一。故即以冬至日躔所在之宿。爲朱鳥之象。（史記天官書。七星。張。爲柳。爲鳥。注。注即喙也。其官鳴。喉也。張。爲嗉。嗉即嗉囊也。受食之處。爲羽翮。翮即朱鳥之翼。）故名其宮曰鶉首。（鶉火。鶉尾。鶉即朱鳥也。）東方七宿爲蒼龍。（天官書。東宮蒼龍。房。心。蒼龍之體。房。心。蒼龍之身。房。心之間。蒼龍之口。故心爲明堂。尾宿即龍之尾。）故其宮曰壽星。（壽星即角。亢。角。亢。氐。房。心。蒼龍之身。心之前。故一名大火。心爲大火。）曰析木。（尾。箕。近天河也。）北方七宿爲玄武。（天官書。北宮玄武。）其宮曰星紀。（古以斗牛爲列宿之首。故以斗牛之間。爲星紀。）曰元枵。（枵者虛也。即虛危也。）曰娵訾。（一名降婁。降者降也。以萬物於此而降。）西北七宿爲白虎。（天官書。西宮白虎。）封豕。（參爲白

皆依天上星宿而定。非漫設者。如南方七宿。爲朱鳥之象。（史記天官書。七星。張。爲柳。爲鳥。注。柳即嗉也。嗉即朱鳥之喉。）故名其宮曰鶉首。鶉火。鶉尾。（鶉即朱鳥也。）故其宮曰壽星。（壽星即角。亢。角。亢。氐。房。心。蒼龍之身。心之前。故一名大火。心爲大火。）曰析木。（尾。箕。近天河也。）北方七宿爲玄武。（天官書。北宮玄武。）其宮曰星紀。（古以斗牛爲列宿之首。故以斗牛之間。爲星紀。）曰元枵。（枵者虛也。即虛危也。）曰娵訾。（一名降婁。降者降也。以萬物於此而降。）西北七宿爲白虎。（天官書。西宮白虎。）封豕。（參爲白也。參爲狼。狼即豕也。）故名其宮曰大梁。（大梁即昴也。）曰實沈。（實沈即參也。）由是以觀。十二宮名雖人所爲。然其來久矣。今考宮名。而以中氣日即爲變宮之日。則歲周與天周復混而爲一。於是歲差之理不明。而冬至之日度都移是何宮。即此宮名改爲節氣。即諸表可用。不必改造。有何難哉。（如表從白羊起者。即改白羊初度爲春分初度。表從磨羯初度爲冬至初度。歷書諸表。依舊可用。但正其名。不改其實。無煩于推算。）

論周天十二宮並以星象得名不可移動

而天上十二次宮度。名實俱亂。（天上星辰勻分十二宮。共三百六十度。是爲天周。太陽十二中氣共行三百六十度。復得是數。爲歲周。）人未知歲差。誤合爲一。故即以冬至日躔所在之宿。爲朱鳥之象。（史記天官書。七星。張。爲柳。爲鳥。注。柳即嗉也。嗉即朱鳥之喉。）故名其宮曰鶉首。鶉火。鶉尾。（鶉即朱鳥也。）故其宮曰壽星。（壽星即角。亢。角。亢。氐。房。心。蒼龍之身。心之前。故一名大火。心爲大火。）曰析木。（尾。箕。近天河也。）北方七宿爲玄武。（天官書。北宮玄武。）其宮曰星紀。（古以斗牛爲列宿之首。故以斗牛之間。爲星紀。）曰元枵。（枵者虛也。即虛危也。）曰娵訾。（一名降婁。降者降也。以萬物於此而降。）西北七宿爲白虎。（天官書。西宮白虎。）封豕。（參爲白也。參爲狼。狼即豕也。）故名其宮曰大梁。（大梁即昴也。）曰實沈。（實沈即參也。）由是以觀。十二宮名雖人所爲。然其來久矣。今考宮名。而取非漫設也。堯典。日中星鳥。以其時春分昏刻。朱鳥七宿正在南方午地也。日永星火。以其時夏至初昏。大火宮在正午也。（火即心宿。）宵中星虛。以其時秋分昏中者。元枵宮也。即虛危也。日短星昴。以其時冬至昏中者。鶉火宮也。即大梁宮也。歷家以歲差考之。堯甲辰至今已四千餘歲。歲差之度已及二宮。（以四率七十年差一度約

之，凡盡六十餘度。然而天上二十八舍之星宿未嘗變動，故其十二宮亦終古不變也。若夫二十四節氣，太陽躔度，歲歲不同，七十年即差一度，術推之。安得以十二中氣即過宮乎？試以近事驗之，元世祖至元十七年辛巳冬至，度在箕三度，其差蓋已將七度，而即以箕三度爲冬至宿度。其十度，已改爲星紀宮之七度，再一二百年，則今之冬至宿度，其三度，爲星紀宮之初度者，又即爲星紀宮之第三度，而尾宿且浸入星紀矣。積而久之，必將析木之宮，尾箕，盡變爲星紀，大火之宮，氐房心，盡變爲析木，而十二宮之星宿，皆差一宮。準上論之，角亢必爲大火，氐房必爲析木，其數漸行漸減，二十四節氣，各得一十五日二十一刻八十四分奇，其日數有多寡者，謂之定氣，冬至前後有十四日奇爲一氣，夏至前後有十六日二十一刻八十四分奇爲一氣，其餘節氣，各各不同，蓋以日行盈縮而其數增減行焉。二者之算，古歷皆有之，然各有所用，唐一行大衍歷議曰，以恆氣注歷，以定氣算日月交食，是則舊法原知有定氣，但不以之注歷耳。譯西法者未加詳考，輒謂舊法春秋二分並差兩日，則厚誣古人矣。夫授時歷所注二分日各距二至九十一日奇，乃恆氣也，歷經歷草皆明言恆氣。其所注晝夜各五十刻者，必在春分前兩日奇，及秋分後兩日奇，則定氣也。定氣二分，與恆氣二分，原相差兩日，授時既遵大衍歷議，以恆氣二分註歷，不得復用定氣，故但于晝夜平分之日，紀其刻數，則定氣可以互見，非不知也，且授時以恆氣二分註歷，不得復爲晝夜平分乎？夫不知定氣，是不知太陽之有盈縮也，又何以能算交食？何以能算定朔乎？（諺朔猶恆氣，定朔猶定氣，氣朔與上下弦亦然。）夫西法以最高卑疏盈縮，其理原精，初不必爲此過當之言，良由譯書者並從西法入手，遂無暇參稽古歷之源流，而其時亦未有能真知授時立法之意者，爲之援据古義，以相與虛公論定，故遂有此等偏說，以來後人之疑義，不可不知也。

其所以爲此說者，無非欲以定氣注歷，使春秋二分，各居晝夜平分之日，以見授時古法之差兩日，自顯其長，殊不知授時是用恆氣，原未嘗不知定氣，不得爲差，而西法之長於授時者，亦不在此，以定氣注歷，不足爲奇，而徒失古人置閏之法，欲以自暴其長，反見短矣，故此處宜酌改也，後條詳之。

再論恆氣定氣

問，授時既知有定氣，何爲不以註歷，曰，古者註歷只用恆氣，爲置閏地也，春秋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邪於終，（邪與餘同，閏餘分也。）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邪於終，事則不悖，蓋謂推步者必以十一月朔日冬至爲起算之端，故曰履端於始而序不愆也，又十二月之中氣，必在其月，如日矣，（如十一月以冬至後十二日爲歲首，至歲盡，此即授時歷中氣後幾日交宮之法，）一度，時，（必至冬至後十三日，餘倣此。）然，乃歲差之理，本自分曉，而歷書中不甚發揮斯舉者，亦有故焉，一則以月之爲言，本從太陰得名，故必晦朔弦望周而後謂之月，

今反以太陽所躔之宮度爲月，而置朔望不用，是名爲月，而實非月，大駭聽聞，一也。又其第一月既非夏正孟春，亦非周正仲冬，又不用冬至日起算，非歷舉履端於始之義，事體難行，二也。又其所用齋日，即彼國所頒行之正朔，歐邏巴人私奉本國之正朔，宜也，中土之從其教者，亦皆私奉歐邏巴正朔，謂國典何，故遂隱而不宣，三也。（初造歷書，事事順發，以驚人之信，然惟此端日，但每歲依時憲書，不敢于書，然歷書所引彼中之舊測，每稱西月日者，皆歐邏巴人之齋日也，此尤爲太陽過宮非中氣之一大證據矣。

論恆氣定氣

或曰，歷書所引舊測，多在千餘年以前，然則西月日之與所從來久矣，曰，殆非也，唐始有九執歷，元始有回回歷，歐邏巴又從回歷加精，必在回歷之後，彼見回回歷之太陰年，太陽年，能變古法，以矜奇創，故復變此西月日立恆星年以勝之，若其所引舊測，蓋皆以新法追改其月日耳，

一節氣而無中氣。則不能名之爲何月。斯則餘分之所積。而爲閏月矣。閏卽餘也。前此餘分累積歸於此月。而成閏月。有此閏月以爲餘分之所歸。則不致春之月入於夏。且不致今冬之月入於明春。故曰歸邪於終事則不悖也。然惟以恆氣註歷。則置閏之理易明。何則。恆氣之日數皆平分。故其每月之內各有一節氣。一中氣。（假如冬至在十一月朔。則必有小寒在其月望前。若冬至在十一月望。則必有大寒節氣在其月望前。餘月並然。）此兩氣策之日合之。共三十日四十三刻奇。以較每月常數三十日。多四十三刻奇。謂之氣盈。又太陰自合朔至第二合朔。實止二十九日五十三刻奇。以較每月三十日。又少四十六刻奇。謂之朔虛。合氣盈朔虛計之。共餘九十刻奇。謂之月閏。乃每月朔策與兩氣策相較之差也。（假如十一月經朔與冬至同時刻。則大寒中氣必在十二月經朔後九十刻而兩水中氣必至次年正月經朔後一日又八十刻奇。其餘月並準此。）求之積此月閏。（卽二年零九個月。）其餘分必滿月策而生閏月矣。閏月之法。其前月中氣必在其晦。後月中氣必在其朔。則閏月只有一節氣。而無中氣。（假如閏十一月。則冬至必在十一月之朔。而閏月只有小寒節氣。更無中氣。則不可謂之爲十一月。亦不可謂之爲十二月。卽不得不名之爲閏月矣。）斯乃自然而然。天造地設。無可疑惑者也。一年十二個月。俱有兩節氣。惟此一個月只一節氣。望而知其爲閏月。今以定氣註歷。則節氣之日數多寡不齊。故途有一月內三節氣之時。又或有原非閏月。而一月內反只有一中氣之時。其所置閏月。雖亦以餘分所積。而置閏之理不明。民乃惑矣。然非西法之咎。乃譯書者之疎略耳。何則。西法原只有閏日。而無閏月。其仍用閏月者。遵舊法也。亦徐文定公所謂銘西洋之巧算。入大統之型模也。按堯典云。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乃帝堯所以命羲和。萬世不刊之典也。今旣遵堯典而用閏月。卽當遵用其置閏之法。而乃不用定氣。用恆氣。用定氣。以滋人惑。亦昧於先王正時之理矣。是故測算雖精。而有當酌改者。此亦一端也。今但依古法。以恆氣注歷。亦仍用西法最高卑之差。以分晝夜長短進退之序。而分註於定氣日之下。卽置閏之理。昭然衆著。而定氣之用。亦並存而不廢矣。

又按恆氣在西法爲太陽本天之平行。定氣在西法爲黃道上視行。平行度與視行度之積差。有二度半弱。西法與古法略同。所異者。最高衡有行分耳。古法恆氣注歷。卽是用太陽本天平行度數分節氣。

論七政之行並有周有轉有交

問。月五星之行。並有周天。有盈縮遲疾。有出入黃道之交點。其三事也。太陽亦然乎。曰。並同也。太陽終古行黃道。則無出入黃道之交點。然而黃道出入於赤道。亦可名交。是故春秋二分。卽其交點。亦如月離之有正交中交也。因此而日躔有南陸北陸之行。古者謂之發斂。（行南陸爲發。行北陸爲斂。並以其離北極之遠近言之。）於是而四時之寒燠以分。晝夜刻之永短有序。皆變道之所生。以成歲周。是故歲周者。卽大陽之交道也。與月離之交終同也。然以歲差之故。（西法謂之黃道東行。）故每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奇。（此以授時古率言之。已滿歲周矣。又必加一刻有半。亦依古術約之。）始能復躔冬至元度。（假如本年冬至日躔箕宿三度八十分。次年冬至必在箕宿三度七十分奇之外。復加一刻有半。始能復躔于箕三度八十分。是爲太陽之周天。）與月行之周天同也。月行周天。與交終原非一事。是故太陽之周天。與歲周原爲兩事也。然太陽之行。有半年盈歷。半年縮歷。卽恆氣定氣之所由分。（古法起二至。西法起最高沖尤。）爲歲首之證也。夫旣有四仲月以居四隅。仲春旣正東爲卯。月其孟春必在東之北而爲寅月。何必特斗柄指寅乎。故曰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並祇（爲視周與周天）亦如月離之轉終。是又爲一事。合之前兩者。共爲三事。乃七政之所同也。

一週爲限。因有恆星東行之歲差。故其度在周天前。以較周天度爲有欠分也。（約爲七十度之一。）日躔盈縮以盈初縮末縮初盈末一週爲限。因最高有行分。故其度在周天後。以較周天度爲有餘分也。（亦約爲七十分度之一。）以一歲言之。三者並同大餘。卽小餘亦不甚遠。（歲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奇。增一刻半。卽盈縮歷周。但盈朔不盈時。）稽其差至七十年。卽各差一度。（歲周不及周天七十年差一度。卽恆星東行之歲差。而盈縮歷至七十年。又過于周天一度。卽最高之行。于是歲周與恆星東行之歲差。二度並至七十年而後知之也。）故其差難見。（七十年只差一度。故難見也。）然雖難見。其理則同。（以周天之度爲主。則歲周之盈度退行。亦如太陰交終差度。每轉順行也。而周天度則常不動。）但以太陰之交轉周比例之。則判然三事。不相淩雜矣。

是以交終轉終與朔策相較。（或言其日。或言其度。）同。茲所論者。是以交終轉終與周天相較。故其數不同也。其數不同。而歷法中未言者何也。緣歷家所驗在交食。故于定朔言之甚詳。而月之周天反略。惟隊星川壤。袁了凡黃所撰歷法新書。明立太陰周天日數。謂之月周。與交終轉終並列爲三。實有裨于歷學。而人或未知。故特著之。

又按之五星。亦皆有周天。有歷周。（卽歲輪。如五星有段日。並以距日之遠近而生。故太陽所與月五星之所同也。知斯三者。

論月建非指言斗柄

問。行夏之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義者以冬至旣有歲差。則斗柄亦從之改度。今時正月不當仍爲建寅。其說然乎。曰。不然也。孟春正月。自是建寅。非關斗柄。其以初昏斗柄建寅者。注釋家未深考也。何則。自大撓作甲子。以十日爲天干。（自甲至癸。）十二子爲地支。（自子至亥。）天道圓。故以甲乙居東。丙丁居南。庚辛居西。壬癸居北。戊己居中。參同契所謂青赤白黑。各居一方。皆稟中央戊己之功也。十干以配五行。圓轉周流。故曰天干也。地道方。故以寅卯辰列東。巳午未列南。申酉戌列西。亥子丑列北。易大傳所謂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自東而南而西而北。其道左旋。周而復始也。是十二支以配四時。十二月。靜而有常。故曰地支也。天干與地支相加。成六十甲子。以紀歲紀日紀時。而皆準于月。以歲有十二月也。此乃自然而然之序。不可增減。不可勳移。是故孟春自是寅月。何嘗以斗柄指寅而後謂之寅月。故必以斗柄指寅而謂之寅月。則亦有寅年寅月寅時。豈亦以斗柄指寅。而後得以謂之寅乎。是故堯典命羲仲宅嵎夷。平秩東作。以殷仲春。次命和仲宅西。平秩西成。以殷仲秋。次命和叔宅朔方。平在朔易。以正仲冬。此四時分配四方。而以春夏次命和仲宅西。平秩西成。以殷仲秋。次命和叔宅朔方。平在朔易。以正仲冬。此四時分配四方。而以春爲歲首之證也。夫旣有四仲月以居四隅。仲春旣正東爲卯。月其孟春必在東之北而爲寅月。何必特斗柄指寅乎。故曰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並祇

以查夜刻之永短爲憑.以昏中之星爲斷.未嘗一言及於斗柄也.
又考孔子去堯時已及千五百歲.歲差之度已二十餘度.若堯時斗柄指寅.孔子時必在寅前二十度.而指丑矣.豈待今日而後知乎.然孔子但言行夏之時.蓋以孟春爲歲首.于時爲正.非以斗柄指寅而謂之寅月也.
又考歲差之法.古雖未言.然而月令昏中之星.已不同於堯典.則實測當時之星度也.然堯典祇舉昏中星而月令兼言旦中.又舉其日躔所在.又于堯典四仲月之外.兼舉十二月而備言之.可謂詳矣.然未嘗一語言斗柄指寅爲孟春.
又考史記律書.以十律配十二月之所建.地支.而疏其幾.兼八風二十八舍以爲之說.而並不言斗建.惟天官書略言之.其言曰.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是則衡亦可言建.魁亦可言建.而非僅斗杓.夜半亦有建.平旦亦有建.而非止初昏.其言甚圓.以是而知正月之爲寅.二月之爲卯.皆一定不可移.而斗之星直之卽謂建.固非以初昏斗柄所指而命之爲何月也.然則謂行夏之時.是以斗柄建寅之月爲歲首者.蓋注釋家所據一家之說.而未詳厥故也.今乃遂據其說.而欲改正月之建寅.可乎.不可乎.

再論斗建

問.論者又以各月斗柄皆指其辰.惟冬月則斗柄指兩辰之間.由今以觀.其說亦非.蓋.日.非也.何天之度.以十二分之.各得三十度奇.(在四法爲三十度.)凡各月中氣.皆在其三十度之中半.各月節氣.皆居其三十度之首尾.今依其說.斗柄所指.各在其月之辰.則交節氣日斗柄所指.必在兩辰之間矣.假如立春爲正月節.所指在丑.立春後一日.斗柄指寅.而立春本日.斗柄所指.必在丑與寅之間.餘月皆然.十二節氣日.皆指兩辰之間.又何以別其爲閏月乎.若夫閏月則亦有節氣.無中氣.其節氣之日.固指兩辰之間矣.然惟此一日而已.其前半月後半月.並非兩辰之間也.假如酌正月.則雨水中氣在正月晦.春分中氣在二月朔.而閏月只有弦望.並在月望.則下半月必指寅.後半月必指卯.惟當望日.指寅與卯之交界.雖中.可謂之兩辰間.閏在餘月亦然.地盤周圍分爲十二辰.首尾銜次.如環無端.又何處設此三十度於兩辰間.以爲閏月三十日之所指乎.凡若此等習說.並由未經實測.而但知斗杓所指爲月建.遂歧中生歧.成此似是而非之解.天下事每壞于一知半解之人.往往然也.
又按斗杓之星.距北極只二十餘度.必以北極爲天頂.而後可以定其所指之方.今中土所處.在斗杓之南.仰而觀之.斗杓與辰極.並在天頂之北.其斗杓所指之方位.原難清楚.故古人祇言中星.不言斗杓.蓋以此也.(如淮南子等書.言招搖東指.而天下皆春.不過大概言之.原非以此定月.)
又按傳言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又言.水昏正而栽.日至而舉.詩亦言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又言.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古之人以星象授人時.如此者不一而足也.若以歲差考之.則于今日並相差一二旬矣.然而當其時.各據其時之星象爲之著令.所以便民易知也.而終未有言斗杓.指何方而作何事者.則以其方位之難定也.十二月建之非關斗杓明矣.是故斗柄雖因歲差而所指不同.正月之建寅.不可易也.

論古頒朔

問.論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不然其說.曰.我愛其禮.不知周制頒歷.其式如何.曰.頒朔大典也.蓋王政在其中矣.古者天子常以冬月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諸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如是其隆重者何也.蓋旣曰請而行之.則每月內各有當行之政令.頒于天子.而諸侯奉行惟謹焉.故告朔之後.卽有視朔聽朔之禮.所以申命百官有司.以及黎庶.相與恪遵.以奉一王之大法.此謂之奉正朔也.是故大之有朝覲會同之期.有鄰國聘問之節.有天子巡狩朝于方岳之時.(此等大禮.皆定期.如歲首東巡狩.必于仲春.南巡狩.必于仲夏之類.)其于宗廟也.有禴祠烝嘗四時之祭.有畋獵田夫人視豝.以預備粢盛衣服之需.其於羣神也.有山川社稷祈穀報歲.八蜡五祀之典.其於喪事也.有上丁釋菜.冬夏誦書.春秋羽籥之制.其於農事也.有田畯勸農.播種收穫.溝洫隄防.築場納稼之務.有飲射讀法.遒人狗鐸之事.其於罪政也.有蒐苗獮狩.振旅治兵之政.其于工功也.有公旬三日之限.其于刑罰也.有宥過釋滯.折獄致刑之月.又如斂冰用冰.出火納火.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之類.凡若此者.皆順四時之序.以爲之典章.先王之所以奉若天道也.而一代之典制.旣藏之太府.恪守無斁矣.又每歲頒示諸侯.以申命之.諸侯又于每月之朔.告于祖廟.請而奉行之.天子本天以出治.無一事敢違天時.諸侯本天子以治其國.無一事不遵王命.以上順天時.唐虞三代所以國無異俗.家無異教.道塗

一而風俗同.蓋以此也.故曰.頒朔告朔.實爲大典.而王政因之以行也.周旣東遷矣.王政不行.魯不告朔.他國可知.蓋視爲弁髦久矣.厥後遂有司歷再失閏之咎.而大夫陪臣之僭亂紛紛矣.以秉禮之國.而幾棄王朝大典.何怪其羣相效尤.是故夫子曰.我愛其禮.蓋庶幾因此羊而念及先王之典也.如謂頒朔祇以證月之大小.辨朔望.生明死魄之于支.何取乎每月告廟之繁文也哉.由是以觀.則三代時所頒之歷.可知已矣.

論歷中宜忌

問.歷法中宜忌之說.古有之乎.曰.無之也.蓋起近代耳.堯之命羲和也.曰.敬授人時.曰.東作.西成.曰.允厘百工.庶績咸熙.歷之大用.蓋如此也.何嘗有選擇之事乎.司馬遷曰.閻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畏.其說蓋起于戰國之時.夫箕子陳洪範.其七日稽疑.古者有大政.旣斷之于主心.又謀及卿士.謀及卜筮.古聖人不敢自專.自用而必協謀于神人.蓋其愼也.戰國力爭.此義不明.太卜.筮人之官屢廢.事無所決.陰陽家言乃紛然以出矣.隋唐之季.其說愈多.故呂才援引古義.著論以非之.可謂深切著明矣.然而教化不行.吉凶禍福之說.深中于人心.黠者乘之.各立異說.以惑愚俗.愈出愈支.六十干支.而百工庶績.咸熙.歷之大用.蓋如此也.何嘗有選擇之事乎.司馬遷曰.閻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畏.其說蓋起于戰國之時.夫箕子陳洪範.其七日稽疑.古者有大政.旣斷之于主心.又謀及卿士.謀及卜筮.古聖人不敢自專.自用而必協謀于神人.蓋其愼也.戰國力爭.此義不明.太卜.筮人之官屢廢.事無所決.陰陽家言乃紛然以出矣.隋唐之季.其說愈多.故呂才援引古義.著論以非之.可謂深切著明矣.然而教化不行.吉凶禍福之說.深中于人心.黠者乘之.各立異說.以惑愚俗.愈出愈支.六十干支.而選擇之術.乃有九十餘家.同此一日.而此以爲大吉.彼以爲大凶.令人無所適從.誣民惑亡.莫此爲甚.今官歷宜忌.本于選擇歷書.不知其爲元時所定.明初所定.然考史志.歷代言歷者.初無一字及於選擇.又如羅計四餘.郭守敬歷經所無.而大衍增入之.然則此等不經之說.並元統郭伯玉等所爲耳.原其初意.

或亦欲假此以定民之趨然官雖頒宜忌而民間偏惑通書通書既非一種而術者私書更多雖戶說以駁論不能止也今若能一切去只敷宣行政事及南北耕耘牧穫之節則唐虞三代敬天勤民之至意復覩今日豈不快哉

洪武中解大紳庵西封奉曰治亂明時授民作事但申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諸神舉葢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說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歷必無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舉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按此說甚正惜當時不能用然皆爲定論聖人所不能易也

論治歷當先正其大其分秒微差可無深論

問歷法至今日可謂詳且密矣然徵諸交食亦或有微差之刻何歟曰此可以不必深論者也考漢時不知定朔故日食或不在朔或差而前則食於晦差而後則食於初二日直至唐李淳風麟德歷始用定朔于是蝕必在朔無差日矣然尚有差時厥後大衍歷所推益密宣明歷又立氣刻時三差至宋統天歷紀元歷又加祥焉追元授時歷遂無差時但有差刻今西歷言東西南北差以黃道九十度限爲宗其理益明其法益善然而亦或有時而差刻分者何也今夫盆盎之中可以照物池沿澄清則岸上之人物花鳥山陵樹木舉現其中然而其邊際所城必有所改易兩鋭相照則多鋭層現於一時而六尾塊上必有所昕況乎以八尺之瓏衡測大圓之宮度其大小之比例道里之遼闊不可以億計而因積微之數用算之巧遂至交食應期虧復應候東西南北方向脗符而但有晷刻之後先分秒之同異即謂之不差可矣國家治歷所重者順天出治以敬授人時日食之類所重在於修省至於時刻小差原非所重但當令司歷者細加測候詳紀其所差之數以待後來修歷者使有所據依以益精其推步而已斷不可因小節之微差而輒更改法也漢唐宋歷法屢改而多不效元明三四百年守一授時法而交食不效只數事而已況今新歷又加精于授時何必復加更變乎或謂歷算之差由于尾數予謂此一端耳尾數有丟收無關大數所推者乃根數耳盈縮遲疾之根雖有雜朱無所施其目並由年深日久然後知之又如秦漢之行利氏所定與今所用不同皆根數之差歷所以取象于革也

二儀銘補注

梅文鼎纂

仰儀

按元史天文志簡儀之後。繼以仰儀。然簡儀紀載明析而弗錄銘辭。仰儀則僅存銘辭而弗詳制度。蓋以銘中弗啻詳之也。庚寅春。眞州友人以二銘見寄。屬疏其義。余受而讀之。簡儀銘既足以補史志之闕。仰儀銘與史亦多異同。而異者較勝。豈牧竈作銘後。復有定本耶。爰据其本以爲之釋。仍附錄史志原文。以資攷訂焉。

不可體形。莫天大也。無兢維人。仰釜載也。

言天體之大。本不可以爲之形似。而今以虛坳似釜之器仰而肖之。則以下半渾圜對覆幬之上半渾圜而周天度數悉載其中。此人巧之足以代天工。故曰無兢維人也。

六尺爲深。廣自倍也。衆深廣倍。絜釜兌也。

釜形是半渾圜而其深六尺。是渾圜之半徑也。倍之爲廣。則渾圜之全徑也。衆深與廣之度而又倍之。渾圜之周也。蓋仰儀之口圜徑一丈二尺。周三丈六尺也。兌爲口。故曰釜兌。絜猶度也。三古率。約其徑一圍。最圍則略等。在其中矣。

振沍不洩。線以濬也。正位辨方。曰子卦也。

釜口周圜爲水渠環繞。注水取平。故曰振沍不洩。線以濬也。釜口之面。均列二十四方位。而從子半起。子午正則諸方皆正。故曰正位辨方。曰子卦也。

衡縮度中。平斜載也。斜起南極。平釜緣也。

縮直也。仰儀象地平下半周之渾天。其度必皆與地平上之天度相對待。故先平度之。從儀面之卯酉作弧線相聯。必過儀心。以橫割釜形爲二。地平下卯酉半規也。又直度之。從儀面之子午作弧線相聯。亦過儀心。而直割釜形爲二。地平下子午半規也。兩半規交於儀心正中。天在地平下。正對天頂處也。故曰衡縮度中。然此所謂中。乃平度之中。其衡縮度之者。並自地平之子午卯酉出弧線。耐會於地平下之中心。若在天之度。固自斜轉。即非以此爲中。故既平度之。復斜度之。有兩額取中之法。故曰平斜載也。載猶刻也。斜度奈何。曰宗南極也。法于地平下子午半規。勻分半周天度。乃用此度。自地平午數至南極入地度。命爲斜度之中心。故曰斜起南極。言緯度從此起。釜緣者。釜之緣。即儀心也。緣猶對切。矛載庶平者曰緣。曲禮。遂矛載者前其緣。緣猶刻也。儀緣者而形仰。最切深處爲其底心。故謂之緣。爲地平下兩半規十字交處而下半渾圜之心平度以此。故曰宗。亦如斜度之宗南極。故曰平釜緣也。

蓋以此二句釋上二句也。不言起文。

小大必周。入地晝也。始周浸斷。浸極外也。

此言斜度之法也。斜晝之度既宗南極。則其緯度之常隱不見者。每度皆繞極環行而成圜象。每度相去約一寸。雖有大小。皆全圜也。近南極者則小。漸遠漸大。等度相離一寸。其圜徑之大小。等度必加二寸。故曰小大必周。而明其爲入地之晝也。在南極常隱界內故也。若過此以往。則離極益遠。緯度之圜益大。其周如玦。以其漸出南極常隱界外也。故曰始周浸斷。浸極外也。亦是以下句釋上句。

極入地深四十太也。北九十一。赤道齡也。列刻五十。六時配也。

儀設於元大都。大都北極出地四十度太。四之三分爲太。則南極入地亦然。仰儀準之。近南極四十度內皆常隱界也。若四十一度以上。則所謂始周浸斷者也。至於離南極一象限。爲象限。鉅造事成數也。則爲赤道之齡。而居渾天廣圜矣。齡猶相切之界雖也。考工記。圜人衣之欲其無齡。仰觀釋緯之度。入算處處只一齡。故曰齡。凡晝夜時刻。並宗赤道。赤道全周勻分百刻。以配十二時。仰儀赤道乃地平下半周。故列刻五十。配六時也。六時者。起卯正初刻。畢酉初四刻。皆晝時。仰儀赤道半周居地平下。而紀晝時者。日光所射。必在其衝也。日在卯。光必射酉。日在午。光必射子。餘時亦然。

衡竿加卦。巽坤內也。以負縮竿。子午對也。子。元史作癸。午。宋旋機杖。作機衡。竅納芥也。上下懸直。與緣會也。視日漏光。何度在也。

此仰儀上事件也。巽東南坤西南。所定簪口之卦位也。橫竿之兩端加此二卦者。以負直竿也。直竿正與口爲平面。承之者必稍下。故曰內也。直竿加橫竿上。如十字。其本在午。而末指子。故曰對也。直竿必圜。取其可以旋轉。而竿末則方。其形類板。板之心爲圜竅。甚小。僅可容芥子。故曰竅納芥。竅即竅也。然

必上下懸直以爲之準。釜直竿之長。適如半徑。其末增暈。自午指子。實不至子。而納芥之竅正在釜口平圓之心。於此懸繩取正。則直線下垂。亦正直釜底竅心。故曰與竅會也。既上下相應。無毫髮之差殊。則竅納芥處。亦即爲渾圜心矣。凡所以爲此者。以取日光求其度也。何則。仰儀爲釜形。以象地平下之半天。而所測者地平上之天也。故必取其衡度以命之。而渾圜上經緯之相衝。必過其心。莖也。璣板之竅。既在渾圜之最中中央。從此透日光以至釜底。視其光之在何度分。即可以知天上日躔之度分矣。

漏即透也。

暘谷朝賓。夕餞昧也。寮暑發斂。驗進退也。

此詳言測日度之用也。虞書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此古人測日用里差之法也。今有此器。則隨地隨時可測日度。即里差已在其中。不必暘谷昧谷。而寅餞之用已全矣。周禮以土圭致日。日至之影。尺有五寸。爲土中。又取最長之影以定冬至。此古人冬夏致日之法也。今有此器以測日道之發南斂北。日影在赤道以南謂之斂。皆以其遠近于北極而立之名。則每日可知其進退之數。二分前後。黃赤斜交。故緯度之進退。二至前後。黃赤平行。故緯度之進退。緯度之進退。致之赤道。日各有差數。不必待南至北至而可得其度。視表影所過者巧歷不能詭也。非讓不爲。思不逮也。將窺天朕。造物愛也。其有俟然。昭聖代也。泰山礪兮。河如帶也。黃金不磨。悠久賴也。鬼神禁訶。庶勿壞也。

此承上文而深贊之也。言古來巧歷不可數計。然不知爲此者。豈其謙讓不遑乎。無亦精思有所未及耳。抑天道幽遠。將造物者不欲以朕兆令人窺測。而或有愛惜耶。其或待人而行。非時不顯。故著有所俟。必至聖代而始昭耶。然則茲器也。實振古所未有。而茲器之在宇宙間。亦當與天地而常存。雖泰山如礪。長河如帶。而茲器也悠久賴之。如黃金之不磨。而鬼神且爲之呵護。以庶幾勿壞矣。

按史駿斯銘。引古六天之說。而謂仰儀可衷其得失。是等蓋天於宣夜諸家而歸重渾天也。然鄭太史有異方渾蓋圖。固已覩其會通。茲則並舉渾蓋。且以仰儀信其揆之一。蓋牧菴之歷學深矣。愚故以斷其爲重定之本也。學無止法。理愈析益精。古之人皆如是。上海徐公之治西歷也。開局後數年。推宗郭法。乃重於前。惟公則明。惟虛受益。好學深思者。其知所取法哉。

簡儀

儀製詳元史。蓋約率爲銘。而文事實推。能略所詳。詳所略。與史相備。因併釋之。

簡儀昆侖。六合包外。經緯縱橫。天常衰帶。三辰內循。黃赤道交。其中四遊。類仰鈞簧。

此將言簡儀而先述渾儀也。昆侖即混淪。古者渾天儀渾圜如毬。故曰簡儀昆侖。六合包外。經緯縱橫。天常衰帶。三辰內循。黃赤道交。其中四遊。類仰鈞簧。

第一重爲六合儀。有地平環。平分廿四方向。有子午規。卯酉規。與地平相結於四正。又自相結於天頂。以象宇宙間四方上下之定位。故曰六合包外。經緯縱橫也。又依北極出地。於子午規上數其度分。命爲南北二極之樞。兩樞間中分其度。斜設一規。南高北下。以象赤道之位。而分時刻。謂之天常規。故又曰天常衰帶也。內第二重爲三辰儀。亦有子午規。卯酉規。而相結於兩極。各爲樞軸。以經於六合儀之樞。中分兩極間度。設赤道規。與天常相直。又於赤道內外數南北二至日度。斜設一規。爲黃道。兩道斜交。以紀宿度。以分節氣。而象天體。故曰三辰內循。黃赤道交也。內第三重爲四遊儀。亦有圜規。內設直距。以帶橫箭。橫箭有二。並綴于直距。而能運動。故可以上下轉而周窺。規極在兩極。又可以左右旋而

儀測。故曰其中四遊。類仰鉤簡也。

凡今改爲。皆析而異。繇能疏明。無窒於視也。

此承上文而言作簡儀之大意也。渾天儀經緯相結。而重重相包。今則析爲單環。以各盡其用。故曰皆析而異。各環無經緯相結。作之既簡。而各儀各測。無重環掩映之患。故曰疏明無窒於視也。

四遊南軸。二極是當。南軸攸沓。下乃天常。維北軟傾。取軸樂順。鏡以兩刻。及時初正。赤道上載。周列經星。三百六十五度奇贏。

此以下正言簡儀之製也。簡儀之四遊環。用法雖與渾儀之四遊同。而厥製迥異。原亦有經緯相結。今只一環。（雖用雙環而左右平列。經緯相結。即如一環。）又原在渾儀之內爲第三重。今取出在外。而中分其環。命爲兩極。北極樞軸連於上規之心。南極樞軸在赤道環心。故曰四遊兩軸。二極是當。南軸攸沓。下乃天常也。天常即百刻環。與赤道相疊。言天常。不言赤道。省文也。上規貫北雲架柱之端。赤道百刻疊置。承以南雲架柱。兩雲架柱斜倚之勢並華赤道。但言維北軟傾者。省文互見也。兩並軟傾。則二軸相應。如繅正指兩極。而四遊環可以運動。其勢但與上下兩規作正方。折其方中矩。故曰□□取軸矩應。此以上言四遊環也。百刻環勻分百刻。又勻分十二時。時又分初正。此二句言百刻環也。赤道環疊于百刻環上。故曰上載。其環勻分十二次。周天全度於中。又細分二十八舍距度。故曰周列經星。三百六十五度奇贏也。（百刻環即六合儀上斜帶也。天常赤道環即三辰儀之赤道環。然皆不用子午規。而百刻環疊置。此其異也。）

地平安加。立運所脫。錯列干隅。若十二子。

地平環分二十四方位。與渾儀同。（干八干甲乙丙丁庚辛壬癸。隅四維。乾坤艮巽。十二子支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也。）然彼爲六合儀之一規。此則獨用平環。臥置以承立運。故曰立運所履也。立運環渾儀所無。茲特設之。以佐四遊之用。其製亦平環。分度而中分之。爲上下二樞。上樞在北雲架柱之橫軼。下樞任地平環中心。二樞上下相應。如垂繩之立。而環以之運。故謂之立運。

五環三旋。四衡絜焉。

一四遊。二百刻。三赤道。四地平。五立運。凡爲環者五也。旋。運轉也。五環之內。百刻地平不動。四遊赤道立運並能轉運。是能旋者三也。衡。卽橫簫。古稱玉衡。絜猶絜矩之絜。用衡測天。如算家之重術。絜而度之。以得其度也。簡儀之衡。凡四。而並施於旋環之上。故曰五環三旋。四衡絜焉也。（下文詳之。）

兩縷闊距。隨扳留遷。欲知出地。究茲立運。去極幾何。卽遊是問。

兩者。兩衡。承上文四衡而分別言之。先舉其兩也。兩者維何。一在立運環。一在四遊環也。闊。闊管。距。直距。扳。闊扳。卽樞軸也。留遷者。言或留或遷。催人所用也。闊管縷於直距。有樞軸以轉動。隨其所測。可以類仰周闊。此兩衡之所同也。然各有其用。欲知日月星辰何方出地。及其距地平之高下。則惟立運可以測之。若欲知其去北極遠近幾何度分。惟四遊可以測之。此又兩衡之所異也。

赤道重衡。四弦末張。上結北軸。移景相望。測日用一。推星兼二。定距八宿。兩候齊覩。

前云四衡。而上文已詳其兩。尙有二衡。復於何施。曰並在赤道環也。赤道之樞在腰。而此二衡者。並以赤道中心之南極軸爲軸。重疊交加。可開可合。故曰重衡也。衡既相重。故不曰闊衡。而謂之界衡。界衡之用。在線。不設闊管也。用線奈何。其法以線。自衡樞間俯衡底之渠。貫衡端小孔。上出至北極軸。穿軸端所結線。折而下行。至衡之又一端。入貫衡端小孔。順衡底渠。至衡中樞結之。如此則一線折而成兩。並自衡端上屬北極。其勢斜直。張而不弛。半衡如句。而線爲之弦。一衡首尾二線重衡。則四線矣。故曰四弦末張。末指衡端張者。狀其線之弦直也。北軸卽北極之軸。穿線處也。四弦線並起衡端。而宗北極。故又曰上結北軸也。景謂日影。移衡對日。取前線之景。正加後線。則衡之首尾二線。與太陽參直。故曰移景相望也。衡上二線既與太陽參直。則界衡正對太陽。衡端所指。卽太陽所到。加時早晚。時初時正。何刻何分。並可得之。（百刻環中其數。則一衡已足。故曰測日用一也。）測星之法。移衡就星。用目睨視。取衡上二線與其星相參值。則爲正對。與用日景同理。但須二衡並測。故曰推星兼二也。二衡並測奈何。曰二十八舍皆有距星。以命初度。若欲知各宿距星。又以一衡正對次宿距星。則兩衡間赤道度分。卽本宿赤道度分矣。若欲知中外官星入宿深淺者。法當以一衡對定所入宿距星。復以一衡正對此星。稽兩衡間赤道。卽得此星入宿度分矣。既用二衡。卽亦可兩人並測。故曰定距入宿。兩候齊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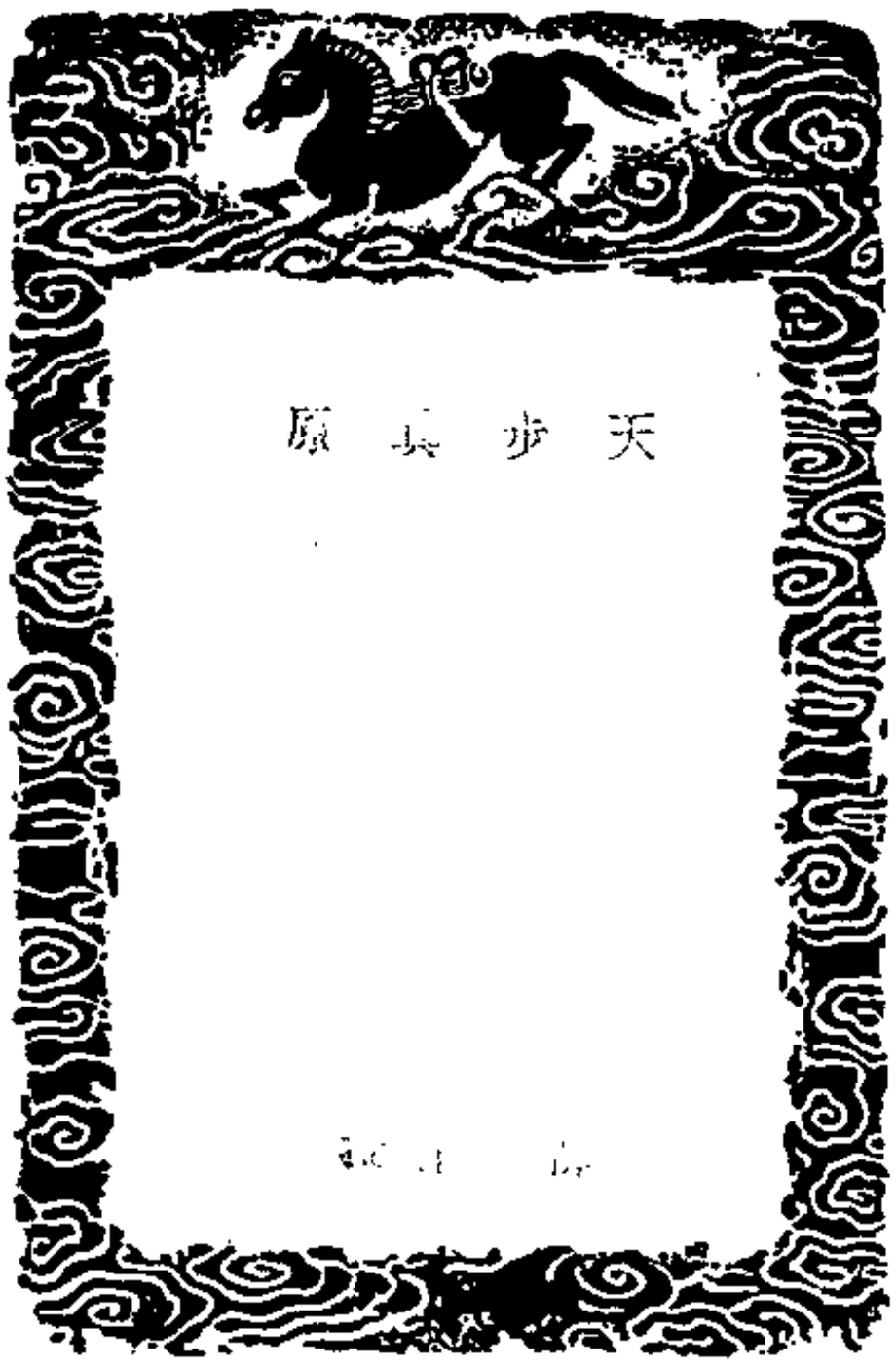
巍巍其高。莫莫其遙。蕩蕩其大。赫赫其昭。步仞之間。肆所醻考。明乎制器。運掌有道。法簡而中。用密不窮。

歷考古陳。未有侔功。猗與皇元。登帝之蘊。畀厥義和。萬世其訓。

簡儀之製及其用法。上文已明。此則贊其制作之善。歸美本朝也。言天道如斯高遠。乃今測諸步仞之間。如示諸掌。則制器有道耳。其爲法也。簡而適中。其爲用也。密而不窮。歷攷古陳。未有如我皇元斯器之善者。誠可以垂之久遠也。

按郭太史守敬授時歷。得之測驗爲多。所製簡儀。用二線以代管闊。可得宿度餘分。視古爲密。然推星象二之用。史志未言。得斯銘以補之。尙有功於來學。

或問渾儀如球。而簡儀之五環三旋。並只單環何也。曰渾儀雖如球。而運規以測。亦止在單環之上。今以單環旋而測之。卽與渾儀無二。而去其繁複之累。與測時掩映之患。以較渾儀。不啻勝之。今者西器或用一環之半爲半周儀。或四分環之一爲象限儀。並因此而益簡之。以測渾體。初無不足。然則世有謂郭公陰用回回法者。非與曰非也。元世祖初。西域人進萬年歷。稍頗用之。未幾旋罷者。以其踈也。今札馬丹之測器具載史志。其所爲晷景堂地里志者。無有與郭公相似之端。至於線代管闊。暫出精思創制。今西術本之。亦以二線施於地平儀。而反謂郭公陰用回歷。是未攷元史也。



天步眞原

清　薛鳳祚儀甫撰

日食原理

日月泛過爲平會。日月地心在一線爲正會。日月人目在一線爲實會。用東西南北差爲視會。

求食限

中華定食限。取北中界（地居赤道之北。南不至赤道。北不至北極。）

日食依南方北極出地十八度。北方北極出地四十二度定食限。最廣者。太陰距南交常度七度三十一分。（午時高下差全變爲南北差。以加二徑折半。故距度多。）太陰距北交常度一十七度三十五分。（午時高下差全變爲南北差。以減二徑折半。故距度少。）爲可食之限。最狹者。太陰距南交常七度。距北交常一十六度五十三分。爲必食之限。

月食不論陰陽歷。其限皆一十五度一十二分。在日之沖。日月交人食限算。剩在壹分。望在夜分。即有食。

日月越六月皆能再食。若五月能再食。則大月七月能再食。則小月。

年月積日

積數起漢庚申。至崇禎歷元後二十三年庚寅。積一千六百五十年。入歷減一算。

先求年變日表。次月變日表。總計得第三句周數。　第二句周數。　第一句周數。　日數。

大西東來。應加日一日數。末一日未成應減二算對。仍依原數平朔中積。

月距日平行表。總計各句周及日數平行度分。以減全周。得全周餘度。又以距日平行表取近小度數。求日時分。並加于句周日數。爲平朔中積日分。

如先得本年月朔望策。只以朔望策遞加平朔。免積日之煩。

望策一十四日十八小時二十二分〇二秒朔策倍之二十九日一十二小時四十四分〇四秒。

以中積入表求時分。

以中積入表求春分平行。即以春分平行爲引數。求加減。

以中積入表求日平行。

以中積入表求日心平行。即以心行爲引數。求心差加減及比例分。

以中積入表求高行。以上段所得心差加減之爲眞高行。

以日平行減眞高爲實引。

以實引入表求日初均。求餘分。

以比例及餘分求次均度。

以初均次均度加減日平行爲實經。又加減春分爲日自春分實經。

以中積入表求月距日度分。兩倍之即月心平行。

以月心行入表求心差加減及比例分

以月自行加減心差爲月實引。

以月實引入表求月初均度及餘分。

以比例餘分求次均。

以日平幷月距日行得月平行。以加減初次均爲月實經。又加減春分差爲月自春分實經。

求平會離度分（日月相距弧）

太陽均度與太陰均度。若一加一減二均度相加。得平會離正會度分。若俱加或俱減。以小減大。其餘數卽平會離正會度分。

求日月相距時刻

以太陰實引數入表取月一時行度分。（若無正度用比例法）以上段平會離正會度分。用三率法。當行幾時。爲日月相距時刻。

日月在前在後。　日月均度或俱加。加大者在前。或俱減。減小者在前。若加減不同。卽減者在前。

月在日前。平會比實會先到。日在月前。平會比實會後到。

相距時刻加減。　平會先到。日月相距時刻加。實會先到。日月相距時刻減。以加減平朔中積日分。變時分爲正會時刻。

以太陽實經度查黃赤道變度表。得赤道度。（無正度用比例法）

以太陽平減黃道根數四周紀三十八度三十六分三十四秒。平行小加一圈。減其餘。爲黃道餘度。

變赤道度。減赤道根數二百八十度三十五分。赤道小加一圈。減其餘。爲赤道餘度。

黃赤道二餘度相減。變時分。（黃道餘度大時分加正會。赤道餘度大時分減正會。）

南京比立表之地。又加七時二十八分。北京又加二十〇分。爲實會應時。（以上定數。）

試法眞否

以正會時刻再算積日時分變日分。

日春分平行及加減。

日平行。

日心之平行及加減及比例。

日高行及眞高行。

日實引數。

日加減度及餘分。

日次均。

日實經及自春分實經。

月距日平行及心平行。

月心差及比例分。

月平引及實引。

月加減均度及餘分。

月次均。

月平行實經及自春分實經。

時分變日。以下十六法皆同前。惟月距日平行。算于太陽實經之後。與上法異。

前後二算。太陽距太陰度差在三十秒以下卽可用。若差多再算。

再算法

太陰實引數取月一時行。用三率法。　一率月一時行分。　二率一時。　三率太陰距太陽差分。第四

得所求時分。

太陽在太陰前。實會先到。所得時減。太陰在太陽前。平會先到。所得時加。

算諸行俱同前。

應時

求太陽實會經緯度

太陽黃道實經度變赤道即距赤道實經度。太陽黃道實經度用表查緯度而北度分即太陽距赤道緯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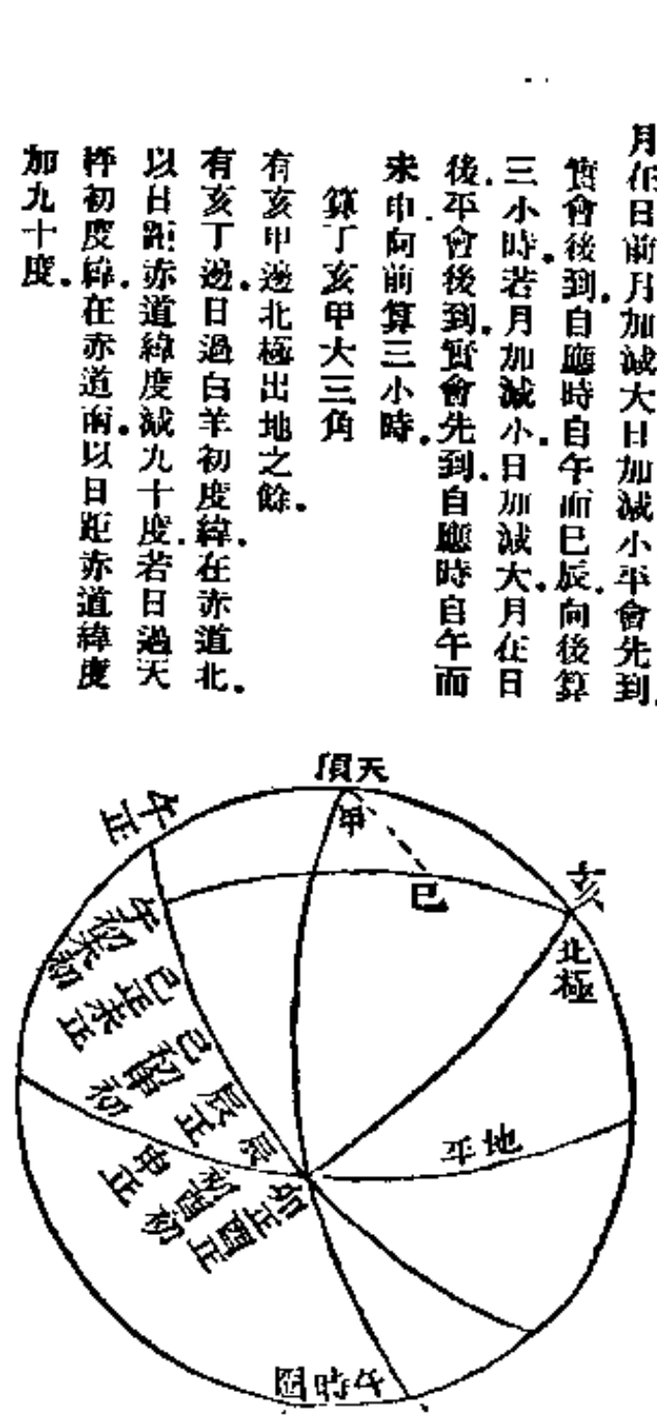
求太陽距天頂度前後三時同用

月在日前月加減大日加減小平會先到。實會後到自臨時自午而已辰向後算三小時若月加減小日加減大月在日後平會後到實會先到自臨時自午而求申向前算三小時。

算丁亥甲大三角

有亥甲邊北極出地之餘。

有亥丁邊日過白羊初度緯在赤道北以日距赤道緯度減九十度若日過天秤初度緯在赤道南以日距赤道緯度加九十度。



從不知之角打線從丁從甲皆可今從甲打線至巳先求亥巳線若大於亥丁分線在外小於亥丁分線在內。

算差角前後三時同用

算丙巳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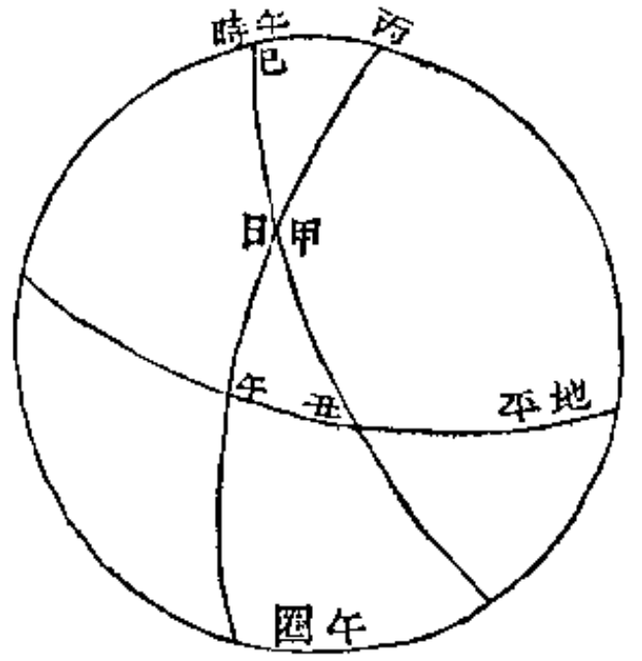
離午時即前圖交角每時十五度若在午前後在午後自午而未申加太陽實經變赤道度即酉時所得在午前巳辰自午而酉減太陽實經變赤道度為過午時圖度即知入何宮度如得二十一度五十分即入天蠍一十一度五十分。

變黃道以表中赤道對黃道度數取黃道度。

有黃道度即可入表求黃道緯度又看黃緯在赤道南北在赤道北自白羊初度以緯度減北極出地所得在赤道南自天秤初至雙魚三十度以緯度加北極出地度所得。

算巳角

丙巳邊內有赤道過午時圈度即午時加減實經所得有赤道變黃道度此入表不用過午時圈度角表有餘分則用比例法得巳角。



如圖丑甲午為差角然丑甲邊難取而甲巳丙角與甲午之大小同故算丙甲巳鈍角。

算甲角即丙角

一率丙甲邊距天頂正線二率巳角正線三率丙巳邊正線。

總數相較即得甲角正線為差角。

求地平差此法或前或後俱同用

東西南北差之本高卑差高卑差之本是地平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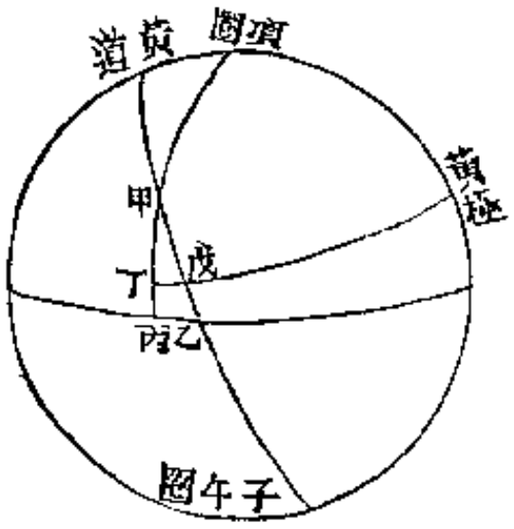
以太陰實引數入表得其相對之分秒有餘數以下度與餘數比例或加或減於相對之數為太陰地平差。崇禎歷書作地平徑數。

求太陰高卑差此法或前或後俱算三時

查表以所得地平差分數從上以前得距地平減九十度之餘從右小餘另比例為先得太陰高卑差。

太陽高卑差以距地平查表得分秒以減先得太陰高卑差為太陰真高卑差不減。

就黃道極作一大圈至高卑差丁相交黃道又交過頂圈戊為正角凡各圈過本圈之極其相交之角即正角甲丁為高卑差日在甲人目視之不



如圖日月在甲人目在地視之不見在丁而見在丙甲丙為日高即甲丁為高卑差。

見在甲而見在戊。卽甲戊爲東西差。戊丁爲南北差。

高畧差南北差東西差者。惟甲丁高畧差至大不過六十分。其甲戊東西差。戊丁南北差。皆小於甲丁高畧差。故皆變角。又且分數少。在天俱可作直線。

算東西差（前後三時同法）

以通弦爲一率。以前得差角（卽甲角）徐線爲二率。三率以高畧差分秒俱化成秒。求其對數。與二率對數相加。去一率通弦。求原數。以六十成分爲東西差。

算南北差（前後三時同法）

以通弦爲一率。以前得差角（卽甲角）正線爲二率。三率以高畧差分秒俱化成秒。求對數。與二率對數相加。去通弦。求原數。以六十成分爲南北差。

若查表第一行距天頂數。第二行東西差邊。第三行南北差邊。省用前算三角法。

如算東西差。一率六十分。二率取表中第二行東西差邊。三率前取太陰高畧差。卽得所用東西差。

南北差同法。但取表中第三行。

表中各宮皆初分用法。如午時正二刻六分。日在天蝎一度四十六分〇八秒。如天蝎一分午時。得距天頂四十二度三十五分。人馬一分午時。得距天頂五十一度二十一分。其差八度四十六分用下法。

一率一宮三十度。二率八度四十六分。三率天蝎一度四十六分〇八秒。

總數較數卽其差分。以加先得四十二度三十五分。卽天蝎一度四十六分距天頂度。

東西南北差同法。

求視會

以太陰實引數入表。其表每隔三度。以餘分求比例。或加或減於正度之上。爲太陰一時分實行度。

有實行取視行

第一法。月食在黃道九十度限東。東西差先大後小。（畢圖食長時在先。已時在後。午後食未時在先。申時在後。）其上所算第一時東西差。與第二時東西差相減。其餘分與實行相減爲視行。

若東西差先小後大。其減後二差相減。其餘分加實行爲視行。

第二法。日食在黃道九十度西。東西差先大後小。其東西差前後二差相減。其餘分加實行爲視行。

若先小後大。其東西差前後二差相減。其餘分減實行。卽爲視行。（不論先後大小。）

第三法。一宰在九十度限東。一宰在九十度西。前後二東西差相減。其餘與實行相減。餘分卽爲視行。

視行距度

東西差大實行小。以實行減東西差。其餘爲實會。與視會相距度分。

東西差小實行大。卽以東西差爲實會。與視會相距度分。

視會相去度變時法

第一法。若實會東西差比視行小。其東西差分數。要實會相近時。視行比例分。得實會與視會相去度數。變時分。

第二法。若實會東西差比視行大。除一時月視行。餘東西差分數。要視會相近時。視行比例分。得實會與視會相去度數變時分。二段日食在東。皆減實會時分爲視會時分。在西皆加實會時分爲視會時分。

一宰太陰實行。二宰六十分。三宰實會去視會度分。俱化爲秒。乘除成分。爲所變時分。

用第一法。加減實會爲視會。

用第二法。一時之外。加減實會爲視會。

試法其不一

用所得視會再算距天頂。再算差角。地平差同前數。再算太陰高畧差。再算東西差。再算南北差。日食月行同前數。

有實行求視行

以所得東西差置位。一宰六十分。二宰月一時實行。三宰上段所得有實行求視會變時分。俱化爲秒。乘除成分與置位東西差相減。餘爲差分。

有差分變時分

一宰上段實會距視會度分。二宰上段實會距視會所變時分。三宰差分。俱化爲秒。乘除成分爲變時分。

差分大東西差小。上段視會時分內宮減。變時分爲視會差分。以加減實會爲視會。

差分小東西差大。上段視會時分內宮加。變時分爲視會差分。以加減實會爲視會。

時分差至三十秒內。卽定視會。若多。又用三試。其算法與第二段試法同。但要所得差分成時與東西差合。方定視會。求日食大小。

算交行

以日月實會時分。（用應時定數）入平距度表。總計交行度。以太陰均度依號加減之。爲實會交行。以加減東西差。爲日月視會交行度。實會在前。東西差減。實會若在後。東西差加。

求距度

以交行宮度分秒查距度表。有小餘用比例法。爲視會距度。又本表後行餘分比例下度差分爲正餘分。

與太陰必差比例分相較乘除。以加距度爲真距度。（極加減。日月食若無此比例分及餘分者。省此算。）

求視距度

距度在〇一二宮北下。六七八宮南上。

距度在三四五宮南下。九十土宮北上。

正交看在南在北與南北差同類相加。異類相減。十一北緯地地二十三度三分以上皆在南。爲視距度。若南北差大於距度。其日食交在北者。移而南。

求日月半徑

以太陽實引數入表。求日半徑。

以太陰實引數入表。求月半徑。

以兩半徑總數減視距度餘數爲食分。距度大於兩半徑總數。即無食。

食分

以太陽全徑爲一率。日月兩半徑總數減視距度爲二率。西法十二分爲三率。取第四即西法日食分。

又作中圖分。以西法十二分爲一率。以所得西法日食分爲二率。中法日食十分爲三率。取第四即中法日食分。

用表以日全徑從右以距度分從上。再以日全徑小餘從右以距度分從上。得食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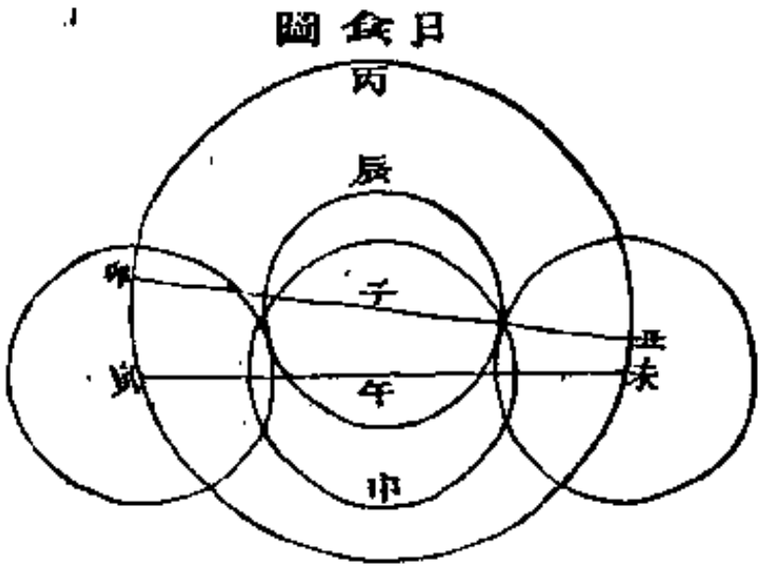
求初虧

以食甚前一時東西差。與食甚時東西差相較。餘數以加月實引數所得月一時正行。爲食甚前一時視行取法。與前有實行求視行同法。

用表以日月半徑總數從上。以眞距度分從右。又以半徑總數小餘從上。以距度從右。共得〇分秒。

以太陰食甚前一時視行爲一率。一時六十分爲二率。以表上所取分秒爲三率。乘除成分得時分。以減食甚時刻爲初虧。

求復圓



丑卯黃道。
未寅白道。
丑未寅卯爲距交。
子辰爲太陽半徑。
午申爲月半徑。
子丙爲日月兩半徑總數。

法再求食甚後一小時距距。距地平。差角。高卑差。東西差。以食甚後一時與食甚東西差相較。餘數。以加減月實引所得月一時正行。爲食甚後一時視行。

用表同初虧法。以加食甚時分爲復圓。

月食原理

月食求積年日數。算太陽諸行。太陰諸行。皆與算日食同。

求日月前後。日月相距度。相距時刻。算日月實會。皆與日食同。

再算試眞否。皆與日食同。

求太陰正中交行

眞實會中積日數分秒。入太陰平距度表。總計交行數。加減太陰均度。得交平行。

求太陰距交分（餘分有比例分取用。無比例分者算。）

以太陰交平行入距交度表。得距交分。無正度分。用比例法。初一二九十十一宮北。三四五六七八宮南。

求太陰半徑及全徑

以太陰實引數入表。得太陰半徑。無正度用比例法。倍之爲太陰全徑。

求地景半徑

以太陰實引數入表。得地景徑。（無正度用比例法。）減對行秒餘爲眞半徑。

兩半徑減距交餘數

月半徑加地景半徑並之。以所得距交分數減之。所得徑餘數。

食分

日月食表。月全徑從右。二徑餘數從上。得月食分。

月食有初虧。食既。食甚。生光。復圓五段。若在十二分以內食不全。及全食即生光者。去食甚、生光二段。

西法月作十二分算。中法月食作十分。

如西法算月食十八分一秒。一率十二分。二率十八分。三率十分。得中法十五分。

食既分食甚分

月食不全。或全食。而食甚即生光者。所得爲食既分。

若月全食。食後不即生光者。所得爲食甚分。

食甚時分表。以月半徑地景徑並之總數從上。月交距度從右。無正度用比例法。爲食既與食甚度分。

初虧分

實會減食既與食甚分爲初虧分。

有食甚求食既分（月食不全。不必再算。）

以月半徑減地景半徑從上。月交距度從右。（無正度用比例法。）以減食甚分爲食既分。

生光

以前所得有食甚求食既分數加食甚爲生光分。

復圓

實會並食既與食甚分倍加之爲復圓分。

太陰一時實行

表求太陰一時實行。無正度用比例法。用此例法。用爲食甚時分。以食甚分實行求時。爲食既時分。

求正時

太陽平行減黃道根數。得黃道餘度。太陽實經度黃道同升度減赤道根數。得赤道餘度。二餘度相減。以二餘度入變時表。查時爲時差。黃道餘大加實會。赤道餘大減實會。又加本地與立表之地所差時分。（如南京差七時二十八分。北京差二十〇分。）爲眞實會時刻。

春秋夏正序

不知春秋之時則亂經。亂經則孔子之義失。文武之道晦。故學春秋者必先知時。推周復夏。以合乎春秋。然後文立而義正。春秋之時。或智勿能疑。疑勿能辨。辨勿能決。決勿能核。久哉暗而無廓也。予既作三統論。欲究義類。復撰斯編。首春王正月。繼以史曆。郊祀次之。政狩次之。城築次之。田功次之。天節次之。物異次之。終以人事。凡九等。推史曆之失紀。觀當時之所由。考諸人事之作爲。參稽載籍之博喻。則春王正月仲尼所書非緣周者。猶蟾劉刀閉解椎。庶春秋可從治。凡徵舉經傳。或備不備。唯取明時。有所兼明。義亦比及。若論說已具。顧不復出云。山陰胡天游序。

春秋夏正總目

卷一
春王正月
郊祀
城築
卷二
天節
人事
史曆
政狩
田功
物異
春秋三統論三

春秋夏正卷一

山陰胡天游學

春王正月第一

經。隱公元年春王正月。

傳。春王周正月。

周與王同。不曰正月。云王周者。傳表尊王之意。傳久因于中。據此文。謂左氏有意焉。明示爲周正月。則謬其證而失傳義早矣。夫王周云者。史法宜然。春秋本魯史。左氏嫌若但書元年。與周無別。故首書春王周正月。體例于始。後更無煩。是以唯一見于隱公也。且若竹書紀年。東遷已前。皆于周書王即位。至平王元年。爲昏哉記之始。于是王即位並不書。專以晉侯紀元。係從周歲。其亦元年春王周正月之例。而少變其法者。即抑當時列國之史。亦應類是。不必春秋傳獨如此矣。至疑左氏者。謂漢時經師欲伸其學。私署周于正月之上。又不然也。

凡詩所稱時月。並是夏正。有曹風者。以爲公劉當夏末時。故曰風詠之。獨用夏正。說殊不通。近時人或說詩。舉曰爲改歲云。十月之朝。周人改歲。已預用于豳時。猶徵田爲糧。其單三單。當公劉世已創規一代者。是非唯不知春秋。并於詩而兩不知也。周官有正歲正月之文。註家以正月爲周正月。以正歲爲夏之正月。是殆不然。天官冢宰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小宰文云。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竊以小宰之正歲。當即是冢宰之正月。其變正月稱正歲者。文法相避。豈有他哉。若漏書先稱正月。而參以一二三四正元日。又若士冠禮一曰介月吉日。繼變文云吉月令辰。又若流火之詩。備舉時月。而參以一之日。又不言三月。特以證月當之。六經於文。言必有法。凡若此者。言之法也。且其言正月始和。豈不明爲正春之月乎。其曰布治。曰乃縣治象之法。周一時事。無所疑者。冢宰於月吉布縣之時。助冢宰而帥官民之屬共觀之。亦屬一時事。無所疑者。不然。冢宰既於歲十一月之周正月

春秋夏正 卷一

獨上乖經訓。抑且并遠傳義。相仍相服。久謂實然。若劉知幾唐之通人。其作史通。方亦云。春秋諸侯。皆用夏正。魯以天子禮樂。獨用周正。子元如此。況後世趨設者乎。（近世吳中胤輿氏有益博名論其書曰。赤用夏正。而不可解于此知其失實。宋用殷正。祀用夏正。惟書以魏姓之國。漢世所謂博而不綜者。輿武有焉。）

經書春王正月。猶他史也。宋元學者乃曰。其書春于正月之上者。爲孔子所特加。一曰。凡魯諸公即位之正月。本皆周之十一月。今書曰春王正月公即位者。乃孔子之所改。一曰。以十一月而書春。乃聖人假天時以立義。一曰。十一月書春。所以寄行夏時之微旨。膠葛不分。智同兒豎。纔說經不能戡戡。亦安用此寵言者爲。

春王周正月。明夏正月也。左傳、穀梁並以十月爲平王之正月。今案周自厲、宣、幽、平至春秋之世。其可考見者。唯詩、國語、史記、竹書、鴻書。若求其時月顯著。尤在於詩。六月序云。宣王北伐也。與竹書所紀宣王五年夏六月中吉甫帥師伐玁狁者合。十月之交序云。大夫刺幽王之詩。凡此所稱。悉是夏月。幽、平相接。乃人春秋。春秋諸國各有詩。詩與春秋。表裏出入。一王之月。何容前後殊。一聖之經。豈其彼此乖剌。以詩所詠。求諸春秋。參驗時月。可稽其實。且杜預春秋後序。謂竹書紀年。皆用夏正。竹書國譜。起自晉曲沃桓叔。至曲沃莊伯十一年十一月爲魯隱元年正月。蓋平王四十八年戊午。魯惠公薨。隱公立。春秋所不及者。左氏則先經以起之。惠之薨。隱之立。雖不知其月。然要爲時已久。國君即位踰年而改元。故魯史證前一年隱公繼立之數月。以終惠公。于其明年。然後書隱元年。以記魯事。則與魯史證年之例不同。彼見魯隱已繼惠立。則即以此十一年十一月爲魯隱公元年。然則方當是時。周平與魯隱固明與昏曲沃莊伯同爲十一月可知也。至明年爲平王四十九年己未。始入春秋。書曰元年春王正月。是四十八年之十一月已建。而四十九年之正月方新。稱此以談。所書春正月。果周正乎。爲夏正乎。

凡詩所稱時月。並是夏正。有曹風者。以爲公劉當夏末時。故曰風詠之。獨用夏正。說殊不通。近時人或說詩。舉曰爲改歲云。十月之朝。周人改歲。已預用于豳時。猶徵田爲糧。其單三單。當公劉世已創規一代者。是非唯不知春秋。并於詩而兩不知也。周官有正歲正月之文。註家以正月爲周正月。以正歲爲夏之正月。是殆不然。天官冢宰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小宰文云。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竊以小宰之正歲。當即是冢宰之正月。其變正月稱正歲者。文法相避。豈有他哉。若漏書先稱正月上日。繼變文曰月正元日。又若士冠禮一曰介月吉日。繼變文云吉月令辰。又若流火之詩。備舉時月。而參以一之日。又不言三月。特以證月當之。六經於文。言必有法。凡若此者。言之法也。且其言正月始和。豈不明爲正春之月乎。其曰布治。曰乃縣治象之法。周一時事。無所疑者。冢宰於月吉布縣之時。助冢宰而帥官民之屬共觀之。亦屬一時事。無所疑者。不然。冢宰既於歲十一月之周正月

縣治象挾日而斂之者久矣。小宰乃於二月以後。嘗逋賓之時。始帥治官之屬而觀治法。爲將取斂者復頒而觀之乎。非然。則此時象魏縣。治官之屬又將何觀。說不可通矣。故雖正月正歲。同爲一時。縣象治法。同爲一事。然後理得而議定。自注家強分縣象於正月。而歸之周。復強分觀法于正歲。以周之夏。至于始和。其解尤戾。若以爲和調更造者然。由是二端乖剌。不可復合。但令屏去注說。就周實爲文詞之。則正月正歲。月吉始和。明白曉悤。不煩解釋而自得。正月正歲。其惑既解。則春王正月之義。昭然從夏者。不甚顯歟。

周官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祭凌人。掌冰正。正與酒人掌酒政。鹽人掌鹽之政令者同。正固上屬冰爲句。初不與下歲屬爲句。正政文偶不同耳。鄭司農云。凌人掌冰政。主藏冰之官也。于義已徹。自杜子春改歲句讀。鄭康成從之。然後始有凌人之正歲爲夏十二月。而冢宰小宰之正月正歲。楚辭以正月爲歲。皆人稱正月爲歲。歲開歲。猶正月正歲之謂。戰國策云。黃犢假虎。死骨假象。是皆似是而非者也。正歲正月。其似是而非者。遂爲春王正月之鄭箋。而亂其苗莠。今標司農之師訓。刊杜子春之駁詁。庶幾摧陷廓清。是非斯決焉。

殷周無改月之事。詩、齊白明。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商亦以十一月烝。不得於烝月後去其十二月。使不成功臣配食。祭於大烝。自夏商已然。觀于詩、書、明

論者。或謂以秦事推之。如秦朝賀並在十月。歲首。殷、周亦以子丑爲歲首。而朝賀可知。斯歲首之時。而周月解又明云。巡狩同夏。則固不以十一月朝賀可知。斯歲首之言。無足信矣。案漢譜儒好古者。託制于孔子。不云爲赤定制。卽云爲漢立法。蓋漢人承三代之後。見其典章文物。欲損益變通之。爲漢一代之制。上比商、周。卽漢大儒早出莫如董仲舒。爲公羊春秋。則四代日至之時。巡狩祭享。皆自夏焉。作爲書者。亦明知子丑爲說之不可以欺天下。故復旋曲其辭。欲使無所傷。蓋則已爲周因夏正之左驗。而其言之缺。終無以自證。昔之

揚子雲云。歷有聖人之德六焉。夫歷所以正天紀。敍人事。故聖人重之。杜征南以爲仲尼、邱明。每于朔閒發文。矯正得失。因以宣明歷數。梁劉昭云。王德衰。則無道之君。亂之於上。頑愚之史。失之於下。則春秋之歷是也。春秋傳所記周、夏之正。雜出不齊。要繇歷失。歷失則時謬。特其失也。實自周始。楚觀射父對昭王云。重黎氏世敍天地。在周則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韋昭注云。失天地之官。）寵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遭世之亂。而莫之能舉也。是歷官廢職。陵及官、事。由來遠矣。周歷既失。諸侯因之。蹤各有日御。皆不能正歷。故左氏所載。同事赴告。甲子日月。舉有繆錯。唐一行謂列國之歷。不可一術齊。誠哉是言。至如魯歷。其失尤甚。然自經及哀。司歷非一。繼其事者。知前之失。而置閏以救之。則春多可正。夏正可循。苟如勿知。因循更失。舉正閏餘。固知所措。時月僞錯。以春爲

朱侍講與吳晦叔書云。據孟子所謂七八月。乃今之五六月。是周人固已改月矣。但天時則不可改。故周月解云。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商以丑正。示文質不相沿。周致伐於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作爲書者。亦明知子丑爲說之不可以欺天下。故復旋曲其辭。欲使無所傷。蓋則已爲周因夏正之左驗。而其言之缺。終無以自證。昔之

劇耳。乃張敞、史伯璿、吳澄、許衡者流。昧然承其餘懣。兩端首施。轉如定論。是爲泯棼失方。而不知迷仆者。何等癡生哉。以七八月爲夏五六月者。亦皆爲周正。五六月者。孟子云則四百餘年。今以七八月也。孟子之文也。文十一月徒杞。成十二月也。然則必夏周正以十一二月爲冬。周正以十一二月爲冬。則必以夏正之九月爲秋。十月爲冬。不啻孟子矣。而得有改乎。七八月也。周正之五六月也。夏正之七八月也。周正之五六月也。須臾是時不雨。至七月雨。尚猶未害

□□

使魯果用建子之正。則其傳甚久。宜盡人知之。平子雖愚。寧有不識魯六月之爲夏四月者。今其言曰。其餘則否。是平子直以六月爲同於夏六月。亦甚明矣。平子之罪。特坐不知曆閏失致差兩月耳。故信司曆而不信昭子與太史。特以其言爲非。然就平子語與其意觀之。既以之當正四月六月者爲餘月。是魯果不用十一月爲正益信。

舉春秋者。並以周六月爲夏四月。又以夏四月爲正陽之月。故于論日食尤嚴。然經書四月日食者二。書六月日食者六。其四月之食。傳于宣十年無文。於昭七年亦不及鼓幣。唯記晉士文伯言災在魯衛而已。若六月日食。左氏發傳者三。今合觀之。雖爲日食同在六月。顧其所爲六月者。實又不同。昭十七年之六月日食。夏四月也。以失閏而移六月於四月。故太史以謂正陽建巳在此月。此一端矣。若莊二十五年。文十五年。則正六月非夏四月。所得知者。文六月辛丑朔食。傳不及正月之文。莊六月辛未朔食。傳固云唯正月之朔。歷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伐鼓用幣。而杜征南亦以爲云唯者。明此月非正陽月。是傳與杜固並以所書之六月爲夏六月矣。於莊二十五年之六月則從夏。於昭十七年之六月則從周。春秋萬世傳信。乃於昏明晝夜之界。此必不然矣。唯在莊時。閏尚未失。故六月卽正六月。一與夏同。至昭時則失閏已久。致四月移爲六月。與莊、文之六月不同。又一端矣。據傳求之。義最明灼。征南于傳有功。然未能盡達傳意。復以周正曲爲依讓。其來後世與傳從違之議者。良繇辭云。又左傳云。

正月日食用幣伐鼓。其餘則否。穀梁則云。天子救日。諸侯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三。周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付子問。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是三代救日之禮。不必正陽月。皆以兵鼓。且救日者伐陰而佑陽。故大夫擊門。士擊柝。以其聲盛充陽而壓陰。宜餘月皆然。何但于建巳之月哉。唯正月日食用鼓。疑禮缺而行之以簡者。當時相承已久。因爲故事。左氏乃遂謂然耳。

漢律歷志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斟酌失方。孟康注云。史推歷失閏。則斗建與月名錯。歷紀廢絕。不與正歲相值。謂之殄滅。史歷既誤。春三月當指辰。而乃指巳。此爲失方。六月日食。正月日至。視此矣。

莊二十五年六月日食。穀梁傳云。言食。言朔食。正朔也。鼓禮也。是穀梁之以莊六月爲夏四月也。文十五年六月日食。杜征南注云。得常鼓之月。是杜又以六月爲夏四月也。恐皆失之者。

傳文公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自僖五年正月日南至。歷以大亂。至是司歷者亦自知其失。遂不復計算氣盈朔虛。欲強於此春三月之終置閏以救之。故傳譏其非禮。然雖閏而時仍不能正也。是以傳又舉履端舉正歸餘之道以明之。顧炎武作左傳杜解補正云。古人以閏爲歲之餘。凡置閏必在十二月之後。故曰歸餘於終。考經文之

書閏月者。皆在歲末。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是也。而左傳成十七年。襄九年。哀十五年皆有閏月。亦並在歲末。是以經傳之文。凡閏不言其月者。言閏卽歲之終可知也。今魯改歷法。置閏在三月。故爲非禮。又案漢書高帝紀。後九月。顏師古云。秦之歷。歲末蓋取左傳所謂歸餘于終之意。何以明之。據漢書裴及史記。漢承秦歷。秦歷之前。屢書後九月。是知歷法故然。夫閏所以宣節四時。調均歷氣。唯餘分積日。至此足成一月。則隨時便置。是以氣序宣調。時得以正。若必俟歲終乃閏。是有閏之名。失正時之實。歷紀仍紊。此秦法所以失也。若傳云閏月在歲末者。乃紀事法爾。非春秋之閏皆十二月後也。顧氏徒欲據史記以概周、魯之歷。復不達於閏三月之義。

通人爲論。固當爾乎。

傳。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杜註云。周正月。）傳。昭公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亥。日南至。（杜註云。是歲朔旦冬至之歲也。當言正月己亥朔日南至。時史失閏。閏更在二月後。故經因史而書正月。傳以正之也。）

不曰冬至。而曰日南至。此傳之微文也。夫日南至而乃在正月乎。他傳明責司歷。此不復責。但直書之。而其失自見。蓋卽春秋微而顯之義。以正司歷之罪。有深於切責者焉。

易曰。五歲再閏。以分餘通計。大抵五歲有餘。得兩閏。自閔元年至僖四年。當有兩閏。司歷者仝失之。是以春之二月皆入於冬。十一月乃爲正月。此以建子月爲正月之所由始。實則歷誤閏失致然。初非周制也。隱桓之初。史雖失日。然合經傳考之。正月二月。猶是正春。至此訛謬益甚。乃遂有日南至之正月。杜征南之徒。于是且指之爲周正月。而春秋亂矣。

莊二十九年。城諸及防。經書冬。傳言日至。舉彼形此。則此日至之爲正月。漳根無伐者。比陵傴之兩面亡羣疑焉。

中星中氣。治歷之要。冬至、十一月之中氣也。如閏在十月。則當以仲冬初朔後二日日南至。或閏在十一月。則當于仲冬晦前之二日日至。或曰。殷歷冬至多在十月晦。此劉歆詭數之言。且若三正所云。殷既以丑建爲正月矣。則十一月乃其十二月。十月乃其十一月。九月乃其十月。不知所爲在十月之晦者。爲夏正十月晦乎。抑爲殷正十月晦乎。使爲殷正十月晦。則日無於九月末而至之理。如爲夏正十月之晦。是殷仍用夏正爲十月可知矣。復何疑於周也哉。

漢書曰。分至者中也。時中必在正數之月。魯昭公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以失閏而至在非其月。梓慎望氛而弗正。不履端於始也。夫斑固知日至不在其月之爲是非矣。顧術三統之說。乃於僖五年正月日南至。不能議其是非何耶。

自僖五年正月日南至。及文公閏月不告朔而後。考其時歷。似時差兩閏者。至襄二十七年十一月朔。辰在申。而經依歷書十二月。傳則爲十一月。杜征南云。如經當失三閏。如傳爲再失閏。然竊度之。恐所失尚不止三閏。且歲星十二年一周天。歲移一宮。縱有逆面飛疾。要不得甚踰其次。襄二十八年。歲在

帝紀、桓憲、神瀧皆以爲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卽夫星論之、是二十八年丙辰春已屬明年丁巳之分、夫治曆者三年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於亞、時漸不定、而歲漸不成、至三失閏、則春全入於夏而時皆不定矣、十二失閏、則子全入於丑、而歲皆不成矣、魯曆失閏、或似乎此、故天象應之、不可盡咎歲之差行失次也、若但依春秋隱、桓之時所書春王正月皆寅正者論之、則襄二十七年經書十二月者、亦以七月爲十二月、此時亦當爲五失閏、卽如杜征南言於十二月後頓置兩閏、亦爲尚失二閏、不得已于二十八年之春夏再各強置一閏、用爲救正、應是年秋八月可得復合於夏正之正秋、然魯之司曆世世失之、雖或兩閏頓置于一時、終且四時不定於來歲、是以因循積久、復有昭二十年春王二月日南至、哀十二年九月癸亥朔日南至、哀十二年九月癸亥朔日南至之事也、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經、襄公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火猶西流、尚是九月、曆乃以爲十二月、然則司曆者於十二月既終、方將以十月爲正月、不爲且同於秦之建亥、而復與言天統者異乎、凡魯曆爲司曆所誤而尤亂者四、一則僖五年之日南至、一則襄二十八年之春、一則昭二十年之日南至、與哀十二年十二月之癸酉朔、雖淡、唐以來、注經言曆者多未之辨、然傳固明言之、今依傳以考時、因時以釋經、春秋所書之正月、實繫得一矣、

再失閏者、非謂但失兩月之閏如杜所云也、傳意蓋指僖五年正月日南至者與此對言之、夫春冬失序、自襄以前、莫甚於僖公之時、至襄二十七年、斗方指申、司曆乃以爲十二月、使更不置閏、則直當以夏四月郊者一書五月郊者一書猶三望者三、其四卜五卜者、自正月卜不從、至於此時也、其四五月郊者、自正月改卜牛、滯牲三月、至此時乃郊也、猶三望何也、春秋之文、微而顯、婉而章、不郊而望、舉猶之一辭、以著其情之迫於僭、若鑑鑑物、無遁形焉、再書曰四卜五卜、明魯欲郊之意之甚、若終不肯自已者、然此春秋所從取義者也、推見至隱、莫大乎是、左氏以爲望郊之細、不郊亦可無望、殆未得聖人意也、

按周官、祭天一歲有九、若郊則歲再舉而已、十一月之郊爲報本、郊特牲所謂迎長日之祭也、正月之郊爲祈穀、則左傳孟獻子所云、啓蟄而郊、郊祀后稷、以祈農事者是也、夫周、魯同用郊、而魯與周郊實異、周之郊、一舉於十一月、則長至之郊、一舉於正月、則上辛祈穀、魯本不當郊、唯其僭郊、故又與周爲避、不敢舉二者而兼用之、而郊以正月、然則魯所用事者、特用之祈穀耳已矣、王肅云、魯以冬至郊天、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兼有二郊、崔靈恩、皇侃並從之、所言非是、鄭康成則謂魯唯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據穀梁傳卜三正、於義分明、然康成於注郊特牲、則引易說、三王之郊、同用夏正、爲建寅之月、於注明堂位魯君孟春祀帝於郊、則又以此孟春爲建子之月、康成所說、不同如此、特以明堂位爲魯禮、而欲別於周、是康成之得者魯唯一郊、而以魯郊爲用周正、又其缺也、若杜征南不信禮記、不取公羊、穀梁、以爲魯惟有建寅郊天、則與傳所載孟獻子啓蟄而郊者合、足明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所書之正月、實爲寅正、而十二公之月通可推矣、（征南誤知魯郊之唯有寅正、卽不得以魯王之正月爲周十一月、乃尙曲與其閒者何耶、）或曰、杜雖云魯唯有建寅之郊、然春秋無正月郊何耶、夫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之正月、牛皆傷死、不如此、則魯固於正月郊矣、

或曰、啓蟄、後世驚蟄節也、蓋在二月、獻子以爲正月、何耶、春秋傳疏云、夏小正、正月啓蟄、漢初尙以驚

及於周、謂魯所用、一依周正、是何異言魯禮於周典無徵之後、而據爲定制者乎、

已上明曆謬閏失、以十一月爲正月、

郊祀第三

經、僖公三十有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經、宣公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經、成公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夏五月、不郊、猶三望、

經、襄公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十有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經、定公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

經、哀公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春秋書正月改卜郊牛者三、書夏四月三卜郊者一、書夏四月四卜郊者二、書夏四月五卜郊者一、書夏四月郊者一、書五月郊者一、書猶三望者三、其四卜五卜者、自正月卜不從、至於此時也、其四五月郊者、自正月改卜牛、滯牲三月、至此時乃郊也、猶三望何也、春秋之文、微而顯、婉而章、不郊而望、舉猶之一辭、以著其情之迫於僭、若鑑鑑物、無遁形焉、再書曰四卜五卜、明魯欲郊之意之甚、若終不肯自已者、然此春秋所從取義者也、推見至隱、莫大乎是、左氏以爲望郊之細、不郊亦可無望、殆未得聖人意也、

按周官、祭天一歲有九、若郊則歲再舉而已、十一月之郊爲報本、郊特牲所謂迎長日之祭也、正月之郊爲祈穀、則左傳孟獻子所云、啓蟄而郊、郊祀后稷、以祈農事者是也、夫周、魯同用郊、而魯與周郊實異、周之郊、一舉於十一月、則長至之郊、一舉於正月、則上辛祈穀、魯本不當郊、唯其僭郊、故又與周爲避、不敢舉二者而兼用之、而郊以正月、然則魯所用事者、特用之祈穀耳已矣、王肅云、魯以冬至郊天、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兼有二郊、崔靈恩、皇侃並從之、所言非是、鄭康成則謂魯唯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據穀梁傳卜三正、於義分明、然康成於注郊特牲、則引易說、三王之郊、同用夏正、爲建寅之月、於注明堂位魯君孟春祀帝於郊、則又以此孟春爲建子之月、康成所說、不同如此、特以明堂位爲魯禮、而欲別於周、是康成之得者魯唯一郊、而以魯郊爲用周正、又其缺也、若杜征南不信禮記、不取公羊、穀梁、以爲魯惟有建寅郊天、則與傳所載孟獻子啓蟄而郊者合、足明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所書之正月、實爲寅正、而十二公之月通可推矣、（征南誤知魯郊之唯有寅正、卽不得以魯王之正月爲周十一月、乃尙曲與其閒者何耶、）或曰、杜雖云魯唯有建寅之郊、然春秋無正月郊何耶、夫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之正月、牛皆傷死、不如此、則魯固於正月郊矣、

或曰、啓蟄、後世驚蟄節也、蓋在二月、獻子以爲正月、何耶、春秋傳疏云、夏小正、正月啓蟄、漢初尙以驚

蓋爲正月節內太和而後始移雨水爲正月中而遠蓋乃在二月後治歷者因之

或曰哀十三年秋吳人因子服景伯謂吳人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是魯不二郊乎夫景伯以吳知魯之有郊而權詭其辭以動吳使釋己囚故杜征南謂吳人之中而倍役其人以盡郊內外之人力故書用郊以深譏其不知卹民如此又家宰九賦斂財賄者計口出泉四郊之賦莊云四郊去國百里賈公彥疏云斂財賄者計口出泉四郊之賦稅倍已常取至是或稱倍而加斂焉春秋所以書則不可知也唯用郊之不爲郊祀非斷然者失在二傳以爲非時不當用而劉敞乃云用人於郊以祭尤誕且惟哉

經桓公五年秋大雩

傳曰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公羊傳大雩者何旱祭也何休云祭嘗大旱可知也

穀梁注云月雩正也時雩不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左氏發傳明雩之失時而兼及郊嘗烝始乎春終乎冬云啓蟄云龍見云始殺閉蟄而四時備是春冬夏秋之序不言而已正云過則書者明春秋所主一以夏月爲正其以過而書示譏者皆非夏月之正

書示譏者皆非夏月之正則春秋一以夏月爲正者義益顯矣上既書秋者杜征南云十二公傳唯此及蔑二十六年有兩秋此蓋雩祭例歐陽天時以指時事故重言秋恐不必然歐說字爲衆杜駁解之耳

詩序云噫嘻春夏祈穀於上帝也孔穎達云成王周公之時春郊夏雩以祈求甘雨而成穀實爲此祭於上帝顧答論之古者有祈必有報啓蟄而卜上辛祈也季秋享於明堂報也祈一報一禮之經也若春已郊祈而夏雩復祈穀實不近於瀆乎故詩序之說於義未足若三傳並指旱祭斯得雩之實矣雩固爲旱祈非爲穀祈詩曰琴瑟擊鼓以祈甘雨是雩竟也若祈得甘雨則穀之成自在其中故詩又曰以介我稷黍穎達包兩意兼說之亦主歸於祈求甘雨可全詩序之義也夏小正四月越有大旱四月雨星見故傳曰雨見而雩者當旱而雩明周雩祭正與夏旱月同用此祈也

陳祥道禮書云大雩猶大饗大旅之謂魯之大雩僭也然魯郊以春而大雩率以秋意者亦以其僭故特避正雩月而用於秋耶顧雩本爲民祈降甘澤乃魯之大雩則疑但欲竭用其禮初不必盡爲旱祈知者以經書大旱二書不雨者七是時都無大雩之文當大雩時又不言旱是不盡旱雩之明驗春秋書大雩二十一襄五年秋八年九月二十八年秋八月昭三年秋八月二十五年秋七月傳皆曰旱餘無旱文傳唯知雩爲旱祈故於襄昭時雩以旱實之如穀梁之說言旱不言雩則不雩言雩則不言旱而旱在其中疑亦出自臆論者

經桓公八年春正月己卯烝雩夏五月丁丑烝

公羊傳云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士不及豆四者則冬不嘗夏不礿穀梁傳云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

左氏無文而此春正月之爲建寅月者公穀於義尤明穀梁以烝爲冬事而非興之篇不時是其意固

也先是六月乙酉同盟於柯陵謀伐鄭至此九月晉荀罃來乞師其冬公會單子晉侯及宋衛曹許邾人伐鄭軍方忿起意者魯且不如小司徒所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者更欲於一鄉萬二千五百家之中而倍役其人以盡郊內外之人力故書用郊以深譏其不知卹民如此又家宰九賦斂財賄計口出泉四郊之賦莊云四郊去國百里賈公彥疏云斂財賄者計口出泉四郊之賦稅倍已常取至是或稱倍而加斂焉春秋所以書則不可知也唯用郊之不爲郊祀非斷然者失在二傳以爲非時不當用而劉敞乃云用人於郊以祭尤誕且惟哉

經桓公五年秋大雩

傳曰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公羊傳大雩者何旱祭也何休云祭嘗大旱可知也

穀梁注云月雩正也時雩不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左氏發傳明雩之失時而兼及郊嘗烝始乎春終乎冬云啓蟄云龍見云始殺閉蟄而四時備是春冬夏秋之序不言而已正云過則書者明春秋所主一以夏月爲正其以過而書示譏者皆非夏月之正則春秋一以夏月爲正者義益顯矣若三傳並指旱祭斯得雩之實矣雩固爲旱祈非爲穀祈詩曰琴瑟擊鼓以祈甘雨是雩竟也若祈得甘雨則穀之成自在其中故詩又曰以介我稷黍穎達包兩意兼說之亦主歸於祈求甘雨可全詩序之義也夏小正四月越有大旱四月雨星見故傳曰雨見而雩者當旱而雩明周雩祭正與夏旱月同用此祈也

詩序云噫嘻春夏祈穀於上帝也孔穎達云成王周公之時春郊夏雩以祈求甘雨而成穀實爲此祭於上帝顧答論之古者有祈必有報啓蟄而卜上辛祈也季秋享於明堂報也祈一報一禮之經也若春已郊祈而夏雩復祈穀實不近於瀆乎故詩序之說於義未足若三傳並指旱祭斯得雩之實矣雩固爲旱祈非爲穀祈詩曰琴瑟擊鼓以祈甘雨是雩竟也若祈得甘雨則穀之成自在其中故詩又曰以介我稷黍穎達包兩意兼說之亦主歸於祈求甘雨可全詩序之義也夏小正四月越有大旱四月雨星見故傳曰雨見而雩者當旱而雩明周雩祭正與夏旱月同用此祈也

陳祥道禮書云大雩猶大饗大旅之謂魯之大雩僭也然魯郊以春而大雩率以秋意者亦以其僭故特避正雩月而用於秋耶顧雩本爲民祈降甘澤乃魯之大雩則疑但欲竭用其禮初不必盡爲旱祈知者以經書大旱二書不雨者七是時都無大雩之文當大雩時又不言旱是不盡旱雩之明驗春秋書大雩二十一襄五年秋八年九月二十八年秋八月昭三年秋八月二十五年秋七月傳皆曰旱餘無旱文傳唯知雩爲旱祈故於襄昭時雩以旱實之如穀梁之說言旱不言雩則不雩言雩則不言旱而旱在其中疑亦出自臆論者

經桓公八年春正月己卯烝雩夏五月丁丑烝

公羊傳云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士不及豆四者則冬不嘗夏不礿穀梁傳云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

左氏無文而此春正月之爲建寅月者公穀於義尤明穀梁以烝爲冬事而非興之篇不時是其意固

以春正月非周十一月。公羊舉多祭而申其說於傳之終。云士不及盆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夫周之冬時。二三四月。尤不宜葛。是其所爲冬夏者。於周屬乎。於夏屬乎。彼所爲冬夏者如此。則此春正月夏五月猶自周乎。杜征南必謂此正月乃夏之仲月。楊士勛疏殺梁復引何休說云。祭必於夏之孟月。今正月爲之遠月隔年。是仍以正月當夏十一月。反失殺梁意。至疏公羊者。解五月丁丑烝云。周之五月。乃夏之三月。猶與上祠同在一時。而復爲烝。故譏其亟。如彼所說。魯既以十二月烝。正月復烝。方烝而祠。祠訖又烝。雖甚不知禮。亦笑至頭倒混施若此。其說尤不可通。

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禴祭之最薄者。春時物皆未成。故祭倘薄。特以禴名。禴之爲言約也。春宜禴而烝者。或以爲用烝證以祀。故經識其失。夏五月烝。說三統論其之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周官、公、穀並同此文。而王制祭統乃云。春礿。夏禴。秋嘗。至川堂位則但言夏禴。秋嘗。冬烝。缺春祠。而言春社。且周官禴祠、嘗、烝並以仲月。月令二月鮮羔。四月嘗麥。五月嘗黍。七月嘗穀。春秋繁露又據公羊。以爲春生。故曰祠。以正月始食韭。夏約。故曰禴。以四月食麥。秋成。故曰嘗。以七月嘗黍稷。冬畢熟。故曰烝。以十月嘗稻。安子春秋亦云。自天子至士祭。皆以首時。凡一四時之祭。經傳遠互不同。有如此。

以春烝者。春秋有之。如襄十六年春。晉平公即位。烝於曲沃。是也。然是時晉將有溴梁之會。故悼公亦僅三月。速葬而春烝。此不能已而變禮者。餘則晉烝皆冬。國語。烝於武公。昭元年傳。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於溫。此其可見者。晉烝皆冬。而一用夏正。如周制。果以十一月爲正月。晉安得獨然。

經。桓公十有四年秋八月乙亥。嘗。

傳曰。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嘗不言也。

公羊傳曰。譏嘗也。御廩災。不如弗嘗。

穀梁傳曰。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

按三傳各異其義。唯得常祭之月。故皆無譏於失時。然則八月嘗。正也。唯國有災。人君宜省躬加懼。況祭必齋。以致其恭敬。今壬申乙亥。相距四日。遽行事焉。是無警災之心。復無致敬之意。而徒虛用其禮。故特書譏之。

經。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傳曰。速也。

公羊傳曰。言吉者。未可以吉也。

穀梁傳曰。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

三傳文不同而義同。按王制、祭統。春礿。夏禴。周禮。春祠。夏礿。鄭康成以春礿夏禴爲殷禮。而周人更之。

實則王制之夏禴。禴即祠之譌文。左氏昭十五年二月。叔弓卒。傳云。春將禴於武宮。禴是祠也。說春秋者。於此多指爲禴祫者。然非其義矣。所爲吉禘者。蓋當五月而舉。夏時之祠。所爲冬夏者如此。則此春正月夏五月。猶自周乎。杜征南必謂此正月乃夏之仲月。楊士勛疏殺梁。復引何休說云。祭必於夏之孟月。今正月爲之遠月隔年。是仍以正月當夏十一月。反失殺梁意。至疏公羊者。解五月丁丑烝云。周之五月。乃夏之三月。猶與上祠同在一時。而復爲烝。故譏其亟。如彼所說。魯既以十二月烝。正月復烝。方烝而祠。祠訖又烝。雖甚不知禮。亦笑至頭倒混施若此。其說尤不可通。

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禴祭之最薄者。春時物皆未成。故祭倘薄。特以禴名。禴之爲言約也。春宜禴而烝者。或以爲用烝證以祀。故經識其失。夏五月烝。說三統論其之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周官、公、穀並同此文。而王制祭統乃云。春礿。夏禴。秋嘗。至川堂位則但言夏禴。秋嘗。冬烝。缺春祠。而言春社。且周官禴祠、嘗、烝並以仲月。月令二月鮮羔。四月嘗麥。五月嘗黍。七月嘗穀。春秋繁露又據公羊。以爲春生。故曰祠。以正月始食韭。夏約。故曰禴。以四月食麥。秋成。故曰嘗。以七月嘗黍稷。冬畢熟。故曰烝。以十月嘗稻。安子春秋亦云。自天子至士祭。皆以首時。凡一四時之祭。經傳遠互不同。有如此。

以春烝者。春秋有之。如襄十六年春。晉平公即位。烝於曲沃。是也。然是時晉將有溴梁之會。故悼公亦僅三月。速葬而春烝。此不能已而變禮者。餘則晉烝皆冬。國語。烝於武公。昭元年傳。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於溫。此其可見者。晉烝皆冬。而一用夏正。如周制。果以十一月爲正月。晉安得獨然。

經。桓公十有四年秋八月乙亥。嘗。

傳曰。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嘗不言也。

公羊傳曰。譏嘗也。御廩災。不如弗嘗。

穀梁傳曰。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

按三傳各異其義。唯得常祭之月。故皆無譏於失時。然則八月嘗。正也。唯國有災。人君宜省躬加懼。況祭必齋。以致其恭敬。今壬申乙亥。相距四日。遽行事焉。是無警災之心。復無致敬之意。而徒虛用其禮。故特書譏之。

經。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傳曰。速也。

公羊傳曰。言吉者。未可以吉也。

穀梁傳曰。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

三傳文不同而義同。按王制、祭統。春礿。夏禴。周禮。春祠。夏礿。鄭康成以春礿夏禴爲殷禮。而周人更之。

實則王制之夏禴。禴即祠之譌文。左氏昭十五年二月。叔弓卒。傳云。春將禴於武宮。禴是祠也。說春秋者。於此多指爲禴祫者。然非其義矣。所爲吉禘者。蓋當五月而舉。夏時之祠。所爲冬夏者如此。則此春正月夏五月。猶自周乎。杜征南必謂此正月乃夏之仲月。楊士勛疏殺梁。復引何休說云。祭必於夏之孟月。今正月爲之遠月隔年。是仍以正月當夏十一月。反失殺梁意。至疏公羊者。解五月丁丑烝云。周之五月。乃夏之三月。猶與上祠同在一時。而復爲烝。故譏其亟。如彼所說。魯既以十二月烝。正月復烝。方烝而祠。祠訖又烝。雖甚不知禮。亦笑至頭倒混施若此。其說尤不可通。

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禴祭之最薄者。春時物皆未成。故祭倘薄。特以禴名。禴之爲言約也。春宜禴而烝者。或以爲用烝證以祀。故經識其失。夏五月烝。說三統論其之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周官、公、穀並同此文。而王制祭統乃云。春礿。夏禴。秋嘗。至川堂位則但言夏禴。秋嘗。冬烝。缺春祠。而言春社。且周官禴祠、嘗、烝並以仲月。月令二月鮮羔。四月嘗麥。五月嘗黍。七月嘗穀。春秋繁露又據公羊。以爲春生。故曰祠。以正月始食韭。夏約。故曰禴。以四月食麥。秋成。故曰嘗。以七月嘗黍稷。冬畢熟。故曰烝。以十月嘗稻。安子春秋亦云。自天子至士祭。皆以首時。凡一四時之祭。經傳遠互不同。有如此。

以春烝者。春秋有之。如襄十六年春。晉平公即位。烝於曲沃。是也。然是時晉將有溴梁之會。故悼公亦僅三月。速葬而春烝。此不能已而變禮者。餘則晉烝皆冬。國語。烝於武公。昭元年傳。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於溫。此其可見者。晉烝皆冬。而一用夏正。如周制。果以十一月爲正月。晉安得獨然。

經。桓公十有四年秋八月乙亥。嘗。

傳曰。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嘗不言也。

公羊傳曰。譏嘗也。御廩災。不如弗嘗。

穀梁傳曰。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

按三傳各異其義。唯得常祭之月。故皆無譏於失時。然則八月嘗。正也。唯國有災。人君宜省躬加懼。況祭必齋。以致其恭敬。今壬申乙亥。相距四日。遽行事焉。是無警災之心。復無致敬之意。而徒虛用其禮。故特書譏之。

經。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傳曰。速也。

公羊傳曰。言吉者。未可以吉也。

穀梁傳曰。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

三傳文不同而義同。按王制、祭統。春礿。夏禴。周禮。春祠。夏礿。鄭康成以春礿夏禴爲殷禮。而周人更之。

實則王制之夏禴。禴即祠之譌文。左氏昭十五年二月。叔弓卒。傳云。春將禴於武宮。禴是祠也。說春秋者。於此多指爲禴祫者。然非其義矣。所爲吉禘者。蓋當五月而舉。夏時之祠。所爲冬夏者如此。則此春正月夏五月。猶自周乎。杜征南必謂此正月乃夏之仲月。楊士勛疏殺梁。復引何休說云。祭必於夏之孟月。今正月爲之遠月隔年。是仍以正月當夏十一月。反失殺梁意。至疏公羊者。解五月丁丑烝云。周之五月。乃夏之三月。猶與上祠同在一時。而復爲烝。故譏其亟。如彼所說。魯既以十二月烝。正月復烝。方烝而祠。祠訖又烝。雖甚不知禮。亦笑至頭倒混施若此。其說尤不可通。

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禴祭之最薄者。春時物皆未成。故祭倘薄。特以禴名。禴之爲言約也。春宜禴而烝者。或以爲用烝證以祀。故經識其失。夏五月烝。說三統論其之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周官、公、穀並同此文。而王制祭統乃云。春礿。夏禴。秋嘗。至川堂位則但言夏禴。秋嘗。冬烝。缺春祠。而言春社。且周官禴祠、嘗、烝並以仲月。月令二月鮮羔。四月嘗麥。五月嘗黍。七月嘗穀。春秋繁露又據公羊。以爲春生。故曰祠。以正月始食韭。夏約。故曰禴。以四月食麥。秋成。故曰嘗。以七月嘗黍稷。冬畢熟。故曰烝。以十月嘗稻。安子春秋亦云。自天子至士祭。皆以首時。凡一四時之祭。經傳遠互不同。有如此。

以春烝者。春秋有之。如襄十六年春。晉平公即位。烝於曲沃。是也。然是時晉將有溴梁之會。故悼公亦僅三月。速葬而春烝。此不能已而變禮者。餘則晉烝皆冬。國語。烝於武公。昭元年傳。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於溫。此其可見者。晉烝皆冬。而一用夏正。如周制。果以十一月爲正月。晉安得獨然。

經。桓公十有四年秋八月乙亥。嘗。

傳曰。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嘗不言也。

公羊傳曰。譏嘗也。御廩災。不如弗嘗。

穀梁傳曰。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

按三傳各異其義。唯得常祭之月。故皆無譏於失時。然則八月嘗。正也。唯國有災。人君宜省躬加懼。況祭必齋。以致其恭敬。今壬申乙亥。相距四日。遽行事焉。是無警災之心。復無致敬之意。而徒虛用其禮。故特書譏之。

經。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傳曰。速也。

公羊傳曰。言吉者。未可以吉也。

穀梁傳曰。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

三傳文不同而義同。按王制、祭統。春礿。夏禴。周禮。春祠。夏礿。鄭康成以春礿夏禴爲殷禮。而周人更之。

經。文公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

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給也。崔嘉恩三禮義宗云。給必以秋者。萬物成熟。大合而祭之。此給得時。而非者。非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給也。崔靈恩三禮義宗云。給必以秋者。萬物成熟。大合而祭之。此給得時。而非者。非

逆祀也。國語曰。夏父弗忌爲宗。烝。將躋僖公。章昭注云。經。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是也。四時之

祭烝爲備。此八月而言烝。用烝禮也。

世。疑而禮失。禮失而用行之際。名實乖舛。至於背行逆施。視爲故常。無復知其非者。夫烝必以冬。給以

歲終。秋乃行之。尚足訓乎。夫魯之祭之違時失序者多矣。可勝言也哉。

畋狩第四

經。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於郎。

傳曰。公狩於郎。書時。禮也。

狩疑當爲蒐。而文誤者。杜征南云。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從夏時。案周官。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用夏

之仲月。杜既云用狩從夏時。則不應云周之春。夏之冬也。且田狩以得時爲禮。今方春時。乃行冬狩。傳

願以書時爲得禮者。何范甯解穀梁。以爲春而言狩。蓋用冬狩之禮。蒐狩例時。此獨月者。所以重著桓

之失禮。義雖異左。然已明指春正月爲夏正。非復如杜之迴曲矣。考之國語。管子之書。春以蒐振旅。秋

以獮治兵。獵狩並從夫從亠。以其文近而傳者致訛。以爲鳥獸之九焉。遂成已亥之三豕。夫唯春蒐乃可

爲得時合禮。不然。邱明云爾。

傳曰。冬。城向。書時也。

經。莊公二十九年冬十有二月。城諸及防。

傳曰。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歲。日至而畢。

杜征南云。龍見謂今九月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之事。大火心星。次角亢而見者。致築

作之物。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榦而興作。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按杜所云。與詩定之方

中。國語單襄公瞥室之中。土功其始語略同。知春秋所書之冬皆夏正矣。如周以十一月爲正月。則雖

星日至之節以明之。終則日至而得爲正月哉。

新唐書歷議云。推是歲九月六日緒降。二十一日立冬。十月之前。水星昏正。故傳以爲得時。杜氏唯據

昏歷。小雪後定星乃中。舉秋城向。似爲太早。因曰功役之事。總指天象。不與言歷數同。輒引詩云。定之

方中。乃未中之辭。非是。又嘗論之。傳言日至而畢者。蓋謂古者興役。不過三旬而止。自十月定星中時。

至日南至三日。正當乙月。功已可訖。故云畢也。如杜言微陽始動。故息土功。恐未爲能得傳意。又傳言

龍見而畢務戒事也者。乃九月季秋時。尚未興役。而但先申其戒令。則舉在事之先者言之。至十月樹

榦。日至畢功。始爲興築土功之實。十月十一月。皆爲正冬。則經所書之時爾。

經。莊公十有三年冬。城防。

傳曰。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豳詩。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至十月則稼始無不納。而農事乃畢。如周十月。則今八月。能舉務乎。

傳。昭公九年冬。築郎囿。書時也。

經。莊公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

傳曰。春。新作延廄。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杜注。日中。春秋分也。治

經。莊公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夏四月。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公羊傳曰。不時也。）

第49冊

穀梁傳曰不正能民三時

春秋於土功興作之役凡在冬者皆許爲得時他若中邱南門之屬之在春夏秋者皆譏爲不時雖爲恤民力重用衆而書然亦順寫正時之旨於此尙必謂時月俱改者豎不當早卸乎

左傳襄公十七年冬宋皇國父爲太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又晏子春秋景公爲長庶有風雨作景公與晏子入飲酒公子鬷曰穡乎不得穡秋風至兮婦姑說菟皆平公春築臺叔向諫曰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子罕晏子叔向所言若此知春秋諸國無不用夏正者而益笑魯用周正宋用殷正之言之陋也

田功第六

經桓公三年冬有年

胡安國云猶桓有年存而不削者桓獲罪於天宜得水旱凶災今乃有年是反常也故以爲異特存耳

經莊公七年秋大水無麥苗

秋大水無麥苗或以爲夏之五月周之孟秋麥方熟禾苗始種皆敗於水是尤甚於經之甚者也夫麥苗者經專舉麥言之固不謂苗之爲禾及諸穀又不謂爲五月之孟秋也凡麥種乎秋登乎夏夏小正言桑鞠樹麥時之登也說文云秋種厚薶故謂之麥麥金穀也故苗於季秋宿乎冬秀乎卯盛于辰成于巳然則秋大水無麥苗者麥苗浩面收乎水漂失其種無復萌芽故云大水無麥苗此經意也且若以爲五穀之苗而悉無之則是冬當饑然經不書傳復曰秋無麥苗不害嘉穀明麥之甫播者大水敗之而禾穀之就熟者不害于水矣夫堯典、邠詩、小正、月令、時訓並以鳥獸昆蟲草木驗紀四時以其得氣之先若萌鳴雕候常準故也若夫麥禾五種降乎天生乎土含芽有時蔬長有日于時尤應故黃帝書曰四時之不正正五穀而已言五穀可以正冬春使人不惑然則經書秋不月者統一時言之此謂建寅之月於卦爲泰天地和同陽氣動作雉兔雷威而相震啕況夏正正月啓蟄何云夏之正月微陽始出未可震電乎且傳云時失惟指庚辰大雨雪言之杜解兼蒙雨雪尤非其旨推傳之意本謂正月當啓蟄而有雷正月不震至二月時於卦得豫雷出地奮又雨水雖二月節宜震且雨今至三月然後始大雨震電經則書之故曰書始也三月陽日進陰日消霜雪則絕況自癸酉至庚辰已將及旬震出之陽用事盛盛復爲陰干節倒錯件同於春秋繁露所謂水干木寒下霜者故書時失唯夏三月不得復有雪是以經書其異傳則申之若周三月尙得有雪何異之紀哉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

注一解也　蓄苗之

春秋夏正卷二

經隱公九年春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傳曰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大雪

天節第七

□□

杜元凱云三月今正月夏正月也微陽始出未可震電既震電又不當大雨雪故皆爲時失曲哉元凱之言也按月令仲春之月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時訓解云春分又五日雷乃發聲又五日始電雷不發聲諸侯厲民不始電君無威震夏小正注云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爲必聞則雉震呴相識以雷謂建寅之月於卦爲泰天地和同陽氣動作雉兔雷威而相震呴況夏正正月啓蟄何云夏之正月微陽始出未可震電乎且傳云時失惟指庚辰大雨雪言之杜解兼蒙雨雪尤非其旨推傳之意本謂正月當啓蟄而有雷正月不震至二月時於卦得豫雷出地奮又雨水雖二月節宜震且雨今至三月然後始大雨震電經則書之故曰書始也三月陽日進陰日消霜雪則絕況自癸酉至庚辰已將及旬震出之陽用事盛盛復爲陰干節倒錯件同於春秋繁露所謂水干木寒下霜者故書時失唯夏三月不得復有雪是以經書其異傳則申之若周三月尙得有雪何異之紀哉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

之繩大之于民不若秦伯乎如安國之論怒一人而及千萬人春秋之罪人也

爲大雪此傳自明大雨雪亦如之之義言大雪過三日如雨三日以往之爲雪者同故云亦如也凡傳所云舉明雪非時而大且久以發經所書彼霜既雪且雷亦若癸酉之雨兼震電者淺之乎釋傳者也

經桓公八年冬十月雨雪

經僖公十年冬大雨雪

書雨雪何也埤雅云三農之事雪欲盛而福氾勝之書云雪者五穀之精上天同雲詩人所歌十月雪得時故書猶書六月雨喜之也若過其節則涯書大雨雪言過其節也杜以十月今八月書時失則徒拘禦

經僖公三十有三年冬十有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經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

僖之冬十二月則今十月也隕霜不殺草則紀異也凡草仲秋而衰孟冬寒氣既至萎爲陳根霜者司陰行殺霜既隕矣草猶若榮是謂不肅故紀之也定之十月則今八月也物名義釋云霜之爲言喪百物至此皆喪落也春秋繁露云季秋九月天乃於是時田獵下霜天之功大究霜九月而徵至冬則大殺若八月尚不霜霜又殺者百穀之一民之所養不當霜時隕而殺焉亦紀異也自何休、杜預、范寧、孔穎達至宋、元說春秋者莫不以十二月爲十月以十月爲八月特彼所謂十月八月者蔽於周正而非能有以異知之也夫自僖五年失二月之閏至是猶未正自襄公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日有食之亦久失閏至是不能正故月常錯移是吾之所爲僖冬十二月爲十月定元年十月爲八月也韓非子內儲說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雹霜不殺菽何爲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李梅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千之而況於君人乎非所引與今經文異非在戰國去孔子時尚近疑見春秋本文今經不殺草或文誤或冬十月隕霜殺菽當有二與不知文脫逸者河北無梅經書李梅實所未知也

或云詩采蘋稬菽于八月當已殺矣殺菽疑亦殺草之譌案袁山松漢書桓帝建和□年十月劉茂上疏曰八九州郡並言隕霜殺菽彼正十月尚乃云然豈於八月而反當不然孔穎達云菽者大豆之苗是耐霜之穀明八月至十月並應有菽矣

經僖公二十有九年秋大雨雹

經昭公三年冬大雨雹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春秋三書雹秋雹多收稼冬雹異矣然秋冬不月春獨月者陽氣方達陰暴圍之激而成雹甚於秋冬溫成蜜君云雹者穀之流陰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雹焉造化權輿曰北方之氣雹雪皆言陰之盛也凡雹必有龍爲之在易坤之上六龍戰于野正月大雨雹亦龍戰而乾坤相疑也夫天地氣交則泰泰則和和則雨水盛溢昭蘇區萌果達今雨欲下者凝結爲雹則不變而氣不通矣謹書正月所以志其變

經僖公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

自十月至五月不雨非不雨也雨微不足潤物滋穀猶不雨也至盡夏穀無所滋則書歲耳六月盡夏時也沾泱澤尺苗興勃然是爲得時故喜而書之春秋考異郵云僖公之時春夏不雨於是降服避舍捐去浮令四十五事舍獄南郊雨遂大澍何休公因之謂僖不恤衆庶比致三旱館陶過求已省百官理冤獄放佞臣郭都等精誠感天不崇而雨語同無稽昔人言公羊長於讖好爲讖者其休之徒歟

經桓公十四年春無冰杜註前時失按春下當脫二月字

經成公元年春二月無冰

經襄公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傳梓慎曰今茲宋、鄭其儉乎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

杜元凱云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南閏以應天正故此年正月建子得以無冰爲災而書（按杜所言徒欲引帖置閏者謂合于周正若正月建子得以無冰爲災而書則歲當而時失故書）

春秋三書無冰自二傳以爲時燠如是何休、杜預、范寧以下皆宗之不云桓公夫人淫佚不制即云成公幼弱襄公昏愎季孫行父與叔孫豹、仲孫羯專政理治不明紀綱縱慢之所致此特經師之陋說世學之習讓烏足以明春秋哉夫古者北陸藏冰先王所以伐陰之勝殖之乎夏先王所以燮陽之盛其用之也廟祧喪浴食肉老疾無不賦焉是故周官凌人掌冰正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藏納之道同於邠詩三其凌者冰室之中三倍納凌備其消釋春秋昭公四年春申豐對季武子曰古者藏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其說詳矣合周官、申豐所言觀之古取冰深山固寒之候既壯盆堅尚懼消液而爲之三倍後世取唯川池又不三倍至四陽作蟄蟲出雖在凌室安能保其不盡釋哉夫自魯之亂且衰而冰政不脩不必其不減即藏之室時而或釋猶之無冰又況其不必藏乎此聖人之所懼也故春秋書無冰書者嘗二月獻羔啓蟄而冰泮無冰之義謂嘗晳然且以冰敬不舉而書唯宋家鉉翁爲得其說然桓、成、襄皆書無冰義各不同桓、成無冰並在二月襄之無冰則無二月其無二月蓋孔子微文又非鉉翁所得曉也襄二十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傳云十一月乙亥朔辰在申司歷過也夫斗方指申猶夏時之七月司歷乃以爲十二月謬斯極矣如從經書十二月則當以夏正八月爲襄公二十八年之正月即如傳言亦當以夏正九月爲明年之正月唯月與時迷悖如此雖杜征南證頓置兩閏之解然而人事亂於下天變應乎上故歲星淫行失次所謂在人象事者則治歷乖失之徵顯矣十一二月大寒之候天戒若曰當冰而不冰猶不當正月而正月也然則襄二十八年無冰其在桓、成之外乎且魯無冰梓慎以爲時菑不知正歷而遠占宋、鄭巫史之好祥者哉學春秋者失其大旨徒詭詭京房、劉向所言且令無冰而果爲冬燠則滅文仲祀爰居之誠海多大風多颶國語明道之然莊公是年未嘗無冰特書其亦可以決矣

唐大中中冬甚寒滑水曲江凍厚丈許明年正月後旬忽熱宮中病暍須飲冰勅使發冰第已壺碎無塊拾遺李行周紀之此春二月無冰之可證者冬無冰者前世漢武元狩六年、昭始元二年、唐天寶元

年、長慶二年及宋淳化、嘉祐中並有之、然春秋所書、實異乎此、

經、莊公十一年秋、宋大水、

傳曰、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

經、莊公二十有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經、襄公二十四年秋七月、大水、

經、僖公二十有一年夏、大旱、

經、宣公七年秋、公至自伐萊、大旱、

詩序、雲漢、仍叔美宣王也、正六七月交河漢、案戶之時、夏小正、七月時有霖雨、莊子、秋水時至、百川灌河、管子、時則有燔陽盛雨、月令、季夏之月、水潦盛昌、大雨時行、凡言夏皆巳午未月、言秋皆申酉戌月、

經、審夏秋水旱、無不如此、

晏子春秋、齊大旱、景公欲祠靈山河伯、問於晏子、晏子以爲無益、曰、君誠能愛山河伯、共憂、幸而雨乎、

於是天果大雨、民得種樹、就種樹時言之、則亦旱在巳午月也、天地陰陽之氣、有甚變者、有變而不變者、夏旱秋水是也、以今時觀之、亦旱常在夏、而秋多有水、雖去春秋甚遠、天地之常候則然、若傳天作淫雨、害於粢盛、明當八九月穀成熟時、雨水爲災、故以粢盛之害爲弔也、

春秋考異郵云、旱者陽氣移精不施、君上失制、奢淫僭修、氣亂繆天、則旱、京房易傳云、欲德不用、茲謂貪、貪厥咎旱、

經、莊公十有七年冬、多螽、附錄

莊公之時、閻何未失、知所害多爲正冬月也、月令、十一月麋角解、麋陰獸、解角者、感陽氣之動、陸佃云、其性善迷、故謂之麋、麋本澤獸、博物記云、臨淮長湖之澤多麋、十千爲羣、掘食草根、其處成泥、名曰麋塒、民人隨此塒種稻、不耕而穫、其收百倍、經錄此者、以其不當多而多、亦記異爾、荀謂謂麋多則害五穀、害穀則及人、夫方多時、農收已畢、奚稼之害、是云云者、其終拘周正之墟乎、

人事第九

詩云、五月斯螽動股、爾雅云、螽蜤蝑于五月、時股成而蝑迸之也、螽于文從冬、喬乎夏、食乎秋、至多而終、故謂之螽、方秋八月、殺將鄰菅、螽集殼間、多則爲災、然螽皆秋之候蟲、故經皆以秋以八月、此皆九月則七月、十二月則狐九月、並秋時、

黃東發云、左氏凡十二月蟲皆以爲司歷之過、若以此月爲螽猶未蟄、則以秋爲冬、差一時也、民時亂而農功失、司歷過至此乎、天下寧有是理哉、蟲蜻在地、冬蟄深入、今冬煖而有螽、將蔓延爲來歲之災、

經、宣公十有五年冬、螽生、

此則正冬時、螽何以生、爾雅曰、螽、蝗蝝、螽類也、劉歆以螽爲黑眚、蓋衰亂之世、物理反常、有非時而生出者、後漢光和元年策秀才曰、連年螽蟲多蝗、其咎安在、與春秋同異、

經、莊公十有七年冬、多麋、附錄

莊公之時、閻何未失、知所害多爲正冬月也、月令、十一月麋角解、麋陰獸、解角者、感陽氣之動、陸佃云、其性善迷、故謂之麋、麋本澤獸、博物記云、臨淮長湖之澤多麋、十千爲羣、掘食草根、其處成泥、名曰麋塒、民人隨此塒種稻、不耕而穫、其收百倍、經錄此者、以其不當多而多、亦記異爾、荀謂謂麋多則害五穀、害穀則及人、夫方多時、農收已畢、奚稼之害、是云云者、其終拘周正之墟乎、

傳、隱公三年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

此爲夏正、人能明之、杜征南云、四月今二月、秋今之夏也、麥禾皆未熟、言取者、蓋斐畿之、案字訓云、隱者以足加物而蹈躡之也、晉序成王畿奄司馬法、放弒其君則畿之、並蹈藉其國而殄滅之之謂、又取、畢也、收也、猶也、物自他而我受有之、若舉手墮得之者、故曰取、凡春秋得邑若鄆、郜、鄑等、皆書曰取、取與斐畿義至不同、此取麥取禾、與後隱四年、諸侯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宣七年、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哀十七年夏、楚卜武城尹吉、帥師取陳麥、爲取者同、麥熟于四月、禾熟于秋、故四月皆麥、八月皆稻、

春秋繁露云、生于金者、至火而死、故麥以首夏時熟、且春秋文不虛設、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凡五穀始則稱苗、及其成則稱禾、稱麥、何云未熟、而解取爲斐畿哉、且唯麥禾既熟、是以鄭利而取之、若猶未熟、何斐畿爲、而徒以名自惡也、推征南意、亦明知此四月與秋之同乎夏月、特彼既以周正爲春秋、周夏五從義方兩蹻、于是不得不復迴曲以解之、雖然、傳受其蒙、終亦有不受其蒙者、

經、隱公四年春王二月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詩燕燕于飛序云、衛莊姜送歸妾也、春秋傳、隱四年春、衛州吁弒桓公而立、孔穎達詩正義云、桓公見殺後、其母嬀媽大歸於陳、故莊姜泣以送之、埤雅云、差池其羽、言燕飛一下一上、姜喻己與媽之離分矣、鄭子曰、元鳥氏司分者也、夏小正來降燕乃睇、燕以二月始來、正是經所書之二月、莊姜方送媽時、感燕飛之差池頡頏、因以起興、以詩證春秋、則王二月明非周仲冬

物異第八

經、桓公五年秋、螽、

經、僖公十有五年秋八月、螽、

經、文公三年秋、雨螽于宋、

經、宣公六年秋八月、螽、十三年秋、螽、十五年秋、螽、

經、襄公七年秋八月、螽、

經、哀公十有三年九月、螽、十有二月、螽、注云、前年季孫雖聞仲尼之言、雨不正、時失閏、至此年、故復十二月、螽、實十一月、

矣。知此二月之爲夏月。則隱四年之正月。雖不見書。推焉而可得矣。隱四年之正月。由二月推之而得。是春秋之正月。更不煩推。已無不得矣。

經。隱公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案夏小正。正月魚陟負冰。禮疏。周取魚之法。識有五。孟春獺祭魚。此時得取。一也。季春薦鮪。二也。周官。罿人秋獻鴈魚三也。王制。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與孝經援神契。木葉落。獺祭魚。同是十月取魚。四也。與漁人始魚同。五也。凡魚一歲三時五取。而春也。獺則多春二時祭魚也。詩云。潛有多魚。則季冬薦魚與漁師始魚。天子親往。今公將親如棠。減倍伯禽。爲不可。與月令義已不同也。

國語。宣公夏濫于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于是乎講罟。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墳衍于是乎禁罝羅。猶魚鱉。以爲夏槁。助生阜也。是以里革尚得識而稱之。亟。其所云土蟄發者。卽孟春建寅月。而講習。慣取名魚。正隱五年春矢魚于棠。魯所舉爲故事者。特公不當往而往。且又矢之。陳百金之魚。以觀。則禮失者多矣。

傳。隱公十一年冬十一月。公祭鍾巫。

隱公爲公子時。與鄭戰。被獲。囚諸鄭大夫尹氏。公賂尹氏。而歸于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國。因立鍾巫之廟于魯而祭之。然鍾巫非常祀。歲止一祭。祭當在烝蜡後。周官大司馬。中冬烝。正是夏十一月矣。

傳。桓公七年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

竹書紀年。周桓王十三年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

傳。桓公八年春。滅翼。

竹書紀年。桓公十六年春。滅翼。竹書用夏正。傳文冬春與竹書全合。唯竹書滅翼在十六年。而傳則兩年事。疑有一誤者。

經。莊公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竹書紀年。周莊王元年。（魯莊公十三年。齊桓公會諸侯于北杏。

傳。莊公十六年。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其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陰數焉。

此夏十月卽明者。

經。莊公二十有三年夏。公如齊觀社。

國語。曹劌諫曰。士發而社。助時也。收斂而烝。納要也。蓋春分而社。以爲農始。冬既烝。因祭社。納五穀之要。以休農夫。今齊桀大公之法。于夏時爲社以觀民。故劌以爲非先王之法。按劌論社而春冬之時甚明。蓋先王時詘雖亂于春秋。然周、夏所行。其先固一循夏令。是以傳之久而不渝。卿士大夫能敷敷舉之。雖以敬姜之婦人。亦尙能明道其所以然者。其言曰。天子大采朝日。少采夕月。社而賦事。烝而獻功。大采少采。則春秋之二八月已正。其社賦烝功。尤與劌語若符。

經。閔公二年十有二月。狄入衛。

傳。初。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寘諸漕。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未毳夫人賦載馳。

案詩曰。載馳載驅。歸唁衛侯。又曰。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又曰。我行其野。芃芃其麥。蓋衛在河北。許、宋在河南。宋至衛近千里矣。衛既滅而宋得聞之。復往迎之。立戴廬曹。速亦狹月。則衛滅之明年正二月間矣。許去衛亦少遠。比得聞之。于時麥未定。夫人雖痛心宗國。欲唁無所。比其定而有所歸唁。已後一時。夫麥至中春三月。秀而漸盛。故行其野者。情乃觸于芃芃也。蝱則瘏雅之所爲蔽。陸璣所云貝母者。春時咸子。賦時物。寫幽凝。其時可驗。若左氏則因事而類及之。非謂許夫人賦載馳卽在滅衛之月也。

傳。閔公二年冬。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

詩葛生箋。楚序曰。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攷竹書。周惠王十六年。晉獻公會虞師伐虢。國語。獻公伐驪戎。克之。又曰。獻公田見霍太子之氣。遂伐霍太子。此皐落氏所以作。然就其詩求之。曰。夏之日。冬之夜。並舉日夜。至長者以言。則詩所爲夏之日。卽同於堯典之日。永晝火。

他不侯言矣。

經。僖公二年春王正月。城楚邱。

城楚邱者。齊桓爲衛城之。至正月而成事也。詩定之方中。作於楚宮。揆之以日。作於楚室。又云。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其卒章云。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於桑田。蓋始於前年之十月。功訖于今年之正月也。正月雨水既降。方有春田勸農之事。詩故言之。如以正月爲十一月。何桑田之說。而靈雨之零乎。

經。僖公五年冬。晉人執虞公。

傳。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勿聽。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

朱熹集中有撰左氏解。特隧其姓氏。而駁名王介甫者。以傳中十一年。辨左邱明爲六國時人。朱侍講因之。謂秦始有臘。周未有臘。祭遂誤此爲秦後作者之文。不知秦本紀所謂惠文君十二年初臘者。本雜戎狄之俗。禮文多非備至惠文君時。乃始于歲終用周簋典。而爲臘祭。故云初臘。豈謂周無此祭。而特秦始立之哉。雖徧風俗通云。四代臘之別名。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蜡。漢改曰臘。夫曰臘之別名。則有臘名者早矣。故月令孟冬之月。臘先祖五祀。猶得云呂不韋爲秦制。若莊子楚人也。其言曰。臘者之有腥胾。可散而不可散也。（此楚言。是豈亦爲秦後語乎。韓非子說林云。三虱相與訟。一虱曰。若亦不患臘之至而茅之燥耳。又曰。夫山居谷汲者。臘而相遺以水。豈亦爲秦後語乎。蓋非與周皆在周末而

韓地尤與周近。凡周之舊風故俗。常皆習用。是以非書膜言之。又劃向列女傳。魯母師者。魯穆公時人。臘日往父母家。又在非與周前。然則臘本周舊。安得以此議左。徒好爲說而疏于學。宋人往往如是。

傳。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于卜偃。對曰。克之。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多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

此爲夏正。昔人已明之。多十二月丙子朔。即卜偃言驗。則尤非是。夫偃所稱九月十月。明是夏月。其曰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則夏正十月初一日也。傳言多十二月丙子朔。即卜偃所言之丙子也。同一春秋之時。在晉爲十月。而魯爲十二月。有是理乎。夫十二月丙子朔者。傳蓋以魯歷紀晉事。是年魯正月日南至。失閏兩月而不之正。故方夏正十月時。又爲十二月。至十月又且誤爲明年之正月矣。傳既深以十二月爲非。然特用魯歷紀晉事者。則其敘歷正時之意。實託此以見其非然。特用魯歷紀晉事者。則其敘歷正時之意。實託此以見其爲九月十月時者。已昭然顯甚。觀此則不當十二月而魯之上詳逃卜偃所言。則天星見伏。日月交會。爲十二月者。失莫能掩而司歷之罪自彰。杜絕不知傳。乃唯以周月測之。傳不受譯也。

經。僖公十有五年多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傳。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其卦遇蠱。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九月。晉侯逆秦師。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泜而止。秦獲晉侯以歸。

經書十一月。傳言九月。非與經違。自僖五年失閏後。初不之正。傳故別採他策。以示記事之實也。卜于八月。戰于九月。蓋實取材正九月候矣。晉戎馬還泜而止。時水猶未盡涸。國語、天根見而水涸。韋昭注。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汝盡竭也。寒露節居仲秋末。與霜降接。入于九月。是時歲候運。故九月初時。尚有雨水。牧涼未盡。而戎馬還泜矣。杜謂周九月夏之七月。夫七月孟秋。何取材落實之有。抑亦昧經傳所書之異而未嘗思之。

元許衡作改月救朔引卜偃之言。以爲晉厥公之時。二軍始備。方朝周納貢之不暇。亦何得毀冠裂冕。更姓改物。而用夏正哉。然則愚之所見爲有據。而春王正月。今古諸儒不敢輕議者。固著明矣。其敢于自信如此。然其篇首曰。謂之不改可乎。曰可。謂之改可乎。曰可。所見了無特主。已復可嗤。其後又云。以前月爲正歲。則子月得爲權宜。是仍與兩行之餘說。而和無鬻之聲者。未足與議也。

經。僖公二十有六年夏。齊人伐我北鄙。

傳。公使展喜犒師。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

杜注。時夏四月。今之二月。野物未成。故言在野則無蔬食之物。按經無四月之文。書夏者。統一時言之。杜強以爲二月。且野無青草。非蔬物之謂。況蔬物雖具。室足懸罄。野無青草者。時方夏旱。且上春正月時齊人侵我。公追之至鄑。是師旅之後。仍有師旅。爲糧將匱。故齊人舉此言之。豈如預說哉。

傳。多十月。鄫封田於萊。陳無宇從。內反。公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乃使歸。陳無宇濟水。戕舟

發梁。

此傳以魯歷之月紀齊事也。十月正夏八月。以前年大失閏。十一月而辰猶在申。故此年仍課以八月爲十月。時齊欲攻鄣氏。故文子先遣歸。方八月時。河冰尚早。是以文子濟用舟。而河梁已有成者。故發之。并毀其舟。使鄣封不得有救。傳又云。十一月乙亥。嘗於太公之廟。明齊以九月朔日嘗殺。在齊爲九月。而魯乃誤爲十一月也。傳所以示人徵而顯者有如此。

傳。襄公二十九年夏五月。鄭子展卒。子皮卽位。于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饋國人粟。戶一鍾。

此亦傳以魯歷之月紀鄭事也。夫五月而未及麥乎。明此五月爲夏三月。其失與前年以八月爲十月同。蓋相因而下。而月之不得正者久也。既言五月。復言未及麥。傳之旨微矣。

**傳。襄公三十年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與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六月而後日在鶉火。大火昏中。七月則日在鶉首。而大火則以昏時流于地之未位。詩所以與書不同者。周公監指當時親見者言之。自周公至魯昭公時。又差幾五六度。如梓慎曰。火出于周爲五月。蓋亦以其當時所目驗爲說。而曾何與故月之故乎。攷之堯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堯時仲夏日在鶉火。故昏而大火中。詩云。七月流火。周公之時。去堯已一千二百四十餘年。計其歲差。當退十七度。故五十年當差一度。宋何承天又從而倍之。遠近不齊。均未得要。至陷劉焯皇極歷。取二家而折其中。定爲每七十五年率差一度。斯焉近之。所爲歲差者。于昏則堯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堯時仲夏日在鶉火。故昏而大火中。詩云。七月流火。周公之時。去堯已一千二百四十餘年。計其歲差。當退十七度。故六月而後日在鶉火。大火昏中。七月則日在鶉首。而大火則以昏時流于地之未位。詩所以與書不同者。周公監指當時親見者言之。自周公至魯昭公時。又差幾五六度。如梓慎曰。火出于周爲五月。蓋亦以其當時所目驗爲說。而曾何與故月之故乎。攷之堯典。中星與月令又復不同。堯時冬至日在虛一度。（金履祥云。小虛七度。）昏昴中。至呂不韋作月令時。相距一千九百餘載。月令冬至日在斗。昏東壁中。不韋亦就其時所目驗者言之也。新唐書一行曰。度議云。夏后之初。八月辰伏。九月內火。及尹降之後。火已朝覿東方。距春秋之季千五百有餘歲。向使冬至常居其所。則仲尼不得以西流未伏。明是九月之初也。自春秋至今又千五百歲。李淳風麟德歷以霜降後五日。日在氐八度。房心初伏。定增二日。以月蝕衝校之。猶差三度。閏餘稍多。則建亥之始。火猶見酉方。向令宿度不移。則仲尼不得以酉流未伏。明非十月之候也。（夏時。夫三月昏見。五月昏中。六月酉流。八月酉伏。九月火朝出東方。還至三月復昏見。春秋之季。大火已不爲五月之中星。而爲中矣。乃益差之自然者。）宋紹興統元歷云。堯仲春星鳥。宋東井二十一度中。堯仲夏星火。宋則亢七度中。及元至元中。五月中星猶亢。而多至日又在箕八度矣。故曰伏羲、神農之歷。不可用于商、周之世。於斯未遠。徒以改時易月者自墜其朊。其變一足之於學者歟。未可爲能爲左氏者也。夏數得天。梓慎亦指治歷言之。謂見歷之正。能與天合。而不失其數。商、周不然也。傳紀其語者。亦以證譏魯歷之謬。

羅泌路史云。春秋以周王之正紀。夫子因之。然經紀以周。而傳則亂以夏。一傳之中。忽周忽夏。參差誤用。傳亦何常之有。杜預注左。特因其謬。以與爲從違耳。是不然也。今考傳與經違。若殺伯綏、鄧侯吾離來朝。經皆在春。傳謂之夏。宋取長葛。經紀以冬。傳則云秋。又如僖公四年傳。十二月。晉太子申生縊。經皆于五年春。似此非一。（僖之四年。晉歷正失閏。年正月有日南至之證。是以冬爲春也。經止五年春。但書王正月。傳始以十二月。傳信則從之。而豈經也哉。蓋春秋唯因舊史。傳則博徵紀載。推傳之意。明謂春者。愼在闕文。唯作傳者不妨考校違誤。以從正時。彰實錄。故有卽用列國之歷紀以傳其事者。取列國之歷與夏正合也。有卽用魯歷以傳列國之事者。則魯與列國之紀之同合乎夏正也。至于魯歷時差。而列國所紀。或月無可攷。或傳聞後先。則復依春秋所書以爲傳。是以經傳時月間見不同。此蓋左氏翼經之深旨。泌曾未識。乃以何常之有議之。徒妄云爾。

知天度常自轉移。而日月星辰因之推易。徒執火當見於三月。中于五月者。以知終古如是。至商、周而火見之月。與夏頓異。遂謂周之五月必與夏三月相當。是求刻舟之劍。而鼓其膠柱之瑟。亦大惑矣。夫天動而日進。日月星辰動而日退。非退也。以天之進而見其若退。唯然。是以中星之當是月而見。與當是月而正于南方者。乃有推遷不□之形。昔治歷者知其然。乃立歲差之法。以追其變。然昏旦嵐暑。以爲五十年當差一度。宋何承天又從而倍之。遠近不齊。均未得要。至陷劉焯皇極歷。取二家而折其中。定爲每七十五年率差一度。斯焉近之。所爲歲差者。于昏則堯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堯時仲夏日在鶉火。故昏而大火中。詩云。七月流火。周公之時。去堯已一千二百四十餘年。計其歲差。當退十七度。故六月而後日在鶉火。大火昏中。七月則日在鶉首。而大火則以昏時流于地之未位。詩所以與書不同者。周公監指當時親見者言之。自周公至魯昭公時。又差幾五六度。如梓慎曰。火出于周爲五月。蓋亦以其當時所目驗爲說。而曾何與故月之故乎。攷之堯典中星與月令又復不同。堯時冬至日在虛一度。（金履祥云。小虛七度。）昏昴中。至呂不韋作月令時。相距一千九百餘載。月令冬至日在斗。昏東壁中。不韋亦就其時所目驗者言之也。新唐書一行曰。度議云。夏后之初。八月辰伏。九月內火。及尹降之後。火已朝覿東方。距春秋之季千五百有餘歲。向使冬至常居其所。則仲尼不得以西流未伏。明是九月之初也。自春秋至今又千五百歲。李淳風麟德歷以霜降後五日。日在氐八度。房心初伏。定增二日。以月蝕衝校之。猶差三度。閏餘稍多。則建亥之始。火猶見酉方。向令宿度不移。則仲尼不得以酉流未伏。明非十月之候也。（夏時。夫三月昏見。五月昏中。六月酉流。八月酉伏。九月火朝出東方。還至三月復昏見。春秋之季。大火已不爲五月之中星。而爲中矣。乃益差之自然者。）宋紹興統元歷云。堯仲春星鳥。宋東井二十一度中。堯仲夏星火。宋則亢七度中。及元至元中。五月中星猶亢。而多至日又在箕八度矣。故曰伏羲、神農之歷。不可用于商、周之世。於斯未遠。徒以改時易月者自墜其朊。其變一足之於學者歟。未可爲能爲左氏者也。夏數得天。梓慎亦指治歷言之。謂見歷之正。能與天合。而不失其數。商、周不然也。傳紀其語者。亦以證譏魯歷之謬。

羅泌路史云。春秋以周王之正紀。夫子因之。然經紀以周。而傳則亂以夏。一傳之中。忽周忽夏。參差誤用。傳亦何常之有。杜預注左。特因其謬。以與爲從違耳。是不然也。今考傳與經違。若殺伯綏、鄧侯吾離來朝。經皆在春。傳謂之夏。宋取長葛。經紀以冬。傳則云秋。又如僖公四年傳。十二月。晉太子申生縊。經皆于五年春。似此非一。（僖之四年。晉歷正失閏。年正月有日南至之證。是以冬爲春也。經止五年春。但書王正月。傳始以十二月。傳信則從之。而豈經也哉。蓋春秋唯因舊史。傳則博徵紀載。推傳之意。明謂春者。愼在闕文。唯作傳者不妨考校違誤。以從正時。彰實錄。故有卽用列國之歷紀以傳其事者。取列國之歷與夏正合也。有卽用魯歷以傳列國之事者。則魯與列國之紀之同合乎夏正也。至于魯歷時差。而列國所紀。或月無可攷。或傳聞後先。則復依春秋所書以爲傳。是以經傳時月間見不同。此蓋左氏翼經之深旨。泌曾未識。乃以何常之有議之。徒妄云爾。

經。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傳。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注云引取之者。言麟自爲孔子來。魯引而取之。不與其獲也。
穀梁傳云。引取之也。非狩而曰狩。大獲麟。注云。大之也。注薪采、應人采樵薪者。
公羊傳云。孰狩之。薪采者也。曷爲以狩言之。大之也。注薪采、應人采樵薪者。
案是歲承上年十二月螽之後。雖書春。實尚是冬時。唐一行云。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螽。是時失閏。哀公十四年五月庚申朔。以開元歷考之。此月日蝕。日蝕之前。又增置一閏。魯歷正矣。一行所言。恐亦未足爲信。其所造歷。未三十餘年。氣候推來。若此。數往可知。且其說云。大雩周之孟春。陽氣靜復。以繕城隍。治宮室。是爲發天地之房。則尚泥於三統而終勿覺耳。
春秋或以爲作于獲麟之前。至此而絕筆。或以爲成麟而作。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或以文成麟至。爲聖人作春秋之瑞應。說皆不然。其以爲瑞應者。始于二傳大之也。與大獲麟之語。後世推崇夫子。因竄信其爲非常之符。鎔穀梁言大獲麟者。以麟本不常見之物。故加之以大。則本不爲夫子而大。公羊云大之也者。以麟爲仁獸。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哀十四年。麟不當見而見。麟毛蟲之長。四靈之一。故大之。特見非其時。故復書之以記異。其下復引顏淵、子路之死。至反袂拭面曰。吾道窮。明是公羊盛物哀時。傷孔子不用之意。夫豈指之爲瑞而妄加于孔子哉。注者不達二傳所云。強自爲說。至說左氏者。謂孔子作春秋。春秋者禮也。斷火德以致其子。故麟來爲孔子瑞也。夫孔子作春秋。門人盡知之。邱明親承聖旨。目見獲麟。何以不言。孟子、荀卿。去聖尤近。若麟應孔子而來。著書無容不述。何經傳輩緘了個不言乎。
孔叢子。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勿識。以爲不祥。棄五父之衢。冉有以告。夫子往視之。曰。如求之言。其必麟乎。孔叢亦出附會。乃易緯書云。蒼之滅也。麟不榮也。指周木德爲蒼。以爲周將滅。麟出彼殺。又云。其應有三。一爲周亡之徵。一爲漢興之徵。一爲孔子將沒之徵。蜀冠子云。麟北方元之獸。或取其語。證孔子爲水精之子。尤悖。

春秋三統論上

時系乎天。月系乎時。聖人不能違天而改時。即無以改月。改時易月。擯天地之經。逆陰陽之理。亂日星之紀。悖人事之施。失政治之節。非名實之分。雖蓋尤、共工。無或敢然。聖人順爲之哉。公羊子曰。四時具然後爲年。改月。是時不具。年將不成。天行有常。時行有序。寒燠有候。閏發有期。天失常行。人將疑惟。作事謀始。歲乎聖人。今僭春于冬。假夏與秋。猶緒六月。震日至也。今爲春秋之學者。皆言夏、殷、周三統。周七八月乃夏五六月。周之正月乃夏十一月也。夫三統改月。固無有是。然爲說者。枝梧曲戾。或曰。改月而時隨之。或曰。用寅之爲歲。用子之爲年。或云。周之月冠以夏之時。或又曰。三統並建。月不可易。正無兩行。反理失經。若此者悖。是徒未知殷、周時月。猶夏而莫改。又不明夫所爲改正者之旨。既以譏春秋。復用其說而加諸大甲。泰誓。是譏春秋者。且及于書。又浸及于詩與禮。何其惑乎易之萃曰。澤中有火、

簡公去蹕止之不可用。而待其道以御恆。恆即愼無君之心。方且伏不敢動。安得悖放恣逆。執簡且加之弒乎。唯簡不然。以白踏於禍。而是時諸侯皆替。私家益張。篡奪之形。成乎當世。三桓專僭。等於陳恆。哀之失權。復同簡類。孔子甚懼亂之不可反。而人君之禍之未有已。故于弒逆非常之事。正恆弗言。特曰齊人。其意以爲君失其道。而後君臣之義敝。義敝而分之亡隨之。分亡而名之繫者隨之。名之所繫者亡。則雖向常事我者。不得復以分相隨而名相責。臣之與君。直若國人行路已爾。欲示天下後世君人者。俾推所由然。以自儆戒。必蹕且愼。先正其權。而濟以其辭。意至深遠。吾故謂非聖人不能書也。且夫麟者雖不常有。特亦獸中之一物耳。衆人以爲異。在聖人不必以爲異。春秋書多隕。書鵒。書來巢。皆記其不常有者。西狩獲麟。亦節因其不常有而遂書之。若孔子必以爲瑞。往觀而虛返。而因大書焉。以爲春秋之終。是猶衆人之見已矣。何以爲孔子。
公羊云。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西狩獲麟。子曰。吾道窮矣。夫子路於獲麟明年乃死。公羊諸師說者。是以其死爲在哀十四年之前。而孔子妖道窮于祝予之後。直不足信。故杜亦勿之取也。若夫絕筆于獲麟之一句。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者。亦是杜所見如此。太史公孔子世家不言之。范甯穀梁序云。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于斯年。則固包一歲說之。亦不謂書獲麟一句而遽輟也。
左傳。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仲尼觀之曰。麟然後取之。蓋孔子博物。聞昭人之歌而識麏麏。聞童謠而名萍實。未嘗見麟而知爲麟。邱明記此。特以記夫子之博識耳。于義至正。非如二傳之夸也。孔穎達云。說左氏者。謂孔子作春秋。春秋者禮也。斷火德以致其子。故麟來爲孔子瑞也。

春秋三統論上

時系乎天。月系乎時。聖人不能違天而改時。即無以改月。改時易月。擯天地之經。逆陰陽之理。亂日星之紀。悖人事之施。失政治之節。非名實之分。雖蓋尤、共工。無或敢然。聖人順爲之哉。公羊子曰。四時具然後爲年。改月。是時不具。年將不成。天行有常。時行有序。寒燠有候。閏發有期。天失常行。人將疑惟。作事謀始。歲乎聖人。今僭春于冬。假夏與秋。猶緒六月。震日至也。今爲春秋之學者。皆言夏、殷、周三統。周七八月乃夏五六月。周之正月乃夏十一月也。夫三統改月。固無有是。然爲說者。枝梧曲戾。或曰。改月而時隨之。或曰。用寅之爲歲。用子之爲年。或云。周之月冠以夏之時。或又曰。三統並建。月不可易。正無兩行。反理失經。若此者悖。是徒未知殷、周時月。猶夏而莫改。又不明夫所爲改正者之旨。既以譏春秋。復用其說而加諸大甲。泰誓。是譏春秋者。且及于書。又浸及于詩與禮。何其惑乎易之萃曰。澤中有火、

君子以治歷明時，莫審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歷本天道，聖人本之，故堯命羲曰：天之歷數在爾躬，蓋以禪舜。復勳勳告之，欽若之道，誠重之也。凡歷之道，疏則失久則差，故取諸革。帝王易姓受命，必治歷改正朔。凡歷，祖日月合度謂之朔，求朔之法定，然後可以度周天。正分至，是改正朔者，特命歷官正其日月合朔，爲建歷之本已矣。昔者少昊、顓頊之衰也，九黎、三苗亂德，傲慢淫歷，歷序再失，堯立羲、和，則時正度，允釐百工，庶績咸熙。今以桀紂之亂，猶三苗、九黎也，其歷之疏，差失度無紀者，勢又然也。湯、武見夏、商循歷不復可施用，則革而治之。易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今改時易月，以冬爲春，非所順天應人，敬授時也。（月令章句：湯武革命，治且亦知歷明時，承亂者革之。）夫三統說所由自乎，周月解云：湯革夏，示文質不相沿，以建丑之月爲正，周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乘三統。書大傳云：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然初不云殷、周改十一二月爲正月也。于時蓋生、太史公、劉歆、班固爭稱說焉。然蓋生春秋繁露云：正黑統者，初正日月朔于營室，斗建寅，正白統者歷正日月朔於虛，斗建丑，亦不嘗云殷、周以十一二月爲正。鶡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夜半爲朔，正言之語，鶡子所稱，王以二月癸亥夜，陳宋災而雨，使周不改紂十一月爲正月，何云二月乎。臆之曰：彼固非爲改月言也。鳩告王以七律，因述周始發兵東行，歲月日星所值如此，周始自戊子，盡三十日爲一月，至明日戊午，渡盟津，又五日癸亥，至坶之野，是第二月之六日，故云以二月。猶傳言踰月明月然且之六日，故云以二月之六日。猶傳言踰月明月然且州鳩于先初不言一月，豈指是爲周所改之二月哉。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奚子之不能逆而徒辭害爲難者，則曰：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非三正改月，魯梓慎烏從說之。今夫動而不居者天也，隨動而遷者星也，謹視其動與遷而爲之數，著歷也，故大火以夏三月昏見者，至商之時，四月始見矣，至周之時，五月始見矣，隨動者久，其遷愈遠，愼占卦居大火，當有火祥，因火及歷，以爲夏殷，得天者明殷、周與魯治歷已疏，不得如夏，斯爲義旨，章昭亦自顧倘疑其三月五月之文哉，然而難者且曰：審是，孔子何以云行夏之時，夫治歷明時，自黃帝、顓頊，堯、舜分正，法備神明，堯、禹授受若一，何殷諸術，又禹作之，身周天下，寒暑早遲，未嘗微眇，密察周運，精微獨至，故孔子欲用之，云夏時者，正謂禹時歷耳，其不言歷，直云時者，象天爲歷，授人爲時，時歷相體，改循時布，時司寇司之，著乎大戴千乘篇，明周夏時月之合，三也，立春東風解凍，立秋涼風至，時訓之解，上符小雅，雨無正，義則兼并，不然，昔代而下，辰弗集，厥官罔開，歷斯不治，此之謂時，距非猶夏，豈孔子亦用之正，春三月山林不斧斤，以成草木，夏三月川澤不網罟，以長魚鼈，周公所作，與其稱禹之禁，以告武王，明周、夏時月之合，四也，夏小正二月綏多女士，注：冠子取婦之時也，儀禮士冠，初不繫月，既有常月，故不煩筮，明周、夏時月之合，五也，于虢文公之諫千畝，于仲山父之諫料民，于單襄公之論陳亡，于楚觀射父之言祭祀，求諸國語，明周、夏時月之合，六也，又竹書云：成王四年春正月，初朝于廟，夏四月，初昏，太史公奏，秦顓推五勝，自謂水德，而正以十月，始皇本紀云：朝賀皆自十月朔，亦不實云以十月爲正月也，按始皇二十九年二月，東游，刻之罘，有時在中春，陽和方起，如秦以十月爲正月，則其二月乃十一月，安得言中春陽和方起，近世名儒必反其說，謂陽和于二月，萬物之孳生者，皆從夏三微之位，曙而不著，且秦人爲始皇帝，諱正，易正爲端，秦楚月表，十月繼月，兩具書之，又秦亦不改時月之昭證，況殷、周者哉，若夫吳英之世，無徵弗信，唯孔子曰：與夏之歷，正建孟春，孔安國云：古帝並建寅者，是矣，安國又云：殷正白，商始興，鄉丑，正，舜以子正，及春秋樂緯推自高辛，上至黃帝，者皆然，證之若謬矣，有扈不共，逆天地人，息棄之言，別有攸在，說具前書決錄，授諸三統，不同

正歷元而津改月之驗，不繇，知漏刻改月，則已不得云殷歷以十一月朔爲元，并不得云周、殷皆從其節矣，且夫周月解、大傳，固有未可信者矣，（周月解或云出劉歆，）大傳出伏生，董生等，唯漢儒者，多好陰陽，尚符緯，不明春秋經，若傳之旨，附會矯託，惑至于今，今難者曰：殷、周仍夏，不改時月，奚據以云，且何休、杜預，精言春秋，古今師最，乃獨反其說，寧彼非歟，案洪範曰：日月歲，時無易，百穀用成，君牙之篇云：夏暑雨，冬祁寒，假周必以二三月爲夏，八九月爲冬，祁寒暑雨，夫何以云，其三月五月之文哉，然而難者且曰：審是，孔子何以云行夏之時，夫治歷明時，自黃帝、顓頊，堯、舜分正，金縢：秋，禾大熟，顚在疇者，明周、夏時月之合，一也，天官小宰：正歲帥治官觀法，徇以木鐸，遒人之典，上法備神明，堯、禹授受若一，何殷諸術，又禹作之，身周天下，寒暑早遲，未嘗微眇，密察周運，精微獨至，故孔子欲用之，云夏時者，正謂禹時歷耳，其不言歷，直云時者，象天爲歷，授人爲時，時歷相體，改循時布，時司寇司之，著乎大戴千乘篇，明周、夏時月之合，三也，立春東風解凍，立秋涼風至，時訓之解，上符小雅，雨無正，義則兼并，不然，昔代而下，辰弗集，厥官罔開，歷斯不治，此之謂時，距非猶夏，豈孔子亦用之正，春三月山林不斧斤，以成草木，夏三月川澤不網罟，以長魚鼈，周公所作，與其稱禹之禁，以告武王，明周、夏時月之合，四也，夏小正二月綏多女士，注：冠子取婦之時也，儀禮士冠，初不繫月，既有常月，故不煩筮，明周、夏時月之合，五也，于虢文公之諫千畝，于仲山父之諫料民，于單襄公之論陳亡，于楚觀射父之言祭祀，求諸國語，明周、夏時月之合，六也，又竹書云：成王四年春正月，初朝于廟，夏四月，初昏，太史公奏，秦顓推五勝，自謂水德，而正以十月，始皇本紀云：朝賀皆自十月朔，亦不實云以十月爲正月也，按始皇二十九年二月，東游，刻之罘，有時在中春，陽和方起，如秦以十月爲正月，則其二月乃十一月，安得言中春陽和方起，近世名儒必反其說，謂陽和于二月，萬物之孳生者，皆從夏三微之位，曙而不著，且秦人爲始皇帝，諱正，易正爲端，秦楚月表，十月繼月，兩具書之，又秦亦不改時月之昭證，況殷、周者哉，若夫吳英之世，無徵弗信，唯孔子曰：與夏之歷，正建孟春，孔安國云：古帝並建寅者，是矣，安國又云：殷正白，商始興，鄉丑，正，舜以子正，及春秋樂緯推自高辛，上至黃帝，者皆然，證之若謬矣，有扈不共，逆天地人，息棄之言，別有攸在，說具前書決錄，授諸三統，不同

遼絕。固未爲得所援矣。然而難者且曰。古者天子頒朔。諸侯奉之。魯安得有歷。則曰。官曰御。于傳甚明。且周世敝久矣。幽厲之亡。上同禁紂。子頹叔帶。亂甚黎苗。在晉可召。在鄭可射。尚能協時月。頒周朔乎。殷。括亂始。隱桓賊成。淫九子于宮中。齲牙處于同氣。三卿並僭。隳人喪紀。卒子當國。日食正月。而付弗類也。難者則曰。春秋之作。以正得失。魯歷失之若此。孔子奚其弗改。曰。是非孔子所得改也。改之必盡更魯史。則事賅而近僭。是故孔子受命。必先正歷。卒不得改者。其不受命。且春秋所書。日食南至。水旱雨雪。麥禾蠶緣。次紀時月。一一明著。斯其微意。何嘗不憫歷謬。直書示失。寓託糾正乎。邱明恩學者未達。又特顯其文。再失閏矣。司歷之過。厲言弗惜。學者何尚晚悟。徒煩聚哉。難者又曰。杜預推得之時月。從周無所疑者。是采閏通人證歷。證預未曉大端。長歷甲子。改易閏餘。遠近乖忤。強求合傳。斯爲大謬。然則春秋固無改月矣。明智若彼。但令據經考傳。析文會理。即不煩算。而歷失自彰。月紀可得。何必詭戾其間乎。則必謂周正爲春秋者。在預成之爾。

長歷甲子。推于征南。乃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爲己酉。而公羊注乃云。有長歷。不得以左難之。是何郤公先作長歷矣。但征南以魯襄公二十一年爲己酉。而公羊注乃云。時歲在己卯。前後相違七載。正不知何歷爲孰是也。征南固嘗云。學者各據所學。以推春秋。猶度己迹。而欲削他人之足。然杜仍不免後來之譏。所謂雖蟬處乎輕陰。昧螳螂之襲其背矣。且若昔時劉炫、晁朗。並號能推歷。劇推辰弗集於房爲仲康元年。炫以爲五年。劉歆推武王克商在己卯歲。唐一行則以爲在庚寅。而己卯乃文王薨年。先後相違十有一載。至于經世前編所推。仍多謬錯。蓋數有難言。術有長短。所持互異。彼此交譏。故巧非義。和算非隸首。握籌積策。欲窮千載以上神情。如鋭不乘危末難矣。大傳曰。易、逆數也。歷生于易。則知來之事。然善歷者。積精察微。不過三十稔。孟子千歲可坐致。亦概辭耳。蓋銖銖稱之。至石必差。寸寸度之。至丈必過。況乎但據史文。以求象迹。世代愈遠。事缺無稽。變化之理。斯多而且隱。測量之智。虛累而易清。況復私說眩衆。詭數合經。故謂春秋閏朔推無不得者。吾不信也。

春秋三統論中

或游說于予曰。子非三正也辨。雖然。春王正月者。莫先公羊。親受孔子。將亦非然歟。應說者曰。春秋之作。因乎魯史。魯史曰月。非魯歷無以尋。史書曰月。孔子未嘗改。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夫義非文無託。然文之設。義固不必盡在乎其間。春王正月。特史文耳。二月三月。並系之王。文則如是。無所異焉。必以爲仲尼所特加。是妄于義。而惑魯史爲春秋也。誠以其義。則二月三月冠以王者。當與春王正月並著。隱三年始王春二月。七年始王春三月。豈亦又取周正建子者。而先後用之於唐。彼三人爲之。豈無故而然矣哉。或誇其受命之瑞。或借事于革除。或當喪亂之際。思所改易。假以自寄。蓋皆將持此爲非常非尋之具。以爲古之帝王所更新天下而爲之權者。大端固在此矣。然其行之者。久僅數年。且有不數年而卽已者。豈非以不便。而亦自知其無謂。誠不便而無謂。然則天下之耳目安在能易。方將羣譏交訕。以笑其愚且怪。而向望歸往之道。尚得

近。然一而已。卽誤且複也。文十年。自正月不雨。至秋七月。十三年如之。明脩錯文複。猶桓十二年十一月兩書丙戌之類也。襄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庚戌與辰亥近。九十月近。猶己卯然之類也。故定七年秋大雩。九月大雩。猶庚辰庚戌類也。而元年春王文缺已如此。秋九月大雩。史誤文者又類也。春秋作于哀十四年。距定元年僅三十稔。然而元年春王文缺。書誤。簡脫策逸。不可考校。夫子闕疑。一如彼。況立定、哀以望隱、桓。其世愈遠。或春無正。或正無王。史缺書誤。簡脫策逸。不可考校。夫子闕疑。一仍其故。而謂隱自二年以下無正月。義果取于攝乎。桓之十年獨王正月。義果取數終乎。然則文、宣、成、襄十年之獨無文。奚說乎。而桓十八年正月之有王。義果以公薨乎。與定元年之春王果未卽位而羨不書正乎。假春王必亦有義。彼夏五者義安存乎。夫春王正月。非義所屬也。亦明矣。況二月三月之文哉。見爲如是。務妄深焉。是不但春秋于孔子。而學于魯史。豈望聖人意乎。且公羊于孔子。非親授受。首亂春秋。無如公羊。假文王大一統注說之家。異端由起。或著竹帛。或造圖讖。謹三微。通三統。于是焉肆。春秋之時。僖被弒。仲尼微言。乃始滔滔。何休復出。推而助之。猶羲洪澍以重波。借颸風于烈焚矣。淳說者曰。若是。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傳以爲體。何也。則吾固曰。史之日月。非魯歷無以尋。魯史所書。仲尼采之。易經或不書。傳則著之。傳書日食。以糾魯歷。傳之正月。則十一月。故非夏正。然豈周月。凡歷氣始于冬至。冬至者中冬之中氣。不得以朔至也。歷謬閏失。月從之月。從而至從之。歷謬閏失。而月從之。從而至從之。彼所謂禮。謂僖登臺觀書而禮。豈正月朔日南至而舉爲禮也。且昭二十年二月己丑。日而至。唯此二月。實周季冬。季冬日至。歷謬斯極。劉傳所書。進乖夏正。退殊周月。例昭推僖。則正月日至。便足冰渙。安得以失閏之正月。謂當日至。遂執僖爲準乎。劉子哉。班固云。魯自文不視朔。至哀公百有餘年。舊館正歷數。然其始失。已在隱、桓之世乎。觀其日食不朔。失日不授官。是猶馳鼓奏而衰、和罔聞者也。推此以來。春秋時月。從夏甚明。且三傳之興。公羊最始。公羊之家。尤善爲證。傅漢孝武方議制度。三統之言。頗見采用。其後劉歆造歷。陳龔論刑。悉以爲名。傳學既盛。不可得止。且歆造三統。附以偏乖。春秋日食有甲乙者三十四。歆雖推得一食。是以祖沖之嗤其說譌。杜元凱譏其最疏。由此以觀。三統無稽。大略可睹。且何休注春秋。取尚書說斗指東方爲春。是非不知十一月之不可爲正月。然必尚云。是蔽其傳而甘取鉤也。凡後來者。動自雄高論稱聖人。無發覆者。且終蒙其餘澤。譊譊然。是爲不知

春秋三統論下

三代改正之說既傳。後有效此者。曹氏代漢。卽常以丑爲正月。而明帝用之於魏。則天武氏與唐宗者。亦又取周正建子者。而先後用之於唐。彼三人爲之。豈無故而然矣哉。或誇其受命之瑞。或借事于革除。或當喪亂之際。思所改易。假以自寄。蓋皆將持此爲非常非尋之具。以爲古之帝王所更新天下而爲之權者。大端固在此矣。然其行之者。久僅數年。且有不數年而卽已者。豈非以不便。而亦自知其無謂。誠不便而無謂。然則天下之耳目安在能易。方將羣譏交訕。以笑其愚且怪。而向望歸往之道。尚得

一日作起之矣乎。湯、武干深明于便不便者。順用其理。欲天下安焉服焉勿之惟也。不然。使商、周初有天下。果改子丑而用之。終不可久。以取論當時者。幾何愈于魏、唐之爲。

春秋夏正跋

族伯父雲持先生。人品學問。推重一時。迄今耳先生名者。無不樂購其著作。珍爲拱璧。嘉慶辛巳。予至先生家。求其遺書。其孫湘出先生所著春秋夏正一帙。書法稍帶行體。手澤宛然。因假歸鈔錄。藏弆于家。今年春。族中咸請校勘付梓。以公同好。予惟先生天才挺出。海涵地負。無所不有。世祇知先生長于詩古文詞。見遺鴻博。而不知其經術淵深。讀書得間。直欲前無古人。國朝如顧亭林、毛西河諸考據家。猶睥睨視之。謂春秋經尼山筆削。左氏爲素臣。其經傳歲月。並用夏正。以五經爲證據。輔以竹書紀年。自餘諸史子集之外。旁及悉緯說部。無不觸類旁通。佐其驅使。據杜氏拘墟之見。發後人千載之蔀。昔左氏爲麟經功臣。杜預爲左氏功臣。先生非特爲杜氏之諍臣。實亦杜氏之功臣也。他日天祿、石渠。購求秘笈。其能遺之也乎。爰因剞劂告竣。爲識其緣起如此。道光十年暮春三月。族姪光文謹書。

推步法解

清 婺源江永撰

推步法解卷一

江永撰

推日躔法

用數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天正冬至爲歷元。歷必有元。所以爲步算之端。古術先爲日法。以今日月五星之行推而上之。必得甲子歲前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七曜齊同之年以爲元。荒遠無徵。自漢太初三統而後。一術輒更一元。元授時術始革其失。測定氣應、閏應、轉應、交應、五星合應、歷應。卽以至元辛巳爲元。不用積年日法。明大統法因之。季年用西法。擬改憲以崇禎戊辰爲元。我朝因其新法。諸平行藏。藏有根數。隨年皆可爲元。此定康熙甲子紀首之年爲元。用授時立應之法。上考下求。皆以是年諸應爲根。天正冬至者。甲子年前之平冬至。實癸亥年十一月。推步必以年前冬至爲首。歷端下始之義也。

周天度、三百六十。（入算化作一百二十九萬六千秒乎分之。爲半周四分之。爲象限十二分之。爲宮。）

此周天數度也。古法用日度三百六十五度有奇。奇零之數。不便分析。故以三百六十整齊之。或曰。天本無度。因日之行而生度。可以斂縮之乎。曰。天道恆以整齊者爲體。以奇零不齊者爲用。如十干十二支相配而爲六十。此整齊者也。六其六十。則爲三百六十。一歲必多五日有奇。天數則恆爲三百六十。故易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亦以其體數言之。實則當期之度也。自太陽一日右旋之軌迹而觀之。似一日平行一度。而不足。卽謂周天實止三百六十度。因日行有不足之數而生五日有奇之贏數。亦無不可也。夫者、統而言之。七政、恆星、各居一重天。皆以三百六十度爲周天。緯度亦然。卽地之經緯度亦然。凡諸天之小輪。皆可析爲十二宮。副爲三百八十度。又若三角、八線、萬有不齊之數。皆可以整齊者御之。

度法、六十。（分秒數以下皆以六十遞析。）

三百六十度者。六其六十度。分以下亦皆以六十爲法。其不用百分何也。八線表及渾儀以六十析度。爲得疏密之中。又一小時六十分。與度法相當。亦取便於變時也。

歲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二一八七五。（歲周小餘、帶五時三刻三分四十五秒。用萬分通之。得二千四百二十一分。小餘八千七百五。凡此者、所以便布算也。後平行諸應通法皆倣此。）

歲周卽歲實。此太陽平行之平歲實也。今時太陽趍卑近冬至。平行處近春分。測景年春分前後相距。則得平歲實如是。若以定冬至相距。其小餘必稍贏。猶之月朔當轉終。則時刻必多于朔策。且太陽小輪右更大於今。其贏數愈多。回回之法。三百六十五日爲平年。多一日爲閏年。一百二十八年閏三十一日。此小餘萬分日之二四二一八七五。正合一百二十八分之三十一。又考崇禎新書日躔表說云。新法依百分算。定用平行歲實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一分八十八秒六十四微。尾數多一秒一十四微。截去不用。登欲取五時三刻三分四十五秒之整數。秒下之微。其數可省。與一秒一十四微。僅當六微弱耳。雖積之久。其數不多也。通分之法。以五時三刻三分四十五秒化作二萬零九百二十五秒。與萬相乘爲實。以一日八萬六千四百秒爲法。除之。得二四二一八七五。

歲差、五十一秒。

太陽行黃道已周。尚有不及列宿天之數。謂之歲差。實由恆星天日日有東行之細數。積之一歲行五十一秒也。七十年行五十九分三十秒。幾及一度。

日法、一千四百四十。

古法。一日百刻。不便於均派十二時。今法定爲九十六刻。刻十五分。合之。一千四百四十分者。合四刻爲一小時。六十分。與度法相當也。分下秒微亦以六十遞析。一日化秒、八萬六千四百秒。

日周通法、一萬。

凡分者、授時之法。今仍用爲通法。

紀法、六十。

甲子六十日也。

積法、二十八。

日有值日之宿。猶之六甲值日。古法無之。

太陽每日平行、三千五百四十八秒三三〇五一六九。

以周天一百二十九萬六千秒乘日周通法、以歲周除之。得每日平行秒數及小除。以六十分法約之。

五十九分八秒一十九微奇也。

最卑歲行、六十一秒一六六六。

最卑者、太陽本輪底之一點。舊曰最高衛。或曰高衛。今定名最卑。此點亦有行度。與月孛五星最高同理。不用最高而用最卑者。近多至故也。歲行一分一秒一十微五十九纔奇。

最卑日行、十分秒之一又六七四六九。

太陽距最卑爲自行引數。每日之行雖甚微。亦當加之。

本天半徑、一千萬。

日月五星各麗一重天。則各有其本天。自下而上。一、太陰。二、水星。三、金星。四、太陽。五、火星。六、木星。七、土星。本天皆以地心爲心。其半徑大小皆相懸。常設一千萬者。整數便于算也。太陽本天距地比例數見推月食法。

本輪半徑、二十六萬八千八百一十二。

均輪半徑、八萬九千六百〇四。

本輪均輪、太陽盈縮之所由生也。本輪之心在本天。均輪之心在本輪。太陽實體在均輪。遇最卑在均輪之頂。遇最高在均輪之底。其行也。本天隨動天左旋。不及動天之速。因有右旋之度。本天右旋。則本輪之心亦隨之右旋。太陽每日平行之數。即本輪心行於本天之數也。然本輪心又有逐日離最卑之度。則本輪又自左旋。本輪左旋。而均輪心亦隨之左旋。歲周之外有餘分。逐及最卑。則本輪與均輪一周矣。然均輪心雖隨本輪左旋。而均輪又自右旋。太陽在均輪上亦隨之右旋。其度恆以倍本輪左旋一度。均輪右旋兩度。本輪一周。均輪兩周也。太陽隨均輪在本輪心之左。則加于平行。在本輪心之右。則減於平行。其加減之度分秒必均。故謂之均輪。月五星之本輪均輪半徑有定。太陽則不然。古大而今漸小。此本輪均輪之均數、二度三分有奇。今時似不及此數。本輪半徑約二十五萬一千五百九十六均輪半徑約八萬三千八百六十五。最大之均。一度五十

五分而已。緬其大不知何時始。其小不知何時復。此則非今日所能知。惟隨時測驗修改耳。均輪常居本輪三之一。

氣應、七日六五六三七四九二六。

歷元天正冬至、辛未日也。初日起甲子。七日爲辛未。其小餘剩八萬六千四百秒。以萬分法除之。五萬六千七百一十秒七九三六零六四。以時分秒收之。十五小時四十五分一十秒四十七微三十六纔奇。半冬至、辛未日申初三刻零一十一秒。

宿應、五日六五六三七四九二六。

辛未日尾值宿也。初日起角宿。五日爲尾。

最卑應、七度一十分一十一秒一十微。

辛未次日子正時最卑行也。以減太陽平行。爲太陽自行。自元至元以前。最卑在冬至後。惟至元間與冬至同度。至是年。行七度有奇。冬至後八日。乃當最卑。夏至後亦八日當最高。是爲盈縮之初。惟以冬至爲盈初、夏至爲縮初者。非也。

求天正冬至

求平冬至也。若求定冬至。須實算日躔初宮初度。見後求節氣時刻條。置歲周、以距歷元之積年下。求將來則從歷元順推。減一乘之。上考往古則從歷元逆溯。減一乘之。

距年恆數算外。須減一乃是實距。如甲戌距甲子十一年。實距十年。

得中積分。

積日併小餘。

加氣應。上考往古。減氣應。

加減七日有奇之氣應。乃得甲子後幾日。

滿紀法去之。

六旬周故也。

餘爲天正冬至日分。上考往古則以所餘轉與紀法相減。餘爲天正冬至日分。自初日起甲子。其小餘以日法通之。如法收爲時分。通法爲一準。小餘爲二率。日法爲三率。求得四率爲時分。滿六十分收爲一小時。十五分收爲一刻。

三率法見後條註。分下有秒。其數小。可略。小數過半。收爲分。未過半。棄之。後凡求時刻相同。

初時起子正。一時爲丑初。以至二十三時。爲夜子初。

求天正冬至小餘。爲後條求年根秒數張本。若小餘當某時某刻某分。此爲平冬至。不以註考。亦求之者。置歲始。且與定冬至時刻相較。先後也。小餘後二十三平氣。則可略之矣。凡最卑在冬至前者。平冬

至在定冬至後。最卑在冬至後者。反之。

求平行

以日周通法爲一率。太陽每日平行爲二率。天正冬至小餘與日周通法相減餘爲三率。

如氣應小餘六五六三七四九二六。與日周通法相減。餘爲三四三六二五零七四。

求得四率。（二率與三率同乘。一率除之。即得四率。後倣此。）

此三率法。即最乘周除之法。相乘者。實數。除之者。法數也。二率三率可互易。凡三率中有百千萬之整數。爲二三率者。進位即可省乘。爲一率者。退位即可省除。

爲年根秒數。

平冬至次日子正時太陽平行若干秒也。以平冬至小餘與日周通法相減之餘爲三率。其餘數之時刻。即太陽平行得若干秒。是爲次日子正時之秒。亦即爲一年之根。年根必次日子正時者。便於相加得數也。

一十萬八千秒爲宮。三千六百秒爲度。六十秒爲分。與年根相併。以宮度分收之。爲平行。

求實行

置最卑藏行。以積年乘之。又置最卑日行。以距天正冬至之日數乘之。得數爲秒。與年根相併。內加最卑應。（上考則減最卑應。）

以減平行。得引數。

太陽平行距最卑之數。亦即均輪心行本輪周之數。

用直角三角形。

小句股形也。

以本輪半徑三分之二爲對直角之邊。

本輪半徑減去均輪半徑。其餘三分之二。如以八九六零四減二六八八二三。其餘一七九二零八也。

此邊爲小弦。從本輪心抵均輪底。與正方角相對。

以引數爲一角。

此角襍本輪心引數度在本輪周。即其角之度。

求得對角之邊。

此邊爲小句。用正弦比例檢八線表。半徑千萬爲一率。引數度正弦爲二率。對直角之邊爲三率。求得四率。爲對角之邊。即均輪半徑。

置中積分。加宿應。滿宿法去之。餘數加一日。爲值宿。初日起角宿。

求值宿

以積年乘歲差。得數加黃道宿鈐。（鈐見後。）以減實行。餘爲日躔宿度。若實行不及減宿鈐。退一宿減之。

積年乘歲差加黃道宿鈐者。加入相近之經度宿也。以減太陽實行。則得日躔宿度矣。然所得皆本日子正時宿度。若當兩宿交界之際。欲求易宿時刻。當倣後求簡氣時刻之法。於易宿之日以本日太陽實行與次日實行相減。餘爲一率。日法爲二率。本日子正實行與本宿相減餘爲三率。求得四率。爲距子正後分數。乃以時刻收之。即得次宿時刻。

求值宿

倍之。

凡引數左旋一度。則均輪右旋兩度。太陽實體在其上。前求對角之邊。即均輪半徑。更引長而倍之。所以用倍數何也。合本輪均輪半徑三五八四一六與本輪半徑三分之二。加一倍。故此邊倣用倍。其所加之一倍。即均輪上倍引數度之通弦。爲太陽實體所在。

又求得對餘角之邊。

此邊爲小股。用餘弦比例。半徑千萬爲一率。引數度餘弦爲二率。對直角之邊爲三率。求得四率。爲餘角之邊。從直角抵本輪心。用第二率之法同上。

與半徑相加減。（引數三宮至八宮則相加。九宮至二宮則相減。）

本天之半徑也。本輪上六宮相加。下六宮相減。

復用直角三角形。

大句股形也。

以加倍之數爲小邊。加減半徑之數爲大邊。（直角在兩邊之中。）

小邊爲大句。大邊爲大股。

求得對小邊之角。爲均數。

用切線比例。大邊爲一率。小邊爲二率。半徑千萬爲三率。求得四率爲正切。以正切檢表。得角度。此角

如三百六十有奇滿宿法去三百六十四日餘一日有奇加一日是亢宿

求節氣時刻

日躔初宮丗初度爲冬至十五度爲小寒一宮子初度爲大寒十五度爲立春二宮亥初度爲雨水十五度爲驚蟄三宮戌初度爲春分十五度爲清明四宮酉初度爲穀雨十五度爲立夏五宮申初度爲小滿十五度爲芒種六宮未初度爲夏至十五度爲小暑七宮午初度爲大暑十五度爲立秋八宮巳初度爲處暑十五度爲白露九宮辰初度爲秋分十五度爲寒露十宮卯初度爲霜降十五度爲立冬十一宮寅初度爲小雪十五度爲大雪

此黃道上分界定度太陽實行到此爲眞節氣因太陽有加減之度故黃道上度均而時日不均古法不知太陽盈縮者固非知盈縮有定氣而仍以恆氣注厤者亦非況其所爲恆氣者又不以平冬至爲根而以定冬至起算其所爲盈縮者又不知有推移而常定於二至則恆氣固謬而定氣亦非眞皆以子正日躔未交節氣宮度爲本日已過節氣宮度爲次日推時刻之法以本日實行與次日實行相減爲一率日法爲二率本日子正實行與節氣相減爲三率如推立春則以本日氣行與子正後之分數乃以時刻收之即得節氣初正時刻如實行過與節氣宮度相符而無餘分即爲子正初刻

後推月離交食皆有求用時之法此求節氣即以平時爲眞時矣若需測太陽時刻方位仍當用求時差之法

至於各省節氣時刻皆以京師爲主視偏度加減之偏東一度加時之四分偏西一度減時之四分

地是圓形人所居東西不同經則時刻異如此方視太陽正中爲午正東方視之已過中西方視之未至中故節氣時刻西早而東晚地經差十五度者時差四刻故一度加減四分

求日出入及夜時刻

以本天半徑爲一率北極高度之正切以查表得之爲二率本日距緯度以實行查表得之爲三率求得四率爲赤道之正弦

從圓心出線至北極爲半徑則極高切線與赤道平行而距緯切線與半徑線平行其勢同故能爲句股比例距緯切線最大者四三四六四也必求赤道者時以赤道爲宗也

檢八線表得日出入在卯酉前後赤道度變爲時分一度變爲四分十五分變一時之一分凡變時者皆倣此

太陽與赤道平行左旋繞地一周三百六十度分十二時故一宮當一大時十五度當一小時一度當四分此赤道度變時之理也

以加減卯酉時即得日出入時刻春分前秋分後以加卯正爲日出時刻以減酉正爲日入時刻春分後秋分前以減卯正爲日出時刻以加酉正爲日入時刻自日出

至日入爲晝刻與九十六刻相減餘爲夜刻

南方極出地度少晝夜之差漸半北方極出地度多晝夜之差漸增地圓之故也

位則以本天半徑爲一率北極高度之正割爲二率本日距緯如求出入地平方八線表得出入卯酉地平經度春分後在卯酉北秋分後在酉卯南求得四率爲正弦檢二十八宿黃道經緯度鈐

黃道經度		黃道緯度	
斗初宮五度五十分		南三度五十分	
牛初宮二十九度三十七分		北四度四十一分	
女一宮七度二十三分		北八度一十分	
虛一宮十九度〇一分		北八度四十二分	
危一宮二十九度		北十度四十二分	
室二宮十九度〇七分		北十九度二十六分	
壁三宮四度四十八分		北十二度三十五分	
奎三宮十七度五十四分		北十五度五十八分	
婁三宮二十九度三十三分		北八度二十九分	
胃四宮十二度三十三分		北十一度十六分	
昴四宮二十四度四十八分		北四度一十分	
畢五宮四度〇三分		南二度三十七分	
觜五宮十八度〇一分		南二十三度三十八分	
參五宮十九度二十二分		南十三度二十六分	
井六宮初度五十五分		南初度五十三分	
鬼七宮一度二十分		南初度四十八分	
柳七宮五度五十六分		南十二度二十七分	
星七宮二十二度五十六分		南二十二度二十四分	
張八宮一度十九分		南二十六度十二分	
翼八宮十九度二十三分		南二十二度四十一分	
軫九宮六度二十三分		南十四度二十五分	
角九宮十九度二十六分		南一度五十九分	

元十宮初度〇三分。北二度五十八分。
氐十宮十度四十一分。北初度二十六分。
房十宮二十八度三十一分。南五度二十三分。
心十一宮三度二十一分。南三度五十五分。
尾十一宮十度五十四分。南十五度。
箕十一宮二十六度五十分。南六度五十六分。

右二十八宿鈐。乃歷元甲子年之黃道經緯度分。其緯度距黃道之南北。千古不移。而經度則每歲東行五十一秒。所謂歲差也。故求宿度。必須以距歷元積年與歲差五十一秒相乘。得數加入宿鈐。方得所求年各宿實在之度分。

赤道宗北極。黃道宗黃極。而恆星天亦以黃極爲宗。星距黃極有定度。其經度之東移者。恆與黃道平行。故距黃道之南北千古不移。而距赤道時時不同。古在赤道南者。今或在北。古在北者。今或在南。術家但知天樞一星去極遠近不同。不知書天星宿皆有移動也。每歲東行五十一秒。由積候而得。雖或稍有贏朒。亦必遲之又久而後可見。此二十八宿度數與崇禎戊辰所測者間有損益。

黃赤距度表

黃道度	〇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〇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〇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〇	右順
三九秒	〇〇	五五	四九	四三	三六	二七	一七	〇四	〇四	九四	〇〇	四四	四〇	三四	二八	一九	一〇	〇一	〇一	〇一	〇一	〇一	〇一	〇一	〇一	〇一	〇一	〇一	〇一	〇一	〇一	二八
宮宮分	〇	二三	二四	二四	二五	二五	二六	二六	二六	二六	二六	二六	二六	二六	二六	二六	二六	二六	二六	二六	二六	二六	二六	二六	二六	二六	二六	二六	二六	二六	二六	宮宮
北南度	一一	一一	一二	一二	一三	一三	一四	一四	一四	一五	一五	一六	一六	一六	一七	一七	一七	一八	一八	一八	一九	一九	一九	一九	二〇	二〇	二〇	二〇	二一	二一	二一	南北
四十秒	七	五〇	四一	二〇	〇一	〇一	四九	二二	四二	四六	三六	一〇	二九	三一	一七	四六	五三	二九	五五	四七	二六	〇六	四六	二六	〇六	四五	二五	〇五	四四	二四	〇四	一七 宮宮
分	二九	五〇	一一	三二	五二	一三	三一	五〇	〇九	二八	四六	〇四	二二	三九	五六	一三	三〇	四七	〇五	二二	三九	五六	一三	三〇	四七	〇五	二二	三九	五六	一三	三〇	南北
五十一秒	四一	一四	一五	一四	二九	四一	二〇	三五	二五	一四	五三	三〇	四二	二八	五〇	四五	一四	一八	五五	一四	一八	五五	一四	一八	五五	一四	一八	五五	一四	一八	五五	初六 宮宮
宮宮分	一四	二四	三四	四五	五九	一〇	二一	三一	四一	五一	〇二	一二	二二	三二	四二	五二	〇三	一三	二三	三三	四三	五三	〇四	一四	二四	三四	四四	五四	〇五	一五	二五	南北
北南度	二〇	二〇	二〇	二〇	二〇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宮宮
黃道度	三〇	二九	二八	二七	二六	二五	二四	二三	二二	二一	二〇	一九	一八	一七	一六	一五	一四	一三	一二	一一	一〇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〇	左逆

推步法解卷二

推月離法

用數

太陰每日平行、四萬七千四百三十五秒〇二一一七七。

用前後兩日食諸行相近者計其積日。得日平行十三度一十分三十五秒太陰小時刻四平行、一千九百七十六秒四五九二一五七。

日平行二十四分之三十二分五十六秒二十七微奇。

月孛每日平行、四百〇一秒〇七七四七七。

月本輪最高點也。其對衝即古法人轉。日平行六分四十一秒五微奇。以減太陰日平行。爲月自行。

正交每日平行、一百九十〇秒六四。

月道交黃道。自南而交入於北之一點也。其對衝爲中交。日平行三分一十秒三十六微奇。其行左旋。

正交謂之羅睺。中交謂之計都。古法以正交爲中。中交爲正。

本天半徑、一千萬。

遇之數。即爲所求之距度也。

假如太陽實行七宮二十一度。于下列七宮對左行一十一度橫查之。一十七度三十分二十九秒。係北緯。又如實行十一宮八度。于上列十一宮對右行八度橫查之。二十一度四十一分二十五秒。係南緯。

表只列整度。其分數用中比例法求之。

六十分化三千六百秒。爲一率。實行零分化秒。爲二率。本度距緯與次度距緯相減。餘分化秒。爲三率。求得四率爲秒。以分收之。視次度多于本度者。加之。少於本度者。減之。　算表之法。以本天半徑爲一率。正弦以正弦率。黃赤大距之正弦三九八六二爲二率。距春秋分黃道度之正弦爲三率。求得黃赤距度分。分下之秒。視表內次一分之數。用中比例法求之。檢八線表。得黃赤大距古多今少。古測日度二十四度。當今整度二十三度三十九分。元至元時。日度二十三度九十分。當今整度二十三度三十三分。明季測整度二十三度三十一分半。此表大距二十三度二十九分半。今時所測。向後又當漸減。此一事亦不知何時而起何時而止者也。

本天距地比例數見推月食法。

本輪半徑、五十八萬。

均輪半徑、二十九萬。

本輪之心在本天。均輪之心在本輪。均輪半徑得本輪半徑之半。本輪左旋。均輪右旋。

負圈半徑、七十九萬七千。

負圈者、所以負均輪而繫次輪者也。其半徑合均輪全徑及次輪半徑。當次輪最近點對衝之處。負圈隔均輪右旋。則次輪亦隨之。後雖不用負圈。而負圈在其中。無負圈。則次輪無爲帶動者矣。

次輪半徑、二十一萬七千。

次輪者、月離日之輪也。五星次輪心在均輪上。獨月次輪心在負圈上。其周恆與均輪相切。負圈帶之右旋。而次輪之度自左旋。月離日一度。次輪上兩度。謂之倍離。則至望。望至朔。而兩周。

次均輪半徑、一十一萬七千五百。

次均輪者、月實體所在也。五星實體在次輪上。月獨有次均輪。其心在次輪上。一月兩周。朔望時。最近于均輪心。兩弦時。最遠于均輪心。月在次均輪上左旋。從輪心出線距地心。作十字線於輪面。朔望時。恆當直線之下。兩弦時。恆當直線之上。朔弦與望弦間。恆在橫線之左。弦望與弦朔間。恆在橫線之右。

亦一月而兩周。

黃赤大距、二十三度二十九分三十秒。

康熙甲午年所測也。

朔望黃白大距、四度五十八分三十秒。

兩弦黃白大距、五度一十七分三十秒。

白道者、月道也。朔望月在次均輪之底。故兩道稍斂而狹。兩弦月在次均輪之頂。故兩道稍張而闊。其中數五度八分。

太陰平行應、一宮〇八度四十分五十七秒一十六微。

歷元天正冬至次日壬申子正時太陰平行宮度也。授時歷。日子正便于積算幾日也。後月孛正交及五星諸應做此。

月孛應、三宮〇四度四十九分五十四秒〇九微。

正交應、六宮二十七度一十三分三十七秒四十八微。

求天正冬至詳日應

求太陰平行

證中積分詳日應加氣應小餘。

六五六三七四九二六也。

減天正冬至小餘。

所求天正冬至日之餘數也。

得積日。上考往古則減氣應小餘。加天正冬至小餘。與太陰每日平行相乘。滿周天秒數、去之。餘數收爲宮度分。以加太陰平行應。得太陰年根。上考往古則減。

加氣應小餘者、從歷元辛未日子正時起也。減天正冬至小餘者、欲得盈日也。歷元冬至日子正。得積日若干。猶之歷元冬至次日子正至今年冬至次日子正也。太陰平行應。實歷元冬至次日子正之宮度分。以加積日之平行。卽是今年冬至次日之平行矣。故爲太陰年根。

又證太陰每日平行。以距天正冬至之日數乘之。得數爲秒。以宮度分收之。與年根相併。滿十二宮去之。爲太陰平行。

求月孛平行

以積日與月孛每日平行相乘。滿周天秒數、除之。餘數收爲宮度分。以加月孛證月孛每日平行。以距天正冬至之日數乘之。得數爲秒。以宮度分收之。與年根相併。滿十二宮。棄之。爲月孛平行。

求正交平行

以積日與正交每日平行相乘。滿周天秒數、去之。餘數收爲宮度分。以減正交證月孛每日平行。以距天正冬至之日數乘之。得數爲秒。以宮度分收之。以減年根。年根不足減者、加十二宮減之。爲正交平行。

求用時太陰平行

以本日太陽均數變時。得均數時差。均數爲加者、時差爲減。均數減者、時差爲加。

假如均數一度四十五分三十秒。一度變四分。四十五分變三分。三十秒變二秒。併之。得七分零一秒。

又以本日太陽黃赤經度差。經卽實行。詳日躔求法見後。求月出入時刻條。相減。餘數變時。得升度時差。二分收爲加。二分後爲減。乃以兩時差相加減。爲時差總。兩時差同爲加者、則相併爲總。其號仍爲加。同爲減者、亦相併爲總。其號仍爲減。兩時差一加一減者、則相減爲總。加數大、爲加減。減數大、爲減減。化秒。與

一度常作一小時。一小時平行若干秒。則今有之時差當得若干秒也。
得數爲秒。以分收之。得時差行。以加減太陰平行。時差總爲加者則減。爲減者則加。
時分與度分加減每相反。
爲用時太陰平行。
用時何也。凡時刻有二。一爲時刻之數。一爲時刻之位。太陽左旋。依赤道平轉。周天三百六十度。其數有常。因其一周之運而截之爲時刻。此時刻之數也。隨人所居之地。必有正子午圈。太陽一日之軌迹。必過此圈。加臨于正子正午。乃爲子午。則亦依赤道均分之爲時刻。此時刻之位也。二者同宗。左道。而常有差。其差之根有二。一由太陽有平行、實行。平行者輪心。實行者日體。其與時刻之數相符者。乃本輪心所到。而日體或在其左右。均數減。則方位未及。而時有加分。均數加。則方位已過。而時有減分矣。一由黃赤道有升度差。二分後。黃道斜而赤道直。赤道之升度少。則太陽所到之位已過。而時有加分。二至後。黃道度大。赤道度狹。赤道之升度多。則太陽所到之位未及。而時有減分矣。前所算每日子正時者。乃時刻之數。而日體未必正加於子之位。故合兩種時差定其加減之分。乃爲用時。從用時至平時。其間太陰必有行分。故以加減子正之平行爲用時太陰平行。　太陽實行惟最卑最高無時差。而時差最大者。今時在二分後八日。黃赤升度惟二至二分無時差。而時差最大者恆在四立節。故二差參差不齊。必合而求其總。乃爲眞時差。崇禎新書曰差表既舛誤。月離交食皆有加減時表。又止算升度之時差。不以均數時差相較。皆未爲精密也。

求初實行

置用時太陰平行。減月孛平行。
太陰平行不及減者。加十二宮減之。後倣此。
得引數。
太陰距月孛度。
用直角三角形。以本輪半徑之半爲對直角之邊。
均輪半徑二十九萬。居本輪半徑之半。故本輪內減去均輪半徑。其餘爲本輪半徑之半。
以引數爲一角。求得對角之邊。　引數過象限以後。
半徑千萬爲一率。引數正弦爲二率。對直角之邊爲三率。求得四率。爲對餘角之邊。　用二率之法同
用二率之法。詳日躔求宿行條。
三因之。
本輪半徑之半二十九萬。合本輪均輪半徑八十七萬。是三其二十九萬也。故小邊無論大小皆三因之三之一爲對角之邊。三之二即均輪上倍引數度之通弦。均輪右旋。必倍引數。其理與太陽同。此邊所抵即次輪最近點所在。
又求得對餘角之邊。
半徑千萬爲一率。引數餘弦爲二率。對直角之邊爲三率。求得四率。爲對餘角之邊。　用二率之法同
上。
與半徑相加減。引數九宮五二宮相加。三宮五八宮相減。
初宮起最高。故與太陽加減異。
復用直角三角形。以三因數爲小邊。加減半徑數爲大邊。直角在兩邊之中。求得對小邊之角。爲初均數。
大邊爲一率。小邊爲二率。本天半徑爲三率。求得四率。爲正切。以正切線檢表。得均角度。言初均者。對後二三均也。
并求得對直角之邊。爲次輪最近點距地心線。爲求次均數之用。
本天半徑爲一率。初均數度之正割線爲二率。大邊爲三率。求得四率。與均輪相切。最近點。謂最近於均輪心。
置用時太陰平行。以初均數加減之。引數初宮至五宮爲減。六宮後爲加。爲初實行。
初實行者。次輪最近點所到之度。惟定朔定望。此點即爲次均輪之心。月在次均輪之底。與距地心線正相直。即以初實行爲月實行。非定朔定望。更有二三均加減。

求白道實行

置初實行。減本日太陽實行。得次引。即月距日度。
太陽實行。求日躔時所得。必用實行。乃得實距。後五星同。
用三角形。
斜三角也。
以次輪最近點距地心線爲一邊。
此線爲初實行之界線。
倍次引之通弦。千萬爲一率。次引之正弦爲二率。次輪半徑爲三率。求得四率。倍之。即通弦。
月距日一度。次輪上左旋二度。故用倍次引之通弦。通弦者。正弦之倍數也。
爲一邊。
此邊所指。即次均輪心所到。
以初均數與引數減半周之度。引數不及半周。則與半周相減。如過半周。則減去半周。

引數減半周之度。即均輪心距最卑之度。

相加。

初均數有加有減。此與引數減半周之度恆相加。何也。凡次輪最近點距地心線。惟初宮六宮之初度無初均數者。其線正有初均數。則線必斜。其斜線之數。即初均之數。試從最近點于次均輪心。借次均輪上作度。初均爲加者。度在輪之左半。斜線穿心至近頂。分輪爲兩。其左半必一百八十度也。而計度必從輪之正頂始。正頂在斜線之右。則當加此數矣。初均爲減者。度在輪之右半。斜線穿心至近頂。亦分輪之右半爲一百八十度。而正頂在斜線之左。則亦當加此數矣。故無論初均爲加爲減。恆用加。又以次引距象限度。次引不及象限。則與象限相減。如過象限及過三象限。則減去象限。則減去二象限。餘數仍與象限相減。

次輪上爲倍離度。次引一象限。倍之則半周。次引距象限度。減之倍次引距半周度也。次引二象限。則次輪一周矣。故過二象限。與不過象限同。過三象限。與過一象限同。

加減之。初均數減者。次引過象限。減過二象限。則相加。不過象限。減過三象限。則相減。初均加者反是。

次引適足一象限者。無加減。其有距象限度。如初均數與引數減半周之度相加爲一百五十度。是初均數減。則其行。則同爲減。九宮初均加。而次輪又在其左。則同爲加。其他上下各宮。距地心線之度。至初宮六宮之初度。皆相減。過此。則相加。又如初均數加引數減半周之度。相加爲二百一十度。減去半周。餘此。仍與三十度相減。滿象限而後相加。又如初均數加引數減半周之度爲二百一十度。減去半周。餘三十度。是初均數加引數減半周之度。亦是初均數減。則與象限相減爲六十度。次引六十度。距象限三十度。相減無餘。過象限六十度。次引倍度。不及半周。爲減。

又以此線及次引。用三角法求得三均數。次均輪心距地心線爲一邊。次均輪半徑爲一邊。次引倍度爲所夾之角。求得對角之邊。爲次均輪心距地心線。

二均角之正弦爲一率。次引倍度之通弦爲二率。夾角之正弦爲三率。求得四率。爲次均輪半徑之角。爲三均數。

并求得對角之邊。爲次均輪心距地心線。

二均角之正弦爲一率。次引倍度之通弦爲二率。夾角之正弦爲三率。求得四率。爲次均輪半徑。

又以此線及次引。用三角法求得三均數。次均輪心距地心線爲一邊。次均輪半徑爲一邊。次引倍度爲所夾之角。求得對角之邊。爲次均輪心距地心線。

三均數。月體所值也。次均輪度亦左旋。與次引倍度相應。其度從輪下起。所夾之角。爲次均輪半徑之角。爲三均數。

與全周相減。用其餘爲所夾之角。亦本角也。本角減半周。爲外角。亦用切線分較。若半外角切線。與半較角切線。以半較角減半外角。其餘爲所求之三均角。

隨定其加減號。次引倍度不及半周。爲加。過半周。爲減。

不及半周者。月在輪左。故加。過半周者。月在輪右。故減。

乃以二均數與三均數相加減。爲二三均數。兩均數同號。則相加。異號則相減。

月離二三均加減表即此數。

以加減初實行。二均三均同爲加。號者仍爲加。同爲減。號者仍爲減。如一爲加。一爲減。號者。加數大則加。減數大則減。爲白道實行。

求黃道實行

用弧三角法。

二均數者。次均輪心所到也。當用切線分外角法求之。距地心線與倍次引之通弦相併。爲一率。相減之餘爲二率。半外角切線爲三率。求得四率。爲半較角切線。以半較角減半外角。其餘爲對通弦之角。

無初均者。初宮與六宮之初度也。次輪心距地心線。以相減得之。本輪半徑五十萬七千。餘七萬三千。初宮初度與半徑相減。爲九百九十二萬七千。次引倍度爲所夾之角。亦外角也。求二均。亦倣前法。邊總與邊較。若半外角切線。與半較角切線。以半較角減半外角。得對次輪半徑之角。

隨定其加減號。如泛限不及九十度。則與九十度倍減。餘數倍之。爲加減限。初均爲加者。以次引倍度減全周之餘數。倍與限相較。亦以次引倍度減全周之餘數。倍與限相較。下有脫文。宮云。如泛限過九十度。則減去九十度。餘數倍之。爲加減限。初均爲減者。以次引倍度減全周之餘數。倍與限相較。

泛限適足九十度者。本輪三宮九宮之初也。此際次輪皆出距地心線之外。三宮初均減。而次輪又在其右。則同爲減。九宮初均加。而次輪又在其左。則同爲加。其他上下各宮。距地心線之度。至初宮六宮之初度。割次輪各半而止。皆以此線所割之度爲限。其度皆與九十度減餘之倍數也。二均與限相較而大者。在距線之外。故與初均之加減同。相較而小者。入距線之內。故減變爲加。加變爲減。

斜弧三角也。

求得黃白大距及交均。以黃白大距半較爲一邊。次引倍度不及半周爲減。過半周爲加。黃白大距半較之角。求得對半較之弧。爲黃白大距。亦求得對邊。爲黃白大距之角。即與交均所夾之角。爲交均。

朔望黃白大距小。兩弦黃白大距大。其較一十九分。折其中數五度八分半較則九分半也。欲求每度之黃白大距有兩邊夾一角求對角之邊。正法須用兩次乘除。捷法以加減代一次乘除。其法兩邊相加爲總弧。相減爲較弧。以兩弧餘弦相減折半爲初數。視所夾角不過象限者。用正矢。過一象限者。用大矢。過二象限。與過一象限同。過三象限。與不過象限同。以其矢與初數相乘。半徑爲法。除之。得對弧較弧兩矢之較。以矢較加入較弧矢。得對弧矢。以矢減半徑。爲餘弦。以餘弦檢八線表。得所求黃白大距前有兩邊。又求得一邊。因以求對半較之角。是三邊求角也。亦倣前法而倒用四率。以黃白大距中數爲一邊。求得黃白大距爲一邊。兩邊相加爲總弧。相減爲較弧。各以餘弦相減折半。爲初數。以半較對弧與較弧兩矢之較。與半徑相乘。初數爲法。除之。得所求角之矢。得矢。即得餘弦。因以得對半較之角。其消之交均何也。兩交亦有加減均度也。黃白大距中數一邊爲緯。半交一邊爲經。兩交點皆在經圈。惟朔望兩弦。二邊相合。無交均角。則兩交點如其平行之度。過此。即有次引倍度角。亦必有交均角。而交點漸離其平行之處矣。次引倍度滿象限。即半較亦成正線。與白道經圈平行。而均度最大。得一度四十六分。此一度四十六分。即半較九分半所成。蓋半較在五度有奇之處則小。在九十度處則大。故也。

以交均加減正交平行。次引倍度不及半周爲減。過半周爲加。

交行左旋。減者更進而前。加者則卻而後也。

得正交實行。

交行當爲前卻之行。惟朔望兩弦平行。即實行。

又加減六宮。爲中交實行。

正交移。則對宮者亦移。

當白道實行。減正交實行。得距交實行。

白道實行不及減者。加十二宮減之。距交只論正交後。以距交查切線。或距正交。或距中交。

以本天半徑爲一率。黃白大距之餘弦爲二率。距交實行之正切爲三率。求得四率。爲黃道之正切。

此正弧三角兩角與一邊求對餘角之邊也。黃白大距。爲黃白交角。距交實行爲白道一邊。又黃白距緯從黃極出線。截白道。交黃道。其交必成正角。又爲一角。今求對餘角之黃道。同升度法。以兩角之正弦餘弦比兩邊之正切。亦即句股形大弦與大句若小弦與小句也。後凡求黃赤。五星本道求黃。皆倣此。本天半徑爲一率。即正角之正弦也。後凡正弧三角用半徑者倣此。

求黃道緯度

以本天半徑爲一率。黃白大距之正弦爲二率。距交實行之正弦爲三率。求得四率。爲距緯之正弦。檢八線表。得黃道緯度。距交實行初宮至五宮爲黃道北。六宮至十一宮爲黃道南。

距交實行之正弦。謂黃道距交度也。凡正弧三角四率俱用正弦者。正角有所對之角。而所求之邊又有所對之角也。

求宿度

依日躔求宿度法

各宿每年加五十一秒。

求得本年舊道宿鈐。以黃道實行。月孛正行。及正交中交實行各度分。視其足減宿鈐內某宿。即減之。餘爲各種宿度

求合朔弦望

太陰實行

謂黃道實行。

與太陽實行同宮同度。爲合朔限。距三宮。爲上弦限。距六宮。爲望限。距九宮。爲下弦限。皆以太陰未及限度爲本日已滿限度。爲次日。求時之法。以太陽本日實行與次日實行相減。又以太陰本日實行與次日實行相減。兩減數相較。是爲限日太陰距太陽之實行也。以一日實行爲法。比出距限餘分。應得若干時刻。

求合朔。即于本日太陽實行內減太陰實行。餘爲三率。

六爲十。後求交宮時刻倣此。

求得四率。爲距子正之分數。如法收之。得合朔弦望時刻。

求交宮時刻

以太陰本日實行與次日實行相減。未過宮。爲本日。已過宮。爲次日。餘爲一率。日法爲二率。太陰本日實行與三十

度相減。餘爲三率。求得四率。爲距子正之分數。如法收之。得交宮時刻。

求正升斜升橫升

合朔日。太陰實行自子宮十五度至酉宮十五度。爲正升。

春分前後一宮半也。

自酉宮十五度至未宮初度。爲斜升。

夏至前一宮半也。

自未宮初度至寅宮十五度。爲橫升。

夏至後五宮半也。

自寅宮十五度至子宮十五度。爲斜升。

冬至前半宮後一宮半也。

求太陰出入時刻

以本日太陽黃道經度求其赤道度。（以本天半徑爲一率。黃赤大距之餘弦爲二率。本日太陽距春分黃道經度之正切爲三率。求得四率。爲赤道經度之正切。）

時刻宗赤道。故必先求太陽赤道度。其求法與白道求黃道同理。

又用弧三角法。

斜弧三角也。

以太陰距黃極爲一邊。

前旣求得黃道距緯度分矣。距緯在北。減九十度。距緯在南。加九十度。爲太陰距黃極度。

黃赤大距與黃極距北極等。北極爲心。黃極爲界。規一小輪。大距正弦恆爲半徑。此一邊卽小輪半徑度。

太陰距冬至黃道經度。爲所夾之外角。（過半圍者。與全周相減。用其餘。）

外角減半周。卽本角。求對邊。用本角取矢。銳角用正矢。鈍角用大矢。

求得對邊。

對所夾本角之邊。

爲太陰距北極度。

求法。兩邊相併。爲總弧。相減。爲較弧。兩弧各取餘弦相加折半。爲初數。與角之矢相乘。半徑千萬除之。得對弧較弧兩矢之較。以矢減半徑。爲餘弦。以餘弦檢表。得對邊。

加減九十度。得赤道緯度。（不及九十度者。與九十度相減。餘爲北緯。過九十度者。減去九十度。餘爲南緯。）又求得近北極之角。爲太陰距冬至赤道經度。

前有兩邊。又求得距北極一邊。用三邊以求又一角。爲近北極之角。其度卽太陰距冬至赤道經度。求法。以黃赤大距爲一邊。太陰距北極爲一邊。兩邊相併。爲總弧。相減。爲較弧。各取餘弦。視總弧過象限。兩餘弦相加。不過象限。相減折半。爲初數。又以較弧矢與對邊之矢相減。餘爲所求角之矢。矢減半徑。爲餘弦。檢表。得太陰距冬至赤道經度。

乃以本天半徑爲一率。北極高度之正切爲二率。太陰赤道緯度之正切爲三率。求得四率。爲赤道緯度正切。與半徑平行。赤道正弦與極高正切平行。故能爲句股比例。與求日出入卯酉前後赤道度同理。

檢八線表。得太陰出入在卯酉前後赤道度。（太陰在赤道北。出在卯正前。入在酉正後。太陰在赤道南。出在卯正後。入在酉正前。）

與春秋分前後太陽出入同理。

以加減前後太陰距太陽赤道度。（太陰赤道經度內減去太陽赤道經度。卽得。不足減者。加十二宮減之。）得數變時。

假令距太陽九十度。則變爲六小時。

自卯正酉正後計之。（出地自卯正後。入地自酉正後。）再加本時太陰行度之時刻。（約一小時行三十分。變爲時之二分。）

月離不平行。所差者微。可用約數。如六小時約行三度。爲時十二分。

卽得太陰出入時刻。

日躔月離兩篇不言求閏月者。旣求得定氣定朔。視無中氣之月。證閏。不必求也。古法。證閏常在歲終。至漢太初歷。始改用無中氣之月。然猶未知定朔也。自唐以來。始用定朔。然不用定氣。則無中氣之月未必果無中氣也。至我朝。始被定朔定氣以證閏。而閏始眞。百餘年來。正月與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未證閏者。太陽最卑近冬至。此數月日行遲。節氣積。與閏不相值故也。

推步法解卷三

推月食法

月食無視差。較易於日食。故先之。

用數

朔策、二十九日五三〇五九三。

日月平行相會之日數也。小餘與授時、大統同。十

望策、一十四日七六五二九六五。

小餘十八小時二十二分一秒三十七微有奇。

太陽平行朔策、一十〇萬四千七百八十四秒三〇

二十九度六分二十四秒十八微奇。平行望策、

太陽引數朔策、一十〇萬四千七百七十九秒三五

二十九度六分十九秒奇。引數望策、五萬二千三百九十三秒二五二一六二。

太陰引數朔策、九萬二千四百三二四。半之爲望策

太陽光分半徑、六百三十七。

地半徑設一百。太陽實半徑五百零七。而光體四溢。更有餘分一百三十。以此照地體。能侵入下半。而

地景亦因之瘦小也。

地半徑、一百。

設整數。便於算也。地周九萬里。半徑一萬四千一百三十餘里。

太陰實半徑、二十七。

比太陽半徑少一十九倍有奇也。日月實體甚相懸。而視徑略相等。全徑約半度有奇。月稍大於日焉。

最高最卑則各有加減。

太陽最高距地、一千〇一十七萬九十二百〇八。與地半徑之比例爲一十一萬六千二百。

太陽本天半徑加本輪半徑。減去均輪半徑。爲太陽最高距地數。其比例爲一千一百六十二地半徑。

高卑之中、一十一萬四千一百五十四奇。本輪均輪漸小。則此數亦微差。

太陰最高距地、一千〇一十七萬二千五百。與地半徑之比例爲五千八百一十六。

太陰本天半徑加本輪半徑。減去均輪次均輪兩半徑。爲太陰最高距地數。其比例爲五十八地半徑

奇也。高卑之中、五千七百一十七四奇。

滿周天、去之。得二十五度四十九分奇。引數望策當加半周六十四

四千四百七十秒一二四二九五。

太陰交周朔策、一十一萬〇四百一十四秒〇一六五七四。

滿周天、去之。得一宮零四十分十四秒奇。交周望策當加半周六十

三千二百零七秒〇〇八二八七。

太陽小時引數、一百四十七秒八四〇一二七。

太陽小時平行、一百四十七秒八四七一〇四九。

二分二十七秒奇也。

太陰小時引數、一千九百五十九秒七四七六五四二。

三十二分三十九秒奇也。

太陰小時交周、一千九百八十四秒四〇二五四九。

三十三分四秒奇也。

月距日小時平行、一千八百二十八秒六一二一一〇八。

三十分二十八秒奇也。

太陽光分半徑、六百三十七。

地半徑設一百。太陽實半徑五百零七。而光體四溢。更有餘分一百三十。以此照地體。能侵入下半。而

地景亦因之瘦小也。

地半徑、一百。

設整數。便於算也。地周九萬里。半徑一萬四千一百三十餘里。

太陰實半徑、二十七。

比太陽半徑少一十九倍有奇也。日月實體甚相懸。而視徑略相等。全徑約半度有奇。月稍大於日焉。

最高最卑則各有加減。

太陽最高距地、一千〇一十七萬九十二百〇八。與地半徑之比例爲一十一萬六千二百。

太陽本天半徑加本輪半徑。減去均輪半徑。爲太陽最高距地數。其比例爲一千一百六十二地半徑。

高卑之中、一十一萬四千一百五十四奇。本輪均輪漸小。則此數亦微差。

太陰最高距地、一千〇一十七萬二千五百。與地半徑之比例爲五千八百一十六。

太陰本天半徑加本輪半徑。減去均輪次均輪兩半徑。爲太陰最高距地數。其比例爲五十八地半徑

奇也。高卑之中、五千七百一十七四奇。

朔應、二十六日三八五二六六。

歷元天正冬至辛未。是十一月初四日。此從初五日壬申子正算起、距十二月戊戌平朔、二十六日有奇也。其小餘、九小時十四分四十六秒有奇。

首朔太陽平行應、初宮二十六度二十分四十二秒五十七微。太陰同。

首朔者。歷元甲子年前十二月朔也。

首朔太陽引數應、初宮一十九度一十〇分二十七秒二十一微。

太陽距最卑度也。以減太陽平行應、爲首朔最卑所在。

首朔太陰引數應、九宮一十八度三十四分二十六秒一十六微。

太陰距月季度也。太陰平行應加十二宮、以引數應減之、爲首朔月孛所在。

首朔太陰交周應、六宮初度三十〇分五十五秒一十四微。

太陰距正交度也。太陰平行應加十二宮、以交周應減之、爲首朔正交所在。

求首朔

置積日、詳月應。

求天正冬至詳日應。

歷元冬至次日子正至所求年冬至次日子正也。

減朔應、得通朔。上考往古。加朔應。

積日內減二十六日有奇。是從歷元十二月首朔起也。通朔者。未計積朔之名。

以朔策除之、得數加一、爲積朔。餘數轉減朔策、爲首朔。上考往古。加一、餘數即爲首朔。不用加一、餘數即爲首朔。不用轉減朔策。

得數者。除得若干朔也。加一者、得數之外加一朔、乃爲十二月朔也。前所除仍有不盡之日分、於所加一朔內減之、即得所求之首朔距天正冬至次日後若干日及分。通計積朔日分、從歷元十二月戊戌平朔起算。上考往古、則以積朔、減積朔太陰交周應。

求太陰入食限

以積朔與太陰交周朔策相乘。滿周天秒數、去之。餘爲積朔太陰交周。加首朔太陰交周應。上考往古、則以積朔、減積朔太陰交周應。

首朔太陰交周應不足減者。加十二宮減之。後倣此。

又加太陰交周望策。再以太陰交周朔策迭加十三次。得逐月望太陰平交周。

加十三次者。十二月望至十二月望也。

視某月交周入可食之限。即爲有食之月。交周自五宮十五度〇六分至六宮十四度五十四分。自十一宮十五度〇六分至十二宮十四度五十四分。皆爲可食之限。

初宮、五宮、陰歷也。六宮、十一宮、陽歷也。皆以距交十四度五十四分爲盡覓之限。較授時十三度五分者加大。

再於實交周詳之。

一年入食限者有二次或三次。而不皆食者。有定望加減也。定望在望、不算也。或已入食限而日月地最平徑有減差。亦不食也。

求平望

以太陰入食限之月數與朔策相乘。加入望策。再加首朔日分及紀日。天正冬至加一日。即紀日。

天正冬至從甲子日起。又加一日爲紀日。何也。前算積日從歷元辛未日子正起。中間差一日。故於天正冬至日加一日爲紀日。

滿紀法去之。餘爲平望日分。自初日起甲子。得平望干支。以日法通其小餘。如法收之。得時刻分秒。

求太陽平行

置積朔。加太陰入食限之月數。與太陽平行朔策相乘。滿周天秒數、去之。爲積朔太陽平行應。上考往古、則以積朔、減平行減平行應。又加太陽平行望策。即得。

求太陽平引

置積朔。加太陰入食限之月數。與太陽引數朔策相乘。滿周天秒數、去之。爲積朔太陽平引數應。上考往古、則以積朔、減平引減引數應。又加太陽引數望策。即得。

求太陰平引

置積朔。加太陰入食限之月數。與太陰引數朔策相乘。滿周天秒數、去之。爲積朔太陰平引數應。上考往古、則以積朔、減平引減引數應。又加太陰引數望策。即得。

求太陽實引

以索隱平引。依日躔法求得太陽均數。以太陰平引。依月離法求得太陰初均數。兩均數相加減。爲距弧。

平望時或朱及望或已過望之弧。

以小時月距日平行爲一率。一小時化秒爲二率。

一小時、三千六百秒。

距弧化秒爲三率。

一分化六十秒。一度化三千六百秒。

求得四率。爲距時秒。

此以度秒求時秒也。

置定其加減號。兩均同加。日大則加。日小則減。兩均同減。日大則減。日小則加。兩均一加一減。其加減從日。

日月本輪以最高最卑爲界。左六宮爲加。右六宮爲減。兩均同加者。皆在左。兩減者。皆在右。一加一減者。或日左月右。或月左日右也。此欲加減太陽之平引數。進退皆從日。

又以一小時化秒爲一率。太陽小時引數爲二率。距時化秒爲三率。求得四率爲秒。以度分收之。爲交周距弧。以加減平交周。依距時加減號。以加減太陽平引。得實引。

此以時秒求度秒也。

以度分收之。爲太陽引弧。依距時加減號。以加減太陽平引。得實引。

爲求日實均之用。

求太陰實引

以一小時化秒爲一率。太陰小時引數爲二率。距時化秒爲三率。

即上條距時也。

求得四率爲秒。以度分收之。爲太陰引弧。依距時加減號。以加減太陰平引。得實引。

爲求月實均之用。

求實望

以太陽實引復求太陽均數。爲日實均。

如日躔求實行之法。用直角三角形兩次求之。其小直角用實引爲一角。

并求得太陽距地心線。直角三角形對直角之邊。前日躔。

此大直角三角形也。既求得直角之句與股。其斜弦爲太陽距地心線。法用本天半徑爲一率。實均數爲二率。大遊爲三率。求得四率。爲太陽距地心線。此線爲後求地影半徑之用。

度之正割線爲二率。大遊爲三率。求得四率。爲太陽距地心線。此線爲後求地影半徑之用。

以太陰實引復求太陰初均數。爲月實均。

如月離求初實行之法。用直角三角形兩次求之。其小直角用實引爲一角。

實行。故不復求二三均。

并求得太陰距地心線。詳月離。

此謂次均輪心距地心。非謂月之實體也。求法已解于月離求初實行條。朔望時。月與次均輪心同一直線上。故亦可謂之太陰距地。此線爲後求太陰半徑之用。

兩均相加減。爲實距弧。與距弧同。

亦兩均同號相減。異號相加。

依前求距時法。求得四率爲秒。以時分收之。爲實距時。盈平望。以實距時加減之。加減法與距時同。得實望。加滿二十四時。則實望進一日。本是減者。加一日作二十四時減之。則實望退一日。

進一日。爲次日。退一日者。子正前爲昨日。

求實交周

以一小時化秒爲一率。太陰小時交周爲二率。實距時化秒爲三率。求得四率爲秒。以度分收之。爲實交周距弧。以加減平交周。依距時加減號。又以月實均加減之。爲實交周。

以交周距弧加減平交周者。從平望至實望月距交進退之度也。而月實均爲月之實行。故又以實均加減之。爲實望時月距正交或中交之度。

依其加減號加減之。爲實望時月距正交或中交之度。

視實交周入必食限。爲有食。實交周自五宮十七度四十三分〇五秒至六宮十二度十六分五十五秒。必有食。自十一宮十七度四十三分〇五秒至初宮十二度十六分五十五秒。必有食。此食之限。不入此限者。不必算。

中交正交。陰曆陽曆皆以距交十二度十六分五十五秒爲必食之限。此以地影及月兩半徑之最大者算其所當之度如是也。地影必在日之衝。隨人所居。影即因之高下。無地面地心之視差。故月食不論陰陽。食分九服皆同。

求太陽黃赤實經度

以一小時化秒爲一率。太陽小時平行爲二率。實距時化秒爲三率。求得四率爲秒。以度分收之。爲太陽距弧。依距時加減號。以加減太陽平行。又以日實均加減之。爲黃道經度。

以太陽距弧加減太陽平行者。從平望至實望日進退之平度也。而日實均爲實行。故又以實均加減之。爲實望時日距冬至之經度。

即求得赤道經度。法詳月離求太陰出入時刻門。

以本天半徑比黃赤大距之餘弦。若太陽距春秋分黃道經度之正切。與赤道經度之正切也。春分後。黃道經度內減三宮。爲距春分黃道經度。秋分後。減九宮。春分前。加三宮。爲距秋分黃道經度。

求實望用時

如月離求初實行之法。用直角三角形兩次求之。其小直角用實引爲一角。朔望。求得初均。即得太陰實行。故不復求二三均。

并求得太陰距地心線。詳月離。

此即次均輪心距地心。非謂月之實體也。求法已解于月離求初實行條。朔望時。月與次均輪心同一直線上。故亦可謂之太陰距地。此線爲後求太陰半徑之用。

兩均相加減。爲實距弧。與距弧同。

亦兩均同號相減。異號相加。

依前求距時法。求得四率爲秒。以時分收之。爲實距時。盈平望。以實距時加減之。加減法與距時同。得實望。加滿二十四時。則實望進一日。本是減者。加一日作二十四時減之。則實望退一日。

進一日。爲次日。退一日者。子正前爲昨日。

求實交周

以一小時化秒爲一率。太陰小時交周爲二率。實距時化秒爲三率。求得四率爲秒。以度分收之。爲交周距弧。以加減平交周。依距時加減號。又以月實均加減之。爲實交周。

以交周距弧加減平交周者。從平望至實望月距交進退之度也。而月實均爲月之實行。故又以實均加減之。爲實望時月距正交或中交之度。

依其加減號加減之。爲實望時月距正交或中交之度。

視實交周入必食限。爲有食。實交周自五宮十七度四十三分〇五秒至六宮十二度十六分五十五秒。必有食。自十一宮十七度四十三分〇五秒至初宮十二度十六分五十五秒。必有食。此食之限。不入此限者。不必算。

中交正交。陰曆陽曆皆以距交十二度十六分五十五秒爲必食之限。此以地影及月兩半徑之最大者算其所當之度如是也。地影必在日之衝。隨人所居。影即因之高下。無地面地心之視差。故月食不論陰陽。食分九服皆同。

求太陽黃赤實經度

以一小時化秒爲一率。太陽小時平行爲二率。實距時化秒爲三率。求得四率爲秒。以度分收之。爲太陽距弧。依距時加減號。以加減太陽平行。又以日實均加減之。爲黃道經度。

以太陽距弧加減太陽平行者。從平望至實望日進退之平度也。而日實均爲實行。故又以實均加減之。爲實望時日距冬至之經度。

即求得赤道經度。法詳月離求太陰出入時刻門。

以本天半徑比黃赤大距之餘弦。若太陽距春秋分黃道經度之正切。與赤道經度之正切也。春分後。黃道經度內減三宮。爲距春分黃道經度。秋分後。減九宮。春分前。加三宮。爲距秋分黃道經度。

求實望用時

如月離求初實行之法。用直角三角形兩次求之。其小直角用實引爲一角。朔望。求得初均。即得太陰實行。故不復求二三均。

并求得太陰距地心線。詳月離。

此即次均輪心距地心。非謂月之實體也。求法已解于月離求初實行條。朔望時。月與次均輪心同一直線上。故亦可謂之太陰距地。此線爲後求太陰半徑之用。

兩均相加減。爲實距弧。與距弧同。

亦兩均同號相減。異號相加。

依前求距時法。求得四率爲秒。以時分收之。爲實距時。盈平望。以實距時加減之。加減法與距時同。得實望。加滿二十

四時。則實望進一日。本是減者。加一日作二十四時減之。則實望退一日。

進一日。爲次日。退一日者。子正前爲昨日。

求實交周

以一小時化秒爲一率。太陰小時交周爲二率。實距時化秒爲三率。求得四率爲秒。以度分收之。爲交周距弧。以加減平交周。依距時加減號。又以月實均加減之。爲實交周。

以交周距弧加減平交周者。從平望至實望月距交進退之度也。而月實均爲月之實行。故又以實均加減之。爲實望時月距正交或中交之度。

依其加減號加減之。爲實望時月距正交或中交之度。

視實交周入必食限。爲有食。實交周自五宮十七度四十三分〇五秒至六宮十二度十六分五十五秒。必有食。自十一宮十七度四十三分〇五秒至初宮十二度十六分五十五秒。必有食。此食之限。不入此限者。不必算。

中交正交。陰曆陽曆皆以距交十二度十六分五十五秒爲必食之限。此以地影及月兩半徑之最大者算其所當之度如是也。地影必在日之衝。隨人所居。影即因之高下。無地面地心之視差。故月食不論陰陽。食分九服皆同。

求太陽黃赤實經度

以一小時化秒爲一率。太陽小時平行爲二率。實距時化秒爲三率。求得四率爲秒。以度分收之。爲太陽距弧。依距時加減號。以加減太陽平行。又以日實均加減之。爲黃道經度。

以太陽距弧加減太陽平行者。從平望至實望日進退之平度也。而日實均爲實行。故又以實均加減之。爲實望時日距冬至之經度。

即求得赤道經度。法詳月離求太陰出入時刻門。

以本天半徑比黃赤大距之餘弦。若太陽距春秋分黃道經度之正切。與赤道經度之正切也。春分後。黃道經度內減三宮。爲距春分黃道經度。秋分後。減九宮。春分前。加三宮。爲距秋分黃道經度。

求實望用時

如月離求初實行之法。用直角三角形兩次求之。其小直角用實引爲一角。朔望。求得初均。即得太陰實行。故不復求二三均。

并求得太陰距地心線。詳月離。

此即次均輪心距地心。非謂月之實體也。求法已解于月離求初實行條。朔望時。月與次均輪心同一直線上。故亦可謂之太陰距地。此線爲後求太陰半徑之用。

兩均相加減。爲實距弧。與距弧同。

亦兩均同號相減。異號相加。

依前求距時法。求得四率爲秒。以時分收之。爲實距時。盈平望。以實距時加減之。加減法與距時同。得實望。加滿二十

與月離求黃道實行條同。亦貐日躔黃求赤也。

查八線表。得食甚交周。與實交周相減。爲交周升度差。

實交周者。白道上月距交之度也。黃與白有升度差。貐赤與黃有升度差也。

又以太陰小時引數與太陰實引相加。依月離求初均法算之。爲後均。以後均與月實均相加減。兩均同減。後均異號相加。數得又與小時月平行相加減。兩均同加。後均大則加。小則減。兩均同減。後均小則減。大則加。兩均一加一減。其加減從後均。爲月距日實行。

此於食甚之後設一小時。算其月距日行分若干。以爲升度差。當得若干時分之比例也。此一小時月距日實行。又爲後初虧復圓時刻之用。

乃以月距日實行化秒爲一率。

度分之秒。

一小時化秒爲二率。

時分之秒。

升度差化秒爲三率。

度分之秒。

求得四率爲秒。

時分之秒。

以分收之。得食甚距時。以加減實望用時。實交周初宮六宮爲減。五宮十一宮爲加。

實交周初宮六宮。月已過交。宜減。時分差早。五宮十一宮。月未至交。宜加。時分差晚。

爲食甚時刻。

既得實望用時。復求食甚時刻者。白道黃道有升度差。則時刻亦小異也。

求食甚距緯

以本天半徑爲一率。黃白大距之正弦爲二率。

黃白大距四度五十八分三十秒。正弦八六七三。

實交周之正弦爲三率。求得四率。爲正弦。

此以大股大句比小股小句也。

查八線表。得食甚距緯。實交周初宮五宮爲北。六宮十一宮爲南。

距交十二度十六分五十五秒以內所當二道之閣也。遠交緯大。近交緯小。如正當其交。則無距緯。月心與地影心合爲一。

求太陰半徑

以太陰最高距地爲一率。地半徑比例數爲二率。太陰距地心線。求月實均日所得。內減去次均輪半徑。爲三率。

求得四率。爲太陰距地。

此以最高時月距地半徑有奇。（有脫文。當云最高時求里漸里之距地五十八地半徑有奇。）求里漸里之距地也。前所求太陰距地心線者。次均輪心距地心線也。定朔望時。月體在次均輪之底。故須減去次均輪半徑一十一萬七千五百。乃爲月實體所在。

又以太陰距地爲一率。太陰實半徑爲二率。本天半徑爲三率。求得四率。爲正切。查八線表。得太陰半徑。

太陰視半徑。舊表。最小者一十五分一十五秒。最大者一十七分二十秒。

求地影半徑

以太陽最高距地爲一率。地半徑比例數爲二率。太陽距地心線。求日實均時所得。爲三率。求得四率。爲太陽距地。

此以最高時日距地一千一百六十二地半徑。求其漸里之距地也。

又以太陽光分半徑減地半徑所餘爲一率。太陽距地爲二率。地半徑爲三率。

太陽光分半徑大於地半徑五倍有奇。地影漸遠漸小。成角形。自日心至地影之盡處爲大句。又於大句股中分爲兩句股。光分半徑減地半徑所餘。次大句也。太陽距地。次大股也。地半徑。小句也。地影長。小股也。

又以地影長爲一率。地半徑爲二率。本天半徑爲三率。求得四率。爲正切。檢八線表。得地影之角度。引影線至本天。滿半徑。其度在本天之弧。

又以本天半徑爲一率。地影角之正切爲二率。地影長減太陰距地之餘爲三率。求得四率。爲太陰所當地影之闊。

太股比大句。若小股與小句也。

乃以太陰距地爲一率。地影之闊爲二率。本天半徑爲三率。求得四率。爲正切。檢八線表。得地影半徑最小者四十三分。最大者四十七分。

求食分

太陰全徑爲一率。十分爲二率。太陰半徑與地影半徑相併。爲併徑。

舊表。併徑最小者五十八分一十五秒。最大者一度四分二十秒。

內減食甚距緯。（併徑不足減距緯。即不食。）

距緯大于併徑。不食。與併徑等。亦不食。

餘爲三率。求得四率。即食分。

地影半徑內減太陰半徑。其餘距緯與之等。自此以上。皆能食既。

求初虧復圓時刻

以食甚距緯之餘弦爲一率。併徑之餘弦爲二率。半徑千萬爲三率。求得四率。爲餘弦。檢八線表。得初虧復圓距弧。

初虧至食甚。食甚至復圓。其距弧等。正弦縱。餘弦橫。皆至地影中橫過。故以餘弦半徑爲比例。八線之理。正弦餘弦相爲消長。正弦大者餘弦小。正弦小者餘弦大。極而至於無正弦。則餘弦與半徑等。假令食甚正當交點。無距緯。則一率與三率皆半徑。而二率四率之餘弦必等。餘弦等。正弦亦等。以併徑之正弦爲半徑。規一小圓於本天大圓之中。地影包其內。是距弧正弦與半徑等。月食必從影之正右橫過。且穿其心。又設距緯與併徑等。則一率與二率之餘弦等。三率與四率皆半徑。則小圓之半徑盡無距弧。月從影之上下相切而過。不食矣。其他有距緯。未至等於併徑者。三率半徑必稍大於二率。則四率之餘弦亦必稍大於二率。餘弦大者正弦小。距弧○蓋此下有脫文。當云距弧正弦亦必小於半徑。不穿心矣。

又以月距日實行化秒爲一率。

前求食甚時刻所得。

小時化秒爲二率。初虧復圓距弧化秒爲三率。求得四率爲秒。以度分收之。爲食甚距弧。化秒爲三率。求得四率爲度。

又加減黃白升度差。求升度差法。詳月離。求得太陰實行。詳月離。得太陰黃道經度。即求緯度。詳月離。

前已求食甚距緯矣。

求太陰赤道經緯度 詳月離求太陰

本天半徑爲一率。黃赤大距之餘弦爲二率。太陰距春秋分黃道經度之正弦爲三率。求得四率。爲赤道經度之正切。赤緯後無所用。如欲求之。依弧三角兩邊夾一角求對邊之法。

求宿度

求得本年黃赤道宿鈐。求黃赤道宿鈐法詳日躔。有黃道經緯度。即可求赤道經緯度。與太陰求赤道法同。

求宿赤道經度。用弧三角法。以本宿黃道緯度。南則加九十度。北則減九十度。爲一邊。本宿距冬至黃道經度。爲所夾之外角。過半周者。與全周相減。餘爲北緯過九十度者。減去九十度。餘爲南緯。○案此下有脫文。當云不及九十度者。則九十度相減。用其餘。依太陰求赤道緯度法。求得對角之邊。爲宿距北極度。不及九十度者。減去九十度。餘爲南緯。○案此上有脫文。當云不及九十度者。則加減之。詳日躔。即得太陰黃赤道宿度。

求黃道地平交角

此下二條。皆爲求定交角以辨初虧復圓方向也。

以食甚時刻。

從子正起。

變赤道度。每時之四分變作一度。每時之一分變度之十五分。又於太陽赤道經度內減三宮。不及減者。加十二宮減之。

經度起冬至。故減三宮爲春分。不及減者。在春分前也。

餘爲太陽距春分赤道度。兩數相加。減去之。爲春分距子正赤道度。加減半周。得午正赤道度。過半周者。減半周。爲午正西。不及及半周者。與半周相減。爲午正東。春分距午正東西度過象限者。與半周相減。餘爲秋分距午正東西度。與春分距午正西。同。以春秋分距午正東西度與九十度相減。

午正赤道距地平九十度故也。

餘爲春秋分距地平赤道度。乃用爲弧三角形之一邊。

斜弧三角也。地平載赤道。黃道不能成直角。故爲斜弧三角。

以黃赤大距度

再加減食甚距弧。

食甚距時之弧也。以一小時化秒爲一率。月距日實行化秒爲二率。食甚距弧爲秒。以度分收之。爲食甚距弧。其加減依食甚距時。

又加減黃白升度差。求升度差法。詳月離。求得太陰實行。詳月離。得太陰黃道經度。即求緯度。詳月離。

前已求食甚距緯矣。

求太陰赤道經緯度 詳月離求太陰

本天半徑爲一率。黃赤大距之餘弦爲二率。太陰距春秋分黃道經度之正切爲三率。求得四率。爲赤道經度之正切。赤緯後無所用。如欲求之。依弧三角兩邊夾一角求對邊之法。

求宿度

求得本年黃赤道宿鈐。求黃赤道宿鈐法詳日躔。有黃道經緯度。即可求赤道經緯度。與太陰求赤道法同。

求宿赤道經度。用弧三角法。以本宿黃道緯度。南則加九十度。北則減九十度。爲一邊。本宿距冬至黃道經度。爲所夾之外角。過半周者。與全周相減。餘爲北緯過九十度者。減去九十度。餘爲南緯。○案此上有脫文。當云不及九十度者。則九十度相減。用其餘。依太陰求赤道緯度法。求得對角之邊。爲宿距北極度。不及九十度者。減去九十度。餘爲南緯。○案此上有脫文。當云距弧正弦亦必小於半徑。不穿心矣。

又以月距日實行化秒爲一率。

前求食甚時刻所得。

小時化秒爲二率。初虧復圓距弧化秒爲三率。求得四率爲秒。以時分收之。爲初虧復圓距時。以加減食甚時刻。得初虧復圓時刻。減得初虧復圓。加得復圓。

求食既生光時刻

食甚距緯之餘弦爲一率。地影太陰兩半徑較。

相減之餘也。

次餘弦爲二率。半徑千萬爲三率。求得四率。爲餘弦。檢八線表。得食既生光距弧。又以月距日實行化秒爲一率。小時化秒爲二率。食既生光距弧化秒爲三率。求得四率爲秒。以時分收之。爲食既生光時刻。減得食既。加減食甚時刻。得食既生光時刻。減得食既生光。加得生光。

求食限總時

以初虧復圓距時倍之。即食限總時。

求太陰黃道經緯度

置太陽黃道經度。加減六宮。過六宮。則減去六宮。不及六宮。則加六宮。

月在日之對衝。故加減六宮。

即春秋分之角度。

及赤道地平交角（以兩高減象限得之。春分午酉、秋分午卯者。則以此度與分午酉者同。）

赤道去天頂與極高同。故以極高減象限。即得赤道距地平。地平正東正西距午正。皆九十度。故赤道地平交角。必與黃道地平交角亦同。

角度必兩邊皆滿九十度。乃見對角之弧度。午正赤道交角其度在子午圈。黃道地平交角亦同。

包黃道。得用其本角以向黃道。春分午東、秋分午西者。黃道包赤道。故赤道用其外角以向黃道也。本

角銳。外角鈍。鈍角之正弦餘弦。即銳角之正弦餘弦。但銳角之矢爲正矢。鈍角之矢爲大矢。大矢者。半徑加餘弦也。

爲邊傍之兩角。

兩角夾一邊

求得對邊之角。爲黃道地平交角。（春分午酉、秋分午卯者。得數即爲黃道地平交角。如春分午卯、秋分午酉者。則以得數與半周相減。餘爲黃道地平交角。）

即黃道九十度限距地高也。皆用形外垂弧法求之。形外垂弧者。從天頂出線。過春秋分角至地平。成

三率。求得四率。爲正切。檢表。得虛角。以春秋分角

直角。以爲用半徑比例也。春分午東、秋分午西者。赤角鈍而黃角銳。作垂弧於近赤道邊。以本天半徑

爲二率。垂弧之餘弦爲三率。求得四率。檢表得度。爲一率。赤道地平交角之正弦爲二率。春秋分距地平赤

黃角鈍。作垂弧於近黃道邊。亦以本天半徑爲一率。本天半徑爲二率。赤道地平交角之餘弦爲三率。求

道度之正弦爲三率。求得四率。爲正弦。檢表。得垂弧。又以春秋分距地平赤道度之餘弦爲一率。本天

得度。爲垂弧。又以春秋分距地平赤道度之餘弦切爲

半徑爲二率。赤道地平交角之餘切爲三率。求得

三率。求得四率。爲正切。檢表。得虛角。以春秋分角

爲虛角。又以本天半徑爲一率。虛角之正弦爲二

減半周。得初虧復圓距緯差角。各與黃道高弧交角相加減。爲初虧復圓定交角。

道地平交角之外角。以外角與半周相減。餘爲黃

則易邊爲角。易角爲邊。可用加減捷法求之。春秋

地平赤道度爲所夾之角。兩邊相併。爲弧。相減。

象限。相減折半。爲初數。以半徑爲一率。角之矢爲

矢較加入存弧矢。爲對弧矢。得正矢。與半徑相減。

易弧爲角。視得正矢。爲銳角。得大矢。爲鈍角。此法

求黃道高弧交角

正當交點也。

即以黃道高弧交角爲定交角。

以黃道地平交角之正弦爲一率。赤道地平交角之正弦爲二率。春秋分距地平赤道度之正弦爲三率。

求得四率。爲正弦。檢表。得春秋分距地平黃道度。

黃道地平交角。（如京師極高四十度。則交角五十度。凡

角角有所對之邊。又一角對所求之邊。則皆用正弦比例。

又以太陰黃道經度。視（春秋分在地平上者。與三九宮相減。餘爲太陰距春秋分黃道度。

此則在後。）又以太陰距春秋分黃道度。與春秋分距地平黃道度相加減。爲太陰距地平黃道度。（春

在分二則加。並分兩則減。

春秋分在午正東度是。）

之。甚時太陰所當黃道度。即地影之心。太陰距地平黃道度。即影心距地平黃道度。乃以太陰距

地平交角。（春秋分在午酉者。太陰距地平黃道度不及九十度。

與距其距限之東西。（春秋分在午酉者。與限西。過九十度。爲限東。春秋分在午東者反是。）

爲一率。本天半徑爲二率。黃道地平交角之餘切爲三率。求得四率。爲正切。檢表。得黃道高弧交角。

從天頂出線。過影心至地平。與黃道成交角。此角對下兩角間之地平弧。

如此求之。猶前求虛角總角之法也。此交角于地影上作之。大圓之角度。

角在左偏下。限西者。角在右偏下。

求初虧復圓定交角

置食甚交周。以初虧復圓距弧加減之。（加減得初虧復圓）得初虧復圓交周。乃以本天半徑爲一率。

正弦爲二率。初虧復圓交周之正弦各爲三率。各求得四率。爲正弦。

亦如求食甚距緯之法。

檢表。得初虧復圓距緯。（交周過一宮五宮爲緯北。過二宮四宮爲緯南。）又以餅徑之正弦爲一率。初

徑千萬爲三率。求得四率。爲正弦。

得初虧復圓距緯差角。各與黃道高弧交角相加減。爲初虧復圓定交角。

餅徑分在角。距緯對緯差角。故皆以正弦比例。

（太陰在限東初虧加減。太陰在限西初虧減。太陰在限東復圓減。太陰在限西復圓加。）

影上所作之交角。限東在左下。限西在右下。而月入影皆從右。出影皆從左。其以緯差角加減交角也。

限東。視其右上之對角。初虧緯北。白道在下。則對角加大。緯北白道在上。則對角減小。限西。視其右

下之本角。初虧緯南。白道在下。本角減小。緯北白道在上。本角加大。復圓相反。倣此可知。

若初虧復圓無緯差角。

正當交點也。

求初虧復圓方向

食在限東者。初虧復圓定交角在四十五度以內。初虧下偏左。復圓上偏右。四十五度以外。初虧左偏下。復圓右偏上。適是九十度。初虧正左。復圓正右。過九十度。初虧左偏上。復圓右偏下。食在限西者。初虧復圓定交角在四十五度以內。初虧上偏左。復圓下偏右。四十五度以外。初虧左偏上。復圓右偏下。適是九十度。初虧正左。復圓正右。過九十度。初虧左偏下。復圓右偏上。近地平。則交角小。近根。則交角大。正當限。適是九千度。有過之者。因緯而緯北有加也。月體不可分東西。而可分左右。其偏正上下分爲八向。皆視定交角度也。

求帶食

以本日日出或日入時分。初虧或食甚在日出前者。得帶食出地。食甚或復圓在日入後者。得帶食入地。帶食出地者。用日出分。帶食入地者。用日入分。與食甚時分相減。餘爲帶食距時。以小時化秒爲一率。小時月距日實行化秒爲二率。帶食距時化秒爲三率。求得四率爲秒。以度分收之。爲帶食距弧。

地平距食甚之弧也。日出帶食在酉者。初虧未食甚。食甚日入帶食在東者。初虧未食甚。食甚點在地平下。食甚未復圓。食甚點在地平上。

又以半徑千萬爲一率。帶食距弧之餘弦爲二率。食甚距緯之餘弦爲三率。求得四率。爲餘弦。檢表。得帶食兩心相距之弧。

月心與影心相距也。正當食甚時。距緯卽兩心相距。因帶食有距弧。或初虧未至食甚。或食甚未至復圓。則兩心相距必大於食甚距緯。別成斜弧。帶食距弧與距緯相交成直角。直角與兩心相距弧對求法。當以一半徑三餘弦爲比例。

乃以太陰全徑爲一率。十分爲二率。併徑內減帶食兩心相距餘爲三率。求得四率。爲帶食分秒。

求各省月食時刻

以京師月食時刻。按各省東西偏度加減之。與推各省諸食甚時刻法同。

月食分秒無異。推時刻西早而東晚。

求各省月食方向

以各省赤道高度及各省時刻。如法推之。

先以各省偏度加減食甚時。乃依求黃道地平交角以下四條推之。

推步法解卷四

推日食法

用數

太陽實半徑。五百〇七。（餘詳月食。）

地半徑設一百。太陽半徑大於地半徑五倍零七。故爲五百零七。

求天正冬至。（詳日躔。）

求首朔食。（詳月躔。）

求太陽人食限

求月食求逐月望半交周之法同。惟不用望策。卽爲逐月朔平交周。視某月交周人可食之限。卽爲有食之月。（交周自五宮九度〇八分至六宮八度五十一分。又自十一宮二十一度〇九分至初宮二十度五十二分。皆爲可食之限。）

陰歷二十度五十二分。陽歷八度五十一分。此虛覓可食之限。日食限陰歷度多。陽歷度少。由人在地面視月有視差。月不當天頂。則視之恆降而下。初宮五宮。月在黃道北。交宮則在黃道南。去交宮遠。實度本不食。視度減之。則見食。六宮十一宮。月在黃道南。去交近。實度本當食。視度加之。反不見食矣。後推三差詳之。

求平朔

與月食求平望之法同。惟不加望策。後三條同。

求太陽平行

求太陽平引

求太陰平引

求太陽實引

求太陰實引

求實朔

求實交周

以上四條。皆與月食法同。惟食限不同。實交周（白五宮二十三度四十五分至六宮六度十四分又自十一宮十一度四十五分至六宮六度十四分）入此限者。爲有食。不入限者。不必布算。然亦有入限而不食者。因三差故也。後詳之。

陰歷十八度十五分。陽歷六度十四分。爲的食限。

求太陽黃赤實經度（與月食法同。下二條倣此。）

求實朔用時

實朔用時在日出前或日入後五刻以內。可以見食。五刻以外。全在夜。不必布算。

求食甚用時（與月食求食甚時刻法同。）

按月食無視差。故以食甚距時加減實望用時。卽得食甚時刻。若日食。則視差多端。其時刻因之進退。故復有近時定時之求。此則只名用時也。此後則因用時求視差。以推定時。

求用時春秋分距午赤道度

以太陽赤道經度減三宮。（不足減者加十二宮減之。）爲太陽距春分後赤道度。又以食甚用時變爲赤道度。加減半周。

過半周者減去半周。不及半周者加半周。

過半周者。午正後。不及半周者。午正前。

爲太陽距午正赤道度。兩數相加。（滿全周去之。）其數不過象限者。爲春分距午西赤道度。過一象限者。與半周相減。餘爲秋分距午東赤道度。過二象限者。則減去二象限。餘爲秋分距午西赤道度。過三象限者。與全周相減。餘爲春分距午東赤道度。

如用時爲巳正。赤道度一百五十度。加半周一百八十度。爲三百三十度。假令太陽距春分二十度。相加。三百五十度。是過三象限。與全周相減。餘十度。爲春分距午東赤道度。如太陽距春分四十度。相加。

三百七十度。滿全周去之。餘十度。是不過象限。爲春分距午西赤道度。過一象限。過二象限。倣此。

求用時春秋分距午黃道度

以黃赤大距之餘弦爲一率。

黃赤大距之餘弦、九一七一二。

本天半徑爲二率。用時春秋分距午赤道度之正切爲三率。求得四率。爲正切。檢表。得用時春秋分距午黃道度。

此卽月離太陰出入時刻條黃求赤之法反用之也。八線之理。餘弦與半徑。若半徑與正割。如徑爲法以省除。則以本天半徑爲一率。黃赤大距之正割一〇九〇三七爲二率。

求用時午位黃赤距緯

以本天半徑爲一率。黃赤大距之正弦爲二率。

黃赤大距之正弦、三九八六二。

用時春秋分距午黃道度之正弦爲三率。求得四率。爲正弦。檢表。得用時午位黃赤距緯。

此以大股大句比小股小句也。

求用時黃道與子午圈交角

以用時春秋分距午黃道度之正弦爲一率。本天半徑爲二率。用時春秋分距午赤道度之正弦爲三率。求得四率。爲正弦。檢表。得用時春秋分距午赤道度。又以食甚用時變爲赤道度。加減半周。

午圈交赤道成直角。則有半徑正弦與黃道弧對。卽赤道弧則對黃道午圈交角者也。故皆以正弦比例。如欲易半徑爲一率以省除。則以春秋分距午黃道度之餘割爲二率。

求用時午位黃道宮度

置用時春秋分距午黃道度。視春分在午西者。加三宮。秋分在午西者。加九宮。春分在午東者。與三宮相減。秋分在午東者。與九宮相減。得用時午位黃道宮度。

午位黃道宮度從冬至初宮起。故如此加減。

求用時午位黃道高弧

以用時午位黃赤距緯與赤道高弧（北極高度減象限之餘。）

如極高四十度。與九十度相減。餘五十度。

相加減。得用時午位黃道高弧。（黃道三宮至八宮則相加。九宮至二宮則相減。）

春分後北緯。故加。秋分後南緯。故減。

求用時黃平象限距午度分

以用時黃道與子午圈交角之餘弦爲一率。本天半徑爲二率。用時午位黃道高弧之正切爲三率。求得四率。爲正切。檢表得度。與九十度相減。餘爲用時黃平象限距午度分。

黃道在地平上恆半周。非九十度限爲最高之處。謂之黃平象限。一日惟春秋分二點正當地平。時九十度限在正午。若春秋分在地平上。此限或在午東。或在午西。日食推食分食時之差。先求此限所在。

求用時黃平象限宮度

以用時黃平象限距午度分與用時午位黃道宮度相加減。得黃平象限宮度。既求得黃道與子午圈交角爲一角。午位黃道高弧爲一邊。又有子午圈交地平之直角。是爲兩角夾一邊。求對直角之黃弧。亦如前春秋分距午黃道度之法求之。如欲用半徑爲一率以省除。則以黃道與子午交角之正割爲二率也。求得四率。爲午位黃道距地平之度。與九十度相減。則得限距午度分。春分在地平上。限在午東。秋分在地平上。限在午西。

（減。若午位黃道高弧過九十度則反其加減。）

求用時黃平象限宮度

以用時黃平象限距午度分與用時午位黃道宮度相加減。得黃平象限宮度。

（午位黃道宮度。初宮至五宮爲加。六宮至十一宮爲減。）

初宮至五宮。春分在地平上。六宮至十一宮。秋分在地平上。午位黃道高弧過九十度者。極高二十三度半以下之方也。北向視日。故反其加減。

求用時月距限

以太陽黃道經度與用時黃平象限宮度相減。餘爲月距限度。隨視其距限之東西。太陽黃道經度大於黃平象限宮度者爲限東。小者爲限西。

（限東減。限西加。）

此時求求東西差。太陽黃道經度。卽太陰黃道經度。

求用時限距地高

以本天半徑爲一率。用時黃道與子午圈交角之正弦爲二率。用時午位黃道高弧之餘弦爲三率。求得四率。爲餘弦。檢表得用時限距地高。

限距地高卽黃道地平交角。此以兩角夾一邊求對邊之角也。午位黃道高弧卽午位黃道距天頂之餘度。限距地高卽限距天頂之餘度。如從天頂算之。則爲半徑與黃道子午圈交角之正弦。若午位黃道弧過天頂之正弦。與限距天頂之正弦。以減象限。而得限距地高。此用高弧算之。故用餘弦。此兩餘弦、兩正弦比例。卽彼兩正弦也。從天頂算。亦有半徑正弦者。黃極出線過天頂。至黃平象限。成直角。黃極出線至黃道。無非直角。他處不過天頂。惟交黃平象限乃過天頂。月食求黃道地平交角。既得春秋分距地平亦道度後。三求可得。此須委曲求之者。必求黃平象限故也。

求用時太陰高弧

以本天半徑爲一率。用時限距地高之正弦爲二率。用時月距限之餘弦爲三率。求得四率。爲正弦。檢表得用時太陰高弧。

白道高弧交角適足九十度者。正當白道限處。卽白平象限也。如黃道交角已有八十五度一分半。加入四度五十八分半。滿九十度。則無東西差。若過九十度。則交角改向。本在東南者變爲西南。而月在限西。（案此下當脫本用加者變而減矣一句。本在西南者變爲東南。而月在限東。本用加者變而減矣。不足減者反減之。）此謂月距限甚近地平。黃道交角不及四度五十八分半。則證黃白距象限近天頂。有白道之加減。能變北爲南、南爲北也。交角與距限相因。限近者交角大。限遠者交角小。後求東西差。其關鍵在交角之餘弦。既得白道高弧交角。卽可不必求白平象限矣。日食加時。右法以正午爲限。午後先食後食。時用加。午前先食後食。時用減。正午則無加減。此未明九十度限之理也。

九十度限。黃道在地平上最高之處。日月距限有遠近。黃道高弧交角由此變。時差多少由此生。非以正午爲限也。一日之間。惟春秋分二點正當地平限與午圈合爲一。其餘皆在午東午西。距午度分多少。又視極之高下。極高四十度之地。限距午最多者二十四度有奇。如用古法。則食時近午前或在限西。當加者誤減之。食時近午後或在限東。當用減者誤加之。奚西法始以黃道九十度爲限。終猶未密也。日食由月掩。月之視差又大。當論白道之九十度限。乃爲親切。白平象限在黃平象限之左右。朔望時。黃白交角四度五十八分半。即是二限相距之度分。既以黃平象限求得黃道高弧交角。乃以黃白交角加減之。而得白道高弧交角。以爲後求東西差之用。於理爲盡。於法爲最密。

求太陽距地（詳月食求地半徑條）

求太陰距地（詳月食求太陰地半徑條）

求用時高下差

以地半徑爲一邊。

地半徑一百。

太陽太陰距地爲一邊。用時太陰高弧與九十度相減。爲所夾之角。

太陰距天頂之度也。太陽之地半徑差小。食時日月相去甚近。故求太陽地半徑差。亦同用太陰之高弧。雖微有高下。不論也。

求得對地半徑之角。爲太陽太陰地半徑差。（用太陽距地爲邊求得者。爲太陽地半徑差。用太陰距地爲邊求得者。爲太陰地半徑差。）

日食有東西南北差。皆生於高下差。高下差由於地半徑。歷所算食甚時當食虛分者。地心視日月也。人從地面視日月。非正當天頂則有差。從地心出線指日月。又從地面出線指日月。并地半徑線。直上至人所立處。爲三邊。自地平以上。皆爲斜平三角形。求對地半徑之角。有本法。有捷法。本法作垂線。分爲兩句股形。先求垂線。爲小股。本天半徑爲一率。夾角之正弦爲二率。地半徑爲三率。求得四率。爲垂線。次及小句。以本天半徑爲一率。夾角之餘弦爲二率。地半徑爲三率。求得四率。爲小句。以小句減日月距地線。餘爲大句。乃以大句爲一率。垂線爲二率。本天半徑爲三率。求得四率。爲正切。檢表。得對地半徑之角。捷法用切線分外角法求之。以夾角減半周。餘爲外角。折半。檢表取正切線。以地半徑與日月距線相加爲一率。相減爲二率。半外角正切爲三率。求得四率。爲正切。檢表。得半較角。以半較減半外角。其餘即對地半徑之角。本欲求視日月之差角。今反求對地半徑之角何也。此倒算法也。凡角相對者必等。地面地心視日月之差。猶從日月兩地半徑差相減。餘爲用時高下差。

日遠月近。日差小。近地平三分有奇。月差大。近地平一度有奇。兩差相減。乃爲高下差。

求用時東西差

以本天半徑爲一率。用時白道高弧交角之餘弦爲二率。用時高下差之正切爲三率。求得四率。爲正切。檢表。得用時東西差。

日月正當白平象限。則高下差即爲南北差。而無東西差。有距限。則有東西差。有南北差。三差假句股形。高下差爲弦。南北差爲股。東西差爲句。直角對高下差。交角對南北差。餘角對東西差。直角者。從白極出線。過原月心。至視白道。成直角也。交角者。從天頂出線。過原月心。至視白道。與白道交。即白道高弧交角之對角也。餘角者。原月心距極頂二線和交之角也。高下差在距頂線上。南北差在距白極線上。東西差在視白道線上。如白道過天頂北者。距極線先減降下之視白道。而後至原白道。東西差在原白道上也。餘角對東西差。故以交角餘弦爲比例。交角小者餘弦大。東西差多。交角大者餘弦小。東西差少。至滿九十度。則餘弦與半徑等。兩正切亦等。而無東西差矣。

求食甚近時

以月距日實行化秒爲一率。

前求食甚用時所得。見月食求食甚時刻條。

小時化秒爲二率。用時東西差化秒爲三率。求得四率。爲秒。以時分收之。爲近時距分。

近地平距分大者過六十分。

以加減食甚用時。（用時月距限西則加。限東則減。仍視白道高弧交角變限不變限爲定。）

變限雖西亦減。東亦加。猶法求用白道高弧交角。則有加減爲減、減誤爲加者矣。

得食甚近時。按近時已較用時爲親切矣。然視差頃刻變幻。其時刻猶未可定。故復因近時求視差以推定時。

求近時春秋分距午赤道度

以食甚近時變赤道度求之。餘與前用時之法同。後諸條倣此。但皆用近時所當度數立算。

求近時春秋分距午黃道度

求近時午位黃赤距緯

求近時黃道與子午圈交角

求近時午位黃道宮度

求近時午位黃道高弧

求近時黃平象限距午度分

求近時黃平象限宮度

求近時月距限

置太陽黃道經度。加減用時東西差。依定時距分加減。爲近時太陰黃道經度。與近時黃平象限宮度相減。爲近時月距限度。餘與前同。

求近時限距地高

求近時太陰高弧

求近時黃道與高弧交角

求近時白道與高弧交角

求近時高下差

求近時東西差

以用時東西差。倍之。減近時東西差。餘爲視行。

此爲求定時距分比例設也。假令用時東西差三十分。近時東西差三十一分。則近時比用時多一分矣。夫月距日此時三十分。而多一分。則由近時至定時。月行三十分。又必多一分。并而爲二分。其數恆倍。故於用時東西差先倍之。然後減之。而以其餘爲視行。如用時東西差三十分。倍之。六十分。減去近時三十一分。餘二十九分。爲視行。如近時差分少於用時差分。亦倍而減之。而視行大於用時差分。

求定時黃平象限宮度

求定時太陰黃道經度

求定時黃道與高弧交角

求定時白道與高弧交角

求定時高下差

求定時東西差

求定時南北差

前未得定時。不必求南北差。至此然後求之。以定食分。

以本天半徑爲一率。定時白道高弧交角之正弦爲二率。定時高下差之正弦爲三率。求得四率。爲正弦。檢表。得定時南北差。

求食甚定時

以視行化秒爲一率。近時距分化秒爲二率。用時東西差化秒爲三率。求得四率爲秒。以時分收之。爲定時距分。

以加減食甚用時。得食甚定時。加減與近時距分同。

求食甚視緯

依月食求食甚距緯法推之。得實緯。

加減法見前求食甚近時條。

以本天半徑爲一率。黃白大距之正弦爲二率。實交周之正弦爲三率。求得四率。爲正弦。檢表。得定時南北差。

按食甚定時有東西差。則太陰距交亦有進退。而求實緯必仍用原算之實交周。正弦爲三率。實交周者。實朔用時太陰距交之白道度也。至以定時南北差加減之。爲視緯。則距交進退之度。亦在其中矣。

求定時午位黃道宮度

以食甚定時南北差加減之。爲食甚視緯。白平象限在天頂南者。實緯在黃道南。則加。而視緯仍爲北。若實緯在北。則減。而視緯仍爲北。若實緯在黃道南。則減。而視緯仍爲南。若南北差大於實緯。則反減。而視緯即變爲南。內平象限在天頂北者。實緯在黃道北。則加。而視緯仍爲北。若實緯在北。而南北差大於實緯。則反減。而視緯仍爲北。

求定時午位黃赤距緯

求定時黃道與子午圈交角

求定時午位黃道宮度

頂北。則降下於北。實緯多者反少。少者反多。故加減相反。

人在地面視月。恆降而下。月在天

求太陽半徑

以太陽距地爲一率。

求太陽距地見月食求地影半徑條。

太陽實半徑爲二率。本天半徑爲三率。求得四率爲正弦。檢表。得太陽半徑。

徑衣。最小者十五分。最大者十五分三十秒。

求太陰半徑詳月離

求食分

以太陽全徑爲一率。十分爲二率。

分太陽全徑爲十分。但以直徑線上截之。未論圓容之積也。月食亦然。

太陽太陰兩半徑併內減食甚視緯。餘爲三率。求得四率。即食分。

一分又分六十秒。視緯之餘亦當化分爲秒。求得四率。以分收之。其餘爲秒。

求初虧復圓用時

以食甚視緯之餘弦爲一率。併徑（太陽太陰兩半徑併）之餘弦爲二率。半徑千萬爲三率。求得四率。爲餘弦。檢表。得初虧復圓距弧。

初虧至食甚之弧。食甚至復圓之弧也。用餘弦之理。解見月食。

又以月距日實行化秒爲一率。小時化秒爲二率。初虧復圓距弧化秒爲三率。求得四率爲秒。以時分收之。爲初虧復圓距時。以加減食甚定時。得初虧復圓用時。（減得初虧。加得復圓。）

求初虧春秋分距午赤道度

以初虧用時變赤道度求之。餘如前法。後諸條倣此。但皆用初虧所當度數立算。

求初虧春秋分距午黃道度

求初虧午位黃赤距緯

求初虧黃道與子午圈交角

求初虧午位黃道宮度

求初虧午位黃道高弧

求初虧黃平象限距午度分

求初虧黃平象限宮度

求初虧月距限

置太陽黃道經度。減初虧復圓距弧。又加減定時東西差。（依定時距分加減。）得初虧太陰黃道經度。餘同前。

太陰黃道經度大於黃平象限者爲限東。小者爲限西。

求初虧限距地高

求初虧太陰高弧

求初虧黃道與高弧交角

求初虧白道與高弧交角

求初虧高下差

求初虧東西差

求初虧南北差

求初虧視行

以初虧東西差與定時東西差相減併。（初虧食甚同限。則減。初虧食甚異限。則併。）

食近限則有變限。日月左旋。故初虧限東。食甚限西。復圓倣此。

爲差分。以加減初虧復圓距弧。爲視行。（相減爲分者。食在限東。初虧食甚同限。初虧食甚異限。初虧視食甚俱西。其加減宜如此。）

求初虧定時

求初虧復圓距弧

以初虧視行化秒爲一率。初虧復圓距時化秒爲二率。初虧復圓距弧化秒爲三率。求得四率爲秒。以時分收之。爲初虧復圓距分。

求初虧春秋分距午赤道度

求初虧定時。得初虧定時。

以初虧復圓用時。減食甚定時。得初虧復圓用時。已近密矣。而視差頃刻有變。故復以兩東西差求定時。

求復圓春秋分距午赤道度

求初虧午位黃赤距緯

求初虧黃道與子午圈交角

求初虧午位黃道宮度

求初虧午位黃道高弧

求初虧黃平象限距午度分

求初虧黃平象限宮度

求初虧月距限

求復圓黃平象限宮度

求復圓月距限

置太陽黃道經度。加初虧復圓距弧。又加定時東西差。分依距弧加減。得復圓太陰黃道經度。餘同前。

求復圓限距地高

求復圓太陰高弧

求復圓黃道與高弧交角

求復圓白道與高弧交角

求復圓高下差

求復圓東西差

求復圓南北差

求復圓視行

以復圓東西差與定時東西差相減併。爲差分。（復圓食甚距弧。東。復圓東西差大。則加。小。則減。食在限西。反是。相併爲差分。其。則恒減。）復圓視食甚遲而東。則加減宜如此。

求復圓定時

以復圓視行化秒爲一率。初虧復圓距時化秒爲二率。初虧復圓距弧化秒爲三率。求得四率爲秒。以時分收之。爲復圓距分。以加食甚定時。得復圓定時。

求食限總時

以初虧距時與復圓距時相併。即得食限總時。

求太陽黃赤宿度（與月食同。）

求初虧復圓定交角

求得初虧復圓各視緯。（與食甚同。）

置食甚交周。以初虧復圓距弧加減之。得初虧復圓交周。乃以本天半徑爲一率。黃白大距之正弦爲二率。初虧復圓交周之正弦。檢表。得初虧復圓實緯。各以初虧復圓南北差加減之。爲視緯。加減法詳食甚視緯。（實交周加減升度差。即爲食甚交周。求法見月食食甚時到條。此用食甚交周者。初虧復圓距弧皆黃道上度分故也。）

以求緯差角。

太陽太陰兩半徑之正弦爲一率。初虧復圓視緯之正弦爲二率。半徑千萬爲三率。求得四率。爲正弦。檢表。得初虧復圓緯差角。

各與黃道高弧交角相加減。爲初虧及復圓之定交角。法與月食同。

太陽體上作十字交角。限東在左下。限西在右下。而月虧日皆從右。復圓皆從左。其以緯差角加減交角也。限東。視其右上之對角。初虧緯南。白道在下。對角加大。緯北。白道在上。對角減小。限西。視其右下之本角。初虧緯南。白道在下。本角減小。緯北。白道在上。本角加大。復圓加減反此。

求初虧復圓方向

食在限東者。初虧復圓定交角在四十五度以內。初虧上偏右。復圓下偏左。四十五度以外。初虧右偏下。復圓左偏上。食在限西者。初虧復圓左偏下。過九十度。初虧正右。復圓正左。過九十度。初虧右偏上。復圓左偏下。東西差分者。食在限東。則減。食在限西。則併。以加減初虧復圓距弧。爲視行。（黃平象限有時在天頂。則方向與此相反。）

日體不可分東西。而可分左右。其方向與月食相反。

求帶食

以初虧復圓距時化秒爲一率。初虧復圓視行化秒爲二率。（帶食在食甚前用初虧視行。帶食在食甚後用復圓視行。）帶食距弧化秒爲三率。求得四率爲秒。以時分收之。（時如月食法求之。）爲帶食距時。

初虧或食甚在日出前者。爲帶食出地。食甚或復圓在日入後者。爲帶食入地。帶食出地者。用本日日出時分。帶食入地者。用本日日入時分。與食甚時分相減。餘爲帶食距時。

求帶食方向

以初虧復圓距時化秒爲一率。初虧復圓視行化秒爲二率。帶食距弧化秒爲三率。求得四率爲秒。以度分收之。爲帶食距弧。

地平距食甚之弧也。帶食出地者。初虧未食甚。食甚點在地平下。食甚未復圓。入地者。初虧未食甚。食甚點在地平上。食甚未復圓。食甚點在地平下。帶食入地者。初虧未食甚。食甚點在地平上。帶食出地者。初虧未食甚。食甚點在地平下。食甚未復圓。食甚點在地平上。帶食

又以半徑千萬爲一率。帶食距弧之餘弦爲二率。食甚視緯之餘弦爲三率。求得四率。爲餘弦。檢表。得帶食兩心相距。

平當地平時日月兩心相距也。食甚時。視緯即兩心相距。因帶食有距弧。則兩心相距必大於視緯。別成斜弧。帶食距弧與視緯相交成直角。而兩心相距之弧與直角對。求法當以一半徑三餘弦爲比例也。

乃以太陽全徑爲一率。十分爲二率。併徑內減帶食兩心相距。餘爲三率。求得四率。爲帶食分秒。

求帶食。論本法當如此。而日月近地平。恆有青蒙氣掩映。蒙氣能升卑爲高。日未出地。或已入地。而猶在地平上。又能展小爲大。如此。則加時早晚。食分多少。有與原算不合者矣。不必帶食。即正食時近地平。在蒙氣內者。亦然。蒙氣高卑厚薄。各隨其方。須積候之久。以意消息。又或隨月隨時有游氣。謂之本

氣。雖近天頂亦然。故日食三差之外猶有三差。一曰青蒙氣差。一曰青蒙徑差。一曰本氣徑差。此非法所能御。故不論也。月食亦然。

求各省日食時刻及分

以京師食甚用時。按各省東西偏度加減之。得各省食甚用時。偏東一度。遲時之四分。偏西一度。早時之四分。

乃按各省北極高度。如法推近時定時食分。及初虧復圓定時。即得。

推算止及各省治細論之。各府州縣亦不同也。

求各省日食方向

以各省黃道高弧交角。及初虧復圓視緯。如法求之。即得。

推步法解卷五

推木火土三星法

土星用數

土星每日平行、一百二十〇秒六〇二二五五一。

土星距地最遠。行最遲。算上木火三星平行之法。用前後兩測。取其距恆星之度分等。距太陽之遠近左右亦等。乃計其前後相距中積若干時日。及星行滿次輪若干周。即可得其平行之率。新法算書載古測定二萬一千五百五十一日又十分日之三。土星行次輪五十七周。證中積日分爲實。星行次輪一周數五十七爲法。除之。得周率三百七十八日零一百分日之九分二九八二。乃以每周三百六十度爲實。周率三百七十八日零爲法。除之。得五十七分零七秒四十三微四十一纖四十四忽三十三芒。爲每日土星距太陽之行。與每日太陽平行五十九分零八秒一十九微四十九纖五十一忽三十九芒相減。餘二分零三十六微零八纖零七忽零六芒。爲每日土星平行經度。凡星平行者。本輪心平行於本天也。

最高每日平行、十分秒之二又一九五八〇三。

諸星皆有本輪。即有最高。最高即有行度。猶太陽之最卑行、太陰之月孛行也。其行有正交每日平行、十分秒之一又一四六七二八。

諸星各有本道。與黃道交。正交者。白南面交。人於北也。交行有旋。

本天半徑、一千萬。

各本天大小極不等。半徑按設一千萬者。整數便算也。欲得其距地之數。以太陽距地高卑之中數與次輪半徑較而可知。如太陽距地一千一百四十一地半徑。而土星次輪一百零四萬有奇。則本天半徑比太陽本天半徑約大十倍弱也。木火本天倣此。

本輪半徑、八十六萬五千五百八十七。

均輪半徑、二十九萬六千四百一十三。

本輪之心在本天。均輪之心在本輪。本輪左旋。均輪右旋。均輪半徑比本輪半徑、一百〇四萬二千六百。

次輪半徑、一百〇四萬二千六百。

次輪所以載星而右旋。其頂合日。其底衝日。其心在均輪上。次輪原與太陽本天等大。故其半徑僅當本天半徑十之一有奇。

本道與黃道交角、二度三十一分。

猶黃道與赤道、白道與黃道有距度也。諸交角倣此。

土星平行應、七宮二十三度十九分四十四秒五十五微。

歷元天正冬至次日壬申子正時土星平行宮度也。諸應倣此。

最高應、十一宮二十八度二十六分〇六秒〇五微。

正交應、六宮二十一度二十〇分五十七秒二十四微。

木星用數

木星每日平行、二百九十九秒二八五二九六六八。

測木星平行之法。亦用前後兩測。與土星同。新法算書載古測定二萬五千九百二十七日又千分日之六百一十七。木星行次輪六十五周。置中積日分爲實。星行次輪周數六十五爲法。除之。得周率三百九十八日零一百分日之九十八分二九八二。乃以每周三百六十度爲實。周率三百九十八日零爲法。除之。得五十四分零九秒零二微四十二纖四十七忽三十二芒。爲每日木星距太陽之行。與每日太陽平行相減。餘四分五十九秒一十七微零七纖零四忽零七芒。爲每日木星平行經度。凡星平行者。本輪心平行於本天也。

最高每日平行、十分秒之一又五八四三三。

正交每日平行、百分秒之三又七二三五五七。

本天半徑一千萬。
本輪半徑七十〇萬五千三百二十。
均輪半徑二十四萬七千九百八十。
　均輪半徑比本輪半徑三之一面強。
次輪半徑一百九十二萬九千四百八十。
　次輪亦與太陽本天等大。半徑比本天半徑五之一面弱。
本道與黃道交角一度一十九分四十秒。
木星平行應八宮〇九度一十三分一十三秒一十一微。
最高應九宮〇九度五十一分五十九秒二十七微。
正交應六宮〇七度二十一分四十九秒三十五微。
火星用數
火星每日平行一千八百八十六秒六七〇〇三五八。
　測火星平行之法。亦用前後兩測。與土木二星同。新法算者。載古測定二萬八千八百五十七日又千分日之八百八十三。火星行次輪三十七周。盈中積日分爲實。星行次輪周數三十七爲法。除之。得周率七百七十九日零十分日之九分四二七八三。乃以每周三百六十度爲實。周率爲法。除之。得二十七分四十一秒三十九微三十七纖四十三忽五十五芒。爲每日火星距太陽之行。與每日太陽平行相減。餘三十一分二十六秒四十微一十二纖零七忽四十四芒。爲每日火星平行經度。

求正交平行

以積日與正交每日平行相乘。得數爲積日平行。以加正交應。得正交年根。（上考往古。則置正交應。減積日平行。又置正交年根。減積日平行。餘爲積日。）與本星每日平行相乘。滿周天秒數去之。餘數收爲宮度分。爲積日平行。以加平行應。得本星年根。（上考往古。則置平行應。減積日平行。又置本星每日平行。以所設距天正冬至之日數乘之。得數與年根相併。得本星平行。

求最高平行

以積日與最高每日平行相乘。得數爲積日平行。以加最高應。得最高年根。（上考往古。則置最高應。減積日平行。又置最高每日平行。以所設距天正冬至之日數乘之。得數與年根相併。得最高平行。

求初實行

置本星平行。減最高平行。得引數。

本輪心平行距最高之數。亦即均輪心左旋於本輪距初宮初度之數也。

以本輪半徑內減去均輪半徑。爲對直角之邊。

小句股形也。

川直角三角形。

土星本輪半徑八十六萬五千五百八十七。減均輪半徑。餘五十六萬九千一百七十四。本星本輪半徑七十萬五千三百二十。減均輪半徑。餘四十五萬七千三百四十。火星本輪半徑。減均輪半徑。餘一百一十一萬三千。此邊爲小弦。從本輪心抵均輪底。與直角相對。

此角棱本輪心。引數度在本輪周。即其角之度。

合兩大差。四十九萬三千五百半之。二十四萬六千七百五十。加於最小次輪半徑。凡六百五十四萬九千五百。爲次輪不大不小之半徑。亦與太陽本天等大。而在本天只得三之二弱耳。

本道與黃道交角一度五十分。
火星平行應二宮一十三度三十九分五十二秒十五微。
最高應八宮初度三十三分一十一秒五十四微。
正交應四宮一十七度五十一分五十四秒〇七微。

求天正冬至日躔

求本星平行

以積日（詳日躔。）與本星每日平行相乘。滿周天秒數去之。餘數收爲宮度分。爲積日平行。以加平行應。得本星年根。（上考往古。則置平行應。減積日平行。又置本星每日平行。以所設距天正冬至之日數乘之。得數與年根相併。得本星平行。

求最高平行

以積日與最高每日平行相乘。得數爲積日平行。以加最高應。得最高年根。（上考往古。則置最高應。減積日平行。又置最高每日平行。以所設距天正冬至之日數乘之。得數與年根相併。得最高平行。

求正交平行

以積日與正交每日平行相乘。得數爲積日平行。以加正交應。得正交年根。（上考往古。則置正交應。減積日平行。又置正交每日平行。以所設距天正冬至之日數乘之。得數與年根相併。得正交平行。

求初實行

置本星平行。減最高平行。得引數。

本輪心平行距最高之數。亦即均輪心左旋於本輪距初宮初度之數也。

川直角三角形。

小句股形也。

以本輪半徑內減去均輪半徑。爲對直角之邊。

土星本輪半徑八十六萬五千五百八十七。減均輪半徑。餘五十六萬九千一百七十四。本星本輪半徑七十萬五千三百二十。減均輪半徑。餘四十五萬七千三百四十。火星本輪半徑。減均輪半徑。餘一百一十一萬三千。此邊爲小弦。從本輪心抵均輪底。與直角相對。

此角棱本輪心。引數度在本輪周。即其角之度。

求得對引數角之邊。

此邊爲小句。用正弦比例。半徑千萬爲一率。引數度正弦、爲二率。對直角之邊爲三率。求得四率。爲對角之邊。從直角抵均輪底。與小弦相交。引數過象限以後。用二率之法同上。

及對餘角之邊。

此邊爲小股。用餘弦比例。半徑千萬爲一率。引數度餘弦、爲二率。對直角之邊爲三率。求得四率。爲對餘角之邊。從直角抵本輪心。用二率之法同上。

又用直角三角形。

大句股形也。

以對引數角之邊與均輪之通弦相加。求通弦詳見下條。

本輪左旋一度。均輪右旋兩度。故均輪上用通弦。通弦者。引數角之正弦爲二率。均輪半徑爲三率。求得四率。倍之。即通弦。火星均輪半徑得本輪半徑四之一。則對引數角之邊三分去一。即爲通弦。

爲小邊。

此邊爲大句。從本輪心橫抵均輪倍度之處。即次輪心所在。

以對餘角之邊與本天半徑相加減。引數三宮至八宮相加。九宮至二宮相減。

引數起最高。初宮在頂。六宮在底。當云九宮至二宮相加。三宮至八宮相減。

爲大邊。直角在兩邊中。

此邊爲大股。

求得對小邊之角。爲初均數。

用切線比例。大邊爲一率。小邊爲二率。半徑千萬爲三率。求得四率。爲正切。以正切檢表。得角度。此角數與半周相減。則以餘弦加減半徑。即均輪心距地心線之矢。

楔地心。

幷求得對直角之邊。爲次輪心距地心線。爲求次均之用。

從地心出斜線至次輪心。爲大句股之弦。用割線比例。本天半徑爲一率。初均數度之正割爲二率。大邊爲三率。求得四率。爲次輪心距地心線。

太陽之本輪全徑。

以初均數加減本星半行。引數初宮至五宮爲減。六宮至十一宮爲加。得初實行。

次輪心所當本天之度也。次輪心距地心線已過本天。截至本天當其度。未至本天。當引長之至本天。當其度。

求本道實行

置本日太陽實行。減初實行。得次引。即星距太陽度。

土木火皆在太陽上。星與太陽合伏在次輪之頂。自是逐日有距太陽度。其行右旋。距度即次輪上之宮度。

用三角形。

斜三角也。

以次輪心距地心線爲一邊。次輪半徑爲一邊。惟火星次輪半徑不同。須加減用之。法詳後。

火星與太陽有定距。故次輪因高卑而有大小。

次引爲所夾之外角。過半周者與全周相減。用其餘。求得對次輪半徑之角。爲次均數。

當用切線分外角法求之。兩邊相併爲一率。兩邊相減之餘爲二率。半外角切線爲三率。求得四率。爲半較角切線。以半較角減半外角。其餘爲對次輪半徑之角。

幷求得對次引角之邊。爲星距地心線。爲求視線之用。

此次引角皆謂兩邊所夾之本角。從地心出斜線指星。對之次均角。正弦爲一率。次引角正弦爲二率。次輪半徑爲三率。求得四率。爲星距地心線。

乃以次均數加減初實行。次引初宮至五宮爲加。六宮至十一宮爲減。得本道實行。

星體行於本道也。

求火星次輪半徑

以火星本輪全徑命爲二千萬。

即最大之矢也。

爲一率。本天高卑大差爲二率。均輪心距最卑之矢爲三率。引數與半周相減。即均輪心距最卑度。不過象限。則以餘弦減半徑爲正矢。不過象限。以餘弦加半徑爲大矢。

求得四率。爲正切。以正切檢表。得角度。此角數與半周相減。即均輪心距最卑度。不過象限。則以餘弦減半徑爲正矢。不過象限。以餘弦加半徑爲大矢。

八線表無矢線。以餘弦加減半徑即得。

幷求得對直角之邊。爲次輪心距地心線。爲求次均之用。

求得四率。爲本天高卑差。又以太陽全徑亦命爲二千萬。

太陽之本輪全徑。

爲一率。太陽高卑大差爲二率。本日太陽引數之矢爲三率。引數過半周者與全周相減。用其餘。

太陽引數起最卑。

求黃道實行

置初實行。減正交半行。得距交實行。（次輪心距正交之角。乃以本天半徑爲一率。本道與黃道交角之餘弦爲二率。
土星交角餘弦、九九九〇四。木星交角餘弦、九九九七三。火星交角餘弦、九九九四九。
距交實行之正切爲三率。求得四率。爲正切。檢表。得黃道度。與距交實行相減。餘爲升度。以加減本道
（距交實行不過象限。及過二象限。得數及過三象限。爲加。得黃道實行。
星行本道與黃道相當之經度也。

求視緯

以本天半徑爲一率。本道與黃道交角之正弦爲二率。
土星交角正弦、〇四三九一。木星交角正弦、〇二三一七。火星交角正弦、〇三一九九。
距交實行之正弦爲三率。求得四率。爲正弦。檢表。爲初緯。
此次輪心距交遠近之本緯也。正當交無緯。滿九十度。緯最大。各如交角。
又以本天半徑爲一率。初緯之正弦爲二率。次輪心距地心線爲三率。求得四率。爲星距黃道線。
此次輪有高下面初緯變。在本天半徑之上者。緯加大。半徑之下者。緯變小。是爲星距黃道線。星者。通
次輪言之。猶非星之實體也。
乃以星距地心線爲一率。星距黃道線爲二率。本天半徑爲三率。求得四率。爲正弦。檢表。得初緯。
此人視星之緯也。星有高下。面距線又變。在本天半徑之上者。距線變小。半徑之下者。距線加大也。
隨定其南北。（距交實行初宮至五宮爲黃道北。六宮至十一宮爲黃道南。

求晨夕伏見定限度

置黃道實行。與太陽實行同宮同度。爲合伏。合伏後。距太陽漸遠。爲晨見東方。
星遲日速。故在太陽之西而晨見。
順行。順行漸遲。
星之本輪心行于本天者。恆平行。無遲疾。人視星行於輪上。則有遲疾。且有順逆。合伏後。行次輪十半
之左。次輪心已隨本輪行。而星復向左行。則疾矣。近象限。其勢迴而下。則漸遲。
遲極而退爲留退初。
星行次輪至象限。其勢直下。似不行。而猶有本輪心之行。人下半。深近輪底。星之向右行度分與輪之
向左行度分相減適盡。則似不行而留。既留。則星右行之度分多於輪左行之度分。人視星爲退行矣。
留之頃即退之初。但積久乃及一度耳。舊法。星留數日或數十日。其法粗疏。理不如此也。

退衝之次日爲夕見。
過衝在太陽之東。夕見東方。
退行漸遲。遲極而順。爲留順初。
輪底列右之勢漸向上漸遲。輪左行度分與星右行度分相減適盡而留。既留。則輪左行
於星右行之度分。復見爲順。留之頃。即順之初。
順行漸疾。
過三象限以上。輪左行。而星亦向左。故漸疾。
復近太陽。以至合伏。爲夕不見。
星近日。爲陽光所爍。日入而星未見。日入地深。而星亦沒也。日夕星可見。而星當地平。爲夕不見之始。
其伏見限度。土星爲十一度。木星爲十度。火星爲十一度三十分。
因星體大小約爲此限。
合伏前後某日。太陽實行與本星實行相距。近此限度。即以本日本星黃道實行。依日食法。求得限距地
高。
黃道在地平上九十度之限。所謂黃平象限也。必求此限者。不得限距地高。則無黃道地平交角。不能
算星距日黃道度也。求法。先依日躔篇。以本日太陽實行。查距緯。求得本日日出入時刻。如求晨見。用
日出時刻。約減三刻。求夕不見。用日入時刻。約加三刻。次依月食篇。以本時黃道實經度。求赤道經度。
乃依日食篇。以本時赤道度。求本時春秋分距午赤道度。次求本時春秋分距午黃道度。次求本時
午位黃赤距緯。次求本時黃道與子午圈交角。次求本時午位黃道高弧。次求本時限距地高。即黃道
地平交角也。本時變赤道度。以後亦可依月食法求之。較省徑。（伏見時。星在地平。太陽在地平下。宜求
地下之限距地。今求地上之限距地者。倒算借算法也。黃道在地平上。與地下等。地上近前之限距地。
即地下近北之限距地。故借地上倒算之。

乃用正弧三角形

有直角爲正弧。
有直角。
置星於地平。設太陽在地上。從天頂出線。過太陽。至地平。交成直角。猶太陽在地下。從天頂出線。過太
陽。至地平。交成直角也。
有黃道地平交角。（即緯距地高。）有本星伏見限度爲對交角之弧。
設太陽在地上。其高弧爲本星伏見限度。

次輪面與黃道交角、三度二十九分。

金星平行應、初宮初度二十分十九秒十八微。

即歷元冬至次日壬申子正時太陽平行宮度也。

最高應、六宮〇一度三十三分三十一秒〇四微。

伏見應、初宮十八度三十八分十三秒〇六微。

水星用數

水星每日平行、與金星同。

最高每日平行、十分秒之二又八八一一九三。

伏見每日平行、一萬一千一百八十四秒一一六五二四八。

古測定、一萬六千八百零二日又十分日之四。水星行次輪一百四十五周。益中積日分爲實。以次輪周數一百四十五爲法。除之。得周率一百一十五日零十分日之八分七八六二一。乃以每周三百六十度爲實。周率爲法。除之。得三度零六分二十四秒零六微五十九纖二十九忽二十二芒。爲每日水星在次輪周之平行。一名伏見行。金水各以伏見行加太陽一日之平行。則金水之本行也。

最高應、十一宮〇三度〇三分五十四秒五十四微。

伏見應、十宮〇一度十三分十一秒十七微。

求天正冬至詳日躔。

求本星平行與土木火三星法同。下條做此。

求最高平行

求伏見平行

亦做求本星平行之法。

求正交平行

置最高平行。金星則減十六度。水星則加減六宮。得正交平行。歷指言水星正交與最高同度。是誤以中交爲正交也。

求金星初實行

用引數求初均數。

金星本輪半徑、二十三萬一千九百六十二。減去均輪半徑。餘一十四萬三千一百一十。爲到心角之邊。

以加減平行。爲初實行。及求次輪心距地心。皆與土木火三星同。

求水星初實行

用三角形

他星均輪起最近點。輪心左旋。輪邊右旋。水星均輪起最遠點。輪心輪邊皆左旋。他星引數一度。均輪上兩度。引數半周。均輪一周。水星引數一度。均輪上三度。引數四宮。均輪一周。故算法異。

以本輪半徑爲一邊。均輪半徑爲一邊。以引數三倍之。爲所夾之外角。（過半周者。與全周相減。用其餘。）求其對角之邊。

對均輪半徑之角。

先求對均倍半徑之角。用切線分外角法。以邊總六十八萬二千一百五十五爲一率。邊較四十五萬二千八百九十一爲二率。半外角切線爲三率。求得四率。其半較角切線。以半較角減半外角。其餘即對均輪半徑之角。乃以此角之正弦爲一率。三倍引數所夾本角之正弦爲二率。均輪半徑爲三率。求得四率。爲對角之邊。

又用三角形。以本天半徑爲大邊。以求得對角之邊爲小邊。以求得對均輪半徑之角與均輪心距最卑度相加減。（引數不及半周者。與半周相減。過半周者。減去半周。即均輪距最卑度。加減之法。視三倍引數不過半周則加。過半周則減。）

三倍引數度不過半周者。其度在引數度之外。故加。過半周者。其度在引數度之內。故減。

水星平行應、與金星同。

爲所夾之角。求得對小邊之角。爲初均數。

亦用切線分外角法求之。

并求得對角之邊。爲次輪心距地心線。

均數角之正弦爲一率。所夾本角之邊爲二率。次輪半徑爲三率。求得四率。爲對角之邊。

以初均數加減水星半行。（引數初宮至五宮爲減。六宮至十一宮爲加。）得初均行。

求伏見實行

置伏見半行。加減初均數。（引數初宮至五宮爲加。六宮至十一宮爲減。）

減星行。（引數加伏見行。加星行。）（引數減伏見行。）

得伏見實行。

求黃道實行

用三角法。以次輪心距地心線爲一邊。次輪半徑爲二邊。伏見實行爲所夾之外角。（過半周者。減全周。餘準此。）求得對次輪半徑之角。爲次均數。

亦用切線分外角法求之。

并求得對角之邊。

以次均角之正弦爲一率。亦如求次輪心距地心線之法。

爲星距地心線。（爲求視線之用。）以次均數加減初實行。（伏見實行初宮至五宮爲加。六宮至十一宮爲減。）得黃道實行。

金水次輪之心在黃道上。故以次均加減初實行。（即伏見實行。）得黃道實行。

求距次交實行

置初實行。減正交半行。爲距交實行。以伏見實行相加。（如過全周。去之。加其餘。）得距次交實行。（初宮至五宮爲減。六宮至十一宮爲加。）

此原有之次輪心距正交實行也。金星半行與伏見實行爲輪心實行也。今雖不用原有之次輪。而算距交必加伏見實行。（即黃道實行。）

求視緯

以本天半徑爲一率。次輪面與黃道交角之正弦。

金星交角正弦、〇六〇七六。

爲二率。（金星交角加一。水星交角加二。）

此亦初緯也。以距次交求得。即之次緯。

又以本天半徑爲一率。次緯之正弦爲二率。次輪半徑爲三率。求得四率。爲星距黃道線。

上三星求星距黃道線。以次輪心距地心線爲三率。則有時大于初緯。此以次輪半徑爲三率。則必小于次緯。（金星可用別法求之。先以次輪半徑七二二四八五乘交角正弦。半徑千萬除之。得四三八九八二。以此爲次輪大距正弦。乘各度距交之正弦。半徑千萬除之。即得星距黃道線。可省一求。）

乃以星距地心線爲一率。星距黃道線爲二率。本天半徑爲三率。求得四率。爲正弦。檢表。得視緯。（距次交實行初宮至五宮爲南。六宮至十一宮爲北。）（距次交實行初宮至五宮爲北。六宮至十一宮爲南。）

求水星實交角

以半徑千萬爲一率。交角較化秒爲二率。（距交實行九宮至二宮。用次輪心在正交之交角較。仍視其距北用之。）距交實行之正弦爲三率。求得四率。爲交角差。（用交角之法。）以加減距交實行。（九宮至十一宮爲減。）得黃道實行。

水星正交在最早。九宮至二宮。在本輪之下半。三宮至八宮。在上半。故用交角較與交角以定。而南北加減亦以此分。

求次緯用爲二率。

求晨夕伏見定限度

星實行與太陽實行同宮同度。爲合伏。合伏後。距太陽實行漸遠。夕見東方。

星與太陽同行之外。仍有伏見行。故過太陽面先夕見。

順行漸遲。遲極而退。爲留退初。

星行次輪。亦以漸近象限面近。過象限。入下半深。伏見行與輪心行相減適盡而留。留際即爲退初。

退行漸近太陽。

在太陽之下。漸近太陽也。

晨夕不見。復與太陽同度。爲合退伏。

輪之底與太陽合也。

自是又漸遠太陽。

在太陽西。

晨見東方。退行。退行漸遲。遲極而順。爲留順初。

亦以漸向上面遲。退度與輪心行相減適盡而留。留際即爲順初。

順行漸疾。

亦以輪上半輪行面星疾行之故。

復近太陽以至合伏。爲晨不見。其伏見限度。金星爲五度。

星體大故。

水星爲十度。其求定限度之法。與土木火三星同。

亦先求距日黃道度。次求定限度。

視星與太陽相距度近定限度。如在合伏前某日。即爲某日晨不見。合伏後某日。即爲某日夕見。合退伏前某日即爲某日夕不見。合退伏後某日。即爲某日晨見。

求合伏時刻

視星實行將及太陽實行。爲合伏本日。已過太陽實行。爲合伏次日。

土木火太陽追星。合水星追太陽。故相反。

求時刻之法。與月離求朔望時刻之法同。

求合退伏時刻

星退行。視太陽實行將及星實行。爲合退伏本日。已過星實行。爲合退伏次日。求時刻之法。與土木火三星求合伏時刻之法同。

求段犯時刻

太陰陵犯恆星。即以太陰一日之行度爲日行度。以日經度與次日經度相減。即得星行度。

以兩緯相距一度以內取用。相距三分以內爲陵。

五星大者約三分。

四分以外爲犯。餘與前同。　五星自相陵犯。以行速者爲陵犯之星。行遲者爲受陵犯之星。若以此星經度本日在彼星前。次日在彼星後。爲入限。餘同前。

求日行度

太陰陵犯恆星。即以太陰一日之行度爲日行度。以日經度與次日經度相減。即得星行度。

之行度一日之行度一句。相加減。星順行則減。逆行則加。得日行度。　五星陵犯恆星。以本星一日之行爲日行度。

求段犯時刻

星求退衝時刻之法同。

求交宮時刻與日同。

求同度時刻與土木火三星同。

求黃道宿度與日同。

推陵犯法

求陵犯入限

太陰陵犯恆星。以本日太陰經度與次日太陰經度。查本年陵犯恆星經緯度表。

星近黃道內外。太陰可相反者也。

某星在此限內。爲陵犯入限。復查太陰在入限各星之上下。親兩緯同在黃道北者。緯多爲在上。緯少爲在下。一南一北者。緯北爲在上。緯南爲在下。

皆以在星北爲上。在星南爲下。

太陰在上者。兩緯相距二度以內取用。太陰在下者。一度以內取用。

太陰恆有視差降下。故在北取二度。在南取一度。納日食陰歷限覓。陽歷限容之理也。

相距十七分以內爲陵。

太陰半徑大者可十七分。陵者。相及而來掩也。

十八分以外爲犯。

過一度。卽不爲犯。

緯同爲掩。　太陰陵犯五星。以本日太陰經度在星前。次日在星後。爲入限。餘與前同。　五星陵犯恆星。

以兩緯相距一度以內取用。相距三分以內爲陵。

五星大者約三分。

四分以外爲犯。餘與前同。　五星自相陵犯。以行速者爲陵犯之星。行遲者爲受陵犯之星。若以此星經度本日在彼星前。次日在彼星後。爲入限。餘同前。

求日行度

太陰陵犯恆星。卽以太陰一日之行度爲日行度。以日經度與次日經度相減。卽得星行度。

之行度一日之行度一句。相加減。星順行則減。逆行則加。得日行度。　五星陵犯恆星。以本星一日之行爲日行度。

求段犯時刻

太陰陵犯恆星。以本日太陰經度。與次日經度相減。卽得一率。日法爲二率。相距度爲三率。求得四率爲分。如法收之。爲時刻。

星求退衝時刻之法同。

求交宮時刻與日同。

求同度時刻與土木火三星同。

求黃道宿度與日同。

推陵犯法

求陵犯入限

太陰陵犯恆星。以本日太陰經度與次日太陰經度。查本年陵犯恆星經緯度表。

星近黃道內外。太陰可相反者也。

某星在此限內。爲陵犯入限。復查太陰在入限各星之上下。親兩緯同在黃道北者。緯多爲在上。緯少爲在下。一南一北者。緯北爲在上。緯南爲在下。

皆以在星北爲上。在星南爲下。

太陰在上者。兩緯相距二度以內取用。太陰在下者。一度以內取用。

太陰恆有視差降下。故在北取二度。在南取一度。納日食陰歷限覓。陽歷限容之理也。

相距十七分以內爲陵。

求視差

以日法爲一率。太陽一日之行爲二率。陵犯時刻化分爲三率。求得四率。與本日太陽實行相加。爲本時太陽黃道度。依日食求視差法。求得東西差及南北差。

以太陽黃道經度。依月離篇。求得赤道經度。乃以陵犯時爲用時。如日食篇求用時。春秋分距午赤道度以下十七條。求得東西差。乃以本天半徑爲一率。用時白道高弧交角之正弦爲二率。用時高下差之正弦爲三率。求得四率。爲正弦。得用時南北差。推陵犯不必如日食之密。不求近時定時可也。

求視緯

皆以太陰距星。

求太陰距星

以太陰視緯與星緯相加減。南北相同則減。一南一北則加。得太陰距星。取相距一度以內者用。

求陵犯視時

以太陰實行化秒爲一率。以太陰日行度二十四除之。卽得。

一日分爲二十四時，故日行度亦以二十四除，一時化秒爲二率，東西差化秒爲三率，求得四率爲秒，收爲分，以加減陵犯時刻，太陰距强西則加，求則減，得陵犯觀時之四分，除之，爲赤道度之正弦，得二至日出入卯酉前後赤道度，以一度出入時刻分，各省東西偏度，凡偏東一度，節氣遲時之四分，偏西一度，節氣早時之四分，

京師及各省北極高度，

京師北極高三十九度五十五分，

觀象臺之極高也，

暢春園北極高三十九度五十九分三十秒，

盛京四十一度五十一分，

山西三十七度五十三分三十秒，

朝鮮三十七度三十九分十五秒，

山東三十六度四十五分二十四秒，

河南三十四度五十二分二十六秒，

陝西三十四度十六分，

江南三十二度四分，

四川三十度四十一分，

湖廣三十度三十四分四十八秒，

浙江三十度十八分二十秒，

江西二十八度三十七分十二秒，

貴州二十六度三十分二十秒，

福建二十六度二分二十四秒，

廣西二十五度十三分七秒，

雲南二十五度六分，

廣東二十三度十分，

極高度皆以測影測星定，各以本方極高度之正切，京師、八二六六二，盛京、八九五六七，山西、七七八二四，朝鮮、七七一六一，山東、七四六九二，河南、六九六九三，陝西、六八一三，江南、六二六四九，四川、五九三三六，湖廣、五九〇九三，浙江、五八四四八，江西、五四五六七，貴州、四九八七，福建、四八八五九，廣西、四四八五六七，貴州、四九八七，福建、四八八五九，廣西、四四四八，江西、五四五六七，貴州、四九八七，福建、四八八五九，廣西、四三七九一，與黃赤大距度正切四三四六四相乘，半徑千萬

江南、三十二度四分，

四川、三十度四十一分，

湖廣、三十度三十四分四十八秒，

浙江、三十度十八分二十秒，

江西、二十八度三十七分十二秒，

貴州、二十六度三十分二十秒，

福建、二十六度二分二十四秒，

廣西、二十五度十三分七秒，

雲南、二十五度六分，

廣東、二十三度十分，

二四，朝鮮、七七一六一，山東、七四六九二，河南、六九六九三，陝西、六八一三，江南、六二六四九，四川、五九三三六，湖廣、五九〇九三，浙江、五八四四八，江西、五四五六七，貴州、四九八七，福建、四八八五九，廣西、四四八五六七，貴州、四九八七，福建、四八八五九，廣西、四三七九一，與黃赤大距度正切四三四六四相乘，半徑千萬

極高度皆以測影測星定，各以本方極高度之正切，京師、八二六六二，盛京、八九五六七，山西、七七八二四，朝鮮、七七一六一，山東、七四六九二，河南、六九六九三，陝西、六八一三，江南、六二六四九，四川、五九三三六，湖廣、五九〇九三，浙江、五八四四八，江西、五四五六七，貴州、四九八七，福建、四八八五九，廣西、四四八五六七，貴州、四九八七，福建、四八八五九，廣西、四三七九一，與黃赤大距度正切四三四六四相乘，半徑千萬

除之，爲赤道度之正弦，得二至日出入卯酉前後赤道度，以一度出入時刻分，

各省東西偏度，凡偏東一度，節氣遲時之四分，偏西一度，節氣早時之四分，

盛京偏東七度十五分，

遲一刻十四分，

浙江偏東三度四十一分二十四秒，

遲一刻，

福建偏東二度五十九分，

遲十二分，

江南偏東二度十八分，

遲九分，

山東偏東二度十五分，

遲九分，

江西偏西二十七分，

早二分，

河南偏西一度五十六分，

早八分，

湖廣偏西二度十七分，

早九分，

廣東偏西三度三十三分十五秒，

早十四分，

山西偏西三度五十七分四十二秒，

早一刻一分，

廣西偏西六度十四分四十秒，

早一刻十分，

陝西偏西七度三十三分四十秒，

早二刻，

貴州偏西九度五十二分四十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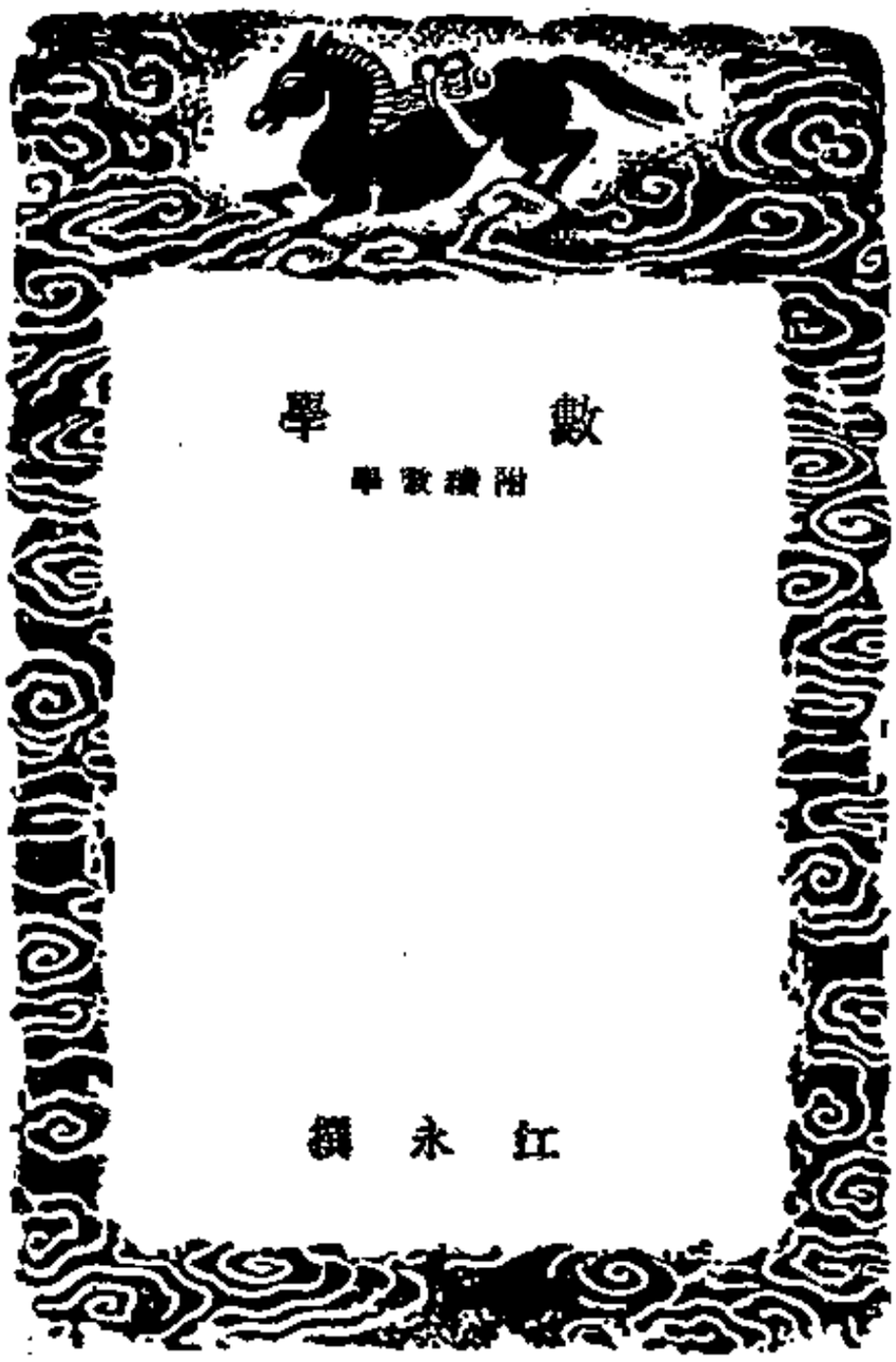
早二刻九分半。
四川偏西十二度十六分。
早三刻四分。
雲南偏西十二度三十七分。
早三刻九分。
朝鮮偏東十度三十分。
遲二刻十二分。

偏東西度。蓋屢測月食時刻定之。節氣近子半。東西可差一日。則朔望弦亦然。而月大小惟恆順天度。歷者先路之導。然有似是而非者。如以距弧求距時。其加減從日者。緣太陽有加均。則實朔望而少。太陰反是。故距時之加減從月不從月也。距時加減從日。則太陽太陰引弧之加減亦均。則實朔望而少。太陰反是。故距時之加減從日不從月也。距時加減從日。則太陽太陰引弧之加減亦

時刻定者。謂京師也。各省交食時刻。則以東西偏度定。地球周九萬里。一度二百五十里。此南北緯度里數也。若東西經度。惟南海外當赤道之下者。里數如之。中國當赤道之北。則里數漸少。愈近北。則愈少。如圜球上作距等圈。近腰者大。近頂者小。至頂。則成一點矣。各省相距。東西相望。或正或斜。欲求其里數。若可以弧三角法算之。法用各省北極高度減象限。其餘爲距地北極度。如求京師與盛京相去之里數。京師距地北極四十八度九分爲一邊。偏度七度一十五分爲所夾之角。兩邊相併。九十八度一十四分爲弧。餘弦一四三一。兩邊相減。一度五十六分爲存弧。餘弦九九四二。併之。一〇一三七四。折半。五〇六八七。與角之矢八〇〇相乘。爲實。半徑十萬爲法。除之。四〇五爲對弧存弧兩矢較。以較加存弧矢。五八爲四六三。即所求對弧矢。以矢減半徑。餘弦九五三七。若表五度三十一分。以五度三十一分化里。得一千三百八十里。爲盛京距京師斜望之實里數。考之驛程一千四百四十五里。蓋人迹紆曲。多六十五里也。地雷算經度里數倣此。

推步法解跋

江氏之學。確守西法。此編隨文詮釋。即法以明象。即數以明理。其於七政諸輪。幾於言下見圖。居足爲學歷者先路之導。然有似是而非者。如以距弧求距時。其加減從日者。緣太陽有加均。則實朔望而少。太陰反是。故距時之加減從日不從月也。距時加減從日。則太陽太陰引弧之加減亦均。則實朔望而少。太陰反是。故距時之加減從日不從月也。距時加減從日。則太陽太陰引弧之加減亦從日矣。江氏解云。此欲加減太陽之平引數。進退皆從日。然則加減太陰之平引數。其進退當從月耶。實變周爲黃白同經。而太陰自行白道。其食甚距緯與白道成直角。故以實交周求食甚交周者。即以黃道求白道也。江氏解云。實交周者。白道上距交之度。則太陰行平實交周即食甚交。何以又有食甚時之加減耶。食甚距緯與白道成直角。黃道緯度與黃道成直角。故求黃道經度。即減食甚距弧之後。又有升度差加減。江氏解云。前已求食甚距緯。是祇能相合耳。太陰行白道。與黃道斜交。故以黃道求亦道。必用斜弧三角形。江氏以正弧法推之。是誤以太陽黃道求亦道之法爲例矣。且云亦緯後無所用。不知緯度者。弧度也。經度也。經度者。角度也。斜弧形用久較法。必先求對角之弧而後可求餘角。若合緯求經。則當用垂弧法。不亦求簡而反繁耶。此數端皆於算理不合。學者訂之。秦氏五禮通考。全錄此文。惜多舛誤。爰錄出校正。約分五卷。而漫附數語於末。丁酉秋杪。金山錢熙祚志。



數學

附錄數學

江永撰

翠梅序

少好天官家言，始讀偶書閒月璿琰補註，即學布算，算冠後，見黃石齋答袁坤儀書，始知地圓，又得游子六天難或問，已詫爲奇智。三十在金陵有倪氏者，家有崇禎曆書，乞假一觀，永之曆學，是年驟進，既而聞宣城有梅勿菴先生，曆算第一名家，年已老，欲得人傳其學，且有爲永介紹者，因牽於俗累，不能往。一日游書肆，見殘紙二輯，或云是梅書，試閱之，皆授時大統之說，永始疑先生之學，蓋主中而翼西，果爾則邪正並存，未易軒輊，不可不一見。自是遂絕意於梅。又十餘年，先生久揖館，有太平崔君，官游先生之門，攜勿菴書目，曆學疑問、疑問補三書假觀，永始歎服，頗錄之。又二年，始購得象數一原，乃知勿菴洋箠怖，追憶前二紙，則曆學駢枝中語，此先生垂年從通帆人手之書，後來研精西法，所謂大不卿也。因悔恨曩者既不獲及先生之門，中間又爲二殘紙所誤，且不肯求先生之書，及晚歲得之，則精神昏怪，心力鈍敝，不敢窺噴嚏於堂，矧能燭照於室乎。潛玩既久，漸啓扃鑰，三角垜堵，昭若發蒙，曆理復多所創獲，如七政左旋，日食定交，金水有歲輪，思之皆不可易者，余向論太陽中氣過宮，不當用古次名，則一得之愚，與先生暗契，一若親承指示者，惟是算昧之誠，膠守己見，如歲實消長，恆氣盈朒之類，不能強同，爰就先生之書衍釋之，或補所未言，或發所未覺，信者闕明，疑者辨難，約得八卷，名曰翼梅，蓋先生嘗言禹服九州之大，必有同好，所冀共爲闡發，俾古人之意，晦而復昭，一綫之傳，引而弗棄，則生平之志願已

又序

是書脫藁已久，無從質正。庚申歲，程慎也太史強拉余入都，性頗畏風塵勞擾，足縶不出戶，勿菴先生文孫循齋先生時官光祿，永亦未破例通一刺，是歲除夕，慎也與光祿會於待漏處，道及永之私淑勿菴先生，曆學是年驟進，既而聞惟日夕鑽研其書，且別有會心，堪爲羽翼者，凡數卷，光祿甚器幸。酉元旦後三日，輒枉顧，次日答禮，先錄序目送閱，光祿亟閱序言，欲爲介紹者何人，曰江右梁質人先生，光祿曰，是先微君故交也，又問書目第二卷歲實消長辨，果長乎消乎，抑別有蒿見乎，曰本書詳之，是非數言可能。又問太陽行於本輪，或謂其圓如雞卵，信乎，曰本輪固正圓也，太陽在均輪上，聯其行迹，即成雞卵之圓，自是每錄一卷，即往質，聞所未聞者頗多，先生謂此學近日漸稀，昔時吳江無錫青州諸名家，與先微君同志者傳此一綫，因求示對數表，光祿令永再殫思，閱數日，又往曰，思已屢矣，顧示十數紙，以差率上下比次，因推得萬數，是歲八月，永即南旋，光祿以多儀來臨行，並甚敬且曰，製梅書再錄一本，矣俟稍暇親校畢，以原本奉歸，儀物中有扁一牌，錄勿菴先生昧歷代天文麻志一首結句云，能忘創始勞，萬事有權輿，又親書一聯云，殫精已入賦遲室，用夏還思堂聖言，此循齋先生徵造，恐永於麻家知後來居上，而忘昔人之勞，又恐永主張西學太過，欲以中夏義和之道爲主也，先生之誨我者深矣，顧嘗閱歷代史志，深知此事之艱，四千年積智，無論郭若思，至今日而此學昌明，如日中天，重開誰爲

自序

算，其通憲公弊歿，望來學者如此，永與先生有同癖，雖不獲摳衣其門，納宰適其書，固當爲之補苴而張皇也，此學甚孤，無可告語，欲是正於專家而未能，姑弊藏之，并序永之私淑先生，始畧而終合之故。

乾隆庚申閏六月甲寅望日，在已宮，江永書於海陽山斗。

乾隆四十有三年歲在戊戌春王正月序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數學八卷續一卷

國朝江永撰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是編因梅文鼎
歷算全書爲之發明訂正而一洗
欽定歷象考成折衷其異同一卷曰歷學補論皆因文鼎之說
而推闡所未言二卷曰歲實消長文鼎論歲實消長以
爲高衝近冬至而歲餘漸消過冬至而復漸長永則以
爲歲實本無消長消長之故在高衝之行與小輪之改
兩歲節氣相距近最高者稍疏又
小輪半徑古大今小則加減差亦異三卷曰恆氣注歷
文鼎論冬至加減謂當如西法用定氣不用恆氣而所
作疑問補等書又謂當如舊法用恆氣注歷永則以爲
冬至既不用恆氣則諸節亦皆當用定氣不用恆氣故
此二卷皆條列文鼎之說而以所見辨於下四卷曰冬
至權度元史六歷冬至載劉歲公以來四十九事文鼎
因作春秋冬至考刪去劉歲公一事各以其本法推求
其故永則以爲算術雖明而未有折衷更因文鼎之法
考證歷法史志之誤五卷曰七政衍文鼎論七政小輪
之動由本天之動七政之動由小輪之動永則以恭按
欽定歷象考成五星有三小輪而月更有次均輪且更有負圈
文鼎說雖精當而各輪之左旋右旋與帶動自動不動
之異尚未能詳剖因各爲圖說以明之六曰金水發微
文鼎初仍舊法以金水二星伏見輪同於歲輪後因門
人劉允恭悟得金水二星自有歲輪而伏見輪乃其繞
日圓象因詩爲之說後揚學山乃頗以爲疑永謂文鼎
說是學山疑非因爲圖說以明之七曰中西合法擬草
明徐光啟酌定新法凡正朔閏月之類從中不從西定
氣整度之類從西不從中然因用定氣遂以每月中氣
時刻爲太陽過宮時刻弊以中法十二宮之名而西法
十二宮之名又用之於表永病其錯互又整度一事永
亦病其言之未盡故著此論以辨之亦多推文鼎之說
八曰算牘則推衍三角諸法求其捷要續編一卷曰正
弧三角疏義以補算牘所未盡故八卷各有小序此卷

獨無也文鼎歷算推爲絕技此更因所已具而所未詳
踵事而增愈推愈密其於測驗亦可謂深有發明矣

數學卷一　　四庫全書原本

婺源江永撰　　守山閣叢書　子部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數學補論

初庵先生歷學疑問三卷五十二章又補二卷二十四章已爲歷學疑問通論其書刪有闕
章已爲歷法疏通源流指示綱領永熟味其書刪有闕
語隨手補之或錯混之處錯混於本書之中
爲山河海無後一卷一勺獨自道其它無與已著
論天地開闢

問天地固當有始如陳星川壞天地人三元之說一元有二
千四百一十九萬二千年今當八元四百五十六萬六千餘
年者固爲荒唐矣邵子皇極經世書謂一元有十二萬九千
六百年分十二會一會一萬八百年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
生於寅禹卽位後八年而入未會則自天開至今七萬餘年
生人至今亦五萬餘年世以邵子特於數學也而信之自西
士之書出則自開闢以來只五六千年何若是其不倫耶果
孰非而孰是耶曰以理斷之疑西說近是也中國有歲籥始
於唐虞堯至今四千餘年堯以前曾有傳聞而難徵信度有
人物之初距唐虞之世其年當不甚遠豈有遙遙五六萬年
晦冥如夜寂無紀載可稽耶又大西洋載其國古老所說亦
似不過四千年夫中西相去數萬里而年數符同竟若斯則
四千年以前偏天地有人物者不過一二千年如今日之視
泰漢已耳當不以萬計也顧天地之開雖有最初之年而
其醞釀於未開闢之先者必需積漸之久如人歐之胎鷄鳥
之卵草木之果實根荄皆含生於未生之前此則不知幾何
年耳曰西士之言固可信矣其紀年亦自不同天地儀書謂
自開闢至崇禎庚辰五千六百三十餘年聖經直解則云六
千八百三十六年依舊古定儀推之則五千七百三十年月
離歷指則謂崇禎戊辰爲總期之六千三百四十一年諸說
孰爲是耶曰予嘗推之矣其言五千餘年爲近元至元辛巳高衝在冬至最高在夏
最高在春分也此則稽古定儀之年當在今壁一年行一分一百
至開闢以來行一象限九十度以分
十歲推之九十度有五千三百餘年
辛巳五千三百餘年
百七十年　其言六千餘年是開闢之始冬至日躔壁宿爲
酉末戌初也此則聖經直解之年爲近柴胡庚辰冬至日在
百三十餘年約退一分一百
九十八度日在壁二者皆有理不知果孰爲確耳曰然則古
歷家謂上元必是甲子歲前十一月甲子朔旦夜半冬至日

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則其說信然乎曰未必然迺天地開闢如人之初生已屬後天其始尙有胚胎之歲月則甲子日月五星不必皆從始處始也以爲始於甲子歲安知其不始於十月朔安知其不始於十一月望乎（冬至爲中氣以爲始於冬至安知其不始於春分乎（天文演明云開闢初朔旦冬至前後分又云中西皆以角爲宿首則開闢當在春分後冬至前矣）西書諸說以爲始於甲子夜半則時刻隨方有里差西方見早東方見晚西以爲始於甲子東以爲丑東以爲子西以爲亥偏大地當以何處爲正位而定其爲夜半冬至乎日月五星各有性情以爲始於聚安知其不始於散乎（如人身胚胎之始則聚及其長成形體各有部位）遠理者然而觀之毋泥前人之說可也以今歲周計之一歲小餘一百二十八分日之三十一積一百二十八年四萬六千七百五十一日無餘分以六十乘一百二十八凡七千六百八十年積二百八十○萬五千○六十日天正冬至在中甲子年甲子日無餘分使開闢之年果在甲子者始以今日平冬至逆推終不能得甲子夜半冬至與開闢之年約畧可知而不可定也

論地圓

問地爲圓形周圍九萬里南北則以二極之低昂而知之（此南北極高下差一度兩極相距七千里）東西則以月食之早晚而知之（地球東西相距一時者差二百五十里兩地月食差一時）此惟知歷者能信又必如西人浮海數萬里見南極出地數十度而後可驗若拘儒之見不出戶牖囿於方隅終疑人不可倒立水不可倒懸告以地圓謂其言猶河漢也奈何曰地之綿亘甚廣其圓也以漸人雖續地行一周恒以足履地首戴天必無倒立之時水之附地而流亦猶是也今試泛舟於江湖登舟之高處望之水之來不見其漸水之去不見其尾但覺有渺瀰之形惟舟所到卽是高處此何故也人月能望數十里此數十里卽以漸而圓故也而地圓之形由地景圓故之最可見者如月食於地景月之虧必作淨形由地景圓故也使地不圓何以有此圓景乎曰地上山高而海深形有凹凸安得圓曰地之厚二萬八千餘里山海雖極高深如胡桃核之皺窘有起伏終不礙爲圓也或又設一難曰地誠圓矣地之下誠有人居之矣設使地有孔穴上下穿通人投石於穴中此地見石墜而下彼地之人豈不見石騰而上乎石惟能下豈能上乎曰此說不足以難地圓也萬一有人天乎石惟能下豈能上乎曰此說不足以難地圓也萬一有穿通之穴投石其中此石必至地心而止心者四面之極處夫地半徑一萬四千一百三十餘里（以周徑三萬九千五百餘里折半算）以一一四二乘之則日去地有一千六百萬餘里（以一一四二乘之則日大之周一可謂大矣而猶未也火木土三星之天皆在日天之上而各星所行之歲輪（歲輪一象限九十度視黃道上得幾何度因以測其本輪之半徑）而知此星之天去地視日天得若干倍火星不及約半倍木星不及約五倍土星行歲輪九十之一一四二乘之則日大之周一可謂大矣而猶未也火木土三星之天皆在日天之上而各星所行之歲輪（歲輪一象限九十度視黃道上得幾何度因以測其本輪之半徑）而知此星之天去地視日天得若干倍火星不及約半倍木星不及約五倍土星行歲輪九十之一其視日天之高十倍而五度半有奇之切線一萬零四百有奇則不止十六度此不過就中土地中洛陽北一帶所見極高言之非極北出地三十六度半有奇夫輪之半徑十萬而五度半有奇之切線一萬零四百有奇則

而知則最高時在均輪之底最卑時在均輪之頂亦可得其相距之數矣而最高最卑太陽則有視徑差又射地景至月天則有景徑差又太陽近地平則有地面地心高下差合玆數差參差互算而日天距地可得而知矣皇若舊說言天去地若干萬里荒唐無稽者哉

論日月地三體大小

問人視日月大似無幾而西人言日大於地月又小於地日之大於地與月者其相去懸絕得毋無徵不信乎何以知其然也曰此亦以三角八線割圜之術測其本天去地之高下因以視徑而知其實徑與實體也日月之行因其盈縮遲疾而知小輪之徑因小輪而知大輪之徑故曰去地一千一百四十二地半徑月去地約五十八地半徑凡去地半徑一倍者其度亦隨一倍地一度二百五十里以一千一百四十二乘之則日天之度計二十八萬五千餘里日之視徑半度有奇（約大十分度之三十一）約得一十五萬里地之全徑二萬八千餘里故西人言日徑得地徑者五又七十五之十四也以五十八乘二百五十里則月天之度一萬四千五百里月之視徑比日視徑稍大約六十分度之三十二約八千里地徑大於月徑三倍半有奇此月之實徑也若以日視月則日徑大於月徑約一十九倍凡此皆以實測實算得之非虛言也曰此有實據可考驗乎曰有月之食也食於地景徑約一度半（日月行黃有大小此以其中者言之則日月景徑亦大小不一）者之大小可參攷而知凡光體等於實體則其景等大而無窮唯光體大於實體則其景漸遠漸大而無窮唯光體小於實體則其景漸遠漸小而有盡地景能食月下能食星天高故也（張衡云星去地遠則星小近則星大觀月所處之天地景一度有半約二萬二千餘里則日之大於地幾何月之小於地幾何皆可用法推算矣曰日徑大於地徑五倍有奇而西人又言大於月三倍何若是之不倫耶曰前以徑相較者平圜也此以實體相較者渾圜也渾圜之圜分徑兩圜相較可得其差（立方開渾圜法見算體）今用法推算則日之實體大於地者一百四十九倍奇大於月者六千五百九十倍奇地之實體大於月者四十四倍奇與西人之算或多或少蓋利西泰測算畢數小有不同耳（利氏說見天學初函梅先生似以日大於地百餘倍謂日之大於地不在此二差之內更有青蒙氣差此為帶食言之也有此二差則日蝕日食以東西差加減之而當食者蒙氣相較論則了然矣（方徑之遙弦不倍日大於地必百倍亦考之未審耳）

論日月星皆有質

問日月星皆氣為之乎抑實有其質乎曰實有其質也其質非金非玉非石蓋自有其質非人世所有者也若但有氣無質豈能終古不改變乎西士以遠鏡窺日月亦不正圜而日中之黑處古人妄謂蛾蚋願免宋人誤以為山河大地之影者西人則名之為月駁謂由月體自生如地有巖洞日光照不到處則現黑影此非實有質而何日月如此星可知矣曰日月星各有其本天其本天皆以地為心地即其所著之根而日月星三光惟有氣也故能浮空若實有質何以不墜曰日月星各有其本天其本天皆以地為心地即其所著之根而日月星又各著於小輪之上其根甚固安得墜如地球極重終古不墜素問所謂大氣舉之是也曰地球正當天心四面皆氣輳之故皆空懸於天中若日月星之重體則其景漸遠漸大而無窮唯光體大於實體則其景漸遠漸小而有盡地景能食星月天卑地景漸遠漸小而有盡地景能食月下能食星月天卑星天高故也（張衡云星去地遠則星小近則星大觀月所處之天地景一度有半約二萬二千餘里則日之大於地幾何月之小於地幾何皆可用法推算矣曰日徑大於地徑五倍有奇而西人又言日大於地球一百六十五倍奇日大於月徑約十九倍而西人又言大於月六千五百三十八倍奇地徑大於月三倍半有奇而西人又言大於月三十八倍奇何若是之不倫耶曰前以徑相較者平圜也此以實體相較者渾圜也渾圜之圜分徑兩圜相較可得其差（立方開渾圜法見算體）今用法推算則日之實體大於地者一百四十九倍奇大於月者六千五百九十倍奇地之實體大於月者四十四倍奇與西人之算或多或少蓋利西泰測算畢數小有不同耳（利氏說見天學初函梅先生似以日大於地百餘倍謂日之大於地不在此二差之內更有青蒙氣差此為帶食言之也有此二差則日蝕日食以東西差加減之而當食者蒙氣相較論則了然矣（方徑之遙弦不倍日大於地必百倍亦考之未審耳）

論青蒙氣

問西人謂近地平有青蒙氣其高約九里澤國彌厚彌高日月在青蒙氣內小可大卑可高其說信然與曰信也凡微濛之物如氣如水如玻璃水晶皆能變物之形遠可使近小可使大直可使曲深可使淺卑可使高遠鏡其顯者也掩蓋於水直錢於盂無不可驗是以日月出地與將入地視徑加大蒙氣映之故也不惟加大而已更能升之使高實未出地而已出地也雖已入地而猶未入也故西人論日食於高卑南北東西三差之外更有青蒙氣差青蒙徑差此為帶食言之也有此二差則日蝕日食以東西差加減之而當食者蒙氣相較可得其差（立方開渾圜法見算體）今用法推算則日之實體大於地者一百四十九倍奇大於月者六千五百九十倍奇地之實體大於月者四十四倍奇與西人之算或多或少蓋利西泰測算畢數小有不同耳（利氏說見天學初函梅先生似以日大於地百餘倍謂日之大於地不在此二差之內更有青蒙氣差此為帶食言之也有此二差則日蝕日食以東西差加減之而當食者蒙氣相較論則了然矣（方徑之遙弦不倍日大於地必百倍亦考之未審耳）

論左旋右旋

問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歷家之說也請曰日月五星亦左旋其說始於橫渠張子與曰非也張子之意謂地亦是物處於天中隨天而左旋但少遲故覺天左而地右耳張子之意可知矣朱子謂橫渠說天左旋日月亦左旋其逆天而行乖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躔辰又各著於小輪之上其根甚固安得墜如地球極重終古不墜素問所謂大氣舉之是也曰地球正當天心四面皆氣輳之故皆空懸於天中云云之論爾恒星所行為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云云古今謂天左旋此直至粗說極是是以處其中者為日月星辰子謂天行過一度又謂歷家載其遲數便於算又有大輪在外小輪載日月在內之喻若何曰思向亦疑之謂日月果因行少遲而覺其右轉則當循赤道而退無向北斜行之勢何為日日行黃道斜交於赤道月五星各有道又斜交於黃道乎後見勿庵先生說乃始豁然先生以鈎盤飛輪為喻謂如有小盤小輪附於大盤大輪之上而別為之樞則必相差而成動移以生遲度又必與本使大直可使曲深可使淺卑可使高遠鏡其顯者也掩蓋於水直錢於盂無不可驗是以日月出地與將入地視徑加大蒙氣映之故也不惟加大而已更能升之使高實未出地而已出地也雖已入地而猶未入也故西人論日食於高卑南北東西三差之外更有青蒙氣差青蒙徑差此為帶食言之也有此二差則日蝕日食以東西差加減之而當食者蒙氣相較可得其差（立方開渾圜法見算體）今用法推算則日之實體大於地者一百四十九倍奇大於月者六千五百九十倍奇地之實體大於月者四十四倍奇與西人之算或多或少蓋利西泰測算畢數小有不同耳（利氏說見天學初函梅先生似以日大於地百餘倍謂日之大於地不在此二差之內更有青蒙氣差此為帶食言之也有此二差則日蝕日食以東西差加減之而當食者蒙氣相較論則了然矣（方徑之遙弦不倍日大於地必百倍亦考之未審耳）

之乃別爲之說謂凡物之理有順必有逆在天有氣者皆左旋右□者皆有轉一順一逆所以能成造化若使皆順而無逆則如水之無海山之無轉不能鍾地脈而居人物矣古人有蟻行磨之喻然蟻雖隨磨左旋而蟻之頭足自向東而右行若使蟻亦向西則蟻之行不反速於磨乎後讀梅先生書乃仍從左旋之說與始者所見却又不同此可驗愚學識之進退消長而所得益於先生之書此尤其大者矣

然則後之所見與順逆之說不相妨乎曰無妨也造化之理即以順而成逆如五行皆順生而自有逆克也如山水皆順行而自有逆轉也天以層數生遲速以遲速成順逆造化之妙也然則磨蟻之說若相妨矣奈何曰日月未嘗動也此如別有輪附於磨與磨同轉而不同振因生退度蟻則定於輪上未嘗行也

大氣之運如水逆風行恒星七政如有數舟同泛於江河得風多者行速得風少者行遲彼此相較遲者若退而上矣舟各斜迎不與岸平行舟之與速與岸與斜迎又不同勢則各舟振柁定向不同也如各曜自有道

右粗譬之如此細論之舟猶非七曜也木天載本輪木輪均輪均輪載日而月五星更有次輪星體在次輪上月體在次均輪上然則水猶木天舟猶本輪均輪次輪等猶舟上有轉輪而日與六曜猶有球附於舟之輪上也

論天極

問自古只言北極西士始言有黃極而月與五行之道皆斜出入於黃道則月道又自有極五星道又各有極然則七政七極並北極而八折南方相對之極而十六何若是其分錯與曰七政各行一道即各有所宗之極北極爲心黃極環繞而成一圈月與五星之極皆以黃極爲心各環之而成小圈水星圈最大月次之金次之土次之火次之木次之皆誠於黃極圈之上各有條理未嘗紛錯也小圈自古謂斜出入於黃道則月道又自有極五星道又各有極然則七政七極並北極而八折南方相對之極而十六何若是其分錯與曰七政各行一道即各有所宗之極北極爲心黃極環繞而成一圈月與五星之極皆以黃極爲心各環之而成小圈水星圈最大月次之金次之土次之火次之木次之皆誠於黃極圈之上各有條理未嘗紛錯也曰天之有北極也如磨之脐如輪之轂太陽不宗之乃自爲極以成斜出之道與赤道度數懸不相當何也曰太陽若宗北極則恒行赤道無寒暑進退何以能生萬物有北極赤道又有黃極黃道所以能成變化也蓋北極體也黃極用也北極爲心黃極繞之而成圈則又未嘗不宗北極也曰日月與五星之道何爲斜絡黃道而東行曰君也月與五星臣也不敢正行黃道而又不敢與之遠離君臣之義也問古人以恒星之天爲天西土則謂恒星亦隨黃道而東行夫恒星在七曜之上宗北極循赤道可矣何爲亦宗黃極循黃道曰北極惟宗動天宗之恒星自爲一重天則不得宗北極矣曰月五星各有道有極恒星天既自爲一重宜亦自有其道與極何爲皆宗黃極而循黃道恒極有定所恒星散也六曜不惟自有道而已道之上且有數小輪以載曜體爲恒星不能逐星生小輪故普天星宿同宗黃極而循黃道也

論七政小輪

梅先生論小輪數章蓋詳因其言而推測之太陽小輪有二一爲本輪一爲均輪本輪之心在本天均輪之心在本輪半徑三均輪半徑太陽之體實在均輪之上其大小則本輪半於均輪一其行度則本輪之心右旋於本天而均輪之心左旋於本輪均輪雖左旋於本輪而太陽在均輪周實右旋均輪心左旋一度則均輪周右旋兩度故最高最卑兩點雖常在本輪之頂與底而太陽之在最高也不在均輪之頂而在均輪之底其在最卑也不在均輪之底而在均輪之頂蓋不問心圈上所切之小輪非本輪也乃合本輪均輪兩半徑而爲小輪之半徑也又均輪實爲太陽之體所居欲算太陽距地心得其徑差景差必須以均輪度算之蓋本天載本輪本輪載均輪均輪載太陽此天上實象若並本輪均輪同心差規一大圈爲不同心圈此則假借虛象耳雖算加減均度與用本輪均輪立算者不殊此算視徑之大小太陽實體不在心圈上故也觀歷書太陽以本輪均輪算得之若以不同心立算則梅先生謂不同心之法生於小輪而小輪爲本法此誠不易之論也太陰小輪遞相負乘與太陽五星特異本天載本輪本輪載均輪均輪猶之太陽而月之體不在均輪之上又五星次輪在均輪之上者其心也若月次輪則以輪邊與均輪相切而別有負圈合均輪全徑次輪半徑以爲半徑則負圈心在均輪之上而次輪心在負圈上與五星異矣五星之體即在次輪之上而月則又有次均輪在次輪上月之實體則在次均輪上與五星又異矣細讀歷象考成始知其故

問歷書日躔有日差表月離又有日差表交食有加減時差其經差景差必須以均輪度算之蓋本天載本輪本輪載均輪均輪載太陽此天上實象若並本輪均輪同心差規一大圈爲不同心圈此則假借虛象耳雖算加減均度與用本輪均輪立算者不殊此算視徑之大小太陽實體不在心圈上故也觀歷書太陽以本輪均輪算得之若以不同心立算則梅先生謂不同心之法生於小輪而小輪爲本法此誠不易之論也太陰小輪遞相負乘與太陽五星特異本天載本輪本輪載均輪均輪猶之太陽而月之體不在均輪之上又五星次輪在均輪之上者其心也若月次輪則以輪邊與均輪相切而別有負圈合均輪全徑次輪半徑以爲半徑則負圈心在均輪之上而次輪心在負圈上與五星異矣五星之體即在次輪之上而月則又有次均輪在次輪上月之實體則在次均輪上與五星又異矣細讀歷象考成始知其故

問歷書日躔有日差表月離又有日差表交食有加減時差其經差景差必須以均輪度算之蓋本天載本輪本輪載均輪均輪載太陽此天上實象若並本輪均輪同心差規一大圈爲不同心圈此則假借虛象耳雖算加減均度與用本輪均輪立算者不殊此算視徑之大小太陽實體不在心圈上故也觀歷書太陽以本輪均輪算得之若以不同心立算則梅先生謂不同心之法生於小輪而小輪爲本法此誠不易之論也太陰小輪遞相負乘與太陽五星特異本天載本輪本輪載均輪均輪猶之太陽而月之體不在均輪之上又五星次輪在均輪之上者其心也若月次輪則以輪邊與均輪相切而別有負圈合均輪全徑次輪半徑以爲半徑則負圈心在均輪之上而次輪心在負圈上與五星異矣五星之體即在次輪之上而月則又有次均輪在次輪上月之實體則在次均輪上與五星又異矣細讀歷象考成始知其故

論日差

問歷書日躔有日差表月離又有日差表交食有加減時差其經差景差必須以均輪度算之蓋本天載本輪本輪載均輪均輪載太陽此天上實象若並本輪均輪同心差規一大圈爲不同心圈此則假借虛象耳雖算加減均度與用本輪均輪立算者不殊此算視徑之大小太陽實體不在心圈上故也觀歷書太陽以本輪均輪算得之若以不同心立算則梅先生謂不同心之法生於小輪而小輪爲本法此誠不易之論也太陰小輪遞相負乘與太陽五星特異本天載本輪本輪載均輪均輪猶之太陽而月之體不在均輪之上又五星次輪在均輪之上者其心也若月次輪則以輪邊與均輪相切而別有負圈合均輪全徑次輪半徑以爲半徑則負圈心在均輪之上而次輪心在負圈上與五星異矣五星之體即在次輪之上而月則又有次均輪在次輪上月之實體則在次均輪上與五星又異矣細讀歷象考成始知其故

問歷書日躔有日差表月離又有日差表交食有加減時差其經差景差必須以均輪度算之蓋本天載本輪本輪載均輪均輪載太陽此天上實象若並本輪均輪同心差規一大圈爲不同心圈此則假借虛象耳雖算加減均度與用本輪均輪立算者不殊此算視徑之大小太陽實體不在心圈上故也觀歷書太陽以本輪均輪算得之若以不同心立算則梅先生謂不同心之法生於小輪而小輪爲本法此誠不易之論也太陰小輪遞相負乘與太陽五星特異本天載本輪本輪載均輪均輪猶之太陽而月之體不在均輪之上又五星次輪在均輪之上者其心也若月次輪則以輪邊與均輪相切而別有負圈合均輪全徑次輪半徑以爲半徑則負圈心在均輪之上而次輪心在負圈上與五星異矣五星之體即在次輪之上而月則又有次均輪在次輪上月之實體則在次均輪上與五星又異矣細讀歷象考成始知其故

始疑日差有二根當立二表後又自謂不確而別爲之說謂西歷之儒各有師授不同日躔表之兼用二根或是初說其平時定時乃測驗之實用必是後來之改二表爲是愚向者亦未敢斷其是非後改之歷家或所以求用時者兼用均度升度二差而日躔日差表兼而不用則二根兼用者爲是先生始謂當立二表者亦是而日躔之日差表立算未眞解說支離洵不可承用也

太陽平視兩行差當從最卑最高起算至春分平視兩行差等此時無加減分夫春分既無加減則秋分宜亦無加減表奇減時當八分有奇而表以春分起算謂春分平視兩行差等此時無加減分夫春分既無加減則秋分宜亦無加減表於秋分則加十六分時差十六分當天之四度此四度之差從何得之其不可解一也高卑加減之極在四立節四立節之加減最大者不過九分五十六秒謂升度差最大者二度半稍弱也以此爲限再以平視兩行差加減之相去不甚遠表於立春減八分立夏加十一分立秋加三分立冬加二十四分何若是不均其不可解二也二根加減其數常均合之當必均表於初宮十九度後始有減分減至春分而極春分後則恒用加計一歲加減之數有奇兩大之限不同時又不及此數而表中之加分大者二十四分當天六度此數又何從得之其不可解四也升度差有定時而太陽高卑有行度其兩行之差不恒繫於節氣表乃合之爲一若可恒用者然其不可解五也此表監中亦用數十年近始邊用歷象考成求用時之法云以本日太陽均數變時歷象考成求用時之法云以本日太陽均數變時差本注云均數減均數者減之餘爲加者乘差爲減者乘差爲加減者皆乘差爲加減者皆乘差爲減者皆乘差爲減者皆乘差爲

近大轉而弦又近月宇則疾者必疾一日不啻十五度遲者
愈遲一日行十一度有奇
然則授時之遲疾法算定朔定望交食何以不甚言曰朔望
無次均加減故也
授時分太陰一輪三百三十六限之表今越之明史其實爲
無用之法也

論交食

梅先生交食蒙求交食管見兩書備論算交食之理無餘蘊
其以黃道交角變白道交角爲定交角以算日月光
體之上下左右指其初虧復圓而不以東西南北爲方位尤
發前人所未發
交食蒙求註云若用弧三角法求白道限度所在及其距地
之高並可得交角細數然所差不多蓋算交食必在朔望又
必在交前交後故也按用弧三角求白道限即
立算白道九十度限高法是也竊疑交前交後
道而過不能與黃道平行則變黃道交角爲白
微差然甚微可不論故今法徑借黃道交角以
角加減之而白道交角不以立表書法定日食
十七度四十分以內五宮十二度二十分以外
度二十分以內十一宮二十一度四十分以外陽歷六宮八
限者並有食今法定食限陰歷稍寬陽歷稍狹實交周自五
宮十一度四十五分至六宮六度十四分又自十一宮二十
三度四十六分至初宮十八度十五分爲的食不入限者
必算亦有入限而不食者則因三差故西法以九十六刻齊之
康熙四十三年五月十七日乙卯望月食監副
國中所註食既至食甚時刻多食甚至生光時刻少
分論其不應改法疑此須臾時字有脫誤也

論中西法異者多端

阿梅先生謂中西二法本同新歷但兼用其長以
來備惟五星有交點有緯行是中歷缺憾之大端
之異於中法止此一事與曰先生舉其大者耳其他如中歷
太陽盈縮常定於冬夏二至西法則最高最卑有行度中歷
太陰遲疾但知有轉終而不知更有二三均加減中歷交食
時差但知以午正爲加減之限而不知有黃平象限中歷太
陽太陰之徑惟虛之徑恒爲一定而不知有高下大小之差
法只知有直角勾股而不
法則有八線表預定無數勾股以爲一切測算之準繩此皆
有補於中歷者也

補論十二宮

阿梅先生論周天十二宮有直有衡有斜有百遊不甚紛紜
錯雜歐曰是皆各有所宗各有所取用非雜也愚謂在天猶
有不變之十二宮蓋列宿天同爲大圈雖高下懸殊度分
之廣狹迥異而度數則同非周天之度分多於周歲之度分
鄧首等名西國則有磨羯巨蟹等名皆以星象定之古今不
變者也此與黃道之十二宮同歸而殊塗恒星之故處非歲有不漸
是同歸也列宿自布十二宮恒以虛六度爲元楊之半斗四
度爲磨羯之初歲歲推移不與中氣節氣相值是殊塗也梅
先生歷學疑問補中極論此理但未言其移動之一百五十分平
又按七政小輪無論其大小皆分十二宮此自歷家虛立之
以便算故梅先生不數

論西法六十分爲度

問曰曆雖以三百六十度爲周天而
與授時同見袁氏歷法新書歐邏巴獨以六十
用六十遞析八線表亦分一度爲六十
時刻也中法一日百刻不便於分布西
一時均得八刻又分一時爲二時謂之
分凡加時與日出入皆有分數可紀
台四刻六十分爲一
度則以四分當一度一小時當半宮亦甚便日法如此度法
亦因之八線表亦因之但各變通爲一法此歐邏巴立法尚
量並善者也彼自刻不便分布刻下不能紀分似不可謂無
之異於中法止此一事與曰先生舉其大者耳其他如中歷
而餘諸表皆不可用亦變更張多事
日周通法其布算也以萬分計除分而仍以日法通之如法
收爲時刻兼用授時而不用百刻之法此則萬世可遵行者
也

論授時歷周天歲周

自大衍歷分天自爲天歲自爲歲以
至郭民別出新意以萬分爲度即以
十五萬二千五百七十五分歲周三
二十五分自當時觀之立法若盡善
非至極之理也夫黃道與列宿天同
之廣狹迥異而度數則同非周天之
也歲已周則黃道周矣而不能即其
之度分也星自移而東耳譬之太陰
其不能遽及於日者日自行二十餘
度二千五百七十五分爲周天是猶
亦算在周天之內則二十八宿之度
又按七政小輪無論其大小皆分十二
二十一分八十七秒五十微而當時以
又多出三分一十二秒五十微矣論正法當即以歲周爲周
天以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四百二十
分課之於二十八宿別以今率恒星每歲東行五十一秒五十微
爲日度之分秒微以爲歲差始盡善無弊當時最卑行與恒
星行雨竟未做是以立法甚難此不可不原其情亦不可不
知其有未當處也

論歷法隨時修改

歷取象於日月久之不能不改非久亦不能改各平行率有
之數十年測準之度分用以相距定爲平行其尾數或百年或千
餘年測準之度分用以相距定爲平行其尾數或百年或千
甚久而後可改者有前人立法未精改之而加密者
亦因之八線表亦因之但各變通爲一法此歐邏巴立法尚
量並善者也彼自刻不便分布刻下不能紀分似不可謂無
之而徑捷者若夫黃赤相距之緯古謂
而今漸狹太陽本輪均輪之半徑古大而今漸小此二差由

於常理之外前不知若何而始後不知若何而極非法之所能馭惟隨時密測改表以合天行耳

黃赤相距西史第谷測得二十三度三十一分半今測得二十三度二十九分三十秒（聚按五十三年差管密太陽本輪表今又當稍減天測之密如此）均輪兩半徑併共用十萬分之三千五百八十四或以一千萬爲本天半徑則爲三十五萬八千四百一十六日躔加減差表三宮九宮初度其均度二度三分一十秒平春分相距二日一小時有奇而今平春分與定春分相距二日一小時弱則最大之均度一度五十五分（北齊約八分）本輪均輪兩半徑合得三十三萬五千四百有奇耳

黃道爲諸道之宗太陽爲衆曜之君有此二差則六曜之出入於黃道離合於太陽者亦因之而小有改變

兩半徑雖改算太陽均度舊表亦可借用（以三五八四爲一率今改三三五四有奇爲三率求得四率爲秒以度分收之爲今時加減均率）

數學卷二終

歲實消長辯

歲實消長前人多論之者勿庵先生大約主授時而求簇其百年消長一分以乘距算其數雖變昧變不論又以授時其爲復長苏似百據因謂今現行之歲實稍大於授時其爲復長苏似百據因謂今現行之歲實稍大於古高衝近冬至而歲實消減冬至而歲實消漸消漏冬至而歲漸長之說謂平歲與本無消存此以待後學之深思采別爲之說謂平歲與本無消長而消長之故在高衝之行與小輪之改而歲差初初即以歲差加減之故在高衝近最高者稍疏消定氣定空定即以歲差加減之不能均惟遲疾節氣算其時刻分秒而消長勿論也

雪見如斯立不能經同爰引先生之言述師旨論輯於下：

（厤冬至在甲寅日午正二十五分四十六秒半次年乙卯日午正二十五分四十五秒半次年丙辰日午正二十五分四十五秒半次年丁巳日午正二十五分四十五秒半次年戊午日午正二十五分四十五秒半次年己未日午正二十五分四十五秒半次年庚申日午正二十五分四十五秒半次年辛酉日午正二十五分四十五秒半次年壬戌日午正二十五分四十五秒半次年癸亥日午正二十五分四十五秒半次年甲子日午正二十五分四十五秒半次年乙丑日午正二十五分四十五秒半次年丙寅日午正二十五分四十五秒半次年丁卯日午正二十五分四十五秒半次年戊辰日午正二十五分四十五秒半次年己巳日午正二十五分四十五秒半次年庚午日午正二十五分四十五秒半次年辛未日午正二十五分四十五秒半次年壬申日午正二十五分四十五秒半次年癸酉日午正二十五分四十五秒半次年甲戌日午正二十五分四十五秒半次年乙亥日午正二十五分四十五秒半次年丙子日午正二十五分四十五秒半次年丁丑日午正二十五分四十五秒半次年戊寅日午正二十五分四十五秒半次年己卯日午正二十五分四十五秒半次年庚辰日午正二十五分四十五秒半次年辛巳日午正二十五分四十五秒半次年壬午日午正二十五分四十五秒半次年癸未日午正二十五分四十五秒半次年甲申日午正二十五分四十五秒半次年乙酉日午正二十五分四十五秒半次年丙戌日午正二十五分四十五秒半次年丁亥日午正二十五分四十五秒半次年戊子日午正二十五分四十五秒半次年己丑日午正二十五分四十五秒半次年庚寅日午正二十五分四十五秒半次年辛卯日午正二十五分四十五秒半次年壬辰日午正二十五分四十五秒半次年癸巳日午正二十五分四十五秒半次年甲午日午正二十五分四十五秒半次年乙未日午正二十五分四十五秒半次年丙申日午正二十五分四十五秒半次年丁酉日午正二十五分四十五秒半次年戊戌日午正二十五分四十五秒半次年己亥日午正二十五分四十五秒半次年庚子日午正二十五分四十五秒半次年辛丑日午正二十五分四十五秒半次年壬寅日午正二十五分四十五秒半次年癸卯日午正二十五分四十五秒半次年甲辰日午正二十五分四十五秒半次年乙巳日午正二十五分四十五秒半次年丙午日午正二十五分四十五秒半次年丁未日午正二十五分四十五秒半次年戊申日午正二十五分四十五秒半次年己酉日午正二十五分四十五秒半次年庚戌日午正二十五分四十五秒半次年辛亥日午正二十五分四十五秒半次年壬子日午正二十五分四十五秒半次年癸丑日午正二十五分四十五秒半次年甲寅日午正二十五分四十五

恒之歲實則西歷恒年表之恒率是矣授表一歲小餘五分通之三百四十八分有奇以秒通之二萬零九百二十五秒（一日二十四小時一小時六十分一分六十秒一秒一日八萬六千四百秒）考其實則回回歷已如此回回歲三百六十五日歲有十二宮宮有閏日一百二十八年閏三十一日然則一歲閏一百二十八分日之三十一正西法之歲餘也（以一百二十八乘二萬九百二十五得二百六十七萬八千四百以八萬六千四百除之得三回回歷以春分爲歲首其歲餘由累測春分得十一是也）之歐邏巴歷遂用之至今因之雖分下之四十五秒未必無脹朒當亦甚微矣以此平率爲準驗其時之最高衝與最高之行而進退焉冬至近最高則兩歲冬至之距必多於平率（今時多一分約數）夏至近最高則兩歲夏至之距必少於平率（今時少一分約數之太陰當朔望相距之日時必少若當望時近月孛兩望相距之日時必多兩朔兩望相距反是）又古時太陽本輪均輪半徑（於半徑之半矣丁丑年之八刻半本爲約略之數今依下圖算與約也以西法攷餘依授時簡分只有二十四刻二十一分八十七秒半少授時歲餘三分之一十二秒半當時冬至爲證初小輪半徑差又大其分有奇者也）之差大統歲實消長之率（依法推至漢武十四年辛酉滿一百六十五日其歲實消一分爲三百年各消一分積一百分得二百分倂前爲三百分又日周二百分倂前爲六百分又日周三百分倂總消六百分又日周三百分倂前總消分以乘即算之二十四刻而先天總多一刻）如大統不用消長則積日八十四日一十八刻二十五分兩法相差一十四萬九千三百三十分兩法相積日爲一十四萬九千三百八十四日零一刻八十九分（四歲算四百零九得如上數）大統不用消長則積日一十四萬九千三百八十四日亦謂之中積（上考下求皆取至元辛巳立算假如今康熙庚午歲相距四百零九算依授時法推得積日一十四萬九千三百八十四日）歲實即一年之日數曰一年以至千百年其積若干是爲積歲實消之極耳（如今之歲實少五分百年約先天五刻）若以春分平歲實相較則冬至歲實始平（如今之春分）又數千年高衝行至冬至則冬至（○案原本脫去此三字據五禮通考補）歲實始爲消之極耳（如今之冬至）然冬至歲實又爲長之極矣抑今日本輪差小古時差大則消長中復有消長苟知此理則後之治歷者但隨時測而衝之行與小輪之差以算定氣而歲實消長可勿論猶之太陰但實算定朔定望定弦不必復計其朔策幾何少於朔策幾何也

既有一定之數授時何以有消長之法曰此非授時新法而求統天之法然亦非統天億前之法而合古今累代之法而爲之者也

永按凡天行盈縮進退必以漸無驟增驟減之理邵氏百年消長一分之說有此數與法乎即如其法算數百年後亦當逐節計其消分積而數之不當總計當消之分而以距算總乘之未久飽滌之證開禧歷減元嘉遠成天乘之也（自一百一年至二百年減消二百分倂前爲三百分自二百一年至三百年減消三百分倂前爲六百分又日周三百六十分爲六刻三十六分若如邵氏總減消分以乘即算之二十四刻而先天總多一刻法通消去一十六刻三十六分餘差一十刻而先天總多矣此分母小法原本脫去今依秦氏五禮通考引補）如大統歷康熙庚午冬至癸卯日躔箕宿一度一百年各消一分積一百分倂前爲一百分自二百年至三百年積消二百分倂前爲三百分自三百年至四百年積消三百分倂前爲六百分又日周三百六十分倂總消六百分又日周三百六十分倂總消分以乘即算之二十四刻而先天總多一刻法通消去一十六刻三十六分餘差一十刻而先天總多矣此分母小法原本脫去今依秦氏五禮通考引補）如大統歷康熙庚午冬至癸卯日躔箕宿一度一百年各消一分積一百分倂前爲一百分自二百年至三百年積消二百分倂前爲三百分自三百年至四百年積消三百分倂前爲六百分又日周三百六十分倂總消六百分又日周三百六十分倂總消分以乘即算之二十四刻而先天總多一刻法通消去一十六刻三十六分餘差一十刻而先天總多矣此分母小法原本脫去今依秦氏五禮通考引補）如大統歷康熙庚午冬至癸卯日躔箕宿一度一百年各消一分積一百分倂前爲一百分自二百年至三百年積消二百分倂前爲三百分自三百年至四百年積消三百分倂前爲六百分又日周三百六十分倂總消六百分又日周三百六十分倂總消分以乘即算之二十四刻而先天總多一刻法通消去一十六刻三十六分餘差一十刻而先天總多矣此分母小法原本脫去今依秦氏五禮通考引補）如大統歷康熙庚午冬至癸卯日躔箕宿一度一百年各消一分積一百分倂前爲一百分自二百年至三百年積消二百分倂前爲三百分自三百年至四百年積消三百分倂前爲六百分又日周三百六十分倂總消六百分又日周三百六十分倂總消分以乘即算之二十四刻而先天總多一刻法通消去一十六刻三十六分餘差一十刻而先天總多矣此分母小法原本脫去今依秦氏五禮通考引補）

考正者七事創法者五事皆不數歲實消長甚未能知所以消長之故但時用楊忠輔統天歷悉遵授時獨不用消意謂下考將來亦如是耳明大統歷悉遵授時獨不用消分冬至縱有先天何未甚長之法當時歷官元統非有確見實測知其不當用消分也以今觀之猶孝大統不用消遠偽遠故二十五分爲二十四分其先天不愈多乎（當至元時）

永按冬至相距之歲實大於平率最高衝有行度而小輪均數又有大小宜其歲實有消長分數然必當時測定之漸消若授時而上考下考皆當消但消於三十分之內非確數其差分已見端於丁丑辛巳四年之間則辛巳以後漸而消之或庶幾耳曰至元歲餘若果二十四刻三十分則上考當長乎消乎曰上考亦消也蓋至元時高衝與冬至同度小輪均數又大故冬至歲實爲長極之後天故久而後覺耳

永按漢已前之冬至非實測先後天或至二三日後漢末

劉洪始悟其後天而改斗分東晉虞喜始立歲差法後秦姚興時
姜岌始知以月蝕衝檢日宿度所在而劉宋之初冬至猶
後天三日大明時祖沖之始解於測景以冬至前後二十
餘日之景比對取中而定冬至然後冬至日躔漸得其實
猶不能盡合也故唐一行謂麟德歷已前實緣所記乃依
時歷書之非候其所得郭太史謂自大明歷以來測景驗
氣得冬至時刻眞數者有六然則實測之能合天者亦鮮
矣

統天歷見其然故爲之法以通之於歲實平行之中加一古
多今少之率則於前代諸歷不相乖戾而又不違於今之實
測此其用法之巧也然統天歷藏其數於法之中而未嘗明
言消長授時則明言之今遂以爲授時之法耳劉太史自述
創法五端初未及此也

永按授時歷實暗用統天之法者也其歲餘二十四刻二
十五分與統天同而上推百年長一之法亦相似故授時
歷議謂自僖獻公戊寅至元辛巳冬至日名共四十九
事授時法合者三十九不合者十統天不合者十四
寅與授時異餘三十八與授時同二歷推冬至略相似也
然而劉宋大明壬寅歲前冬至乙酉夜半後三十二刻七
十分則當時祖沖之測景推算所得者縱有未確亦不甚
遠（當時所算約後天十六刻弱見冬至條度）依授時統天法皆推甲申日戊初
初刻先天甚多豈可謂大明非而授時統天是歟郭氏謂
自大明以來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眞數者有六用以相
距既以大明壬寅之冬至爲得眞數之百矣及用法推算
即失此至乃謂日度失常其可乎以今觀之一由授時所
定歲餘本未眞一由長數當漸積不當總計長分而以八
百一十九距算總乘之也（統天距差乘數總之歲差法亦略同）
然則大統歷何以不用消長曰此則元統之失也當時李德
芳固已上疏爭之矣然在洪武時去授時立法不過百年所
減不過一分積之不過一刻故雖不用消長無甚差殊也蓋
讀歷書謂元統得之測驗竊不謂然何也元統與德芳所
言未變舊法不言測驗有差又其所著通軌雖便初學殊昧
根宗閒有更張違經旨（如日食時差既內分等俱反取首遲
於春秋且差二日矣安可廢乎

永按春秋時歷法最疏置閏改疏或密日食或不在朔則
關係有明二百餘年之歷法祖士登想元統不用消分致
步冬至差天可知僖公五年丙寅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以
今法推此年平冬至乙卯日巳時定冬至在甲寅卽令此
考固宜有長分矣然而授時之歲餘本未確則所據以爲
長之端者亦未眞既言每百年長一分則簡以漸而長乃
總計長分以乘距算則又無此算法觀其推至大明壬寅
已違當時之實測又何論春秋以前乎德芳所據已丑日
南至辛卯當時推已丑亦先天二日且已丑爲此年
獻公十五年戊寅天正甲寅冬至依授時法推得已未日午
夜子初三刻依大統法推得已未日午正三刻（已未史誤作丁巳）
相差四日六時五刻當用至元辛巳爲元及消長之法方
合天道矣僖獻公之年史有舛錯本難悉信漢志謂僖公
辛亥日南至之文強爲此算以求合不知辛亥非實測也
十五年甲寅冬至此自劉歆三統歷逆推當年冬至略
寅耳豈有實測紀之信史故而德芳以此駁元統其無卓
歲可知矣然元統之不用消長也初無實據但云上考下
推不用消長以合天道又云天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徼
天道至妙固數可以明其理理因數顯數隨理出故理數
可相倚而不可相違矣既未嘗實測而遽其數繆誤
如此豈知明歷皆失之先天乎觀前所舉康熙庚午年時
憲書癸卯日已初一刻冬至依大統算卯初三刻先天一
百一十九距算總乘之也（統天距差乘數總之歲差法亦略同）
然則大統歷何以不用消長曰此則元統之失也當時李德
芳固已上疏爭之矣然在洪武時去授時立法不過百年所
減不過一分積之不過一刻故雖不用消長無甚差殊也蓋
讀歷書謂元統得之測驗竊不謂然何也元統與德芳所
言未變舊法不言測驗有差又其所著通軌雖便初學殊昧
根宗閒有更張違經旨（如日食時差既內分等俱反取首遲
於春秋且差二日矣安可廢乎

永按春秋時歷法最疏置閏改疏或密日食或不在朔則
關係有明二百餘年之歷法祖士登想元統不用消分致
步冬至差天可知僖公五年丙寅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以
今法推此年平冬至乙卯日巳時定冬至在甲寅卽令此
考固宜有長分矣然而授時之歲餘本未確則所據以爲
長之端者亦未眞既言每百年長一分卽

問歲實消長之法既過於古祇宜今於今乃今實測之家又
以爲消極而長其說安在豈亦有所以然之故與曰授時雖
承統天之法而用消長但以推之舊歷而合耳初未嘗深言
其故也惟歷書則爲之說曰歲實漸消者由日輪之較漸近
地心也今實稱猶其說今具論之夫西法以日天與地不同
心疏盈縮加減之理其所謂加減皆加減於周天三百六十
度之中非有所增損於其外也如最高則視行見小而有所
減最卑則視行見大而有所加加度與減時矣減度則加時
矣然皆以歲實之所減補歲高之所加及其加減既周則其
總數適合平行略無餘欠也若果日輪之較漸近地心其
所加減之數漸平而加之數漸平則減之數亦漸平其爲近
遠相補而歸於平行一也豈有日輪心遠地心之時則加減
數多而減之數少日輪心近地心時則減之數少而加之數
多乎必不然矣

承按冬至相距之日時古今有多少不過泛歲實與平歲實相差其相差又有舒疾之漸耳若知冬至有平不必言消長必欲言其消長則其故有二一由高衡離冬至有遠近一由日小輪古今有大小也高衡自秋分行至冬至此三宮定冬至皆在平冬至前自冬至行至春分此三宮定冬至皆在平冬至後總此六宮上下約萬年(以今最高衡行皆在長限以其冬至泛歲實皆多於平歲實故也(四十八分四十五秒是也)離此則漸有差前三宮由平而漸增多是爲長中之長至高衡與冬至同度謂定冬至與平冬至同日同時是爲長之極當郭大史作歷正其時也後三宮由極多而漸減以至於平是爲長中之消今時高衡在冬至後八度其消尚未多也若高衡過春分而行至夏至此三宮定冬至亦在平冬至後自夏至行至秋分此三宮定冬至又在平冬至前總此六宮亦約萬年皆在消限以其冬至泛歲實皆少於平歲實故也前三宮由平而漸減是爲消中之消至高衡與冬至同度則定冬至亦與平冬至同日同時是爲消之極後三宮由極少而漸增以至於平是爲消中之長此過高衡行一周天而總論其消長也然而太陽小輪雖三千五百八十四古多而今少多則小輪稍小加減均亦稍小此一分一秒十微若高衡之行一年一分一秒十微若在均數稍大之中則度分變爲時分之秒數以加減於平時者必稍多若在均數稍小之中則度分變爲時分之秒數以加減於平時者必稍少(如崇禎改憲以前之舊歷最高卑今定於二至後七度分有奇則授時立法之時最高卑正與二至同度而前此則在至前過此則在至後豈非高衡漸近冬至而東又復漸長乎余觀七政歷於康熙庚申年移改最高半度弱而其年歲實驟增一刻半強此亦一徵也存此以俟後之知歷者(已未年最高在夏至後七度庚申年最高至夏至後七度七分辛酉年冬至西法二十七分已未年冬至西法二十四分辛酉年冬至西法二十一分前後各差三分有奇庚申年歲實增一刻四分有奇)

大小雖不可盡知以劉宋元嘉大明間屢年之實測算當時之不同心差蓋四千有奇(辭在冬至則均數必稍遜至元授時歷冬至則均數必稍少(如崇禎考西歷最高卑今定於二至後七度分有奇則授時立法之時最高卑正與二至同度而前此則在至前過此則在至後豈非高衡漸近冬至而東又復漸長乎余觀七政歷於康熙庚申年移改最高半度弱而其年歲實驟增一刻半強此亦一徵也存此以俟後之知歷者(已未年最高在夏至後七度庚申年最高至夏至後七度七分辛酉年冬至西法二十七分已未年冬至西法二十四分辛酉年冬至西法二十一分前後各差三分有奇庚申年歲實增一刻四分有奇)

授時歷冬至盈初加分多於今日之加分即當時小輪半徑不止三千五百八十四自此以後至今日小輪漸小均數亦漸小高衡行度所得之均數以減度加時者亦稍弱焉是其說未有所決也

承按歷書非出一手故有不相應處其歲實消長之非則固有定說矣但小同歷得之實測春分此歷書最緊要處措未切自剖析其
日躔表說辯論從前言消長者之非則固有定說矣但小同歷得之實測春分此歷書最緊要處措未切自剖析其

餘微有不同耳(五秒以爲分過之是二四二一八六四載多一四)

又歷書言日輪漸近地心數千年後將合爲一點若前之漸消由於兩心之漸近則今日之消極而長兩心之差及均數亦異以論而遠數千年後又安能合爲一點乎彼益見授時消分有據而姑爲此說非能極論夫消長之故者也

豈非出於實測然因其自述丁丑辛巳四年冬至得其自相乖違之處因以知至元時爲長極而消之大界與日躔加減表十一宮未度以前均數漸減之理固相符也

承按七政皆有小輪獨日之小輪有改變竊意久亦必復之分明是長而以爲消何也曰前已言之矣授時之歲實之分當有三十分而郭氏定爲二十五分也授時之歲實

豈豈非出於實測然因其自述丁丑辛巳四年冬至得其自相乖違之處因以知至元時爲長極而消之大界與日躔加減表十一宮未度以前均數漸減之理固相符也

加減表十一宮未度以前均數漸減之理固相符也

承按七政皆有小輪獨日之小輪有改變竊意久亦必復之分明是長而以爲消何也曰前已言之矣授時之歲實之分當有三十分而郭氏定爲二十五分也授時之歲實

歲相較爲節氣消長始終循環之法夫距度恍殊則分至諸限亦宜隨易用求差數其理始全然必有平歲之歲差而後有恍朒之歲差有一定之歲實而後有消長之歲實以有定者紀其常以無定者通其變始可以永久而無弊

永按古今言歲實消長者皆從冬至歲實言之非論平本歲實也因兩心差及所生均數異而定氣微有損益是亦消長之一根不可謂其無與若黃赤極相距遠近求差數

此說恐未然其言有平歲之歲差而後有恍朒之歲差有一定之歲實而後有消長之歲實此數言極中肯綮一定之歲實從春分測定之平歲實是也苟知此則但言平冬至定冬至不必言消長亦可矣

按實旭此論是欲據黃赤之漸近以爲歲實漸消之根益見西測黃赤之緯古大今小今又覺稍嫌故斷以爲消極復長之故然黃赤遠近其差在緯歲實消長其差在經似非一根又西測距緯復簡者彼固自疑其前測最小數之未真則亦雖爲確據思則以中歷歲實起冬至而消極之時高衝與冬至同度高衝離至而歲實亦增以經度求經差似較親切愚與實旭生同時而不相聞及其卒也乃稍稍見其書今安得起斯人於九原而相與極論以質所疑乎

永按先生經緯之辨最確而謂高衝與冬至同度爲消極之時永已論之於前

又曰（考最高兩行）按日行盈縮細攷之則春分距夏至夏至距秋分雖皆縮歷而其縮亦不同秋分距冬至冬至距春分雖皆盈歷而其盈亦不同又且年年不同細求之則節節不同又細求之且日日不同矣其故何也蓋最高一點不在夏至而在其後數度且又年年移動此太陽盈縮之根而歲實所以有消長也

永按以太陽盈縮之根推歲實所以有消長此先生之定見定說也

按庚申年夏至至冬至一百八十三日十三刻六分辛未年夏至至冬至一百八十三日十四刻九分相較一日一刻三分（中積只八年）壬戌年冬至至次年夏至一百八十二日九刻九分庚午年冬至至次年夏至一百八十二日八刻十分又合計癸亥夏至前半周一百八十二日九刻九分冬至前半周一百八十三日十三刻十分相較一日四刻一分辛未夏至前半周一百八十三日十四刻九分相較一日五刻十四分八年中較數增一刻十三分

永按此以半年之氣前後相較驗最高之東移若以兩歲冬至春分夏至秋分及各節氣兩歲相距皆各有其歲實而冬至爲最大夏至爲最小春秋分爲近平又越數十年而諸歲實亦微有不同矣前代只知冬至歲實不知逐節氣皆有歲實也

然二分之相距則無甚差何也蓋最高移而東則夏至後占最高之度而減度加時之數益多故益消其近冬至後多占最卑之度而加度減時之數益長故益消極移而東則二至處皆爲加減差最大之處故消長之較已極也乃若二分與中距雖亦歲移而中距皆爲平度不係加減其最高前後視行小之度固全在春分後半周最高衝前度亦全在秋分後半周毫無移動故不甚消長也

永按二分無甚差故欲得平歲實須於近二分時測之若高衝行至春分則二分之距又最大而二至反平矣

按授時消分爲不易之法今復有長者何耶西法最高卑之點在兩至後數度歲歲東移故雖冬至亦有加減不得以恒爲定也此是西法中一大節目其法自回回歷即有之然了凡先生頗采用回回法而不知此熊礪石先生親與西儒論歷而亦不言及何也

永按最高卑之有行度誠西法中一大節目袁氏新書不知有最高卑又何以能較論前代諸歷之先後復天乎

又曰（歷學疑問）袁了凡新書通回回之立成於大統可謂苦心然竟削去最高之算又直用大統之歲餘而兼授時之消長將逆推數百年已不效況數千萬年之久乎

永按袁書逆推數百年已不效誠然若兼授時之消長則無足論授時本非不刊之法也今時歷氣考成推步只有求天正冬至與求定冬至之法而不言消長紛紛之論可

九年中共消十四分（中積共八年）又合計癸亥夏至前半周一百八十二日九刻九分冬至前半周一百八十三日十三刻十分相較一日四刻一分辛未夏至前半周一百八十三日十四刻十分冬至前半周一百八十三日十四刻九分相較一日五刻十四分八年中較數增一刻十三分

永按此以半年之氣前後相較驗最高之東移若以兩歲冬至春分夏至秋分及各節氣兩歲相距皆各有其歲實而冬至爲最大夏至爲最小春秋分爲近平又越數十年而諸歲實亦微有不同矣前代只知冬至歲實不知逐節氣皆有歲實也

然二分之相距則無甚差何也蓋最高移而東則夏至後占最高之度而減度加時之數益多故益消其近冬至後多占最卑之度而加度減時之數益長故益消極移而東則二至處皆爲加減差最大之處故消長之較已極也乃若二分與中距雖亦歲移而中距皆爲平度不係加減其最高前後視行小之度固全在春分後半周最高衝前度亦全在秋分後半周毫無移動故不甚消長也

永按二分無甚差故欲得平歲實須於近二分時測之若高衝行至春分則二分之距又最大而二至反平矣

按授時消分爲不易之法今復有長者何耶西法最高卑之點在兩至後數度歲歲東移故雖冬至亦有加減不得以恒爲定也此是西法中一大節目其法自回回歷即有之然了凡先生頗采用回回法而不知此熊礪石先生親與西儒論歷而亦不言及何也

永按最高卑之有行度誠西法中一大節目袁氏新書不知有最高卑又何以能較論前代諸歷之先後復天乎

又曰（歷學疑問）袁了凡新書通回回之立成於大統可謂苦心然竟削去最高之算又直用大統之歲餘而兼授時之消長將逆推數百年已不效況數千萬年之久乎

永按袁書逆推數百年已不效誠然若兼授時之消長則無足論授時本非不刊之法也今時歷氣考成推步只有求天正冬至與求定冬至之法而不言消長紛紛之論可

恒氣注歷疑

改憲以來用定氣注歷久矣勿菴先生首舉康熙己未以後歷年高行以及四正相距時日皆爲一卷而云治歷者務求太陽在黃道之實度雨水後數度益狹驚蟄後數度益寬移故雖冬至亦有加減不得以恒爲定氣矣而爲定此是西法中一大節目則先生亦未嘗不知之但氣注歷皆當如舊法之恒氣不可用恒氣引先生之說益明其實依門捨而實正也

勿菴先生曰增減數日數皆平分今則有長短何也曰節氣日數平分者古法謂之定氣以歲周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爲一氣十五日二十一刻九十四分刻爲一氣各得十五日二十一刻八十四分刻爲一氣其日數無增減也其實冬至前後有十四日高卑一氣夏至前後有十六日高卑一氣各不同故以日行盈歷而其日數無增減也其實日行有遲速也

二者之算古歷皆有之然各有所用皆一行大衍歷議曰以恒氣注歷以定氣算日月交食是則舊法原知有定氣但不以之注歷耳

永按七政在天皆有平行有視行平行爲步算之根視行爲人事之用故月必以定朔定望推交食五星必以歲輪視度察凌犯太陽光爲氣化之主其用於人最大雖行於本天者一日一度此古之度無盈縮進退而輸有高卑兩點及諸節氣皆當用其視行之定氣不當用其平行之恒氣也何以言之如云冬至夏至至者極也人視日極南極北立表測之景極長極短而晝夜之短長亦於此日爲極也春分秋分而晝夜平黃道與赤道交日正當其交處陽歷陰歷於此分而晝夜時刻均亦於此日平分也若景非極長極短不得謂之至日不正當赤道不得謂之分故皆當用視度不用平度如史紀冬至有從測景得者書曰某日景長景長者定冬至非平冬至也平與定之差隨高衝離冬至遠近而異元至元以前定冬至皆在平冬至前十度其時兩心差又較大定冬至約在平冬至前四十餘刻其所謂恒氣者冬至爲根消之以平冬至爲根也若一行作歷在至元辛巳前五百五十餘年高衝約在冬至前十度其時兩心差又較大定冬至約在平冬至前四十餘刻其所謂恒氣者以定冬至爲根非以平冬至爲根則當年恒氣二分加時或近夜半前後者與在天之平氣二分相差亦可一日矣自古以來冬至皆用定氣矣一歲節氣獨冬至用定其餘二十三氣皆用恒氣皆有是理況其所謂恒氣者並非恒氣也如欲定在天之恒氣當以太陽本天界爲二十四段一段均得十五度按今法盡度言之又以一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三分四十五秒之平歲實剖而析之平歲言之分爲二十四氣一氣約得十五日二十刻一十四分三十一秒五十二微半今法盡分秒微言之以平冬至起根而均派之猶曰此在天太陽平行之平氣也今乃以太陽視行之定冬至與來歲定冬至相距之時日折半以爲夏至同度最高與夏至同度冬至爲盈初之日即諸中氣節氣亦無一氣合乎在天之均平者矣何以言之如春秋分又均派以爲諸中氣節氣無論春秋分非交赤道也平冬至與定冬至起根不同也雨歲冬至相距爲活泛之衰實與平歲實多寡不同也如月有平朔平望平弦有定朔定望定弦步算者必以月之經朔時日爲根以朔策累加之爲遂月經朔朔策折半爲弦若以此月定朔與後月定朔之時日多者二十九日九時少者二十九日九時折半爲望又折半爲弦則平者皆非平矣古歷不知定氣其盈縮之限常如此故以兩冬至相距之時日均派爲二十四氣以爲合於天之平分時日也設當時早有西士之說發明最高最與隨時推移之理而告之曰今日之盈初在冬至縮初在夏至者由太陽高卑兩點與二至同度故也尚後五十餘年兩點各東移一度則平冬至與定冬至不相值而諸節氣中氣平定皆不同矣又細推之前後一歲半歲亦微有不同者者未嘗有是理乎進退無所據則差兩日有奇當是時猶以兩定冬至相距時日均派爲二十四氣則小寒至大雪二十三氣皆從平冬至起根而均派乎倘欲並冬至亦用平舍景長之日而用景未極長之日既有所未可或欲令二十三氣皆從平冬至起根而均派之則是冬至至小寒驟減兩日只有十三日大雪至冬至驟增兩日竟有十七日奇也寧有是理乎進退無所據則欲遵大衍常以恒氣注歷者爲舛矣郭氏閻此論亦當別立隨時推定氣之法不當以恒氣注歷也又何以能算交食何夫不知定氣是不知太陽之有盈縮也又何以能算定朔乎

永按經朔猶恒氣定朔猶定氣此理極是然恒氣與經朔猶有辨何也經朔以日月平行算其相會是以平爲根今註歷之定冬至由日躔加減表與日差表定其加時則是視行之定冬至非平行之平冬至矣上下數千年惟至元辛巳間定冬至即平冬至其他皆有差其相差之極至二日或近夜半前後者與在天之平氣二分相差亦可一日矣已間定冬至即平冬至以爲根逐氣均派命爲恒氣而謂其猶

永按此理一行固未知郭氏亦未曉由太陽有高卑又有行度兩心又有微差亟關未啟故也今日此理已明固可無疑於定氣注歷者必在春分前兩日奇及秋分後兩日奇則定氣也定氣二分原相差兩日授時既遵大衍歷議以恒氣二分註歷不得復用定氣故但於晝夜平分之日紀其刻數則定氣可以互見非不知也且授時果不知有定氣平分之日又何以能知其日之爲晝夜平分乎永按授時固明言四正定氣矣然自小寒至大雪二十三氣皆用恒氣註歷由惑於一行之歷議亦由當時高衛與冬至同度最高與夏至同度冬至爲盈初夏至爲縮初意其盈縮之限常如此故以兩冬至相距之時日均派爲二十四氣以爲合於天之平分時日也設當時早有西士之說發明最高最與隨時推移之理而告之曰今日之盈初在冬至縮初在夏至者由太陽高卑兩點與二至同度故也尚後五十餘年兩點各東移一度則平冬至與定冬至不相值而諸節氣中氣平定皆不同矣又細推之前後一歲半歲亦微有不同者者未嘗有是理乎進退無所據則差兩日有奇當是時猶以兩定冬至相距時日均派爲二十四氣則小寒至大雪二十三氣皆從平冬至起根而均派乎倘欲並冬至亦用平舍景長之日而用景未極長之日既有所未可或欲令二十三氣皆從平冬至起根而均派之則是冬至至小寒驟減兩日只有十三日大雪至冬至驟增兩日竟有十七日奇也寧有是理乎進退無所據則欲遵大衍常以恒氣注歷者爲舛矣郭氏閻此論亦當別立隨時推定氣之法不當以恒氣注歷也又何以能算交食何夫不知定氣是不知太陽之有盈縮也又何以能算定朔乎

永按經朔猶恒氣定朔猶定氣此理極是然恒氣與經朔猶有辨何也經朔以日月平行算其相會是以平爲根今註歷之定冬至由日躔加減表與日差表定其加時則是視行之定冬至非平行之平冬至矣上下數千年惟至元辛巳間定冬至即平冬至其他皆有差其相差之極至二日或近夜半前後者與在天之平氣二分相差亦可一日矣

猶執算定之冬至以爲根逐氣均派命爲恒氣而謂其猶

經朔可乎

夫西法以最高卑疏盈縮其理原精初不必爲此過當之言
良由譯書者並從西法入手遂無暇參攷古歷之源流而其
時亦未能有眞知授時立法之意者爲之授據古義以相與
虛公論定故遂有此等偏說以啟後人之疑議不可不知也
永按歷書之言固迥然使今日猶執一行之恒氣註歷推
其流失有如前條進退無據之云者

又曰其所以爲此說者無非欲以定氣注歷使春秋二分各
居晝夜平分之日以見授時古法之差兩日以自顯其長殊
不知授時是用恒氣原未嘗不知定氣不得爲差而西法之
長於授時者亦不在此以定氣注歷不足爲奇而徒失古人
置閏之法欲以自暴其長反見短矣故此處宜酌改也後條
詳之

永按授時雖知有定氣未知盈縮二根之有推移今時冬
至既不爲盈初則據定氣冬至爲根均派一歲之二十三
氣似不得爲長矣（失古人置閏之法詳見後條）

又曰問授時既知有定氣何爲不以註歷曰古者註歷只用
恒氣爲置閏地也

永按定氣註歷亦正爲密於置閏地也閏以無中氣之月置
爲的然必合算定朔定氣視其無中氣之月亦
眞閏月若只用定朔而不用定氣則無
無中氣也譬之算定朔必合太陽盈縮太陰遲疾視其相
會之日命爲朔乃爲眞定朔若得其一遺其一則或有以
晦爲朔以二日爲朔者矣古歷置閏疏謬後漸知用定朔
置閏於無中氣之月閏餘也前此餘分累積歸於
非眞然則定命義和以閏月定四時之法至今日始精耳
春秋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邪於終（時同謂餘分也永按左傳作秏歸邪皆別作秏）履端於始序則不愆
則不惑歸邪於終事則不悖盡謂推步者必以十一月朔日
冬至爲起算之端故曰履端於始而序不愆
永按履端於始先生說近是然不必朔即履端於始也杜注步歷之始以爲術之端首似後世之
推歷元者非也

又十二月之中氣必在其月如月內有冬至始爲仲冬十一
月月內有雨水始爲孟春正月月內有春分斯爲仲春二月
餘月並同皆以本月之中氣正在本月三十日之中而後可
名之爲此月故曰舉正於中民則不惑也

永按舉正於中正卽示民使民遵之之法也其一謂無中氣爲閏月此據左氏舉正於中者對冬至爲始歲終爲終則正朔在其中間也周之正雖與冬至同月故曰民則不惑正月爲歲首而言舉正於中者對冬至爲始歲終爲終此乃歷家之常語也古今歷法原自不同推步之理雖事論乃經學家之話也古今歷法雖加密故曰今日言歷則以無中氣置閏爲安而論春秋閏月則以歸餘之說爲長何則治春秋者當主經文今考本經言閏月俱在年終此其據矣按歸餘於終當以此此爲正然則上句舉正於中非謂舉中氣以正月益明矣

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啟者立春立夏閉者立秋立冬並
二分二至爲八節則古時只有八節未有二十四氣也二
十四氣之名蓋秦漢以來始有之其名義大約有所不如
云驚蟄者來复小正之啟蟄每月皆啟三十日多四十三刻奇
三十日四十三刻奇以較每月常數三十日多四十三刻奇
之氣盈又太陰自合朔至第二合朔實二十九日五十
三刻奇以較每月三十日又少四十六刻奇之月閏乃每月朔策與兩氣
盈朔虛計之其餘九十刻奇謂之閏餘閏餘積滿一日則
令霜始降也大寒者本得小寒之節小寒者本得大寒之
氣相較之差也（假如十一月朔必在冬至後一日冬至在十一月望前後則望必在十二月朔後一日又
必在次年正月朔後一日又必在十二月望前後則望必在十二月朔後二日又必在次年正月朔後二日
如此次第推之積此月閏至三十三個月閏
三統歷始改雨水爲正月中雨水也芒種者本得小暑至也
殺雨爲三月節清明爲三月中而易緯逸井驗則以清明
爲三月節穀雨爲三月中然則左氏時尙未有中氣節氣
中氣然後名之爲閏月（假如閏十一月則冬至在十一月朔必在十二月之朔閏月只有小寒節氣更無中氣則不可謂之爲十二月節不得不名之爲閏月）斯乃自然
之理命名之義以生盈縮遲疾且復有最高最卑之行度焉又有兩
心差之改焉所以變動不窮也使太陽可用恒氣何不
如後世之詳密不能定其當閏於無中氣之月用定氣而
推歷元者非也

今以定氣註歷則節氣之日數多寡不齊故遂有一日內三節氣之時又或有原非閏月而一月內反只有一中氣之時其所謂閏月雖亦以餘分所積而置閏之理不明民乃惑矣

永按一月三節氣甚稀間有之今時必在冬月又必定朔最大然後有此其或首尾皆節氣而中氣在月中也則置閏月尚遲其或首尾皆中氣而節氣在月中也則置閏在此月之前不以後月爲閏此於置閏之法初無所妨若一月之內只一中氣更無妨於閏月矣

然非西法之咎乃譯書者之疏略耳何則西法原只有閏日而無閏月其仍用閏月者遵舊法也亦徐文定公所謂絡西洋之巧算入大統之型模也

永按定氣注歷改憲之大者當時譯書者之失惟在星紀等名係諸中氣耳

按堯典云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乃帝堯所以命羲和萬世不刊之典也今既遵堯典而用閏月即當遵用其置閏之法乃不用恒氣用定氣以滋人惑亦昧於先王正時之理矣是故測算雖精而有當酌改者此亦一端也

永按羲和之歷或用恒氣或用定氣不可強使當時概知用氣今改用定氣猶平朔改爲定朔其理益精當耳

又曰今但依古法以恒氣註歷亦仍用西法最高卑之分晝夜長短進退之序而分註於定氣日之下即置閏之理昭然衆著而定氣之用亦並存而不廢矣

永按定氣之用比大一切陰陽五行自支干出者或係於月建則交節氣之日時爲要（永按節氣係朔日既交係今日）或係於年歲則交立春之日時爲要（永按立春係前年既交係今年）諸節氣中氣各方農家或以之占候有驗而祿命三式諸術不可盡信亦不可盡廢者年月干支爲綱維其交界之際尤不可不確也

定氣恒氣之差小者在日其極差兩日有奇此豈可不辯其理之是非以定年月之交界而姑爲並存之說使定氣僅爲分晝夜長短之用乎夫定氣所以必當用者何也太陽有本輪均輪本輪之心恒平行於本天而太陽之體質旋行於輪上從地心出線至輪心其度皆平度而氣亦非均平之氣日行卓時氣朔未滿而度已盈故氣短日行高時氣朔已滿而度未盈故氣長其積差在高卑之中兩日有奇故定氣之度即黃道上平剖爲二十四段者太陽既到其上即爲實段其氣朔安得不稟於其所視而更從輪心之平行定氣在西法爲黃道無之界限命爲恒氣而注之歷以爲民用大者係一年次者係一月非前人之失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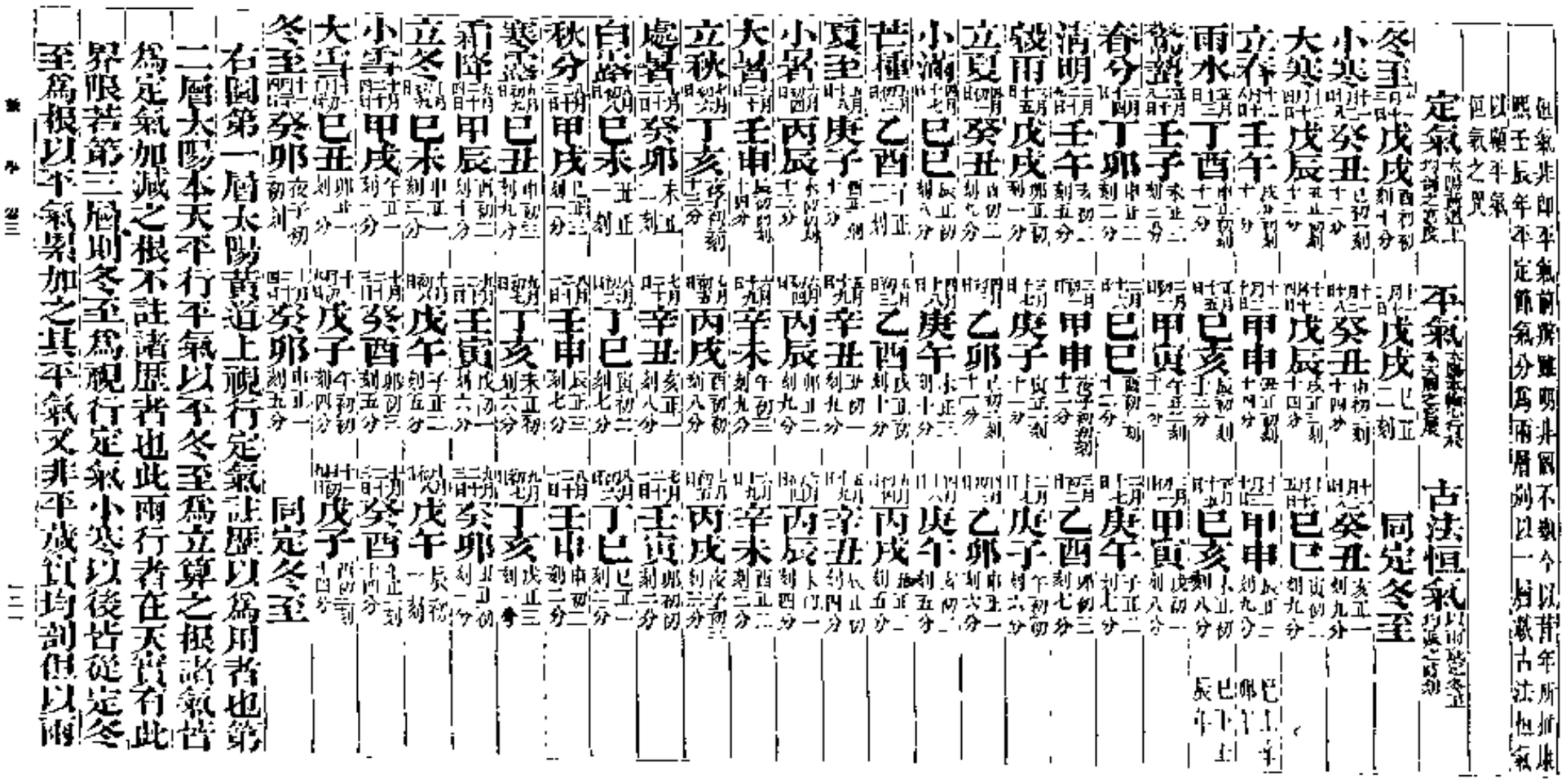
又按恒氣在西法爲太陽本天之平行定氣在平視行平行度與視行度之積差有二度半弱西法與古法略同所異者最高衛有行分耳古法恒氣注歷即是用太陽本天平行度數分節氣

永按定氣時日不均而度均若恒氣者時日均而度反不均矣且又以定冬至起算即非本天平行度數之分限（後觀）

又曰（歷學駢枝）按古歷每日行一度原無盈縮言盈縮者自北齊張子信始也厥後隋劉焯唐李淳風僧一行言之甚詳歷宋至元爲法益密然不以之注歷者爲閏月也大衍歷議曰以恒氣注歷定氣算日月食由今以觀固不僅交食用盈縮也凡定朔定望定弦無處不用但每月中節仍用恒氣不似西洋之用定氣耳西洋無閏月祇有閏日故以恒氣註歷爲定治西便若中土之法以無中氣爲閏月故以定氣爲閏月也大衍歷議已得此始眞前已辨之法者不請此理輒詆古法爲不知盈縮固其所矣

永按定氣注歷無妨於置閏而恒閏得以註歷甘謂其宜於明矣若唐以來中土歷家知有定氣而仍以恒氣注歷者其故多端一由不知日之所以盈縮二由不知盈縮之初限不恒係二至也一由不知冬至相距爲活泛歲實而別有恒歲實也一由不知恒氣起定冬至天上無此界限別有平冬至也一由不知恒氣起定冬至天上無此界限也種種機竅未啟宜其質質然用之以註歷甘謂其宜於置閏哉洽西法者不能明辨恒氣之失而徒詆古法爲不知盈縮此則徐李湯羅諸公之疏也

康熙壬辰年節氣圖



右圖第一層太陽本天平行平氣以平冬至爲立算之根諸氣皆爲定氣加減之根不註諸歷者也此兩行者在天實有此界限若第三層則冬至爲視行定氣小寒以後皆從定冬至爲根以平氣累加之其平氣又非平歲實均剖但以兩

定冬至戴氏震有派之（按戴氏震有說之恒氣在天實無此界限此界限雖人所分亦因理之實有者而分之）則一百四十四秒實減一百六十六刻有奇故此年最高節在冬至後七度三十八分四十四秒高衛行二三十六分有奇變爲時以加於平冬至者二十二刻諸恒氣皆後於平氣三時有奇後此數千年高衛行二三宮定冬至在平冬至後二日則諸恒氣不皆後於平氣二日乎

或曰天體渾然本無界限界限皆人所分即恒氣亦自古歷家所分何以知其實有而實無曰十二建在天實有者也一月分爲節氣中氣亦自然之理也太陽本輪心在本天上平行而黃道上有太陽實行因此兩種行度各平分之則有兩種界限雖人所分亦因理之實有者而分之若從定冬至起根均派二十三氣無此理即無此數矣從來推平望平弦者必無從定朔起算之理何獨於恒氣而疑之

定氣法歷遵行已久前此順治康熙年間民間推步爲祿命家用者或仍用恒氣或兼存古法無識者將謂其惑嘗遜定先生門人猶有堅持師說者是以不得不辨

數學卷四

冬至權度

一論平歲實

太陽本天有平行歷黃道一周爲平歲實與月五星周率朔策合率同理別有本輪均輪最卑最高之行以視行加減平行二十四氣時刻多少歲歲不同而古今冬至不能以一率齊之是爲恒定之歲實小餘而各節氣之定合每周不同也授時大統以前太陽高卑之理未明雖知一歲之行有盈縮不悟盈縮之中爲平歲實然合今則冥古合古又歷家所分何以知其實有而實無曰十二月建在天實有者也一月分爲節氣中氣亦自然之理也太陽本輪心在本天上平行而黃道上有太陽實行因此兩種行度各平分之則有兩種界限雖人所分亦因理之實有者而分之若從定冬至起根均派二十三氣無此理即無此數矣從來推平望平弦者必無從定朔起算之理何獨於恒氣而疑之

定氣法歷遵行已久前此順治康熙年間民間推步爲祿命家用者或仍用恒氣或兼存古法無識者將謂其惑嘗遜定先生門人猶有堅持師說者是以不得不辨

一論最卑行

太陽本輪最卑點爲縮末盈初之端歲有推移與月五星入歷皆有行度同理平冬至之改爲定冬至也視此點之前後遠近以加減而減時減度而加時焉至元辛巳間最卑與平冬至同度自是以前定冬至皆在平冬至後最卑有行度故也（郭氏時未悟此理但以冬至爲盈初大統承用舊法）西法近率最卑歲行一分一秒十微以遠年冬至弦之此率似微朒大約當加二秒上求古時定冬至以此爲準

一論輪徑差

最卑既有行度矣而太陽之體在均輪之心在本天此兩輪半徑古今又有不同則距地遠近兩心有差西法始定兩輪半徑併千萬分之三十五萬八千四百一十六而今又漸減則古時必多於此半徑大則加減差亦大而以均度變時分加減於平冬至者視今時必稍贏此差率出於恒差之外歷家亦不能定者也上弦又當以此消息之（余因劉宋大明五年測景求彼時兩半徑併詳後）

右三事者弦冬至之權度也大統以前歷家莫能知而春秋以來冬至弦爲補之

勿庵先生云春秋以來冬至多矣而所弦只此者以其測驗之可據也歷議原載四十八事今刻獻公在春秋前無信史可徵故刪之而以左傳僖公一條爲首實四十七事也（併至元前後四十八事）

永緜疑四十七事雖有信史可徵而歷算與紀載未必無誤若左傳所記兩冬至尤未可信其由於管測後詳之

（王子戊辰正二刻 宋統天歷辛亥寅正二刻 金重修大明歷上子亥初二刻 元授時歷辛亥寅初二刻）

按傳載是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詳古歷家皆謂至朔同日之年也今詳推之實不然按歷象考成康熙甲子天正冬至氣應七日六五六三七四九二六爲七日十五小時四十五分十一秒上距僖公丙寅二十三百三十八年中積八十五萬三千九百三十六日五小時三十七分三十秒滿紀法去之餘一十六日五小時三十七分三十秒轉減氣應減之餘一十一小時七分四十一秒平冬至乙卯巳正初刻八分又按至元辛巳前四年丁丑高衝（即最卑與冬至同度上距此年一千九百三十一年約四百年行七度則此年高衝在冬至前一宮三度四十八分於今法

當加均一度八分變時一日三小時三十七分減率冬
至猶是甲寅日躬時再約計是時小輪併徑加大其加
減均或能至一度二三十分之間變時一日十餘小時
以減平冬至則定冬至亦止癸丑日亥子之間而已必
不能減至辛亥則是時所推冬至先天兩三日矣又算
此月平朔定朔皆在壬子而當時誤推辛亥亦先天一
日春秋經命歷序壬子朔閏張門元謂一行皆從之實攷之此年正月壬子
至二三日躬甲寅冬至既不後傳未不從今從歷序壬子朔冬至乃與甲寅冬至
歷序雖甲寅反稍後天然而閏元之誤卓矣春秋時王
朝未必頒侯各國自爲推步閏餘乘大月日參差日食
或不在朔所以考求日至者必不能如後世之精密差
至二三日固無足怪觀晉以後歷法漸明劉宋時景初
歷冬至猶後天二日則春秋時焉
得不差乎特載日南至必當時實測
歷家過信左氏意謂此年特載日南至必當時實測
唐一行調停公羊穀梁以望而書雲物出於春秋時史官言測景
非時史官度此一行之蔽也傳言書雲未嘗言測景
差由斗分太强之故紀元與重修大明僅能得壬子鬼
宿一度斗分之過也大衍推辛亥亦
作歷欲求合於古則多增斗分以就之大衍推辛亥
正三刻宣明推辛亥申正初刻皆泥此至之過也
辛亥差一日知斗分不可過增宜失此至不強求合猶
爲近之若統天創爲距差躔差之法巧合此至而授時
遂暗用之有百年長一之率算此至皆得辛亥日寅時
此無法之法最爲乖謬夫總計距算乘而簿之
則有歲增之時刻年愈遠則歲增之數愈多
授時以至元辛巳爲元上距此年一千九百三十五算
即以一九三五總乘所長之一九數而益歲
十五算爲辛丑當文公七年距算一千九百則歲餘二
十四刻四十四分矣前一年庚子距算一千九百一十九
歲餘增一分此一分乘一千九百零一凡一
奇則當此庚子年歲增一十九刻有奇天道寧有此數
乎況越二千年而歲增有愈多其長伊於胡底乎故消
長之法斷不可用而此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當以實
法考求決其爲步算之誤不可過信傳文而舍法以求
合也

魯昭公二十年己卯歲正月己丑朔旦冬至

大衍己丑宣明己丑紀元己丑統天庚子重修

大衍己丑宣明己丑紀元庚子統天庚子重修

大衍己丑宣明己丑紀元庚子統天庚子重修

大衍己丑宣明己丑紀元庚子

又按隋書律歷志劉孝孫等言此年歷注十二月冬至十一日景長則是乙未日矣

元嘉十八年辛巳歲十一月二十一日巳亥景長一丈三尺五寸冬至

大衍 巳亥戊初二刻 實明 巳亥酉正酉初二刻 紀元 巳亥戊初初刻 統天 巳亥初初初刻 重修大明 巳亥亥初初刻 授時 巳亥亥正一刻

今推此年平冬至三十六日二十小時三十七分四十一秒庚子日戌正二刻八分歷放元嘉閒定冬至加均減時不能越十五時此年若已亥景長則減時二十有奇益史文二十二日誤爲二十一日唐一行歷議遵元史沿誤差一日也錢樂之謂歷前後以景極長爲冬至並差三日此年景初推二十五日冬至景長在二十四日是差三日若二十一日則差四日矣 庚子日戌正二刻之閒大歷雖皆巳亥未足爲據

又隋書劉孝孫等云此年陰無景可驗今歷二十二日冬至更可證是庚子

元嘉十九年壬午歲十一月初三日乙巳景長一丈三尺五寸

大衍 乙巳丑初二刻 宣明 乙巳丑正四刻 紀元 乙巳丑正一刻 統天 乙巳丑初三刻 重修大明 乙巳丑正三刻 授時 乙巳寅正初刻

今推此年平冬至四十二日二小時二十六分二十六秒丙午日丑正一刻十一分定冬至乙巳午初

孝武帝大明五年辛丑歲十一月乙酉冬至

大衍 甲申酉正四刻 宣明 甲申酉正二刻 紀元 甲申酉初二刻 統天 甲申戌初初刻 重修大明 甲申酉正一刻 授時 甲申酉初初刻

按此年祖沖之詳記測景推算冬至乙酉日夜半後三十二刻七十分今細推之當時算冬至稍後天而六歷推甲申皆先天也詳推如左

一推此年平冬至

按大明辛丑距康熙甲子大正冬至一千二百一年中積四十四萬六千三百二十五日二十二小時五十二分三十秒滿紀法去之餘四十五日二十二小時五十二分三十秒滿紀法去之餘四十五日二十二小時五十二分三十秒轉減甲子氣應 加一紀 餘二十六小時五十二分四十一秒半冬至乙酉申正三刻七分四十一秒建康加八分四秒酉初初刻四十五秒

一推此年高衡

按元至元辛巳前四年丁丑高衡與冬至同度上距此年八百一十五年若依今法一年行一分一秒十微則加於大陽中心距地平得度五十分五十一秒如此率此年高衡在冬至前十四度十分

一推此年十月十日壬戌晷長高弧距緯并經度

按史丁未晷長一丈七寸

表入尺二率晷長一丈八寸 一率法一丈七寸五二率半徑全數四率爲餘切線 求得餘切一三五二三檢表此日午正日高弧三十六度二十九分太

七分四十一秒建康加八分四秒酉初初刻四十五秒

一推此年高衡

按元至元辛巳前四年丁丑高衡與冬至同度上距此年八百一十五年若依今法一年行一分一秒十微則加於大陽中心距地平得度五十分五十一秒如此率此年高衡在冬至前十四度十分

一推此年十月十日壬戌晷長高弧距緯并經度

按史此年祖沖之測景十月十日壬戌晷長一丈三尺五寸七分半 一率法一丈七寸 表所得晷長 一率晷長一丈三寸五分半 表入尺二率晷長一丈八寸 求得二四七以餘切檢八線表此日午正日高弧三十六度三十五分二十四秒 表所得晷太陽之高弧 求得二四七以餘切檢八線表此日午正日高弧三十六度三十五分二十四秒 表所得晷太陽之高弧

上遊之景宜減太陽半徑一十六秒

中心距地平三十六度一十九分五十一秒

視差二分五十一秒 距天頂五十三度三十八分

差二分五十六秒加於太陽中心距地平得實高三十六度一十五分二十四秒

九秒 建康極出地約三十二度以減距天頂度餘二十一度三十八分九秒爲本日午正黃赤距緯 設此時兩道大距二十三度三十九分二十三秒用三率法求得餘弦九一八九檢表二十三度二十四分內減平弦九一八九檢表二十三度一十四分內減平

至實經度減用時七分二十九秒爲平

陽距冬至實經度

一推壬戌午時太陽平行度

建康平冬至距壬戌午初三刻七分半二十三日五小時八分二十二度五十二分五十秒

一推十一月二十五日丁未晷長高弧距緯并經度

按史丁未晷長一丈八寸一分太 以三率法推算 一率表入尺二率半徑全數四率爲餘切一三五二三檢表此日午正日高弧三十六度二十九分三秒

減太陽半徑一十五分二十六秒太陽中心距地平三十六度一十三分三十七秒 日軌高視差二分二十四秒減去青蒙氣差二十七秒加於太陽中心距地平得實高三十六度一十五分三十二度減距天頂五十三度四十四分二十六秒爲本日午正黃赤距緯 設兩道大距二十三度三十九分二十三秒用三率法求得餘弦九二三一檢表二十二度加用時二分三十五秒爲平時午正初刻二分三十五秒太陽距冬至實經度

推丁未午時太陽平行度

建康平冬至距丁未午正初刻二分三十五秒二十一日十九小時一分五十秒太陽平行二十一度二十八分四十七秒

推此時小輪半徑差

以本年高衡冬至前十四度十六分減壬戌太陽平行二分五十秒餘八度三十六分秒爲本日午正黃赤距緯 設兩道大距二十三度三十九分二十三秒用三率法求得餘弦九一八九檢表二十三度一十四分內減平弦九一八九檢表二十三度一十四分內減平

差一分五十六秒加於太陽中心距地平得實高三十六度一十五分二十四秒

九秒 建康極出地約三十二度以減距天頂五十三度三十八分九秒爲本日午正黃赤距緯 設此時兩道大距二十三度三十九分二十三秒用三率法求得餘弦九一八九檢表二十三度一十四分內減平弦九一八九檢表二十三度一十四分內減平

至實經度減用時七分二十九秒爲平

陽距冬至實經度

一推壬戌午時太陽平行度

建康平冬至距壬戌午初三刻七分半二十三日五小時八分二十二度五十二分五十秒

一推十一月二十五日丁未晷長高弧距緯并經度

按史丁未晷長一丈八寸一分太 以三率法推算 一率表入尺二率半徑全數四率爲餘切一三五二三檢表此日午正日高弧三十六度二十九分三秒

減太陽半徑一十五分二十六秒太陽中心距地平三十六度一十三分三十七秒 日軌高視差二分二十四秒減去青蒙氣差二十七秒加於太陽中心距地平得實高三十六度一十五分三十二度減距天頂五十三度四十四分二十六秒爲本日午正黃赤距緯 設兩道大距二十三度三十九分二十三秒用三率法求得餘弦九二三一檢表二十二度加用時二分三十五秒爲平時午正初刻二分三十五秒太陽距冬至實經度

推丁未午時太陽平行度

建康平冬至距丁未午正初刻二分三十五秒二十一日十九小時一分五十秒太陽平行二十一度二十八分四十七秒

推此時小輪半徑差

以本年高衡冬至前十四度十六分減壬戌太陽平行二分五十秒餘八度三十六分秒爲本日午正黃赤距緯 設兩道大距二十三度三十九分二十三秒用三率法求得餘弦九一八九檢表二十三度一十四分內減平弦九一八九檢表二十三度一十四分內減平

至實經度減用時七分二十九秒爲平

陽距冬至實經度

一推壬戌午時太陽平行度

建康平冬至距壬戌午初三刻七分半二十三日五小時八分二十二度五十二分五十秒

一推十一月二十五日丁未晷長高弧距緯并經度

按史丁未晷長一丈八寸一分太 以三率法推算 一率表入尺二率半徑全數四率爲餘切一三五二三檢表此日午正日高弧三十六度二十九分三秒

減太陽半徑一十五分二十六秒太陽中心距地平三十六度一十三分三十七秒 日軌高視差二分二十四秒減去青蒙氣差二十七秒加於太陽中心距地平得實高三十六度一十五分三十二度減距天頂五十三度四十四分二十六秒爲本日午正黃赤距緯 設兩道大距二十三度三十九分二十三秒用三率法求得餘弦九二三一檢表二十二度加用時二分三十五秒爲平時午正初刻二分三十五秒太陽距冬至實經度

推丁未午時太陽平行度

建康平冬至距丁未午正初刻二分三十五秒二十一日十九小時一分五十秒太陽平行二十一度二十八分四十七秒

推此時小輪半徑差

以本年高衡冬至前十四度十六分減壬戌太陽平行二分五十秒餘八度三十六分秒爲本日午正黃赤距緯 設兩道大距二十三度三十九分二十三秒用三率法求得餘弦九一八九檢表二十三度一十四分內減平弦九一八九檢表二十三度一十四分內減平

至實經度減用時七分二十九秒爲平

陽距冬至實經度

一推壬戌午時太陽平行度

建康平冬至距壬戌午初三刻七分半二十三日五小時八分二十二度五十二分五十秒

一推十一月二十五日丁未晷長高弧距緯并經度

按史丁未晷長一丈八寸一分太 以三率法推算 一率表入尺二率半徑全數四率爲餘切一三五二三檢表此日午正日高弧三十六度二十九分三秒

減太陽半徑一十五分二十六秒太陽中心距地平三十六度一十三分三十七秒 日軌高視差二分二十四秒減去青蒙氣差二十七秒加於太陽中心距地平得實高三十六度一十五分三十二度減距天頂五十三度四十四分二十六秒爲本日午正黃赤距緯 設兩道大距二十三度三十九分二十三秒用三率法求得餘弦九二三一檢表二十二度加用時二分三十五秒爲平時午正初刻二分三十五秒太陽距冬至實經度

推丁未午時太陽平行度

建康平冬至距丁未午正初刻二分三十五秒二十一日十九小時一分五十秒太陽平行二十一度二十八分四十七秒

推此時小輪半徑差

以本年高衡冬至前十四度十六分減壬戌太陽平行二分五十秒餘八度三十六分秒爲本日午正黃赤距緯 設兩道大距二十三度三十九分二十三秒用三率法求得餘弦九一八九檢表二十三度一十四分內減平弦九一八九檢表二十三度一十四分內減平

至實經度減用時七分二十九秒爲平

陽距冬至實經度

一推壬戌午時太陽平行度

建康平冬至距壬戌午初三刻七分半二十三日五小時八分二十二度五十二分五十秒

一推十一月二十五日丁未晷長高弧距緯并經度

按史丁未晷長一丈八寸一分太 以三率法推算 一率表入尺二率半徑全數四率爲餘切一三五二三檢表此日午正日高弧三十六度二十九分三秒

減太陽半徑一十五分二十六秒太陽中心距地平三十六度一十三分三十七秒 日軌高視差二分二十四秒減去青蒙氣差二十七秒加於太陽中心距地平得實高三十六度一十五分三十二度減距天頂五十三度四十四分二十六秒爲本日午正黃赤距緯 設兩道大距二十三度三十九分二十三秒用三率法求得餘弦九二三一檢表二十二度加用時二分三十五秒爲平時午正初刻二分三十五秒太陽距冬至實經度

推丁未午時太陽平行度

建康平冬至距丁未午正初刻二分三十五秒二十一日十九小時一分五十秒太陽平行二十一度二十八分四十七秒

推此時小輪半徑差

以本年高衡冬至前十四度十六分減壬戌太陽平行二分五十秒餘八度三十六分秒爲本日午正黃赤距緯 設兩道大距二十三度三十九分二十三秒用三率法求得餘弦九一八九檢表二十三度一十四分內減平弦九一八九檢表二十三度一十四分內減平

至實經度減用時七分二十九秒爲平

陽距冬至實經度

一推壬戌午時太陽平行度

建康平冬至距壬戌午初三刻七分半二十三日五小時八分二十二度五十二分五十秒

一推十一月二十五日丁未晷長高弧距緯并經度

按史丁未晷長一丈八寸一分太 以三率法推算 一率表入尺二率半徑全數四率爲餘切一三五二三檢表此日午正日高弧三十六度二十九分三秒

減太陽半徑一十五分二十六秒太陽中心距地平三十六度一十三分三十七秒 日軌高視差二分二十四秒減去青蒙氣差二十七秒加於太陽中心距地平得實高三十六度一十五分三十二度減距天頂五十三度四十四分二十六秒爲本日午正黃赤距緯 設兩道大距二十三度三十九分二十三秒用三率法求得餘弦九二三一檢表二十二度加用時二分三十五秒爲平時午正初刻二分三十五秒太陽距冬至實經度

推丁未午時太陽平行度

建康平冬至距丁未午正初刻二分三十五秒二十一日十九小時一分五十秒太陽平行二十一度二十八分四十七秒

推此時小輪半徑差

以本年高衡冬至前十四度十六分減壬戌太陽平行二分五十秒餘八度三十六分秒爲本日午正黃赤距緯 設兩道大距二十三度三十九分二十三秒用三率法求得餘弦九一八九檢表二十三度一十四分內減平弦九一八九檢表二十三度一十四分內減平

至實經度減用時七分二十九秒爲平

陽距冬至實經度

一推壬戌午時太陽平行度

建康平冬至距壬戌午初三刻七分半二十三日五小時八分二十二度五十二分五十秒

一推十一月二十五日丁未晷長高弧距緯并經度

按史丁未晷長一丈八寸一分太 以三率法推算 一率表入尺二率半徑全數四率爲餘切一三五二三檢表此日午正日高弧三十六度二十九分三秒

減太陽半徑一十五分二十六秒太陽中心距地平三十六度一十三分三十七秒 日軌高視差二分二十四秒減去青蒙氣差二十七秒加於太陽中心距地平得實高三十六度一十五分三十二度減距天頂五十三度四十四分二十六秒爲本日午正黃赤距緯 設兩道大距二十三度三十九分二十三秒用三率法求得餘弦九二三一檢表二十二度加用時二分三十五秒爲平時午正初刻二分三十五秒太陽距冬至實經度

推丁未午時太陽平行度

建康平冬至距丁未午正初刻二分三十五秒二十一日十九小時一分五十秒太陽平行二十一度二十八分四十七秒

推此時小輪半徑差

以本年高衡冬至前十四度十六分減壬戌太陽平行二分五十秒餘八度三十六分秒爲本日午正黃赤距緯 設兩道大距二十三度三十九分二十三秒用三率法求得餘弦九一八九檢表二十三度一十四分內減平弦九一八九檢表二十三度一十四分內減平

至實經度減用時七分二十九秒爲平

陽距冬至實經度

一推壬戌午時太陽平行度

建康平冬至距壬戌午初三刻七分半二十三日五小時八分二十二度五十二分五十秒

一推十一月二十五日丁未晷長高弧距緯并經度

按史丁未晷長一丈八寸一分太 以三率法推算 一率表入尺二率半徑全數四率爲餘切一三五二三檢表此日午正日高弧三十六度二十九分三秒

減太陽半徑一十五分二十六秒太陽中心距地平三十六度一十三分三十七秒 日軌高視差二分二十四秒減去青蒙氣差二十七秒加於太陽中心距地平得實高三十六度一十五分三十二度減距天頂五十三度四十四分二十六秒爲本日午正黃赤距緯 設兩道大距二十三度三十九分二十三秒用三率法求得餘弦九二三一檢表二十二度加用時二分三十五秒爲平時午正初刻二分三十五秒太陽距冬至實經度

推丁未午時太陽平行度

建康平冬至距丁未午正初刻二分三十五秒二十一日十九小時一分五十秒太陽平行二十一度二十八分四十七秒

推此時小輪半徑差

以本年高衡冬至前十四度十六分減壬戌太陽平行二分五十秒餘八度三十六分秒爲本日午正黃赤距緯 設兩道大距二十三度三十九分二十三秒用三率法求得餘弦九一八九檢表二十三度一十四分內減平弦九一八九檢表二十三度一十四分內減平

至實經度減用時七分二十九秒爲平

陽距冬至實經度

一推壬戌午時太陽平行度

建康平冬至距壬戌午初三刻七分半二十三日五小時八分二十二度五十二分五十秒

一推十一月二十五日丁未晷長高弧距緯并經度

按史丁未晷長一丈八寸一分太 以三率法推算 一率表入尺二率半徑全數四率爲餘切一三五二三檢表此日午正日高弧三十六度二十九分三秒

減太陽半徑一十五分二十六秒太陽中心距地平三十六度一十三分三十七秒 日軌高視差二分二十四秒減去青蒙氣差二十七秒加於太陽中心距地平得實高三十六度一十五分三十二度減距天頂五十三度四十四分二十六秒爲本日午正黃赤距緯 設兩道大距二十三度三十九分二十三秒用三率法求得餘弦九二三一檢表二十二度加用時二分三十五秒爲平時午正初刻二分三十五秒太陽距冬至實經度

推丁未午時太陽平行度

建康平冬至距丁未午正初刻二分三十五秒二十一日十九小時一分五十秒太陽平行二十一度二十八分四十七秒

推此時小輪半徑差

以本年高衡冬至前十四度十六分減壬戌太陽平行二分五十秒餘八度三十六分秒爲本日午正黃赤距緯 設兩道大距二十三度三十九分二十三秒用三率法求得餘弦九一八九檢表二十三度一十四分內減平弦九一八九檢表二十三度一十四分內減平

至實經度減用時七分二十九秒爲平

陽距冬至實經度

一推壬戌午時太陽平行度

建康平冬至距壬戌午初三刻七分半二十三日五小時八分二十二度五十二分五十秒

一推十一月二十五日丁未晷長高弧距緯并經度

按史丁未晷長一丈八寸一分太 以三率法推算 一率表入尺二率半徑全數四率爲餘切一三五二三檢表此日午正日高弧三十六度二十九分三秒

減太陽半徑一十五分二十六秒太陽中心距地平三十六度一十三分三十七秒 日軌高視差二分二十四秒減去青蒙氣差二十七秒加於太陽中心距地平得實高三十六度一十五分三十二度減距天頂五十三度四十四分二十六秒爲本日午正黃赤距緯 設兩道大距二十三度三十九分二十三秒用三率法求得餘弦九二三一檢表二十二度加用時二分三十五秒爲平時午正初刻二分三十五秒太陽距冬至實經度

推丁未午時太陽平行度

建康平冬至距丁未午正初刻二分三十五秒二十一日十九小時一分五十秒太陽平行二十一度二十八分四十七秒

推此時小輪半徑差

以本年高衡冬至前十四度十六分減壬戌太陽平行二分五十秒餘八度三十六分秒爲本日午正黃赤距緯 設兩道大距二十三度三十九分二十三秒用三率法求得餘弦九一八九檢表二十三度一十四分內減平弦九一八九檢表二十三度一十四分內減平

至實經度減用時七分二十九秒爲平

陽距冬至實經度

一推壬戌午時太陽平行度

建康平冬至距壬戌午初三刻七分半二十三日五小時八分二十二度五十二分五十秒

一推十一月二十五日丁未晷長高弧距緯并經度

按史丁未晷長一丈八寸一分太 以三率法推算 一率表入尺二率半徑全數四率爲餘切一三五二三檢表此日午正日高弧三十六度二十九分三秒

減太陽半徑一十五分二十六秒太陽中心距地平三十六度一十三分三十七秒 日軌高視差二分二十四秒減去青蒙氣差二十七秒加於太陽中心距地平得實高三十六度一十五分三十二度減距天頂五十三度四十四分二十六秒爲本日午正黃赤距緯 設兩道大距二十三度三十九分二十三秒用三率法求得餘弦九二三一檢表二十二度加用時二分三十五秒爲平時午正初刻二分三十五秒太陽距冬至實經度

推丁未午時太陽平行度

建康平冬至距丁未午正初刻二分三十五秒二十一日十九小時一分五十秒太陽平行二十一度二十八分四十七秒

推此時小輪半徑差

以本年高衡冬至前十四度十六分減壬戌太陽平行二分五十秒餘八度三十六分秒爲本日午正黃赤距緯 設兩道大距二十三度三十九分二十三秒用三率法求得餘弦九一八九檢表二十三度一十四分內減平弦九一八九檢表二十三度一十四分內減平

至實經度減用時七分二十九秒爲平

陽距冬至實經度

一推壬戌午時太陽平行度

建康平冬至距壬戌午初三刻七分半二十三日五小時八分二十二度五十二分五十秒

一推十一月二十五日丁未晷長高弧距緯并經度

按史丁未晷長一丈八寸一分太 以三率法推算 一率表入尺二率半徑全數四率爲餘切一三五二三檢表此日午正日高弧三十六度二十九分三秒

減太陽半徑一十五分二十六秒太陽中心距地平三十六度一十三分三十七秒 日軌高視差二分二十四秒減去青蒙氣差二十七秒加於太陽中心距地平得實高三十六度一十五分三十二度減距天頂五十三度四十四分二十六秒爲本日午正黃赤距緯 設兩道大距二十三度三十九分二十三秒用三率法求得餘弦九二三一檢表二十二度加用時二分三十五秒爲平時午正初刻二分三十五秒太陽距冬至實經度

推丁未午時太陽平行度

建康平冬至距丁未午正初刻二分三十五秒二十一日十九小時一分五十秒太陽平行二十一度二十八分四十七秒

推此時小輪半徑差

以本年高衡冬至前十四度十六分減壬戌太陽平行二分五十秒餘八度三十六分秒爲本日午正黃赤距緯 設兩道大距二十三度三十九分二十三秒用三率法求得餘弦九一八九檢表二十三度一十四分內減平弦九一八九檢表二十三度一十四分內減平

至實經度減用時七分二十九秒爲平

陽距冬至實經度

一推壬戌午時太陽平行度

建康平冬至距壬戌午初三刻七分半二十三日五小時八分二十二度五十二分五十秒

一推十一月二十五日丁未晷長高弧距緯并經度

按史丁未晷長一丈八寸一分太 以三率法推算 一率表入尺二率半徑全數四率爲餘切一三五二三檢表此日午正日高弧三十六度二十九分三秒

減太陽半徑一十五分二十六秒太陽中心距地平三十六度一十三分三十七秒 日軌高視差二分二十四秒減去青蒙氣差二十七秒加於太陽中心距地平得實高三十六度一十五分三十二度減距天頂五十三度四十四分二十六秒爲本日午正黃赤距緯 設兩道大距二十三度三十九分二十三秒用三率法求得餘弦九二三一檢表二十二度加用時二分三十五秒爲平時午正初刻二分三十五秒太陽距冬至實經度

推丁未午時太陽平行度

建康平冬至距丁未午正初刻二分三十五秒二十一日十九小時一分五十秒太陽平行二十一度二十八分四十七秒

推此時小輪半徑差

以本年高衡冬至前十四度十六分減壬戌太陽平行二分五十秒餘八度三十六分秒爲本日午正黃赤距緯 設兩道大距二十三度三十九分二十三秒用三率法求得餘弦九一八九檢表二十三度一十四分內減平弦九一八九檢表二十三度一十四分內減平

至實經度減用時七分二十九秒爲平

陽距冬至實經度

一推壬戌午時太陽平行度

建康平冬至距壬戌午初三刻七分半二十三日五小時八分二十二度五十二分五十秒

一推十一月二十五日丁未晷長高弧距緯并經度

按史丁未晷長一丈八寸一分太 以三率法推算 一率表入尺二率半徑全數四率爲餘切一三五二三檢表此日午正日高弧三十六度二十九分三秒

減太陽半徑一十五分二十六秒太陽中心距地平三十六度一十三分三十七秒 日軌高視差二分二十四秒減去青蒙氣差二十七秒加於太陽中心距地平得實高三十六度一十五分三十二度減距天頂五十三度四十四分二十六秒爲本日午正黃赤距緯 設兩道大距二十三度三十九分二十三秒用三率法求得餘弦九二三一檢表二十二度加用時二分三十五秒爲平時午正初刻二分三十五秒太陽距冬至實經度

推丁未午時太陽平行度

建康平冬至距丁未午正初刻二分三十五秒二十一日十九小時一分五十秒太陽平行二十一度二十八分四十七秒

推此時小輪半徑差

以本年高衡冬至前十四度十六分減壬戌太陽平行二分五十秒餘八度三十六分秒爲本日午正黃赤距緯 設兩道大距二十三度三十九分二十三秒用三率法求得餘弦九一八九檢表二十三度一十四分內減平弦九一八九檢表二十三度一十四分內減平

至實經度減用時七分二十九秒爲平

陽距冬至實經度

一推壬戌午時太陽平行度

建康平冬至距壬戌午初三刻七分半二十三日五小時八分二十二度五十二分五十秒

一推十一月二十五日丁未晷長高弧距緯并經度

按史丁未晷長一丈八寸一分太 以三率法推算 一率表入尺二率半徑全數四率爲餘切一三五二三檢表此日午正日高弧三十六度二十九分三秒

減太陽半徑一十五分二十六秒太陽中心距地平三十六度一十三分三十七秒 日軌高視差二分二十四秒減去青蒙氣差二十七秒加於太陽中心距地平得實高三十六度一十五分三十二度減距天頂五十三度四十四分二十六秒爲本日午正黃赤距緯 設兩道大距二十三度三十九分二十三秒用三率法求得餘弦九二三一檢表二十二度加用時二分三十五秒爲平時午正初刻二分三十五秒太陽距冬至實經度

推丁未午時太陽平行度

建康平冬至距丁未午正初刻二分三十五秒二十一日十九小時一分五十秒太陽平行二十一度二十八分四十七秒

推此時小輪半徑差

以本年高衡冬至前十四度十六分減壬戌太陽平行二分五十秒餘八度三十六分秒爲本日午正黃赤距緯 設兩道大距二十三度三十九分二十三秒用三率法求得餘弦九一八九檢表二十三度一十四分內減平弦九一八九檢表二十三度一十四分內減平

至實經度減用時七分二十九秒爲平

陽距冬至實經度

一推壬戌午時太陽平行度

建康平冬至距壬戌午初三刻七分半二十三日五小時八分二十二度五十二分五十秒

一推十一月二十五日丁未晷長高弧距緯并經度

按史丁未晷長一丈八寸一分太 以三率法推算 一率表入尺二率半徑全數四率爲餘切一三五二三檢表此日午正日高弧三十六度二十九分三秒

減太陽半徑一十五分二十六秒太陽中心距地平三十六度一十三分三十七秒 日軌高視差二分二十四秒減去青蒙氣差二十七秒加於太陽中心距地平得實高三十六度一十五分三十二度減距天頂五十三度四十四分二十六秒爲本日午正黃赤距緯 設兩道大距二十三度三十九分二十三秒用三率法求得餘弦九二三一檢表二十二度加用時二分三十五秒爲平時午正初刻二分三十五秒太陽距冬至實經度

推丁未午時太陽平行度

建康平冬至距丁未午正初刻二分三十五秒二十一日十九小時一分五十秒太陽平行二十一度二十八分四十七秒

推此時小輪半徑差

以本年高衡冬至前十四度十六分減壬戌太陽平行二分五十秒餘八度三十六分秒爲本日午正黃赤距緯 設兩道大距二十三度三十九分二十三秒用三率法求得餘弦九一八九檢表二十三度一十四分內減平弦九一八九檢表二十三度一十四分內減平

至實經度減用時七分二十九秒爲平

陽距冬至實經度

一推壬戌午時太陽平行度

建康平冬至距壬戌午初三刻七分半二十三日五小時八分二十二度五十二分五十秒

一推十一月二十五日丁未晷長高弧距緯并經度

按史丁未晷長一丈八寸一分太 以三率法推算 一率表入尺二率半徑全數四率爲餘切一三五二三檢表此日午正日高弧三十六度二十九分三秒

減太陽半徑一十五分二十六秒太陽中心距地平三十六度一十三分三十七秒 日軌高視差二分二十四秒減去青蒙氣差二十七秒加於太陽中心距地平得實高三十六度一十五分三十二度減距天頂五十三度四十四分二十六秒爲本日午正黃赤距緯 設兩道大距二十三度三十九分二十三秒用三率法求得餘弦九二三一檢表二十二度加用時二分三十五秒爲平時午正初刻二分三十五秒太陽距冬至實經度

推丁未午時太陽平行度

建康平冬至距丁未午正初刻二分三十五秒二十一日十九小時一分五十秒太陽平行二十一度二十八分四十七秒

推此時小輪半徑差

以本年高衡冬至前十四度十六分減壬戌太陽平行二分五十秒餘八度三十六分秒爲本日午正黃赤距緯 設兩道大距二十三度三十九分二十三秒用三率法求得餘弦九一八九檢表二十三度一十四分內減平弦九一八九檢表二十三度一十四分內減平

至實經度減用時七分二十九秒爲平

陽距冬至實經度

一推壬戌午時太陽平行度

建康平冬至距壬戌午初三刻七分半二十三日五小時八分二十二度五十二分五十秒

一推十一月二十五日丁未晷長高弧距緯并經度

按史丁未晷長一丈八寸一分太 以三率法推算 一率表入尺二率半徑全數四率爲餘切一三五二三檢表此日午正日高弧三十六度二十九分三秒

減太陽半徑一十五分二十六秒太陽中心距地平三十六度一十三分三十七秒 日軌高視差二分二十四秒減去青蒙氣差二十七秒加於太陽中心距地平得實高三十六度一十五分三十二度減距天頂五十三度四十四分二十六秒爲本日午正黃赤距緯 設兩道大距二十三度三十九分二十三秒用三率法求得餘弦九二三一檢表二十二度加用時二分三十五秒爲平時午正初刻二分三十五秒太陽距冬至實經度

推丁未午時太陽平行度

建康平冬至距丁未午正初刻二分三十五秒二十一日十九小時一分五十秒太陽平行二十一度二十八分四十七秒

推此時小輪半徑差

以本年高衡冬至前十四度十六分減壬戌太陽平行二分五十秒餘八度三十六分秒爲本日午正黃赤距緯 設兩道大距二十三度三十九分二十三秒用三率法求得餘弦九一八九檢表二十三度一十四分內減平弦九一八九檢表二十三度一十四分內減平

至實經度減用時七分二十九秒爲平

陽距冬至實經度

一推壬戌午時太陽平行度

建康平冬至距壬戌午初三刻七分半二十三日五小時八分二十二度五十二分五十秒

一推十一月二十五日丁未晷長高弧距緯并經度

按史丁未晷長一丈八寸一分太 以三率法推算 一率表入尺二率半徑全數四率爲餘切一三五二三檢表此日午正日高弧三十六度二十九分三秒

減太陽半徑一十五分二十六秒太陽中心距地平三十六度一十三分三十七秒 日軌高視差二分二十四秒減去青蒙氣差二十七秒加於太陽中心距地平得實高三十六度一十五分三十二度減距天頂五十三度四十四分二十六秒爲本日午正黃赤距緯 設兩道大距二十三度三十九分二十三秒用三率法求得餘弦九二三一檢表二十二度加用時二分三十五秒爲平時午正初刻二分三十五秒太陽距冬至實經度

推丁未午時太陽平行度

建康平冬至距丁未午正初刻二分三十五秒二十一日十九小時一分五十秒太陽平行二十一度二十八分四十七秒

推此時小輪半徑差

以本年高衡冬至前十四度十六分減壬戌太陽平行二分五十秒餘八度三十六分秒爲本日午正黃赤距緯 設兩道大距二十三度三十九分二十三秒用三率法求得餘弦九一八九檢表二十三度一十四分內減平弦九一八九檢表二十三度一十四分內減平

至實經度減用時七分二十九秒爲平

陽距冬至實經度

一推壬戌午時太陽平行度

建康平冬至距壬戌午初三刻七分半二十三日五小時八分二十二度五十二分五十秒

一推十一月二十五日丁未晷長高弧距緯并經度

按史丁未晷長一丈八寸一分太 以三率法推算 一率表入尺二率半徑全數四率爲餘切一三五二三檢表此日午正日高弧三十六度二十九分三秒

減太陽半徑一十五分二十六秒太陽中心距地平三十六度一十三分三十七秒 日軌高視差二分二十四秒減去青蒙氣差二十七秒加於太陽中心距地平得實高三十六度一十五分三十二度減距天頂五十三度四十四分二十六秒爲本日午正黃赤距緯 設兩道大距二十三度三十九分二十三秒用三率法求得餘弦九二三一檢表二十二度加用時二分三十五秒爲平時午正初刻二分三十五秒太陽距冬至實經度

推丁未午時太陽平行度

建康平冬至距丁未午正初刻二分三十五秒二十一日十九小時一分五十秒太陽平行二十一度二十八分四十七秒

推此時小輪半徑差

以本年高衡冬至前十四度十六分減壬戌太陽平行二分五十秒餘八度三十六分秒爲本日午正黃赤距緯 設兩道大距二十三度三十九分二十三秒用三率法求得餘弦九一八九檢表二十三度一十四分內減平弦九一八九檢表二十三度一十四分內減平

至實經度減用時七分二十九秒爲平

陽距冬至實經度

一推壬戌午時太陽平行度

建康平冬至距壬戌午初三刻七分半二十三日五小時八分二十二度五十二分五十秒

一推十一月二十五日丁未晷長高弧距緯并經度

按史丁未晷長一丈八寸一分太 以三率法推算 一率表入尺二率半徑全數四率爲餘切一三五二三檢表此日午正日高弧三十六度二十九分三秒

減太陽半徑一十五分二十六秒太陽中心距地平三十六度一十三分三十七秒 日軌高視差二分二十四秒減去青蒙氣差二十七秒加於太陽中心距地平得實高三十六度一十五分三十二度減距天頂五十三度四十四分二十六秒爲本日午正黃赤距緯 設兩道大距二十三度三十九分二十三秒用三率法求得餘弦九二三一檢表二十二度加用時二分三十五秒爲平時午正初刻二分三十五秒太陽距冬至實經度

推丁未午時太陽平行度

建康平冬至距丁未午正初刻二分三十五秒二十一日十九小時一分五十秒太陽平行二十一度二十八分四十七秒

推此時小輪半徑差

以本年高衡冬至前十四度十六分減壬戌太陽平行二分五十秒餘八度三十六分秒爲本日午正黃赤距緯 設兩道大距二十三度三十九分二十三秒用三率法求得餘弦九一八九檢表二十三度一十四分內減平弦九一八九檢表二十三度一十四分內減平

至實經度減用時七分二十九秒爲平

陽距冬至實經度

一推壬戌午時太陽平行度

建康平冬至距壬戌午初三刻七分半二十三日五小時八分二十二度五十二分五十秒

一推十一月二十五日丁未晷長高弧距緯并經度

按史丁未晷長一丈八寸一分太 以三率法推算 一率表入尺二率半徑全數四率爲餘切一三五二三檢表此日午正日高弧三十六度二十九分三秒

減太陽半徑一十五分二十六秒太陽中心距地平三十六度一十三分三十七秒 日軌高視差二分二十四秒減去青蒙氣差二十七秒加於太陽中心距地平得實高三十六度一十五分三十二度減距天頂五十三度四十四分二十六秒爲本日午正黃赤距緯 設兩道大距二十三度三十九分二十三秒用三率法求得餘弦九二三一檢表二十二度加用時二分三十五秒爲平時午正初刻二分三十五秒太陽距冬至實經度

推丁未午時太陽平行度

建康平冬至距丁未午正初刻二分三十五秒二十一日十九小時一分五十秒太陽平行二十一度二十八分四十七秒

推此時小輪半徑差

以本年高衡冬至前十四度十六分減壬戌太陽平行二分五十秒餘八度三十六分秒爲本日午正黃赤距緯 設兩道大距二十三度三十九分二十三秒用三率法求得餘弦九一八九檢表二十三度一十四分內減平弦九一八九檢表二十三度一十四分內減平

至實經度減用時七分二十九秒爲平

陽距冬至實經度

一推壬戌午時太陽平行度

建康平冬至距壬戌午初三刻七分半二十三日五小時八分二十二度五十二分五十秒

一推十一月二十五日丁未晷長高弧距緯并經度

按史丁未晷長一丈八寸一分太 以三率法推算 一率表入尺二率半徑全數四率爲餘切一三五二三檢表此日午正日高弧三十六度二十九分三秒

減太陽半徑一十五分二十六秒太陽中心距地平三十六度一十三分三十七秒 日軌高視差二分二十四秒減去青蒙氣差二十七秒加於太陽中心距地平得實高三十六度一十五分三十二度減距天頂五十三度四十四分二十六秒爲本日午正黃赤距緯 設兩道大距二十三度三十九分二十三秒用三率法求得餘弦九二三一檢表二十二度加用時二分三十五秒爲平時午正初刻二分三十五秒太陽距冬至實經度

推丁未午時太陽平行度

建康平冬至距丁未午正初刻二分三十五秒二十一日十九小時一分五十秒太陽平行二十一度二十八分四十七秒

推此時小

小時定冬至在子正後十六刻有奇當時以前後景折
算乙酉日子正後三十一刻冬至約後天十五刻
按以冬至前後日景折算取中求冬至時刻此法惟郭
太史時可用其時高衡與冬至同度故也若大明時高
衡在冬至前十四度有奇則冬至前之日遠高衡太陽之
行速而景之進退也疾冬至後之日景大略相
同而中間所歷之時刻必不均當時欲以均數求冬至
宜其後天十五刻也（冬至前二十餘日日行較遲時刻宜加若欲均之則折半處必在所減之後故後天）然劉宋之初歷法甚疎景
初歷後天至三日猶辛祖氏用景長推算違天尚未甚
遠又辛吏部紀載之詳去今千有餘年猶可細推其後
天之時刻也郭太史改歷所定歲周小餘一四二五者
即大明壬寅距今每歲合得此數按此年下距至元
辛巳八百一十九年以授時歲周積之二十九萬九千
一百二十三日六十刻七十五分以辛巳天正冬至
未日子正後六刻遲半之則當時冬至在乙酉日子正
後五十四刻後天愈加多矣既不能與當時所測者
密合又爲百年長一之法以求合於遠古之則此年
百一十九總乘所長之數而益之則此年冬至在乙
申日七十九刻太半又先天三十七刻矣
之或除非定者而統天之距差頗差授時之前
法也此年冬至所關者鉅故考論加詳若大衍諸歷先
天愈多則無足論而授時指爲日度失行者總論之於
後云

陳文帝天嘉六年乙酉歲十一月庚寅景長

大衍（庚寅初初刻）宜明（庚寅初初刻）紀元（庚寅初四刻）重修
大明（庚寅初四刻）授時（庚寅正初刻）

今推此年平冬至二十六日二十一時二十二分四十
一秒庚寅晷太二尺戊子歲十一月乙巳景長
臨海王光大二年戊子歲十一月乙巳景長

大衍（乙巳夜半）宜明（乙巳夜半）紀元（乙巳初初刻）重修
大明（乙巳初初刻）授時（乙巳正三刻）

今推此年平冬至二十六日二十一時二十二分四十
一秒庚寅晷太早統天近之
陳文帝開皇四年甲辰歲十一月己巳景長

大衍（己巳酉正二刻）宜明（己巳酉正三刻）紀元（己巳夜子初二刻）統天（己巳初初刻）
修大明（己巳酉初初刻）授時（己巳戌正二刻）

今推此年平冬至二十六日一十一時四十八分五十
六秒庚午日午初三刻定冬至己巳亥
唐太宗貞觀十八年甲辰歲十一月己巳景長

大衍（己巳酉正二刻）宜明（己巳酉初初刻）紀元（己巳夜子初二刻）統天（己巳初初刻）
修大明（己巳酉初初刻）授時（己巳戌正二刻）

今推此年平冬至二十六日一十一時四十八分五十
六秒庚午日午初三刻定冬至己巳亥
子正二刻四分長安里差二刻平冬至已是子正初刻
矣減時不雪十時定冬至當在甲申日未時而史謂乙
酉景長誤

修大明（乙巳戌初二刻）授時（乙巳戌正初刻）

此年平冬至丙午未正三刻九分定冬至在乙巳夜
丙午之間乙巳之景長於次日當亦甚微然以後四歲
丁卯景長推之此年所紀猶可疑說見後

大衍（丙寅酉正初刻）宜明（丙寅酉正一刻）紀元（丙寅酉正二刻）統天（丙寅亥正三刻）重修
大明（丙寅酉正三刻）授時（丙寅酉正四刻）

今推此年平冬至三日一十四時三分五十六秒丁卯
未正初刻四分史記丁卯景長則定冬至在丙午日
刻以前四歲乙巳景長較之殊可疑此年平冬至子正
後一十四時四分而景長猶在本日是加均減時未能
越十四時四分也光大二年之平冬至在丙午日子正
後十四時四十五分乃能越之而景長在前一日乙巳
不應四歲之間差殊如此此兩歲定冬至皆在子初子
正之間景長最難眞確乙巳與丁卯當時測驗有一是
必有一非竊疑乙巳之測未確

大衍（乙酉午正初刻）宜明（乙酉午正一刻）紀元（乙酉午正二刻）統天（乙酉未正初刻）重修
大明（乙酉未正二刻）授時（乙酉未正初刻）

此年平冬至丙戌卯初一刻定冬至在庚辰可攷而知
開皇七年丁未歲十一月十四日乙酉景長

大衍（乙酉午正初刻）宜明（乙酉午正一刻）紀元（乙酉未正二刻）重修
大明（乙酉未正二刻）授時（乙酉未正初刻）

開皇十一年辛亥歲十一月五日戊戌景長

大衍（戊戌卯正初刻）宜明（戊戌卯正二刻）紀元（戊戌卯初二刻）統天（戊戌辰正初刻）
大明（戊戌卯初四刻）授時（戊戌辰正初刻）

此與丁酉歲相去一年平冬至已亥定冬至在本日寅
而知故不細推
隋文帝開皇四年甲辰歲十一月己巳景長

大衍（己巳酉正二刻）宜明（己巳酉正三刻）紀元（己巳夜子初二刻）統天（己巳初初刻）
修大明（己巳酉初初刻）授時（己巳戌正二刻）

今推此年平冬至六日一十一時四十八分五十六
秒乙亥初二刻八分定冬至乙亥景長
開皇五年乙巳歲十一月二十二日乙亥景長

大衍（乙亥子正一刻）宜明（乙亥子正二刻）紀元（甲戌亥正二刻）統天（乙亥寅初初刻）重修
大明（甲戌亥正三刻）授時（乙亥丑正二刻）

今推此年平冬至十一日一十七時三十七分四十一
秒乙亥酉初二刻八分定冬至在本日寅時甚戊者
非是
開皇六年丙午歲十一月三日庚辰景長

大衍（庚辰卯初刻）宜明（庚辰卯正一刻）紀元（庚辰寅正二刻）重修
大明（庚辰寅正三刻）授時（庚辰辰正一刻）

與前年相距一歲平定冬至皆在庚辰可攷而知
開皇七年丁未歲十一月十四日乙酉景長

大衍（乙酉午正初刻）宜明（乙酉午正一刻）紀元（乙酉未正二刻）重修
大明（乙酉未正二刻）授時（乙酉未正初刻）

此年平冬至丙戌卯初一刻定冬至乙酉甲時
開皇十一年辛亥歲十一月二十八日丙午景長

大衍（丙午午正初刻）宜明（丙午午正二刻）紀元（丙午未初二刻）統天（乙酉未正初刻）重修
大明（丙午未初二刻）授時（丙午未正初刻）

開皇十四年甲寅歲十一月辛酉朔旦冬至

大衍（辛酉子正初刻）宜明（辛酉子正二刻）紀元（辛酉丑初二刻）統天（庚申亥正初刻）重修
大明（庚申亥正初刻）授時（庚申亥正二刻）

今推此年平冬至二十九日一十九時七分四十一
秒癸巳戊初初刻八分定冬至癸巳在本日寅初
近之二十三日壬辰景長此必史誤

大衍（癸巳丑正初刻）宜明（癸巳丑正二刻）紀元（癸巳寅初初刻）統天（壬辰寅正初刻）重修
大明（壬辰寅初二刻）授時（壬辰寅正初刻）

太建十年戊戌歲十一月五日戊戌景長

大衍（戊戌卯初一刻）宜明（戊戌卯初二刻）紀元（戊戌辰正初刻）統天（丁酉辰正二刻）重修
大明（戊戌辰正初刻）授時（戊戌巳初初刻）

今推此年平冬至五十八日二十一時五十六分二十
六秒壬戌亥初三刻十一分定冬至本日巳午間而史
記辛酉朔冬至當時歷誤推先天

大衍（壬戌酉正二刻）宜明（壬戌酉正三刻）紀元（壬戌夜子初二刻）統天（壬戌初初刻）重修
大明（壬戌初初刻）授時（壬戌正初刻）

唐太宗貞觀十八年甲辰歲十一月乙酉景長

大衍（甲申申正一刻）宜明（甲申申正二刻）紀元（甲申申初二刻）統天（甲申申正初刻）重修
大明（甲申申初三刻）授時（甲申申正三刻）

今推此年平冬至二十一日三十三分五十六秒乙酉
子正二刻四分長安里差二刻平冬至已是子正初刻
矣減時不雪十時定冬至當在甲申日未時而史謂乙
酉景長誤

貞觀二十三年己酉歲十一月辛亥朔長
大衍庚戌申初二刻宜明庚戌申正一刻紀元庚戌申正三刻統天庚戌申初一刻重修
大明庚戌未初初刻授時庚戌申初三刻
今推此年平冬至四十七日五時三十七分四十一秒
辛亥卯初二刻八分定冬至庚戌日酉戌之間而史謂
辛亥晨長亦誤
高宗龍朔二年壬戌十一月四日巳未至戊午
大衍戊午戊戌宜明戊午戊戌紀元戊午申正三刻統天戊午戊戌正初刻重修
大明戊午酉戌授時戊午戌初三刻
今推此年平冬至巳未巳初初刻十一分長安辰正二
刻十一分此時加均減時約十小時定冬至戊午夜子
時是以戊午晷長當時歷推冬至巳未而實測晷長在
戊午今推之果不爽也
高宗儀鳳元年丙子歲十一月壬申景長
大衍壬申卯壬申卯宜明壬申卯壬申卯紀元壬申丑正二刻統天壬申丑初初刻重修
大明壬申丑正三刻授時壬申卯初一刻
今推此年平冬至八日一十八時三十三分五十六秒
壬申酉正二刻四分定冬至辰時
高宗永淳元年壬午歲十一月癸卯景長
大衍癸卯酉癸卯酉宜明癸卯酉正初刻紀元癸卯酉初二刻統天癸卯酉正一刻重修
大明癸卯酉初四刻授時癸卯未初三刻
此年不冬至甲辰卯初一刻十一分定冬至癸卯酉戌
之間
明皇開元十年壬戌歲十一月癸酉晷長
大衍癸酉午癸酉午宜明癸酉辰初四刻紀元癸酉辰初二刻統天癸酉午初一刻重修
大明癸酉辰初三刻授時癸酉午初初刻
此年平冬至癸酉亥初三刻十一分定冬至癸酉戌初
開元十一年癸亥歲十一月戊寅景長
大衍戊寅酉戊寅酉宜明戊寅酉正三刻紀元戊寅未初三刻統天戊寅酉初三刻重修
大明戊寅未初二刻授時戊寅酉初初刻
此年平冬至己卯定冬至戊寅與前間一歲可致而知
開元十二年甲子歲十一月癸未冬至
大衍癸未夜子癸未夜子宜明癸未夜子正一刻紀元癸未夜子初一刻統天癸未夜子初一刻重修
大明癸未夜子正二刻授時癸未夜子正一刻

重修大明癸未戌初二刻授時癸未戌正三刻
按此年僧一行陽城測景癸未晷長今推此年平冬至
二十日九時三十三分五十六秒甲申巳初二刻四分
陽城約早一刻十分為巳初初刻九分此年距元至元
丁丑五百五十二年高衡約行九度四十分以今加減
表效之加均二十分二十秒變時八時一十五分以減
平時餘五十四分為甲申子正三刻九分當時小輪半
徑大於今再減一時有奇則定冬至在癸未夜子刻而
大衍歷推算癸未九十八刻太強此當年之實測今固
可追步也
按大衍歷以三千家四十家
百四十三為策實一萬五千九百四十為通法一百一十一萬家三
法五減策餘餘七百四十三為小餘以萬分通之小餘
二千四百四十四又七九弱視授時之二四二五者多
一十九太強當時小餘雖大必不及此數是以自此年
以前大衍推往古則先天推後來則後天小餘之太強
曲狀強合焉
宋眞宗景德四年丁未歲十一月戊辰朔晷長
大衍戊辰寅戊辰寅宜明戊辰卯初三刻紀元戊辰卯初一刻統天戊辰寅正二刻重修
大明丁卯酉丁卯酉正初刻授時丁卯戌初一刻
此年平冬至癸巳午正二刻四分定冬至巳初
元祐四年己巳歲十一月丁丑晷長
大衍丁丑酉丁丑酉宜明丁丑酉初二刻紀元丁丑酉初一刻統天丁丑酉正二刻重修
大明丁丑申初二刻授時丁丑酉初一刻
此年平冬至壬申未初一刻四分定冬至己巳時
哲宗元祐三年戊辰歲十一月壬申晷長
大衍壬申亥壬申亥宜明癸酉丑初二刻紀元壬申午正三刻統天壬申午初二刻重修
大明壬申午初二刻授時壬申午初初刻
此年平冬至壬申未初一刻四分定冬至己巳時
元祐五年庚午歲十一月癸巳晷長
大衍癸巳亥癸巳亥宜明甲午丑初一刻紀元癸巳巳正三刻統天癸巳巳正初刻重修
大明癸巳巳正三刻授時癸巳巳初初刻
此年平冬至甲子二十三時二十六分一十六秒夜子
初一刻十分定冬至戊時
此與前間一歲定冬至壬午亥
大衍乙丑午乙丑午宜明乙丑午正二刻紀元甲子亥正初刻統天甲子亥初二刻重修
大明甲子亥正初刻授時甲子亥初二刻
此年平冬至甲子二十三時二十六分一十六秒夜子
初一刻十分定冬至戊時
接授時百年長一之率年遠則所加分漸減其所定歲
餘刻下二十五分又先之太弱是以推遠年之冬至恒
先天推近年之冬至恒後天
徽宗崇寧三年甲申歲十一月丙申晷長
大衍丙申戌丙申戌宜明丙申夜子正二刻紀元丙申巳初初刻統天丙申巳初初刻重修
大明丙申巳初初刻授時丙申午正二刻

今推此年平冬至四十二日八時一十五分一十秒丙午
辰正一刻定冬至寅卯之間
元豐七年甲子歲十一月辛亥晷長
大衍辛亥夜子辛亥夜子宜明壬子丑初一刻紀元辛亥午正初刻統天辛亥午正一刻重修
大明辛亥午正初刻授時辛亥午正一刻
此與前間一歲定冬至在辛亥巳時
哲宗元祐三年戊辰歲十一月壬申晷長
大衍壬申亥壬申亥宜明癸酉丑初二刻紀元壬申午正三刻統天壬申午初二刻重修
大明壬申午初二刻授時壬申午初初刻
此年平冬至壬申未初一刻四分定冬至己巳時
元祐四年己巳歲十一月丁丑晷長
大衍丁丑酉丁丑酉宜明戊寅寅正二刻紀元丁丑酉初一刻統天丁丑酉初一刻重修
大明丁丑酉初一刻授時丁丑酉初一刻
此年平冬至壬申未初一刻四分定冬至己巳時
元祐七年壬申歲十一月癸巳晷長
大衍癸巳亥癸巳亥宜明甲午丑初一刻紀元癸巳巳正三刻統天癸巳巳正初刻重修
大明癸巳巳正三刻授時癸巳巳初初刻
此年平冬至甲子午正二刻四分定冬至巳初
哲宗元符元年戊寅歲十一月甲子晷長
大衍乙丑午乙丑午宜明乙丑午正二刻紀元甲子亥正初刻統天甲子亥初二刻重修
大明甲子亥正初刻授時甲子亥初二刻
此年平冬至甲子二十三時二十六分一十六秒夜子
初一刻十分定冬至戊時
徽宗崇寧三年甲申歲十一月丙申冬至
大衍丙申戌丙申戌宜明丙申夜子正二刻紀元丙申巳初初刻統天丙申巳初初刻重修
大明丙申巳初初刻授時丙申午正二刻

此年平冬至丙申巳正一刻四分定冬至卯辰之間

光宗紹熙二年辛亥歲十一月壬申冬至

大衍癸酉宵貞初刻宣明癸酉卯初二刻紀元壬申未午初一刻統天壬申未午初一刻重修

大明壬申未午初三刻授時壬申午初一刻

此年平冬至壬申午正初刻都臨安遲一刻午正一刻

定冬至在巳未

寧宗慶元三年丁巳歲十一月癸卯日南至

大衍甲辰未酉初刻宣明甲辰酉正三刻紀元甲辰子亥正一刻統天癸卯卯辰正一刻重修

大明甲辰子亥正三刻授時癸卯卯辰正一刻

此年平冬至癸卯子正三刻八分臨安遲一刻夜子初

初刻八分定冬至亥初三刻

寧宗嘉泰三年癸亥歲十一月甲戌日南至

大衍丙子卯初初刻宣明乙亥午初三刻紀元乙亥巳午初初刻統天乙亥巳午初初刻重修

大明乙亥午初二刻授時乙亥巳午初一刻

今推此年平冬至乙亥巳初三刻臨安巳正初刻

至約減五刻有奇在辰正二刻當時推甲戌歷誤也

寧宗嘉定五年壬申歲十一月壬戌日南至

大衍癸亥卯正初刻宣明癸亥巳正初刻紀元壬戌申初二刻統天壬戌未申初二刻重修

大明壬戌申正初刻授時壬戌申初一刻

此年平冬至壬戌未正初刻四分臨安遲一刻未正一

刻四分定冬至午正一刻

理宗紹定三年庚寅歲十一月丙申日南至

大衍丁酉申初二刻宣明丁酉丑初二刻紀元丁酉丑初三刻統天丙申亥正一刻重修

大明丁酉丑初三刻授時丙申亥正一刻

此年平冬至丙申亥正二刻十一分臨安亥正三刻十

一分定冬至亥正初刻

理宗淳祐十年庚戌歲十一月辛巳日南至

大衍壬午未申初刻宣明壬午酉正三刻紀元辛巳亥酉正二刻統天辛巳酉正二刻重修

大明辛巳亥酉正三刻授時辛巳酉正二刻

此年平冬至辛巳酉正三刻十一分臨安戌初初刻十

一分定冬至酉正二刻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庚辰歲十一月己未夜半後六刻冬至

大衍己未亥庚申卯初初刻宣明己未卯初初刻紀元己未丑初初刻統天己未丑初初刻重修

大明己未丑正初刻授時己未丑初一刻

今推此年平冬至五十五日一時一十八分四十六秒

已未丑初一刻四分高衡在冬至後四分奇約減均十

二秒加時約五分定冬至丑初一刻九分與當時郭太

史測算氣應五十五日。六百分者密合

梅先生云以上自曾億公以來冬至日名共四十七并至

元辛巳有刻爲四十八事授時法合者三十八不合者昭

公己卯劉宋元嘉丙子大明辛丑陳太建壬辰丁酉隋開

皇甲寅唐貞觀甲辰己酉宋景德丁未嘉泰癸亥共十統

天歷同

今按四十七事日名或有不合其間有歷誤有史誤今

以實法攷之合者不約而符不合者亦灼然可見非歷

誤推卽史誤紀雖去之千百年猶旦暮也此如以有法

之度度短長有準之權權輕重故物莫能逃若大衍諸

歷歲餘或强或弱如權度未定既不可以稱量而統天

之距差躔差授時之百年長一刻於執秤執尺之時參

以智巧之私實爲無理之法其不合者固不合其幸合

者亦不知其實未嘗合也近年冬至時刻可定去之遠

若其大致固可上下參攷而知當不違天甚遠孟子曰

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若諸家立法

雖不可不知要之皆已陳之芻狗不可再用者也

元史云自春秋獻公以來凡二千一百六十餘年用六歷推

算冬至凡四十九事大衍合者三十二不合者十七宣明合

者二十六不合者二十三紀元合者三十五不合者十四統

天合者三十八不合者十一大明合者三十四不合者十五

授時合者三十九不合者十事按獻公十五年戊寅歲正月

甲寅朔旦冬至授時得甲寅統天得乙卯後天一日至僖公

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授時統天皆得辛亥與天合下至

昭公二十年己卯歲正月己丑朔旦冬至授時統天皆得戊

子並先一日若曲變其法以從之則獻公僖公皆不合矣以

此知春秋所書昭公冬至乃日度失行之驗一也

參攷所推甲寅朔旦冬至乃劉洪三統歷以四分之法推

非有致劉紀之信史不足爲據若左氏傳二至則當時之歷

誤乃後儒注以求合合者一而違者之舉與而以其不合者棄之於日度失行此大端也

大衍

考古冬至謂劉宋元嘉十三年丙子歲十一月甲戌日南至

大衍與皇極麟德三歷皆得癸酉冬至諸歷皆得甲申殆亦

三歷之差今以授時攷之亦得癸酉二也

日度之差三也

大明五年辛丑歲十一月乙酉冬至

日度失行之驗五也

大衍

失之後若合於壬辰則差於丁酉合於丁酉則差於壬辰亦

一月壬辰景長大衍授時皆得癸巳是後一日一失之先一

日太建九年丁酉歲十

卯景長大衍授時皆得丙寅是先一日太建四年壬辰歲十一月丁

皇甲寅唐貞觀甲辰己酉宋景德丁未嘉泰癸亥共十統

天歷同

今按四十七事日名或有不合其間有歷誤有史誤今

以實法攷之合者不約而符不合者亦灼然可見非歷

誤推卽史誤紀雖去之千百年猶旦暮也此如以有法

之度度短長有準之權權輕重故物莫能逃若大衍諸

歷歲餘或强或弱如權度未定既不可以稱量而統天

之距差躔差授時之百年長一刻於執秤執尺之時參

以智巧之私實爲無理之法其不合者固不合其幸合

者亦不知其實未嘗合也近年冬至時刻可定去之遠

若其大致固可上下參攷而知當不違天甚遠孟子曰

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若諸家立法

雖不可不知要之皆已陳之芻狗不可再用者也

元史云自春秋獻公以來凡二千一百六十餘年用六歷推

算冬至凡四十九事大衍合者三十二不合者十七宣明合

者二十六不合者二十三紀元合者三十五不合者十四統

天合者三十八不合者十一大明合者三十四不合者十五

授時合者三十九不合者十事按獻公十五年戊寅歲正月

甲寅朔旦冬至授時得甲寅統天得乙卯後天一日至僖公

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授時統天皆得辛亥與天合下至

昭公二十年己卯歲正月己丑朔旦冬至授時統天皆得戊

子並先一日若曲變其法以從之則獻公僖公皆不合矣以

此知春秋所書昭公冬至乃日度失行之驗一也

人表而日天或且非常之差謬
載之史冊徒爲後人作笑資耳

附測景餘論

勿菴先生撰日候星紀要論測景法甚詳尙有三事當論
永爲補之

一曰表端之景虛淡分釐難得眞數當倣郭太史用景符之
法取表端橫梁中景爲的

郭氏用四丈長表頗不易制四方行測損其制度一丈
亦可矣而表端爲太陽上邊之景雖以太陽半徑減之
可得中景而猶患其虛淡難眞宜倣郭法長大者只作
九尺端爲兩岐（代二股）以持橫梁合之長一丈以爲測景之勢游移前却於
爲景符鐵小竅以達日光順其斜倚之勢得者爲中景而分
虛景之中取橫梁之景於圭面則所得者爲中景而分
數亦審

一曰太陽離天頂稍遠則地面與地心有南北差太陽恒降
而下當檢氣差表求太陽視線高弧加於本緯

一曰極高多度之方冬至太陽近地平有青蒙氣差能升太
陽使高弧爲之稍短此蒙氣差難算宜以眞至之景參校
（夏至近天頂氣象氣面降下之晴北差亦甚微）求黃赤北緯以知南緯（黃赤間緯度分古多今少）以本方冬至氣差加於南緯以冬至景長推算高弧可得蒙氣差後二事景差之最微者試以元史攷之

元史授時曆議云今京師長表四丈冬至之景七丈九尺
八寸有奇夏至之景一丈一尺七寸有奇（表四丈故）已有七丈九尺九寸有奇之景再加距緯之大與
太陽南北差則景當更長而當時所測定者七丈九尺
以減象限其餘二十六度三十五分爲冬至高弧檢二
十六度三十五分之餘切線一九九八四二以四乘之
則不止二十三度半姑以二十三度半計之加於極高
三度四十分若只二十三度四十七分減太
陽降下二分以減赤道高五十度五分爲冬至高弧檢二
十三度三十五分減赤道高爲高弧二十六度三十五
分又約減太陽降下二分則冬至高弧宜二十六度三
十七分是蒙氣升太陽九分也郭太史時八線之算法未備太陽南北差
近地蒙氣差機竅未啟但能紀其表景尺寸不能詳其
冬夏二至所得黃赤距度有微差今則一一可攷而知

按 京師觀象臺北極出地三十九度五十五分今所
測定者也今時黃赤距緯二十三度半稍弱元時距緯
則不止二十三度半計之加於極高
以減象限其餘二十六度三十五分爲冬至高弧檢二
十六度三十五分之餘切線一九九八四二以四乘之
（表四丈故）已有七丈九尺九寸有奇之景再加距緯之大與
太陽南北差則景當更長而當時所測定者七丈九尺
八寸有奇以餘切求高弧爲二十六度三十七分減太
陽降下二分以減赤道高五十度五分若只二十三度
三十分者豈非蒙氣升卑爲高乎
長一丈一尺七寸有奇以四歸之二九三有奇則七十
三度四十分之餘切以赤道高弧五十度○五分減之
北緯有二十三度三十五分豈非近天頂無蒙氣差而
太陽降下之數又微故見其本緯之最乎 再以北緯
二十三度三十五分爲冬至高弧宜二十六度二
十八分而景長之高弧二十六度三十七分是蒙氣升
太陽九分也郭太史時八線之算法未備太陽南北差機竅未啟但能紀其表景尺寸不能詳其
近地蒙氣差機竅未啟但能紀其表景尺寸不能詳其
冬夏二至所得黃赤距度有微差今則一一可攷而知

七政行

勿菴先生論七政小輪之動由本天之動其說極當七政中月光輪最小輪之動一日一周天而行遲一日不及本天一度是有三小輪而月更有次均輪不惟次均輪而已且更有負圖是月之小輪獨有五也今以七政名輪之左右旋與其帶動自轉不動之異本先生之說一一行之且見其可知其爲說雖出於元人而實本於古人非元人所能創也

太陽諸輪

日有本天有本輪有均輪 本天以地爲心隨宗動天左旋而稍緩故漸右移（本勿菴先生之說） 本天右移帶動本輪 本輪之心定於本天之上（非本勿菴先生說） 其樞右旋帶動均輪（本輪之樞頂爲最高最卑輪樞左旋順本天之右移者稍緩因生最高最卑之行） 均輪之心定於本輪之上隨均輪而右旋均輪旋而日體之上下不變（見後）

太陰諸輪

月有本天有本輪有均輪有負圖有次輪有次均輪 本天以地爲心隨宗動天左旋而最緩故右移甚速 本天右移帶動本輪 本輪之心定於本天之上其樞左旋帶動均輪（均輪之心定於本輪之上隨本輪而左旋） 均輪之心定於次輪之上其樞不動隨次輪而左旋帶動次輪（次輪無負圖與次輪同） 次輪負圖而出入於本輪（負圖內其周恒與均輪相切） 帶動月（月在次輪上與次輪同） 月體定於次均輪之上隨次輪與次均輪而左旋（次輪次均輪皆左旋） 次均輪之心定於次輪之上其樞不動隨次輪而左旋帶動次輪 次輪之心定於均輪之上其樞左旋帶動本輪 本輪之心定於本天之上其樞右旋帶動均輪 均輪之心定於本輪之上隨本輪而右旋均輪旋而日體之上下不變（見後）

土木火三星諸輪

土木火三星在日之上有本天有本輪有均輪有次輪有次均輪 本天以地爲心隨宗動天左旋而差緩各以次第土曰圖 本天之次土本天 土本輪 土均輪 土次輪 土次均輪 木本天 木本輪 木均輪 木次輪 木次均輪 火本天 火本輪 火均輪 火次輪 火次均輪 其右移帶動本輪 本輪之心定於本天之上其樞左旋帶動均輪 均輪之心定於本輪之上隨本輪而右旋均輪旋而日體之上下不變（見後） 均輪之

心定於本輪之上其樞右旋帶動次輪（上本次輪與太陽本時時不同本輪高而太陽又高者最大次輪卑而太陽本天等大又兩者最小二者皆在高卑之中則與太陽本天等大）次輪之心定於均輪之上其樞右旋帶動星體（各定在歲輪周右旋）次輪之上隨次輪而右旋（次輪亦名歲輪星在歲輪聯其行跡遂成繞日周圈與各星本天等大等其度左旋與次輪右旋之度相應）

金水二星諸輪

金水二星在日之下（論其本天則然因有歲輪與日天等大有時見星出於日上）本天皆小在日天之下歷家以日天為次輪（看前論即以太陽之天為金水本天）以地為心隨宗動天左旋而稍緩遂右移其右移速於上三星（金二百二十四日十八日周天亦本歲輪與日天等大）亦有本輪之上其樞左旋帶動本輪（本輪均輪皆在日天之下歷家假設以代見輪為次輪實即歲輪星體繞地球行之跡）本天右移帶動本輪（本輪均輪皆在日天之下歷家假設以代見輪為次輪實即歲輪星體繞地球行之跡）本輪之心定於本天之內（本輪心恒在日天與日同度）亦有本輪之上其樞左旋帶動星體（各定在歲輪周右旋）次輪之心定於本輪之上其樞右旋帶動次輪（次輪亦名歲輪）均輪之心定於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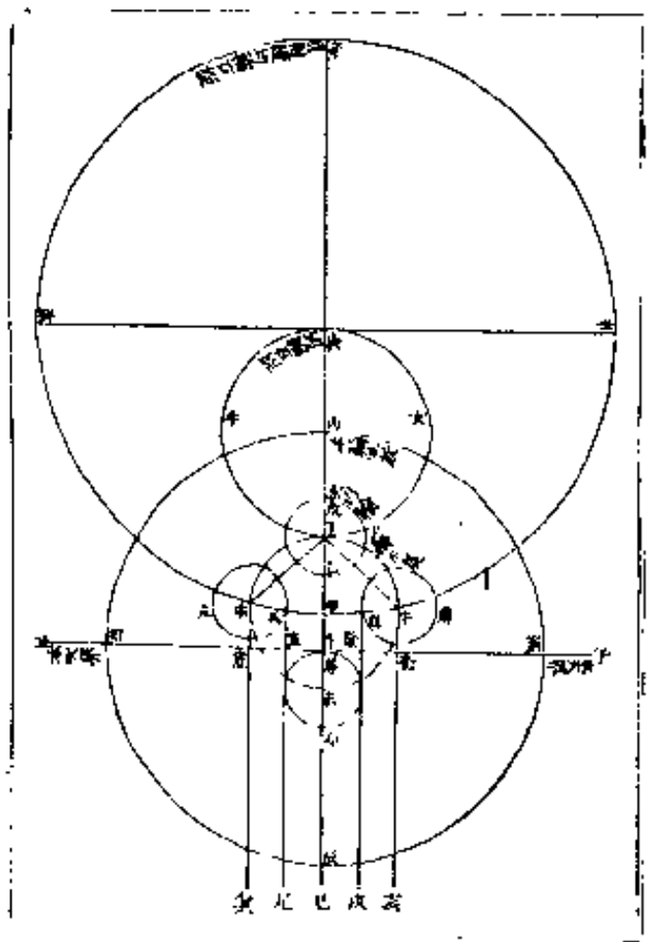
甲爲地心乙丙丁爲本天界寅戌申酉爲本輪壬子癸丑爲
均輪癸未辰午爲次輪亥卯爲次均輪戊庚已辛爲負圈
寅爲最高（卽月 申爲最卑此設均輪心在最高（初則次輪與
均輪相切於癸又設當朔望時癸卽次均輪心所到而月體
在卯若均輪到三宮（戌 則次輪與均輪相切於心均
輪（六宮則次輪與均輪相切於角均輪到九宮（酉 則次
輪相切於房丙至氐初均減度之最大因至亢初均加度之
最大者也若均輪到三宮又當兩弦時則月體在斗視度在
牛均輪到九宮又當兩弦時則月體在尾視度在箕亢至
氐至牛二三均加減度之大者也（月有遲輪行度最多處 後分十二宮圖之）
本天大於本輪半徑約十七倍有奇

月本輪初宮圖

次均輪行於次輪不能徧圖每一圖以四爲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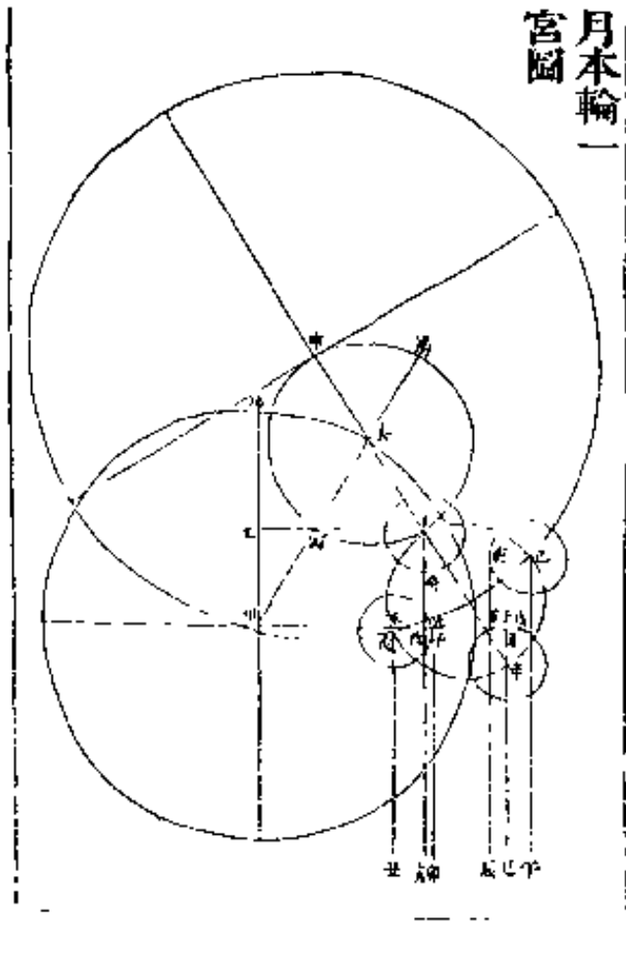
上次均輪朔望時　右次均輪朔弦望弦間

下次均輪上下弦時　左次均輪弦望弦朔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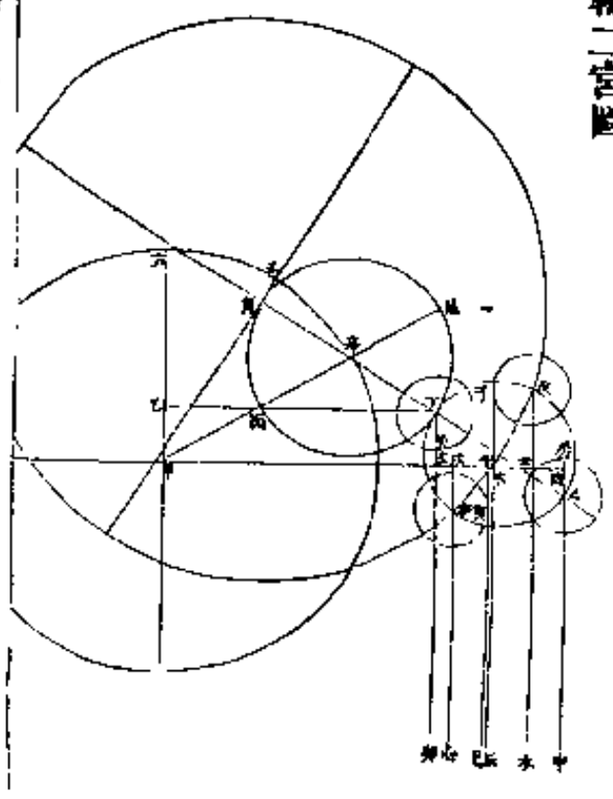


子斗丑爲本天界丙寅辰卯爲本輪輪心在斗設當輪最高
（丙點爲初宮初度則均輪（度午女 心在丙而負圈（甲午癸甲壬之心在庚度
次輪（丁午丁點與均輪相切如（女末申 次輪與均輪相切於丁（求丁
心在次輪均輪相切之處（丁 而月體在乙（次均輪 此時無加
減度從丙乙斗辰巳線直下至（地心線長不能盡只圖此 爲次
輪最近點距地心線減去次均（卽丁點與在丙丁弧六十度倍於丙未 丁酉
均加（後倣此 朔弦望弦間次均輪心在已巳戌午爲距線酉
戌其減度（次均月體在庚庚亥辰爲距線亥戌其加度（三 亥酉
爲二三均減度亥甲減定度也上下弦次均輪心在辛（辛
已爲距線酉其減度（次均月體在壬壬辛已距線與次均同
故上下弦卽以次均爲三（均 此後倣 酉甲減定度也弦望弦朔
間次均輪心在戊氐戊丑爲距線氐酉其加度（次均月體在子
亢子卯爲距線亢氐爲減度（三均 亢酉爲二三均減度亢甲減

月本輪一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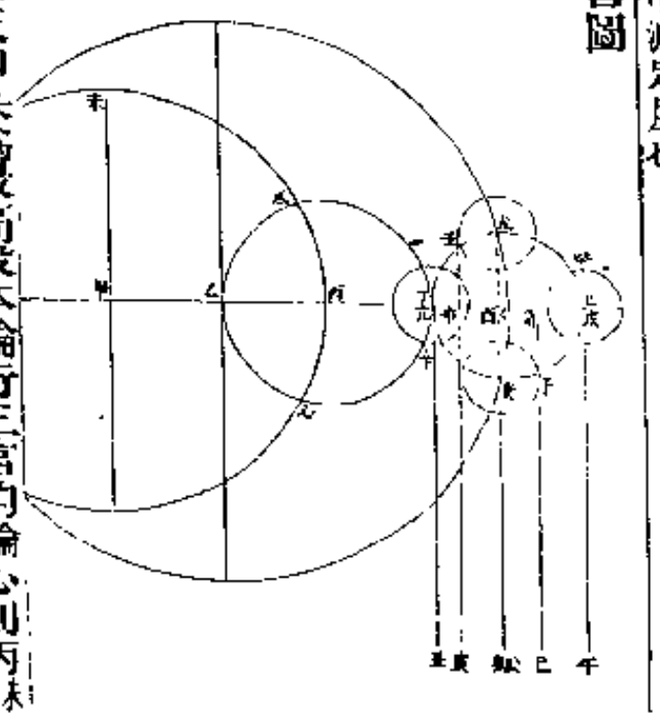


月本輪二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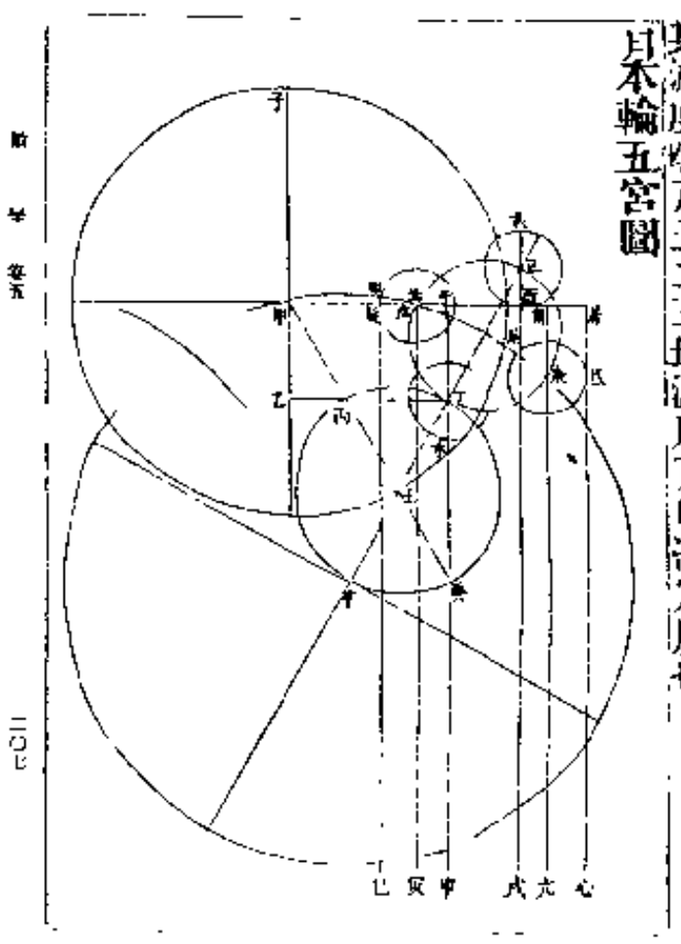
本輪心在本天甲亢爲最高設本輪行二宮則均輪心到辛（乃至辛負圈心在角（從尾至角一百二十度）次輪與均輪相切於丁（本丁）六十度）次輪與均輪相切於丁（本丁）丁亥即（乙丙三因之爲乙丁其通弦）丁亥即（照作甲乙丙勾股形乙丙勾股形求得乙丙三因之爲乙丁其通弦）丁亥即（乙丁內丁弧一百二十度倍於亥辛內丁弧）爲次輪最近點距地心線亥甲其減度（均初朔望次均輪心在丁月體在癸無次均朔弦望弦間次均輪心在戊戊丑其加度（均初朔望次均輪心在戊）丁月體在癸無次均朔弦望弦間次均輪心在庚庚亥爲距線氐丑亥其減度（均次月體在子子氐辰爲距線氐丑亥其減度（均次月體在寅午寅巳爲距線午戌其減度（均三次亥爲二三均減度氐甲爲減定度上下弦次均輪心在庚同次均酉甲減已酉已甲爲距線酉亥其減度（均次月體在辛午戌其減度（均三午亥爲二三均減度午甲減定度也

月本輪三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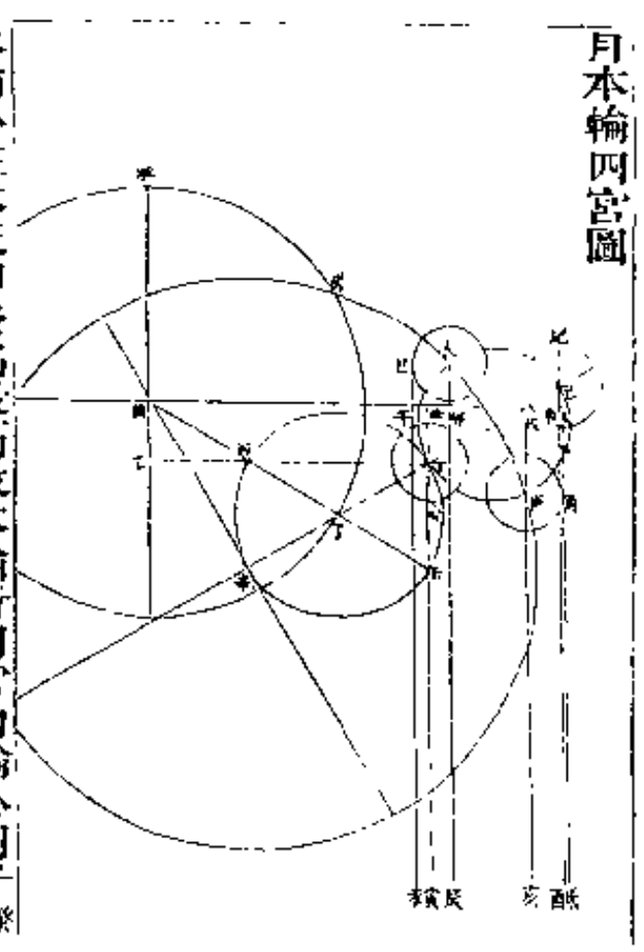
本輪心在本天甲未爲最高設本輪行三宮均輪心到丙（丙九十度）負圈心在乙（從丁歷氐至乙一百八十度）次輪與均輪相切於丁（丙丁爲通弦甲丁求三因之爲甲乙丙勾股形甲乙丙勾股形求得丙丁弧一百八十度倍於未丙乙丁爲均輪全象）丁亢丑爲距線亢甲其減度（初朔望次均輪心在丁月體在辛無次均朔弦望弦間次均輪心在戊戊酉卯爲距線酉丑其減度（均次月體在寅卯寅辰爲距線卯丑其減度（均三午甲減定度也

月本輪五宮圖



本輪心在本天甲癸爲最高設本輪行四宮均輪心到子（子一百二十度）負圈心在辛（從子歷丁至辛一百二十度）次輪與均輪相切於丁（丁本輪心在庚從甲歷乙至庚一百八十度丙丁爲通弦甲丙丁求三因之爲甲乙丙勾股形甲乙丙勾股形求得丙丁弧一百二十度倍於甲乙丙爲均輪全象）丁寅爲次輪最近點距地心線上至本天丑甲其減度（初朔望次均輪心在丁月體在心無次均朔弦望弦間次均輪心到庚庚亢爲距線房角其減度（均次月體在氐房氐心爲距線房角其減度（均三午甲減定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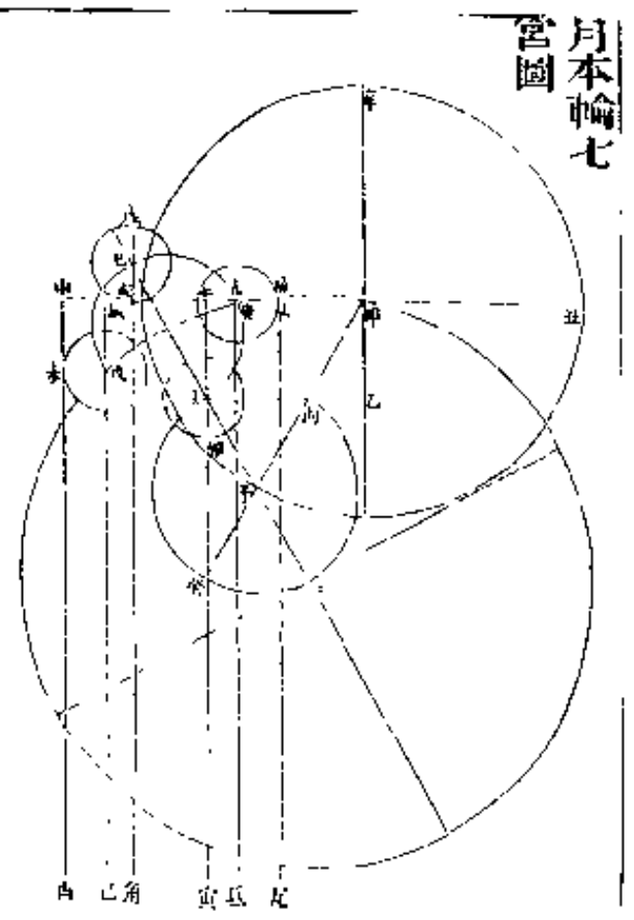
月本輪四宮圖



本輪心在本天甲子爲最高設本輪行五宮均輪心到子（子一百二十度）負圈心在辛（從子歷丁至辛一百二十度）次輪與均輪相切於丁（丁本輪心在庚從甲歷乙至庚一百八十度丙丁爲通弦甲丙丁求三因之爲甲乙丙勾股形甲乙丙勾股形求得丙丁弧一百二十度倍於甲乙丙爲均輪全象）丁申爲次輪最近點距地心線上至本天午午甲其減度（初朔望次均輪心在丁月體在未無次均朔弦望弦間次均輪心在戊戊丑其加度（均午辰爲二三均加度辰甲減定度也上下弦次均輪心到己己酉戌爲距線酉午其減度（均次月體在寅戌寅卯爲距線卯丑其減度（均三午甲減定度也弦望弦朔間次均輪心到庚庚角其減度（均次月體在丑丑氐寅爲距線寅角其減度（均三午

本輪心在本天甲乙爲最高設本輪行六宮均輪心到丙（丙一百二十度）負圈心在辛（從辛歷庚丁至辛一周次輪與均輪相切於丁（丁本輪心在庚從甲歷乙至庚一百八十度丙丁爲通弦甲丙丁求三因之爲甲乙丙勾股形甲乙丙勾股形求得丙丁弧一百二十度倍於甲乙丙爲均輪全象）丁辛癸爲次輪最近點距地心線上至本天甲其減度（初朔望次均輪心在丁月體在心無次均朔弦望弦間次均輪心在戊戊子其加度（均三卯甲二三均加減度初加定度也上下弦次均輪心在已已酉爲距線子甲其減度（均次月體在午午與朔望同一直線亦無次均弦望弦朔間次均輪心在庚庚申爲距線未甲其減度（均次月體在酉子酉戌爲距線子未其減度（均三午甲二三均減度初減定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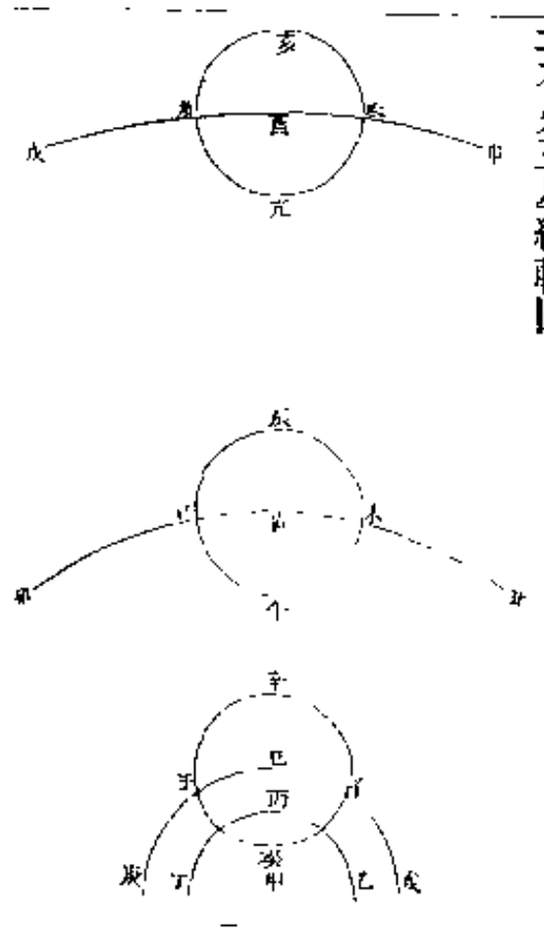
月本輪七宮圖



本輪心在本天甲辛爲最高設本輪行七宮均輪心到子（辛子二百一十度）負圖心在壬（從子右旋一周復至子一百二十度）次輪與均輪相切於丁（作甲乙丙勾股形求得乙丙三四之爲乙丁同復至丁一百二十度）丁卯寅爲次輪最近點距地心線上至本天午午甲其加度（次均朔望次均輪心到己）己亥亢爲距線亥卯其加度（次均月體在均房心）最近點距地心線上至本天午午甲其加度（次均朔望次均輪心到己）己亥亢爲距線亥卯其加度（次均月體在均房心）心在丁月體在卯無次均朔弦望弦間次均輸心在丁月體在卯無次均朔弦望弦間次均輸心在戊辰戊已爲距線辰午其加度（次均月體在未申未酉爲距線午未其加度（次均月體在未申未酉爲距線午未其加度（次均月體在未申未酉爲距線午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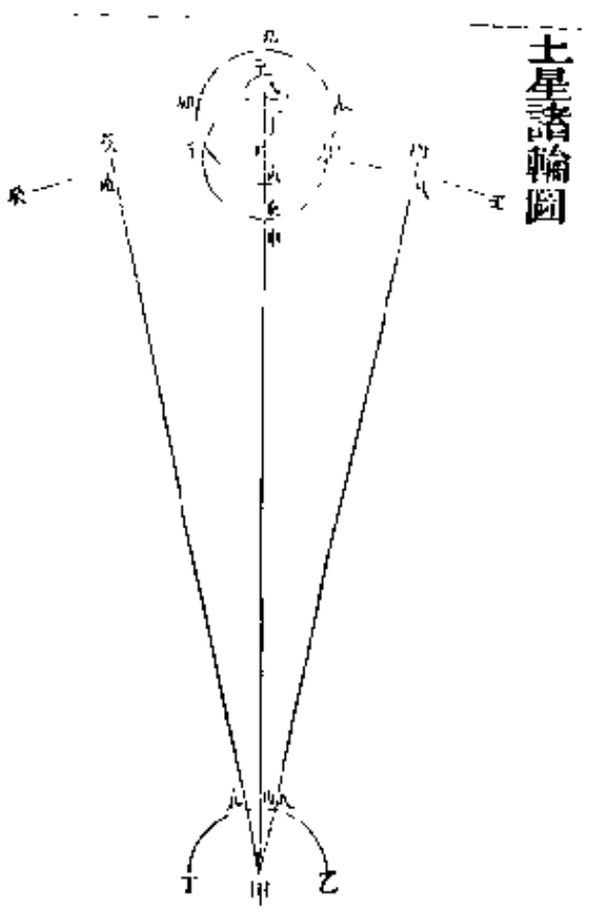
本輪心在本天甲氏爲最高設本輪行十一宮均輪心到尾氏初度次輪與均輪相切氏初度右旋一周次輪心在斗百三十度復至斗三百六十度丁爲次輪最近點距地心線壬甲其加度均朔望次均輪心在丁於丁作甲乙丙丁四象限求得乙丙三限之角丁甲乙爲丁壬癸爲從丙右旋一周復至丁之角度丙丁甲爲丁甲乙之角度月體在辛無次均朔弦望弦間次均輪心到戊甲戊酉爲距線甲壬其減度均月體在子戊子丑爲距線戊壬二三均加度戊甲加定度也上下弦次均輪心到已卯已寅爲距線卯壬其加度均月體在辰同次均也弦朔弦望間次均輪心到庚庚午未爲距線午壬其加度均月體在亥亥亢角爲距線亢午其減度三均加度亢甲加定度也

土木火三星總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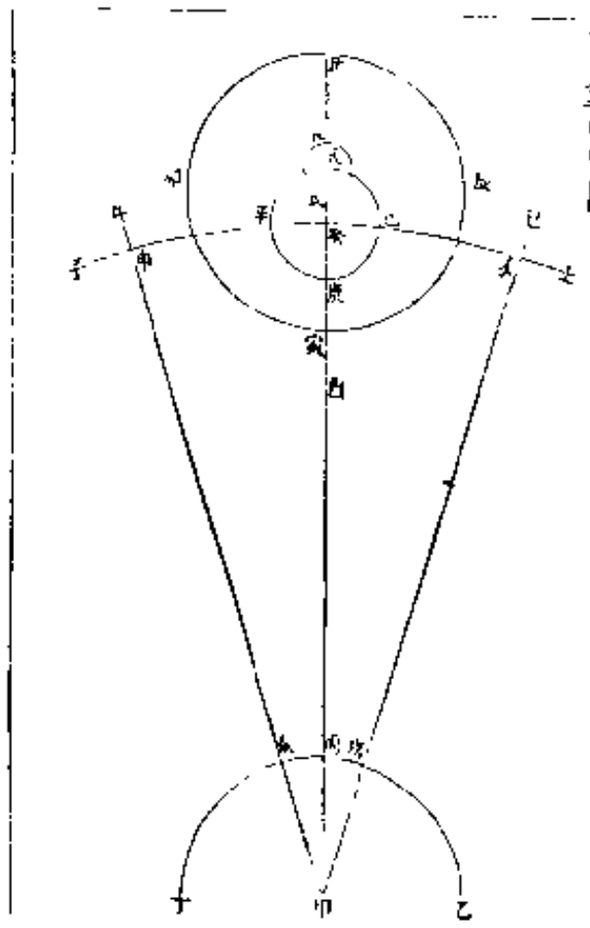
甲爲地心乙丙丁爲太陽本天諸星次輪半徑與之等辛爲本輪午衝日戊爲最高庚爲最卑設均輪在最高則次輪心在午如合伏星在寅次輪一宮星在卯九宮星在辰　均輪到三宮則星到酉本天上在戊黃道上視之在氐氐丙其減度均輪到九宮則星到亥本天上在亢黃道上視之在亢氐其加度

土星諸輪圖



甲爲地心乙丙丁爲太陽本天壬癸子爲本星本天戊己庚爲次輪　戊爲最高庚爲最卑設均輪在最高則次輪心在午如合伏星在寅次輪一宮星在卯九宮星在辰　均輪到三宮則星到酉本天上在戌黃道上視之在氐氐丙其減度均輪到九宮則星到亥本天上在亢黃道上視之在亢氐其加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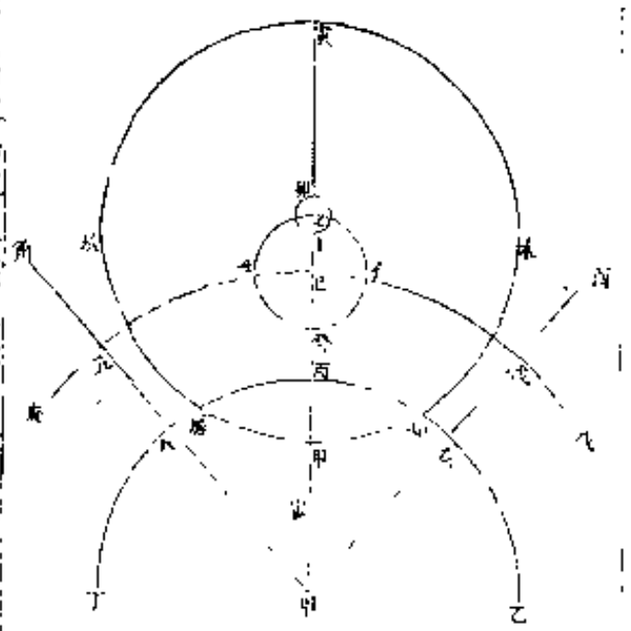
木星諸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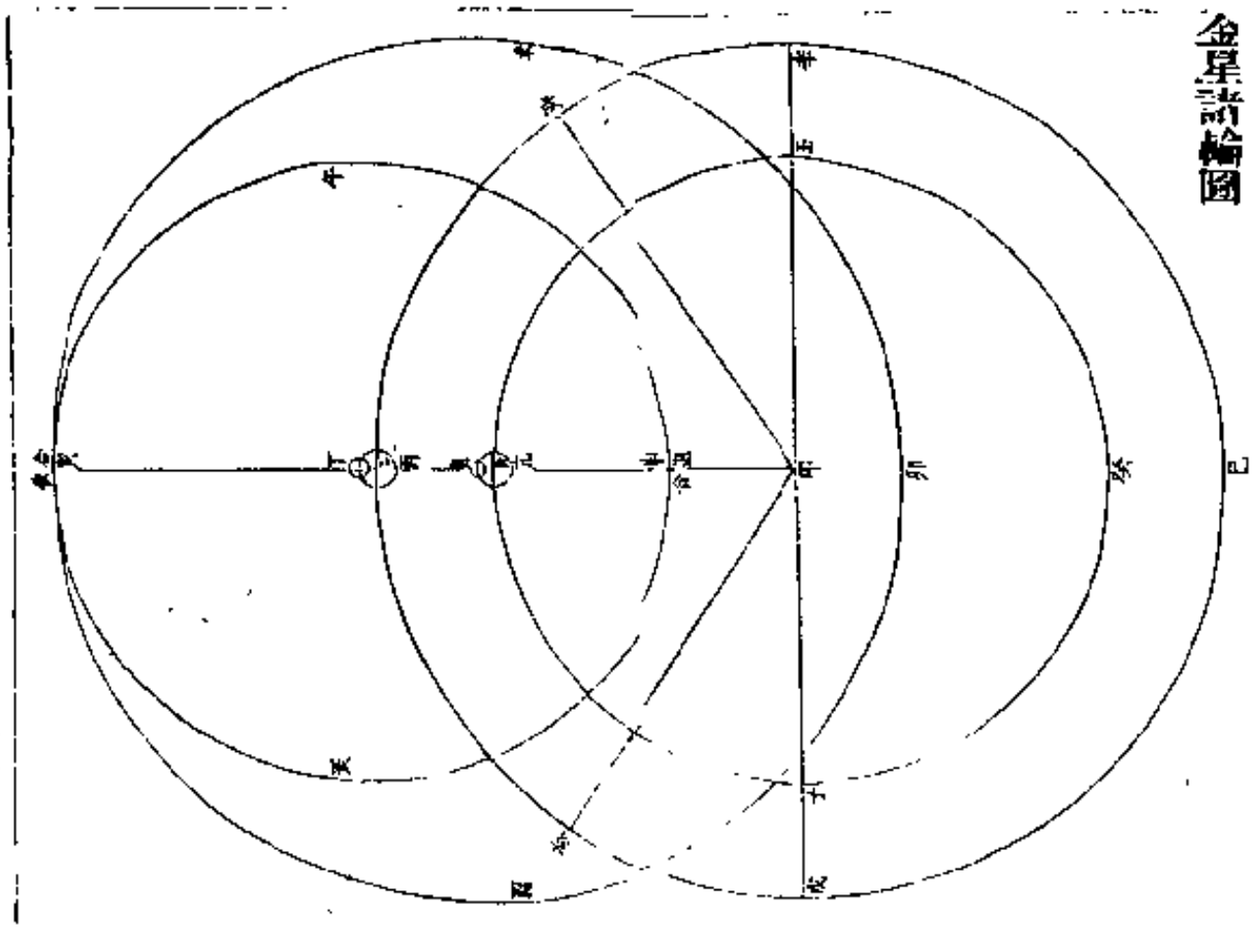
甲爲地心乙丙丁爲太陽本天戊己庚爲次輪　戊爲最高庚爲最卑設均輪在最高則次輪心在午如合伏星在寅次輪一宮星在卯九宮星在辰　均輪到三宮則星到酉本天上在戌黃道上視之在氐氐丙其減度均輪到九宮則星到亥本天上在亢黃道上視之在亢氐其加度

房心爲次輪割入太陽天處　火星次輪半徑時時不等此圖其大小之中者　五星皆以太陽爲心如磁石之引針但土木金水以太陽本輪之心爲心而火星獨以太陽實體

火星諸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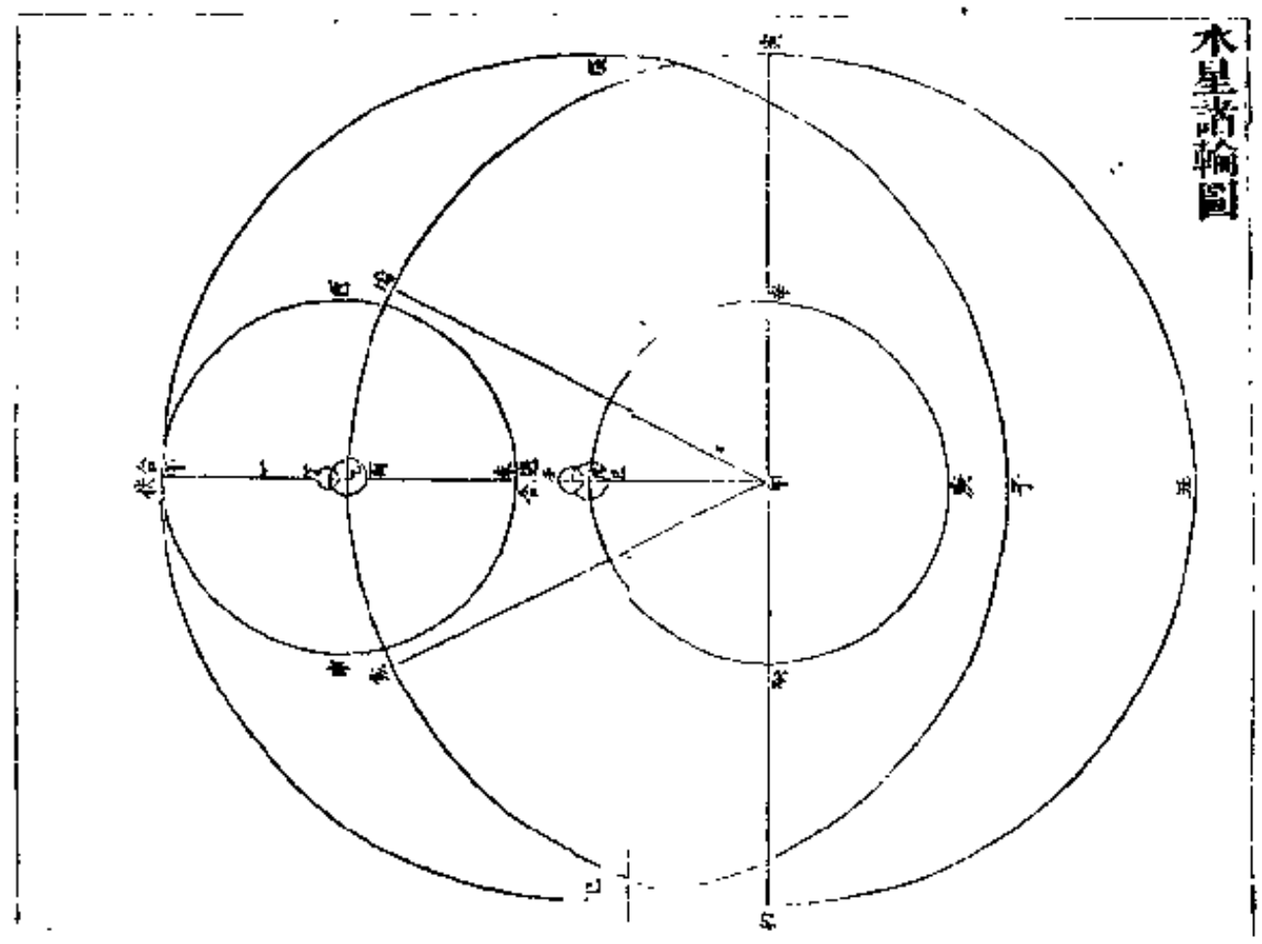


金星諸輪圖



爲心次輪雖與日天等大而半徑時時不同算法置本星於最卑兼太陽高卑算之得數加於最卑之數即次輪半徑之數所以然者何也火與日同類故其情相攝也昧於度數者渾言五星以太陽爲心而不別夫本輪實體訛謬甚矣

水星諸輪圖



甲爲地心乙戊己辛爲太陽本天癸壬爲星本天寅卯未爲歲輪亢爲本輪每時歲輪心在均輪之底合伏星在寅退合星在申兩留際星當黃道之亥戌　本輪均輪設於本天歲輪也星在歲輪周成繞日圓象爲寅辰申午伏見輪亦設本輪均輪丁於其上最高時伏見輪心在均輪之頂星行伏見輪與歲輪不殊

甲爲地心乙卯丑寅爲太陽本天歷家借爲水星本天戊癸庚辛爲星本天午巳子辰爲歲輪已爲本輪主爲均輪最高時歲輪心在均輪之頂合伏星在午退合星在未兩留際星當黃道之戌亥　星在歲輪周成繞日圓象爲午申未酉伏見輪亦設本輪均輪丁於其上最高時伏見輪心在均輪之頂星行伏見輪與歲輪不殊水星伏見

數學卷五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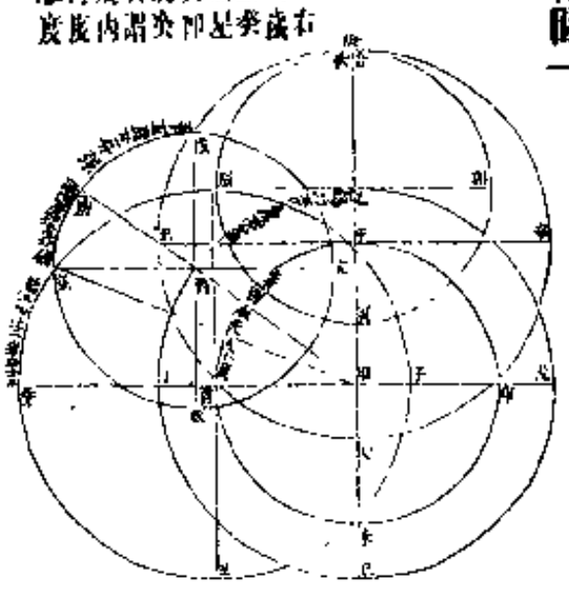
數學卷六

金水發微

勿菴先生五星紀要論數章論金水左旋右旋微悟得金水左旋之說發前人之未發矣　問金水二星之行古之說以伏見輪同歲輪後因門人劉允恭悟得金水自有歲輪而伏見輪乃其經日圓象因詳爲之說卷末一條凡所未發示劉見此亟顯疑之卽揚學山記卷末亦疑而不敢質今再三思之繪圖試之果見伏見輪之綫皆在日天日與由歲輪上星行軌跡吻合而二星本天皆在其下經象因太陽之天爲金水天與伏見輪宛然一貫卽此一事已大有功於天學然非勿菴先生發明先生之說亦無從悟得金水左旋之說發前人之未發矣　問金水二星之行古之說以伏見輪同歲輪後因門人劉允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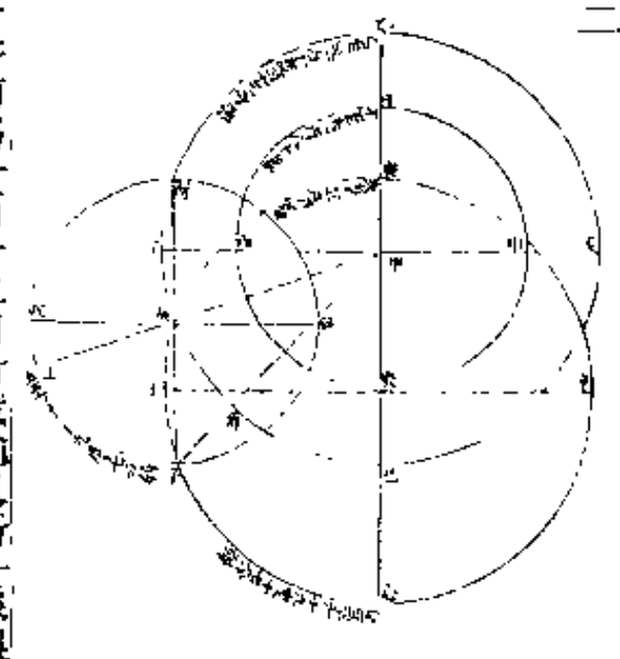
本輪均輪於日天上而二星之本天與歲輪皆隱得勿疑
先生發其蘊本象始明終疑金星二百二十四日奇周天
水星八十八日周天何以能終古附日也乃多作圖以擬
其象

金星行歲輪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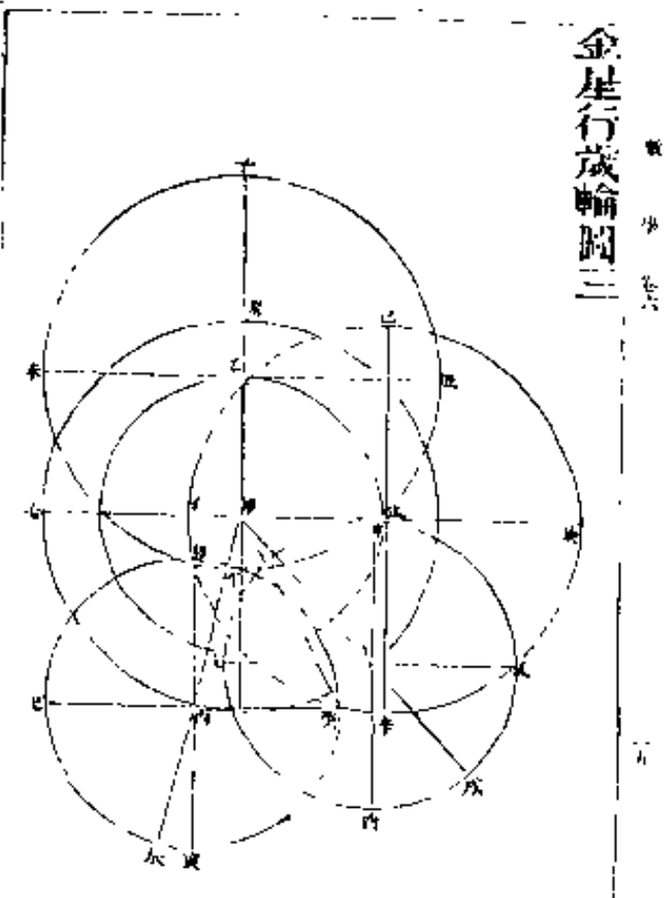
此設金星合伏時在歲輪之頂以為起算之端因及歲輪心行一象限也甲為地心亦為金星本天與黃道之心乙丁巳戊為黃道午酉未申為本天庚辛心壬為歲輪庚辰寅卯為伏見輪歲輪心午在本天周乙為太陽庚為星合伏時星在日上從甲望之同在一直線此星在歲輪上本象也若設伏見輪縫日乙為輪心即太陽其合伏之點庚即歲輪頂也若向後五十六日有奇歲輪之頂星在歲輪頂即在伏見輪頂也若向後五十六日奇併前為一百十二日奇歲輪又行一象限也甲為地心亦為金星本天與黃道之心乙丁巳戊為黃道午酉未申為本天庚辛心壬為歲輪庚辰寅卯為伏見輪歲輪心午在本天周乙為太陽庚為星合伏時星在日上從甲望之同在一直線此星在歲輪上本象也若設伏見輪縫日乙為輪心即太陽其合伏之點庚即歲輪頂也若向後五十六日有奇歲輪之頂星在歲輪頂即在伏見輪頂也若向後五十六日奇併前為一百十二日奇歲輪又行一象限行一象限也甲為地心亦為金星本天與黃道之心乙丁巳戊為黃道午酉未申為本天庚辛心壬為歲輪庚辰寅卯為伏見輪歲輪心午在本天周乙為太陽庚為星合伏時星在日上從甲望之同在一直線此星在歲輪上本象也若設伏見輪縫日乙為輪心即太陽其合伏之點庚即歲輪頂也若向後五十六日有奇歲輪之頂星在歲輪頂即在伏見輪頂也若向後五十六日奇併前為一百十二日奇歲輪又行一象限行一象限也甲為地心亦為金星本天與黃道之心乙丁巳戊為黃道午酉未申為本天庚辛心壬為歲輪庚辰寅卯為伏見輪歲輪心午在本天周乙為太陽庚為星合伏時星在日上從甲望之同在一直線此星在歲輪上本象也若設伏見輪縫日乙為輪心即太陽其合伏之點庚即歲輪頂也若向後五十六日有奇歲輪之頂星在歲輪頂即在伏見輪頂也若向後五十六日奇併前為一百十二日奇歲輪又行一象限

金星行歲輪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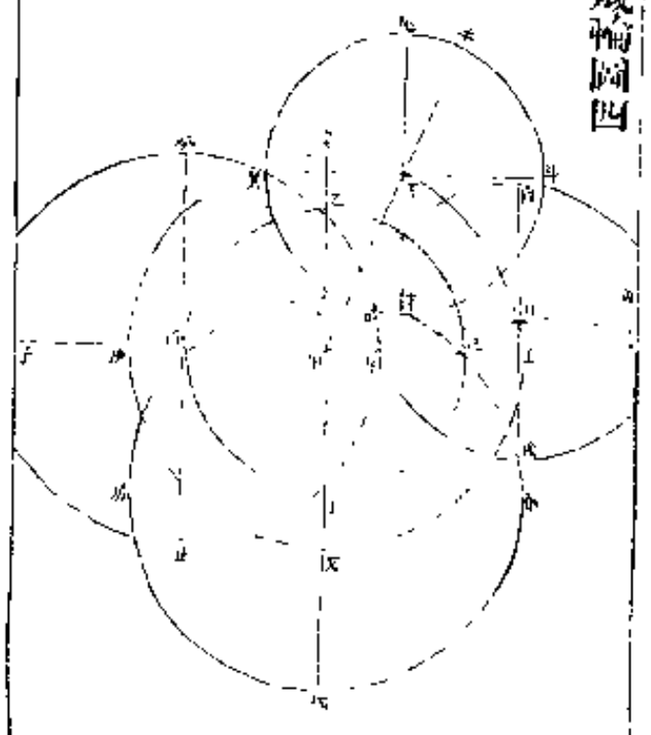
此又五十六日奇併前為一百六十八日奇歲輪又行一象限心至未也太陽自乙至辰一百十度奇星自心至子六十九度奇若自伏見輪上觀之輪心在辰其周與歲輪家於子子即星所到也丑至子猶心至子也而星在歲輪上自癸行至亥心至丙其周與歲輪亥於亥所到也丑至子猶心至子也而星在歲輪上自癸行至亥心至丙其周與歲輪亥於亥所到也丑至子猶心至子也而星在歲輪上自癸行至亥心至丙其周與歲輪亥於亥所到也丑至子猶心至子也而星在歲輪上自癸行至亥心至丙其周與歲輪亥於亥所到也丑至子猶心至子也而星在歲輪上自癸行至亥心至丙其周與歲輪亥於亥所到也丑至子猶心至子也而星在歲輪上自癸行至亥心至丙其周與歲輪亥於亥所到也丑至子猶心至子也而星在歲輪上自癸行至亥心至丙其周與歲輪亥於亥所到也丑至子猶心至子也而星在歲輪上自癸行至亥心至丙其周與歲輪亥於亥所到也丑至子猶心至子也而星在歲輪上自癸行至亥心至丙其周與歲輪亥於亥所到也丑至子猶心至子也而星在歲輪上自癸行至亥心至丙其周與歲輪亥於亥所到也丑至子猶心至子也而星在歲輪上自癸行至亥心至丙其周與歲輪亥於亥所到也丑至子猶心至子也

金星行歲輪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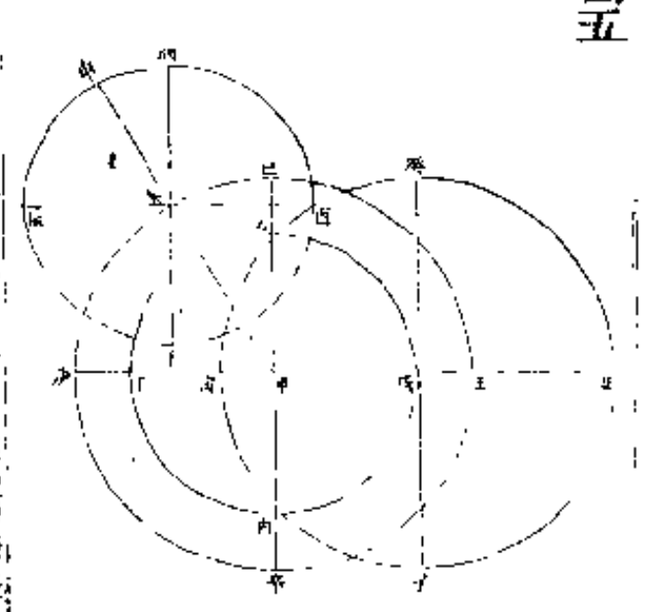
此圖有二行其一已庚辛壬歲輪心行至戊則太陽在丙星在癸而伏見輪亦交於癸其一子丑午未歲輪心行至乙則太陽在丁星在申而伏見輪亦交於申又五十六日奇併前為一百六十八日半強歲輪又行一象限心至戊太陽自庚心至丙一百三度太強伏見輪自辰寅至癸歷辛至癸亦交於癸又五十六日奇併前二百二十四日半強歲輪又行一象限心至乙太陽自庚心至丁二百三十一度半強星自庚氐至申亦如之又五十六日奇併前為一百三十二度奇歲輪又行一象限心至丙太陽自庚心至戊一百三十五度強星自庚氐至申亦如之又五十六日奇併前二百二十四日半強歲輪又行一象限心至乙太陽自庚心至丁二百三十一度半強星自庚氐至申亦如之又五十六日奇併前為一百六十八日半強歲輪又行一象限心至戊太陽自庚心至丙一百三度太強伏見輪自辰寅至癸歷辛至癸亦交於癸又五十六日奇併前二百二十四日半強歲輪又行一象限心至乙太陽自庚心至丁二百三十一度半強星自庚氐至申亦如之又五十六日奇併前為一百六十八日半強歲輪又行一象限心至戊太陽自庚心至丙一百三度太強伏見輪自辰寅至癸歷辛至癸亦交於癸又五十六日奇併前二百二十四日半強歲輪又行一象限心至乙太陽自庚心至丁二百三十一度半強星自庚氐至申亦如之

金星行歲輪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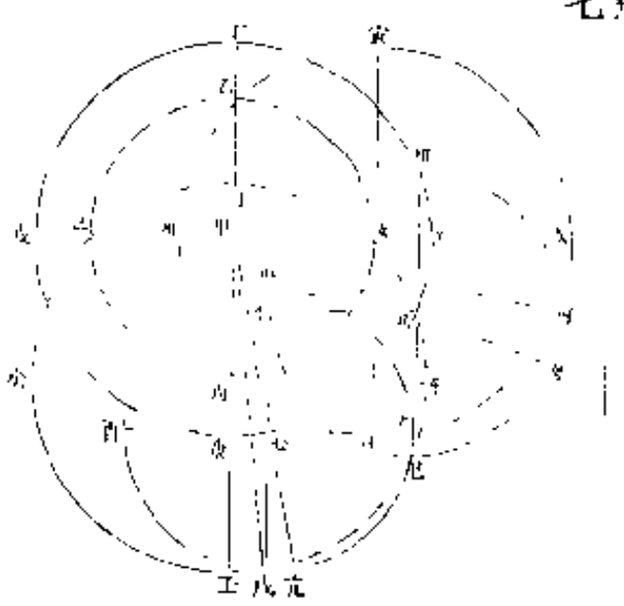


此圖亦有二行其一癸寅丑子歲輪心行至酉則太陽在卯星在申而伏見輪酉甲戌（酉甲戌參前）亦交於申共一元心氐房歲輪心行至丁則太陽在午星在未而伏見輪氐其半（氐其半）亦交於未又五十六日奇併前為二百八十一日弱歲輪又行一象限心至丙（併前一周外又一象限）太陽自辛庚至卯二百七十六度太強星自子歷癸至申（子自第一圖合伏處）一百七十三度少弱伏見輪自角歷酉至申亦如之（角每合伏象）又五十六日奇併前為三百三十七日強歲輪又行一象限心至丁（併前二周外又二象限）太陽自辛庚至午三百三十二度強星自氐歷尾箕至未（氐自第一圖合伏處）亦如之伏見輪自牛歷尾箕至未亦如之（牛每合伏象）

金星行歲輪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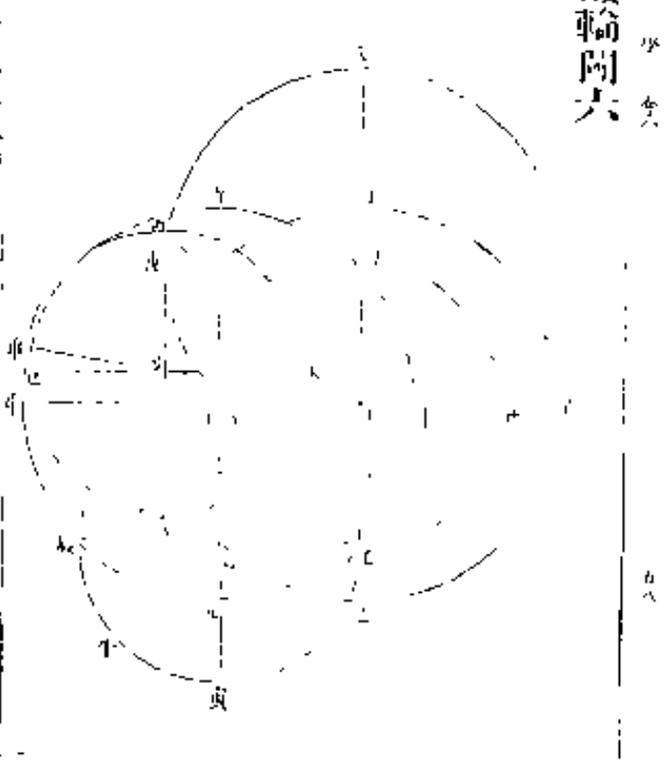


此又五十六日奇併前為三百九十三日強歲輪又行一象限也（併前一周外又三象限）心至戊太陽行一周又自己至未二十七度半強星自丑歷子寅至酉二百四十二度半弱（丑自第一圖合伏處）伏見輪自申歷辰午至酉亦如之（申亦合伏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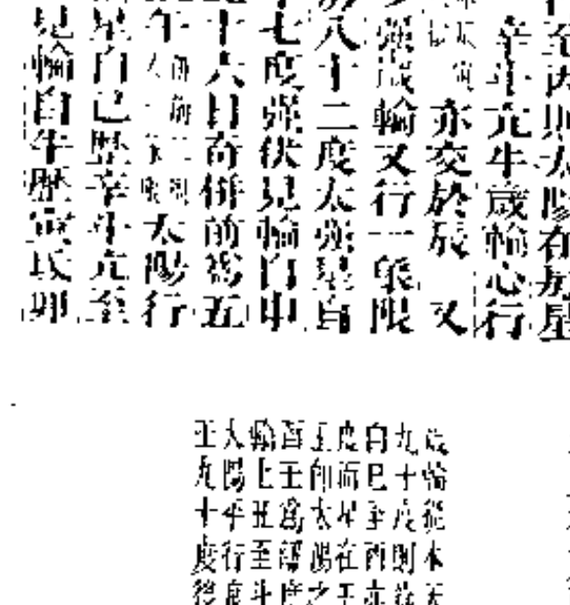


此圖有二行其一戊壬癸庚歲輪心行至內則太陽在房星在酉而伏見輪酉巳亥未（酉巳亥未）亦交於酉其一壬辰斗角歲輪心至午則太陽在心星在辰而伏見輪（壬辰斗角歲輪本天有行九十度則歲輪上自巳至酉亦九十度而星在壬巳至壬酉亦九十度太陽之行度百王為譯度伏見輪上丑至斗亦倘大陽平行度角斗亦倘壬九十度後類此）心至丙（酉巳亥未）太陽行一周又自丁至房八十二度強星自辰歷巳亥未至酉亦如之（申亦合伏處）又五十六日奇併前為四百四十九日強歲輪又行一象限心至丙（併前二周外又三象限）太陽行一周又自丁歷戊庚至丑二百四十九度稍強星自辰左旋一周至午二十一度稍弱（辰自第一圖合伏處）伏見輪自房右旋一周至午亦如之（房亦合伏處）

金星行歲輪圖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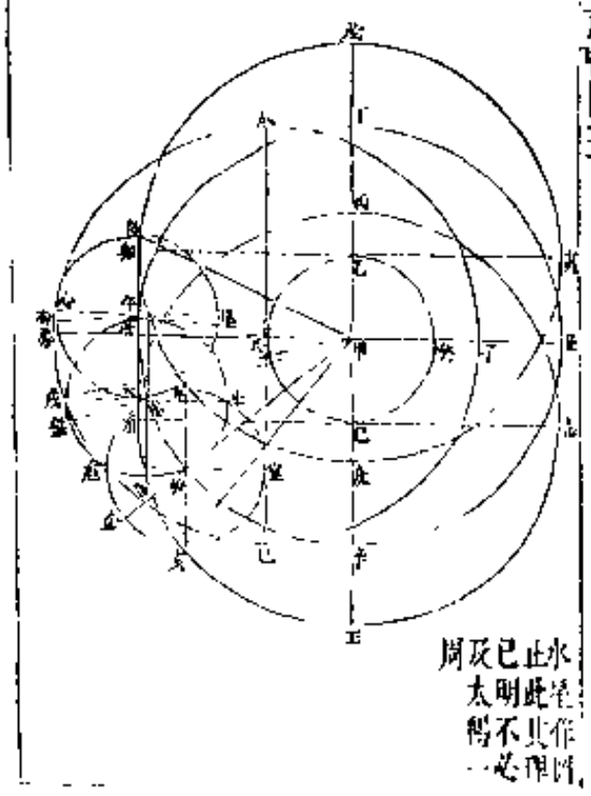


此設水星合伏時在歲輪之頂因及歲輪心行一象限也甲為地心丙申未午為黃道乙丁巳辛為本天戊亥是亢為歲輪戊已子癸為伏見輪歲輪心乙在本天周丙為太陽戊為星合伏時星在日上從甲視之同一直線此星在歲輪上本象若設伏見輪繞日而為輪心即太陽其合伏之點戊即歲輪之頂星在歲輪頂即在伏見輪頂也（本天上更有本輪均輪歲輪心在均輪上其差皆微此勿論後做此）



設合伏後二十二日弱歲輪行一象限（己角戊酉輪）心至丁則太陽自丙行至庚二十一度太弱星自酉至壬（酉即合伏戊點）六十八度少強也斗亦合伏點

水星行歲輪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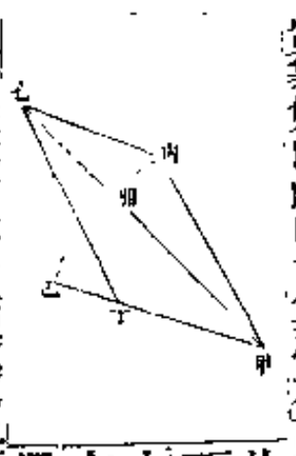
水星作圖此理其理此明不必及太陽一周

此圖有三行其一已子丁巳歲輪心行至乙則太陽在酉星在房而伏見輪（未戌弧申輪）亦交於心　又至乙則太陽在卯歲輪心行至午八十六度太弱星辛則太陽在亥星在心而伏見輪（尾角斗心輪）亦交於亥　又二十二日弱併前為四十四日弱歲輪又行一象限心至乙（併前二象限第一圖合伏戌點）一百三十六度半強伏見輪自氐歷戊至房亦如之（併前三象限）太陽自庚至酉四十三度少強星自丁歷已至辛（併前三象限）太陽在酉星在心而伏見輪（尾角斗心輪）亦交於亥　又二十二日弱併前為四十四日弱歲輪又行一象限心至乙（併前二象限第一圖合伏戌點）一百三十六度半強伏見輪自氐歷戊至房亦如之（併前三象限）太陽自庚至酉四十三度少強星自丁歷已至辛（併前三象限）太陽在亥星在心而伏見輪（尾角斗心輪）亦交於亥　又二十二日弱併前為四十四日弱歲輪又行一象限心至乙（併前二象限第一圖合伏戌點）一百三十六度半強伏見輪自氐歷戊至房亦如之（併前三象限）太陽自庚至酉四十三度少強星自丁歷已至辛（併前三象限）太陽在酉

歷家於金水何以不用歲輪立算伏見顯而歲輪隱也
然則歷家既便於伏見立算衆必不用歲輪之隱而曲勿
徒先生之說亦可置勿論乎曰不然論人之所便用者
也儒家之所論求者理也有勿徒之說而後知二星亦有
本天自歲輪與丁一星一星因其本天在日天之混
旋者漸遠有旋者漸遠下至太陰上至恒星高下
以其等而西人始言天有重數之說得此益明故愚以爲
徒有功也吾則但以二星之行與日等其本天與日天混
而爲一烏覩所謂九重者乎
梅先生恐人謂歲輪實有堅硬之物則有大時珠竿行於
浮層棉毯之喻門人劉蕃亦有風中放紙鳶之喻皆謂其
周徧虛設二喻皆妙永久思之使其只有一本天一歲輪
則謂因相遇之半徑隨天旋繞而成其象可也而本天一歲輪
上有本輪本輪之上有均輪均輪之上乃有歲輪至太陰
則小輪尤多者輪又各有其左旋有動自動起點行
度之異又火星之天輪時時不等水星之均輪一
(此九字原本脫去據前後補入)
相推相激又且多其變態者則有天雖無輪之形質而有
輪之神即謝氏之實有焉可也
吾山謂火星因與太陽天近故有日躔本天二差以變次
均句蓋始亦疑其然後細攷之此說未確使火星
半徑由近日天而致差則木星天距火星未甚遠
些小之差土星天雖大日天甚遠而本輪比諸星
皆得無微細之差愚家積候之久雖有小差必能立法以
追其變使土木火輪亦如火星之例豈不俟火星
差之法爲活動之算以窮其變今致之不然則次輪
有二差唯火星則然金水雖最近日天輪半徑有定
互證
伏見輪雖以太陽爲心其實亦非真以太陽之
心也乃是太陽本輪之心爲之心耳故算次均
陽之盈縮高卑而改變惟算合伏與退合兩日以
行定其實合伏實退合之時刻以此例之土木二
圖其真心亦是太陽本輪心非太陽之形體也唯火星不

然耳
梅先生云歲輪大小又因於太陽高卑伏見輪既以日爲
心則太陽行最高時伏見輪從之卑而去地近亦高而
行最卑則伏見輪從之卑而去地近亦高而
伏見半徑果因太陽高卑而改變則太
實行伏見輪倒宮半五宮爲減爲實道上
右法歷家所用者也若用歲輪算法
從歲輪立算一星皆以行度(即本星平行與太陽同)
爲歲輪之平行置本輪均輪於各本天
輪平行內減最高行爲引數亦用前角
角以加減本星之行度爲初實行又反
之離度爲定離度於定離度內求次均
地心線爲一邊(此邊)以歲輪半徑爲一邊(此邊)定離度爲所
夾各角(小法十二字原本脫去據前後補入)用切綫分
外角法求半較角以加半外角(依次均角減半外角)爲次均
角相較之數以距交實行逐度算其交角
引數(均輪度)則交角也金星交角三度二十九分
星交角則時時不同伏見輪心在大距與
四十分伏見輪心在正交當黃道北則減
心在中交當黃道北則加南則減其加減各有與大距交
角相較之數以距交實行逐度算其交角
然之理作圖明之
甲爲地心 丙爲太陽 乙爲金星
戊內已弧爲黃道 子孚丑弧爲歲輪
輪 丁爲歲輪心 丙爲伏見輪心
此設太陽自戊行至丙而歲輪心自辰行至丁則星體必在
乙乙點爲歲輪與伏
見輪相交之處也歲
輪子乙弧與黃道戊
丙弧同度亦即與伏
見輪丑庚弧同度皆
星本行之度與太陽
行度等者也歲輪乙

辛弧與黃道丙巳弧同度亦即與伏見輪庚乙弧同度皆爲
星距合伏之度歷家所謂伏見行者也（輪心在庚乙線上庚爲伏見右旋自
庚至乙大辛乙與庚乙同度黃道上爲丙卯已之度而人從
甲望乙見黃道上星在卯則卯丙爲星距太陽之視度其角
爲卯甲丙亦即庚甲乙角若從伏見立算當算庚甲乙角
得丙卯加戊丙得戊卯爲黃道上實行度若從歲輪立算則
輪上辛乙從黃道上視之爲已卯其角爲已甲卯亦即辛甲
乙當算辛甲乙角得卯已以卯已減戊已亦得戊卯爲黃道
上實行度　然則兩輪立算始異終同由辛乙與庚乙同度
黃道上爲丙巳中間有星距地心線（乙甲）截丙已於卯分爲兩
甲丙（卯甲丙）一（卯甲乙）算兩甲角一加一減則必無不合也　兩甲
角成斜方形邊有四線丙甲爲伏見輪心距地心線乙丙爲
伏見輪半徑丁甲爲歲輪心距地心線乙丁爲歲輪半徑兩
輪心所到各不同則斜方形亦不一皆此四線之伸縮其極
也四線合爲一線中線如兩線之長（過合伏與過合時）此圖未加本
輪均輪則乙丙等丁甲乙丁等丙甲對邊皆平行本非大上
實緣始以此明立算之本設本輪均輪之四線圖如左



此圖乙丙丁甲爲本輪均輪之四線乙丙丁甲對邊皆平行
丁丁甲與乙丙乙丁亦各不平行由丙丁二輪心有
本輪均輪各有高卑則丙甲丁甲二距地心線有改變爲
甲二距線若當如兩輪半徑則丙甲乙丁兩角同大（過合伏與過合時
亦同）　丙甲乙角與丁乙甲角同大（過合伏與過合時亦同）如後圖丙甲丁甲
無相等之角則丙丁二角亦變矣角變而丙巳之弧度不變
是以知其終必合也　丙丁二角何以變也依前圖言之丙
角之外角度爲歲輪上庚乙丁角之外角度爲歲輪上辛
乙庚乙與辛乙本同也四兩輪上各有初均加減則度不同
而庚丙乙與乙丁辛兩外角變矣外角變故內角必變也
丙巳之弧度何以不變也凡初均數加是行者即減伏見加
星所在亦有後動而黃道上丙卯弧已兩視度亦有損益也
而算兩甲角以求實行度必無不合

準前圖論之丙甲丁角與丁角同大（過線平行故角與乙甲丁角同）
十二宮當分爲二有黃道上十二宮有列宿天
十二宮黃道爲十二段冬至到立春分到
戌夏至到未秋分到辰恒俱於節氣者也列宿天十二宮
主以四獸（蒼龍白虎朱鳥玄武）分爲四維（東西南北）元枵在北鶉火在南
大火在東大梁在西恒俱於星宿者也新法之誤在去列
宿十二宮專主黃道十二宮耳

然而實依其度則一歲日躔所行必稍有不足雖其所欠甚
微（約其差不過百分度之一百半）積至年深遂差多度（六七十年差一度六七百年加差十度）
是爲歲差歷家所以有天周歲周之名（天上星辰每分十二
爲天周每歲太陽十二中氣共行三百六十度微多是爲歲周）

永按黃道上十二宮亦三百六十度太陽一歲周徧未嘗
稍有不足較之列宿天似微欠者非太陽之不能周天也
恒星自移而東耳此則西人恒星行之說爲確中法分天
周歲周求的也

漢人未知歲差謂合爲一故即以冬至日交星紀而定之於
牽牛

永按周末冬至已在南斗而漢人又謂起牽牛者漢歷之
疏也唐一行已嘗改定謂太初元年辛酉冬至日斗二十
度而漢歷甲子冬至在斗二十四度其虛退之度適及牽

牛之初云
遵晉虞喜等始覺之五代宋何承天祖沖之晴劉焯等皆之
益詳顧治歷者株守成說不敢輒用歲差也至唐初僧一行
遠戊寅元歷始用歲差而朝論多不以爲然
故李淳風麟德歷復去歲差不用
其年僧一行作大衍歷乃始博徵愚論以大
天自爲天
歷代遵用元世祖時用授時歷
守敬測定六十六年有八月而差一度回回
於星紀之元度必再行若干日時而至星紀
太陽過宮與中氣必不同日其法原無錯誤
徐李諸公深於歷術豈反不明斯事乃復合爲一耶不可解
推原厥故蓋譯歷書時誤仍回回歷太陽年
以十二个月爲太陰年而用之紀歲不用閏
時之寒燠溫涼錯亂無次因別立太陽年以
三百六十度又勻分爲十二月以爲耕斂之
是亦事勢之不得不然
以春分爲太陽年之第一月第一日蓬不得
啓閉之法及春夏秋冬之名
白羊等十二宮以名其太陽年之月彼非不
白羊不能板定於春分然以其時春分正在
之以紀月數
猶大致並同回歷故蓬亦因之耳

永按勿庵先生謂誤仍回歷太陽年之十二月名固是一
說愚則謂別有其故也觀恒星歷指圖星象一畫北極南
極於心分十二宮赤道爲正黃道爲斜一畫黃極黃南極
於心分十二宮黃道爲正赤道爲斜其宮界皆據當時中
氣所躔之度其畫益曰太陽者衆曜之主也黃道者諸道
之宗也一歲衆躔運退皆由太陽行黃道使然則黃道上
自有一定之宮不惟月與五星遊歷其間雖普天星宿亦
循黃道而行歷萬餘年赤道外二十三度
道內二十三度則安得不以黃道爲主星
列宿分宮太陽遊歷其間是列宿爲主太
道十二宮二至則極南極北爲之界二分則交赤道爲之
界若星宿則仰視茫茫無一定不可移之
六度爲子牛而度則有整度日度之不齊
二度過子亦難定其宮界果當度之幾分
宿之宮一以黃道之宮爲主恐譯書時意
星紀元楊等爲宮名蓋以其名之古雅也
宇而不必其將來名與實爽也

徐文定公譯歷書謂鉻西洋之精算入大統之型模則此處
宜爲改定使天自爲歲自爲歲則歲差之
辰宮度各正其位矣
而天
仍回歷之舊乃因仍回歷之宮名而以中氣日即爲交宮之日則歲周
與天周復混而爲一於是歲差之理不明
遞天周復混而爲一於是歲差之理不明
此爲正北而各宮之界皆可定矣

永按勿庵先生之說極明白直提然使以此說告之當時
譯書諸公猶恐不足以服其心蓋黃道上有十二宮平行
以爲別識今欲通身改換豈不甚難曰否否歷書中所作之各表多用
白羊金牛等爲題而其中之進退消長並從所氣起算今但
將宮名改爲節氣即諸表可用不必改造有何難哉
而其實
節氣
之法已極詳明而不無有待商酌以求盡善者此其一端
也間者曰歷所難者推步耳若此等處改之易易
步之法已極詳明而不無有待商酌以求盡善者此其一端
也間者曰歷所難者推步耳若此等處改之易易

永按勿庵先生之說極明白直提然使以此說告之當時
譯書諸公猶恐不足以服其心蓋黃道上有十二宮平行
以爲別識今欲通身改換豈不甚難曰否否歷書中所作之各表多用
白羊金牛等爲題而其中之進退消長並從所氣起算今但
將宮名改爲節氣即諸表可用不必改造有何難哉
而其實
節氣
之法已極詳明而不無有待商酌以求盡善者此其一端
也間者曰歷所難者推步耳若此等處改之易易

永按如此改之誠易然用之已百年而未議改者蓋亦各
持所見與
問天上十二宮亦人所名今隨中氣而移亦何不可之有曰
十二宮名雖人所爲然其來久矣今改宮名皆依天上星宿
而定非漫設者如南方七宿爲朱鳥之象
左旋而宮名旋當宮之半兩支相合所謂
其宮曰鶉首鶉火鶉尾
陽入丑宮於大寒之日註曰某時某刻太陽入子宮諸中
氣皆如是言入以別於躔言宮以別於次
星紀等名則黃道之宮定而名稱亦當矣又越幾日太陽
躔斗三則註曰太陽躔星紀之次
元枵之次如是益不別白分明乎若謂太陽恒星不行主客
之分亦未盡然論恒星之宗黃極循黃道而行歷萬餘年赤道外二十三度
星爲客論七政之躔列宿則列宿又爲主七政之天
道之宮虛而列宿之次實也七政之天
在上也則亦互爲主客耳觀一歲七政歷不能盡紀宮度
必以某宿某度記之則列宿豈不猶州縣而七政豈不猶
人之行程乎分列宿之宮猶分天下
之宮界雖若難辨而中歷與西歷皆以虛六度爲子牛當
必有所傳踵虛宿十度六度正當其牛星虛危之間也以
此爲正北而各宮之界皆可定矣

永按如此改之誠易然用之已百年而未議改者蓋亦各
持所見與
問天上十二宮亦人所名今隨中氣而移亦何不可之有曰
十二宮名雖人所爲然其來久矣今改宮名皆依天上星宿
而定非漫設者如南方七宿爲朱鳥之象
左旋而宮名旋當宮之半兩支相合所謂
其宮曰鶉首鶉火鶉尾
陽入丑宮於大寒之日註曰某時某刻太陽入子宮諸中
氣皆如是言入以別於躔言宮以別於次
星紀等名則黃道之宮定而名稱亦當矣又越幾日太陽
躔斗三則註曰太陽躔星紀之次
元枵之次如是益不別白分明乎若謂太陽恒星不行主客
之分亦未盡然論恒星之宗黃極循黃道而行歷萬餘年赤道外二十三度
星爲客論七政之躔列宿則列宿又爲主七政之天
道之宮虛而列宿之次實也七政之天
在上也則亦互爲主客耳觀一歲七政歷不能盡紀宮度
必以某宿某度記之則列宿豈不猶州縣而七政豈不猶
人之行程乎分列宿之宮猶分天下
之宮界雖若難辨而中歷與西歷皆以虛六度爲子牛當
必有所傳踵虛宿十度六度正當其牛星虛危之間也以
此爲正北而各宮之界皆可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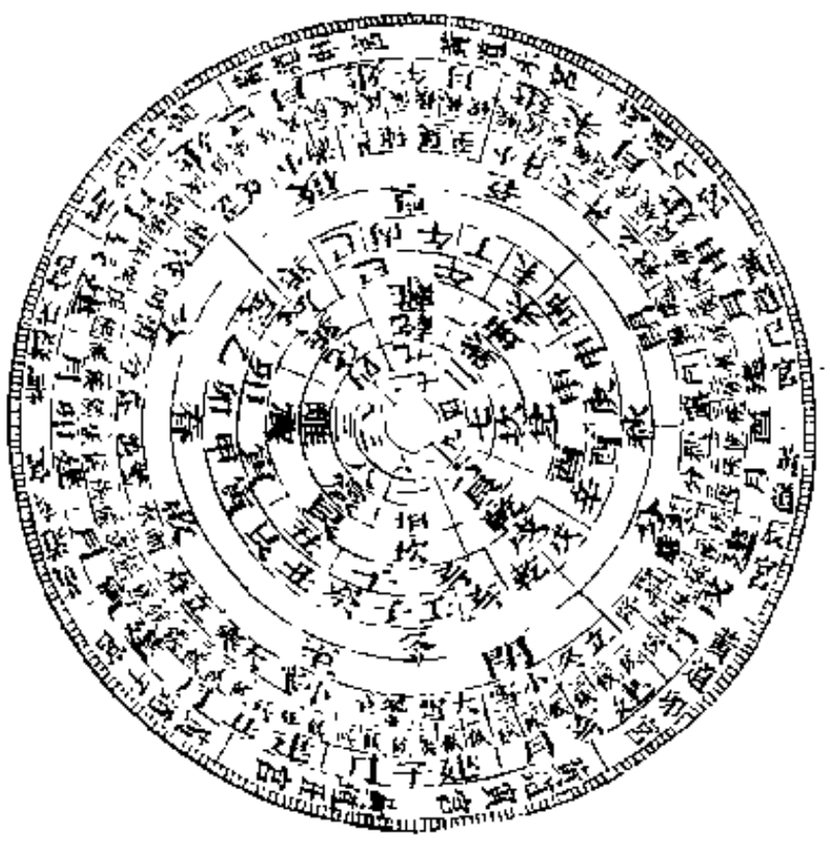
永按勿庵先生之說極明白直提然使以此說告之當時
譯書諸公猶恐不足以服其心蓋黃道上有十二宮平行
以爲別識今欲通身改換豈不甚難曰否否歷書中所作之各表多用
白羊金牛等爲題而其中之進退消長並從所氣起算今但
將宮名改爲節氣即諸表可用不必改造有何難哉
而其實
節氣
之法已極詳明而不無有待商酌以求盡善者此其一端
也間者曰歷所難者推步耳若此等處改之易易

永按如此改之誠易然用之已百年而未議改者蓋亦各
持所見與
問天上十二宮亦人所名今隨中氣而移亦何不可之有曰
十二宮名雖人所爲然其來久矣今改宮名皆依天上星宿
而定非漫設者如南方七宿爲朱鳥之象
左旋而宮名旋當宮之半兩支相合所謂
其宮曰鶉首鶉火鶉尾
陽入丑宮於大寒之日註曰某時某刻太陽入子宮諸中
氣皆如是言入以別於躔言宮以別於次
星紀等名則黃道之宮定而名稱亦當矣又越幾日太陽

天官書北宮元武其官曰星紀古以斗牛爲列宿之首故星紀自此紀也尾也又象龜蛇爲元武也楊雄云元枵虛也枵耗名也永按曰娵訾室也兩列相對正方故象口也實沈之頭參對於衛地者也此宮別名參韋昭曰參星在其分野上三星直北者也西方七宿爲白虎天官書星曰奎婁胃其官曰降婁以婁宿名也胃昴畢爲虎首其官曰大梁昴畢間名也曰實沈水奎宿爲參宿右傳爲大辰伐也畢爲邊兵主斬伐取魚也曰鶉火柳星張爲鳥喙首其官曰南宮朱鳥七星正在南方午地也日永星火以其時夏至晷中者姚宿也此宮別名

又攷西歷算太陽雖有加減而各月初一日所躔之度則不依加減之算蓋太陽行疾一宮只二十八日有奇行遲三十一日有奇則月小者二十九日月大者三十一日是以秋分以西法不然月小者三十日月大者三十一日是以秋分以後月一日之宿度距中氣漸加春分以後距中氣漸減是亦其國舊俗使然畧如中國知有定朔而猶用平朔(指日躔)知有定氣而猶用恒氣也(大衍授時)使其能改月大小之法增減一日則月一日之宿皆其交宮之初度矣(梅先生前言日躔之行度有加減日數不拘三十日並以日躔交宮爲月者攷之猶未詳耳)

再攷梅先生辨太陽中氣過宮之非者雖詳而不言黃道上自有十二宮於理未盡後作圖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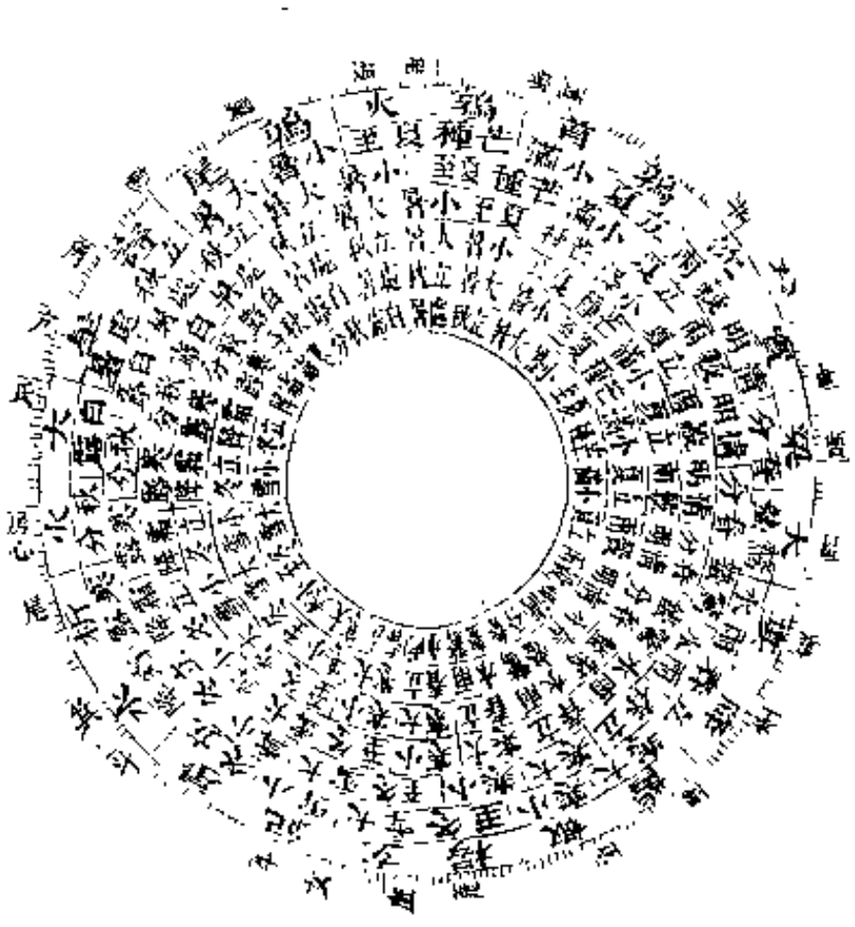


此圖最底月之理與平圖青卦位干支兩市兩道宮度外周黃道之宮與月建成六合但以中氣時刻天各高遠之度皆虛度不依於列宿度則載黃差圖又此與布節氣依黃道宮隅之黃道本右旋變遲而見太陽中氣交宮圖

太陽中氣交宮圖

太陽黃道上右旋故此圖逆布十二節氣中氣外周一爲黃道十二宮所謂中氣交宮者交此宮也雖恒星亦遊歷其間不可借星次之名以名其宮列宿別有十二次

歲差圖



又次內一層元冬至日在箕

右圖自堯以來四千餘年之歲差星次有定而節氣所在無定二萬五千餘年而一周誠不可以星次之名以名其宮

中法謂之歲差西法則曰恒星行普天星宿皆循黃道東行約七十年有奇差一度(度數然則黃道上節氣有定而星宿無定若作一活動之盤畫二十四氣於外周爲定盤而以十二次二十八宿度列於活盤之上中心穿紙軸可轉動則角星宿雖無定而距度多少與次舍分界則有定蓋列宿次有一定之東西南北動中之恒靜者也

附問問十二宮名

白羊（即奎）　金牛（即婁）　陰陽又曰雙兒（即胃）　巨蟹（即鶉首）　獅子（即火）
女（即鶉）　天秤（即寿）　天蠍（即大火）　人馬（即析木）　磨羯（即星紀）　寶瓶（即玄）
雙魚（即娵）

總記

合三圖記觀之黃道自有十二宮列宿自有十二次若併爲一則名不當物而本有之十二次遂隱入宮與躔次分註之乃各當其實所當考求酌定者十二次分界之處耳

論整度日度

大統以前中歷皆用日度自改用西法則以三百六十整度紀七政之法而列宿亦用整度此古今歷法不同一節目梅先生極稱整度之善然則日度遂可廢與愚嘗思之天本無度因日之行而生度其不能以三百六十日周黃道必有奇零之日與分意其有不得不然者猶之徑圍三只得六角之度而圓三之外有畸零是亦不得不然者也然則歲日之度豈不猶人身之穴自然而成不可損者與西法以其不便於算也一以整度齊之誠善矣然遂以此爲周天之本數疑其涉於假借竊謂此一事當合中西而用之一切布算之法用整度爲便及其分隸之於二十八宿以紀七政躔離則當用日度爲宜蓋古今有候長醫家量人孔穴必用同身寸度之始無誤整度者後世改長之寸也日度者其人同身寸也或疑以整度布算又以日度紀躔離似多一番但算曰始則假借後則紀實固不可憚其煩別立整度當日度及整度當日度之表亦不爲煩或又疑經度用日度緯度用整度同此一天圓豈可分兩種度曰經度紀躔離用以紀歷者也緯度測極高測兩道相距測七政離地平以爲布算之準不用之以紀歷故緯度可假借而經度不可假借也

整度當日度表說

歲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二一八七五如古法一日爲一度度有萬分是周天三百六十一分二四六二一〇八十七秒五十微半周一百八十二度六千二百一十〇分九十三秒七十五微一象限九十一度三千一百〇五分四十六秒八十七微五十纖一宮三十度四千三百六十八分四十八秒九十五微八十三纖不盡以三百六十整度分之一整度當日度一度〇一四六六一〇一秒六十三微一十九纖四四不盡又一整度六十分一分當日度分一百六十九分〇九秒三十六微〇五纖三二四六六不盡依此立二表使宿度分歸之於日度分度下小數止於分下有畸零之次半者收之不及者棄之

整度當日度表

整度	日度	整度	日度
一度	一度〇一四六	二度	二度〇九二二
三度	三度〇三四七	四度	四度〇八〇五
五度	五度〇五八七	六度	六度〇七〇一
七度	七度〇八五九	八度	八度〇九一六
九度	九度一〇一三八	一十度	一十度一一〇二
一一度	一一度一二〇六一	一二度	一二度一三〇九一
一三度	一三度一四一二四	一四度	一四度一五一七四
一五度	一五度一六二四一	一六度	一六度一七〇四七
一七度	一七度一七二三九	一八度	一八度一九〇二七
一九度	一九度二〇一五四	二十度	二十度二一〇八二

整度分當日度分表

整度分	日度分	整度分	日度分
一分	〇千〇九一六	二分	〇千一八三三
三分	〇千二七五〇	四分	〇千三六六七
五分	〇千四五八四	六分	一千〇五〇一
七分	一千〇六四一	八分	一千二二三五
九分	一千一四一八	一十分	一千二五一九
一一分	一千二九〇二	一二分	一千三二二三
一三分	一千三一八九	一四分	一千三四〇七
一五分	一千三六〇〇	一六分	一千三八一一
一七分	一千四〇九八	一八分	一千四三〇四
一九分	一千四五一五	二十分	一千四七二二
二一分	一千四九二九	二二分	一千五一三六
二三分	一千五三四三	二四分	一千五五五〇
二五分	一千五七五七	二六分	一千五九六四
二七分	一千六一七一	二八分	一千六三七八
二九分	一千六五八五	三十分	一千六七九二
三一分	一千六九九九	三二分	一千七二〇六
三三分	一千七四二〇	三四分	一千七六三三
三五分	一千七八四七	三六分	一千八〇六〇
三七分	一千八二七四	三八分	一千八四八八
三九分	一千八六九五	四十分	一千八九〇二
四一分	一千九一一六	四二分	一千九三二九
四三分	一千九五四三	四四分	一千九七五〇
四五分	一千九九五七	四六分	二千〇一七一
四七分	二千〇三八四	四八分	二千〇五九八
四九分	二千〇八〇一	五十分	二千一〇二五
五一分	二千一二四二	五二分	二千一四四九
五三分	二千一六六六	五四分	二千一八八三
五五分	二千二〇九九	五六分	二千二三一六
五七分	二千二五三三	五八分	二千二七五〇
五九分	二千二九七四	六十分	二千三一九七
六一分	二千三四二一	六二分	二千三六四四
六三分	二千三八六八	六四分	二千四〇九一
六五分	二千四三一五	六六分	二千四五三八
六七分	二千四七五二	六八分	二千四九七五
六九分	二千五一九八	七十分	二千五四二二
七一分	二千五六四五	七二分	二千五八六八
七三分	二千六〇八九	七四分	二千六三一二
七五分	二千六五三二	七六分	二千六七五五
七七分	二千六九七九	七八分	二千七二〇二
七九分	二千七四二六	八十分	二千七六四九
八一分	二千七八七三	八二分	二千八一〇九六
八三分	二千八三一九	八四分	二千八五四三
八五分	二千八七六六	八六分	二千九〇〇九
八七分	二千九二三三	八八分	二千九四五六
八九分	二千九六七九	九十分	二千九九〇二
九一分	三千〇一二六	九二分	三千〇三四九
九三分	三千〇五七三	九四分	三千〇七九六
九五分	三千一〇〇九	九六分	三千一二四二
九七分	三千一四四六	九八分	三千一六六三
九九分	三千一八八〇	一百分	三千二一〇九六

四十九分	四十三分	四十五分	四十七分	四十九分	五十一分	五十三分	五十五分	五十七分	五十九分
六千九三二七	七千二七	七千六〇	七千九九四	八千二八	八千四六二	八千六六	九千〇三〇	九千二八〇	九千四九七
整度分	日度分	整度分	日度分	整度分	日度分	整度分	日度分	整度分	日度分
四十分	四十四分	四十六分	四十八分	五十分	五十二分	五十四分	五十六分	五十八分	六十分
七千二〇	七千四四	七千八六	八千〇一	八千四五	八千七九	九千一三	九千四六	九千七八〇	一度〇一四
整度分	日度分	整度分	日度分	整度分	日度分	整度分	日度分	整度分	日度分

用表法先取宿若干度當日度若干度分次以宿度零分查日度若干分併之命爲日度分

表有兩用二十八宿黃道度悉歸之日度一用也算得七政及羅睺計都月孛顯某宿幾度幾分皆以日度歸之三用也

二十八宿整度變日度表

斗	牛	女	虛	危	室	壁	奎	婁
二十三度四十分	七度六分	一十一度八分	九度五十分	二十〇度〇七分	一十五度一四分	一十三度〇六分	一十一度九分	一十三度
整度分	日度分							
二十四度一分	七度八七九七	一十一度八〇二七	一十〇度四〇九六	二十〇度〇三七	一十五度九一一七	一十三度二九〇八	一十一度八一九六	一十三度一八九三

石黃道二十八宿度分以歷象考成康熙甲子年黃道經度鈐定

（詳見考異）（而後有異月異者亦見考異）

因整度分變爲日度分

（與校時八統異者亦見考異）

角	亢	氐	房	心	尾	箕
一十〇度七三分	一十〇度八三分	一十七度〇五分	四度〇五分	七度二三分	一十五度六五分	九度
整度分	日度分					
一十〇度七三分	一十〇度七八一九	一十八度〇九三七	四度九六〇五	六度八五九九	一十六度一六五三	一十一度一三一一

觜	參	井	鬼	柳	星	張	翼	軫
一度二一分	一度一分	三十〇度五一分	四度二二分	一十七度三〇分	八度二二分	一十八度〇四分	一十七度〇三分	一十三度二四分
整度分	日度分							
一度二一分	一度一一分	三十〇度八五九五	四度五九九三	一十七度三一二五	八度五二九七	一十八度三二四七五	一十七度二四〇〇	一十三度二四七五

畢	昴	胃
一十五度八五分	九度一五分	一十二度五一分
整度分	日度分	整度分
一十四度一七〇〇	九度二八四七	一十二度四二八三

擬分列宿天十二次界限

則宿之天分十二次其界宿有定度自西次行恒以太陽交中氣爲宿界則度隨歲差推移而十二次之本界遂隱勿庵先生嘗極論之愚效申法與同脗皆以虛六度爲子宮之首虛宿有十度九度五十九分六度正當虛危之間有一分半強是爲四維之正北元枵之最中宇宙之正氣也故以虛六度爲子年黃道經度鈐定之界而按歷象考成康熙甲子年黃道經度鈐虛宿入宮之界推得十二宮之界如左

子宮十四度一分加五度爲子宮十九度一分加五度爲丑宮二十四度一分減十五度爲正初當一宮九度一分皆以此年交宮後九度一分爲各宮之界推得十二次之交界宿度又以整度分變爲日度分列於左

星紀	元枵	娵訾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丑	子	亥	戌	酉	申	未	午	巳	辰	卯	寅
整度分											
斗二度一十一分入	女一度三十八分入	危十度一九分入	壁四度一十三分入	奎九度二十八分入	畢四度五十八分入	井八度六分入	柳三度九分入	張七度四十二分入	軫二度三十八分入	亢九度一〇分入	心五度四十〇分入
斗二度一十一分入	女一度六六六	危十度一九	壁四度一十三分入	奎九度六〇一四	畢五度〇四	井八度二三	柳三度二〇	張七度八二	軫二度六七	亢九度一〇	心五度七五

右黃道二十八宿度分以歷象考成康熙甲子年黃道經度鈐定又申歷宮界與此不能盡合宿度多寡不同一也此以黃道度分宮而申歷以赤道度勻分黃道度各宮多寡不均二也

附勿庵先生說

以星推命不知始於何時然呂才之闢禄命只及干支及薛
湖州始有我生之時月宿南斗之說由是微之亦在九執以
後耳至見推五星者率用溪口歷則於七政躔度疎遠若依
新法則宮度之遷改不常二者已如枘鑿之不相入又安得
其術之能驗乎大欲求至當則宜有變通然其故多端
難曉或姑以古法分宮而取今算之七政布之則既不適
本術亦不謬乎趨象雖未知驗否何如而於理應疑可通矣
按此說似有理然以古法分宮尚有微細之處先生亦
言其大略耳皆則有度度則有分長時大統之宮界既不
以井一宮
三十度者

宿度考異黃道度

虛九度五十九分
崇禎戊辰測　康熙壬子同　康熙戊辰同
歷象考成康熙甲子宿鈐同

危二十度○七分
崇禎戊辰測　康熙壬子同　康熙戊辰同
康熙甲子宿鈐同

室一十五度四十一分
崇禎戊辰測　康熙壬子同　康熙戊辰同

壁一十三度一十六分
崇禎戊辰測　康熙壬子同·康熙戊辰同
康熙甲子宿鈐一十三度六分　減十分

奎一十一度二十九分
崇禎戊辰測　康熙壬子同　康熙戊辰同
宿鈐一十一度三十九分　加十分　益減豎以益加

婁一十三度
崇禎戊辰測　康熙壬子同　康熙戊辰同
康熙甲子宿鈐同

胃一十三度○一分
崇禎戊辰測　康熙壬子同　康熙戊辰同
康熙甲子宿鈐一十二度一十五分　減四十六分

昴九度二十九分
崇禎戊辰測　康熙壬子同　康熙戊辰同
宿鈐九度一十五分　加四十六分　益減胃以益加

畢一十三度五十八分
崇禎戊辰測　康熙壬子同　康熙戊辰同
康熙甲子宿鈐同

參一度三十一分
崇禎戊辰測　康熙壬子同　康熙戊辰同
康熙甲子宿鈐九度　減二十分　損益同

斗二十三度五十一分
崇禎戊辰測　康熙壬子同　康熙戊辰同
康熙甲子宿鈐二十三度四十七分　加四分　益損氐益房

牛七度四十一分
崇禎戊辰測　康熙壬子同　康熙戊辰同
康熙甲子宿鈐同

女一十一度三十九分
崇禎戊辰測　康熙壬子同　康熙戊辰同
康熙甲子宿鈐七度四十六分　加五分

虛九度五十九分
崇禎戊辰測　康熙壬子同　康熙戊辰同
康熙甲子宿鈐一十一度三十分　減一分　益斗牛
女三宿五有損益

危二十度○七分
崇禎戊辰測　康熙壬子同　康熙戊辰同
康熙甲子宿鈐一十度二十四分　康熙甲子宿鈐同

室一十五度四十一分
崇禎戊辰測　康熙壬子同　康熙戊辰同
康熙甲子宿鈐一十度三十分　減一分　益斗牛

壁一十三度一十六分
崇禎戊辰測　康熙壬子同　康熙戊辰同
康熙甲子宿鈐一十度三十七分　加二分

奎一十一度二十九分
崇禎戊辰測　康熙壬子同　康熙戊辰同
宿鈐一十一度三十九分　加十分　益減豎以益加

婁一十三度
崇禎戊辰測　康熙壬子同　康熙戊辰同
康熙甲子宿鈐同

胃一十三度○一分
崇禎戊辰測　康熙壬子同　康熙戊辰同
康熙甲子宿鈐一十二度一十五分　減四十六分

昴九度二十九分
崇禎戊辰測　康熙壬子同　康熙戊辰同
宿鈐九度一十五分　加四十六分　益減胃以益加

畢一十三度五十八分
崇禎戊辰測　康熙壬子同　康熙戊辰同
康熙甲子宿鈐同

參一度三十一分
崇禎戊辰測　康熙壬子同　康熙戊辰同
康熙甲子宿鈐九度　減二十分　損益同

斗二十三度五十一分
崇禎戊辰測　康熙壬子同　康熙戊辰同
康熙甲子宿鈐二十三度四十七分　加四分　益損氐益房

牛七度四十一分
崇禎戊辰測　康熙壬子同　康熙戊辰同
康熙甲子宿鈐同

女一十一度三十九分
崇禎戊辰測　康熙壬子同　康熙戊辰同
康熙甲子宿鈐七度四十六分　加五分

虛九度五十九分
崇禎戊辰測　康熙壬子同　康熙戊辰同
康熙甲子宿鈐一十一度三十分　減一分　益斗牛
女三宿五有損益

右黃道宿度據崇禎歷書戊辰宿鈐算其度分實當儀象
志康熙壬子宿鈐多同又康熙戊辰亦同而歷象攷成以
康熙甲子爲元其宿度分少有損益蓋若後有密測較精
於前與康熙戊辰在甲子後宿度多同前者蓋據舊測逐
年加其歲差之秒而宿度不改歷象考成於康熙之季
年刻於雍正三年蓋以後測追溯甲子歷元宿鈐當如此
是以與戊辰俏異也損益之少者數分其多者四分四十
六分尾箕二十分愚疑星紀二宿最近地平有蒙氣差意
者前測未精差二十分或由此若胃昴距地高當無蒙氣
差而改測差四十六分益胃宿改距星與

有收

再考觜參二宿乾隆十七年十一月大臣議改乃依古法
觜前參後參宿中三星皆以西一星爲距今改東一星爲
距則觜前參後矣但二宿之度未考

考授時歷黃道宿度與今黃道宿度同異

今宿度以蠶度收日度

	授時	今
奎	九度五九	九度一三
婁	一十二度四三	一十二度五四
胃	一十二度一四	一十二度五十分
昴	一十一度○八	一十一度一七
畢	一十二度四三	一十二度五四
觜	一度○八	一度○五
參	一十度二八	一十度二七
井	三十一度○三	三十一度○五
鬼	二度一	二度一
柳	一十三度	一十三度三二
星	六度	六度七九
張	一十八度三二	一十八度三四
翼	一十八度	一十八度
軫	一度	一度
角	一十二度	一十二度
亢	九度	九度
氐	一十五度	一十五度
房	五度	五度
心	五度	五度
尾	一十八度	一十八度
箕	一十度	一十度
斗	二十四度一三	二十三度四七
女	一十一度二	一十一度
虛	一十度○三	九度五九
危	一十五度九四	一十五度八四
室	一十八度三三	一十八度三三
壁	九度三四	九度二九
奎	一十二度三六	一十二度一九
婁	九度二八	九度二八
胃	一十二度一三	一十二度一三
昴	八度	八度
畢	一十六度五	一十六度五
觜	一度○五	一度○八
參	一十度二八	一十度二七
井	三十一度○三	三十一度○五
鬼	二度一	二度一
柳	一十三度	一十三度三二
星	六度七九	六度七九
張	一十八度三二	一十八度三四

疑（校時二十度〇九分）　軫（校時一十八度七五）
（今一十七度二五）　（今一十七度二四）
角（校時一十度七七）　亢（校時九度八七）
氏（校時一十六度四〇）　房（校時五度四八）
心（校時十八度二九）　尾（校時一十七度九五）
（今七度六六）　（今一十七度一七）

黃道宿度多以古歷多不同校時以簡儀密測宿度餘分可攷然以較之今時黃道宿度無一宿同者其故實多端據西士之說恒星循黃道東行赤道經緯度歲歲不同而黃道之宿則有定距本當以黃道爲主用弧三角法算每歲赤道之經緯而郭氏岳以赤道度爲主由赤道度變黃道度其不同者一也黃赤本可相求而郭氏以弧矢割員之術求黃赤道之差與弧三角算不能密合其不同者二也背參二宿則也古今所用列宿距星不能盡一其不同者五也有此五宿易其前後其不同者四也宿近地平常有蒙氣掩映之差須攷求其度前人未見及此其不同者一也背參二宿則端宜其無一宿同當據今所測算者爲正其背參後也

今仍攷爲背前參後也

數學卷七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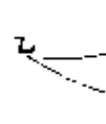
算牘

勿庵先生論算極苦觀玩之餘有得輒筆之此爲牘最云爾

正弧三角會通

弧三角以正者爲宗舉要第二卷論正弧其法散出有見於求餘角法者有見於第四卷求形法者又有見於堅堵測量璣中黍尺二書者今爲薈萃總計求角求邊凡若干正法別法附之臚列分明學者庶易會通焉

甲爲正角乙猶春分角丙爲交角乙甲猶赤道乙丙猶黃道丙甲猶距緯正弧隨處有之不止黃赤道而以黃赤爲喻諸法皆以甲乙丙爲鈐記



求丙甲邊法

半徑與乙角正弦若乙丙正弦與丙甲正弦（實得四率）

半徑與乙角正切若乙甲正弦與丙甲正切

丙角正切與半徑若乙甲正切與丙甲正弦

若欲用半徑爲首率以省除則爲半徑與丙角餘切若乙甲正切與乙丙餘弦

甲正切與乙丙正弦

半徑與丙角餘弦若乙丙正切與丙甲正切

又法丙角正割與半徑若乙丙正切與丙甲餘弦

乙甲餘弦與半徑若丙角餘切與乙丙餘弦

若欲用半徑爲首率以省除則爲半徑與乙角餘切若丙甲正切與乙甲正弦

丙餘弦與丙甲餘弦

又法半徑與乙甲餘弦若乙丙正割與丙甲正割

又法乙丙餘弦與半徑若乙甲餘弦與丙甲正割

又法乙甲正割與半徑若丙甲餘弦與乙丙餘弦

半徑與丙角餘弦若乙丙正切與丙甲正切

又法不用四率但以加減法取初數即得丙甲乙角度與乙丙邊度相併爲總弧相減爲存弧各取餘弦如法相加減（總弧過象限則兩餘弦折半爲初數不過象限則相減折半爲初數即爲丙甲正弦〇案此條錯衙次移置百條下）

求乙丙邊法

乙角正切與半徑若丙甲正切與乙甲正弦

若欲用半徑爲首率以省除則爲半徑與乙甲正切與乙丙正弦

甲正切與乙甲正弦

又法乙角正弦與乙丙餘弦若丙甲正切與乙甲正弦

又法乙丙正割與半徑若乙甲正切與乙甲正弦

半徑與乙角餘弦若乙丙正切與乙甲正切

又法乙角正割與半徑若乙丙正弦與乙甲餘弦

半徑與丙角正弦若乙丙正弦與乙甲餘弦

半徑與丙角正切若丙甲正弦與乙甲正弦

甲丙餘弦與半徑若乙丙餘弦與乙甲正弦

又法乙丙正割與半徑若丙甲正割與乙甲餘弦

又法半徑與丙甲餘弦若乙丙餘弦與乙甲正割

又法乙丙餘弦與半徑若丙甲餘弦與乙甲正割
又法半徑與乙丙正割若丙甲餘弦與乙甲正割
又法丙甲正割與半徑若乙丙正割與乙甲正割
乙角正弦與半徑若丙角餘弦與乙甲餘弦
半徑與乙角餘割若丙角餘弦與乙甲餘弦

求乙角法

乙丙正弦與半徑若丙甲正弦與乙角正弦
若欲用半徑爲首率以省除則爲半徑與乙丙餘割若丙甲正弦與乙角正弦
又法丙甲正弦與半徑若乙丙正弦與乙角餘割
又法半徑與丙甲餘割若乙丙正弦與乙角餘割
又法乙丙正弦與丙甲正弦若乙角正割與乙角正切
乙甲正弦與半徑若丙甲正切與乙角正切
若欲用半徑爲首率以省除則爲半徑與乙甲餘割若乙丙正切
甲正切與乙角正切
又法丙甲正切與半徑若乙丙正弦與乙角餘切
乙丙正切與半徑若乙甲正切與乙角餘弦
若欲用半徑爲首率以省除則爲半徑與乙丙餘切若乙甲正切與乙角正弦
甲正切與乙角正切
又法乙甲正切與半徑若乙丙正弦與乙角餘弦
又法半徑與乙甲餘弦若乙丙正弦與乙角餘弦
半徑與丙甲餘割若乙丙正弦與乙角餘割
又法乙丙正弦與丙甲正弦若乙角正割與乙角正切
乙甲正弦與半徑若丙甲正切與乙角正切
若欲用半徑爲首率以省除則爲半徑與乙甲餘割若乙丙正切
甲正切與乙角正切

已上求邊求角諸法具足有未備者求爲補之一種有數法擇用一爲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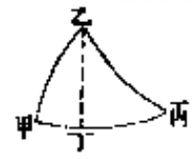
(永補)

垂弧法邊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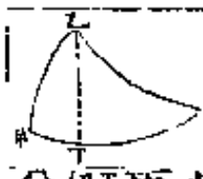
舉要第三卷論垂弧但言可求某邊某角不詳其求之之法以有正弧三角法可攷也然算以捷爲貴可省者徑省之諸形中各求捷法以趨簡易

甲正切與乙角正切
又法丙甲正切與半徑若乙甲正弦與乙角餘切
乙丙正切與半徑若乙甲正切與乙角餘弦
若欲用半徑爲首率以省除則爲半徑與乙丙餘切若乙甲正切與乙角正切

形內垂弧第一支 甲乙丙形有甲乙丙二邊求乙丙甲角及丙乙甲甲丙二邊求對邊及餘二角



作垂弧乙丁爲正角 按兩邊夾一角求對邊之垂弧欲以垂弧算之第四卷有捷法但求丁丙邊 甲丙乙角甲丙爲甲丁丙乙丁爲乙



分甲丁邊併得甲丙則乙甲可得不必求垂弧與

此當先求甲角 乙甲正弦與丙角正弦若乙丙正弦與甲角正弦若乙甲正切與丙角餘弦若乙丙正切與丁丙正切

若欲用半徑爲首率以省除則爲半徑與乙丙正割若乙角餘切與乙甲正切

甲正弦與丙角正弦

又法半徑與乙丙正割若乙角餘切與乙甲正切

乙丙正弦與半徑若乙甲正弦與乙角正弦

若欲用半徑爲首率以省除則爲半徑與乙甲正割若乙丙正弦與乙角正弦

甲正弦與丙角正弦

又法半徑與乙甲正割若乙角餘切與乙丙正切

半徑與乙丙餘弦若乙甲正弦與乙角正弦

半徑與乙甲餘弦若乙丙正弦與乙角餘弦

半徑與丙甲餘割若乙丙正弦與乙角餘割

又法乙丙正弦與丙甲正弦若乙角正割與乙角正切

乙甲正弦與半徑若丙甲正切與乙角正切

若欲用半徑爲首率以省除則爲半徑與乙甲餘割若乙丙正切與乙角正切

甲正切與乙角正切

又法丙甲正切與半徑若乙丙正弦與乙角餘切

乙丙正切與半徑若乙甲正切與乙角餘弦

若欲用半徑爲首率以省除則爲半徑與乙丙餘切若乙甲正切與乙角正弦

甲正切與乙角正切

又法乙甲正弦與半徑若乙丙正弦與丙角餘割

形內垂弧第二支 甲乙丙形有甲乙丙二邊求乙丙甲角及丙乙甲甲丙二邊求對邊及餘二角

作垂弧乙丁爲正角 按兩邊夾一角求對邊之垂弧欲以垂弧算之第四卷有捷法但求丁丙邊 甲丙乙角甲丙爲甲丁丙乙丁爲乙

分甲丁邊併得甲丙則乙甲可得不必求垂弧與

此當先求甲角 乙甲正弦與丙角正弦若乙丙正弦與甲角正弦若乙甲正切與丙角餘弦若乙丙正切與丁丙正切

若欲用半徑爲首率以省除則爲半徑與乙丙正割若乙角餘切與乙甲正切

甲正弦與丙角正弦

又法半徑與乙丙正割若乙角餘切與乙甲正切

乙丙正弦與半徑若乙甲正弦與乙角正弦

若欲用半徑爲首率以省除則爲半徑與乙甲正割若乙丙正弦與乙角正弦

甲正弦與丙角正弦

又法半徑與乙甲正割若乙角餘切與乙丙正切

半徑與乙丙餘弦若乙甲正弦與乙角正弦

半徑與乙甲餘弦若乙丙正弦與乙角餘弦

半徑與丙甲餘割若乙丙正弦與乙角餘割

又法乙丙正弦與丙甲正弦若乙角正割與乙角正切

乙甲正弦與半徑若丙甲正切與乙角正切

若欲用半徑爲首率以省除則爲半徑與乙甲餘割若乙丙正切與乙角正切

甲正切與乙角正切

又法丙甲正切與半徑若乙丙正弦與乙角餘切

乙丙正切與半徑若乙甲正切與乙角餘弦

若欲用半徑爲首率以省除則爲半徑與乙丙餘切若乙甲正切與乙角正弦

甲正切與乙角正切

又法乙甲正弦與半徑若乙丙正弦與丙角餘割

形內垂弧第三支 甲乙丙形有乙丙二邊求甲角及餘二邊

邊在兩角之間斜弧三角之難求者也若以垂弧分角次求甲角半徑與丙角正弦若乙丙餘弦與甲角正弦 原設乙角內減丁乙角餘切與乙丙正弦若乙丁正弦與乙丁正弦 甲丙邊原設乙角正弦與乙丙正弦若甲角正弦與甲丙正弦 乙甲角甲角正弦與乙丙正弦若甲角正弦與乙甲正弦 次求乙丙邊半徑與丙角正弦若乙甲正弦與乙丙正弦 次求乙丁邊半徑與乙角正切若乙丁正弦與乙丁正弦 乙丁邊半徑與乙丙餘弦若乙丁正弦與乙丙正弦 丁甲邊半徑與甲角正切若乙丁正弦與乙甲正弦 乙丙得丁乙甲分角次求甲角半徑與乙丁餘弦若乙甲正弦與乙角正弦 甲角正弦與乙丙正弦若甲角餘弦與乙甲正弦 乙丙正弦與乙甲正弦若乙丁正弦與乙丁正弦 乙甲正弦與乙丁正弦若乙丙正弦與乙丙正弦 乙丙正弦與乙丙正弦若乙丁正弦與乙丁正弦 乙丁正弦與乙丁正弦若乙甲正弦與乙甲正弦 乙甲正弦與乙甲正弦若甲角正弦與甲角正弦 甲角正弦與甲角

切與甲丁邊半徑與甲外角餘弦若乙甲正切與甲丁正切於丁丙內減甲丁得丙甲而乙角可求

形外垂弧第四支 乙甲丙形有甲銳角乙角次之甲丙邊求乙甲丙角之乙丙邊求乙甲丙角之及餘一

乙 本法先算虛形今按此亦可倣第三支先求乙戊邊與甲戊邊於乙戊內減甲戊得乙丙因以求兩角

形外垂弧第五支 乙甲丙形有丙甲二角一銳一鈍者丙甲邊在兩角之中求一角

本法作垂弧先算虛邊虛角今按兩角夾一邊求對邊之角猶之兩邊夾一角求對角之邊徑易為邊易邊為角用加減捷法可得對丙甲邊之乙角

形外垂弧第六支 乙甲丙形有乙甲二角乙銳甲鈍有丙甲邊與乙銳角相對鈍角相連

此當先求乙丙邊角比例 次求乙戊虛邊與甲丙角餘弦若乙丙正切與甲丙正切於乙戊內減甲戊得乙甲丙因以求乙丙邊

形外垂弧第七支 乙甲丙形有乙銳角甲銳角有丙甲邊與角相對銳角相對

此當先求丙甲邊餘如六支之法

垂弧又法第一支 乙甲丙形有乙丙邊在兩角間兩角並銳求餘二邊及甲角

法引丙甲至己引乙甲至戊各滿半周作戊己邊與乙丙等而已與戊並乙丙之外角成甲戊己次形依法作垂弧於次形之丙 如己 分為兩形本法求乙甲邊以己丁戊分形求到丁戊 半徑與戊角餘弦若己丁正切與戊丁正切 以己丁甲形求到甲丁 己甲角餘弦若己丁正切與己甲正切 以減半周得丙甲分形求到己甲 己丁甲角餘弦若己甲正弦與半徑若己丁正弦 以減半周得丙甲乃以己丁甲分形求到甲交角 己甲正弦與甲丙正弦若己丁正弦與甲丁正弦 按此合之成甲戊以減半周得乙甲求丙甲邊以己丁甲角餘弦若己甲正弦與半徑若己丁正弦 以減半周得丙甲乃以己丁甲分形求到甲交角 己甲正弦與甲丙正弦若己丁正弦與甲丁正弦 按此殊多曲折徑易角為邊易邊為角 易為邊以乙丙邊為角 用加減捷法求之即可求甲角

垂弧又法第二支 乙甲丙形有丙甲二邊與甲丙相對兩角相連有乙甲邊與乙丙邊在兩角間

本法引乙丙乙甲滿半周會于戊成甲戊丙 角有甲丙兩邊在兩角間 次形作垂弧於次形外以求之今按此亦可 角為邊易邊為角依加減捷法求之徑得

垂弧又法第三支 乙甲丙形有丙甲二邊乙銳甲鈍有乙甲邊與乙銳角相連

本法用甲乙戊次形算之今按此亦可用加減捷徑得丙甲

如法引甲乙丙乙俱滿半周為乙丙減半周為乙丙邊 丙角亞弦與乙甲正弦若減半周餘為己丙虛邊次己角與乙角 乙甲丙形有乙甲丙乙兩角乙銳甲鈍有乙甲邊與乙銳角相連

凡兩銳一鈍銳在圓周者用本角度鈍在交角者用外角度
凡兩銳一鈍銳在圓周者用本角度在交角者用外角度鈍
在圓周者亦用外角度

方圓冪積比例補

勿菴先生有方圓冪積一卷凡方圓周徑面體比例詳矣愚思之尙有方分圓分比例一法從來算家只言冪積不言圓分而范蜀公論律云古者以竹爲律竹形本圓今以方分置算此律非是算法圓分謂之徑圓方分謂之斜今圓分而以方法算之此算數非是圓分立圓有立圓分得用圓分置算亦有至理平圓有平圓分得其方分圓分之比例則有大小不等之渾圓欲得倍數之差但借立方算之其得數甚眞亦甚捷故爲補此一法

先論圓分

算家命平方如棋局之冪者謂之冪含計之謂之積夫有平冪亦當有平圓分合衆小圓之分亦可謂平員之積出而至於立員亦可謂立員分立員積矣夫所謂員分者非指句股容員虛其四隅也非若方體圓體中容得幾個圓球間尙有空隙也大小相容全無隙罅但有圓之數而無圓之形是所謂員分員積也

平方平員

方徑一十　冪積一百
員徑一十　冪積七十八又五三九八一六
員積一百

方員有相應之理方員同徑員者則其四角故冪員七十八有奇若員中復容員必與同徑之方等積大員與小員

猶之大方與小方也此爲渾員立方比例之根

立方立員

立方面冪六百　立方一千
立員面冪三百一十四又一五九二六五　立員積五百二十三又五九八七七五
立員面員分六百　立員員分積一千

立員即渾員渾圓面冪與員徑上平冪若四與一故四倍平員面冪七八五三九八一六而得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立方有六面則有六百與渾員面冪若六與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而渾員面上之員分則又與立方面冪等

立方徑一十　立方積一千
立員徑一十　立員積五百二十三又五九八七七五
立員員分積一千

立方立員同徑又刳去立方之八角則其積之比例若六與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故立方積一立員積五二三五九八七七五猶之立方面冪六而立員面冪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也積與冪既同比例矣則立員得立方積等猶之立員面員分與立方面冪等也然則平冪立方可算立員而面冪體積方與方員與員其數皆等借立方大小員球之差數堵矣

借立方算立員

立方徑自乘又以徑乘之得積　立員亦徑自乘又以徑乘之得積

求大小員差幾倍數

大小員各算得積以積相較得差數若干倍

假如

今有大員徑三十六小員徑六徑之差六倍實體差若干倍

答曰大員比小員差二百一十六倍

法以大員徑自乘再乘得積四萬六千六百五十六員徑自乘再乘得積二百一十六其差亦二百一十六倍

又法以兩徑差倍數自乘又以倍數乘之所得亦同

今有大員徑一十五萬小員徑八千徑之差十九倍弱實體差若干倍

答曰大員比小員差六十五百九十倍奇

法以十五萬自乘再乘大數三三七五以八千自乘再乘小數五一二大數爲實小數爲法除實得六千五百九十倍奇亦相近

今有大員徑十五萬小員徑二萬八千二百七十四徑之差五倍有奇實體差若干倍

答曰大員比小員差一百四十九倍奇

法以小員自乘再乘得二二六〇二七七五爲小數大員大數如前以大數爲實小數爲法除實得一百四十九幾盡故差一百四十九倍有奇

此日與地實體約略差數也利西泰云日大於地一百六十五萬里

今有大員徑二萬八千二百七十四小員徑八千徑之差三倍半有奇實體差若干倍

答曰大員比小員積五二三五九八七七五爲小員積五一二六〇二七七五爲大員積以積相較得差數若干倍

假如

今有大員徑三十六小員徑六徑之差六倍實體差若干倍

答曰大員比小員差二百一十六倍

法以大員徑自乘再乘得積四萬六千六百五十六員徑自乘再乘得積二百一十六其差亦二百一十六倍

又法以兩徑差倍數自乘又以倍數乘之所得亦同

今有大員徑一十五萬小員徑八千徑之差十九倍弱實體差若干倍

此地與月實體約略差數也利西泰云地大于月三十八倍奇蓋利算月徑不啻八千里

右法算渾圓大小相較之差徑提如此是亦少廣之一法不可缺也西人言日大于地五倍有奇又云一百六十五倍有奇兩數甚相懸今爲補此一法則日大于地實體與圓徑迥殊不足詫異矣

授時弧矢割員論

勿庵先生員容方直簡法附授時歷弧矢割員圖又附求黃赤內外度及黃赤道差法論之云割員之算始于魏劉徽至劉宋祖沖之父子尤精其術唐宋以算學設科古書猶未盡亡邢臺茲有所本又云郭法用員容方直起算冬至西法用三角起算春分郭用三乘方以先得矢西用八綫故先得弦又西學用角而郭只用弧西兼用割切而郭只用弦種種各別而不害其同有所以同者在耳目夫數者所以合理也歷者所以順天也法有可采何論中西理所當明何分新舊在善學者知其所以異又知其所以同去中西之見以平心觀理則弧三角之詳明郭圖之備括皆足以資探索而啓深思務集衆長以觀其會通毋拘名相而取其精粹

永按圓者徑一圍三古人之恒言算家之疏率精於算者豈其未密因以割員之術劉祖二家各有其率蓋欲細求周徑橫之線以爲測天之用也而算家相承仍用麤疎之數以究平員之理未嘗剖之爲度析之爲分一一紀其縱矢之法或欲以曲求直則用三乘方法求矢或欲以直求曲則因矢以求半背弦差夫弧背爲曲線矢弦相通之率不相通而强求之其所求得之數必非真數也嘗讀唐荆川先生弧矢論攷其求背弦差之法所得者猶是徑一圍三之半周又攷邢氏律歷攷衍三乘方求矢法迂曲煩難究其所得仍是圍三徑一耳此繇八線表未傳不得不如此立算其得數之非真雖前人亦未嘗覺也郭太史之求黃赤內外度也先用帶從三乘方求各度矢則得矢不真矣其既得黃赤內外半弧弦也又以矢度求半背弦差以加減半弦得內外半弧背則弧度亦非真矣其求黃赤差法以黃道矢求半背弦差減黃道度得赤道半弧弦得不真矣其既得赤道半弧弦也又求半弧弦得赤道則赤道度亦非真矣夫表端者景正源深者流

清徑一圍三其求先失而欲數之不謬也得乎八綫之法至矣剖析大員細至分秒無非真數以此測天綫毫莫能遁勿庵先生與郭法相提而論謂種種各別不害其同有所以同者在愚割郭圓之弦矢猶八綫之弦矢也其句股皆八綫所有之句股也究之郭法西法終莫能同有所以不同者在耳目夫理有貞亦有似使其似是而未真則與真者相提而論雖欲比而同之不可得矣先生於郭法各添註求黃道矢與弦則註云原法如此今省去如此前見求內外半弧背及赤道則註云本法如此原法如此前見今省去存其本法而不論其法之是與非豈不欲苛求古人與原法所有而今有豈敢覺其法之未善與愚豈敢苛論古人哉亦謂理數精微不能兩是則寧割愛於古人耳

授時平立定三差辨

勿庵先生云授時歷於日躔盈縮月離遲疾並云以算術垛積一作招差立算而今所傳九章諸書無此術也豈古有而今逸耶載攷歷草並以盈縮日數離爲六段並以段日除其限之積度得數乃相減爲一差一差又相減爲二差則其數齊同乃緣此以生定差及平差立差六因之以爲每日平縮初日最大之差也於是以平差立定差矣若其布立成法則直以立差及平差立差之差此兩法者若不相蒙而其術巧會從未有能言其故者余因李世德孝廉之疑而試爲思之其中原委亦自歷然爰命孫輩成衍爲垛積之圖得書一卷

攷盈縮之度所以造立成之根本也據垛積立招差則是古算術中原有其法而今採用之然不可攷矣愚因李問爲之衍算頗覺其用法之巧焉

永按郭太史時八綫表未傳中土以三差法求七政盈縮固巧矣愚竊以其數之不真凡圓體參差藏爲數段前後相較其畸零之數無時而甚今以段日除積度相較至再而即齊同無是理也凡相差之尾數前後雖密必不均用時有收有棄未有能截然齊一者今恒六因立差以爲每日平立合差之差則其差有當尾數不變如太陽盈縮初末限平立合差之尾數恒爲二四六八〇其較以二則盈縮加分盈縮積度之尾數皆有定率於太陽如此其他可知平圓中亦必無此差率也以至圓之體而欲以平方立方之差求之圓鑿方枘豈能相入哉或曰郭氏於七政各分段目測之其數蓋得之積候未可謂其無據也曰凡以儀器測天雖極精密亦及度分而止必不能得其秒微各段相較至二差而齊同皆秒微之數則其積度畸零之小數必有遷就於其間者矣觀太陰遲疾立成其損益積度至於五度四二九三有奇較西法加減均數爲贏而又不知有二三均加減則其逐日測到之度豈盡與天密合哉平員中自然之差數八綫表盡之矣使平立定三差之法果符天運則八綫亦可不立既有八線之精算爲一切測圓之準繩則此外更無歧途捌徑亦無取乎三差之巧矣於古人之法深究其根存而不用可也

國朝秝示之學惟宣城梅氏實能融貫中西而用其所長江氏生當其後著書翼梅意在與梅爭勝參稽古測專明西法按西人舊率太陽最卑行每年四十五秒南懷仁何十六秒江氏冬至權度考改爲一分三秒爾時後編未出而與鳴西尼新率不謀而合然其言曰今法一年行一分一秒十微如此率未的約加二秒則是臆度之數非實有所見也劉家孝武帝大明五年冬至大衍以下六秒皆先天江氏據祖沖之所測壬戌丁未二日景推得兩心差四〇三五二定冬至乙酉日子正後十六刻有奇確符史志以爲兩心差古大今小之證今卽丁未日景依法求兩小輪半徑併僅三三五一七適與相反江氏取其合者著之而不合者則隱而不言已失實事求是之意至其加減時差於壬戌則減七分二十九秒丁未則加二分三十五秒既非升度差又非均數蓋是又以意增損矣蓋西人優於測算絀於攷古江氏欲上考以補苴闕而必強通所不可通至并左傳雨冬至而深詆之宜爲錢竹汀氏所譏要其於西法用意甚勤而於梅氏之書亦時有啟發固非經生家空談秝理者所可比也原本轉寫錯亂第五六卷七政諸圖尤甚爲詳審訂正付之梓歲在鶉火景長日錫之甫識於管窺室

婺源江永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正弧三角疏義

目錄 分支列目隨其所欲求者因目以檢後題

第一支

有正角有餘角有對正角之邊而求兩邊一角（角乙爲餘角丙爲交角乙丙爲對正角之邊丙甲爲對餘角之邊乙甲爲對交角之邊）

求對餘角之邊第一題

求對交角之邊第二題

求交角第三題

第二支

有正角有餘角有對餘角之邊而求兩邊一角

求對正角之邊第四題

求對交角之邊第五題

求交角第六題

第三支

有正角有交角有對正角之邊而求兩邊一角

求對交角之邊第七題

求對餘角之邊第八題

求餘角第九題

第四支

有正角有交角有對交角之邊而求兩邊一角

求對正角之邊第十題

求對餘角之邊第十一題

求餘角第十二題

第五支

有正角有角旁相連之兩邊而求一邊兩角

求對正角之邊第十三題

求餘角第十四題

求交角第十五題

第六支

有正角餘角夾一邊而求兩邊一角

求對正角之邊第十六題

求對餘角之邊第十七題

求交角第十八題

第七支

有正角交角夾一邊而求兩邊一角

求對正角之邊第十九題

求對交角之邊第二十題

求餘角第二十一題

第八支

有正角有對正角交角之邊而求一邊兩角

求對餘角之邊第二十二題

求交角第二十三題

求餘角第二十四題

第九支

有正角有對正角餘角之邊而求一邊兩角

求對交角之邊第二十五題

求餘角第二十六題

求交角第二十七題

第十支

有三角求三邊

求對正角之邊第二十八題

求對餘角之邊第二十九題

求對交角之邊第三十題

已上正法已具

第十一支

不用正角以餘角交角二邊相對相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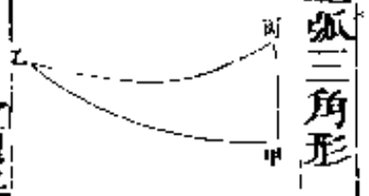
餘角交角偕對餘角之邊求對交角之邊第三十一題

交角餘角偕對交角之邊求對餘角之邊第三十二題

對餘角交角之邊偕餘角求交角第三十三題

對交角餘角之邊偕交角求餘角第三十四題

正弧三角形



甲爲正角　乙爲餘角　丙爲交角
圓內全形圖及解義詳後

分題準法

第一支 有正角有餘角有對正角之邊而求兩邊一角

第一題

有甲角有乙角有對甲角乙丙邊求對乙角丙甲邊

法曰半徑（即甲角弧弦後倣此）與乙角正弦若乙丙正弦與丙甲邊（凡首率者爲一率言與者爲二率言若者爲三率後言與之所求者爲四率凡數以二率二率相乘爲實以一率爲法除而得第四率爲所求之數凡二率可易爲三率三率可易爲二率凡半徑爲全數在首率者則屬位可省除在中間者亦可省後倣此）

第二支 有正角有餘角有對餘角之邊而求兩邊一角

第二題

有甲角有乙角有對甲角乙丙邊求對丙角乙甲邊

法曰半徑與乙角餘弦若乙丙正切與乙甲正切

第三題

有甲角有乙角有對甲角乙丙邊求丙角

法曰半徑與乙角正切若乙丙餘弦與丙角餘切

第三支 有正角有餘角有對餘角之邊而求兩邊一角

第四題

有甲角有乙角有對乙角丙甲邊求對甲角乙丙邊

法曰乙角正弦與半徑若丙甲正弦與乙丙正弦

若欲用半徑爲首率以省除則爲半徑與乙角餘割若丙甲正切與乙丙正切

第四支 有正角有餘角有對餘角之邊而求兩邊一角（易乙丙爲乙甲）

第五題

有甲角有乙角有對乙角丙甲邊求對丙角乙甲邊

法曰乙角正切與半徑若丙甲正切與乙甲正弦

若欲用半徑爲首率以省除則爲半徑與乙角餘切若丙甲正切與乙甲正弦

第五支 有正角有餘角有對餘角之邊而求一邊兩角（易乙甲爲乙丙首率易半徑則次率

第六題

有甲角有乙角有對乙角丙甲邊求丙甲邊

法曰乙角正弦與半徑若丙甲正弦與乙丙正弦

若欲用半徑爲首率以省除則爲半徑與乙角餘割若丙甲正切與乙丙正切

第六支 有正角餘角夾一邊而求兩邊一角

第七題

有甲角有乙角有對乙角丙甲邊求丙甲邊

法曰乙角正切與半徑若丙甲正切與乙丙正切

若欲用半徑爲首率以省除則爲半徑與乙角餘割若丙甲正切與乙丙正切

第七支 有正角夾角求兩邊一角

第八題

有甲角有丙角有對甲角乙丙邊求丙甲邊

法曰丙角正弦與半徑若乙丙正弦與乙甲正弦

若欲用半徑爲首率以省除則爲半徑與丙角餘割若乙丙正弦與乙甲正弦

第八支 有正角有對正角交角之邊而求一邊兩角

第九題

有甲角有丙角有對甲角乙丙邊求乙角

法曰乙丙餘弦與半徑若丙角餘切與乙角正切

第九支 有正角有交角有對交角之邊而求兩邊一角（易乙丙爲乙甲）

第十題

有甲角有丙角有對甲角乙丙邊求對丙角乙甲邊

法曰半徑與乙角正弦若乙丙正弦與乙甲正弦

若欲用半徑爲首率以省除則爲半徑與乙角正割若乙丙正切與乙甲正切

第十支 有正角交角求一邊

第十一題

有甲角有丙角有對丙角乙甲邊求乙角

法曰乙甲正弦與半徑若乙丙正弦與乙角正弦

若欲用半徑爲首率以省除則爲半徑與乙角正割若乙甲正切與乙丙正切

第十一支 有正角有對正角交角之邊而求一邊兩角

第十二題

有甲角有丙角有對丙角乙甲邊求乙角

法曰乙甲正弦與半徑若丙甲正弦與乙丙正弦

若欲用半徑爲首率以省除則爲半徑與丙角正割若乙甲正切與乙丙正切

第十二支 有正角有對正角交角之邊而求一邊兩角（易乙甲爲乙丙首率易半徑則次率

第十三題

有甲角有乙甲邊丙甲邊求對甲角乙丙邊

法曰半徑與丙角正切若丙甲正弦與乙甲正切

第十三支 有正角有對正角交角之邊而求一邊兩角

第十四題

有甲角有乙角有對乙角丙甲邊求丙角

法曰半徑與丙角正弦若丙甲餘弦與乙丙餘弦

第十四支 有正角有對正角交角之邊而求一邊兩角

第二十二題

有甲角有乙丙邊乙甲邊求丙甲邊

法曰乙甲餘弦與半徑若乙丙餘弦與丙甲餘弦若欲用半徑爲首率以省除則爲半徑與乙丙餘弦與丙甲餘弦

第二十三題

有甲角有乙丙邊乙甲邊求丙角

法曰乙丙正弦與半徑若乙甲正弦與丙角正弦若欲用半徑爲首率以省除則爲半徑與乙丙餘割若乙甲正弦與丙角正弦

第二十四題

有甲角有乙丙邊乙甲邊求乙角

法曰乙丙正切與半徑若乙甲正切與乙角餘弦若欲用半徑爲首率以省除則爲半徑與乙丙餘切若乙甲正切與乙角餘弦

第二十五題

有甲角有乙丙邊丙甲邊求乙甲邊

法曰丙甲餘弦與半徑若乙丙餘弦與乙甲餘弦若欲用半徑爲首率以省除則爲半徑與乙丙餘割若丙甲餘弦與乙甲餘弦

第二十六題

有甲角有乙丙邊丙甲邊求乙角

法曰乙丙正弦與半徑若丙甲正弦與乙角正弦若欲用半徑爲首率以省除則爲半徑與乙丙餘割若丙甲正弦與乙角正弦

第二十七題

有甲角有乙丙邊丙甲邊求丙角

法曰乙丙正切與半徑若丙甲正切與丙角餘弦若欲用半徑爲首率以省除則爲半徑與乙丙餘切若丙甲正切與丙角餘弦

第二十八題

有甲角有乙甲丙甲邊求乙角

法曰乙甲正弦與丙角正弦若乙丙正弦與甲角正弦

已上皆有甲角半徑者正法已具其不用甲角者別爲一支四題如左

第二十九題

有甲角乙角丙角求丙甲邊

法曰乙角正切與半徑若丙角餘弦與乙甲餘弦若欲用半徑爲首率以省除則爲半徑與乙甲正割若丙角餘弦與乙甲餘弦

第三十題

有甲角乙角丙角求乙甲邊

法曰乙角正弦與半徑若丙角餘弦與乙甲餘弦若欲用半徑爲首率以省除則爲半徑與乙甲正割若乙角正弦與乙甲餘弦

第三十一題

有乙角丙角丙甲邊求乙甲邊

法曰乙角正弦與半徑若丙甲正弦與乙角正弦若丙角正弦與乙甲正弦

第三十二題

有丙角乙角乙甲邊求丙甲邊

法曰丙角正弦與半徑若乙甲正弦與乙角正弦若欲用半徑爲首率以省除則爲半徑與乙角正弦若乙甲正弦與丙甲正弦

第三十三題

有乙角有丙甲乙甲邊求丙角

法曰丙甲正弦與乙角正弦若乙甲正弦與丙角正弦

第三十四題

有丙角有乙甲丙甲邊求乙角

法曰乙甲正弦與半徑若丙甲正切與丙角餘弦若欲用半徑爲首率以省除則爲半徑與乙甲餘切若丙甲正切與乙角餘弦

第三十五題

有乙角有丙甲乙甲邊求丙甲邊

法曰乙角正弦與半徑若乙甲正切與丙甲餘弦若欲用半徑爲首率以省除則爲半徑與乙甲餘切若乙角正弦與丙甲餘弦

第三十六題

有丙角有乙甲丙甲邊求乙甲邊

法曰丙角正弦與半徑若丙甲正切與乙甲餘弦若欲用半徑爲首率以省除則爲半徑與丙甲餘切若丙角正弦與乙甲餘弦

第三十七題

有乙角丙角丙甲邊求乙甲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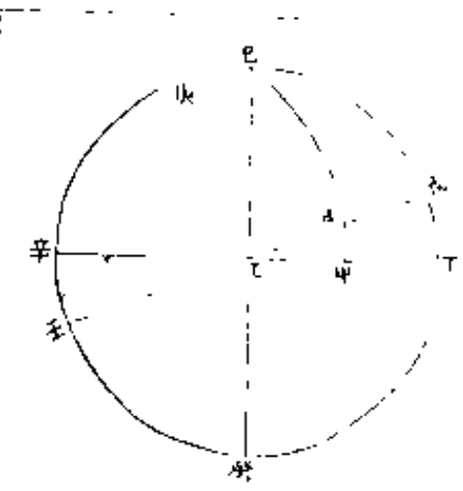
法曰乙角正弦與半徑若丙甲正弦與乙甲正弦若丙角正弦與乙甲正弦

第三十八題

有乙角有丙甲乙甲邊求丙角

法曰丙甲正弦與乙角正弦若乙甲正弦與丙角正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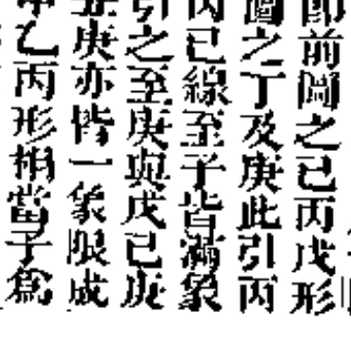
平面正弧三角隅



天上隨處皆可作弧三角此姑以黃赤道圖之已辛癸丁四爲極至交圈已爲北極辛乙丁爲赤道庚爲黃極壬乙戊爲黃道壬爲冬至乙爲春秋分戊爲夏至丙者設太陽所在已丙甲者從北極出線過太陽抵赤道爲過極圈之二象限（九十度）乙丙者太陽行過春分之經度乙甲赤道同升度丙甲距緯度戊丁者乙角之度也（已角度皆在九十度故戊丁爲乙角度此角度爲黃赤道距緯古今不同古時不止二十三度半今時不及二十三度半今算之百也）庚已者黃極距北極之度亦與戊丁同度也甲爲正角（即直角）其正弦滿半徑故即以半徑爲甲角此甲乙丙形即前圈之灣曲形因側視故黃赤道成直線稍轉即成灣曲矣此圈又有次形丙戊者黃道乙丙之餘弧甲丁者乙甲赤道之餘弧已丙者丙甲距緯之餘弧已戊者乙角丁戊之餘弧而甲丁弧又爲已角之度是次形又有已戊丙之三角形戊爲正角同甲角丙爲交角同丙角已爲餘角似乙角也本形有不能以正弧比例者則以次形易之而別法生焉

正弧形弧角相易又次形

甲乙丙正弧三角形既易爲已丙戊次形又易爲已庚子圈之已丙戊形即前圈之已丙戊形丁與庚亦前圈之丁及庚此引丙戊線至丑引丙已線至子皆滿象限作丑子弧引之至庚與戊已庚弧會則戊庚丑庚亦皆一象限減已子庚形與甲乙丙形相當子爲正角同甲角已爲交角似丙角庚



（戊丑即乙丙而戊丑即庚角之弧）

爲餘角似乙角也　乙甲邊易爲已角（乙甲之餘爲庚丁即已角之弧）是又

次形之兩角即元形之兩邊也乙角易爲己庚邊（前設乙角與丁戊爲黃丑與子黃赤極距度則己庚者黃極距度故二邊相等）丙角易爲子庚邊（兩交角之弧丑子與其倣弧爲子庚）是次次形之兩邊即元形之一角而子己即丙甲子角即甲角於是次形有不能比例者易爲次次形而別法又生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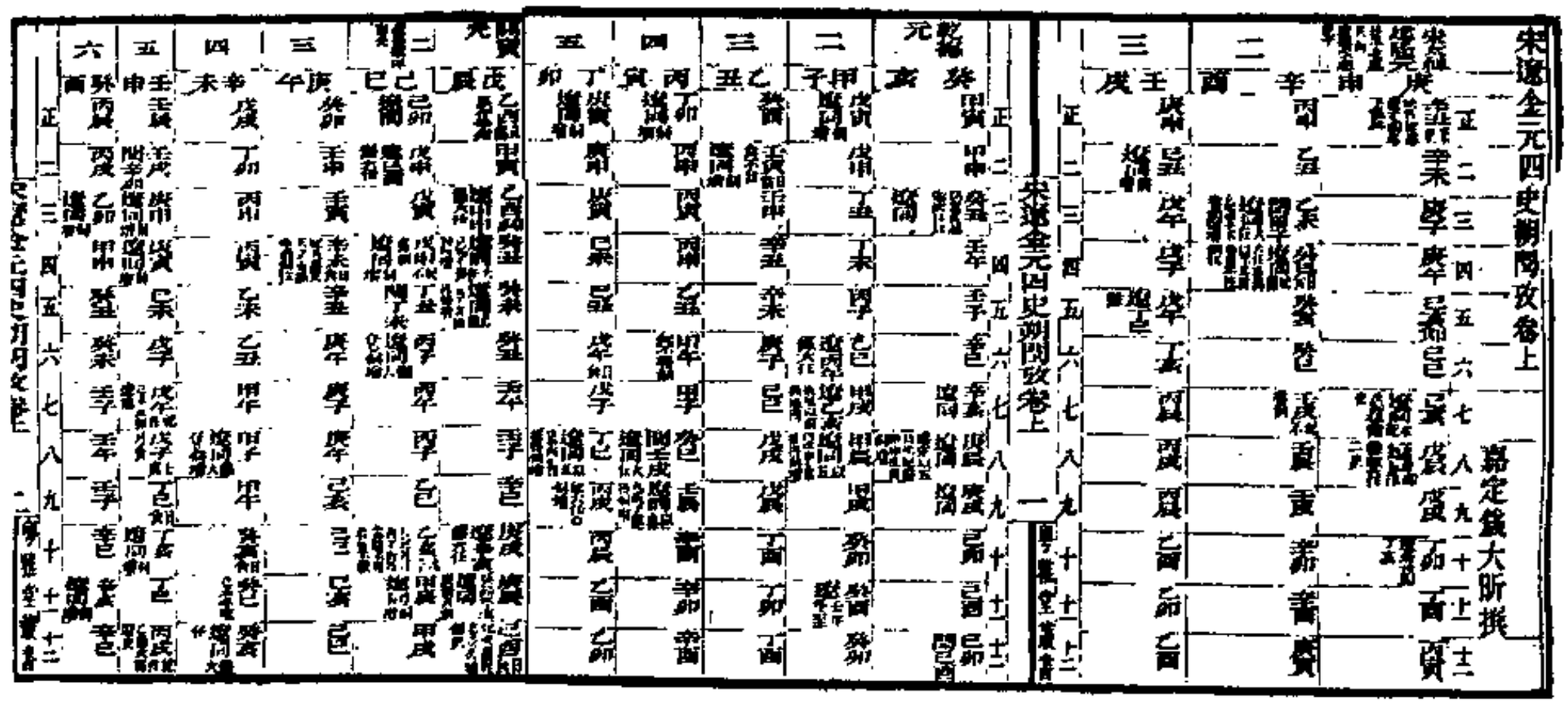
宋遼金元四史朔閏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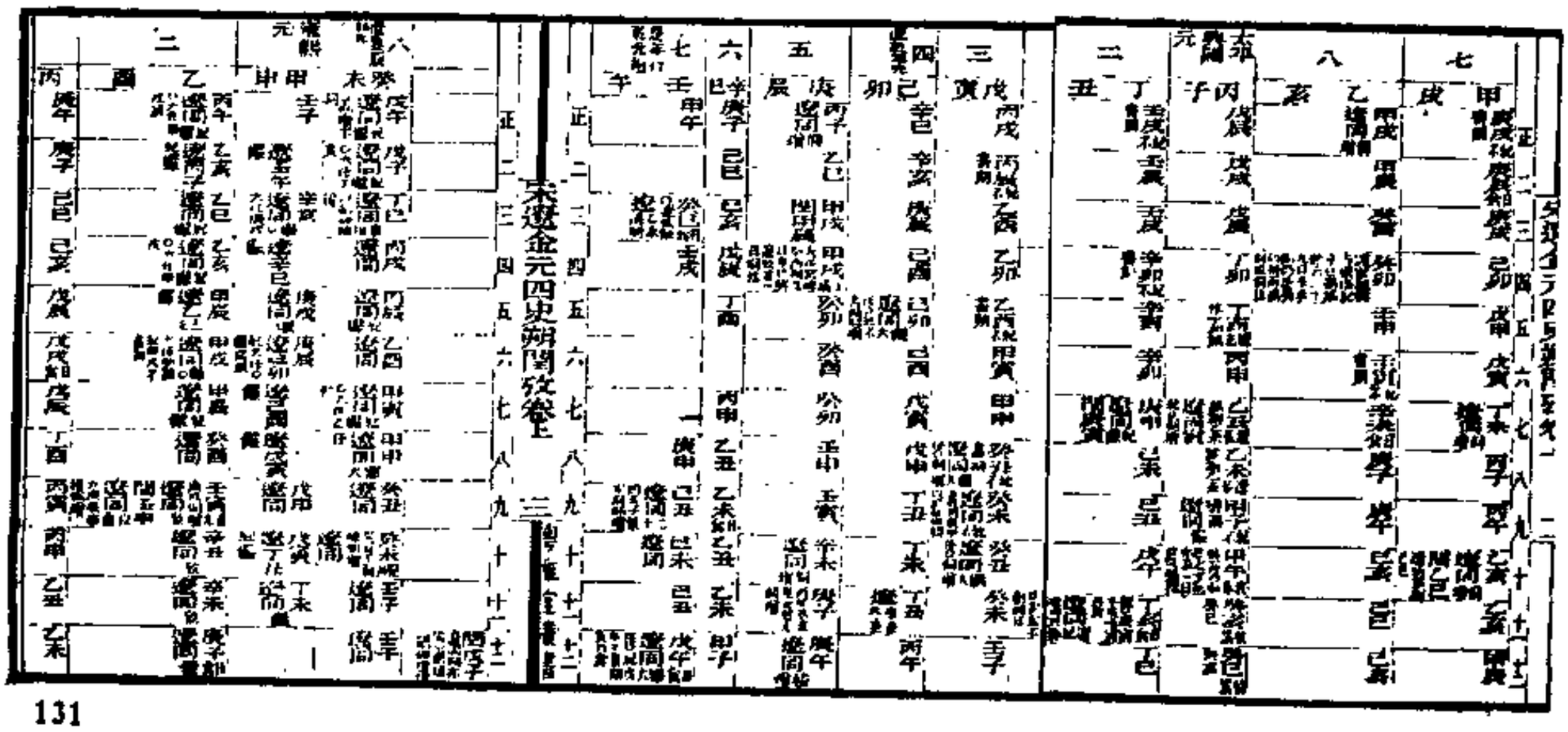
錢大昕撰

宋遼金元四史朔閏攷序

宋時憲術十八改遼再改金三改元亦三改所以邁朔旦閏彼此互異也遼時與梁唐晉漢周宋各自爲術而遼之耶律儼陳大任雖同用祖冲之大明術又時有牴牾故元修遼史天文志有閏考朔考以著歧與然遵制國人創作不得傳於鄰境無籍可徵儼與大任不同之所以然其詳不可考當時就實後所進之大明術以著二考而已錢竹汀先生邃于史學精於推步倣遼史二考之例著四史朔閏考未成元和李君尚之爲之增補錢考據同人又博搜舊籍及碑版文字以續成之並推至至元以後之閏朔及明而止然竹汀先生因四朝時憲甲子不殊朔閏互異而作此考若至元十四年滅宋之後無所謂互異者矣且是時用郭守敬授時術朔閏不改何考之有尚之同人二君未達此意耳今剞至元十四年以後之朔閏至宋德祐二年而止付之梓人以廣其傳

嘉慶二十五年阮福刊於廣東節署





宋遼金元四史朔閏攷訛

之正史暨稗官野史詩以金石各刻并名人詩文集攷四史朔閏攷將及成書適值館舍弟子李倫之先生稿於時人之學假鈔後時爲增補其得五十八條去年夏泉使李許齋先生屬泰君照實校刊照實轉屬予李弟同人將正雜訛史複加編次乃博借載籍參互考訂盡家中所有書及近處親知儲嫩復札托青浦王公子蓉溪將其尊人司寇公所遺羣書金石中之有關於四朝者凡書數百種金石二千通繙閱數旬得其七八同

宋遼金元四史朔閏攷訛

人性穎悟精於考核往往一隅反三如僞齊劉豫用金正朔其朔可考金必相同又各帝之生日聖節金之射柳及擊毬并御常武殿臨幸東宮元之延試皆有一定日期紀志雖書干支逆推即可以知月朔其餘則以此書之記甲子證以他書之記朏望而朔明計所塌者一千三百十六條同人卒後東垣補增及以前後朔推得者又一百二十六條而是書已燦然大備突憶同人未病之時日夕檢閱推算幾忘寢食卒因此感受寒邪成疾最篤前人事已不省猶喃喃道甲子不去口鄂實哭同人詩有云絕筆足酬猶子願即謂此也今書將梓成而已不及見拈豪之餘淚垂如雨梟使與同人訂車笠忘年交聞之當亦潸然也尚之名銳元和縣學生鄂實名鑒上舍生同邑人同人名侗庚午科舉人書館議敘即還知縣井識之嘉慶丙子二月十三日猶子東垣謹跋

宋遼金元四史朔閏攷訛

宋遼金元四史朔閏攷二卷亦錢竹汀先生撰按江鄭堂漢學師承記梅先生在京師與長洲褚寅亮孟楸吳明講明九章算學及歐羅巴測量諸法時禮部尚書大興何翰如久領欽天監事精於推步時來內閣與先生論宇氏薛氏梅氏及西人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諸家之術翰如遜謝以爲不及云云又阮文達四朝儒林傳稿梅先生於中西兩法剖析無遺用以觀史臣太初三統四分中至大衍下推授時朔望薄蝕凌犯進退換摘無遺漢三統術爲十餘家之權輿訛文奧義無能正之者先生衍之補班志以闕劉歆之說裁志文之訛二千年已絕之學昭然若發蒙又謂尚書緯四游升降之說即西法日躔最高卑之說宋楊忠輔統天術以距差乘躔差減氣汎積爲定積梅文鼎謂郭守敬加減歲餘法出於此但統天求汎積必先減氣差十九日有奇與郭又異文鼎不能言先生推之曰凡步氣朔必以甲子日起算今統天上元冬至乃戊子日不值甲子依授時法當加氣應二十四日有奇乃得從甲子起今減去氣差是以上元冬至後甲子日起算也既如

此當減氣應三十五日有奇今減十九日有奇者去歲差之數不算也求天正經朔又減閏差者經朔當從合朔起算今推得統天上元冬至後第一朔乃乙丑戊初二刻弱故必減閏差而後以朔實除之即校時之朔應也云云則爲史朔閏均所究心焉以宋遼金元四朝南北互異特撰是書未完其門人李尚之姪錢同人增補之者故漢學師承記　國朝儒林傳稿紀先生著述均缺焉阮公子賜卿曾刻於粵東節署今流閒漸罕特重付梓人咸豐壬子小除夕南海伍崇曜謹跋

春秋朔閏異同

羅士琳撰

序略

蒙旣采黃帝已來六秝益之以三統成七術以推演春秋朔閏歷三閏月甫蔵事慮其義例未明因序略曰晉書律秝志謂漢末宋仲子集七秝以考春秋微波榭所采杜氏長秝謂漢末宋仲子集十秝以考春秋宋氏之書久亡七與十未審孰是晉書律秝志有黃帝顓頊夏殷周魯三統乾象泰始乾度十秝之目朕自黃帝六秝下唯三統乾象爲漢術宋氏漢末人得見固已若泰始乃晉武帝泰始元年因魯之景初術改名乾度則又咸甯中善算者李修卜顯依論體爲術尤後于泰始宋氏安能豫用其術參以姜岌稱今所傳七秝皆未必是時王之術誠以七家之秝考古今交會信無其驗也是仲子所集者自非十秝俞顯朕可見孔刻長秝作十秝盖杜氏長秝說有云又并考古今十秝以驗春秋與宋氏云云文意略同牽連致誤有由來矣當從晉志爲是七秝不可詳以意度之六秝而外三統先乾象百餘年似無舍三統而取乾象之理長秝未劉于世釋例曰閏月無中而北斗衰指兩辰之閒所以異于他月積此以相逼四時八節無違乃得成歲及校其所置閏則又不朕如文元年閏在三月下文二年閏在二月下前後相隔猶不及一秝僖十二年閏在二月下僖十七年閏在十二月下前後相隔幾七十餘月近則頻年置閏旣失之太過遠或距及四五年復失之不及尤可議者因襄二十七年傳有辰在申之文二十八年經書春無冰遂于二十七年十一月下頓置兩閏夫三歲一閏五歲再閏聖賢瞭皆知當時史官經失職恐未必荒繆若是征南嘗謂自古以來諸論春秋者多違繆無異度已之跡而削他人足若征南徒以遷就求合有乖秝數是又無異度他人跡而削已之足也正義曲爲之解不無阿私習聞吾鄉陳泗源先生譔春秋長秝十卷爲補杜氏而作惜未得見錫山顧震滄先生譔春秋朔閏表二卷云夏正承顓頊後實爲秝法之宗殷周雖改正朔其大濂必不能變朕細按之姚所用者非顓頊術實殷術也且欲坿會漢太初元年爲丙子竝繆指魯隱公元年爲戊午開卷便錯他可知矣愚觀其表凡杜氏乖繆無不尤而效之且加甚焉試一舉之杜氏頻年有閏如文元年在三月下文二年在二月下文二年俱在十二月下姚則效之于僖三年四年俱置閏在十二月下更甚者于僖二十二年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俱置閏在十二月下文二年在二月下文二年在三月下文二年在四月下文二年疊置在十一月下姚則效之于文元年旣置在三月下文二年十二月下更甚者于僖二十二年疊置在十一月下文二年在二月下文二年在三月下文二年在四月下文二年在五月下文二年在六月下文二年在七月下文二年在八月下文二年在九月下文二年在十月下文二年在十一月下文二年在十二月下文二年在正

日必無之事春秋避同日者如僖十六年經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囚自有例在再書者如桓十二年經冬十有一月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是亦有例在此可知葬鄭穆公上必有落句也又如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一事兩日傳謂再赴公羊謂爲以二日卒之恆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穀梁謂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之似俱未得其解此尤一大疑獄也甲戌距己丑十五日疑已丑上甲戌下之間尚書他事不知何時逸去耳其同日異事如襄十四年經四月己未衛侯出奔齊傳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傳于此下亦有公出奔齊之文同經）昭元年經六月丁巳鄭子華卒傳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姑勿深考或一事異月如莊八年經十有一月壬戌齊無知弒其君諸兒傳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昭十三年經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傳夏五月癸亥王縊于羊尹申亥氏二十年經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傳八月壬戌鄭伯以齊人翰王禮也丙戌在庚午之後十六日辛卯前五日七月有庚午九月有辛卯則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傳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翰王禮也丙戌在庚午之後十六日辛卯前五日七月有庚午九月有辛卯則八月不得有丙戌隱十年經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傳八月壬戌鄭伯圍戴九月戊寅鄭伯入宋戊寅在壬戌後十六日壬午前四日八月有壬戌十月有壬午則九月不得有戊寅此統三月言也如成十七年經九月辛丑用郊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脤公羊作蜄穀梁作蜃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傳十月庚午圍鄭是年傳于十二月下有閏月乙卯晦汲冢瑣語文則前此無閏益明壬申在庚午後二日辛丑在壬申前三十一日在庚午前二十九日九月有辛丑在丁巳前十六日更盛一周爲七十六日十月有庚午在丁巳前

經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邱傳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邱齊成故也二十七年經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傳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昭八年經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傳冬十一月壬午滅陳或一事同月而異日如僖二十八年經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傳五月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昭八年經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傳夏四月辛亥哀公縊或一事月日並異如文二年經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傳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襄十九年經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傳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二十八年經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傳十一月癸巳天王崩有丁巳戊午而辛巳在戊午後四十三日不應與戊午同月此合兩月言也如隱八年經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傳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翰王禮也丙戌在庚午後十六日辛卯前五日七月有庚午九月有辛卯則八月不得有丙戌隱十年經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傳八月壬戌鄭伯圍戴九月戊寅鄭伯入宋戊寅在壬戌後十六日壬午前四日八月有壬戌十月有壬午則九月不得有戊寅此統三月言也如成十七年經九月辛丑用郊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脤公羊作蜄穀梁作蜃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傳十月庚午圍鄭是年傳于十二月下有閏月乙卯晦汲冢瑣語文則前此無閏益明壬申在庚午後二日辛丑在壬申前三十一日在庚午前二十九日九月有辛丑在丁巳前十六日更盛一周爲七十六日十月有庚午在丁巳前

熊居乙卯次日即丙辰丙辰在癸亥前不得又有乙卯丙辰在後（經傳四月弒其君且一爲弒于羊尹申亥氏一爲弒于乾谿亦復互異此就同月言也如襄二十八年傳十一月乙亥晉人遷莊公殯于大寢癸巳在乙亥後二月乙亥朔晉人遷莊公殯于大寢癸巳在乙亥後十八日十一月有乙亥癸巳十二月不應乙亥朔（經傳十二月甲寅天王崩昭元年傳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十二月甲辰朔烝于溫己酉在甲辰前五十五日十一月有己酉十二月不應甲辰朔定十五年經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辛巳葬定姒戊午爲丁巳之次日丁巳在庚辰後三十七日八月庚辰朔九月應有丁巳戊午而辛巳在戊午後四十三日不應與戊午同月此合兩月言也如隱八年經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傳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翰王禮也丙戌在庚午後十六日辛卯前五日七月有庚午九月有辛卯則八月不得有丙戌隱十年經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傳八月壬戌鄭伯圍戴九月戊寅鄭伯入宋戊寅在壬戌後十六日壬午前四日八月有壬戌十月有壬午則九月不得有戊寅此統三月言也如成十七年經九月辛丑用郊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脤公羊作蜄穀梁作蜃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傳十月庚午圍鄭是年傳于十二月下有閏月乙卯晦汲冢瑣語文則前此無閏益明壬申在庚午後二日辛丑在壬申前三十一日在庚午前二十九日九月有辛丑在丁巳前十六日更盛一周爲七十六日十月有庚午在丁巳前

四十七日以此計之九月至十一月下皆無閏壬申
在丁巳前四十五日十二月丁巳朔十一月不應有
壬申傳稱十一月諸侯還壬申至于貍服虔與經同公羊稱非此月也杜以此月日卒之傳書君命也歸
梁稱十一月無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與經傳異昭二十一年經十
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傳十一月己丑敬王即位
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師軍于陰
閏月辛丑伐京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
郊癸酉在壬寅前二十九日二十二年十二月下有
閏二十三年正月壬寅朔則二十二年十二月不應
癸酉朔已丑在癸酉前四十四日庚戌在癸酉後四
十七日十二月癸酉朔則庚戌不應同月而十一月
亦不應有己丑又壬寅既爲朔辛丑在壬寅前一日
何以不書晦此揩數月互相爲比言也凡此皆經正
文蔑由所從若成十八年傳正月辛巳朔于武宮正
義謂服虔作辛未則又別本異文無待旁及矣蒙滋
惑有年意宋氏所集七秝當是各具得失不究是非
故曰考非若杜氏之少有不合輒改經傳也不揣檮
昧每欲追步後塵顧牽于人事東西罔堂未能從事
于斯偶一推演斷簡叢楮半積倣笥今年秋以海城
沈筠垞大令見招匹馬出關課生徒肄左氏業爰據
閼元占經一百五黃帝術上元辛卯至今二百七十
六萬八百六十三算外今謂閼元二年甲寅上距僖公元年已未積一千四百三十五算數內當減此數方隱元積年下六術并同頭項術上元乙
二百七十六萬一千一十九算外夏術上元甲寅
今二百七十六萬五百八十九算外殷術上元丁巳
至今二百七十六萬一千八十算外周術上元丙
至今二百七十六萬一千一百三十七算外去七字今據五經算術增入魯術上元庚子至今二百七十
一千三百三十四算外唐志謂魯術南至先閼術四
三分日之五十一億公五年冬至庚戌據此是上元
日名起巳酉元紀蔀章之首有閼餘十九分之七術
當置入蔀年外所求以章月乘之加七如章歲而一
得積月不盡爲閼餘閼餘十二已上其歲有閏以蔀
月乘積月滿蔀月爲積日不盡爲小餘六十去積日
不盡爲大餘減大餘十小餘入百二十七像命以蔀
算外天正朔日此四章首有閼餘故術有加減他術異是前漢劉歆三統術上元
庚戌至今一十四萬三千九百四十四算外此數與
檢舊槧重加校核其未算者亦足成之虛擬宋氏集
七秝例臆列異同大氏春秋二百五十五年此據傳
除三十七日食不計外諸書朔者十五見經者二見
傳者十三經則億十六年五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二十二年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傳則
億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
文元年五月辛酉朔晉師圍廆十一年正月甲子朔
此條見襄三十年疏引鄭玄疑年傳成十八年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
位于鄪襄十八年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二十六年
三月甲寅朔享子展二十七年六月丁未朔宋人享
趙文子叔向爲介二十八年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
莊公殯于大寢昭元年十二月甲辰朔烝于溫十二
年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逐絞而立公子跪尋二十年
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二十三年正月壬寅朔二師
圍郊諸重晦者九見經者二見傳者七經則億十五
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成十六年六月甲午晦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傳則億二十四年三月
己丑晦公宮火成十七年閼月乙卯晦
殺胥童十八年正月甲申晦齊侯使士
國佐于內宮之鄔襄十八年十月丙寅晦齊師夜遁

十九年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昭二十年六月丁巳
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平丘二十三年七月戊
辰晦戰于雞父諸書閼者十見經者二見傳者八經
則文六年閼月不告朔上有十月哀五年閼月葬齊景公
上有
冬傳則億七年閼月惠王崩上有
冬文元年閼三月
非禮也成十七年閼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
上有十
二月襄九年閼月戊寅濟于陰阪上有十二月昭二十
年閼月戊辰殺宣姜上有八月下有十月二十二年閼月晉箕
遣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上有十二月哀十五年閼月
良夫與大子入舍于孔氏之外圃上有
冬二十四年閼
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是年唯歲首有一四月下則僅此閼月而已今以
六十六日朔餘五百九日眞夏術得四百六十
六日殷術得五百三日眞周術得四百八十五日魯
術得五百二十九日三統術得四百八十四日咸與
晉志所載數同今則編稽經多一日傳少一日疑差
忒之說殆指此而七術得數多少又復小異然多不
踰五日少不踰十二日行儀苦無他書不獲廣搜博
引僅將七術諸朔閼依年比次竝徵長秝正義泉史
棄可據者坿案于各本條下釐爲二卷孰同孰異悉
覩晰標出疑而不可通者闕之不敢臆斷名曰春秋
朔閼異同將以竢世之明算經師證訂焉時道光戊
子冬甘泉羅士琳述于揚臨溟署塾

予補宋仲子春秋七秝考既成客有詰之者云是
書但列同異不稽是非未足以資考證予曰是不
然請申其說今夫妄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

學者之大患也春秋之改時改月前儒辨正已明而告朔書雲諸多未協有不可以私意參者四焉春秋爲聖人之經左氏依經作傳經傳宜無兩岐乃其牴牾處不勝枚舉序略言之詳矣說者謂古文乖亂乙巳形近經傳二字涉誤較多然甲戌己丑先桓五年相沿既久壬申丁丑見僖二十八年審定誠難斡于武宮別本或傳辛未殯于曲沃傳文空紀庚申此一不可也春秋時頒行之秝不可知有言周秝有言魯秝有言孔子本殷人修春秋蓋用殷秝皆後人儗議之辭七秝既不能從同諸說又烏知孰是事終知伯徙涉其疑臘始惠文莫獲其解鶩鼂雨水更名則究自何時見桓五年傳啟蟄而郊疏星紀元枵棗次則終非確論苟徒以非其術而强欲合之謂以秝佐經乎抑以經左秝乎此二不可也古者左史紀事事爲春秋孔子取策書舊文謹而志之以垂戒將來故曰筆削時異事殊承譌襲誤在聖人且述而不作況日名具文耳非若章句之有瘉結可尋三豕渡河文誤昔聞于晉語六鷁過宋月晦今惑于公羊截春王于定元毋乃太鑿指閏月爲門王究屬不經此三不可也王伯之末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說見班馬春秋閏凡婁失此不待智者而始知也然未容墨守歸餘于終之一言當思文昭傳中之兩閏文三年閏三月昭二年閏下有十二月仲春而日乃南至季冬而火猶西流于辰在申固史官再失之過後閏建戌實杜氏疊置之疏閏之補正不得其月何以折衷此四不可也士生千載下于前言往行十不闕一輒妄思考證千載已上之日月即

使一一脗合誰仰其肊或標新立異亦啖助趙匡者流也閏之知而不言不忠不知而言不智同異之實具存所知也是非所不知也言同異而同異之實具存不言是非而是非之眞自在試爲一言蔽之大率緐于置閏失者十之四舊史誤者十之三傳鈔錯者十之二若夫元術絕滅七秝互相後先則不過十之一明乎此亦思過半矣客退因述所達爲記

甘泉羅士琳譔

魯隱公元年己未

傳五月辛丑太叔出奔共長秝二十三日今七衛五月無辛丑十

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長秝十五日今七衛十月無庚申

士琳案杜氏長秝是年正小辛巳二大庚戌三小庚辰四大己酉五小己卯六大戊申七小戊寅八大丁未九小丁丑十大丙午十一大丙子十二小丙午與七衛相差或二十九日或三十日此閏章第一年不應如是之異據黃帝術推得魯惠公四十五年丁巳閏十二月四十六年戊午十二月大庚辰朔顓頊術推得惠公四十六年庚午閏二月十六年戊午十二月大庚辰朔殷術小辛巳朔夏術推得惠公四十五年丁巳閏十月四十六年戊午十二月大庚辰朔殷術推得惠公四十六年庚午閏二月十二月小辛巳朔周術推得惠公四十六年庚午閏二月十二月大庚辰朔魯術推得惠公四十六年庚午閏二月十二月小辛巳朔三統術推得惠公四十六年庚午閏二月十二月大庚辰朔杜注入月無朔辰辰庚辰七月九日也日躔必有誤今黃帝顓頊周三統四術十日殷魯術九日夏術八日無庚辰十有

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長秝十六日今黃帝夏二日頡頊殷術十七日後天一日魯術十二月無乙卯

士琳案正義曰杜氏勘檢經傳上下月日制爲長秝此年八月壬寅朔三日甲辰十五日丙辰二十七日戊辰其月無庚辰也七月壬申朔九日有庚辰杜觀上下若月不容誤則指言日誤若日不容誤則指言月誤此則上有秋下有九月故云日月必有誤也

隱公三年辛酉

經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長秝一日今七術二月無己巳三月庚戌天王崩長秝十三日今七術三月無庚戌

君氏公穀作尹氏卒長秝二十四日今八月庚辰宋公和卒長秝十五日今七術四月無辛卯術八月無庚辰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癸未葬宋穆公長秝二十日今七術十二月無癸未

傳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長秝一日今七術二月無己巳三月庚戌天王崩長秝十三日今七術三月無庚戌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長秝二十四日今八月庚辰宋公和卒長秝十五日今七術四月無辛卯術八月無庚辰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癸未葬宋穆公長秝二十日今七術十二月無癸未

冬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庚戌鄭伯之車僨于濟長秝十二月無庚戌十一月十七日誤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皆得十二月十八日殷魯術得十二月十七日

士琳案傳云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又案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正月二日燕趙之分野杜氏云不書日史官失之公羊云日食或言朔或不言朔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或失之前者朔在前也或失之後者朔在後也穀梁云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姜岌校春秋日食云是歲二月己亥朔無日食分入食限大已已似失閏三月己巳朔加時在晝衍與姜岌合授時謂三月己巳朔加時在晝

去交分二十六日六千六百三十一入食限○又案正義曰庚戌無月而云十二月者以經盟于石門在十二月知此亦十二月也經書下云癸未葬宋穆公計庚戌在癸未之前三十三日不得失在一月故長秝推此年二月甲子朔十一日有甲戌二十三日有丙戌不得有庚戌而月有癸未則月不容誤知日誤也

隱公四年壬戌

經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戊申三月十七日有日而無月今七術並得二十二日與長秝同周三統術並得二十三日後天一日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並得二十六日魯術得二十六日

士琳案正義曰戊申在癸未之後二十五日更盈一周則八十五日往年十二月癸未葬宋穆公則此年二月不得有戊申雖承二月之下未必是一月之日故長秝推此年二月甲申朔二十二日癸亥朔十日壬申二十二日辛亥朔十日庚申也三月壬辰朔則十七日有戊申也此經上有二月下有夏得在三月之內不是字誤故云有日而無月僖二十八年冬下無月而經有壬申公朝于王所有日而無月經有此類故知此亦同之凡十四事

隱公五年癸亥

經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長秝二十九日今七術十二月無辛

士琳案傳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與經同

隱公六年甲子

經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長秝十二日今七術五月無辛酉

傳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長秝十二日今七術五月無庚申

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爲宋討也長秝十八日今七術七月無庚申　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壬申及鄭伯盟于垂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

伯盟歃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

士琳案正義曰庚申在癸未之後二十五日更盈一周則八十五日往年十二月癸未葬宋穆公則此年二月不得有庚申雖承二月之下未必是一月之日故長秝推此年二月甲子朔十一日有甲戌二十三日有丙戌不得有庚申而月有癸未則月不容誤知日誤也

隱公四年壬戌

經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杜注戊申三月十七日有日而無月今七術並得二十二日與長秝同周三統術並得二十三日後天一日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並得二十六日魯術得二十六日

士琳案正義曰戊申在癸未之後二十五日更盈一周則八十五日往年十二月癸未葬宋穆公則此年二月不得有戊申雖承二月之下未必是一月之日故長秝推此年二月甲申朔二十二日癸亥朔十日壬申二十二日辛亥朔十日庚申也三月壬辰朔則十七日有戊申也此經上有二月下有夏得在三月之內不是字誤故云有日而無月僖二十八年冬下無月而經有壬申公朝于王所有日而無月經有此類故知此亦同之凡十四事

隱公五年癸亥

經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長秝二十九日今七術十二月無辛

士琳案傳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與經同

隱公六年甲子

經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長秝十二日今七術五月無辛酉

傳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長秝十二日今七術五月無庚申

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爲宋討也長秝十八日今七術七月無庚申　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壬申及鄭伯盟于垂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

伯盟歃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

士琳案正義曰庚申在癸未之後二十五日更盈一周則八十五日往年十二月癸未葬宋穆公則此年二月不得有庚申雖承二月之下未必是一月之日故長秝推此年二月甲子朔十一日有甲戌二十三日有丙戌不得有庚申而月有癸未則月不容誤知日誤也

隱公七年乙丑

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爲宋討也長秝十八日今七術七月無庚申　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壬申及鄭伯盟于垂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

伯盟歃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

士琳案正義曰庚申在癸未之後二十五日更盈一周則八十五日往年十二月癸未葬宋穆公則此年二月不得有庚申雖承二月之下未必是一月之日故長秝推此年二月甲子朔十一日有甲戌二十三日有丙戌不得有庚申而月有癸未則月不容誤知日誤也

隱公七年乙丑

經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長秝十二日今七術五月無辛酉

傳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長秝十二日今七術五月無庚申

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爲宋討也長秝十八日今七術七月無庚申　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壬申及鄭伯盟于垂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

伯盟歃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

朔四日庚午至二十日是丙戌九月丙寅朔二十六日辛卯其月二十一日是丙戌八月小丁酉朔十日丙午二十日丙辰二日戊戌十四日庚戌未知丙戌二字孰爲誤也不直云日誤檢上下有明文故顯言之

隱公九年丁卯

經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辰十八日今七術三月無此兩日

土琳案傳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與經同不載

傳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長秭二十五日今顓頊殷魯術亦得術亦得二十六日與長秭同黃帝周三統術二十七日後天一日

隱公十年戊辰

經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長秭壬戌七日辛未十六日辛巳二十六日今顓頊殷魯術得壬戌七日辛未十六日辛巳二十六日與長秭同黃帝夏周三統術得壬戌八日辛未十七日後天一日

傳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癸丑盟于鄧爲師期長秭二十九日今顓頊殷魯術亦得二十七日後天一日唯夏術得二十六日今七術亦推得六月無戊申與長秭同

士琳案正義曰六月無戊申者下有辛巳取防亦在六月之內戊申在辛巳之前二十三日今別言六月知日不得共在一月上有五月今別言六月知

日誤月不誤長秭推六日丙辰朔三日戊午五日庚申未知二者孰誤今據七術所推悉與杜氏合疑六月二字係錯簡應在老桃下

經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長秭三日今七術七月無壬午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長秭十五日今七術十一月無壬辰

士琳案傳壬辰羽父先會齊侯鄭伯戊申至老桃似承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之下故杜注云五日羽父使賊弒公于寫氏經同

傳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宮長秭二十四日今七術五月無甲辰庚辰傳于許至鄭師畢登下有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句詳經不載

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長秭十五日今七術七月無壬戌

桓公元年庚午

經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長秭二日今七術四月無丁未

士琳案傳同

桓公二年辛未

經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長秭八日今顓頊殷魯術亦得八日與長秭同黃帝夏周三統術得九日後天一日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杜注戊申五月十日今七術四月無戊申

士琳案傳同○正義曰長秭此年四月庚午朔日有食之既長秭一日今七術七月無壬辰朔其月無戊申有日而無月也

桓公三年壬申

經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長秭一日今七術七月無壬辰

士琳案劉歆以爲六月趙與晉分姜姒以爲是歲七月癸亥朔無壬辰亦失閏其八月壬

長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與姜岌合今據七
術推得桓二年應有閏杜氏自元年十二月
補置一閏外至五年二月下始置閏計前後
相距三十七月此據微波榭所刊杜氏長秝
本若趙氏東山本則自元年閏十二月後直
至七年始閏十二月計前後距七十三月中
間脫去兩閏授時謂八月壬辰朔加時在晝
食六分十四秒又案是年八月壬辰朔唯殷
魯術合餘五術皆先天一日其壬辰爲八月
二日

桓公四年癸酉

桓公五年甲戌

經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杜注甲戌前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己丑此年正月六日陳亂故遲赴赴雖日異而皆以正月赴文故但書正月今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並得甲戌爲正月二十一日七術並推得甲戌爲正月二十二日殷魯術得正月無己丑

士琳案傳同○正義曰以長秝推之知甲戌己丑別月而赴者並言正月故兩書其日而共言正月若其各以月赴亦應兩書其月但此異年之事設令兩以日赴則當于四年云十二月甲戌陳侯鮑卒五年正月己丑陳侯鮑卒今據七術所推正月有甲戌而無己丑似己丑爲衍文據先儒趙匡疑甲戌下當有記陳佗作亂事今簡脫之葉夢得曰甲戌己丑無文經成而忘之也此較注再赴之說爲長

桓公六年乙亥

則又似己丑上並脫二月字

經秋八月壬午大閱長秝八月壬午朔七術八月無壬午九月丁卯子同生長秝二十四日今七術九月無丁卯

士琳案九月丁卯子同生傳同

桓公七年丙子

經春二月己亥焚咸邱長秝二月無己亥

桓公八年丁丑

經春正月己卯烝長秝十四日今顓頊殷術并得十四日與長秝同三統術得十五日後天一日唯黃帝夏術正月無己卯夏五月丁丑烝長秝十四日今七術五月無丁丑

桓公九年戊寅

桓公十年己卯

經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長秝六日今七術正月無庚申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長秝二十七日今顓頊殷術得二十八日唯魯術十二月無丙午

士琳案傳同○正義曰以長秝推之知庚申丙午別月而共言正月故兩書其日而共言十有二月若其各以月赴亦應兩書其月但此異年之事設令兩以日赴則當于明年云

桓公十一年庚辰

經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長秝七日今七術五月無癸未傳秋九月丁亥昭公弗忌亥鼎立長秝丁亥十二日今七術九月無丁亥己亥厲公立長秝丁亥十三日今七術九月無己亥

桓公十二年辛巳

經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長秝二日今七術六月無壬寅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長秝二十八日今七術七月無丁亥

邱長秝十八日今七術七月無丁亥八月壬辰陳侯躍卒杜注壬辰長秝十八日今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得二十三日

士琳案正義曰壬辰是七月二十三日上有七月書于八月之下如此類者注皆謂之日誤今云從赴者以其終不可通蓋欲兩解故也以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甲戌非

正月之日而以正月赴文傳言再赴是赴以正月也彼以十二月之日爲正月赴魯知赴者或有以前月之日從後而赴故因此以示別意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丙戌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長秝十一月十八日今七術十一月無丙戌

士琳案杜注重書丙戌非義例因史成文也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長秝十日今七術十二月無丁未

桓公十三年壬午

經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長秝三日今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得四日殷魯術得三日

桓公十四年癸未

經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傳同○長秝壬申十五日乙亥十八日今七術並推得八月無此兩日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長秝二日今七術十二月無丁巳

桓公十五年甲申

經三月乙未天王崩長秝十一日今七術三月無乙未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長秝十五日今七術四月無己巳

傳六月乙亥昭公入長秝二十二日今七術六月無乙亥

桓公十六年乙酉

桓公十七年丙戌

經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長秝十三日今七術正月無丙辰二月丙午公會鄄儀父盟于趡杜注二月無丙午三月四日也日月必有誤今黃帝顓頊夏三統術得二月五日顓頊殷周魯術得二月四日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長秝五日今七術五月無丙午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長秝六日今七衛六月無丁丑秋八月
蔡季自陳歸于蔡癸巳葬蔡桓侯長秝二十三日今七衛八月無癸巳
傳十月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亹長秝二十二日今七衛十月無辛卯
士琳案是年經有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之文
傳云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之不書日官失之也
據劉歆以爲楚鄭分而大衍謂十月大庚子朔交分不入食限
朔交分不叶十一月小庚午朔交分入食限
失閏也授時謂十一月加時在晝交分二十
六日八千五百六十入食限
桓公十八年丁亥
經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長秝丙子十日杜注丁酉五月一日有日而無月今七衛四月無丙子据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衛並推丁酉爲四月二日而殷魯衛亦爲四月一日
士琳案傳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
公公薨于車詳經不書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長秝二十四日今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衛並得二十八日後天二日餘五衛十二月無己丑
傳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長秝三日今七衛七月無戊戌
莊公元年戊子
經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長秝十七日今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衛並得十九日後天二日殷魯衛並得十八日後天一日
莊公二年己丑
經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乙酉宋

莊公三年庚寅
莊公四年辛卯
經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長秝二十三日今七衛六月無乙丑
莊公五年壬辰
莊公六年癸巳
莊公七年甲午
經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長秝五日今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衛並得六日
莊公八年乙未
莊公十年丙申
經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長秝二十四日今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衛並得二十六日後天二日殷魯衛得二十五日後天一日
傳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納公子糾及其二子而納竇公
士琳案是年經有春王二月日有食之之文
穀梁云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據劉歆以爲
晦魯衛分劉孝孫謂推合壬子朔交衍謂是
年三月癸丑朔不入食朔五月壬子朔加時
在晝交分入食限蓋誤五月爲三月授時同
王伯厚云春秋日食三十六後世歷家推驗
精者不過得二十六唐一行得二十七本朝
衛樸得三十五惟莊公十八年三月古今算
不入食法
莊公十九年丙午
傳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長秝十五日今七衛六月無庚申
莊公二十年丁未
莊公二十一年戊申
經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長秝二十七日今七衛五月無辛酉秋
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長秝五日今七衛七月無戊戌
莊公二十二年己酉

經春王正月肆大眚癸丑葬我小君文姜長秫二十
三日今七術正月無癸丑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長秫
九日今黃帝夏術十一日顓頊殷周魯三統術並推得七月無丙申
莊公二十三年庚戌
經十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長秫五日今顓頊殷魯術
六日後天一日黃帝夏周三統術七日後天二日
傳文公十七年傳文公二年杜注鄭文二年三統術六月壬申朔
朝于齊杜注二十四日今黃帝夏周三統術二十三日先天二日顓頊殷魯術二十一
日先天
三日
士琳案文十七年傳云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朔
朝于齊注鄭文二年六月壬申魯莊二十三
年六月二十四日今據微波榭所刻長秫莊
公二十三年庚戌正小丙戌二大乙卯三小
乙酉四大甲寅五小甲申六大癸丑七小癸
未八大壬子九小壬午十大辛亥十一小辛
巳十二大庚戌似壬申爲六月二十日疑注
四字衍文
莊公二十四年辛亥
經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
夫宗婦覿用
幣長秫丁丑二日戊寅三日今
術並推得八月無此兩日
莊公二十五年壬子
經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長秫十二日今黃帝
顓頊殷周魯三統術得十四日後天
一日顓頊殷周魯三統術並推得一日後天
五月無癸丑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
用牲于社傳同○杜注辛未實七月朔置閏失
所故致月錯今黃帝殷術推得六月
二日夏三統術推得六月三日顓頊周
術得閏六月二日魯術得七月二日
士琳按正義曰此經雖書六月杜以長秫校
之此是七月正義又曰劉炫云知非五月朔
者昭二十四年五月日有食之傳云日過分
而未至此若是五月亦應云過分而未至也
今言應未作則是已作之辭故知非五月按
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從彼推之
則六月辛未朔非有差錯杜云置閏失所者
以二十四年八月以前誤置一閏非是八月
以來始錯也今據劉歆以爲五月二日魯趙
分大衍謂五月壬申大六月壬寅小閏六月
辛未大交分入食限授時謂七月辛未朔加
時在晝交分二十七日四百八十九入食限
失閏也
傳夏四月丙辰虢公入郟執焚仲皮歸于京師
長秫十四日今七術四月無丙辰
莊公三十一年戊午
莊公三十二年己未
經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長秫四日今七術七月無癸巳八月
癸亥公薨于路寢傳同○長秫五日今黃帝夏周三統術並得二日
己未子般卒傳同○長秫二日今七術十月無己未
閔公元年庚申
經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長秫八日今黃帝夏周三統術並得三日
士琳按劉歆以爲十月二日楚鄭分授時謂
是年十二月癸亥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
一日餘五術並推得六月無辛酉
閔公二年辛酉
經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長秫七日今殷魯術亦得七日與長
秫同餘五術並得八日後天一日秋八月辛丑公薨傳同○長秫
日今七術八月無辛丑
僖公元年壬戌
經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長秫二十七日今七術七月無戊辰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
師于酈獲莒拏長秫十三日今七術十月無壬午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長秫十九日今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並得十

九日與長秝同殷曆術得十八日先天一日

僖公二年癸亥

經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長秝十五日今魯術得十四日先天一日餘六術五月無辛巳

僖公三年甲子

僖公四年乙丑

傳十二月戊申縱于新城長秝二十七日今黃帝顓頊殷周魯三統術十二月無戊申

僖公五年丙寅

經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長秝一日今殷魯術得一日與長秝同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得二日後天一日

士琳案劉歆以爲七月秦晉分据元史闕此一年未由援引

傳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長秝一日今顓頊夏周三統術並得一日殷術是年正月壬子朔在辛亥後一日獨魯術推得正月壬午朔其辛亥當爲月之晦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長秝十七日今顓頊殷魯術亦得十七日與長秝同黃帝夏周三統術並得十八日後天一日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長秝一日今唯夏術得二日後天一日餘七術

僖公六年丁卯

僖公七年戊辰

傳冬鄭伯使請盟于齊閏月惠王崩杜氏謂閏在十一月下

士琳案七年傳雖有閏月惠王崩之文而無月日可考

僖公八年己巳

經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長秝二十日今顓頊夏周三統術亦得一日

僖公九年庚午

經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長秝二十一日今黃帝顓頊夏周魯術得十九日先天一日

士琳案七年傳有閏月惠王崩故杜註謂實以前年閏月崩以今年十二月丁未告

僖公十年辛未

僖公十一年壬申

僖公十二年癸酉

經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長秝一日今殷魯術亦得甲子十日與長秝同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亦得二日後天一日

士琳案杜注不書朔官失之据劉歆以爲三月癸酉朔庚午乃二日也歆不當加志云三月疑三月朔交不應食在誤條其五月庚午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謂三月辛未小日食授時謂是歲五月庚午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五千一百九十二入食限蓋誤五爲三而劉孝孫又謂推合庚午朔並合朔日而食

經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長秝十一月十三日餘六術十二月無丁丑與長秝合

僖公十三年甲戌

僖公十四年乙亥

經秋八月辛卯沙鹿崩傳同○長秝六日今七術八月無辛卯

僖公十五年丙子

經九月公至自會季姬歸于鄫己卯晦震夷伯之廟長秝九月一日殷術得八月二十九日晦今黃帝周三統術得八月三十晦夏術得十八月二日殷術得十九日今顓頊術得十七日晦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杜注十四日經從赴今黃帝夏周三統術得十五日顓頊殷魯術十一月無壬戌

士琳案杜注不書朔官失之据劉歆以爲三月齊衛分今三統術推得是年三月己巳朔庚午乃二日也歆不當加志云三月疑三月乃二日之譌姜氏謂三月朔交不應食在誤條其五月庚午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謂三月辛未小日食授時謂是歲五月庚午小日食授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五千一百九十二入食限蓋誤五爲三而劉孝孫又謂推合庚午朔並合朔日而食

經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長秝十一月十三日餘六術十二月無丁丑與長秝合

僖公十三年甲戌

僖公十四年乙亥

經秋八月辛卯沙鹿崩傳同○長秝六日今七術八月無辛卯

僖公十五年丙子

經九月公至自會季姬歸于鄫己卯晦震夷伯之廟長秝九月一日殷術得八月二十九日今黃帝周三統術得八月三十晦夏術得十八月二日殷術得十九日今顓頊術得十七日晦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杜注十四日經從赴今黃帝夏周三統術得十五日顓頊殷魯術十一月無壬戌

士琳案杜注不書朔官失之据劉歆以爲三月齊衛分今三統術推得是年三月己巳朔庚午乃二日也歆不當加志云三月疑三月乃二日之譌姜氏謂三月朔交不應食在誤條其五月庚午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謂三月辛未小日食授時謂是歲五月庚午小日食授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五千一百九十二入食限蓋誤五爲三而劉孝孫又謂推合庚午朔並合朔日而食

經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長秝十一月十三日餘六術十二月無丁丑與長秝合

僖公十三年甲戌

僖公十四年乙亥

經秋八月辛卯沙鹿崩傳同○長秝六日今七術八月無辛卯

僖公十五年丙子

經九月公至自會季姬歸于鄫己卯晦震夷伯之廟長秝九月一日殷術得八月二十九日今黃帝周三統術得八月三十晦夏術得十八月二日殷術得十九日今顓頊術得十七日晦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杜注十四日經從赴今黃帝夏周三統術得十五日顓頊殷魯術十一月無壬戌

士琳案杜注不書朔官失之据劉歆以爲三月齊衛分今三統術推得是年三月己巳朔庚午乃二日也歆不當加志云三月疑三月乃二日之譌姜氏謂三月朔交不應食在誤條其五月庚午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謂三月辛未小日食授時謂是歲五月庚午小日食授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五千一百九十二入食限蓋誤五爲三而劉孝孫又謂推合庚午朔並合朔日而食

經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長秝十一月十三日餘六術十二月無丁丑與長秝合

僖公十年辛未

僖公十一年壬申

僖公十二年癸酉

經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長秝一日今顓頊殷魯術亦得一日與長秝同黃帝夏周三統術亦得一日後天一日

日者皆從經其傳之日名附于次下仿此

傳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杜注二十九日

今顓帝夏周三統術並得十二月一日而顓頊殷魯術則十一月無丁丑一日此亦經傳異月也

僖公十八年己卯

經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長秝

十五日今惟夏術得十六日後天一日餘六術五月無戊寅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杜注八月無丁亥日誤今唯魯術得八月無丁亥與長秝同

僖公十九年庚辰

經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邻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顓頊殷魯術亦得二十二日今顓頊殷周魯術亦得二十三日今唯魯術得八日與長秝同餘六術並推得二月無己酉三月晉師圍宋緡長秝二十九日今夏三統術得三月一日餘六術三月無己丑

僖公二十年辛巳

經五月乙巳西宮災長秝二十三日今夏周三統術得二十四日後天一日

僖公二十一年壬午

經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鼜釋宋公長秝十日今唯魯術亦得十日與長秝同餘六術并得十一日後天一日

僖公二十二年癸未

經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傳同○長秝八日今顓頊殷周魯術亦得八日與長秝同黃帝顓頊及周三統術得九日後天一日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長秝傳同○長秝日今顓頊殷周魯術亦得一日與長秝同黃帝夏周三統術得二日後天一日

傳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長秝傳同○長秝三日與長秝同黃帝夏周三統術得十四日後天一日

僖公二十三年甲申

經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長秝二十日今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並得二十五日今唯魯術亦得二十六日

長秝同黃帝夏周三統術得十月九日後天一日而顓頊殷魯術則十一月無丁丑一日此亦經傳異月也

僖公二十四年乙酉

傳二月甲午晉師圍曹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繁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長秝甲午四日辛丑十一日丙午十六日丁未十七日戊申十八日今唯魯術惡與長秝同餘六術並推得二月無己酉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

長秝同殷魯術得二十五日先天一日杜注謂八月無乙巳乙巳九月六日今七術亦推得八月無乙巳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秝與長秝同殷魯術得六日先天一日

傳公二十八年己丑

經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秝十日今黃帝顓頊殷周魯術並與長秝同夏三統術得十一日後天一日夏四月乙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秝四日今黃帝夏周三統術并與長秝同顓頊殷魯術得三日先天一日

士琳案傳有己巳晉師陳于莘北之文同經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秝八日今七日後天一日夏四月乙巳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秝十日今黃帝顓頊殷周魯術並與長秝同夏三統術得十一日後天一日夏四月乙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秝四日今黃帝夏周三統術並與長秝同顓頊殷魯術得三日先天一日

士琳案傳有己巳晉師陳于莘北之文同經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秝八日今七日後天一日夏四月乙巳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秝十日今黃帝顓頊殷周魯術並與長秝同夏三統術得十一日後天一日夏四月乙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秝四日今黃帝夏周三統術並與長秝同顓頊殷魯術得三日先天一日

士琳案此條經傳異日詳下

莒子盟于踐土秝十八日今七日後天一日夏四月乙巳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秝十日今黃帝顓頊殷周魯術並與長秝同夏三統術得十一日後天一日夏四月乙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秝四日今黃帝夏周三統術并與長秝同顓頊殷魯術得三日先天一日

士琳案傳有己巳晉師陳于莘北之文同經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秝八日今七日後天一日夏四月乙巳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秝十日今黃帝顓頊殷周魯術並與長秝同夏三統術得十一日後天一日夏四月乙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秝四日今黃帝夏周三統術并與長秝同顓頊殷魯術得三日先天一日

士琳案此條經傳異日詳下

又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盟于踐土秝十八日今七日後天一日

士琳案此條經傳異日詳下

鄭人秦人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傳同○杜注壬申十月十日有日而無月史闕文長秝又謂十二月十一日亦有壬申有日無月無以折正也今黃帝夏周三統術並與長秝杜注同顓頊殷魯術得十月九日十二月十日皆先天一日

傳正月戊申取五鹿長秝十一日今顓頊殷周魯術並與長秝同黃帝夏三統術並與長秝同

三統術得十二日後天一日

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秦小子慭次于城濮○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長秝戊辰三日癸酉八日甲午二十九日今黃帝夏周三統術並與長秝同顓頊殷魯術得十一日甲午二十七日皆先天一日

士琳案傳正月戊申取五鹿長秝十一日今顓頊殷周魯術並與長秝同黃帝夏三統術並與長秝同

三統術得十二日後天一日

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秦小子慭次于城濮○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長秝戊辰三日癸酉八日甲午二十九日今黃帝夏周三統術並與長秝同顓頊殷魯術得十一日甲午二十七日皆先天一日

士琳案傳雖有日而無月因經有十二月晉侯重耳卒之文是知庚辰爲十二月也

僖公三十三年甲午

經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傳同癸巳二十七日今黃帝夏周三統術並與長秝同顓頊殷魯術得十八日先天一日

士琳案杜于經書十二月誤今黃帝顓頊殷魯術並得十二月十三日顓頊殷魯術得十二月十四日癸亥二十八日今七術並與長秝同

長秝同殷魯術得二十五日先天一日杜注謂八月無乙巳乙巳九月六日今七術亦推得八月無乙巳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秝與長秝同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秝與長秝同殷魯術得六日先天一日

僖公二十八年己丑

經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秝十日今黃帝顓頊殷周魯術並與長秝同夏四月乙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秝四日今黃帝夏周三統術并與長秝同顓頊殷魯術得三日先天一日

士琳案傳有己巳晉師陳于莘北之文同經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秝八日今七日後天一日夏四月乙巳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秝十日今黃帝顓頊殷周魯術並與長秝同夏四月乙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秝四日今黃帝夏周三統術并與長秝同顓頊殷魯術得三日先天一日

士琳案此條經傳異日詳下

又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盟于踐土秝十八日今七日後天一日

士琳案此條經傳異日詳下

鄭人秦人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傳同○杜注壬申十月十日有日而無月史闕文長秝又謂十二月十一日亦有壬申有日無月無以折正也今黃帝夏周三統術並與長秝杜注同顓頊殷魯術得十月九日十二月十日皆先天一日

傳正月戊申取五鹿長秝十一日今顓頊殷周魯術並與長秝同黃帝夏三統術並與長秝同

三統術得十二日後天一日

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秦小子慭次于城濮○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長秝戊辰三日癸酉八日甲午二十九日今黃帝夏周三統術並與長秝同顓頊殷魯術得十一日甲午二十七日皆先天一日

士琳案傳雖有日而無月因經有十二月晉侯重耳卒之文是知庚辰爲十二月也

僖公三十三年甲午

經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傳同癸巳二十七日今黃帝夏周三統術並與長秝同顓頊殷魯術得十八日先天一日

士琳案杜于經書十二月誤今黃帝顓頊殷魯術並得十二月十三日顓頊殷魯術得十二月十四日癸亥二十八日今七術並與長秝同

周十一月今九月霜當微而重亟而不能殺草所以爲災正義曰此在十二月下杜以長秝校之乙巳是十一月十二日謂經十二月爲誤遂以此經四事皆爲十一月夏之九月又傳葬僖公緩杜注僖公薨以今年十一月同冬丁丑諸侯圍許杜注十月十五日有日無月長秝又謂十二月十四日亦有丁丑有日無月無以折正也今黃帝顓頊殷周三統術並與長秝同顓頊殷魯術得十月五日今七術並與長秝同二月下云乙巳公薨杜以長秝推之十一月十二日有乙巳非十二月文元年傳曰于是閏三月非禮也故至四月并閏爲七月傳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長秝二十三日今七術八月無戊子

文公元年乙未

經二月癸亥日有食之長秝一日今黃帝顓頊殷魯術並推得二月無癸亥一日七

士琳案杜註不書朔官失之也劉歆以爲正月癸亥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五千九百十七分入食限失閏也

傳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成長秝一日今黃帝顓頊殷周三統術並與長秝同

侯重耳卒之文是知庚辰爲十二月也

僖公三十三年甲午

經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傳同長秝二十七日今黃帝顓頊殷魯術并與長秝同顓頊殷魯術得二十六日先天一日

子商臣弒其君頵傳同長秝二十日今唯三統術與長秝同顓頊殷周魯術得十九日先天一日黃帝夏術十月無丁未

傳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成長秝一日今黃帝顓頊殷周三統術並與長秝同

長秝同殷魯術得二十五日先天一日杜注謂八月無乙巳乙巳九月六日今七術亦推得八月無乙巳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秝與長秝同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秝與長秝同殷魯術得六日先天一日

士琳案杜注經書癸丑月十八日也傳書癸亥月二十八日經傳必有誤

六月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長秝十八日今黃帝夏周三統術並與長秝同顓頊殷魯術得十七日先天一日發六術並與長秝同秋七月丙申

爲誤遂以此經四事皆爲十一月夏之九月

又傳葬僖公緩杜注僖公薨以今年十一月同冬丁丑諸侯圍許杜注十月十五日有日無月長秝又謂十二月十四日亦有丁丑有日無月無以折正也今黃帝顓頊殷周三統術並與長秝同顓頊殷魯術得十月五日今七術並與長秝同二月下云乙巳公薨杜以長秝推之十一月十二日有乙巳非十二月文元年傳曰于是閏三月非禮也故至四月并閏爲七月

傳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長秝二十三日今七術八月無戊子

文公元年乙未

經二月癸亥日有食之長秝一日今黃帝顓頊殷魯術並推得二月無癸亥一日七

士琳案杜註不書朔官失之也劉歆以爲正月癸亥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五千九

杜註于秝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于今年三月置閏遂時違秝者所譏正義曰古今秝法推閏月之術皆以閏餘減章歲餘以歲中乘之章閏而一月所得爲積月命起天正算外閏所在也其有進退以中氣定之無中氣則閏月也古秝十九年爲一章章有七閏入章積餘分大率三十二月則置閏不必盡同初章閏月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冶秝者皆以彼爲章首之歲漢書律秝志云文公元年距僖五年辛亥二十九歲是歲閏餘十三閏當在十一月後而在三月故傳曰非禮也志所言閏當在此年十一月後今三月已即置閏是嫌閏月大近前也杜以爲僖三十二年閏九月文二年閏正月故言于秝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于今年置閏嫌置閏大近後也凡爲歷者閏積餘分大率三十二月則置閏不必盡同初章閏月也古秝十九年爲一章章有七閏入章之章閏而一月所得爲積月命起天正算外閏所在也其有進退以中氣定之無中氣則閏月也古秝十九年爲一章章有七閏入章

三年閏九月六年閏六月九年閏三月十一年閏十一月十四年閏八月十七年閏四月十九年閏十二月此據元首初章若干後漸

文公二年丙申

經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傳丁丑作僖公主傳同○長秝甲子九日丁丑二十三日今黃帝夏周三統術並與長秝同顓頊殷魯術甲子八日丁丑二十二日皆先天一日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傳異見後○長秝二十日今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與長秝同

士琳案是歲經于十月下有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之文傳于十一月下有閏月不告朔非禮也之文杜氏置閏于十二月下今據七術是術所推唯夏術有閏在十二月下餘六術皆閏于年首閏月若日月不同須置閏乃同者則未滿三十二月又頻置閏所以異于常秝今據七術所推本年雖有閏朔俱不在三月

文公三年丁酉

經十有二月己巳公及齊侯盟長秝二十四日今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並與長秝同般魯術得十四日先天一日

士琳案杜註經書三月乙巳經傳必有誤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長秝敗績傳丁丑作僖公主傳同○長秝甲子九日丁丑二十三日今黃帝夏周三統術並與長秝同顓頊殷魯術得十四日先天一日

文公四年戊戌

經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長秝見後案今黃帝夏周三統術並與長秝同顓頊殷魯術得十四日後天一日

杜氏何據

文公五年己亥

經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長秝十三日今顓頊殷魯術並與長秝同

月無壬寅五年正月四日也日月必誤未審

士琳案經云十一月長秝作十二月謂十二月與常秝不同者杜以襄二十七年再失閏司秝過則春秋之世秝法錯失已久所置閏月或先或後與法不合杜唯勘經傳上下日月以爲長秝若日月同者則數年不置閏月乃同

文公六年庚子

經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傳同○長秝十五日今顓頊殷魯術並與長秝同

士琳案是歲經于十月下有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之文傳于十一月下有閏月不告朔非禮也之文杜氏置閏于十二月下今據七術是術所推唯夏術有閏在十二月下餘六術皆閏于年首閏月若日月不同須置閏乃同者則未滿三十二月又頻置閏所以異于常秝今據七術所推本年雖有閏朔俱不在三月

文公七年辛丑

經三月甲戌取須句傳同○長秝十八日今黃帝夏周三統術並與長秝同顓頊殷魯術得十四日後天一日

士琳案杜註經書三月甲戌取須句傳同○長秝十五日今黃帝夏周三統術並與長秝同顓頊殷魯術得十四日後天一日

夫戊子晉人及齊人戰于令狐長秝二日今黃帝夏周三統術並與長秝同顓頊殷魯術得十四日先天一日

傳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

士琳案杜註經書三月乙巳經傳必有誤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長秝敗績傳丁丑作僖公主傳同○長秝甲子九日丁丑二十三日今黃帝夏周三統術並與長秝同顓頊殷魯術得十四日先天一日

傳夏四月己巳晉人及秦人戰于彭衙秦師敗績簡伯寅丙寅十二月八日也日月必有誤今七術亦推得十一月無丙寅與長秝同

士琳案是歲經于十月下有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之文傳于十一月下有閏月不告朔非禮也之文杜氏置閏于十二月下今據七術是術所推唯夏術有閏在十二月下餘六術皆閏于年首閏月若日月不同須置閏乃同者則未滿三十二月又頻置閏所以異于常秝今據七術所推本年雖有閏朔俱不在三月

文公八年壬寅

經秋八月戊申天王崩長秝三十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秝同黃帝夏周三統術八月無戊申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丙戌奔莒杜註壬午月五日乙酉八日也長秝丙戌八日今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並與長秝同殷魯術得壬午四日乙酉七日丙戌八日先天一日

文公九年癸卯

經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長麻二十六日今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與長麻同殷魯術得二十五日先天一日九月癸酉地震長麻一日今七術九月無癸酉

傳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長麻己酉三日乙丑十九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麻同黃帝夏周三統術己酉四日乙丑二十日並後天一日

士琳案是年經于二月下有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文此經傳異月而經無日名也杜于傳下註經書二月從告

傳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薳得長麻二十九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麻同黃帝夏周三統術得二十日後天一日

文公十年甲辰

經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長麻二十二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麻同黃帝夏周三統術得五日後天一日

文公十一年乙巳

經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傳同長麻四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麻同黃帝夏周三統術得五日後天一日

傳襄公三十年傳臣生之歲傳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晉卻缺于承匡之歲也杜註在文十一年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杜註見後案今七術正月乙丑朔是月無甲子並得乙丑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日士琳案杜註所稱正月謂夏正月也正襄曰案文十一年正月甲子朔爲夏之正月是其年正月亦爲乙丑朔三月亦爲甲子朔而經無日名于九月下有六月下有八月則誤三月爲甲子朔而七術所推三月亦爲甲子朔悉與長麻同餘詳襄三十年二月癸未下○又案是年經有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

文公十二年丙午

經二月庚子子叔姬卒長麻十二日今殷周魯術與長麻同夏三統術得十三日後天一日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長麻五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麻同黃帝夏周三統術得六日後天一日

士琳案傳有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之文同經

文公十三年丁未

經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長麻一日今殷周魯術與長麻同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得二日後天一日冬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于衡雍杜註己丑與長麻同

文公十四年戊申

經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杜註乙亥四月二十九日書五月從赴今顓頊術得四月二十一日今七術五月一日與長麻同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長麻二十八日今殷魯術與長麻同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得二十一日今七術六月二日與長麻同秋七月癸酉葬我君文公長麻十六日今七術六月無癸酉

文公十五年己酉

經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長麻一日今殷魯術與長麻同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得二日後天一日秋七月壬申朔及鄭伯盟冬十月

傳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長麻二十三日今殷魯術與長麻同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得二十四日後天一日

文公十六年庚戌

經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邱長麻五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麻同黃帝夏周三統術得六日後天一日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傳同○長麻九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麻同黃帝夏周三統術得十日後天一日

士琳案傳云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劉歆以爲四月二日魯衛分授時謂六月辛丑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日四千四百七十三分入食限

文公十七年辛亥

經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傳同長麻五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麻同黃帝夏周三統術得六日後天一日冬十有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長麻二十三日今殷魯術與長麻同黃帝夏周三統術得二十四日後天一日

傳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長麻二十三日今殷魯術與長麻同黃帝夏周三統術得二十四日後天一日

文公十八年壬子

經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傳同○長麻二十三日今唯顓頊殷魯術與長麻同殷魯術得二十三日先天一日黃帝夏周三統術二月無丁丑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長麻十六日今七術五月無戊戌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長麻二十二日今七術六月無癸酉

宣公元年癸丑

宣公二年甲寅

經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傳同○長麻十日今殷魯術與長麻同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得二日後天一日秋七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長麻七術二月無壬子

二十七日今顓頊周三統術與長秝同殷魯術
得二十六日先天一日黃帝夏術九月無乙丑

士琳案傳有乙丑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
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視于
朝之文同經

經冬十月乙亥天王崩長秝二十八日今周三統術
與長秝同顓頊殷魯術得七日先天一日黃帝夏術十月無乙亥

傳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宣子使趙穿逆公
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杜註見後
案今黃帝夏術九月五日顓頊殷周魯三統術九月無壬申

士琳案杜註壬申十月五日既有日而無月
冬又在壬申下明傳文無較例

宣公三年乙卯

經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長秝二十五日今七術十月無丙戌

宣公四年丙辰

經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長秝二十八日
今七術六月無乙酉

傳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皋滸長秝十一
日今七術七月無戊戌

宣公五年丁巳

宣公六年戊午

宣公七年己未

宣公八年庚申

經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于
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戊子夫
人嬴氏薨長秝辛巳十七日壬午十八日戊子
十七日今黃帝顓頊夏周魯三統術與長秝同殷術辛巳十六日各後天一日壬午十八日戊子二十三日今顓頊殷
甲子日有食之既長秝七月三十日今顓頊殷周三統術與長秝同黃帝夏術七月無甲子

統術得八月一日後天一日

士琳案杜註月三十日食劉歆以爲十月
日楚鄭分据三統所推得是年八月甲子朔
劉不云者不在交也姜氏云十月甲午朔食
大衍同授時謂十月甲子朔加時在晝食九
分八十一秒蓋十誤爲七

經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
日中而克葬長秝己丑二十六日庚寅今顓頊殷魯術與
夏周三統術己丑二十七日庚寅二十八日後天一日

宣公九年辛酉

經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
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杜注九月無辛
酉日誤今七術九月亦無辛酉與長秝同

士琳案正義曰九月無辛酉者下有十月癸
酉杜以長秝推之癸酉是十月十六日辛酉
在癸酉前十二日耳故云九月無辛酉上有
八月下有十月非月誤也

經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長秝十六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秝同黃
帝夏周三統術十七日後天一日

士琳案杜注不書朔官失之劉歆以爲二月
魯術分今據劉氏前後所言分野考之魯術
實四月分若二月則當爲齊越分又据三統
所推是年二月丙辰朔四月乙卯朔丙辰其
二日也子駿凡遇朔日食皆云某月朔此獨
不云疑二月乃二日之誤授時謂四月丙辰
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九百六十八分入
食限

經五月公至自齊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長秝九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秝同黃帝夏周三統術得十日後天一日

宣公十一年癸亥

經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長秝
十二日今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與長秝同殷魯術得十一日先天一日

宣公十二年甲子

經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
晉師敗績長秝十四日今七術六月無乙卯

士琳案傳有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
乘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之文同經
經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長秝詳後案今顓頊殷魯術十日後天一日黃帝夏周三統術九日

士琳案杜注十二月無戊寅戊寅十一月九
日正義曰杜以長秝校之十二月無戊寅乃
是十一月九日此不言月誤長秝云日月必
有誤者案傳稱師人多寒若是十一月則今
之九月未是寒時當月是而日誤也

傳夏六月晉師救鄭○丙辰楚重至于邲○辛
未鄭殺僕叔及子服長秝丙辰十五日辛未三十日今七術丙辰辛未二日

宣公十三年乙丑

宣公十四年丙寅

經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長秝十二月今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與長秝同殷魯術十一日先天一日

宣公十五年丁卯

經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傳同○長秝十九日今七衛並與長秝相同

傳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

潞癸卯詳經辛亥長秝二十七日今衛與長秝同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長秝二十九日今黃帝夏周三統衛亦得同顓頊殷魯衛二十八日先天一日

宣公十六年戊辰

傳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徹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長秝二十九日今雖夏衛戊申

經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

春秋朔閏異同卷上

魯成公元年辛未

經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長秝二十九日今雖夏衛三統衛與長秝同顓頊殷魯衛七日先天一日黃帝夏衛二月無辛酉

傳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長秝二十一日今雖魯衛二十日先天一日餘六衛三月無癸未

成公二年壬申

經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杜注四月無丙戌今殷魯衛四月三十日先天一日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衛與長秝同顓頊殷魯衛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薛

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傳有癸酉師陳于鞌文同經○長秝十八日今雖夏衛並與長秝相同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長秝二十五日今黃帝夏周三統衛與長秝同顓頊殷魯衛二十四日先天一日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速卒壬午長秝二十八日今雖夏衛同庚寅杜注詳後案今七衛八月無庚寅

士琳按傳于九月下有衛穆公卒之文此經傳異月也杜經下注據傳庚寅九月七日

經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長秝十四日今黃帝夏周三統衛與長秝同顓頊殷魯衛得十三日先天一日

傳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長秝十七日今後天一日餘六衛與長秝同

成公三年癸酉

經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辛亥葬衛穆公長麻二十日今黃帝夏周三統術係先天一日二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災三日哭乙亥葬宋文公長麻甲子十三日乙亥二十九日長麻同殷魯術甲子十二日乙亥二十三日俱係先天一日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長麻丙午二十九日丁未三十日今顓頊魯術與長麻同黃帝夏殷周三統術丁未一日而十一月內無丙午日

士琳按傳有丙午盟晉丁未盟衛之文同經

傳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長麻二十七日今七術十二月無甲戌

成公四年甲戌

經三月壬申鄭伯堅卒長麻二月二十六日書于三月從赴今黃帝夏周三統術得三月二十八日顓頊殷魯術得三月二十七日夏四月甲寅滅

孫許卒長麻九日今七術四月無甲寅

成公五年乙亥

經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傳同○長麻十日今黃帝顓頊殷魯術得三月節故水昏已正而城周三統術與長麻同殷魯術得三月二十七日夏四月甲寅滅十三日先天一日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長麻二十四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麻同黃帝夏周三統術二十五日後天一日

傳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邱渠邱城惡眾潰奔莒戊申楚入渠邱長麻六日今七術十一月無戊申

士琳按是年經傳有城中城之文杜注此閏月城在十一月之後十二月之前故傳曰書時正義曰長麻推此年閏十一月傳城中城文在十二月上而云書時也即是閏月城之閏月半後即是十二月節故水昏已正而城之是得時也今據七術所推唯夏術閏在八年十二月下餘六術雖九年有閏而俱不在冬

成公六年丙子

經二月辛巳立武宮長麻十七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麻同黃帝夏周三統術後天一日夏六月邾子來朝公孫嬰齊如晉壬申鄭伯費卒長麻十日今顓頊殷周魯三統術與長麻同黃帝夏術六月無壬申

傳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長麻十四日今顓頊殷周魯術與長麻同黃帝三統術十五日後天一日唯夏術四月無丁丑

成公七年丁丑

經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長麻十三日今七術八月無戊辰

成公八年戊寅

經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長麻二十五日今黃帝顓頊殷周三統術與長麻同殷魯術二十四日先天一日

成公九年己卯

經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杜注丙子六月一日書七月從赴今黃帝夏周三統術七月二日今顓頊殷魯術七月三日後天一日

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傳同○長麻十八日今七術十一月無庚申

傳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邱渠邱城惡眾潰奔莒戊申楚入渠邱長麻六日今七術十一月無戊申

鄭子罕賂以寶鐘子駟盟于純門及大宮長麻十二日今顓頊夏術十三日後天一日

成公十年庚辰

經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許男曹伯邾子杞伯小邾子于虢長麻十七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麻同黃帝夏周三統術十八日後天一日

人來媵丙午晉侯獳卒杜注見後案今七術五月無丙午

士琳按傳有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侯人獻麥而卒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之文此經傳異月也杜于經文下注丙午六月七日有日無月

傳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

鄭子罕賂以寶鐘子駟盟于純門及大宮長麻十二日今顓頊夏術十三日後天一日

成公十一年辛巳

經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長麻二十四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麻同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二十五日後天一日

成公十二年壬午

傳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長麻五日今七術五月無癸亥

成公十三年癸未

傳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長麻五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麻同後天一日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長麻五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麻同黃帝夏周三統術六日後天一日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印子羽反罰于市己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長麻十五日己巳十七日今般魯術與長麻同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十六日後天一日丁卯十七日己巳十八日後天一日

成公十四年甲申

經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長麻十六日今唯顓頊夏術與長麻同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十七日後天一日唐術十月無庚寅

傳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長麻戊戌二十三日庚子二十五日今黃帝夏術戊戌二十四日庚子二十六日後天一日顓頊殷周魯三統術八月無此兩日

成公十五年乙酉

經三月乙巳仲嬰齊卒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長秭乙巳四日癸丑十二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秭同黃帝夏周三統術得乙巳五日癸丑十三日後天一日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長秭十一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秭同黃帝夏周三統術十二日後天一日

傳十一月會吳鍾離始通吳也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長秭三日今雖魯術與長秭同餘六術四日後天一日

成公十六年丙戌

經夏四月辛未滕子卒長秭六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秭同黃帝夏周三統術七日後天一日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

楚子鄭師敗績甲午傳同○長秭丙寅一日今殷魯術丙寅二十九晦日甲午三十晦諸頊丙寅二日甲午七月一日俱後天一日黃帝夏周三統術丙寅三日甲午七月二日又後天二日

士琳按是朔日食劉歆以爲四月二日魯術分授時謂六月丙寅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九千八百三十五分入食限

經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長秭十二日今顓頊殷魯術十三日後天一日黃帝夏三統術十四日後天二日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長秭乙丑三日乙酉二十三日今雖魯術乙丑五日乙酉二十五日後天二日餘六術十四日後天一日

傳夏四月滕文公卒○戊寅晉師起長秭十三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秭同黃帝夏周三統術十四日後天一日六月晉楚遇于鄢陵○癸巳潘尪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長秭二十八日今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二十九日後天一日

士琳按劉歆以爲以九月周楚分姜氏云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長秭一日今七術十二月無丁巳似失閏大衍謂十一月丁巳朔交分入食限授時謂十一月丁巳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二千八百九十七分

入食限

傳六月戊辰士燮卒長秭九日今魯術與長秭同顓頊術十日後天一日秋七月壬寅朔鮑莊子智伯季孫宿如晉冬十月庚午圍鄭○壬午胥童以甲入于厲宮胥童之文而無日此經傳異年也杜注傳在前年經在今春從告是歲七術皆有閏然俱不在十二月下若以閏移置則十二月即爲閏月據殷魯術十二月三十日爲乙卯似與長秭同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十八年正月一日爲乙卯似後天一日

成公十八年戊子

經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弒其君州蒲傳同○長秭五日今殷魯術與長秭同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六日後天一日八日今唯魯術與長秭相同其餘六術俱八日後天一日

月邾子來朝築鹿囿己丑公薨于路寢傳同○長秭七日今殷魯術與長秭二十六日今唯魯術亦得二十七日後天一日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丁未葬我君成公術與長秭同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二十八日後天一日

傳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

參故不可立齊爲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庚申詳經（五日辛巳二十六日甲申二十九晦今殷魯術與長秝同黃帝顓頊周術庚午十六日辛巳二十七日甲申三十晦夏三統術庚午十六日辛巳二十七日甲申二月一日並後天一日）

傳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卽位于朝長秝庚申詳經（黃帝顓頊周術庚午十六日辛巳二十七日甲申三十晦夏三統術庚午十六日辛巳二十七日甲申二月一日並後天一日）

周魯術與長秝同夏三統術二日後天一日

襄公元年己丑

經九月辛酉天王崩杜注十五日今七術十六日後天一日

傳春己亥圍宋彭城

士琳按杜注下有二月則此己亥爲正月正月無己亥日誤正義曰長秝推此年正月庚戌朔其月無己亥圍宋彭城經在正月之下傳文下有二月則己亥必是正月亦無己亥與知是日誤今據七術所推正月庚戌朔己亥爲正月正月不容誤

長秝同

襄公二年庚寅

經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長秝十九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秝同黃帝夏周三統術二十七日後天一日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杜注三月無己酉今七術六月無庚辰

傳文下有二月則己亥必是正月亦無己亥與知是日誤今據七術所推正月庚戌朔己亥爲正月正月不容誤

士琳按傳有秋七月庚辰鄭伯睔卒于是乎月無己亥日誤正義曰長秝推此年正月庚戌朔其月無己亥圍宋彭城經在正月之下傳文下有二月則己亥必是正月亦無己亥與知是日誤今據七術所推正月庚戌朔己亥爲正月正月不容誤

士琳按杜注下有二月則此己亥爲正月正月無己亥日誤正義曰長秝推此年正月庚戌朔其月無己亥圍宋彭城經在正月之下傳文下有二月則己亥必是正月亦無己亥與知是日誤今據七術所推正月庚戌朔己亥爲正月正月不容誤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長秝二十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秝同黃帝顓頊周三統術得二十一日後天一日

傳襄公六年于鄭子國聘也注子國鄭穆公子

申朔九日得庚辰則傳與秝合知傳是而經誤也此經六月七月其文皆具所言誤者非徒字誤而已乃是書經爲誤七月之事錯書以爲六月故長秝云書于六月經誤言元本書之誤非字誤也

經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己丑葬我小君齊姜長秝十八日今殷魯術與長秝同黃帝夏周三統術二十四日後天二日

傳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己丑葬我小君齊姜長秝十八日今殷魯術與長秝同黃帝夏周三統術二十四日後天二日

襄公三年辛卯

經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長秝二十六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秝同黃帝夏周三統術二十七日後天一日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傳同

傳及杞桓公卒三月杜注此年三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與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長秝乙未十六日丁未二十八日今顓頊殷魯術乙未十七日丁未二十八日後天一日黃帝夏周三統術乙未十六日丁未二十八日後天一日黃帝夏周

襄公四年壬辰

經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杜注三月無己酉日誤今七術亦同

傳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長秝二日今顓頊殷魯術二十四日後天二日黃帝夏周三統術二十五日後天二日　冬十一月甲午朔長秝二日今顓頊殷魯術三日後天一日黃帝夏周三統術十四日後天二日

襄公五年癸巳

經十有二月公至自晉辛未季孫行父卒長秝二十日今殷魯術與長秝同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得二十一日後天一日

傳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庚戌使宣子朝遂弱城東陽而遂圍莒甲寅堙之環城傅于堞長秝九日今七術十月無庚戌　二十九日今黃帝夏三統術一日顓頊殷周魯術四月無甲寅

襄公六年甲午

經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長秝二日今顓頊殷魯術三日　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與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長秝乙未十六日丁未二十八日今顓頊殷魯術乙未十七日丁未二十八日後天一日黃帝夏周三統術乙未十六日丁未二十八日後天一日黃帝夏周

傳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長秝二日今顓頊殷魯術二十四日後天二日黃帝夏周三統術二十五日後天二日　冬十一月甲午杞伯姑容卒長秝二日今顓頊殷魯術三日後天一日黃帝夏周三統術十四日後天二日　會于城棣以救之長秝十二日今顓頊殷魯術十三日後天一日黃帝夏周

公子燮長秝庚辰十二日庚寅二十二日今頻陂魯術庚辰十三日庚寅二十三日後天一日黃帝夏周三統術庚辰五月甲辰會于邢邱長秝七日今唯魯術與長秝同餘六術俱八日後天一日

襄公九年丁酉

經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長秝二十九日今秋七術五月無辛酉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長秝二十三日今七術二十四日後天一日杜注見後案今七日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杜注見後案今七術十二月內無己亥

士琳按傳云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此經傳異月同日也杜于經下注傳言十有一月己亥以長秝推之十二月無己亥經誤正義曰經書十二月己亥同盟于戲傳言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經傳不同必有一誤而傳于戲此年不得有二己亥在盟之下更言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已亥在癸亥之前二十四日杜以長秝推之十一月庚寅朔十一月己未朔五日得己亥故長秝參校上下己亥在十一月十日又十二月五日有癸亥則其月不得有己亥經書十二月誤也此誤者唯以一字誤爲二非書經誤也

傳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鄗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黡門于北門杞人郯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汜長秝庚午十一日甲戌十五日今唯魯術與長秝同餘六術庚午十二日甲戌十六日後天一日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杜注癸亥十二日今唯魯術與杜氏同餘六術六日後天一日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

杜注見後案今唯夏術十二月而月無戊寅餘六術是年無閏

士琳按杜注以長秝參校上下此年不得有閏月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疑閏月當爲閏五月則後學者自知轉日爲月晉人三帥四軍更攻鄭門門各五日首各一攻鄭三受敵欲以苦之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攻輒五日凡十五日鄭故不服而去明日戊寅濟于陰阪復侵鄭外邑正義曰杜以長秝推之此年無閏故知此閏字當爲閏五又月當爲日也正義又曰衛氏雖云案昭二十年朔旦冬至其年云閏月戊辰殺宣姜又二十二年云閏月取前城并不應有閏而傳稱閏是史之失錯不必皆在應閏之限杜豈得云此年不得有閏而改爲閏五日也若然閏月殺宣姜閏月取前城皆爲閏五日乎秦氏釋云以傳云三分四軍又云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既言三分則三分攻門計癸亥至戊寅濟于陰阪上下五日三五十五日明日戊寅十六日番別攻門符合故杜爲此解蘇氏又云案長秝襄十年十一月丁未是二十四日十一年四月己亥一百七十三日計是十九日據丁未至己亥一百七十三日計十年十一月之後十一年四月之前除兩箇殘月惟置四箇整月用日不盡尚餘二十九日故杜爲長秝于十年十二月後置閏既十年有閏明九年無閏也

經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長秝八日今唯魯術術五月無甲午傳同

傳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杜注癸丑月二十六日今頻陂魯術二十八日後天一日黃帝夏周三統術二日癸丑夏四月戊午會于相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杜注戊午月一日丙寅四月九日今魯術戊午二日丙寅十日黃帝夏殷周三統術戊午三日丙寅十一日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杜注月四日今唯魯術五日後天一日餘六術五月無庚寅

士琳按正義曰杜明言癸丑是三月二十六日下四月戊午云月一日五月庚寅云月四日甲午云月八日所以明言日者欲證前九年閏月戊辰宣姜又二十二年朔旦冬至其年閏

傳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長秝十九日今殷魯術與長秝同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二十六日後天一日　秋七月同盟于亳⊙丙子伐宋長秝十七日今顓頊殷魯術二十八日後天二日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長秝二十六日今顓頊殷魯三統術二十七日後天一日黃帝夏周術二十八日後天二日　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長秝十日今殷術與長秝同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二十九日後天一日　十一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庚辰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長秝庚辰三日壬午五日己丑十二日今殷魯術寅一日庚辰四日壬午六日己丑十三日後一日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戊寅二日庚辰五日壬午七日己丑十四日後天二日　士琳按經于秋七月下有會于蕭魚之文杜于傳下注云經書秋史失之正義曰會于蕭魚經雖無月但會下有冬故以爲會在秋也傳言日月次第分明是經誤史官失之也

襄公十二年庚子

襄公十三年辛丑

經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長秝十四日今晦魯術與長秝同餘六術十五日後天一日

襄公十四年壬寅

經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長秝一日今朔魯術二日黃帝顓頊殷周三統術三日

士琳按劉歆以爲前年十二月二日宋燕分授時謂是歲二月乙未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一千三百九十三入食限也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己未衛侯出奔齊傳同○長秝二十六日今顓頊殷魯術二十七日後天一日　秋七月同盟于亳⊙丙子伐宋長秝二十八日今顓頊殷魯術二十九日後天二日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長秝二十六日今顓頊殷魯三統術二十七日後天一日黃帝夏周術二十八日後天二日　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長秝十日今殷術與長秝同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二十九日後天一日　十一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庚辰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長秝庚辰三日壬午五日己丑十二日今殷魯術寅一日庚辰四日壬午六日己丑十三日後一日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戊寅二日庚辰五日壬午七日己丑十四日後天二日　士琳按經于秋七月下有會于蕭魚之文杜于傳下注云經書秋史失之正義曰會于蕭魚經雖無月但會下有冬故以爲會在秋也傳言日月次第分明是經誤史官失之也

襄公十五年癸卯

經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長秝十一日今殷周魯術與長秝同黃帝顓頊夏三統術十二日後天一日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杜注同而黃帝夏術入月無丁巳與杜注同四日距朔太遠亦失　士琳按杜注八月無丁巳丁巳七月一日也日月必有誤據劉歆以爲五月二日魯遊分差氏云七月丁巳朔食失閏也太衍同授時謂七月丁巳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三千三百九十四分入食限唯劉孝孫謂推合丁巳朔並合朔日而食

經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長秝十一月九日今七術十一月無癸亥

襄公十六年甲辰

經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長秝二十六日今七術三月中無戊寅　五月甲子地震長秝十三日今七術五月無甲子

傳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長秝九日今七術六月無庚寅

襄公十七年乙巳

經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長秝二十四日今殷魯術與長秝同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二十五日後天一日　夏六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傳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于華臣氏華臣氏

國人從之長秝二日今殷魯術與長秝同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天一日

襄公十八年丙午

傳冬十月會于魯濟○丙寅晦齊師夜遁長秝十一日今殷魯術與長秝同黃帝顓頊夏三統術十月一日　十一月丁卯朔日有食之杜注同而黃帝夏術入月無丁卯與杜注同四日距朔太遠亦失　士琳按杜注八月無丁巳丁巳七月一日也日月必有誤據劉歆以爲五月二日魯遊分差氏云七月丁巳朔食失閏也太衍同授時謂七月丁巳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三千三百九十四分入食限唯劉孝孫謂推合丁巳朔並合朔日而食

經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長秝十一月九日今七術十一月無癸亥

襄公十九年丁未

經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傳異見後○長秝二十九日今七術七月四日壬寅七日甲辰九日今七術十二月無此四日

襄公二十年戊申

經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長秝二十二日今殷魯術與長秝同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二十三日後天一日　夏六月庚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渥淵長秝三日今殷魯術

與長麻同黃帝及顓頊夏
周三統術四日後天一日冬十月丙辰朔日有
食之長麻一日今殷魯術與長麻同黃帝
士琳按劉歆以爲八月秦周分授時謂十月
丙辰朔加時在晝交分十三日七千六百八
入食限

襄公二十一年乙酉

經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長麻一日今顓頊殷
夏周三統術二十
日後天一日
士琳按劉歆以爲七月秦晉分授時謂九月
庚戌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三千六百八
十二分入食限

經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長麻一日今殷魯
顓頊夏周三統術
二日後天一日
士琳按劉歆以爲八月秦周分姜氏云比月
而食宜在誤係大衍謂十月庚辰朔日在黃
道角四度弱非食限授時謂十月己過交限
不應頻食姜說爲是

襄公二十二年庚戌

經秋七月辛酉叔老卒長麻十六日今七
十七日後天一日
傳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己巳伯
張卒長麻二十五日今七術十二月鄭游眅將
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丁巳其
夫攻子明殺之杜注十二月無丁巳丁巳十一
月亦無丁巳與長麻同

襄公二十三年辛亥

經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長麻一日今殷
後天一日黃帝夏周三
統術三日後天二日

士琳按劉歆以爲前年十二月二日癸亥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
授時謂二月癸亥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百分
日五千七百三分入食限

經三月己巳杞伯句卒長麻二十八日今殷魯
夏周三統術二十
九日後天一日
傳同○長麻十日今顓頊殷周魯術與長麻同黃帝顓頊
日黃帝三統術得十二日俱後天二日獨夏術八月無己卯
孫紇出奔邾傳同○長麻七日今顓頊殷周魯
術十月無乙亥

襄公二十四年壬子

經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長麻一日今殷
黃帝顓頊夏周三統
術二日後天一日
士琳按劉歆以爲五月魯趙分授時七月甲
子朔加時在晝日食九分六秒

經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長麻一日今顓頊殷
夏周三統術二
日後天一日
士琳按正義曰漢志律歷志載劉歆三統之
術以爲五月二十二分月之二十乃爲一交
以爲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正在朔則日
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
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
朔又食而二十一年九月十月頻月日食此
年七月八月日食凡交前十五度交後十五
度並是食竟去交遠則日食漸少去交近則
日食漸多正當交則日食既若前月在交之末度
一度日食則至後月之朔日猶在交之初二度以後則後月復食無
未出食竟月行天既匝來及于日或可更食
若前月日在交初二度以後則後月復食無
疑今七月日食既而八月又食于推步之術
必無此理蓋古書磨滅致有錯誤劉炫云漢
末以來八百餘載都無頻月日食之事天道
轉運古今一也後世既無其事前世理亦當
然而今有頻食與術不符有交之所在日月
必食日食在朔月食在望日月共盡一體日
食少則月食多日食多則月食少日食盡則
前後望月不食月食盡則前後朔日不食以
其交道既不復共相掩故也此與二十一年
頻月日食理必不然但其字則變古言豪改
篆爲隸書則繚以代簡紙以代繒多驗世代
年數遙遠喪亂或轉寫誤失其本眞先儒因
循莫能改易執文求義理必不通後之學者
宜知此意也今據漢書五行志又云劉歆以
爲六月晉趙分董仲舒以爲比食又說陰大
衍謂不應頻食在誤係是月癸巳誤在黃
道星二度弱非食限授時亦謂立分不叶不
應食大衍說是

襄公二十五年癸丑

經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傳同○長麻十七日今顓
頊殷魯術與長麻同黃帝夏
周三統術十八日後天一日六月壬子鄭公孫
舍之帥師入陳長麻二十四日今唯魯術與長
日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邱杜注見後案
無己

士琳按傳云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邱齊成
故也此經傳異月同日也杜于經下注己巳

七月十二日經誤正義曰傳云七月經言八月杜以長秝校之七月十二日有己巳知是經誤也

傳夏五月莒爲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魯甲戌鄆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丁丑崔杼立而相之○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丁亥葬諸士孫之里乙亥同經○長秝甲戌十六日丁丑十九日辛巳二十三日丁亥二十九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秝同黃帝夏周三統術甲戌十七日丁丑二十日辛巳二十四日丁亥三十日後天一日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甲午祲

掩書土田長秝八日今殷魯術與長秝同黃帝顓頊三統術九日後天一日

襄公二十六年申寅

經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長秝七日甲午十日今殷魯術與長秝同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八日甲午三統術辛卯八日甲午十一日後天一日

傳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甲午衛侯入辛卯甲午同經○庚寅長秝六日今殷魯術與長秝同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七日後天一日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長秝一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秝同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二日後天一日

乙酉入南里墮其城長秝六日今七術十二月無乙酉

襄公二十七年乙卯

經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長秝今顓頊殷魯術六日後天一日黃帝夏周三統術七日後天二日冬十有二月

乙亥朔日有食之杜注見後案今七術十二月無乙亥

士琳按傳云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秝過也此經傳異月同日也杜于經下注云十一月乙亥朔加時在畢交分入限應食大衍同授時謂是歲十一月乙亥朔加時在畢交分初

申再失閏若是十二月則爲三失閏故知經誤正義曰此經言十二月而傳言十一月今杜以長秝推之乙亥是十一月朔非十二月也傳曰辰在申再失閏矣若是十二月當爲辰在亥以申爲亥則是三失閏非再失也推秝與傳合知傳是而經誤也杜于傳下又注云十一月乙亥朔加時在畢交分入限應食大衍同授時謂是歲十一月乙亥朔非十二月爲建戌而歲終焉是故明年經書春無冰傳以爲時侯也若不復頓置二閏則明年春是今之九月十月十一月無冰非天時也傳曰辰在申再失閏矣若是十二月當爲一月也今之九月十一月朔非十二月

日八百二十五分入食限

傳五月甲辰晉趙武至于宋丙午鄭良霄至長麻甲辰二十七日丙午二十九日今殷曆術甲辰二十八日丙午三十日後天一日顓頊術甲辰亦二十八日五月無丙午黃帝夏周三統術六甲辰二十九日後天二日五月亦無丙午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盟于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鄭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于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于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于趙孟○壬申左師復言于子木長麻丁未一日戊申二日甲寅八日丙辰十日壬戌十六日丁卯二十一日戊辰二十二日庚午二十四日壬申二十六日今術與長麻同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丁未二日戊申三日甲寅九日丙辰十一日壬戌十七丁卯二十二日戊辰二十三日庚午二十五日壬申二十七日後天一日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爲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辛巳同術○長麻庚寅二日庚辰術二日殷魯術辰五日今顓頊殷周魯術甲辰二日後天一日辛巳七日後天一日

襄公二十八年丙辰

經十有二年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甲寅見殺長麻十七日乙未杜注見後案今顓頊殷周魯術甲寅亦十七日與長麻同黃帝夏三統術甲寅傳異

術甲寅十八日後天一日而七術并推得十二月無乙未

士琳按杜注十二月無乙未日誤正義曰甲寅之後四十七日始得乙未則甲寅乙未不

寅之後四十二日始得乙未也經有十二月戊戌朔甲寅是

得同月長麻推此年十二月戊戌朔甲寅是

十七日其月無乙未也經有十一月十二月

月不容誤知日誤也

傳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

召之長麻十八日今顓頊殷周魯術與長麻同十黃帝夏周三統術十九日後天一日

一月乙亥嘗于太公之廟慶舍涖事○丁亥伐

西門弗克○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長麻乙亥八日丁亥二十日癸巳二十六日今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與長麻同殷魯術乙亥二十五日癸巳二十六日

士琳按傳又有云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

傳十二月乙亥朔齊人葬莊公頍于大寢杜注十二月戊戌朔乙亥誤今顓頊殷周魯術與杜注同黃帝夏三統術十二月丁酉朔先天一日

襄公二十九年丁巳

經夏五月公至自楚庚午衛侯衎卒長麻五日今唯魯術與長麻同黃帝夏周三統術十九日先天一日

傳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于北郭長麻七日今無異術二日今顓頊殷周魯術與長麻同黃帝夏周三統術十一日

士琳按杜長麻皆以二月癸卯爲是然以長麻推之二月無癸卯而三月有癸卯三月己巳朔癸卯十五日也

大夫高止于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長麻三日今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二日先天一日

士琳按傳文有云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杜氏長麻曰起文十一年三月甲子朔盡

襄三十年二月二十三日癸未七十三年積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也其間有二十七閏率三十二月有奇則一年積閏也今計至襄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凡有二萬五千七百五十二日故傳曰再失閏也從乙亥朔之後至襄三十年二月癸未其間當八百五十日而有九百八日長五十八日再失閏復于此也雖不知春秋時秝本術今則用此驗眾閏從文十年上盡隱之前年一百七年三十九閏又從襄三十年下盡哀二十七年七十六年二十八閏閏之大數皆與古今眾家法符雖春秋每閏小有失文大凡二百五十年內有九十四閏亦無違也

傳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戊子僖括圍爲逐成己亥長秝見後案戊子長秝二十九日今七術四月無己亥而戊子則誰夏術得三十日後天一日餘六術與長秝同

士琳按傳云己亥長秝作乙亥謂乙亥乃月之十六日若從杜氏乙亥則唯夏術十七日後天一日餘六術皆與長秝同究未審征南何據也

傳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殺單蔑甘過殺佞夫長秝五日今黃帝夏周三統術與長秝同顓頊殷魯術四日後天一日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驷氏之甲伐而焚之○辛丑子產欲伯有氏之死者而�slash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眾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于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于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也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長秝庚子十三日辛丑十四日壬寅十五日癸卯十六日乙巳十八日癸丑二十六日今黃帝夏周三統術與長秝同顓頊殷魯術庚子十五日辛丑十三日壬寅十四日癸卯十五日乙巳十七日癸丑二十五日先天一日　月甲子奔晉駟帶逭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已巳復歸長秝七日己巳十二日今七術與長秝同

襄公三十一年己未

經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傳同○長秝二十九日今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與長秝同殷周三統術正月無乙未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傳同○長秝癸巳十二日己亥日今唯夏術九月無此兩日餘夏術十三日今黃帝周三統術殷魯術二十二日先天一日　己亥仲孫羯卒傳同○長秝二十六日今七術四月無己亥而戊子則誰夏術得三十日後天一日餘夏術十日　月無癸酉

昭公元年庚申

經六月丁巳邾子華卒長秝十一日今七術六月無丁巳　公孫段氏重文

經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傳同○杜注見後案今黃帝顓頊殷周魯術五日夏三統術六日

士琳按杜注長秝推己酉十二月六日經傳皆言十一月月誤也正義曰下有十二月甲辰朔甲辰之前傳言十二月晉既烝趙孟乃知十一月己酉故杜以長秝推己酉故知十一月誤者正謂十一月己酉是十二月六日經傳皆言十一月月誤也必辰朔甲辰後五日得己酉則己酉是十二月六日而此邾教之卒經傳皆云己酉杜以服言不通故爲此解云晉既烝趙孟乃烝其家廟則晉烝當在甲辰之前當言十一月己酉杜謂十一月誤者正謂十一月己酉字誤也

不得有己酉以己酉爲誤十一月非誤也必知然者若以爲十二月己酉則六日己酉子弃晉至晉猶見趙孟七日庚戌趙孟卒便是日相近切迫無相見之理故知十一月爲是己酉爲誤劉炫以爲杜云誤者以十一月杜言十一月誤當云十二月案下文趙孟庚戌卒彼是邾教今日死趙孟明日卒則子弃晉不得見趙孟而議其緣故謂十一月是己酉字誤也

士琳按杜注甲辰十二月朔晉既烝趙孟乃烝其家廟則晉烝當在甲辰之前傳言十一月朔也若是夏長秝十一月己酉則六日庚戌趙孟卒子弃晉至晉猶見趙孟七日庚戌趙孟卒便是日相近切迫無相見之理故知十一月爲是己酉爲誤劉炫以爲杜云誤者以十一月杜言十一月誤當云十二月案下文趙孟庚戌卒彼是邾教今日死趙孟明日卒則子弃晉不得見趙孟而議其緣故謂十一月是己酉字誤也

士琳按杜注甲辰十二月朔晉既烝趙孟乃烝其家廟則晉烝當在甲辰之前傳言十一月朔也若是夏長秝十一月己酉則六日庚戌趙孟卒子弃晉至晉猶見趙孟七日庚戌趙孟卒便是日相近切迫無相見之理故知十一月爲是己酉爲誤劉炫以爲杜云誤者以十一月杜言十一月誤當云十二月案下文趙孟庚戌卒彼是邾教今日死趙孟明日卒則子弃晉不得見趙孟而議其緣故謂十一月是己酉字誤也

月傳言十二月月誤也劉炫以爲晉承及趙
孟適南陽並在十一月之前文繫十二月者
欲見丞後卽行先公後私十二月之文爲下
甲辰朔起本文于月遙屬下明晉丞猶在朔
前十二月非誤也若必如劉言傳當云晉旣
丞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十二月甲辰朔
丞于溫足明先公後私之義何須虛張十二
月于上遙爲甲辰朔起本傳文上下未有此
例劉炫之言非也

昭公二年辛酉

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長麻二日今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一日先天一日

昭公三年壬戌

經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傳同○長麻十日今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與長麻同殷魯術九日先天一日

昭公四年癸亥

經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長麻二十九日今唯魯術二十八日先天一日餘六術與長麻同

傳六月丙午楚子會諸侯于申長麻十七日今顓頊殷周魯術與長麻同黃帝夏三統術十八日後天一日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杜注八月無甲申日誤今七術並同

士琳按正義曰長麻推此年七月己未朔三十六日得甲申八月己丑朔其月無甲申而傳上有七月下有九月月不容誤故知日誤

傳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長麻二十七日今魯術得二十六日先天一日後天一日

昭公五年甲子

經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傳同○長麻十五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麻同黃帝夏周三統術二十六日後天一日

昭公六年乙丑

傳昭七年傳鑄刑書之歲二月杜注在前年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杜注壬子三日今七術壬子六年三月亦無壬子餘六術三月三日與長麻同

傳六月丙戌鄭災長麻八日今殷魯術與長麻同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六月無丙戌

昭公七年丙寅

經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傳同○長麻一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麻同黃帝夏周三統術二日後天二日

士琳按傳云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于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杜注衛地豕韋也魯地降婁也日食于豕韋之末及降婁之始乃息杜又注周四月今二月故曰在降婁漢書五行志曰劉歆以爲二月魯衛分今攷劉歆前後皆言周建似此歲未必獨言夏建疑二月乃二日之誤授時謂是月甲辰朔加時在畢交分二十七日二百九十八分入食限

經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長麻二十二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麻同黃帝夏周三統術二十八日後天一日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長麻十四日今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十有五日後天一日

傳春王正月鄭平齊求之也癸巳齊侯次于

昭公九年戊辰

傳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城父（長秝二月無庚申庚申三月二十九日必有誤也今顓頊術二月二十八日殷魯術二月二十七日與長秝異唯黃帝夏周三統術二月內無庚申日）

士琳按是年經夏四月陳災傳書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臨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杜注火出于周爲五月而以四月出者以長秝推前年誤置閏正義曰今經書四月陳災傳言火出而火陳火得以四月出者長秝云閏當在此年五月後而在前年故火以四月出也長秝以爲前年閏八月則此年四月五日得中氣二十日得五月節故四月得火見

昭公十年己巳

經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戊子晉侯彪卒（傳同○長秝四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秝同黃帝夏殷三統術五日後天一日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長秝十三日今顓頊殷周三統術與長秝同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與長秝同殷魯術十二日先天一日）

傳五月庚辰戰于稷欒高敗又敗諸莊（長秝五月無庚辰庚辰四月二十五日也日月必有誤今七術五月亦無庚辰與長秝同）

昭公十一年庚午

經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傳同○長秝七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秝同黃帝夏周三統術八日後天一日）五月甲申

傳五月甲申朔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有以歸用之（長秝二十一日今顓頊殷周三統術二十日先天一日黃帝夏殷周三統術十一月無丁酉）

傳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執之（長秝十六日今黃帝顓頊殷周魯術與長秝同夏三統術十七日後天一日）

昭公十二年辛未

經三月壬申鄭伯嘉卒（長秝二十八日今顓頊殷周魯術與長秝同黃帝夏三統術二十九日後天一日）

傳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綏皋歸（長秝十一日今黃帝顓頊殷周魯術與長秝同顓頊三統術與長秝同殷魯術十日先天一日）冬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遂絞而立公子跪尋○丙申殺甘悼公而立成公之孫鬷丁酉殺獻大子之傳（長秝二十八日今顓頊殷周魯術與長秝同黃帝夏周三統術壬申二十五日丙申二十六日丁酉二十七日）

昭公十三年壬申

經八月甲戌同盟于平邱（傳同○長秝四日今顓頊殷周魯術與長秝同黃帝夏三統術九日後天一日）

傳夏五月癸亥王綽于芈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干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葉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眾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眾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長秝癸亥二十六日乙卯十八日丙辰十九日今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與長秝同殷魯術癸亥二十五日乙卯十七日丙辰十八日先天一日）

士琳按經傳異月而經無日名經于夏四月下有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于乾谿杜于傳下注癸亥五月二十六日皆在乙卯丙辰之後傳終言之經書四月誤正義曰此癸亥之日實在乙卯丙辰之後傳先言之者因申亥求王遂言王縊是傳終言之也既以五月統癸亥之日而乙卯丙辰亦是五月之日雖則言有顛倒即令蒙此五月之文也劉炫云杜此注經書四月誤案上經注云靈王實以五月死楚人生失靈王本其始禍以赴公之孫鬷丁酉殺獻大子之傳杜非今知不然者以其生失靈王不知死在五月遂以四月始禍言靈王之死是其錯誤之事于文似異義實一也劉

昭公十四年癸酉

傳九月甲午楚子殺闔成然而滅蔡氏之族（長秝四日今顓頊殷周魯術與長秝同黃帝夏三統術九日後天一日）

昭公十五年甲戌

經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傳同○長秝十六日今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與長秝同殷魯術癸酉二十五日乙卯十七日丙辰十八日先天一日）

士琳按劉歆以爲三月魯術分今攷三統術

六月丙戌朔無丁巳日三月丁巳朔似魯衛當作齊衛大衍謂五月丁巳朔食失一閏授時謂五月丁巳朔加時在晝交分十三日九千五百六十七分入食限

傳六月乙丑王大子壽卒長秝九日今七衛六月無乙丑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長秝二十三日今七衛八月無戊寅

昭公十六年乙亥

經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長秝二十一日帝夏周三統術與長秝同顓頊殷魯術二十日先天一日

傳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長秝十五日今帝顓頊夏周三統術與長秝同殷魯術十四日先天一日

昭公十七年丙子

經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傅同○長秝一日今七衛六月無甲戌

士琳按傅云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用幣杜注過春分而未夏至正義曰此年六月日食是夏之四月正陽之月也劉歆以爲六月二日魯趙分今三統推得六月甲辰朔是月無甲戌七月癸酉朔二日得甲戌且六月當爲晉趙分七月方爲魯趙分似六月乃七月之訛姜氏謂六月乙巳朔交分不叶不應食當誤大衍謂五月丙午朔大日食黃道婁四度閏月丙子小六月乙巳大非食限甲戌是九月朔授時謂九月甲戌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日七千六百五十分入食限

傳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絳縣人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

長秝丁卯二十五日庚午二十八日今七衛九月無此兩日

士琳按經傳異月而經無日經于八月下有

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文

昭公十八年丁丑

經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傅同○長秝十四日今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與長秝同殷魯術十三日先天一日

傳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長秝十六日今黃帝夏周三統術與長秝同顓頊殷魯術十五日先天一日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長秝丙子八日戊寅十統術與長秝同殷魯術丙子七日戊寅九日先天一日

昭公十九年戊寅

經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殺其君買己卯地震長秝五日己卯十六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秝同黃帝夏周三統術戊辰六日己卯十七日後天一日

傳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乙亥同盟于巿戊辰同經○乙亥長秝十二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秝同黃帝夏周三統術十三日後天一日七月丙子齊師入紀長秝十四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秝同黃帝夏周三統術十五日後天一日

昭公二十年己卯

經十有一月辛卯蔡侯盧卒長秝七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秝同黃帝夏周三統術八日後天一日

傳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杜注見後案今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正月一日殷魯術三月一日七術並推得二月無己丑

士琳按杜注是歲朔旦冬至之歲也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時史失閏閏更在二月記南至故獨以二月望氣則服意以爲當時惑人置冬至于正月之內獨梓慎知二月己丑是眞冬至年其義或當然也漢書律曆志曰

文公二十年距辛亥百三十三歲是辛亥後八章首也正月己丑朔旦冬至失閏故傳因二月己丑日南至五經算術甄鸞按周秝昭公十九年歲在戊寅其年閏十二月其月大己未朔二十年歲在己卯正月大己丑朔旦爲冬至而昭公十九年不置閏以己丑朔旦爲冬至而昭公十九年不置閏乃以閏十二月爲正月故以爲二月也大衍謂正月辛酉小己丑冬至閏二月庚申小又謂三統秝昭公二十年己丑日南至與麟德及開元秝同朕則入雨水後七日亦入降婁七度非魯衛之交也

傳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于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癸卯取大子樂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丙辰衛侯在平壽○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長秝丙申九日癸卯十六日今丙申癸卯丙辰二十九日丁巳晦三十日今丙申癸卯丁巳晦魯術亦無此日餘六術推得六月一日亦不合

士琳按正義曰丙辰丁巳乃是頻日其事餅多不應二日之中並爲此事今杜不云日誤者以誤在可知故杜不言且宣二年壬申朝于武宮注云壬申十月五日既有日而無月冬又在壬申下明傳文無較例又注哀十一年傳云此事經在十二月鑫上今倒在下更具列其目以爲別者邱明本不以爲義例故不皆齊同如杜此言或傳因簡牘之斷不復具題其日月劉炫以爲日誤而規杜氏非也

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長秝一日後天一日今魯術二七月無戊午日○長秝一日後天一日餘六術八月辛亥公子朝諸師圍子玉舊子商勦出奔晉長秝二十五日今七術八月無辛亥閏月戊辰殺宣姜長秝十二日今唯魯術是歲閏正月餘六術是年並無閏月　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長秝七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秝同○長秝一日夏周三統術八日後天一日

昭公二十一年庚辰

經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傳同○長秝一日今魯術二日後天一日夏周三統術三日後天二日

士琳按傳云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于梓愼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杜注二分日夜等故言同道二至長短極故相過正義曰日之行天一日一周日月異道互相交錯月之一周必半在日道裏從內而出外也或六而入內也半在日道表從內而出外也或六入七出或七入六出凡十三出入而與日一會秝家謂之交道通而計之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有一交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此自然之常數也交數滿相過非二至乃相過也傳之所言以二分日夜等者春分之時朔則日在婁望則月在角秋分之時朔則日在角望則月在婁婁角是天之中道日月俱從中道故晝夜等似有體敵之理月可敵日冬至之時朔則日在牛望則月在井夏至之時朔則日在井望則月在斗斗井南北晝夜長短之極似若月之極長可以掩日朕故云至相過謂絕相懸殊也此至惟冬至耳言二至者舉全句以成文此皆假託以爲言也劉歆以爲五月二日魯趙分授時謂七月壬午朔加時在婁五度入食限

八月乙亥叔輒卒長秝二十五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秝同○長秝一日後天一日

傅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壬寅華向入魯術與長秝同○長秝一日後天一日

則日在井望則月在斗斗井南北晝夜長短之極似若月之極長可以掩日朕故云至相過謂絕相懸殊也此至惟冬至耳言二至者舉全句以成文此皆假託以爲言也劉歆以爲五月二日魯趙分授時謂七月壬午朔加時在婁五度入食限

八月乙亥叔輒卒長秝二十五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秝同○長秝一日後天一日

昭公二十二年辛巳

經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傳同○杜注四月十九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秝同黃帝夏周三統術二十日後天一日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杜注見後案今顓頊殷魯術黃帝夏周三統術二日

士琳按杜注此月有庚戌又以長秝推校前後當爲癸卯朔書癸酉誤正義曰案傳十二月庚戌晉籍談云云庚戌上去癸酉三十七日若此月癸酉朔其月不得有庚戌也又傳十二月下有閒月晉笄還云云又云辛丑伐

京辛丑是壬寅之前日也二十三年傳曰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郟則辛丑是閏月之晦日也又計明年正月之朔與今年十二月當有一閏相去當爲五十九日此年十一月爲癸卯朔經書癸酉明是誤也故言長秝推校十一月小甲戌朔傳有乙酉十二月也又有己丑十六日也十二月大癸卯朔傳有庚戌八月也閏月小癸酉朔傳有閏月辛丑二十九日也明年正月壬寅朔則上下符合矣劉歆以爲十月楚鄭分大衍謂十二月癸酉大朔日食黃道箕四度半強授時謂十二月癸酉朔交分十四日一千八百八食限杜預以長秝推之當爲癸卯非是

傳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啟帥師伐莒○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雚傷省臧士平出奔楚長秝甲子十七日己巳二十二日今殷魯術頒殷術與長秝同黃帝夏周三統術甲子十八日己巳二十三日後天一日○戊辰劉子巒卒乙丑同經○戊辰杜注二十二日今頒殷魯術與杜注同黃帝夏周三統術戊寅

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王戊辰劉子巒卒單子以王猛入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乙丑晉子平時王城杜子傳下注丁巳在十月經書秋誤正義曰傳言冬十月丁巳杜以長秝推之丁巳是十月十四日經書此事在秋其下乃有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子王城庚申單子劉蚡以王師敗績于郊長秝丁巳十四日庚申十日今七術十月無此兩日

士琳按經于秋下有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杜子傳下注丁巳在十月經書秋誤正義曰傳言冬十月丁巳杜以長秝推之丁巳是十月十四日經書此事在秋其下乃有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子王城庚申單子劉蚡以王師敗績于郊七日庚申十日今七術十月無此兩日

知經誤

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己丑敬王即位長秝乙酉十二日己丑十六日今七術十一月無此兩日

士琳按經傳異月而經無日經于冬十月下云王子猛卒杜于傳下注乙酉在十一月經書十月誤正義曰傳言十一月乙酉杜以長秝推校之乙酉是十一月十二日知經書十月誤也

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長秝八日今七術閏月晉箕遣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長秝二十九日今七術是年閏有閏而不在十二月下

昭公二十三年壬午

經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癸丑叔鞅卒長秝十二日今七術同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傳同○長秝二十九日今三十日後天一日黃帝夏周三統術七月無戊辰

士琳按傳云戊辰晦戰于雞父注七月二十九日正義曰此書戊辰而不言晦者釋例曰經傳之見晦朔此時史隨其日而存之無義

例也正義又曰難父之戰經傳備詳其例非夷之實晦戰而經不書晦明經不以晦示褒貶

八月乙未地震長秝二十七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秝同黃帝夏周三統術二十八日天一日

傳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郟癸卯鄆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閒庚戌遷秝長壬寅一日癸卯二日丁未六日庚戌九日今七術並同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長秝十五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秝同黃帝夏周三統術二日後天一日

尹圍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癸未周三統術十六日後天一日

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戊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

如劉甲子王子朝入于王城長秝壬午十四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秝同黃帝夏周三統術癸未十五日己丑二十日庚寅二十一日甲午二十五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秝同黃帝夏周三統術壬午十四日丙戌十七日己丑二十日庚寅二十一日甲午二十五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秝同黃帝夏周三統術戊申十四日癸未十五日丙戌十八日己丑二十一日庚寅二十二日甲午二十六日後天一日

一秋七月戊申鄆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丙辰又敗諸鄆甲子尹辛取西閻丙寅攻瓶

瓶潰長秝戊申九日丙辰十七日甲子二十七日今殷魯術與長秝同黃帝夏周三統術丙寅二十七日今殷魯術與長秝同黃帝夏周三統術甲子二十五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秝同黃帝夏周三統術戊申二十八日丙寅二十八日後天一日八月丁酉南宮極震長秝二十九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秝同黃帝夏周三統術己酉三十日後天一日

士琳按此與經書地震非一事也杜注經書乙未地動魯地也丁酉南宮極震周地亦震謂魯國之地動也丁正義曰經書乙未地震謂魯國之地動也丁酉南宮極震則周地亦震周魯相去千里故震日不同

冬十月甲申吳太子諸樊入郟長秝十七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秝同黃帝夏周三統術十八日後天一日

昭公二十四年癸未

經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羯卒長秝二十一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秝同黃帝夏周三統術二十二日後天一日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劉歆傳同○長秝一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秝同黃帝夏周三統術二日後天一日

士琳按傳云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二日魯趙分授時謂五月乙未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日三千八百三十九分入

食限

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杜注丁酉九月五日有日無月今七術八月無丁酉

七月甲午朔九月癸巳朔五日得丁酉文在

八月之下是有日而無月也

傳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囂以甘桓公見

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長秝十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秝同黃帝夏周三統術辛丑六日今殷魯術與長秝同黃帝夏周三統術戊午二十三日後天一日

王子朝○戊午王子朝入于鄩長秝戊午二十三日今殷魯術與長秝同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辛丑六日後天一日

攻瑕及杏皆潰長秝八日今七術九日後天一日　冬十月癸酉

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長秝癸酉十一日甲戌十二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秝同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癸酉十二日甲戌十三日後天一日

昭公二十五年甲申

經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傳同○長秝十二日今七術九月無己亥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長秝十二日今七術十月無戊辰

辰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傳同○長秝十一日今七術十一月無己亥

傳九月戊戌伐季氏長秝十一日今七術九月無戊戌冬十月辛酉昭子齊于其寢使祝宗祈死○壬申尹文公涉于瑕焚東訾不克戊辰同經○長秝辛酉五日壬申十六日今七術十月庚辰朔庚辰齊侯陽生入于郟長秝二十五日今七術十月庚辰朔庚辰

士琳按是歲經有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之文傳亦有秋書再雩旱甚也之文正義曰月有三辛上旬之辛也季辛下旬之辛也長秝推校此年七月己丑朔上辛月三日季辛二十三日也不書其日之辰空言辛者本見旱甚欲知二雩相去遠近耳無取于辰故空言辛也今顓頊殷魯術上辛月四日季辛二十四日後天一日黃帝夏周三統術上辛月五日下辛二十五日後天二日以非

長秝己巳十八日庚午十九日丙子二十五日丁丑二十六日戊辰二十九日辛巳三十日今殷魯術與長秝同顓頊術唯七月無辛巳餘亦與長秝同黃帝夏周三統術己巳十九日庚午二十七日庚辰三十日丙子二十六日丁丑二十日後天一日而七月亦無辛巳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長秝丙申十六日辛丑二十一日今殷魯術與長秝同顓頊夏周三統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長秝辛酉十一日癸酉二十三日甲戌二十四日今唯夏術辛酉十三日癸酉二十四日甲戌二十五日後天二日癸酉二十六日後天一日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長秝四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秝同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五日後天一日

昭公二十七年丙戌

傳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滅其族以說于國長秝十四日今殷魯術與長秝同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二日後天一日

昭公二十八年丁亥

經夏四月丙戌鄭伯甯卒長秝十四日今殷魯術與長秝同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十五日後天一日七月癸巳滕子甯卒長秝十四日今殷魯術與長秝同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十三日後天一日

昭公二十九年戊子

經夏四月庚子叔詣卒長秝五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秝同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六日後天一日

傳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長秝十三日今殷魯術與長秝同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十四日後天一日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鄆以叛長秝二十五日今殷魯術與長秝同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二十六日後天一日

昭公三十年己丑

經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長秝二十二日今殷魯術與長秝同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二十三日庚午之日日始有食之○庚午十月十九日今殷魯術與長秝同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二十日後天一日

有謫火勝金故弗克庚午長秝十月十九日今唯魯術與長秝同餘六術二十日後天一日

士琳案杜注庚午十月十九日去辛亥朔四

傳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長秝二十三日今殷魯術與長秝同顓頊夏周三統術二十四日後天一日

昭公三十一年庚寅

經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長秝三日今唯殷魯術與長秝同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二日後天一日

傳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己丑士彌牟營成周長秝十四日今殷魯術與長秝同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十五日後天一日

士琳案明年正月辛巳傳與此同一城成周事也詳後

定公元年壬辰

經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傳同○長秝癸亥二十二日戊辰二十七日今殷魯術與長秝同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俱與長秝同唯黃帝夏術六月無此兩日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傳同○長秝二十二日今殷魯術與長秝同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二十三日癸巳

傳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長秝辛巳七日庚寅十六日今殷魯術與長秝同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辛巳八日庚寅十七日後天一日

士琳案上年冬經有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于古距辰尾之初麟德秝日在心三度于黃道退眞于房矣授時謂十二月辛亥朔加時在壁亥分二十六日六千一百二十八分入食限

傳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庚午長秝十月十九日今唯魯術與長秝同餘六術二十日後天一日

士琳案杜注庚午十月十九日去辛亥朔四

丑士彌牟營成周正義於經下曰此云城成周者實未城也晉人始計功庸賦文數以令諸侯耳明年傳稱正月庚寅栽三旬而畢是明年始成也此未城而已書城知本以城事召集因集而書城耳顧亭林曰知錄曰此傳與昭三十二年傳共一事左氏兩收而失刪其一耳周之正月晉之十一月也前傳曰己丑士彌牟營成周云云此傳曰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庚寅即己丑之明日而傳分爲兩年豈有遲之兩月而始栽宋仲幾乃不受功者乎且此役又不過三旬而畢矣

定公二年癸巳

經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長秝二十六日今七術五月無壬辰

傳夏四月辛酉鄭氏之羣子弟賊簡公長秝二十四日今七術四月無辛酉

定公三年甲午

經二月辛卯邾子穿卒傳同○長秝二十九日今魯術與長秝同頓項殷術三十日後天一日黃帝夏周三統術二月無辛卯

壬辰

定公二年癸巳

經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長秝二十六日今七術五月無壬辰

年豈有遲之兩月而始栽宋仲幾乃不受功者乎且此役又不過三旬而畢矣

定公二年癸巳

經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長秝二十六日今七術五月無壬辰

傳夏四月辛酉鄭氏之羣子弟賊簡公長秝二十四日今七術四月無辛酉

定公三年甲午

經二月辛卯邾子穿卒傳同○長秝二十九日今魯術與長秝同頓項殷術三十日後天一日黃帝夏周三統術二月無辛卯

士琳案正義曰杜以長秝校之知癸巳是正月七日故云書二月從赴也知非日誤者以崩薨之事皆以赴爲文故乎王崩赴以庚戌陳侯卒赴以甲戌己丑杜依大例而言故云從赴劉炫以爲諸侯五月而葬下云六月葬陳惠公則陳侯卒在二月以爲日誤而規杜氏今知非者但諸侯雖五月可葬春秋之時或緩或速無復常準此陳侯之葬事既無傳何知必五月而葬妄以杜爲失其義非也

定公四年乙未

經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杜注癸巳正月七日書二月從赴今推夏術得二月六日殷術二月無癸巳

士琳案正義曰杜以長秝校之知癸巳是正月七日故云書二月從赴也知非日誤者以崩薨之事皆以赴爲文故乎王崩赴以庚戌陳侯卒赴以甲戌己丑杜依大例而言故云從赴劉炫以爲諸侯五月而葬下云六月葬陳惠公則陳侯卒在二月以爲日誤而規杜氏今知非者但諸侯雖五月可葬春秋之時或緩或速無復常準此陳侯之葬事既無傳何知必五月而葬妄以杜爲失其義非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

經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長秝一日今顓頊殷曆術二日

士琳案劉歆以爲正月二日燕趙分今攻燕

隸析木爲十二月分趙隸大梁爲五月分兩

不相合唯吳越隸星紀爲正月分越與趙字

形相近似燕趙乃吳越之譌授時謂三月辛

亥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三百三十四分

入食限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傳同○長秝十八日今顓頊殷曆術與長秝同黃帝夏周三統術十九日後天一日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長秝四日今七術五日後天一日

傳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長秝二十八日今餘六術二十九日後天一日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詛長秝丁亥十一日己丑十三日庚寅

士琳案昭三十一年傳入鄆必以庚辰下杜注定四年十一月庚辰吳入鄆正義曰定四年十一月庚辰吳入鄆是其言之驗也此十二月日食彼十一月入鄆則是未復其月而云及此月者長秝定四年閏十月庚辰吳入鄆是十一月二十九日杜云昭二十一年傳曰六年十一月者并閏數也然則彼是新閏之後耳十一月二十九日又其月垂盡故得爲及此月也

定公五年丙申

經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長秝一日今顓頊殷曆術二日

士琳案劉歆以爲正月二日燕趙分今攻燕

隸析木爲十二月分趙隸大梁爲五月分兩

不相合唯吳越隸星紀爲正月分越與趙字

形相近似燕趙乃吳越之譌授時謂三月辛

亥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三百三十四分

入食限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傳同○長秝十八日今顓頊殷曆術與長秝同黃帝夏周三統術十九日後天一日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長秝四日今七術五日後天一日

傳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長秝二十八日今餘六術二十九日後天一日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詛長秝丁亥十一日己丑十三日庚寅

定公六年丁酉

經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

傳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長秝十六日今殷曆與長秝同黃帝夏周三統術十七日後天一日

定公七年戊戌

傳冬十有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

繒秦送王己巳王入于王城戊午長麻二十四日今七衛十一月無戊午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衛己巳杜注詳後己巳六日今殷魯衛己巳五日

士琳案杜注己巳十二月五日有日無月正

議曰此年經傳日少上下無可考驗杜自以

長麻校之己巳爲十二月五日

定公八年己亥

經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長麻八日今顓頊殷魯衛與長麻同黃帝夏周三統衛九日後天一日

傳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閻城劉子伐盂以定王室長麻己丑二十六日辛卯二十八日今七衛二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月無此兩日

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長麻辛卯二日壬辰三日癸巳四日今殷魯衛與長麻同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衛十三日後天一日

癸巳至甲午長麻辛卯二日壬辰三日今殷魯衛與長麻同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衛辛卯三日壬辰四日後天一日

定公九年庚子

經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長麻二十二日今顓頊殷魯衛與長麻同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衛十三日後天一日

定公十年辛丑

定公十一年壬寅

定公十二年癸卯

經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長麻二十七日今七衛十月無癸亥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長麻一日今七衛十一月無丙寅

士琳按劉歆以爲十二月二日楚鄭分今考三統術所推十月乙丑朔十一月乙未朔十二月甲子朔丙寅爲十月二日爲十二月三日似月之三日不應有食又攷楚隸鶉尾爲

九月分鄭爲壽星爲十月分亦非十二月之分野似爲十月二日其十二月之二字乃二日之二字涉入疑衍大衍爲十月丙寅大日食授時謂是歲十月丙寅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二千六百二十二分入食限蓋失一閏

定公十三年甲辰

傳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長麻十八日今顓頊殷魯衛與長麻同黃帝夏周三統衛十九日後天一日

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長麻十八日今顓頊殷魯衛與長麻同黃帝夏周三統衛十三日後天一日

定公十四年乙巳

經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胡子豹歸長麻十九日今顓頊殷魯衛與長麻同黃帝夏周三統衛二十日後天一日

定公十五年丙午

經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長麻十九日今顓頊殷魯衛與長麻同黃帝夏周三統衛二十日後天一日

士琳按劉歆以爲六月晉趙分授時謂八月晉趙分十三日七千六百八十五分入食限

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辛巳葬定姒冬城漆長麻九日戊午十日杜注辛巳十月三日有日無月今顓頊殷周魯衛與長麻同黃帝夏三統衛丁巳十日戊午十一日後天一日而七衛並推衛九月無辛巳

士琳按上有八月庚辰朔則九月不得有辛巳而下有冬則又非有日無月正義曰此年八月庚辰朔二日則辛巳九月不得有辛巳也歷二日有一大二小十月己卯朔三日得辛巳是有日無月也

哀公元年丁未

經夏四月辛巳郊長麻六日今顓頊殷魯衛與長麻同黃帝夏周三統衛七日後天一日

哀公二年戊申

經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長麻二十三日今唯夏衛二十四日後天一日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長麻七日今顓頊殷魯衛與長麻同黃帝夏周三統衛七日後天一日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長麻六日今殷魯衛與長麻同黃帝顓頊周三統衛七日後天一日

士琳按傳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長麻十六日今唯魯衛與長麻同黃帝夏三統衛十七日後天一日

庚辰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二千六百二十二分入食限

哀公三年己酉

經夏四月甲午地震長麻一日今顓頊殷周魯衛與長麻同黃帝夏三統

術二日後天一日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傳同○長曆二十八日今殷魯術與長曆同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二十九日後天一日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長曆十四日今顓頊魯術與殷周三統術十五日後天一日冬十月癸卯秦伯卒長曆十二日今唯魯術與長曆同僖六術十三日後天一日

哀公四年庚戌

經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長曆二十一日今殷魯術與長曆同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二十二日後天一日　六月辛丑亳社災長曆十一日今唯夏殷魯術與長曆同　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癸丑邯鄲長曆二十二日今唯魯術與長曆同僖六術二十三日後天一日

哀公五年辛亥

經秋七月癸酉齊侯杵臼卒長曆十三日今殷魯術與長曆同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十四日後天一日

傳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長曆十四日今殷魯術與長曆同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十五日後天一日

寅滕子結卒長曆二十八日今殷魯術與長曆同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二十九日後天一日

傳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長曆十四日今殷魯術與長曆同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十五日後天一日　寅滕子結卒長曆二十八日今殷魯術與長曆同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二十九日後天一日

哀公六年壬子

經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傳同○長曆十六日今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與長曆同殷魯術十五日先天一日

傳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長曆二十三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曆同黃帝夏周三統術二十四日後天一日　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長曆二十四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曆同三統術二十五日後天一日　士琳按是年經于冬下有閏月葬齊景公之文杜氏置閏在十一月下今據七術所推是年雖有閏而俱不在冬

哀公七年癸丑

經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長曆十一日今七術並同

哀公八年甲寅

經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長曆三日今唯魯術二日先天一日

哀公九年乙卯

傳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邱長曆十五日今三統術十五日與長曆同殷魯術十四日先天一日

哀公十年丙辰

經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長曆十五日今七術並同

哀公十一年丁巳

經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傳同○長曆二十八日今七術並同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毋卒長曆十六日今唯魯術十七日後天一日

傳冬十二月螽○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邑十二月鄭罕達救邑丙申圍宋師長曆二十九日今唯魯術二十八日先天一日餘六術與長曆同　士琳按經云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鄟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螽而傳于冬十二月釋例長曆言諸儒皆以爲冬實九月而書十二月謂之再失闕若如其異辭也杜于傳下注此事經在十一月螽上

今倒在下更具列其月以爲別者邱明本不以爲例若以例敘其事爲後年張本案傳之上下凡倒敘事爲後年唯道事之所由不具載其日月劉以此而規杜過非也杜于經冬十二月螽下注周十二月今十月前後不以爲例敘之使文不齊同劉炫以爲傳說當時事耳更倒本隙地之事載其日月使舉明年相接令知不然者案宣二年壬申朔于武宮是十月五日下乃云冬趙盾爲旄車之族冬又在壬申下明傳文無較例彼既無例本其事與後年相接足知此亦不爲倒本其事使九月十二月之下明傳因簡闕囧文或日月之下有闕釋例論之備正義曰月令季夏之月昏火星中詩云七月流火毛傳云流下也謂昏而見于西南漸下流也周禮司爟云季秋內火是九月之昏火始入十月之分則伏火猶西流者言其未盡沒是夏九月也經書十二月則是夏九月秝官失一閏故以九月爲十月釋例長秝言諸儒皆以爲冬實周之九月而書十二月謂之再失閏若如其言乃成三失非但再也今以長秝推春秋此

十二月乃夏之九月實周之十一月也此年當有閏而今不置閏此爲失一閏月耳十二月不應螽故季孫怪之仲尼以斗建在戌火星尚未盡沒据今猶見故言猶西流明夏之九月尚可有螽也季孫雖聞仲尼此言猶不即改明年十二月復螽于是始悟十四年春乃置閏欲以補正時秝也傳于十五年書閏月蓋置閏正之欲明十四年之閏于法當在十二月也今據漢書律秝志曰哀公十二年冬十一月流火非建戌之月也是月也螽故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秝過也詩曰七月流火又據五經算術甄鸞按周也詩曰七月流火又據五經算術甄鸞按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也哀公十二年閏在夏八月下當時實是夏之九月而失以閏月爲九月以九月爲十月故書冬十有二月螽也復攷小字注臣淳風謹按術意閏宜云從周秝上元丁巳至哀公十二年歲在戊午積二十日大衍謂哀公十二年冬十有二月螽開元秝推置閏當在十一年春至十二月冬失閏已久是歲九月乙亥朔先寒露三日于定氣日在亢五度去心近一次火星明大尚未當伏至霜降五日始潛日下乃月令蟄蟲咸俯則火辰未伏當在霜降前雖節氣極晚不得十月昏見故仲尼曰邱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秝過也方夏后氏之初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傳同○長秝十四日今黃帝顓頊周三統術八日後天一日獨夏秝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長秝七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秝同黃帝周三統術八日後天一日獨夏秝七月辛丑士琳按是年經有十有二月乙酉二十日西年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秝失閏至此年乃云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秝過也方夏后氏之初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傳同○長秝十四日今黃帝顓頊周三統術八日後天一日獨夏秝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長秝七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秝同黃帝周三統術八日後天一日獨夏秝七月辛丑士琳按是年經有十有二月乙酉二十日西年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秝失閏至此年乃云火伏而後蟄者畢向使冬至當居其所則仲尼不得以西流未伏明是九月之初也自春秋至今又千五百歲麟德秝以霜降後五日日在氐八度房心初伏定增二日以月蝕衝校之猶差三度閏餘稍多則建亥之始火猶見西方向使宿度不移則仲尼不得以西流未伏明非十月之候也自幾和以來火辰見伏三親厥變然則邱明之記欲令後之作者參求微象以探仲尼之旨是歲失閏寖久季秋中氣後天三日比及明年仲冬又得一閏寔仲尼之言而不正秝失閏至此年乃云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乃此年錯簡

哀公十三年己未

傳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乙酉戰○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于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長秝丙子十二日乙酉二十一日丙戌二十二日丁亥二十三日今黃帝顓頊周三統術二日後天一日獨夏秝六月無此四日先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長秝七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秝同黃帝周三統術八日後天一日獨夏秝七月辛丑士琳按是年經有十有二月乙酉二十日西年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秝失閏至此年乃云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乃此年錯簡云十二年無閏傳云火猶西流乃此年錯簡其經文亦羨文又案是年傳云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正義曰周之十月非祭上帝先公之時且祭禮終朝而畢無上辛盡于季辛之事而不詳爲何日長秝是年十月癸亥朔上辛九日季辛二十九日今顓頊殷周術與長秝同黃帝夏三統術二十日後天一日魯秝上辛十日季辛三十日後天一日非日名附著之

哀公十四年庚申 以下續經

經夏四月齊陳恆執其君壬于舒州庚戌叔遄卒長秝二十一日今唯魯術二十五月庚申朔日先天一日係六術與長秝同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秝同日有食之長秝一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秝同黃帝夏周三統術二日後天一日

士琳按劉歆以爲三月二日齊衛分今三統所推三月庚申朔二日爲辛酉五月己未朔二日爲庚申似誤五爲三朕攷齊隸元枵爲二月分衛隸娵訾爲三月分若五月則爲大梁趙之分野既曰齊衛自非五月疑二日字衍文授時謂是歲五月庚申朔加時在壺交二十六日九千二百一分入食限

經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傳同○長秝十四日今黃帝顓頊周三統術與長秝同殷魯術十三日先天一日

傳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長秝壬申十三日庚辰二十一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秝同黃帝夏周三統術壬申十四日庚辰二十二日後天一日

士琳按經云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而無日此經傳異月也

六月使左師巢伐之○甲午齊陳恒弒其君壬

于舒州長秝六日今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與長秝同殷魯術五日先天一日

哀公十五年辛酉

士琳按是年傳于冬下有閏月夏夫與大子入舍于孔氏之外圃之文長秝置閏在十二月下今七術是年俱無閏

哀公十六年壬戌

經春王正月己卯衞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衞衞侯輒來奔長秝一日今殷魯術二十九日顓頊術三十日黃帝夏周三統術十一日周三統術正月無己卯

士琳按傳于上年閏月下已有奉衞侯輒來奔之文杜于此年經下注書此春皆從告

經夏四月己丑孔某卒傳同杜注見後案今顓頊殷魯術十一日黃帝夏術四月無己丑

士琳按杜注魯襄公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正義曰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杜自以長秝校之四月十八日有乙丑無己丑己丑乃是五月十二日也日月必有誤者又案經至孔子卒止

哀公十七年癸亥

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長秝九日今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與長秝同殷魯術八日先天一日 十一月衞侯自鄭入 ○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長秝十三日今黃帝顓頊殷魯術十二日先天一日

哀公十八年甲子

哀公十九年乙丑

哀公二十年丙寅

哀公二十一年丁卯

哀公二十二年戊辰

傳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長秝二十八日今黃帝顓頊夏周三統術與長秝同殷魯術十七日先天一日

哀公二十三年己巳

傳夏六月晉荀瑤伐齊○壬辰戰于犁邱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長秝二十六日今唯書術與長秝同二十五日先天一日餘六

哀公二十四年庚午

士琳按是年傳有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之文上唯一夏四月下無月日長秝置閏在十二月下今唯夏術在三月下自與傳閏不合餘六術皆在四月後未審孰是

哀公二十五年辛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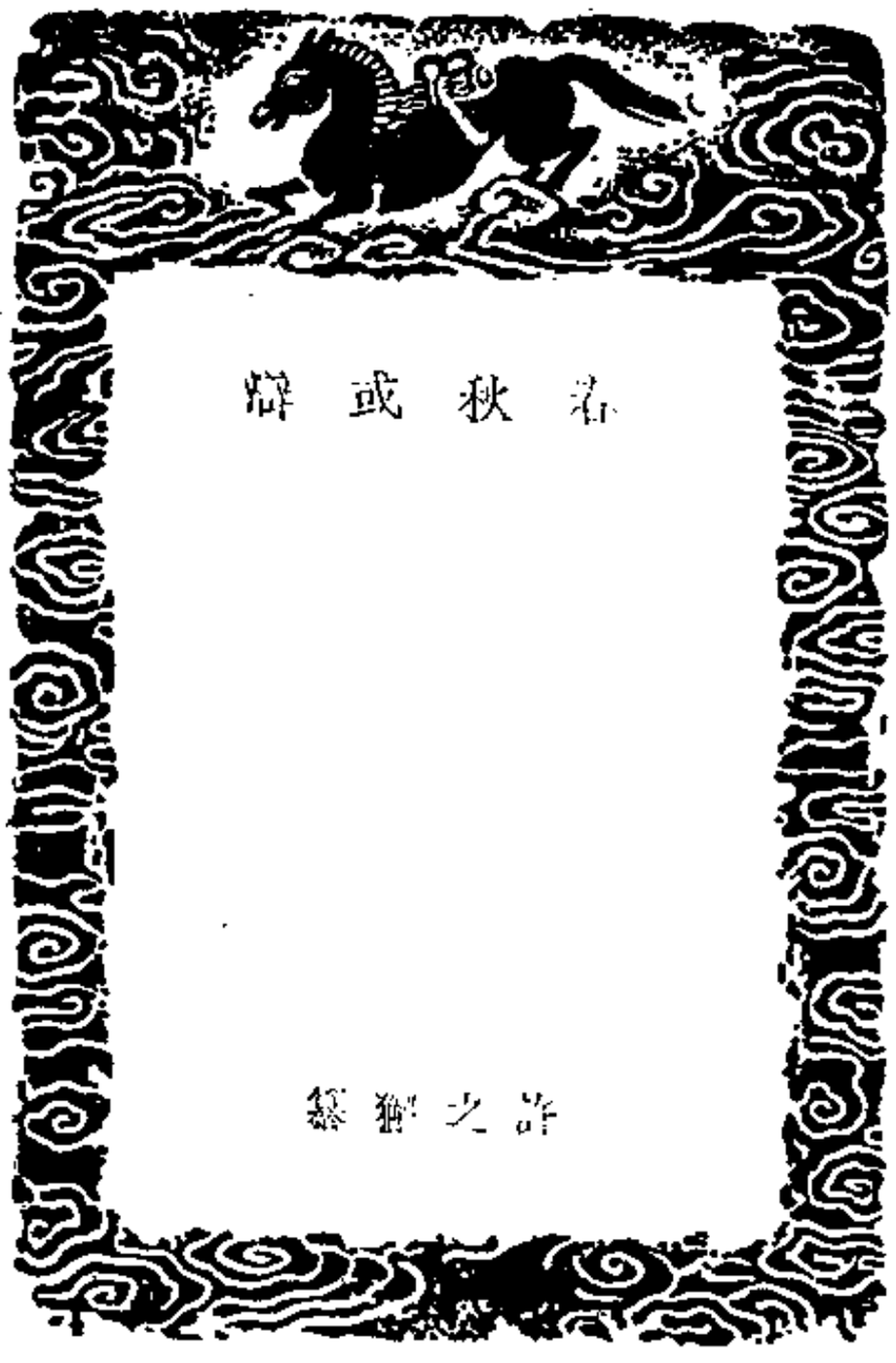
傳夏五月庚辰衞侯出奔宋長秝二十五日今顓頊夏周三統術與黃帝同二十六日後天一日

哀公二十六年壬申

傳冬十月公遊于空澤辛巳卒于速中長秝四日今顓頊殷魯術與長秝同周三統術五日後天一日

哀公二十七年癸酉

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長秝二十五日今顓頊夏周三統術亦得二十五日與長秝同殷魯術四月無己亥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陬氏長秝二日今七術八月無甲戌



春秋或辯

許之猶字直菴號蓮峯江南長洲人拔貢生官貴州修文縣學教諭有太僕園集

答客問商周改時改月

乙酉之夏。蓮峯許子。處夫子之宮。炎天閒寂。讀書自適。或歷階而上。揖而言曰。孔子當周之世。遠書顏子行夏之時。豈非以顏子有王佐之才。使得君而仕。即可輔成王業。革周命。行夏時乎。許子曰。唯。是何言也。夫子不云乎。其為東周乎。蓋良以建寅之月為歲首。商以建丑之月為歲首。周以建子之月為歲首。三代各取一義。至斯月舉。經書朝賀之禮。以為一歲始終。其四時與月原未嘗改。夫子之言。不過欲以建寅之月為歲首。即其作春秋本意。非謂商、周改時改月。何必革周命而後可行也。或曰。子謂周未改月。春秋、春王正月。傳曰。周人以建子為歲首。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其說非乎。許子曰。此胡文定之誤也。文定以周改夏之月。未改夏之時。以就周之月。若然。則春秋書春王正月。春王二月乃夏之冬十有一月。冬十有二月也。春秋書春三月。夏四月。夏五月。乃夏之春正月。春二月。春三月也。春秋書夏六月。秋七月。秋八月。乃夏之夏四月。夏五月。夏六月也。春秋書秋九月。冬十月。冬十有一月。乃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蓋言至此月而始成。又合曰。十月成梁。用力以成之也。孟子曰。徒杠成。輿梁成。工書貿謂非經誇。子姑置勿論。或曰。孟子曰。七八月之間旱。十二月輿梁成。孟子之言。亦不足信乎。許子曰。非也。孟子所謂王知夫苗蓋專指麥苗言也。中原穀食以麥為主。猶南方以稻為主。麥收於四月。種於七月。七八月之間。正麥苗發生之時。故春秋於莊公七年。書秋大水。無麥苗。劉黍稷菽粟之類。此時未熟者多。望雨正急。安得執商方之旱稻。以例中原之稼穡乎。如七八月之間雨集。著是夏之五六月。正陽氣極盛。大雨時行。不雨則已。雨則連綿滂沛。洋溢橫流。奚止溝洫哉。豈其涸也。豈可章而待乎。惟夏時之七八月。陽氣下降。天地氣通。故水旋當而旋涸。此等時事。愚夫愚婦。無不知之。豈孟子獨不然乎。其言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蓋言至此月而始成。又合曰。十月成梁。用力以成之也。孟子曰。徒杠成。輿梁成。工夫成。就也。與梁工役浩繁。約兩月之久。而後可成。且成梁梁成。文義各自不同。豈可混而為一耶。或曰。夏書曰。惠迪三正。子丑之建。即虞、夏、商、周而疑之。且禮經。孟獻子謂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上帝。非其據乎。許子曰。三正各建歲首之月。原亦稱正月。猶詩正月繁霜。四月亦稱正月之義。若謂月數與時俱改。則斷無此理。商周雖以建子丑月為歲首。而武成稱一月壬辰。秦正維十有三年。春一月。建寅之月也。春蓮寅月之春也。以建寅為一月。則其餘月數。未改可知。十三年下稱春。則為建寅月之春可知。若周禮出最晚。背賢謂後儒附會之書。安可執以為據。爰考豳風曰。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云云。周未改月明矣。或曰。公劉奧於夏季。周公即以夏之月紀公劉之事。非周不改月也。

許子曰。否否。詩曰。二月初吉。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十月之交。非周人之詩乎。詩爲周人之詩。月皆周時之月。一與夏令無異。周未改月。不益彰明較著乎哉。又小雅曰。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周頌曰。維莫之春。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竹竹孫子。來牟。何以有遲遲之春日。萋萋之卉木。喈喈之倉庚。祁祁之采蘩。何以有

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由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又曰、道者、萬世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舉其偏者、以救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由此觀之、春曰萬物發生、故曰春者、天之所以生也。若以建子正月爲春、此時風氣猶發、栗烈、安得生育。夏曰萬物滋長、故曰夏者、天之所以長也。若以建卯辰月爲夏、此時草木方萌柔脆、寧遂養長。改正朔、易服色、王者有改制之名、即改正朔、易服色也。無變道之實、即春是秋冬四時與月數仍無改易、所以順天命而循變道也。董子深明天人之理、爲古今大儒、且係漢武初時人、其言若此、此以理推之、而知其無改時改月之事者也。

史記、秦始皇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驪山。秦二世二年下、即書冬、陳涉所遣周章等、三年、先書冬、趙高欲爲亂、秦以建亥月爲歲首、故先冬而後春、始十月而終九月、是秦仍周舊、但以十月爲歲首、未嘗改時改月也。

又漢元年、先書十月、沛公兵遂先諸侯兵至灞上、次書十一月、中項羽果率兵西、次書四月、兵罷戲下、是漢仍秦舊、以十月爲歲首而未嘗改月也。

又十年、先書十月、淮南王黥布云云、次書春、又無事、七月、太上皇崩、夫先書十月、是以十月爲歲首也。次書春、又無事、七月、太上皇崩、是以七月爲秋也。是漢仍秦舊、以十月爲冬、而以建寅至建未月爲春夏也。次書七月、太上皇崩、是以七月爲秋也。

又十二年、先書高祖自布軍至長安、次書十二月、高祖曰云云、次書二月、高祖使樊噲周勃云云、又孝文帝元年、先書十月庚戌、次書十二月上曰云云、次書正月、有司云云、次書三月、有司云云、二年、三年、皆先書十月、次書十一月、次書十二月、次書正月、三月、四月等、蓋遷武帝時人、以漢初之歷紀漢初之事、倶鑿鑿可據。漢仍秦舊、以十月爲歲首、原未改時改月。倒周以建子月爲歲首、原未改時改月、無疑。此倶以事考之、而知無改時改月之事者也。

古詩十九首、其第七首云、玉衡指孟冬、李善註曰、上云促織下云秋蟬、明是漢之孟冬、非夏之孟冬矣。漢書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爲歲首。漢之孟冬、今之七月矣。又楊用修亦引此詩、以爲商周秦漢改時改月之證、再古詩第十七首云、孟冬寒氣至、北風多慘慄、諸家皆無註、豈非以第七首之孟冬爲七月、而此首之孟冬、若仍註七月、則寒氣至、北風夜長等語、俱說不去、若面註建亥月之孟冬、又與前註建申之孟冬、自相背謬、故不下註脚、而以含糊了事耶。獨不思漢書曰、高祖十月至霸上、秦以建亥之月爲歲首、若云秦改時改月、則十月爲建申之月也、高祖十月至霸上、是以建申之月至霸上也。

又云、故以十月爲歲首、若漢又改時改月、以秦建申之十月爲歲首、則是以建申月爲正月、建酉月爲二月、以冬爲春、以夏爲冬、謬之孟冬、又當在建巳之月、而不在建申之月矣、有是理乎、須知漢書所言高祖以十月至霸上、實以建亥之十月爲歲首、實以建亥之十月爲歲首、非更有所改易也。予又考漢書太初元年、公孫卿、壺遂、司馬遷等、奏以夏正以夏之正月爲歲首、非謂復以建寅之月爲正月也、其言用夏正、以正月爲歲首、則與周秦漢原未改月可知、若此詩之第十七首所言孟冬、爲今之十月、孟冬無疑、其第七首所言孟冬、爲建申之月、無疑、既以建亥月爲孟冬、又謂建申月爲孟冬、作詩者何故低猜乃爾、不知玉衡指孟冬、冬字乃秋字之訛也。校人泥周改月之說、牽強附會、而不知所言孟冬寒氣至者、又果何說乎、正孟冬冬字爲秋字之訛而已、洩倶明矣。

封禪書、秦以冬十月爲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而曰常以十月、則十月而曰冬十月、則十月爲建亥之十月、原未改冬爲春可知。不曰以正月上宿郊見、而曰常以十月、則正以十月爲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夫不曰十月、而曰冬十月、則十月爲歲首、原未改十月爲正月可知。袁了凡先生皇書備考論曰、以歷法推之、昭七年、日食於冢卓之末、降婁之初、若周果不改月、曰應食在二月矣、昭三十有一年、十有二月辛亥朔、日食在翼尾、今以歷推之、若不改月、自應在十月食矣、此不過象緯星歷家言、況自太初歷以後至今、不過千餘年、已經四次更定、中間差謬處頗多、安得執此爲據、且詩書經文、明白具在、不肯一信、而信此紛紛之論耶。又引豳風之詩曰、豳風謂七月流火、十月改歲、此周人改時與月之證、殊不知詩止言改歲、並未言改冬爲春、改十一月爲正月、與周人改時與月之說、有何干涉、而引以爲據乎、且既謂周人改十一月爲正月、改正月爲三月、又謂十月終卽改歲、則自正二三月、歷數至十月終、是周人一年、屈指止有十個月、每年竟少卻兩個月矣、尤可發笑。

余率黙之餘慶、與皇博逸峯許先生交最善、因得讀其太樸園集、詩宗盛唐、古文似歐曾、而於辨證之學尤精、頗劉原父、薛尚功、余所見商北之士、未能或之先也。既又思春秋或辨一編、宗余、余觀周末改時與月、前賢辨之、原矣。第當時月竟未之改、吾夫子語顏子以爲邦、何又曰行夏之時、私心懷疑久之。今先生著辯曰、夏以建寅之月爲歲首、商以建丑之月爲歲首、周以建子之月爲歲首、三代各取一義、至斯月舉祭告朝賀之禮、以爲一歲始事、時月原未嘗改、夫子之言、不過欲以建寅之月爲歲首、誠發前人所未發、一破千古之疑、一定千古之案、而余胸懷數十年之疑、渙然冰釋矣。余因益以服先生之學考據精確、其言足羽翼經傳、有功聖門、匪獨文辭淹洽已也。爰述筆而書其端、若此。康熙丙午夏、長洲蔣深敘。

禮記天算釋

孔廣牧撰

曲禮上　孔廣牧

行前朱鳥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

釋曰史記天官書東宮蒼龍房心角亢氐尾箕南宮朱鳥東井輿鬼柳七星張翼軫西宮咸池奎婁胃昴畢東北宮虛危營室南斗牽牛婺女東壁錢氏大昕二十二史攷異云北方七宿不及中星蓋傳寫失之今據補

招搖在上注又盡招搖星於旌旗上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

釋曰全氏祖望求古錄云天官書北斗杓端有兩星一內爲矛

朔。清本既爲鄭更不顯言其錯。因此錯本萬億之言。卽云此經萬億者。卽今之萬萬。皇氏以爲億數不定。或以十萬爲億。或以萬萬爲億。或以一萬爲億。此云萬億者。祇是萬萬也。六國時或將萬爲億。故云萬億。但古事難悉。未知孰是。故備存焉。今案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祇其實是八十一萬萬萬。歟。蓋亦以萬萬爲萬億。惟八十萬萬一萬萬歟。語殊不同。故方慤以八十下萬億二字爲衍文也。

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注周尺之數未詳開也。按隋制周猶以十寸爲尺。蓋六國時多變。

八度。開元甲子距後漢元和二年作四分厤時六百三十九年。當差七度。奇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余據今實測。減甲子距昌不啻減十二紀時約九百七八十年。當差十一度。奇冬至日在牽牛初。差三十七度。約六

十七年差一度。魯僖五年距劉歆作三統厤時約六百六十歲。如六十七而一得九度。亦得冬至日在斗十七度。

在斗十八度。僖五年距元和二年七百三十九歲。如六十七而一得十一度。亦得冬至日在斗十七度。

與大衍合。蔡伯喈月令章句本四分爲訓。劉昭續志注備錄其文。今以三統術校之。僖五年下距昌不啻減十二紀時約四百歲。差六度。三統術譔。晉初危十六度立春。中氣室十四度。鶉火三統。當鶉尾四分雨水章句從三統。則月令立春日當在危十度。整。當在營室八度。正與章句所云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豕韋之次。立春鶉火居之合。四分厤。立春日在危十度二十一分。退二。雨水日在室八度二十八分。退三。三統。降婁初。今元嘉雨水四分厤。章句從三統。則月令雨水當在壁八度。春分當在奎十四度。正與章句自壁八度至胃一度。謂之降婁之次。雨水春分居之合。四分厤。雨水日在室六度三分。退一。春分日在奎十四度十分。三統。大梁初。胃七度。穀雨。中。鶉首八度。清明。穀雨四分。清明三統。清明四分。穀雨。則月令穀雨當在胃一度。清明當在昴二度。正與章句自胃一度至畢六度。謂之大梁之次。清明穀雨居之合。四分厤。清明日在胃一度十七分。退一。穀雨日在昴二度二十四分。退二。三統。實沈初。畢十二度。立夏。中。井口度。小滿。則月令立夏當在畢六度。小滿當在參四度。正與章句自畢六度至井十度。謂之實沈之次。立夏小滿居之合。四分厤。立夏日在畢六度三分。退一。小滿日在參四度六分。退四。三統。鶉首初。井十六度。芒種。中。井三十一度。夏至。則月令芒種當在井十度。夏至當在井二十五度。正與章句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芒種夏至居之合。四分厤。芒種日在井十度十三分。退三。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二十分。退四。三統。鶉火初。柳九度。小暑。中。張三度。大暑。則月令小暑當在柳三度。大暑當在七星四度。正與章句自柳三度至星六度。謂之大梁之次。消明穀雨居之合。四分厤。消明日在胃一度十七分。退一。穀雨日在昴二度二十四分。退二。三統。實沈初。畢十二度。立夏。中。井口度。小滿。則月令立夏當在畢六度。小滿當在參四度。正與章句自畢六度至井十度。謂之實沈之次。立夏小滿居之合。四分厤。立夏日在畢六度三分。退一。小滿日在參四度六分。退四。三統。鶉首初。井十六度。芒種。中。井三十一度。夏至。則月令芒種當在井十度。夏至當在井二十五度。正與章句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芒種夏至居之合。四分厤。芒種日在井十度十三分。退三。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二十分。退四。三統。鶉火初。柳九度。小暑。中。張三度。大暑。則月令小暑當在柳三度。大暑當在七星四度。正與章句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小暑大暑居之合。四分厤。小暑日在柳三度二十七分。大暑日在翼九度十六分。退一。三統。鶉尾初。張十八度。立秋。中。翼十五度。處暑。則月令立秋當在張十二度。處暑當在翼九度。正與章句自張十二度至軫六度。謂之鶉尾之次。立秋處暑居之合。四分厤。立秋日在翼九度十六分。退一。三統。壽星初。軫十二度。白露。中。角十度。秋分。則月令白露當在軫六度。秋分當在角四度。正與章句自軫六度至亢八度。謂之壽星之次。白露秋分居之合。四分厤。白露日在軫六度二十三分。退一。秋分日在角四度三十分。三統。大火初。氐五度。寒露。中。房五度。霜降。則月令寒露當在氐十四度。正與章句自亢八度至尾四度。謂之大火之次。寒露霜降居之合。四分厤。

之。開元十二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九度半。上距僖五年一千三百七十八歲。盈差率得一。得一十六度奇。僖五年冬至日正在牽牛初。與三統厤合。故漢書律厤志述劉歆之言曰。魯僖五年冬至日正在牽牛之初也。開元甲子距劉歆作三統厤時約七百餘年。當差八度奇。冬至日在斗十七度。開元甲子距後漢元和二年作四分厤時六百三十九年。當差七度奇。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余據今實測。減甲子距昌不啻減十二紀時約九百七八十年。當差十一度。奇冬至日在牽牛初。差三十七度。約六十七年差一度。魯僖五年距劉歆作三統厤時約六百六十歲。如六十七而一得九度。亦得冬至日在斗十七度。開元甲子距後漢元和二年作四分厤時六百三十九年。當差七度。奇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余據今實測。減甲子距昌不啻減十二紀時約九百七八十年。當差十一度。奇冬至日在牽牛初。差三十七度。約六十七年差一度。魯僖五年距元和二年七百三十九歲。如六十七而一得十一度。亦得冬至日在斗十七度。

月令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注。此云孟春者。日月會於顓頊而斗建寅之辰也。仲春之月。日在奎。注。仲春者。日月會於降婁而斗建卯之辰也。季春之月。日在胃。注。季春者。日月會於大梁而斗建辰之辰。孟夏之月。日在畢。注。孟夏者。日月會於實沈而斗建巳之辰。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注。仲夏者。日月會於鶉首而斗建午之辰。季夏之月。日在柳。注。季夏者。日月會於鶉火而斗建未之辰也。孟秋之月。日在翼。注。孟秋者。日月會於鶉尾而斗建申之辰也。仲秋之月。日在角。注。仲秋者。日月會於壽星而斗建酉之辰也。季秋之月。日在房。注。季秋者。日月會於大火而斗建戌之辰也。孟冬之月。日在尾。注。孟冬者。日月會於析木而斗建亥之辰也。仲冬之月。日在斗。注。仲冬者。日月會於星紀而斗建子之辰也。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注。季冬者。日月會於元枵而斗建丑之辰也。

釋曰。成先生月令日躔議云。漢人演僎。不知日躔有蔵差。故三統厤合于春秋。四分厤合于月令。僧一行日度議云。魯僖公五年。周厤正月辛亥朔。餘四分之一而至。以蔵差推之。日在牽牛初。今依其術推

寒露日在亢八度五分退三統析木初尾十度立冬小雪七度小雪則月令立冬當在尾四度小雪當在箕一度霜降日在氐十四度十二分退二三統析木之次立冬小雪日在箕一度二十六分退三統星紀初斗十二度大雪中牽牛初多至則月令大雪當在斗六度冬至當在斗二十一度正與章句自斗六度至須女二度謂之星紀之次大雪冬至居之合四分厤立冬日在斗六度一分退二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八分退二三統元枵初婺女八度小寒中危初大寒則月令小寒當在婺女二度大寒當在虛五度正與章句自須女二度至危十度謂之元枵之次小寒大寒居之合四分厤小寒日在女二度七分退一大寒日在虛五度十四分退二章句又自發其凡曰日至其初爲節至其中爲中氣然則孟春日在營室斥強焉仲春日在奎斥春分季春日在胃斥穀雨孟夏日在畢斥立夏仲夏日在柳斥小暑孟秋日在張斥處暑仲秋日在角斥秋分季秋日在房斥霜降後孟冬日在尾斥立冬仲冬日在斗斥冬至季冬日在婺女斥小寒與梅氏文鼎麻學疑問補云問行夏之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議者以冬至既有歲差則斗柄亦從之改度今時正月不當仍爲建寅其說然乎曰不然也孟春正月自是建寅非關斗柄其以初昏斗柄建寅者注釋家未深致也致孔子去魯時已及千五百歲歲差之度已二十餘度若堯時斗柄指寅孔子時必在寅前二十度而指丑矣豈待今日而後知乎然孔子但言行夏之時蓋以孟春爲歲首于時爲正非以斗柄指寅而謂之寅月也又案斗杓之星距北極只二十餘度必以北極爲天頂而後可以定其所指之方今中土所處在斗杓之南仰而觀之斗杓與辰極並在天頂之北其斗杓所指之方位原難清楚故古人祇言中星不言斗杓蓋以此也堯典祇舉中星而月令兼言旦中又舉其日躔所在又于堯典四仲月之外兼舉十二月而備言之可謂詳矣然未嘗一朝言斗杓指寅爲孟春又攷史記律書以十律配十二月之所建地支而疏其義兼八風二十八舍以爲之說而並不言斗建惟天官書略言之其言曰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是則衡亦可言建魁亦可言建而非僅斗杓夜半亦有建平旦亦有建而非止初昏其言甚明以是而知正月之爲寅二月之爲卯皆一定不可移而斗之星直之即謂之建固非以初昏斗柄所指而命之爲何月也鄭云斗建蓋沿舊說之誤

孟春之月以立春　孟夏之月以立夏　孟秋之月以立秋　孟冬之月以立冬

釋曰梅氏文鼎麻學疑問云問傳言日月星辰繫焉而今謂七政各有一天何據曰旭子天問圜則九重疏謂日月五星各麗一天而有高下既各麗一天則皆天也雖有高下而總一渾灝之體於中庸所謂繫焉者初無抵捂也今案梅氏會通中西善矣但據此說似以鄙記意爲日月星辰繫于一天尚未精密不知中庸亦與天問同成先生古厤扶微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天也日也月也五星也十二辰也而皆命太史司其行是記文明言斯九者各自有行矣中庸亦云今夫天日月星辰繫焉日月星辰而皆繫於天是日月星辰之外別有一天可知然則九重之說不獨非西人所叛獲即豈均之言亦有所受之也

故季春昏七星中立夏中星去日一百十五度日在畢六度則昏翼十七度中故孟夏昏翼中芒種中星去日一百十九度日在井十度則昏亢五度中故仲夏昏亢中小暑中星去日一百十九度日在柳三度則昏心五度中故季夏昏火中處暑中星去日一百十一度日在翼九度則昏星十度中故孟秋建星中鄭云建星在斗上秋分中星去日一百二度日在角四度則昏牛五度中故仲秋昏牽牛中霜降中星去日九十二度日在氐十四度則昏虛六度中故季秋昏虛中立冬中星去日八十四度日在斗六度則昏壁一度中故仲冬昏東壁中小寒中星去日八十四度日在女二度則昏婁六度中故季冬昏婁中也立春日中星去日八十八度日在危十度則旦尾七度中故孟春日尾中春分日中星去日一百一度日在奎十四度則旦斗十一度中故仲春日建星中穀雨日中星去日一百十度日在胃二度則旦牛六度中故季春旦牽牛中立夏日中星去日一百十三度日在畢六度則旦女十度中故孟夏日婺女中芒種日中星去日一百十八度日在井十度則旦危十四度中故仲夏日在柳三度則旦奎二度中故季夏日在井十度則旦危十四度中故仲夏日在秋日星中白露日中星去日一百六度日在軫一度則旦哲二度中故仲秋日寒露日中星去日九十五度日在亢九度則旦柳一度中故季秋日柳中霜降日中星則日星三度中故孟冬日七星中大雪日中星去日八十三度日在斗六度則日軫中小寒日中星去日八十三度則日在女二度則旦氐七度中故孟冬日婺女中芒種日中星去日一百十八度日在斗二度則旦牛六度中故孟夏日柳中小暑日中星去日一百十九度日在翼九度則日星三度中故孟秋日建星中處暑日中星去日九十二度日在氐十四度則旦房二度中故仲秋日在東

釋曰金氏榜禮箋云漢人不知歲差晉虞喜云堯時冬至日短星昴今二千七百餘年乃東壁中則知每歲漸差之所至言歲差者萌芽於此月令孟春乃命太史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爲常蓋日行黃道所經宿度驗之分至歲有差移司天者既隨時推步之俾宿離不爽其度又申其戒令曰毋失經紀以初爲常是後世所謂歲差古人固已深明其故且不憚重爲令甲以示戒如此厥後曆人子弟分散其學不傳漢時冬至日直斗而云在牽牛則以初爲常之失也經言毋失經紀以初爲常二語文意聯屬仲春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季夏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孟冬毋或收斂蚩尤以爲天子取穅於下數語意相屬與此同正義謂誤分釋其釋以初爲常劉舊所法恒須遵奉以爲常行顯與經意違反唐初傅仁均造戊寅元曆始用歲差朝論不以爲然後李淳風造麟德曆復去歲差不用沖遠殆妄其所習達看此乖剌之說耳今案金說是也堯典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月令仲春昏弧中堯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月令仲秋昏牽牛中堯典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月令仲冬昏東壁中作月令時以當時實測較之堯典知其不同故有此令耳

宿離不貸注離讀如儷偶之儷宿儷謂其屬焉相與宿偶當審候伺不得錯差也釋曰衛湜禮記集說三十九王應麟玉海一困學紀聞五引蔡邕明堂月令章句云宿日所在離月所歷今案孟春日在營室仲春日在奎季春日在胃孟夏日在畢仲夏日在東井季夏日在柳孟秋日在翼仲秋日在角季秋日在房孟冬日在尾仲冬日在斗季冬日在婺女是宿爲日所在也月離月令無文漢書天文志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藏氏震九道八行說申其義曰月道出入黃道內外二十七日有奇而交道一終交終不復於原處其差一度又幾半度每年之差自東而西十九度奇古麻家有九道八行之說所以考其差也借青朱白黑以別之借八節之名以命之春分青道爲正東立春青道爲東南冬至黑道爲正北立冬黑道爲東北秋分白道爲正西立秋白道爲西北夏至朱道爲正南立夏朱道爲西南如交在冬至南緯二十三度半而入陰曆半交必在春分黃道裏五度半是爲春分青道凡三十交退在立冬南緯十六度奇故日見之漏五十刻不見之漏五十刻晝夜同夫天之晝夜以日出沒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入二刻半而昏故損夜五刻以益晝是以春秋分漏晝五十五刻欲定協紀辨方書日出入之早晚晝夜永短所由分也而早晚之故一由於日行之有內外一由於人居之有南北蓋日行黃道與赤道斜交二分日行正當交點與地平交於卯酉地平上下之度相等故晝夜適均所謂日中宵中也春分以後日行赤道內至夏至而極其距等圈與地平交於寅戌地平上下之度上多下少故晝長夜短所謂日永也秋分以後日行赤道之內至冬至而極其距等圈與地平交於辰申地平上下之度上少下多故晝短夜長所謂日短也二分前後距交不遠黃道勢平則緯行疾故數日而差一刻二至前後黃道勢平則緯行遲故數月而差一刻此永短山日行之內外而生者也至於人居有南北則北極出地有高下於是見日出

北緯二十三度半則月北緯二十九度是爲夏至朱道又三十交退在立春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曆半交必在立夏黃道裏五度半立夏北緯十六度奇則月北緯幾二十二度是爲立夏朱道又三十交退在冬至月復循青道以四年過半循二青道四年過半循二朱道十八年過半八行一周

仲春之月日夜分　仲秋之月日夜分　仲夏之月日長至　郊特牲迎長日之至也　周之始郊日以至　雜記下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社

釋曰書堯典日中以殷仲春日永以正仲夏宵中以殷仲秋日短以正仲冬閏周算經凡爲日月運行之圖周七衡周而六閒以當六月節六月爲百八十二日八分日之五故日夏至在東井極內衡日冬至在牽牛極外衡也漢書天文志曰有中道中道者黃道一日光道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去極遠近難知要以晷景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晉書天文志王蕃曰赤道帶天之紘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彊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內與赤道東交於角五少彊西交於奎十四少彊其出赤道外極遠者去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內極遠者亦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也日南至在斗二十一度去極北一百十五度少彊是也日最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黃道斗二十一度出辰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日盡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彊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彊故夜長自南至之後日去極稍近故景稍長日所在度稍多故夜稍短日盡行地下度稍多故夜稍長日所在度稍北故日稍北以至於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北極四十八度春分日在角五度稍多故日稍長夜行地下度稍少故夜稍短日所在度稍北故日稍北以至於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北極四十八度春分日在角五度稍多故日稍長夜行地下度稍少故夜稍短日所在度稍北故日稍北以至於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北極四十八度春分日在角五少彊此黃赤二道之交中也去極俱九十一度少彊南北處斗井二者間值在十四角五出卯入酉故日亦出卯入酉日盡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二度半彊故日見之漏五十刻不見之漏五十刻晝夜同夫天之晝夜以日出沒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入二刻半而昏故損夜五刻以益晝是以春秋分漏晝五十五刻欲定協紀辨方書日出入之早晚晝夜永短所由分也而早晚之故一由於日行之有內外一由於人居之有南北蓋日行黃道與赤道斜交二分日行正當交點與地平交於卯酉地平上下之度相等故晝夜適均所謂日中宵中也春分以後日行赤道內至夏至而極其距等圈與地平交於寅戌地平上下之度上多下少故晝長夜短所謂日永也秋分以後日行赤道之內至冬至而極其距等圈與地平交於辰申地平上下之度上少下多故晝短夜長所謂日短也二分前後距交不遠黃道勢平則緯行疾故數日而差一刻二至前後黃道勢平則緯行遲故數月而差一刻此永短山日行之內外而生者也至於人居有南北則北極出地有高下於是見日出

入之早晚隨地不同中國在赤道北北極出地上南極入地下故夏晝長而冬晝短自京師而北北極愈高則永短之差愈多至北極之下則赤道當地平及則有晝而無夜冬則有夜而無晝蓋以半年爲夜矣所居之地愈南北極漸低則永短之差漸少至於赤道之下則兩極當地平面皆夜當半年爲晝矣赤道以南與北相反此永短山人居南北面生者也

爲來歲受朔日注秦以建亥之月爲歲首於是歲終使諸侯及鄉遂之官受此法

釋曰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云鄭注曰秦以建亥之月爲歲首於是歲終使諸侯及鄉遂之官受此法焉呂氏春秋孟秋紀高注曰來歲明年也秦以十月爲正故於是月受明年曆日也由此言之月令爲秦制也案秦以十月爲始今月令始於孟春者蓋孟冬爲當時歲首所在而孟春則曆元所起曆家最重建元故正始於孟春之月此用顓頊曆也大衍曆議引洪範傳曰曆紀始於顓頊上元大始閼逢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旦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正月爲陬而日立春之月則以孟春爲正月也顓頊曆元始於立春而謂其月爲正月故爲十二月之首也而歲首則在十月史記孝文紀北平侯張蒼爲丞相方明律曆卑人公孫臣上書言方今土德應黃龍見當改正朔服色制度丞相推以爲今水德始明正十月尚黑以爲非言非是皆龍之張蒼傳張蒼緒正律曆以高祖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極竊如後漢劉洪乾象曆二十九日餘七百七十三皆無三十日者朔策減半即爲望策大率十四日奇記言三五言其大略也

以孟春爲月首其用顓頊曆明甚

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者謂二十八宿循天而行每日雖周天一匝東起明於西又紀月生三日日入而月見西方至十五日日入而月見東方將晦日未出乃見東方來也紀會也

釋曰正義曰日窮于次者謂去年季冬日次于玄枵從此以來每月移次他辰至此月窮盡還次玄枵故至此月窮盡還復會于玄枵故云月窮于紀星回于天者謂二十八宿循天而行每日雖周天一匝早晚不同至於此月復其故處與去年季冬早晚相似故云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者弗革太史公曰張蒼學律曆爲漢名相而綈賈生公孫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顓頊曆何哉是顓頊曆正朔在十月也然則月令以孟冬爲歲首以孟春爲月首其用顓頊曆明甚

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注言日月星辰運行于此月皆周匝於故處也次舍東起明於西又紀月生三日日入而月見西方至十五日日入而月見東方將晦日未出乃見東方來皆天文志引楊雄法言五百月朱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其遲日乎

玉藻

閏月注閏月非常月也

釋曰公羊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傳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揚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何以閏之天無是月是月非常月也孔疏據此以證注義今案劉歆三統世經文公元年距孝文後元年三十是月非常月也孔疏據此以證注義今案劉歆三統世經文公元年距孝文後元年三十九歲後五年閏餘十是歲亡閏而置閏閏所以正中朔也亡閏而置閏又不告朔故經云閏月不告朔言亡此月也傳曰不告朔非禮也據子駿意謂經書閏月譏其不當閏而閏書不告朔不告朔公羊說非也左氏元年傳舉正於中謂以無中氣之月爲閏非謂天無是月鄭注非常月也亦謂非歲歲常有之月與公羊義別正義援以釋注失其指矣

大傳

改正朔

釋曰孔疏改正朔者正謂年始朔謂月初周子殷丑夏寅是改正也周後半殷雞鳴及平旦是易朔也

聊助舉過日食之事則適周宜在此年三四月間但敬叔有父喪家語謂與俱往疑未必然梁氏玉繩史記志疑云昭二十四年孔子三十四時不但懿子方卒敬叔未能出門從師且生才十四歲恐亦未見於君未能至周而明年昭公即孫于齊安所得舉君命之事以氏環孔子世家及云昭公二十四年二月丙戌孟懿子卒前七十日乙未朔而日食懿子尚未卒敬叔安能從夫子適周昭七年敬叔尚未生昭二十年敬叔市九絡定九年孔子爲中都宰不惟無措敬叔之請車而亦無暇適周突然則大子適周謂適周在昭二十四年而敬叔之從傳聞之誤也今案授時曆推昭公二十四年癸未歲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今曆推之是月乙未朔加時在晝漏分二十六日三千八百二十九分入食限日食在晝故記下文云安知其不見星也

禮器

是以三五而盛注三盛一闕屈伸之義也必三五者播五行於四時也一日水二日火三日木四日金五日土合爲十五之成數也

釋曰自朔至望凡十五日而月光盛滿故云三五而盛自望至晦凡十五日而月光汔滅故云三五而闕鄭義近經凡前朔至後朔率二十九日奇此朔虛之所由生也故曆家朔策極強如漢鄧平大初曆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極竊如後漢劉洪乾象曆二十九日餘七百七十三皆無三十日者朔策減半即爲望策大率十四日奇記言三五言其大略也

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注大明日也　祭義日出於東月生於西

釋曰大戴禮記諸志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史記曆書日歸於東起明於西又紀月生三日日入而月見西方至十五日日入而月見東方將晦日未出乃見東方來皆天文志引楊雄法言五百月朱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其遲日乎

今案尚書大傳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夏以平旦爲朔殷以雞鳴爲朔不以二三月爲正者萬物不睹莫適其統故必以三微之月爲歲之三正也周以至朔殷以晨夏以昏是故周人以日至爲正殷以日至三十日爲正夏以日至六十日爲正天有三統三正也史記曆書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環漢書律曆志天統之正始施于子半日萌色赤地統受之于丑初日肇化物黃至丑半日牙化物白人統受之于寅初日肇成物黑至寅半日生物成青後漢書陳寵傳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雲協之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人以爲正夏以爲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白虎通三正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襲也故大傳曰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也禮三正記曰正朔三面改文質再而復也三微者何謂也十一月之時周爲天正十二月之時殷爲地正十三月之時夏爲人正何休注隱公元年公羊傳王正月云夏以建寅之月爲正平旦爲朔殷以建丑之月爲正雞鳴爲朔色尚白周以建子之月爲正夜半爲朔色尚黑殷以建丑之月爲正雞鳴爲朔色尚白周以建子之月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人以爲正夏以爲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白虎通三正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襲也故大傳曰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也禮三正記曰正朔三面改文質再而復也三微者何謂也十一月之時周爲天正十二月之時殷爲地正十三月之時夏爲人正何休注隱公元年公羊傳王正月云夏以建寅之月爲正平旦爲朔色尚白周以建子之月爲正雞鳴爲朔色尚黑殷以建丑之月爲正雞鳴爲朔色尚白周以建子之月爲正夜半爲朔色尚赤宋書禮志高堂隆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也軒轅高辛夏后氏漢皆以十三月爲正少昊有虞有殷皆以十二月爲正高陽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爲正禮大傳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正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皆正義所本

祭統

六月丁亥。

釋曰。成先生謂思室答問云。禮祭統。孔悝鼎銘。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廟。王賜嶡圉晉紀。謂云。通鑑外紀目錄。是年六月丁未朔。則無丁亥。當闕案杜預春秋長曆。六月丁未朔。大劉道原誤與之同。今以周曆推之。上元丁巳至哀公十六年。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九百四十五。算外餘四分元法四千五百六十去之。餘一千一百四十五。爲入紀年。如蔀法七十六而一。得積蔀一十五。命起甲子一。癸卯二。壬午三。辛酉四。庚子五。己卯六。戊午七。丁酉八。丙子九。乙卯十。甲午十一。癸酉十二。壬子十三。辛卯十四。庚午十五。算外得己酉蔀不盡五。爲入蔀年。以章月二百三十五乘之。得一千一百七十五。如章法一十九而一得積月六十一。四餘十六。以蔀月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乘積月。得一百六十九萬三千二百九十九。如蔀月九百四十而一得積日一千八百一十大餘一小餘三百五十九。命起己酉。算外得周正月庚戌朔小累如大餘二十九。小餘四百九十九。得二月己卯朔大小餘八百五十八。三月己酉朔小小餘四百一十七。四月戊寅朔大小餘九百一十六。五月戊申朔大小餘四百七十五。六月戊寅朔小小餘三十四。十日丁亥。義無可疑。

鄉飲酒義

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月者三日則成魄。

釋曰。白虎通日月。月三日成魄。說文作霸。月部云。月始生魄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從月霍

聲。周書曰。哉生霸。霸魄同義。近世經引古文月采篇書呂誥正義引作魄聚一引者麻說曰。魄生於向日。魄生於背日。毛氏奇齡經問云。魄者語也。魄遲。月朔則闇。成面明。生月望則明。成面闇。又生。是生則必在朔。生魄必在望。然面生明之日。即死魄之日。即死明之日。其但稱死魄面不稱死明者。以明本月體。魄是死魄。斷在月朔。生魄死明。斷在月望。面明之始生。與魄之終成。乃反不在朔面在月朔之三日。則又有說。蓋朔名死魄。漢律曆志云。死魄朔也。是也。二日名旁死魄。言旁近死魄之日。書武成所云。月子旁死魄。是也。望名生魄。律曆志云。生魄。望也。是也。望之次日名旁生魄。言旁近生魄之日。書武成所云。惟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是也。則是死魄生魄。從朔望始。乃尚書緯命以望日爲哉生魄。而武成又以朔之三日爲哉生明。哉者始也。夫朔既已死魄矣。朔之二日則魄亦竟死。日旁死魄矣。魄死即明生。明生即魄成。豈有魄既死而明未生者。而乃越三日而始生明。以爲明之初生。必在朔日。面死之至面成。其爲魄也。則必在三日。以魄在朔日則死。而未成魄。至三日則明成。其爲明。故魄亦成其爲魄也。蓋明固對魄有生死。必有生成。此生則彼死。一生則一成。故猶是三日面由明言之。則謂之生明。由闇言之。即謂之成魄。撫義與尚書可互見矣。正義謂明盡之後。不必定月三日。前月大則二日成魄。前月小則三日成魄。則古無以二日概三日者。若謂三日光微。故魄可見。則未弦以前。光總未滿。輪魄顯時。豈可限日。今案毛說曾通尚書禮記及世經義。論議明哲。惟云死之至而成其爲魄。則必在三日。于義爲非。記言三日成魄。亦據人日所見言之耳。前二日未見其明。則亦不見其魄。至三日面其則見。其魄亦見。故曰三日成魄。非謂死之至也。正義曰。前月大則二日生魄。前月小則三日乃生魄。本說文。與麻理正合。毛氏譏之亦誤。如許孔義。是成魄不定在三日。記言三日者。據通率言之也。

虞書命羲和章解

曾釗撰

虞書命羲和章解

南海曾釗冕士撰

羲和一章。實歷學之祖。其言歷象日月星辰。即後世揆星七政各有一天之說所本也。其言測中星以定分至。即後世歲差之說所本也。其言賓餞。則後世里差之說所本也。其言敬致。即定氣之說所本也。其言日中永短。即準北極高卑以分晝夜漏刻多寡之說所本也。顓治經者或於歷學未詳。而治歷者或於經義不通。遂以諸術爲西士創獲耳。近世戴東原氏最精此學。其著書補傳猶以五星爲庶、虞所未及測。徐子又何論焉。爰不揣固陋。輒爲此面詳證之。至於六職之分。四宅之地。因夫之解。古今紛如者。亦以己意取古義爲之注。并爲之疏。非敢謂有當經義。聊抒所見云爾。

乃命羲和。〔注〕馬融曰。羲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鄭康成曰。羲和。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之子賢者。訓。乃命、重黎。其命也。天地二官。爲四時揔攝。故鄭重命之。揔異於四時之職也。〔疏〕馬融大史職引賈公彥申之云。職官之意。大史職下大夫。使歸來居之。治大吏之職。凡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與地事無涉。是又不然。按周禮地官司徒職云。以土圭測日景。是測日亦地官所與知。又云。以土宜之法辨十二土之名物。鄭注。十二土。分野十二次。日月之所躔。地有十二土。王公之所國。二者相繫。故地官亦與知日月之交會也。或謂歷象與地官無涉。斯不攷矣。○鄭康成賢者。○見周禮疏序。按尤征征序云。羲和尚爲官名。子孫世守其業。以官爲氏。歷代既遠。子姓必繁。未聞皆命。爲命六子。故知其賢也。○劉炫同玉命也。○說文云。乃曳詞之難也。公羊宣八年傳云。乃者何。難也。注。見經者。臣子重難。不得以正月辭其君。是乃爲遭難之詞也。孔疏云。上論堯遜性。此說堯之任賢。故云乃命。是乃以乃爲遭事之詞。今不從。以己意斷取古義注之。羲劉諸所以別前馬、鄭之說也。○天地至職也。○下經仲、叔皆云分命申命。則經命職。故知爲遭異之詞。禮象天立官。以冢宰爲五官之揔攝。四時以天地揔攝四時之職。故不同也。欽若昊天。〔注〕欽、敬。若、順也。言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也。說文曰。昊天、元氣皞皞。〔疏〕欽敬若順也。○史記幾本紀云敬順昊天。更遷受古文說於孔安國。史記錄實多以訓詁易之。是敬順即欽若之故訓矣。○晉順至天也。○此何承天揔上歷法表文。後世歷法愈密。而愈晦。如十二重天及月輪大於地之類。每推究於不可知之處。不知治歷所以明時。無取乎人所不能知也。況天垂象。人所共見。何難知之有乎。順天以求合一貫。與此經義最合。○說文至昦昦。○按五經異義云。今尚書說。春曰昊天。古尚書說。元氣廣大。則稱昊天。匡謬正俗引尚書大傳說。春秋說。春皆昊天。蓋命羲和。欽若昊天。撓敗四時。故昊天不臧。春也。最詳。君不從今文說。而從古文。說文云。春爲昊天。又云。元氣昊昊。蓋今文說本尚書大傳。古文說合書義。故說文兩存之。今注尚書用其後說。歷象日月星辰。〔注〕歷、數。象、法也。星、五緯星。辰、二十八宿也。列宿爲經。星、日月五星之行。皆用其度分之數。以紀之。然列宿亦右行。故與七政相麻而差生焉。治歷法之以求差。精。此順天之實也。〔疏〕此史記曆書文。歷、數。尚書大傳說。春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是象爲法則之意。○星五緯星。○此鄭注大宗伯文也。按孔傳以星爲中星。與東原氏書補傳亦云。堯典星謂中星。中星初不及五緯。洪範五紀所謂是長。同乎堯典。孔頴達云。五星所行。下民不以爲候。其說得之。五緯至後代推測漸疎。而歷家益大。則稱昊天。匡謬正俗引尚書大傳說。春秋說。春皆昊天。蓋命羲和。欽若昊天。撓敗四時。故昊天不臧。春也。最詳。君不從今

渾天名採登敏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然則五緯與日月並爲步極攷關其法已古故鄭注舜典以日月五星解七政也載乃謂五星不得與日月並稱七政斯不經之論矣○正義曰昭七年傳云日月所會謂之辰周禮春官馮相氏二十有八星疏云若指星體而言謂之星日月會于其星即名宿亦名辰故云辰二十八宿也孔疏以列宿爲不動此云列宿亦有行者按明史天文志云最上爲宗動天無星次曰恒星天次曰填星天次曰歲星天次曰熒惑天次曰太陽天次曰金星天次曰水星天最下曰太陰天自恒星天以下八重皆隨宗動天左旋然各天皆有右旋之度自西而東梅氏勿庵算書云居七政之上最近大圜最遠於地者爲恒星最近於地者爲月以視差官之與人目違者視差最近則視差大故恒星之視差最微以次漸增至月而差極大也以行度言之近大圜者爲宗動天所統故左旋之勢恒星最速以次漸遲至月而反最遲若然列宿亦東移矣後世覩象求差之法蓋求于日躔以爲太陽周天纔有不足不知非太陽之周天不足實則列宿東移爲歲差之根但居以前術家求之知孔氏沿其誤耳隋唐治歷測日測星又測晨入景之端周髀考工記匠人所謂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是也此歲仲度景識其出以至於入與週而雖無歲差之名而已具歲差之法此其衛所以爲最簡而愈精也○敬授民時〔注〕民時、民事之時。尒雅釋詁曰。時、伺也。伺候天時以作民事。故傳曰。時以作事。授民時者。依歷授民以事也。伏生堯傳曰。丰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丰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丰秋者虛。昏中可以收斂蓋藏田獵斷伐。丰冬者昴。昏中可以致民。〔疏〕民時至之時○按周禮春官大史正歲年以序事注云。定四時以次序授民時之事。彼注正取此經敬授民時解。太史申事故遷取以注此經申時也○春秋至事也○左氏文六年傳云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民生之本。於是乎在。彼時亦謂民事之時。故引之。而申云授民以事○伏生至賦之民○此大傳文也。禮記月令正義引攷靈曜亦有此文。但小異耳。分命羲仲。〔注〕鄭康成曰。仲、叔亦羲、和之子掌四時者。字曰伯。叔。則堂天地者。其曰伯乎。釗謂。分、別也。既命羲、和主天地。又別命羲仲爲春官。秩宗也。〔疏〕鄭康至伯乎○見周禮疏序。鄭意上經羲、和是羲、和之子字曰伯。故以此經仲、叔爲亦羲、和之子也。既文云。秩、敘也。是官之次第也。周書曰。平秩東作。是古侍御本作敘也。段大令尚書撰異云。敘、許君以會意說之。曰。官之次第也。經典與豐同。爲禮器。故其字从豐弟會意。秩、許君以形聲說之。曰。積也。从禾失聲。引詩稺之秩秩。是則用爲次序之義。二字皆順假借。近人云。敘其本字。秩其假借字。漢改秩爲敘。好古而不知仲、叔爲字者。僞孔傳推廣之。則直爲始扈面也。○鄭注周禮馮相氏引作辨。惠徵君九經古義云。說文云。弁。辨別也。讀若辨。古文作弁。孔氏壁古文。假以平爲平。調爲平和。失之。今從惠說者。惠與鄭引合也○秩、當主敘事。○既文云。秩、敘也。是官之次第也。周書曰。平敘東作。是古侍御本作敘也。段大令尚書撰異云。敘、許君以會意說之。曰。官之次第也。經典與豐同。爲禮器。故其字从豐弟會意。秩、許君以形聲說之。曰。積也。从禾失聲。引詩稺之秩秩。是則用爲次序之義。二字皆順假借。近人云。敘其本字。秩其假借字。漢改秩爲敘。好古而不知仲、叔爲字者。僞孔傳推廣之。則直爲始扈面也。周禮曰。辨其敘事。鄭康成曰。作、生也。鉤謂。東方者。龍房位。其規仁。好生不賊。故曰東作。〔疏〕平當至爲辨○正義曰。周禮馮相氏引作辨。惠徵君九經古義云。說文云。弁。辨別也。讀若辨。古文作平。平與平相似。于部云。古文平

孔正義劉炫以下引傳論緯以增成鄭義也書傳(謂御覽)案東方蒼龍七宿角元氐房心尾箕(謂御覽)案東方蒼龍之宿角元氐房心尾箕(謂御覽)案東方蒼龍之宿角元氐房心尾箕(謂御覽)案東方蒼龍之

不同心而黃道心卽地球心是日輪天與地球不同心也心既不同則日行距地近遠不等距近卽行疾
疾則所行之度過於平行而爲盈每冬月一日計行一度一分有奇以較平行盈二分奕距遠卽行遲遲
則所行之度不及平行而爲縮每夏月一日計行五十七分有奇以校平行則縮二分奕(平行度分新法
以天度計爲五十九分八秒有奇)故二至相距半氣與定氣每差二日漢以後歷家皆從冬至起算但日
景未長極而命爲冬至於理不可於是何承天一行推冬至取諸景景而冬至乃得諸實測爲然一行
獨於冬至用定氣而二十四氣仍用恆氣江愼修氏據西法辨其誤甚確惟謂一行蓋未致諸冕典耳冕
典於夏言敬致則跨乎冬可知然則西土定氣之說實爲中法所固有奕○鄭康成云冕也○見孔正義案
馬融云晝漏六十刻夜四十刻鄭不同者蓋馬據地中而言鄭據南奕而言也中國在赤道北夏日行北
陸故晝夜長短四乎北極出地高下北極出地高則晝長夜短元史天文志西北
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若然南奕在衡岳南北極當更下明史云廣東極高二
十三度以候移十度漏逸四刻計之當東校衡岳北極下二度故晝五十五刻也漏刻華乎北梓此南北
異者之說所本也○劉謂至定也○致靈曜云至夏者心昏中可以種黍後正說此經申星蓋從之江長
謂是其證也凡度日之出入所見漏里差者日入前有徐景涸差積不審推節朔及日食皆差奕故必候
日入盡時識之也平秩西成(注)西方者秩秋爲收成故曰西成(疏)西方至西成○案四方配乎四時
四爲節殺之方故禮記鄉飲酒義云西方者秋也秋三月於辰直申酉戌說文申神也七月陰氣成酉就
也八月黍成可以釀酒戌滅也九月陽氣微萬物畢成據此則秋三月皆有成義鄭於仲月言四成者舉
中以見餘月也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注)孔傳曰宵夜也舉言日秋言宵互相備○宵夜者爾雅釋訓文
夜漏面盡漏見故云互相備○鄘康成宿也○見周禮掌查氏疏及詩豳風正義元武謹循子以爲諱名
北方宿也虛二星上下如連珠孫炎爾雅注云虛在正北正義虛以月令云奕嶠虛實在巳非是嶠嶠仲
秋日在大火嶠昏之日在巳虛則正午與月令異也厥民夷(注)夷悅也牟夷則民和(疏)夷悅平民和
○夷悅爾雅釋言文云年豐則民和者約桓六年左氏傳文也彼云奉盛以告曰絜絜豐盛謂三時不害
面民和年豐是言收成報告之事和與夷悅其義一也神秋民和者詩豳風八月其穫所穫者禾稻心夷
悅也更記作其民夷易易亦悅也古悅何人斯我心易也博云易說說與悅古字通用也鳥獸毛(馬注)
作稀毛鄭康成曰夏時鳥獸毛毳皮見(疏)革猶至皮見○王篇革皮也說文無希周禮注希或作稀
是希爲稀之重文非稀疏之義故云當作稀稀疏說文禾部文鄭注見詩斯干正義分命和仲(注)命爲
主(疏)命爲主○此約鄭義也秋主刑和仲理秋政故知命爲主宅西(注)鄭康成曰西者隰西之西今
人謂之八充山(疏)鄭康至充山○見後漢書郡國志注史記五帝紀集解引作皃山奕嶠者誤合二字
爲一也案漢書地理志隴西郡西下注云禹貢嶓冢山西漢所出鄭君注經地理多用班志是鄭意謂班
所謂嶠冢山今人謂之八充山奕嶠從番從番從采采讀若辨與八聲近奕冢與充近山名以聲近而轉故八
充亦謂之嶠冢若兌則與嶠冢望絕遠何由相轉耶鄭不云嶠冢而引俗稱之八充者西縣之嶠冢實非
西直之嶠冢禹貢嶓冢在梁城不在雍西縣注云禹貢嶓冢乃班氏之誤蓋時呼八充山班氏以聲近附

會爲嶓冢鄭君知其非故不云嶓冢山而據時人八充山之稱名也曰昧谷(注)昧當作柳江長庭曰柳
者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雜有餘色故云柳谷也(疏)昧柳聲相近故昧當作柳○鄘康成曰昧冥也
柳昊志虞翻傳注引虞翻別傳云翻奏鄘注尚書違失四非一曰古篆舜字讀當爲摶古婢卑同字而以
爲昧其違不知孟陬之義是非昧者乃鄘注本也案說文云昧爽旦明也從日未聲古者聲義相近字從
日從未是日未出暗昧時也段玉裁謂命決曾云昧東夷之樂若然昧是東方日未出之象與日入不
相涉奕此經上云宅西下云內日故知不作昧當作柳爲正也○江長庭曰○江說本周禮疏引鄭注尚
書傳而申之周禮作柳發故傳亦作柳發江注此經采用之改彼爲昧故傳作柳爲異耳說
彼是引周傳而申之周傳作柳發故傳亦作柳發江注此經采用之改彼爲昧故傳作柳爲異耳說
周禮疏也宵餞內日(注)餞馬融本作淺云淺減也減猶沒也(疏)餞馬至沒也○劉謂減沒若盡也內當作入日入盡時
識之無徐景也(疏)餞馬至景也○見釋文及集韻馬蓋讀淺爲餞書序成王既餞祖鄭注云祖既滅是
以減訓餞也馬融訓淺爲減於日入之義仍未顯故又具說申明之○劉謂至景也○此亦申成馬注之
義淺減盡說文水部文淺孔安國注鄘風箋內日入內入古字通焉其內錫大輅東輅作入
是其證也凡度日之出入所見漏里差者日入前有徐景涸差積不審推節朔及日食皆差奕故必候
日入盡時識之也平秩西成(注)西方者秩秋爲收成故曰西成(疏)西方至西成○案四方配乎四時
四爲節殺之方故禮記鄉飲酒義云西方者秋也秋三月於辰直申酉戌說文申神也七月陰氣成酉就
也八月黍成可以釀酒戌滅也九月陽氣微萬物畢成據此則秋三月皆有成義鄭於仲月言四成者舉
中以見餘月也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注)孔傳曰宵夜也舉言日秋言宵互相備○宵夜者爾雅釋訓文
夜漏面盡漏見故云互相備○鄘康成宿也○見周禮掌查氏疏及詩豳風正義元武謹循子以爲諱名
北方宿也虛二星上下如連珠孫炎爾雅注云虛在正北正義虛以月令云奕嶠虛實在巳非是嶠嶠仲
秋日在大火嶠昏之日在巳虛則正午與月令異也厥民夷(注)夷悅也年豐則民和(疏)夷悅平民和
○夷悅爾雅釋言文云年豐則民和者約桓六年左氏傳文也彼云奉盛以告曰絜絜豐盛謂三時不害
面民和年豐是言收成報告之事和與夷悅其義一也神秋民和者詩豳風八月其穫所穫者禾稻心夷
悅也更記作其民夷易易亦悅也古悅何人斯我心易也博云易說說與悅古字通用也鳥獸毛(馬注)
作稀毛鄭康成曰夏時鳥獸毛毳皮見(疏)革猶至皮見○王篇革皮也說文無希周禮注希或作稀
是希爲稀之重文非稀疏之義故云當作稀稀疏說文禾部文鄭注見詩斯干正義分命和仲(注)命爲
主(疏)命爲主○此約鄭義也秋主刑和仲理秋政故知命爲主宅西(注)鄭康成曰西者隰西之西今
人謂之八充山(疏)鄭康至充山○見後漢書郡國志注史記五帝紀集解引作皃山奕嶠者誤合二字
爲一也案漢書地理志隴西郡西下注云禹貢嶓冢山西漢所出鄭君注經地理多用班志是鄭意謂班
所謂嶠冢山今人謂之八充山奕嶠從番從番從采采讀若辨與八聲近奕冢與充近山名以聲近而轉故八
充亦謂之嶠冢若兌則與嶠冢望絕遠何由相轉耶鄭不云嶠冢而引俗稱之八充者西縣之嶠冢實非
西直之嶠冢禹貢嶓冢在梁城不在雍西縣注云禹貢嶓冢乃班氏之誤蓋時呼八充山班氏以聲近附

千代，故云位直子卯云。今之朔州盖是舆书朔州鄣山西湖平府，知郎爲此朔方者。案毛詩采薇傳云，朔方近榆林之國，東記匈奴傳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又云，單于之庭自代、雲中過漢方舆紀要云。朔州戰國時趙地，秦爲雁門代二郡地，漢屬定襄、雁門二郡，後漢屬雲中、雁門二郡，後魏爲恒朔鎮，遼洛後爲朔州，據此則後魏宇其地曰朔，盖因古朔方名矣，其地與單于庭相當，故毛以爲近獫狁之國（所謂誤）但漢地理志有朔方郡，朱子嘗據以說詩之朔方，今不從者，朔方郡中諸家搜，尚真云，見嘗，析支，渠搜，西戎即敘，東記云，西析枝，渠搜，大賈五帝德云，鮮支，渠廋，氐羌若然，彼朔方在西北，非經之朔方明矣，決朔方雖屬雖，惟屬牧縣地，今屬大同，鎮皆屬陝西榆林府，古之雁州域也，然則漢名爲朔方，何也，漢都長安，故以其北爲朔方，若堯之所謂北，轉在長安東北矣，安得仍名朔方耶，此漢朔方與堯朔方，所以名同而地異也，但年代久遠，一家之說，不敢質言，故云蓋云與，以存疑義，曰幽都，〔注〕幽都之北，北稱幽都，幽、開、都、聚也，〔疏〕幽都至之北，○此高誘淮南子地形訓注也，略自序云，步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又云，深思先師之訓，參以經傳，道家之言，北方其事爲之注解，案盧君即盧植，則其注有本自植者矣，云幽都在雁門之北，其書醫聖，當必有所受也，○北稱玉案也，○北稱曲部，鄭注唐傳文，幽閉，都聚也，亦地形訓注文，平在朔易，〔注〕在，察也，朔易、當說爲伏物，言冬時萬物伏藏也，〔疏〕在察至藏也，○案大傳伏物，太史公據之而易以今本大傳作朔易，盡後人改之耳，云冬時萬物伏藏者，大傳云，北方者伏方也，萬物之方，伏物之方，伏則何以謂之冬，冬者中也，中也者，萬物方藏於中，故曰北方冬也，此即說伏物之義也，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注〕鄭康成曰，日行中宿也，〔疏〕鄭康至宿也，○見詩七月及本經正義，案馬融云，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于四時最短，昴，白虎宿，融說見堯典，日短則晝漏四十刻，今鄭云四十五刻者，據朔方所測也，朔方極南地四十五度，晝漏當三十八刻，鄭云四十五刻，則并曚影言之，但當依曚影五刻，此獨七刻，又日永注云，晝漏五十五刻，不數曚影，日短獨言曚影者，蓋中國在赤道北，地南則赤道距天頂遠，太陽正升正降，其度徑地北則赤道距天頂遠，太陽斜升斜降，其道紆，故愈北則曚影之刻分愈多，多則言之，愈南則曚影之刻分少，少故略之也，云星，白虎中宿者，白虎西方宿大名，西方之宿凡七，星在第四，於七宿爲中，故云中宿，唐時冬至日在斗之六度，初昏星直正午，厥民奧，〔注〕鄭康成曰，奧，內也，〔疏〕鄭康至內也，○見文選楊白馬賦李善注，案爾雅釋宮，西南隅謂之奧，孫炎注云，室中隱奧之處是奧爲室中至隱也，冬時長避寒入此室處，故鄭云奧內也，言內，明民析爲在野外，鳥獸毳毛，〔注〕毳，脆，當作理毛盛也，〔疏〕脆當至盛也，○案說文云，理，毛盛也，鳥獸毳毛，是毛盛者，秋冬可理爲罽用，是羽毛盛，此毛盛，謂是羽毛盛以自溫者也，帝曰，咨女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注〕咨，嗟，暨，與也，期，當作棋，復其時也，十日爲旬，歲，遂也，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又入六日之一，又入六日之內舉全數以言之，故云三百六十六日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太陽一日行一度，故云一期三百六十六日也，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太陽一日行一度，故云一期三百六十六日也，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四分日之一，作全日，通五日，是六日，故云四分日之一，又入六日之內舉全數以言之，故云

右虞書命羲和章解一卷。國朝南海甘劍撰。按、劍、字冕士。拔貢生。官欽州學正。阮文達公督粵時。學博首以經學受知。文達公開學海堂課士。士之通經自學博始。初設學長八人。學博與焉。其所輯楊誠郎著書一卷、異物志一卷、交州記二卷、始興記一卷。已入甎集。是書得諸學博舊稿。乃山潘緒卿相畀者。更爲付梨。學博作書之意。謂羲和一章。爲後世候星七政各有一天諸說所本。學博已自言之。而所言歲東原書補傳猶以五星爲害。虞所未及測。則東原之誤。可得明焉。蓋東原以五星爲唐、虞所未及測者。據正義約鄭君麻象日月星辰注星辰爲一。俱是二十八宿。不言五星耳。不知鄭君注以齊七政。實顯言七政日月五星。則正義約鄭星辰爲一俱是二十八宿。容可鄭言二十八宿以兼五星。知者。以大宗伯職以實柴祀日月星辰。鄭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面知之也。使鄭亦思唐、虞未及測五星。其麻象日月星辰。但有二十八宿。不兼五星。則五星爲唐、虞所未謂。何得以五星與日月爲唐、虞七政乎。東原知其難通。轉謂五星不得與日月並稱七政。以難鄭。然則春官大宗伯職日月星辰。何以同爲實柴之祀也。有以見東原之不然矣。書中言陶唐治麻。測日測月測星又測辰。其術愈細而愈精。又言即天象以求革行。以日出至日入若干時。日入至日出若干時算之。時刻平分。即爲二分。安用陽律陰律紛紛之說。堯典言麻最簡而精。如此之類。持論極爲明快。意學博知治經者捉麻學難明。特舉其易明者引之。以進於麻學乎。嘻。學博之善教也。同治元年長至令節。同邑伍崇曜謹跋。

烏程汪曰楨學

太歲超辰表一　推策小識十八　月日攷

三統術太歲與歲星恒相應太歲起丙子歲星起星紀
每一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至後漢建武二十六年太
歲超庚戌入辛亥歲星超大火入析木當超不超其法
逐處錢氏大昕已詳論之今取其說列表以明之而准
南王太史公書太陰紀歲亦有超辰并附著焉

太歲	歲星	超乙亥超析木入丙子入星紀	今人所命甲子	今人所命甲子	超癸丑超入甲寅
丁丑	玄枵			丙戌	太陰
戊寅	豕韋			丁亥	丙辰
己卯	降婁			戊子	乙卯
庚辰	大梁			己丑	
辛巳	實沈			庚寅	
壬午	鶉首			辛卯	
癸未	鶉火			壬辰	
甲申	鶉尾			癸巳	
乙酉	壽星			甲午	
丙戌	大火			乙未	
丁亥	析木			丙申	
戊子	星紀			丁酉	
己丑	玄枵			戊戌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豕韋	降婁	大梁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豕韋	降婁	大梁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豕韋	降婁	大梁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豕韋	降婁	大梁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家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家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家韋	降婁	大梁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家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家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家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家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太歲超辰表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太歲超辰表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申	乙未	甲午	癸巳	壬辰	辛卯	庚寅	己丑	戊子	丁亥	丙戌	乙酉

超乙丑入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超立秋章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超甲辰入癸卯	甲申	乙未	丙午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己酉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乙丑	甲子	癸亥	壬戌	辛酉	庚申	己未	戊午	丁巳	丙辰	乙卯	甲寅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乙酉	甲申	癸未	壬午	辛巳	庚辰	己卯	戊寅	丁丑	丙子	乙亥	甲戌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丁卯	丙寅	乙丑	甲子	癸亥	壬戌	辛酉	庚申	己未	戊午	丁巳	丙辰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鶉尾	鶉火	鶉首	實沈	大梁	降婁	豕韋	玄枵	星紀	大火	析木	壽星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己酉	戊申	丁未	丙午	乙巳	甲辰	癸卯	壬寅	辛丑	庚子	己亥	戊戌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丁卯	丙寅	乙丑	甲子	癸亥	壬戌	辛酉	庚申	己未	戊午	丁巳	丙辰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鶉尾	鶉火	鶉首	實沈	大梁	降婁	豕韋	玄枵	星紀	大火	析木	壽星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己酉	戊申	丁未	丙午	乙巳	甲辰	癸卯	壬寅	辛丑	庚子	己亥	戊戌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一	二	三
周文王受命元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三六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周武王十	周公攝政	周成王元	魯伯禽元	魯公元	魯考公元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周成王元	魯伯禽元	魯公元	魯考公元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周成王元	魯伯禽元	魯公元	魯考公元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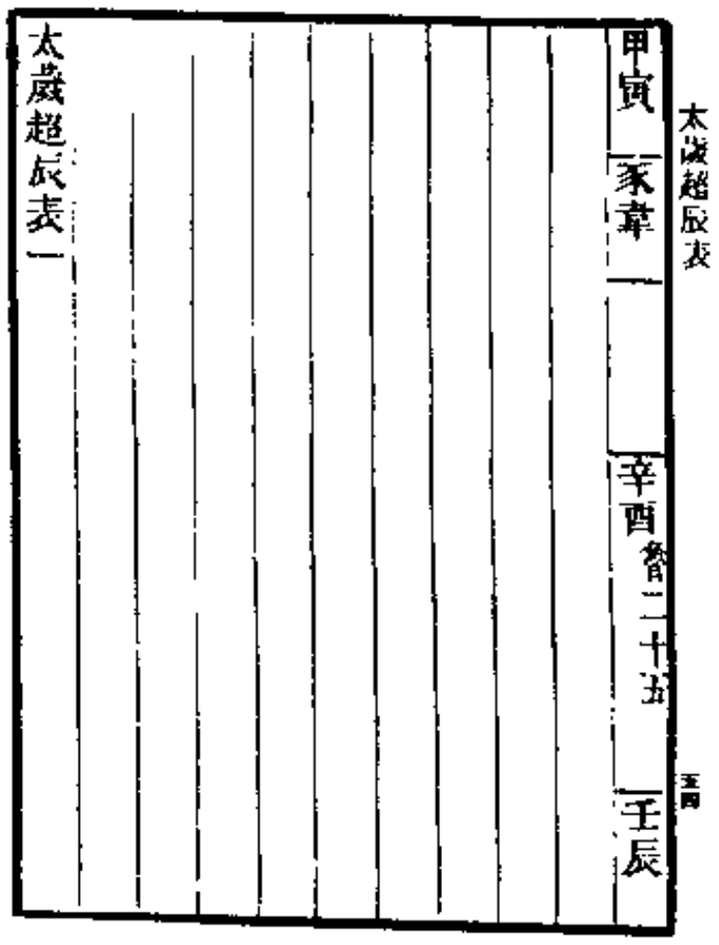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周成王元	魯伯禽元	魯公元	魯考公元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壬午 魯四	癸未 魯僖公元	甲申 魯二	乙酉 魯三	丙戌 魯四	丁亥 魯五	戊子 魯六	己丑 魯七	庚寅 魯八	辛卯 魯九	壬辰 魯十	癸巳 魯十一	甲午 魯十二	乙未 魯十三	丙申 魯十四	丁酉 魯十五	戊戌 魯十六	己亥 魯十七	庚子 魯十八	辛丑 魯十九	壬寅 魯二十	癸卯 魯二十一	甲辰 魯二十二	乙巳 魯二十三	丙午 魯二十四	丁未 魯二十五	戊申 魯二十六	己酉 魯二十七	庚戌 魯二十八	辛亥 魯二十九	壬子 魯三十	癸丑 魯三十一	甲寅 魯三十二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玄枵	星紀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玄枵	星紀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玄枵	星紀	豕韋	降婁	大梁
乙卯 魯二十三	丙辰 魯二十四	丁巳 魯二十五	戊午 魯二十六	己未 魯二十七	庚申 魯二十八	辛酉 魯二十九	壬戌 魯三十	癸亥 魯三十一	甲子 魯三十二	乙丑 魯三十三	丙寅 魯三十四	丁卯 魯三十五	戊辰 魯文元	己巳 魯二	庚午 魯三	辛未 魯四	壬申 魯五	癸酉 魯六	甲戌 魯七	乙亥 魯八	丙子 魯九	丁丑 魯十	戊寅 魯十一	己卯 魯十二	庚辰 魯十三	辛巳 魯十四	壬午 魯十五	癸未 魯十六	甲申 魯十七	乙酉 魯十八	丙戌 魯十九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乙卯 魯二十三	丙辰 魯二十四	丁巳 魯二十五	戊午 魯二十六	己未 魯二十七	庚申 魯二十八	辛酉 魯二十九	壬戌 魯三十	癸亥 魯三十一	甲子 魯三十二	乙丑 魯三十三	丙寅 魯三十四	丁卯 魯三十五	戊辰 魯三十六	己巳 魯三十七	庚午 魯三十八	辛未 魯三十九	壬申 魯四十	癸酉 魯四十一	甲戌 魯四十二	乙亥 魯四十三	丙子 魯四十四	丁丑 魯四十五	戊寅 魯四十六	己卯 魯四十七	庚辰 魯四十八	辛巳 魯四十九	壬午 魯五十	癸未 魯昭公元	甲申 魯二	乙酉 魯三	丙戌 魯四	丁亥 魯五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戊子 魯六	己丑 魯七	庚寅 魯八	辛卯 魯九	壬辰 魯十	癸巳 魯十一	甲午 魯十二	乙未 魯十三	丙申 魯十四	丁酉 魯僖公元	戊戌 魯二	己亥 魯三	庚子 魯四	辛丑 魯五	壬寅 魯六	癸卯 魯七	甲辰 魯八	乙巳 魯九	丙午 魯十	丁未 魯十一	戊申 魯十二	己酉 魯十三	庚戌 魯十四	辛亥 魯十五	壬子 魯十六	癸丑 魯十七	甲寅 魯十八	乙卯 魯十九	丙辰 魯二十	丁巳 魯二十一	戊午 魯二十二	己未 魯二十三	庚申 魯二十四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太歲超辰表一

甲寅 家韋 辛酉 詹二十五 壬辰

太歲超辰表二　推策小識十九　月日攷

烏程汪日楨學

| | | |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娵訾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娵訾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娵訾	降婁
乙丑 魯二	丙寅 魯三	丁卯 魯四	戊辰 魯五	己巳 魯六	庚午 魯七	辛未 魯八	壬申 魯九	癸酉 魯十	甲戌 魯十一	乙亥 魯十二	丙子 魯十三	丁丑 魯十四	戊寅 魯十五	己卯 魯十六	庚辰 魯十七	辛巳 魯十八	壬午 魯十九	癸未 魯二十	甲申 魯二十一	乙酉 魯二十二	丙戌 魯二十三	丁亥 魯二十四	戊子 魯二十五	己丑 魯二十六	庚寅 魯二十七	辛卯 魯二十八	壬辰 魯二十九	癸巳 魯三十	甲午 魯三十一	乙未 魯三十二	丙申 魯三十三	丁酉 魯三十四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娵訾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娵訾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戊戌 魯三十五	己亥 魯三十六	庚子 魯三十七	辛丑 魯三十八	壬寅 魯三十九	癸卯 魯四十	甲辰 魯四十一	乙巳 魯四十二	丙午 魯四十三	丁未 魯四十四	戊申 魯四十五	己酉 魯四十六	庚戌 魯四十七	辛亥 魯四十八	壬子 魯四十九	癸丑 魯五十	甲寅 魯貞公元	乙卯 魯二	丙辰 魯三	丁巳 魯四	戊午 魯五	己未 魯六	庚申 周共和元魯七	辛酉 周二 魯八	壬戌 周三 魯九	癸亥 周四 魯十	甲子 周五 魯十一	乙丑 周六 魯十二	丙寅 周七 魯十三	丁卯 周八 魯十四	戊辰 周九 魯十五	己巳 周十 魯十六	庚午 周十一 魯十七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玄枵	娵訾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娵訾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娵訾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庚午 魯十七	辛未 魯十八	壬申 魯十九	癸酉 魯二十	甲戌 魯二十一	乙亥 魯二十二	丙子 魯二十三	丁丑 魯二十四	戊寅 魯二十五	己卯 魯二十六	庚辰 魯二十七	辛巳 魯二十八	壬午 魯二十九	癸未 魯三十	甲申 魯三十一	乙酉 魯三十二	丙戌 魯三十三	丁亥 魯三十四	戊子 魯三十五	己丑 魯三十六	庚寅 魯三十七	辛卯 魯三十八	壬辰 魯三十九	癸巳 魯四十	甲午 魯四十一	乙未 魯四十二	丙申 魯四十三	丁酉 魯四十四	戊戌 魯四十五	己亥 魯四十六	庚子 魯四十七	辛丑 魯四十八	壬寅 魯四十九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玄枵	娵訾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娵訾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娵訾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庚午 魯十七	辛未 魯十八	壬申 魯十九	癸酉 魯二十	甲戌 魯二十一	乙亥 魯二十二	丙子 魯二十三	丁丑 魯二十四	戊寅 魯二十五	己卯 魯二十六	庚辰 魯二十七	辛巳 魯二十八	壬午 魯二十九	癸未 魯三十	甲申 魯三十一	乙酉 魯三十二	丙戌 魯三十三	丁亥 魯三十四	戊子 魯三十五	己丑 魯三十六	庚寅 魯三十七	辛卯 魯三十八	壬辰 魯三十九	癸巳 魯四十	甲午 魯四十一	乙未 魯四十二	丙申 魯四十三	丁酉 魯四十四	戊戌 魯四十五	己亥 魯四十六	庚子 魯四十七	辛丑 魯四十八	壬寅 魯四十九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辛未 周十二魯十八	壬申 周十三魯十九	癸酉 周十四魯二十	甲戌 周宣王元魯二十一	乙亥 周二 魯二十二	丙子 周三 魯二十三	丁丑 周四 魯二十四	戊寅 周五 魯二十五	己卯 周六 魯二十六	庚辰 周七 魯二十七	辛巳 周八 魯二十八	壬午 周九 魯二十九	癸未 周十 魯三十	甲申 周十一 魯貳公元	乙酉 周十二 魯二	丙戌 周十三 魯三	丁亥 周十四 魯四	戊子 周十五 魯三	己丑 周十六 魯四	庚寅 周十七 魯五	辛卯 周十八 魯六	壬辰 周十九 魯七	癸巳 周二十 魯八	甲午 周二十一 魯九	乙未 周二十二 魯十	丙申 周二十三 魯十一	丁酉 周二十四 魯十二	戊戌 周二十五 魯十三	己亥 周二十六 魯十四	庚子 周二十七 魯十五	辛丑 周二十八 魯十六	壬寅 周二十九 魯十七	癸卯 周三十 魯十八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玄枵	娵訾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娵訾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娵訾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辛未 周十二魯十八	壬申 周十三魯十九	癸酉 周十四魯二十	甲戌 周宣王元魯二十一	乙亥 周二 魯二十二	丙子 周三 魯二十三	丁丑 周四 魯二十四	戊寅 周五 魯二十五	己卯 周六 魯二十六	庚辰 周七 魯二十七	辛巳 周八 魯二十八	壬午 周九 魯二十九	癸未 周十 魯三十	甲申 周十一 魯貳公元	乙酉 周十二 魯二	丙戌 周十三 魯三	丁亥 周十四 魯四	戊子 周十五 魯三	己丑 周十六 魯四	庚寅 周十七 魯五	辛卯 周十八 魯六	壬辰 周十九 魯七	癸巳 周二十 魯八	甲午 周二十一 魯九	乙未 周二十二 魯十	丙申 周二十三 魯十一	丁酉 周二十四 魯十二	戊戌 周二十五 魯十三	己亥 周二十六 魯十四	庚子 周二十七 魯十五	辛丑 周二十八 魯十六	壬寅 周二十九 魯十七	癸卯 周三十 魯十八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玄枵	娵訾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娵訾	降婁	起庚辰超大梁入辛巳入實沈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娵訾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辛未 周十二魯十八	壬申 周十三魯十九	癸酉 周十四魯二十	甲戌 周十五魯二十一	乙亥 周十六魯二十二	丙子 周十七魯二十三	丁丑 周十八魯二十四	戊寅 周十九魯二十五	己卯 周二十魯二十六	庚辰 周二十一魯二十七	辛巳 周二十二魯二十八	壬午 周二十三魯二十九	癸未 周二十四魯三十	甲申 周二十五魯三十一	乙酉 周二十六魯三十二	丙戌 周二十七魯三十三	丁亥 周二十八魯三十四	戊子 周二十九魯三十五	己丑 周三十魯三十六	庚寅 周三十一魯三十七	辛卯 周三十二魯三十八	壬辰 周三十三魯三十九	癸巳 周三十四魯四十	甲午 周三十五魯四十一	乙未 周三十六魯四十二	丙申 周三十七魯四十三	丁酉 周三十八魯四十四	戊戌 周三十九魯四十五	己亥 周四十魯四十六	庚子 周四十一魯四十七	辛丑 周四十二魯四十八	壬寅 周四十三魯四十九	癸卯 周四十四魯五十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己亥	析木	甲辰 周三十一 魯十	丁丗	壬申	鶉尾	丁丑 周七魯五	庚戌	癸酉	壽星	庚寅 周七魯五	戊戌	辛酉	壽星	戊申 周七魯五	丙戌	己酉	壽星	丙寅 周七魯五	甲戌	丁酉	壽星	甲申 周七魯五	壬戌
庚子	星紀	乙巳 周二十二 魯十	戊寅	癸酉	壽星	戊申 周二十三 魯十	辛亥	甲戌	大火	辛卯 周二十三 魯十	己丑	甲戌	大火	己酉 周二十三 魯十	丁丑	庚戌	大火	丁卯 周二十三 魯十	乙亥	戊寅	析木	乙酉 周二十三 魯十	癸丑
辛丑	玄枵	丙午 周二十三 魯十 公元	己卯	甲戌	大火	己酉 周二十四 魯十	壬子	乙亥	析木	壬辰 周二十四 魯十	庚寅	乙亥	析木	庚戌 周二十四 魯十	戊子	辛亥	析木	戊寅 周二十四 魯十	丙子	己丑	星紀	丙戌 周二十四 魯十	甲子
壬寅	降婁	丁未 周二十四 魯十	庚辰	乙亥	析木	庚戌 周二十五 魯十	癸未	丙子	星紀	癸巳 周二十五 魯十	辛卯	丙子	星紀	辛亥 周二十五 魯十	己丑	壬子	星紀	己卯 周二十五 魯十	丁丑	庚辰	大火	丁亥 周二十五 魯十	乙丑
癸卯	大梁	戊申 周二十五 魯十	辛巳	丙子	星紀	辛亥 周二十六 魯十	甲申	丁丑	玄枵	甲午 周二十六 魯十	壬辰	丁丑	玄枵	壬子 周二十六 魯十	庚寅	癸丑	玄枵	庚辰 周二十六 魯十	戊寅	辛巳	壽星	戊子 周二十六 魯十	丙寅
甲辰	鶉尾	己酉 周二十六 魯十	壬午	丁丑	玄枵	壬子 周二十七 魯十	乙酉	戊寅	壽星	乙未 周二十七 魯十	癸巳	戊寅	壽星	癸丑 周二十七 魯十	辛卯	甲申	壽星	辛巳 周二十七 魯十	己卯	壬午	鶉首	己丑 周二十七 魯十	丁卯
乙巳	鶉首	庚戌 周二十七 魯十	癸未	戊寅	壽星	癸丑 周二十八 魯十	丙戌	己卯	鶉首	丙申 周二十八 魯十	甲午	己卯	鶉首	甲寅 周二十八 魯十	壬辰	乙酉	鶉首	壬午 周二十八 魯十	庚申	癸未	鶉火	庚寅 周二十八 魯十	戊辰
丙午	鶉火	辛亥 周二十八 魯十	甲申	己卯	鶉首	甲寅 周二十九 魯十	丁亥	庚辰	鶉火	丁酉 周二十九 魯十	乙未	庚辰	鶉火	乙卯 周二十九 魯十	癸巳	丙戌	鶉火	癸卯 周二十九 魯十	辛丑	甲申	鶉尾	辛巳 周二十九 魯十	己巳
丁未	鶉尾	壬子 周二十九 魯十	乙酉	庚辰	鶉火	乙卯 周三十 魯十	戊子	辛巳	鶉尾	戊戌 周三十 魯十	丙申	辛巳	鶉尾	丙寅 周三十 魯十	甲午	丁亥	鶉尾	甲申 周三十 魯十	壬辰	乙酉	實沈	壬子 周三十 魯十	庚午
戊申	鶉尾	癸丑 周三十 魯十	丙戌	辛巳	鶉尾	丙寅 周三十一 魯十	己丑	壬午	實沈	己卯 周三十一 魯十	丁酉	壬午	實沈	丁丑 周三十一 魯十	乙未	戊子	實沈	乙酉 周三十一 魯十	癸卯	丙戌	大梁	癸丑 周三十一 魯十	辛未
己酉	實沈	甲寅 周三十一 魯十	丁亥	壬午	實沈	丁丑 周三十二 魯十	庚寅	癸未	大梁	庚辰 周三十二 魯十	戊戌	癸未	大梁	戊寅 周三十二 魯十	丙申	己丑	大梁	丙辰 周三十二 魯十	甲戌	丁未	鶉首	甲寅 周三十二 魯十	壬申

壬申	鶉尾	丁丑 周七魯五	庚戌	癸酉	壽星	庚寅 周七魯五	戊戌	辛酉	壽星	戊申 周七魯五	丙戌	己酉	壽星	丙寅 周七魯五	甲戌	丁酉	壽星	甲申 周七魯五	壬戌	乙酉	鶉尾	壬申 周七魯五	庚戌
癸酉	壽星	戊寅 周七魯五	辛亥	甲戌	大火	辛卯 周二十三 魯十	己丑	甲戌	大火	己酉 周二十三 魯十	丁丑	庚戌	大火	丁卯 周二十三 魯十	乙亥	戊寅	析木	乙酉 周二十三 魯十	癸丑	丙子	星紀	癸卯 周二十三 魯十	辛丑
甲戌	大火	己卯 周二十三 魯十	壬子	乙亥	析木	壬辰 周二十四 魯十	庚寅	癸未	析木	庚戌 周二十四 魯十	戊子	辛亥	析木	戊寅 周二十四 魯十	丙子	己丑	星紀	丙辰 周二十四 魯十	甲戌	丁未	玄枵	甲寅 周二十四 魯十	壬戌
乙亥	析木	庚辰 周二十四 魯十	癸丑	丙子	星紀	癸卯 周二十五 魯十	辛卯	甲申	壽星	辛亥 周二十五 魯十	己丑	壬午	星紀	己卯 周二十五 魯十	丁丑	庚辰	大梁	丁卯 周二十五 魯十	乙未	戊寅	鶉首	乙酉 周二十五 魯十	癸丑
丙子	星紀	辛亥 周二十五 魯十	甲申	己卯	降婁	甲寅 周二十六 魯十	壬辰	乙酉	大梁	壬子 周二十六 魯十	庚寅	癸未	鶉火	庚辰 周二十六 魯十	戊寅	辛巳	鶉首	戊戌 周二十六 魯十	丙申	己卯	降婁	丙寅 周二十六 魯十	甲午
丁丑	玄枵	壬子 周二十六 魯十	乙酉	庚辰	大梁	乙卯 周二十七 魯十	癸未	丙寅	鶉首	癸丑 周二十七 魯十	辛卯	甲寅	鶉首	辛巳 周二十七 魯十	己卯	壬午	鶉火	己酉 周二十七 魯十	丁酉	庚辰	大梁	丁卯 周二十七 魯十	乙未
戊寅	壽星	癸丑 周二十七 魯十	丙寅	辛巳	鶉首	丙辰 周二十八 魯十	甲午	丁卯	鶉火	甲申 周二十八 魯十	壬辰	乙卯	鶉火	壬午 周二十八 魯十	庚申	癸未	鶉火	庚戌 周二十八 魯十	戊子	辛亥	析木	戊寅 周二十八 魯十	丙申
己卯	降婁	甲寅 周二十八 魯十	丁巳	壬午	鶉火	丁巳 周二十九 魯十	乙酉	戊寅	壽星	乙未 周二十九 魯十	癸巳	戊寅	壽星	癸丑 周二十九 魯十	辛卯	甲申	壽星	辛巳 周二十九 魯十	己丑	壬子	玄枵	己卯 周二十九 魯十	丁酉
庚辰	大梁	乙卯 周二十九 魯十	戊申	癸未	鶉尾	戊午 周三十 魯十	丙戌	己卯	降婁	丙申 周三十 魯十	甲午	己卯	降婁	甲寅 周三十 魯十	壬辰	乙酉	降婁	壬午 周三十 魯十	庚申	癸未	鶉尾	庚寅 周三十 魯十	戊戌

丁丑	周七魯五	庚戌	辛酉	壽星	庚寅 周七魯五	戊戌	辛酉	壽星	戊申 周七魯五	丙戌	己酉	壽星	丙寅 周七魯五	甲戌	丁酉	壽星	甲申 周七魯五	壬戌	乙酉	鶉尾	壬申 周七魯五	庚戌	癸酉
戊寅	周八魯六	辛亥	甲戌	大火	辛卯 周二十三 魯十	己丑	甲戌	大火	己酉 周二十三 魯十	丁丑	庚戌	大火	丁卯 周二十三 魯十	乙亥	戊寅	析木	乙酉 周二十三 魯十	癸丑	丙子	星紀	癸卯 周二十三 魯十	辛丑	甲子
己卯	周九魯七	壬子	乙亥	析木	壬辰 周二十四 魯十	庚寅	癸未	析木	庚戌 周二十四 魯十	戊子	辛亥	析木	戊寅 周二十四 魯十	丙子	己丑	星紀	丙辰 周二十四 魯十	甲戌	丁未	玄枵	甲寅 周二十四 魯十	壬戌	乙未
庚辰	周十魯八	癸丑	丙子	星紀	癸卯 周二十五 魯十	辛卯	甲申	壽星	辛亥 周二十五 魯十	己丑	壬午	星紀	己卯 周二十五 魯十	丁丑	庚辰	大梁	丁卯 周二十五 魯十	乙未	戊寅	鶉首	乙酉 周二十五 魯十	癸丑	丙申
辛巳	周十一魯九	甲寅	丁丑	玄枵	甲辰 周二十六 魯十	壬辰	乙酉	大梁	壬子 周二十六 魯十	庚寅	癸未	鶉火	庚辰 周二十六 魯十	戊寅	辛巳	鶉首	戊戌 周二十六 魯十	丙申	己卯	降婁	丙寅 周二十六 魯十	甲午	丁酉
壬午	周十二魯十	乙卯	戊寅	壽星	乙巳 周二十七 魯十	癸巳	丙寅	鶉首	癸丑 周二十七 魯十	辛卯	甲寅	鶉首	辛巳 周二十七 魯十	己卯	壬午	鶉火	己酉 周二十七 魯十	丁酉	庚辰	大梁	丁卯 周二十七 魯十	乙未	戊子
癸未	周十三魯十一	丙辰	己卯	鶉首	丙寅 周二十八 魯十	甲午	丁卯	鶉火	甲申 周二十八 魯十	壬辰	乙卯	鶉火	壬午 周二十八 魯十	庚申	癸未	鶉火	庚戌 周二十八 魯十	戊子	辛亥	析木	戊寅 周二十八 魯十	丙申	己酉
甲申	周十四魯十二	丁巳	庚辰	大梁	丁卯 周二十九 魯十	乙未	戊寅	壽星	乙酉 周二十九 魯十	癸巳	戊寅	壽星	癸丑 周二十九 魯十	辛卯	甲申	壽星	辛巳 周二十九 魯十	己丑	壬子	玄枵	己卯 周二十九 魯十	丁酉	庚戌
乙酉	周十五魯十三	戊午	辛巳	鶉尾	戊辰 周三十 魯十	丙申	己卯	降婁	丙寅 周三十 魯十	甲午	己卯	降婁	甲寅 周三十 魯十	壬辰	乙酉	降婁	壬午 周三十 魯十	庚申	癸未	鶉尾	庚寅 周三十 魯十	戊戌	辛亥

乙巳	實沈	庚戌 周七魯五	癸酉	戊寅	壽星	癸丑 周七魯五	辛卯	甲申	壽星	辛亥 周七魯五	己丑	壬午	星紀	己卯 周七魯五	丁丑	庚辰	大梁	丁卯 周七魯五	乙未	戊寅	鶉首	乙酉 周七魯五	癸丑
丙午	鶉首	辛亥 周二十三 魯十	甲申	己卯	降婁	甲寅 周二十三 魯十	壬辰	乙酉	大梁	壬子 周二十三 魯十	庚寅	癸未	鶉火	庚辰 周二十三 魯十	戊寅	辛巳	鶉首	戊戌 周二十三 魯十	丙申	己卯	降婁	丙寅 周二十三 魯十	甲午
丁未	鶉火	壬子 周二十三 魯十	乙酉	庚辰	大梁	乙卯 周二十四 魯十	癸未	丙寅	鶉首	癸丑 周二十四 魯十	辛卯	甲寅	鶉首	辛巳 周二十四 魯十	己卯	壬午	鶉火	己酉 周二十四 魯十	丁酉	庚辰	大梁	丁卯 周二十四 魯十	乙未
戊申	鶉尾	癸丑 周二十四 魯十	丙戌	辛巳	鶉尾	丙寅 周二十五 魯十	甲午	丁卯	鶉火	甲申 周二十五 魯十	壬辰	乙卯	鶉火	壬午 周二十五 魯十	庚申	癸未	鶉火	庚戌 周二十五 魯十	戊子	辛亥	析木	戊寅 周二十五 魯十	丙申
己酉	實沈	甲寅 周二十五 魯十	丁亥	壬午	實沈	丁丑 周二十六 魯十	乙酉	戊寅	壽星	乙未 周二十六 魯十	癸巳	戊寅	壽星	癸丑 周二十六 魯十	辛卯	甲申	壽星	辛巳 周二十六 魯十	己丑	壬子	玄枵	己卯 周二十六 魯十	丁酉
庚戌	周七魯五	乙卯	戊寅	壽星	乙巳 周二十七 魯十	癸巳	丙寅	鶉首	癸丑 周二十七 魯十	辛卯	甲寅	鶉首	辛巳 周二十七 魯十	己卯	壬午	鶉火	己酉 周二十七 魯十	丁酉	庚辰	大梁	丁卯 周二十七 魯十	乙未	戊子
辛亥	周八魯六	丙辰	己卯	鶉首	丙寅 周二十八 魯十	甲午	丁卯	鶉火	甲申 周二十八 魯十	壬辰	乙卯	鶉火	壬午 周二十八 魯十	庚申	癸未	鶉火	庚戌 周二十八 魯十	戊子	辛亥	析木	戊寅 周二十八 魯十	丙申	己酉
壬子	周九魯七	丁巳	庚辰	大梁	丁卯 周二十九 魯十	乙未	戊寅	壽星	乙酉 周二十九 魯十	癸巳	戊寅	壽星	癸丑 周二十九 魯十	辛卯	甲申	壽星	辛巳 周二十九 魯十	己丑	壬子	玄枵	己卯 周二十九 魯十	丁酉	庚戌
癸丑	周十魯八	戊午	辛巳	鶉尾	戊辰 周三十 魯十	丙申	己卯	降婁	丙寅 周三十 魯十	甲午	己卯	降婁	甲寅 周三十 魯十	壬辰	乙酉	降婁	壬午 周三十 魯十	庚申	癸未	鶉尾	庚寅 周三十 魯十	戊戌	辛亥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超乙巳起實沈入丙午鶉首																																
癸未周二十二魯十四	甲申周二十三魯十五	乙酉周莊王元魯十六	丙戌周二魯十七	丁亥周三魯十八	戊子周四魯莊公元	己丑周五魯二	庚寅周六魯三	辛卯周七魯四	壬辰周八魯五	癸巳周九魯六	甲午周十魯七	乙未周十一魯八	丙申周十二魯九	丁酉周十三魯十	戊戌周十四魯十一	己亥周十五魯十二	庚子周僖王元魯十三	辛丑周二魯十四	壬寅周三魯十五	癸卯周四魯十六	甲辰周五魯十七	乙巳周惠王元魯十八	丙午周二魯十九	丁未周二魯二十	戊申周四魯二十一	己酉周五魯二十二	庚戌周六魯二十三	辛亥周七魯二十四	壬子周八魯二十五	癸丑周九魯二十六	甲寅周十魯二十七	乙卯周十一魯二十八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超癸未起甲申入																																
王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庚寅周二十一魯十三	辛卯周二十二魯十四	壬辰周二十三魯十五	癸巳周二十四魯十六	甲午周二十五魯十七	乙未周二十六魯文公元	丙申周二十七魯二	丁酉周二十八魯三	戊戌周二十九魯四	己亥周三十魯五	庚子周三十一魯六	辛丑周三十二魯七	壬寅周一魯八	癸卯周二魯九	甲辰周三魯十	乙巳周四魯十一	丙午周五魯十二	丁未周六魯十三	戊申周七魯十四	己酉周八魯十五	庚戌周九魯十六	辛亥周十魯十七	壬子周十一魯十八	癸丑周十二魯十九	甲寅周十三魯二十	乙卯周十四魯二十一	丙辰周十五魯二十二	丁巳周十六魯二十三	戊午周十七魯二十四	己未周十八魯二十五	庚申周十九魯二十六	辛酉周二十魯二十七	壬戌周二十一魯二十八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超癸未起甲申入																																
王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庚寅周二十一魯

| 戊午 | 鶉首 | | |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辛丑 周一二十一	壬寅 周二十一	癸卯 周二十二	甲辰 周二十三	乙巳 周二十四	丙午 周二十五	丁未 公元 周二十六	戊申 周二十七	己酉 周二十八	庚戌 周二十九	辛亥 周三十	壬子 周三十一	癸丑 周三十二	甲寅 周三十三	乙卯 周三十四	丙辰 周三十五	丁巳 周一	戊午 周二	己未 周三	庚申 周四	辛酉 周五	壬戌 周六	癸亥 周七	甲子 周八	乙丑 周九	丙寅 周十	丁卯 周十一	戊辰 周十二	己巳 周十三	庚午 周十四	辛未 周十五	壬申 周十六	癸酉 周十七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晉十	晉十	晉十	晉十	晉十	晉十	晉二	晉三	晉四	晉五	晉六	晉七	晉八	晉九	晉十	晉十	晉十	晉十	晉十	晉十	晉十	晉十	晉十	晉十	晉十	晉十	晉十	晉十	晉十	晉十	晉十	晉十	晉十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丙戌	丁酉	戊戌 夏玉曲元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甲戌 周二	乙亥 周三	丙子 周四	丁丑 周五	戊寅 周六	己卯 周七	庚辰 周八	辛巳 周九	壬午 周十	癸未 周十一	甲申 周十二	乙酉 周十三	丙戌 周十四	丁亥 周十五	戊子 周十六	己丑 周十七	庚寅 周十八	辛卯 周十九	壬辰 周二十	癸巳 周二十一	甲午 周二十二	乙未 周二十三	丙申 周二十四	丁酉 周二十五	戊戌 周二十六	己亥 周二十七	庚子 周二十八	辛丑 周二十九	壬寅 周三十	癸卯 周三十一	甲辰 周三十二	乙巳 周三十三	丙午 周三十四
晉二	晉二	晉二	晉二	晉二	晉二	晉二	晉二	晉二	晉二	晉二	晉二	晉二	晉二	晉二	晉二	晉二	晉二	晉二	晉二	晉二	晉二	晉二	晉二	晉二	晉二	晉二	晉二	晉二	晉二	晉二	晉二	晉二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天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丁未 周七	戊申 周八	己酉 周九	庚戌 周十	辛亥 周十一	壬子 周十二	癸丑 史表	甲寅 周十四	乙卯 周十五	丙辰 周十六	丁巳 周十七	戊午 周十八	己未 周十九	庚申 周二十	辛酉 周二十一	壬戌 周二十二	癸亥 周二十三	甲子 周二十四	乙丑 周二十五	丙寅 周二十六	丁卯 周二十七	戊辰 周二十八	己巳 周二十九	庚午 周三十	辛未 周三十一	壬申 周三十二	癸酉 周三十三	甲戌 周三十四	乙亥 周三十五	丙子 周三十六	丁丑 周三十七	戊寅 周三十八	己卯 周三十九
晉十四	晉十五	晉十六	晉十七	晉十八	晉十九	晉二十	晉二十一	晉二十二	晉二十三	晉二十四	晉二十五	晉二十六	晉二十七	晉二十八	晉二十九	晉三十	晉三十一	晉三十二	晉三十三	晉三十四	晉三十五	晉三十六	晉三十七	晉三十八	晉三十九	晉四十	晉四十一	晉四十二	晉四十三	晉四十四	晉四十五	晉四十六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庚辰 周安王元僭九	辛巳 周二僭十	壬午 周三僭十一	癸未 周四僭十二	甲申 周五僭十三	乙酉 周六僭十四	丙戌 周七僭十五	丁亥 周八僭十六	戊子 周九僭十七	己丑 周十僭十八	庚寅 周十一僭十九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辛卯 周十二僭二十	壬辰 周十三僭二十一	癸巳 周十四僭二十二	甲午 周十五僭二十三	乙未 周十六僭二十四	丙申 周十七僭二十五	丁酉 周十八僭二十六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太歲超辰表二

太歲	超乙未入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歲星	超鶉火入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今人所命甲子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今人所命甲子	戊戌 周安王十九僭穆公二十七庚寅二十五入甲戌	己亥 周二十一僭二十八	庚子 周二十二僭二十九	辛丑 周二十三僭三十	壬寅 周二十四僭三十一	癸卯 周二十五僭三十二	甲辰 周二十六僭三十三	乙巳 周二十七僭三十四 公元前	丙午 周烈王元僭二	丁未 周二僭三	戊申 周三僭四	己酉 周四僭五	庚戌 周五僭六	辛亥 周六僭七	壬子 周七僭八	癸丑 周八僭九	甲寅 周九僭十	乙卯 周三僭十一	丙辰 周四僭十二	丁巳 周五僭十三
太陰	超癸酉入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推策小識二十　月日攷

烏程汪曰楨學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戊辰 周十六僭二	己巳 周十七僭三 史表僭康公元	庚午 周十八僭四	辛未 周十九僭五	壬申 周二十僭六	癸酉 周二十一僭七	甲戌 周二十二僭八	乙亥 周二十三僭九	丙子 周二十四僭景公元	丁丑 周二十五僭二	戊寅 周二十六僭三 史表僭景公元	己卯 周二十七僭四	庚辰 周二十八僭五	辛巳 周二十九僭六	壬午 周三十僭七	癸未 周三十一僭八	甲申 周三十二僭九	乙酉 周三十三僭十	丙戌 周三十四僭十一	丁亥 周三十五僭十二	戊子 周三十六僭十三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辛丑 二十六	壬寅 二十七	癸卯 二十八	甲辰 二十九	乙巳 三十	丙午 三十一	丁未 三十二	戊申 三十三	己酉 三十四	庚戌 三十五	辛亥 三十六	壬子 三十七	癸丑 三十八	甲寅 三十九	乙卯 四十	丙辰 四十一	丁巳 四十二	戊午 四十三	己未 四十四	庚申 四十五	辛酉 四十六	壬戌 四十七	癸亥 四十八	甲子 四十九	乙丑 五十	丙寅 五十一	丁卯 五十二	戊辰 五十三	己巳 五十四	庚午 五十五	辛未 五十六	壬申 五十七	癸酉 五十八
周敬王元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赧王元	史表平公元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七	周八	周九	周十	周十一	周十二	秦一	秦二	秦三	秦四	秦五	秦六	秦七	秦八	秦九	秦十	秦十一	秦十二	秦十三	秦十四
魯二十七	魯二十八	魯二十九	魯三十	魯三十一	魯三十二	魯三十三	魯三十四	魯三十五	魯三十六	魯三十七	魯三十八	魯三十九	魯四十	魯四十一	魯四十二	魯四十三	魯四十四	魯四十五	魯四十六	魯四十七	魯四十八	魯四十九	魯五十	魯五十一	魯五十二	魯五十三	魯五十四	魯五十五	魯五十六	魯五十七	魯五十八	魯五十九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甲戌 二十八	乙亥 二十九	丙子 三十	丁丑 三十一	戊寅 三十二	己卯 三十三	庚辰 三十四	辛巳 三十五	壬午 三十六	癸未 三十七	甲申 三十八	乙酉 三十九	丙戌 四十	丁亥 四十一	戊子 四十二	己丑 四十三	庚寅 四十四	辛卯 四十五	壬辰 四十六	癸巳 四十七	甲午 四十八	乙未 四十九	丙申 五十	丁酉 五十一	戊戌 五十二	己亥 五十三	庚子 五十四	辛丑 五十五	壬寅 五十六	癸卯 五十七	甲辰 五十八	乙巳 五十九
秦二	秦三	秦四	秦五	秦六	秦七	秦八	秦九	秦十	秦十一	秦十二	秦十三	秦十四	秦十五	秦十六	秦十七	秦十八	秦十九	秦二十	秦二十一	秦二十二	秦二十三	秦二十四	秦二十五	秦二十六	秦二十七	秦二十八	秦二十九	秦三十	秦三十一	秦三十二	秦三十三
魯五十	魯五十一	魯五十二	魯五十三	魯五十四	魯五十五	魯五十六	魯五十七	魯五十八	魯五十九	魯六十	魯六十一	魯六十二	魯六十三	魯六十四	魯六十五	魯六十六	魯六十七	魯六十八	魯六十九	魯七十	魯七十一	魯七十二	魯七十三	魯七十四	魯七十五	魯七十六	魯七十七	魯七十八	魯七十九	魯八十	魯八十一	魯八十二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丁未 三	戊申 十四	己酉 十五	庚戌 十六	辛亥 十七	壬子 十八	癸丑 十九	甲寅 二十	乙卯 二十一	丙辰 二十二	丁巳 二十三	戊午 二十四	己未 二十五	庚申 二十六	辛酉 二十七	壬戌 二十八	癸亥 二十九	甲子 三十	乙丑 三十一	丙寅 三十二	丁卯 三十三	戊辰 三十四	己巳 三十五	庚午 三十六	辛未 三十七	壬申 三十八	癸酉 三十九	甲戌 四十	乙亥 四十一	丙子 四十二	丁丑 四十三	戊寅 四十四	己卯 四十五
秦五十	秦五十一	秦五十二	秦五十三	秦五十四	秦五十五	秦五十六	秦五十七	秦五十八	秦五十九	秦六十	秦六十一	秦六十二	秦六十三	秦六十四	秦六十五	秦六十六	秦六十七	秦六十八	秦六十九	秦七十	秦七十一	秦七十二	秦七十三	秦七十四	秦七十五	秦七十六	秦七十七	秦七十八	秦七十九	秦八十	秦八十一	秦八十二
魯二十	魯二十一	魯二十二	魯二十三	魯二十四	魯二十五	魯二十六	魯二十七	魯二十八	魯二十九	魯三十	魯三十一	魯三十二	魯三十三	魯三十四	魯三十五	魯三十六	魯三十七	魯三十八	魯三十九	魯四十	魯四十一	魯四十二	魯四十三	魯四十四	魯四十五	魯四十六	魯四十七	魯四十八	魯四十九	魯五十	魯五十一	魯五十二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庚辰 二十七	辛巳 二十八	壬午 二十九	癸未 三十	甲申 三十一	乙酉 三十二	丙戌 三十三	丁亥 三十四	戊子 三十五	己丑 三十六	庚寅 三十七	辛卯 三十八	壬辰 三十九	癸巳 四十	甲午 四十一	乙未 四十二	丙申 四十三	丁酉 四十四	戊戌 四十五	己亥 四十六	庚子 四十七	辛丑 四十八	壬寅 四十九	癸卯 五十	甲辰 五十一	乙巳 五十二	丙午 五十三	丁未 五十四	戊申 五十五	己酉 五十六	庚戌 五十七	辛亥 五十八	壬子 五十九
秦二十	秦二十一	秦二十二	秦二十三	秦二十四	秦二十五	秦二十六	秦二十七	秦二十八	秦二十九	秦三十	秦三十一	秦三十二	秦三十三	秦三十四	秦三十五	秦三十六	秦三十七	秦三十八	秦三十九	秦四十	秦四十一	秦四十二	秦四十三	秦四十四	秦四十五	秦四十六	秦四十七	秦四十八	秦四十九	秦五十	秦五十一	秦五十二
魯五十三	魯五十四	魯五十五	魯五十六	魯五十七	魯五十八	魯五十九	魯六十	魯六十一	魯六十二	魯六十三	魯六十四	魯六十五	魯六十六	魯六十七	魯六十八	魯六十九	魯七十	魯七十一	魯七十二	魯七十三	魯七十四	魯七十五	魯七十六	魯七十七	魯七十八	魯七十九	魯八十	魯八十一	魯八十二	魯八十三	魯八十四	魯八十五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超庚申入辛酉	辛酉 超前庚申入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丁未 三	戊申 十四	己酉 十五	庚戌 十六	辛亥 十七	壬子 十八	癸丑 十九	甲寅 二十	乙卯 二十一	丙辰 二十二	丁巳 二十三	戊午 二十四	己未 二十五
秦五十	秦五十一	秦五十二	秦五十三	秦五十四	秦五十五	秦五十六	秦五十七	秦五十八	秦五十九	秦六十	秦六十一	秦六十二
魯二十	魯二十一	魯二十二	魯二十三	魯二十四	魯二十五	魯二十六	魯二十七	魯二十八	魯二十九	魯三十	魯三十一	魯三十二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庚辰 二十六	辛巳 二十七	壬午 二十八	癸未 二十九	甲申 三十	乙酉 三十一	丙戌 三十二	丁亥 三十三	戊子 三十四	己丑 三十五	庚寅 三十六	辛卯 三十七	壬辰 二世元	癸巳 二	甲午 三	乙未 漢高帝元	丙申 二	丁酉 三	戊戌 四	己亥 五	庚子 六	辛丑 七	壬寅 八	癸卯 九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癸丑 七	甲寅 高后元	乙卯 二	丙辰 三	丁巳 四	戊午 五	己未 六	庚申 七	辛酉 八	壬戌 文帝元	癸亥 二	甲子 三	乙丑 四	丙寅 五	丁卯 六	戊辰 七	己巳 八	庚午 九	辛未 十	壬申 十一	癸酉 十二	甲戌 十三	乙亥 十四	丙子 十五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庚寅 二十六	辛卯 二十七	壬辰 二十八	癸巳 二十九	甲午 三十	乙未 三十一	丙申 三十二	丁酉 三十三	戊戌 三十四	己亥 三十五	庚子 三十六	辛丑 三十七	壬寅 二世元	癸卯 二	甲辰 三	乙巳 漢高帝元	丙午 二	丁未 三	戊申 四	己酉 五	庚戌 六	辛亥 七	壬子 八	癸丑 九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丙戌 二	丁亥 三	戊子 四	己丑 五	庚寅 六	辛卯 七	壬辰 中元	癸巳 二	甲午 三	乙未 四	丙申 五	丁酉 六	戊戌 後元	己亥 二	庚子 三	辛丑 武帝建元元	壬寅 二	癸卯 三	甲辰 四	乙巳 五	丙午 六	丁未 元光元	戊申 二	己酉 三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己未元狩元	庚申二	辛酉三	壬戌四	癸亥五	甲子六	乙丑元鼎元	丙寅二	丁卯三	戊辰四	己巳五	庚午六	辛未元封元	壬申二	癸酉三	甲戌四	乙亥五	丙子六	丁丑太初元入元首	戊寅二	己卯三	庚辰四	辛巳天漢元	壬午二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己未元狩元	庚申二	辛酉三	壬戌四	癸亥五	甲子六	乙丑元鼎元	丙寅二	丁卯三	戊辰四	己巳五	庚午六	辛未元封元	壬申二	癸酉三	甲戌四	乙亥五	丙子六	丁丑太初元入元首	戊寅二	己卯三	庚辰四	辛巳天漢元	壬午二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天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壬辰四	癸巳後元元	甲午二	乙未昭帝始元元	丙申二	丁酉三	戊戌四	己亥五	庚子六	辛丑元鳳元	壬寅二	癸卯二	甲辰四	乙巳五	丙午六	丁未元平元	戊申宣帝本始元	己酉二	庚戌三	辛亥四	壬子地節元	癸丑二	甲寅三	乙卯四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天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壬辰四	癸巳後元元	甲午二	乙未昭帝始元元	丙申二	丁酉三	戊戌四	己亥五	庚子六	辛丑元鳳元	壬寅二	癸卯二	甲辰四	乙巳五	丙午六	丁未元平元	戊申宣帝本始元	己酉二	庚戌三	辛亥四	壬子地節元	癸丑二	甲寅三	乙卯四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乙丑二	丙寅三	丁卯四	戊辰廿露元	己巳二	庚午三	辛未四	壬申黃龍元	癸酉元帝初元元	甲戌二	乙亥三	丙子四	丁丑五	戊寅永光元	己卯二	庚辰三	辛巳四	壬午五	癸未建昭元	甲申二	乙酉三	丙戌四	丁亥五	戊子竟寧元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庚戌 商王成湯元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商王大甲元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戊戌 一	己亥 三	庚子 四	辛丑 商王武丁元	壬寅 二	癸卯 三	甲辰 四	乙巳 冰始元	丙午 二	丁未 三	戊申 四	己酉 元延元	庚戌 二	辛亥 三	壬子 四	癸丑 紀元元	甲寅 二	乙卯 哀帝建平元	丙辰 二	丁巳 三	戊午 四	己未 元壽元	庚申 二	辛酉 平帝元始元	壬戌 二	癸亥 三	甲子 四	乙丑 五	丙寅 孺子初稱假王	丁卯 居攝元	戊辰 初始元	己巳 漢王莽篡位 建國元	庚午 二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辛未 三	壬申 四	癸酉 五	甲戌 天母元	乙亥 二	丙子 三	丁丑 四	戊寅 五	己卯 六	庚辰 地皇元	辛巳 二	壬午 三	癸未 漢更始帝更始元	甲申 二	乙酉 光武帝建武元	丙戌 二	丁亥 三	戊子 四	己丑 五	庚寅 六	辛卯 七	壬辰 八	癸巳 九	甲午 十	乙未 十一	丙申 十二	丁酉 十三	戊戌 十四	己亥 十五	庚子 十六	辛丑 十七	壬寅 十八	癸卯 十九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超庚戌大辛亥	辛亥 超庚戌大壬子	壬子 超庚戌大癸丑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超大火	己巳 超大析木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甲辰 二十	乙巳 二十一	丙午 二十二	丁未 二十三	戊申 二十四	己酉 二十五	庚戌 二十六	辛亥 二十七	壬子 二十八	癸丑 二十九	甲寅 三十	乙卯 三十一	丙辰 中元元	丁巳 二	戊午 三	己未 四	庚申 五	辛酉 六	壬戌 七	癸亥 八	甲子 九	乙丑 十	丙寅 十一	丁卯 十二	戊辰 十三	己巳 十四	庚午 十五	辛未 十六	壬申 十七	癸酉 十八	甲戌 十九	乙亥 二十	丙子 二十一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超戊子入己丑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入甲申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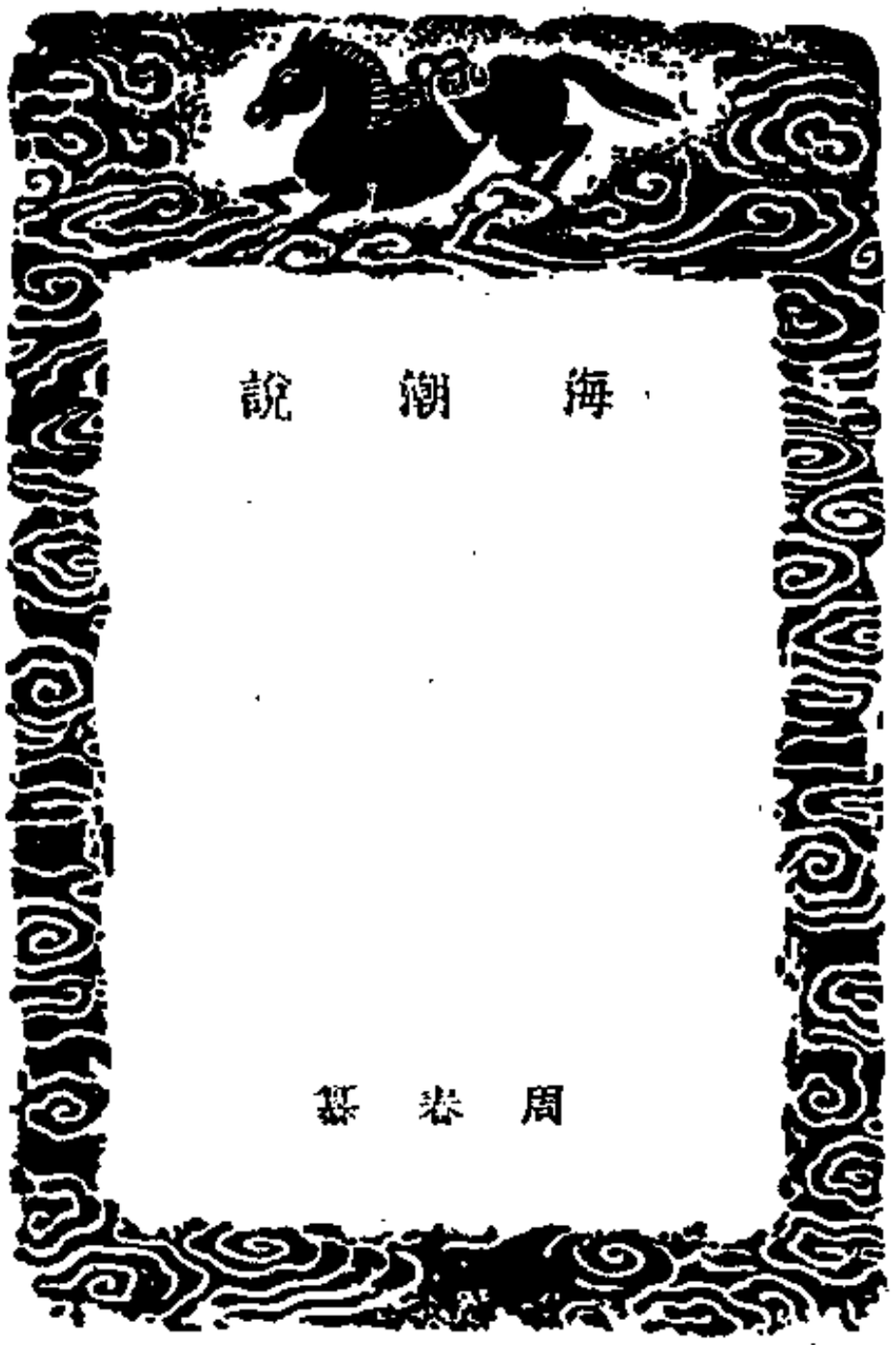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豕韋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丁巳	賓沈	戊辰	
戊午	鶉首	己巳	
己未	鶉火	庚午	
庚申	鶉尾	辛未	
辛酉	壽星	壬申	
壬戌	大火	癸酉	
癸亥	析木	甲戌	
甲子	星紀	乙亥	
乙丑	玄枵	丙子	
丙寅	豕韋	丁丑	
丁卯	降婁	戊寅	
戊辰	大梁	己卯	
己巳	實沈	庚辰	
庚午	鶉首	辛巳	
辛未	鶉火	壬午	
壬申	鶉尾	癸未	
癸酉	壽星	甲申	
甲戌	大火	乙酉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海潮說上



古今言潮者。無慮數十家。其論作來大小之理。精且詳矣。第念我輩生長海濱。必當按切形勢。求與古人相證合。未暇博引而繁稱也。作考枚乘七發。言潮之壯也。所云江水逆流。海水上潮。目駭神駘。而非者。惟與浙江之潮相近。其次王充論衡則明云。丹徒大江無濤。錢塘浙江山陰江上虞江三江有濤矣。又其次酈道元水經注。引吳越春秋吳錄及七發之文。注於錢塘縣東下。則定潮之在吳地矣。嘗謂海固有潮。凡通海之江皆有潮。但天下之潮。莫不曠長。即極有我州之潮。我州之潮。即浙江之潮也。所謂銀山雪屋。吞天沃日。有萬馬奔騰之壯。頃刻而數百里。最推浙江之潮。甲於天下。皆因他處之潮。海自海而江自江。故其勢殺。若我州之潮。海自東來。經東南大洋入四縣之後。不得其故。而悉歸之於沙。見於公所著海潮議中。余生長海濱。亦復留心日久。恍然其理。而成此篇。蓋江海兩來。兩人有略道及者。若分局頭潮二潮。頗也。偶引丹徒大江無濤六字。致累後漢名實之審。殊覺歉然。惜不能起鄉先正而就正耳。又記。

南齊書地理志云。南兗州刺史每以秋月多出海陵觀濤。與京口對岸。江之闊壯處也。或引之以爲廣陵濤之證。無論闊壯與浙江之陡狹不合。且不知海陵之爲泰州。而以揭州城當之。批經已極。世俗更不勝言矣。又記。

案。論衡書虛篇。論濤八百餘言。辨子胥臨水爲濤之虛。且定吳越地界云。吳越在時。分會稽郡。越治山陰。吳都今吳。徐乘以南屬越。錢塘以北屬吳。錢塘之江。南國界也。山陰上虞在越界中。子胥入吳之江爲濤。當自上吳界中。何爲入越之地。發怒越江。治中越人。故非立論如此。後云。其發海中之時。驅梁而已。入三江之中。殆小淺狹。水激沸起。故騰而爲濤。曲江有濤。豈以陡狹也。上用殆字。下用豈字。文氣兩相呼應。中引廣陵曲江。文人賦之。爲證史記之從狹中渡。即此。又云。吳殺子胥爲濤。廣陵子胥之神。豈無知也。正見廣陵曲江。即在三江之中。而爲越江無疑矣。否則爲濤上吳界中。何可云子胥無知乎。況揭子江。荊溪四十餘里。昔魏文帝臨江。見波濤洶湧。嘆爲長江天塹者。又安所謂陡狹乎。論衡非儒書。可以複核也。又案謝靈運山居賦云。及風與濤作。水勢奔赴于淺深秋。在時朔望。湯湯駱駱。沿沿蹊蹊。電激雷奔。飛流灑漾。凌絕陘而起岑。橫中流而連渚。始迅輈而踰天。終到底而見壑。此楚詞醒心於吳客。何嘗憤懣於海若。自注。枚乘云。楚太子有疾。吳客問之。舉秋濤之美。以瘳病。太子國之儲貳。故曰楚武。康樂在仲任之後。謝長之前。謝長北人。康樂南人。可見六朝時南北相同。亦非鄙氏一人之臆說也。自記。

鄉先正陳治恪太夫子致仕後。觀潮。疑有頭潮二潮頭之分。因室西南南門外。又至廿里亭尖山口。再四觀之。終不得其故。而悉歸之於沙。見於公所著海潮議中。余生長海濱。亦復留心日久。恍然其理。而成此篇。蓋江海兩來。兩人有略道及者。若分局頭潮二潮。頗也。偶引丹徒大江無濤六字。致累後漢名實之審。殊覺歉然。惜不能起鄉先正而就正耳。又記。

南齊書地理志云。南兗州刺史每以秋月多出海陵觀濤。與京口對岸。江之闊壯處也。或引之以爲廣陵濤之證。無論闊壯與浙江之陡狹不合。且不知海陵之爲泰州。而以揭州城當之。批經已極。世俗更不勝言矣。又記。

海潮說中

楮水朱氏少作謁廣陵侯廟詩。晚年與越辰六書。皆未暇詳考。但據曾南豐文。無怪乎後人之滋疑也。案。越絕錄言吳古故水道。首云。出平門上郭池入湎。平門吳北門也。末云。出漁浦。入大江。奏廣陵。漁浦之名。見於謝靈運宮亭湖詩。曾濟漁浦潭。文選李善注引吳郡記。富春東三十里有漁浦。邱遲亦有旦發漁浦潭詩。水經注云。江水東逕上虞縣南縣之東郭。外有漁浦湖。湖中有大獨小獨二山。又有覆舟山。覆舟山下有漁浦王廟矣。由漁浦入大江。由大江奏廣陵。則廣陵正當吳越之界矣。越絕有吳古故水道。及吳古故陸道。吳古故從由拳辟瀆奏山陰三條。其間古今地名。雖難悉考。然要皆自吳入越。自北而南之路。則廣陵非浙江之地而何。其與揚州本風馬不相及。否則自蘇至揚。何以水出漁浦。陸奏太湖之北。復從山拳辟瀆乎。且南豐之文。未始不足據也。合王梅溪之說。徐次鐸之議觀之。知漢早有廣陵之稱。不自南豐始也。南豐于熙寧時序鑑湖圖。上距東漢永和。已九百餘年矣。必有圖經碑碣可稽。豈能鑿空而臆撰乎。其云曹娥斗門者。謂水東注曹娥。其云廣陵斗門者。謂水西注廣陵。非謂鑑湖之傍。其地即名曹娥廣陵也。曹娥斗門屬會稽。水入於東小江。廣陵斗門屬山陰。水入於西小江。案嘉泰會稽志。浦陽江東北入臨浦灣至海。俗名西小江。一名錢清江。今雖鑑湖湮廢。西小江亦半澁爲田。然以形勢度之。廣陵之地自在。

客問於余曰。山人習於山。海人習於海。今我寔生於海國。而不明潮候。如之何。余應之曰。善哉客之問也。夫言潮而不言候。不知潮者也。言候而不分晝夜。辨剌望定子午卯酉。不知潮者也。唐白香山詩。一月周流六十回。近時臨亭林非之。以爲大盡五十八回。小盡五十六回。非說誠是。而不能明言其故。第云。陽有餘而陰不足。自然之理而已。亭林此說。宋余襄公安道先言之。顧爲朱子所稱。而亦不能明言其故。第云。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自朔至望。當緩一夜潮。自望至晦。當緩一晝潮。潮之遲緩。由於月之遲緩。而遲緩之處。不能確指其候。亦模糊影響之談也。世之談執日月躔離一日故潮亦差兩候。歲歲剏慮。已有十二日矣。何得流年再閏哉。今試驗吳越潛聲之訣。朱盛謂夜兩候。天下之至信者莫如潮。而剏望之潮。未有不盡午而夜子者也。初一之晝午。進而未申。初五而申初七而酉。由晝而漸入於夜。初一之夜子。進而丑寅。初五而寅初二十之夜潮。即爲初六廿一之晝潮。兩日共此一潮。而初七廿二之晝夜既分。卯酉亦定矣。子午卯酉。天地之正位也。月既臨之。潮隨應之。故一月之中。潮無六十回也。唐貴叔蒙邊數。言植日若干。植籌若干。朱初張君房藉之云。籌倍日之數。可知余裒公以前。皆信一月六十回之說耳。客曰。潮候既聞命矣。何不遂

海潮說下

及其全。余曰。此所謂遷變之不能終止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無已。姑陳其略。邱光庭海潮論。設漁舟隱者問答。以爲不由於水。而由於地。地浮大海中。隨氣出入而上下。氣出則地下。氣入則地上。此與王充論衡水納人血脈之意。與道經所云地機東南吐嘘者。大同小異。徐兢高麗圖經本此。而取月臨子午卯酉之說。張子郯子朱子竝主之。後朱申有潮隨吳貴減海潮通考。竝同此。邱氏之說。最可信者也。賈叔蒙海濤志六章。以爲月者水之宗。月有盈朒。水隨消長。而爲潮。月行大梁析木而潮大。張君房潮說。因之。封演聞見記。無論海潮論。余安道海潮賦。發十四問答。以爲潮之生也。因乎日。非盈虛繫乎月。日激水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沈括夢溪筆談。謂爲無理。後論極索潮說。推算潮應。圖月并大小盡法。川虛說而暢言之。此實盡兩家之可兼采者也。葛洪抱朴子以爲天河分爲二條。隨天轉入地下。合海水激盪成潮。後鄭遨洽聞記。前其說。周處風土記。以爲海鰌出入。郭璞山海經注。從之。釋家神龍變化之說。略與之同。此說之新奇者也。僧隱之以爲海底一山。漸入雲漢。波濤隨之而上。經三時久。其山忽下。波濤亦隨之。此說之最誕者也。羅謂右今潮說。錯雜紛紜。然犁領提綱。已不外乎此矣。客退。書以爲海潮說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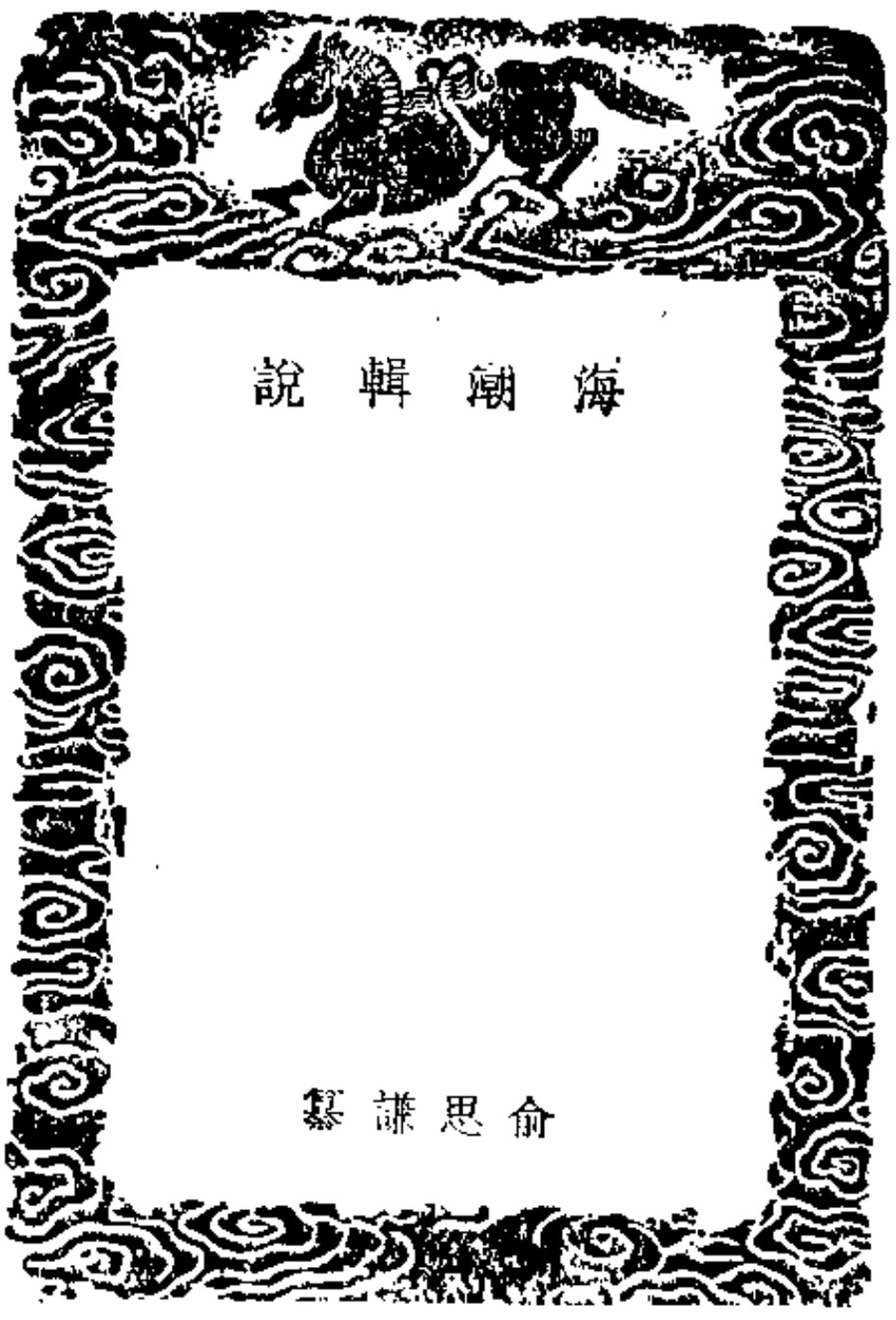
案。吳建詩僧贊寧。以五言絕句括浙江潮候。陶南村輟耕錄載之。然但言春秋二候。而未及其餘也。明郎仁寶七修類稿。又衍夏候多候。宋咸淳臨安志有四時潮候圖。蓋倣贊寧之法。且參姚寬西溪叢語。徐叔明高麗圖經爲之說。元漢東宦昭伯聚刻石浙江亭壁。相傳以爲簡明可信。乾隆丁丑。余承乏邑志局。倣修潮汐一門。采輯頗費苦心。庶免不知而作之譏。無如觀者每忽視此圖。於是乎潮候晦矣。又今法。晝夜九十六刻。分初正兩候。右法。晝夜百刻。分初正末三候。故初一、十五之子潮。乃初一十五之夜子時。與初二十六無涉也。朱子云。子正四刻方屬今日。子初屬昨日。今人纔交子時。便喚做今日。如此便差一日。此但粗淺。然論潮候者不可不知。自記。

憶丁丑在志局時。僧樵石、殼原、艮門、漢槎、雹廣、梧岡、誰園、竹岩、集堂諸君。劇論潮理。爾時都未曰知錄之說。未能悟徹。後來細通算法。又疑日月平行。而潮候圖說。久不復觀。孰知理數備具圖說中。深者見深。無待他索也。回思四十餘年以來。親交零落已盡。而余亦飾巾待終。俯仰之間。感慨係之。何暇好爲立異乎。又記。

奇創縱橫駿駁。林天教風佛說潮音。住家莫負黃兒塔。裁筆難忘浙海濤。一兩卷中求合璧。三千字裏抵黃金。搜羅遍及邨康樂。解釋先詳王仲任。梁苑有盧鹽捐掌。鄧亭無戚也關心。舍人涉妄香仍瓣。居士依然駁不禁。苔萃古雷如讀鼎。折衷名論但調琴。玉溪風景休重慕。醴舫詩文慢作箴。記取昌黎傳與侄。須知炎深入逕深。高懸敢向咸陽市。題罷掀髯且自吟。嘉慶辛酉孟冬閱卷自題。

自序

古今論潮汐者不下數十家。有謂應月之中於坎、離者。有謂由地之升降於太虛者。有謂由元氣之噓吸者。有謂由天河之湧激者。有謂由日輪之灼激者。有謂由地中龍、種之悲怒者。有謂由神龍之變化者。有謂由海鰌之出入者。其說不一。要以應月之說爲長。蓋其理本於易傳。暢於賈氏海濤志。而余襄公、朱子、俞石澗、吳寧諸皆宗之。今日目驗之而益信也。凡近海之川皆受潮。有入九河之潮。有入濟之潮。有入淮之潮。有入江之潮。有入松江之潮。有入浙江之潮。有入甌江之潮。有入閩江之潮。有入韓江之潮。有入粵江之潮。有欽、廉、瓊、海之潮。有外洋諸國之潮。其潮不一。要以浙江之潮爲大。蓋其地既束於海口。諸山又旺於下之沙礁。迫而爲濤。高至數丈。固與他處不同也。然自來言潮者。頗少專書。即間有一二篇。又多缺略未備。或偏執一見。務伸己說。不求其是。予竊惜之。因網羅載籍。輯潮說二卷。上卷專述論潮之說。下卷遍及海內之潮。而泉與物之應乎潮者亦附之。適故人蔡城周書昌太史方承修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中鈔錄。儻蒙校讎。月滿則海水西盛。月郭空則海水東盛。淮南子天文訓。積陰之寒氣爲水。水氣之精者爲月。月者陰之宗也。故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高誘注朴子海濤噓吸隨月消長。潮者據朝來也。汐者據夕至也。月之精生水。故月盛則潮大。鄭子皇極經世書海潮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



海潮輯說

會稽　俞思謙纂

海潮輯說卷上

會稽　俞思謙纂　思謙，字秉淵，號澄山，浙江海寧人，幽子生。

潮原第一

易習坎有孚　大象傳水洊至習坎　象傳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說卦傳坎爲水爲月

易緯乾鑿度月坎也水魄也水天地厥周流無息在上曰漢在下曰潮月陰精水爲天地信順氣而潮潮者水氣來往行險而不失其信者也

廣潤易記水性有常消息與月相應

俞石澗周易集說最有信者莫如潮一日兩至隨月之盈虧以爲消長凡月到坎離潮水亦到隨月早

寶叔蒙海法志乃天地之本始不知根荄孰先蓋自环樸剖胎蘧鼓於太素地靈之推運水德之經緯則天之常數與天並楚探而究之可得歷數而計也夫陰陽異儀而相違以其相違賴以相資故天與地遠德以相成剛與柔遠功以相致男與女遠性而同志造化何營蓋自然耳夫凝陰以結地礨陰以流水鍾而爲海派而爲川或配天守雌或御火作牝觀其幽通潛運非神謂何是故潮汐作海必符於月百川不息以經地理猶三光不息行健於天也晦朔牽於日潮汐繫於月若烟自火若影附形有由然矣地載乎下羣陰之所藏焉月麗乎上羣陰之所會焉北方陰位也沿海之所歸焉天運晦明日運朔望錯行以經大順小異以合大同夜明者太陰之所主也故爲潮海源月與海相推海與月相期苟非其時不可強而致也時至自來不可抑而已也雖蹔小準不違大信故與之往復與之盈虛與之消息矣（右第一章論潮之消息）一章論之潮汐並月而生日提月同蓋有常數矣盈於朔望消於朏魄虛於上下弦忌於朓朏輪迴輻次周而復始自太初上元乙巳歲日南至甲子朔旦冬分七緯俱起北方奎宿實應元年癸卯歲日南至距宋大中祥符八年乙卯歲日南至積年七萬九千三百七十九積月九十八萬七千八百八十七餘八日積日二千八百九十九萬二千六百六十四積閏五千六百二萬一千九百四十四也（右第二章論閏時）閏時之法圖而列之上弦望朔上弦盈望虛下弦魄晦以潮汐所生斜而絡之以爲定式循環周始乃見其統體焉亦其綱領也（右第三章論時）甲之日乙之夜日月差五月差十三度日差遲月故潮不及期一晦一明再潮再汐一朔一望滅盈滅虛一春一秋斯濫再縮蓋天一地二之通率也天動地應約爲差率十三度一寒一暑後歲期是故日至之期建子午寒暑之大建丑未月周之期極朔望潮汐之期極魄朏凡朝汐之期也一日之期期日中在陰日加子在陽日臨午發虛之期也一月之期期月極在陽期於朔在陰期於晦濫觴之期也一歲之期期河漢在陽期析木在陰期大梁（右第四章論濤期）夫日以一致而月體盈虧君臣之義斯在矣月以有素而晦朔殊質將相之業斯分矣月朔曙諸相月望曙諸將相朔以合故附親將望以違故分權附親故授其任分權故專夜明是故推日月知君臣體朔望知將相將相臣之貴也朔望月之盛也是乃潮大於朔望焉（右第五章論朔望潮）二月之朔日月合辰於降婁日差月移故後三日而月次大梁二月之望日在降婁日次壽星日差月移故後三日而月臨析木之津八月之朔日月合辰於壽星日差月移故後三日而月臨析木之津八月之望月次降婁日在壽星日差月移故旬有八日而月臨大梁矣仲月臨之季月經之故三月九月抑其次也夫析木漢津也大梁河梁也陰主經行濟於河漢乃河王而海濫也（右第六章論仲月潮解）

張君房潮說唐大歷中浙東竇叔蒙撰海濤志凡六章詳覆於潮最得其旨諸家依約而言皆不適其妙也然多假立過當之法（謂以朔望曙之類）敷致臆述之言（謂如論五千六百二丸一千九百四十四之類）遠不探月之宮分（月一日行十三度五百一十九分三秒超二日一周天潮即隨而曙之）近不識日之辰刻（凡潮一時一日行一周辰位與月之行度相準）莛爲類矣今備舉六章之說著爲中篇（說其指準標的）即見諸家之說皆說挫焉　又曰潮之爲體也父天母地依陰附陽其本則系屬於月焉何以言之夫月之經天若水之濺海以躁次於河漢猶奔激於川流月之循環不離於天海之潮汐亦常在海此其大旨也月之行運者天之十二宮分潮之泛溢者地之十二辰位

釋隱之泛海記隱之嘗自日本國泛舟將花扶餘求見觀音忽遇暴風所飄信帆而去僅一日風止寓泊一山下朝日初上風波恬然四顧海水洞澈下盼無際且不知其何所也瞰望間見海底一山如銀岩千萬丈瀕湧直突海面聳然挺空漸入雲漢即時波濤瀜滔隱之而上因其所泊山岸之下水痕志之已滅數丈方數異間經三時久其山忽忽而下波濤亦隨之走沉於海下如朝日間了無所見又三時間復湧

而出如初狀。又三時間。復沉於海。如初時。翌日又如是。因與舟人雜然評之。有老梢師曰。此卽世所謂海潮也。蓋盛長之精魄。上朝太陰。晝夜而再覲矣。隱之洒然知其爲潮也。

張君房曰。隱之之說。亦怪之甚者。味其上朝太陰之旨。符諸宗月之歲。抑或可證耳。

高假孫繹略。嘗聞南海洲採珠人說。每入海。必以繩繫身。岸上人持之。潮來。海底山穴間必聞黑雷鳴。水勃然而興。乃動繩。岸人挽之。助身而上。及登岸。則潮漲入浦激矣。

思誠按陳氏之說。卽余襄公所謂月臨卯酉。則水溢乎東西也。朱子之說。卽所見言一就海底所見言也。故類附於此。

潮平乎南北也二說相通。理本一貫。陳氏不能善會朱子之意。故致疑耳。

馬子嚴潮汐說。禮記。致月曰朝。夕江海之水。朝生爲潮。夕至爲汐。日太陽也。歷一次而成月。月太陰也。合於日以起朔。陰陽消息。晦朔弦望。潮汐應焉。由朔至望。明生而爲消。水陰物也。而生於陽。潮汐依日而遲。長隨月而推移。日起於朔。月盈於望。一朔一晦。天西運一周有奇。月東行遲日之所次。月合於地下之中。則日之所次也。故潮平於卯酉。月潮於寅申。而旁於月。潮於寅申。則汐於辰戌。而旁於日。何以知其然乎。大盡夜之運。日東行一度。日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日三刻有奇。潮之日度四分度之一。分十二次。次得三十度八十分度之三十五。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日三刻有奇。漸遠於日。故潮汐之期。漸移日後三刻三分刻之一。一朝夕而再至。故一晦朔而再周。朔後三日。明生而潮壯。望後三日。魄見而汐勝。每歲仲春月溥。水生而汐微。仲秋月明。水落而潮倍。減於大寒。極陰而疑。弱於大暑。晝陽而縮陰陽消長。不失其時。故曰潮信。

史伯璿云。余氏所議盧氏之失。當矣。所謂東南二海潮候。亦可謂詳審。非不知而作者也。但其所謂月之所臨。水往從之之說。則亦盧氏日之所至水不可附之見也。月所在之處。與海水不知相去幾萬里。皆謂水有可以從月之理乎。至曰潮漲潮平。皆係於月。亦未必然。謂之皆與月相應可也。謂係於月。則拘矣。及其論朔望春秋潮之極漲極大。則又皆歸之氣數。然後知向也水往從月潮係乎月之說。未得爲通論也。何則。謂朔望兩弦。月行有遲疾。故潮之大小因之。以爲皆係於月。但奚春陽中秋陰中。潮當其時而極漲。豈亦係於月乎。

又曰。余氏謂潮與月相應。則可謂水往從月。則不可。何則。水爲陰物。乃陰氣之成形者。月爲陰精。乃陰氣之成象者。同一陰氣。固宜有相應之理。所以海潮朔望則大。兩弦則小。而每月潮之升降。其數皆合。然不過同此一氣。自爲流通。初非形相從而勢相格也。若謂水之與月。必相從相係。則二者何容相及哉。

吳幸壽答張起巖論潮書。至元十八年秋八月十八日。是下視潮浙江亭。有詩。明日。晝以遺予。若攷疑於逆流之水。有可詰者。朱子註騷。謂潮以月加子午之時一日而再至。則亦未嘗無說。敢卽是試爲是下誦所聞焉。蓋坎本月之體。月本水之精。月與水一而已矣。在天爲月。在地爲水。天有陰陽。太少。而月爲太陰。地有剛柔。太少。而水爲太柔。古人以方諸取水於月。其氣固相感也。而況夫子午之位。乃陰陽之始。於其所始而月加焉。則陰與陽感。而陰以升。陰與陰遇。而陰以盛。水隨月之升降也。則當其所加之時。湧

之消息言之。則子者陰之極。而陽之始。午者陽之極。而陰之始。卯爲陽中。陳滑室本錄集晦篇謂月加子午則潮大。此說不可曉。今海居者。但云月上潮長。月落潮退。誠驗其言。是乃月加卯酉方位。非子午也。朔日之潮可驗。朔日月與日會。日者出卯之方。卽潮長。才入酉方。卽潮又

而速上。從其類也。月一晝夜。凡一加子。一加午。故潮一日再生。月一日退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潮曰退。於一日所以初三之潮。盡退而入十八之夜。十八之潮。夜退而入初三之晝也。一月之間。生明生魄。潮亦再盛焉。生明之潮。則自前月二十六長水。謂之起信。歷晦朔至月初三。謂之大信。初四潮勢漸殺。謂之落信。歷上弦至月十日。謂之小信。生魄之潮。則自十一始長。歷望至十八而盛。自十九始殺。歷下弦至二十五而衰。其起落大小之信。亦如之。天下之至信者。莫如潮。生落盛衰。各有時刻。故潮得以信言也。月於一月之間。漸退而縮兩潮。秋月最明。秋潮最盛。亦其理然也。又嘗考之。坎爲月。魄離爲月魂。震生則也。兌上弦也。乾望卦也。巽生魄也。艮下弦也。坤晦卦也。生明之盛。非無故而盛也。坤一索而得長男。故盛。過兌少而往。則衰矣。生魄之盛。亦非無故而盛也。乾一索而得長女。故盛。過艮少而往。則衰矣。驗之於月。參之於卦。潮之理其殆庶幾乎。或曰。盛如是。則陽之盛莫如乾。陰之盛莫如坤。潮宜於是大焉。而顧大於震。則巽魄何耶。曰。茲又先天後天之說也。不本諸先天。無以見造化之全體。不參諸後天。無以見造化之妙用。先天之卦。體也。乾、坤、離、坎。位於四正。震、巽、艮、兌。位於四維。而月之周天。實配之。後天之卦。用也。退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父母老而不用。而長男、夏至後。地漸漸向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漸漸而下。至夏至。地下遊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冬至後。地漸漸而下。地復動不止。如人在舟中。舟行而人不覺也。陽日上。地日降。中平。自冬至後。地漸漸而下。地復動不止。如人在舟中。舟行而人不覺也。陽日上。地日降。張子正蒙。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中。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夜之間。陰盈陽虛。陽降陰升。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爲信。

王充論衡。海之潮水之溢而泛行者。喻人血脈循環周作上下於支體間。蓋陰榮衛之氣耳。潮之有漲進退。亦隨海之氣耳。

趙自勛造化權輿。潮者陰陽氣所激。五月最潮。陰氣微也。八月最大。陰盛極也。夫水天地之血也。元氣有升降。氣之升降。血亦隨之。元氣一晝夜小升降。故一日之間。潮汛再至。一月之間。大升降。故一月間爲大汛者亦再。十五日而易一節。一歲間爲節氣者二十四。潮亦二十四汛。隨之。天地之數。奇而不齊者也。故月有小盡大盡。歲有一閏。再閏。潮之爲大汛也。隨大小盡。有一閏再閏。亦未嘗差焉。驗潮之大小。又者發庶與西興也。雖以朔望爲大汛之候。然朔望日不登閘。後二三日始登。至五六日而猶登者。西興之閘稍低於錢塘。朔望日不登閘。後二三日始登。至五六日而猶登者。西興之閘稍低於錢塘。朔望後七八日。潮亦登。此無他節氣參差不齊。則潮亦爲之進退。或撥前。或落後。其大槩則如是也。或有非朔望正汛而忽大。當汛而忽小者。蓋適遇巨風之順。則推之而來。後浪擁前。故忽大。逆風逆則抑之而退。前浪遏後。故驟小。而且久不退。風逆則抑之而退。前浪遏後。故驟小。而且久不退。風逆則抑之而退。前浪遏後。故驟小。而且久不退。

故潮亦不得而逢。譬之於物。以火鑒鼎。水半於鼎。火氣既升。水從而涌。此元氣升而潮進之象也。於鼎之上沿錢求庶。燒炭其上。則涌水爲火所煽而復下。此潮當進而元氣爲主陽所迫而不遂也。冬爲極陰。日既西沒。陰氣特甚。元氣爲主陰所迫。而潮不遂。猶鼎水方涌。以疎密覆鼎。覆上冰其上。冰氣嚴沍。涌水復下。均一理耳。夏夜日既沒。陽氣稍衰。冬晝日既出。陰氣稍斂。故元氣得升而潮得遂。而稍大也。其有夏晝潮當小而忽大。夜當大而忽小。冬晝潮當大而忽小。夜當小而忽大者。此乃陰陽之氣。錯謬顛倒。夏當南風。或者北風起。以陰方氣從所勝而來。陽爲之辟易。故潮亦隨而小。至以陽方氣從所勝而來。陰爲之辟易。故潮亦隨而大也。夏夜潮宜大。或三伏中陽氣酷烈。融而不收。陰不足以禦之。故潮從而小。冬晝或冰雪不解。固陰沍寒。故潮亦從而小也。二月八月。潮特大者。陰陽之適中。元氣得伸。潮得遂其大也。固宜。

士聿修海潮如人之呼吸。

邱光庭海潮論。東海漁翁訪於西山隱者曰。余生於海上。若風雨雲霞雷電霜雪之自。余皆略知宗旨矣。至於海潮之來。朝聞夕見。經亘晦朔。歷觀古今。海經論衡之文。賈氏盧侯之說。雖多端指喻。咸於義未安。吾子志學能文。精智辨物。願爲余明白陳之。而山隱者曰。僕嚴居林處。遙海遠江。安能知海潮之所起乎。且天地廣大。誰能視其根源。請爲子遠取諸經。近取諸物以考之。雖其至晦至大。亦不能逃其理矣。案易稱水流濕。雲稱水潤下。俱不言水能盈縮。則知海之潮汐。不由於水。蓋由於地也。地下微地下微則潮來小。故二月八月。其潮逾大於諸月。月朔月望。其潮逾大。其非交變之時。其氣安靜。安靜則出微而地下微。

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潮水亦復合於子位。於是知潮當附日而左旋。以月臨子午。潮必平矣。月在卯酉。汐必盛矣。或遲速消息又不一。而進退盈虛。終不失於時期矣。

王仲言揮麈前錄。姚寬令威著西溪叢話。其間一條云。蔽於會稽得一石碑。論海潮拔附陰陽。極有理。不知其誰氏子。以真宗實錄考之。大中祥符九年。以燕肅提點廣東刑獄。遂取南朝史燕公傳觀之。果肅自知越州移明州。著海潮論。海潮圖行於世。則知爲燕無疑。

徐兢高麗圖經。潮信往來。應期不爽。爲天地之至信。古人皆論之。率未之盡。大抵天包水。水承天。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空之中。地乘水力以自持。且與元氣升降。互爲抑揚。而人不覺。亦猶坐於船中。而不知船之自運也。方其氣升而地沈。則海水溢上而爲潮。及其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下而爲汐。計日十二辰。由子至巳。其氣爲陽。而陽氣又自爲升降。以運乎晝。由午至亥。其氣爲陰。而陰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夜。一晝一夜。合陰陽之氣。凡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間。潮汐皆再焉。然晝夜之其繫乎日。升降之數。應乎月。日臨於子。則陽氣始升。故夜潮之期。月皆臨子。晝潮之期。月皆臨午。又日行遲。月行速。以速應遲。每二十九度過半而月行及之。日月之會。謂之合朔。故月朔之夜潮。日亦臨子。月朔之晝潮。日亦臨午。蓋一夕而有兩潮也。一月之中。天再東再西。故潮再大再小也。又夏時日居南宿。陰消陽盛。天高一萬五千里。故夏潮大也。冬時日居北宿。陰盛陽消。天卑一萬五千里。故潮小也。春時日居東宿。天高一萬五千里。故春潮漸起也。秋時日居西宿。天卑一萬五千里。故秋潮漸減也。

張君房曰。觀稚川之言。益亦臆述耳。夫天之河漢。皆氣象焉。未必如地下之河。滔滔而不息也。又焉能流入地下。與海水相激哉。

高似孫曰。抱朴子言天河晝夜各一入。地故有兩潮。志曰。候潮水之所起。若鼎釜之沸。沸則煎沫而溢出。究其本。祇平於鼎釜。若潮之期。月皆臨午。又日行遲。月行速。日月爲二氣之母。潮隨二曜。蓋不虛耳。

朱中有曰。抱朴子言潮夏大冬小。春起秋落。又云天河與海水激蕩成潮。所論皆非也。夏潮晝苗小。夜乃大。冬潮晝稍大。夜乃小。春秋之中。潮極大。晝夜適相等。所謂天河。特以形似。豈真有大。晝夜之間。天未嘗不轉。苟如其說。激蕩成潮。則是晝夜不息。何得一晝夜間再進再退。其說疎矣。至鄭遂治聞記所論。乃衍抱朴子之言。更無足辯。

思誠按。恆星之經天也。一晝夜一周而過一度。天河隨恆星而行者也。故歷代言潮者。皆驗其及晦而絕。過朔乃興。弦乃小。盈月望乃大。至以爲水爲陰類。牽於月而高下隨之也。遂而成。則每日當以漸而早。積一年當多兩潮。今每日以漸而遲。積一月已少兩潮。則不應天河明矣。

潮說存疑第四，論潮汐由於激水而成。

盧雒海潮賦序。夫潮之生。因乎日也。其盈其虛。繫乎月也。嘗始窺堯典。見歷象日月以定四時。乃知聖人之心。蓋行乎渾天矣。漢天之法著。陰陽之運不差。萬物之理皆得。其海潮之出入。欲不盡著。將安適乎。近代言潮者。皆驗其及晦而絕。過朔乃興。弦乃小。盈月望乃大。至以爲水爲陰類。牽於月而高下隨之也。遂爲海志定其朝夕。以爲萬古之式。莫之逾也。殊不知月之與海。同物也。物之同。能相激乎。譬猶盃而不盈之。欲望酒盡之驗。其可得乎。潮亦然也。天之行健。晝夜復焉。日月傅於天。右旋入海。而日隨之。日之至也。水焉可以附之乎。故因其灼激而退焉。退於彼。盈於此。則潮之往來。不足怪也。非小大之期。則潮之於月。大小不常。必有遲有速。故盈虛之勢。與月同體。何以然。日月合朔之際。則潮之物。邇於至陽。是以陽之威不得肆焉。陰之痴不得明焉。陰陽適。故無進無退。無進無退。乃適平焉。是以月之與潮。皆陰乎晦。此潮生之質驗也。其朏其朓。則潮亦隨之。乃知日激水而潮生。月離日而漸大。取不盡之理也。夫日之入海。必然之理。自朔之後。月入不盡。晝常見焉。以至於望。自望之後。月出不盡。晝常見

焉。以至於晦。見於盡者。未嘗有光。必日入於海。隔以映之。受光多少。隨日遠近。近則光少。遠則光多。至近則甚虧。至遠則大滿。此又足證天日至於海。水退於潮。尤較然也。　渾天法。地浮於水。天在水外。日入則晚潮激於左。日出則早潮激於右。

右賦。朝散大夫守歙州刺史柱國賜紫金魚袋盧肇進狀云。微臣始自知書。志在稽古。或觀天地之道。得於經史之間。既察淫非。亦聞測管。究黃鍾於玉律。窺碧落於璇璣。伏念司馬遷則書載天官。張平子則儀均地動。信仰遺前哲。輒援聞廬。僞識海潮。深符易象。理皆臆質。事盡揣摩。既當夙紀之朝。頗陳蠡測之見。古人莫不以地厚難測。日既入而不見其行。海大無涯。潮漸生而不知其候。不圖天垂大法。假手微臣。發在聖朝。彰此愚見。勅盧肇文學優贍。時輩所推。窮測海潮。出於獨見。徵引有據。圖象昭明。是成一家之言。以法千載之惑。其賦宜付史館。

沈存中筆談補盧肇論海潮以爲日出沒所激而成。此極無理。若因日出沒。當每日有常。安得復有早晚乎。考其行節。每至月正臨子午。則潮生。候之萬萬無差。月正午而生者爲潮。則正子而生者爲汐。正子而生者爲潮。則正午而生者爲汐。

張君房曰。盧肇之說。日破竇氏宗月之談。而專以日入海面激灼而成潮。獨鼇之歸。謂潮始大至。不知與望均大至也。

又曰。肇謂日激水而潮生。亦非也。日之西沒東出。悉有定時。如肇所論。則一晝夜只合一潮。今一日一夜凡兩潮。隨十二時遞爲轉移。正當午日。則隨天未昏入海。潮之大至。固自若也。肇之不識潮汐。

丘處機云。海潮人皆言因月。唐盧肇獨言因日。余遊海上。詢諸故老。月初出則潮上。月中午則潮滿。月西轉則潮漸退。月沒則潮盡。北方月出。則潮復上。斗北月中則漸滿。月東轉則潮漸通。月沒則潮退。盡盧肇言日是太陽水是純陰。日西入地時。陰避太陽。東海潮上日出時。水乃西流。東海潮下。日當之激疾。晝夜不能行萬里。如何海之深洞。洪波湯漾。日夜能行數萬里乎。又肇所言。是一晝一夜。止有一潮。知肇不曾海上遊行耳。（徐曰。淡菩。）

史伯璿曰。按盧肇謂潮生因日。則微窒大。與潮候全不相應。往往北方之人。但聞海之有潮。而不知潮之爲候。遽欲立言。其差失皆不足辨。但其言天旋入海。日之所至。水不可附。則不惟不知潮。亦不知天矣。天所運日所至之處。豈復有海乎。海雖極大。然不有天之大氣舉之。則海亦何能至止哉。是知天之氣不極其厚。則不能東海與地於其中。然則日所倚之處。正在天氣之中。吾意內與海水相距。不知隔幾萬里。至勁極厚之氣。曾謂天有入海之理。日有激海之勢乎。若肇者。真不知而言者也。（倪編。）

思誼按。木華海賦云。音乃大明擺轉於金樞之穴。翔陽逸駭於扶桑之津。於是鼓怒。溫溫揚浮。更相觸搏。飛沫起濤。仕言日將夕日初出而濤生。假聲賦之所本。然偶寫一時之景。則可遂以爲定候。則誤矣。

潮說存疑第五。論潮汐由蘆之變化出入。

華嚴經一切大海水皆從龍王心願所起。八十億龍王雨大海中。及其所住淵泉。悉令盈滿。大海涌出。有時是故海潮常不失時。（如來出現品。）

周處風土記。俗說鯢一名海鰌。長數千里。穴居海底。入穴則水溢爲潮。出則潮退。出入有節。故潮水有期。（舒瀛按。江時海鰌。潮上見。）

張君房曰。處亦名流。觀斯之談。何其謬妄。

申屠白釣磯立談。南唐後主時。潯陽潮退。有一大鰌環礙於潮上。潮江之人。臠食其肉。

赤城志淳熙五年八月。海鰍出於寧海縣鐵場港。乘潮而上。形長十餘丈。揚鬐鼓鬣。噴水至半空。腥威烟霧。人疑其龍也。潮退。閣泥中不能動。識者呼爲海鰍。爭割其肉煎爲油。

思誼案。據釣磯立談。赤城志所載。則海鰌蓋隨潮出入者也。而周子謐。郭景純乃以爲潮脇洵鯨之出入。豈不謬哉。

東記索隱云。吾子胥怨恨。故雖投江而神不化。猶爲波濤之神也。

越絕外傳。胥死之後。王使人捐於大江口。勇士執之。乃有遺形。髮憤驕驁。氣若奔馬。威凌萬物。歸神大海。彷彿之間。常兆常在。蓋子胥水仙也。

吳越春秋。吳王賜伍子胥死。乃取其屍。盛以鴟夷之革。投之江中。子胥因隨流揚波。依潮來往。蕩激隄岸。又越王賜文種死。葬於國之西山一年。伍子胥從海上穿山徑而持種去。與之俱浮於海。故前潮來審候者。伍子胥也。後重水者。大夫種也。（元稹望海亭詩。嵌空古窦失文種。自注。窦在州城西山上。圖經。潮水到山迴檄。相傳文種入海。今所存古穴耳。）

水經注。昔子胥死於吳。而浮尸於江。吳人憐之。立祠於江上。名曰胥山。文種城於越。而伏劍於山陰。越人哀之。葬於重山。文種既葬一年。子胥從海上負種俱去。遊夫江海。故潮水之前揚波者伍子胥。後重水者大夫種。

錄異記。夫差殺伍子胥。裹之於鴟夷。投之於江。子胥恚恨。騁水爲濤。以溺殺人。今時俗信。丹徒大江。錢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廟。蓋欲懼其恨心。止其猛濤也。時有見子胥白馬素車在潮頭之中。因

立廟以嗣焉。

宋史馬亮傳。徙知杭州。先是江濤大溢。築堤未就。亮齋於伍員祠下。明日潮爲之卻。出橫沙數十里。堤遂成。

高僧傳。唐婺隱寺釋寶達者。以持密咒爲務。往時江潮大至。激射湖上諸山。達爲誦咒之一夜。江濤中有偉人。玄冠朱衣。導從甚盛。謂達曰。身是子胥。復讎宰嚭者。非他也。師慈心爲物。已開命矣。言訖而滅。明日。寺僧怪其車馬之喧。因言其事。自爾西岸沙漲彌年。

晉書朝宗之論曰。齊宣晉欲遊海觀朝舞矣。且屈原云。聽潮水之相擊。而易亦有行險不失信之言。自有天地即有此潮。豈必見紙上而後信哉。子胥漂於吳江。適有祠廟。當潮頭。不知丹徒南思等潮。且復爲誰潮耶。

思誠案。淮南子言武王伐紂。渡於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壅。武王乘旋乘之。曰。余任天下。直敢害吾意者。於是波瀾高勝。注云。陽侯。陵陽國侯。溺死。能爲大波。即子胥之爲濤。亦理之所有。盧元輔言山銘云。有周行人伍公倍。吳之賊。夫差既王。宰嚭受賂。公入則諫。焉屬鏤之賜。覽及其身。鵩夷橐尸。投於水濱。皆悒鼓怒。配濤作神。斯言得之。

直赴山。其勢不洩。故隆崇湧起而爲濤。俗人云濤是子胥所爲。妄也。子胥始死耳。天地開闢。已有濤水矣。（錦纜萬花谷。）

羅泌路史發揮。世言子胥溺死。而海神爲之潮汐。此妄說也。而或者謂書人言潮。無出子胥而者。因爲是書。朝宗之論而齊宣晉欲遊海觀朝舞矣。且屈原云。聽潮水之相擊。而易亦有行險不失信之言。自有天地即有此潮。豈必見紙上而後信哉。子胥漂於吳江。適有祠廟當潮頭。不知丹徒南思等潮。且復爲誰潮耶。

思誠案。淮南子言武王伐紂。渡於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壅。武王乘旋乘之曰。余任天下。直敢害吾意者。於是波瀾高勝。注云。陽侯。陵陽國侯。溺死。能爲大波。即子胥之爲濤。亦理之所有。盧元輔言山銘云。有周行人伍公倍。吳之賊。夫差既王。宰嚭受賂。公入則諫。焉屬鏤之賜。覽及其身。鵩夷橐尸。投於水濱。皆悒鼓怒。配濤作神。斯言得之。

海潮輯說卷下

入古九河碣石之潮第七。

酈道元水經注地理志曰。碣石在右北平郡成縣西南。今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見。立於巨海之中。潮水大至。及潮波退。不動不沒。不知深淺。世名之天橋柱也。（石在溫水下。溫州今成州。）河東北浮水故渭。遷章武縣故城之東。注於海。海潮汐往來日再。

元史虞集傳。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崔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淡爲沃壤。

孫承澤曰。直沽在武清縣東南八十里。衛河、白河合流於此。又西南流四十里。

胡渭曰。海潮之所入。黃河之所出。皆沙也。以沙遇沙。如膠之投漆。惟受以廣而已。入三江之中。殆小淺狹。水激沸起。故騰爲濤。廣陵曲江有濤。文人賦之。大江浩洋。曲江有濤。豈以隘狹也。吳殺其身。爲濤廣陵。子胥之神。竟無知也。溪谷之深流者。安洋。淺多沙石。激揚爲瀨。夫濤瀨一也。謂子胥爲濤。謹居溪谷爲瀨者乎。案濤入三江岸沸。逆河變爲渤海。而潮汐直抵九河之口。九河勢分力弱。不足以攻沙。外沙日圭。內沙不出。徒駭猶能相敵。八枝遂就湮廢矣。

入濟之潮第八。

元和郡縣志。淄鄒縣東一百四十里。溫畔有一沙阜。俗呼爲關口。淀是濟水入海之處。海潮與濟相觸。故

名。

寰宇記。淀高一丈。周二里。今海潮雖大。淀終不沒。又掖縣轉鉏。左思齊都賦云。轉鉏朝舞。奇觀所說。安子春秋。景公謂曰。吾欲觀於轉鉏朝舞。循海而南。是也。

金履祥孟子集注云。轉鉏、海旁之山。潮至如舞。

羅泌路史。景公欲遵海。候潮聲。叫疑。亦以通潮汐也。得名也。

晉錫瓚會稽。云。春秋時。潮盛於山東漢及六朝。盛於廣陵。唐宋以後。盛於浙江。此地氣自北而南。莫有其兩旁。則滂渤怫鬱。閒激喊突。上擊下肆。有似勇壯之卒。突怒而無畏。蹈壁衝津。驅曲隨隈。遠岸出追。遇者死。當者廢。初發乎或國之淮泗。地名。彭杉谷分。迴翔青篾。地名。街枚橫枉。地名。頡節伍子之山。通固胥母之場。凌赤岸。箽狀桑。橫奔似雷行。誠詭厥武。如振如怒。洶洶淖淖。狀如奔馬。泥泥丸丸。聾聾。止也。言勢怒止而洶洶也。俟波聲振。合戰於糟糟之口。鳥不及飛。魚不及迴。陽不及走。紛紛翼翼。波涌雲亂。蕩取南山。背擊北岸。擢虧邱陵。平夷西畔。險險戲戲。崩壞陵池。決勝乃罷。滯汨淈淫。披揚流漉。橫暴之極。魚鱉失勢。顛倒振創。沈沈淫淫。蒲伏連延。沈沈淫淫。魚鱉相連貌。蒲伏。即匍匐也。連延。相連貌。觀之乎。胥。此言潮之狀。淼淼泱泱。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洞闇。悽愴焉。此天下怪異流觀也。太子能強起觀之乎。胥。此言潮於日出處也。

入淮之潮第九。

史記貨殖傳。今肥受南北潮。正義云。言江淮之潮。南北俱至廬州也。

水經注。淮水東至廣陵淮浦縣入海。於縣北枝分爲游水。東北逕韓檢縣東側下海。有秦始皇碑在山上。去海一百五十步。潮水至。加其上三丈。去則三尺。後漢書郡國志注引地道記文同。

初學記。淮水至淮浦縣入海。近海數百里。通朝夕潮。

晉書載記。孝武帝太元四年。謝玄自廣陵救三阿。秦彭超退屯淮陰。玄遣何謙率舟師乘潮而上。夜焚淮橋。超退屯淮北。

唐書李承傳。承爲淮南西道鹽鐵使。奏於楚州置常豐堰。以禦海潮。

王士禎池北偶談。諸城縣瑯琊臺。秦碑石壁傍臨海岸。高數十丈。海中復有一碑。去岸數里。潮上則沒。潮落則見。其上歲久苔蝕。房所結。不可辨識。

阮中丞山左金石志。瑯琊臺在諸城縣治東南百六十里。望三成。成高三丈許。最上平正。周二百步有奇。東南西三面環海。通北爲登臺沙道。臺上有海神祠。祠垣內西南隅。秦碑在焉。高丈五尺。

入江之潮第十。

楚辭悲回風。馮崑崙以瞰雾露兮。隱岷山以清江。悲霧霜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汎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

淮南子人間訓。江水經丹徒。越波濤。

枚乘七發。吳客問楚太子曰。將以八月之望。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所到。則侁然足以駭矣。觀其所爬軼者。撥拔者。揚汨者。溫汾者。滌汔者。滌汔者。滌汔

不至揚子橋矣。據此諸說。則唐以前廣陵自有曲江。當在今瓜州之北。而曲江自有其源。唐以後漸爲沙所壅沒。江之不存。遂於何有。元和志云。江都縣大江。南對丹徒之京口。俗謂四十餘里。今謂十八里。是也。但曲江壅沒。雖在唐時。而江潮之微。則自南北朝已然。故鄰道元注水經。以枚乘所言鱉諸潮。爲濤非江山逼狹使之然也。朱中有曰。燕公所謂潭者。水中沙也。經唐海門之潭。或二百里。或四無常也。潮爲沙岸所排。助其激涌。震天動地。震後而來。水之理也。曷足怪乎。

徐姚小江。易舟浮運河。達於杭越。蓋以下有沙灘。南北宣連。隔礙洪波。壅遏潮勢。大月潮震。他潮已生。推浙江水不同。月經乾甚。潮來已半。濁浪堆滯。後水從來。於是湓於沙灘。猛怒奮涌。聲勢激射。起而爲濤。非江山逼狹使之然也。而後潮爲沙岸所排。助其激涌。震天動地。震後而來。水之理也。曷足怪乎。

蘇軾乞開石門河狀。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相望。犬牙錯入。以亂潮水。洄洑激射。其怒自悟。沙磧轉移。狀如鬼神。往往於溫溫中涌出陵阜十數里。旦夕之間。又復失去。雖舟師沒人。不能知其深淺。沿越岸而窗春西。逐直搖蕩山。怒激而回。諸潮之回頭浪。

潘嶼浙江論。海門有二山。曰菹曰赭。夾岸。潮之初來亦慢。將近是山。岸狹於江之口。有神山焉。其南曰菹山。其北曰赭山。並峙於江海之會。謂之海門。下有沙灘。跨江西東三百餘里。若伏檻然。潮之大於浙江也。發乎浩渺之區。而頓就斂束。逼礙沙灘。回沙激射。折而趨於兩山之間。其怒不減。則高而上躍。如素雲橫空。奔雷殷地。觀者驚掉。涉者心悸。故爲東南之險。非他江之可同也。

拘怒不減。則高而上躍。如素雲橫空。奔雷殷地。觀者驚掉。涉者心悸。故爲東南之險。非他江之可同也。

原其消長之故者。曰天河涌激。曰地機翕張。揆其晨夕之候者。曰依陰而附陽。曰隨日而應月。地志海經。言殊旨異。胡可得而一哉。蓋個則之運。大氣舉之。方儀之靜。大水承之。氣有升降。地有浮沈。有潮汐生焉。月有盈虛。潮有起伏。故登於朔望。虛於兩弦。息於朓朏。消於晦魄。而大小進退。不與日俱。陽宗陰之所從。故盛潮之期。月皆加子。夜潮之期。月必在午。而甚刻定焉。在日爲陽宗。陰之所從。故盛潮之期。月皆加子。夜潮之期。月必在午。而甚刻定焉。

故潮大於餘月。朔望之後。天地之變。故潮大於餘日。寒暑之大建丑未也。一晦一明。再潮再汐。一朔一望。再盈再虛。天一地二之道也。（愚嘗案此論歐蘇說而一之。而不知其是非之不可混也。）月經於上。水緯於下。進退消長。相爲生成。歷數可推。毫釐不爽。浙天地之至信。幽贊於神明。而古今不易者也。杭之爲郡。枕江帶海。遠引陬隅。近控吳越。商賈之所輻湊。舟航之所駢集。則浙江爲要津焉。而其行止之淹速。無不舉繫潮汐者。或遠其大小之信。爽其緩急之宜。則必至傾檣底滯。故不可以不之謹也。某承乏斯郡。考之郡志。得四時潮候圖。簡明可信。故爲之說。而刻石於浙江亭之壁間。便凡行李之過此者。皆得面觀之。以毋蹈夫胸險躁進之害。亦庶乎思患而預防之之意云。

潮候圖

	春	秋	夏	冬
初一	午末大	午正大	午末大	午初大
十六	子正大	子正大	子末大	子初大
初二	未初大	未初大	未末大	未初大
十七	子末大	子末大	子末大	子正大
初三	未正大	未正大	未末大	未正大
十八	丑初大	丑初大	丑末大	丑末大
初四	未末大	未末大	丑末大	丑末大
十九	丑末大	丑末大	申初下岸	申初下岸
初五	申正下岸	申正下岸	申正小	寅初下岸
二十	寅初下岸	寅初下岸	寅初小	寅末小
初六	寅末小	寅末小	寅末小	申末小
二十一	申末小	申末小	申末小	申末小

223

初七	二十二	卯初	漸小	寅末	小	卯初	漸小																
初八	二十三	卯正	漸小	卯初	小	卯末	漸小																
初九	二十四	辰初	小	卯末	小	辰初	小																
初十	二十五	辰正	交潭	辰初	交潭	辰末	交潭																
十一	二十六	巳初	起水	巳末	起水	巳初	起水																
十二	二十七	巳正	漸大	巳初	漸大	巳末	漸大																
十三	二十八	巳末	漸大	巳正	漸大	午初	漸大																
十四	二十九	午初	漸大	巳末	漸大	午正	漸大																
十五	三十	午正	大	午初	大	午末	大																

吳貴誠曰。海濱人言。大信潮海。小信潮江。所謂潮者。水漫而見其沙。大信潮海。謂滄海潮小而百川潮溢。百川潮小。乃氣霸而潮多潛乎下。交潭者。謂潮甚微。乃氣盛而潮多湧乎上。小信潮江。謂滄海潮與江流相等也。

西湖遊覽志。廣陵侯廟在江干。祀宋真州兵馬都監陸圭。淳祐中。潮圮江岸。屢築不就。神率三女揚旗窄中。岸賴以成。封神爲廣陵侯。三女爲顯濟。永濟。通濟夫人。

錢唐遺事。三女一主謎岸。一主交潭。一主起水。

思謙按。神之封廣陵侯。以會官真州。猶忌子貶之封單父侯也。竹垞因之謂廣陵在浙江。誤矣。

楊魁見潮論。嘗登海寧城樓。見海潮薄岸。怒濤數十丈。若雪山鼈鼇。雷奔電激。背人謂龕赭二山。峙爲海門。故激而爲濤。今觀洶湧之勢。卻在海門之外。非龕赭二山所爲。明矣。海在浙東西者。定海。松江之裏。逶迤曲折。兩岸有際。水勢洄曲。旁多山峙。海中亦翠兒星列。元非漠渺望洋無際者。實大海之汊。入於浙中者耳。彼自浩渺之區。入於阻隘。故觸山簿岸。震碱擊掩。從內溢面無外泄。所以來愈遠。勢愈大。潮愈激。未抵海門。洶湧已甚。此理之常。無足怪也。

郭濬寧邑海潮論。寧邑海潮。必自東起。先阨於近洋諸山之內。勢已洶湧。錢唐江濤又自西來。阨於龕赭海門而出。相值在寧邑南百餘里之內。勢益湍怒。然江濤輕淡而剽疾。海潮鹹重而沈悍。江水朝宗之性。終不敵大海怒張之氣。由是海潮仍挾江濤。過海門。東西抵嚴灘而後退。故潮汐之大小有常期。寧潮自東而西。有常道。至於江濤之緩急無常期。鹹水淡水之相值無常處。若更挾以颶風之怒號。上流之添漲。不免駭浪橫飛。怒濤旁射。吾寧晉逼處此。不可謂橫過之潮。可長恃以無恐也。

范坰吳越備史。武肅王以開平四年八月築捍海塘。怒濤衝激。版築不就。表告於天。觀音現海門云。傳語龍王幷水府。錢唐借與鏤錢城。因採山陽之竹。造矢三千隻。羽以鴻鴈之羽。簳以此竹。羽之矢。殊鎌剛火之鐵爲鏃。以內夜三更子時屬丁日上酒三行。籲云。六丁神有玉女陰神。鑄以此竹。羽之矢。射蛟滅怪。竭海枯淵。千精百鬼。勿使妄干惟願神君佐我助我。明日慕強弩五百人。以射潮頭。人用六矢。每潮一至。射以一矢。射至五矢。潮乃退。

楊慰見潮論。或曰。強弩射潮。水不近城。何也。曰。此弄其精誠之感。果能與神抗也。嘗於捕魚者處之。水退。

寅末	小	申末	小																				
卯初	小	卯初	小																				
卯正	小	卯末	小																				
辰初	交潭	辰末	交潭																				
巳初	起水	巳末	起水																				
巳正	漸大	巳末	漸大																				
午初	漸大	午初	漸大																				
午正	大	午末	大																				

毛先舒答潮問。浙江柯以有潮也。曰。地勢爲之也。天下之水皆有潮。然多暗長水。或涌水而已。惟錢唐之潮。澎湃奔騰。如擁鼓鉦鳴以自海入江。與他水絕殊。蓋地勢使然也。所謂地勢者有三。錢唐之江。將入海處有龕赭二山。峙乾相峙。如門。下有沙礁。江流至此。則一束。海潮至此亦一束。海水長欲入江。束於山不得。則怒。譬人之欲入門也。入多門狹。則喧。勢拂礙以爭門。惟水亦然。此由勢也。北水悍。南水緩。而錢唐之水。發丹陽。經睦。杭。越。諸州。遠。迤曲折。以入於海。故曰浙江。浙者。折也。則水有緩。他江悍。到口與海力敵。敵則潮至不敢還。爲暗潮。浙江緩。到口不能與海力敵。是則海脈江而陵出其上。潮至敢還。則爲怒潮。此水勢也。浙之方爲罷易曰。剛罷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江柔罷海。讓潮還怒。此方勢也。此三者浙江之所以有潮。與他水殊。不足怪也。

張次仲待軒集。寧邑之潮。不過大海一支流耳。而潮奔沙激。洶湧回旋者。蓋右承宜。歙以下衆流之水。左納蘇。松外洋諸洶之流。西則苕。霅二山。南北對峙。爲海入江之口。東有石墩大小尖山。遏住海門。爲海入寧之口。潮自東起。歷乍浦而來。阨於近洋八山之內。其進甚狹。勢迫東面相擊。是以激湍潮汗。峙有衝決之患也。

白居易東樓詩。秋風殺颱弄濤旗。自注云。餘杭風俗。每歲八月迎濤。弄水者惡舉旗幟。悉以青涼傘紅綠小傘各繫色繒。

吳自牧夢粱錄。八月潮怒勝於常時。十八日杭人無賴之徒。以大綵旗小青涼傘紅綠繒之。作弄潮文云。斗牛之分。段子滿竿。伺潮出海門。百十爲羣。執旗泅水。以逐子胥。治平五年。郡守蔡襄作戒弄潮文云。吳越之中。惟江濤之最雄。乘秋風而益怒。乃其習俗。於此觀游。厥有善泅之徒。競作弄潮之戲。以父母所生之遺體。投魚龍不測之深淵。自爲矜誇。時或沈溺。精魄永淪於泉下。妻拏望哭於水濱。生也有涯。死終於天命。死而不弔。重棄於人倫。推予不忍之心。仲尼無窮之戒。所有今年觀潮。並依常例。其軍人百姓。輒敢弄潮。必行科罰。熙寧中。兩浙察訪李承之奏請禁止。然終不能遏。

烏臺詩案。弄潮之人。爲貪官中利物。致其間有溺死者。故朝旨禁斷。

方輿勝覽。錢唐潮八月十八日尤大。漁子泝海觸浪。謂之迎潮。朱申有曰。錢唐風俗。當盛夏二月花時。競弄潮兒。雖以久狎於水。然是月之潮。無所畏避。八月午涼。而天氣猶熱。弄潮得盡其技。人而天色尚寒。惰久歇城居。望春出觀。以此獨冒八月潮大耳。四季須知。八月十八日。杭人謂之潮生日。

孫光憲北夢瑣言。杭州連歲潮頭。直打羅刹石。吳越錢尚父傑弩弓弩。候潮至。遙面射之。由是浙退。羅刹石化而爲陸地。遂列屋廬焉。

范坰吳越備史。武肅王以開平四年八月築捍海塘。怒濤衝激。版築不就。表告於天。觀音現海門云。傳語龍王幷水府。錢唐借與鏤錢城。因採山陽之竹。造矢三千隻。羽以鴻鴈之羽。簳以此竹。羽之矢。射蛟滅怪。竭海枯淵。千精百鬼。勿使妄干。惟願神君佐我助我。明日慕強弩五百人。以射潮頭。人用六矢。每潮一至。射以一矢。射至五矢。潮乃退。

楊慰見潮論。或曰。強弩射潮。水不近城。何也。曰。此弄其精誠之感。果能與神抗也。嘗於捕魚者處之。水

激而上。則水族從之而上。然潮頭初過。不敢投網。必待大魚三過之後。乃網其細者。又時至於割網放其不能舉者。夫水族乘潮而上者衆矣。其在海中多歷年所。強食夠肉。受精不少。精蘊有知。迓射而避者。物性之蘊則然也。

元史河渠志參釋老傳。大德二年。潮嚙鹽官州。爲患最甚。詔真人張與材以術治之。一夕大雨震電。旋府志與材投觀符海中。明日見有物魚首龜形。礙於水爵。潮思遂息。張師正括異志。海鹽黃聖予有塔。望此爲標的。有海潮業戶兄弟相招於海上。每日潮上。告我當推擁而來。爲鬼所去。惟有黃聖予塔。燈功德潛大。要皆宜人寺。燈燭。次夕。又夢其夫來謝云。今得升一等矣。

宋史瀛國公紀。德祐二年二月。元軍駐錢唐江沙上。潮三日不至。咸淳十年八月庚午。錢唐江潮失期不至。

陶宗儀輟耕錄。德祐二年正月甲申。范文虎安營浙江沙渚。潮汐三日不至。軍馬宴然。

吳貴謨曰。宋祚終於德祐之丙子。卽元之至元十三年。元師屯於浙江之沙際。射潮三矢。而潮不至者三。其無他。氣也。元祚終於至正之丁未。卽本朝之吳元年。潮亦不至。但略見其江水微長而已。

楊循吉雜記。錢唐江鄰海口有子午潮不爽。諺云。潮過夏亭出狀元。宋末過之。果出衞涇。自嘉靖甲午以來。不惟不過夏亭。錢唐江邊。或旬日不至。時人謂之凍死潮。

思讓按。淮南子。鳥有鵖波者。河伯爲之不潮。提其誠也。編珠引潛居錄云。崔文子能吹反潮之笛。吹已。積潮橫下。險於廣陵之濤。夫鳥之誠。樂之至。尙能感通如此。況錢王之志在衞民。元兵之方乘旺氣乎。其過而不至也固宜。

入浙東諸江之潮第十三。（補陀落迦山之潮附。）

鄧鄂淳曹娥碑。孝女曹娥者。上虞曹旰之女也。旰能舞節安歌。婆娑樂神。以漢安二年五月時迎伍君。逆濤而上。爲水所淹。（後漢書列女傳同。惟婆娑樂神誤作弦歌。宋從碑文。）

陸雲答車永論鄞縣土宜書。縣東臨巨海。往往無涯。記船長駕一舉千里。海物惟錯。不可稱名。若乃斷遏海浦。隔絕曲隈。隨潮進退。采蜂捕魚。鱏鮪赤尾。鰕鼓比目。不可紀名。（圖學紀聞。）

吳萊甬東山水記。補怛洛迦山西爲觀音洞。洞瞰海外。亂石如斷圭。積伏蟠結。怒潮擬擊。作魚龍嘯吼聲。轉而北行。盡昌國界。有蓬萊山。露霞洞。中畔明通。方如大車之輿。潮水一退。人或可入。又有沙山。細沙所積。海日照之。有芒。手攫用。星屑下漸成窪穴。潮過又補。終不少損。

薛應旂浙江通志。姚江在上虞縣北入海。海潮一日夜再至。甘水不淘。寧波府海環郡境。鄞、慈、定、象四縣皆濱海。慈谿縣鈞魚山有石碁枰。潮漲乃見。定海縣舟山在縣東三潮可到。台州臨海縣西三江。海潮至此而止。故其流溪清而江濁。溫州永嘉縣瓯江東至磐石寧村。會於海。淺淀無際。涯是謂瓯海。潮之消長。俱有定候。

入閩江之潮第十四。

唐書地理志。福州閩縣東五里有海堤。太和元年。令李昌夔先是每六月潮水鹹鹵。禾苗多死。隄成。溉溪

水灌稻。其地三百戶。皆良田。又長樂縣有海隄。令李昌夔以捍潮。

曾鞏道山亭記。侯官於閩爲土中。所謂閩中也。大海在其東。其城之內外皆涂。旁有潭瀆。通潮汐。福建通志。閩縣東南距海。潮水南則由粗蕩門北涌。東則由閩安鎮西涌。皆會於馬頭江。復分爲二。入西峽。一入南臺。復合於馬濆。竹嶼與水口下諸溪。和接。仍回流而夕汐焉。

王得臣麈史。莆田迎仙鎭驛左有水曰通溪。潮汐上下。土人以鹹淡水不相入。處鮮魚最美。

臺灣府志。海中潮汐。南北不同。半線以下。潮流過北。汐流過南。半線以上。潮流過南。汐流過北。必據其上流方無虞。萬水朝東。水皆東流。而無潮汐。非東風大作。不能也。

番禺記。早潮上。晚潮下。兩水相合。謂之香潮。

入粵江之潮第十五。（黃山之潮附。）

劉恂嶺表錄。廣州去大海不遠二百里。每年八月。潮水最大。秋中復多颶風。當潮水未齊退之時。颶風作面潮又至。遂至波濤溢岸。面中謂之香潮。凡颶風作。先一二日。片雲沒空。疾飛。海人呼爲颶潮風。

李調元粵東筆記。廣人以潮汐爲水節。或日一潮而一汐。或日兩潮而兩汐。皆謂之節。其在番禺之都。朝潮未落。暮潮乘之。謂以終風。前後相蹙。海水爲之滯溢。是曰香潮。一歲有之。或再歲有之。此則潮之變。水之不能其節者也。若以歲之十月。自朔至於十有二日。皆然。此亦潮之常。而人罕知之。蓋水之神於節者也。然大率潮與月相應。三月。自直其月。至於十有二日。皆然。此亦潮之常。而人罕知之。蓋水之神於節者也。然大率潮與月相應。正月必有大水。二月則應月生明則潮初上。月中則潮平。月朔則潮漸退。月沒則潮乾。月與日會。則潮隨月而對。月者水之精。潮者月之氣。精之所至。氣亦至焉。此則水之當節也。蓋水與月同一坎體。故以月爲節者。在在有常。而以日爲節者。在在有變也。余嘗云。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故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隱子午。則潮平南北。彼竭此盈。皆繫於月。不繫於日。是也。

粵東筆記。廣州潮以朔日長至初四而消。以望日長至十八而消。謂之水頭。以初四消至十四。以十八消至廿九三十。謂之水尾。春夏水頭盛於晝。秋冬盛於夜。春夏水頭大。秋冬小。故卽倭者。自清明前三日至大暑前一日。謂之春汛。春汛爲大。以水頭故言大汛也。自霜降前一日至小寒前一日。謂之冬汛。冬汛爲小。以水尾故言小汛也。

周密癸辛雜識續集。廣干駐劄州。（州舊作廣。）改號薛與至。己卯歲二月。北軍大至。戰於崖山。自睦至半面北。皆倦欲罷。半日潮信凡兩時。卽退。適此日潮終不退。北軍雖欲少退。而潮勢不可止。遂死戰。而軍大潰。

欽廉瓊海之潮第十六。

欽廉瓊海自止一潮。謂之小水。朔望大潮。謂之先水。

廣州記。石洲名。在海中。山北日一潮。山南日再潮。

寰宇記。凡江、浙之潮。皆有定候。獨瓊海之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潮之大小。隨長短。是不係月之盛衰。亦甚異也。

粵東筆記。瓊州潮候。與江、浙、欽、廉不同。其地勢異也。郡與徐聞對境。兩岸相夾。故潮長則西流。消則東流。日有消長常也。八月九月。其勢獨大。每日兩有消長者。其變也。故俗潮漸減漸小。謂之老潮。新潮漸進漸大。謂之催潮。十一月朔。或時不潮而長。謂之偷潮。其大小之候。隨長短異。不係月之盛衰。俗志云。瓊海東南諸港。朔望前後潮大。上下弦前後潮小。二至前後潮大。二分前後潮小。夏至潮大於晝。冬至潮大於夜。又云。晴則望南而吼。陰則望北而吼。人以爲陰晴驗之。果然。又云。交廣潮候。與閩粵相去亦少差。而瓊崖、儋、萬之候。大小俱各差殊。其半月東流。半月西流。則同。不係月大小之盛衰。今附流水指掌圖說。以便參觀。倪邦良曰。雷之海安。橫渡至瓊之海口。計程約八十里。非遇大順風。則往返舉帆。均以水流東爲候。而逐月逐日。各有差移。難以他郡潮信推測。癸未六月。承乏定陽。適初旬伏流。待渡海安。偶聞舟師流水簿。繁不勝紀。因撮其略。繪圖於左。每月兩次起新流。相距十四日。如十一月十三起流。二十七又起流。是也。惟四月十月則新流三次。其逐月爭差。各縮二月退一時。俱逆算。如十一月十三二十七起子。十二月十一二十五起亥。是也。三九月之初四十八。十月之初一十五則縮三日。而流在上半月者。則起時初。惟四月十月之十五。流起時中。其起新流之前三日俱伏流。每日一次。流東四個時辰。便退西。其逐日爭差各半個時。歷兩日差一時。俱順算。如十一月十三起子末。十四起丑初。十五起丑末。是也。若遇閏月。則以上半月照前月下半月。以下半月照後月上半月。又海口北海安流早半個時辰。海口與地海安雷地。被潮爲天地呼吸之氣所運。而適與月應。蓋月行每月一周天。與日會十二會。得日三百五十四有奇。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三百六十日。常數也。而又有六小月。今倪氏此編。以十二月編定三百六十日。每月相距十四日起流。一月縮三日。兩日差一時。又以三九十月朔望內各縮多一日。共得六日。以準六小月。併月行三百五十四日。適符三百六十之數。準定潮候起伏。洵屬簡便。但月行尚有奇零。今只整齊配去。不計餘分。歲久必差。故天后廟碑所定起伏月日時刻。久已不符。以其便於渡海者。姑錄之。以俟智者考正云。

按天妃廟碑言。十六七八九日伏流可渡。午中潮有經過此可勿疑心。如風大則半日可渡。又農三月二十三日。人妃流海南。必有東西合流處。所謂中洋也。須乘西渡。是日風東邊海地亦有風雨。又不可泥於圖說也。

郎瑛七修類稿。燕齊海潮論。官昭潮候說。於浙江之潮。消長晨夕之故。可謂得其旨矣。而於瓊海、欽、廉之潮。興浙江不同。猶兩臂與兩手之脈不同。此不得其故而強爲之說者也。夫脈一息四至。兩臂猶兩手也。安得有異哉。其所以不同者。蓋地勢使然耳。嘗極言。月滿則海水西盛。月郭空則海水東盛。是海之盛衰。固應月而分東西也。自直隸至福建。皆東際大海。去西海絕遠。西海之水。無南面至。故潮汐不得不併盛於東。非潮之必起於東也。瓊州四面環海。東西之潮皆至焉。齊氏言兩水道提綱謂徐聞屬瓊州。以西諸水皆西入海。是也。故東潮盛則挾西潮以西流。西潮盛則挾東潮以東流。而其盛衰之期。仍應乎月。故半月東流。半月西流也。其候則仍分爲早晚二潮。觀東坡詩可見。至欽、廉之日止一潮者。則併潮也。欽、廉之海在瓊州安南之間。而當其門。形如側盂。故潮自大洋而注於門甚易。自門而退於大洋甚難。早潮來歸。晚潮之所謂併潮。舊志之所謂杳潮。蓋即此矣。嶺外錄不能推原其故。遂謂之日止一潮也。其猶得分爲一日一潮者。蓋早晚二潮一盛必有一衰。當其衰。則內潮之退。其性固不欲緩也。內潮退則外潮之至者。可得而分矣。石洲山北之潮。亦同此理。蓋山南大洋。而北小海也。（東坡澄邁驛通潮閣。登者自覺潮高。林淺瞬不覺。）

安南扶南之潮第十七。

水經注。葉榆水過交趾麊泠縣北。交趾昔未有郡縣之時。土地有雒田。其田從潮水上下。民墾其田。因名雒民。又東過贏陵縣南。都官牽浦出焉。其水自縣東過安定縣北。帶長江。江中有越王所鑄鞭。潮退時人有見之者。（後漢郡國志注引交州記同。）

資治通鑑。晉天福三年。漢劉隱遣戰艦趨交州。交州將吳權於海口多植大杙。冒之以鐵。遣輕舟乘潮挑戰而僞遁。漢兵逐之。須臾潮落。艦礙鐵杙不得退。（五代史南漢世家同。）

文獻通考。淳化元年。左正言朱鎬使交趾。由海口入大海。至白藤江。入海汶。乘潮而行。至長洲抵海岸。距交州僅十五里。（輿地紀勝注引歸化江一曰蘆江。白水經注。竹枝扶南記。扶南去林邑四千水步。道通日船。官日下注大浦之東。湖大水連行。潮上西流。潮水大理西下。東南入於海。有四津。潮汐不雜。）

日夜長七八尺。從此以西。朔望併潮一上。七日水長丈六七。七日之後。日夜分。再潮。長一二尺。春夏秋

冬。厲然一定。

思誠案。大浦之朔望併潮。此亦地勢爲之也。其理與欽廉之日止一潮同。但欽廉每日皆併。而此止於朔望。或大浦地勢較平。朔望潮盛。則難退而相併。過後則仍退而分爲二潮也。

東西兩海諸國之潮第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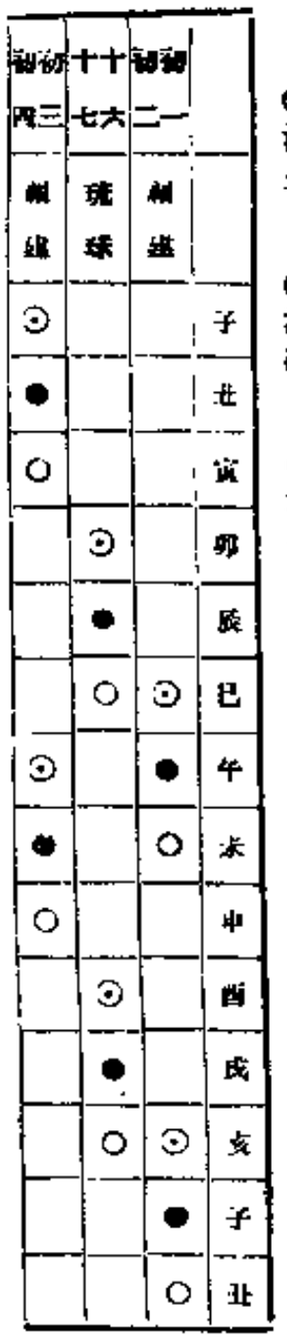
宿唐書蘇定方傳。顯慶五年。定方率師討百濟。自城山濟海。至熊津江口。遇潮且上。連艦入江。直趨王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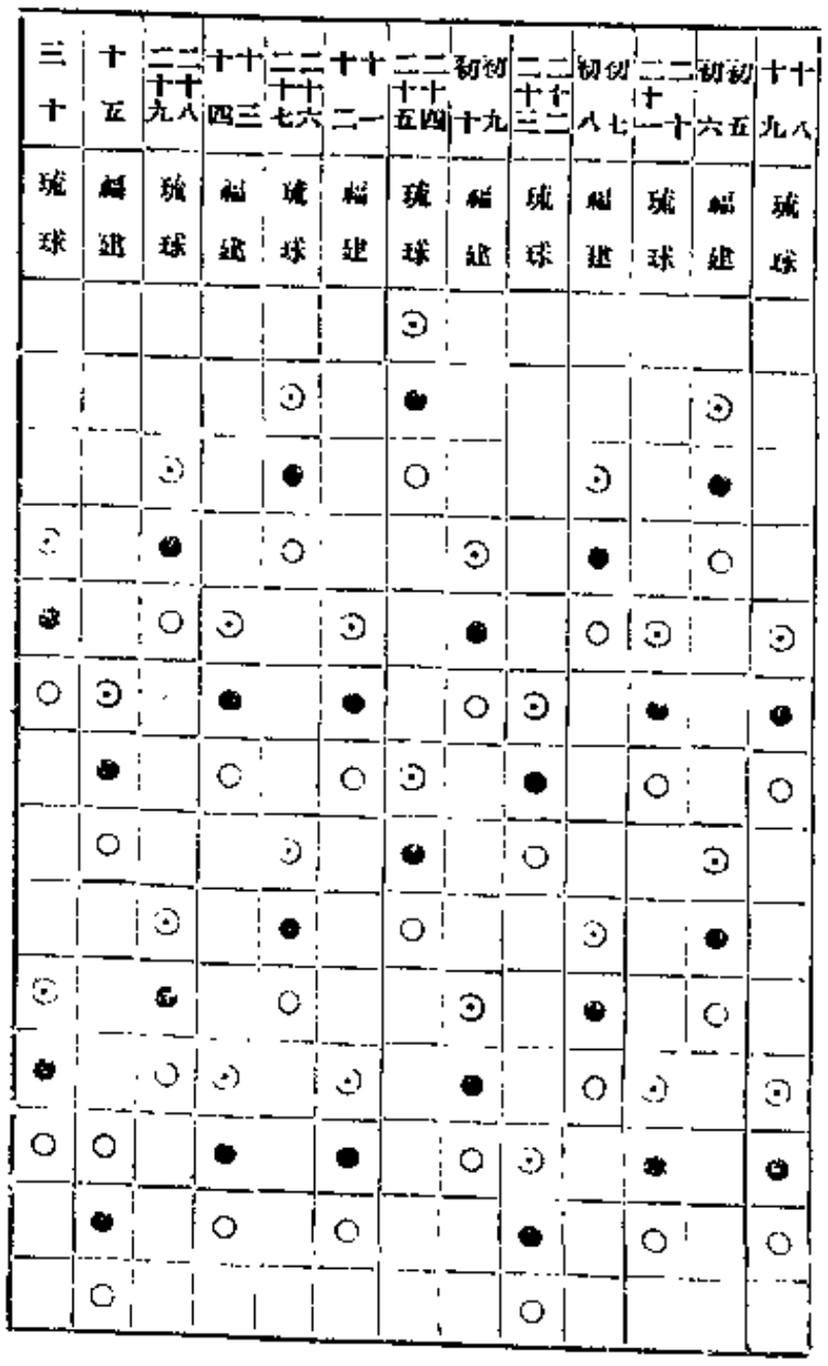
徐兢奉使高麗圖經。宣和四年壬寅。詔遣給事中路允迪中書舍人傅墨卿充國信使往高麗。以競爲國信所提轄人船禮物官。先造使委福建兩浙監司治舟。五年五月十六日戊辰。發明州。十九日辛未。遵定海縣。二十四日丙子。過蛟門。二十五日丁丑。遇沈家門。拋泊。二十八日庚辰。出赤門。過白水洋。黃水洋。黑水洋。六月二日癸未。過夾界山。（華夷界）三日甲申。過鵝籠嶼。（小嶼布草）數山相連。夜潮衝激。雷浪奔湧。月落夜昏。而濤沫之明。有如火熾。至檳榔焦。（純石）白嶼。夜深潮落。舟隨水退。幾復入洋。而鳴榔以助其勢。四日乙酉黎明。尙在蹤苔外之春草苔。午後。過菩薩苔。六日丁亥。乘早潮行至橫嶼。一山特大。前後有小焦數十繞之。石腳一洞。深可數丈。高闊稱之。潮至拍水。聲如雷車。七日戊子。宿橫嶼。八日己丑。泊馬島。九日庚寅。次紫蕪島。十日辛卯巳刻。隨潮而進。未刻。到急水門。其門不知海。島環如坐峽。水勢爲山峽所束。悠湧拍岸。觸石穿崖。聲振如雷。至此不可張蓬。惟以櫓棹隨潮而進。十一日壬辰早雨作。午刻潮落。雨益甚。酉刻至龍骨拋泊。十二日癸巳早盛時。窘吸其水。水不盈。潮水噴水如山高。當吸水時。人立其側。衣一沾水。即被吸入。

法顯佛國記。法顯至中天竺。順恆水東下。十八由延至瞻波國。從此東行。五十由延到多摩梨帝國海口。大各國一名梨常國。載商船泛海西南行十四日到師子國。復載商船東下。值大風。船漏水入。十三日到一島邊。潮退之後。見船漏處。卽補塞之。於是復前。九十日到耶婆提國。實五十日糧。趣廣州。南東海南諸國傳。中天竺國臨大江。源出崑崙。分爲五江。總名恆水。吳時。扶南國王遣使至。其國。從扶南循大海。海中四北行。可一年餘。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

艾儒略職方外紀。海之潮汐小。西洋潮極高。又極迅急。頃刻間湧出平地數百里。海中大舶及鮫鼉魚鼈之屬。往往隨潮漂入山中不得出。　羅馬泥亞國有島曰厄歐白亞。海潮日七至。諸尼利亞國有海窪。潮盛時。窘吸其水。水不盈。潮水噴水如山高。當吸水時。人立其側。衣一沾水。卽被吸入窪中。

南懷仁坤輿圖說。潮汐各方不同。地中海迤北迤西。甚悉無之。或微而難辯。迤東迤南。則有而大。至於大海中。則隨處皆可見。第大小遲速長短。各處又不同。近岸見大。離岸愈遠。潮愈微矣。地中海潮水極微。又呂宋國。莫路加等處。不過長二三尺。他如大西拂蘭若第亞國。潮水長至一丈五尺。亦有一丈八尺。至二丈之處。安理亞國隆第諾府。現長至三丈。北國之他處。長至五六丈。阿利亞國近滿直府長至七丈。近聖瑪諾府間長至九丈。此各方海潮不同之故。由海濱地有崇卑直曲之勢。海底海內之洞有多寡大小故也。況月之照海。各方不同。則其所成功。亦不能同。其長退之度。或每以三候。或長以四候。或其長極速。卽騎馳猶難猝脫。則一候倏淹覆四百餘里。而又一候倏歸本所。又始起長之時。亦不同。大槩每日遲約三刻。朔望所長更大。皆推其故而有得於古昔之所論者。則以海潮由月輪隨宗動天之運也。古今多宗之。其靜驗有多端。一曰潮長與退之異勢。多隨月陰顯檢點之勢。蓋月之帶運。一晝夜一周天。其周可分





四分。自東方至午。自午至酉。自西至子。自子至東。而潮一晝夜凡發二次。卯長午消。酉長子消。若隨處隨時或略有不同。是不足爲論。別有其所以然也。一日。月與日相會。相對有遠近之異勢。亦使潮之勢或殊。假如望時月盈。即潮大。月嚮而潮漸小。三日。潮之發長。每日遲三刻。必由於月每日多用三刻。以成一周。而返原所。蓋月之本動。從西而東。一日約行十三度。從宗動天之帶動。自東而西。必以一日半三刻。方可補其所遶行之路而全一周也。四曰。冬時之月。多強於夏時之月。故冬潮槩烈於夏潮。五曰。凡物屬陰者。槩以月爲主。則海潮既出濕氣之甚。無不應月所主持矣。即月所以主持海潮者。非惟光也。蓋晦朔時。月之下面無光。至與吾對。是之地亦無光。海當是時。猶然發潮不息。則知月尚有他能力。所謂隱德者。乃可遁遠而成功矣。是月以所借之光。或所具之德。致使潮長也。如火使鼎水沸溢然。或曰。潮汐之爲理者何也。曰。一則以免腐朽之患。蓋水久注必朽。一則以清外聚之垢。蓋地上至濕之植。山江河而歸於海。乃潮長後發吐之也。一則以輔帆漂渡之事。蓋潮長則從海易就岸。潮退則從岸易入海。觀此則海潮之益不淺矣。造物豈無意乎。

應潮之泉第十九

水經注。熙平縣南有朝夕塘。水出東山。一日再增再減。益縮以時。未嘗愆期。同於潮水。

漯陽記。雞龍山下澗水。朝夕瓢行。潮水溢出。如潮水時刻不差。剩望尤大。號爲潮泉。

黃滔章公山詩。井通鰲吐脈。自注云。山間有井。通海潮益縮之候。

漁隱叢話。甬東山下有非井。井水益縮。與江潮相應。

癸辛雜識。汴城上方寺。琉璃塔下有井。通海潮。

高僧傳。會稽寶林寺有井。應大江潮候。

閩小紀。候官縣雪峯之巔。有泉一坎。深數寸。潮至則益。潮退則縮。故名應潮。然山去海尚數百里也。

閩粵紀略。福清縣海中有瑞蕊絕頂有泉。應潮汐。

粵東筆記。韶州清溪驛東五里許有潮泉。泉有雌雄。雄大而雌小。一雄長則一雌消。日凡三長三消。初以難驗。次年酉。消則消滿不留。惟秋冬間泉無消長。乃有細水長流。土人以泉應潮。名曰潮泉。

應潮之物第二十

孫綽海賦。有雞洁螯以應潮。洋臨海縣有石雞。在海中。山上每潮水將至。輒爭鳴相應。若家雞之向晨也。

沈約郡中記。移風縣有雞。每潮至則鳴。故呼爲潮雞。

任昉述異記。侯潮雞。潮水上則鳴。

埤雅。蜂有兩衙。應海潮。

漁隱叢話。錢昭度詩。黃蜂衙退海潮上。

酉陽雜俎。數丸生海邊。如彭蜞。取土作丸。數至三百則潮至。人以爲潮候。因名數丸。

蟹。詳蟹之類。隨潮解甲。更生新者。故名望潮。蟹隨大潮退殼。一退一長。

本草。牡蠣附石而生。相連如房。故名蠣房。每潮來則諸房皆開。有小蟲入。則合之以充腹。

閩部疏。蠣房附石而生。得海潮乃活。凡海濱無石山。溪無潮處。皆不生。每潮落。兒童拳鐵石間。鏃取肉去其殼。連石不可動。留之仍能生。其生半與石俱。惜在有無之間。非蚌蛤比也。

宋史。蔡襄修泉州萬安渡。絕海面濟。往來畏其險。襄立石爲梁。長三百六十丈。神蠣於礎以爲固。至今賴焉。

瀛海錄。海中有甲物。如扇。其文如瓦屋。惟三月五月潮盛乃出。名海扇。

博物志。東海中牛魚。其形如牛。剝其皮縣之。潮水至毛起。潮退則伏也。

沈重詩疏。鱟魚鼈背上有斑文。腹下純青。今以飾弓鞬步丈也。海水將潮及天將雨。毛皆起。潮還天晴。毛則伏。當在數千里外知海潮也。（陸璣疏同）

楊孚臨海水土記。牛魚象鼈。毛青黃色。扇鱟。知潮水上下。

南越志。海鳴在漲海中。隨潮上下。常以三月風至。乃還洲嶼。顛知風雲。若章飛至岸。漁海者以此爲候。

酈經注。鷗水鳥。隨潮而翔。迎浪蔽日。水鄉以爲信。

思誠案。泉之應潮者。乃孔穴之相通。物之應潮者。乃氣類之相感。皆理之常。無足多異。各舉數條。聊存其槩。

地球圖說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臣阮元撰
蔣友仁譯
錢大昕等修改

地球圖說序

西洋人言天地之理最精。其實眞非三代以來古法所及。有之。後之學者。喜其新而宗之。疑其奇而闢之。皆非也。言天員地員者。顯著於大戴記曾子天員篇。元嘗見編修戴君震作梅文鼎傳。言其有曾子天員篇注。向其家人求之。實無此稿。但有一二條見天學疑問中。元之注釋曾子十篇也。於天員篇未嘗不用泰西之說。曾子曰。上首謂之員。下首謂之方。如誠天員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揜也。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員。地道曰方。據此則天員地員之說。孔子、曾子已明言之。非西域所創也。周髀算經曰。日運行處極北。北方日常南方夜半。日在極南。南方夜半。日在極北。東方日中。西方夜半。日在極西。西方日中。東方夜半。據此則天員地員之說。周公、商高已明言之。非西域所創也。嘉定少詹事錢大昕以乾隆年間奉旨所譯西法地球圖說一書見示。且屬付梓。元讀其書。棱熊三披。表度說等書。更爲明晰詳備。按地球即地員。元時西域札馬魯丁造西域儀象。有所謂苦來亦阿兒子者。漢言地理志也。其製以木爲圓球。盡水與地。今之地球。即其遺法。西人之說。以地體渾圓。在天之中。若令地球不在天中。則在地之景。必不能之下者。非時正。處左處右者。必長短不均矣。西域此說。即曾子地圓之意。亦即周髀日行之意。非創解也。梅徵君天學疑問曰。西人言水地合一。則球。而四面居人。其地度經緯正對者。兩處之人。以足版相抵而立。其說可從歟。曰。以渾天之理徵之。則地之正圓無疑也。是故南行二百五十里。則南星多見一度。而北極低一度。北行二百五十里。則北極高一度。南星少見一度。若地非正圓。何以能然。所疑者。地既渾圓。則人居地上。不能平立也。然吾以近事徵之。江南北極高三十二度。浙江高三十度。相去二度。則其所戴之天頂。即差二度。各以所居之方爲正。則遙看異地。皆成斜立。又況京師極高四十度。瓊海極高二十度。若自京師面觀瓊海。其人立處。皆當傾跌。而今不然。豈非首戴皆天。足履皆地。初無傾側。不受環立歟。然則南行而過赤道之表。北游而至戴極之下。亦若是矣。元又謂水地所以能居天中者。天行主健。有大氣以包舉之。試以豆置猪膀胱中。氣滿其內。則豆虛騰而居其中。以繩絡繫。置水盆中。則水不溢。置木球於水盆中。攪水急灑。則球必居正中。登泰山極頂。天寒風烈。氣鼓耳鳴。況高遠于百倍於泰山者。其健氣急旋。地居其中。人皆正立。無分上下。又何疑哉。此所譯地球圖說。修言外國風土。或不可據。至其言天地七政恒星之行度。則皆沿習古法。所謂畸人子弟。散在四夷者也。少爲事原書有說無圖。爰屬詹事高弟子李銳畫圖爲說以補之。凡坤輿全圖二。太陽併游曜諸圖一十九。共二十一圖。是說也。乃周公、商高、孔子、曾子之微說也。學者不必喜其新而宗之。亦不必疑其奇而闢之可也。

嘉慶庚申春三月。揅經室主人阮元序。

坤輿全圖說

西洋 人臣蔣友仁奉旨譯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何國宗
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編修臣錢大昕同奉旨潤色

坤輿全圖。地居天中。其體亦渾圓也。地圓如球。今畫大地全圖。作兩圈界以象上下兩半球。合之即成全球矣。大地之經線度各分三百六十。與天度相應。而以天上相應之處名之。如圖之上下頂衝兩點。與天之南北兩極應者。亦名南北兩極。橫線平分南北爲兩半。與天上赤道應者。亦名赤道。餘線倣此。

經緯線

經線以赤道爲主。平分赤道爲三百六十度。每度各作一橢圓之弧。上會于北極。下會于南極。以象地周三百六十經度。此線即爲各處之子午線。

緯線以子午線爲主。平分子午線爲三百六十度。每度各作一圈。惟赤道爲大圈。漸遠赤道則漸小。至南北二極。則合爲一點。以象地球南北各九十距等圈。是爲緯度。

經緯線皆分三百六十。今圖止從各十度畫線。以便觀覽也。

或問地周三百六十經度。從何處起算。曰。地既爲圓形。則隨處可爲初經度。如以京師爲主。則京師即爲

初經度。各處或東或西。皆以距京師之遠近計之。今天文家作坤輿圖。則定初經度于鐵島。京師觀星臺之經度。距鐵島往東一百三十四度二分三十秒。

經線即各地方之子午線也。太陽于某處經線之上分應之。即此處子正。凡各地方之時。各皆準于經度。太陽每日遶地一周。爲二十四小時。太陽行十五度爲一小時。行一度爲一小時之四分。故知兩處之經度。即可推兩處之時差。在東者以時差加。在西者以時差減。如以京師爲主。京師之經度一百三十四度二分三十秒。疑時爲朝鮮國都城之經度一百四十五度。距京師東十度五十七分三十秒。疑時爲二刻十三分五十秒。太陽至朝鮮都城之子午線。則朝鮮都城計午正。尚未至京師子午線。其差爲二刻十三分五十秒。故京師正有午初一刻一分十秒。若太陽至京師子午線。則京師計午正。已過朝鮮國都之子午線。其差爲二刻十三分五十秒。故朝鮮國都已有午正二刻十三分五十秒也。又如佛郎濟亞國都城巴里斯之經度二十度。距京師西一百十四度二分三十秒。疑時爲三十二刻六分十秒。故京師有午正。則巴里斯止有寅正一刻八分五十秒。巴里斯午正。則京師有戌初二刻六分十秒。

緯度即南北兩極高度也。凡地面與赤道應者。視赤道于天頂。視兩極于地平。距赤道向南一度。則視南極高一度。距赤道向北一度。則視北極高一度。如京師在赤道北四十度。故視北極四十度高。晝夜長短不等。由兩極之高度所生。地面與赤道應者。四季晝夜皆等。距赤道北愈遠。則夏至晝愈長。冬至晝愈短。距赤道南愈遠。則夏至晝愈短。冬至晝愈長。

測量地周新程

凡圓形有二。一爲平圓。一爲橢圓。設經圈爲平圓。則分全圓爲三百六十度。其容積皆等。自古天文家但論地爲圓形。未察此圓形何類。今西士以新製儀器歷加推測。則疑地球大圈。未必是平圓形。而其度所容之遠近。亦未必相等。以故搦郎濟亞國王特遣精通數衲之士。分往各國。按法細測南北各度所容之里數。自近赤道者。自近北極者。自居北極赤道之中者。凡三處測其高度之容。近赤道則狹。漸離赤道則漸寬。由此推得地球大圈之圓形不等。止赤道爲平圓。而經圈皆爲橢圓。地球長徑過赤道。短徑過兩極。短徑與長徑之比例。若二百六十五與二百六十六。設如修地球或坤輿圖者。命過赤道徑二尺六寸六分。則過極徑止二尺六寸五分。然斯差微小。而于修地球或地圖或可不論也。

按京師營造尺。一里得一百八十丈。而新法測得赤道各度一百九十五里十七丈二尺一九五八。若此數以三百六十乘之。則得赤道周圍六萬九千一百三十四里七十八丈九尺七。經圈上之初度一百九十里一百十八丈三尺。第四十度一百九十一里九十五丈四尺。第九十度一百九十二里一百四十六丈八尺。總合經圈上諸度之里數。則得經圈周圍六萬九千零二十四里一百零二丈七尺。

四大州

天下萬國。總分四大州。曰亞西亞。曰歐邏巴。曰利未亞。三州俱于東半球容之。第四大州曰南北亞墨利加。分州爲二。峽前曰南亞墨利加。峽北曰北亞墨利加。

亞西亞

亞西亞。天下一大州。乃人類發生之地。聖賢迭出之鄉。其界東至大東洋。面至赤道面約弟十度。西至紅海。地中海黑海。阿河。曰海。北至冰海。所容國土。不啻百餘。其大者皆推中國。尊名文物。禮樂政教。遠近所宗。

鄂羅斯在略爾略斯庫河以北。東面至格爾必得河北岸。自大興安嶺之陰以東。東黑龍江所轄北境接略西。接歐邏巴面至冰海。其國分十六道。國中傳流天主經典及聖賢傳記。然非天主正教。西方多城。習文藝禮樂。東方山多人稀。多獸皮。如狐貉貂鼠之屬。其最北。又至無夜。

中國之北。遶西一帶。直抵歐邏巴東界。大小兩布略里亞。十餘斯堂等國。總名爲蒙古諸部。今大半入籍進貢。來朝。其地沙磧。山多水少。人性勇悍。其最西者。覓屋于車以便遷徙。其內多奉回回教。

印的亞。即五印度總名。中有數國。惟窶窩爾爲大。分十四道。金銀寶石甚多。人面紫色。不衣。以尺布掩臍。天竺即南印度國。古昔奉佛。今亦然。

自爾西亞亦大國。昔盛今衰。

亞拉比亞。其人精天文。明醫學。其面方產百物花夥。

哈爾默尼哈納多里。亦名度爾幾亞。即古佛森國也。初宗馬何默之教。諸國多同。其後各立門戶。互相排擊。持械亦有數端。

亞西亞之西有國曰如德亞。自一千七百六十年前。天主降生于國之白德棱郡。名曰耶穌。譯言救世主。

歐邏巴州

歐邏巴州界東至亞西亞。南至地中海。西至大西洋。北至冰海。分十二大國。不相統屬。其俗雖有本主。諸國皆尚文學。立學校。凡官有三品。一主教化。一理政事。一治兵戎。上下皆奉天主教。婚不二色。教無異學。土多肥饒。產五穀。出五金。海舶四通。商賈集。工技精巧。製器堅良。國內多野獸。北方產熊狼二種。最利。亞國產大犬。猛鷙能殺獅子。代兵守城。

利未亞州

利未亞州。自古爲奇怪之地。產獅象諸異獸。包日多國。四時不雨。惟泥緣河每歲泛漲而地肥美。一歲再收。人有機智。精天文。測量。善製水器。以備旱潦。婦人一乳。禽鳥無算。沿海諸國。富商大賈。多聚此。其地平曠而無城郭。亦無書籍。人面多黑色。不衣服。與猛獸同居。土產金寶。不知貴重。惟好佩術士妖符。率以重價購之。

亞墨利加州

亞墨利加州。相傳百年前。西人航海始至其處。地極廣大。半分地球之半。在赤道北初九度。有山曰巴納

南亞墨利加國土產黃金。取時金土相雜。別之金多于土。有大木。名曰銀河。以中多銀沙得名。獨不產鐵。兵器用木石爲之。今諸國貿易相通。漸知用鐵。百寮及所屬諸國。四時無雨。有異樹。脂膏極香烈。名巴爾撒摩。以傳諸傷損。一塗夜肌肉復合如故。有大山。南北長萬餘里。其高無際。山底極熱。山坡高五六百丈。有平地最廣。名爲吉多國。天氣融和。五穀百果草木。悉皆上品。又漸升此山。則氣候漸寒。山巔積雪。四時不消。此山往往噴火。伯西瑚國地區肥美。他方有病不能療者。至此即瘳。北亞墨利加。惟獸時科國最富饒。城中街巷宮室。皆精絕。人多美秀。國王寶藏極多。羽毛爲衣。金銀餘之。輯島毛爲毡。男女裸體。以木葉或獸皮蔽前後。略納大淮猛獸。古俗。南北亞墨利加祭魔殺人。而聚蕩共食。今其諸國大半如如德亞。

七曜序次

自古天文家推七政躔躔行度。其法詳矣。西士殫其聰明。各自推算。乃朔想宇內諸曜之序次。各成一家之論。今姑取其緊要四宗。以資諸曜之運動而已。

第一多祿繭。見十六圖。論地爲六合之中心。地周圍太陰、水、金、太陽、火、木、土及恒星。各有本輪。俱爲實體。不相通而相切。本輪之外。又有均輪。七政各行于均輪之界。而均輪之心。又行于本輪之界。然此論不足以明七政運行之諸理。今人無從之者。

第二的谷。見十七圖。論地爲六合之中心。地周圍太陰、太陽及恒星。各有本輪。隨地旋轉。水、金、火、木、土五曜之本輪。則以太陽爲心。而本輪之上。俱有均輪。

第三瑪爾泰。見十八圖。論地爲六合之中心。不距本所。而每日旋轉一周于南北兩極地。周圍太陰、太陽及恒星。雖有可取。然皆不如歌白尼之密。

第四歌白尼。見末圖。蓋太陽于宇宙中心。太陽最近者水星。次金星。次地。次火星。次木星。次土星。太陰之本輪繞地球。土星旁有五小星繞之。各有本輪。繞本星而行。距斯諸輪最遠者。乃爲恒星天。常靜不動。

按歌白尼序諸曜之次。蓋本于尼色達之論。而歌白尼所論序次。推算諸曜之運。肋莫尼皆主其說。今西士精求天文者。竝以歌白尼論諸曜。以太陽靜地球動爲主。人初聞此論。輒詫爲異說。蓋止特目證之故。今以理明之。如人自地視太陽、太陰。謂其兩徑相等。而大不過五六寸。若以法推。則知太陽之徑。百倍大于地球之徑。而太陰之徑。止爲地球徑四分之一也。人自地視太陽。似太陽動而地球靜。今設地球動太陽靜。于推算既密合。而于理亦屬無礙。試舉二三端以驗其理。

其一曰。人在地面。視諸曜之行。皆環繞地球。而地似常靜不動。究不可以爲地靜而諸曜動之據也。譬如舟平浮海。舟中之人。見舟中諸物。遠近彼此恒等。則不覺舟行。而視海岸山島及舟以外諸物。時近時遠。時左時右。則反疑其運動矣。今地球及地周圍之氣。一無阻礙。運動均勻。人在地面上。視周圍諸物之遠近恒等。則不能覺地之運行。而視地球外之諸曜。見其時上時下。時左時右。則謂諸曜繞地球而旋行。

其二曰。蓮說地動而太陽靜。自地視之。必似太陽動而地靜。然以斯二者推太陽出入地平之度。其數必相等。如圖。十九甲巳爲地面上。京點之地平。卯午酉子爲太陽。西行繞地之圈。設太陽在卯點。則自京點見太陽出地平。太陽自卯向午。則漸升。自午向酉。則漸降。太陽至酉點。則自京點見太陽入地平。太陽行地平之下。自酉過子。復至卯點。又出地平。此太陽動而地靜之說也。今設卯點爲太陽之本所。常靜不動。而地球右行。自西往東。旋轉于本心。則天周圍卯午酉子圈之各點。遞相輪流。與地球京點相應。故視太陽似升降出入于地平。與前無異。如圖。京點相應于天之午點。則視太陽于升京點應天之卯點。則太陽似至子午線。京點自卯旋行半周。應天之子點。則太陽似入地平。餘理倣此。其三曰。太陽本爲光體。月水金火木土六曜皆爲暗體。借太陽之光以爲光。與地球相似。設有人在太陰及他曜面上。則其視地球。亦如地面上之視太陰。有時晦。有時光滿。有時爲上下弦。此理凡通天文者皆知之。今六曜既皆似地球。豈有六曜及太陽循環地球。而獨地球安靜之理乎。不如設太陽于宇宙中心。而地球及其餘游曜皆旋繞太陽以借太陽之光。斯論不亦捷便乎。

恒星

恒星在天。終古常靜不動。自地視之。似有兩種運動。皆因地球旋轉之故。每九十五刻十一分四秒。恒星似西行一周。蓋此時地球于南北兩極之軸東行一周故也。每七十二年。恒星與黃道南北兩極。似東行約一度。蓋此時地球兩極之軸漸轉微偏約一度也。

七政體之大小。及距地之遠近。天文家皆能測知其實數。惟恒星不然。因其距地最遠。雖細加測量。僅知地視太陽、太陰。謂其兩徑相等。而大不過五六寸。若以法推。則知太陽之徑。百倍大于地球之徑。而太陰大小遠近不等而已。又恒星本各有光。其中多有較太陽更大者。

恒星距地最遠。故地球竝地球本輪之徑。自恒星天視之。僅如微點。地球行本輪之時。其南北二極。在地雖相距有遠近。以應恒星天之兩極。常若無二。

諸曜徑各不同

天文家測量七政遠近大小不等。取規于地球半徑。若測量土木旁九小星。取規于本星之徑。既知地徑

太陽併游星比例表

	日	水	金	地	月	火	木	土
徑較于地徑	一百倍	三分之一	稍	二萬八千六百五十里	四分之一強	五分之一	十倍強	十倍弱
最遠	一萬零二百一十六	一萬六千零七十四	一萬五千七百九十六	二萬一千六百二十六	距地六十二萬二千七十四	三萬六千六百二十	十一萬九千九百	二十二萬一千八百七十
最近	九千八百八十四	六千七百五十四	一萬五千七百九十六	二萬一千六百二十六	距地五十四萬二千七百二十六	三萬零四百二十六	十萬八千九百	十九萬七千八百零四
旋轉于本心一周	二十五日四時十八刻		九十三刻五分	二十三時五十六分四秒	二十七日七時四十三分十二秒	一日三刻十分	三十九刻十一分	
循行一周	八十七日九時十三刻七分		二百二十四日六十七刻三分二十秒	三百六十五日六十三刻三分五十七秒	二十九日十二時十三分二十六秒	六百八十六日九時四十三分二十秒	四千三百三十二日十二時八刻	一萬零七百十四日十二時十五刻三十二秒
白地線徑	三十二分五秒	七秒十五微	二十分十七秒			八秒六微	三十七秒十五微	十六秒
白日線徑		二十一秒	三十秒	二十五秒		十二秒	三十七秒	

體圖之比例			
	徑	周	體心抽
日	一〇〇〇〇	三一四一六	一六八
水	三八	一一四	〇〇五
金	九五	二九六	一四一五
地	一〇〇	三一四	一〇〇〇
月	二七	八五	〇〇〇五
火	五三	一六七	〇〇一四
木	一一〇	三四五	〇一六〇
土	九四	二九六	〇一二五

論春夏秋冬

歌白尼論春夏秋冬四季之輪流，亦由地運動而生，如圖十五，子卯午酉橢圓，象地球一年所循之本輪，斯輪相應于諄天之黃道，地兩極之軸，斜行于黃道之軸而地赤道斜行于本輪各二十三度半，是爲黃赤距緯，地循本輪，其軸恒斜而其極恒向天之兩極，今設地在本輪之午點，則地球之與太陽應衆星，在赤道北二十三度半，故此處見太陽于天頂，此時地旋轉于本心，則見太陽于及奎圈，繞地左行，北方之盡長，南方之盡短，夏至後第八日，地在本輪之乙點，爲太陽最高之時，因此時地距太陽最遠故也，地循本輪，從午向酉，則地球與太陽應者，漸近赤道，地在本輪之酉點，太陽正當地之赤道，此時地旋轉于本心，則見太陽于赤道圈旋行，而晝夜適平，秋分後，地自酉點漸近子點，則地球與太陽應者，漸距赤道向南，地在本輪之子點，則地球與太陽應者，在赤道南二十三度半，此時地旋轉于本心，則見太陽于冬至圈，繞地左行，冬至後第八日，地在本輪之丁點，是爲太陽最卑之時，因此時地距太陽最近故也，地循本輪，從子向卯，則地球與太陽應者，漸近赤道，地至本輪之卯點，則見太陽于赤道圈旋行，地自卯點復至午點，此時地行本輪一周，人從地面視之，則見太陽于黃道上循行一周而爲一歲也，

太陽之視徑大小，太陽之視行盈縮，隨時不等，皆自地面運動而生，地球循橢圓之理，與太陽循橢圓之理，略等，（橢圓之理，詳見後編，）

地半徑差

地半徑差，使人見諸曜皐于實高，如圖十二，庚爲人目，庚酉爲地平線，設數星遠近不等，俱在地平線內，于甲于丁于乙，人自庚觀此數星，必見其應于天之酉點，若從地心計之，則視甲于丙，視丁于午，視乙于子，此酉丙午子三弧爲甲丁乙三星之地半徑差，星距地愈近，其差度愈多，恒星距地最遠，故無地半徑差，其差能升卑爲高，人在地面，自蒙氣內觀日月諸曜之高，必大于實高，設如圖十三，癸壬爲蒙盆，于其底丁點置一鏡，人目在乙則在線射于庚，故目不能視鏡于丁，若盆內添水，則光線既入水，必折而依曲線射于丁，故自乙能視丁鏡，諸曜光線入蒙氣亦然，如圖十四，太陽在乾點，若無蒙氣，則自京點不能見太陽，惟光線既入蒙氣，則折而至于京點，故自京點能見太陽，然視物者必依直線，故自京點見太陽行于丙，而乾內弧爲蒙氣差，蒙氣差最大者在地平，自地平以上漸小，至天頂則無差矣，京師地平蒙氣差測得三十三分強，

論地圖

第一圖中心爲地球，以象地球，其外大圈，以象天之渾圓，地球上黃赤兩至經緯等圈，皆與天上同名諸圈相應，設如地球上甲巳兩點，相應于天上之南北兩極，亦名南北兩極，地球上丁癸圈，相應于天上之赤道，亦名赤道，餘圈放此，地球赤道丁點之地平爲南，甲巳北，人自地球之丁點視赤道于天頂，視兩極弧相應各四十度，而北極之出地平亦高四十度，人從京點又往北至巳點，則見北極于天頂，而以丁癸赤道爲地平，此皆由地圓之故也，凡在地之物，以向地心爲下，以向于天者爲上，故人在地面上丁京巳癸甲等點，東西南北各不同，其足皆向地心，則皆爲向下，

交食

第二圖，太陰之體既爲圓球，太陽之光恒照其半面，向太陽之半恒明，背太陽之半恒晦，故人在地面上，

或全見其光面或半見或不見由此以生朔望弦之別設如朔日太陰之光面背地故自地不得見之朔以後太陰之光面漸向地故自地漸得見之望地在于太陰及太陽之間故自地全見太陰之光面望以後太陰之光面漸背地至朔日又不見其光面太陽太陰相會之時太陰在太陽與地之間若地與太陽一線參直如第四圖地面上有月影之處如甲與丁則見太陰掩蔽太陽之光是爲日食惟朔日太陰會太陽故獨朔日有日食若望時地球在太陰與太陽之間人從地面視日月相距百八十度若太陽與地與太陰一線參直如第三圖則太陰爲地影所蔽不得受太陽之光是爲月食惟望日太陰與太陽正相對故獨望日有月食

太陽

太陽之光雖大其面上每有黑點或一或二或三四不定其點初小漸長然後漸消以至于盡黑點或多且大則能減太陽之光此點特在太陽之面究不審其何物然視其自此往彼每以二十五日半復歸于原所則知太陽二十五日半旋轉于本心一周

太陽每一日似西行繞地一周每一歲似東行一周天然此兩動非太陽之實動乃由地球旋轉于本輪而生

太陰

太陰及五星之體皆無光借太陽之光以爲光若以望遠鏡望太陰之面則見其黑暗之處似山林湖海及地面上所有之物太陽之光照太陰之面其點皆生黑影于太陽正對處測其所生之影則知太陰面上之山其高過于地面上之山也

太陰面上黑點各有定所天文家各以名命之以爲考驗東西經度之用設如太陰食面入地影或地影相切于太陰面上某黑點雖無先後然其虧復各分限時刻各處俱不等若知兩處時刻相差幾何即知兩處東西經度相距幾何如人在京師觀月食初虧及地影相切于某黑點在亥初一刻二分兩處時差爲兩小時一刻十三分以每時行伊犁觀月食初虧及地影相切于某黑點在亥初一刻二分兩處時差爲兩小時一刻十三分以每時行十五度之率推之得三十四度即伊犁距京師西之經度

五星

水、金、火、木、土之體與地球相似其向日之半球恒明背日之半球恒暗金、水二星自地視之有朔望上下兩弦順合如月之望退合如月之朔東西大距如月之上下弦但人以目視之不覺其變若以望遠鏡窺之可得金星朔望兩弦之象惟水星距太陽最近其體又微小故難以分耳土、木、火三星自地常視其光面猶火星距日九十度之時自地視其光面稍背似月望前後兩日因火星距地近故也

土星旁有五小星各有本輪繞土星而行如水、金二輪之圍繞太陽各小星行之遲速隨其輪之大小不等第一星行一日八十五刻第二星行兩日七十刻第三星行四日四十九刻第四星行十五日九十刻第五星行七十九日三十一刻俱循本輪一周

木星旁有四小星各有本輪繞木星而行第一星行一日七十三刻第二星行三日五十二刻第三星行七日十四刻第四星行十六日六十六刻俱循本輪一周

土、木兩星既全爲暗體必于太陽相對之處生影其周圍諸小星之體亦撫光光借于日故入本星之影則食木星旁四小星以遠鏡望之易見又其食最繁每日或一或二可視其出入本星之影故用此以定各處之經度與月食同理

又以遠鏡望土星之體有一光圈假渾天儀之地平此圈隨時變更未審其爲何物

按歐白尼所定諸曜次序五星皆如地球繞日順行于橢圓形之本輪其行一周之遲速不等由其距日遠近而生水星距日最近故其循本輪最速計二十九年零一百五十五日而一周土星距日最遠故其循本輪最遲計二十九年零一百五十五日而一周太陽在五星諸輪之一偏心凡各星相等之時所循本輪弧之面積亦相等設自太陽視之諸星雖運速不等而皆爲順行若自地視之則見其有留退等變然此變非諸星之變乃自地本輪半徑差所生也如第六圖地在本輪之坤點作坤卯線切地輪于坤點至黃道之卯點此坤卯線必交火、木、土三星之輪或此三星正在本輪與切線之交點火、木、土則自地視此三星正應于黃道之卯點若從日心計之則視火于子視木于丑視土于寅此子火卯、丑木卯、寅土卯三角之度即爲火、木、土三星之地輪半徑差金、水二星其輪在地輪之內自地作兩線一自地心至日心一自地心切星輪此兩線相交于地心之角即爲星與日之大距如第七圖坤乾爲過日與地心線坤金、坤水爲切金、水各輪之線金坤乾角即自地視金星與日之大距水坤乾角即自地視水星與日之大距將金坤、水坤、乾坤三線引至之恒星天于子于丑于卯此子坤卯、丑坤卯角即爲金、水二星之地輪半徑差角五星合留順逆等變皆由地輪半徑差所生然其變有二類由星輪在地輪內外不同之故各有圖詳之

客星

明史曰客星者言其非常有之星始諸異星之總名若客星不發光芒則曰孛埽長

今按客星之體非地氣上升亦竟非妖瑞之兆第如諸恒星及游星之體其行于天上也亦如游星行于本輪設如第十一圖甲丙戊庚爲客星之本輪此輪爲橢圓形太陽在其一偏心設客星行本輪之庚甲丙弧則距地遠故自地不見若行本輪之庚戊丙弧則距地近故自地可見相等之時其所行本輪弧之面積皆相等星愈近本輪之戊點則其行本輪之弧愈大而行愈速又橢圓之長徑漸漸縮短則客星愈近本輪之戊點則其行本輪之弧愈大而行愈速又橢圓之長徑愈長則其行一周愈遲故客星或五六十年止行一周止見一次古今懼客星爲災因未明其實理耳茲千百餘年來已測得五六客星再見之準策日後履測諸客星之見庶可得其一定之數并躗見之諸策也

渾天儀

渾天儀者乃象日月諸曜旋轉之道範銅爲儀以象天體中心置一小球以象地球天體渾圓運行不息人在地面視之常止見其半周設一平環絡天之半周與地面相應者爲地平圈此圈平置架上不動于其相對之處刻籌以納子午圈與地平相交成十字直角距地平九十度是爲天頂渾天儀半在地平上

半在地平下。太陽出地平爲晝。入地平爲夜。過子午圈爲午中。南北兩極爲天之樞軸。彼此相對。赤道居其中。距南北極各九十度。中國地面所常見者。謂之北極。常不見者。謂之南極。北極出地高度。隨所在測驗以爲定。

太陽隨天西行三百六十五周之時。又較恒星東行一周。是爲黃道。半分黃道圈爲四。曰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各居大圈四分之一。每分又分爲六分。各十五度。是爲二十四氣。黃道與赤道斜交。其相交之處爲春秋二分。相距最遠之處爲冬夏二至。黃赤大距二十三度半。黃赤南北二極亦距二十三度半。赤極不動。而黃極每日旋繞赤極一周。是爲南北兩極小圈。

黃赤兩至兩極共六圈。欲其彼此聯屬。故用兩過極圈。以平行角相交。以當渾天儀之脊竹。一圈過兩極并過春秋分。爲極分交圈。一圈過兩極并過冬夏至。爲極至交圈。相交之處。半南北二極。穿一銅條。兩端稍銳。使入子午圈。以當儀樞。

七政之行。皆以黃道爲宗。惟太陽正行黃道。其餘六曜。各有本道。斜交于黃道。或在黃道北。或在黃道南。最遠者不踰八度。故渾天儀作黃道圈。左右各寬八度。以便指六曜之運行。

太陽隨天西行一周。是爲一日。但每日各處晝夜長短不同。因太陽在天所行之道不同。如太陽行赤道極南。則爲冬至。此時北方晝最短。夜最長。而太陽所行之道。名爲冬至圈。冬至後。太陽自南漸向北。晝漸長。夜漸短。夜漏長滿一象限。至秋分。晝夜恰半。秋分以後。太陽過赤道南。亦漸短。滿一象限。至春分。太陽與赤道合爲一線。而晝夜恰半。春分以後。太陽過赤道北。滿一象限。太陽行赤道極北。是爲夏至。此時北方晝最長。夜最短。而太陽所行之道。名爲夏至圈。夏至後。太陽自北漸向南。晝漸短。夜漸長。滿一象限。至秋分。晝夜恰半。秋分以後。太陽過赤道南。又行一象限。而復于冬至。此一歲太陽所行之道也。太陽所行之道。每日不同。惟春秋二分行赤道大圈。其餘皆爲赤道距等圈。然渾天儀內止設三圈。卽冬至夏至兩圈。一爲晝短規。一爲晝長規。春秋分一圈。卽赤道圈。亦名晝夜平規。

天下萬國。非一人所能徧歷。自古以來。多有士抱雅志。周遊四遠。或采風俗。以宏教化。或探奇秀。以壯襟懷。或窮此疆彼界。以察地形。或訪聖賢名流。以資師友。凡此者。雖不無跋涉之艱。而向往之情。終不可遏。

在昔漢時。張騫使西域。其足固已履天竺。元人都賈窮河源。其迹亦曾至崑崙。逮本朝聖祖仁皇帝。厭道使臣往窮河源等處。測量地度。繪入輿圖。較之漢元所詣。又加詳焉。我皇上威德廣被。萬國向風。罔不臣服。絕徼以西。靡禁版圖。分道使臣。測量經緯諸度。經行數萬里。如履階閾。凡山川曲折。道里遠近。較如列眉。被寫所傳有無。皆可按圖而辨。猗與盛哉。友仁以觀光陪臣。幸逢盛際。謹取新圖西域諸圖。聯以西來所攜手輯職貢城郭。增補坤輿全圖。或以供有識臥遊之萬一也。若夫諸曜遠近之次。各方經緯之度。渾天儀之新製。以及日月五星之體象。與天輪心輪徑之比例。西士屢經測驗。古疎今密。其立論不同之大指。今皆載其大略。書于圖之各旁。俾覽茲圖者。因象以究其理。亦未必無小補云。

地球圖說補圖

阮元撰

地球圖說補圖序

鄂羅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事務阮元撰

嘉定錢少詹主講鍾山書院以地球圖說手稿若干葉授其門人元和李尚之兆洛尚之以畫賸屬爲一卷書中所稱第一第二圖之等皆佚不見然有說無圖閱者殊難通悉今依其說補作諸圖綴於其後以示初學云爾凡坤輿全圖二大陽併游曜諸圖一十九共二十一圖時嘉慶四年歲次己未日在南斗

圖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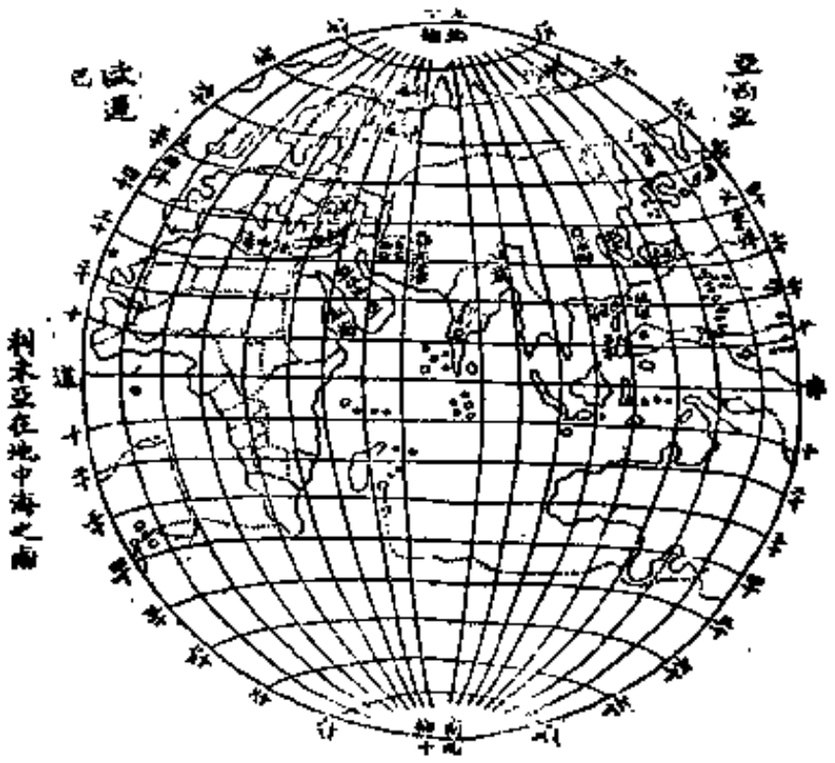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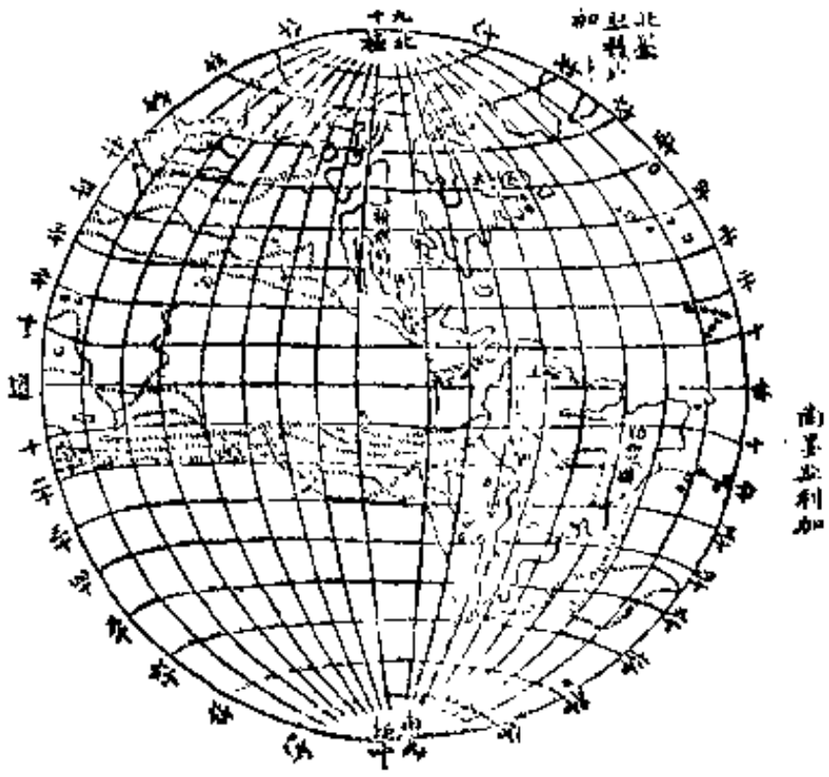


圖　下



右坤輿全圖、據西域圖志地球圖補繪、圖志以兩極爲圈界、直省及新疆回部地名一一詳載、與友仁所繪正合、今摘友仁所舉之地名標之、餘以幅狹、不及詳錄、亞細亞作亞西亞、伯西兒作伯西爾、伯露作百露、字異音近、譯有不同也、惟友仁所舉阿河、泥羅河、銀河、吉多國等地、地體圖不載、無由知其處所、姑闕之以俟考、

圖　二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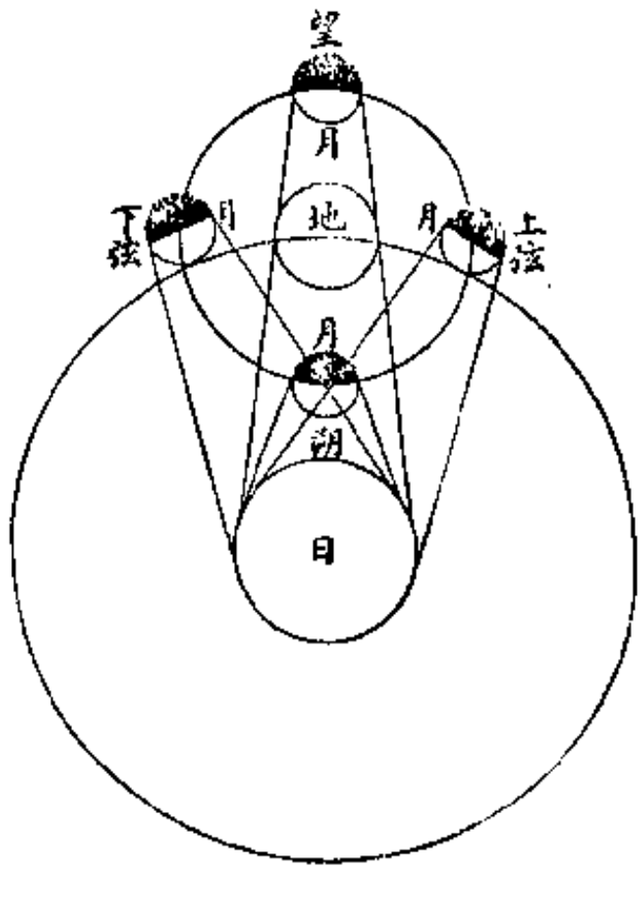


圖　一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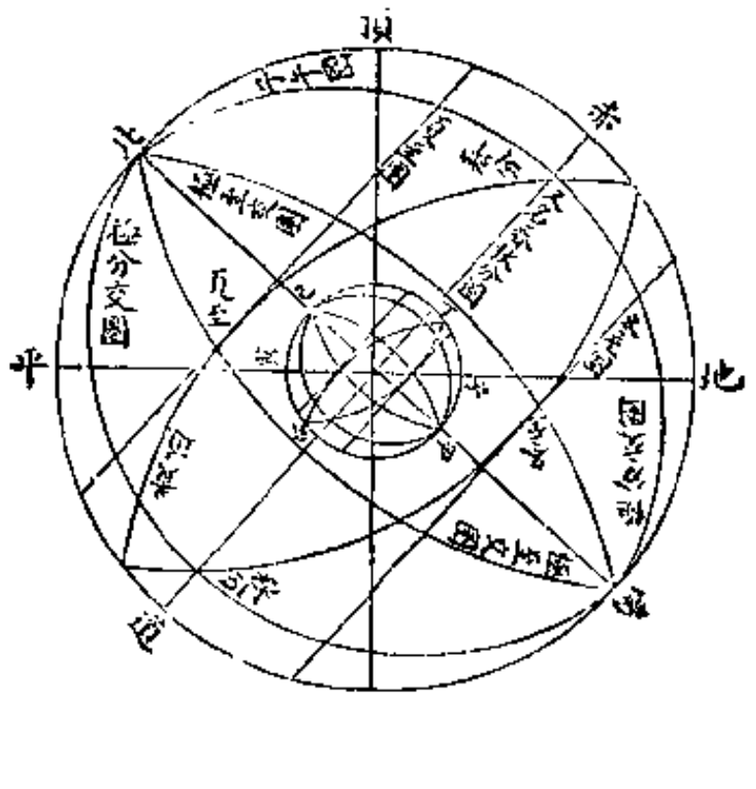


圖 四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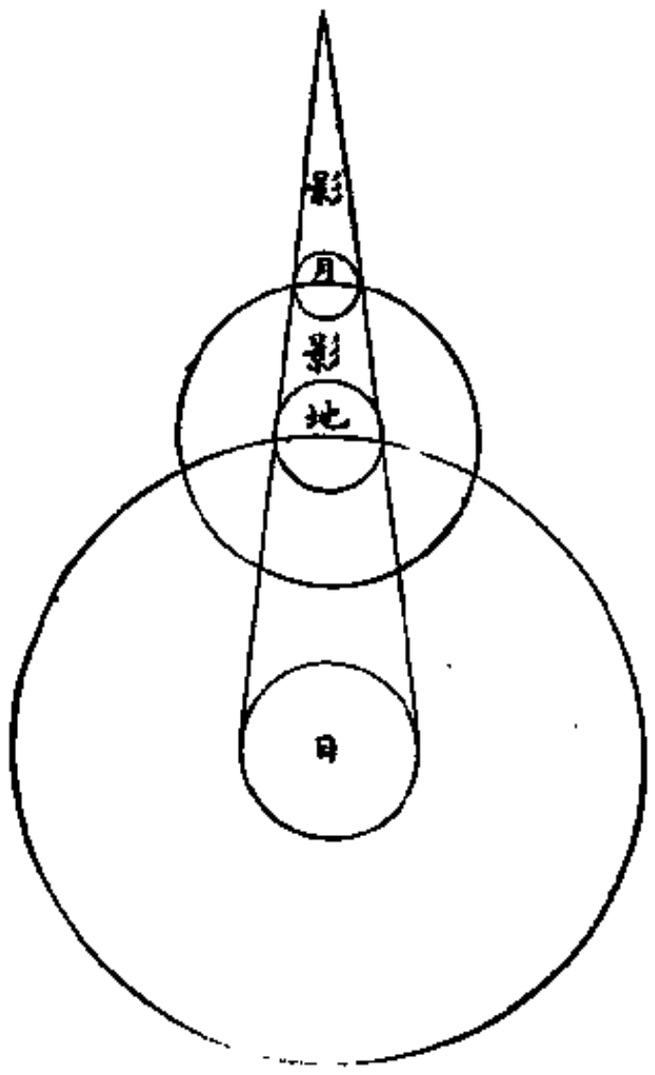


圖 三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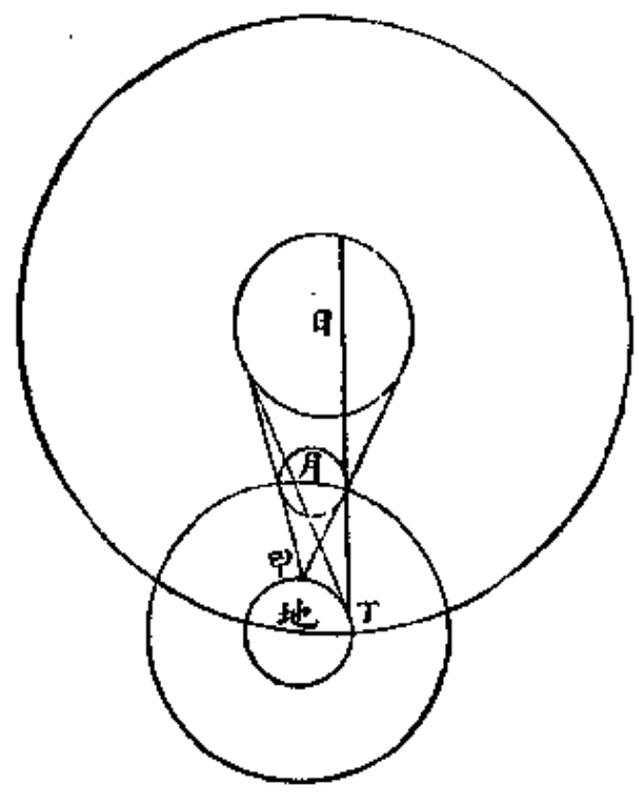


圖 六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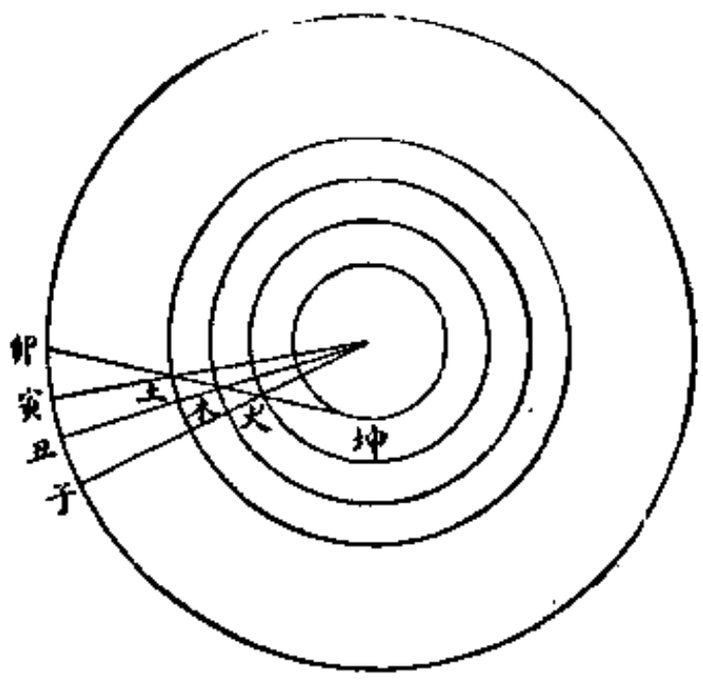


圖 七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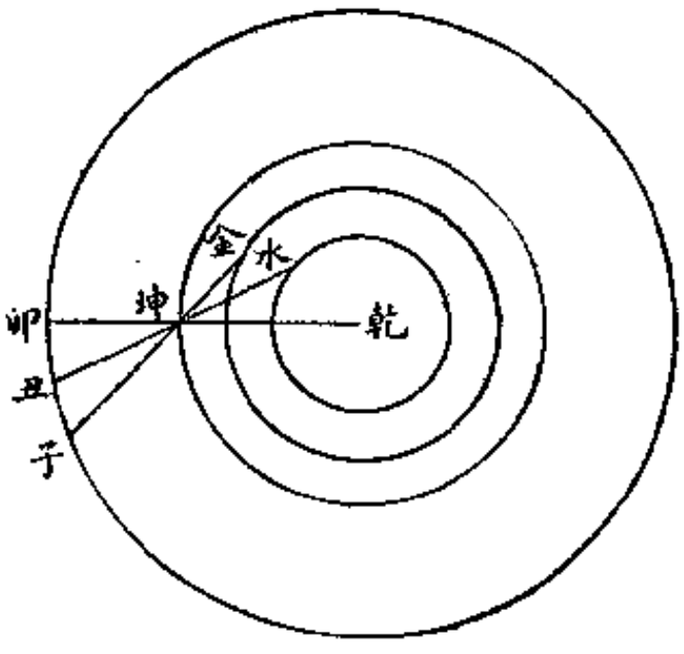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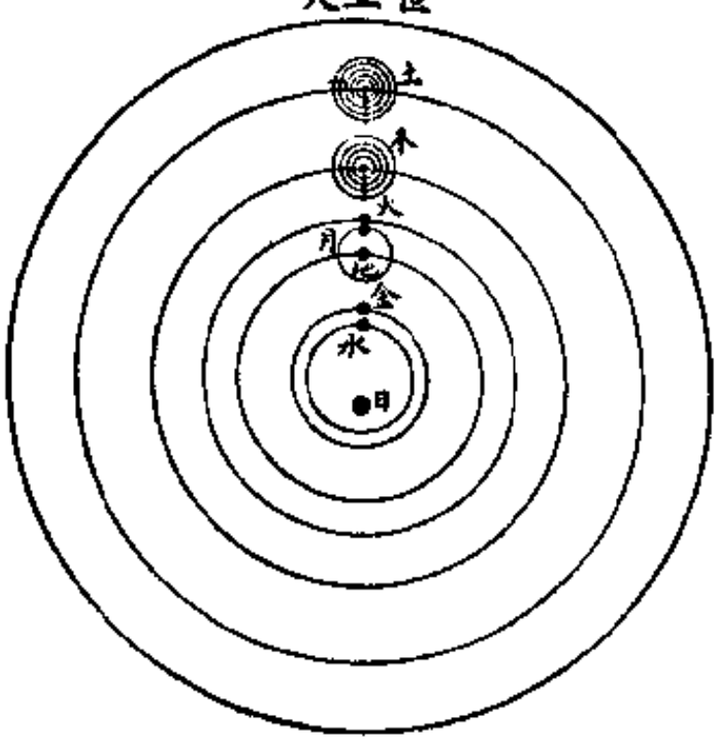


圖 五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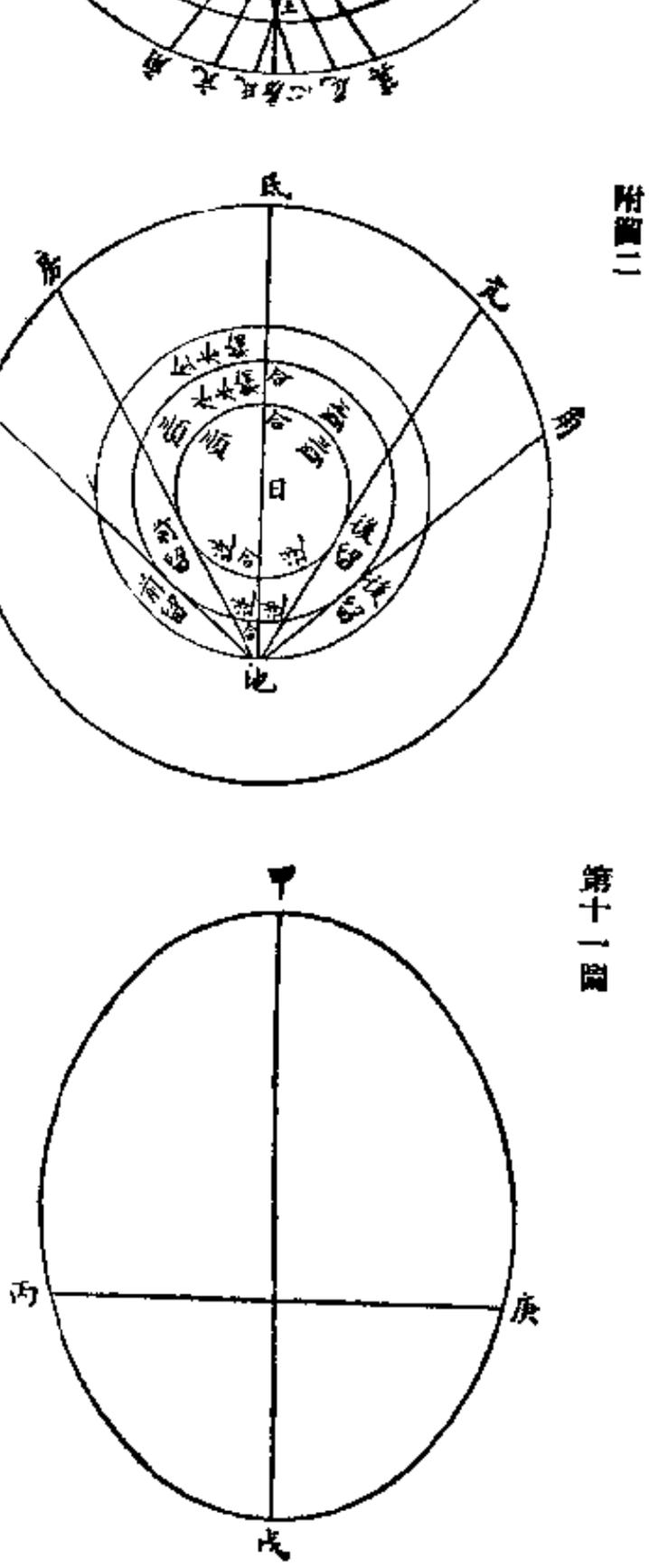
恒星天



第八圖
第九圖
第十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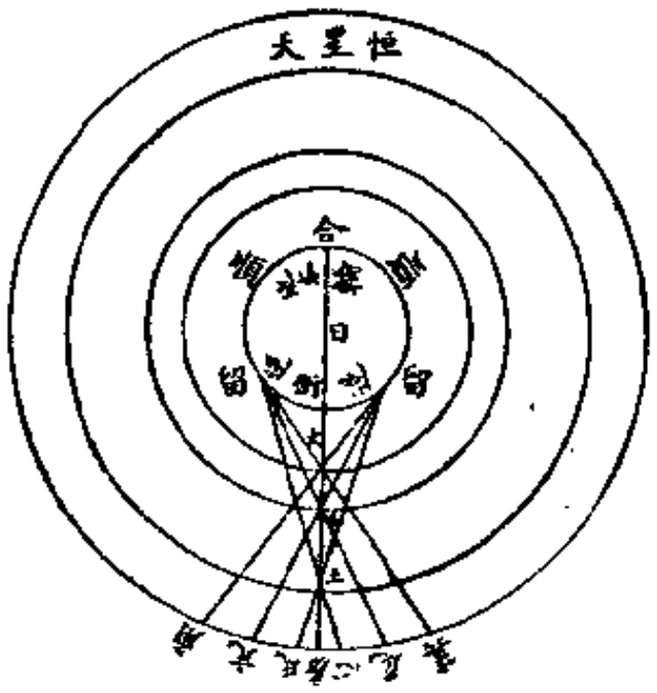
右三圖．說中未及．案五星條云．五星合留順逆等變有二類．由星輪在地輪內外不同之故．各有圖詳之．然則此三圖者．蓋明五星合留順逆在地輪內外也．擬爲三圖．一明地輪在星輪內．一明地輪在星輪外．一總明在內在外所以有合留順逆之故．附于左方．以補說以詳之．

附圖三



補說曰．乾爲日所在．外大圈爲恒星天．假令以坤爲地所在．則內小圈爲金、水本輪．假令以坤爲土、木、火星體所在．則丙小圈爲地本輪．自乾視甲乙丙丁戊己庚辛．皆見其順行．自坤視內小圈在恒星天．則甲爲順合．戊爲退合．丙爲前留．庚爲後留．庚辛甲乙丙爲順．丙丁戊己庚爲退．地在內小圈運行一周．其視坤在恒星天．亦甲戊爲合．庚丙爲留．由庚歷辛甲乙至丙爲順行．由丙歷丁戊己至庚爲逆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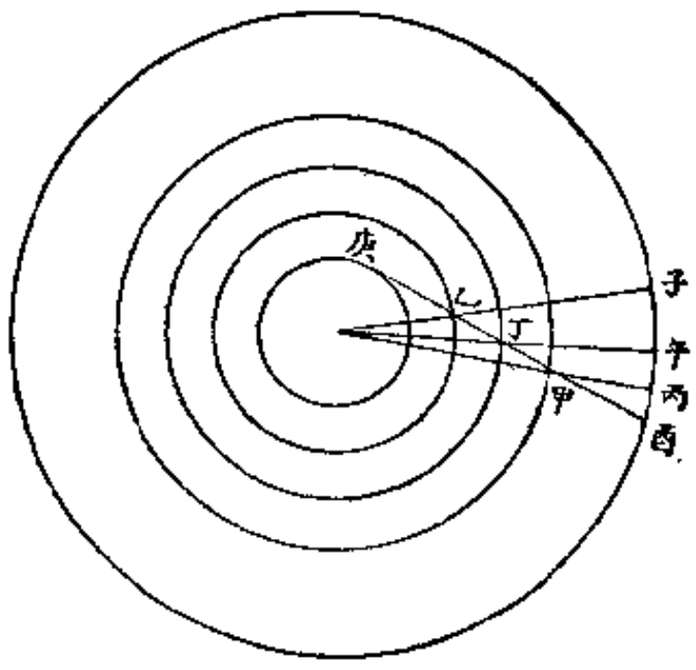
附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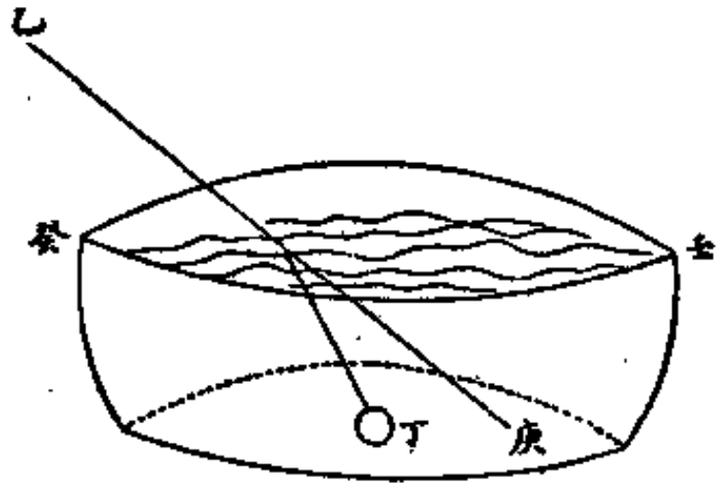
附圖二

第十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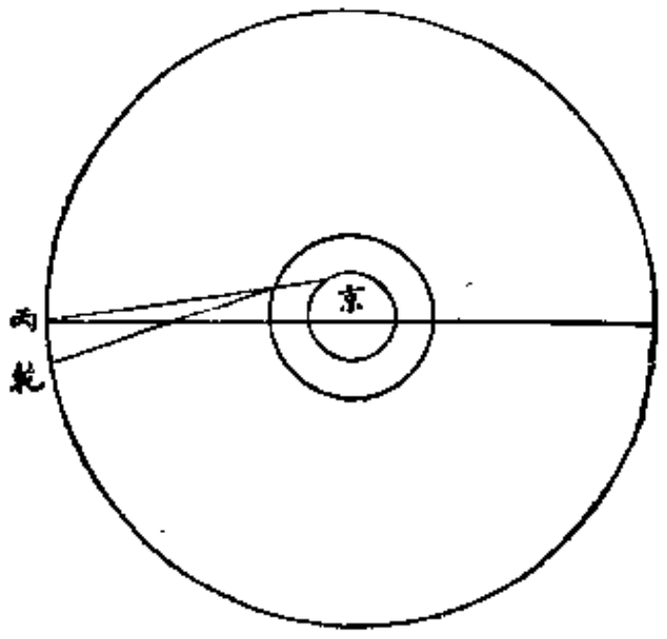
第十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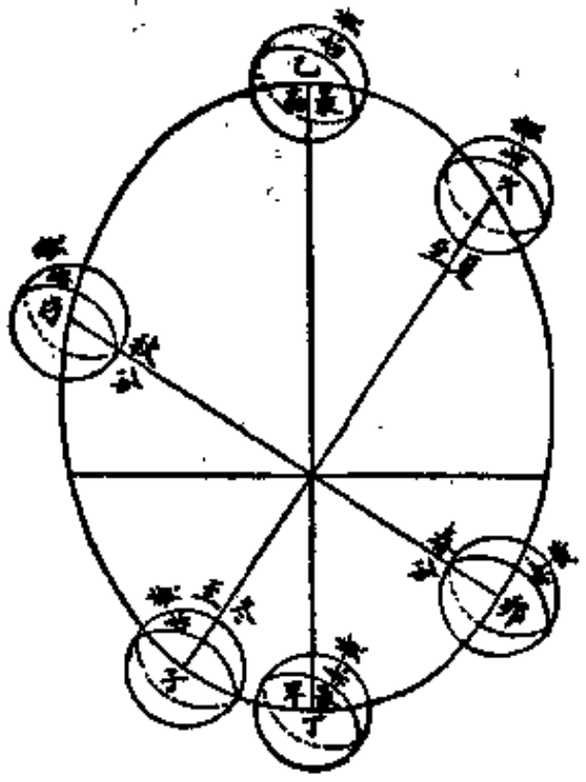
圖三十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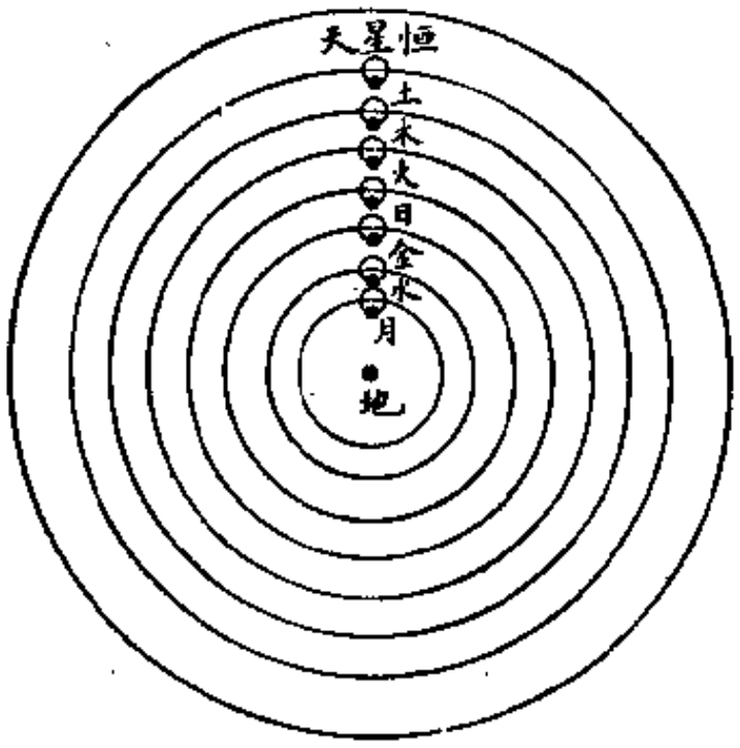
圖四十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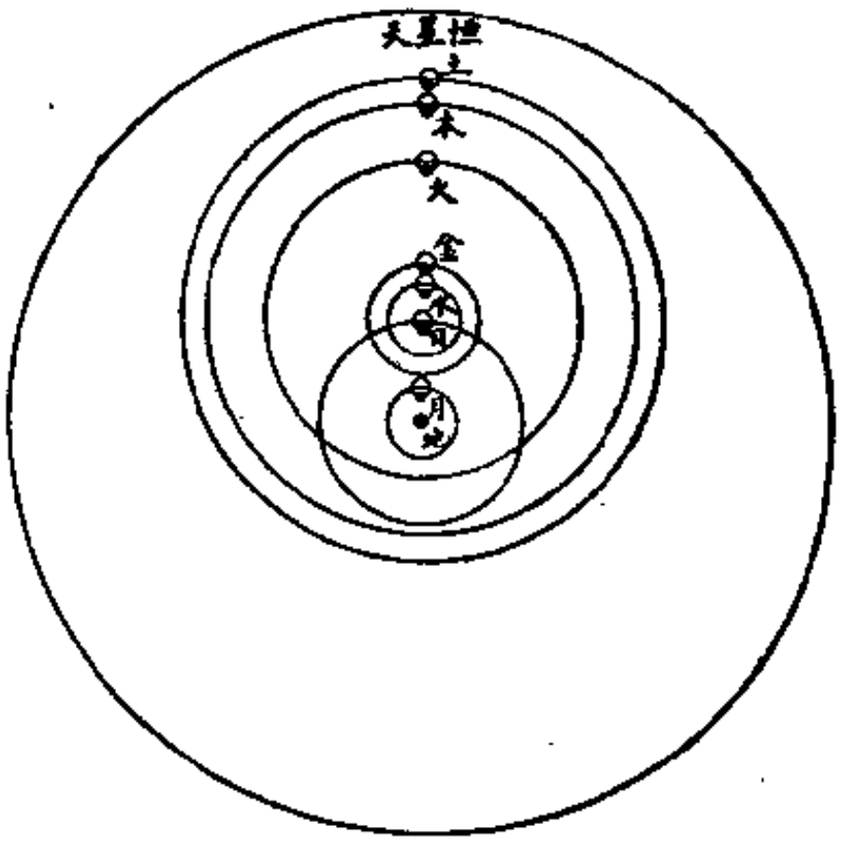
圖五十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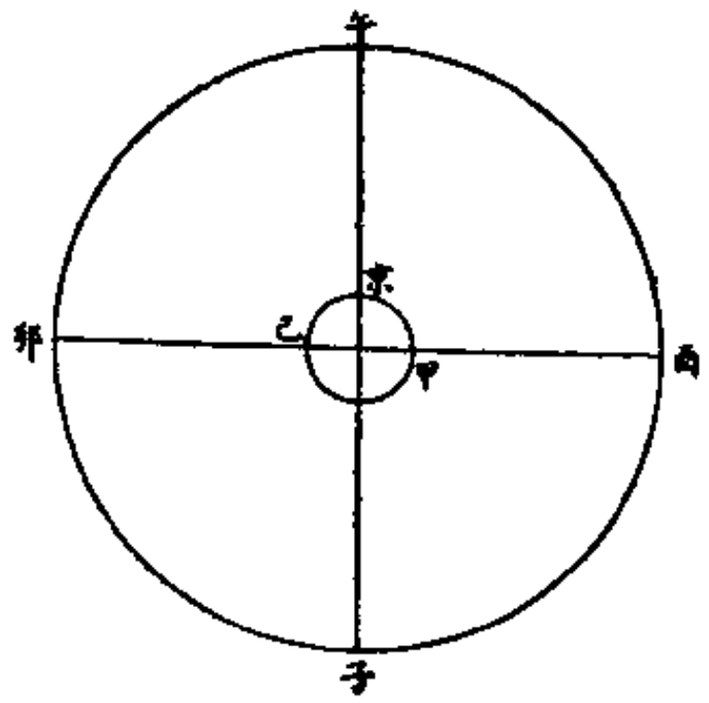
圖六十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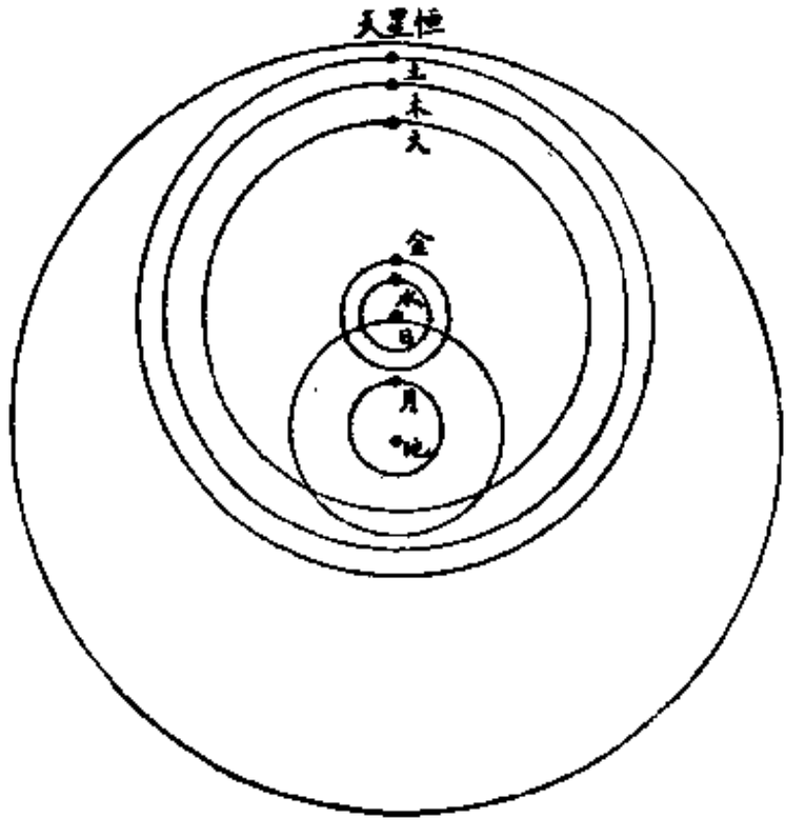
圖七十第



圖九十第



圖八十第



夏小正箋卷一

漢戴　德傳

蜀重山李調元註

正月孟春之月也。月令。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營室在亥。娵訾之次也。

啓蟄　言始發蟄也。

蟄。藏也。靜也。言藏伏靜處也。啓。發也。月令。孟春。蟄蟲始振。始者。一歲之始也。蟄蟲始振。見郭象莊。

鴈北鄉　先言鴈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鴈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鴈以北方爲居。何以謂之。生且長焉耳。九月遰鴻鴈。先言遰而後言鴻鴈。何也。見遰而後數之。則鴻鴈也。何不謂南鄉。鴻鴈之遰也。而如一作不記其鄉。何也。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遰者也。故不謂南鄉也。

月令。季冬。鴈北鄉。此于孟春。何也。多去而春來時也。大曰鴻。小曰鴈。月令。孟春之月。鴻鴈來。鴈夜宿。鴻內鴈外。更相慮避。又名陽鳥。群鳥候陽鳥攸居。所謂居也。生且長。言生于斯。長于斯也。遰。去也。北來則曰鄉。南去則曰遰。不記其鄉。謂經文九月遰鴻鴈。無鄉之文。以文相比而得其義也。鄉。向同。遰。特計反。

雉震呴　呴也者。鳴也。震也者。鼓其翼也。一本作蹙也者鳴也。呴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雨。惟雉爲必雨。何以謂之。

夏小正箋序

夏小正者。所謂夏之時也。而曰小正。何也。言政令之小者也。本大戴禮之一篇。隋書經籍志。始於大戴禮外別出夏小正一卷。註云戴德撰。宋傅崧卿序。謂隋重賞以求逸書。進書者多離拆篇目以邀賞。故別出。於理或然。考吳陸璣草木鳥獸蟲魚疏引大戴禮夏小正傳。言大戴禮舊本但有夏小正之文。而無其傳。戴德爲之作傳。遂自爲一卷。後盧辨作註。始採其傳入經文下。隋所謂戴德撰者。乃傳也。當與傳作撰。其以傳別於經者。寔自崧卿始。其爲一卷。亦猶之小爾雅乃孔鮒子之一篇。因李軌之註。遂別爲一卷也。夏小正或云子夏作。雖未必然。然文句簡奧。寔三代之書。自傅崧卿撰戴氏傳四卷外。近又有徐世傳之解。黃叔琳之註。諸錦之詁。雖博稽廣註。苦多穿鑿。未愜於心。且多舛訛脫漏。如經傳有合爲一行者。有經大書而傳小書者。亦無定本。因得永樂副本。經文抬頭。而傳空一字。俱大書。此可遵也。因去其繁。約爲之箋。以通其義。夫古人之書。殘篇斷簡。詰曲聱牙。其不盡可箋也明矣。若必一一而強爲之注。不至於鑿不止。此聖人之所以甚重乎史闕文也。予之所以爲箋也。正所以正諸家之鑿也。彼夫徐氏之以爽死爲爽鳩。以五日爲夏五。黃氏之以丹白爲蠶火。納卵蒜以爲兩物。諸氏之以蝹震斷兩句。孚粥之斷爲蔵鵝。通則通矣。其如鑿何。故曰。予之所以爲箋也。所以正諸家之鑿也。西蜀李調元童山撰。

雷則雉震呴相譙以雷。按正月惟謂下二本多雷則雉震呴在字。雉一名鷮野鷄也。易震爲雷。月令仲春雷乃發聲。今于孟春者。言雷未發而雉先震呴也。陰陽相薄以生萬物。其聲甚者爲震。震戰也。言所擊破如戰也。呴與雊同。雄雉鳴也。雷始動。雉鳴而雊其類。从句者。句亦聲也。又見月令。識知也。

魚陟負冰　陟升也。負冰云者。言解蟄也。

月令。魚上冰。負。背也。言背冰面上也。陟言升登也。

鷹緯厥木　緯。束也。束其耒云爾。用是見君之亦有耒也。

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束之爲言親載也。君亦有耒。

初歲祭耒　始用暘。一作暢。也。其曰初歲云者。暘也者。終歲之用祭也。言是月之始用之也。初者。始也。

一本始用暘作經文。今從永樂大典本。

或曰祭韭也。此句疑在下文獺祭下。錯簡。

祭耒者。將有事于田畤。故祭之也。暘與暢同。長也。言通暢也。田不生者。用力以治之也。或曰祭韭。謂祭用韭也。暘。韭亮切。

囿有見韭　囿也者。園之燕者也。

韭種而能久之菜也。其美在黃。春始見也。內則。春用韭。有滫曰園。有墻曰囿。燕言居息之處也。

時有俊風　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於南風也。曰合冰必於南風。解凍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收必於南風。故大之也。

合冰　冰凍也。解冰。冰解也。月令。東風解凍是也。其東南風謂之俊風者。即尚書大傳時有俊風是也。南風止則冰合。故曰生南風起則冰解。故曰收。大之喜之詞。非南風始名大也。

孟春其日甲乙。萬物皆解孚。白抽軋而出。先于柳見之。故曰發孚。

寒日滌凍塗　滌也者。變也。變而奴也。凍塗也者。凍下而澤上多也。汪釋古通用。滌言媟風也。塗泥也。傳言澤上多。即詩其耕釋釋之釋。言凍在下而釋於上者爲多也。

田鼠出　田鼠者。嚙鼠也。記時也。

田鼠生于田間害稼之鼠也。寓鼠曰嚙。嚙之云者。齧牢均田。牢者。衛也。均田者。始除田也。言農夫急除田也。

均平也。言相牢平田也。

獺獻魚　獺祭魚。其必興之獻。何也。曰非其類也。祭也者。得多也。善其祭而後食之。十月豺祭獸謂之祭。

獺祭魚謂之獻。何也。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故謂之獻。大之也。

獺如小狗。水居食魚。魚鱗屑。獺糞屑。故云非其類。獻享也。善亦多也。

鷹則爲鳩　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也。故其言之也曰則。盡其辭也。鳩爲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

鷹化爲鳩。在二月。此正月時也。故言爲鳩。

農及雪澤　古通釋。言雪澤之無高下也。

管子所謂正月令農始作服于公田。農耕及雪釋是也。言雪岩釋。而高下皆可耕也。

初服于公田　古有公田焉者。古者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

傳言私田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也。

采芸　爲煩采也。

芸草似白蒿。一名芸蒿。似邪蒿而香。可供宗廟。故采之也。其香又可去蚤蝨。辟書蠹。

鞠則見　鞠者何也。星名也。鞠則見者。歲再見云爾。鞠當作咮。爾雅咮謂之柳。詩召南鄭康成箋。咮在東方正月時也。咮與味同。

初昏參中　蓋記時也。

昏日冥也。凡日入三刻爲昏。不盡三刻爲明。一云日入後二刻半爲昏。又云日入厭淵爲黃昏。日入蒙谷爲定昏。昏時參星在南方之中。

斗柄縣在下　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

斗柄。北斗杓也。第一至四爲魁。第五至七爲杓。合爲斗。初昏時。斗柄指參。故云參之中。

柳稊　稊也者。發孚也。孚。孚。

柳。小楊也。一物二種。楊枝硬而揚起。故謂之楊。柳枝弱而垂流。故謂之柳。稊亦作荑。木之更生者。孚。甲也。孟春其日甲乙。萬物皆解孚。白抽軋而出。先于柳見之。故曰發孚。

梅杏杝桃則華　杝桃山桃也。

月令。仲春桃始華。此于孟春節氣有早晚故也。杝一作榹。爾雅。榹椵樹。似白楊。而古今字書有杝而無榹亦無有訓山桃者。白楊也。詩析薪杝矣是也。山桃。爾雅。旄冬桃。郭璞山桃是也。白是二種。訓杝桃爲山桃者。意即郭山桃也。　郭同杝音移。郭音思。

緹縠　縠也者。涉陰也。緹也者。其實也。先言緹而後言縠何也。緹先見者也。何以謂之小正。以著名也。此二句。仍約經傳通解。說爲首夏小正之下。易爲一行。但爾雅疏亦連引此文。蓋何以謂之句應斷。首小正再注以緹著而先見。故名緹縠也。

縠與蔬通。蔬候也。一名鮮。涉俗名香附子。即博雅所謂毛。涉蓳也。故曰涉陰。陰與蔬通。緹糞杝土色也。其色緹。周禮地官草人糞種亦緹是也。或云緹草名。未詳。

鷹桴粥　粥也者。相粥之時也。或曰桴。鷹伏也。粥。養也。相粥。粥。呼也。粥與鬻通。接桴與拊通。相粥之時也。爲本作傳言桴爲鷹伏者。謂熙如孵育也。鷹育雛必鷹而伏。以毋其子也。粥粥。鷇聲。亦作鬻鬻。鷹伏則卵發孚也。伏扶幼反。

以上正月。較月令少以立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

二月。

仲春之月也。月令。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奎宿在戌。降婁之次也。

往縿黍稗　縿單也

縿蔟種也。黍禾屬而粘者。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稗言單者。單盡也。言往縿種黍之田。而盡其力也。或云往縿黍之時。始服單袷未詳

初俊羔助厥母粥　俊也者。大也。粥也者。養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於母也。羊羔非其子而後養之。善養而記之也。或曰。夏有粥而祭。祭者用羔。是時不足喜樂。善羔之爲生也。而記之與。（按）蓋本作朔。牛羊腹時也。是一作養。牛一作羔。

羊子關之羔。俊言羔始大也。木木萌也。言羔仝其母。稍長大而後食草木以助之也。子猶字也。非其字。言不爲母所字。而後離以養之。故善之也。不足喜樂。言羔前生。倘小。不足以祭。不足喜也。與之爲言猶也。言牛羊皆能自育其子也。月令。仲春天子乃鮮羔開冰。謂獻羔以祭司寒之神。疑即著祭也。

三月。

季春之月也。月令。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胃宿在酉。大梁之次也。

參則伏　伏者。非亡之辭也。星無時而不見。或有不見之時。故曰伏云。

孟春云。昏參中。此云參則伏者。前星已過。故伏而不見也

攝桑　攝而記之。急桑也。（一本據上條桑字。）

攝伐也。月令。命野虞伐桑柘是也。急桑。言莫亟于桑。

婺楊（○婺一作委。）　楊則華而後記之

婺柔弱貌。楊將華時。其條柔弱也。一云委落也。非傳意。

羭羊　羊有相遝之時。其類羭羭然。記變爾。或曰。羭羭也。

羭之爲言開也。謂其環聚也。遠古通環。羭羭羊相逐貌。牡羊三歲曰羭。或說殆非也。

丁亥。謂上句之丁也。萬舞。籥羽籥干戚。省文也。月令。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入學習樂也。舍采興釋菜古通用。

祭鮪　祭不必記。記鮪何也。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鮪者。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謹記其時。

周禮。獻人。春獻王鮪。月令。季春薦鮪于寢廟。此于仲春言祭鮪者。先祭鮪而後獻廟也。鮪一名鮥。似鱣而青黑。頭小而尖。似鐘兕。口在頷下。甲可磨。嶌大者曰王鮪。小者曰叔鮪。

黍稻采黍　菹菜也。黍由胡。由胡者。黍粉也。黍粉勞物也。皆豆實也。故記之。

菹萱時生水濱。俗名萓菜。旱芹也。黍白蒿也。似細艾。三月采。俗呼蓬蒿。由胡見爾雅。北海謂之旁物。博雅。黍毋勞物也。皆白蒿別名。豆實者。言皆可充籩豆之實也。

昆小蟲抵蚳　昆者。衆也。由魂魂也。魂魂也者。動也。小蟲動也。其先言動而後言蟲者。何也。萬物至是動。動而後著。抵蚳推也。蚳螘卵也。爲祭醢也。取之則必推之。此非分冰時而言頒者。先言分。後言頒。以授大夫。所謂伐冰之家也。

采識　識草也。

識當作蘵。爾雅作蘵。郭苦參也。葉似槐。花黃色。結角如蘆萄子二三。粘如小豆。味苦。除伏熱。說文闕蘵。後人加草也。

妻子始蠶　先妾而後子何也。曰事有漸也。言事自卑者始。

妻子皆統于妻。妾子始蠶。其妻可知。月令。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今不言妻而先言妾子。故言自卑者始。

即御泥也。

剝鮮（（按）郎奚反。）　以爲鼓也。

鮮一作鱓。皮可爲鼓。剝者取其皮而裂之也。

有鳴倉庚　倉庚者。商庚也。倉庚者。長股也。

倉庚黃鸝也。亦作鶬。黃見月令。莊周庚見爾雅。長股。以其股之長也。

采蘩　蘩蔞。

前已言芸矣。此復言芸者。前言芸之初生。此言芸之華生也。

時有見稊始收　有見稊而後始收。是小正序也。小正之序時也。皆若是也。稊者所爲豆實。稊楊之秀也。黃收爲豆實。

以上二月。較月令少始雨水。桃始華。日夜分。又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先見正月。

執養宮事。執。操也。養。長也。
宮事。即蠶事也。今謂養蠶是也。執養宮事。即祭義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之事也。

祈麥實。麥者。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記之也。一本麥者作麥實。
月令。乃爲麥祈實。孟夏爲麥秋。故此云先見。詩所謂貽我來牟。當命率育也。

越有小旱。越。于也。記是時恆有小旱。
越者同語詞。田家五行有三月雀蛙鳴。占水旱之候。

田鼠化爲駕。駕。鶉也。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駕爲鼠。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
月令同。鶉鶉也。十二支辰。子水位。鼠屬。午伏乃鶉火之次。豈可移易。蓋三月大辰候。當出火。故田鼠至建辰月化爲駕。八月辰伏。九月當納火。而駕于建酉月爲鼠者。辰已伏也。子與午陰陽之極。神交爲變化如此。可類推也。駕善類。鼠不善類也。八月曰駕爲鼠。不言化。故曰不盡其辭。

拂桐芭。拂。拂也。桐芭之時也。或曰。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
芭。華也。月令。桐始華。或訓芭爲茅。未詳。

鳴鳩。言始相命也。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鳩也。
命。鳴也。相命。言相呼也。鳩能自呼其名。

以上三月。較月令少虹始見。萍始生。戴勝降于桑。

四月。
孟夏之月也。月令。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畢宿在申。實沈之次也。

昴則見。無傳。
昴。七星。天之耳也。白虎之中星也。昴之爲言留也。言物成就繫留也。

初昏南門正。南門者。星也。歲再見。皇正。蓋大正所取法也。
月令。昏翼中。翼南方宿名也。即所謂南門也。言天子當陽所取法也。十月但云南門見。不言正也。

鳴札。札者。察縣也。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札。縣鼉同。
札。爾雅作蚱。似蟬而小。有文。寒蟬也。大者爲馬蚿。寓縣。爾雅注引作虎縣。

囿有見杏。囿者。山之藪者也。
禮祭法。及祠用杏。小正。韭則園。杏則山也。

鳴蜮。〔按〕即蟈字。蜮也者。或也。旭造之屬也。
蜮當作蟈。凵文从國。即蝈蟆別名。非射工之蜮也。月令。螻蟈鳴是也。蜮一作蛧。或作蛙蟈。蛙蟈。木中蟲也。凶之云者。言皆其類。蜮爲射工。故以或說存之。

王蒿秀。〔按〕秀。舊本作蓼下放同。

干時。即干瓜草蘿也。王瓜色赤。咸火之色而生也。月令。王瓜生。今月令云。王蒿秀。資應从刀貝。音故。不從力負。音倍。秀秀通用。

取荼。荼也者。以爲君處蔣也。
荼。苦菜也。月令。苦菜秀。咸火之味而成也。是月其味苦故也。一名游冬。葉似苦苣而細。斷之白汁。花黃似菊。周禮地官掌荼。言將以爲君處也。蔣當作將。或云蔣蓋負蓋之類。未詳。

秀幽。〔按〕即秀蓼。
幽當作蘟。謂之幽者。幽陰之義也。四月陽氣極于上。而微陰已胎于下。蘟感之而早秀。幽風。四月秀蘟是也。爾雅釋草。蘟繞蘦蔓。今遠志也。

越有大旱。記時爾。
大旱對小旱言之。萍芳謂。言四月十六日立一丈竿。量月影。月當中時。影過竿。夏旱人饑。長九尺八尺七尺六尺。丰雨水。五尺丰夏旱。又談苑江南民于四月一日至四日。卜一歲之豐凶。云一日雨百草枯。言旱也。二日雨傍山居。言避水也。三日雨崎木蘆。言踏車取水。亦言旱也。四日雨餘有餘。言大熟也。小旱大旱。所以重農事也。

正凡言小旱大旱。所以重農事也。

執陟攻駒。執也者。始執駒也。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陟。升也。執而升之君也。攻駒也者。教之服車數舍之也。
周禮所謂校人執駒攻特也。月令。三月。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此則四月矣。駒已成矣。故言執駒升之君。離之去母。使之服車也。數入聲。

以上四月。較月令少以立夏螻蝈出。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農乃登麥。

五月。
仲夏之月也。月令。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東井在未。鶉首之次也。

參則見。參也者。伐星也。故盡其辭也。
漢天文志。參爲白虎。三星直者爲衡。石下有三星。銳曰罰。謂罰在參間。上小下大。故曰銳。伐與參連體。參爲列宿。統名之若一宿然。參又名實沈。見左傳。

浮游有殷。殷。衆也。浮游殷之時也。浮游者。渠略也。朝生而暮死。稱有何。有見也。
浮游通作蜉蝣。楊子方言。蜉蝣秦晉之間謂之渠略。爾雅蜉蝣渠略是也。似蛤蟬。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聚生糞土中。朝生暮死。夏日陰雨時。地中出。燒炙噉之美如蟬。猪好噉之。詩浮游之羽。衣裳楚楚。是也。樊光之間謂之糞中蝎蟲。

鶡則鳴。鶡者。白鵬也。鳴者。相命也。非不辜之時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
月令。鵙始鳴。鵙鶡也。鶡鶡也。一名鶪鵙。即百鵙也。今謂之巧婦。又謂之穫雀是也。寧負也。于是穫綏矣。鳴不負其時也。

時有養日。養長也。一則在本。一則在末。故其記曰有養日云也。(按)一本有作時。日作酉。

本末言初終也。一則謂戒則也。月令鄭注云辰角見九月本也。天根見九月末也。即本末之說也。

乃瓜　乃者。急瓜之辭也。瓜也者。始食瓜也。(按)瓜也。一本以瓜為衣。末句作始劍衣也。

詩豳風七月食瓜。此月言乃瓜者。藏蓏之周也。按孟夏天子始繑作衣近是。

良蜩鳴　良蜩也者。五采具。

蜩。蟬也。良當作螓。爾雅螓螓蜩是也。豳風。五月鳴蜩。五采具言其翅有文采也。

匽之與五日翫望乃伏　其不言生而稱與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與也。故言之與五日翫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翫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

匽。爾雅作蜎。蠉蛣也。一名蜎蚿。莊子所謂蠉蛣不知春秋是也。合聚也。

啓蟄蔓蓼　啓者。別也。陶而疏之也。蟄也者。蠢生者也。記時也。

蔓。染青草也。有三種。藍蔓染綠。大藍如介。染碧。槐藍如槐。染青。皆可作澱。成勝母。荀子。青出于藍而青于藍。此言蔓蓼。即藍蔓也。青乃赤之母。故陶而破之。月令民毋刈藍以染。恐傷時氣也。啓蟄謂開別其蔓雜也。

其蔓雜也。

鳩乃鬒。鷹。

傳所謂變而之不仁也。

唐蜩鳴　唐蜩者。螗生者也。記時也。

唐當作螗。蜩者。匽也。

唐當作螗。蜩者似蟬而小也。俗呼為胡蟬。江南謂之蟪蛄。江東呼為茅蜩。傅言匽當螗之類也。與上匽同名異實。

初昏大火中　種黍菽糜。(按)清本記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菽糜時也。

大火。鶉火辰次之名。心為大火。故心謂火。黍莊見前。菽。大豆也。糜。赤苗粟也。詩糜維芭是也。心中正中也。糜音門。

煮梅　為豆實也。

梅似李實。酢者可以和羹。鹽皆之乾藏也。

蓄蘭　為沐浴也。

草之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也。蓄以為澡湯。沐浴之用也。

荄蘭　已在經中。又言之。是何也。時急矩圖而記之。(按)矩圖一作短圖。或作短圖。拾補寫之誤。

荄蘭以荄作糜也。糜。粥也。煮米糝為餬也。矩或解作法。非矩當為巨大也。言夏時以荄為糜。乃所食之大圖。故不復著種黍而詳記煮糜也。

翦馬　分夫婦之駒也。○夫婦一作大夫。

月令。遊牝別羣。班馬政是也。季春遊牝于牧。至此妊孕已遂。故不使同羣。所謂分夫婦之駒也。夫婦者。牝牡也。頒與班同。布也。言布散其牝牡之馬也。

將閒諸則。閒與閑　或取離駒納之則法也。

月令。執騰駒。是也。閒防其騰躍則止其踶嚙也。

以上五月。較月令少螳蜋生。反否無穀。農乃登黍。者以舍桃。日長至。陰陽爭。生死分。鹿角解。半夏生。木蓯榮。

六月。

季夏之月也。月令。日在柳。昏火中。且作中。柳宿在午。鶉火之次也。

初昏斗柄正在上　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正在上。用此。見斗柄之不正當心也。蓋當依。依尾也。一本上依字下有也字。

火。大火。心星也。尾。尾星也。

資桃　桃也者。祂桃也。祂桃也者。山桃也。資以為豆實也。

莊見正月。

鷹始摯　始摯而盲之何也。諱殺之辭也。故言摯云。(按)一本無故字。

月令。鷹乃學習。此言始摯。言始學擊摯也。不言殺而言摯。故曰諱殺。按六月。月令最悉。此月太略。疑有脫文也。摯蓋通。

以上六月。較月令少溫風始至。蟋蟀居壁。腐草為螢。土潤溽暑。大雨時行。

七月。

孟秋之月也。月令。日在翼。昏建星中。且畢中。翼宿在巳。鶉首之次也。

秀葽莤　未秀則不為葽莤。秀然後為葽莤。故先言秀。(按)葽當作葽。

是月涼風至。白露降。矣莤。菽也。莤。殷也。豳風。八月萑葦。此在七月。言始生。故曰秀。

狸子肇肆　肆始也。肆。遂也。言其始遂也。成曰。肆。殺也。(按)成曰。狸一本作其。成曰。狸一作貍。

狸似貓。狐類。莊子。卑身而伏。以候放者。狸音离。

湟潦生苹　湟下處也。有湟而後有潦。有潦而後有苹草也。

湟潦。積水也。苹。水苹。蘋蔏也。葉背白色。莖似箸。今蘇萬也。湟當黃。潦勞去聲。

爽死　爽也者。猶疏也。

爽當作爽。草也。疏與蔬通。言草似蔬也。

莠秀。(井。永樂大典作莽。)　非也者。馬活也。

莽草似著。俗訓為莽草也。可為捕鼠。莽音餅。

漢案戶　漢也者。天漢也。案戶也者。直戶也。言正南北也。漢一作河。

245

天漢賈天河也。箕斗之間漢津也。直戶言天漢當戶。如橫案然。

寒蟬鳴　寒蟬也者。蜓蠑也。蜓一本作蝭。

蜓蠑小蟬。一名蜻蛚。自關而東謂之蜩蠑。蜓。大兮反。蠑當作螟。

初昏織女正東鄉。無傳。

織女三星天女也。

時有霖雨。無傳。

久雨謂之淫。久淫謂之霖。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

灌荼　灌。聚也。荼。蘬蕙之秀。爲蔣蘬之也。蘬未秀爲蔎。蕙未秀爲荼。

荼。萑苕也。一云野萯。一云茅秀。萑苕卽蒹葭也。萑初生爲葭。長大爲蘆。成則爲萑。聚生也。蔣疑作將。

蘬。著也。猶今絮也。言將著絮也。

斗柄縣在下則旦。無傳。

旦。明也。斗柄縣在下則天明。日至於山阿北。是謂旦明。

以上七月。較月令少涼風至。白露降。鷹乃祭鳥。用始行戮。以立秋。農乃登穀。

八月。

仲秋之月也。月令。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角在辰謂星之次也。觜音孜。觿音攜。

剝瓜　剝瓜也者。斷瓜之時也。

剝。削也。七月食瓜之後。又斷瓜爲明年種也。

元校　玄也者。黑也。校也者。若綠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也。（袁兆鍚儀禮內外編讀經文述校當作元校。下作元校類句。澈案：等句。）

校當作絞。蒼黃色。玉藻。絞衣以揚之。按校本字見禮記。祭統。夫人薦豆執校。謂豆中央直者爲校。傳言校爲衣未詳。

剝棗　剝也者。取也。

剝。擘也。詩八月剝棗是也。

栗零　零也者。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也。

栗可充籩實。零。零落也。

丹鳥羞白鳥　丹鳥也者。謂丹良也。白鳥也者。謂蚊蚋也。其謂之鳥者何也。重其養者也。有翼者爲鳥。羞也者。進也。不進食也。（蚊一本作蜹。）

丹良蟲名。疑卽蜡也。蠟黃甲蟲。列子。蚊睫生於麋蠯。

反則伏　反也者。謂心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

辰者。大火也。爲心星。伐爲參星也。

鹿人從　鹿人從者。從羣也。鹿之麎也。離羣而善之。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君子之居幽也不言。或曰人從也者。大者於外。小者於內。率之也。

鹿善羣。善散。鹿人從者。鹿若人之相從也。善之。善走也。大者處外。小者處內。俱指鹿言。鹿于小時必相離乃得生。此時長成矣。如人之相從矣。故記之。不記離者。如人之幽處亦無可記也。故云君子之居幽也不言。

246

蛤。蚧。春復爲黃雀。五百年爲蜃。蛤見逸禮記。

以上九月。較月令少豺乃祭獸。戮禽。始降。上丁命樂正入學習樂。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

十月。

孟冬之月也。月令。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尾在寅。析木之次也。七星見季春。

豺祭獸　善其祭而食之也。（按）「而」下有「後」字。

豺。狼屬。長尾。白頰。色黃。身瘦。俗呼瘦豺。月令。季秋之月。豺乃祭獸。此言孟冬月者。秋冬之交也。

初昏南門見　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

詳見四月。此月南門朝見于東南隅。言昏見。疑文有誤。

黑鳥浴　黑鳥者何也。烏也。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烏慈烏也。能反哺。謂之孝烏。又一種大喙白脛者。爲鬼雀。不詳烏也。烏多羣飛。一起一伏。如浴于水然。故謂之浴。一云沐浴于大化。亦通。

時有養夜。養者。長也。若日之長也。

養夜。言夜之長與日之長等也。見五月。

元雉入于淮爲蜃　蜃者。蚌虛也。

亦飛物化爲潛物也。言元雉應元冥也。大蛤曰蜃。月令。雉入于水爲蜃。按古語謂隨變而成者曰蒲盧。不專指蜂也。一名蒲盧。水蟲名。

織女正北鄉則旦。無降

孟秋言昏東鄉。此孟冬則旦。時正北鄉矣。

以上十月。較月令少水始冰。地始凍。虹藏不見。以立冬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天子始裘。

十有一月。

仲冬之月也。月令。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斗在丑。星紀之次也。

王狩　王狩者。言王之時田也。獵爲狩。

詳見周禮大司馬。月令。季秋。天子乃厲飾執工。挾矢以獵。乃秋獵也。此于仲冬。故曰冬獵。大閱時也。

陳筋革　陳筋革者。省兵甲也。

筋革所以包兵甲

涓人不從　不從者弗行。

涓當作稐。農夫也。言大閱之時。農夫不從狩。所以休息也。

於時月也　萬物不通。（「入」字疑爲經文。各本誤作小註。）

月令。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是也。是月曰畢月。言諸蟄必

死。

阻隧角　阻。隧也。日冬至。陽氣至。始動諸向生。哲蒙蒙舒矣。故麋角阻。記時焉爾。

月令。麋角解。阻亦解也。麋鹿屬。冬至解其角。符合也。言衆生哲與陽氣合也。

以上十一月。較月令少冰始壯。地始坼。蜀且不鳴。虎始交。芸始生。荔挺出。水泉動。日短至。

十有二月。

季冬之月也。月令。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

鳴弋　弋也者。繳也。先言鳴而後言弋者。何也。鳴而後知其弋也。

弋。繳也。古通用。或作弋。弓也。謂角弓鳴。悉聲。

元駒賁　元駒也者。蝝也。賁者何也。走于地中也。

元駒。蝝別名也。蝝蝝通。賁僨通。義同奔。

納卵蜃　卵蜃也者。本如卵也。納者何也。納之君也。

蜃。蛤蜃。大蜃爲蛤。小蜃爲卵。或作蚌。訓蜃同謂草木疏貌。與傳義不合。且于卵字格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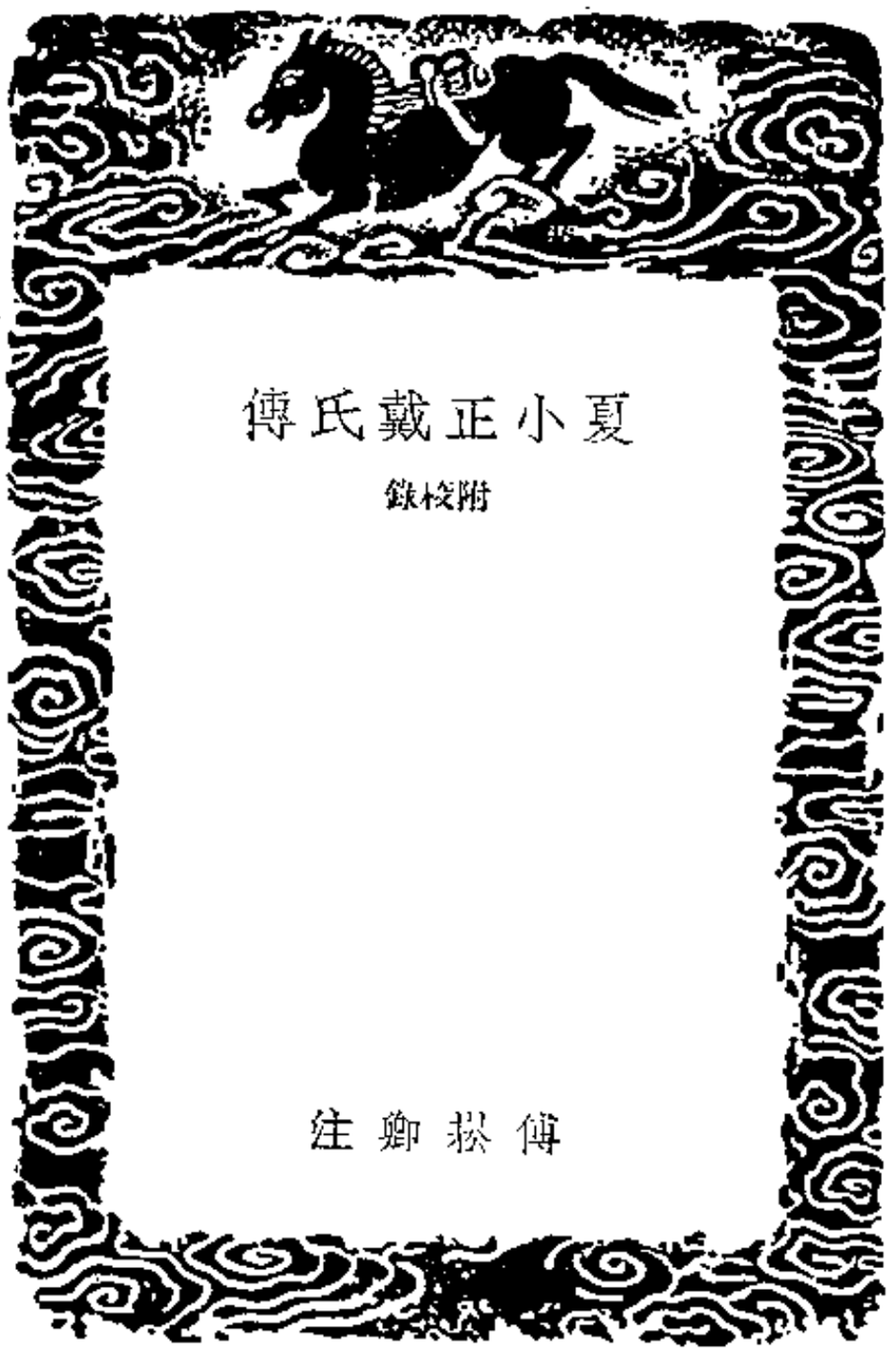
蚔人入梁　蚔人官也。梁者。主設罟罶者也。

月令。命漁師始漁。是也。罟罶。結繩爲之。所以取魚。

陽氣且睹角　蓋陽氣且睹也。故記之也。

已見仲冬。此疑衍文。傳應別有註也。或云向始動。今明見。故兩記之。亦通。

以上十二月。較月令少鵲始巢。雉雊。鷄乳。征鳥厲疾。冰方壯。木澤腹堅。命取冰。命有司大難。日窮于次。月窮于紀。三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



夏小正戴氏傳序

山陰　傅崧卿

崧卿少時讀禮記，著孔子得夏時於杞，鄭氏注曰：夏四時之書也。其存者有小正。而鄭注月令引小正者八，如注孟春：東風解凍，蟄虫始振，魚上冰云，夏小正：正月啓蟄，魚陟負冰；注田率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惰云，夏小正：農率均田；注仲春：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無觀，省婦使以勸蠶事云，夏小正：妾子始蠶，執養宮事；注季夏：腐草為螢，注孟夏：王瓜生云，夏小正曰：王瓜秀；注仲秋：鴻鴈來賓，注季秋：丁壯入學，注季春：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夏小正曰：丁亥，萬用入學；注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云，夏小正曰：丁亥，萬用入學；注季春：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夏小正曰：丁亥，萬用入學；注季春：田鼠化為鴽，注仲秋：鴻鴈來賓，夏小正曰：王瓜生云，夏小正曰：王瓜秀；注仲夏：鷹乃學習云，夏小正：六月鷹始鷙，注仲秋：鴻鴈來賓，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說曰丹鳥也者，謂丹良也，白鳥也者，謂鳻鴈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者也，有養為鳥，養也者，不盡食也，凡引夏小正只注月令者八，辭大氏約嚴，不類秦漢以來文章，信其為有夏氏之遺書。顧欲睹其全，未之得。政和中，開外兄關治藏書，始得而讀之，星昏見伏見中正當鄉，著寒暑日風冰雪雨晷之節，草木稊荂之候，羽毛鱗甲蟄蟄動之屬，孰興弭伏鄉遷陟降離隕鳴鳴之應，固不具紀，而王政民事繫焉，蓋夏之月令也，志時之有是物，往往以見言之，是謂據人所見者，辭固當爾耶。關本合傳為一卷，而不著作傳人名氏，按漢唐藝文志不載，惟隋志有其目，曰夏小正一卷，戴德撰，疑溺所藏即此書，後讀孔穎達禮記正義，其疏月令注曰：夏小正大戴禮之篇名也，因求集賢所藏大戴禮版本，參校信然，漢唐志既錄戴氏禮矣，此書宜不別見，抑不知取戴禮為此書自何代始，意者隋重賢以求逸書，進書者務多以邀賞帛，故離析篇目而為此乎，有司受之，既不加辨，而作志者亦不復考，且小正夏書，德所撰傳尟而隋志云然，可謂疏矣，德西漢梁人，與聖俱受禮后蒼，號大戴，蒼為信都太傅，而集賢大戴禮，其前乃云漢九江太守戴德撰，以臨林傳考之，為九江太守者，聖也，書藏集賢，蓋久率無有正其訛謬者，使世亡漢史，而大戴禮獨傳，後人果復有知德為信都太傅者歟，繇是知前代書因附承訛，流傳及今，不可復辨者蓋多矣，豈特是書也哉，關本戴禮皆以夏小正文錯諸傳中，渾渾無端，非類且所訓疑有失本指者，乃倣左氏春秋列正文於前，而附以傳，月為一篇，凡十有二篇，蓋為四卷，名曰夏小正戴氏傳，關本簡編失倫，悉以大戴禮是正，兩書互有得失，或字衍脫不同，則擇其善者從之，仍注其下，而闕其可疑者，大戴禮無注釋，關本注釋二十三處，據與今注相採，則云傅注別之，來者宜詳焉。

宣和辛亥九月一日序。

夏小正戴氏傳卷第一

山陰　傅崧卿

春

正月啓蟄，雁北鄉，雉震呴。（關本脫呴字。）魚陟負冰，農緯厥耒。初歲祭耒，始用畼。（關本作暢，舊注音鬯，按暢不生也，暢訓達，作暢為是。）田有鳭，時有俊風，寒日涤凍，涂田鼠出，農率均田，獺獻祭魚，（獻呴作獺祭魚，以傳考之，當作獺獻祭魚，）鷹則為鳩，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未耜，鞠則見，初昏參中，柳梯，梅杏杝桃則華。（關本杝作施，非是，杝音移，木名也，）緯緯，雞桴粥，（粥音育，舊注音鬻，）其為有夏氏之遺書，顧欲睹其全，未之得，政和中，開外兄關治藏書，始得而讀之，星昏見伏見中正當鄉，著寒暑日風冰雪雨晷之節，草木稊荂之候，羽毛鱗甲蟄蟄動之屬，孰興弭伏鄉遷陟降離隕鳴鳴之應，固不具紀，而王政民事繫焉，蓋夏之月令也，志時之有是物，往往以見言之，是謂據人所見者，辭固當爾耶。關本合傳為一卷，而不著作傳人名氏，按漢唐藝文志不載，惟隋志有其目，曰夏小正一卷，戴德撰，疑溺所藏即此書，後讀孔穎達禮記正義，其疏月令注曰：夏小正大戴禮之篇名也，因求集賢所藏大戴禮版本，參校信然，漢唐志既錄戴氏禮矣，此書宜不別見，抑不知取戴禮為此書自何代始，意者隋重賢以求逸書，進書者務多以邀賞帛，故離析篇目而為此乎，有司受之，既不加辨，而作志者亦不復考，且小正夏書，德所撰傳尟而隋志云然，可謂疏矣，德西漢梁人，與聖俱受禮后蒼，號大戴，蒼為信都太傅，而集賢大

國也。謂之時有俊風。俊者大也。（閩本、俊也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於南風也。曰合冰必於南風。（閩本合冰作合水。）解凍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收必於南風。（閩本、收作殺。）故大之也。案曰凍涂也。（舊注涂一作滁。）滁也者。變也。變而煖也。凍涂也者。大蛾凍涂者。凍下而澤上多也。田鼠出。田鼠者。嚙鼠也。記時也。農率均田。率者。循也。均田者。始除田也。言農夫急除田也。獺祭魚。（大戴作豲祭魚。）其必與之獸何也。曰非其類也。祭也者。得多也。義其祭而後食之。（閩本、義作義。）大戴禮作言自卑事者始。無也字。執養宮事。執操也。養長也。而麥實。十月豺祭獸。謂之祭。獺祭魚。謂之獸祭何也。（大戴及閩本、以上文考之、當作謂之獸何也。舊注一作謂之獸祭。）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故謂之獸。大之也。農則爲鳩。鷹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也。故具言之也。則盡其辭也。鳩爲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農及雪澤。言雪澤之無高下也。初服于公田。古有公田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采芸。（舊注芸似非字。）爲廟采也。（閩本、廟作朝。）鞠則見也。（閩本、鞠字。）歲再見爾。初怦參中。蓋記時星名也。鞠則見也。（閩本、鞠字。）歲再見爾。初怦參中。蓋記時也。云斗柄（舊注一作縣。）在下。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柳稊。稊也者。發孚也。（閩本、稊字。）梅杏杝桃則華。杝桃。山桃也。（閩本、杝作荎。）緹縞。緹縞也者。涉陰也。（閩本、涉作陟。）舊注縞一作縞。其實也。先言得而後言縞何也。縞先見也。舊注縞一作縞。大戴作媺。）蜮則鳴。蜮。短狐也。以下文考之、當作蜮者鳴也。）以下文及正文考之、當作蜮者鳴也。）鷹則爲鳩。（閩本、以上文考之、當作鷹之爲鳩。）鳩者。鴽也。（閩本、鴽字。）相鴽之時也。或曰粹。雖伏也。鴽養也。者也。何以謂之小正。以小者名也。（大戴以著名也。）雞桴粥。粥也者。（閩本、下粥字。）相粥之時也。或曰粹。雖伏也。鴽養也。

夏小正戴氏傳卷第二

夏

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鳴札。囿有見杏。鳴蜮。王賓莠。取荼。莠幽。越有大旱。執陟攻駒。

傳。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南門者。星也。歲再見一正。蓋大正所取法也。鳴札。札者。榮縣也。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札。囿有見杏。囿者。山之燕者也。鳴蜮。鳴蜮也。或曰。旭造之屬也。王賓莠。取荼。荼也者。以爲君薦將也。（閩本、以字、無。）莠。幽。越有大旱。記時爾。執陟攻駒。執也者。始執駒也。（閩本、作始執駒。）執陟駒也者。離之去母也。執而升之者也。攻駒也者。教之服車數舍之也。

五月。參則見。浮游有殷。鳴則鳴。時有養日。乃衣瓜。（舊注一作乃衣瓜。乃衣瓜。）良蜩鳴。（舊注一作良蜩鳴。）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啓灌藍蓼。鳴爲其始出也。（閩本作爲能見始出也。）故曰來降。言乃睇何也。睇者。眄也。其始出也。故曰來降。燕乃睇。燕乙也。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其始出也。故曰來降。燕乃睇。燕乙也。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也。取之則必推之。推之不必取。取必推而不言取。來降。燕乃睇。燕乙也。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其始出也。（閩本作爲能見始出也。）故曰來降。言乃睇何也。睇者。眄也。視可爲室者也。（閩本、視作見。）大戴作也者。百鳥皆曰巢穴。取興之室。（閩本作取興室。）何也。操泥而就家人人內也。（閩本作就家人入內也。）蜩。蟬以爲鼓也。（閩本、蟬作螗。）有鳴倉庚。倉庚者。鶬庚也。（閩本、倉庚倒庚也。）鵹者字。）商庚者。長股也。蠶蚕。時有見稊始收。有見稊而後始收。是小正序也。（大戴小正序也作小正序也。）小正之序時也。皆者是也。稊者所爲豆實。（閩本、豆實在五月承又實之時何也之後也。）脫簡。

三月。參則伏。攝桑。婺揚。（舊注一作婺揚。）鷹化爲鳩。（舊注一作鷹。）鷹。鳥名。）拂桐芭。鳴。（舊注一作拂。）拂也者。桐芭之時也。桐芭。桐之秀也。）戴任。（舊注一本拂也者。或曰。言桐芭。桐芭之時也。）戴任。（閩本、白鳩言始相命以下脫簡。在二月後、承由胡者繁母。今

傳。三月。參則伏伏者。非亡之辭也。（大戴禮亡作忘。）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云。攝桑。攝而記之。急桑

翕。拂桐芭鳴鳩。

傳。三月。參則伏伏者。非亡之辭也。大戴禮亡作忘。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云。攝桑。攝而記之。急桑

翕。乃伏。其不言生而稱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興五日翕也。望也者。月之望

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戴本入作人。閩本誤也字。）

啓蟄蠶蚕啓者、別也。陶而疏之也。濯也者。聚生者也。（戴本濯作濯。）記時也。鳩爲鷹。唐蜩鳴。唐蜩鳴者。侯也。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菽之時也。莨梅爲豆實也。（大戴本莨作蒗。）

何也。是食短狐而記之。如馬分大夫卿之駒也。（戴本大字誤入正文。）將間諸。則或取離駒納之。則法也。（閩本自是食短狐以下正文。）

三月攝桑也。鳴之後。

六月初昏。斗柄（閩本、盛注、柄一作杓。）正在上。莨桃。鷹始鷙。

傳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正在上。此見斗柄之不在當心也。蓋當依依尾也。莨桃。

桃也者。桃桃也。桃桃也者。山桃也。莨以爲豆實也。（大戴本桃作地。按爾雅假借。郭璞注云。自假也。樹似白楊。而古今字志有楚而無楚。樗云木名。亦樗有山山桃者。俗摧桃也者山桃也。桃當作狄。莨傳寫之譌。）鷹始鷙而言之何也。譌殺之辭也。故言鷙云。（大戴作敖。）

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大戴本離作麗。）入。從入從也者。（大戴本作從。）大者。大者於外。小者放於內。辜之也。（戴本放作倣。）

九月內火。遵鴻鴈。主夫出火。（夫當作大。）陟玄鳥蟄。熊羆貉貉鼬鼯則穴。（大戴本貉作豹。）蟄蟄則大。（蟄蟄、蟄而在穴。）

雀入于海爲蛤。

傳九月內火內火也者。大火大火也者。心也。遵鴻鴈。遵往也。主夫出火。主夫也者。

蟄。陟升也。（閩本升作登。）玄鳥也者。燕也。先言陟而後言蟄何也。陟而後蟄也。熊羆豹貉作獾穴則大。（戴本穴作空。）蟄鞠。鞠草也。鞠蟄而樹麥時之急也。主始裘者何也。衣裘之時也。辰蟄于日。雀入于海爲蛤。蓋有

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大戴本作麗。）入。從入從也者。（大戴本作從。）大者。大者於外。小者放於內。辜之也。（戴本放作倣。）

九月內火。遵鴻鴈。主夫出火。（夫當作大。）陟玄鳥蟄。熊羆貉貉鼬鼯則穴。（大戴本貉作豹。）蟄蟄則大。（蟄蟄、蟄而在穴。）蟄鞠。鞠草也。鞠蟄而樹麥時之急也。主始裘者何也。衣裘之時也。辰蟄于日。雀入于海爲蛤。蓋有

秋

七月。秀雚葦。狸子肇肆。湟潦生苹。爽死。苹秀。（閩本、盛注、潦一作淖。）

昏織女正東鄉。時有霖雨。漱寒。斗柄縣在下則旦。

傳七月秀雚葦。未秀則不爲雚葦。葦秀然後爲蓄。蓄故先言秀。狸子肇始也。（其或曰、其字疑衍。）湟潦生苹。湟潦生苹也者。（大戴本湟潦作淖。）生苹者五字。湟下處也。有湟然後有潦。（盛注、潦而後有苹。）潦而後有苹也。（大戴本潦而後有苹作苹。）爽死。爽也者。猶疏也。苹秀苹也者。馬帚也。漢案戶。漢也者。河也。（大戴本無者河也三字。）案戶也者。直戶也。言正南。（盛注南或作爲。大戴本作爲。）北也。寒蟬鳴。蟬鳴也者。蜓蠐也。初昏。織女正東鄉。時有霖雨漱聚也。寒蓋

葦之秀也。（大戴本也字作爲。）爲蔣楮之也。雚未秀爲蓑。蓄未秀爲蒭。（大戴本蒭作芻。）斗柄縣在下則旦。

八月。剝瓜。玄校。剝棗。棗者。（大戴本棗作栗。）丹鳥羞白鳥。辰則伏。鹿人從。麋爲鼠。參中則旦。

傳八月剝瓜。剝瓜者。（大戴本無剝瓜二字。）瓜也者。（大戴本瓜也者四字。）斎瓜之時也。玄校。玄也者。黑也。（大戴本校作玄。）校也者。若緣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剝棗。剝也者。取也。棗者。（大戴本棗作栗。）棗也者。降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也。丹鳥羞白鳥。丹鳥者。謂丹良也。白鳥。謂蜮蚋也。其謂之鳥何也。重其養者也。有翼者爲鳥。羞也者。進也。（閩本、盛注、也字。無。）不盡食也。辰則伏。辰也者。大戴禮作伏。伏也者。大戴禮作見也者。大戴禮無者字。謂星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鹿人從。鹿人從者。從萃也。鹿之養也。離萃而養之。離而

君子之居幽也。不言。或曰

夏小正戴氏傳卷第三

秋

七月。秀雚葦。狸子肇肆。湟潦生苹。爽死。苹秀。（閩本、盛注、潦一作淖。）

昏織女正東鄉。時有霖雨漱寒。斗柄縣在下則旦。

傳七月秀雚葦。未秀則不爲雚葦。葦秀然後爲蓄。蓄故先言秀。狸子肇始也。肆、遂也。言其始遂也。其或曰肆殺也。（其字疑衍。）湟潦生苹。湟潦生苹也者。（大戴本湟潦作淖。）生苹者五字。湟下處也。有湟然後有潦。（盛注、潦一作淖。）潦而後有苹。（大戴本潦而後有苹作苹。）爽死。爽也者。猶疏也。苹秀苹也者。馬帚也。漢案戶。漢也者。河也。（大戴本無者河也三字。）案戶也者。直戶也。言正南。（盛注南或作爲。大戴本作爲。）北也。寒蟬鳴。蟬鳴也者。蜓蠐也。初昏。織女正東鄉。時有霖雨漱聚也。寒蓋

葦之秀也。（大戴本也字作爲。）爲蔣楮之也。雚未秀爲蓑。蓄未秀爲蒭。（大戴本蒭作芻。）斗柄縣在下則旦。

八月。剝瓜。玄校。剝棗。棗者。（大戴本棗作栗。）丹鳥羞白鳥。辰則伏。鹿人從。麋爲鼠。參中則旦。

傳八月剝瓜。剝瓜者。（大戴本無剝瓜二字。）瓜也者。（大戴本瓜也者四字。）斎瓜之時也。玄校。玄也者。黑也。（大戴本校作玄。）校也者。若緣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剝棗。剝也者。取也。棗者。（大戴本棗作栗。）棗也者。降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也。丹鳥羞白鳥。丹鳥者。謂丹良也。白鳥。謂蜮蚋也。其謂之鳥何也。重其養者也。有翼者爲鳥。羞也者。進也。（閩本、盛注、也字。無。）不盡食也。辰則伏。辰也者。大戴禮作伏。伏也者。大戴禮作見也者。大戴禮無者字。謂星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鹿人從。鹿人從者。從萃也。鹿之養也。離萃而養之。離而

夏小正戴氏傳卷第四

冬

十月。豺祭獸。初昏南門見。黑鳥浴。時有養夜。雉入于淮爲蜃。織女正北鄉則旦。

傳十月豺祭獸。豺祭獸者。其祭而後食之也。初昏南門見。（大戴本見作見。）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黑鳥浴。黑鳥者。何也。烏也。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大戴本黑作黑烏浴者何也。烏浴也。飛乍高乍下也。今從閩本。）時有養夜者。養長也。日之長也云雉入于淮爲蜃。蜃者。蛤蜊也。織女正北鄉則旦。織女星名也。

十有一月。王狩。陳筋革。禽人不從。不從者。弗行於時月也。萬物不通。陽氣閉藏。蟄蟲咸俯。（喬、俯一字。）

傳十有一月。王狩。（大戴本有字。）王狩。王狩者。言王之時田。冬獵爲狩。陳筋革者。省兵甲也。禽人不從。不從者。弗行於時月也。萬物不通。陽氣閉藏。蟄蟲咸俯。（喬、俯一字。）

十有二月。鳴弋。玄駒賁。納卵蒜。虞人入梁。陽糜角。（月令、仲冬、糜角解。與小正十一月記陽糜角合。十二月又記之。互術文。戴氏倒誤爲之傳。）

傳十有二月。鳴弋。弋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後言弋何也。鳴而後知其弋也。玄駒賁。玄駒也者。蜚也。（閩本玄駒也者蜚也。）蜚者。蠭也。（閩本、盛注、蠭作蜂。）蜂也者。本如卵者也。納卵蒜。卵蒜也者。納者何也。納之君也。虞人入梁。虞人入梁者。主

袁本傅崧卿本夏小正校錄

夏小正戴氏傳四卷。宋紹興中傅崧卿注。見馬貴與經籍考。國朝四庫全書亦錄之。以大戴禮本所脫誤者。此皆猶存其字。故可貴也。傅所審定。卽不盡然。而讀小正者。要莫不取證於是。是書世鮮刻本。惟見通志堂經解中丕烈向收得明袁尚之重刊宋本。適余姻家袁君壽階重其爲先世舊物。意欲重雕。故輟贈之。曾因病歿。此志不果。後顧梧生孝廉館余家。究心夏小正一事。廣搜各本。余復從五硯樓乞得袁本原書。其時同郡江君鐵君亦以惠松崖先生手鈔本見贈。因取經解本與惠鈔本並校。袁本異同。錄得若干條。以備參考。越歲辛巳。梧生從事閩雕。遂用袁本影寫付梓。其中字畫缺誤。前後歧出。悉仍其舊。不敢添改。于校錄中但正袁刻之譌。而不正傅氏之失者。蓋是書之刻。意在流傳舊本。俾世至於旁引曲證。審厥從違。有梧生之著述在。俟其脫稿。急爲刊行。此袁本之刻。若爲之擁篲先驅也。道光紀元孟夏月望後二日。吳縣黃丕烈識。

卷第一

序

注蟄虫。虫魏字。經解本惠本盛。注魚涉。涉譌字。經解本惠本勝。注昌秅。昌譌字。本惠本留。注荼薴。荼譌字。經解本惠本其。注月令。令譌字。經解本惠本令。

卷第二

經稱黍菽麻。麻傳作麥。傳注下又。經解本惠本下文。傳注其紀曰。紀譌字。經解本惠本記。傳注乃衣瓜。瓜經注衣。傳經中。經解本惠本經上有經字。傳注伏[illegible]。[illegible]經解本惠本有作伏。經注作緜絞。譌倒。傳注無。傳注作緹。緹經解本惠本緹。傳先言得。得譌字。惠本緹。傳縞先見。縞譌字。惠本緹。傳注元下。經解本惠本無。傳注緹莎隨之誤。緹經解本惠本緹。傳注發字。字譌字。本惠本字。傳見也。惠本也譌字。惠本者。傳注乃衣瓜。瓜經注衣。傳經中。經解本惠本經上有經字。傳注伏[illegible]。[illegible]經解本惠本有作伏。經注作緜絞。譌倒。傳注無。傳注作緹。緹經解本惠本緹。傳先言得。得譌字。惠本緹。傳縞先見。縞譌字。惠本緹。傳注元下。經解本惠本無。傳注緹莎隨之誤。緹經解本惠本緹。傳注發字。字譌字。本惠本字。傳見也。惠本也譌字。惠本者。傳注乃衣瓜。瓜經注衣。傳經中。經解本惠本經上有經字。傳注伏[illegible]。[illegible]經解本惠本有作伏。經注作緜絞。譌倒。傳注無。傳注作緹。緹經解本惠本緹。傳先言得。得譌字。惠本緹。傳縞先見。縞譌字。惠本緹。傳注元下。經解本惠本無。傳注緹莎隨之誤。緹經解本惠本緹。傳注發字。字譌字。本惠本字。傳見也。惠本也譌字。惠本者。

卷第三

經注蔥肅。蔥譌字。經解本惠本蔥。經注作莽。莽當爲卉。經解本惠本卉。傳聖子。此字字。經文不脫。傳注作五。五經解本惠本立。傳若繰色然。此下惠本有注云。繰。大戴禮作繅。繰當爲繅。繅衣黑。古綅繒也。周官內司服。鞠衣。展衣。緑衣。詩緑衣箋。經解本惠本也者。傳注雚鹿。雚譌字。經解本惠本萑。傳注離鄰。鄰譌字。經解本惠本萑。經注栗。經注衣。則譌字。經解本惠本作。傳注穴則大。則譌字。經解本惠本作。

卷第四

經初昏南門見。惠本無見字。以傳及傳注考之。惠本誤脫。傳見奚口。空格。經解本惠本不空。傳注因誤爲之傳。因。經解本惠本因。傳元駒也者。經解本惠本駒上一字。傳邑姜。經解本惠本晉。誤。傳注辨。辨譌字。經解本惠本其。

夏小正戴氏傳　校錄　二

夏小正戴氏傳　校錄　三

秦嘉謨輯補漢魏遺書鈔 經翼

大戴記八十一篇今止四十篇其篇自三十九始無四十三四五及六十一四篇有兩七十三或云兩七十四小正蓋其第四十七篇也秦漢書藝文志七十子後學者所記百三十一篇別無大小戴之目今所計小戴有四十九篇大戴有八十一篇合之正得百三十篇之數較藝文志所說止少一篇并此二書師後學者所記數唐大衍歷日度議曰小正雖foul疎略失傳乃後和遺猶今檢論經月所列觀象授時諸事有正月啟蟄鞠則見初昏參中科初昏縣在下二月參則伏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五月參則見初昏大火中六月初昏科初正在上七月漢太初歷二十餘年而戴德始作傳不加之條晰必有以傳為經以經為傳之奏沅所見各家曰今所行大戴記外其事本有宋朱子本有閻滄本有傳崧卿本有王應麟本有元金履祥本

本朝有故尚書大興黃叔琳本有故尚書無錫秦蕙田本有今學士錢塘盧文弨本有故編修休寧戴震本有今主事曲阜孔繼涵本皆分經傳亦並有異同參引者又有鄭康成鄭璞孔穎達歐陽詢徐堅李善一行諸人因遂加參校附以鄙釋名曰夏小正攷注小正有戴氏傳之于前又有北周盧辯注之于後今經既殘破傳復譌亂辯注又不

夏小正考注

畢沅撰

中降婁雨水節春分中大梁穀雨節清明中太初後術則云取昔立春節雨水中降婁驚蟄節春分中大梁清明節穀雨中又異者古歷皆如三統所稱改之者自後術始月令曰正月振蟄始振二月始雨水不符于小正耶汲郡所出周書有時則解一篇云雨水之日獺祭魚鴻鴈之日桃始華清明之日桐始華穀雨之日萍始生亦次驚蟄穀雨于雨水清明後人剽取月令竄入周書又分五日為一候讓綰之談無所關乎經制馬月令十二月有雉雊雞乎乳小正則在正月二月有雉化為鷹桃始華小正亦在正月五月有游牝別其羣執騭騸馬政小正則在十月天行有不同物候事因之損月有豺祭獸小正則在十月天行有不同物候事因之損耶小正于天象時制人事衆物之情無不具紀洵為一代之巨憲故夫子傳之曰欲觀夏道吾得夏時焉時謂小正也夏時之時司馬遷曰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由來歟作者之聖言辭簡要後儒為之訓注如周書王會解穢人前兒貢夾在于揚州禺發人鹿周頭蟬蛫白民乘黃歐人蟬蛇等云經也其下前兒若獨猴立行聲似小兒在于口身人首脯其腹炙之雀則禹曰在子禺魚名鹿者若鹿迅走蟬蛫者羊也乘黃者似麒皆有兩角蟬蛇順食之美等云則注也山海經結匈國南山在其東南比翼鳥在其東三苗國在赤水東鬿斯持后等云亦經也其下一曰南山在結匈東南一曰在南山東一曰三苗國一曰戈等云亦注也經注不分則習之或誤小正經為禹故所製鹿二千餘年而戴德始作傳不加之條晰必有以傳為經以經為傳之奏沅所見各家曰今所行大戴記外其事本有宋朱子本有閻滄本有傳崧卿本有王應麟本有元金履祥本

本朝有故尚書大興黃叔琳本有故尚書無錫秦蕙田本有今學士錢塘盧文弨本有故編修休寧戴震本有今主事曲阜孔繼涵本皆分經傳亦並有異同參引者又有鄭康成鄭璞孔穎達歐陽詢徐堅李善一行諸人因遂加參校附以鄙釋名曰夏小正攷注小正有戴氏傳之于前又有北周盧辯注之于後今經既殘破傳復譌亂辯注又不

沅曰此隋書經籍志傳目也本在大戴禮記內爲第四十七篇其書古亦專行故志別題其目相傳既久誤繆實多今就行世諸本互校之以篆隸二體分寫經傳示經爲小正本文傳爲戴氏所解也閒附釋義其字必期合乎許氏說文者專家之教也

正月啓蟄言始發蟄也

沅曰傳本啓皆作啟許氏說文解字曰啓開也啟教也

應用啓字

雁祁鴻先言雁而後言鴻者何也見雁而後數其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雁以北方爲居生且長焉衛九月遰鴻雁先言遰而後言鴻雁何也見遰而後數之則鴻雁也何不謂南鄉也曰非其居也故不謂南鄉記鴻雁之遰也如不記其鄉何也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遰者也

沅曰雁傳本皆作鴈許氏說文曰鴈鳥也鴻也毛詩傳曰大曰鴻小曰雁應用雁字淮南子時則訓候雁北高誘曰雁從彭蠡來北過周洛至雁門孕卵殼班固西京賦曰南翔衡陽北棲雁門亦其義許氏曰遰去也易明辨晳晳之晳是遰之晳晳古字而如通故傳寫鄭本作而不記其鄉雁雚雁雚也者鳴也雁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雁雁相識以雷

也

沅曰傳本章作綽啓作厥許氏曰章相背也厥皮之韋可以束柱戾綽綢繆絲也啓口也厥發石也應用韋啓字者亦有未者耕耤之禮用之也詩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豵東綽其角曙其用初云剛鬣也者終歲之用祭也言是月之始用之也初者始也或曰祭非也

沅曰曙傳本作暢古無從申之字說文曰暢不生也他謂之祭魚

勝之書曰上長日候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即用曙之也善變而之仁也故其言之也曰則謹其辭也鴈者其殺之時也鴈也者非其殺之時也鴈爲雁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

沅曰雁傳本作鴈猶文也鴈謂布穀也啄正直不能爲搏徐堅初學記引故其言之也其作具無曰則謹其辭也句

用黽句

沅曰朱子定小正之文無剛有見非四字苑之有垣者曰剛繩應居也王應麟引經作圄有非無見字

沅曰記時之書曰雪爲五穀之精故農望其澤時則陰風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于南風生必于南風解人必于南風故大之也

沅曰俊風即呂氏春秋所謂巨風也高誘以爲離氣所生凡言時有者皆不時有也春日故條風至矣

沅曰此下有傳注云似邪高可食五穀之精故農望其澤韓北周時人作大戴禮注伊尹曰菜之美者華陽之芸下而澤上多也

沅曰涂傳本作塗俗字據鄭應以寒日涂爲誤以濕字屬下句矣又王應麟引經無寒日二字亦以濕凍涂爲句

田鼠也田鼠者鼷鼠也記時也

沅曰鼷鼠即鼫鼠也爾雅有之郭璞注曰以類襄賊食苗稼鼫鼠也者鼠也者大也謂伯主辰實沈主參二人不相能故參商之星亦不相見焉

柳梅 往十二月料物者所以待參之中也
沅曰舊本料作字物作梅往應騐繇作垂汝斗星也料
酒其也時酌以大牛羊篇作料羔篇是物爲物以唐書
大衍歷議引改天官書北斗七星杓攜龍角衡殷南斗
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杓者
斗第七星衡第四星魁第一星也魁枕參首則料物躁
在下矣故曰著參之中

柳稊稊也者發芽也
沅曰釋名甲孚也言萌孚甲而生王應麟繇作梯云文
選注引

果蓏 蓏地桃也
沅曰舊本蓏作梅攷梅柟也果者可食如此汜勝之書
曰杏花如何可耕白沙四民月令曰杏花盛可耩白沙
輕土之田地桃爾雅作挑桃郭璞曰實如桃而小不解
核

鞠鎬 鎬也者涉陷也鞠也者其實也先言鞠而後言鎬
者何也鞠先見者也何以謂之小正以者名也
沅曰舊本鞠作鞫鎬作鎬陷雅作鞠說文作鎬
廣雅作陷爾雅曰蕩侯涉其實鞠說文曰涉鎬侯也廣
雅曰地毛涉陷也合之並是何以謂之小正朱子移在
篇首標題之下次正文先見下云以著名正自相訓
釋之雖不必移下篇首蓋古人之文不拘可指爲偏舉
者多矣

鞠鞠也者相鞠呼也或曰爭鞠伏也鞠養也
沅曰舊本爭作得鞠作鞫說文曰爭鬥也又曰鞠鬥
爭也古者乳字從子人及鳥生子曰乳獸曰產鞠呼
鵒故字鞠爲正相鞠呼舊本或作相鞫之時亦誤又
說苑曰張弓而射鵒是鞠與射通風俗通曰呼鵒朱朱
是又與朱通

二月往糜蕈蘼蕪也
沅曰舊本糜作麋蕈作薰蘼作蕪麋有三之解合釋蕈蘇疑並當爲蕈蓯亦蒿也周禮有蓯菹桓
說徐廣曰爲田器前有刃爲摩田器服虔孟康曰爲鋤所以爲菹臨所謂臨人掌四極之實者是也又明堂位
柄攷論語云榛而不報是摩田器之名應如許說

剝喙 美脣舌也者淫也者大也鸛也者養也言大羔能食艸木而不食其母也羊羔非其子而後養之善也小蟲動也其先言動而後言蟲者何也萬物至是動而後養而記之也或曰夏有暑祭祭也者用羔是時也不足喜後脊抵猶推也蜣螂卵也爲祭酺也取之則必推之推之不必取之取必推而不言取

沅曰舊本蜣作昆蜣同也義近蜣故通用魂作蜣蜣蜣蟲也者說文曰推排也抵猶推也擠排也詁訓亦同周禮有蜣蜋郭璞注蜣蜋子

來降燕乙睇燕乙也降也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其始出也故曰來降言乃睇何也睇者眄也眄也者視可爲室者也百鳥皆曰巢室穴也與之室何也採泥而就家人人內也

沅曰經睇下宋本有室字者非月令仲春之月元鳥至齊魯謂之乙取其名白呼說文曰睇目小袤視也方言曰南楚謂眄爲睇攷內則有睇視郭璞成以爲偏視傾視邪袤視不睇視所謂目容端也凡鳥有巢居窠居穴居故曰百鳥皆曰巢室穴傳松卿本作巢突穴者非

鞠鞫 鞫也者鞠也

沅曰說文鞫魚名皮可爲鼓攷毛詩有鞫鼓作鞫非也
鞫本蟲但蜥易攷工記曰凡目鼓必以石數之日正此時矣

倉庚鳴 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
沅曰倉庚商庚爾雅文又六月傳曰黃也

繩秦桑搖而記之急桑也

沃曰月令季春覩蠶事故急桑也

鶯鳥鳴鳴則勞而後記之

沃曰婁一本作黍舊注云一作菀

鞙羊羊有相遠之時其類煒煒然記變則或曰煒鞙

沃曰舊本煒作鞙古無鞙字放周書王會曰局頭煒

其傳云煒煒然者羊也古字煒煒通二義當以或說爲正

蠽負負者分父母長大也

沃曰舊本負作猴放猴大頭也負分也應用此字蜩

卵本長上有接字者非

采蘦蘦蚔也

沃曰蘦舊本作識依說文改又爾雅作蘦云黃蜀也

璞曰蜀桑似酸漿華小而白中心黃江東以爲菹食

鼆鼄蛛蛛先麥而後子何也曰事有漸也舊曰鼆鼄

者蛛

沃曰傳校勘云當作言事自卑者始非也妄內外命蛛

子內外子女皇侃說

鞠養幼子鞠鞠養也養長也

沃曰言事謀室之事也

祓禊實麥實者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記之也

沃曰月令季春之月爲麥新實

雪霜出旱勞于地記是時恒有小旱

沃曰舊本勞作越古字通

田鼠化爲駕鴽雜也變而之善故記其辭也鴽爲

鳥變而之不善故不記其辭也

沃曰舊本雜作鵪雜作鵪皆俗字也雜者牟母高誘曰

舊作謂之牟雀謂之鵪鶉亦雜也牟母讀如無今爾

雅本或作毋字者非

鞠衣黃桃也者拂也拂也桐花之時也或曰言桐花始生皃

拂拂然也

沃曰舊本葭作茵徐巨源曰仰詩四月秀葽是也葽幽

此皆記字蔡邕曰桐本之後華者故言桐花

鵙鵙言始相命也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

鳩也

沃曰鵙鳩也雨雅謂之鶻鳩合入曰今之班鳩郭璞曰

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群夜莊子有學鳩雀鼠

學鵙爲消消鳩一名鶻鵰古字消與鶻通

近然則或以爲雨口鳩名非矣

四鳴鳲鳩拂其羽鳲鳩亦雨口鳩也

見者正益小正所取法也

沃曰月令仲夏鳲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蓋小正所

取法也

田鼠化爲鴽田鼠鼢鼠也鴽鵪也

沃曰月令仲夏小暑至螳螂生鵙始鳴反舌無聲蓋

也某氏曰鵙伯勞也反舌蝦蟆也舊本作蝦蟆非

鵙則鳴反舌無聲鵙伯勞也反舌蝦蟆也

沃曰爾雅注引此作虎鵙爾雅曰鼓蜻蜻蜻蜻蛚

X 鵙則鳴反舌無聲鵙伯勞也反舌蝦蟆也舊本作牧

沃曰用朝見也小正四記參故曰蓋其譌舊本作牧

非大官歷氏曰五月節日在鬼一度半參六日道最

遠以漸候度之參憧始見其有殷爾作漸中房星中

故曰參則見

蟄蟲始振蟄蟲始振動也

沃曰月令仲春之月蟄蟲咸動啓蟄而殷雷發聲乃

而莫死桐有何也桐有見也

沃曰殷作桑之盛桐故亦曰桑也舊本訛作桑非錄作

桑螟作略皆借字朱子本無蜉游殷之時也句方言蜉

游秦晉之間謂之蠭郭璞曰以天牛而小朝生夕死

蟲以漸候度之參憧始見其有殷爾作漸中房星中

鵙則鳴鵙者伯勞也鳴者相命也其不鳴之時也是皆

之故盡其辭也

沃曰舊本鵙作鴽伯作百勞作鵙鴽鵙皆俗字也

鵙皆非本字又月令作鵙鴽是寧鵙是刀

小暑溫勞鳴溫勞性好鼆桐其雌喉喉又至陰

陰而鳴冬至而止古鮮溫伯相轉又至傳作伯趙古讀

驗元同日苦菜生于寒秋經冬歷春得夏乃成

勞趙相近沅以爲伯趙氏同至者也趙字從走有至義

或古本應作遒轉為莠耳小正以五月鳴蜩而詩以七月鳴者鄉地苦寒物候稍晚矣毛鄭舊本作蜩此從傳本

本

時卿案曰養長也一則在末故其記曰有

養月云也

沅曰養日之日王應麟作曰宋子曰大戴記作養白以十月養夜次之作日近是五月長至故養以日十月斬至故養以夜歐曰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省身無緣節嗜慾滯滋味百官靜事無刑以定發陰之所成養日之事也

乃瓜乃者急瓜之辭也瓜者始食瓜也

沅曰傅崧卿舊注一本作乃衣瓜乃衣者急衣之辭也衣也者始翬衣也非是羅願爾雅翼沒淺事類賦引急瓜並作治瓜盧諶祭法曰夏祀秋嘗皆用瓜

鞠則鳴鞠蹋也者五采具

沅曰舊本蹋作頁采爾雅注作彩詩曰五月鳴蜩正義引不言生而稱與者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與也故言之興五日翕也翕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

沅曰蹋舊本作踏本作慴望音非

启灌灌蠨蛸啓者別也蜻而蛚之也淮也者蕎生者也

記時也

沅曰舊本蕎作蕘蕘誤為蕘蕘為蕘也又訹作陶崔寔曰榆莢落時可種藍五月可刈藍詩終朝采藍不盈一掬五日為期六日不詹鄭康成曰期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五月者正藍之候又月令令民毋刈藍以染注曰此月藍始可別以藏傳合詩禮二注義始明顯

鳴蜮鳴

沅曰失傳也

蜮蠨蛸唫蜘蛸也

沅曰舊本蠨誤為漏今人曰梁宋以東謂蜘蛸為蠨蛸小而長腳甚長其中糧黍中糧黍大火也心中種

黍未靡時也

沅曰本或無黍種黍未靡四字種作秫非靡作亦非尚書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鞫則粟為梅實也

沅曰舊本鞫作鞠同粟亦作梅周禮籩實有乾梅鄭康成注曰乾梅乾某也玩志曰狗人名某為稾古者籩梅

同用

蘭蘭為沐浴也

沅曰蘭芳艸也楚辭曰浴蘭湯

未靡以在經中又言之時何也是食豆藿而記之

沅曰舊本靡作糜非也以已古字通豆藿舊本作菽非王應麟經無此

佛榛卿本作矩罔朱子本作短罔皆非王應麟經無此

三字

蓁蕭蒸也大夫卿之駒也

沅曰月令所謂頒馬政亦是矣分駒義與犗騰駒亦同故下云閑諸則也大夫卿一本作夫姊非舊本亦作卿

閑閑諸則也或取騶駒納之則法也

沅曰舊本閑作閒騶作離並借字詩比物四騶閑之維則

初昏正南中

沅曰舊本秀亦作莠非也說文曰稺亂也謂大莠者兼稺之未秀者然則未秀不為莠莠之未秀者可取以說詩

狸子肇肆屠也始也肆遂也言其始遂也或曰肆殺也

沅曰舊本貍作狸肆作肇玫古無捕字肇與肆音義同貍是通傳義

未晰沅以為爾雅有貍子肆今本作貍亦俗字陸德明曰衆家皆作肆是肆為貍子不必以遂殺兩義解之

矣沅又謂漢法以立秋日祭猶王者亦以此日出獵還以祭宗廟予曰貔貅

秋日祭貔王者亦以此日出獵還以祭宗廟予曰貔貅

伏儼曰腰音劉劉殺也腰有劉義故以名祭裡獸近貙

然則屬肆為始殺之稱亦通

濛濛星雨濛下處也有漼然後有漼而後有雨

沅曰舊本漼作泚玫說文泚水名潢積水池也是應用

泚也

沅曰舊本漼作疏考倫疏之義應用疋字周禮太宰九

職八曰臣妾聚歛疋材越貿之戶曰穪幸貨之戶曰蕃

萃多芽也者馬帝也

沅曰舊本芽作芾說文芾艸也非馬帝也應用芽字郭

璞曰似蓍

璞案戶漢也舊河也案戶也者南戶也言正南北也

沅曰李善文選注引作漢天漢也漢案戶者直戶也是

與本古者戶南向故曰案戶言如案之直于戶也

鶪鳴唫蜂也者蟋蟀也

沅曰蟋蟀舊不作蟋蟀玫方言齊謂之蟋蟀自關而東

謂之蜻蛚或謂之蟋蟀或謂之蛬古字蛬蟋蟀聲相同蜆蟋聲相

近知蜆蟋即蟋蟀也說文曰蜆蟋蟀也蟋蟀秋深則

沅曰失傳也舊本向作鄉高氾律相曰立秋促織鳴女

工急促之候

時有霧雨

沅曰失傳也月令孟秋爾水潦
糧蓉濯蕺也蓉蓮華之秀爲將褚之也蓮未秀爲蕑
未秀爲蕑
沅曰爾雅曰葭蘆蓀蕑說文曰蕑之初生曰蓀一曰亂
華之未秀曰蕑古字蓀與蕑聲相近通蓀于義則傳與
爾雅說文咸得之矣沅又謂爾雅有其前儲蓄云云古
無蓄蓄二字說爾雅者皆以爲應作灌淪以小正合之
即灌蓉也古字蓉蓄如淪將褚舊本或作蓄褚作楮似
非說文褚裏也似用此義作將亦非
秅秠糜栭丁卯曰
沅曰失傳也是月日在奎王應麟約作柄糜作垂
八月剝瓜剝瓜者瓜也者四字
沅曰傳寫本有剝瓜也者四字
秅秠沅也者黑也秅若緣色然嫡人未嫁者衣之
沅曰傳本緣作緣非是秅若緣色然則秅或黝字
剝紫剝也者取也
沅曰詩八月剝棗
零雰零也者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也
沅曰說文曰神曰雰木曰落葉木也亦曰零者借其義
棗栗皆掁實也
丹鳥羞白鳥 丹鳥者丹良也白鳥者謂鷹蚋也其
謂之鳥何也重其養者也有褻者爲鳥羞也者進也不盡
食也
沅曰鄭康成月令注引作九月孔穎達曰鄭所見本與
也丹良古今注以爲即螢火月令是月雀鳥養羞故丹
鳥羞白鳥亦謂之羞
辰則農時辰也者謂心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
沅曰謂近日也是月日在角
蕨乃厥从鹿也鹿之養也離羣而善之離而生非所知
時也故記从不記離君子之居幽也不言或曰人从也者
大者于外小者于內達之也
沅曰易本命曰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鹿故鹿六月
而生鹿之性見食急則蕨行故于文麗字從鹿麗者旅
也古字麗與離通離羣即蕨羣
鞠則見
沅曰失傳也月令孟秋鞠有黃華
作經疑俱非也月令是月鞠有黃華
王始收王始收三字非也月令十月天子始
收
沅曰舊本或無傳于始收三字從鹿麗者旅行故于時月也萬物不通四字爲經語恐
誤
鶡旦不鳴旦明
沅曰舊本鶡作鷃非是鶡鬬敢死之鳥故以名隊也曰冬至易气至始動諸向生皆蒙蒙符

矣故麋角解記時焉爾

沅曰隊譌本作墜俗字易作陽气始萌十一月有之麋角解漢書陳寵傳冬至之節陽氣萌動解角之候也

蕭射干雲漢之應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天以爲正歲以爲春然則蒙蕭如蒯符應讀如孚甲之孚矣

十二月鳲鳩鳴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後言鳴者何也鳴而後知其鳴也

沅曰鳴傳本作弋傳云禽也者當即易失前禽謂殺獲鳲鳥也月令是月取田鼠鳥鼠者野鳧教道之金履祥曰弋當作鳧依義即鳧字鵻之誤爲鵻周書大雪之日鵻鳥鳴

元駒賁元駒也者蟻也賁者何也走于地中也

沅曰蟻亦螘蟲也古字賁與齊聲相近故借用之易曰賁于邱園方言蟻梁益之閒謂之元駒

內卵蒜內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內者何也內之君也

沅曰舊本內作納蒜葷菜孫炎曰帝登高山遺蒲芋艸毒將死得葅乃嘔之解毒乃收植之

蜀系人蜀系人官也梁者主設罟罭者也

沅曰說文曰罟庖蟻所結繩以漁罟也罭曲梁寡婦之笱魚所留也詩魚麗于罶魴鱧毛傳曰罶曲梁也然則入梁者入此曲梁也入讀如內月令是月命漁師始漁故內此具耳

鞠衣黃鞠黃易气且晴故記之也

沅曰經重言之傳亦重解之

夏小正傳

孫星衍校

序

夏時古書存者、惟有尚書禹貢、甘誓、及山海經、其孔甲盤盂、太令方、諸篇、見載文志、易有連山、文皆散佚、今晉梅賾所造五子之歌、尤征、後魏劉炫所造連山、雖存不足徵也、孔子欲行夏時、又曰、吾得夏時、其書有夏小正、在大戴禮記中、藝文志禮家有明堂陰陽三十三篇、故周月令亦在小戴書中、蔡邕明堂月令論云、戴禮夏小正傳曰、陰陽生物之候、（今本譌作後）王事之次、則夏之月令也、如所云、則夏正宜與明堂月令同在禮家矣、大戴之記、遂而不作、傳文古質、疑有所受之、亦出于先秦孔子之徒、而不可考、經文所言天時王政、鳥獸草木之名、與詩豳風、易通卦驗、周書、月令自相合、或有早晚地氣之小異、不足怪也、昔稱星象、曰斗、曰參、曰辰、曰南門、曰鼎、曰織女、曰鞫者、斗、天之綱紀、參、辰、大星、昴畢之屬、星之聚、織女、星之明、鞫、天之正位、（鞫在正宮）鼎、（說文品部、參益似鼎、鼎、象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皆有所取義、視而易識、其例、星在午曰中、過中曰伏、至辰曰見、與尚書、月令及今列宿同、恆星不以歲差而改也、小雅六月正在上、七月鶉在下、則昴畢之屬、斗柄六月正在午、丁位在午、王者南面而御中是、斗指丁曰建、故南門上、北斗下也、參昴正月中、三月伏、八月中則昴畢在酉、旦在寅、則參在午也、辰謂大火、大火之次、東方中也、（參昴不以傳繫經、則傳又增正月昏昴畢四字、）沈本以經繫傳、又多脫字、（如鹿人從者從王始蓩者、以其連傳文、正蓩而寫者脫之、）（如正月的雁字、）王應麟王伯所載經文、亦有脫誤、（如以桑色及柚榮字、）（如鹿人從者從翠也、王始蓩者何也之上必經文而寫者脫之、）（時布蓩夜殷後字、）（織女正北鄉閒且織者也、）（織女在斗度、斗牛七月昏在正月已昏在寅、）（織女近子故北鄉織女也、）（織在女勾近南即故東向也、）（鞫昏在正東鄉十月正北鄉織女在丑則織在女勾近南即故東向也、）（凡斗在辰十月昏在戌、）（戌皆曰見者、星以正入與、）夏小正之所以名、據傳云、先言繩而後言緘何也、緘先見者也、何以謂之小正、以著名也、傳本作以小著名、古者黃帝正名百物、禹益主名山川、淮南天文訓稱曰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禹以爲朝晝昏夜、是昏旦星辰氣候、禹正其名、故曰夏正正名、不遺百物、且體物著名、必辨形聲視聽之先後、故曰小正、言識大亦識小、非徒記陳而博也、唐大衍曆日度議不解夏小正、（北文有五十南門在戌宝（見亦傳也、定星方中則南門、非見也、故定星即營壁也、十月乃元初昏在亥則昏在戌、故傳也、定星方中之時也、星見于戌、是夏小正之例、）而以爲近代推月令、夏小正者皆不與古合、又以爲疏簡失傳、實非經之疏、乃不知經者之疏矣、朱文公至謂汪儒所作、非孔子所見夏時本文、此眞汪謬之言、疑朱氏及門之諛其師矣、隋時得夏小正專行本、見于經籍志、誠如傳稱卿言、隋重寶以求遺書、進書者離析篇目而爲此也、傳本今刊在通志堂經解中、序稱所見有關洽本、有集賢大戴禮版本、今有明沈泰校大戴禮刊本、前有宋韓元吉淳熙中刊于建安郡齋者、但傳本加時于月、（如正月的雁字、）（如鹿人從者從翠也、王始蓩者何也之上必經文而寫者脫之、）（時布蓩夜殷後字、）（織女正北鄉閒且織者也、）則將增其本文、（傳文、古始蓩）即韓元吉淳熙中刊于建安郡齋者、（卿蓩殷字、）其他若朱文公儀禮集傳本、金履祥通鑑前編本、皆在傳本、韓本之後、亦無殊異、近世有洪禮通考、庶氏見曾、鬼氏烜刊本、而莊大令述祖子此學尤深、爲夏小正說義及音義以示予、其以突取爲是、故能調和時政、後魏孝武釋奠國學、詔中書舍人盧昶直講大戴禮夏小正篇、然徒誦其文、而不行其政、豈得謂通夏正者哉、漢藝文志五行家有陰陽五行時令十九卷、若此書有專本行世、又以禮記月令合呂不韋、淮南王書校讎異文異義、蒐輯鄭康成、高誘、蔡邕諸家之注、并此書勒成一編、非獨學者循誦爲政者將有取焉、是則予書之不容作也、嘉慶三年青龍在戊午斗初昏建丁之節、序于登郡分巡使者署中、陽湖孫星衍撰、

夏小正傳卷上

清　孫星衍校

正月啓蟄。

言始發蟄也。

鴈北鄉。

先言鴈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鴈而後數其鴻鴈（閩本無爲字）生且長焉。傳九月遷鴻鴈。先言遷鴻鴈也。何不謂之（傅本有而字）而鄉也。曰。非其居其鄉何也。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鴻（傅本有必字）者也。故不謂之（傅本有而字）南鄉。記鴻鴈之遷也。（傅本無也字）今凡用之（傅本所引大戴注集賢本多明沈本異者一本）故不悉注。

雉震呴。（閩本呴字）

雉（閩本作雉）震（集賢本作震）呴（閩本三字沈本無）震呴（震呴者作同）雉（閩本無）震呴。相誡以雷。

魚陟負冰。

陟、升也。負冰云者。言解蟄也。

農緯厥未。

言始發蟄也。

鴈北鄉。

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鴈以北方爲居。何以謂之爲居。（傅本無之字）見遷而後數（閩本如作同）之。則（傅本如作而）不記（傅本有也字）者也。（閩本無者也二字）今凡用之（傅本所引大戴注集賢本多明沈本異者一本）故不悉注。

時有俊風。

俊（閩本有字）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於南風也。曰。合冰（閩本作冰）必於南風。（太平御覽引作北）風。解冰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收（閩本作穫）必於南風。故大之也。

寒日（玉海引經文二字）滌（黃注一作條）凍（凍塗）。

滌也者變也。變而煖也。（傅本有字）者。凍下面澤上多也。

田鼠出。

田鼠者嚮（太平御覽引作鼷）鼠也。記時也。

農率均田。

率者循也。均田者始除田也。言農夫急除田也。

獺祭魚。（傅本云大事作獺祭魚以貢考之當作獺祭魚集賢本玉海引經文卷沈本省無獺字）

其必與之獸獸（傅本作狩沈本作獸）也者何也。曰。庶其類也。祭也者得多也。（玉海引經文卷集賢本作獺祭魚）

謂之祭。獺祭魚謂之獸何也。（沈本作獸傅本作獸祭二字云大戴及閩本作謂之一作祭按作獸者多）曰。爲（閩本作謂）其煩。故謂之獸。（沈本作獸傅本作獸）今（從傅本）大之也。

鷹則爲鳩。

鷹也者非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也。故其（傅本及太平御覽作其沈本作其）字。盡其辭也。鳩爲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

農及雪澤。

言雪澤之無高下也。

初服于公田。

古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

采芸。

爲廟采也。

初則見。（傅本初也字）

初（傅本有也字）者何也。星名也。（閩本無此字）則見者。（傅本作也）歲再見爾。

初昏參中。蓋記時也云。斗柄（博本引舊注一作斗柄承上云字作柳文縣在下有則昌非）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柳梯（博本作梯玉海經文作梯）梯也者（閩本作者字發乎也。梅杏杝（閩本作梅桃則華。杝、桃、山桃也。緹縞。緹（集賢本、汪本脫此字閩本有博本作緹）縞（閩本有博本作緹）也者。涉陰也。緹作縞（博本作縞）也者其質也。先言緹而後言縞者。今從汪本補此字。何也。緹（博本作縞）先見者也。何以謂之小正。以小（博本有著名也。古書名小正者、正名不記小物。若緹是縞色、先見色而其物、即先言緹耳。朱文公修此文于篇題下。義安。

雉桴粥。粥（閩本、集賢本、汪本脫此字。各本皆有）也者相粥之時也。或曰桴、蕃伏也。粥、養也。

初俊蓋助厥母粥。俊也者大也。粥也者養也。言大蓋能食堂木。而不食其母也。羊羔（閩本作羔羊非）其子而後養之。善養而記之也。或曰。俊（閩本作夋）有衆祭。祭也者用蓋。是時也不足喜（閩本作憙。樂喜本、博本作善。閩本、沈本作憙。蓋之爲生也而記之。與羊牛（舊注一本作羔羊。一本腹時也。

二月往綏桑。綏（閩本作緌）多女士。

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

丁亥萬用入學。丁亥者吉日也。萬也者干戚舞也。入學也者大學也。謂今時大衆舍也。

祭鮪。祭不必記。記鮪何也。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鮪者魚之（閩本無字。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謹記其時。

榮堇。榮色、（博本作也。集賢本、玉海經文、沈本俱作色。此釋榮字。榮榮（博本作山胡。玉海經文有山胡二字。博本作傳。繁由胡（博本下又有者繁也。繁萬物也。（博本脫四字。風雷相近。雷豆實也。故記之。

昆小蟲抵蚳。（閩本自昆小蟲傳脫閩頁列于五月巳下。承貢樞之下。昆者衆也。由作蟲。魂（博本作魂。按此魂字疑誤。（有玉字。云大疑。沈本無）是動而後蟄。抵猶推也。蚳、螘卵也。爲祭醢也。取之則必推之。推之不必必不。取必推而不言取。

來降燕乃睇。燕乙也。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其（閩本無字。始出也。故曰來降。言乃睇何也。睇者視也。倆者視可倉庚者（閩本無者字。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盧文弨云、商庚下有脫文、長股者之下。

有鳴倉庚。倉庚（閩本無字。以爲蚕也。

剝鯧。（閩本作魚。

時有見三（玉海經文無此字。各本有。梯始收。（傳本作稊。玉海經文、沈本作稊。集賢本作正。其序也。小正之序時也。皆若是也。梯者所爲豆實。（傳云、閩本自也已下。

有見梯而後始收。是小正（集賢本、沈本作正。其序也。小正之序時也。皆若是也。梯者所爲豆實。（傳云、閩本自也已下。

三月參則伏。伏者非忘（傳本作亡。之時也。是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云。

攝桑。桑（沈本、博本脫。閩本有。攝而記之。急桑也。

委（舊注一作蒐。傳本作萎。楊。楊則菀（舊注一作苑。傳本、沈本作苑。閩本作菀。形相近之誤。而後記之。

糵羊。羊有相還之時。其類糵糵（舊注一作羣糵。然。記變爾。或曰糵羝也。

發則鳴。發、天蟄也。

頒冰。頒冰者。（傳本作也者。分冰以接（閩本有字。授大夫也。

采識。識、（集賢本作旱。誌、草也。

姿子始蠶。
先先字。傳本脫姿而後子何也。曰事有拂也。言自卑事者始。傳本有也字。
執養宮事。
執、操也。養、長也。
祈麥實。
麥實者。傳本無實字。五穀之先見者。故急耕而記之也。
越有小旱。
越、于也。記是時恒有小旱。
田鼠化爲鴽。按傳云盡其辭者。皆釋經文。當作則化。
鴽、鶉也。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鴽爲鳥。變而傳本脫而字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
拂桐芭。
拂也者上傳本益三字。拂也。桐芭之時也。舊注一本無拂也。或曰。言桐芭始生。乾拂拂然也。
鳴鳩。
言始相命也。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鳩也。傳本脫鳩字。
四月鳥鳴則見。
初昏南門正。
南門者星也。歲再見壹正。蓋大正所取法也。
鳴札。
札者喜繇也。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札。
陽有見杏。
陽者山之燕者也。
鳴蜮。
蜮也者。傳本作鳴蜮也。非。今從洗本。此上或曰。脫蜮也二字。或曰。屈造之屬也。
王萯莠。萯音雚。月令雚作萑。
取茶。茶字當爲荼。說文。苦荼也。謀書多爲竹冬。時不必改字。
荼也者。以圖本無以字。爲君鷹將也。舊字當爲將。說文。前也。竹末去節而之舞。
蔈幽。
越有大旱。
記時雨。
執陊攻駒。

執也者始馳駒也。圖本無也字。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執而升之右也。攻駒也者。教之服車數合之也。
五月參則見。
參也者。伐作牧。舊注一作牧。沈本從傳本。星也。故盡其辭也。
浮游作。傳本、王海經文皆從虫。有殷。
殷、衆也。浮游之時也。浮游者。衆賤也。朝生而暮死。稱有何也。有見也。
鳴以下傳本、圖本作鴽。傳云。鴽以下文考之。當作鴽。則鳴。
鳴者。相命也。其不事。傳本作辜。今從沈本。之時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
時有養日。洗本作白。今從傳本。
養、長也。一則在末。故其記曰時養曰。集賢本作曰。注云。舊本作白。今從傳本。之也。舊注一作乃衣瓜。
乃瓜。瓜、菡萏也。注一作乃衣瓜。傳本無衣字。
瓜者。急迫瓜。疑下脫治字。瓜之辭也。瓜也者。始食瓜也。衣之辭也。衣也者。始衣也。
良蜩鳴。
良蜩也者。五采具。
良之與五日翕望乃伏。
其不言生而稱蟄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與。以其時也。故言之與五日翕望乃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作入。舊注一作入。面不見也。也字。舊注一作其記曰。
啓灌藍蓼。
啓者。別也。陶而疏之也。灌者。傳本作者。聚生者也。記時也。
鳴鴳爲鷹。
唐蜩鳴。
唐蜩鳴者。陳也。
初昏大火中種黍菽糜。傳云。或曰。種黍菽糜以心中爲候。傳曰。大火中而種黍菽糜之文。此四字。據沈本、經文大火中下當脫種黍菽糜之文。據下云。菽糜以在經中。則當是本文。糜者文。
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菽糜時也。
梅。
爲豆實也。
蓄蘭。太平御覽引作蒲。
爲沐浴也。菽糜以在經中。傳本作月在壁經中。疑非。今從沈本。又言之時何也。是互文。說文。士云。當作是。士拉雖面汜之。師、迎也。按此文言菽糜已在經文。又以言梅與蓄蘭。記時者。以見極實。故迎而及之也。或以菽糜爲本文。菽糜者文。此下疑有脫誤。王海經文皆無。
剝鳥。文、傳文、王海經文皆無。

分夫字（博本作大夫，集賢本、沈本無大字，接卷頭石夫下重誤爲大夫，鄭今集傳本作夫，是之胸也。將明諸則，或取雉朝納之則法也。（圖本自下正此，脫圖在三月拂拂載也鳴鳴之後。）

六月初昏斗柄（圖本曰，注一作杓，正在上。

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正在上，用（博本無此見斗柄之不在當心也，蓋當依依尾也。

賓桃。

桃也者，祂（博本作桃）桃也。桃桃也者，山桃也。賓以爲豆實也。

鷹始摯。

始摯（博本作始祭）。而言之何也，諱殺（沈本作煞）之辭也。故言摯（博本有字）云。

剝棗。

剝也者，取也。棗（集賢本作棘），圉（博本作棗，圉，集賢本作棘，沈本作棘，疑非）棗。

剝瓜。

瓜也者，始（博本作胎）也。

元校。

元（集賢本作玄）也者，黑也。校也者，若綠（博本作綠）色然。婦人未嫁者次之。

剝棗。

剝也者，取也。

棗（王海經文，沈本作棘，疑非）棗。

荼也者，雚（博本此上有剝棗也者二字，集賢本、沈本無）雚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也。

丹鳥羞白鳥。（月令曰注在九月。）

丹鳥者，謂丹良（博本無字）也。白鳥者（博本無字），謂蛟（博本作蚓）蚓也。其謂之鳥何（沈本無何字）也，重其養者也。有翼者爲鳥，羞也者，進也。（圖本無也字。）不盡食也。

辰則伏。

辰也者（博本有字），謂心也。伏（集賢本作伏）伏見也。也者，入而不見也。

鹿人從（集賢本作麋人，圖本、博本有人字，沈本脫）者，從（此三字，集賢本、圖本、博本有，沈本脫）者，從（集賢本、圖本有，沈本無）也者，進也。（圖本、博本無也字。）不盡食也。

辰則伏。

辰也者（博本有字），謂心也。伏（集賢本作伏）伏見也。也者，入而不見也。

丹鳥羞白鳥。（月令曰注在九月。）

丹鳥者，謂丹良（博本無字）也。白鳥者（博本有字），謂蛟（博本作蚓）蚓也。其謂之鳥何（沈本無何字）也，重其養者也。有翼者爲鳥，羞

夏小正傳卷下

七月秀雚葦。

未秀則不爲雚葦，秀然後爲雚葦，故先言秀。

揮（博本作翬）子雚雉。

雚、始也。（博本作雚始也。）雉、遂也。言其始遂也。其或曰雉殺也。

湟潦生苹。

湟（博本此上云逸潦生苹有湟然後有潦，疑非）下處也。（也者，宜（集賢本、沈本無）有湟然後有潦。）

爽死。

爽也者猶疏也。

苹莠。

苹也者，有（博本有字，集賢本無）馬帚也。

漢案戶（北堂書抄引在七月，作案戶漢（博本作漢也者）河（博本作河也。）也。

漢也，（御覽作漢天河也。）案戶也者，直戶也。言正南（舊注或作維，集賢本作維。）北也。

寒蟬鳴。

陟元鳥蟄。

陟、升（舊本作升）也。元鳥者、燕（傳本作燕）也。先言陟而後言蟄何也。陟而後蟄也。

熊熊豹貉。

熊（傳本如此、王海經文、沈本熊作貓）貓則穴、貉則穹（各本譌穹作穴、今從爾雅注訂正）。

若蟄而言孰之穴者、蟄（傳本作蟄）也。言獸之穴若蟄（舊本無也字、蟄作蟄、王海經文、沈本無若字、蟄作蟄、傳本作蟄）然。

榮鞠樹麥。

玉海經文、沈本無樹麥二字、今從傳、王所定）

鞠、草也。鞠榮而樹麥、時之急也。

王始裘。

王始裘（沈本無此三字、傳本有何也二字、衣裘之時也。

辰繫于日。

傳本、玉海本作繫于日、在也、當爲趙之誤（舊本作繫于日、在也、當爲趙之誤、辰即日也、繫日即日在也、當爲趙文。

祭入於海爲蛤。

蓋有矣、非常入也。

十月豺祭獸。

豺其祭而後食之也。

初昏南門見。

（梁玉繩見字、

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

黑鳥浴。

（舊本作鳥、沈本脫黑鳥浴三字、）者何也。（傳本作黑鳥者何也、下句無鳥字、）鳥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

時有養夜。

（傳本有夜字、玉海經文脫之、沈本同、）

養者長也。（集賢本、沈本作時有養者長也、盖時有爲經文、脫養夜二字、傳本、玉海經文、沈本不脫、今從之、舊本作時有養夜者養長也、）若日之長也。

織女正北鄉則旦。

織女、星名也。

十有二月王狩。

（集賢本此下有一月二字、）狩王狩、（傳本市）非者言王之時田、冬獵爲狩。

陳筋（沈本作助、）革。

陳筋革者、省兵甲也。

喬人不從。

（玉海經文有萬物不通四字、傳本作傳、）

不從者弗行、於時月也、萬物不通。

陽陟角。

陟、（舊本脫、）升也。曰冬至陽氣至始動、諸向生者蒙符矣。故陟角陽。記時一時字、多焉。

十有二月鴈北。

弋也者、禽也。先言鴈而後言弋者何也。鴈而後知其弋也。

元駒賁。

元駒也者（舊本無也字、博本無元字、蝗作蜣、）賁者何也。走於地中也。

納卵蜮。

卵蜮也者、本如卵者也。納之者也。

虞人入梁。

虞人官也。梁者主設罟罟者也。

陽陟角。

（舊本作日、）陽也。故記之也。

夏小正經文正字。

啓蟄而雁北。

啓（說文作肇、）蟄（說文作蟄、）而雁（此假音字、）北（說文作朔、）鴈（此俗字、）北（說文作朔、）鄉（說文作嚮、）也。以（說文作鴈、）鳥（此假音字、）應（說文作鷹、）節（此俗字、）者（說文作鷹、）也。

雁北鄉也。

雁（此假音字、）北（說文作朔、）鄉（說文作嚮、）也。

鴻鴈來賓。

鴻（說文作鴻、）鴈（此俗字、）來（說文作賓、）賓（說文作賓、）者（說文作賓、）何也。鳥（說文作鳥、）也。

雀入於海爲蛤。

雀（說文作雀、）入（說文作入、）於（說文作於、）海（說文作海、）爲（說文作爲、）蛤（說文作蛤、）。

蓋有矣、非常入也。

蓋陽氣日（傳本作日、）長也。故記之也。

夏小正經文正字。

啓蟄（說文作蟄、）而雁（此假音字、）北（說文作朔、）鄉（說文作嚮、）也。以（說文作鴈、）鳥（此假音字、）應（說文作鷹、）節（此俗字、）者（說文作鷹、）也。

雁北鄉也。

雁（此假音字、）北（說文作朔、）鄉（說文作嚮、）也。

鴻鴈來賓。

鴻（說文作鴻、）鴈（此俗字、）來（說文作賓、）賓（說文作賓、）者（說文作賓、）何也。鳥（說文作鳥、）也。

雀入於海爲蛤。

雀（說文作雀、）入（說文作入、）於（說文作於、）海（說文作海、）爲（說文作爲、）蛤（說文作蛤、）。

蓋有矣、非常入也。

蓋陽氣日（傳本作日、）長也。故記之也。

十月豺祭獸。

豺（說文作豺、）祭（說文作祭、）獸（說文作獸、）。

豺其祭而後食之也。

豺（說文作豺、）祭（說文作祭、）而後（說文作後、）食（說文作食、）之（說文作之、）也。

初昏南門見。

（梁玉繩見字、

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

黑鳥浴。

黑鳥（舊本作鳥、）浴（沈本脫黑鳥浴三字、）者何也。（傳本作黑鳥者何也、下句無鳥字、）鳥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

時有養夜。

（傳本有夜字、玉海經文脫之、沈本同、）

養者長也。（集賢本、沈本作時有養者長也、盖時有爲經文、脫養夜二字、傳本、玉海經文、沈本不脫、今從之、舊本作時有養夜者養長也、）若日之長也。

夏小正爲三代時古文。秦、漢已來、變篆爲隸、遂多誤字、非其本旨然也。字有假借。有省文。有俗字。有不知所從之字。假借者、此書若啓爲啓、雁爲鴈、咮爲鳽、鞠爲鞠、某爲槑、梅開爲閜、蟄爲蟄、甘爲柑、蓏爲瓜、潰爲潰、菜爲采、薄爲蒲、稊爲荑、亦出古文。不必改用本字。以失古人假借之義。如字皆用本義、則大害去假借而五也。省文者、若鷹爲鷹、蔥爲芻、農晨爲辰、是也。凡若此類、隸取其捷、或省于篆、既是正書、不必加增。如其作篆、則增成之。俗書者、若雛爲鳽、涂爲塗、梔爲梔、檯爲檯、蘂爲蘩、蠶爲蠶、鷇爲鷇、未爲菽、游爲蜉、貔爲貔、又爲摽、貊爲貊。凡若此類、古無此文。傳寫之誤。既有依據、必宜改正者也。若辯若鼏、及關本綏作緌、集賢本豹作貉、則不知所從。或以辯卽說文辮字、據說文辮次扈後、爲羊相接、集韻以爲病疲、似非辯義。鼏則飛生加鼠旁耳。爾雅注鼏作鼏、亦知古本不作鼏也。緌與貉蓋誤字。大氏文字之誤、始于正書、正書或變自皐書、或變自隸書、漸失古篆之體。如欲考証經義、必求篆法、乃可讀三代時古書。今以篆正夏小正

之文，而不正藏氏之傳者。漢時隸書盛行，藏傳本用今文，不必合之于古也。故寫石經以三體二體，其篆書必依古字，不可用隸法爲之。前代或不能盡合，以俟能者。

夏小正傳傳檻卿本。

正月啓蟄，鴈北鄉。雉震呴。（閩本脫呴字。）魚陟負冰。農緯厥耒。初歲祭耒，始用鮪。（閩本作鰋，蓋注音譌。案：鰋不生也。鮪與達作輔，爲是。）囿有見韭。時有俊風。凍解。蟄蟲始振。魚上冰。（云夏小正正月啟蟄，魚陟負冰，注傳事，既節先定，準直農乃不忘。）農率均田。獺祭魚。（嵇考之，當作獺祭魚，以傳文祭魚，魚則爲鳩，農及皇澤。初服于公田。采芸。（閩本稚作稺，非是。）鞠則見。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則旦。柳稺。梅杏杝桃則華。（閩本杝作稺，音移。）木名也。（提綱。）雉桴粥。（粥音育。）

二月往擾黍。（閩本黍作蒸。）禪。初俊羔助厥母粥。（粥注音育。）緩多女士。（閩本緩作緩，丁亥萬用入學。祭鮪。榮菫榮繁。昆小蟲抵蚳。來降。（閩本自昆小蟲傳脫簡，誤列於五月以下，承蜚楙之下。）燕乃睇。劇鱓。（大戴鱓作鱣。）有鳴倉庚。榮芸。時有見稊始收。

三月參則伏。攝桑。委揚。（舊注委一作萎。）拜羊。蓋則鳴。殖冰。采識。妾子始蠶。執養宮事。祈麥實。越有小旱。田鼠化爲鴽。拂桐芭。鳴鳩。

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鳴札。囿有見杏。鳴蜮。王萯莠。取荼。莠幽。越有大旱。執陟攻駒。

五月參則見。浮游有殷。鴽則鳴。時有養日。乃瓜。良蜩鳴。良之與五日。翕皇乃伏。啓灌蠆蔓。鳩爲鷹。唐蜩鳴。初昏大火中。種黍菽糜。（或曰種黍菽糜，以心中爲節傳。）大火中而及之。菲小正文。資梅。蓄蘭。狗鳥。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煮桃。鷹始摯。

七月秀葽。葦。狸子肇肆。湟潦生苹。爽死。苹莠。（雅苹蘋蓱，又曰萍，其大者蘋，又曰蓱，其小者萍，此則上苹當作萍，下苹當作蓱，陸同。）漢案戶。寒蟬鳴。初昏織女正東鄉。則見。浮游有殷。鴽則鳴。時有養日。乃瓜。良蜩鳴。良之與五日。翕皇乃伏。啓灌蠆蔓。鳩爲鷹。唐蜩鳴。祭魚。鷹則爲鳩。農及皇澤。初服于公田。采芸。鞠則見。初昏參中，斗柄乖在下，柳稺。（文選注引。）梅杏杝桃則華。綴

人所見者，辭固當爾。（閩本合傳爲一卷，而不著作傳人名氏。案：漢、唐藝文志不載，惟隋志有其目曰夏小正一卷，戴德撰，疑淺所藏即此書。後讀孔穎達禮記正義，其疏月令注曰：夏小正，戴德所撰，魚陟負冰，注傳事，既節先定，準直農乃不忘。求集賢所藏大戴禮版本，參校信然。漢、唐志既錄戴氏禮矣，此書宜不別見。抑不知取戴禮爲此書，自何代始。意者隋重賞以求逸書，進書者務多，以徵賞鳥，故離析篇目，而爲此乎？有司受之，既不加辨，而惟志者亦不復考。且小正、夏書，德所撰傳爾，而隋志云然，可謂疏矣。德、西漢梁人，與聖損受禮后蒼，號大戴，蒼爲信都太傅，而集賢大戴禮其前乃云漢九江太守戴德撰，以儒林傳考之，爲九江太守者，聖也，書蓋集賢蓋久，率無有正。其訛謬者，使世亡漢史，而大戴禮獨傳，後人亦復有知德爲信都太傅者歟。繇是知前代諸因隨承訛，流傳及今，不可復辨者，蓋多矣。豈特是書也哉。閩本戴禮，皆以夏小正文錯諸傳中，渾渾凡十有二篇，蓋爲四卷，名曰夏小正戴氏傳。閩本倘編失倫，悉以大戴禮是正，而書乃有得失，或字衍脫不同，則擇其善者從之，仍注其下，而闕其可疑者。大戴禮無注釋，閩本注釋云傳注別之，來者宜詳焉。宜和辛亥九月一日山陰傅崧卿序。

夏小正經文玉海本。

正月啓蟄。鴈北鄉。雉震呴。魚陟負冰。農緯厥耒。初歲祭耒，始用鮪。榮菫榮繁。昆小蟲抵蚳。來降。燕乃睇。劇鱓。有鳴倉庚。榮芸。時有見稊始收。

二月往擾黍。禪。初俊羔助厥母粥。緩多女士。丁亥萬用入學。祭鮪。榮菫榮繁。昆小蟲抵蚳。來降。良蜩鳴。農及皇澤。初服于公田。采芸。鞠則見。初昏參中，斗柄乖在下，柳稺。梅杏杝桃則華。綴

三月參則伏。攝桑。委揚。拜羊。蓋則鳴。殖冰。采識。妾子始蠶。執養宮事。祈麥實。越有小旱。田鼠化爲鴽。拂桐芭。鳴鳩。

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鳴札。囿有見杏。鳴蜮。王萯莠。取荼。莠幽。越有大旱。執陟攻駒。

五月參則見。浮游有殷。鴽則鳴。時有養日。乃瓜。良蜩鳴。良之與五日。翕皇乃伏。啓灌蠆蔓。鳩爲鷹。唐蜩鳴。初昏大火中。種黍菽糜。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煮桃。鷹始摯。

七月秀葽。葦。狸子肇肆。湟潦生苹。爽死。苹莠。（詩七月之。）取荼。越有大旱。執陟攻駒。初昏織女正東鄉。（文選注引之。）時有霖雨。灌荼。斗柄乖在下則旦。

八月剝瓜。玄校。剝棗。粟零。丹鳥羞白鳥。（蚊。）辰則伏。鹿人從。鴽爲鼠。參中則旦。

九月內火。遰鴻鴈。主夫出火。陟玄鳥蟄。熊羆貊貉貙貔則穴。豺祭獸。榮鞠樹麥。（或曰樹麥，傳文。）王始

十月豺祭獸。初昏南門見。黑鳥浴。時有養夜。雉入于淮爲蜃。織女正北鄉則旦。

十有一月王狩。陳筋革。膏人不從。阻飢。

十有二月鴈北。元駒賁。納卵蒜。廣八尺。梁。隕麋角。（月令仲冬麋角解，與小正十一月記順鱉角，令，十二月記之，益前文。）藏氏因襲之傳，失之。

榛桲少時讀禮記，著孔子得夏時於杞，鄭氏注曰：夏四時之書也。其存者有小正。而鄭注月令引小正者八。（如注孟春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云夏小正文。正月啟蟄，魚陟負冰，注傳事，既節先定，準直農乃不忘，云夏小正正月啟蟄，魚陟負冰，注傳事，既節先定，準直農乃不忘，釋榮云，榮小正曰丁亥萬用入學，注季春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者，婦人觀者，淫佚心，生女不舉，注仲夏令民毋艾蘭以染，云夏小正文。）王萯莠，注仲夏令民毋艾蘭以染，云夏小正文。）七月秀葽，狸子肇肆，湟潦生苹，爽死，苹莠。（漢案戶，寒蟬鳴，初昏織女正東鄉，引之，注云夏小正文。）時有霖雨，灌荼，斗柄乖在下則旦。八月剝瓜，玄校，剝棗，粟零，丹鳥羞白鳥，（蚊。）辰則伏，鹿人從，鴽爲鼠，參中則旦。九月內火，遰鴻鴈，主夫出火，陟玄鳥蟄，熊羆貊貉貙貔則穴，豺祭獸，榮鞠樹麥，（或曰樹麥，傳文，）王始

十月豺祭獸，初昏南門見，黑鳥浴，時有養，元雉入于淮爲蜃，織女正北鄉，則旦。

十有一月王符。陳筋革。齋人不從。萬物不通。閉塞。角。
十有二月鶉弋。元駒賁也。蟄。納蒜。蜚人入梁。閉塞。角。

夏小正正義

王筠撰

宋淳熙中，韓元吉刻大戴禮十三卷，及小正在其中，乃謂此隋志亦十三卷，而夏小正別出，蓋淆梁閒久有單行本矣。傳氏以爲讀者雜析之，此不必然，戴文惠既敬禮古經及記矣，又敬申耐說，既敬侍子於道家矣，又敬弟子晫子事經如是，其比。傳文小正字凡四見，晫（洪頤煊注）謂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小正，月令，無易之大義，卽分之亦無其大體，然如十月傳，若日之長也云，雉入于淮爲蜃二句相連，則朱子之說可解，今既別之，猝亦難通，皆自然之勢也，經義述聞引有孔氏盧氏兩本，我未得見，將廣求而補正焉，道光二十九年歲次己酉閏月廿八日安邱王筠。

夏小正正義序

式也。鄭氏以後，更分象繫于卦辭下，象繫于爻詞下，於是象曰象曰，紛紛錯出矣。初學讀之，亦自有利，然爻詞小象，其義各有相承者，而小象之詞，則無不相承者，今爻爲象隔，象亦爲爻隔，其弊甚大。本書記時令，無易之大義，卽分之亦無其大體，然如十月傳，若日之長也云，雉入于淮爲蜃二句相連，則朱子之說可解，今既別之，猝亦難通，皆自然之勢也，經義述聞，引有孔氏盧氏兩本，我未得見，將廣求而補正焉，道光二十九年歲次己酉閏月廿八日安邱王筠。

注釋二十三處，以集賢大戴禮參校，兩皆互有得失，傳氏所校雖不精，而古本之譌，正賴此得明，裒尚之所刻傳氏本，以通志堂本，惠定宇手鈔本，校正數十事，又以長洲顧梧生（顧所撰夏小正經傳集解，併錄版行之，顧氏所據本，以宋韓元吉所刻大戴禮爲主，其或譌誤，則正以傳氏本，博觀約取，體例謹嚴，稱其爲經生家言也，余讀傳氏序，始知雉經于傳，實自此始，又謂集解於紫所未明者，已多發揮，然大戴至今二千年矣，各本已不同，小正前乎此者又二千年，而欲其無譌，豈可得乎，傳言或曰者八，其六謂說之者不同，而或曰祭韭，或曰人從，直謂經文有不同，況小戴刪之，不復列于學官，誦習者少，流傳千年，宋人刻之于久經斷爛之餘，後之學者，不思夏書闕疑，不蓄可以意逆志，而苦心孤詣，務欲通其所難通，雖勢不可已，恐亦有鑿空失實者矣，夫遵明曲解八十宗，尚幸有不盡之本，可以考證，況小正必無古于宋本者，將安所考正乎，故余再鈔撮之，於諸本不同之字句，詳悉審之，卽其譌闕然者，亦皆甄錄，使人知前賢用心之勤，亦以見舊惑難治，必不能反古復始，且前人所不從者，或後人續研，復有所會，能拾前人之遺乎，反覆改之，至八九遍，亦備略可屬讀而已，若夫字比句櫛，鑿然言之，則聖人能言夏禮，尚惜杞不足徵，然當時固猶有杞也，其故虛今爲鄅落，名曰杞城，隸吾安邱，豈復能向此編而徵文考獻乎哉，五月二十二日鬻又序。

凡例

傳文古奧。不可刪節。茲一依元本鈔錄。儀禮經傳通解。於經文傳文。皆有音注辨正。余有所增。多署名別之。或牽連出之者則不別。其辨正三家說者。亦不須別也。

三家之說。全譌者刪之而已。瑕瑜不掩者辯之。聞有全謬而足蠱後生者。亦存而辯之。

傳氏於每月之傳。皆冠以傳字。蓋放杜注左氏傳。每年之經。皆冠以經字。每年之傳皆冠以傳字也。似較妥。然既明著其爲後加矣。可以隨宜也。月令章句養羞。鄭注引升馬湯白鳥。並傳引之。而冠之以說。傳氏朱子皆謂之傳。案說氏曰。夏小正傳子夏所作。說也。蓋未見此說所出。竊以爲謂子夏作傳耳。大戴禮他篇注皆雙行。本傳獨單行。是傳在戴氏之前。然鄭君但謂之說。已不能得作傳者之主名矣。傳經猶謂戴氏作傳。余初從之。今仍闕如。

傳氏序曰。闕本戴禮。皆以反小正文錯諸傳中。則傳氏所校舉文。概當在傳中。故今去經中校語。以省重複。惟必當在經中者始存之。

夏小正

清王　筠撰

夏小正正義

正月。啓蟄。鴈北鄉。雉震呴。魚陟負冰。農緯厥耒。初歲祭耒。始用暘。囿有見韭。時有俊風。寒日涤凍塗。田鼠出。農率均田。獺祭魚。鷹則爲鳩。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采芸。鞠則見。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柳稊。梅杏杝桃則華。緹縞。雞桴粥。

二月。往往萬秦。樺初俊羔。助厥母粥。綏多女士。丁亥。萬用入學。祭鮪。榮堇。采蘩。昆小蟲抵蚳。來降燕乃睇。剿鶯有鳴。倉庚。鳴。采芸時有見稊。始收。

三月。參則伏。攝桑。委楊。萹羊。蠶則鳴。頒冰。采識。妾子始蠶。執養宮事。祈麥實。越有小旱。田鼠化爲駕。拂桐芭。鳴鳩。

夏

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鳴札。囿有見杏。鳴蜮。王萯莠。取荼。莠幽。越有大旱。執陟攻駒。

五月。參則見。浮游有殷。鳩則鳴。時有養日。乃瓜。良蜩鳴。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啓灌藍。蓼。鳴。鴳。唐蜩鳴。

夏小正正義

初晉大火中。種黍菽麻。禽梅。鶡鴠。蔵蜮。灼灼。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煮桃。鷹始摯。
秋
七月。狸子肅肅。漚漬生莘。爽死莘莠。漢案戶。寒蟬鳴。初昏織女正東鄉。時有霖雨。灌荼。斗柄縣在下則旦。
八月。剝瓜。玄校。剝棗。丹鳥羞白鳥。辰則伏。鹿人從。鴈賓鳥。
九月。內火。遰鴻鴈。主夫出火。陟玄鳥蟄。熊羆豹貉貈貔則穴。榮鞠。樹麥。王始裘。辰繫于日。雀入于海爲蛤。
冬
十月。隊祭獸。初昏南門見。黑鳥浴。時有養夜。雉入于淮爲蜃。織女正北鄉則旦。
十有一月。王狩。陳筋革。隊人不從。隕麋角。
十有二月。鳴弋。玄駒賁。納卵蒜。荂人入梁。隕麋角。

經文凡四百六十三字。後文具載之矣。而復總列于此者。以示初學。使知古書體例也。杜元凱春秋序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然則春秋與左氏傳。各爲一本。杜氏始合之也。孔仲達疏曰。左氏作傳。不敢與聖言相亂。故與經別行。何止左氏。公羊穀梁。及毛公韓嬰之爲詩作傳。莫不皆爾。然則仲達所見卽是古。舊傳子夏所作。謬也。 焉案正蓋政之古文。非正朔之正也。月令孔疏引鄭目錄云。名曰月令者。以其紀十二月政之所行也。國語又引夏令。令卽政也。知正卽政矣。若是正朔。何分大小。
正月。啓蟄。雁北鄉。鶡旦。雉震呴。呴古豆反。魚陟負冰。農緯厥來。初歲祭耒。始用囷。囷有見韭。朱子本最此句。舊本有大戴禮作囷有韭。時有俊風。寒日凍涂。田鼠出。農率均田。獺祭魚。獺他達反。傅氏曰。當作瀨厲祭魚。鷹則爲鳩。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采芸。鞠則見。初昏參中。斗柄懸在下。懸音縣。傅本無斗柄懸在下五字。然傳曰。言斗柄者。足明是經文。與經輪廻倒置不同。柳稊。稊徒禮反。梅杏杝桃則華。杝音移。提綱。緹他禮反。綱古老反。雞桴粥。桴步侯反。鄉音嚮。鴈鶩。桴猶俗桴字也。當音芳無反。

黃氏曰。正月建寅之月。子曰行夏之時。案自黃帝始有紀支以甲寅爲首。顓頊作曆。仍始于孟。遷遷揲格之說。於是年月日皆始于寅。相傳至夏未變。故本夏書曰。啓乘三正。馬融以建子謂丑謂寅說之。不據夏后以前無建子共者也。故鄭君曰。三正。天地人之正道。不敢苟同師說。

傳曰。正月啟蟄。言始發蟄也。高誘注呂氏春秋孟春紀如什。　顧氏引詰志曰。虞夏之厭。正建于孟春。於時冰泮發蟄。

金氏曰。今蟄蟲二月節。決正月中。月令孟春。蟄蟲始振。豈古陽氣特盛。啟蟄早歟。　箋案月令鄭注。漢始亦以蟄蟲正月中。孔疏曰。前漢之末。劉歆作三統曆。正月節立春雨水中。二月節驚蟄春分中。鄭康成注月令。依歆三統。故云以蓍厭正月啓蟄。故云。

傳曰。鴻北鄉。箋案鴻當依說文作鴈。及下文九月鴈傳皆放此　先言鴻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鴻而後數其鄉也。數色主反。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鴻以北方爲居。何以謂之爲居。傳本無爲字。經義述聞曰。爲居二字。衍文。何以謂之。猶曰何以言之。矮質曰。疑傳皆曰何以謂之。

鴻。鴻特計反。先言遵而後數之。音注前一作如。案如而古通用。　生且長焉爾。丈丁良反。九月遵渚。渚。傳本無渚字。經義述聞曰。渚當爲陼。說文。水中可居曰陼。陼與渚同。

事于耕藉。以率天地社稷之粢盛。而身致其誠信之謂敬。敬其事則命以始。初歲祭耒。粢盛之始也。

顧氏曰。司尊彝之疏曰。春祠夏禴。禴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禴用卵。彝黃彝。是卵爲終歲所用。今以祭耒。是用卵之始。故係之初歲。　箋案或曰。風俗通。和樂而作曰暢。樂歌之名。堯有神人暢。然神人暢之名。似不雅馴。蓋秬鬯之說爲是。字作暢者。雜記暢曰以椈。杵以梧。釋文暢作鬯。而不記其鄉。何也。傳氏引僖注。前一作鬯。

語。王祼鬯酳。乃行下文始曰及藉。則非以鬯祭耒。故章注曰灌鬯飲酳。皆所以自香潔。或周禮與夏禮不同乎。傳曰終歲者。對經文初歲而言。蓋此事既在正月。言初歲。似複。故解之也。或曰祭韭也者。顧氏引孔氏廣森曰。記別家經文。或作初歲祭韭。案祭韭是二月事。作祭耒爲正。名。似不雅馴。蓋秬鬯之說爲是。字作暢者。雜記暢曰以椈。杵以梧。釋文暢作鬯。而不記其鄉。何也。傳氏引僖注。前一作鬯。

傳曰。囿有見韭。箋案見當音賢遍反。囿也者。園之蕪者也。傳本無者字。案藝文類聚引蔣子萬機論曰。蔣居之蕪。詩王在靈囿是也。　金氏曰。韭、陽菜。見、露也。　黃氏曰。陽氣始升。木德之先見者也。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以爲遠于利也。有見韭。歷霜雪而復萌。以爲近于貞也。　顧氏引春秋繁露曰。春尚豆實。豆實韭也。春之始所生也。　箋案初學記引說文曰。菟有園曰囿。囿猶有也。有藩曰園。有牆曰囿。蘇頌引說文曰。一穜而久生者。故謂之韭。象葉出地形。

傳曰。時有俊風。俊者　閩本俊作畯　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於南風也。曰合冰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　顧氏曰。俊風。鯈風也。通卦驗曰。東北曰鯈風。淮南子曰。冬至四十五日鯈風至。高注。艮卦之風。一名融。箋案顧氏蓋駁傳也。詩凱風傳曰。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養。說文曰。南方曰景風。是知南風當爲夏月令亦曰東風解凍矣。似顧說是。抑或風狂似虎。但

蟄。　箋案月令。正月二候。蟄蟲始振。三候魚上冰。五候鴻鴈來。與本書次第不同。傳曰。農緯厥來。緯東也。東其來云爾者。用是見君之亦有來也。閩本作見君子之亦有來也。　金氏曰。古者立春。先時命農大夫咸勑農。因東田器也。　黃氏曰。爭冬已令民修來耜矣。至是緯之。月令天子親載來耜。知君亦有來也。

傳曰。初歲祭耒。始用暢。傳本作鬯。校語云。閩本作暢。按暢不生也。暢訓通。作暢爲是。箋案暢不生也出說文。不字似說暢都暢之俗字。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官是月之始。初者始也。大爾也。者。是月之始用之也。初者始也。　戒曰。祭韭也。　金氏曰。王將耕藉。則農人薦鬯。王祼鬯。用鬯謂假不合。說見下。　祭耒用鬯者。祭始爲耒耜之始也。

人。顧氏曰。祭先酳也。先酳謂始爲耒耜教民耕耨者。　黃氏曰。宗廟祼鬯焉。郊社祼鬯焉。獻之屬莫重于祼。而始用祭耒。何也。將有事于耕藉。以率天地社稷之粢盛。而身致其誠信之謂敬。敬其事則命以始。初歲祭耒。粢盛之始也。

顧氏曰。司尊彝之疏曰。春祠夏禴。禴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禴用卵。彝黃彝。是卵爲終歲所用。今以祭耒。是用鬯之始。故係之初歲。　箋案或曰。風俗通。和樂而作曰暢。樂歌之名。堯有神人暢。然神人暢之名。似不雅馴。蓋秬鬯之說爲是。字作暢者。雜記暢曰以椈。杵以梧。釋文暢作鬯。而不記其鄉。何也。傳氏引僖注。前一作鬯。

語。王祼鬯酳。乃行下文始曰及藉。則非以鬯祭耒。故章注曰灌鬯飲酳。皆所以自香潔。或周禮與夏禮不同乎。傳曰終歲者。對經文初歲而言。蓋此事既在正月。言初歲。似複。故解之也。或曰祭韭也者。顧氏引孔氏廣森曰。記別家經文。或作初歲祭韭。案祭韭是二月事。作祭耒爲正。名。似不雅馴。蓋秬鬯之說爲是。字作暢者。雜記暢曰以椈。杵以梧。釋文暢作鬯。而不記其鄉。何也。傳氏引僖注。前一作鬯。

傳曰。囿有見韭。箋案見當音賢遍反。囿也者。園之蕪者也。傳本無者字。案藝文類聚引蔣子萬機論曰。蔣居之蕪。詩王在靈囿是也。　金氏曰。韭、陽菜。見、露也。　黃氏曰。陽氣始升。木德之先見者也。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以爲遠于利也。有見韭。歷霜雪而復萌。以爲近于貞也。　顧氏引春秋繁露曰。春尚豆實。豆實韭也。春之始所生也。　箋案初學記引說文曰。菟有園曰囿。囿猶有也。有藩曰園。有牆曰囿。蘇頌引說文曰。一穜而久生者。故謂之韭。象葉出地形。

傳曰。時有俊風。俊者　閩本俊作畯　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於南風也。曰合冰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　顧氏曰。俊風。鯈風也。通卦驗曰。東北曰鯈風。淮南子曰。冬至四十五日鯈風至。高注。艮卦之風。一名融。箋案顧氏蓋駁傳也。詩凱風傳曰。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養。說文曰。南方曰景風。是知南風當爲夏月令亦曰東風解凍矣。似顧說是。抑或風狂似虎。但

傳曰。寒日涼。箋云。涼。薄也。者。也字依一作雨。凍渝薄也者。渝。變也。變而緩也。箋讀況貺反。傳本補。凍下而釋上多也。案經分兩日。猶日漸寒日漸暖也。箋以代傳字。

箋旬。源錄箋旬。○本傳似有脫字。或據箋改。釋詁。渝。薄也。郭注。以劑薄酒。是渝為薄酒。又或據詩一切改之。又據氏本作劑。郭璞小正傳文。蓋是劑酒。

注下者陰液也。鈔撮去聲也。不知管子所謂陰陽指山之南北而言。猶之文選澤賦注引益子春秋曰。陰冰凝。陽冰釋。五寸指冰之厚。

北面皆也。故以一地之上下為陰陽。氏失其義。且於物理不合。凍之結于冬也。自上而下。漸于春也。自下而上。木經說言時日。猶一日凍皆化。雪消融耳。傳則不可通解。

旬。

駿氏曰。寒日凍。言寒氣日凝而拔也。仁山之說。遺寒字義　黃氏曰。凍。塗者。凍土融而為泥塗也。

金氏曰。日漸凍解而為塗也。此合五字為一

坤之初六。履霜堅冰至。危乎其履之者也。此於初歲記此。幸乎其漸之者也。

箋案月令十月。水始冰。在地始凍之前。土煖水塞。物氣於是乎變也。箋改讀之曰。於義疏通。然猶不及舊說。

經義述聞曰。日當作曰。十月傳若日之長也。大戴日作曰。說文作欭。云詮詞也。爾雅。粵于。爰。曰也。寒曰凍者。寒固然。故正月東風解凍。亦在魚陟負冰之前。本經期倒。錯簡可知。十月不及冰凍。殷簡亦可知。

箋案月令仲春之月。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雁來。候鳥來。皆在正月。周書時訓篇。驚蟄之日桃始華。又五日倉庚鳴。又五日鷹化為鳩。至秋則鳩化為鷹。故王制云。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司徒注。中秋鳩化為鷹。夏小正云。正月鷹化為鳩。五月鳩化為鷹。兩化字與今本不同　鄭無所言。則不信用也。案孔氏謂鄭信仲秋。不信五月。然安知非錯簡乎。

傳曰。農及雪澤。言雪澤之施高下也。　金氏曰。雪澤消凍解也。及。謂汲汲也。本之公羊傳。　及此凍解使往治之

古鞠菊通用。蓋謂鞠始苗也。九月榮鞠。則菊花也。　黃氏曰。鞠星蓋黃星也。舜時黃星見。或夏后時亦有之。後皆不見。無傳焉爾。　箋案羣經所有之星。多不與天文家同。如天龍龍魏。亦將以天文皆不見疑之乎。且專言天者。以甘石星經爲最古。而巫官（蓋即巫咸。）天禽天雞天剛。皆天官家所無。金氏說非也。舜時黃星。當是瑞應。安爲恒歲再見。黃氏說亦非也。鞠蓋老人星也。是星近南極。秋分之昏見于丙。春分之夕見于丁。一歲僅再見。今京師在燕地。老人星在地平下。不得見。夏都安邑。當得見之。若謂見在春分。不當昏於正月。則上文麋則爲鴳。以孔疏所引時訓解推之。自桃始華至麋爲鴳。凡十五日。次日即當春分矣。抑或本文係錯簡乎。又案四月南門正。傳云歲再見。十月梁再見。乃本傳云再見而可見。其後經文矣。（傳言再見者二。以被例此。知是南極之星。經表注闕。以爲北落。）七月不見。當有闕文矣。（傳云歲再見。十月梁再見。而以後例之。則在天之日多。安得云再見乎。）

傳曰。初昏參中。蓋記時也。云斗柄者。（徐注一作斗杓。）繹在下。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

傳曰。柳稊也者。　閻本無也字。箋案傳本經作梯。本傳兩字皆作稊。二月見稊及傳中三稊字。朱子本作見梯。除梯從禾。大戴本則一切從木。顧氏依之。然自古字書類書通無此說。惟洪武正韻曰。梯。杜兮切。音鵜。木雄也。殆即據大戴。發乎也。　箋案柳稊者。柳蕤也。云發乎者。材生發曲乎甲孚之解皆則成蕤。蕤名云甲乎也。篇海解乎甲而生也。　黃氏曰。旗翻云。稊稗也。楊葉未舒稱稊。　箋案說文玉篇。皆無稊字。但有鵜鶘二字。爾雅釋草。稗英。釋文曰。本又作稊。引莊子云。道在稊稗。而孟子則稱黃稗。易大過枯楊生稊。鄭本作荑。劉琨勸進表云。生繁華于枯荑。即用大過也。乘經晉義曰。稊。說文作荑。相粥之時也。各本同。朱子本時字作黑釘。段氏說文注云。一本作相粥粥呼也。似當云粥粥相呼也。謂雞母粥粥然呼其雛也。淮南子曰。雞呼卵。粥借字說文。鬲。呼雞重言之。則正字也。雞聲雞重言之。則正字也。雞聲雞重言之。則正字也。雞聲

氏謨解穫字張氏說亦未深切茅明穫唐石經五經文字並作擭說文曰擭獲田器引論語擭面不顧論語鄭注曰擭擭種也孟子曰播種而擭之孫疏以鋤釋擭玉篇擭擭種也與鄭己不同金氏鶚論語義是以謨解不知擭別有一義也漢書音義晉灼曰以木椎塊曰擭秦始皇本紀如淳曰擭椎塊椎也然則其器曰擭用以椎塊亦曰擭動靜同字也擭黍也者爲將種黍而擭也既耕而耰之塊之堅頑不解散者則須擭又案黃氏云以大暑種本之說文然只是言大熱非六月中氣之大暑氾勝之書曰先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采　此依周禮大胥鄭注所引今本月令作樂者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鄭司農注云舍采謂舞者皆持芳香之采誠曰士見于帥以采舞騶采者謂雜色采成曰舍即釋也采讀爲菜蘋蘩之屬案此則是習鄭學者讀故月令也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皆但言丁也周禮鄉士鄭注和合支幹善日此乃俗語非古法百姓者殖大夫也祭日主辰與少牢饋食禮異九歌亦曰吉日令辰良兮注曰謂甲乙辰謂寅卯也竊爲變矣其俗固異乎　戴以干戚釋萬不及鄉風簡兮毛傳以干羽釋萬爲完備周雅萬大也韓詩萬大舞也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干戈武舞羽籥文舞毛公曰干羽合二舞而名之曰萬故曰大也本傳則道文舞矣傳者曰今時未知爲何時然是親見其禮故云然先鄭後鄭則皆未見而揣測之詞

傳曰祭鮪祭不必記記鮪何也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鮪者魚之（周本脫之字）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識記其時　金氏曰此即所謂眷獻王鮪者也見周禮獻人鄭案衛風碩人毛傳曰鮪鰋也說文同之鮪似鱣大者名王鮪小者名叔鮪史記司馬相如傳李奇注曰鮪出蜀山穴中三月遡河上能度龍門之限則爲龍矣案云三月即所謂其至有時也呂氏春秋淮南子皆曰季春薦鮪恐本文又是錯簡案出穴即躍門之限史記作龍門

也直舉一日以言之耳經上文曰日用丁己（曾注紀曰內事用柔日案甲歷起于甲寅則六丁始于丁巳終于丁未而丁亥居其中以言之則六丁皆可用矣抑或丁己之皆可用容六己之皆可用矣）不用首尾故舉丁亥以見六丁不用首尾乎金仁山疑以干取丁以支取亥不知古人通日但用十干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采（此依周禮大胥鄭注所引今本月令作樂者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鄭司農注云舍采謂舞者皆持芳香之采誠曰士見于帥以采舞騶采者謂雜色采成曰舍即釋也采讀爲菜蘋蘩之屬案此則是習鄭學者讀故月令也）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皆但言丁也（周禮鄉士鄭注和合支幹善日此乃俗語非古法百姓者殖大夫也祭日主辰與少牢饋食禮異九歌亦曰吉日令辰良兮注曰謂甲乙辰謂寅卯也竊爲變矣其俗固異乎）　戴以干戚釋萬不及鄉風簡兮毛傳以干羽釋萬爲完備周雅萬大也韓詩萬大舞也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干戈武舞羽籥文舞毛公曰干羽合二舞而名之曰萬故曰大也本傳則道文舞矣傳者曰今時未知爲何時然是親見其禮故云然先鄭後鄭則皆未見而揣測之詞

傳曰祭鮪祭不必記記鮪何也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鮪者魚之（周本脫之字）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識記其時　金氏曰此即所謂眷獻王鮪者也見周禮獻人鄭案衛風碩人毛傳曰鮪鰋也說文同之鮪似鱣大者名王鮪小者名叔鮪史記司馬相如傳李奇注曰鮪出蜀山穴中三月遡河上能度龍門之限則爲龍矣案云三月即所謂其至有時也呂氏春秋淮南子皆曰季春薦鮪恐本文又是錯簡（案出穴即躍門之限史記作龍門）

食。惟白蒿味美。陸璣三國吳人。鳥程令。或謂即陸士衡非也。詩疏云。春始生。及秋香美。可生食。又可烝。一名游胡。隱公三年左傳。正義引隱疏作

遊胡。又引夏小正傳亦作遊胡。且曰遊胡即蒿雀由胡也。可知非傳寫之誤。北海人謂之旁勃。蓋蘩之言繁也。采食其上體。四旁皆勃然生。故謂之

旁勃。筠案旁勃。又作旁渤。旁孛字。謂其母曰由胡。由此而蕃生。散出如胡也。此說更影說文。胡牛頷垂也。詩瓠葉

也。乃形容之詞。不可據字說求。其散出者安能似之。而雅繁由胡。

與繁縷蔓生列兩處。固雅乃衆手纂記之辭。不

足爲疑。惟其字作繁。與大戴同。或古本如此耳。

筠案廣雅曰。繁。亦不從艸。毋勞執也。王氏疏證曰。繁毋勞雙聲。古皆同紐。是慢說教與勿同。

雙聲也。一作彭敎。御覽引神仙服食經云。十一月採彭敎彭敎白蒿也。方言不同。故名目不同。彭勞

傳曰。昆小蟲抵蚳。昆者衆也。由魂。筠案傳本作蝹。蝹由古通。衆經音義引此經及傳曰。蝹小蟲也。蝹魂也。魂魂經小蟲

以蟲之蠕動蚑行。雖也。會合兩本從之。謂昆蝹魂者。以音解義也。白虎通曰。魂魂沄沄也。行不休于外也。傳者

于形容。故以魂解之。魂魂也者。動也。謂魂動氏引大元解曰。魂魂來多之貌也。小蟲動也。其先言動而後言蟲者。何

也。萬物至。大戴說是字。是動而後著。筠案動字宜有重文。萬物至是動者。謂萬物至二月而後動也。動而後著者。謂

物動而後蟄之者也。著即上文所云。先言動。提結傳曰。小正以著名也。是也。抵、猶推也。

推土、蚳、蝹卵也。蝹魚豈反。蚳直尼反。卵即虛反。爲祭醢也。取之則必推之。推之不必。韓本作不必。取。取必推而不言取。鄒氏伯奇正義引云。

氏引舊說。

金氏曰。爾雅邢疏。蝹子在卵者名蚳。此云昆及小蟲之徵。大抵皆卵屬也。筠案傳連兩句

而解之。金氏亦然。而謂以大抵。小正無此文法。云昆及小蟲。亦不可解。又云卵屬。蟲豈可謂之卵。若謂

是卵生。則蟲大都濕生化生也。王制。昆蟲末蟄。鄭注。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說文字作蜫。

云蟲之總名也。本傳獨謂之衆者。蓋謂於衆小蟲之中推擇其蚳也。則必有取有不取矣。仍合兩句而

說之。天官醢人。饋食之豆。嬴蚳醢。

傳曰。來降。燕乃睇。燕乙也。筠案郭風孫藩。毛傳曰。記也。釋文音乙。本又作乙。郭

鳥拔反。郭音是也。字當依說文作乞。非甲乙之乙。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其

闕本無其字。始出也。案此亦過宮之論也。九月既治其蟄。蟄于何所。卽出于何所矣。且春氣如此。歷歷如繪。其來皆有定時。亦謂見其

始出乎。月令。元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其禮節節如此。安得不謂之來降乎。黃氏曰。詩天命玄鳥。降

而生商。孔氏曰。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也。故曰來降。言乃睇何也。睇者睨也。睨者視也。睇睨皆反。閩本

誤作睨下睨。睇者視可爲室者也。百鳥皆曰巢。突也。引詩義疏。謂穿地爲穴。突穴者。懷說文。窒竁字土部。塕也。然此當爲後增之字。其上文已有。無突也。引

穴。案鳥獸皆穴。又有窟、窠兩名。突字未有則爲巢穴者。說文。穿。通也。青州謂之窐。

詩經解頤。或者此突卽穴乎。底雅疏說引經文。

取與之室何。閩本無之字。案取與當作其閒。正月傳。朱子

也。注與疑作語。八月傳。其卽之鳥何也。皆可證。摻泥而就家人。閩本大

字。摻作入。人內也。摻所銜反。筠案俗多說誤。未

可強通。說文無摻字。故邊人

之下。傳本云棻也。大戴云棻色。顧氏曰。據初學記。當作采芑。舊說芑。麤也。案麤卽今苦賈。如此則棻菫無

是。說文以別作一

菫。今亦未有入湯中者。大戴謂其巢人室中耳。其說則雖曲爲之解。金氏曰。月令所謂元鳥至者也。筠案本文與陟元鳥盤文法同。來謂之

降。去謂之陟。皆神之也。降與睇。陟與登。皆兩事。不以燕與元鳥冠句首而介乎其閒。此古人屬詞之美。

傳曰。剝鮮。閩本鮮作鱻。以爲鼓也。筠案說文。鮮。魚也。皮可以爲鼓。唐韻許偃切。或作鱻。是也。惟是月令

鮮之穴無所庇。此乃食品之黃鱔。當常演切。若冒鼓之鱔。則集韻曰。鱔唐何切。或作鱓。是也。惟是月令

季夏取鼈。鄭注尙以周禮腶之。此在二月。不更早乎。

傳曰。有鳴倉庚。倉庚者。閩本脫者字。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筠案爾雅。鵹長股之名。而有皇黃鳥鸝黃楚

雀。鶯黃五名。方言曰。鸝黃。唐人倒之曰黃鸝。鸝黃之變也。說文作離黃。云鳴則蠶生。小正記此。蓋爲三

月始蠶之兆。蝹。經義述聞之即。見四月鳴蜮下。又案經義述聞曰。有字。後人據幽風七月加之。下文鳴鳩鳴札鳴蜮鳴弋。

無言有鳴者。竊謂此及浮游有殷。時有霧夜。皆不必言有。乃言之者。欲其成文也。禹貢。齒革羽毛惟木。

淮夷蠙珠暨魚。加惟字暨字。亦欲其成文也。此正是夏后時文法。鳴鳩之類。兩字則成文。不須加有。其

字在句末者。說文一字爲名。皆言則鳴。唐韻革鞹兩字爲名。皆

如言鳴。鵹則本文若倒之。必曰倉庚鳴矣。文法倒錯。不必泥求。

傳曰。榮芸。筠案此經。繙正月采芸而記之。芸固見前。而亦不爲榮作訓釋者。上文榮菫亦不釋。蓋是

時華榮之稱。皆爲恆言。故不釋也。既不釋矣。而猶述經文者。何傳既與經別行矣。不述經文。則人疑其

漏也。此例也。至宋猶然。單疏本爾雅。無疏者。亦述郭注。今本注疏合併。而仍出無疏之注。亦令人疑也。

采芑。傳曰。邊也。筠案述記有此經及傳。任氏曰。此見類函。舊本竝闕。今案初學記引。亦故有。是唐

本未脫也。然說文邊下祇有遵麥一說。非可食之物。又牧豕字云。棻也。似棻者。當與此文相當。詩文王

有聲毛傳。芑、草也。鄭注表記曰。芑。枸櫃也。廣雅釋草。櫃乳、苦杞也。地筋、枸杞也。皆大雅之芑。非小正之

芑。小雅棻芑傳曰。芑。棻也。陸疏云。芑棻似苦棻。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腥、可生食。亦可烝爲茹。齊民要術引詩義疏。蘆菁

也。青州謂之芑。案此蓋小正之芑。但與似蘇不合耳。今本皆無此文。故不補於經。後放此。經文棻菫

傳曰時有見稊。大戴作稊下同。始收。有見稊而後始收。是小正傳云。大戴正作其。序也。小正之序時也。皆若是也。稊者所爲豆實。鞠案似苞云所以爲豆實。傳兩見並同。非又引郝注曰。苞一作苑。韓詩大戴本作宛。顧氏於經實也以下脫簡在五月蓐艾首之時何也之後。

張氏曰。草木之萌蘖可爲豆實者。如筍蒲椿楮之屬。

傳曰。穀則鳴。穀天螻也。螻音樓。傳本譌螻。鞠案穀天螻。釋蟲文。郭注曰。螻蛄也。郝懿行義疏云。螻蛄一名天螻。一名地羞。一名土狗。一名蝼蛄。一名拉拉蟲。一名碌碡。一名蟪蛄。一名仙姑。一名金姑。一名金龜。一名金錢。一名金蠶。一名蠐螬。一名蝎螬。一名天社。一名地牛。一名土牛。一名蛄蚓。一名蛄螻。一名蝼蝈。一名蝼蛄。一名蝼蝈。一名蝼蛄。一名蝼蝈。一名蝼蛄

始別識之。故頌曰。貽我來牟。劉向引詩作麰麥。而說之曰。麰麥、麥也。始自天降。名之曰來。謂至是始來。

曰牟。倖也。其功與黍稷倖也。周頌來牟。毛鄭及諸家皆以爲一物。惟說文以來爲小麥。牟爲大麥。賈氏服亦未甚分明。

傳曰。越有小旱。越、于也。案釋詁。粵于也。郭注引詩。記是時傳本時作亦。恆有小旱。　箋案此及四月越有大旱。皆爲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此撫定期者也。惟三四月往往有小旱。大旱。於麥有害。故常雩定在四月。今禮猶然。而月令仲夏乃大雩。故鄭君以龍見而雩。左傳五年。啟之。

傳曰。田鼠化爲駕。駕、鵪也。鵪鳥含反。變而之善。故蓋其辭也。駕爲鼠。蜀案當云八月鼷爲鼠。變而傳本無而字。之不善。故不蓋其辭也。　經義述聞曰。化當爲則。正月鼷則爲鳩。五月參則見。鳩則鳴。傳皆云蓋其辭。皆指則字言之。箋案此亦不蓋然。如鞠則見。猶可曰不常見之星。故蓋其辭。至如梅杏杝桃則華。參則伏。穀則鳴。斗柄縣在下則旦。辰則伏。參中則旦。熊熊貉貉貔貅則穴。織女正北鄉則旦。紩是周辭之常。即鷹則爲鳩。鳩爲鷹。田鼠化爲鴽。鴽爲鼠。祇是以辭有繁省。分蓋不蓋耳。況省田鼠爲鼠。亦是周辭當然。又可泥田字有無以生義乎。

傳曰。拂桐芭。拂也者。傳本無此三字。拂也。桐芭之時也。傳氏引曾注。一本拂也者桐芭之時也。　戚曰。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　箋案說文。鼻。艸華之白也。葩。華也。而無芭字。芭蓋葩之省也。然楚辭九歌已有芭字。

傳曰。鳴鳩。言始相命也。玉篇。鳴。聲相命也。鳴。命也。通謂其呼朋引類也。然二月有鳴倉庚。五月鶗則鳴。博亦曰鳴者相命也。可證。　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鳩也。經義述聞曰。鳩者二字皆文。十二月鳴弋傳可證。○傳氏曰。闕本白鳩育始相命以下脫簡在二月傳。承由胡者繁毋。今以大戴正其誤。

傳曰。拂桐芭。拂也者。傳本無此三字。拂也。桐芭之時也。傳氏引曾注。一本拂也者桐芭之時也。　戚曰。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　箋案說文。鼻。艸華之白也。葩。華也。而無芭字。芭蓋葩之省也。然楚辭九歌已有芭字。

傳曰。四月鳥則見。　顧氏曰。夏時四月。日躔大梁。不記鳥則伏。亦闕文。

傳曰。初昏南門正。南門者。星也。歲再見一　大戴作壹。正。蓋大正所取法也。　箋案南門亦近南極之星。故歲再見。則此云正者。正子午也。大正所取法未詳。　畹氏引惠氏棟曰。大正。疑即周訓所引夏令等篇。又何以不似謂建國置槩之法。然定之方中。揆之以日。毛傳曰。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考工記匠人云。爲規。視

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晏子雜下篇云。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戴樞星。　天樞也。即極星。去北辰甚近。是知古人辨方正位。北皆準之北極。南雖有營室南斗之不同。而未有及南門者。蓋出地不高。故候值再見。北方即不能見。不可用也。傳者蓋言此以表其正焉而已。故云蓋。蓋者無徵之詞。又疑正下有闕文。六月之斗柄。七月十月之織女。皆言正。而云正在上。正東鄉。正北鄉。不止正字而已。是知正本非中。故正月八月之參中。五月之大火中。自成文法。與言正者不同。況南門二星。雖屬角宿。然西一星直角二度。東一星直氐四度。相距二十四度。豈能於中央無星處取正邪。

傳曰。鳴札　蜀案爾雅前編作蜘蛛。字也。邵記作蜘朱。　札者蟬縣也。　縣音懸。蜀案爾雅郭注引夏小正曰。鳴蜚。虎蜕懸。乃俗字。蜚之與虎。則皆無他證佐。　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札。　箋案爾雅。蜚蠊蜡。郭注。如蜉而小。引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蠊。案方言又曰。蟬。其小者謂之麥札。詩碩人螓首毛傳。螓首。顙廣而方。鄭箋。螓蜡也。然說文不收螓字。頁部顙。好皃。詩所謂顙首。然則毛詩本作顙。今作螓者。後人據箋改之也。就文又無蜚字。爾雅邢疏引某氏曰。鳴蜚蜚者也。案古詩札札弄機杼。此蟲既以聲命名。知爾雅亦本作札。

傳曰。固有見杏。固也者。傳本作固名。　山之燕者也。　蜀案山當依正月傳作圃。　黃氏曰。盧說祭法曰。夏祠用杏。　箋案杏紅則非蕖所能蔽。故曰見。初有紅者。故曰有。傳曰。鳴蜮。蜮也者。傳本作鳴蜮也。或曰。屈造之屬也。　經義述聞曰。莊氏寶琛曰。倉庚不名長股。或曰二字。亦與蜮也者不相屬。長股也三字。當在蜮也者之下。或曰之上。引之謹案。周官蟈氏。鄭司農云。蟈當爲蜮。蜮、蝦蠪也。元謂蟈、今御所食蛙也。蟈、蜮、蝦蠪、蛙也。蜀案月令孟夏螻蟈鳴。鄭注。螻、蟈、蛙也。蛙、說文作蝇。蝇也。義今謂之蝦。蟆。蝦蠪也。二字皆烏葛切。故鄭君借蛙爲證。　名醫別錄曰。蟲一名長股。是其證。蜀案爾雅。蠪、蜮、長股也。是別錄所本。　遹聞乂曰。爾雅蠪蜮諸玉篇注蜮。蝦蠪也。再轉爲屈造。鄭司農作去聲。轉爲鼓造。淮南說林篇鼓造辟兵。文子上德篇鼓造作蜻蛉。是也。蜻蛉注紩官蟈氏曰。蜮、蝦蠪也。屈造、蜻蛉也。似蝦蠪。故曰蜮也者。屈造之屬也。蜀案先鄭曰。蟈當爲蜮。後鄭以蜮乃短狐鼈之。蓋古祇有蜮字。後乃別爲兩字。以或爲古城字。而鐘鼎文國字皆作或。惟齊侯甔作匿。周距末作國。可知國字後作。或是古國字。故說文蜮或作蟈。而說以短狐。猶先鄭說蜮以蝦蠪也。當參伍考之。不可拘定一說。

傳曰。王蜩莠。　月令孟夏。王瓜生。鄭注。王瓜。蔓延也。　孔疏。王瓜蔓延。卷本草文類聚曰蔓草。　今月令云王蜩生。又小正云王蜩莠。　詩七月鳴。引亦作莠。未聞孰是。桂未谷曰。王蜩生。呂氏春秋作王善生。高注。善或作瓜。瓜瓠瓤也。郭注穢天子傳。蜩

今菩字。顧氏引本草。蒨生田中。葉青刺人。有實七月采。鵠案下文莠幽莠蘺莨莠。金氏誠曰。當爲秀。誠曰。讀爲秀。且以取蒨莠絕句。是如字讀矣。蓋未知字本作秀。今作莠者。以避光武帝諱而然。鄭注周禮掌荼曰。荼茅莠也。又注考工記鮑人云。當如茅莠之色。釋文曰。莠音酉。又音秀。廣韻集韻皆引說文。茬、茅莠也。今本作秀。亦是改遵本字。今經典皆已改遵本字。獨遇茅莠則不改者。二物相近。故人忽之也。惟小正經傳皆不改。而澤荼傳有兩秀字。大戴朱子本同。傳本亦竝作莠。古今注。秀之字曰蕙。然泛言秀發美秀。可以茂代之。作莠字解者。不可代以茂。是以加艸爲莠。

傳曰。取荼荼也者。以臨本誤以字。爲君庶蔣也。金氏曰。荼苦荼也。卽今苦賈。鵠案苦賈又名苦蘵。又作苦苣。非俗雅所云苦菜。郭璞云。苦菜葉似苦苣而麤。斷之白汁。花黃似菊。夫既云似。則非一物明矣。吾鄉亟今呼爲苦菜。張氏曰。荼有二。詩誰謂荼苦。此苦菜也。有女如荼。此茅莠也。集云。茅莠。亦徒人皮復者。此及七月之荼。食是卑物。此荼乃自牧歸養也。初生曰葉。四月秀爲茶。高三尺許。茅莠輕白。故以狀女色。傳謂薺蔣者是。鵠案薺者。結也。蔣當同廣雅訓。以荼。古人布席于地。若值下莞上簟而寢。豈不畏冷。知必有荼、薺於蔣下矣。韓非子十過篇曰。蔣席重而寢。故以荼。既夕禮記茵。著用荼。注。荼茅秀也。案此乃送死之茵。尚若丁古反。之蔣。席也。七月瀚荼。傳亦曰。爲蔣楮之也。鄭注。伐屬白虎宿。乃伏。匿於豨反。之蔣。席也。七月瀚荼。傳亦曰。爲蔣楮之也。既夕禮記茵。著用荼。注。荼茅秀也。案此乃送死之茵。尚若丁古反。乃伏。匿於豨反。

席類纂。是知蔣者。古文通借字。經則後作之專字。然字書蔣字。皆少此訓。古無椐據字。故小戴曰文茵。郊同。以荼。古人布席于地。若值下莞上簟而寢。豈不畏冷。知必有荼、薺於蔣下矣。韓非子十過篇曰。蔣席重而寢。故以荼。古人布席于地。若值下莞上簟而寢。豈不畏冷。知必有荼、薺於蔣下矣。韓非子十過篇曰。蔣席重而寢。豈不畏冷。知必有荼、薺於蔣下矣。韓非子十過篇曰。蔣

左傳曰。追蔣。字皆從艸。

傳曰。莠幽。張氏曰。莠幽未詳。幽風四月秀葽。得非以葽幽聲相近而誤與。幽葽在今爲雙聲。在古爲疊韻。然則之誤則非國語幽莠之莠也。郭注周禮。幽讀爲黝。黝是國爲草名之見他書者。毛奇齡曰。小正莠幽。詩秀葽。一也。黃氏曰。秀葽。鄭疑爲王蒬莠。荀梁也見詩疏。莊木谷曰。程天祥。淮南子繆稱訓。莠苗似粟。是粟莠不同物。

隰荏則以爲莠幽。李迂仲云。鄭氏臆按內經注引月令作吳葵華。吳葵卽葵。然則秀幽之爲秀葽。蓋亦有三星兌。卽鈌字。曰斛。與伐同。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步天歌分七星爲參。三星爲伐。然三相連。古人命名本意。傳曰。故蓋其辭而質古。

未言其故。案爾雅。大辰房心尾也。廣雅曰。參伐謂之大辰。公羊昭十七年傳。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何注。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所取正。故謂之大辰。辰、時也。案此蓋其辭之故也。

傳曰。越有大旱。記時爾。金氏疑本經之上必有闕文。張氏曰。以幽字作句。故疑有闕。

傳曰。執陟攻駒。執也者。姑執駒也。閩本始執駒。執駒也者。雌之去母也。陟升也。此三字。大戴傳本朱子本皆無。鈔本有。誠按正月傳增之與。姑執之。執及下文並同。

傳曰。浮游有殷。轉本作蜉蝣。經文作蜉。殷、衆也。浮游殷之時也。朱子本無此句。大戴有。且作蜉蝣。然字形絕別。故者。說文不收蝣。蓋毛詩爾雅。亦本同小正。浮游者。渠略反。

而升之君也。攻駒也者。教之服車。數舍之也。鵠案數、所角切。舍音捨。初使駕車。故數猶數說。音稅。恐傷其力也。然此傳似皆誤。夏官牧師云。中春通淫。校人云。春執駒。先鄭注曰。執駒無令近母。猶攻駒也。案此盛卽用本傳說。後鄭駁之曰。執猶拘也。春通淫之時。駒弱血氣未定。爲其乘匹傷之。乘匹卽通淫也。案此則

執陟云者。陟卽騭也。說文。騭牡馬也。洪頤煊云。騭字。是商周間字。通夏時爲騭之。故川騭也。則騭義仍同陟。乘匹必牡陰牝上。月令仲之騭馬。亦卽此義。

令累牛腹馬。遊牡于牧。仲夏。游牝別羣。則繫騭駒。卽此所謂執陟也。月令在仲夏。此在孟夏者。猶之周禮通淫在仲春。是周初之制。月令則在季夏。是秦時之制。時易事異也。且傳曰。執而升之君。則校人曰冬獻馬。注曰。見成馬于王也。是也。大戴禮本命篇云。馬十二月而生。是今年仲春乃生。至冬卽可獻。不須再至夏。且執陟皆是虛字。必須連四字成句。言執之陟之攻之者。皆駒也。不應斷爲兩句。蓋月令有游牝于牧之文。小正無之。則上無所承。故如此解之也。攻駒也者。夏官庾人曰攻駒。後鄭注曰。驕其蹄齧者。驕今讀之翹。鵠案翹驕轉也。校人云。夏頗馬攻特。先鄭注曰。攻特、謂騭之。二鄭說同。是也。且周禮指言夏。與小正列攻駒于孟夏、亦符。

五月。參則見。見賢遍反。浮游有殷鳩則鳴。鳩與騭通。古救反。時有養日。乃瓜。傳本作乃衣瓜。註一作乃衣衣。良蜩鳴。蜩音調。螗之與。五日翕望。

卽其本有脫之。黃梅雷圖薇蕨。傳云。薇蕨。菜名。卽今貢門大蕨作菽蕨。頗馬。

傳曰。五月參則見。參也者伐屋也。伐一作牧。故蓋其辭也。顧氏曰。夏時五月。日躔鶉火。參在日後。朝見東

南隅。鵠案唐風綢繆毛傳。三星參也。史記天官書。參爲白虎。三星直。是也。爲衛石。漢書天文志同。孟康注曰。東西直。似稱衡也。其謂參六星者。則衆伐言之。考工記。熊旗六游。以象伐也。鄭注。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其謂參十星者。開元占經引石氏曰。參十星。惟天官書最明晰。曰三星直者。是也。又曰。下有三星兌。卽鈌字。曰斛。與伐同。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步天歌分七星爲參。三星爲伐。然三相連。古人命名本意。傳曰。故蓋其辭而質之參知史記所云。三星直。得古人命名本意。

未言其故。案爾雅。大辰房心尾也。廣雅曰。參伐謂之大辰。公羊昭十七年傳。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何注。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所取正。故謂之大辰。辰、時也。案此蓋其辭之故也。

傳曰。浮游有殷。轉本作蜉蝣。經文作蜉。及下文並同。殷、衆也。浮游殷之時也。朱子本無此句。大戴有。且作蜉蝣。然字形絕別。故者。說文不收蝣。蓋毛詩爾雅。亦本同小正。浮游者。渠略反。

謂之浮游。死卽隨水而去也。浮游同不處水。然二字疊韻。風喈亦平入叠韻。方俗語耳。不可擘說。陸璣詩疏云。浮游、甲蟲。似是後起之字。也。朝生而暮死。鵠案宮作莫。洪初不宮有暮字。孔穎達云。蜉蝣似蛣蜣。能浮水上而游。故

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鵠案浮游生荒地。故吾鄉謂之荒蟲。郭注爾雅方言。皆云蠭生蟄

土中。樊光亦謂蟄中蝎蟲。則是蜻蜻。非浮游也。木中蝎蟲。蛻爲天牛。與浮游尚是兩種。惟郭云蠆生。與傳殷衆也合。

傳曰。鳩則鳴。傳氏曰。大戴禮閒本鳩作鶻。案今大戴作鶻。鳩者百鷯也。鳴者相命也。其不鳴之時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爾雅鵙伯勞也。黃氏曰。一名博勞。案月令鄭注作搏勞。詳注孟子曰。鶻博勞也。詩云七月鳴鵙。陰而快動者也。博與百勞與鶻。一也。埤雅云。倉庚知分。鳴鳩知至。故陽氣分而倉庚鳴。可綍之候也。陰氣至而鵙鳴。可綍之候也。八月蜀繭。是促人績者爲衣也。鴂案鷽則爲鴂。傳云非其殺之時也。與此其不鳴之時也。句法相似。蓽者蔡也。然高注呂覽曰。伯勞夏至後應陰而殺蛇。磔之于棘而鳴其上。故顧氏曰。蓽之句絕。蓽。蔡也。伯勞惡鳥。君子宜惡之。而小正盡其辭。不蓽之者。以其知時。案如此則略可解。然參見云則。參伏亦云則。發鳴亦云則。孰非應時者乎。恐傳久訛錯。不可盡解也。又案詩云七月鳴鵙。鄭箋云。幽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鄭君以物候從氣爲說。是據小正月令皆記于五月也。通卦驗曰。夏至應陰而鳴。冬至而止。然則七月固非其始鳴之時也。

傳曰。時有麥。大戴曰作白。以十月。養長也。盧丁文弨。一則在本。一則在末。鴂案二句疑解。疑是四月本月末也。夏至之日。後夜考之。作曰近是。本。後平此者十五日。小暑之前。皆是月末。按堂氏五十八刻十四分爲一候。是永之日。踰半本末。以候中間也。故其記所謂大暖。大戴曰作白之。傅氏引舊注作紀。黃氏曰。此即月令所謂日長至也。傅曰。乃瓜。乃者。急瓜之辭也。瓜也者。始食瓜也。此從大戴本。傅氏本作乃食瓜者。其餘皆同。又引舊注曰。一本乃食瓜乃食者。急食之辭也。食也者。始創食也。案此前其辭全異也。朱子引之。頗有非悟。於是金氏貴氏皆生誤說。黃氏曰。詩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後八月言剝瓜。此不言剝。疑不獻也。然禮玉藻云瓜祭上環。瓜非不可獻之物。或始食而祭之。故云急瓜也。不言乃瓜者。蒙上乃衣之文也。此不蒙二月祭菜菜蓼蓼者莪。又皆是豆實。而曰綠曰采。曾且五文見。知不徒相襲。說者與瓜之通紀者乎。顧氏曰。場人職曰。凡祭祀。共其果蓏瓜瓠之脩。古人重之。故小正以紀候焉。鴂案乃瓜祇是始食瓜。不必解作急。此對八月剝瓜言之。更不當增衣字。古文簡質而從容。若一字爲一句。不成文也。

傳曰。良蜩鳴。良蜩也者。五采具。顧氏申傳曰。別下疑也。鴂案謝維翰注。引此傳文良作螾。采作彩。皆俗改物而五采具。故美之而稱良焉。

傳曰。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其不言生而稱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與五日翕也。此八字雖解。似有誤。望也者。月之望也。鴂案望多在十五日。故前四日十五爲望。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前四句花此不次。

伏也者二句疑衍。假五日之上脫誤曰二字。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傅氏曰。戴禮入作入。閒本無也字。黃氏曰。螽。蟬也。楚名蜩。宋名蜋。三句采詳所出。方言曰。蜩。楚謂之蜩。宋衛之閒謂之蜋。蜩。關西秦晉之閒謂之蟬。雅舍人注。梁宋以東謂蜩爲蜋。淮南子曰。蟬三十日而蛻。疑五日上當有三字。謂既興十五日而鳴。又十五日而伏也。

傳曰。啟灌藍蓼。啟者別也。陶而疏之也。灌者。傅本灌也者。染生者也。記時也。張氏曰。月令五月令民毋刈藍以染。鄭注此月藍始可別。蓋種藍之法。先蒔于畦。生五六寸許。乃分別栽之。藍蓼。藍之似蓼者。今名小藍。藍有數種。此種最後。五月始栽。八月方可爲澱。五月取汁。惟大葉藍耳。金氏以肰灌爲取汁。誤。黃氏曰。大藍染碧。蓼藍染綠。綠字不知何字之訛。藍皆染青。但色分淺淡美惡耳。槐藍染青。凡數種也。但本文云藍蓼。不云蓼藍。內則滑雞湆魚湆。蜃皆蓼本草。蓼有七種。紫蓼赤蓼。青蓼香蓼。馬蓼。水蓼。木蓼。諸蓼皆多死。惟香蓼宿根重生。可爲生菜。其子可入藥。後世飲食不用。惟麵用其汁。則藍蓼當是二物。皆于是別載之也。埤雅引夏小正。啟灌作灌沐。釋云。灌。澆灑也。沐。剿沐也。與後灌茶灌字異訓。鴂案高注淮南曰。卅艾以染青未成也。我邑驗藍葉。以手握之作聲。是青已成也。吾鄉五月大藍可染。如張氏所云。小藍五月栽。六月可刈以作澱。根再發生。八月再作澱。所得較少。其色故同。張氏但言八月。豈兗州物候不同邪。抑偏者不甚留心農事邪。傅曰陶而疏之。疏者栽之宜稀也。陶米詳。顧氏引熊安生曰。開闢此種生之藍蓼。分移使之稀散。

傅曰。鳩爲鷷。顧氏曰。列子曰。鶉之爲鳩。鳩之爲布穀。布穀又復爲鶉。以此推之。五月爲鳩。八月爲鵙。春爲布穀也。

傅曰。唐蜩鳴。唐蜩鳴者堅也。鴂案下唐字。疑衍。黃氏曰。唐之爲言大也。采具者謂之良。聲大者謂之唐。即馬蜩大而黑。五月鳴。小而緊者爲蟪蛄。盡月而止。故曰蟪蛄不知春秋。莊子消搖游篇文。則堅也。黃氏別唐蜩與堅爲二者。顧氏則引孔氏穀梁曰。既記其與類。鳴又詳之。何也。一則曰唐。一則耳治。案此依傅解之。盡以上文鳴堅不應重出。鴂案良唐堅是古字。蜋蜩說文雖收。然別是一物。螗字則不收。蓋所據毛詩爾雅。均作唐也。今爾雅。螗蜩。郭注云。夏小正傳曰。螗蜩者堅。俗呼爲胡蟬。江南謂之螗蜩。此釋文今本作螗。方言郭注同。案此經注。皆螗蜩二字合爲一名也。大雅蕩蕩。如蜩如螗。毛傳蜩、蟬也。螗、蜩也。案此二字各爲一名。且是兩物也。豳風。五月鳴蜩。毛傳蜩、螗也。案此雖各爲一名。故是一物也。猶之黃氏以堅爲

蠰蛄方言云蠰蛄或謂之蜣螂蜣螂即七月傳之蜣蜋乃塞鄉也而舍人爾雅注云三輔以西爲蜋楚地謂之蠰蛄則蠰蛄又即蜋也要是一類小別方俗語異物固不甚懸絕也　又案自堂之與室此別本在四月執陟攻駒之下案月令蚯始蚓螻蟈鳴令民毋艾藍以染皆在仲夏唯無旬爲鷹季夏鷹乃學習與小正六月鷹始摯合

傳曰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菽糜時也　傳本糜作麋　經義述聞曰此大傳曰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菽衛風定之方中傳曰揆日正景乃營室東壁營室東壁中以種黍菽淮南主術訓曰大火中則種黍菽說苑辨物篇曰主夏者大火昏而中可以種黍菽是知糜者衍字也或故爲糜糜乃黍糜而糜在北中或又改爲糜春已種糜矣何待五月　鈎案五月黍梅及此黍桃傳皆以爲豆實也　糜疑芭字之譌古之本也衛雅說文皆作蓽因是蓽已種然大火中乃蓽耿之候蓽已種即是蓽耿之候若下文直書芭種不言其事非例也

種以其地種蔌直隸山西或以種黍或以種禾其不名曰六十日還家此早熟有備之事不可物定夏不種糜也本書資糜到黑皆上字是連下字是物若下文直書芭種不言其事非例也

傳曰煮梅爲豆實也　金氏曰爾雅注言煮作和羹爾雅惟臨梅古人飲食用梅納今之用醋　鈎案當引左傳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說命乃爲鹽梅不當引　楚辭所引傳說亦有作糜作身作糜兩三事而無臨梅事　且左傳醯與梅竝言醯即醋也儀禮酢亦作醋今借用耳金氏兩失之陸璣詩疏黃梅蔓乾爲蘇可薑羹臛中

傳曰蓄蘭爲沐浴也　金氏曰即今澤蘭香可辟不祥　黃氏曰周禮注三月上巳以香藥藍草沐浴是也若家語云生于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則山蘭也

傳曰菽藿　藿豆之葉也不以無人而不芳　傳本菽作荏　以在經中矣鈎案以即已字孟子無以爾以互可證　又言之時何也是食短闕而記之　鈎案短闕大戴本作短闕傳本不作短闕　經義述聞

逸聞改此文曰是何也時食豆藿而記之爲鈎案食豆藿何以定在五月且與又言之不合　終是曲說竊疑經文重出傳曲解之不須塗附又案傳氏本經有上文種黍菽糜句而本文菽糜句僅見傳中據傳云已在經中故不別之爲經顧氏則刪種黍菽糜句據傳氏引或說非小正文也又以蓄蘭菽糜爲一事其說曰據傳云菽藿蓄蘭上有五日字說之者曰此日蓄採衆藥以蠲除毒氣今案蓄蘭香草菽當爲叔拾也採也蘭依字作蘭說文蘭蘭藑也鈎案爾雅釋草都賦博物志皆作藑藑楚詞作藑藑要皆兩字爲名未有以藑一字爲名者藑字又字書韻書所無蓑猶之朵蘤大穀作桑繁蘤字俗書加艸耳傳既曰以在經中則前後兩句皆傳者據本所有未可武斷闕疑可也

傳曰煖焉分夫婦　一作大夫婦鈎案大誤　但云一作夫婦無大字　之駒也　將閑諸則　傳氏本朱子本金氏本此四字　或取離駒納之則法也　傳氏曰閑本自是食駒以下止則法也脫簡在三月拂拂然也鳴之後鈎案脫簡當承上文分夫婦而言又案四月傳云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　皆下列于經文黃氏訓列之　黃氏曰閑閑通詩曰比物四驪閑之維

則　鈎案月令仲夏游牝別羣則縶騲駒班馬政蓋與此文相應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　舊本舊注柄一作杓鈎案正月斗柄傳氏亦引舊注七月斗柄則縣柄杓雖同義似作柄是杓音標　煮桃麋始孰

傳曰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正在上用此見斗柄之不在當心也　鈎案傳本无用字在似當作正　蓋當依依尾也　黃氏曰依當如依烏鄧位之依尾言依舉別名尾主子孫故曰依

傳曰煮桃桃也者桃桃也桃桃也者山桃也煮以爲豆實也　傳本桃作榹註云按爾雅榹鼠郭璞云白鼠也榹似白鼬古今字書有榹而無榹亦無鼬由桃者鼬榹　舊說山桃音所庶反云此音誤　桃者山桃也當作榹蓋傳寫之誤　鈎案五月煮梅及此煮桃傳皆以爲豆實然則即是內則注之桃諸梅諸今之桃杏也煮梅非如烏梅之取其酸則煮桃亦非不可食之桃核且正月桃著華二月其實落矣六月安得而煮之傳說恐非

傳曰鷹始摯始摯而言之　傳本無下始字　何也　諱殺之辭也故言摯云　句依傳本

七月秀雚葦　秀舊音反本亦作莠及注同　鈎案雚當作萑　傳氏曰雚葦萑葦又曰萑薍其大者薍又曰薍爲萑細者謂之萑郭璞曰今江東呼小萑爲薍此則上萑當作薍下萑當作葦傳氏所說與雅亦有小異本當以萑薍爲正慨其同字故兩舉之　黃氏曰周禮注三月上巳以香藥藍草沐浴是也　儀禮酢亦作醋今借用耳金氏兩失之陸璣詩疏黃梅蔓乾爲蘇可薑羹臛中

傳曰七月秀雚葦未秀則不爲蘆葦秀然後爲蘆葦故先言秀未秀者謂葦之未秀者是也蘆又名蘆謂而葦之初生者有蔑亂雖三名已秀者則爲葭葦詩八月葦葦毛傳曰亂爲蔑謂爲葦是也惟詩言八月此在七月或是豳地寒物候晚卬或錯簡邪

傳曰狸子肆肆　傳氏說肆字　肆、始也肆遂也言其始遂也其或曰　傳氏曰此與殺鼠傳其一曰文法正同　肆、殺也　金正東鄉　鄉音向　時有霖雨灌荼斗柄縣在下則旦　縣音玄

傳曰七月秀雚葦未秀則不爲蘆葦秀然後爲蘆葦故先言秀未秀者謂葦之未秀者是也蘆又名蘆謂而葦之初生者有蔑亂雖三名已秀者則爲葭葦詩八月葦葦毛傳曰亂爲蔑謂爲葦是也惟詩言八月此在七月或是豳地寒物候晚卬或錯簡邪

傳曰狸子肆肆　傳氏說肆字　肆、始也肆遂也言其始遂也其或曰　傳氏曰此與殺鼠傳其一曰文法正同　肆、殺也　金氏曰狸、伏獸蓋至此時而始肆也　黃氏曰若鷹之學習然也　鈎案黃氏蓋讀肆爲肆肆、習也　狸善搏物每爲小步以擬度發舞不獲徐氏曰狸、一名不來　此與說皆本之鄭君然徐說非也大射儀曰量侯近與所設乏以爲步注曰射之侯物每舉足者正謂遠近爲曾步中也量步六尺則知黃氏所言指正謂遠近之時故云小步所用物之將擒也必伏虛其可中則一縱六尺矣大射儀又曰卷侯者不朝者之言案注不朝即是不來非謂之則名如徐氏說則據古說來如鄭以不朝不會釋之即射侯之書孫侯氏案是詩曰小大其鹿御于君所御不朝之言據考工記梓人侯者謂射時侯者大不朝侯不屬于王所故執而射女豈謂君以此亦爲舞言之詩邪鄭君說是詩即射侯之書孫侯氏案是詩曰小大其鹿御于君所御不朝之言據考工記梓人侯者謂射時侯者大不朝侯不屬于王所故執而射女豈謂君以此亦爲舞言之詩邪鄭君說是詩

傳曰溫涼生莘　傳本此句下有溫字又引涼生莘也者大誤　溫、下處也有溫然後有涼　舊注溫一作溫　有　傳本脫此字又引大戴亦無今本有　涼而後有莘莘也　傳引

萃作萃。今本作萃。　黃氏曰。爾雅疏。小曰萃。大曰薇。小者如蔞。圓不可食。大者如藿。根細如須。亦有花。季春始生。可烝爲菹。　鈎案爾雅。墟、虛也。與傳云下處義同。易城復于隍。左傳潢汚行潦。隍滿溢三字蓋同。又案萍不生于流水而生于止水。

傳曰。爽死。爽也者。猶疏也。　鈎案疏疏雙聲。　黃氏曰。或曰。爽、爽也。草名。蓋夏枯草之屬。能明目。故謂之爽。　鈎案陽之純。故感初陰即死。　鈎案傳不云爽草也。而以雙聲字解之。若據周禮臣妾聚斂疏材。鄭注。疏不孰曰蔬。以疏之古字。則七月疏尙未成。安有死者。若如黃氏以爽爲蔫之古字。則蔫字僅見集韻。又不言是何草。安得的指爲夏枯草。且夏枯草立夏即枯矣。猶疑可也。七月二陰氣以爲初陰亦誤。

傳曰。莽莽也者。鈎案越本作蓼莽。世傳寫是。遺雅疏證引作葬莽。蓼與蔫蔫同名爲萃。見救荒本草。傳有誤。據改正矣。何可更以爲蔫之莽爲萃。　爾雅。莽、馬帝注。似舊。可以爲埽彗。廣雅。馬帚。馬帚也。　鈎案傳不云萃草也者。馬帚也。韓本馬上衍有字。依傳不刪。　爾雅。莽、馬

傳曰。寒蟬鳴蟬也者。傳本蟬下衍鳴字。正文蟬也者。鄭曰。爲云寒蟬也者。　蜓蠑也。蠑大分反。蜓或作螟。螟蠑也。　鈎案毛詩雅無蟬字。呂氏月令乃有之。方言曰。秦晉之間謂之蟬。知蟬是蜓字。小正不當用之。或即因月令而改。方言曰。蠽謂之寒蜩。郭注曰。按爾雅以蜺爲寒蜩。月令亦曰寒蜩鳴。乃月令鄭注曰。寒蟬寒蜩。豈郭氏據本作蜩邪。上文良蜩唐蜩。皆不言蟬。

傳曰。初昏織女正東鄉。　金氏曰。織女三星。

傳曰。時有霖雨。　鈎案月令季夏。大雨時行。此晚一月。霖雨淫雨也。三日以上爲霖。

傳曰。灌茶。傳本脫灌茶二字。　灌茶也。荼菴草之莠。傳本有也字。爲將楮作褚。張氏本作褚。　之也。蘆未莠爲蔈。莠土敢反。蘆未莠爲蘆。以上三句。傳本注云。大戴禮莠皆作秀。　張氏曰。以蘇絮裝衣曰褚。蘆草之秀。亦可裝衣。故聚之。　鈎案褚似當作儲。四月取荼。傳注云。大戴禮莠皆作秀。

傳曰。丹鳥羞白鳥。月令鄭注引云。九月丹鳥羞白鳥。九字誤。　鄭注引同。韓本作蛟。鈎案說文。蛟。鼠也。從虫。門聲。蠙俗作蛟。國字假誤。然國國二字皆戍聿切。戍是同聲借用。　丹鳥者。鄭注引丹鳥也者。　謂丹良也。白鳥者。傳本無者字。鄭注引白鳥也者。　謂鼠。鄭注引作蛟。無者字。羞也者進也。　鄭本無也字。　不盡食也。以上三句。鄭注引作羞也

曰。蓋改星爲心。亦非也。孔云。小正謂房曰辰。謂心曰火。八月之昏。房先心而沒。故於此言辰則伏。於九月乃言內火爲案爾雅。大辰。房心尾也。統舉一次而言之。又曰。大火謂之大辰。舉三宿之中而言之。本傳以爲房星。則又舉其首而言之。獨未有舉尾者。蓋尾近合爲析木。不應大辰有尾也。

傳曰。傳本有鹿人從三字。大戴無。顧氏本從之。鹿人。顧氏曰。俗絕蓋。銅仍作鹿從也。從者從羣也。鹿之從也。離羣而善之。傳氏引大戴作離羣而善而之。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君子之居幽也不言。顧氏引孔氏曰。鹿性得美食。必鳴鳴相呼。是善養其離羣也。毗鹿曰離。三鹿曰羣。離。麗也。牝牡偶也。麗偶而處之時。非君子所知也。小正言者不言幽。故不記其偶牝。記從羣而已。箋案上言從羣。下言離羣。終則從羣者。從其羣也。離羣者。離其羣也。故下文離而生。不記離。皆應離字。記從則離羣字。是離羣二字不可作兩義。三說解。且同君子之居幽也。又當改之字爲於。乃可通也。然亦不解解之。或曰人從。孔氏曰。傳記別家經文。有作鹿人從者。○大戴無從字。人從也者。大者於外。小者於內。率之也。馬氏曰。率。率領也。

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君子之居幽也不言。顧氏引孔氏曰。鹿性得美食。必鳴鳴相呼。是善養其離羣也。毗鹿曰離。三鹿曰羣。離。麗也。牝牡偶也。麗偶而處之時。非君子所知也。小正言者不言。故不記其偶牝。記從羣而已。箋案上言從羣。下言離羣。終則從羣者。從其羣也。離羣者。離其羣也。故下文離而生。不記離。皆應離字。記從則離羣字。是離羣二字不可作兩義。三說解。且同君子之居幽也。又當改之字爲於。乃可通也。然亦不解解之。或曰人從。孔氏曰。傳記別家經文。有作鹿人從者。○大戴無從字。人從也者。大者於外。小者於內。率之也。馬氏曰。率。率領也。

麋以從。禽也之從。是時獸居山林。鹿人往從之也。箋案屯卦即鹿無虞。王肅本作麓。虞翻本虽作麓。然說之曰。山足稱麓。今本或作麋。然則屯卦之鹿非獸也。況貢氏圭田猶賈之曰。山足稱麓。麓。林也。則仍是經說文引卷耳沙麓。崩又引殽嶔崟林麓于山爲麓。有于鹿人。時此經傳皆說獸。則之可也。○十一月啻人不從。戴傳亦不見從鹿之義。

傳曰。鵽爲鼠。

傳曰。蟄中則旦。顧氏曰。蟄當爲蟲。七篇也。箋並通。移相似。月中之氣。日躔大火之中。日出卯酉之中。故七星中也。箋案月令八月且有醯中。箋爲蟲。疑。舊占作度。與此蟄中正合。顧氏以夏時八月日躔大火。較後世進一次。故云然。然亦安知非舊制。

傳曰。鵽爲鼠。

傳曰。蟄中則旦。顧氏曰。蟄當爲蟲。七篇也。箋並通。移相似。月中之氣。日躔大火之中。日出卯酉之中。故七星中也。箋案月令八月且有醯中。箋爲蟲。疑。舊占作度。與此蟄中正合。顧氏以夏時八月日躔大火。較後世進一次。故云然。然亦安知非舊制。

九月內火。內音遝。遝鴻鴈。證特訂反。主夫出火。鄭元鳥蟄。鹽。鴈鸇豹貉。鼬貍則穴。築窌。窌居大反。樹麥。傳氏引臧曰。樹謬譌。文箋案大戴亦無。王始

九月內火。內音遝。遝鴻鴈。證特訂反。主夫出火。鄭元鳥蟄。鹽。鴈鸇豹貉。鼬貍則穴。築窌。窌居大反。樹麥。傳氏引臧曰。樹謬譌。文箋案大戴亦無。王始

知非舊
閒平。

傳曰九月內火。內火也者大火也者心也。金氏曰。古者三月大辰旦見。故出火。八月辰伏。故內火。箋此以火爲水火之火與傳異。張氏曰。三月大辰昏見。金云旦見。誤。顧氏曰。八月日躔大火。心星益已伏矣。九月又言之者。因記出火而及之。故變伏言內也。

傳曰。遵鴻鴈。遵往也。黃氏曰。遵之爲言遞也。長幼相序。其飛遞遞然也。竹垞于四時之朝。皆曰來賓。傳曰。築鞠。蓄也。鞠。蓬也。築而樹麥時之急也。金氏曰。月令鞠有黃華是也。陶隱居云。鼈紫氣香。味甘。葉可作羹者。其菊。若蓬青。作蒿艾氣。味苦不堪食者。乃蓋。非菊也。箋案此皆中藥之物。若今所謂之菊。乃本種也。顧氏曰。鞠。金之氣也。麥。金穀。故釋鞠築而及之。言見鞠之築。而知樹麥時之不可緩。若其正時。當在八月。鴈案月令仲

秋。乃勸種麥。無或失時。

傳曰。王始裘。鈔案傳本大戴皆無此句。王始裘者何也。衣裘之時也。去暑。黃氏曰。月令孟冬。天子始裘。周禮司裘。仲秋獻良裘。以供王服。則于季秋言始裘正也。夏后時本土初平。人少故寒早。周時人多故寒遲。不可執一而論。

傳曰。辰繫于日。傳本經無此句。疑六月長時說也。張氏曰。辰。大火也。古人重火。故于火必詳之。顧氏曰。此辰謂大火之次。謂雅謂之大辰。夏時九月日躔析木。大火之次在日後。故曰辰繫于日。小正于此記日躔所在。以推十二月可知。

傳曰。雀入于海爲蛤。蓋有奚。非常入也。鶤案傳者蓋未嘗見海。故以爲異事。不思雀無萬數。不見死者。果何所往乎。老雀純陽。化而爲蛤。則純陰。變化之理。有固然矣。說文曰。盒有三種。皆生于海。盒蝠千歲十字之誤。藏器所化。海盒。自說無所化。魁盒一名復累。老服翼所化。案此則燕及蝙蝠皆化爲蛤。不特雀也。說文今本證脫。依傳說經文說文類聚所引改補。

十有一月。王狩。陳筋革。齊人不從。阻躋角。

傳曰。十有一月。傳云大戴禮殷有字。鶤案今本有而月令鄭注引亦無。王狩。狩者。傳本王狩作。言王之時田冬獵爲狩。爾雅釋天文。鶤案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自是周制。夏后氏不知亦然與否。傳云時田者。以明非禽荒也。顧氏於經。合王狩三句爲一事。其說曰。周禮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月令五庫。皮革筋爲一庫。蔡邕以爲兵車之庫。孔氏廣森曰。筋弓也。革甲也。因狩之時。料簡兵實。任氏兆麟曰。詩箋田獵。齊人今之齋夫也。夏曾齊夫馳鹿入走。非狩是立秋非孟冬。鶤各據所見皆之無定夏時有此官。案不從狩也。嵩夫、蓋小臣主傳命者。覲禮曰。嵩夫承命告於天子。

傳曰。陳筋革。傳本無此句。大戴筋作脇下同。陳筋革者。省兵甲也。黃氏曰。取所獲之脅筋革之可備兵甲者。左傳所謂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君不射也。

傳曰。嵩人不從。不從者。弗行於時月也。張氏曰。時。是也。是月農務未畢者。猶不從獵也。詩曰。二之日其同。則無不從者矣。顧氏斷不從者。弗行爲句。以於時月也。萬物不通爲一事。說之曰。此釋所以不從之故。在易姤之彖曰。后以施命誥四方。復之彖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時是也。是月太陰用事。萬物充實。當助微陽生息。無施命誥四方之事。故嵩人不從也。鶤案顧氏斷句。似是。而以爲釋不從之故。則以二句無經可附。故云然也。

萬物不通。張氏曰。月令所載閉藏諸事。皆此義也。黃氏曰。此四字。朱子不別爲經。傅本同。但存之。非行于時月也之下。然義實難曉。姑從張氏。蔡氏別書之。金仁山竟刪去此句。似未允協。

傳曰。陽氣潛藏。傳本無此句。時有養夜者。養。長也。鶤案以上十二字。大戴作時有養者長也六字。又案五月傳蓄。長也。朱子曰。長丁丈反。本傳則無音。疑此當作陽氣至是物而後者。是也。蓋丁丈反即是長養之意。當作。不合若作。消長之說。更不合。盧鳳翥生曰。夏之日。冬之夜。毛傳曰。言長也。是小正之義。

若日之長也。張氏曰。若日之長者。若夏日之長也。鶤案時有養諸向生哲蠶蠶符炙。故陽角阻。記時焉爾。顧氏曰。月令仲冬陽角解。鹿由蠲。夏至得陰氣

而解角。麋澤啟多至得陽氣而解角　黃氏曰不言麋角陽而言陽麋角陰何其陰也有陰之者也天地之氣動于至微而象于至著陽市至而陰者已在麋角著焉蘭易有陰自天

傳曰陰麋角蓋陽氣且晤也　大戴朱子且作旦按案且者將也凡晤者面陽氣漸盛也凡正月晴明之日則見陽氣出地狀如浚水此時雖未晤然已盛矣故麋角無不陰也　故記之也　金氏曰十二月令仲冬麋角解與小正十一月記陰變角

十有二月鳴弋。元駒賈。賈音舞　納卵蒜。麋入入梁。陰麋角。姚氏曰月令十二月又記之蓋前文闕爲之傳失之矣

傳曰十有二月鳴弋。弋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後言弋者。傳本無者字　何也。鳴而後知其弋也　金氏曰弋當作蔫。令雲霄翡翠鵠鳳之屬則蔫鳴一說鳴弋猶言鳴弦。弋者以生絲繫矢而射謂獵禽也。

傳曰。元駒賈。筠所得抄本先作鵕校語云古文以小正皆作鵕編不知何時誤作元。元駒也者蜡也。蜡於豈反傳氏曰蜡本又作內蜡作內是也月令蜡不務內舉人爲不用蜡字說子夏人九月內火是本證　蒜者菜之並者也。說文葷。臭菜也。　黃氏曰。古有小蒜無胡蒜。未有本大如卵者也。疑卵蒜爲二種。抱朴子夏后時始食卵。此記食卵之始也。　顧氏引古

傳曰。麋人入梁。麋人官也。梁者。主設罣罟者也。罣音古　張氏曰月令命漁師始漁即此　黃氏曰。麋人。

澤麋也。周禮歐人。月令獵師。此名麋人者。舜命益作虞。夏承虞制。猶未分官也。　筠案以周禮月令比疑小正。然細視至今呼爲古語也。現小正夏時書。而以納繫納結。皆不爲納之若字。讀下同。

大禹元年。至湯始改元年。是作月令時也。凡一千九百八十五年。即至周初作周禮之時。距千禄年。政治因革。豈可揆乎。　筠案傳梁者句下。當有闕文。梁當是散句在梁之梁。

且主設罟罾者也。當承麋人官也之下。惟其爲官。故有所主。梁則物也。豈待有所主。蓋梁者之下。傳文重出。是也。五月菽麻亦重出。傳亦再解之。此先儒之說。亦先儲之拘也。案每月二氣七十二候。如雨水、驚蟄、芒種、白露、寒露、霜降、小雪、大雪。以物微之者三分之一而候則無不徵之于物。蓋麻法取之以巧算。則虛而無驗。故必以神木烏臼感威氣之自然而動者。以是考厥法之疏密。故曰候謂以此候其節氣也。若有所諱。有所著。則非紀時令之哲矣。且小正舊三月五月七月九月所記侗然可知。不必從爲之辭。惟蕢詳。其餘皆不應如此之略。其六月十一月十二月尤爲寥落。傳久脫佚。脞然可氏之意甚美。不忍刪也。故存而辨之。

月記采芸二月復記桑芸補　筠案此粥字當音育。周書時訓解。大寒之日雞始乳。乃孳此文。月令孟春。雞乃產乳。孔在立春節。月令

季冬亦曰雞乳。此舉事本。正月梓鄉。乃舉事。來蒐卵必二十一日乃生。正月雞始乳。黃氏以爲十八日乃其最速者。

序

禮運吾得夏時焉鄭注得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小正云存者有小正明夏四時之書實不止有小正也戴延君傳有大正之文以此推之夏時之等其即此小大之等乎或者不察別求所爲等而於此篇務挾廓言之竊恐於當日名篇之義弗合又安所謂等也梧生裒集諸家之註用何平叔論語范武子穀梁之例名曰集解仍各標姓氏擇善而從要於不失小正本旨而後傳云大正所取法者其義可通且孔子所謂等者亦於是思過半矣傳經卿得外兄關滄本傳之至今梧生爲先妣外祖之曾孫歐陽夏侯說書九族母之母姓爲一族予年長於梧生今亦稱外兄而輒爲弁語於肖予胡得不恧重光大芒落歲五日吳縣夏文燮序

夏小正經傳集解卷第一

長洲顧鳳藻

正月　北斗柄懸夜半建寅之月　初昏參中　參謂三星心星也心大星在中左右星相去各一度故謂之參中參星於孟春於時冰泮蟄蟲發鳩北鄉鳲鵴陽之鳥時始鳴北反其居雉震呴呴貨字伯雊雄鳴也雊鳴感陰之象五行傳正月雷發動而雉雊魚陟負冰金氏履祥曰月令魚上冰是也案孔注尚云魚當寒藏之時伏於水下漸其溫煖至正月陽氣既上魚漸於水上近於冰著負然農緯厥耒耒讀若皮革之革凡耜廣五寸二耜爲耦古者使民耕耨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耒耜者斲木爲之耜斷木也耨耒者鎒耒銍時曰三之日于耜初歲祭耒始耕而祭先耤於郊先耤神農始爲耒耜教民耕耨者固有見韭春秋繁露曰春尚豆實豆實韭也春之始所生也○惇本脫見字從博本增時有俊風俊風暖風也通卜候曰東極風至尚書注具卦之風一名融寒日涷涷塗涷釋也案氏應劭曰日之寒者凍而煖土之凍者融而釋二者陽和之應也田鼠出莊氏述祖曰鼠上應元冥穆正月農朝見故出獺祭魚許慎曰獺取雜魚設水邊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魚○惇本脫祭字從博本增鷹則爲鳩鷹鳩也亦謂之祁鵴鷹擊之鳥春時仁氣盛故化爲鳩許慎曰其祭正直不復鷙搏也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澤謂聳釋古通用曾子曰正月命農始作農耕及冒釋耕始焉芸舉

薯蕷。芸似邪蒿。可食。汪氏照曰。芸。花胡藁也。本草經。花胡。名雷公。辛香可食。陶氏引博物志云。芸高數仞。邪蒿春秋有白羽。長四五寸。香美可食。鞠則見。鞠。窮。窮藏形相似。謂夏冬至日在虛。以蓂莢所次十二次宿度推之。正當元枵之中。則正月日體當在降婁。逼。近內。有匏瓜。在日後。朝見東南隅。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初昏謂日入時也。月初之氣。日在降婁之端。首日入加酉位之末。故參中。王者南面而仰觀中星。而爲上北爲下。北斗魁杓參首參中則魁面上。柄北。柳梯。柳。小楊也。宜種庳之屬。梯古稊字。與荑通。昌臣曰。枯楊生稊。稊卦下。驗曰。立春楊柳梯。鄭康成注禮謂知稊。楊梯狀如女子。集秀然也。梅杏杝桃則華。梅。杏。杝。桃。皆華。稊。荑草也。其根莖皆華。雉。桂。字。杝當爲攜。攜。連綿。緜。韋

稱家。孔氏廣森曰。內。房室也。漢書曰。家有一堂二內。○入。韓本作人。從傳本注引脫本改。

時有見梯始收。有見梯而後始收。是小正序也。小正之序時也。皆若是也。梯者所爲豆實。

（傳）二月。往往黍稗。稗。蕈也。初俊羔助厥母粥。俊也者養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其母

也。謂不食母乳。羊羔非其子而後養之。善養而記之也。黃氏叔琳曰。他獸非其子不乳之。獨羊有乳鹿者。是非其子亦乳之也。孔氏廣森曰。羔長大不食於其母。母乃有餘乳。養非其子者。若羔能助母養。故善而記之。○養。韓本作羔。從傳本注引脫本改。或曰。夏有貧。祭。祭也者用羔。貧。祭。藍然也。謂風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是其事也。○夏。韓本作養。從傳本改。是時也不足喜樂。曰初俊。曰助。俊。助。是喜其足養之辭。此時方用以祭。不足爲喜樂也。喜羔之爲生也。而記之。與羊牛腹時也。腹。生也。謂羊牛孕字時。在腹之羔始大於腹中。於時犢牲不用牝。以子故全其母。故曰初俊羔助厥母粥。是喜其爲生也。與者疑辭。陳以又一說。故著疑辭也。綏多女士。綏。安也。雅釋詁文。冠子取婦之時也。冀公涉曰。冠總冠日不冠月。冠亦有常月也。丁亥萬用入學。丁亥者吉日也。孔氏廣森曰。丁不必得亥。亥爲天門。先王吉爲故事以習之。萬也者干戚舞也。入學也者大學也。干舞曰萬。小舞以干配戈。大舞以干配戚。年二十升大學者。樂正教之。謂今時

大含采也。此舉時禮以曉人。含。采即綵采字古通用。祭鯖。祭不必記。記鯖何也。鯖之至有時。美物也。鯖者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謹記其時。至既有時。而更祭鯖以仲月。周以季月者。凡薦魚所取。宜近寢邑。周取魚必於漆、沮。故詩曰。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是都平陽鯖從河西上時。候可取之故校一月也。榮堇。○見經注。榮色。采綵。○見經注。綵、綵也。雅釋文。○韓本由作田。案倒在胡下。從傳本改。由胡。謝雅釋草文。○韓本由作田。案倒在胡下。從傳本改。由胡者蘩母也。蘩、泡物也。皆豆實也。故記之。萬當爲勞。黃氏叔琳曰。蠶始生一辈耳。采之則之勞勃。謂其母曰由胡。皆所以爲豆實。詩毛執蘩采者。以豆薦蘩菹。昆小蟲抵蚳。昆者衆也。由。蟲。由與蟲通。太元解曰。魂也。魂魂。衆多之貌也。者動也。本作蠕也者動也。從傳本改。小蟲動也。其先言動而後言蟲者何也。萬物至是動而後著。動而後著。是著於動也。故先言動。急斯而記之也。蟲。古人九重之。越有小旱。越、于也。越與粵通。雅釋詁文。記是時恆有小旱。田鼠化爲鴽。鴽、鵪也。鵪依字作鶉。鵪、鶉。越有小旱。田鼠化爲鴽。鴽、鵪也。鵪依字作鶉。鵪、鶉。

遵之時。其類蘜蘜然。記變爾。蘜蘜。猶纍纍也。蘜蘜然記變。謂纍纍然記其變也。○爾。韓本作乎。從傳本改。取之則必推之。取必以手推排之。推之不必取。蝗子形微。手所摧排。不必盡取也。○不必。韓本作必不。從傳本改。取必推而不言取。蘜氏震曰。取必當讀作故。言今蚳始生。又采其上食之。則蚳之勞勃。謂其母曰由胡。皆所以爲豆實。詩毛執蘩采者。以豆薦蘩菹。昆小蟲抵蚳。昆者衆也。由。蟲。由與蟲通。太元解曰。魂也。魂魂。衆多之貌也。者動也。本作蠕也者動也。從傳本改。小蟲動也。其先言動而後言蟲者何也。萬物至是動而後著。動而後著。是著於動也。故先言動。急斯而記之也。蟲。古人九重之。越有小旱。越、于也。越與粵通。雅釋詁文。記是時恆

夏小正經傳集解卷第二

夏

四月。北極璇樞表星時四月日躔鶉首。昴星半雄已之月。昴則見。星在日後朝見東南隅。初昏南門正。月朔之候。日在鶉首之維首。日入加酉。位之末角亢在午。南門在亢。狀南牧正。鳴札。札、紮書字。如蟬而小。黃黑而方有文。

其色青青。其鳴蚱蜢。詩人謂之蜻。蜻雅謂之蜻蜻。方言。其雄蜻名也。固有見者。正月蟄。此時實矣。鳴蜮。蜮、古蝈字。蛙也。月令所謂蝈鳴。王萯莠。莠、秀俗字。莊氏逵吉曰。王萯大氣。白葆者。秀本草。萯生田中。農夫刈入。有實。收荼。莊氏逵吉曰。荼當爲茶。茶、析竹筥也。方言。析竹謂之筥。郭璞注。今江東呼筐取之爲竹筥。所以盛穫。七月秀則四月秀者非實也。

蠶。民養蠶。言其色蒼。蒼、蠶幼莎之。幼也。仍禾。穀曰。即詩四月秀葽。越有大旱。此故大旱。執陟攻駒。駒二歲曰駒。春在牧。此時執之升於廄牧之。駕車備君出。此王馬之政也。與周制小異。

〔傳〕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南門者星也。歲再見。壹正。蓋大正所取法也。南門天之外門。明堂之南門象之。古者天子受朔於南郊。謂朔於南門之外。故曰大正所取法。惠氏棟曰。大正疑即周禮所引夏令等篇。孔氏廣森曰。此篇之文對彼爲小故以小正名。鳴札。札者蟬屬也。

注引作虎蟬

蜉蝣。殷之時也。蜉蝣不必五月有五月殷耳。蜉蝣者渠略也。爾雅釋蟲文舍人曰。南陽以東曰蜉蝣。燕宋之閒曰渠略。朝生而夕死。朝蜉蝣。蟬不飲不食。三日而終。稱有何也。有見也。物生各有見時。稱有何。言無見也。鳴鳩。鳩、雅作鵓。鵓者。殷之時有可見耳。鳩則鳴。鳩者伯趙也。鳥曰。鵓伯勞也。鳴者相命也。其不孝之時也。是善之。放盡其辭也。孝之旬絕孝。孝也。伯勞鵙鳥。五月鳴。陰而鳴。殺蛇於木。君子宜避之。而小正述其辭不孝之者。以其知時。○孝。韓本作孝。從傳本改。時有養日。見養長也。

養長

在末。故其記曰有養日云也。盧氏文弨曰。本宋鄧初終。鄧氏月會注云。辰角見九月。本也。天根見九月。末也。孔氏廣森曰。一統減也。如春秋閏一有一無之一。言夏至之氣。或在月初。或在月終。故恒以有言之。○有。韓本作時。註引舊本改。乃瓜。乃者。急瓜之辭也。瓜也者。始食瓜也。詩曰。七月食瓜。五月是始食時也。良蜩鳴。良蜩也者。五采具。別下匿也。匿之

與。五日翫望乃伏。其不言生而稱與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與。翫習也。謂習食云。蜾蠃化爲復育。復育螺而螺是蜾以化螺而生。故不知其生之時。以其與也。故言之與五日翫也。注氏述顓曰。之者歸往之謂。謂與不必在五月故歸往言之。望也。望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而猶乃也。乃者雖辭。乃伏者。時蜾未死也。不知其生。故亦不知其死。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翫也者合也。翫習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淮南子曰。蜾蠃祝之。似己子。三十日而蛻。蓋是蟲之海。大概。啓蟄蟄蟲啓者。別也。陶而出之也。蟄也者聚生者也。陶除也。除去蟄生。蟄安生。開蟄且發生之時。一月氣候耳。啓蟄分稍使之稀。故案月令仲夏令具物別蟄以染以是蟄。記時也。重蟄蟄蟲之候也。記其時。鳩鴿。唐蜩。唐蜩者堅也。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菽麻時也。澄漸下時考靈曜曰。主夏者火星昏中可以種黍菽。故舉火中而及之。明二月綏柔爲早黍也。○薦。舊本作糜。從傳本改。黍梅。爲豆實也。內則有棗。諸因曬蓬實有乾棗。蓬竹豆也。煮鬻。爲沐浴也。九歛曰。浴鬻謂兮沐芳。蓬。蒿也。○見經注。以在經中又言之。時何也。是食矩鬻而記之。以與已通。時。是也。食當爲飾。飾相近。矩鬻蓋蓋。蓋形相似。鬻與鬻爲類。經言蓋鬻。又對叔屬者。以鬻是蓋鬻二物。故並記。記時也。殖。殖也。生長之時。屬

生萊。萊下處也。萊下之處。有涓然後有淵。有淵而後有莘草也。爽死。爽也者猶疏也。疏亦爽遠之意。淵風至。風萬物爽遠。故謂淵風爲爽。莘莠。萬物爽遠。故謂淵風爲爽。莘莠。莘草也者貽蒂也。貽猶曰。拜貽帝。○韓本作拜帝。貽蒂也。從傳本刪有字。漢案戶。漢也者河也。河謂括地象曰。河精上爲天漢。詩箋。漢。天河也。○韓本脫者河也三字。從傳本增。漢案戶也者直戶也。直正南北也。古者窗戶皆東南開。七月之昏。南斗正中。天漢在覺斗間。與戶南北直。塞螽鳴。螽也者蜤蝗也。蜤螽蝗。即螽蝗。蜤螽蝗。蜤螽蝗。蜤

夏小正經傳集解卷第四

冬

十月。北極璣夜中虛昏正。時在亥之月。豺祭獸。許慎曰。豺、狗屬。高誘曰。豺似狗而長尾其色黃。殺獸四面陳之。貴賤之祭。象王制曰。豺祭獸。然後田獵。初昏南門見。初昏字當衍文。見時十月日躔星紀。南門在日後。朝見東南隅。黑鳥浴。汪氏照曰。十月純陰邪。日躔烏喙。取耐浴也。今案此說是也。淮南子曰。烏力勝日。○烏、韓本作烏。從傳本改。時有養夜。孔氏廣森曰。冬至之氣在十一月。特舉至而氣起之。養子愛日之意也。○韓本脫養夜二字。從傳本增。雉入于淮爲蜃。雉、鷐雉也。春秋傳謂之鳲鳩。以立秋來立冬去。入水爲蜃。蜃、蚌屬也。織女正北鄉則旦。月初之氣。日在星紀之維首。日出卯位之末。南斗在卯。七月之昏。南斗在午。織女東鄉。今南斗在卯。故織女北鄉。○旦、韓本作見。從傳本改。

（傳）十月。豺祭獸。善其祭而後食之也。豺雖祭其類。祭而後食。其善不可沒。故謂之善。初昏南門見。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四月昏正。見朝見。黑鳥浴。○見經注。黑鳥者何也。烏也。詩曰。莫黑匪烏。○韓本者上脫鳥二字。烏下脫也字。從傳本增。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翬雉。烏屬。其飛也翬翬。直翔不動也。今烏乘暖。故飛上下若浴然。時有養夜。○見經注。養者長也。若日之長也云。言若養日之養。○云、韓本作元亨之元。從傳本改。雉入于淮爲蜃。蜃者蒲盧也。蒲盧、蚌蛤明非蛟

龍之屬也。爾雅疏曰。蜃郭璞注。江東呼蚌長而狹者爲蜃。說文。蜃、蛤也。有神靈狀如龍。爲蟄。周禮。掌蜃。共祭祀之炭。注。蜃、大蛤。蜃盛則雉入水爲蜃。雉蛤、蒲盧也。又吳越。其民必移就蒲盧於東海之濱。即爾雅疏小者蛤與蜃蛤異。○盧、韓本作蘆。從傳本改。織女正北鄉則旦。○見經注。織女、星名也。

十有一月。北極璣夜中虛昏正。時在子之月。王狩。陳筋革。鬻人不從。周禮。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月令。孟冬。皮革筋角。一車。蔡邕以爲兵車之車。孔氏廣森曰。筋弓也。革甲也。因狩之時。斂筋革。眞任氏光緯曰。古者兵車。眞任氏光緯曰。古者田時。鬻人不從之故。作是說。不從者非行。非從王而行也。於時月也萬物不通。此釋所以不從之故。作是說。傳本改。萬物充實。莫加發陽生息。無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時是也。是月大陰用事。命結四方之事。故鬻人不從也。陰陽相薄。日冬至。陽氣至。始動。諸向生者。蠢蠢符矣。故陳筋革。故陳角陬。記時焉爾。諸向生知蠢蠢之動。陳陽而生。蠢蠢、動也。

十有二月。北極璣夜中虛昏正之月。鳴弋。弋、繳射也。繫繒以射。謂之弋。孔氏廣森曰。弋當作蓺。今玄駒賁。賁與奔通。走也。方言。駓、駒、駿、駻、駒也。秦晉之間。駒之壯者。謂之駓。納卵蒜。蒜、蟄蟲之總名。鄭康成曰。蒜之言筭也。物皆筭其類。以多少爲數。

（傳）十有二月。鳴弋。弋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後言弋者何也。鳴而後知其弋也。玄駒賁。玄駒也者。蜡也。賁者何也。走於地中也。謂雉化爲蜃。其飛也翬翬。翬翬、直翔不動也。今烏乘暖。故飛上下。蜃化爲雉。還生蟄死之蟲。得陽氣而動。終納走於地中。至二月乃能走。雉蜃蟲通之故納之君也。蒜辛而葷。能殺蟲魚之毒。故謂之蒜。蒜、古今注。鄭玄俗謂之小蒜。鄙俚曰。野蒜。貢人入梁。貢人入梁。貢人、官也。梁者主設罟者也。周禮。獻水禽。注。謂鳧鴈之屬。以時獻焉。梁、堰水爲梁。鄭司農曰。梁、絕水取魚者也。梁水爲關空。以筍承空。詩曰。敝笱在梁。隕蘆。蘆、蘆葦。隕蘆角。蓋陽氣且賭也。故記之也。賭、見也。十一月陽氣始動。猶衆陽賭驗。至此且賭矣。蘆角稟有不隕者。故復記之。○且、韓本作旦。從傳本改。

2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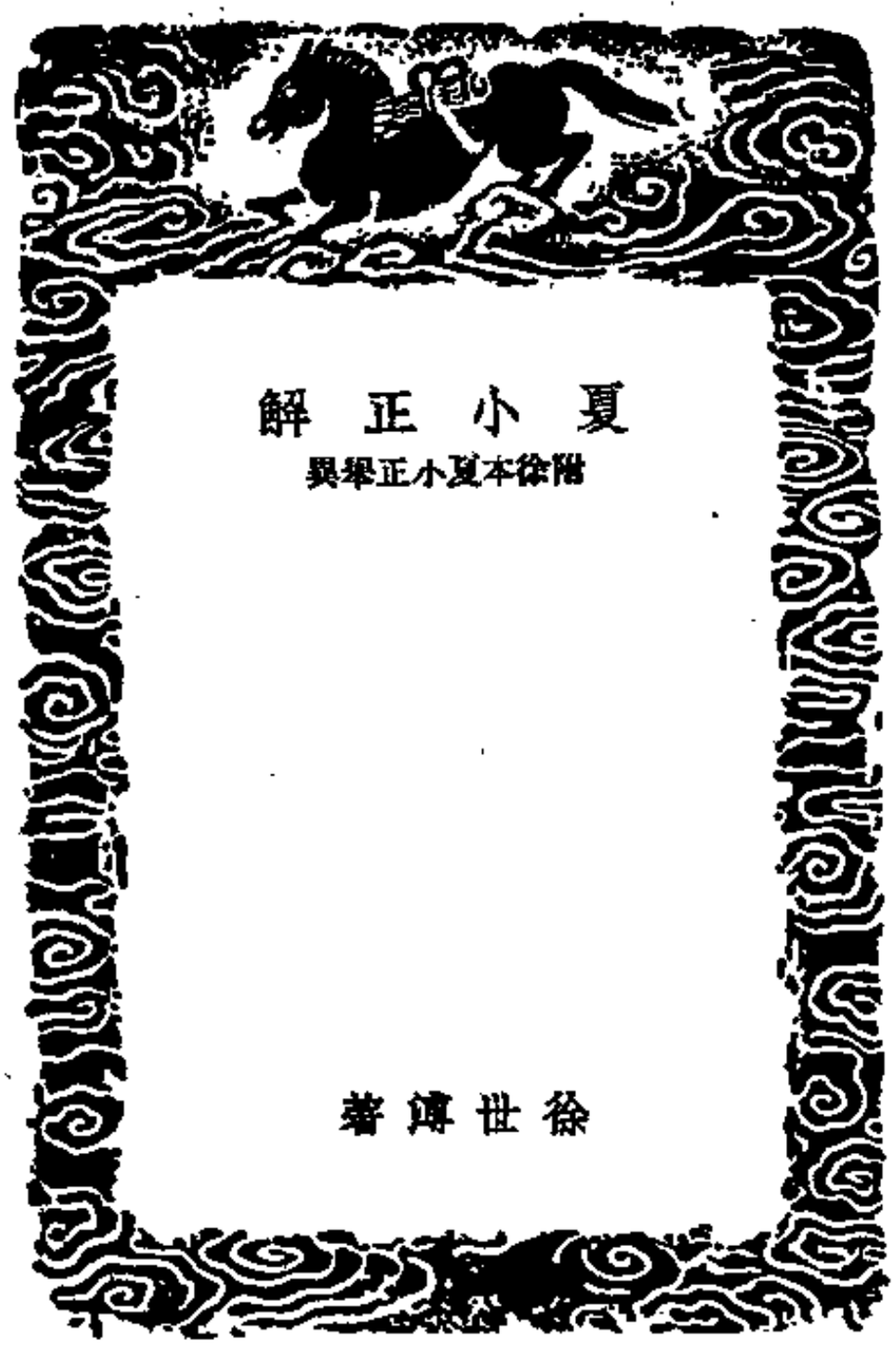
小正、夏時古書。漢信都王太傅戴德作傳。蓋受之先秦孔子之徒。大戴之書。漢以後不立學官。學者遂失其傳。唯北周盧辨嘗爲之注。今已脫誤特多。而小正一篇。注猶闕如。宋山陰傅崧卿因其外兄謝濟講書。得夏小正單行本。識其爲即隋志所載一卷者。以集賢大戴禮本校之。傳氏以正文與傳相雜。因分爲四卷。繫以四時月爲一篇。凡十二篇。倣左氏春秋。列正文其前。而附以傳。名曰夏小正戴氏傳。於是文義始顯。惜其朶揜未盡精審。故或誤從別本。或誤從集賢。或以意更改。且兩本互勘。義猶未可盡通。今世所行大戴禮。唯宋淳熙中韓元吉刊本猶爲近古。即中興書目所云四十篇者。顧亦不能無譌說。合此三本參校。庶幾近之。思欲重爲釐正。恐素傳本之舊。因取韓本爲主。而以傳本所載集賢、別本異同及別本原注一作某云云。參考是非。以正其失。而仍注韓本原文於下。其字句小異。義得兩通。無關大要者。悉仍韓本。或傳、韓本俱誤。則酌朶古書所引。注於其下。不敢輒改。以所見非小正本書也。篇卷標題。悉倣傳氏爲之。每篇首列經文。稽據傳義。更定。故與傳氏不同。是書古奧難讀。謹集先儒故訓。及近代各家之注。博訪衆論。參以管見。考之於師。更名夏小正經傳集解。蒙成借窗於黃氏士禮居。主人藏圖主政。屬見聞淺陋。疑成借窗於黃氏士禮居。主人藏圖主政。屬

文獻通考書目。夏小正四卷。陳氏曰。漢戴德傳。宋給事中山陰傅崧卿注。此書本在大戴禮。鄭玄注禮運夏時曰。夏四時之書。其存者有小正。後人以大戴禮抄出別行。崧卿以正文與傳相雜。倣左氏經傳。列正文其前。時附以傳。且爲之注。

道光元年辛巳夏五月庚戌朔。長洲顧鳳藻記。

按班固藝文志載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顏師古注云。出于后氏。戴氏圊云。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宮。禮古經者。出于魯淹中。所謂魯淹者。里名也。及孔氏舉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余家藏戴禮。茲以舊藏宋本夏小正錢梓。嘗知小正之書。出于大戴氏無疑也。辭義古雅。眞先秦文字。夫古書之存于世者今罕矣。若三墳、汲冢周書之類是也。世代寖遠。轉相傳布。覽古者開卷知有益也。

皇明嘉靖丙午孟夏。吳郡袁褧董志。



夏小正解

異舉正小夏本徐階

徐世溥著

新建　徐世溥　巨源　著

正月

正者、正也。從所建得名。夏正建寅。故以寅爲正月。正月之名。自夏始也。猶日建日也。

啓蟄　啓、發也。前此墐戶矣。

魚陟負冰　負冰者、猶有冰焉。薄而可負、未能暴也。云爾陟、升也。前乎此者、魚降蟄泥也。

雄雉鼓翼　雄者、雞之類。蛇之配。歷之胚也。歷化于亥。蛇蟠于巳。雞鳴於寅。正月寅建。雉應木氣觸巳之形。

雄雉雊鳴　雄者雞之類。蛇之配。歷之胚也。歷化于亥。蛇蟠于巳。雞鳴於寅。正月寅建。雉應木氣觸巳之形。

厲北鄉　陽鳥也。視斗東西以爲南北。斗西栖而南翔。今東指則北鄉也。

啓蟄　啓、發也。前此墐戶矣。

蠶有田則有鼠。孟春伊始。農甫相率均田。而田鼠已出場。先言鼠出而後言均田。以著消息之理。明未兆之謀也。

獺祭魚　魚陟而獺祭焉。物固有所憚。聖人觀之。以佃以漁。

鷹則爲鳩　質隨氣變。性與時移也。則爲者猶曰鷹固能爲此。于時爰爲之耳。美其從善也。

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　雪、猶拭也。孔子以黍雪桃是也。塗既濕。則澤亦可雪矣。及者、及是時而雪之。將以從事于公田也。初服者、先之之辭。詩曰。遂及我私。

采芸　是時也。惟是可采耳。說文曰。蓫似苜蓿。葉似邪蒿。香美柔滑。可以臛。可以佩。

鞠則見　黃葉耐寒。猶有存者。值其蓁葉俄過。故物鞠則見也。

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　中、午位也。下、寅位也。舉觀象者自斗始。步二十八舍者。排中星始。著其中、著其下焉。左右前後之名。皆可按圖而推之矣。古禮上西。故寅爲下。

柳梯　梯者、岩梯然。始生參差。如有層級。故曰梯。梯、弱火之精。下爲柳。雨水戌亥。柳星正中。應北氣而梯也。

梅杏杝桃則華　緹縞、花之色也。赤曰緹。白曰縞。緹者杝桃。縞者梅。如緹暵縞者。杏也。梅杏一物也。

梅入北方變而爲杏。故文反梅爲杏。梅杏並言者。南北氣同也。大戴傳曰。杝桃、山桃也。按杝、治也。詩曰。析薪杝矣。觀其理也。凡桃扔其皮則茂。杝之謂也。杝桃者、蓋經杝之桃爾。杝而華。得其宜故也。

雚則鳴　蠼螋別腳。一曰蟷蜩。謂之螳螂。傳曰、天蠼也。

雉入于淮爲蜃　雉、介鳥也。入于淮。介而蟄。故爲蜃。

鷹則爲鳩　鷹、猛鳥也。不言化者、未離其族也。鳥爲鷙。獸也而爲禽矣。故曰化。

拂桐芭　芭、華也。桐有三四月華者。白桐、俗所謂泡桐也。拂桐花白。刺桐花紫。梧桐結實。桐無花。

鳴鳩　正月化矣。至是乃鳴。先鳴而後鳩者。鳩先而鳴後也。

四月

昴則見初昏南門正　昴則見。旦中也。南門二星。在庫樓之前。昏中也。正者、正於午位。

也。蠶母者、旁物也。皆豆實也。詩曰。于以采蘩。采朱子儀禮經傳存采蘩而去由胡。

昆小蟲抵蚳　昆、明也。二月小蟲動而可見也。蚳音持。蟻類。室不洒掃。禍蔽不蠶。蚳民析。于是振動。蟄除其牀。蔽奧突。抵其蚳而去之也。

來降燕乃睇　秋去故曰來。喜斜飛故曰降。善睇故曰睇。來降而後言燕者。來降而後日燕也。傳曰。葵能見其始出也。

剝鮮　傳曰。以爲鼓也。

有鳴倉庚　有者、始有之也。倉庚、一曰商庚。鸝也。今荊州每冬月。于田中得土堅圓如卵者破之。則鸝在其中。無復毛羽。蓋以土自裹伏。候春始破土而出。出谷遷喬。恐似此矣。

采芸時有見梯始收　采芸之芸、菜也。此滋木之香也。今所謂七里香者是也。芸華于春夏之交。故仲春時有見梯。可以辟蠹。于是始收之也。

三月

參則伏　井宿中而參西移矣。中則見。不中則不見。不見則類伏也。穀雨之交。戊亥參沒。則蟄伏也。匿伏逆之謂。

攝桑　攝、收也。爲飼蠶也。

委楊　楊葉茂而下垂。委委然也。

鞠羊　疑即委楊也。音同。故重出而譌耳。

鷹則鳩　蠼螋別腳。一曰蟷蜩。謂之蟷蠰。傳曰、天蠼也。

殞冰　將出火也。古者頒冰出火。皆于三月。申豐曰。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蚤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此之謂也。斯禮也。夏后氏已然矣。

采識　凡識其名。與蓫葉根之氣味性可以爲蔬咸藥者。則采之也。識卷耳者、采卷耳。識茅苞者、采茅苞。蘋蘩蘋蓱菲芭唐苓鶡繅藍皆識也。兒童鬬草之戲。則以多爲貴。不必所識矣。

妾子始蠶執養宮事　妾子猶曰婢子。女賤者之通稱。舉賤以包貴也。三月后妃親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所謂宮事也。執者何、桑也。養者何、蠶也。季春之月。女之賤者皆執桑養蠶。以從事于宮中也。

祈麥實　先其先熟者。

越有小旱　時則然也。

田鼠化爲鴽　應爲鳩。鳩爲鷹。不言化者、未離其族也。鼠爲鴽。獸也而爲禽矣。故曰化。

拂桐芭　芭、華也。桐有三四月華者。白桐、俗所謂泡桐也。拂桐花白。刺桐花紫。梧桐結實。桐無花。

鳴鳩　正月化矣。至是乃鳴。先鳴而後鳩者。鳩先而鳴後也。

四月

昴則見初昏南門正　昴則見。旦中也。南門二星。在庫樓之前。昏中也。正者、正於午位。

鳴札　傳曰寧縣也大率蟲也其鳴札札然象其聲而名之曰札當時方言今不可考矣

囿有見杏　杏春華夏實四月則其實見矣故曰見杏

鳴蜮　蜮、大抵蝘蜓之屬非含沙也傳曰屈造之屬也凡釋者皆以邇言士名通之釋扎以掌縣釋蜮以則南爲上矣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蓋斗南指也日正在上者正指午也斗柄五月指午終古不易者然則此與六月互訛也當曰初昏斗柄正在上而六月曰大火中乃合屈造是猶釋荇菜以接余蘦令人不可解矣不若荇菜之猶可揣其爲水草也何以揣其爲水草曰左右流之

王蒭蒿　菑、小豆也五穀之屬之最先實者皆尊稱之故孟夏之月瓜爲王瓜而菑爲王菑蒿者亂苗之草是月也菑中有蒿焉言蒿則其去之之意具矣

取荼　荼、卽今茶也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卽是物也今四月採茶與小正合矣

蒿幽　蒿者蒿之訛也象形再傳而加草幽者蘷之訛也諧聲再傳而變韻蒿幽卽蒿蘷也時曰四月蒿蘷是也幽七月之章凡稱日者因周正稱月者仍夏令

越有大旱　淮北則然夏都安邑從畿甸記時也江南則四月苦霖矣

鷹始摯　正月鳩三月鳴五月鷹六月摯從善難而不仁易也

七月

蒿蘆華　卽詩所謂薁也大�chi曰薁細葦曰薁可薪可藩蒿者刈而收之之謂爲冬計也古之人先蓑備寒先暑備暑夫蒿者必去之物也故凡言蒿者言刈也

穉子蘲肆　大抵木實也木實之至七月而繁者

湟潦生苹　卽萍也南方夏生北方秋生餘暑蘊蒸積綠所化或曰雚蓄也詩曰食野之苹古人以水草之交爲糜則鹿食亦食水草也

爽死　爽、爽鳩也死者搏鳥而用之卽鷹祭鳥之別文也

苹蒿　先生苹而復言苹秀者以苹候也猶正月魚陟而復言獺祭五月良蜩鳴而復言唐蜩鳴也

漢案戶　漢、天漢也其光直月如案然

寒蟬鳴　蜩之後化者曰寒蟬

初昏織女正東鄉　織女三星在天樞鼂道之閒七月初昏東鄉是也是以知五月參見之訛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正在上之互錯也

時有霖雨　月令所謂大雨時行者時日豨奚爾大率向自南而北春閩粵夏吳楚秋齊豫秦晉其大較也作者各志其方之候

灌荼　四月之荼今茶也此荼所謂委葉者也九月采荼故七月灌之備冬蔬也斗柄縣在下則旦　其行度適至於是也

八月

剝瓜　瓜必剝而後可食者也五月乃瓜始用瓜也瓜未繁故曰乃僅辭也八月瓜蓏矣故首剝瓜猶曰剝之云爾盡辭也

玄校　玄、玄鳥也。校、分也。燕卯來、酉歸。正當二分之時。故曰元鳥氏司分者也。于其歸則知秋分矣。以候時也。

剝棗　幽詩亦云。

粟零　古者以粟爲黍稷粱秫之總稱。按粟乃粱也。今之所謂粟。古之所謂粱也。孟說曰。前人不識粟。後人不辨粱。本中穗大毛長粒粗者爲粱。穗小毛短者爲粟。八月零者正粟也。然則夏凶謂之粟。古人未嘗混也。行夏之時。從夏之稱可也。傳曰。零者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也。此粟爲今之粟明矣。

丹鳥羞白鳥　丹、蟷也。白、蚊也。羞、養也。食之故曰養。八月蟷伏而食蚊也。鳥者有翼之通稱。

辰則伏　辰、水星也。大勢隨日行。常以八月與日同至躔火之次。凡星遠日則見。近日則不見。與日同道。辰則不見。故曰伏也。言其大較爾。長庚亦然。

光爲日掩。故似伏也。

鹿人從　鹿人、麑之掌鹿者。猶周禮之有雞人、羊人也。仲秋將獵。故以鹿人從。成備上下之用也。

萬物不通　天地閉。陰陽否。

陰糜角　凡獸皆屬陰。鹿、獸中之陽者。故一陰生而角解。糜、陽獸角。新角生于內。故角隕于外也。獸之有糜。猶鳥之有鶡。旦陽中之陰。鶡旦陰中之陽者。故一陽生而角解。角則殞矣。

鼠化爲駕　復其窟也。感陽而翔。感陰而藏。故鳥鼠一物也。觀諸鳥鼠同穴。益信。

參中則旦　旦而參中也。曰參中。則旦者行度至是而後旦也。斗柄昏同。

九月

內火　內讀如納。周禮季春出火。季秋納火。即此謂也。蓋因于夏鄭司農云。以三月本時昏。星見于辰。使民出火。九月本黃昏。心星伏于戌。使民納火。故春秋傳曰。以出內火。心爲大火。火見而出。火伏而內。

遰鴻鴈　遰遞而來。遞遞而飛之謂。遊道遠而翔徐。狀其羣成列之容也。

主夫出火　主夫、主火之人。若周禮司爟之屬。出者既納而出之。所以節宣火政也。伐薪爲炭。禁焚燎。取柞。猶出火之謂也。

陟元烏蟄　陟、升也。蟄者、非但潛之謂。凡伏則曰蟄。有陟而蟄。有降而蟄。有[步]而復下蟄。燕春巢多穴。故先言陟而後言蟄也。

十月

熊羆貉鼿則穴若蟄　色黑者熊。大而色黃白者羆。貉一物也。疑有誤。貉、狐屬。北曰狐。南曰貉。鼿、黃鼠也。江東呼爲鼬。若、順也。穴居順時而蟄也。

而榮鞠樹麥　而、猶爰也。于是始有也。鞠有黃華曰榮。樹麥、疑正月事也。簡誤置爾。

王始裘　霜降而寒。貴者先服。

辰繫于日　即水星也。常以秋八九月與日同南也。如繫之于日然。

雀入于海爲蛤　將冬其蟲介。故羽族爲介也。

十月

豺祭獸　鷹豺皆食其類。鷹秋鷙而豺冬祭者。羽族輕迅。毛族沉悍。故羽族先殺也。

初昏南門見　昏當作旦。房旦中。則南門可見。不然。何繇見諸。

黑鳥浴　十月爲陽月。氣寒日暄。黑鳥乘暄而浴也。

時有養夜　夜長氣靜。人得所養也。故曰養夜。

元雉入于淮爲蜃　雉、鴽爲鼠。性反之物也。歷化爲鴽。不離其類。鼠化爲鴽。羽毛往復。雀爲蛤。雉爲蜃。自飛禽而水之族也。

織女正北鄉則旦　秋冬兩舉織女者。秋冬織女中天。近南。可爲斗柄之次也。

十有一月

王狩　禮也。

陳筋革　筋所以爲弓。革所以爲甲也。陳者省而驗之。凡弓人爲弓、函人爲甲。冬水良。故十月省之。過是凍矣。

隕麋角　八月鹿人從。惴丁解也。十有一月既狩。而翦人不從。遠禽荒也。

萬物不通　天地閉。陰陽否。

隕麋角　凡獸皆屬陰。鹿、獸中之陽者。故一陽生而角解。角則殞矣。新角生于內。故角隕于外也。獸之有麋。猶鳥之有鶡。旦陽中之陰。鶡旦陰中之陰者。故一陽生而角解。

十二月

鳴弋　弋、雉也。鳥之飛而過者通謂之雉。古文雀即鳥也。去雀存弋。故繳射飛鳥爲弋。言弋去其鳥也。蓋莫夜塞。征鳥厲疾。飛鳴而過。不知其名。故槩言之曰鳴弋。是冬夜之狀也。

玄駒賁　玄駒、蜮也。賁者、猶詩曰賁然來思云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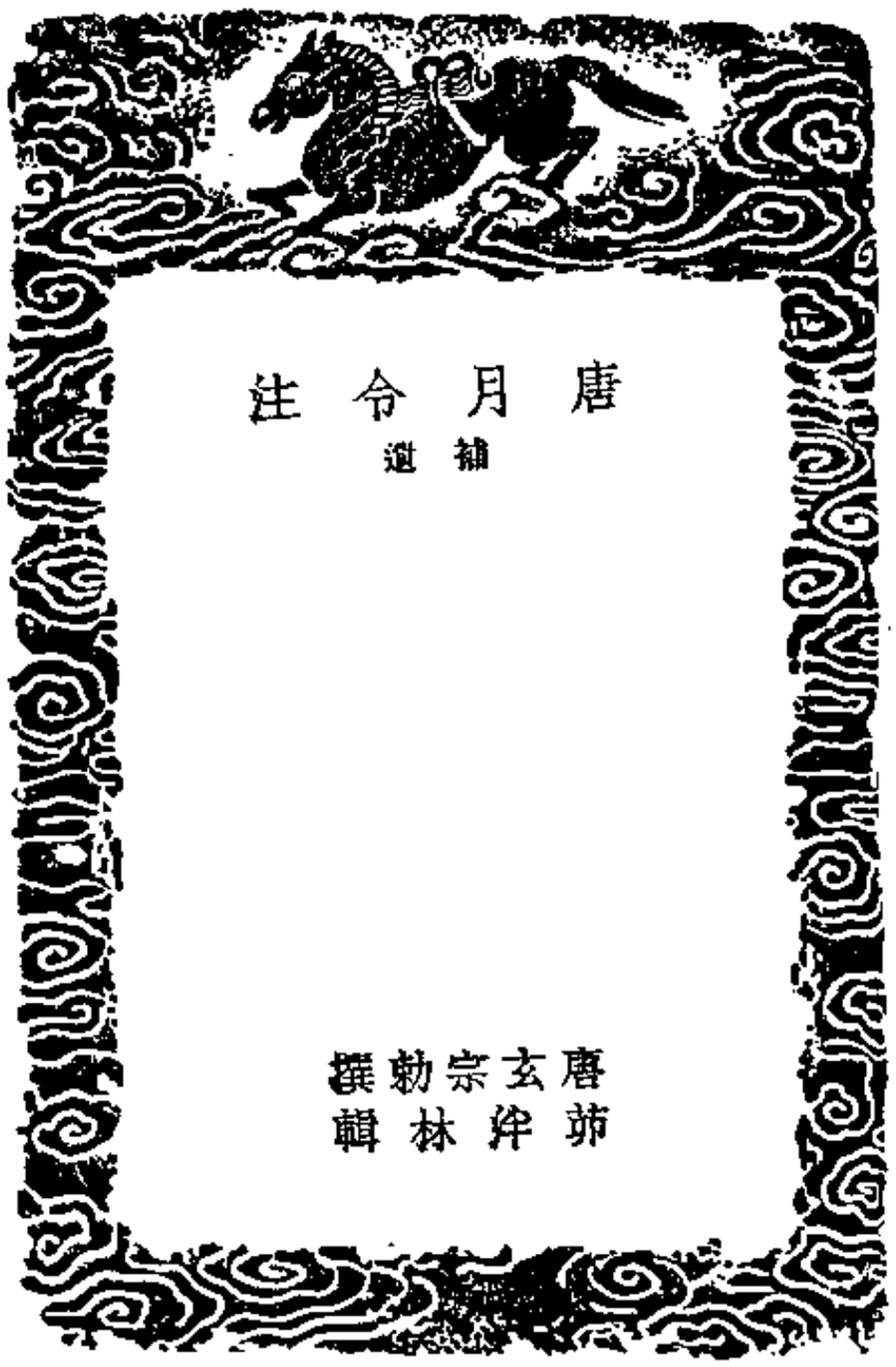
納卵蜚　傳曰。卵蜚也者。本如卵者也。蓋凡殽菜之有莢含仁者皆是。若麻豆之屬也。納者。傳曰納之君也。

虞人入梁　虞、澤虞也。冰合冰堅。狐行可渡。澤虞則入閒梁而修葺焉。及春解凍。乃可以漁也。

隕麋角　麋角非十一月而皆阻也。有先者、有後者。故重言之。凡小正卷夏詳而秋冬略。秋冬見物少。厥民隕。故十二月雖星亦弗言焉。鮮見也。其與月令異同者何。曰無大異也。所殊不過旬日之閒。則是可通者也。詳其所詳。略其所略。夏人之忠也。

徐本夏小正異

啟蟄本　啓程榮本　啓舊本　啓朱校本　啓王謨本　啓顧鼎梁本　啓朱彝尊本　啓王聘珍本　啓王筠本　啓黃模本　啓王海本同　啓朱本圖本同　啓顧鎮本　啓鄭玄本　啓王引之本　啓王樹枏本　啓王海本傳最末　啓大戴本　啓玉海本無此三字　啓大戴本玉海本傳最末　啓大戴本玉海本傳最末　啓大戴本玉海本傳最末



唐月令翠臣進注表

臣聞昔在唐堯、則歷象日月、敬授人時、降及虞舜、則璿樞玉衡、以齊七政、夏后則更置小正、周公則別爲時訓、斯皆月令之宗旨也、逮夫呂氏纂習舊儀、定以孟春日在營室、有拘忸檢無適變通、不知氣逐閏移、節隨斗建、泊乎月朔差異、日星見殊、乃令舉記愆期、百工作淫、事資革弊、允屬宣更昭代、敬天勤人、順時設教、是以有昌辰之數言、親降聖謨、重有删定、乃依杓建、爰準攝提、舉正於中、匪乘期於積閏、履端於始、不爽候於上元、節氣由是合宜、刑政以之成序、遂使金木各得其性、水火無相奪倫、蓋所謂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也、乃命集賢院學士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兼部尚書李林甫、門下侍郎陳希烈、中書侍郎徐安貞、直學士起居舍人劉光謙、宣城大司馬齊光乂、河南府倉曹參軍陸善經、修撰官冢令寺丞兼知太史監事史元晏、待制官安定郡別駕梁令瓚等爲之注解、臣等庸昏、奉綸旨極思何有、愧無演暢之能、謬承載筆之寄、竭深罕測、學淺無能、莫副天心、空塵聖意、謹上、

唐書藝文志載唐月令一卷、唐明皇御刊定、自禮記中第五易爲第一、始復舊文、則是書亦一代流傳舊籍也、雖改亂篇次、增損經文、沿及宋、削孝經、變置周官、出入風雅、誠不免後人作俑之譏、至首爲注解者、如道然朱子作儀禮經傳通解、載禮記月令鄭注、併附注唐本於呂覽、淮令期定者、似亦愜有足取者焉、況定立春爲正月之節、至今時遞相承雅君子、或者其不余責也夫、時道光丁亥二月既望、高郵茆泮林自識、

許林　檢唐書藝文志、載御刊定月令一卷、自禮記第五易篇第一、又讀鄭樵六經奧論、知宋時監本仍用唐注、朱竹垞經義考載唐月令云、林甫等注、未見、許林　嘗好事、因圖意於唐人類書宋人類書中求之、果所在多有、而太平御覽一書、引涉唐月令之迹尤顯、查引禮記多先月令而後曲禮、王制也、惜其中兩引記行、不作記井、注亦俱仍鄭注作行、此種處多爲後人妄改所失、茲特細加別白、抉出注文、更採白帖、歲華紀麗及事類賦諸書注中引涉唐月令、與鄭注不同者、亦間有依鄭注寫改者、併唐月令經文、一併錄之、課讀之暇、證期鈔胥、而卑鄙不識字之誤、余固不能無滋愧云、許林再識、

唐月令

敬授人時、此帝堯之急政、聖人以之首書、民事之爲重可知矣、禮有月令、世嘗以爲出於管子、不韋之書、故傅子云、月令取呂氏春秋、至杜君卿乃以爲出於管子、不韋纂之以爲十二紀之首、澳世藏聖始取以入禮記、蓋以管子有幼官四時之篇、然亦不知周公已有時訓、而時令解見之周官、此蔡氏所以謂爲周公之作、孟冬祈來年、則建用子矣、是周正也、正歲合諸侯、若諸侯之所稅、非秦事也、而或者猶謂周以六冕郊天、以大裘玉輅大常迎氣、而月令車服並依時色、況乃太尉秦有、則非出於周代、是亦不知劉安時則之訓、本之月令、而亦時有增損、顧得謂澳時乎、常切考之、特亦本之夏小正耳、小正之書、顧亦本之前代、炎黃顓嚳一代之治、斯有一代之時、惟其來者甚遠、是故歷代傳習、以爲大訓、故雖有變易、而其大者猶不得而易也、頃見郭京易舉正序、言我唐御注孝經、刪定月令、以知唐室皆改古之月令矣、中見斗南於世家、變唐板五經首帙爲貶、其本既禮記以爲先、而以月令冠篇、曲禮次之、月令之篇、則於每月分節與中氣而異言之、謂呂氏定以孟春日在營室、無適變通、不知氣逐閏移、節隨斗建、泊乎月朔差異、中星見殊、乃令零記愆期、水旱作沴、事資革弊、於是定以杓建準攝提而刪之、命集賢殿學士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李林甫、門下侍郎陳希烈等爲之注、此卽唐志御定禮記月令一卷者、爰表出之、以見唐世猶以民事爲重云、淳熙新元四之日、墨莊藏書、

唐月令考

新唐書集賢院學士李林甫、陳希烈、徐安貞、直學士劉光謙、齊光乂、陸善經、修撰官史元冕、待制官梁令瓚等注解自第五易爲第一。

册府元龜包佶爲祕書監貞元七年上言開元中刪定禮記月令改爲時令其書及疏并開元有相涉者未刊正請選通儒詳定從之會佶卒其事不行。

長編大中祥符八年七月己未龍圖閣待制孫奭上言伏以禮記舊月令一篇後漢司農鄭康成、盧、馬之徒本而爲注又作周官及儀禮注並列學宮故三禮俱以鄭爲主而月令一篇卷第五篇第六漢、魏而下傳授不絕唐陸德明撰釋文孔穎達撰正義籍卷第次皆仍舊貫洎唐林甫作相乃抉摘微瑕蔑棄先典明皇因附會時事改易御文詔之御刪定月令林甫尊爲之注解仍升其篇卷冠於禮記誠非古也。當今大興儒業博考前經宜復舊規式昭先訓臣謹繕寫鄭注月令一本伏望付國子監雕印頒行詔禮儀院與兩制詳定以聞既而翰林學士晁迥等言若廢林甫之新文用康成之舊注則國家四時之祭祀並須更改詳究事理故難輕議伏請依舊用李林甫所注月令從之景祐二年春正月乙巳集賢院賈昌朝請以鄭司農所注月令復入禮記第五其李林甫所注自爲唐月令別行從之仍詔唐月令以備四孟月宣讀。

案藏玉林經義雜記二十七引唐月令續國通仲六經奧論知宋時國子監禮記尚用唐改不惟私家用鄭注本未審何時改復今以此條及吳公武陳振孫語證之然則改復者景祐初年也。

宋三朝國史藝文志初禮記月令篇五即鄭注唐明皇改撰舊文附從時事號御刪月令升爲首篇集賢院別爲之注厥後學者傳之而釋文義疏皆本鄭注遂有別注小疏者詞頗卑鄙淳化初判國子監李至請復行鄭注詔兩制三館祕閣集議史館修撰韓丕張佖胡旦陳唐本之失謂如至秦餘皆請且如舊以便宣讀時令大中祥符中龍圖閣待制孫奭又言其事奏論復以改作爲難遂罷。

晁公武曰唐明皇刪定李林甫等注序謂呂氏定以孟春日在營室不知氣逐閏移節隨斗建於是重有刪定俾李林甫同陳希烈等八人爲之解景祐初改從舊文由是別行。

葉夢得曰監本禮記月令唐明皇刪定李林甫所注也端拱中李至判國子監嘗請復右文本下兩制館職議胡旦等皆以爲然獨王元之不同遂寢後復數有言者終以朝廷祭祀儀制等多本唐注故至今不能改而私本則用鄭注也。

羅泌曰唐刻五經禮記以月令冠篇曲禮次之月令之篇則於每月分節與中氣而異言之謂呂氏定以孟春日在營室無適變通不知氣逐閏移節隨斗建洎乎月朔差異中星見殊乃令學祀愈期水星作沴事資革弊於是定以朔建節候提而删之命集賢殿學士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李林甫門下侍郎陳希烈爲之注。以上所引俱見欽定禮經義考

開成石經移置卷首冠於曲禮之上。

張參五經文字序云唯禮記月令改從明皇定本晉訓頗有不同。

鄭樵六經奧論云今禮記之月令私本皆用鄭注監本月令乃唐明皇刪定李林甫等注。

判國子監李請復古文本以朝廷祭祀儀制等多本唐注故至今不能改。

晁公武曰僞蜀張紹文所書石經禮記首之以月令題云御刪定蓋明皇也林甫等注。

餘篇第如舊。

又曰皇朝賈昌朝撰國朝時令十二卷景祐初復禮記舊文其唐月令別行三年詔昌朝與丁度、李淑集國朝律曆典禮百度晉曉中星祠祀配侑歲時施行約唐月令定爲時令一卷以備宣讀後昌朝注爲十二卷奏上頒行。

陳振孫曰唐因禮記舊文增損爲禮記首篇天寶中改名時令景祐初始命復禮記舊文其唐之時令別爲一篇遂命禮院修書官丁度等約唐時令撰定爲國朝時令以便宣讀蓋自唐以來有明堂讀時令之禮也。

唐月令注

唐明皇御刊定禮記月令一卷

集賢院學士尚書左僕射兼右相上柱國梁國公臣李林甫、門下侍郎臣陳希烈、中書侍郎臣徐安貞、直學士起居舍人劉光謙、宜城大司馬齊光乂、河南府倉曹參軍陸善經、修撰官家令寺丞兼知太史監事史元晏、待制官安定郡別駕梁令瓚等注解。

正月之節。日在虛。

立春爲正月之節。謹案春秋傳曰。履端於始。謂節也。舉正於中。謂氣也。歸餘於終。謂閏也。既有閏。則立春進退。不恆在正月朔日。故不定爲孟春之月。但得立春。則是正月之節。可以行春令矣。御覽十八

昏昴中。曉心中。案張參五經文字。昏譌爲昏。改從氏令。據改。又案旦改作曉者。避睿宗諱也。

黃昏時昴星正當午位。曉時心星正當午位。凡記昏昴曉心中。爲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觀時候以授人事也。日入後二刻半爲昏。日未出二刻半爲曉也。全上

上古閏校木盛節紀閏一引經正月之節。
缺之第二字引注脫爲人君以下二語。

斗建寅位之初。

地十有二辰。斗柄杓常左旋指地位。故立春正月之節。則斗建寅位之初。書云。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此之謂矣。御覽全上 案璿璣之機。後漢文當改作樞。璿翠原作裴。因明皇諱隆基。故諱嫌名也。今从御覽注。

其日甲乙。

春秋傳曰。天有十日。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屬木。主春。故云其日甲乙。全上 案唐諱丙。注丙當依下經文作景丁。

其帝太皞。其神句芒。

昔太皞氏以木德繼天而王。故爲春帝。高辛氏有天下。盛五行之官。木正曰句芒。故句芒爲木神。佐太皞於春。全上 非類賦注引全

其蟲鱗。其音角。

律中大蔟。

律者候氣之管。以竹爲之。中納應也。正月氣至。則大蔟之律應。應謂吹灰也。大蔟者。林鍾所生。三分益一。管長八寸。空徑三分。圍九分。全上

其數八。其性仁。其事貌。其味酸。其臭羶。

其祀戶。祭先脾。

春陽氣祀戶。順陽氣也。事類賦注

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後五日。蟄蟲始振。後五日。魚上冰。

昔在周公作時訓。定二十四氣。辨七十二候。每候相去各五日。以明天時。將驗人事。言聖人奉順天時。則萬物及節候也。御覽全上 玉海十二引唐注。周公作時訓。定二十四氣。辨七十二候。

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青輅。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蒼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案玉海九十六。言唐注月令十三室各在其辰之上。

太史以先立春三日謁於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

立春之日。天子親率公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乃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

迎春爲祀青帝靈威仰於東郊。以太皞配。以句芒、歲星三辰七宿從祀。白帖

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人。慶賜遂行。無有不當。

命太史司天歷候日月星辰宿離不貸無失經紀以初爲常。
歷、推策也。候占候也。宿二十八宿也。離猶歷也。七曜爲經。二十八宿爲紀。初謂孟春歲首也。白帖
是月也。命有司祭風師。
立春之後亞日。祭風師於國城東北。御覽全上　通典禮四
是月也。命有司覺龜筮占兆。審卦吉凶。
周禮龜人上春覺龜。謂建寅之月。御覽七百二十五
正月中氣。日在危。
雨水爲正月中氣。凡中氣前後去節十五日。春秋傳曰。舉正於中。此之謂也。御覽十八
昏畢中。曉尾中。斗建寅位之中。
雨水之日。獺祭魚。後五日。鴻雁來。後五日。草木萌動。
天子乃命有司布農事。舍東郊。修封疆。端徑術。善相邱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導人。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端、正也。徑、步道也。術、車道也。白帖
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
元、吉也。謂上辛祈穀。郊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高祖神堯皇帝配坐。以五方帝從祀於壇。春秋傳曰。啓蟄而郊。祈而後耕。此之謂矣。御覽全上
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車右。率公卿諸侯大夫躬耕藉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遂。誥飲於大寢。公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
辰、亥也。謂郊後吉亥。享先農於東郊。先農、神農也。御覽五百三十二
是月也。命樂正習舞。
春夏尚舞。故命習之。御覽十八　車類賦注
乃修祭典。命祀岳鎮海瀆。犧牲無用牝。
正月修祭典。國重祭。故藏首修之。無用牝。爲傷生生之類也。白帖
禁止伐木。

爲盛德所在。御覽全上
無壞無卵。
無傷萌芽之類。全上
無聚大衆。無置城郭。
妨農也。御覽一百九十三
掩骼埋胔。
爲死氣逆生氣。枯骨曰骼。肉腐曰胔。御覽十八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有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無變天之道。無絕地之理。無亂人之紀。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早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其人大疫。飄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
摯、傷也。事類賦注
二月之節。日在營室。
驚蟄爲二月之節。御覽十八
昏東井中。曉箕中。斗建卯位之初。
律中夾鍾。
二月氣至。則夾鍾之律應。夾鍾者。夾則之所生。三分益一。管長七寸四分。全上
驚蟄之日。桃始華。後五日。倉庚鳴。後五日。鷹化爲鳩。
乃擇吉日。天子居青陽太廟。
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
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無肆掠。止獄訟。
省、減也。囹圄所以禁守繫者。則今之獄矣。木在手曰梏。在足曰桎。全上
是月也。命樂正習舞。
習舞爲將釋奠。御覽五百三十五
上丁。釋奠於國學。天子乃率公卿諸侯親往觀之。

釋謂啟也。啟牲幣之奠於文宣王。御覽十八　五百三十五

命有司上戊釋奠於太公廟。

亦用牲幣之奠。御覽全

是月也。擇元日命人社。

爲祀社稷也。春事興。故祭之以祈豐祥。元日謂近春分前後戊日。元吉也。御覽三十　五百三十二

衛正叔禮記集說引鄭氏曰。魯李林甫等註月令擇元日命民社。元日近春分前後戊日。與今註不同。以註祭土。土長木。甲屬木。故不用甲。用戊者。戊屬土。故召誥曰。惟戊午。乃社于新邑。郊特牲用甲。當是異代之禮。案邵氏郭光庭也。

二月中氣。日在奎。

春分爲二月中氣。御覽十八

昏東井中。曉南斗中。斗建卯位之中。

春分之日。元鳥至。後五日。雷乃發聲。後五日。始電。

是月也。祀朝日於東郊。

春分日祭之。全上

天子獻羔開冰。先薦寢廟。

謂立春藏冰在春分方溫。故獻羔以祭司寒。而後開冰。春秋傳曰。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

全上

是月也。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

分。平也。因春分晝夜平。則正之。同亦平也。丈尺曰度。斗斛曰量。稱錘曰權。稱上曰衡。御覽八百三十

是月也。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祀於高禖。天子親往。

燕以施生時來巢堂宇而孚乳。達育之象。媒氏之官以爲候。變媒言禖者。神之也。昔高辛氏之代。元鳥遺卵。簡狄吞之而生高辛。後王因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御覽十八　事類賦箋注

案此條與鄭注略同。但所引經文不成全字。又鄭注本作高辛氏之世。今注作代。謂簡狄也。以此定爲唐注無疑。

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於高禖之前。

是月也。命有司祭馬祖。

謂仲乳。祭馬祖於太澤。用剛日。御覽全上　事類賦注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闔扇。寢廟畢備。

舍。謂廬舍。

無作大事。以妨農事。

興兵役之事。時將耕。恐妨農功。藝文類聚一

有月也。無竭川澤。無漉陂池。無焚山林。

順陽養物也。潛水曰陂。穿地通水曰池。御覽全上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人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爲害。

三月之節。日在婁。

清明爲三月之節。御覽全上

昏柳中。曉南斗中。斗建辰位之初。

律中姑洗。

三月氣至。則姑洗之應律。姑洗者。南呂所生也。三分益一。管長七寸一分。全上

清明之日。桐始華。後五日。田鼠化爲鴽。後五日。虹始見。天子居青陽右个。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於先帝。

鞠衣、衣名。蓋黃桑之服。薦於先帝者。爲進於太廟。全上

命有司趨舟。五趨五反。乃告舟備具於天子。焉。天子始乘舟。

薦鮪於寢廟。

進時美味。御覽全上　九百三十六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

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

聘謂問也。名士謂有名譽者也。御覽十八

三月中氣。日在胃。

穀雨爲三月中氣。全上

昏張中。曉南斗中。斗建辰位之中。

穀雨之日萍始生。後五日鳴鳩拂其羽。後五日戴勝降於桑。
是月也。天子命有司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巡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無有障塞。
田獵罝罘羅罔畢翳餧獸之藥。無出國門。
爲殘害生氣也。
是月也。命有司無伐桑柘。
其蟲羽。
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昔炎帝神農氏以火德繼天而王。故爲夏帝。火正曰祝融。爲火神。佐炎帝於夏。全上
其日丙丁。
炎丁屬火。主夏。故云其日丙丁。全上二十一
其音徵。
三分宮去一以生徵。徵數五十四。屬火。以其徵一作聲。清舉之象也。夏氣和則徵聲調。樂記曰。徵氣則哀。
其事勤。全上
通典樂三注引周禮鞮鞻氏云云。
律中仲呂。
四月氣至。則仲呂之律應。仲呂者。無射之所生。三分益一。管長六寸六分。全上
其數七。其性禮。其事視。其味苦。其臭焦。
其祀竈。祭先肺。
立夏之日。螻蟈鳴。後五日。螾出。後五日。王瓜生。
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輅。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太史以先立夏三日謁於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齋。
立夏之日。天子親率公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乃行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慶賜遂行。無不欣說。
迎夏爲祀赤帝赤熛怒於南郊。以炎帝配。以祝融、熒惑、三辰七宿從祀。白帖
命相賛傑俊。遂賢良。舉長大。
賛猶揚也。遂猶達也。傑俊謂才兼於人者。御覽二十三
行得出祿。必當其位。
無虛授也。全上
是月也。命樂正習盛樂。大雩帝。
雩者祭天祈雨之名。爲將大雩。先習盛樂。自韶舞至祝敔皆作。故曰盛樂。全上　御覽十一引雩者祭天祈雨之名。大雩爲用盛樂也。
四月之節。日在昴。

立夏爲四月之節。御覽二十一
二十三

曾翼中。晛參牛中。斗建巳位之初。
其日丙丁。
炎丁屬火。主夏。故云其日丙丁。全上二十一
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昔炎帝神農氏以火德繼天而王。故爲夏帝。火正曰祝融。爲火神。佐炎帝於夏。全上
其蟲羽。
南方朱鳥羽蟲之長。凡有羽之類。爲屬於火。故曰其蟲羽。全上
其音徵。
三分宮去一以生徵。徵數五十四。屬火。以其徵一作聲。清舉之象也。夏氣和則徵聲調。樂記曰。徵氣則哀。
其事勤。全上
通典樂三注引周禮鞮鞻氏云云。
律中仲呂。
四月氣至。則仲呂之律應。仲呂者。無射之所生。三分益一。管長六寸六分。全上
其數七。其性禮。其事視。其味苦。其臭焦。
其祀竈。祭先肺。
立夏之日。螻蟈鳴。後五日。螾出。後五日。王瓜生。
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輅。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太史以先立夏三日謁於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齋。
立夏之日。天子親率公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乃行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慶賜遂行。無不欣說。
迎夏爲祀赤帝赤熛怒於南郊。以炎帝配。以祝融、熒惑、三辰七宿從祀。白帖
命相賛傑俊。遂賢良。舉長大。
賛猶揚也。遂猶達也。傑俊謂才兼於人者。御覽二十三
行得出祿。必當其位。
無虛授也。全上
是月也。命樂正習盛樂。大雩帝。
雩者祭天祈雨之名。爲將大雩。先習盛樂。自韶舞至祝敔皆作。故曰盛樂。全上　御覽十一引雩者祭天祈雨之名。大雩爲用盛樂也。

命有司祈祀山川古之賢士有益於人者以所穀實。
是月也命有司祀雨師。
立夏之後申日祀雨師於國城西南。白帖 通典禮四
四月中氣。日在畢。
小滿爲四月中氣。御覽二十一
昏軫中。曉須女中。斗建巳位之中。
小滿之日。苦菜秀。後五日。靡草死。後五日。小暑至。
挺重囚出輕繫。
挺猶寬也。重囚寬之至秋方決。輕繫出而捨之。全上
是月也。繭長增高。無有壞墮。
無起土功。無發大衆。無伐大樹。
爲妨蠶農之事。全上 八百二十二
是月也。天子初衣暑服。
論語曰。當暑絺綌。謂暑服。御覽全上二十一
命有司巡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勉人。無或失時。
勸農人以及時。御覽八百二十二
是月也。驅獸無害五穀。
獸。麋鹿之屬。食穀苗。驅之令勿害也。御覽八百三十七
無大田獵。
恐傷生類。御覽二十一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羞以含桃。先薦寢廟。
含桃。櫻桃也。先薦寢廟。後乃食之。全上
是月也。蠶事既登。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
后妃獻繭。進其成功也。乃收繭稅。十而取一。以桑爲均者。謂用桑多則繭多。桑少則繭少。貴賤長幼
一。各自以桑爲均。不得以人貴賤長幼爲差。御覽二十一引首一 句餘見八百二十五。

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
酎之言醇也。春酒至此始成。興羣臣飲之。御覽全上二十一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
爲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
五月之節。日在參。
芒種爲五月之節。御覽全上
昏角中。曉危中。斗建午位之初。
律中蕤賓。
五月氣至。則蕤賓之律應。蕤賓者。應鍾之所生。三分益一。管長六寸一
芒種之日。螳蜋生。後五日。鵙始鳴。後五日。反舌無聲。
天子居明堂太廟。
令人無艾蘭以染。無燒灰。
是月也。門閭無閉。關市無索。
關關。譏。索。求索。紀纂二
班馬政。
馬政謂掌十二閑養馬之政教。全上
是月也。聚蓄百藥。
因草木蕃廡之時。則採聚百藥。全上
五月中氣。日在東井。
夏至爲五月中氣。全上
昏亢中。曉營室中。斗建午位之中。
夏至之日。鹿角解。後五日。蜩始鳴。後五日。半夏生。
是月也。祀皇地祇於方丘。

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
是月也。命有司祀雨師。
立夏之後申日。祀雨師於國城西南。白帖 通典禮四
四月中氣。日在畢。
小滿爲四月中氣。御覽二十一
昏軫中。曉須女中。斗建巳位之中。
小滿之日。苦菜秀。後五日。靡草死。後五日。小暑至。
挺重囚出輕繫。
挺猶寬也。重囚寬之。至秋方決。輕繫出而捨之。全上
是月也。繭長增高。無有壞墮。
無起土功。無發大衆。無伐大樹。
爲妨蠶農之事。全上 八百二十二
是月也。天子初衣暑服。
論語曰。當暑絺綌。謂暑服。御覽全上二十一
命有司巡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勉人。無或失時。
勸農人以及時。御覽八百二十二
是月也。驅獸無害五穀。
獸。麋鹿之屬。食穀苗。驅之令勿害也。御覽八百三十七
無大田獵。
恐傷生類。御覽二十一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羞以含桃。先薦寢廟。
含桃。櫻桃也。先薦寢廟。後乃食之。全上
是月也。蠶事既登。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
后妃獻繭。進其成功也。乃收繭稅。十而取一。以桑爲均者。謂用桑多則繭多。桑少則繭少。貴賤長幼
一。各自以桑爲均。不得以人貴賤長幼爲差。御覽二十一引首一 句餘見八百二十五。

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
酎之言醇也。春酒至此始成。興羣臣飲之。御覽全上二十一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
爲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
五月之節。日在參。
芒種爲五月之節。御覽全上
昏角中。曉危中。斗建午位之初。
律中蕤賓。
五月氣至。則蕤賓之律應。蕤賓者。應鍾之所生。三分益一。管長六寸一
芒種之日。螳蜋生。後五日。鵙始鳴。後五日。反舌無聲。
天子居明堂太廟。
令人無艾蘭以染。無燒灰。
是月也。門閭無閉。關市無索。
關關。譏。索。求索。紀纂二
班馬政。
馬政謂掌十二閑養馬之政教。全上
是月也。聚蓄百藥。
因草木蕃廡之時。則採聚百藥。全上
五月中氣。日在東井。
夏至爲五月中氣。全上
昏亢中。曉營室中。斗建午位之中。
夏至之日。鹿角解。後五日。蜩始鳴。後五日。半夏生。
是月也。祀皇地祇於方丘。

命有司祈祀山川古之賢士有益於人者以所穀實。
是月也。命有司祀雨師。
立夏之後申日。祀雨師於國城西南。白帖 通典禮四
四月中氣。日在畢。
小滿爲四月中氣。御覽二十一
昏軫中。曉須女中。斗建巳位之中。
小滿之日。苦菜秀。後五日。靡草死。後五日。小暑至。
挺重囚出輕繫。
挺猶寬也。重囚寬之。至秋方決。輕繫出而捨之。全上
是月也。繭長增高。無有壞墮。
無起土功。無發大衆。無伐大樹。
爲妨蠶農之事。全上 八百二十二
是月也。天子初衣暑服。
論語曰。當暑絺綌。謂暑服。御覽全上二十一
命有司巡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勉人。無或失時。
勸農人以及時。御覽八百二十二
是月也。驅獸無害五穀。
獸。麋鹿之屬。食穀苗。驅之令勿害也。御覽八百三十七
無大田獵。
恐傷生類。御覽二十一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羞以含桃。先薦寢廟。
含桃。櫻桃也。先薦寢廟。後乃食之。全上
是月也。蠶事既登。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
后妃獻繭。進其成功也。乃收繭稅。十而取一。以桑爲均者。謂用桑多則繭多。桑少則繭少。貴賤長幼
一。各自以桑爲均。不得以人貴賤長幼爲差。御覽二十一引首一 句餘見八百二十五。

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
酎之言醇也。春酒至此始成。興羣臣飲之。御覽全上二十一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
爲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
五月之節。日在參。
芒種爲五月之節。御覽全上
昏角中。曉危中。斗建午位之初。
律中蕤賓。
五月氣至。則蕤賓之律應。蕤賓者。應鍾之所生。三分益一。管長六寸一
芒種之日。螳蜋生。後五日。鵙始鳴。後五日。反舌無聲。
天子居明堂太廟。
令人無艾蘭以染。無燒灰。
是月也。門閭無閉。關市無索。
關關。譏。索。求索。紀纂二
班馬政。
馬政謂掌十二閑養馬之政教。全上
是月也。聚蓄百藥。
因草木蕃廡之時。則採聚百藥。全上
五月中氣。日在東井。
夏至爲五月中氣。全上
昏亢中。曉營室中。斗建午位之中。
夏至之日。鹿角解。後五日。蜩始鳴。後五日。半夏生。
是月也。祀皇地祇於方丘。

命有司祈祀山川古之賢士有益於人者以所穀實。
是月也。命有司祀雨師。
立夏之後申日。祀雨師於國城西南。白帖 通典禮四
四月中氣。日在畢。
小滿爲四月中氣。御覽二十一
昏軫中。曉須女中。斗建巳位之中。
小滿之日。苦菜秀。後五日。靡草死。後五日。小暑至。
挺重囚出輕繫。
挺猶寬也。重囚寬之。至秋方決。輕繫出而捨之。全上
是月也。繭長增高。無有壞墮。
無起土功。無發大衆。無伐大樹。
爲妨蠶農之事。全上 八百二十二
是月也。天子初衣暑服。
論語曰。當暑絺綌。謂暑服。御覽全上二十一
命有司巡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勉人。無或失時。
勸農人以及時。御覽八百二十二
是月也。驅獸無害五穀。
獸。麋鹿之屬。食穀苗。驅之令勿害也。御覽八百三十七
無大田獵。
恐傷生類。御覽二十一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羞以含桃。先薦寢廟。
含桃。櫻桃也。先薦寢廟。後乃食之。全上
是月也。蠶事既登。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
后妃獻繭。進其成功也。乃收繭稅。十而取一。以桑爲均者。謂用桑多則繭多。桑少則繭少。貴賤長幼
一。各自以桑爲均。不得以人貴賤長幼爲差。御覽二十一引首一 句餘見八百二十五。

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
酎之言醇也。春酒至此始成。興羣臣飲之。御覽全上二十一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
爲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
五月之節。日在參。
芒種爲五月之節。御覽全上
昏角中。曉危中。斗建午位之初。
律中蕤賓。
五月氣至。則蕤賓之律應。蕤賓者。應鍾之所生。三分益一。管長六寸一
芒種之日。螳蜋生。後五日。鵙始鳴。後五日。反舌無聲。
天子居明堂太廟。
令人無艾蘭以染。無燒灰。
是月也。門閭無閉。關市無索。
關關。譏。索。求索。紀纂二
班馬政。
馬政謂掌十二閑養馬之政教。全上
是月也。聚蓄百藥。
因草木蕃廡之時。則採聚百藥。全上
五月中氣。日在東井。
夏至爲五月中氣。全上
昏亢中。曉營室中。斗建午位之中。
夏至之日。鹿角解。後五日。蜩始鳴。後五日。半夏生。
是月也。祀皇地祇於方丘。

夏至之日祀皇地祇於方丘以高祖神堯皇帝配坐以岳瀆等神從祀全上五百二十四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

夏至之日漏剋長陽氣欲甚陰氣欲興陽曰生陰曰死至之日相與分御覽全上二十一

君子齋戒處必掩身無躁

以陰陽相爭之時務欲安靜全上

止嗜色無或進薄滋味無致和

謂陰陽始興身尚靜味尚薄全上案陽當作氣

節嗜慾定心氣

微陰扶精不可散全上

百官靜事無刑以定安陰之所成

是月也命有司祭先牧

謂仲夏祭先牧於大澤用剛日御覽五百二十卷八百二十三

是月也無用火於南方

陽氣盛又用火於其方害微陰御覽全上二十一

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

是月暑氣方盛可以登高遠望順陽居上全上

仲夏行冬令則霜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穀時起其國乃昌行秋令則草木蒼落果實早成人殃於疫瘧虐從皮反又音瘧

瘧神蟲音訓俱出五經文字

六月之節日在東井

小暑爲六月之節御覽全上

昏氏中睽東壁中斗建未位之初

律中林鍾

六月氣至則林鍾之律應林鍾者黃鍾之所生三分去一管長六寸全上

小暑之日溫風至後五日蟋蟀居壁後五日鷹乃學習天子居明堂右个

是月也命有司染綵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蒼赤莫不質良無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

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級之度

六月中氣日在柳

大暑爲六月中氣全上

昏尾中晡奎中斗建未位之中

大暑之日腐草爲螢後五日土潤溽暑後五日大雨時行

乃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强

薙謂迫地芟草也此謂欲耕菜田先薙其草草乾燒之此月大雨流水潦當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可耕稼也御覽八百二十二

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有司入山行木無有斬伐

爲其未堅成也御覽二十一

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人乃遊徙行秋令則邦限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暴不時鷹隼早鷙四鄙入保

中央土

火休而盛德在土全上

其日戊己

戊己屬土故曰其日戊己全上

其帝黃帝其神后土

昔黃帝軒轅氏以土德繼天而王故爲黃帝土官之神曰后土全上

其蟲倮

無毛羽鱗介之類全上

蜚始於宮宮數八十一屬土以其最大樂記曰宮亂則荒其音驕全上案最大字下當有君之象也四字疑脫通典樂四注引同無樂記云云

律中黃鍾之宮。
黃鍾主十一月，土在林鍾、夷則之間，各有分主，不可假借，故引黃鍾之清宮以爲土律。其管半黃鍾之管，長四寸五分，則黃鍾之清宮也。故季夏十八日已後土王氣至，則黃鍾之宮應之也。全上
其數五，其性信，其事思，其味甘，其臭香。
其祀中霤，祭先心。
中霤猶中室也。祭中霤之禮，爲祖先進心也。全上　御覽五百二十四
是月也，祀黃帝於南郊。
謂季夏土德王日，則祀黃帝含樞紐於南郊，以軒轅配坐，以后土、鎮星從祀。御覽五百二十四
天子居太廟太室，乘黃輅，駕黃龍，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圜以閎。
總章左个，當申上之室，乘白輅，衣白衣，從秋色也，食酒與魚，秋味之宜也，待器廉以深，象金傷害物入
七月之節，日在張。
立秋爲七月之節。御覽二十四
昏尾中，晚翼中，斗建申位之初。
其日庚辛。
庚辛屬金，金主秋，故云其日庚辛。全上
其帝少皞，其神蓐收。
昔少皞氏以金德繼天而王，故爲秋帝，金正曰蓐收，故蓐收爲金神，佐少皞於秋。全上
其蟲毛。
西方白虎毛蟲之長，凡有毛之類，皆屬於金，故曰其蟲毛。全上　案唐韓戊注白虎
當依經文武始交改作武。
其音商。
三分徵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屬金，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秋氣和則商聲調，樂記曰，商亂則陂，其
宮壞。全上　通典卷三
律中夷則。
是月也，築場圃，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
七月氣至，則夷則之律應，夷則者，大呂之所生，三分去一，管長五寸六分。全上
是月也，命有司納材葦。
蒲葦之屬，此時采脆，可取作器物。御覽一千
其數九。
修宮室，坏牆垣，補城郭。
金生數四，成數九，但言九者，舉其成數。全上
爲經夏雨損，立秋後修補。御覽全上二十四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其國

火災寒熱不節人多癘疾。
八月之節日在翼。
白露爲八月之節。全上
昏南斗中。曉畢中。斗建酉位之初。
律中南呂。
八月氣至。則南呂之律應。南呂者。太簇之所生。三分去一。管長五寸三分。全上
白露之日。鴻鴈來。後五日。元鳥歸。後五日。羣鳥養羞。
天子居總章太廟。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
行猶賜也。全上
是月也。命有司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
是月也。天子乃教。以遂秋氣。
此謂陽氣恐傷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故教以通秋氣。方欲助秋。故不禁犬。御覽全上　五百三十
是月也。命樂正習吹。上丁。釋奠於國學。天子乃率諸侯大夫親往視之。通典禮卅八傷作陽
春夏尚舞。秋冬尚吹。習之爲將釋奠。御覽全上二十四　五百三十五　事類賦注
是月也。命有司上戊釋奠於太公廟。
是月也。擇元日命人社。
養秋成也。元日謂近秋分前後戊日。御覽五百三十二　藝文類聚三引下七字
八月中氣日在軫。
秋分爲八月中氣。御覽二十四
昏南斗中。曉東井中。斗建酉位之中。
秋分之日。雷乃收聲。後五日。蟄蟲坏戶。後五日。水始涸。
是月也。祀夕月於西郊。
秋分日祀之。全上

是月也。命有司享壽星於南郊。
秋分日祭壽星於南郊。壽星、南極老人星。全上　通典禮四
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
因秋分昏夜平則正之。御覽全上
是月也。命有司祭馬社。
謂中秋祭馬社於大澤。用剛日。全上
天子嘗麻。先薦寢廟。
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無留有罪。無或枉橈。枉橈不當。反受其殃。
是月也。勑人種麥。無或失時。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早死。
九月之節。日在角。
寒露爲九月之節。全上
昏牽牛中。曉東井中。斗建戌位之初。
律中無射。
九月氣至。則無射之律應。無射夾鍾之所生。三分去一。管長四寸九分。全上
寒露之日。鴻鴈來賓。後五日。雀入大水爲蛤。後五日。菊有黃華。
天子居總章右个。
命有司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
是月也。命有司伐鞏取鞏。祭鞏取鞏。
四者甲類。秋乃堅成。故是月登取。全上
九月中氣日在氐。
霜降爲九月中氣。全上
昏須女中。曉柳中。斗建戌位之中。
霜降之日。豺乃祭獸。後五日。草木黃落。後五日。蟄蟲咸俯。
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

謂服漆之作俑。全上

乃命有司曰。寒氣揔至。人力不堪。其皆入室。御覽三十四

霜降後清風戒寒。所以令入室。

是月也。命有司具飭衣裳。文繡有恆。衣服有揲。冠帶有常。必循其故。

是月也。天子嘗稻。先薦寢廟。

稻初熟。御覽二十四

乃命有司。毋斬木。毋伐大樹。毋破民事。毋填溝瀆。毋絕道路。

是月也。命有司修宮室。謹門閭。脩鍵閉。慎管籥。固封璽。

是月也。命有司。慎勿發蓋藏。必循其故。

是月也。命有司。趣收斂。務畜菜。

命有司曰。收積聚。安萌隸。

是月也。趣民收斂。務蓄菜。

始冬　御冬之備。

此出後鄭注也。鄭注作始冬御冬之備。據古圖校本改。事經無引經作人。從唐月令也。引注始冬下缺一字。從唐本當是作人。他本復增作民者非是。

乃伐薪爲炭。

伐必因殺氣。御覽全上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人多疥癘。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草木萌動。

來至。人氣解惰。師興不居。

十月之節。日在房。

立冬爲十月之節。御覽二十六

昏虛中。曉張中。斗建亥位之初。

其日壬癸。

壬癸屬水主冬。全上

其帝顓頊。其神元冥。

昏顓頊氏以水德繼天而王。故爲冬帝。水正曰元冥。故元冥爲水神。佐顓頊於冬。全上

其蟲介。

北方元武介蟲之長。凡有甲之類。皆屬於水。故曰其蟲介。介、甲也。全上

其音羽。

三分商去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屬水。以爲最潤物之象也。冬氣和則羽聲調。樂記曰。羽亂則危。其財匱。全上

禮三注引同。樂記云云。

律中應鍾。

十月氣至。則應鍾之律應。應鍾者。姑洗之所生。三分去一。管長四寸七分。全上

其數六。其性智。其事聰。

其味鹹。其臭朽。

凡臭味鹹朽者。皆屬於水。全上

其祀井。祭先腎。

立冬之日。水始冰。後五日。地始凍。後五日。野雞入大水爲蜃。

天子居元堂左个。乘元輅。駕鐵驪。載元旂。衣元衣。服元玉。食黍與麋。其器閎以掩。

食黍與麋。冬味之宜。全上

太史以先立冬三日謁於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

立冬之日。天子親率公卿諸侯大夫以迎冬於北郊。

迎冬爲祀黑帝汁光紀於北郊。以顓頊配。坐以元冥、蓐星、三辰七宿從祀。全上

還。乃賞死事。恤孤寡。

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創造宮室。穿竇窖。修囷倉。

謂改築城郭。創造宮室。修囷倉以備積貯。全上

是月也。天子始裘。

謂初衣裘衣。全上

是月也。祭神州地祇於北郊。

謂立冬日祭神州地祇於北郊。太宗文武皇帝配坐。御覽五百二十四

是月也。命有司祭司寒。

謂孟冬祭司寒於北郊。全上

是月也。命有司祭司中、司命、司人、司祿。

謂立冬後亥日祭於國城西北。全上　通典禮四

十月中氣。日在尾。

小雪爲十月中氣。御覽二十六

昏危中。晨翼中。斗建亥位之中。

小雪之日。虹藏不見。後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後五日。閉塞而成冬。

命有司謹蓋藏。循行積聚。無有不欲。

蓋藏謂府庫囷倉之類。藝文類聚四

坏城郭。戒門閭。修鍵閉。備邊境。謹關梁。塞蹊徑。

蹊徑謂山澤禽獸道。御覽二十六

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薄厚。塋丘壟之小大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

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案度程。無作淫巧。以蕩上心。功致爲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

是月也。大飲烝。勞農以休息之。

十月農事既畢。烝正屬民飲酒。正齒位是也。詩曰。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指此。藝文類聚四　案此依歐注也。舊唐書注民當作人。今作民者。後

人所改。

是月也。易關市。來征旅。納貨賄。以便人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

是月也。命有司收水澤之賦。無令侵削兆人。以爲天子取怨於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

謂冬至日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高祖神堯皇帝配坐。以五方帝及日月星辰及內外星官等從祀於圜丘。御覽全上

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衆畜有放逸者。取之不詰。

古逸書校本藝文類聚四引此注。字句有脫誤。

禾在野。牛馬牧之。人有取者不罪。所以戒其主也。藝文類聚四

是月也。乃命有司。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酒官監之。無有差貸。

謂有酒之官六物者。一曰稷。二曰黍。三曰淡熾。四曰水泉。五曰陶器。六曰火齊。命酒官監之。無有差貸。差貸謂失誤善惡。御覽八百四十三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人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

巽爲風。立夏巽用事。故行夏令則多暴風。及氣干時。方冬而溫。蟄蟲以蟄。溫而復出。御覽三十四

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十一月之節。日在箕。

大雪爲十一月之節。御覽二十六

昏營室中。晨軫中。斗建子位之初。

律中黃鍾。

十一月氣至。則黃鍾之律應。黃鍾者。律之始也。管長九寸。全上

大雪之日。鵲鳥不鳴。後五日。武始交。後五日。荔挺出。

天子居元堂太廟。

命有司土事無作。無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且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人必疾疫。又隨以喪。

是月也。命內宰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雖有貴賤近習。無有不禁。

令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井泉。

十一月中氣。日在南斗。

冬至爲十一月中氣。御覽全上

昏東壁中。晨角中。斗建子位之中。

冬至之日。蚯蚓結。後五日。麋角解。後五日。水泉動。

是月也。祀昊天上帝於圜丘。

謂冬至日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高祖神堯皇帝配坐。以五方帝及日月星辰及內外星官等從祀於圜丘。御覽全上

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衆畜有放逸者。取之不詰。

古逸書校本藝文類聚四引此注。字句有脫誤。

禾在野。牛馬牧之。人有取者不罪。所以戒其主也。藝文類聚四

是月也。命有司。修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有司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

是月也命有司祭馬步。

謂仲冬祭馬步於大澤用剛日。御覽二十六

是月也伐木取竹箭。

此時堅成可伐取之。全上　三百四十九　藝文類聚四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滿。

君子齋戒處必掩身身無躁去聲色禁嗜慾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

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

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暴風來發屋折木。

爲敗水泉咸竭人多疥癘。

十二月之節日在南斗。

小寒爲十二月之節。御覽全上二十六

晉雀中曉元中斗建丑位之初。

律中大呂。

十二月氣至則大呂之律應大呂者黃泉之所生三分益一管長八寸四分。全上

小寒之日鷹北鄉後五日鵲始巢後五日野雉始雊。

天子居元堂右个。

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乃教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夫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於屏外。

有司摺扑北面以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

講武角力校武士材力所以備敗獵之禮厲飾謂衣戎服尚威武以獵。全上

命有司修祭禽之禮。

修祭禽之禮謂以所獵得禽獸以供諸祭。全上

天子乃禘百神於南郊爲來年新穀於天宗。五經文字云經典作蜡唯禘月令作禘音乍。通典禮四云令取祭義蜡从示。

禘臘日祭之名也百神神農后稷句芒田畯岳鎮海瀆邱陵墳隰鱗介羽毛之類天宗日月星辰之屬。

是也。白帖　藝術紀禮四引禘百神注。

十二月中氣日在虛女。

大寒爲十二月中氣。

晉婁中曉氐中斗建丑位之中。

大寒之日雞始乳後五日鷙鳥厲疾後五日水澤腹堅。

是月也命有司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時魚深美。御覽二十六

冰方盛命取而藏之。

冰已入令告人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修耒耜具田器。御覽八百二十三　二十六引蔡氏月令章句農事將興

冰既入令有司告人出五穀之種明大寒氣過農事將興修田器。御覽二十六引蔡氏月令章句

命有司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

謂於國城之南立土牛若立春在十二月望則策牛人近前示其農早也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則策牛人當中示其農平也立春近正月望則策牛人近後示其農晚也。御覽二十六引無首一語從白帖增

是月也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回於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專其農人無有所使。

當運行周市於故處次舍也紀綱會也。御覽三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周官建寅之月懸法於象魏以示人四時之令皆以此爲準故以建丑之月與公卿先飭之。御覽二十六

是月也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人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宜爲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

乃命有司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享祀。

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

凡在天下九州之人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川澤之祀。

人非神福不生。藝文類聚四

命樂正大合吹而罷。

乃命有司收秩薪柴以供郊廟及百祀之薪燎。

命有司大儺旁磔以送窮氣。

大儺爲歲終逐除陰疫以送窮氣故周官命方相氏率百隸索室驅疫以逐之旁謂王城四旁十二門也磔謂磔犬於門也祈磔九門冬禮大故徧磔於十二門所以扶陽抑陰之義犬屬金冬盡春興春爲

木故殺金以助木氣。御覽二十六　五百三十
通典禮三十八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早降。介蟲爲妖。四鄙入保。行春令。則胎天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

予兄輯唐月令注成。授弱弟　上林　讀之。並示以注中所採者多古義焉。其中如乃擇元辰。注。辰、亥也。說本虛植。見禮記正義。齊律禮志引虛注吉亥之說尤詳。又如其性善。其事肯。注引洪範五行傳說。與事類賦所引蔡邕月令章句。視明禮修則驎至。互相證合。是其說亦自原本漢人。朱竹垞經義考未見唐注。極武分辨節氣七十二候之譌。然唐注實本周公時訓。不得以一人無學概賤。陸善經等皆不經之甚者也。上林　因書其語。識之卷末。竢校。

唐月令注補遺

其音角。

調樂器之聲。三分羽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屬木。以其清濁中。人象也。春氣和則角聲調。通典樂三
案此依鄭注也。通典引月令云。正月其音角。引注作人象。不作局。下更接云。其二月三月不見者。蓋在正月。他物倣此。據唐本集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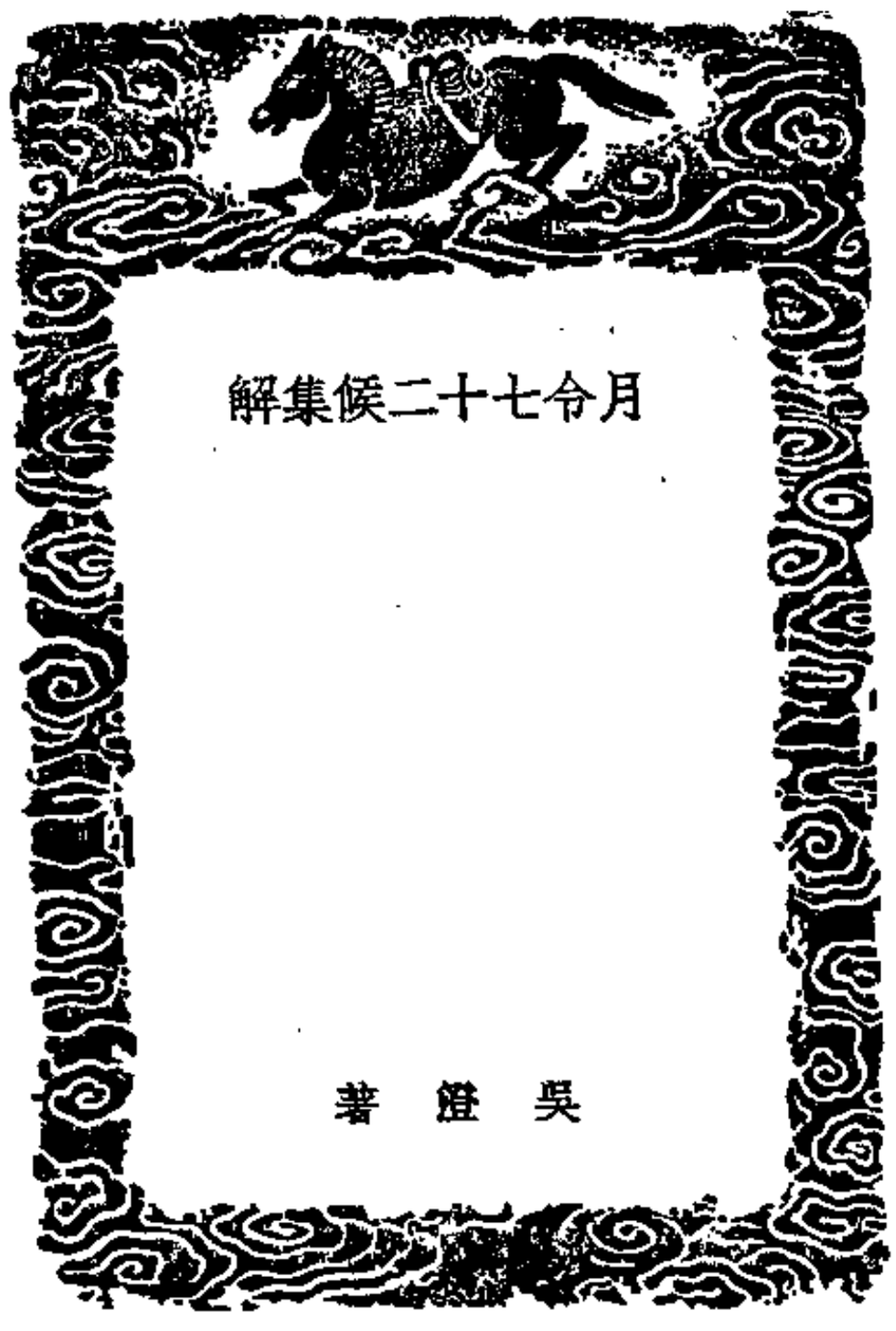
上丁。釋奠於國學。天子乃率公卿諸侯大夫親往觀之。觀其禮也。御覽五百三十五

勸人種麥。無或失時。

勸農人以及時。全上六百二十二

冰方盛。命取而藏之。

春秋傳曰。日在北陸而藏冰。全上二十六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吳　澄　著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元　崇仁吳　澄伯清著

夫七十二候。呂不韋載于呂氏春秋。漢儒入于禮記月令。與六經同傳不朽。後魏賈思勰之于歷。欲民皆知。以驗氣序。然其徵驗草木多出北方。蓋以漢前之儒皆江北者也。故江南老師宿儒。亦難盡識。況陳藏之莊。多爲謬說。而康成、顏達。亦有說處。予因是廣取諸家之解。并說文、埤雅等書。而又詢之農牧。似得所歸。然後并將二十四氣什之于系。以俟博識者鑑焉。

立春。正月節。立、建始也。五行之氣。往者過。來者續。于此而春木之氣始至。故謂之立也。立夏秋冬同。東風解凍。凍結于冬。遇春風而解散。不曰春而曰東者。呂氏春秋曰。東方謂木。木、火母也。然氣溫。故解凍。蟄蟲始振。蟄、藏也。振、動也。深藏之蟲。因氣至而皆蘇動之矣。鮑氏曰。動而未出至二月乃大驚而走也。魚陟負冰。陟、升也。魚當盛寒。伏水底而遂暖。至正月陽氣至。則上遊而近冰。故曰負。

雨水。正月中。天一生水。春始屬木。然生木者必水也。故立春後繼之雨水。凡東風既解凍。則散而爲雨水矣。獺祭魚。獺一名水狗。賊魚者也。祭魚取魚以祭天也。所謂豺獺知報本。歲始而魚上遊。則獺初取以祭。徐氏曰。獺祭四鈾四者水象也。豺祭方鈾方者金象也。候屬北。月令、漢書作鴻鴈北。鴻知時之鳥。熱歸塞北。

寒來江南沙漠乃其居也。孟春陽氣既達。候鴈自彭蠡而北矣。草木萌生。發動矣。

驚蟄。二月節。夏小正曰。正月啓蟄。言發蟄也。萬物出乎震。震爲雷。故曰驚蟄。是蟄蟲驚而出走矣。桃始華。桃、果名。花色紅。是月始開。倉庚鳴。庚亦作鶊。黃鶊也。詩所謂有鳴倉庚是也。草蟲經曰。倉、清也。庚、新也。感春陽清新之氣而初出。故名。其名最多。詩曰黃鳥。齊人謂之搏黍。又謂之黃袍。俗家謂之金衣公子。其色黃黑而黃。又名黧黃。諺曰黃粟留、黃袞袞兒。皆一種也。鷹化爲鳩。鷹、鷙鳥也。鶻鳩之屬。鳩即今之布穀。章龜經曰。仲春之時。林木茂盛。口啄尙柔。不能捕鳥。瞪目忍飢。如癡而化。故名曰鳲鳩。王劭曰。鳩化爲鷹。秋時也。此言鷹化爲鳩。春時也。以生育殺氣盛。故鷙鳥感之而變耳。孔氏曰。化者反歸舊形之謂。故鷹化爲鳩。鳩復化爲鷹。如田鼠化爲鴽。則鴽又化爲田鼠。若鴈草爲螢。鳩爲蜃。雉爲蛤。皆不言化。是不再復本形者也。

春分。二月中。分者半也。此當九十日之半。故謂之分。秋同義。又冬不言分者。蓋天地開二氣而已。方氏曰。陽生于子。終于午。至卯而中分。故春爲陽中。而仲月之節爲春分。正陰陽適中。故晝夜無長短云。元鳥至。元鳥、燕也。高誘曰。春分而來。秋分而去也。雷乃發聲。陰陽相薄爲雷。至此四陽漸盛。猶有陰焉。則相薄乃發聲矣。乃者。韻會曰。象氣出之難也。莊疏曰。發猶出也。始雷。電。電、陽光也。四陽盛長。值氣泄時而光生焉。故雷解曰。凡聲、陽也。光亦陽也。易曰。雷電合而章。公羊傳曰。電者雷光。是也。徐氏曰。雷陽陰電。非也。蓋盛夏無雷之時。電亦有之。可見矣。

清明。三月節。按國語曰。時有八風。歷獨指清明風爲三月節。此風屬巽故也。萬物齊乎巽。物至此時。皆以潔齊而清明矣。桐始華。桐、木名。有三種。華而不實者曰白桐。爾雅所謂榮桐木是也。皮青而結實者曰梧桐。一曰青桐。淮南子曰。梧桐斷角是也。生于山岡子大而有油者曰油桐。毛詩所謂梧桐不生山岡者是也。今始華者乃白桐耳。按埤雅註曰。鼫鼠形大如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謂之田鼠。本草素問曰。鴽、鶉母。郭註。鵪也。青州人呼爲鵪母。鮑氏曰。鼠陰類。鴽陽類。陽氣盛。故化爲鴽。蓋陰爲陽所化也。虹始見。去聲。虹、虹蜺也。詩所謂蝃蝀。俗讀去聲也。註疏曰。是陰陽交會之氣。故先儒以爲雲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焉。今以水噀日。自劍視之。則暈爲虹。朱子曰。日與雨交。倏然成質。陰陽不當交而交者。天地淫氣也。虹爲雄。色赤白。蜺爲雌。色青白。然二字皆從蟲。說文曰。似蝃蝀狀。諸書又云。嘗見虹入溪飲水。其首如驢。恐天地間亦有此種物也。但虹氣假之。借名也。

穀雨。去聲。三月中。自雨水後。土膏脈動。今又雨其穀于水也。雨讀作去聲。如雨我公田之雨。蓋穀以此時播

種。自上而下也。故說文云。雨本去聲。今風雨之雨在上聲。雨下之雨在去聲也。萍始生。萍、水草也。與水相平。故曰萍。漂流隨風。故又曰漂。陸解曰。萍、陽物。靜以承陽也。鳴鳩拂其羽。鳩即鷹所化者。布穀也。拂、過擊也。本草云。拂羽、飛而翼拍其身。氣使然也。蓋當三月之時。趨農急矣。鳩乃追逐而鳴。鼓羽直刺上飛。故俗稱布穀。戴勝降于桑。戴勝一名戴鵀。雅註曰。頭上有勝毛。此時恆在于桑。蓋蠶將生之候矣。

戴勝者。重之若天而下。亦氣使之然也。

立夏四月節。立字解見春。夏假也。物至此時。皆假大也。螻蟈鳴。螻蟈小蟲。生穴土中。好夜出。令人謂之土狗是也。一名螻蛄。一名石鼠。一名蝼音螻各地方言之不同也。淮南子曰。螻蟈鳴。邱螾出。陰氣始而二物應之。夏小正三月。螻則鳴。是也。且有五能。不能成一技。飛不能過屋。緣不能窮木。泅不能渡谷。穴不能覆。稍成。居穴之陸。至七月則遠飛而在野矣。蓋肅殺之氣初生。則在穴。盛大盛之深。則在野。而鼓翼。始鼓翼作鼓乃學習。鼓、搏擊也。應氏曰。殺氣未盛。蠶猛之鳥。始習于擊。迎殺氣也。

大暑六月中。解見小暑。腐草爲螢。曰丹良曰。夜光。曰宵燭。皆螢之別名。離明之極。則幽陰至微之物。亦化而爲明也。毛詩曰。熠燿宵行。另一種也。形如米蟲。尾亦有火。不言化者。不復原形。解見前。土潤溽暑。溽、濕也。土之氣潤。故蒸鬱而爲濕。暑。俗稱鰪鰪熱是也。大雨時行。前候濕暑之氣蒸鬱。今候則大雨時行以退暑也。

立秋七月節。立字解見春。秋、揪也。物于此而揪斂也。涼風至。禮記作凉風至。西方淒清之風曰涼風。溫變而涼。氣始虛也。周語曰。火見而清風戒寒。是也。白露降。大雨之後。清涼風來。而天氣下降。茫茫而白者。尚未凝珠。故曰白露降。示秋金之白色也。寒蟬鳴。寒蟬、蜺雅曰。寒蟬。小而青緊者。馬氏曰。物生于暑者。其聲躁。之矣。

處暑七月中。處、止也。暑氣至此而止矣。鷹乃祭鳥。鷹義金也。秋令屬金。五行爲義。金氣肅殺。鷹感其氣。始捕鷙諸鳥。然必先祭之。猶人飲食祭先代爲之者也。不聲有胎之禽。故謂之義。天地始肅。秋者陰之始。故曰天地始肅。禾乃登。禾者穀連藁秸之總名。又稻稷菽粱之屬皆禾也。成熟曰登。

白露八月節。秋屬金。金色白。陰氣漸重。露凝而白也。鴻。淮南子作鴈。鴻來。鴻大鴈小。白北而來。南也。不謂南鄉。非其居耳。詳見雨水節下。元鳥歸。元鳥解見漸。此時自南而往北也。燕乃北方之鳥。故曰歸。羣鳥養羞。淮南子作羣鳥養。三人以上爲衆。三獸以上爲羣。羣、衆也。禮記註曰。羞者所羞之食。養羞者藏之。以備冬月之養也。

秋分八月中。解見春分。雷始收聲。鮑氏曰。雷二月陽中發聲。八月陰中收聲。入地則萬物隨入也。蟄蟲坯戶。坯、培塿也。掩土之泥曰坏。坏、泥也。按禮記註曰。坏益其蟄穴之戶。使通明處稍小。至寒甚乃填塞之也。水始涸。禮記註曰。水本氣之所爲。春夏氣至。故長。秋冬氣返。故涸也。

鴻鴈來賓。鴻鴈、解見春分。鴻大鴈小。來賓、禮記註。來賓、客止也。謂鴻鴈客止。蘇邑月令註。來賓、賓、客也。謂鴻鴈客止。本作客。是也。多至一陽生。應感陽氣而角解矣。是夏至陽之極。多至陰之極也。蜩音調。始鳴。月令註。蜩、蟬也。蟬始鳴。蜩、蟬之大而黑色者。蜣蜋脫殼而成雄者能鳴。雌者無聲。今俗稱知了是也。按蟬乃總名。鳴于夏者曰蜩。郎註莊子云蠘蛄不知春秋者是也。蓋蠘蛄夏蟬。故不知春秋。鳴于秋者曰寒蜩。即楚辭所謂寒蟬也。故風土記曰。蠘蛄鳴朝寒蟬鳴夕。今秋初夕陽之際。小而綠色。聲急疾者。俗稱都了是也。故埤雅各釋其義。然此物生於陰陽感陰而鳴。半夏生。半夏、藥名。居夏之半而生。故名。

小暑六月節。說文曰。暑、熱也。就熱之中分爲大小。月中爲大。今則熱氣猶小也。溫風至。至、極也。溫熱之風。至此而極矣。蟋蟀居壁。一名蛬音窮。一名蜻蛚。即今之促織也。禮記註曰。生土中。此時羽翼稍成。居穴之壁。至七月則遠飛而在野矣。蓋肅殺之氣初生。則在穴。盛大盛之深。則在野。而鼓翼。始鼓翼作鼓乃學習。鼓、搏擊也。應氏曰。殺氣未盛。蠶猛之鳥。始習于擊。迎殺氣也。

大暑六月中。解見小暑。腐草爲螢。曰丹良曰。夜光。曰宵燭。皆螢之別名。離明之極。則幽陰至微之物。亦化而爲明也。毛詩曰。熠燿宵行。另一種也。形如米蟲。尾亦有火。不言化者。不復原形。解見前。土潤溽暑。溽、濕也。土之氣潤。故蒸鬱而爲濕。暑。俗稱鰪鰪熱是也。大雨時行。前候濕暑之氣蒸鬱。今候則大雨時行以退暑也。

立秋七月節。立字解見春。秋、揪也。物于此而揪斂也。涼風至。禮記作凉風至。西方淒清之風曰涼風。溫變而涼。氣始虛也。周語曰。火見而清風戒寒。是也。白露降。大雨之後。清涼風來。而天氣下降。茫茫而白者。尚未凝珠。故曰白露降。示秋金之白色也。寒蟬鳴。寒蟬、蜺雅曰。寒蟬。小而青緊者。馬氏曰。物生于暑者。其聲躁。之矣。

處暑七月中。處、止也。暑氣至此而止矣。鷹乃祭鳥。鷹義金也。秋令屬金。五行爲義。金氣肅殺。鷹感其氣。始捕鷙諸鳥。然必先祭之。猶人飲食祭先代爲之者也。不聲有胎之禽。故謂之義。天地始肅。秋者陰之始。故曰天地始肅。禾乃登。禾者穀連藁秸之總名。又稻稷菽粱之屬皆禾也。成熟曰登。

白露八月節。秋屬金。金色白。陰氣漸重。露凝而白也。鴻。淮南子作鴈。鴻來。鴻大鴈小。白北而來。南也。不謂南鄉。非其居耳。詳見雨水節下。元鳥歸。元鳥解見漸。此時自南而往北也。燕乃北方之鳥。故曰歸。羣鳥養羞。淮南子作羣鳥養。三人以上爲衆。三獸以上爲羣。羣、衆也。禮記註曰。羞者所羞之食。養羞者藏之。以備冬月之養也。

塞鄧。九月節。露氣寒冷。將凝結也。鴻鴈來賓。鴈以仲秋先至者爲主。季秋後至者爲賓。通卦作來濱。濱、水際也。亦通俗入大水爲蛤。雀、小鳥也。其類不一。此爲黃雀。大水、海也。國語云。雀入大海爲蛤。蓋塞風脗。雀多入于海。變之爲蛤。此飛物化爲潛物也。蛤、蚌屬。此小者也。菊有黃華。草木皆華于陽。獨菊華于陰。故言有桃桐之華皆不言色。而獨菊言者。其色正應季秋土旺之時也。

霜降。九月中。氣肅而凝。露結爲霜矣。周語曰。關見而隕霜。殺氣盛成。淮南子、月令作肘乃祭獸戮禽。祭獸、以獸面祭天。報本也。方鋪而祭。秋金之義。草木黃落。色黃而搖落也。盤盤盛成俯。淮南子作俛。成皆也。俯、垂頭也。此時寒氣漸深。蟲皆垂頭而不食矣。

立冬。十月節。立字解見前。冬、終也。萬物收藏也。水始冰。水面初凝。未至于堅也。地始凍。土氣凝塞。未至于拆。雉入大水爲蜃。雉、野雞。鄭康成、淮南子、高誘俱注蜃爲大蛤。玉篇亦曰。蜃、大蛤也。墨子又曰。蚌、一名蜃。蚌蜃各釋。似非蛤類。然按本草車螯之條曰。車螯是大蛤。一名蜃。能吐氣爲樓。益又曾聞海旁蜃氣成樓。與蛟龍同也。則知此爲蛤明矣。況爾雅翼引周禮諸家辯蜃。爲蛤甚明。禮記之註。以謂雉由于蛇化之說。故以雉子爲蜃。埤雅既曰似蛇而大。腹下盡逆鱗。知之悉矣。然復疑之。一曰狀似螭龍。有耳有角。則亦附而益之。不若本草、埤雅經爲是。即一物耳。大水、淮也。俗語曰。雉入于淮爲蜃。

小雪。十月中。雨下而爲寒氣所薄。故凝而爲雪。小者未盛之辭。虹藏不見。禮記註曰。陰陽氣交而爲虹。此時陰陽極乎辨。故虹伏。虹非有質而曰藏。亦言其氣之下伏耳。天氣上升。地氣下降。閉塞而成冬。天地變而各正其位。不交則不通。不通則閉塞。而時之所以爲冬也。

大雪。十一月節。大者盛也。至此而雪盛矣。鶡鳴不鳴。禽經曰。鶡、鷙鳥也。似雉而大。有毛角。鬬死方休。古人取爲勇士冠名。可知矣。漢書黃黑色。故名爲鶡。據此本陽鳥。感六陰之極。不鳴矣。若郭璞方言。似雞多無毛。晝夜鳴。即寒號蟲。陳藏器與方氏亦曰。求且之鳥。皆非也。夜既鳴。何爲不鳴耶。丹鉛餘錄作厲。亦恐不然。淮南子作搗鳴。詩莊作渴旦。虎始交。虎猛獸。故本草曰能避惡。魅今感微陽氣發。猛也。故相與而交。荔挺出。荔、本草謂之蓯蓉。即馬薤也。鄭康成、蔡邕高誘皆云馬蓼。況說文云。荔似蒲而小。根可爲刷。與本草同。但陳藏器註爲香草。附和者即以爲零陵香。殊不知零陵香自生于三月也。

冬至。十一月中。終藏之氣至此而極也。蚯蚓結。六陰塞極之時。蚯蚓交相結而如繩也。麋角解。說見鹿角解下。水泉動。水者天一之陽所生。陽生而動。今一陽初生。故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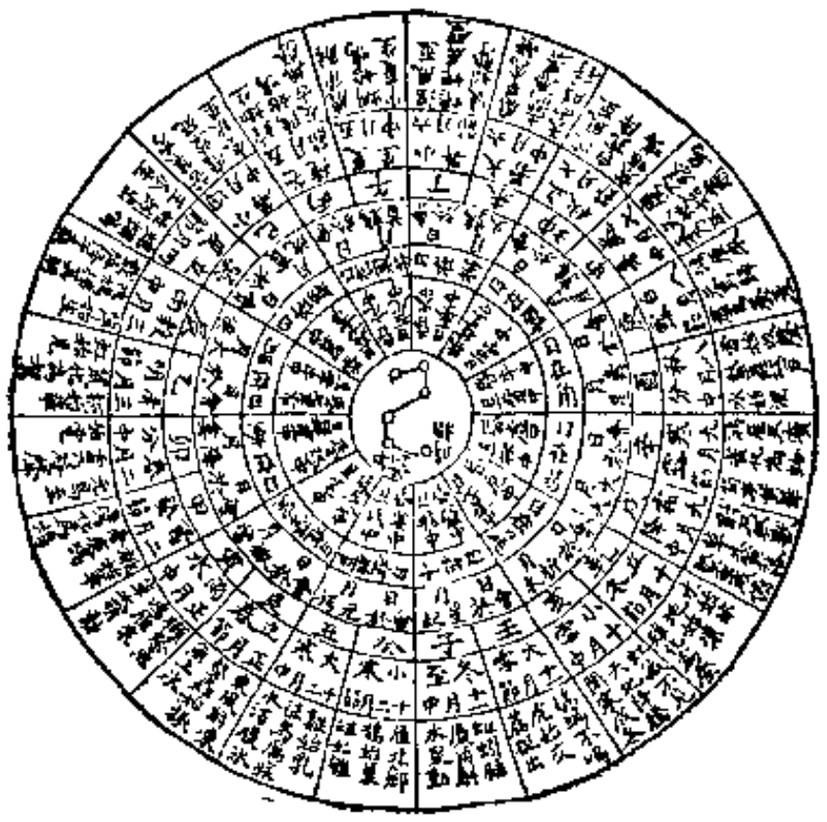
小寒。十二月節。月初寒尚小。故云。月半則大矣。雁北鄉。去鄉、向導之義。二陽之候。雁將避熱而回。今則鄉北飛之。至立春後皆歸矣。禽鳥得氣之先故也。鵲始巢。喜鵲也。鵲巢之門。每向太歲。冬至天元之始。至後二陽已得來年之節氣。鵲遂可爲巢。知所向也。雉雊。雉、雄。雊、文明之禽。陽鳥也。雉雄。雊之同鳴也。感于陽而後有聲。

大寒。十二月中。解見前。雞乳。育也。馬氏曰。雞、木畜。屬于陽而有形。故乳在立春節也。征鳥厲疾。征、伐也。殺伐之鳥。乃應隼之屬。至此而猛厲迅疾也。水澤腹堅。陳氏曰。冰之初凝。水面而已。至此則徹上下皆凝。故云腹堅。腹猶內也。

月令氣候圖說

李調元撰

月令總圖



月令氣候圖說序

月令氣候之說諸說各異升庵云呂不韋月令自東風解凍至水澤腹堅後魏始入歷爲七十二候其所載與夏小正淮南時則訓管子書及家書互有出入朱文公作儀禮經傳解備引之王冰注素問亦引呂令七十二候與今世行呂氏春秋及歷中所載不同如桃始華爲小桃華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山鼠化爲駕下有牡丹華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吳葵華麥秋至作小暑至螳蜋坏戶下有景天華惟易通卦驗亦載節候而其書今亡類書所引若倏風至而楊柳津景風至而博勞鳴蝦蟆無聲涼風至而鶴鳴閶闔風至而蜩吟日至在泉躍泉躍即水泉動也是古今節候之異前人已備言之然考琅邪代醉編呂氏月令芍藥華爲二月節牡丹華爲三月節今牡丹三月芳菲而芍藥至四月乃華此又不可解也夏小正正月采芸二月榮芸已扇不同而班史歷志周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周建子三月爲今之正月雖歷法因置閏驚蟄亦有在正月者然多在望後不應在二日庚申及考月令章句孟春以驚蟄後十度至雨水八度謂之豕韋之次立春驚蟄居之衛之分野自壁八度至胃一度謂之降婁之次雨水春分居之魯之分野然後知古以驚蟄爲正月雨水爲二月節也爾雅師古於驚蟄註云今曰驚蟄可見矣史記歷書亦謂孟春冰泮啓蟄左傳桓公五年啓蟄而郊杜氏註以爲夏正建寅之月疏引夏小正曰正月啓蟄漢興納仍其舊太初歷初行亦未之改正范蔚宗後漢書乃先雨水而後驚

蟄則雨水爲正月中啓蟄爲二月初節自後漢始也又西漢以前穀雨爲三月中先清明
而後穀雨亦自後漢始班范二志可考也明張鼎思云今甲午正月一日雨水二月二日春分三月三日
穀雨四月四日小滿五月五日夏至六月六日大暑七月七日處暑八月八日秋分九月九日霜降十月
十日小雪十一月十一日冬至十二月十二日大寒節氣之改月異日符考癸辛雜著元至元甲午正月
一日立春歷至十二月十二日小寒自元至今蓋四百年而再遇紛紛之說迄未有定善夫馬氏之言曰
歷象日月星辰以授人時自堯以來未之有改也舜齊七政周用五紀其究一也蓋日月星辰之往來不
齊成離或合或巽或縮進退相代終始相循者天以是而命萬物而人率之以爲令者亦因是也今詳加
考定按月令所載一歲十二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備歷於左庶使覽者不案云

大寒後十五日斗柄指艮爲立春正月節立建始也五行之氣往者過來者續於此而春木之氣始至故
開之立也立夏秋冬同一候東風解凍凍結於冬過春風而解散不曰春而曰東者呂氏春秋曰東方爲
木木火母也火氣溫故解凍二候蟄蟲始振蟄藏也振動也蟄蟲因氣至而背蔭動之矣蘆氏曰動
而未出至二月乃大驚而走也三候魚陟負冰陟升也魚當蟄寒伏水底而逐暖至正月陽氣至則上遊
而近水故曰負扱家書作魚上冰

立春後十五日斗柄指寅爲雨水（去聲）正月中天一生水春始脗木統生木者水也故立春後雨水且
東風既解凍則散而爲雨水矣一候獺祭魚獺一名水狗賊魚者也埤雅曰西方白虎之屬似狐而小青
黑色眉如伏鼠水居食魚搜神契曰獺多頭故不使超類才也胆分尾飲酒即醉淮南子曰獺穴知水之
高下祭魚取魚以祭天也所謂豺知之報本誠始而魚上遊則漸初取以祭埤雅云漸取鯉於水脊四方
陳之遞而弗食世謂之祭魚徐氏曰獺祭圖籍圖者水象也豺祭方獸方者金象也二候鴻雁北雁知時
之鳥熱歸塞北寒來江南沙漠乃其居也孟春陽氣既達候鳥自影盡而北矣設家書作鴻鴈來月令證
書作鴻鴈北三候草木萌動天地之氣交而爲泰故草木萌生發動矣

雨水後十五日斗柄指甲爲蟄（二月節夏小正曰正月啓蟄言發蟄也萬物出乎震爲雷故曰驚蟄是
蟄蟲蟄而出走矣一候桃始華呂氏春秋作桃李華淮南子作桃李始華桃菓名花色紅是日始開二候
倉庚鳴庚亦作鶬黃鸝也詩所謂有鳴倉庚是也韋盧經曰倉清也庚新也感春陽清新之氣而初出故
名其名最多詩云黃鳥黃鳥無集我穀無集我桑無集我粟人謂之搏黍又謂之黃袍僧家謂之金衣公子其色黧黑而黃又名鶮黃鸝曰
黃栗留黃鶯黃兒皆一種也三候鷹化爲鳩鷹鷙鳥也鳩鳲鳩之屬鳩即今之布穀韋盧經曰仲春之時林
木茂盛又候尚柔不能捕鳥瞪目忍飢如鷹而化故名曰鳴鳩

驚蟄後十五日斗柄指卯爲春分二月中分者半也此當九十日之半故謂之分秋同義夏冬不言分者
蓋天地間二氣而已方氏曰陽生於子終於午至卯而中分故春爲陽中而仲月之節爲春分正陰陽通
中故晝夜無長短云一候元鳥至元鳥燕也春巢入蟄結子如彈丸生青熟赤根似葛細而多鬚又名土瓜一名蕪瓜今藥中所
用也禮記鄭元註曰即草鼈

水爲始元中記曰千歲之燕戶北向高誘曰春分而來秋分而去也二候雷乃發聲陰陽相薄爲雷蟄此
四陽漸盛猶有陰焉則相薄乃發聲矣乃者韻會曰象氣出之難也註疏曰發猶出也三候始電電陽光
也四陽盛長值氣泄時而光生焉故移解曰凡聲陽也光亦陽也易曰雷電合而章公羊傳曰電者雷光
是也徐氏曰雷陽電陰非也蓋盛夏無雷之時電亦有之可見矣

春分後十五日斗柄指乙爲清明三月節按國語曰時有八風歷獨指清明風爲三月節此風屬巽故也
萬物齊乎巽物至此時皆以潔齊而清明矣一候桐始華桐木名有三種華而不實者曰白桐爾雅所謂
梁桐木是也皮青而結莢者曰梧桐一曰青桐淮南子曰梧桐斷角是也生於山崗子大而有油者曰油
桐毛詩所謂梧桐不生山崗者是也今始華者乃白桐耳按埤雅桐木知日月閏年每一枝生十三葉蓋
與天地合氣者也今造琴瑟者以花桐木是知桐爲白桐也二候田鼠化爲鴽（音如）按爾雅莊曰鼫鼠形大
如鼠頭似兎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麴一曰鵪鶉蓋青州呼鵪（音安）鶉爲鶉母鮑氏曰鼠陰類鴽
陽類陽氣盛故化爲鴽蓋陰爲陽所化也三候虹始見（去聲）虹虹霓也詩所謂蝃蝀俗謂之蝀也註疏曰是
陰陽交會之氣故先儒以爲雲游漏日日照雨滿則虹生焉今以水噀日自側視之則象爲虹朱子曰日
與雨交候然成質陰陽不當交而交者天地淫氣也虹爲雄色赤白蜺爲雌色青白然二字皆從虫說文
曰似蠋蜾狀諸書又云嘗見虹入溪飲水其首如蠋恐天地間亦有此種物但虹氣似之借名也

清明後十五日斗柄指辰爲穀雨三月中自雨水後土膏脈動今又雨其穀於水也雨穀作去聲如雨我
公田之雨蓋穀以此時播種自上而下也故說文云雨本去聲今風雨之雨在上聲雨下之雨在去聲也
一候萍始生萍水草也與水相平故曰萍漂流隨風故又曰漂脈解曰萍陰物靜以承陽也二候鳴鳩拂
其羽鳴鳩鵓鴿所化者布穀也拂過擊也本草云拂羽飛而翼拍其身氣使然也蓋當三月之時趨農急矣
鳩乃追逐而鳴鼓羽直刺上飛故俗稱布穀三候戴勝降於桑戴勝一名戴鵀爾雅註曰頭上有勝毛此
時倭在于桑蓋俟將生之候矣言降者重之若天而下亦氣使之然也

穀雨後十五日斗柄指巽爲立夏四月節夏小正曰螻蟈鳴螻蟈小蟲生穴土中
好夜出今人謂之土狗是也一名蝼蛄一名碩鼠一名鼮（音附）淮南子曰蝼蛄鳴邱嬰出陰氣始而二物應
之夏小正三月鞠則鳴是也且有五能不能成一技飛不能過屋緣不能窮木泅不能渡谷穴不能掩身
走不能先人故說文解脰爲五技之鼠古今註又以蟲名脰鼠可知埤雅本草俱以爲臭蟲陸明德鄭康
成以爲蛙皆非也二候蚯蚓出蚯蚓即地龍也一名曲蟮蜒解曰陰而屈者乘陽而伸見也三候王瓜生
爾雅註云王瓜處處有之生平野田宅及牆垣葉似栝樓烏藥圓無丫缺有毛如刺蔓生五月開黃花花下
結子如彈丸生青熟赤根似葛細而多鬚又名土瓜一名落鵝瓜今藥中所用也禮記鄭元註曰即草鼈

本草作荻蔍陶隱居辯其謬謂荻蔍自有本條殊不知王瓜亦有本條也。
立夏後十五日斗柄指巳爲小滿四月中小滿者物至於此小得盈滿也一候苦菜秀埤雅以茶爲苦菜。
毛詩曰誰謂荼苦荼即茶也故韻會茶註本作荼是也凌冬不彫一名游冬顏氏家訓曰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
似菊鮑氏曰咸火之氣而苦味成爾雅曰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此苦菜宜言英也蠶
邕月令以謂苦蕒菜非二候雖草死鄭康成鮑景翔皆云雖菜孝經之屬禮記註曰草之枝葉而雖細者
方氏曰凡物咸陽而生者則强而立咸陰而生者柔而脆謂之雖草則至陰之所生也故不勝至陽而死。
三候麥秋至百穀成熟之期此於時雖夏於麥則秋故云麥秋也汲冢書作小暑至。
小滿後十五日斗柄指丙爲芒種五月節謂有芒之種穀可稼穡去聲矣一候螳蜋生螳蜋草蟲也飲風食
露咸一陰之氣而生能捕蟬而食故又名殺蟲曰天馬言其飛捷如馬也曰斧蟲以前二足如斧也又曰
蟷蠰莫貌蜂石蜋巨斧說文又名蚚父深秋生子於林木間一穀百子至此時則破殼而出藥中桑螵蛸
之蠰二候天地始肅秋者陰之始故曰天地始肅三候禾乃登禾者穀運業秸之總名又稻稷菽粱之屬
皆禾也成熟曰登。
夏至後十五日斗柄指庚爲白露八月節秋屬金金色白陰氣漸重露凝而白也一候鴻雁來鴻大雁小。
自北而來南也不謂南鄉非其居耳詳見雨水節下淮南子作鸛鵝屬來二候元鳥歸元鳥解見前此時自
南而往北也燕乃北方之鳥故曰歸三候羣鳥養羞三人以上爲衆三獸以上爲羣羣者衆也禮記註曰
羞者所美之食養羞藏之以備冬月之養也淮南子作羣鳥翔。
白露後十五日斗柄指酉爲秋分八月中一候雷始收聲鮑氏曰雷二月陽中發聲八月陰中收聲入地
則萬物隨入也二候蟄蟲坯音培戶涂瓦之泥曰坯細泥也按禮記註曰坯益其熱穴之戶使通明處稍小。
至寒甚乃堪塞之也三候水始涸禮記註曰水本氣之所爲春夏氣至故長秋冬氣返故涸也。
秋分後十五日斗柄指辛爲寒露九月節露氣寒冷將凝結也一候鴻鴈來賓雁以仲秋先至者爲主季
秋後至者爲賓通書作來賓、水際也亦通二候雀入大水爲蛤雀小鳥也其類不一此爲黃雀大水海
也國語云雀入大海爲蛤蓋寒風殺萬多入於海變之爲蛤此飛物化爲潛物也蛤蚌蛤此小者也三候
菊有黃花草木皆華於陽獨菊華於陰故言有桃桐之花皆不實色而獨菊言者其色正應季秋土旺之
時也。
寒露後十五日斗柄指戌爲霜降九月中氣肅而凝露結爲霜矣周語曰火見而殞霜一候豺祭獸祭獸、
以獻而祭天報本也方伯而祭秋金之義月令作豺乃祭獸褻禽二候草木黃落色黃而搖落也三候蟄
蟲咸俯咸皆也俯垂頭也此時寒氣肅凜蟲皆垂頭而不食矣。
霜降後十五日斗柄指乾爲立冬十月節冬終也萬物收藏也一候水始冰水面初凝未至於堅也二候

地始凍土氣凝塞未至於坼也三候雉入大水爲蜃雉、野雉、鄭康成、淮南子高誘供註蜃爲大蛤玉篇亦曰蜃大蛤也禮記之註曰蛟蜃雉雉又以蚌蜃各釋似非蛤類然按本草車螯之條曰車螯是大蛤一名蜃能吐氣爲樓臺又言閩海中蜃氣成樓埤雅云蜃大者如車輪爲噓閒吐氣成樓與蛟龍同也則知此爲蛤明矣況閒雅翼引周禮諸家辨蜃爲蛤甚明禮記之註以謂雉由於蛇化之說故以雉子爲蜃埤雅既曰似蛟而大腰下蚕逆鱗知之悉矣然復疑之一曰狀似蟒祖有耳有角則亦閒而識之不若本草、章魚能結爲是即一物耳大水、淮也晉語曰雉入於淮爲蜃

立冬後十五日斗柄指亥爲小雪十月中雨下面爲寒氣所薄故凝而爲雪小者未盛之辭一候虹藏不見禮記註曰陰陽極乎辨故虹伏虹非有質而曰藏亦言其氣之下伏耳二候天氣上升三候地氣下降閉塞而成冬天地變而各正其位不交則不通不通則閉塞而時之所以爲冬也

小雪後十五日斗柄指壬爲大雪十一月節大者盛也至此而陰盛矣一候鶡鴠不鳴禽經曰鶡鴠鷙鳥也似雉而大有毛角鬬死方休古人取爲勇士冠名可知矣漢書音義亦然埤雅云黃黑色故名爲褐據此本陽鳥感六陰之極不鳴矣若郭璞方言似鷄冬無毛晝夜鳴卽寒號蟲陳皓與方氏亦曰求旦之鳥皆非也夜卽鳴何謂不鳴耶丹鉛餘錄作雁亦恐不然淮南子作鴐鴠詩注作渴旦二候虎始交虎猛獸故本草曰能辟惡魅今感微陽氣益甚也故相與而交三候荔挺出荔本草謂之蘭荀鳥雞也鄭康成、蔡邕、高誘皆云鳥雞況說文云荔似蒲而小根可爲刷與本草同但陳藏器註爲香草附和者卽以爲等陵香殊不知零陵香自生於三月也

大雪後十五日斗柄指子爲冬至十一月中終藏之氣至此而極也一候蚯蚓結六陰寒極之時蚯蚓交糾結而如繩也二候麋角解說見鹿角解下三候水泉動水者天一之陽所生陽生而動今一陽初生故云耳

冬至後十五日斗柄指癸爲小寒十二月節月初寒小故云小月半則大矣一候雁北鄉法言鄉、向導之義二陽之候雁將避熱而回今則鄉北飛之至立春後皆歸矣禽鳥得氣之先故也二候鵲始巢喜鵲也冬至天元之始至後二陽已兆得氷年之節氣鵲爲巢知所向也三候雉雊文明之禽陽鳥感於陽而後有聲

小寒後十五日斗柄指丑爲大寒十二月中一候鷄乳雞本畜屬於陽而有形故乳在立春節前也二候征鳥厲疾征伐也殺伐之鳥乃應華之陽至此而猛厲迅疾也三候水澤腹堅陳氏曰冰之初凝水面而已至此則徹上下皆凝故云腹堅腹猶內也以上一年共十二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皆一元默運萬變周生四序循環千古不易總不過此氣之推遷也

影舊鈔卷子本玉燭寶典

古逸叢書之十四

薄義黎氏校刊

玉燭寶典序
易繫辭云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書堯典云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明自古帝皇皆以節候為重故春秋每年書春王正月言王者上奉天時下布政於十二月也模被四表格于上下方品物嘉榮率土照潤昔曰典掌餘暇考校甄文禮記月令最為備悉遂分諸月各以冠篇首先引正註遍及衆說續書月別之下增廣其流史傳百家時令雜錄凡諸解說一無所取載名氏采詞賦詩靡動過其意除非頭着一無所取載王風者體民生而積習論俗誤者異勉之以知方始自孟陬終於大呂以中典戊己附季夏之末合十二以十月為歲首不韋已死十五年便成乖謬蔡云周恭惣為一部至如雷雲霜雨災降參差鳥獸魚蟲鳴蟄前後舂生夏長草榮掛實孟仲之際晏早不同者或叙其發初或錄其尤盛或據在周殷或言越服濱觀縱令小舛差可知通若乃鄭俗秦聲楚言越服濱觀同異的辯華戎並存舊命無所改創其單名孚出即文不審則注辯令案以明之若事涉疑殆理容伺漢則別起正說以釋之世俗所行節有錯亂者雖無故實伯并之諺載於經史名觸類援引名為附說又有序說終篇括其首尾案尒雅四氣和為玉燭周書武王說周公推道德以為寶典玉貴新自壽長寶則神靈滋液將令此作義衆義以玉燭寶典為名焉普商湯左相撝日新而獻善姬穆右史陳朝望以宣儀降在藏劉迄于曹馬多歷年所代有著述幸以石扉鑽仰金府味思覽其事要撮其精旨上稽玄雲下范赤縣雖究抗絕纖天宗帝籍之宜咫拼管蠡敢條末割草之勞森羅區別咸集於茲矣世并討論紕謬積載唐老歌戲絕笔時未隆在人傳聞竟奚知音好事無或藏書序
說日先儒所說月令卒有不同鄭玄以孟夏命太尉周無此官季秋為來歲受朔日隨秦十月為歲首遂云作禮記者取呂氏春秋蔡雍以為月令自周時典籍周書有月令第五十三呂氏春秋取周之月令其或與秦相似者是其時所改定也束皙又云紫月令四時之月皆夏數也殆夏時之書而後人治孟冬拾即位為天子然則克時已有此職其十月歲首王肅難云始皇十二年呂不韋死廿六年秦并天下然後以十月為歲首不韋已死十五年便成乖謬蔡云周典籍者案周書序周公制十二月賦政之法作月令自周書月令耳且論語注云周書月令者更火之文今月令聊無此語明當是異東云四時皆夏數者孔子云行夏之時以夏數得天後王宜其通用非必依夏正朔即為夏典其夏時書者小正見存文字多古與此叙事名別唯皇覽所引逸礼髮髻相應當是七十弟子之徒及其時学者雖為記錄無以知其姓氏呂氏取為篇目或曰治政遂令二本俱行於世恐猶有拘執故辨明焉
正月孟春第一 杜預曰凡人君即位歲其體元
禮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中且尾中 鄭玄曰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

蔟者氣至則大蔟之律應謂候氣之管也以銅為之中折應也蓋氣至則大蔟之律應謂候氣之管也以銅為之中折應也蓋
春氣生萬物物大蔟地而出今案春秋元命苞曰律之為
言率也所以術氣令遠來均法也術猶述也其數八者
五行佐天地生萬物之次也水生數三成八位八者萬物
之終數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腎春陽氣出耜之
祭腎者為陽中於藏腎為陽也耜先發也東風解
凍蟄蟲始震魚上負冰獺祭魚鴻鴈來鴻將食之先
以祭也鴈自南方來將北及其居高就下之時鴻應陽而動上負冰也今案莊子曰潛
鯤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為鳥也其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
而蓋亦猶是也司馬彪注云潛水中也陰陽運也言冬日冰凝陰不通春日氣溫陰陽通也言魚之為道者也鱣魚也是則鱣魚出蟄而
尤好者又油油然而下高誘曰鱣如水獺之高下高誘注呂氏春秋曰鱣出江海而上
猶深淺前後淪泰乎傳曰鱣水獺也水獺取魚聚其所獲陳列於地一類一擬
黑色立春則漸捕魚聚其所獲陳列於地一類一擬
對之而伏也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輅駕倉龍載青旂
衣服倉玉食爨興羊其器疏以達
寢東堂北偏也青陽有東氏之車也有青帝其名句芒其佐勾芒木正少皞氏之子曰重為木官
勾芒食木而死祀為木神其狀人面鳥身乘兩龍也其器疏以達其氣也青陽右个
青陽右个南堂北偏也青陽太廟之南堂也右个者太廟之南堂北偏也青陽右个
青衣服倉玉食爨興羊其器疏以達
寢東堂北偏也青陽有東氏之車也有青帝其名句芒其佐勾芒木正少皞氏之子曰重為木官
勾芒食木而死祀為木神其狀人面鳥身乘兩龍也其器疏以達其氣也青陽右个
青陽右个南堂北偏也青陽太廟之南堂也右个者太廟之南堂北偏也青陽右个

耕帝籍天子三推卿雷三公九推卿諸侯九推孟
及耕者急發令案春秋元命苞曰土田者也保介甲也居右而舉耒俯非帝也保猶衣也
介甲也帝籍為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及乃執爵于太寢三公九卿諸
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既耕而歃曰勞酒既耕而歃
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此陽氣發達可耕之候也
按耕者急發令案春秋元命苞曰土長冒揠陳根可
揠孟子曰有人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也揠拔也
揠之于寒保介之閒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
及耕帝籍天子三推卿雷三公九推卿諸侯九推孟
及耕者急發令案春秋元命苞曰土田者也保介甲也居右而舉耒俯非帝也保猶衣也
介甲也帝籍為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及乃執爵于太寢三公九卿諸
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既耕而歃曰勞酒既耕而歃
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此陽氣發達可耕之候也
按耕者急發令案春秋元命苞曰土長冒揠陳根可
揠孟子曰有人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也揠拔也

論曰天者統也積陽純明而南方朱將北及其居高就下仰故稱之曰天西方白天者
明而東方青生之序大仰故稱之曰天西方白天者
遠不可極望之蒼然以言為色耳其實天無正色蓋其
氣有然息謂之天者一大之名也孔統曰天之為類
言鎮也神也陳也珍也珠也珠者神物效布陳其道可珍重謂也天子乃以元
日祈穀于上帝謂以上辛日祈穀天也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
按耜耕之為言之人物以發萬物之也孟春
風暴雨總至正月宿直尾箕好風其氣逆也四風為
日扶搖暴疾從下升故曰焱焱下上故曰猋音義曰尸子曰風為類猋蓼蓬
萬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雪霜大擊首種不入
氣乘之也舊說云首種謂穀也高誘曰雪霜大擊傷
害山穀令穀釋名曰雪綏也水下遇寒而凝綏綏
然下春秋考異郵曰霜之為言亡人物以
釋名曰霜喪也其氣降之為言亡人物以
章句曰孟長也盛長稱孟言天於四時無所不通光
至者長之月終則已故以盛長之稱為名春蟄動也
時別名也日在營室日者太陽之精在天者也在者
行過之辭言非所常居也昏參中旦尾中日入後漏
三刻為昏日出前漏三刻為明星晨可見之時也孟
春立春節日在危十度昏明星參十八度畢五度
中而昏尾七度羊中而明日甲乙日者一晝夜之名
言律出於鐘也乃置之深室陰室藏草為厥以實其端其
月氣至則灰飛而管通東風解凍蟄蟲始振羽
也風者異氣之動也風從東方來少陽氣動也是月冰
井陽達於地陽風動於上故
振羽者伏也振者動也魚上冰魚者水蟲而鱗陰中之
陽也上薄於冰也薄猶迫也感陽而起冰尚未清故薄之陰
獺祭魚獺毛蟲西方白虎之屬水居而殺魚者也春
之時乙以柔配庚剛故金得潛殺於木祭者陳之陸
地進而弗食鴻鴈來陽鳥候之屬冰盛而不往
也鴻鴈隨陽之鳥鴻鴈之屬冬月所居於
此澤旱雅曰鴻鴈南北隨陽而處孔安國注云鴻鴈
之辭也陰起則南陽起則北為二氣候者也孟春陽
氣達故從南方來而北過就陰而處季冬令鴈北向
知此月從南來也天子居青陽左个青未色陽木德
故明堂之東面日青陽左者東面以北為左也今寅上
之室亦月位也桑鶵鳩事也鶵鳥名也以金為鶵鳥

戀鈴其中施於衛上以為遲疾之節故曰鸞路駕蒼龍倉自然之色鳥色之青者曰倉龍載青旂青人功之色也交龍曰旂孟春以立春為節鸞鸞為中心必在其月節不必在其月擾孟春而言之鸞鸞在十六日以後則立春在正月鸞鸞在十五日已前則立春在往年十二月故言是月也以立春明得立春則孟春之月可以行春令矣天子乃齊心者所以專壹其心自端敬也敬本於實故命曰齊實猶誠也齊之言精精猶一也誠一之詁訓有也曰精一之義出於此精不敢散其志然後可以交神明者也宿離不忒者所在也離者月所歷也日日行一度故攝宿日行十三度有奇歷三宿故參離非一處之辭也元日祈穀于上帝元善也謂先甲三日後甲三日丁辛也孰執爵于大寢爵飲器也爵飲之以其尾為柄而傳冀大一升今尚有之一升高二寸尾長六寸博二寸博猶廣也下方足高二寸畫三綱其身大夫飾以赤氣黃畫諸侯加飾以象黑天子以日明堂位曰爵爵也周以爵爵禮以來祿也詩云洗爵奠斝此三者皆爵名也韓詩云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以飲盡人之禮也命曰勞酒者耕勞也為勞故置酒故命曰勞酒審端徑術正也步道也術重道也掩骼埋胔露骨曰骼有肉曰胔謂畜獸死在田野者氣尚生故埋藏死物首種謂宿麥也入收也麥以秋種以春收故謂之首種

右章句為釋月令故居前

禮鄉飲酒義曰東方者蠢蠢之言蠢產万物者聖人則之聖鄭氏曰蠢動生也春秋說題辭曰春蠢興也尚書大傳曰東方者何也動也方也物之出故曰東方春也釋名曰春蠢也蠢動而生也右總釋春名皇覽逸禮曰天子春則衣倉衣佩倉玉乘倉輅駕倉龍載青旗以迎春于東郊其祭先麥與羊居明堂左個啓東戶詩紀昭挋曰甲押有也春則閻古閒也冬則閉春下種秋藏穀者必特新進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坐於右塾磷長坐於右塾畢出然後歸夕出如之入京房占曰春當退貪殘進柔良恤孤振不足求隱士則万物應節而生道氣通行樂篇名言物氣和出也對門黃帝之神樂名用樂隨氣如是足以致精魂之靈下天神也禁民無得斬伐有實之木是謂伐生絕氣於其時諸道皆通行氣同光道往路也禮孟春令曰審端徑路者之也佩倉璧人君佩玉以象德也倉馬以出遊衣青之時而是則歲星得度五穀滋美樂聲曜嘉曰周鼓和樂於東郊為太暤之氣句芒音歌隨行樂篇名言物氣和出也對門黃帝之神樂名用樂隨氣如是足以致精魂之靈下天神也春秋元命苞曰甲乙者物始萃甲乙萌欲出陽氣含棄以一達棄物曰甲乙者一之詁訓也甲字本形如此物從孚甲一自達舍棄始出而以日名之也春秋元命苞曰東方其色青其味酸其神句芒者始萌也萌之言萌以名其帝太皞之德也物始萌出皆記物萌出之狀也物觸地萌其新氏曰物觸地萌其味酸心猶意也酸本氣自端也使之然其音角其數八其物膻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其虫毛孳尾為柄其穀麥其畜羊其蟲鱗孳尾長鱗鱗為中心必在其月節不必在其月擾孟春而言之鸞鸞在十六日以後則立春在正月鸞鸞在十五日已前則立春在往年十二月故言是月也以立春明得立春則孟春之月可以行春令矣天子乃齊心者所以專壹其心自端敬也敬本於實故命曰齊實猶誠也誠一之詁訓有也曰精一之義出於此精不敢散其志然後可以交神明者也宿離不忒宿

殺使明聽也木鐸木舌也又事
書木鐸武事書金鐸也 周官上曰內宰掌上春詔
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 稑之種而耕
曰六宮之人夫人已下分居后之六宮者也古者使
后宮蔵牲以其有傳類蕃孳之祥也必生而獻
之示能育之使不得殺且以供祠祀之也 周官春官上曰天府上
掌祖廟之守藏與其寶器 鄭玄曰上春謂孟春
謂祓牲以血之也 周官春官下
曰龜人掌上春釁龜 鄭玄曰釁者殺牲以血
之止春有夏正建寅之月蓋人
掌上春相蓋 相謂更選
擇其善者也 周官春官下曰眡
祲 古視字也 祲子鴈
反今素春秋傳掛慎曰各見其亦黑之祲
注云侵日傍氣祥之氣人上注云侵陰氣相侵成祥
也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辨吉凶水旱降
年 鄭玄曰降下人見妖祥則不安
主安其居穀收序其物
謂穀牲以血之也 周官夏官下曰牧師
掌牛 鄭玄曰凡祀啟蟄而
耕以除陳生新草 春秋傳曰啟
蟄而郊 啟發也蟄者發土同墊農夏正建寅之月郊祭天
郊祀后稷以配天祈農祥也
周書時訓曰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又五
日蟄始振又五日魚上冰風不解凍鵜令不行蟄虫
不振陰氣新陽魚不上冰甲曾私藏而水之日獺祭
魚又五日鴻鴈來又五日草木萌動攗不祭魚國多
盜賊鴻鴈不來遠人不服草木不萌果蓏不熟
日蟄始振又五日魚上冰風不解凍鵜令不行蟄虫
後言鄉何見鴈而後數其鄉 也鄉者何
鴈以北方為居何以謂之居生且長焉 仝雉雞
也震者鳴也呴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雉必聞之農
之燥者時有淺風淺者大風南風也何大於南風也
曰合冰 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
必於南故大之寒日滌凍滌者變也變而濩也凍
凍下而澤上多也 田鼠者鴽鼠也 今青赤
色似田鼠從田中銜穀藏食者 農桑均田舉者得多也
均田始除田也言農夫急除田也瀕鼫螽
不得暴起也李巡云鼫一名鴈食人苗也郭璞云今鼫
鼠是國語晉楚曰平公射鼫穿其皮是也似田鼠從草出善
食人苗稼 農桑均田舉者得多也 初昏參中之也
記時也斗杓 古抴字也 縣在下言斗杓者以著
抴挈 杜預
之 挈者蔽星也 今案易大過卦曰枯楊生梯
楊之秀 梅
李杜拖枹拖枹而小 不解 拖挑則華拖挑山挑也 今案爾雅郭璞
注云似白蘞而小
鷽拌鼓 古膏字也 拌也者相
嫗伏也鼓養也 今案禮記曰嫗覆育之
者嫗伏毛者孚卵注云氣
孚卵也 鷽字林云鳥名似山鵲
雌也 又曰正月初生 黑詩推度災
曰四牡草木萌生發春近氣侵動下民 宋均曰大夫
象四牡行
詩紀歷樞曰寅者移也陽
伏鷄日蕃郭璞注云音房奚反江東呼然
雞為南子曰制者嫗伏許慎曰嫗以氣伏孚卵
通俗文曰孚卵化也字雖加鳥旁理
則將與孚今古字並通嫗伏蕃聲相近是一義也 禮
誌志曰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虞
夏之曆正達於孟春於時冰泮蛰啓百草權輿易乾
鑿度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天氣三微而
成體方此之時天地交而万物通所以法天地之通
道 鄭玄曰三微而一著自冬
至正月中為天郎之也 易通卦驗曰
主立春鵜鳴黃氣出直艮此正氣也出右方
左山崩涌水出 鄭玄曰孟春之右大寒之
地故霜艮氣而見於鶖鵜之地
山崩之像也山崩水則出之也 易通卦驗
降條風至 条動攺曰大条方條風生長
注云條風條達万物之風山海
今九江之山無草木多大其南有岩焉曰中
出部瑯曰東北風條條風滋南方曰冬至世
至出輕繫谷蜚死凡立春等四節或因餘
日即前節前上入前月末者祖述其本官
越在其事今忘繫當時孟月
之中今以類相次他皆效此雉雞乳冰
鄭玄曰降下也雊鳴相呼也雉
機讀如拮捃之拮拔取秀然之也 暴長一丈一
寸二分 今案說文
曰暴日影 青陽雲出房如積水 立春
又得木氣云雲如積水以譬也 雨水冰釋猛風至獺祭魚鴻
鴈來 猛風烈也拊木
鳴雁雁隨陽鳥也秋
南方來北方去 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為鳩
倉庚黃鳥也 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
桐始華桐華不實 田鼠化為駕駕似鼠而短足青黑色
虹始見虹雄曰蝀雌曰虹 萍始生萍浮水而生 鳴鳩拂其羽
鳴鳩班鳩也 戴勝降于桑戴勝頭上勝也 田鼠化為鴽
鴽鶉屬 蝦蟆鳴蝦蟆青蛙也 蚯蚓出蚯蚓無骨 王瓜生
王瓜草也 苦菜秀苦菜荼也 小滿四之日小滿蠶事畢
繭將成 靡草死靡草貼伏之草 麥秋至麥熟可收
穫 螳螂生螳螂不食生子百餘 鵙始鳴鵙伯勞也
反舌無聲反舌百舌鳥 蜩螗鳴蜩螗蝘蜓也 半夏生
半夏草名 木槿榮木槿朝華夕落 溫風至溫風
今案爾雅大風謂之颮 蟋蟀居壁蟋蟀蛬也 鷹乃學習
鷹始擊 腐草為螢腐草螢火之
屬 土潤溽暑土潤溽濕暑蒸也 大雨時行大雨
以時 涼風至涼風西方之風 白露降白露
日陰氣漸重凝而為露 寒蟬鳴寒蟬謂蜩螗也 鷹乃祭鳥
鷹祭鳥而後食之 天地始肅天地之氣始收斂 禾乃登
禾穀之總名 鴻雁來鴻雁隨陽鳥也 玄鳥歸玄鳥
燕也 羣鳥養羞羣鳥養羞以助時氣 雷始收聲雷
陰氣也 蟄蟲坏戶蟄蟲將蟄先閉戶 水始涸水
涸竭也 日夜分晝夜分也 雷乃收聲雷聲漸微
雷聲大小由陰氣 蟄蟲咸俯蟄蟲咸俯首向穴 水
泉動水泉動者陰氣將閉地氣上通 日短至日短至
日影長也 麋角解麋陽獸陰氣應而解 蜩始鳴蜩
蟬也 半夏生半夏草名 木堇榮木堇朝華夕落
華一名舜 溫風始至溫風
南風也 蟋蟀居壁蟋蟀蛬也 鷹始學習鷹
學習擊殺 鷹乃祭鳥鷹祭鳥而後食之 天地始肅
天地之氣始收斂 禾乃登禾穀之總名 鴻雁來賓
鴻雁隨陽鳥也 雀入大水為蛤雀入水化為蛤
蛤蜊也 菊有黃華菊華黃色 豺乃祭獸豺祭獸
而後食之 草木黃落草木皆黃而落 蟄蟲咸俯
蟄蟲將蟄先閉戶 水始涸水涸竭也 日夜分晝夜分也
雷乃收聲雷聲漸微雷聲大小由陰氣 蟄蟲坏戶
蟄蟲將蟄先閉戶 水泉動水泉動者陰氣將閉地氣上通
日短至日短至日影長也 麋角解麋陽獸陰氣應而解
蜩始鳴蜩

也蓄也農書曰春土冒振先時九日先立春
陳振可按耕者急蓄也大史告
稷曰自今至乎初吉初吉謂二月朔日在叁春分中陽氣俱萌土
膏其動蓋而上北方蓄也言土氣蓄而上北方蓄動而耕稷以告以大史之
稷以告有協風至
九日立其俱動距立春日也先時五日先耕五日也協風融風也則萬物生得民之氣也
融風至
是日也警師音官以
風土氣日耕日也警大師也音官樂官也風土謂大師小樂官以六律調八風小和則土
語魯語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孔晁注云十二日蟄之
蟄發水泉動
是之謂也水寒於是乎講習農事講習謂農閑習射以取禽也
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廟名魚春獻鮪川禽謂鳧雁之屬也行諸國助
宣氣言國人皆行此令以宣時氣之也尒雅曰正月為陬音騶本亦作娵
物萌牙陬隅欲出之陬小出之也楚辭離騷經曰攝提貞于孟陬兮攝提孟娵也貞正也
言日攝提孟娵也貞正也
尚書大傳曰古者帝王賜
舉有司百執事而以正月朝迎日于東郊所以為
物先而尊事天也禮上帝于南郊所以報天德也迎
日之舜曰雖其月上日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
作穡小雅節南山之什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尚書大傳曰夏以孟春為正殷以季冬為正周
以仲冬為正孟春為正其書刑也史記律書曰大蔟
者言萬物蔟生也
史記樂書曰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
時夜祠到明而常有流星經祠壇上史記天官書曰
正月旦夾八風從南方來旦西南小旱西方有兵
西北戎并為孟康曰戎并胡亟為猶成小雨趣兵北方中戚東方
為上歲舉於曰戚大張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滅惡
史記天官書曰正月上甲風從東方為宜蠶列子曰
郇郭之民以正月之旦献鳴於簡子簡子大傀厚賞

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尒有悬也眷曰民知君欲
故必故竟而捕之死有衆矣君若知欲生
之不若禁民勿捕而放之悬過不相補矣簡子曰
諾
淮南
子時則曰孟春之日招搖指寅高誘曰招搖北斗建也服八風水
衰其炊可以始五月采故土人
東宮
本記曰蒼龍其服旱魃曰山東曰蒼其未名因語一名也出上谷蠶頭篇曰秧未
波蕩也出上谷姑射之文說文曰秧禾名也从禾央聲字林曰秧未盛壯也狀如苞草從木
其炊可以始五月采故土人
東宮
太原以北謂山尤多此不常以五月採故土人
語云韵剥於五月采諸家同以為蓋名誤矣也
東宮
御女青色衣青采歌琴悉春王東方故處東宮琴瑟未也春木生故歌以五采王大
須麥秋退貪殘進柔良下當用者如上事續漢書禮
儀志曰百官賀正月旦二千石以上殿稱万歲舉
觴御食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飲舉食迎樂魏名臣奏
司空王朗奏曰故事正月朝賀殿下設西百華燈樹
二磬之間端門之內則設庭燎火炬端門之外則設九
尺高燈星曜月照雖雪猶書牆書裝主新言月正朝縣官
敦羊縣其頭於門又槃鷄以副之俗說以厭厲氣主
以問河南伏君伏君曰旦豈月主氣上升草木萌動羊觸百
草鷄喙五穀故敦之以助生氣崔寔四民月令曰正
月之旦是謂正日躬率妻孥以祀祖禰前漢書禮樂志曰武帝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
重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
止集于祠壇天子自竹宮而望拜韋昭曰以竹為
宮天子見中也百
官侍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動心焉漢官典職儀曰正
月旦天子秉德陽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各陪位朝
賀臺牏胡羌貢畢見屬郡計吏皆陛觐白虎通曰
正月律謂之大蔟者大也蔟者湊也萬物大湊
地而出漢雜事曰正月朝賀三公奉璧上殿向御坐

北面大常贊曰皇帝為君與三公伏皇帝坐乃前進
辯古語曰御坐則起此之謂也京房占曰立春艮王
條風用事人君當正境界修田疇治封壄在東北京
房占曰正月建寅律大蔟鶡旦鳴蟄蟲始振鶡旦鳴蟄蟲始振招搖生聚少陽
氣凍其氣溫柔逆之則寒續漢書禮儀志曰立春之
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青都国縣道官下
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門外以示
農耕續漢書禮儀志曰立春之日下寬大書日制詔王公方
春東作敬始慎微動作從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驗皆
須麥秋退貪殘進柔良下當用者如上事續漢書禮
儀志曰百官賀正月旦二千石以上殿稱万歲舉
觴御食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飲舉食迎樂魏名臣奏
司空王朗奏曰故事正月朝賀殿下設西百華燈樹
二磬之間端門之內則設庭燎火炬端門之外則設九
尺高燈星曜月照雖雪猶晝牆晝裝主新言月正朝縣官
敦羊縣其頭於門又槃鷄以副之俗說以厭厲氣主
以問河南伏君伏君曰旦豈月主氣上升草木萌動羊觸百
草鷄喙五穀故敦之以助生氣崔寔四民月令曰正
月之旦是謂正日躬率妻孥以祀祖禰前漢書禮樂志曰武帝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
其家久有其奴往起畀臣之名奴子也今案婦賤稱母
則孳畜故孔注父子兄弟畀臣之名奴子也尚書湯誓子
以畀之詩小雅楚茨孝孫徂位工祝致告徂往也傳實季秋宜子使申駭逆其孳實逆注云子謂
曰孳鄭衆注學記云孳子也春秋文六
年秦子家臺者也孳祀祖禰祖父也禰父也前期三日家長及
執事皆致齊焉礼將祀心齊七日散齊三日
家人皆多勢故俱致齊也及祀日
進酒降神畢乃家室尊卑無小無大以次列坐先祖
之前子婦孫曾子直謂子婦子之妻各上壽酒於其家長捧觴
奉壽欣如也謁賀君師故將宗人父兄父之親鄉

嘗書元旦月也擇元日可以冠子元者也禮年十九見正而冠也百
卉萌動蟄蟲啓戶乃以上下祀祖于門祖道神黃帝之子曰累祖
胡臣謝元道路故祀以為道神也月令孟春之月其祀門祭之以柔道路之福也
祉登盛而將出曰出祭之以柔道路之福也丁道陽出
滯祈福祥焉又以上亥祠先牆謂先農之徒造稼牆者之也及
祖稱以祈豐年且之日再祭祀先祖也祈求也上除著十五日合諸
畜小草續命九注藥及馬舌下散農事未起命成童
以上謂年十五以上至卅入大學七經師洽求備切讀書傳
研凍釋命幼童謂十歲以上至十四入小學七書篇章
命紅今紫史記孝文帝遺詔天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服虔曰嘗
古字多假借義同取藥詩外傳曰養之性爲絳幕得
工女織神號祖不成爲能札子張問入官曰工自稱姓
麻師真亂也趣織布自朔暨晦暨及可移諸樹竹漆桐梓
松柏雜木唯有葉實者及望而上望謂十五日也過
兩水中地氣上騰土長冒橛橛杙也農書曰橛二尺
目水解土壤也橛之也陳根可拔陳根雜草卽舊根也農書曰
也惡蕾今菜蔔書大誥曰厥子乃不肯播其惡蕾及草也又亦雅曰一
注云始萌蘖其草木部謂之蕾今江東呼新生芽為蕾也旆土黑墡今俗
之田可種春麥蜆豆今菜舍豌豆是也方言
畫二月上可種瓜瓠及葵雖大小葱夏冬葱白日
葵葅叔宿子及雜蒜芋今菜蔬人皆也故謂之芋芋大葉實根
字林曰芋芋也王旬及史記卓王孫曰芋魏野達曰俱有蔬菜於是日滿孔罷往
蓫芋之屬收宿或作茑苜蓿也可別蓫不卷
幸擇除畦畹中拈葉是月畫二月可拔劍今菜通俗
文曰野苽
幸樹木命典饋釀春酒必剋親絜敬以供夏主
初伏之祀可作諸醬上旬漬今菜食類篇曰醬拔也
剉也側鎋反而通之豆中旬煮之以碎豆作未都
豉字林曰豉配幽反說文曰配酒母也
重六月之交分以藏瓜可以作魚醬完醬清醬是以
終季夏不可以伐竹木必生蠹蟲叔白犬可及肝血

可以合注藥醬本都者已說曰夏殷及周已朔既別凡
是行事多捷夏時唯周官所云已月之吉者注為周
已建子之月當歲首志在自新恐誤後學皆略不
論之詳矣外雜事猶多前楚記云先於建前嘿
竹帖畫鷄或鷄於戶熙韋炎於其上搖桃其旁連灰其下卽鬼畏
鏤五采及土鷄於戶上莊子云鏤
之挌地圖云桃都山有大桃槃屈三千里上有金雞中
者聚民也周禮羅氏敵鳥養老漢無羅氏故作鳴
畫虞案黃帝書上古之時有荼与鬱壘昆弟二人性
能執鬼度朔山上桃樹上下簡閱百鬼一無理妄為
人禍荼与鬱壘執以食虎縣官常以臘除飭桃人立門
艾畫虞形於門皆追效前事畏獸之聲有如嘷竹神異
經云西方深山中有人焉名曰山臊其長尺餘性不
畏人犯之則令人寒熱以竹著火中炸非音燁必音而山
臊敦悍主黃經謂之為鬼是也又進椒柏酒飲桃湯
誠能慈道莊隆生和禁物大平之世天下無為時司
擊壞民稱比屋便應魚鮪不向鳥鵲可窺蝮蠚蝮蛇類
咸得其所豈鳩雀小鳥力能致乎何待捕獲而更放
雀宜月令云各上排酒戚公綏云且揷花銘則云宜
也万歲愿云晉咸帝咸康三年詔除正旦敬鷄与雀
元日厭味惟新鷄除百疢劉臻事陳云旦獻排花
頌云旋穹周迴三朝肇建青陽散暉澄景栽燧元祚
盖亦曰吠照羊祭鷄以助生氣含血之類重於穀草
宮命助生殊為駁以並俗誤不足踵行附說曰正月
重艷美採美獻聖容服之永壽於万典術云挑者土
者古文尚書云一月也杜預春秋傳注云人君即位
行之精厭伏耶氣劇百鬼故作桃救著戶謂辽仙木
叙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史書謂為端月
凡土記云月正元日百禮惡崇厭鬼宿或奉始送終
漢書哀帝云一月鷄鳴而起春秋傳曰云履端於始
乃有鷄子五辣練刑祈表注云歲名厭鬼屬之鬼厭
潔宿為戒明朝新旦也此旦皆當生吞鷄子謂之練
服度注云履踐端極也謂治歷必踐紀正元於元始
刑又當迎晨啖五辛菜以助發五藏氣而求福之中
謂太極上元天統之始其一日為元日者供養三德

莊子云游烏向離黃日今逐度出魃擊鼓呼嗟何也曰昔黔首多疾黃氏立巫咸教黔首使之沐浴齋戒以通九竅鳴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形趨步以發陰陽之氣春月毗巷飲酒勸惡以通五藏夫擊鼓呼嗟非以逐度出魃黔首不知以為魃災也 逐度事在往年十二月為勸惡相連 列子大醫方序云有姓劉者見異鬼以正旦至市見一書生入市衆鬼患避劉謂書生有何術以至於此書生云出山之日家師以一丸藥縛裹之令以繫臂防惡氣耳於是借此藥至見鬼鬼諸鬼志走所以世俗行之此月俗忌畚破案漢書袁帝時正旦日食鮑宣字子都傳咸鵲賊云四氣代王故逆其始彼德運而方臻乃設像以迎上辈輕翼之岐丫若將起而未起何夫人日有虧缺乎立春多在此月之始亦有入往年十二月者今德從春位也

衣尔後大有俗節戲咲七日名為人日家丫剪綵或鏤金箔為人以帖屏風亦載之頭鬢今世多刻為花勝像瑞圖金勝之形釋名云花象草未花也言人形容改等者之則勝貫亮李夫人典誡云每見時人月旦問信到戶至花勝交相遺与為之煩心勞倦昔即是其務人日者董勳問禮俗云正月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猪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未之聞也似億語耳經傳無依據其登高則經史不載唯老子云登春臺既無定月豈拘早晚或可初春郭璞詩云青陽暢和氣谷風扇以溫高臺臨迅流四座列王孫江淹通詩云通渠運春流幽谷浚冰盪猶出新泉遊望登重陵此猶言冰似是孟春拒溫春軍旅望則指注正月七日登高作詩內云陰叡夕斂青陽舒朝候懿哉陵崖娛眺肆遐目後代安民奉銘云正月元七日厥日惟人棄我良辰可樂云春可樂号樂孟月之初陽下云翠倩言登臨之義頗似某藉非為劉尔其月則作膏糜以祠門戶續齊諧記云庄子云陳氏崇月令孟春其祀戶或可自行行之非必為蠶其夜則迎嫠姑以卜此同云嫠女也劉敬叔異苑云榮女本人家妾為大婦所妒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於廁迎之咒云子骨不在以行云是其姑小姑可出南方多名婦人為小姑仙有麻姑東海三為東

俗云黃姑織女遥相見吳云洪女牽角時候作小姑子續齊諧記有書漢姑平昌孟氏常以此日迎之遂穿屋而去自示云看以敗衣蓋為此也洞覽云帝嚳女之將死遺言我生平好遊與正月可以衣見迎又其事也俗云廁溷之間必須清淨悉後能降禦女白澤圖云廁神名倚衣雜五行書云後帝異菟陶侃如廁見人曰自称後帝着草衣手上持謂侃曰君莫說貴不可言將後帝之靈禦禦姑見女言也元日至于月晦民並為酺食渡水士女悉滿裳謝漢於水湄以為度厄今世唯晦日臨河解除婦女或湔祓也日則駕出汎舟指南車相風鳥於其上軍旅望則指注正月七日登高作詩內云陰叡夕斂青陽舒朝候懿哉陵崖娛眺肆遐目後代安民奉銘云正月元七日厥日惟人棄我良辰可樂云春可樂号樂孟月之初陽下云翠倩言登臨之義頗似某藉非為劉尔其月則作膏糜以祠門戶續齊諧記云庄子云陳氏崇月令孟春其祀戶或可自行行之非必為蠶其夜則迎嫠姑以卜此同云嫠女也劉敬叔異苑云榮女本人家妾為大婦所妒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於廁迎之咒云子骨不在以行云是其姑小姑可出南方多名婦人為小姑仙有麻姑東海三為東

玉燭宝典卷第一

二月仲春第三

禮月令曰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鄭玄曰仲中也仲春者日月會於降婁而斗建卯之辰也弧在壘北星在弧南建星北方斗上律中夾鐘仲春氣至則夾鐘之律應而出故謂之律中夾鐘也

作管寺中夾鐘也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為鳩月節日氏春秋維南子時則皆王桃李華倉庚鳴鷹化為鳩舍庚雜黃也鳩博穀也漢始以雨水為二月節日氏春秋維南子時則皆王桃李華倉庚鳴鷹化為鳩高誘注云倉庚黃鸝也鷹鳥名也鳩博穀也今荊楊人謂之布穀也江東呼為穫穀方言曰自關而東趙魏之間謂之穫穀或謂之桑飛或謂之戴勝或謂之女雊或謂之鵙鳩或謂之乘民或謂之窃玄或謂之竊脂或謂之蝗雉郭璞注云皆以其鳴自呼名也

青陽太廟太廟東堂者擇元日命民社社后土也使民祀勾芒神其命有司省囿圃太猛捂母肆掾止獄訟順陽氣也省減也獄訟也囿園也圃菜蔬也記禮日月甲也

令曰天子居青陽太廟太廟東堂者擇元日命民社社后土也使民祀勾芒神其命有司省囿圃太猛捂母肆掾止獄訟順陽氣也省減也獄訟也囿園也圃菜蔬也記禮日月甲也

令者天子所以禁守繫者如今別獄矣捂在手曰捂在足曰狂鄭玄別暴戾也在手曰捂在足曰狂鄭玄別暴戾也

令者天子所以禁守繫者如今別獄矣捂在手曰捂在足曰狂鄭玄別暴戾也在手曰捂在足曰狂鄭玄別暴戾也

日肆之三日掾謂搤治人庾蔚之曰肆陳也三日掾治人庾蔚之曰肆陳也

肆之三日掾謂搤治人庾蔚之曰肆陳也三日掾治人庾蔚之曰肆陳也

肆今之光掾外部事繫而已無鞫掾之事也

肆今之光掾外部事繫而已無鞫掾之事也

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帥王后乘鸞輅載青旂旂龍旗也鸞和鈴也

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帥王后乘鸞輅載青旂旂龍旗也鸞和鈴也

禖天子親往帥王后乘鸞輅載青旂旂龍旗也鸞和鈴也

禖天子親往帥王后乘鸞輅載青旂旂龍旗也鸞和鈴也

帥以弓鞬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

帥以弓鞬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

帥謂從往禖所也鞬韜弓矢者也授以弓矢者帝以弓鞬授天子所御謂令有娠者帝以弓矢求男之祥也王居明堂禮曰

木群生之物皆有以杀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陷（今案楚辭招魂曰陷入深淵王逸注曰陷沒也音丁含又曰陷壁危也陷字林同曰壁危也音弋久又音七錦音小）於死亡而莫之省憂其議所以振贍之以之謂也省圄圄參桎梏市朝撩笞也嫌但止圄圄桎梏可以暴撩肆陳也謂暴人於市道也論曰肆諸市朝撩人於市道故發禁也止獄訟獄爭罪也訟爭辨也他月則當聽不直者罪是月不刑人故豫止之主鳥主燕也至者至人室人室屋也常以春分至秋分婦故少昊氏鳥名百官主鳥氏司分也至之日以太宰祀于高禖三牲具曰太宰高禖祀名高猶尊也禖媒也吉事先見之象也蓋謂之人先所以祈子孫之祀也主鳥感陽而至集人室屋其來主為嬪（今案方言趙魏之閒謂母曰嬸或謂之娣娣者妯娌也註云編亦通見其義耳娣者女弟之稱也音徒計反）婦妃也（音妙方天一音赴通俗文曰匹偶為妃時也也顓頊生子噲是也）乳養也（高又音乳）蕃蹟故重至日固以用事后妃率九嬪御后者天子適妻也妃合也嬪婦也御妾也周禮天子一后三妃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妾（今案月令問答者曰御妾何也荅曰妻者齊也適人將妻其餘皆妾八十一最下是以知不得言妻也）以應外朝公卿大夫士之數也世婦可知也醴天子所御帶以弓韣天子所御謂后妃以下至御妾孕任有萌牙者也韣弓衣也祝以高禖之命飲以醴酒帶以弓衣尚使得男也禮命婦人生子三日洗兒蠶生三日浴兒射天地四方天子尊故未生有豫求之禮日夜分日者晝也分者晝夜漏刻之數等也其晝漏五十六刻夜漏四十四刻之數以平軽重載斤兩之昏明者當見星度故昏明入夜各三刻其以平旦日入為節則當損晝還夜六刻夜分也雷乃發聲雷者陰陽氣用事故上薄之發而為聲者也其氣季冬始動於地之上則蟄虫應而振至此升而動於天之下其聲發揚不曰始言其漸漸者孟春已應故記發始也易傳曰太陽氣（古煚字也）出地上少陽得並而雷聲微謂孟春太陽一二以上自雷雷聲盛謂此月及季春也故曰發聲始電電與雷同氣發而為光者也迅雷風烈孔子必變玉藻記曰迅雷甚雨雖夜必興冠而坐所以畏天威也小民不畏天威懶惰褻黷或至夫婦交接君子制法不可指斥言故曰有不戒其容止言

於此時夫婦交接生子枝節情性必不備其父母必有凶災主女房中經曰雷電之子必病顛狂晝夜中則陰陽平燥濕均故可以同度量同者齊也度者所以數長短也量者所以數多少也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尺十丈為引是為五度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是為五量鈞衡石鈞為斗齊也為衡所以平輕重載斤兩之數也權與物齊則衡平矣石重名也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今案春秋傳曰顓臾固東蒙主也是為魯附庸也鈞百人也是為百人之鈞一石五鈞也）四鈞為石是為五稱揄斗甬摘也按也十六斗曰筥三推擬推鍾也所以起物而平衡也擬直本也所以平斗斛也人君之居也前有朝後有寢終則前朝以象朝後制寢以象寢廣以威主四時之事祀寢以象生有衣冠几杖詩云寢廟奕奕名言相連也漢美之君曰是脩饗宮邑中寢在園陵雖失其處名猶在器械上食之禮皆象生而制古寢之意也無作大事以妨農事以耕者少休調利農業故發榮也無縻陂池焚山林隄障曰陂大水曰池縻止也陂池所以畜魚鼈以時入而取之不竭盡也教振旅遂以搜田搜索火曰焚周禮中春教振旅遂以搜田搜索春主生長不孕任者以供祭廟之事嫌人名服衆

遊田因是竭水繼火以盡生物故發禁也
天子乃獻羔啓冰獻進也羔擇羊也上丁
命樂正習舞釋菜上丁者上旬之丁日也
釋者置也菜者皆也辟雍金香草釀以秬
今案周官辟人職鄭玄注辟雍金香草宜
和酒下文和辟皆以實尊彝注云杀辟雍
實之以和皆酒鄭司農云辟雍草名蘭要
人職鄭注云皆釀秬為酒芬香條暢於上
下者秬如黑黍一秬二米為鬯南州異物
志云辟雍金香惟爵實國人種之先取
上佛手積日乃堪用之然後實人取之臨
金色亦黃而細不枝容裹披莲者相似所以香
禮酒辟雍也後漢末蔣濟南陽宛人辟公府乃去歲
朱明之首月步南園以迎朱明覽草木之妙芳
斯信美妙草耀雪陽感云草則辟雍之草木之妙芳也
則南方自有秋草非
公羊傳曰九月大雪
金喻主越自殊域厥珍
來尊亦擬在遠也
是為秬鬯所以禮
神也後漢南蠻傳曰
其山有赤木青
華其實如
桂
先聖師也不義牲者言是月生養之時
故不用也圭璧玉器也更代也以圭璧
之民多相掠冬為收藏其氣貪得故
民心感化多相掠奪者交鮮也言非獨
甲掠乙亦掠甲也其國大旱少陽已
壯復行大陽之政兩陽相薄以抑陰氣故
大旱也暵乾也万物傷於乾也虫螟
虫蟘名食苗心者名賊言其然不知孝廻曰食
心為螟言其殘賊也青蟲曰螣今案爾雅舍人注
食葉曰蟘言其群飛也蟘食根曰蝥食節言其
食根故曰蝥蝥食節故曰賊
食蕊曰蟊今案爾雅舍人注
也食葉曰螣今案爾雅音義引
食葉者言其賊傷
取人苗葉以
喻殘賊百姓
也
右章句為釋月令
詩邶南曰穀洫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
露鄘陳之風早穀洫然溼道中始有露二月之
中嫁娶之時我豈不知當早夜成婚禮

之日桃始華又五日倉庚鳴又五日華鷯
為鳩桃不始花是謂陽否倉庚不鳴臣不□
主鷹不變化寇賊數起春分之日玄鳥
至又五日雷乃發聲又五日始電主鳥不至婦
人不娠雷不發聲諸侯失民不始電君無威
震禮夏小正曰二月初俊羔助厥母粥俊者
大羔也粥者養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
食其母也綏多士女綏安也冠子取婦之
時也丁亥萬用入學丁亥者吉日也萬
者干戚舞也入學太學也謂今時太舍
菜也祭鮪鮪之至有時美物也今案爾雅鮪
鮪似鱣大者為王鮪鱣似鮪而小者為鮛鮪似鱣而黑
無邊甲鱣音淺鮛音貉詩魚麗魚麗于河鱨鯊魚
出江海三月從河下頭來上鱣身形似鮪頭口在
頷下背上腹下背有甲縱廣四寸於今石磧上釣取之大者千餘斤可薦為膳又可為魚醬
子可作醬今華陰東澗洛東北崖山上腹
舊說以充玉江湖通鱣鮪從此來此人河
西上至龍門故張衡賦云王鮪岫居山充為
此也鮪似鱣而色青黑可以為醬今東萊
出鮪可以為醬東萊謂之鮪音為王鮪大者
滑無鱗中作臛為此魚云非鮪也形狀及出
說如所論但體運云魚鮪不洽及月令
蘡虞詩周頌烹煎黃熇薄言漱沫謂言多魚鮪
便似鈴水有味魚非此出江海河洛偏異聞
鮪者魚之先至者謹記其時藥草
木之譜花草譜之首

采芑今案毛詩草木疏芑似苦菜莖青白而滑其葉白汁出甘脆可生
可蒸為茹青州謂之芑河內門生食之甘美
人愛之予詩出畿 采蘩由胡人人者蘩毋也繁方
勿也今案尔雅蘩皤蒿也葉可生食又可蒸一名遊胡北海人皆
生食之甘美幽州人謂之蒌蒿也 始牧蓫也今案尔雅蓫
牧蒿毛詩傳曰牧蒿蓫蒿也 采芣苢今案毛詩傳芣苢車前也
葉布地生好在道邊人多採食之 采葑采菲今案毛詩傳葑蔓菁也菲
蘆菔也 采蘋采藻今案毛詩傳蘋大萍也藻水草有文者 采蘋由
胡人人者蘩毋也繁方也 采蘩始牧蓫也者取以為豆
實也禮虞載德曰天子以歲二月為壇于
東郊建五色設五兵具五味陳六律奏五
聲抗大侯規鵠今案儀禮大射三侯大侯九十弓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
鵠鄭玄云鵠所射者所以直己志也中之為貴是以所射於侯取名也
記云皮侯棲鵠天官下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鄭司農云
鵠鵠毛方十尺曰鵠也 望物九卿佐三公三公
佐天子踐位諸侯各以其侯就位執弓
挾矢發物以射易通卦驗曰驚蟄雷
電候鷹北鄭玄注云雷者雷之光雷有光
暑長八尺二寸赤陽雲出翼南赤壯白
驚蟄於卯值上六得巳氣巳火也故雷聲 春分明庶風
之義或可上古別有此名通俗文曰扇風謂之煽煽扇也 日撩宏宛棗今案儀禮保傅篇曰古之為路車也益直以像天也八撩以象
東列星記注曰撩也從未東轫也又音力到反韻集曰撩操也 望舒月名
御日之車 降者下也言來者何
取之則必推之來降燕乙也今案尔雅燕乙鳦也齊人呼乙 鳦
詩魯詩曰央捨此蛾降鳦以為膳也 蟻卵也為祭
醢也今案禮內則云服脩以為膳也 蚳蟻卵也可
也捷猶推也蚳蟻卵也為祭
醢也今案禮內則云服脩以為膳也 蚳蟻卵也可
以為醬 鳦玄鳥也 降者下也言來者何
取之則必推之來降燕乙也今案尔雅燕乙鳦也齊人呼乙 降者下也言來者何
莫能見其始出也故曰來降言乃睇者
何睇者睨之視可為宜也百鳥皆
日撩宏宛棗今案儀禮保傅篇曰古之為路車也益直以像天也八撩以象
東列星記注曰撩也從未東轫也又音力到反韻集曰撩操也 日撩宏宛棗今案儀禮保傅篇曰古之為路車也益直以像天也八撩以象
東列星記注曰撩也從未東轫也又音力到反韻集曰撩操也 望舒月名
御日之車 降者下也言來者何
取之則必推之來降燕乙也今案尔雅燕乙鳦也齊人呼乙 鳦
詩魯詩曰央捨此蛾降鳦以為膳也 蟻卵也為祭
醢也今案禮內則云服脩以為膳也 蚳蟻卵也可
以為醬 鳦玄鳥也 降者下也言來者何
取之則必推之來降燕乙也今案尔雅燕乙鳦也齊人呼乙 降者下也言來者何
莫能見其始出也故曰來降言乃睇者
何睇者睨之視可為宜也百鳥皆
實也禮虞載德曰天子以歲二月為壇于
東郊建五色設五兵具五味陳六律奏五
聲抗大侯規鵠今案儀禮大射三侯大侯九十弓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
鵠鄭玄云鵠所射者所以直己志也中之為貴是以所射於侯取名也
記云皮侯棲鵠天官下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鄭司農云
鵠鵠毛方十尺曰鵠也 望物九卿佐三公三公
佐天子踐位諸侯各以其侯就位執弓
挾矢發物以射易通卦驗曰驚蟄雷
電候鷹北鄭玄注云雷者雷之光雷有光
暑長八尺二寸赤陽雲出翼南赤壯白
驚蟄於卯值上六得巳氣巳火也故雷聲 春分明庶風
之義或可上古別有此名通俗文曰扇風謂之煽煽扇也 日撩宏宛棗今案儀禮保傅篇曰古之為路車也益直以像天也八撩以象
東列星記注曰撩也從未東轫也又音力到反韻集曰撩操也 望舒月名
御日之車 降者下也言來者何
取之則必推之來降燕乙也今案尔雅燕乙鳦也齊人呼乙 鳦
詩魯詩曰央捨此蛾降鳦以為膳也 蟻卵也為祭
醢也今案禮內則云服脩以為膳也 蚳蟻卵也可
以為醬 鳦玄鳥也 降者下也言來者何
取之則必推之來降燕乙也今案尔雅燕乙鳦也齊人呼乙 降者下也言來者何
莫能見其始出也故曰來降言乃睇者
何睇者睨之視可為宜也百鳥皆
實也禮虞載德曰天子以歲二月為壇于
東郊建五色設五兵具五味陳六律奏五
聲抗大侯規鵠今案儀禮大射三侯大侯九十弓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
鵠鄭玄云鵠所射者所以直己志也中之為貴是以所射於侯取名也
記云皮侯棲鵠天官下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鄭司農云
鵠鵠毛方十尺曰鵠也 望物九卿佐三公三公
佐天子踐位諸侯各以其侯就位執弓
挾矢發物以射易通卦驗曰驚蟄雷
電候鷹北鄭玄注云雷者雷之光雷有光
暑長八尺二寸赤陽雲出翼南赤壯白
驚蟄於卯值上六得巳氣巳火也故雷聲 春分明庶風
之義或可上古別有此名通俗文曰扇風謂之煽煽扇也 日撩宏宛棗今案儀禮保傅篇曰古之為路車也益直以像天也八撩以象
東列星記注曰撩也從未東轫也又音力到反韻集曰撩操也 望舒月名
御日之車 降者下也言來者何
取之則必推之來降燕乙也今案尔雅燕乙鳦也齊人呼乙 鳦
詩魯詩曰央捨此蛾降鳦以為膳也 蟻卵也為祭
醢也今案禮內則云服脩以為膳也 蚳蟻卵也可
以為醬 鳦玄鳥也

榮芸時有見蓫今案詩鄘風毛傳云牧蓫也衛風曰予如蓫有終始鄭箋云蓫
也衛風曰予如蓫柔荑也傳曰蓫荑也草木流正白長數寸食之甘美幽州人謂之蓫
或謂之茹子比其心結白著也 始牧蓫也者取以為豆
實也禮虞載德曰仲春一日日出於卯入於
東郊建五色設五兵具五味陳六律奏五
聲抗大侯規鵠今案儀禮大射三侯大侯九十弓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
鵠鄭玄云鵠所射者所以直己志也中之為貴是以所射於侯取名也
記云皮侯棲鵠天官下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鄭司農云
鵠鵠毛方十尺曰鵠也 望物九卿佐三公三公
佐天子踐位諸侯各以其侯就位執弓
挾矢發物以射易通卦驗曰驚蟄雷
電候鷹北鄭玄注云雷者雷之光雷有光
暑長八尺二寸赤陽雲出翼南赤壯白
驚蟄於卯值上六得巳氣巳火也故雷聲 春分明庶風
之義或可上古別有此名通俗文曰扇風謂之煽煽扇也 日撩宏宛棗今案儀禮保傅篇曰古之為路車也益直以像天也八撩以象
東列星記注曰撩也從未東轫也又音力到反韻集曰撩操也 望舒月名
御日之車 降者下也言來者何
取之則必推之來降燕乙也今案尔雅燕乙鳦也齊人呼乙 鳦
詩魯詩曰央捨此蛾降鳦以為膳也 蟻卵也為祭
醢也今案禮內則云服脩以為膳也 蚳蟻卵也可
以為醬 鳦玄鳥也

實也禮虞載德曰仲春一日日出於卯入於
東郊建五色設五兵具五味陳六律奏五
聲抗大侯規鵠今案儀禮大射三侯大侯九十弓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
鵠鄭玄云鵠所射者所以直己志也中之為貴是以所射於侯取名也
記云皮侯棲鵠天官下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鄭司農云
鵠鵠毛方十尺曰鵠也 望物九卿佐三公三公
佐天子踐位諸侯各以其侯就位執弓
挾矢發物以射易通卦驗曰驚蟄雷
電候鷹北鄭玄注云雷者雷之光雷有光
暑長八尺二寸赤陽雲出翼南赤壯白
驚蟄於卯值上六得巳氣巳火也故雷聲 春分明庶風
之義或可上古別有此名通俗文曰扇風謂之煽煽扇也 日撩宏宛棗今案儀禮保傅篇曰古之為路車也益直以像天也八撩以象
東列星記注曰撩也從未東轫也又音力到反韻集曰撩操也 望舒月名
御日之車 降者下也言來者何
取之則必推之來降燕乙也今案尔雅燕乙鳦也齊人呼乙 鳦
詩魯詩曰央捨此蛾降鳦以為膳也 蟻卵也為祭
醢也今案禮內則云服脩以為膳也 蚳蟻卵也可
以為醬 鳦玄鳥也

庚者長股今案尔雅黃鳥呼黃離留黃鳥也 庚者長股
庚商庚金也御覽引許慎注淮南子曰庚金之精黃鳥也 庚商庚也
庚金也一名商庚又曰倉庚又曰鶬黃又曰楚雀也 倉庚
倉庚別名解釋互倉黃二色便是不同
方言詩疏悉為一鳥當以見相類也 倉庚鳴
倉庚自關而西謂之黃鳥或謂之黃鸝或謂之黃鳥鸎或謂黃鳥
或謂之黃鳥或謂之黃鳥鸎或謂黃鳥 黃鳥
黃鳥皆是也或謂之鳥也自峽以下詩言黃鳥者是鸎非鳥
之鳥也 黃鳥
黃鳥皆是也或謂鸎鶯並通驪黃倉庚
倉庚別名解釋互倉黃二色便是不同
方言詩疏悉為一鳥當以見相類也 倉庚鳴
倉庚自關而西謂之黃鳥或謂之黃鸝或謂之黃鳥鸎或謂黃鳥
或謂之黃鳥或謂之黃鳥鸎或謂黃鳥 黃鳥
黃鳥皆是也或謂鸎鶯並通驪黃倉庚
倉庚別名解釋互倉黃二色便是不同
方言詩疏悉為一鳥當以見相類也 倉庚鳴
倉庚自關而西謂之黃鳥或謂之黃鸝或謂之黃鳥鸎或謂黃鳥
或謂之黃鳥或謂之黃鳥鸎或謂黃鳥 黃鳥
黃鳥皆是也或謂鸎鶯並通驪黃倉庚

故曰分寸之晷代天氣生 鄭玄曰晷以分寸增減陰陽終
而消息生
万物也
尚書考靈曜曰仲春一日日出於卯入於
酉柳星一度中而昏斗星十三度中而明
春秋元命苞曰壯於卯卯者茂也 宋均曰
至卯盛

壯茂也 夾鐘者姑洗遊使之侯謂遊使之侯言壯健
也

春秋元命苞曰木生火火為子子為父侯故書曰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宋均曰鳥朱鳥宿也火為太子主候時故太用事而朱鳥昏中也殷猶當也仲春八分之月）太之為言觸也氣動躍故其立字八推十末之為言觸也（觸也故風八而動躍起於一至十而五行陰陽成故曰八推十末之為言觸也）舍陽者為木八者陰之合十者陽數足言陰舍陽起於人足故能觸土出物共成木用事之法也 春秋說題辭曰木者生於仲春以八月成嘉得陰陽宜適三時節和陽精之性得秋之宜（宋均曰仲春八分之時謂二月也八月秋分時也春分陰陽和平秋分而成嘉木故曰得秋之宜也三時者惟夏也陽斗性言陰陽成於三也得秋之宜得收成之氣而成之者也） 春秋潛潭巴曰鳥星昏中以殷中春（宋均曰時候然也殷猶當也） 精靈威仰春分之也

春秋佐助期曰恒星者列星也周四月夏二月也昏鳥星中夏宿注張位為春候（宋均曰為春候故仲春而鳥星中） 孝經援神契曰春分榮華出（宋均曰木課之華草課之榮）

孝經援神契曰斗指卯鳥星中春分厚趣雉來事蠶桑（宋均曰鳥星注張也厚猶事也桑生於夏春陳蠶之用事也） 爾雅曰二月為如（李巡曰二月万物皆如其性自如也） 尚書大傳曰元祀伐太山（宋均曰元始也歲二月東巡狩始祭岱宗於太山東） 貢而佰之樂鳥（鄭玄曰元始也歲二月東巡狩始祭岱宗於太山東） 輯瑞書曰王於宗柴 東嶽陽佰之樂舞楔離其歌聲比大謠名曰南陽（陽伯猶言春陽伯夷掌祀宗也伯夷掌禮官秩宗也） 史記律書曰（後漢動搖也萬物始出南方也） 夾鐘言陰陽相夾廁淮南子時則曰仲春之月招搖指卯二月官舍其樹杏（高誘曰二月與農播穀故官舍也杏有文穀在內陽在外也是月陽氣布散在上故樹杏） 淮南子曰二月之夕女梁鼓哥（高誘曰女下司時知春陽嘉與故鼓樂以司天和以長百穀禽獸草木） 淮南子主術曰先王之制四海之雲至而修封壇（高誘曰春分之候四海出雲許慎曰海雲至二月也） 蝦蟇鳴鷹降而通路除道矣（許慎曰二月陽氣在上故降） 通曰二月律謂之夾鐘何夾者万物孚甲種類分之也

異物志曰魚高跳躍則蜥蜴從草中下稍相依近便共浮水上而相合事竟魚還水底蜥蜴還草中常以二月共合食魚昭則敛入稟蜥蜴之氣（今案尔雅蜥蜴魚名當以其種類交合也） 崔寔四民月令曰二月桐太社之日薦韭卵于祖禰前期齋饌掃除牆垣（高誘曰牆垣繩也音彌捷為舍人注蜴字下長加一龜字釋云榮蜴名龜一名蜥蜴蜥蜴又名蝘蜓守宮也李巡云榮蛇一名蜥蜴蜥蜴一名蝘蜓蝘蜓一名守宮皆分別一物二名也唯轉蜴為蛇孫炎云別四名一本云轉音弥捷為舍人注蜴字下長加一龜字釋云榮蜴名龜一名蜥蜴蜥蜴一名蝘蜓蝘蜓一名守宮皆分別一物二名也唯轉蜴為蛇孫炎云別四名一本云轉周屬王發而觀之化為玄龜史記國語皆作龜字計龜龜是此魚李軌同異志云或作龜々蛇音義扣解悖異語史記龍漦夏遊卜藏於櫝疑唯韋昭所注國語一本云化為玄蛇昭解云蜥蜴類揚子法言云龍蟠于泥蛇其肆矣即是月也掃元曰可結婚順陽習射以倫不虞（虞度也猶意以倫寇賊不意也） 陰凍畢澤可蓄羨田緩士及河渚小雹（雹動蟄使者記勝之法） 可種植禾大豆苴麻（麻者為苴也）

蠆化為玄蝯并方詩胡為蚖蜥蜴傳解既云蜴蝯明有單呼蚖者便以上字為祂劉向五行論云蠆化為玄蜼入王後宮蠆蟲也蠆及玄蜼似龍虵之蟲方詩惟蜼惟虵女子之祥案尒雅蜼蝓捷為舍人注云蜼名蝓今蜼也李巡云蠆蝓一名蜼郭璞亦云蠆蝓音寇一音潰便不相干詩內祂字乃無虫旁加鬼未詳劉氏援何文證歌向父子舊有異同之論蜼虵二義莫知所從且尒雅別有蝮祂詩本意作祂字不得換變為虵歌女傳褒姒傳化為玄虵復作虵字与五行論不同曹大家猶依蠆字而解方言秦晉西夏謂之守宮或謂之盧蝯或謂之蜥蜴在澤中者謂之蜴易音析南楚謂之虵醫東齊謂之蜥蜴及方言云似蜥蜴而大有鱗今所在通言虵醫耳斯俟西音北燕謂之祝虵挂林之中守宮大者能鳴謂之鴿解郭注短身有鱗案屈尾江東人呼為蛤虵音頭頷頷而頸人直為鴿音郭鶉鴿音解聲誤方工記以白鳴者小虫之屬鄭注白鳴螇螰屬有似能鳴說文釋虵云螇虵虵醫以注鳴者從虫元聲釋蜼虵云在壁曰蜼虵從虫遺聲從虫逸聲在草曰蜥蜴又釋易云易蜥易蝘蜓蜴虵守宮也象形凡易之屬皆從易本草經石龍子一名守宮一名蜥蜴一名山龍子一名蜥易一名蝘蜓又云其類有四種既以大小形色為異故復增多雖則淺近頗有據驗捡諸家所說韋昭為得之大體實是一類之虫但在人家及在田野微異故許慎有壁鼅之殊毛詩魚虫疏云鼉形似水蜥蜴草之殊毛詩魚虫疏云鼉形似水蜥蜴然則又有在水者周官正文以白鳴者螇螰屬以注鳴者精列屬許慎乃形於虵下方以注鳴是其忘誤今驗此虫在家者身麁而短走遲比人呼為蠑螈即是守宮在野者身細而長走尤疾南土名為虵師即是蜥蜴東方朔射覆云非守宮即祈蜴當據以為異耳淮南萬畢術云取守宮食以丹陰乾傅女身有陰陽事則脫故曰守宮尒雅已有此名便其未已久說文作蠑蜓又作蠪蜓又作蠪蜿似蜓或宜稱蜓異本作虵蜥蜴或直稱蜴象形為易雖繁省單複不同其義一也案爾雅蜥蜴及方言東旁易字兼有兩音毛詩祂蜴蜥蜴下並作錫音尒雅蜥蜴乃作易音說文單易象形蓋得其大體後人加之以虫遂同一字耳附說曰孔子內倫經云震艾動則知有佛大涅盤云如旃檀林旃檀圍繞如師子王師子圍繞又云譬首佛足頂禮而去百千万迊今人以此月八日巡城蓋其遺法矣魏代鍾前於此亡盛其七日晚所司預奏早開城門過半夜便內外俱起遍滿四衢大涅槃又云諸香未上懸五色幡杲微妙猶如天衣種種名華外書以散樹開四方風神吹諸花字樹上時非時華散雙樹間法華經云或以歡情心歌嘆佛德又云兩稱揵沉香繒紛而亂墜如鳥飛空下供養於諸佛衆寶妙香鑪燒無價之香華嚴經云兩天衆寶花而芬以如雪下是曰尊儀輦輿並出香火竟路供時花樹未甚開敷太聖久遠方隨後供時花道俗唯刻鏤錦綵為之漢王非感降其花樹當據以為異耳淮南萬畢術云取守宮即祈蜴當據以為筭為潛夫論已言花綵之費晉范汪集傳女身有陰陽事則脫故曰守宮尒雅已有此名便其未已久說文作蠪蜓又作蠪蜿似蜓或宜稱蜴

後行路過之則已朽株磨士搞柴棄路聊為賦述盛衰之理其賦曰伊茲拽之挺殖于京洛之東隅得託尊于田主擾奘壇以高居王廙春可樂云告辰兮上代明靈予惟社百室兮必集桁社兮樹下並其事也以月民並種戒火草於屋上白澤圖云木精為季春將出火又以種殖之時今世名慎火草不須掇唯掏心而生故云生故云生或在垣墉鷽始來小正云降鷽古字多作隹不著鳥也乃為來無忌春秋謂之田祿黃石記則曰許成始廣志會草有戒火草四時皆須戒火獨於此月種草者周官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循火禁于國中注云仲春木鐸修火政也謀氏為季春之時陰陽異道同女共時不逮秋冬也孫卿曰霜降送女冰泮殺止董仲舒曰聖人以男女陰陽其道同類天道向秋冬而陰氣來向春夏而陽氣去故古人霜降而送女冰泮而殺以為期周官仲春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則婚姻之期盡此月矣故急期會也董勉問禮俗云周禮仲春奔者不禁謂不備禮而行非謂淫泆奔者如姪婦不娉之例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婚禮殺於此焉東皙論婚姻時云鄭氏以為必以仲春王氏以為秋冬案春秋魯女出嫁夫人來歸自正月至十二月悉不以失時為褒貶則婚姻通年之事何限仲春何絕季秋而各守一隅以相非哉桃夭篇序姜謂盛壯之時而非日月之時也故灼灼其花喻以年盛毛鄭皆用桃夭之月其次章云有蕡其實之子于歸此豈復在仲春乎注曰蕡實之子于歸喻以年盛也草蟲嘤嚶未秋之時也周禮仲春會男女姜一切相配之合而非常婚之節也孟冬冬至一百五日謂為寒食之節劉楚記云疑風俗通所云不必然也魏武明罰令云閩太原上黨西河鴈門冬至後一百有五日皆絕火寒食云為介子推夫子推晉之下士無高世之德子胥以直亮沉水吳人未有絕水之事至於子推拘為寒食豈不偏哉云有癘者乃致雹雪之災不復顧不寒食鄉亦有之也漢武時京師雹如馬頭盛者皆死寒食若有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日刑令長奪俸一月范曄後漢書注云周舉遷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七月咸言神靈不聽舉火舉移書於子推墓乃言春中寒食一月之期盡此月矣故急期會也董勉問禮俗云今世常非清明節前二日斷火琴操云晉重耳亡子綏推綏聲也俱遁山野重耳大有飢色綏割其脽股以啖重耳重耳復國子綏獨無所得邑恣恨乃書作龍虵之歌以感之曰有龍矯矯遭天譴怒得失虵同位龍虵俱行周遍山野龍遭飢餓虵割脽股龍行升天安其房戶虵獨抑摧沉天咎望惆悵悲苦非樂龍位惟不睹顧文公驚寤即遣追求得於荊山之中使者奉節還之天

推文公甚即太原人字子割泰飯一槃或作飯醴酪二盂
清泉白水充君之廚陸翽鄴中記云并州之俗以冬至後百五日有介子推斷火冷食三日作乾粥是今糗也中國以為寒食又作醴酪酪醴者米麥或大麥作之酪擣杏子人煮作粥今世悉作大麥酪杏人為酪別有一錫沃之也晉太康地記云河東汾陰縣介山在南有介子推邑此山又号介山也案史記介子推自隱文公賞從己推不言祿々亦不及從者憐之乃縣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於是環人名之則已遂求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環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子推田號曰介山春秋傳云且出悉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其母曰能如是乎与汝皆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得以縣上為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並無割股被燔之事離騷九章云介子正而立枯文君寤而追之王逸注云文公出奔介子推從行道之糧介子割髀以食文公後文公得國賞諸從行者共忘子推子推遂逃隱介山文公覚寤追而求之遂不肯出文公曰焼其山子推抱樹而死故言立枯也又封介山而為之禁報大德之優遊恩久故之親身曰綿素而哭之文公遂以介山之民封子推使祭祠之又禁民不得有言焼死以報其德優遊其魂靈思子推親割其身恩義尤篤曰為憂服悲而哭之七諫云推割実而食君德曰忘而悉深列仙傳云介推与母入介山文公遣數千人以玉帛禮之不出後乃見在東海邊賣扇復數十年便似不死異死云子推不出文公求之終抱木焼死公撫木哀歌伐而制履海慷割股く恩輒流涕視履曰悲乎足下之言將起於此乎亦未知所擯案禮春有韮卵之饋曰寒食絶粟遂供膳著於節城市尤多鬬鷄陳思王有鬬鷄表云頃列鷄場後代文人又有鬬鷄詩賦古之豪家食稱盡卵今世猶深藍雜色仍加雕鏤通相餉遺或置槃俎管子云雕燔然後灼之雕卵然後濫之所以發積蔵散万物夏侯湛梁田賦云熱茶藍卵鹽合鷄賦云既春卯之膺俗便是滋味補益

野鳳鳥之卵是食或當靈異所産拾地圖云羽飛不遠多鸑鳥食其卵與鳳義同崔駰七依云丹山鳳卵劉楨清慮賦云濫鳳卵以非平常可得之物皆悉作者大言韓詩章句云夏如佛義夏祭日沸羹燔麦祭也字訓云燔熟菜也或作爇下或从火旁皆依書本其闇卵則通有論名其字或从草下或从夫旁皆依書本其闇卵則煮熬莫知所出董仲舒書云心知如宿卵為體内藏似擾其黄駐歸闘理淮南萬畢術云二月上壬日取道中土井華水和塗螢屋四角則宜蠶神名蒐竊搜神記舊說太古時有人遠征家有一女并馬一匹女思父乃戲馬尔能為我迎父吾将嫁汝馬乃絶繮而本其父来之而還女以告父射殺馬曝皮於庭女見戲之曰尔馬而欲人為婦自取屠剥何如言未竟皮起卷女而行後大樹枝間得女及皮盡化為蠶績於樹上世謂蜜為女兒古遺語也山海海外北經云歐絲之野在大踵東一女子方跪樹歐絲郭注云歐桑而吐絲蓋蠶類或當曰以受名也

三月季春第三

禮月令曰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鄭玄曰季秋之月日會於大梁而斗建辰之律應南呂南呂陰氣之所養成也）律中沽洗（季春氣生萬物沽洗以之生沽故也洗斬是月陽氣養生萬物斬伐以之斬）桐始華（桐木名也華開也桐感陽而生應氣而動）田鼠化為鴽（鴽鶉屬也鼠化為鴽亦求相制也鶉衣黃而大喙）虹始見（虹陰陽交氣也陽氣發而陰氣薄之則虹見薄迫也）始生（萬物始生也）萍（水草也）

詩曰蘋在於澗（蘋大萍也）

生大（萍生水中方生小而大）

詩曰薄言采之（薄辭也）

（萍）

詩曰于以采蘋（于以猶言於何也）

（蘋）

（萍）

詩曰于以采藻（藻水草有文者）

（藻）

詩曰于以采藻（藻水草有文者）

（藻）

詩曰于以采藻（藻水草有文者）

（藻

於是時至也將取以薦故曰是乘舟浮於名川論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童子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月上巳祓（今紫漢書音義音廢）於水濱蓋出於此禮今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困少宰以禮命有司凡覆蓋者盡出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穀臧曰倉米臧曰廩無貯曰窮輟哺曰餽曰絕餽利隄防也通者畢出通者蓋也言凡覆蓋者盡出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困少宰以禮導達溝瀆水行地上積土兩旁曰隄所以障衛曰防行水地中曰溝瀆田獵置罘羅網畢弋餧數之乘每出九門天子之城旁三門東方盛德所在擇者不得出嫌餘三方得行故曰無出九門鳴鳩拂其羽戴鵀降於桑鳩先是時鳴故搏羽下桑鳩拂猶摶也陽氣所感故摶羽而鳴拂以勸人事也合累牛乳馬遊牝于牧累重孕任皆懷胎之名也謂六累懷胎曰重重孕故放之牧地就壯以交之

右章句為釋月令

經曰有一星出于覤山之野三月為出必以三月鳥出必以風雨詩陳風曰東門之楊其葉牂牂（鄭玄曰楊柔貌牂牂然三月之中也）周官夏官上曰司憲（憲音義又音獻）掌季春出火人咸從之鄭司農（鄭玄曰大火謂心也以三月本時昏心星見東方也）禮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仮有三尺蔡墻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鄭玄曰大昕春季朔日也風戾之使半出入也）桑于公桑風戾以養長也越有小旱田鼠化為鴽（古鵽字今京雅鴽字）也）歲既單矣女工效績（鄭玄曰單盡也績緝也）蠶事畢繭以示于君遂獻蠶于夫人曰共蚕事以為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遂夫人名副褘首飾也）論語先進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風于舞雩詠而歸（鄭玄曰春者春也春服單衣之成謂雩祭之服雩者舞名也故季春成其服五六七人也）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鄭玄曰與猶許也）

三尺蔡墻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鄭玄曰大昕春季朔日也風戾之使半出入也）桑于公桑風戾以養長也越有小旱田鼠化為鴽（古鵽字今京雅鴽字）也）歲既單矣女工效績（鄭玄曰單盡也績緝也）蠶事畢繭以示于君遂獻蠶于夫人曰共蚕事以為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遂夫人名副褘首飾也）論語先進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風于舞雩詠而歸（鄭玄曰春者春也春服單衣之成謂雩祭之服雩者舞名也故季春成其服五六七人也）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鄭玄曰與猶許也）

大夫妾子始蠶先妾而後子何曰事有漸也言畢事者始執養宮事執操也養長也越有小旱田鼠化為鴽（古鵽字今京雅鴽字）也）歲既單矣女工效績（鄭玄曰單盡也績緝也）蠶事畢繭以示于君遂獻蠶于夫人曰共蚕事以為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遂夫人名副褘首飾也）論語先進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風于舞雩詠而歸（鄭玄曰春者春也春服單衣之成謂雩祭之服雩者舞名也故季春成其服五六七人也）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鄭玄曰與猶許也）

大夫妾子始蠶先妾而後子何曰事有漸也言畢事者始執養宮事執操也養長也越有小旱田鼠化為鴽（古鵽字今京雅鴽字）也）歲既單矣女工效績（鄭玄曰單盡也績緝也）蠶事畢繭以示于君遂獻蠶于夫人曰共蚕事以為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遂夫人名副褘首飾也）論語先進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風于舞雩詠而歸（鄭玄曰春者春也春服單衣之成謂雩祭之服雩者舞名也故季春成其服五六七人也）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鄭玄曰與猶許也）

大夫妾子始蠶先妾而後子何曰事有漸也言畢事者始執養宮事執操也養長也越有小旱田鼠化為鴽（古鵽字今京雅鴽字）也）歲既單矣女工效績（鄭玄曰單盡也績緝也）蠶事畢繭以示于君遂獻蠶于夫人曰共蚕事以為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遂夫人名副褘首飾也）論語先進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風于舞雩詠而歸（鄭玄曰春者春也春服單衣之成謂雩祭之服雩者舞名也故季春成其服五六七人也）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鄭玄曰與猶許也）

招又取之也擷噉也禊直畢開以助生子者也尔雅曰三月為桐李花曰三月陽氣在上陽氣未北万物蕪穊故曰病一蕤陌也本作病孫炎曰物已純地有生桐也曰揔之生也入季五日而梵日十日而亂耳

史記律書曰洁洗者言万物洗生也

前漢書文紀曰詔曰朕宦者蘇林曰陳留俗三月上巳水上歡食謂之蕤音蒲五日

時則曰季春之月招搖指辰三月官鄉其樹李書誘曰三月斜人戶口故官鄉也李木有蟲言当李損令穀故云三月李也

淮南子天文曰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猛其雨許慎曰豐隆雨神淮南子主術曰昏張中即務樹穀許慎曰大火中三月也白虎通曰三月律謂之姑洗何姑者故也洗者鮮也言万物皆本故就新莫不鮮明也續漢書儀志曰三月上巳宮人皆潔於東流水上除可采艾為人月令曰三月桃花下水之宿垢為大潔一者言陽氣布暢万物訖出始潔之也雜五行書曰欲蠶美恶常以三月三日天陰如無日不見雨蠶大善崔寔四人月令曰三月可種凡是日以及上巳之類韓詩章句云三月桃花下水之上招魂續魄祓除不祥注今三月上巳水非罹麦柳絮柳絮上劉清明節命蠶妾治蠶室塗隙穴具擸持簿籠節後十日封生薑至立夏後芽出可種之穀雨中蘧畢生乃同婦子以勲其事無或怠惰他以亂本業有不順命罰之無赦是月也杏華盛可蕃沙白輕土之田氾勝之曰杏華如河乙地也時雨降可種稙秫今紫蕎讀扇秫稻之不黏者音庾也又

植冬苴麻胡豆胡麻別小慈昏參夕東稙赤可種大豆也謂之上時榆莢落可種藍是月也冬穀或盡植麦未孰乃順陽布德振贍遺乏務先九族自親者始家無或蘊財忍人之窮無或利名穀家絕富慶也為出粟厥中為農事尚閑可利溝瀆菁治墻屋以待雨降脩門戶整設守具以倫潔舂飭蓐草竊之寢自是月盡復至媛氣將盛日烈暵一作熇也今案前宮本下文作暵暵音旱暵則非聿暵音曷早也利以淖油作諸日頭藥可耀黍陽和之節登臨為美季月婉晚良又於上水祓除洗浴郭緣生述征記云洛陽城廣陽門以是魏明帝流杯池猶有甍所載延之西征記云天淵之南有東西南設流杯石溝陸機洛陽記菜殿華光殿之西也流水經其前過又作積石瀨檐成浴乎所詠而饋時雖不雨不為旱云元吉降初已灌秫稻之水其義何指荅曰傳章帝時平原徐巛上之類韓詩章句云三月桃花下水之上招魂續魄祓除禳災洛郭緣生述征記云今三月上巳時鄭俗上巳潔清西水之上招魂續魄祓除禳災洛郭緣生述征記云今三月上巳水非唯梨蔡而已裎盛平吳後三月三日徑華蘭拂除是則遠經編録煬於墳典續齊諧記晉武帝問尚書摯仲治三日曲水起於此帝曰若如所談便非嘉事尚書摯仲治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請說其始昔周公卜城洛色曰流水以流酒故遠詩云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三日上巳置酒河曲有金人自淵而出奉水心劍令君制有西夏此乃其處曰立為曲水二漢相沿皆為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尤遷仲治為陽城令漢高忽以三月被於滻上字林云被除惡祭也方此反又即東晉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請說卽城洛陽門此是魏明帝流杯池猶有甍所載延之西征記云天淵之南有東西南設流杯石溝陸機洛陽記菜殿華光殿之西也流水經其前過又作積石瀨檐成浴乎所詠而饋時雖不雨不為旱云元吉降初已灌秫稻之水其義何指荅曰傳章帝時平原徐巛雉羅買布正說曰

庸仰望蕭條則可以與寄神氣積習稍
文盛以為常但止取三日不復用已耳杜萬
枝禪賦云巫咸之倫秉火祈福浮棗絳
水衍褻昌磎徐幹齊都賦云傾杯白水
沈肴如京張協洛禊賦云布榭膠廣矣蓋車馬
嘉淳素卵以薤水灑主醪於中河潘岳
日洛水詩云羽觴棨皮進素卵隨流歸王
廣春可樂云浮盤勺流爵接飲勺相屬
映又齐月不同事物增廣矣郭璞駁
弗馳唐風興刺百泉斯徙京野作歌二
遊一豫於是乎在談議之士傳
主記云壽星乘次元已首辰後
穢濯東朝之清川注云漢末
月上辰上巳生三女並亡時俗
大忌是日皆過東流水上祈
齊志訖為故事映言不經未足可採

山田直溫野村溫依田利和

玉燭寶典第三

猪飼傑撰山越同校畢

三月五日

貞和五年四月十二日一校了

面山叟

四月孟夏第四

禮月令曰孟夏之月日在畢昏
女中鄭玄曰孟夏者日月會於
實沈而斗建巳之辰者其日丙
丁火神之臣也
物皆蕃秀見而陳大其帝炎帝神祝融
炎帝大庭氏也祝融類項氏之子曰黎為火官者也其蟲羽象物從風飲
音徵三分宮去一以生徵く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徵清事之象律中
呂之律應高誘曰陽氣在仲所以護陽成功也故曰中呂其數七火生數三
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三七者亦舉其成者也
夏陽氣盛熱於外祀之於竈從類也竈之先祭肺者陽位在上肺為尊
人入作論於刑乃守之刑出王氏生苦菜秀蜡蛙也今月令王氏皆生夏小正云王
螟蛉蜾蠃也蜾蠃蜂也蜾蠃之屬蛞引夷而無足象伍
官下曰蜾氏掌去蠹毳鄭玄注云蠹毳謂蛞蝓也
蛞郭注云蝓似蛞蝓而大赤黑有角
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騵
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明堂
大寢南堂東偏也菽實有莢曰蜀今月令菽作小豆
秋食之名以安性也粗猶大也器高大者象物成長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其日
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齋立夏之日天子
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及
行賞封諸侯慶賜無不欣說迎夏於南郊之
帥諸侯而往封諸侯之時無在京師者空其文也
乃命樂師習合禮樂
為將祭耐命太尉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
助長氣也贊猶出也傑俊者選進也三王之官有
司馬無太尉秦則有太尉今俗人皆云周公作月
令未過於古之者也
行爵出祿必當其位繼長增高
謂草木盛茂也
毋有壞隳為逆時氣毋起土功毋發大
衆為防壅之事毋伐大樹天子始絺初服暑服命野
廬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
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使
都急迫農也縣鄙郊外之地也王居明堂禮曰毋宿于國月令使命有司
也懇於野即也毆古驅字驅毋令大田獵農乃登
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今案孝經援神契曰孟冬水位其味鹹其
不通故可無脈以其好水使以拿動象水出高方言曰
猪關東西或謂之豬漢書貨殖傳曰澤中千足彘千
千戶侯等尔雅曰豕子豬曰豯郭璞注云今名曰豚江東呼
豬皆通名耳舉推曰豕最也字林曰豕後蹄廢謂之
及人例嘗麥先薦寢廟
畜也
聚蓄百藥以供醫事畢后妃獻蠶乃收繭
蠶之時
靡草死麥秋至斷
蠶之屬也
薄刑決小罪繫囚
輕罪也
出輕繫益
和達似非春秋元命苞曰陽之月斷刑決罪乎姑有拘係者
人入作論於刑乃守之刑出王氏生苦菜秀蜡蛙也
今月令王瓜生夏小正云王
螟蛉蜾蠃也蜾蠃蜂也蜾蠃之屬蛞引夷而無足象伍
官下曰蜾氏掌去蠹毳鄭玄注云蠹毳謂蛞蝓也
蛞郭注云蝓似蛞蝓而大赤黑有角
天子飲酎用礼樂酎之言純也謂重釀之酒也
春酒至此始成乎群臣以礼樂飲之於廟正好此令案
呂氏春秋此下云行之是今而日而至三旬高誘曰行
之是令行是令也旬十日也十日一釀三旬三釀酒也
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苦雨白露之類也
四鄙入保
金氣為害也鄙鄙上之邑也小城曰保也
行冬令則草木蚤枯長日促也
後乃大水敗其城郭
為災暴風來格
行春令則蝗蟲
為災寒之氣來之也必以蝗虫為災寅陽
伏而不動故以蝗虫為災寅陽未發以助發收於
行春令則蝗蟲
為災暴風來格
為災寒之氣來之也必以蝗虫為災寅陽
伏而不動故以蝗虫為災寅陽未發以助發收於
凡羽屬夏也祭先肺火神祀於竈肺金
藏以金養火食其所勝也蝮蛾鳴螻蟈蚰
蚿蚓出虫而足豕屬也

今案爾雅有足謂之蹢足謂之蹯宇林云象獸長春行曰象大尔雅王蓄生王蓄草名生於陵陸草之後生者也苦菜秀蒸與薺秀蒸菜荼也不榮而實謂之秀麥以秋生少陰之物成於大陽故夏而秀天子居明堂左个明者陽也光也鄉陽受光故曰明三面閤前曰堂四周有戶曰室左个明堂之東已上之堂命大尉養之故曰南方夏也鄭玄曰長養萬物使生長也右捴釋夏假也寬假萬物使生長之假之仁也鄭玄曰假大也尚書大傳曰南方者何也任方也任方也者物之方任何以謂之夏之者假之也者呼蒸方物而養之故曰南方夏也鄭玄曰呼蒸猶曰嘘吸也釋名曰夏假也寬假萬物使生長也右捴釋夏時詩幽風曰四月秀葽卯反宋均曰葽草也秀葽是半夏詩草木之葉同耳即今烏蓼也遠東方者火盛陽蒸動故貝毘也貝毘小蟲五月王瓜生也似栝蔞而小赤黑秀此自二草而已詩舍神農氏興雞居明堂正廟啓南戶其戶祭先秦與雞居明堂正廟啓南戶祭先秦與雞居明堂正廟啓南戶祭先秦與雞居明堂正廟啓南

一本云天宗乃普麦于太祖禮夏小正曰四月昴見初昏南門正也歲再見壹正益取茶之者以為君薦蔣也秀幽火正暑淹也鳴札札者盜慝也鳴而後知之故云故先鳴而後札圍有見者山之蓋者也鳴蜮蜮也者惑曰屈造之屬也王蘭秀趣有大旱執駒執駒者教在之本安也執而外之君也故之服車數舍之易通卦驗曰立夏清明風至而暑鵙鳴聲搏黍黍古黍字也電見早出龍升天漸之曰電見者白勢繫如倒立連珠之也暴長四尺三寸六分常陽雲出右風擁木鵙鳴聲搏黍黍古黍字也電見早出龍升天漸之曰電見者白勢繫如倒立連珠之也暴長四尺三寸六分常陽雲出右風擁木鵙鳴聲搏黍黍古黍字也電見早出龍升天漸之曰電見者白勢繫如倒立連珠之也暴長四尺三寸六分常陽雲出右風擁木鵙鳴聲搏黍黍古黍字也電見早出龍升天漸之曰電見者白勢繫如倒立連珠之也暴長四尺三寸六分常陽雲出右風擁木

出以任氣成天律春秋考異郵曰孟春之月律中太蔟太蔟者言陽氣之已蔟也蔟地而出也仲呂者言陽氣之已旅也旅陳而成之也夾鍾者言陽氣之已夾助生物使成就也姑洗者言陽氣之已洗生萬物使之鮮潔也蕤賓者言陽氣之已安蕤生物使繼續也林鍾者言陽氣之已林生物使成就也夷則者言陽氣之已平生物使之齊平也南呂者言陽氣之已任生物使之成實也無射者言陽氣之已畢生物使之終竟也應鍾者言陽氣之已應藏萬物使之懷任也

春秋考異郵曰孟春之月律中太蔟太蔟者言陽氣之已蔟也蔟地而出也仲呂者言陽氣之已旅也旅陳而成之也夾鍾者言陽氣之已夾助生物使成就也姑洗者言陽氣之已洗生萬物使之鮮潔也蕤賓者言陽氣之已安蕤生物使繼續也林鍾者言陽氣之已林生物使成就也夷則者言陽氣之已平生物使之齊平也南呂者言陽氣之已任生物使之成實也無射者言陽氣之已畢生物使之終竟也應鍾者言陽氣之已應藏萬物使之懷任也

春秋說題辭曰蜚羽終有四月子孟夏戴妊過也過而已也

律中仁者大蒲宋均曰中應也大蒲而已出故曰中呂潛大蒲也

春秋說題辭曰蜚羽終有四月子孟夏戴妊過也過而已也

律中仁者大蒲宋均曰中應也大蒲而已出故曰中呂潛大蒲也

六年思道不食皮骨相連四月八日逐成九四月八日夜半感若不樂逐飛而起頓於王曰住於樹下明日王及吏民莫不嘘唏千乘万騎出城而追日出方盛光曜幸仁樹為住樹下明日王及吏民莫不嘘唏千乘万騎出城而追日出方盛光曜幸仁樹為住樹下明日王及吏民莫不嘘唏千乘万騎出城而追日出方盛光曜幸仁樹為住樹下明日王及吏民莫不嘘唏千乘万騎出城而追日出方盛光曜幸仁樹為住樹下明日王及吏民莫不嘘唏千乘万騎出城而追日出方盛光曜幸仁樹為住樹下明日王及吏民莫不

佛為目二月十五日過世涅槃而荼毘四民

月令曰立夏節後蠶大食可種生薑取銅于作器曾子作器曾子大銅音同又音騰家及劉歆列女傳銅文仲書曰食我以銅奚公及大夫莫能知之人有言銅於母者語家子也於是名銅語之畢曰銅奚者其父銷之者所以治銅之人者所以治未也是有未治銅文

月令曰立夏節後蠶大食可種生薑取銅于作器曾子作器曾子大銅音同又音騰家及劉歆列女傳銅文仲書曰食我以銅奚公及大夫莫能知之人有言銅於母者語家子也於是名銅語之畢曰銅奚者其父銷之者所以治銅之人者所以治未也是有未治銅文

奉秋考異郵曰孟夏之月鵙鳴鵙鳴鳥名也以趣蠶故名鵙鳴為帝候歲鵙鳴趣蠶故名鵙鳴為帝候歲

鵙鳴為帝候歲鵙鳴趣蠶故名鵙鳴為帝候歲

為冀成水出孕夏時也孔飛曰立水虞於是乎禁罝罹小魚者也史記律書曰中呂言万物尽旅而西行也又曰已者言陽氣之已盡也

為冀成水出孕夏時也孔飛曰立水虞於是乎禁罝罹小魚者也史記律書曰中呂言万物尽旅而西行也又曰已者言陽氣之已盡也

淮南子時則曰孟夏之月招搖指巳蠶起燧火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方故夏南宮也竽笙管也象陽故吹之也

淮南子時則曰孟夏之月招搖指巳蠶起燧火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方故夏南宮也竽笙管也象陽故吹之也

四月宮田其樹桃四月宮田其樹桃

淮南子天文曰孟夏之月兵戟有把幹鄉陽布散也戟或作指勞也大火西南

淮南子天文曰孟夏之月兵戟有把幹鄉陽布散也戟或作指勞也大火西南

鵙長鳴為帝候歲鵙鳴盂布穀

鵙長鳴為帝候歲鵙鳴盂布穀

以御賓客可罹蜡蜡及大麦粼駕別小蕊大麦之細皮者曰蜡也正說曰夜明星隕春秋

以御賓客可罹蜡蜡及大麦粼駕別小蕊大麦之細皮者曰蜡也正說曰夜明星隕春秋

上書為異國識又言齊侯小白將霸之徵又云恒星息曜隕雨憤于翼虫

上書為異國識又言齊侯小白將霸之徵又云恒星息曜隕雨憤于翼虫

禍出注云当慎羽翌之臣死後禍戌王於出流出戸此則儒家所載善悪不離

禍出注云当慎羽翌之臣死後禍戌王於出流出戸此則儒家所載善悪不離

齊桓内典記録別證仏世之始廣加推

齊桓内典記録別證仏世之始廣加推

験信有由緣涅槃経云所有種々異論咒術言語文字皆是佛說非外道說計儒

験信有由緣涅槃経云所有種々異論咒術言語文字皆是佛說非外道說計儒

主二教本無彼此之殊華嚴云将下閻浮先遣衆聖明日古帝王皆佛之所先

主二教本無彼此之殊華嚴云将下閻浮先遣衆聖明日古帝王皆佛之所先

遣天地経云寶應聲菩薩吉祥菩薩練

遣天地経云寶應聲菩薩吉祥菩薩練

七寶造日月星辰應聲号稱伏羲吉祥即是

七寶造日月星辰應聲号稱伏羲吉祥即是

女媧易以霊圖云聖德之萌五星若連璧

女媧易以霊圖云聖德之萌五星若連璧

曜幸仁樹為住樹下明日王及吏民莫不

曜幸仁樹為住樹下明日王及吏民莫不

曼類謀云提舍珠含殊尚書考靈曜云日月

曼類謀云提舍珠含殊尚書考靈曜云日月

如合璧五星若編珠論語隆嬉效云聖

如合璧五星若編珠論語隆嬉效云聖

人用機之數順七寶注云七寶北斗七

人用機之數順七寶注云七寶北斗七

星朱壁羞有寶名得成練寶之義清淨

星朱壁羞有寶名得成練寶之義清淨

法行經天竺東北真丹人民多未信服
吾今先遣弟子王舋參是菩薩往彼示
現摩訶迦葉彼稱老子光淨童子彼名
仲尼月明儒童彼号顏淵孔顏師諮
講論五經詩傳禮典威儀法則以漸
誘化然後佛經當往彼所流漫盡經真
孔子是也幼而敦悟大項是也然後佛經
乃生信耳道元皇磨云吾聞天道太上正
真出於自然是謂為佛无為之君又号
國生乾天竺異名有古皇先生菩提洹不始不終永
存綿　吾受學於佛自然得道聞令内傳
老子語劉虯國王吾師号為佛十歳學一
切民者也先生教者之稱又云吾師泥洹
即是涅盤義言得道還據老躬教迹弟子
称驗聞孔語聲訛謬終是仲尼大
項顏淵雖無小外俱曰聖童威可出
顏氏好學簞瓢志道設稱天已亹元師
諮其大項唯史記甘羅云大項嗇七歳為
孔子師論語達巷黨人者鄭注達巷黨
名董仲舒對冉云良玉不琢無異於大巷
黨人不学而自知注云大項嗇也稽康
高士傳乃言大項嗇与孔子俱学於老子俄
而大項為童子推蒲車而戲孔子候迎
遇而不識問大項居何在曰禹流屋是到

家而知向是項子也交之與之談除此五
經家語更無出家故指陳知數以擿其
義業宿命本起經四月七日夫人出遊過
流民樹象花開化明星出時夫人攀樹
枝便從右脇生天地大動三千大千剎土
莫不大明龍王兄弟左雨温水右雨冷泉
還宮天降瑞應風雲除空中清明天
為四面細雨澤香日月星辰皆住不行佛星
下見侍太子生其剎土大明空中清明並
与春秋左氏夜明義合真冷泉温水及
四面澤香之又是星隕而雨與雨偕也九
之四月夏之二月都不与佛家四月合同也
杜預春秋注云辛卯四月五日月光尚微益
時無雲日光不以暴没約引長暦即杜所
造至如賈服所用法更不同文元年閏
三月非禮裏廿七年十有二月乙亥日蝕傳云
十一月辰在甲司暦過再失閏矣春秋十二公
中史共非一盈縮動過旬晦豈直五日八日
之閏且菩薩處胎経二月八日降魔三月八日入般涅槃過去現

在目果経夫人往毗藍尼園二月八日初出時
見无優花華右手攀樹従右脇生佛所行讃経
二月八日時清和適齊或循淨德菩薩
右脇生灌頂経云十方諸佛皆用四月八日救
半明星出時生四月八日夜半明星出時
家四月八日夜半明星出時得道四月八日
夜半明星出時般涅槃灌佛経云如来初
生得道涅槃皆四月八日者何春夏之際殊
罪悉畢万物並生毒氣未行時節和適善
見律云於物尸那未羅王林二月十五日臨涅槃時後品二月
餘涅盤経云二月十五日臨涅槃時後品二月
為破常心故閻樂故十五日以月為盈諸
經自多舛駮非唯三代而已其衆花開花
似当周之四月但経中自道百億日月百億閻
浮此方見半餘方見滿亦可百億辛卯百
億日月之光不見半餘方見滿亦可百億辛卯百
書大傳大禹曰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此揆葬
樂生養故孔忌完味鄭云思之深者理則来孰
論語又云鈞而不網弋不射宿大載禮云見其生
不食其死聞其聲不嘗其完遠庖廚所以長恩
旦明有仁也雖未及遠益其漸深寺塔記云
佛四月八日夜生亦夕佛星下侍春秋書恒星
不見佛出吾矣三藏道人云彼之佛星此之恒星
也佛泥洹後阿育王起八万四千塔應是周敬王
法輪二月八日降魔三月八日入般涅槃過去現

時立春秋胐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服注有星彗星也其形孛孛故曰孛易緯坤靈圖云黃星孛于北斗是則經中佛字即外書之孛也大都當後四月辛卯佛出為定但衆生業力機感万殊並於夏時見者便言孟夏宜以君春中見者便言仲春若未堪奉持唯覩光明之相或已能敬信即聞微妙之音後人每三四八日巡城圍繞四月八日行像供養並其遺化無窮而存雜鬼惟志云漢武帝鑒昆明池悉是灰墨問東方朔曰非臣所知可訪西域胡人博物洽聞東方朔曰非臣所知可訪西域胡人博抱朴子云劉向漢成帝時刘向傳得一百世六人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餘七十二為列仙傳撰列仙人七十有餘博舉則究微極妙經深妙遠思理則足以清澄真偽研覈有無其所撰仙傳抱朴子云劉向誠無其事其妄造何為乎又云向撰列仙傳自劉秦大史阮倉書中出之或所親見然後記之非妄造也世二輩經序云漢明帝夢見神人身體金色項有日光飛在殿前有通人舉能飛體真金色將其神也帝即遣至大月支寫此經等秦記云遣使至西域使還云天竺有仙山謙丹揚記云即山海經所言北海之隅天毒國也初漢武鑿昆明池極深悉是灰墨無土當時惑悅以問東方朔且不知不復足以知之可試問西域胡帝以朔且不知不復霑訪至是有憶朔語者以問胡沙門沙門據經如燒拳卷之乃驗朔言有旨焉竺子云洛陽城西雍門外趾白馬寺壁上位朝廷千乘万騎遠塔又南宮清涼臺上及閶陽門所造陵名顯節悉於上畫作佛像沙門釋法顯所記序其年則佛生於殷末道行於周初沮洳已來一千五百廿八年則是周成王十二年也沮洳後三百許年至平王時經律始遝新頭新頭河張騫所不至也又八百許年而漢明帝夢見大人白是一家但內外無據若如法顯傳師子國繫鼓唱言佛般泥洹以來一千四百九十七年勘校佛出乃至殷武乙七年案無本史記武乙生父丁父丁生帝乙於討為曾祖但懸美彼國之言推具年歲史無據引質正頗所致疑或以佛出內時經教即應流布論秦越漢過為淹久蓋佛法興顯始於西域隣至及民尚未委審摩竭稱為帝釋滿沙門是何神演達長者家在舍衛初聞佛名身毛皆豎尋復問言何等名佛況王問慈嶺遠隔筆戒身熱頭痛載離難險自非甘露法雨香山善根何能廣拔沙塵遠示州渚半月漸開方朗轉深之論優花難值終獲圓滿之理佛者号謚也猶若三皇五帝號俗而談亦有斯理內經多言稽首佛足春秋知武子云天子在而君辱稽首佛為天中之尊當以至敬無父同歸化極深衣人中之尊天子振錫不窺涕泗之典縫掖函丈靡闕卷揔之說道家異學狗執尤甚遂使人懷物我

五月仲夏第五

禮月令曰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元中旦危中鄭玄曰仲夏者日月皆於鶉首而斗建午之辰仲夏氣至則蘡實之律應焉謂之天鳥一名鵙鴂百舌鳥也高誘曰蜩螗蚻蜩之屬也蘡實一名鵙鴂伯勞也夏至後應陰而鳴之巨斧是月陰作於下陽散於上伯勞夏至後應陰而鳴地漿之蚌上而始鳴也天吉百舌也或曰天吉其聲如百鳥之鳴故謂之百舌也

天子居明堂小寢

大廟養壯佼助長氣也命樂師循鞉鞀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箎磬柷敔為將大舉帝習舞也脩均執調飾者治其器物習其事之言也今案鍾磬皆懸篇曰擊鳥上鼓也柷狀如漆桶中有椎連底動以發聲敔狀如伏虎背有刻木長尺以竹橫擽之所以止樂也鞉如鼓小而有柄持其柄搖之兩耳還自擊鞀與鼗同字而通也

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陽氣盛而恒旱山川百源能興雲雨以潤萬物故為壇南郊之事雩帝謂為百穀求雨之祭也雩帝謂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鞉鞀至祝敔皆作曰益樂事者天子於上帝諸侯以下於上公周公冬及今夏雖旱礼有禱無雩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雛嘗麥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此皆謂薦之於廟也以奉其祖考雛鳥將大者羞進也嘗麥者麥熟可薦之時也含桃櫻桃也鸎鳥所含食故名焉仲夏養老之月不以其時薦之者不敬也

農乃登黍

令民毋刈藍以染為傷長氣也毋燒灰為傷火氣也火之氣於是為盛火之滅者為灰也

毋暴布不以陽之事之者也門閭無閉關市無索順陽氣不難物

擠童因益其食擠猶積也童僮也游牝別羣孳牸不以牡近之類欲其氣專成胎也

則執騰駒為其壯氣有餘止之也班馬改為改

謂養馬之政教

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爭者陽方盛陰欲起分猶半也

君子齋戒處必掩身無躁掩猶隱翳也躁猶動也止聲也

色毋或進進謂御見也主與群臣從入能之士作樂音令止之非

節嗜欲定心氣百官靜事無刑今月令刑為徭也以定

晏陰之所成晏安也陰猶安也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菫榮也又記時候也今案尒雅菫謂之堇郭璞注云生山野菜名也葉如葵子如婦人瓔珞其華紫赤可食

薄滋味毋致口爽此時傷人也

氣微陰扶精不可散也百官靜事無刑安也

君子齋戒處必掩身無躁掩猶隱翳也躁猶動也止聲也

色毋或進進謂御見也主與群臣從入能之士作樂音令止之非

之類欲其止之也則執騰駒為其壯氣有餘止之也班馬改為改

謂養馬之政教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爭者陽方盛陰欲起分猶半也

之先成者謂之蟬鳴黍是月也天子以雛嘗

黍陰之所成晏安也陰猶安也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菫榮也又記時候也今案尒雅菫謂之堇郭璞注云生山野菜名也葉如葵子如婦人瓔珞其華紫赤可食

薄滋味毋致口爽此時傷人也

節嗜欲定心氣百官靜事無刑今月令刑為徭也以定

氣微陰扶精不可散也百官靜事無刑安也

生木菫榮也又記時候也今案尒雅菫謂之堇郭璞注云生山野菜名也葉如葵子如婦人瓔珞其華紫赤可食

晏陰之所成晏安也陰猶安也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菫榮也又記時候也今案尒雅菫謂之堇郭璞注云生山野菜名也葉如葵子如婦人瓔珞其華紫赤可食

薄滋味毋致口爽此時傷人也

節嗜欲定心氣百官靜事無刑今月令刑為徭也以定

氣微陰扶精不可散也百官靜事無刑安也

君子齋戒處必掩身無躁掩猶隱翳也躁猶動也止聲也

色毋或進進謂御見也主與群臣從入能之士作樂音令止之非

之先成者謂之蟬鳴黍是月也天子以雛嘗

黍陰之所成晏安也陰猶安也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菫榮也又記時候也今案尒雅菫謂之堇郭璞注云生山野菜名也葉如葵子如婦人瓔珞其華紫赤可食

薄滋味毋致口爽此時傷人也

節嗜欲定心氣百官靜事無刑今月令刑為徭也以定

氣微陰扶精不可散也百官靜事無刑安也

君子齋戒處必掩身無躁掩猶隱翳也躁猶動也止聲也

色毋或進進謂御見也主與群臣從入能之士作樂音令止之非

之類欲其止之也則執騰駒為其壯氣有餘止之也班馬改為改

謂養馬之政教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爭者陽方盛陰欲起分猶半也

礼孔安國曰南岳衡山之也周官地官上曰大司徒之職掌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求地中日至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司農云土圭長尺五寸以夏至日立八尺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潁川陽城為然之者也周官地下曰山林生木山北春官下曰大司樂以靈鼓靈兆鼓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八變則地祇出可得而礼鄭司農云地祇土神崐崘之神也靈鼓靈兆皆樂名也孫竹竹名出西縣竹最良空桑桑生空地者也瑟長八尺咸池堯樂也周官春官下曰凡以神仕者掌以夏日至致地祇物魅鄭司農曰地物陰也陰氣升而祭地祇致之物魅物魅於壇壇墓祭天地之明日也周官夏官上曰大司馬掌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舍止者聚生也鳩歸名之用百官各象其事鄭司農曰陳猶敷也謂敷其號名使之別也陶而號之也灌者別也陶而號之也灌者聚生也鳩為鷹唐蜩鳴唐蜩鳴者還也還猶旋也今案方言有還義音懸也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麻麋時也今案字林音已皮反渚梅為豆實蓄菽而事鄭司農曰蓄聚也菽豆也實猶滿也豆謂食肉之器也食肉也良蜩鳴良蜩者五采具啓灌蓼啓

黍者緒也若仲夏物並長故緝酒人衆聚厥象也（宋均曰緒當作序言使人等早有次序黍稷散布而相牽連此又黍黍會有次序列居之象也）孝經援神契曰夏至陰始動也

孝經援神契曰仲夏至陰始動中布穀降野獲麥鉏穢別苗秀蟄任絲戴維下蟲始出作婦女（宋均曰戴維戴勝也下謂伏息閉蟄也令五夏蠶事畢今仲夏南言陽也）尒雅五月為（舍人曰仲為值以芭一時也）尒雅五月為（李巡曰五月万物盛壯故曰舉大也孫炎曰舉物長之貌）管子曰冬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夏而麥熟天降祀於大宗其盛以麥為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春秋呂氏曰夏至日行近道乃參于上當樞之下參盡夜（高誘曰近道內道也乃參于上夏日高也當施樞之下不明不冥晦一也故曰無尽夜也）尚書大傳曰中祀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鄭玄曰中仲也古字春通仲夏為仲冬五月南巡守仲祭大交氣於霍山也新解大交書曰度南交也）夏伯之樂舞謠歌其歌声比中謠名曰雷神（夏伯夏官司馬之屬主軍旅之事謠徒歌也）儀伯之樂舞將陽其歌声比大謠名曰未字（儀伯義并之後舞將陽取其象物之秀實動長養之義也）尚書大傳曰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鄭玄曰蕤賓在陰東五鐘在陽君將入故以靜告動之者則亦皆和也）有声狗吠聶鳴及倮介之虫皆莫不遮聽蕤賓（皆守物及陰之類也）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声（玉色及其正性也金声其事敛矣也）史記律書曰蕤賓者陰氣幼少故曰蕤賓陽不用事故曰賓午者陰陽交故曰午

淮南子時則曰仲夏之月招搖指午宮相其樹榆（高誘曰夏用陽氣長養故官相其樹榆也）淮南子天文曰夏至則斗南中純陽氣極陰氣萌故曰夏至為刑陽氣極則南至（極上至也）又曰夏至朱天故不可以喪丘上屋（許慎曰喪平也）又曰夏至流黃澤石精出（高誘曰流黃土之精也陰氣下故流澤而出石之精也）蜩螗始鳴半夏生（与用同）蜚虫不食駒犢（五月瘕陰在下未成駒犢也）軨鳥不搏黃口（五月瘕陰在下未成駒犢也口肌脆弱未成故虫鳥不搏之也）八尺之柱脩尺五寸柱脩即陰氣勝短即陽氣勝陰氣勝即為旱又曰五月小刑蓐冬至草木畢為旱又曰五月小刑蓐冬至草木畢

京房占曰夏至離王景死

風用事人君當爵有德封有功正在南方白虎通曰五月律謂之蕤賓何蕤者也下賓者敬也言陽氣上極陰氣始起故賓敬之鄭記曰礼注云反舌百舌鳥蟄信難曰案易說反舌蝦蟆也昔於長安与諸生共至城北水中取蝦蟆剥視之其舌咸反向嶠風谷曰蝦蟆五月中始得水當眴人耳何云無聲是知蝦蟆非反舌鳥春始鳴至五月稍止為時候（今案易通卦驗反舌鳥名且蝦蟇無声乃小暑節候易說反舌也記曰我煩反舌百鳥之音凡主記曰百鳥之音凡主時候自多不同無故各為一事淮南多言者猶百舌之声也許慎曰百舌鳥也）變易其舌數百鳥之声故曰百舌春秋保乾圖曰江充之害其前交喙反舌鳥入殿宋均注云交喙反舌百舌鳥也孔叢子明鏡曰國臣謀反舌鳥令言也）陳思王令禽惡鳥論曰伯勞以五月應陰氣之動陽為仁養陰為殘賊伯勞蓋賊完之鳥也屈原云恐鶗鴂之先鳴其声鶗故以喜名風土記曰仲夏端五方伯協極享驚用角黍龜鱗順德注云端始也謂五月初五也四仲為方伯俗重五月五日与夏至同鶗春孚雛到夏至五日皆任啖也先此二節朱天故不可以喪丘上屋許慎曰喪平也又曰夏至流黃澤石精出高誘曰流黃土之精也陰氣下故流澤而出石之精也一日又以蒸葉裹黍黏米雜以棗以淳漿反汁煮之令熟二節日所尚啖也又煮肥豬蟬始鳴半夏生与用同蜚虫不食駒犢龜令極熟擘去骨加塩豉苦酒藘蓼齊用為朝食所以應節氣裹黍黏米一名糉子音叉也一名角黍蓋取陰陽尚相苞裹未分散之象也龜骨表肉裹外陽內陰之形魚又夏出冬蟄皆所以依像而放將氣養和輔替時節者也（秦謂龜蒐組南方姑食水族哥北內地所行鶗鴂也與鮮字並通）煖氣始盛虫蟲並興乃施角弓弩鉤其機紘張竹木弓施弦以戕藏諸毛毳之物及箭羽芋桂油衣勿壞藏（為得濕溫黏相著也）是月也種節後陽氣始虧陰氣萌動蚕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行賞以勸蚕桑（效功謂蚕畢計其利多少行賞以勸之）是月也可作醯合止利（黃連苦寒治熱利）慈耳取蟾諸（蟾諸東方謂之蝦蟆或謂之蟾諸主鳴故曰慈耳）合創藥及東行蝮蛇（蝮蛇去刺治瘡藥也）廿日可作醋（醋主殺故謂之惡夏至陰氣生於初溫氣升而當上生焉）夏至之日薦麥魚于祖禰厥明祠前期一日餟具齋掃滌如薦韭卯時雨降可種胡麻先後（日各五日可種）禾及牡麻（牡麻有子無實）先後各二日可種黍是月也可別稻及藍至後廿日可當麥田川莢蒾既入多作糒以供入出之糧秣雨將降

傳番楚通於鄂陵有淖於前服虔注云淖下澤洿泥也音徒較反又阿老反
不通是月也陰陽爭血氣散先後日至各五日寢別外肉陰氣入藏腹中塞不能化賦先後日至各十日薄滋味多食肥釀距立秋毋食煮餅及水漿餅夏日歇水時此二節得水即強剛不消不幸便為窓食作瘕寒矣試以此斟置水中即見驗唯酒淡斟入水煇也是月也可作醬及醯醬及布日大小豆胡麻糜麴大小麥收斃麹及布日至後可糴凝麴暴乾置皂兒中窖封塗之則不生蚤至冬可以養馬蚤音早麹音掬又音操考靈曜日仲夏一日冫出於寅入於戌心星立度中而昏旦晨營室十度中而明附說曰此月夏至及五日俗法倣擬甚多案禮有織紝組紃詩鄭風稱執轡如組鄭箋云如織組之為廓風素絲紕之毛傳云紕所以織組物紕於此成文於彼尒雅綸以綸組以組東海有之明織組之興其来尚矣四月蠶事畢五月方可治絲故孝經援神契曰仲夏蠶始出作婦女練染既成咸有作務風俗通云夏至五月五日采辟兵題野鬼遊光俗說五采以厭五兵遊光厉鬼光知其名令人不病瘧溫續漢礼儀志云夏至陰气萌作恐物不楸其禮以朱素連葦菜蝀以桃印長六寸方三寸以施門戶代以所尚為餙漢並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素五色印為門戶餙以難心惡氣裴玄新言云五色繒謂之辟兵服君云辟裘方以綴腹前示

養蠶之功也又織麥背同日俱成以懸於門彰枝麥也謂為辟兵声之誤董勛問礼俗云夏至上命長綏陸翽鄴中記云俗人以介子推五月五日憐其不舉火食非也北方五月自作飲食祠神即止来五日者吳歌云朱絲係腕絕腕如白雪凝皆元嘉四年楚斷夏至日五絲長命縷沈約宋書云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泪羅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輒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年長沙區回女功而起廣其名回続齊諧記云屈原五月節旦見一士人自稱三閭大夫謂迴見祭甚善但恒蛟龍所竊可以練葉塞上以絲絲練之二物蛟龍所畏迴言依之二日世又五日迴忽見士人自稱三閭大夫謂迴見祭甚善但恒蛟龍所竊可以練葉塞上以絲絲練之二物蛟龍所畏迴言依之二日世又五日作絲并帶練葉五絲皆汨羅之遺風吳或作粽亦作糉今古字並通

計止南方之事丨遂復遠流北土又有為日月者或至久綿金縷結盡貢獻所尊崇尚書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乃摠衣服除此更無出處

歌云五月節菖生四五尺綰作九子艾葉似蒲葉而長有歧如人形或五枝三枝相連俗人端午日採懸門戶以禳毒氣又以合藥治百病即愈又燒灰和之曝燥塗瘡即愈又燒繭為灰以治齊癬尒雅釋草云蘧蒢麻貫衆也郭璞注云今鬘縷或名雞腸本草經作鬘蔓味酸平無毒主積年瘡惡

陰陽交故曰午擾神契音義云五者亦數之一極日月並當極數名為二五帰易云離處彼南方与日月同卿張衡道遂賦云以日月為燭旃執孽虞思遊云日月燒炬晃而曜映蓋聖賢冢墓記云天體如車有蓋日月懸着焉故曰此節摸成合辟之像劉臻妻陳五時畫扇頌云炎古飛軌引曜丹遠蘧廣應律融精協義明是五月下云日月澄曜仙僮来儀永錫難老与時推移抑亦其義歟人如日之升如月之恒迓代又加兕文其顧無虧盛荆楚四民並踰百草採艾以為懸門戶之上以振毒氣師曠云歲多病則艾草先生吳歌云陽春二月相将踰百草人丶駐出者揚声皆言好于時草淺客出駐望此月草深多露非復遊行人之時心應為採艾耳又取蘭草以佩浴澡浴習鑿齒与揩常侍書云家舅見迎南達夏口白故府渚下見法曰与足下及江州五月五日共溱浴戲處感想平生追尋宿眷髮髻玉儀心實悲矣夏小正云五月蓄蘭為沐浴離騷亦云浴蘭湯兮沐芳非無往事又云以百種草合擣為汁石灰和之曝燥塗瘡即愈又燒繭為灰以治齊癬尒雅釋草云蘧蒢繭貫衆也郭璞注云今鬘縷或名雞腸本草經作鬘蔓味酸平無毒主積年瘡惡

不愈五月五日中採子用之注云此菜人以作羹五日採曝乾燒作屑治雞瘡有效亦雜百草取之不必一種崔寔云此日取蟾諸以合瘡藥文子則云蟾蜍辟兵壽在五月望淮南万畢術云五月十五日取蟾蜍剥之以無血塗新布方負一尺向東坐以布蒙頭百鬼牛羊虎狼皆來坐視之勿動須臾皆云非也五日也抱朴子云蟾蜍百歲者頭上有角頷下有丹書八字再重五月五日中時取之陰百日以其足畫地即為流水立中記云千歲蟾蜍頭生角得食之壽千歲淮南術亦云五月五日取蝦蟆喉下有八字者反縛陰乾百日(一作屑)五絲囊盛著頭上縛則自解(蟾蜍蛤蟆聲相迫通即蝦蟆)南方民又競渡世謂屈原沿羅之日並擣拯之在北舳艫既少罕有此事月令仲夏可以居高明可以遠望春秋考異郵云夏至水泉腐或曰蠅懷娠目乘水臨風為時下為之賞非必拯傷董助問礼俗云五月望礼有來高為良日即其義也世稱惡月者月令仲夏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止声色節嗜欲案異苑新野度寧家常以五月曝薦忽見一小兒死於席上俄失所在其後寧女子遂亡故相傳稱以為忌多六齋放生齋竟陵王蕭子良後湖放生詩云釈鞅曾林下解細平湖邊迟翻持清渓鯉鮮泛鱗網異苑云五月五日剪鴿鴿舌亦能學人語案周考工記鸊鴿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乎鄭司農云不踰濟耳無妨中國有之春秋昭廿五年有鸜鵒來巢左氏傳曰書所無也公羊傳曰何以書記異也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何休注云鸜鵒猶權欲此權臣欲自下居上之徵山海經作鵒鴝礼稽命徵云孔子謂子夏曰鸜鵒至非中國之禽也宋均注云穴處之鳥而來巢去安就危昭公將去國周流也此与公羊同說今則處八哲有淮南万畢術云寒蟬鳴則告耳使語言注云取寒蟬一名雖欲(今字多作雖王逸九思云雖鳴予聽余玉篇雖鸜鵒鵒鵴鵒之也)有得鸜木鳥以此有使之歇齒其義則同古樂府云啄木高飛仕位頭啄剧如剧飛仰搏樹林藪著掬桑佰是一鳥(案詩小雅黃鳥黃鳥無啄我粟文選李善注引薛君韓詩章句云黃鳥黃鳥勿集桑葉集則傷我肌膚或曰黃鳥啄粟皆作啄字今詩作止之也)鳴相驟声如簧字林云剧斫也竹足反剧斫字両通雖書本字異終是一鳥(案爾雅疏引孫炎云啄剧斫也)風俗通云俗說五月蓋屋令人父頭禿謹案易月令五月純陽始卦用事齊戒沐浴改趣民被獲如寇盜之至晝時鬻蓋

又云除蓐穢三旦當下農功最務閒不容息何得晏然除瘧蓋室寓乎令天下諸鄙皆諱禿豈獨家乎五月蓋屋即俗化擾之動成訛謬尼父猶云從衆難復緣陳之也

玉燭寶典卷第五

嘉保三年六月七日書寫

玉燭寶典卷第六

六月季夏第六

礼月令曰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且奎中鄭玄曰季夏氣至則林鍾生而大呂之辰律中林鍾林鍾之律應地温風始至蟋蟀居壁今案尔雅曰蟋蟀蟋蟀孫炎云梁國謂之曰蟋郭璞云今趨織也蟋音悉蟀音率或作蜂方言曰蜻蛚楚謂之蟋蟀或謂之蛬南楚之閒謂之王孫詩豳風曰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戸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言五月始似蝗而小正黒有光澤如漆有翅角一名莎雞一名蚸蝂一名蟏蛸一名蠨蛸一名長踦一名嚙指一名躑躅一名趯趯一名阜螽語曰趯趯阜螽謂此蟲也蜻蛚楚語曰趯趯鳴也蟋蟀趨織鳴也蜻蛚趯趯阜螽皆以其形名之也蟋蟀趨織蜻蛚皆以其鳴名之也蟋蟀趨織蜻蛚皆以其鳴名之也蟋蟀趨織蜻蛚皆以其鳴

月初昏升杓正在上漸桃、也桃也者把桃把也者山桃也漸以為豆實鷹鳥始鷙鳥、而言之何諱敘之辭

易通卦驗曰小暑雲五色出伯勞鳴蝦蟆無聲 鄭玄曰雲五色出益象雉 晷長二尺四寸四分黑、陰雲出南黃北黑 小暑於雒值六、二、離之也為南黃耳體與六、為黑故北 大暑、雨而溫半夏生晷長三尺四寸陰雲出南赤北倉 大暑於雒在九三九三辰在巳巽巳木故南赤巽木故北倉氣離為火故南赤 詩紀歷樞曰未者昧也昧者盛也 鄭玄曰昧故也 尚書考靈曜曰氣在李夏其紀填星是謂大靜無立、兵、命奪人一畝償以千里殺人不當償以命奪人一畝、命曰犯 填星土也 鄭玄曰土 長子 鄭玄曰用兵所奪土地所殺民人也 不可起土天犯地之常滅德之光可以居 居、安也 慶舉有道之人與之慮國家以順、盛時、利以布大德脩礼義不可以行武事可以大赦罪人其礼衣黃是謂順陰陽奉天之常而主德中央而是則填星得度地無災迸者視遠者來矣

春秋元命苞曰衰於未、著昧也 宋均曰昧朦昧也 律中林鍾林鍾者引入陰 林猶禁也禁萬物使不生也 蕤賓曰六月為重 蕤賓位在巳巳六月陰氣將盛萬物將衰故曰重 時也 鄭玄曰旦時也 孫炎曰旦明也 郭子曰季夏取桑柘之火中央土既寄王四季又位在未 史記律書曰林鍾言萬物就死氣林林然又曰未者言万物皆成有滋味也 淮南子時則曰季夏之月招搖指未天子衣黃食黃中宮御女黃色衣黃采其

兵劒 高誘曰季夏中央土劒木也無所主一日 喻無所不主人 其音 牛六月宮少內其樹檀 六月終位宮少內也檀成熟故 通曰六月律謂之林鍾何林著衆也 方物成就種類衆多風土記曰 記曰渥著注云時斗建未到月節常有大雨 名為灌枝又東南常風、六日止俗名曰 時命紅女織縑縛 詩八月載績 縑音兼 六月也縛音升 綿夏紗縠之屬也 今案禮曰賄用束紡鄭注云紡、絲也縠之縛說文曰縛白鮮支也從絲專聲也 蔡雍掃除潔齋祭魚是月也趣私耨毋失是月六日可種冬葵中伏後可種冬葵可種菁冬藍小蒜別大葱可燒灰染青 紺 古暗反 今案論語鄭注云紺齊人謂深青揚赤色也從糸甘聲 諸雜色大藏收荼子盡七月是月廿日可搗擇小麥石舂今案方言曰碓謂之碓斬瑣注云即舉也碓破音雖又字苑曰擣磨也魯班作五碓反也 大豆糴糶小麥收繭縛 禮月令曰中央土 鄭玄曰火然而盛德在上 其日戊己 戊之言茂也己之言起也日之行四時之間從黃道月為之佐主此 其帝 黃帝其神后土 此黃精之君主軒轅氏后土官名 其蟲倮 倮象物露見不隱藏也 其音宮 聲始於宮、數 律中黃鍾之宮 黃鍾之宮律最長者也十二律轉相生 其數五 土生數五成數十而五者土以生為本 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 祭先心 中霤猶中室也 其畜 牛六月宮少內其樹檀 六月終位宮少內也檀成熟故 通日

不言物類草木昆虫之候事在四季之月也改令呼行亦如之不言迎之於郊無立郎故又不見其礼迎於中郊去色五里以禮黃帝后土之神玉用黃琮（周官大宗伯職曰以黃琮礼地注云琮方象地肯但各反也）牲幣各放其色

詩推度災曰戊己正居魁中為黃地（宋均曰含樞紐為黃地）者（宋均曰中央為土）交也詩紀歷樞曰戊者貿也（宋均曰貿男也）柔變剛也已者紀也陰貿陽成道紀（宋均曰含樞紐也）詩含神務曰其中黃帝坐神名含樞紐（宋均曰含樞紐之綱紐也）詩含神務曰鄭伐已之地也位在中宮而治四方泰連相錯八風氣通樂稽耀嘉曰用声和樂以郊為黃帝之氣后土之音歌黃致和散靈（宋均曰黃蒙從容樂篇也散靈使暢於四方）樂叶昏微曰土所以無位在於四季者地之別名土於五行最尊故不自居部春秋元命苞曰土無位而道在大一不與化人生不仕部也春秋元命苞曰其日戊己者茂也已者抑詘而起（宋均曰其日戊己此陽物詘者猶尽不盛抑日名焉）其味甘（八十一条為音故取著明之也）其音宮（起故曰以為日名焉）其音宮、者中也精明（宮以性甘帶之故其味甘）白虎通曰土味所以甘何中和也故甘由五味以甘為至其臭（土吐万物不以為勞）香何中央者夾者土養故其臭香正說曰安爾雅（銀音閒蛾音義云）銀馬蛾音義云銀音閒蛾音注云馬蜩也俗呼馬蟧又案莊子蛄蟖注云馬蜩也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又曰憂怜蛄司馬彪注云馬蛄也皆取足多之義說文曰蠾也從虫從目益声仍引月令曰腐草為蠾易說腐草化為螢鄭注舊說草為蠾今言螢其物異名攀梁傳云螢不容粒注云螢喉螢方言音悉介反字林音一扇反韻集曰螢咽也並從咽而解恐非虫類似取益声還為蠾之別體方言云馬蛄音弦北燕謂之蚣蝑其大者謂之馬蚣音逐郭注今開西云博物志馬蛄一名百足中斷頭尾各異行而ㇾ志字林蛨馬蟻音閑蠾馬蠾工吏反蛄馬蛄下千反是則蛨蛄螳螂蠾蠾高誘注云蛨馬蛄也幽冀謂之蚣蝑爾雅發皇蛨音瓶郭注云甲虫也如扇豆綠色今江東呼黃蛨又非蛄矣誘云蛨馬蛄者當別有呼擾周書ㇾ時訓及蔡雍章句乃作腐草為蛄蔡云蛄虫名世謂之馬蛄盛暑所蒸陰氣所化故朽腐之物變而成虫即上所稱蛨蛄也其水虫者正體應為黿字俗呼青蛙或與此同字故字詁云黿今蛙注蛨云蛙蛨相関當是黿與焚蛄蛨等言声相近亦可古字假借為蛙今世久雨爛草濕地多生馬蛄虫即古化腐之驗焚以六月始出

玉燭寶典卷第六　六月

如釩大口以盛水置食物于中以禦温气鑑音胡監反千寶注云鑑金器盛飲食物以置氷室使不汝餕也案尚書禹貢揚州貢金三品孔安國注云金銀銅也春秋傳鄭伯始朝于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与之盟日無以鑄兵服虔注云楚金利故不欲令以鑄兵又曰故以鑄三鍾注云古者以銅為兵荊楚記或沈飲食于井亦謂之鑑魏文帝与吳質書云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氷亦有水內加氷者又有陰冷自受氷名劉公幹大暑賦曰實氷漿於玉酏庾穠氷井賦曰仰瞻重構俯臨陰穴餘寒嚴悴凍若霜雪孫楚井賦云沉黄李浮朱柰夏侯湛梁田賦曰入菓林造氷田落蒂離母之漬寒急云後園鑿井銀作床金瓶素綆汲寒吳歌云六月蔀三伏熱如火銅瓶盛蜜漿非無擾驗此月之時必有時雨穀梁傳云六月雨愒雨也月令云大雨時行風土記云濯枝雨猶是一義

玉燭寶典卷第七

七月孟秋第七

禮月令曰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鄭玄曰孟秋者日月會於鶉尾而斗建中之辰也其日庚辛庚之言更也幸之言新也日之行秋西從白道成熟萬物其帝少皞其神蓐收此白精之君金官之日以揔金之氣而王天民也蓐收少皞代之子曰該有功於民能修其業者也其蟲毛孔安國之屬生禽獸之屬也其數九金生數四成數也其音商律中夷則孟秋氣盛則生氣微也其味辛其臭腥金之臭味也九但言大者舉其成也其祀門祭先肝祭門者秋陰氣出於門外陰之起先事體者貴焉肝者秋為陰中於藏直肝之為其祀門外陰之起先事體者貴焉肝者秋為陰中於藏直肝之為

刑而殺之也敦朴以上皆殺報賈氏駢曰不可殺史駢其後史駢之人欲報賈氏駢曰不可殺漢律吏歐人殺錢曰戮辱賊強然則戮生父者民多疫厲々惡鬼也氣病曰疫鬼病曰厲五行之性以所畏為鬼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古章句為釋月令禮鄉飲酒義曰西方者秋也萬物之所老成也春秋繁露曰秋之為言愁也物愁春秋繁猶繁々繁之義也春秋之命苞曰秋愁也說文曰地反物為愁悲之狀也尸子曰秋肅也万物莫不肅敬前漢書曰秋襲也淳曰襲者深藏也物襲殺而成熟也秋從也從者皆入則何以謂之秋々者愁也愁者也物方愁而入也故曰西方者殺也鄭玄曰秋殺氣白虎通曰其音商者彊也物成熟也秋從也從者皆入則何以謂之秋々者愁也愁者也物方愁而入也故曰西方者殺也鄭玄曰秋殺氣白虎通曰金味所以辛何西方物成熟始傷落故其味辛者所以殺傷之猶五味乃萎也地死其氣腥何西方金也万物成熟始傷落故其味辛者所以殺傷之猶五味乃萎也地死其氣腥右愁釋秋時成也右愁釋秋名皇覽逸禮曰秋則衣偏白玉象白路駕白駱載白旗以迎秋于西郊其祭先稷与豹居明堂右廟啓西戶詩紀曆樞曰庚者更也陰代陽也辛者新也万物成熟始掌新也宋均曰新成者也詩舍神嘉曰其西白帝主神右招拒秋其紀太白是謂大武用時治兵是謂得功非時治兵其令不昌鄭玄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也禁民無得殺消金銅是謂犯陰之則當秋之時使太白不明秋以起士功与氣俱殭猛獸事欲急猛獸鷙之屬者也以順秋金衣白之時而是則太白出入當五縣咸殺民人昌矣春秋元命苞曰其日庚辛者陰治成宋均曰於是物更成故因以為日名之也時為秋之者收也物已愁之物道也物至而道變名為西方之者遷方者言物雖遷不離其旁側也其帝少昊者以殺物至此不殺者少故以歸其神蓐收者敘收也物結細而殭也以收亡也其味辛々者陰鬱人持度自辛以固精陽主生陰殺我必之越毒故其尚為味也尚行毒法故所行既際且精自辛則人无敗犯之者志得辛故殺所行正是此物感之也山海經海外西經曰西方蓐收金神也人面執鉞而龍耳珠曰金神人面虎爪白毛見外傳之也執鉞亦雅曰秋為旱天也孫炎曰秋万物成熟皆有文以故曰旱天郭璞曰猶愁万物使有文以故曰旱天郭璞曰旱閔也即其義者耳也秋為白藏孫炎曰秋氣白而收藏也秋氣收藏也尚書大傳曰西方者何也鮮方者也鮮々之方也訓之方也訓之為言始入之狼始入之秋之為言愁也愁者愁而入則何以謂之秋々者愁也愁者也物方愁而入也故曰西方者殺也鄭玄曰秋殺氣也白虎通曰金味所以辛何西方物成熟始傷落故其味辛者所以殺傷之猶五味乃萎地死其氣腥何西方金也万物成熟始傷落故其味辛者所以殺傷之猶五味乃萎也地死其氣腥右愁釋秋時成也右愁釋秋名皇覽逸禮曰秋則衣偏白玉象白路駕白駱載白旗以迎秋于西郊其祭先稷与豹居明堂右廟啓西戶詩紀曆樞曰庚者更也陰代陽也辛者新也万物成熟始掌新也宋均曰新成者也詩舍神嘉曰其西白帝主神右招拒秋其紀太白是謂大武用時治兵是謂得功非時治兵其令不昌鄭玄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也禁民無得殺消金銅是謂犯陰之則當秋之時使太白不明秋以起士功与氣俱殭猛獸事欲急猛獸鷙之屬者也以順秋金衣白之時而是則太白出入當五縣咸殺民人昌矣春秋元命苞曰其日庚辛者陰治成宋均曰於是物更成故因以為日名之也時為秋之者收也物已愁之物道也物至而道變名為西方之者遷方者言物雖遷不離其旁側也其帝少昊者以殺物至此不殺者少故以歸其神蓐收者敘收也物結細而殭也以收亡也其味辛々者陰鬱人持度自辛以固精陽主生陰殺我必之越毒故其尚為味也尚行毒法故所行既際且精自辛則人无敗犯之者志得辛故殺所行正是此物感之也山海經海外西經曰西方蓐收金神也人面執鉞而龍耳珠曰金神人面虎爪白毛見外傳之也執鉞亦雅曰秋為旱天也孫炎曰秋万物成熟皆有文以故曰旱天郭璞曰猶愁万物使有文以故曰旱天郭璞曰旱閔也即其義者耳也秋為白藏孫炎曰秋氣白而收藏也秋氣收藏也尚書大傳曰西方者何也鮮方者也鮮々之方也訓之方也訓之為言始入之狼始入之秋之為言愁也愁者愁而入則何以謂之秋々者愁也愁者也物方愁而入也故曰西方者殺也鄭玄曰秋殺氣也白虎通曰金味所以辛何西方物成熟始傷落故其味辛者所以殺傷之猶五味乃萎也

余雅曰七月爲相（李巡曰七月万物劒凋大小皆悉相也孫炎曰相惡皆可觀而相故曰相也）相質生皮之也（物）史記律書云則言陰氣之物也淮南子時則曰孟秋之月招搖指申西宮卿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鍾（高誘曰金王西方故宮西宮也）其兵戈其畜狗七月宮庫其樹棟（庫兵府也秋節趣兵故宮庫也樹綠實與皂所食今雍城雪有綠樹實秋熟故其樹綠）讀綠染之綠也）淮南子天文曰秋七月百蟲蟄伏靜居閉戶（青女乃出（高誘曰青女青霜女司霜也）以降霜露白霜）通曰七月律謂之秦則何秦者傷則者法也言万物傷被刑法也續漢禮儀志曰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迎秋氣還及五郊迎黃靈（靈土也）帝於未土之郊（未土在坤）迎戴（戴土也）及赤帝於南郊（南方火也）迎蓐收於西郊（西方金也）迎玄冥於北郊（北方水也）還反及五官（五官木火土金水）五官將（五官將中央土也）五官將五人（五人五行之官）五帥（五帥五行之佐）五龍（五龍五行之神）五車（五車五行之車）五旗（五旗五行之旗）五兵（五兵五行之兵）五甲（五甲五行之甲）五鼓（五鼓五行之鼓）五音（五音五行之音）五祀（五祀五行之祀）五牲（五牲五行之牲）五穀（五穀五行之穀）五味（五味五行之味）五嗅（五嗅五行之嗅）五藏（五藏五行之藏）五神（五神五行之神）五獸（五獸五行之獸）五蟲（五蟲五行之蟲）五臭（五臭五行之臭）五事（五事五行之事）五常（五常五行之常）五德（五德五行之德）五位（五位五行之位）五數（五數五行之數）五聲（五聲五行之聲）五色（五色五行之色）五帝（五帝五行之帝）五官（五官五行之官）五正（五正五行之正）五度（五度五行之度）五量（五量五行之量）五權（五權五行之權）五則（五則五行之則）五法（五法五行之法）五刑（五刑五行之刑）五罰（五罰五行之罰）五賞（五賞五行之賞）五教（五教五行之教）五政（五政五行之政）五禁（五禁五行之禁）五令（五令五行之令）五守（五守五行之守）五過（五過五行之過）五失（五失五行之失）五官（五官五行之官）五物（五物五行之物）五服（五服五行之服）五章（五章五行之章）五宜（五宜五行之宜）五種（五種五行之種）五勸（五勸五行之勸）五耕（五耕五行之耕）五耨（五耨五行之耨）五穀（五穀五行之穀）五菜（五菜五行之菜）五果（五果五行之果）五畜（五畜五行之畜）五虫（五虫五行之虫）五毒（五毒五行之毒）五藥（五藥五行之藥）五木（五木五行之木）五草（五草五行之草）五石（五石五行之石）五金（五金五行之金）五土（五土五行之土

見其七母生餓鬼中皮骨連柱目連悲哀即鉢盛飯往餉其母食未入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目連大叫馳還白佛言汝母罪根深重非汝一人力所奈何當須十方衆僧威神之力吾今當說救濟之法佛告目連七月十五日當為七世父母厄難中者具飯百味五菓盡世甘美以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佛勅十方衆僧皆為施主家先安佛塔廟七世父母行禪定意然後食初受盆時先安佛塔前衆僧咒願竟便自受食是時目連其母即於是日得脫一切餓鬼之苦目連白佛未來世佛弟子行孝順者亦應奉盂蘭盆供養佛言大善故今世因此廣為花飾乃至刻木剖竹貼蠟剪綵摸華葉之形極工巧之妙春秋宣十年傳子文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注云餒餓也裘世羊傳寘惠子曰猶有鬼乎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注亦云餒餓也吾鬼神有知餒餓也寘惠子食大涅槃經云餓鬼衆生飢渴逼於百千歲未曾得聞漿水之名況斯飢渴即除是則儒書內典餒餓一義以佛力能轉故雜譬喻經云若一法言消須彌山大涅槃又云恒河清流實非火也汝以蘇到相故四月十五日僧衆安居至此日限滿以後名為自恣盆經云散情日僧自恣日方自恣僧之忠七世父母離餓鬼苦大涅槃又云如秋月十五日夜清淨圓滿无諸雲翳一切衆生不瞻仰後品佛為阿闍世王八月愛三昧故於此時發慇重心求轉障耳

玉燭寶典卷第七

玉燭寶典卷第八

八月仲秋第八

禮月令曰仲秋之月日在角昏壺中旦奎中鄭玄曰仲秋者日月會於壽星而斗建酉之辰律中南呂仲秋氣至南呂之律鄭玄曰陽氣內藏陰呂北陽任其威功也盲風至鴻鴈來盲鳥歸鄭玄曰為燕也歸謂去其居也盲風至疾風也盲鳥隨陽南不出中國為居也鴻高誘曰陽氣內藏陰呂北陽任其威功

致氣候盛陽氣日衰水始涸雷始收聲在地中（收聲者雷既發於地上而入地中也）蟄蟲咸俯（俯藏也）而墐戶（墐塞也）謂九月中雨菽未畢而水涸又曰雨菽水涸非也（月令季秋之月曰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收斂關市毋出布令曰今以九月中雨菽未畢而水涸又曰雨菽水涸非也）月令季秋之月曰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收斂關市毋出布令曰今以

十月孟冬第十

禮月令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鄭玄曰孟冬者日月會於析木之律而建亥之辰也其日壬癸水之言揆也揆度之言揆也日之行冬北從黑道閒歲不物月為之使時万物懷性於下突然萌牙者皆屬其類也項其神玄冥此黑精之君水官之臣顓頊高陽氏此玄冥少皞氏之子曰脩曰熙為水官也其蟲介甲也象物閉藏於地中龜鼈之屬皆介其音羽三分商去一以生羽數十八屬水者以為寒清物之象冬之氣和則利吉戾調也律中應鍾孟冬氣至之律應鍾高誘曰陰應於陽持成其功万物聚藏其數六六者北方成數六但言其成也其味鹹其臭朽水之味氣也凡鹹朽者皆屬其類也祀行祭先腎冬陰氣盛寒於水祀之先祭腎者腎之類也祀之先祭腎者陰在下腎為主也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載載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于載上乃制腎于主南又設俎于迫東祭肉腎一水始氷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大水淮也大水淮也始合曰蜃虹雄雌鳴氣交而感生蜃蛤屬不見藏入蟄穴天子居玄堂左个北堂西室也左个北出堂半室半室半室也天子聽朔於此布政令也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閎大也奄覆也鐵驪色如鐵也黍黑黍也彘水畜也閎大奄覆謂器口蓋之也天子於堂北面設玄堂制大小也程謂器形容也飾以黑漆其德陰也天子聽朔於玄堂北戶為星宗冬星宗虛危之屬也其兵戟其甲鎧其旗龜蛇其祭先行其位在北方其祀行門戶中雷處行也其數六六者北方成數六其祭井其位在北方其祀井井泉也其祭厲其位在西北方其祀厲厲殺氣也其祭泰厲殺氣之尤甚者也其祭公社其位在北方其祀公社公社后土也后土為陰陽主者祭之也其祭門閭其位在中央其祀門閭門閭謂門中閫也閫門限也中央土也其祀中霤中霤室中央土也中霤室中央土也其祀戶戶出入之所也其祀竈竈先炊者也其祭先腎其位在北方其祀先腎先腎謂祖顓頊也顓頊水德王北方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蟲介其音羽其祀行祭先腎其祀井祭先腎其祀厲祭先腎其祀公社祭先腎其祀門閭祭先腎其祀中霤祭先腎其祀竈祭先腎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迎冬者祭黑帝叶光紀於此郊之北也死事謂以國事死者若公叔文子之妻子有以惠賜之大功加賞焉此之謂也

命大史盥龜策占兆之文也周禮龜人上春釁龜策占兆之月春以其歲首使太史盥而更釁龜策與龜同出於水也盥手也更釁龜策與龜同出於水也審卦吉凶筮著也占兆亦卦吉凶謂易也審省錄之而不瀆筮短龜長於兆也今月令曰禮祠衍字也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阿黨謂偏於欲助之私恩曲撓相為天子始裘九月裘毛皮可以加衆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使有司助閉藏之可閉之密牆可重之氣門戶之命

百官謹蓋藏謂府庫囷倉有藏物者也命司徒循行積聚毋有不斂謂蓄菜薪坏城郭戒門閭脩鍵閉慎管籥固封疆修邊境完要塞謀開梁塞侯亭也固封檀謂使有司固脩其溝瀆及家庶之守法也要塞邊城要害處也梁橋揭也侯亭候望之道今月令謹或為堇或作墐巧謂考工記攻木之工有玉人雕人磬人鍾人鼓人鎛人筍虡之屬也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勒刻也刻工姓名於其器以察其信知不攻致也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功不當者謂作器不如法度謂制大小也程謂器形容也飾以黑漆其德陰也天子始裘狐黃大夫狐貉士以羔天宗日月星辰為星宗冬祭名也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總謂之臘傳曰虞不臘矣鄭注郊特牲曰蜡者索也歲十月二月合聚百物而索饗之周禮蜡以息老物言曰臘大執衆功休老物以祭先祖及五祀勞農以休息之

右章句為釋月令

禮鄉飲酒義曰北方者冬之為言中也中者藏也萬物盡藏也終也北方伏方也万物至冬皆伏貴賤若一美惡不代信之至也字林曰冬四時盡也釋名曰冬終也物終成也皇覽逸禮曰冬則衣黑衣佩玄玉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旗以迎冬于北郊其祭先

井与來后明堂後廟啓北戶

詩紀歷樞曰冬者仕也陰仕事於上陽仕事於下陰為政民不與陽持為政王天下故其立字壬似工也 宋均曰天不与則不能王者也 癸揆也度陰當消滅時何施法則老揆也度陰當消滅時何施法則老揆也度陰當消滅時何施法則老

遂以十月至霸上平咸陽立為漢王目以十月為年首而色上赤前漢書郊祀志曰丞相張倉好律歷以為漢興水德河決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服處（日十月陰氣在外故外黑陽氣尚伏在地故內赤也）淮南子時則曰孟冬之月招搖指亥霰雪大水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穀石（高誘曰水王北方故穀北宮也）其兵鐵其畜彘（彘音滯）

聽鐵者抑內象陰閉也（鐵音提也）十月官司馬其樹檀（冬閒講武故官司馬檀陰木也）淮南子主術曰陰降百泉則脩橋梁（許慎曰陰降百泉十月也）京房占曰立冬乾王不周風用事人君當興遣兵治城郭行刑決疑罪在西北

墻塞向壁戶（北出牖謂之向也）趣納禾稼毋或在野可收蕪菁藏瓜上辛命典饋漬麴（漬音提也）十月律謂之應鍾（應陽而動下應也）鍾者動也言万物應陽而動下藏也崔寔四民月令曰十月培築垣

為五穀既登家儲畜（積）乃順時令勅喪紀同宗有貧窶父喪不葬者則糾合宗親與舉之以親疎貧富為差正心平斂毋或踰越勢先自竭以率不隨是月也可別大葱先冰凍作涼餅煮暴飴可折麻

趣績布縷作白履不借（草履之賤者曰不借賣縑綿弊絮羅菜大小豆麻子收拮棲（以治蟲蠹）

毒也）附說曰十月周之蜡節秦之歲首荊楚記云朔日家〻為黍臛葉禮秋有黍臛之吉凶妄說也復是一家犍為舍人尔雅注云南陽謂鶻鵴為鈎鵴玄冬素節或夜至人家續捉神記曰鈎鵴鳴於誰家誰家當有喪也郭璞鵴鵴音讀云忌歌之作符懸其處是也避世要容者豈必此月今世則炊乾飯以麻豆羹澆之訖云十月且麻豆饋（音賛也）字苑羹澆飯卑林同音子且反王逸九思云時混〻兮澆饋抑赤其義晉朝張翰有豆羹賦雖云孟秋明其來已久矣

詩九月掇荼採荼薪樗食我農夫掇拾也荼者麻之有黃九月預拾於此月翔乃得食農月顧道士書云五月仙人下是也吳王伐石以治宮室而於合石之中得斌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之使問仲尼仲尼曰吳王問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前不知其義實經有正撰平衡飛龜九三篇皆仙術仲尼視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年齊天地朝乎斌連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室之中今乃赤雀銜之殆天授也以此論之是夏禹不死也而仲尼又知之安知仲尼不皆容脩其道乎（案諸道祖靈寶非止此）月或叙歌和也雜五行書曰手脚爪皆有良日此月四民多因沐浴剪之絳裹埋於戶內博物志云鵠鵴鳥夜則目明又截爪棄地此鳥洽取知其吉凶鳴則有殃也蓋文云

十一月仲冬第十一

禮月令曰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鄭玄曰仲冬者日月會於玄枵而斗建子辰律中黃鍾黃鍾者律之始也仲者氣至則黃鍾應管而動陽氣萌於黃泉下故曰陽氣動於下而上萬物蕃於黃泉下故曰陽氣萌於黃泉上而上萬物蕃於上也高誘曰昏旦山天子居玄堂大廟也交猶合也陽物也陰盛故不鳴也天子堂大廟北堂當太室者飭死事勑軍士戰必有死志者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閉地氣上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哀名山大澤不可以封疆大川大谷不可以移徙命有司曰

繩而葵（鄭玄曰舍實曰繩葵其繩則實不成熟和之以相倒凍之利（者也）禮王制曰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如西巡守（禮）

韓詩章句曰一（日畢發夏（十一月也）

周書時訓曰大雪（日鵙旦不鳴又五日虎始交又五日荔挺出鵙旦猶鳴國多虎不出鄉詭言虎不始交將帥不和莠挺不出鄉士專擅冬至（日上蚓結又五日麋角解又五日水泉動上蚓不結君政不行麋角不解甲兵不藏水泉不動陰不盛陽周書月解曰惟一月既南至昏昴畢見日短極基踐長微陽動于黃泉隆陰憿于万物是日斗柄建子始昏北指陽氣盛（又五日水泉動上蚓不結君政不行麋角解甲兵不藏水泉不動陰不盛陽周書月解曰惟一月既南至昏昴畢見日短極基踐長微陽動于黃泉隆陰憿于万物是日斗柄建子始昏北指陽氣盛（

群草木萌蕩日月俱起于牽牛初右回而月行一周天起一次而与日合宿日行一次十有一次而周天歷舍于十有二辰終則復始是謂日月權輿禮夏小正曰十有一月王狩者言王（時田冬獵為狩陳（藏（草（并（萬物不通隕麋角隕墮也曰冬至陽氣至始動諸向生皆蒙（矣故麋角隕易通卦驗曰冬至曰始人主不出宮室商賈人衆不行五日兵革伏扈不起（鄭玄曰冬至日者定也五日者人衆亦家（時陽氣生微事欲靜以待其著定五日之數也日行黃道（內晦晨短進尺二寸則月食以十二為數也以其數為草甲（

從樂五日以迎（日至（大禮（冬至祭天圜丘（樂以為祭事莫（太司樂（官臨其肆樂祭天圜丘（天下衆人亦衆（樂以為祭事莫（

（樂（謂人主致八能之士或調黃鐘或調六律或調五音或調五行或調律歷或調陰陽或調政德所行（致八能（士者謂選於人衆中取其習職者使（調（和（謂（五行者五典也律歷者六紀也陰陽者大夏大暑大寒大武（者也政德所行者大夏大暑大寒大武（者也）繫黃鐘（鐘人主敬耨（耨心和此（謂也）然後擊黃鐘（擊（鼓（用馬革鼓貧徑八尺一寸鼗用梶長八尺一寸鼓貧徑八尺三寸鼗用梶長四尺二（鼓必用馬革者冬至坎氣也非馬為其取捄雲氣（用梶（棘酸搖取捄雲氣（

（上也上下代作謂（間（音以竿補竿（長四尺二（鼓必用馬革者冬至坎氣也非馬為其取捄雲氣（用梶（棘酸搖取捄雲氣（上也上下代作謂（間（音以竿補竿（長四尺二（鼓必用馬革者冬至坎氣也非馬為其取捄雲氣（用梶（棘酸搖取捄雲氣（上也上下代作謂（間（音以竿補竿（長四尺二（鼓必用馬革者冬至坎氣也非馬為其取捄雲氣（用梶（棘酸搖取捄雲氣（上也上下代作謂（間（音以竿補竿（

空時空時則補（以吹竽也）

五官（府各受其當（天地以和應神先見也）事變敬（至（無侵官也）易通卦驗曰坎推含實（北方為坎推稱（藏在北方北方主閉藏故曰含實（也）

（鄭玄曰天文謂三光也運行照天下冬至而數訖（以正（（非其時也祭而成冬所以報（（者也）

文（鄭玄曰天文謂三光也運行照天下冬至而數訖（以正（（非其時也祭而成冬所以報（（者也）

易通卦驗曰冬至（日立八神揭八尺（表日中視其晷如度者則歲美人民為誨言政令為不度者則其歲惡人民為訛言（

晷進則水晷退則旱進尺二寸則月食退尺則日食（晷進謂長於度也日行黃道（內晦晨短進尺二寸則月食以十二為數也以晷短者陽勝是以旱不食退尺則日食（

晷長者陰勝故水晷短於度者日行入進黃道（內晦晨短進尺二寸則月食以十二為數也以晷短者陽勝是以旱不食退尺則日食（

易通卦驗曰冬至（日見雲送逐從其鄉來歲美人民和不疾疫無雲送逐德薄歲惡故其雲赤者旱黑者水白者為兵黃者有土功諸侯日氣送（

之不平（鄭玄曰神讀如引（之引（者（（非名（（引（者（（非名（（引（者（（非名（（

鄭玄曰陰中陽日道交相錯陰外陽內星名烏故冬日所在當以興曰表頭旁相准應也短者得七十度四分之三百三十二此日昏明時上當四表之列應正南之中相去數也晝猶晨昏日前故言順數也明中在日後故言却也

尚書考靈曜曰仲冬一日一出於辰入於申行二十四頃鄭玄曰短日冬至日也冬至之日一出一入天左旋東西中之南州度左右各三頃以表凡州度之百三十二度四分之一此日昏明時上當減十八頃日夜所行也

樂動聲儀曰周以十一月為正息卦受復法物之萌其色尚赤以夜半為朔宋均曰萌物始萌生於黃泉也凡物初生多赤者也

春秋元命苞曰短日出於辰行十二頃入於申行日冬至百八十日春夏成道盡宋均曰冬至陽則春至夏百八十日八分日之五而周陽道成之也

春秋元命苞曰狂於子之者孳宋均曰孳生也萬物皆孳於黃泉中春秋文耀鉤曰冬至日一陽氣動萬物皆應

春秋元命苞曰仲冬之月陽氣在下陰氣在上陽氣動故萬物皆應

春秋元命苞曰冬至之日陽氣始萌萬物應之而動

春秋考異郵曰冬至陽氣萌動故萬物應之而動

春秋孝經援神契曰冬仲昴星中收芻茅獲豆稻

孝經援神契曰冬仲昴星中收芻茅獲豆稻

春秋佐助期曰辰星效於仲冬精自望宋均曰望猶得也伯勃仲冬故曰得也

春秋說題辭曰招搖星為仲冬法四星伐中宋均曰招搖星名伐中之氣使之然

孝經援神契曰冬仲昴星中收芻茅獲豆稻

春秋考異郵曰冬至陽氣萌動故萬物應之而動

春秋元命苞曰周赤帝之子以十一月為正法陽氣始萌色赤宋均曰物萌初於黃生時皆赤者

春秋考異郵曰物萌初於黃生時皆赤者

春秋元命苞曰以日冬至數來歲正月朔旦平明萬物皆萌色赤

春秋元命苞曰以日冬至數來歲正月朔旦平明萬物皆萌色赤

春秋元命苞曰周赤帝之子以十一月為正法陽氣萌故曰冬至為德陰氣極則下至黃鐘也

春秋元命苞曰冬至為德陰氣極則下至黃鐘也

春秋佐助期曰辰星效於仲冬精自望宋均曰望猶得也伯勃仲冬故曰得也

春秋說題辭曰招搖星為仲冬法四星伐中宋均曰招搖星名伐中之氣使之然

春秋考異郵曰冬至陽氣萌動故萬物應之而動

春秋元命苞曰周赤帝之子以十一月為正法陽氣萌故曰冬至為德陰氣極則下至黃鐘也

春秋元命苞曰以日冬至數來歲正月朔旦平明萬物皆萌色赤

春秋考異郵曰冬至陽氣萌動故萬物應之而動

春秋元命苞

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朝
之日百官皆衣紗帷宴四民月令
一月冬至之日薦黍羔先薦主寢干井
以及祖禰磨餈掃除如薦黍豚其進酒尊
長及脩謁賀君師耆老如正月是
陰陽爭血氣散先後日至各五日寢別外內
研水凍命多童讀孝經論語篇章小學乃
以漸餙黍稷稻粱諸供膳祀之具可豫
竹木買白犬養之供以祖禰雜粢稻粟米小
豆麻子附說曰十一月建子周之正月律當黃
鍾其管最長為萬物之始故至節有履長之
賀諸書傳記并近代家儀論之詳矣陳思王
冬獻繒表云謹奉賀并白紋履七量絑
百副案詩豳風云躋彼公堂七月之詩云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履長為古一量余謂履為西義同車說云履
踵也履頻跣長之義也皆有文詞稱述朝
名物武與攜同書曰今遣足下責室繒織辨
來脩又案急就章云楊琳巾衣厨作柬與崔氏義同
書作襭或緅者並今古字異也荊楚記云冬至日作赤豆粥祓
云共工氏不才子以冬日死為人厲畏赤豆
作粥以禳之風土記則云天正日南黃鍾
踐長律管飛灰動陽萌地內日長律
之始也是日俗尚以赤豆為糜所以象
南方多呼粥為糜猶是一義北土貧家在冬
非必
始是常食又來經霜蓋菁葵等雜菜以乾之詩邶
風谷
南山之陽毛傳云山南曰陽雷出地奮震驚百
里鄭箋對事云問者曰古者帝王封建諸侯
皆云百里取象於雷何取乎爾曰易震為雷亦
為諸侯雷震驚百里故取象焉問者曰何
以知為百里炎曰以其數知之夫陽動為九其
數十二震一陽動二陰故
為蓋南土晚寒千寶云外姊夫蔣士先得
疾下血以為中蟲容以菱荷置其席下
忽咲曰蟲食我者張小也乃收小麦周禮
治毒蟲嘉草其蔆荷平安秋官鹿氏掌除
毒蠱以嘉草攻之注云嘉草本草經云白蔆荷
開不名蔆荷為嘉草本草經云白蔆荷
主治中蟲及瘧注云今人乃呼赤者為蔆
荷白者為雚實同一種真於食之赤
者為勝藥用白者雖驗大抵云臨豚苦物
膽苴蓴注云苴蓴蔆荷也言香以蔆荷
倫衆味也苴音子余反蓴音上均反赤甘
嘉草之名未知所據北方魯地菜也荊楚記云家家並為
菹孔子盛頼而食之高誘注云昌本菹也今
以紅冬故須加醎味雷時稍暖恐壞故菜所
餘白澤圖云雷精名擿提雷則呼之蓋其聲
也離騷招魂云西方之害流沙千里旋入雷
淵注云雷公室也乃在西方漢書云布數過雷門
者為比諭耳不論其處詩邶南殷其雷在
南山之陽毛傳云山南曰陽雷出地奮震驚百
里鄭箋對事云問者曰古者帝王封建諸侯
之日百官皆衣紗帷宴四民月令
一月冬至之日薦黍羔先薦主寢干井
以及祖禰磨餈掃除如薦黍豚其進酒尊
長及脩謁賀君師耆老如正月是
陰陽爭血氣散先後日至各五日寢別外內
研水凍命多童讀孝經論語篇章小學乃
以漸餙黍稷稻粱諸供膳祀之具可豫
竹木買白犬養之供以祖禰雜粢稻粟米小
豆麻子附說曰十一月建子周之正月律當黃
鍾其管最長為萬物之始故至節有履長之
賀諸書傳記并近代家儀論之詳矣陳思王
冬獻繒表云謹奉賀并白紋履七量絑
百副案詩豳風云躋彼公堂七月之詩云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履為古一量余謂履為西義同車說云履
踵也履頻跣長之義也皆有文詞稱述朝
名物武與攜同書曰今遣足下責室繒織辨
來脩又案急就章云楊琳巾衣厨作柬與崔氏義同
書作襭或緅者並今古字異也荊楚記云冬至日作赤豆粥祓
云共工氏不才子以冬日死為人厲畏赤豆
作粥以禳之風土記則云天正日南黃鍾
踐長律管飛灰動陽萌地內日長律
之始也是日俗尚以赤豆為糜所以象
南方多呼粥為糜猶是一義北土貧家在冬
非必
始是常食又來經霜蓋菁葵等雜菜以乾之詩邶
風谷
南山之陽毛傳云山南曰陽雷出地奮震驚百
里鄭箋對事云問者曰古者帝王封建諸侯
皆云百里取象於雷何取乎爾曰易震為雷亦
為諸侯雷震驚百里故取象焉問者曰何
以知為百里炎曰以其數知之夫陽動為九其
數十二震一陽動二陰故
為蓋南土晚寒千寶云外姊夫蔣士先得
疾下血以為中蟲容以菱荷置其席下
忽咲曰蟲食我者張小也乃收小麦周禮
治毒蟲嘉草其蔆荷平安秋官鹿氏掌除
毒蠱以嘉草攻之注云嘉草本草經云白蔆荷
開不名蔆荷為嘉草本草經云白蔆荷
主治中蟲及瘧注云今人乃呼赤者為蔆
荷白者為雚實同一種真於食之赤
者為勝藥用白者雖驗大抵云臨豚苦物
膽苴蓴注云苴蓴蔆荷也言香以蔆荷
倫衆味也苴音子余反蓴音上均反赤甘
嘉草之名未知所據北方魯地菜也荊楚記云家家並為
菹孔子盛頼而食之高誘注云昌本菹也今
以紅冬故須加醎味雷時稍暖恐壞故菜所
餘白澤圖云雷精名擿提雷則呼之蓋其聲
也離騷招魂云西方之害流沙千里旋入雷
淵注云雷公室也乃在西方漢書云布數過雷門
者為比諭耳不論其處詩邶南殷其雷在
南山之陽毛傳云山南曰陽雷出地奮震驚百
里鄭箋對事云問者曰古者帝王封建諸侯
皆云百里取象於雷何取乎爾曰易震為雷亦
為諸侯雷震驚百里故取象焉問者曰何
以知為百里炎曰以其數知之夫陽動為九其
數十二震一陽動二陰故
陰靜為八其數十二震一陽動二陰故
曰百里詩下章乃云在南山之側毛傳
云或在其陰与其左右又云在南山之下毛
傳云或在其下鄭箋云下謂山足此之發聲便宜之
辭其雷別者當據本室王充論衡云畫工圖雷
狀畫一如連鼓一刑又圖一人若力士謂之雷公左
手引鼓右手推椎以為雷一為毒中人輒死夫雷火也
陽分争則激射一為氣燎人狀似文字謂天書其過此虛也

十二圂季冬第十二

禮圂令曰季冬之圂日在豕女昏婁中旦
亞中鄭玄曰季冬者日圂斜杓建丑之辰律中大呂 季冬氣至則大呂黃泉未能建見所以名之律應鳥誘曰万物蕃動於黃泉未能建見所以名之律應陰助其成功故曰大呂也

鴽北向鵠始巢雉雊鷄乳 雉雄鳴也詩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也雉雊鷄乳雄雌和鳴求其類也鷄乳潮雄

腹堅言乃不從

周書周圖解曰夏數得而百王所同其在商陽用師于夏順而革命改夏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以建丑為正易民之眡若孤時大變亦一代之事禮夏小正曰十有二圖鳴弋弋也者會也先言鳴而後言弋鳴而後知其弋也主駒賁支駒者蜎也賁何也蜎孑孓蟲也賁蟲為蜎故今人謂蟲曰賁民俗語也主駒之出於郊謀蜚蠊也納卵蘇卵蘇也者本如卵者也納者何也納之君也虞人入梁虞人官梁者主設罟者也隕麻角蓋陽氣且暗也易通卦驗曰小寒合凍虎始交祭虵魚首曷長丈二尺四今合雲出荼南倉北黑小寒非坎直九二、、得寅氣坎、水也為蟄蟲大寒雪降草木生心鵲始巢隆盛也多也生心陽氣起曷長丈一尺八分黑陽雲出心南黑北黃大寒非坎位六三得亥氣氷也為南黑孳冬生也為北黃也又曰十二圖物生白詩紀歷樞曰交合執牡也祭、獸也畜首入宛寒之極也曷長丈二尺四今合雲出荼南倉北黑小寒非坎直九二、、得寅氣坎、水也為蟄蟲大寒雪降草木生心鵲始巢隆盛也多也生心陽氣起曷長丈一尺八分黑陽雲出心南黑北黃大寒非坎位六三得亥氣氷也為南黑孳冬生也為北黃也又曰十二圖物生白詩紀歷樞曰交合執牡也祭、獸也畜首入宛寒之極也

牛鳥鬥魁曰主駒何也言其舒遲也千万言大如參夷動作未促潮生往來有人馬數皆參馬皆大貌故今人呼壯馬曰主駒主駒之出於郊蜚蠊也納卵蘇卵蘇也者本如卵者也納者何也納之君也虞人入梁虞人官梁者主設罟者也隕麻角蓋陽氣且暗也易通卦驗曰小寒合凍虎始交祭虵魚首曷長丈二尺四今合雲出荼南倉北黑小寒非坎直九二、、得寅氣坎、水也為蟄蟲大寒雪降草木生心鵲始巢隆盛也多也生心陽氣起曷長丈一尺八分黑陽雲出心南黑北黃大寒非坎位六三得亥氣氷也為南黑孳冬生也為北黃也又曰十二圖物生白詩紀歷樞曰交合執牡也祭、獸也畜首入宛寒之極也

牛鳥鬥魁曰主駒何也言其舒遲也千万言大如參夷動作未促潮生往來有人馬數皆參馬皆大貌故今人呼壯馬曰主駒主駒之出於郊蜚蠊也納卵蘇卵蘇也者本如卵者也納者何也納之君也虞人入梁虞人官梁者主設罟者也隕麻角蓋陽氣且暗也易通卦驗曰小寒合凍虎始交祭虵魚首曷長丈二尺四今合雲出荼南倉北黑小寒非坎直九二、、得寅氣坎、水也為蟄蟲大寒雪降草木生心鵲始巢隆盛也多也生心陽氣起曷長丈一尺八分黑陽雲出心南黑北黃大寒非坎位六三得亥氣氷也為南黑孳冬生也為北黃也又曰十二圖物生白詩紀歷樞曰交合執牡也祭、獸也畜首入宛寒之極也

樞曰主駒何也言其舒遲也千万言大如參夷動作未促潮生往來有人馬數皆參馬皆大貌故今人呼壯馬曰主駒主駒之出於郊蜚蠊也納卵蘇卵蘇也者本如卵者也納者何也納之君也虞人入梁虞人官梁者主設罟者也隕麻角蓋陽氣且暗也易通卦驗曰小寒合凍虎始交祭虵魚首曷長丈二尺四今合雲出荼南倉北黑小寒非坎直九二、、得寅氣坎、水也為蟄蟲大寒雪降草木生心鵲始巢隆盛也多也生心陽氣起曷長丈一尺八分黑陽雲出心南黑北黃大寒非坎位六三得亥氣氷也為南黑孳冬生也為北黃也又曰十二圖物生白詩紀歷

獨官蒼章職云國蜡則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是也記又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注云祭謂既臘先祖五祀於是勞農以休息之野未黃冠黃冠草服也注云言祭息民服豪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黃落記又云八蜡以祀四方注云四方有祭四方之羣不順成八蜡不通愒成之方其蜡乃通飢蜡而奴民息已注云奴斂積聚也息民于蜡異則黃衣黃冠而祭為臘必矣詳據前後蜡祭則皮弁素服葛帶榛杖既祭四方明在於郊臘則黃衣黃冠祭先祖理在廟中張亮議曰初亥者餘祭所服耳此祭別出黃衣黃冠明不在常例禮運云仲尼與於蜡賓注云蜡者索也祭宗廟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事畢出遊於觀之上知在國都故云宗廟上喟然而歎注云觀闕也孔子見魯君於祭禮有不備又睹衆魏舊章之美感而歎之鄭君附文而解以仲尼與於蜡賓之上知在國都故云宗廟此乃祭宗廟謂之蜡周令之典冬祀子祈來年於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注云周禮亦謂蜡祝宗謂曰閉而臘以田臘所得禽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年文言牙文則祝宗公社名得名臘禮雜記云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賜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注云國素鬼神而祭祀則黨正以禮屬民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於是時民無不醉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注云蜡之祭主先盡大飲烝勞農以休息之言民皆懃稼穡有百日之勞矣久也今一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子之恩澤也鄭君

然以一國語廣非止蜡人故云黨正飲酒於其蜡則大飲烝嘗正飲酒以其蜡則行事普名蜡廣雅云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秦曰臘祭雍章句乃云臘祭名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捻謂之臘傳曰虞不臘矣風俗通則云漢改易故雍宣四民同令云十二閏臘先祖五祀宴即後漢桓帝時人也魏文帝詔引行夏之時今正朔改曰臘餘閏春秋傳宮之奇云虞不臘矣周用建寅如上來當依虞夏服色自隨土德至明帝詔魏當以建丑為正青龍五年三閏為景初元年魏齊王位尚書奏從夏正為明帝以建丑之閏一日出朔不得以正朔之末教難以踰行夏以建寅為正仍有清祀之號故五殷以建丑為正且可受貢贄後五日乃會作樂大尉朱誕議可旦宜改之際還用建寅為正嘉平之號更用建子為十二閏矣周用建寅如上來夏數得孤也晉大始二年奏曰行夏之時過夏氏之言也宜用前代正朔詔可晉司空裴秀大蜡詩云日臨太紀大呂司辰此並依聖典行夏之時非為俗誤或問蜡祭無邑章句云夏曰嘉平殷清祀周大蜡捻謂之臘何耶張亮議云傳曰臘者接也言上祭宗廟旁祭五祀且新故之交接矣蓋同一日臘祭宗廟八蜡孝祀有司行事俗謂臘之明日為初歲古之道言也日同名異祭俱服豺崔氏周令亦云臘明日是謂新小歲進酒降神又脩剌賀君師耆老如正日此以逼迫歲暮便立歲名指元正為大故謎歌忻歆乃有乘仙之志自改臘正即以建戌為臘秦漢改曰臘者改嘉平也案嘗書堯典分命羲和東作南偽西成朔日易寒暑時候慈云國素鬼神而祭祀則黨正以禮屬民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於是時民無不醉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注云蜡之祭主先盡大飲烝勞農以休息之言民皆懃稼穡有百日之勞矣久也今一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子之恩澤也鄭君

武帝元封七年漢興百二歲矣太中大夫公孫卿史乃言黃帝時萬諸侯而鬼神居其一焉黃帝接神明之類能通其道大帝興神鼎一成黃帝乃郊雍上帝宿三月夫倪寬等博士共議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推傳天則合夏時也光武中興無更改易故雍宣四民同令云十二閏臘先祖五祀宴即後漢桓帝時人也魏文帝詔引行夏之時今正朔改曰臘餘閏春秋傳宮之奇云虞不臘矣周用建寅如上來當依虞夏服色自隨土德至明帝詔魏當以建丑為正青龍五年三閏為景初元年魏齊王位尚書奏從夏正為明帝以建丑之閏一日出朔不得以正朔之末教難以踰行夏以建寅為正仍有清祀之號故五殷以建丑為正且可受貢贄後五日乃會作樂大尉朱誕議可旦宜改之際還用建寅為正嘉平之號更用建子為十二閏矣周用建寅如上來夏數得孤也晉大始二年奏曰行夏之時過夏氏之言也宜用前代正朔詔可晉司空裴秀大蜡詩云日臨太紀大呂司辰此並依聖典行夏之時非為俗誤或問蜡祭無邑章句云夏曰嘉平殷清祀周大蜡捻謂之臘何耶張亮議云傳曰臘者接也言上祭宗廟旁祭五祀且新故之交接矣蓋同一日臘祭宗廟八蜡孝祀有司行事俗謂臘之明日為初歲古之道言也日同名異祭俱服豺崔氏周令亦云臘明日是謂新小歲進酒降神又脩剌賀君師耆老如正日此以逼迫歲暮便立歲名指元正為大故謎歌忻歆乃有乘仙之志自改臘正即以建戌為臘秦漢改曰臘者改嘉平也案嘗書堯典分命羲和東作南偽西成朔日易寒暑時候慈云小耳舊解蜡得數臘之不數蜡今謂拔而折之蜡報八神臘主先祖捻而言之蜡即是臘亦是與夏同又禮諮志云虞夏歷正建於孟春於時泮冰蟄蟲百草推典此乃唐虞及夏又正朔不變春秋說雖云正朔三而改其下即云夏白統殷質統周文統質略書籍疏千記便似三正起於夏后周為正上古質略書籍疏千記便似三正起於夏后周漢書律曆志云漢興庶事草創襲秦正朔成頌謂愷允其同一日者安禮蜡賓及一日之釋似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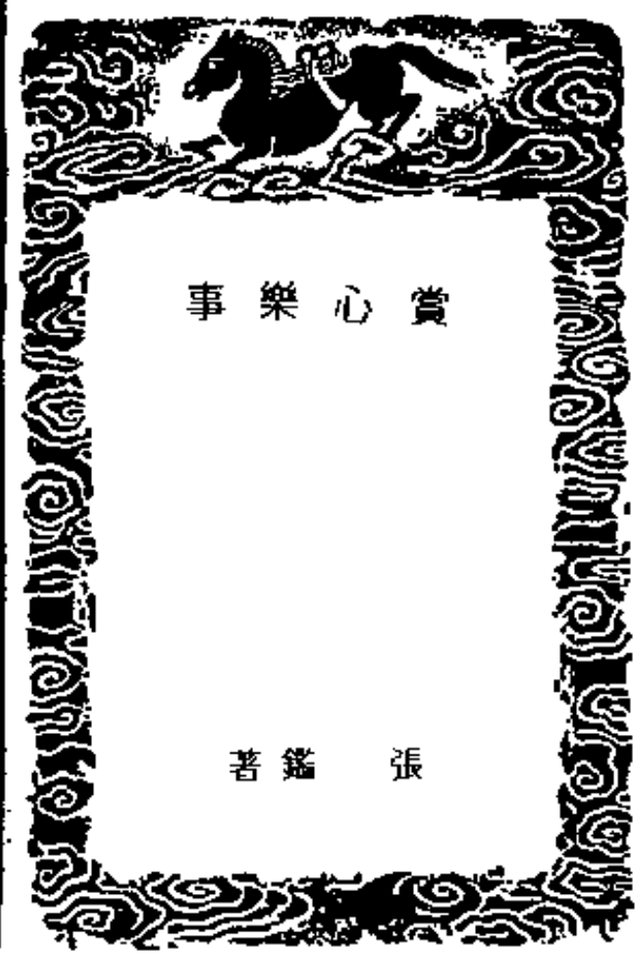
同日若平旦農飲酒恐事之廣難周禮又唯云是
因此大飲蒸鵬先祖五祀乃無甲干等史赴孔子云一
日之澤者自據飲酒為一旦張兎云同日者別敘蜡
鵬為同前後緩延信宿計亦非爽國語云日因會
于龍狩孤明昌作羣神頻行國慕掌祀者春秋
有閏蟄而烝閏令祭行先賢還冬北郊大夫士
首時仲因祭虞豚廢人又有貓鳥之饋勞及使廣
足耕羣神或可據龍祀以後非專一因其參李冬掌
魚先鳥寢廟及大合樂而罷注王居明堂命國老酒
以合三族亦是蜡鵬之流若休勞已畢不應頒鹿
禮無施事孟狩會挾名蒸嘗勾及風俗通論臭
殷嘉平清祀二祭嶽到臭廣雅不同者更無
經典正謁故兩傳焉

附正說曰十二圀八日沐浴已具內典溫室經俗謂為
鵬圀者史記陳勝傳有鵬圀之言劉敞女傳云
魯之母師鵬日佐家住云鵬一歲之大祀親世革
歲常以鵬日蠻子弟王朗慕之蓋其家法說云
鵬鼓鳴春草生蒸周官方相氏蒙熊皮黃金
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帥伯隸而時儺命
章掌土鼓豳籥杜子春注云鼓以及為度以
為兩面可擊也又曰國祭蜡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
物此即鵬鼓也論語鄉黨云鄉人儺孔子朝服而
立於阼階注云儺者謂驅疫鬼朝服立於阼階者
為鬼神或驚怖當依人今世打忌打細膏鼓鼓
胡云頭及住金斛力士逐除即其遺風呂氏春秋
冬紀云今人鵬歲前一日擊鼓驅疫謂之逐除高
中記云顓頊氏有三子俱亡東海人官室善驚小兒

漢世以五營千騎自端門送至洛水續漢書禮
儀志云季冬之圀先鵬一日逐疫俗子持炬火
送疫出端門外驅騎傳炬出宮司馬闚門外
五營騎士傳火棄洛水中張衡東京賦云卒歲大
儺駈除羣厲俗子方童丹首玄制衣注云丹首
赤幘主製皂衣蓋逐除者所服也金斛力士世謂
仏家之神大涅槃經云有一童子在屏隱雲蓋說
或客述力士以金斛杵碎之如塵是金斛神杵成
暴惡河圖玉板云孤立四極各有金斛力士兵長
三千丈抑名其義儒書唯荀卿荊楚歌賦云嫫
母力父是之謂也漢郎顗品大儺賦云孤竹之
弓矢斯張赭鞭朱朴擊不祥欽戈丹介奮棘
已殃投魃伭于洛貴褒遠絕限于飛梁異裝拾遺
云孫興云常着戲頭与逐除人共至桓武霍宣武
覺劉不見推問乃並驗其事也其夜為藏鈎之
戲辛氏三秦記云昭帝母鈎弋夫人手拳而國
色今世人學藏鈎法此藝經云
人藏鈎法魏云投周家並作謹案時
未聞藏鈎賦云數迷夜之藏鈎賞一時之戲望以
過鵬一日謂之小歲史記孤官書凡候歲首鵬
明日人衆一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在宮者
並朝賀今世多不行荊楚記云歲暮家家具肴歡
手棄盧奴賽放示徵速於可嫌露疑似之情狀輒
拳杖以先叩各鋭志於所向荊楚記俗云此戲令人
聚酣歌古文尚書云酣歌于室時謂坐風
生離有物忌之家產不脩也其日並以豚酒祭竈
神禮器云竈者老婦之祭鐏於
為鐏以金盛饌也許慎五經異義云顓頊有子曰
梨為祝融火神也祀以為竈神也狀如美女衣
赤衣竈書云竈神姓苏名吉利婦名博頰雜
五行書又云竈神名禪字子郭衣黃衣從竈
中被髮而去以名呼之則除凶五行書又云三因
甲寅四因丁巳以豬頭為祭其利万倍抱朴子云
因晦日竈鬼示上孤白人罪狀大者棄紀者三
百日也小者棄算一百日也世說云王朗以識度
推算散之錯日嘗集子姪飲王名学之朗竈
藏云有家嚴君并竈之謂捜神記云漢陰子
方當臘日晨炊而竈歌見子方再拜家慶家有
黃羊曰以祠之至誠三年而遂繁昌故後常以臘
日祀竈而膺黃羊焉荊楚記云以黃犬祭之謂
之黃羊陰氏世豪其福古今注狗一名黃羊莊子云臘者之
俗多婚嫁張華感婚賦云逼来辛之旦至迨
○紀之末移竟奉鷺於未冬咸起麵於吉儀
師曠書云人家忌臘曰敘生形於堂上有血光不祥
過臘一日謂之小歲史記孤官書凡候歲首臘
明日人衆一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在宮者
並朝賀今世多不行荊楚記云歲暮家家具肴歡
詩大雅云其菽斂推何毛傳云斂菜烝謂宿歲儲以入新年也相
聚酣歌古文尚書云酣歌于室時謂坐風去破觚為送窮器物名為送窮留宿歲飯至新年十二日則
棄於街衢以為去故納新除貧取富又
留此飯漑發熱雷鳴擲之屋扉令雷聲
遠也今世宿飯入春猶有之一名雜五行書云握之出汗

名埋一石名為鎮宅維南萬畢術則云埋貞石於四隅雜桃弧七枚則無鬼殃之害非獨今也終葢說曰案尚書碁三百六旬又六日以閏定四時成歲孔安國注云通四時日碁一歲十二月三百六十日也除小閏六為六日是為歲有三百五十日也除小閏六為六日是為歲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足得一閏則置閏焉以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事象此言三百六旬外有六日与小閏之六日并為十二日也三辛合卅六日故置閏越後王肅注則云碁稱時謂日一周凡三百六十日又六旬六十日又六日其實五日四分日之一入六日之四分一舉全數以言之易通卦驗云廿四氣始於冬至終於大雪周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与王氏注周官大史職閏閏則詔王居門終閏鄭玄注門謂路寢門也鄭司農云閏令十二閏令在青陽明堂也鄭玄注云閏每歲所居十二辰之位唯閏閏亦居中宮總章玄堂左右之位唯閏閏亦居中宮總章玄堂左右之位唯閏閏亦居中宮總章玄堂左右

至曰閏五〇俱起牽牛三初斗左回曰閏五〇左行樂動聲儀云孟秋一霎五 曰閏俱合起牽牛曰四更易氣 辰更易光注云牽牛前五度世本容成作曆注云黃帝作當是上古使史略至容成始復春典載之文字非為劉逆春秋傳鄭子云少昊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曆正服注云猶氏之義和杜注云鳳鳥知風時故以名曆正之官史記曆書云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乃令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使復典之使重黎絕地天通而已屬神



賞心樂事序

余掃軌林閒不知衰老節物千變花鳥泉石領會無餘每適意時徜徉小園殆覺風景與人爲一開引客揣觴或幅巾曳杖嘯歌往來潛然忘歸因排比十有二月燕遊次序名之曰賞心樂事授小庵主人以備遺忘非有故常力行之然爲具眞率毋至勞費及暴殄沈湎則天之所以與我者爲無負無褻昔賢有云不爲俗情所染方能說法度人蓋光明藏中孰非游戲若心常清淨離諸取著於有差別境中而能游入無差別定則淫坊酒肆偏歷道場鼓樂音聲皆談般若倘情知物隔境逐源移如鳥黏翻動傷軀命又烏知所謂說法度人者哉

朝中興七十餘載故家流風淪落幾盡有開前輩典刑識南湖之清狂者必長哦曰人生不滿百常懷千載憂豈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一旦相逢不爲生客張鎡撰

賞心樂事

宋 張鎡 著

正月

歲節家宴　立春日春盤
人日煎餅會　玉照堂賞梅
天街觀燈　諸館賞燈
發奎閣山茶　湖山尋梅
攬月橋看新柳　安閒堂掃雪

二月

現樂堂瑞香　社日社飯
玉照堂西緋梅　南湖挑菜
玉照堂東紅梅　餐霞軒櫻桃花
杏花莊杏花　南湖泛舟
摹仙繪幅樓前後毬一作禮前打毬　馬塍看花
綺互亭千葉荼花

三月

生朝家宴　曲水流觴
花院月夕　花院桃柳
寒食郊游　碧宇觀荷
浦縉亭北棣棠　閱春堂牡丹芍藥
芳草亭觀草　艷香館林檎
宜雨亭北黃薔薇　宜雨亭千葉海棠
花院煮酒　花院紫牡丹
現樂堂大花一作大紫　經寮鬬茶
瀛嶼勝處山花

四月

初八日亦菴早齋　南湖放生食糕糜

芳草堂園草　芙蓉池新荷
纍珠洞酴釄　浦縉亭菊花
玉照堂青梅　艷香館長春花
安閒堂紫笑　餐霞軒櫻桃
南湖雜花

五月

清夏堂觀魚　駘蕩堂摘瓜
安閒堂解粽　重午節泛浦
烟波觀碧蓮　夏至日鵝鴨
南湖萱花　水北書院采蘋
清夏堂楊梅　叢奎閣前榴花
艷香館林檎

六月

現樂堂雨白酒　樓下避暑
紓寒堂後碧蓮　碧宇竹林避暑
芙蓉池賞荷花　約齋夏菊
清夏堂新筍枝　霞川食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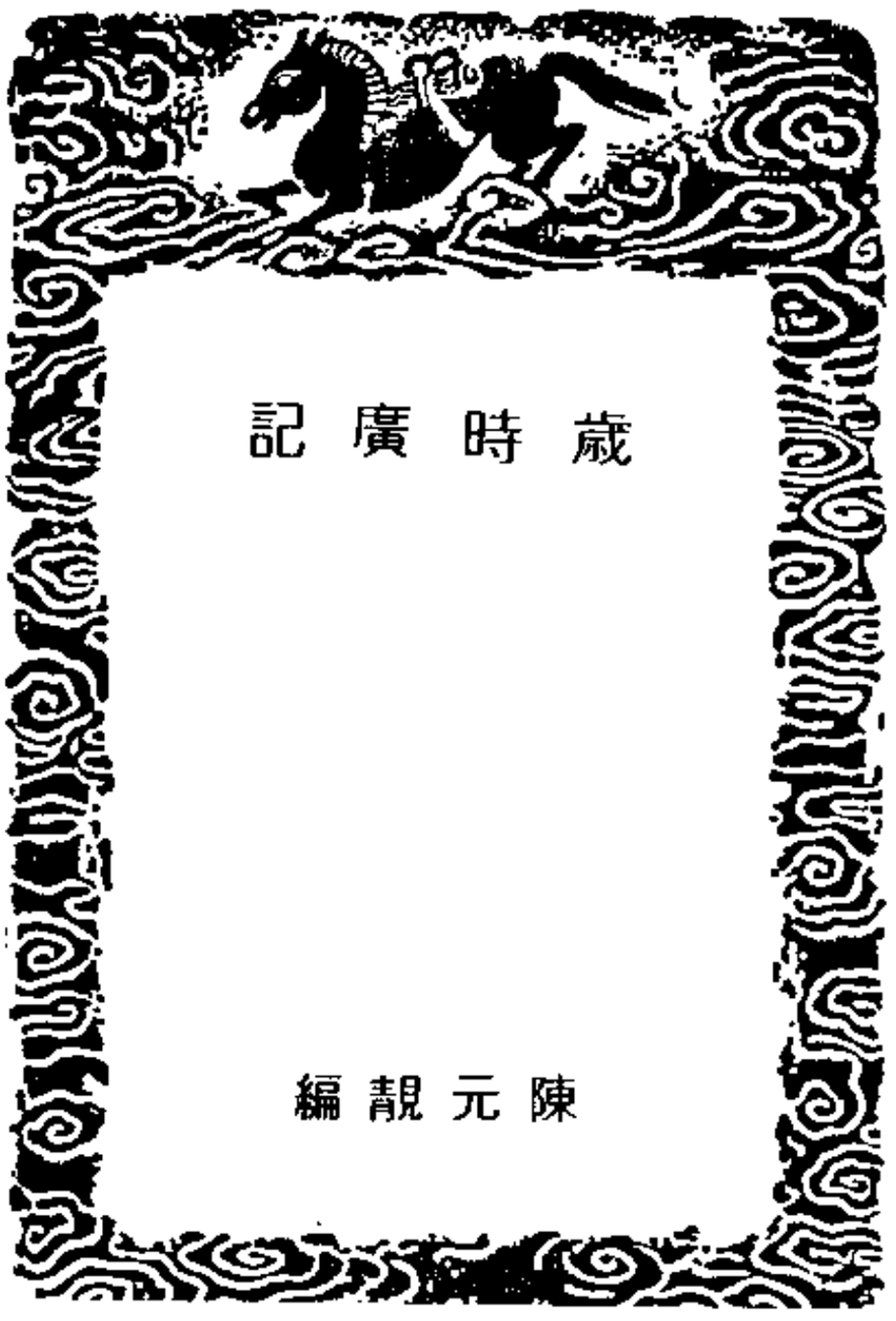
七月

發奎閣前乞巧　餐霞軒五色鳳仙花
立秋日秋葉　玉照堂玉簪
西湖荷花　南湖觀魚
應鉉齋東葡萄　霞川水紅花
珍林剝棗

八月

湖山尋桂　現樂堂秋花
社日糕會　觀妙峰山木犀
霞川野菊　綺互亭千葉木犀

浙江觀潮　桂隱殿桂
杏花莊種冠黃菜
九月
重九登城把菊　把菊學采菊
蘇堤看芙蓉　珍林賞時果
景全軒金橘　芙蓉池三色拒霜
杏花莊務新酒
十月
現樂堂煖爐　湖霜亭煮桶
烟波觀賞市　賞小春花
杏花莊扒醬　詩禪堂試香
十一月
梅屋軒枇杷花　冬至節餛飩
味空堂臘梅　芥樂堂南天竺
花院水仙
十二月
綺互亭檀香臘梅　天街閙市
西湖賞雪　安閒堂試燈
湖山探梅　花院蘭花
二十四夜餙果食　玉照堂看早梅
除夜守歲



歲時廣記引

識貴乎博。書患乎略。故入鄧林則知杞梓之良。闖武庫則證甲兵之富。此太平時祖所以廣其記也。然或記錄雖詳。而採擇之未精。或條目雖備。而顛末之多舛。覽者病焉。鑑峯之鐙梅谿之灣。有隱君子。廣寒之孫。涕唾功名。金玉篇籍。採九流之芳潤。攬百氏之英華。輔以山經海圖神錄怪牒。窮力積稔。萃成一書。曰歲時廣記。搜節物之異聞。考風俗之攸尚。手編心纘。博而不煩。補白孔之或遺。續晏會之未備。亦後來雜家者流之奇書也。誠使操觚之士得之。非特可施於笔牘之貽。抑且具助於江山之咏。至於芳辰麗景。慨古感今。江心鏡之徵。數於散之卅。隨叩隨應。取之不窮。當有發久不見異人必有得異書之歎者矣。其有詢故實則筆閣而不書。質異聞則口呿而不對。此記問不廣之由。故書不負人。而人負書。

文林郎新得行在太平惠民和劑局監門道山居士劉純君錫撰。

重刊足本歲時廣記序

歲時廣記四十二卷。題廣寨仙脅陳元靚編。前有宣教郎特差知無爲軍巢縣事兼理武民兵軍正總轄屯戍兵馬借緋朱鑑序。文林郎新和劑局監門劉純序。讀書敏求記所著錄。祇前四卷。四庫著錄本同。此從天一閣藏抄本傳錄。尚是全書。惜缺第六卷耳。廣寨先生姓陳氏。不知其名。福建崇安人。陳希夷弟子後尸解。墓在建陽縣三桂里水東源。崇安有仙亭峯、白塔、仙洞。皆以廣寨得名。子遜紹聖四年進士。官至侍郎。嘗搆亭于墓所。名曰望考。後朱子嘗居其地。故學者又稱曰考亭先生。元覩、蓋遜之裔也。朱鑑、字子明。朱子長子。塾之子。少穎敏。讀書一目數行。朱子鍾愛。異於諸孫。以蔭補迪功郎。官至戶部郎中。湖廣總領。寶祐六年卒。年六十九。見福建通志。其爲巢縣。則通志失載。可補其缺。純、字君錫。崇安人。以父蔭授沙縣主簿。調袁州分宜縣丞。尋入監和劑局。紹定中。閩寇晏頭陀等嘯聚汀郡。連犯南劍、建寧。純調湖北帳幹。聞警迫近鄰里。罷歸。散家財。招義勇討之。邵武守王遂請于朝。以純知邵武縣。討賊破執。不屈死之。詔授榮祿大夫二品頂戴前分巡廣東高廉兵備道陸心源敘。

絳雲樓書目。今不傳。惟見于此書所引而已。

歲時廣記目錄

首卷　圖說　月令主編大全　春季編次　春季編次　夏季編次　秋季編次　冬季編次　歲時雜記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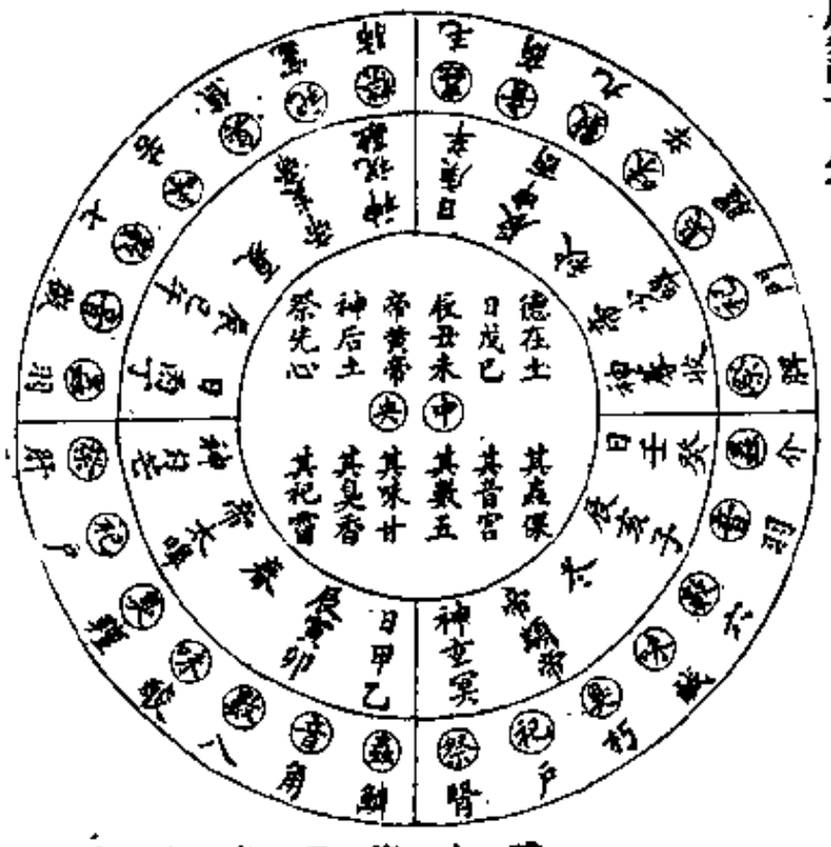
卷第一　春　卷第二　夏　卷第三　秋　卷第四　冬　卷第五　元旦上　卷第六　元旦中　原缺　卷第七　元旦下　卷第八　立春　卷第九　人日　卷第十　上元上　卷第十一　上元中　卷第十二　上元下　卷第十三　正月晦　中和節　卷第十四　二社日　卷第十五　寒食上　卷第十六　寒食下　卷第十七　清明　卷第十八　上巳上　卷第十九　上巳下　卷第二十　佛日　卷第二十一　端五上　卷第二十二　端五中　卷第二十三　端五下　卷第二十四　朝節　天貺節　卷第二十五　三伏節　立秋　卷第二十六　七夕上　卷第二十七　七夕中　卷第二十八　七夕下　卷第二十九　中元上　卷第三十　中元下　卷第三十一　中秋上　卷第三十二　中秋中　卷第三十三　中秋下　卷第三十四　重九上　卷第三十五　重九中　卷第三十六　重九下　卷第三十七　小春　下元　卷第三十八　冬至　卷第三十九　臘日　交年節　卷第四十　歲除　末卷　總載

歲時廣記　目錄

歲時廣記首卷

宋 陳元靚編

圖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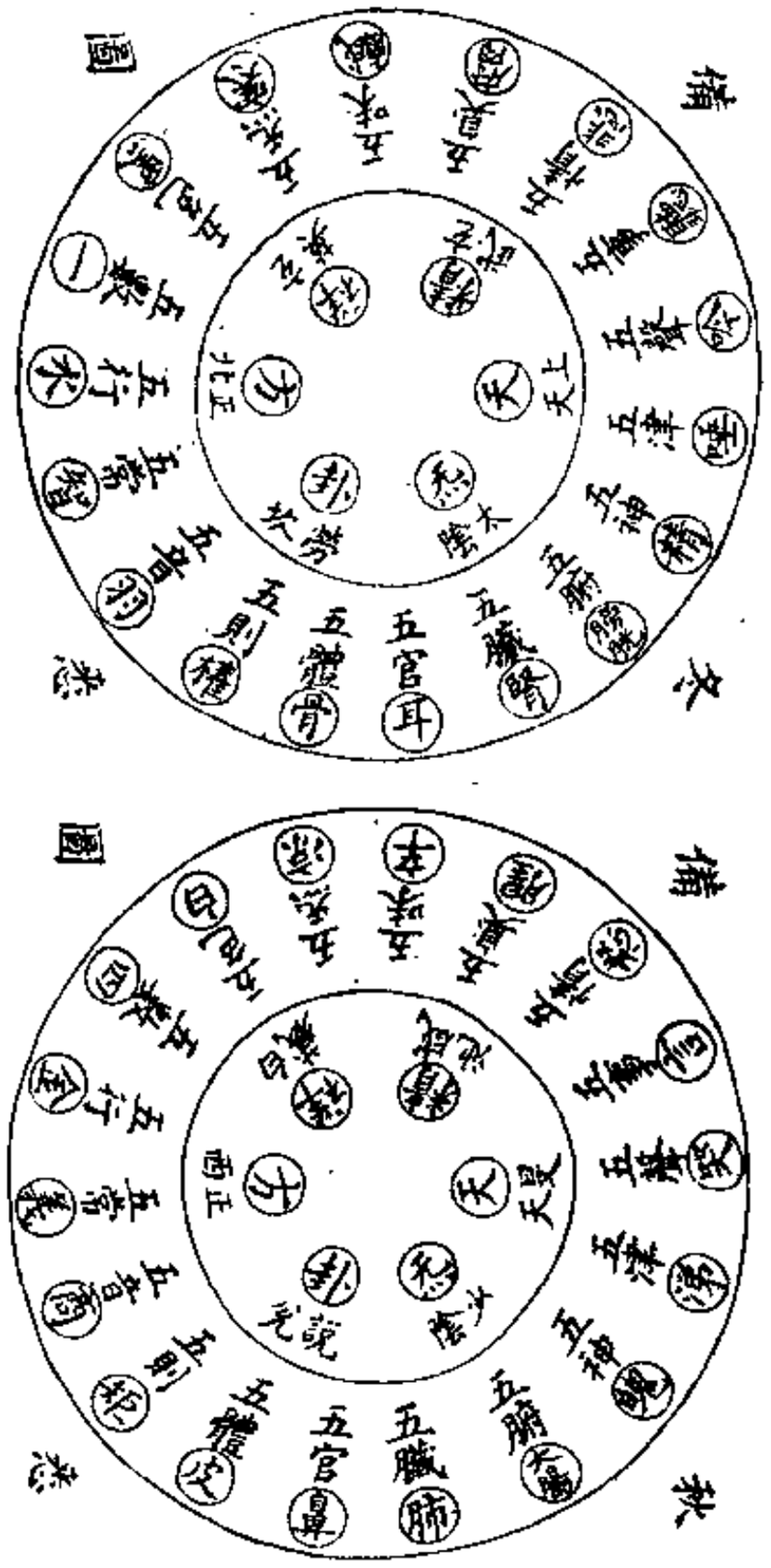
月令主爲大全圖

禮記月令注云。仲春之月。盛德在木。故所主皆木屬也。仲夏之月。盛德在火。故所主皆火屬也。仲秋之月。盛德在金。故所主皆金屬也。仲冬之月。盛德在水。故所主皆水屬也。惟土居中央。而分旺四時。故所主皆土屬也。

梁元帝纂要

春曰青陽。氣清而溫。亦曰發生、芳春、青春、陽春、三春、九春。天曰蒼天。萬物蒼而生。風曰陽風、春風、暄風、柔風、惠風。景曰媚景、和景、韶景。時曰良時、嘉時、芳時。辰曰良辰、嘉辰、芳辰。節曰嘉節、韶節、淑節。草曰芳草、弱草、芳卉。木曰華木、華樹、芳樹、陽樹。林曰茂林、芳林。鳥曰陽鳥、時鳥、候鳥、好鳥。禽曰陽禽、時禽、好禽。

夏曰朱明。氣赤而光明。亦曰昊天。氣暑而炎。夏三夏、九夏。天曰昊天。氣暑而炎。風曰炎風。節曰炎節。草曰茂草、雜草。木曰蔚林、茂林、密樹、茂樹。



圖

日上天、在圖上則東南西北四正、下倣此。

參日玄象、神明三光、九天之元。

日象木德、肝膽、青色、仁、東方、春、風、生、

日象火德、心小腸、赤色、禮、南方、夏、暑、長、

日象土德、脾胃、黃色、信、中央、土王四季、濕、化、

日象金德、肺大腸、白色、義、西方、秋、燥、收、

日象水德、腎膀胱、黑色、智、北方、冬、寒、藏、

圖

日上天、在圖上則東南西北四正、下倣此。

參日玄象、神明三光、九天之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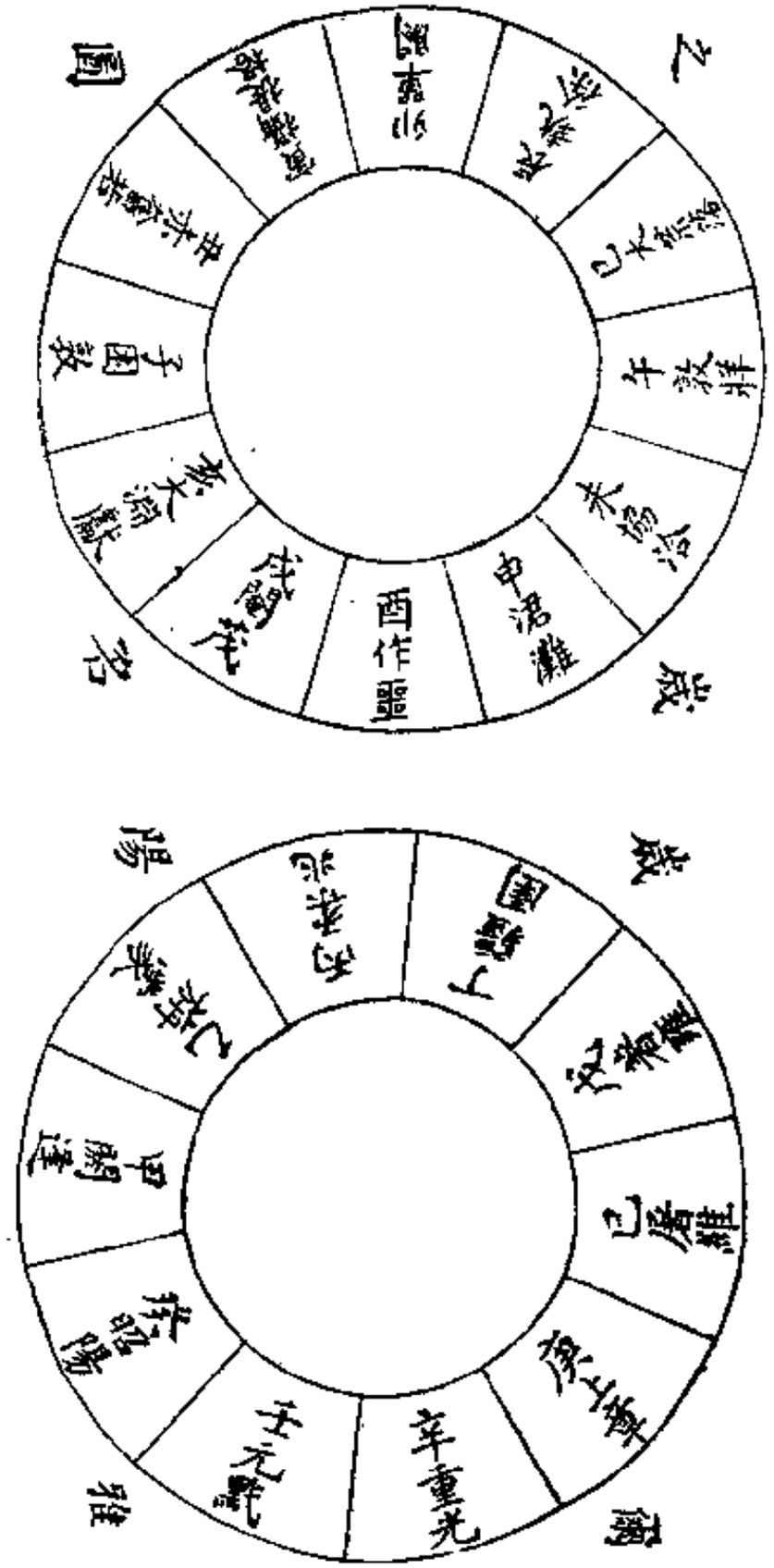
日象木德、肝膽、青色、仁、東方、春、風、生、

日象火德、心小腸、赤色、禮、南方、夏、暑、長、

日象土德、脾胃、黃色、信、中央、土王四季、濕、化、

日象金德、肺大腸、白色、義、西方、秋、燥、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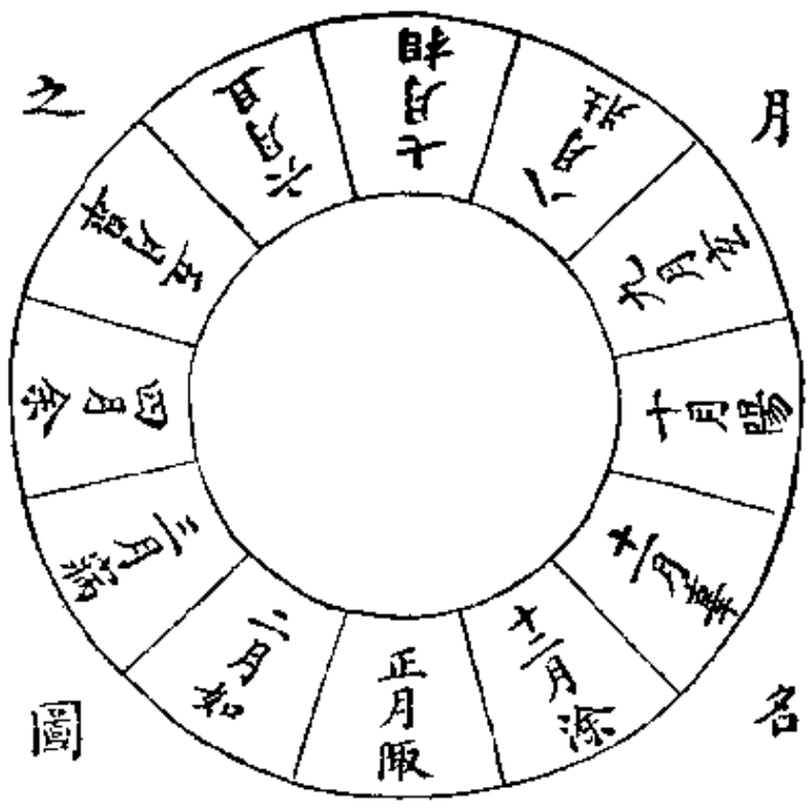
日象水德、腎膀胱、黑色、智、北方、冬、寒、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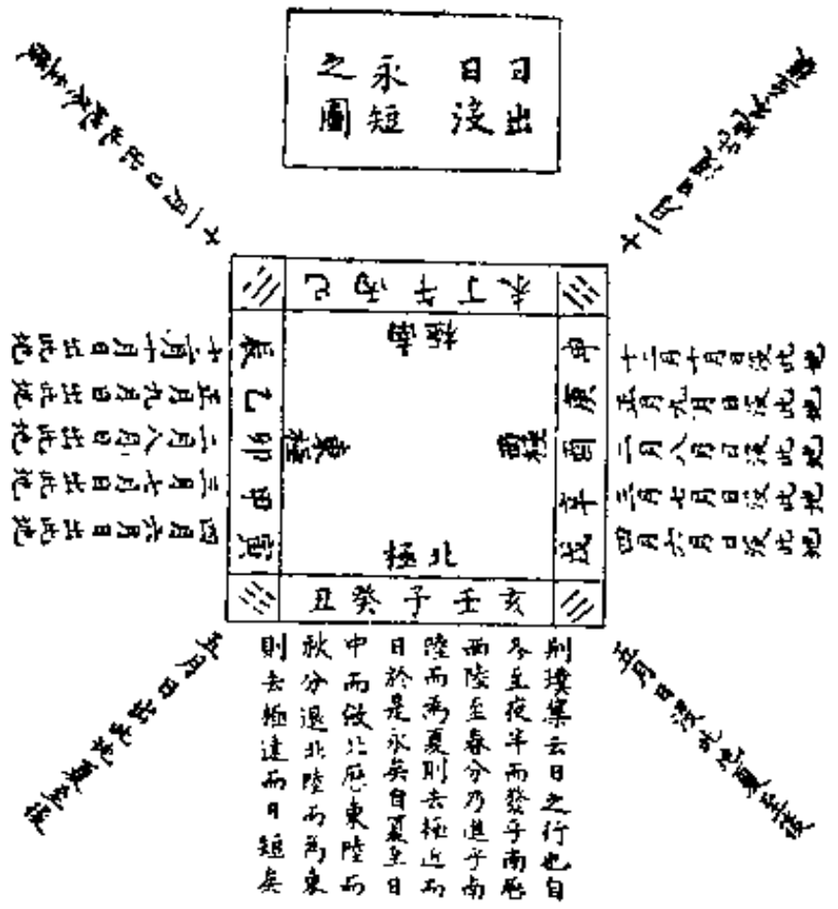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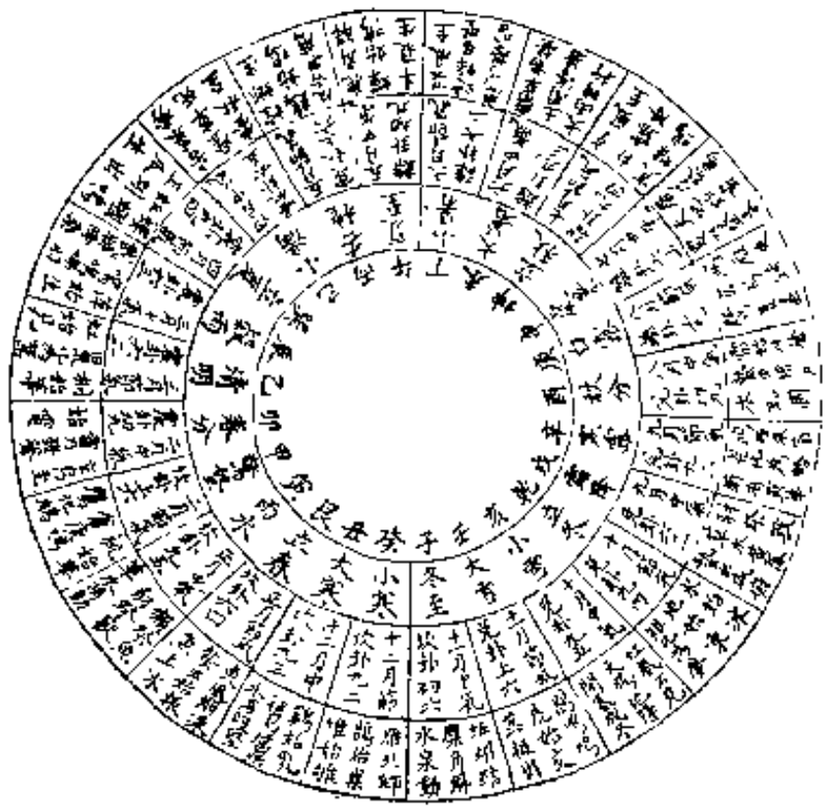
圖

爾雅疏釋此乃辨以日配月之名設若正月得甲曰畢陬二月得乙曰橘如三月得丙曰修稠四月得丁曰圉余五月得戊曰滿阜六月得己曰則且七月得庚曰窒相八月得辛曰塞壯九月得壬曰終玄十月得癸曰極陽十一月得甲曰畢辜十二月得乙曰橘涂周而復始抑又可知也



容齋隨筆太史公歷書以閹逢爲焉逢旃蒙爲端蒙柔兆爲游兆彊圉爲彊梧著雍爲徒維屠唯爲祝犁上章爲商橫重光爲昭陽元默爲橫艾昭陽爲尚章大荒落爲大芒落協洽爲汁洽涒灘爲赤奮若作噩爲作鄂噩茂爲淹茂大淵獻爲困敦更互赤奮若乃爲芮溪此年久傳說不必深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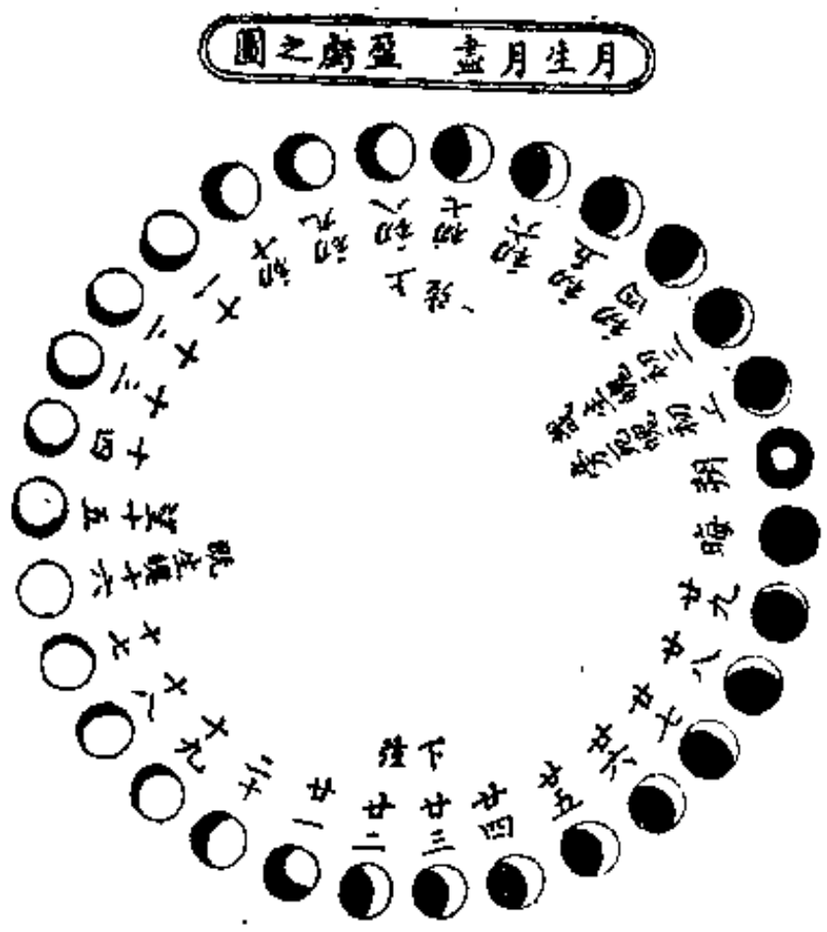
淮南子曰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登於扶桑之上方直之野發始將行是謂朏明謂將明也至于曲阿曲阿山名是謂朝明臨於曾泉東方多水之地是謂早食次於桑野是謂晏食臻於衡陽是謂禺中對於昆吾昆吾邑名在南方是謂正中曬於鳥次鳥次之山名在南方是謂小遲至於悲谷悲谷西北方之山名是謂晡時迺於女紀西方之山名是謂大遲經於泉隅是謂高舂顧於連石西方山名是謂下舂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謂縣車飛於虞泉是謂黃昏淪於蒙谷是謂定昏梁元帝纂要云日光曰景日影曰晷日初出曰旭日昕曰晞在午曰亭午在未曰昳日晚曰旰日西落反照於東景在上曰反景在下曰倒景

氣候循環易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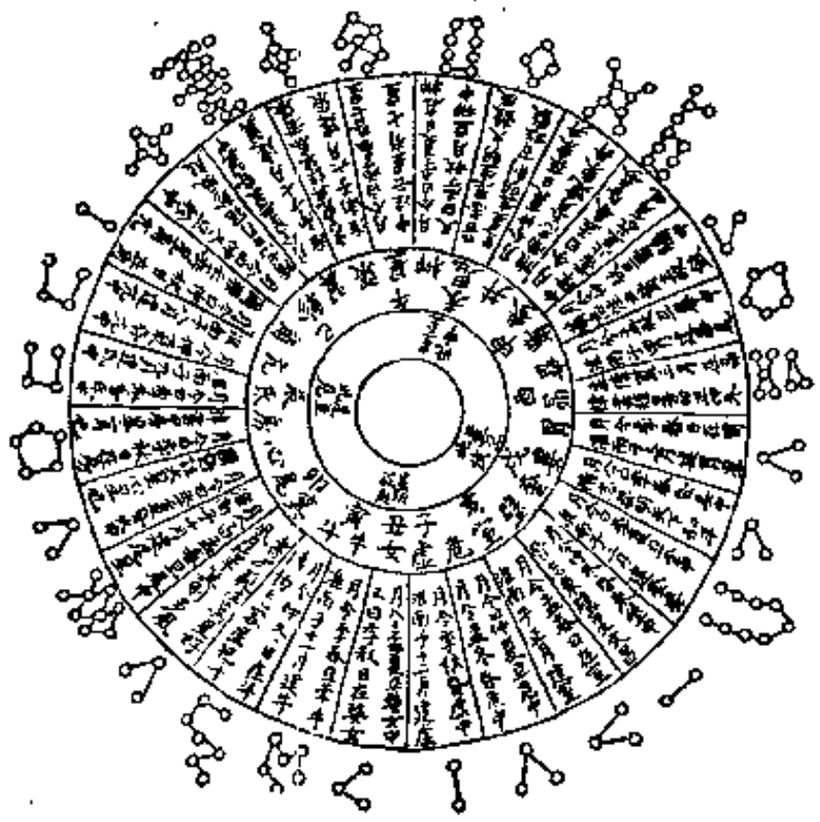
尚書正義曰節氣者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分爲十二月則月各得三十日十六分日之七以初爲節氣半爲中氣故一歲有二十四氣分居辰次焉

董巴議曰伏犧造八卦作三畫以象二十四氣一行卦候驗曰七十二候原於周公較諸月令頗有增損然後先之次則同自後魏始載於歷乃依易軌所傳不合經義今改從古凡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氣成時四時成歲

月生月盡　虛魄之圖



星昏明　迭見之圖



爾雅釋名曰月闕也言滿則復缺也朏音匪月未成明也魄月始生魄然也承大月生二日明之魄承小月生三日明之朏朔月初之名也朔蘇也月死復蘇生也晦月盡之名也晦灰也死爲灰月光盡似之也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弦也望月滿之名也日月遙相望也

尚書武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旁近也旁死魄日近死魄又曰厥四月哉生明哉始也月三日始生明又曰既生魄生明死十五之後又大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他了切朔而月見東方謂之朏敷尾切六經通義曰月中有兔與蟾蜍何兔陰也蟾蜍陽也而與兔並明陰係陽也

堯典疏曰二十八宿隨天輔運更互在南每月各有中者洪範四曰星辰注云二十八宿迭見以紀節氣疏云二十八宿昏明迭見若月令十二月皆紀昏旦所中之星所以紀節氣也隋書天文志云庖犧氏仰觀俯察以天之二十八宿周於圓穹之度以屬十二位也隨天而轉謂之經星堯典四仲迭見之星則以午爲正月令昏日迭見之星則以未爲中蓋星之運始則見於辰終則伏於戌自辰至戌正於午而中於未故堯典言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是以午爲正也月令亞於季夏乃曰昏火中則是以未爲中左傳曰火星中而寒暑退詩曰定之方中亦皆以未中也

閏月成歲　爲章之圖

玉衡隨斗指建圖

先王體元以居正順時以授民是必迎日以推策之啓閉以爲節分至以爲中推閏定時以成歲以周天之數攷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之行也一日極一度一年則餘五度四分度之一小月又餘六度則每歲日行於天餘十有一度四分度之一是餘十有一日四分日之一也三年卽餘三十三日四分日之三三年一閏而餘三日四分日之三五歲再閏而少三日四分日之三十九年七閏謂之一章總餘二百一十三日四分日之三七閏計二百十一日尚餘三日四分日之三積至八十一章然後盈虛之數終而復始矣

孝經緯大雪後玉衡指子冬至指癸小寒指丑大寒指艮立春指寅雨水指甲驚蟄指卯春分指乙清明指辰穀雨指丙立夏指巳小滿指巽芒種指午夏至指丁小暑指未大暑指坤立秋指戊處暑指庚白露指酉秋分指辛寒露指戌霜降指乾立冬指亥小雪指壬大雪

漢志云玉衡北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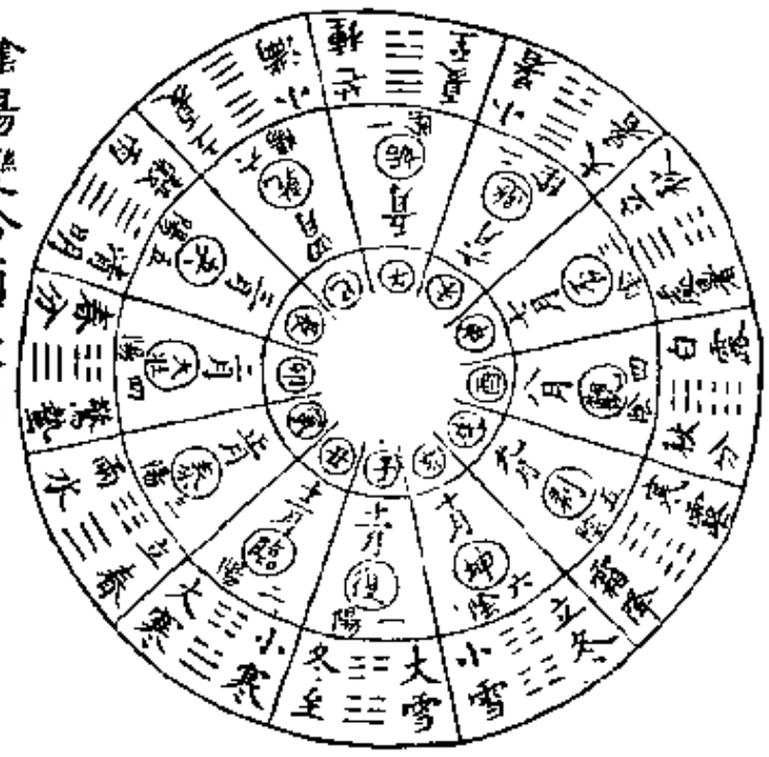
招搖逐月推移圖

淮南子。孟春招搖指寅。仲春指卯。季春指辰。孟夏指巳。仲夏指午。季夏指未。孟秋指申。仲秋指酉。季秋指戌。孟冬指亥。仲冬指子。季冬指丑。漢志云。閏月無中氣。斗餘指兩辰之間。瀆晉志云。北斗七政之樞機。陰陽之本元。運乎天中。而臨制四方。以建四時。輔翼傳乎闔陽。所以佐斗而成功者也。

日月次舍交會圖

堯典曰。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注云。日月所會。曆象其分節。是謂日月交會于十二次也。左傳云。日月之會是謂辰。月令注云。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遲。一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月行速。一日行十三度。一月一周天。更行二十九日半。方與日相會也。

陰陽變合消長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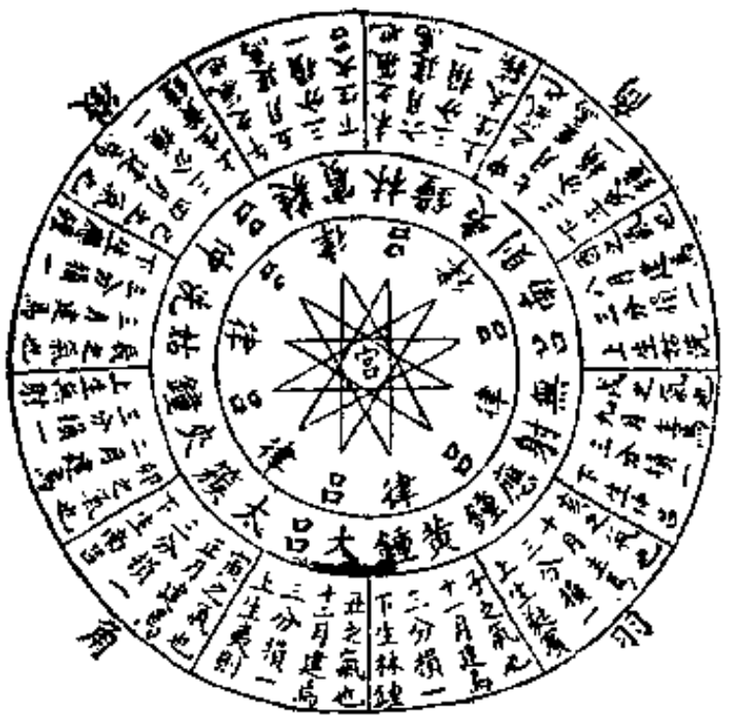


太玄經。子則陽生於十一月。陰終于十月。午則陰生于五月。陽終于四月。觀此則乾坤消息可見矣。陽生於子而終於巳。故乾爲四月之卦。陰生於午而終于亥。故坤爲十月之卦。蓋陰不極則陽不生。故先坤而後復。陽不極則陰不萌。故先乾而後姤。餘皆以意推之。則陰陽消長之理。又可知矣。

律管淺深候氣圖

隋天文志。候氣之法。先治一室。令地極平。通埋列管。皆使上齊入地。有淺深。各從其方位排列。以葭莩爲灰實管中。候之。氣至則一律飛灰。假如冬至陽氣距地面九寸而止。惟黃鐘一管達之。故黃鐘爲之應。正月距地面八寸止。白太簇以上皆達。黃鐘大呂皆已虛。故惟太簇一律飛灰。餘皆倣此。

律呂損益相生圖



歲時廣記卷一

廣寒僊裔陳　元靚　編

春

孔子家語曰。春者四時之首。尚書大傳曰。春出也。萬物之所出也。禮記鄉飲酒曰。東方曰春。春之爲言蠢也。淮南子曰。春爲規。規者所以圓萬物也。規度不失。生氣乃理。前漢律歷志曰。少陽者東方。東動也。陽氣動物。於時爲春。春蠢也。物蠢生乃動。運木曲直。仁者生生者圖。故爲規也。月令曰。春三月。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勾芒。其蟲鱗。其音角。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肝。

孟春月

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律中太簇。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雁來。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

孝經緯周天七衡六間曰。大寒後十五日斗指艮爲立春。後十五日斗指寅爲雨水。

劉歆三統歷曰。立春爲正月節。雨水爲正月中氣。雨水者。言雪散爲雨水也。

周書時訓曰。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後五日。蟄蟲始振。後五日。魚上冰。雨水之日。獺祭魚。後五日。鴻雁來。後五日。草木萌動。

荊璞集曰。律以統氣類物。呂以旅陽宣氣。律呂者。氣候之管也。以候爲之。某月氣至。則某律爲應焉。（應謂冰釋也。）然必隔八相生。而又始於黃鍾之九寸。而黃鍾始於十一月者。蓋物以三成。聲以五立。以三參五。而八數成矣。人以八尺而爲尋。物以八鎰而孕生。故十二律之音。皆隔八而成焉。

白虎通德論曰。正月律謂之太蔟何。太亦大也。蔟者湊也。言萬物始大湊地而出也。

晉樂志曰。正月之辰謂之寅。寅津也。謂之物生津途也。

大戴禮夏小正曰。正月。啓蟄雉震呴。時有俊風。雨冰。塗田鼠出。農及雪澤。采芸。柳稊。梅杏桃。桃則華。

春秋隱公元年王正月。注云。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凡人君卽位。欲其體元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

玉燭寶典曰。正月爲端月。

梁元帝纂要曰。正月曰孟陽、孟陬、上春、開春、發春、獻春、首春、首歲、獻歲、發歲、初歲、肇歲、芳歲、華歲。

月令曰。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早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疾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

仲春月

月令曰。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律中夾鍾。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玄鳥至。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

孝經緯曰。雨水後十五日斗指申爲驚蟄。後十五日斗指卯爲春分。

三統歷曰。驚蟄爲二月節。春分爲二月中氣。驚蟄者。蟄蟲驚而始出也。

周書時訓曰。驚蟄之日。桃始華。後五日。倉庚鳴。後五日。鷹化爲鳩。春分之日。玄鳥至。後五日。雷乃發聲。後五日始電。

白虎通德論曰。二月建律謂之夾鍾何。夾者孚也。言萬物孚甲種類分也。

晉樂志曰。二月之辰名爲卯。卯者茂也。言陽氣生而孳茂也。

周書時訓曰。驚蟄之日。桃始華。後五日。倉庚鳴。後五日。鷹化爲鳩。春分之日。玄鳥至。後五日。雷乃發聲。後五日始電。

夏小正曰。二月祭鮪。鮪來。黍來。降燕乃睇。

淮南子曰。二月之夕。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長百穀禽獸草木。女夷。春夏長養之神也。江淹文云。春暉斂節。女夷司景。

纂要曰。二月曰仲陽。又曰令月。張平子歸田賦云。仲春令月。時和氣清。

月令曰。仲春行夏令。則國乃大旱。蝝氣早來。蟲螟爲害。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

季春月

月令曰。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壽牛中。律中姑洗。桐始華。田鼠化爲鴽。（音如。）虹始見。萍始生。鳴鳩拂其羽。戴勝降於桑。

孝經緯云。春分後十五日斗指乙爲清明。後十五日斗指辰爲穀雨。

三統歷曰。穀雨爲三月節。清明爲三月中氣。穀雨者。言雨以生百穀。清明者。謂物生清淨明潔。

周書時訓曰。清明之日。桐始華。後五日。田鼠化爲鴽。後五日。虹始見。穀雨之日。萍始生。後五日。鳴鳩拂其羽。後五日。戴勝降於桑。

白虎通德論曰。三月律謂之姑洗何。姑者故也。洗者鮮也。言萬物皆去故就新。莫不鮮明也。

晉樂志云。三月之辰名爲辰。辰者震也。謂時物盡震動而長也。

夏小正曰。參則伏。蟄音。則鳴。頒冰拂桐芭。

詩曰。舀月條桑。舀月、三月也。吳民載詩云。條風者野方舀月。高樹移陰又麥秋。唐百家詩曰。舀月桑葉青。

鷓時柳花白。

纂要曰。三月曰暮春、末春、晚春。

月令曰。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蕭。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沉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

花信風

東皐雜錄。江南自初春至初夏五日一番風候。謂之花信風。梅花風最先。楝花風最後。凡二十四番。以爲寒絕也。後唐人詩云。楝花開後風光好。梅子黃時雨意濃。徐師川詩云。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又古詩云。早禾秧雨初晴後。苦楝花風吹日長。

條達風

易通卦驗。立春條風至。宋均注云。條者條達萬物之風也。唐太宗詩云。條風開獸節。灰律動初陽。

檐葵雨

氾勝書。三月檐葵雨。高地強土可種林。

杏花雨

提要錄。杏花開時。正值清明前後。必有雨也。謂之杏花雨。古詩。沽衣欲濕杏花雨。吹面不寒楊柳風。又云楊柳杏花風雨外。不知佳句落誰家。晏元獻公詞云。紅杏開時一霎清明雨。趙德麟詞云。紅杏枝頭花幾許。啼痕正恨清明雨。

凌解水

水衡記。黃河水。三月名凌解水。

桃花水

水衡記。黃河水。二月三月名桃花水。又顏師古漢書音義云。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華。蒼桃方華時。既有雨水。川谷漲汗。衆流盛長。故謂之桃花水。老杜詩云。春岸桃花水。又云。三月桃花浪。注曰。時中以三月桃花發時。春水生。謂之桃花水。王摩詰詩云。春來到處桃花水。又歐陽公詩云。桃花水下清明路。

擊春曲

西陽雜俎。唐明皇好羯鼓。云。八音之領袖。諸樂不可爲比。嘗過二月初。詰旦。巾櫛方畢。時宿雨初晴。景色明麗。小殿亭前。柳杏將吐。覩而嘆曰。對茲景物。豈可不與他判斷乎。左右相目。將命備酒。獨高力士遣取羯鼓。旋命之。臨軒縱擊一曲。名春光好。神思自得。反顧杏花。皆已發坼。指而笑之。謂嬪嬙內官曰。此一事。不煩我作天公可乎。皆呼萬歲。東坡詩云。宮中羯鼓催花柳。陳簡齋詩云。可是天公須羯鼓。已回寒暖作春酣。又六言云。未央宮中紅杏。羯鼓三聲打開。

踏春歌

異聞錄。邢鳳之子。夢數美人歌踏陽春之曲曰。踏陽春。人間二月雨和塵。陽春踏盡秋風起。腸斷人間白髮人。又西陽雜俎云。元和初。有士人醉臥廳中。及醒。見古屏上婦人。悉於牀前踏歌。歌曰。長安少女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卻。蛾眉空帶九秋霜。又歌曰。流水潺潺芹長芽。野鳥雙飛客還家。荒村無處作寒食。殘宮空對棠梨花。中一人問曰。如何是弓腰。歌者曰。首巻及地。腰勢如規也。七人驚叱之。忽皆上屏。東坡詩云。城上湖光媚欲波。美人唱我踏春歌。又詹克愛春睡詩云。覺後不知身是幻。耳根猶聽踏歌聲。

夢春草

南史。謝惠連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嘉賞之。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句。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而得池塘生春草之句。大以爲工。常云。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杜甫詩云。詩應有神助。束坡詞云。酒闌詩夢覺。春草滿池塘。又詩云。春草池塘夢惠連。陳后山春夜詩云。夢中無好語。池草爲春生。

移春檻

開元遺事。楊國忠子弟。春時移名花異木。植檻中。下設輪腳。挽以綵組。所至自隨。號移春檻。

探春宴

南史。謝惠連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嘉賞之。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句。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而得池塘生春草之句。大以爲工。常云。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杜甫詩云。詩應有神助。束坡詞云。酒闌詩夢覺。春草滿池塘。又詩云。春草池塘夢惠連。陳后山春夜詩云。夢中無好語。池草爲春生。

移春檻

開元遺事。楊國忠子弟。春時移名花異木。植檻中。下設輪腳。挽以綵組。所至自隨。號移春檻。

探春遊

天寶遺事。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後。各乘車跨馬。供帳於園圃。或郊野中。爲探春之宴。

探春遊

皇朝東京夢華錄。上元收燈畢。都人爭先出城探春。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園圃。百里之內。並無閒地。並繇遊人賞玩。

作樂車

天寶遺事。楊氏子弟。恃后族之貴。極于奢侈。每春遊。以大車結綵爲樓。載女樂數十人。自私第聲樂前引。出遊園苑。長安家民貴族爭傚之。

載油幕

天寶遺事。長安貴家子弟。每至春日。遊宴供帳於園圃中。隨行載以油幕。或遇陰雨。以幕覆之。盡歡而歸。

掛鍰幄

唐肇卡歲時記。長安士女遊春野步。遇名花則設席藉草。以紅鍰插掛。以爲宴幄。其奢侈如此。

擲金錢

開元別紀。明皇與貴妃在花萼樓下。以金錢遠近爲限。蓋其無擲于地者。以金觥賞之。天寶遺事云。內庭妃嬪。每至春日。各于禁中結伴擲金錢爲戲。

駐馬飲

天寶遺事長安俠士每春日結朋約黨各置矮馬飾以錦韉金絡並轡於花樹下往來使僕從執酒盃而從之遇好花則駐馬而飲

隨蝶幸

開元遺事開元末明皇每春時旦暮宴於宮中使嬪妃紫爭插豔花帝親捉粉蝶放之隨蝶所止幸之後賈妃專寵遂不復用此戲

鬬奇花

天寶遺事長安王士安春時鬬花戴插以奇花多者爲勝皆用千金市名花植于庭中以備春時之鬬

插御花

天寶遺事長安春日盛於遊賞園林日無開地蘇頲應制詩云飛埃結紅霧遊蓋翳青雲帝覽詩喜焉遂以御花插頲之巾上時人榮之

取紅花

盧世南史略北齊盧士深妻崔林義之女有才學春日以桃花曉面呪曰取紅花取白雪與兒洗面作光悅取白雪取紅花與兒洗面作光華取雪白取花紅與兒洗面作顏容

裝獅花

曲江春宴錄曲江公家遊賞則剪百花裝成獅子互相送遺獅子有小連環欲送則以蜀錦流蘇牽之唱曰春光且莫去留與醉人看

探花使

秦中歲時記進士杏花苑初會謂之探花宴以少俊二人爲探花使皆有故

讓花鈴

天寶遺事天寶初寧王少時好聲色風流蘊藉諸王弗如也每春日於後園中紐紅絲爲繩繫金鈴繫花梢之上有鳥鵲翔集則令園吏舉鈴索以驚之號讓花鈴

括花香

唐玉塵錄穆宗每宮中花香則以重頂帳幛簾檻外燃惜春御史掌之號曰括香

臥花酒

曲江春宴錄虞松方春以謂擷月擔風且留後日吞花臥酒不可過時

作紅鮫

曲江春宴錄春遊之家以脂粉作紅鮫竿上成雙挑挂夾雜蠶帶前引車馬

繫煎餅

拾遺記江東俗號正月二十日爲天穿日以紅縷繫煎餅餌置屋上謂之補天穿李白詩云一枚煎餅補天穿

膾梨春

白氏六帖杭州俗釀酒趁梨花時熟號梨花春

賜柳圈

唐書李適爲學士凡天子饗食遊豫惟宰相與學士得從春幸梨園並渭水撲除則賜柳圈辟瘟

蹙錦帶

荆湖近事荆湖中有花名錦帶其花簇生如郁李仁春末開花紅白如錦初生葉柔脆可食老杜詩云漸覺雕胡飯香聞錦帶蔬

懈草色

長慶集杭州春望詩誰開湖寺西南路草綠裙腰一道斜自注云孤山在湖洲中草綠時望如裙腰又東坡詩云春入西湖到處花裙腰芳草抱山斜王介甫詩云遙憐草色裙腰綠湖寺西南一徑開

望杏花

四民月令清明節令蠶妾理蠶室是月也杏花盛又云杏花生穬百穀宋子京詩云催耕併及杏花時蜀主孟昶勸農詔云望杏教耕瞻蒲勸稿王元長策秀才文云杏花舊葉畊穫不愆

看葛葉

呂氏春秋冬至後五旬七日葛葉生蓋葛者百草之先生也於是始耕又云葛始生於是耕儲光羲詩云齊民要術三月辰日最宜種瓜山谷詩云夏栽醉竹餘千箇春繫辰瓜滿百區

栽雜木

氾勝書栽樹正月爲上時二月爲中時三月爲下時然果雞口槐兔目桑蝦蟇眼榆負瘤數其餘雜木風耳蛇趙各其時凡種栽并插皆用此等形象

遊蜀江

杜氏壺中贅錄蜀中風俗舊以二月二日爲踏青節都人士女絡繹遊賞緹幕歌酒散在四郊歷政郡守慮有強暴之虞乃分遣戍兵於岡阜坡塚之上立馬張旗望之後乖崖公帥蜀酒曰盧有他虞不若聚之爲樂乃于是日自萬里橋以錦繡器皿結綵舫十數隻與郡僚屬官分乘之妓樂數船歌吹前導名曰遊江於是都人士女駢於八九里間縱觀如堵抵寶歷寺橋出謎于寺內寺前瓶一羅市縱民交易嬉遊樂飲倍於往歲薄暮方回

蠶農用

四川記同州以二月二日與八日爲市四方村民畢集應置農所用以至車牀椽木果樹器用雜物皆至其值千緡至萬緡者郡守就子城之東北隅龍興寺前立山棚設幄幕樂以宴劵將吏罷日而罷

蠶簇器

繅藏文蠶市詩序云蜀人以二月望日蠶簇器謂之蠶市東坡先生詩云蜀人衣食常苦艱蜀人行樂不知還十夫耕農萬夫食一年辛苦一春閒閒時尚以蠶爲市共忘辛苦逐欣歡又張仲殊詞云成都好蠶市趁遨遊夜放笙歌喧綺陌春邀燈火上紅樓車馬溢瀛洲人散後酳館喜綢繆柳葉已饒烟黛細桑條何假玉纖柔立馬看風流

驗歲草

黃帝問師曠曰吾欲若樂善心可知否對曰歲欲甘甘草先生齊是也歲欲苦苦草先生葶藶是也歲雨雨草先生藐是也歲欲旱旱草先生蓑衰是也歲欲流流草先生蓬是也歲欲惡惡草先生水藻是也歲欲病病草先生艾是也皆以孟春占之

占雨霧

占書正月朔雨春旱人食一升二日雨人食二升三日雨人食三升四日雨人食四升五日雨主大熟五日內霧穀傷民飢元日霧歲必飢

攘鬼鳥

荊楚歲時記正月夜多鬼鳥度家家槌牀打戶撾狗耳滅燈火以厭之玄中記云此鳥名姑獲一名天帝女一名隱飛鳥一名夜遊女好取人女子養之有小兒之家卽以血點其衣以爲誌故世號鬼鳥荊湖謂之鬼雀多斯言信矣

飲雨水

本草二月雨水夫妻各飲一杯還房獲時有子神助也

去妖邪

西京雜記賈佩蘭云在宮中正月上辰出池邊盥濯食蓬餌以祓妖邪

辟官事

歷書二月上丑日取土泥竈屬宜竈上辰日取道中土泥門應辟官事

照百鬼

荊楚歲時記正月未日夜廚竈井廁百鬼皆走

歲時廣記卷二

夏

禮記鄉飲酒曰南方曰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太玄經曰夏者物之修長也董仲舒策曰陽常居大夏以生育長養爲事淮南子曰夏爲衡衡者所以平萬物也前漢律歷志曰太陽者南方南任也陽氣任養物於時爲夏夏假也物假大乃宣平火炎上禮者齊齊者中故爲衡也月令曰夏三月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孟夏月

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律中仲呂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蘼草死麥秋至

三統歷曰立夏爲四月節小滿爲四月中氣小滿者言物長於此小至也

孝經緯曰穀雨後十五日斗指巽爲立夏後十五日斗指己爲小滿

周書時訓曰立夏之日螻蟈鳴後五日蚯蚓出後五日王瓜生小滿之日苦菜秀後五日靡草死後五日麥秋至

白虎通德論曰四月律謂之仲呂何言陽氣極將彼故復中難之也志云呂者助也謂陽氣碻長陰助

成功也。

晉樂志云。四月之辰謂之巳。巳者起也。物至此時。畢盛而起也。

夏小正曰。四月秀葽則見。

詩七月曰。四月秀葽。注云。不榮而實曰秀。葽。草也。

西京雜記曰。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己之月是也。故陽謂之正陽之月。又曰。四月陽氣用事。而陰不獨存。此月純陽。疑於無陰。故謂之陰月。

纂要云。四月曰首夏。維夏。

文選注。鄭玄曰。四月爲除月。

月令曰。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蚤落。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蟲蟲爲災。暴風來格。秀實不遂。

仲夏月

月令曰。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律中蕤賓。小暑至。螳螂生。鵙始鳴。反舌無聲。鹿角解。蜩始鳴。半夏生。木堇榮。

孝經緯曰。小滿後十五日斗指丙爲芒種。後十五日斗指午爲夏至。

三統歷曰。芒種者。言有芒之穀可隊種也。

周書時訓曰。芒種之日。螳螂生。後五日。鵙始鳴。後五日。反舌無聲。夏至之日。鹿角解。後五日。蜩始鳴。後五日。半夏生。

白虎通德論曰。五月律謂之蕤賓何。蕤者下也。賓者敬也。言陽氣上極。陰氣始賓敬之也。

晉樂志云。五月之辰謂之午。午者長也。大也。言物皆長大也。

爾雅。大火。心星名也。

詩七月曰。五月鳴蜩。又曰。五月斯螽動股。注云。蜩、螗也。斯螽、蜈蚣也。

吳子夜四時歌曰。蠶蒸仲暑月。

東坡詩云。飛龍御月作秋涼。注云。謂五月也。

月令曰。仲夏行冬令。則霖涼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膲時起。其國乃飢。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

季夏月

月令曰。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律中林鍾。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爲螢。土潤溽暑。大雨時行。

孝經緯曰。夏至後十五日斗指丁爲小暑。後十五日斗指未爲大暑。

三統歷曰。小暑爲六月節。大暑爲六月中。氣小暑大暑。就極熱之中。分爲小大。月初爲小。月半爲大。

周書時訓曰。小暑之日。溫風至。後五日。蟋蟀居壁。後五日。鷹乃學習。大暑之日。腐草爲螢。後五日。土潤溽暑。大雨時行。

白虎通德論曰。六月律謂之林鍾何。林者衆也。萬物成熟。種類衆多。

爾雅樂志云。六月之辰謂之未。未者昧也。謂時萬物向成有滋味也。

夏小正曰。六月鷹始鷙。

詩七月曰。六月莎雞振羽。又云。六月食鬱及薁。注云。鬱、棣屬。薁、蘡薁也。

纂要曰。六月曰徂暑。

月令曰。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鷙。四鄙入保。

黃梅雨

風土記。夏至雨名黃梅雨。霑衣服皆敗壞。四時纂要云。梅熟而雨曰梅雨。又閩人以立夏後逢庚日爲入梅。芒種後逢壬爲出梅。農以得梅雨乃宜耕耨。故諺云。梅不雨無米炊。瑣碎錄又云。芒種後半月爲梅雨。後半月爲時雨。過期電謂之斷梅。數說未知孰是。又陳氏手記云。梅雨今呼五月三雨亦爲留客雨。

傳令易熟。沾衣便腐。滑垢如灰汁。有異他水。江淮以南。地氣卑濕。五月上旬迎下旬。尤甚。梅雨壞衣。書以梅葉洗之。餘並不脫。杜甫詩云。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滿溝昆江去。冥冥細雨來。歐陽公詩云。春寒欲盡梅黃雨。東坡詩云。不趁青梅嘗煮酒。要看細雨濕黃梅。又云。佳節連梅雨。又云。怕見梅黃雨細時。王維詩云。梅天一雨清。

瀫枝雨

風土記。仲夏雨瀫枝盪川。注云。此節常有大雨。名曰瀫枝雨。

留客雨

陸機要覽。昔羽山有神人焉。逍遙于中澨。與左元放共遊。莉子訓所。坐欲起。子訓遮欲留之。一日之中三雨。今呼五月三雨亦爲留客雨。

薇香雨

李賀四月詞。依微香雨青氣氳。氤薇葉蘼花照曲門。

暴涼雨

爾雅。暴雨謂之涼。郭璞注云。江東呼夏月暴雨爲涼雨。離騷經云。令飄風兮先驅。使涼雨兮灑塵。涼音亮。

海颶風

南越志熙安間多颶風。颶風者。具四方之風也。常以五月六月發。未至時。雞犬爲之不鳴。國史補云。南海有颶風。四面而至。倒屋拔木。每數年一至。鄭熊番禺雜記云。颶風將發。有微風細雨先後。土謂之颶風。又有石尤。亦此之類。韓文公詩云。常威固已加。颶勢仍相借。又云。颶風有時作。掀簸真差事。又云。峽山逢店竈下歲時記。四月十五日。自堂廚至白司廚。通謂之櫻筍廚。又辣僥櫻桃詩注云。秦中以三月爲櫻筍時。陳后山詩云。春事無多櫻筍來。又古詞云。水竹舊院落。櫻筍新蔬果。

臨水宴

因話錄。李少師與賓僚飲宴。暑月臨水。以荷爲杯。滿酌密置。持近人口。以筯刺之。不盡則重飲。宴罷。有人言昨飲大歡者。公曰。今日言歡。則明日之不歡。無論好惡。一不得言。

霹靂酒

醉鄉日月。暑月候大雷震時。收雨水。淘米炊飯。釀酒名曰霹靂酒。

塞縫冰

醉鄉日月。盛夏初夏於井側安罎。以大水晶一塊。大如拳。無瑕翳者。以新汲水。燒火煮千沸。取瓶口小腹大者。滿盛其湯。以油帛密封口。勿令泄氣。復以重湯煮。千沸。急沉井底。半日出之。破瓶。冰已結矣。名塞縫冰。又見杜詩補編。

壬癸席

河東備錄。申王取猪毛刷淨。命工織以爲席。清而且涼。號曰壬癸席。

澄水帛

杜陽編。同昌公主一日大會。暑氣將甚。公主令取澄水帛。以水釀之。挂於高軒。滿座皆思挾纊。澄水帛長八九尺。似布而細。明薄可鑒云。其中有龍涎。故能消暑。

冰絲裯

樂府雜錄。唐老子本長安富家子。生計蕩盡。遇老嫗持舊裯。以半千獲之。有波斯人見之。乃曰。此是冰蠶絲所織。暑月置於座。滿室清涼。即酬萬金。

消涼珠

拾遺記。黑蚌珠千年一生。燕昭王常懷此珠。當盛暑之月。體自消涼。名消暑招涼之珠。

辟暑罩

提要錄。唐文宗夏月延學士講易。賜辟暑罩。簷公端午帖子云。已持扇辟暑。更門草迎涼。

迎涼草

杜陽雜編。李輔國夏於堂中設迎涼草。其色類碧。而幹似苦竹。葉細如杉。雖若乾枯。而未嘗彫落。盛暑束之衙戶間。則涼風自至。

白龍皮

劇談錄。李德常夏日邀同列及朝士宴。時景赤曦。咸有鑠蒸之苦。既延入小齋。列坐開樽。煩暑都盡。風涼冽。如涉高秋。及昏而罷出戶。則大雲烈日。嫣然焦灼。有好事者求親信問之云。此日以金盆貯水。浸白龍皮。置於座末。龍皮者。新羅僧得之海中。

櫻筍廚

一溪雲。然則竹迷亦正此日也。陳簡齋種竹詩云。何須俟迷日。可笑世俗情。

扇如意

楊妃外傳。唐玄宗夏月授楊妃卻暑扇如意。

瀘皮扇

開元遺事。王元寶。都中巨豪也。家有皮扇。制作甚精。寶每暑月宴客。即以此扇潑於座前。以新水灑之。則颯然風生。酒筵之間。客有寒色。遂命撤去。明皇亦曾差中使取看。愛而不受。曰。此瀘皮扇也。

服丸散

抱樸子曰。或問不熱之道。曰。服玄冰丸。飛雪散。王仲都等用此方也。劉孝威苦暑詩云。玄冰術難驗。赤道漏纔長。

環爐火

桓子新論。元帝被病。廣求方士。漢中逸人王仲都者。詔問所能。爲對曰。但能忍寒暑耳。因爲侍詔。至夏大暑日。使暴坐。又環以十爐火。不言熱而身汗不出。

入寒泉

括地圖。天毒國最大暑熱。夏草木皆乾死。民蓄沒水以避日。過暑時。常入寒泉之下。

激涼風

唐書。佛林國暑之節。乃引水潛流。上通於屋宇。機制於巧匠。人莫之知。觀者唯於屋上聞泉鳴。俄見四激涼風。

沒水底

抱樸子。葛洪從祖僊公。每大醉及夏天盛熱。輒入水底。八日乃出。正以能閉氣胎息耳。

開七井

雲林異景志。霍仙鳴別墅在龍門。一室之中。開七井。皆以雕鏤盤覆之。夏月坐其上。七井生涼。不知暑氣。

乘小輿

開元雜記。玄宗幸洛。至耀嶺宮。時屬炎暑。上曰。姚崇多計。令力士探之。回奏曰。崇方參絲乘小輿。按轡水陰。上乃命駙。頓忘繁滯。

臥北窗

晉書。陶潛。字淵明。謚靖節先生。嘗言。夏月虛閑。高臥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東坡詩云。一枕清風値萬錢。無人肯買北窗眠。又云。北窗仙人臥羲軒。又云。北窗高臥等義炎。

書新裙

南史。羊欣。字敬元。長於隸書。父不疑爲烏程令。欣時十五。王獻之爲吳興守。甚知愛之。嘗夏月入縣。欣著新絳裙。晝寢。獻之書裙數幅而去。欣本攻書。因此彌善。東坡詩云。載酒無人歌子雲。掩門賣臥客書裙。蓋

公選鄉賦云。客舊相而滿緝。

作夏課

南部新書。長安舉子落第者。六月後不出。謂之過夏。多借清淨廨院作文章。曰夏課。時語曰。槐花黃。舉子忙。又見舉忙中收。選齋閒覽云。謂槐之方花。乃進士赴舉之日也。唐翁承贊詩云。雨中裝點望中黃。勾引蟬聲送夕陽。憶得當年隨計吏。馬蹄終日爲君忙。又稼軒詞云。明年此日青雲路。卻笑人間舉子忙。

逐樹陰

北齊書。僕射魏收。字伯起。初習武不成。改節讀書。夏日坐板牀。隨逐樹陰。諷讀累年。牀爲之銳。遂工辭令也。

練蚉雷

晉陽秋。車胤。字武子。家貧。讀書。不常得油。夏月則以練囊盛數十蚉。以夜繼日。

頒冰鑒

止戈集。長安冰雪至夏月則價等金璧。每頒冰雪。論食不復價。價日日如是。

賜朱櫻

唐史。李適爲學士。見太子饗會遊豫。唯宰相及學士得從。夏宴蒲萄園。賜朱櫻。

獻雪瓜

青竹。晝夜更擊其甕。不得少輟。王如其言試之。一日兩夜。雨大注數百里。舊說龍與蛇醫爲親家焉。又張師正倦游錄云。熙寧中。京師久旱。按古法。令坊巷以甕貯水。插柳枝。泛蜥蜴。小兒呼曰。蜥蜴蜥蜴。與雲吐霧。降雨滂沱。放汝歸去。翰府名談云。宋內翰祁鎮鄭州。夏旱。公文祭蜥蜴於祈所。即時大雨告足。民乃有秋。東坡詩云。甕中蜥蜴爲可笑。

占蝗旱

四時纂要。四時辰雨。皆爲蝗蟲。大雨大蟲。小雨小蟲。二日雨。百草旱。五穀不成。三日雨。小旱。風從西來。麻吉。四日雨。五穀貴。五日六日雨。有旱處。四日至七日風者。大豆吉。八日徹雨。熟。俗云。八日雨斑鬬。高低田可佃。此月自一日至十四日惡風者。皆不可種豆。

白虎通德論曰。七月律謂之夷則何。夷、傷。則、法也。言萬物始傷被刑法也。歐陽公秋聲賦云。其爲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爲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既壯而當殺。晉樂志曰。七月之辰謂之申。申者身也。言時萬物身體皆成就也。夏小正曰。七月辰子。肇、肆、肇始也。肆、遂也。言其始遂也。詩七月曰。七月流火。又曰。七月鳴鵙。又曰。七月烹葵及菽。又曰。七月食瓜。注云。流、下也。火、大火也。李白詩云。火落金風高。謝靈運詩云。火逝首秋節。七命云。龍火西頹。

提要錄曰。七月爲臨月。

纂要曰。七月爲首秋。上秋、臨秋、肇秋。

月令曰。孟秋行冬令。則陰炁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疥癘。

仲秋月

月令曰。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律中南呂。盲風至。鴻雁來。玄鳥歸。羣鳥養羞。日夜分。雷乃收聲。蟄蟲坯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

孝經緯曰。處暑後十五日斗指庚爲白露。後十五日斗指酉爲秋分。

三統歷曰。白露爲八月節。秋分爲八月中氣。白露者。陰炁漸重。露濃色白。

周書時訓曰。白露之日。鴻雁來。後五日。玄鳥歸。後五日。羣鳥養羞。鴻雁不來。遠人背叛。玄鳥不歸。室家離散。羣鳥不羞。臣下驕慢。秋分之日。雷乃始收。後五日。蟄蟲坯戶。後五日。水始涸。雷不始收。聲。諸侯淫泆。蟄蟲不坯戶。民膽有賴。水不始涸。介蟲爲害。

白虎通德論曰。八月律謂之南呂。何。南者任也。言陽氣尚有任生菑麥也。故陰拒之也。

晉樂志曰。八月之辰謂之酉。酉者縮也。謂時物皆縮縮也。

夏小正曰。八月辰則伏丹鳥。羞白鳥。丹鳥、白鳥、蚊蚋也。崔豹古今註云。螢火一名丹鳥。腐草化之。羞、進也。謂食蚊蚋也。

詩七月曰。八月萑葦。又曰。八月載績。又曰。八月其穫。又曰。八月剝棗。又曰。八月斷壺。莊云。萑爲蘆。葦爲蕳。載績者。絲事畢而麻事起。其穫者。禾可穫也。剝、擊也。壺、瓠也。

提要錄曰。八月爲桂月。

纂要錄曰。八月曰仲商。

月令曰。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

季秋月

月令。季秋之月。日在房。昏尾中。旦柳中。律中無射。鴻雁來賓。雀入大水爲蛤。菊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草

歲時廣記卷三

秋

禮記鄉飲酒曰。西方曰秋。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太玄經曰。秋者物皆成象而聚也。管子曰。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說文曰。秋、禾穀熟也。淮南子曰。秋爲矩。矩者所以方萬物也。前漢律歷志曰。少陰者西方。西、遷也。陰炁遷落物也。於時爲秋。秋、鰍也。物鰍斂乃成熟。金從革。改更也。義者成。成者方。故爲矩。月令曰。秋三月。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其數九。其味辛。其臭羶。其祀門。祭先肝。（鰍子由反）

孟秋月

禮記月令曰。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律中夷則。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天地始肅。農乃登穀。

孝經緯曰。大暑後十五日斗指申爲處暑。

三統歷曰。立秋爲七月節。處暑爲七月中氣。處暑者。謂暑將遏伏而潛處也。

周書時訓曰。立秋之日。涼風至。後五日。寒蟬鳴。涼風不至。國無嚴政。白露不降。民多疥病。寒蟬不鳴。人臣力爭。處暑之日。鷹乃祭鳥。後五日。天地始肅。後五日。農乃登穀。

木黃落。蟄蟲咸俯。在內者墐其戶。

孝經緯曰。秋分後十五日斗指辛爲寒露。後十五日斗指戌爲霜降。

三統曆曰。寒露爲九月節。霜降爲九月中氣。寒露者。言露氣寒將欲凝結。

周書時訓曰。寒露之日。鴻雁來賓。後五日。雀入大水爲蛤。後五日。菊有黃華。霜降之日。豺祭獸。後五日。草木黃落。後五日。蟄蟲咸俯。

白虎通德論曰。九月謂之無射何。射者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也。

晉樂志曰。九月之辰謂之戌。戌者滅也。謂時物皆衰滅也。

夏小正曰。九月內火。注云。大火心星也。

詩七月曰。九月授衣。又曰。九月叔苴。又曰。九月滌場。圃又曰。九月肅霜。注云。叔拾也。苴麻子也。蹜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也。

國語曰。至于玄月。注云。九月爲玄月。范蠡曰。王姑待至於玄月。漢韓明府修孔子廟器表碑曰。永壽二年。霜月之靈。旣者疑是九月。

提要錄曰。九月爲菊月。

篆要曰。九月曰暮秋。末秋。季商。杪秋。亦曰霜辰。亦曰授衣。

月令曰。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疫癘。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暴風來至。民氣憯惔。師興不居。

仙掌露

前漢班固傳。武帝建章宮露盤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金莖銅柱也。神農本草云。繁露水。是秋露繁濃時也。作盤以收之。煎令稠可食之。延年不飢。漢武帝時。東方朔得玄黃青露各盛五合。帝賜羣臣。老者皆少。病者皆除。東方朔曰。日初出處。露皆如糖可食。後武帝立金莖。作仙人掌承露盤。取雲表之露服之。以求仙。文選孟堅西都賦云。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張平子西京賦云。承雲表之清露。

青女霜

淮南子。秋三月。氣不藏。百蟲蟄。青女乃出。以降霜雪。注云。青女乃天神青腰玉女。主霜雪也。杜甫詩云。雲霜任青女。

石鷹飛

南康記。平固縣覆筍山上有湖。中有石鷹浮于湖上。每至秋。飛鳴如候時也。

鱖魚肥

海錄碎事。棟木華而石首至。秋風起而鱖魚肥。

蟋蟀吟

天寶遺事。每秋時。宮中妃妾以小金籠閉蟋蟀。置枕函畔。夜聽其聲。時民間爭傚之。

親燈火

裂蕉風

洞冥記。裂蕉風。乃八月節也。

芳枝

呂黎文韓退之送子阿符讀書城南詩云時秋梢雨露新涼入郊墟燈火稍可親簡編可卷舒

圍棋局

西京雜記戚夫人侍兒賈佩蘭言宮中八月四日出雛房北戶竹下圍碁勝者終年有福負者終年多病取綠總就北辰星下求長命乃免

秋菊酒

唐書李適爲學士凡天子饗會游豫唯宰相及學士得從秋登慈恩浮圖獻菊花酒稱壽

思蓴鱸

晉文苑傳張翰字季鷹吳郡人爲齊王冏東曹掾見秋風起思吳中菰米蓴羹鱸魚膾嘆云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百里外以要名爵乎乃嘆云秋風起兮木葉飛吳江水清鱸魚肥遂命駕而歸後齊王敗人皆謂之見機又海物異名記云江南人作鱠名郎官鱠言因張翰得名東坡詩云浮世功名食與眠季鷹直得水中仙不須更說知機早直爲鱸魚也自賢又送人歸吳有詞云更有鱸魚堪切鱠山谷詩云東歸止爲鱸魚鱠未敢知言許季鷹王荊公詩云慷慨秋風起悲歌不爲鱸

牧兎毫

墨藪筆取崇山絕仞中兎毛八九月牧之筆頭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腰彊者揮襟作之屈曲眞草皆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

驗美玉

地鏡經八月中草木猶有葉枝下垂者必有美玉又云八月後草木死者亦有玉

點艾枝

文昌雜錄唐歲時節物八月一日有點艾枝盧公範饋餉餞云點灸枝以梨枝爲之反銀盞中有硃砂銀枝子也

厭兒疾

荊楚歲時記八月十日泗民以朱點小兒頭名爲天灸以厭疾也

取柏露

續齊諧記鄧紹八月朝入華山見一童子以五綵囊承取柏葉上露皆如珠子且云赤松先生取以明目今人八月朝作眼明袋是也又荊楚歲時記云四民並以錦綵爲眼明囊云赤松子以八月囊承柏樹露爲宜眼後世以金箔爲之遞相餉遺

結絲囊

隋唐嘉話八月五日明皇生辰號千秋節王公咸里進金鏡士庶結承露絲囊相遺述征記云八月作五明囊盛百草露以洗眼

登南樓

晉忠庾亮傳亮鎮武昌諸佐史殷浩之徒秋夜乘月共登南樓俄而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小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便據胡牀與浩等詠謔竟夕其坦率如此陶侃曰亮非惟風流更有爲政之實也

老杜詩云月靜庾公樓

懷故里

提要錄王粲觀秋月懷弟妹故里而傷神老杜詩云繞驚工逝泪秋月解傷神注云春鶯秋月人所賞翫而驚所工者在于迸人之淚月所解者在于傷人之神蓋亂離疾病之所感也

悲遊子

梁史江淹過瀟陵秋深葉脫乃嘆曰何限風物寥落祇悲遊子故園之思老杜詩云風物悲遊子江山憶故人

歎謫仙

文粹李白秋興歌我覺秋興逸誰云秋興悲賞知章見之曰是子謫仙人也

賞白蓮

天寶遺事明皇八月太液池有千葉白蓮數枝盛開帝與貴戚宴賞左右皆嘆羨久之帝指貴妃示左右爭如我解語花右詞云翠蓋盈盈紅粉面葉底荷花解語

水晶宮

漁隱叢話吳興圖之水晶宮而不載之圖經惟吳興集有之與史楊漢公九月十五日夜絕句云江南地暖少嚴風九月炎涼正得中溪上玉樓樓上月清光合在水晶宮疑因此而得名也

歲時廣記卷四

冬

禮記鄉飲酒曰北方曰冬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管子曰冬者陰之舉下伏萬物尸子曰冬爲信淮南子云冬爲權權者所以權萬物也權正而不失萬物乃藏前漢律曆志曰大陰者北方北伏也陽炁伏於下於時爲冬冬終也物終藏乃可稱水潤下智者謀謀者冬也故爲權也又月令曰冬三月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

孟冬月

禮記月令曰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律中應鍾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

孝經緯曰霜降後十五日斗指乾爲立冬後十五日斗指亥爲小雪

三統曆曰立冬爲十月節小雪爲十月中氣小雪大雪者以霜雨發緒而雪十月猶小十一月轉大

周書時訓曰立冬之日水始冰後五日地始凍後五日雉入大水爲蜃小雪之日虹藏不見後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後五日閉塞而成冬

白虎通德論曰十一月律謂之黃鍾何黃中和之色鍾者動也言陽氣動於黃泉之下動養萬物也

晉樂志云十月之辰謂之亥亥者劾也言時陰氣劾殺萬物也

夏小正曰十月黑鳥浴黑鳥烏也浴也者謂飛乍上乍下也

詩七月曰十月隕蘀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又曰十月穫稻又曰十月納禾稼又曰十月滌場

左傳莊公十六年公父定叔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

西京雜記曰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陰建亥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陰之月又曰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於無陽故亦謂之陽月歐陽公詞曰十月小春梅蘂綻

纂要曰十月曰上冬

月令曰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多不寧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霜雪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仲冬月

月令曰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律中黃鍾冰益壯地始坼鶡旦不鳴虎始交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

孝經緯曰小雪後十五日斗指壬爲大雪後十五日斗指子爲冬至

三統曆曰大雪爲十一月節冬至爲十一月中氣

周書時訓曰大雪之日鵙旦不鳴後五日虎始交後五日荔挺出冬至之日蚯蚓結後五日麋角解後五日水泉動

白虎通德論曰十一月律謂之黃鍾何黃中和之色鍾者動也言陽氣動於黃泉之下動養萬物也

晉樂志曰十一月辰謂之子子者孳也言陽氣至此更孳生也

夏小正曰十一月王狩言王狩之時也冬獵爲狩

呂氏春秋曰仲冬命之曰暢月注云暢充也

月令曰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蝗蟲爲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癘

季冬月

月令曰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律中大呂雁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征鳥厲疾冰方盛水澤腹堅日窮于次月窮於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

孝經緯曰冬至後十五日斗指癸爲小寒後十五日斗指丑爲大寒

三統曆曰小寒爲十二月節大寒爲十二月中氣小寒大寒者十二月極寒之時相對爲大小月初爲小寒月半爲大寒也

周書時訓曰小寒之日雁北鄉又後五日鵲始巢又五日雉始雊雁不北向民不懷主鵲不始巢一國不宿雉不始雊國乃大水大寒之日雞始乳又五日鷙鳥厲疾又五日水澤腹堅雞不始乳淫女亂男鷙鳥

389

不厲國不除兵水澤不腹堅言乃不從
白虎通德論曰十二月律謂之大呂何大大也呂者拒也言陽氣欲出陰不許也呂之爲言拒者旅抑拒難之也
晉樂志曰十二月之辰謂之丑丑者紐也言終始之際故以紐結爲名也
夏小正曰十二月玄駒賁玄駒蟻也賁者走於地中也
爾要曰十二月曰暮冬亦曰抄冬涂月暮節葬歲窮稔窮紀
月令曰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爲妖四鄙入保行春令則胎天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

一色雲

韓詩外傳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雪花曰霙雪雲曰同雲同謂雲陰與天同爲一色也故詩云上天同雲雨雪雰雰

一丈凍

郭義恭廣記北方地寒冰厚三尺地凍一丈

千里雪

楚詞屑冰峨峨飛雪千里王逸注云北極常寒也東坡詩云峨眉山西雪千里謝燮雨雪曲云峨峨六尺冰飄飄千里雪

千年冰

杜陽雜編順宗卽位年拘弭國貢常堅冰云其國有大疑山其中有冰千年不釋及齎至京師潔冷如故雖磁異赭曰終不消嘗之與中國冰凍無異又神異經云北方有屋冰萬里厚百丈尸子曰朔方之寒冰厚六尺北極左右有不釋之冰漢五行志云元和間琅邪井冰厚丈餘

紺碧霜

拾遺記廣延國霜色紺碧又云螺州霜甘也漢武帝內傳曰仙家上藥有玄霜絳雪

入液雨

瑣事錄閩俗立冬後過壬日謂之入液至小雪出液得雨謂之液雨無雨則主來年旱諺云液雨不流籍高田不要作又謂之藥雨百蟲飲此水而斃林公弁詩云液雨初生小院寒

復槽水

水衡記黃河水十月名復槽水落復故道也

凝凌水

水衡記黃河水十一月十二月名凝凌水冰斷復結疊起成層也

寶硯爐

天寶遺事內庫有七寶硯爐一所曲盡其巧每冬寒硯凍置於爐上硯冰自消不勞潛火冬月帝用之

煖玉鞍

天寶遺事岐王有玉鞍一面每至冬月則用之雖天氣寒嚴此鞍在座下如有溫火之氣

煖金合

裴鉶傳奇進士張無頗過袁天罡女袁大娘受藥以煖金合盛之曰寒時值出此合則一室暄熱不假爐炭矣合乃廣利王宮中之寶

卻寒簾

杜陽雜編咸通九年同昌公主下降賜錢五百萬貫仍罄內庫寶貨以實其宅更賜金麥銀米數斛堂設連珠之帳續眞珠以成也卻寒之簾類玳瑁班有紫色云卻寒鳥骨所爲也則未知出何國

卻寒犀

杜陽雜編同昌公主堂中設卻寒犀又綴五色香囊貯辟寒香前輩詩云辟寒犀外凍雲斗

禦寒毬

提要錄太祖登極九州各貢方物燕國劉大王守光使進禦寒毬一牀

辟寒金

古今詩話嗽寒鳥出崑明國形如雀色黃魏明帝時其國來獻飼以眞珠及菟腦常吐金屑如粟宮人爭取爲釵鈿名之辟寒金此鳥不畏寒也宮人相謂曰不取辟寒金那得帝王心不服辟寒鈿邪得帝王憐古樂府云誰似辟寒金聊借與空牀煖

辟寒香

述異記漢武帝時外國貢辟寒香室中焚之雖大寒必減衣

衣狐裘

呂氏春秋曰衞靈公天寒鑿池言不寒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四隅有火所以不寒

設熊褥

拾遺記周靈王起昆昭之臺設狐綃素裘紫熊文褥一人以指彈席上而暄風入室裘褥皆棄臺下

擔鳳炭

天寶遺事楊國忠以炭屑用蜜擔塑成雙鳳至冬至日則焰於爐中及先以白檀木鋪于爐底餘灰不許參雜

貫鳳木

杜陽編李輔國嚴凝之時置鳳首木于高堂大廈中其木高一尺而雕刻如驚鳳之形和煦之氣如二三月故別名常春木

阿牙筆

天寶遺事．李白特于便殿對明皇撰韶誥．時十月大寒．筆凍莫能書字．帝敕宮嬪十人．侍於李白左右．令多各執牙筆呵之．白遂取而書詔．李白之受聖睠也如此之厚．

得玉馬

臧榮緒晉書．新蔡王騰發于幷州常山之眞定縣．遇天大雪．平地數丈．融不積．騰發恠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土裴獻之裴瓚野人立春詩云．玉馬自能消剡雪．土牛更爲發春風．

炷媛香

雲林异景志．賈盤溪有僧舍．盛冬若客至．不燃薪火．媛香一炷．滿室如春．詹克愛題西山禪房詩云．媛香炷罷春生室．始信壺中別有天．

吐氣火

葛仙翁別傳．公與客談話．時天寒．仙翁謂客曰．居貧不能人人得盡火．請作一大火共致煖者．仙公因吐氣．火從口中出．須臾火滿室．客皆熱脫衣也．

煮建茗

開元遺事．逸人王休居太白山下．日與僧道異人往還．每至多日．取冰敲其精瑩者．煮建茗以供賓客飲之．

飲羔酒

提要錄．世傳陶穀事．十實得黨太尉家故妓．遇雪．陶取雪水烹團茶．謂妓曰．黨家豈不識此．妓曰．彼粗人．安有此思．但能于銷金帳下．淺酌低唱．飲羊羔酒耳．陶默然愧其言．東坡詩云．試問高吟三十韻．何如低唱兩三杯．

作妓圍

天寶遺事．申王每冬月苦寒之際．令宮女密圍於坐側．以禦寒氣．謂之妓圍．

揣妓肌

天寶遺事．岐王每冬寒手冷．不近火．惟于妙妓懷中．揣其肌膚．爲之煖手．

還肉陣

開元遺事．楊國忠還綵妾肥大者．行列於前．令遮風．謂之肉障．

煖寒會

開元遺事．巨豪王元寶每冬月大雪之時．令僕夫捕雪爲徑．躬立坊前．迎揖賓客．具酒炙宴之．爲煖寒會．

寒風粥

皇朝東京夢華錄．十二月．都城賣散佛花．至初八日．有僧尼三五爲羣．以盆盛金銅佛像．浸以香水．雜綵．西浴．排門教化．諸大寺作浴佛會．并送七寶五味粥．謂之臘八粥．都人是日亦以果子雜料煮粥面食．

省察火

前漢書．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一月得四十五日以省燭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燭，力玉反．）

溫母席

搜神記．羅威字德行．少喪父．事母至孝．母年七十．天大寒．常以身自溫席．而後授其母．

煖母枕

東觀漢記．黃香字文疆．江夏安陸人．事母至孝．每冬寒．則身煖枕席．夏則扇之使涼．東坡詩云．願子聚爲江夏枕．不勞揮扇自當親．

扣冰魚

孝子傳．王祥少有德行．事後母至孝．值寒冰凍．網罟不施．母欲生魚．祥解褐扣冰求之．忽冰開．有雙魚躍出．祥獲以奉母．時人謂之至孝所致．黃民本後事云．臥冰泣竹感母心．

號林鼓

楚國先賢傳．左臺御史孟宗事後母至孝．母性嗜筍．及母亡．多節至．宗入林哀號而筍生．以供祭祀．杜甫詩云．遠傳冬筍味．更覺綵衣春．

開歲餘

魏略．董遇好學．人從學者．遇不肯教．云．當先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學者云．苦暇．遇曰．當以三餘．或謂三餘之意．遇曰．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者月之餘．又見任昉述異記．山谷詩云．皇文開萬卷．家學墮三餘．東坡詩云．酒飽高眠眞事業．此生有味在三餘．

足文史

漢書方朔自言年十三學三冬文史．足用．注云．貫子冬日乃得學．

歲時廣記卷五

元旦上

（原缺十五行行十八字）時之禮也。故於此日採椒花以獻尊者。古詞云。□□□□□金縷。探聽春來處又云。佳人重勸千長壽。柏葉椒花分翠袖。

屠蘇散

歲華紀麗。俗說屠蘇者。草庵之名也。昔有人居草庵之中。每歲除夕。遺甩閻藥一貼。令囊浸井中。至元日。取水置於酒樽。合家飲之。不病瘟疫。今人得其方而不識名。但曰屠蘇而已。孫眞人屠蘇飲論云。屠者言其屠絕鬼炁。蘇者言其蘇省人魂。其方用藥八品。合而爲劑。故亦名八神散。大黃、蜀椒、桔梗、桂心、防風各半兩。白朮、虎杖各一分。烏頭半分。咬咀以絳囊貯之。除日薄暮。懸井中。令至泥。正旦出之。和囊浸酒中。頃時。捧杯呪之曰。一人飲之。一家無疾。一家飲之。一里無病。先少後長。東向進飲。取其滓懸於中門。以辟瘟氣。三日外。棄於井中。此軒轅黃帝神方。李漢老詞云。一年滴盡蓮花漏。翠井屠蘇沉凍酒。洪舍人適客齋編筆云。今人元日飲屠蘇。自小者起。相傳已久。然固有來處。後漢李膺杜密。以黨人同繫獄。值元日。於獄中飲酒曰。正旦從小起。時鏡新書。晉董勛云。正旦飲酒。先飲小者。何也。勛曰。俗以小者得歲。故先酒賀之。老者失歲。故後飲殿之。初學記載四人月令云。正旦進酒次第。當從小起。以年小者起。唐劉夢得白樂天

元日舉酒賦詩。劉云。與君同甲子。壽酒讓先杯。白云。與君同甲子。歲酒合誰先。白又有歲假內命酒一籍云。歲酒先拈辭不得。被君推作少年人。顧況云。不覺老將春共至。更悲攜手幾人全。還丹秘寶羞明鏡。手把屠蘇讓少年。裴夷直云。白知年幾偏應少。先把屠蘇不讓春。僧更數年逢此日。還應憫悵羨他人。成文幹云。戴冠先捧祝堯觴。鏡裏巾幃鬢霜好。是燈前偷失笑。屠蘇應不得先嘗。方干詩云。幾酌屠蘇定年齒。坐中皆笑鬢毛斑。然則尚矣。東坡亦云。但把窮愁博長健。不辭最後飲屠蘇。其義亦然。顧濱詩云。井底屠蘇沒舊方。牀頭冬釀壓瓊漿。

五辛盤

風土記。正元日。俗人拜壽。上五辛盤。松柏頭。椒花酒。五熏煉形。五辛者。所以發五臟氣也。正一旨要云。五辛者。大蒜小蒜、韭菜、芸薹、胡荽是也。孫眞人食忌云。正月之節。食五辛以辟瘟氣。孫眞人養生訣云。元日。取五辛食之。令人開五臟。去伏熱。衛生必用云。韭性煖。春食補益。齊周顒隱鍾山。王儉謂曰。山中所食。何者最勝。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葱。庾肩吾詩云。聊開柏葉酒。試奠五辛盤。（一云。五辛菜也。）

敷于散

葛洪肘後方。治卒患風。口面相引。或不能言。或言不正。或眼目不正。或手足不隨。或半身不遂。或痛痹。或骨節疼。或腫。或痛。或風癢。或風疹。或風毒。或風熱。或風瘡。或風癬。或風疥。或風癩。或風瘋。或風狂。或風邪。或風鬼。或風魅。或風蠱。或風毒攻注。或風毒流走。或風毒上衝。或風毒下注。或風毒入腹。或風毒入心。或風毒入肺。或風毒入肝。或風毒入脾。或風毒入腎。或風毒入膀胱。或風毒入大腸。或風毒入小腸。或風毒入三焦。或風毒入胞。或風毒入膽。或風毒入骨。或風毒入髓。或風毒入血。或風毒入氣。或風毒入經絡。或風毒入筋。或風毒入脈。或風毒入皮膚。或風毒入肌肉。或風毒入毛髮。或風毒入指甲。或風毒入牙齒。或風毒入口舌。或風毒入咽喉。或風毒入鼻。或風毒入耳。或風毒入眼。或風毒入頭。或風毒入項。或風毒入肩。或風毒入臂。或風毒入肘。或風毒入手。或風毒入腰。或風毒入臀。或風毒入膝。或風毒入脚。或風毒入足。或風毒入趾。或風毒入指。或風毒入甲。或風毒入爪。或風毒入鬚。或風毒入眉。或風毒入睫。或風毒入瞳子。或風毒入睛。或風毒入白。或風毒入黑。或風毒入赤。或風毒入青。或風毒入黃

歲時雜記元日京師人家多食索餅所謂年饌託者或此類

服桃湯

荊楚歲時記元日服桃湯梢者五行之精能厭伏邪氣制禦百鬼又風俗通云元日飲桃湯及柏葉酒

煎兀湯

皇朝歲時雜記正月一日京城人皆煎兀湯以飲之并燒蒼兀以辟除疫癘之氣

服赤豆

四時纂要歲旦服赤小豆二七粒向東以醋汁下可終歲無疾家人悉合飲之

吞鼠骨

皇朝歲時雜記元旦吞鼠骨七粒可令終歲不患食蠱子

咽雞卵

風俗通元日食雞子一枚以鍊形也又莊子注云正旦皆當吞生雞子一枚

浴香湯

雜修養書正月一日取五木湯以浴令人至老鬚髮稠黑徐鍇注云道家以青木香爲五香亦名五木道家多以此爲浴海錄碎事云一木五香根旃樹節沉花雞舌蕉薰膠薰陸

燒丁香

瑣碎錄禦密王博文正旦四更燒丁香以降瘟氣取性烈也

燃爆竹

神異經西方深山中有人長尺餘犯人則病寒熱名曰山臊以竹著火中爆烚有聲而山臊驚憚玄黃經云此鬼是也俗以爲爆竹起於庭燎不應澤於王者又荊楚歲時記云元日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惡鬼也顏濱除日詩云楚人重歲時爆竹鳴礵礵又王荊公詩云爆竹聲鄰鬼古詞云南樓人未起爆竹聲聞廳在笙歌裏又云竹爆當門庭聲門陛也

飾桃人

山海經東海有度朔山上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其卑枝閒東北曰鬼門萬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主閱領衆鬼之惡害人者執以葦索而用飼虎焉於是黃帝法而象之設除舋因立桃梗於門戶之上畫鬱壘持葦索以禦凶鬼賣虎於門當食鬼鬼也後漢禮儀志注云度朔山桃樹下簡擇鷙鳥食蠏魅者也又風俗通云黃帝上古之時有神荼鬱壘兄弟三人性能執鬼於度朔山桃樹下簡閱百鬼之無道者縛以葦索執而飼虎是故縣官常以臘祭夕飾桃人垂葦索畫虎於門以禦凶也又括地圖云桃都山有大桃樹盤屈三千里上有金雞日照此則鳴下有二神一名鬱一名壘並執葦索以伺不祥之鬼得則殺之又玄中記云今人正朝作兩桃人立門傍以雄雞毛置索中蓋示勇也張平子東都賦云度朔作梗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對操葦索李善注云梗桃木人也

書桃梗

戰國策蘇秦說孟嘗君曰土偶人謂桃梗曰今子東國之桃木削子爲人高誘注云東海中有山名度朔上有大桃樹其枝間東北曰鬼門下有二神人一曰余與二曰鬱壘主治害鬼故世刊此桃畫余與鬱壘正歲以置門戶號之曰桃梗後漢禮儀志注云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福也或曰卽黃帝立桃人之事耳

插桃梧

淮南子詮言訓羿死於桃梧許慎注云梧大杖也取桃爲之以擊殺羿由是以死鬼畏桃今人以桃梗徑寸許長七八寸中分之書所福禳災之辭歲旦插於門左右地而釘之卽其制也

寫桃版

皇朝歲時雜記桃符之制以薄木版長二三尺大四五寸上畫神像狻猊白澤之屬下書左鬱壘右神荼或寫春詞或書祝鱻之語歲旦則更之王介甫詩云總把新桃換舊符東坡詩云退閑擬學書桃符

造仙木

玉燭寶典元日造桃版著戶謂之仙木以像鬱壘山桃樹百鬼畏之也

辨茶蠆

蠆苑雜黃茶蠆之說數說不同山海經及風俗通則曰神荼鬱壘高誘注戰國又曰余與鬱壘玉燭寶典直以鬱壘爲山名括地圖又分鬱壘爲二而無神荼不知當以何說爲是然今人正旦書桃符多用鬱壘神荼古詞云待醉裏小王書寫副神荼鬱壘

繪門神

荊楚歲時記歲日繪二神披甲持鉞貼于戶之左右謂之門神又呂原明歲時雜記云除夕閭閻二神形傳于左右扉名曰門神戶尉

書蠻字

酉陽雜俎元日俗好于門上畫虎頭書蠻字謂陰司鬼名可息虐癘也又讀書雜俎云歲日醫逐疫鬼立桃人畫索滄耳虎頭等於門所謂滄耳者恐卽蠻字之訛也又宣室志云婁漸隱居伊水善洞視鬼物時有道士李君見漸於伊上寫書博陵崔公曰當今制鬼無過漸耳是時朝士咸開漸耳之說而不審所謂竟書其字於門以辟祟癘後人效之遂至成俗

貼畫雞

蠆苑雜黃古人以正旦畫雞于門七日貼人於幔杜公瞻注歲時記云餘日不剋牛羊狗猪馬之像而二日獨施人雞此則未喻予以意度之正旦畫雞於門謹始也七日貼人於幔重人也

剡明鳥

拾遺記堯在位七年貙支國獻重明鳥似鳳而小云能禳妖災或一歲數來或數歲一來國人每揩戶以

望其集或以金寶刻爲其狀置戶牖間則鬼魅自伏今人元日刻爲雞雞於戶上蓋其遺像也

釘麵蛇

歲時雜記京師人以麵爲蛇形又以炒熟黑豆煮熟雞子三物於元日四鼓時用三姓人掘地逐件以鐵釘各釘三下呪曰蛇行則病行黑豆生則病行雞子生則病行呪畢遂掩埋之

掛兔頭

歲時雜記元旦取兔頭或兼用鮀蛇或以竹筒盛雪水與年幡面具同掛門額

斬鼠尾

雜俎臘月捕鼠斷其尾正月一日日未出時家長於竈前祝曰制斷鼠蟲切不得行三祝而置之壁上永無暴鼠

燒鵲巢

四時纂要元旦取鵲巢燒之著廁辟兵極效

取古磚

陳藏器拾遺云正月朝早將物去塚頭取古磚一口穩呪要斷一年無時瘟瘧安大門也

鏤色土

易通卦驗正旦五更整衣冠於家庭中燃爆竹帖鷄雞或鏤五色土於戶上厭不祥也

造華勝

董勳答問禮俗正月一日造華勝以相遺像瑞圖金勝之形賈充李夫人典誡曰每見時人月旦花勝交相遺與謂正月旦也李漢老元旦詞云又喜椒觴到手寶勝裏仍簪金花東坡元日詩云蕭索東風兩鬢華年年幡勝剪宮花又云勝裏金花巧耐寒

剪年幡

皇朝歲時雜記元旦以鵝青紙或青絹剪四十九幡圍一大幡或以家長年齡數之或貼于門楣仲殊元日詞云椒觴獻壽瑤觴滿綵幡兒輕輕剪又云柏觴漸邀銀幡小

懸葦索

荆楚歲時記元日懸葦索桃棒於門戶上海錄碎事云南陽葦杖用劉寬蒲鞭事韓詩外傳曰老蒲爲葦

賣燈懂

歲時雜記元日五更初猛呼他人他人應之即告之曰賣與爾燈懂賈口吃亦然

投麻豆

呼畜類

雜五時書正旦及上元日以赤豆麻子二七粒置井中辟瘟瘧甚效

五行書元日向晨至門前呼牛馬雜畜令來仍置粟豆於灰散之宅內云可以招牛馬未知所出

折松枝

驗牛臥

董勳答問禮俗歲首祝椒酒飲畢又折松枝於戶男一七女二七亦同此義

玉堂閒話正月一日於牛屋下驗牛俱臥則五穀雜生苗牛臥半起歲中平牛若俱立則五穀大熟

取楊柳

蘇氏演義正旦取楊柳枝著戶百鬼不入家

歲時廣記卷七

元旦下

會雨猜

古今詞話。慶歷癸未十二月廿九日立春。甲申元日。丞相晏元獻公會晴猜於私第。丞相席上自作木蘭花以侑觴。曰。東風昨夜回梁苑。日脚依稀添一線。有意飛來梁上燕。無情有意且休論。莫向酒杯容易散。于時坐客皆和。亦不敢改首句東風昨夜四字。今得三闋。皆失姓名。其一曰。東風昨夜吹春盡。陡覺去年梅蕊蕾。誰人能解把長繩。繫得烏飛并兎走。清香滟灩杯中酒。新眼苗條江上柳。檐前莫惜玉顏醜。且喜一年年入手。其二曰。東風昨夜傳歸耗。便覺銀屏隱隱龍蛇吼。柳眼初開梅萼小。樽前貪愛物華新。不道寒料峭。年華容易即凋零。春色只宜長恨少。池塘物新人漸老。其三曰。東風昨夜歸來後。景物便爲桃枝臭。造化工夫先到柳。鎔酥剪綵恨無香。且放弄意候。金絲齊奏喜新春。願介香醪千歲壽。尋花插破之一日。凭欄立。女曰。今日世間正旦也。生豁然省悟。私自悼曰。我在此甚樂。當新歲節。不於父母前再拜上壽。得無貽親念乎。女已知其意。愀然曰。汝有思親之念。吾不可復留汝。宜亟還。亦宿緣止此爾。命酌酒語別。敕小樓納其懷戒之曰。但閉目放手。任足所向。道上逢奇獸異鬼百態。祕惟從汝見物。可探懷以一能分畫夜。時時縱遊他所。見珠球甚多。槩綯五色。挂於檐間。圓其名曰。此汝常時望見謂爲星者也。留久與之切不得過此數。過則無歸矣。俟足踏地。則到人間。然後爲還家計。生泣而訣。既行。隨耳旁如崩崖飛濤擊振河漢。天風吹衣。冷透肌骨。巨黿張口銜其袪。生悟女所戒。輿物即去。俄又一物來。如是者殆百數。摸索所攜。只餘其一。忽聞市聲嘈嘈。足亦履地。開目問人。乃泗洲也。空子一身。茫不知爲計。賫樓覩之。正存金錯匙一箇。貨於市。得錢二十千。會綯舟南下。隨以歸家。人相悲喜。曰。失之數月矣。

過眞人

爽堅志。丹陽蘇養直。庠居後湖。暮年徙太湖焉。跡山紹興甲子十一月中。酒病困臥。所使村童持謁扣牀曰。有客稱江寧貴。欲求見。覩其謁。劇曰。惠州羅浮山水簾洞長生道人江靚。湖南畔各書詩一句曰。富貴易逢日月短。此中難遇是長生。蘇悅其語。強起延之。客曰。羅浮籍。命我持丹授君。蘇時年八十矣。應之曰。庠平生未嘗識眞人。且又形骸已壞。何以丹爲哉。客曰。此非五金八石比。蓋眞人眞氣所化也。服之無嫌。蘇視之。客衣服修麗。翩然。終不願得也。老病缺於承迎。當令兒輩奉陪次。客曰。我專爲君來。君不欲丹。當復持以歸。但路絕遠。願借一宿。明旦晴卽去。不然。須少留也。不獲已。命館於菊墅。時天久晴。五更大雨作。蘇憶昨日諾。頗悔。亟邀

坐於草壤上。肌膚不少損。睨穴中正黑如夜。攀緣不能施力。分必死。試舉右手。空無所著。左手卽觸石壁。循而下。似有微徑可步。稍進漸明。右邊石池。荷方爛熳。雖飢渴交攻。而花與水皆不可及。已而明甚。前遇雙石洞門。欲從右入。恐登遠。乃由左戶而過。如是者三。則在大洞中。花水亦絕了不通。天日而兎。纔勝人間。中有石碁局。聞簫聲不見人。遠望若有坐而理髮者。近則無所觀。俄抵一大林。陰森慘澹。悽神寒骨。悸怖疾走。已出曠野間。舉頭見日。自喜再生。始緩行。見道傍僧寺。趨于門。僧出問故。皆大驚。爭究其說。李曰。與我一杯水。徐當言之。便延入寺。具飯。悉道所歷。僧嘆曰。相傳莊山有洞。是華陽洞後門。絕素無至者。李問此何處。曰。潭州境。今日是何朝。曰。人日也。李曰。吾已墜七日。才如一晝耳。僧率衆挾兵刃邀李尋故隙。但怪惡穢。不容復進。李還歷陽。訪舊館。到已暮夜。扣戶。主人問爲誰。以姓名對。舉室吐罵曰。不祥不祥。李大聲呼曰。我非鬼也。何得爾。遂啓戶。留數日而歸。每爲人話其事。或謂之曰。爾亦愚人。正旦荷花發。距非仙境乎。且雙石洞門。安知右之遠而左可出也。李曰。方以死爲慮。豈暇念此。雖悔之何益。

遊星宮

爽堅丙志。建昌李氏。奉祭姑甚謹。一子未娶。每見美女子往來家間。遂與狎。昵。日謂曰。在此非樂處。盍一往吾家乎。卽攜手出外。高焉文輿。導從已具。促登車。障以帷幔。略無所覩。不移時。到一大城。瑤宮瑤砌。佳麗列屋。氣候和淑。不能分晝夜。時時縱遊他所。見珠球甚多。槩綯五色。挂於檐間。圓其名曰。此汝常時望見謂爲星者也。留久之一日。凭欄立。女曰。今日世間正旦也。生豁然省悟。私自悼曰。我在此甚樂。當新歲節。不於父母前再拜上壽。得無貽親念乎。女已知其意。愀然曰。汝有思親之念。吾不可復留汝。宜亟還。亦宿緣止此爾。命酌酒語別。敕小樓納其懷戒之曰。但閉目放手。任足所向。道上逢奇獸異鬼百態。祕惟從汝見物。可探懷以一與之切不得過此數。過則無歸矣。俟足踏地。則到人間。然後爲還家計。生泣而訣。既行。隨耳旁如崩崖飛濤擊振河漢。天風吹衣。冷透肌骨。巨黿張口銜其袪。生悟女所戒。輿物即去。俄又一物來。如是者殆百數。摸索所攜。只餘其一。忽聞市聲嘈嘈。足亦履地。開目問人。乃泗洲也。空子一身。茫不知爲計。賫樓覩之。正存金錯匙一箇。貨於市。得錢二十千。會綯舟南下。隨以歸家。人相悲喜。曰。失之數月矣。

過眞人

爽堅志。丹陽蘇養直。庠居後湖。暮年徙太湖焉。跡山。紹興甲子十一月中。酒病困臥。所使村童持謁扣牀曰。有客稱江寧貴。欲求見。覩其謁。劇曰。惠州羅浮山水簾洞長生道人江靚。湖南畔各書詩一句曰。富貴易逢日月短。此中難遇是長生。蘇悅其語。強起延之。客曰。羅浮籍。命我持丹授君。蘇時年八十矣。應之曰。庠平生未嘗識眞人。且又形骸已壞。何以丹爲哉。客曰。此非五金八石比。蓋眞人眞氣所化也。服之無嫌。蘇視之。客衣服修麗。翩然。終不願得也。老病缺於承迎。當令兒輩奉陪次。客曰。我專爲君來。君不欲丹。當復持以歸。但路絕遠。願借一宿。明旦晴卽去。不然。須少留也。不獲已。命館於菊墅。時天久晴。五更大雨作。蘇憶昨日諾。頗悔。亟邀

致具酒食及飲蘇曰丹可見否客喜便於腰間篋中取授蘇蘇運云且延一紀藥儘如豆大紫黃色亦不作丸劑客曰困篤則服之方見奇效凡身有疾但敬想丹力所行至卽愈餌此者當飛升度世若情欲不畢故自延一紀壽終亦爲仙宮矣飲罷遂別去約五年復來來時君異於今日蘇以丹丹刺字置筒中歲未盡五日忽大病至除夕氣絕家人以頂暖不忍斂及明諸子記前事發筒視之藥故在取投口中須臾卽起瀏然若無疾飲唔自如再令拾刺字丹貼欲燒末飲之不復見蘇暗髮如霜門是其半再黑初建炎中喪右目瞬子至此亦瞭然後十二年作尊與鄰林向伯恭云吾耳中時聞異音羅浮山人期以數年相見應盡便盡餘不復較十二月往茅山別諸道友元日聚族歡飲達旦披衣曳杖出門云黃眞人至矣其行如馳婢僕驚奔僅能挽衣裳已立化矣

乞如願

錄異記廬陵邑子歐明者從賈客道經彭澤湖每過輒以船中所有多少投湖中見大道之上有數吏皆著黑衣乘車馬云是靑洪君使邀明過明知是神然不敢不往吏卑載明須臾見有府舍門下吏卒吏曰靑洪君感君有禮故邀君以重送君肯勿取獨求如願耳去果以綵帛贈之明不受但求如願神大怪明知之意甚惜之不得已呼如願使隨明去如願者靑洪君婢常使取物明將如願歸所須輒得之數年成富人意漸驕盈不復愛如願正月歲朝雞初鳴呼如願如願不卽起明大怒欲捶之如願乃走於糞上有故歲掃除聚薪足以隱人如願乃於此逃得去明謂逃在積薪黃中乃以杖捶糞使出又無出者乃知不能得圄曰汝但使我富貴後不捶汝今人歲朝雞鳴時輒往捶糞云使人富山谷詩云政當爲公乞如願作牋遠寄君亭湖荊州記曰君亭湖卽彭澤湖又謂之彭蠡湖

吞壽丹

稽神錄張武者始爲廬江道中一鎭副將頗以採濟行旅爲事嘗有老僧過其所武謂之曰師年老前店尙遠今夕止吾廬中可乎僧欣然其鎭將聞之怒曰今南北交戰間諜如林知此僧爲何人而敢留之也僧乃求去武曰吾業已留師行又益晚但宿無苦也武室中唯有一牀卽以奉其僧已卽席地而寢盜瀣之備肯自具焉夜數覘之至五更僧乃起而歎息謂武曰少年乃如是耶吾有藥贈子十九每正旦吞一員可延十年之壽善自愛珍重而去出門忽不見武今爲常州團練副使有識者計其年已百歲常自稱七十輕健如故

服歲丹

麗情集開寶中賈知微過曾城夫人杜蘭香及舜二妃於巴陵二妃誦李翥玉黃陵廟詩曰黃陵廟前春草生黃陵女兒舊裙新輕舟短楫唱歌去水遠天長秋穀人賈與夫人別命靑衣以秋羅帕覆定命丹五十粒曰此羅是織女採玉蠶織成遇雷雨密收之其丹每歲旦服一粒可保一年後大雷雨見篋中一物如雲翅騰空而去

餐仙藥

劉貢父詩話黃覺旅舍見一道士共飲舉杯擔水寫呂字覺乃悟其爲洞賓也懷中出七大錢三小錢曰數不可益也與藥可數寸許歲旦以酒磨服可一歲無疾覺如其言至七十餘藥亦垂盡作詩曰牀頭曆日無多子屈指明年七十三果以是歲終

知飲饌

逸史李宗回者有文詞應進士舉骨與一客自洛至關客云吾能先知人飲饌臨正旦將謁華陰縣令李謂客曰明日到彼得何物奧客撫掌曰大奇當與公各飲一盞椒酒食五般餛飩不得飯喫李亦未信翌日同見令夢曰二賢衙寒且速煖兩杯酒來仍著椒憨良久盞盤至有小奴與令耳語令曰總煮來謂二客曰某有小女常言何不令我勾當家事因惱渠檢點作歲飲食適來云有五般餛飩問煮那般某云總煮來邊巡以大椀盛二客食盡忽報敕使到當例合迎令忙穫馬而去客出而僕已結束先行數里二客大笑登途覺不得飯喫異哉飲啄之分也

作齋會

歲時雜記俗家以冬年爲俗節唯重解結夏日爲受歲又以一夏爲一臘多正日在京寺院常作大齋會不受賀禪老又頌曰衆人皆拜歲山僧不賀年孟春猶在日月幾曾遷大率以齋會爲重

請紫姑

詩詞紀事曹袗者戊子歲旦集會親友先夕雪作至旦尤甚袗請紫姑乞詩運筆不可遏書五十六字云朝元初退紫宸班花落東風響佩環瑞雪再飛天有意好詩來就我何顏靑鸞帶露中流水白玉屏開四面山衡獨欲歸歸未得水晶宮闕在人間

祭瘟神

歲時雜記元旦四鼓祭五瘟之神其器用酒食並席祭訖皆抑棄於墻外

遇疫鬼

爽堅丁志紹興管檻密師仁爲士人時正旦出門遇大鬼一陣形見狂惡管叱問之對曰我等疫鬼也歲首之日當行病于人間管曰吾家有之乎曰無之管曰何以得免曰或三世積德或門戶將興又不食牛肉三者有一者我不能入家無疫患遂不見

化靑羊

法苑珠林唐長安市里每歲元日已後遞飲食相邀號爲傳坐東市筆生趙大次當設之有客先到見碓上有靈女靑衫白帽以索繫頸腸于碓柱泣謂客曰我主人女也往年未死時盜父母錢欲買脂粉未及而死其錢今在廚舍壁中然我來用飯以盜之坐此得罪今當償命言畢化爲靑羊白顙客驚告主人主人聞其形貌乃是小女死已二年果廚壁得錢於是送羊僧寺圊門不復食肉焉

撲善卦

爽堅丙志王昇侍御素精禮學又傳易象數於葆光張卿先生占筮如神每歲首月旦輒探蓍定卦以考

一歲一月休咎。雖一日亦然。宣和中。爲明堂司令。朝廷興伐燕之役。發書占之。知必貽後害。掛冠歸閩州。結廬于烏龍山下。與江邈侍郎先有中外親。趙炎四年冬十月。江丁家難。王來弔。言曰。吾處世亦不久矣。江曰。翁春秋雖高。殊無衰態。何遽至爾。曰。天數已定。豈復分毫可增損耶。江曰。然則在何時。曰。正月也。先是王嘗言。我已受玉帝敕。當爲天地水三官鄉人莫之信。入新歲兩日。遣信呼江甚急。江猶未卒哭。辭不可往。翌日。顧其子。取所爲禮書親錄一編。既有基。咎豈無徵。事之先兆。唯神是司。以今某伏爲某事。中心營營。罔知攸措。敢於神靜夜。移薪息爨。滌釜注水。令滿。以木杓一簡頓竈上。燃燈二盞。一置竈眼。一置竈上。安鏡一面於竈門邊。灶香鏡前。叩齒呪曰。維年月日。某官敢燕信香昭告於司命竈君之神。籍聞福既有基。咎豈無徵。事之先兆。唯神是司。以今某伏爲某事。中心營營。罔知攸措。敬

實已集唐南詔以寅爲正四時大抵與中國同又環王以二月爲歲首又西趙繼以十二月爲歲首西戎東女國以十一月爲歲首西戎未融國以五月爲歲首

嫻揑離

武珪燕北雜記每正月一日戎主以糯米飯白羊髓相和爲團如拳大於逐帳內各散四十九个候五更三點戎主等各於本帳內爐中擲米團作帳外如得雙數當夜動蕃樂飲宴如得隻數更不作樂使令師巫十二人外逐遠帳撼鈴執爵喝呼於帳內諸火爐內爆雷并燒地拍鼠謂之攩鬼本帳人第七日方出乃解度之法番呼此謂嫻揑離漢人譯曰嫻是揑離是日

歲時廣記卷八

立春

玉泉記曰立春之日取宜陽金門竹爲管河內葭草爲灰以候陽氣

出土牛

禮記月令季冬之月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注云出猶作也作土牛者丑爲牛牛可牽上送猶驅也月令章句云是月之會建丑丑爲牛寒將極故出其物類形像以示送寒之意且以升陽也

送寒牛

後漢律歷志季冬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寒又禮儀志云立春之日施土牛耕人于門外以示兆民也

應時牛

論衡立春爲土象人男女各二秉耒耨或立土象牛土牛未必耕也順氣應時示率下也

示農牛

觀定月令季冬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說者謂若立春在十二月望前策牛人近前示農早也月晦及正旦則在中示農平也正月望則近後示農晚也其成周之制乎

進春牛

皇朝東京夢華錄立春前一日開封府進春牛入於禁中鞭春訖官屬大合樂燕飲訖辨色卽入朝門謝春幡勝

鞭春牛

國朝會要令立春前五日都邑並造土牛耕夫犁具於大門外之東是日黎明有司爲壇以祭先農官吏各具綵仗環擊牛者三所以示勸耕之意

爭春牛

皇朝歲時雜記立春鞭牛訖庶民雜遝如堵頃刻間分裂都盡又相攘奪以至毀傷身體者歲歲有之得牛肉者其家宜蠶亦治病本草云春牛角上土置戶上令人宜田

買春牛

東京夢華錄立春之節開封府前左右百姓賣小春牛大者如猫許清塗板而立牛其上又或加以泥爲樂工爲柳等物其市在府南門外近西至御街貴家多覓安車就看買去相贈遺

造春牛

嘉泰事類諸州縣依形色造土牛耕人以立春日示衆倚郭縣不別造

送春牛

東京夢華錄立春之日具在外州郡公庫造小春牛分送諸縣歲時雜記云天下唯眞定府土牛最大

評春牛

蠻苑雌黃立春日祀勾芒決土牛其來尚矣然土牛有二說一曰以送寒氣一曰以示農之早晚予謂二說可合爲一土愛稼穡牛者稼穡之具故用之以勸農冬則水用事季冬建丑寒氣極矣土實勝水故用以送寒古人制此良有深意

繪春牛

提要錄春牛之製以太歲所屬綵繪顏色干神繪頭支神繪身納音繪尾足如太歲甲子甲屬木東方青色則牛頭青子屬水北方黑色則牛身黑納音屬金西方白色尾足俱白太歲庚午則白頭赤身黃足尾他並以是推之田家以此占水旱云譙詞云揑簡牛兒體態按年令旋施五彩鼓樂相迎紅紺捧擁裘一簡勝春節屆

舁牧人

皇朝歲時雜記郡縣每擊春牛罷民間爭取其肉唯牧牛人號太歲皆不敢爭多是守土官舁去置土地廟中蜀中以牧人爲大小哥穹勾芒神也

鞭春杖

歲時雜記春杖子用五綵絲纏之官吏人各二條以鞭春牛東坡詩云春牛春杖無限春風來海上

立春幡

續漢書禮儀志立春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青郡國縣官下至令史皆服青幘立青幡於門外陳徐陵新曲云立春應日自當新正月春幡底須故

賜春幡

東京夢華錄立春日自郎官御史寺監長貳以上皆賜春幡勝以羅爲之宰執親王近臣皆賜金銀幡勝入賀訖戴歸私第周美成內制春帖子云鸞輅青旂殿開寬祠官奠璧下春墀曉開魚鑰朝衣集綵勝黏揚百辟冠

簪春幡

皇朝歲時雜記學士院立春前一月撰皇帝、皇后、夫人閤門帖子送後苑作院用羅帛繡造及期進入前輩諸學士所撰但宮詞而已及歐陽公入翰林始伸規諫後人率皆依倣之端午亦然或用古人詩或後生擬撰作爲門帖亦有用厭勝驅祠之言者隱居詩話云溫成皇后初薨會立春進帖子是時歐陽王珪同在翰苑以其虛閣故不進俄有旨令進溫成閤帖子歐陽未能成詩王珪遽口占一首云昔聞海上有仙山瘞鎖樓臺日月閒花下玉容長不老只應春色勝人間歐公深歎其敏麗王珪字禹玉

請春詞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翰林書待詔請春詞以立春日剪貼於禁中門幀皇帝閤六篇其一曰自然天道與時新根著浮溫一氣均萬物不須雕刻巧正如恭己布深仁皇后閤五篇其一曰春衣不用熏蘭麝領緣無煩刺繡紋曾在瓊宮親織就方知纖纖盡辛勤夫人閤四篇其一曰聖主終朝覽萬機燕居專事養希夷予門永晝春岑寂不用車前插竹枝

賜春饌

皇朝歲時雜記立春前一日大內出春盤并酒以賜近臣盤中生菜染蘿蔔爲之裝飾甚華中烹豚白熟餅大環餅比人家散子其大十倍民間亦以春盤相饋有圖者圖吏獻花盤

作春餅

唐四時寶鏡立春日食蘆蔞春餅生菜號春盤舜山先生次韻張守立春云曉院饔幃卷春盤餅餌香慰勸分綵勝□□□□□

饋春盤

摭遺東晉李鄂立春日命蘆蔞芹芽爲菜盤饋妃江淮人多倣之謂雅曰蘆蔞即蘿蔔也古詩云蘆蔞白玉樓生菜青絲盤老杜詩云春日春盤細生菜忽憶兩京梅發時盤出高門行白玉菜傳纖手送青絲

食春菜

齊人月令凡立春日食生菜不可過多取迎新之意而已東坡詩云漸覺東風料峭寒青蒿黃韭試春盤又云夢其高笋試春盤石學士春日詩云春菜紅牙□春盤黃雀花開坐處時新

設酥花

進春書

西陽雜俎北朝婦人立春進春書以青綃爲幗刻龍象術之或爲蝦蟆

貼春字

荊楚歲時記立春日貼宜春字于門王沂公皇帝閣立春帖子云北陸凝陰壺子門淑氣新年金殿宴寶字貼宜春周美成內制春帖云夾鬯司花百士人繡楣瓊璧寫宜春

撰春帖

皇朝歲時雜記學士院立春前一月撰皇帝、皇后、夫人閤門帖子送後苑作院用羅帛繡造及期進入前輩諸學士所撰但宮詞而已及歐陽公入翰林始伸規諫後人率皆依倣之端午亦然或用古人詩或後生擬撰作爲門帖亦有用厭勝驅祠之言者隱居詩話云溫成皇后初薨會立春進帖子是時歐陽王珪同在翰苑以其虛閣故不進俄有旨令進溫成閤帖子歐陽未能成詩王珪遽口占一首云昔聞海上有仙山瘞鎖樓臺日月閒花下玉容長不老只應春色勝人間歐公深歎其敏麗王珪字禹玉

請春詞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翰林書待詔請春詞以立春日剪貼於禁中門幀皇帝閤六篇其一曰自然天道與時新根著浮溫一氣均萬物不須雕刻巧正如恭己布深仁皇后閤五篇其一曰春衣不用熏蘭麝領緣無煩刺繡紋曾在瓊宮親織就方知纖纖盡辛勤夫人閤四篇其一曰聖主終朝覽萬機燕居專事養希夷予門永晝春岑寂不用車前插竹枝

賜春饌

皇朝歲時雜記立春前一日大內出春盤并酒以賜近臣盤中生菜染蘿蔔爲之裝飾甚華中烹豚白熟餅大環餅比人家散子其大十倍民間亦以春盤相饋有圖者圖吏獻花盤

作春餅

唐四時寶鏡立春日食蘆蔞春餅生菜號春盤舜山先生次韻張守立春云曉院饔幃卷春盤餅餌香慰勸分綵勝□□□□□

饋春盤

摭遺東晉李鄂立春日命蘆蔞芹芽爲菜盤饋妃江淮人多倣之謂雅曰蘆蔞即蘿蔔也古詩云蘆蔞白玉樓生菜青絲盤老杜詩云春日春盤細生菜忽憶兩京梅發時盤出高門行白玉菜傳纖手送青絲

食春菜

齊人月令凡立春日食生菜不可過多取迎新之意而已東坡詩云漸覺東風料峭寒青蒿黃韭試春盤又云夢其高笋試春盤石學士春日詩云春菜紅牙□春盤黃雀花開坐處時新

設酥花

復雅歌詞。熙甯八年乙卯。楊繪在翰林。十二月立春日。肆筵設。滴酥花。陳汝羲即席賦減字木蘭花云。纖纖素手。盤裏酥花新點就。對葉雙心。別有東風意思深。瓊雪粉。綴消得玉堂留客醉。試嗅清芳。別有紅鬆巧袖香。

釀柑酒

撫言。安定郡王立春日作五辛盤。以黃柑釀酒。謂之洞庭春色。東坡詩云。辛盤得青韭。臘酒是黃柑。又稼軒立春詞云。渾未辨黃柑薦酒。更傳青韭堆盤。

飧冷淘

歲時雜記。立春日。京師人家以韭黃生菜食冷淘。

進凍粥

齊人月令。凡立春日。進凍粥。以導和氣。

尚烹豚

歲時雜記。都人立春日尚食烹豚。爲之最貴。其臠切有細如絲者。尼此爲工巧。堂廚供諸公各一拌。

忌食蘆

歲時雜記。俗說立春日食蘆者。至納婿拜門日。腰間有聲如嚼蘆然。皆以爲戒。

浴蠶種

博聞錄。閩俗以立春日。採五果枝幷桑柘枝。燒灰淋水。候冷。以浴蠶種藏之。或只以五果蠶灰汁中亦得。但取其成實之義也。

辟蚰蜒

瑣碎錄。立春日打春罷。取春牛泥撒簷下。蚰蜒不上。

貯神水

治生要術。立春日貯水。謂之神水。釀酒不壞。

占氣候

四時纂要。立春日雞鳴丑時。艮上有黃氣出。乃艮氣也。宜大豆。艮氣不至。萬物不成。應在衝衝。乃七月也。

驗風雨

占書。立春日艮卦用事。艮風來。宜大豆。其日雨傷五穀。

望白雲

修真入道秘言。以立春日清朝北望有紫綠白雲者。爲三元君三素雲也。三元君以是日乘八輿之輪。上謁天帝。子候見當再拜。白陳某乙乞得給侍輪轂三過。兒元君之輩者。白日昇天。注云。不見輿服之形。亦宜拜乞之。歲時廣紀載此事。臣錯舉場嘗試立春日望三素雲詩。蓋取此也。蘇子容作皇太妃閤春帖子云。萬年枝上看春色。三素雲中望玉辰。許冲元作皇帝閤春帖子云。三素飛雲俟北極。九農星正見南方。

移芒兒

成都記。太平興國二年冬。縣司以春牛呈知府。就午門外安排。鷹以香燈酒果。其芒兒塼之顏精。同判王洗馬晦伯盧觸損闕事。移廳廳上。知府程給事晚忽見廳角有一士。偶問左右。對曰。春牛芒兒。遽令移出。仍問何人。眞此。欲罪之。對云。乃同判指揮。遂召同判過廳。泊見。謂曰。上自開封府。中至刺史。下至縣令。皆有衙廳。皇行德教政令之所。其餘則公廳而已。某雖不才。忝爲刺史。且芒兒者耕墾之人。不合將上廳。乃不佳之兆。將來恐村夫輩或有不軌耳。至甲午年。果順賊之亂。乃其應焉。

歲時廣記卷九

人日

北史魏收傳曰。魏孝靜宴百僚。問何故名人日。皆莫能知。魏收謝曰。晉議郎董勳問答禮俗云。正月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猪。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時邢卿在側。甚惡也。

最重人

董勳問禮俗曰。正月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猪。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則正旦晝占雞於門。七日鏤人戶上。良爲此也。予以意求之。正旦晝雞於門。謹始也。七日鏤人戶上。貴人故也。

尤重穀

荊楚歲時記。正月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猪。四日爲羊。五爲牛。六爲馬。七爲人。八爲穀。謂其日晴。則所主之物育。陰則災。杜詩云。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用此也。八日爲穀。所係尤重。而人罕知者。故書之。

占禽獸

月令占候圖曰。元旦至八日占禽獸。一日雞。天清氣朗。人安國泰。四夷遠貢。天下豐熟。二日狗。無風雨。即大熟。三日猪。天晴陰。君安。四日羊。氣色和暖。即無災。臣順君命。五日馬。晴朗。四望無塵氣。天下豐稔。六日

牛日月光明。卽大熟。七日人。從旦至暮。日色晴明。夜見星辰。人民安。君臣和會。八日穀。如晝明夜見星辰。五穀豐稔。

驗陰晴

西清詩話。都人劉克莊該典籍。嘗與客論杜子美人日詩。而云。四百年中惟子美與克會耳。就架取書與客曰。此東方朔占書也。歲後八日。一日雞。二日犬。三日豕。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馬。七日人。八日穀。其日晴明溫暖。洒蕃息安泰之祥。陰寒慘淒。爲疾病疫厲之兆。子美詩云。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子美意謂天寶亂離。四方雲擾。幅裂。人物歲俱災。豈春秋書王正月之意耶。深得古人用心如此。又韓文公詩云。初正纔兆涉七氣。已弄霰雪野浮陽。晻暉水披凍。東坡詩云。曉雨暗人日。春愁連上元。

鏤金薄

荊楚歲時記。正月七日。剪綵爲人。或鏤金薄爲人。以相遺。劉臻妻陳氏進見儀云。正月七日。上人勝於人。李商隱人日卽事云。鏤金作勝傳荊俗。剪綵爲人起晉風。

剪華勝

董勳問禮俗。人日剪綵爲人勝。帖屏風上。亦戴諸頭鬢。像人入新年形容改新也。陳無己詩云。巧勝向人異奈老。衰顏從俗不宜新。賀方回人日詞云。巧剪合歡羅勝子。鈆頭春意翩翩。

傚梅粧

宋書。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臥于含章殿簷下。梅花落公主額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皇后留之。竟得數時。三日洗之乃落。宮人奇其異。竟傚之。今人梅花粧是也。章簡公帖子云。太極侍臣皆賀聖。含章公主正粧梅。陳簡齋題梅詩云。含章簷下春風雨。造化功成秋兎毫。又梅花詩云。同心不見昭儀種。五出時驚公主花。

造麵蠶

歲時雜記。人日京都貴家造麵蠶。以肉或棗餡。其實厚皮饅頭餕餡也。名曰探官蠶。又立春日作此。名探春蠶。餡中置帶簽或削木書官品。人自探取。貴人或使從者。以卜異時官品高下。俗市前期賣探官帶。言多郎俚。或選取古今名人警策句。可以占前程者。然亦但舉其吉祥之詞耳。燈夕亦然。歐陽公詩云。來時擘蠶正探官。

食煎餅

遵征記。北人以人日食煎餅於庭中。俗云。驀天未知所從出也。

進節料

唐六典。膳部有節日食料。謂正月七日煎餅。又文昌雜錄云。唐歲時節物。人日則有煎餅。

爲菜羹

荊楚歲時記。人日以七種菜爲羹。

服麻豆

附後方。正月七日。吞麻子小豆各二七粒。消疾疫。

上君壽

襄陽記。正月七日。宋王登望仙樓。會羣臣父老。集於城下。令皆飲一酣。文武千人。拜賀上壽。

勞卿至

唐劉餗傳記。魏鄭公晝出行。以正月七日謁見。太宗勞之曰。今日卿至。可謂人日。

宴羣臣

談藪。北齊高湛。正月七日升高宴羣臣。問曰。何故名人日。魏收對以董勳問俗。正月一日爲雞。七日爲人。

賜綵勝

景龍文館記。中宗景龍四年正月七日。宴大明殿。賜王公以下綵勝。

詔賦詩

景龍文館記。三年正月七日。上御清輝閣。令學士賦詩云。青陽旣兆人爲日。

著假令

藝苑雌黃云。古今著令。自元日以後。唯人日有假。

侍御宴

隋書。楊休之正月七日登高侍宴賦詩云。庶殿麗年年。上林起春色。風生拂雕輦。雲遇浮綺翼。

登仁峯

郭緣生述征記。襄張騫安仁峯。魏東平王蒼鑿山頂爲會望處。以正月七日登峯。李充銘之曰。正月元七。厥日惟人。策我良駟。陟彼安仁。

立義樓

襄陽記。趙伯符爲豫州刺史。立義樓。每元日、人日、七夕、月半。乃於樓上作樂。樓下男女。盛飾遊觀行樂。

升西山

晉李充正月七日登劉西寺。賦詩云。命駕升西山。寫目眺原疇。

謁眞君

歲時雜記。每月三七日。士庶拜謁醴泉觀眞君。正月七日。人盛仍爭趁第一燒香。

授訣訣

北斗經爾時太清天中大聖老君。以永壽元年正月七日。授與天師北斗本命經訣。廣宣要法。作人舟船。津梁男女。普濟衆生。使不失人路。

遮道要

天師二十四化記。玉局化在益州城南門周回百步。漢桓帝永壽元年正月七日。天師與老君自鶴鳴山

401

來息此時地上忽湧出玉局玉牀方廣一丈老君升座重述道要卻自升天玉局陷入地中東坡詩云劍閣西望七千里乘興眞爲玉局遊

建醮功

正一旨要正月七日上元天官三宮九府三十六曹同地水二官六宮十八府同考罪福此日大宜齋醮建置善功

宜齋戒

雜五行書正月七日上會日可齋戒早起男吞小豆七粒女二七粒一年不病

送窮鬼

歲時雜記人日前一日掃聚糞帚入未行時以煎餅七枚覆其上棄之通衢以送窮石曼卿送窮詩云世人貪利意非均交送窮愁與厄人窮鬼無歸於我去我心愛道不憂貧

得薤詩

杜甫人日草堂即事詩序開文書峽中檢所遺忘因得故常侍高適往歲在成都時任蜀州刺史人日相憶見寄詩淚灑行間讀終篇未自作詩已十餘年莫記存亡又六七年矣老病懷舊生意可知詩云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明久零落今晨散峽眼忽開迸淚隨吟事如昨

括新詞

古今詞話白雲先生之子張才翁風韻不羈敏於詞賦初任臨邛秋官邛守張公庠不知之待之不厚臨邛故事正月七日有白鶴之遊郡守率屬官同往而才翁不預焉才翁密語官妓楊皎曰此老子到彼必有詩詞可速寄來公庠既到白鶴登信美亭便留題曰初眠官柳未成陰馬上聊爲擁鼻吟遠宦情懷銷壯志好花時節負歸心別離長恨人南北會合休辭酒淺深欲把春愁閑抖擻亂山高處一登臨楊皎錄此詩以寄才翁得詩即時增減作兩中花一闋以遺楊皎使皎調歌之曰萬縷青青初眠官柳向人猶未成陰被征鞍無語擁鼻微吟遠宦情懷誰問空勞壯志銷沈好花時節山城留滯又負歸心別離萬里瀛蓬無定誰念會合難憑相聚處莫辭金盞酒逗深欲把春愁抖擻春愁恰更難禁亂山高處憑欄垂袖聊寄卷簾公庠再坐晚筵皎歌於公庠側公庠怪而問皎進稟曰張司理恰寄來令楊皎歌之以獻台席公庠遂青顧才翁尤加禮焉

歲時廣記卷十

上元上

呂原明歲時雜記曰道家以正月十五日爲上元洪邁舍人容齋五筆云上元張燈太平御覽所載史記樂書曰漢家祀太一以昏時祠到明今人正月望日夜遊觀燈是其遺事而今史記無此文提要錄云梁簡文帝有列燈陳後主有光璧殿遙詠山燈詩唐明皇先天中東都設燈文宗開成中以燈迎三宮是則唐以前歲不常設燒燈故事多出佛書

敕燃燈

僧史略太平興國六年敕燃燈放夜爲著令

請燃燈

唐書嚴挺之傳睿宗先天二年正月望夜胡人婆陁請於玄武樓外燃百千燈供佛縱都民出觀

九華燈

西京雜記元夜燃九華燈於南山上照見百里杜甫詩云紫殿九華燈

百枝燈

天寶遺事韓國夫人置百枝燈樹高八十尺聚之高山上元點之百里皆見光明奪月色也

千炬燭

天寶遺事。楊國忠子弟。每至上元夜。各有千炬燭圍遶於左右。

三夜燈

古今詩話。正月望夜。許三夜金吾弛禁。察其寺觀及前後街巷。要盛造燈籠燒燈。光明若晝。山棚高百餘尺。神龍已後。復加嚴飾。士女無不夜遊。罕有居者。車馬塞路。有足不躡地。被浮行數十步者。王公之家。皆以錦繡珠翠。飾其車輿。競為華侈。

敎百騎行歌。蘇味道詩云。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遊騎皆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郭利正詩云。九陌連燈影。千門度月華。傾城出賣騎。匝路轉香車。爛漫惟愁曉。周旋不問家。更聞清管發。處處落梅花。

四夜燈

歲時雜記。張乘崖鎮蜀。增十三日一夜燈。開之掛搭。不敢明晉四夜燈。三數年來。杭蚕先為五更觀燈。備後諸郡。但公帑民力可辦者。多至五夜。

五夜燈

國朝會要。乾德五年詔。朝廷無事。區宇咸甯。況年穀之屢豐。宜士民之縱樂。上元可更增兩夜。起於十四。止於十八。自後十六日開封府以舊例奏請增放兩夜。又趙德璘侯鯖錄云。京師上元舊例放燈三夕。錢氏納土。遵金鑾賈兩夜。今十七十八夜是也。本事詞載宣和盛時。京師宮禁五夜上元燈。少監張仲宗上元詞云。長記宮中五夜東風鼓吹。

弛禁夜

唐西京雜記。京師衢衢有金吾。曉暝傳呼。以禁夜行。唯正月十五日夜。敕許金吾弛禁。前後各一日。以看燈。上元詞云。金吾不禁元宵漏。聲更莫催曉。又古詞云。況今皆好景。金吾不禁。玉漏休催。

不禁夜

春明退朝錄。本朝太宗時。三元不禁夜。上元御乾元門。中元下元御東華門。而上元遊觀獨盛。冠於前代。呂原明歲時雜記云。眞宗以前。御東華門。或御角樓。自仁宗來。唯御正陽門。（都宣德門。）

開坊門

南史。朱異開平中上元。詔開坊門三夜。

開重門

唐實錄。睿宗先天二年正月望夜。初弛門禁。玄宗天寶六年正月十八日。詔重門夜開。以遂陽氣。

作燈輪

朝野僉載。唐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五十六夜。於京安福門外。作燈輪高二十丈。衣以錦繡飾以金銀。燃五萬盞燈。懸之如花樹。宮女千數。衣羅綺。曳錦繡。繡珠翠。施香粉。一花冠。一巾帔。不下萬錢。裝束一妓女。皆至三百員。妙簡長安萬年少女娉千餘人。衣服花敓綢子。稱是。於燈輪下踏歌三日夜。歡樂之極。未始

有之。

結綵樓

唐玄宗於正月十五夜。移仗上陽宮。大陳影燈。設庭燎。自禁中至殿庭皆設蠟炬。連屬不絕。廣德神異錄。照宮室。熒煌如晝。時有尚方都匠毛順心多巧思。結綵綵綵為燈樓二十間。高一百五十尺。懸以珠玉金銀。微風一至。鏘然成韻。仍以燈為龍鳳虎豹麒麟之狀。似非人力。

縛山棚

皇朝東京夢華錄。正月十五日元宵。大內前自歲前冬至後。開封府絞縛山棚立木。正對宣德樓。遊人已集御街兩廊下。奇術異能。歌舞百戲。鱗鱗相切。樂聲嘈雜十餘里。擊丸蹴踘。踏索上竿。趙野人倒喫冷淘。張九哥吞鐵劍。李外宿藥法傀儡。小健兒吐五色水。旋燒泥丸子大。特落灰藥。楮兒雜劇。溫大頭小曹。綽琴。党千簫管。孫四燒煉藥方。王十二作劇術。郤遇田地廣雜扮。蘇十孟宜築毬。尹常賢五代史。劉伯禽。蟲蟻。楊文秀數笛。更有猴呈百戲。魚跳刀門。使喚蝶蜂。追呼蟻蟻。其餘賣藥賣卦。沙書地謎。奇巧百端。日新耳目。至正月七日。外國人使朝辭出門。燈山上綵。金碧相射。錦繡交輝。面北悉以綵結。山峯上皆畫神仙故事。或坊市賣藥賣卦之人。橫列三門。各有綵結金書大牌。中曰都門道。左右曰左右禁衛之門。上有大牌曰宣和與民同樂。綵山以綵結文殊普賢。跨獅子白象。各以手指出水五道。其手搖動。用機轉絞水上。燈山尖高處。用木橫貯之。遂時放下。如瀑布狀。又於左右門上。各以草把縛成戲龍之狀。用青布遮籠。掌上密置燈燭數萬盞。望之蜿蜒如雙龍飛走。山東西旁。又為龍象。積百千燈。以綵紗籠之。梅聖俞詩有揭龍嶂火夜珠遲之句。又云。火龍騰騰紅波翻。自燈山至宣德門橫大街。約百餘丈。用棘刺圍遶。謂之棘盆。內設兩長竿。高數十丈。以綵綵結束。紙糊百戲人物。懸於竿上。風動宛若飛仙。內設樂棚。差衙前樂人作雜戲動樂。并左右軍百戲在其中。獨坐一時呈機。宣德樓上皆垂黃縑簾。中一位乃御座。用黃羅設一綵棚。御龍直執黃蓋掌扇。列於簾外。兩朵樓各掛燈毬一枚。約方圓丈餘。內燃椽燭。簾內亦作樂。宮嬪婚笑之聲。下聞於外。樓下用枋木壘成露臺一所。綵結棚檻。兩邊皆禁衛排立。樂棚教坊鈞容直。露囊子弟更互雜戲。萬姓皆在露臺下觀看。樂人時引萬姓山呼。梅聖俞詩云。露臺鼓吹聲不休。屢鼓百回紅臂轉。先打六么後梁州。棚簾夾道多夭柔。又彭器資上元詩云。樓前樂奏九成曲。樓下人呼萬歲聲。

立棘盆

皇朝歲時雜記。闕下燈山前為大樂場。編棘為垣。以節觀者。謂之棘盆。山棚上。物車馬之像。又左右廂並集名娼。立山棚上。開封府判衙前樂。還諸絕藝者。在棘盆中。飛丸走索。綠竿擲劍之類。每歲正月十一日或十二日十四日。車駕出時。雖鶯前未作樂。然山棚棘盆中。百戲皆作。妻漏盡上乘平頭量。從寺觀出。由馳道入穿山樓下過。衛士皆戴花。鈞容教坊樂導從。山樓上下皆震作。至棘盆中。回與南衙人人竭盡其長。旨召精絕至鑾前優賜。其餘等級犒賚。從官亦從右出。量從駕臺側迂過。闕宜德中。閣面入丞相晏公詩云。金翠光中實焰紫。山樓高下鼓聲喧。兩軍伎女

輕如鵝毛。百尺竿頭電線翻。至尊時御看位。內門司御藥知省太尉悉在簾前。用弟子三五人祗應。棟盆照耀有同白日。仕女觀者中貴邀住。賜酒一金盃。當時有夫婦並遊者。忽宣傳聖急。夫不發。進其婦蒙賜飲罷。輒懷其盃。進謝恩詞一闋。名鷓鴣天。燈火樓臺處處新。笑擡郎手御街行。回頭忽聽傳呼急。不覺驚驚兩處分。天表近。帝恩榮。瓊漿飲罷臉生春。歸來恐被兒夫責。賜金盃作證明。上覽詞。命賜之。

觀燈山

東京夢華錄。正月十四日。車駕幸五嶽觀迎祥池。至晚還內。園子預從官皆頂毬頭大帽。簪花紅錦團。蒼龍獅子衫。金鍍天王腰帶。數重骨朵。天武官皆頂雙捲腳幞頭。紫上大搭天鵝結帶寬衫。殿前班頂兩腳屈曲向後花裝幞頭。著緋青紫三色撚金線結帶。望仙花袍。跨弓劍。乘馬一札。鞍轡纓絡前導。御龍直一腳指天。一腳圈曲幞頭。著紅方勝錦襖子。看帶束帶。執御從物金交椅唾盂水繡果盤掌扇纓絡之類。御椅子皆黃羅珠蹙背。則親從官執之。諸班直皆幞頭錦襖束帶。每常駕出。有紅紗帖金燭籠一百對。元此夜長祝奉嘉辰。御製間韻賜范左丞序云。上元賜公師宰執觀燈御筵。遵故事也。卿初獲御坐。以滿庭芳詞來上。因俯同其韻以賜。詞云。寰海清夷。元宵遊豫。爲開臨御端門。暖風搖曳。香氣噎。燦錦。鈞臺外。羅綺繽紛。懽聲寓。燭龍銜耀。鋪藻太平春。鰲山擘綵。岫冰輪遠。想。初上祥雲。照萬宇。鑾遊一。麗月光射千門。萬年枝上。甘露惹祥氛。北闕華燈。自賞。嬉遊盛。絲管紛紛。東風峭。雪殘梅瘦。煙鎖鳳城春。風光何處好。綵山萬仞。寶炬凌雲。盡懽。陪舜樂。喜賡堯仁。天子千秋萬歲。徵招宴宰府師臣。君恩重。年年此夜。長祝奉嘉辰。御製間韻賜范左丞序云。上元賜公師宰執觀燈御筵。遵故事也。卿初獲御坐。以滿庭芳詞來上。因俯同其韻以賜。詞云。寰海清夷。元宵遊豫。爲開臨御端門。暖風搖曳。香氣噎。燦錦。鈞臺外。羅綺繽紛。懽聲寓。燭龍銜耀。鋪藻太平春。鰲山擘綵。岫冰輪遠。想。初上祥雲。照萬宇。鑾遊一

詞中有絳都春慢云。融和又報。年瑞。鵲噪開。皇都春早。翠轂競飛。玉勒爭馳都門道。鰲山綵結蓬萊島。向晚雙龍銜照。綵繡樓上。瓊芝蓋底。仰瞻天表。縹緲風傳帝樂。慶三殿共賞。翠仙同到。遍遍御香飄落人間。聞嬉笑。須臾一點星毬小。隱隱鵾鵬鼓聲杳。遊人月下歸來。洞天未曉。

賜御筵

歲時雜記。祖宗以來。每燈夕。命輔臣詣太一焚香。賜會寺中。或大臣私第。自仁宗以來。專在景德。嘉祐中。曹相公懋請諸公邊就開化一次。元豐末。王丞相就智梵行香廳作御筵。後又遷在開寶。元祐中。又於啓聖。皆出隨時主席之意。宣和間。上元賜觀燈御筵。范左丞致虛遍滿庭芳慢一闋云。紫禁輕塵。瑤津冰泮。麗月光射千門。萬年枝上。甘露惹祥氛。北闕華燈。自賞。嬉遊盛。絲管紛紛。東風峭。雪殘梅瘦。煙鎖鳳城春。風光何處好。綵山萬仞。寶炬凌雲。盡懽。陪舜樂。喜賡堯仁。天子千秋萬歲。徵招宴宰府師臣。君恩重。年年此夜。長祝奉嘉辰。御製間韻賜范左丞。序云。上元賜公師宰執觀燈御筵。遵故事也。卿初獲御坐。以滿庭芳詞來上。因俯同其韻以賜。詞云。寰海清夷。元宵遊豫。爲開臨御端門。暖風搖曳。香氣噎。燦錦。鈞臺外。羅綺繽紛。懽聲寓。燭龍銜耀。鋪藻太平春。鰲山擘綵。岫冰輪遠。想。初上祥雲。照萬宇。鑾遊一

觀同仁。更喜維垣大節。通宵燕。調樂良臣。從容。慶。都會。歷載千歲樂昌辰。

御賜宴

慶陵居士集。嘉祐八年上元夜。賜中書樞密院御筵于相國寺羅漢院。國朝之制。歲時賜宴多矣。自兩制已上皆與。惟上元一夕。祇賜中書樞密院。雖前兩府見任使相。皆不得與。是歲。昭文韓相。集賢曾公。樞密張太尉。皆在假不赴。惟余與西廳趙侍郎概。副樞胡諫議宿。吳諫議奎四人在席。酒半相顧。四人皆同時翰林學士相繼登二府。前此未有也。因相與道玉堂舊事爲笑樂。皆引滿劇飲。亦一時之盛事也。

乘仙鵝

皇朝歲時雜記。闕下前上元數月。有司聲治端樓。增丹艧之飾。至正月初十日。雖暮帷幄綺綴。及諸什物皆備。十四日。登樓。近臣侍坐。酒行五上。有所令下。有所稟之事。皆以仙人執書乘鶴。以綵繩升降出納。王都尉作換遍歌頭云。雪霽輕塵斂。好風初報柳春寒。淺當三五。是處簇山燈。金鑼寶乘。遊賞逼蓬壺。向黃昏時候。對雙龍闕門前。皓月華燈射。變清晝。綵鳳低銜天語。承宣詔。傳呼飛上層霄。共陪霞觴頻舉。更漸闌。正回路。遙擁車佩珊珊。簾紗滿香衢。指鳳樓相將醉歸去。

飛金鳳

東京夢華錄。正月十六日。車駕登門作樂。縱萬姓遊賞。兩朵樓相對。左樓相對鄆王以次綵棚。幕次。右樓相對蔡太師以次執政戚里幕次。時復自樓上有金鳳飛下。諸幕次宣賜不輟。諸幕次中。家妓競奏新聲。不禁。別有深坊小巷。繡額珠簾。巧製新粧。競誇華麗。春情蕩颺。酒興融怡。雅會幽期。寸陰可惜。景色浩鬧。不覺更闌。寶騎駸駸。香塵轆轆。五陵年少滿路行歌。萬戶千門。笙簧未徹。自古太平之盛。未有斯也。拾遺

備御晚

東京夢華錄。宣和間。自十二月於晨輝門外設主上看位一所。前以荊棘圍繞。周回約五七十步。都人買鵝鴨骨髓兒、圓子、鍋拍白腸、水晶鮓、科頭細粉旋、炒栗子、銀杏、嚼跋湯、雜段、金橘、橄欖、龍眼、荔枝、諸般市合。圍圍密擺。准備御前索喚。直至上元。謂之預賞。

拆山樓

歲時雜記。正月十八夜謂之收燈。諸神御殿獻曲。綵樓最後。一曲畢。多就拆之。闕前山樓十八日聲聲歸內。亦稍稍解去。晏相正月十九日詩云。樓臺寂寞收燈夜。里巷簫條掃雪天。又云。星逐綺羅沉晚色。月隨歌扇下層臺。千歸萬轂無尋處。祇是華胥一夢迴。

州郡燈

歲時雜記。燈夕。外郡唯杭蘇溫華修尤甚。自非貧人家家設燈。有極精麗者。浙西大率以琉璃燈爲主。蘇州賣藥朱家燈燭之盛。號天下第一。以琉璃肖物之形。如牡丹蓮花、曼陀羅。又盆中蓮荷、車輿、瓶鉢、屏風、帳幔、拄衣、佛塔、轎藏、鬼子母等像。皆以琉璃爲之。亦用雲母石爲燈及綺格等品類繁夥。而皆琉璃掩其名焉。成都府燈山或過於闕前。上爲飛橋山亭。太守以次止三數人。歷諸亭榭。各數盃乃下。從僚屬飲棚前。如京師棘盆處。綵木爲垣。其中旋植花卉。薦日捕山禽雜獸滿其中。後止圍剗土木爲之。蜀人性不兢。以次登垣。旋遶觀覽。

公用燈

歲時雜記。上元。諸官府前期堂廚公帑供諸廳燈。三省樞密院。開封外供。晝日出於衙校及行戶。後來但出公庫。天下莫盛於溫州。熙甯前。溫州供太守堂內綵燈至千盞。

竹架燈

歲時雜記。上元燈架之制。以竹一本。其上破之爲二十條。或十六條。每二條以麻合繫其稍。而曲屈其中。以紙糊之。則成蓮花一葉。每二葉相壓。則成蓮花盛開之狀。熱燈其中。旁插蒲捧荷葉剪刀草于花之下。唯都人能爲。近顧浙間亦有效之者。今禁城上圍圍皆植燈架。猶用此製。

氈毬燈

歲時雜記。上元設燈。設機關於燈毬之內。以安燈盞。大率用袞香毬制度。外郡多爲之。太守觀燈。使人預於馬前斡旋以運轉無窮。而其中初未嘗動。其膏油不澌。其烽焰不閔云。

坐車燈

歲時雜記。都人上元作坐車釣掛燈。大率倣燈籠燈毬之類。但不可用火。特以飾車爾。其精纖華煥。天下不能爲。又用綵蠟刻名花。以間廁之。

黃龍燈

影燈記。元夜。唐元宗於常春殿臨光宴。爲白鷺轉花。黃龍吐水。金兔銀燕。浮光洞。攢星閣。皆燈也。奏月分光曲。

東京夢華錄。元夕。相國寺大殿前設樂棚。諸軍作樂。兩廊有詩牌燈。云天碧銀河欲下來。月華如水浸樓臺。又云。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牌以木爲之。雕鏤成字。以紗絹幕之於內。密燃其燈。相次排定。亦可愛賞。賈魯開前安頓佛牙。設以水燈。皆係戚里貴近占設。看位就中九子母殿又最爲要鬧。及東西塔院、惠林、智海、寶梵、競陳燈燭。光彩爭華。直至淸旦。其餘宮觀寺院。皆放萬姓燒香。如開寶、景德、大佛寺等處。皆設樂棚。作樂燃燈。惟禁宮觀寺院。不設燈燭。次則榮慶宮有玉柱玉簾密隔燈。諸坊巷馬行諸香藥鋪席。茶坊酒肆燈燭。各出新奇。惟蓮花王家香鋪燈火。又最出羣。而又命僧道場打花鼓弄槌鼓。遊人無不駐足。

大明燈

僧史略。漢法本傳。西域十二月三十日乃中國正月之望。謂之大神農變月。漢明帝令燒燈。以表佛法大明。

繞城燈

湼槃經。正月十五日。如來闍維訖。收舍利罌貯金牀上。天人散花奏樂。繞城步步燃燈三十里。

張神燈

雀波上元夜遊詩。神燈佛火百輪張。剗像圖形百寶莊。影裏惟開金口說。空中似散玉毫光。

觀舍利

西域記。摩竭陁國。正月十五日。僧徒俗衆。雲集觀佛舍利放光雨花。

會羣仙

靈寶朝脩圖。正月十五日。虛無自然元始天尊於八景天宮。集會三界羣仙。演說法師正一靜應眞君誕生之日。

拜章表

正一旨要。正月十五日上元。十天雲官神仙兵馬。無鞅數衆。與上聖高眞妙行眞人同降人門。校誉賜福之辰。其日宜脩齋醮。拜章表。請益壽算。

誦道經

修行記。正月上元、七月中元。皆大慶之月。長齋誦度人經。則福及上世。身得神仙。按度人經云。正月長齋誦詠是經。爲上世亡魂斷地速役。度上南宮。

歲時廣記卷十一

上元 中

宴元老

玉壺清話。至道元年燈夕。太宗御樓。時李文正昉以司空致仕於家。上頗以安輿就其宅召至。賜坐於御樓之側。數對明爽。精力康勁。上觀酌御樽飲之。選餚核之精者賜焉。謂近侍曰。昉可謂善人君子也。事朕兩入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日所享也。又從容語及平日藩邸唱和之事。公遽然離席。歷歷口誦御詩七十餘篇。一句不誤。上謂曰。何記之精邪。公奏曰。臣不敢妄。臣自得謝。每晨起。盥櫛坐於道室。焚香誦詩。每一詩日誦一遍。間或卻誦佛道書。上喜曰。朕亦以卿詩別筒貯之。每愛卿翰墨也。楷字老來筆力在否。公對曰。臣素不善書。皆狗太宗納所寫爾。上即令以六品正官與之。除國子監丞。

稱善人

青瑣高議。大丞相李公昉嘗謂子弟曰。建隆年元夜。藝祖御宣德門。初夜燈燭熒煌。簫鼓間作。士女和會。填溢禁陌。上臨軒引望。目顧問余曰。人物比之五代如何。余對以民物繁盛。比之五代數倍。帝意甚歡。命移余席切近御座。親分果餌遺余。顧謂兩府曰。李昉事朕十餘年。最竭忠孝。未嘗見損害一人。此所謂善人君子也。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也。吾歷官五十年。兩立政地。曩無功業可書。竹帛。居常遴賢。雖一善可稱。亦俾進用。而又金口稱爲善人君子。則吾不忝爾父也。爾等各勉學問。思所以起家爲忠孝以立。

與民樂

東齋錄。仁宗正月十四日御樓中。遣使傳宣從官曰。朕非好遊觀。與民同樂耳。聖日。蔡君謨獻詩云。高列千峰寶炬森。端門方喜翠華臨。宸遊不爲三元夜。樂事還同萬衆心。天上清光留此夕。人間和氣閣春陰。要知盡慶華封祝。四十餘年惠愛深。

徇人心

皇朝歲時雜記。觀景龍文館列敘唐中宗時燈夕侈靡之甚。比於今益十倍百倍。乃知本朝諸聖。特徇民心與人同樂耳。故於舊制不廢。亦未嘗加新焉。非有意於自逸。

燕近臣

王明清揮麈錄。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就蓉謨殿張燈預賞元宵。曲燕近臣。命左丞王安中、中書侍郎鄧洵武、載爲詩以進。安中賦五言一百韻。洵武賦七言四十四韻。

斥伶官

渑水燕談。元祐中。上元駕幸凝祥池宴從臣。教坊伶人以先聖爲戲。刑部侍郎孔宗翰奏。唐文宗時嘗有爲此戲者。詔斥去之。今聖君宴犒羣臣。豈宜尚容有此。詔付伶官于理。或曰。此細事。何足言者。孔曰。非爾所知。天子春秋鼎盛。方且尊德樂道。而賤工乃爾褻禮。縱而不治。豈不累聖德乎。聞者慚而歎服。

出御詩

歲時雜記。祖宗朝以時和歲豐。與民同樂。多出御詩。或命近臣屬和。神宗因館伴高麗使舉仲衍有詩。乃即其韻賡之。以賜仲衍及館伎。名士詞人佳句。傳于時者不一。楊劉丁錢歎鉅公連句。至今膀滿福院。禮部唱和中。形容景色。尤爲詳備焉。熙甯中。宋次道龍圖撰集歲時雜詠。而上元詩尤多。

和御製

松窗詩話。大觀初年。京師以元夕張燈開宴。時再復湟部。徽宗賦詩賜羣臣。其頷聯云。午夜笙歌連海嶠。春風燈火過湟中。席上和者皆莫及。開封尹宋喬年不能詩。密走介求援於其客周子雍。得句云。風生閶闔歸來早。月到蓬萊夜未中。爲時輩所稱。子雍、汝陰人。甞受學於陳無己。故有句法。則作文爲詩者。可無師承乎。

賞佳詞

本事詞。鹿伯可上元應制作瑞鶴仙。太上皇帝稱賞。風柔夜暖已下至末章。賜金甚厚。詞云。瑞烟浮禁苑。正絳闕春回。新正方半。冰輪桂滿。溢花衢歌市。芙蓉開遍。龍樓兩觀。見銀燭星毬燦爛。捲旗亭盡日笙歌。偪集。寶欵金馬。璚簪約羅裾裏。蘭麝香中。正宜遊翫。風柔夜暖。花影亂。笑聲遠。鬧蛾兒滿路成團打塊。簇著冠兒鬪轉。喜皇都舊日風光。太平再見。

作句法

韻語陽秋。應制詩非他詩比。自是一家句法。大抵不出於典實富豔爾。如夏英公上元觀燈詩。與夫王岐公應制上元詩。二公雖不同時。而二詩如出一人之手。蓋格律當如是也。若作清麗平淡之語。終不近爾。夏英公詩云。魚龍曼衍六街呈。金鎖通宵啓玉京。冉冉遊塵生鳳道。遲遲春箭入歌聲。寶坊月皎龍燈淡。綵館風微鶴漏平。宴罷南端天欲曉。回瞻河漢尚盈盈。王岐公詩見侯鯖錄。

使故事

侯鯖錄。元豐中元夕。上御樓觀燈。有御制詩。時王禹玉蔡持正爲左右相。持正問禹玉云。適制上元詩。如何使故事。禹玉曰。鼇山風鑒外不可使。章子厚笑曰。此誰不知。後兩日登對。上獨賞禹玉詩妙於使事。詩云。雪消華月滿仙臺。萬燭當樓寶扇開。雙鳳雲中扶鑾下。六鰲海上駕山來。鏤京春酒霑周宴。汾水秋風陋漢才。一曲昇平人盡樂。君王又進紫霞杯。是夕以高麗進樂。又添一杯。

免文解

本事詞。連仲宣者。信之貴溪人也。少不事科舉。留意編詠。宣和間。客京師。適遇元宵。徽宗御宣德樓。錫宴近臣。與民同樂。仲宣遙念奴嬌詞。稱旨。特免文解。詞曰。晴黃著柳。漸寒威收斂。日和風細。□□端門初鑰。華轂轔轔。鰲山綵結。恍然移在平地。曲蓋初展湘羅。玉皇香案。近螭欄十二。夾道紅籠齊卷上。兩行絕新珠翠。清蹕聲乾。傳相宴罷。閃閃星毬墜下。樓歸去。簫稜月衙龍尾。

預賞燈

復雅歌詞。景龍樓先賞。自十二月十五日便放燈。直至上元。謂之預賞。東京夢華錄云。景龍門在大內城角。實籙宮前也。萬俟雅言作雪明鴉鵲夜慢云。望五雲多處。春深閬苑。別就蓬島。正梅雪韻清。桂月光皎。鳳帳龍鸞。綺羅風御座。深翠金閨繞。半天中香泛千花。燈掛百寶。聖時觀風重臘。有簫鼓沸空。鰲山匝道。競呼虛氣。賈憶笑。暗裏金錢擲卜。來侍燕歌太平。客藻顯年年此際。迎春不老。

賜金甌

復雅歌詞。萬俟雅言作鳳皇枝令憶景龍先賞序曰。景龍門。古酸棗門也。自左掖門之東。爲夾城南北道。北抵景龍門。自臘月十五日放燈。縱都人夜遊。婦女遊者。珠簾下邀住。飲以金甌酒。有婦人飲酒畢。輒懷金甌。左右呼之。婦人曰。妾之夫性嚴。今帶酒容。何以自明。懷此金甌爲證耳。陌巖開笑。盤曰。與之。其詞云。人間天上。端樓龍鳳燈先賞。傾城粉黛月明中。春思蕩。醉金甌。仙釀一從驚輅北。向舊時。寶座應蛛網。遊人此際客江鄉。空悵望。夢運昌清唱。

傳黃柑

詩話。上元夜登樓。貴戚宮人。以黃柑進近臣。謂之傳柑。東坡上元侍飯繡樓詩云。歸來一笑燒燈在。猶有傳柑遣細君。又上元夜有感云。搔首淒涼十年事。傳柑歸遺滿朝衣。又答晉卿傳柑云。侍史傳柑玉座傍。

人間草木盡天嬉。又上元詞云。拂沉靜金荷徧滿。怕明年此際催歸。燒鉸作黃柑宴。

賜通關

鐸譚。狄青宣撫陝西。時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資州。值上元。大張燈燭。召客夜宴。將佐交飲。夜宴罷。將歸公館。後青稱疾。帳起。令孫元規悟主席。數使人勞坐客。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是夜三鼓。青已拔崑崙矣。

鞔鼉鼓

後漢書。禰衡善擊鼓。被魏武脩爲鼓吏。正月十五日。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衡乃揚桴作漁陽摻撾。躡躅而前。淵淵有金石聲。也。文士傳云。衡擊鼓作漁陽摻撾。踢地來前。臨鼓足腳□能□。常鼓聲甚悲。易衣畢。復擊鼓三槌而去。至今有漁陽三槌。自衡始也。楊文公談苑云。禰衡作漁陽摻撾古歌曰。邊城宴開漁陽。摻黃塵暗。蕭白日暗。東坡詩云。鼉鼓誰摻漁陽撾。朱子京詩云。波生客浦揚舲遠。潤逼漁陽摻鼓遒。唐李鼓山聽鼓詩云。欲問漁陽撾。時無禰正平。又口占詩云。必投潘岳果。誰摻禰衡撾。（摻七鑒切。三槌鼓也。所謂摻者。正如今擊鼓然也。）

觀樂舞

明皇雜錄。唐玄宗每賜宴設酺會。則上御勤政殿。金吾及四軍兵士。未明陳仗。盛列旗幟。太常陳樂。衛尉張幕。府縣教坊大陳山車旱船。舞百戲。走索。飛劍。角抵。戲馬。鬬雞。又令宮女數百。飾以珠翠衣。以錦繡自帷中出。擊雷鼓爲破陣樂。太平樂。上元樂。又引大象犀牛入場。或拜或舞。動中音律。每正月望夜。又御勤政樓觀作樂。貴臣戚里。官設看樓。夜闌。卽遣宮女於樓前歌舞以樂之。洪舍人容齋隨筆云。唐開元天寶之盛。見於傳記歌詩多矣。而張祐所詠尤多。皆他詩人所未言及者。如正月十五夜燈云。千門開鎖萬燈明。正月中旬動帝京。三百內人連袖舞。一時天上奏雲聲。

進壽禮

唐肅皇后傳。穆宗貞獻皇后蕭氏。生文宗。文宗立。上尊號曰皇太后。初太和中。懿安太皇后居興慶宮。實歷太后居義安殿。后居大內。號三宮太后。每歲中正月望夜。帝御咸泰殿。大燃燈作樂。迎三宮太后。奉觴進壽。禮如家人。

偷新曲

明皇實錄。明皇幸上陽。新番一曲。明夕正月十五日。潛遊。忽聞酒樓上有笛奏前夕新番曲。大駭之。密捕笛者詰問。且云。其夕於天津橋上翫月。聞宮中奏曲。愛其聲。遂以爪畫譜記之。卽長安少年李謨也。元稹連昌宮詞云。李謨擫笛傍宮墻。偷得新番數聲曲。

爭騁道

楊妃外傳。開元十載上元日。楊家五宅夜遊。與廣寧公主騎從爭西市門。楊氏奴轅公主衣。公主墮馬。瞞馬程昌裔扶主因及數撾。主泣奏上。令決殺楊家奴。昌裔停官。於是楊氏轉橫。時謠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卻爲門楣。近代詩人亦有固應生女作門楣之句。

縱出遊

唐書列傳。中宗庶人韋氏。嗣聖初。立爲皇后。初帝幽廢。與后約。一朝見天日。不相制。至是與武三思升御牀博戲。帝從旁典籌。不爲忤。景龍三年。帝親郊。后亞獻。明年正月望夜。帝與后微服過市。徜徉觀覽。縱宮女出遊。皆澄奔不還。

造麵蠶

天寶遺事。每歲上元。都人造麵蠶。以官位高下。散帖蠶中。謂之探官蠶。或賭筵宴。以爲戲笑。詳見人日。

咬焦鎚

歲時雜記。京師上元節食焦鎚。最盛且久。又大者名栢頭焦鎚。凡賣鎚必鳴鼓。謂之饊鼓。每以竹架子出青傘。綵裝梅紅繡金小燈毬兒。竹架前後亦設燈籠。敲鼓應拍。圍圍轉走。謂之打旋。羅列街巷。處處有之。

作盤飧

歲時雜記。京師上元日。有羣絲飯。搗米爲之。朱綠之。玄黃之。南人以爲盤飧。

鬻珍果

歲時雜記。京師賈人。預畜四方珍果。至燈夕衒鬻。以永嘉柑實爲上味。橄欖綠橘。皆席上不可闕也。慶曆中金柑映日果不復來。其果大小如金橘。而色粉紅。嘉祐中花差栗子。皆一時所尚。又以紙帖爲藥囊。實乾糠木瓜蘆蒲鹹酸等物。謂之下酒果子。

貨香藥

歲時雜記。京師上元有獨體朱砂丸、龍腦丸、橄欖丸、梅花丸、藥丁香。又以藥丁香爲字及花。皆謂之宵夜果子。又貨茶丁香。今行在三省大門前金葫蘆張家。賣獨體朱砂圓。每帖一百貫。

賣節食

歲時雜記。京人以綠豆粉爲科斗羹。煮糯爲丸。糖爲臘。謂之圓子。鹽豉捻頭。雜肉煮湯。謂之鹽豉湯。又如人日造置。皆上元節食也。

戴燈毬

歲時雜記。都城仕女有神戴燈毬燈籠大如桌。粟加珠翠之類。又賣玉梅雪柳菩提葉及蛾蜂兒等。皆錯綵爲之。古詞云。金鋪翠蛾毛巧。是工夫不少。鬧蛾兒煉了蜂兒。會賣雪柳宮梅好云云。又云。燈毬兒小鬧蛾兒顫。又何須頭面。

紙飛蛾

歲時雜記。都人上元以白紙爲飛蛾。長竹梗標之。命從卒插頭上。晝日視之。殊非佳物。至夜。稠人列炬中。紙輕竹弱。紛紛若飛舞。又作宜男蟬狀。如紙蛾。而稍加文飾。又有菩提葉蜂兒之類。

火楊梅

歲時雜記。京城上元節。以熟炭搗炭丸爲彈。併之鐵枝面點火。謂之火楊梅。亦以插從卒頭上。又作蓮花

牡丹燈籠。從卒頂之。

打篾戲

海錄碎事。魏氏舊俗。以正月十五日夜爲打篾戲。能中者賞扇。

撲蛾戲

雜志。荊邸魚軒上元日卒徹樂。教坊伶人戲爲撲燈蛾。

變蠶種

集正歷。正月十五日浴蠶種了。絣小繩子掛搭一七日。令春氣少改變色。卻收於清涼處。著一甕盛。須去蠶底一寸。以草蓋覆。貴得清涼處。令生遲也。

祭蠶室

續齊諧記。吳縣張誠之夜見一婦人。立於宅東南角。舉手招誠。誠就之。婦人曰。此地是君家蠶室。我卽地之神。明日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於上。以祭我。當令君蠶桑百倍。言訖失之。張如其言。爲作膏粥。年年祭之。大得蠶焉。或云。其神降於陳氏之家。云蠶神也。世人正月半作膏粥。由此故也。今俗傚之。謂之粘鏡財。

祠門戶

玉燭寶典。正月十五日。作膏以祠門戶。又荊楚歲時記云。今人州里風俗。正月望日祭門。先以楊柳枝插門牖楹間。向以酒脯飲食及豆粥餻糜祭之。

賽紫姑

異苑。世有紫姑神。古來相傳是人家妾。爲大婦所嫉。每以穢事相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卒。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于廁間。或猪欄邊迎之。亦必須淨潔。祝曰。子胥不在。曹姑亦歸去。小姑可出。戲捉者覺重。便是神來。奠設果酒。亦覺面輝輝有色。便跳躍不住。能占衆事。卜蠶桑。又善射鉤。好則大舞。惡則仰眠。平昌孟氏恒不信。躬往試捉。使自躍穿屋。永失所在。（子胥是其壻曹姑卽其大婦也。又時鏡洞覽記曰。帝嚳女將死。云生平好樂。正月十五日可來迎我。二說未知孰是。又沈存中筆談云。舊俗正月望夜迎廁神。謂之紫姑。亦不必正月日。常時皆可召之。李義山詩云。消息期青鳥。逢迎冀紫姑。又云。昨日紫姑神去也。今朝青鳥使來除。又云。身閑不覩中興盛。羞逐鄉人賽紫姑。劉偉明詩云。大奴聰黠住屋隅。小女行卜迎紫姑。又歐陽公詞云。臨卜紫姑神。

鬻天女

三仙雜錄序云。天聖壬申正月幾望。予以守職還喬。太夫人思江西燃燈之盛。忽忽有不樂之色。亟遣僮稚潔灑館。盛設舊俗。鬻賣紫姑。以諂太夫人之幽鬱。于時漏板初鼓。月華微明。人祝神以誠。神憑物以應。降之筵。儿俟乎指疑。移晷聚觀。乃雲篆盤飧中數十字。悉無能解之者。因請從其俗。貴使情接。於是去篆從隸。顧予從容而吁曰。我天之令女也。令女乃三仙謫以自吁。名隸仙籍。愼無以神命我。以君世積餘

聖骨氣稍異。因來耳。酒肴盈筵。雖設之且不散。六會神丁。縱召之亦不至。往來自若。聚散爲常。駭乎篆隸各精音律俱善伎乃巨細無問不能。謂吉凶之由人。謂善惡之由積。撫絃扣鐵。無鄭衛之淫。賡歌和詩。有風雅之妙。乘興則揮素多駭則奕棊不泄者陰機。不談者丹竈。揮箏以握不以指。治病以水不以金石草木多才多藝畢無與偕。信乎天仙之尤。固不可臆度而究乎。嵩一也。漫錄觀燈二詩云。無穠新蓮萬萬根。齊爭春氣縱黃昏。那堪更上高樓望。疑撮流星撒九門。其二曰。天霧留下上元辰。處處依時氣節新。萬點紅蓮鏁鬧市。月中煙裏亂星勻。

仙人乘彩雲自西來臨孝感寺。奏兜裳羽衣一曲。曲終而去。初元朝禮之晨。而靈雲現。小臣錢修之地。而仙樂陳。上覽表大悅。

生異人

漢天師家傳。異人諱道陵。字輔漢。姓張氏。豐邑人。留侯子房八世孫也。母初夢天人自北斗魁星降至地。長丈餘。衣繡衣。以薇蘅之香授之。既覺。衣服居室。皆有異香。經月不散。感而有孕。於後漢光武建武十年甲午正月望日生於吳地天目山。時黃雲覆室。紫氣盈庭。室中光氣如日月。復聞昔日之香。浹日方散。

遇道士

郡閣雅談。沈道士鴆州高安人。故吏部郎中彬第三子也。性孤僻。形貌秀徹。初名有隆。棄妻人道。居玉笥山易名。隆瑞。遇深山古洞。覓日不返。嚴寒風雪。常單衣危坐。或絕食經月。或縱酒行歌。緣峭壁升喬木。若猿猱之狀。骨肉相尋。使卻走避。忘情世俗。人莫測之。往往爲同道者困。雍熙二年正月內。於玉笥山先不食七日。至上元日早辰。辭道侶。歸所居院。集仙亭。念人生難何。賦畢。無病而終。遺言於弟子。將葬土宿一幀。度人經一卷隨葬。後二年二月十二日。有閣阜山僧昭瑩於山門數里相遇。閣阜山去玉笥山一百六十里。僧昭瑩問所往。云暫到廬山尋知己。留下土宿一幀及度人經一卷。五言詩一首爲別云。南北東西路。人生會不無。早曾依閣阜。卻又上玄都。雲片隨天闕。泉聲落石孤。何期早相遇。藥共煮菖蒲。後昭瑩到玉笥山話及方知沈道士已亡。其說途中相遇。遂出所留土宿及經詩示人。衆皆駭異。遂往墳上看。見土變槽坼裂。闕及尺餘。至今不敢發。覆其文。驗其事。卻戶解而去。

打專僧

廣古今五行志。侯景爲定州刺史日。有僧名阿專。師在州下。聞有會社齋供。婦娶喪葬之席。或少年放鷹走狗。追隨宴集之處。皆在其間。鬪諍喧囂。亦曲助朋黨。如此多年。後正月十五日。觸他長幼。惡口聚罵。主人欲打殺之。市徒救解而去。明旦捕覓。見阿專騎一破墻喜笑。捕者奮杖欲擲。前人復遮。阿專云。汝等何厭賤我。我捨汝去。以糠擊墻口唱叱叱。所騎之墻。忽然昇天。見者無不禮拜。須臾映雲而滅。經一年。聞在長安還如舊態。後不知所終。

尙公主

本事詩。陳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後主叔寶之妹。封樂昌公主。才色冠絕。時陳政方亂。德言知不相保。謂妻曰。以君才容。國亡必入權豪之家。儻情緣未斷。猶冀相見。宜有以信之。乃破一鏡。人執其半。約曰。他時必以正月望日賣於都市。我當以是日訪之。及陳亡。果入越公楊素之家。寵嬖殊厚。德言流離辛苦。僅能至京。以正月望日訪於都市。有蒼頭賣半鏡者。大高其價。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具言其故。出半鏡以合之。仍題詩曰。鏡與人俱去。鏡歸人不歸。無復嫦娥影。空餘明月輝。公主得詩。悲泣不食。越公知之。愴然改容。卽召德言。還其妻。仍厚遺之。因與錢別。仍三人共宴。命公主作詩以自解。詩曰。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信作人難。遂與德言歸江南。竟以終老。後人作詞嘲之。寄聲新水令云。冒風塵南北東西。嘆一對鴛鴦分飛。鏡裏恩情。釵頭誓約。兩下裏各自傷悲。

歲時廣記卷十二

上元下

寺西涼

廣德神異錄。開元初。唐玄宗於正月望夜上陽宮大陳影燈。精巧似非人力。道士葉法善在玉眞觀。上促召來。既至。潛引法善觀於樓下。人莫知之。法善謂上曰。影燈之戲。天下固無與比。然西涼府今夕之燈。亦亞于此。上曰。師頃嘗遊乎。法善曰。適自彼回。便蒙急召。上異其言曰。今欲一往。得否。法善曰。此易事爾。於是令上閉目。約曰。不可妄視。須臾有所視。必當驚駭。依其言。閉目距躍。身在霄漢。而足已及地。法善曰。可以觀矣。既視。燈燭連亙十數里。車馬駢闐。士女紛委。上稱甚善。久之。法善曰。觀覽畢。可回矣。復閉目。與法善騰空而去。俄頃。還故處。而樓下歌吹猶未終。法善至西涼州。將鐵如意留酒。別曰。上命中官託以他事。使于涼州。因求如意以還。驗之非謬。

遊廣陵

幽怪錄。開元十八年正月望。明皇幸興慶。宴仙師曰。四方此夕。何處極盛。對曰。天下無逾廣陵。帝欲一觀。俄而虹橋起於殿前。師奏橋成。慎無回顧。於是帝步而上。太眞及高力士樂官從行。直造雲際。俄頃。已到廣陵。士女皆仰望曰。仙人現於雲中。帝大悅。師曰。請敕伶官奏霓裳一曲。可回矣。後數旬。廣陵奏曰。上元夜有

出金城，聞孤猿韻切，懷念親眷，爲笑徐都尉，徒誇彩繪。寫出盈盈媚面，振旅閒閒，覩誹閱毘神仙，越公深羨。驟萬馬傾凌轉盼，感先鋒容放鏡，收驚鐵一半，鎩前陣慘怛切，同陪元帥，恣懽戀二歲，偶爾將軍沉醉，連綿私令婢捧菱花，都市尋偏，新官聽說，邀郎宴，因命賦悲歡，執敢做人甚難，梅粧復照，傅粉重見，秦少遊有詩云，金陵往昔帝王州，樂昌主第最風流，一朝隨兵到江上，共把菱花去國愁，越公萬騎唱簫鼓，創傒傒初不言，始疑之，至夜，伺其睡，則張燈製衣，將旦不息，士人愈窘，復走謁王師，王師喜曰，渠不過能忍一夕，今夕必寢，第從吾戒，是夜，果熟睡，如教施符，天明，無所見，意謂已去，越二日，開封遣獄吏速王師下獄，曰某家一婦人，瘵疾三年，臨病革，忽大呼曰，葆真宮王法師殺我，遂死，家人爲之沐浴，見首上及腰間篋中皆有符，乃詣府投牒云，王以妖術取其女，王具述所以，即追士人并向日坐上諸客，證之皆同，遂得免，王師建昌人。

會美婦

古今詞話，崇甯間，上元極盛，太學生江致和在宣德門觀燈，會車輿上遇一婦人，姿貌極美，恍然似有所失，歸運毫楮，遂得小詞一首，明日，妄意復遊故地，至晚，車又來，致和以詞投之，自後靡有所遇，其婦笑謂致和曰，今日喜得到蓬宮矣，詞名五福降中天，喜元宵三五，縱馬御柳溝東，斜日映朱簾，警見芳容秋水，一夕今夕必寢，第從吾戒，是夜，果熟睡，如教施符，天明，無所見，意謂已去，越二日，開封遣獄吏速王師下獄，曰某家一婦人，瘵疾三年，臨病革，忽大呼曰，葆真宮王法師殺我，遂死，家人爲之沐浴，見首上及腰間篋中皆有符，乃詣府投牒云，王以妖術取其女，王具述所以，即追士人并向日坐上諸客，證之皆同，遂得免，王師建昌人。

懷冤鬼

宣和間，有龔球在京城，元夜閑隨青氈車，有一婦人下車攜青囊，其去甚速，球逐至暗處，曰，我李太保家青衣，今夕走耳，君能容我，願爲侍人，球與攜手同行，妄指一巷云，吾所居也，汝且坐此，吾先報家人，然後呼汝，球攜囊入巷，從他徑而去，囊中皆金珠，售獲千緡，往來爲商，錢益增羨，一夕，泊舟山陽，並舟一婦，似識而不憶，婦曰，子何在此，子攜我青囊去，坐待至曉，爲街吏所擒，付獄將治，竟死獄中，訴於陰府，得與子對，婦人忿然登舟，球如醉扶臥，爲一吏攝至陰府，王者召吏云，球命祿雖已盡，但王氏受冤苦，合令球於人世償之，球乃再甦，遍體生瘡，臭穢不可近，日夜號呼，手足墮地而卒。

見怪物

青鎖高議，宣和間，有龔球在京城，元夜閑隨青氈車，有一婦人下車攜青囊，其去甚速，球逐至暗處，曰，我李太保家青衣，今夕走耳，君能容我，願爲侍人，球與攜手同行，妄指一巷云，吾所居也，汝且坐此，吾先報家人，然後呼汝，球攜囊入巷，從他徑而去，囊中皆金珠，售獲千緡，往來爲商，錢益增羨，一夕，泊舟山陽，並舟一婦，似識而不憶，婦曰，子何在此，子攜我青囊去，坐待至曉，爲街吏所擒，付獄將治，竟死獄中，訴於陰府，得與子對，婦人忿然登舟，球如醉扶臥，爲一吏攝至陰府，王者召吏云，球命祿雖已盡，但王氏受冤苦，合令球於人世償之，球乃再甦，遍體生瘡，臭穢不可近，日夜號呼，手足墮地而卒。

見怪物

夷堅丁志，翁起予商友家於建安郭外，去郡可十里，上元之夕，約隣家二少年入城觀燈，步月松徑，行未及半，遇村夫荷鉏而歌，二少年悸甚，不能前，但欲宿道傍民舍，翁扣其故，一人曰，適見青面鬼持刀來，一人曰，非也，我見朱髮豹獰，持木骨朵耳，翁爲證其不然，明旦方入城，其說青面者不疾而卒，朱髮者，得疾還，死于家，翁獨無恙。

拔鬼嬰

夷堅甲志，宣和間，京師士人元夕出遊，至美美樓下，觀者闐咽，不可前，少駐步，見美婦人，舉措張皇，若有所失，問之，乃曰，我逐隊觀燈，適遇人極險，遂迷失侶，今無所歸矣，以言誘之，欣然曰，我在此稍久，必爲他人掠賣，不若與子歸，士人喜，即攜手還舍，如是半年，嬖寵殊甚，亦無有人蹤跡之者，一日，召所善友與飲，命婦人侍酒甚款，後數日，友復來，曰，前夕所見之人，安從得之，曰，我以金買之，友曰，不然，子宜實告我，前夕飲酒時，見每過燭後，色必變，意非人類，不可不察，士人曰，相處累月矣，焉有是事，友不能強，乃曰，葆真宮王文卿法師善符籙，試與子謁之，若有祟，渠必能言，不然亦無傷也，遂往，王師一見，驚曰，妖氣極濃，將

不可治，此祟絕異，非尋常鬼魅比也，屈指坐上他客曰，異日當爲左證，坐者盡恐，士人已先聞友言，不敢復隱，備告之，王師曰，此物平時有何嗜好，曰，一錢篋極精巧，常佩於腰間，不以示人，王師卽朱書二符授之，曰，公歸，俟其寢，以一置其首，一置篋中，士人歸，婦人已大罵曰，托身於君，許久不能見信，乃令道士書符，以鬼待我，何故，初尙設辭諱，婦人曰，某僕爲我言，一符欲置我首，一置篋中，何諱也，士人不能辨，密訪僕，僕初不言，始疑之，至夜，伺其睡，則張燈製衣，將旦不息，士人愈窘，復走謁王師，王師喜曰，渠不過能忍一夕，今夕必寢，第從吾戒，是夜，果熟睡，如教施符，天明，無所見，意謂已去，越二日，開封遣獄吏速王師下獄，曰某家一婦人，瘵疾三年，臨病革，忽大呼曰，葆真宮王法師殺我，遂死，家人爲之沐浴，見首上及腰間篋中皆有符，乃詣府投牒云，王以妖術取其女，王具述所以，即追士人并向日坐上諸客，證之皆同，遂得免，王師建昌人。

懷冤鬼

宣和間，有龔球在京城，元夜閑隨青氈車，有一婦人下車攜青囊，其去甚速，球逐至暗處，曰，我李太保家青衣，今夕走耳，君能容我，願爲侍人，球與攜手同行，妄指一巷云，吾所居也，汝且坐此，吾先報家人，然後呼汝，球攜囊入巷，從他徑而去，囊中皆金珠，售獲千緡，往來爲商，錢益增羨，一夕，泊舟山陽，並舟一婦，似識而不憶，婦曰，子何在此，子攜我青囊去，坐待至曉，爲街吏所擒，付獄將治，竟死獄中，訴於陰府，得與子對，婦人忿然登舟，球如醉扶臥，爲一吏攝至陰府，王者召吏云，球命祿雖已盡，但王氏受冤苦，合令球於人世償之，球乃再甦，遍體生瘡，臭穢不可近，日夜號呼，手足墮地而卒。

見怪物

夷堅丁志，翁起予商友家於建安郭外，去郡可十里，上元之夕，約隣家二少年入城觀燈，步月松徑，行未及半，遇村夫荷鉏而歌，二少年悸甚，不能前，但欲宿道傍民舍，翁扣其故，一人曰，適見青面鬼持刀來，一人曰，非也，我見朱髮豹獰，持木骨朵耳，翁爲證其不然，明旦方入城，其說青面者不疾而卒，朱髮者，得疾還，死于家，翁獨無恙。

拔鬼嬰

夷堅甲志，宣和間，京師士人元夕出遊，至美美樓下，觀者闐咽，不可前，少駐步，見美婦人，舉措張皇，若有所失，問之，乃曰，我逐隊觀燈，適遇人極險，遂迷失侶，今無所歸矣，以言誘之，欣然曰，我在此稍久，必爲他人掠賣，不若與子歸，士人喜，即攜手還舍，如是半年，嬖寵殊甚，亦無有人蹤跡之者，一日，召所善友與飲，命婦人侍酒甚款，後數日，友復來，曰，前夕所見之人，安從得之，曰，我以金買之，友曰，不然，子宜實告我，前夕飲酒時，見每過燭後，色必變，意非人類，不可不察，士人曰，相處累月矣，焉有是事，友不能強，乃曰，葆真宮王文卿法師善符籙，試與子謁之，若有祟，渠必能言，不然亦無傷也，遂往，王師一見，驚曰，妖氣極濃，將若冲曰，何術可救，但轉九天生神章，焚金籙，曰，簡可免斯苦，卽自託生，偶值臨邛牧田脅儕，設黃籙，若冲

遂置簡書疏轉經至一卷。往彼醮所。適丁懺罪燒簡之時。若冲遂即焚之。明旦復至山前。竹陰間有一塚。乃張麗華墳。其地上有沙字四句曰。符吏忽忽扣夜扃。旋遨金簡出幽冥。蒙師荐拔恩非淺。更乞生神九卷經。

憎前冤

夷堅丁志。鄭毅夫內翰姪孫爛爲林才中大卿壻。成親五年。生一男一女。伉儷甚睦。鄭因入京過上元節。先一日將遊上清宮。偶故人留飯。食牛脯甚美。發方至宮。才觀燈。鄭忽覺神思敞罔。面歸。已發狂妄語。手指其前。若有所見。曰吾前生曾害殺此人。當時有男子在旁見用藥。亦同爲厭詛。旁人乃今妻也。呼問林氏。亦約略能記憶。中毒者責罵之。頗峻。林氏曰。本非同舉意。何爲及我。其人曰。因何不言。自是鄭生常如病風。數歐詈厥妻。無復平時歡意。不能一朝居。林卿命其女仳離歸家。冤證之不釋。遂爲尼。鄭訖爲廢人。踰亦出家。著僧服。死於無錫縣寺。

入蔵堂

夷堅丁志。卬州李大夫之孫。元夕觀燈。感一遊女。隨其後不暫捨。女時時回首微笑。若招令出郭。及門外。又一男子同途。適素所善者。以爲得倡。竊自喜。徐行至江邊。男子忽捨去。女不從。踡過而下。臨水濱。李心猶了然。顏怪訝。頓往呼之。女從水面掩冉而返。逼李之身。環繞數四。遂迷不顧省。乃攜手凌波而度。徑入山寺中。趨廊下曲室。屋甚窄。幾壓其背。不勝悶極。大聲呼。寺僧問知所謂。乘炬來訪。蓋誰家婦藏堂。李踞臥于上。如欲入而未獲者。僧識之曰。此李中孚使君家人也。急扶掖詣方丈。灌以藥。到明稍甦。送之歸。凡病彌月乃愈。

閻祿壽

閩定錄。章泛。大歷初。罷潤州金壇縣尉。客遊吳興。維舟于興國佛寺之水岸。時正月望夕。士女繁會。泛方寓目。忽然暴卒。經宿而蘇。云見一吏持牒云。府司追。遂與同行。約數十里。忽至一城。兵衛甚嚴。既入所見多是親舊。方悟死矣。俄見數騎呵道而來。中有一人。衣服鮮華。容貌甚偉。泛視之。乃故人也。驚曰。君何爲來此。曰。爲所追。其人曰。嘻。誤矣。所追者非君也。乃兗州金鄉縣尉韋泛也。遽敕吏以送歸。泛恃其故人。因求知祿壽。其人不得已。命令一吏引於別院。立泛門外。吏入。持一丹筆書左手以示之曰。前揚復後揚。後揚五年強。七月之節歸玄鄉。泛既出。前所追吏亦送之。既醒。具述其事。沙門法寶好異事。旣得其實。因傳之。泛後六年。調授太原陽曲縣主簿。秩滿。以鹽鐵使荐爲揚子巡官。在職五年。建中元年六月二十八日。將趨還。以暴疾終于廣陵旅舍。其日乃立秋日也。

助醮錢

夷堅甲志。福州左右司理院。每歲上元。必空獄設醮。因大張燈。以華靡相角。爲一郡最盛處。儕皆取辦僧寺。紹興庚午。侍郎張公淵道作守。命毋擾僧徒。獄吏計無所出。恥不及。雖歲相率強爲之。前一夕。左司理陳瓘夢朱衣吏著平上幘揖庭下曰。設醮錢已符右院。關取。明日有負萬錢持書至。取而視。乃謁清令以

助右院者。方送還次。羣吏曰。今夕醮事正苦乏使。留之何害。陳亦悟昨夢。乃自簽令書而取其金。醮筵之外。其費無餘。是雖出於一時之誤。然冥冥之中。蓋先定矣。

得寶石

夷堅丙志。德興縣新建村居民程氏。屋後二百步有溪。程翁每旦必攜漁具往。踞磻石而坐。施罔罟焉。年三十時。正月望夜。夢人告曰。明日亟去。釣所。當獲吞舟魚。覺而異之。雞鳴便往。久無所覩。自念步其地。我欺忽光從水面起。照石皆明。擲水濺面。澄心諦觀。但有大卵石。白如雪。光耀燦爛。一舉網卽得也。持以歸。婦子皆驚曰。爾運身安得火光。取置佛卓上。一室如晝。婁窺之。乃如乾紅色。頃刻化爲帶。長三尺。無復石體。益驚異。灶香欲熟。問大已如橙。其長稱是。懼而出。舉家人列拜。俄聞屋中隱隱聲穴隙而望。如人拋擲散錢者。婁持竹箸入漫貯十餘錢方持待。已滿箸矣。小兒女用他器拾取。莫不然。良久。遍其所居。或擲諸小塘。未移時。已滿其物在室中。連日翁拜而謝曰。貧賤如此。天賜之金。已過所望。願神明頒還。無爲驚動鄉閭。使召大鵬至。暮不復見。程氏由此富贍。每歲必正月十六日設齋飯緇黃名曰龍會。齋翁頗能振施貧乏。里人目爲程佛子。紹興二十九年。壽八十三而卒。其孫亦讀書應舉。

犯天使

影燈記。梁鄴上元後忽髮變如蟲。卜曰。元夜食牛肺。犯天罡巡使。謝可免。

視月人

神仙傳。尹思字少龍。安定人也。晉元康五年正月十五夜。遣兒視月中有異物否。兒曰。今年當大水。月中有一人被髮帶劍。思出視之曰。非也。將有亂卒。兒曰。何以知之。曰。月中人乃帶甲伏矛。當大亂三十年。復小清耳。後果如其言。

候竿影

王仁裕玉堂閒話。上元夜。立一杜竿於庭中。候月午。其影至七尺。大稔。六尺八尺。小稔。九尺一丈。有水五尺。歲旱。三尺大旱。

卜飯箕

稽神錄。江左有支戩者。好學爲文。正月望日。俗取飯箕衣以衣服。插箸爲蜀。使書粉盤。以卜一歲休咎。戩見家人爲之。卽戲祝曰。請卜支秀才他日至何官。乃畫粉成空字。後戩仕至檢校司空。果如其卜。

偷燈盞

瑣碎錄。毫社里巷小人。上元夜偷人燈盞等。欲得人呪詛。云吉利。都城人上元夜得匙者尤利。故風俗於此日不用匙。一云偷燈者生男子之兆。又本草云。正月十五日燈蕊。令人有子。夫婦共於富家局會所盜之。勿令人知。安臥牀下。當月有娠。

翅紈扇

侯鯖錄。韓康公上元召從官數人。出家妓侍飲。其專寵者曰魯生。偶中蜂蜜。少頃。持扇就東坡乞詩。詩中

有窗搖日影魚吹浪舞罷花枝蜂遶衣之句上句記姓下句書蜂事

作俗詩

提要錄舒州兵曹田太靖輕纖子也好作詩庸俗穢野至自製序鏤板首云田氏太原人國初勳臣之族家世能詩至太靖尤工上元一絕云元宵燈火照樓臺車馬駢駢去又來田郎試向樓上望燈前好箇阿孩孩

歲時廣記卷十二

月晦

荊楚歲時記曰每月皆有晦朔以正月晦爲初年時俗重以爲節釋名曰晦者月盡之名也晦灰也死爲灰月光盡似灰也南部新書曰貞元元年九月二日敕方今逸隅無事烝庶小康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節日宜任文武百僚擇勝地追賞爲樂仍各賜錢以充宴會貞元五年廢晦日置中和節

彫蓂莢

帝王世紀堯時有草夾階而生每月朔生一莢月半則生十五莢自十六日一莢落至月晦而盡彫月小盡則餘一莢厭而不落堯視之爲曆唯盛德之君應和氣而生以爲瑞草名曰蓂莢一名曆莢一名仙莆後魏盧元明晦日泛舟應詔詩云輕灰吹上管落蓂飄下帶遲遲春色華婉婉年光麗

盡桂樹

虞喜安天論曰俗傳月中仙桂樹月初則生月晦則盡也

湔裙裳

荊楚歲時記元日至月晦人並爲酺食渡水士女悉湔裳酹酒于水湔以爲度厄今人唯晦日臨河解除

古今詞話太學有士人長于滑稽正月晦日以芭蕉船送窮作臨江仙極有理致其詞曰莫惜錢神容易致錢神蓋是憑夫爲何此鬼卻相於只由類展義長是泣窮途韓氏有文曾餞汝臨行懶莫躊躇背燈雙點照平湖蕉船從此逝相共送陶朱予幼時亦聞巴蜀送窮鬼詞曰正月月盡夕芭蕉船一隻燈盞兩隻明輝輝內寘更有錢席奉勸郎君小娘子飽吃莫形迹每年只有今日日臨我做來稱意奉勸郎君小娘

子空去送窮鬼空去送窮鬼

中和節

李肇國史補曰唐貞元五年置中和節唐書李泌傳曰德宗以前世上巳重九皆大宴集而寒食多與上巳同時欲以二月爲節自我作古李泌請以二月朔爲中和節道家元徵集云二月一日爲天正節冲應太虛王眞人誠應妙道郭眞人開此日聚昇

代晦日

唐書貞元五年正月十一日詔曰四序喜辰歷代增置漢宗上巳晉紀重陽或設曲除雖因舊俗與衆燕樂誠洽當時朕以春方發生候維仲月勾萌悉達天地和同俾共昭蘇宜均茂暢自今後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內外官司並休假一日先敕百寮以三令節集會宜令中和節代晦日白居易頌曰中者揆三陽之中和者酌四氣之和茲以八九節七六氣排重陽而抗上巳照元氣于厚壤則幽蟄蘇而勾萌達蟄和風于窮荒則榮驚化而獷俗遷

揆明時

唐書貞元五年正月二十八日中書侍郎李泌奏伏以仲春初吉嗣佳節以口之更晦日於往月之終揆明時於來月之始請令文武百辟以是日進農書司農獻穜穋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以刀尺相遺村社作中和酒祭勾芒聚會宴樂名爲享勾芒請年穀仍望下各州府所在頒行從之

賜宴會

李肇鄴侯家傳德宗曰前代三九皆有公會而上巳日與寒食往往同時來年合是三月二日寒食乃春無公會矣欲以二月創置一節何日而可泌曰二月十五日以後雖是花時與寒食相值二月一日正是桃李時又近晦日以晦爲節非佳名也臣請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其日賜大臣方鎮勳戚尺綵之裁度令人家以青囊盛百穀果實相問遺謂之獻生子醴酒謂之宜蠶酒村閭祭勾芒神祈穀百僚進農書以示務本上大悅卽令行之幷與上巳重陽謂之三令節中外皆賜綾尋勝宴會

備物儀

文選時惟太平日乃初吉作爲令節以殷仲春發輝陽和幽贊生植敬授人時亦以表節仲序謂仲春也中和謂其節也助發生之德單作解之恩助陰陽之変奉表天地之和同書太平之昭代屬初吉之良辰國家授時建節備物陳儀

遊曲江

唐鑒下歲時記開元中都人遊賞於曲江莫盛於中和上巳節按西京雜記朱雀街東第五街皇城之東第三街昇道坊龍華尼寺南有流水屈曲開之曲江此地在秦爲宜春苑在漢爲樂遊原賽宇記云曲江漢武帝所造其水屈曲有似廣陵之曲江故以名之

聽勝境

康駢劇談錄曲江地本秦隑州開元中疏鑿爲勝境其南有紫雲樓芙蓉苑其西有杏園慈恩寺花卉環列烟水四際都人遊玩盛于中和節中和上巳錫讌江側蒲芻翠柳陰四合碧波紅蕖湛然可愛（陸卽陸字反依臣）

賜御詩

唐書貞元六年德宗以中和節宴百寮於曲江上賦詩以賜之百官皆和焉是歲嵇叔倫遷容州刺史素有詩名上乃令錄其詩以賜之詩曰中和變柳梅萬彙生春光中和紀月令芳與天地長耽樂豈不尙懿哉時景良庶邀亭育恩同致寰海康君臣永終始交泰符陰陽曲沼新水碧華池桃梢芳勝賞信多歡戒之在無荒

作朝假

皇朝歲時雜記自唐中和節令唯作朝假亦不休務然朝士自是日著單公服唯致事臣綴衣夾袍入宮見上御單袍卽亟易之

視農事

唐文粹李庾西都賦曰立中和而視農

頒度量

白居易頌當晝夜平分之時頒度量合同之令

進牙尺

唐六典中尙署中和節日進鏤牙尺及木畫紫檀尺

有節物

文昌雜錄唐歲時節物二月一日則有迎富貴果子

瞎里厨

燕北雜記二月一日番中姓蕭者並醋耶律姓者於本家筵席番呼此節爲瞎里厨是時漢人譯云瞎里是醋

歲時廣記卷十四

二社日

禮記月令曰。擇元日命民社。注云。爲祀社稷。春事興。故祭之以祈農祥。元日謂近春分先後戊日。元、吉也。統天萬年歷曰。立春後五戊爲春社。立秋後五戊爲秋社。如戊日立春立秋。則不算也。一云。春分日時在午時以前。用六戊。在午時以後用五戊。國朝乃以五戊爲定法。紹興癸亥三月一日社。紹興丙寅正月二十八日社。

立社稷

白虎通德論。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偏敬。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穀之長。故立稷而祭之也。

祀社稷

國語。共工氏之伯有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列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故祀以爲稷。

舉社稷

蔡邕獨斷。社神蓋共工氏之子勾龍也。能平水土。帝顓頊之世。舉以爲土正。天下賴其功。堯嘗以爲社稷

神。蓋厲山氏之子柱也。能植百穀。帝顓頊之世舉以爲田正。天下賴其功。周棄亦播植百穀。以稷五谷之長。因以稷名其神也。故封社稷。露之者。必受霜露。以達天地之氣。樹之者。骨而表之。使人望見則加畏敬也。

配社稷

禮記祭法曰。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植百穀。夏之衰也。周棄能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

祠社神

風俗通。謹按禮傳。共工之子曰修。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迹所達。膽不窮覽。故祀以爲社神。

祭稷神

孝經緯。社、土地之主也。土地關。不可盡祭。故封土爲社。以報功也。稷五穀之長也。穀衆不可偏祭。故立稷神以祭之。

五帝神

祭法。顓帝祀勾龍爲社。柱爲稷。高辛氏、唐虞、夏商因之。殷湯爲旱遷柱。而以周棄代之。勾龍無可德者。故止。又郡國順天應人。逆取順守。而有衝德。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勾龍者。故不可而止。

成周社

周禮大司徒曰。設其社稷之壝。又曰。血祭社稷。尚書召誥曰。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西漢社

西漢紀。高祖三年二月。命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又通典曰。漢高祖起。勝豐枌榆社。二年。東擊項羽還入關。因命縣爲公社。後四年。天下定。詔御史令豐謹理枌榆社。其後又令縣常以春二月及臘祠后稷以羊。民里社各自裁以祠。

後漢社

後漢祭祀志。光武建武二年。立社稷於洛陽宗廟之左。方壇無屋。有門墻而已。二月八月祠皆太牢。郡縣置社稷。太守令長侍祠。用羊豕。惟州所治有社無稷。

魏國社

通典。魏自漢後。但大社有稷。官社無稷。故二社一稷也。明帝景初中。立帝社。

南晉社

通典。晉武帝太康九年。制曰。社實一神。其并二社之祀。東晉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二社一稷。

南朝社

通典。宋仍晉故。齊武帝永明十一年脩儀。其神一位北向。稷東向。齋官社壇東北。南向立。以西爲上。諸執

事西向以南爲上稷名大稷梁社稷在太廟西又加官稷并前爲五壇陳俟築而瘞社以三牲首餘以骨體置焉

北朝社

通典後魏大興二年置太社、大稷、帝社於宗廟之右爲四方壇四陛以二月八月日用戊皆太牢勾龍配社周弃配稷北齊立太社、帝社、大稷三壇於國右每仲春仲秋元辰各以太牢祭焉牲色用黑郡縣並以少牢各祭百姓亦各爲社

隋朝社

通典隋文帝開皇初建社稷並列於含光門內之右仲春仲秋吉戊各以一太牢祭焉牲色用黑郡縣並不立尙何觀焉於是始建祀場

唐朝社

通典唐社稷亦於含光門內之右仲春仲秋二時戊日祭太社太稷社以勾龍配稷以后土配武后天授三年九月爲社長安四年三月罰社依舊用八月神龍元年致先農爲帝社壇於壇西立帝稷壇禮同太社太稷又唐志曰開元十九年停帝稷而祀神農氏於壇上以后稷配又通典曰天寶三載詔社稷列爲中祀頗素大猷自今已後社稷升爲大祀實歷六年敕中祀並用少牢至貞元五年國子祭酒包佶奏請社稷復依正祀用太牢從之

皇朝社

長編太祖初有事於太社乃詔竇儀定其儀注儀以開元禮參酌於三代之典繼以進食之際作雍和樂太社之饌自正門入配坐之饌自左闥入皇帝詣罍洗之義如員丘又元龜云眞宗景德四年李維言天下祭社稷長吏多不親行事及開三獻之禮甚非爲民祈福之意禮官申明舊典州縣祭社稷禮行三獻致齋三日東都事略云徽宗崇寧二年詔曰自京師至于郡縣春秋所禱唯社稷爲然今守令乃或器用弗備粢盛弗潔其令監司察不如儀

天子社

蔡邕獨斷天子太社以五色土爲壇封諸侯者取其方面土苞以白茅授之各以其方色以立社於其國故謂之授茅土漢興惟皇子封爲王得茅土其他功臣以戶數租入爲節不授茅土不立社也

王者社

祭法曰王爲羣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亡國之社曰亳社太社爲天下報功王社爲京師報功也

諸侯社

祭法曰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

大夫社

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立名雖異其神則同皆勾龍配之稷周弃配之

州縣社

國朝會要州縣祭社稷儀自祥符中定之又嘉泰事類云諸州縣春秋社日祭社稷社以后土勾龍配稷以后稷氏配牲用羊一豕一黑幣二官司假攝一日

春秋社

提要錄國朝張文瑩出爲建州刺史州尙淫祠不立社稷文瑩乃下教曰春秋二社本于農今此州廢而不立尙何觀焉於是始建祀場

建酉社

晉糟含社賦序社之在於世尙矣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咸用有漢卜曰丙午魏氏釋用丁未至于大晉則社孟月之酉日各因其行運三代固有不同雖共奉社而莫識社之所由典也說文云新請道神爲之社後漢蔡邕祭社文曰元正令午時惟嘉良乾坤交泰太簇運陽乃祀社靈以祈福祥晉應碩祭社文曰元首肇建吉酉辰良命于嘉賓宴茲社箱敬享社君休祚是將

用未社

魏臺訪議帝問何用未社丑臘王肅曰魏土也畏木丑之明日便寅寅木也故以丑臘土成於未故歲始未社也

結綵社

荊楚歲時記社日四鄰並結綵會社牲醪爲屋於樹下先祭神然後享其胙鄭氏云百家共一社白虎通云社稷有樹表功也

雞豚社

韓文公詩願爲同社人雞豚宴春秋陳師鵠齋詩云壺簟共結雞豚社一笑相從萬事休又云要爲同社宴春秋方伯休詩云稻葉青青水滿塍夕陽林下豢田神投身便入雞豚社老去人間覺問津

歌載芟

詩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頌良耜

詩良耜秋報社稷也

達天氣

禮記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社所以親地也地載萬物也天垂象取法於天所以尊天親地也社供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

神地道

禮記云社所以神地道也取地于天是以尊天而親地故教人美報焉

撰祝文

玉壺清話。太祖初有事於太社。時國中墜典多或未修。太祝祝文。亦亡舊式。詔詢臣各撰一文。膳錄糊名以進。上覽之。謂左右曰。皆輕重失中。由御筆親點一文曰。惟此庶乎得體。開視之。乃竇儀撰者。文曰。惟某年太歲月朔日。宋天子某。敢昭告于太社。謹因仲春仲秋。祇率常禮。敬以玉帛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香黍。嘉薦醴醍。猶茲禮瘝。用伸報本。敢以后土勾龍氏配神位。惟神品物賴之載生。庶類資以含宏。方直所以著其首。博厚所以兼其德。有社者敢忘報乎。尚享。遂詔定其儀。

享壽星

國朝會要。景德三年七月。王欽若言。禮記月令八月。命有司秋分享壽星于南郊。唐開元二十四年七月。敕所司置壽星壇。祭老人星及角亢七宿。今百神咸秩。而獨略壽星。望俾崇祀。禮院言。壽星。南極老人星也。爾雅云。壽星。角亢也。注云。數起角亢。列宿之長。故云。唐開元中。上封事者言。月令八月。日月會于壽星。居列宿之長。請八月社日。配壽星于太社壇享之。當時遂敕特置壽星壇。

報勤庸

何承天社頌。社實陰祇。稷惟穀先。錫德方將。時號共工。厥有才子。實曰勾龍。陶唐敘災。決河疏江。弃亦播殖。作乂萬邦。克配二社。以報勤庸。

求豐年

曹植社頌。於惟太社。官名后土。是曰勾龍。功著上古。德配帝皇。實爲靈主。克明播植。農政曰杜。尊以作稷。豐年是興。義與社同。方神此字。

卜禾稼

周禮春官肆師。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

祈粢盛

隋牛弘社歌。厚地間靈。方壇崇祀。建以風露。樹之松梓。勾萌既申。芟柞伊始。恭祈粢盛。荐膺休社。

飲福杯

倦游錄。京師祭社。多差近臣。王禹玉在兩禁二十年。熙甯間。復被差。題詩於齋宮曰。隣雞未動曉驂催。又向靈壇飲福杯。自笑治聾知不足。明年強健更重來。

治聾酒

海錄碎事。俗言社日酒治聾。倦游錄云。楊尚書以耳聾致仕。居鄧縣別業。同里高氏貲厚。有二子。小字大馬小馬。一日里中社飲。小馬攜酒一榼就楊公曰。此社酒善治聾。願侍杯杓之餘。遲楊書絕句與之云。數十年來聾耳瞶。可將社酒便能醫。一心更願青盲了。免見高家小馬兒。杜社日詩云。共醉治聾酒。兵部李濤詩云。社翁今日沒心情。爲乏治聾酒一瓶。李濤字社翁。

造環餅

皇朝歲時雜記。社日。舊四方館先期下御廚造大環餅白熟餅蒸豚。并以酒賜近臣。大率與立春同。白居

易有社賜酒餅狀。想唐亦有此賜也。

作皦餅

歲時雜記。社日人家旋作皦餅。佐以生菜韭豚肉

賜社飯

歲時雜記。社日有漫溲飯。加之雞餅。青蒿莞葵韭以藏之。亦會出自中禁。以賜近輔。

送社餻

東京夢華錄。社日以社餻社酒相贊送。貴戚宮院。以猪羊曲屬子孀房肚肺鴨餅瓜薑之類。切作棋子片樣。滋味調和。鋪於飯上。謂之社飯。

宰社肉

漢陳平傳。里中社。平爲宰。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杜甫社日詩云。陳平亦分肉。太史竟論功。翁起予社日即事云。平生宰肉手。老矣任乾坤。

殺社豬

劉貢父詩話。張端爲河南司錄。府當祭社。買豬。已呈尹。豬突入。端即殺之。史以白尹。尹召問。端對曰。按律。諸無故夜入人家。主人登時殺之勿論。尹大笑。爲別市豬。

贖社鈍

法苑珠林。隋大業八年。宜州城民皇甫澄多盜母錢。死之日。其家猪生一犹子。八月社。賣與遠村。遙託夢於婦曰。我是汝夫。爲盜取婆錢。今作猪償債。將賣與社家縛殺。汝是我婦。何忍不語。猪而報姑。姑夢亦如之。遲明。令兄賫錢就社官收贖之。後二年自死。

嘖社酒

本草云。社酒噴屋四壁。去蚊蟲。納小兒口中。令速語。此祭祀餘酒者也。

飲社錢

東京夢華錄。社日。市學先生預斂諸生錢作社會。以致雇倩祇應白席歌唱之人。歸時。各攜花籃果實食物社餻而散。

罷社祭

魏志王脩字叔治。年七歲。母以社日亡。來歲隣里社。脩感念母悲哀。其隣里爲罷社。

值社會

武陵先賢傳。潘京爲州辟進謁。值社會。因得見灸。及探得不孝。刺史問曰。辟士爲不孝耶。京衆版荅曰。今爲忠臣。不得復爲孝子。其機辯如此。

降社雨

提要錄。社公社母不食舊水。故社日必有雨。謂之社翁雨。陸龜蒙詩云。幾點社翁雨。一番花信風。又云。社

日雨社公以之沐髮李御史社日書懷云社公沐髮望年豐豈謂雨餘仍苦風

種社瓜

齊民要術種越瓜社日鴈上又云社日以杵舂百果樹下則結實牢不實者亦宜用此法

放社假

嘉泰會稽假宿格二社假一日

戒兒女

歲時雜記社日人家皆戒兒女夙興以舊俗相傳荀宴起則社翁社婆遺糞其面上其後面黃者是其驗也

宜外甥

東京夢華錄社日人家婦女皆歸外家晚卽歸外家姨舅皆以新葫蘆兒棗兒爲遺俗云是日歸寧宜外甥

求計算

歲時雜記社日小學生以穀聚竹竿上於窗中觸之謂之開聰明或又加之以蒜欲求能計算也

忌學業

歲時雜記社日學生皆給假幼女輟女工云是日不廢業令人懶惰

乞聰明

提要錄稚子社日爬溝乞聰明江浙間風俗也御史李方叔社日書懷云社公沐髮望年豐豈謂雨餘仍苦風未報田間禾穎秀但驚堂上燕巢空里人分胙新徵禮稚子爬溝擬乞聰老病不知秋過半饑夸新釀要治聾李御史之集洪景盧舍人爲其序云

同俚俗

李伯時春社出郊賽事千尋古樸笑聲中此日春風屬社公開眼巳憐花壓帽放懷聊喜酒治聾攜刀割肉餘風在卜瓦傳神俚俗同聞說已栽桃李徑隔溪遙認淺深紅此詩見唐宋詩選未詳卜瓦傳神事

不食蘆

歲時雜記社日食蘆則至初春拜翁姑時腰彎或云立春日忌此

得黃金

搜神記後漢有廳媼生四子見神光照社試探之乃得黃金自是諸子官學並有才名

取犬劍

錄異傳賀瑀死三日蘇云上天入官府典房有印有劍使瑀唯意取之瑀取劍出門問何得云得劍曰唯使社公耳

飲神酒

夷堅丙志乾道初元衡山民以社日祀神飲酒大醉至暮獨歸跌於田坎水中恍忽如狂急緣田塍行主其家已閉門矣扣之不應身自從隙中能入妻在牀績麻二子戲于前妻時時咄罵其夫暮夜不還舍民叫曰我在此妻殊不聞繼以怒罵亦不荅民驚曰得非已死乎遽趨出經家先香火位過望又祔列坐其所泣拜以告其父曰勿恐吾爲汝懇土地卽起俄土地神至布衣草屨傘如田夫狀具問所以顧小童令隨民去和從出門尋元路復至坎下教民自抱其身大呼數聲蹶然而寤時妻以夫深夜在外倩隣人持火索之適至其處遂與俱歸

乞社語

啓顏錄千字文語乞社云敬白社官三老等竊聞政本於農當須務滋稼穡若不蚩騰致雨何以稅熟貢新聖上臣伏羌戎愛育黎首用能闔餘成歲律呂調陽某人等並景行維賢德建名立遂乃肆筵設席祭祀蒸嘗鼓瑟吹笙絃歌酒宴上和下睦悅豫且康禮別尊卑樂殊貴賤酒則川流不息肉則似蘭斯馨非直菜重芥薑豈亦果珍李柰莫不矯首頓足俱共接盃舉觴豈徒戚謝歡招信乃禍緣善慶但某乙索居閑處孤陋寡聞雖復屬耳垣墻未曾攝職從政不能堅持雅操專欲逐物意移憶肉則執熱願涼思酒如飴垢想浴老人則飽飫烹宰某乙則飢厭糟糠欽風則空谷傳聲仰惠則虛堂習聽悅蒙仁慈隱惻庶可濟窮扶傾希垂顧答審詳望減藁荷滿盈某乙則稽顙再拜終冀勒碑刻銘但知悚懼恐惶實荷臨深履薄

歲時廣記卷十五

寒食上

荊楚歲時記曰去冬至一百五日能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據曆合在清明前二日亦有去冬至一百六日者禁火三日今請之禁烟節是也又謂之百五節洪舍人容齋五筆云今人謂寒食爲一百五日以其自冬至之後至清明歷節氣五凡爲一百七日而先兩日爲寒食故云他節皆不然也提要錄云舂人呼寒食爲熟食日言其不動烟火預辦熟食過節也齊人呼爲冷烟節王君玉詩云疾風甚雨青春老擾馬疲牛綠野深又明老詩業中寒食有句云疾風甚雨悲遊子峻嶺崇岡非故鄉又胡仔詩云飛絮落花春向晚疾風甚雨暮生寒陳去非道中寒食云飛絮春猶冷離家食更寒

百三日

歲時雜記去冬至一百三日爲炊食熟以將禁烟則饋飧當先具也而以是日沐浴者因其炊熟之盛又從此三日無煙湯之具也慶歷中京師人家庖廚滅火者三日各於密室中烹炮爾後稍緩矣

百四日

歲時雜記引假寧格清明前二日爲寒食節前後各三日凡假七日而民間以一百四日始禁火謂之私寒食又謂之大寒食北人皆以此日掃祭先塋經月不絕俗有寒食一月節之諺

百五日

東京夢華錄、寒食節、禁火三日者、謂冬至後一百五日爲大寒食、歲時雜記、又謂之官寒食、國朝舊制、冬、正、寒食爲三大節、縱民間蒲博三日、江西宗派詩云、一百五日是風雨、三十六峰勞夢魂、姚合寒食詩云、今朝一百五、出戶雨初晴、子由寒食前一日寄子瞻云、寒食明朝一百五、誰家冉冉尙廚煙、

百六日

歲時雜記、斷火三日者、謂冬至後一百四日一百五日一百六日也、百六日乃小寒食也、杜甫小寒食日詩云、佳辰強飲食猶寒、既云食猶寒、則是一百六日也、元稹連昌宮詞云、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綠、則一百六者、禁煙之第三日也、又東坡詩云、細雨晴時一百六、畫船鑼鼓遠追隨、容齋四筆云、吾州城北芝山寺、爲禁烟遊賞之地、寺僧建華嚴閣、請予作勸緣疏、其末一聯云、大善知識五十三、永壯人天之仰、寒食清明一百六、鼎來道俗之觀、又李正封洛陽清明雨霽詩云、曉日清明天夜來、嵩少雨千門上、煙火九陌無塵土、則是百七日開火禁爲清明、而前三日禁火明矣、

介之推

春秋僖公二十四年、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勿及、之推曰、身將隱、焉用文、母曰、與汝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介子綏、

介子綏、事文公、與子綏俱遁、子綏割髀股以啖文公、文公復國、子綏無所得、怨恨、作龍蛇之歌而隱、文公求之、不肯出、乃燔山求之、子綏抱木而死、文公哀之、令民五月五日不得舉火、子綏卽推也、

介子推

劉向新序、晉文公反國、召舅犯而將之、召艾陵而相之、介子推無爵、推曰、有龍矯矯、將失其所、有蛇從之、周流天下、龍入深淵、得安其所、有蛇從之、獨不得甘雨、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求之不獲、乃焚山求之、子推燒死、因禁火以報之、呂夷簡寒食詩云、人爲子推初禁火、

介子推

劉向列仙傳、介子推、晉人也、隱居無名、晉公子重耳異之、與出居外十餘年、勞而不辭、及還、介山伯子常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少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置子推廟、言盛冬禁火、殘指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恩民、使還循溫食、自是衆惑少解、風俗頼平、注云、龍星木之位也、春見東方、心爲火心、懼火之盛、故爲之禁、俗傳云、子推此日被焚、故禁火也、容齋三筆云、然則所謂寒食、乃是中冬、非節令二三月也、

辨冷食

鄴中記、幷州俗、冬至後一百五日爲介子推斷火、冷食三日、作乾粥、今之糗是也、又荊楚歲時記云、昔介子推三月五日爲火所焚、幷人哀之、每歲春莫、爲不舉火、因以寒食、至今晉人重此禁云、犯之則雨雹傷其田、

推寒食

就一時之離、不若成萬世之名、子推乃入綿田山不出、文公遣人焚山、意子推避火出山、是日烈風火勢雷動、玉石俱焚、草木盡灰、子推竟身爲燋尸、里人憫子推之節義、橫天而不得用、乃記其死日、一曰陽來復、一百五日也、至其日不舉火、不炊飯、咸食冷物、白茲其日爲寒食也、迄今天下皆如此、自洪河之北、尤重此節、先期數日、具牆壁火封竈、無少長咸食冷食、靈巖之民、尤爲謹畏、故舉火造飯雷電卽至其家、山之頂有地數畝、皆七石色燋、亦若新遇火焉、

姤女廟

朝野僉載、幷州石艾、壽陽二界、有姤女泉、有神廟、泉漢水深沉、深澈千丈、祭者投錢及羊骨、皎然皆見、俗傳姤女者介之推妹、與兄競去泉百里、寒食不許斷木、至今猶然、女錦衣紅鮮、裝束盛服、及有人取山丹百合藥過者、必雷風電雹以震之、

噪仁烏

王子年拾遺記、晉文公焚林以求介推、有白鵠繞烟而噪、或集介子之側、火不能焚、晉人嘉之、起一高臺、名曰思賢臺、或云、咸所焚之山數百里不得設網、呼曰仁烏、俗亦謂烏白臆者爲慈烏、則其類也、又拾遺記云、文公焚山求子推、時有白烏烟中翺、

製木履

殷芸小說曰、介之推不出、晉文公焚林求之、抱木而死、公撫之盡哀、乃伐木製履、每俯視則流涕曰、悲乎足下、

絕火食

魏武帝明罰令、問太原上黨、西河、雁門、冬至後百五日皆絕火食寒、云爲介子推、且北方沍寒之地、老少羸弱、將有不堪之患、令人不得寒食、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日刑、令長奪一月俸、

預溫食

後漢周舉邊紹幷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禁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少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置子推廟、言盛冬禁火、殘指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恩民、使還預溫食、自是衆惑少解、風俗賴平、注云、龍星木之位也、春見東方、心爲火心、懼火之盛、故爲之禁、俗傳云、子推此日被焚、故禁火也、容齋三筆云、然則所謂寒食、乃是中冬、非節令二三月也、

辨冷食

鄴中記、幷州俗、冬至後一百五日爲介子推斷火、冷食三日、作乾粥、今之糗是也、又荊楚歲時記云、昔介子推三月五日爲火所焚、幷人哀之、每歲春莫、爲不舉火、因以寒食、至今晉人重此禁云、犯之則雨雹傷其田、

推寒食

汝南先賢傳。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一月寒食。莫敢烟爨。又奇應錄云。太原舊以介子推登山燔燎。一月禁火。至趙石勒建平中。暴之暴風折木壞田。

嚴火禁

歲時雜記。元豐初。官鎮陽。鎮陽距太原數百里。寒食火禁甚嚴。有輒犯者。閭里記其姓名。忽遇風雹傷稼。則造其家。乘口交偏譟之。殆不能自容。以是相率不敢犯。紹聖年來。江淮之南。寂無此風。聞二浙民俗。以餳火置。亦於寒食日火云。

修火禁

太平御覽云。周舉移書及魏武關令。陸翽鄴中記並云。寒食斷火。起于子推。琴操所言子綏。卽推也。又云。五月五日。與令有異。皆因流俗所傳。據左傳及史記。並無介子推被焚之事。按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注云。謂季春將出火也。今寒食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則禁火蓋周之舊制。河南程氏外書載伊川先生曰。寒食禁火。只是將出新火。必盡熄天下之火。然後出之也。世間風俗。蓋訛謬之甚耳。

煮糗酪

鄴中記。寒食三日作酪酪。又煮糗米及麥爲酪。搗杏仁煮作粥。孫楚祭子推文云。黍飯一盤。醴酪一盂。清泉甘水。充君之廚。今寒食節物有杏酪麥粥。卽其遺風也。又見荊楚歲時記。東坡詩云。火冷餳稀杏粥稠。韋蘇州詩云。杏粥猶堪食。檢糞已可煎。崔魯春日詩云。杏酪漸看鄰舍粥。檢烟欲變舊爐灰。

作麥粥

玉燭寶典。今人寒食悉爲大麥粥。研杏仁爲酪。引餳以沃之。白樂天詩云。留餳和冷粥。出火煮新茶。李義山詩云。粥香餳白杏花天。宋子京詩云。漠漠輕花著早桐。客瓶餳粥對禺中。歐陽公詩云。杯盤餳粥春風冷。池館檐牙夜雨新。又云。多病正愁餳粥冷。又云。已改煎茶火猶調入粥餳。

爲醴餳

歲華紀麗。寒食作醴酪。以大粳米或大麥爲之。卽今之麥粥也。醴卽今之餳是也。宋考功詩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餳。洛中逢甲子。何日是清明。又沈雲卿詠驢州不作寒食云。海外無寒食。春來不見餳。江西詩體云。齒軟不禁寒食餳。

賣糊餳

東京夢華錄。京師以寒食前一日。謂之炊熟。用麪造環餌飛燕。柳條串之。插於門楣。謂之子推燕。又呂原明歲時雜記云。以聚麪爲餅。如此地聚蔴而小。謂之子推穿。以楊枝插之戶間。而不知何得此名也。或謂昔人以此祭介子推。正猶角黍祭屈原焉。蘇苑雉黃云。以麵爲燕餅樣。團裹堋之。名曰裹餌。

蒸糯米

歲時雜記。寒食以糯米合采蘋葉裹以蒸之。或加以魚鵝肉鴨卵等。又有置艾一葉于其下者。

凍醍盋

東京夢華錄。寒食煮豚肉幷汁凍頓。候其凍取之。謂之盞跋。以荐餅而食之。或剜以七。或裁以刀。調以薑醋。故名焉。

鏤雞子

歲華紀麗。寒食進雜綵鷄子。景龍文館記云。寒食賜鏤雞子。玉燭寶典曰。寒食雞卵熟斲之。所以發積藏散萬物。

畫鴨卵

東京夢華錄。京師以寒食前一日。謂之炊熟。用麪造環餌飛燕。柳條串之。插於門楣。謂之子推燕。又呂原明歲時雜記云。以聚麪爲餅。如此地聚蔴而小。謂之子推穿。以楊枝插之戶間。而不知何得此名也。或謂昔人以此祭介子推。正猶角黍祭屈原焉。蘇苑雉黃云。以麵爲燕餅樣。團裹堋之。名曰裹餌。

造裹餌

東京夢華錄。京師以寒食前一日。謂之炊熟。用麪造環餌飛燕。柳條串之。插於門楣。謂之子推燕。又呂原明歲時雜記云。以聚麪爲餅。如此地聚蔴而小。謂之子推穿。以楊枝插之戶間。而不知何得此名也。或謂昔人以此祭介子推。正猶角黍祭屈原焉。蘇苑雉黃云。以麵爲燕餅樣。團裹堋之。名曰裹餌。

蒸糯米

歲時雜記。寒食以糯米合采蘋葉裹以蒸之。或加以魚鵝肉鴨卵等。又有置艾一葉于其下者。

凍醍盋

東京夢華錄。京師以寒食前一日。謂之炊熟。用麪造環餌飛燕。柳條串之。插於門楣。謂之子推燕。又呂原明歲時雜記云。以聚麪爲餅。如此地聚蔴而小。謂之子推穿。以楊枝插之戶間。而不知何得此名也。或謂昔人以此祭介子推。正猶角黍祭屈原焉。蘇苑雉黃云。以麵爲燕餅樣。團裹堋之。名曰裹餌。

鏤雞子

歲華紀麗。寒食進雜綵鷄子。景龍文館記云。寒食賜鏤雞子。玉燭寶典曰。寒食雞卵熟斲之。所以發積藏散萬物。

畫鴨卵

東京夢華錄。寒食日。俗畫鴨子以相餉。張衡南都賦曰。春卵夏筍。秋蜚冬青。

畜食品

歲時雜記。京都寒食多畜食品。故諺有寒食十八頓之說。又云。饞婦思寒食。懶婦思正月。蓋正月多禁忌。

染青飯

零陵總記。楊桐葉細冬青。臨水生者尤茂。居人遇寒食。採其葉染飯。色青而有光。食之資陽氣。謂之楊桐飯。道家謂之青精乾石飰飯。彭祖云。大宛有青精先生青靈眞人。巖山道士鄧伯元者。受青精飯法。能冥中夜書。陶隱居登眞隱訣云。太極眞人青精乾石飰飯法方授王褒。又閒散十法。中有精石飯法云。上仙靈方。服之令人童顏。杜甫詩云。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皮日休詩云。半月始齋青飰飯。東坡詩云。赤松餽青精。（謝伯仕云。諸書並無飰字。按道藏經音義云。飰一作飧。亦作飥。並音信。又音峻。赤松赤松子也。）

炊紺飯

登眞隱訣。神仙王君青飰飯方云。此飯用白米一斛五斗。得稻有青衣佳。如豫章西山青米、吳越青龍稻米是也。蓋青米裏虛而受氣。故堪用之。取南燭草木葉五斤。煮汁漬米炊。卽洒之。令飯作紺青色也。服二合。填胃補髓。殺三蟲。神仙食之。按本草木部有南燭。枝久服輕身長年。令人不飢。能益顏色。取汁炊飯。名烏飯。又名黑飯。唐高宗幸嵩山至逍遙谷。見室中大甑。周潘師正。答曰。中有青飰。昔西城王君以南燭草爲之。服食得道。乃命道士葉法善往江東造青飰飯。鬢白去老。取葦葉搗碎。漬汁浸粳米。九浸九蒸九暴。米粒緊小。正黑。如墜珠。袋盛之。可遠遠方。日進一合。不飢。益顏色。堅筋骨。能行。取汁炊飯。名烏飯。亦名烏草。亦名牛筋。言食之健如牛筋也。色赤。名文燭。生高山。經冬不凋。日華子云。名烏飯草。又名南燭。鄭畋詩云。

飯道家謂之青精乾石飰飯。彭祖云。大宛有青精先生青靈眞人。巖山道士鄧伯元者。受青精飯法。能冥中夜書。陶隱居登眞隱訣云。太極眞人青精乾石飰飯法方授王褒。又閒散十法。中有精石飯法云。上仙靈方。服之令人童顏。杜甫詩云。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皮日休詩云。半月始齋青飰飯。東坡詩云。赤松餽青精。（謝伯仕云。諸書並無飰字。按道藏經音義云。飰一作飧。亦作飥。並音信。又音峻。赤松赤松子也。）

炊紺飯

登眞隱訣。神仙王君青飰飯方云。此飯用白米一斛五斗。得稻有青衣佳。如豫章西山青米、吳越青龍稻米是也。蓋青米裏虛而受氣。故堪用之。取南燭草木葉五斤。煮汁漬米炊。卽洒之。令飯作紺青色也。服二合。填胃補髓。殺三蟲。神仙食之。按本草木部有南燭。枝久服輕身長年。令人不飢。能益顏色。取汁炊飯。名烏飯。又名黑飯。唐高宗幸嵩山至逍遙谷。見室中大甑。周潘師正。答曰。中有青飰。昔西城王君以南燭草爲之。服食得道。乃命道士葉法善往江東造青飰飯。鬢白去老。取葦葉搗碎。漬汁浸粳米。九浸九蒸九暴。米粒緊小。正黑。如墜珠。袋盛之。可遠遠方。日進一合。不飢。益顏色。堅筋骨。能行。取汁炊飯。名烏飯。亦名烏草。亦名牛筋。言食之健如牛筋也。色赤。名文燭。生高山。經冬不凋。日華子云。名烏飯草。又名南燭。鄭畋詩云。

煮臘肉

歲時雜記。去歲臘月糟豚肉掛灶上。至寒食取以煤之。或蒸或煮。其味甚珍。

設饊餅

尚書故實。晉書中有飯食名寒具者。亦無注解處。後於醫民要術并食經中檢得。是今所謂饊餅也。桓玄書或陳法書名畫請客。有食寒具不懌。自是會客不設寒具。

供良醞

秦中歲時記。寒食內宴宰執以酴釄酒。王立之詩話云。酴釄本酒名也。以花顏色侶之。故取以爲名。按唐百官志。良醞署令進御。則供酴釄桑落之酒。

飲梨花

雲齋廣錄。汝陽溪穆清叔因寒食縱步郊外。見數少年共飲於梨花下。穠長指就坐。衆皆哂之。或曰。能詩者。即以香輪莫礙青青破留與愁人一醉眠爲罰。各賦梨花詩。清叔得愁字。詩曰。共飲梨花下。梨花插滿頭。清香來玉樹。白蝶泛金甌。粧靚青娥妬。光凝粉蝶羞。年年寒食夜。吟繞不勝愁。衆客閣筆。東坡詩云。梨花寒食隔江路。又古詩云。梨花寒食清明驚客意。暖風遲日醉梨花。

插柳枝

歲時雜記。今人寒食節家家折柳插門上。唯江淮之間尤盛。無一家不插者。北人稍減者。又加以子推。

裝花輿

金門歲節。寒食裝萬花輿。賣楊花粥。

掛畚麨

瑣碎錄。寒食日以紙袋盛麨當風處。中暑調水飲之。

服強飧

外臺秘要。治蛟龍瘴。寒食飧三升。每服五合。日三服。遂吐蛟龍。開皇六年有人正月食芹得之。其病發似癎。面色青黃。服寒食強飧二升。日三吐出蛟龍。有兩頭及尾。是其驗也。

燒飯灰

本草。寒食飯主滅黶痕。有醜瘢及雜瘡。並細研傅之。飯灰主病後食病。又云。寒食大麥粥有小毒。主咳嗽。下熱氣。調中和杏仁作之佳也。

畜井水

歲時雜記。世傳婦人死於產蓐者。其鬼唯於百五日得自淵瀨。故人家前一日皆畜水。是日不上井以避之。

設梭門

歲時雜記。人間舊不知梭門之制。元豐年。修景靈宮十一殿成。其國忌日適在寒食節假中者。百官趨行

香兒梭門與鞦韆並建於庭中。梭門似毬門而小。但不見設梭。

書圖卷

新唐書藝文志。談皎畫武惠妃舞圖、佳麗寒食圖、佳麗伎樂圖一卷。談氏家傳云。開元中有皎者善畫。

看花局

釋仲殊花品序。每歲禁烟前後。遲日融和。花既勞矣。人亦樂矣。於是置酒饌。命樂工。以待賓賞花者。不問親疎。謂之看花局。故里諺云。彈琴種花。陪酒陪歌。

改詩歌

烏臺詩話。東坡與郭生遊於寒溪。主簿吳亮置酒。郭生善作挽歌。酒酣發聲。坐爲悽然。郭生言。恨無佳詞。因爲略改樂天寒食詩歌之。坐客有泣者。其詞曰。烏鼠鵲噪昏喬木。清明寒食誰家哭。風吹曠野紙錢飛。古墓纍纍春草綠。棠梨花映白楊路。盡是死生離別處。冥漠重泉哭不聞。蕭蕭暮雨人歸去。每句雜以散聲。

遵唐律

說苑。興國中高昌人貢言。其國有唐敕律。開元九年三月九日寒食。至今遵用之。

用唐曆

揮麈前錄。太平興國六年五月。詔道供奉官王延德、殿前承旨白勳使高昌。七年四月。乃至高昌。八年春。與其謝恩使凡百餘人。循舊路而還。雍熙元年四月。至京師。延德等敍其行程來上云。高昌用開元七年曆。以三月九日爲寒食。餘二社冬至亦然。以銀或鍮爲筒。貯水激以相射。或以水交潑爲戲。謂之厭陽氣去病。

歲時廣記卷十六

寒食下

望南莊

五代史。晉出帝天福八年三月寒食。望顯陵。于南莊焚御衣紙錢。注云。焚衣野祭之類。匿巷之事。

祭西郊

五代史。唐莊宗同光三年三月寒食。望祭於西郊。俚俗之祭。周太祖廣順元年三月寒食。望祭於滿地。佛書名也。二年三月丁巳朔寒食。望祭於郊。

薦霈車

禮志。天寶二年。諸陵常以寒食薦錫粥雜毬雷車子海鹽碎事云。諸陵戲物也。

奉春衣

歲事記及鑒下歲時記曰。寒食。內人諸陵薦春色衣。

焚紙錢

五代周本紀後序。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則禮樂政刑。幾何其不壞矣。

有破散

五代會要。奉先之道。無寒食野祭之禮。近代莊宗每年寒食出祭。謂之破散。則令人有破散之語。自後唐莊宗始也。

進節物

文昌雜錄。唐歲時節物寒食。則有假花雞毬鏤雞子乾堆蒸餅餳粥。

獻採毬

唐百官志中。尚書寒食獻採毬。

賜草臺

唐西陽雜俎。寒食賜侍臣帖彩毬繡草官臺。

貢食料

唐六典。膳部有節日食料。注謂寒食麥粥。

宴近臣

楊漢公傳。會寒食宴近臣。帝自擊毬爲樂。

休假務

嘉泰事類假寧格。寒食假五日。前後各二日休務。又軍防格云。寒食諸軍住教三日。

展墓禮

錢狀元世範。寒食墓祭。前輩譏之。以爲吉禮不可用於野也。禮。奔喪不及殯則之墓。去國則哭于墓。宗子去國而庶子無爵。則不敢以祭于廟。于是有望墓爲壇以時祭者。魂氣無不之。墓則體魄所藏也。如此設祭。義亦可行。況古人時祭。必具牲鼎。行之於墓。於事非便。故有爲壇而祭之儀。今時祭之外。特具寒食。展墓而薦之。亦復何害。

定墓儀

唐侯御鄭正則祠享儀云。儀禮及開元禮。四仲月祭享。皆以卜筮擇日。士人多遊宦遠方。或僻居村閭。無著龜處。即一取分至。亦不失禮經之意。古者士以下皆有廟。庶人祭於寢。無墓祭之文。春秋左傳云。辛有適伊川。見被髮于野而祭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竟爲陸渾氏焉。漢光武初纂大業。諸將出征。有經鄉里者。詔有司給少牢令拜掃以榮之。曹公過橋玄墓致祭。其文悽愴。寒食墓祭。蓋出于此。又司馬溫公展墓儀定以寒食。

望墓祭

唐書。開元二十年四月二十九日。敕。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浸以成俗。士庶既不廟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許上墓同拜埽禮。於塋門外奠祭。徹饌訖。泣辭。食餘胙。仍于他處不得作樂。若士人身在鄉曲。准敕墓祭。以當春嘗薦。若遊宦遠方。則准禮望墓以祭可也。有使子弟皁隸上墓。或求餘胙。隨延親知。不敬之甚。

辨墓域

鏡狀元世範禮有祝有宗人專職祭祀不治他業故能審知鬼神之儀昭穆之位以所祝辭號之別今人無之而田巷之祝又皆鄙俚宜擇審其可用者因爲家祝稍稍訓習使知吾家世系昭穆墳墓之詳每歲寒食巡行墓兆辨其疆域傳之子孫世世掌之仍以贍塋之租有餘量給其備若老成凋謝而後生出來有所稽考

遣奠獻

孫氏仲享儀開元年敕士庶有不合立廟但祭於寢何以展於孝思許寒食上墓今卿大夫家有廟至寒食亦擧饌上墓澆而成俗或伯叔兄弟各在一方且拘官守不敢離位至寒食准逐處各自遣子弟親僕奠獻又呂氏家祭儀云凡寒食展墓有薦一獻守官者遣其子弟行

依家享

周氏祭錄寒食掌事設位于塋門外設主人位于東西面主人至換公服無官常服就位再拜讀者引主人奉行墳塋情之感慕有泣無哭至封樹外展省三周有摧缺即修補如荊棘草莽接連皆芟除不令火田得及掃除訖主人卻復塋門外既設位辨三獻一依家享主人已下執笏就爵洗後執爵奠酒畢讀祝鄭氏祠享儀曰維某年歲次某月官階某乙謹以柔毛剛鬣明粢嘉蔬醴齊庶饈之禮敢昭告于祖考某官祖妣某氏夫人時維寒食春露既濡卉木榮茂觸緒悽愴感懷難勝尙卓

以時祀

周元陽祭錄開元敕許寒食上墓則先期卜日古者宗子去他國庶子無廟孔子許墓以時祭即今之寒食上墓義或有憑唯不卜日耳今或羈宦寓於他鄉不及此時拜埽松檟則寒食在家不可祠祭又通典祭儀云寒食上墓如拜埽儀唯不占日

設位席

徐潤家祭儀案開元制寒食上墓儀如拜埽但不卜日古者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廟夫子許望墓爲壇以時祭之即今之上墓義憑于此然神道尙幽不可逼黷宜于塋南門之外設洿席爲位望而祭之以時饌如平生嗜若一塋數墳每墳各設位席昭穆異劍以西爲上三獻禮畢徹饌主人已下泣辭塋食饌者可于僻處不當墳所此亦孝子之情者也

祭諸閣

玉泉子杜宣猷大夫自閿中除宣城中官之力也諸道每歲進閹人所謂私白者閩爲首焉且多任用以故大閹已下桑梓多係閿焉時以爲中官歙澤宣猷既至每歲寒食節輒散將吏荷挈食物祭諸閹墓所謂瀝墳也故時號爲敕使看墓

號北面

柳宗元貼許孟容書近世禮重拜埽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面長號以首頓地

鞦韆戲

荊楚歲時記春節懸長繩於高木士女衣服坐立其上推引之名鞦韆又字書云鞦韆繩戲也陳簡齋清明詩云不用鞦韆并蹴踘只將詩句答年華韋莊長安清明詩云紫陌亂嘶紅叱撥綠楊高映書秋千

山戎戲

古今藝術圖寒食鞦韆本北方山戎之戲以習輕趫者也後人因之每至寒食而爲戲樂之事後中國女子學之乃以綵繩懸樹立架曰鞦韆或云齊桓公北伐山戎此戲始傳中國

半仙戲

天寶遺事天寶宮中至寒食節競豎鞦韆令宮嬪戲笑以爲宴樂帝呼爲半仙戲都人士女因而呼之

後庭戲

王延壽千秋賦鞦韆古人謂之千秋或謂出漢宮後庭之戲祝辭也後人安易其字爲鞦韆而語復顚倒不本意又旁加以革竇未嘗用革山谷詩云未到清明先鑽火還依桑下繫千秋又云穿花蹴踏千秋索

繩橛戲

秦中歲時記寒食節內僕司車輿藉平使爲繩橛之戲合車幰遊兩頭打大橛張繩橛上高二尺許須緊栲定觀車盤轉礙輪于繩上過不失者勝落輪繩下者輸裝飾車牛賄物以千計

蹋踘戲

劉向別錄寒食蹋鞠黃帝所造或云起於戰國之時乃兵勢也所以講武知有材也按蹋與毬同古人蹋踘以爲戲杜甫清明詩云十年蹴踘將雛速萬里鞦韆習俗同又裴說寒食詩云鑪毬輕蹴壺中地綵索高飛掌上身

擊毬戲

秦中歲時記寒食節京師少年多以花毬棒爲擊蹋之戲又爲兒弄者或以木或以泥皆以華靡爲貴

蒲博戲

秦中歲時記都城寒食大縱蒲博而博扇子者最多以爲之甚遍也民間又賣小秋遷以悅兒童圍沙爲女兒立於上亦可舉之往來上下又以木爲之而加綵畫者甚精

竹龍兒

秦中歲時記寒食又作竹龍兒大率如寄信物小卷以片竹爲檐插柏枝加以木刀槍小旗小扇小躭帖弓箭綴以瓦鈴

小車兒

秦中歲時記寒食又造轆轤以賣其長尺許其大稱之以木爲之者最精亦有編竹爲之者其粗者桃花車

兒。轅輪籧蓋皆具。以木爲牛。皆可運行。或爲載土車水車。其製不一。

約樂妓

古今詞話。遭南營二十餘寨。各有武臣主之。中有一知寨。本太學士人。爲壯歲流落。隨軍邊防。因改右選。最善詞章。嘗與瀘南一妓相款。約寒食再會。知寨者以是日求便相會。既而妓爲有位拉者往踏青。其人終日待之不至。次日又逼於回期。然不敢輕背前約。遂留駐馬聽一曲以遺之而去。其詞曰。雕鞍成漫駐。望斷也不歸。院深天暮。倚遍舊日曾共憑肩門戶。踏青何處所。想醉拍春衫歌舞。征旆舉。一步紅塵。一步回顧。行行愁獨語。想媚容今肯恁郎不住。來爲相思苦。又空將愁去。人生無定據。嘆後會不知何處。愁萬縷。付東風和淚吹與。亦名應天長。妓歸見之。飄逸樂籍。往寨中從之。終身偕老焉。

得故婢

唐末遺史。唐崔郊之姑。有婢端麗。郊嘗私之。他日姑鬻婢於司空子頓家。得錢四十萬。郊因寒食出遊。婢見郊立于花陰之下。郊因作詩。密以贈之曰。公子王孫遂後塵。綠珠垂淚滿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疾郊者錄詩以示頓。召郊執其手曰。詩。公所作也。四十萬小哉。何不早言。以婢贈郊。

鷹亡女

夷堅丁志。紹興末。淮陰小民喪其女。經寒食節。欲作佛事薦。嚴寒而無貲。其母截髮鬻之。得六百錢。出街糴僧。會有五人過門。迎揖作禮。告其故。皆轉相推避。良久。一僧始留曰。今日不攜經文行。能自往假借否。婦人訪諸隣。得金光明經一部以授。僧方展卷啓白。婦人涕淚如雨。僧惻然曰。不謂汝悲痛若此。吾當與共賃酒。已就坐。未及舉盃。倡開窗外有女子呼聲。獨經僧起應之。泣曰。我乃彼家亡女也。淪滯冥路。已久。適蒙師課經。精專之功。遂得超脫。閻王已敕令受生。文符悉具。但未用印耳。師若飲酒破齋。則前功盡棄。實爲可惜。能忍俟明日乎。僧大感懼。以語衆。皆悚然而退。

瘞戎婦

酉陽雜俎。荆州民郝惟諒。性粗率。勇于私鬬。會昌二年寒食日。與其徒遊於郊外。蹴踘角力。醉臥家間。宵分始寤。將歸。道左值一人家。室絕卑陋。遂詣乞漿。有一婦。姿容慘悴。服裝素雅。方向燈紐縫。良久。謂郝曰。知君胆氣。故敢請托。妾本秦人。姓張。健兒李獻妻。獻太和中戍遼不返。遘厲疾而歿。爲隣里殯此。已逾一紀。遷葬無因。肌骨離散。魂神恍惚。如醉如夢。君或使遺骸歸土。精爽有托。斯願畢矣。郝曰。薄力不辦如何。婦曰。某雖爲鬼。不廢女工。常造兩衣。與胡氏傭作數歲矣。所聚十三萬。葬備有餘。郝諾而歸。訪之胡氏。物色皆符。乃具以告。卽與傭往殯所。毀塗視之。散錢培棚。數如其言。胡氏與郝哀而瘞於鹿頂原。是夕。見夢於胡郝。

見鬼男

錄異記。校書郎張仁寶素有才學。年少而逝。自成都歸葬閬中。權殯東津寺中。其家寒食日開扣門甚急。

出視無人。唯見門上有芭蕉上有題曰。寒食家家盡禁烟。野棠風軟小花細。如今空有孤魂夢。半在嘉陵半錦川。舉族驚異。端午日又聞扣門。其父于門縫伺之。乃見其子。足不履地。門上題云。五月五日天中節。題未畢。其父開門。卽失所在。頃之克葬。不復至矣。

問故夫

夷堅丙志。王德少保葬于建康數十里間。紹興三十一年。其妻李夫人以寒食上冢。先一夕宿城外。五鼓而行。至村民家少憩。天尚未明。民知爲少保家。言曰。少保夜來方過此。今尚未遠。夫人驚問其故。答曰。昨夜過半。有馬軍數十過門。三貴人下馬叩戶。以錢五千買穀秣馬。良久乃去。意貌殊不歡。曲密詢後騎。曰。韓郡王、張郡王、王少保。以番賊欲作亂。急領兵過淮北捍禦也。夫人命取所留錢。乃楮錢耳。傷感不勝情。記畢還家。得疾而卒。是年四月予在臨安。聞之于媒嫗劉氏。不敢與人言。但密爲韓子溫道之。及秋末。虜巢入寇。

悟破魚

夷堅乙志。處州龍泉縣米鋪張氏之子。十五歲。嘗攜鮮魚一籃。就溪邊破之。魚撥剌不已。刀誤傷指。痛殊甚。停刀少頃。忽念曰。我傷一指痛如是。而羣魚刮鱗剔腮。剖腹斷尾。其痛可知。特不能言耳。盡棄于溪。卽日入深山中。依石竇以居。絕不飲食。父母怪兒不歸。意其墮水死。明年寒食。鄉人遊山者始見之。身如枯腊。胸膂見骨。然面目猶可認。急報其父母來。欲呼以歸。掉頭不顧。曰。我非汝家人。無急。我父母泣而去。後十年復往覘。則肌體已復故。顏色悅澤。人不知所以然。今居山二十餘歲矣。

惑妖狐

夷堅丁志。高子勉世居荆渚。多貲而喜客。嘗捐錢數十萬買美妾。簉諸別圃。作竹樓居之。名曰玉眞道人。日遊其間。有佳客至。則呼之侑席。無事輒終日閉關。未嘗時節出嬉。歷數歲。嘗寒食拜墳。子勉遂與家人同出。辭不肯。強之至再三。則曰。主公有命。豈得終違。我此出必凶。是亦命也。子勉怪其言。但疑其不欲與妻相見。竟使偕行。玉眞乘轎。雜於衆人間。甫出郊。上冢者紛紛。適有獵師過前。眞戰栗之聲。已聞于外。少頃。雙鷹往來掠簾外。雙犬卽轎中曳出。齧其喉立死。子勉奔救已無及。容貌儼然如生。將舉尸。始見尾垂地。蓋野狐云。此事絕類唐鄭生也。

得怪鼠

夷堅乙志。邢大簡者。保州人。居近塞。以不仁起富。積微勞得軍大將。嘗以寒食日率家人上冢。祀畢飲酒。見小白鼠出入松柏間。相與逐之。鼠見人至。首貼地不動。遂取以歸。鼠身毛皆白而眼赤。頗紅可愛。邢捧置馬上。及家卽走不復見。卽日百怪畢出。簽扇兩兩相抱持而行。器皿易位。猫犬作人言。不可訶叱。邢寢旁壁上脫落寸許。突出小人面。如土木偶。又五日。已長大成一胡人頭。長鬚鬇髯。殊可憎惡。語音與生人不少異。且索酒肉。邢不敢拒。隨所需卽與之。稍緩輒怒。一家長少服事之唯謹。凡一歲邢死。諸怪皆不見。

歲時廣記卷十七

清明

呂原明歲時雜記曰。清明節在寒食第三日。故節物樂事。皆爲寒食所包。國朝故事。唯自清明日開集賜太一三日。宮殿池沼。園林花卉。諸事備具。繁臺在正東。登樓下瞰。尤爲殊觀。石曼卿詩云。臺高地迥出天半。縣見皇都十里春。

改新火

論語。鑽燧改火。蓋周官爨氏季春出火。然則出火爲改新火也。杜甫清明詩云。朝來斷火起新烟。賈島詩云。晴風吹柳絮。新火起廚烟。東坡分新火詩云。三月清明改新火。烹黃蘗茶。忽悟所夢詩。兆于七年之前。衆客驚嘆。知傳記所載。蓋不妄也。

取新火

春明退朝錄。周禮四時變國火。謂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汪曳詩話云。唐時唯清明取榆柳之火。以賜近臣。戚里之家。競相傳賜。韓翃詩云。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烟散入五侯家。本朝因之。唯賜輔臣戚里帥臣節察三司使知開封府樞密直學士中使。皆得厚賜。非常賜例也。歐陽修詩云。桐華應候催佳節。榆火推恩忝侍臣。

進新火

唐舊下歲時記。長安每歲清明內園官小兒於殿前鑽火。先得上進者。賜絹三疋。金椀一口。

賜新火

國朝會要。禁火乃周之舊制。唐及皇朝故事。清明日賜新火。則亦周人出火之事。歐陽文忠公詩云。賜火清明忝侍臣。章莊長安清明詩云。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閑分白打鞦。韓文公寒食直歸遇雨云。惟時新賜火。向曙著朝衣。

乞新火

魏野詩。無花無酒過清明。興味都來似野僧。昨日鄰家乞新火。曉窗分與讀書燈。陳簡齋詞云。竹籬烟鎖。何處求薪火。魏野詩云。殷勤旋乞新鑽火。爲我新煎卜麓茶。

謝新火

唐韋綬除宜察。鄭處誨爲判。作謝新火狀曰。節及桐華。恩頒銀燭。綬曰。非不巧。但非大臣所宜言。

汲新泉

東坡詩話。僕在黃州。參寥師自武陵來訪。館之。後東坡一日。夢參寥誦所作新詩。覺而記兩句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夢中問火固新矣。泉何故新。答曰。俗以清明日淘井。後七年。出守錢塘。而參寥始卜居湖上智果院。有泉出石縫間。清冷宜作茶。寒食之明日。僕與客泛舟自孤山來謁參寥。汲泉煮黃蘗茶。忽悟所夢。詩兆于七年之前。衆客驚嘆。知傳記所載。蓋不妄也。

煮新茶

白樂天清明詩云。出火煮新茶。東坡詩云。已改煎茶火。又云。且將新火試新茶。又云。紅焰漸瓶新活火。龍圖小龔閣晴窗。又云。新火發茶乳。

饋國老

滝水燕談。元豐七年春。文太師告老。奏乞赴闕親辭天陛。庶盡臣子之誠。既見。神宗卽日對御錫宴。廼問溫寒。上酌御瓊親勸。數日。將朝辭。上遣中使以手劄諭公留過清明。敕有司令與公備二舟。泝汴逕洛。清明日。錫宴玉津園。公作詩示同席。將行。特命三省已上赴瓊林苑宴餞。復賜御詩送行。

宴進士

唐肇下歲時記。清明新進士開宴。集於曲江亭。既撤饌。則移樂泛舟。又有月燈閣打毬之會。東坡詩云。飲食憧憧遊事羣。聚曲江紅舫月燈毬。

燕百官

西清詩話。唐朝清明宴百官。看皆冷食。又至夜而能張綺寒食內宴詩云。朝光瑞氣滿宮樓。綵霧魚龍四面稠。廊下御廚分冷食。殿前香騎逐飛毬。千官盡醉猶教坐。百戲皆呈未放休。共喜拜恩侵夜出。金吾不敢問行由。

朝諸陵

東京夢華錄。寒食第三日。即清明也。凡新墳皆用此日拜掃。都人傾城出郊。禁中前月半發宮人車馬朝陵。宗室南班近親。亦分詣諸陵墳享祀。從人皆紫衫白絹三角子。青行纏。皆係官給。禁中亦出車馬。詣奉先寺道者院祀諸宮人墳。莫非金裝紺轡。錦韉珠纓。繡鞍雙遮紗籠前導。士庶闐塞諸門。

戲拔河

景龍文館記。清明節。命侍臣爲拔河戲。以大麻繩兩頭繫于條小繩。每繩數人執之以挽。力弱爲輸。時七宰相二騎馬爲東朋。三相五將爲西朋。僕射韋巨源少師唐休璟年老。臨絙而踣。久不能起。帝以爲笑樂。

治雞坊

東城父老傳明皇樂民間清明節鬬雞戲。及卽位。治雞坊。索長安雄雞金尾鐵距高冠昂尾千數。養於雞坊。選六軍小兒五百。使教飼之。民風尤甚。使諸王外戚。其後至于傾帑敗產。市雞時。寶昌爲五百小兒長。天子甚愛幸之。金帛之賜。日至其家。又云。明皇以乙酉年一度到君家。涸陰歸見其時。吟賞久之。稱於舒王。聞之輒笑曰。此正戲君爲尋常百姓耳。湖陰亦大笑。

遊郊外

東京夢華錄。京師清明之日。四野如市。芳樹之下。閑圃之內。羅列盃盤。互相酬勸。都城之歌兒舞女。遍滿亭囿。戲具。鴨卵雞雛。謂之鬪雞。小兒輩以青碧間裝。銷金花羅銀線編製。或繡畫技藝。賣弄精巧。又以柳圈金鉦。飾以雜彩。謂之鬪鈴。

修蠶具

淛人月令。清明節。令蠶妾理蠶室。又云。清明日。修蠶具。

辟絃蟲

四時纂要。清明前二日夜雞鳴時。取炊湯澆井口。倾甕四時。辟馬蚿百蟲。

採蔣枝

瑣碎錄。清明日日未出時。採蔣葉花枝。夏夜挑燈。可以免飛蟲。

取蔣菜

提要錄。謂生草謂清明日取蔣花葉陰乾。暮月置近燈燭處。能令蚊蚋不生。

貢紫筍

蔡寬夫詩話。唐茶品雖多。亦以蜀茶爲重。惟湖州紫筍。臣紫筍生顧渚。在湖常之二境間。當採時。兩郡守畢至。最爲盛會。杜牧時所謂溪盡停蠻棹。旗張卓翠苔。因入貢。每歲以清明日貢到。先薦宗廟。然後分賜近一杯曰。此酒千歲蠆所造。飲之白髮變黑。致長生之道。是日。宮中失箏手。敕諸道尋求之不得。後旬日。崔因調補荆南司錄。卽事行李。羞曰。瓊瓊好事。崔郎勿吏爲本藝。恐煞人閒聽也。遂感咽敍別。自是常旨唱

柳村穿窈窕。松澗渡喧豗。呼回又劉禹錫詩云。何處人閒似仙境。春山攜妓採茶時。又圖經云。顧渚湧金沙泉。每造茶時。太守已祭拜。然後水漸出。造茶畢。水稍減。至供堂茶畢。已減半。太守茶畢。遂涸。

求來禽

王內史書帖有與蜀郡太守書。求櫻桃來禽曰。給藤子。來禽言味甘來棗禽也。故名來禽。俗作林禽。圖經云。林禽一名來禽。清明開花。六七月成實。陳簡齋清明詩云。東風也作清明意。開遍來禽一樹花。又詩云。來禽花高不受折。滿意清明好時節。

謁湖陰

王直方詩話。丹陽陳輔每歲清明過金陵上冢。事畢則過蔣山。謁湖陰先生之居。清談終日。歲率爲常。元豐辛酉癸亥。頻歲訪之不遇。因題一絕於門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輕麥腳斜。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湖陰歸見其時。吟賞久之。稱於舒王。聞之輒笑曰。此正戲君爲尋常百姓耳。湖陰亦大笑。

遇呂仙

逸仙記。胡僊。晉陵人也。乾道辛卯。僦居常之三板橋霍氏屋。待荆門守闕。猶三年。午間與館客對茶。忽聞有道人看命。其聲清亮。使邀至。則著黃道服。結青巾。項帶數珠。提櫻笠。上寫知命先生遇仙得術字。與論五行。甚愛僊命云。此長年。又云。合動。僊答以見待遠次。道人云。不是清明前五日。則清明後七日動。僊復問先生在何處。道人云。尋常不喜道堂喧雜。在東廂前何店。須臾出門。欲追之。已無所見。遣人往尋廟前。亦無有也。僊因悟曰。豈非知命何店有二口。必呂公也。既而清明前五日。相識王邦節推來報。代者梅世昌改除左藏提轄。清明後七日。進奏官申到見住人馮忠嘉被召。僊於是益信其爲呂公。壬辰秋。在荆門。欲寫公像。衣冠並可爲。而容貌不得其眞。僊一日便坐對客。忽有一兵至云。復州守有書。又執一青軸云。此亦是書。僊令牙校接之。則云。去峽州回取書。既而客退。閱書。寒温外無他語。及啓青軸。乃呂公寫眞。恍如僊向所見者。比因來守滁陽。敬刊諸石。寘之天慶觀云。

賜宮娥

麗情集。明皇時。樂供奉楊羔以貴妃同姓。寵倖殊常。或謂之羔兒。天寶十三載。節屆清明。敕諸宮娥嬪出東門。恣遊賞踏青。有狂生崔懷寶。佯以避道不及。映身樹下。覩車中一宮嬪。斂容端坐。流眄於生。忽見一人重戴黃緣衫。乃羔兒也。斥生曰。何人在此。生惶駭。告以竊窺之罪。羔笑曰。爾是大憨漢。識此女否。乃教作小詞。方得相見。生吟曰。平生無所願。願作樂中箏。得近玉人纖手子。研羅裙上放嬌聲。便死也爲榮。羔喜俄而遣美人相見曰。美人姓薛。名瓊瓊。本良家女。選入宮爲箏長。今與崔郎永奉箕箒。因各賜薰肌酒一杯。敕諸道尋求之不得。後旬日。崔

和爲樂。瓊有詩云。黃鳥翻紅樹。青牛臥綠苔。諸宮歌舞地。輕霧鎖樓臺。後因中秋賞月。瓊瓊理箏彈之。聲韻不常。庾稚異之曰。近來索箏手甚切。宮人又白京來。遂聞盜軍郎牧崔赴闕。事屬內侍司。生狀云。楊恙所賜。恣求救貴妃。妃告云。是楊二娘與他乞陛下留恩。上赦之。下制賜瓊瓊與崔懷寶爲妻。

訪莊婦

本事詩。博陵崔護。姿質甚美。而孤潔寡合。舉進士下第。清明日。獨遊都城南。得居人莊。一畝之宮。花木叢萃。寂若無人。扣門久之。有女子自門隙窺之。問曰。誰耶。護以姓字對。曰。尋春獨行。酒渴求飲。女入。以杯水至。開門設牀命坐。獨倚小桃。斜倚佇立。而意屬殊厚。妖姿媚態。綽有餘妍。崔以言挑之。不對。目注久之。崔頭亦數人。步月徐來。言笑晏晏。間坐庭中。獻酬交錯。中有一女郎。憂傷憔悴。側身下坐。風韻若遐叔之妻。崔以言挑之。不對。目注久之。崔辭去。送至門。如不勝情而入。崔亦睠眄而歸。爾後絕不復至。及來歲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往尋之。門院如故。而已扃鎖之。崔因題詩於左扉。快悒而去。女觀詩云。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數日。至都城南。復往尋之。聞其中有哭聲。扣門問之。有老父出曰。君非崔遐叔乎。然悲嘆。謂妻已死矣。命徑即歸。疾趨入門。青衣報娘子夢覺方悟。遐叔造寢。妻猶未興。良久乃曰。適夢與姑妹之戲。相與玩月。出金光門外。向一野寺。忽爲凶暴脅與雜坐飲酒。方飲酒。忽有大磚飛墮。遂所失。比日興之出。及歸。見左扉有字。讀之。入門而病。遂絕食數日而死。吾老矣。唯此一女。所以不嫁者。將求君子以託吾身。今不幸而殞。得非君殺之耶。乃持崔大哭。崔亦感動。請入哭之。尚儼然在牀。崔舉其首。枕其股。哭而祝曰。某在斯。某在斯。須臾開目。半日復活。老父大喜。歸之。陳后山詩云。題門吟咏不逢人。東坡詩云。去年崔護若重來。前度劉郎在千里。

見情姬

古今詞話。近代有一士人。顧與一姬相捴。無何。爲有力者奪去。忽因清明。其士人於官園中閑遊。忽見所憎。顧相顧戀。後一日。再往園中。姬鄰一舍與之。中有一詩。止傳得一聯云。羨學禁城題葉者。終身不見有情人。士人感念。作南歌子一曲以見情曰。禁苑沉沉靜。春波漾漾行。仙姿才韻兩相幷。業上題詩千古得佳名。牆外分明見。花間隱約聲。銀鈎擲處眼雙明。應訝昔時不得見情人。

葸父婢

三水小牘。湖南觀察使李庾女奴曰卻要。美容止。善辭令。甥望通札謁于親姻家。惟卻要主之。李侍婢數十。莫之偕也。而巧媚才捷。能承順顏色。姻黨亦多憐之。李四子。曰延蕤。曰延範。曰延祚。所謂大郎而下四郎也。皆年少性俠。咸欲葸卻要而不能也。嘗遇清明節。時纔月娟娟。庭花爛發。中堂垂繡幕。背銀缸而大張。屏幃欲仆地。崔使小竈覘之。乃二八絕代姝也。因詰之曰。日暮何無儔侶。而復悽愴於墟間耶。更以僕馬奉送。女郎迴顧。恐似微納。崔乃攝而逐之。以觀其遠近。女郎上馬。一僕控之。北行一二里。到一樹林。室甚盛。桃李芬芳。有青衣數人迎接。捧女郎而共入。頃而一青衣傳命曰。小娘子因避宴嬉醉。逃席失路。遇君子。即以僕馬不然。日暮或值惡人處。狼狽欺孤媚。何所不加。閣室感戴。且慰即當奉邀頃之。邀崔入宅。玉姨各趨一隅。少頃。卻要燃蜜炬。疾向廳事。綺雙扉而照之。謂延蕤曰。阿堵貧兒。爭敢向逼裏宿處。皆棄所攜。掩面而走。卻要復從而哂之。自是諸子懷慙。不敢失敬。

河東記。貞元中。進士獨孤遐叔家于長安崇賢里。新娶白氏女。家貧下第。將遊劍南。與其妻訣曰。運可周歲歸矣。遐叔至蜀。羈棲不偶。逾二年。適歸取。是夕及家。至金門五六里。天色已昏暝。絕無逆旅。唯路隅有佛堂。遐叔止焉。時近望。月色如晝。聚馬庭外。入室。堂中有桃杏數株。更深。施衾幬于西窗之下。偃臥。因吟舊詩曰。近家心轉切。不敢問行人。至夜分不寐。忽聞牆外有人相呼聲。須臾有夫設箕箒等於庭中。設牀席。既畢。有公子女郎十數輩。青衣奩具。遐叔意謂貴族賞會。慮爲斥逐。乃潛伏於佛堂梁間伺之。鋪陳

後門生雞出妻已不見。但自於一穴中出。唯見先花半落。松風晚清。卻省初見女郎之路。見童僕等以鍬鐝發一墓穴。已至櫬中。見銘記曰。後周趙王女玉娥之墓。年生憐重王氏外生。外生先歿。後令與之同葬。崔問僕人。但見郎君入柏林。尋覓不得。方掊掘此穴。果不誤也。玉娥呼崔生奴僕爲賊耳。崔生感之。卽爲掩塞。

逢臭鬼

夷堅乙志。開封人張儼說。政和末年清明日。太學士人某與同舍生出郊縱飲。遲緩汴堤而上。見白衣人在後。相去十數步。堂堂一丈夫也。但臭穢逆鼻。初猶意其偶相值。已而接踵入學。問同舍皆莫見。殊怪之。遂反室。則立左右。叱之不答。叱之則隱。倏忽復見。追隨不少置。臭日倍前。士人不勝其擾。或教之曰。恐君褻漫。或爲冤所刦。盍還家養親。無以功名爲念。脫可免。乃如之。甫出京。其人曰以遠。遂不見。士人家居累年。不能無聲譽。二親復督使修業。心忘前怪矣。遂如京師參告。踰月。因送客至舊飲酒處。復遇其人。厲聲曰。此度見汝不捨矣。相隨如初。而臭益甚。士人登時恍惚。遂臥病旬日卒。

臍女塚

博異志李臺爲許州吏。莊在扶溝。永泰二年春。因清明欲歸伯梁河。先是路傍有塚。去路約二十步。其上無草。牧童所戲。其夜李晝忽見塚上有穴。大如盤。兼有火光。晝異之。下馬臨塚觀焉。見五女子。垂華服。依五方坐而縫針。俱低頭就燭。兢兢不敢。晝叱之。一聲五燭皆滅。五女亦失所在。晝恐。上馬而走。未上大路。五炬火塚中出逐晝。晝夜不能脫。以鞭揮拂。爲火所熱。近行十里。方達伯梁河。有犬至。方滅。明日。看馬尾被燒盡。及股脛亦燒損。自後遂目此爲五女塚。今存焉。

歲時廣記卷十八

上巳上

殷有翼蓂莢蠋黃曰。三月三日。謂之上巳。古人以此日禊飲于水濱。又謂語陽秋曰。上巳於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謂之禊。禊者潔也。又唐文粹魯令三月三日宴序曰。以酒食出于野曰禊飲。古俗也。又蕭穎士蓬池禊飲序曰。禊、逸禮也。鄭風有之。說者謂始於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之事也。鄭注云。如上巳水上之類。後漢書注云。歷法三月建辰。巳卽是除。可以拂除災也。則古人止用巳日。今但三日者。按後漢書注云。古時祓祭。三月巳日爲吉。偶值三日。故後人因以三日爲上巳。遂成俗也。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云。粵若上巳。惟春之暮。沈約宋書云。魏以後。但用三日。不用上巳。今人每歲三月西池之遊。是其遺事耳。又曰。上除。徐都幹齊都賦云。靑陽季月。上除之良。無大無小。祓于水陽。又曰元巳。張衡南都賦云。暮春之禊。元巳之辰。方軌齊軫。祓于陽濱。沈約詩云。蹕日屬元巳。年芳俱在斯。又張華上巳篇云。姑洗應時月。元巳啓良辰。

著令節

新唐書李泌傳。德宗以前世上巳九日皆大宴。而寒食多與上巳同時。欲以二月名節。自我作古。可乎。泌請廢晦日。著令以中和上巳九日爲三令節。杜甫上巳詩云。招尋令節同。

展十日

容齋續筆。唐文宗開成二年。歸融爲京兆尹。時兩公主出降。府司供帳事繁。又俯近上巳曲江宴。奏請改日。上曰。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陽之意。改取十三日可也。

按周禮

風俗通。按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疾病。禊者潔也。故於水上盥潔之也。巳者祉也。邪疾已去祈介祉也。

觀鄭俗

韓詩曰。溱與洧。方洹洹兮。惟士與女。方秉蘭兮。注云。洹洹、盛貌。謂三月桃花水下之時至盛也。秉、執也。當此盛流之時。衆士與衆女。方執蘭拂除邪惡。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于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拂除不祥。故詩人顯所與悅者。俱往觀之。杜甫清明詩云。路逢少壯非吾道。況乃今朝更祓除。

絜東水

晉禮志曰。漢儀。季春上巳。皆禊于東流水上。洗濯祓除宿垢爲大絜。絜者吉。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絜之矣。晉中朝公卿以下。至于庶人。皆禊洛水之側。懷帝會天泉池賦詩。陸機云。天泉池南石溝。引御溝水。池西積石爲禊堂。本水流杯飲酒。亦不言曲水。元帝又詔龍三日弄具。海西於鍾山立流水曲水。延百僚。皆其事也。

祓濯上

漢書。武帝卽位數年無子。平陽公主求良家女十餘人。飾置其家。帝祓濯上而過焉。還平陽公主。見所侍美人。帝不悅。既飲。謳者進。帝獨悅衛子夫。應劭註云。祓除也。今三月上巳祓禊是也。

禊曲江

唐輦下歲時記。三月上巳。有錫宴籍臣。卽在曲江。傾都人物。于江頭禊飲諧謔。豪家縛棚相接。至于杏園。進士尉在亭子上。宏詞拔萃宴在池南岸。內擧士駙馬等張建封宴元巳曲江。特命宰相同楊人食。

幸芳林

齊書。齊武帝永明元年三月三日。幸芳林園。禊飲朝臣。敕王融爲詩序。文藻富麗。當代稱之。王融、字元長。其詩序見文選。

禊南澗

孫綽詩序。以暮春之始。禊於南澗之濱。高嶺千尋。長湖萬頃。

會蘭亭

王羲之蘭亭序。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爲陳迹。東坡詞云。君不見蘭亭修禊事。當時坐上皆豪逸。到如今脩竹滿山陰。空陳迹。又詩云。流觴曲水無多日。更作新詩繼永和。

登故臺

遊山陰

法書要錄晉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書遊山陰。與太原孫統承公、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石、高平郗曇重熙、太原王蘊叔仁、釋支遁道林、王逸少子凝、徽、操之等四十有一人。修祓禊之禮。幾多春。三之一。宦裏事。何時畢。風雨外。無多日。相將泛曲水。滿城爭出。君不見蘭亭修禊事。當時座上皆豪逸。到如今修竹滿山陰。空陳迹。俾妓歌之。坐席殊甚。

謁太學

昌黎文上已宴太學聽彈琴序。天子臨雍三令節。詔公卿有司率厥官屬。飲酒以樂。司業武公于是總太學當官三十有六人。列宴於祭酒之堂。有一儒生。抱琴而來云云。

宴洛濱

白氏長慶集禊洛詩序。開成二年三月三日。河南尹李待價以人和歲稔。將禊于洛濱。前一日。啓留守裴令公。公明日召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賓客盧貺、李仍叔、劉禹錫、前中書舍人鄭居中、國子監司業李慤、許士熙、遊金明池一月。其在京官司。不妨公事。任便宴遊。圍門御史不得彈劾。池在州西順天門外街北。周圍約九里。池面徑七里。

至浮橋

晉書夏統別傳。統字仲御。母病。詣洛中藥會。三月三日。洛中公卿以下。莫不方舟連軫。並至南浮橋邊。作豫。男則朱服繡路。女則錦綺粲爛。仲御在舟中。曝所市藥。危坐不顧。賈充望見。深奇其節。願相與語。此人有心胆。有似蔡邕。走問船中安坐者爲誰。仲御不應。重問。乃徐答曰。會稽北海閔夏仲御。

遊金明

歲時雜記。京師有金明池。自三月一日開。人間多不知。故月初遊人甚少。御史臺預出榜申明祖宗故事。篆以鎖於人云。宜田蠶。辟災疫。佩者戴者。信以爲然。東坡和子由詩云。何人聚衆稱道人。遮道賣符色怒嗔。宜蠶使汝繭如甕。宜田使汝羊如麏。

出北門

成都古今記。三月三日。太守出北門。宴學射山。蓋張伯子以是日上升。卽此地也。男覡女巫。會於此。爲符豪逸。到如今修竹滿山陰。空陳迹。俾妓歌之。坐席殊甚。

樂成之有一妓前詞。自古上巳舊詞多矣。未有樂新堤而奏雅曲者。願得一闋歌公之前。坡寫滿江紅曰。東武城南新堤就。漣漪初溢。過長林。翠阜外。臥紅堆碧。枝上殘花吹盡也。與君試向江頭覓。問向前猶有幾多春。三之一。宦裏事。何時畢。風雨外。無多日。相將泛曲水。滿城爭出。君不見蘭亭修禊事。當時座上皆豪逸。到如今修竹滿山陰。空陳迹。俾妓歌之。坐席殊甚。

出北門

成都古今記。三月三日。太守出北門。宴學射山。蓋張伯子以是日上升。卽此地也。男覡女巫。會於此。寫符篆以鎖於人云。宜田蠶。辟災疫。佩者戴者。信以爲然。東坡和子由詩云。何人聚衆稱道人。遮道賣符色怒嗔。宜蠶使汝繭如甕。宜羊使汝羊如麏。

遊金明

歲時雜記。京師有金明池。自三月一日開。人間多不知。故月初遊人甚少。御史臺預出榜申明祖宗故事。許士庶遊金明池一月。其在京官司。不妨公事。任便宴遊。圍門御史不得彈劾。池在州西順天門外街北。周圍約九里。池面徑七里。

至浮橋

晉書夏統別傳。統字仲御。母病。詣洛中藥會。三月三日。洛中公卿以下。莫不方舟連軫。並至南浮橋邊。作豫。男則朱服繡路。女則錦綺粲爛。仲御在舟中。曝所市藥。危坐不顧。賈充望見。深奇其節。願相與語。此人有心胆。有似蔡邕。走問船中安坐者爲誰。仲御不應。重問。乃徐答曰。會稽北海閔夏仲御。

宴江塘

荊楚歲時記。荊楚四民。三月三日。並出江塘池沼間。爲流杯曲水宴。取黍麴菜汁和蜜爲食。以厭時氣。一云。用黍麴和菜作糕。

會蒲津

魏志。袁紹三月上巳大會賓徒於薄落津。聞魏郡兵及黑山賊于毒等數萬人。共覆鄴城殺守。坐中賓客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起而泣。紹容貌自若。不改常度。

問曲水

續齊諧記。晉武帝問尚書郎摯虞曰。三日曲水。其義何指。對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一村以爲怪。乃相攜之水濱洗祓。因水以泛觴。曲水之義。蓋起此也。帝曰。若如所謂。便非佳事。尚書郎束晳曰。摯虞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請說其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有金人自泉而出。捧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乃因其處立爲曲水祠。二漢相沿。皆爲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遷摯虞爲陽城令。東坡詩云。歲月斜川似。風流曲水慚。又上巳詞云。曲水浪低蕉葉穩。

遡東流

風土記。漢末有郭虞者。有三女。一以三月上巳。一以上巳。一以上午。三日而三女產乳並亡。迄今時俗以爲大忌。故到是月是日。婦女忌諱。不復止家。皆適東流水上。就通遠地祈祓自潔濯也。

洞江上

拾遺錄。周昭王二十年。東歐貢女。一曰娟延。二曰延蟬。俱辯麗辭巧。能歌笑。步塵無跡。日中無影。及王遊江漢。與二女俱溺。故江漢之間。至今思之。及立祠于江上。後十年。人每見二女擁王泛舟。戲於水際。至暮春上巳之日。祓集祠間。或以鮮時甘果。採蘭杜包之。以沉于水中。或結五色綵以包之。或以金鐵繫其上。乃蛟龍不侵。故祠所號招紙之祠。

祓西沼

湘山野錄。太祖太宗潛耀日。嘗與一道士遊。無定姓名。自曰混沌。或曰冥無。自御極。不復見。上巳祓禊西沼。道士指太祖曰。別來喜安。上亟見之。一如平昔。抵掌而談。上曰。我壽還得幾多。對曰。今年十月二十夜晴。則可延一紀。不爾。當速措置。上留之後苑。或見于木烏巢中。或數日不見。至所期之日。上御太清閣以望氣。是夕晴明。星斗光燦。上心方喜。俄而陰霾四起。天地陡變。雪雹驟降。移仗下閣。急傳宮鑰開端門召開封王。則太宗也。延入太寢。酌酒對飲。悉屏宮宦。太宗避席。有不可勝之狀。飲訖。禁漏三鼓。雪已數寸。帝引柱斧戮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帶就寢。鼻息如雷。將五鼓。衆無所聞。帝已崩矣。

歌薤露

後漢梁商。字仲夏。上巳會賓客於洛水。酒酣。繼以薤露歌。周舉嘆之曰。哀樂失時。殃咎及矣。商至秋果薨。按崔豹古今注云。薤露。蒿里。並喪歌也。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爲作悲歌。言人命如薤上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魂魄歸於蒿里。故有二章。其一曰。薤上朝露何易晞。露稀明朝更復滋。人死一去何時歸。其二曰。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久踟躕。至孝武時。李延年分二章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呼爲挽歌。老杜詩云。尚聽薤露歌。老杜詩云。尚聽薤露哀。永負蒿里。水饋東坡詩云。清唱一聲聞薤露。杜甫又哭李尚書詩云。潭濱同蒿里。

作蠻語

世說。晉郝隆爲南蠻參軍。三月三日作詩曰。娵隅躍清池。桓溫問何物。答曰。蠻人名魚爲娵隅。桓溫曰。何爲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一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耶。杜甫詩云。兒童解蠻語。不必作參軍。

賜柳等

景龍記。三月三日。祓禊於滻濱。上賜侍臣細柳等各一。晉帶之免蠆毒。

引流盃

文選顏延年有三月三日應詔宴曲水詩序。注云。曲水者。引水環曲爲渠。以流酒杯而行焉。

置羽觴

逸詩。羽觴隨波。文選注云。羽觴謂其形鳥羽於觴以急飲也。陸士衡詩云。四坐咸同志。羽觴不可算。杜少陵詩云。南海人不作寒食。而以上巳上冢。

陵詩云。昨日瓊樹朋。高談隨羽觴。

飲酒酒

世說。郝隆爲桓溫南蠻參軍。上巳會作詩不成。罰酒三斗。而隆得一句而已。

命賦詩

翰林志。天后上巳日宴從臣於龍門。命賦詩。

獻鞋履

唐盧範饋餉儀。凡三月三日上踏青鞋履子。

結綫龍

妝樓記。長安有妓樂者。以三月三日結綫爲龍。作綫龍宴。

爲龍餅

歲時記。三月三日。或爲龍舌餅。

吞白蝦

茅亭客話。有鮮于熙者。上巳日飲萬歲池旁。見一小白蝦。甚遽。取之。即席有姓劉人。奪而吞之。熙戲之曰。閣下吞此白蝦。苟成道。試成強盜耳。吞訖。倉忙飲水。香閣旬餘。醫治方愈。

祭蠶神

隋禮儀志。隋制。於宮北三里爲壇。季春上巳。皇后服鞠衣。重翟。率三夫人九嬪內外命婦。以太牢制幣祭先蠶於壇。用一獻禮。

知蠶善

雜五行書。欲知蠶善惡。以三月三日天陰而無日不見雨。則蠶大善。

祈蠶福

成都記。三月三日。遠近祈蠶福於龍橋。曰蠶市。

占桑柘

博聞錄。湖人以三月三日晴雨占桑柘貴賤。諺曰。雨打石頭遍。葉子三錢片。或言四日雨尤甚。杭人云。三日尚可。四日殺我。又曰。三月十六晴。樹上掛銀餅。三月十六雨。樹上掛泥土。皆桑柘之先兆也。

祓薺花

圖經。池陽上巳日。婦女以薺花點油。祓而漉之水中。若成龍鳳花卉之狀。則吉。謂之油花卜。

忌果菜

養生必用。三月三日。勿食鳥獸五臟及一切果品蔬菜五辛。大吉。

上冢墓

東坡云。南海人不作寒食。而以上巳上冢。

淘裏化

譙北雜記。三月三日。戎人以木雕爲兎。分兩朋。走馬射之。先中者勝。其負朋下馬。跪奉勝朋人酒。勝朋于馬上接杯飲之。番呼此節爲淘裏化。漢人譯云。淘裏是兎。化是射。

歲時廣記卷十九

上巳下

觀御札

王明清揮麈餘錄云。某頃於蔡絛處。得觀祐陵與蔡元長廣歌一軸。皆眞跡也。上巳日賜太師云。金明寒色正芳妍。修禊佳辰集衆賢。久矣愆陽罹曠旱。沛然膏雨潤農田。乘跨騘插花登帽。肴樂何辭酒滿船。所賴雙調功有自。佇期高麗報豐年。（魯元長之孫也。）

識狀元

夷堅乙志。福州福清縣太平鄉修仁里石竹山。俗曰蝦蟇山。去邑十五里。乾道二年三月三日夜半後。居民鄭周延等咸聞山上有聲如雷。移時方止。或見門外天星光明。迹其聲勢。在瑞雲院後石竹山上。明旦相與視之。山頂之東南。有大石。方可九丈。飛落半腰間。所過成蹊。榻皆四尺。而山之木石。略無所損。釋女凡百飲酒奏樂方酣。他舟則別從官武士五六千人。持兵戒嚴。泝溪中流。良久而過。圖卽令詢問。隨行數里近舟。舟中方皆曰。天子將幸。已斂蜀中諸望神祇。遷移避駕。幸無深怪。圖駭愕。因罷會。時朝廷無事。自此先爲具備。明歲南狩。圖應辦卒無所闕。

降異聖

玄天大聖本傳經。昔大羅境上無慾天宮。淨樂國王善勝皇后。夜夢吞日。覺乃懷孕。其母氣不納邪。日常恬和。波流靜謐。初宴作樂。實從肅然。忽聞下流十數里。絲竹競奏。笑語喧然。風水傳送。如咫尺。須臾漸近。樓船百艘。塞江而至。皆以錦繡爲帆。金玉飾舟。旌蓋傘旌。旗戈戟。繽紛照耀。中有朱紫十數人。綺羅妓女凡百。飲酒奏樂方酣。他舟則別從官武士五六千人。持兵戒嚴。泝溪中流。良久而過。圖卽令詢問。隨行數里近舟。舟中方皆曰。天子將幸。已斂蜀中諸望神祇。遷移避駕。幸無深怪。圖駭愕。因罷會。時朝廷無事。自此先爲具備。明歲南狩。圖應辦卒無所闕。

避車駕

集異記。天寶末。崔閎在益州。暮春上巳。與賓客將校數十百人。具舟檝遊于江。都人縱觀如堵。是日。風色恬和。波流靜謐。初宴作樂。實從肅然。忽聞下流十數里。絲竹競奏。笑語喧然。風水傳送。如咫尺。須臾漸近。樓船百艘。塞江而至。皆以錦繡爲帆。金玉飾舟。旌蓋傘旌。旗戈戟。繽紛照耀。中有朱紫十數人。綺羅妓女凡百。飲酒奏樂方酣。他舟則別從官武士五六千人。持兵戒嚴。泝溪中流。良久而過。圖卽令詢問。隨行數里近舟。舟中方皆曰。天子將幸。已斂蜀中諸望神祇。遷移避駕。幸無深怪。圖駭愕。因罷會。時朝廷無事。自此先爲具備。明歲南狩。圖應辦卒無所闕。

降異聖

玄天大聖本傳經。昔大羅境上無慾天宮。淨樂國王善勝皇后。夜夢吞日。覺乃懷孕。其母氣不納邪。日常恬和。波流靜謐。初宴作樂。實從肅然。忽聞下流十數里。絲竹競奏。笑語喧然。風水傳送。如咫尺。須臾漸近。樓船百艘。塞江而至。皆以錦繡爲帆。金玉飾舟。旌蓋傘旌。旗戈戟。繽紛照耀。中有朱紫十數人。綺羅妓女凡百。飲酒奏樂方酣。他舟則別從官武士五六千人。持兵戒嚴。泝溪中流。良久而過。圖卽令詢問。隨行數里近舟。舟中方皆曰。天子將幸。已斂蜀中諸望神祇。遷移避駕。幸無深怪。圖駭愕。因罷會。時朝廷無事。自此先爲具備。明歲南狩。圖應辦卒無所闕。

會羣臣

大業拾遺。隋煬帝勑學士杜寶修水飾圖經十五卷新成。以三月上巳日會羣臣于曲水。以觀水飾。有神龜負卦。黃龍負圖。元龜銜符。大鼈銜鏡。鳳鳥降洛。丹龜銜書。鳳凰負圖。赤龍戴圖。龍馬銜文。堯舜游河。覺見四子。舜漁雷澤。舜陶河濱。龍負符圖。舜歌魚躍。人魚捧圖。龍尾藏水。禹疏九河。黃龍負舟。授山海經。過洞神女。魚化黑玉。姜嫄履巨跡。后稷棄寒冰。文王魚躍沼。太子發渡河。武王渡孟津。成王畢雉體穗天子。賽鈞天樂。西王母過瑤池。盛修國獻青鳳。王子晉吹鳳笙。秦始皇見海神。漢高祖膝芒碭。漢武帝泛樓船。洛水神獻明珠。漢桓帝植青牛。曹瞞浴譙水。魏文帝與師杜預造河橋。晉文帝臨會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仙人酌醴泉。金人乘金船。晉龜銜書。青龍負書。呂望釣磻溪。楚王得萍實。秦王宴河曲。吳帝臨釣臺。劉備渡檀溪。溜邱斬戰水神。漕臺子羽兩龍夾舟。屈原遇漁父。卞隨投頴水。秋胡婆赴水。陽谷女浴日。屈原沉汨羅。簡子值津吏女。孔子值浴河女子。周處斬蛟。許由洗耳。孔愉放龜。莊惠觀魚。鄒弘樵經還。風趙炳張蓋過江。巨靈開山。長鯨吞舟。若此等總七十二勢。皆刻木爲人。或乘舟。或乘山。或乘平洲。或乘盤石。或乘宮殿。木人長二尺許。衣以綃羅。裝以金碧。及作禽獸魚鳥。皆能運動如生。隨曲水而行。水中安機。如斯之妙。皆出黃姿之思。巧性今古罕儔。

避車駕

集異記。天寶末。崔閎在益州。暮春上巳。與賓客將校數十百人。具舟檝遊于江。都人縱觀如堵。是日。風色恬和。波流靜謐。初宴作樂。實從肅然。忽聞下流十數里。絲竹競奏。笑語喧然。風水傳送。如咫尺。須臾漸近。樓船百艘。塞江而至。皆以錦繡爲帆。金玉飾舟。旌蓋傘旌。旗戈戟。繽紛照耀。中有朱紫十數人。綺羅妓女凡百。飲酒奏樂方酣。他舟則別從官武士五六千人。持兵戒嚴。泝溪中流。良久而過。圖卽令詢問。隨行數里近舟。舟中方皆曰。天子將幸。已斂蜀中諸望神祇。遷移避駕。幸無深怪。圖駭愕。因罷會。時朝廷無事。自此先爲具備。明歲南狩。圖應辦卒無所闕。

降異聖

玄天大聖本傳經。昔大羅境上無慾天宮。淨樂國王善勝皇后。夜夢吞日。覺乃懷孕。其母氣不納邪。日常恬和。波流靜謐。初宴作樂。實從肅然。忽聞下流十數里。絲竹競奏。笑語喧然。風水傳送。如咫尺。須臾漸近。樓船百艘。塞江而至。皆以錦繡爲帆。金玉飾舟。旌蓋傘旌。旗戈戟。繽紛照耀。中有朱紫十數人。綺羅妓女凡百。飲酒奏樂方酣。他舟則別從官武士五六千人。持兵戒嚴。泝溪中流。良久而過。圖卽令詢問。隨行數里近舟。舟中方皆曰。天子將幸。已斂蜀中諸望神祇。遷移避駕。幸無深怪。圖駭愕。因罷會。時朝廷無事。自此先爲具備。明歲南狩。圖應辦卒無所闕。

遇仙道

續神仙傳。王可交。蘇州華亭人也。以耕釣自業。居於松江南趙屯村。一旦棹漁舟商歌入江。行數里間。忽見一綵舫。漾於中流。有道士七人。皆玉冠霞帔。服色各異。侍衛皆鬟角雲鬟。一人呼可交姓名。方驚異。不覺漁舟已近舫側。一道士令引可交上舫。見七人之前。各有杯盤。可交立于筵末。一人曰。好骨相。合有仙分。生於凡賤間。已炎破矣。可與酒喫。侍者瀉酒再三。不出。道士曰。酒乃靈物。若得入口。當換骨也。瀉之不出。亦命分也。但與栗喫。俄一人于筵上取二栗與可交。令便喫。視之。其栗有赤光。如棗長二寸許。謂之有

核。肉脆而甘。久之食盡。一人曰。干可炙已見之矣。可令去。覓所乘漁舟不見。道士曰。不必漁舟。但合眼自到。於是合眼。似行非行。所聞若風水林木浩浩之聲。及開眼。但見峯巒重疊。松柏參天。坐于石上。俄頃。採樵者幷僧十餘人來問。可炙何人。具以前事對。又問何日離家。可炙曰。今日早離家。又問今日是何日。對是三月三日。樵者與僧驚異。今日九月九日矣。可炙問此去華亭多少地。僧曰。水陸千餘里。可炙自訝不已。僧遂歸寺設食。可炙但言飽不喜聞食氣。唯飲水耳。可炙食栗之後。已絕穀。動靜若有神助。不復耕釣。歸望妻子。往四明山。居十餘年。復出鄮州貨藥。里巷皆言王仙人藥。圖其形像。可辟邪魅。後三十年。再入四明山。不復出。亦時有見之者。

猱狐睿

乾鼎子。唐神龍中。廬江何讓之。上巳日。將陟老君廟。瞰洛中遊春冠蓋。廟之東北二百餘步。有大邱三四。時亦號後漢諸陵。故張孟陽七哀詩云。悲文遙相望。原陵鬱膴膴。原陵卽光武陵。又一陵上有柏枝數株。其下盤土。可容數人坐。見一翁。婆貌異常。鬖眉鬚皓然。着皁幞巾。襦袴。縹烏紗。抱膝南望。吟曰。野田荊棘森。閑閒綺羅新。出沒頭上日。生死眼中人。欲知我家在何處。北邙松柏正爲鄰。俄有一貴戚。金翠輿車。如花之妓數十。連袂笑樂而出。徹安門。讓之正方歎抱遲獨行躑躅。翁忽又吟曰。洛陽女兒多。無奈狐翁老。太何。讓之訝翁非人。遽前執之。翁倏然躍入邱中。讓之從焉。初入邱瞑黑。久辨其隧。翁已復本形矣。遽見一狐跳出。尾有火。復如流星。讓之出元堂外。見一凡上有朱蓋筆硯之屬。又一帖文書。紙盡灰色。文字不可曉解。略記可辨者。其一云。正色鴻寶。神思化伐。穹施后承。光負玄設。嘔淪吐萌。琅倪斬截。迷暘都曲。翳音乙林切。羅噎入聲。徭燧龜水。健馳御旭。拿尾研動。祿祿嗜嗜。溜用祕功。以嶺以穴。拖薪伐藥。莽檮蔓荊。順律則祥。佛倫惟薩。壯虛無有。陋咽藥胥。肇素未來。晦明興滅。其二辭曰。五行七曜。成此問餘。上帝降靈。歲旦潛徐。蛇蛻其皮。吾亦神據。九九六六。東身天除。可以充喉。吐納太虛。何以嚴課。霞袂雲襦。哀爾浮生。擾比乾墟。吾復顯氣。還形之初。在帝左右。道濟忽諸。題云。應天狐超異秘策八道。後文甚繁。難以詳載。讓之獲此書帖。懷以出穴。後數日。水北同德寺僧志靜來訪讓之。說云。前者所獲邱中文書。非郎子所用。留之不祥。前人近捷上界之科。可以禍福中國。其人已備三百縑。欲購贖此書。如何。讓之許諾。志靜明日挈三百縑送讓之。讓之領訖。遂絕志靜。言其書爲往還所借。更一兩日當徵之。便可歸。後志靜來。讓之悉諱云。爲婚。故相迎爾。崔以書示充。乃亡父手迹。卽歎歔無復辭免。便敕內云。盧郎已來。便可使女莊嚴。至黃昏。內白女郎嚴竟。崔語充可至東廊。既至。婦已下車。卽共拜。爲給食。三日畢。崔謂充曰。君可歸。生男當以奉還。無相疑。生女當留養。充到家。母問其故。充悉以對。別後四年。三月三日。充臨水戲。忽見傍有犢車。乍沉乍浮。既而上岸。充往開車。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共載。女抱兒以還充。又與金椀。幷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顧。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擢精蘂。榮耀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下悟陰陽運。晳忽見道北一高門如府舍。問鈴下。對曰。崔少府宅也。充進見少府。酒數行。曰。近得尊府君書。爲君索小女

宇幹有名天下杜詩云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椀出人間一廣異記云漢天子以玉魚王戍之太子

食烏芋

本草烏芋一名水萍三月三日採根暴乾主消渴益氣衍義曰烏芋今人呼爲荸薺皮厚黑肉硬者謂之猪勃臍皮薄色白淡紫者謂之羊勃臍正二月人採食之藥罕用荒歲人多採以充糧亦以作粉食之厚人腸胃不飢服丹石尤宜以其能解毒爾雅謂之芍

丸黃芩

千金方巴郡太守秦加減三黃丸療男子五勞七傷消渴不生肌肉婦人帶下手足寒熱者春三月黃芩四兩大黃三兩黃連四兩夏三月黃芩六兩大黃一兩黃連七兩秋三月黃芩六兩大黃三兩黃連三兩冬三月黃芩三兩大黃五兩黃連二兩三物隨時合搗蜜丸如烏豆大米飲服五丸日三不知稍增七丸服一月病愈久服走及奔馬近頻有驗食禁猪肉本草云黃芩一名腐腸一名空腸一名黃文一名妬婦三月三日採陰乾

蓄紫給

本草紫給味鹹主毒風頭洩注一名野葵生高陵下地三月三日採根如烏頭

乾赤犖

本草云赤犖味甘無毒主腹痛一名羊飴一名陵蝎生山陰二月花發紫華上五月實黑中有核三月三日採葉陰乾

剪白薇

本草白薇無毒利陰益精久服利人一名骨美一名薇草近道處處有根狀如牛膝而短莖俱青顆類柳葉三月三日採根乾用

養青瓜

齊民要術種瓜宜用三月三日及戊辰日黃魯直詩云春蕪辰瓜滿百區

漬桃花

太清卉木方三月三日收桃花漬酒服之好顏色治百病又云三月三日收桃葉曬乾爲末井花水調服一錢治心痛本草云桃花令人好顏色殺蟲惡味苦平無毒除水氣破石淋利大小便悅澤人面三月三日採陰乾又云三月三日採花供丹方所須又言服三樹桃花壺則面色如桃花人亦無試之者

折楝花

瑣碎錄三月三日取苦楝花或葉于蓆席下辟蚤蝨

服芫花

三國志魏初平中有青牛先生常服芫花年如五六十人或親識之謂其已百餘歲圖經曰芫花生淮源川谷今在處有之春生苗葉小而尖似楊枝柳葉開紫花頗似紫荊而作穗三月三日採陰乾須未成藥

帶細小未生葉時收之葉生花落即不堪用

鋪壽花

瑣碎錄淮西人三月三日取壽花鋪蓆上及床席下可辟蟲蝨極驗

裹苦菜

本草苦菜味苦寒無毒久服安心益氣聰察少臥輕身耐老耐飢寒豪氣不老一名荼一名遊冬生益州川谷山陵道傍凌冬不死三月三日採陰乾陶隱居云取葉作屑裹汁飲即通夜不睡裹糧人惟資此飲交廣人最所重客來先供加以香茗者考

製艾葉

本草艾葉能療百病一名冰臺一名醫草生田野藥背苗短者爲佳三月三、五月五日採曝乾作煎勿令見風經久方可用又云艾實壯陽助水藏及腰子宮梁簡文帝三月三日詩云握蘭唯是日採艾亦今朝

摘蔓菁

千金方三月三日摘蔓菁花陰乾末空心井水服方寸七久服長生明目可夜讀書

稱甘草

本草云木甘草主療癰腫盛熱煮洗之生木間三月生大葉如蛇狀四四相值但折枝種之便生五月花黃黑中有核三月三日採葉陰乾

取羊齒

圖經羊齒骨及五藏皆温平而主疾惟肉性大熱時疾初愈百日內不可食食之當復發及令人骨蒸也本草云羊齒主小兒羊癇寒熱三月三日取之

粉鼠耳

荊楚歲時記三月三日取鼠麴汁蜜和爲粉謂之龍舌粹以歷時氣山南人呼爲香茅取花雜棒皮染褐至破猶鮮江西人呼爲鼠耳草日華子云鼠麴草味甘平無毒調中益氣止洩除痰壓時氣去熱嗽雜米粉作糗食之甜美生平崗熱地高尺餘葉有白毛黃花

熬澤漆

聖惠方治十種水氣用澤漆十斤夏間採莖嫩葉入水一斗研汁約二斗於銀鍋內慢火熬如稀餳即止瓷器內收每日空心温酒調下一茶匙以愈爲度本草云澤漆大戟苗也三月三日七月六日採莖葉陰乾

浴澤蘭

本草澤蘭一名虎蘭一名龍枻三月三日採陰乾陶隱居云今處處有多生濕地葉微香可煎油或生澤傍故名澤蘭亦名鼎粱香可作浴湯人家多種之今婦人方中最急用也

收射干

荀子云。西方有水焉。名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其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又阮公詩云。射干臨層城。本草云。三月三日採陰乾。能療厲毒。

用寄生

本草云。桑上寄生。堅髮齒。長鬚眉。其實明目輕身通神。一名寓木。一名蔦。生弘農川谷桑樹上。三月三日採莖陰乾。陶隱居云。桑上生者名桑寄生。方家亦有用楊上楓上者。各隨其樹名之。形類一般。三四月開花白。五月實赤。大如小豆。今處處有之。俗呼爲續斷用之。

浸雨燭

孫思邈千金月令。雨燭葉煎。塗髭髮及容顏。彙補暖。三月三日。採葉并蠶子入大淨瓶中乾。盛以囊子。小便浸滿瓶。固濟其口。置閑處。經一周年取開。每日一兩次溫酒服之。每酒一盞調煎一匙。極有効驗。

採地筋

本草云。地筋味甘無毒。主益氣。止渴除熱。在腹腸利筋。一名菅根。一名土筋。生澤中。根有毛。三月生。四月實白。三月三日採根。

帶杜蘅

本草云。杜蘅香人衣體。三月三日採根熱洗曝乾。陶隱居云。根蒂都似細辛。惟香小異。處處有之。方藥少用。惟道家服之。令人身衣香。圖經。杜蘅葉似馬蹄。故俗名馬蹄香。三月三日採根熱洗曝乾。山海經云。天帝之山有草。狀如葵。其臭如蘼蕪。名曰杜蘅。可以走馬。郭璞注云。帶之可以走馬。或曰。馬得之則健走。

掘參根

本草云。參果根味苦有毒。生鼠瘻。一名百連。一名烏蔹。一名鼠莖。一名鹿蒿。生百餘根有衣裹莖。三月三日採根。

歲時廣記卷二十

佛日

國朝孤山沙門釋智圓注四十二章經云。隨翻經學七。費長房以瑞應及普曜、本行等經。校譬魯史。定知佛以姬周第十六主莊王十年。卽春秋魯莊公七年四月八日生也。按龍宮海藏諸經。及景德傳燈錄。吳虎臣佛運統紀。皆言我佛世尊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降生。未知孰是。然姬周之曆。以十一月爲正。言四月八日者。卽今之二月八日也。故荆楚歲時記云。二月八日。釋氏下生。良有自也。近代以今之四月八日爲佛之生日者。姑徇俗云耳。

生太子

佛運統紀。姬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中天竺國淨飯王妃摩耶氏生太子悉達多。年三歲。王攜太子謁天神廟。神像致拜。王驚曰。我太子于天神中更尊。因字之曰天中。及十九歲。乘天馬踰城出家。入雪山阿藍伽處落髮。不用處定。二十二歲。遷罽頭藍佛處。習非非想處定。二十五歲。遷象頭山。同諸外道日餐麻麥。謁巢子項。以無心意。無受行。而外道摧伏。三十五歲。於菩提場中成無上道。號曰佛世尊。以周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世尊於拘尸羅國娑羅雙樹間入般涅槃。住世七十九年。大慈禪師浴佛上堂語云。今朝正是四月八。淨飯王宮生悉達。吐水九龍天外來。捧足七蓮從地發。

洗法身

正法眼藏。黃龍和尚住同安。示衆云。今朝四月八。我佛生之日。天下精藍。皆悉浴佛。記得遵布衲在藥山會裏。充殿主。浴佛之辰。藥山問。汝只浴得那箇麼。遵云。把將那箇來。藥山便休。或云。遵箇是銅像。那箇是法身。銅像有形。可以洗灌。法身無相。如何洗得。藥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被遵公說得口似匾擔。不勝慚懼。

放光明

藏經示生品。菩薩以四月八日化。乘白象黃日之精。因母晝寢。以示其夢。從左肋入夫人胎。寤而自知身重。天獻飲食。自然而至。菩薩在胎。母無妨礙。後以四月八日。將諸綵女。遊藍毘尼園。攀無憂樹。于時樹下忽出蓮花。大如車輪。菩薩降右肋而生。墮彼華上。自行七步。舉右手作獅子吼。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帝釋執蓋。梵王持拂。左右侍立。九龍空中。吐清淨水。灌太子身。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

現祥瑞

破邪論。周昭王卽位二十四年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泛溢。大地震動。夜五色光入貫太微。遍于四方。作青紅色。昭王問太史蘇由曰。是何祥也。由對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故現此瑞。王曰。於天下何如。由對曰。卽時無他。千年外聲教被及此土。此時乃佛初生也。

學非想

傳燈錄。釋迦佛生刹利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湧金蓮花。自然捧雙足。分手指天地。作獅子吼聲。卽周昭王二十四年也。年十九。欲出家。夜有天下名淨居于牖牖中。叉手白太子言。出家時至。乃於檀特山修道。尊頭藍佛處學求非想。于二月八日明星出時成佛。號天人師。

行摩訶

歲時雜記。諸經說佛生日不同。其指言四月八日生者爲多。宿願果報經云。諸佛世尊皆是此日。故用四月八日灌佛也。今但南方皆用此日。北人專用臘月八日。近歲因圓照禪師來慧林。始用此日行摩訶利頭經法。自是稍稍遵。

成佛道

歲華紀麗。佛以四月八日生于毋右肋。年十九歲。于四月八日夜半。踰城往雪山入道。六年思道不食。又以四月八日成佛。

作龍華

荊楚歲時記。荊楚以四月八日諸寺各設齋。香湯浴佛。共作龍華會。以彌勒下生之徵也。

設齋會

東京夢華錄。四月八日。佛生日。京師十大禪院。各有浴佛齋會。煎香藥糖水相遺。名曰浴佛水。東坡詞云。

烘煖晚香閨。輕寒浴佛天。

煎香水

高僧傳。摩訶利頭四月八日浴佛。以鬱栗香爲青色水。酈金香爲赤色水。邱隆香爲白色水。附子香爲黃色水。安息香爲黑色水。以灌頂。

爲法樂

荊楚歲時記。荊楚人相承。四月八日迎八字之佛於金城。設幡蓋鼓吹。以爲法樂。

建燈燈

荊楚歲時記。二月八日。釋氏下生之日。迦文成道之時。信捨之家。建八關齋戒。車輪寶蓋七變八會之燈。至今二月八日平旦。執香花繞城一匝。謂之行城。

出王內

本記經。二月八日夜半。太子被馬當出。天使鬼神捧馬足。出至於王內。則行城中矣。

行開戒

阿含經。二月八日。當行八關之戒。又佛經云。在家菩薩。此日當行八關之齋戒也。

遶城歌

齊陽記。梁陳興曰。二月八日行城。樂歌曰。皎鏡齊陽宮。四面起香風。樓形似飛鳳。城勢如盤龍。

現蓮花

夷堅甲志。紹興二十一年四月。池州建德縣田人汪二十一家。饒內。現金色蓮花。有僧立其上。自四月八日至十日不退。其家以糞犬遮滅。聞自彭澤至石門民家。饒多生花。但無僧。此異所未聞也。是年雨澤及時。鄉老以爲大有年之祥。

僧百金

南史。宋新安王子鸞四月八日建齋。并灌佛。僚佐饒者。多至一萬。少者不減五千。張融獨往。餽百金。

捨項帔

南史。宋書。劉敬宣父牢之。八歲喪母。四月八日。敬宣見衆人浴佛。乃以項上金鏡。爲母灌佛。因泣下。悲不自勝。桓序謂牢之曰。鄉此兒。非唯豪之孝子。必爲國之忠臣。

雖悉達

燕北雜記。四月八日。京府及諸州各用木雕悉達太子一尊。城上舁行。放僧尼道士庶民行城一日爲樂。

鑄金像

世說。四月八日。吳孫皓以金像瀉之。云浴佛。後陰病。懺悔乃瘳。

登玉霄

靈寶明性圖。四月初八。乃啓夏之日。太上玉晨大道君登玉霄珠房。四輿天下。

現異人

道藏玄徵集四月八日太上老君西入流沙化胡三天無上尊尹異人誕現

乞子息

荆楚歲時記四月八日長沙寺閣下九子母神市肆之人無子者供薄餅以乞子往往有驗

厭節物

文昌雜錄唐歲時節物四月八日則有糕糜

忌遠行

攝生月令四月八日不宜遠行宜安心靜念沐浴齋戒必得福慶

服生衣

齊人月令四月八日不宜殺草木宜進溫酒始服生衣

戒殺生

河圖四月八日勿殺生勿伐草木仙家大忌

占果實

陰陽書四月八日雨主果實少

收薪實

本草薤味甘無毒主利肝氣明目今人作葅食陳士良云實亦呼莙薘子明目去翳障久食視物鮮明四月八日收實良其花將去席下辟蟲

誕慧藏

承宇函續高僧傳曰釋慧藏父享高位絕無後嗣幽憂無結素仰佛理乃造千部觀音希生一息後若長壽最後有小兒姓趙年十三從衆中出法師辨捷既已過人又向來皆是高名耆德忽見此兒欲求論議衆皆怪笑小兒精神自若即就座大聲曰昔野狂和尚自有經文未審狐作阿闍梨出何典誥僧語云此子聲高而身小何不以聲而補身兒即應云法師以弟子聲高而身小何不以聲而補身法師眼深而鼻長何不截鼻而補眼衆皆驚異起立大笑是時暑月法師左手把如意指麈尾送忽如意頭落兒即起謂法師曰如意既折義鋒亦摧即下座前長揖而去此僧既忽見慚大衆無不驚嘆稱笑

生靈慧

左宇函續高僧傳曰釋靈慧母以二月八日道觀設齋因乞有子遠家夢見在松林下坐有七寶鉢于木頭飛來入口便覺有娠遂生靈慧

育僧論

達宇函續高僧傳曰釋僧論未孕之初二親對坐忽有胡僧秀眉皓首二侍持幡在左右曰願爲母子未審如何即禮拜之因而有娠四月八日更後生還見二幡翊其左右兼有異香

產元嵩

高僧傳曰釋元嵩小名靈育母寇氏夢見胡僧持傘香花滿座便即懷胎至四月八日生忽有異香及光明照壁迄旦乃息因名靈育也

遷雪寶

傳燈錄雪寶師諱重顯字隱之遂州李氏子生於興國五年四月八日後出家受其學經論業於鄉里晚參隨州智門祚和尚因扣不起一念之旨豁然知歸遂遍遊叢席衆所推仰居吳門之洞庭遷四明之雪竇由是雪門之道復振于江浙侍中賈公奏聞朝廷乞賜明覺之號東坡詩云好句異傳雪竇風又云他日從參雪竇師

戮禿師

廣古今五行志北齊初幷州阿禿師者不知姓氏爾朱未滅之前在晉陽遊出入民間語議必有徵驗每行市衆圍繞之因大呼曰憐爾百姓無所知不識幷州阿禿師人以此名焉齊神武位鄴之後時來鄴下所有軍國大事未出帷幄者禿師先于人間露泄末年執置城內遣人防守不聽輒出當日幷州城三門各有一禿師邊出遮執不能禁未幾有人從北州來云禿師四月八日於鴈門郡市捨命大衆以香花送埋城外幷州人怪笑相謂曰四月八日從汾橋東出一腳有鞋一腳跣跣但不知入何坊巷人皆見之何云鴈門死也此人復往北州報語鄉衆開冢看之唯見一隻鞋耳後還遊幷州制約不從浪語不息虛動民庶遂以妖惑戮之以繩釣首七日後有人從河西來云道逢禿師形狀如故但背負一大繩與語不應急走西去

笑三藏

啓顏錄隋有三藏法師父本胡商法師雖生中國其儀容面目猶類胡人然行業極高又有辨捷嘗以四月八日設齋講說一時朝官及道俗觀者千餘人大德名僧與師問辨者數十翟法師隨語隨答義理不窮最後有小兒姓趙年十三從衆中出法師辨捷既已過人又向來皆是高名耆德忽見此兒欲求論議衆皆怪笑小兒精神自若即就座大聲曰昔野狂和尚自有經文未審狐作阿闍梨出何典誥僧語云此子聲高而身小何不以聲而補身兒即應云法師以弟子聲高而身小何不以聲而補身法師眼深而鼻長何不截鼻而補眼衆皆驚異起立大笑是時暑月法師左手把如意指麈尾送忽如意頭落兒即起謂法師曰如意既折義鋒亦摧即下座前長揖而去此僧既忽見慚

異續生

廣古今五行志濮陽郡有續生莫知其來身長七尺面肥黑剪髮留二三寸破衫齊膝而已人遺財帛轉施貧窮每四月八日市場戲處皆有續生郡人張孝悲不信白在戲場對一續生又遣兄弟往諸處看驗悉有以異之或天旱續生入泥塗偃臥久之必雨士人謂之豬龍市有大坑水潦停注常有羣豬止息其間續生向夕來臥冬月飛雨着體睡覺則汗氣衝發夜中有人見北市雷火洞赤有一蟒蛇身在雷裏首出電外往視之乃續生拂灰而去後不知所之

禮佛山

436

杜陽雜編。唐恭宗崇釋氏之教。奢百品香和銀粉。以塗佛室。遇新羅國獻五色氈毹及萬佛山。可高一丈。置于佛室。以氈毹藉其地。氈毹之巧麗。亦冠絕一時。每方寸之內。即有歌舞伎樂。列國山川之狀。或微風入室。其上復有蜂蝶動搖。燕雀飛翔。俯而視之。莫辨眞僞。萬佛山即雖沉檀珠玉成之。其佛形大者或逾寸。小者八九分。其佛之首有如黍米者。有如半菽者。其眉目口耳。螺髻毫相悉具。而更鏤金玉水晶爲幡蓋流蘇。琪羅藤蔔等樹。構百寶爲樓閣臺殿。其狀雖微。勢若飛動。前有行道僧。亦不啻千數。下有紫金鐘。關三寸。以蒲槀衝之。每擊鐘。行道僧禮首至地。其中隱隱然若聞梵聲。其山雖以萬佛名。其數則不可勝紀。上置九光扇于巖嶼間。每四月八日。召兩街僧徒。入內道場。禮萬佛山。是時觀者歎非人工。及視九色光於殿中。咸留之佛光。由是上命三藏僧不空。念天竺密語千口而退。

歲時廣記卷二十一

端五上

梁吳均續齊諧記曰。屈原、楚人也。遺讒不見用。以五月五日投汨羅之江而死。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貯米投水以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回忽白日見一士人。自云三閭大夫。謂回曰。聞君嘗見祭。甚善。但常年所遺。每爲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以楝樹葉塞其筒。上以綵絲纏之。此二物。蛟龍所憚也。回依其言。後復見。景威之。今世人五月五日作糭。并帶五色絲及楝葉。皆汨羅水之遺風也。按圖經云。汨羅江在湘陰縣北五十里。蘇東坡作皇太后閤端五帖子云。翠筒初裹楝。鄰黍復纏菰。又詩云。尚可餉三閭飯筒纏五綵。又詩云。楚人悲屈原。千載意未弭。精魂魄何在。父老空哽咽。至今蒼江上。投飯救飢渴。（區四一作鄙曲。）

端一日

歲時雜記。京師市廛人。以五月初一日爲端一。初二日爲端二。數以至五。謂之端五。洪邁舍人容齋隨筆云。唐玄宗八月五日生。以其日爲千秋節。張說上大衍曆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五赤光照室之一夜獻之。唐類表有宋璟請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

端五日

李正文資暇集引周處風土記曰。仲夏端五。注云。端、始也。謂五月初五日也。今俗端午。其義無取。予家元和中端五詔書。無作午字。

符天數

提要錄。張說云。五月五日。乃符天數也。唐明皇詩云。五日符天數。

趁天中

提要錄。五月五日。乃符天數也。午時爲天中節。王沂公端五帖子云。明朝知是天中節。万俟公詞云。梅夏晴絲雨。麥秋扇浪風。香蘆結黍趁天中。五日凄凉。今古與誰同。

祭天神

歲時雜記。京師人自五月初一日。家家以圖樓蜀葵桃柳枝杏子林禽壺盞子。焚香。或作香印。祭天者以五日。古詞云。角黍雕前祭天神。粧成異果。

祠郡守

後漢書。陳臨爲蒼梧太守。推誠而治。導人以孝悌。臨徵去後。本郡以五月五日祠臨東門城上。令小兒潔服舞之。魏收五日詩云。因想蒼梧郡。茲日祀陳君。

進節料

文昌雜錄。唐歲時節物。五月五日有百索粽子。又唐六典云。膳部節日食料。謂五月五日粽糧。

備節物

後漢書。陳臨爲蒼梧太守。推誠而治。導人以孝悌。臨徵去後。本郡以五月五日祠臨東門城上。令小兒潔服舞之。魏收五日詩云。因想蒼梧郡。茲日祀陳君。

東京夢華錄。都人爭造百索艾花銀樣鼓兒花花巧靈扇香糖果子粽子白團紫蘇菖蒲木瓜。並皆茸切。以香藥相和。用梅紅匣子盛裹。謂之端五節物。

買桃艾

東京夢華錄。白五月一日及端午前一日。城內外爭買桃柳葵花蒲葉佛道艾。次日。家家鋪陳于門首。以粽子五色水團茶酒供養。又釘艾人于門上。士庶遞相宴會。

送鼓扇

歲時雜記。鼓扇百索市在潘樓下。麗景門外。閶闔門外。朱雀門內外。相國寺東廊外。睦親、廣親宅前。皆賣此物。自五月初一日。富貴之家。多乘車輦買以相饋遺。鼓皆小鼓。或懸于架。或置于座。或發鼓雷鼓。其制不一。又造小扇子。皆青黃赤白色。或繡成蟲或縷金。或合色製。亦不同。又秦中歲時記云。端五前二日。東市謂之扇市。車馬於是特盛。

競龍舟

荊楚歲時記。五月五日競渡。俗爲屈原投汨羅。人傷其死所。並命舟楫以拯之。至今爲俗。又越地傳云。競渡起于越王勾踐。斷髮文身之俗。習水而好戰者也。劉夢得競渡曲云。沅江五月平地流。邑人相將浮

鷁舟。蓋均何年歌已矣。哀謠振檝從此起。歐陽公詩云。楚俗傳簡糭。江人喜競舡。東坡詩云。遺風成競渡。哀叫楚山猿。又古詩云。湘江英魂在何處。猶載終日競龍舟。

治兜車

荆楚歲時記。南方競渡者。治其舟使輕利。謂之飛兜。又曰水車。又曰水馬。州將及士人悉臨水而觀之。蓋越人以舟爲車。以檝爲馬。古詩云。蘭湯備浴傳荆俗。水馬浮江弔屈魂。又章簡公端五帖子云。綠竹漸高饒遊意。雲津亭下競兜車。

喫菹龜

風土記。仲夏端午。俗重此日。與夏至同。煮肥龜令極熟。去骨加鹽豉蒜蓼。名曰菹龜。表陽外陰內之形。所以贊時也。章簡公端五帖子云。薦尤先供餌。靈龜更荐菹。

烹鵝鳥

風土記。端五烹鵝。先節一日。以菰葉裹黏米。用栗灰汁煮令極熟。節日噉之。蓋取陰陽包裹未分之象也。本草云。菰又開之麥白菰。音孤。歐陽詩云。香菰黏米煮佳茗。古俗相傳豈足矜。

裹黏米

歲時雜記。端五因古人筒米。而以菰葉裹黏米。名曰角黍。相遺。俗作糉。子弄反。亦作粽。或加之以棗。或以糖。近年又加松栗胡桃姜桂麝香之類。近代多燒艾灰淋汁煮之。其色如金。古詞云。角黍包金。香清切玉。異苑云。屈原姊所作也。

作角糉

歲時雜記。端五糉子。名品甚多。形製不一。有角糉、錐糉、麥糉、筒糉、秤鍵糉。又有九子糉。按古今樂錄。十月節折楊柳歌。其五月云。菰生四五尺。作得九子糉。思想勞歡手。王沂公端五皇后閤帖子云。爭傳九子糉。皇帝纏千春。又章簡公端五帖子云。九子黏筒玉糉香。五絲縈臂寶符光。

解粽葉

歲時雜記。京師人以端五日爲解粽節。又解粽爲獻。以葉長者勝。葉短者輸。或賭博。或賭酒。李之問端五詞云。願得年年長共我兒解粽。

藏錫糖

歲時雜記。自寒食時。曬炊糕及藏稀錫。至端五日食之。云治口瘡。并以稀錫食糉子。

造白團

歲時雜記。端五作水團。又名白團。或雜五色人獸花果之狀。其精者名滿粉團。或加麝香。又有乾團不入水者。張文潛端五詞云。水團冰浸砂糖裏。有透明角黍松兒和。

射粉團

天寶遺事。唐宮中。每端五造粉團角黍。飣金盤中。纖妙可愛。以小小角弓架箭。射中粉團者得食。謂粉團

滑膩而難射也。都中盛行此戲。

爲粟糕

歲時雜記。京都端五日。以糯米煮稠粥。雜粟爲糕。

乾草頭

歲時雜記。都人以菖蒲生姜杏梅李紫蘇皆切如絲。入鹽曝乾。謂之百草頭。或以糖蜜漬之。納梅皮中。以爲釀梅。皆端午果子也。

菖華酒

歲時雜記。端五以菖蒲或糭或屑泛酒。又坡詞註云。近世五月五日。以菖蒲煎酒而飲。左傳云。享有菖歌。註云。菖蒲也。古詞云。旋酌菖蒲酒。蠻氣滿芳樽。章簡公端五帖子云。菖華泛酒凌樽綠。菰葉縈絲楚纓香。王沂公端五帖子云。願上菖花酒。年年聖子心。菖華、菖蒲別名也。

艾葉酒

金門歲節。洛陽人家端五作尤勝。艾酒。以花綵樓閣插鷄。賜辟瘟扇。扇上畫鍾馗。

五綵絲

風俗通。五月五日。以五綵絲繫臂者。辟鬼及兵。令人不病瘟。又曰。亦因屈原。一名長命縷。一名辟兵繒。一名五色縷。一名五色絲。一名朱索。又有條脫等。纖組雜物。以相遺贈。東坡詞云。綵綫輕纏紅玉臂。續與纏同。又王晉卿端五詞云。合綵絲對纏玉腕。又云。鬬巧盡輸年少。玉腕綵絲雙結。

五色索

續漢書。五月五日。以朱索五色爲門戶飾。續止惡氣。歐陽公詩云。五色雙絲獻女功。多因荆楚記遺風。

續命縷

風俗通。五月五日。作續命縷。俗說以益人命。歐陽公詩云。綉簡誇新巧。縈絲喜續年。又云。更以親蠶繭。組爲續命絲。章簡公端五皇帝閣帖子云。清曉會披香。朱絲續命長。一絲增一歲。萬縷獻君王。

延年樓

提要錄。端五日。集雜色茸絲作延年樓。云辟惡延齡。王沂公端五皇帝閣帖子云。夕燃辟惡仙香度。朝結延年帝樓成。歐陽公詩云。深宮亦行樂。綵索續長年。

長命縷

酉陽雜俎。北朝婦人端五日進長命縷。宛轉皆爲人象。帶之。王禹玉端午皇帝閣帖子云。更傳長命縷。寶曆萬年餘。又帖子云。六宮競進長生縷。天子垂衣一萬年。章簡公帖子云。楚俗綵絲長命縷。仙家神篆辟兵符。潁濱作太后端五帖子云。萬壽仍簪長命縷。慮心不著赤靈符。

辟兵繒

新語。五月五日。集五綵繒。謂之辟兵繒。章簡公作皇帝閣端五帖子云。金縷臂繒長。氷絲酒面香。又帖子

云。繭綵初成長命縷。珠囊仍帶辟兵繒。子由作皇帝閣端五帖云。飲食衣裙君千萬壽。良辰更上辟兵裙。

集色繒

風俗通。五月五日。集五色繒辟兵。余問服君。服君曰。肯黃赤白。以爲四方。黃爲中央。發方綵于胸前。以示兵書鬼字。神印題靈文。章簡公端五皇后閣帖子云。桃印斂金扉。鳴瑟靈館歸。又云。玉軫薰風細。朱符綵樓長。又云。赤符神印穿金縷。團扇鮫綃畫鳳文。

赤靈符

抱樸子。或問辟兵之道。答曰。以五月五月。作赤靈符著心前。王沂公端五夫人閣帖子云。欲謝君恩却無語。心前笑指赤靈符。又帖子云。如何金殿裏。猶獻辟兵符。章簡公帖子云。自有百神長侍衛。不應額傭赤靈符。歐陽公詩云。君恩多感舊。誰獻辟兵符。又端五詞云。五兵消以德。何用赤靈符。

艾人

荊楚歲時記。荊楚人端五採艾結爲人。懸門戶上。以禳毒氣。王沂公端五帖子云。仙艾垂門綠。魂絲遶戶長。又云。百靈扶繡戶。不假艾爲人。章簡公帖子云。雙人翠艾懸朱戶。九節丹蒲泛玉觴。又云。艾葉成人後。榴花結子初。

艾虎

歲時雜記。端五以艾爲虎形。至有如黑豆大者。或剪綵爲小虎。粘艾葉以戴之。王沂公端五帖子云。艾虎辟羣邪。曉窗祥雲七寶車。章簡公帖子云。花陰轉午清風細。玉燕釵頭艾虎輕。王晉卿端五詞云。倫閑結箇艾虎兒。要插在秋蟬鬢畔。又古詞云。雙雙艾虎。釵憂朱符。臂纏紅縷。又古詞云。綵向蘭湯浴罷。嬾鬟雲髻。正雅稱鸞釵會。

衣艾虎

陳氏手記。京師風俗繁華。但喜迎新。不忺送舊。綵入夏。便詢端五故事。仕女所戴所衣。所用艾虎。皆未原其始。未喻其義。歐陽公端五詞云。衫裁艾虎。釵憂朱符。臂纏紅縷。又古詞云。綵向蘭湯浴罷。嬾鬟未忺梳掠。艾虎衫兒輕褪素肌香薄。

結百索

歲時雜記。端五百索。乃長命縷等物。遺風尚矣。時平既久。而俗習益華。其製不一。紀原云。百索即朱索之遺事。本以飾門戶。而今人以約臂。又云。綵絲結組而成者。爲百索。組以作服者名五絲。古詞云。自結成同心百索。祝願子更親自繫著。

合歡索

提要錄。北人端五以雜綵結合歡索。繫于臂膊。張子野端五詞云。又還是蘭堂新浴。手撚合歡綵索。笑偎人富貴低低祝。金鳳簪艾花豔。又張文潛詞云。蓋蒲酒滿勸人人。願年年歡醉偎倚。把合歡綵索。殷勤寄與。又云。手把合歡綵索。殷勤微笑。羅裙郎低低告。不解繫腕。解繫人腸。

合頭帶

歲時雜記。端五日。大族家作合色頭帶。上下均給。逮牛馬猫犬皆帶之。

道理袋

歲時雜記。端五以赤白綵造如囊。以綵線貫之。擡使如花。俗以稻李置綵囊中帶之。謂之道理袋。

赤白囊

歲時雜記。端五以赤白綵造如囊。以綵線貫之。擡使如花形。或帶。或釘門上。以禳赤口白舌。又謂之擡錢。

古端午詞云。及就時。結薄衫兒。蒙金艾虎兒。青羅領抹額裙兒。盆莲小景兒。香袋子擡錢兒。胸前一對兒。綉簇裹罷出來時。問人宜不宜。

蚌粉鈴

歲時雜記。端五日。以蚌粉納帛中。繫之以棉。若數珠。令小兒帶之。以蔭汗也。古端五詞云。門兒高掛艾人兒。鴉兒粉撲兒。結兒纏着小符兒。蛇兒百索兒。紗帕子。玉環兒。孩兒畫扇兒。奴兒自是豆娘兒。今朝止及時。

色紗罩

歲時雜記。都人端五作罩子。以木爲骨。用色紗糊之。以罩食。又爲小兒睡罩。有甚華者。

桃印符

插艾花

歲時雜記。端五。京都士女簪戴。皆剪綵楮之類。爲艾或以眞艾。其上裝以蜈蚣蛇蜴蠍蛇蝎草蟲之類。及天師形像。幷造石榴雲草蹙蹋假花。或以香藥爲花。古詞云。御符爭帶。斜插交枝艾。

佩楝葉

陶隱居云。楝樹處處有之。俗人五月五日皆取葉佩之。云辟惡。其根以苦酒磨。塗疥甚良。煮汁作麨食之。去蚘蟲。風俗通云。獅豸食楝。

鬬草戲

荆楚歲時記。江人五月五日鬬百草。今人又有鬬百草之戲。歐陽公詩云。共鬬今朝勝。盈籃百草香。章簡公端五帖子云。五葉開瑞莢。百草鬬香芬。又云。五日看花憐並蒂。今朝鬬草得宜男。

忌菜蔬

千金方。黃帝云。五月五日。勿食一切菜。發百病。

謹飲食

千金方。五月五日。勿食鯉魚子。并猪肝食之。必不消化。能成惡病。

占稼穡

風土應史。乾道戊子五月五日夏至。安陸老農相謂曰。夏至連端五。家家賣男女。果秋稼不登。至冬艱食。

沐井水

瑣碎錄。五月五日午時。取井花水沐浴。一年瘟氣不侵。俗採艾柳桃蒲楝水以浴。又歲時雜記云。京師人以桃柳心之類。煙湯以浴。皆浴蘭之遺風也。

書天地

玄微集。預研朱砂雄黃細末。五月五日水調。用槐皆五斤。如小錢大。寫天地日月星五字。攢作五圓。桃柳湯吞下。大治瘧疾。漢三十代天師虛靜先生祕法。

篆斗名

博聞錄。治瘧用橘葉七枚。焚香叩齒七通。寫魁魍魑魑魑魑魑七字于七葉上。焙乾爲細末。以井花水調面北服之。大驗。忌五辛三厥。七日端五書者尤驗。

釘赤口

陳氏手記。今人端五日多寫赤口字貼壁上。以竹釘釘其口字中。云斷口舌。不知起自何代。閩俗又端五日以二紙寫官符上天。口舌入地。頗倒貼于壁間。亦皆無據。端五謫詞云。從前浪蕩休整理。釘赤口防猜忌。而今麤難管全無。一似粽兒黏賦。

圖朱鳥

博聞錄。五月五日午時有雨。用雨水調朱。書龍字如小錢大。次年此日此時有雨。再用雨水磨墨。又書龍字如前字大二字合之。作小圖兒。臨產用乳香湯吞下。催生如神。男左手。女右手握出。

寫風煙

瑣碎錄。五月五日。寫風烟二字。貼窗壁下。辟蠅蚋蚊蚋。一云。書滑字。

念儀方

提要錄。端五日午時書儀方二字。倒貼於柱腳上。能辟蟲蛇。應有蛇虺處。多以磚瓦寫儀方二字。蛇自畏退。又云。入林獸念儀方二字。則不見蛇。念儀康二字。則不見虎。

貼茶字

瑣碎錄。端五日午時。以朱砂書茶字。倒貼屋壁間。蛇蝎蜈蚣。皆不敢近。一云。用倒流水研墨寫龍字貼四壁柱上。亦驗。

黏白字

瑣碎錄。端五日午時。多寫白字。倒粘貼柱上四處。可以辟蠅子。

忌菜蔬

千金方。黃帝云。五月五日。勿食一切菜。發百病。

謹飲食

千金方。五月五日。勿食鯉魚子。并猪肝食之。必不消化。能成惡病。

占稼穡

風土應史。乾道戊子五月五日夏至。安陸老農相謂曰。夏至連端五。家家賣男女。果秋稼不登。至冬艱食。

沐井水

瑣碎錄。五月五日午時。取井花水沐浴。一年瘟氣不侵。俗採艾柳桃蒲楝水以浴。又歲時雜記云。京師人以桃柳心之類。煙湯以浴。皆浴蘭之遺風也。

書天地

玄微集。預研朱砂雄黃細末。五月五日水調。用槐皆五斤。如小錢大。寫天地日月星五字。攢作五圓。桃柳湯吞下。大治瘧疾。漢三十代天師虛靜先生祕法。

篆斗名

博聞錄。治瘧用橘葉七枚。焚香叩齒七通。寫魁魍魑魑魑魑魑七字于七葉上。焙乾爲細末。以井花水調面北服之。大驗。忌五辛三厥。七日端五書者尤驗。

釘赤口

陳氏手記。今人端五日多寫赤口字貼壁上。以竹釘釘其口字中。云斷口舌。不知起自何代。閩俗又端五日以二紙寫官符上天。口舌入地。頗倒貼于壁間。亦皆無據。端五謫詞云。從前浪蕩休整理。釘赤口防猜忌。而今麤難管全無。一似粽兒黏賦。

圖朱鳥

博聞錄。五月五日午時有雨。用雨水調朱。書龍字如小錢大。次年此日此時有雨。再用雨水磨墨。又書龍字如前字大二字合之。作小圖兒。臨產用乳香湯吞下。催生如神。男左手。女右手握出。

寫風煙

瑣碎錄。五月五日。寫風烟二字。貼窗壁下。辟蠅蚋蚊蚋。一云。書滑字。

望海潮以授使者云。雲收飛腳。日赴怒暑。新蟬高柳鳴時。蘭佩紫囊。蒲抽碧劍。吳綠兩腕雙垂。聞道五陵兒。蛟龍吼波面衝碎琉璃。鼉鼓聲中。錦標爭處。艷紅旂。使君冠蓋追。正霞綃酒浪。翠斂歌眉。鷁動水風生玉宇。微涼透入單衣。日暮楚天低。金蛇掣電。漲千頃霜溪。宴罷休燃寶蠟。憑月照人歸。

取鵝雪

晉顏錄。隋朝有人敏慧而吃。楊素每閑悶。即召與劇談。嘗歲暮無事對坐。因戲之云。今日家中有人爲蛇咬足。若爲醫治。此人應聲曰。取五月五日雨鵝下雪。雪塗塗之。即即即瘥。素曰。五月五日何處可得雪。答曰。若五五五月無雪。臘月何何處有蛇。素笑而遣之。

賜綵絲

唐文類劉禹錫謝端五表曰。端五賜臣墨詔。幷衣一副。金花器三事。綵絲一軸。又將衣四副。綵絲五軸。寵光旁至。慶賜曲霑。

賜鍾乳

芝田錄。重五賜朱璟鍾乳。璟命付醫合煉。兒姪曰。上賜必珍。付其家必欺換。不如就宅修製。璟曰。持誠示信。尙懼見猜。示人以不信。其可得乎。爾勿以此待之。

賜綵絲

輦林志。初選者。召令赴銀臺試制書批答三首。內庫給青綺被紫綵綵絲服之類。端五賜青團扇。

賜團扇

唐會要。貞觀十八年五月五日。太宗謂長孫無忌、楊師道曰。五日舊俗必用服玩相賀。今朕各遣卿發白扇二枚。庶動清風。增美緣。以推舊俗之法。

賜團扇

輦林志。初選者。召令赴銀臺試制書批答三首。內庫給青綺被紫綵綵絲服之類。端五賜青團扇。

賜鍾乳

芝田錄。重五賜朱璟鍾乳。璟命付醫合煉。兒姪曰。上賜必珍。付其家必欺換。不如就宅修製。璟曰。持誠示信。尙懼見猜。示人以不信。其可得乎。爾勿以此待之。

賜綵絲

唐文類劉禹錫謝端五表曰。端五賜臣墨詔。幷衣一副。金花器三事。綵絲一軸。又將衣四副。綵絲五軸。寵光旁至。慶賜曲霑。

衣紗服

雜志。一朝士五日起居。衣紗公服。爲臺司所糾。三司使包拯亦衣紗公服。閽門使請易之。語曰。有何條例。答曰。不見舊例。只見至尊御此耳。乃易之。

進御衣

杜甫送向卿進奉端五御衣之上都惜別云。裁縫雲霧成御衣。拜跪題封誓端午。

歲時廣記卷二十二

端五中

賜公服

皇朝歲時雜記。端五賜從官已上酒圖樓畫扇。陳朝官已上賜公服襯衫。大夫已上加袴。從官又加黃繡裹肚。執政又加紅繡裹肚三條。經筵吏官賜羅紗帽及頭帶帕子塗金銀裝扇子酒果。史官又加團茗。上尊。仁宗時。自從官以上幷講官。賜御扇書扇。稍效李唐亦有此賜。故杜甫端五日賜衣詩云。宮衣亦有名。端五被恩榮。細葛含風軟。香羅疊雪輕。自天題處濕。當暑着來清。意內稱長短。終身荷聖情。

賜時服

楊文公談苑。國朝之制。文武官諸軍校在京者。端五賜衣服。渾水燕談云。陞朝官每歲端五賜時服。又王皇親歲時雜記。學士院端午前一月撰皇帝皇后、夫人閤門帖子。送後苑作院。用羅帛製造。及期進入。先是諸公所撰。但宮詞而已。及歐陽脩學士始伸規諫。皇帝閣曰。佳辰共喜沐蘭湯。奪冷何須採艾薑。但得皐陶調鼎鼐。自然災殄變休祥。又曰。楚國因讒逐屈原。終身無復入君門。願因角黍詢遺俗。可鑒前王惑巧言。後人率皆傚之。春日亦然。民間以朱書詩或符呪作門帖。

納貢獻

漢食貨志。端午四方貢獻。至數千萬者。加以恩澤。而諸道修廨以自媚。

賜衣扇

唐禮志。天寶二年。諸陵常以五月五日薦衣扇。

借緋襴

賜壽索

李肇翰林志。端五賜百官壽索。

賜金魚

李元紘傳。五月五日。宴武臣于殿。翠臣賜龔衣。時以紫服金魚賜元紘及蕭嵩。

唐舊史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曰近太常子民間借婦女裙襦以充妓女衣擬五月五日玄武門遊獻非所以爲子孫法也

寵妃子

天寶遺事五月五日明皇避暑遊興慶池與妃子寢於水殿中宮嬪輩凭欄倚檻爭看雌雄二鴛鴦戲於水中帝時擁妃子于涓金帳內謂宮嬪曰爾等愛水中鴛鴦爭如我被底鴛鴦

惑從婢

北齊史馮小憐太穆后從婢也文襄王五月五日進之號曰續命能彈琵琶工歌舞後主惑之齊亡周武以賜代王達達妃李氏爲小憐所譖幾死隋文以賜達妃兄李詢詢令着裙配舂

生實蜀

異苑田文母五月五日生文父勑令勿舉之後母私舉文長成量以實告之遂啓父曰不舉五月子何父曰生屋戶損父文曰受命於天豈受命于戶若受命于戶何不高其戶誰能至其戶耶父知爲賢嗣齊封孟嘗君俗以五月爲惡月故忌

興吾宗

宋略王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欲棄之其祖猛曰昔孟嘗君以此日生卒得相齊此兒必興吾宗以鎮惡名之

舉猪子

西京雜記王鳳以五月五日生其父欲不舉曰俗諺舉此日子長及戶則自害否則害其父母其叔父曰昔田文亦以此日生其父嬰勑其母曰勿舉其母竊舉之後爲孟嘗君號其母爲薛公大家音姑以古事推之非不祥也遂舉之黃朝英詩云孟嘗此日鍾英氣王鳳今朝襲慶源

託胡姓

小說胡廣本姓黃以五月五日生父母惡之藏之胡盧棄之河流岸側居人收養及長有盛名父母欲取之廣以爲背其所生則不義背其所養則忘恩兩無所歸託胡盧而生也乃姓胡名廣後七登三司有中庸之號

號萬迴

傳燈錄萬迴法雲公號州閿鄉人俗姓張氏初母祈於觀音像而娠迴以唐貞觀六年五月五日生始在弱齡笑敖如狂八九歲方能言迴兄戍役于安西音問隔絕父母謂其誠死矣日夕涕泣而憂思焉迴顧感念之甚忽長跪而言涕泣豈非憂兄耶父母且疑且信曰然迴曰詳思我兄所要者衣裝糗糧犀履之屬請悉備焉某將往覲之忽一日朝齋所備而往夕返其家告父母曰兄善矣發書視之乃兄迹也一家異之弘農抵安西萬餘里以其萬里而迴故號曰萬迴和尚先是玄奘法師向佛國取經見佛龕題柱曰菩薩萬迴向閻鄉地教化或笑或駡或擊鼓言事必驗太平公主爲造宅於已宅之右則天武后臨朝遂

以錦袍玉帶賜公其事又出談賓錄及南京記東坡以玉帶施元長老次韻云錦袍錯落翼相稱乞與佯狂老萬迴要乞去

取圓玉

西域記于闐國有玉池每以端午日王親往取玉自王以下至庶人皆取之每取一圓玉以一圓石投之

灑神水

金門歲節端五日午時有雨則急斫竹一竿竹節中必有神水灑取獨肝爲丸治心腹積聚病

送尤湯

歲時雜記端五京師道士畫符作尤湯送遺僧寺惟送圓根扇子

掘韭泥

歲時雜記端五日正午時韭畦面東不語取蚯蚓糞乾收之謂之六乙泥或爲魚刺所梗以少許擦咽外刺卽時自能消散

鍊草灰

本草云百草灰主腋臭及金瘡五月五日採乘露草一百種陰乾燒作灰以井華水爲圓重燒令白以醋和爲餅腋下挾之乾卽易常抽一身痛悶瘡出卽止以小便洗之不過三兩度又主金瘡止血生肌取灰和石灰爲圓燒令白酒傳瘡上

製艾煎

荆楚歲時記宗士炳之孫則字文度常以五月五日雞未鳴時採艾見似人處攪而取之用炙有驗又仇池筆記云端午日日未出時以意求艾似人者採之以炙殊效一書中見之忘其何書也又未有眞似人者于明暗間以意命之而已又千金方云五月五日取艾七月七日日未出時取麻花等分合搗作炷炙諸瘡百壯卽差又本草云五月五日採艾曝乾作煎勿令見風經久可用

齊桃人

古方用桃人一斤擣去皮尖于乳鉢中細研不得犯水候成膏入黃丹三錢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丸當發日面北用溫酒吞下不飲酒井花水亦得五月五日午時合忌雞犬婦人見之大治痞疾

燒葵子

四時纂要端五日取葵子燒作灰有患石淋者頓以水調方寸服立愈

粉葛根

圖經本草五月五日午時採葛根暴乾以入土深者爲佳今人多以作粉食之甚益人神農本草云葛根一名雞齊根一名鹿藿一名黃斤生汶山川谷陶隱居云端五日日中時取葛根爲屑療金瘡斷血爲要藥亦療瘡及瘡

採菊莖

442

食療云甘菊平其葉正月採可作羹莖五月五日採花九月九日採並主頭風目眩淚出去煩熱利五臟野生苦菊不可用又提要錄云端午採艾葉立冬日採菊花葉燒灰沸湯泡澄清洗眼妙

浸糯米

靈苑方治金瘡水毒及竹木簽刺癰疽熱毒等糯米二升揀去粞米入瓷盆內于端五前四十九日以冷水浸一日兩度換水輕以手淘轉過去水勿令攪碎浸至端五日乃取出陰乾生絹袋盛挂當風處旋取少許炒令焦黑碾爲末冷水調如膏藥隨大小裹定瘡口外以綿絹包定更不要動直候瘡愈若金瘡誤犯生水瘡口作膿赤腫漸甚者急以藥裹定一二日久其腫處已消更不作膿直至瘡合若癰疽毒瘡初發才覺疼痛赤熱急以藥膏貼之疼痛腫毒一夜便消喉閉及咽喉腫痛叱腮並用藥貼項下腫處竹簽刺者臨臥貼之明日看其刺出在藥內若貼腫處乾即換之常令濕爲妙摧金瘡及水毒不可換恐傷動瘡口

葉榴花

歲時雜記入目皆赤者五月五日以紅絹或榴花及紅赤之物拭目而棄之云得之者代受其病

剪韭葉

瑣碎錄端五日午時剪韭葉和石灰搗作餅曬乾大能治撲損刀傷瘡口并蜂蠆蜈蚣之毒又云取百草頭一斤韭五斤搗灰

調莧菜

食療云莧菜一名莫實五月五日採莧菜和馬齒爲末等分與調孕婦服之易差但未知治何病又云莧菜與黍肉同食生黏癥又云取繭甲如豆大者以莧菜封裹之置於土坑內以土蓋之一宿盡變成繭兒

刈葍耳

千金翼方五月五日午時刈地菜俗以耳葉多取陰乾著大甕中此草辟惡若省病問疾服此而往則無所畏服法爲末酒服方寸七若時氣不和舉家服之并殺三蟲腸痔進食周年服之佳七月七九月九亦可採用本草云葍耳實久服耳目聰明輕身強志胡葍一名地葵一名常思許人謂之卷耳生安陸川谷

取木耳

千金翼方五月五日採桑上木耳白如魚鱗者患喉痺卽以碎綿裹如彈丸蜜浸含之便差

服龍芮

本草石龍芮人服輕身不老令人皮膚光澤有子一名魯果能一名地椹一名天豆一名彭根生太山川澤石邊五月五日採子二月八日採皮陰乾爾雅云茨蔓草郭璞注云烏蕨苗也蘇恭注云天雄是石龍芮葉似堇草

乾胡舌

本草胡舌味辛微溫無毒主霍亂腹痛吐逆心煩生水中五月採陶隱居云生小水中五月五日採乾以

療霍亂良也

掛商陸

圖經本草商陸俗名章柳唯生咸陽山谷今處處有之多生于人家園圃中春生苗高三四尺葉青如牛舌而長莖青赤至柔脆夏秋開紅紫花作朵根如蘆蔔而長五月五日採根竹篦盛掛屋東北角陰乾百日搗篩井花水調服云神仙所祕法峽中卒被毒氣攻痛者切根炙令熱隔布熨之冷輒易立愈

薦漢虎

養生要集虎味甘苦小溫生漢中南鄭山谷五月五日採用王沂公作太皇太后閤端五帖子云更開天子孝薦虎助長生章簡公端五帖子云虎薦神仙餌莫開富貴花

牧蜀葵

四時纂要端五日收蜀葵赤白者各收陰乾治婦人赤白帶下爲末酒服赤者治赤白者治白大妙

屑地榛

陶隱居訣有一草似狼牙氣辛臭名地榛人呼爲劉檀音壇草五月五日採乾作屑主療金瘡言劉檀昔採用之耳

曠白礬

歲時雜記端五日取白礬一塊自早日曬至晚收之誤爲百蟲所噉卽以此物傳之立效

丸青蒿

項碎錄端五日採青蒿搗石灰至午時丸作餅子收藏凡金刃所傷碾末傳之甚妙

種獨蒜

本草葫味辛有毒除風邪殺毒氣圖經曰葫大蒜也家園所蒔每頭六七瓣初種一瓣當年便成獨子葫至明年則復其本矣然其花中有實亦葫瓣狀而極小亦可種之五月五日採後魏李遵念病褚澄覩之曰公有重病答曰舊有冷瘕今五年矣澄診之曰非冷非熱當時食白瀹雞子過多今取蒜一頭煮之服乃吐一物如升瓶睡裹之開看乃雞雛翅羽頭爪齊全澄曰未盡更服藥再吐十二頭後乃愈

食小蒜

本草小蒜味辛溫有小毒主霍亂圖經曰生田野中根苗皆如葫而極細小者是也五月五日採陶隱居云小蒜生葉可煮和食黃帝云不可久食損人心力食小蒜噦生魚令人奪氣

汁葫麥

必效方葫麥味辛溫石勒諱胡并汾人呼爲香麥主蟲毒神驗以根莢汁半升和酒服之立下又治諸石熱氣結滯經年數發以半斤五月五日採陰乾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服未差更服春夏葉秋冬根莖並用亦可預備之

灰苦芙

食療云。苦芙（音陟）。微寒。生食治漆瘡。五月五日採。暴乾燒作灰。以療金瘡甚妙。

羹藥葉

陶隱居云。藥羹（音越）。菜人以作羹。五月五日採。暴乾燒作屑。療雜瘡及主積年惡瘡不愈者立效。亦可雜百草取之。不必止此一種爾。衍義曰。藥羹與雞腸草一物也。今雖分之爲二。其雞腸草中獨不言性。故知一物也。雞腸草春開花如豌豆大。莖葉如園荽。初生則直長大。即覆地。小戶收之爲蔬食也。烏髭髮。又食療云。溫作菜食之。益人。治一切惡瘡。搗汁傅之。五月五日者驗。

摘茶苣

本草。車前子一名茶苣。一名蝦蟆衣。五月五日採陰乾。仙經云。服餌令人身輕。能跳越岸谷。不老而長生。歐陽文忠公嘗得暴下。國醫不能愈。夫人云。市人有此藥三文甚效。公曰。吾非臟腑與市人不同。不可服。夫人買藥。以國醫雜進之。一服而愈。後公知之。召賣藥者厚遣之。問其方。久之乃肯傅。但用車前子一味爲末。飯飲下二錢匕云。此藥利水道而不動氣。水道清濁分。穀藏自止矣。

啖蔗蓡

本草。肉蔗蓡強陰益精多子。五月五日採陰乾。陶隱居云。代郡鴈門屬幷州多馬處便有。言野馬精落地所生。生時似肉。以作羊肉羹。補虛乏極佳。亦可生啖。本經云。五月五日採。恐已老不堪用。故多三月採之。

製豨蓡

咸訥爲江陵府節度使。進豨蓡丸方。臣有弟訐。年三十二。中氣伏床枕幾五年。醫不差。有道人鍾計者。因觀此患。曰。可餌豨蓡丸必愈。其藥多生沃壤高三尺許。節葉相對。當夏五月已來收。每去地五寸剪刈。以日正午時。細切碓搗。入石灰極令爛熟。一石草一斗石灰。先鑿桑樹。令可受藥。取藥內孔中。築令堅。仍以桑樹皮蔽之。別以麻搗石灰極密泥之。令不泄氣。又以桑皮纏之。至九月九日午時取出。陰乾。百日藥成。搗之。日暴令乾。更搗絹篩貯之。凡一切金瘡傷折出血。登時以藥封裹治。使牢。勿令動轉。不過十日即瘥。雖突厥賀汁黃末。未能及之。名金瘡大散。

採雞藥

荊楚歲時記。五月五日。競採雞藥。可治百病。又本草所載收藥多以五日。收農錄。薰風拂羣琴。

春百藥

四時纂要。端五日。採百藥苗。以品數多爲妙。不限分兩。春取自然汁。和石灰三五升。脫作餅子。曝乾。治一切金瘡。血立止。兼治小兒惡瘡。

合諸藥

本草云。無風獨搖草。帶之使夫妻相愛。生嶺南。頭如彈子。尾若烏尾。兩片開合。見人月動。故曰獨搖草。按廣志云。生嶺南。又云。生大秦國。陶朱隱云。五月五日。採諸山野。往往亦有之。又圖經云。此草即獨活苗也。

出雍州山谷。或隴西南安。今蜀漢者佳。此草得風不動。無風自動。故一名獨搖草。

相喜藥

本草云。桃朱術。取子帶之。令婦人爲夫所愛喜。生園中。細如芹花。紫子作角。以鋭向旁敲之。則子自發。五月五日收之。

能飲藥

千金方。五月五日。採小豆花葉陰乾末服之。又云。五月五日。取井中倒生草枝陰乾末酒服之。並治飲酒。令人不醉。又本草云。河邊木令人飲酒不醉。五月五日。取七寸投酒中二徧飲之。必能飲也。

不忘藥

千金翼方。常以五月五日取東向桃枝。日未出時。作三寸木人。著衣帶中。令人不忘事。

急中藥

經驗方。治急中風目瞑牙噤。無門下藥者。以中指點散子。揩齒二三十。揩大牙左右。其口自開。始得下藥。名開關散。白龍腦、天南星等分。乳鉢研爲細末。用五月五日午時合。患者只用一字至半錢。

丁根藥

本草。斷罐草合羊蹄菜、青苔、半夏、地骨皮、蜂窠、小兒髮緋帛。並等分作灰。五月五日和諸藥末。服一錢七。丁根出也。

金瘡藥

林氏傳信方。五月五日平旦。使四人出四方。各於五里內採一方草木葉。每種各一握。勿令漏脫一事。日正午時。細切碓搗。入石灰極令爛熟。一石草一斗石灰。先鑿桑樹。令可受藥。取藥內孔中。築令堅。仍以桑樹皮蔽之。別以麻搗石灰極密泥之。令不泄氣。又以桑皮纏之。至九月九日午時取出。陰乾。百日藥成。搗之。日暴令乾。更搗絹篩貯之。凡一切金瘡傷折出血。登時以藥封裹治。使牢。勿令動轉。不過十日即瘥。雖突厥賀汁黃末。未能及之。名金瘡大散。

採雜藥

荊楚歲時記。五月五日。競採雜藥。可治百病。又本草所載收藥。多以五日。收農錄。薰風拂琴。

春百藥

四時纂要。端五日。採百藥苗。以品數多爲妙。不限分兩。春取自然汁。和石灰三五升。脫作餅子。曝乾。治一

切金瘡。血立止。兼治小兒惡瘡。

合諸藥

本草云。無風獨搖草。帶之使夫妻相愛。生嶺南。頭如彈子。尾若烏尾。兩片開合。見人月動。故曰獨搖草。按廣志云。生嶺南。又云。生大秦國。陶朱隱云。五月五日。採諸山野。往往亦有之。又圖經云。此草即獨活苗也。

曝人藥

提要錄。五月五日晴。人曝藥。歲無災。雨則鬼曝藥。人多病。此閩中諺語。

焚故藥

歲時雜記。端五日午時。聚先所蓄時藥。悉置庭焚之。辟疫氣。或止燒尤。

歲時廣記卷二十三

端午下

進龍鏡

異聞集。唐天寶中。揚州進水心鏡一面。青瑩耀日。背有盤龍。勢如飛動。玄宗覽而異之。進鏡官揚州參軍李守泰白。鑄鏡時。有老人白稱姓龍。名護。鬚髮皓白。眉垂肩。衣白衣。有小童衣黑衣。呼爲玄冥。至鏡所。謂鏡匠呂暉曰。老人解造眞龍鏡。爲汝鑄之。將慎帝意。遂令玄冥入鑪所。扃戶三日。戶開。呂暉等搜覓。已失龍護及玄冥所在。鑪前獲素書一紙云。開元皇帝聖通神鑒。吾遂降祉。斯鏡可辟衆邪。鑒萬物。秦皇之鏡。無以加焉。歌曰。盤龍盤龍。隱於鏡中。分野有象。變化無窮。興雲吐霧。行雨生風。上清仙子。來獻聖聰。呂暉等移鑪。以五月五日於揚子江心鑄之。後大旱不雨。葉法善祠鏡龍於凝陰殿。須臾。雲氣滿殿。甘雨大澍。酉陽雜俎云。僧一行。開元中將旱。玄宗祈雨。一行曰。當持一器上有龍狀者。方可致之。命於內府遍視。皆不肯。盡得預焉。唯王公不招。惆悵自責。軍將曰。某有棚一座。子弟悉在彼。但於棚內看。卻勝居盤筵間也。王公曰。唯。遂往棚。時夏初日方熱。軍將令送酒一榼。王公自酌將盡。棚中日色轉熱。酒酣昏憊。遂就枕。纔睡。夢身在宴處。居杜之坐。判官在下。良久驚覺。亦不敢言於人。後爲宰相。將除淮南鹽鐵使。勅久未下。因召舊從事語之曰。某淮南鹽鐵定矣。數日果除。到乃符昔年之夢。時五月上旬也。

誅幻僧

仙傳拾遺。葉法善。字道元。處州松陽縣人。四代修道。皆以陰功密行及勅召之術。救物濟人。初師居四明之下天臺之東。數年。忽於五月一日。有老叟詣門號泣求救。門人謂其有疾也。師引而問之。答曰。某東海

龍也。大帝所勑。主入海之寶。一千年一更其任。無過者超證仙品。某已九百七十年。徵續垂成。有望羅門遣其幻法。住於海峯。晝夜梵咒。積三十年。其法將成。海水如雲。卷在半天。五月五日。洶湧奔突。統天鎮海之寶。上帝制靈之物。必爲幻僧所取。五日午時。乞以丹符相救。至時。師敕丹符飛往救之。海水仍舊。胡僧憾歎赴海而死。明日。龍舍寶貨奇珍來以報師。師曰。林野之中。棲神之所。不以珠璣寶貨爲用。一無所取。因謂龍曰。此崖石之上。去水且遠。但致一清泉。即爲惠也。是夕。聞風雨之聲。及明。遶山齋四面成一道石渠。泉水流注。終冬不竭。至今謂之天師渠。

碎鬼宅

廣異記。趙州盧泰軍其妻甚美。罷官還都。五月五日。妻欲之市。求續命物。上舅姑。車已臨門。忽暴心痛。食頃而卒。盧往見正議大夫明崇儼。扣門甚急。崇儼驚曰。端午日款關而厲。是必有急。遂趨而出。盧乃拜以聞。崇儼云。此泰山三郎所爲。遂書三符以授盧。還家可速燒第一符。如人行十里許不活。更燒第二符。橫死必當復生。不來必死矣。盧還家。如言燒符。其妻遂活。頃之能言。云初被車載至太山頂。別有宮室。見一少年云是三郎。侍婢十餘人。擁入別室。待拜甫畢。三郎在堂前伺候。方擬宴會。有頃。聞人款門。云上隸功曹奉御使處分。問三郎何以取盧家婦。宜即遣還。三郎怒呵功曹令去。須臾。又聞款門云。是值符使者都使令取盧夫人。又不聽。尋有疾風吹黑雲從山頂來。二使唱言。太乙直符至矣。三郎有懼色。忽捲宅高百餘丈放之。人物糜碎。唯盧妻獲存。二使送還至家。見身臥床上。意甚悽悵。被人推入形。遂活。

尋父屍

東漢烈女傳。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父旰。能絃歌爲巫覡。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浙遊婆娑迎神。溺死。不得其屍。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至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旁。爲立碑焉。會稽典刑錄云。曹娥投江死。三日後。與父屍俱出。

知人命

王明清揮麈錄。姚宏、字令聲。越人也。宣和中。在上庠。有僧妙應者。能知人休咎。語宏云。君不得以命終。候端午日伍子胥廟中見榴花開。則奇禍至矣。宏初任監杭州稅。三年不敢登吳山。後知衢州江山縣。將赴官。來謁帥憲。既歸。出城數里。值大風雨。亟憩路旁一小廟中。見庭下榴花盛開。詢諸祝史。云此伍子胥廟。其日乃五月五日。宏慘然登車。未幾。追赴大理。死獄中。先是宏嘗語人曰。世所傳秦丞相上書黥罪。乞存趙氏。其書與賈來者大不同。更易其語。以掠其美名。秦開之大怒。會宏在江山。當時亢旱。有巡檢者。能以法致雨。試之果然。邑民訟其以妖術惑衆。由是追赴棘寺。遂罹其酷。

覆佛燈

糊素維記。劉公喜說云。晉謝靈運罷美臨刑。施於南海祇洹寺爲維摩詰像。寺人保惜。略不虧損。中宗朝。安樂公主端五日關草。欲廣獲其物色。令人賫驛取之。又恐爲他人所得。因剪棄其餘。今遂絕。又見國

史纂異。東坡詩云。猶勝江左狂靈運。共闢東晉百草羹。蘇子由詩云。長歎靈運不知道。強剪羹菇捕兩鼈。

絕妖梃

廣異記。唐賀蘭進明爲御史。在京。其兄子莊在睢陽。爲狐所媚。每到時節。狐新婦恆至京宅通名起居。兼持賀遺及問訊家人。或有見者。狀貌甚美。至五月五日。自進明已下至於僕隸。皆有稱命物。家人以爲不祥。多焚其物。狐悲泣云。此並眞物。如何焚之。其後所得。遂以充用。後家人有就狐乞漆背金花鏡者。狐入人家偷鏡。掛項。緣墻而行。爲主人家擊殺。自爾梃絕。

溺狐媚

廣異記。唐宋州刺史王璿。少時儀貌甚美。爲牝狐所媚。家人或有見者。風姿端麗。雖僮幼遇之者。必斂容致敬。自稱新婦。荅對皆有理。由是人樂見之。每至端午及佳節。悉有續命物餽送。云新婦上某郎某娘續命。衆人笑之。然所得甚衆。後璿職高。狐乃不至。蓋其祿重。物不得爲怪。

古瓮鳴

唐書。崔信明益都人。以五月五日正午時生。有異雀數頭。身形甚小。五色皆備。集於庭樹。鼓翼齊鳴。其聲清亮。太史良占曰。五月爲火。火爲離。離爲文。日正中。文之盛也。又雀五色而鳴。此兒必文藻煥爛。名播天下。雀形既小。祿位殆不高耳。及長博聞強記。下筆成章。雖名冠一時。而位不達。

滴蛇血

夷堅丁志。河中府一客。以端午日入農家乞漿。值其盡出刈麥。方小立。聞屋側喀喀作聲。趨而視之。則有蛇踞屋上。垂頭簷間。滴血於盆中。客知必毒人者。默自念。吾當爲人除害。乃悉取血。瀉其家盥盪中。詣鄰舍以須。良久。彼家長幼負麥歸。皆渴困。爭赴廚飲盥汁。客飯畢。復過其門。則盡室死矣。

戒牛肉

藏經。每歲五月五日。瘟神巡行世間。宜以朱砂大書云。本家不食牛肉。天行已過。使者須知十四字。貼於門上。可辟瘟疫。蓋不食牛肉之家。瘟神自不侵犯。今人多節去本家不食牛肉六字。只貼云。天行已過。使者須知八字。遂使藏經語意不全。

阿蜥蜴

漢武內傳。武帝以端午日取蜥蜴置之器。飼以丹砂。至明年端五搗之。以塗宮人之臂。有所犯則消爻。不爾則如赤痣。故得守宮之名。張華博物志云。蜥蜴或名蝘蜓。以器養之。飼以朱砂。體盡赤。所食滿七斤。搗萬杵。點女人肢體。終身不滅。惟房室事則滅。故號守宮。東方朔秦武帝用之有驗。淮南畢萬術云。取守宮輒合陰陽者。以牝牡各藏之甕中。陰陽百日。以點女臂。則生文章。與男子合陰陽。則滅去也。翰苑名談云。守宮其形大概類蜥蜴。足短而加闊。亦有金色者。秦始皇時有人進之。云能守鑰。人不敢竊發鑰。故名守宮。咸曰。以守宮繫宮人之臂。守宮吐血污臂者。有淫心也。秦皇殺之。又爾雅云。蠑螈、蝘蜓、蜥蜴、守宮。同爲一物。又陶蘇注本草云。其類有四種。一大形純黃爲蛇醫。次小形長尾。見人不動。名龍子。次小形而五色

尾青碧可愛。名蜥蜴。並不螫人。一種喜緣籬壁。名蠑螈。形小而黑。乃言螫人必死。又名守宮。李賀詩云。象房夜搗紅守宮。李商隱詩云。巴西夜搗紅守宮。後房點臂班班紅。劉鶚宮詞云。離消守宮血。鳥斷鸞柱膠。古宮詞云。愛惜加窮袴。防閑託守宮。

捕蜻蛉

抱朴子內篇。肉芝者。謂萬歲蜻蛉。頭上有角。目赤。頷下有丹書八字。體重而跳擲。以五月五日中時取之。陰乾百日。以其足置地。即爲流水。帶其左手於身。辟五兵。若敵人射己。弓矢皆反還自射也。又玄中記云。食之者壽千歲。王氏神仙傳云。益州北平山上有白蝦蟇。謂之肉芝。非仙方靈骨。莫能致也。又荊楚歲時記云。五月五日。俗以此日取蜻蛉爲辟兵。六日則不中用。故世云。六日蜻蛉乖世用。

啄木

荊楚歲時記云。野人以五月五日得啄木貨之。主齒痛。古今異傳云。本雷公採藥吏。化爲此鳥。淮南子云。斲木愈齲。其信矣乎。又有青黑者。頭上有紅毛。生山中。土人呼爲山啄木。大如鵲。本草云。啄木鳥主痔瘻。治牙齒蟲蚘。燒爲末。納牙孔中。不過三數。此鳥有小有大。有褐有斑。褐者是雌。斑者是雄。穿木食蟻。爾雅云。鼅斲木。又深師方云。治蛀牙有孔疼者。以啄木鳥舌尖綿裹。於痛處咬之。

喫鳥鳥

漢史曰。五月五日。作鳥羹賜百官。以其惡鳥。故以五日食之。古者重鳥炙及鳥羹。蓋欲滅其族類也。嶺表錄異云。鵓鴿即鵓也。鬼車之屬。亦名夜遊女。鳴屋上則有咎。荊楚歲時記云。聞之當喫狗耳。又曰。鵓大如鳩。惡聲。飛入人家不祥。其肉美。堪爲炙。故莊子云。見彈思鵓炙。又云。古人重鵓炙。肉肥美也。說文云。鳥不孝。食母而後能飛。東坡增五辭云。和羹未賜鳥類演。作太皇太后閑編五帖子云。百官卻拜鳥羹賜。因去方知舜有功。

食鵓鴿

零陵總記。鵓鴿。大多養之。五月五日。去其舌尖。則能語。聲尤清越。雖鵓鴿不能過也。劉義慶幽明錄云。晉司空桓豁在荊州。有參軍五月五日剪鵓鴿舌。教語。無所不能。後於大會。悉效人語聲。無不相類者。時有參佐鼾臥。因內頭瓮中。效之。有主典盜牛肉。乃白參軍。以新荷葉裹置屏風後。搜得。罰鉴者。僧虛中端午詩云。菖蒲花不藍。鵓鴿性多淫。

帶布穀

北戶錄。布穀腳歷背。令人夫妻相愛。五月五日牧帶之各一。男左女右。置之水中。自能相隨。江東呼爲郭公。北人云擭穀。一名穫穀。似鵲長尾。爾雅云鳴鳩。注云。今之布穀也。牝牡飛鳴。以羽相拂。禮記月令云。鳴拂其羽。

破蟾蛇

本草。蝮蛇膽苦。味微寒。有毒。主驚癎。五月五日取。燒地令熱。置蛇其中。以酒沃之。足出。醫家所用。乃赤鍵黃頷。多在人家屋壁間吞鼠子雀雛。見腹中大者。破取乾之。

造蛇膽

朝野僉載。泉雍州造蚺蛇膽。五月五日取時。堅兩柱。相去五六尺。繫蛇頭尾。以杖於腹下來去扣之。膽即聚。以刀刺取。藥封放之。不死。後復更取。看肋下有疤。即放。酒陽雜俎云。蚺蛇膽上旬近頭。中旬在心。下旬在尾。圖經云。出交廣七州。嶺南諸州。藥性論云。蚺蛇膽主下部蟲。殺小兒五疳。

取蛇蛻

本草。蛇蛻主小兒百二十種驚癎。一名龍子衣。一名蛇符。一名弓皮。生荊州川谷及田野。五月五日十五日取之。良。陳藏器云。蛇蛻主瘧。取正發日。以蛻皮塞病人兩耳。臨發時。又以手持少許。并服一合。鹽醋汁令吐也。

食蛇肉

朝野僉載。泉州有客盧元欽。染大風。唯鼻根未倒。屢五月五日。官取蚺蛇膽。欲進。或言肉可治風。遂取一截蛇肉食之。三五日。頓漸可。百日平復。又商州有人患大風。家人惡之。山中爲起茅舍。有烏蛇墜酒罌中。病人不知。飲酒漸盡。罌底見蛇骨。方知其由也。

焚鵲巢

酉陽雜俎。鵲構巢。取在樹杪枝。不取墮地者。又傳枝受卵。端五日午時。焚其巢。炙病者。其疾立愈。

用鵲腦

陶隱居鯽訣。五月五日。取雄鵲腦入術家用。一名飛厭。

灰猪齒

本草。猪齒主小兒驚癎。五月五日取。日華子云。猪齒治小兒驚癎。燒灰服。并治蛇咬。

煉狗糞

外臺秘要。治馬鞍瘡。狗牙灰醋和敷之。又五月五日取牡狗糞燒灰。敷傳之。良。

斷驢爪

提要錄。五月五日。取驢爪著衣領中。令人不忘。

燒驢頭

本草。驢頭味甘。大溫無毒。五月五日。取頭骨燒之。止痛。

捉蝦蟇

神農本草。蝦蟇一名苦蠪。五月五日取東行者四枚。反縛著密室中。閉之。明旦啓視。自解者取爲術用。能使人縛亦自解。燒灰傅瘡立驗。其筋塗玉。刻之如蠟。又藥性論云。端午取蝦蟇眉脂。以朱砂麝香爲丸。如麻子大。孩兒疳瘦者。空心一丸。如腦疳。以蝸汁調滿鼻中立愈。

蒸蜘蛛

本草。蜘蛛寒有毒。主小兒驚癎。一名蜎蠉。五月五日取。蒸藏之。臨用當炙。勿煎水中。令人吐。莊子云。蜎蠉之智。在於轉丸。喜入糞中取屎丸。以腳推之。俗名推丸。當取大者。其類有三四種。以鼻頭扁者爲眞。劉涓子云。治鼠瘺。死蜘蛛燒作末。苦酒和傅之。數過卽愈。先以鹽湯洗。

埋蜻蜓

埤雅云。五月五日。取蜻蜓首正中門埋之。皆成青珠。又博物志云。埋蜻蜓頭於西向戶下。則化成青色珠。故類從曰。蜻蛉之首。瘞而爲珠。

取蠮螉

四民月令。五月五日。取蜻蛉。可合慈殖藥。又取東行蠮螉。治婦人難產。

候蚯蚓

本草云。蠶蠶、蚯蚓二物異類同穴。爲雌雄。令人相愛。五月五日收取。夫婦帶之。蠶蠶如蜈蚣。東人呼爲蚰蜒。有毒。有黑斑者。候交時取之。

收鼠婦

本草云。鼠婦微寒無毒。主氣癰。不得小便。婦人月閉血瘕。生魏郡平谷及人家地上。五月五日取。日華子云。鼠婦蟲有毒。通小便。能墮胎。

乾伏翼

陳藏器本草云。伏翼主蚊子。五月五日取倒懸者。曬乾。和桂薰陸香爲細末燒之。蚊子去。又云。取其血滴目。令人不睡。夜中見物。瑣碎後錄曰。端午日以麻線一條。圍床周匝。以蝙蝠血塗床四向。可絕蚊蚋。

汁蠅虎

博聞錄。五月五日午時。取蠅虎汁拌黑豆。其豆自能踊躍驚蠅。

去蚊蠓

瑣碎錄。五月五日。取浮萍草日曬乾。二月收桐花。和夜明砂合搗末。作香印燒堂中。辟蚊蠓。一云。五月皆可採。

辟蚊子

提要錄。五月五日午時。望太陽吸太陽氣。念咒曰。天上金鷄喫蚊子腦體。一氣七遍。噴燈心上。遇夜將燈心點燈。辟去蚊子之屬。

浴蠶種

博聞錄。閩俗端午日以漬棕汁浴蠶種。續以蒲艾桃柳葉桜井花水。澄清再浴。懸淨處。

進花圖

酉陽雜俎。北朝婦人以五月五日進五時花。施于帳上。傅墨卿端五帖子云。百鍊鑑從江上鑄。五時花向

輸西施。

採嚴藥

圖經。寧德縣邑人程公端五日入巖採藥。忽然輕舉。因曰五日巖。

生彌勒

酉陽雜俎。龜茲國以五月五日爲彌勒佛下生日。龜音邱。茲音慈。

討蚤蝨

燕北雜記。五月五日午時。採艾葉與綿相和。絮衣七事。戎主著之。番漢臣僚各賜艾衣三事。戎主及臣僚飲宴。渤海廚子進艾糕。各點大黃湯下。番呼此節爲討蚤蝨。

歲時廣記卷二十四

朝節

圖經云。池陽風俗。不喜端午。而重夏至。以角黍舒雁往還。謂之朝節。殺鵝爲炙。以相遺。村民尤重此日。

頒冰酒

會要。唐學士初上賜食。悉是蓬萊池魚鱠。夏至頒冰及酒。以酒味濃。和冰而飲。李德裕詩云。荷淨蓬池鱠。冰寒郢水醪。蓋禁中有郢酒坊。

禁舉火

後漢禮儀志。夏至。禁舉火。作炭鼓鑄消石冶皆止。

進粉囊

酉陽雜俎。北朝婦人夏至進扇及脂粉囊。皆有辭。

結杏子

文昌雜錄。唐歲時節物。夏至則有結杏子。

著五綵

風俗通夏至日著五綵辟兵題曰游光厲鬼知其名者無疾疫五綵辟五兵也今人取新斷緘題戶亦此類也一云厲鬼字野重游光

施朱索

續漢書禮儀志夏至陰氣萌作恐物不成以朱索連桃印施門戶後世所尚以爲飾也

求百飯

歲時雜記京輔舊俗皆謂夏至日食百家飯則耐夏然百家飯難集相傳於姓柏人家求飯以嘗之有驗

工柏仲宣太保每歲夏至日炊飯餉送知識家又云求三家飯以供晨餐皆不知其所自來

作淨饌

歲時雜記江東僧以夏至日作淨饌送檀越家

吞暑符

朝野僉載或問不熟之道答曰夏至日服玄冰丸飛雪散六壬六癸符暑不能侵

餌硫黃

孫公談圃硫黃神仙藥也每歲夏至三伏日必餌百粒去臟腑中滯穢甚有驗焉客因與公言曰夫硫黃之興始時京師宮觀每節齋醮七日旋減爲三日爲一日後不復講百官朝謁之禮亦罷今中都未嘗舉行亦無休假獨外郡必詣天慶觀朝拜遂休務至有前後各一日此爲敬事司命殆過於上帝矣其當寢明甚惜無人能建白者

宜禮繪

道藏經六月六日爲諸暑之日崇寧興君降誕之辰正一朝修圖曰六月六日興武靈應眞君下降日讓國顯應公誕生之日大宜禮繪

獻香楮

東京夢華錄崔府君廟在京城北十五里世傳府君以六月六日生傾城具香楮往獻之本廟在磁州是日尤盛事具碑記

服猸藒

圖經本草云猸藒俗呼火杖草今處處有之人亦皆識春生苗似芥菜而狹長秋初有花如菊秋末結實頗似鶴虱近世多有單服者云甚益元氣蜀人服之之法五月五日六月六日九月九日採其葉去根莖花實淨洗曝乾入甑層層酒與蜜蒸之又曝如此九過則已氣味極香美搗篩蜜丸服之治肝腎風氣四肢麻痺骨間痛腰膝無力者亦能行大腸氣惟文州高鄧軍者性熱無毒服之補虛安五臟生毛髮主肌肉麻痺婦人久冷尤宜服之他州所產者有毒不宜用

牧瓜蒂

經驗方治遍身如金色瓜蒂四十九箇須是六月六日收者丁香四十九箇用甘鍋子燒煙盡爲度細研

天貺節

國朝會要曰祥符四年正月詔以六月六日天書再降日爲天貺節在京禁屠宰九日詔諸路並禁從歐陽彪之請也

謁聖祖

嘉泰事類儀制令諸州立聖祖殿天貺節州長吏率在城官朝謁

詔醮設

國朝會要祥符元年六月六日天書降兗州泰山醮泉二年五月八日詔曰其六月六日天書降泰山日宜令醮設

賜休假

國朝會要祥符二年六日詔在京諸州六月六日並賜休假一日前此遣中使詣宰臣王旦第特令中外賜假至今以爲休務

罷朝謁

容齋五筆大中祥符之世諛佞之臣造爲司命天尊下降及天書等事於是降聖天慶天祺天貺諸節並興始時京師宮觀每節齋醮七日旋減爲三日爲一日後不復講百官朝謁之禮亦罷今中都未嘗舉行亦無休假獨外郡必詣天慶觀朝拜遂休務至有前後各一日此爲敬事司命殆過於上帝矣其當寢明甚惜無人能建白者

宜禮繪

道藏經六月六日爲諸暑之日崇寧興君降誕之辰正一朝修圖曰六月六日興武靈應眞君下降日讓國顯應公誕生之日大宜禮繪

獻香楮

東京夢華錄崔府君廟在京城北十五里世傳府君以六月六日生傾城具香楮往獻之本廟在磁州是日尤盛事具碑記

服猸藒

圖經本草云猸藒俗呼火杖草今處處有之人亦皆識春生苗似芥菜而狹長秋初有花如菊秋末結實頗似鶴虱近世多有單服者云甚益元氣蜀人服之之法五月五日六月六日九月九日採其葉去根莖花實淨洗曝乾入甑層層酒與蜜蒸之又曝如此九過則已氣味極香美搗篩蜜丸服之治肝腎風氣四肢麻痺骨間痛腰膝無力者亦能行大腸氣惟文州高鄧軍者性熱無毒服之補虛安五臟生毛髮主肌肉麻痺婦人久冷尤宜服之他州所產者有毒不宜用

牧瓜蒂

經驗方治遍身如金色瓜蒂四十九箇須是六月六日收者丁香四十九箇用甘鍋子燒煙盡爲度細研

雨水煮糊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食後米飲下

井水

續漢書禮儀志夏至日陰陽爭陰陽爭者冰凍解也冰凍解則井水溫病

羅井水

春秋考異郵夏至井水躍

爲末。小兒用半字吹鼻內及揩牙。大人用一字吹鼻內。立差。

造神麯

歲時雜記。醫方所用神麯。皆六月六日造也。其法以河水和麵作塊。如瓦磚狀。大小隨意。以紙重裹懸風處。一月可用。和麵不得太軟。本草云。麯味甘。大暖。六月作者良。賈相公進牛經云。牛生衣不下。取六月六日麯末三合。酒一升灌便下。

煎楮實

經驗後方。煉穀子煎法。取穀子五升。六月六日採。以水一石煮。取五升。去滓。微火煎如餳。堪用。隱居云。穀子卽楮實也。仙方取以搗汁和丹用。抱朴子云。楮實赤者服之。老者少。令人夜能徹視鬼神。道士梁頤年七十乃服楮實者。久服轉爲骨軟疾。

釀穀醋

治生先務。閭人以六月六日造穀醋。令醬赤。云其日水好。

漢博東方朔爲郎。伏日詔賜諸郎肉。太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早歸。請受賜。卽懷肉去。太官奏詔朔自責。朔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君。又何仁也。杜甫詩云。尙想東方朔。簪諸割肉歸。富鄭公詩云。古云伏日當早歸。況今著令許休暇。

賜醒汁

唐鑒下歲時記。伏日賜宰相學士醒汁。京尹公主駙馬蜜酸及漿水。

頒酸麵

歲時雜記。京師三伏唯史官賜冰酸。百司休務而已。自初伏日爲始。每日賜近臣冰人四甌。凡六次。又賜冰酸麵三品。並黃絹爲囊。蜜一器。頒濱作皇帝閣端午帖子云。九門已散秦醫藥。百辟初頒凌室冰。

供冰匣

皇朝歲時雜記。政府及要局修史修書之類。人日供冰二匣。自初伏至末伏。又陸謂鄰中記。石季龍於冰井臺藏冰。三伏之日賜大臣。

送冰獸

天寶遺事。楊國忠子弟。以姦媚結識朝士。每至伏日。取冰。命工雕爲鳳獸之狀。或飾以金環綵帶。置之盤中。送與王公大臣。惟張九齡不受其惠。

琢冰山

天寶遺事。楊氏子弟每至伏中。取大冰。使匠琢成山。周圍於宴席間。座客雖酒酣。而各有寒色。亦有挾纊者。其驕貴如此。

避時暑

魏文帝典略。大鴻都許。使劉松北鎭。與袁紹並酣酒。以盛夏三伏之際。晝夜與松飲。至於無知。以避一時之暑。故河朔間有避暑飲。杜甫詩云。雖邊老卻陶潛菊。江上徒逢袁紹盃。何遜苦熱詩云。實無河朔飲。空有臨淄汗。

結涼棚

天寶遺事。長安富家子劉逸、李閑、衛曠。家世巨豪。而好接待四方之士。碩財重義。有難必救。冀慷慨之士。人皆歸仰焉。每暑伏中。各於林亭內植雙柱。以錦綺結爲涼棚。設坐具。召長安名姝間坐。遞相延請。爲避暑會。時人無不愛羨。

噉碧筒

後漢永元六年六日己酉。初令伏閉盡日。漢官儀舊注云。伏日厲鬼所行。故盡日閉。不干他事。

浮瓜李

歲時廣記卷二十五

三伏節

陰陽書曰。夏至逢第三庚爲初伏。第四庚爲中伏。立秋後初庚爲末伏。是謂之三伏。曹植謂之三旬。

初祠社

史記秦紀。德公二年。初作伏祠。

自擇日

漢書。高帝分四部之衆。用良平之策。還定三秦。席卷天下。蓋君子所因者本也。論功定封。加金帛。重復謂異。令自擇伏日。不同於風俗也。

枯草木

風俗通戶律。漢中、巴蜀、廣漢自擇伏日。俗說漢中、巴蜀、廣漢土地溫暑。草木蚤生晚枯。氣異中國。爽狄畜之。故令自擇伏日也。

行厲鬼

後漢永元六年六日己酉。初令伏閉盡日。漢官儀舊注云。伏日厲鬼所行。故盡日閉。不干他事。

賜酒肉

續神異說。魏正始中。鄭公慤三伏之際。率賓僚避暑於鄴城北。使君林取蓮葉盛酒。以簪刺葉。令與柄通。曲莖輪囷。如象鼻傳噏之。名碧筒酒。東坡詩云。碧筒時作象鼻彎。白酒微帶荷心苦。方伯休詩云。幾酌碧筒陪笑詠。

浮瓜李

東京夢華錄云京都人最重三伏蓋六月中別無時節往往風亭水榭峻宇高樓雪擁冰盤浮瓜沈李流盃曲沼包鮓新荷遠遞笙歌通夕而罷

喜義井

宋王元讓壽陽記明義井者三伏之日炎暑熏蒸曉男女行來其氣短急望見義井則喜不可言未至而憂既至而樂號爲憧樂井

殺熱粥

世說郗超字嘉賓三伏之日詣謝公炎暑熏蒸復當風交扇猶沾汗流離謝公着故綿衫食熱白粥宴然無異郗謂謝曰非君幾不堪此也

倘羊簽

歲時雜記京師三伏日特勅吏人醫家大賈聚會宴飲其宴飲者倘食羊頭簽士大夫家不以爲節

烹羊羔

漢楊惲報孫會宗書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

取狗精

食療云牡狗陰莖補髓肉温主五臟補七傷五勞填骨髓大補益氣力空腹食之黃色牡者上白黑色者次婦嫗勿食本草云牡狗陰莖味鹹平無毒主傷中陰萎不起令強熱大生子除女子帶下十二疾一名狗精六月上伏取陰乾百日日華子云犬陰治絕陽及婦人陰痿又云伏日取狗精主補虛

採狗膽

魏志太守河內劉勳女病左膝瘡痒華佗視以繩繫犬後足不得行斷犬腹取膽向瘡口須臾有蟲若蛇從瘡中出長三尺病愈食療云上伏日採狗膽以酒調服之明日去眼中膿水又主驅瘡痂痒以膽汁傳之止孟詵云白犬膽和通草桂爲丸令人隱形青犬尤妙

燒犬齒

本草狗齒主頰揩塞熱卒風沸伏日取之日華子云狗齒理小兒客忤燒灰入用

飲附湯

百忌歷三伏之日人不得寢宜飲附子湯解之

食湯餅

荆楚歲時記伏日食湯餅名辟惡餅

薦麥瓜

四民月令初伏薦麥瓜於祖禰

忌迎婿

陰陽書伏日切不可迎婿死亡不還

製器皿

博聞錄三伏內斫竹製器皿不蛀

立秋

續漢書曰立秋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白絳皂領緣中衣迎氣於西郊

祭白帝

漢祭祀志立秋之日迎秋於西郊祭白帝蓐收車旗服飾皆白歌西皓八佾舞育之舞

薦陵廟

後漢禮儀志立秋之日郊畢始揚威武斬牲於東門薦陵廟東帛賜武臣

命郵

漢書孫寶爲京兆尹以立秋日署侯文爲東部督郵入見勅曰今日鷹隼始擊當從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又表德容注漢家授御史多於立秋日蓋以風霜鷹隼初擊

作臕祭

漢儀注立秋祠臕蘇林曰臕祭名也獵虎豹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以此日出獵還以祭宗廟故有獵臕之祭古人臕祭亦無常時至漢史始定以立秋之日冀州北部以八月朔作飲食爲臕其俗語曰臕臕社伏（臕五于反）

望天氣

陰陽書立秋日天氣清明萬物不成有小雨吉大雨則傷五穀

占雷雨

淸臺雜占立秋日以火不宜老人雷雨折木主多怪

熬椒薑

瑣碎錄立秋日太陽未升採椒葉熬爲薑傳瘡立愈謂之椒葉薑

藏椒葉

東京夢華錄京師立秋滿街賣椒葉婦女兒童皆剪成花樣戴之形製不一

服赤豆

四時纂要立秋日以秋水吞赤小豆七七粒止赤白痢疾

呷井水

歲時記京師人於立秋日人未動時汲井花水長幼皆呷之

十八浴

歲時記人皆言立秋後不浴十八次以其漸涼恐傷血也

不作浴

瑣碎錄．立秋日不可浴．令人皮膚麤燥．因生白屑．

猫飲水

歲時記．立秋後猫飲水．則子母不相識．

草化螢

易通卦驗．立秋．腐草化爲螢．

歲時廣記卷二十六

七夕上

梁吳均齊諧記曰．桂陽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向已被召．不得暫停．與爾別矣．後三千年當復還．弟問曰．織女何事渡河．兄何當還．答曰．織女暫詣牽牛．一去後三千年當還．明旦．果失武丁所在．世人至今猶云．七月七日．織女嫁牽牛．又宗懍荆楚歲時記云．七月七日．世謂織女牽牛聚會之日．是夕．陳瓜果于庭中以乞巧．

何晟星

爾雅．何（去聲）．晟謂之牽牛．牽牛者．日月五星之所終始．故又謂之星紀．郭璞注云．今荆楚人呼牽牛星爲擔晟．蓋擔者荷也．陳后山七夕詩云．天孫何晟隔天津．

黃姑星

玉臺新話引古樂府云．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杜公瞻注．梁宗懍荆楚歲時記云．黃姑卽何晟也．蓋語訛所致云．

天孫女

史記天官書．織女．天女孫也．陳后山七夕詩云．上界紛紛足官府．也容何數過天孫．陳簡齋詩云．天女之孫儼應飛．

孫擅天巧．經緯星宿超庸庸．武夷詹克愛詞云．天孫親織雲錦．一笑下河西．寶月詞云．遙想天孫離別後．一宵歡會暫停機杼．

天眞女

續齊諧記．織女．天之眞女也．

出河西

焦林天斗記．天河之西．有星煌煌．與參俱出．謂之牽牛．天河之東．有星微微．在氏之下．是曰織女．杜甫詩云．牽牛出河西．織女出河東．張天覺七夕歌云．河東美人天帝子．機杼年年勞玉指．織成雲錦紫綃衣．辛苦無憀容不理．帝憐獨居無與娛．河西嫁得牽牛夫．貪憀不歸天帝怒．謫歸卻踏來時路．仙令一歲一相逢．七月七日橋邊渡．

向正東

夏小正．七月．初昏．織女正東向．沈休文七夕詩云．牽牛西北回．織女東南顧．歐陽公七夕詞云．河漢無言西北盼．星娥有恨東南遠．

主瓜果

緯書．何鼓星主關梁．織女星主瓜果．晉天文志云．織女三星．天女也．主果蓏絲帛珍寶．王者至孝．神祇感喜．則織女星俱明．

爲犧牲

史記天官書．牽牛爲犧牲．其北何鼓．何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婺女其北織女．

借聘錢

荆楚歲時記．嘗見道書云．牽牛娶織女．取天帝二萬錢下禮．久而不還．被驅在營室．言雖不經．有足爲怪．劉子儀七夕詩云．天帝聘錢還得否．皆人求富是虛詞．

祓香車

李商隱七夕詩云．已祓七香車．陳后山七夕詩云．徑須微洗七香車．

灑淚雨

歲時雜記．七月六日有雨．謂之洗車雨．七日雨則云灑淚雨．張子野七夕詞云．洗車昏雨過．缺月雲中墮．仲殊詞云．疎雨洗雲韜．望極銀河影裏．杜牧之有七夕戲作云．雲堦月地一相過．未抵經年別恨多．最恨明朝洗車雨．不教回腳渡天河．張天覺歌云．空將淚作雨滂沱．淚痕有盡愁無竭．詹克愛詞云．空將別淚．灑作人間雨．黃山谷詞云．暫時別淚．作人間曉雨．

渡天河

陳簡齋詩話．七月七日．織女渡河．隋江總七夕詩云．婉孌期今夜．飄颻度淺流．王諲七夕詩云．天河橫欲曉．鳳駕儼應飛．

復斜河

異聞集。後周上柱國沈警奉使秦隴。過張女郎廟。酌水獻花。彈琴作風將雛吟曰。靡靡春風至。微微春露輕。可惜蹋山月。遂成無用明。遇夜。俄見二女郎具酒肴。歌詠極懽。小女郎曰。潤玉。因執警手曰。昔從二妃遊湘川。見君於虞帝廟讀湘東王碑。此時懷念頗切。不謂今日有此佳會。警亦記舊所經行。因相敍歎。不能已已。小婢麗質告夜分。致詞曰。姮娥妒人。不肯留照。織女無賴。已復斜河。幹遂與小女郎就寢。

伺渡河

容齋隨筆。蒼梧王當七夕夜半。令楊玉夫伺織女渡河。曰。見當報我。不見當殺汝。餞希戶洞徹志載蘇鶚奇爲徐肇記其先人曰。當夜半可已。蓋候鬼宿渡河之後。鼈公冀作祭儀十卷云。或祭於昏。或祭於旦。皆非是。當以鬼宿渡河爲候。而鬼宿渡河。常在中夜。必使人仰占以候之。葉少蘊云。公冀博學多聞。援證皆有根據。不肯碌碌同衆。所見必過人者。予案。天上經星。終古不動。鬼宿隨天西行。春昏見於南。夏晨見於東。秋夜半見於東。冬昏見於東。安有所謂渡河及常在中夜之後。織女昏晨與鬼宿正相反。其理則同。蒼梧王荒悖小兒。不足笑。錢翟葉三公。皆名儒碩學。亦不深攷如此。杜詩云。牛女漫愁思。秋期猶渡河。牛女年年渡。何曾風浪生。梁劉孝儀詩云。欲待黃昏後。含嬋渡淺河。唐人七夕詩皆有此說。自是秦俗遺詞之過。故杜老又有詩云。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竟難候。此事終朦朧。嘐然精靈合。何必秋遂通。子美詩意不取俗說。

填河烏

淮南子。烏鵲填河成橋而渡織女。陵屑吾七夕詩云。寄語雕陵鵲。填河未可飛。歐陽公詞云。烏鵲填河仙鶴淺。雲輧早去。在星橋畔。晏元獻公七夕詩云。雲幕無波斗柄移。鵲鴉烏慢得橋遲。若教精衛填河漢。一水還應有盡時。方遠庵七夕詩云。不復銀耕去自留。卻憑飛鵲集中流。

架鵲續

風土記。織女七夕當渡河。使鵲爲橋。海錄碎事云。鵲一名神女。七月填河成橋。李白七夕詩云。寂然香滅後。鵲散度橋空。張天覺歌云。靈官召集役神鵲。值渡銀河橫作橋。又東坡七夕詞云。鵲迎橋路接天津。夾岸星檣點綴。爲憧遲。乞去聲。與新涼夜。又古詩云。參差烏鵲橋。又歐陽公詞云。鵲迎橋路接天津。夾岸星檣點綴。

塡河烏

淮南子。烏鵲塡河成橋而渡織女。陵屑吾七夕詩云。寄語雕陵鵲。塡河未可飛。歐陽公詞云。烏鵲塡河仙鶴淺。雲輧早去聲。在星橋畔。晏元獻公七夕詩云。雲幕無波斗柄移。鵲鴉烏慢得橋遲。若教精衛塡河漢。一水還應有盡時。方遠庵七夕詩云。不復銀耕去自留。卻憑飛鵲集中流。

象夫婦

班固賦。左牽牛兮右織女。似天漢之無涯。嚴有翼云。雖不言七月七日聚會。其意以爲夫婦之象。天道深遠。所不敢言也。

得會同

曹植九詠。乘回風兮浮漢渚。目牽牛兮眺織女。交有際兮會有期。嗟吾子兮來不時。注云。牽牛爲夫。織女爲婦。牽牛織女之星。各處河漢之旁。七月七日。得一會同。

會靈匹

謝惠連七夕詠牛女詩云。雲漢有鑒匹。彌年闕相從。注云。鑒匹謂牛女匹耦也。劉子儀詩云。天媛貪忙會鑒匹。幾時留巧到人間。

含淫思

文粹玉川子詩云。癡牛與騃女。騃魚開切。不肯勤農桑。徒勞含淫思。旦夕遙相望。東坡七夕詞云。綠山仙子。高情雲渺。不學癡牛騃女。

有近說

藝苑雌黃引詩云。睆彼牽牛。不以服箱。跂彼織女。終日七襄。說者以爲二星有名無實。卽古詩所云。織女無機杼。牽牛不服輗。豈復能爲夫婦。歲一聚會乎。按史記。爾雅與夏小正之書。牽牛織女。皆據星也。亦無會合之文。近代有此說耳。

無稽致

學林新編。世傳織女嫁牽牛。渡河相會。按史記。晉天文志云。河鼓星在織女牽牛二星之間。世俗因傳渡河之說。蠧濕上象。無所根據。淮南子云。烏鵲塡河成橋而渡織女。荊楚歲時記云。七夕河漢間奕奕有光景。以此爲候。是牛女相過。其說皆悖誕。七夕乞巧。見於周處風土記。乃後人編類成書。大抵初無稽致。不足信者多已。

出流俗

晉傅玄擬天問。七月七日。牽牛織女。會於天河。杜公瞻注云。此出於流俗小書。尋之經史。未有典據。如杜子美詩云。牽牛處河西。織女出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竟難候。此事終朦朧。嘐然精靈合。何景以此爲候。是牛女相過。其說皆悖誕。七夕乞巧。見於周處風土記。乃後人編類成書。大抵初無稽致。不足信者多已。

好誕妄

復雅歌詞。七夕故事。大抵廁逸張華博物志。吳均齊諧記。夫二星之在天。爲二十八舍。自占星者觀之。此爲經星。有常次而不動。詩人謂晛彼牽牛。不以服箱。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者。以比爲臣而不職也。夫爲臣不職。用人者之責也。此詩所以爲刺也。凡小說好怪誕妄不經。往往類此。天雖去人遠矣。而垂象粲然。可驗而知。不可誣也。詞章家者流。務以文力相高。徒欲飛英妙之聲於脣俎間。詩人之罪人也夫。

曝衣樓

宋卜子揚苑圖疏。太液池西有漢武帝曝衣樓。常至七月七日。宮女出后妃登樓曝之。因賦曝衣篇。李賀七夕詩云。鵲鼾穿線月。花入曝衣樓。蔡持正七夕詞云。驪山宮中看乞巧。太液池邊收曝衣。方遣庵和劉正之七夕詩云。流連兒女意。香滿曝衣樓。

祀星樓

天寶遺事。宮中七夕以錦綵結成樓殿。高百丈。可容數十人。陳瓜果酒炙。設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嬪妃等

針乞巧。勖清商之曲。宴樂達旦。士民皆效之。

穿針樓

輿地志。魏武帝起層城觀。七月七日。宮人多登之穿針。謂之穿針樓。

乞巧樓

東京夢華錄。七夕。京師貴家多結綵樓於庭。謂之乞巧樓。陳設喝樂花果酒炙。筆硯針線。或兒童裁詩。女郎呈巧。焚香列拜。婦人望月穿針。或以小蜘蛛安合子內。次日看之。蛛若結網圓正。謂之得巧。里巷與妓館。往往列於門首。爭以侈靡相尚。楊朴七夕詩云。年年乞與人間巧。不道人間巧已多。羅隱七夕詩云。月帳星河次第開。兩情惟恐曙光催。時人不用穿針待。沒得心情送巧來。

乞巧棚

歲時雜記。京師人七夕以竹或木或麻藍。縛而爲棚。飾五色綵爲層樓。又爲仙樓。刻牛女像及仙從等於上。以乞巧。或只以一木剪紙爲仙橋。於其中爲牛女。仙從列兩傍焉。

乞巧市

歲時雜記。東京潘樓前有乞巧市。賣乞巧物。自七月初一日爲始。車馬喧闐。七夕前兩三日。車馬相次。壅遏不復得出。至夜方散。其次麗景、保康、閶闔門外。及睦親、廣親宅前。亦有乞巧市。然皆不及潘樓。

乞巧果

文昌雜錄。唐歲時節物。七月七日。則有金針織女。並乞巧果子。

乞巧廟

歲時雜記。京師人家。左廟以七月六日乞巧。右廟則以七夕乞巧。

乞巧圖

豐儉。唐張萱、京兆人。善畫貴公子鞍馬屏帷宮苑子女等。名冠於時。又粉本豐貴公子夜遊圖、七夕乞巧圖、望月圖。皆以生綃。幽閒多思。意逸於象。皆妙上品。

縐色縷

西京雜記。戚夫人侍高祖。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闐樂。樂畢。以五色縷相繫。謂之相憐愛。

鏤石針

歲時雜記。京師每前七夕十日。以水漬菉豆或豌豆。日一二回易水。芽漸長。至五六寸許。其苗能自立。則置小盆中。至乞巧。可長尺許。謂之生花盆。兒亦可以爲蓝。

生花盆

種穀板

東京夢華錄。七夕。鄽人以小板上傅土。旋種粟。令其生苗。置小艻屋花木。作田舍家小小人物。皆村落態。謂之穀板。

明星酒

唐金門歲節。七夕造明星酒。

提要錄。梁朝汴京風俗。七夕乞巧有雙眼針。劉孝威七夕穿針詩云。縷亂恐風來。衫輕蓂指現。故穿雙眼針。時縫合慺扇。又有雙針故事。劉遵七夕詩云。步月如有意。情來不自禁。向光抽一縷。舉袖弄雙針。張子野詞云。雙針竟引雙絲縷。家家盡道迎牛女。不見渡河時。空同烏鵲飛。

五孔針

提要錄。七夕有五針故事。又有五孔針事。未詳所自。古詩云。迎風披綵縷。向月貫玄針。石曼卿七夕詞云。一分素景千家新月。涼露樓臺遍洗。寶奩深夜結蛛絲。綴五孔金針不寐。

七孔針

西京雜記。漢綵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針於開襟樓。俱以習之。呂氏歲時記云。今人月下穿針。實不可用。其狀編如篦子。爲七孔。特欲度線爾。陳簡齋詩云。七孔穿針可得過。

九孔針

天寶遺事。唐宮中七夕。嬪妃各執九孔針。五色線。向月穿之。過者爲得巧。古詩云。金刀細切同心縧。玉線爭穿九孔針。

磨喝樂

東京夢華錄。七月七夕。京城潘樓街東、宋門外瓦子、州西梁門外瓦子、北門外、南朱雀門街及馬行街內。皆賣磨喝樂。乃小型土偶耳。悉以雕木彩裝欄座。或用碧紗籠。或飾以金珠牙翠。有一對直數千錢者。本佛經云。摩睺羅。俗訛呼爲磨喝樂。兩人目爲巧兒。今行在中瓦子後市街。衆安橋賣磨喝樂。最爲旺婦。惟蘇州極巧。爲天下第一。進入內庭者。以金銀爲之。謝詞云。天上佳期。九衢燈月交輝。摩睺孩兒鬬巧爭奇。戴短簪珠子帽。披小樓金衣。嗔眉笑眼。百般地敷手相宜。轉晴底工夫不少。引得人愛後加攜。快輸錢須要撲。不問歸遲。歸來猛醒。爭如我活底孩兒。

水上浮

東京夢華錄。禁中及貴家與士庶等。爲時物追陪。七夕以黃蠟鑄爲牛女人物。及雕鸞鏤鳳。蓮荷之類。彩繪金縷。謂之水上浮。以供牛女。

同心鮓

唐金門歲節。七夕裝同心鮓。

製固餹

四民月令。七月七日作麪。合藥丸及蜀漆圓。曝經書及衣裳。習俗然也。老杜七夕詩云。曝衣遍天下。曳月揚微風。

賜筵會

會要。皇朝故事。以七月七日爲曬書節。三省六部以下。各賜緡錢開筵讌。爲曬書會。

進斫餅

唐六典。膳部有節日食料。七月七日進斫餅。

造煎餅

歲時雜記。七夕。京師人家亦有造煎餅供牛女及食之者。

設湯餅

風土記。魏人或問董勳云。七月七日爲良日。飲食不同於古。何也。勳云。七日黍熟。七日爲陽數。故以麪爲餅。

珍。今北人唯設湯餅。無復有麪矣。

爲果食

歲時雜記。京師人以糖麪爲果食如僧食。但至七夕。有爲人物之形者。以相餉遺。

製綵舫

提要錄。世俗七夕取五綵結爲小樓小舫。以乞巧。東坡七夕詞云。人生何處不兒嬉。乞與朱樓綵舫。山谷詞云。朱樓綵舫浮瓜沈李。報答風光有處。

祭機杼

唐百官志。織染署每七月七日祭杼。又攻工記注云。以織女星之祥。因祭機之杼以求工巧。

鋪棟葉

歲時雜記。京師人祭牛女時。其案上先鋪棟葉。乃設果饌等物。街市唱賣鋪陳棟葉。（棟音練。苦楝葉也。）

曝革裘

韋氏月錄。七月七日。曬曝革裘。無蟲蛀。

結萬字

唐金門歲節。七夕乞巧。使蛛絲結萬字。

七夕中

乘浮槎

張茂先博物志。舊說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上者。每年八月。見浮槎來不失期。心竊異之。候其復來。乃賫一年糧乘之。十餘日。猶見日月星辰。自後茫然。亦不覺晝夜。忽至一處。有城郭屋舍甚盛。遙望宮中。有婦人織。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驚問曰。何由至此。其人說與來意。并問此是何處。答曰。君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矣。不及登岸。復乘槎還家。徑入蜀問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牛宿。計其年月日。正是此人到天河也。宗懍作荊楚歲時記。乃引博物志。直謂張騫乘槎。宗懍不知何據。趙璘因話錄亦嘗辨此事。杜甫詩云。乘槎斷消息。無處問張騫。又查上似張騫。似亦誤也。東坡七夕詞云。萬里江湖蕩漾。與君各賦一篇詩。留織女驚鴻機上。又詩云。豈如乘槎天女側。獨倚雲機看織紗。山谷詞云。待乘槎仙去。若逢海上白頭翁。共一訪麻牛縣女。

得機石

荊楚歲時記。漢武帝令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而去。至一處。見城郭如官府。室內有一女織。又見一丈夫牽牛飲河。騫問曰。此是何處。答曰。可問嚴君平。織女取得機石與騫。而辭還。後至蜀問君平。君平曰。

某年月日客星犯牛女所得擣機石爲東朔所識按漢本傳及大宛傳寫以郎應募使月氏爲匈奴所留十餘歲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其地形所有並無乘槎至天河之謂而宗慤乃傳會以爲武帝張騫之事又益以擣機石之說藝苑雌黃云今成都殿眞觀有一石呼爲支機石相傳云漢君平留之予寶歷中下第還家於京師道次逢宦差遞夫舁張騫槎先在東都禁中今準詔索有司取進不知眞何物也宋之問明河篇云明河可望不可親安得乘查一問津更將織女支機石遥訪成都賣卜人查與槎同劉禹錫七夕詩云機能猶安石橋成不覆查杜子美詩云聞道尋源使從天北路回牽牛去幾許宛馬至今來又陳無己七夕詩云早晚望夫能化石盡分人世作支機

職需考

神仙感遇傳郭子儀華州人也初從軍沙塞聞因入京催軍食回至銀州數十里日暮忽風沙斗暗行李不得隨入道旁空屋中藉地將宿既夜忽見左右皆有赤光仰視空中忽見輜車綉幰中有美人坐床垂足自天而下俯視子儀子儀拜祝云今七月七日必是織女降臨願賜長壽富貴女笑曰大富貴亦壽考言訖冉冉昇天猶視子儀良久而隱子儀後立功貴寵威望烜赫及幕賓王延昌孫宿趙憲伯嚴郢曰吾此疾自知未便衰殞因話所遇之事衆皆稱賀忻悅其後拜太尉尚書令尚父年至九十而薨

乞富貴

風土記七月七日其夜灑掃庭除露施几筵設酒脯時果散香粉於筵上祈請何鼓織女言此二星當會守夜者咸懷私願或云見天漢中有奕奕白氣或光燭五色以此爲徵應見者便拜而陳願乞富乞壽無子乞子唯得乞一不得策求三年後方得言之頗有受祚者歐陽永叔詩云奕奕天河光不斷有人正在長生殿蔡持正七夕詩云焚香再拜穿華線候得神光白氣飛

祈恩露

天寶遺事明皇與妃子每七夕往華清宮遊宴時宮女陳瓜果酒饌列於庭中祈恩牛女又各捕蜘蛛閉小盒中至曉開視以驗得巧之多少民間爭效之杜子美詩云蛛絲小人態結綴瓜果中

去蟢拙

柳柳州文集乞巧文云柳子夜歸自外庭有設祠者窶餌槃香蔬果交羅且拜且祈恔而問焉女隸進曰今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嫁於何鼓遨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蔫拙手目開利組紃縫製無滯於心焉柳子曰吾亦有大拙儻可因是以求去之乃再拜而進曰臣有大拙智所不化黠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云云

巧聰明

歲時雜記七夕京師諸小兒各設筆硯紙墨于牽牛位前書曰某乞聰明諸女子致針綫箱筒於織女位前書曰某乞巧思益進

乞巧思

吳淑秘閣閒談蔡州丁氏精於女工每七夕磔以酒果忽見流星墜庭中明日於瓜上得金梭一枚自是巧思益進

留寶枕

墨莊宛鄆太原郭翰少有清標姿度秀美善談論尚草隸當暑乘月臥庭中時有微風稍聞香氣翰甚恠之仰視空中有人冉冉而下直至翰前乃一少女也明豔絕代光彩溢目衣玄綃之衣曳霜羅之帔戴翠翹鳳凰之冠躡雲文九章之履侍女二人皆有殊色翰整衣巾拜謁曰不意眞靈迥降願垂德音女微笑曰吾天之織女久無主對而佳期阻曠幽態遐懷上帝賜命許遊人間仰慕清風願託神契翰曰非敢望也乃所願也女敕侍婢淨掃室中張雲錦之幃施水晶玉華之簟轉回風之扇宛若清秋乃攜手升堂解衣共寢並同心龍腦之枕覆鸞鵠之衾膩體柔肌深情密態妍豔無匹欲曉辭去自後夜夜往來情好轉切翰戲之曰奉郎何在那敢獨行對曰陰陽變化關渠何事月河漢隔絕無可復知縱使知之不足爲慮因相與談論星辰躔度列宿分位翰遂洞曉之後將至七夕忽前不來數夜方至翰問曰牽郎相見樂乎笑而對曰天上那比人間正以期運當爾非有他故況一年一度相會爭如今日夜夜相逢君忽一夜悽惻流涕執翰手曰帝命有程使當永訣以七寶枕留贈曰明年此日當奉訪音翰報以玉環一雙騰空而去及期遣侍女奉書函至言詞清麗情意重疊末有詩二首其一云河漢雖云闊三秋尚有期情人知有意良會在何時又曰朱閣臨清漢瓊宮繞紫房佳期情在此只是斷人腸翰亦謝以詩曰人世將天上由來不可期誰知一回顧交作兩相思又曰賡枕猶香澤啼衣尚淚痕玉顏霄漢裏空有往來魂是歲太史奏織女星失度無光翰官至御史

授敛鈿

陳鴻長恨傳唐玄宗在位以聲色自娛宮中嵩數無悅目者忽幸華清宮上心油然恍若有遇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宏農楊元琰女子於壽邸既笄矣鬢髮膩理纖穠中度舉止閒冶別疏湯泉詔賜澡蘭既出水體弱力微若不任羅綺光彩煥發轉照動人上不勝悅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以導之定情之夕授金敛鈿合以固之明年冊爲貴妃半后服用冶容敏詞婉孌萬態與上行同輦止同宮宴專席寢專房雖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曁後宮才人樂府妓女使天子無顧眄者民諺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又云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卻爲門楣人心羨慕如此天寶末安祿山引兵向闕以討楊妃爲辭玄宗幸蜀道次馬嵬六軍徘徊不進當時敢言者請以貴妃塞天下之怒上知不免反袂掩面使牽貴妃而去就絕於尺組之下肅宗受圍大駕還都尊玄宗爲太上皇每寒花秋月天顏不怡適有方士（楊妃外傳云方士即楊通幽也）自蜀而來知上皇心念楊妃自言有李少君術上皇大喜命致其神方士跨鶴索之不至又遊神馭氣旁求四虛極天涯跨蓬壺有洞戶東向署曰玉妃太眞院方士抽鍵扣扉有雙鬟應門復入俄

有碧衣侍女纔至詰所從來方士稱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睛少待之頃間碧衣延入且曰玉妃出見一人冠金蓮披紫綃飾紅玉曳鳳舄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年已還事言訖惘然指侍女取金釵細合各折其半授使者曰爲謝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受辭與信賄行色有不足玉妃因徽其意復前跪致辭乞當時一事不聞於它人者驗於上皇不然恐細合金釵負新垣平之詐也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載侍盥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秦人風俗夜張錦綉陳飲食樹花燔香於庭號爲乞巧宮掖間尤尚之時夜始半休侍衛於東西廂獨侍上上憑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復居此當墮下界且結後緣或天或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使者還奏皇心嗟悼久之餘見唐史白居易作長恨歌云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後人又作伊州曲云金鑾降下胡雛戲樂梅禍來漁陽兵起驚輿幸蜀玉環縊死馬嵬坡下塵滓夜對行宮皓月恨最恨春風桃李洛都方士念君縈繫妃子蓬萊殿裏覓尋太眞宮中睡起遙謝君意淚流瓊臉梨花帶雨髣髴覓嘗初試寄鈿合共金釵私言徒爾在天願爲比翼同飛居地願爲連理雙枝天長與地久唯此恨無已

化土金

冀望乙亥起居注商安軍南康縣民陽大明葬父於黃公坑山下結廬墓側所養白雞爲狸捕去歲之石穴次夕雷震石粉碎雞死焉人以爲孝感值七夕有道人至廬所見之歎其純孝指架上道服曰以是與我當有以奉報大明與之無靳色道人解腰間小瓢貯衣其中瓢口甚窄而衣入無礙俄取瓢間小黑石拊摩之噓呵即成紫金又礪藥末爲圓劑以授大明大明謝曰身居貧約且在父喪不敢覬富壽也道人益奇之探瓢取道服還之曰聊試君耳題詩椽間曰陽君眞隱士孝行動穹壤皇上憐其顒七夕遣回往遂巡藥頑石遣子爲傾享子既不我愛吾亦不汝強風埃難少留願子志勿爽會當洛鼠記青雲看反掌遂別去鄉人聞者競觀之題處去地幾丈許始以淡墨書既而墨色粲發字體飛動皆疑其神仙云時紹興十三年也里胥以事聞於縣縣令李能一白郡守上諸朝明年詔賜帛十疋令長吏以歲時存問之

運水銀

提要錄元豐六年呂吉甫守單州聞天慶觀七月七日有異人過焉索筆書二詩其一云野人本是天台客石橋南畔有住宅父子生來只兩口多好歌坐不好拍其二云四海孤遊一野人兩壺霜雪足精神坎離二物全收得龍虎丹行運水銀時呂守之壻余中在傍釋之曰天台客賓也石橋洞也兩口呂字也歌而不拍乃吟詩也吟此詩者其呂洞賓乎後篇乃是詩題耳

殮松柏

孫眞人枕中記採松柏法嘗以三月四月採新生松葉可長三四寸并花蕊取陰乾細搗爲末其柏葉取深山谷中採當年新生可長三二寸者陰乾細搗爲末用白蜜和丸如小豆大常以月一十五日日未出

時燒香東向手持藥八十一丸以酒下服一年延一十年命服二年延二十年命欲得長肌肉加大麻巨勝欲心力壯健者加茯苓人參此藥除百病益元氣滋五臟六腑清明耳目強壯不衰老延年益壽神驗用七月七日露水丸之更佳服時乃咒曰神仙眞藥體合自然服藥入腹天地齊年咒訖服藥斷諸雜肉五辛切忌愼之

餌松實

林氏傳信方七月七日取松實過時即落雜收去木皮搗如膏每服如雞子大日三服能絕穀久服昇仙渴即飲水勿食他物服及百日身輕三百日日行五百里又法搗爲膏酒調下三錢亦可以煉丁松脂同服之劉向列仙傳隱佺者槐山採藥父也好食松實形體生毛長數寸屈原九歌山鬼章云飲石泉兮蔭松柏

服柏子

千金方七月七日採柏子治服方寸匕日三四又云一服三今久服亦辟穀令人不老張華博物志云鼠不得食細切柏葉水送下隨人能否以不飢爲度此葉苦不可嚼也老杜詩云翠柏苦猶食晨霞高可餐

取菖蒲

千金方七月七日取菖蒲酒服三方寸匕飲酒不醉好事者服而驗之不可犯鐵若犯鐵令人吐逆治人好忘久服聰明益智

折荷葉

太清諸草木方七月七日採蓮花七分八月八日採蓮根八分九月九日採蓮實九分陰乾搗篩治服方寸匕令人不老

和桃花

韋氏月錄七月七日取烏雞血和三月三日桃花末塗面及遍身三二日肌白如玉此是太平公主法曾試有驗

曬槐汁

圖經本草按爾雅槐有數種葉大而黑者名櫰槐晝合夜開者名守宮槐葉細而青綠者但謂之槐其功用不言有別四月五月開花六月七月結實治五痔七月七日採嫩實擣取汁銅器盛之日煎令可作丸大如鼠屎內竅中三易乃愈補絕傷火瘡婦人乳瘕子藏急痛千金方銅器盛眞高門上曝二十已上日卻煎令成膏作丸如前法又云神方主痔

煎苦瓠

千金方七月七日生苦瓠中白絞取汁一合以醋一升古文錢七箇浸之微火煎減半以沫內眥中大治眼暗

瓜蒂

本草、瓜蒂苦寒有毒。主大水。身面四肢浮腫。下水殺蠱毒。食諸果病在胸膈腹中。皆吐下之。生嵩高平澤。七月七日採陰乾。陶隱居云。瓜蒂多用早青瓜蒂。此云七月採。便是甜瓜蒂也。

剪瓜葉

淮南子。七月七日午時。剪生瓜葉七枚。直入北堂中。向南立。以拭面鼾。即當滅矣。

拾麻花

外臺祕要。治瘧癘。七月七日。拾麻花。五月五日。收艾葉二件作灶。於瘧上炙百壯。

蒸麻勃

千金方。七月七日。用麻勃一斗。與人參二兩。末之。蒸令氣遍。夜欲臥。酒服一刀圭。盡知四方之事。本草云。麻蕡一名麻勃。此麻花上勃勃者。七月七日採良。

稚天草

圖經本草。景天草生太山谷。今南北皆有之。人家多種於中庭。或以盆植於屋上。云以辟火。故又謂之慎火草。春生苗似馬齒而大。作層而上。莖脆。夏中開紅紫花。秋後枯死。神農本草云。景天草一名慎火。一名戒火。一名救火。七月七日採陰乾。

乾藍草

千金方。解諸藥毒散。七月七日。取藍陰乾。搗和水服方寸匕。日三服。中毒者。雀燕毛二枚和水二升服之。差。

吞小豆

韋氏月錄。河圖記。七月七日。取赤小豆。男吞一七。女吞二七。令人畢歲無病。

食海藻

本草。海藻一名落首。一名藫。七月七日。採曝乾。生深海中及新羅。海人取藻。正在深海底。以繩繫腰沒水下。得則旋繫繩上。孟詵云。海藻起男子陰氣。常食消男瘿。北人不宜食。

收公寄

本草云。丁公寄味甘。主金瘡痛延年。一名丁父。生石間。蔓延木上。細葉大枝赤莖。實大如礪黃。有汁。七月七日採。按陳藏器云。丁公寄即丁公藤也。

漆守宮

淮南子舉萬術。七月七日。採守宮陰乾爲末。井花水和。塗女身。有文章似丹砂。塗之不去者不淫。去者有娠。

帶蛛網

千金方。七月七日取蛛網一枚。著衣領中。勿令人知。則永不忘也。又曰華子云。蛛網七夕朝取食之。令人

巧。去健忘。

採蜂房

本草。露蜂房有毒。主驚癎。一名蜂腸。一名百穿。一名蜂勃。生山谷。七月七日採陰乾。又圖經云。古今方書治牙齒傷多用之。七月七日採。

捉螢火

本草。螢火無毒。生明目。小兒火瘡。一名夜光。七月七日取陰乾。藥性論云。螢火亦可單用治盲眼。

捕丹虵

本草云。丹虵味辛。主心腹積血。一名飛龍。生蜀郡。如鼠。蝙。青股赤頭。七月七日捕採。又云。七月七日採。蟲瘴寒熱。生地上。味苦。赤頭長足有角。畫居。

燒赤布

淮南子舉萬術。赤布在戶。婦人留連。注云。取婦人月事布。七月七日燒灰。置楣上。即不復去。勿令婦人知之。

歲時廣記卷二十八

七夕下

食仙桃

漢武帝內傳。帝好神仙之道。元封元年正月甲子。登嵩山。起道宮。齋居靜祠。以求神應。至四月戊辰。帝方御宣殿。時東方朔及董仲君在側。忽有一女子來。語帝曰。聞子輕四海之祿。訪道求生。願標山川。似可教者。從今日始。清齋不交人事。七月七日。王母當暫至也。言訖。女子忽不見。帝問東方朔何人。朔曰。乃西王母紫蘭宮女。常傳命往來人間。帝於是登眞壇。齋戒存道。至七月七日。灑掃宮掖。燔百和之香。然九光之燈。躬監香果。爲天官之饌。帝乃盛服至于階下。勅內外謹衛。以候仙官。二更之後。忽見西南如白雲起。驚鸞趨陛。須臾。王母乘雲軿而降。帝問寒暄畢。王母自設天廚。以仙桃飼帝。復召上元夫人與帝同宴。因授以五岳眞形圖及靈光經。夫人亦以六甲靈飛十二事授帝。至明。王母與夫人同乘而去。

請仙藥

漢武帝故事。七月七日。上御承華殿齋正中。忽有青鳥從西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何鳥也。朔曰。此西王母將降。以化陛下。上乃施帷帳。燒眞末香。香遠聞。聚國所獻。塗宮門。香聞百里。是夕漏七刻。西方隱隱若雷聲。有頃。王母乘玄雲車而至。玉女夏桂。戴七勝。青氣如雲。上拜請不死之藥。母曰。帝滯情不盡。慾心尚多。

不死之藥。未可致也。東方朔於朱雀觀中竊視。母曰。此兒好作罪過。久被斥逐。然原心無惡。尋當得還。母出桃七枚。自啖二枚。以五枚與帝。帝留核欲種。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結子。非下土所種之物。

乘白鶴

續仙記。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一云作鳳凰鳴。）遊伊洛間。遇道士浮邱公。接子喬上嵩高山四十餘年。後於山中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至是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時有童謠曰。王子喬。好神仙。七月七日上賓天。白虎搖惡風吹笙。乘雲鼓氣吸日精。吸日精。長不歸。秋山冷露沾君衣。李太白鳳笙歌云。仙人十五愛吹笙。學得崑邱彩鳳鳴。始聞鍊氣殊金液。復道朝天赴玉京。玉京迢迢幾千里。鳳笙去去無窮已。綠雲紫氣向函關。訪道因尋緱氏山。莫學吹笙王子晉。一遇浮邱斷不還。司馬溫公緱山引云。王子吹笙去不還。當時舊物唯緱山。山深樹老藏遺廟。春月秋花空自閉。東坡七夕詞云。緱山仙子高情雲渺。不學癡牛騃女。鳳簫聲斷月明中。舉手謝時人去早。又詩云。翩然王郎子。來自緱山陰。云見浮邱伯。吹簫明月岑。按賓宇記。緱山在明州。其地有祠在焉。鄭工部文寶題緱山王子晉祠一絕云。秋陰漠漠秋蟄輕。緱氏山頭月正明。帝子西飛仙馭遠。不知何處夜吹笙。

跨赤龍

列仙傳。陶安公者。通六安錯冶師也。數行火術。一朝野火燒上。紫色衝天。安公伏冶下求哀。須臾。有朱雀銜出冶上曰。安公安公。冶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日龍來。安公乘之。東南面上。邑中數萬人預共送之。皆與辭訣。

駕羽車

王氏神仙傳。王遠。字方平。舉孝廉。除郎中。學通五經。尤明天文圖讖。逆知盛衰吉凶。棄官入山修道。遇太上老君。賜七轉靈符。爲攝眞仙人。漢桓帝連徵不出。但題宮門四百餘字。皆說方來之事。帝惡之。使削去。急削而愈明。後東遊括蒼山。過蔡經家。蔡小民耳。而骨相當仙。語經曰。汝氣少肉多。當爲尸解。因授其法。後經沒。失尸十餘年。忽還。語家曰。七月七日。王君當來。其日可多作飲食。以供從官。其日。經家備甕器。作飲食百餘舒。羅布庭中。王君果來。乘羽車。駕五龍。前來。鼓節幡旗。導從威儀。奕奕。金鼓簫管。人馬之聲。如大將軍焉。須臾。引見經及經家兄弟。經父母。私問經曰。王君是何神人。復居何處。經曰。常在崑崙山。經來所到。則山海之神。皆來拜謁。

謁嶽廟

廣異記。趙郡李湜。以開元中謁華岳廟。過三夫人院。忽見神女。悉是生人。遽入寶帳。備極好洽。三夫人透與結懽。晉終而出。臨訣。謂湜曰。每年七月七日至十二日。岳神嘗上計於天。至時相迎。不宜辭讓。今者相見。亦是其時。故得奉獻。自爾七年。每遇其日。（他）然氣奄。家人守之。三日方悟。說云。奉帳瑤筵。綺席羅薦。搖月扇以輕暑。曳羅衣而縱香。玉珮清冷。香風委屢。候湜之至。莫不笑開星眸。花媚玉顏。紋離思則凄零。論

新懽則情洽。三夫人皆其有也。湜才偉於器。尤爲所重。各盡其歡情。及還家。莫不惆悵嗚咽。延景惜別。湜既悟形體流決。嚴病旬日而後可。有術者見湜云。君有邪氣。爲書一符佩之。後雖相見。不得相近。三夫人一姓王。一姓杜。爲云湜無行。帶符何爲。小夫人姓蕭。恩意特深。涕泣相顧。誡湜三年勿言之。非獨損君。亦當損我。湜問以官答云。合進士及第。終小縣令。皆如其言。

授寶玉

唐實記。開元中有李氏者。棄俗爲尼。號曰眞如。天寶元年七月七日。有五色雲氣自東方來。集戶外。雲中引手。不見其形。以書授眞如曰。汝宣寶之。慎勿言也。後緱山亂作。眞如流寓楚州。肅宗卽位元年。忽見二皂衣人引至一所。城闕壯麗。侍衛殷肅。引者謂之曰。此化城也。城有複殿。一人碧衣寶冠。號爲天帝。復有二十餘人。衣冠亦如之。呼爲諸天。命眞如進。侍而諸天相謂曰。下界喪亂日久。當何以救之。內一天曰。莫若以神寶厭之。又一天曰。常用第三寶。今疹氣方盛。恐不足以勝之。須用第二寶。天帝曰。然。遂命出寶以授眞如曰。汝往令刺史崔侁進達於天子。前所授汝小囊。有寶五段。人臣可得見之。今此八寶。惟王者可見。汝愼勿易也。乃具以寶名及所用之法授之。整日。眞如以寶詣縣。縣以其事聞之於州。刺史崔侁遣從事虛恒訊之。恒至。召眞如。欲臨以法。眞如曰。上帝有命。誰敢廢墮。乃以囊中前授五寶示恒。其一曰元黃天符。形製如芻。黃玉也。其二曰玉雞。毛文悉備。其三曰穀璧。逼璧有粟粒文。其四曰王母玉環二枚。恒見盡。恒歸。以狀白侁。又具報節度崔圓。圓徵眞如詣府。欲壓視。眞如曰。不可。圓固強之。眞如不得已。又出後段八寶示圓。其一曰如月珠。大若雞卵。置之堂中。明如皎月。其二曰紅綃。大如巨栗。爛若朱櫻。視之可應手而碎。觸之則堅。其三曰琅玕珠。形製如瑳。其四曰玉印。大如半掌。其五曰皇后採桑鉤二枚。形如斧。鼠若斬玉。八寶賞之日中。則白氣連天。措之陰室。則神光如月。其所厭勝之法。眞如秘之。圓欲錄奏。眞如曰。天帝已命崔侁事爲。若何。圓乃以事屬侁。侁遂遣恒隨眞如上進。肅宗親寶。召代宗曰。汝自楚王爲皇太子。今寶璽于楚州。天祚汝也。宜保愛之。代宗拜受。卽日改元爲寶應。號眞如曰寶和。自後兵革漸偃。年穀豐登。皆寶之瑞也。

寫符經

集仙錄。驪山姥不知何代人也。李筌號達觀子。好神仙之道。常歷名山。博採方術。至嵩山虎口巖石室中。得黃帝陰符經本。緘之甚密。題云。大魏眞君二年七月七日。上清道士寇謙之藏諸名山。用傳同好。其本麼爛。筌抄讀數千遍。竟不曉其義。後入秦。至驪山下。逢一老母。神狀甚異。路旁見遺火燒樹。因自語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尅。筌驚問曰。此黃帝陰符上文。母何得而言之。母曰。吾受此符。已三元六周甲子矣。（三元一周，百八十年，六周一千八十年。）少年從何而知之。筌遜具告得符之由。因請問玄義。母曰。陰符者。上清所祕。玄肇所尊。理國則太平。理身則得道。非獨機權制勝之用。乃大道之要樞。豈人間之常典耶。此書凡三百餘言。一百言演道。一百言演法。一百言演術。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強兵戰勝之術。皆自天機。

合乎神智。觀其精智。則黃庭八景。不足以爲玄。樂其至要。則經傳子史不足以爲文。較其巧智。則孫、吳、韜、白不足以爲奇。一名黃帝天機之書。非奇人不以妄傳。違者奪紀二十。每年七月七日。寫一本藏之名山可以加算。出三尸。下九蟲。祕而重之。當傳同好耳。此書至人學之得其道。賢人學之得其法。凡人學之得其驗。識分不同也。言訖。謂筌曰。日已晡矣。觀子若有飢色。吾有麥飯。相與爲食。袖中有一瓢。令筌于谷中取水。水既滿。瓢忽沈泉中。旋至樹下。失母所在。但於石上得麥飯數升。食之。因絕粒。注陰符經。著太白經。筌後官至節度。入山訪道。不知其終。

猱鉤鏡

博異志。金陵陳仲躬於洛陽清化里假居。宅有古井。曛瀹人。仲躬雖知。亦無所懼。月餘。鄰有取水女子。每來井上。則逾時不去。忽墮井溺死。仲躬異之。間窺於井。見水影中一女子。年狀少麗。梳飾依時。仲躬疑睇之。則以紅袂掩面微笑。仲躬歎曰。斯乃溺人之由也。不顧而退。忽清旦有人扣門云。敬元穎請謁。仲躬命入。乃井中所見者。坐而訊之曰。卿何以殺人。元穎曰。妾實非殺人者。漢朝衿侯居於此。遂穿此井。即有毒龍居之。好食人血。自漢以來。殺三千七百人矣。妾乃國初方墮于井。遂爲龍驅使。爲妖誘人。供龍所食。情非本願。近太一使者交替天下龍神。昨夜子時。已朝太一矣。兼爲河南旱被勘責。三數日方回。君子誠能命所淘井。則獲脫難矣。如脫難。願終一生奉養。世間之事。無不致知。言訖。使失所在。仲躬即命匠入井。戒之曰。但見異物即收之。唯得古銅鏡一枚。面闊七寸七分。仲躬令洗淨安置匣內。斯乃敬元穎者也。一更後。忽見元穎直造燭前。拜仲躬曰。謝以生成之恩。某本師曠所鑄十二鏡之一。第七者也。元穎則七月七日午時鑄者。貞觀中爲許敬宗婢蘭苕所墮。遂爲毒龍所殺。幸遇君子。獲重見人間。然明晨望君子急移出此宅。將辭去。仲躬遽留之。問曰。汝安得有紅綠脂粉狀乎。對曰。某變化無常。非可具述。言訖。即無所見。仲躬從其言而徙之。後三日。古井頓崩。延及堂廂。一時陷地。仲躬後文戰累勝。居官要事必知。皆鏡之助也。鏡背有二十八字。若科斗書。以今文推之曰。維晉新公二年七月七日午時。於首陽山前白龍潭鑄成此鏡。千年萬世。鏡鼻四面趨云。夷則之鏡。

得金缶

宣室志。河東人李眞居長安。元和夏初。一夕。忽聞室西隅有聲。纖遠不絕。俄而又聞有歌者。音韻洽洽然。眞往聽之。其詞曰。色分藍葉青。音比蟄中鳴。七月初七日。吾當示汝形。眞心異之。明日。命僮僕窮索。了無所見。是夕。再聞如初。後至七月六日夜。雨甚。聲其堂之北垣。明日。於聲處又聞其聲。眞驚而視。於垣下得一金缶。形製奇古。叩之。聲韻極長。隱隱然如有篆文。即命濯去塵穢。磨之。乃崔子玉座右銘也。然竟不知爲何代所製者。

詢前程

夷堅甲志。孫九鼎、字國鎮。忻州人。政和癸巳。居太學。七夕日出。訪鄉人段淩儀于竹棚巷。沿汴北岸而行。忽有金紫人。騎從甚都。呼之于稠人中。遽下馬曰。國鎮久別安樂否。細視之。乃姊夫張嶢也。指街北一酒

肆曰。可見邀十此少從容。孫曰。公富人也。豈可令騶措大置酒。曰。我錢不中使。遂坐肆中。飲啗自如。少頃孫方悟其死。問之曰。公死已久矣。何爲在此。我見之。得無不利乎。曰。不然。君福甚壯。乃說死時及孫尋非之事。無不知者。且曰。去年中秋過家。見嫂姊饗飲酒自若。並不相顧。我憤恨傾酒壺擊小女以出。孫曰。公今在何地。曰。見爲鄯城司法祿判官。孫喜。即詢前程。曰。未也。此事每十年一下。倘未見姓名。恐多在三十歲以後。官職亦不卑下。孫曰。公平生酒色甚多。犯婦人無月無之。焉得至此。曰。此吾之迹也。凡事當察其心。苟心不昧。亦何所不可。語未畢。有從者入報曰。交直矣。張乃起。僧行。指行人曰。此我輩也。第世人不識之耳。至麗春門下。與孫別曰。公自此歸。切不得回顧。顧即死矣。公今已爲陰氣所侵。來日當暴下。愼毋喫他藥。服平胃散足矣。既別。孫始懼甚。到竹棚巷見段君。段訝其面色不佳。沃之以酒。至暮歸舉。明日。大瀉三十餘行。服平胃散而愈。後連舉無成。在金國十餘年。始狀元及第。爲祕書少監。

變牛婦

夷堅丙志。信州玉山縣塘南七里店民謝七妻。不孝於姑。每飯以麥。又不得飽。而自食則白秔飯。紹興三十年七月七日。婦與夫皆出。獨留姑守舍。有遊僧過門。從姑乞食。笑曰。我自不曾得飽。安得有餘。僧指盆中秔飯曰。以此施我。姑搖手曰。白飯是七婆者。我不敢動。歸來必遭辱罵。僧堅求不已。終不敢與。俄而歸來。徑趨求飯。婦大怒。且毀叱之。僧哀求愈切。婦咄曰。脫爾身上袈裟來。乃可換。僧即脫以授之。婦反覆細視。戲披於身。僧忽不見。袈裟變爲牛皮。牢不可脫。胸臆先生毛一片。漸遍四體。頭面稍稍成牛。其夫走報婦家。父遽至。則儼然全牛矣。

生聖子

漢武帝故事。景帝將崩。夢高祖謂己曰。王美人生子。可名爲彘。王氏夢日入懷。以乙酉年七月七日生武帝於猗蘭殿。杜甫詩云。猗蘭奕葉光。注云。奕葉猶累世也。

誕皇后

西漢后妃傳。竇皇后。觀津人也。少小頭禿。不爲家人所齒。時遇七夕夜。皆看織女。獨不許后出。忽有神光照室。爲后之瑞。

賢神童

閩川名士傳。林傅、字智周。幼而聰明秀異。言發成文。年六歲。請舉諸子。時父肅爲閩府大將。性樂善。尤好聚書。當時名公多與之交。及有是子。益大其門。雁使崔侍郎于頔興遷職。鄉人榮之。傅五歲。從父謁唐中丞扶。唐命子弟延入學院。時會七夕。堂前乞巧。因試之乞巧詩。傅援筆曰。七夕今宵看碧霄。牽牛織女渡河橋。家家乞巧望秋月。穿盡紅絲幾萬條。唐公曰。眞神童也。

傷賢婦

薰畝拾英。晉陽士人妻崔氏。其夫坐事被竄遠地。後因七夕。作詩以寄之曰。月鈎輝影透珠幃。雅稱人間七夕期。織女牽牛猶會遇。始知天與夢相違。

歲時廣記卷二十九

中元上

呂原明歲時雜記曰道家以七月十五日爲中元節作齋醮之會夏同日

朝聖祖

嘉泰事類儀制令諸州立聖祖廟三元節州長吏率在城官朝謁設神位

市藥物

楊文公談苑益州有藥市期以七月七日四遠皆集其藥物名品甚衆凡三日而罷好事者多市取之淳化中有右正言崔遵任陝路轉運使遵苦病集有拍枕乃令賫萬餘市藥百餘品各少取置枕中周環贊穴以徹其氣臥數月得癒病眉鬚盡落投江水死說者以爲藥力薰蒸發骨節間成疾

感舊念

唐書王縉傳七月望日內道場造設盂蘭盆綴飾錯琲所費百萬又衣冠之制各以帝號識其幡自禁城內外分詣諸道佛祠鐃吹鼓舞奉迎導從歲以爲常

作大獻

麗情集愛愛楊氏本饒塘倡家女年十五尚垂鬟性喜歌舞初學胡琴數曲遂能繰其聲以通他調七月七日泛舟西湖採荷香爲金陵少年張逞所調遂相攜潛遁旅於京師二年逞爲父捕去不及與愛愛別後傳逞已死愛愛亦感疾而亡其小婢錦兒常出其故繡手藉香囊繡履等示人皆郁然如新

占穀價

百忌歷七日大雨糴倍貴小雨大貴

行禪定

盂蘭盆經曰連見亡母在餓鬼中以鉢盛飯往餉其母食未入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目連大叫馳還白佛佛言汝母罪重非汝一人奈何當須十方衆僧威神之力至七月十五日當爲七代父母見在父母厄難中者具百味五果以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佛勅衆僧皆爲施主咒願七代父母行禪定意然後受食是時目連母得脫一切餓鬼之苦目連白佛凡弟子孝順者亦應奉盂蘭盆可否佛言大善故後代人因此廣爲華飾以至刻木剡竹飴蠟剪綵鏤繒模花果之形極工妙之巧寶氏晉訓云天竺所謂盂蘭盆者乃解倒懸之器言目連救母飢厄如解倒懸故謂之盂蘭盆今人遂飾食味於盆中亦誤矣

召眞聖

道藏經七月十五日道太上老君同元始天尊會集福世界信行國土元壽觀中大會說法召十方天帝神仙眞聖之日

禮空王

韓愈直諫表近聞陛下七月十五日幸安國寺禮空王以爲崇福施信示天下仁心

講道經

明皇雜錄三元日宜令崇元學士講道德南華等經葉公成玄靖觀禮焉

誦仙書

修行記七月中元乃大慶之月長齋誦度人經則福上世身得神仙按度人經云七月長齋誦詠是經身得神仙諸天書名黃籙白簡削死上生

說妙法

眞武經爾時元始天尊於龍漢元年七月十五日於八景天宮上元之殿安祥五雲之半與三十六天帝斗極眞人無量飛天大神玉童玉女侍衛左右一時同會振動法音天樂自響大衆忻然咸聽天尊說無上至眞妙法

供寺院

荆楚歲時記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營盆供諸寺院按盂蘭盆經云有七葉功德並幡花歌鼓果食迎送羞由此

進蘭盆

唐六典中尚署七月十五日進盂蘭盆

拜表章

正一旨要七月十五日中元九地靈官神仙兵馬無央數衆名山洞府神仙兵馬同下人間校戒罪福大宜拜表上章祈恩謝過

解結夏

正法眼藏眞淨和尚解夏示衆云有問話者麼乃以拂子擊禪床云天地遍化有陰有陽有生有殺日月照臨有明有晴有隱有顯江河流注有高有下有褒有決明王治化有君有臣有禮有樂有賞有罰佛法住世有頓有漸有權有實有結有解乃喝云結也四月十五十方法界是聖是凡若草若木以拂子左邊敲云從這裏一時結舉拂子云摠在拂子頭上還見麼乃喝云解也七月十五十方法界若草若木乃聖乃凡以拂子右邊敲云從這裏一時解舉拂子云摠在拂子頭上還見麼乃喝云祇如四月十五日已前七月十五日已後且道是解是結舉拂子云摠在拂子頭上還見麼

周法藏

荆楚歲時記四月十五日乃法王禁足之辰釋子護生之日僧尼以此日就禪刹結夏又謂之結制蓋長養之節在外行恐傷草木蟲類故九十日安居至七月十五日解夏又謂之解制經云四月十五日坐樹下至七月十五日爲一歲又曰法歲又圓覺經云若經首夏三月安居山谷詩云忽憶頭陀雲外客閉門作夏與僧過草蘇州詩云安居同僧夏清夜諷道言大慧禪師結夏上堂語云一年一度結只是這箇事何須更多說踢著稱槌便似鉄

啜茶會

歲時雜記解夏受歲事見諸經不可備舉近世唯禪家解結二會最盛禮信畢集施物豐夥解結齋畢長少都次召諸僧茶會諸寮互會共十餘日乃畢

祈福壽

龍城錄金山雙溪北有仙洞中有三十二室凡三十六里石刻上以松炬照之云劉嚴字仲卿漢射聲校尉嘗往願之際極諫被貶隱跡於此莫知所終道士蕭至立所記也俗傳仲卿每至中元日來降洞中州人以祈福壽

托母胎

後漢書佛以癸丑七月十五日托生於淨土國摩耶夫人腹中至周莊王十年甲寅四月八日生

化雲龍

宣室志故唐安太守盧元裕嘗以中元日設幡幢像盛盂蘭盆於其間俄聞缶中有唧唧之聲元裕視之見一小龍纔寸許蜿蜒可愛以水沃之忽長數尺須臾有白雲自缶中起其龍隨雲而去

念眞詮

報應記張政邛州人唐開成三年七月十五日暴亡三日唯心上暖初見四人來捉行半日至大江闊甚約深三尺許細看乃是膽血便小聲念金剛經使者色變入城見胡僧長八尺餘黑使者何得就捉乎人悉皆驚拜及領見王僧與王對坐曰張政是某本宗弟子被妄領來王判放去見使者皆著大枷僧白領政出城謂之曰汝識我否我是須菩提乃知是持經之力再三禮拜僧曰弟子合眼僧以杖一擊不覺失

歸鴈姬

麗情集。進士趙嘏家於浙西。有姬纖麗。嘏甚惑之。洎預計偕。將攜西上。爲母氏阻而不行。且留鵲林寺。值中元齋會。居人仕女。競遊賞之。趙姬亦往。浙帥窺之。乃強致去。因爲掩有。嘏知之。亦無奈何。明年登第。乃以一絕箴之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陽臺去作不歸雲。當時聞說沙吒利。今日青蛾屬使君。浙帥得詩不自安。乃遣歸。

感仙曼

續玄怪錄。杜子春者。周隋間人。少落魄。縱酒浪遊。資生湯盡。方冬。衣破腹空。徒行長安。日暮未食。飢寒之色可掬。仰天長吁。俄有老人。前問曰。君子何嘆。子春言其心。老人袖出一緡曰。給子今夕。明日午時。俟子於西市波斯邸。及時子春往。老人與錢百萬。不告姓名而去。子春既富。湯心復熾。二年而盡。去馬而驢。去驢而徒。復無計。自嘆於市門。發聲而老人至。握其手曰。吾將復濟子。勉繕。明日午時來。前期處。子春忍媿而往。得錢一千萬。錢既入手。厭適如故。不四年間。貧過昔日。復遇老人於故處。子春負愧。掩面而走。老人牽裾問之。因與錢三千萬。曰。此而不瘁。則子貧往貴肯矣。子春曰。感叟深惠。唯叟所使。老人曰。來歲中元日。見我于老君祠雙檜下。子春及期而往。老人方嘯于檜陰。遂相與同登華山雲臺峯。室屋嚴潔。堂中有藥鑪。紫焰光發。玉女環立左右。龍虎分據前後。日已將暮。老人黃冠絳帔。持丹三丸。酒一巵。遣子春食訖。戒曰。愼勿言語。萬苦皆非眞實。一念吾言。安心無懼。老人授劍。直入堂中。叱問姓名。催斬爭射之。聲如雷。子春神色不動。既而風雨雷電。水深丈餘。鼎鑊湯鎗。雜至不顧。將軍復引牛頭獄卒。當大鑪湯。當心叉貫鍍中。又不應。因執其妻子。前羅列於前。鞭箠流血。斫劓備至。將軍曰。此賊妖術已成。勅左右斬之。頸魂魄見閻王。王曰。此乃雲臺峯妖民。押付獄中。於是鎔銅鐵杖。碓搗磑磨。臠火坑鑊湯。刀山劍樹之苦。無不備嘗。然心念老人之言。似亦可忍。竟不呻吟。王曰。此人陰賊。令作女人。配生王驎承家。容色絕代。而口喑。親戚侮之。終不對。進士盧珪慕其容而娶之。恩情甚篤。生一男。聰慧無敵。抱兒與言。終無辭。盧大怒曰。爲妻所鄙。安用其子。乃持兩足。以頭撲於石上。血濺數步。子春愛生於心。不覺失聲云。嚘。嚘。幣來息。身坐故處。老人亦在前。已五更矣。見紫焰穿屋。大火四合。屋室俱焚。老人嘆曰。慎子如是。子之心喜怒哀懼惡欲。皆能忘也。所未曉者。愛而已。使子無嚘聲。吾之藥成。子亦上仙矣。嗟乎。吾藥可重鍊。而子之身貌容世界。指路使歸。嘆恨而去。

遇神嫗

傳奇。貞元中。有崔煒者。居南海。時中元日。番禺人多陳設珍異於佛廟。煒往觀之。見丐嫗。因賣覆人酒旗。當爐者毆之。煒脫衣代償其值。異日。嫗來告煒曰。謝子脫難。吾善炙。今有少艾奉子。不獨愈苦。兼獲美酰。煒後遊海光寺。遇僧醫生於耳。試出炙之。一炷而愈。僧感之。謂曰。貧道無以奉酬。此山下有任翁者。亦有此疾。君能療之。當獲厚報。請爲書導之。煒至。亦一炷而愈。翁以十千謝煒。因留之數日。煒素善絲竹。閒堂

前彈胡琴。詰家童。知爲翁之愛女。因請琴彈之。女潸然有意焉。翁家事鬼。曰獵神。每三歲。必殺一人祭之。時求人未獲。翁遽負惠。欲中夜殺煒爲饗。女潛出告之。煒恐。攜艾破戶急遁。俄失足墜巨穴中。及曉。視穴中有白蛇。盤屈長數丈。吻亦有脊。煒欲殪之。以無燭不遂。忽有延火飄入。煒因出艾炙之。脊應手墜地。蛇乃吐珠徑寸。意若酬煒。煒不受。但以歸計懇之。蛇乃咽其珠。蜿蜒將有所適。煒遂跨蛇而去。行可數里。抵一石門。煒謂已達人世。入戶。但見一室空閣。中有帳帷器玩琴瑟之屬。煒取琴彈之。俄有小青衣出笑曰。玉京子送崔郎至矣。遂卻走入。須臾。有四女皆垂鬟髻而出。謂煒曰。崔子何得擅入皇帝玄宮。煒捨琴問曰。皇帝何在。女曰。暫赴蕊宴爾。女命煒就榻再彈。酌醴傳觴。煒乃叩求歸計。女曰。幸且暫駐。少頃。羊城使者當來。可以隨往。然皇帝已配田夫人。令奉箕帚。夫人即齊王之女。便可相見。遂命侍女召夫人。夫人辭以未奉帝詔不至。遂巡有日影入坐。煒舉首。見一穴隱隱然。覩人間天漢。俄有一白羊自空冉冉而下。背有一丈夫。執大筆。爰封一青竹簡。上有篆字。女酌醴飲使者曰。崔子欲歸番禺。願爲絜往。使者許諾。女曰。皇帝有勅。令與君陽燧珠。有胡人具十萬緡易之。遂取珠授煒。煒曰。煒不會謁帝。何呪遣如是。女曰。帝威君先人之惠。故爾。乃命侍女。書於羊城使者筆管上云。千歲荒臺隱路隅。一章太守重椒塗。因君拂拭意何極。報爾佳人與明珠。女復謂煒曰。中元日須蛺於廣州蒲澗寺吾輩當送田夫人至。煒告別。欲踰羊背。女曰。知有鮑姑艾。可留少許。煒留艾而去。瞬息出穴。遂失使者與羊所在。煒至舍已三年。乃抵波斯邸。鬻珠。有老胡人見之曰。此我大食國陽燧珠也。昔南越王趙佗使異人resolved齎番禺千載矣。君必入筴墓中來。不然。安得斯寶也。煒以實告。胡人具十萬緡易之。後有事於廣州城隍廟。忽見神像有類使者。入覩神筆。上有細字。乃女所題。是知羊城卽廣州城。而廟有五羊焉。及登越王臺。觀先人詩云。越井岡頭松柏老。越王臺上生秋草。古蹟多年無子孫。野牛踐踏成官道。乃詢其主者。主者曰。徐大夫紳威崔侍御詩。故有此粉飾爾。後將及中元。煒遂於蒲澗僧室竢之。夜半。果四女送田夫人至。煒遂與夫人歸家。詰夫人曰。既是齊王女。何以遠配南越。夫人曰。某遭越王虜爲嬪御。王崩。因以爲殉。又問昔四女曰。俱當時爲殉者。又問鮑姑曰。鮑靚女葛洪妻也。多行炙道於南海。又問呼蛇爲玉京子何也。曰。安期生長跨斯龍而朝玉京。故號之也。煒後絜室訪道。不知所適。

歲時廣記卷三十

中元下

獻先祖

皇朝東京夢華錄。中元節先數日。京都市井賣冥器。紙鞋幞頭帽子金犀假帶五綵衣服。以紙糊架子。盤街出賣。潘樓并州東西瓦子亦如七夕。要鬧處亦賣果食種生花果之類。及印賣尊勝經、目連經。又以竹竿斫成三腳。高三五尺。上繫燈窩之狀。謂之盂蘭盆。掛搭冥錢衣服在上焚之。以獻先祖。

祭父母

歲時雜記。律院多依經教作盂蘭盆齋。人家大率即夕祭牛女同。又取麻穀長本者。維之凡案四角。又以竹一本。分爲四五足。中置竹圈。謂之盂蘭盆。隨目連祭式云。近俗七月十五日有盂蘭盆齋者。蓋出釋氏之教。孝子之心。不忍違衆而忘親。今定爲齋享。

拜新墳

東京夢華錄。京師城外有新墳者。卽往拜掃。禁中亦焚錢山。祭軍陣亡歿。說孤魂道場。

設素食

錢狀元家世範。近世以七月十五日爲燒衣節。蓋本浮屠之說。不足依據。然佛老宮祠所在有之。亦祖考平生游息更衣之地。因設素食於此燒之。理亦可行。

告秋成

東京夢華錄。中元前一日。卽賣棟葉。享肥時鋪襯桌面。又賣麻穀窠兒。亦繫在桌子脚上。乃告祖先秋成之意。十五日。供養祖先素食。纏明。卽賣榛米飯。巡門叫賣。亦告成之意也。榛米乃黃穗米也。或謂之黃鳥兒飯。以供佛祭親。

論時務

開元遺事。明皇在便殿。甚思堯元崇論時務。七月十五日。苦雨不止。泥濘盈尺。上令侍御者擡步輦召學士來。時元崇爲輪長。中外榮之。自古急賢待士帝王如此者。未之有也。

休假務

嘉泰事類。假寧格。三元各假三日。前後各一日。又假寧令云。諸假皆休務。三元前後日准此。又軍防格云。中元節諸軍住教一日。

張燈

歲時雜記。開寶元年。詔中元張燈三夜。唯正門不設燈。上御寬仁樓。太平興國四年。詔下元依中元例。張燈三夜。淳化元年。詔罷中元下元觀燈。

禁採魚

唐百官志。河渠令。三元日非官嗣不採魚。三元者。上元、中元、下元也。

收葬草

本草。水萍無毒。以沐浴。生毛髮。久服輕身。一名水花。一名水白。一名水蘇。瑣碎錄云。七月十五日。取赤萍用箬篼盛。曬乾爲末。遇冬雪寒水調三錢服。又用濃椒末擦身上則熱。高供奉採萍時日歌云。不在山亭在岸。採我之時七月半。選甚雞風與猴風。苦小徹風都不算。豆淋酒內下三丸。鉄幞頭上也出汗。

拾聖柰

洽聞錄。河州鳳林關有靈巖寺。每七月十五日。溪穴流出聖柰。大如盞。歲以爲常。

取佛土

四時纂要。七月十五日。取佛座下土著臍中。能令人多智。厭火災。博異志。元和中。內侍劉希昂將遇禍。七月十五日日中。忽有一紅衣女人獨行至門。曰。緣遊暑去家遠。暫借後院盤旋可乎。希昂令借之。勅家人領過。委質甚分明。良久不見出。遂令人覘之。已不見。希昂不信。自往觀之。無所有。唯有一火柴頭在廁門前。家屬相謂曰。此乃火災。欲起也。必須覓術士鎮厭之。當鎮厭之日。火從廚上發。燒半宅且盡。至冬。希昂作憲宗途族誅。

464

感詐鬼

夷堅丁志。撫州南門黃柏路居民詹六。詹七。以接續扇爲生。其季曰小哥。嗜賭博負錢。畏兄箠責。徑竄逸他處。久而不返。母思之益切。而夢寐占卜皆不祥。冀以爲死矣。會中元孟蘭齋。前一夕。詹氏羅紙錢以待享。薄暮若有幽嘆於外者。母曰。小哥冀死矣。今來告我。取一紙錢祝曰。果爲吾兒。能掣此錢出。則信可驗。當求冥助於汝。少焉陰風蕭蕭。類有人探而出之者。母兄失聲慟。酸呼僧誦經拔度。無復望其歸矣。後數月。忽從外來。伯兄曰。鬼也。取刀將逐之。仲遽抱之曰。未可。稍前諦視。問其死生。弟曰。本懼杖而竄。故詣宜黃受傭。未嘗死也。乃知前事爲鬼所詐云。

除蟒妖

玉堂閒話。南中有選仙場。在嶠崖之下。其絕頂有洞穴。相傳爲神仙之窟宅也。每年以中元日放一人上昇。學道者築壇於下。至時則遠近冠帔。咸萃於斯。備科儀設醮齋。焚香祝禱七日。而後衆推一人道德最高者。臨潔至誠。端簡立於壇上。餘皆慘然訣別而退。退卽遙頂禮瞻望之。於時有五色祥雲。徐自洞門而下。至於壇場。其道高者。冠衣不動。合雙掌踏祥雲而上昇。觀者靡不涕泗。健羨望洞門而作禮。如是者不可枚數矣。有道高合選者。忽來中表間一比邱。自武都山相與話別。比丘懷雄黃一斤許贈之曰。道中唯重此藥。請密密於屨履之間。愼勿遺失之。道高者甚喜。遂愼而昇壇。至時。果踏雲而上。後旬餘。比丘從崖傍攀緣過其洞。見一大蟒蛇。僵臥其間。前後上昇者。骸骨山積於巨穴之間。蓋五色雲者。蟒毒氣。常呼吸此無知道士充其腹哀哉。

見故夫

夷堅乙志。成都人承節郎王祖德。紹興三十一年來臨安。得監邛州作院。既之官矣。聞虜幷南以兵都倘書宜諭陝西。卽求四川制置司檄。以棄職爲名。往秦州上謁。未及用。以歲六月客死於秦。虜公遣卒護其柩。且先以訊報其家。王氏卽日發喪。哭設位於堂。既而柩至。蜀人風俗重中元節。率以前兩日祀先。列羣餠以供。及節日。則詣佛寺爲盂蘭盆齋。唯王氏以有服。但用望日。祝几筵辦祭。正行禮未竟。一卒抱胡床從外入。汗流徹體。曰。作院受性太急。自秦州衆程歸。凡四晝夜抵此。將至矣。俄而六人舁一轎至。亦皆有倦色。轎中人徑升於堂。據東榻坐。乃祖德也。呼其妻語曰。欲歸甚久。爲虜倘書苦留。近方得脫。行役不勝勞。傳聞人以我爲死。欲壞我生計。賴嘗已倡之。妻曰。向接虜公書。報君殁於秦。靈輀前日已至。何爲爾。始笑曰。汝勿怖。吾實死矣。吾閒家中鬻賣宅。宅乃祖業也。安得貨。吾所賣黃茶郭熙山水。李成寒林。凡十軸。聞已持出鬻價。吾下世幾何時。未至窮乏。何忍遽如是。吾思家甚切。無由可歸。今日以中元節冥府給假。故得暫來。然亦不能久。又呼所愛婢子。恩意周盡。是時一家如夢。不能辨生死。忽青烟從地起。蛙步不相聞。烟止。寂無所見。

會鬼紀

傳奇。會昌中。進士顏濤下第。遊廣陵。遂之建業。賃舟抵白沙。同載有青衣。年二十許。濤問姓氏。對曰。姓趙氏。亦往建業。每艤舟。濤卽買酒同飲。多說隋、隋國事。濤或諧謔。卽斂衽正色。及抵白沙。各遷舟航。青衣謝曰。數日承君深顧。自嫌陋拙。不足奉懽笑。然亦有一事。可以奉酬。中元必遊瓦官閣。此時當爲君頻會一神仙中人。況君風儀才調。亦甚相稱。約至時某候於彼。言訖。各登舟而去。濤誌其言。中元日。決遊瓦官閣。士女闐咽。及登閣。果有美人從二女僕。皆鬟鬟而有姻態。美人倚欄悲嘆。濤注視不易。美人亦訝之。乃曰。幼芳之言不謬耳。使雙鬟傳語曰。西廊有圖梨院。請君至彼。濤喜而往。果見同舟青衣出而微笑。濤遂併輿美人。俄寨暄。僧進茶果。少頃而辭。濤曰。今日幸接言笑。妾家在青溪。頗多松月。室無他人。今夕必相過。某前往。可與幼芳後來。濤然之。遂乘軒而去。及夜。幼芳引濤前行。可數里。方至有女童數輩。乘燭迎入內室。瑕坐。禮遇孔家娘子曰。今夕偶有佳賓相訪。幸同傾觴。少頃而至。濤因起白曰。不審夫人復何姓第。答曰。某卽陳朝張貴妃。彼卽孔貴嬪。居世謬當後主眷顧。不幸國亡。爲楊廣所殺。幼芳乃隋宮御女也。因話前朝故事。孔貴嬪曰。往事休論。不如命酒延歡。遂呼雙鬟持樂器洽飲。久之。貴妃歌詩一章曰。秋草萋萋夜色。白楊凋盡滅悲風。彩牋曾擘江總綺閣塵清玉樹空。孔貴嬪曰。實閣排空稱望仙。五雲高鬱據朝天。青溪猶有當時月。應照瓊花綻綺筵。幼芳曰。皓魄初圓恨翠蛾。繁華總是鏡花如何。南朝唯有長江水。依舊行人作逝波。濤亦和曰。簫管清吟怨麗華。秋江寒月綺窗斜。慚非後主題幾客。得見陳春閣上花。頃之。閉雞鳴。孔貴嬪等謝酒辭去。濤與貴妃就寢。欲曙而起。貴妃贈以辟塵犀簪一枚。曰。異日睹物思人。昨宵客多。未盡懷情。別日更卜一會。嗚咽而別。濤璽旦憮然若有所失。信宿後。更尋舊日地。則近青溪松桂坵墟。詢之於人。乃陳朝宮人墓也。驚惻而返。迴過廣陵。訪煬帝舊陵。果有宮人趙幼芳墓。因以酒奠之。

蓑離捨

燕北雜記。七月十三日夜。戎主離行宮。向西三十里卓帳宿。先於彼處造酒食。至十四日。應隨從諸軍。並隨部落。動番樂設宴。至暮。戎主卻歸行宮。謂之迎節。十五日。動漢樂大宴。十六日早。卻往西方。令隨行軍兵大獵三聲。謂之送節。番呼此節爲蓑離捨。漢人譯云。蓑離是月。捨是好。謂月好也。

歲時廣記卷三十一

中秋上

方是閒居士中秋翫月記云。中秋翫月。古今所同者也。雖古今所同。然故實所始。騷人雅士。不多見於載籍。後世未嘗無遺恨焉。惟唐四門助教歐陽公貞元十二年。與鄧楚萇、林蘊、陳詡客長安邸中。修厥翫事。賦詩敍景。曲盡其妙。且謂月之爲翫。冬則慘雲藏月。雪藏月。霜侵人。藏興侵。俱害乎翫。秋之於時。後夏先冬。八月於秋。季始孟終。十五於夜。又月之中。稽諸天道。則寒暑均。取於月數。則蟾兎圓。埃壒不流。太空悠悠。芳菲徘徊。博華上浮。升東林。入西樓。肌骨與之疎涼。神魂與之清冷。所古人所以爲翫也夫。

科舉年

會要。太祖乾德四年。始開科舉。詔諸州以八月十五日試鄉舉。又瑣碎錄云。科舉年。中秋必有月。四川以八月十五日省試。

端正月

玉慶佳話。前輩名中秋月爲端正月。昌黎月詩云。三秋端正月。今夜出東溟。又前輩詩云。去年中秋端正月。照我衣襟萬條血。又唐人中秋詩云。端正月臨端正樹。韻香人在韻香樓。（端正樹。韻香樓。皆明皇故事。）

同陰晴

傅燕錄。中秋天色陰晴。與夷狄同。又東坡云。故人史生爲余言。嘗見海賈云。中秋之月。雖相去萬里。他日會合相問。陰晴無不同者。公集中有中秋詩云。嘗聞此宵月。萬里同陰晴。

遇陰晦

石林詩話。安元獻公守南都。王君玉時在館閣較勘。公特請於朝。以爲府簽判。賓、主相得。日以賦詩飲酒爲樂。作時勝日。未嘗輒廢。嘗遇中秋陰晦。公厨夙爲備。公適無命。既至夜。君玉密使人伺公曰。已寢矣。君玉頗爲詩以入曰。只在浮雲最深處。試憑絃管一吹開。公枕上得詩。大喜。即索衣起。徑召客治具大合樂。至夜分。果月出。遂飲樂達旦。

賞翫會

隋唐佳話。李懇隱首陽山中秋夕與友人携酒望月。懇曰。若無明月。豈不愁殺人也。杜子美詩云。若無青嶂月。愁殺白頭人。

備文宴

天寶遺事。尚頗與李又對掌綸誥。八月十五夜。於禁中直宿。諸學士翫月。備文酒之宴。時長天無雲。月色如晝。蘇曰。清光可愛。何用燈燭。遂命撤去。

結綵樓

東京夢華錄。中秋節前。京城諸酒店重新結絡門面綵樓。花頭畫竿。醉仙錦旆。中秋日。皆賣新酒。市人爭飲。至午未間。家家無酒。拽下望子。是時蓼蟹新出。石榴擘破。木犀菊綻。橙橘垂黃。新上市。

飾臺榭

東京夢華錄。中秋夜。市肆賣家。結飾臺榭。民間爭占酒樓翫月。絲竹鼎沸。近內庭居民。夜深遙聞笙竽之聲。宛在雲外。閭里兒童。連宵嬉聚。夜市駢闐。至於通曉。

觀江濤

文選枚乘七發。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並往觀濤於廣陵之曲江。脅克愛中秋即事云。前年中秋月高懸。塘江上觀風濤。

泛夜舫

舊書。袁宏孤貧。運租自業。謝尚時鎮牛渚。八月十五夜。乘月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諷詠解悶。即其咏史之作。尚迎舁舟。與談達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

賞雲海

本事詞。李承相紀退居三山。寓居東報國寺門下。多文士從遊。中秋夜讌座上命何大圭賦水調歌頭云。今夕出佳月。銀漢瀉高寒。風體雲捲轉。覺天陛玉欄寬。疑是金華仙子。又喜經年藥就。傾出玉團圞。收拾江河影。都向鏡中觀。橫籟笛。吹明影。到中天。要令四海。瞻望千古此輪安。何歲何年無月。唯有謫仙著語。

高縱不能舉。我欲喚空起。雲海路漫漫。後有實月亭。名雲海。

飄水利

烏臺詩話。熙寧六年。任杭州通判。因八月十五觀潮。作詩五首。寫在本州安濟亭。前三首並無譏諷。至第四首云。吳兒生長狎濤涇。冒利忘生不自憐。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蓋言弄潮之人。貪官中利物。致其間有溺而死者。故朝廷禁斷。軾謂主上好興水利。不知利少害多。言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言此事之必不可成。譏諷朝廷水利之難成也。

分秋光

古樂府有孀娥怨之曲。注云。漢人因中秋無月而度此曲。所謂孀娥者。蓋指言月中姮娥也。雖隱中秋不見月詩云。風簾浙浙漏銀壺。一半秋光此夕分。天爲素娥孀怨苦。故教西北起浮雲。又前輩嘗有中秋詞云。喚起孀娥。撥雲撥霧。攜出一輪玉。後人傳寫之訛。遂以孀娥爲姮娥。殊失從來作者之本意也。

作春陰

王氏詩話。呂申公在揚州日。因中秋。令棄少游預作口號。有照海旌幢秋色裏。沸天鼓吹月明中之句。是夜卻微陰。公笑云。使不著也。少游遂別作一篇。乘聯云。自是我公多惠愛。卻回秋色作春陰。蓋所謂翻雲手也。

得佳聯

漫叟詩話。南唐金輪寺有僧曰明光者。先一年中秋翫月。得詩一聯云。圓圓離海角。漸漸出雲衢。覺思下聯不就。次年中秋。再得一聯云。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遂不勝其喜。徑登寺樓鳴鐘。時有善聽聲者聞之。此鐘發聲通暢。若非詩人得句。即是禪僧悟道。驗之果然。好事者有詩云。爲思銀漢中秋月。誤擊金輪半夜鐘。

作壽詩

墨莊詩話。李文定公迪八月十五日生。杜默作中秋月詩以壽公。凡數百言。皆以月祝文定。其警句有云。蟾吐輝光育萬重。我公蟠屈爲心胸。老桂根株臧不折。我公得此爲清節。孤輪懸空周復圓。我公得此爲機權。餘光燭物無洪纖。我公得此爲經濟。終篇大率如此。雖造語假淺。亦豪爽。

進新詞

復雅歌辭。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孤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是詞乃東坡居士以丙辰中秋。憶歡達旦。大醉作水調歌頭。兼懷子由。時丙辰熙寧九年也。元豐七年。都下傳唱此詞。神宗問內侍。外面新行小詞。內侍錄此進呈。讀至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上曰。蘇軾終是愛君。乃命量移汝州。

應制曲

古今詞話。東坡在黃州。中秋夜對月。作西江月詞曰。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新涼。夜來風葉已鳴琅。看取眉頭鬢上。酒盞莫推辭。休訴平生不得志。凡風詩騷詞。必寫所懷。然一日不負朝廷。其懷君之心。末句可見矣。

寫所懷

古今詞話。嘉祐間。京師殿試。有一南商。控細鞍驄馬於右掖門。俟狀元獻之。日未曛。唱名第一人。乃許將也。委狀奇秀。觀者若堵。自綠臨江仙曰。皇主臨軒親策試。集英佳氣葱葱。鳴鞘聲震未央宮。卷簾龍影動。御煙濃。上第歸來何事好。迎人花面爭紅。畫袍香散六街風。一鞭春色裏。騘損玉花驄。後帥成都。值中秋府會。官妓獻詞送酒。仍別歌臨江仙曰。不比尋常三五夜。萬家齊望清輝。燦銀盤透碧琉璃。莫辭終夕看。動是隔年期。試問嫦娥還記否。玉人會折高枝。明年此夜再圓時。閣開東府宴。身在鳳池許同攜。作詞妓白以西州士人鄭無黨詞。後召相見。欲薦其才於廊廟。無黨辭以無意進取。惟投牒瑰通欠數千緡。無黨爲人不羈。長於詞。蓋知許公臨江仙最喜歌者。投其所好也。

玉局文。予十八年前中秋。與子由觀月彭城。作一詩。以陽關歌之。今復歌此。宿於轅上。方南遷嶺表。獨歌此曲。聊復書之。以識一時之事。雖未覺有今夕之悲。但懸知爲他日之喜也。行歌野哭。兩相悲。遠火低星。漸向微。病眼不眠非守歲。鄉看無伴苦思鄰。頂衾脚冷知霜重。新沐頭輕感髮稀。多謝殘燈不厭客。孤舟一夜許相依。

借妓歌

古今詞話。柳耆卿與孫相何爲布衣交。孫知杭州。門禁甚嚴。耆卿卻見之不得。作望海潮之詞。往謁名妓楚楚。曰。欲見孫相。恨無門路。若因府會。願借朱唇。歌於孫相公之前。若問誰爲此詞。但說柳七。中秋府會。楚楚宛轉歌之。孫卽日迎耆卿預坐。詞曰。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雲樹遶沙堤。怒濤卷霜屋。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豪奢。重湖疊巘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風池誇。

拾桂子

南部新書。杭州靈隱山多桂。寺僧云。月中種也。至今中秋夜。往往子墮。寺僧亦嘗拾得。漢武洞冥記云。有遠飛難。朝往夕還。常銜桂實歸南土。所以北方無。今江東諸處。每四五月後。多于衢路間得之。大如龍豆。破之辛香。古老相傳是月中下也。本草云。取杖拄向空擲之。化爲大橘。其色如銀。請玄宗同登。約行數十里。精光奪目。寒氣侵人。遂至大城闕。遠曰。此月宮也。見仙女數百。皆素練寬衣。舞於廣庭。玄宗問曰。此何曲也。曰。霓裳羽衣曲也。玄宗密記其聲調。遂回。卻顧其橋。隨步而滅。旦召伶官。依其聲作霓裳羽衣之曲。劉禹錫詩云。三郎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

又兼集賢之職。開元中。張燕公罷相爲集賢學士。將薨而日食東陸。況吾正爲之乎。未幾。果不起。

種罌粟

博聞錄。常言重九日種罌粟。一云。中秋夜種。則罌大子滿。種訖。以竹帶拂之。花乃千葉。兩手重疊撒種。則開重臺花。

占喬麥

瑣碎錄。中秋無月。則兔不孕。蚌不胎。喬麥不實。蓋緣兔蚌望月而孕胎。喬麥得月而實。

珠貴賤

歲時雜記。珠之貴賤。視中秋月之明闇。明則珠多。闇則珠少。又東坡曰。嘗見海商云。中秋有月。則是歲珠多而圓。常以此候之。

兔多少

歲時雜記。世傳中秋月圓則兔多。陰則兔少。

歲時廣記卷三十一

中秋中

銀橋

唐逸史。羅公遠、本鄧州人也。開元中。中秋望夜。侍玄宗於宮中翫月。公遠奏曰。陛下莫要至月中看否。乃取杖拄向空擲之。化爲大橋。其色如銀。請玄宗同登。約行數十里。精光奪目。寒氣侵人。遂至大城闕。遠曰。此月宮也。見仙女數百。皆素練寬衣。舞於廣庭。玄宗問曰。此何曲也。曰。霓裳羽衣曲也。玄宗密記其聲調。遂回。卻顧其橋。隨步而滅。旦召伶官。依其聲作霓裳羽衣之曲。劉禹錫詩云。三郎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

奏玉笛

集異記。玄宗嘗八月望夜。與葉法善同遊月宮。聆月中奏樂。上問曲名。曰。紫雲曲也。玄宗素曉音律。默記其聲。歸傳其音。名曰霓裳羽衣。自月宮還。過潞州城上。俯視城郭悄然。而月色如晝。法善因請上以玉笛奏曲。時玉笛在寢殿中。法善命人取之。旋頃而至。曲奏既竟。復以金錢投城中而還。旬餘。潞州奏八月望夜有天樂臨城。兼獲金錢以進。

遊廣寒

郭侯傳。八月望夜。月食東壁。李泌曰。吾當亡矣。東壁圖書之府也。且讖云。大臣有文章者當之。今吾爲相。

開元傳信記。八月望夜。明皇、太眞、葉法師遊廣寒宮。少頃。已見龍樓鳳闕。金鋪玉扉。冷氣逼人。後兩川奏八月十五夜有天樂過。

昇清虛

異人錄。開元六年。上皇興申天師、道士洪都客。中秋夜同遊月宮。過一大門。在玉光中。見一大宮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守門兵衛甚嚴。止其不得進。入天師引上皇躡身起。烟霧中下視玉城巍峨。若萬里琉璃之田。尋步向前。翠色冷光相射。見素娥十餘人。皓衣乘白鸞。笑舞於廣庭大桂樹下。樂音清麗。上皇歸編律成音。製爲羽衣之曲。

進龍丹

明皇雜錄。八月十五夜。葉靜能邀明皇遊月宮。將行。請上衣裘而往。及至月中。寒濕特異。上不能禁。靜能出火龍丹一粒以進。上服之乃至。東坡中秋詞云。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若夫明皇遊月宮事。見於數書。如龍城錄、高道傳、鄭愚津陽門詩注。皆有之。其說大同小異。

登天柱

三水小牘。九華山道士趙知微。乃皇甫玄眞之師。自少有凌雲之志。入茲山。結廬於鳳凰嶺前。諷誦道書。鍊志幽寂。蔥蘭爲服。松柏爲糧。越數十年。遂臻玄妙。玄眞仲弟子之禮服勤執敬。又十五年。至咸通辛卯歲。知微以山中鍊丹。須得西土藥。乃與玄眞來京師。寓于玉芝觀之上清院。有皇甫枚者。日與相從。因詢未能從事於斯也。因作詩以誚之。其詞曰。黃鶴樓前秋月寒。樓前江闊烟漫漫。夜深人靜萬籟息。獨對清影懸欄干。聲長嘯肅天宇。知是殘霞御風侶。多生曾結香火緣。邂逅相逢竟相語。翛然洗盡朝市忙。直疑身在無何鄉。回看往事一破顏。下視舉世俱亡羊。嗟予局促猶軒冕。知是慮教遊未遠。他年有約願追隨。共看蓬萊水清淺。後三年。紹興庚申。朝廷復河南。以爲鄧州通判。金人叛盟。鄧城陷。縱而死。載其柩還鄉。舁者覺甚輕。然無敢發驗者。或疑其尸解去。東坡作黃鶴樓詩。紀焉。嘗世所言老卒遇異人事。王定國亦載之於書。疑此亦其流也。

會稽嶽

纂異記。三禮田瑤者。洛陽人。與其友鄧韶博學相類。元和癸巳中秋之夕。出建春門望月。會韶亦攜觴東來。方駐馬道周。俄有二書生乘驄至。揖瑤韶曰。二君得非求賞月之地乎。敝莊去此不遠。且頗有泉竹之勝。願少駐車騎。瑤韶乃從而往。至一車門。始入甚荒涼。又數百步。有異香迎前。則豁然異境矣。飛泉交流。松柏夾道。奇花爛爛。好鳥關關。瑤韶謂簇馬飛觴。害生謂小童曰。折燭夜一花。與二君子賓。小童曰。于庭中伺焉。忽覺天地曛晦。仰視又無纖翳。俄聞生呼曰。某至矣。因開其室。生曰。月在某衣中矣。請客觀焉。以手舉衣出寸許。一室盡明。寒入肌骨。生曰。子今信乎。客再拜謝之。頃收其光。因又閉戶。其外尚昏晦。食頃。月在天如初。陳簡齋中秋無月詩云。卻疑周生懷月去。待到三更黑如故。

入桃源

青瑣高議。陳純、字元朴。莆田人。因遊桃源。愛其山水秀絕。乃裹糧沿溪而行。凡九日。至萬仞絕壁下。夜聞石壁間人語。純糧盡困臥。聞有異香流出。花十餘片。其去甚急。純速收得一花。面盈尺五寸。乃食之。渴甚。飲溪水數斗。下利三日。行步愈疾。有青衣採蘋岸下。曰。此桃源三夫人之地。上府玉源。中府靈源。下府桃源。後夜中秋。三仙將會於此。其夕。水際臺閣相望。有童曰。玉源夫人召純往。見三夫人坐絳殿中。衆樂並作。玉源謂純曰。近世中秋月詩。可舉一二句。純曰。莫辭終夕看。動是隔年期。桃源曰。意雖佳。但不見中秋月。作七月十五夜月亦可。玉源因作詩曰。金風時拂袂。氣象更分明。不是月華別。都緣秋氣清。一輪方極滿。萬籟正無聲。曉魄沉烟外。人間萬事驚。靈源詩曰。高秋潭似水。萬里正圓明。玉兔步虛碧。冰輪轢太清。廣寒低有露。桂子落無聲。吾館無弦彈。棲烏莫要驚。桃源詩曰。金吹捲天幕。無雲方皎然。九秋今夕半。萬里一輪圓。皓彩盈虛碧。清光射玉川。瑤樽何惜醉。曲意正縈縈。玉源謂純曰。子能繼桃源之什乎。純乃賡曰。仙源皆誤到。竊思正蕭然。秋靜夜方靜。月圓人更圓。清樽歌越調。仙棹泛晴川。幽意知多少。重重類楚綿。玉源笑曰。此書生好。莫與仙葩食。教異日作枯骨。如何敢亂生意思。純曰。和韻偶然耳。將曉。以舟送純歸。

過武昌

夷堅丁志。饒廷直、字朝列。建昌南城人。第進士。豪俊有氣節。嘗以事過武昌。忽有所遇。自是不遑妻孥。簡然端居。如林下道人。自作詩紀其事云。丁巳中秋夜半。偶游黃鶴樓。忽遇異人。授以祕訣。所恨尙凍世故未能從事於斯也。因作詩以誚之。其詞曰。黃鶴樓前秋月寒。樓前江闊烟漫漫。夜深人靜萬籟息。獨對清影懸欄干。一聲長嘯肅天宇。知是殘霞御風侶。多生曾結香火緣。邂逅相逢竟相語。翛然洗盡朝市忙。直疑身在無何鄉。回看往事一破顏。下視舉世俱亡羊。嗟予局促猶軒冕。知是慮教遊未遠。他年有約願追隨。共看蓬萊水清淺。後三年。紹興庚申。朝廷復河南。以爲鄧州通判。金人叛盟。鄧城陷。縱而死。載其柩還鄉。舁者覺甚輕。然無敢發驗者。或疑其尸解去。東坡作黃鶴樓詩。紀焉。嘗世所言老卒遇異人事。王定國亦載之於書。疑此亦其流也。

纂異記。三禮田瑤者。洛陽人。與其友鄧韶博學相類。元和癸巳中秋之夕。出建春門望月。會韶亦攜觴東來。方駐馬道周。俄有二書生乘驄至。揖瑤韶曰。二君得非求賞月之地乎。敝莊去此不遠。且頗有泉竹之勝。願少駐車騎。瑤韶乃從而往。至一車門。始入甚荒涼。又數百步。有異香迎前。則豁然異境矣。飛泉交流。松柏夾道。奇花爛爛。好鳥關關。瑤韶謂簇馬飛觴。害生謂小童曰。折燭夜一花。與二君子賓。小童曰。于庭中伺焉。忽覺天地曛晦。仰視又無纖翳。俄聞生呼曰。某至矣。因開其室。生曰。月在某衣中矣。請客觀焉。以手舉衣出寸許。一室盡明。寒入肌骨。生曰。子今信乎。客再拜謝之。頃收其光。因又閉戶。其外尚昏晦。食頃。月在天如初。陳簡齋中秋無月詩云。卻疑周生懷月去。待到三更黑如故。

否。子是引瑤韶進立堂下。左右命拜。夫人褰帷笑曰。下域之人。而能知禮。各賜薰肌酒一盃。夫人問誰人召來。曰。衛符卿李八百。夫人曰。便令此二童引瑤韶於華仙之後。瑤問相者誰。曰劉綱。侍者誰。曰茅盈。中坐者誰。曰西王母。俄有一人駕鶴而來。王母曰。久望劉君。奚曰。適蓬花峯道士奏章事。須決遣。尚多未來之客。何言久望乎。瑤韶問劉君誰。曰漢朝天子。續有一人駕黃龍而下。王母曰。李君來何遲。曰為勸龍神設水旱之計耳。書生謂瑤韶曰。此開元天寶太平之主也。未頃。聞鼓自天而下。有執絳節者前唱言穆天子來。奉仙皆起。二主降堦。王母避位。拜迎入幄。環座而飲。王母曰。何不拉取老軒轅來。曰。他今夕主張月宮之讌。非不勤請耳。穆王把酒請王母歌。王母以珊瑚鉤擊盤歌曰。勸君酒。為君悲。且吟自從頻見市朝改。無復瑤池宴樂心。王母持盃。穆王天子歌曰。奉君酒。休嘆。市朝非。早知無復瑤池興。悔窺騏驎草萋萋。歌闋。與王母話瑤池舊事。乃重歌曰。八馬迴乘汗漫風。猶思停鴈憩昭宮。宴移玄圃情方洽。樂奏鈞天曲未終。斜漢露凝殘月冷。流霞盃泛曙光紅。崑嵩回首不知處。疑是酒酣春夢中。王母謳穆天子歌曰。一曲笙歌瑤水濱。曾留逸足駐征輪。人間甲子周千歲。靈境盃觴初一巡。玉兔銀河終不夜。奇花好樹鎮長春。情知碧海饒詞句。歌向俗流疑慢人。酒至漢武帝。王母又歌曰。珠露金風下界秋。漢家陵樹冷偷偷。嘗時不得仙桃力。尋作浮塵飄墟頭。漢主上王母酒。歌曰。五十餘年四海清。自親丹灶得長生。若言盡得仙桃力。看取神仙掌上名。帝曰。吾聞丁令威能歌。命左右召令威至。帝又遣子晉吹笙以和。歌曰。月照驪山露泣花。似悲仙帝早昇遐。至今猶有長生鹿。時遶溫泉望翠華。帝持盃久之。王母曰。召葉靜能來一謳。靜能至。獻帝酒。歌曰。幽薊塵飛別九重。貴妃湯殿罷歌鐘。中宵扈從無全仗。大駕倉黃發六龍。散匣尚留金翡翠。鑿池猶浸玉芙蓉。荊棘一閉朝元路。唯有悲風吹晚松。歌竟。有黃龍持盃立於雙車前。再拜祝曰。上清神女。玉京仙郎。樂此今夕。和鳴鳳凰。鳳凰和鳴。將翔將翔。與天齊體。慶流無央。祝畢。有四鶴載仙郎并相者侍者仙女。請催粧詩。劉綱詩曰。玉為質兮花為顏。霧為鬢兮雲為鬟。何勞傅粉兮施淚丹。早為姮娥兮綵閒。茅盈詩曰。水晶帳開銀燭明。風搖珠珮連雲清。體勻紅粉飾花態。早飛雙龍朝玉京。詩既入內。即有子女數十。引仙郎入帳。召瑤、韶行禮。禮畢。二童引瑤、韶辭。夫人曰。非無至寶可以相贈。但爾力不任挈耳。各賜延壽酒一杯。曰。可增人間半甲子。命二童引歸還家。已歲餘。由是瑤、韶棄家入少室山。不知所往。

□□□

（原缺十五字）擬名科居華近者。代不乏人。若夫忠烈冠于一時。著作傳於後世。又其盛焉。遡流尋源。去家百里。地曰沙溪。實翁鼻祖一公之佳城。背擁仙亭。峯面揖仙橋。岫又導派于白塔仙洞之龍脈。山川鍾秀。壙□鍾靈。數世而產仙翁。迄今山之下。溪之西。華宗文族。皆當時盧墓之系焉。若夫傳翁之大道。授翁之玄旨者。希夷先生也。

歲時廣記卷三十三

中秋下

宴同亭

諸山記。武夷山者。按茅君內傳。即昇眞元化洞天也。山有神人。號武夷君。一日。語鄉人曰。汝等皆吾之衍孫也。期以八月十五日。會於山頂。至日。鄉人畢集。見彩幔屋宇。器用陳設甚盛。空中有聲云。令男女分坐食酒肴。須臾樂作。又呼鼓師張安陵撝引鼓。（撝音揮。如今打拍之狀。）趙元胡拍副鼓。劉小金坎苔。獠少重擺撥。（皷音鼓。）喬知滿振嘈鼓。高子春持短鼓。管師鮑公吹橫笛。板師何鳳兒拊節板。絃師董嫋娘彈坎侯。（侯音箜篌也。）謝英妃慷長離。（離即大箏也。）呂阿香憂宵腹。（腹音複。即蔥也。）管師黃次姑嗥悲慄。（慄即觱篥也。）韓季吹洞簫。朱小娥前居巢。（巢即大篳也。）金師羅妙容撾鎈銳。（鎈音鈸。即銅鈸也。）郝幼仙擊鉉鑼。（鑼即平底羅也。）但見樂器。不見其人。酒行命食。或云鼈。（鼈即小鼈也。）或云沙江鮭。（鮭即鯷也。）或云何魮脯。（魮即乾魚也。）味皆甘美。唯酒味差薄。諸仙既去。乘皆欣喜曰。我等凡賤。幸與神君同會。幔亭。因即其地為同亭祠。方伯休題武夷仙游館詩云。茫茫塵世那得知。幔亭空記當年事。君不見茂陵松柏已蕭疏。乾魚猶祭同亭祠。

建幔亭

武夷新記。昔太極玉皇上帝與太姆（音母）魏眞人武夷君。建幔亭綵屋數百間。豎八綵幢。皆有銀龍金鳳之

飾。又施紅蠻荷紫羅褥爲坐。于八月十五日。化出仙橋。自地至峰頂。召鄉人男女千餘人宴飲。奏賓雲左右仙之曲於其上。迄今峯下謂之會仙里焉。詹克愛中秋遊武夷詩云。太姥峯前月色明。魏王巖下水光平。舉杯不記風生籟。疑是賓雲奏舊曲聲。

步虹橋

武夷古記。秦始皇二年八月十五日。武夷君致着醑會鄉人於幔亭峯上。男女千餘人。齋戒如期而往。乃見山徑平坦。道路新理。虹橋跨空。不覺卽至山頂。有幔亭綵屋。玲瓏掩映。前後左右。凡數百間。可坐千餘人。朱晦庵文公九曲棹歌云。一曲溪頭上釣船。幔亭峯影醮晴川。虹橋一斷無消息。萬壑千巖鎖翠烟。

奏鼓樂

搢紳脞說。武夷山岩中秋日。呂眞人、鍾離先生、武夷君等。皆會于山頂。空中呼曰。若男若女皆坐。仙樂競奏。須臾。命行酒。令歌師唱人間好曲詞曰。天上人間今會合。疎稀日落西山兮。夕鳥歸飛百年一夢兮。志與願違。天宮咫尺兮。恨不相隨。

昇仙天

列仙傳。武夷山魏王子瑤冲妙眞人同張滿眞人、孫綽眞人、趙元奇眞人、劉景眞人、彭令昭眞人、顧思遠眞人、白石先生、馬鳴生眞人、女仙胡氏眞人、潘氏二眞人、李氏眞人等一十三人。以八月十五日同上昇。又云。劉凝眞人。以八月十五日。四十二口拔宅上昇。

立道觀

列仙傳。許眞君名遜。字敬之。汝南人也。世慕至道。眞君弱冠師大洞君吳猛三清法要。總秦孝康。拜謁旌德令。尋以脅室葬亂。弃官入道。至西晉武帝太康二年八月十五日。於洪州西山舉家四十二口拔宅上昇。惟有石函藥臼各一所。車輪一具。與眞君所御錦幰。復自空中墮落於故宅。鄉人卽其地立遜帷觀焉。

服靈藥

集仙錄。盱母者。豫章人也。外混世俗。內修眞要。其子名烈。字道微。少喪父。事母以孝聞。西晉孝武時。同郡許遜精修威通道化宣行。居洪崖山。鍊壇立靖。烈清簡忠厚。遜嘗委用之。卽與母結廬於遜宅之東北。旦夕侍奉。謹愿恭肅。未嘗少怠。母常於山側採擷花果以奉遜。遜惜其誠意。常欲拯之。元康二年八月十五日。太上册命徵拜遜爲九州都仙大使高明主者。白日舉家昇天。遜謂烈及母曰。我承天帝之命。不得久留。汝可繼隨。仙舉期於翼日。烈子母悲不勝。再拜告請。願侍雲鑒。遜許之。卽賜靈藥服之。躬稟眞訣。於是日午時同遜上昇。今壇井尚存。世號爲盱母井焉。

乘彩雲

逸史。黃尊師修道於茅山。弟子瞿道生。年少不甚精謹。屢爲師所笞。草堂東有一小洞。高七八尺。荒蔓蒙蔽。一日。瞿生怠事。復爲師所笞。逡巡避杖。遂入此洞。師驚異。遣去草搜索。一無所見。食頃方出。持一棋子曰。適覩秦時人留殽。以此見遺。師怪之。尚意爲狐魅所惑。亦不甚信。明年八月十五夜。天氣清肅。中宵。雲

霧大起。集於庭隅。間仙樂滿庭。復聞有步虛之聲。弟子皆以爲上仙之期至矣。遽備香火。黃師沐浴冠裳以俟。將曉。氛烟漸散。俄見瞿生乘五色彩雲出。立於庭中。靈樂鸞鶴。彌漫空際。與師徒訣別。昇空而去。

遊峨嵋

甘澤謠。圓觀者。洛陽惠林寺僧。（東坡詩及他本作圓淨。）梵學之外。晉律貫通。莫知其所自也。李諫議源。公卿之子。嘗天寶之際。父憎居守陷於賊中。乃脫粟布衣。止於惠林寺。悉將家業爲寺公財。寺人供遺飲食。不置僕使。惟與圓觀爲忘年友。促膝靜話。自旦及昏。如此三十年。一旦約遊蜀川峨嵋。訪道求藥。圓觀欲遊長安。出斜谷。源欲上荊州三峽。爭此兩途未決。半年。源曰。吾已絕世事。豈取途兩京。遂自荊江上峽。維舟南浦。見數婦鋤檔負鹽而汲。圓觀望而泣下。曰。吾不欲至此。恐見其婦人也。源驚問之。圓觀曰。其中孕婦姓王者。是某託身之所。踰三載。尙未娩懷。以某未來之故。今旣見。卽命有所歸矣。願公假以符呪。遣其速生。少駐行舟。葬某山下。後十二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與公相見。是夕。圓觀亡而孕婦產矣。源後詣杭州。尋約佛寺。時山雨初晴。月色滿川。忽聞葛洪川畔有牧豎歌竹枝詞者。乘牛扣角。雙髻短衣。俄至寺前。乃圓觀也。李公就謁曰。觀公健否。答曰。李公眞信士也。俗緣未盡。愼勿相近。李公以無由敍話。望之潸然。圓觀乃唱竹枝詞而去。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溪山等閑遍。卻迴烟棹上渠塘。後三年。李公奉諫議大夫亡。東坡挽文長老詩云。向欲餞塘訪圓澤。葛洪川畔待秋深。

入仙壇

傳奇。太和末歲。有書生文簫者。海內無家。因萍梗抵鍾陵郡。生性柔面洽道。親清而出塵。與紫極宮道士柳棲乾善。遂止其宮。三四年矣。鍾陵有西山。山有遊帷觀。卽許仙君遜上昇地也。每歲至中秋。上昇日。吳、越、楚、蜀人不遠千里而攜挈名香珍果。綵繒金錢。設齋醮。求福祐。時鍾陵人萬數。車馬喧闐。士女櫛比。數十里。若閱圩。其間有豪傑多以金召名姝善謳者。夜與丈夫閒立。握臂連踏而唱。其調清其詞豔。惟對答敏捷者勝。時文簫亦往觀焉。覩一姝。幽閑自芳。美玉不鬬。雲孤碧落。月淡寒空。聆其詞理。脫塵出俗。意諧物外。其詞曰。若能相伴陟仙壇。應得文簫鬱綵鸞。自有綵幢幷甲帳。瓊臺不怕雪霜寒。生久味之。曰。吾姓名其兆乎。此必神仙之儔侶也。竟植足不去。姝亦盼生。久之歌罷。乘燭穿大柃徑將盡。陟山捫石。冒險而去。生亦潛蹤其蹤。燭將盡。有仙童數輩。持松炬而導之。生因失聲。姝乃覺。回首而詰。莫非文簫邪。生曰。然。姝曰。吾與子數未合而情之忘。乃得如是也。遂相引至絕頂坦然之地。侍衛甚嚴。有几案帷幄。金爐鼎香。與生坐定。有二仙娥各持簿書。請姝詳斷。其間多江湖沉溺之事。仙娥持書既去。忽天地暗晦。風雷震怒。擺裂帳帷。傾覆香几。生恐懼不敢傍視。姝倉皇披衣乘閒叩頭肅容。伏地待罪。俄而風雨帖息。星宿陳布。有仙童自天而降。持天判宣曰。吳綵鸞以私慾而泄天機。謫爲民妻一紀。姝遂號泣與生攜手下山而歸。鍾陵。生方知姝姓名。因詰曰。夫人之先。可得聞乎。姝曰。我父吳仙君猛。讓章人也。晉書有傳。常持孝行清貧。人利物。立正祛邪。今爲仙君。名標洞府。吾豈爲仙。主陰籍。僅六百年矣。睹色界而興心。俄遣其醜。然子亦

因吾可出世矣。生素窮寒。不能自贍。妹曰。君但具紙。吾寫孫愐唐韻。日一部。運筆如飛。每鬻獲五緡。緡將盡又爲之。如此僅十載。至會昌二年。稍爲人知。遂與文生潛奔新吳縣越王山側百姓鄧舉村中。夫妻共訓童子數十人。主人相知甚厚。欲稔妹。因題筆作詩曰。一斑與南斑。引入越王山。世數今逃盡。烟蘿得再還。簫聲宜露滴。鶴翅向雲閒。一粒仙人藥。服之能駐顏。是夜風雷驟至。聞二虎咆哮於院外。及明。失二人所在。凌晨。有樵者在越山見二人各跨一虎。行步如飛。陟峯巒而去。鄧生聞之。懽駭。於案上見玉合子。開之。有神丹一粒。敬而呑之。卻瞻首而返。童顏。後竟不復見二人。今鍾陵人多有吳氏所寫唐韻在焉。

舍商山

宣室志。開成中。梁璟自長沙將舉孝廉。途次商山。舍於館亭。時八月十五夕。風清月朗。璟偃而不寐。至夜半。忽見三丈夫。衣冠甚古。徐步而來。且吟且賞。從者數人。璟心知其鬼也。素有胆氣。降階揖之。三人自稱曰。值此風月。況有嘉賓。可不聯句以詠秋物。步兵郎曰。秋月圓如鏡。中郎曰。秋風利於刀。璟曰。秋雲輕比絮。長史嘿然久之。二人促曰。幸以拙速爲事。長史沉吟食頃。乃曰。秋草細同毛。二人大笑曰。拙則拙矣。何乃遲乎。長史曰。此中郎過耳。爲僻韻而滯捷才。中至長史戲曰。蕙娘起中郎召耳。美人曰。安知不爲衆人來。起曰。願歌風樓之曲。以侑樽俎。曲終。中郎曰。山光漸明。願更聯一絕以盡歡也。卽曰。山樹高高影。步兵曰。山花寂寂香。因指長史曰。向者僻韻。中郎之過。今願續此。以觀捷才。長史曰。山天遙歷歷。一坐大笑曰。遲不能巧速而且拙捷才。如是耶。璟曰。水山急湲湲。中郎問璟曰。君非舉進士者乎。璟曰。將舉孝廉科。中郎笑曰。孝廉安知爲詩哉。璟怒叱之。長史斂袂。客皆驚散。遂失所在。而盃盤亦無見矣。

見怪物

乾臊子。葉縣人。梁仲朋。家在汝州西郭街南。渠西有小庄。常朝往夕歸。大歷初。八月十五日。天地無氛埃。去州十五六里。有豪族大墓。皆植白楊。是時。秋景落木。仲朋跨馬在此。二更。聞林間械械之聲。忽有一物自林飛出。仲朋初謂是驚棲鳥。俄入仲朋懷。鞍橋上坐。月照若五斗栲栳大。毛墨色。頭似人。眼跌如珠。喚仲朋爲弟。謂仲朋曰。弟莫懼。頗有豺羯之氣。言語一如人。直至汝州郭門外。見人家未寐。有火光。其怪遂飛東南去。不知所在。仲朋至家。不敢向家中說。忽一夜更深。月上。又好天色。仲朋召弟妹於庭命酌。因語前夕之事。甚怪。忽在屋脊上飛來。謂仲朋曰。弟說老兄何事邪。於是大小走散。獨留仲朋云。爲兄作主人。索酒不已。仲朋覩之。頸下有癭子。如生瓜大。飛翅是雙耳。鼻爲毛。大如鵝。飲斟酒。醉於盃筵上。如睡着。仲朋潛起。礪斫刀。當其項而刺之。血流迸湧。便起云。大奇大奇。弟莫悔。卻映屋脊不復見。血滿庭中。三年內。仲朋一家三十口蕩盡。

指藥鑵

冷齋夜話。周貫不知何許人。自號木腐子。至袁州。見市井李生秀韻。欲攜同歸林下。李嗜酒色。意欲不去。指袁藥鑵作偈示之曰。頑鈍天教合作鑵。縱生三脚豈能行。雖然有耳不聽法。只愛人閒戀火坑。尋死於

西山。後有人見於京師。附書於李生云。明年中秋夕上謁。至時。李生以事出。貫以白土書門而去。曰。今年中秋夕。來赴中秋約。不見折足鐺。彈指空劍斜。李生覓折一足。

担褐媚

燕北雜記。八月八日。戎主愛白犬。於寢帳前七步。埋其頭。露其嘴。後七日。移寢帳於埋狗頭地上。番呼此節爲担褐媚。漢人譯云。担褐是狗。媚爲頭。

歲時廣記卷三十四

重九上

續齊諧記曰。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因謂景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災厄。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繫臂。登高飲菊酒。禍乃可消。景如其言。舉家登山。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此可代之矣。今世人九日登高飲酒。婦人帶茱萸囊。因此也。東坡九日黃樓會詩云。菊蕊茱囊自古傳。長房甫復是謫仙。魏文帝與鍾繇書云。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爲陽數。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爲宜於長久。故以享燕高會。杜公瞻云。九月九日宴會。未知始於何代。自漢世以來未改。今北人亦重此節。近代多宴設於臺榭。

展旬日

容齋續筆。唐文宗開成二年。歸融爲京兆尹。時雨公主出降。府司供帳事繁。又俯近上巳曲江宴。奏請改日。上曰。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陽之意。今故取十三日可也。且上巳、重陽。皆有定日。而至展一旬。乃知鄭谷所賦十日菊詩曰。自緣今日人情別。未必秋香一夜衰。亦未爲盡也。惟東坡公有菊花開時即重陽之語。故記其在海南戲菊九畹。以十一月望。與客泛舟作重九云。

用十月

提要錄.東坡云.嶺南氣候不齊.菊花開時.即重陽.涼天佳月.即中秋.不須以日月爲斷也.十月初吉菊始開.乃與客作重九.因次韻淵明九月九日詩云.今日我重九.誰謂秋冬交.黃花與我期.草中實後凋.香寒白露乾.色映青松高.苔溪漁隱曰.江浙間每歲重陽.往往菊亦未開.不獨嶺南爲然.蓋菊性耐介.須待草木黃落.方發.孤中獨秀.故淵明詩云.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岩列.懷此貞秀姿.卓爲霜下傑.此善論其理也.

賜萊萸

漢宮制.九日賜百僚萊萸.唐制.九日賜宴及萊萸.沈佺期九日應制詩云.魏文頒菊蘂.漢武賜萊房.杜子美詩.萊萸賜朝士.難得一枝來.

佩萊萸

西京雜記.九月九日.佩萊萸.令人長壽.又蠡菀雌黃云.九月九日.作絳囊佩萊萸.或謂其事始於桓景.又北里志云.九月九日.爲絳萊萸囊戴之.郭子正九日詞云.清曉開庭.萊萸初佩.仲殊詞云.戲馬風流.佩萊萸時節.

插萊萸

風土記曰.俗尚九月九日.謂之上九.萊萸到此日成熟.氣烈色赤.爭折其房以插頭.云辟除惡炁.而禦初寒.子由九日詩云.萊萸漫辟惡.李白詩云.九日登高.詩云.今日我重九.誰謂秋冬交.黃花與我期.草中實後凋.香寒白露乾.色映青松高.苔溪漁隱曰.江浙間每歲重陽.往往菊亦未開.不獨嶺南爲然.蓋菊性耐介.須待草木黃落.方發.孤中獨秀.故淵明詩云.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岩列.懷此貞秀姿.卓爲霜下傑.此善論其理也.

賜萊萸

漢宮制.九日賜百僚萊萸.唐制.九日賜宴及萊萸.沈佺期九日應制詩云.魏文頒菊蘂.漢武賜萊房.杜子美詩.萊萸賜朝士.難得一枝來.

佩萊萸

西京雜記.九月九日.佩萊萸.令人長壽.又蠡菀雌黃云.九月九日.作絳囊佩萊萸.或謂其事始於桓景.又北里志云.九月九日.爲絳萊萸囊戴之.郭子正九日詞云.清曉開庭.萊萸初佩.仲殊詞云.戲馬風流.佩萊萸時節.

插萊萸

風土記曰.俗尚九月九日.謂之上九.萊萸到此日成熟.氣烈色赤.爭折其房以插頭.云辟除惡炁.而禦初寒.子由九日詩云.萊萸漫辟惡.李白詩云.九日登高.詩云.今日我重九.誰謂秋冬交.黃花與我期.草中實後凋.香寒白露乾.色映青松高.苔溪漁隱曰.江浙間每歲重陽.往往菊亦未開.不獨嶺南爲然.蓋菊性耐介.須待草木黃落.方發.孤中獨秀.故淵明詩云.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岩列.懷此貞秀姿.卓爲霜下傑.此善論其理也.

題之柄.杜甫雪宴九日詩云.寒花開已盡.菊蕊獨叢枝.又云.是節東籬菊.紛披爲誰秀.

摘菊花

續晉陽秋.陶潛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九月九日無酒.於宅邊菊叢中.摘花盈把而坐.悵望久之.見白衣人至.乃江州太守王宏送酒.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李白九日登高詩云.因招白衣人.笑酌黃花酒.東坡詩云.喜逢門外白衣人.又云.白衣送酒舞淵明.漫繞東籬嗅落英.山谷詩云.常應黃菊畔.悵望白衣來.杜子美詩云.每恨陶彭澤.無錢對菊花.而今九日至.自覺酒須賒.方伯休詩云.肯向淵明揮一醉.何妨乘興過籬東.陳簡齋詩云.陶潛無酒對黃花.

簪菊花

唐登下歲時記.九日宮掖鬬爭插菊花.民俗尤甚.杜牧詩云.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又云.九日黃花插滿頭.婁叔源詞云.簪佩紫.菊簪黃.司馬文正公九日贈梅聖俞悲姬歌云.不肯那錢買珠翠.任教堆插階前菊.東坡詩云.鬢重不嫌黃菊滿.

賞菊花

皇朝東京夢華錄.重九都下賞菊.菊有數種.有黃白色.蕊若蓮房.曰萬齡菊.粉紅色曰桃花菊.白而檀心曰木香菊.黃色而圓曰金鈴菊.純白而大曰喜容菊.無處無之.酒家皆以菊花縛成洞戶.

尚菊花

風土記.日精、治鬾.皆菊之花蕊別名也.生依水邊.其花煌煌.霜降之節.唯此華盛茂.九月律中無射.俗尚九日而用候時之草也.爾雅云.菊、治鬾也.又牧豎閑談云.蜀人多種菊.以苗可入菜.花可入藥.園圃悉植之.郊野人多採野菊供藥肆.頗有僞.眞菊延年.野菊滅人.如張華言.黃精益壽.鈎吻殺人.皆此類也.

服菊花

太清諸草木方.九月九日.採菊花與茯苓松脂.久服.令人不老.又外臺祕要云.九月九日.採菊花飲.服方寸匕.令人飲酒不醉.古詞云.蘭可佩.菊堪餐.人情難免是悲懽.經云.夕餐秋菊之落英.

致菊水

豫章記.郡北臨沙.九月九日所遊宴處.其俗皆然也.按抱朴子云.南陽酈縣有甘菊水.民居其側者.悉食其水.壽並四百五十歲.漢王暢、劉寬、袁隗臨此郡.酈縣月致三十斛水.以爲飲食.諸公多患風痺及眩冒.皆得愈.文保雍菊譜中有小甘菊詩云.莖細花黃□又纖.清芬濃烈味還甘.祛風偏重山泉濟.自古南陽有菊源.

作菊枕

千金方.常以九月九日取菊花作枕袋.枕頭.大能去頭風.明眼目.陳欽甫九日詩云.菊枕堪明眼.萊囊可辟邪.

菊花酒

西京雜記。夫人侍兒賈佩蘭。後出爲扶風人段儒妻。言在內時。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酒。令長壽。

菊花盛開時。採莖葉。雜黍米釀酒。密封置室中。至來年九月九日方熟。且治頭風。謂之菊酒。聖惠方云。治頭風。用九月九日菊花曝乾。取家糯米一斗蒸熟。用五兩菊花末。常醞法。多用細麵麴爛熟。即壓之去滓。每煖一小盞服之。郭元振秋歌云。辟惡茱萸囊。延年菊花酒。與子結綢繆。丹心此何有。杜子美九日登城詩云。伊昔黃花酒。如今白髮翁。屏山先生九日登此北山云。已向晚風抃落帽。可無新菊共浮杯。万俟雅言陶云。昔年曾共黃花酒。一笑新香。又古詞云。明年此□□知誰健。且盡黃花酒。

茱萸酒

提要錄。北人九月九日以茱萸研酒。灑門戶間辟惡。亦有入鹽少許而飲之者。又云。男摘二九粒。女一九粒。以酒咽者。大能辟惡。王晉卿九日詞云。帶了黃花。強飲茱萸酒。又山谷詞云。茱萸菊英浮醑。報蒼風光有處。權德輿詩云。酒泛茱萸晚易曛。

桑落酒

齊民要術。桑落酒法。用九月九日作。水麴米皆以九斗爲準。續古今注云。索郎酒者。桑落時美。故以爲言。按此卽是反語爾。寰海志曰。桑落河出馬乳酒。羌人兼葡萄壓之。晉宣帝時來獻。九日賜百寮飲焉。一云。桑落酒出蒲中。庾信就蒲州刺史乞酒詩曰。蒲城桑落酒。灞岸菊花秋。願持河朔飲。分獻東陵侯。又信詩曰。忽聞桑葉落。正值菊花開。杜甫九日詩云。坐開桑落酒。來把菊花枝。

御賜酒

皇朝歲時記。重九日。賜臣下糕酒。大率如社日。但插以菊花。

餌餈糕

玉燭寶典。九日食餌者。其時黍稌並收。以黏米加味。觸類增新。遂成積習。周官籩人職曰。羞籩之實。糗餌粉餈。注云。糗餌者。粳米屑蒸之。加以棗豆之味。卽今餌餈也。方言謂之糕。或謂之餈。

密糖糍

豐中贅筆。楚辭云。粔籹蜜餌。卽糖糍也。干寶注周官云。籩人所掌。糗餌粉餈。以豆末和屑米而蒸。今糖糍是也。

麻葛糕

唐六典。膳部有節日食料。註云。九月九日以麻葛爲糕。文昌雜錄云。唐歲時節物。九月九日則有茱萸酒菊花糕。

粟糕

皇朝歲時雜記。二社、重陽尙食糕。而重陽爲盛。大率以粟爲之。或加以栗。亦有用肉者。有麵糕黃米糕。或爲花糕。

百事糕

東京夢華錄。都人重九前一二日。各以粉麵蒸糕。更相遺送。上插剪綵小旗。掇釘果實。如石榴子栗黃雜

皇朝歲時雜記。國家大禮。常以九月宗祀明堂。故公廚重九作糕。多以小泥象參列糕上。名曰萬象糕。

獅蠻糕

東京夢華錄。都人重九前一二日。各以粉麵蒸糕。更相遺送。上插剪綵小旗。掇釘果實。如石榴子栗黃雜

杏松子肉之類。又以粉作獅子蠻王之狀。置糕于上。謂之獅蠻糕。

食鹿糕

歲時雜記。民間九日作糕。每糕上置小鹿子數枚。號曰食祿糕。

請客糕

嘉話錄。袁師德給事中高之子。九日出糕謂坐客曰。某不忍噣。請諸君食。

迎涼脯

金門歲節記。洛陽人家重陽作迎涼脯、羊肝餅。及佩囊水符。

綵繒花

歲時雜記。都城人家婦女剪綵繒爲茱萸菊木芙蓉花。以相送遺。

用糕事

苕溪漁隱叢話。張衮詩古人多用餌事。九日詩未有用糕事者。惟崔德符和居人九日詩云。老頭未易看清涼。折取蘸頭滿把黃。歸去乞錢炷里社。買糕沽酒作重陽。

使茱字

容齋隨筆。劉夢得云。詩中用茱萸字者凡三人。杜甫云。醉把茱萸子細看。王維云。遍插茱萸少一人。朱放云。學池年少插茱萸。二君所用。杜公爲優。余觀唐人七言用此者又十餘家。漫錄於後。王昌齡。茱萸房。茱萸色淺未經霜。楊衡。強插茱萸隨衆人。張謂。茱萸凡作幾年新。耿湋。髮稀那敢插茱萸。劉商。鄰筒不解□茱萸。崔叡。茱萸冷吹溪口香。周賀。茱萸一尊前比之杜句。俱不俾奕。

歲時廣記卷三十五

重九中

遊龍山

晉陶潛孟府君傳。嘉爲征西大將軍譙國桓溫參軍。君色和而正。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遊龍山。佐吏畢集。皆一時豪俊。有風吹君帽墮落。溫聞左右勿言。以觀其舉止。君不自覺。良久如廁。溫授孫盛紙筆令嘲之。文成。以置君坐。君歸見嘲。笑而請筆作答。了不容思。按寰宇記。龍山在荆州西門外。今有落帽臺存焉。

李白詩云。九日龍山飲。黃花笑逐臣。醉看風落帽。舞愛月留人。韓文公詩云。霜風破佳菊。嘉節迫帽吹。李漢老詞云。涼風吹帽。橫槊試登高。想見征西舊事。龍山會賓主俱豪。詩云。古來重九皆如此。無復龍山劇孟嘉。杜子美詩云。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爲正冠。東坡亦有詞云。酒力漸消風力緊。愿鬢鬡。破帽多情恰戀頭。

遊牛山

列子。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何之。史孔、梁邱據從之泣。晏子獨笑於傍曰。吾君方將破衰笠而立乎畎畝之中。惟事之恤。何暇念死乎。景公慚焉。杜公九日詩云。江涵秋影雁南飛。與客攜壺上翠微。塵世相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但將酩酊酬佳節。不用登臨怨落暉。古往今來只如此。牛山何必淚沾衣。（牛山雖非遷九事。以杜詩引用。故錄。山谷九日詞云。攜回黃口催開。少年不肯置來。借問牛山歲馬。今應幾度遊。）

望楚山

襄陽記。望楚山有三名。一名馬鞍山。一名英山。宋元嘉中。武陵王駿爲刺史。屢登之。都其舊名。望郢山。因改望楚山。後遂龍飛。是孝武所望之處。時人號爲鳳嶺。高處有三登。即劉宏、山簡九日宴賞之所也。

臨湖山

臨海記。郡北四十步有湖山。山甚平正。可數百人坐。民俗極重。每九日菊酒之辰。讌會於此山者。常至三四百人。

宴仙山

圖經。潤州九仙山。昔越王以九月九日宴於此山。至今有石罇存焉。

湯南臺

蕭子顯齊書。宋武帝姓劉。名裕。爲宋公時。在彭城。九月九日。遊項羽戲馬臺。至今相承。以爲蹈舞。李白詩云。遙捧重陽酌。應過戲馬臺。陳后山詩云。南臺二謝風流絕。準擬歸來古錦囊。注云。戲馬臺也。又曰。九日風光堪落帽。中年懷抱更登臺。又東坡詞云。點點樓頭雨細。重重江水平湖。當年戲馬會東徐。（東徐都彭城也。）僧皎然詩云。重陽荆楚俗。高會此難陪。偶見登龍客。閑遊戲馬臺。

登商館

南齊書。高祖錄。九月九日。登孫陵岡曲街也。世呼爲九日臺。

宴瓊林

楊文公談苑。至道二年重陽。皇太子諸王宴瓊林苑。教坊以夫子爲戲。賓客李至言於東朝曰。唐太和中。樂府以此爲戲。追賞遽令止之。皆伶人以慈失禮。魯哀公以儒爲戲。尚不可。況敢及先聖乎。東朝驚嘆。白於上而禁止之。此戲遂絕。

閉東閤

古今詩話。唐李商隱字義山。號玉溪生。依令狐楚。以牋奏受其學。後其子綯有章平之拜。疎商隱。重陽日。造其廳事。題詩於屏風云。曾共山翁把酒巵。霜天白菊正離披。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莫學漢臣栽苜蓿。遂同楚客詠江蘺。郎君宦貴施行馬。東閤無因得再窺。綯覩之慚恨。扃閉此廳。終身不處。東坡九日詩云。聞道郎君閉東閤。且容老子上南樓。又云。南屏老宿閑相過。東閤郎君懶重尋。

記勝閣

搢言。唐王勃字子安。太原人也。六歲能文。詞章蓋世。年十三。侍父宦遊江左。舟次馬當。寓目山半古祠。危檣跨水。飛閣懸崖。勃乃登岸閱步。見大門當道。榜曰中元水府之神。禁庭嚴肅。侍衛猙獰。勃詣殿砌瞻仰。稽首返回。歸路遇老叟。年高貌古。骨秀神清。坐於磯上。與勃長揖曰。子非王勃乎。勃心驚異。盧已正容。謝

論款密.叟曰.來日重九.南昌都督命客作滕王閣序.子有清才.盡柱賦之.勃曰.此去南昌七百餘里.今日已九月八矣.夫復何言.叟曰.子誠能往.吾當助清風一席.勃欣然再拜.且謝且辭.問叟仙祈耶.心祛未悟.叟笑曰.吾中元水府君也.歸帆當以濡毫均甘勃即登舟.翌旦昧爽.已抵南昌.會府帥閻公宴僚屬於滕王閣.時公有婿吳子章.壽爲文詞.公欲誇之賓友.乃宿擣滕王閣序.俟賓合而出爲之.若即席而就者.既會.公果授簡諸客.諸客辭.次至勃.勃輒受.公既非意.色甚不怡.歸內閣.密囑數走伺勃下筆.當以白報.一走即報曰.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此亦儒生常談耳.一走復報曰.星分翼軫.天接衡廬.公曰.故事也.又報曰.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荊而引甌越.公即不語.俄而數走咨至.以報.公但頷頤而已.至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公矍然拊几曰.此天才也.頃而文成.公大悅.復出主席.謂勃曰.子之文章.必有神助.使帝子聲流千古.老夫名聞他年.洪都風月增輝.江山無價.皆子之力也.徧示坐客.嘆服.俄子章卒然叱勃曰.三尺小兒.輒將陳文.以誑主公.因對公覆誦.了無遺忘.坐客驚駭.公亦疑之.王勃滿然.徐語曰.陳文有詩乎.子章曰.無詩.勃亦了不締思.揮毫落紙.作詩曰.滕王高閣臨江渚.佩玉鳴鸞罷歌舞.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捲西山雨.閒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子章聞之.大慙而退.公私謚勃.龍泓莊藁.既行.謝以五百緡.遂至故地.而叟已先坐磯石矣.勃拜以謝曰.府君既借好風.又教不敏.當具菲禮.以荅神庥.叟笑曰.幸毋相忘.儻過長蘆.焚陰錢十萬.吾有未償薄債.勃領命.復告叟曰.某之窮通壽夭何如.叟曰.子氣清體羸.神澈骨弱.雖有高才.秀而不實.言畢.冉冉沒於水際.勃聞此.厭厭不樂.過長蘆而忘叟之祝.俄有羣鳥集檣.拖檣弗進.勃曰.此何處.舟師曰.長蘆也.勃恍然.取陰錢如數焚之而去.羅隱詩曰.□□有意憐才子.數忽威靈助去程.一席清風雷電疾.滿碑佳句雪冰清.煥然麗藻傳千古.赫爾英名動兩京.若匪幽冥□□客.至今佳景絕無聲.後之人又作傾盃序云.昔有王生.冠世文章.客隨舊遊江渚.偶爾停舟.寓目.遙望江祠.依依陌上.閑步.恭詣殿砌.稽首瞻仰.返回歸路.遇老叟坐于磯石.貌純古.因語□子非王勃是.致生驚詢之.片餉方悟.子有清才.幸對滕王高閣.可作當年詞賦.汝但上舟.休盧迢迢.仗清風去.到筵中下筆.華麗如神助.○會俊侶.面如玉.大夫久坐覺生怒.報云落霞孤鶩.秋水長天.一色澄素.閣公竦然.復坐華筵.次詩引序.道鳴鶴佩玉鏘鏘.罷歌舞.○棟雲飛過南浦.暮簾捲向西山雨.閑雲潭影.淡淡悠悠.物換星移.幾度寒暑.閣中帝子.悄悄垂名.在於何處.算長江儼然自東去.

爲時讌

齊人月令.重陽之日.必以餻酒登高眺迥.爲時讌之遊賞.以暢秋志.酒必採菜黃甘菊以泛之.既醉而還.

藉野飲

荊楚歲時記.九月九日.四民並藉野宴飲.

出郊外

皇朝東京錄.重陽日.都人多出郊外登高.如倉王廟、梁王城、四里橋、毛駝岡、獨樂岡、愁臺、砚臺等處.聚宴.

得別會

唐史.韋綬爲集賢院學士.九月九日宴羣臣曲江.綬請集賢學士得別會.帝一一順聽.

任追賞

唐史李泌傳.貞元勅.九月九日.宜任百寮追賞.

再宴集

歲時雜記.都城士庶.多於重九後一日.再集宴賞.號小重陽.李太白詩云.昨日登高罷.今朝再舉觴.菊花何太苦.遭此兩重陽.山谷詞云.茱萸黃菊年年事.十日還將九日看.前輩詩云.九日黃花十日看.又云.十日重看九月花.

遺親識

歲時雜記.都人遇重九.以酒果餻等送諸女家.或遺親識.其上插菊花.撒石榴子栗黃.或插小紅旗.長二三寸.又塑泥爲文殊菩薩騎獅子像.蠻人牽之.以置餻上.

無飲宴

歲時雜記.重九.京都士人飲飛者不甚多.禁苑賜宴久不講.民間不甚異.常時凡諸節序.唯冬至、寒食.雖小巷亦喧然者.以許士賭博.小人競利喜爲之.清高放曠之風.則寂焉矣.

爲菊飲

韋綬爲集賢記.九月九日.帝爲黃花歌.顧左右曰.安可不示韋綬.即遣使持往.

御製詩

抒情詩.唐宣宗因重陽錫宴羣臣.有御製詩.其略曰.款塞旋征騎.和戎委廟賢.緬心方倚注.協力共安邊.

廣絕句

羣臣已下.應制皆和.上曰.宰相魏謨詩最出衆.其兩聯云.四方無事事.神聖抄秋來.八水塞光起.千山霜色開.上嘉賞久之.魏謨舞拜謝.羣臣聳視.魏有得色.極歡而罷.

謝無逸溪堂集云.潘邠老有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今去重陽四日而風雨大作.遂用邠老之句廣爲三絕云.滿城風雨近重陽.無奈黃花惱意香.雪浪翻天迷赤壁.令人西望憶潘郎.滿城風雨近重陽.不見修文地下郎.想得武昌門外柳.垂垂老葉半青黃.滿城風雨近重陽.安得斯人共一觴.欲問小馮今健否.中孤雁不成行.

進謚詞

荊楚歲時記.重九日.常有疎雨冷風.俗呼爲催禾雨.前輩詞云.疎風冷雨.此日逗重九.康伯可在翰苑日.常重九遇雨.奉詔撰詞.伯可口占.望江南一闋進云.重陽日.四望雨垂垂.戲馬臺前泥拍肚.龍山會上水平脐.頭浸到東籬.茱萸伴黃菊.濕遊遊.落帽孟嘉尋.簪笠.休官陶令覓蓑衣.兩个一身泥.上爲之啓齒.

476

嘲射詩

唐顏錄、唐宋國公崇瑀不解射。九月九日賜射。蕭瑀箭俱不著垛。一無所獲。歐陽詢詠之曰。急風吹緩箭。弱手馭強弓。欲高翻覆下。應西還更東。十週俱著地。兩手併虛空。借問誰爲此。多應是宋公。後唐宗見此詩。乃謂蕭瑀曰。此乃是歐陽詢四十字章疏也。自是蕭與詢有隙。

號詞客

蕉軒拾英集、錦官官妓尹氏。時號爲詩客。今蜀中有詩客傳是也。詩客有女弟。工詞。號詞客。亦有傳。蔡尹因重九令賦詞。以九爲韻。不得用重九字。即席作西江月云。韓愈文章蓋世。謝安才貌風流。良辰開宴在西樓。敢勸一巵芳酒。記得南宮高第。弟兄都占鰲頭。金爐玉殿瑞香浮。名在甲科第九。（鰲公兄弟皆擢甲科而皆第九。詞修習精確者。莫得而居。觀之東廊第一院。尤爲幽絕。每有自稱青城道士徐佐卿者。一歲率三四至。風局清古。甚爲道流之所傾仰。忽一日自外至。神采不怡。謂院中人曰。吾行山中。偶爲飛矢所加。等已無逃矣。然此箭非人間所有。吾當留之壁間。後年箭主到此。即宜付之。慎無墜失。仍授臺配璧云云。留箭之時。則十三載九月九日也。後玄宗避亂幸蜀。暇日命觀行遊。偶至斯觀。榮其佳境。因遍諸院。既入斯堂。忽覩挂箭。命侍臣取而玩之。蓋御箭也。上深異之。因詢觀之道士。具以實對。即覩佐卿所題。乃前歲沙苑縱畋之日。佐卿者。東坡作赤壁賦。指道士爲孤鶴。豈非暗用此事乎。

唱歌聲

江南野史、唐尹氏姿容頗麗。性識敏慧。不因保母。而妙善唱歌。因重陽與羣女戲登南山。文豪同輩命之歌。尹乃顰眉緩頰。怡然一兩聲。達數十里。故俗傳猶云尹氏之歌。聞于長安。

符異識

南唐近事、陳喬、張儉重陽登高于北山湖亭。不奏聲樂。因吟杜工部九日宴藍田崔氏莊詩。其末句云。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員外郎趙宣父時亦在集。感慨流涕者數四。舉坐異之。未幾趙卒。

講武事

南齊書、南齊以九月九日馬射。或說秋金氣。講習武事。象漢立秋之禮。又晉禮志。九月九日馬射云。秋金之節。講武習射。象立秋之禮也。

歲時廣記卷三十六

重九下

獵沙苑

廣德神異錄、天寶十三年重陽日。玄宗獵于沙苑。時鷹鶻有孤鶴回翔。玄宗觀御弧矢。一發而中。其鶴帶箭衆墜。騰及地丈許。翻然矯翼。由西南飛遊。萬衆極目。良久乃滅。先是盩厔城西有明月觀。松桂深寂。非修習精確者。莫得而居。觀之東廊第一院。尤爲幽絕。每有自稱青城道士徐佐卿者。一歲率三四至。風局清古。甚爲道流之所傾仰。忽一日自外至。神采不怡。謂院中人曰。吾行山中。偶爲飛矢所加。等已無逃矣。然此箭非人間所有。吾當留之壁間。後年箭主到此。即宜付之。慎無墜失。仍授臺配璧云云。留箭之時。則十三載九月九日也。後玄宗避亂幸蜀。暇日命觀行遊。偶至斯觀。榮其佳境。因遍諸院。既入斯堂。忽覩挂箭。命侍臣取而玩之。蓋御箭也。上深異之。因詢觀之道士。具以實對。即覩佐卿所題。乃前歲沙苑縱畋之日。佐卿者。東坡作赤壁賦。指道士爲孤鶴。豈非暗用此事乎。

授天册

澳天師家傳、眞人張道陵。於桓帝永興元年。領弟子王長、趙昇往鶴鳴山。治鍊壇安爐。復鍊大丹。丹成服之。

浴於水有神光二年九月九日在巴西赤城渠亭山中太上遣使者持玉册授正一眞人之號因謂昇曰吾有丹在煉丹亭上金盂中汝二子可分餌今日當隨吾矣是日停午之際復見一人朱衣青標曳履持版一人黑幘綃衣結履佩劍各捧玉函從朱衣使者趨前再拜曰奉上清眞符追眞人於閬苑須臾東北二十四人皆龍虎鸞鶴之騎各執青幢絳節輜軿辟邪天騶甲卒旁至珊景陽吏即有黑龍駕一紫輦玉女二人引眞人與夫人雍氏登車前導後從天樂隱隱迎至一處瓊樓玉闕闕上金牌玉字曰太玄都省正一眞人闕眞人與夫人同入昇于寶臺萬神趨賀羣仙頂謁唐肅宗御製曰德自清虛聖教之實或隱或見是樸是質靖處瓊堂焚香玉室道心不二是爲正一。

鍊金丹

女仙錄孫夫人三天法師張道陵妻也同隱龍虎山修三元默朝之道積年累有感降天師得黃帝龍虎中丹之術丹成能服之分形散景坐在立亡天師自鄱陽入嵩高山得隱世制命之術能策召鬼神時海內紛擾在位多危又大道凋喪不足以拯危佐世年五十方修道及丹成又二十年術用精妙遂入蜀遊名山率身行教夫人柄眞江表道化甚行以永嘉元年到蜀居陽平治鍊金液還丹依太一元君所授黃帝之法積年丹成變形飛化無所不能以桓帝永壽二年丙申九月九日與天師於閬中鑓臺山白日昇天位於上眞。

開花神

續仙傳殷七七名文祥又名道筌不知何許人也遊行天下人久見之然莫測其齋多醉於城市間周寶舊於長安識之尋爲巡原節度延遇禮重及寶移鎭浙西數年後七七忽到寶召之師敬奩甚每自歌曰翠彈碧玉調樂鍊白朱砂解醒頃刻酒能開非時花寶嘗試之悉有驗鶴林寺有杜鵑花寺僧相傳云貞元中有外國僧自天台鉢盂中以其根來種之每至春末盛開或窺見三女子紅裳豔麗往來花下人有摘者必爲所祟俗傳女子花神也花之繁盛異於常花其花欲開報探分數節便賓僚官屬擗日賞玩其後一城士女無不酒樂遊從寶一日謂七七曰鶴林之花天下奇絕常聞能開非時之花今重九將近能副此日乎七七曰可也乃前二日往鶴林焉中夜女子來謂七七曰道者欲開此花耶妾爲上元所命下司此花然此花在人間已逾百年非久當歸園苑今特與道者共開之來日晨起寺僧忽訝花漸折蘂及九日爛漫如春乃以聞寶與一城士庶驚異之遊賞復如春間數日花俄不見後兵火焚寺樹失根株僧歸閬苑矣東坡守錢塘觀菩提寺南潛堂杜鵑詩云南潛杜鵑天下無披香殿上紅氍毹鶴林兵火眞一夢不歸閬苑錦西湖又和遠古多日牡丹詩云當時只道鶴林仙能遣秋花發杜鵑誰信時能回造化直教霜柄放春妍又云安得道人殷七七不論時節遣開花。

遇仙方

列仙傳唐蜀中酒閣一日有道人過飲量顏漆髮眉宇疎秀酒舖據局自歌歌曰尾閭不禁滄溟竭九轉神丹都漫說惟有斑龍頂上珠能補玉堂關下穴時降坐有許仲源者見之顧其儕曰此非塵俗人也乃

起致敬願解所啾之道道人曰今日未當說汝必欲知此可於重九日丈人觀相尋許因移席與飲未終而先去許至日絕早往觀中而道人先已在焉乃探懷中一短卷授許曰此返者還量之術也吾餌此藥今壽四百二十三矣緣汝宿骨有分加之至懇故以相授若能以陰功成就之即當仙矣言訖化白鶴飛去許乃再拜受歸煉服不怠歲數百而有少容行及奔馬力彖數人後入青城山遂不復見弟子有得其術者因以傳人其歌曰尾閭不禁滄溟竭者謂尾閭乃東海泄氣之所亦名昆閭若此不禁滄溟可竭矣九轉神丹都漫說者謂龍虎鉛汞陰陽日月黃芽白雪嬰兒姹女皆不錯一也惟有斑龍頂上珠能補玉堂關下穴者謂取鹿角一雙每三寸長截之東流河水浸刷去土每斤入楮實子一兩黃蠟柔白皮各二兩盛以金石之器慢火煮三日三夜外用一器貯熱水旋添候數日足取出削去黑皮服之。

夢茅藥

夷堅甲志虞丹甫紹興二十八年自渠州守召至行在趨北郭外接待院因道中冒暑得瘧澼痢連月重九日夢至一處類神仙居一人被服如仙官延之坐視壁間有題語一方讀之數過其詞曰茅毒在脾濕氣連脚不泄則痢不痢則瘧獨煉雄黃丞蘇和藥甘草作湯服之安藥別作治療方家之錯夢回尚能記即錄之壹治暑澼方如方服之遂愈。

辟邪惡

異苑庾紹之與宗協爲中表之親桓玄時紹之爲湘水太守病亡後協遇重九日政飲茱萸酒次餌一小兒通云庾太守請見須臾紹之忽至協與坐敘闊因問以鬼神生死之事頃之求飲協以酒飲之紹之執杯便置遽曰酒有茱萸氣終爾不見審是則茱萸辟邪惡可知矣。

借書緡

續搜神記有一書生居吳自稱胡博士以典傳教授假借諸經書涉數載忽不復見後九月九日人相與登山遊觀但聞講誦之聲尋覓有一空塚入數步羣狸羅坐見人進走唯有一狸獨不能去乃是常假書者。

賣藥市

四川記唐王昌遇梓州人得道號元子大中十三年九月九日上昇自是以來天下貨藥輩皆於九月初集梓州城八日夜於州院街易元龍池中貨其所賣之藥川俗因謂之藥市遲明而散遠國朝天聖中燕龍圖肅知郡事又展爲三日至十一日而罷藥市之起自唐王昌遇始也。

吸藥氣

四川記成都九月九日爲藥市詰旦蓋一川所出藥草異物與道人畢集帥守置酒行市以樂之別設酒以犒道人是日早士人盡入市中相傳以爲吸藥氣愈疾令人康壽是日南云有仙人在其中張仲殊作望江南以詠之曰成都好藥市雲遊閒步出五門鳴劍佩別登三島看神仙縹緲結靈烟鏗影裏歌吹暖

羅天。何用菊花浮玉醴。願求朱草化金丹。一粒定長年。

請澄明

夷堅志。池州貴池縣有妙因寺。僧子深主之。壯歲遊方。參諸步歷不倦。而讌飲之間。不擇葷素。皆以爲泛常流耳。乾道九年九月九日。所善柯伯詹過之。留飲數杯。將徹。忽語詹曰。子今日爲我澄明。詹曰。聞師此說久矣。只恐未必了得。僧作色曰。吾今撒手便行。不比常時。子盍少駐。即入寮中。使童行鳴鼓集衆。已而端坐索筆書曰。納僧日日是好日。要行便行毋固必。盡空天子夜行船。擲訶般若波羅密。擲筆而化。

作齋會

東京夢華錄。京都諸禪寺九日各有齋會。惟開寶寺仁王院有獅子會。諸僧皆坐獅子上作法事講說。

煉陽炁

歲時雜記。九者老陽之數。九月九日。朔之重陽。道家謂老君九月九日生。取諸此也。仙人道士。所以銷陰鍊陽爲君子。當法此以自強不息。何暇登山畢飲耶。

消陽厄

仙書。秦莫爲辟邪翁。菊花延壽。餌此二物。以消陽九之厄。

種藜粟

提要錄。重九日。宜種藜粟。早午晚三時種。開花三品。按本草名藜粟子。味甘平無毒。主丹石發動不下食者。和竹瀝煮作粥食之。極美。一名象穀。一名米囊。一名御米花。圖經云。穬之甚難。圃人隔年糞地。九月布子。涉冬至春始生苗。極繁茂矣。不爾種之多不出。亦不茂俟其研焦黃則採之。衍義曰。研末以水煎。仍加蜜爲膠粟湯。服石人甚宜飲之。

牧枸杞

四時纂要云。重九日。牧枸杞浸酒飲。不老不白。去一切風。淮南枕中記。著西河女子服枸杞法云。正月上寅採根。二月上卯治服之。三月上辰採莖。四月上巳治服之。五月上午採葉。六月上未治服之。七月上申採花。八月上酉治服之。九月上戌採子。十月上亥治服之。十一月上子採根。十二月上丑治服之。又有井花實根莖作煎。及單椑子汁煎膏服之。其功並等。輕身益壽。

養白鷴

墓書。養白鷴令識其主聲形。以五月五日、九月九日任意用五色綵長五寸。係鷴頸。將鷴于名山。放鷴著山。仰頭呪曰。必存鳴晨。雞心開悟。

餧肥鷴

集正歷。九月九日。採荏子餧鷴令肥。

必里遲

燕北雜記。戎主九月九日打圍斗射虎。少者輸重九一筵席。射能于高地處卓帳。與番臣漢臣登高飲菊

花酒。冤肝切生。以鹿舌醬拌食之。番呼此節爲必里遲雛。漢人譯云。九月九日也。

歲時廣記卷三十七

小春

續記月令曰。孟冬之月。律中應鍾。注云。陰盛於陽。轉成其功。是月也。坤卦上六。純陰用事。將生少陽。又初學記云。冬月之陽。萬物歸之。以其溫暖如春。故謂之小春。亦云小陽春。

賜錦段

皇朝歲時雜記。十月朔。京師將校禁衛以上。並賜錦袍。皆服之以謝。三日。近侍宗室侯伯預賜者。但賜錦段。以將公服領袖。若倚裝之製。或戲曰。看看將相近侍。總去鏡匣裏伸出頭來也。邊方大帥都漕正任侯皆賜錦袍。舊河北、陝西、河東轉運使副無此賜。祖宗朝有人自陳。乃賜衣襖。諸軍將校皆賜錦袍。

賜錦袍

續翰林志。李昉赴玉堂賜宴時後序云。今日之盛。其事有七。新賜衣帶鞍馬。十月朔錦袍。特定草麻例物。改賜內庫法酒。俾給見錢。給親事官隨從。就院勸設。

賜冬襖

楊文公談苑。國朝之制。文武官諸軍校在京者。十月旦。皆賜衣服。其在外者。賜中冬衣襖。又侯惟演金坡遺事載舊規云。十月初別賜長襖子。國初以來。賜翠毛錦。太宗改賜黃盤雕。

賜冬衣

皇朝歲時雜記．十月朔．百官自禮朝以上．皆賜夾公服衣著．將士亦是日賜夾袍．將校禁旅亦皆及．唯宗室甚厚．謂之四季衣．春冬端五十月一日也．

賜時服

灌水燕談．陞朝官每歲初冬賜時服．止于單袍．太祖訝方冬給賜單衣．命錫以襖服．曰是士大夫公服多用歟．

賜茶酒

皇朝歲時雜記．朝堂諸位．自十月朔設火．每起居退．賜茶酒．盡正月終．每遇大寒陰雪．就漏舍賜酒肉．

進爐炭

東京夢華錄．十月朔有司進煖爐炭．民間皆置酒作煖爐會．又呂原明歲時雜記．京人十月朔沃酒．及炙鵝肉於爐中．圍坐飲啗．謂之煖爐．

開火禁

皇朝歲時雜記．大內火禁甚嚴．自十月朔許置火．盡正月終．近歲多春寒．常特展火禁五日．亦不過展．

朝陵寢

東京夢華錄．十月朔．都城士庶皆出城詣墳．禁中車馬出道者院及西京朝陵．宗室車馬亦如寒食節．城中得圖焉．有三人二樹一白鹿一槖笈．筆勢清絕．似非意所及．希眞後將圖幷藥詣茅山李涵光天師曰．此眞人葛洪第三子所畫．其藥乃千歲松膠也．

下元

道經曰．十月十五日謂之下元令節．是日宜齋戒沐浴．靜慮澄心．酌水獻花．朝眞禮聖．可以滅罪消愆．延年益壽．

宜祭禰

正一旨要．下元日．九江水帝十二河源溪谷大神與暘谷神水府靈官同下人間．校定生人罪福．又下元三品解厄水官．主錄百司．檢察人間善惡．上詣天闕進呈．大宜祭禰．

懸觀燈

皇朝歲時雜記．開寶元年．詔中元張燈三夜．唯正門不設燈．上御寬仁樓．卽今東華門也．太平興國四年．設下元燈．依中元例張燈三夜．淳化元年．詔罷中元、下元觀燈．

上塵廁

干寶搜神記．漢代十月十五日宮中故事．以豚酒上廁．女廁吹塤擊筑．奏上弦之曲．連臂踏歌．赤鳳來之．曲乃巫俗也．

昇仙天

列仙傳．十月十五日衡嶽何眞人昇仙日．又神烈眞君同弟子四人飛昇日．又青城丈人尸解日．

戴辣時

卜米穀

四時纂要．十月朔日．風從東來．豬賤．從西來．春貴．朔日風寒．正月米貴．大雨大貴．小雨小貴．

崇道教

正一旨要．十月一日．道家謂之民歲臘．五帝校定生人祿料．官爵壽算．疾病輕重．其日可謝罪請添算壽．祭祀先沐浴于玄壇．愼勿多食．淫昏醉睡．可念善禮拜．

請福壽

道書．十月一日．爲成物之日．東皇大帝生辰．五方五帝妻會之日．宜所福請算．

獲仙藥

原化記．大歷初．鍾陵客崔希眞家於郡西．善鼓瑟．工繪事．好修養之術．當十月朔大雪晨出．見一老父．蓑笠避雪門下．希眞異之．請入．既去．養笠見其神色毛骨．知爲非常人也．金敬之．遂獻湯餅及松花酒．老父曰．花酒無味．野人有物．能令其醇美．乃於懷中取藥一凡．黃色而堅．以石扣盞酒中．頓見甘美．復以數丸相遺．請問．老父笑而不答．希眞入宅．于窗隙窺之．見老父於鏡前盡素上．如有所圖．俄忽失之．希眞視壁中得圖焉．有三人二樹一白鹿一槖笈．筆勢清絕．似非意所及．希眞後將圖幷藥詣茅山李涵光天師曰．此眞人葛洪第三子所畫．其藥乃千歲松膠也．

昇仙天

列仙傳．十月十五日衡嶽何眞人昇仙日．又神烈眞君同弟子四人飛昇日．又青城丈人尸解日．

戴辣時

燕北雜記。十月內。五京進紙。造小衣甲幷鎗刀器械各一萬副。十五日一時堆垛。戎主與押番臣寮。望本葉山奠酒拜。用番字書狀一紙。同焚燒。口木葉山神。云寄庫。番呼此爲戴掾。漢人譯云。戴是姓。掾是甲。（原缺十七行每行十八字）

歲時廣記卷三十八

冬至

通歷及高氏小史曰。地皇氏以十一月爲冬至。歷義疏云。冬至十一月之中氣也。言冬至者極也。太陰之氣上干於陽。太陽之氣下極於地。寒氣已極。故曰冬至。氣言易之。是以王者閉門關商旅不行。以其陽氣乘陰。君令極長。是以多賀也。亦以日之行天。至於巽維東南角。極之於此。故曰冬至。

一陽生

易復卦疏。陽氣始于剝盡之後。至陽氣復時。凡經七日。如褚氏、莊氏。並云五月一陰生。十一月一陽生。凡七月。而云七日不云月者。欲見陽長須速。故變月言日。易通卦驗云。冬至一陽生。配乾之初九。

七曜會

漢書。宦者淳于髡渠復太初歷。論朔弦望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注云。謂太初上元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時七曜皆會牽牛分度。又相譚新論云。從天元已來。訖十月朔朝冬至。日月如連璧。

昴星見

尚書。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孔安國注云。日短。冬至之日也。昴曰貍中星。亦以七星並正冬至三節也。傳亮冬至詩云。昴星殷仲冬。短晷窮前極。

履長升

春秋考異郵曰。日冬至。長星升。

陰氣竭

淮南志天文訓曰。冬至則斗北中繩。陰氣竭。陽氣萌。故曰。冬至鶉火。萬物閉藏。蟄蟲首穴。

陽氣萌

後漢陳寵奏。冬至之日。陽氣始萌。故有芸荔之應。月令曰。芸始生。荔挺出。注云。芸香。荔馬蓼是也。宋傳亮冬至詩云。柔荔迎時萋芸應節榮。

南極長

左傳。冬至日南極。景極長。陰陽日月萬物之始。律當黃鍾。其管最長。故有履長之賀。杜甫詩。冬至至後日初長。

晝漏短

月令章句。冬至日有三極。晝漏極短。去北極遠。晷景極長。

黃鍾通

漢律歷志。天子以冬至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鍾律。權土炭。定陰陽。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景長。鍾黃鍾通。土炭輕而衡仰。

君道長

漢雜事。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夏至陰氣起。君道衰。故不賀。

元明天

呂氏春秋。冬至日行遠道。周四極。命之曰元明天。

廣漠風

易緯。冬至則廣漠風至。羅憲詩云。漠風吹竹起。

會章月

前漢律歷志。參天九。兩地十。是謂會數。參天數二十五。兩地數二十。是爲朔望之會。以會數乘之。則周于朔旦冬至。是爲月會。以五位乘會數而朔日冬至。是爲月章。

建子月

玉燭寶典。十一月建子。周之正月也。老杜詩云。荒村建子月。王昌齡詩云。歲宰推元策。

得天統

史記封禪書。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統。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餘歲後復朔日冬至。

通歷法

相禪新論。通歷數家算法。推考其紀。從上古天元以來。訖十一月甲子夜半朔冬至。

觀日影

周禮。冬至日在牽牛。影長一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影長一尺有五寸。

迎日至

易通卦驗。冬至始。人主與羣臣左右從樂五日。天下亦家家從業五日。以迎日至之禮。鄭玄注云。從者就也。冬至。君臣俱就大司樂之官。臨其肆樂。祭天圜邱之樂。以爲祭祀莫大於此。

書雲物

左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注云。至謂冬夏至也。

觀雲色

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注云。鄭司農以二至二分。觀雲五色。青爲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

祭皇天

晉禮志。十二月冬至。始祀皇天上帝于圜邱。以始祖有虞舜帝配。

祭昊天

隋禮儀志。冬至之夜。陽氣起於甲子。既祭昊天。宜在冬至。自是冬至祀天。

祀上帝

唐禮樂志。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邱。以高祖神堯皇帝配。

祀五帝

禮記月令。祀昊天上帝於圜邱。注云。冬至日祀五帝方及日月星辰。禮於壇。

成天文

易通卦驗。冬至成天文。鄭玄注云。天文謂三光運行照天下。冬至而數訖。于是時也。祭而成之。所以報也。

朝聖祖

嘉泰事類儀制令。諸州聖祖殿。冬至節。州長吏率在城官朝謁。

同正禮

唐禮樂志。皇帝冬至受羣臣朝賀。其日。將士填諸街。勒所部。列貢庭大仗屯門及陳於殿庭。皇帝服通天冠紗絳袍。戶部、禮部陳貢物。並同元正賀禮。惟冬至不奏祥瑞。

排冬仗

皇朝歲時雜記。冬至天子受朝賀。俗謂之排冬仗。百官皆衣朝服。如大禮祭祀。凡燕饗而朝服。唯冬至正會爲然。詳見元旦排正仗。

用雅樂

國朝事始。乾德四年。昭太常寺大朝會復用二舞。先是晉天福末。戎虜亂華。中朝多事。遂廢之。至是始復。是歲冬至。御乾元殿。始用雅樂登歌。

率賀裘

嘉泰事類儀制令。冬至。發運監司官諸州長吏率表賀。舊制遣使者如舊例。詳見元日。

如元旦

四人月令。冬至之日。荐黍羔。先荐玄冥。以及祖禰。其進酒尊老。及賜賀君師耆老。一如正旦。

亞歲朝

宋青。魏、晉冬至日。受萬國及百寮稱賀。因小會。其儀亞於歲朝。曹植冬至表云。亞歲迎祥。履長納慶。

若年節

東京夢華錄。京師最重冬至節。雖至貧者。一年之間。積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備辦飲食。享祀先祖。官放關撲。慶賀往來。一如年節。

號冬除

歲時雜記。冬至既號亞歲。俗人遂以冬至前之夜爲冬除。大率多倣歲除故事而差略焉。提要錄謂之二除夜。

爲大節

歲時雜記。都城以寒食、冬正爲三大節。自寒食至冬至。中無節序。故人間多相問遺。至獻節。或財力不及。故諺語云。肥冬瘦年。

盡九數

歲時雜記。鄙俗自冬至之次日。數九。凡九九八十一日。里巷多作九九詞。又云。九盡寒盡。伏盡熱盡。子由冬至詩云。似聞銖重柴炭輕。今年九九不難數。（九九圖乃江南今行在錄文卷有印本。言語鄙俚不錄。）

添紅線

歲時記。晉、魏間。宮中以紅線量日影。冬至後日添長一線。杜甫至日遣興云。愁日愁隨一線長。古詞云。奈愁又愁無避處。愁隨一線口長。東坡詩云。更稽微陽一線功。子由冬日即事云。寒日初加一線長。臘酷添浸隔羅光。

增繡功

唐雜錄言。宮中以女功挨日之長短。冬至後日晷漸長。比常日增一線之功。山谷詩云。宮線添尺餘。藝苑雌黃云。一線之說。以杜甫小至詩考之。則繡五紋添弱線。吹葭六琯動浮灰。當以唐雜錄說爲是。故柳耆卿有繡工日永之詞。宋京有日約繡綳長一線之句。

進履襪

宋膏。冬至朝賀享祀。皆如元日之儀。又進履襪。魏國曹植冬至獻襪頌表云。伏見蕃儀。國家冬至獻履襪。所以迎福踐長。又酉陽雜俎云。北朝婦人。常以冬至進履襪。又釋後魏北京司徒崔浩女儀。近古婦人常以冬至進履襪于舅姑。崔顥襪銘曰。建子之月。助養元氣。

戴陽巾

雲仙散錄。戴金門歲節曰。洛陽人家冬至。煎餳綠珠。戴一陽巾。

玩冰筋

天寶遺事。冬至日。大雪凍。因塞所結簷溜。皆冰條。妃子使侍兒敲二條看玩。帝自晚朝視政週。問妃子曰。所玩何物邪。妃子笑而答曰。妾玩冰筋也。帝曰。妃子聰慧。比象可愛。

占人食

四時纂要云。以冬至日數至正月上午日。滿五十日。人食長一日。即餘一月。食少一日。即少一月食也。此最有據。

避賊風

黃帝針灸經。冬至之日。風從南來者。爲虛賊傷人也。

別寢處

庚申論。是月陰陽爭。至前後各五日。宜別寢。

食饅飩

歲時雜記。京師人家。冬至多食饅飩。故有冬餛飩年餌饵之說。又云。新節已故。皮薄底破。大抵饅飩。一口一箇。

作豆粥

荊楚歲時記。共工氏有不才之子。以冬至死。爲疫鬼。畏赤小豆。故冬至日作赤豆粥以厭之。屏山先生至日詩云。豆糜厭勝憐荊俗。雲物書辭儘魯臺。

試穀種

崔寔穀法。以冬至日平旦五穀各一升。布囊盛。北墻陰下埋之。冬至後十五日發取。平均最多者。歲宜之一云五十日。

燒海葉

博聞錄。冬至日早。糟水浸海棠花根。其花分外鮮明。

冀黑山

搜北秘記。戎人冬至日。殺白馬白羊白雁。各取其生血代酒。戎主北望拜黑山。冀祭山神。言契丹死。魂當復何處。指曰。恐不如尊旨。顏志大才短。名重識暗。非自全之道。萬性直。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常在母目下。阿奴、謨小字也。後書如其言。

候救法

風角書候救法。冬至後庚丁巳之日。有風從巳上來。滿三日以上。必有大救。

驗災旱

易通卦驗。冬至之日。見雲送迎。從下需。來歲大美。人民和。不疾疫。無雲送迎。雖有歲惡。故其雲赤者旱。黑者水。白者兵。黃者有土功。諸從日氣送迎其徵也。

卜壬日

清臺占法。冬至後一日得壬。災旱千里。二日得壬。小旱。三日得壬。平常。四日得壬。五穀豐熟。五日得壬。小水。六日得壬。大水。七日得壬。河決。八日得壬。海潮。九日得壬。禾麥大熟。十日得壬。五穀不成。

占人食

四時纂要云。以冬至日數至正月上午日。滿五十日。人食長一日。即餘一月。食少一日。即少一月食也。此最有據。

避賊風

黃帝針灸經。冬至之日。風從南來者。爲虛賊傷人也。

別寢處

庚申論。是月陰陽爭。至前後各五日。宜別寢。

食饅飩

歲時雜記。京師人家。冬至多食饅飩。故有冬餛飩年餌饵之說。又云。新節已故。皮薄底破。大抵饅飩。一口一箇。

作豆粥

荊楚歲時記。共工氏有不才之子。以冬至死。爲疫鬼。畏赤小豆。故冬至日作赤豆粥以厭之。屏山先生至日詩云。豆糜厭勝憐荊俗。雲物書辭儘魯臺。

試穀種

崔寔穀法。以冬至日平旦五穀各一升。布囊盛。北墻陰下埋之。冬至後十五日發取。平均最多者。歲宜之一云五十日。

燒海葉

博聞錄。冬至日早。糟水浸海棠花根。其花分外鮮明。

冀黑山

搜北秘記。戎人冬至日。殺白馬白羊白雁。各取其生血代酒。戎主北望拜黑山。冀祭山神。言契丹死。魂當復何處。指曰。恐不如尊旨。顏志大才短。名重識暗。非自全之道。萬性直。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常在母目下。阿奴、謨小字也。後書如其言。

候救法

風角書候救法。冬至後庚丁巳之日。有風從巳上來。滿三日以上。必有大救。

驗災旱

歲時廣記卷第三十九

臘日

許愼說文曰。冬至後三戌爲臘。廣雅曰。夏曰嘉平。商曰清祀。周曰大蜡。秦初曰臘。已而爲嘉平。祭部云。漢改爲臘。臘者獵也。因取獸以祭也。玉燭寶典云。臘者祭先祖。蜡者報百神。同日異祭也。高堂除魏臺訪議曰。何以用臘。聞先師曰。帝王各以其行之盛而祖。以其終而臘。水始於申。盛於子。終于辰。故水行之君。以子祖辰臘。火始于寅。盛于午。終于戌。故火行之君。以午祖戌臘。木始于亥。盛于卯。終于未。故木行之君。以卯祖未臘。金始于巳。盛于酉。終于丑。故金行之君。以酉祖丑臘。土始於未。盛于戌。終于辰。故土行之君。以戌祖辰臘。故漢火德以戌爲臘。晉金德以丑爲臘。謹按國朝事始云。建隆四年。太常博士和峴奏。唐以前。寅日蜡百神。卯日祭社宮。辰日臘享宗廟。開元定禮。三祭皆于臘辰。以應土德。聖朝火德。合以戌月爲臘。而以前七日辛卯便行蜡禮。恐未爲宜。下太常議。而請蜡百神、祀社稷、享宗廟。同用戌臘日。

秦初臘

史記本紀。秦惠文君十二年初臘。

秦改臘

秦改臘。

洞仙傳。茅濛字初成。華陽人也。師鬼谷先生。受長生之術。後入華山。靜齋絕慮。修道合藥。乘雲駕龍。白日升天。先是其邑歌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庭。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之。因改臘曰嘉平。欣然有尋仙志。

漢祠社

漢書。高祖十年春。有司奏令縣道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社稷以羝羊。

晉作樂

晉起居注。安帝隆安四年十二月辛丑臘祠作樂。

魏時祭

魏臺訪議。蔚田獵所得禽獸。謂之臘。特時祭之名爾。亦伊耆氏之蜡也。始臘蜡本一。

隋定令

隋禮儀志。隋初因周制。定令亦以孟冬下亥蜡百神。臘宗廟。開皇四年十一月。詔曰。古稱臘者接也。取新故交接。前周歲首。今之仲冬。建冬之月。稱蜡可也。後周用夏后之時。行姬氏之蜡。考諸先代。於義有違。其十月行蜡者停。可以十二月爲臘。

唐用周

唐書。則天初載二年。臘月己未。始用周臘。

葬改法

後漢書。沛國陳咸爲廷尉監。王莽篡位。還家。杜門不出。葬改易漢法令及臘日。咸言我先祖何知王氏臘乎。

賜御宴

提要錄。唐制。臘日賜宴及賜口脂面藥。以翠管銀墨盛之。杜甫臘日詩云。縱酒欲謀良夜醉。還家初散紫宸朝。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罌下九霄。

賜御食

景龍文館記。三年臘日。帝於苑中召近臣賜臘。晚自北門入於內殿賜食。加口脂紅雪澡豆等。又云。賜口脂臘脂。盛以碧鏤牙箱。

銀甲煎

皇朝歲時記。臘日。國朝舊不賜口脂面藥。熙甯初。始賜二府以大白金奩二小陶器。口脂甲煎各一。并奩之。

賜牙香

韓滉傳。臘日賜銀合子。駐顏膏牙香等。綉香囊一枚。

獻口脂

唐百官志中尚署臘日獻口脂。

進香囊

唐六典中尚署臘日進衣香囊。

製宜藥

皇朝歲時記臘日政府以供堂餞製藥。分送諸廳。其後多分送藥材。如牛黃丹砂龍腦金銀箔之類。張杲卿執政日。獨以爲傷廉。不受。開封府及舊三司則集衆錢。合和均分。他官入錢皆得之。外郡亦然。

授仙藥

神仙傳。尹軌。哲太康元年臘日過洛陽。授主人以神仙藥。

送風藥

歲時雜記。醫工以臘月獻藥。以風藥爲主。亦有獻口脂面藥及屠蘇者。

治諸藥

歲時雜記。凡治合圓劑。必用臘月。乃經夏不損。如牛胆醃天南星之類。皆用臘月。

上頭膏

太平御覽。虞公家範。凡臘日。上澡豆及頭膏面脂。

釀冬酒

淵人月令。十月上辛。命典饋漬麴釀冬酒。以供臘日祭祀。

造花燭

金門歲節。洛陽人家臘日造脂花燭。

得菟髓

風俗通。菟儀。俗說臘正旦食得菟髓者。名之曰幸。實以塞酒。幸者善祥。令人吉利也。

煮豕肉

歲時雜記。臘日以豕肉先精熟。掛灶側。至寒食取食之。楊誠齋詩曰。老夫病暑飯不能。先生續肉香滿城。霜刀削下黃水精。月斧斫出紅松明。君家猪肚臘前作。是時雪沒吳山脚。公子彭生初解縛。精邱挽上凌烟閣。試將一臠配雙螯。人間信有揚州鶴。

薰豬肚

歲時雜記。臘日猪脂蓄之瓦罐。終歲爲唱馬之用。提要錄云。亦可治牛疥癩。

取兎頭

博濟方。治產難滑胎。臘月兎頭腦髓一箇。攤於紙上。令勻。候乾。剪作符子。於面上書生字一箇。覺母陣痛時。用產母衣胞夾定。燈焰上燒灰。盡研。丁香酒調下。又勝金方。專治發腦後背及癰疽熱瘡惡瘡等。臘月兎頭細剉。入瓶內密封。愈久愈佳。塗帛上厚。封熱瘡處如水頻換差。又抱樸子曰。兎壽千歲。五百歲毛色變。曰又云。兎血和女丹服之。有神女二人來侍。可役使之。

乾菟髓

經驗方。催生丹。兎頭二箇。臘月內取腦中髓。塗放淨紙上。令風吹乾。入通明乳香二兩。研入前乾兎髓同研。來日是臘。今日先研。就夜晨宿下安桌子上。時果香茶同一處排定。須是潔淨齋戒。焚香望北帝拜告大道。弟子某甚合救世上難產婦人。藥願威靈祐助此藥。速令生產。續告再拜。用紙帖同盛之。次燒香至來日日未出時。以猪肉和九如鷄頭子大。用紙袋盛貯。透風處懸掛。每服一九。酒下一九。卽產。此神仙方。絕驗。

掛牛膽

圖經本草。世多用風化石灰合百草團末。治金瘡殊勝。今醫家或以臘月黃牛膽攜和。卻內膽中。掛之當風。百日研之。更勝草葉者。臘月者尤佳。

收狐膽

續傳信方。臘月收雄狐膽。若有人卒暴亡未移時者。溫水微研灌入喉。卽活。常須預備。救人。移時卽無及矣。又千金方云。惡刺。取狐屎灰。臘月者和封孔上。

灰烏骨

本草。烏骨平無毒。臘月者瓦罐泥煨燒爲灰。飲下。治小兒痢及鬼魅。

煅牡蠣

經驗方。治一切渴。大牡蠣不拘多少。於臘月、端午日。黃泥裹煅通紅。收冷取出爲末。用活鯽魚煎湯調下一錢匕。小兒服半錢匕。只兩服差。

浴蠶種

集正歷。臘日取蠶種能掛桑中。任霜霰雨雪凍。至立春日收。謂之天浴。蓋蛾子生有實有妄。妄者經凍後不復生。唯實者生。置則強健有收成也。

造臘燭

瑣碎錄。臘日砍竹浸水中一百日。取出曝乾。搥碎點照光鑑如蠟炬。

祠公社

禮記月令。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於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注云。此周禮所謂蜡祭也。

祭先祖

風俗通。臘者獵也。因獵取獸。以祭先祖。晉博士傅亮議曰。臘接也。新故交接。收獵大祭。以報功也。

報古賢

漢舊儀。臘者報鬼神古賢人有功于民者也。

祀灶神

搜神記。漢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常臘日晨炊。而灶神現形。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封以祀之。暴至巨富。子孫蕃熾。後常臘日祀灶。

勞農夫

後漢禮儀志。季冬之月。星迴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夫。大享臘。以送故也。

縱吏飲

蔡邕獨斷。臘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非迎氣。故但送而不迎。

遣囚歸

後漢書。虞延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囚徒。各使歸家。並感其恩德。應期而還。

放囚還

南史。何胤仕齊。爲建安太守。政有恩信。人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返。

免稿食

後漢書。韓卓字子助。陳留人。臘日。奴稿食祭其先人。卓義其心。卽白免之。

恕盜柴

陳留志。范喬邑人。臘夕盜斫其樹。人有告。喬佯不聞。邑人愧而歸之。喬曰。卿臘日取此。欲與父母相歡娛耳。

罷獻菟

憲宗記。元和九年十一月戊子。罷京兆府獻狐兎。（臘日舊獻狐兎。）

取瘦羊

東觀漢記。甄宇北海人。建武中青州從事。徵拜博士。每臘詔賜博士羊。人一頭。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稱分其肉。宇曰。不可。又欲投鉤。宇復恥之。宇因先自取其最瘦者。

發名花

卓異記。天授二年臘。卿相等詐稱上苑花開。請幸。則天許之。乃遣使宣詔曰。明朝遊上苑。火急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於是凌晨名花瑞草皆發。羣臣咸服。東坡詩云。連夜開此花。又云。霜枝連夜發。

生春草

荊楚歲時記。臘鼓鳴。春草生。

治坑廁

瑣碎錄。臘日空心用蒸餅搥猪板脂食之。不生瘡疥。久服。身體光滑。陳日華諸孫年年服之有效。

除瘟病

養生要訣。臘月臘夜。令人持椒臥井傍。無與人言。內椒井中。可除瘟病。

辟疫鬼

淮南子畢萬術。臘日埋圖石於宅隅。雖以桃弧七枝。則無鬼疫。

打乾種

風土歷史。安陸地宜稻。春雨不足。則謂之打乾種。蓋人牛種子倍費。元符己卯大旱。歲暮。農夫相告曰。來年又打乾矣。蓋臘月牛踏泥中則然。明年果然。

就寺浴

歲時雜記。京師士大夫臘日。多就僧寺澡浴。因飲宴或賦詩。不知其所起也。

離天官

正一旨要。侯王臘日。五帝校定生人處所分野受祿降注三萬六千炁。其日可謝罪祈求延年益壽。安定百神。移易名位。回改名字。沐浴先亡。太醮天官。令人所求如願。求道必獲。此日不可聚會飲業。可清靜齋行山林有壇庭之處。行道存念三魂七魄。不得經營俗事。值臘月臘日是也。

炒離財

燕北雜記。臘日。戎主帶甲戎裝。應番漢臣諸司使已上。並戎裝。五更三點坐朝。勳業飲酒罷。各等第賜御甲羊馬。番呼此節爲炒離財。漢人譯云。炒離是戰。財是時。謂戰時也。

交年節

呂原明歲時雜記云。十二月二十四日。謂之交年節。其事又見東京夢華錄。他書未見載者。

醉司命

皇朝東京夢華錄。十二月二十四日交年。都人至夜請僧道看經。備香茶酒送神。燒合家替代錢紙。帖竈馬於竈上。以酒糟抹塗灶門。謂之醉司命。

誦經呪

歲時雜記。舊俗以爲七死及百神。每歲十二月二十四日新舊更易。皆焚紙幣。誦道佛經呪。以送故迎新。而爲禳祈云。

照虛耗

歲時雜記。交年之夜。門及床下以至圊溷。皆燃燈。除夜亦然。謂之照虛耗。

掃屋宇

歲時雜記。唯交年日。掃屋宇無忌。不擇吉。雜云。交年日掃屋。不生塵埃。

賣備用

東京夢華錄。交年日已後。京師市井。皆賣門神鍾馗桃符桃板。及財門鈍鎚回頭鹿馬天行帖子。賣乾茄瓠馬牙棕廖牙鍮之類。以備除夜之用。晃無咎詞云。殘臘初雪。舞梅白飄香蕚。依前又還是迎春時候。大家都備竈馬門神。酒酚醃酥。桃符壺書吉利。五更催臘鼓鼕鼕。竹起。盧耗都教退。交年換新歲。長保身榮貴。

歲時廣記卷四十

歲除

禮記月令曰。是月也。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迴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是爲歲之終也。文選云。歲季月除。大蜡始節。故曰歲除。又曰除日、除夕、除夜。

有司儺

論語疏儺、逐疫鬼也。爲陰陽之氣不節。癘鬼隨而作禍。故天子使方相氏黃金爲四目。熊皮爲幎。作儺儺之聲。以驅疫鬼。一年三逼爲之。故月令。季春命國儺。季秋天子乃儺。季冬命有司大儺旁磔。注云。此月有癘鬼將隨強陰出害人。故旁磔於四方之門。磔、攘也。東坡和子由除日見寄云。府卒來驅儺。爨傑驚遠客。敖來豈有慝。煩汝爲攘磔。

鄉人儺

論語鄉黨。鄉人儺。朝服而立于阼階。陳庵注云。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儺雖古禮。而近于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己而安也。

逐除儺

呂氏春秋季冬紀注曰。前歲一日。擊鼓驅疫癘之鬼。謂之逐除。亦曰儺。李綽秦中歲時記云。歲除日儺。皆作鬼神狀。二老人名爲儺翁、儺母。東坡詩云。爆竹驚鬼廬。儺聚小兒。又古詞云。高戶廣千門。驅儺鼓淵沸。

驅鬼儺

禮緯云。高陽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是爲瘧。一居若水。爲罔兩蜮鬼。一居人宮室區隅中。善驚人小兒。於是以正歲十二月。命禮官詩儺。以索室中而驅疫鬼也。月令章句曰。日行北方七宿。北方大陰。恐爲所抑。故命有司大儺。所以扶陽抑陰也。韓文公詩云。屑屑水帝魂。謝謝無餘暉。如何不肖子。尚奮癘鬼威。又張衡東京賦云。卒歲大儺。驅除羣癘。注云。儺、逐疫癘也。歲終之日。謂之清涼宝。

堤槐儺

皇朝東京夢華錄。除日。禁中呈大儺儀。並用皇城親事官諸班直。戴假面。繡畫色衣。執金鎗龍旗。義坊使孟景初身品魁偉。擐金鍍銅甲。裝將軍用鎮兵將軍二人。並介胄。裝門神。教坊南河炭丨惡鬼魁。肥作判官。又裝鍾馗小妹土地灶神之類。共千餘人。自禁中驅出南薰門外轉龍灣。謂之埋祟而罷。

送疫儺

後漢禮儀志。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爲侲子。皆赤幘皂製。執大鼗。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作十二獸。裝衣毛角。中黃門行人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陛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賚曰。侲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侲子和曰。甲作食肺。騰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攫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魃。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爲糧。因作方相與十二獸舞。噪呼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門外驅騎傳炬出宮。司馬闕門。門外五營騎士傳火棄雒水中。東京賦曰。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注云。衛士千人在端門外。五營千騎在衛士外。爲三部。更送至雒水。凡三輩。逐鬼投雒水中。仍上天池。絕其橋梁。使不復渡還。

殿前儺

梁府雜錄。驅儺用方相氏四人。戴冠及面具。黃金爲四目。衣熊裘。執戈揚盾。口作儺儺之聲。以逐除也。侲子、五百小兒爲之。朱襦素褶。額面具。晦日於紫宸殿前儺。張宮懸樂。

大內儺

南部新書。歲除日。太常卿領官屬樂吏。讀量侲子千人。晚入內。至夜。於寢殿前儺。燃蠟具。燎沉檀。熒煌如晝。上與親王妃子以下觀之。其夕賞賜最厚。玉輦宮詞云。金吾除夜進儺名。畫袴朱衣四隊行。院院燒燈如白日。沉香火底坐吹笙。

夢鍾馗

唐逸史。明皇開元講武驪山。翠華還宮。上不悅。因痁疾作。晝寢。夢一小兒。衣絳犢鼻。跣一足。履一足。腰懸一履。搢一筠扇。盜太眞綉香囊及上玉笛。遶殿奔戲。上前上叱問之。小鬼奏曰。臣乃虛耗也。上曰。未聞虛

耗之名。小鬼奏曰。虛者望空虛中盜人物如戲。耗即耗人家喜事成憂。上欲怒。呼武士。俄見一大鬼。頂破帽。衣藍袍。繫角帶。靴朝靴。徑捉小鬼。先剜其目。然後擘而噉之。上問大者。爾何人也。奏云。臣終南山進士鍾馗也。因武德年中應舉不捷。羞歸故里。觸殿階而死。是時奉旨賜綠袍以葬之。感恩發誓。與我王除天下虛耗妖孽之事。言訖。夢覺。痞疾頓瘳。乃詔畫工吳道子曰。試與朕如夢圖之。道子奉旨。恍若有睹。立筆圖就進呈。上視久之。撫几曰。是卿與朕同夢爾。賜以百金。

賚鍾馗

野人閑話。昔吳道子所畫一鍾馗。衣藍衫。鞾一足。眇一目。腰一笏。巾裹而蓬鬠垂髮。左手捉一鬼。以右手第二指挑鬼眼睛。筆迹遒勁。實有唐之神妙。收得者將獻僞蜀主。甚愛之。常懸於內寢。一日。召黃筌令看之。一見稱其絕妙。謝恩訖。祇謂曰。此鍾馗若拇指掐鬼眼睛。則更較有力。試爲我改之。筌請歸私第。數日看之不足。別張絹素。畫一鍾馗。以拇指掐鬼眼睛。并吳本併進納訖。祇問曰。比令卿改之。何爲別畫。筌曰。吳道子所畫鍾馗。一身之力。氣色眼貌俱在第二指。不在拇指。所以不敢輒改。筌今所畫。雖不及古人。而一身之力氣思。併在拇指。祇甚悅。賞筌之能。遂以綵緞銀器。旌其別識。

賜鍾馗

歲時雜記。唐傳唐明皇不豫。夢鬼物。其名曰鍾馗。既寤。遂安令家家圖畫其形象於門壁。禁中每歲前賜二府各一幅。又或作鍾馗小妹之形。皆爲捕魑魅之狀。或役使鬼物。又云。鍾馗門神桃符桃板諸物。皆候家祭畢設之。恐驚祖先也。

原鍾馗

筆談。今人歲首設鍾馗辟邪。不知起自何代。皇祐中。金陵發一塚。得碑。乃宋宗愨母鄭夫人墓志。載有妹名鍾馗。乃知鍾馗之設遠矣。

辨鍾馗

遯齋閑覽。北史堯暹本名鍾葵。字辟邪。生於魏道武時。人有于勁者。亦字鍾馗。以世數考之。暄又居前。則知不特起於宋也。然馗與葵二字不同。必傳寫之有誤也。

寫桃符

古今詩話。僞蜀每歲除日。諸宮門各給桃符。書元亨利貞四字。時昶子善書札。取本宮策勳府桃符書云。天垂餘慶。地接長春。乾德中伐蜀。明年蜀降。二月以兵部侍郎呂餘慶知軍府事。以策勳府爲治所。太祖聖節號長春。此天垂地接之兆。又楊文公談苑云。辛寅遜仕僞蜀孟昶爲學士。王師將攻伐之前歲。昶令學士作兩句寫桃符。寅遜題曰。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明年蜀亡。呂餘慶以參知政事知益州。長春乃太祖誕聖節名也。

戲癡鈎

荊楚歲時記。歲前又爲癡鈎之戲。辛氏三秦記曰。始於鈎弋夫人。按鈎弋夫人姓趙。爲漢武帝婕妤。生昭

帝。漢武故事云。上巡狩河間。見青氣自地屬天。望氣者云。下有貴子。上求之。見一女子在空室中。姿色殊絕。兩手皆拳。數百人擊之莫舒。上自披卻舒。號拳夫人。卽鈎弋也。後人見其手拳而有國色。故因之而爲戲鈎之戲。李商隱詩云。楚妃交萬杵。漢后共鈎連。周美成除夜立春云。裁幡小鬢癡鈎戲。生菜仍口宿歲□。

爲癡疆

風土記。臘日以後。叟嫗各隨其情爲癡疆。分爲二曹。以較勝負。司馬溫公詩云。癡兒新度臘。習舞競裁衣。又殺疆詩云。不知歲在何人手。卻向尊前鬪弄拳。鬪疆鈎並居候切。三字皆有理。原其所本。則鈎字爲勝。

設火山

紀聞。唐貞觀初。天下又安。百姓富贍。時屬除夜。太宗盛飾宮掖。明設燈燭。殿內諸房。莫不綺麗。盛奏歌樂。乃延蕭后觀之。樂闋。帝謂蕭后曰。朕施設執意隋主。蕭后笑而答曰。彼乃亡國之君。陛下開基之主。奢儉之事。固不同年。帝曰。隋主何如。蕭后曰。隋主享國十有餘年。晏常侍從。見其淫侈。每二除夜。殿前諸院。設火山數十。壘沉香木根也。每夜山皆焚沉香數車。火光暗則以甲煎沃之。焰起數丈。沉香甲煎之香。傍聞數十里。一夜之中。用沉香二百餘乘。甲煎過二百石。歐陽公詩云。隋宮守夜沉香火。楚俗驅神爆竹聲。又李昌谷元旦詞云。瑞腦煙飛。沉香火冷。

懸寶珠

續世說云。隋主每二除夜。殿內房中。不燃膏火。中懸珠一百二十以照之。光比白日。盡明月實夜光珠也。大者六七寸。小者猶三寸。一珠之價。直數千萬也。于寶搜神記云。隋侯嘗見大蛇被傷而救之。後含珠以報。其珠徑寸。純白。夜有光明。如月之照一堂。隋侯珠一名明月珠。杜甫詩云。自得隋珠覺夜明。

燎爆竹

李畋該聞集。爆竹辟妖。蜃人有仲叟。家爲山魈所祟。鄉瓦石。關戶牖。不自安。叟求禱之。以佛經報謝。而妖祟彌盛。畋謂叟曰。公且夜於庭落中。若除夕爆竹數十竿。叟然其言。爆竹至曉。寂然安帖。遂止。

照水燈

金門歲節。洛陽人家。除夜則以銅刀剗門。埋小兒硯。點水盆燈。

添商陸

提要錄。裴度除夜嘆老。殆曉不寐。戶中商陸火凡數添也。

作蠶燭

歲時雜記。除夕作蠶燭。以麻杭濃油。如庭燎。守倅盛司廳皆公庫供之。冬除夜亦然。

燒骨髓

歲華紀麗。除夜燒骨髓。爲照庭助陽氣。又四時纂要云。除夜積柴于庭。燎火辟災。

燃皂角

歲時雜記。除夜空房中集衆燃皂角。令烟不出。眼淚出爲限。亦辟疫氣。

焚廢菊

歲時雜記。除日。集家中不用之藥。焚之中庭。以辟瘟疫之氣。

埋大石

荆楚歲時記。十二月暮日。掃宅四角。各埋一大石爲鎮宅。又鴻寶舉萬術云。埋圖石於宅四隅。插桃枝七枚。則鬼無能殃也。

賣白餳

歲時雜記。膠牙餳形製不一。其甚華者。云。膠之使齒牢。東京潘樓下從歲前賣此等物。至除夜殆不通車馬。

投豆麥

龍魚河圖。歲暮夕五更。取二七豆麥子。家人髮少許。同著井中。呪勅井。使其家竟年不遭傷寒。辟五方瘧鬼。一云。用麻子小豆各二七粒。

臥井傍

養生論。歲暮令人持椒臥于井傍。候夜靜。內椒井中。以壓邪氣也。

爲面具

歲時雜記。除日作面具。或作鬼神。或作兒女形。或施于門楣。驅儺者以敲其面。或小兒以爲戲。

動鼓樂

歲時雜記。冬至歲旦前一夜。大作鼓樂于宿倅廳。自初夜至五鼓。其聲不絕。

宜嫁娶

瑣碎錄。北方人嫁娶。只歲除日牛羊入圈時入宅。

祭詩章

金門歲節。賈島常以歲除。取一年所得詩。祭以酒食。曰。勞吾精神。以是補之。

添聰明

瑣碎錄。北人年夜五更。以葱擊小兒頭。謂之添聰明。

作鍛磨

僧圓逸記。都下寺院。每用歲除鍛磨。是日作鍛磨齋。

修齋戒

四時纂要。十二月晦日前兩日。通晦三日。齋戒燒香靜念。仙家重之。

宜盥攝

歲時雜記。僧家以臘月三十日。謂臨終一念不可不整攝也。

示大衆

松菴語錄。長沙北禪賢和尚歲除示衆云。今夜無可供養大衆。待烹箇露地白牛。與諸人分歲。畢猶未了。有僧出云。今官中追呼和尚。不合私剩耕牛。兼索牛角。賢將下眼袖。僧拾取歸衆。松菴云。此輩可謂孝順翻成骨董。含飯遮覺面腫。一物未到口邊。先被傍人啣儞。

參吉辰

歲時雜記。世俗以歲除爲亂歲。百無所忌。冠婚沐浴。皆用此日。然於陰陽家都無所出。須參取吉辰用之。

忌短日

陰陽書。癸亥日爲日短。晦日爲月短。除日爲年短。最不宜用事。謂之三短日。

浴殘年

歲時雜記。在京寺觀。以除日多煖湯饌食。以召賓客。謂之浴殘年。

計有餘

歲時雜記。凡治己治人。至除日。當自觀察。以計歲之有餘。

餽晚歲

東坡文。歲晚相與餽問。爲餽歲酒食。相呼爲別歲。至除夜。遑且不寐。爲守歲。蜀之風俗如是。子瞻作記歲暮鄉俗三首。其一餽歲。其二別歲。其三守歲。子由亦次韻焉。

祝長命

歲時雜記。廣兒騃女。多遑且不寐。俗語云。守冬爺長命。守歲娘長命。

守歲夜

皇朝東京夢華錄。除夜。禁中爆竹山呼聲聞於外。士庶之家。圍爐團坐。遑且不寐。謂之守歲。古詞云。獸炭共圍通宵不寐。守盡殘更待春至。

迎新年

荆楚歲時記。歲暮家家具餚蔌。謂宿歲之儲。以迎新年。相聚酣飲。留宿歲飯。至新年則弃之街衢。以爲去故納新也。唐太宗守歲詩云。暮景斜芳殿。年華綺麗宮。寒辭去冬雪。曖帶入春風。階霞舒梅素。盤花卷燭紅。共憐新故歲。迎送一宵中。又除日太原召侍臣賜宴守歲詩云。四時運灰琯。一夕變冬春。送寒餘雪盡。迎歲早梅新。

歲時廣記末卷

總載

寅午戌月

坦庵拜命歷。今人不用正、五、九月。訪彼名流。稽諸故實。皆無所據。愚常論之。正、五、九月斗建寅、午、戌。屬火。臣爲商。商爲金。火能制金。是以忌之。（木朝以火德王天下。火生在寅。旺在午。墓在戌。惡公家事並作動土。故不用之。又況君臣自有定分。故不用也。煬竈必用亦以此三月爲兀月。）壚經云。正月上旬與九月下旬吉。往賢本旨以正月上旬。火力猶微。九月下旬。火力已滅。故不曰凶。或得吉日時辰。此不足執。惟金曹避之尤緊。

正五九月

容齋隨筆。釋氏一說。正、五、九月。天帝釋以大寶鏡輪照四天下。寅、午、戌月正臨南贍部洲。故奉佛者皆茹素以懺福。官司斷之斷月。故受驛券有所謂羊肉者則不支。俗謂之惡月。士大夫赴官者輒避之。或謂唐日落鎮藏事。必大享軍。屠殺羊豕至多。故不欲以其月上事。今之他官不當爾。然此說亦無所經見。予讀晉書禮志。穆帝納后。欲用九月。九月是忌月。北齊書云。高洋謀篡魏。其臣宋景業言。宜以仲夏受禪。成曰。五日不可入宮。犯之終於其位。景業曰。王爲天子。無復下期。豈待不終於其位乎。乃知此忌相承。由來久矣。竟不能曉其義。及出何經典也。

避三長月

蠶苑雄黃。唐武德二年正月。詔自今正月五月九月。不行死刑。蠶屠殺。子書考之。此蓋本於淨屠氏之教。所謂年三長齋是也。釋氏智論云。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州。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贍部洲。故以此月省刑恣善。斷獄律。諸立春以後。秋分以前。決死刑者。徒一年。其所犯雖不待時。若於斷屠月及禁殺日而決者。各杖六十。疏議云。斷屠月謂正月、五月、九月。蓋唐時始以此著之令式。正五九月斷屠。卽有閏月。各同正月。亦不得奏決死刑。今人泥此名三長月。如之官赴任之類。一切皆避是月。未知此何理也。

用前半月

瑣碎錄。京師貴家用事。多在上旬。門戶吉慶。和合興旺。遂月初五日月生魄。幹事隨天地之氣。請賓客和合。多在月半之前。若月望後。氣候漸弱。全不中用。朝廷拜相。亦用上旬。

五不辭日

遯齋閑覽。每月初四日、初七日、十六日、十九日。爲四不辭日。林復之言。上官用此日。歸有善歸。指屈凡八九人如此。又方君云。初四日辰雖佳。亦不可上官。若更值丁日。尤不佳。有親必憂去。又法有增二十八日。謂五不辭。大忌上官。其日雖不犯兀。縱得吉辰。亦不宜用。歐陽參政記事云。犯此日者多。不終任。廳上官嫁娶必參差。沈存中筆談云。常歷歷親知犯此日。皆不得善殺。

十惡大敗

提要錄。日之十惡大敗。自古名之。舊矣。今佛書大藏元黃經中所謂十惡大敗。始與常之所謂不同。通以甲己年三月戊戌日。七月己亥日。十月丙申日。十一月丁酉日。乙庚年四月壬申日。九月癸酉月壬申日。九月辛未日。九月庚辰日。十月甲辰日。戊癸年六月己丑日。除丁壬年中無日外。前之八年內。遇此十日者。乃十惡大敗日。用之百事不宜。切須避忌。

諸家兀日

遯齋閑覽。仕宦多忌兀日。不赴官。人多不曉其義。或云瓦日。然兀日數家之說不同。最爲無據。彈冠必用所載。有年兀、月兀、日兀、時兀、大兀、小兀、上兀、下兀。又有大小月兀法。遯月上下兀法。六輪兀別法。傳神經兀法。百忌歷兀法。通仙六甲局兀法。演星禽兀法。並詳見上官拜命玉歷。然今之士夫信用。與萬年□□歷所載。乃六輪經上下兀日法。其上起正月。陰年巽上起正月。並順行。月上便起初一。若逢閏月。則於本月上起初一。只數六位。震兌二宮不數。遇巽爲上兀。遇坤爲下兀。蓋兀者兀隉不安也。兀者謂瓦解離散也。

正誤時日

三歷撮要。十惡日。甲辰乙巳與壬申丙申丁酉及庚辰。戊戌己亥加辛巳。己丑都來十位神。然則甲寅旬無十惡日。蓋丁亥誤作丁酉。癸巳誤作己亥也。又貴人時日。甲戌庚牛羊。乙巳鼠猴鄉。丙丁猪雞位。壬癸蛇兎藏。六辛逢馬虎。此是貴人鄉。何甲戊庚三位皆牛羊。而辛獨逢馬虎。亦世傳訛耳。或以爲甲戌見牛

羊。而辛獨逢馬。識者鑒諸。

甲子占雨

朝野僉載。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船入市。秋雨甲子。禾頭生耳。冬雨甲子。飛雪萬里。一云。雙日甲子。禾頭□□□□是也。杜甫詩云。禾頭生耳黍穗黑。

甲申占雨

占書。凡甲申雨。五穀貴。大雨大貴。小雨小貴。若溝瀆漏。急聚五穀。甲申至己丑風雨。糴貴。主六十日。

庚寅占雨

占書。凡庚寅至癸巳風雨。皆主糴折。以入地五寸爲候。五月爲麥。六月爲黍。七月爲粟。八月爲菽麥。九月爲穀。皆以此則之。假令五月雨庚寅。即麥折。餘月倣此。

甲寅占雨

占書。春三月雨甲寅。乙卯。夏穀貴一倍。夏雨丙寅。丁卯。秋穀貴一倍。秋雨庚寅。辛卯。冬穀貴一倍。冬雨壬寅。癸卯。春穀貴一倍。

沐浴避忌

西山記。沐旬浴五。夫五則五氣流傳。浴之榮衛通暢。旬則數滿復還。真氣在腦。沐之則耳目聰明。若頻浴者。血涸而氣散。膚肌體光澤。久而損氣。能成癰疽之疾者。氣不勝血。神不勝形也。若頻沐者。氣壅于腦。滯于中。令人體重形疲。久而經絡不能通暢。老君實錄云。關加旬天重經。呪水沐浴。百病皆愈。

房室避忌

修真秘訣。四時八節弦望晦朔本命之日。魁罡值日。六甲日。六丁日。甲子日。庚申日。子卯日。爲天地交會之辰。特忌會合。違者減年奪算。又庚申論云。五月五日、六日、七日、十五日、十六日、十七日、廿五日、廿六日廿七日。爲九毒日。切宜齋戒。尤忌色慾。犯之減壽。一云。是日宜別寢。犯之三年致卒。

早暮謹戒

黃帝雜忌。一日之忌。暮無餉食。一月之忌。暮無大醉。一歲之忌。暮無遠行。終身之忌。暮無飽食。一月之忌。暮無遠行。終身之忌。暮常護氣。又道林曰。晦日不歌。朔日不哭。

雜號總時

馬療記。王武子好馬。非馬不行。正旦則柳葉命障泥。上元則滿月鬱。清明則垂水鞭。重午則龍媒鞁。八月中秋則玉滿瑣絡頭。重陽則蟬兒轡。春秋社則塗金鞍。冬至則斷風韁。除日則藥玉鞁。每節日則餵馬以明砂豆蓄養華。

北人打圍

使遼錄。北人打圍。一歲間各有所處。正月釣魚海上。於水底釣大魚。二月三月放鵓。號海東青。打雁。四月五月打麅鹿。六月七月於涼處坐夏。八月九月打虎豹之類。自此直至歲終。如南人趁時耕種也。

酉女五日着

織錦戲樂

荊楚歲。織元日鬬羊馬驅爲戲。七日。觀勝負。以占一年羊馬減耗繁息也。鬬蕤元日鬬羊馬驅爲戲七日。觀勝負。以占一年羊馬減耗繁息也。鬬蕤遞遞並服狗頭猴面男女。連三日野祀。四月十五日遊林。鬬畫夜歌舞。八月十五日。行像及透索爲戲。爲書元日。二月八日。爲厭法。王出首領家。首領騎王馬。一月五日彌勒下生。七月七日祀先祖。九月九日牀撒。十月十日王及首領。分爲兩朋。各出一人執瓦石棒杖。東西互擊。甲人先死即止。以占當年豐儉。

元 錢塘 龔 佑宗吉 著

正月事宜

周天玉衡六問曰大寒後十五日斗指艮爲立春立始建也春炁始制事故爲之立也後又十五日斗指寅爲雨水雨水中炁也言雪散爲水矣律太簇簇者湊也言萬物湊地而出隨陽而生也晉樂志曰正月爲端月曰孟津也謂生物之津途也玉燭寶典以正月爲陽曰獻歲歲朝一日爲雞二日爲犬三日爲豕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入日爲穀是日日色晴明溫煖則本事蕃息安泰若值風雨陰寒熱象慘烈則疾病衰滅以各日驗之若人值否思預防以攝生

雒陽記曰正月一日謂之端日是月天道南行作事出行俱向南吉是月一日修禳命齋勿殺生初七日是三會日宜修延神齋吉

元日五更以紅棗祭五瘟畢合家食之吉

山海經曰滇桃符以厭鬼

荊楚歲時記曰元日服桃仁湯爲五行之精可以伏百邪

月令圖經曰元日日未出時朱書百病符懸戶上符在五月中

荊楚記元日掛雞於門庭百神畏之

墨子記要曰元日取鵲巢燒灰著于廁以避兵撒門裏以避盜

四時纂要曰是月四日寅日宜拔白甲子日拔白三十三日服井花水令髮髮不白

肘後方曰正月上寅日取女青草末三合絳囊盛掛帳中能辟瘟疫女青即雀瓢也

玉燭寶典曰元日作膏粥以化門戶

瑣碎錄打春牛時拾牛身土泥撒簷下不生蜒蚰

荊楚記曰正月未日以蘆苣火照井中厠中百鬼皆走

正月元旦迎祀竈神釘桃符上書一聾字掛鍾馗以辟一年之祟家長率長幼拜天地爲神詣本境土地五穀之神以所一年之福或誦經呪完畢方禮拜新年寅時飲屠蘇酒

屠蘇酒方

大黃一錢 桔梗 胡椒各一錢五分 烏頭六分炮 白朮一錢八分 菜萸一錢二分 桂心一錢八分 防風一兩

以絳囊盛之懸井中至元日寅時取之以酒煎四五沸飲二三杯自幼少飲起

洛陽人家正月元日造絲雞蠟燕粉荔枝十五日造火鵝兒食五菜糕

長安風俗元日以後還以酒食相邀爲之傳坐

立春後庚子日宜擣葍青汁合家煎服不拘多少可除瘟疫

元日五更時點火把照果木樹則無虫生以斧敲打各樹身則結實

荊楚記元日掛雞於門庭百神畏之

墨子記要曰元日取鵲巢燒灰著于廁以避兵撒門裏以避盜

四時纂要曰是月四日寅日宜拔白甲子日拔白三十三日服井花水令髮髮不白

肘後方曰正月上寅日取女青草末三合絳囊盛掛帳中能辟瘟疫女青即雀瓢也

玉燭寶典曰元日作膏粥以化門戶

瑣碎錄打春牛時拾牛身土泥撒簷下不生蜒蚰

荊楚記曰正月未日以蘆苣火照井中厠中百鬼皆走

正月元旦迎祀竈神釘桃符上書一聾字掛鍾馗以辟一年之祟家長率長幼拜天地爲神詣本境土地五穀之神以所一年之福或誦經呪完畢方禮拜新年寅時飲屠蘇酒

屠蘇酒方

大黃一錢 桔梗 胡椒各一錢五分 烏頭六分炮 白朮一錢八分 菜萸一錢二分 桂心一錢八分 防風一兩

以絳囊盛之懸井中至元日寅時取之以酒煎四五沸飲二三杯自幼少飲起

洛陽人家正月元日造絲雞蠟燕粉荔枝十五日造火鵝兒食五菜糕

長安風俗元日以後還以酒食相邀爲之傳坐

立春後庚子日宜擣葍青汁合家煎服不拘多少可除瘟疫

元日五更時點火把照果木樹則無虫生以斧敲打各樹身則結實

居家必用曰是月將三年桃樹身上尖刀書破樹皮直長五七條比他樹結子更多

是月上辰日塞鼠穴可絕鼠

五行書曰元日用麻子七粒赤豆七粒撒井中辟瘟疫

歲時雜記曰元日燒蒼朮

崔寔月令曰元日進柏酒是玉衡星之精服之令人身輕

家塾事親曰元日取小便洗液熱大效

珠璣隱訣曰元日煎五香湯沐浴令人至老鬚黑註曰乃青木香也凶其一株五根一莖五花一枝五葉一窠五節故云

元日四更時取葫蘆藤煎湯浴小兒終身不出痘瘡其藤須在八九月收藏其月宜加縣櫬以暖足則無病

元旦日天倉開日宜學道坐圍戊辰日宜煉丹藥可長生雲笈七籤曰以立春日并頭莟香白檀諸香吹咀煮湯沐浴辟除不祥

沐浴吉

千金月令曰是月宜食粥有三方一曰地黃粥以補虛取地黃搗汁候粥半熟以下汁復用縣包花椒五十粒生薑一片同煮粥熟去縣包再下熟羊腎一具碎切食之二曰防風粥以去四肢風取縣如蒜葉大小加鹽食之二三杯自幼少飲起

洛陽人家正月元日造絲雞蠟燕粉荔枝十五日造火鵝兒食五菜糕

長安風俗元日以後還以酒食相邀爲之傳坐

立春後庚子日宜擣葍青汁合家煎服不拘多少可除瘟疫

元日五更時點火把照果木樹則無虫生以斧敲打各樹身則結實

居家必用曰是月將三年桃樹身上尖刀書破樹皮直長五七條比他樹結子更多

是月上辰日塞鼠穴可絕鼠

五行書曰元日用麻子七粒赤豆七粒撒井中辟瘟疫

歲時雜記曰元日燒蒼朮

崔寔月令曰元日進柏酒是玉衡星之精服之令人身輕

家塾事親曰元日取小便洗液熱大效

珠璣隱訣曰元日煎五香湯沐浴令人至老鬚黑註曰乃青木香也凶其一株五根一莖五花一枝五葉一窠五節故云

元日四更時取葫蘆藤煎湯浴小兒終身不出痘瘡其藤須在八九月收藏其月宜加縣櫬以暖足則無病

元旦日天倉開日宜學道坐圍戊辰日宜煉丹藥可長生雲笈七籤曰以立春日并頭莟香白檀諸香吹咀煮湯沐浴辟除不祥

沐浴吉

千金月令曰是月宜食粥有三方一曰地黃粥以補虛取地黃搗汁候粥半熟以下汁復用縣包花椒五十粒生薑一片同煮粥熟去縣包再下熟羊腎一具碎切食之二曰防風粥以去四肢風取縣如蒜葉大小加鹽食之二三杯自幼少飲起

洛陽人家正月元日造絲雞蠟燕粉荔枝十五日造火鵝兒食五菜糕

雲笈七籤曰正月初十日沐浴令人齒堅實日曉白髮吉述見曰是月每早梳頭一二百梳甚益

元樞經曰春冰未淨衣欲上薄下厚養陽收陰長生之術也太薄則傷寒

道藏經曰欲滅尸蟲春正上甲乙日視歲星所在焚香朝朝禮拜誠心祝曰臣願東方明星君扶我魂接我魄使我壽命延長如松柏願臣身中三尸九蟲盡消滅頻頻行之吉

四時纂要曰初七日爲上會日可設醮大吉

清異錄云咸通元日佩紅絹囊內裝人參豆大嵌木香一二顆時服日高方止號迎年佩

正月事忌

正月日時不宜用寅犯月建百事不利是月初七日二十一日不可交易裁衣是月初婚忌空牀招不祥不得已者以薰籠覆牀以厭之

梅師方曰元日勿食梨以避離字之義勿食鯽魚頭中有蟲

千金方曰是月食虎豹貍肉令人傷神損壽又曰不得食生葱蔓子令人面上起遊風勿食鼈藏不時之物

本草是月勿食鼠殘傷物令人生瘦

心鏡曰是月節五辛以避臊熱五辛葱慈韭薤蓳是也

勿食貍豹等肉

孫真人論曰入日宜沐浴其不宜遠行楊公忌曰十三日不宜問病

正月元日天臘日十五日爲上元二日戒夫婦入房

二月事宜

孝經緯曰雨水後十五日斗指甲爲驚蟄蟄者蟄蟲驚起而出也後十五日斗指卯爲春分分者半也當九十日之半也故爲之分夏冬不言分者天地陰陽二熱而已矣陽生子極於午卽其中分也春爲陽中律夾鍾言萬物孚甲鍾類而出也曾樂志曰二月建卯卯者茂也言陽生而滋茂也要纂曰二月爲仲陽日令月

元樞經曰天道西南行作事出行宜向西南吉不宜用卯日犯月建不吉

是月取道中土泥門戶辟官符上壬日取土泥屋曰角洛陽記寒食日裝爲花與煮楊花粥

二月事忌

宜蠶事

呂公忌曰是月令幼小兒女早起避社神免至小兒面黃是月採升麻治頭痛熱風諸毒採獨活治賊風百節痛風無久新俱治

四時纂要曰是月初八日十四日二十八日拔白鬚髮良千金方曰是月宜食韭大益人心

纂要曰是月丁亥日收桃花陰乾爲末戊子和井花水服方寸七日三服療婦人無子兼美容顏

千金月令曰鷹熱日取石灰糝門限外可絕虫蟻不過內

呂公月令忌曰社日令男女慢業一月百則令人不聰止是月初四十六日不宜交易裁衣

元樞經曰毋竭川澤毋焚山林勿任刑勿殺傷

楊公忌曰十一日不宜問疾

三月事宜

孝經緯曰春分後十五日斗指乙爲清明萬物皆潔齊而清明矣後十五日斗指辰爲穀雨言雨生百穀物生清淨明潔也律姑洗姑者故也洗者鮮也言萬物去故而從新莫不鮮明之謂也樂志曰三月建辰辰者震也言物動長也纂要曰三月爲蠶月爲末春

雲笈七籤曰社日飲酒一杯能治聾疾杜詩爲寄治聾酒一杯月令曰春分後宜服神用散其方同蒼朮桔梗各二兩附子一兩烏頭二兩炮細辛一兩搗篩爲散紅絹囊盛之一人背帶一家無病

二月已後當多服祛瘀之藥

是月二十五天倉開日宜坐圖入山修道

雲笈七籤曰是月二月八日沐浴令人輕健初六日浴亦同

元樞經曰是月上卯日洗髮愈疾

元樞經曰是月初八日乃佛生日也屬建子以子月爲鼠首是以十一月爲正月也壯王九年四月初八日釋迦生以子至卯月是今二月也二月八日爲佛生辰無疑今不知者不考歲首建支猶以四月爲成規何其謬歟

雲笈曰是月八日宜修齋上慶生齋

洛陽記寒食日裝爲花與煮楊花粥

二月事忌

千金月令曰二月三日不可晝眠白雲忌曰二月九日不可食魚龍仙家大忌

雲笈七籤曰二月十四日忌水陸遠行又曰是月勿食黃花菜交陳菹發痼疾動宿熱勿食大蒜令人熱壅關膈不通又曰多食雞子滯熱勿食小蒜傷人志勿食兎肉狐貉肉令人神魂不安

養生論曰是月行途勿飲陰地流泉令人發瘧瘕又令卽轉是月勿食生冷可衣夾衣是月雷發聲戒夫婦客止是月初四十六日不宜交易裁衣

元樞經曰毋竭川澤毋焚山林勿任刑勿殺傷

楊公忌曰十一日不宜問疾

三月事宜

孝經緯曰春分後十五日斗指乙爲清明萬物皆潔齊而清明矣後十五日斗指辰爲穀雨言雨生百穀物生清淨明潔也律姑洗姑者故也洗者鮮也言萬物去故而從新莫不鮮明之謂也樂志曰三月建辰辰者震也言物動長也纂要曰三月爲蠶月爲末春

元樞經曰是月二十五天道北行作事出行宜向北方吉

千金月令曰三月採艾爲人以掛戶上以備一歲之炙

材四時纂要曰是月三日取桃花片收之至七月七日取烏雞血和塗面上及身光白如玉

瓊碎錄曰三月三日薺菜花鋪簟上及坐臥取處可辟蚤蝨蟻又曰是日取苦楝花無花即葉於臥席下可辟蚤蝨之驗又云清明日日未出時採薺菜花候乾作袋枕可辟蚊蛾

瓊碎錄曰清明日三更時以稻草縛花樹上不生刺毛蟲是月三日或戊辰日收薺菜花桐花芥菜藏毛羽衣服內不蛀

歲時記曰上巳日取黍麵和菜作糞以壓時熱

濟世仁術曰三月三日鷄鳴時以隔宿炊冷湯洗洗瓶口及鍋竈飯籮一應廚物則無百蟲遊走經行爲害

山居四要曰清明前二日收螺螄浸水至清明日以螺水洒牆壁等處可絕蜢蚰

濟世仁術曰三月辰日以絹袋盛麩掛當風處受暑者以水調服

法天生意曰三月三日採桃花浸酒飲之除百病美顏色又曰清明前一日採大蔘曬乾能治熱痢末水調服一錢効

濟世仁術曰寒食日水浸糯米一二升逐日換水至小滿漉起曬乾炒黃水調塗治跌打損傷及惡瘡神効

三月上巳宜往水邊飲酒燕樂以辟不祥所謂修禊事也

萬花谷曰初三日取枸杞子根煎湯沐浴令人光澤不老是月二十日天倉開日宜入山修道二十七日沐浴令人神氣清爽

千金方是月入大山背陰不見日月松脂採鍊而餌之百日耐寒暑補益五臟

靈寶經曰是月三日修澄邪齋清明一日取榆柳作新煮食名曰換新火以取一年之利

眞誥曰是月十一日拔白永不生出初一初十日拔白生黑是月取百合根曬乾搗爲麨服能益人取山藥去黑皮焙曬作麨食大補虛弱

風土記是月十六日二十七日忌遠行水陸不吉初一十六日忌裁衣交易

千金方三月辰寅日勿食魚凶

居家必用曰三月一日取鼠耳汁蜜和爲粉調之龍舌伴以壓時氣

洛陽上巳日婦人以雜花點油脫之酒入水中若成龍鳳花者狀者則吉謂之油花卜

西陽雜俎曰三月心星見辰出火焚煙插柳謂禳此耳寒食有內傷之慮故令人作鞦韆蹴之戲以動盪之是月初六初七二十七日沐浴令人神爽無厄

荊楚記曰三月三日四民踏百草時有鬬百草之戲亦祖此耳

萬花谷云春盡採松花和白糖或蜜作餅不惟香味清甘自有所益于人

三月事忌

季春之月不宜用卯日卯時作事犯月建不吉

雲笈七籤曰是月勿久處濕地必招邪毒勿大汗勿裸露三光下以招不祥勿發汗以養臟熱勿食陳宿令人發痟毒熱病勿食驢馬肉勿食獐鹿肉令人神魂不安勿食韭

法天生意云勿食雞子終日昏又云勿食大蒜亦不可常食尊熱力損心力

月令忌曰勿食血并脾季月土旺在脾恐死氣投入故耳百一歌曰勿食魚鼈令人飲食不化神魂恍惚發宿疾

本草曰勿食生菜勿食羊脯三月以後有蟲如馬尾毒能殺人

風土記是月十六日二十七日忌遠行水陸不吉初一十六日忌裁衣交易

千金方三月辰寅日勿食魚凶

雲笈七籤曰是月五日忌見一切生血宜齋戒

孫眞人曰是月勿殺生以順天道勿食百草與黃花菜千金方曰勿食鳥獸五臟勿食小蒜勿飲深泉

洛陽上巳日婦人以雜花點油脫之酒入水中若成龍鳳花者狀者則吉謂之油花卜

西陽雜俎曰三月心星見辰出火焚煙插柳謂禳此耳寒食有內傷之慮故令人作鞦韆蹴之戲以動盪之是月初六初七二十七日沐浴令人神爽無厄

荊楚記曰三月三日四民踏百草時有鬬百草之戲亦祖此耳

萬花谷云春盡採松花和白糖或蜜作餅不惟香味清甘自有所益于人

三月事忌

季春之月不宜用卯日卯時作事犯月建不吉

雲笈七籤曰是月勿久處濕地必招邪毒勿大汗勿裸露三光下以招不祥勿發汗以養臟熱勿食陳宿令人發痟毒熱病勿食驢馬肉勿食獐鹿肉令人神魂不安勿食韭

法天生意云勿食雞子終日昏又云勿食大蒜亦不可常食尊熱力損心力

月令忌曰勿食血并脾季月土旺在脾恐死氣投入故耳百一歌曰勿食魚鼈令人飲食不化神魂恍惚發宿疾

本草曰勿食生菜勿食羊脯三月以後有蟲如馬尾毒能殺人

風土記是月十六日二十七日忌遠行水陸不吉初一十六日忌裁衣交易

千金方三月辰寅日勿食魚凶

雲笈七籤曰是月五日忌見一切生血宜齋戒

孫眞人曰是月勿殺生以順天道勿食百草與黃花菜千金方曰勿食鳥獸五臟勿食小蒜勿飲深泉

肚腹大如甕服雞水吐出愈

楊公忌初九日不宜問疾

四月事宜

孝經緯曰穀雨後十五日斗指巳爲小滿小滿者言物長于此時皆小得盈滿也律名中呂白虎通曰中呂何言陽熱極將破故腹中難之也晉志曰呂者助也陰助成陽之功也四月建巳巳者起也物至于此畢盡而起也西京雜記十合德用事和氣皆陽爲正陽之月又曰陽雖用事而陰不獨存純陽凝于無陰亦謂之曰陰月

又曰是月也盛德在火天道西行作事出行宜向西方吉是月每清晨吃葱頭酒一二杯令血氣通暢疏塞導滯四月丁巳宜祀灶十六日天倉開宜入山修道

收書于未梅雨時開閣厨晾燥隨即閉門內放七里香花或樟腦不生蠹魚

收畫未梅雨前逐幅抹去蒸痕日中曬晾令燥緊捲入

匣以厚紙糊匣口四圍梅過方開匣須杉木枞木爲之
內不用紙糊并油漆以辟黴氣
辟蚊方用鰻魚曬乾于室中燒之可少解其橫
是月伐木不蛀
月令纂曰是月于魚池中納一神守則魚不走養鯉善
飛尤爲緊要神守卽今之圖魚也
馮氏曰談曰戎衣同花椒捲收或芫花末摻之則不蛀
一用出紅藍布包之亦妙風領煖耳包藏衣中密封衾
以毛決不脫
月錄曰洗葛衣用梅葉擦碎洗之經夏不脆忌用木盆
則黑以瓷器洗之
內景經曰是月食葷菜總魚作羹則開胃
靈素經曰是月人日宜修啓請齋
是月初二十六十八日九日拔白生黑
雲笈七籤曰木瓜善治轉筋病者不必服此但口呼木
瓜二字其病卽癒
月令纂曰是月初四日七日八日九日取枸杞煎湯沐
浴令人不老肌膚光澤
雲笈七籤曰是月宜食桑椹酒治風熱之疾亦可
遠嘗用桑椹取汁三斗白蜜四兩酥油一兩生薑汁二
兩以罐先盛椹汁重湯煮汁剩三升方入蜜酥油生薑
加鹽三錢又煮如膏瓷器收貯每服一小杯酒服大治
百種風疾
千金月令曰四月節內宜服暖宜食羊腎粥其法先以
兎絲子一兩研煮取汁一兩濾淨和麪切煮將羊腎一
具切條葱炒作臛食之補腎療眼暗赤腫一切疾
日令曰四月十五日取浮萍一兩麻黃去根柱心附子
炮去臍皮各五錢搗爲末每用一兩藥末入生姜二片
葱頭兩箇煎至八分熱服蓋煖取汗治時行熱病

四月事忌

搗生月令曰四月爲乾生氣在卯死氣在酉不宜用已
日時犯月建百事不吉又曰初九二十五忌裁製交易
白雲雜忌曰是月勿食雉令人氣逆又勿食鮮害人
千金方曰勿食韭菜同雞肉食暴死者尤不可食作內
廣惠方曰五日取晚蠶蛾子裝一節竹筒內開眼處封
肺生胸臆中勿食諸物之心勿大醉勿食新傷人神
野待其乾死遇竹木刺傷者以些少塗之卽出此異方
雲笈七籤曰是月不宜遠行宜清心齋沐必得福
慶耳又曰是月忌暴怒傷心秋必爲瘧自夏至至九月
忌食隔宿肉菜之物忌用宿水洗面漱口
孫眞人曰是月初五日忌見一切生血勿食生菜初入
日十六日忌嗜慾犯之夭壽

五月事宜

孝經緯曰小滿後十五日斗指丙爲芒種後十五日斗
指午爲夏至曰芒種者言有芒之穀可播種也夏至者
言萬物于此假大而極至也白虎通曰律蕤賓蕤者下
也賓者敬也言一陰始生萎靡陽不資以爲用如賓在
外而不爲內主也樂忘曰辰爲午午者長也大也言物
皆長大也宋子夜四時歌曰是月爲鬱蒸爲仲暑
元樞經曰是月天道西北行作事出行宜向西北方吉
荊楚記曰五日以艾縛一人形懸于門戶上以辟邪氣
以五綵絲繫于臂上辟兵厭鬼且能令人不染瘟疾
千金月令曰是月取浮萍陰乾和雄黃些少燒煙去蚊
火燒灰子安牀下辟狗蚤
纂要曰五月五日採艾治百病
瑣碎錄曰五日硃砂寫茶字倒貼辟蛇蝎寫白字倒貼
炮去臍皮各五錢搗爲末每用一兩藥末入生姜二片
葱頭兩箇煎至八分熱服蓋煖取汗治時行熱病

四月事忌

搗生月令曰四月爲乾生氣在卯死氣在酉不宜用已
日時犯月建百事不吉又曰初九二十五忌裁製交易
白雲雜忌曰是月勿食雉令人氣逆又勿食鮮害人
千金方曰勿食韭菜同雞肉食暴死者尤不可食作內
廣惠方曰五日取晚蠶蛾子裝一節竹筒內開眼處封
肺生胸臆中勿食諸物之心勿大醉勿食新傷人神
野待其乾死遇竹木刺傷者以些少塗之卽出此異方
雲笈七籤曰是月不宜遠行宜清心齋沐必得福
慶耳又曰是月忌暴怒傷心秋必爲瘧自夏至至九月
忌食隔宿肉菜之物忌用宿水洗面漱口
孫眞人曰是月初五日忌見一切生血勿食生菜初入
日十六日忌嗜慾犯之夭壽

五月事宜

孝經緯曰小滿後十五日斗指丙爲芒種後十五日斗
指午爲夏至曰芒種者言有芒之穀可播種也夏至者
言萬物于此假大而極至也白虎通曰律蕤賓蕤者下
也賓者敬也言一陰始生萎靡陽不資以爲用如賓在
外而不爲內主也樂忘曰辰爲午午者長也大也言物
皆長大也宋子夜四時歌曰是月爲鬱蒸爲仲暑
元樞經曰是月天道西北行作事出行宜向西北方吉
荊楚記曰五日以艾縛一人形懸于門戶上以辟邪氣
以五綵絲繫于臂上辟兵厭鬼且能令人不染瘟疾
千金月令曰是月取浮萍陰乾和雄黃些少燒煙去蚊
火燒灰子安牀下辟狗蚤
纂要曰五月五日採艾治百病
瑣碎錄曰五日硃砂寫茶字倒貼辟蛇蝎寫白字倒貼
炷上辟蚊蟲寫餓方二字倒貼亦妙
又曰午時將燈草浸油內望太陽呪曰天上金雞喫蚊
子腦髓波念七徧吸太陽氣吹于燈草上夜點燈草照
蚊俱去
呂公曰五日午時至韭芽地上面朝東不語取蚯蚓泥
藏之遇魚骨鯁喉用此少許擦咽喉外皮卽消試神效
千金方曰勿食韭菜同雞肉食暴死者尤不可食作內
廣惠方曰五日取晚蠶蛾子裝一節竹筒內開眼處封
肺生胸臆中勿食諸物之心勿大醉勿食新傷人神
野待其乾死遇竹木刺傷者以些少塗之卽出此異方
雲笈七籤曰是月不宜遠行宜清心齋沐必得福
慶耳又曰是月忌暴怒傷心秋必爲瘧自夏至至九月
忌食隔宿肉菜之物忌用宿水洗面漱口
孫眞人曰是月初五日忌見一切生血勿食生菜初入
日十六日忌嗜慾犯之夭壽

五月事宜

孝經緯曰小滿後十五日斗指丙爲芒種後十五日斗
指午爲夏至曰芒種者言有芒之穀可播種也夏至者
言萬物于此假大而極至也白虎通曰律蕤賓蕤者下
也賓者敬也言一陰始生萎靡陽不資以爲用如賓在
外而不爲內主也樂忘曰辰爲午午者長也大也言物
皆長大也宋子夜四時歌曰是月爲鬱蒸爲仲暑
元樞經曰是月天道西北行作事出行宜向西北方吉
荊楚記曰五日以艾縛一人形懸于門戶上以辟邪氣
以五綵絲繫于臂上辟兵厭鬼且能令人不染瘟疾
千金月令曰是月取浮萍陰乾和雄黃些少燒煙去蚊
火燒灰子安牀下辟狗蚤
纂要曰五月五日採艾治百病
瑣碎錄曰五日硃砂寫茶字倒貼辟蛇蝎寫白字倒貼
柱上辟蚊蟲寫餓方二字倒貼亦妙
又曰午時將燈草浸油內望太陽呪曰天上金雞喫蚊
子腦髓波念七徧吸太陽氣吹于燈草上夜點燈草照
蚊俱去
呂公曰五日午時至韭芽地上面朝東不語取蚯蚓泥
藏之遇魚骨鯁喉用此少許擦咽喉外皮卽消試神效
千金方曰勿食韭菜同雞肉食暴死者尤不可食作內
廣惠方曰五日取晚蠶蛾子裝一節竹筒內開眼處封
肺生胸臆中勿食諸物之心勿大醉勿食新傷人神
野待其乾死遇竹木刺傷者以些少塗之卽出此異方
雲笈七籤曰是月不宜遠行宜清心齋沐必得福
慶耳又曰是月忌暴怒傷心秋必爲瘧自夏至至九月
忌食隔宿肉菜之物忌用宿水洗面漱口
孫眞人曰是月初五日忌見一切生血勿食生菜初入
日十六日忌嗜慾犯之夭壽

五月事宜

孝經緯曰小滿後十五日斗指丙爲芒種後十五日斗
指午爲夏至曰芒種者言有芒之穀可播種也夏至者
言萬物于此假大而極至也白虎通曰律蕤賓蕤者下
也賓者敬也言一陰始生萎靡陽不資以爲用如賓在
外而不爲內主也樂忘曰辰爲午午者長也大也言物
皆長大也宋子夜四時歌曰是月爲鬱蒸爲仲暑
元樞經曰是月天道西北行作事出行宜向西北方吉
荊楚記曰五日以艾縛一人形懸于門戶上以辟邪氣
以五綵絲繫于臂上辟兵厭鬼且能令人不染瘟疾
千金月令曰是月取浮萍陰乾和雄黃些少燒煙去蚊
火燒灰子安牀下辟狗蚤
纂要曰五月五日採艾治百病
瑣碎錄曰五日硃砂寫茶字倒貼辟蛇蝎寫白字倒貼

月除夕同此

本草云五日取露草百種陰乾燒爲灰以井水煉成膏再用醍醐和爲餅子腋下挾之乾卽換去五徧能治腋下臭氣

救民方治中風牙緊不能下藥午日合冰片天南星効長生要錄曰五月五日有雨急破竹一二株內有神水瀝和獺肝爲丸治心腹積聚

又云是日取葛根爲末療金瘡斷血除瘡取豬牙燒灰治小兒驚癎并塗蛇傷

又云取蝙蝠倒掛曬乾和官桂薰陸香燒之辟蚊除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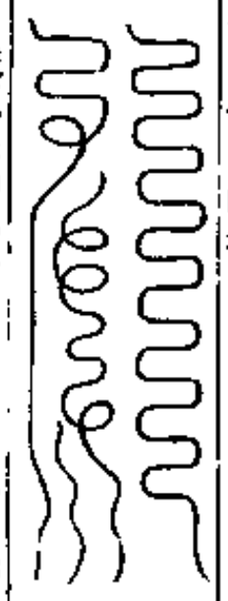
家塾事親曰巳丑卯辰日記竈以豬首吉五月朔日不宜出錢財夏至淘井可去瘟疫五日取蝦蟆曬乾搥發旱男左女右臂上挂帶勿令知之立愈

禮儀志曰夏至後井能改水朱索綰柳杞桃結印爲門戶飾可止惡氣十三日竹醉日可移竹易活五月五日取家上泥并磚石一塊同家以小瓶盛埋門外階下合家不患時證

抱樸子曰五日硃書赤靈符著心前辟兵祛瘟去百病此治百病符也

正月元日佩卽此符

符式



本草云五日採菖蒲末加馬尚佳爲末等分產婦服之易產

雲笈七籤曰五日不可見血物

博濟方云五日午時或臘月三十日收豬心血同黃丹

乳香相和爲丸雞豆大以紅絹盛掛門上如有產婦子死腹中者令酒膽一丸卽下

五月取桃仁一百箇去皮尖研細入黃丹三錢丸如梧子大治瘧發日面北用溫酒或井花水吞下三丸卽輕

瓊碎錄曰五日清晨取白礬一塊自早曬至晚收之治百蟲蚊

五日午時飲菖蒲雄黃酒辟除百疾而禁百蟲

呂公歲時記曰夏至一陰生宜服餌製過硫黃以折陰氣二十日採小蒜擣乾治心煩痛解諸毒又治小兒丹珍夏至後宜淺井改水以去瘟病

千金方曰小兒不可弄樗花恐病瘧狀爲瘧子花故也

五月勿食鯉多發風

類捫良忌云江魚卽黃魚也不可同蕎麥食令人失音

枇杷不可同炙肉熱麵同食令人患熱發黃桃子不可與油餅同食

便民圖纂曰時瓜沈水者殺人多食作陰下瘡生瘡患腳氣食之永不愈雙蒂者殺人且此物不可與油餅同食

楊公忌曰初五日不宜問疾名地臘日

六月事宜

孝經緯曰夏至後十五日斗指午爲小暑後十五日斗指未爲大暑小大者就極熱之中分爲大小初後爲小望後爲大也律林鐘林者眾也萬物成熟鍾類眾多樂志曰月辰爲未未者味也萬物向成咸有味也

元楷曰是月天道東行作事出行俱宜向東吉

其月週土王戊日祭中霤之神

是月宜飲烏梅醬木瓜甜梅漿薏苡湯以祛渴方俱見前

三湯治男子虛贏五勞七傷風

虛耳聾

乾地黃六分 黃芪六分 茯苓六分
五味子四分 羚羊角四分 桑螵蛸三兩炙
地骨皮一兩 柱心一兩 麥門冬五分去心
磁石一錢三分 打碎水洗令黑汁出盡爲止羊腎兩個精腎亦可去脂膜切如棋子以水四升先煮去滓分爲三服三伏日各服一料隨人加減亦可忌食大蒜生葱冷滑物空心午旦服之

養生雜纂曰老人氣弱當夏之時納陰在內以陰弱之腹當肥冷之物則多成泄瀉一傷眞氣卒難補復不宜煖熱補藥惟用平補溫和之劑如入味丸之類以助元氣

雲笈七籤曰六月六日沐浴齋戒絕其雜俗關西民俗志曰六月六日取水收起淨食盛之一年不臭用以作醋醬醃物一年不壞

異誥曰初入初九十四宜拔白永不生又云初三初十入二十三日拔白亦可

四時纂要曰是月初一日初七初入二十一日沐浴去疾厭災

七籤曰二十七日取枸杞子根煎湯沐浴至不老病

荊楚記曰六月伏日宜作湯餅食之名爲辟惡

舊俗忌醬用三伏黃道吉日浸豆黃道日拌黃不生蟲

雲笈經曰六月六日宜修清暑齋

六月事忌

月令曰六月選用日時不宜用未犯月建日專事不利初一日忌經營初十二十日忌交易裁衣

傷誌戒曰六月六日忌取土開掘

四時纂要曰三伏日不可嫁娶傷夫婦不吉

雲笈七籤曰六月二十四日大忌遠行水陸俱不可往

千金方曰勿食韭令人目昏勿食羊肉傷人神氣勿食野鴨聲動風有毒勿食肝更勿食脾乃是季月土旺在脾

雲笈七籤曰六月勿食羊血傷人神魂少志健忘勿食生葵必成水瘕

琅琊錄曰暑月不可露臥勿沐浴當風愒賊邪之氣使人又曰其月無冰不可以涼水陰冷作冰飲水熟生凝者勿飲能殺人

元樞經曰是月勿斬伐草木勿動土勿舉大事以搖養氣

養生仁術曰勿專用冷水浸手足防引起狂邪之風犯之令人瘋病體重

食治通說曰夏月不宜飲冷何能全斷但勿宜過食可矣又云冷水與生硬菓油膩酪食恐不消化亦不宜多飲湯水飲

便民纂曰途中一時中暑身死者勿可用冷水灌沃急就道上取熱土填于死者臍上成堆中開撥開作一孔急以熱尿泺入臍孔次用生薑大蒜搗爛熱湯送下即活

琅琊錄曰暑月瓮罐大日曬熱不可即取盛裝飲食恐收暑氣

楊公忌曰初三日不宜問疾

七月事宜

孝經緯曰大暑後十五日斗指申爲立秋秋者摯也物

米粉作泔粉服
神仙餌松膚法七月取松毬中仁去木皮搗如膏每服雞子大一團日三服久服身輕三百日後可行五百里之遠
竹葉粥中暑者宜用竹葉一握山栀一枚煎湯去滓下
立秋太陽未升採楸葉熬膏澄治瘡立愈名楸葉膏熬法以葉多方稠
又曰七月七日採蓮花七分八月八日採蓮實九分陰乾搗細煉蜜爲丸服之令人羽化又曰七日取烏雞血和三月三日收桃花片爲末塗面令人瑩白如玉
家壁中規曰是月七日取蜘蛛一枚著領中令人記事不忘七日取槐角子熟搗成汁納銅鉢中曬成膏捏爲鼠屎大納肛門口治痔
又曰七日　白繭絞汁一合以醋一升古錢七箇和均以火煎之令藥稀稠得所點入眼眥中治眼目黑暗又曰七日採麻花五月五日收麻葉搗作炷圓炙生瘡癰瘡上百壯
法天生蕃曰七日採麻花陰乾爲末烏麻油煎每夜塗眉毛脫落者立生
是月二十三日二十八日拔白永不再生
七月五日是三會日宜修迎秋齋
修眞指要曰中元十五日可修齋謝罪
立秋日用汲新水吞赤小豆十四粒一秋可免赤白痢疾
七夕乞巧使蜘蛛結萬字造明星酒同心胎
本草云七月七日採慎火花苗葉五兩鹽三兩同搗絞汁治熱毒

七月事忌

七月曰時不宜用申犯月建百事不利初入二十二日忌歲夜交易初七日勿想惡事
白雲忌曰七月勿食蔓菁菜上有蟲虫害人勿食韭菜損人目
孫眞人曰勿食雉傷人勿食菱肉動氣勿食多生蜜令人暴下霍亂
法天生意曰立秋後十日瓜宜少食月令云立秋勿食煮餅及水漫餅勿多食豬肉損人神氣
楊公忌曰初一日二十九日不宜問疾
是月初七日道德臘十五日爲中元二日戒夫婦入房
孝經緯曰處暑後十五日斗指庚爲白露陰氣漸重露凝而白也後十五日斗指酉爲秋分秋分陰生于午極于亥故酉其中分也仲月之節爲秋分秋爲陰中陰陽適中故晝夜長短亦均焉律南呂南者任也呂者助也言陽氣尙有妊生陰助成功也辰酉酉者緒也
纂要曰是月初三日至初七日俱宜沐浴令人聰明不老又云二十五日宜浴卻病
圖經曰入月摘實子紅熟甲子日採來水浸去皮穰仙方單服其酉又云採柏子曬乾爲末服方寸匙稍增至多欲絕穀延年
雲笈七籤曰二十五日天倉開宜入山修道

八月事忌

千金方曰勿食萌芽傷人神臟喘悸脅助氣急勿多新鹽勿食生蒜又曰勿食豬肺及飴和食令人發症勿食雉肉勿食豬肚冬成嗽疾
楊公忌曰二十七日不宜問疾
白雲忌曰二十七日勿想惡事
雲笈七籤曰是月勿犯賊邪之風勿多食肥膩令人瘖亂
千金月令曰秋分之日勿殺生勿用刑勿處房帷勿弔喪問疾勿大醉
二十九日忌遠行水陸不吉
雲笈七籤曰是月初八日勿買布買鞋履附足大爲忌也
元樞曰天道東北行作事出行俱宜向東北吉
不宜用酉日犯月建不吉
洞楚記曰是月初十日以硃砂點小兒額上爲之天炙以厭疾也
纂要曰十九日拔白永不生初二初四十五二十五日同
雲笈七籤云是月行路開勿飲陰地流泉令人發瘅脚
社曰人家祓禊兒女俱令早起恐赴社翁爲祟與春社同
雲笈七籤曰是月八日取枸杞煎湯沐浴令人無非禍病又曰二十二日沐浴令人無非禍
千金月令曰此月可食韭菜露葵
齊諧記曰八月初一日作五明囊盛取百草頭露以洗眼眼明
述仙記曰八月一日以絹囊承取柘園下露如珠子取拭兩月明爽無疾
是日可修

之

九月事宜

孝經緯曰秋分後十五日斗指辛爲寒露調露冷寒而將欲凝結矣後十五日斗指戌爲霜降氣肅露凝結而爲霜矣故云顯見嚴霜隕霜(顯易傳作隕)律無射者出也言陽氣上升萬物收藏無復出也然隨陽而終當隨陰而起無爲己也辰爲戌戌者滅也謂時物皆衰滅也

是月也天道南行作事出行俱宜向南吉不宜用戌日犯月建不吉

風土記曰是月九日採菜莢插頭餐辟惡氣面禦初寒

是月二十日　沐浴其日鷄鳴時沐浴令人辟兵

二十一日取枸杞煎湯沐浴令人光澤不老二十八日宜沐浴

二十一日天倉開宜入山修道

千金月令曰宜進鹿黃湯其法取地黃洗淨以竹刀切薄曬乾用時火焙爲末服細充湯服煎如茶法爲妙

四時纂曰取枸杞子浸酒飲令人耐老

又仙方云修長生者保命莫切于稀薟草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採

聖惠方曰甘菊花曬乾三升入糯米一斗蒸熟菊花攪拌如常造酒法多用細麴候酒熟飲一小杯治頭風旋運等疾

雲笈七籤曰是月採白朮蒸曝九次曬乾爲末日服三次不飢延年益壽

食療本草曰此月後宜食野鴨多年小熟猪不愈食多卻燒

九日採甘菊花及松柏脂丸服令人不老

纂要曰是月宜合三物藥過此月則不佳矣用訶梨勒批梨物菴摩勒三味和核擣如麻豆大用三兩次用蜜一斗以新汲水二斗調均傾盞中卽下三勒熟攪密封三四日後開又攪之以乾淨布拭去汗候法定密封其三十日方成味甚美飲之消食下氣

月建不吉十六日天倉開宜入山修道又曰初十日十西京記曰初九日佩茱萸飲菊花酒令人壽長無疾

三日宜拔白

五行書曰是月一日食餅令人無病是月宜逝

取大棗去皮核於文武火上翻覆焙香然後泡作湯服攝生圖曰初一日宜修成福齋初五日修三會齋

兒百事俱高作三勢

又曰九日造迎凉臑羊肝餅氣瘦木得

千金方曰是月內於戌地開坎深三二尺埋炭五斤土覆戌爲火之墓地以攝火災炭多可加

勿行遠責

決明主子青盲目淫膏赤白膜痛淚又療唇口青色十月十日採陰乾

冬三月戊寅己卯癸酉辛巳丁亥及上丙戊癸宜煉丹藥是月宜服雞湯鍾乳酒枸杞膏地黃煎等物以養和中氣方俱在前

雲笈七籤曰十月十四日取枸杞煎湯沐浴令人光澤不病初一日十八日皆宜沐浴吉

冬至日陽氣歸內服宜溫煖物入門易化

修真指要曰十五日下元吉辰可修謝過齋

太清草本方云槐子乃虛星之精是月上己日採而吞之每服二十一粒去百病長生通神是月宜食芋無凝也

雲笈七籤曰是月十八日忌遠行

十月事忌

楊公忌曰二十五日不宜問疾

十月事宜

孝經緯曰霜降後十五日斗指亥爲小雪天地積陰漸重物皆收藏也後十五日斗指亥爲小雪天地積陰漸重則爲雨雪則爲雪時雨小者寒未深而雪未大也律應鍾者動也言物應陽而動下藏也辰亥亥者劾也言時陰氣劾殺萬物也西京雜記曰十月爲正陰曰陰月要纂曰上冬

是月天道南行作事出行宜正南方吉不宜用亥日犯月建不吉十六日天倉開宜入山修道又曰初十日十三日宜拔白

五行書曰是月一日食餅令人無病是月宜逝

取大棗去皮核於文武火上翻覆焙香然後泡作湯服攝生圖曰初一日宜修成福齋初五日修三會齋勿行遠責

決明主子青盲目淫膏赤白膜痛淚又療唇口青色十月十日採陰乾

冬三月戊寅己卯癸酉辛巳丁亥及上丙戊癸宜煉丹藥是月宜服雞湯鍾乳酒枸杞膏地黃煎等物以養和中氣方俱在前

雲笈七籤曰十月十四日取枸杞煎湯沐浴令人光澤不病初一日十八日皆宜沐浴吉

冬至日陽氣歸內服宜溫煖物入門易化

修真指要曰十五日下元吉辰可修謝過齋

太清草本方云槐子乃虛星之精是月上己日採而吞之每服二十一粒去百病長生通神是月宜食芋無凝也

十月事忌

楊公忌曰二十五日不宜問疾是月初一十四日忌裁衣交易

白公方忌曰十月忌食豬肉發宿氣且亥爲豬肖宜忌之是月二十五日不宜問疾是月初一日爲民歲臘十五日爲下元二日爲成夫婦入房二十日忌遠行

十一月事宜

孝經緯曰小雪後十五日斗指壬爲大雪言積陰爲雪
至此粟烈而大矣後十五日斗指子爲冬至陰極而陽
始至曰南至漸長至也白虎通曰始律黃鍾何黃中色
也鍾動也言陽氣動於黃泉之下欲養萬物也樂志曰
辰子子者孳也言陽氣生此更滋生也呂氏曰仲冬爲
暢月
月纂天道東南行作事出行宜向東南吉
纂要曰共工氏子不才以冬至日死爲疫鬼畏赤小豆
是月以赤小豆煮粥厭之
七籤曰是月　取枸杞葉煎學洗浴至老光澤十
五十六日俱宜沐浴
千金月令曰是月可服補藥不可餌大熱之藥宜早食
宜進宿熟之肉
又曰至日于北壁下厚鋪草面臥以受元氣
纂要曰是月初十日宜拔白髮五經通義曰至後陽氣
始萌陰陽交精萬物氣微在下不可動泄
酧易方曰冬至日鑽燧取火可免瘟疫
仙經曰十一日天倉開宜入山修道修啓福齋
歲時雜記曰至日以赤小豆煮粥合門食之可免疫
冬至煎錫綵珠戴一陽中

十一月事忌

纂要曰是月勿食龜鼈肉令人水病勿食生菜發宿疾
勿食生韭多涕唾又曰初四日勿責讓下人大忌
又曰十一日不可沐浴勿以火炙背
翰源全書曰是月二十五日爲掠剩丈夫忌勿犯交婬
凶至後夫婦當戒容止
纂要曰是月十二日二十二日忌裁衣交易

千金翼方曰冬至後庚辛日不可交合大凶又曰勿枕
冷石鐵物令人目暗又曰勿食螺蜬蜯蟹捐人志氣長
屍蟲
雲笈七籤曰二十不宜遠行二十三日不可問疾不用
子日犯月建作事不吉
禮儀志曰至日鑽燧取火可止瘟病是日勿多言當閉
關靜坐以迎一陽之生
雲笈七籤曰仲冬腎氣旺心肺衰宜助肺安神調理脾
胃無乖其事時勿暴溫煖勿犯東南賊邪之氣令人多
汗腰脊強痛四肢不通

十二月事宜

孝經緯曰冬至後十五日斗指癸爲小寒陽極陰生乃
爲寒今月初寒尚少也後十五日斗指丑爲大寒至此
粟烈極矣律呂者拒也言陽氣欲出陰拒之也樂志
曰辰丑丑者紐也言終始之際以紐結爲名也
月纂曰天道西行作事出行俱宜向西不宜用丑日犯
月建作事不吉
淮子秘錄曰是月癸丑日造門搶賊不能進
瑣碎錄曰臘月子曰曬爲席能去蚤蝨又曰是月取豬
脂四兩懸於廚中入臭一家無蠅二十四日牀底點燈
調之照虛耗也
本草云念四日取活鼠油煎爲膏敷湯火瘡被瘢瘢極
良元照曰除日以合家浪髮燒灰同腳底泥包投井中
卻五瘟疫鬼
七籤曰除夜枸杞湯洗浴令人不病初一初二初八十
三日十五二十日沐浴去災悔吉
除日掘宅四角各埋一大石爲鎮宅土災異不起
纂要曰是月十二日二十二日忌裁衣交易

除夜宜燒辟瘟丹井井家中所餘雜藥焚之可辟瘟疫可
焚却术方見五月
法天生憲云初七初十十八二十日拔白髮
又云除夜有行瘟使者降於人間以黃紙朱書天行已
過四字貼大門上吉
是月收雄狐胆若有人暴亡未移時急灸矣當預備之
是月取青魚胆陰乾如患喉閉及骨鯁者以北胆少入
口中咽津卽解
又曰是月取皁角燒爲末書起遇時疫早起以井花水
調一錢服之効

十二月事忌

千金方是月勿食豬脾旺在四季故耳
是月勿歌舞犯者凶月忌二十一日不可問疾初七日
不宜水陸遠行凶初九日二十五日忌裁衣交易
瑣碎錄曰除夜勿嗔罵奴僕并碎器皿仍不可大醉入
日名王侯臘忌夫婦入房

四時宜忌終

四時宜忌一卷

明瞿佑撰佑字宗吉錢塘人洪武初官國子助教永樂間官周王府右長史謫戍保安洪熙初赦還此書記十二月所宜所忌歷引孝經緯荆楚歲時記玉燭寶典而兼及於濟世仁術法天生意指月錄白雲雜忌諸書甚至道家符籙亦皆載入徵引雖博究不免傷於蕪雜也

七十二候考

曹仁虎纂 劉聖已見

觀象授時起於上古自炎帝分八節以始農功少皞有分至啟閉之官顓頊命南正重司天兌有發和之命大約由四時分八節由八節分二十四氣分七十二候立法蓋粗密也候應之義互見於夏小正諸書尚未明分爲七十二候小正於時令之書最爲近古唐志以爲羲和遺迹其書具十三月而無中氣有候應而無月數不必每月六候每五日爲一候也易緯通卦驗所記氣候與夏小正互有同異月令疏多引之說者謂通卦驗氣候比之逸周書時訓晚者二十有四早皆三其書雖分中氣亦未嘗明定五日一候也呂氏春秋爲月令第六篇有十二月紀漢馬融取以入小戴記中其書以天時草木鳥獸蟲魚記每月之候與夏小正同鄭康成於孟春之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雁來仲春之始雨水候惟北魏志附史志皆不取爲附志以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鶡化爲鳩季春之桐始華田鼠化爲駕虹始見萍始生孟夏之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仲夏之小暑至時訓解及各史志皆取爲候螳螂生鵙始鳴反舌無聲季夏之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爲螢孟秋之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案月令正義謂正月七日記時候大故有五句除七月雖有五句而腐草爲螢與用始行仲秋之盲風候雁來玄鳥歸羣鳥養羞季秋之鴻雁來賓爵入大水爲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孟冬之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仲冬之冰益壯地始坼皆不取爲候惟北魏志附志以冰益壯爲大雪次候鵙鴂不鳴虎始交季冬之雨乃發聲始收聲蟄蟲咸俯在穴皆閉戶塞向北墐戶水始涸仲冬之節也又于仲春之二月時候多少不同多則五句少則四句無義例也又于仲春之雷乃發聲始震蟄蟲咸動啟戶始出二句義相連時訓解及各史志皆不取爲候惟北魏志附志以蟄蟲咸動啟戶爲候始終二分是陰陽之變會節之大者故再記之又于季春之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時訓解及各史志皆以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爲候惟北魏志附志以戴勝降于桑爲穀雨末候雄雉雊雨不及鳴鳩拂其羽則注曰蠶將生之候春亦記時候也此皆候之顯然可據者至鄭氏于孟春之草木萌動時訓解及各史志皆取爲候惟北魏志附志無之則注曰嫁氏之宮以爲候于仲春之元鳥至則注曰嫁氏之宮以爲候正義雖元鳥至不爲仲春之候然鄭注明用候字他若季秋之蟄蟲咸俯時訓解及各史志皆取爲候惟北魏志附志無之可即孟春蟄蟲始振仲春蟄蟲啓戶之例推之季冬之征鳥厲疾時訓解及各史志皆取爲候惟北魏志附志無之可即孟春之候鴈北鄉鵠始巢雉雊雞乳每月注云皆記時候也正義謂二至二分是陰陽之變會節之大者故再記之至二分之日皆丙午丁卯日也二至之日皆甲子甲午日也二分二至之日皆以日干記時候也故以日干不以月令疏引此謂始振即啟蟄也啟蟄本二十四氣之一金氏履祥考月令仲春倘有蟄蟲始振動啟戶乃出之文正義謂正月始振動至二月乃大振仲春之啟戶記始終二分是陰陽之變會節之大者故再記之又于季春之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爲候時訓解及各史志皆以鳴鳩拂其羽爲候惟北魏志附志以戴勝降于桑爲穀雨末候雄雉雊雨不及鳴鳩拂其羽則注曰蠶將生之候春亦記時候也此皆候之顯然可據者至鄭氏于孟春之草木萌動時訓解及各史志皆取爲候惟北魏志附志無之則注曰嫁氏之宮以爲候于仲春之元鳥至則注曰嫁氏之宮以爲候正義雖元鳥至不爲仲春之候然鄭注明用候字他若季秋之蟄蟲咸俯時訓解及各史志皆取爲候惟北魏志附志無之可即孟春蟄蟲始振仲春蟄蟲啓戶之例推之季冬之征鳥厲疾時訓解及各史志皆取爲候惟北魏志附志無之可即孟春之候鴈北鄉鵠始巢雉雊雞乳每月注云皆記時候也正義謂二至二分是陰陽之變會節之大者故再記之又于季春之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

驗同中氣　夏月令仲夏之鵙始鳴夏小正作鶪則鳴通卦驗作伯勞鳴夏時為季夏月令仲夏之反舌無聲通卦驗作蝦蟇無聲為季夏候月令仲夏之鹿角解通卦驗同月令仲夏之蜩始鳴夏小正作唐蜩鳴通卦驗作螗蜩鳴為孟秋候月令季夏之腐草為螢通卦驗作腐草為螢為仲夏中氣月令季夏之土潤溽暑通卦驗作濕熱相蒸為仲夏月令季夏之大雨時行即夏小正之灂灂月令孟秋之涼風至通卦驗作白露降通卦驗同孟秋中氣月令孟秋之寒蟬鳴夏小正作鷹始摯月令季夏之腐草為螢通卦驗作腐草為螢為秋候別又作鷹化為鸇仲秋之候鴻雁來夏小正作遵鴻雁在九月令仲秋之元鳥歸即夏小正之玄鳥歸通卦驗一作玄鳥歸為仲秋中氣月令仲秋之雷始收聲通卦驗作雷始收聲月令季秋之蟄蟲咸俯夏小正作蟄蟲俯在穴通卦驗作蟄蟲咸俯在穴月令季秋之水始涸通卦驗作始冰月令孟冬之雉入大水為蜃通卦驗作雉入水為蜃為孟冬中氣月令孟冬之雉雊夏小正作雉入于淮為蜃通卦驗作雉入水為蜃月令孟冬之雉雊夏小正作雉震呴雉乳通卦驗作雉乳月令季冬之雉雊夏小正作雉震呴雉乳呂氏作雉雊月令季冬之鶡旦不鳴虎始交通卦驗作鶡旦不鳴為仲冬中氣虎始交為季冬候月令仲冬之麋角解通卦驗同夏小正作隋麋角月令季冬之麋角解通卦驗作麋角解月令季冬之雁北鄉夏小正同案夏小正北鄉在二月禮記月令疏引之謂北鄉有早有晚早者十二月晚者正月月令疏引蔡邕月令章句雁北鄉謂雁來一候通卦驗作候雁北人於仲春脩正後所云候晚者也夏小正此候在仲春脩正後所云候早者也禮記月令雁北鄉亦合季冬雁北鄉為季冬月令季冬之鵲始巢通卦驗同中氣為季冬月令季冬之雞乳通卦驗同中氣為季冬月令季冬之雞雊乳呵雞桴粥俱在正月此皆氣候之相因而見者也至月令難出呂氏春秋而今禮記所載亦有與呂氏春秋互異者孟春之鷹化為鳩呂氏作候雁北孟春之鴻雁來呂氏作候雁北案通卦驗及淮南時則訓皆作候雁北王應麟困學紀聞引月令鴻雁來之來字本北字之誤後儒因仲秋鴻雁來遂以北為來孟春之草木萌動呂氏作蠢動仲春之桃始華呂氏作桃李華季春之戴勝降于桑呂氏作戴任同孟夏之王瓜生呂氏作瓜瓠孟夏之靡草死呂氏作麋草死季夏之溫風始至呂氏作涼風始至案呂氏三紀涼風於季夏曰始至於孟秋曰涼風至仲秋曰涼風不至通卦驗作涼風始至涼風至仲秋之月涼風至呂氏作涼風至案呂氏注月令仲秋作盲風蔡邕月令章句亦作白露節高誘注呂氏春秋仲秋之月曰白露降此涼風不至之證也孟冬之月冰始結呂氏作冰益壯地始坼呂氏作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仲冬之月冰益厚地中乃凍雞乳通卦驗作雞乳有頃孚卵乃產雛孟冬之月冰始結通卦驗作冰始凝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仲冬之月冰益厚地中乃凍雞有頃孚卵乃產雛呂氏作雞乳有頃孚卵乃育雛孟冬之月冰始結呂氏作冰始凝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仲冬之月冰益厚地中乃凍雞有頃孚卵乃育雛呂氏作雞

潤溽暑又五日大雨時行立秋之日凉風至又五日白露降寒蟬鳴又五日寒蜩鳴鷹乃祭鳥又五日天地始肅又五日禾乃登（月令作農乃登秋案呂氏春秋及淮南周訓作禾）乃登周以後史志皆用之白露之日鴻雁來又五日元鳥歸又五日羣鳥養羞秋分之日雷始收聲又五日蟄蟲培戶（同坏）戶又五日水始涸寒露之日鴻雁來賓又五日爵入大水爲蛤（月令作雀入水爲蛤）又五日草木黃落又五日蟄蟲咸俯立冬之日水始冰又五日地始凍又五日雉入大水爲蜃（月令作雉入大水爲蛤蜃小雪之日虹藏不見又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又五日閉塞而成冬大雪之日鶡鳥不鳴（月令作鶡旦不鳴唐書及宋金史同元史志始仍作鶡鳥不鳴）又五日虎始交又五日荔挺出（月令作荔挺生唐書及宋金史同元史志始仍作荔挺出）冬至之日麋角解又五日水泉動小寒之日雁北鄉又五日鵲始巢又五日雉始雊（月令作雉雊）大寒之日雞始乳（月令作雞乳）又五日鳥厲疾（月令作鷙鳥厲疾唐書及宋金史同元史志始仍作鷙鳥厲疾）腹堅（周書序謂周公攝二十四氣之應以明天時作時訓後儒如王應麟等皆疑爲東漢人僞託非周公之舊北魏始以七十二候頒爲時令考魏書志所載各候既取之月令即宜每月取用六候乃于正月取五候二月取九候三月取五候四月取八候六月取五候七月取五候八月取九候九月取四候既以參差且其分配節氣亦不能遍均如以電始見蟄蟲啟戶爲清明之三候而月令則在仲春之末候而月令則在季夏之初候次候而月令則在孟秋之初候次候而月令則在季秋之末候而月令則在孟冬之初候次候而月令則在仲冬之末候而月令則在季冬之初候次候而月令則在孟春之初候次候而月令則在仲春之末候而月令則在季春之初候次候而月令則在孟夏之初候次候而月令則在仲夏之末候而月令則在季夏之初候次候而月令則在孟秋之初候次候而月令則在仲秋之末候而月令則在季秋之初候次

言螻蟈鳴在夏初自異能飛之動物以正氣必因
題而紀實皆由
皇上本明天察地之識異對時百物之變態事 敷言
惡賅至道洵昭 定論於禮經而
鴻功於啓蟄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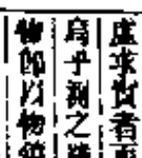
乙未冬初晤浣香於銀尋客館從之學算閒暇溫酒無夕或朗一日夜深月上出自製遠鏡相與窺月中宮狀黑點四散作浮游狀催呼叫絕浣香因爲說遠鏡之理旁喻曲證整整不竭次日復手是書兄示穆調西海之以爲圖所未圖備精錄副藏之篋衍逮並貢之交海學館張氏頗苦其善以遠鏡立船舷上測內地虛實情無從出一技與之能者穆因從吏當事延浣香舉中以所錄副本爲券當事既不甚措意未遂應局大定咸亦莫從甲辰春浣香復來京師寖后楊公壘林耳其名聞於季弟子言頗兼課刻所著論算各種穆曰是無宜先於鏡鏡詮凝者因相爲遠定體例附火輪船圖說於後冀念天下何者謂之奇才實學鄙奇才也一藝之微不嘗數十年之講求則不精居視制樣各從所好精神有未行不永而博世之久胥緩之浣香惟善長器而測天之儀版水之車尤切民用今老矣有能奇其才者乃知所學之適用也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秋八月朔日平定張穆題

測實易測虛難非測虛證虛必徵實之難也而非虛非實與尤難蓋西士作幾何原本指點設物無遁形說遠鏡者不復能知幾何豈故諱哉良難之也蓋鏡沿物形是緣虛求實而物以鏡象是緣實入虛自實入虛者而實中之虛以生自虛求實者而虛中之實測幻虛邪實鄰抑非虛弄實者邪吾烏乎測之雖然非此物不有此象非此鏡不徵此形以物象物師以物鏡鏡可因不遠鏡說推廣其理遠自稽實論吾疑焉耳憶自再游邗上見取影鏡鏡北華弟好深湛之思歸而相與研尋頗多弋獲遂援筆記之時逾十稔然後成稿歸山廣文黃鏡年先生見而喜之欲爲付梓侯炯未獲也直捆其意復加點竄又已數年俯覽條理蕪具而斑翦多有珠不足存顧念成之之難得一知己復恤蕪慢已非之嫌簏沿待深思篤好如鏡年北華其人者古歡鄰復光書

七凡視物近大而虛小是爲遠差色近則顯而濃色遠則淡而隱亦遠差也一由於目力不及一由於濁氣迷離本西人第谷說

論曰或謂物遠則視由於濁氣其理易明物遠則小其理難測曰此視法中度數之學也郎因物大度已移遠而如丙庚夫丙庚與戊已其大自等而自甲視之在已爲六十度者移至庚且得三十度故小也



原光

一光亦色類也然有異乎色者色以黑乃濃以白爲淡光以白爲濃以黑爲淡夫色以白顯必須借光光能顯色亦須借色故視以黑暗則更顯若光在明處反因燦耿目而不真二物之光各一日外景日與火是也一日內景金與木是也本體外影者射影生光也內影者光能令影也今名內光外光

三外光內光皆是光體然有本體之光有借光有發光郎日爲外光自然有體本體之光也月爲內光視日圓缺故爲借光受光於此發之於彼光所不到處照生明是爲發光體光濃於借光借光濃於發光

四光因形爲體郎日之圓大之差以明爲用郎月之缺大之差以暗爲用其射物者用也惟入鏡則見體形鏡爲內光故視本氣其穿透光面射至他壁仍是其用壁非內光故也若東二日性不濟火性上炎子母相成形實視虛體躲用假而光次之月與星借日爲光三

五光近則顯而濃光遠則淡而隱亦遠差也原色七一但光力勝於色

六鏡是內光自二種一日通光能透照見物玻璃諸是照見物之類

七光色盛於日萬光之主次於焰生光物燃一事云能相類其目生一處不見日光之處人不能有實因以日光爲主焰光爲次

八白遠空明之中皆有光譬日光返照空中生明遠光下土是亦借光故光力遍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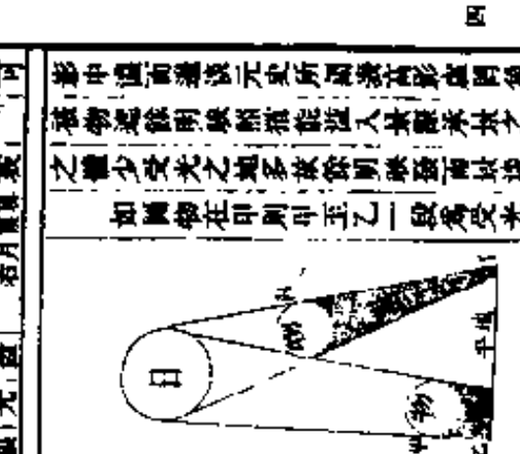
九物花空中亦必有光若乃能見物原色此光二種一日大光明一日次光明本通光光明大約指晴晝明朗物象明是大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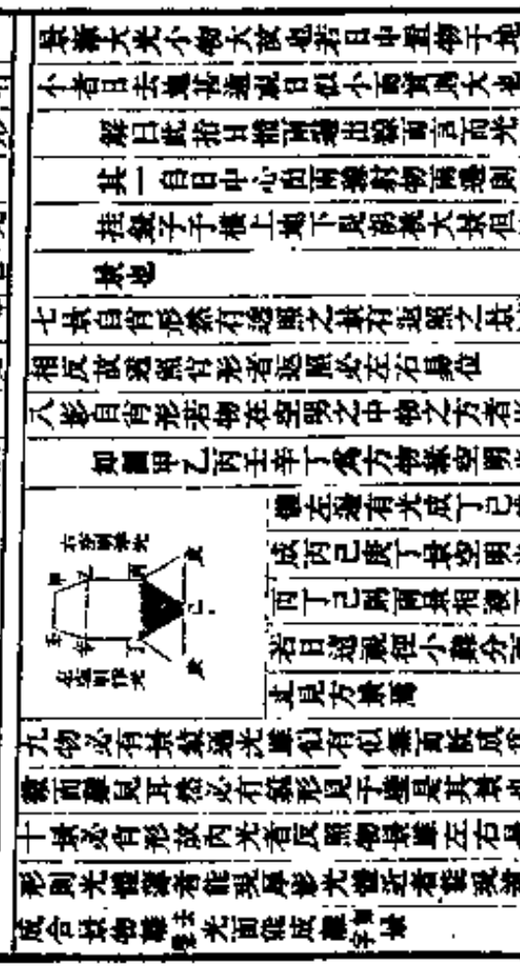
白與白同則不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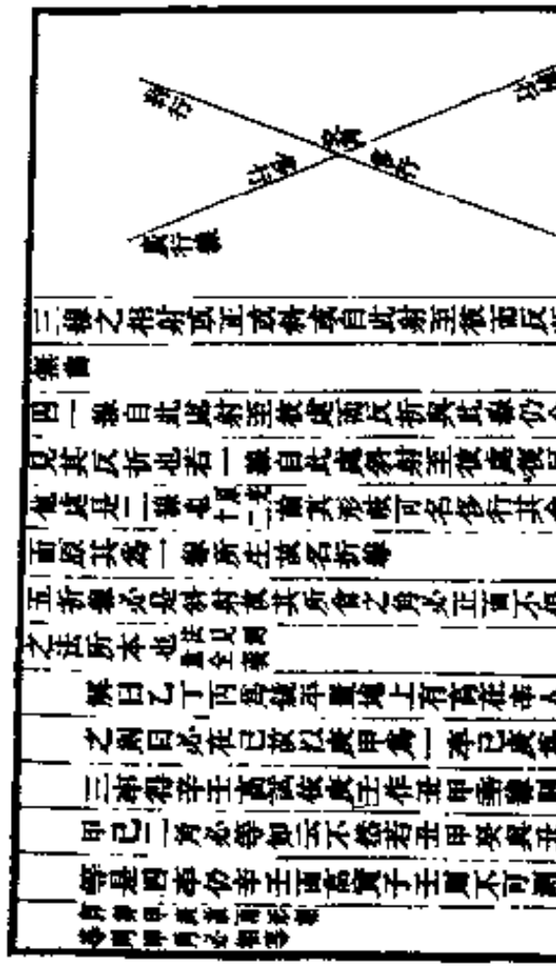
四凡色萬有不齊皆可以五色該之青可以濃淡散之如深綠淺綠翠綠豆綠蔥綠是綠假青與青可以該深綠也後綠似黃則黃可以該淺綠也而青之與黃間色成綠是綠淡於青而濃於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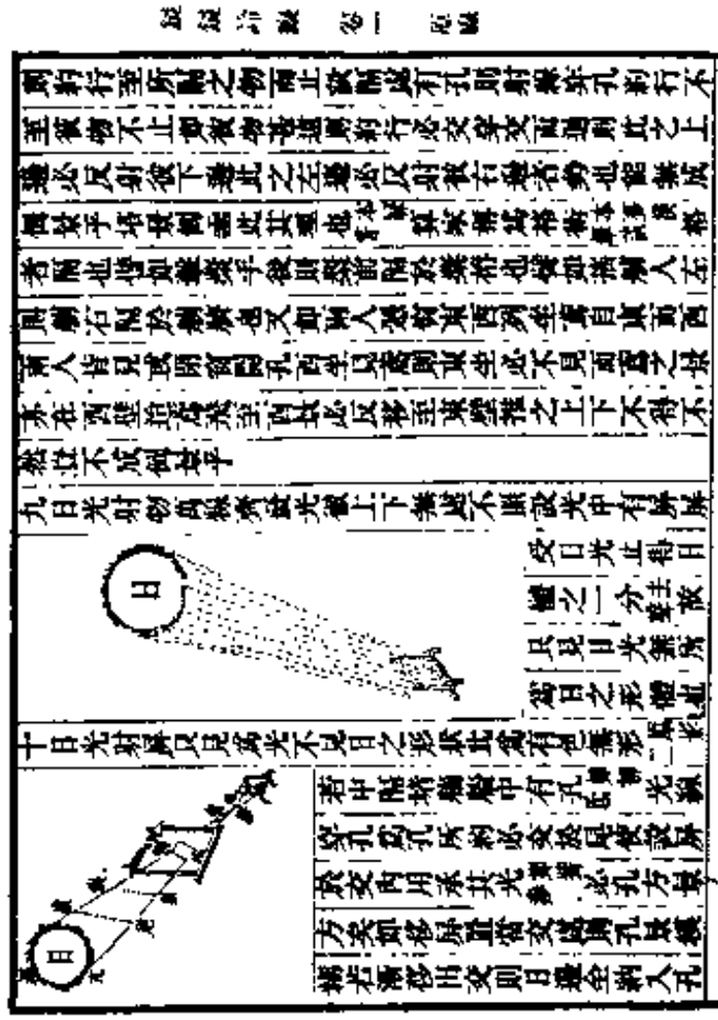
五實色濃淡有定者也人巧開之本章逐成多種虛色在空隨時變幻本章解因亦宜然大抵不越乎濃淡而已凡爲次其等白爲最淡深則黃深則紅深則青最深至黑而止試觀探黃與淺紅似未可亞也而辨藤黃之盡於鉛下視若無色者可見色較深也較下較紅淡矣又類淡青與深紅似未爲勝也而辨石青之盡於黃昏無殊夫黑者視紅濃矣

六色最淡於白白亦有濃淡物爲最濃以次而淡至空空而止解曰玻璃視物雖若無隔究能辨之者是亦淡白也空中無物白裏黃昏究覺有別是空非無色也或疑空雖淡白然白蓋未必淡於玻璃此鍋盒與別之說非正論也何也兩色同類唯淡色中見濃則濃中見淡則不見不類異類則若玻璃之色隔空於玻璃不見空之色此









十　日光射物成影光線不直之理

九　日光射物成影光線不直之理

八　日光射物成影光線不直之理

頭注　其以鏡名者十有三曰眼鏡曰顯微鏡曰火鏡曰取景鏡曰放字鏡曰諦窩鏡曰三被鏡曰多寶鏡曰萬花鏡曰測高遠像鏡曰眼目鏡曰測日食鏡筒鏡曰道鏡

六舍光之用七不以鏡名者一曰球（舊之性雖以為其以鏡名者六曰顯景鏡曰凸心鏡曰地鏡鏡曰陽燧取火鏡與地鏡同而用異）曰透光鏡曰柱鏡

七鏡所資要藥二曰水銀月生洋興錫箔

凡鏡有光線各因其形與位置者而生故能受光能發光能導光使相順能抑光使不通能聚光使讓能散光使無是以鏡線與目線相順則眼相得則睦相到則加深相反則克制順目則宜拗目則不宜加深與克制則有宜有不宜有不立失有宜有不宜者待其用則有得失其用則為害

解曰相順者如透視平鏡無礙不可相拗者如斜視立方最無所見（理詳視形章）相同者如凸與凸宜視近雖短視人可作縱徹而視遠則皆相反者如凹與凸宜短視人可作縱徹而視遠則皆相順近必除

凡鏡以能景而鏡求有景（原景還光通兩面還光必能自相照而成多景然雖有此理非目在局外者所能見耳

十凡物近目大遠目小為遠差鏡亦宜然故物切鏡則景真形等遠則見小然有大小之不可以常理論者則由於鏡形之光線殊科而其為差則一也

解曰凹視物遠則縮小凸視物遠則反大似不可與遠差同論矣而漸遠漸差其理自同（說詳後）

十一鏡不合目雖目視物雖無所見亦無損也切目視物即有所見必害目矣

論曰鏡不合目其線相拗必至皆棄甚則豪無所見（本章入筆鏡既切目是強目線與鏡光線拗折害目固不待言矣若離目視物景縮不到鏡不過見窵空鏡面已目之視鏡與視他物同目視物景與視鏡質同無所於強也又何損哉

（凡鏡之質各有其材質之能各呈其用以視物別也不詳質類不能究其為作類鏡）

鏡質

一透照質乎還光返照質其受光透照者必取還光體返照者必取受光體還光體來能受光故玻璃亦可作舍光鏡

二有光之體皆能受光光在其面則面受光光在其體必背受光乃可發其返照

三銅為光體而不還光以為鏡則色滯黃必資汞錫助其光解曰銅色本黃雜錫則青背近白故宜於鏡磨鏡藥亦益本是黑色四透但映光資似粹琢押黑則無所見故取絳代之郭視閔視黑子稍近青映光亦帶紅黃而鏡

四玻璃作舍光鏡其取之意有二端一取玻璃瑩光明之取綠還光而受景獨宜阻其還然或不能貼合未善也唯錫潔白汞最光明且汞能柔錫使貼合玻璃為一體故能阻其還而受光顯焉其資汞錫助玻璃之用者一也一取水銀為受光之質綠其體流必凝於物而後可此銅鏡所為作也然銅色光劣盧侯鼻還未善也銅故宮膀面還汞則化不能自立雖用玻璃為之幹而蒙其面能隔塵而不隔光此資玻璃妙汞錫之用者二也

鏡質

一鏡質貴明淨最景有二一由於生質一由於形質故練選必嚴工力尤宜到也

解曰料色混玻璃有紋有泡水晶有糊之類生質之疵也平鏡不平凹凸不圓則光線相拗磨礪草率則鏡光未瑩形質之疵也若是者則有不清不確之累

二鏡照物雖真而通光者返照必有玻璃差（本條參志）蓋夠光體能受光面體既通光則正面透見背面背面亦透見正面兩面各照一物是生兩景而有相距之差矣

三銅鏡質堅其光在面面者無厚故無玻璃差是其所長惟鑄成後必須乳磨剖劈磨難工悟磨力故極平者難驗法斜

過日中視舍光處登即止水工力乃到耳否則來不易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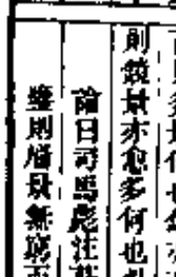
四玻璃作舍光鏡雖撤不染攝塵是其所長然質脆又性與魚膠（膠質用云或解拉下魚鰾煮酒讓社神盟鄭注魚鰾為膠無味又能用漿璃與不黏地寫物類相制也且由火化吹成多能器事有鏡玻璃法黑鉛四硝石三物以白礬二兩為三物以白石末二兩攪乘得知若之用鏡質疾損減探此當是作針線孔子觀見張明當給玻璃於魚筌一端其一端會本膠舍而吹之成泡狀作爺鳥夫鵝長之狀作力則大鵝鏡之漂云閩廣人以博山石器加塩染綠膠料等物此吹成大泡再火兩平之子育遊學見膠中吹成之泡為三尺徐大故多泡多故不能低平更有卿欲訓風者形似瓦恂不許遊故多泡多故不能低平更有玻璃差是其所短惟紅毛又名倚備有開卿吳吉利遊大約是以西洋地名多玻璃歷年少盡但質急厚裏璃差愈大舉人未嘗都述）

耳（背見開鏡為三尺厚半寸者或若隔物其厚二分者將一過之　各舊圖云紅毛玻璃不最為最）

解曰玻璃貼以汞錫舍光在背背透景於其面面亦舍光有景故生玻璃差此兩景一義一玻以面還而背阻也（質質正視則還偶視則見乃側視至於目與鏡切則背景漸近於面兩景又合一面不見矣

一系以指甲切鏡面目稍側則見影景在背面與指甲相離別有相切淡址乃正面所照故必有兩也同或甲景內又有一虛圖有似三景者則是正面所照指端之景非用景也試遍用便尖可證其弄又或玻璃薄止見一景乃相距甚稜之故論視之必應有見故兩景相距大小可驗玻璃厚薄

鏡質論疑　卷一　鏡形



一圖

二圖

三圖

四圖

五凡目視物在目前者可見在目後者不可見無隔者可見有隔者不可見而鏡線反折能使可見者不見不見者可見

解曰如一圖甲為鏡乙在目前丙在目後見乙不見丙也而甲鏡所照線為丁隔能使見丙不見乙如二圖甲為鏡戊無隔而已有隔見戊不見已也而甲鏡所射線戊癸癸辛線外能使見已不見戊

論曰如一圖甲為鏡目在乙線射戊而折到庚射已而折到辛止見庚辛線內若進至寅所見漸廣目線角大也是若移丙則射戊到子射已到丑移

論曰司馬彪注莊子謂鑒以鑒景而鑒亦有景兩鑒相鑒則層景無窮而悔勿疏微引則曰六七層以上亦鑒

五擇料制鏡之其色有白與視玻璃相似有黃有綠黃綠二種（佳者明淨殊勝博山鏡或帶微黃有綠黃意到一種佳者亦明淨隨有入火變來淡色故火鏡中多有混色者）取火逆可照物殊不了了

六水晶為天生玉石之類明徹氣勝惜不能大而無縐得其淨者取以為鏡別為銀晶以示貴重今海州所產其白如鹽（舊日洋產稍黑而明淨黑宜妾目凡晶性涼能消熱氣目力久用不無藏火眼鏡宜之然則料白火出必忌作眼鏡矣當擇之其別有五一曰縐縐是其病縐正如玉之蒙蔽花視之鵝鴨眼也一曰紋銀晶無縐法內側面明眼而非端見有如水波紋銀堆起之紋紋之實無此不能為鏡者也一曰綿晶不光定有紋縐必有晶之形則綿皮綿是也鏡法同上若肌膚之有毛孔然然觀之較難須海會之一曰重晶與料較重必鏡手亦猶玉之與料一曰蕊與玻璃等同時蕊之晶團其涼徹竹此法最易而無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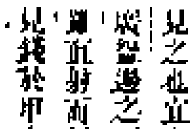
七玻璃紙為天生雲母之屬起片似明瓦其透若玻璃色明而稍黑其薄似紙紋最不可摺然撕地不碎入火不焦亦一異也向來用之窗櫺近今玻璃價賤殊形其體猶用以鉚字則而無吹嘘差又可拭除改易是其獨擅之長

一系黃香者意取潤澤以玻璃紙貼鏡裏上段沈香片其香摘永而不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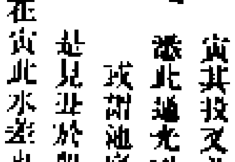
鏡色

一水晶生具五色除金晶見（原文遺失）其餘名（貴重舉見外其餘名）皆重舉見外其餘名名　皆重舉見外其餘名名　皆重舉見外其餘名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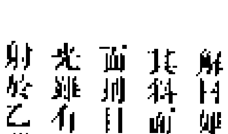
有窮今按無窮者理也有窮者勢也亦不可限其層數
蓋照一層必縮一層（注）而小一層縮則深深故暗小
則微微故隱勢窮於不見也（注）故形兩邊距使視線
斜則暗者固視物大則微者鏡其層數必較多矣
七方形六面俱平通光四照（注）
之物而因與物質形反不相黏直是亦折線（注）
論曰如圖鏡底對鏡目在乙視鏡於甲爲鏡邊丁所遮而不見若光以水至丙則見丈丈水爲通光甲自邊甚於丙爲直線目自乙視丙亦直線丁遮甲而不遮丙其見之也宜矣而乙丙與丙甲實爲折線設



底鏡邊之丁於庚則庚不遮甲目線至甲則直射而無所蔽亦必見鏡於丙而不能見鏡於甲也即云不然豈不並一鏡兩見兩鏡乎又設圖以明之有直竹四稜兩視相等一根平置如子巳一根插池內必當如子丑而目自子視之則爲子辰寅夫子丑不直竹乃至辰若折者辰丑之狀透浮水面爲辰卯而辰丑直形爲斜邊故其亦斜邊而假辰寅也又辰寅本與午巳等移升上透則必成寧線故辰寅若短於午巳也又無者若子見鏡在寅其投又必下向丑爲夫背之鏡故知之遠此邊光視物不得不然之理本遊鏡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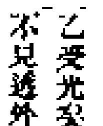


或謂池底之物既浮其景則應在水面是見丑於卯非見丑於寅也曰丑自浮於卯而象者在寅此水差也（注）即云不然則鏡鏡之光在面無厚遠照物景有近有遠乃以同合於面之故遠湖物之遠近並在一處其可乎
八方形通光者每面能受四面之光而觀其受光必因斜折線而見故受光者止見一斜面得面者透空際之明而觀其透明必因直穿線而見故透明者止有一斜面
解曰卯巳底面甲丙乙丁旁四面皆其斜面而對面止有正面戊故遮戊面則目於已面無從透明處矣若受光雖有四面然自甲視已其折線止射於乙若遮乙面則目自甲視不見受光理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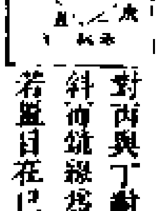


一系圖正方體必斜置以合觀理西法更以近圖透狹者意視差之分寸而圖之今欲圖三面於正視中不得不反西法作近狹遠闊之狀雖於視理違謬將亦有所取爾盡圖以助說不比繪事必以形求肖也又循法啓

不容書則作圖引線圖外皆之注背而則朔作背圖今於背面作萬△圖其背面記號皆作左書以易明了讀法皆圖偶始相其宜參用之
九方形正視能透背面之物側視能受斜面之光但透物之面即不能受他面光受光之面即不能透面外物
解曰自甲正視乙能透見外戊則不見乙受光矣自甲側視已既見受乙光則不見透外戊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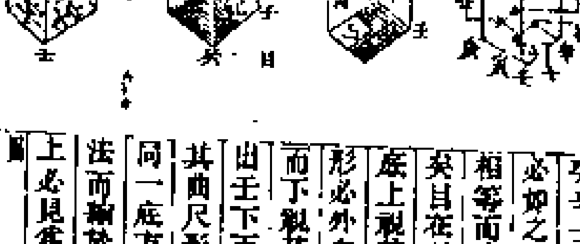
論曰自甲視丙必以折線返照至乙故能受乙之光即能亂丙之透夫甲既透明故受光處能見也而甲與乙對丙與丁對自甲穿丙視戊則目線爲斜而鏡線爲物故透戊物處不能見也若置目在巳庚後線之圖則戊皆辛壬被線目路見甲丁兩面之交則物分到乙丙兩面是目自甲穿乙得順線可透自甲穿丙得拗線不透自丁穿丙得順線可透自丁穿乙得拗線不透夫丙與乙本各爲一面而各有透不透之殊則必成半透半不透之面而生丑寅及癸子兩線爲之隔矣夫丑寅與癸子兩線實辛壬一稜之界所輸而成辛壬稜既各輸於兩邊見其界則辛壬之實線即成空虛反不可見而丑壬及辛子兩半透之面必相遇成一透明之面矣



十方形斜觀不透明而受光若斜射外觀自丁與乙則乙背明必溷然只其不透不見其受光矣（注）下觀自甲與己空明下透則已受乙光必爲卯宋錫故見其受光而不透者亦即卯宋錫之阻其透也
十一方形受光能阻其透故字雖切鏡不見也字在鏡外也若作字鏡面必見也遙柴鏡上也夫切鏡之與鏡上一間耳然而受既染溷則已遮爲一體矣
十二方形斜觀自甲與已已本方面（注）子斜受兩線相會適得其半（注）故必輸於辛線爲壬癸變方成扁矣若作方字亦必成扁字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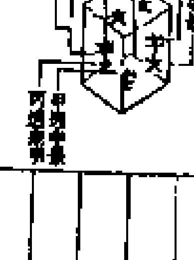
十三方形兩明自邊觀底則方輸成扁夫背之爲扁者直之卽爲長故置目甲丙之間壁見兩面其在甲與已輸戊庚戌癸子因兩面斜向所視則庚之所輸不能到寅而到子則成

癸辛壬子半圭形兩面所見亦必如之而半圭之首斜邊兩形相等而縮合必併成一曲尺形矣目在卯壬稜線之間下觀其底上觀其面皆成內輸故曲尺形必外向（圖二）若移目出卯上而下觀其面則爲上輸或移目出壬下而上觀其底則爲下輸其曲尺形必皆內向矣（圖三）夫同一底方而輸成兩形同一輸法而輸於兩面若作一方字於上必見爲一扁字一長字矣（圖四）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論曰下觀底見己上觀面見戊在己稱下輸在戊稱內輸弄有二也
十四方形斜觀作字則可見字在乙面甲透其景丙丁皆受其光則一字雖見三字但目居甲丙之間爲丙面所礙止見半景若字偏乙面之右目亦稍偏於甲必見右半面全景是一字成三字矣雖丁所受字斜線不得到丙故丙面止透虛明耳



十五平形通光者側面若微節不論其餘各體皆有側面但方形六面爲直角否則爲銳角鈍角夫直角斜觀不透明者以視線斜故也至於鈍角大於直角則視線愈斜愈不透明可知也若銳角小於直角則斜線漸殺必漸透明矣
十六方形斜觀受光不透亦因乎體斜線折故色深而無閒耳體愈厚線愈拗若殺其厚則爲銳角殺其黑則爲青紅若諸色（注）故三稜體自其一棱透視對面必由薄漸厚而厚不至直角掩映空明必由淺漸深而深不至黝黑遂能透見外物而生紅綠眾色矣雲氣厚薄掩映日光見爲虹霓其理也（注）
十七平鏡及多面雖各不同而就其面論之皆不外乎平耳異乎平者惟凹與凸鏡有凹凸其形既殊其變自異爲用甚廣爲論亦繁非竟端未易罄也特詳後篇
十八鏡有柱形其縱面與平同理其橫面與凸同理

受業楊尚志校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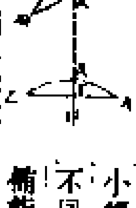
鏡鏡詅癡卷之二

歙　鄭復光　浣香　著
靈石　楊尚文　墨林　繪圖
平定　張　穆　石洲　編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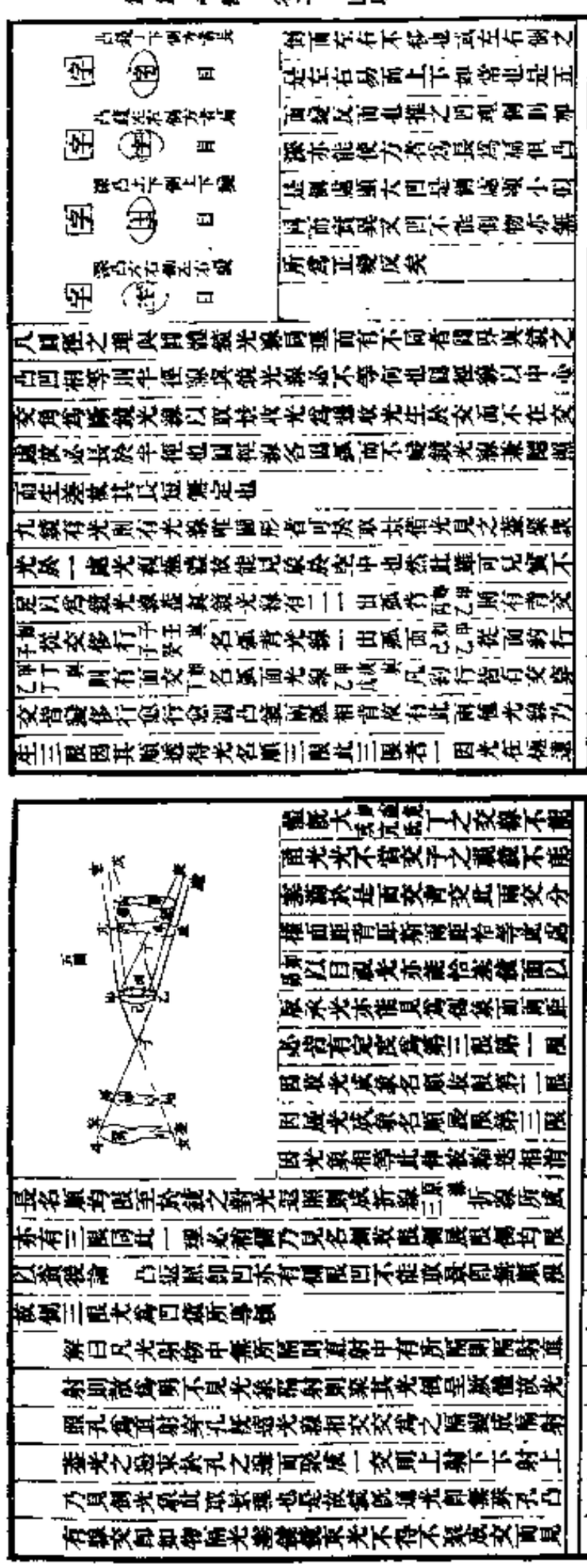
釋圓（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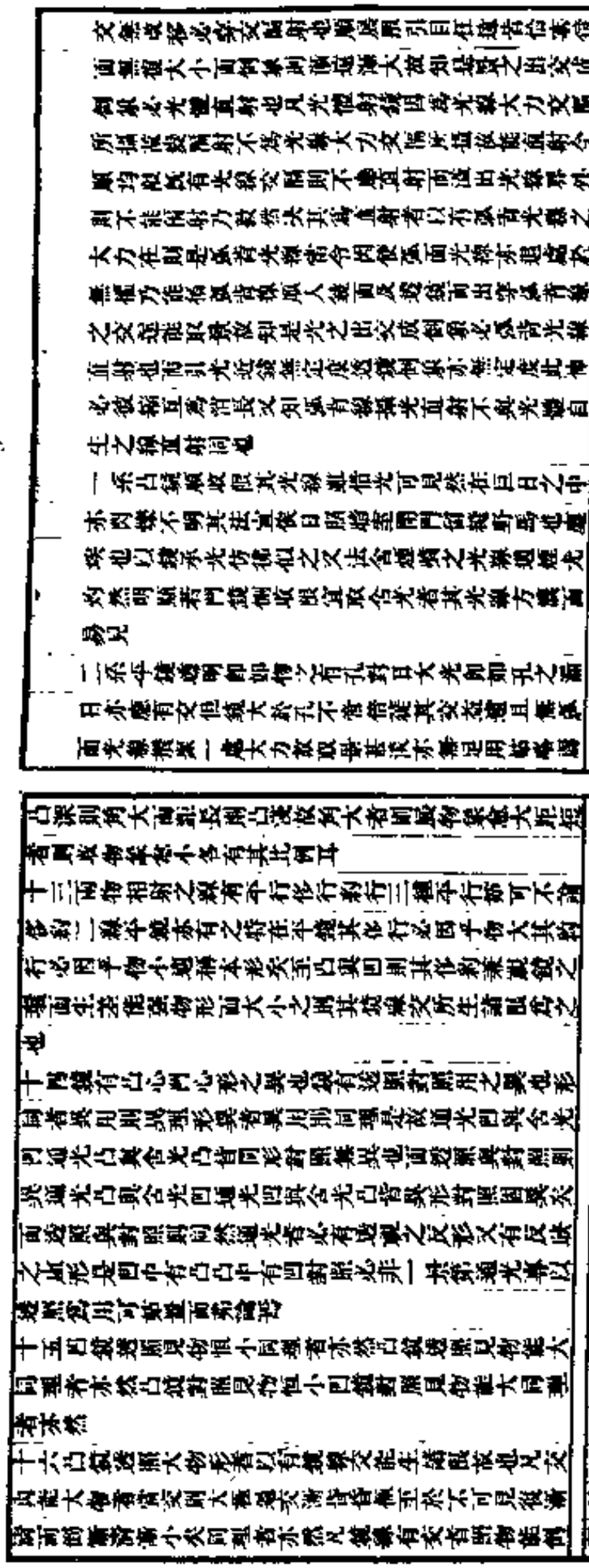
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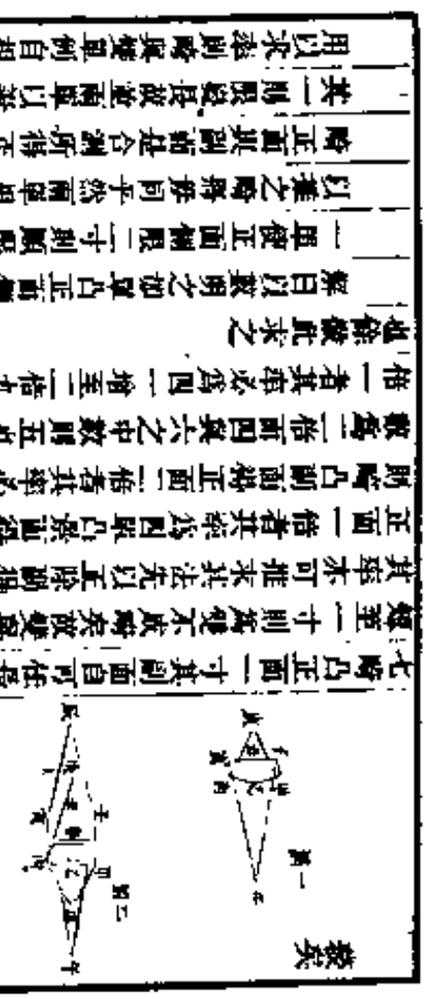
一鏡之光線而平者因物收展可平行可廣行故有時而移者以隨日光線而圓者因物收展必廣行而不平行故獨有其不移者能齊日光線夫以顯目爲用者自無所遷作以濟目爲用者失其理即反以爲累（注）
二圓界分三百六十度所作輻線自界約行至心會成一點圓有定界則心有定處而界線之濶狹亦有定處鏡之圓者其光線亦然
三圓界分三百六十度大圓與小圓等也所異者圓愈小則界愈曲度愈狹理愈短鏡之圓者其光線亦然
四圓兩徑線約行至心則交成角過心則侈復岐爲二永不復交鏡之圓者其光線亦然
五物之相對其線必直故目正對處其視（注）則太斜邊當隔於脛口而不見使當外口安一平玻璃物象雖斜入鏡面斜對者不能入目也若凹與凸則能入目矣何者凹能收物使小凸遮於目則側物線而亦小故皆能斜援物景於鏡之所居雖偏而鏡之弧面所對則正是以弧愈甚者其斜攝之境愈大也
六凡圓形以弧而見弧出於曲線愈曲則弧愈深若同一曲線平視之而由淺側視之而由深者則線長短爲之也
解曰正圓以九十度爲弧深稍比正圓大徑較大必深小徑較小必淺理也夫橢與正圓形不同而圓無異勢九十度既弧深而橢能更深者正圓之曲有定橢圓之曲無定者也故深淺可以至於不見而小徑反之亦無礙於較淺依凹凸同正對視物稍大側則漸大可成側視視線長短故也即圖辛戊凸同而丁戊短可橢小徑使子長如稍大徑甲視已雖同必變爲一深凸一淺凸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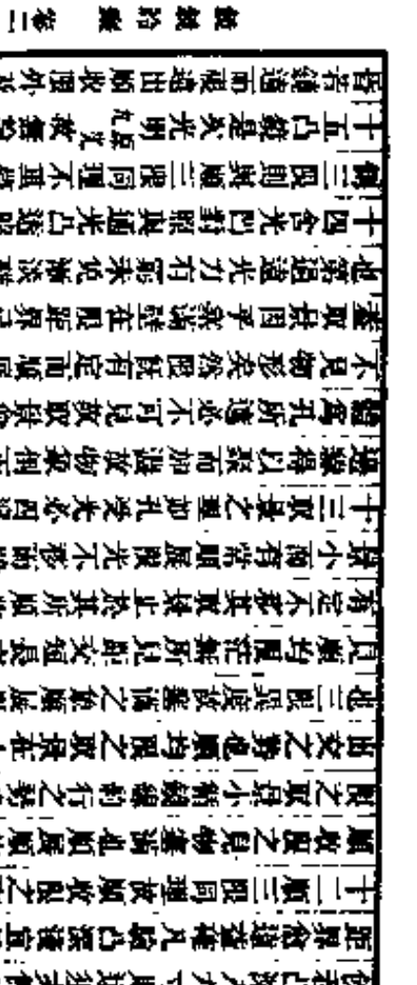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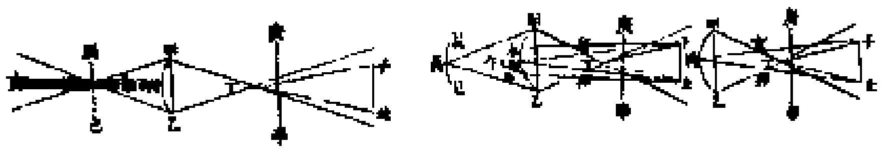
七弧側成橢能使凸加深（注）此一理也凸遠於目能使物見大此又一理夫凸深則見物大遠目則見物愈大凹與凸反故凹深則見物小遠目則見物愈小但凸遠目大極能倒物象而轉小乃卯凹理矣依斷凸鏡上下側之則上下有遠近而物方者見長矣使左右側之則左右有遠近而物方者見扁矣若凸之深者恰值物象將倒處使上下側之其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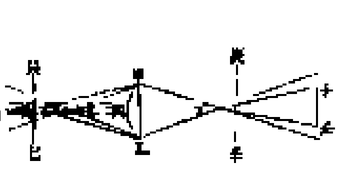






丑爲丁子丁丑所剏丙寅與丙卯爲甲丁乙丁所礙此凸切目視遠皆而反小之理也若目不切而物在庚辛以內則與切凸視近同而物更大何也曰倍雖鏡鏡束愈小有遠差理物束小故視覺大也若物遠在庚辛以外目雖丙在順收限（已如辰）內（午如）則目線順鏡綫爲未申是戊丙子丙丑爲未子申丑此凸雖目視遠雖昏而大之理也若引目當限（如甲）則爲甲丙乙兩綫此凸當限視遠物大塞滿之理也若引目出限外雖鏡既遠物以隔射在倒入鏡與合一目自出其目線遠視鏡中之象此凸出限視遠倒小而清之理也

論曰庚辛亦隔丁交未當昏目亥丙中有虎交未特目何也蓋庚辛雖在丁交之外而既爲順收限自有其鏡線且本是鏡線交甲丁乙丁所成而成丁角既成角如無交不惟不昏且助目矣此限之物當極清處此限之外必爲丁交所不能展故能礙物天礙物云者亦礙其直射爲隔射耳然則鏡光之戊交不礙礙目其使見倒象於鏡而已何害礙目光使不見鏡面之丙乎且鏡既透明豈不隔物今不



能直見子丑正象而見倒象此卽所謂礙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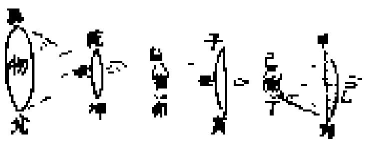
又論曰鏡線丁交既有一定何以又展於庚辛蓋物有小大定分既値透明之鏡必能逐分而之而後全象見焉鏡有會聚定角故能束約其物必漸逐層束之而後全象面聚物束於鏡線不得不繃線面乎全象不得不展被繃此展是二是一既交且展是有是無故老無其礙然必有其處則庚辛以內是也至庚辛以外乃交角當權之地物繃所不能交展所不及雖透明者不能遍使不見必生種種荆棘矣

十七物之上下本乎天地定其位物之左右因乎對待易其名故平鏡對照上下不移左右必互易惟凸以張而生交雖上下可以互易而見倒影然必在交外方見倒象在交內仍

是順象也

十八目切凸視近必大蓋有二端一以光線聚物甚小故入鏡必大入鏡大者視亦大也一以中凸顯甚小故入目必小入目小者覺大也（界目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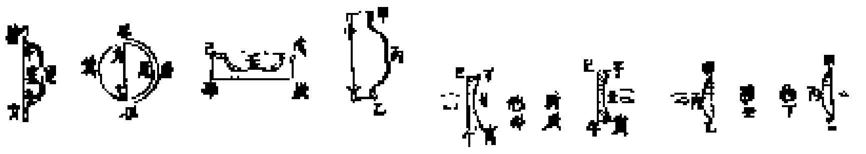
解曰入鏡大者設單凸以平面（對甲）對物（對己）物線修行遇甲丙入甲乙丙必展而長抑以凸面（對子）對物（如辰）物線平行入子丑寅及到子寅必見其長此入鏡皆大之故目視鏡中能補大平單凸如此雙凸可知入目必小者設雙凸任以一面對物雖大如甲兇甚止一點故其線之展甚大而視亦大雙凸必然單凸可推矣



平面有凸面此二端相反而義實相須也

論曰凸之大物也二端質言之皆以曲線長於直線故然凹亦是曲綫不惟不大物而反小物者何也蓋虛實異勢耳凸爲實體（如甲丙乙）必長於甲乙物（如丁甲）入長面（甲丙乙）目必由短面（甲乙）相類物

十九凸能大物並能小物以光線廣行交角之故故物近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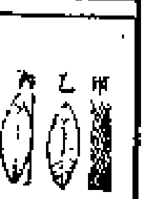


入短面（甲乙）形必於長面（甲丙乙）過暴故俱見爲大而凹爲虛體（如子丑寅）亦長於己午物（如辰）入短面（己午）目必由長面（子寅）相類物（如卯）入長面（子丑寅）形必於短面（己午）過暴故均見爲小蓋物入虛體其在凹面入者如弓（甲乙丙）之上弦（甲乙）弦必短於弓體也其在平面入者如弓（戊己壬）之度地（戊辛）地必短於弓離也物入實體其在凸面入者如柱（亢角氐房）之圍（心尾）羅必長於柱徑（亢角）也其在平面入者如壁（室奎婁）之角（斗牛）角必長於弓弦（斗牛）也

在鏡光交內置凸切物漸漸則漸大而至凸切目而止名目切鏡限（甲戊光交）凸距物合切鏡限不動引目離鏡漸遠更大至大極未昏則止名目距鏡限約目距鏡亦不出鏡光交若凸距物恰合順收限之半則物雖大引目再遠遂不復大蓋鏡之能力未充其量也此交線廣行漸移之故也卽反之置物遠在限距界外目切凸則昏而小目遠凸則小而大漸遠至順收限則昏極大極殆不可見再遠則見倒象復小愈遠愈小而復清矣此交線廣行迎交漸約之故也其極清亦有定處第凸淺則初倒劇清倘大於本形其距交不足一限凸深則倒未遠清已小於本形其距交不止一限此則因凸生差不可執限也

二十凸之能力用切顯限視物極明且大（本篇十九）若目不動移凸近物則昏者（此專指老目最宜若少年患目深一二寸者不甚昏且也）凸力不足劑目太近物而昏非關鏡也用雖顯限視物亦極明且大若目不動移凸近目則昏者物出順收限卽如切凸視遠而昏非關目也不關目者無論凸之淺深其皆則同不關鏡者稍遠而昏極遠卽否何也凸之順收限本長目距物既遠雖老目視自不昏况加以凸乎

二十一鏡線與目線則皆以光線交錯也（甲寅）凸之雙者此與彼各自成線（乙卯）凸之單者面與背各自成線（丙卯）皆不交錯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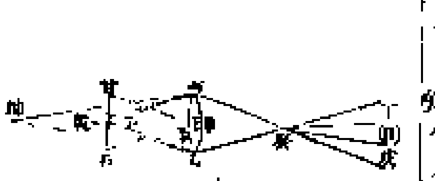


視近則明若以視遠則其鏡線所及目線必穿鏡線視物故成交錯之勢不得不昏矣

二十二凸鏡顯物其有數線而入之用之各不相亂者蓋就其得力光線視之其像自不相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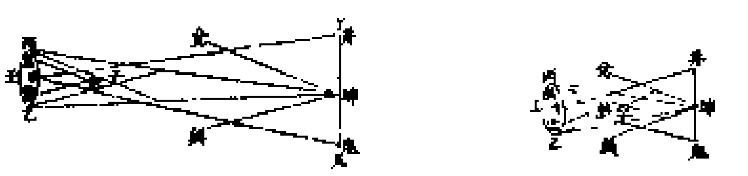
解曰鏡有兩面各有透顯返照之線是其圓象面鏡面凸者又有順其倒其各象散見各條不復枝象

論曰凸鏡（甲丙壬乙辛）切目（如甲）視近交內（如子）物自以甘石入辛得凝象而他線不與若使置目於坤而視遠（如丁）物自只到交（卯癸）倒入丙乙目視丙乙得倒象而他線亦不與焉卽任置目至不見物處（卯如丁戊）雖爲諸線所礙而所見皆象亦不爲他線所雜此無他所見各形各隨其線必不相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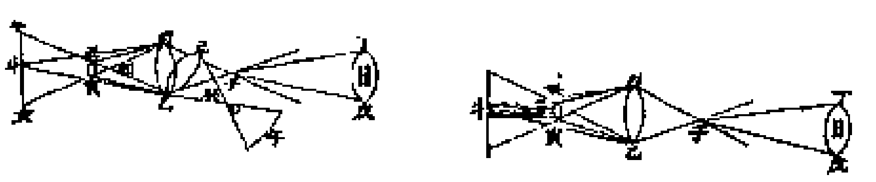


二十三目切凸視近見物則而大矣但物出順收限則昏而

視小目離凸視遠見物大而昏矣然目遠順收限則倒而復清穿交線與不穿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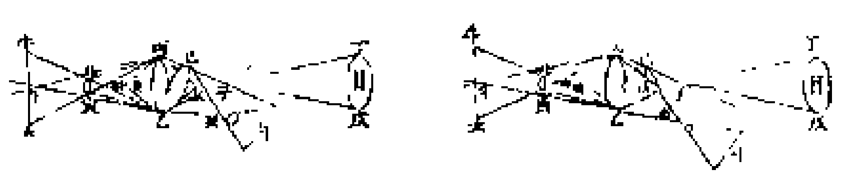


解曰切凸出交爲昏當小者尋丙子乙角大小有定度光線所聚能力甚大置目壬邊卽物出交角外在坤以鏡逆推當爲癸坤與角（乙寅丙子）等以視坤論不得不收成丙坤乙角角度收故象小復當丙目出兩線視物實用非辛鬼角而辛井與辛鬼目線力穿子交故凝目而昏也若置物在乾則不穿子交故不昏良乾巽角與丙子乙角等故象大也此一說也又目切壬視丁戊卽如目與鏡合爲一體成一深凸之劇故視遠不明如短視人之視遠然此又一說也（目與鏡合一目而昏同理）離凸遠交則倒而清者蓋目在斗視目如丁戊中爲丙乙凸鏡所隔倒如斗視丙乙因有鏡光子交隔目直射彼至交則倒入丙乙鏡面過出至順收限爲丑寅取其倒象故目視丙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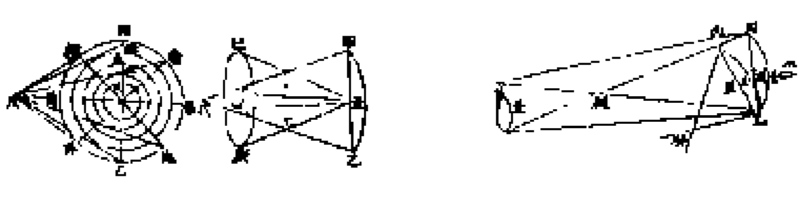


卽如斗視丑寅線聚光盡而無隔所以倒而更清也此一說也又目離凸視物卽如物與鏡合爲一體成鏡中遠象無論象之清否皆瞭然可辨因無所昏花也此又一說也（後說與目鏡同理）

論曰戊崗目自丁至乙自戊至丙有子一交當成倒象且置目於午視已乙已見倒象矣其穿丙至女穿乙至牛亦應有交豈不復成順象乎然目在斗視丁戊仍爲倒象何也曰目射凸鏡自丁射內自戊射乙爲鏡光線子交所束不得直入所以然滿鏡面取其於丑寅而倒也故置目於子透視物或置目於癸反照物皆見其都滿究未成爲倒象此與隔孔同理目到孔邊何嘗倒乎惟目出癸交乎午方見倒象而癸與卯同理局午與斗同理午見倒故斗見爲倒也夫物入凸鏡其象不一各隨光線而見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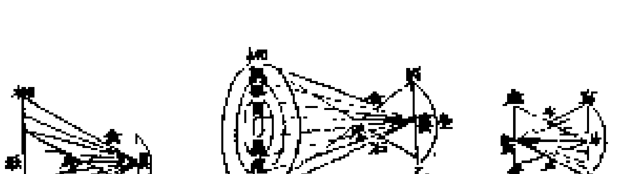


鈍有子交則必倒入丙乙而子交之線實以攝光使滿故物大而近遂變成交成與成同雖爲虛交却因子實交而生成生於卯亦然故交得力處能凝日光如日在北寅則觀丁戊一無所見矣蓋目之視綫本無穿交倒見之理故當交開凝目而適交至斗則交力不及其觀丙乙卯如觀丑寅無所爲倒而復順之理也円丑寅處於空虛豈能有物見但此鏡法之神妙也凡目視一物止此一處止有一形今隔凸視物以爲目對丁戊則有丙乙隔之以爲日到丙乙則有卯交隔之以爲日順到丙乙則應無子交以爲目倒入丙乙則應無斗交蓋其見倒景在寅丑也是合日與鏡與子三者並成之象見于丑寅也其見滿光在丙乙是合日與子二者並成之象見於丙乙也紛紛各鏡線是二是一難以拘執而謂倒象在丑寅者



祇取景過之耳　或問視法之理物入目成小影則覺物大人目成大景則覺物小理也今置光於丑寅目於癸觀丙乙見滿光是光入鏡大也而移目於壬觀丙乙之照丑也不小其於視理無乃窒乎曰不窒也物在丑爲小形故丑入寅視覺大視覺大者其在丙乙實小也物入丙乙見大象故壬入目其必小景之小者觀在丑覺大也　或問視理目之兩線必因物形大小而移物物小卯丙丁不出戊交成丑丙丑丁兩線於甲戊乙戊固無所礙而視物明矣若物大卯己庚辛不成丑巳丑庚兩線而穿辛穿壬爲甲戊乙戊鏡光所礙乎曰鏡光線稱上下二線者省文耳原圖六其左右則有癸戊壬戊兩線矣不惟是也以一周論則參至柳不一度以半徑論則金至火不一周每度一線已得三萬二千四百成聚於戊而其能

力爲何如乎今斗虛穿室戊於牛自斗至牛鏡線固多以斜穿論則線端所觸亦一線穿一線耳豈可與戊數萬線同年語乎況物在戊彼自順聚入斗不勞目力若物出交在胃昴彼將順鏡光倒入丙乙而目在奎觀其之照胃昴出婁胃婁昴兩線穿戊觀物豈不甚難曰若物大卯柳星則穿金穿石處是一線穿一線矣而皆不免焉何也曰其柳星兩線特舉上下兩界耳其中各線卯婁線亦爲數萬豈能越過戊交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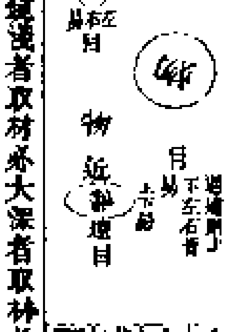


二十四凸鏡爲老目視近而設也雖關於光明然視物能大故有不合度之昏無不合目之昏可作顯微之用也

解曰不合度之昏者物出顯微限外雖老人用淺凸不可也無不合目之昏者物在顯微限內雖短視人用深凸亦可也顯微之用誠乎要矣

二十五凸能大物故凸鏡與平鏡其徑等其所照之地必狹而平鏡所能見之處不見矣然引目離遠至物倒復小必能見平鏡所不見之地而斜攝入目矣原圖五

二十六凸雖目愈遠視物愈大過遠復小而倒是上下左右皆倒而位互易矣然上下倒之是上下有近遠而左右等也若左右倒之是左右有近遠而上下等也夫相等則有定遠則大過則倒而小於是乎物形正而方者能使或高或狹而左右反也物形方而順者能使或長或短而上下倒也



二十七欲制凸鏡遠者取材必大深者取材必小否則不易作

解曰玻璃徑寸餘者淺凸之順收限四尺則面凸如平矣深凸之順收限四寸則厚須二分矣依顯欲淺而小欲深而大者不易作令夠之限一丈者徑必五寸以上限一寸者徑必六分以下

一系水晶頂其凸卽球旋制而平其一面亦不可以作鏡用緣其體不正圓光亦不足也蓋制凸之法必先制凹器以之旋轉乃能中度今造顯微者用彼金取其凹也然凹有定而凸無定若未免恃目巧矣若偃之凸等

短深則專以意爲之其出光工力亦不甚足以所選不在此也火鏡亦然爲業鏡者會意云

二十八不透光凹與通光凸同理雖圖在形外而背之所攝得實地如單凸之平向光然與凹異故用與凸同

受業楊尙志校字

鏡鏡詅癡卷之三

歙　鄭復光　浣香　著
靈石　楊尙文　墨林　校閱
平定　張　穆　石洲　編校

圖凹

一鏡本平面剜空爲凹故凹與凸同用異凸反

二凹之深者無過百八十度度漸少凹漸淺難以甚取惟有側收限可焉若欲與凸通爲一制則借算虛取之爲凹深限凹愈深限愈短當剛乎凸第是側收限短至一分止矣透鏡說例有當如金者其側收限應算短已詳所用篩略將

三凹通光者其形三有一凹者有兩凹相等者有兩凹不等者其理悉與凸同故一凹者曰單凹兩凹等者曰雙凹兩凹不等者曰畸凹各各從其例焉

四凹無順限以其側限爲深淺不可無畸凹必須會通各面故借凸率虛取之本章二其法雙凹用雙凸率畫正面側收限數以凹乘之爲凹深限則單凸率畫正面側收限數以六乘之爲凹深限畸則畸凸法以正面側限除副面側限得其倍數按倍數兩界自一倍至二倍九求相當率數兩界自四至五九一爲其率以乘正面側限爲凹深限並如凸法俱見圖凸六及圖凸七

五玻璃受光必有兩景一面景一背景俱見圖凹二故通光凹之面

受光與含光凹等其背受光與含光凸等以凹景必成凸故獻用其透照實與凹景故仍爲凹用也

六凹鏡光線因無面生圖凹九其理鑿自鏡邊出線其凡鏡所向而凹故光本章透鏡說與凸異凹鏡在面與凸鏡在背向日發光約行取景則凹與凸同是亦側收限也圖凹九此限專爲凹所重

七凹鏡以通光爲用通光以透照爲用其對照以用同含光則與含光凹等而含光凹與通光凸透照同應附圖凸爲圖凸二十八

八凹鏡背面所透凸像用其對照與含光凸等面含光凸與通光凹透照同祇能照物形小殊少所用不多及焉

九單凹與雙凹深淺異面用同本章三則單凹之理與面雙凹不煩辭費矣

十凹鏡線不可見必於借光發之亦與凸同但無順收限故以側收限爲主而其借光亦有限光暈光略與凸同

解曰發光者即側收限所用也與單凸之塌面在背同法以版片在上斜對取光反映版上先切鏡漸離其光漸小小極處見倒光體形即側收限過限復大遠極力處而止對光者正對日光透光于地見饑限景之小又暈出虛光如以凹向日背切于地凹之正面受日透背而出離地漸遠見一淡白大圈形于地愈遠益大是爲修行故不得有限其生于鏡光線則與凸同也

十一凡側收光線出于對者面爲實景則爲凸面實凹則實而虛凹發虛凸則虛而實景附于面實不附則虛用體其凸實凹景附體則虛故單凸平面不應有限而不然者圖凸六附于體而出自凸也若單凹透景附體者無側限矣如平鏡照景然難無側限其深限自與單凸之率六同也以單凹算單凸推算知之然則雙凹畸凹其率亦必通爲一例矣本章四

十二雙凹者發光有兩一順發見于透光地上一反發見于發光壁上單凹者以平向日其反發因同于雙凹之凹向其順發尤爲消滅所應有若以平向日論其凹在背虛景反照則發光當有異然試之與同平鏡是應異者而反同矣論其凹下發光線約行則順發宜必無然試之却有發光是應無者而反有矣後論詳之

十三透光者反照之發光必淡以透明不能聚其光故圖凹通光凹雖有側收限光必淡矣

十四通光鏡能自照其景本章五單凹者平面必有發背之凹景凹有光線若亦有光線但不可見耳此光線遇照則爲用遇照則無權蓋光力斂入透鏡而過離凹面向日其反照已淡何況平面虛凹之景耶又平鏡本能發光且出於實面而平面凹景發光既淡且出於虛景猶有微光必爲所掩而不

十三門與凸相離則皆者可使變爲順收限其推算法以凹側收限一凸順收限十二爲定率凸之足距是距者兩鏡相距恰與凸順收限等也若凹深於定率（凸十二而凹不是一）不可用若凹淺於定率（凸十二而凹不止一）則爲差距可設四率求之

解曰有單凹側收限三寸凸順收限九寸六分試得差距二寸五分六釐因推足距法以九寸六分爲一率三寸爲二率二寸五分六釐爲三率得四率八分爲足距爰以八分歸九寸六分得一寸二分故以一與十二爲定率凹若不止一則凹淺其距必短於順收限故爲差距凹若不足一則凹深其距必長於順收限故不可用也求差距法假如有凹限一寸凸限九寸六分法以定率先求得凹限八分爲足距數爰以今凹限一寸爲一率足距八分爲二率凸限九寸六分爲三率推得四率七寸六分八釐爲差距數

（本章凸鏡相參自甲乙以上多至甲已皆能使合成凹理本章十一）論曰定率凹限一而凸以十二者凡單鏡側收限一則順收限六是十二者即六之倍也

十四凸凹相叠使凹離於凸內用變順限（本章十二）即成遠鏡（本章九）然則外加子設凸必成遠鏡矣其相合法甲丙深者子宜深甲丙淺者子宜淺與一凸一凹之理同（本章十五）所差異者有甲丙相合之力也是故相合深者距稍縮淺則稍淺相合淺者距稍伸長則稍深是可以消息子凸之深淺而爲之調節外淺過則內令又淺則目不能近甲設近甲其算乃白卸望羊而不真內合太深則呂必須兼甲雖兼甲其弊仍假乎幽室而無見算在淺或加一焉算在深則必易之（此言加減之算其長短法設子凸限二尺以甲乙丙凸二寸五合足距幕長定用四尺取物景側而清得大光明理也子距丙約三尺取其近物清限也丙距目約尺餘取足甲丙大光明限而有餘地也

近目必滿大衆能清能大故具遠鏡之用也　凱縣必用瓊筒者求中景也而類筒必用鄉孔者以大偏易見微偏難察也然視物不暢故後來又增長鍵十字等法今用兩凸取其倒景大衆夫倒景線法物景偏下移下反不見以物實在上故則是增偏下一秒者反當上移一秒是一秒見爲二秒也且以凸大其氣是一秒不啻數秒也視物清暢中景雖稚又況加細孔爲東腰並加十字於其中尤爲準確可知矣

十七甲乙丙三深凸相叠成大光明限（凹凸以上同論）以其光爛發故曰大光明以其離目視遠見物縮小而清故曰同凹理（本章九）然則外加子設凸必成遠鏡矣其相合法甲丙深者子宜深甲丙淺者子宜淺與一凸一凹之理同本章十五）所差異者有甲丙相合之力也是故甲乙丙深不必力等甲乙丙距不必長同以故離目太遠則伸甲乙可也視丙太小則縮乙丙可也

又論曰鏡法諸限皆不可移獨大光明限稍可伸縮然有二端一以甲丙有兩距此叠彼則故伸縮適調其劑也一以甲乙與乙丙皆本距順張夫距順張之所顯者二一順鏡光一順物景物景必當限乃清鏡光則出入猶可大光明限乃取其光非取其景若見物景反爲遲鈍不可用故伸縮竝當其分也

遠鏡三種庸名立名以資後論今以一凸一凹者非大至尊丈不足用止可施於觀象名曰觀象遠鏡兩凸者專施於窺遠名曰窺遠遠鏡四凸以上者大之同妙小之至尺徑能力亦勝遊覽最便名曰遊覽遠鏡

論曰遠鏡都於熱帶止爲一凸一凹（略人論云制一個千米平之中高帶其度可知）歐視場若望著遠鏡或南懷仁儀象志皆無異（解惟天經或問測外平中四重凹凸淺面深也然所見至云可依物景側而清得大光明理也子距丙約三尺取其近物清限也丙距目約尺餘取足甲丙大光明限而有餘地也（凹凸二故清之以凹凹為大光明四十五此微諸凸鏡者）

一系凹若嫌深亦可變淺畢凹無順限借虛率反此求之（凹凹凸準凸凸凹準凹法人之可也）

論曰凡平鏡相叠恒如漆氣加厚（本章）兩凸相切亦然（解雖之爲距順限愈明得其用故也凸凹相切既得其用故無虛此矣）

論曰兩凸及兩凹相切則限加深（本章當名其變深限但深其限無可據惟凸加深則順限必短其理可得而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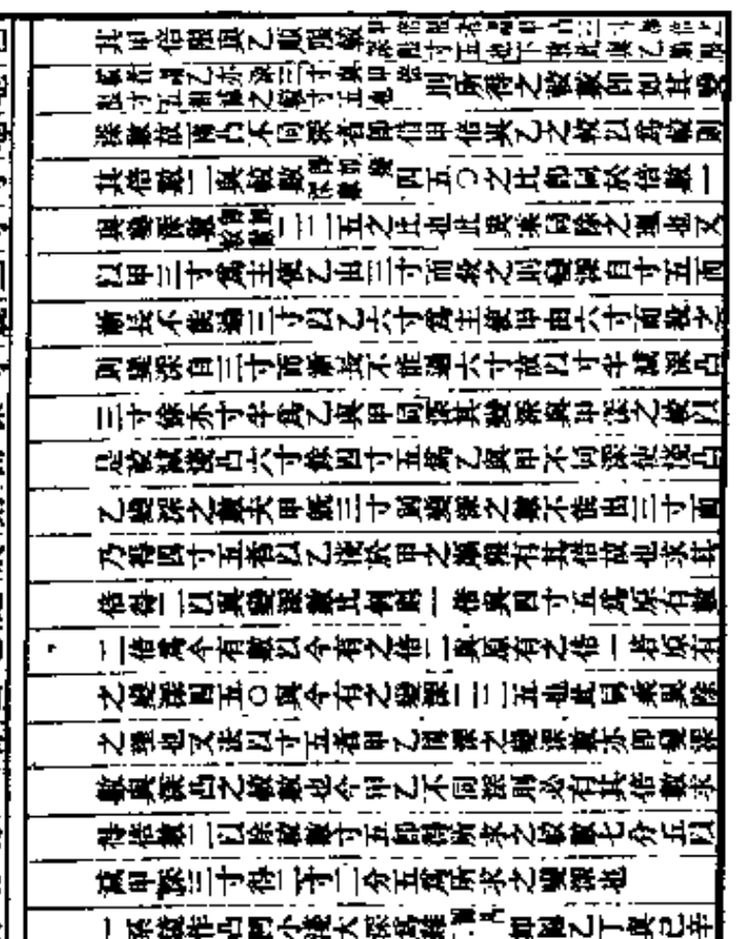
二十減疑遠鏡三種外用凌凸既從同矣內則或凹或凸不亦異乎曰觀象鏡外凸內凹是用變順限法（本章十四）故以凸使遠者大以凹使近者顯理取明著也窺筒鏡止有兩凸是用距順限法（本章）其變順與深限相接之文在淺凸爲極大而不清之處（凹凸在十六）在深凸爲極大而切線之處（凹凸在十九）在目爲淺凸初倒未小而入大光明之處（凹凸所以雖倒物象視遠球勝此理亦易知也若游覽鏡則兼此兩法其一以甲丙合成兩凹而已言之詳矣（本章十一）其一以甲丙合成深凸夫甲丙合則凸深無煩詮說然所以必具數面者（所見萬筒後之內凸若雖止參甲丙二面者見倒然清晰遠不等凸鏡之也）兩法皆所必然蓋欲凸得大光明有丙乙可矣但不加以甲不能切目爲顯微也欲凸爲切線不加以丙乙可矣但不加以甲不能切目爲順微也欲凸爲切顯限不加甲可矣但不加以乙丙不能倒子使復順象也然則遠鏡三種其盤雖異而使大使縮理則一以貫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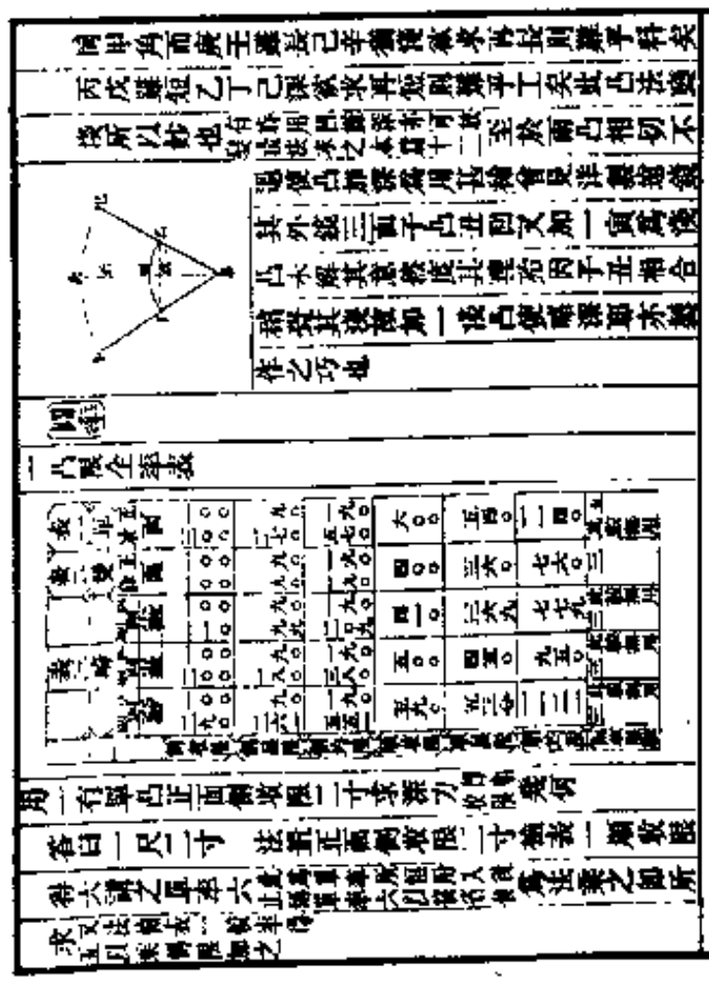
一系遠鏡之理約言之不過凸凹相濟一比例而已目睛外凸兩面皆長有四（原目五）其長以寸計見可數里假令展長至數尺必可見數十里此比例之不得不然者至其乃可相濟則有數微夫人視物能近而不能遠者只遠則形小色淡耳（原七）今離目加凸是推睛之凸使遠睛凸遠則遠物近故見爲大然凸不可望遠以大而皆也（凹凸二故清之以凹凹為大光明四十五此微諸凸鏡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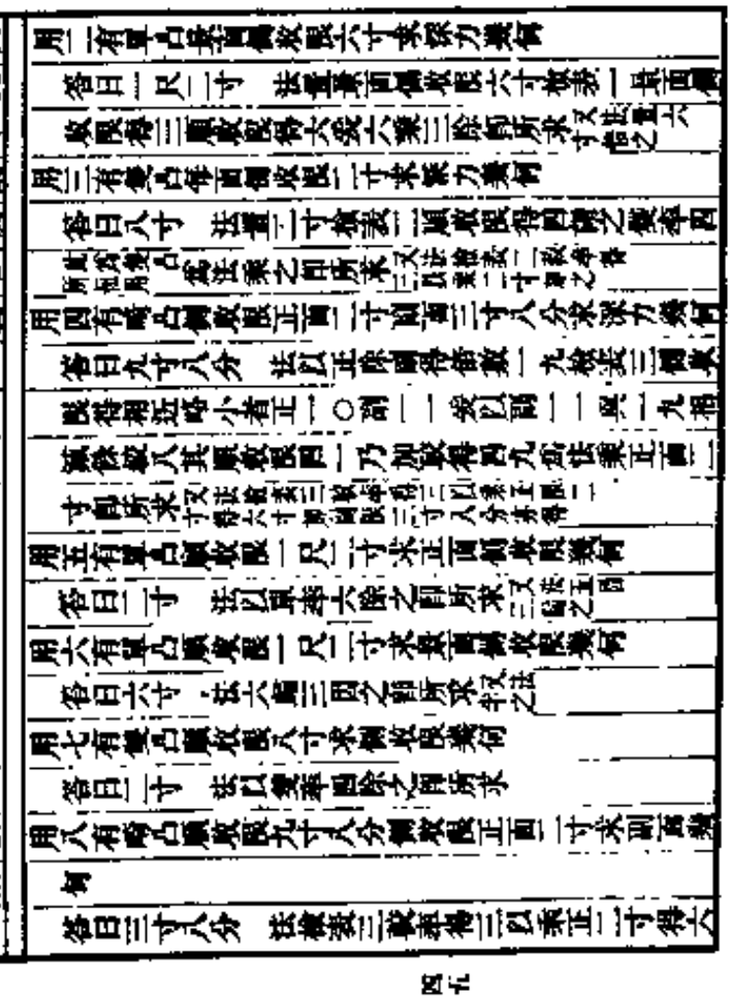
鏡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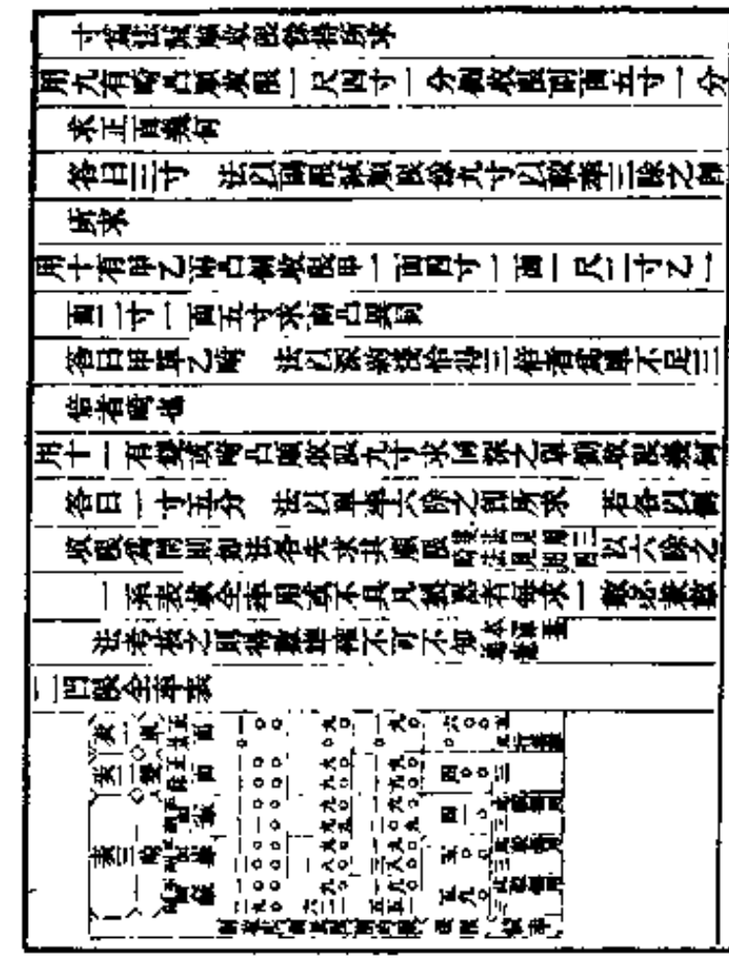
十五遠鏡外凸內凹本遠鏡說其作法云須察二鏡之力若何相合若何長短若何比例若何而不詳其法今皆得而言焉（察鏡力法凹以側收限凸以順收限二鏡相合法凸深者凹宜深凹淺者凸宜淺凸深凹淺則不純限限故不純必繪其圖置之過其剋實力不充者制壓清而小遠其物象自明也然則其用凹凸淺面深也然所見物象亦一遠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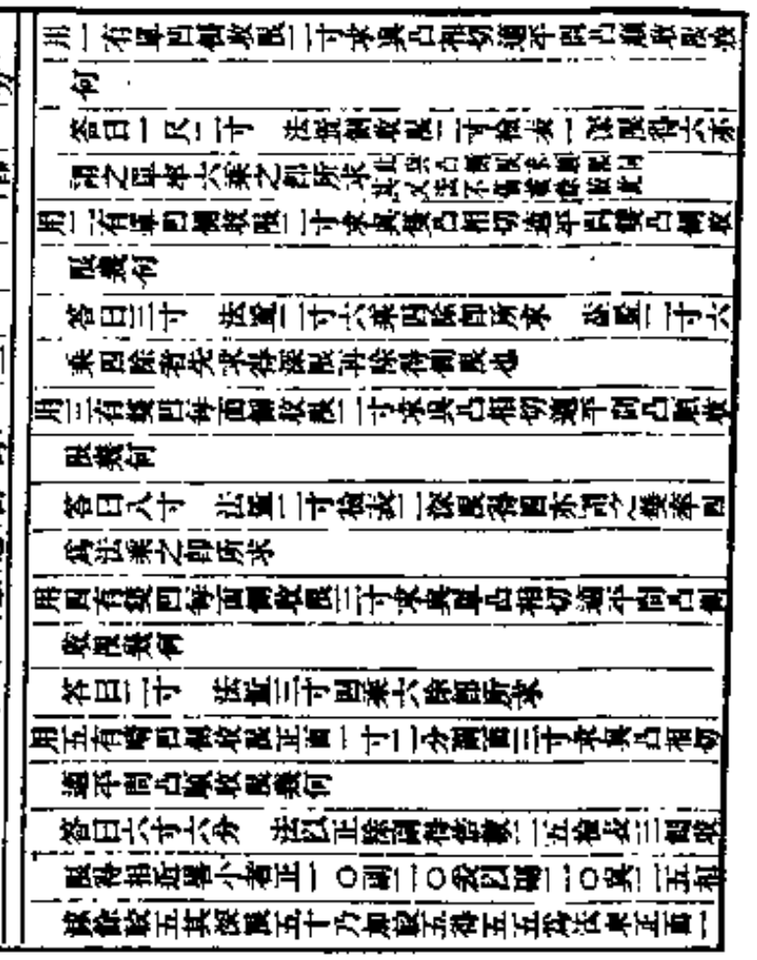
試析而言之設子凸深尺六甲乙丙各深一寸設子距目約三尺見倒象丙加甲乙或乙丙皆見順小象何者甲乙與乙丙本距順限距順限皆創象能不倒子使復順乎（順象倒象本清而小順凸數種懷之略同）期倒象亦小（本章）是故有甲乙子加丙於甲乙外必大矣（詞凸有乙丙子加甲於乙丙內必大矣切線矣離順限理也（詞凸十九）此雖即張皆不出順收限則出限理也皆今甲距乙乃皆之丙距子乃十之也不皆者何也蓋外凸距丙凸雖出限而外凸視界凸既事始非出限之故故視象自明也然則其用凹凸是兩層倒象使順面清而小故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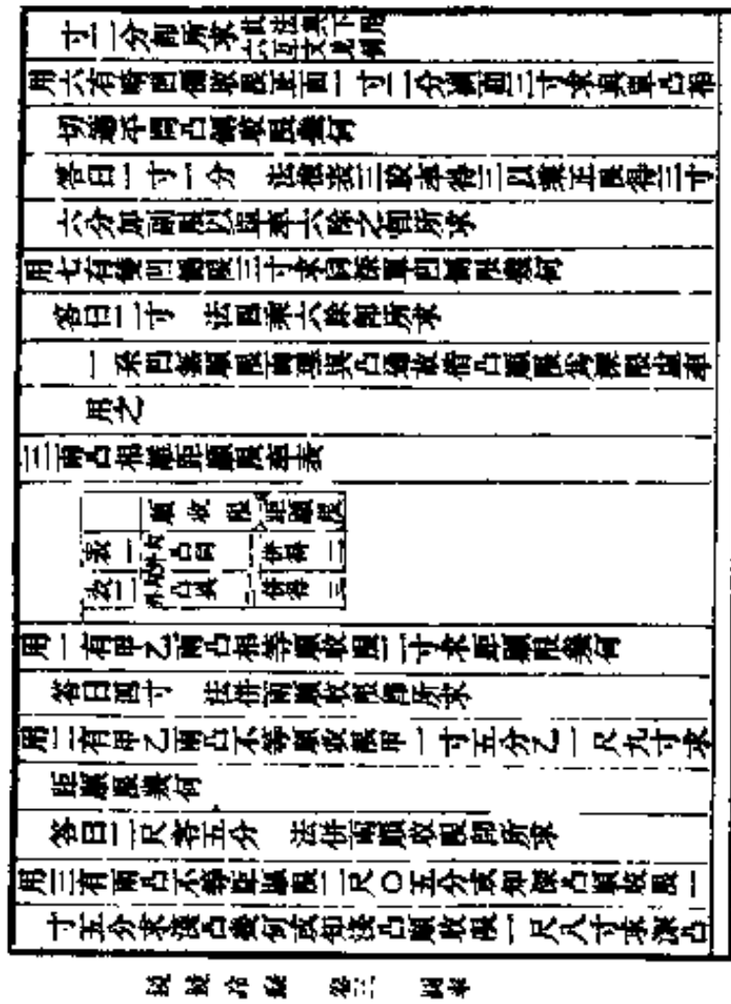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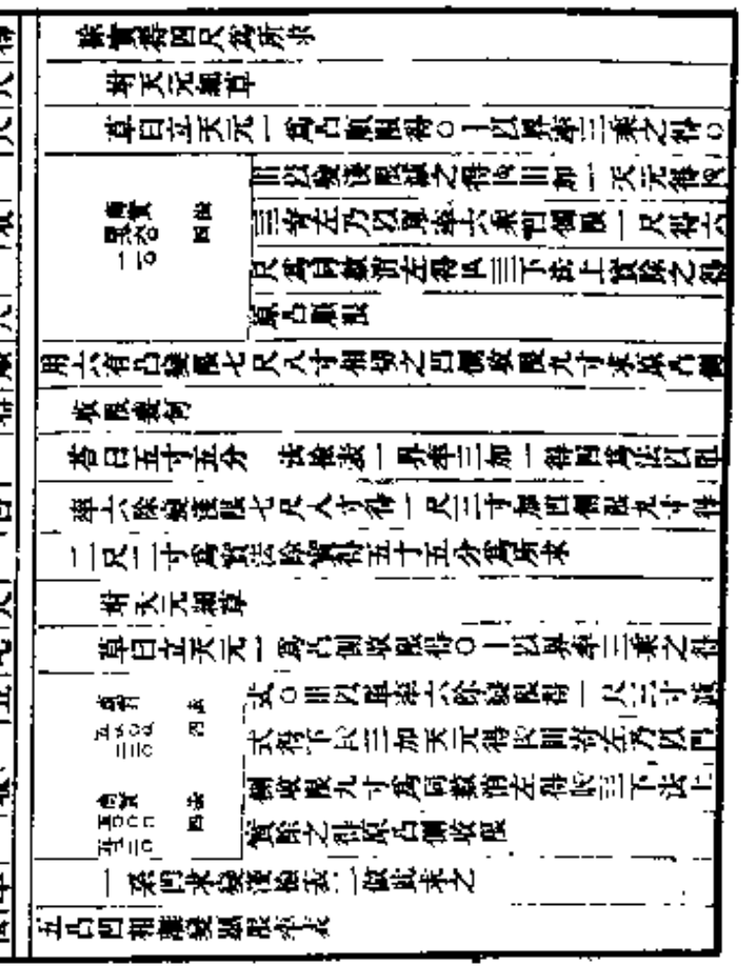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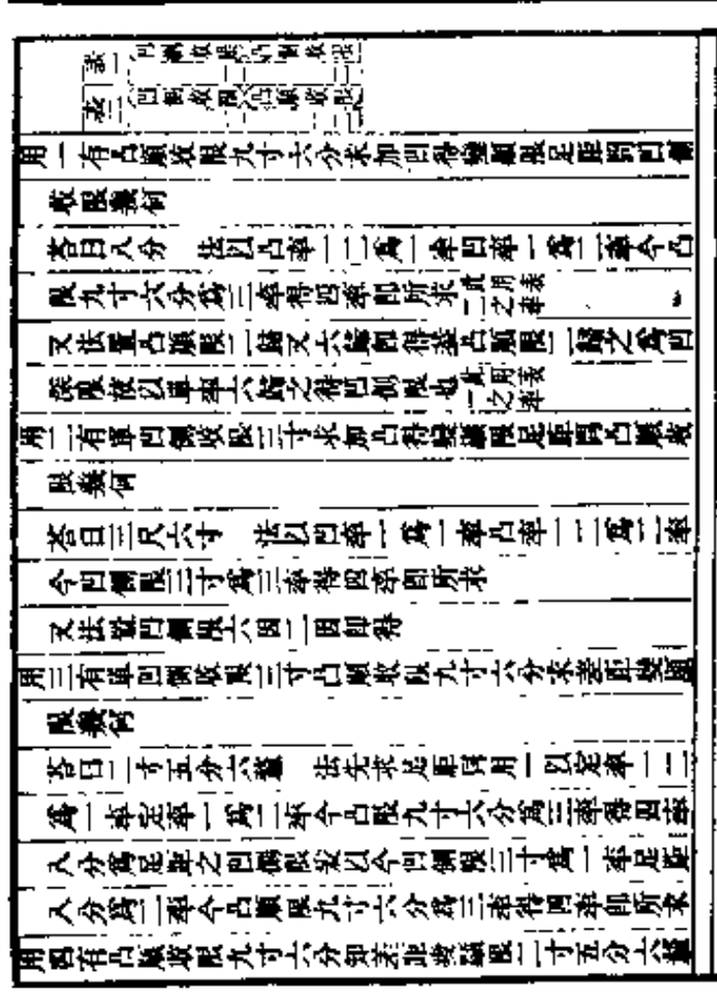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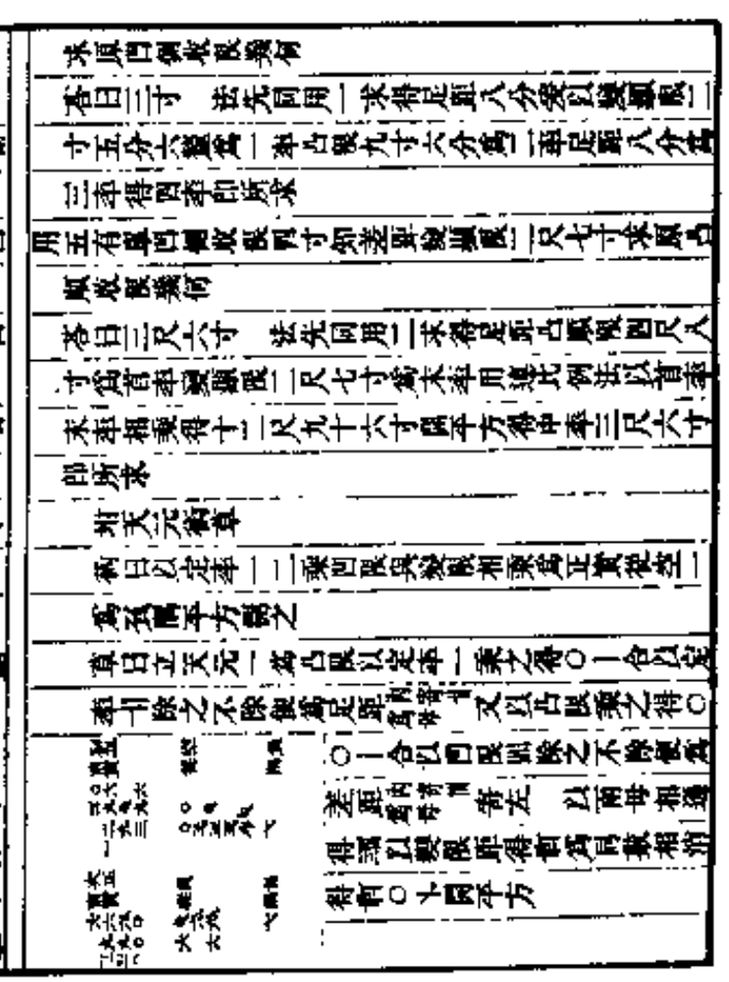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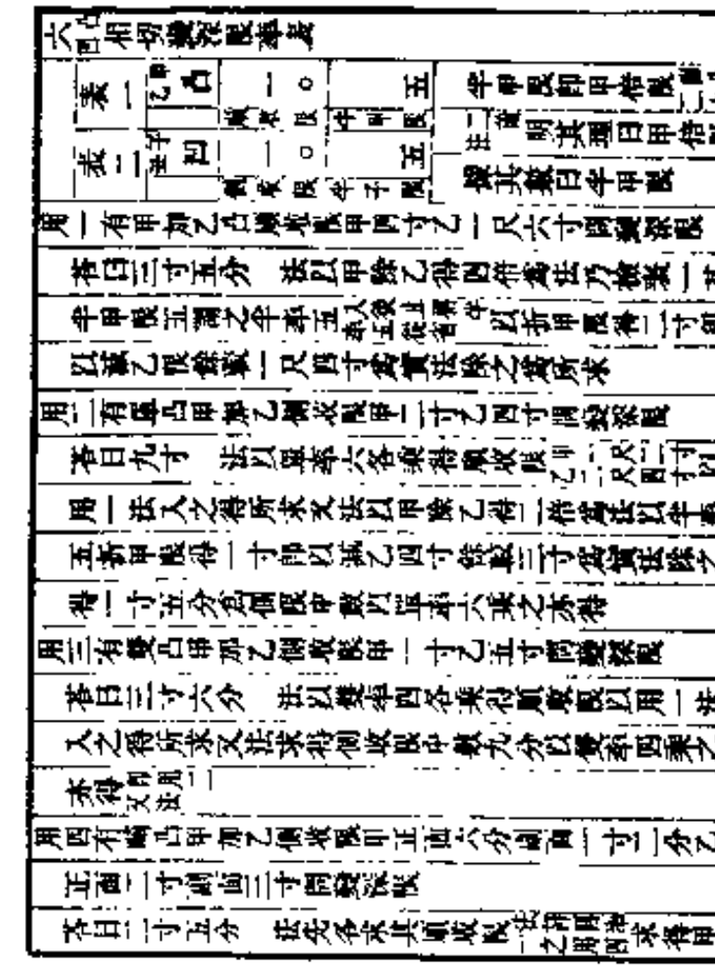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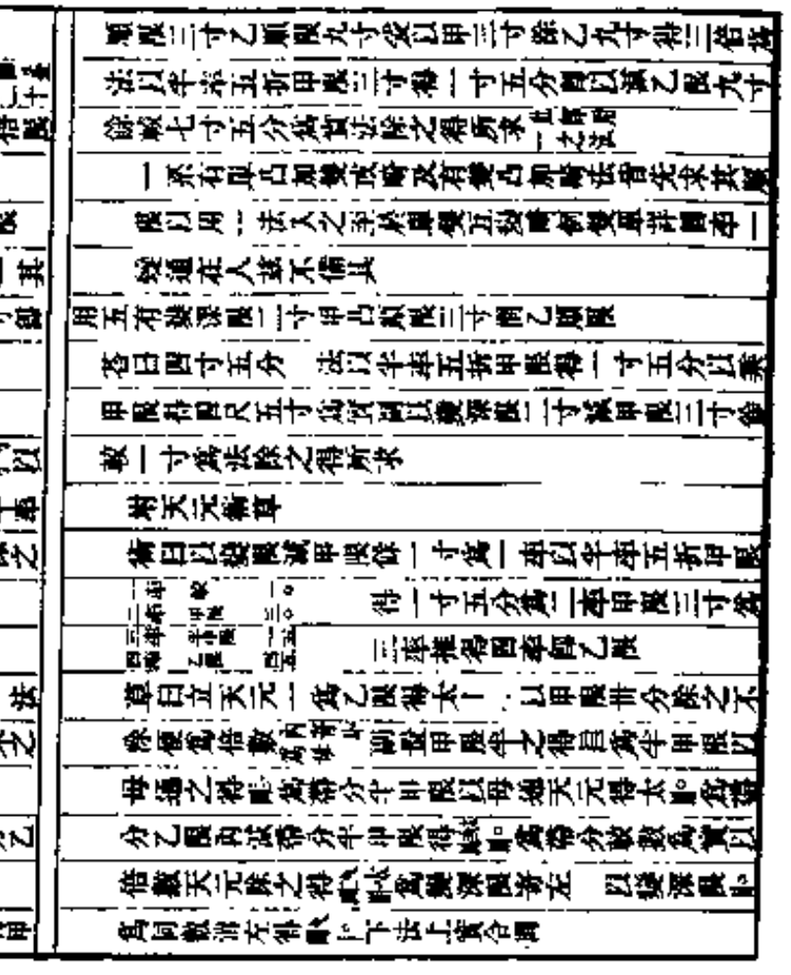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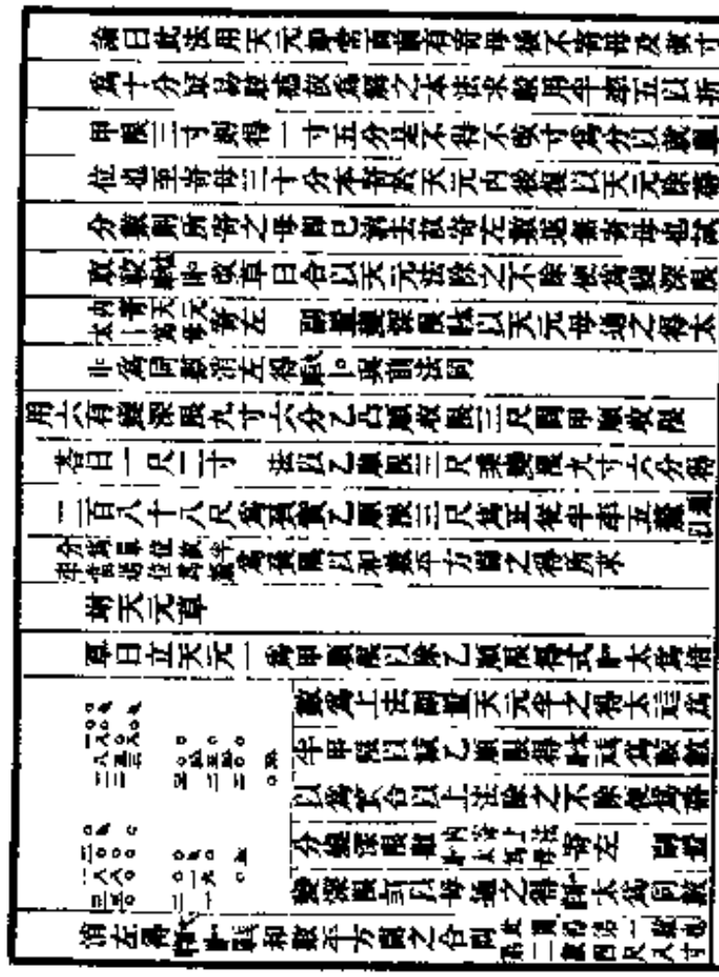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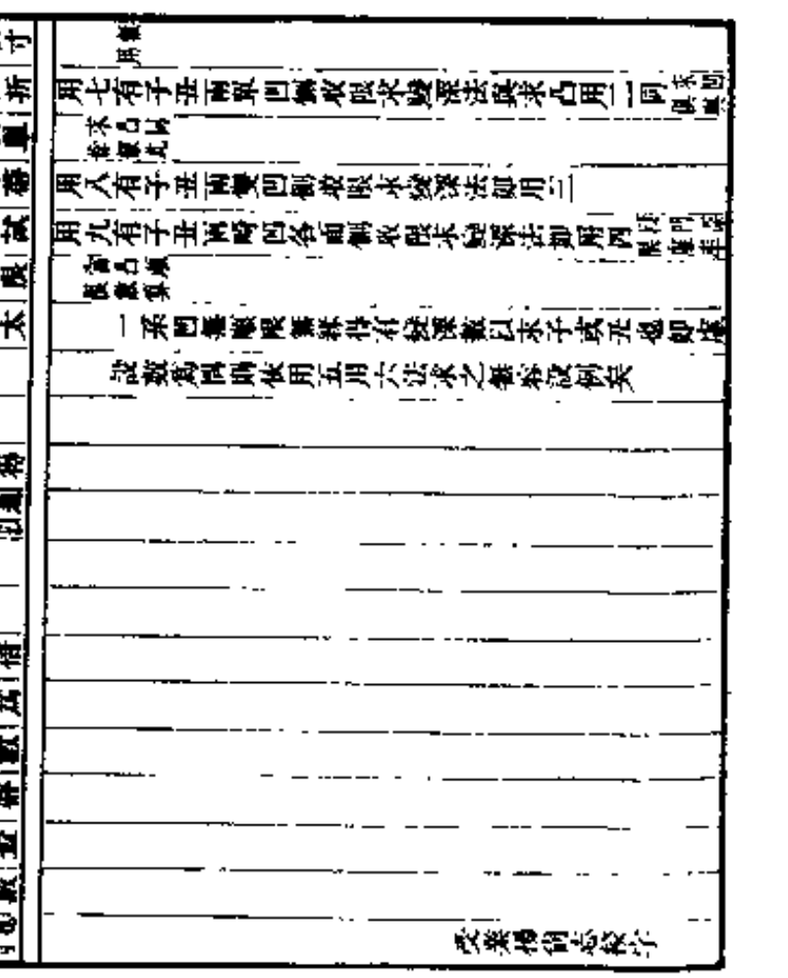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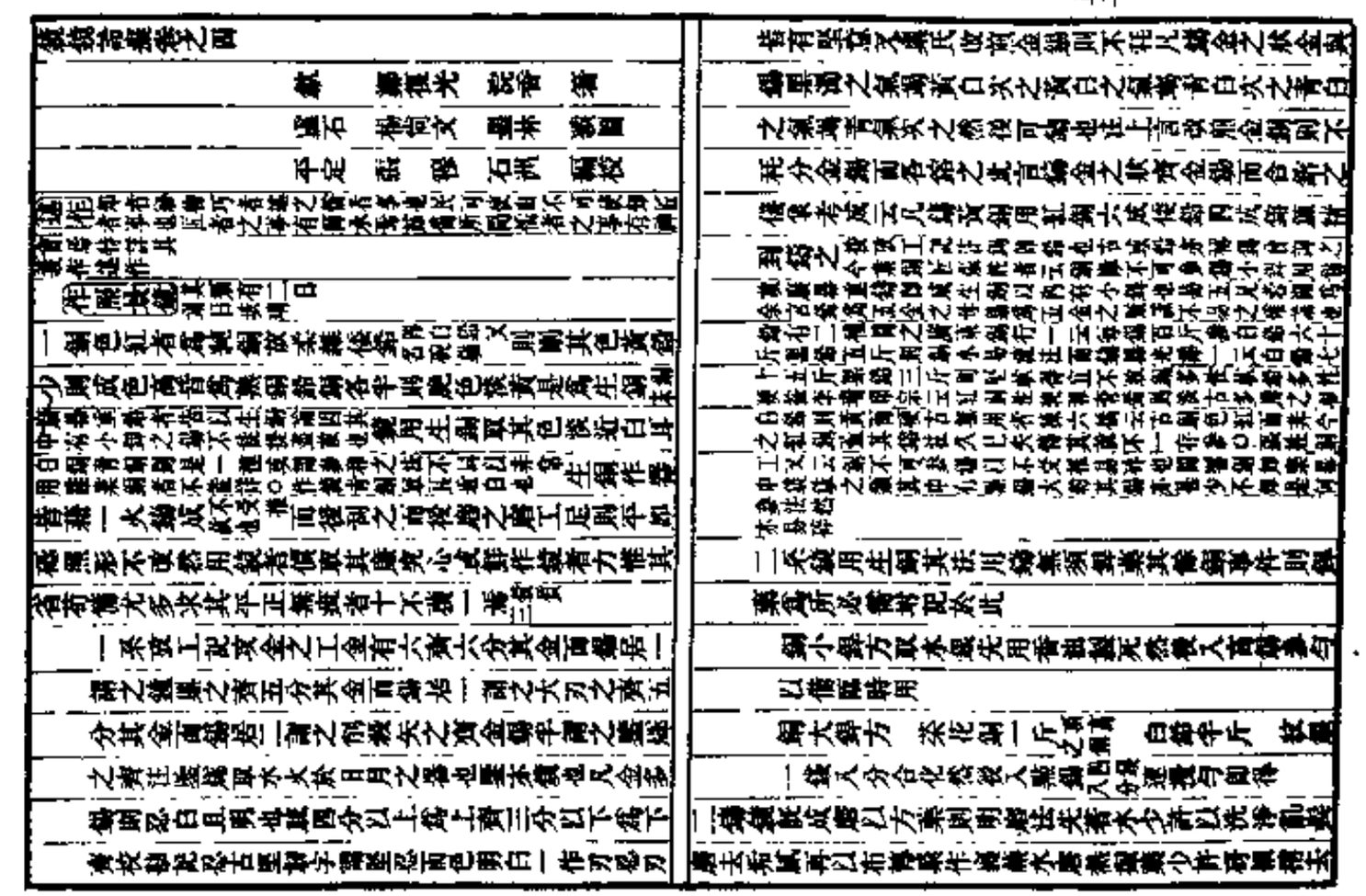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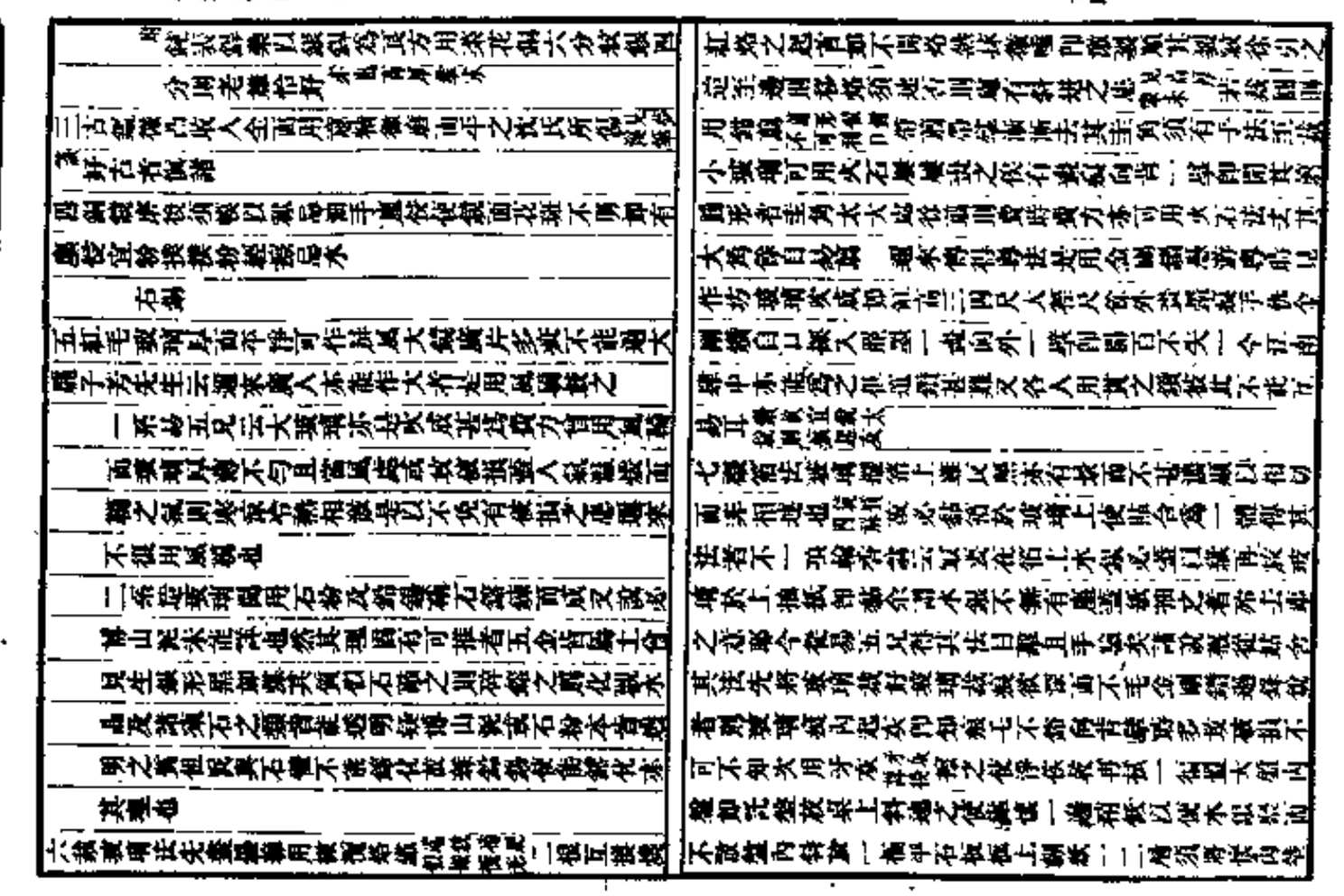












玻璃磨法二之二惟近視鏡則中凹周厚及料厚者仍須磁耳

三少年目力至足無須於鏡然戴目一副用之養度遠生職

火水晶性涼故能清目而保光也凸目者明更宜晶若玻

璃經火而成不惟無益且有害矣或行路對書耳應用舊玻

璃【如舊棉紙久則退火】差可耳

四保光鏡宜於觀書或養靜寧觀書正用目力時鏡性寧靜

消縮火也若靜止不用目力時鏡行其則損目光也故尋常

觀物用鏡如無鏡若夜行則有鏡反不如無鏡矣

右平光

五老花鏡凸鏡也或一面凸一面平或兩面俱凸然必中度

否則不適用作法先製爲片欲凸其磨盡內爲實妙磨之釜

形凹故鏡成凸然雖謂此工人手熟故得合度耳觀木晶頂

及火鏡等心論觀多不中度正由於此若作凹碗之必較

勝矣

六中年以後目力漸衰故易凸度漸平或氣血不足瞳內不

舒展則疏遠物當面觀近昏花矣凸鏡所以益其不足也但

中年所用其凸無多則遠當不覺昏不知者實而用之併目

不去以致目益加甚不可救藥矣法宜觀近則用觀遠即除

凸宜淺爲妙

一系實皆月下少年及短視人皆能察看惟老人不能

者老人之目近物則昏而光暗之時觀蠅字則無色帶

淡故也凸鏡視物能使物色加濃且凸可近物而滿光

能貫昏察書矣

七凸鏡能力以順象限驗之九【說見】限鏡限極老無過九寸極

鍍不過二尺四寸九寸以下二尺四寸以上則有他用詳於

後

一系凸度視近則有昏花則目老鏡增之故【說見二十】稍老

物遠即合度不花矣

二系單鏡自能如有未止用一片用時持而戴之不知

何時始爲兩片挂於耳際便則便矣而終日不除之弊

由此而生亦有將受其害者又觀者價廉易皆故其式

甚小鏡觀書者僅一觀遠則箝子上往出於鏡外此亦

妙用蓋將觀物則僅取其大概以爲美觀失之矣○

洪石農鋼宗【鑄】曾定造老花鏡上半平下半凸觀

書之用殊得其事

入凸鏡不宜觀遠尤忌夜行不惟鏡界郭光且能亂視加甚

故也

右老花

九近視鏡凹鏡也或一面凹一面平或兩面俱凹人生而觀

凸或習於觀近以致瞳不開廣見近極明觀遠花然凹鏡所

以振其有餘也然嘗有人觀書短視至老不花不足爲最准

短視太甚者目必不能辨人誰不能不滿凹鏡爲用不知者

寶而用之甚至藏以觀書致短視日甚則用之者過也法宜

少用凹鏡稍淺爲妙作法與凸鏡同而治凹之釜反爲凸耳

十凹鏡能力以側收限驗之九【說見】凹鏡限極深無過一寸極

淺無過三寸三寸以上一寸以下惟作遠鏡用之有深至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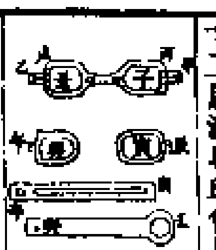
分者

十一凹鏡專爲短視人視遠而設至於夜行尤短視者不

得已用之然鏡景轉光實無益也

右近視

十二眼鏡尋常合見有雙副鏡其法用鏡夾兩耳上如常面



兩旁鏡邊別軸安眼鏡一副用則合面

裏之不用則開面垂于兩旁太陽窩邊

來式更小巧便用如圖甲乙爲鏡匡架

丙丁及戊巳爲軸子丑爲合眼常用之

眼鏡別作寶鼻眼鏡一副或與子丑等深或較深或較淺以

合而加於子丑上觀物加大而不花爲度兩旁作軸午【如辰安】

丙丁及戊巳軸上令可開合尋常用子丑置寅卯於鏡邊貼

而太陽穴置蓋寶眼偶值讀淺時則合寅卯置於子丑上便

覺深矣是雙鏡一副而具兩副之用也庚辛與壬癸爲擦面

段甲上有軸以辛上軸合之庚上作套備將癸套入壬癸在

庚辛內癸處向外作一丁避出庚辛段之端丁取鉗之使可

伸縮乙邊亦如之兩段皆作圓片取其輕巧而穩因惟巾梁

用直取隨手戴用不拘上下然未免不可久用不如

尋常曲梁爲妙此法老花近視固可爲加深之用若不光則

子丑用銅晶寅卯用玻晶亦便也故爲通用眼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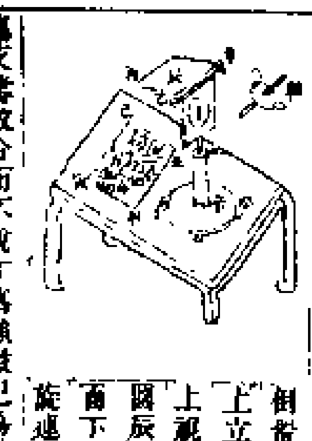
右雙副眼鏡

作顯微鏡【其類有二 曰通光 曰含光】

一通光顯微即老花鏡也第用有淺深之別時用其淺限有

尺六七寸者時用其深限有一二分者

二通光顯微以觀淺處限不取過深約須一尺五六寸其法



倒盤盡蓋於案側背含光於

上立置顯微於旁目從顯微

上視含光內蓋畫具白顯如

圖辰爲含光鏡嵌入木匡鏡

面下向甲乙處作軸上嵌螺

旋連於顯微鏡匡上可使斜

轉又擦取合面不脫丁爲顯微已爲鏡柄活入座柄座柄之

口安螺旋使可伸縮高低配定則螺旋以固之丑寅爲黃

銅倒置之使卯入乙寅入丙則乙爲上而丙爲下自丁窺之

上下自順惟左右必易位故畫上有字須用左書

一系丁鏡之凸不宜過深若丑寅盡嵌入甲丙鏡至近

不止五六寸則鏡中之景亦見近約爲五六寸【原光十】而

丁之距辰又須四五寸并之是目距畫約尺六七寸使

丁鏡之凸限一尺則畫距目出限外必見物象微小且

昏而不清【原凸二十三】蓋顯畫用鏡者取其闊鏡如清漆氣

而背其也【原光十】不專取其顯微故凸不必過深耳

右通光

三含光凹或銅或玻璃爲之亦稱顯微諸寫鏡後壁及地鏡

禮於鏡後用以助光然諸寫鏡前鏡得力則可不必地鏡法

殊妙製爲一支嵌並顯微正用予鏡使微凹而大約惡五

六寸以外側收限一尺用以自照必與單見遠勝平鏡

四含光凹以銅作者多蔽使凹不盡中度若能爲之則妙矣

以玻璃作者鑄空燒軟其心自捲離光力氣勝亦不甚中度

也其粘錫法同照景鏡【見景鏡二之三】而手法較難惟專人能作之

然價已倍平鏡矣

五處和新志載莊傳所謂瑪光鏡即此其直徑大六尺想

是銅爲之其工其料殊不易作也

右含光

作取火鏡【其類有二 曰通光 曰含光】

一含光凹取火鏡即顯微一種【說見顯微二之一】古所謂陽燧也但古

鏡銅爲之今或用玻璃光力尤勝耳作法見顯微側收限

宜三寸以下徑宜一寸以上愈大愈妙過小過深則無火

二用法對日稍斜過之上置紙煤取側收限即燃

三通光凸取火鏡亦即顯微之一種【見顯微二之一】或料或玻璃或

水晶水晶寶優亦即若花眼鏡但凸較深耳作法見眼鏡篇

順收限約二寸以下徑約六分以上取其便於攜帶力則愈

大愈勝若徑過一寸限及二尺則光線更猛過一寸徑只四

分則光小皆不得火

四用法正對日中下承紙煤取順收限即燃

右通光

論曰日爲衆光之主火所由生【原光七】蓋日以光爲形以

暖爲質其所到處必有光而氣暖與火相似稍異者日

性下射而火上炎耳然則日爲生暖是即火也所以未

成爲火者光未極盛暖未極盛使萬物受之者資其溫

照不至燥灼也夫日體渾圓光線散而不聚暖氣自殺

惟通光凸與含光凹鏡光線約行能收衆光線聚而聚

於一處所以光聚而深【原光十四】遂灼成火焉

一系取火者謂收光必極小然後有火從也然所謂小

者但指光一線而言則可耳若鏡徑三四寸限一尺六

七寸收日光極小約如豆其得火愈速若徑小凸深

其光如粟反不得火不可不知蓋鏡之大小宜與深淺稱

使凸深徑小則收光既小限際又短易於出入難當其

分或凸淺徑小則限際既遠持之易搖且空明四映甚

入四象【原景四象】雖聽其光皆不得火

二系鏡以淨水晶爲佳料色雜及多泡者爲劣皆光故

也依顯微側收光水晶頂中心穿孔斜對日中亦難

光皆不得火

三系取火承光紙煤須遠非惟爲性相就光到易爲更

濕也【原光一】餘如草紙葉香以及有色紙帛皆可然燒獨

白紙承光竟不得火【雖火紙爲取火之物而極白者得火亦難】蓋光乃白之

盛者白乃光之似者故白能生明與光相映使所取日

光四象非其矣若紙以墨污塗布亦然蓋論紙矣【若三四寸】

【大徑顯微鏡自能取火若鏡有其凸非極白者然不易燃】

四系凸鏡取景因日而圓不關鏡體故雖圓爲方仍能

取景令圓【原景十】依顯微鏡徑果大雖僅損其半猶可取火

五系水晶頂中心穿孔鑲之冠上與日斜對故能聚光

舊火若以孔與日正對亦無火者凸既成球則光收極

小而孔較大故也蓋顯頂之體大當亦有火故火鏡有

穿孔中心者蓋鏡徑寸餘取光一分若中心孔亦一分

則孔最收小不過一釐即如無孔故可取火也

六系近視眼鏡有從中間池者其外留一圍多內厚外

薄以便鑲嵌若以周圍之邊論即是凸鏡但中心復凹

耳此有二種一種邊不出光則邊不透照一種邊亦出

光則邊亦透照能入物象而收日光夫收日光極小至

一二分則中心凹處必收小卵無卵與穿心火鏡等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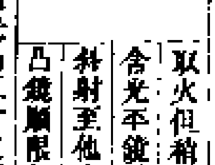
盡寬三分以上者即可取火

七系通光凸竇合光平鏡上對光有側收限其光線是

凸面反入平鏡成爲凹長透而上出者也即與含光凹

等若凸徑大寸半以上側限寸許者則力大光足亦可

取火但稍緩耳若凸【如丁】透日光下承以



含光平鏡【如甲乙】斜過之使平鏡受日光

斜射至他處【如丙】亦能收光如側收限是

凸鏡順限斜入平鏡復折而斜出之光

線也即與通光凸直射之順收限等若凸徑大二三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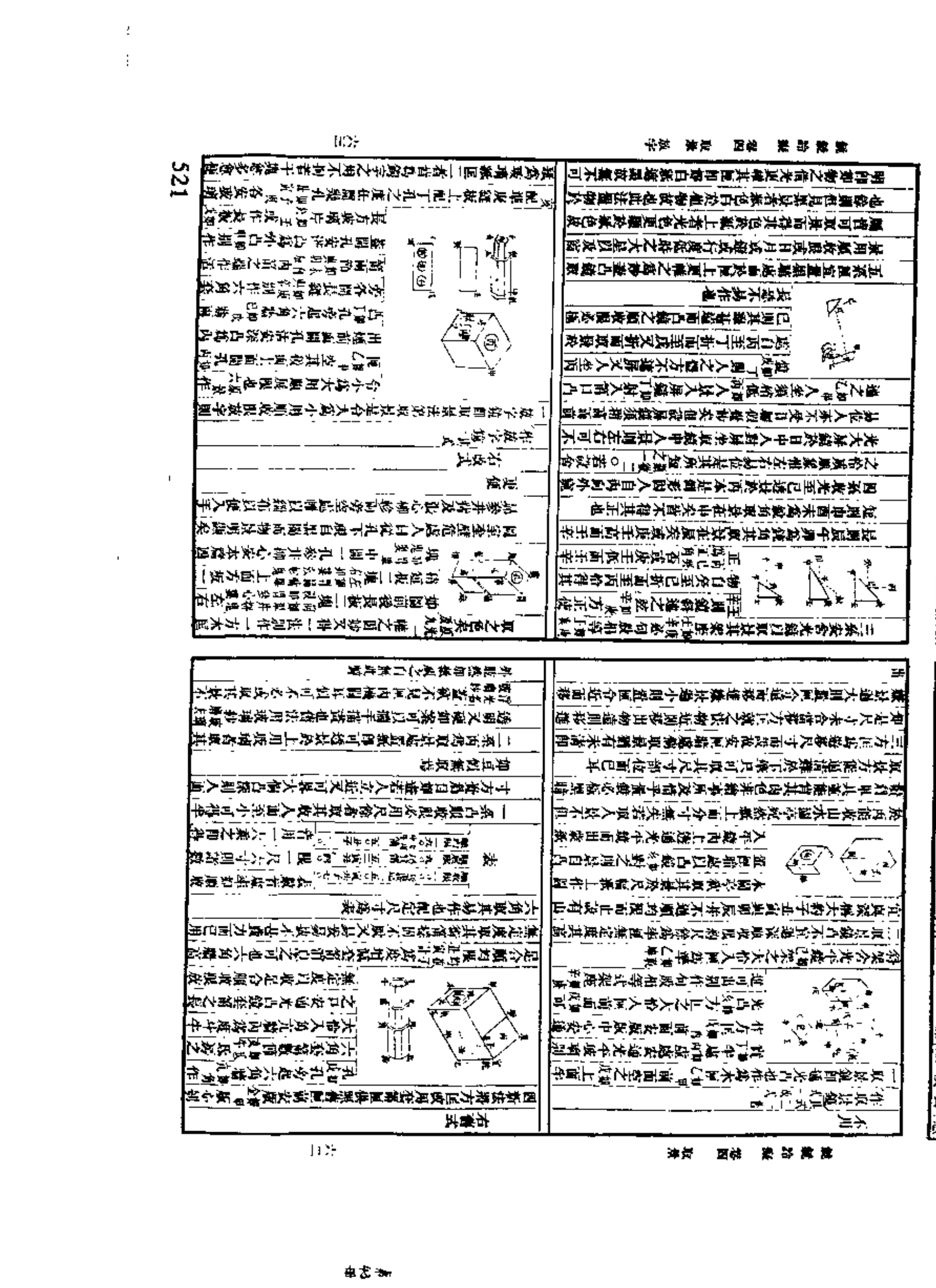
以上順收限一尺五六寸者則力大光足亦可取火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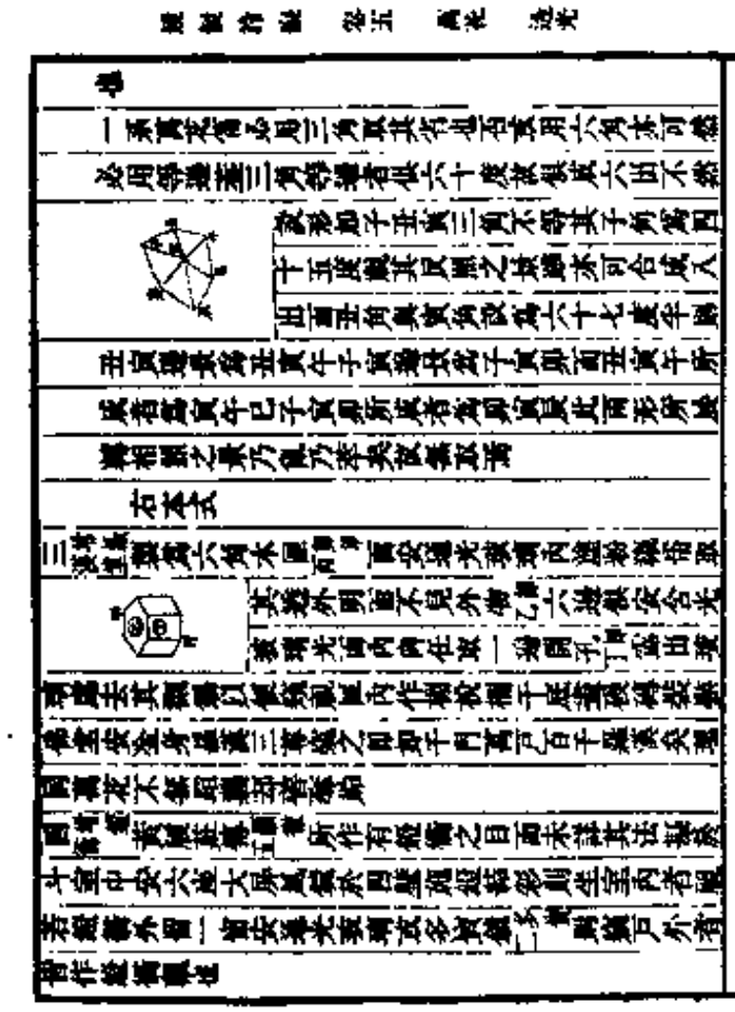
又觀矣虛實遠近之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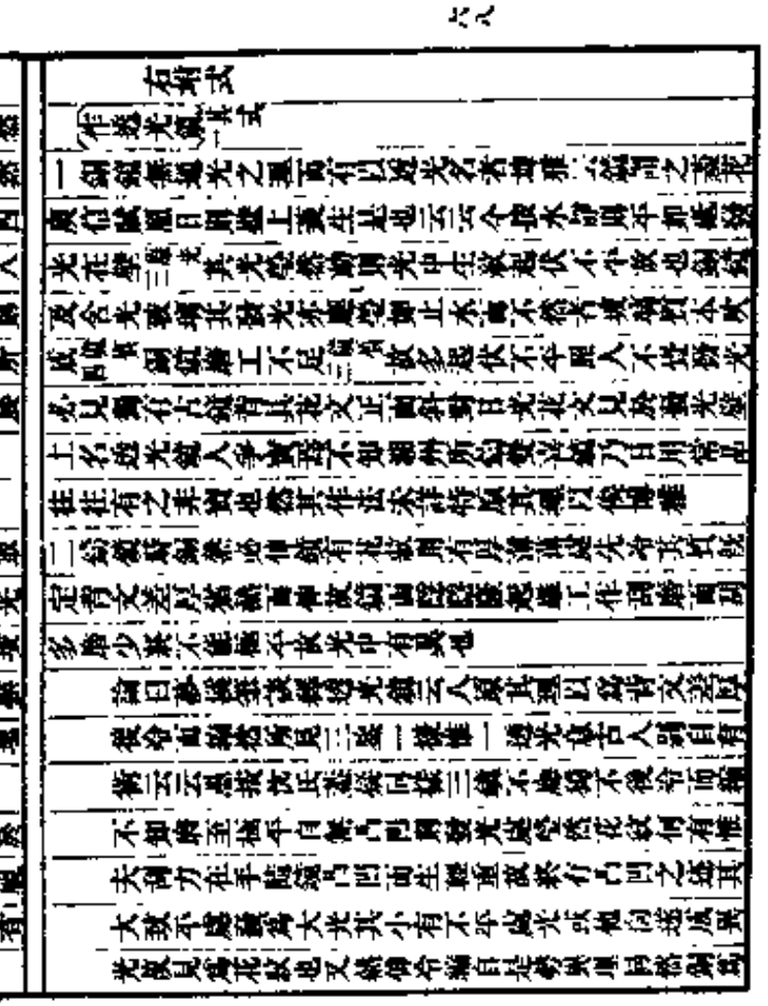
八系通光凹含光平鏡上則似含光凹形而面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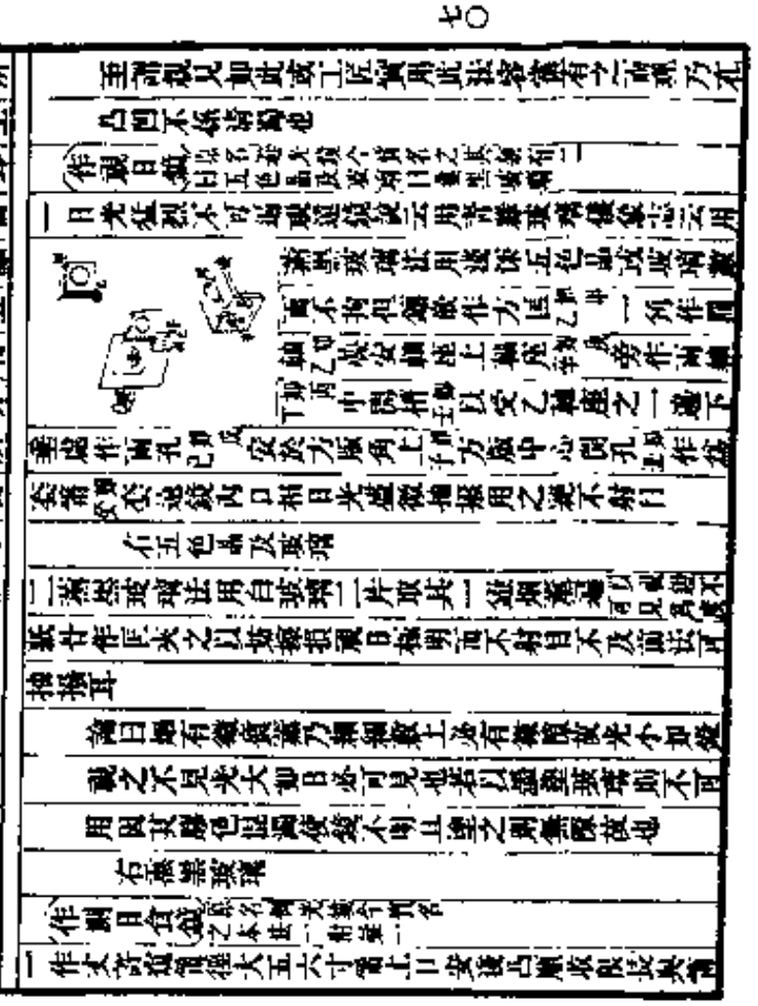
含光平鏡上則似凸入平鏡形面皆不能得火者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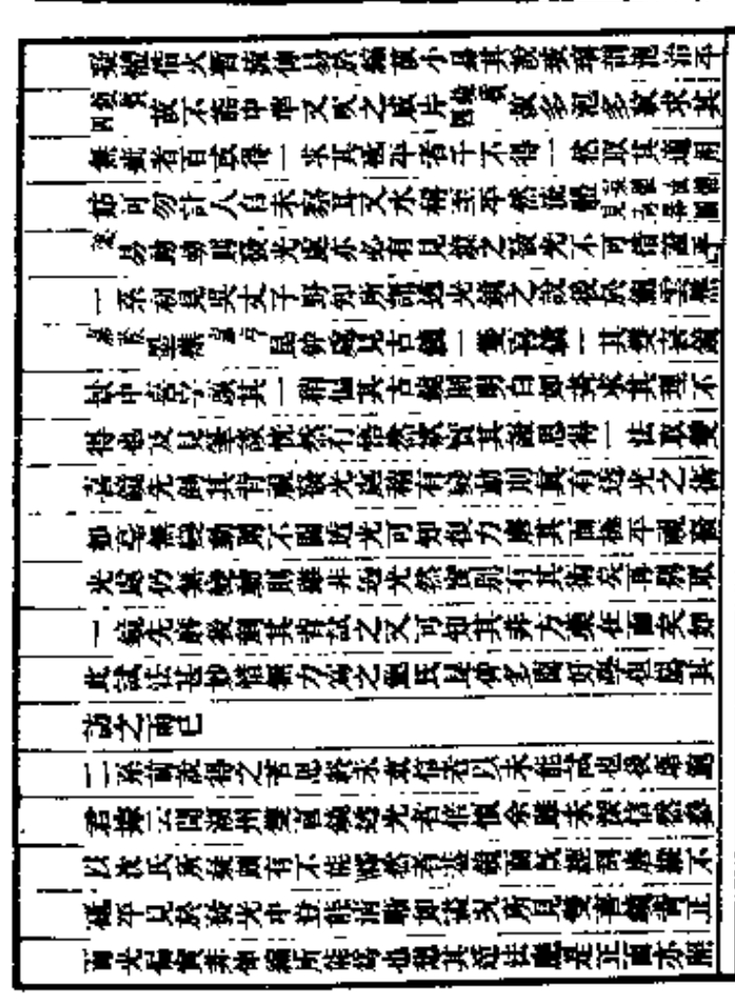
蓋凸照成凹與沿成實實凹覆成凹與斜爲虛圓凸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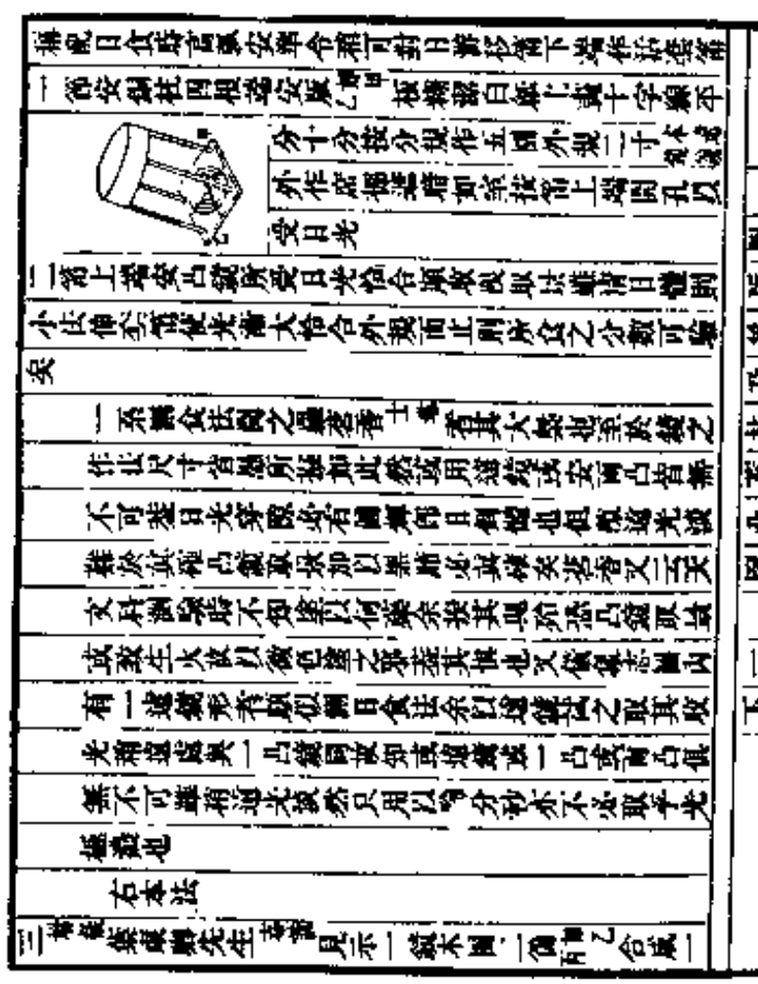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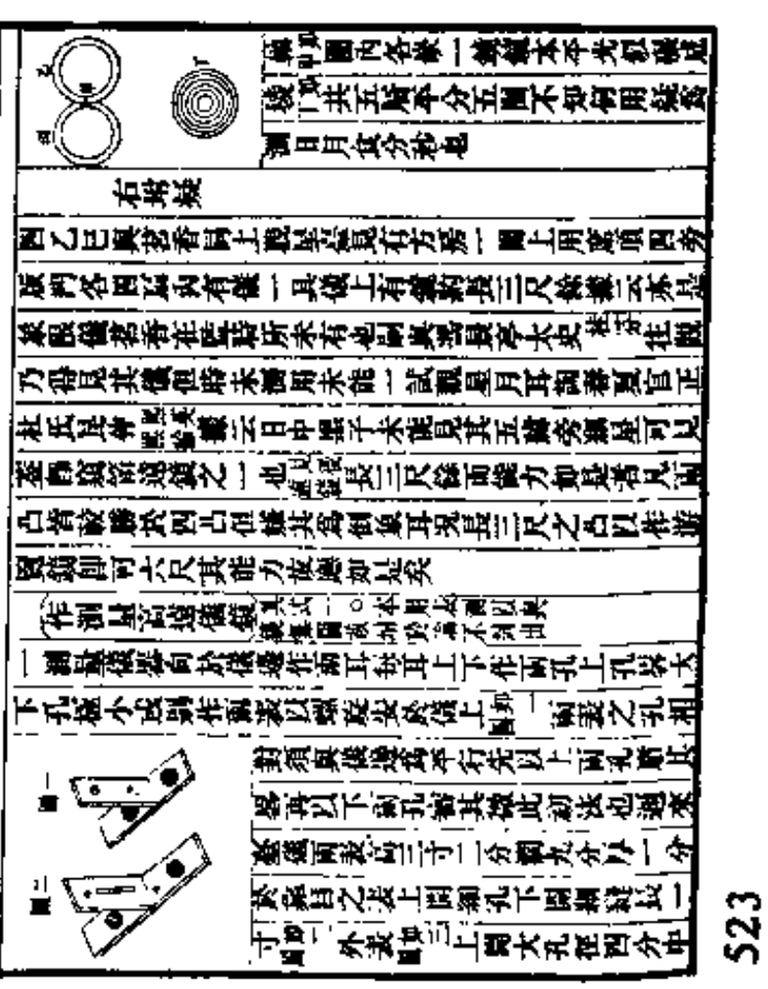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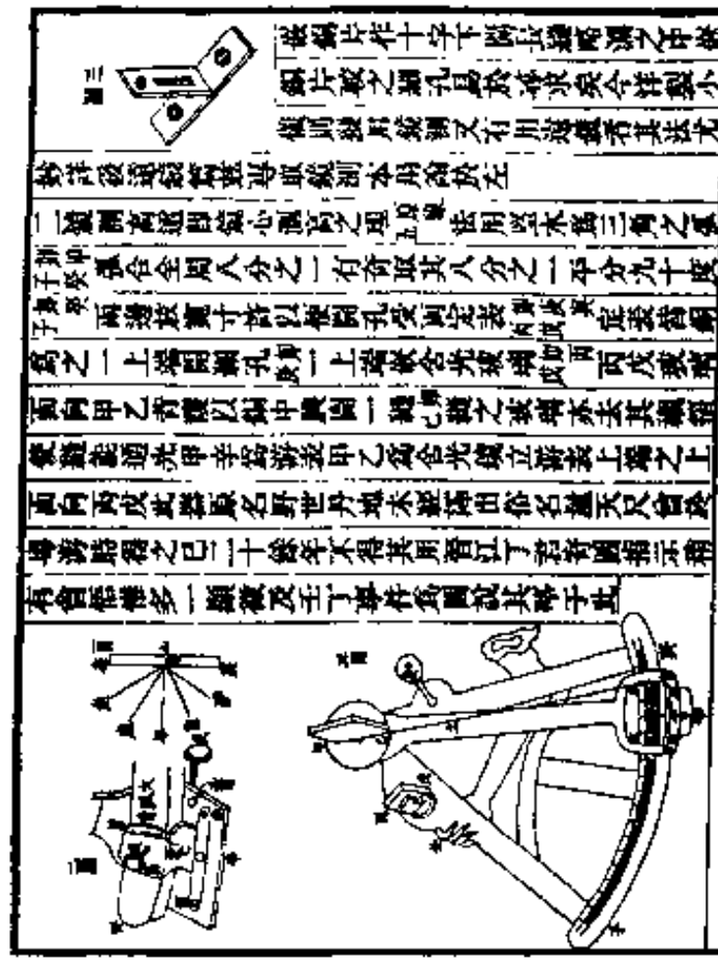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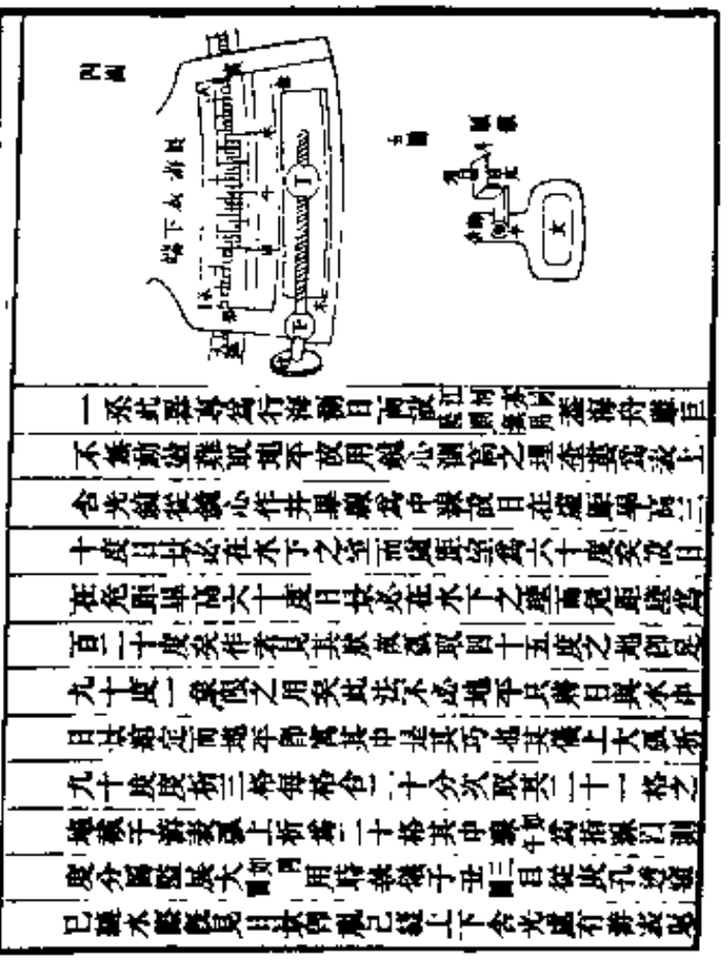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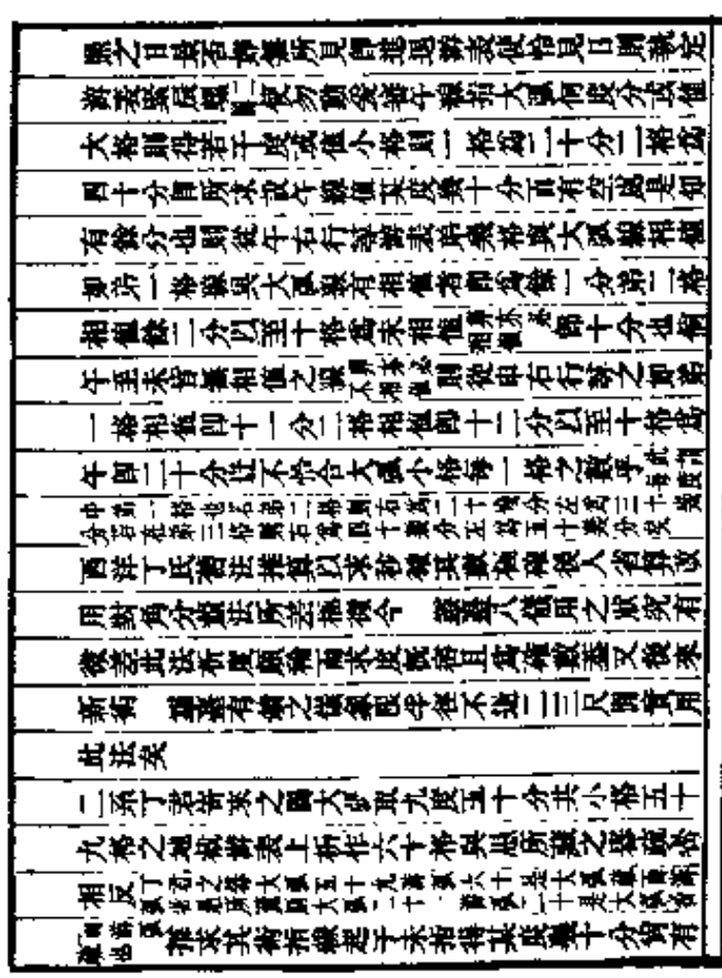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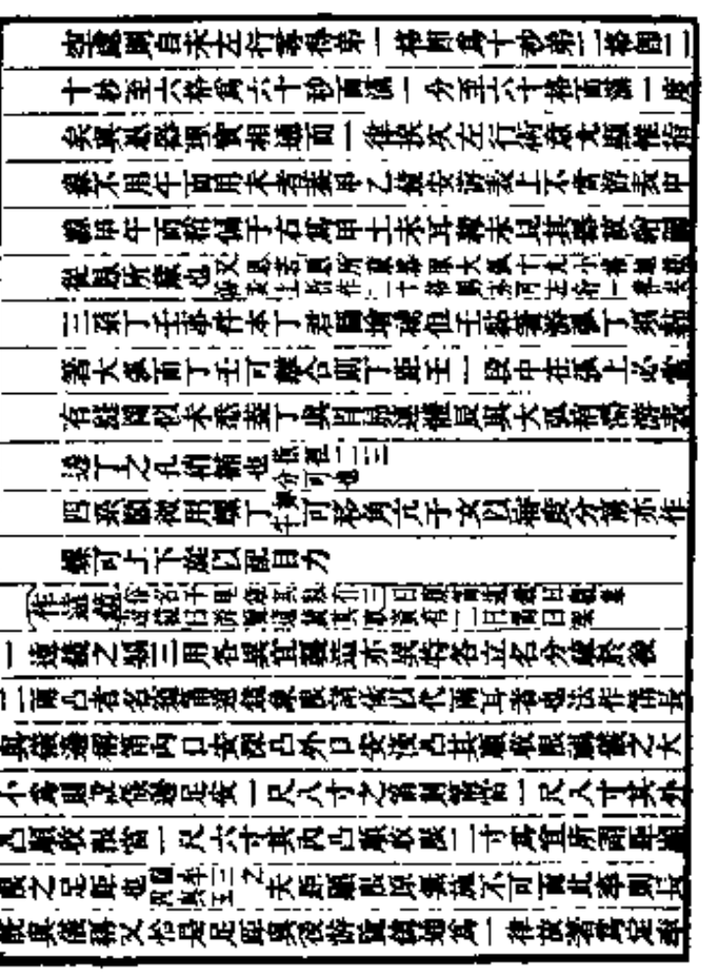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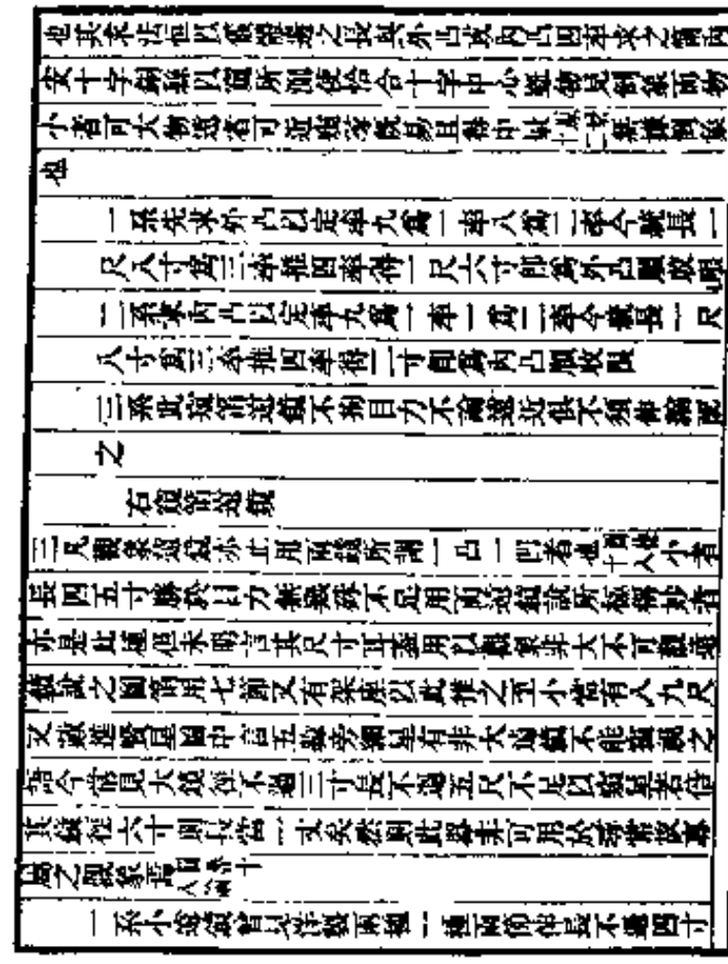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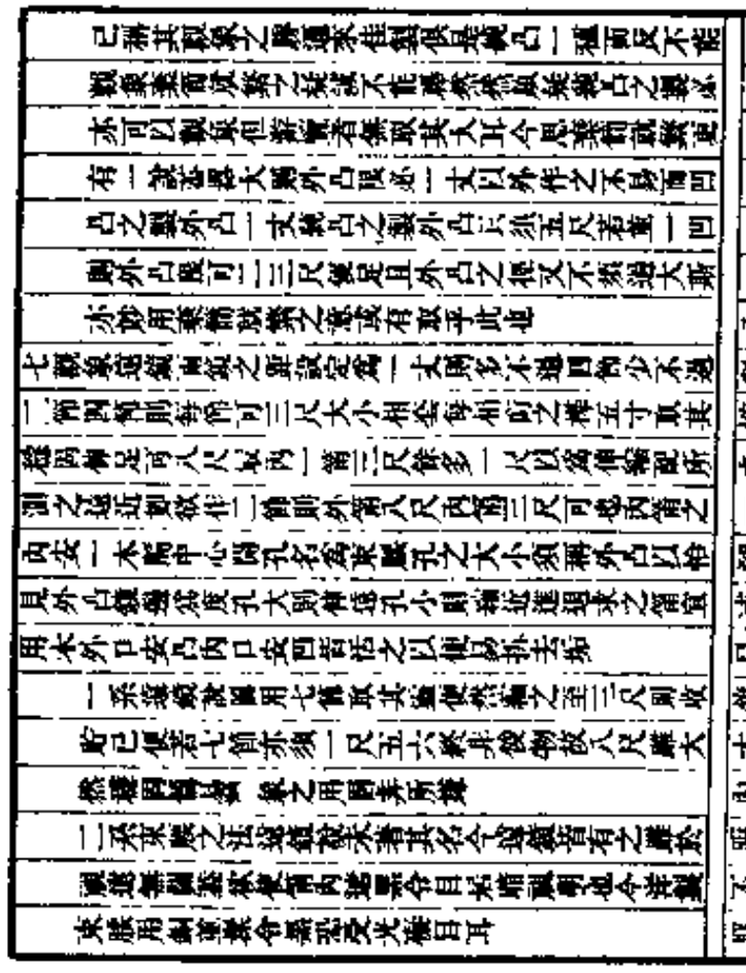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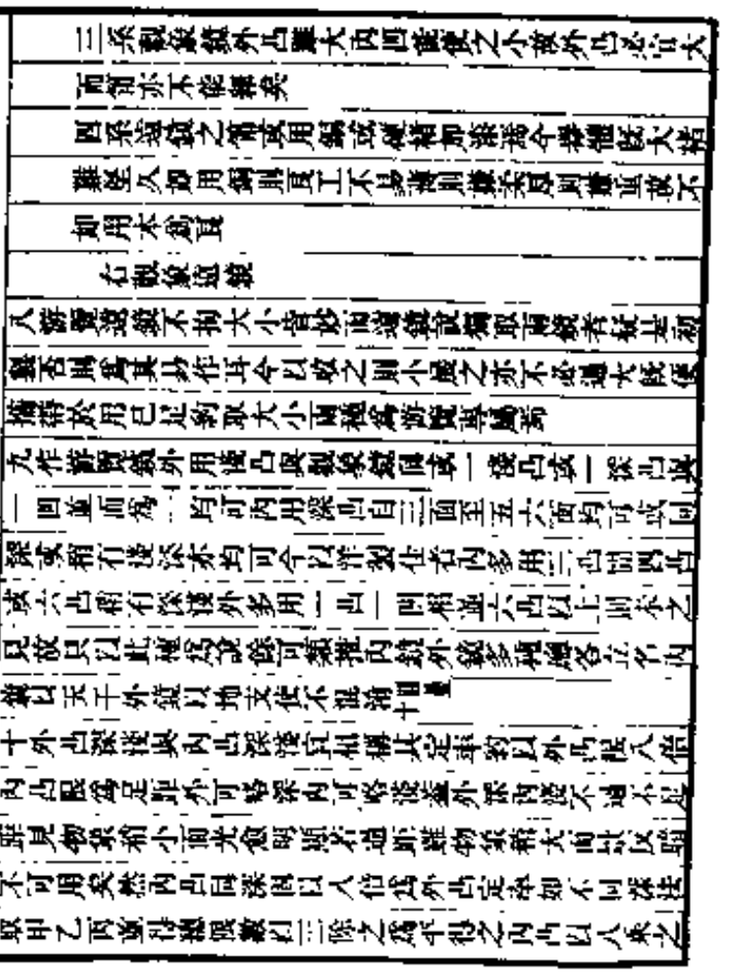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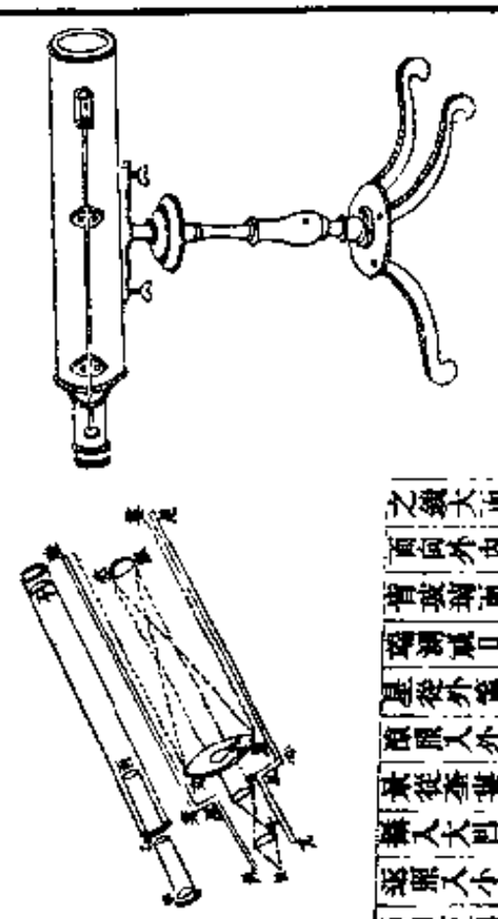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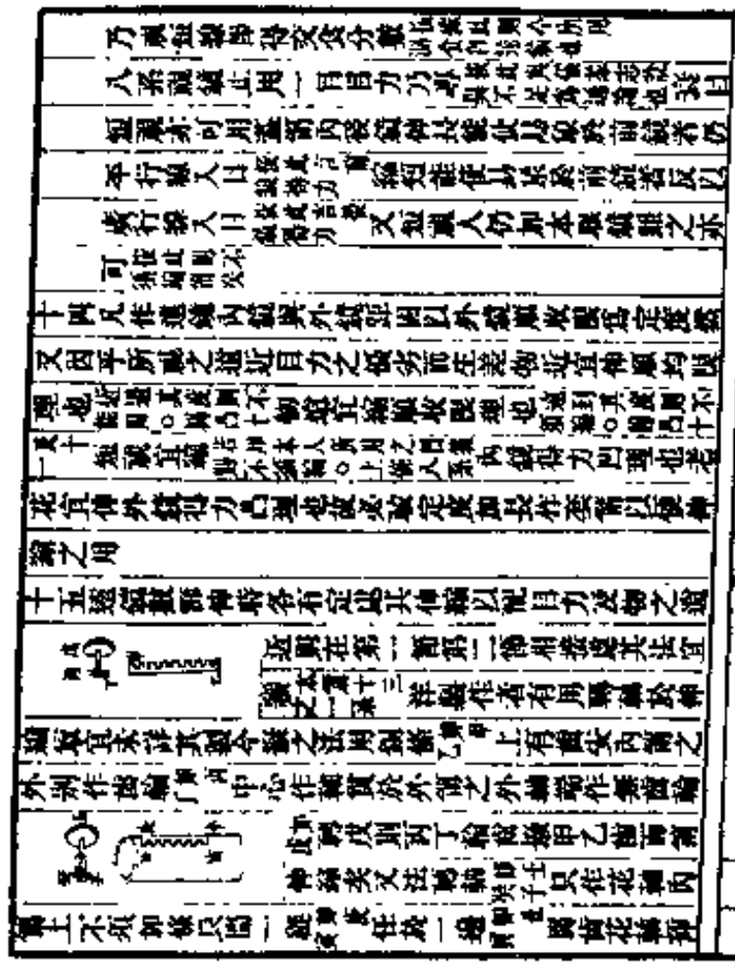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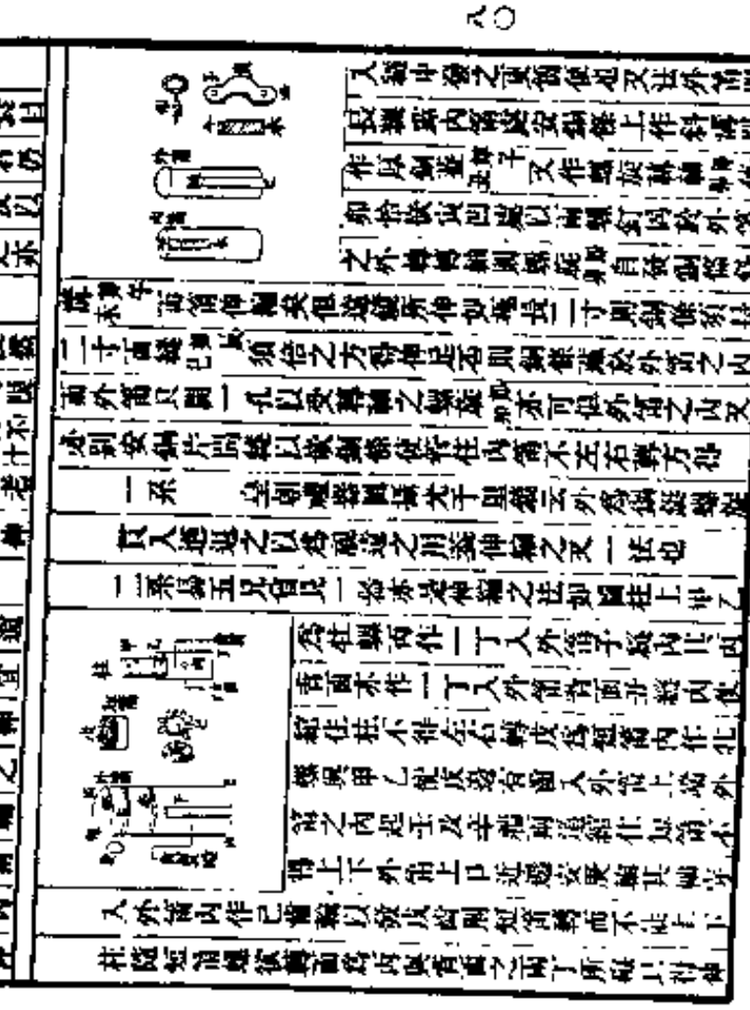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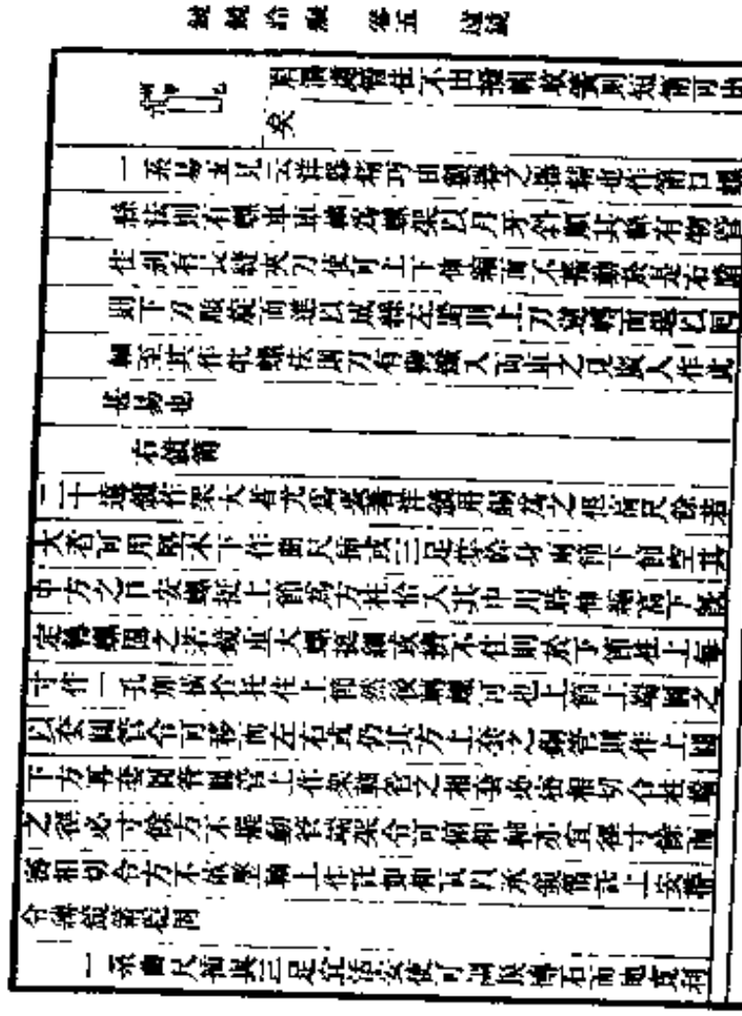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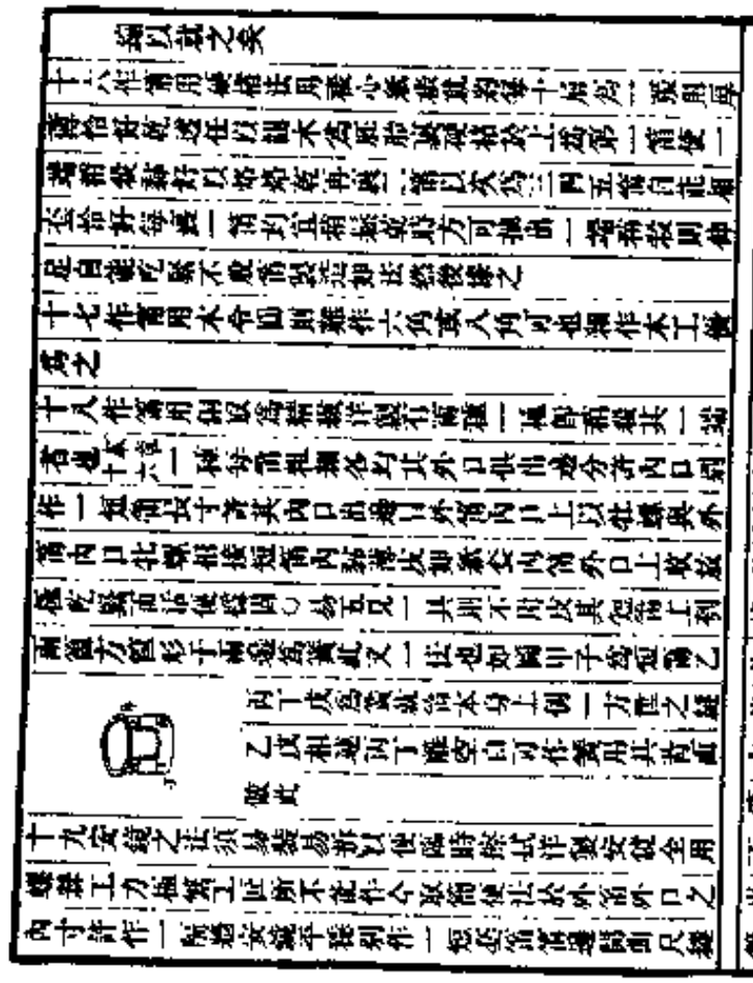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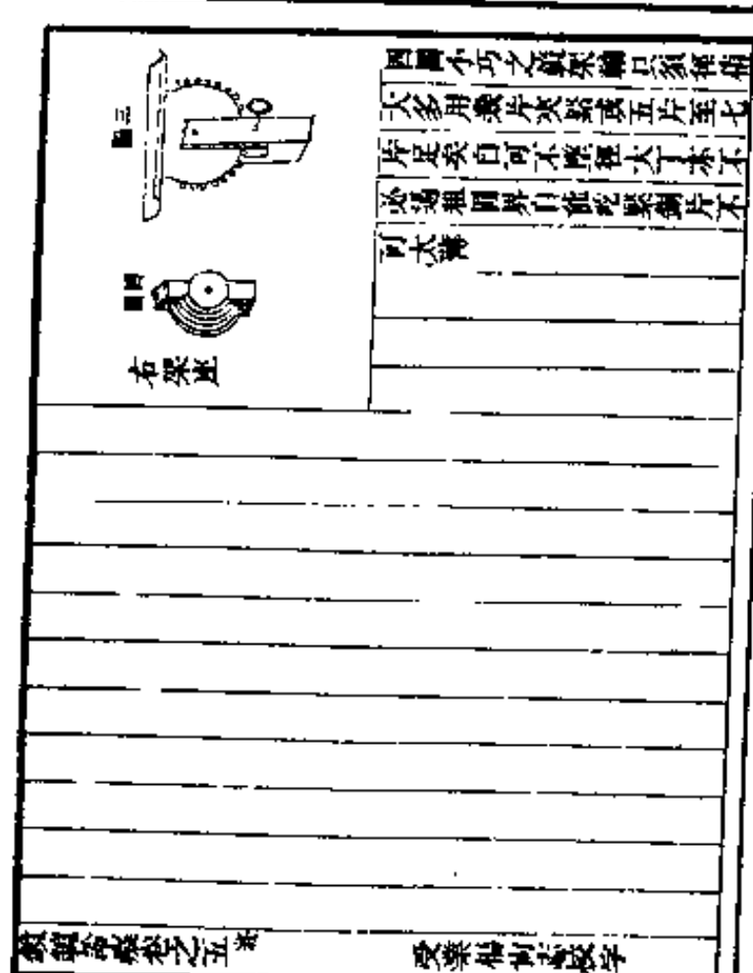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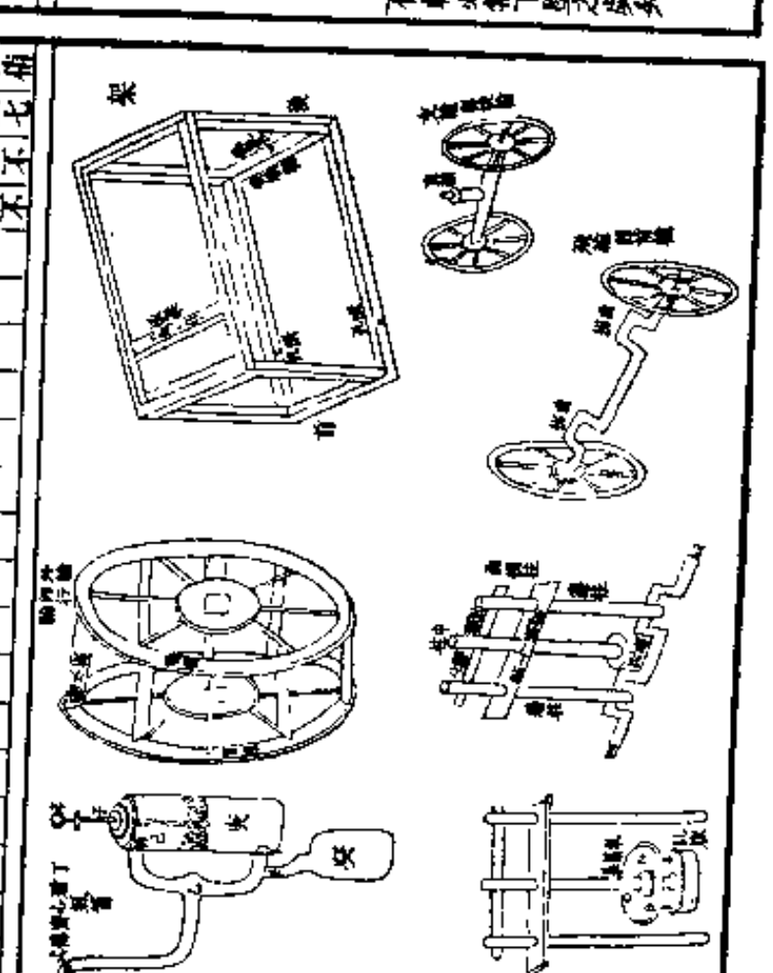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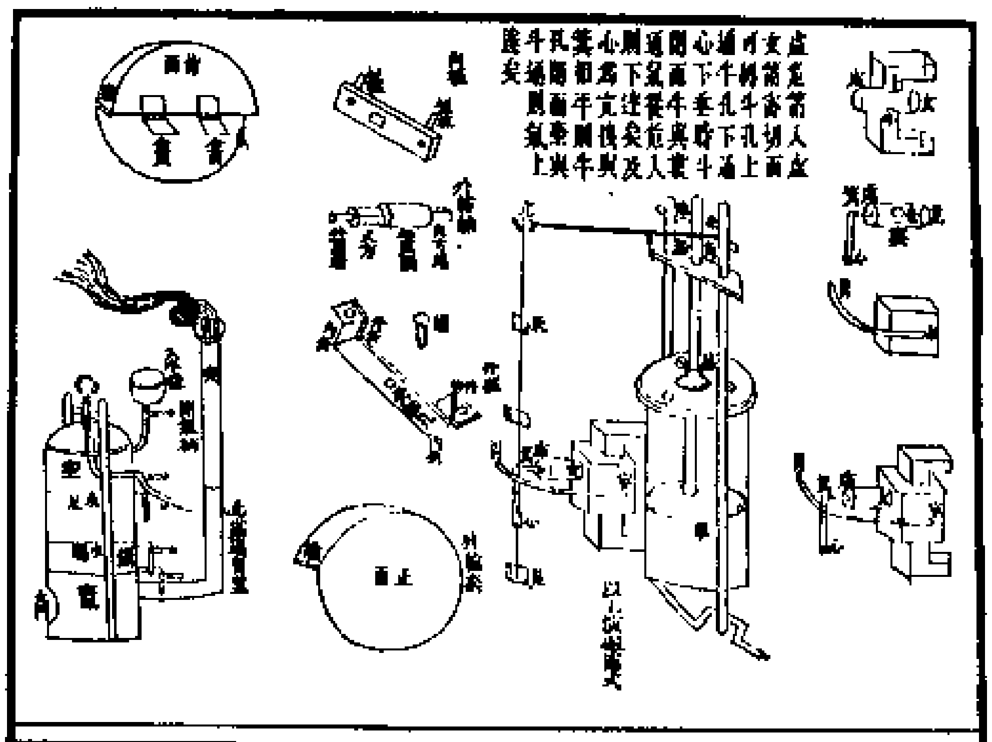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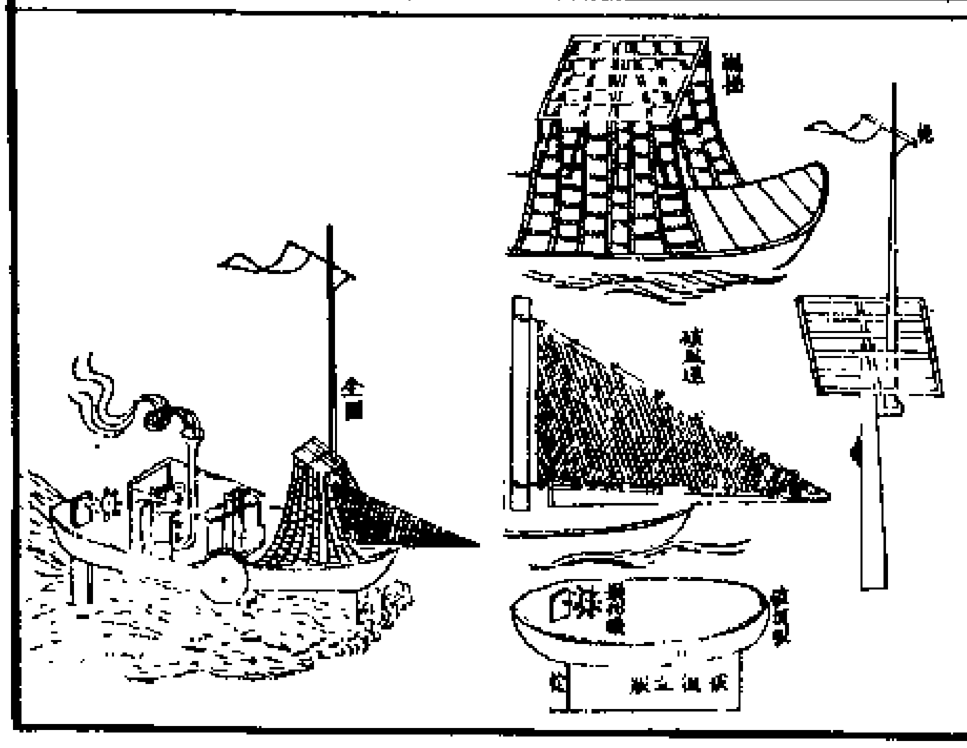












火輪船圖說 增

攄見圖說甚夥不能逼暌歸見小樣船約五六尺其機具在外者已悉其來都中見丁君心齋處傳來之圖止是在內機具並剔一用而火輪船之法備矣因爲之圖說其尺寸則就小樣約之其實多用銅大舟未必盡然閱者勿泥

一曰架銅爲之下爲座凡四根長短各二適成長方以爲底上爲梁亦如之四角各豎一柱而架成矣其近前梁處加一橫梁從上而下直穿三孔中一旁二其後梁居中處亦穿一孔其兩旁長梁皆橫梁處各穿一橫孔其大小稱船之輪

二曰輪後輪有二命爲支輪此輪小於前輪取其支架令平可行陸而載舟也形如轆車輪式兩軸中豎一短柱柱端亦爲軸入後梁直孔中則兩輪可前後轉以便左右也輪在舟內前輪有二命爲飛輪名本西洋名飛輪蓋輪體重而形圓則一周之輻垂如一故其未動也似多一重而其旣動也則多一力所謂已動無用而能以其重助人用力者也輪心方孔轆圖兩準方定置輪上如大四輻而有輻也近舉處作兩曲拐以轉輪曲拐外入旁梁橫孔中輪在舟內而梁外外輪有二命爲行輪輪周鑿環如水車之輪邊之以板板鑿定數八片以及十餘片皆可用以撥水如纖然在舟外兩旁較孔亦方

三曰柱曲拐有二運之以柱命爲機柱下端各作圓孔以受曲拐兩柱上穿橫梁兩端孔其中孔則穿一柱命爲中柱三柱上出貫以橫拴連合爲一使上下齊同也中柱下徑入氣筒中氣筒與銅筒通而有蓋蓋中心有管恰受中柱下端甚而不實蓋以管柱下上之利不實欲其氣不甚洩以氣動中柱則機柱同動而曲拐運輪矣

增 氣筒機其甲乙爲氣管底在鍋內氣從甲下行至乙則分爲二上由丙入己下由丁入庚作數條即如中柱第並開孔子即如管與鐵條等合以出入不甚洩氣爲度條寫安託版使與筒等合則作一管上通丁下通癸原說謂癸爲盤其式不類殆是筒也內氣化水則入於此疑癸外更有盤貯冷水浸癸使內氣浸氣遇之使化氣爲水不致逆涌機器也乙丙有舌如門戶軸安左方上下開闔如風箱氣從乙入爲舌所拒不能而從互遲必過隙而行假如在丙舌必下而掩丁氣全入己則庚爲之下矣迨庚下已足氣來不止必尋隙入丁舌自上而掩丙氣全入庚則戊爲之上矣夫巳庚相等則勢均力齊因子而氣強能化水自生呼吸所以上下甚活中柱上下帶動邊柱而曲拐運轉矣原說不甚詳備稍移釋之但曲拐之轉因柱上下未免可左可右然飛輪一動直助其勢則左之必左

右之必右自有順無逆理甚微妙正心齋所說也又已庚相等云云按舌下則不復能上故以意解之理誠有然再又科皆江丁君星南演繹圖說一圖增一角亢尾等事件亢氐尾皆氣而下壓女虛危爲筒管內有兜室其心其兜室亦其蓋管下開孔如室旁開孔於牽其室通作曲拐如箕心心端繫亢尾兩轆拴繫三柱上則心箕爲亢尾推平斯孔箕斗對而牛孔開氣從胃入室上行壓房使下矣推拴若下則箕心亢氐尾端直壓下斯斗孔爲管所閉而婁孔與牛對則氣下行壓畢使上矣其生推在房而不在房者房與心箕同是亢推心平則亢尾恰合地平要故其此必從本加增益妙者也

四曰外輪撥機內輪用銅版厚一分闊七八分長與前輪輻相殺中作方孔受軸之兩端版片兩端各立短柱入前輪兩輻之間輪動則撥兩柱而輪隨之轉矣外輪之軸內端方而外圓連內方處又圓之入舟旁連外則此又方之入輪撥方端入內撥圓端入外撥外撥亦用銅版其厚闊與內撥等長與外輪徑稍殺則向內一折使足啣外輪也又向外一折各作兩孔用兩螺丁固於舟旁版片中心作圓孔受軸之外端所以管輪而稍轉輪也

五曰外輪無從足爲外輪而止內外兩層外爲正面全圖之內爲背面半圓之連合以斜亦半圓而止所以圍外輪而倒其水使水上不致旁濺也皆由下邊安兩合頁用兩螺丁固於舟版之上

六曰鍋竈形如燕巢匠撐之鍋下安竈設賜火門鍋上有蓋旁立兩柱夾之柱端上安橫梁中開孔以螺丁固其蓋前安竈突以出烟鍋上邊旁有管橫出而曲上達都盤以入水管底接管處有點氣柄橫出右推則開以入水左推則閉不洩氣此管以下尖鍋安出出水管各有銅氣柄水齊上管則水足鍋多則氣以容氣水齊下管則水少不足則氣以敗火宜斟酌消息之鍋蓋置架內後半氣萬在前橫梁下別有長管從鍋頂內下垂曲上出氣節以達盡氣也曲拐柱下別有下垂一管亦安開氣柄想是與氣筒相通或爲洩氣以泊舟兼候氣化以出水之用也

七曰桅大木兩截參差相接下截高過於架端作長方架即擱長約尺半闊八寸上可候人以窺遠並用爲下截也上截安帆欄上爲張帆之用

八曰羅梯上結於架下結船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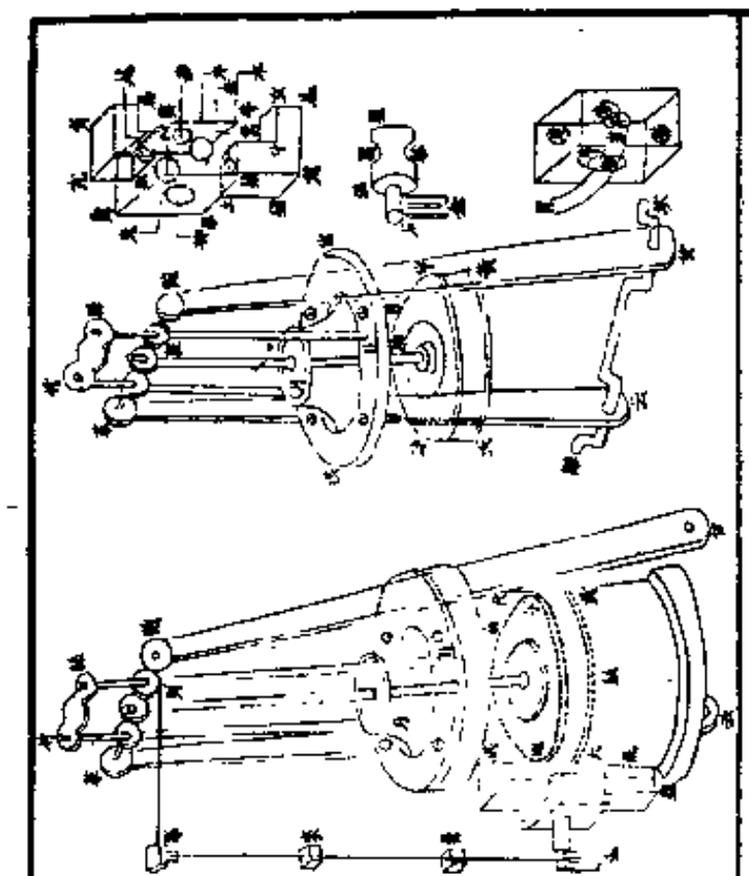
九曰破風三角邊有木如舵斜安船頭長四五尺突出船頭者三尺餘端繫兩繩一掛於木鉤樑組一斜過而上繫下桅桅頂成三角形大約合句股三之長上安三角布逆斜邊

及下邊安鐵圈套桅而繩上逆風張之以破風不逆則收之然收必解繩方不塞礙用鋼圈者爲一拆則收卸如耳

十曰舵後立版 舵非 版立舟底約高尺厚二三分前齊舟底後接於底者寸許則斜一木高稱之約寸餘爲之舵柁斡上入舟處有木套套之則不使形滿其橫於內高及桅上端橫出一軸轉者有旋版各順版則舵左逆旋則右

十一日全圖原傳圖說言逆風設而不用逆風日行二千里風說俱不明了皆江丁君演繹圖說云夾版船大順風日夜行六百里火輪船逆風順逆流亦行六百里以裏與版較準一呼一吸爲一秒二船皆行二丈一尺云云似是輪實非空談也然日一則八萬六千四百秒以二丈一尺乘之里法一百八十丈除之得一千八里與六百里不合則所據推算之殊不足異也至原傳圖說所謂逆風而不用則何必設又蓋有法條實爲無用其篇故不足據或謂風力可以飛石移山則並其逆風能行者疑之鑠森未然夫飛石移山即順風亦不可行蓋所謂逆風原不指此殆謂舶舟樯手此可從行若風稍順亦自張帆則諸疑可釋其巧在三角帆以破風立版以破浪行舶之巧在飛輪運輪之巧在曲拐夫風頂之力所以大者氣法也水火之力亦氣法也破風破浪則氣之力失勢用火用水則氣之力得勢彼失此得其增損之比例誠有不可撥篷者矣逆風篷行制桀不信日二千里不無誇張然海中固當別論且製造之工識火之數亦甚不貲似無妙巧譯篤爲之哉

受業楊尚志校字



光論

光論自敘

測實易測虛難測虛而徵之實則更難光之爲物虛而實者也其源有六一曰日光二曰火光三曰燐光四曰鹹汐光五曰蠃光六曰電光凡六者火與日爲正光其質輕清而甚徵其行直射而彌捷有傳光有回光有出入折線光有光芒無光線光之明分以路遠近平方反比爲準光之行分以木星上小月蝕時之時刻比例布算然光呈卽色呈其數有七合則爲白分則爲紅爲橙黃爲正黃爲綠爲藍爲老藍爲青蓮設以三角玻璃條試向日中射影于地立見其效紅色最熟青蓮色變化他物之色最易太陽光中有無數定界黑線惟電氣油火燒酒諸光但有明線而無黑線故知光之爲物實而非虛也明天啟間西人湯若望著遠鏡說一卷語焉不詳近欽鄒浣香先生汝光著鏡鏡詮癡五卷析理精妙啟發後人顧亦有未得爲盡善者咸豐癸丑艾君約瑟聘予在滬繹天算格致諸書光論此其一種也歸安張福僖序

光論

光出附于物故出光物俱有輕重可度亦曰發光物各物爲諸小質點所聚而成故各明體亦爲諸明點所聚而成

凡透光物光線傳于纔緊恒平之內必射于直線方向所遇之面或光或滯方向卽反呈

設光線經過纔緊不平物內其傳光方向變成曲線不以直線入人目所以天空中日月與星見在何處不是眞處

光作一直線名曰光線無數光線成一尖棱謂之光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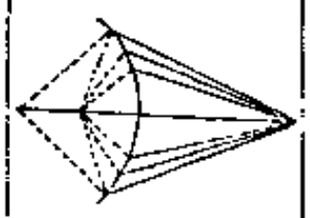
光芒爲尖錐岩發光點相愜甚遠卽日月光芒可當兩面平行體故不論何面引諸線至太陽心點總是平行

光之明分可以測量故光可任意加倍或一倍兩倍有人細測量之知四枝燭火離二尺與一枝燭火離一尺光分相同準此則光之明分減小之比同于路遠近平方加大之比

凡物有三種一不透光物如木石金類一透光物如風氣水玻璃類一半透光物如明角薄紙蒙穀類設人留水中深二十丈見太陽如平人見太陰相倣光不能全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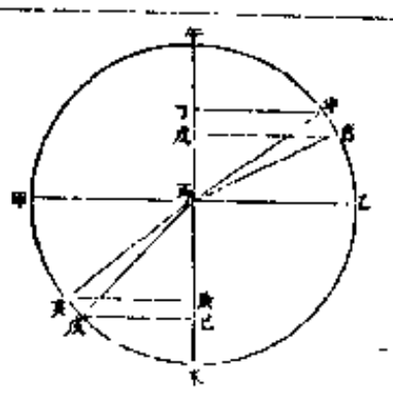
設太陽經過小穴影在屏風面上所成之形必爲平圓形不能肖穴之形不論穴之方斜尖銳不相干涉總屬平圓此因太陽射出之光爲平行光芒故也設穴爲小四方形則太陽各點出口亦必成一小四方形于對面而無數小四方形必卽聚成一小平圓爲太陽影之恒圓又樹影之內見太陽影透光必成橢圓于地若影在正交方內必成平圓日食時食分甚少見太陽影在樹葉下成無數偃月之形甚覺美觀

球面鏡照光與熱氣俱聚于聚光點如光線切在球面鏡上近欲鄰浣香先生汝光著鏡鏡詮癡五卷析理精妙啟發後人顧亦有未得爲盡善者咸豐癸丑艾君約瑟聘予在滬繹天算格致諸書光論此其一種也歸安張福僖序



方向皆爲平行其平分點外國更照樓用球面鏡反照光于極遠處用發光點諸光線俱行切于球面鏡半徑之平分點切在至燈火置在球面鏡半徑之平分點切在至地平之方面如用許多大銀面之鏡回光方向俱平于地平方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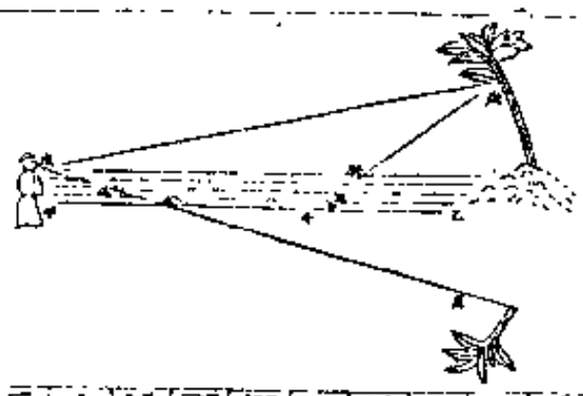
光遇物面出于此物入于彼物出角與入角正弦之比理恒不變若其物質有變比例卽變設用半空球盛之以水水面爲甲乙甲申乙弧線爲上半球設日光從丙點入水光行在申丙線上則在水內行于丙戊申丙乙爲原角戊丙未爲差角作申丁線正交于丙午爲申丙午之正弦作戊己線正交于丙未爲戊丙未之正弦細測兩正弦之比時爲四與三之比設又有酉丙光線于丙點入水行線在內亥作酉戊線爲酉丙午之正弦作亥庚線爲亥丙庚之正弦細測兩正弦之比亦爲四與三之比光線設任何角出風氣入水比例差角無不準此謂之出入角比各種物質但有各種角比設水變熱度或內和他物出入兩角之比各種小玻璃各有小分別近年佛來斯納耳測出入兩角之理推無數三角玻璃條其條之角度各有大小分別又用玻璃質地相同測得之數與推得之數至一百萬分之位無不相同



甚遠之處有時見物亦有時見其正像或見其倒像幷映大縮小之形如層樓等項或見其物高于本地之位或在海上亦有時見其對面之舡倒像雙像埃及北地俱屬平原沙地所見蜃樓最多泥羅河水漲時其平原地俱沒于水小鎭郡莊或近泥羅河或遠泥羅河均作室于泥墩小山之上其時天氣晴朗日出時許多小山村莊在至遠之地見甚清明日高時熱烟甚大平地沙石較風氣更熱分近地幾層之風氣熱漲上行其旁邊風氣卽橫加補入成許多橫流方向速不一風氣有震動象故令遠地之物成假像甚糊塗而不清各種物類有時能見有時不見此非蜃樓理同蜃樓一致其吉利國亦有此種幻景設近地幾層風氣不橫流亦不動蕩爲沙石傳熱得至大之度所見蜃樓十分清明在高處地見村莊小山假像甚高在低處地方其本物爲地而所限見其反像甚明準此見其假反形像一如親在大湖中樓臺諸物形像皆倒又如在清水中有寫舊反照之形所見假像之人或向前行行至見像之地既至其處但見一片熱沙之石不見其假像如行路人行至曠野

漠地口渴人疲見前面有一大湖與許多樹林房屋等像及至見像之處則見其平沙熱石四際無崖前所見幻景但屬子虛此是光差變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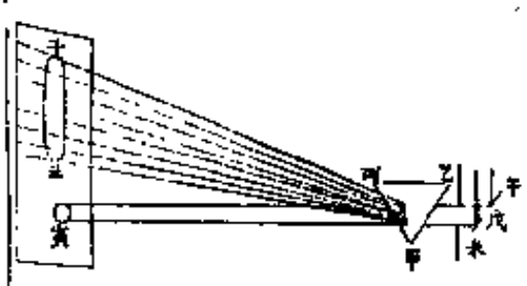
如甲乙爲平原沙地爲日所照甚熱相近地上風氣較上層風氣更熱所以層層遞高遞密至一不變疏密地位爲風氣相平過此地位則又遞高遞疏其風氣之理如此今光線從物之高處發光可究行在何線至人目內設目在戊線從庚點發光目見其物定川庚戊方向今光行不走直線行于曲線之上今見庚點略高因風氣層層疏密不同所致庚點四周圍所發光線中總有數條從庚癸壬辛午未己戊至人目內其至目之方向當爲見物之方向所以見在物在戊己亥線上成一倒像一如用平鏡之理又庚癸線斜交之角切在辛點層之風氣此層較于壬層改變方向較小其線漸進漸行遞入風氣面數層風氣面各層遞低其交角遞斜光線交角遞大至光線反折而爲回光一路前行則又遞經密風氣至疏風氣入人目內行于圓上所繪之線昔佛瀚西奈伯倫將兵至埃及有格致士名蒙日證明此理設人疑此說不確可用鐵條燒紅在其面上遣放一物能見眞形并見假像倒像熱鐵面上之風氣如上所說漸疏之理相倣



海濱高山行船時見在海上見之甚高亦有淸蒙氣差升卑爲高之理光線初發從上層切疏風氣時方向卽變下行入目令人目見之略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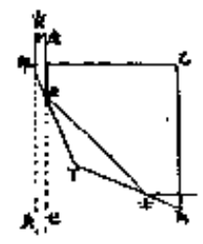
三長平面體之玻璃條考理甚便如甲丑甲寅乙寅三平面

體光經過甲丑丑丙面則乙丑楞卽玻璃條頂卽西國所稱伯利孫之頂甲寅面爲底又光如經過甲寅乙寅面則丙寅楞爲玻璃條頂甲丑面爲底又四長方面體或爲諸面體西國但稱爲伯利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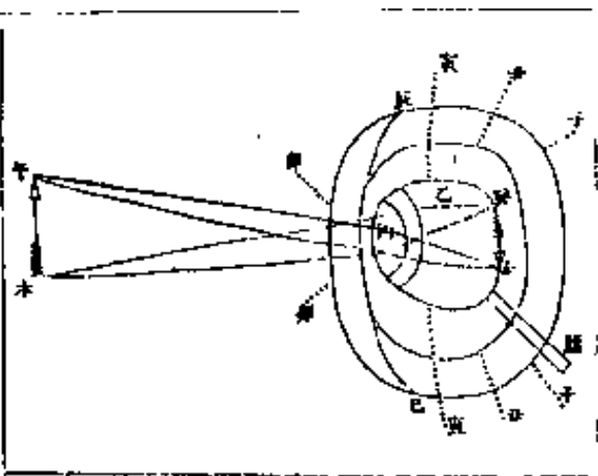
以三角玻璃條平加地平其頂向上令目近置一面以變波面之光則見其物之光線方向已變而物甚高在條頂面上見各物邊彩有七色在平地面上見各物邊諸垂面俱是本色玻璃條之底面被以黑色或蓋以紙以免光之不準而有回差條頂向下內見各物俱爲倒像成映大之形不在眞地之位或以條之垂面豎置之以三角邊爲底必見形像相同在平行之方向若以頂條向上爲收時成此虹影卽泉水噴出上行亦能映成彩色因此知非從兩點變出實由日光進雨點卽有光差從裏面界上回照又行光差理當以兩點作正方位改變在右右之方位改變在左試用此見窗上直楞或暗房內光能令見者驚奇可愛

英國武臘斯頓造一機器易表明上理如圖甲乙丙丁爲四邊玻璃條乙爲直角甲丁丙角爲一百三十五度子壬光線直交于乙丙過丁丙面行回光線傳行過丙丁丁甲二面出又行光差于丙戊線設目置寅位在玻璃條頂處之甲定見子物傳來之像略于戊己方向正交屏風成太陽白圓影子寅點以甲乙丙玻璃條置在中間不成白光圓像于寅成諸顏色長光形于子丑目在前面見其形方位不同闊狹子丑長形之闊等于寅直徑子丑長形之長以玻璃條之質及光差角爲準設欲顏色最明法當以子丑長形之邊近令子丑形之長闊較加倍而七色形照甚淸時見



丑戊線因光線行線則遇雨點正球亦可作如此推然光入雨點時定分其元角大于限角故又行于直交甲乙方向成丑戊線設目置寅位在玻璃條頂處之甲定見子物傳來之像略于戊己方向之下承之以紙如庚已處見物一如繪于紙上可用筆平遊在紙較捷于穴室取影光非一物內有許多相合配成如太陽白光內有許多各色光是也如圖日光光芒照于午未鏡上鏡之方位令斜向俾回光方向正交屏風成太陽白圓影子寅點以甲乙丙玻璃條置在中間不成白光圓像于寅成諸顏色長光形于子丑目在前面見其形方位不同闊狹子丑長形之闊等于寅直徑子丑長形之長以玻璃條之質及光差角爲準設欲顏色最明法當以子丑長形之邊近令子丑形之長闊較加倍而七色形照甚淸時見成無數顏色七色其明者也各色止以寒暑表置在紅色之外亦可略見水銀針上無光處亦有熱氣由此知日光內有無光之線其光差小于紅光能發熱氣不能發光七色中亦有化物能力用　藥加在靑遞之外藥黑神遇藥移入靑遞色內黑分漸少移在藍色內黑分更少漸移以至紅片則黑更減七色形亦有吸引物之能近有英國女格致家爲蘇木耳末拉造一物作爲憑證用剛針置在靑遞之傍一大時之久其針端相近在顏色處卽向北面與指南針作用相同又測址在老藍正藍綠色三處皆卽牽引力之能不過其力漸小至正黃橙黃紅三色則不

能牽引又有格利斯低用向南針或銅針或玻璃針擺動在太陽發光處見擺動之路在太陽光中較小較之無太陽處擺蕩漸小路更快因知太陽之光能牽引物減小路程最速人目前面有凸出之處相似球體如此對剖剖圖形爲一目之一截面子子爲眼白殼其質堅韌有許多筋加在眼白殼上令眼能變動卯卯爲明角單前面蓋于眼白殼之上如同玻璃望加于錶上外來之光透過明角單次加于丑丑爲血絡黑油衣其色黑其質乃一薄衣所成爲車輞裙紋爲膸氣盤轉所生辰巳爲有顏色之一平遮衣謂之隔簾居中有空竇卽謂之簾孔世人所稱瞳神是也光多隔簾減小光少隔簾加大眼之顏色根于簾或爲黑或爲青或爲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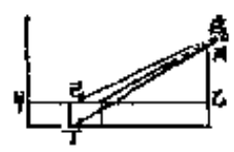
簾不透光簾若透光則目壞成黝黑漆不見如同無孔簾隔相似簾須一分光不欲透過簾之內有睛球如丙在蒲明胎衣之內簾之內外分大小甲乙兩房皆有水灌其中因中華無名強名曰前房水後房水

設有發光點距人目爲八九十英寸加于眼白殼之軸上其光芒外之數分必遇于眼白殼進前房水而光芒又分中外其外之諸光線照于簾上內之諸光線納入簾孔再過睛珠後房水至腦筋衣至血絡衣上其簾上所變光線四周反照發散于明角卽上能見顏色及形狀簾孔所納光線從睛珠傳入宛似雙凸鏡之透光睛珠光差較前後水光差更大外來之光至此已變爲欲光可成發光原點形像于內如圖午點發光線射至腦筋衣之壬點或至血絡黑衣未點發光點爲又一線成等勢像于癸準此則午未實形必見壬癸像于眼背其像爲倒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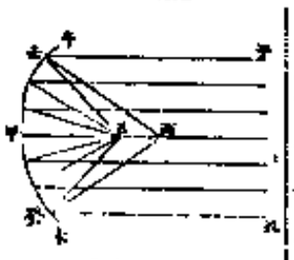
用將救畜之目置于暗房小穴口剜去後面厚皮令前光透入設人在暗房內必見發光物像于眼背準此則人目見物

與光透鏡內光差之理相同

設光從風氣入水從水入風氣其方向雖變其線且作直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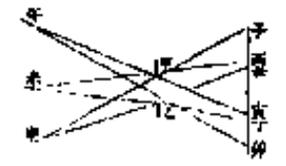


如圖甲乙爲器物丙爲器邊器內置錢埰丁人目退行在戊見錢倚在器邊其線爲丁戊線器內盛水錢卑卽浮出水面全身皆現光線方向爲丁戊已準此光在風氣內爲直線在水內亦爲直線風水二質皆可視作緊緊恒平之物或用小木一枝置在水內理亦相同風氣與水遇處小枝木折下爲兩直線如欲見水內一端人目低置于戊點之下可以見取置在戊點則不能也星光傳入風氣線行俱曲與此圖不合在緊緊不平一條後



甲乙在太陽影恒一條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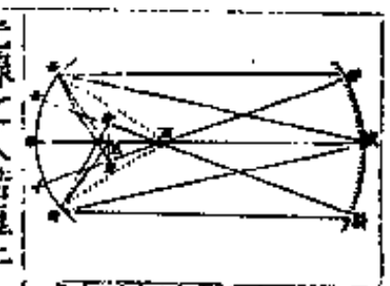
設一暗房上開小穴光行納入亦分內外如光從甲乙穴納入暗房來爲明物心作未甲丙線未乙丁線引長之遇丙丁屏風面丙丁俱在深影內未爲頂丙丁爲底成明雖體面其餘處俱不能明然明物尚有午申爲明點則光生小明雖差令影內之卯乙丁子甲丙尙有一點餘光爲二外影屏風上丑寅爲最明因光從各點明物照入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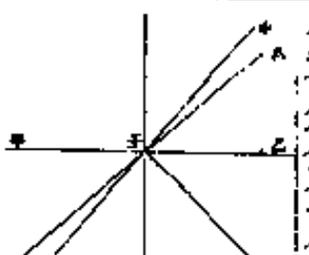
丙丁亦可爲明點惟丙子丁卯之外影光分不多謂之餘影設明物相近小穴則各點納入光點俱分可知若用太陽光傳光但行于平行線上因光芒爲平行故丙丁明處不覺于球面體之半徑俱是正交今光線遇于鏡點切光點之線卽回光線之方向如圖午未爲半球體鏡其曲度心在丙設有光線相遇鏡面與甲丙軸平行則子壬丑角等于子壬巳角等于子壬丙角又丑癸一線遇于甲點下之癸令甲癸線在壬點回光成丙壬巳角等于子壬丙同于甲壬丑癸之回光亦必射于巳點其間無數光線皆必聚于巳點謂之聚光點

謂巳爲發光點向光線皆平行于子壬丑癸設發光點在軸上寅點有寅壬寅癸光線遇在甲丙之內甲丙軸上之聚光點爲卯辰作卯丙子辰丙丑兩線辰卯兩點之光線必回至

光論 庚辛兩點爲聚光點但在卯子辰丑軸上辰卯線內光線射回定聚于庚辛點所以庚巳辛線上成一假像爲發光物之倒像較之發光物其形又小試用薄紙置于巳點物像見于紙上或以發光物安在巳點成假像于寅必不明而暗以上二條在球面聚光一條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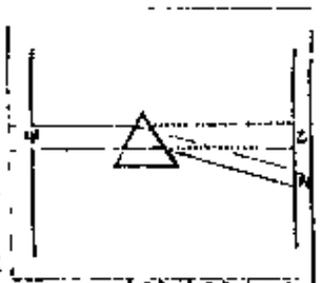
光線之入若厚于本物之物如出風氣入玻璃則差角必小于原角令光之方向線近于正交他物面之線又設光線入鏡出厚如出玻璃出水入風氣其差角必大于原角令光線遇于正交他物面之線卽前所論從此物至彼物從彼物至此物光行線之理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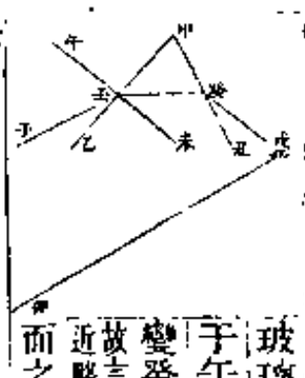
甲乙面其角小于直角入水或入玻璃行于壬戊線反而言之戊壬光線入風氣行于壬申或亥壬光線入風氣行于壬酉設光線原角大于亥壬未之原角令其差角等于直角則推之角如所用角大于玻璃片相對之某角亦不能入風氣其出玻璃出水卽無相對某角謂之角限如申壬光線過時能相入如玻璃等項比本物較薄光線亦有時不能相入故用光線須求可入風氣時必行在甲乙面上又設原角或更稍大則光線不出物面不能入風氣反行于同光之線射于本物之內如壬子線準此理則諸限角之大小俱以各物質地爲準水以四十八度三十五分玻璃以四十一度三十五分若原角大于此數光必行于同光線所以其明分不變準此水內如有發光點有數處地方目不得見設目在水內亦可從某物切面之回光見其形像以上二條皆在幻景條前

又測量光分宣用暗室不然不得明滿影如木版爲窗內開小穴太陽不能一直進內法用平鏡對太陽光回其光照在地平面上故日光照入似從對面納入相做窗穴任何形狀平鏡必成明分且影層平圖爲反照于對面壁上太陽影恒圖一條後

設太陽光從小穴甲入暗房用子甲乙爲方向成小白圓影



子乙若以玻璃條加置中則光向必變從片頂折下至丙成長影正交于玻璃條之諸面折光色爲七名曰光色差（三角玻璃條光色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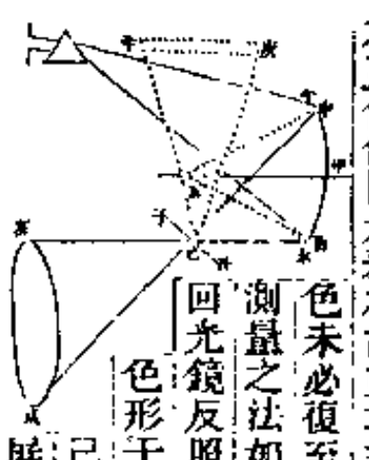


一條尾

上說三角玻璃條以一平面橫加于地平令任何垂面爲三角形茲論各光線傳來過于一面上各垂面上其光線方向之差理俱如前而光線過于垂面上成何變線方向今更明之如甲乙爲三角玻璃之前面謂之光入面午線爲三角玻璃之後面謂之光出面光線行于戊癸線入因出風氣入玻璃時于子線之方向變于壬點午未線直交于玻璃之前（午未與甲乙線正交）光線略近于午未丑癸戊角大故言略近略遠以出風氣入玻璃與光過玻璃而之前面之元角又造立成表今略論其理（按此條

考光線出本物入彼物如何能透光前行如何不能透光反折爲回光之理凡光線前行有時較元物方向線變不能經透如風氣等頂定有一元角令光在後垂面上行于回光線以通玻璃之限角命爲軋以玻璃變方向之角（圖玻璃命爲頂角）甲試略論三題明之一爲甲等于軋一爲甲小于軋其第一題玻璃頂角倍于限角光入前面不能出後面至後面時必行于回光線至玻璃條底以此玻璃塞在筒口房穴之口纖微之光不能透入如以不透光之物塞在筒口又第二題玻璃頂角光線透出者半不透出者亦半任何光線如子壬遇于午壬線底之下俱能出後面遇于午壬線底之上不能出後面定折爲回光第三題玻璃頂角小于限角則午壬線頂之各光線俱可出後面午壬線底之各光線俱不能出後面如上所論之理可設以測最（接前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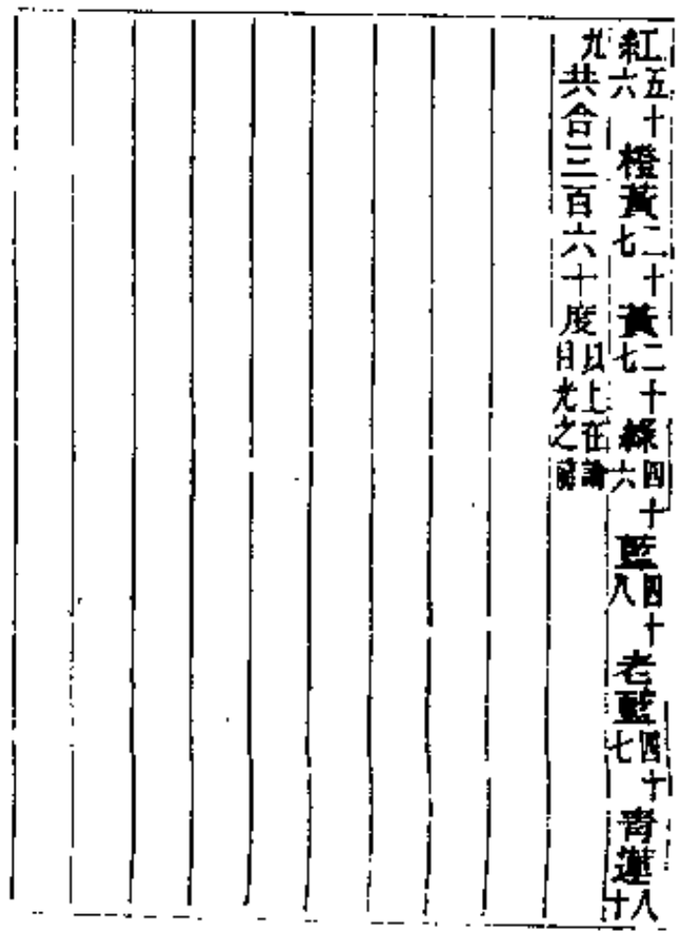
二九



測量之法如左○第一法七色形遇午未回光鏡反照于申戌酉亥線上成反像七色形于戊亥七色形各色相交聚在已點爲聚光點于此點上用小屏風一具或有混玻璃鏡一面則成太陽白圖像十分明亮目遇其光誤認爲原光不意出自回光筆此則各色聚于同點足成白光設光芒回轉所照之物不正對在聚光點或略遠或略近不能成白光在聚光點之外見各色方位倒置○第二法七色形遇透光凸鏡各光線聚于聚光點得白光成倒像于此點上避上尚有無數顏色因各光差不同不能在鏡位之後聚在同距之聚光點又于聚光外再見七色形方位倒置準此各光線相交在何點不變其像仍還一條光線設用斜面子丑鏡置在聚光點已上光線回轉成七色形于上邊庚辛屏風第二法同于第一法○第三法厚紙一片直徑約一尺中心爲黑小半圓邊上亦爲黑大圓圈兩黑中間用各色紙條粘上其顏色排比與闊狹俱倣七色之形任設若干次以心爲軸令紙急速盤旋則兩黑之中各色俱不得見成一白光設各色不準圓狹則光非正白設七色易于紅紙盤旋時止見紅圈不見白

圈任用何一種顏色俱見本色如用火把一端有火盤旋時止見火色之圓圈若因七色一同盤轉見紅圈黃圈在一方位上所以盤轉七色圈變成一白圈見七色與見白色無異（分別七色後一條）

七色形最明清時見許多橫線有黑有不黑此許多橫線有一武爾斯頓及弗蘭和林必兩人同時共見和弗必盡定界線圖最佳即因人以名其線曰弗蘭和林必定線此定界黑線惟太陽光則然



中西度量權衡表

中西度量權衡表

目錄

英尺合中國工部營造尺
工部營造尺合英尺
邁當合工部營造尺
工部營造尺合邁當
英尺合中國海關尺
中國海關尺合英尺
邁當合海關尺
中國搪數合英磅
英磅合中國搪數
英噸合中國勘數
中國搪數合啟羅格郎姆
啟羅格郎姆合中國搪數
德國噸合中國勘
中國虛法合利脫耳嘎倫
中國銀兩合英磅
各國錢幣合英磅

中西度量權衡表卷十一

英尺合中國工部營造尺

據李氏普蘭所著談天凡例謹遵數理精蘊每度二百里每里一千八百尺依西法密推赤道周徑以三百六十度約之推得

一英尺爲工部營造尺九寸八分五釐七毫七絲又十二忽八微

遵合典尺圖推得

一英尺合工部營造尺九寸六分一釐二毫

一英寸爲工部營造尺八分二釐一毫四絲七忽五微

據鄒徵君遵合圖式推得見像計一卷上

一英尺合工部營造尺九寸七分

一英寸爲營造尺八分零八毫三絲三忽

遵合典圖式推得

一英尺合邁當三百一十七密理邁當

一英寸爲營造尺八分五釐一毫

工部營造尺合英尺

據李氏凡例遵數理精蘊

一營造尺合英尺一尺零一分二釐一毫四絲七忽五微

據鄒氏尺圖推得

一營造尺每寸合英寸一寸九分

遵合典尺圖推得

一營造尺合邁當三百一十三密理邁當

邁當合工部營造尺

據李氏凡例遵數理精蘊

一邁當爲營造尺三尺一寸五分五釐

據鄒氏尺圖推得

一邁當爲營造尺三尺三寸三分七釐二毫一絲六忽

一邁當爲工部營造尺三尺二寸三分七釐二毫七絲一忽六微

遵合典尺圖推得

一邁當爲營造尺三尺二寸八分四釐三毫四絲三忽八微

據李氏凡例遵數理精蘊推定

一邁當爲英尺三尺三寸三分七釐零八絲按此推得

一邁當爲工部營造尺三尺二寸三分四釐二毫一絲二忽八微

據鄒氏尺圖推得

一邁當爲營造尺三尺四寸九分

遵合典尺圖推得

一邁當爲營造尺三尺四寸八分五釐七毫七絲又十二忽八微

據李氏凡例遵數理精蘊每度二百里每里一千八百尺依西法密推赤道周徑以三百六十度約之推得

一英尺爲工部營造尺九寸八分五釐七毫七絲又十二忽

分之爲寸英十二寸爲一尺

一英寸爲工部營造尺八分二釐一毫四絲七忽五微

據鄒徵君遵合圖式推得見像計一卷上

一英尺合工部營造尺九寸七分

一英寸爲營造尺八分零八毫三絲三忽

遵合典圖式推得

一英尺合工部營造尺九寸六分一釐二毫

一英寸合工部營造尺八分零一毫

工部營造尺合英尺

據李氏凡例遵數理精蘊

一營造尺合英尺一尺零一分二釐一毫四絲七忽五微

據鄒氏尺圖推得

一營造尺每寸合英寸一寸九分

遵合典尺圖推得

一營造尺合邁當三百一十七密理邁當

今按英尺與工部營造尺詳細推求惟與李氏所推者諸多符合又據李氏係遵數理精蘊定率以西國近測地球密率相求尤爲得其精奧定以取法復推之會典及鄒氏尺圖其數雖執器按圖量而得之所差較甚殊難爲法

英尺合中國海關尺

按稅則簡要所載英約通商第四款所定

中尺每海關尺合英尺之十四因制又十分因制之一即英尺之一尺二寸又十分之一

中國海關尺合邁當

按稅則簡要據法約通商第四款

一中國海關尺合三百五十五密理邁當

邁當合海關尺

一邁當爲海關尺二尺八寸一分七釐今畧算應合二尺八寸九分二釐二毫九絲六忽

一英寸爲海關尺一寸之七分零九毫二絲一忽九微

中國海關尺合英尺

按稅則簡要所載英約通商第四款所定

一英尺爲中國海關尺之八寸五分一釐今畧算應合八寸五分一釐零六絲三忽八微

據原推稍破

中國海關尺一尺即英國十四因制之一尺

日因制

中國搪數合英磅

據英約通商第四款中國

一擔即係一百斤以英國一百三十三磅零三分之一爲準推得中國

一斤合英國一磅零三分之一

英磅合中國搪數

一百磅合中國七十五斤

一磅合中國十二兩

英噸合中國斤數

英國二千二百四十磅爲一噸依此推得

一噸爲中斤一千六百八十斤

中國搪數合啟羅格郎姆 法約作吉羅格拉姆 俗稱啟羅者省文也

按法約通商第四款中國

一擔即係一百斤以法國六十啟羅格郎姆零四百五十三格郎姆爲準依此推得

一斤合六百零四格郎姆零五十三分

一兩合三十七格郎姆零七百三十八分

啟羅格郎姆合中國搪數

一百啟羅格郎姆合中國一百六十五斤六兩六錢八分

四磅二毫

一啟羅合中國一斤十兩四錢六分六釐八毫四絲二忽

一格郎姆一千格郎姆 合中國二分六釐四毫六絲六忽

八微四纖

德國噸合中國斤

一德國噸一千啟羅 合中國斤一千六百五十四斤八錢四分二釐英國一噸與德國一噸有異

船載以容積計者每五十立方英尺亦稱一噸

中國營法合利脫耳嗹倫

西國計流質之量曰利脫耳容積一立方得息邁當十分之一爲得息邁當 即部尺三十三立方寸又八分三釐強謹遵合

典籍量解容積二千五百立方寸推得

一利脫耳爲中國一升三合五勺有奇

英國嗹倫容積二百七十七立方英寸強即部尺一百五十三立方寸又六分四釐強推得

一嗹倫爲中國六升一合四勺有奇

中國銀兩合英磅

英錢十二辨士 或作本士 爲一施令 或作先零 二十施令爲一磅

光緒十三年春磅價四施令四辨士兌上海規銀一兩計

每一英磅合規銀四兩六錢一分五釐 同治年六施令兌一兩每磅合規銀三兩三錢三分今昔懸殊如此

百兩以英磅合庫銀即依此升算磅價與時變易疏細無常姑舉一時市價用備參核

各國錢幣合英磅

法國曰佛郎 或譯作方

一佛郎合九辨士半每百佛郎合三磅十八施令五辨士

比國 瑞士國同

意國曰利而 日國曰丕色他 希臘國曰特拉克孟均與佛郎同

俄國曰盧布

一盧布合三施令二辨士每百盧布合十五磅十六施令

八辨士 一盧布分作百戈比

德國曰馬耳克 亦作馬克或馬者省文

一馬耳克合十一辨士又四分之三每百馬耳克合四磅十八施令 一馬克分作一百分尼或省作分

荷國曰沽而敦 一曰盾

一沽而敦合一施令八本士每百沽而敦合八磅六施令八本士

奧國亦曰沽而敦

一沽而敦合一施令十一本士半每百沽而敦合九磅十五施令十本士

荷國曰密耳來司

一密耳來司合四施令五本士半每百密耳來司合二磅五施令十本士

丹國曰克隆

一克隆合一施令一本士又四之一每百克隆合五磅十施令五本士

瑞典國 那威國並同

美國曰他拉

一他拉合四施令二本士每百他拉合二十二磅十六施令八本士

巴西國亦曰密耳來司

二十密耳來司 金幣 合一磅五施令計每一密耳來司合二施令三本士

秘國曰夙耳

一夙耳 金幣 合四施令

土國曰批阿司他

一批阿司他合二本士又八之一每百批阿司他合十七施令八本士半

印度曰羅批

十五羅批曰馬呼耳約合一磅九施令計每一羅批合一施令十一本士又十之二

按各國錢幣兌易規銀悉以英磅爲準故但知磅價即可推算惟市儈交易亦時有參差今所表特其約數耳

中西權度比校表第一 以中國營造尺與英國法國之營造尺比較各國之數

以上所載舉其切用者略具梗概此外尚有量流質量乾物之法權貨物權藥料之名又有至微極細虛有其名並無其物者雖亦可推算而得以非切用暫略不載

再英法各國大小金銀錢各有名目然與中國通用紋銀比較隨時價高低月異而歲不同綜十年中至高之價與極低之價相去至十之二故不能列表將來如欲編列只可將最和之價輕重之淨大小之式圖列於表而以時價之高低附註於後其他計里數畝數諸表亦應補入今暫從闕

中西權度比較表第二以英國之整數比中國及法義各國之散數

英國	法國	中國
碼	邁當	丈
碼	邁當	丈
打碼	邁當	丈
碼	邁當	丈
碼	邁當	丈

四庫全書提要

博物志卷一

博物志十卷舊本題晉張華撰考王嘉拾遺記稱華好觀秘異圖緯之部搜採天下遺逸自書契之始考驗神怪及世間閭里所記造博物志四百卷奏於武帝帝詔詰問卿才綜萬代博識無倫然記事采言亦多浮妄可更芟截浮疑分爲十卷云云是其書作於武帝時今第四卷物性類中稱武帝泰始中武庫火則武帝以後語矣周亮工書影謂藝文類聚引博物志子貢說社樹一條今本不載案此條實在第八卷中亮工蓋偶然未檢然考裴松之三國志注魏志太祖紀文帝紀灌傳吳志孫賁傳引博物志四條今本亦惟有太祖紀所引一條而佚其前半餘三條皆無之又江淹古銅劍贊引張華博物志曰鍮銅之工不可復得惟蜀地羌中時有解者今本無此語足證非宋齊梁時所見之本又唐會要載顯慶三年太常丞呂才奏按張華博物志曰白雪是秦帝使素女鼓五絃曲名以其調高人遂和寡又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引張華博物志曰劉褒漢桓帝時人曾畫雲漢圖人見之覺熱又畫北風圖人見之覺涼今本皆無此語李善注文選引張華博物志十二條見今本者九條其西京賦注引王孫公子皆古人相推敬之詞一條閒居賦注引張騭使大夏得石榴李廣利爲貳師將軍伐大宛得蒲陶一條七命注引橙似橘而非若柚而有芬香一條則今本皆無此語段公路北戶錄引博物志五條見今本者三條其鵁鶄一名雞鶂一條金魚腦中有鈇金出功婆峯一條則今本皆無此語足證亦非唐人所見之本太平廣記引博物志鄭宏沈

地理略自魏氏曰已前夏禹治四方而制之

余視山海經及禹貢爾雅說文地志○案本脫此字雖曰悉備各有所不載者作略說出所不見粗言遠方陳山川位象吉凶有徵諸國境界犬牙相入春秋之後並相侵伐其土地不可具詳其山川地澤略而言之正國十二博物之士覽而驗焉○案本誤作覽不卻焉

河圖括地象曰地南北三億三萬五千五百里地順之位○御覽三十六卻作氏疑卻係字之壞俗本並河圖括地象作四枝四柱廣十萬里○御覽作八枝文選海賦注引括地象仍作四枝作部起形高大者有崑崙山廣萬里高萬一千里神物之所生聖人仙人之所集也出五色雲氣五色流水其白水東南流入中國○白水二字原倒爲泉又脫東字並依御覽三十八補正與後漢書張衡傳注引河圖文合名曰河也其出中應于天故居中八十城布繞之中國東南隅居其一分是好城也崑崙山之東北地轄下○原脫之東二字依初學記五御覽三十六補正三千六百里有八元幽都方二十萬里○初學記萬上有餘字地下有四柱○御覽作八柱文選海賦注引括地象無四字地有三千六百軸互相乘制○原作犬牙相乘依御覽改名山大川孔穴相內和氣所出則生石脂玉膏食之不死神龍蟄蟲行於穴中矣東方有蟺鰩沃焦防風氏長三丈短人處九寸遠夷之名

髦題黑齒，穿胸擿耳，天竺岐首。○葉本脫題字，地以名山，爲之輔佐。○之字，依御覽補，石爲之骨，川爲之脈，草木爲之毛，土爲之肉，三尺以上爲蔑，三尺以下爲地，重陰之性也。○此句，依御覽補，考靈耀曰：地有四遊，冬至地上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其中矣，地恆動不止，譬如人在舟而坐，舟行而人不覺。

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蓋無幾也。○此上原重脫去，依初學記六補，七戎、六蠻、九夷、八狄，形類不同。○此三字，依初學記補，總而言之，謂之四海，言皆近海，海之言晦，昏無所視也。

漢北廣遠，中國人跡有至北海者，漢使驃騎將軍霍去病北伐單于，至瀚海而還，有北海明矣。周日用曰：絵圖北海，皆蘇武牧羊之所，去年繼甚遲，疑一渤，號北海，蘇武牧羊，猶在於是耳，此地見有蘇武廟，非北溟之海，漢使驃騎渡西海，至大秦，西海之濱，有小崑崙，高萬仞，方八百里，東海廣漫，未聞有渡者。○葉本脫於此分段，史記封禪書云：齊宣、○葉本書其俗本並作威宣，今按書即齊字誤加小耳，齊宣與下燕昭文相關，不必依史記本文，燕昭遣人乘舟入海，有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神人所集，欲採仙藥，蓋言先有至之者，其鳥獸皆白，金銀爲宮闕，悉在渤海中，去人不遠也，南海短，秋末及西南夷以窮斷，今渡南海至交阯者不絕也。

中國之城，左滄海，右通流沙，方而言之，萬五千里，東至蓬萊，西至隴，右后跨京北。○御覽三十六，京作荊，前及衡岳，若計其四隅，有三億之餘，朝鮮、岐山、東治、可西也，隴川以南，及北海之國，此是堯、舜十萬里。○若計下三十字，原並脫去，依御覽補，及湯時七千里。○及湯二字，依御覽補，此後亦無常。○此後二字，依御覽補，隨德優劣也。

東方少陽，月月所出，山谷清朗。○此字，依御覽三百六十三補，其人佼好。

西方少陰，日月所入，其土窈冥，其人高鼻深目多毛。

南方太陽，土下水沃。○原作淺，依御覽三百六十三改，其人大口多齒。

北方太陰，土平廣深，其人廣面縮頸。

中央四析。○葉本折，風雨交，山谷峻，其人端正。

變別九州，舜爲十二。

五岳，華、恒、衡、嵩。

四瀆，河出崑崙墟，江出岷山，濟出王屋，淮出桐柏，八流亦出名山，渭出烏鼠，漢出嶓冢。○嶓文類聚八，漢作淮，洛出熊耳，涇出少室。○藝文類聚，涇作經，汝出燕泉，泗出陪尾，沔出月台。○藝文類聚，沔作溫，沃出太山。○藝文類聚，沃作沂，水有五色，有濁有清，河、淮、濟、濁，江、濟、清，南陽有清冷之水，丹水泉水。○白河淮溫，此原並脫去，依御覽五十九補，汝南有黃水，華山南有黑水。○南字，依御覽補，天下之水，類皆五色，今藏其名也。○此三句，依御覽補，污水不流。○此二字，依御覽補，淵或生明珠，而岸不枯，山澤通氣以興雲，雲氣觸石，膚寸而合，不崇朝以雨。

山有蘷。○山上原衍小字又脫蘷字，並依御覽八百八十六刪補，其形如牛，蒼黑，一足，如盤，澤有委蛇。○葉本委那，狀如轂，長如轅。○葉本脫如轅二字，有蛇音也三字，疑爲音之混入正文者，見之者霸。

昔夏禹觀河，見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豎亥，河伯也。○也耶二字，古通。

馮夷，華陰潼鄉人也，得仙道，化爲河伯。○御覽百六十四作得道，水仙爲河伯，豈道同哉，仙夷乘龍虎，水神乘魚龍，其行恍惚，萬里如室。

水石之怪，爲龍罔象。○國語無石字，木之怪爲夔魍魎。○國語木下有石字，土之怪爲墳羊，火之怪爲宋無忌。

地性含水，山土泉者。○俗本山土二字倒，引地氣也，山有沙者生金，有殺者生玉，名山生神芝，不死之草，上芝爲車馬形。○此形字，依御覽九百八十六補，中芝爲人形，下芝爲六畜形。○此形字，依御覽補，土山多雲，鐵山多石，五土所宜，黃白宜種禾，黑墳宜麥，黍，赤宜菽，苹，下泉宜稻，得其宜則利百倍。

有山者採，有水者漁，山氣多男，澤氣多女，平衍氣仁，高凌氣猛，深林氣壯，故擇其所居，居在高中之平，下中之高，則產好人。

居無近絕溪，羣冢狐蟲之所，近此則死氣陰匿之處也。

石者金之根，甲石流精以生水。○葉本流精二字倒，水生木，木含火。○葉本誤連下條，援神契曰，五岳之神聖，四瀆之精仁，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漢，太山、天帝孫，出入之字，依六帖五補，恪本作萬物始成，經以導六卷文改，故知人生命之長短。○太山以下，又見第六卷文，主召人魂，東方萬物之始。○此句，依御覽補此爲畔，老子云，萬民皆付西王母，唯王聖人，眞人、仙人、道人之命，上屬九天君耳。

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賞封內名山者，通靈助化，位相亞也，故地動臣叛，名山崩，王道訖，川竭神去國隱已亡。○已，即以字，葉本誤作也，海投九仞之魚，流水洞國之大誡也，澤淨舟，川水溢，臣盛君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小人握命，君子陵遲，白黑不別，大亂之徵也。

江河水赤，名曰流血，道路涉骸於河以處也。

和氣相感，則生朱草，山出象車，澤出神馬，陵出黑丹，阜出土怪，江南大貝，海出明珠，仁主壽昌，民延壽命，天下太平。

秦前有藍田之鎮，後有胡苑之塞，左崤函，右隴蜀，西通流沙，險阻之國也。

蜀漢之土，與秦同城，南跨邛笮，北阻褒斜，西即隈碍，隔以劍閣，窮險極峻，獨守之國也。

周，在中樞，西阻崤谷，東望荊山，南面少室，北有太嶽，三河之分，雷風所起。○御覽百五十八，雷風作風雨，四險之國也，武王克殷，定鼎郟鄏，以爲東都。○自武王下，並依御覽補，

魏，前枕黃河，背滎水。○葉本滎，誤作彰，瞻王屋，望梁山，有藍田之寶，浮池之潤。○葉本誤連下條，趙，東臨九州，西瞰恒嶽，有沃澤之流，飛壺、井陘之險，至于潁陽、涿鹿之野，

燕.却背沙漠.進臨易水.西至君都.東至於遼.長蛇帶寨.險陸相乘也.○葉本乘誤東.
齊.南有長城巨防.陽關之險.北有河濟.是以爲固.越海而東.通于九夷.西界岱嶺.配林之峻.坂險之國也.
魯.前有淮水.後有岱嶽.蒙羽之向.洙泗之流.大野廣平.山阜尼邱.
宋.北有泗水.○御覽百五十九.有作至.南近睢過.有孟諸之澤.碭山之寨也.
楚.後背方城.前及衡嶽.左則彭蠡.右則九疑.有江漢之流.實險阻之國也.
南越之國.與楚爲鄰.五嶺已前.至于南海.貨海之邦.交趾之土.謂之南番.
吳.左洞庭.右彭蠡.後濱長江.南至豫章水戒.險阻之國也.
東越.○葉本脫海字.通海處.南北長閩之間.三江流入南海.通東治嵩海深險絕之國也.
衡.南跨于河.北得洪水.南過漢上.左通黎澤.○俗本誤澤.右指黎山.

諺曰

地理廣大　四海八方
侯王設險　守固保彊
司察奸非　禁禦不良
無德則敗　有德則昌
進用忠貞.○葉本脫貞.祉稷永康

博物志卷二

凡月暈隨灰畫之.隨所畫而闕.○淮南子云.未詳其法.
麒麟鬬而日蝕.
鯨魚死而彗星出.
嬰兒號.婦乳出.
龍肉以醯漬之.○御覽百四十六.御覽八百六十六.醯作醋.則文章生.
三十.仍作醋.則文章生.
人食燕肉.不可入水.爲蛟龍所吞.
人食經夜.○俗本冬夜.爲狗所齧.○御覽九百八十.有則字.猶不差.或致死.
鼠食巴豆三年.重三十斤.
婦人妊身.不欲令見醜惡物、異類鳥獸.食當避異常味.○葉下原有其字.依御覽三百六十刪.不欲令見
熊羆虎豹.○此下原衍御及鳥射四字.依御覽刪.射雉食牛心、白犬肉、鯉魚頭.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
聰誦詩書諷詠之音.不聽淫聲.不視邪色.以此產子.必賢明.瑞正等.考.所謂父母胎教之法.盧氏曰.子云
食往往餓死.時魏景初中.天下所說.鶴水鳥也.伏卵時數入水.○此三字原脫.依御覽五十二.又九百廿
得清靚.滋液.則生仁聖.聰明.豬鼠之氣.則生愚.癡.蠢.淫.子由之氣也.○葉本誤於此分段.故古者婦人妊娠.必愼

所感.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矣.妊娠者.不可啖兔肉.○御覽九百七.啖.作食.又不可見兔.令兒唇缺.○
御覽.缺.作口.又不可啖生薑.令兒多指.
異說云.嘗見夫婦.因頭而生.舜.叔梁紇.經夫也.徵在失行也.加又野合而生仲尼.是其在有胎教也.盧氏
曰.夫甲及寅申生者.謂以甲作歲德.作甲寅壬申生者.四然矣.亦由先天也.亦由父母氣也.古者元氣清.
故多聖.今者俗澆陰濁.故稀聖人也.
五月五日.埋蜻蜓頭於西向戶下.埋至三日不食.則化成青珠.○青下原有真字.依御覽八百三.又八百
八十八.刪.又云.埋於正中門.
莊子曰.○御覽八百四十二.又九百三十四.並無此三字.地三年種菊黍.○御覽地下有節字.其後七年
多蛇.
鬬戰死亡之處.其人馬血積年化爲燐.○葉本鱗下同.燐著地及草木.如霜露.○
五補.略不可見.行人或有觸者.著人體便有光.拂拭便分散無數.愈甚.○御覽無此二字.有細咤聲如炒
豆.○御覽炒.作沙.睢靜住良久.乃滅.後其人忽忽如失魂.經日乃差.○葉本誤於此分段.今人梳頭脫著
衣時.有隨梳解結有光者.亦有咤聲.
白鷁雄雌相視則孕.或曰.雄鳴上風.雌鳴下風.則亦孕.○原本雄鳴上風.則雌孕.依御覽九百二十五補
正.
兔舐毫望月而孕.口中吐子.舊有此說.余目所見也.○目.原作自.依御覽九百七改.
馬食穀.則足重不能行.
鷹食粟.則翼重不能飛.
山居之民.多癰腫疾.由於飲泉之不流者.今荊南諸山郡東多此疾.瘤由饑士之無鹵者.今江外諸山縣.
傷多此病也.盧氏曰.不然也.作山南人有之.北人及吳楚無此病.蓋南出黑水.水土然也.如是不流泉非
異尤無此病也.
人啖豆三年.則身重.行止難.
啖枌榆.則眠不欲覺.○原脫枌字.依藝文類聚八十八.御覽九百五十六補.又藝文御覽.啖.並作食.
啖麥.令人多力健行.○原脫多字.又夢下衍稼字.並依御覽八百三十八刪補.
飲眞茶.令人少眠.○御覽八百六十七.作令少眠睡.
食燕麥.令人骨節斷解.
人常食小豆.令人肥肌蠶燥.○御覽八百四十一.作肥燥蠶瘙.
山雞有美毛.自愛其毛.○原作色.依御覽九百十八改.終日映水.目眩則溺死.
雚雉長尾.○原作毛.依藝文類聚九十改.雨雪.惜其尾.栖高樹杪.○御覽九百十七.栖高樹之上.不敢下
食.往往餓死.時魏景初中.天下所說.鶴水鳥也.伏卵時數入水.○此三字原脫.依御覽五十二.又九百廿

五又九百八十八補卵冷則不沸○御覽九百二十五沸作孕取碧石周圍繞卵○圍字依御覽補又無本周二字以助暖氣○以下原衍時字蝮作蛾也依御覽刪改故方術家以鵲巢中碧石爲眞物○此三字依御覽九百廿五補

燒馬齒羊角成灰春夏散著濕地生羅勒○藥本誤連下條

大腰無雄雖孕類也○御覽九百三十二雖作雖無雄與蛇通氣則孕○初學記三十此下有龜雖皆卵生一句細腰無雌蜂類也○藥本誤於此分段取桑蟲或皁蠶子呪而成子詩云蜾蠃之子○今詩之作有螺蠃貧之是也

煎麻油水氣盡無煙不復沸則湿冷可內手攪之得水則焰起飛散○飛字依御覽八百六十四補卒不滅此亦試之有驗○藥本亦作只

燒白石作白灰既乾積著地經日都冷過雨及水澆卽更燃煙焰起

蠐螬以背行快於用足○二字原倒依御覽九百四十八乙轉又快字御覽作駃按二字

江南山谿水中有射工蟲○水中二字原倒又脫有字亦依御覽九百五十補正甲蟲之類也○蟲之二字依御覽補長一二寸口中有弩形以氣射人影○以字依御覽補隨所著處發瘡不治則殺人今爐嫂蟲○蠹原作蠭依御覽九百四十九改瀕人影亦隨所著處生瘡盧氏曰以雞腸草搗塗經日卽愈周日用曰萬物皆有所相感雖隔以籬壁木雞鳥影其鳥應時落地雖未嘗試以是類知必有之

百足一名馬蚿○御覽九百四十八馬蚿一名百足中斷成兩段其頭尾○此三字依御覽補各異行而去○異字依御覽補又藥本誤連下條

蜥蜴或名蝘蜓以器養之食以朱砂○食字依御覽補朱砂二字原倒今依御覽改有房室事則滅故號守宮傳云東方朔語漢武帝試之有驗

卻冰令固○藥本冰作柒恰本作木今依醫文類聚九六帖三御覽六十八又八十二改又御覽八十二令作至舉以向日以艾於後承其影○藥本承誤成則得火

取火法如用珠取火多有說者此未試

陳葵子微火炒令爆乾○原作吨醫文類聚八十二作吨今依御覽九百七十九改散著熟地中○此字依醫文御覽補還腳之朝種生還不過經宿耳

陳葵子秋種覆蓋○藥本誤作黃令經冬不死○御覽九百七十九此下有至字春有子也周日用曰愚開熟地植生菜蔬擇石流黃鋪於其上以盆覆之卽時可待又以雙白牡丹爲五色皆以五色汁日沃其根以鹽水汁則變令紫紅花汁則變紅並未試於理可焉此出雜襍疑在此下

人藉帶服者則惡蛇

鳥喙人之髮夢飛

鵲巢門戶背太歲○初學記三十門戶作開口此非才智自然也○原作得非才智也白帖九十五同今依御覽九百二十一廣記四百六十一改廣記亦初學記自然下有之得二字

蠶三化先孕而後交不交者亦產子○不交藥本誤作不可子後爲蠶皆無眉目易傷收採亦薄

蟹漆相合成水神仙服食方云○水原作爲又神仙下有藥字重依御覽九百四十二改

九竅者胎化○御覽九百二十八化作生又九百三十二作化八竅者卵生龜鼈蛤皆此類○蛤字依御覽補成卵生嫉伏○御覽生下有而字

婦人妊娠未滿三月著尋衣冠乘具左遠井三匝唉詐嗟而去勿反顧勿令人知見必生男周日用曰知女則可依法或先是男如何余聞有定法定毋年日月與受胎時日算之過奇則爲男過偶則爲女知爲女後卽可依法

荊州極西南界至蜀郡諸山夷○郡字及山夷二字原並脫去依御覽三百六十一補名曰獠子○名原誤民依御覽改婦人妊娠七月而產臨水生兒使置水中浮則收養之○俗本收作取沈使棄之然千百多浮既長皆拔去上齒牙各一以爲身飾

神仙傳曰說上據辰尾爲宿歲星降爲東方朔傳說死後有此宿東方生無歲星○藥本誤於此分段按此條本曹植辨道論文魏志華佗傳注及辨正論所引可證特此書多顛錯耳藥本分爲六段俗本復以六段分置四處誤甚漢淮南王謀反被誅亦云得道輕舉周日用曰漢書云淮南自刑塵不然乎得道輕舉非虛事也至今雞鳴境內馬迹猶存且日與八公同處皆上品眞人耳既談道德皆圖叛逆之事死復打碓德好雷鼓不碎弋獲淮南內書神仙黃白之術去反事遠矣夫古今書傳多矚仙道者虛帝王公侯殷勤慕其道故隱而不宣唯老聃不可掩而云二百歲後西遊流沙不知所之魏書云蜀有女道士謝自然白日上昇此外歷代史籍未嘗言也○藥本誤於此分段鈎弋夫人被殺於雲陽而言尸解柩容周日用曰史云夫人被大風拔樹揚沙揭石亦不云尸柩空○藥本誤於此分段

有董仲君罪繫獄佯死臭目陷蟲出○目原作自又脫蟲字董依御覽九百四十四引補論文補正既而復生○藥本誤於此分段魏時方士甘陵甘始○藥本誤於此分段原江有左慈陽城有郗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不食○儉字依魏志華佗傳注補悉號三百歲人○三原作二依魏志注改與本書第七卷文合凡如此之徒武帝皆聚之於魏不使遊散甘始老而少容○老原誤率依魏志注改與本書第七卷文合曹子建密問其所行始言本師姓韓字世雄○藥本誤作世雅嘗與師於南海作金投數萬斤於海又取鯉魚一雙含其一以藥俱投沸湯中有藥者銜尾鼓鰓○自含其一至此原本脫去倒存一鯉字又誤爲鯉今依魏志華佗傳注補正遊行沈浮有若處淵其無藥者已熟而可食○可字依魏志注補言此藥去此踰遠萬里已不可行○魏志注始不自行不能得也

齊桓公出因與管仲故道自燉煌西涉流沙○葉本自作烏涉作渉燉煌依御覽九百一涉作渡往外國流沙千餘里○葉本渉字亦誤沙藝文類聚九十四引作渡今依初學記二十九改中無水時時有伏流處○伏原誤復依御覽改人莫能知皆乘駱駝駱駝知水脈過其處輒停不肯行以足踢地人於其踢處掘之輒得水○初學記此下有奕字

諸遠方山郡幽僻處出蜜蠟人往往以柚聚蜂每年一取

人有山行陷深澗者無出路飢餓分死左右見龜蛇甚多朝暮引頸向東方人因伏地學之遂不復飢○復字依御覽九百三十一補體殊輕便能登險岸經數年後試驀身舉體○試字依御覽補又御覽體作背遂超出澗上即得還家顏色悅懌頗更黠惠勝故○葉本脫即字御覽引作登還食穀漿滋味○葉本漿誤漠百餘日中復其本質○其字依御覽補

天門郡有幽山峻谷谷在上人有從下經過者忽然踊出林表狀如飛仙遂絕迹牟中如此甚數遂名此處爲仙谷有樂道好事者入此谷中洗沐以求飛仙往往得去有長意思人疑必妖怪乃以大石自塞牽一犬入谷中犬復飛去其人還告鄉里聚數十人執杖攜山鋤伐木至山頂觀之遙見一物長數十丈其高隱人○葉本脫其字耳如簸箕格射刺殺之所吞人骨積此左右有成封蟒開口廣尺餘○俗本丈誤前後失人皆此蟒氣所噏上於是此地遂安隱無患

漢末關中大亂有發前漢時宮人冢者○宮人二字依御覽五百五十八又八百八十七補宮人猶活○宮字依御覽補既出平復如舊魏郭后愛念之錄著宮內常置左右問漢時宮中事說之了了皆有次序及郭后崩○及郭二字依御覽補哭泣過禮遂死焉

漢末發范明友冢○明友原作友明依御覽五百五十八改下同續漢書五行志注引博物記亦作范明友奴猶活明友霍光女壻奴說光家事○奴字依御覽補廢立之際多與漢書相應此奴常遊走於民間無止住處今不知所在或云尚在余聞之於人可信而目不可見也

景初中吞梧刺史○史原作吏無刺字據御覽九百五十一補正又葉本梧誤桐到京師○師字依御覽補云廣州西南接交州數郡桂林皆與甯浦間人有病將死便有飛蟲大如小麥或云有甲常伺病者○此四字原脫依宋本補在舍上候人氣絕○候字依宋本補來食亡者雖復撲殺有斗斛而來者如風雨前後相尋續不可斷絕○宋本記作絕二字古通飢肉都盡唯餘骨在便去盡負家無相繼者或瘴殮不時皆受此弊有物力者則以衣服布帛五六重裹亡者此蟲盡梓木氣即以板槨防左右并以作器此蟲便不敢近也入交界更無轉近郡亦有但微少耳

博物志卷三

河圖玉板云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生萬八千歲而死大秦國人長十丈中秦國人長一丈五尺禹致宰臣於會稽○宰臣國語作羣神防風氏後至殺而殺之其骨專車長狄者如身橫九畝長五丈四尺或長十丈

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十二見于臨洮長五丈足迹六尺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大人國僬僥氏長三丈○此字誤國語作三尺詩含神霧曰○原本詩作時曰作日又白日字下別爲一條今依山海經大荒東經注引含神霧文改正東北極人長九寸

漢武帝好仙道祭祀名山大澤以求神仙之道時西王母遣使乘白鹿告帝當來乃供帳九華殿以待之七月七日夜漏七刻王母乘紫雲車而至於殿西南面東向頭上戴七種勝氣鬱鬱如雲有三青鳥如烏大使侍母旁時設九微燈帝東面西向王母索七桃大如彈丸以五枚與帝母食二枚帝食桃輒以核著膝前母曰取此核將何爲帝曰此桃甘美欲種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實唯帝與母對坐其從者皆不得進時東方朔從殿南廂朱鳥牖中窺母母顧之謂帝曰此窺牖小兒嘗三來盜吾此桃帝乃大怪之由此世人謂方朔神仙也

漢武帝時弱水西國有人乘毛車以渡弱水來獻香者帝謂是常香非中國之所乏不禮其使留久之帝

奉上林苑。西使于乘輿聞并奏其香。帝取之看大如燕卵。三枚與梁相似。帝不悅。以付外庫。後長安中大疫。宮中皆疫病。帝不樂。西使乞見。請燒所貢香一枚。以辟疫氣。帝不得已。聽之。宮中病者。登日並差。長安中百里咸聞香氣。芳積九月餘日。香猶不歇。帝乃厚禮發遣。餽送一說漢制獻香。不滿斤不得受。○此三字原脫。依御覽九百八十一補。西使臨去。乃發香囊。如大豆者。○囊原作糸。依御覽改。又聞御名。改六字。原脫。依御覽補。經數日乃歇。○四面及中字。並依御覽補。經數日乃歇。○御覽經月乃歇。

漢武帝時。西海國有獻膠五兩者。帝以付外庫。餘膠半兩。西使佩以自隨。後從武帝射於甘泉宮。帝弓弦斷。從者欲更張弦。西使乃進乞以所送餘香膠續之。應手而合。取童女沈海。又言有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男。又說得一布衣。從海浮出。其身如中國人。衣兩袖長二丈。○袖長二丈。○魏志作三丈。又得一破船。隨波出在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其地皆在沃沮東大海中。

太古時。今見存者。○此字。依御覽六百十八補。有神農經。山海經。山海經。○此三字。原不重。依御覽補。成云禹所作。素問黃帝作。連山、歸藏、及商之書。周時曰易。○自素問至此。原有周易二字。餘並脫去。今依御覽補正。又案本誤於此分段。亦依御覽合之。蔡邕云。禮記月令周公作。周日用曰。禮記疏云。第一是呂不韋春秋明呂氏所制。蔡邕云周公。未之詳也。○正文周公下。御覽有所字。又案本誤於此分段。今依御覽合之。蓋法司馬法。亦云周公所作。○亦云二字。依御覽補。

南越巢居北朔穴居。避寒暑也。

東南之人食水產。西北之人食陸畜。食水產者。鼉、蛤、蠃、蚌。以爲珍味。○此以字。案本脫。不覺其腥臊也。食陸畜者。狸、兔、鼠、雀。以爲珍味。不覺其腥臊也。

毋邱儉遣王頎。○頎。原誤領。依魏志東夷傳改。追高句麗王宮。盡沃沮東界。問其耆老。海東有人不。○此七字。依魏紀四百八十補。耆者。言國人皆乘船捕魚。○皆原誤指。依魏紀改。遭風吹數十日。東得一島。上有人。言語不相曉。其俗常以七夕。○魏紀作七月。與魏志合。取童女沈海。又言有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男。又說得一布衣。從海浮出。其身如中國人。衣兩袖長二丈。○魏志作三丈。又得一破船。隨波出在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其地皆在沃沮東大海中。

舊說云。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御覽二十五。年年下有至字。初學記六。與今本同。有浮槎。去來不失期。○初學記六。御覽六十。去來下。並有往反二字。御覽八。又二十五。並作來往。往反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於槎上。多齎糧。乘槎而去。十餘日中。猶觀星月日辰。自後芒芒忽忽。亦不覺晝夜。去十餘日。奄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遙望宮中多織婦。○御覽八。宮作室。多下有見字。又六十與今本同。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人乃怒問曰。○御覽八。又六十。皆同下。並有此人二字。何由至此。此人見說。來意。并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上岸。因還如期。後至蜀問君平。○蜀文類聚八。蜀君平二字。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

周宣云。洛不渡汶水。○案本器踪格。鵲不渡濟水。魯國無鸜鵒來巢。紀異也。

橘渡江北化爲枳。今之江東。甚有枳橘。

取鼈對令如基子大。○對。原作裡。依御覽九百三十二改。搗赤莧汁和合。厚以茅苞。五六月中。○月。原誤日。依御覽改。作投池中。○俗本池作地。經旬日。懶盡成鼈也。

吳王○吳郡志二十九。此下有孫權二字。江行。食脍有餘。棄於中流。化而爲異魚。○而字異字。並依御覽八百六十二。又八百八十八補。今魚中有名吳王膾餘者。長數寸。○御覽九百三十六。作四寸。大者如筯。

猶有胎形。

廣陵陳登食胎作病。華他下之。胎頭皆成蟲。尾猶是胎。

春秋魯鼠食郊牛。牛死。鼠之類最小者。食物當時不覺病。世傳云。亦食人項肥厚皮處亦不覺。或名甘鼠。俗人諱此。所噉衰病之徵。

班固著論云。宜復之。○云字之字。並依御覽補。迄漢末魏初。陳紀又論宜申古制。孔融謂不可復。○謂原作云。依御覽改。魏武帝輔漢。○此五字。原脫。依御覽補。欲申之。鍾繇、王朗不同。遂寢。又侯元、李勝、曹義、丁諡、○原脫此。依御覽改。建私議。各有彼此。多云時未可復。○御覽云作宜。故遂寢焉。○遂原誤遠。依御覽改。

漢興多瑞應。至武帝之世特甚。麟鳳數見。王莽時郡國多稱瑞應。歲歲相尋。皆由順時之欲。承旨求媚。多無實應。乃使人猶疑。

三讓一曰禮讓。○二字原倒。依御覽四百廿四乙轉。二曰固讓。三曰終讓。

上公備物九錫。一、大輅各一。元牡二駟。二、袞冕之服。赤舄副之。三、軒縣之樂。六佾之舞。四、朱戶以居。五、納陛以登。六、虎賁之士三百人。七、鈇鉞各一。八、彤弓一。彤矢百。絜弓十。矯矢千。九、秬鬯一卣。珪瓚副之。

臨洛陽宇。作水邊各。漢○此字原脫。依魏志文帝紀注引魏略文補。火行次焉。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加水。○除原作復。依魏志注改。變維爲洛焉。

堯時有屈佚草生於庭。佞人入朝。則屈而指之。一名指佞草。

何以知邊風也。假令東風。雲反從西來。說說而疾。此不旋踵立西風矣。所以然者。諸風皆從上下。或薄於雲。雲行疾下。雖有微風。不能勝上。上風來到反矣。

資茹冢。在大陽縣西。

趙鞅冢。在臨水縣界。

曹參字敬伯。

蔡伯喈母。袁氏妹。曜鄉姑也。○俗本鄉作卿。

余友人下邳陳德龍。謂余言曰。靈光殿賦。南郡宜城王子山所作。子山宮正。逸傳注補。之泰山。從鮑子真學算。過魯國而覩殿賦之。○案本覩殿二字誤倒。還歸本州。溺死湘水。時年二十許。其弟子玉親見之。○原本時年二十餘也。餘並脫去。依御覽三百九十六補。

南荊賦。江陵有臺甚大。而唯有一柱。○唯字依初學記二十四六帖十。梁原作本。依六帖改。又初學記藝文。並作梁。梁皆其此柱。

徐州人謂塵土爲逢塊。吳人謂塵土爲沃塠。○此句原作吳人謂敗。三作拔。藝文類聚六作扶。

古駿馬有飛兔腰翼。

周穆王八駿。赤驎、飛黃、白蟻、華騮、騄耳、騠駬、渠黃、盜驪。

唐公有驪緹。

項羽有雕周。一用曰。曹公有流影。而呂布有赤兔。皆倏來良驥也。

周穆王有犬名耗毛白。

博物志卷四

殷三仁。微子、箕子、比干。

文王四友。南宮括、散宜生、閎夭、太顛。

仲尼四友。顏淵、子貢、子路、子張。

春秋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公羊傳曰。有以告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蓋曰以其時非麟。故孔子泣而感之。酸口吐三斛。蓋天使報聖人。左傳曰。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

堯時有屈佚草生於庭。佞人入朝。則屈而指之。一名指佞草。

何以知邊風也。假令東風。雲反從西來。說說而疾。此不旋踵立西風矣。所以然者。諸風皆從上下。或薄於雲。雲行疾下。雖有微風。不能勝上。上風來到反矣。

資茹冢。在大陽縣西。

趙鞅冢。在臨水縣界。

曹參字敬伯。

蔡伯喈母。袁氏妹。曜鄉姑也。○俗本鄉作卿。

余友人下邳陳德龍。謂余言曰。靈光殿賦。南郡宜城王子山所作。子山宮正。逸傳注補。之泰山。從鮑子真學算。過魯國而覩殿賦之。○案本覩殿二字誤倒。還歸本州。溺死湘水。時年二十許。其弟子玉親見之。○原本時年二十餘也。餘並脫去。依御覽三百九十六補。

南荊賦。江陵有臺甚大。而唯有一柱。○唯字依初學記二十四六帖十。梁原作本。依六帖改。又初學記藝文。並作梁。梁皆其此柱。

徐州人謂塵土爲逢塊。吳人謂塵土爲沃塠。○此句原作吳人謂敗。三作拔。藝文類聚六作扶。

古駿馬有飛兔腰翼。

周穆王八駿。赤驎、飛黃、白蟻、華騮、騄耳、騠駬、渠黃、盜驪。

唐公有驪緹。

項羽有雕周。一用曰。曹公有流影。而呂布有赤兔。皆倏來良驥也。

周穆王有犬名耗毛白。

晉靈公有賓狗名獒。○宋、當作周、周狗見宣六年公羊傳。

韓國有黑犬名盧。

宋有駿犬曰韝。

犬四尺爲獒。

寶劍名純鈞、湛盧。○越絕書吳越春秋、並作湛盧、豪曹、○集本誤空一格、魚腸、巨闕、五劍、皆歐冶子所作。

龍泉、太阿、工市、三劍、皆楚王令風胡子因吳請干將歐冶子作。○十六字作一句、通典本令誤者、又脫胡下子、誤千、歐冶下子、誤涉、又白風胡下別爲一條、今並據越絕書改正、干將陽龍文、莫邪陰漫理、此二劍

吳王使干將作莫邪、干將妻也、夫婦甚密作劍也、

蔡邕有藏書卷。○御覽五百十三、書鈔百一、書下並有近字、御覽六百十九、與今本同、漢末年、戰鬬車與王粲。○書鈔云、戰鬬三十乘與王粲、粲亡後、相國椒魏諷謀反、粲子與焉、既被誅、邕所與粲書、悉入粲族子業。○原作業、下同、依御覽六百十九改、與魏志鍾會傳注、引博物記文合、字長緒、卽正宗父、正宗卽輔嗣兄也、初、粲與族兄凱避地荊州、依劉表、表有女、表愛粲才、欲以妻之、嫌其形陋、周率。○魏志注、周作用乃酣曰、君才過人、而體貌非女婚才、凱有風貌、乃妻凱、生粲、卽女所生、

太邱長陳寔、寔子鴻臚卿紀、紀子司空纂、纂子泰、四世於漢、魏二朝有重名、而其德漸小減、故時人爲其語曰、公旣卿、卿旣長、○魏志陳泰傳注、引博物記同、

聖人制作曰經、賢者著述。○御覽六百一、作賢人、又六百三、仍作賢者、曰傳、曰記、曰章句、曰解、曰論、曰讀、○日記以下、原並脫去、依御覽六百八補、又書鈔九十五引此文云、周記周曰詁、周章句曰注、鄭元注毛詩曰箋、不解此意、或云、毛公旨爲北海郡守。○後漢書鄭林傳注、作北海相、元是此郡人、故以爲敬。○御覽五百九十五、此下有耳字、後漢書注作云、

何休注公羊傳云何氏學、又不能解者。○又、卽有字、隱元年公羊傳疏引作有、或答云、休讓詞受學於師、乃宜此義、不出於己、此言爲允、

漢承秦法。○承、原作丞、又脫法字、並依御覽五百九十四補正、羣臣上書、皆曰昧死言、王莽盜位、篡古法、改昧死曰稽首、○改字、依御覽補、光武因而不改、朝臣曰、稽首輕、宜稽首再拜、○朝臣以下、原並脫、依御覽補、

漢末喪亂、絕無金石之藥、魏武帝至漢中、得杜夔雷法、始復設軒懸鍾磬、至於今用之於饗也、

漢末喪亂、絕無玉佩、魏侍中王粲識舊佩、○此八字原脫、依魏志正粲傳注引典略補、決疑要注文、始復作之、今之玉佩、受於王粲也、

古者男子皆緑衣、有故乃素服、又有冠無幘、故雖凶事、皆著冠也、

姜原嗣在姻城長安西南三十里、

周自后稷至于文、武、皆都關中、號爲宗周、秦爲阿房殿、在長安西南二十里、殿東西千步、南北三百步、上

可以坐萬人、庭中受十萬人、二世爲趙高所殺於宜春宮、在杜城南三里、葬於旁、

始皇陵在驪山之北、高數十丈、周迴六七里、今在陰盤縣界、此陵難高大、○此原誤北、依宋敏求長安志、十五、引關中記文改、不足以銷六十萬人積年之功、○十、原誤作、又脫去下六字、並依長安志補正、水折陵、○長安志云、水泉本北流、鄧使東西流、又此山無石、○無字、依長安志補、又集本此誤北、運取大石於渭北諸山、○諸、原誤渚、又脫山字、並依長安志補正、又集本渭誤清、故歌曰、運石甘泉口、渭水爲不流、千人唱、萬人鉤、今陵下徐石、○今、原誤金、又脫下字、並依長安志補正、大如堰土屋、其銷功力、○讀本其誤甚、皆如此類、盧氏曰、秦氏奢侈、自知耕用豐贍、故高作陵園山者、後難發也、高期難上、固則難攻、項羽舉鼎之時、發其陵、求詐其墓棺否、

博物志卷五

天地初不足、故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鼇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帝、而怒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後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注焉、○列子湯問篇、文畧同、

越之東有駭沐之國、○列子湯問篇、駭沐作輸木、太平廣記四百八十作鰕沐、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父死、則負其母而弃之、○盬子節葬篇、文畧上並有大字、列子同、言鬼妻不可與同居、周日川曰、既其母爲鬼妻、則其爲鬼子、亦合棄之矣、是以知蠻夷大禁之徒、猶應不忍也、

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剝其肉而弃之、○原作朽之、因○集本誤於此分段、按盬子、列子並相屬、而棄之、依御覽七百九十改、與太平廣記引此文合、然後埋其骨、乃爲孝子也、○集本誤於此分段、按盬子、列子並相屬、秦之西有義渠國、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熏之即煙上、○原脫誤動、盬子、列子並作燻、即薰字俗寫、謂之登遐、然後爲孝、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集本俗誤倒、中國未足爲非也、○中國、集本東國、列子無此二字、此事見墨子、周日用曰、此事庶幾佛國之法、且如是乎、中國之徒、亦多此也、

孔子東遊、見二小兒辯鬬、問其故、一小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小兒曰、以日出時、○日出下原有而字、依列子湯問篇刪、而日中時近、一小兒曰、日初出時、大如車蓋、及日中時、如盤盂、○盂、集本誤、遠者小、而大者近乎、○列子、大近二字互倒、此不爲

探湯。○而卽切字，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謂兩小兒曰。○列子無曰字，疑謂汝多知乎。亦出列子。周日用曰。且當中而熱者，炎氣直下也。當稽大氣直上，而與物者，其炎涼可悉焉，是明初出近而當中遠矣，豈孩童人情對乎。

詹何以獨繭絲爲綸。○御覽七百六十七，綸偏下有之字，按列子湯問篇無。芒針爲鉤。○針，原誤鉞，依御覽改，與列子合。荊篠爲竿。○葉本篠作條，剖粒爲餌。引盆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汩流之中。綸不絕。鉤不申。竿不撓。

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原作未窮青之皆於一日，依廣記二百四改，遂辭歸。秦青不止。○原脫止字，依列子湯問篇補，俗本不作乃，蓋以意改，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震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返。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匱，原誤遺，依廣記改，過雍門。鬻歌假食。而去。餘響遶梁。○書鈔百六，垂雍檐遶，於是鬻歌假食，就去之後，而餘響遶梁，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旅人辱之。○旅人，原作凡人，今依廣記改正，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慼涕泣。相對三日不食。遽追而謝之。娥復曼聲長歌。○自一里老幼至此廿五字，依廣記補，以奉皇天之嘉祿。欽順仲春之吉日。○原作仲春之吉日，大戴記作仲夏之吉日，夏字亦誤，今依據改正，引博物記文改，遊並大道之郊域。○之字依大戴記補，又遶並志注作普遶，康阜萬國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原本此句但有始明元服四字，依大戴記補，推遠宗稚之幼志。宏精文武之就得。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德。歲歲與天無極。右孝昭用咸王冠辭。○用，疑當作周。

周公使祝雍○大戴記公冠篇此下有祝王二字，曰。辭達而勿多也。祝雍曰。近於民。遠於佞。近於義。○大戴記無此句，當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成王冠辭止此，陛下揭顯先帝之光耀。○之字依大戴記補，以奉皇天之嘉祿。欽順仲春之吉日。夏字亦誤，今依據改正，引博物記文改，遊並大道之郊域。○之字依大戴記補，又遶並志注作普遶，康阜萬國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原本此句但有始明元服四字，依大戴記補，推遠宗稚之幼志。宏精文武之就得。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德。歲歲與天無極。右孝昭用咸王冠辭。○用，疑當作周。

止雨禱曰。天生五穀。以養人民。今天雨不止。用傷五穀。如何如何。嚮而不幸殺牲。以祭神靈。雨則不止。嗚呼。其奈百姓何。文侯曰。夫子能而不爲。文侯不悅。○列子作大戚，又與本文作之。

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列子天瑞篇文。

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思欲歸。請於秦王。王不聽。謬言曰。令烏頭白。馬生角。乃可。丹仰而歎。烏卽頭白。俯而嗟。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爲機發之橋。欲陷丹。丹驅馳過之。而橋不發。○御覽九百三十，爲機橋於渭，脫殺之，較龍爽事，機不發，歎，通到關。關門不開。丹爲雞鳴。於是衆雞悉鳴。遂還歸。○燕丹子文，今本脫俯而嗟三字，據以此書校補。

昔劉元石於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千日酒飲之。○二字依御覽八百四十五補。忘言其節度。歸至家大醉。○原作昔醉，依御覽改，不醒數日。○四字依廣記二百三十三補。而家人不知。以爲死也。具棺殮葬之。○棺，原脫，據廣記補正，酒家計千日滿。乃憶元石前來酤酒。醉當醒矣。○原作醉向醒耳，依廣記改，往視之。云元石亡來三年。已葬於是開棺。醉始醒。○書鈔百四十八，往元石家同之，晉曰，石

來三年，服已闋矣，乃與家人至冢墳而開之，元石起於棺內，御覽四百九十七略同。俗云元石飲酒一醉千日。酒域有葡萄酒。積年不敗。彼俗傳云。可至十年。○傳字至字，原並脫，依御覽七百四十八補。飲之醉。彌月乃解。○御覽九百七十二作彌日，七百卅四作經日，不解。並文類聚七十二亦作彌日。古之善射者甘蠅。蠅之弟子曰飛衛。更嬴謂魏王曰。○葉本更嬴下有善字，文類聚作嬴，恒能射。爲嬴發而下鳥。王曰。然。可於此乎。○戰國策作臣能射，爲曰可有間。○原脫可字，間，誤作閒，又誤倒爲閒有，並依戰國策補正。鳥從東來。嬴嬴發而下之也。

使太行山而北去。○按下原有北字，依御覽四十九刪。不知山所限極。處亦如東海。不知所窮盡也。○葉本無所字，御覽有。

博物志卷六

黃帝治天下。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以其教百年。○數。原誤數。依大觀記五帝攝當改。故曰。黃帝治三百年。○俗本無治字。與大觀記合。又藏本誤連下讀。

上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藏本誤連下讀。按此條疑引大戴記本命篇文。而脫誤不可讀。其原文云。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御覽九百十二引踰越曰。昔黃帝伐有熊。而枚占與逸曰。不吉。不利出征。唯利安處。彼爲虛。我爲實。勿用作事。恐傷其父。按明夷以下四條。並歸藏文。而脫誤特甚。唯御覽此文較備。故引以證之。

古男五十而有室。女三十而嫁。備於三五。合於八也。今本篇上脫有字。依地官媒氏疏引此文補。

昔皇羲注洪水。而枚占大明曰。不吉。有初無後。

有鳥如烏。文首白縣。○藏本誤作喙。赤足。曰精衛。昔赤帝之女娃。○山海經北山經作娃。往遊於東海。溺死而不反。其神化爲精衛。○自昔赤帝至此二十二字。原並脫去。依御覽九百二十五補。與山海經合。故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填東海。

昔夔筮注洪水。而枚占有黃龍神曰不吉。

武王伐殷。而枚占蓍老。蓍老曰吉。○蓍老路史注引歸藏作蓍考。又不重。梁簒伐周。而枚占獎惑。曰不吉。○御覽九百十二引歸藏曰。昔梁簒伐有虞。而枚占與逸。曰不吉。不利出征。唯利安處。彼爲虛。我爲實。勿用作事。恐傷其父。按明夷以下四條。並歸藏文。而脫誤特甚。唯御覽此文較備。故引以證之。

昔堯筮登天爲神。枚占有黃龍神曰不吉。

昔夏啓筮乘飛龍而登于天。○筮。原誤筆。依御覽九百二十九引歸藏明夷文改。又御覽登后下有啓字。而枚占昆陶曰吉。○原本枚誤攸。按諸書引歸藏多言枚曰。今正之。下並同。又昆陶二字。誤作四華陶陶四字。並依御覽刪正。昔夏啓筮徙九鼎。○筮。原誤筆。今以意改。下並同。啓果徙之。

武王伐殷。而枚占有黃龍神曰不吉。

有鳥如烏。文首白縣。○藏本誤作喙。赤足。曰精衛。昔赤帝之女娃。○山海經北山經作娃。往遊於東海。溺死而不反。其神化爲精衛。○自昔赤帝至此二十二字。原並脫去。依御覽九百二十五補。與山海經合。故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填東海。

姑逜山。○原作右盤山。依山海經中山經改。帝女化爲蓍草。○原作盤草。依山海經改。其葉蠻茂。其華黃。其實如菟丘。○山海經作其實如菟絲。郭注菟絲。蔓絞也。服者媚於人。

胡粉白石灰等。以水和之。塗牆壁不白。塗訖。著油單裹。令溫燠。○藏本令誤今。候欲燥未燥間洗之。湯。則不得著。晚則多折。用緩湯洗訖。淳塗之。欲染。當熟洗。釋。有鼠不著藥。蓋藥蓋染時。亦當拭釋燥溫之。

柔利國。○柔。原誤子。依山海經海外北經改。人一手一足。拳反曲。○山海經注。拳反曲也。

武王伐殷。舍於鄴。逢大雨焉。乘輿三百。乘甲三千。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戰于牧野。

張騫使西域。還得大蒜、安石榴、胡桃、蒲桃、胡葱、苜蓿、胡荽、黃蓮。可作燕支也。○此上原本但云張騫使西域還。乃得胡物種。餘並脫去。依北戶錄注補正。與初學記二十八。御覽九百九十六。引博物志云。張騫使大宛。得胡桃種。又與此文不同。作燕支法。取藍鵲搗以水。淫去黃汁。作餅如手掌。著濕草。臥一宿。柔利國。○柔。原誤子。依山海經海外北經改。人一手一足。拳反曲。○山海經注。拳反曲也。○此上原並脫去。依御覽七百十九補正。北戶錄注亦云博物志有作黃藍燕支法。

江陵有猛人。○御覽八百八十八引作江漢有猛人。又八百九十二與今本同。能化爲虎。俗又曰。○御覽八百八十八引作云。猛又字。疆虎化爲人。○疆字。依御覽八百八十八補。又八百九十二。疆作猛。好著紫荷衣。其足無踵。○其字。依御覽補。有五指者。皆貙也。越皇國之老者。時化爲虎。牢州南見有此物。○自有五指以下二十四字。原並脫去。依御覽補。

泰山一曰天孫。言爲天帝孫也。主召人魂魄。東方萬物始成。知人生命之長短。○此經神契文。已見前篇一卷。

君山、洞庭之山是也。○此上原本也有洞庭君山四字，依御覽四十九補正。帝之二女居之，曰湘夫人。帝女遣精衛至王母取西山之玉印，印東海北山。○自帝女至此十九字，原也脫去，依御覽補。又荊州圖語曰：○俗本誤作經。湘君所遊，故曰君山也。有道與吳包山潛通，上有美酒數斗，得飲者不死。漢武帝齋七日，遣男女數十人至君山，得酒欲飲之，東方朔曰：臣識此酒，請祝之，因一飲致盡。帝欲殺之，朔乃曰：殺則若死，此爲不驗；以其有驗，殺亦不死。乃赦之。

庭州滿水，以金銀器盛之，皆漏。○案本以下，舊合字，唯瓠葉則不漏。

太原晉陽以北生羣風草。

海上○御覽八百三十七引作狀海洲上，又九百九十四與今本同。有草焉，名薤。○御覽名曰薤皋，其實食之如大麥。從七月秀熟。○從此依御覽補。民飲穫至冬乃訖。○此七字原脫，依御覽補。名曰自然穀，咸曰禹餘糧。○此下葉本有蘇音師三字，乃爲音之混入正文者，俗本作旁注。今藥中有禹餘糧者，世傳昔禹治水，弃其所餘食於江中，而爲藥也。○自今編中以下二十六字，原並脫去，依御覽九百八十八補。

博物志卷七

神農經曰：藥物有大毒，不可入口鼻耳目者，即殺人。一曰鉤吻。盧氏曰：陰地黃精不知連根苗獨生者，是也。二曰鴆。狀如雌雞，生中山。○原本此正文混入注，今析之。下並同。三曰陰命。赤色，著木，懸其子山海中。四曰內蕈。狀如雞，亦生海中。五曰鴆。羽如雀，黑頭赤喉，亦曰蝙蝠，生海中，雄曰烏，雌曰蝙蝠也。

神農經曰：藥種有五物。一曰狼毒。占斯解之。二曰巴豆。漿汁解之。三曰黎蘆。湯解之。四曰天雄、烏頭、大豆解之。五曰班茅。戎鹽解之。毒采害小兒，乳汁解。先食飲二升。

黃帝問天老曰：天地所生，豈有食之令人不死者乎？天老曰：太陽之草，名曰黃精，餌而食之，可以長生。太陰之草，名曰鉤吻，不可食。○藝文類聚八十一此下有之字，入口立死。○葉本誤於此分段，按藝文類聚及御覽九百九十四並與下文相屬。人信鉤吻之殺人，不信黃精之益壽，不亦惑乎？周日用曰：草伉殺人，仍無益壽者也。若殺人無救，則益壽不可信矣。

神農經曰：上藥養命，謂五石之練形，六芝之延年也。中藥養性，謂合歡蠲忿，萱草忘憂。○葉本此下有也字，與初學記二十七合。俗本無也字，與御覽九百九十六合。今以下文亦無也字，故從之。下藥治病，謂大黃除實，當歸止痛，夫命之所以延，性之所以和。○原作利，依御覽九百八十四改。病之所以愈。○原作痛，之所以止，依御覽改。是當其藥，應其病也。○其病，原作以痛，又脫是字，並依御覽補正。違其藥，失其應，即得枕中鴻寶秘書。○葉本鴻寶下有苑字，及其子向。○其字，依御覽六百十八補，成其奇之，信黃白之術

怨天尤人，設鬼神矣。

孔子家語曰：食水者，乃耐寒而善浮；食土者，無心不息；食木者，多力而不治。○原脫力字，依家語補。食石者，肥澤而不老。○今家語無此句。食草者，善走而急；食粟者，有緒而蟄；食肉者，勇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慧而夭。○今家語作巧，巧與智慧似複，疑以此當校改。不食者不死，而神仙傳曰：○葉本以下，衍所字，唯瓠葉則不漏。本他下衍者字，雖食者，百病妖邪之所鍾焉。○葉本誤於此分段，所食遂少，心遂開，年遂益。○原脫心下適字，又脫年字，並依下文補。所食遂多，心遂塞，年遂損焉。

漢世安平崔瑗、瑗子寔、寔弟烈，並善草書，而太祖亞焉。○魏志武帝紀注作亞之，桓譚、蔡邕善音樂，馮翊山子道、王九真、郭凱等善圍碁，太祖皆與埒能。○藝文類聚七十四作爭能，又好養性法。○自此首至此，原本但云魏武帝好養性法，餘並脫去，依魏志注及御覽九十三補，亦解方藥，招引方術之士。○招引下原有四字，俗本作四方之術士，蓋以意改，依志注御覽刪。蓋江左慈、孟郡、華他、甘陵甘始、陽城、郄儉。○自盛江左慈此，原本但云如左元放華他之徒，依志注御覽補。無不畢至，周日用曰：曹難好奇而心道異，如何招引方術之人乎？如因左元放而徵見殺，若非變化已至，滅身，故有道者不合視之矣。既裂試術，即可乎？又習噉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飲醇酒。○此十五字原脫，依志注御覽補。近世事相傳云。○此六字原亦脫，依御覽九百九十補。

文帝典論曰：陳思王曹植辯道論云：世有方士。○此二字原脫，依魏志華佗傳注引典論文補。吾王悉招至之。甘陵有甘始，盧江有左慈，陽城有郄儉，始能行氣。○魏志注，此下有慈曉閉塞之術一句，此脫去，儉術即可乎？又習噉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飲醇酒。○此十五字原脫，依志注御覽補。無不畢至，周日用曰：曹難好奇而心道異，如何招引方術之人乎？如因左元放而徵見殺，若非變化已至，滅身，故有道者不合視之矣。既裂試術，即可乎？又習噉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飲醇酒。○此十五字原脫，依志注御覽補。近世事相傳云。○此六字原亦脫，依御覽九百九十補。文帝典論曰：陳思王曹植辯道論云：世有方士。○此二字原脫，依魏志華佗傳注引典論文補。吾王悉招至之。甘陵有甘始，盧江有左慈，陽城有郄儉，始能行氣。○魏志注，此下有慈曉閉塞之術一句，此脫去，儉薄辟穀，悉號三百歲人。自王與太子及余之兄弟，咸以爲調笑，不全信之。然嘗試郄儉辟穀百日。○葉本脫辟字，躬與疑處。○躬原作窮，依魏志注改。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儉乃敢如是。○魏志注無敢字，俗本作能。左慈善修房中之術。○善字原誤在句末，俗本刪去，今依志注乙轉，可以終命，然非有至情。○魏志注，然自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甘始老而少容，自謂術七十。○葉本誤誤，諸，成其歸之。王使郄孟節主領諸人。○此與第二卷並引辯道論文，而互有刪節。

又一說，皇甫隆遇青牛道士，姓封名君達，其說養生法。○原作其餘養性法，依御覽七百二十引魏武帝問封君達養生之術，君達曰云云，與今本異，即可放用，大略云：憍欲常勞，食欲常少。○原脫食欲常三字，少字誤在勞上，依軸行記及御覽補正，又及御覽九百九十四並與下文相屬，人信鉤吻之殺人，不信黃精之益壽，不亦惑乎？周日用曰：草伉殺人，仍無益壽者也。若殺人無救，則益壽不可信矣。○此二句，原本但有無過虛三字，依軸行記補正。食去肥濃。○御覽去下有非省二字，依御覽補。秋冬閉藏。詳別篇。○御覽無此三字，武帝行記並無食字，節酸醎。○御覽，軸行記，酸醎二字並倒。滅思慮。○葉本，滅誤滅，損嗜怒。除嘯逐。愼房室。春夏施寫。○春夏二字，依御覽補。秋冬閉藏。詳別篇。○御覽無此三字，武帝又云：王仲統云：甘始、左元放、東郭延年，行容成御婦人法，並爲逐口所錄，閭行其術。○俗本閭作閻，亦得其驗。隆龍近士劉景受雲母九子丸方，年三百歲，莫知所在。武帝悔御此藥，亦云有驗。劉德治淮南干狐，得枕中鴻寶秘書。○葉本鴻寶下有苑字，及其子向。○其字，依御覽六百十八補，成其奇之，信黃白之術

可成。謂神仙之道可致。卒亦無驗。乃以罹罪也。周日用曰。神仙之道。學之匪一朝一夕。而可得也。吳白牧仍須有分。昇騰者。顯須有骨。安可偶然而得效也。劉根不慢儀渭。或謂能忍盈虛。王仲都當暑夏之月。十爐火炎之不熱。當嚴冬之時。裸之而不寒。桓君山以爲性耐寒暑。○君山二字原倒。今校改。君山以無仙道。○君。原作恆。今校改。好奇者爲之。前者已逃焉。

近魏明帝時。河東有焦生者。○御覽八百六十九。生作先。裸而不衣。處火不焦。入水不凍。○御覽。入水作冬寒。杜恕爲太守。親所呼見。皆有實事。周日用曰。杜孝然邏河居一年。大蛇蜷倒。人以爲死。而視之。蛇頭於蛇略無變色。時或析薪裹人而已。故魏書云。自餘皇以來。一人而已。

潁川陳元方、韓元長。時之通才者。所以並信有仙者。其父時所傳聞。河南密縣有成公其人。出行不知所至。復來還語其家云。我得仙。因與家人辭訣而去。其步漸高。良久乃沒而不見。至今密縣傳其仙去云。君以信有仙。蓋由此也。周日用曰。豈惟二子乎。

左元放度荒年法。○度字。依御覽八百四十一補。擇大豆麤細調勻。種之。○二字。依御覽補。必生者。○者字依御覽補。熟搜之。令有光。使煙氣徹豆心。○使字。依御覽補。先不食一日。○先上原衍內字。依御覽刪。以冷水頓服三升。服訖。○三升服三字。依御覽補。而食豆。豆。依御覽補。其魚肉菜果酒醬醯酢甘苦之物。一不得復經口。○酒醬下九字。原脫。依御覽補。渴即飲水。愼不可煖飲。初小困。十數日後。體力更壯健。○更字。依御覽補。不復思食。○案本誤於此分段。今依御覽合之。大較法服三升爲劑。○較。原誤校。依御覽改。亦當隨人先食多少增損之。○人。原誤入。依御覽改。歲豐欲還食者。○歲。原誤穢。又脫食字。並依御覽補正。裴子及脂蘇肥肉菜。○肥。原誤服。依御覽改。漸漸飲之。須豆下乃可食。豆未下盡。○下字。依御覽補。而食實物。○而下原有以字。依御覽刪。勝穀。則穀人矣。此未試。於理或可爾。周日用曰。又一法。臨臨飴餅。炙餅令熱。即塗之。以遮盡多少。即食之。如常渴即飲冷水。忌熱菜耳。○正文原作此未試。或可以然。今依御覽補正。

魏王所集方士名　上黨王真　隴西對君達　甘陵甘始　魯女王　譙國華他字元化　東郭延年　唐醫　冷壽光　河南卜式　張貌　薊子訓　汝南費長房　鮮奴辜　魏國軍吏河南趙聖師○俗本師作卿。陽城郤儉字孟節　廬江左慈字元放　右十六人。魏文帝東阿王仲長統所說。皆能斷穀不食。分形隱沒。出入不由門戶。左慈能變形。幻人視聽。壓刻鬼魅。皆此類也。周日用所謂怪民。王制稱挾左道者也。

唐醫　冷壽光　河南卜式　張貌　薊子訓　汝南費長房　鮮奴辜　魏國軍吏河南趙聖師○俗本師作卿。陽城郤儉字孟節　廬江左慈字元放　右十六人。魏文帝東阿王仲長統所說。皆能斷穀不食。分形隱沒。出入不由門戶。左慈能變形。幻人視聽。壓刻鬼魅。皆此類也。周日用所謂怪民。王制稱挾左道者也。

又與論云。議郎李覃學郤儉辟穀。服茯苓。飲水中寒。泄痢相似。○御覽似作亂。一名狗脊　菊有二種。苗花如一。唯味小異。苦者不中食。○御覽九百七十五。菊作荂。下同。家爲種之。三年不收。後旅生亦不可食。

官服。野葛食之殺人。○御覽九百七十五。菊作荂。下同。家爲種之。三年不收。後旅生亦不可食。

神仙傳云。松柏膚淪入地中。○淪字中字原並脫。依御覽八百八改。又御覽旅下有生字。千年化爲茯苓。茯苓千年。○二字依御覽補。化爲琥珀。琥珀一名江珠。今泰山出茯苓而無琥珀。徐州永昌出琥珀。○永昌下御覽有郡字。而無茯苓。或云燒蜂窠所作。○窠。原作巢。依御覽改。未詳此二說。

神農本草云。雞卵可作琥珀。其法取伏雌。○原誤爲雄。雌。二字。依御覽九百十八改。黃白渾雜者。熟煮之。○熟字之字。並依御覽補。及倘軟。隨意刻作物形。○形字。依御覽補。以苦酒浸數宿。既堅。內著粉中。佳者乃亂真矣。此世所恆用。作無不成者。

積艾草三年後燒。津液下流。成鉛錫。已試有驗。

燒鉛錫成胡粉。○御覽七百十九。引紂燒鉛錫作粉。蓋即此文而誤。猶類也。燒丹朱成水銀。則不類。物有同類而異用者。○有字而字原並脫。依御覽九百九十補。又案本此下空一格。俗本遂以此句屬上節。誤甚。烏頭、天雄、附子、一物。春秋冬夏採各異也。遠志苗曰小草。根曰遠志。葛蘆苗曰江離。根曰葛鬣。地黃蓋苗斷心分根。菜種皆生。○菜本誤連下讀。

女蘿寄生兔絲。兔絲寄生木上。○此下原有生字。依御覽九百九十三刪。根不著地。

博物志卷八

黃帝登仙。其臣左徹者。削木象黃帝帥諸侯以朝之。七年不還。左徹乃立顯頂。左子路與子貢過鄒神社。社樹有烏。子路搏烏。社神牽髦子路。○原脫子路搏烏社五字。髦作率。依御覽五百三十二補正。又藝文類聚九十。御覽九百十四。搏並作捕。子貢說之。乃止。

處士東里塊。○里。原作鬼。依藝文類聚六十三。御覽百九十二。又三百二十。又三百三十五改。貢禹亂天下事。禹退作三章。○御覽作三城。彊者攻。弱者守。敵者戰。○此者字。依御覽補。城郭蓋禹始也。○藝文類聚作自。

漚望子羽渡水。○此二字。依御覽三百九十六補。子溺水死。○此上十字。文選長笛賦注引作漚滅明之子。溺死於江。弟子欲收而葬之。○此句原本但有欲葬之三字。御覽作將葬之。今依文選注補。之。○此二字。依文選注補。曰。此命也。與鰥蟻何親。與魚鼈何讎。○此二句。御覽作吾豈與鰥蟻爲親。與魚鼈爲讎。弟子曰。何夫子之不慈乎。對曰。生爲吾子。死非吾鬼。○自弟子曰至此二十字。原並脫去。今依文選注補。遂不收葬。○收。原作使。依文選注改。御覽作遂以葬之。

元始元年中。謁者沛郡史岑上書。訟王宏奉董賢棄綬之功。○案本連下讀。

靈帝光和元年。○光和二字。原倒。依御覽五百四十九乙轉。遼西太守黃翩上言。海邊有流屍。蓬莊絳衣。

體貌完全。咸翻夢云。○盛德二字原倒。據上文改正。又御覽云作曰。我伯夷之弟。孤竹君也。海水壞吾棺槨。求見掩藏。民有襁褓。視皆無疾而亡。○御覽民有嬰者皆死。豫章郡衣冠人有數婦。暴面于道。○案本于作予。蒋道爭分銖。以給其夫與馬衣資。○案本與誤與。及舉孝廉。更取富者。○案本取誤收。一切皆給先者。雖有數年之勤。婦子滿堂室。猶放棄以避後人。代城始築立板幹一旦亡。西南四五十板。○御覽百九十二無四字。於澤中自立結草爲門。○案原作草。又爲下有外字。並依御覽刪正。因就舍。築焉。其城圓周三十七里。○圓原作盧。又其城上有故字。並依御覽刪正。爲九門。故城處呼曰東城。○呼曰二字原作爲半。依御覽改。漢滕公夏侯嬰薨。○原脫夏侯嬰三字。依藝文類聚四十、御覽五百五十六補。又藝文薨作死。求葬東都門外。○御覽都作郭。初學記十四北鈔九十二仍作都。公卿送喪。○御覽喪作葬。又藝文類聚引此二句作公卿送葬至東都門外。葛約其文。顧馬不行。踣地悲鳴。即掘馬蹄下地。得石椁。○此句原作踣蹄下地得石。依御覽補正。又御覽五百五十二作於蹄下得石椁。並約其文。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乃葬其地。○此句原作遂葬焉。依御覽五百五十六補正。故謂之馬冢。○此句依御覽補。衛靈公薨。得石椁。銘曰。不達笄子。靈公奪我里。○莊子則陽篇云。不達其子。靈公奪而里之。操劍。聚蛟皆死。既渡。○御覽渡作濟。三投璧于河伯。河伯三躍而歸之。○三字。依御覽補。○璧字。依御覽補。

荊軻字次非。○御覽九百三十作次飛。渡江兩蛟夾船。○江字原字。並依御覽九百三十刪正。又下劍原脫不發。又說並字。並依御覽補正。而風波靜。周日用曰。余嘗行經荊將軍墓。墓與羊角哀家鄰。昔安伯跳左爲荊將軍所伐。乃在此也。其地在宛陵之源。求見其墓碑。將軍名乃作次飛字也。○正文靜下原有除字。依御覽刪。又注安伯跳左四字。以御覽四百九引列士傳考之。當作左伯跳。

東海上有勇士甚邱訢者。○此句原作東阿王勇士有甚邱訢。依御覽九百三十改。與韓詩外傳合。突越眷秋作檄邱訢。過神淵。彊使飲馬。○強字。依御覽補。馬沈。訢朝服拔劍入水。○此二字。依御覽補。二日一夜。○御覽三日三夜。與韓詩外傳合。殺二蛟一龍。而出雷電。隨而擊之。○電字面字。並依御覽補。七日七夜。○夜上七字。依御覽補。眇其左目。

楚熊渠子夜行。射寢石以爲伏虎。○寢原作臥。依韓詩外傳改。矢爲沒羽。○案本矢作不。徐偃王志云。○水經濟水注云。張華博物志錄著作令史茅瑗所爲。這劉成國。徐州地理志云。徐偃王之道而哭。○原作武王。夢婦人。當道夜哭。依御覽補正。按藝文類聚四十七、又六十四、御覽二百九、又二百六十八、又三百九十七、又四百八十七重作文王。問其故。○原作聞之。依御覽百九十五、又二百九補正。又三百九十七、此下有乃字。視嫂之。遂蛾成兒。○御覽九百四、蛾下有娥字。生時正偃。○御覽三百六十、見有犬名曰鵠蒼。○曰字。依水經注補。獵於水濱。○水經注水側。得所弃卵。歸以來歸。獨孤母以爲異。○御覽三百六十

作舊，初學記此句作見有狗雄存焉，似王治其國。○治原誤既，依水經注及御覽七十五改。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御覽舟作周，乃通滿陳、蔡之間。○初學記通滿二字倒，得朱弓朱矢。○初學記作彤矢，以已得天瑞，遂因名爲號。○號原誤号，依水經注及御覽三百四十七改。自稱徐偃王，江淮諸侯伏從者三十六國。○諸侯下原有皆字，又從二字重，並依水經注刪正，又水經注伏作服。周王聞之，○之字依水經注及後漢書東夷傳注補，又後漢書注，周王作穆王，遣使乘驛，一日至楚，使伐之。○水經注使作令，偃王仁不忍國其民。○國字原誤閒，言二字，依後漢書注改，水經注並爲楚敗，後漢書注與今本同，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北原作逃，依水經注改，後漢書注亦作北，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後遂名其山爲徐山。山上立石室，頗有神靈。○頗字依水經注補，民人祈禱，今皆見在。○後漢書注引博物志云，徐上妖異不常，武原縣東十里，見有徐山石室祠處，與今本絕異。

京兆都張潛客居遼東，還後爲騶馬都尉、關內侯。表言故爲諸生太學時，聞故太尉常山張顯爲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山鵲，飛翔近地，市人鄰之，稍下墮地，民爭取之，即爲一個石，言縣府，顯令搥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顯表上之，藏於官庫。○初學記十一，御覽六百八十三並作祕府，後議郎汝南樊行夷類賦注改，又賦注調作關，二字古通，夏后之世始貢卵，孟舒去之，鳳凰隨焉。○御覽衍作衡，無爽字，校讐東觀，表上言堯舜之時，嘗有此官，今天降印，宜可復置。○樊本此下山，此山多竹。○原脫於丹山三字，此誤錄，並依事類賦注補正，長千仞，鳳食其實，去九疑萬八千里。

孝武建元四年，天雨粟，孝元景寧元年，南陽郡都雨穀。○各本無都字，小者如黍而青黑。○樊本此下有面字，各本無，與御覽八百三十七合，味苦，大者如大豆，赤黃，味如麥，下三日，生根葉，狀如大豆，初生時也。

魏大司馬曹休所統○魏字依御覽八百八十七補，又御覽統作說，中郎○此下御覽有將字，謝璋部曲，義兵案儀息女年四歲病發，被埋葬，五日復生，太和三年七月。○此二字依御覽補，詔令休使父母持送女來視之。○持字原作同，時二字，又脫之字，並依御覽刪補，其年四月三日病死，四日埋藏，○四日原誤四月，依御覽改，至八日開墟人採桑。○人原誤入，依御覽改，聞兒啼聲，即語儀妻，往復視兒生活。○暗擊下十字原並脫去，依御覽補正，今能飲食如常。○樊本食誤酒。

結胸國有滅蒙鳥。○山海經海外西經云，滅蒙鳥在結胸國，此又樊本誤連下條。

奇肱國其民○國其二字依廣記四百八十二補，善爲機巧，以殺百禽。○原本機巧誤拔拉，依廣記改，與山海經海外西經注合，能爲飛車，從風遠行，湯時西風至，吹其車至豫州，湯破其車。○樊本湯誤禹，不以親民，十年東風至。○東風，山海經注誤作西風，應以此書校改，乃復作車，遣返其國，去玉門關四萬里。

比翼鳥，一青一赤，在參衞山。

羽民國，民有翼，飛不遠，多生鳥，民食其卵，去九疑四萬三千里。

驩兜國，其民盡僊人。○盡原作進，下同，山海經海外南經注不誤，帝堯司徒驩兜，民常捕海鳥中。○此文从誤，山海經注云，驩兜老臣有罪，自投南海而死，帝憐之，使其子居南海而祠之，人面鳥口，去南國萬六千里，蓋僊人也。

厭火國。○火原作光，下同，依山海經海外南經文改，民火出口中，形狸似猿猴，黑色。○盡，原作燼，山海經注不誤，帝殺之。○之字原三苗國，昔唐堯以天下讓於虞，三苗之君非之。○君，原作民，山海經海外南經注不誤，有苗之民叛浮入南海，爲三苗國。

穿胸國，昔禹平天下，會諸侯於會稽之野。○於字依文選石闕銘注及御覽九百三十補，御覽諸侯作羣臣，又諸侯上會字，樊本誤作禽，防風氏後至。○原作到，依文選注御覽改，殺之，又德之盛。○文選注莫能下瓶之字，御覽有，二龍降之，禹使范成光御之，以行域外。○以字依文選注御覽補，俾周而還至南海，經房風。○御覽房作防，下同，文選注仍作房，房風之神二臣，以塗山之戮，見禹使。○樊本使作俾，文選注御覽並作使，與俗本同，怒而射之，迅雷風雨。○雷風二字原倒，依御覽乙轉，又樊本無雨字，二龍昇去，二臣恐，以刃自貫其心而死，禹哀之，乃拔其刃，拔以不死之草。○御覽此下有面皆活三字，是爲穿胸民，去會稽萬五千里。○此句依文選注補。

交趾足交，在穿胸東。

孟舒國○事類賦注十八引括地圖舒作蔚，下同，民人首鳥身，其先主爲虞氏，訓百禽。○禽原誤寮，依事類賦注改，又賦注調作關，二字古通，夏后之世始貢卵，孟舒去之，鳳凰隨焉。○樊本誤於此分段，止於丹山，此山多竹。○原脫於丹山三字，此誤錄，並依事類賦注補正，長千仞，鳳食其實，去九疑萬八千里。

員邱山上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有赤泉，飲之不老，多大蛇，爲人害，不得居也。

蒙雙民，昔高陽氏有同產而爲夫婦，帝放之此野，相抱而死，神鳥以不死草救之，七年男女皆活，同類二頭四手，是爲蒙雙民。

大人國，其人孕三十六年，生白頭，其兒則長大，能乘雲而不能走，蓋龍類，去會稽四萬六千里。

風山之首，方高三百里，風穴如電突，深三十里，春風自此而出也。

君子國，人衣冠，帶劍，使兩虎，民衣野絲，好禮讓，不爭，土千里，多黃華之草，朝生夕死。○此句原本誤在條末，首多黃花二字，並依山海經海外東經文刪正，郭注蓋一作蓋，蓋花即黃華之異文，俗本蓋以此句別爲一條，誤甚，民多疾風氣，故人不善息，好讓，故爲君子國。○樊本誤連下條，寄肱國，其民○國其二字依廣記四百八十二補，善爲機巧，以殺百禽。○原本機巧誤拔拉，依廣記改，與山海經海外西經注合，能爲飛車，從風遠行，湯時西風至，吹其車至豫州，湯破其車。○樊本湯誤禹，不以親民，十年東風至。○東風，山海經注誤作西風，應以此書校改，乃復作車，遣返其國，去玉門關四萬里。

比翼鳥，一青一赤，在參衞山。

羽民國，民有翼，飛不遠，多生鳥，民食其卵，去九疑四萬三千里。

驩兜國，其民盡僊人，乘兩龍，與雨師妾一條，絕不相蒙，疑此句上有脫文。

交趾，誤山海經注云，驩兜老臣有罪，自投南海而死，帝憐之，使其子居南海而祠之，人面鳥口，去南國萬六千里，蓋僊人也。

厭火國。○火原作光，下同，依山海經海外南經文改，民火出口中，形狸似猿猴，黑色。○盡，原作燼，山海經注不誤，帝殺之。○之字原

博物志卷九

臨邛有火井一所。○有字，依御覽百八十九補。從廣五尺，深二三丈。○此下原衍有字，依御覽刪。在縣南百里。昔時人以竹木投以取火。諸葛丞相往視之，後火轉盛。○御覽八百六十五轉作益。執盆蓋井上，煑鹽得鹽。○御覽以益貯水，煑之則鹽。後人以家火投之即滅。○原作入以家火即滅，依御覽百六十六補正。又御覽百八十九云，後以燭火投井中即滅，訖今不復燃也。○御覽八百六十九又引博物志云，臨邛有火井，深六十餘丈，火光上出，人以筒盛火，行百里餘，猶可燃也，與此文經不同。

酒泉延壽縣南有山出泉。○此四字，原作山名火泉，依初學記八，北堂書鈔百三十五改。水大如瓠。○原作火出如炬，依水經河水注改。注地爲溝。其水有脂，如煮肉汁。挹取著器中，始黃後黑，如不凝膏然之極明，與膏無異，膏車及水雚缸甚佳，但不可食，彼方人謂之石漆。○北上五十三字，原並脫去，以水經注、初學記、北堂書鈔所引參校補正。

徐公曰：西域使王暢說石流黃出且彌山。○且，原作正，依御覽九百八十七改。去高昌八百里，有石流黃。高數十丈。○高字依御覽補，從廣五六十韻，有取石流黃孔穴。○石字及孔穴二字，並依御覽補，盡視其孔上。○原脫其字，又孔下衍中字，並依御覽刪補，狀如胥燻，常高數尺。○原脫胥字，又常作面，並依御覽補正，後視皆如燃燈。○燃字，依御覽補，光明高尺餘，暢所親見也。○見下原衍入字，依御覽刪，又葉本視

皆往保此山，毒氣自滅。○此句，依御覽補。」

魏文帝黃初三年，武都西部都尉○部字，依御覽九百八十七補。王夜獻石膏二十斤。○葉本三十斤，御覽作二十斤，四年獻三斤。

九眞有神牛。○葉本眞誤寧，乃生鬐上黑。○御覽八百九十九，鬐作鬣，時時其鬪。○時時，原作出時，依御覽改，即海沸黃。○御覽，黃作鬱，昏二字，或出鬪岸上家牛皆怖，人或遮捕則辭屋。○捕字，依御覽十三補。又御覽則作卽，號曰神牛。

日南有野女，雞行兒夫。○此二字原誤爲見丈夫三字，依御覽七百九十改。其體黑白，○此句原誤爲狀如烏白三字，依御覽改。裸袒無衣。○此下原有裨字，依御覽刪。

昔日南貿四象，各有雌雄，其一雄死於九眞，乃至南海百有餘日，其鬱泥土著身。○泥，原作壅，依藝文類聚九十五，御覽八百九十改，又藝文雄雌二字互易，初學記二十九同，獨不飲酒食肉。○此句原作不飲食肉，○食字，依藝文類聚及御覽改，長吏問其所以。○吏原作史，此下又有問之二字，依藝文類聚，御覽刪正。

輒流涕若有哀狀。○原本但云輒流涕矣，藝文類聚，矣作焉，今依御覽補正。

南方有落頭民。○葉本民誤以，依御覽三百六十六，又七百九十，廣記四百八十二改。其頭能飛，其種人常有所祭祀，號曰蠱落，故因以名焉。○名原作之，依御覽七百九十改。以其頭飛。○頭字，依御覽補。因限使去。○限原誤服，依御覽改。以耳爲翼，將曉，還復著體。吳時往往得此人也。

東海中有牛魚。○牛下原有體字，依御覽六十八刪。其形狀如牛。○初學記三十云，牛魚自似牛形如雹子，藝文類聚九，六帖七，御覽六十八，又九百三十九，並與今本同，劍其皮蹙之，潮水至則毛起，潮去則毛伏。○此條又見後第十卷。

南海有鱷魚，狀似鼉。○御覽九百三十八，作狀如龜，斬其頭而乾之，搕去其齒，○搕字，其字，並依原起四百六十四補，御覽作斮除去齒，而更生，如此者三乃止。

屠龜解其肌肉。○御覽九百三十二，龜作龜，唯腸連其頭。○御覽，其作於，而經日不死，猶能齧物，爲往食之則爲所得。漁者或以服鳥雀。○雀字，依御覽補，又葉本誤連下條。

神蛇復續。

無啓民。○山海經海外北經作無啓之國，郭注，啓，肥腸也，居穴食土。○御覽八百八十八，居穴二字倒，無男女，死埋之，其心不朽。百年○山海經注，作百二十歲，還化爲人，細民其肝不朽，百年而化爲人，皆穴居處，三國同類也。○上止二字，必有脫簡，原本遂改此句三字爲二字，又御覽三百七十六引博物志云，錄民其肺不朽，百年復生，當是此條遺文。

南海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其眼能泣珠。○御覽七百九十引止此，與今本同，從水出，寄人家，積日賣絹，將去，從主人索一器，泣而成珠，滿盤以與主人。○此上二十八字，原並脫去，依御覽八百三補正。

蜀中南高山。○蜀中，原作屬山，依御覽九百十改，高字，依御覽補。光明高尺餘，暢所親見也。○見下原衍入字，依御覽刪，又葉本視

窶高山中上有物如獼猴。○寶宇記作似獼猴。御覽與今本同。一名化。○御覽化上有爲字。或曰玃猴。○寶宇記無玃字。御覽有。伺行道婦女。○伺原誤同。依寶宇記改。有好者。○寶宇記好作美。輒盜之以去。人不得知。○寶宇記七十七云。輒盜之入穴。俗呼爲後父穴。西番部落輒畏之。行者或每遇其旁。○或每過。御覽作每經過。皆以長繩相引。然故不免。此能別男女氣臭。○原作此得男女氣自死。依寶宇記改。故取女不取男也。○女不取三字。依寶宇記補。取去爲室家。其無子者。○無原誤生。依寶宇記改。終身不得還。十年之後。形皆類之。意亦迷惑。不復思歸。有子者。輒俱送還其家。產子皆如人。有不食養者。其母輒死。故無敢不養也。及長。與人不異。皆以楊爲姓。故今蜀中西界多諸楊姓者。○此二字依御覽補。率皆玃獲化之子孫。○率字原脫。依御覽補。又御覽化上有爲字。時時相有玃爪者也。

越地深山有烏如鳩。青色。名曰冶烏。穿大樹作巢。如升器。其戶口徑數寸。周飾以土。壘白相次。○俗本壘下有赤字。狀如射侯。伐木見此樹。即避之去。或夜寘人不見。烏亦知人不見己也。鳴曰咄咄去。明日便宜急上樹去。○樂本急誤息。咄咄下去。明日便宜急下。若使去俱言笑而不已者。可止伐也。若有穢惡。○樂本慕誤要。及犯其止者。則庇通夕來守。人不知者。即害人。此烏白日見其形。烏也。夜聽其鳴。人也。時觀察便作人悲喜形。長三尺。澗中取石盤。就人火間炙之。不可伐也。越人謂此烏爲越祝之祖。

交州夷。○御覽三百五十交州下有山字。名曰俚子。俚子弓長數尺。箭長尺餘。○樂本此句脫尺字。以燋銅爲鏑。塗毒藥於鏑鋒。中人即死。不時斂藏。即膊腹爛。須臾燋煎都盡。唯骨在耳。○在字。依御覽補。其俗蜚不以此藥法語人。治之飲婦人月水及溲汁。時有差者。唯射猪犬者無忌。以其食糞故也。燋銅者。故燒器。其長老唯別燋銅聲。以物拌之。徐聽其聲。得燋毒者。偏鑒取以爲簡鏑。

蝮蛇。秋月毒盛。無所蜚螫。啗草木以泄其氣。草木即死。人採設爲此草木所傷剌者。○爲下原脫此字。依御覽九百三十四補。亦殺人。毒治於蝮螫而之蛇迹也。

江南諸山邨中。大樹斷倒者。○御覽九百九十八樹作木。經來及生菌。謂之樝。食之有味。而忽毒殺。○御覽記下多百字。人云此物往往目有毒者。或云蝮所著之楓樹生者。啖之令人笑不得止。治之飲十囊。多愈。

人以冷水自活。○冷下原衍冰字。依藝文類聚八十七御覽三百六十四、又九百七十八删。至膝可頓啖數十枚。瓜消至腰。噉轉多。至頸。可噉百餘枚。所飲水皆作瓜氣味。此事未試。人中酒不解。治之以湯自浴即愈。湯亦作酒氣味也。

平原管輅善卜筮。解鳥語。

漢中奧士人皆冠鳥巾。建安中。魏武帝造白帖。於是遂廢。唯二學舊生猶著也。

博物志卷十

著末大於本。爲上吉。○上原誤下。依御覽七百二十七引錦蔵文改。與本書第六卷合。次荊次荊。皆如是。龜著皆月望浴之。

夏桀之時。爲長夜宮於深谷之中。男女雜處。三旬不出聽政。○三旬原作十旬。依藝文類聚九十、書鈔二十一、御覽五十四、又八十二、又百七十三改。天乃大風揚沙。○藝文類聚及御覽百七十三、天乃並作其後。一夕塡此宮谷。○樂本作空谷。又誤於此分段。又爲石室瑤臺。○爲原作曰。歸史十四引不誤。關龍逢諫。桀言曰。吾之有民。如天之有日。日亡我則亡。以爲龍逢妖言而殺之。其後山復於谷。下反在上。若老相與詠。桀又以爲妖言而殺之。

夏桀之時。費昌之河上見二日。在東者爛爛將起。在西者沈沈將滅。若疾雷之聲。昌問於鴟夷曰。何者爲殷。何者爲夏。鴟夷曰。西夏東殷。於是費昌徙族歸殷。

昔彼高陽。是生伯鯀。布土收帝之息壤。以塡洪水。○山海經海內經文。

昔西夏仁而去兵。城郭不修。武士無位。唐伐之。西夏亡。○亡原誤云。依周書史記解改。昔者元都賢鬼神道廢人事。其謀臣不用。龜策是從。忠臣無祿。神巫用國。○此下似有缺文。周書有元都以亡句。

猩猩若黃狗。人面能言。

犬戎文馬。赤鬣身白。目若黃金。○若字。依周書王會解補。名古黃之乘。○乘本誤連下條。

復蠲之獿犬也。能飛。食虎豹。○此條有脫誤。周書王會解云。渠叟以鵕犬。鵕犬者。騕犬也。能飛。食虎豹。

檜州氏之君。孤而無使。曲沃進伐之以亡。○此條有脫誤。周書史記解云。昔者曲沃之君伐智。而專事強力。而不信其臣。忠良皆伏。檜州氏伐之。君孤而無使。曲沃進伐之以亡。

昔有巢氏有臣而貴任之專國主斷。○巢本誤連斷字。已而奪之。臣怒而生變。有巢以亡。○亡。原誤作依。依周書史記解改。昔者淯陽強力。貴美女。不治國而亡。○此有脫誤。周書云。昔者淯陽狗力。四征西鄙。遠之美女。淯陽之君悅之。熒惑不治。大臣爭權。遠近不相親。國分爲二。

昔有洛氏○葉本有闕在。宮室無常。囿池廣大。人民困匱。商伐之。有洛以亡。○周書史記解文。與本誤連下條。

大姒夢見商之庭產棘。乃小子發取周庭梓樹。樹之于闕閒。○于闕閒。原誤子闕閒。依周書程寤解改。今周書佚此篇。事見文類聚七十九。又八十九。御覽三百九十七。又五百三十三所引。其在梓化爲松柏槭柞。○槭。原作檄。依周書大聚解改。不召而萬物自來。

天道尚左。日月西移。地道尚右。水流東流。○周書武順解。左右二字互誤。盧抱經依此書乙轉。天不享於殷。自發之末生。於今六十年。○於今下原脫六字。依周書度邑解補。夷羊在牧。○夷。原作禹。又此句下有闕文。依周書大聚解。度邑解。武順解。補正。飛鴻滿野。○周書作過野。盧抱經以此書校改。與水源東流天下六字。因上文而誤衍也。並依周書劇正。

史周本紀合。日之出地。無移照乎。○此合周書四篇語爲一條。疑舉不盡有此巨器。疑爲後人剿併。然文理又似相屬。何也。

洞庭之山。○此句依藝文類聚八十九補。御覽九百六十三。亦有洞庭二字。帝之二女。堯之二女也。○此二句。俗本作堯之二女。舜之二妃。蓋以意改。又葉本此下衍丘平二字。曰○葉本此下衍南字。湘夫人。舜崩。○葉本脫此二字。二女啼以涕揮竹。竹盡斑。今下脫有斑皮竹。○此句原脫。依藝文。御覽補。又初學記二十八引博物志云。舜死。二妃淚下。染竹即班。妃死。爲湘水神。故曰湘妃竹。與今本不同。

華山有蛇。名肥遺。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山海經四山經文。今山海經遺誤。據以此書校改。

崇吾之山有鳥焉。○崇吾。原作崇丘。又脫之字焉字。並依御覽九百二十七補正。與山海經西山經文合。補。雞犬皆無鳴吠。○初學記二十九。末有者字。又此條已見本書第三卷。文較詳。

一足一翼一目。相得而飛。○御覽而作乃。名曰鶼鶼。○原本名曰虹。依御覽改。與爾雅釋地合。山海經作蠻蠻。見則天下大水。○原本脫此四字。而以見則二字誤連下條。今依御覽補正。與山海經合。

吉良乘之壽千歲。

夷海內西北有軒轅國。在窮山之際。其不壽者八百歲。

諸沃之野。鸞自舞。○山海經海外西經云。鸞鳥自歌。鳳鳥自舞。民食鳳卵。飲甘露。

白民國有乘黃。狀如狐。背上有角。乘之壽二千歲。○山海經海外四經。作二千歲。

海水西。夸父與日相逐走。渴飲水河渭。○原誤冊。依山海經海外北經改。不足。北飲大澤。未至渴而死。棄其策杖。化爲鄧林。

嶇絲之野。有女子方跪。據樹嶇絲。北海外也。○巳見本書第八卷。文稍異。

三珠樹生赤水之上。

邊方諸山出蜜膠處。○出字。依御覽九百五十補。其處人家有養蜂者。其法以木爲器。○其處下十字。並依御覽補。或十斛五斛。○此五字。依御覽補。開小孔。令縱容蜂出入。○此六字。依御覽補正。來過人家園垣者。○此七字。依御覽補。捕取兩三頭。○御覽補下有得字。便內著器中。○便內二字。依御覽補。數宿出蜂飛去。○數宿出三字。依御覽補。藝文類聚九十七。作宿昔蜂兼出。昔卽夕字。寻將伴來還。或多或少。○此五字。依御覽補。經日漸益。不可復數。○此四字。依御覽補。途停器中。○御覽停下有往往來三字。所滋長甚衆。至夏開器取蜜膠。所得多少。隨歲豐儉。盧氏曰。春至秋來。始有至冬。余所見今云至夏取蜜膠。未詳其故。○正文自所滋長以下二十字。并盧氏注。原本脫去。並依御覽補正。御覽隨歲下有中所宜三字。依藝文類聚刪。

魏武伐蹋頓。經白狼山。逕師子。使格之。殺傷甚衆。○此句。依御覽八百八十九補。忽見一物。從林中出。○原脫忽字。林作竹。並依御覽補正。與本書第三卷文合。如狸。上帝車軛上。師子將至。便跳上師子頭。○上字。依白帖九十七補。與本書第三卷文合。師子伏不敢起。遂殺之。得師子還。未至四十里。○未字。依御覽補。雞犬皆無鳴吠。○初學記二十九。末有者字。又此條已見本書第三卷。文較詳。

東海有牛魚。其形如牛。引其皮懸之。潮水至則毛起。潮退則毛伏。○此條已見本書第九卷。引作劉退作去。藝文類聚九。同九卷文。六帖七。同本卷文。

王尒、張衡、馬均。皆俱冒重。翳行。○俱字。依初學記二。藝文類聚二。御覽十五補。一人無恙。一人病。一人死。問其故。無恙人曰。○初學記此人字作者。我飲酒。病者飽食。○飽字。依初學記補。死者容腹。赤刀、周之寶器也。○初學記二十二。六帖十三。晉紗百二十三並無也字。

博物志逸文

晉武帝欲製書司空張華撰博物志進武帝帝嫌煩令削之賜側理紙萬張。○御覽千按此條疑當在成周氏序文、今並一條刪之。

銷銅之工不復可得。唯蜀地羌中時有解者。○江淹銅劍贊序

仲膺名邵。初伯膺親友爲人所殺。仲膺爲報怨事覺。兄弟爭死。皆得免。袁術時。邵爲阜陵長。○吳志孫賁傳注。

澳水。○水經濕水注。

曹著傳。其神自云姓徐。受封嵩山。後吳猛經過山神迎猛。猛語曰。君王此山。近六百年。符命已盡。不宜久居非據。猛又贈詩云。仰瞩列仙館。俯察王神宅。嘯戢暢幽懷。傾蓋付三益。○水經廬江水注。

營與青同。海東有青邱。齊有營邱。豈是名乎。○爾雅釋地釋文。

光珠。卽江珠也。○後漢書西南夷傳注。

後漢劉褒。桓帝時人。曾畫雲漢圖。○廣記二百十作畫畫圖人見之覺熱。又畫北風圖。人見之覺涼。官至蜀郡太守。○歷代名畫記四。

王孫公子。皆古人相推敬之辭。○文選西京賦注。蜀都賦注。

石中黃子。黃石脂。○文選南都賦注。

欲得好穀玉。用合棗於襄鄉縣舊穴中鑒取。大者如魁斗。小者如雞子。○同上。

檿絨繅爲之。廣八寸。長一尺三寸。○幽憤詩注。作丈二。論語子路釋文同。以約小兒於背上。○文選魏都賦注。文魏志注並傳注。引博物記。與此同。末有負之而行四字。

磬脇號鍾牙琴名。○文選長笛賦注。

杜康作酒。○文選短歌行注。七啓注。

北方五狄。一曰匈奴。二曰穢貊。三曰箴吉。四曰單于。五曰白屋。○文選魏公九錫文注。

鴛鴦之兎。○六帖十。

晉陽侯國溺水。因爲大海之神。○初學記六。

晉吳相伍子胥。爲吳王夫差所殺。浮之於江。其神爲濤。○同上。

凡水源有石流黃。其泉則溫。咸云神人所煖。主療人疾。○初學記七。

漢和帝時。○書鈔百四。桓作和。桂陽人蔡倫始捣故魚網以造紙。○初學記二十一。

西河郡鴻門縣。亦有火井祠。火從地出。○文選雪賦注。

三身國。一頭三身三手。昔容成氏有季子。好淫。白日淫於市。帝放之西南。季子妻焉。生子。人身有尾跡。○藝文類聚三十五。

徐公時。令人於西平青山採取空青。○藝文類聚八十一。

靦雞分養雞法。今世人呼雞云靦靦。起此也。○藝文類聚九十一。

扶風太守自事云。先獫有一老父。年七十余。五采幅白色。居多。詣裘軍師門外。○書鈔百二十。

遼東赤梁。魏武帝以爲粥。○書鈔百四十四。

闔越江北山間蠻夷。嗽丘蠻。脯臛猴鰡。○書鈔百四十五。又百四十六。

鹽體同於水。

北胡有青松鹽。

五原有紫鹽。

內國河東有印成鹽。○已上並書鈔百四十六。

胡椒酒。故人所謂異乾之酒。○書鈔百四十八。

代郡以北。五月山望。陰猶宿雪。六月盡八月末復雪也。○書鈔百五十二。

雲南郡土特寒涼。四月五月。猶積雪皚然。○書鈔百五十六。

北方地寒。冰厚三尺。地凍入天氣出口爲凌也。○同上。

流沙在玉門關。水有隴三斷。名三斷隴也。○書鈔百五十七。

豹死守窟。○同上。

宋國有田夫。常衣麤褐。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曛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奧室。○藝文類聚三、奧作牖。綿纊、狐貂。顧謂其妻曰。○御覽三百七十一、脫顧謂二字。貧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蓬芹子齊。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哲於口。○御覽三百七十一、哲作苦。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御覽三百七十一引此句作笑而嘲之。又白昔人至此。並以爲田夫語。與列子楊朱篇不合。其人大慙而止。○御覽十九、又二十七、又四百九十一。

莞年暫辟穀法。但食蠐半斤。麩支十日不飢。東阿王嘗與甘始同寢處。百日不食。而容體自若。用此術也。○御覽三十五、又七百六十六。

桃林在宏農湖城縣。体牛之山有石焉。曰帝臺之蒜也。○藝文類聚六、滿作橋。五色而文。狀如鶉卵焉。○御覽五十二、又初學記五、類卿作雞卿。

不周山六川之水。溫如湯也。○御覽七十一、又初學記七、六作輿。

魏文帝善彈棊。能用手巾角揮之。黃門跪授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葛巾角撇棊。○魏志文帝紀注、引博物記。與此小異。

注、御覽百三十六、御覽九十三、又六百八十七、又七百十六。

河東平陽。堯所都。河東太陽。虞所都。太王徙。

紹川陽翟。夏禹國。宏農陝。虢所都。王季徙。

河南偃師尸鄉。湯所都。

魯國薛。奚仲所都。

河南洛陽。周公遷殷民曰成周。河南。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之。以爲王城。平王所都。

河南。堯東周所都。

扶風槐里。周懿王所都。

扶風郇邑酆鄉。公劉所都。

左馮翊櫟陽。秦獻公所都。

扶風雍。秦惠王所都。○已上並御覽百五十五。

河東有山澤。近鹽。沃土之人不才。漢興。少有名人。○御覽百六十三、又續漢志都國志注、引博物記。與此同。末有大衣冠三世皆貧絕也九字。

築作瓦。○御覽百八十八。

朝廷都許時。上先人刀劍楯物。及銅大盆。殿上四角鼎。皆先侯所賜得也。○御覽三百五十七。

齊桓公獵。得一鳴鶴。宰之。嗉中得一人。長三寸三分。著白圭之袍。帶劍持車。爲詈瞋目。後又得一折齒。方面。朱冠。玄衣冠。三世皆貧絕也。九字。

四三分。問群臣曰。天下有此及小兒否。陳章答曰。昔秦胡充一舉渡海。與齊、魯交戰。傷折版齒。昔李子放於鴨喙中遊。長三寸三分。○御覽三百七十八。

魏明帝時。京邑有一人。失其姓名。食噉兼十許人。遂肥不能動。其父曾作遠方長吏。官從。送彼縣令。故義

老子入西戎。適楊蒲。○御覽七百五十四、老子入胡、自作楊蒲。據藝文類聚七十四、西戎二字、亦作胡。楊蒲五木也。或云。胡人亦爲楊蒲卜。後傳樓陰。善其功。○御覽七百二十六。

近世有田夫至巧。而不自覺也。其嬸稱之。翁不自信。乃削木爲小麥。入市糶之。○藝文類聚八十五、御覽七百五十二、又八百三十八。

堯造圍棊。教丹朱。丹朱善之。○藝文類聚七十四、六帖三十三、御覽七百五十三。

黃孫、天毒君之孫也。名貴貧。躁而好自飲汁。父母笑之。愧而去。居此黃孫國。去九疑二萬一千里。○御覽七百九十。

得好敲玉角。○御覽八百五。

玄蘇子染法。玄蘇子一升可染一疋。直以水浸之耳。○御覽八百十四。

外國有破法。以苦酒浸豆豉令極乾。以麻油蒸之。蒸訖復暴三過。乃止。○藝文類聚八十九、三過作三日、然後細擣椒屑。篩下。隨多少合投之。中國謂之廉伯。以是胡人姓名傳此法者云。下氣調和。○書鈔百四十六、御覽八百五十五、

胡椒酒方。以好酒五升。乾薑一兩。胡椒七十枚。末。好石榴五枚。管收。計著中下氣。○藝文類聚八十九、屬於上條多少合投之下。今審文義不相屬。故析之、

西羌仲秋月。○西羌二字。依書鈔百四十八補。取赤頭鯉子。去鱗破腹。使骨斷。爲漸米燔燋之。以赤秫米飯。釀酒令糜之。餚不苦重。踰月乃熟。是謂秋鮪。○御覽八百六十二、

酒漿熟者酢。醯酸者易冦。○御覽八百六十六、

燧人鑽木而造火。○御覽八百六十九、

化民食棗二十七年以綵自裹。九年死。○御覽八百八十八、

穢貊國。南與辰韓、北與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海中出斑魚皮。陸出文豹。又出果下馬。高三尺。○魏志注云、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故謂之果下、見博物志、漢時獻之、恐鑒車正始六年、樂浪太守劉茂、帶方太守弓遵領東穢、屬句麗伐之、舉邑降之。○御覽八百九十七、

南海有水蟲。名曰蠲。○北戶錄作蠲下同。蚌蛤之類也。其中有小蟹。大如檢。炭。蠲開甲食。則蟹亦出食。蠲合甲。蟹亦還入。爲蠲取以歸。始終生死。不相離也。○御覽九百四十二、

介葛盧聞牛鳴。知生三犢。蓋爲犧牲。稽叔夜以爲無此。皆先儒妄說。○御覽八百九十九、

蜀牛不施繩。右前曰排。左側曰倪。而牛解人語。○同上、

胡蘸。蜀中本無也。洛中人有騙羊入蜀者。胡蘸子著羊毛。○御覽九百九十八、御覽九百二、

羊負來。又外國得胡麻豆。戒曰。戎菽。○藝文類聚九十四、御覽八百四十二、

陰夷山有淫羊。一日百遍。腸不可食。俱著牀廂間。已自驚人。又有作淫羊腸法。取羧猪各一別繫。令裁相近。而不使相接。食之以地黃、竹葉飲。以麥汁、米瀋。百餘日後。解放之。欲交未成。便牽兩殺之。脾以爲脯。男子即痿。宮脂、鹿脂也。○御覽九百二、

蚌逢去不還。餘窠乃蠣著石不盡者。有爲形小於雀。蜚飛千數。來啄之。至春。蜂皆還。洗處結窠如故。年年如此。物無錯亂者。人亦皆各占其平處。謂之蠣蜜。烏謂之蠣雀。捕搏終不可得也。

食殺。女食羖。則並如狂。好醜亦無所避。其勢數日乃歇。治之方。裹茱萸、菖蒲汁飲之。又以水銀、宮脂塗陰。

商邱子有養豬法。卜式有養豬羊法。○御覽九百三、

雲南郡出茶。首。茶首其音爲蔡茂。是兩頭鹿名也。是鹿兩頭。其腹中胎。常以四月中取。可以治蛇鹿毒。永昌亦有之。○御覽九百六、

有鉤吻。野葛。其餘則蛟、蠏之屬生焉、

交州南有蟲。或長一寸。大小如指。有廉稜。形似白石英。不知其名。視之無定色。在陰地色多細綠。出日光中變易。或青或綠。或丹或黃。或紅或赤。女人取以爲首飾。宗雷每深以爲物無定色。引雲霞以爲喻。託此以助成其說。今孔雀毛。亦隨光色變易。或黃或赤。但不能如此蟲耳。○已上並御覽九百五十、

鼠亂不得食。可細切松柏葉。水送令下。隨能否以不飢爲度。猪猠送爲佳。當用柏葉五合。松葉三合。不可過度。○御覽九百五十三、

蜀中有樹。名榔榔。皮裏出屑。如麵。用作餅食之。謂之榔榔麵。○御覽九百六十、

丹裏之山有獸。狀如鼠。名曰聆鼠。以其尾飛也。○御覽九百十三、

豬山之陰。禹葬焉。聖人化成。鳥獸放象。爲民佃。春耕銜枝草根。秋豚除其穢。故縣官禁民不得殺傷此鳥。

犯者刑之無赦。○御覽九百十四、

鴻鵠當千歲者。皆胎產也。○藝文類聚九十、御覽九百十六、

中諸毒藥已死者。取生鴨。斷頭。以鴨頭肉病者口中。得血三兩。滴入喉中。即蘇也。○御覽九百二十九、

無子戊己日不衘泥營巢。此非才智。自然得之。○御覽九百二十二、

漢舊制。諸侯王薨。賜梓宮、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藝文類聚九十二、御覽九百二十三、

鵁鶄鳥一名鳽。鵁鶄。雲日無所見。夜則目至明。人截爪甲棄露地。此鳥夜至人家拾取爪。分別視之。則知有吉凶。因者輒使鳴。其家有喪。○北戶錄、御覽九百二十七、

河陰岫穴出鮪魚焉。○御覽九百三十六、

河陽縣。○御覽九百三十七、河作江、北有魚穴。常以三月八日。○御覽作二月八月。出魚。魚曰丙穴。○北戶錄、

東海有鮐。鳥常噉之。其肉消盡。骰起浮出。更沮在涉中。岸邊潮水往來掊薄。范白如雪。入藥最良。勝採取白死者。○御覽九百四十二、又九百八十八、

南海有水蟲。名曰蠲。○北戶錄作蠲下同。蚌蛤之類也。其中有小蟹。大如檢。炭。蠲開甲食。則蟹亦出食。蠲合甲。蟹亦還入。爲蠲取以歸。始終生死。不相離也。○御覽九百四十二、

秋蟹雖者。無藥可療。目相向者尤毒。○同上、

蟻知將雨。○藝文類聚九十七、御覽九百四十七、

諸遠方山郡僻處出蜜蠟。蜜蠟所著。皆絕巖石壁。非攀緣所及。唯于山頂以檻舉自懸推下。遂乃得取。採蜂遂去不還。餘窠乃蠟著石不盡者。有爲形小於雀。蜚飛千數。來啄之。至春。蜂皆還。洗處結窠如故。年年如此。物無錯亂者。人亦皆各占其平處。謂之蠟蜜。烏謂之蠟雀。捕搏終不可得也。

水蜥三斷面成三物。

深山窮谷。名毒虺之物。氣則有瘴癘。人則有上蟲。瞰則有虎。鳥則有鴆。蛇則有蝮。蟲則有蜈蚣、野葛。其餘則蛟、蠏之屬生焉、

交州南有蟲。或長一寸。大小如指。有廉稜。形似白石英。不知其名。視之無定色。在陰地色多細綠。出日光中變易。或青或綠。或丹或黃。或紅或赤。女人取以爲首飾。宗雷每深以爲物無定色。引雲霞以爲喻。託此以助成其說。今孔雀毛。亦隨光色變易。或黃或赤。但不能如此蟲耳。○已上並御覽九百五十、

鼠亂不得食。可細切松柏葉。水送令下。隨能否以不飢爲度。猪猠送爲佳。當用柏葉五合。松葉三合。不可

成都、廣戚、輔、緊、江原、臨邛、六縣生金橙似橘而非若柚而有芬香○有字依文選七命注補夏秋冬或華或實大如櫻桃小者或如彈丸○白帖九十九盛文類聚八十六引櫻桃大者或如彈丸御覽九百六十九引櫻桃或如手指疑即此文而有脫誤或有年春秋冬夏華實竝歲○御覽九百七十一地有竟名則生楊梅○北戶錄、廣作多無章名亦有耳有章名無之也○舊文類聚八十七又御覽九百七十二節引首二句

橘柚類甚多廿橙、枳、皆是豫章郡出貢者○文選暗驗機詩注御覽九百七十三伏波將軍唐蒙蜀人煞蠶法先漬掃別蠶細爲三薄盛著籠中作沸湯沒籠著湯中須臾取一片橫截斷視其熟否裹既熟訖便內著器中細搖米以授上令蠶不見訖以向湯令復沸使相淹消息視器中當自沸沸便陰乾之○御覽九百七十七

平氏陽山縣紫石英特好○御覽九百九十六無縣字紫石英作紫草其他者色淺紫石英皆出胡陽縣○御覽九百八十七

地有蓼名則禹糧生亦有蓼名無者矣○御覽九百八十八

天門冬莖間有刺而葉滑曰鄧休一名顛棘根以浣練素白越人名爲浣草似天門冬而非也凡服此先試浣衣如法者便非天門冬○御覽九百八十九

類草也其根名爲弱頭大者大如升其外理白可以灰汁煮則凝成熟可以苦酒淹食之不以灰煮則不成熟蜀人珍貴之○御覽九百九十四

海曲縣有東呂鄉東呂里太公望所出也○寰宇記廿四

海陵縣扶江接海多麋獸千百爲羣掘食草根其處成泥名曰麋塒民人隨此而略種稻不耕而穫其利所收百倍○寰宇記百三十御覽八百三十九又寰宇記七十四云峨眉山張華博物志以爲牙門山此約舉之辭不知原文云何當考

嵩高爲中岳屬豫州華山爲西岳屬同州泰山爲東岳屬兗州恆山爲北岳屬冀州衡山爲南岳屬荊州○輶軒絕代補行記一之一

東九夷南六蠻西七戎北八狄狄荒之國也○輶行記一之三

西北荒小人中有長一寸其君朱衣元冠乘輅車馬引爲威儀居處人遇其乘車抵面食之其味辛終年不爲物所昨幷識萬物名字又殺腹中三蟲三蟲死便可食仙藥也○廣記四百八十二

跋尭之國其人自膝已下有毛如水蹄常自鞭其脛日行百里○同上

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食之無心腹之疾○廣記四百五十六

沈馥川者漢鄭宏盛帝時爲鄉嗇夫從宦入京未至夜宿於此逢故人四顧荒郊村落絕遠沽酒無處情抱不中乃投錢於水中而其飲盡夕酣暢皆得大醉因便名爲沈馥川明旦分首而去宏仕至尚書○廣記三百九十九

博物志跋

今世相傳博物志十卷凡三十八類分析處郡無義理惟士禮居刻仿宋連江葉氏本不分門類段目次序與俗本大異然以唐宋類書所引校之脫簡自一二字至數行不等其他前後複見雜出不倫者悉釐至太姒夢見商之庭產棘條掇拾周書程寤大聚武順度邑四篇文連合爲一尤屬卮譯編意宋初原書尚存故御覽廣記引博物志往往出今本外此係葉氏刪節之本未免移易改竄遽全帙既亡後人憑葉本不安輒以意強析門類卒不知其愈失愈遠也黃蕘圃謂此書大略撮取藏籍所爲故自來目錄皆入雜家其說致確乃遽以葉本爲全書而疑散見於他所稱引者爲張公雜記亦執持太過矣予既主葉本雜采宋以前諸書補正其脫誤幷輯逸文附著卷末惟太平廣記引道恩過崔書生趙平原三事皆在茂先後斷非博物志文今悉不錄云庚子季夏錫之甫識

續博物志序

按張華博物志書四百篇武帝恐涉浮妄令更芟截分爲十卷蓋不以博爲博而以約爲博也李石又從而續之不幾又涉繁蕪乎然華所志者倣山海經而以地理爲編石所志者取天官書而以象緯爲冠庶幾由天地以及山海由山海以及人物固無之或遺矣合二書而卷牘無多則尤從約見博爾吳與董氏又廣之而爲五十卷則又在博物者之更爲考核茲則仍二篇之舊各書十卷令觀者便于採覽尤不失博物之意焉

康熙戊申一陽月望日星源汪士漢識

續博物志卷第一

晉 李石 撰

明 吳琯 校

張華述地理自以禹所未志且天官所遺多矣經所不載以天包地象緯之學亦華所甚惜也雖然華倣山海經而作故略或曰武帝以華志繁俾芟而略之余所志視華歲時綿歷其有取於天而首以冠其篇次第倣華說一事續一事不苟於搜索與世之類書者小異而比華所志加詳

爾雅既曰釋天不得不略言其趣凡有六等一曰蓋天文見周髀如彈丸地在其中天包其外猶如雞卵白之繞黃楊雄桓譚張衡蔡邕陸績王肅鄭玄之徒並所依用三曰宣夜舊說云殷代之制四曰昕天昕諸爲軒言天北高南下若車之軒吳時姚信所說五曰穹天云穹隆在上虞氏所說六曰安天晉時虞喜所論鄭注考靈曜云天者純陽清明無形聖人則之制璿璣玉衡以度其象如鄭此言則天是太虛本無形體但指諸星運轉以爲天耳

天圓圖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案考靈曜云二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周天百七萬一千里者是天圓周之里數也以圓三徑一言之則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爲二十八宿周迴直徑之數也然二十八宿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爲四遊之極謂之四表四表之內并星宿內總有三十八萬七千里然則天之中央上下正半之處則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於中是地去天之數也

日有九道故考靈曜云萬世不失九道鄭注引河圖帝覽嬉云黃道一青道二出黃道東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日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

律歷志云角一十二度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斗二十六牛八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壁九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十六觜二參九井三十三鬼四柳十五星七張十八翼十八軫十七此三百五度二十八宿之度也

丑爲星紀初斗十二度終於婺女七度子爲玄枵初危十六度終於婺女八度終於危十五度亥爲娵訾初危十六度終於奎四度戌爲降婁初奎五度終於胃六度酉爲大梁初胃七度終於畢十一度申爲實沈初畢十二度終於井十五度未爲鶉首初井十六度終於柳八度午爲鶉火初柳九度終於張十七度巳爲鶉尾初張十八度終於軫十一度辰爲壽星初軫十二度終於氐四度卯爲大火初氐五度終於尾九度寅爲析木初尾十度終於斗十一度

於柳八度午爲鶉火初柳九度終於張十七度巳爲鶉尾初張十八度終於軫十一度辰爲壽星初軫十二度終於氐四度卯爲大火初氐五度終於尾九度寅爲析木初尾十度終於斗十一度

漢律歷志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二十七歲至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孟康曰言復得者上元泰初時亦是閼逢之歲歲在甲曰閼逢在寅曰攝提格此謂甲寅之歲也然則乙卯曰旃蒙單閼丙辰曰柔兆執徐丁巳曰強圉大荒落戊午曰著雍敦牂己未曰屠維協洽庚申曰上章涒灘辛酉曰重光作噩壬戌曰玄黓閹茂癸亥曰昭陽大淵獻甲子曰閼逢困敦乙丑之歲曰旃蒙赤奮若

正月得甲則曰畢陬二月得乙則曰橘如三月得丙則曰修嫡四月得丁則曰圉余五月得戊則曰厲皐六月已則曰則且七月得庚則曰室相八月得辛則曰塞林九月得壬則曰終玄十月得癸則曰

極陽十一月得甲則曰畢亭十二月得乙則曰橋
涂
八分二十八宿爲十二次晉灼曰太歲在四仲則歲
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行二宿二八十六
三四十二而行二十八宿十二歲而周天是歲星
年行一次也
山海東荒經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中有山名
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國又云大荒之中有山名
曰合虛日月所出有中容之國河圖括地象云三
儀氣分伏者爲天偃者爲地
物理論云水土之氣升爲天
廣雅云東方蒼天東南陽天南方炎天西南朱天
方成天西北幽天北方玄天東北變天中央鈞天
五經通義云天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其佐曰五帝
淮南子云日出暘谷浴於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
明登于扶桑是謂朏明至于曲阿是謂朝明隅
于曾泉是謂早食次于桑野是謂晏食臻于衡陽
是謂禺中對于昆吾是謂正中靡于女紀是謂大還
謂小還至于悲谷是謂晡時回于大衢是謂日昳
經于泉隅是謂高春頓于連石是謂下春爰息
六螭是謂懸車薄於虞泉是謂黃昏次于蒙谷是
謂定昏日入崦嵫山名經細柳入虞泉之地蒙谷
之浦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
呂氏春秋曰白人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蓋天地
之中也
漢書云月立夏夏至行南方赤道曰南陸立秋秋分
行西方白道曰西陸立冬冬至行北方曰北陸分
則同道至則相過晦而見西方謂之朓朔而見東
方謂之朏亦謂之側匿朓健行朏縮退
周官天星皆有分野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
州斗女揚州虛危青州室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
昴畢冀州觜觿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星張三
河翼軫荊州
鄭司農云保章氏五雲之物二至二分觀雲色青蟲
白衺赤兵荒黑水黃豐東方卯別傳云凡占東畔
當視天有黃雲來如覆車五穀大熟青致兵白致
盜烏黑多水赤火
京房風雨占候曰黑雲如一疋乾二疋三日雨三疋十日雨
易緯曰八節之風謂之八風呂氏春秋云東北曰炎
風亦曰融風東曰滔風東南曰薰風南曰巨風西
曰飂風西北曰厲風北方曰寒風
王充論衡曰圖畫之工圖雷之狀如連鼓形又圖一
人若力士謂之雷公使左手引連鼓右手推之春
秋震夷伯之廟謂擊歷破之是也霹靂震憲陵窶屋
也
梁太尉信兄冀誅杜喬李固雷震其舍太平之時十日一雨一歲三十六雨
晉中興書曰甘露降者老得敬則松柏受之尊賢容
衆則竹箭受之一曰天泊虹俯飲其中雷鳴月上下弦之時觸磬輒壞里
俗謂無雲不見大陰亦不見
自古帝王五運之次有二說鄒衍以五行相勝爲義
劉向則以相生爲義漢魏共尊劉說
關東西風則晴東風則雨關西西風則雨東風則晴
陽之專氣爲雹陰之專氣爲霰
中國有洞天三十六所皆謂之天第一王屋山洞天
周回萬里名小有清虛天其次委羽山洞天周回
萬里名大高空明天其次太玄總眞天其次三玄
極眞天其次寶仙九室天其次上玉清平天其次
珠明耀眞天其次金壇華陽天其次左神幽虛天
其次成德隱玄天皆仙人所居也
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
地大統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人
閒往往見細石形如小斧謂之霹靂斧或謂云霹

靈樞案玄中記云玉門之西有國山山上有廟國人歲歲出禱數千名舞靈禱給舞靈用從春至秋乃罷禮記有雜金鐵牛骨鐵鐵與禱同音祖合切京房易傳曰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下有賢人隱伏將風則踴鼈欲雨則鳴

漢博士劉熙曰豫司冤冀以舌腹言之高顯也青徐以舌頭言之天坦也坦然高而遠也

續博物志卷第二

晉 李石撰

明 吳琯校

漢明帝為太子樂人以歌四章贊之一曰日重輪三日星重曜四曰海重潤

鯨魚者海魚也大者長千里小者數千丈一生數萬子常以五月六月就岸生子七月八月導從其子還大海中鼓浪成雷噴沫成雨水族驚畏莫敢近其雌曰鯢大者亦長千里

禽經曰鶴飛則蟄沈鵙鳴則蛇結又曰鶴俯鳴則陰仰鳴則晴

白蟻聞竹雞之聲化為水竹雞自呼泥滑滑是也或曰白雞之雄亦能化白蟻

鶴性甘帶毋遇巨石知有蛇即如術士禹步其石防然而轉南方學其法伺其養雞緣木以篾組縛其巢鶴必作法解之乃於木下鋪泥即其足迹而倣之

暮鴉鳴即小雨朝鳶鳴即大風

物有異體而相制者翡翠屑金人氣粉犀北人以鍼敲冰南人以線解茶

高誘注淮南子云方諸大蛤也熟摩拭令熱以向月則水生許慎說文曰諸珠也方石也

有一國王小夫人生一肉團大夫人妬之作木函棄之常河水後河邊人得之肉破生千小兒勇健欲伐父王國小夫人以乳五百道射小兒口遂弛弓仗號為賢劫千佛

帝嚳有四妃一生帝摯一生帝堯一生商之先一生周之先一生

今上於前朝作鎮雕陽洎開國號大宋又建都在大火之下宋為火正掌天文心星為帝王實宋分野

天地人之冥契自古罕有

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

老君其母曾見日精下落如流星飛入口中有娠七十二歲而生於陳國渦水李樹下剖左脇而生長一十二尺

佛者本號釋迦文即天竺釋迦衛國王之子於四月八日夜從母右脇而生有三十二相當周莊王九年魯莊公七年夏四月常星不見夜明是也

黿脂得火可以燃鐵

佛以三月十五日夜出家二十九出家三十五得道

寧國論云蜀中木無癭健為德陽山谷洞中壞壤而出轉轉漸大自為夫婦而益多夫土乾則生蚤虱濕則生蚊積載則生蠹腐肉則生蛆蛆化為蠅蠅又自生蛆蛆又生蠅豈有窮乎

日月蝕而私者生兒則多疾日月晦朔弦望而私者生兒則馬癡瘖痘鉤絞了戾逐陣而私者生兒多凶暴無禮亦猶木日造麴而酸水日造醬則生蠹九焦日種穀則不生牙六合日遣鬼鬼不去火日安蜂則蜜苦土日種麻則不生

麈尾能留紅掃氈氈不蠹

驅糞煙殺蚊壁虱

李衛公言舊驚鬼鴉鵲訣火孔雀辟惡

水母生兒無目龜鼈生兒無耳

桐廬人嘗伐竹遺竹見一宿竿雉頭蛇身猶未變乃知竹為蛇蛇為雉頭先化嘗於青坡山小路上見之

鶴所以壽者無炊氣於中也

河水東北有石室室中若有積卷因謂之積書巖每見神人往還世人不悟其為仙者又謂之神鬼彼差目鬼曰唐述因名其山曰唐述山堂曰唐述窟

道術之士多往棲焉

巫咸山在安縣東南巫咸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羣巫所從上下大荒西經曰巫咸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孔巫抵巫謝巫羅

先提山有鉤蛇長七八丈尾末有岐蛇在山澗水中以尾鉤岸上人牛食之水傷瘴氣特惡氣中有物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名曰鬼彈郡有罪人徙之禁防不過十日死也

眞菊可以延齡野菊可以瀉人張華云黃精益壽鉤吻殺人是矣

子程子曰昔洛陽北部有母既生子病不能自舉乳求他婦負哺之子嬰及孩母疾不閒子長不識所育負哺者盜其愛二母忿鬬于庭子佑負哺者而反疎其生母

有人爲山魈所祟或教以爆竹如除夕可弭人用其言獲安問之則曰此荊楚歲時記以辟山魈鬼陰冷之氣勝則聲陽以攻之

蓬蒿者其狀如蓬枝多葉少根如絲葉如翁不搖自動風生主庖廚清涼驅殺蟲蠅以助供養堯時生於庖廚爲帝王去惡孫柔王充白虎皆云太平時蓬生於庖廚中燠一炬火熏一簍水終日不能熟倚一尺水置之熱廚終夜不能塞

師曠奏清角有鶴集廊門延頸而鳴飾翼而舞今世有馴養之鶴聞歌曲拊掌而舞者習之也

正月上辰出水邊盥濯食蓬餌以祓邪漢儀也

雛烏形類鴉烏純黑而觜紅亦曰阿雛烏烏鴉反哺爲慈烏腹下白不反哺爲鴉烏又鴉烏爲賈烏莊大而白頭爲倉烏卑居爲楚烏

子曰鴉賈也

相家說人臣得龍之一體當至公相曾公亮得龍之脣

春王安石得龍之睛

魚勞則尾赤人勞則髮白

鯉黃魚口在頷下無鱗長鼻軟骨俗謂玉板長二三丈江東呼爲黃魚

綱負得鯉不如啖茹

南越志曰烏鰂懷墨而知禮江東人或取其墨書契以紿人物書迹如淡墨逾年墨消空紙耳

抱朴子蟾蜍壽至千歲者頭上有角額下有丹書八字

裴頠崇有論曰烏無胃肺蛤蜃無臟蛭以空中而生

鸙以無胃而育

鴝鵒鶴鵒也影抱者龜鼈蓄卵而伏

視鴟制柂觀魚制帆

神和子姓屈突名無爲字無不爲張詠布衣時遇之海蟾子姓劉名昭遠華山陳摶館之道院與种放往幻惑以竹籠沈之江至夔爲漁人所得上昇嚴補來

闕得青金丹方朱桃椎薛稷圖其形傳於世呂洞賓謂矣生曰蛇蠍天地淘以自然之氣使之以遂性殺此救彼有損無益取紙隱語三口共一室室畔水偏清乃呂洞賓字

陳希夷先生一睡或半歲或三數月近亦不下月餘留藏眞息飲納玉液吾睡眞睡也曾與毛女游

鯉魚大小並三十六鱗

蝦能跳入虎耳中見鵲便自仰腹受啄

水蛭亦如魚子經三年得水猶活

蛇蛻塞兩耳治瘧疾覆盆子是苺子笮取汁合成膏

塗髮不白麋鹿非八卦辰屬不掌膽能溫補於人生玄無尤道家聽用爲脯

天寶中河南緱氏縣太子陵仙鶴觀每年九月三日夜有道士一人得仙已有舊例至日具姓名申府張竭忠爲令不之信陰令二勇士執兵覘之至三更有一黑虎入觀來街一道士射之不中棄道士而去令於是申府請弓矢大猟石穴中格殺數虎或金簡玉錄冠帔髮骨甚多其觀遂廢爲陵使之居

晉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而夫戍經年不歸女家更强以適人尋病亾夫還問女所在夫徑至墓開棺女遂活因與俱歸後壻聞知詣官爭之王導曰此非常事不可以常理斷之宜還前夫

惠帝世杜錫家葬婢誤不得出後十年開冢祔葬而婢尚生初婢之埋年十五六及開冢更生猶十五六嫁之有子

太和中有開周世冢得殉葬女子數日而有氣數日而能言郭太后愛養之又太原人破棺得一生婦人視其墓木可三十歲

南方木癡其大如槃類鼻涕聞人氣則閃閃而動噉人體成瘡以射香朱砂塗之愈

續博物志卷第三

晉 李石 撰
明 吳琯 校

禹長九尺九寸湯長九尺孔子長十尺文王長十尺伍子胥長一丈眉間一尺韓王信八尺九寸金日磾八尺二寸東方朔九尺三寸王莽時奇士巨毋霸長一丈大十圍本出於蓬萊魏咸熙大人見襄武長二丈脚跡三尺二寸符健皇始四年有長人身長五丈是月霖雨河渭泛溢中流得大屐一隻長七尺三寸屐指長尺餘

漢武故事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寸曰臣靈光武時潁川張仲師長二寸東方朔曰西北荒中有小人長七寸海鵠吞之腹中不灰

子華子曰黃帝之治天下也其精微之感蕩上浹而下浮爲百福之聚是百神受職於庚也帝乃採銅煉劉質也登彼首山就高明也作大墟者鼓陽化神鼎者熟物之器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以相濟中和之氣也摹龍者聚陽之氣雲者龍屬也帝鄉者靈臺之闕而心術之變也弓衮衣冠者帝之所以著世救俗之具也其精矣世之好怪也後世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爲美慕者左右效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甘心於黃帝之所造也

玉局觀洞高駢帥蜀取罪人以繩絆其腰令探淩深繩兩月方絕出青城山洞天觀門

巫山道士黃萬護以符藥救人蜀王建召之鋪草席水面泝流而上一日至成都省郎曹圖鄙其人李德裕好餌雄朱有道士自云李終南笑曰此是世間凡火服之反促壽因出一玉象子狀如拳曰此

可求勾漏瑩澈者燃香致象鼻下勿令婦人雞犬見之三五日象自服之即復吐出乃可服此火玉太陽之精凝結已三萬年以相公好道因以奉借唯忠孝是念無自貽咎又出金象云此是雌者貴其相伴不爾玉象飛去德裕服之有異乃於都下採聘名姝至百數不止象砂不復吐後南遷再遇道士怒甚索二象是夕風雨濤瀨并作玉象如圖火飛出船德裕然於朱崖

顏眞卿遇道人陶八八授以碧霞丹餌之曰七十上有厄如有即吉後爲盧杞所陷縊死希烈敗返葬狀貌如生徧身金色爪甲出手背鬚髮皆長數尺

人咸異之後有商人遇之於羅浮山寄書至偃師顏氏守堂者曰此先太師親翰書法驚頭馬尾眞得仙也

唐武宗四年官市郎中有疑爲狼筋者有老僧云貧道昔曾以一十於賈胡市得三枝狀如巨蛹兩頭光帶黃色涇帥段祐宅失銀器十餘集奴婢環庭灸之蟲標動有一女奴臉脣瞤動乃竊器者

返魂香東方朔曰月氏國使者獻香曰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意中國將有好道之君故搜奇蘊異而貢神香乘沈牛以濟弱淵策騾足以度流沙今十三年矣香能起天殘之死疾下生之神藥也疾疫天灸者將能起之以薰牙及聞氣者即活明日失使者所在後元年長安役灸者太半帝分香燒之死未三日皆沽蘇氣三月不歇餘香一旦失亾

涼土異物志葱嶺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東爲河源禹所言崑崙蓋本河所出也潛發于蒲昌洛書所紀出於重野經積石爲中國河也張騫但能至大苑見河水初示達其潛發處桑欽水經云崑崙在

河水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其高萬一千里鄒道元云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曰板松二曰玄圃一名閬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庭是謂大帝之居十三州志云山去北海岸十三萬里有弱水周匝東南接積石高誘曰河出崑山伏流地中萬三千里禹導而通云以出積石山海經乃云自崑崙至積石一千七百四十里又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曰崑崙又曰鍾山西六百里有崑崙周穆王崑崙瑤池去周之渥洼特萬有一千一百里西王母告穆王云去咸陽乃三千六萬里東方朔十洲記方丈在東海之中央羣仙所治為崑崙山有三角曰閬風曰玄圃曰崑崙宮張華所紀崑崙銅柱為天柱蓋本方朔神異經也釋氏西域志阿耨達山上有大淵水宮殿樓觀甚大即崑崙山穆天子所至即阿耨達宮也西為新頭河為天竺諸國皆慶嶺郭璞曰似別有小崑崙

李畋虞部該聞錄所取神仙七人爾朱先生朱眞人桃稚神和子屈突無為海蟾子劉昭遠榮隱先生火井縣許山人漢杜光庭

龍腦香段成式云出波律國樹高八九丈可六七尺圍乾脂為香清脂為膏子主內外障眼又有蒼龍腦不可點眼經火為熟龍腦

香譜云麝以一子眞香探作三四子刮取血膜雜以餘糁皮毛不辨也黎香有二色蕃香蠻香又雜以黎人撰作官市動至數千計何以塞科取之責所謂眞有三說鹿羣行山中自然有麝氣不見其形為眞香入春以脚剔入水泥中藏之不使人見為眞香殺之取其臍一鹿一臍為眞香此余所目擊也

仁善盛明曰舜殘民多疊曰桀殘義損善曰紂慈惠愛親曰孝愛民好與曰惠聖善周文曰宣聲聞宣遠曰昭克定禍亂曰武聰明睿知曰獻溫柔性善曰懿布德執義曰穆仁義說民曰元安綱治紀曰平亂而不損曰靈保民者艾曰明辟土有德曰襄貞心大度曰匡太慮慈民曰定既過能正曰悛不匡其國曰聲一德不解曰簡夙興夜寐曰敬清白自守曰貞柔德好聚曰靖安樂治民曰康小民畏忌曰僖中身早折曰悼慈仁和民曰莊恭仁短折曰哀佐國逢難曰愍名實過爽曰繆虛遏不通曰幽暴虐無親曰厲致志士圖曰景辟土兼國曰桓經緯天地曰文執義揚善曰懷短折不成曰殤去禮遠衆曰煬忘政外交曰攜治典不敷曰震

太學同官有曾官廣中者云沈香雜木也朽蠹浸沙水歲久得之如儋崖海道居民橋梁皆香材如海桂橘柚之木沈於水多年得之為沈水香本草謂為似橘是矣然生採之即不香也

海藥本草云降眞香主天行時氣燒之或引鶴降省頭香即香附子

倉頡解詁云芸蒿似邪蒿可食魚豢典略云芸香辟紙魚蠹故藏書臺稱芸臺

南唐女冠耿先生鳥爪玉貌獲龍於元宗將誕之夕震雷繞室大雨河傾半夜雷止耿身不復孕大食國進龍腦油上所秘惜先生見之曰此非佳者當為大家致之乃縫夾絹囊貯白龍腦一斤垂於棟上以胡餅蘸之有頃如注上駭歎不已命酒泛之味逾於大食國進者又於元宗前搦雪為銀鋌投紅爐淬之成中金指痕猶在又取宮妓箕中糞壤炒為銀開寶末內庫尚有先生糞銀炒小麥於銀

釜成眞珠

禹治水土至北海之北有國曰終北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麗驪項有口狀若負璩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漿臭過樹蘭味逾醪醴一源分為四埒注於山下民飲於神漿浴於神漿此列子篇言也

泥壁未乾揮涕其上陰雨中化為蟲狀如蚓

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訓之言血氣不相殊也

條支國臨西海出師子大雀郭義恭廣志曰大雀頸及身膺蹄都似橐駝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其卵如壺今之駝鳥也漢元帝時有大鳥如馬駒時人謂之爰居

環王國野象一牡管三十餘牝牝者牙纔二尺迭供牡者水草臥則環守牡象死共埋之號叫其處乃散

鼈為雁數食可長髮

鮭魚心肝及頭毒如野葛

蝤蛑大者力能與虎鬬取之不戒螯能夢殺人

鱉皮殼甚銳然性畏蚊蚊小蟲之輒斃燕山錄曰煮羊以鼈煮鼈以蚊物有相感鵜鶘飲水數升而不足鱣鮪入口若露而死獾有手可以捕鼠而制於鼠鹿有角可以觸犬而制於犬

續博物志卷第三

晉 李石 撰

明 吳琯 校

續博物志卷第四

二卷

自秦同書文丞相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高作爰歷篇太史敬作博學篇文園令相如作凡將篇黃門令游作急就篇皆書文之林苑欲識字者不可不知惜哉凡將已上不可復見急就章存焉西京文氣亦可見矣顏籀汪此書嘗得皇象鍾繇衛夫人王會稽等篇世所傳唯張芝索靖二家爲眞草書芝有鳳翼鴻鵠等數行靖所書乃三之二自毋

大凡八萬六千九百六十六卷見在三萬六千七百八卷開元中四部目錄凡五萬二千八百五十

繼人四佐明由曉升級 攷也 必育受稅俗 賦也 成博受古諸侯也 隕丘受延嬉 錄也

伏犧六佐金提主化俗 民也 鳥明王建福 列也 靦默主災惡 害也 紀通爲中職 內也 仲起爲海陸 土也

陽侯爲江海 水也

黃帝七輔風后受金法天老受天錄五聖受道級知命受糾俗窺紀受變復地典受州絡力墨受淮斥

陶淵明云事見論語摘輔象孔長彥孔季彥兄弟聚徒數百故時人爲之語曰魯國孔氏好讀經兄弟講誦皆可聽學士來者有聲名不過孔氏那得成

孔子生鯉字伯魚鯉生伋字子思伋生白字子上白生求字子家求生箕字子京箕生穿字子高穿生子順相魏自叔梁紇至子順九世魏城大梁

毛蟲之精曰麟羽蟲之精曰鳳介蟲之精曰龜鱗蟲之精曰龍裸蟲之精曰聖人

劉向校勘以來子歆爲七略大凡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王莽焚燒之後王允收而西者僅七十餘乘道遠復棄其半荀勗分經史子集爲四部大凡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西晉李充以勗舊部校之在者三千一十四卷宋謝靈運造四部目凡四十五百八十二卷王儉造目錄萬五千七千四卷齊王亮造書目萬八千一十卷梁任昉文德殿所藏二萬三千一百六卷元帝克平矣景收文德殿書歸江陵凡十餘萬卷周師焚之宋武所收四千卷後周書目八千增至萬卷周武平齊僅至五千卷唐藏隋魏鄭公盡收圖書載以船經砥柱沒十之七八

直突陣無全鋒君之勇

宣父因嶓尼山得名丘字仲尼子名鯉字伯魚史籀亦字子魚冉耕字伯牛如闕穀於菟之類甚多

曰之類甚多

宋齊丘乃字超回不自量如此而或云軻字子輿周字子休皆後人以意取之耳

東漢無復名或云王莽之禁沿襲所致不可爲巨如是爲爾而已爲耳之乎爲諸西域二合之音切字之原也

絳州碧落觀天尊像高丈餘唐龍朔中刺史李諶爲

毋氏太妃追薦所造上有篆文老黃冠云李使君高宗之子有二道士求篆此文閉戶篆畢化爲二白鶴飛去餘一及字欠一畫李陽冰於此學篆凡十二年終不得其妙

明皇獲二十七仙玉像於寧州羅川縣金華洞奇偉異狀各各不同內有心星一坐甚美手板復有明致御名其地屬互可思莊其人已百歲後置眞寧觀改羅川爲眞寧縣今有玉象圖傳於世

乾元末肅宗獲十三寶於楚州改元寶應

天寶中大宛進汗血馬六匹一曰紫叱撥二曰紫叱撥三曰青叱撥四曰黃叱撥五曰丁香叱撥六曰桃花叱撥上乃製名曰紅輦曰紫玉輦曰平山輦曰凌雲輦曰飛香輦曰百花輦後幸蜀以平山凌雲爲識西京雜記漢文自代還有良馬九匹皆天下駿也一浮雲二赤電三絕羣四逸驃五紫燕六綠驪七龍子八驎駒九絕塵號九逸

易林曰巽爲雞雞鳴節時家樂無憂

皇覽曰蚩尤冢在東郡壽張縣闞鄉城中高七尺常十月祠之有赤氣出如絳名爲蚩尤旗

穀城西流泉西北入清水城西北三里有項羽冢石碣猶存題云項王之墓皇覽謂去縣十五里謬也

彭城穀陽城西南又有項羽冢水經謂爲非魯爲楚守漢王以羽首示魯乃降遂以魯公禮葬羽於穀城以穀陽城穀城二冢得非身首異處乎皇覽曰山陽鉅澤縣有肩髀冢黃帝殺蚩尤身首異處故別葬亦二冢也

濟水東北槃水出焉槃水出歷縣舊水涌若輪齊疾會于槃是也有舜妃廟對山有舜祠舜井舜耕歷山亦云在此蒲坂縣西有歷觀舜所耕歷山有舜井淪汩二水山上有舜廟周處風土記曰舜葬上虞之陽蒼梧之野

虞耕處即始寧剡二縣山下多柞木吳越之間名柞爲櫪故曰歷山二說一以櫪爲歷未知孰是皆鄉道元說

牧靡縣因草得名生牧靡可以解毒鳥多誤食鳥啄口中毒必急飛往牧靡山啄牧靡以解毒

馬出越嶲之西若羔紐莎靡之粉米飲之七歲可御

日馳數百里

東觀漢記王阜爲益州太守神馬四出溷河中魏末有神馬夜過官牧迹大如斗入河水中

眞誥金陵古名之爲伏龍之地句曲山秦時爲句金之壇以積金山得名山生黃金漢靈帝詔採句曲之金以充武庫孫權遣宿衛人採金屯伏龍之地因改名金陵陶洪景云大茅山尚有數坑名金井山之近東諸處碎石往往皆有金砂眞誥又云水色白都不學道飲此水亦令人壽亦金津液之所溉耶

岡山有穴通大句曲山有石腦在方山下石但小斑色而軟形狀圓小如層色似鍾乳李整昔有風疾多事服此乃愈

豫章城南門曰松楊門門內有樟高七丈五尺大二十五圍垂陰數畝漢官儀曰豫章郡樹生庭中因以爲名

劉歆云湖漢等九水入彭蠡因言九江沫水出廣柔徼外有石紐鄉禹所至也

沫水自蒙山至南安溷崖水脈漂疾歷代爲患蜀守李冰發卒鑿平溷崖河神輒怒冰操刀入水與神鬬遂平溷崖

續博物志卷第五

晉 李石 撰

明 吳琯 校

女媧之功烈上際九天下契黃壚名聲被後世光輝重萬物乘雷車服應龍驂青虬席薜圖震黃路援絕瑞前白螭後奔地

項淡始學篇曰天地有天皇十三頭洞冥記曰一姓十三人徐整曆紀曰歲紀攝提元氣肇有神靈一人有十三頭始學篇曰人皇九頭兄弟九人九州各居其一

夷者柢也其類九畎夷千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蠻者慢也其類八天竺咳首僬僥跋踵穿胷儋耳狗軌窮春戎者兇也其類六僥夷戎央老白耆羌鼻息天剭狄者辟也其類五月氏貊狛匈奴單于白屋

蜀蠻卬部川都王蒙偏奴氣未絕其妻子以錦數疋相續繫奴者曳之於地置十數里外高山上令氣絕乃復以錦被裹而埋之會其族哭之名作鬼親

守近州蠻人說其事倭辰餘國或橫書或在書或結繩或鍥木唯高麗摹寫籀法取正中華

以清水漱口飲酒至斗不亂或曰酒毒自齒入也

南人好飲茶孫皓以茶與韋昭代酒謝安詣陸納設茶果而已北人初不識開元中太山靈巖寺有降魔師教禪者以不寐人多作茶飲因以成俗

楚人陸鴻漸爲茶論并煎炙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統籠貯之常伯熊者因廣鴻漸之法伯熊飲茶過度遂患風氣或云北人未有茶多黃病後飲

病多腰疾偏奴

唐則天於東都造明堂高三百尺九州鼎置明堂之下當中豫州鼎高一丈八尺受一千八百石餘各

依方面高一丈四尺受一千二百石都用銅五十六萬七百一十二斤

禹治洪水觀於河見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圖而退於淵又曰堯修河洛有五老相謂河圖將來告帝以期知我者重疊也五老乃翻爲流星而升于昴

山東風俗遇正月取五姓女年十餘歲共臥一榻覆之以衾以箕扇之良久如夢寐或欲刺文繡事筆硯理管絃俄頃乃寤謂之扇天上以乞巧

衡山五嶽之南嶽也黃帝以潛霍爲山之副爾雅云霍山爲南嶽至漢武以衡山道遠徙祭于廬江潛山或曰衡山卽霍山山海經衡山卽嶋嶁山常山者陰陽始其道長久故北山曰常山山亦恒其山五穀四種五穫

一勝粱米以純苦酒一斗漬之三日出百蒸百暴遠行一餐十日不饑重餐四百九十日不饑又方米一斗赤石脂三斤水漬之二三日搗爲圓如李大可辟穀

靈寶五符經用白鮮米九蒸九暴

庚桑名楚史記作尤桑

夏棘字子棘爲湯大夫列子作夏革

月令曰椒是玉衡星精服之身輕能老柏是仙藥又云進酒次第當從小起以年少者起先

燃草爆竹起於庭燎

正月望祭門先以楊枝插門隨楊枝所指以酒脯飲食及豆粥插筋祭之

酒杯藤出西域藤大如臂葉似葛花實如梧桐花堅可以酌酒有文章映徹可愛實大如指如荳蔻香芙蓉酒來至藤下摘花酌酒仍以其實醒酒國人寶之不傳中土張騫使大宛得之出張騫出關志

菊花舒時採莖葉雜黍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謂之菊花酒

孟詵云葡萄不問土地但收之釀酒皆得美好

以新焉

蜥蜴求雨法以土實巨甕作木蜥蜴小童操青竹衣青衣以舞歌曰蜥蜴蜥蜴興雲吐霧雨若滂沱放汝歸去

交州安陽王有神人名皐通爲安陽王治琴一張一發殺三百人

今之所謂石九十二斤法爲准漢秤三百四十一斤也今之驟弩九石古之二十五石北魏武卒二人之力挽弓三石古之三十四鈞比顏高之弓當五人有餘

閻相去八尺小童八人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下三時准此皆燔雄雞燒豭猪尾於里北門及市中

續博物志卷第六

晉 李石 撰
明 吳琯 校

少典產黃帝黃帝產元囂元囂產蟜極蟜極產高辛是爲帝嚳帝嚳產放勳是爲帝堯

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爲顓帝（昌意元囂第次于也顓帝次于也）帝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勾芒勾芒產蟜牛蟜牛產瞽叟瞽叟產重華是爲帝舜及象

顓帝產鯀鯀產文命是爲禹

唐六典三年一享帝嚳氏于頖丘享唐堯於平陽稷契配享虞舜於河東各錄配享夏禹於安邑伯益配享商湯於偃師伊尹配享周文王於酆太公配享武王於鎬周公配享漢高祖於長陵蕭何配享皆以仲春之月

蜀州青城丈人山每歲春秋一時享以蔬饌以縣令行

秦始之證

秦龜卽山中龜不入水水中神龜長一尺二者佳龜見蛇則呷而食之

李德曰楊雄蜀王本紀言張儀築城依龜行迹築之到此聞龜殼酒庫官守文遇曰比嘗爲主庫小吏見龜殼長六尺元和初高崇文截以爲帶勝

野王縣東南有孔子廟有碑魏太和元年孔靈度以舊宇毀址求修復野王令范衆愛河內太守元眞刺史高允表聞立碑於廟治中劉內別駕呂次文主簿向班虎苟靈龜以宣尼大聖非碑頌所稱宜立記焉仲尼聞殺鳴犢旋車而反晉思之爲立廟碑云孔氏宮於洛陽下追思聖祖故立廟亦猶劉累遷魯立堯祠於山矣

鷺鳥雄小雌大燕鳥雄大雌小

鸂鶒能救水故宿水而物不害鴛能巫步禁蛇啄木遇雹以菊畫字成符而雹自出鵲有隱巢木鷽鳥不能見燕銜避戊巳日則巢固而不傾鸛有長水石故能於巢中養魚而水不涸燕惡艾雀欲奪之則銜其中

鷺有長翰毛江東人取以爲牖擫名之曰白鷺纚

虎鷹能飛捕虎豹身大如牛翼廣二丈

諼草一名鹿葱花名宜男風土記云妊婦佩其花生男也

李衛公云金錢花損眼

牡丹初不載文字惟以藥見本草唐則天以後洛花始盛沈宋元白亦不及也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但云一叢千朵謝靈運言永嘉竹間多牡丹今越花不及洛花遠甚武曰靈運之所謂牡丹之芍藥特盛於吳越

杞菊山芋牛蒡道家以爲嘉蔬江淮百合根大而味甘南地微苦其次決明合歡槐芽亦可食孫思邈以合歡爲萱草稽叔夜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兩物也

駱一名蛟一名濯肉一名熱肉一名暉一名飛龍如鳩青色亦曰治鳥巢大如五斗器飾以土堊赤白相間狀如射矦犯者役虎害人燒人廬舍昔值洪水食都樹皮餓死化爲鳥姚王汪三姓其姓也俗諱五月上屋言五月人蛲上屋見影魂當去

山蕭一名山繰神異經作獡永嘉郡記作魅一名山都淳石經古文轉失淳法石長八尺廣四尺碑石四十八枚廣三十丈魏文帝刋典論六碑附於其次陸機太學賛別一碑在講堂下蔡邕蕭說高堂隆等名太學弟子賛復一碑在外門中又一碑漢順帝陽嘉八年立云建武二十七年造太學永建六年九月詔書修太學工徒十一萬二千人陽嘉九年八月作畢有晉辟雍行禮碑是太始二年立

壽蛇殺之以此草覆之灌水菌生其上末爲毒藥殺人

北人淫南婦辭歸以毒置食約以年月復還解以他藥不爾毒發死矣謂之定年藥南游者宜誌之

宋劉亮合仙丹須白蠙蛤白蝙蝠得而服之立死唐人陳子真得蝙蝠大如鴉食之一夕大瀉而死

小蜘蛛長脚者一名蠨蛸一名長蚑俗名喜子陸機疏詩名長脚蚑州河內人謂之喜母

段成式云主夜神呪可辟惡夢呪曰婆珊婆演帝清泰小字二十三蓋正月二十三日生也以是日爲千春節人臣奏對但云兩旬三日或數物則云二十二更過二十四不敢斥尊也

先賢傳魯百恭士名曰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一食之間三起

秦穆公時有人掘地得物若羊將獻之道逢二童子謂曰此名爲蝘常在地中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以柏東南枝捶其首由是墓皆植柏又曰柏爲鬼廷

漢孝和時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交州記曰龍眼高五六丈似荔枝而圓小謝承書曰唐羌字伯游上書諫以龍眼荔枝及生鮮獻之驛馬晝夜傳送至有死者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

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石經古文轉失淳法石長八尺廣四尺碑石四十八枚廣三十丈魏文帝刋典論六碑附於其次陸機太學賛別一碑在講堂下蔡邕蕭說高堂隆等名太學弟子賛復一碑在外門中又一碑漢順帝陽嘉八年立云建武二十七年造太學永建六年九月詔書修太學工徒十一萬二千人陽嘉九年八月作畢有晉辟雍行禮碑是太始二年立

子曰乾之動直靜專坤動闢靜翕其根也天根每日兩度蹴入尾閭巨壑則海沸出潮

世傳黃長房得符於壺公以是制服百鬼其後鬼竊其符因以殺長房

道士扈解謂之身經太陰

李泌在衡山事明瓚禪師瓚云欲學者先將筆硯碎却明瓚北宇大照之門人性懶墓僧令看鹽雨至流千池畔僧啟之不怒冬月臥于簷前不起以粥灑其頭因就頭取喫號懶瓚作明心論

後漢崔駰著易林六十四篇蒙恥之祖父武曰卦林

武曰象林

白馬猶細布名實而已

晉 李石撰

明 吳琯校

老子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此章全是黃帝之言今在五千文內則老氏所著書恐非專已出

正月不食生葱三月勿食小蒜四月勿食大蒜五月勿食雞六月七月勿食茱萸成血痕八九月勿食薑并肝心肺十月勿食樹十一月十二月勿食藏甲之物并脾腎

眼者身之鏡耳者體之牖視多則鏡昏聽衆則牖閉

面者神之庭髮者腦之華心悲則面燋腦滅則髮素精者體之神明者身之寶勞多則精散營鏡則明消人死必視其形如生人足不青皮不皺目光不毀頭髮盡脫而失形骨者皆尸解也武德三年晉州人吉善行於羊角山見白衣父老呼善行曰為吾語唐天子吾為老君即汝祖也高祖因立廟高宗追尊玄元皇帝明皇親註老子令學者習之兩京及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京師號玄元宮諸州號紫極宮尋改西京為太清宮東京為太微宮皆置學生

萬菜出禹國有毒白蟲不敢近蛇虺過其下誤觸之則目瞑不見物有中其毒者唯生薑汁解之

食黃顙魚後飲荊芥湯即死

草木之生動搖者生而不暢人之導引動搖引體者何故壽而不死

竟者腊聲若腐槃紂之君垂腕尺餘

王充曰雷公有神雷聲有器安得謂之神正月陽動故始雷五月陽盛故雷迅秋冬陽衰故雷潛太陽用事陰氣乘之陰陽分爭則相激射為毒中人則死中木則折人以震死試以斗水沃冶鑄之火火氣激烈則為雷聲或曰雷火之及金石焦鑠而漆器不壞何也道家以雷燒石投井中石焦水寒激聲大鳴

顏淵與孔子俱上泰山東南望吳昌門外孔子見白馬引顏淵指之若見吳昌門乎顏淵曰見之有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止之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蓋精力不及聖人而強役之也

櫧似黎而酢澁鹿食樹橘葉其肉自然作樹橘香江東呼蘗為藤似葛而麤大擬似豫章杼斗為樸或言皁斗樸實似柰柚似橙而酢

淮南子曰狠者類知而非知也愚者類君子而非君子也愚者類勇而非勇也使人相去也若玉之與石也葵之於莧也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若芳窮之與蓼本蛇非之與蘼蕪

黃英一名曆英聖王以是占日月之數

朱草狀如小棗栽長三四尺枝葉皆丹汁如血朔望生落如莢莢周而復始可以染絳成補黻之章金銀投其汁可使成圓泥成水雀體飲之令人長生出抱朴子

驃國諸蠻並不養蠶收婆羅木子破其殼中如柳絮細織為幅服之謂之婆羅龍貶

蠻法者鹽成團為顆質則以顆計之

茶出銀生諸山採無時雜樹叢生金出長傍諸山取法以春或冬先於山腹掘坑方夏水潦蕩沙泥土注之坑秋始披而揀之有得片塊大者重一斤或二斤小者不下三四兩先納官十分之八餘許歸私仍累勞劾免征賦麩金出麗水河聯川有罪送淘金所最為重役會同川銀山出銀礦私置冶官收十之三諸聯川有錫山出錫

蘇虓郴縣人嘗與衆兒共牧牛更直爲師録每至虓直牛不逐自還既而辭毋仙去又說年疫穿一井飲之可得無恙

道士譚紫霄有觀燈之術說人禍福必中

郭頒世語云魏黃初中盜發吳芮冢見芮屍容貌衣服並如生吳平發冢人於壽春見南蠻校尉吳綱曰君形貌可類長沙王吳芮乎但君微短耳綱嘆然曰是先祖也自芮卒至冢發四百年至綱又四十年矣

丹水有石穴蝙蝠大者多倒懸百歲者倒懸得而服使人神仙

陶隱居云學道之士居山宜養白犬白雞可以辟邪

蘇枋木自然蟲糞爲紫粉

秦二十一年鑄金狄十二釋氏之源本霍去病討休屠王獲其祭天金人武帝以爲神列於甘泉宮魏黃初元年徙長安銅狄重不可致或言金狄泣因留霸城南人有見劉子訓與父老共摩銅狄曰正見鑄此時計爾日已近五百年矣董卓毀其九爲錢苻堅毀其二爲錢其一百姓推置陝北河中或云翁仲頭髮常出晉軍至髻不復出

陳正敏所取者陳搏李濱林逋魏野皆遯世之士希夷先生陳搏服氣辟穀二十餘年或寢百餘日不起太平興國中召入復放還山一旦自作表云臣搏大數有終聖朝難戀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化形於蓮華峯如期而卒七日支體猶溫五色雲蔽洞口彌月不散已百餘歲矣

劉向列仙傳葛洪神仙傳沈玢續仙傳曾慥集仙傳以異代事著於本朝者自爾朱洞呂嵓陳摶賀元曾被祖宗眷異者名臣如歐陽修劉九石延年皆在賀元仕石晉爲水部員外郎章聖東封謁道左天聖初使弟子喻澄詣闕獻浮屠老子像直數十萬

毛女在華山山客獵師世世見之體生毛自言秦始皇宮人陳搏在華山或詣以與毛女往來

孔安國撰孔子弟子七十二人劉向傳列仙亦七十二人皇甫士安撰高士亦七十二人舊亦七十二人

李泌絕粒五六載身輕能行於屏風上引指使氣可以吹燭至滅導引骨珊然有聲號鑠子骨

瀟子名熊楚人爲文王師年九十見文王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

按葛仙公云素書乃河上公以授漢文帝也黃石公所授張子房多云陰符非也一云三略乃子房所著非所授之書或曰河上公授漢文帝不應於子房墓中得之黃石公丹書身之八殺貪殘姦酬狡倭訐愎命之四業皆惠恃已狎不肖妬賢能昔有一人好道而不知求道之方唯朝夕拜跪向一枯樹輒云乞長生如此二十八年不倦枯木一旦忽然生華華又有汁甜如蜜有人教令食之遂取此華及汁並食之食訖即仙

劉少翁曾數入太華山禮拜向山如此二十年遂忽一旦得見兩嶽丈人授其仙道十年河侯河伯遂一人數日詣河邊拜河水如此十年河侯河伯遂與相見與其白璧十雙敕授水行不溺法

楊雄益州箕巖巖岷山古曰梁州峯城北有孔子學堂蜀有文翁講堂北海有鄭司農儒林講堂宅亦曰第言有甲乙之次第也漢書成帝王甲觀中畫堂魏有茅堂

主不饑

作乾薑法水淹三日畢置流水中六日更去皮然後曝乾入甕瓶謂之釀也

淫羊藿一名仙靈脾淫羊一日百遍食藿所致新主又作乾菜妙作餛飩吞三五枚以飯壓之良瘥

續博物志卷第七

續博物志卷第八

晉 李石撰

明 吳琯校

後漢襄楷延熹中上疏云宮中立黃老浮屠祠陛下
嗜欲不去豈獲其祚或云老子入夷狄爲浮屠浮
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
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
漢帝問陳蕃徐稚袁宏孰爲後先蕃答袁生公族不
纔自雕至於徐稚傑出薄城故宜爲先
伏生爲秦博士文帝撰五經尚書大傳使掌故歐陽
生等受尚書於伏生漯水有徵君伏生墓
晉書地道志曰遼西人見遼水上有浮棺欲破之語
曰我孤竹君也汝破我何爲因爲立祠或曰漢靈
帝時遼西太守廉翮因夢得之此與前志小異
沈彬保大中以尚書致仕居江西高安手植一木於
平野戒諸子曰必葬我此地子孫伐木圍上深丈
餘得一石椁上刋八字云開成二年壽椁一所即
裴之
靈子楚樂故朝歌回車論譔考讖曰邑名朝歌顏子
不舍七十弟子掩目宰予獨顧由歷之故以足歷之
子路患宰予顧視凶地故以足歷之
齊時有發古冢得銘云青州二十于東海女郎河東
賈昊以爲司馬越女嫁爲荀晞子婦慙之果然
東都殖業坊十字街有王戎墓隋代釀家穿其傍作
窖得銘曰晉司徒尚書令安豐侯王君銘
廣川王去疾發魏王子且渠家甚淺狹無棺柩有石
牀牀下悉是雲母牀上兩尸一男一女皆年二十
許東首裸臥顏色如生人髮髮齒牙亦如生人王
晉靈王冢屍亦不壞唯玉塡竅一枚
畏懼不敢近
幽王冢甚高壯雲母深尺餘百餘尸相枕藉皆不朽
唯一男子餘皆女子
欒書冢有一白狐王擊之傷其足王尋病足死
蕭頴士與行伍共濟瓜洲舟中二少年相顧曰甚有
肖鄱陽忠烈王頴士是鄱陽曾孫即自款陳二子
曰吾識而祖久矣遽負擔而去頴士北歸盱眙吏
獲發冢盜五六人頴士認江中二少年亦在內頴
士以前說詞之曰我嘗開鄱陽王冢當門貴人顏
色如生與頴士相類此與吳綱似吳芮事頗同芮
事出水經頴士事出薛用弱集異記
九眞山多大蛇名曰髯蛇長十丈圍七八尺吞鹿角
骨鑽皮出夷以大竹籤殺而食之楊氏南裔異物
志曰髯惟大蛇既洪且長采色駁犖其文錦章食
犬吞鹿腰成養劇賓客嘉燕是豆是觴
武強縣有行於塗得一小蛇養之名擔生長而噬人
里人遂捕繫獄擔生負而奔邑淪爲湖縣官吏爲
魚矣
漢光武二年鮮于冀爲清河太守作公廨未就而亾
後守趙高計工用二百萬貲冀子嘉燕是鯛
乃鬼見白日道從入府與高及秉等對共計校定
爲適乘所劃匿冀乃書表自理言高貴不尚節壟
畝之夫而箕踞遺類媚世求顯偸竊銀艾鄙辱天
官臣不勝鬼言去三十里車馬皆滅不見秉等伏
地物故高以狀聞詔差代以旌幽中之訟
老人晨渡朝歌水而怯紂曰老者髓不實故晨寒因
斮脛以視髓
紂有新聲靡樂作邑朝歌史記曰朝歌之音歌不時
也虞號之間傳說隱室傳巖俗名之爲聖人窟
劉向敘晏子春秋稱古治子曰吾從而殺之
騶以入砥柱之流吾從而殺之

孔子臨狄水而歌曰狄水衍兮風揚波船楫顛倒更相加汲縣舊汲郡有石夾水爲碕溪太公釣處有太公泉太公廟牧野竹書作坰野有比干墓前有石銘題隸云商大夫比干之墓所記唯此漢高宗孝文各爲立碑

顏含字洪都兄畿得疾死於醫家人迎喪引喪者顛仆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五藏耳及還婦夢之曰吾當復生急開棹以手刮棺指爪盡傷氣息甚微飲食所須託之以夢含侍養足不出戶者十三年畿竟不起

二廣深谿石壁上有鬼影如澹墨畫船人行以爲其祖考祭之不敢慢俗好於門畫虎頭書攡字謂陰司刀鬼名讀漢舊史儺逐疫鬼又立桃人葦索滄耳虎等攡爲蓋滄耳也

俗傳鍾馗起於唐明皇之夢非也比史堯朝有進畫鍾葵字辟邪干勁字鍾葵宋宗懿妹名鍾葵非特明皇時但葵馗二字異耳又曰終葵菜名閩中多木綿植之數千株採其花紡爲布名吉貝南史言林邑等國出古貝木以古爲吉訛也

樅松葉柏身檜柏葉松身

黃公好謙女有國色而謙其美以爲醜也女至難嫁有緑夫冒娶之乃國色果信黃公之謙

魏田父耕於野而得玉弗識也鄰人陰欲得之紿曰此怪石也田父置玉於室其光燭夜果以爲怪棄之於野鄰人從而盜之以獻魏王王工望而拜曰此無價之寶

陶隱居書自奇世傳盡板帖及焦山下瘞鶴銘皆其遺迹

王令自稽七子凝操徽渙獻五人書迹傳世惟玄肅二人未見而五子書各不同蓋善學父書者

郝氏夜祠佛鬼車乘燭光而下翼廣丈餘九首互相低昂其家呼犬持杖逐之墜一羽長三尺許廣八九寸色類鵞雁

江浙間有鳥名飛生孤首肉翅四足如獸飛而生子即隨母後人有難產以其爪安胷腹間立驗亦有得其皮者

有異鳥鳴如嬰兒巢於木採得其雛大如鵞青首白面觜爪類鷹鷂或曰此鴞也

高麗人客贊正椏五葉背陽向陰欲來求我假樹相尋假木葉似桐甚大陰廣荼多生其陰

石如初不敢輕近耳

火井以草蘘之則煙騰火發湯井以草內之則露凝

鐸銷狀如刀戈殘刃有孔菊達出麗水飾以金所指無不洞夷人尤寶月以血祭之俗謂天降非人鑄

蠻刃鑄以毒藥治取躍如星者淬以馬血成之傷一即死刀劒以柔鐵爲莖幹不可純用鋼純鋼不折則缺

天寶中交趾貢龍腦如蟬蠽老龍腦樹節方有禁中呼爲瑞龍腦上唯賜貴妃十枚香氣徹十餘步

蓬萊山使高麗者望之甚遠前後下峭拔可愛其島屬昌國縣其上平廣可以種蒔島人云蓬萊三仙人越弱水三萬里不應指顧間便見此外不復見山

馬緒謫潮得巨蠙長尺餘鹽漬之歸誇北人

兩頭蛇馬齧食牛血所化

鴆鳩毛氏曰桔鞠郭璞謂布谷鴆鳩毛氏云王唯郭璞謂鵁鶄斯毛氏云卑居又云鵁鳥郭璞云小雀好羣飛毛云桑鳥爲竊脂郭璞云爲青雀好盜脂

海州有人持一束黑物形如竹篾其人云海魚腮中毛可作屏風貼色似水牛角頭似豬鬃長三四寸

南昌縣出然石異物志云色黃而理踈以水灌之便熱以鼎炊物可熟置之則冷如此無窮元康中雷孔童入洛齎以示張公張公曰此謂然石

晉書曰漢末博士徵煌矦瑾善內學弱水出流沙流沙與水流行也在西海郡北山有赤石白色以兩石相打則水潤打之不已則潤盡火出山石皆然炎起數丈不滅有大黑風自流沙出奄之乃滅其

廣可一寸
人家有小蟲至微而響甚尋之卒不可見號竊蟲大如半胡麻形似鼠婦有兩角白色振其頭則有聲
孟康朝作賦比之鬼魅
海州有溝水通淮過漕船寶應中堰破水涸東海主修堰堰成輒壞或說梁代築浮山堰以鐵數萬斤填積其下乃成堰之壞如雷聲至是聲聞上流蓋鐵味辛辛能害目魚龍護目故畏鐵也有人淬劒於池池魚皆浮去
張勃吳錄曰彭澤有鳥棲食團飯投之高下無失巫山迎船鳥亦然
凡鳥三指向前一向後鸚鵡兩指向後
漢明帝永平五年長安迎取飛廉并銅馬置上西門外晉灼曰飛廉鹿身頭如雀有角而蛇尾豹文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
宣王好射三石之弓而自以爲九石臣下從而悅之以非大王不能用其實三石也九石名而已
周官仝羽爲旌析羽爲旌道路用旌節即此旌也顧愷之畫蘇武所執之旌上圓如幢下復數層紅羽驂驎然如夜合花此析羽也今鹵簿中節頗類此其首亦圓相去尺餘有數重圓板以龍牛尾綴之制至於龍節亦析羽遵法然蘇武漢節則旌節之制至於龍節虎節玉節之類則今虎符之類但可合符不必盡爲旌耳顧畫節首一物若書卷豈亦符乎漢銅符以銅爲之竹符以竹五十鐫刻篆書其上
硯譜載天下之硯四十餘品以青州紅絲石硯爲第一端州斧柯山石爲第二歙州龍尾石爲第三夜藏飲食於器中覆之不容鼠欲盜食不可至穢器而走淚滴器中食之得黃疾通身如鍮石類仝硯缺玦類玉木蘭類桂窠醜類檀駝牀類靡蕪人參類蓴芹檜類柏狐狸類狗獾鼯類鳳野馬類麟
肅宗時有告保定太守反者令李泌乘千里馬往案之千里馬寧遠所獻髮拳紫色狀如八駿乘者必永裘冒絮似胡兒抱持早發扶風初馳三十里則皆芳倒跳三十里外乃墜然而去唯聞耳傍風聲飛前蹄之土過耳辰時達保定申時歸奏事
顓帝有三子而亡去爲疫鬼其一居江水爲疫鬼其一居人宮室堀堁善驚人小兒
脚弱病用杉木爲桶濯足排樟腦兩股間以脚搦繫定月餘即效
雜令曰蹄人者絆其足齮人者截其耳說文牛觸者戴頭上狀如環
本草經曰虎嘯風生龍吟雲起磁石引鍼琥珀拾芥蟹鬪精上有孔其中有子有泥食之殺人
露布捷書之別名以帛書揭之竿魏武奏事謂之露板
公孫龍以書有四目四聽遂以聽天地人爲臧之三耳臧善也以白馬非白馬教也其意若改其說無以教人
易之生物奇偶三才之數三三而九九八十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六名家史七日別傳八日雜記九日地理十日都邑簿
唐大順元年六月資州兵王全義妻如孕覺物漸下八股至足大拇痛甚拆而生珠如彈圓漸長大如杯
西京相傳曰京有小索亭世語以爲本索氏兄弟居又爲索水晉志京有大索小索亭漢書京索之間也
紀信家在滎陽城西北三里

漢長安巧工丁緩作臥褥香爐爐體常平又作七輪扇連七輪大皆徑尺一人運之滿堂寒颼今二法並存
計然云人受命於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而脉三月而胚謂如水胞之狀四月而胎謂如水中鰕蝛胎也五月而筋六月而骨謂血氣變爲肉肉爲脂脂爲骨也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
九章筭法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少廣四均輸五方程六傍要七盈足八鉤股九
語林云王中郎以園基爲坐隱武亦謂之爲手談又謂之爲基聖
謂之爲碁
宴數王叔云東方朔以爲寄生賣餅人結茅爲經以戴頭上狀如環
蟹蜞精上有孔其中有子有泥食之殺人
本草經曰虎嘯風生龍吟雲起磁石引鍼琥珀拾芥漆得蟹而散麻得漆而湧桂得葱而軟樹得桂而枯戎鹽累卵猶膽分杯其氣爽之相開感也
一曰偏記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名鐫言五曰郡事六名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十曰都邑簿
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馬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升升主狗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徵徵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禽獸故禽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故蟲八月而化
陶答子妻曰南山有豹霧雨七日不下食者欲以澤其文章故藏以避害

齊民要術曰梧桐山石間生者爲樂器則鳴
周書曰清明之日桐始花桐若不華歲有大寒
太行卽五行之異名淮南子曰武王欲築宮於五行之山
猗頓魯之窮士耕則常寒閔朱公富往問術焉朱公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
童子操戈與孟賁戰孟賁必不勝童子修禮盡敬雖孟賁不忍犯
鴆食桑椹則醉猫食薄荷則醉虎食狗則醉
管子曰聽宮如牛鳴窮中
牛聾瞋面牛鼓簧是也
積阜莢置油瓶其中永不蛀踏雞子殼令人患白癜風踐壞竈土令人害瘡
桑柴灰取汁煎白礬治壁鏡蛇毒石榴名天漿已乳石毒
桃根爲印可召鬼
臥欲縮足不欲左脇
牖里在湯陰縣廣雅稱獄幷也夏曰夏臺商曰羑里周曰囹圄皆圜土也

晉 李石 撰
明 吳琯 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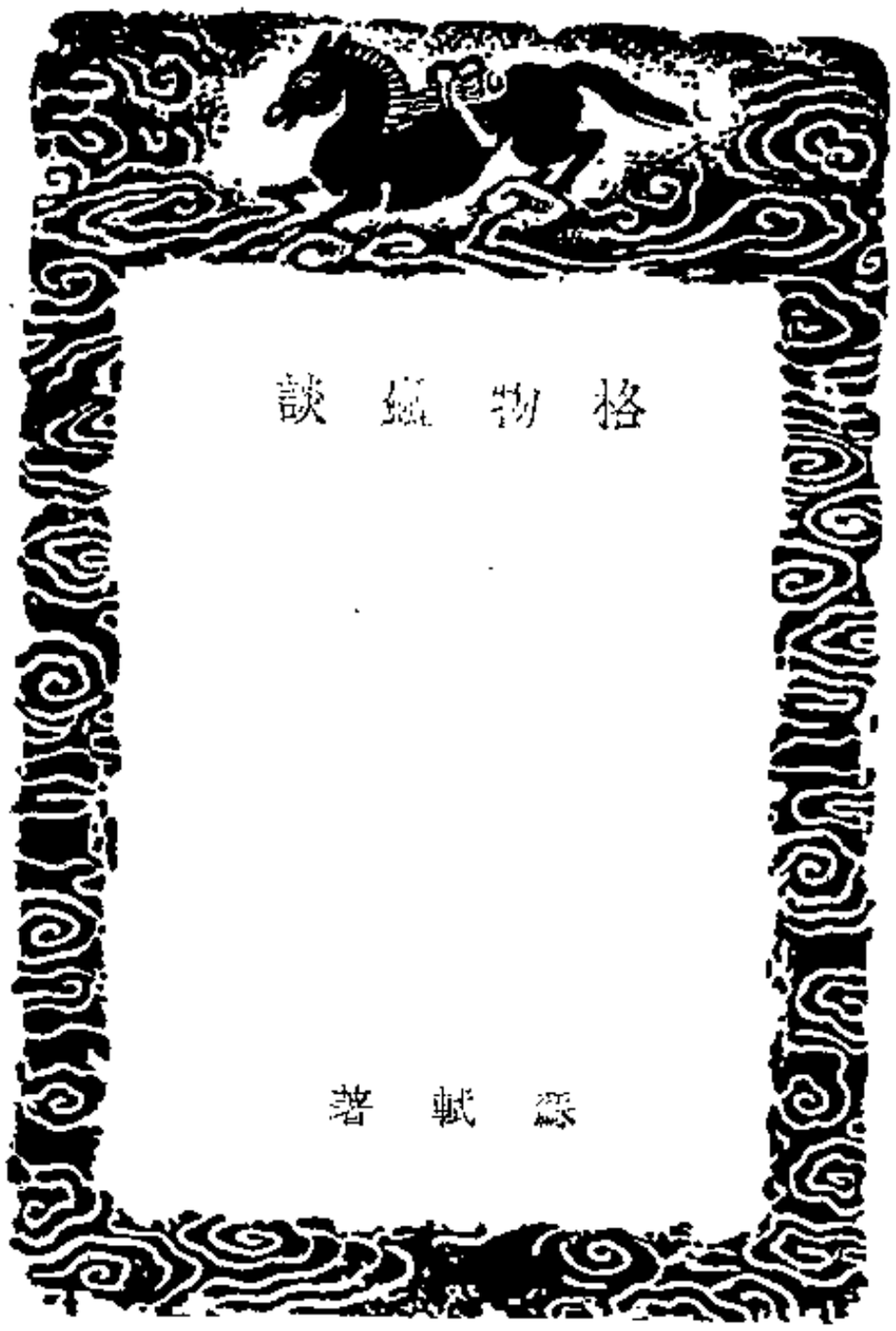
舊說千歲之龜巢於蓮葉游於卷耳之上
按乾鑿度曰垂皇策者蓋伏羲用蓍卦已重矣然而世質民淳法惟用七八六十四卦皆不動若乾止於乾坤止於坤不能變也夏商因之皆以七八爲占不如占連山歸藏是已後世澆薄始用九六爲占不足以應天下之變
諸侯叛桀闕龍逢引皇圖以諫桀桀殺之伊尹諫桀桀曰天之有日如吾之有民日亡吾乃亡矣
紂剖比干觀其心桀殺龍逢無剖心之事桀惟比之於日紂乃詐命於天
西伯軍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師問曰西伯將焉之曰之薛膠鬲曰無我欺曰不予欺也將伐紂曰何日至曰以甲子膠鬲以是日報紂是日雨甚卒病請休師西伯曰膠鬲已報其王以雨進兵救膠鬲之必也商容與殷民觀周師之入見畢公曰吾新君也容曰非也其人將有急色君子臨事而懼見君也容曰非也其人有孔時今忽其不太公曰吾新君也容曰非也其人虎踞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卽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於進退見周公曰吾新君也容曰聖人爲人忻忻行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故聖人臨衆知之見武王曰吾新君也容曰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以是知之
犀出越嶲以陷穽取之每殺天震雷暴雨
野桑生石上取以爲弓不膠漆而利
淮南子曰鯀堙洪水益帝之息壤帝使祝融殺之于羽淵今荆州南門外有狀若屋宇脩土中而猶見其脊芳有石記云不可犯脊鍾所入輒復如故又頗以致雷雨近代有妄意發掘水尽出不可制
佛樓沙國有佛鉢受三斗許青玉也或曰青石或曰雜色而墨多四際分明厚可二分貧人以少華投中郎滿富人以多華正復百千萬斛終不滿或曰在月支國
穆天子傳曰天子賓于西王母乃紀其迹于弇山卽西王母之山

爲榱橑廣志曰雲母竹大竹也攤竹細而多刺也
篦竹堪作笛篇竹宜爲屋椽篾竹皮青肉白如雪
輭韌可爲索
竹譜曰竹之則類六十有一
南越以孔雀珥門戶崑山以璞玉抵烏鵲
撲避戊巳蝙伏庚申一歲三蟄則桑弱馬耗
孔子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在於耳政事惡譁而
善肅
蚯蚓長吟地中江東謂之歌女
木瓜味酢善療轉筋陶隱居云如轉筋時但呼楸名
及書上木瓜字輒愈
穀膠可以團冊砂又曰爲金石之漆
橘柚彫於北徙石榴蠻於東移
呂氏春秋曰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必食其跖數千
而後可足也
慕容廆有馬跨四十九年駿逸不虧鑄銅爲之像親
爲銘讚
撥拔力國有異獸名馳牛皮似豹跡類牛無峯項長
九尺身高一丈餘
木蠹天寶初虞人獲木蠹詔養之腑中蠹水凝滿於
斗水中用灑衣至敗香不歇每取以針刺之捉以
眞雄黃香氣倍於肉蠹此與前說水蠹小異併錄
之
張華爲黃門侍郎博覽圖籍千門萬戶畫地成圖
司馬遷欲自成一家褚琭經傳之文以從世變可也
至改古文尚書論語可乎
楚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
欲奪之原不與譖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
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因是
疏屈平

庚桑子出山人王士源采莊子庚桑篇爲之目云其
先人於山中得古本唐人疑之竟不施行今亢倉
子三卷是也
漢蜀人趙賓好異說以氣無管子管子者萬物蓄茲
也顏師古曰古皆爻管同音
貴妃以假髻爲首飾曰義髻僖宗內人束髮甚急爲
囚髻唐末婦人梳髮以兩髻抱面爲拋家髻
望梅生津食斧墮淚此五液之自外至也
愧而汗發此五液之自內至也
良常山有熒火芝大如豆夜視有光得食一枚心中
一孔明食七枚七孔明可夜書華陽洞亦有五種
夜光芝包山有白芝
王徽云有書契以來便應有筆世傳蒙恬制非也崔
豹曰蒙恬以枯木爲管以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所
謂毫非今之竹鬼也
元和中元稹使蜀嘗妓薛陶造十色彩牋以寄元稹
於松華紙上寄詩贈陶蜀中松花紙雜色流沙紙
彩霞金粉龍鳳紙近年皆廢唯餘十色綾紋紙尚
在
湘州記蔡子池南有石臼是蔡倫舂紙臼
李司徒勉在汴州得異骨一節可爲硯南海時得於
海商云是蜈蚣脊骨
蕭史與穆公鍊飛雪丹第一轉與弄玉塗之今之女
銀脈粉也三代以降塗紫草爲臙脂周以紅花爲
之或曰出於閼氏
葛洪曰沈義學道於蜀中與妻共載
管子曰武王爲後靡令曰豹裯豹裘方得入廟故豹
皮百金功臣之家裘千鍾而未得一豹
陵陽子明經云春食朝霞日欲出時黃氣也秋食淪
陰日沒以後赤黃氣也冬食沆瀣夜半氣也夏食

正陽南方日中氣也并天黃地黃爲六氣
墨子作木鳶飛三日不集公輸子之雲梯墨子之飛
鳶是也
今之紙鳶引絲而上令兒張口望視以澳內熱
同光中莊宗遺平蜀得王衍金銀命悉鎔之爲金塼
銀塼約重三百斤一塼開一竅二人擔之上有匠
人名曰馮高過荊南高季興曰馮高王屬我坑官
吏持而有之儲爲一庫皇朝建隆中金銀入京師
斤兩封紙如故
華俗謂上金爲紫磨金東俗謂上金爲楊邁金
印子金世傳淮南王安藥金上有印子篆文劉王字
壽州八公山土中耕者往往得之小餅重半兩有
一印大餅至七兩有二十許印
襄趙之間故春陵白水之地多得金麟趾裏虢金趾
中空四旁有文刻工巧裏虢似於平物上滴成如
乾柿土人謂之柿子金或曰此婁敬所爲藥金和
冬瓜仁七升以絹袋盛之投三沸湯中暴乾如此三
度苦酒浸一宿爲末日服方寸七今人不老
通天犀千歲者長且銳白星徹端出氣通天則能通
神可破水駭雞矣抱朴子有白理如線者以盛米
雞即駭刻爲魚銜入水水開三尺
勒畢國人長三寸有翼善言語戲笑因名語國飲丹
露爲漿丹露者日初出有露汁如朱也
漢武習水戰作昆明池釣魚緡絕而去蔓魚求去其
鉤明日帝戲於池見魚銜索爲去之復游於池得
珠一雙
東海員嶠山有冰蠶長七寸有鱗角以霜雪覆之始

爲觀其色五綵織爲文錦入水不濡投火不燎
石決明亦名九孔螺
魚子合猪肝食之殺人
陳藏器云蠐脚中髓及腦敲中黃並能續斷絕筋骨
碎之微熬內創中筋即連
方言云桂林之中謂守宮能鳴者以蛤蚧相似
蜘蛛網纏瘡疣七日消爛屢有驗
柚似橙而大於橘石蜜共實乳糖
芋鶇不可久服令人暴死
藕與蜜同食可以休粮
淮口揚州出身梨蘇合香一兩酒一斗同煮極能調
五臟
董棄者婆羅門云阿魏茵根似白芷
胡麻性與茯苓相宜即巨勝
苦參爲齒藥使人傷腎腰重麪熱熬冷
棗與棘相類皆有刺
粳粟米五穀中最硬得漿水易化倉粳米炊作乾飯
食之止痢
採芸香葉置席下能去蚤虱子
仙家謂醋爲華池左味
白髮類鍊去消臟點孔中即生黑者
松脂杏仁棗肉茯苓等分食後服五十粒可不飢
有黃連桔梗勿食猪肉有茯苓勿食酢物有細辛勿
食生菜
古無純銅作鏡者皆有錫雜之
巴豆神仙食一枚即死鼠食三年重三十斤
麩金是毒蛇屎
徵姓舉事當忌亥日以火絕在亥
巳日巳年不殺蛇
段成式云神荼鬱壘領萬鬼
瘧鬼小不能病巨人故曰壯士不病瘧膏人曰君子
不病瘧蜀人以痰瘧爲奴婢瘧
沈懷遠南越志曰珠有九品寸五分以上至寸八九
分爲大品有光彩一邊小平似覆釜者名瑏珠瑏
珠之次爲走珠走珠之次爲滑珠滑珠之次爲磊
螺珠磊螺珠之次爲官雨珠官雨珠之次爲稅珠
稅珠之次爲葱珠
元封二年大秦獻花蹄牛高六尺尾環達角生四耳
阿薩部多蠎虫鹿剖其肉重疊以石壓之瀝汁稅
波斯鬱林等國草子釀於肉汁中經數日即變成
酒飲之可醉



卷上
天時
地理
樹木
花草
種植
培養
獸類
禽類
魚類
蟲類
果品
瓜蔬

卷下
飲饌
服飾
器用
藥餌
居處
人事
稽考
附記

格物麤談卷上

宋　眉山　蘇　軾子瞻著

天時

立春晴明無雲最熟。
上元晴主一春少雨。
春風對秋雨。
清明泉水造酒可留久。
立夏夏至日並主水。
烏賊魚過小滿則形小。
秋熱則無寒。
中秋晴主來年水。
中秋無月蚌無胎。
冬風夜半息必凍。
未雨先霜船去步回。
月暈則蚌蛤實。
正月八日雲掩月春雨多。
雨水陰多主水少。
清明柳條止醬醋潮溼。
芒種前蘿豆開花主水。
小滿前收蘆菜可交新。
鳳仙花五月開主水。
秋分晴主少收。
中秋月光多兔少魚。
立冬晴主駿多魚。
重陽三日必大雨或大風。
月暈主七日內有風雨
閏月梧桐樹多生一葉。

對三光便溺折人年壽。
重陽晴則冬至元旦上元清明四日皆晴。
鵲浴風鴝浴雨鳴鴿浴斷風雨
田螺肉視月盛虧月毀于天螺消于淵。
倒冰令凹舉以向日以艾于後承其影則得火。
元旦端午鷄鳴時以火照諸樹無蟲。
鳴過清明後則生卵內陷不滿。
醬味不正取冰迄一二升入甕中即佳。
臘月非四日種楊柳不生蠹毛蟲。
慤曰久視日月令人失明。
元旦及端午五鼓以斧砍諸果樹則結子繁不落。辰日亦可。
棗熟著霧則多損以蘇麻或稽穰四散棲樹上可避霧氣。
季冬鵲始巢開戶背太歲向太乙知來歲風多巢必卑下。
炭與土等置窯中天將雨則炭重晴則炭輕又云以此驗二至不雨之時夏至一陰生炭重冬至一陽生炭輕。
清明探黃菜花陰乾暑月置近燈燭則蚊蚋不侵。

地理

山有薤下有金
下有人參上有紫氣。
山有穀者生玉。
山有陵石下有赤銅。
上有赭下有鐵。
草青莖赤其下多鉛。
山中二月草木生光下垂者有玉掘地二尺餘下即有。
入名山必齋戒牽白犬抱白雞以白鹽一升山神喜芝菜異寶爲出未到百步呼林兵二字卻百邪。
入山擣明鏡精魅見形自遁。
廷州漏水以金銀鐵器盛之皆漏唯瓠葉不漏。
入山林默念儀方不見蛇狼念儀康不見虎。
穿山甲血入土則隄岸滲漏。

樹木

山有葱下有銀。
山有慈石下有金者銅。
上有鉛下有銀。
草木黃秀下有銅器。
中煤氣毒飲冷水即解。
等閒刀豎地多招不祥。
下即有上氣。
櫻桃接貼梗則成垂絲。
柿接桃則爲金桃
銀杏雌雄合種則結實。
桑以楮接則葉大。
桑上接楊梅則不酸。
松煮乾。
柏樹向西。
橘投冷。
梨畏熱。
槐樹無蟲大豆有收。
梅少稔不收。
松毛可斷米蟲。
楊桃枝去粘。
橘見尸而實繁。
山蠻燒灰可染色。
荔枝熟時人來採則諸蟲不敢近人穢采動鳥鳥蝙蝠之類無不傷殘必日中而棄采之。
海棠色紅接以木瓜則色白剪去結子來年花盛而無葉。
竹多年則生米急截去離地二尺許通去節以大糞滿之仍茂。
梧桐花初生色赤主旱色白主水。
橄欖野生者子繁而樹椄不可梯緣將熟時以木釘釘之一夕自落。
葡萄以甘草作湯浸之立死其藤穿過銀樹則實味更美。
棗樹作穴納鍾乳末少許固密則子多而味美納少許于老樹根皮間則復茂盛。
皁角樹不結實樹鑿一孔入生鐵三五片泥封之即結莢。
林檎樹生毛蟲埋蜈蚣于下或洗魚水澆之即止。
枇杷開花時將中間黑心摘去則結果無核。
椹杏熟時以竹籃籠樹本蟻籃則自落。
植榴時根下安僊石枯骨則花實繁茂。
桃樹生蟲煮豬頭汁澆之即止。
花樹蟲蛀孔以硫黃末塞之。
桑木白皮煮汁染褐色久不落。
梨樹接貼梗則爲西府。
梅接桃則脆。
木犀接石榴花必紅。
李接桃則爲李桃。
聚木作匙不饐不粘飯。
榴喜溼。
火榴愛日。
虎刺愛潔。
林有梓則諸木皆內拱。
李樹不蛀棗豆有收。
杏花多豆有收。
枇杷不宜蕉。
橘渡江北種化爲枳。
橘樹下埋鼠則結實加倍。
河豚殺樹狗腸能生。

皁角樹刺多難採。籠罩其樹。一夜自落。
綿麻骨插竹園四向。竹不沿出。芝麻骨亦可。
桑生黃衣。其木將槁。謂之金桑。
楢樹不宜肥。肥則莽分後多死。
楊梅樹上生瘤。以甘草釘之則已。
桂花作壂。布磚階縫中。不生草。桂木釘樹立斃。
桃樹生蟲。以多年竹煙架掛樹上。即落。
種柳。先于土坑中盛蒜一瓣。甘草一寸。永不生蟲。

花草

牡丹得鍾乳而茂。
茉莉怕冷。
海棠得糟水而鮮。
葵葉可染紙。
嗅臘梅花生鼻痔。
栽牡丹花。根下安白敛末。辟蟲。穴中點硫黃。殺蟲。烏賊魚骨。鍼其葉。必枯。
種蘭。去土。用水浮炭屑種之。
簑石菖蒲。無力而黃者。鼠糞漬之。
水中浮萍。乾。焚烟熏蚊蟲。則死。
旋復花。即滴滴金。嗅之損目。
龍舌草根。杵汁。能耎骾鴨卵。
凌霄花不可近鼻。聞傷腦。花上露入目。令昏朦。
苡泥和馬糞塗石上。則生苔。
葵花乾入香炭。壁內引火。耐燒。

種植

種菠菜子。過月朔乃生。
夫婦同種芝麻則茂。
欲知來年五穀豐登。先視今年五木茂盛者種之。禾生于黍。或楊。黍生于檢。大豆生于槐。小豆生于李。麻生于楊咸刑。
水仙花犯鐵器。永不開花。白酒糟和水澆之。則茂。初起葉時。以塼壓住。不令即透。則花出葉上。
三月上旬。取諸果如拇指大。好枝條三尺長者。插大芋或大蘿蔔蘇菁中。種之。皆活。三年後成樹。

種芋開刷鍋聲。多不孳生。
立秋時辰。扦花即活。
欲知來年五穀豐登。先視今年五木。茂盛者種之。禾生于黍或楊。黍生于檢。大豆生于槐。小豆生于李。麻生于楊咸刑。
水仙花犯鐵器。永不開花。白酒糟和水澆之。則茂。初起葉時。以塼壓住。不令即透。則花出葉上。
三月上旬。取諸果如拇指大。好枝條三尺長者。插大芋或大蘿蔔蘇菁中。種之。皆活。三年後成樹。

楮汁能令磁砂窰器。名窰五金膠漆。
桑樹下埋龜甲。則茂盛不蛀。
葡萄樹用麝香入樹皮內。則葡萄盡作香味。
柘木以酒醋調墻灰塗之。一宿則作圊道烏木文。
黃楊歲長一寸。過閏則不長。
櫟樹作舟楫。橙害魚。皆浮出。
李樹石榴。以石安丫中。堆根下。則結子繁。
帶殼老蓮子。磨薄尖頭。浸綻缸中。明年清明取種。開青蓮花。
茄秧根上破開。挽硫黃一皁子大。以泥培種。結子倍多。味甘。
薤葉屑子。撒雞冠花種。則成大片。立秋則與人齊。坐種則矮。手種成毬。
頭生雞蛋頂開小孔。去黃白。將菜子納入。紙固。母雞伏七七日。一雞不能換雞伏。是撒濕地。須臾菜出。
市賣葱韭子。以銅鐺盛水。火上微煮。須臾生芽者可種。
菜子在三伏中臘過。須雜麻灰內心播之。頃刻即出。臘一年長一寸。五七年即長五七寸。
麥菜子微炒。爆炸。散著濕地。踏之。朝種暮生。遠不過宿。
清明前下糯豆種。以草灰蓋。不用土。糯則子蘆出。望前栽果則茂。望後栽實少。
黃麥及金鳳花子。置手中。高撒下種。則枝幹高。春分前栽荷花。則花出葉上。
燒羊蹄羊角成灰。春夏撒在濕地。生蘿蔔。椰子樹初栽時。出鹽盆根下。則易發。
木條子蘆水浸種。耐旱。鯽魚汁浸過。不蛀。陳麥子秋種。覆蓋令經冬不死。來有子。
種樹作壠。須一連插去。若少住手。便不相接。竹性西南行。移竹必擇西南方易發。
竹有雌雄。雌者多筍。根上第一節生雙枝者爲雌。

培養

春花半開。折枝即插蘿蔔上。花盆內實土種之。灌溉以時。花過則根生。或插大芋頭內。
雞肉滓汁。徹去浮油。點入瓶。插梅花。可結實。食鯽魚湯亦可。
荷花以鬼髮纏折處。泥封其竅。先入瓶底。後灌水。不令入竅。則多存數日。
養荷花。以溫水入瓶中。以紙蒙固。將花削尖。養則花開且久。
猫糞花削爛。以石灰篩過。令乾。插瀑水瓶中。塞口。開至頂而葉不萎。鳳仙芙蓉同此法。
梅花用煮肉汁。緩去面上肥油。其餘放冷。用養。則花蕾開而久。雖謝。
荷葉煎湯洗錫器。或用荷梗。或用糟醋。
牡丹芍藥。攪碎。拭去皮。火煨。以鹽擦。插花瓶中。加水養之。
用青礓瓶入硃砂四兩。將梅蕊刀割一枝。插入瓶中。常澆水。開花結果可食。
紅花青礓乾。將大鳳耳花身開一孔。將紅花乾膏入孔內。仍用原物合口。用溼桑皮裹長。著如菊病綻時。取黃丹鳳耳花搗成一塊。水物點之。每日數次。即成紅菊。
缸盛雞鴨毛。投韭菜一把。或入批把核。則毛盡爛。澆花甚肥。
芭蕉初發分種。以油簪橫穿其根二眼。則不長大。可作盆景。
栽桂宜高阜半日半陰處。臘雪高壅于根。則來年不濫。自發。忌人糞。宜豬糞。冬月宜撲豬湯澆一次。妙。
死蟹浸水澆花。不蒔蟲。且肥。
馬糞調水澆花。能早開數日。
養掘子花。將折枝根搥碎。擦破。插入。則花不黃。
牡丹芍藥戎葵薑花。養宮燒枝。
凡養柔枝花。以滾湯貯瓶。插下。塞口。可觀數日。
花被蟲冲。急以艾雄黃于上風燒之。立解。

欲菊葉肯茂。時以韭汁澆根。
海棠花用海荷水浸之則開。

獸類

犀角置穴。狐不敢歸。
然犀可見水怪。
馬有墨在腎。
馬食雞糞。則生骨眼。
獺欲酒則斃。
鼠胆纔死。便消。
狐貉皮毛。見燕則毛脫。
惡馬食牛肉即馴。
薄荷醉貓。
猿臂骨作笛甚清亮。
蝎令虎申。蛇令豹止。
置沙飼牛。可以代鞍。
豬不渡汝水。
馬食鼓則足重。
黑犬白前兩足。宜子孫。
黃犬白尾。代有衣冠。
黑犬白耳。畜令富貴。
龍喜啃燕肉。而愛美玉。空青。長鑓。及齒草。蝸蛭。楝葉。五色絲。
鼉月牧雄狐胆。人卒暴亡。溫水微研。灌入喉即活。移時即振及矣。
小犬吠不絕聲者。用香油一蛾殺。灌入鼻中。經宿。則不吠。
冬瓜一顆。和桐葉與豬食之。一冬勿與諸物食。自然不餓。長三四倍。
猿齒骨極堅。刀斧火鋸不壞。可詐充佛牙。以羚羊角一擊便碎。
熊膽穢物及傷殘。捕者置此物于穴。則合穴自死。　猿糞可爲兵切玉。尿能消鐵爲水。
豺皮燒灰。和酒灌解精牛馬。使馴良附人。
乾蝟皮并刺作刷。治紕氊絕佳。
鹿帶玉而角斑。魚懷珠而鱗紫。
鍮石性利。銅鐵瓦器透過。惟以骨盛則不漏。
龍肉以醋漬之則文章生。
犬黑色者。養之能辟伏尸。青斑者。讀盜賊則吠。
蝟脂煬鐵中。入少水銀。則柔如鉛錫。

蝟盧止一子妨主。純雄純雌亦不吉。
花瓶中欲水不臭。用火燒瓦一片在內。膠泥亦可。
膠尾能辟蠹。拂毚則不發。置西扇中。歲久色紅不黯。

禽類

鶴性降真香則降。
鶴毛作氈。可以渡江。
雞吃貓倾。能啄人。
燕與艾葉。
鳩食桑椹則醉。
竹雞叫。可去壁蝨白蟻。
雁食粟。足重不能飛。
翡翠屑金。
鸚鵡不渡濟水。
燕能制海東青鶻。故有鷹鳥之稱。鷹鶻食之則死。入水能致蛇龍。
罌粟子二兩。硫黃二錢。共爲末。以米湯拌藥。與雞食之。食盡。其雞如拳。其毛五色可愛。
硫黃雄黃雌黃藤黃各七錢。共爲末。每日用藥一錢。拌食。餘初出小雞。藥盡。其雞大。自退毛。另出綠毛可愛。

鶴骨爲笛甚清越。
鵲矢中蝎。蝎即反而受啄。
畜蠱之家雞飛去。
鶴蝨能化石。
羣雞夜鳴。主不祥。
雄雞黃昏獨啼。主有天恩。
狗糞中米。鴿食則死。
鵲巢有雹石。
燕肉和麪爲餌。得魚甚易。
故瓦甞契字。置牆上。遇鼠鳴投之。不敢更鳴。
燕巢有艾則不居。其蓁窠。燕避戊己。蟄伏庚申。
鴉鵲帶胞兒飛去。立喚則高飛。伏地喚則來。
雉屬火。雞屬木。雞賁則冠變。雉賁則冠紅。
北絹黃色者。以雞糞賁之即白。鴿糞亦然。
南人養鸚鵡。發瘡嚼蒜以塗甘子飼之。即愈。否必死。

魚類

魚食蔴草則醉。
蛙得牛胆則不鳴。
螺蠃畏雪。
蟹怕霧。
落蟹同漆。則化爲水。
鰻魚燒烟薰。能免蛀。置其骨于衣箱中。斷盡。燒置竹木。不生蛀蟲。

魚池邊種芙蓉。可辟水蛆。
金魚食肥皂則死。
燒鰻鱺魚骨。蚊蟲化爲水。
香油抹龜眼。入水不沈。
二月勿食鯽魚。頭中有蟲。

誕啃睡。力至猛。常于穴中掘之。百人掘百人傷之。一人掘亦一人傷之。不然終不可出。身具十二生肖肉。

椎蛇肉在尾最毒。

猪魚皮殼堅。可爲冠。鳳可爲杓。入香能發香氣。尾可作小如意。脂燒之能集鼠。

蝦蟆二三月曳腸于水際草上。繼發如索。日見黑點。漸至春水時。鳴以貼之。則出蝌蚪。謂之貼子。所謂蝦蟆抱是矣。月大盞則先生前兩足。小盞則先生後兩足。足生則尾脫。

取魚子。將雞蛋去黃白。以子入內。用雞抱廿一日。取出陰乾。放水中即成魚。

魚池中納神守。則魚不走。神守、蜷也。

魚食巴豆而死。鼠食巴豆而肥。

木瓜燒灰。勿撒池中。能毒魚。

烏賊魚骨。淡鹽敷瘡。亦能淡齒。

蟲類

麝香可驅蚊蚤。

草索可驅青蠅。

蒼耳葉蚊蟲。

荊葉辟蠅。

小麥收時。以蘆沙和辟蟲。

蜈蚣畏油。

蜈蚣長黃。

蚕蠅叮蛋則生肚蟲。

苧麻子近置種。則蠶不生。

蝶交則粉退。

蜜蜂一日兩衙。遲潮上下。

蜈蚣以木盆合之。

鴨鳴則蛇結。

蛇觸葛菖。則目不見物。

蝸畏蝸牛。

蘆粟地種年久多蛇。

鱗蝨以背行。快于足。

端午時。收貯浮萍陰乾。加雄黃。作紙繩香。燒之。能祛蚊蟲。

裝蘆爲末。酒拌。放盤內。或洒在柳枝之上。蠅食之即昏迷。墜落地。令人捕去。不可傷命。

草上花灼。蛛絲。能繼斷牛尾人。遊溺絲繼其陰。亦至爛斷。

水銀一錢。白果十枚。水粉一錢。用油帶縫內緊腰閒。水不生蝨。

令蛙不鳴。三五日。以野菊花爲末。順風撒之。

蜡津抹胡蝶翅。則當空高飛。

蜘蛛能制蜈蚣。以溺射之。節節爛斷。

盞長鼓聲。則伏而不起。亦長蜷縮。

當歸人死。或取蚯蚓搗爛。塗臍中可活。

果品

食梅牙鞭。食蕉解之。

銀杏多食。能醉人。

吃西瓜食子不噯。

臘雪水淹藏果食不壞。

豬油炒橙皮自脫。

雞豆一斗。用防風四兩。換水浸之。久久益佳。他果煮以防風水浸之。經月不壞。

收一切鮮果。用臘水同薄荷一握。明礬少許。入不津器浸之。色味俱美。一云只近水氣。不入水尤妙。

霜後取沈水梨一斗。用鹽一勉。調水浸梨。令沒。經宿。漉起。曬乾。用竹籃或粗麻布袋掛背日少通風處。日搖動一二次。至來春不損不蛀不壞。

紅柿摘下來。熱。每籃用木瓜兩三枚放入。得氣即發。竝無澀味。

五月五日。以麥麩煮粥。入鹽少許。候冷。傾入甕中。收鮮紅色未熟桃納滿。外用紙密封口。至冬月如新。

十二月洗潔淨瓶或小缸。盛臘水。遇時果出。用鍋煮末。與果同入。臘水內。收貯。顏色不變如鮮。凡青梅批把林橘小柑葡萄蓮蓬角甜瓜綠橙橄欖橙掌薯等果。皆可收藏。

蜜完好橄欖。用好錫打有蓋瓶。裝滿。紙封。放淨地上。至六月尚好。

揀不損大梨。取不空心大蘿蔔。插梨枝在內。紙裹。放陰處。至春深不壞。帶枝柑橘。亦同此法。

地上活毛竹。空一孔。揀有蒂櫻桃。裝滿。仍將口封固。夏開出不壞。

用一大椀。盛橙在內。再以一小盤蓋之。用泥密封固。可至四五月。

每柿百枚。用磺灰一升。湯瀰浸一宿。即不澀。若要稍遲。即停湯冷浸之。

地中掘一窖。或稻草或松茅鋪厚寸許。將剪刀就樹上剪下橘子。不可傷其皮。即逐個排窖內。安二三層。別用竹作梁架定。又以竹篦閣上。再安一二層。卻以缸合定。或烏盆亦可。四圍溼泥封固。留至明年不壞。

紅楊梅一勉。白礬二兩。白糖水四鍾。入罐內。放陰處。至多不損。

梨與蘿蔔相間收藏。或削梨蒂種于蘿蔔上。皆可經年不爛。

佛手柑若安冰片于蒂。而以溼紙圍護。經久不壞。或搗蒜塗其蒂。則香更溢。

平底果二枚。一用香油塗底。一用白水塗底。合作一對。置鍋心中。逐旋蓋果在上。將鍋蓋密。燒一飯頃。俱熟。不粘殼。

橄欖同扶留藤及瓦罐子灰。或螺蚌灰食。則柔滑甘美。

藕以鹽水供食。則不損口。同油煠麪米果食。則無渣。

胡桃與銅錢共食。即成粉。

菱菱角。用石灰水拌過。先洗去灰。煮之。則色青。

栗子與橄欖同食。作梅花香而無渣。

燥栗子。銀杏拳一個在手。勿令人知。則不爆。

楊梅核與西瓜子。用柿漚渣拌勻。曬乾自裂開。

菱煮過。以磐砂綿之。紅綠如生。

食荔枝過多。飲蜜漿一盞。便可解。

湘橘以煮湯錫瓶收之。經年不壞。

柿盛盒中。每百枚用肥皂二枚同放。不下二宿。即熟。

瓜蔬

縮踏西瓜即易沙。

燒稷黍則瓠死。

牛蹏鮑苗則子細。

出窖新甕。自來不曾盛水并雜物者。于六月天大日中曬三五日。預先取菱葉截作寸許長。亦曬令十分乾。安茄之日。再與甕同曬至乾。旋滴帶蒂茄子。不可傷指。先鋪菱葉在甕底。安茄一層。又鋪菱葉一層。如此層層安滿。箬葉并紙密封甕口。外加泥固。不令透氣。曬乾。安容屋地板上。至明年正二月取出。如新摘下者。味亦不改。

種細腰壺盧一顆。傍種奎紅大莧菜幾顆。待壺蘆牽藤時。將壺盧梗上皮刮破些須。再將莧菜梗上亦刮破些須。兩梗合攏一處。以麻葉裹之。不可搖動。結時俱是紅壺盧。甚妙。

長類壺盧結成。趁嫩時。將根下土挖去一邊。劈開根。捶入巴豆肉一粒在根內。仍以土掩。俟二三日粳敗。欲死。任意作成篆環式。取去根中巴豆。培養數日。依然生發。

冬瓜切碎者。以石灰糝之則不爛。

染坊澱過淡灰。曬乾。包藏瓜茄。至冬可用。

冬瓜蔓上午時用苕箒打之。則多生。

紫色葛蓣和土作器。火煅如銅色。

畜氓之家不燒稷。種瓜之家不焚蔾。

多瓜內留茄子。至春不壞。

茄柴灰可醃海蛤。

糟茄內入石綠。切開不黑。

格物麤談卷下

飲饌

櫃子煮紫薑甜美。

橙合醬不酸。

燈心能煮江鮏。

諸荷去魚腥。

糟蟹入胡粉不沙。

粉鮏畏椒。

煮芋以灰湯易酥。

酒調醬味美。

用鹽搥椒。味佳。

曬肉以油抹。辟蠅。

芥子隔年者辣。

鮏粉和梅食。牙不酸。

櫻桃蒸煮老鵝易糜熟。

爛椒擂研細。燻團魚甚香。

寸切稻草。可煮臭肉。

蒜同生蜜堪子食不臭。

洗豬腸肚子。用鹽則不臭。

夏月魚肉。安香油內不臭。

食韭口臭。含沙糖解之。

胡椒煮臭肉則不臭。

研芥菜子入豆腐。不生蟲。

銅器不用鹽酒過夜。

啖檳則眠不欲醒。

糟油滿萬石。則自然生火。

飲眞茶令少睡。

人食豆三年則身重。

香油熬熟。入醬內。以之醬蟹。可以久留。且不沙濕。凡糟醬蟹。瓶口上蓋草爽四五大片。卽不沙。

人常食赤小豆。令人枯燥。

先將羊肉放在鍋內。用胡桃二三個。帶殼煮三四滾。去胡桃。再放三四個。煮熟。然後開鍋。毫無膻氣。將羹火煠于殼內。數十年不油。一云穀糠。

胡桃敲開。則臭不可當。

每酒一甌。用鉛一勫。炙令熱甚。投入酒中。過一日。酸味盡去。

酒酸。用牡蠣甘草等分。大甌用四兩。絹袋盛之。過夜。直湯煮熟。卽不酸。

每醬一甕。用草烏五七個。每個切作四片。排醬瓮下四弦及中心。其蟲自死。永不再發。若加百部尤妙。又法。端午日取桃枝共雄黃入內。不生蟲。煞解毒。不生瘡癤。

糟茄。鹽中若加白礬末些少。經歲不黑。又法。糟茄時。右手捉茄。從背後傳在左手。卻將來糟。永不黑。

九月開取螃蟹黃和糟糟蛋。一七。其蛋横如縣。用木匣盛。裝爲方蛋。

雞子二三十枚。打放一盆。攪勻。裝入豬尿胞內。縣于日月之下。一日一夕。或蒸或煮。其蛋黃自分。一法。

黃昏裝入井中。至三更取出。煮之。似龍蛋。

熬麻油。水氣盡。無烟。不復沸。則湿冷。可內手攪之。得水則焰起。散卒不滅。

煮茶褐衣。段發白點者。以烏梅煎濃湯。用筆塗發處。立湿原色。

青藥污衣。生蘿蔔擦洗。卽去。將蘿蔔口嚼碎。吐油衣上。以手搓洗。亦去。

伏中裝棉布衣。無棉珠。秋冬以燈心少許置棉上。亦無珠。

墨污白衣。大蒜敲碎磨摻。用水洗卽白。杏仁亦妙。可去鳖與蝨。

凡衣扇爲漆所污。卽以麻油先浸洗透。令漆去盡。卽以水膠溶開。著水令濃。再洗麻油。頃刻可盡。或細研灰鹽曬乾。上半日曬則黃。居中不然。則偏。一云日中曬。乾葛一兩。荷蒲五錢。甘草三錢。兒茶一錢。研細末。

烏梅肉九阜角子大。每一九噙口。則飲酒不醉。

萬花。薄荷。如意草。石菖蒲。草果肉。豆蔻。蓽豆花。各等分。煉蜜丸桐子大。噙一丸吞根下。可飲酒不醉。

煮肚煮滾。乘熱撈起。安土地上。以磚盆蓋住。卽縮厚寸許。再煮再蓋。或以乾荷葉襯地。

荷花蒂煮肉。精者肥。肥者沈。

肉徹煮。放臘月熬熟豬油內。雖夏天經久不變。

凡鮓色羊肉入松子則無毒。

豬肚及臉。不可入椒同煮。將熟。一入便起。

芝麻花陰乾。濱汁搜麪食至軟滑。

煮老鵝。就嘴邊取瓦一片同煮。易爛。羊肉亦然。

煮蟹用蜜塗之。候乾。煮則青。

蛤蜊。以枇杷核數粒同煮。則肉丁自落。

糟蟹用阜角一寸。盛瓶下。則不沙。

吃蟹後。以蟹鬚洗手。則不醒。

醋粉去酒中酸味。亦小豆炒過入之。亦變好。

糟酒醬盞。入香白芷。則黃不散。

研芥辣。用細辛少許。與蜜同研。則極辣。

葛布年久色黑。將葛布洗淨。入烘籠內。鋪著。用硫黃窨之。卽色白。

肉汁滲氣不泄者。令服眼作瀉。

銅器蓋肉汁氣回滴入。有毒。

洗頭巾用沸湯入鹽搦洗。則垢自落。或熟麪湯洗。亦妙。

煮硬魚肉。投鳳仙子數粒。易爛。多用殺人咽。

油汚衣。甘子土末摻之。上熨。或河水調途。曬乾卽去。

蟹用方柿帶數個同煮。則色青如生。

日未出或已沒。可下醬。無蠅。

梅葉煎湯洗夏衣。點卽去。

山查或白梅煮老雞。則易爛。

清水揉梅葉。洗蕉葛衣。經夏不腐。

餧中舊耳子七枚。燒灰投酒中。飲之。卽不嗜。

鯽魚鱗。石灰水浸過。層層起之。可作花鈿。

血汚衣。用溺煎滾。以其氣薰衣一宿。來日洗之。自落。

糖醋醬蓋。煨內安蝉退。雞老無筋。

茶與韭菜食。令人身重。

人常食赤小豆。令人枯燥。

人食豆三年則身重。

香油熬熟。入醬內。以之醬蟹。可以久留。且不沙濕。凡糟醬蟹。瓶口上蓋草爽四五大片。卽不沙。

每肉一勫。同石花菜四兩煮化。夏月凝凍如水晶。

人中酒不解。以湯浸卽醒。湯亦作酒氣。

煮肉以芝麻花置肉上。則油不流。

夏天餚饌。鹽井中經宿不壞。

草果爲細末。遇飲酒。以少許置盞內。卽醉。

竈火煠于殼內。數十年不油。一云穀糠。

服飾

無患子洗眞珠甚妙。

滑石末塗去衣油。

酒醋醬汚衣。糊擦無縫跡。

赤小豆湯洗色衣垢。

白善土可以浣衣。

杏仁溫湯洗油二三次。無迹。

白萄花未開者。裝鉛粉在內。以線縛口。久之。傅面。經歲尚香。

洗珠子。用人乳浸一宿。次日以益母草燒灰淋汁。入些麩炭。以絹袋盛。輕揉洗。鮮明如新。忌近麝香。最能墜汚白衣。大蒜敲碎磨摻。用水洗卽白。杏仁亦妙。可去鳖與蝨。

皆色。被油透者。鴨屎曬乾燒灰。入熱湯澄清。用絹盛。洗色。蕉黃者。以麩子皮熱湯浸水洗。研綠菊汁。

凡衣扇爲漆所污。卽以麻油先浸洗透。令漆去盡。卽以水膠溶開。著水令濃。再洗麻油。頃刻可盡。或細研灰鹽曬乾。上半日曬則黃。居中不然。則偏。一云日中曬。乾葛一兩。荷蒲五錢。甘草三錢。兒茶一錢。研細末。

杏仁。溫湯洗油二三次。無迹。

白萄花未開者。裝鉛粉在內。以線縛口。久之。傅面。經歲尚香。

芝麻花陰乾。濱汁搜麪食至軟滑。

煮蟹用蜜塗之。候乾。煮則青。

糟蟹用阜角一寸。盛瓶下。則不沙。

吃蟹後。以蟹鬚洗手。則不醒。

糟酒醬盞。入香白芷。則黃不散。

葛布年久色黑。將葛布洗淨。入烘籠內。鋪著。用硫黃窨之。卽色白。

銅器蓋肉汁氣回滴入。有毒。

洗頭巾用沸湯入鹽搦洗。則垢自落。或熟麪湯洗。亦妙。

煮硬魚肉。投鳳仙子數粒。易爛。多用殺人咽。

油汚衣。甘子土末摻之。上熨。或河水調途。曬乾卽去。

蟹用方柿帶數個同煮。則色青如生。

梅葉煎湯洗夏衣。點卽去。

山查或白梅煮老雞。則易爛。

清水揉梅葉。洗蕉葛衣。經夏不腐。

鯽魚鱗。石灰水浸過。層層起之。可作花鈿。

血汚衣。用溺煎滾。以其氣薰衣一宿。來日洗之。自落。

楊梅及蘇木汚衣。以硫黃熏之。然後洗。其紅白落。

梅黴衣。以枇杷核研細末洗之。自去。

蟹黃汚衣。將蟹鬚搓洗。自去。

灌肺用蘿蔔汁。洗後入濃物。永不老。

煎鹽盆中。能煮飯。不搖動則不鹹。

火腿用豬胰二個同煮。油盡去。

夏天以生苡菜鋪飯上。置涼處。經宿不餿。

凡飲酒。先食鹽一匕。則後飲必倍。

煨皁角一挺。盛鹽內。不走漏。

和麪時。入鹽。並少許。各等在內。可留三五日不硬。

香櫞浸汁。浣葛。紵勝酸漿。

洗墨汚衣。杏仁細嚼擦之。

芋子煮汁。洗膩衣白如玉。

榧子濃煎水。洗皁衣如新。

槐花汚衣。酸梅洗之。

多年血污跡。以生菱肉擂洗即去。
衣裳朽壞。先以清水浸濕。次以蔴蒻水洗之。
衣服霉濕澤蒸者。用冬瓜或銀杏蒜洗之。
衣服黏漆。杏仁爲末。包在漆上。乾擦即去。
夏月衣黏。以冬瓜汁洗則無跡。
惡穢以生芋擦之。則耐久不蛀。
紅藍染青。生麻布則色白如雪。
鹽污衣綢。用飯黏擦污處。搓洗即去。
鹽污衣服。口噙水。再橫安竹箸一頭。滴水洗即去。
新染靛青布勿洗。用包穀皮狐貉等件。不蛀不脫毛。

器用

代赭拭寶劍。倍益精明。
石灰可以藏針器。
磨鐵致鈷。
香油膩刀。則刀不脆。
羊血擦酒壺。則不漏。
磬畏蚍蜉。
鸜鵒脂塗刀劍不鏽。
琉璃用醬湯洗。油自去。
補玉石用透明芸香五錢。土粉三錢。黃蠟三錢。研二味研碎。候蠟化開調勻。乘熱黏補。過七日方用。
紅楓仙花搗爛。煮犀杯。色如蠟。可充犀用。初煮出。忌見風。即裂。
錚刀用白馬蹄或羊角一兩。煆頭髮五錢。煆灰水銀三錢。共爲細末。錚之即明。
胡桃燒灰研細。藏針不鏽。
鐵鏽以煙炭乾擦則快。
汗襯引蛩。
津唾擦鏡令乾。呵鏡自見。
荷梗煎湯洗鑪。垢自新。
斧怕肥皁。
油籠漏。用肥皁塗裹則止。
羊蹄葉可潔擦瑜石。
鐵器上書黑字。硇砂一錢。雄黃五分。膽礬五分。硫黃三錢。米醋調書。
銀器上書黑字。硇砂一錢。雄黃五分。膽礬五分。硫黃三錢。米醋調書。
缸甎碎縫。用鐵屑醋調擦縫上。鑽則不漏。或以芋頭煨半生半熟擦之。
商嵌銅器。以肥皁漆之。燒赤後。入梅鍋煤之。則黑白分明。
艾雞著力。若入白茯苓三五片。同搥立成細末。
蜘蛛符貼玉如泥。苦酒消之。成水。
代赭石可點瞽。又可鍍金。叠色。
搪藥中用硫黃者。以竹葉燒烟熏之。則不臭。
赤小豆粉敷脂。磨加苧根汁。則易去不黏。
川椒以三四粒。搗碎。塗口鼻上。則不生漆瘡。
艾火作灶炙瓷缸甎。錐打即成孔。
水、金丹、樟腦、銀珠搗爲餅。入水。即遊走。
代赭以酒醋煮之。插鐵釘于內。扇之。成……
草烏切碎。同米作飯。餵雀醉倒。

綠礬百藥煎汚衣服。以烏梅水洗之。
水內加醋少許。洗大紅衣鮮明。
甘土洗賦衣。如灰汁塗衣去油垢。
油汚衣用炭灰煅之。或以滑石擦煅。
豬油汚衣。以生栗子嚼細放汚處。揉擦即去。
絹作木棉夾襖。用杏仁漿之。則不吃棉。
用蒜擦絹。用白蘿蔔擦布。則寫字易上。
酒汚衣。以淨河水澆之。令白乾。顏色不變。
牛皮膠煎湯洗斑。瘢膿血汚衣即淨。

膽花出鍛罐中。如塵紫色。輕者可擣盤銅器。
蓄本湯布拭酒器并酒桌。則蠅自去。
檜皮澤搗如糊。用黏瓦石。極有力。
油館滲漏。剝穿山甲裏面肉醬投入。自塞漏處補住。
乳香久留。能生舍利。
大麥麵多服消腎。
鼠食礬石則死。鼠食則肥。
末茶屑可以收水銀。
乳石忌麥麪。犯者多死。
骨青塗鐵色赤如銅。
肥皁水銹見之則不就。
鐵遇神砂。如泥假粉。
津唾可溶水銀。
稻草煮香附子不苦。
山茶花末。可代僧金。

藥餌

乳香同燈心研。便細。
鹿皮能散血。
大黃葉鋪瘡上。去壁蝨。
研乳香口念延胡索。
麝香置枕中。可絕惡夢。
銅器塗物。入水不腐。
藉豆黑者。瀉人。
白青得鐵。即化爲銅。
金遇鉛則碎。
磁石引針。
煮通草著飲之。不睡。
不灰木乃滑石之根。要燒成灰。但研破以牛乳煮黃牛蓋燒之即灰。
龜腦以杉木炭養之。更良不耗。或同雞毛相思子入小瓷罐密收。亦佳。
取大鼈子仁以扁包置沸湯中。浸至冷出之。垂井中。一夜勿令著水。次日曝乾。就新瓦上按去殼。舂揚取仁。
鹵鹹同硇砂鎔鐵。一時即軟。
夏月暴黃蠟百日許。自白。或洋納水中數徧。亦白。
蜥蜴入口。令赤腫。宜紫草汁。洗點即消。
染乾皁皮顏色。內入杏仁。則光且黑。
通草以薄麪醬抹曬。磨成末。
黃蠟合大黍。咀嚼即易爛。可度鐵藏。
積艾草三年。後燒淨液。下淀成鉛鎔。
燈心蘸油。再蘸白礬末。黏起炭火。
鹽湯煮雲母。可爲粉煉之。用繒則柔爛。
紫草收時。忌人溺及驢馬糞并姻氣。合草黃色。

韶粉蒸之不白以鹽鹵鹽子蒸之則白

無名異煮蟹殺腥煎桐油收水塗剪剪燈則燈自斷

夏月合藥宜盛象牙于牓辟邪

蛙中蓄樟腦去腳氣用椒末去風則不冷疼痛

鹼水松香末搓句用篦刷撒去成毬

血竭若同乘藥搗則化作塵飛

燈心以粳米粉漿過曬乾研末入水澄之浮乃燈心

雌黃與胡粉同用則兩色俱變

居處

造房有梓木、乘木不壞

大樹不宜當門

屋後不可種芭蕉

堂前不可穿井

廁古井令人宜瘖

女子不宜祭廁

上廁不可唾

大樹不宜近屋

清明前二日夜鷄鳴時炊黍米熟取釜湯徧洒井口邊地及洗竈則百蟲不近

戊己日燕不銜泥巢不壞凡宅舍土工等事亦宜避土日

清明前二三日螺螄浸水中不拘多少至清明日以水洒牆壁甃砌去蜉蚰

漆樹作釘用米泔水浸之待乾釘月臺板易入且堅如鐵

三月三日取薺菜花鋪廁上及牀席下辟蟲蝗收菁棟花或葉藏處下可辟蚤蝨

入臘過上水日勿令人見以少水細洒處廚廁掃辟狗蚤蝨

正月未日夜煮萱火照井廁中則百鬼走

端午取楝樹子碎投廁中不生蟲

新造屋柱下四隅埋蒲扇蚊永不入

端午午時貼太陽寫白字倒貼于柱上四處無蠅

端午午時書儉方二字倒貼柱脚上辟蛇蝎

狗肝和土泥廁令婦妾孝順

梓木柱放下柱則馨云是爭位

上元盜取富家燈盞置牀下令人有子

端午午時硃砂寫茶字倒貼柱壁蛭蝨不敢近

端午午時取浮萍投廁中絕青蠅

杉木炷炭末入門曰開門則響

刀斧不宜安廁上鐮鉏不宜安廁前

廁內燒皁角其鍋底煤并突鼈白落

水缸內養活魚兩三尾則不生腳

黃占四兩鉛灘青二兩勻用蠟鈍

笠子油汚或汗透者以烏頭煎濃湯洗之

人蟇頻見風日則易蛙并忌鐵

青皮最能發汗有汗者不可用人罕知之

石灰止血但不可著水著水即爛肉

臘月掛豬耳于堂梁上令人致富

身上生肉丁芝麻花擦之

夜行叩齒鬼不敢近

醉中飲冷水令手戰

肥家之黍哺兒令不思母

嬰兒號婦乳出

脚跟厚皮用有布紋瓦片擦之

夜臥時以鞋一仰一覆則無魘及惡夢

天行瘟疫取初病人衣服于飯上蒸過則一家不染

氣頭髮不可頓壁縫厉內招祟

下牀及出門先左足百事吉

以男子裹脚布勒孀經宿則孀乳即回

極熱扇手心五體俱涼或以點水濕手心扇之

眉髮落者生半夏擦之復生

行路辛苦夜向壁卷足睡則明日足不勞

人事

人鼻帶眼者則夢蛇

鳥銜人髮夢飛

人氣粉犀

故窗紙治鼻衄

飢渴腳戶止兒夜啼

胥芝麻葉湯浸良久拖出稠黃梳髮甚佳可作湯沐髮

凡人逃走取其髮于緯車上卻轉之則迷鼠不知所適

生人髮掛果樹上鳥鳥不敢來食其實

取本兒初穿毛衫放瓶內則小兒夜啼自止

母哭淚墮子目令傷睛生翳

飛絲入眼而腫者頭上風屑少許揩之

本人衣裹磁石懸于井中則逃人自返

男生而覆女生而仰胞胎及溺水亦然

人食鹽肉入水爲蛟龍所吞

婦以吹火筒吹兒陰被蚯蚓咂腫即消

染頭髮用烏頭薄荷入綠礬染之

蔬菜

芝麻烟燻紙被蠅聚

書箚中藏綠毛龜辟蠹

砒水虛凍少著可解

撮鹽入火炭不爆

裱書粉麵內加蘿蔔汁則不瓦一云加紫蘿蔔汁少許加生礬花椒則蠹鼠不侵

起字鍋蓋臟蠹各三錢金鳳花子五錢白丁香一錢硼砂二錢俱研末用時取少許水調勻量字大小揩

塗在上待少乾即拂若要急去字緊按半時即脫痕迹

梅花半開者同蜜投入罐中鉛蠟封口用時挑三四朵同蜜點湯花開香如新摘

香橼去蒂以大蒜搗烟熏蒂上則滿室生香更以溼紙圍蓋

玉印以蠟酥塗擦則易雕。或以吉祥草擦亦妙。其銅章以蓼擦之則易腥易雕。

紙被砑而毛起游破者。用黃蜀葵根五七根。搥碎水浸涎刷之則如新。

木賊草于磁器內水煮象牙。乾卽漆熟湯煮三個時卽輭。任意雕刻。以甘草水煮復硬。

磨黃芩入白礬些須。寫字畫在紙上。以水洗去紙。則字畫脫浮水面。

墨撫光彩化黃。明水膠加入磨之。如墨滯筆。入生薑自然汁少許。或溶膠時。入濃阜角水數滴。

金箋及扇面誤字。以醋或醬油用新筆醮洗。或燈心揩之卽去。

慮寫字以雞子一枚去黃留青。入白礬砂末二錢攪勻。紙封殼口。陰乾研細。新筆醮水描字。將藥掺上下。

再用石灰兩面鋪火煅卽去。

顆玉法。用地榲一兩。先煮一滾。再入縣汁一盌。慥汁一盌。再煮二滾。卽能入刀。

聖燈法。浮萍、瓦松、遠志、黃丹、蛤粉各一兩。共爲細末。每油一兩。入藥一錢。點燈可久一月。

獸炭法。細炭十觔。鐵矢塊十觔。生芙蓉葉三觔。合搗爲末。糯米粥和成劑。塑炭狀形曬乾。一枚可三日。

聖蠟。槐角子二觔。白膠香一觔。硫黃四兩。先將角子搗爛。以膠化開。入角子同熬爛。次下硫黃槐條攪

勻。甲小毋指大竹筒長七八寸灌入。陰乾去筒。每條可點一二十日。

再用石灰兩面鋪火煅卽去。

鬥神聯對紙。有鑿水貼不能上。以竹紙一層背之。半乾糊卽上。

書燈。用香油一觔。入桐油三兩則耐點。又辟鼠耗。以盪盞盡中可省油。以生薑擦盞邊不生晕

猶豬與樟腦相同。能水中生火。惟以酒噴則滅。不可于屋下收。

蔴蔴搗膏。以箸點鵝馬六畜舌根下。卽不能食。或點肛門內。卽下血死。

水銀和牛羊豕三脂杵成膏。以通草爲炷。照于有金寶處。卽知金銀銅鐵鉛玉蠕蛇妖怪。故謂之靈液。

弔脂透物甚于醍醐。以銅瓦器盛。皆能走失。惟鷄卵殼或琉璃瓶盛。則不漏。

地漫油又如泥。色黃金氣腥烈。柔鐵燒赤投之二三次。剛可切玉。

琉璃瑠璃玉石。以自然灰埋之。卽爛如泥。至易雕刻。

墨寫水晶上。以苦茶浸過夜。則不落。

肥皂水調顏色。可畫花燭上。

藏書畫以樟腦包放在內。不生蠹魚。

石灰水煮竹片。數沸取出。雕刻花文。易如切藕。

墨汚絹綢。牛膠塗之。候乾揭起。墨隨膠落。凡絹可用。

案牘年久故暗者。用水晶承日照之則見。

臘梅樹皮浸硯水。磨墨有光彩。

白紙扇錯字。香爐火和水筆醮洗字卽去。

樗樹汁和白菱飛麪調和接紙。永不脫解。

二三斗。以水浸過三寸。將藥入水攪之。煮至石爛可食乃已。

殺筆以黃連或黃檗煎湯。調輕粉醮之。候乾貯用。

龜尿磨瓷器。令輭磨墨書石。能入數分。以豬鬣或松茅刺其鼻。尿卽出。

鬱水寫字。令乾以五倍子水澆之。則成黑字。

取莞花葉挼擦皮膚。輒作赤暈如被傷。小人以之誣人。

冬月以楊花鋪硯槓。則水不冰。

鐵末浸醋。書字于紙。背後染墨如碑字。

肥皂浸水磨墨。可在油紙上寫字。

油手以鹽花洗之。可代肥皂。一云順手洗。自落。

棉布及綢上寫字。用鹽汁磨墨及粉。則不散。

啄木鳥舌。好事者引之。令長。作穿拍板繩。

彈琴上指甲薄者。用殭蠶燒烟熏之則厚。

花紅者。令白。以硫黃燒烟熏鑞子蓋。花卽白。

葬家用炭。能使蟲蟻不入。竹木之根自固。

雖黃飛研極細。和膠成錠磨之。校書甚良。

燈樹滋塗燈草。陰乾。又上硫黃少許。一梗可點一更。

讀書不睡。磁石一錢。夜明砂一分。蒸酒調抹香上點。一梗。燒則耐久。

炭加些鹽。在滾水內浸一宿。燒則耐久。

煤黃末二錢攪勻。紙封殼口。陰乾研細。新筆醮水描字。將藥摻上下。

偶記

釜底煤可代草引火。

煮象牙。用醋油煮之。自輭。

茯苓乳香能堅銅。

煎血入酒糟不出水。

酒能發香。

伏鴨卵。聞鷓鴣聲則不成。

桐油吐人。得酒卽解。

夜臥停燈。與賊爲眼。

雞子開小竅。去黃白了。入露水。又以油紙糊好。日中曬之。可以白升起地三四尺。

鴨蛋以硼砂硃花寫字。候乾以頭髮灰汁洗之。則黃直透內。

雞子作琥珀法。取伏龍肝黃白混雜者煮。及尙輭。隨意刻作物件。以苦酒浸數宿。既堅。內著粉中。佳者乃亂真矣。

煮鷄子令一層層熟。相間煮。用火一著一滅。頻炒動。則層層熟。入去

猶豬與樟腦相同。能水中生火。惟以酒噴則滅。不可于屋下收。

蔴蔴搗膏。以箸點鵝馬六畜舌根下。卽不能食。或點肛門內。卽下血死。

水銀和牛羊豕三脂杵成膏。以通草爲炷。照于有金寶處。卽知金銀銅鐵鉛玉蠕蛇妖怪。故謂之靈液。

弔脂透物甚于醍醐。以銅瓦器盛。皆能走失。惟鷄卵殼或琉璃瓶盛。則不漏。

地漫油又如泥。色黃金氣腥烈。柔鐵燒赤投之二三次。剛可切玉。

石腦油直透金銀。惟眞琉璃瓷器可貯。入水浮滿。然焰遠發。餘力入水。魚鼈皆死。撲之以灰則滅。

亦銅入罐。甘石煉爲黃銅。其色如金。砒石煉爲白銅。雜錫煉爲響銅。

七月七日。取地榆根不拘多少。陰乾。百日燒爲灰。復取生者與灰合搗萬下。灰三分。細末一分。合之。白

二三斗。以水浸過三寸。將藥入水攪之。煮至石爛可食乃已。

龜尿磨瓷器。令輭磨墨書石。能入數分。以豬鬣或松茅刺其鼻。尿卽出。

取莞花葉挼擦皮膚。輒作赤暈如被傷。小人以之誣人。

濃酒積油。得熱氣則火自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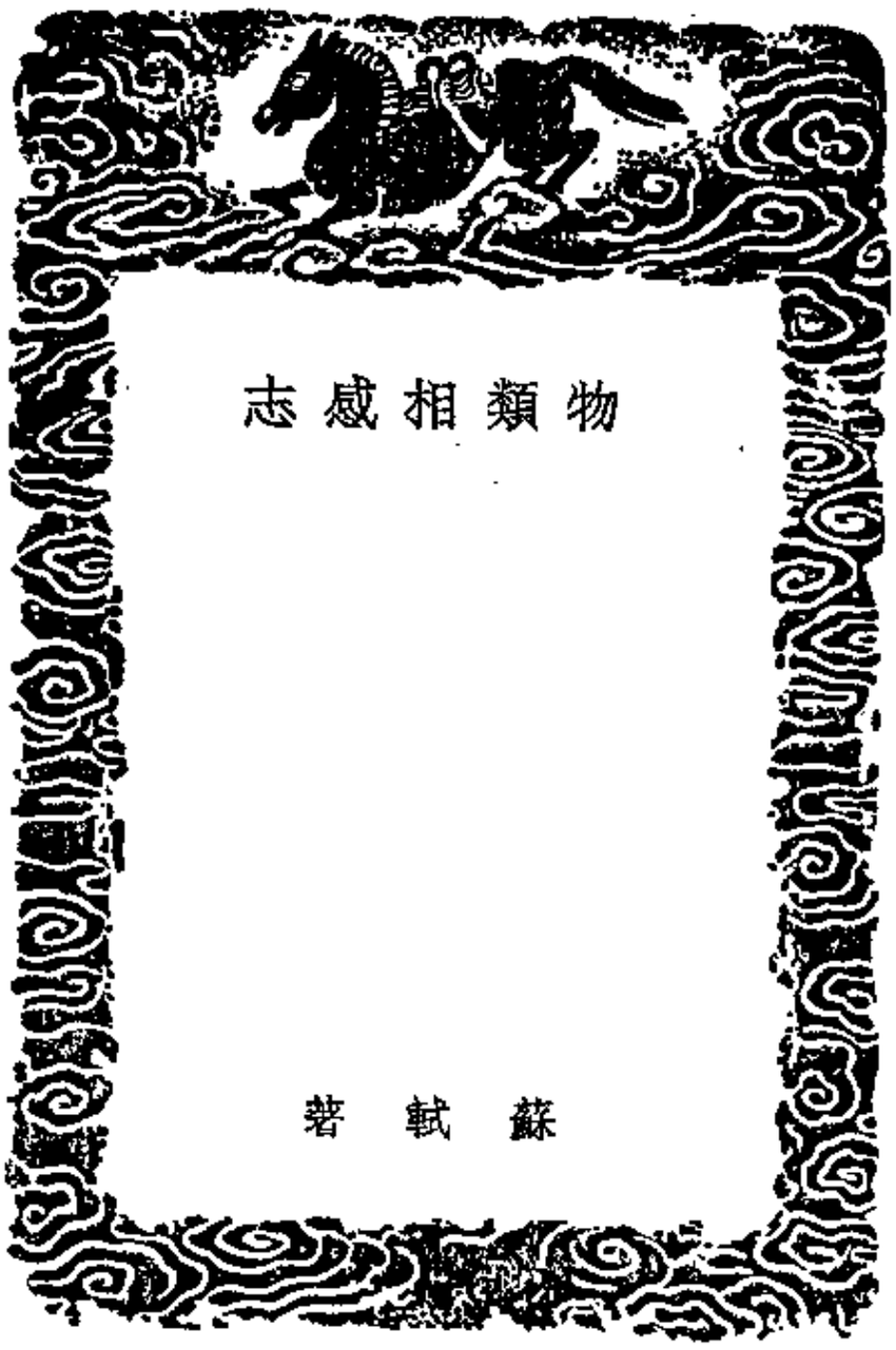
櫟炭灰成花燒之。有黑處著。無處不著。

煮紅鴨子。以金桐根同煮。白皆紅。

天落水煮飯。白米變紅。紅米變白。

猴獅毛造網四角．則多得魚．如人兒錦補．
鐵內有硬處．名鐵核．香油塗燒即散．
池中泥濁．以瓶入人蔥．川箸包札之．投水中即清．
樗樹葉．多青蟲．絲瓜梗葉．各等分．每四季燒烟薰屋中．其鼠遠避．
酒水之精名曰蟻．以名呼之．可取魚蝦．
銅錫相和．硬且脆．水淬便硬．
漆器不可置葷菜．雖堅漆亦壞．

物類相感志．相傳東坡所作．前輩已有議其僞者．此類假託無疑．庶幾紛錯．有相反亦有相感．造化之機妙．誠難測度．若必于此窮究其理．其爲格物亦太鑿矣．存之以資譚藪可也．清江范樽德機．



物類相感志目錄

身體十一條
衣服三十條
飲食一百十五條
器用四十一條
藥品十八條
疾病六條
文房三十條
果子三十五條
蔬菜十三條
花竹三十三條
禽魚四十四條
雜著七十二條

物類相感志

東坡　蘇軾著

總論

礎石引鍼．琥珀拾芥．蟹膏投漆漆化爲水．皂角入瓶突烟煤墜．胡桃燒炭可鍛針．酸漿入盂水垢浮．滑石去衣油乾麵相與作．燈心能細乳香．橄子能軟甘蘆．撒鹽入火炭不爆．用鹽擂椒椒味好．川椒麻入水能解．胡桃糞臭肉不臭．瓜得白梅爛．栗得橄欖香．豬脂炒櫧皮自脫．韶粉和梅牙不酸．芽茶得鹽不苦而甜．井水蟹黃沙淋而清．石灰可以廢鍼器．草索可以祛青蠅．夏月熱湯入井成冰．糞湯洗盃青蠅不來．煙炭隔道行蟻自回．盞中米餵食則死．楊油入水池荷死．江茶入水油蔫枯．粉蝦畏椒．螻蛄畏油．松毛可殺米蟲．麝香能祛蠶虱．馬食雞蛋則生骨眼．齊蠅叮鼠則生肚蟲．三月三日收蕎菜花置燈檠上則飛蚊蚋蟲不投．五月五日收蝦蟇能治癎疾．又治小兒疳．春日火烟青冬日火烟黑．香油抹烏龜眼則入水不沈．唾津抹蝴蝶翅則當空高飛．烏賊過小滿小青梅過小滿黃過小滿則長．乳香久留能生舍利．松根年久則生茯苓．橘樹不宜肥．枇杷不宜糞．羚羊角能碎佛牙．人髮根可粘起舍利．銀杏能醉人．胡桃能碎錢．柿煮蟹不紅．橙合蜜不酸．綠橘過江北爲枳．麥得濕氣則爲蛾．歎見肥皂則不乾．薤和見酒駱駝見柳．荊葉逐蚊蟲蠶愛逐蠅子．

酒能發香.藕皮散血.洋唾可溶水銀.末茶可結水銀.
棉蓋.芝蘇共烟熏紙被不作聲.橙子煮菜羹則甜.薄荷去魚腥.荸薺煮銅則軟.甘草煮銅則硬.
芒種日螳螂一齊出.九月九蚊子嘴生花.燕喜艾人.蝸畏蜂.蛴螬畏牛.蟑畏蚯蚓.
蝨畏蟹.蛛盤怕霧.河豚殺樹.狗膽能生.蜘蛛巾日能□□.燕子戊日不歸家.燈心能煮江
麻葉可逐蚊子.物類相感.如斯而已.

身體

身上生肉丁.芝蔴花擦之.
飛絲入人眼而腫者.頭上風屑少許擤之.一云珊瑚尤妙.
人有見漆.多爲漆氣上腦着人而生漆瘡.用川椒三四十粒搗碎塗口鼻上.則不爲漆所害.
指甲內有垢者.以白梅與肥皂一處洗則自去.
彈琴七指甲痛者.用盬置燒烟熏之則厚.
染頭髮用烏頭薄荷入綠礬染之.
食梅子牙軟喫糯便不軟.一用韶粉擦之.
飲酒後欲口中無酒氣.用理中湯調氣散合和一處乾服少許.
多月唇燥裂痛.不可以油潤.只用香麻油抹之.二三日便可.酥油尤妙.
油手以鹽洗之可代肥皂.一云將順手洗白蓄
腳跟生厚皮者.用有布紋瓦片磨之.

衣服

夏月衣蓋.以冬瓜汁浸洗.其跡自去.一云大蒜亦妙.
北絹黃色者.以雞蛋煮之即白.鴿蛋煮亦好.
墨汚絹綢.牛膠塗之.候乾.揭起膠.則墨隨膠而落.凡絹可用.
血汚衣用溺煎澄.以其氣薰衣一宿.來日洗之則自落.或有淨水一碗.逐口漱過吐盆內.將衣摺洗.無迹.
或用羅勒擦之.或紙蘸水擦無迹.
綠斑白藥煎汚衣服用烏梅湯洗之.
鞋中着檳腦去腳氣.用椒束去風.則不痛冷.
洗頭巾用沸湯入鹽擺洗.則垢自落.一云以熱麪湯擺洗亦妙.
驗眞黛以舌舐之.不以唾嚥者便黑色.
槐花汚衣者以醯梅洗之即去.
鞾靴用黃蜴四兩.以二兩粘濕青入蠟均用.
絹作木棉夾裏.用杏仁擦之則不吃絹.

伏中裝棉布衣無棉珠.秋冬則有.以燈心少許置棉上則無珠也.
紙被俗而毛起者.將破.用黃蜀葵梗五七根.搥碎水浸澁刷之.則如新.或用木槿針葉搗水刷之亦妙.
笠子油汚或汗透者.以黑豆煎濃湯熱洗之.
茶褐衣段發白花點者.以烏梅煎濃湯用罐盛.蓋處.立還原色.
蚊蠅糞汚衣及物.以燈心醮水擦之則去.
酒醋醬汚衣.蘇擦之則無迹.
梅蕊衣以枇杷核研細爲末洗之.其斑自去.
氈帽以生芋擦之.則耐久而不蛀.
紅苴染煮生麻布.則色白如苧.
碧蓮菜煎湯洗布衣垢自落.但先打溼洗之.不作二色.
楊梅及蘇木汚衣.以礬黃烟熏之.然後洗.其紅自落.
真紫衣油汚者.用燒紅炭泡汁乘熱擺之.候乾則無迹.不可經手.
染毛段以石灰湯浸之一宿.洗淨染之.又云先用酸漿熱者浸過染之.
染衲紅縷以醬合之.少時洗則紅如新.
染綠斜紋以硇砂調銅綠染之.
油汚衣用炭灰製之.或以滑石擦製之.或水調麪塗之.乾後自去.或雞蛋湯洗之.
墨染衣帶溼以油浸透.須用炭汁擺之.
衣裳蒸壞.先以水浸溼.次用羅蔔湯洗之.
染頭巾用黑豆荷湯洗.入綠礬染之.
洗墨汚衣.用杏仁細嚼擦之.
紅纓以醬水洗之則淨.醋洗之則紅.染則用酸漿浸.

飲食

炙肉以芝蔴花爲末置肉上.則油不流入火中.煎烏賊研人醬同煎.不出水且味佳.或入蜜尤妙.
糟蟹留久則沙.見燈亦沙.治法用皂角一寸.置瓶下則不沙.或用煨炭少許亦妙.糟蟹法詩云.三十團臍
不用生.腸糟觔半.半觔鹽.再加酒醋各半碗.喫到明年也不淹.
煮老雞以山查果煮就爛.或用白梅煮亦好.
煮魚則骨軟.或用鳳仙花子.
打血不凝者.用燈心在內.或壁土亦可.一云用一順攪則就.若逆攪之則不就.
醬內生蟲.以馬草烏碎切入之.蟲即死.或用川椒亦可.或加熬熟香油百部入之.
糟菰入石綠.切開不黑.或用黃道日則色黃.用線繫勒去帶.不許用刀切.

糟鹽研肉安蟬兜雖老鹽亦無筋.

煎白腸用百藥末臨熟撒之則香脆一云芝蘇花乾末糝亦好.或用鳳仙花窩宋.

煮魚鱐臨煮熟入川椒多則去鯹.

食蒜令口中不臭.用生鹽塊子同食.或呷醋一口.或食芝蘇尤妙.

煮菱要青.用石灰水拌過.先洗去灰煮則青.

煮蟹用蜜塗之.候乾煮之則青.或用北五味煮之.或以硇砂水塗候乾煮之.

酒中火焰.以青布拂之自滅.

做飯入朴硝在內則自各粒而不相粘.

煮牛馬令易爛.入薏杏仁妙.

米醋內入炒鹽則不生白衣.

煮河豚用荊芥煮三四次換水則無毒.

用鹽洗豬腦腍子則不臭.或以水洗腍翻過洗淨令乾了.以乾麵糝之.一茶時久便洗去麵.垢隨麵去.久住則連肉爛了.

煮紫蘇用枇杷葉為細末入之妙.

煮木犀盤用木犀花鉋簽底.少水煮之則青.

煮雞子令一層層熟相間者.以火煮令一著一滅.頻妙動.則層層熟入去.

做魚鮓用饊鹽淹去涎洗淨.如魚鮓法造.一云以石灰水浸之.

凡雞色羊肉入松子則無毒.

綿皮和菱米食則軟而甜.

研芥辣用細辛少許.醋與蜜同研則極辣.

晒葫蘆乾以灘本湯洗過.不引蠹子.鹽水亦可.

煮豬肉用白梅阿魏煮.或用醋或用青鹽同煮則易爛.

白血漉腸用橘汁入血中灌之則白.一云用荸薺煮以葱塗淹之洗淨.煮爇則剔骨.茶能去腥殺臊.

桃花飯做飯了以梅紅紙盛之.溼後去紙和勻.則紅白相間.

煮老豬肉以水煮熟.以冷水淋肉冷.又浸冷再煮.即爛.

鴨子上以牛膽汁或寫字或畫花.令乾煮之.去殼則青色透內.

花酥可煮肉易爛.

酒中置茄子柴灰.則酒到夜成水.

煮黑豆用荷花梗煮之爛甚.餵豆兒煮用此.

羅蔔解醬豆腥.醃醬喫不噯.

江茶點桐花.用針扦橄欖.少時取針.飛茶面成花.上作白路妙.或以皂礬百藥煎竹絲描花.楊梅核西瓜子用柿子漆柤柈了.晒乾自開.只揀取仁.

鴨蛋以碾砂點花及寫字候乾.以頭髮灰汁洗之.則黃直透內.

乳酪調用乳餅醬內妙.

梅滷可淹梔子花菅草花蒸牛花林檎藕冬瓜葡萄.須得紫蘇葉入則妙.

漉肺用浙葡汁洗後入漉物永不老.

煮銀杏栗子.用油紙撚在內則皮自脫.

臛肉內用酒腳醋煮肉紅.酒調爨則味甜.

夏月魚肉內安香油久亦不臭.

紅糟酸入鴨子與酒則甜.

用羅蔔梗同煮銀杏不苦.

蛤蜊餛飩.以蛤蜊洗淨.安桶盤內.月下露之.令口開.以眞粉研料物鹽.以蛤擸之去殼.眞粉在殼內外如餛飩.

酒漿面上不見人影不可食.

日月蝕時飲損牙.

銅器內不可盛酒過夜.

煮芋以灰煮之則酥.

淡醋煮雞.鍋盆盛蓋了.上以灰水淋之則自凍.

煎鹽盆中能煮飯.不攪動則不鹹也.

榧子與甘蕉同食.其蕉自軟如紙一般.榧子一作地栗

鹽擂胡椒甚辣.葱青尤佳.

榧子殼反裝豆能殺人.

油餅與藕同食.無查更美.

蜜煎李能敗酒.本草名枳椇.

甘草去酒毒.小豆花亦妙.

煮臭肉每觔半用胡桃二十箇.殼上鑽孔令多.即同煮肉.熟則臭味不見矣.

煮老豬肉以水煮熟.以冷水淋肉冷.又浸冷再煮.即爛.

橘葉陰乾.收造臛肉不爽風氣.可留至五月.懸烟突上.梅月水洗之再糝.

煎血入酒精不出水.

餳飩旋裹便煮食不噯.蓋物未久也.入鮓亦得.或喫了食鮓.

臘月收糟.以泥泥頭上.至二三月以水澆泥頭則潤.不漏則臭.

晒肉須油抹不引蠅子。
鮓冥月易壞。用白湯煠過。自然如初。
食荔枝多則醉。以殼浸水飲之則解。
做灰鹽鴨子。月半日做則黃居中。不然則偏。一云日中做。
血肝鴨子雞頭蝦杏仁鵝肺脊血。皆可合汁清酒。後喫理中湯調氣散一匙乾嚼。則可口中無酒氣。
無名異煮螯不變色。鹽水煮亦不變。
韶粉去酒中酸味。赤豆炒過入亦變。
爛槭蔑研細。塗鯽魚甚香。
荷花帶煮肉。精者浮肥者沈。
煮紅鴨子。以金櫛根同煮。白皆紅。
天落水做飯。白米變紅。紅米變白。
飲酒欲不醉。服硼砂末。
喫栗子於生芽處咬破些。吹氣一口。劍之皮自脫。竹葉與栗同食無祖。
茄柴灰可淹海蜇。
冬月就血不堅。安鍋上暖處。碗熱則血就。
血不可就汁煮。煮則汁淡無味。須用湯煮之。
豆兒水。黑豆或黃豆。以頭灰汁煮。
寸切稻草可煮臭肉。其臭皆入於草內。
煮鹽肉用朴硝。仍舊氣在肉內。
冬瓜切動未喫盡者。三五日皆爛。以石灰摻之則不爛。
淹鹹蛤蜊。以蓋灰入鹽鹹之。味好且不開口。要即熟則在日中晒。
糟酒醬蟹入香白芷。則黃不散。
煎鴨子資絲者。用清水同煎。有用蓮蓬梗灰汁煎。
鯽魚皮饅頭皮。用麵糊和則易熟不破。
煮烏賊魚。每十箇洗淨。入水一二盞煮熟。令有汁半盞止。取起入蛤蜊醬油一茶匙許。拌勻。少時喫妙。
水雞菊油及鹽蓋內做甘露子則不黑。以細篦穿之易取。
酒酸用皺酷投之則不酸。惟淡。每酒一升用酷半盞。
煮麵令湯清。北方用花鹽。南方用皺酷搵。
煮豬腦及血臟爽。不可入椒同煮。作豬羶氣。臨熟後入就起。
煮老鵝不爛。就鼈邊取瓦一片同煮。即爛如泥。羊亦然。

喫西瓜喫子不噬。
喫蟹了。以蟹殼洗手則不腥。
新煮酒灰氣者。開時入水一盞。
五月不可做臘肉。餘月皆可造。六月須用酒醋鹽同淹。當日晒乾。
豆油煎豆腐有味。
雞上簽竹籤縛肉煮則速爛。
鯽鈍入香豉在內不變。
醬水內煮蟹不腥。青蝦蟹之類煮腳和煮不腥。
芽茶和鹽不苦而甜。忌此不可用。引諸病。

器用

銅器。以肥皂塗之。燒赤後入梅鍋煤之。則黑白分明。
金鋼鑽鈍頭。鑽口片上令着物向上。以炭燒之。通赤取出。冷則鋭矣。
黑漆器上有朱紅字。以鹽擦則作紅水洗下。
油罐漆缸漏者。以馬屁孛塞之即止。一云用肥皂捣爛塞之亦可。
柘木以酒醋調礬灰塗之一宿。則作閒道烏木。
鑰石銅先燒赤。取出令冷。以水淬之。槌打則不爆。
漆器不可置幕菜雞墊漆赤瘢。
新石銚用黃泥塗其中。貯水滿煮一時方可用。
漆器本作匙者。爲其不觀及不粘飯也。
熟碗足鑿漆卓成腳者。以鑰注鑿沸湯衝之。其遊自去。
銅器或鑰石上青。以醋浸過夜。洗之自落。
琴阮無聲者。乃舊而膠解也。宜用沙湯洗之。
針眼割線者。宜用炷燒眼。
錫器黑垢上者。用婦雞鵝湯洗之。
酒瓶漏者。以羊血擦之則不漏。
碗口上有垢。用鹽擦之自落。
水煙炭缸內。夏月可凍物。
刀子銹用木賊草擦之。則銹自落。
淨水子內水垢。酸漿浸之經宿自落。漿熱者尤妙。
以皂角在鼈內燒烟。鍋底煤并突煤自落。

胡桃殼燒炭收針不銹。香油拌焊炭亦得。杉木炭末亦可。

肉柒上抹布豬膽洗之油自落。

焊炭瓶中安貓食不臭。夏月亦不臭。

石灰燒過者但是鐵器以油塗之安灰內經久不銹。

盡本沙布拭酒器并酒卓上蠅不來。

燭心散以線縛之。

鮮桶漏用醋調合粉泥之。

點桐油燈盞以生蛤塗之令乾入油點燈不生垢。

阿鏡子以津唾擦鏡令乾阿鏡自見。

燈剪用無名異塗之剪燈則燈自斷。

梓木爲舟起艷。

香油醮刀則刀不脆。

琉璃用醬湯洗油自去。

椒木作擂槌不臭且香。

鍮不可細磁皂角洗作孔。

鐵銹以炭磨洗之鈍以乾焊炭擦之則快。

泥瓦火煅過作磨石。

牛皮膠內入乾麪粘篦子。

乳鉢研乳香松香瀝青之類欲洗淨者以醋洗之。夏月用醋桶漏以柬香桶內盛之外更塗之則不漏。

藥品

收香白芷收其根洗淨寸以截斷以乾石灰拌勻半晒子和燃。

收薄荷隔夜以大蒸破水澆之次日又澆一次待乾收之則涼不爾則不涼。

甘遂麪裹煨熟毒自去。

服茯苓勿食醋。

鉛白煎霜入蜜中煎炒。

搶藥中用硫黃氣者以竹葉燒烟薰之則不臭。

當歸晒乾乘熱收入缸不令透風則不蛀。

生地黃乾土培之不爛。

巴豆大黃同用則反不能瀉人。

服乳石忌蚤虱犯者多死。

研乳香爲末口念玄胡索。

君附子則降之以不澤爲妙。

乳香留久有舍利子。

稻草裝香附子不苦。

丁香數顆麪裹煨作燒餅與狗食則死。

草烏切碎同米作飯喂雀兒盡皆醉倒。

收大黃藥鋪蓐上去蟲虱。

服丹石不可食蛤蜊腹中結痛病。

疾病

生痛毒未愈不可食生葱鴨子則肉突出作塊。

霍亂轉筋不可忍用冷水浸至膝乃愈。

霍亂吐瀉不止飲米醋半盞卽止。

吃茶多令人黃。

蜂叮痛以野苋菜搗傅之。

故箬紙治鳥龞

文房

研墨出沫者用耳朶頭垢則散。

或紙或文書看看須一先以紙二幅擬卓上督則齊。

打麪糊用白芨濃煎汁入麪內則不蛀生蟲一云入黃蠟川椒在內。

臘梅樹皮浸硯水磨墨有光彩。

合印色須是極力研細不爾則砂而不可用。

磬水寫字令乾以五棓澆之則成黑字。

絹布上寫字用蜜汁磨及粉則不遷開。

肥皂浸水磨墨可在油紙上寫字。

肥皂水調顏色可畫花燭上。

檫炭灰成花燒之有墨處着無墨處不着。

將黃苓寫字在紙上以水沈去紙則字脫在水面上。

壁上若粉破黑或硫磺熏了以石灰湯醮雄洗二三次則色復舊。

草扇子油寫紙上以紙灰撒之則見字一云杏仁尤佳。

大黃用米泔水浸三宿，燒作沈香氣。

燈心乳香一處研，自細，雲母亦然。

稻稻草燒甘蘆作麝香香。

杉木焊燒灰和腦不折，燈心亦可。

蠟紙上字可洗去。

收墨用皂角柴燒石灰合黃盒之。

墨被尿浸，或水浸色敗而淡，以水炭熟黃蠟塗之，如磨用時去蠟包，色如故。

冬月硯凍，入酒磨墨不凍。

鹽滿寫紙上，烘之字黑。

冬月令水不冰，以椵花鋪硯槽中，名文房春風膏。

樺皮燒烟熏紙作故色，勝如黑泥。

花瓶中欲水不臭，用火燒瓦一片在內，膠泥亦可。

冬月花瓶中插花，欲不凍者，以頭灰汁插之，或每水一碗酒二盞亦妙。

收栗不蛀，以栗蒲燒灰淋汁浸二宿，出之候乾，置盆中，用沙複之令厚一二尺，一方用焊炭拌勻，入缸藏之，要得地氣，半月一拌爲妙。

收筆，東坡用黃連煎湯，調輕粉釀筆候乾收之，山谷用蜀椒黃蠟煎湯，融松煤染筆候乾收之。

評筆筆貴鋒齊勁健，今世鋒少易損秃，不中用矣。

果子

收棗子蛀，以一層棗草一層棗相間安之。

生紅柿欲易熟者，用水梨子會之，置盆內密罐之，不可通氣。一云收桶內，用草拌不爛，可置三四月，柿葉尤妙。

藏西瓜不可見日，見之則芽。

收雞頭晒乾入瓶，紙蒙了，復埋之地中。

藏金橘於蔡豆中，則經時不變。

藏柑子以盆盛，用乾潮沙蓋之，土瓜同法。

甜瓜生者，用石首發魚骨插蒂上，一宿便熟，鮓發亦可。

收湘橘用姜湯煠瓶收之，經年不壞。

藏胡桃不可焙，焙則油了。

藏梨子用蘿蔔間之，勿令相着，經年不爛，或削梨蒂插蘿蔔上，亦不得爛，藏香圓同此法。

松子仁帶皮則不油。

橄欖樹高難採，以鹽盛樹則皆自落。

青梅小滿前嫩脆，過後則易黃。

新櫪子以豬脂炒過，則黑皮不着肉。

栗子與橄欖同食，作梅花香。

橄欖與鹽同食，則無苦味。

梅子與韶粉同食，不酸不軟，梅葉尤佳。

鉛白霜與木瓜同食，不酸澀，且無粗，胡粉亦可。

以針刺破荔枝四眼，殼沸湯綽之，肉白如新。

炒銀杏在十個以上則不爆。

西瓜要冷，以指甲掐破打開，晒日中，少時安在陰處，則冷如冰。

收水楊梅，鹽礬澀之，如便喫，少用鹽，留久鹽要多。

石蓮試之久者，以十枚俱沈，造醬亦然。

乾果子蒸了者，露之味如新。

梅仁以酸漿浸三日，炒之，如杏仁。

菱煮過，以礬湯綽之，紅線如生。

爆栗子銀杏，拳一箇在手，則不爆，勿令人知。

熏橘皮及烏梅荔枝，必先綽過方熏，焙則乾。

收橘子用葉同收，屑屑相間入，土壅之不壞。

香圓蒂上安芋片則不疥。

水楊梅入焊炭則不爛。

西瓜宜鹽，高處忌惹，若帶風即爛，并貓踏之即沙。

蔬菜

收芥菜子宜隔年者則辣。

收冬瓜忌若帶風。

生薑社前收無筋，秋分後次之，霜後則老矣。

筍候出之時，去來嫩兩頭，於湯中煮熟，取出令乾，入新瓶中實按之，蓋酒盆上，至冷取出用。

合豉以箬籠盛貯，不可近泥壁，近則易壞。

未霜時不可收芋，爲北多也。

喫菜多腹脹。以醋解之。

作漿用醬油煮之妙。

茄子以爐灰藏之。可至四五月。

小蒲前收鹽芥菜可變新。

豆豉內用甜瓜頭。生者晒乾方可入。不然則爛了。晒時以爐灰糝之。不引蠅子。

種薑法。以宮州大水梨切去心。留頂作蓋。如盞子狀。以薑子實之。以頂蓋之。便埋於地。候梨乾或爛。收出薑。薑子分種之。則實如梨。且有梨味。

花竹

種牡丹芍藥花。日間置瓶中。晚間置地濕處。以蒲包蓋之。可多開三五日。如經雷時。即時零落。

發荷花用溫湯入瓶中。以紙蒙了。以花削尖入瓶。則花開且久。又法削去根少許。以蠟封之。插瓶中。方入水。或以火燒。或以針於花蕊上扦數穴亦可。或於中間切少許亦可。

芰菱花剛煨了。以石灰醃過。令乾。插水瓶中。開至頂而葉不軟。

多肯樹上接梅。則開酒盃梅。

石榴樹以麻餅水澆則花多。

梧桐樹閏月多生一葉。按六壬梧桐常年十二葉閏年十三葉。

發石蒼蒲無力而黃者。用鼠糞酒之根下。以水酒之。蝙蝠糞亦可。或欲其直者。用綿裹筋上。每朝搽之。即直。

發牡丹芍藥梔子。並刺去皮火燒。以鹽擦之。插於瓶中。或用沸湯插之亦開。

鳳仙花欲令再開。但將子逐旋摘去。則又生花。

種薤去土。用水焊炭屑種之。上用青苔蓋了。則花茂且直。宜頻酒水。用爛雞鴨毛水澆蟲。

蒲萄樹用麝香入其皮。則蒲萄盡作香味。

花樹蟲孔。以硫黃末塞之。

木犀蛀者。用芝蘇梗帶殼束縣樹上。

竹多年者。則生米而死。急截去離地三尺許。通去節。以犬糞滿之。則餘竹不生米也。

海棠花用薄荷水浸之則開。

蒲萄以甘草作針。針之立死。

牡丹樹以海螵蛸針之立死。

凡草生水中。其梗如稿狀。皆有孔。蓋欲舒其氣也。

枇杷樹不可用糞澆。

橘柚樹澆肥。春分後多死。

竹葉以沸湯燖過則不捲。藏撮中。

銀杏不結子。於雌樹鑿一孔。入雄樹木一塊。以泥塗之便生子。

梅上接冬青。開梅花多。或冬青上接亦然。

葡萄照水種自正。

草木花被羊食並不發。

花紅者令白。以硫黃燒烟熏盞子蓋花則白。

香圓去蒂。以大蒜搗爛。蒂上則滿室香。更以溼紙固蓋上。

芝蘇柴掛樹上。無蟲衣蟲。

牡丹根下放白芷。諸般顏色皆是勝金。

皂角樹上有刺不可採。以一簍籠樹上。用木碡碡籠緊。日落。銀杏樹高。亦用此法。

冬瓜蔓上午時用茗帶打之則生多。

插鳳仙花用石灰湯發。不爛連根種。餅漆水可半月開。石灰種亦得。

蓋過日故秋熱則益蕉損。蟹秋涼則益蟹損。蕉損則筍密也。

禽魚

魚瘦而生白點者名虱。用楓樹皮投水中則愈。金魚生虱者。用新磚入盞底中。設一日。取出令乾。投水中。金魚浮水面上者。則雨必至。蓋其水底如沸湯也。橄欖椎金魚食之即死。肥皂水能死金魚。莽草搗碎傾

雞未孵者。以苦瓠趕之則鼠毛倒生。

蛤蜊以面粉塗脊四邊。月下安之。過夜則肉肥壯。

駱駝用力過度則死。以鹽和麵納尺白中飼之。則三日不飢。

小貓叫不絕聲。陳皮末塗之則不叫。甘草食之則就死。

螻蛄引上竹筯者。令頭向上插地白死。或插壁上令頭向外亦死。速不能回身之故也。

雌雞生子與青一作麻子喫。則常生不抱卵。

白馬蹄燒烟熏壁虱則死。饅頭燒烟熏亦死。紙牀下煎鰻魚亦可。又能去蛀蟲。

水中浮萍乾焚烟熏蚊蟲則死。

竹雞叫可去壁虱并白蟻。

雞食鹽嘌者。以香油濾之。或用香油搽多瓜葉喂之。仍以香油數滴灌之。

鵪鶉帶輔兒飛去。立喚則高去。伏地喚則來。

馬蝗捉肥皂。

雞黃雖者。生兩頭及三足雞。

辟蚊法。於日蝕時用紙搓左股繩。先外搓合向裏。可合作一繩。如筋大。以此圍以處。則蚊不敢入。

使蒼蠅不來席上。以稻草索數條懸壁間。則蓋飛油殺諸蟲。

蝸牛涎去蝸跡。以其涎圍蝸不可去。蜈蚣亦然。

貓兒眼知時。有歌云子午線。卯酉圓。寅申巳亥銀杏樣。辰戌丑未側如錢。

樓窓逼蠅。

置畏鼓聲則伏而不起。亦畏雷故也。

燕聚魚。

馬誤食雞糞骨眼生。

雞下卵晨則雄。暮則雌。日中對日下亦雄。

香橘生四箇外臍。

鹿無膽而有肚子。噢肉故也。飛禽噢穀者有膽。

土附魚不破肚。煮則子不爛。

雞吃豬飯能啄人。浮萍草內抱鴨死。

令蛙不鳴。三五日以野菊花爲末。順風撒之。

逼蠅膩月豬脂。以鋪懸廁上。

麻葉燒烟能逼蚊子。

雜著

溪中水沫。取起令乾。後入湯中。即冷而不澌。

肥皂樹作柴燒鍋。鐵作爆片落。

米醋結蓋。取出以鹽淹之復爲醋。可治發背。

池水渾濁。以瓶入蔥用箬包札之。投水中則清。

醉中飲冷水手顫。

切豬肉油汙手。以豬耳尖洗手油自去。

鍮銅和硬且脆。水淬之極硬。

銀澗相維亦易鎔化。

釜底煤可代火草引火。

陳茶末燒烟蠅逃去。

油紙燈入荷池葉死。

金遇鉛則碎。

作偽爲木。收油胡桃殼燒烟燻之。次以胡桃肉擦之透心黑。

鐵內有硬處不可發者。名鐵核。以香油塗燒之立散。

代赭石以醋酒煮之。鐵釘插在內扇之作汁。

日未出及巳沒下醬不引蠅子。

鹽滷好者。以石灰投之則浮。飯亦可。

灰菆能化細粉銀杏亦可。

曉柴怕硫黃烟觸之則黃紅。糕亦然。搽面粉亦怕觸。觸則青黑色。遇雌黃觸則褐色。

銅錢與胡桃一處嚼之。錢易碎。

韶粉蒸之不白。以蘿蔔瓶子內蒸之。

梨蒸沈香。入香茶妙。

水銀撒了。以鉛石引之皆上石。

打落器中。白礬與韶粉研刷。真皮色不退。

蛇提鼈黃。

續麻骨插竹園四向。竹不沿出。芝蘇骨亦可。

芝麻骨插梨中不蛀。

胡麻麵喂犬則黑光而駿。

梓木作柱。在下手則木變耳。云是半位。

杉木燁炭爲末。安門柏中。開門則自能變。

釘月蓬板。用漆樹削作釘。以米泔水浸之。待乾。釘板易入。且堅如鐵。

荷花梗塞鼠穴自去。

活溼松木段。柱頂上鑿一窩子。以桐油注內。開起一夜。則水自下流。則乾。又不生白蟻。

荷花葉煎湯洗鐵器。或用荷梗一方用糟醃。

染乾皂皮顏色。內入杏仁則光且鮮。

黃蠟與果子同食。則蠟自化去。

蘿蔔提硝則白。煎亦然。

馬糞與石灰相拌泥池。水不漏。長青苔。不死魚。

紫蘇煎湯用肥皂洗抹布拭盒子檯上。則蠔蟻不來。

火筋燒紅插入急提出。筋上氣起。乃鉗蜜烟起。即有鬲也。上乃粟米也。

看柿漆。取少許在手中心。兩手酌。粘住手者爲上。白色者多。赤色者有假。以多者棄取汁在內。則漆是者次之。

飯湯。

真香油以少許擦手心。聞手背香者真。

伏中不可鈐錢。汁不清。名塘凍。

造雪寶必須燒地赤。則冰不消。一云皆底用石板砌。上鋪生炭一三尺。湯下流水入池。則冰難化。

楊梅樹搠了。以甘草釘釘之即無。

芝蔴一二升。亦可作油。先炒熟了研細。沸湯入瓷。殼在湯內。油在湯面上。

水缸內養魚三兩箇。則活不生腳。

香油之性和反。炒熟則打出生油。生研則打出熟油。絞車則滑。鉸針則澀。

伏火法。以杏仁燒灰。包火楊梅。不燒物。可在身邊帶。

伏中合醬與麵不生蟲。

臘水不臭。下醬不生蟲。

糞斛不鏇可過年。

收蠶蛹不蒸蛀。用杉木炭屑層收之。

豆油可和桐油作鯰船灰妙。

燈心蘸油再蘸白礬末。粘起炭火。

樟腦黃蠟和勻染黑。投水中作科斗。自然水中走動。但欲潔淨。用了油手指則住。

鳳仙花葉梗。同梅紅紙一處搗。其色甚鮮。可代胭脂用。且不腻。

雞子開小竅。去黃白了。入露水。又以油紙糊了。日中晒之。可收椒帶蝨收。不帶葉收。不變色。

伏中收松柴。斫碎。以黃泥水中浸。皮脫晒乾。冬月燒之無烟。

花鴨子。以黃蠟鎔蠟花了。以醋浸至夜。來日自軟。

鎔石惟高脆者可磨下。石汁塗笙簧上。不惹氣水。庶得不鏽。

看桐油法。以草圈蘸之。中有膜在草上者。謂之上料。

看漆法。揭起龍微扇之。如鏡面者佳。

煮象牙用醋油煮之自軟。

漆中多是油煎朴硝爲假點上紙上。少時無油滲者佳。或於沸湯中滴之。不散而無星者妙。見風便變色者次之。

銀中淮銅多者。鎔化時以錫相投。則其銅如在水上。作水片取出。

銅與鎔石上貼金。欲取下者。以肥皂塗之。燒火中。則金脫在肥皂上。

以水銀聚之鐵上渡金。先用赤熟銅於鐵面上畫花。以飛箔梅鍋內煤白。然後以金箔貼之。

蠡海集

王逢撰

天文類

雲者雨之凝也。因高而寒極。故雨凝而爲雲也。其雨雪相雜者。雲有高低之異也。低者則爲雨。高者則爲雪。

太陰之行。與日同宮爲朔。對宮爲望。日朔後月則夜。初一。初二日月同於卯時出卯宮。至酉時日月俱沒於酉位。故月夜行於地下。出地下日稍近則不能明也。初三。初四。卯時月到辰宮。自辰加卯。遞數至申位。逆酉故月生於申。初五。初六。卯時月到丑宮。自丑加卯。遞數至未位。逆酉故月生於未。初七。初八。初九。卯時月到子宮。自子加卯。遞數至午位。逆酉故月生於午。初十。十一。卯時月到亥宮。自亥加卯。遞數至巳位。逆酉故月生於巳。十二。十三。卯時月到戌宮。自戌加卯。遞數至辰位。逆酉故月生於辰。十四。十五。十六。卯時月到酉宮。自酉加卯。遞數至卯位。逆酉故月生於酉。十七。十八。卯時月到申宮。自申加卯。遞數至寅位。逆酉故月死於申。十九。二十。卯時月到未宮。自未加卯。遞數至丑位。逆酉故月死於未。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卯時月到午宮。自午加卯。遞數至子位。逆酉故月死於午。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卯時月到巳宮。自巳加卯。遞數至亥位。逆酉故月死於巳。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卯時月到辰宮。自辰加卯。遞數至戌位。逆酉故月死於辰。三十日。卯時月到卯宮。自與日近。故月全死。與日會而爲晦矣。是以初一。二。卯時出。初三。四。辰時出。初五。六。巳時出。初七。八。九。午時出。初十。十一。未時出。初十二。三。申時出。十四。五。六。酉時出。十七。八。戌時出。十九。二十。亥時出。二十一。二三。子時出。二十四。五。六。丑時出。二十七。八。九。寅時出。三十日。亦卯時出也。蓋月出地上則明。卯酉分地平。卯酉上爲出地。卯酉下爲入地。月生於東。月生於西。其此之謂歟。

雨露霜雪之化也。金爲氣始。天降氣。是因其色而可知。前言氣爲金。金乃水之母。氣盈而其色見。亦此義也。

北斗位北而得七。爲火之成數。南斗位南而得六。爲水之成數。此乃陰陽精神交感之義也。日生於東。乃有西酉之雞。月生於西。乃有東卯之兔。此陰陽魂魄往來之義也。

春之風。自下而升上。夏之風。橫行於空中。即紙焉以觀之。春則能起。夏則不能起矣。秋之風。自上而降下。木葉因之而隕落。冬之風。著土而行。景以帆地而生寒也。

咸問曰。夏月龍行雨。餘月否者何。答曰。雨陰從地生。夏日陽極在上。陰登能生而升乎。不升則不降。龍潛湫澤幽陰之處。一動而出。陰氣得附之以升。既升必降。散而爲雨。故夏日之雨則龍行也。

木強而金弱。生氣升而發于聲。金強而木弱。殺氣降而見于形。故春則雷鳴。秋則霜殺。日之食也。月輪掩之。故遺食處必虧缺。月之食也。闇虛蝕之。月本無光。借日光以爲明。行當日之正對位。闇虛而爲食。闇虛本氣。故但能蔽其光。遺食之處。光隱而魄露焉。

鄒云。月如仰瓦。不求自下。月如張弓。少雨多風。蓋月有九行。月行八道。青、白、赤、黑、各二道。皆出入於黃道之中。故曰九行。道不中而過南。則爲陽道。道不中而過北。則爲陰道。行陽道則燥。月借日之光以爲明。行陰道則潤。月借日

爲光月生如仰瓦則行陰道如張弓則行陽道也明矣
陽經面陰緯緯之橫縱緯之橫橫故天之度爲經緯五星之經爲緯橫縱經面靜故刻宿日經星橫爲緯面動故五星爲緯星也

地理類

潮之說多矣蓋潮本屬陰陰極則動月亦陰也與之同類月行過於子午極處則潮起初一二日卯酉月在卯自卯順數一時一位當時至午位故午時潮初三初四日卯時月在寅以寅加卯順數至未時在午位故未時潮初五初六日卯時月在丑以丑加卯順數至申時在午位故申時潮初七初八日卯時月在午以子加卯順數至酉時在午位故酉時潮初十十一日卯時月到亥以亥加卯順數至戌時在午位故戌時潮十二十三日卯時月在戌以戌加卯順數至亥時在午位故亥時潮十四十五十六日卯時月在酉以酉加卯順數至子時在午位故子時潮下半月與此同凡日臨子午海水必起但上半月晝爲潮夜爲汐下半月夜爲潮晝爲汐皆月行於子午之位也波濤洶湧者由江勢曲折沙潭深淺激之而使然也

凡掘地作坎出其土既成坎以其土實之則耗半矣其故何也蓋萬物稟氣以爲質一動則氣泄氣泄則質爲之損也

地爲天之平地半以上氣陽主之地半以下水陰主之
地之上陽也客陰來脅和而爲雨地之下陰也客陽來脅散而爲風故雨從天降風從地生
萬物之生也本乎天故其生質也皆圓又之道也恒有之生也咸方方者爲地之骨也
陽無形陰有形故陽散而爲風陰蓄而爲水
陽氣出乎地之上爲風風燥物陰氣歸乎地之下爲水水濕物風則無形水則有形也
水味鹹水性然也而海水獨苦鹹蓋元極而反之義也水極則反火乃爲鹹苦然過土而煎熬爲鹽則純鹹矣是藉土以制其太過遂能復其本性云
氣因卑而就高水從高而趨下水出於高原氣之化也水歸於川澤氣之鍾也以是可見夫陰陽原始反終之義焉蓋氣之始自極卑而至於極高充塞乎六虛莫不因卑而就高也水之始自極高而至於極卑汎濫乎四海莫不從高而趨下也
夫潮之至必自東而起其故何也蓋百川之水盡皆東赴及其氣之至也潮從東起者返本之義存焉然東方卯辰之位卯爲升氣之盛辰爲龍變之鄉是以潮起於東不在於他方也

人身類

陽之數一三五七九陰之數二四六八十蓋陽之數有首而無尾陰之數有尾而無首是以陽會於首而不至於足陰會於足而不至於首也
人之水溝穴在鼻下口上一名人中蓋居人身天地之中也天氣通於鼻地氣通於口天食人以五氣鼻受之地食人以五味口受之穴居其中故名之曰人中或曰人有九竅自人中已上者皆兩自人中已下者皆一若天地交泰之義者則驗矣
人與畜凡動物血皆赤者血爲陰屬水坎爲水中含陽血色赤所含者陽也離中之交生氣之動也去體久即黑熱之亦黑返本之義也
凡人之身人中至尾閭爲督脈屬陽關交至脅陰爲任脈屬陰兩書表爲陽裏爲陰在身之上應天傾西北故督脈起內兩股外後爲陽內前爲陰在身之下應地不滿東南故膝屈向後身之上象西北法天爲陰不足身之下象東南法地爲陽不足也
七政麗乎天七竅在乎首七政之見在於極之南七竅之用在於面之前黃道經面天以行七政傾於前也故人之鞠躬亦向前
耳目爲陽也故便左手足爲陰故便右亦天地之義爾
女人產育哺養以乳乳之體居經絡氣血始終之間也蓋自寅時氣始於手太陰肺經出於雲門穴雲門在乳上陰陽繼續以行週十二經至卯時歸於足厥陰肝經入於期門穴期門在乳下出於上入於下肺主氣肝藏血乳止居於其間也
男得陽氣根於子女得陰氣根於午男子之生也抱母向於子女子之生也負母向於午也或曰男生必伏女生必偃而男陽氣在背女陽氣在腹十以爲非陽氣也乃生氣也男氣盛於陽女氣盛於陰背爲陽腹爲陰觀溺水而死者可知矣男伏而女偃
人之夢非神與物交乃魂與物接蓋閒曰爲陽魂居其位閉曰爲陰魂離其位則有時乎與物接故寢而夢生焉神周處乎中如將帥爲一身之主離而外之則死矣故方士家出神則其生如死然若夫有化而爲二爲三五彼此皆能動靜者則又非純皆神矣或兼魂與魄也閒有煉養初成出而不能返則死出而有證則知又可驗故曰夢乃魂與物接也況夢之事雖皓首頹年未嘗見以爲老也凡所歷多少壯時事亦可驗矣蓋魂爲少陽之氣也
男子氣在於陰女子氣在於乳坎爲男位北在下離爲女位南在上故也
禽獸之音偏於一故無智雖有智亦偏一巧舌縱多轉聲亦不具五音也人之音外配五行內應五藏各無欠缺故人萬物之靈也
尻神之說北方尤重之且人一身各有神而獨取尻者何也蓋人頭員法天足方法地尻者尾閭也居脊骨之竅處任一身柱骨之重而當百骸之中法乎人所以獨取此以驗意
人神之說逐日流行週于四體百骸而不至耳目者何也蓋耳聰目明司視聽神明出入之戶牖故不係於四體百骸之中
陽之氣爲陽陽必降地之氣爲陰陰必升故人身手足三陽自手而頭自頭而足手足三陰自足而腹自腹而手此陽降而陰升明矣

596

七損八益之說。始於軒岐。前人辨之。亦已明矣。然猶指不離乎易數。且九爲老陽。六爲老陰。乃數之極。極則不生。惟變化爾。八爲少陰。七爲少陽。少則生育。生育之道。變嫡存乎其間。故八變七。七變八。八變七。是以女子之生也。七月而齒。七歲而亂。二七而天癸至。七七而天癸絕。七變八。是以男子之生也。八月而齒。八歲而亂。二八而天癸至。八八而天癸絕。蓋男子少陽得七數。其根實在於八。女子少陰得八數。其根實在於七也。

四根三結之說者。所與頭幷膂腹及足爲十二經之根。皆在於此。四時始。故曰四根也。手之三陽結於頭。足之三陽結於足。足之三陰結於膂腹。手之三陰三陽。必同結於一處。故曰三結也。又有一說。手三陽一根也。足三陽一根也。是三陰一根也。豈非四根乎。太陽爲開。陽明爲闔。少陽爲樞。陽之三結也。太陰爲開。厥陰爲闔。少陰爲樞。陰之三結也。是爲四根三結矣。

天氣通於鼻。地氣通於口。鼻受氣。口受味。天陽有餘。故鼻竅未嘗閉。地陰不足。故口管閉。必因言語飲食而方開也。

鼻通天氣而疏豁。是以納食味而不出。反此者病也。

天食人以五氣。五氣由鼻入。鼻通天氣也。地食人以五味。五味由口入。口通地氣也。

天降五氣。地產五味。然味之生也。必質於五氣。五氣化而皆澄。雨露霜雪之類是也。則凡五味之微者。衆氣存焉。得天地之和也。故釀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鹹入腎。皆言其微者也。至若酸爲肝。苦爲心。甘爲脾。辛爲肺。鹹爲腎。皆言其甚者也。

人身之肝位在於右。而脈脇却見左手。脾位在於左。而脈脇却見右手。此亦陰陽互藏其宅之義也。

或問三魂七魄之說。答曰。此洛書九宮之位。三居於東。七居於西。東爲木主。藏魂者肝也。西爲金主。藏魄者肺也。

人受天地之氣形以生。而獨異於禽獸蟲魚者。由其得天地純全故也。天形圓而在上。人之首能應之。地形方而在下。人之足能應之。四時運於表。四肢應之於外。五行處於裏。五藏應之於內。百骸莫不應之於天地陰陽。是以人爲萬物之靈。獨異於禽獸蟲魚。而可參乎天地也。

人之受氣而生。則先生鼻。鼻通肺。肺主氣也。男爲陽。陽生於子。女爲陰。陰生於午。榮衛之行。子午循脛肝。午未循心小腸。是以男子生鼻之後。日卽生焉。目應肝膽。女子生鼻之後。旬卽生焉。舌應心小腸。日現於體外。陽之用也。舌隱於體內。陰之用也。

女子經脈色赤而乳汁色白。白者金之色也。金爲氣化之原。乳爲賦氣之始。是生養之根也。

肝沉而肺浮。難經已詳言之。然肝爲木。少陽之象也。肺爲金。少陰之象也。陰金反居上。陽木反居下者。蓋陰生於午。在上而趨下。陽生於子。在下而趨上也。是以肺處上而肝處下。魂魄交互以往來。心爲太陽。附於少陰。腎爲太陰。隣於少陽。肝故肺形朝前。居陽分也。肝形向後。居陰分也。況中西金位。在西南上。寅卯木位。在東北下也。在上者浮。在下者沉。亦此義也。

人得五行之全。故衆體具。衆體具。則無物不啖。庶物得五行之偏。故無純體。無純體。則爲者不鑒。鑒者不爲。其爲聲也。未嘗能悉具。必有所缺也。聽其所缺。而後可以知其不全矣。

脈何爲而生。脈非氣非血也。苟非氣血。則脈安所附。然脈者氣血之所動也。是以陽日則氣先血後。陰日則血先氣後。是以脈居於中可知矣。蓋脈者如水之瀾。瀾因風與水遇而成。不可以風與水爲名也。脈亦然。因氣血而動。不可以氣與血爲名也。是故脈者猶瀾爲親切也已。

人之手心抓而不痒。人之足心抓之則痒者。何也。蓋人手心通心氣。心屬火喜動。故不痒。人足心通腎氣。腎屬水喜靜。故痒。

河以北坎位也。故其人多內實。江以南離位也。故其人多內虛。內實者陽在內。宜瀉。內虛者陰在內。宜溫補。

人之身隨二氣以相感。冬之日。坎用事。陽在內。喜嗜熱物。滋其陽也。夏之日。離用事。陰在內。喜嗜冷物。益其陰也。各從其類耳。

脾與胃俱屬土。土動則生。不動則不能生。凡畎畝之土。耕耨耘鋤。始堪播種。乃能滋養。不動則荒土。蓋穀豈能生殖乎。是知脾胃亦必用動以養生。目眶脇脾十開眼則眶動。動則脾應之而亦動。又四肢屬脾。猶則能飲食。夜寐則不能飲食。若或夜而不寐。亦不飲食矣。人壯則能多食。蓋動用多也。人老則少飲食。緣動用少也。胃受水穀。爲太倉。須藉脾氣之運。而後腐熟水穀。以化生氣血。知脾胃必相資。當運動而爲功也。

脈有七表、八裏、九道、計二十四。見之於叔和脈訣。而數脈獨無所屬。蓋數者陰陽氣血皆有餘。脈道之太過。而不得其中之謂。異病脈也。所見則爲病。隨其陰陽上中下而察之。又況病之爲字。從丙。丙爲火熱。是以十分病證。常有七分熱。三分寒。不然。何以五臟六腑止言火而不言水耶。

男子之氣始于子。子在下起。故男子氣鍾於外腎。外腎者。督任二脈之交也。女子之氣始于午。午在上起。故女子氣鍾於兩乳。兩乳者。肺肝之脈始終也。

或問五臟各有府。觀大腸小腸胃皆有上下出入之口。而膀胱獨有下出口。而無上出口。胞則有上出口。而無下出口。其義何也。蓋膀胱者腎之府。其源在於關門之傍。津液下流。脊膜之間。滲入膀胱。至滿溢則瀉出。故無入口而有出口。水走下。又居下焦之下。下焦主出而不主納。故也。脾者肝之府。肝藏血。血之精儲蓄於膽。是以有上入口而無下口也。其味苦。心血之本性。亦子寄母室之義。入皆然也。

人之目上瞼動下瞼靜。爲觀卦之象。有觀見之義。巽風動於上。坤地靜於下。人之口下頰動上頰靜。爲頤卦之象。有頤養之義。震雷動於下。艮山止於上。目居上。上者動。天氣運於上也。口居下。下者動。地氣運於下也。

人之毛乃血之餘。三陽之毛髮也。少陽之毛眉也。陽明之毛鬚也。太陽居上。少氣多血。故髮自幼即有。而日能長。少陽居中。多氣少血。故眉自幼即有。而不能長。陽明居下。多氣多血。故既壯始有。而亦能長。以是知緣血然也。嬪人無鬚者。蓋衝脈盛陽明行。月事以時去。使陽明之血不能充。不能充則血虛矣。由血虛。所以鬚不生也。宦者傷其厥陰之絡。耗其陽明之血。故無鬚也。而天宦之人。則陽明之血元不足也。三陰之毛皆潛於體。太陰指毛也。少陰腋毛也。皆多氣少血。故不能盛。厥陰少氣多血而獨能盛。然三陰之毛。幼皆無。既壯而後始生也。

或問人身背為陽。腹為陰。何也。曰。此發天地之義也。背在後。以應北。北子位。陽生於子之象焉。腹在前。以應南。南午位。陰生於午之象焉。

鍼經曰。人身之經絡始出於雲門。終入於期門。何也。蓋雲門者。肺金氣之所發。金氣降。故下循於臂手。期門者。肝木血之所歸。木血升。故上循於腦脅。金應秋降。木應春升。是以二經皆近於心側。分東西之義也。

難經一難問十二經。獨取寸口。先輩注釋亦已詳備。然經皆以太陽為首。今脈候十二經。却不關太陽。為主何也。夫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人氣通於寅。寅時于太陰之氣始動。其應在寸口。寸口以候上部。肺居五藏之上部。獨為五藏之華蓋。所以管領一身之氣也。

人之生也。托乎氣血。氣血之所寓者。在乎視聽。男子之生。八月生齒。女子之生。七月生齒。齒既生。方能別視聽。何以知其然。蓋察其舉動爾。至斯時。呼其名則顧之。辯父母則識之。逮于齠齒。男子則入蒙。女子則七歲。視聽方審。始能分長幼。別善惡焉。熟審則定。而不能惑矣。是以先王使之以入小學。良有以也。

男至十六歲。氣盛則精通。女至十四歲。血盛則經行。精氣與經血皆盛。可以營為事業。輸瀉則為生育矣。且司視主于血。耳司聽主于氣。視入目。聽入耳。始也氣血壯盛。則視聽用之不竭。及乎八八六十四歲。精氣始耗。七七四十九歲。經血始衰。耳目之聰明漸減少。積日既久。耳目氣血之聰明皆涸。涸則如朽株。故人上壽之年。雖無疾病亦死矣。故曰。視聽太過則勞。勞則耳目不能聰明。由此而知視聽多而氣血損也。又曰。肝藏血。腎納氣。肝竅目。腎竅耳。視聽久勞。則肝腎氣虧。而不得其歸矣。

蜃皆殼在外。陽之氣輕而虛。鳥得陽氣多。故羽翮皆空。蟲皆殼在外。陽之氣輕而虛。鳥得陽氣多。故羽翮皆空。蟲皆殼在外。陽之氣輕而虛。鳥得陽氣多。故羽翮皆空。蟲皆殼在外。陽之氣輕而虛。鳥得陽氣多。故羽翮皆空。蟲皆殼在外。陽之氣輕而虛。鳥得陽氣多。故羽翮皆空。蟲皆殼在外。陽之氣輕而虛。鳥得陽氣多。故羽翮皆空。蟲皆殼在外。陽之氣輕而虛。鳥得陽氣多。故羽翮皆空。蟲皆殼在外。陽之氣輕而虛。鳥得陽氣多。故羽翮皆空。蟲皆殼在外。陽之氣輕而虛。鳥得陽氣多。故羽翮皆空。蟲皆殼在外。陽之氣輕而虛。鳥得陽氣多。故羽翮皆空。蟲皆殼在外。陽之氣輕而虛。鳥得陽氣多。故羽翮皆空。

下。故人之腎肝處於後下也。其他四肢百骸。莫不法乎天地。是以為萬物之靈。

鳥物類

春之花。至殘而飄零。得收斂之氣焉。

秋之花。至殘而萎損。得收斂之氣焉。

或問木色本青。而草木皆綠。何也。蓋綠青黃之間色。本非主色。不養。故青依於黃而綠矣。

草木之花雖曰五色。然獨無黑色。黑為水色。母道也。母但陰質於中。故不現也。

凡卵皆白。在外面黃在內。及抱成形。則黃變居外。白變居內。

何以知其然。觀夫雞、鵝、鴨在殼內生毛者。俱黃毛。其飛禽外生毛者。身與吻俱黃。可驗此蓋太極之前。陰包陽。太極之後。陽包陰也。

鳥之前爪四指。陰也。後爪五指。陽也。故為陰陽之始終。龜之前後爪亦同于鼠。故為陰陽之大用。或曰。鼠前四後五。四時五行也。龜前五後四。五湖四海也。

飛禽皆屬陽。故晝飛鳴而夜棲宿。然鳥獨夜飛鳴者。色黑屬陰。從其類也。鵪鶉夜飛鳴者。水鳥含陰。從其性也。然雁之為鳥。古稱為陽。實陰鳥也。釋之曰。凡鳥方昧旦。皆陰而能夜食。鵝鴨昊鳌。蒼蒼然。但不能遠飛。翦而雁生北方。秋自北而南。春自南而北。蓋歷七政所行。以順其情。夫秋分已後。循房心尾箕之位。得乎右轉之氣。實陰鳥而稱陽。春分已後。循房心尾箕之位。得乎右轉之氣。實陰鳥而稱陽。亦猶十月純陰而稱陽。月也。

走獸皆屬陰。故夜動而晝伏。然獨猿猴不分晝夜者。緣食果實而居林栖樹。象乎陽也。牛馬猪羊亦不分晝夜者。家畜故也。野者則否。蓋氣盛為動。氣衰為伏。動則健。伏則息。

飛禽為陽。皆食果穀。得天陽之氣也。走獸為陰。皆食芻糞。得地陰之氣也。故飛禽巢居。走獸穴居。

水族乃陰中之陽。何以知其然。觀蓋羽禽卵生者陽。水族亦多卵生。剛在外之物皆陽者。螺、蚌、龜、鱉、蝦、蟹皆殼在外。陽之氣輕而虛。鳥得陽氣多。故羽翮皆空。蟲皆殼在外。陽之氣輕而虛。鳥得陽氣多。故羽翮皆空。蟲皆殼在外。陽之氣輕而虛。鳥得陽氣多。故羽翮皆空。蟲皆殼在外。陽之氣輕而虛。鳥得陽氣多。故羽翮皆空。蟲皆殼在外。陽之氣輕而虛。鳥得陽氣多。故羽翮皆空。蟲皆殼在外。陽之氣輕而虛。鳥得陽氣多。故羽翮皆空。蟲皆殼在外。陽之氣輕而虛。鳥得陽氣多。故羽翮皆空。蟲皆殼在外。陽之氣輕而虛。鳥得陽氣多。故羽翮皆空。

生脬者。以能浮躍。魚自晝夜不瞑。因知其為陰物而得陽多者也。

蟬近陽。依於木。以陰而為聲。蟬則腹板鳴。蛩近陰。依於土。以陽而為聲。蛩則背翅鳴。蟬陽性和。此息而彼作。蛩陰性妬。相遇必鬥。

蚯蚓二竅。一前一後。前竅雞。一面備五用焉。視聽嗅食歌。蓋全受十氣以生也。

馬蛩之蟲。至秋而鳴。秋之令。金也。蟲色綠。木也。金木相軋。以為聲。然以兩股摩翼而鳴。金木傍擊之謂也。

或難之曰。螳螂蚱蜢。亦色綠。何以不鳴。予應之曰。螳螂常有怒搏之勢。專食生蟲。其氣已散為殺氣。故不鳴也。蚱蜢性卑濕。於艸間。陰勝也。亦不鳴。

蝦與蟹。堅在外。雌象也。熟之而色歸赤。雌中含陰。陰中不生。故蝦蟹之子皆在腹外。螺蛤尤堅。雖熟而色

不變然生育則但遊液脫氣而化螺蛤性靜得陽多故也
飛禽卵生卵皆先具形待交而後始生育走獸胎生胎則遇交而方始成形生育也是以卵有旦胎
無旦胎也
人爲陽物爲陰陽數自一而至九無尾陰數自二而至十有尾故人無尾而物皆有尾也
牛其羊居北米之位牛色蒼雖有雜色而蒼多近於春陽之生氣故關死則發躁羊色白雖有雜色而白
多近於秋陰之殺氣故關死則不懼凡艸木經牛嚙之餘必重茂經羊嚙之餘必悴秘證有之曰牛食
如燒羊食如燒信夫是蓋生殺之氣致然也
陽奇陰耦奇縱耦橫陽爲人得奇數陰爲畜得耦數縱奇數縱故人首直耦數橫故畜首橫也
或問曰雞鴨卵之生皆繫著於脊其產於後竅不知自何道而能出答曰凡鳥之卵生者莫不繫著於脊
蓋本乎天者親上也脊繫卵處下生一腸上口連處於繫卵卵既長足而產則入於此腸俗謂之花腸
也下口乃竟於糞腸以通於後竅出焉卵之殼皆於當日始能堅何以知其然因宰殺之日隔宿可驗
也凡獸之胎則繫著於腹而其結處爲胎室胎既長足則竟勝脫下口以通於前竅出焉此本乎地者
親下也
或問曰獸有尿禽無尿何也答曰獸得陰數陰數無始爲無上故無竅禽得陽數陽數無終爲無下故一
竅而無尿也

雌數類一

後天乾坤縱而六子橫蓋易以東爲用而西不用北爲陽而南爲陰故乾退而居西北坤退而居西南長
男長女居東及東南以爲生長中男中女處正位互居父母之宅少男可爲而未用故臨於東北始終
之交少女無爲而不能用故依父母之間
乾坤縱而六子橫乾坤退而六子用乾位西北坤位西南萬物根於戌亥依乎父也萬物化於未申親乎
母也
納甲之說自甲爲一至壬爲九陽數之始終也故歸乾易順數也乙爲二至癸爲十陰數之始終也故歸
坤易逆數也乾一索而得男爲震坤一索而得女爲巽故庚入震辛入巽乾再索而得男爲坎坤再索
而得女爲離故戊趨坎己趨離乾三索而得男爲艮坤三索而得女爲兌故丙從艮丁從兌陽生於北
而成於南故乾始甲子而中以壬午陰生於南而成於北故坤始乙未而中以癸丑震巽一索也故庚
辛始於子丑坎離再索也故戊己始於寅卯艮兌三索也故丙丁始於辰巳也
又一說乾坤者二氣之正位也坎離者二氣之交互也正位則始終全備故甲壬歸乾乙癸歸坤交互則
往來處中故戊歸坎己歸離震巽乃受氣之始故庚辛歸焉艮兌乃生化之終故丙丁歸焉乾坤位陰
陽之極故子午丑未配於甲壬乙癸父母總攝內外之義震巽長男長女爲初索是以子丑配庚辛坎
離卑男中女爲再索是以寅卯配戊己艮兌少男少女三索是以辰巳配丙丁納之爲言受也容受六

甲於八卦中也易者逆也數皆以逆而推之
坎離交互坎本陽却爲月離本陰却爲日蓋月含陽故有兔日含陰故有雞雞兔乃東西之對待是曰坎
離爲二氣之交互也
羊刃之說祿前一位是也祿過則刃生蓋貴人位前必刻兵以此爲喻但值陽干方是陰干則否如甲卯
丙午甲既祿於寅前值卯方爲真蓋寅卯一氣之本也乙祿卯前值辰非同類故否然則陽性暴故借
羊之猳以警之至於子午中以猳則羊刃名之者有逞暴凌越之意也他可類推
戊己兩干寄祿巳午子寓母家之義雖然戊見午刃則不可一途而取戊既依母而祿刃乃一氣火也俱
有生土之意故戊日得火多則爲印也巳則否巳祿於午午前則未爲刃未巳連屬十則非戊午之比
也

五行之序有以木火土金水爲言者有以水火木金土爲言者一則取其相生之序一則取其天地始生
之序世皆以金木水火土爲序而言者非矣蓋金爲氣之母天體乾金也人肺管攝諸竅亦金也大言
天地小言人身莫不先受乎氣故爲五行之先不亦宜乎萬物未嘗無對待故木次金水次金水火陰陽之正
也故又次木土爲萬物之基故又以爲終古人示人之意亦已深切矣蓋物得氣方生故木次金既生
然後有陰陽故水火次木陰陽已備形質純全故土居其終矣
陰錯陽差有十二日蓋六十甲子分爲四段自甲子己卯甲午己酉各得十五辰甲子之前三辰值辛酉
壬戌癸亥爲陰錯己卯之前三辰值丙子丁丑戊寅爲陽差甲午之前三辰值辛卯壬辰癸巳爲陰錯
己酉之前三辰值丙午丁未戊申爲陽差蓋四段中每段除十二辰各餘三辰三四亦得十二辰是爲
陰錯陽差也甲子甲午爲陽辰故有陰錯己卯己酉爲陰辰故有陽差也
又一說甲子甲午己卯己酉之前各三辰者以天干配地支一周之後所餘三辰也甲配子而歷盡於乙
亥故丙子丁丑戊寅爲陽錯己配卯而歷盡於庚寅故辛卯壬辰癸巳爲陰差也丙午丁未戊申爲陽
差辛酉壬戌癸亥爲陰錯者就甲午己酉上同此類推
地支內所藏天干者子午卯酉爲四極寄四祿焉辰戌丑未爲四墓寄四墓焉
申巳亥爲四開闔就生四祿焉故各藏二陽干戊藏於辰戌己藏於丑未陰陽各歸其所戊藏於巳巳
藏於午則亦就寄祿而藏焉
干有十支有十二干不配宮屬而支配者天賦氣地成形也人所以稱宮屬及支而不及干者父施氣母
有形也身依母而生然人姓獨稱父者原其受氣之本也
陽氣寄陰爲稱盡屬陽得奇夜屬陰得耦奇單故日得一耦拆故夜得二是以上半夜爲今日下半夜爲
明日晨夜得二也
或問五行相生惟金生水難明蓋金者氣也水生於氣聚故金生水也又云天者金之體星者金之精氣
降於天則爲雨氣出於地則爲泉天爲陽變化故或雨陽地爲陰守常故泉流不息

十二肖鼠子爲陰極幽潛隱晦.以鼠配之.鼠藏迹午爲陽極顯易剛健.以馬配之.馬快行.亦爲陰解而慈.以牛配之.牛遲牯.未爲陽仰而乘禮.以羊配之.羊跪乳.寅爲三陽.陽勝則暴.以虎配之.虎性暴.申爲三陰.陰勝則黠.以猴配之.猴性黠.卯酉爲日月二門.二肖皆一竅.兔遲緩.壬則孕感而不交也.雞合踏而無形交而不感也.辰巳陽起而變化.龍爲盛.蛇次之.故龍蛇配辰巳.龍蛇者.變化之物也.或云皆取不全之物配.肖屬者非也.應物而持守.狗爲盛.豬次之.故狗猪配戌亥.狗猪者.鎮靜

有質形質全備者也故曰有陰陽之分焉
水火乃陰陽之極坎離之象著坎內含一陽生氣也故水中能容物離中含一陰死氣也故火中不容物
星命之術其以四餘爲晴曜在天雖無象然推算神福則有驗其取法未見其詳也窃嘗論之羅睺計都
爲天之首尾逆行於天與天同道故也蓋天體之中地乎存焉地乎之炁其名暗虛占候家言閏虛其
大如月輪伏於虛空之中值月則月食值星則星亡月本無光借日生明白三日既見之後月與日漸
遠其明漸多至于十三與日相對故爲望焉月之行也分青朱白黑八道出入於黃道之間若所行正
值於黃道之交適對于日度暗虛從空而掩之月則爲之食焉所交有淺深故所食有多少是以算步
星術者以羅計犯月爲月食若然羅計其閏虛之謂歟
星術天盤十二宮共百歲零六月因詳論數用一二三四五以爲水火木金土之生總爲十有五焉九宮
之位縱橫皆十五爲生物之大數歟是則十二宮俱函十五之生數也以日配之共成一百八十日是
爲半年矣況天盤不分男女同用男數八女數七其成十五男迎女送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經行
方始成人自此以後精耗血去與元漸減不復能及于前矣宮相貌福德官祿精神疎少減十或九或
八七以下人氣日微以至衰弱各宮之數咸不逮十五矣取義於此豈不瞭然
術家取天德之法至子午卯酉之月居于四卦之上每卦有二支人懷疑大抵天德不加於戊己者天象不
親於土其子午卯酉之月只用巳亥寅申不用四墓矣
又一說既不用四墓則五行之中土氣遂絕土其可絕乎蓋正用四墓備春二月木墓未夏五月火墓戌
秋八月金墓丑冬十一月水墓辰乃四行休墓于四季爲德也是以古今術家兼取用之況亥月用乙
未月用申則卯月必用未不用中無疑矣寅月丁戊月丙則午月在戊□□□□□□□□□□□□
□蓋生月用陰墓月用陽旺月用墓餘倣此
陰陽象有大煞入中宮之說取甲子起一宮乙丑起二宮丙寅三宮至戊辰到五宮在中位如此再數至
丁丑又到五宮復數至丙戌亦到五宮是爲大煞入中宮其他所值方位即大煞之所在也
萬物之所爲以生者必由氣氣者何金也金受氣順行則爲五行之用順行爲五行之體逆行則爲五行
之體者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冬至起曆之元自冬而春春而夏夏而長夏而歸於秋返
本歸原而收斂也逆行爲五行之用者金出鑛而從革于火以成材成材則爲有生之用然火非木不
生必循木以繼之木必依水以滋榮水必托土以止畜故木而水水而土是則四行之類土以定位故
大撓作甲子分配五行爲納音蓋金能受塑而宜氣故也法曰甲癸乙癸隔八生子子生孫而後行繼
代其位初一曰金金爲氣居先甲爲受氣之始甲癸乙癸隔八壬申是爲子矣壬癸癸癸隔八庚辰是
爲孫矣庚癸辛癸隔八戊子火代其位次二曰火戊繼其後戊癸巳癸隔八丙申是爲子矣丙癸丁癸
隔八甲辰是爲孫矣甲癸乙癸隔八壬子木代其位次三曰木壬繼其後壬癸癸癸隔八庚申是爲子
矣庚癸辛癸隔八戊辰是爲孫矣戊癸巳癸隔八丙子水代其位次四曰水丙繼其後丙癸丁癸隔八

甲申是爲子矣甲癸乙癸隔八壬辰是爲孫矣壬癸癸癸隔八庚子土代其位次五曰土庚癸辛癸隔
八戊子是爲子矣戊癸巳癸隔八丙辰是爲孫矣丙癸丁癸隔八甲子金復代其位□□□□□□□
□是故有五子歸庚之說道家者流取其義用配五方之位自子于頭數至庚字則爲其數甲子金自
甲數至七逆庚則西方金得七氣戊子火自戊數至三逆庚則南方火得三氣壬子水自壬數至九逆
庚則東方木得九氣丙子水自丙數至五逆庚則北方水得五氣庚子土則自得一爲中方一氣是爲
五子歸庚也乃知金者受氣之先順行則爲五行之體逆行則爲五行之用故六十甲子納音者以充
萬物之用也
生剋制化古今胎炙人口然生剋化皆易見獨制字則難明蓋制緣生中有剋剋中有用也凡生中有剋
者如木生火火多則木爲灰燼火生土土盛則火被遏滅土生金土盛則金埋沒金生水水盛則
必沉溺水生木水盛則又漂流蓋雖生而反息此所謂生中有剋凡剋中有生者如木剋土土厚則
喜木剋是爲秀茸山林土剋水水盛則喜土剋是爲樽節隄防水剋火火盛則喜水剋是爲既濟成功
火剋金金盛則喜火剋是爲煆煉成材金剋木木盛則喜金剋是爲斧斤斲削蓋因剋以爲美此所謂
剋中有用故稱之曰制者乃不拘於生剋之中也
昔聞先輩云金生水五金豈能生水乎蓋金即天星凡見天星則雨是以星應金金生水者金爲氣母在天爲星在地爲石天垂象地賦形故石上雲而星降雨天地氣交星者氣之
精石者氣之形精氣合而水生焉又按天文志以星動搖而爲風雨之候石津濕而爲雨水之應此非
金生水乃氣化之說歟五行以氣爲主是以五行之序金爲首也
六十花甲子者未知始於何人凡稱其姓名未審其質否或曰娶景或曰東方朔難以爲信其有注釋亦
未見親切不得其要領故也予因思之五行之中干支配合干寫其氣支寫其位斯理生焉是故甲乙
爲氣之始丙丁爲氣之壯戊己爲氣之化庚辛爲氣之成壬癸爲氣之終子丑陰陽寅卯生發辰巳長
養午未高明申酉死絕戌亥休息錯綜配合以成花甲子之名其間旁引例取又存乎權但歸於理不
可一途而取也　甲子乙丑海中金甲乙金氣之始子丑北方幽陰之鄉幼稚之金沉於水底故曰海
中金　壬寅癸卯金箔金壬癸金氣之中氣終則致用致用之金位於東方前難以爲信其有注釋亦
金　庚辰辛巳白鑞金庚辛金之成寄托辰巳生養之地天干復述其色西方之行純乎得宜故曰白
鑞金　甲午乙未沙石金甲乙金氣之始午未南方離明火鄉弱金豈能勝旺火故曰沙石金　壬申
癸酉劍鋒金壬癸金氣之終成質之金位於西方旺地遂其肅殺之用故曰劍鋒金　庚戌辛亥釵釧
金庚辛金氣之成居於戌亥休息之鄉玩成其質以充其用故曰釵釧金
氣之終位於北方依恃母鄉得以滋養而茂榮故曰桑柘木　庚寅辛卯松柏木庚寅辛卯金
生發旺鄉挺然獨秀凌霜傲雪故曰松柏木　戊辰己巳大林木戊己未氣之化居東南長養之方叢
生競茂故曰大林木　壬午癸未楊柳木壬癸木氣之終處於南維火位耗散其化容顯不實故曰楊

柳木。庚申辛酉石榴木。庚辛木氣之盛。盛於死絕之地。體雖柔弱。盛氣有歸。則子實繁多。故曰石榴木。戊戊己亥平地木。戊己不意之化。化臨長生休息之間。得遂其性。故曰平地木。丙子丁丑澗下水。丙丁水氣之壯。下臨坎宮。壯氣宣行。源源不絕。故曰澗下水。甲寅乙卯大溪水。甲乙水氣之始。處乎生發山林之地。注瀉無窮。故曰大溪水。壬辰癸巳長流水。壬癸水氣之終。辰巳長養東南水所歸赴。無有休息。故曰長流水。丙午丁未天河水。丙丁水氣之壯。處乎南離高明之位。水行天上。故曰天河水。甲申乙酉井泉水。甲乙水氣之始。加於長生母鄉。來之不窮。用之不竭。故曰井泉水。壬戌癸亥大海水。壬癸水氣之終。至於戌亥休息之所。終聚不散。故曰大海水。戊子己丑霹靂火。戊己火氣之化。伏於坎水。幽陰微而著。變化不窮。故曰霹靂火。丙寅丁卯爐中火。丙丁火氣之旺。臨於長生母地。得其所養。故曰爐中火。甲辰乙巳覆燈火。甲乙火氣之始。氣質微而權弱。位居長養。處乎風木之間。雖明而不顯。故曰覆燈火。戊午己未天上火。戊己火氣之化。升於南離旺鄉。威勢赫烈。以逢炎土。故曰天上火。丙申丁酉山下火。丙丁火氣之旺。臨於西方衰降死絕而炎上之用退閒。故曰山下火。

甲戌乙亥山頭火。甲乙火氣之始。而居戌亥休息之鄉。歸於無用。猶野火然。況戌亥久爲乾元育萬之上。故曰山頭火。庚子辛丑壁上土。庚辛土氣之盛。位於子丑水土之衰。泥塗之類。未能爲生育之用。故曰壁上土。戊寅己卯城頭土。戊己土氣之化。寅卯生發山林之傍。効力故曰城頭土。丙辰丁巳沙中土。丙丁土氣之壯。辰巳木火長養之間。充極乾燥。不能成稼穡之功。故曰沙中土。庚午辛未路傍土。庚辛土氣之盛。氣充離明之地。任載驅馳。故曰路傍土。戊申己酉大驛土。戊己土氣之化。氣化而得長生之位。力勝厚重。又申傳送。故曰大驛土。丙戌丁亥屋上土。丙丁土氣之壯。托於母宮。休息而不用。寓於乾尊之上。故曰屋上土。

或問曰。先天之數。何緣而起。余答曰。數極於九。自九逆退取之。故甲乙子午九。乙庚丑未八。丙辛寅申七。丁壬卯酉六。戊癸辰戌五。天干已盡。而地支獨遺己亥。是以己亥得四終焉。況夫亥爲天門。己爲地戶。純陰純陽之位。爲開闔之樞。所以關鍵五行也。

或問曰。後天之數。又何所取起。答曰。數用陽生而陰成。陰生而陽成。壬子陽一生。癸亥陰六成。一六水之生成也。丁巳陰二生。丙午陽七成。二七火之生成也。甲寅陽三生。乙卯陰八成。三八木之生成也。辛酉陰四生。庚申陽九成。四九金之生成也。辰戌陽五生。丑未陰十成。五十土之生成也。獨遺戊己土以百數歸之用。包衆數。爲該括之司。所寓五行也。

五行納音。乃取先天之數。總算天干地支。陰陽雙位。得其數而以五除之。以餘而定五行。古之洪範五行。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今用一爲火。二爲土。三爲木。四爲金。五爲水。金木自然之聲。不假施爲而得。故從若火爲地二之行。水沃之而後有聲。是以火居一。土居二。木居三。金居四。水居五。此乃緣聲而取義也。受者納也。聲者音也。故曰納音焉。假如甲子乙丑金者。甲得九。子得九。乙得八。丑得八。共三十四。除去五六三十。所餘者四。故爲金。丙寅丁卯火者。丙得七。寅得七。丁得六。卯得六。共二十六。除去五五二十五。所餘者一。故爲火。戊辰己巳木者。戊得五。辰得五。己得四。巳得四。共二十三。除去四五二十。所餘者三。故爲木。庚午辛未土者。庚得七。午得九。辛得七。未得八。共三十二。除去五六三十。所餘者二。故爲土。又如丙子丁丑水者。丙得七。子得九。丁得六。丑得八。共三十。數足五六不用。除。故爲水也。除倣此。

天乙貴人。當有陽貴陰貴之分。蓋陽貴起於子而順。陰貴起於申而逆。此神實得陰陽配合之和。故能爲吉慶可解凶厄也。且如陽貴以甲加子。甲與己合。所以己用子爲貴人。以乙加丑。乙與庚合。所以庚用丑爲貴人。以丙加寅。丙與辛合。所以辛用寅爲貴人。以丁加卯。丁與壬合。所以壬用卯爲貴人。辰爲天罡貴人不臨。以戊加卯。戊與癸合。所以戊用卯爲貴人。寅衝申原不數。以己加丑。己與甲合。所以甲用丑爲貴人。以庚加子。寅與乙合。所以乙用子爲貴人。以辛加亥。辛與丙合。所以丙用亥爲貴人。戌爲河魁貴人不臨。以壬加酉。壬與丁合。所以丁用酉爲貴人。申原宮不數。以癸加未。癸與戊合。所以戊用未爲貴人。此乃陰貴逆取也。古云。丑未爲天乙貴人出行之門。緣陽貴以甲起申。由未逆行。至癸復歸于丑。陰貴以甲起申。由未逆行。至癸復歸于未。豈非丑未爲貴人出入之門乎。

氣候類

春之氣自下而升。故春色先於曠野。秋之氣自上而降。故秋色先於高林。

植者陰物也。故天以清氣澄之。雨露是也。動者陽物也。故地以濁味養之。食飲是也。

氣聚而爲形。形凝而爲質。質非氣形莫養。氣形非質莫附。今天地土石爲質。非水不生。形爲水而養乎土石也。今夫木枝幹爲質。非液不生。無液則死矣。氣化形爲液。而養乎枝幹也。故曰質非氣形莫養。氣形非質莫附。三者若離則絕矣。

醫士始則並燥。則輕伐木始則重。楠則輕。是知形附質則重。形離質則輕。水附土。液附木。乃重。生則重也。水離土。液離木。乃輕。絕則輕矣。

或問。海錯生鹹鹵而其味每澹。及獾之醃浸以鹽。其味即鹹矣。其理何在。答曰。生氣者變生生氣也。死死氣也。故海錯在海皆澹。及其離海。鹽醃之即離生則氣血行。故味不入。死則氣血凝。故味能入。

凡草木花果。以水澆之則活。以湯澆之則死。水生氣也。湯死氣也。

動物屬陽。氣在上。故呼吸出口鼻。植物屬陰。氣在下。故根荄藏地中。

大冶之中。鎔艾必凍。大海之內。夜黑若光。以其離眞坎之義也。陽極之離中有眞陰。陰極之坎中有眞陽。

602

故也.

六氣配十二支循環司天自太陽陽明少陽厥陰運行　辰每歲六氣之序自厥陰少陰少陽太陽陽明大陰者乃又異蓋司天則辰戌卯酉寅申丑未子午巳亥而歲序以相生爲說則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順行之一逆一順各爲倫也.

天以五氣育萬物故雨露霜雪之自天降者皆無味地以五味養萬物故自地生者皆具五味焉.

天之於人也賦與常豐故能自用而兼能用物.天之於物也賦與常嗇故但能自用而不用物也.

大陰陽者氣聚成形形成猶柔至質方剛形未能動質具方動海沫之結石乳之凝皆先柔而後剛.介胎之服抱伏之卵皆先靜而後動此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之義矣.魄始聚而魂隨之形質具而魂魄乃然然後各得其所以爲生此天三生木地四生金之義也.體全以感性理具以爲物此天五生土之義也.是以太極未分之前萬事萬類一源故曰陰陽一太極也.

天賦氣氣之質無性情雨露霜雪無性情者也.天地交而後人物生人物之形形之質有性而無情蚓木土石無情者也.天地交而後人物生人物之形形之質有性情備者也.鳥獸蟲魚之涎沫汗漠得天之氣鳥獸蟲魚之則氣形具氣形具則性情備焉鳥獸蟲魚性情乎.

羽毛鱗甲得地之形豈非其氣形具而備性情乎.

水居地上陽分精浮而附于天爲氣氣行乎天氣濁地下陰分精浮而附于地爲水水行乎地氣陽也.始於東而盛於南水陰也.始於西而盛於北.天行陽分自東升而西沉.天行陰分自西沉而東升.沉則氣化水.升則水化氣.大海不盈溢者氣之精浮於地水生於西北而止息於東而氣生於東而降墜於西北氣不輪轉則萬物爲之枯槁.水不輪轉則巨海爲之泛溢.是故氣輪轉于地水輪轉于天.水之流必歸於東而者天地之形西北高而東而低.水皆發於西北而聚於東而氣之行必歸於西北者日月之理.東而壯而西北殺.氣皆發於東而而聚於西北陰陽升降之義氣也水也.一體而二用.

月爲陰主乎水日爲陽主乎氣.月行至于子午之位則極昏.故寒暑晝爲及爲陽夏之日午爲酷暑.冬爲陰冬之夜半爲嚴寒.

春夏之氣飛騰.物因之而變化者亦然.青蟲化爲蝴蝶.水蟲化爲蜻蜓之類.是也.秋冬之氣降潛.物因之而變化者亦然.蜜入大水爲蛤.雉入大水爲蜃之類.是也.

九天九地之說蓋以氣之升降而言.自春分氣升於天.九十日而極.爲夏至爽.故曰九天.自秋分氣降於地.九十日而極.爲冬至爽.故曰九地.是以二至爲升降始終之極位.

生於三月二十八日者.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合兩儀之氣於其中也.二十八日四七也.四七乃少陽位也.　九天生於六月二十四日.六爲陰數.四六二十四.老陰之策也.老陰變少陽.故應于雷神焉.其餘可觸類義或有未盡者.多以製塑之始爲生誕也.其忠烈孝義之神.皆以在生之真年月也.

北斗居亥以亥爲正天門.三合臨卯未.故以陀羅擎羊當之.卯爲春木旺鄉.故陀羅托桃花.未爲羊.故擎羊托羊首也.又斗位於北.所理在於天南.如使者有擎羊陀羅之像.查陀羅托桃花者.桃之爲物.花實俱赤.文明離午之義也.擎羊托羊首者.未宮也.斯以所寓意在焉.又陀羅花名.故在手托之.猶雖羊之托羊首也.

風雷在天有聲而無形.故假乾位.戌亥宮屬以配之.是以風伯首像犬雷公首像豕.雨爲坎.坎中男也.雨

師像士子雷霆光也。對乾配震者巽。巽長女也。屯母像婦人。古之國師四神旗竹繪畫也。人曰。老氏之徒有天地水府三元三官之說。何也。蓋天氣主生。地氣主成。水氣主化。用司於三界而三時首月之望候之。故曰三元。金爲生飲天氣。土爲成候地氣。水爲化候水氣。三元正當三臨宮。故曰三官也。

老氏之言交梨火棗者。蓋梨乃春花秋熟。外蒼內白。雖雪梨亦微蒼。故曰交梨。有金木交互之義。棗味甘而色亦爲陽。有陽土生物之義。故曰火棗。又梨花白。實蒼而味甘。亦其義也。

梓潼文昌君從者曰天與曰地與。蓋帝君不欲聰明之盡用。故假與與以寓意。且夫天地豈可與與哉。佛老有地府十王之說。蓋即十干之義。其五稱閻羅最尊。位配戊土居中故也。其有七七之名者。蓋取十干循流至七則剋制。且如甲子第一至第七日。過庚剋制。又如庚子第一至第七日。過丙剋制。更以十二支論之。一日子至七日過午爲冲。一日丑至七日過未爲冲。做此以至易卦以七日來復。則初爻至六爻皆七日又至於初爻。此亦義也。

又神之生誕皆假數而言也。少陽生物之數起於七。四營而成九。九爲象母之位。故稱三月二十八日爲東嶽之生辰。九月二十八日爲五嶽之生辰。蓋五顯者。五行五氣之化也。

事義類

紫色乃水火陰陽相交既濟流通之義也。故天垣曰紫宮。又曰紫微者。紫宮微妙之所也。是以天子之居亦曰紫宸。面南拱北之情合矣。

或問樂器以祝敔爲起止。以金石爲始終。何也。曰。祝之形仰而空。以象東震之義。震爲雷。主聲。物竹出於震。故所以起樂也。敔之形爲虎而伏。陽氣至秋而衰。謝雷聲至秋而收斂。故爲西方金獸也。其背齟齬二十七。以當三九陽數。故刷之所以止樂。二器皆用木。木陽物。陽物爲聲也。金石爲始終者。八音之中。金石乃自然之聲。不假人爲。故所以爲始終條理也。

或問酒因毒藥爲頭之類。曰釀造。故能醉人。客駁之曰。非也。烏頭之類何嘗醉人乎。蓋酒因米麴相反而成。稻花壺開。麥花夜開。子午相反之義。故酒能醉人。予難之曰。南方作醋。亦多米麥而鮮糵。何醋不醉乎。況又北方有蒲萄酒、梨酒、棗酒、馬妳酒。而方有蜜酒、樹汁酒、椰漿酒。皆得醉人。豈米麥相反而然耶。

或人與客處。自愧。因問之曰。酒味辛甘。醞釀米麥之精華而成之者也。至精純陽。故能走經絡而入腠理。酒飲入口。未嘗停胃。循循百脈。是以醉後氣息必蘊蒸。痘瘡必赤。能飲者多。至斗石而不醉。使若停留胃中。則豈能容受如許哉。醋不能醉人。因其味酸。屬陰。性收斂止澀。不惟不能醉人。亦不能多飲。其他諸物之酒。皆不由米麥。然悉係至精純陽之性。不離乎辛甘之味。故可使人醉也。且葡萄、梨、蜜不醞釀成酒。則不能醉。馬妳未成酒。亦不能醉。惟椰漿及樹汁猶不須醞釀。是自然之性也。

或問家祭廟祭之用炙肝者。何義。答曰。肝乃魂之藏。用肝所以裹其魂也。炙之者。以陽而感召之也。祭祀皆藍生。而魚獨用鱐者何。蓋魚乃水族陰之屬也。鱐之則爲陽。陽以致陰之謂也。

觀音觀心字之爲義大有旨趣。其爲象也。左點以配木。右點以配金。在上則曲勾而撓起以配水。此四行豈不親切乎。又況蒼龍、白虎、朱雀、玄武、故在下之象爲最多。腎亦二枚也。土寄其間。亦水土同行之義歟。

群物奇制目錄
身體十一條
衣服三十條
飲食一百一十五條
器用四十一條
藥品十八條
疾病六條
文房三十條
果子三十五條
蔬菜十三條
花竹三十二條
禽魚四十四條
雜著七十二條
群物奇制目錄終

群物奇制

嘉禾周履靖編次
同郡賀萬祚校正
金陵荊山書林梓行

磁石引鍼琥珀拾芥蠅膏投漆漆化爲水皂角入竈突烟煤墜胡桃燒炭可藏針酸漿入盂水垢浮滑石去衣油乾麵相與作灯心能細乳香樞子能軟甘蕨撒鹽入火炭不爆用鹽擂椒椒味好川椒麻人水能解胡桃煮臭肉不臭瓜得白梅爛栗得橄欖香猪脂炒樞皮自脫韶粉和梅牙不酸茅茶得鹽不苦而甜井水瀰黃沙淋而清石灰可以藏鐵器草索可以祛青蠅夏月熱湯入井成氷藁湯洗杯青蠅不來焊炭斷道行蟻自回油殺諸蟲亦殺蝮蝗狗糞中米餵食則死桐油入水池荷死江茶入氷池菱枯粉蛾畏椒蜈蚣長油松毛可殺米蟲麝香能祛壁虱馬食雞糞則生骨眼蒼蠅叮蠶則生肚蟲三月三日收薺菜花置燈檠上則飛蛾蚊蟲不投五月五日收蝦蟇能治瘡疾又治小兒舟春日火煙青冬日火煙黑香油抹烏龜眼則入水不沉嚼津抹蝴蝶翅則當空高飛烏賊過小蒲小青梅過小蒲黃蠶過小蒲則無絲蜀葵過小蒲則長乳香久留能生舍利松根年久則生茯苓橘樹不宜肥枇杷不宜糞羚羊角能碎佛牙人髮根可粘起舍利銀杏能醉人胡桃能碎錢柿煮蠏不紅橙合漿不酸綠橘過江北爲枳麥得濕氣則爲蛾麩見肥皂則不就韃靼見酒駱駝見

身體

身上生肉刺芝蘇花搽之○飛絲入人眼而腫者頭上風屑少許揩之一法珊瑚尤妙○人有見漆多爲漆氣上騰着人而生漆瘡用川椒三四十粒搗碎塗口鼻上則不爲漆所害○指甲內有垢者以白梅與肥皂一處洗之則自去○彈琴士指甲薄者用僵蠶燒煙熏之則厚○染頭髮用烏頭薄荷入綠礬染之○食梅子牙軟喫藕便不軟一用韶粉擦之○飲酒後欲口中無酒氣用理中湯調氣散合和一處乾服少許○冬月唇燥裂痛不可以津潤只用香麻油抹之二三日便可酥油尤妙○油手以鹽洗之可代肥皂一云將順手洗自落○脚跟生厚皮者用有布紋瓦片磨之

衣服

夏月衣蒸以冬瓜汁浸洗其跡自去一云大蒜亦妙○北絹黃色者以雞糞煮之即白鴿糞煮

之亦好○黑汚絹稠牛膠塗之候乾揭起膠則黑隨膠而落凡絹可用○血汙衣用溺煎液以其氣熏衣一宿來日洗之則自落或有淨水一碗逐口漱過吐盆內將衣擺洗無跡或用蘿蔔擦之或紙蘸水擦之皆無跡○綠碧百藥煎汚衣服用烏梅湯洗之○鞋中着樟腦去脚氣用椒末去風則不冷痛○洗頭巾用沸湯入鹽擺洗亦妙○驗真洗則垢自落一云以熱麵湯擺洗亦妙○驗真紫以舌舐之不以唾曉者便黑色○槐花汚衣者以酸梅洗之即去○鵝靴用黃蠟四兩以二兩研瀝青入蠟內同用○絹作木綿夾裏用杏二漿之則不喫絹○伏中裝綿布衣無綿珠秋冬則有以灯心少許置綿上則無珠也○紙被舊而毛起者將破用黃蜀葵梗五七根搥碎水浸涎刷之則如新或用木槿斜葉搗水刷之亦妙○笠子油汚或汗透者以黑荳煎濃湯乘熱洗之○茶褐衣段發白花點者以烏梅煎濃湯用筆塗發處立還原色○蚊蠅糞汚衣及物以灯心蘸水擦之則去○酒醋醬汚衣藕擦之則無跡○梅蒸衣以枇杷核研細爲末洗之其斑自去○穭穰以生芋擦之則耐久而不蛙○紅蓼菜煮生麻布則色白如苧○蒼蓮菜煎湯洗布衣垢自落但先打濕洗之不作二色○楊梅及蘇木汚衣以硫黃煙熏之然後洗其紅自落○真紫衣油汚者用燒紅炭泡汁乘熱擺之候乾則無跡不可經手○染毛段以石灰湯浸之一宿洗淨染之又云先用酸棗熱者浸過染之

○染舊紅纓以醬盒之少時洗則紅如新○染綠斜紋以礬砂調銅綠染之○油汚衣用炭灰熨之或以滑石擦熨之或水調麵塗之乾後自去或蘿蔔湯洗之○芝麻箕燒煙熏紙被不作聲○墨染衣帶江以油浸透須用炭汁擺之○衣裳蒸壞先以水浸濕次用蘿蔔湯洗之○染頭巾用黑豆荷湯洗入綠礬染之○洗墨汚衣服用杏仁細嚼擦之○紅纓以雪水洗之則紅染則用酸漿浸

飲食

炙肉以芝麻花爲末置肉上則油不流入火中○煎烏賊研入醬同煎不出水且味佳或入蜜之則青○煮雞子令一層層熟相間者以火煮最妙○糟蠏留久則沙見灯亦沙治法皂角一寸置腹下則不沙或用炙炭少許亦妙糟蟹法詩云三十團臍不用尖陳糟觔半觔鹽再加酒醋各半硫黃到明年也不淹○煮老雞以山裹果煮就爛或用白梅煮亦好○枳實煮魚則骨軟或用鳳仙花子○打血不就者用灯心在內或壁土亦可一云用一順攪則就若逆攪之則不就○醬內生虫以馬鞭草碎切入之虫即死或用川椒亦可或加熬熟香油百部入之○糟茄入石綠切開不黑或用黃道日則色黃用線纏勒去蒂不許用刀切○糟姜餅內安蟬殼雖老姜亦無筋○煎白腸用荸薺末臨熟撒之則香脆一云芝麻花乾末爲末○煮魚羹臨煮熟入川椒多則去鯉○食或食芝麻尤妙○煮蓼要青用石灰水拌過先洗去灰煮則青○煮蘘用蜜塗之候乾煮之或以礬砂水塗候乾煮之則青或用北五味煮之或以礬砂調綠布拂之自滅○做飯入朴硝○酒中火焰以青布在內則自各粒而不相粘○煮牛馬令易爛入姜杏仁妙○米醋內入炒鹽則不生白衣○煮河豚忌荊芥如或不忌食之則有毒○用鹽洗猪臟肚子則不臭或以水洗肚翻過洗淨令乾了以乾麵糝之一茶時久便洗去麵垢隨麵去

○煮素羹用枇杷葉爲細末入之妙○煮木犀蟹用木犀花鋪釜底少水煮之則青○煮雞子令一層層熟相間者以火煮用礬鹽淹去涎洗淨如魚鮓法造一云以石灰水浸之○凡雞色羊肉入松子則無毒○藕皮和菱米食則軟而甜○研芥辣用細辛少許醋與蜜同研則極辣○晒胡荽乾以蓼本湯洗過不引蠅子鹽水亦可○煮猪肉用白梅阿魏煮

此○江茶點桐花用針扞橄欖少時取針盡茶面成花上作白路妙或以皂礬百藥煎竹絲盡花楊梅核西瓜子用柿子漆袒拌了晒乾自開只揀取仁○鴨子以碗砂盡花及寫字候乾以頭髮灰汁洗之則黃直透內○孔銮淘用乳餅醬內妙○梅滷可淹梔子花萱草花牽牛花林擒藕冬瓜葫芦須得紫蘇葉入則妙○灌肺用蒲萄汁洗後入灌物永不老○煮銀杏栗子用油紙撚在內則皮自脫○臘肉內用酒腳醋煮

肉紅酒調羹則味甜○夏月魚肉內安香油久亦不臭○紅糟酸入鴨子與酒則甜○用蘿蔔梗同煮銀杏不苦○蛤蜊餛飩以蛤蜊洗淨安桶盤內月下露之令口開以真粉研料物鹽以蛤利納之則口閉少時便用汁撮之去殼真粉在殼內外如餛飩○酒漿面上不見人影不可食○日月蝕時飲損牙○銅器內不可盛酒過夜○煮芋以灰煮之則蘇○淡醋煮雞錫盆盛蓋了上以灰水淋之則自凍○煎鹽盆中能煮飯不攪動則不酸也○地栗與甘蔗同食其粗自軟如紙一般○鹽擂胡椒甚辣葱青尤佳○榧子殼灰蒸豆能殺人○油餅與藕同食無粗更美○密屈律能敗酒本草名枳椇○甘草去酒毒小豆花亦妙○煮臭肉每觔半用胡桃二十箇殺上鐵孔令多即同煮肉熟則臭味不見矣○煮老猪肉以水煮熟以冷水淋肉冷又浸冷再煮即爛○花鼈可煮肉易爛○胡椒去魚鯉○榧子煮煮美肥甜若醬羹尤妙○蘿蔔解

醬豆腥○橘葉陰乾收造臐肉不炙臭至五月懸烟突上梅月水洗之再懸○煎血入酒糟不出水○蘿蔔醬喫不嗳○餛飩旋裹便煮食不嗳蓋物未及也入鮓亦得或喫了食易熟不破○煮鳥賊魚每十箇洗淨入水一二鮓○臘月收糟以泥泥頭上至二三月以水澆泥頭則潤不爾則臭○晒肉須油抹不引蠅子○麪夏月易壞用白湯燖過自然如初○食荔枝多則醉以殼浸水飲之則解○方頂柿蒂煮甘露子則不黑以細篾穿之易取○酒酸用糠醋投之則不酸惟淡每酒一升用醋半盞○煮蟹不紅○做灰鹽鴨子月半日做則黃居中不然則偏一云日中做○血肝鴨子雞頭蝦杏仁鵝肺春血皆可合汁湯○酒後喫理中湯調氣散一處乾嚼則可口中無酒氣○無名異煮蟹不變顏色○韶粉去酒中酸味赤豆炒過入亦不變○爛椒欖研細塘圖魚甚香○麪不變葱亦得○荷花蒂煮肉精者浮肥者沉○天落水做煮紅鴨子以金櫚根同煮白皆紅○天落水做飯白米變紅紅米變白○飲酒欲不醉服硼砂末○喫栗子於生芽處咬破些吹氣一口剝之皮自脫○竹葉與栗食無粗○蟹以鹽封腈服可久留且鮮○茄柴灰可淹海螯○冬月就血下堅安鍋上暖處碗熱則血就○血不可就汁煮煮則汁淡無味須用湯煮之○豆兒水黑豆或紫豆以頭灰汁煮○才切稻草可煮臭肉其臭皆入於草內○煮燒肉用朴硝仍貫氣在肉內○冬節前水蘿蔔鹽醬菜可留至春不爛○冬瓜切動未喫盡者三五日皆爛以石灰糁之則不爛○淹鹹蛤蜊以蘆灰入鹽鹹之味好且

麪令湯清北方用花鹹南方用糠醋撮○煮豬肚及血臟羹不可入椒同煮作豬糞氣臨熟後入就起○煮老鵝不爛就竈邊取兎一片同煮即爛如泥羊亦然○喫西瓜喫子不嗳○喫蟹了以蟹鬚洗手則不腥○新煮酒灰氣者開時變○爛椒欖研細塘圖魚甚香○麪不變葱亦得○荷花蒂煮肉精者浮肥者沉○天落水做入水一盞○五月不可做臟肉餘月皆可造六月須用酒醋鹽同淹當日晒乾○豆油煎豆腐煮煮則汁淡無味須用湯煮之○豆兒水黑豆或紫豆以頭灰汁煮○才切稻草可煮臭肉其臭皆入於草內○煮燒肉用朴硝仍貫氣在肉內○冬節前水蘿蔔鹽醬菜可留至春不爛○冬瓜切動未喫盡者三五日皆爛以石灰糁之則不爛○淹鹹蛤蜊以蘆灰入鹽鹹之味好且

煮蟹不腥○青蝦蠏之類觜腳和煮則不腥○芽茶得鹽不苦而甜忌此不可用引諸病

器用

商嵌銅器以肥皂塗之燒赤後入梅鍋爍之則黑白分明○金剛鑽鈍取置口片上令着物向上以灰燒之通赤取出冷則銳矣一云用水晶珠磨之○黑漆器上有朱紅字以鹽擦之則作紅水洗下○油籠漆籠漏者以馬屁孛塞之即止一云用肥皂擂爛塞之亦可○柘木以酒醋

調礦灰塗之一宿則作間道烏木○鍮石銅先燒赤取出令冷以水淬之槌打則不爆○漆器不可置蕓菜雖堅漆亦壞○新石銚用黃泥塗其中貯水煮一時方可用○棗木作匙者爲其不鏤及不粘飯也○熱碗足盛漆卓成跡者以錫注盛沸湯衝之其跡自去○銅器或鍮石上青以酸浸過夜洗之自落○琴阮無聲者乃舊而膠解也宜用沙湯洗之○斜眼割線者宜用灯燒眼○錫器黑垢上者用爆雞鵝湯洗之○酒餅漏者以羊血擦之則不漏○碗口上有垢用鹽擦之自落○水炀炭缸內夏月可凍物○刀子銹用木賊草擦之則銹自落○淨水盂內水垢酸漿浸之經宿自落漿熟者尤妙○以皂角在灶內燒煙鍋底煤并突煤自落○胡桃殼燒灰收針不銹香油拌炀炭亦得杉木炭末亦可○燒爆炭撒鹽入火便止○肉案上抹布猪膽洗之油自落○炀炭餅中安猫食不臭夏月亦不臭○石灰燒過者但是鐵器以油塗之安灰內經久不銹○藁本湯布拭酒器并酒卓上蠅不來○燭心散以線縛之○點桐油灯盞以生薑塗之令乾調合粉泥之○點桐油灯盞以津嗇盡鏡令乾入油點灯不生垢○呵鏡子以津嗇盡鏡令乾呵鏡自見○灯剪用無名異塗之剪灯則灯自斷○梓木爲舟起屋○香油蘸刀則刀不脆○琉璃用醬湯洗油自去○椒木作橢槌不臭且香○碾不可細碾皂角蝕作孔○鐵銹以炭磨洗之鈍以乾炀炭擦之則快○泥瓦火煆過作

磨石○牛皮膠內入乾麵粘篦子○乳鉢研乳香松香瀝青之類欲洗淨者以雪洗之夏月用碎氷洗或以沙土入鹽洗則淨○醋楊漏以末香楊內塞之外更塗滿之則不漏

藥品

收香白芷取其根洗淨寸以截斷以乾石灰拌勻半晒子不和爛矣○收薄荷隔夜以大至破水浇之次日又浇一次待乾收之則凉不凉○甘遂麵裹煮熟毒自去○服茯苓勿食醋○鉛白煎霜入蜜中煎妙○瘡藥中用硫黃熏了以石灰湯離筆洗二三次則色復舊○草氣者以竹葉燒烟熏之則不臭○當歸晒乾乘熱入焙收不令透風則不蛀○生地黃乾土焙之不爛○巴豆大黃同用則反能瀉傷人○服乳石忌參朮犯者多死○研乳香爲末口含玄胡索○看附子則露之以不溫爲妙○乳香留又有舍利子○稻草煮香附子不苦○丁香數顆麵裹煨作燒餅與狗食則死○草烏切碎同米作飯喂雀兒盡皆醉倒○收大黃葉鋪薦上去蟲虱○服丹石不可食蛤蜊腹中結癖病

疾病

生瘡毒未愈不可食生薑鴨子則肉突出作塊○霍亂轉筋不可忍用冷水浸至脉乃愈○霍亂吐瀉不止飲米醋半盞即止○喫茶多令人欲不凍者以頭灰汁揷之或每水一碗酒二碗煎湯調輕粉蘸筆候乾收之山谷用蜀椒黃蘗

蚓

文房

研墨出沫者用耳膜頭垢則散○或紙或文書

皆齊須先以紙一二幅攤卓上督則齊○打麵糊用白芨濃煎汁入麵內則不蛀生虫一云入黃蜡川椒在內○臘梅樹皮浸硯水磨墨有光采○合印顏色須是極力研細不尔則沙而不可用○礬水寫字令乾以五倍浇之則成墨字○絹布上寫字用薑汁磨及粉則不湮開○肥皂浸水磨墨可在油紙上寫字○肥皂水調顏色可以畫燭上○楪炭灰成花燒之有墨處着無墨處不着○磨黃荅寫字在紙上以水沉去紙則字脫在水面上○畫上若粉被黑或硫煙熏了以石灰湯離筆洗二三次則色復舊○草麻子油寫紙上以紙灰撒之則見字一云杏仁尤佳○大黃用米泔水浸三宿燒作沉香氣○灯心乳香一處研自細雲母亦然○糯稻草燒甘茸灰作香○杉木炀炭養龍腦不折灯心亦可○燒爆炭撒鹽入火便止○肉案上宇可就去○收墨用皂角柴燒石灰令黃盒之○墨被尿浸或水浸色敗而淡以水煮熱黃蠟塗之如磨用時去蠟包色則如故○冬月硯凍入酒磨墨不凍○鹽滴寫紙上烘之字黑○冬月令水不氷以楊花鋪硯槽中名文房春風膏○樺皮燒烟熏紙作故色勝如黑泥○花瓶中欲水不臭用火燒兎一片在內膠泥亦可○冬月花餅中揷花欲不凍者以頭灰汁揷之或每水一碗酒二碗亦妙○收畫法未雨之先晒乾緊捲入匣以厚紙糊縫過梅月取出掛之○收筆東坡用黃連

煎湯磨松煤染筆候乾收之○評筆筆貴鋒齊勁健今世鋒少易損禿不中用矣

果子

收棗子蛀以一層棗草一層棗相間安之○收栗不蛀以栗蒲燒灰淋汁洗二宿出之候乾置盆中用沙覆之令厚一二尺一方用炭拌勻入藏之要得地氣半月一拌爲妙○生紅柿欲易熟者用水梨子倉之置盆內密護之不可通氣一云收桶內用草拌不爛可至三四月橘葉尤妙○藏西瓜不可見日影見之則芽○收雞頭晒乾入瓶紙蒙了復埋之地中○藏金橘於蒸豆中則經時不變○藏柑子以盒盛用乾潮沙蓋之土瓜同法○甜瓜生者用石首鰲魚骨插蒂上一宿便熟勒鰲亦可○收湘橘用煮湯錫鉼收之經年不壞○藏胡桃不可焙焙則油了○藏梨子用蘿蔔間之勿令相着經年不爛或削梨蒂插蘿蔔上亦不得爛藏香圓同此法○松子仁帶皮則不油○橄欖樹高難採以鹽塗樹則實自落○青梅小滿前嫩脆過後則易黃○新榧子以猪脂炒過則黑皮不著肉○栗子與橄欖同食作梅花香○橄欖與鹽同食則無苦味○梅子與韶粉同食不酸澀且無祖胡尤佳○鉛白霜與木瓜同食不酸澀且爛○滿湯粉亦可○木瓜以白梅蒸之無筋且爛○綿荔枝圓眼肉則白如新先以針刺破令透○炒栗子不要爆但以生芽處向上則不爆○炒銀杏在十個以上則不爆○西瓜要冷以指甲掐破打開晒日中少時復安陰處則冷如氷○收水楊梅鹽礬澀之如便喫少用鹽留久則多用鹽○石蓮試之久者以十枚俱沉造醬亦然○乾果子蒸了者露之味如新○梅仁以酸漿浸三日炒之如杏仁○菱煮過以礬湯綿之嫩綠如生○爆栗子銀杏拳一個在手則不爆勿令入知○熏橘皮及烏梅荔枝必先焯過方熏焙則乾○收橘子用葉同枚層層相收雖日久則不壞○香員梗上安芋片則不疡○水楊梅入炸炭不爛○西瓜宜懸高處忌惹茗帚風即爛并猫踏之即沙

蔬菜

收芥菜子宜隔年者則辣○收冬瓜忌苕帚風○生姜社前收無筋秋分後次之霜後則老矣○笋候出之時去老嫩兩頭於湯中煮熟取出令乾入新餅中實按之用淺盆中盛鹽酒寸許將笋餅口覆蓋酒盆上至冷取出用○收薤以鹽擦之插於餅中或用沸湯插之亦可收芋爲其多口也○作羹用醬汁煮之妙○作羹用醬汁煮之可至四五月○小滿前收鹽芥菜可交新○冬節水蘿蔔鹽薤菜可留至春不爛○豆豉內用甜瓜頭生者晒乾方可入不然則爛了晒時以爐灰糝之不引蠅子○種蘿蔔法以宜州大水梨切去心留頂作蓋如釜子狀以蘿蔔子實之以頂蓋之使埋於地候梨乾或爛取出蘿蔔子分種之則實如梨圓且有梨味

花竹

種牡丹芍藥花日間替瓶中晚間置地溫處以蒲包蓋之可多開三五日如經雷時即時零落○養荷花用溫湯入餅中以紙蒙了以花削尖替則花開且久又法削去根少許以蠟封之插餅中方入水則開或以火燒或以針於花蕊止杆數穴亦可或於中間切少許亦可○蜀葵花削煨了以石灰蘸過令乾插水餅中開至頂而葉不軟○冬青樹上接梅則開酒墨梅○石榴樹以麻餅水澆則花多○梧桐樹閏月多生一葉○養石菖蒲無力而黃者用鼠糞酒之根下以水洒之蝙蝠糞亦可或欲其直者用綿裹節上每朝捋之即直○養牡丹芍藥梔子並刮破皮火燒以鹽擦之插於餅中或用沸湯插之亦開○鳳仙花欲令再開但將子逐旋摘去則又生花○種蘭去上用水焊炭屑種之上用青苔蓋了則花茂且直宜頻洒水用焊雞鴨毛水澆亦用○蒲萄樹用麝香入其皮則蒲萄盡作香味○花樹垂孔以硫黃末塞之○木犀蛀者用芝麻梗帶殼束懸樹上○竹多年者則生米而死急截去離地三尺許通去節以大糞灌之則餘竹不生米也○海棠花用薄荷蒲萄以甘草作針針之立死○牡丹樹以海螵蛸針之立死○凡草生水中其梗如藕狀皆有孔蓋欲舒其氣也○桃杷樹不可用糞澆○橘柚樹澆肥春分後多死○竹葉以沸湯蘸過則不捲藏撅甲○銀杏樹不結子於雌樹鑿一孔

入雄樹木一塊以泥塗之便生子○梅上接冬青開梅花多或冬青上接亦然○葫蘆照水種自正○草木花被羊食並不發○花紅者令白以硫黃燒烟熏盞子蓋花則白○香圓去蒂以大蒜搗爛醃蒂上則滿室香更以濕紙圍蓋上○芝蔴柴枡樹上無蓑衣虫○牡丹根下放白木諸般顏色皆是腰金○皂角樹上有刺不可採以一筅箍箍樹上用木砧砧箍箍緊自落○冬瓜蔓上午時用苔帚打之則生多○插鳳仙花用石灰湯養不尒連根種餅添水可半月開石灰種亦得○蔥畏日故秋熱則益蔥損蔥蔵損則節密也涼則益

禽魚

魚瘦而生白點者名虱用楓樹皮投水中則愈一方金魚生虱者用新磚入糞桶中浸一日取出令乾投水中○金魚浮水面上者則兩必至蓋其水底如沸湯也○撅攪柤金魚食之即死○肥皂水能死金魚○莽草搗碎傾水中魚即死○鱉與蝻蛑被蚊子叮了即死○烏龜以香油抹眼入水不沉○殺鴨灌醋活鴨口中少刻殺之則刺血易成身不出二毛○小犬吠不絕聲者用香油一蜆殼灌入鼻中經宿則不吠○烏骨雞舌黑者則骨黑舌不黑者但肉黑○雞未猘者以苕帚趕之則猘毛倒生○蛤蜊以胡粉塗唇四邊月下安之過夜則肉肥壯○駱駝用力過度則死以鹽和麵納入口中餉之則三日不饑○小猫叫不絕聲者陳皮末塗之則不呾甘草食之則就死○蜈蚣引上竹節者令頭向外亦死速不能回身故也○母雞生子與青（一作續）麻子喫則常生不抱卵○白馬蹄燒煙熏壁虱則死饅頭燒煙熏亦死臥床下煎鰻魚亦可又能去蛀虫取出以鹽淹之復爲醋可治發背○池水渾濁○水中浮萍乾焚煙熏蚊虫則死○竹雞叫可以餅入糞用箸包札之投水中則清○醉中飲去壁虱并白蟻○雞食辛辣鹽哮者以香油灌冷水手顫○切猪肉油汚手以猪耳尖洗手油之或用香油搽冬瓜葉喂之仍以香油數滴灌自去○錫鋼相和硬且脆水淬之極硬○銀銅相雜亦易鎔化○釜底煤可代火草引火○陳茶末燒烟蠅速去○油紙燈入荷池葉死○金遇鉛則碎○作僞烏木收油胡桃殼燒烟熏之次以胡桃肉擦之透心黑○鐵內有硬處不可發者名鐵核以香油塗燒之立散○代赭石以醋酒煮之鐵釘插在內扇之作汁○末茶可結水銀○日未出沒已汲下醬不引蠅子○鹽滷真者以石蓮投之則浮飯亦可○灰莧能化細粉銀杏亦可○翎羊角能碎佛牙即金剛石也○蹺柴怕硫黃烟觸之則黃紅藕亦然搽面粉亦怕觸觸則青黑色遇雌黃觸則褐色○銅錢與胡桃一處嚼之錢易碎○韶粉蒸之不白以蘿蔔釜子內蒸之○梨蒸沉香入香茶妙○水銀撒了以鹽石引之皆上石○打落器中白礬與韶粉研刷真皮色不退○蛇畏薑黃○續麻骨插竹園四向竹不沿出芝蔴骨亦可○芝蔴故也飛禽喫穀者有肫○上附魚不破肚黃則子不熟○雞喫猫飯能啄人浮萍草內抱鴨死○令蛙不鳴三五日以野菊花爲末順風撒之梓木作柱在下手則木蠹吗云是爭位○杉木

烬炭爲末安門相中開門則自能響○釘月臺板用麥漆樹削作釘以米泔浸之待乾釘板易入且堅如鐵○荷花梗塞鼠穴自去○荷花葉煎湯洗銀器或用荷梗一方用糟醋○染乾皂皮顏色內入杏仁則光且黑○黃蠟與果子同食則蠟自化去○蘿蔔提硝則白煎亦然○馬糞與石灰相拌泥池水不漏長青苔不死魚○密煎鋪內用肥皂洗抹布拭盒子擱上則螻蟻不來○火筋燒紅插入急提出筋上氣起乃真蜜烟起即有餙也○上路蜜則以粟米粥入之燒刀插之有粘刀者乃粟米也○看柿漆取少許在手中心兩手磨粘住手者爲上白色不少真赤色者有假以冬青葉取汁在內則赤是飯湯○真香油以少許擦手心聞手背香者真○活濕松木段柱頂上鑿一窩子以桐油注內閣起一夜則水自下流則乾又不生白蟻○伏中不可鑄錢汁不清名爐凍○造雪寶必須燒地赤則氷不消一云宜底用石板砌上鋪生炭一三尺溝下流水入池則氷難化○楊梅樹癩了以甘草釘釘之即無○芝蘇一二升亦可作油先炒熟了研細沸湯入煮熬在湯內油在湯面上○水缸內養魚三兩箇則活不生腳○香油之性相反炒熟則打出生油生研則打出熟油絞車則滑鑽針則澀○伏火法以杏仁燒灰包火楊梅不燒物可在身邊帶○伏中合醬與麪不生蟲○養針不變可過年○收蠶蛾不蒸蛀用杉木炭層層收之

○豆油可和桐油作艙船灰妙○燈心蘸油再蘸白礬末粘起炭火○樟腦黃蠟和勻染黑投水中作科斗自然水中走動但欲潔淨用了油手指則住○鳳仙花葉梗同梅紅紙一處搗其色甚鮮可代胭脂用且不膩○雞子開小竅去黃白了入露水又以油紙糊了日中晒之可以自升起離地三四尺○收椒帶眼收不帶葉收不變色○伏中收松柴斫碎以黃泥水中浸皮脫晒乾冬月燒之無烟竹青亦可○花鴨子以黃蠟鎔盡花子以醋浸至夜來日自軟○鍮石惟高麗者可磨下石汁塗笙簧上不愁氣水蔗得不鋪○看桐油法以草圈蘸之中有膜在草上者謂之上秤○看漆法揭起籠微扇之如鏡面者仕○煮象牙用佳滷煮之自軟○漆中多是油煎朴硝爲假點上紙上少時無油滲者佳或於沸湯中滴之不散而無暈者妙見風便變色者次之○銀中雜銅多者鎔化時以錫相投則其銅如在水上作水片取出○銅與鍮石上貼金欲取下者以肥皂塗之燒火中則金圈在肥皂上○以水銀聚之鐵上鍍金先用赤熱鋼於鐵上盡花以飛箔梅鍋內煠白然後以金箔貼之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攷

隋書經籍志毛詩草木蟲魚疏二卷烏程令吳郡陸璣撰唐書藝文志陸璣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宋崇文總目云世或以璣爲機非也機本不治詩今應以璣爲正案初學記燭類引陸士衡毛詩草木疏唐人已誤爲機幸有陸氏釋文璣字元恰爵里甚明今所傳二卷卽璣之原書後人疑爲掇拾之本非也爾雅郭疏引陸璣義疏齊民要術太平御覽竝稱義疏茲以陸疏之文證之諸書所引仍以此疏爲詳疏引劉歆張奐諸說皆古義之塵存者故知其爲原本也閒有遺文後人傳寫佚脫爾璣三國時吳人釋詩者自毛鄭後以此書爲最古鳥可不貴而熟覩之乎其與毛異義者易若王弼之傳謂棻竹爲一草易六駮馬之傳謂六駮爲木名亦不盡依故謂其下篇紘齊魯韓毛四詩源流至爲賅洽釋文敘錄四詩唯漢從略此疏合班范儒林傳綜貫無遺其敘毛詩謂授自孟仲子毛傳引孟仲子天命之說祿宮之文鄭譜引孟仲子於穆不似謂孟仲子子思弟子漢書具載經師而不及孟仲舊申椁牟荀卿賴此疏以傳之也唐孔氏正義謂漢書儒林傳毛公不言其名而此疏稱魯國毛亨爲故訓傳以授趙國毛萇徐堅因之初學記載毛詩授受悉同此疏元朗沖遠所未聞得此疏而始備惟其去漢未遠是以述古能詳尤信其爲原書也蒙年逾六旬目瞑意倦炳燭之明手自讎校考之詩疏釋文及唐宋類書比勘是正舊有毛晉津逮祕書本王謨漢魏叢書本王本譌漏殊甚脫去鹿鳴食野之芩疏蒲蘆鶄鵠鳩亦有佚脫今悉依毛刻本毛脫去本瓜一條據御覽引補入訂其譌字增其闕文多識正名勉爲小子之學後之學求毛故者幸無棄焉

咸豐五年歲在乙卯立夏日山陽丁晏敘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卷上　古經解彙函之十五

吳陸璣撰　山陽丁晏校正

方秉簡兮

蘭卽蘭香草也春秋傳曰刈蘭而卒楚辭曰紉秋蘭以爲佩是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但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故天子賜諸侯蘭上八字藏衣著書中辟白魚也詩潔淸正義引孔子曰一作孔子曰

采采茉苢

茉苢一名馬舄一名車前一名當道喜在牛跡中生故曰車前當道也今藥中車前子是也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鬻與耆同毛晉陸疏廣要作嗜王讀本作嗜說文雞產詩茉苢疏證類本草

言采其蝱

蝱今藥草貝母也其葉如栝樓而細小其子枉根下如芋子正白四方連累相著有分解也詩藏驅疏爾雅釋草菌貝母疏證類本草

中谷有蓷

蓷似萑方莖白華華生節間舊說及魏博士濟陰周元明皆云萑閒是也韓詩及三蒼說悉云蓷益母也故曾子見益母感恩詩陸疏無恩字證類本草作而感恩案本草云茺蔚一名益母故劉歆云蓷臭穢卽莃蔚也詩中谷有蓷疏引舊說以下文爾雅釋草萑疏引同

集于苞杞

杞其樹如栝樓爾雅疏無此四字一名苦杞一名地骨春生作羹茹微苦其莖似海子秋熟正赤莖葉及子服之輕身益氣爾雅釋木杞枸檵疏證類本草詩南山有杞釋文引一名枸檵

言采其劬

劬今澤蕪也其葉如車前草大其味亦相似徐州廣陵詩疏澤蕪正義

鷑與女蘿

鷑一名寄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甜美女蘿今兔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是也（詩頌弁疏引今兔絲至此爾雅釋草疏引同）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菟絲殊異（爾雅釋女蘿引）

有蒲與荷

蒲始生取其中心入地者名蔤大如匕柄正白生啖之甘脆鬻而以苦酒浸之如食筍法（王謨本成依毛晉本漢疏引同捕人詩疏引陸璣疏同）齊民要術引作如食筍法大美今吳人以爲菹又以爲酢荷芙蕖江東呼荷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蓮青皮裏白子爲的的中有青薏味甚苦如薏是也（爾雅釋草的中有青薏疏同）其根爲藕幽州謂之光菊爲光如牛角（御覽引作牛角毛晉本作斗角）可染皂（爾雅疏作皁）鬻以備饑年表皮黑咀咸實或可磨以爲飯（藝文類聚引作爲飯齊民要術引作飯）如粟也（以上詩疏引）蕸身益氣令人强健又可爲糜幽州揚豫取備饑饉

參差荇菜

荇一名（詩疏爾雅疏無一名二字）接余白莖葉紫赤色正圓（詩疏作員徑）寸餘浮汪水上根在水底與水浚深等大如釵股上青下白滑（爾雅疏作澤毛晉本作滑）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脆美（詩疏爾雅疏作脆）可案酒（毛詩關雎疏釋草荇接余疏引同）

莕一名（詩疏爾雅疏無一名二字）鳧葵葉似蔓延水上大如手赤圓有肥者著手中滑不得停莖大如匕柄葉可以生食又可羹滑美（詩疏毛晉本滑作澤一作瀉）

蓴一名（詩疏爾雅疏無一名二字）水葵（詩疏引作水葵）諸陂澤水中皆有（詩疏引無）

蒲與荷相似葉大如手赤圓有肥者著手中滑不得停莖大如匕柄葉可以生食又可羹滑美（詩疏毛晉本滑作澤一作瀉）南人謂之蕅菜或謂之水葵（詩疏引無）諸陂澤水中皆有

蕺菹

蕺水草也堅實牛食之令牛肥強青徐州人謂之蕺菹（以上詩疏引）菹一名蘆筍（詩疏引爾雅釋草疏引同）

蓫

蓫似蕺也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下本大如箸上銳而細（詩疏引爾雅疏同）揚州人謂之馬尾以今語驗之則蓫亂別草也（詩疏引爾雅釋草疏引同）

菜竹猗猗

有草似竹高五六尺淇水側人謂之菜竹也（詩疏引無上十七字）

菉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今淇澳傍生此人謂此爲綠竹（詩淇澳疏引草名以下文爾雅釋草疏引同）

胡荽幽州人呼爲蒔耳（詩淇澳疏引無人謂之蒔耳證類本本草菜耳卷耳引陸疏）

貯之以芍藥

芍藥今藥草芍藥無香氣非是也未審今何草（以上詩溱洧疏）

引司馬相如賦云芍藥之和揚雄賦云甘甜之和芍藥（爾雅釋草疏）葉青如藍而多華（詩疏此七字）

沐髮卽黑（詩莕之華疏引爾雅釋草疏）

隰有游龍

游龍一名馬蓼葉麤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詩有狐疏引無有字爾雅釋草紅蓼疏同）

又可蒸食（詩鹿鳴疏蒸作烝爾雅釋草菲蒿疏）

于以采蘩

蘩皤蒿凡艾白色爲皤蒿今白蒿春始生及秋香美可生食又可蒸食（一名游胡北海人謂之菊狀（太平御覽引故

毛晉本作會稽郡）挼去腥氣米麪糁蒸爲茹嘉美揚州饑荒可以當穀食（顧徵引爾雅釋草疏齊民要術引作饑時揚人饑荒以當穀食）蒸而食之

薄采其茹

茹與荇葉相似葉大如手赤圓有肥者著手中滑不得停莖大如匕柄葉可以生食又可羹滑美（詩疏毛晉本滑作澤一作瀉）南人謂之蕅菜或謂之水葵（詩疏引無）諸陂澤水中皆有（詩泮水疏）

薄言采之

薄水草也堅實牛食之令牛肥強青徐州人謂之蕺菹（以上詩疏引）菹一名蘆筍（詩疏引爾雅釋草疏引同）

薄言掇之

掇遊東通語也（以上詩疏引）陸疏引）掇一名蘆筍（詩泮水疏引爾雅釋草疏引同）

薄言捋之

捋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崔其初生三月中其心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銳而細（詩疏引爾雅疏同）揚州人謂之馬尾以今語驗之則蘆亂別草也（詩疏引爾雅釋草疏引同）

薄言掩之

掩一名（詩疏爾雅疏無一名二字）蒲黃（詩疏引爾雅疏作蒲黃毛晉本作蒲花）

薄言襭之

襭一名（詩疏爾雅疏無一名二字）蒲槌（詩疏引爾雅疏作蒲槌）

薄言袺之

袺一名（詩疏爾雅疏無一名二字）蒲笏（詩疏引爾雅疏作蒲笏）

薄言捊之

捊一名（詩疏爾雅疏無一名二字）蒲臺（詩疏引爾雅疏作蒲臺）

薄言擷之

擷一名（詩疏爾雅疏無一名二字）蒲梭（詩疏引爾雅疏作蒲梭）

薄言捲之

捲一名（詩疏爾雅疏無一名二字）蒲萼（詩疏引爾雅疏作蒲萼）

薄言執之

執一名（詩疏爾雅疏無一名二字）蒲棒（詩疏引爾雅疏作蒲棒）

薄言抱之

抱一名（詩疏爾雅疏無一名二字）蒲苗（詩疏引爾雅疏作蒲苗）

薄言有之

有草似竹高五六尺淇水側人謂之菉竹也（詩疏引無上十七字）

菉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今淇澳傍生此人謂此爲綠竹（詩淇澳疏引草名以下文爾雅釋草疏引同）

胡荽幽州人呼爲蒔耳（詩淇澳疏引無人謂之蒔耳證類本本草菜耳卷耳引陸疏）

貯之以芍藥

芍藥今藥草芍藥無香氣非是也未審今何草（以上詩溱洧疏）

引司馬相如賦云芍藥之和揚雄賦云甘甜之和芍藥（爾雅釋草疏）

之美七十會也（毛晉本作七十會之御覽亦作蕪菁）菲似蕪菁（詩邶谷風疏爾雅釋草菲蒿疏）

采葑采菲

葑蔓菁幽州人或謂之芥（詩疏爾雅釋草疏俱作蕪菁御覽亦作蕪菁）菲似蕪菁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蒸鬻爲茹甘美可作羹（詩谷風疏爾雅釋草菲蒿疏）又謂之薇菜今河內人謂之宿菜

言采其蕨

蕨鼈也山菜也周秦曰鼈齊魯曰鼈（詩釋文引此二句）初生似蒜（爾雅釋草蕨鼈疏齊民要術引詩義疏曰蕨山菜也初生似蒜

莖紫黑色二月中高八九寸老有葉綸爲茹滑美玉蕨今隴西天水人食此時面寬收秋冬實之又云以進御三月中其端散爲三枝枝有數葉葉似蒿蒿長濕堅長不可食周秦曰藾齊魯曰蘧亦謂蕨又煮之

言采其薇

薇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今官園種之以供宗廟祭祀詩草木疏

言采其蕨

蕨一名蕨毛晉本有河內幽州人謂之燕蕨其想正白謂之蕨五字可著熱灰中溫啖之饑荒之歲可蒸以禦饑詩我行其野疏爾雅釋草漢祭甘泉或用之其葉有兩種葉細而花赤有臭氣也毛晉云一本作花葉有兩種一種葉細而花赤一種葉大而花白復香齊民要術引作有臭氣毛傳云蕨菜則作臭者是也要術又引河東賈氏說內謂之蕨一名虌虌今謂之蕨此文御覽百卉部引河內關中謂當爲蕨一名虌虌一名鼈虌幽州上有爻字餘同

薄言采芑

芑菜似苦菜也齊民要術引廣雅似苦菜說文諸菜也初學記芑菜也　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爲茹青州謂之芑西河膺門芑尤美土人毛晉本作胡人戀之不出塞詩采芑民要術引作時人戀戀不能出塞

誰謂荼苦

荼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所謂堇荼如飴齊民要術引內則云濡豚包苦用苦菜是也

匏有苦葉

匏葉少時可爲羹又可淹漬極美詩疏引故詩曰幡幡瓠葉采之烹之今河南及揚州人烹食之揚州人食至八月葉即苦故曰苦匏中堅強不可食詩疏引陸璣疏齊人謂之瓠葉有苦葉疏御覽引齊民要術種瓠引河東及揚州皆食之毛晉本作烹食之

邶有旨苜

苜苜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毛晉本作蔓生詩疏作夏生　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

繅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爲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之閒謂之莫詩汾沮洳疏

南山有臺

臺夫須舊說夫須莎草也可爲蓑笠都人士云臺笠緇撮詩南山有臺疏爾雅釋草臺夫須疏或云臺草有皮堅細滑緻可爲蓑笠南山多有御覽百卉部

茹藘在阪、

茹藘茅蒐蒨草也一名地血齊人謂之茜徐州人謂之牛蘬詩東門之墠疏今圃人或作畦種蒔故貴殖傳云取茜千石亦比千乘之家

白華菅兮

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爲索緪及曬尤善也爾雅釋草白華野菅疏作緪乃尤善矣緪同名野菅詩所謂白華菅兮是也

蔽芾甘棠

蔽似栝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薁不可食也詩釋文

幽州人謂之烏服其莖葉潤以哺牛除熱詩葛生疏

蔽蔓于野

紫赤八月爲角角似小豆角銳而長一名馬新蒿爾雅釋草白華野菅疏作緪乃尤善矣緪同詩所謂白華菅兮是也

邶有旨鷊

鷊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詩防有鵲巢疏

南山有臺

臺夫須舊說夫須莎草也可爲蓑笠都人士云臺笠緇撮詩南山有臺疏爾雅釋草臺夫須疏或云臺草有皮堅細滑緻可爲蓑笠南山多有御覽百卉部

茹藘在阪、

茹藘茅蒐蒨草也一名地血齊人謂之茜徐州人謂之牛蘬詩東門之墠疏今圃人或作畦種蒔故貴殖傳云取茜千石亦比千乘之家

白華菅兮

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爲索緪及曬尤善也爾雅釋草白華野菅疏作緪乃尤善矣緪同名野菅詩所謂白華菅兮是也

蔽芾甘棠

蔽似栝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薁不可食也詩釋文

幽州人謂之烏服其莖葉潤以哺牛除熱詩葛生疏

蔽蔓于野

蔽似栝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薁不可食也詩釋文

幽州人謂之烏服其莖葉潤以哺牛除熱詩葛生疏

蔽芾甘棠

蔽似栝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薁不可食也詩釋文

幽州人謂之烏服其莖葉潤以哺牛除熱詩葛生疏

蔽蔓于野

詩鄭箋云艾蘭柔弱恒蔓延於地
有所依緣則起試以匡語識人也

漫彼苞稂

稂童梁禾秀爲穗而不成則疑然謂之童梁今人謂之
宿田翁或謂守田也甫田云不稂不莠外傳云馬不過
稂莠皆是也詩下泉疏爾雅釋草稂蓈梁疏

言采其蓫

蓫牛蘈揚州人謂之羊蹄似蘆菔而莖赤可瀹爲茹滑
而美也多啖令人下氣青徐兗豫作滑而不美下氣作下痢一名蓨詩義疏引其野疏引
今人謂之羊蹄幽州人謂之蓫

梓椅梧桐

梓者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爲梓梓實桐皮曰桐今
人云梧桐也詩疏無此六字則大類同而小別也詩定之中疏引桐有
青桐白桐赤桐白桐宜琴瑟今雲南粹桐人績以爲布
似毛布御覽桐引證類本草引作似毛服

有條有梅

條楘也今山楸也亦如下田楸耳皮色白葉亦白材理
好宜爲車板能淫案能讀爲耐又可爲棺木宜陽共詩作其北
山多有之梅樹皮葉似豫章詩疏作豫樟葉大如牛耳一頭
尖赤心華赤黃子青不可食樒葉大可三四葉一簇木
理細緻於豫章子赤者材堅子白者材脆爾雅釋木疏

隰有杞夷

棟葉如杞皮薄而白其木理赤者爲赤棟一名楩白者
爲棟其木皆堅韌今人以爲車轂爾雅釋木疏引

隰有杻

杻檍也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爲木多曲少直枝葉
茂好二月中葉疏華如棟而細蕊正白蓋此樹今官園
種之正名曰萬歲既取名於億萬其葉又好故種其汲
山下人或謂之牛筋或謂之檍材可爲弓弩幹也詩山有樞疏引

其灌其栵

栵櫟屬其樹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
詩南山有臺疏爾雅釋木櫟下疏引
陸璣云櫟時脆燥時堅今永昌又謂鼠梓漢
人謂之栵御覽引

其檉其椐

檉河柳生水旁皮正赤如絳一名雨師枝葉似松椐樻
節中腫似扶老今靈壽是也詩疏無此五字今人以爲馬
鞭及杖宏農共北山甚有之詩皇矣疏爾雅釋木檉河柳椐樻疏

山有樞

常棣許愼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今官園
種之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
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自關西天水隴西多有之
詩皇矣疏爾雅釋木棣河柳椐樻疏

爰有樹檀　隰有六駮葉疏文當補標題

檀木皮正青滑澤與檖迷相似又似駮馬駮馬梓榆其
樹皮青白駮犖遙視似馬故謂之駮馬詩晨風疏引故里
語曰斫檀不諦得檖迷檖迷倘可得駮馬檖迷廣博物志引檖
一名犖檀故齊人諺曰上山
斫檀下山逢檖迷相與笑此之謂也詩晨風疏引作齊諺檀檖注引齊諺檀下章云
山有栲隰有杻今詩切檀許切栲許巧切
栲杻相配不宜謂獸詩晨風疏釋文

集于苞栩

栩今柞樕也徐州謂櫟爲杼或謂之爲栩其子爲皁或
言阜斗其殼爲汁可以染阜今京洛及河內多言杼汁
或云橡斗詩疏無此四字讀櫟爲杼五方通語也詩鴛鴦疏引爾雅釋木栩杼

其下維穀

穀幽州人謂之穀桑或曰楮桑荊揚交廣謂之穀中州
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今江南人績其皮
以爲布又擣以爲紙謂之穀皮紙長數丈潔白光輝其
葉甚好其葉初生可以爲茹詩鴟鴞疏

榛楛濟濟

楛其形似荊而赤莖似蓍上黨人織以爲斗筥箱器又揉以爲釵詩疏釋文引
人欲買豬否曰蹙下自有黃土問買釵否曰山中自有
大楊其葉皆長廣似柳葉皆可以爲箭榦故春秋傳曰

揚之水不流束蒲

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正白者曰

蓄澤之浦御覽可勝既乎今人又以爲箕雞之場也詩湯陽揭之水疏素韻攜古玩切今北人以揭爲揭或編柳爲淺水鹿也

蔽芾其樗

山樗與下田樗略無異葉似差狹耳吳人以其葉爲茗詩山有樞疏下引方俗無名此爲樗者似誤也爾雅釋木疏引同案疏文無樗字木部椐山樗也苦洁切小徐本作山樗椐古今字

椒聊之實

椒聊語助也椒樹似茱萸有鋸刺堅葉堅而滑澤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煮其葉以爲香今成皋諸山間有椒謂之竹葉椒其樹亦如蜀椒少御覽作小毒熱不中合藥也可著飲食中又用蒸雞豚最佳者爾雅疏御覽皆作香東海諸島上亦有椒樹枝葉皆相似子長而不圓甚香其味似橘皮島上麋鹿食此椒葉其肉自然作椒橘香也詩椒聊爾雅釋木椒疏

山有苞櫟

苞櫟秦人謂柞爲櫟證類本草河內人謂大蓼爲櫟藝文類聚引下有爾雅曰椒榝之屬也其子房生爲椒木蓼子亦房生其實椒詩晨風疏正義曰晚以爲此秦詩宜從其方土之言柞櫟是也爾雅釋木疏同

會鬷及萸

鬷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色赤會之甘御覽書引一名茱萸疏藤圖詩六月食鬷及萸此名蒸萸實思繁齊民要術同

樹之榛栗

榛栗屬有兩種其一種之皮葉皆如栗其子小形似杼子味亦如栗所謂樹之榛栗者也其一種枝葉如木蓼齊民要術作蓼疏作藥子小異耳一名鹿棗一名鼠棗齊郡廣饒縣堯山魯國有甩雅疏引李也魯文類聚引夫移與李也魯公近劉太沖序鄒不照予修華正用此文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所在山中皆有其實似櫻桃莫寒時熟會美北方通呼之林思也詩晨風疏爾雅釋木唐陳修疏齊民要術引承花者曰萼赤六月中成實大如李子可會爾雅釋木唐陳修疏齊民要術引孫炎曰會合也案此脫各本皆脫今補入

隰有樹檖

檖一名赤羅一名山梨今人謂之楊檖其實如小異耳一名鹿梨一名鼠梨齊郡以下十六字御覽檖下引有今人亦種之極河內其北山中有詩疏無齊郡廣饒縣堯山魯國有甩雅疏引孫炎曰檖山梨也郭璞曰今河內山中有大如拳子可食詩晨風疏引孫炎曰檖山梨也郭璞曰今河內山中有大如拳子可食

南山有枸

枸樹山木其狀如樗一名枸骨高大如白楊所在山中皆有其實似櫻桃莫寒時熟會之木密詩南山有臺疏引孫炎曰枸山木也古語云枳枸來巢言其味甘故飛鳥慕而巢之本從南方來能令酒味薄若以爲屋柱則一屋之酒皆薄詩釋文引其樹如樗一名枸骨御覽枳橘齊民要術引同

顛如舜華

舜一名木槿一名櫬一名曰葴齊魯之間謂之王蒸今朝生暮落者是也爾雅釋草疏五月始花故月令仲夏木槿榮詩有女同車疏

采葑采菲

葑蔓菁也其葉臭御覽引作其葉臭

摽有梅

梅杏類也樹及葉皆如杏而黑耳爆乾爲腊謂齊魯之間謂之梅初學記中又可含以香口梅引

蔽芾甘棠

甘棠今棠梨一名杜梨赤棠也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爲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澁而酢無味俗語云澀如杜是也赤棠木理韌亦可以作弓幹詩疏引孫炎曰杜赤棠白者棠疏爾雅釋木杜赤棠白者棠疏引郭璞曰杜棠今青州人呼爲杜梨

唐棣之華

唐棣奧李也魯文類聚引夫移與李也魯公近劉太沖序鄒不照予修華正用此文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所在山中皆有其實似櫻桃莫寒時熟會美北方通呼之林思也詩晨風疏爾雅釋木唐陳修疏齊民要術引孫炎曰棣白棠也案此脫各本皆脫今補入

隰有萇楚

萇楚如弱棗子羊桃也一名羊桃御覽引郭璞曰今羊桃似獼猴桃而大有毛其實似梨子而小形似杼子味酸亦可食詩晨風疏引陸機疏云羊桃一名羊桃藤高丈餘葉似桑葉而狹長莖有白毛似細小麻莖皮堪爲繩索又可爲紙其實如小栗子正赤形似羊肾故俗名羊桃耳詩釋文引說文云羊桃茎葉似桑有細毛實如小栗子正赤形似羊肾故俗名羊桃耳

南有樛木

樛木下垂之貌詩疏引孫炎曰樛下垂也

葛藟纍之

葛藟山葡萄也詩疏引陸機疏云葛藟今山葡萄也其莖葉絕大於家葡萄子小而味酸亦可食

言刈其蔞

蔞蒿也詩疏引陸機疏云蔞蒿今人亦蒸食之香美

言采其蓫

蓫一名蓄詩疏引陸機疏云蓫今人亦煮爲羹臛亦可生食

言采其蕨

蕨山菜也詩疏引陸機疏云蕨山菜也初生似小兒拳頭狀採之入口滑如葵其莖紫黑有茸毛似馬尾鬣長數寸肥者可啖又可乾作屑以豆藿和之亦可煮爲羹

言采其薇

薇菜莖如鼠尾紫赤色葉如小藿蔓生依緣他樹而上詩疏引陸機疏云薇山菜也莖紫黑色葉似小豆藿蔓生依緣他樹而上

言采其蕨

蕨初生似小兒拳頭狀採之入口滑如葵其莖紫黑有茸毛似馬尾鬣長數寸肥者可啖又可乾作屑以豆藿和之亦可煮爲羹

言采其薇

薇菜莖如鼠尾紫赤色葉如小藿蔓生依緣他樹而上

食野之芩

芩草莖如鼠尾股葉如竹枝生澤中下地鹹處爲草真實牛馬皆喜食之詩鹿鳴疏毛詩疏下引有今俗人亦種之極肥美者亦如黎之美者詩晨風疏引孫炎曰芩草也郭璞曰今生澤中下地鹹處爲草真實牛馬皆喜食之

浸彼苞荽

荽似藾蒿青色科生詩說卦傳釋文引毛詩草木疏

毛詩陸疏卷上

番禺劉昌齡陶福祥校字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卷下

吳陸璣撰　山陽丁晏校正

鳳皇于飛

鳳雄曰鳳雌曰皇其雛鵷鶵或曰鳳皇一名鵸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毛詩本有非練實不食引其形狀高前鹿後蛇頭魚尾蘆文龜背燕頷鷄嘴五彩色備仁鳥也飛則群鳥從之鳴曰上知治道鳴曰仁鳥見則天下大安鳴曰廸吉見則天下大吉鳴曰廸嘉見則天下大嘉鳴曰廸善見則天下大善鳴曰廸德見則天下大德雄鳴曰上知雌鳴曰知下德雄鳴曰保長雌鳴曰安寧雄鳴曰固常雌鳴曰固常雄鳴曰延壽雌鳴曰萬歲雄鳴曰萬歲雌鳴曰萬歲雄雌俱鳴曰萬歲萬歲萬萬歲雄雌相和鳴曰天下太平雄雌俱翔之三周翔之三匝集之四則春秋居之五則爲身居之非醴泉不飲依毛本廣要補）

鶴鳴于九皐

鶴形狀大如鷺長三尺腳青黑高三尺餘（詩疏下有青翼二字）赤頂赤目（詩疏無此四字）喙長三尺餘多純白亦有蒼色者人謂之赤頰常夜半鳴淮南子亦云雞知將旦鶴知夜半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雌者聲差下（御覽引唯老者乃聲下初學記亦作老）今吳人園圃中及士大夫家皆養之雛鳴時亦鳴（詩疏引無雛鳴五字御覽鶴引詩義疏）

鸛鳴于垤

鸛鵒雀也似鳩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樹上作巢大如車輪卵如三升栝望見人按其子令伏徑舍去一名負釜一名黑尻一名背鵀一名阜裙又泥其巢一周爲池令水滿之取魚置池中稍稍以食其雛若殺其子則一邨致旱災（詩東山疏御覽鸛引同廣博物志）

歡彼晨風

晨風一名鸇似鷂青黃色燕頷鉤喙鬱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詩晨風疏陸璣疏釋鳥疏）

歡彼飛隼

隼鷂屬也齊人謂之擊征擊一作鷙或謂之題肩或謂之雀鷹春化爲布穀者是也（詩采芑疏此屬數種皆爲隼御覽隼引詩義疏）

有集維鷮

鷮微小於翟也走而且鳴曰鷮鷮其尾長內甚美（嚴粲詩緝）

引其色如雌雉尾而長其頭上有肉冠冠上紫毛長數寸如雌雉尾角也詩疏作林麓山下詩緝引同爾雅作林木）人語曰四足之美有鷮御覽雉引詩義疏）鹿者似鹿而小（詩車舝疏釋鳥疏）故林慮山下

關關雎鳩

雎鳩大小如鳧鸂鶒（爾雅翼）淡曰目上骨露出（詩疏無出字）幽州人謂之鶖（一作鶩關雎疏釋鳥疏引郭璞注皆同）

桑鳲鳩（爾雅釋鳥疏）按鳲鳩有均一之德旦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平均如一（毛詩傳云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是陸疏所本也）

鳲鳩鶻鵃今梁宋之間謂布穀爲鶻鵃一名鷦穀一名桑鳲（爾雅釋鳥疏）

鳲鳩

鵴鳩一名班鳩似鴿鳩而大鵯鳩灰色無繡項陰則屏逐其匹晴則呼之語曰天將雨鳩逐婦是也（王氏謝氏說本晚出纂文班然以上王說本晚出今依毛晉本補）今雲南鳥大如鳩而黃好鳴如人笑又云是鵯鳩（御覽引郭義疏）鳩聲轉故名移也又云鳴鳩一名爽鳩（爾雅釋文引郭璞注皆同）

翩翩者鵻

鵻其今小鳩也一名鶖鳩幽州人或謂之鵻梁宋之間謂之鵻揚州人亦然（爾雅釋鳥疏引舍人注同）

脊令在原

脊令（御覽引詩義疏鵴鴒水鳥一名渠渠以下引同）大如鶸雀長腳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詩常棣疏爾雅釋鳥疏）

黃鳥黃鸝

黃鳥黃鸝亦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鳥（詩疏無此五字）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搏黍關西謂之黃鳥（詩疏無此五字藝文類聚有毛詩草木疏爾雅釋文有）當桑熟時來在桑間故里語曰黃栗留看我麥黃甚熟亦是應節趨時之鳥或謂之黃袍（詩疏無此五字藝文類聚有毛詩草木疏爾雅釋鳥疏）

鴻飛遵渚

鴻鵠羽毛光澤純白似鵝而大長頸肉美如雁又有小鴻大小如鳧色亦白今人直謂鴻也（詩鴻鴈疏爾雅釋鳥疏）

雞肅鴝羽

鴝鳥似雉而虎文（詩疏無上五字連蹏性不樹止樹止則爲苦故以喻君子從征役爲危苦也（詩鴝羽疏）

翩彼飛鴞（案此當以有鴞萃止標題）

鴞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詩鴞御覽作梟）

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爲羹臛又可爲炙（炙御覽作胾）

物各隨其時唯鴞冬夏常施之以其美故也（詩鴞疏）

流離之子

流離梟也自關而西謂梟爲流離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故張奐云鴟鴞食母許慎云梟不孝鳥是也（詩旄丘疏）

釋鳥

麟之趾

麟麐身牛尾馬足黃色圜蹏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初學記作黃蹏行中規矩（詩稽文引以上文）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阱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今幷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麟也故司馬相如賦曰射麋腳麟謂此麟也

于嗟乎騶虞

騶虞卽白虎也黑文尾長于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君王有德則見應德而至者也（詩騶虞疏引應信而至擇地而行之德則至）

有熊有羆

熊能攀緣上高樹見人則頭倒自投地面下冬多人穴而蟄始春而出脂謂之熊白羆有黃羆有赤羆大於熊其脂如熊白而麤理不如熊白美也（陸璣疏引羆有黃黑赤白之文）

羔裘豹飾（案疏當以豹飾羔裘以下六字）

豹赤豹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詩羔裘疏）

獻其貔皮

貔似虎或曰似熊一名執夷一名白狐其子爲貙逐東人謂之白羆（詩韓奕疏引舍人曰貙貔狸屬狐其子貙郭璞注爾雅引同）

貙貅其胡

貙壯名獾牝名貙其子名貗有力者名迅其鳴能小能大善爲小兒嘷聲以誘人去數十步止其猛健者人不能制雖善用兵者亦不能免（御覽作克）也其膏可煎和其皮可爲裘（詩遵疏引其鳴以下文御覽貙引）

敦琢升木

琢貂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爲獼胡獼胡駿捷子貂猴（詩角弓疏引）

白牡者爲獼胡獼胡駿捷子貂猴（詩角弓疏引）

悲（詩疏無末六字御覽攜引）

有鱣有鮪

鱣出江海三月中從河下頭來上鱣身形似龍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縱廣四五尺今于盟津東后碻上釣取之大者千餘斤（御覽鱣魚引）可蒸爲臛又可爲鮓鮪似鱣而尖似鐵兜鍪子可爲斲鮪魚形似鱣而色青黑頭小而尖口在頷下其甲可以磨（御覽作摩）瑳大者不過七八尺益州人謂之鱣鮪大者爲王鮪小者爲鮛鮪一名鮥（初學記一名鮥肉色白味不如鱣也今東萊逸東人謂之仲明魚仲明者樂浪尉也溺死海中化爲此魚（御覽鮪魚引）

又河南鞏縣東北嵕上山（初學記作鞏縣洛原北鞏山上）腹有穴舊說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故張衡賦云王鮪岫居山穴爲岫謂此穴也（詩魚麗疏引）

維魴及鱮

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鱗魚之美者漁陽泉州（御覽作泉州）刀口（爾雅疏無此六字）灌東梁水魴特肥而厚尤美於中國魴故其鄉語居就橧梁水魴釋魚御覽作冒）鱮似魴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鱮不如啗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鱮或謂之鰱（御覽魴鱮引陸璣疏鰱作連）幽州人謂之鴨鴨或謂之鰋

魚麗于罶魴鱧

魴鱧皆鯊（陸璣疏引舍人云鯊一名鰐）以爲鱧魚瘠以爲鯉魚瘠以爲似鱧頰狹而厚（御覽引魚引鯉作鰕）

九罭之魚鱒魴

鱒似鯉魚而鱗細于鯉也赤眼多細文（詩九罭疏引鯉魚引文云徐州人謂之陽侯頰通語也今益州人謂之赤眼鱒御覽作鰕）

魚麗于罶魴鱧

魴一名揚今黃頰魚似燕頭魚（鰋魚引）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詩魚麗疏引文）

江東呼黃鱓魚（詩釋文）一名黃頰魚尾微黃大者長尺七八寸許鈔吹沙也似鯽魚狹而小體圓而有黑點一名悲（詩疏無末六字御覽攜引）

重脣鮭常張口吹沙（詩魴鱨疏引常張口吹沙故曰吹沙）

鯊弱魚服

魚服魚獸之皮也魚獸似豬東海有之一名魚貍（詩疏無此四字）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今以爲弓鞬步叉者也其皮雖乾燥以爲弓鞬矢服經年海水將潮及天晴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其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之潮氣自相感也（詩魚麗疏）

鼉鼓逢逢

鼉形似蜥蜴四足長丈餘生卵大如鵝卵甲如鎧今合樂鼉魚甲是也其皮堅厚可以冒鼓（詩靈臺疏釋文）

成是貝錦

貝水中介蟲也蜬蠃之屬大者爲蚷小者爲貝其文彩之異大小之殊甚取古者貨貝是也（詩小毖疏）

有紫貝是也餘蛭黃爲質以白爲文餘泉白爲質黃爲文又有經一尺（御覽貝引大者經一尺二寸）

以爲梧盤寶物也（詩巷伯疏引雅釋魚疏）

今九眞交趾小者七八寸（詩疏作徑至一尺六七寸者）

蠙

爾雅曰蠙蜌蜡也揚雄云春蚵也幽州人謂之春箕春

貧卽春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股青黑色斑（詩疏下有股黑色斑四字據文淵閣本補）（文淵閣本作班）長而青長股股鳴者也（詩斯螽疏引作股鳴者也無青）其股似玳瑁文（詩螽斯疏引幽州謂瑇瑁作五月中以兩股相搓（詩疏作切）以作聲（御覽作摩）作聲聞數十步（詩螽斯疏引幽州以下文御覽引）

嚶嚶草蟲

草蟲常羊也大小長短如蝗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詩草蟲疏引幽州雖繹草蟲）

趯趯阜螽

阜螽蝗子一名負蠜（詩釋文引今人謂蝗子爲螽子兗州人亦謂之螣（詩大田疏御覽蝗引）

莎雞振羽

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謂之蒲錯（詩七月疏御覽莎雞引）

去其螟螣及其蟊賊

螟似蚜蚘（詩疏無此九字類雅疏有說文蟲生蟲蟲食草根者吏抵冒取民財物則生舊說云螣蟲賊（詩疏作而頭不赤螣蝗也賊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耳或說云蟊蝪蛄食苗根爲人害許慎云吏冥冥犯法卽生螟吏乞貸則生蟘吏冥冥犯法卽生螟吏乞貸則生蟘舊說云螣蟲賊生蟘蟲食草根者吏抵冒取民財物則生螟螣蟊賊

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奸宄內外言之耳故雖爲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繹之（詩大田疏雅釋蟲疏）

螟蛉有子

螟蛉者健爲文學曰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葉上螺蠃土蜂也一名蒲盧似蜂而小腰故許慎云細腰也取桑蟲負之子木空中或薶簡（爾雅翼作筒）中七日而化爲其子里語曰兕云象我象我（詩小雅小宛疏引同法言云螟蛉之子祝鴞（御覽螟蛉引祝鴞作鴟鴞）祝之則肖之矣）

蜾蠃在堂

蜾蠃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蜂一名蠮螉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趯織（御覽作促織）一名促織（爾雅翼引此疏）

螟蛉有子

螟蛉者健爲文學曰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葉上螺蠃土蜂也一名蒲盧似蜂而小腰故許慎云細腰也取桑蟲負之子木空中或薶簡（爾雅翼作筒）中七日而化爲其子里語曰兕云象我象我（詩小雅小宛疏引同法言云螟蛉之子祝鴞（御覽螟蛉引祝鴞作鴟鴞）祝之則肖之矣）

蜾蠃在堂

蜾蠃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蜂一名蠮螉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趯織（御覽作促織）一名促織（爾雅翼引此疏）

蟋蟀在堂

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蜂一名蠮螉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趯織（御覽作促織）一名促織（爾雅翼引此疏）

蟋蟀在堂

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蜂一名蠮螉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趯織（御覽作促織）一名促織（爾雅翼引此疏）

蟋蟀在堂

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蜂一名蠮螉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趯織（御覽作促織）一名促織（爾雅翼引此疏）

蜉蝣之羽

蜉蝣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御覽作療）啖之美如蠶也樊光曰是糞中蠐螬（詩蜉蝣疏御覽蜉蝣引作糞中蠐螬毛晉本亦作蜣蜋）隨雨而出朝生而夕死（詩疏引作隨雨而出朝生暮死）

卷髮如蠆

蠆一名杜伯河內謂之蚖或謂之蝮蛇（王謨本脫依毛晉本補）或謂之蠍尾如蝎（詩正月疏）

如蜩如螗

鳴蜩蟬也宋衛謂之蜩陳鄭云蜺海岱之間謂之蟬（御覽蜩螗引）螗蟬之大而黑色者有五德文清廉儉信（詩東山疏爾雅釋蟲）通語也（御覽蟬引）百事喜（詩東山疏引）幽州人謂之親客亦如蜘蛛網羅居之（爾雅釋蟲疏）

蠨蛸在戶

蠨蛸長跱一名長腳（爾雅釋文引草木疏）荊州河內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詩東山疏爾雅釋蟲疏御覽蟲豸引）舊有親客至有喜也（詩東山疏御覽蟲豸引）

伊威在室

伊威一名委黍一名鼠婦（詩東山疏爾雅釋蟲疏御覽蟲豸引）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白魚舊是也（詩東山疏御覽蟲豸引）

蠨蛸在戶

蠨蛸長跱一名長腳（爾雅釋文引草木疏）荊州河內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詩東山疏爾雅釋蟲疏御覽蟲豸引）舊有親客至有喜也（詩東山疏御覽蟲豸引）

如鬼如蜮

蜮短狐也一名射影（詩疏引此四字洪範五行傳蜮如鼈三足）如鼈三足（詩疏引洪範五行傳蜮如鼈三足）江淮水濱皆有之人在岸上影在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也南方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細沙射人人肌其創如疥（詩何人斯疏）

卷髮如蠆

蠆一名杜伯河內謂之蚖或謂之蝮蛇（王謨本脫依毛晉本補）或謂之蠍尾如蝎（詩正月疏）

如蜩如螗

鳴蜩蟬也宋衛謂之蜩陳鄭云蜺海岱之間謂之蟬（御覽蜩螗引）螗蟬之大而黑色者有五德文清廉儉信（詩東山疏爾雅釋蟲）通語也（御覽蟬引）百事喜（詩東山疏引）幽州人謂之親客亦如蜘蛛網羅居之（爾雅釋蟲疏）

蠨蛸在戶

蠨蛸長跱一名長腳（爾雅釋文引草木疏）荊州河內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詩東山疏爾雅釋蟲疏御覽蟲豸引）舊有親客至有喜也（詩東山疏御覽蟲豸引）

伊威在室

伊威一名委黍一名鼠婦（詩東山疏爾雅釋蟲疏御覽蟲豸引）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白魚舊是也（詩東山疏御覽蟲豸引）

蠨蛸在戶

蠨蛸長跱一名長腳（爾雅釋文引草木疏）荊州河內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詩東山疏爾雅釋蟲疏御覽蟲豸引）舊有親客至有喜也（詩東山疏御覽蟲豸引）

蜉蝣之羽

蜉蝣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御覽作療）啖之美如蠶也樊光曰是糞中蠐螬（詩蜉蝣疏御覽蜉蝣引）隨雨而出朝生而夕死（詩疏引作隨雨而出朝生暮死）

卷髮如蠆

蠆一名杜伯河內謂之蚖或謂之蝮蛇（王謨本脫依毛晉本補）或謂之蠍尾如蝎（詩正月疏）

如蜩如螗

鳴蜩蟬也宋衛謂之蜩陳鄭云蜺海岱之間謂之蟬（御覽蜩螗引）螗蟬之大而黑色者有五德文清廉儉信（詩東山疏爾雅釋蟲）通語也（御覽蟬引）百事喜（詩東山疏引）幽州人謂之親客亦如蜘蛛網羅居之（爾雅釋蟲疏）

蠨蛸在戶

蠨蛸長跱一名長腳（爾雅釋文引草木疏）荊州河內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詩東山疏爾雅釋蟲疏御覽蟲豸引）舊有親客至有喜也（詩東山疏御覽蟲豸引）又引李德裕集引此疏）

伊威在室

伊威一名委黍一名鼠婦（詩東山疏爾雅釋蟲疏御覽蟲豸引）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白魚舊是也（詩東山疏御覽蟲豸引）

蠨蛸在戶

蠨蛸長跱一名長腳（爾雅釋文引草木疏）荊州河內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詩東山疏爾雅釋蟲疏御覽蟲豸引）舊有親客至有喜也（詩東山疏御覽蟲豸引）又引李德裕集引此疏）

領如蝤蠐

蝤蠐生糞中（御覽蝤蠐引爾雅蠐螬）蠐螬也（爾雅釋蟲疏）

碩鼠

碩光謂卽爾雅鼫鼠也許慎云鼫鼠五技鼠也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腳子頸上跳舞善鳴會人禾苗人逐則走入空樹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今河東河北縣也詩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今大鼠（詩碩鼠疏引今河東以下文宜謂此鼠非今大鼠也正義曰案此經作碩鼠說之爲大不作鼫鼠之字其義或如陸言也）又不會禾苗本草又謂螻蛄爲石鼠亦五技古今方土名蟲鳥物異名同故異也

領如蝤蠐

蝤蠐生糞中（御覽蝤蠐引爾雅蠐螬）蠐螬也（爾雅釋蟲疏）

碩鼠

碩光謂卽爾雅鼫鼠也許慎云鼫鼠五技鼠也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腳子頸上跳舞善鳴會人禾苗人逐則走入空樹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今河東河北縣也詩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今大鼠（詩碩鼠疏引今河東以下文宜謂此鼠非今大鼠也正義曰案此經作碩鼠說之爲大不作鼫鼠之字其義或如陸言也）又不會禾苗本草又謂螻蛄爲石鼠亦五技古今方土名蟲鳥物異名同故異也

領如蝤蠐

蝤蠐生糞中（御覽蝤蠐引爾雅蠐螬）蠐螬也（爾雅釋蟲疏）

碩鼠

碩光謂卽爾雅鼫鼠也許慎云鼫鼠五技鼠也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腳子頸上跳舞善鳴會人禾苗人逐則走入空樹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今河東河北縣也詩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今大鼠（詩碩鼠疏引今河東以下文宜謂此鼠非今大鼠也正義曰案此經作碩鼠說之爲大不作鼫鼠之字其義或如陸言也）又不會禾苗本草又謂螻蛄爲石鼠亦五技古今方土名蟲鳥物異名同故異也

領如蝤蠐

蝤蠐生糞中（御覽蝤蠐引爾雅蠐螬）蠐螬也（爾雅釋蟲疏）

碩鼠

碩光謂卽爾雅鼫鼠也許慎云鼫鼠五技鼠也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腳子頸上跳舞善鳴會人禾苗人逐則走入空樹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今河東河北縣也詩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今大鼠（詩碩鼠疏引今河東以下文宜謂此鼠非今大鼠也正義曰案此經作碩鼠說之爲大不作鼫鼠之字其義或如陸言也）又不會禾苗本草又謂螻蛄爲石鼠亦五技古今方土名蟲鳥物異名同故異也

駉駉牡馬

駉駉牡馬（詩駉釋文引草木疏）牡馬騭馬也（詩駉疏引牡曰騭牝曰騵各本皆脫今補）

魯詩

魯詩申公培魯人少事齊人浮邱伯受詩爲楚王太子戊傅及戊立爲王胥靡申公申公媿之歸魯以詩經爲訓以教無傳疑（漢書作因傳疑者則闕弗傳小顏注以因博爲句與此讀異）是爲魯詩於是蘭陵王臧代趙綰皆從申公受學臧爲郎中令綰爲御史大夫皆以明堂事自殺其他弟子如同郡臨淮太守孔安國膠西內史蘭陵繆生魯賜長沙內史蘭陵繆生膠西中尉徐偃膠東內史鄒人閼門慶忌治官皆有廉節稱申公卒瑕邱江公盡能傳之以授魯許生免中徐公而韋賢治詩事江公許生至丞相傳子元成亦至丞相及兄子賞以詩授哀帝至六司馬由是魯詩有韋氏學而東平王式以事徐公許

駉駉牡馬

駉駉牡馬（詩駉釋文引草木疏）牡馬騭馬也（詩駉疏引牡曰騭牝曰騵各本皆脫今補）

魯詩

魯詩申公培魯人少事齊人浮邱伯受詩爲楚王太子戊傅及戊立爲王胥靡申公申公媿之歸魯以詩經爲訓以教無傳疑（漢書作因傳疑者則闕弗傳小顏注以因博爲句與此讀異）是爲魯詩於是蘭陵王臧代趙綰皆從申公受學臧爲郎中令綰爲御史大夫皆以明堂事自殺其他弟子如同郡臨淮太守孔安國膠西內史蘭陵繆生魯賜長沙內史蘭陵繆生膠西中尉徐偃膠東內史鄒人閼門慶忌治官皆有廉節稱申公卒瑕邱江公盡能傳之以授魯許生免中徐公而韋賢治詩事江公許生至丞相傳子元成亦至丞相及兄子賞以詩授哀帝至六司馬由是魯詩有韋氏學而東平王式以事徐公許

生爲昌邑王師其後山陽張長安東平唐褚少孫亦先後事式爲博士由是又有張唐褚氏之學張生兄子游卿以詩授元帝爲諫大夫共門人瑯琊王扶爲泗水中尉陳留許晏爲博士由是張家更有許氏學初薛廣德亦事王式以博士論石渠授龔舍廣德至御史大夫舍至山陽太守（以上見漢書儒林傳時平原高嘉亦以詩授元帝爲上谷太守（自高嘉以下皆見後漢書儒林傳）傳子容少爲光祿大夫孫詡以父任爲郎中以世傳魯詩知名王莽時逃去不仕又有曲阿包咸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亦去歸鄉里世祖卽位徵詡爲博士至大司農咸舉孝廉除郎中至大鴻臚永平初任城魏應亦以習魯詩爲博士徵拜騎都尉卒于官（范書獨行傳李業習魯詩師博士許晏陸疏末及）

齊詩

轅固生齊人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令固刺彘帝以固廉直拜爲清河王太傅固兵與固彘應手倒後帝以固廉直拜爲清河王太傅固老罷歸己九十餘矣公孫宏亦事固固授昌邑太傅夏侯始昌始昌授東海蔡人后蒼蒼爲博士至少府蒼授諫大夫翼奉前將軍蕭望之丞相匡衡衡授大司空琅琊師丹高密太傅伏理詹事潁川滿昌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滿昌又授九江張邯琅琊皮容皆至大官（以上見漢書儒林傳其後伏黯傳理家學（伏黯以下並見後漢書儒林傳）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以授嗣子恭恭以黯任爲郎永平中拜司空恭刪黯章句定爲二十萬言年九十卒又蜀郡任末廣漢景鸞皆以明習齊詩教授著述而卒（陸德明經典敘錄云後漢陳元方亦傳齊詩范書陳紀傳無之此蓋亦未及）

韓詩

韓嬰燕人景帝時爲常山太傅嬰推詩之意而作內外傳其言頗與齊魯間殊淮南賁生受之（漢書賁作賁）賁生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河內趙子事嬰授同國蔡誼誼至丞相誼授同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以其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萇爲河閒獻王博士（獻王博士至時九）

毛詩

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亨作詁訓傳以授趙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以其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萇爲河閒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爲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名萇小毛公爲河閒獻王博士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以其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萇爲河閒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爲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名萇小毛公爲河閒獻王博士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荀卿荀卿授漢人

序略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廣要

陸璣晉　撰
毛參　撰

陸璣草木鳥獸蟲魚疏一書向來傳播詩人之再考若震霆里一見石不可得余乍得而數掌田將逮二百之岩通五都之市可以盪目遨魂披卷吾十年聲揩及展卷讀之階前揩影未移而卷帙已告竣矣嗚呼昔人所謂窮于採揮非通儒所爲信非虛語況相傳日久愈失其真安忍葬之蠹魚腹中墨沒無遺耶一時余方訂正十三經注疏於詩經尤不敢釋手遂因陸氏所編若干題目繕寫本文旁通爾雅郭璞諸子衆書補經學之書庶其無穢澗其簡脫正其淆訛王奈之確閔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廣要目錄
卷下之上
鳳皇于飛　鶴鳴于九皐
鶴鳴于垤　欽彼桑扈
欽彼飛隼　有集維鶖
關關雎鳩　鴟鴞在桑
宛彼鳴鳩　翩翩者雛
乔令在原　黃鳥于飛
鴛鴦鸂鶒　交交桑扈
摩尤彼桃蟲　振鷺于飛
維鵜在梁　鴻飛遵渚
弋鳧與雁　翡翠搖羽
翩彼飛鴞　流離之子
卷下之下
螓之趾　于嗟乎騶虞
有熊有羆　兼裘豹飾
獫狁之故　載跋其胡
毋教猱升木　有鮀有鰋
維鮪及鱣　揭之水不流束蒲
藻茆其柄　撇聊之實
山有苞櫟　食醫及其
樹之榛栗　標有梅
綠竹青青　唐棣之華
騶有樹檀　白山有栲
顒如圭璋　采茶薪樗
唯葛及覃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廣要目錄
維鮪及鱣
九罭之魚鱒鮪
魴魚赬尾　魚麗于罶魴鱨
旨酒思柔　豐水東注
鱨鯊
烝然罩罩
汕汕其羽
鰷鱨鰋鯉
潛雖伏矣
鱣鮪發發
葭菼揭揭
鱨鯊甫甫
蓼蓼者莪
蜉蝣之羽
衣裳楚楚
蜉蝣掘閱
麻衣如雪
蜉蝣之翼
采用之羽
蜉蝣在堂
黻衣繡裳
蜉蝣在戶
衣裳楚楚
蟋蟀在堂
役車其休
蟋蟀在堂
役車其休
蟋蟀在堂
役車其休

的見自石庭以及山巔水
湎平疇異域凡植者浮
者飛者走者鳴而躍者
潛伏而變化者無不蒐列
命之曰廣要更有陸氏
所未載如葛桃燕鶴之類
循卷經之事次而補遺
焉置之几上雖不敢曰婁氏之
五侯鯖或差勝於東坡之晶
飯矣遠維秦始之餘說詩
而以見之漫毋詫再孫之
不肖其猶忘墻面而立也
歟

崇禎己卯孟秋既望後
學毛晉撰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廣要目錄

卷上之上

方粱薇今　采采茱萸
言采其蓫　中谷有雚
集于苞杞　言采其虆
葛與女蘿　有滸與荷
參差荇菜　于以采蘋
于以采藻　言采其蝱
隰有萇楚　猗儺其枝
莫之華　隰有游龍
食野之芩　于以采蘩
青青者莪　言刈其蒌
食野之蒿　食野之芩
采采卷耳　贈之以芍藥
采葑采菲　言采其蕨
言采其薇　言采其蓫
海言采芭　誰謂荼苦
鮑有苦葉　卯有旨苕

卷上之下

言采其莫　莫莫葛藟
祝爾初筵　北山有萊
取蕭祭脂　白茅包之
可以濯罄　卯有清酒
南山有臺　新蒲萋萋
白華管兮　縣蠻于野
匪我伊蔚　隰有萇楚
羌騅之支　浸彼苞稂
言采其遂
卷上之下
梓椅梧桐　有條有梅
北山有楰　常棣
爰有樹檀　作械攸宜
隰有杞桋　隰有楰
其灌其栵　其檉其椐
山有樞　山有栲
集于苞栩　無浸穫薪
無折我樹杞　其下維穀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廣要卷上之上

唐　吳郡陸璣元恪　撰

明　海隅毛晉子晉　參

方秉蘭今

蘭即蘭香草也春秋傳曰刈蘭而佩楚辭云刈蘭以爲佩孔子曰蘭當爲王者香草皆是也其草葉似麻草澤蘭但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帷中故天子賜諸侯蘭藏衣若書中辟白魚

埤雅蘭香草也而文選所爲蘭蘭蘭不辨故古者爲防刈之也一名蘭有蘭與蘭蓀蘭以蘭之蘭以四之其義一也傳曰德芬芳者佩蘭古之佩者各象其德楚辭所謂紉秋蘭以爲佩是也琅云藏之書中辟白魚故古有蘭省芸蘭芸亦辟蠹詩曰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言鄭人會于溱洧兩水之上秉蕑以自祓除其風俗之舊也及其甚也淫風大行趙時而不反來者日益以聚序所謂莫之能救者也淮南子曰男子樹蘭美而不芳說者以爲蘭女類也故男子樹之不芳夫草木之性蘭宜女子樹之本草經云蘭草主殺蠱毒辟不祥久服輕身不老一名水香生大澤池澤蘭生汝南諸大澤旁圖經云澤蘭與蘭草相類但蘭草生水旁葉光潤根小紫五六月盛澤蘭生水澤中及下湿地葉尖微有毛不光潤方莖紫節七八月初採嫩辛此爲異耳爾雅異蘭今之蘭草都梁香也蘆弘之荆州記曰都梁縣有山山下有水清淺其中生蘭草因名都梁因山爲號其物可殺蠱毒除不祥故鄭人方春之月於溱洧之上女士相與秉蘭而祓除因以淫泆韓詩云今三月桃花水下以招魂結魄祓除氛穢又周禮女巫歲時祓除疾浴鄭氏云今三月上巳水上之類登浴以香藥薰草沐浴然則用蘭可知矣陸氏所說皆是惟引以解左傳楚辭之蘭爲非矣又云蘭是香草之最而古今沿習但以蘭草當之陸機疏溱洧所秉之蘭以爲蘭耶劉次莊說樂府又此蘭女事故一名女蘭夏小正云五月蓄蘭爲沐浴也隋藏器云蘭草婦人和油澤頭故曰蘭（見圖皆有一蘭字蘭香花蓋別有心相花不堪事）

按孔子云蘭爲王者香草江南人以蘭爲香祖又云蘭無偶稱爲第一香但爾雅獨不載不解何故蘭之種甚多如竹蘭石蘭伊蘭崇蘭風蘭鳳尾蘭玉柱蘭珍珠蘭之類不可枚舉凡爲越國經云澤蘭與蘭草相類但蘭草生水旁葉光無論土人莫辨其品類即陶隱居鍾仲偉亦未免指鹿爲馬矣羅氏以陸氏誤引左傳楚詞辨之似得其實第毛氏及諸解諸家俱云蘭蘭也羅氏以爲蘭草未知確否或又洋辨澤蘭與蘭是二物蘭陸氏之誤凡陸氏云似蘭蘭以蘭之蘭以蘭之二語澤蘭以蘭之蘭以蘭之蘭以蘭之二語澤蘭以蘭之蘭以蘭之蘭以蘭之二語認爲一種覩埤雅蘭以蘭之蘭以蘭之蘭以蘭之二語澤蘭以蘭之蘭以蘭之蘭以蘭之二語得古人祓除之意寄年郡俗淫泆爲知不因燕姑一夢士女事相求尚耶　王氏詩攷吳字異義作方秉言今不知何解

蕑益精令人有子一名當道一名牛道一名勝烏生其定平澤丘陵阪道中隱居云子性冷利仙經亦服餌之今人身輕不老韓詩乃言采菩是木似李食其實宜子孫郭璞圖經云春初生苗葉布地如蒜而累年者長及尺餘如鳳尾花甚細青色後亦結實如李雖赤黑色今人五月採實又云地衣地衣者車前草也陸氏以爲水邊有毒人誤食之死非也吳普本草云車前葉似蒜而大葉長穗好生近邊江東呼爲蝦蟆衣那疏云王蒯引爾雅郭注云今車前草

韭疏云葉草貝母一名商今常用之葉出近道形似聚貝子故云貝母本草云一名空草一名勞貲一名苦花一名商草一名勤母能散人心胸鬱結之氣疎有功詩云言采其蘞是也爾經云根有鱗子黃白色二月生莖細青色葉亦青似薤葉葉間苗出七月開花皆綠色形如鼓子花八月採根曬乾又云四月採暴時採之良

中谷有雚

雚似萑方莖白華華生節間舊說及魏博士濟除周元明皆云萑苗是也韓詩及三蒼說並云雚蘆母也故曾子見蘆母而趨按本草云萑薪一名蘆母故到欽曰雚及綠仰萑舒也

爾雚云雚雚郭璞曰今萑舒也葉似萑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廣雚云又名蘆母本草經云萑舒子一名蘆每一名蘆明一名大札一名貞蒩生海澨池澤阿經云今園圃及田野見者極多形色皆如郭說而莖葉上節節生花實似鶏冠子黑色華作四方枝行義云萑舒子狀如初春本說且兩歧矣生如夏枯草一名鶏舌因入夏即枯故名別是一種經中所不載陳藏器及外臺秘要混以爲雚誤矣不見雚草夏間始著花何云枯耶但花有紫白二種陳藏器以白花者爲是陶隱居以紫花者爲是今特分之又云二色皆是白花者主氣分紫花者主血分如牡丹芍藥有紅白之類

集于苞杞

杞其樹如樗一名苦杞一名地骨春生作叢葉微苦其莖似蔾子秋熟正赤莖葉及子服之輕身益氣

陶雚杞枸檵郭璞注俱云枸杞也本草云枸杞味苦寒久服堅筋骨輕身不老一名杞根一名地骨一名枸忌一名地輔一名羊乳一名却暑一名仙人杖一名西王母杖生常山上谷及諸丘陵阪岸多採根春夏採葉秋採莖實杞子云家茶一名一名托盧或名天精或名却老或名地骨日華子云地仙苗即枸杞陶經云春生可溫作菜食煞多不痢悴陳藏器云此草田野間人呼爲甜菜莫草外臺秘要云蓋母草一名負筐一名苦花一名商草一名勤母能散人心胸鬱結之氣疎有功詩云言采其蘞是也陶經曰蓋母卑雅曰萑舒一名蒩吳一名蘆母云雚似萑而細有刺如棘及棟其葉一也後人分別枸棘強生名耳詩稗云詩有三杞將仲子無折我樹杞鄭樵也南山有堂南山有杞溝塗在彼杞棘山木也此詩染于苞杞雚杞是二種確甚朱文公註南山之杞云樹如梔幾相似矣考本草枸杞固入木部但見有成架未見有成株者惟陝西中部陝西極邊枸杞最大高丈餘可作柱亦與山梔並載常耶

言采其蘞

即今家園也其葉如車前草大其味亦相似徐州最多人食之

蔓薔薇云齊木蛇虆郭云寄生樹一名蔦郭云樹上寄生木也有二種一種葉圓名蔦一種似麻黃名女蘿女蘿在草爲菟絲蔦說上有菟絲下必寄生也本草云桑上寄生一名寄屑一名蔦生弘農川谷桑樹上間隱居云桑上者名桑寄生誤許云施于松上方家亦用楊上槐上者各隨其樹名之形類猶是一般但根津所因處爲異生樹枝間寄根在皮節之內葉圓青赤厚澤易析冬自生節冬夏生四月花白五月實赤大如小豆陶經云桑寄生云是烏鳥食物子糞落枝節間感氣而生葉似槲而厚軟莖似槐枝而肥肥三四月間花黃白色六月結實黃色如小豆顆櫟柳木楸楓等樹皆有但桑上者難用

女蘿菟絲陸云唐人女羅女羅兎絲注云別四名詩云女蘿施于松柏言嘉之爲物寄生而女羅浮蔓尚得施于松柏可以人而不如乎且蔓生樹枝間寄根在皮節之內葉圓青赤厚澤易析冬自生節冬夏生四月花白五月實赤大如小豆陶經云桑寄生云是烏鳥食物子糞落枝節間感氣而生葉似槲而厚軟莖似槐枝而肥肥三四月間花黃白色六月結實黃色如小豆顆櫟柳木楸楓等樹皆有但桑上者難用

女蘿菟絲陸云唐人女羅兎絲注云別四名詩云女蘿施于松柏言嘉之爲物寄生而女羅浮蔓尚得施于松柏可以人而不如乎且蔓生樹枝間寄根在皮節之內葉圓青赤厚澤易析冬自生節冬夏生四月花白五月實赤大如小豆陶經云桑寄生云是烏鳥食物子糞落枝節間感氣而生葉似槲而厚軟莖似槐枝而肥肥三四月間花黃白色六月結實黃色如小豆顆櫟柳木楸楓等樹皆有但桑上者難用

如草則古今多知其爲二物若博物志魏文帝所記請物相似亂者女蘿寄生兎絲兎絲寄生木上根不着地然則女蘿有寄生兎絲上者爾雅女蘿兎絲或亦此義陸本草草部云菟絲子一名菟蘆一名菟縷一名唐蒙（本草并以唐蒙爲一名松羅本此）一名玉女一名赤網一名菟累生朝鮮川澤田野蔓延草木之上色黃而細爲赤網色淺而大爲菟累九月採實又木部云松蘿一名女蘿生熊耳山川谷松樹上五月採按毛公傳云女蘿兎絲松蘿也李善困古詩云與君爲新婚兎絲附女蘿註云二者異草毛公誤合爲一此與張揖同見但合參爾雅埤蒼雅及郭璞諸家俱以爲一物而異其名耳惟陸氏云女蘿非松蘿本草分菟絲入草部松蘿入木部似與陸氏合待然又云松蘿一名女蘿何耶此詩云菀與女蘿施于松上應是松蘿松蘿與女蘿兎絲原非異種總是依附緣綿于他物而生長不能自也若在草則附于草在木則附于木

菀葉五小蒲腸莞精蒲蘧

爾雅云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密（並下白蕸在泥中其華菡萏其實蓮蓬其根藕其中的薏也）

的中薏中苦心也李巡曰皆分別蓮莖華葉實之名芙蓉其總名也今江東人呼荷華爲芙蓉北方人便以藕爲荷亦以蓮爲荷蜀人以藕爲茄或用其母爲華名或用根子爲母葉號此皆名相錯習俗傳誤失其正體者也舉雅荷總名郭璞以爲芙蕖一名芙蓉按說文云未發爲菡萏已發爲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密（並下白蕸在泥中其華菡萏其實蓮蓬其根藕其中的薏也）

人采藻大夫妻采蘋蘋岡行次鄂充為可笑王文公借援余舊名以為妾餘草近千歲矣

于以采蘋

蘋今水上浮萍是也其蟲大者謂之蘋小者曰萍季春始生可糝蒸以為菹又可用苦酒沧以就酒甘孔子以盍簪決之曰蘋實也雖有萍之類然實蘋也非無根者所能生也又天問曰驚萍九衢言其枝葉分為衢道猶今言花五出六出也雖萍九衢與方之物故特奇俾今浮萍三葉蘋大四葉而已九衢而大于蘋則亦大矣非特萍也又本草稱水萍亦謂此物陶隱居云非今浮萍子此三事皆得萍名而實蘋也故詳著之使見者無遠焉詩禦云蘋可茹萍不可茹郭氏以小萍為大萍誤名物疏云按周處風土記萍蘋芹菜之別名此說非是芹別一物矣蘋又有水陸之異郝懿行所謂汀洲采白蘋者水生而似萍者也宋玉所謂起于青蘋之末者陸生而似莎者也

按蘋可食萍不可食郭璞疑之最疑較之尚長洋所其狀後人未免傳寫淆雜疏云小者曰萍郭氏皆相沿而郝懿行與郭互訂反多較明蓋

又曰草云無根而浮常與水平故曰萍也江東謂之漂言無定性漂流隨風而已周官萍氏掌水禁鄭氏云以不流循取名鑒使之幾酒謹酒也月令季春毀雨之日萍始生舊說萍善漱生一夜七子一曰萍浮于流水則不生于止水則一夕生九子故謂之九子萍也世說楊花入水為浮萍陸璣疏云水止小浮萍江東謂之藻為誘曰藻大萍水漂也字皆同皆以漂為之漂音義同

藻水草也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堅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萬謂之聚藻扶風人謂之藻聚為發莖也此二藻皆可食需熟按去腥氣米麪糝蒸為茹甚美揚州饑饉可以當穀食也饑時蒸而食之

若爾雅云牛藻郭云似藻葉大江東呼為馬藻郝云以此草好聚生故言溫藻鄭云水藻之類而葉差大生水底惟雅云麥葉藻也陸璣疏云葉似小麥葉而細莖赤紫色又似水蘇其華紫赤色可愛人或採其華以為首飾又謂之牛尾藻以其莖似牛尾也

小正云荏未秀為荼又曰荏之初生一曰蔵一曰雖夏雖帛也引此是衣如荼說文曰荼苦菜也一名蔵一名荼一名選選一名游冬生葉似苦苣斷之有白汁莖青者如荻莖赤者如蒿故謂之荻荻說曰荻中赤心生未黑黑已枯時取其心明白可為燭故謂之荻荻其根旁行牽引橫生地中狀如藕節節生數苗又如竹鞭之蔵一名蔵蔵之始生常以集辨惟其強焉乃能為蔵又聚物云子所持茶傳曰茶荼苦菜也崔豹古今注云崔似苦荼葉巢其色白故得曰望而視之欲其茶白也

【段】爾雅釋草云段蔵郭注云其類皆有芳華也華可食郝懿行云華即今之蔵一名段段草之未秀者也一名華夏小正云荏未秀為蔵先儒以為崔如荼而細按雅曰土鼓黃秆華箭伊那氏之業也華管中箭則崔小而華大矣是故謂之崔如荼又云爾雅曰華魂芳從若蘭草華皆有芳秀今風輒吹揚如雪共聚于地言其華皆有芳秀

如淮南子云李夏令涉人入材草

又按夏小正傳雀入淫大水雀蜃雉蜃雉註疏郭璞孫炎舍人皆以爲雀入海化爲蜃蛤亦謂小生平澤漢淵之間蜃雉大小不一字從虫竹草也而多不死故從虫

艸

按綠一作菉王芻也竹一作藩蒲蓄也毛傳說皆同而竹蓄朱傳皆以爲即漢書洪園之竹鄘風竹竿釋文引韓詩云竹竿衛女思歸之詩也竹竿釋文引韓詩云竹竿衛女思歸之詩也竹竿釋文引韓詩云竹竿衛女思歸之詩也

月採華陶隱居云田野甚多人採作菹染色國經云茵如蒿夏生莖端作四五穗穗若車前與陸說生下溼七月花可染皂者相似則陸誤以陵苕爲凫葵又戴以紫蔵爲蘆摩模蘆摩即爾雅所謂大菟蘆是摩亦非也陵苕斷即女蔵陸機疏全謬不可從

鵫有游龍

游龍一名馬蓼葉麤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

爾雅云紅龍古其大者鵫郭註俗呼紅草爲龍蛇語轉耳毛云龍紅草也鄭註亦云紅草也似皆而高大多毛故謂之馬蓼本草經云赤草一名鴻薷如馬蓼而大生水旁五月採實陶隱居云此類極多今生下溼地極似馬蓼甚長大圃經云赤草即水紅下溼地皆有之葉大赤白色高丈餘詩鵫有游龍是也陸璣云一名馬蓼本經云似馬蓼而大若然馬蓼自是一種蓼雅龍紅草也一名馬蓼並大而赤生水澤中高丈餘按毛傳云草泮也陸氏疏氏遂以爲水上小洋洋且云鹿飲且食也令人失笑鄭氏謂水萍非野所生非鹿所食易之曰賴藻孔疏朱傳俱因之蓼蒿別是一種鄭漁仲何亦誤註豈附會唐文宗非讀爾雅之說耶

于以采蘩

蘩皤蒿也艾白色爲皤蒿今白蒿春始生及秋香美可生食又可蒸食一名游胡北海人謂之勞勿故大戴禮夏小正傳云蘩游胡勞勿也

爾雅曰蘩皤蒿郭氏鄭氏俱云白蒿又曰蘩蒩其又曰蘩由胡郭氏鄭氏俱云木萍疏云召南云于以采蘩毛傳云蘩皤蒿也郭氏云白蒿然則皤猶白也本草云白蒿唐本注云此蒿蘩蘩高此指一物之言也故予以水草之蘩爲我而皤蒿則此別說之皤蒿益今之白蒿也比青蒿而蘩從初生至枯白于衆蒿欲似艾者所在有之又云蘩似艾藥上有白毛蘩游俗呼蓮蒿可以爲蒩故詩箋云以豆荳蘩蒩傅雅云蘩母勞勿也爾經曰白蒿蓬也生中山川澤今所在有之爾雅所謂蘩皤蒿是也唐孟詵亦云生接

詩曰鵫有游龍游縱也以縱放謂之龍爾雅蘩龍紅草也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今人猶謂之水紅草而爾雅又謂之龍古鄭詩鵫有游龍云游龍者言枝葉放縱也按本草衍義云水蓼與水紅相似則龍非蓼可知但諸書未有詳其花色者惟陸佃埤雅云又一種木蓼一名天蓼蔓生葉如栝花黃白子皮青附其莖大者名龍巳見別草益信此管子五位曰其山之淺有龍與卉被五位之土上土也龍始生焉武不若諸蓼之下溼皆有欤

食野之苹

苹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脆一作始生香可生食又可蒸食

爾雅云苹萹蓄郭註云今萹蓄也初生亦可食詩小雅云呦呦鹿鳴食野之苹郭註云苹蔓蒿也盧氏雜說云唐文宗問苹萍是何草李珏曰是萹蓄上曰朕有仁詩疏苹葉圓而花白蔟生野中似非萹蓄

非惟生葉又曰兎食之而仙又蔓藤亦食蔕間子而仙蔓藤馬類兎食葉蔓藤食蔕間物各有所宜本草又稱茵陳蒿白兎食之仙蓋茵陳似青蒿而背白故說者誤以白蒿說之其苗細經冬不死更因陳根而生故名茵陳先繁之醜艾可灸黃可占瘴可療要皆繁通可動哎論者別而論之

按左傳云澗溪沼沚之毛薀藻濕生之菜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必用水草者取其芳潔也據爾雅本草藻即白蒿據氏何云非水物余生澤國習見水草藻茂于陸地者不少然恒在洲渚澗溪間其根下逝于水故生耳皆有荷花莖出于曲沼芳渚之上者將亦謂之陸草耶

菁菁者莪

莪蒿也一名蘿蒿生澤田漸漬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並可生食又可蒸食香美味頗似蒳蒿

爾雅云莪蘿郭註今莪蒿也亦曰蘿蒿郭注莪者以此爾雅翼莪蘿蒿也生于水澤詩云在彼中阿在彼中陵蓋莪水中所生陵阿亦通有之

按蒿類甚多爾雅云蕭之醜秋蒿蒿言春時各有神名至秋老成通呼爲蒿也孫炎謂白蒿爲蘩母即此意凡蒿皆入藥品此草青青最宜爲莪蒿即本草白蒿也鹿鳴云食野之蒿蒿即本草草蒿也采莪云匪莪伊蒿蒿即本草莪蒿也

言刈其蔓

蔓蘩蒿也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芽生方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爲茹

爾雅云蘩皤蒿郭璞注云蔓蒿也生下田似艾而可啖江東用羹魚埤雅蒿一名蘩蒿丈餘蒿爲其葉似艾白色初生可啖江東采以羹魚崔子曰采下于澗蘋下于沚蘋即蘩下于澗下于沚即蔓蒿也本草云蔓蒿一名蘩蒿丈餘

蒿也本草衍義云蘩蒿生高阜宿根先于百草一名我蒿行經三四分花能結子長二寸許微似蛇牀青勃等子角似麥青實黑細秋熟所在皆有之陳藏器云蘩蒿生高阜宿根先于百草一名角蒿詩云角蒿並葉如青蒿開淡紅紫花花大約徑三四分花能結子長二寸許微似蛇牀雅莪亦曰蘿蒿也生澤國漸漬之地葉似斜蒿而細科生可食宿根先于百草一名角蒿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阿大陵也莪微草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猶大陵之長育微草也菁菁盛貌蓼草之初生其色玄黛則乃青耐死而後黃落故菁之文以菁詩曰何草不玄以言其生何草不黃以言其死也

爾雅釋蟲曰蜮短狐也蜮草又曰蜮雚也蓼蜮所以生蓼我亦所以殺而由之此義亦謂之雚與雚草草下于雚雚下于萑萑下于蓼蓼下于非非下于蘋蘋下于萍凡彼草物有十二衰爾雅與本草所載文字說白我以科生而紙詩曰匪我伊蒿匪我伊蒿直射蔵而我細育付之詩正言我射我微草而蘊毒以害人猶能詞和之如後世千里尊夷未下鹽豉之北

食野之蒿

蒿青蒿也莂陳之間汝南汝陰皆云比也

爾雅云蒿故郭云今人呼青蒿香中炙啖者爲佳故詩小雅云食野之蒿孫炎云周楚之間謂蒿爲故鄭亦云青蒿也本草云草蒿一名青蒿一名方溃生華陰川澤處本注云江東人呼爲臭蒿蒿爲其莫似狀同經云葉似邪蒿而背不白亦生道傍採細嫩時人亦取雜諸香菜食之至

夏高四五尺秋後莖細淡黃花花下便結子如粟米大衍義云草蔣即青高也得春最早人刺以爲羹根赤葉香堪雅曼子曰蔣草之高者也又曰青高高作之不白者也說文艾從蔣省蓋五十藥艾六十藥蓍七十藥蔣艾治也蔣亂也蔣之類至多如青蔣一類自有兩種有黃色者有青色者本草謂之青高亦恐有別也陝西極邊之間有青高在蔣蒿之間時有一兩株迴絡青色土人謂之香蒿菜菜與常蔣悉同但比常蔣色青翠一如椒椿之色至深秋徐蔣並黃此蔣蔣青氣稍芬香恐古人所用以此蔣勝蒯雅謂蔣今之青蒿注子解今之君子蔣曰而變世之悉今蔣細背而陰涸最易腐故以比君曰青世之君子昧昧塵中而變世也明堂月令建天時則繁蔚建酒並興路側高者蓄井澤軒也博物志曰周時鉤盾高大以蔣爲宮柱名曰蔣宮

舍野之木

茅蒐蒲如蒻版築如竹蒯生澤中下地紙麦蔣草六安田野實然時採坤雅云蒯雅曰卷耳苓耳鼠耳蒼耳也幽州人謂之爵耳或曰形似鼠耳故有耳之號或曰白華細莖子如鈴人耳高故名荊楚記曰卷耳一名常草亦云蒼耳叢生如盤詩曰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言后妃持是器采是物而不滿筐則以志在彼不在此也周者曰后妃貴矣今曰采卷耳何也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詩人借此以寫后妃之志耳故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詞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蒯雅翼云卷耳葉名也幽與謂之禮葉陸下謂之胡菜江東呼爲常菜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可愛爲茹滑而小味又謂之常思菜俗人皆食之又以其葉攤麴作黃衣推定四民月令曰伏後二十日爲麴至七月七日就之役以胡菜故古人采之卷耳之詩后妃志欲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先儒多與說蒼采采卷耳賦之賦者淮南子稱昔師燕女位賤尚某惟拯溺引詩叔伸曰

莫高牛馬皆喜食之

蒯雅翼曰鹿鳴所食三物一曰芩今蒲蒯始生香可食二曰芑苦菜三曰芩苓亦香草王芻菜相似或以爲本之異味相同有同類食之之義

按芩草蒯雅埤雅俱不載不知爲何物惟博雅云黃文內虛芩也此四本草黃芩一名經芩陶隱居云圓者名子芩破者名宿芩及考圖經云苗如青葉從地四面作叢生似與陸疏不同種

采采卷耳

卷耳一名枲耳一名胡枲一名苓耳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瀹爲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如鈴人耳中猪今或謂之耳璫草鄭康成謂之枲耳也白胡荽幽州人呼爲耳

蒯雅云卷耳苓耳郭注廣雅云枲耳也亦云胡枲江東呼爲常枲或云苓耳形似鼠耳療生如蓬詩周南云采采卷耳鄭注爾說蒼耳非也此即卷枲葉如錢細莖被地下草曰枲耳一名胡枲一名地葵一名羅一名宿怨生安陸川谷及尚主也枲者枲耳枲名也主是官者至微賤也許慎歷女復賤于主枲之官故曰權輕羞羽觀此則主枲之官位之微者周禮頗不可考或成周以前周南之官有之其實如蒼耳而蒼色上多刺好著人衣今人通謂之蒼耳其一名施雖猛以惜小人所謂洗枲施以盈室是也一名羊負來博物志曰洛中有人入蜀胡枲著羊毛蜀人捶之曰羊負來也閩隱居乃云昔中國無此言從外國逐羊毛中來據此物既稱胡枲必是胡物但四風爾雅所載則其來已久而羊負來之名僅出後代則此名恐自洛入蜀者得之

按本草云卷耳一名施雖猛云昔枲施以盈室今王逸註曰施枲耳也或又因爾雅卷施草謂即是施郭氏以爲宿莽引離騷夕宿中洲之宿即是施郭氏以爲宿莽引離騷夕宿中洲之宿非何郭氏悉遺冬不死枲耳至秋早彫確是二物又按詩云卷耳盈頃爾雅云蒼耳廣雅云枲耳皆以宜得名弟陸氏曰葵生郭氏云菜生必當以郭氏爲正

薄之以芍藥

芍藥今藥草芍藥無香氣非是也司馬相如賦云芍藥之和揚雄賦曰甘甜之和芍藥之美七十食之

廣雅云芍藥也本草云一名白木一名餘容一名解仓一名鉗仓一名鬼督郵生中岳川谷及丘陵岡往云春生紅芽作叢莖上三枝五葉似牡丹而狹長高一二尺夏開花有紅白紫數種子似牡丹而小秋時採根根赤有赤白二色古今註曰芍藥有二種有草芍藥木芍藥木者花大而色深俗呼爲牡丹非也又牛亨問曰將離別相贈以芍藥者何答曰芍藥一名可離故相贈猶相招召贈以文無文無一名當歸也欲忘人之愛則贈以丹棘丹棘一名忘思使人忘憂也欲忘人之思則贈以青裳青裳一名紫寒一名忘憂忘思也自古經傳各之草多芍藥洞庭之上多芍藥惟芍藥衆于仲春華于孟夏傳曰鄭衛之詩後二十有五日芍藥榮是也花有至千葉者陸疏云今藥草芍藥無香氣非是也孔頴達曰未審今何草若時方但用其根陸不識其華故云無香氣孔又云何草今芍藥人家庭戶種之詩云無芍藥不識者何云何草

按韓詩云芍藥離草也言將離別贈此草也不知其芳無不識者

終未悉爲何草或云古人以牡丹爲木芍藥此即牡丹誤矣牡丹之名經傳不載唯本草入草部中品六一居士牡丹記云自唐則天已後始盛于洛陽其先不載丹延巴西及褒斜道中與荊棘並多土人以爲薪耳未聞共爲鄭產也羅氏雅翼極與陸疏相合不知爾雅何故不載張揖以爲擊夫亦未詳何義

采葑采菲

葑蔓菁一作蕪青幽州人或謂之菘菲似蔊蓮蘆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蒸劉爲茹甘美可作羹幽州人謂之芴爾雅又謂之蕦菜今河內人謂之宿菜

【葑爾雅云須葑蓯】郭云未詳郝云蓯即蓯也又云須蕪蕪即蕪菁也又云葑蔓菁一名蕪菁一名蓯郭云即蔓菁也又云葑須蕪也今谷風云采葑采菲采菲毛傳云葑須也先儒即以須蕪菁蓯當之孫炎云須一名葑蓯今郭註上葑蓯云未詳註此云蕪蕪似羊蹄葉細味酢可食則郭意以毛云葑須者謂此蕪蕪也坊記註云葑

者陸呼小牡丹今藥芳中牡丹品第一芍藥第二故世謂牡丹爲華王芍藥爲華相又或以爲華王之副也爾雅與芍藥華之盛者當春排吹除之時故鄭之士女取以相贈其根以和五臟調食事古有芍藥之爵合和五味以助調食因呼五味之和爲芍藥七發曰芍藥之酒子虛曰芍藥之和具而後御之服虔文穎伏儼董解芍藥柳其美也或以爲芍藥調食或以爲五味之和或以爲以調柱調食雖各得彷彿然未究名實之所起至草即又訓其讀勺丁刖切藥旅酌之則并沒此物之名實矣今人食馬肝馬腸者鮮合芍藥而霜之古之遺法也毛長云香草陸機云今藥草芍藥無香氣非是也孔頴達曰未審今何草若時方但用其根陸不識其華故云無香氣孔又云何草今芍藥人家庭戶種之詩云無芍藥不識者何云何草

按韓詩云芍藥離草也言將離別贈此草也不知其芳無不識者何云何草

采葑采菲

葑蔓菁也陳宋之間謂之葑方言云蘴蕪蕪菁也東齊魯衛謂之蘴菁魯謂之蔓菁關西謂之蕪菁趙魏之郊謂之大芥楚與對字雖異音實同則葑也須也蕪菁也蘴蕪也蕪也菲也七者一物也本草云蕪菁味苦圖經云蕪菁四時仍有春食苗夏食心亦謂之蓩子秋食莖冬食根河南人取北種種之初年相似至二三歲則變爲芥矣埤雅菘性陵冬不彫四時常見有松之操故其字會意而本草以爲交時霜雪也爾雅以菘北種初年半爲蕪菁二年菘種都絕蕪菁南種亦然蓋菘之不生北土猶橘柚之變于淮北矣蕪菁似菘而小有堂一名對一名須爾雅須蘴蕪也今俗謂之臺菜其紫華者謂之薹陳楚之郊謂之蕦或謂之蕪蕦或謂之蘆菔或謂之紫花菜或謂之菘菜或謂之菘藍或謂之菘藍或謂之菘藍

今俗鴈鄙間皆種蔓菁以助民食劉備歸曹公公使說之閉門將人種蔓菁而諸葛亮所止爭單士丹種蔓菁者取其總出甲可生噉一也葉舒可煮食二也久居田野以濟長三也葉不令措四也回則移種而來之五也冬有根可啖而食六也三輔江陵之人今叶爲諸葛菜蔓菁根葉及子乃走松新與蘿蔔全別陶隱居言其子與蘿蔔相似兼言小異故說者疑江東不產注失其真耳有人將蔡北種初一年牛蕪菁二年都變其子亦雜色變大卓裕子黑蔓菁子紫赤大小相似蘿蔔子黃赤而大又不回也亦梗長葉瘦爲者爲松葉闊厚短者爲蕪菁顧氏云江南有蕪菁相似而與周禮醢人菁菹既醃注菁蔓菁也急就章曰老菁蕪荑冬日藏按禹貢荊州包匭菁茅孔子曰菁以爲菹是氏春秋亦曰菜之美者具區之菁則菁之見貢代矣然說者或以菁茅爲茅之名而言老菁冬藏者爲非

花二云今蔓菁國中無鄉蜂是其所長也南都賦秋韭冬菁註曰韭其華謂之菁

韭爾雅云菲芑郭璞云芑菜也又云菲菜郭云菲菜生下溼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郭云葍菜即蔓菁也那疏云菲一名芑郭云土瓜也孫炎曰蔓類也詩谷風云采葑采菲陸機云葑似蔊草莖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莖開黃華結角子如蠶蛾大小青州人謂之芑爾雅又謂之葍菜今河內人謂之菊菜菜今爾雅菲芑與葍菜異郭註似是別草如陸之言又是一物某氏註爾雅二處皆引谷風詩即非也芑也葍也土瓜也菊菜也五者一物其狀似蔊而非蔓

言采其蕨

蕨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菜亦可生食今官園種之以供宗廟祭祀

爾雅云薇垂水郭註生于水邊那疏草生于水濱而枝葉垂于水者曰薇鄭註薇菜生水邊埤雅爾雅曰薇垂水好生水邊故曰垂水似藿菜之微者也微者所食故詩以采薇言成役之苦而草蟲序于蕨後爾雅翼薇垂水言生于水邊而召南之詩陳南山以采之故陸璣云山菜也又詩稱山有蕨薇而伯夷采薇于首陽山其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其後說者以爲昔天之下歸并王土食其土之所出即爲之臣子是不食而死通志云白薇曰白薇曰薇草曰春草曰骨美又云薇生水旁葉如羊齒云采薇者舍薇生也胡明仲云荊楚之間有草葉生似羊齒極美揚州人恒食之一盤千金壺門鮑也其性浮得之可以免沉溺故富失貂之時其直千金也此亦如天竺沙水帶浮囊之類爾雅翼河汾之資有曲沃之鮑焉良工取以爲笙崔豹古今注曰鮑魚也壺盧

言采其蕨

蕨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菜亦可生食今官園種之以供宗廟祭祀

爾雅云薇垂水郭註生于水邊那疏草生于水濱而枝葉垂于水者曰薇鄭註薇菜生水邊埤雅爾雅曰薇垂水好生水邊故曰垂水似藿菜之微者也微者所食故詩以采薇言成役之苦而草蟲序于蕨後爾雅翼薇垂水言生于水邊而召南之詩陳南山以采之故陸璣云山菜也又詩稱山有蕨薇而伯夷采薇于首陽山其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其後說者以爲昔天之下歸并王土食其土之所出即爲之臣子是不食而死通志云白薇曰白薇曰薇草曰春草曰骨美又云薇生水旁葉如羊齒云采薇者舍薇生也胡明仲云荊楚之間有草葉生似羊齒極美揚州人恒食之一盤千金壺門鮑也其性浮得之可以免沉溺故富失貂之時其直千金也此亦如天竺沙水帶浮囊之類爾雅翼河汾之資有曲沃之鮑焉良工取以爲笙崔豹古今注曰鮑魚也壺盧

言采其蕨

蕨有二種生平原川谷似柳葉者白薇也生水旁葉似萍者薇也詩云陟山采薇又云山有蕨薇則是山菜非爾雅所云垂水者也埤雅混而一之誤矣然陸璣稱蕨如小豆蔓生殊親見官園所種所言必審復非似柳之白薇郭璞仲冶謂是金櫻芽不知何據朱子胡氏皆以爲迷陽而一云味苦一云甘美又白不同惟項安世以爲今之野豌豆蜀人謂之巢菜有合陸機之疏

言采其葛

葛一名鹿藿河內謂之蔓幽州人謂之燕薁其根正白可煮熟灰中溫啖之饑荒之歲可蒸以禦饑漢谿甘泉武用之其草有兩種葉細而花赤有臭氣也（一本作花葉有兩種一種葉細花赤有臭氣一種葉大而花白微香）

爾雅云葛谷郭云大葉白華根如指正白可啖郭云即商陸也爾雅又云葛魯茅郭云葛華有赤者爲良蔓葛一種耳亦俗謂華黃白異名郭云商陸有二種赤者爲良某氏傳云苗惡葉也郭璞云葛亦仲冬時生可采也博雅云白蘞

茶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寒甜肥而美所謂董荼如飴內則云濡豚包苦用苦菜是也

爾雅云荼苦菜郭註云詩曰誰謂荼苦荼可食郭註云生山谷味苦今人呼苦益那疏云此味苦可食之菜一名游冬葉易稗通卦驗玄圖云苦草一名遶一名游冬葉本草一名荼草生于寒秋經冬歷春乃成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堪食但苦耳博雅云游冬苦菜也埤雅云荼苦菜此草凌冬不彫故一名游冬時訓解云小滿之日苦菜秀苦菜不秀賢人潛伏儀禮云鉶芼羊苦陶本圖經云春花夏實至秋復生花而不實經冬不彫衍義云苦菜四方皆有在北道則冬方渴救在南方則冬夏常青葉如苦苣更狹其綠色差淡味苦花與野菊似春夏秋皆旋開花詩緝云經有三荼一曰苦菜二曰荼葉三曰英荼此詩誰謂荼苦及唐采荼云采苦采荼皆

言采其葛

葛一名鹿藿河內謂之蔓幽州人謂之燕薁其根正白可煮熟灰中溫啖之饑荒之歲可蒸以禦饑漢谿甘泉武用之其草有兩種葉細而花赤有臭氣也（一本作花葉有兩種一種葉細花赤有臭氣一種葉大而花白微香）

爾雅云葛谷郭云大葉白華根如指正白可啖郭云即商陸也爾雅又云葛魯茅郭云葛華有赤者爲良蔓葛一種耳亦俗謂華黃白異名郭云商陸有二種赤者爲良某氏傳云苗惡葉也郭璞云葛亦仲冬時生可采也博雅云白蘞

茶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寒甜肥而美所謂董荼如飴內則云濡豚包苦用苦菜是也

爾雅云荼苦菜郭註云詩曰誰謂荼苦荼可食郭註云生山谷味苦今人呼苦益那疏云此味苦可食之菜一名游冬葉易稗通卦驗玄圖云苦草一名遶一名游冬葉本草一名荼草生于寒秋經冬歷春乃成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堪食但苦耳博雅云游冬苦菜也埤雅云荼苦菜此草凌冬不彫故一名游冬時訓解云小滿之日苦菜秀苦菜不秀賢人潛伏儀禮云鉶芼羊苦陶本圖經云春花夏實至秋復生花而不實經冬不彫衍義云苦菜四方皆有在北道則冬方渴救在南方則冬夏常青葉如苦苣更狹其綠色差淡味苦花與野菊似春夏秋皆旋開花詩緝云經有三荼一曰苦菜二曰荼葉三曰英荼此詩誰謂荼苦及唐采荼云采苦采荼皆

爲也那氏云葛一名諸與蔓茅一草也華白者即名葛華赤者別名蘆茅故郭云亦俗蔓莖

黃白與名也

薄言采芑

芑菜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蕃爲鄭青州謂之芑西河爲門尤美胡人愁之不出塞

朱傳云即今苦蕒菜宜爲食軍行采之人馬皆可食也本草云野苦蕒五六回拘後味甘滑于家苦蕒

按朱晦菴云苦菜也陸元恪又云似苦菜莖似酸漿一種葉或紫或白于大如珠熟時或赤或黑此菜其花或紫或白于大如珠熟時或赤或黑此菜可以釋勞紫郭景純註爾雅云此乃臙黃除也今河北謂之能葵梁世講禮者以此爲苦菜既無猶根至春子方生耳亦大誤也據云此菜可以釋勞宜乎人爲皆食又云至春方生似合單行之時或青州屬門以爲芑江南無其名耳

茶如飴之茶皆苦菜也民相以解茶毒之茶委葉也鄭出其東門有女如荼荼英荼也鵲鴝子所捋茶傳云崔苕雖云亂之秀穗亦英荼之類

按朱傳云蘆屬謂此茶與良耜以薅茶毒之茶同似不可從嚴華谷辨之甚詳但以捋茶爲英茶之類恐未必然

鮑有苦葉

鮑葉少時可爲羹又可淹藏極美揚州人恒食之至八月葉即苦故曰鮑有苦葉

郭特牲曰醬用陶鮑以纁天地之性陶鮑益取其質說文曰鮑魚也从包从魚从夗聲包取其可包藏物也博雅鮑魚也埤雅長而瘦上曰狐短頭大腹曰鮑傅曰鮑謂之狐誤矣益鮑苦狐甘鮑有長短之殊定非一物也揚子曰中流失舡一壺千金壺門鮑也其性浮得之可以免沉溺故富失貂之時其直千金也此亦如天竺沙水帶浮囊之類爾雅翼河汾之資有曲沃之鮑焉良工取以爲笙崔豹古今注曰鮑魚也壺盧

匏之無柄者也瓠有柄曰壺瓠可爲笙曲沃者尤善秋乃可用用則漆其裏匏在八音之一通典曰今之笙竽以木代匏而漆珠會子匏制梁之南尚存古制南蠻雋則是匏其聲甚劣則後世笙竽不復用匏矣匏既爲樂器又以爲飲器詩酌之用匏孔子稱繫而不食者貝以待其堅而爲用故也近世洪氏說以爲天之匏瓜星天官屋占曰匏瓜一名天雞在河鼓東匏瓜繫而不食猶南箕不可以簸揚北斗不可以挹酒漿也楚辭王褒九懷株昭匏瓜兮接櫂謳淪舟楫洛神賦曰歎匏瓜之無匹兮詠牽牛之獨處阮瑀止慾賦曰傷匏瓜之無偶悲纖女之獨勤則古稱匏瓜皆謂星爾詩豳云匏瓠苦其葉枯落然後乾之膜以渡水名物疏云被廣雅說文古今註通云匏瓠也惟陸農師云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其兩形之別出于農師創見考諸書惟瓠甘匏苦爲可明耳然本草有苦瓠唐本註謂之苦瓠瓠復非瓠中之苦者

言采其葍

葍蔓大如箸赤莖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採以取汁緝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爲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蘬惟東齊人謂之乾絳河汾之間謂之葍

陸佃云河汾之間謂之葍其子如楮實而紅葍人謂之乾絳蓋以此也今吳越之俗呼爲茂子汾沮洳之詩一章曰言采其葍二章曰言采其桑言其若倫以能動始于侵操事而采葍終于侵筐事而采桑也

莫莫爲葛

葛一名巨虎似燕莫亦延蔓生葉如艾白色其子赤可食酢而不美幽州謂之推藟

爾雅云諸虑山樂郭註云今江東呼樂爲藤似葛而麤大鄭註云諸虑山藤也詩謂之綦本草千歲樂樂皆謂藤本草云千歲樂一名樂雚陶隱居云樂如葡萄葉如鬼燈檠陳藏器云似爲葍葉小白子赤綠中大白汁圖經云樂生泰山川

疑是匏矣陸璣似以甘瓠爲匏非也蓋瓠爲總名甘者可食苦魚網甘瓠累之是也苦者瓢以盛水此詩匏有苦葉是也入藥者名苦瓠瓠夏末結實秋中方熟取以爲器經霜乃堪貯物者名壺蘆七月斷白是也有柄者魁瓠瀋岳云河汾之實是也小者名瓢食之勝瓠陶貞白所言是也細腰者名蒲蘆淮南子云百人抗浮是也

卬有旨薈

苦苦饒也幽州人謂之魁饒葵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羨蔓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正義曰苦之華傳云苦陵苦此亦云苦草彼陵苦之草好生下湿此則生于高丘與彼異也詩緝云此旨苦苦饒也非小雅苦之華所謂陵苦也

按孔氏以爲好生下湿亦因陸疏誤認鳳尾爲陵苦矣不知陵苦乃凌霄亦好生高阜者但二種俱不可食與此旨苦異耳

谷作藤蔓延木上葉如椒薑而小四月摘其莖汁白而甘五月開花七月結實八月採于青黑微赤冬惟凋葉此即詩云爲豦者也蘇恭謂是婁與藤漆爲謬妄左傳云爲葉簡能庇其本根按陸中黑必與葛同冰如葛蓋葉之稀稠爲異諸註是也疑是草屬補雅入釋木後人多以木類解之但爲蟬采葛葛生蒙楚者甚多陸氏疏不載因附補遺于卷末

藐藐如妝

妝一名花茅一名荊葵似葵青華紫綠色可食微苦

補雅云妝虵虾郭註云今荊葵也似葵紫色謝氏云小草多華少葉葉又翹起舍人云妝一名虵虾陳藏器云祝補如妝毛傳云花茅也鄭註云妝蜀葵也補雅翼妝荊葵也蓋戎葵之類比戎葵葉俱小故謝氏引妝小草多花少葉葉又翹起也花似五銖錢大色粉紅有紫紋樓之一名錦葵大抵似蜀葵華被陸氏云似蓖青花紫綠

色可食微苦是也采其文采相錯故陳風男子悅女比之曰靜如姝言如戎葵之花小而可愛也此與戎葵異類故釋草云苘戎葵郭氏曰今蜀葵也似葵華如木槿又曰荍芘采郭氏曰今荊葵也似葵紫色圃戎葵與蜀葵荍與荊葵其所來各不同本草蜀葵中云小花者名錦葵一名戎葵功用更強圃是以此雜之蜀葵中而又反附戎葵之名矣檀弓古今註又云荊葵一名戎葵一名荍芘采似木槿而光色奪目有紅有紫有黃有白有黃堊葉不殊但色有異耳一曰蜀葵其說戎葵蜀葵之狀可也混荊葵荍芘采之名于內者非也然今人亦通呼此爲錦蜀葵則從其類比附之爾又今有一種葉纖長而多缺如鼠花即錦葵而極紅每以夜半開至午則退房脫落謂之川蜀葵亦云朝開暮落花謝氏曰荍芘采荊春時開花葉未生花紫色自根及幹而上連接甚有煩曉集故爾雅名蛄虾俗曰火蜨

溫仲註蘼一名蘼蕪未詳其狀何似

取蘼蕪腦

蘼蕪今人所謂芎藭者是也或云牛尾蒿似白蒿白葉堅麤抖一作斗生多者數十莖可作蓆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燃之爲香詩傳以爲艾蒿非也郭特牲云既奠然後燔蘼蕪合黍稷是也

爾雅云蘼蕪郭註云即芎藭郭註云蘼蕪青狀即青高也或云牛尾蒿今藥家謂之青藭子坤雅蘼可以祭故其字从蘼亦秋風之過蘼意象動然詩曰取蘼蕪脂凡祭灌鬯水諸陰燔蘼求諸陽蘇東坡云祭求諸陰陽之間故體曰聲音之號所以告訴于天地之間也又曰見以蘼光以報氣也加以鬱鬯以報魄也凡祭尚人先求諸陽故先燔蘼灌鬯在鬯燔蘼在後尚人先求諸陽故先灌鬯在燔蘼在後也詩曰涮彼下泉浸彼苞蒿悽愴之所傳以事宗廟社稷蘼之象也又曰藹彼蘼斯零露湑兮蘼微物也而共存能上達故詩亦以況四海之請侯爾雅翼蘼今人所謂茯苓者是也生泰山川

按荻爲荊塗蓋爲蒯葵郭景純別之甚明鄭漁仲註荻亦曰蘆葭葦之花小而可見

何見

北山有萊

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兗州人蒸以爲茹謂之萊蒸說文云萊蔓華也從艸來聲洛哀切黃直翁云詩北山有萊通作藾爾雅藾草與萊同朗吳才老云萊夫須也陸璣草木疏云萊紫也爾雅作藾郭璞遊仙詩云朱門何足榮未若托蓬萊晞波陵岡振丹蕤

民詩云取蘭祭脂后稷之祭也蓋宗廟之祭爲熟之時掌上爭尸竟延入戶內更從煞始于膟膋熟時祼先酌鬱鬯以灌地降神于地謂之祼以其氣臭聞于淵泉既莫然後焫蕭合黍稷于爐炭之而使臭陽達于墻屋臭陰出于牖戶故既祼而迎牲牲腸間脂合黍稷燔燒之于宮中后稷之配乃郊雖非宗廟然將郊爲祓道之祭其用亦同燕之于行神之位故曰取羝以軷祭脂者即此也蓋自后稷之時已如此故周宗廟用有虞氏尚氣血腥爓祭用氣商人尚聲以燔燎之間周人尚臭以鬯合也詔告天地之間周人尚臭以鬯合也詔告天地之號詔告天地之間也又曰見以蘼光以報氣也加以鬱鬯以報魄也凡祭尚人先求諸陽故先燔蘼灌鬯在燔蘼在後尚人先求諸陽故先灌鬯在灌鬯在後尚人先求諸陰故先灌鬯燔蘼在灌鬯在後也蓋自后稷之祭也蓋宗廟之祭爲熟之時掌上爭尸竟延入戶內更從煞始于膟膋熟時祼先酌鬱鬯以灌地降神于地謂之祼以其氣臭聞于淵泉既莫然後焫蕭合黍稷于爐炭之而使臭陽達于墻屋臭陰出于牖戶故既祼而迎牲牲腸間脂合黍稷燔燒之于宮中后稷之配乃郊雖非宗廟然將郊爲祓道之祭其用亦同燕之于行神之位故曰取羝以軷祭脂者即此

春始生爲蔬詩經云薄者總名蒲蒻之香者也

白茅包之

白茅包之茅之白者古用包裹贈物以充祭祀縮酒用

爾雅云藉牡茅郭璞俱云白茅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之不實者也一名藉一名牡茅周易云拔茅茹以其類征吉陸佃云茅之爲物拔其根而牽茹茅若茹子以類出處之象又云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孔子曰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禹貢云荆州厥貢包匭菁茅吳綠地理志曰桂陽郴縣有菁茅可染雩陵泉陵有香茅古貢之縮酒合璧事類云茅叢生荒野間野人刈以覆屋江淮間生者一莖三脊曰菁茅

可以濾酒

苞亦藨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荆揚之間一歲三收郭璞今官園種之歲再割割便生剉之以餵若竹刮其表厚皮白脫但得其裏輭如筋者濾之用縮酒之縮酌之縮音所郭云今南越苞茅是也

三脊茅

爾雅云白華野菅舍人云白華一名野菅郭云茅屬此白華亦是茅之類也漚之柔韌異其名謂之爲菅因謂在野未漚者爲野菅耳詩小雅云白華菅兮是也郭氏云今亦謂之菅似茅而高大孔疏曰郭璞云人刈白華于野已漚之名之爲菅然則菅者已漚之名未漚則但名爲茅

藉用白茅

爾雅云藉牡茅郭璞俱云白茅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之不實者也一名藉一名牡茅周易云拔茅茹以其類征吉陸佃云茅之爲物拔其根而牽茹連茅之連柔韌也郭璞云茅茹柔韌也周禮天官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之藉田以時入之供王之齊盛又供野菜以共祭祀之蔬菜凡祭祀共其茅蕝疏云蕝謂縮酒之茅立之蕝表神所歆也又供茅藉以依神神所馮依也又供喪事茅蕝謂茅藉以依尸尸所坐也又供賓客茅蕝謂茅藉以依神神所馮依也又供喪事茅蕝謂茅藉以依尸尸所坐也又供賓客茅蕝謂茅藉以依神神所馮依也又供喪事茅蕝謂茅藉以依尸尸所坐也

白茅包之

白茅包之茅之白者古用包裹贈物以充祭祀縮酒用

爾雅云藉牡茅郭璞俱云白茅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之不實者也一名藉一名牡茅周易云拔茅茹以其類征吉陸佃云茅之爲物拔其根而牽茹連茅之連柔韌也郭璞云茅茹柔韌也周禮天官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之藉田以時入之供王之齊盛又供野菜以共祭祀之蔬菜凡祭祀共其茅蕝疏云蕝謂縮酒之茅立之蕝表神所歆也又供茅藉以依神神所馮依也又供喪事茅蕝謂茅藉以依尸尸所坐也又供賓客茅蕝謂茅藉以依神神所馮依也又供喪事茅蕝謂茅藉以依尸尸所坐也

三脊茅

爾雅云白華野菅舍人云白華一名野菅郭云茅屬此白華亦是茅之類也漚之柔韌異其名謂之爲菅因謂在野未漚者爲野菅耳詩小雅云白華菅兮是也郭氏云今亦謂之菅似茅而高大孔疏曰郭璞云人刈白華于野已漚之名之爲菅然則菅者已漚之名未漚則但名爲茅

可以濾酒

苞亦藨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荆揚之間一歲三收郭璞今官園種之歲再割割便生剉之以餵若竹刮其表厚皮白脫但得其裏輭如筋者濾之用縮酒之縮酌之縮音所郭云今南越苞茅是也

布皆用此麻

周禮典枲掌布縷縿之麻紵之物陸德明曰紵字又作苧張揖云苧三棱也說文云草也可以爲繩

邶風

卬有旨鬻

卬有旨鬻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

爾雅云鬻綬郭註云小草有雜色似綬綬鬻音胄疏云鬻者雜色如綬文之草也郭璞注爾雅與管仲所謂若也黃花赤莖施草也埤雅小草五色似綬故名綬草詩曰卬有旨鬻言欲有文采具備以成條理之臣如鬻者不成戚之而後佩焉或曰鬻綬鳥也故鬻有雜色似綬其字從鬻綬鳥大如鴝鵒頭頸似雉有時生物長數寸食必畜噣腹前大如斗古今註云吐綬鳥一名功曹今俗謂之錦裘一名錦株行必遠草本虛腹其味到公理云鬻本名亦名綬鳥喉下有囊如小綬具五色鬻草之名蓋因其似鬻鳥而取義乎

南山有臺

爾雅云臺夫須郭景純曰鄭箋云臺可以爲架雨笠舍人云臺一名夫須詩小雅云南山有臺都人士云臺笠緇撮箋云都人之士以臺皮爲笠也鄭漁仲云臺即雲臺菜俗說以爲莎草埤雅臺夫須夫須莎草也可以爲笠又可以爲蓑疏而無溫故莎从沙與內司服所謂同沙同意爾雅翼臺者沙草可爲衣以禦雨今人謂之蓑衣毛氏云臺所以禦雨笠所以禦雨蓑云臺夫須也以臺皮爲笠毛氏知臺笠爲二物但獨言笠禦雨未當鄭氏則言臺皮爲笠夫臺但可以爲蓑不可以爲笠古稱蓑笠自謂蓑與笠爾不必以臺笠緇撮之語必欲合爲一物也齊語曰今夫農時雨既至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被蓑笠服曰茅蒲蓑笠也茅或作萌萌竹萌之皮所以爲笠則笠不用臺篤可知又曰檐牡

蓑衣

爾雅云臺夫須郭景純曰鄭箋云臺可以爲架雨笠舍人云臺一名夫須詩小雅云南山有臺都人士云臺笠緇撮箋云都人之士以臺皮爲笠也鄭漁仲云臺即雲臺菜俗說以爲莎草埤雅臺夫須夫須莎草也可以爲笠又可以爲蓑疏而無溫故莎从沙與內司服所謂同沙同意爾雅翼臺者沙草可爲衣以禦雨今人謂之蓑衣毛氏云臺所以禦雨笠所以禦雨蓑云臺夫須也以臺皮爲笠毛氏知臺笠爲二物但獨言笠禦雨未當鄭氏則言臺皮爲笠夫臺但可以爲蓑不可以爲笠古稱蓑笠自謂蓑與笠爾不必以臺笠緇撮之語必欲合爲一物也齊語曰今夫農時雨既至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被蓑笠服曰茅蒲蓑笠也茅或作萌萌竹萌之皮所以爲笠則笠不用臺篤可知又曰檐牡

蓑笠

桃子細如酸棗核茵長蔕即發生不能爲樹多生溪澗今人呼爲細子根似牡丹鄭箋云銚弋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大則共枝倩傴而深順不妄爭發草木陸佃云長楚今羊桃也曰華子如小棗其葉與實皆似桃故有桃之號也一曰有雨羊桃一種華實皆連理故詩以刺淫恣

按長楚蔓弱不能爲樹牽弱干草木又何擇乎成乃云不妄爭發耶或曲循毛序疾恣之說而取興耳但草木疏云花紫赤色詩經亦云花盛赤與純農師俱云花白則子盾矣

蒬蘭之女

蒬蘭一名雚摩幽州人謂之雚瞿發生葉青綠色而厚斷之有白汁潤爲茹滑美其子長數寸似瓠子

爾雅云蘼蕪蒬蘭郭氏云蘼一名是蒬蘭郭云雚蒬生斷之有白汁可啖案即此注則以雚蒬蒬爲禾中別物作者當言没禾不應獨舉没根且下章蘸菩皆是野草此不宜獨爲禾中之草故易傳以爲根當作涼涼草蘸菩之屬釋草不見草名涼者未知郭何所據爾雅翼根惡草也與禾相雜故詩人惡之古者以飼馬洛仲孫它馬飯不遒根芳謂此也釋草根曰蒬芳類說文云禾粟爲穗而不成則疑然謂之童粱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之守田也按詩傳粱之茂美緝之以不根不芳去其螟螣及其蟊賊則根芳以下皆是害稼者孔氏正義云根芳而既似禾實以類粟鋤禾除非類芳既別是一物則根亦當是一物故郭璞云芳類蓋木能的知其物故辨其類耳而許叔重陸璣以爲禾之不成者則是亦禾而已何至與芳並辨乎按本草有狼尾草子作黍食之令人不饑似茅作穗生澤地廣志曰可作黍引爾雅孟狼尾今人呼爲狼茅了然則此物似是根爾根既有實如黍故能亂苗又芳今謂之狗尾草根名狼毛則亦相似爾雅疏引舍人云似羊蹄菜細味酢可食一名酸模是也衍義云葉如菜中莖後但無岐而色差青白菜厚花與子亦相似

按傳云蓬惡菜與本草羊蹄俗呼禿菜者相似陸元恪又稱其美可多啖何也郭璞注爾雅牛蘈揚州人謂之羊蹄似蓬或而草赤可瀹爲菹滑而美也多啖令人下氣幽州人謂之蓬

爾雅云蓫牛蘈郭氏云蓫一名牛蘈詩小雅云言采其蓫鄭箋云蓫牛蘈郭云今江東呼草爲牛蘈者高尺餘許方莖葉長而銳有穗穗間有華華紫縹色可淋以爲飲者字林云稻白郭璞注云蓫即羊蹄莖葉似苦苣而細狹厚大味酸可生食又煑爲茹滑美亦此義日華子云蓫樹皮有毒殺蟲疥癬疳瘡蝕惡肉殺金石藥毒又解射罔毒蓫根名狼毛則亦相似爾雅疏引舍人云似羊蹄菜細味酢可食一名酸模是也衍義云蓫如菜中莖後但無岐而色差青白菜厚花與子亦相似

芣苢

芣苢一名車前幽州人謂之當道或謂之地衣生平澤中喜在車轍中故名車前

爾雅云芣苢車前郭氏云今車前草也江東呼爲當道或謂之地衣生平澤中喜在車轍中故名車前

本草陶隱居云車前一名芣苢一名當道一名地衣一名蝦蟇衣一名牛遺一名猪耳一名豬肝一名豬耳一名蝦蟇一名牛舌一名蛤蟆衣一名虎耳一名馬舄一名馬蹄一名蛤蟆葉一名蝦蟇蓬一名蝦蟇蘭一名蝦蟇莎一名蝦蟇衣一名蝦蟇薤一名蝦蟇蒜一名蝦蟇舌一名蝦蟇草一名蝦蟇蕉一名蝦蟇藤一名蝦蟇莧一名蝦蟇苔一名蝦蟇蘇一名蝦蟇菜一名蝦蟇蔥一名蝦蟇韭一名蝦蟇蓼一名蝦蟇蒿一名蝦蟇芹一名蝦蟇蒲一名蝦蟇麻一名蝦蟇瓜一名蝦蟇豆一名蝦蟇竹一名蝦蟇木一名蝦蟇石一名蝦蟇金一名蝦蟇銀一名蝦蟇鐵一名蝦蟇錫一名蝦蟇土一名蝦蟇水一名蝦蟇火一名蝦蟇風一名蝦蟇雨一名蝦蟇雷一名蝦蟇電一名蝦蟇霜一名蝦蟇雪一名蝦蟇露一名蝦蟇雲一名蝦蟇霞一名蝦蟇虹一名蝦蟇霓一名蝦蟇日一名蝦蟇月一名蝦蟇星一名蝦蟇辰一名蝦蟇斗一名蝦蟇參一名蝦蟇井一名蝦蟇鬼一名蝦蟇柳一名蝦蟇張一名蝦蟇翼一名蝦蟇軫一名蝦蟇角一名蝦蟇亢一名蝦蟇氐一名蝦蟇房一名蝦蟇心一名蝦蟇尾一名蝦蟇箕一名蝦蟇斗一名蝦蟇牛一名蝦蟇女一名蝦蟇虛一名蝦蟇危一名蝦蟇室一名蝦蟇壁一名蝦蟇奎一名蝦蟇婁一名蝦蟇胃一名蝦蟇昴一名蝦蟇畢一名蝦蟇觜

梧桐爾雅云櫬梧郭云今梧桐郭云以其可爲
棺櫬故曰櫬又云榮桐木郭璞云即梧桐埤
雅云梧一名櫬即梧桐也今以其皮青就曰青
桐華淨妍雅極爲可愛故齋閣多種之蜀郡皆
五株其子似扎綴其實多或五六少或二三故
飛鳥喜巢其中莊子所謂空閒來風桐乳致巢
是也又云白桐華而不實冬結似子者乃是明
年之花房爾雅云榮桐木是也謂之華桐陸氏
云桐有四種青桐葉皮青似梧而無子梧桐色
白葉似青桐而有子白桐與岡桐無異唯有華
子爾岡桐無子材中琴瑟者皆不足按青桐
即今梧桐白桐又與岡梧全異白桐無子材中
琴瑟岡桐子大有油與陶氏之說正反爾雅異
云桐植物之多陰最可玩者青皮而白節其生
莢如其子相對綴其上成材之後可得百一石
食之味如芡此本易生鳥銜墜者輒隨生歲可
高一丈益有青赤白而青桐又有有實無實之
辨本草衍義云桐有四種白桐可爲琴瑟者葉三
生于岡故此桐有岡之號離甲曰梧桐不生則
九州異名之曰桐似本于此舊說梧桐以知月
月正閏生十二葉一邊有六葉從下數一葉爲
一月有閏則生十三葉視葉小者則知閏何月
論衡云楓桐速長故其皮肌不能堅桐譜云桐
體理則愈重乾則愈輕生時以斧所之甚易乾
乃軟而拒斧花木考云凡木本實而末虛惟桐
反之試取小枝削皆實堅其本皆中虛世所以
貴椅枝者貴其實也實故緜中有木聲也嚴坦
叔云陸機言有青桐白桐赤桐此中琴瑟者白
桐也椅桐梓漆之桐爲白桐梧桐生矣之桐爲
青桐羅願云桐之中有數種有其子可以取油
者蓋即詩所謂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者也有華
而不實堪作琴瑟者若生石間其聲則鳴書嶧
陽孤桐是也雲南群桐人績以爲布其葉桐豕
肥大三倍至秋後亦用以飼魚鄉人養魚者每
春以草養之頗能肥大秋後食以葉以封魚腹
則不復食亦不復瘦以待春復食也詹地記曰

权開白花不結子佳桐早春先開淡紅花狀如
鼓子花成筒子子作桐油梧桐四月開淡黃小
花一如扶花枝頭出綠陸地成油落清衣服五
六月結子今人取炒爲果此是月令清明之日
桐始華者岡桐無花不中作琴懼東岡經云桐
生桐柏山谷今處處有之其類有四種青桐梧
桐白桐岡桐是也一桐一名椅桐又名荼桐岡
桐似白桐惟無子或云今南人作油者此桐亦
有子顏大于梧子耳通志云桐之類亦多四隱
居云白桐岡桐俱堪作琴瑟瓣此說則白桐者
梧桐也其材最大可爲棺槨左傳云桐棺三寸
爾雅云櫬是也註疏家不能別椅是岡桐桐是
梧桐梓似楸別是一物爾雅謂之椅梓誤矣又
有一種柏桐夏月繁花其紅如火又有紫桐花
如百合又有刺桐其花倒敷如掌枝幹有刺花
色深紅又有一種實如鼠子累可作肉陳藏器
所謂梓子桐也實思總曰桐有三乳南白之外
復有岡桐油桐也生于高岡益信性使是不

柏非也鄭註云條今謂之柚似楸而大皮粗厚
埤雅云柚似橙而大于橘一名條秦風所謂有
條者是也碧幹丹實出于江南列子曰吳楚之
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櫾會其皮汁已憤厥之疾
庾淮而北化爲枳焉故曰橘柚剡于北徙若橘
參于東發也
梅爾雅云梅柟郭云似杏實酢孫炎云荊州曰
梅揚州曰柟詩秦風云有條有梅是也埤雅云
梅至北方多變而成杏故人有不識梅者地氣
使然也詩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
衣狐裘條柚也益柚渡淮而爲枳梅變而成杏
今終南之所生有條有梅而材實成焉以譬人
君之道化也爾雅翼云柟大木也可以爲舟又
可以爲棺故古柟棺椁楸梓以爲良木之類任
昉云黃金山有柟木一年來邊榮西邊枯一年
西邊榮東邊枯張華云交讓木宋子京云讓木
即柟也其木直上柯葉不相妨蜀人號讓木名
物疏云按陸璣所稱梅自是柟木似楩樟者顏

云苦楸也圖經云鼠梓一名梫亦楸之屬也詩
小雅云北山有杞是也鼠李一名鼠梓或云即
此也然鼠梓花實都不相類恐別一物而名同
也曹氏云宮室之良材通志略云鼠李曰牛李
曰鼠梓曰棹曰山李曰梫曰苦楸即烏巢子也
常棣
常棣許慎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今
官園種之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葉而
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自關西天水
隴西多有之
爾雅云常棣棣郭註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
可食鄭註鄂拊雅常棣如李而小子如櫻
桃正白華萼上承下慢甚相親爾采薇所謂彼
爾維何維常之華是也唐棣之華反而俟合詩
以譬權則此華上承下慢甚相親謝者常而已
矣故曰常棣也棣從隸棣從隶隶言華萼相承
輝榮相隶也隶仁也棣義也兄弟尚親親仁
也故常棣以燕兄弟傳曰開常棣之言偶今也

閒常棣之言爲今則管蔡之所以失道者以不
閒乎此而已故序曰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
焉左傳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刑合宗族于成
周而作詩曰常棣蔡子曰作人當如常棣灼然
光發程子曰今玉李也華萼相承甚力

愛有樹檀

檀木皮正青滑澤與繁述相似又似駁馬駁馬梓
樫其樹皮青白駁華遠視似馬故謂之駁馬故里
語曰所樫不論得繫述繫述尚可得駁馬繫述一
名華蟲故齊人詩曰上山所樫檀華蟲先燿下章云
山有枹櫟隰有樹檀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謂獸
傳曰檀彊韌之木論衡曰楓桐之樹生而速長
故其皮肌不能堅剛樹檀以五月生葉後彼春
葉之木其材強勁車以爲軸淮南子十月栽檀
陰木也爾雅云魄槐檀邠注魄大木樹葉似槐
今河東多有之齊人謂曰上山所樫檀候檀音象
陸先燿鄭注按此俗呼仲樹其木如檀子大如
指桐子而黃

按采註檀木已可證矣陸疏特辨其似而非者
耳今併載爾雅郭鄭二家註以備區有六較參
考但皇檀爾雅作檀檀

柞樕攷矣

柞樕王蔡說樕即柞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爲
白棪直理易破可爲犢車軸一作柚又可爲
矛戟鎩一作鉾

爾雅云樕白棪郭註小木叢生有刺實如耳嚮
紫赤可噉鄭註即山柘也爾雅翼柞生南方葉
細而密今人爲慊用之詩稚運柞爲尤多方周
之興大如夢商之庭產棘小子軟取周庭之梓
檟之干爾開梓化爲松柏柞樕覺驚以告文王
文王曰勿言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物自
來以爲宗廟與王之兆故詩曰帝省其山柞樕
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未必
不謂此也又述文王之事曰柞樕拔矣山木多
矣而獨言柞樕蓋柞民之所樵且至于殄拔則
其餘可知也齊民要術備載作碎去時生針理遲
如綠炯郝郭叫樫天之將雨樫先起氣以應之故
一名雨師而字從聖字說曰知雨而應與于天
道木性雖仁聖矣猶未離夫木也小木既聖矣
仁不足以名之音赫則赤之貞也神降而爲赤
云樫非獨能知雨亦能負霜雪大寒不彫有異
餘柳詩型矣云作之屏之其蔭其翳修之平之
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樫其樹揉之剔之其檿
其柘蠶文王之養材于山林曰就繁茂故其始
而屏除之也始于已死之苗翳而及于履維之
灌栵又及于樫樹之小材又不得已而及于檿
柘之良木以明草木蕃茂則始之所愛者不能
越育以漸去焉故其卒至于柞械斯拔松柏斯
兌也然則樫亦良木矣漢書部善國多樫柳段
成式云赤白樫出涼州大者爲炭復入灰汁可
以黃斛南都賦註樫似柏而香今樫中有梢號
樫乳本草衍義云人謂三春柳以其一年三秀
也花肉紅色成細穗河西者戎人取消枝爲轅
通志云樫曰河柳曰雨師曰春柳本草開之赤
也郭云今之刺榆也有鉞刺如柘其葉如榆沙爲蘇美滑
于白榆爾雅翼詩山有樞隰有榆樞望蓌榆之
類今之刺榆也爾雅疏榆之類有十種葉皆相
似皮及木理異耳而別榆有鉞刺如柘其葉如
榆滑澤以滑之蓌皆
類異新生草則差
名皆滑利之名也乃是久者以上四物新舊之

檟廣謂榆令人聰齊民要術

柞樕也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爲木多曲少直
枝葉茂好二月中葉疏花如棟而細蓋正白蓋樹
今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既取名于億萬其葉又
好故種之共汲山下人或謂之牛筋或謂之檟材
可爲弓幹也

爾雅云柘檟郭氏註云似棘細葉葉新生可飼
牛材中車輞關西呼柘子一名土椵郭氏註云
俗呼牛筋木其材堅韌中車輞及弓弩

接采註檀木已可證矣陸疏特辨其似而非者
耳今併載爾雅郭鄭二家註以備區有六較參
考但皇檀爾雅作檀檀

柞樕攷矣

柞樕王蔡說樕即柞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爲
白棪直理易破可爲犢車軸一作柚又可爲
矛戟鎩一作鉾

爾雅云樕白棪郭註小木叢生有刺實如耳嚮
紫赤可噉鄭註即山柘也爾雅翼柞生南方葉
細而密今人爲慊用之詩稚運柞爲尤多方周
之興大如夢商之庭產棘小子軟取周庭之梓
檟之干爾開梓化爲松柏柞樕覺驚以告文王
文王曰勿言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物自
來以爲宗廟與王之兆故詩曰帝省其山柞樕
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未必
不謂此也又述文王之事曰柞樕拔矣山木多
矣而獨言柞樕蓋柞民之所樵且至于殄拔則
其餘可知也齊民要術備載作碎去時生針理遲

檀木以其材赤故也大葉松杉之類而意態似
柳故謂之樫柳其材可卷爲鞭合又曰樸落郭
云可以爲箠及杖弘農共北山甚有之

樫爾雅云樫河柳郭註今河旁赤莖小楊郭註
殷樫也生水畔其葉經冬變紅爾雅翼樫葉細
如楊葉如榆葉而厚大葉松杉之類而意態似
柳故謂之樫柳其材可卷爲鞭合又曰樸落郭
云可以爲箠及杖弘農共北山甚有之

樫爾雅云樫河柳郭註今河旁赤莖小楊郭註
殷樫也生水畔其葉經冬變紅爾雅翼樫葉細
如楊葉如榆葉而厚

[illegible]爾雅云楢橫郭註腫節可以爲杖鄭註按此
木似藤節目相對今人以爲杖甚奇爾雅翼云
楢檀也草木疏云節腫似扶老即今筇竹是也
今人以爲馬鞭漢書孔光傳賜靈壽杖王康曰
扶老杖師古曰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
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須削治也山海經
云廣都之野靈壽實華王棗頌云寄榦堅正不
待矯揉陳藏器云生朝南山谷圓長皮紫作杖
今人延年益壽

山有樞

樞其鉞劉如椐其葉如榆滑爲姑美滑于白榆榆
之類有十種葉皆相似皮及木理異爾

爾雅云藨苴大結反那疏云別二名
一名雨師而字從聖字說曰知雨而應與于天
道木性雖仁聖矣猶未離夫木也小木既聖矣
仁不足以名之音赫則赤之貞也神降而爲赤
云樫非獨能知雨亦能負霜雪大寒不彫有異
餘柳詩型矣云作之屏之其蔭其翳修之平之
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樫其樹揉之剔之其檿
其柘蠶文王之養材于山林曰就繁茂故其始
而屏除之也始于已死之苗翳而及于履維之
灌栵又及于樫樹之小材又不得已而及于檿
柘之良木以明草木蕃茂則始之所愛者不能
越育以漸去焉故其卒至于柞械斯拔松柏斯
兌也然則樫亦良木矣漢書部善國多樫柳段
成式云赤白樫出涼州大者爲炭復入灰汁可
以黃斛南都賦註樫似柏而香今樫中有梢號
樫乳本草衍義云人謂三春柳以其一年三秀
也花肉紅色成細穗河西者戎人取消枝爲轅
通志云樫曰河柳曰雨師曰春柳本草開之赤

如其亡也泥勝之書曰三月榆莢落時高田急土可種木漢時莢錢如榆莢也又豐有材榆社
崔寔四民月令曰榆莢成者收乾以爲旨蓄色
變白將落收爲醬河平元年旱傷麥民貧榆皮
萬斛術曰八月榆構令人不饑廣雅云柘榆梗
榆也陳藏器云江南有刺榆無大榆刺榆秋實
山有栲

栲葉似椿木皮厚數寸可爲車輻武謂之栲椿許
慎正以栲謂爲模今人言栲失其聲耳
陸疏云栲山栲那疏云舍人曰栲名山栲郭云
栲似栲色小白生山中因名云亦類漆樹俗語
曰櫨栲栲漆相似如一詩唐風云山有栲隰有
疏語云山栲與下田栲略無異葉似差狹耳吳
人以其葉爲茗方俗無名此爲栲者誤也今所
云爲栲者葉如椿木皮厚數寸可爲車輻謂之
栲椿許慎正以栲謂爲模今人言栲失其聲矣
郭註云山栲似栲而葉差狹栲木葉似楸江東
呼爲虎口葉脫處有炭如栲蒲子又如棟曰

槲今柳檞也其葉如檞其皮堅韌剝之長數尺可
爲紐索又可爲醍帶其材可爲杯器
陸疏云櫟落那疏云櫟一名落某氏曰可作杯
圈皮韌統物不解郭云可以爲杯器素謂櫟
也小雅大東云無浸穫薪鄭箋云穫木名郭註
云郭云可以爲杯器據此則今櫟杉
按郭漁仲通志略曰櫟郭云可以爲杯器素此
亦櫟也但櫟是柳爲櫟是檞爲恐非一類　又
按大東篇櫟字从禾與八月其穫穫字同故毛
朱傳及呂嚴諸家俱云刈也今爾雅陸疏俱釋
木名从木確與本草無涉

無折我樹杞　借刻棗子爲杞非
杞柳屬也生水傍樹如柳葉麤而白色木理微赤
故今人以爲車轂今共北洪水傍及兗泰山汶水
邊純杞也
爾雅云旄澤柳那疏柳生澤中者別名旄鄭註
杞柳也生澤中如蘆荻可編爲箱簏通志略云
杞柳亦曰澤柳可爲箱簏者本草圖經云今人

取其細條火逼令柔韌屈作箱筐河朔猶多
其下濕穀
陸疏云濕穀幽州人謂之穀冀豫荊揚交廣謂之穀
中州人謂之楮穀中宋時桑穀共生是也今江南
人績其皮以爲布又擣以爲紙謂之穀皮紙長數
丈漉白光輝其裏甚好其葉初生可以爲茹
博雅云穀楮也禪雅穀惡木也而取名于穀者
穀善也惡木謂之穀則甘草謂之大苦之類也
本草曰楮一名穀陶氏云即今構木誤矣先賢
以爲皮斑者是楮皮白者是穀有辨者曰楮無
辨者曰構使此非一種物類相感志云其擣可
以圖丹砂詔曰構膠爲金石之漆是也列子曰
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者三年而成亂之
楮葉中不可別也蓬以巧食宋國列子剛之曰
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
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知巧歸雅異穀易
生之物一穀穀田久廢則生穀其實正赤如楸
楸而無棱伊陟相太戊宅有祥桑穀生于朝

傳曰偶生于朝七日而大拱伊陟戒以修德而
木枯劉向以爲桑喪也穀猶生也殺生之柄失
而在下則是以桑穀爲二物也而陸璣以爲穀
幽州人謂之穀桑武曰楮桑然則蓋一物也爾
州記曰蠶食取穀皮熟搥爲揭裏布鋪以賦租
南山經曰招搖之山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裏
其華四照其名曰迷穀佩之不迷本草圖經云
楮有二種一種皮有斑花文謂之斑穀今人用
爲冠一種皮無花但葉似葡萄作瓣而有子者
爲佳其實初夏生如彈丸青綠色至六七月漸
漸紅色乃成熟八月九月採抱朴子云柞實赤
者餌之一年老者還少通志云楮亦謂之穀其
實入藥其皮造紙濟世之用也桑穀共生者即
此

棫樸濟濟
棫其形一作白似荊而赤葉一作葉似蒼上葉人
織一作爲以爲斗薪衛器又棫一作朴以爲釵故
上葉人謂問婦人欲買棫否曰確下曰有黃土岡
服故以棫失封陳矢求諸故府果得之夏書荊
州之貢礪砥砮丹惟箘簵楛則夫楛矢石砮者
中州職貢之常也今仲尼獨以遠方之貢爲驗
豈三代之際職貢不同或者不妨中國自有之
特其長有短者爲肅慎之物歟

楊之水不流東蒲
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正白
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似柳葉皆可以爲箭幹故
春秋傳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今人又以爲箭幹故
之楊也
爾雅云楊蒲柳那疏楊一名蒲柳生澤中可爲
箭幹左傳所謂董澤之蒲者杜註云董澤之蒲
河東聞縣東北有董池郭註楊蒲柳水楊也可
爲箭幹葉細滑樹與柳相似故名楊柳采敝所
謂楊柳依依左傳所謂董澤之蒲即此也陸雅
蒲柳今有黃白青赤四種白楊葉圓青楊葉長
赤楊葉降則葉赤材理亦赤黃楊木性堅緻難
長俗云歲長一寸圍年倒長一寸重黃楊以其

買奴否曰山中自有楛注云中矢幹出雲夢之澤爾
雅荊州貢楛郭註云楛堪爲矢其中似荊而赤其葉如箭古者
雅異楛堪爲矢其中似荊而赤其葉如箭古者
楛矢則石砮之等說者以椅可爲贄爲文事楛
可爲矢爲武事是蓋不然夫椅楛皆用之武事
說文椅木也一曰梓也梓益矢之善者春秋傳
所謂攻師者左射以梓是也若楛則爲矢甚明
周世修后稷公劉之業而申以百福于椅皆文
事也然不可無武備故憑彼玉璋以下述文治
之美而首章言武備也劇語曰夫旱魃之暵楛
殖故君子得以易業于森爲若夫山林匱竭林
麓散亡藪澤肆灺民力凋盡田疇荒穢資用乏
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業之有是先有
險哀之備而後可以及易業也顏監曰楛木堪
爲箭幹今山以北皆用之土俗呼其木爲楛子
有舉集于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
咫問諸仲尼仲尼曰肅慎氏之矢
也爰武王伐商封其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

無火或曰以水試之則無火取此木必于陰暗
夜無一星則伐之爲楛不裂楊之乎申早于東
木昏翼失時則曾木之不如也故詩曰東門之
楊其葉牂牂盛也東門之楊其葉肺肺
肺盛也以言嫁娶之算如此莊子曰大鵬不入
于里耳折楊皇華則嗤然而笑折楊逸詩皇華
即詩所謂皇皇者華是也易曰枯楊生華枯楊
生稊益楊性堅勁難生楝不挽齊民要術曰白
楊性勁直堪爲屋材穿折終不曲挽榆性懦軟
久無不曲此之白楊不如遠矣毛傳云蒲草也
本草圖經云蒲柳其枝勁韌可爲箭幹又謂之
蒲即水楊也本草註云水楊葉圓澀而赤枝
條短硬多生水傍古今註云蒲柳生水邊葉似
青楊一名蒲柳枝勁細任矢用國策云夫楊樹
之則生倒樹之亦生折而樹之又生世說頗悅
云蒲柳之姿望秋而落詩緝云楊可爲舟又可
爲屋材詩曰楊之水不流束蒲言波之水宜能
浮泛而蒲之輕楊善泛今反不流如此則以水

力更微而不勝故也列子曰虛則夢揚實則夢溺之反也說者以爲上音者蘇音楚則蒲亦木名不宜爲草誤矣大約亦草也而綢繆之詩乃曰東薪東芻東楚則是以言木故紡草故

蔽芾其樗

山樗與下田樗略無異樂似差狹耳吳人以其葉爲茗

李氏曰樗者不材之木也莊子云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枝擁腫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不中規矩

中規矩

按樗似椿似椿陸疏辨之甚明樗又有山樗下田樗別此章與宋苹薪樗皆下田一種所謂不中繩墨規矩者也詳見七月篇

椒聊之實

椒聊聊語助也椒樹似茱萸有織刺莖葉堅而滑澤蜀人作茶炙入作茗皆合煮其葉以爲香今成皐諸山間有椒謂之竹葉椒其樹亦如茵椒少毒熱不中合藥也可著飲食中又用蒸雌豚最佳香

蕃衍而至於盈升盈匊也莊子曰卓以爽椒雖蕃縕紛然久則莫故天下之理有初雖若佳後更爲害不可不察也爾雅翼椒實多而香故詹詩以椒聊愉曲沃之蕃衍盛大聊語助也陳詩匪直也人胡能辰周頌有椒其馨離騷云納申椒與菌桂懷椒糈而要之九歌云奠桂酒兮椒漿播芳椒兮成堂漢世皇后稱椒房取其實好延盛升以椒塗屋亦取其溫暖故長樂宮有椒房殿其後並賢女多爲貴倨含與后相擬風及晉世石崇王愷之徒相矜以富於是崇以椒爲泥泥其屋而愷以赤石脂泥其壁云爾施之俗正月一日長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賀迎椒酒椶寇月令云過臘一日謂之小歲升賀君親迎椒酒從小起成公綏椒花銘云肇惟歲首月正元日是知小歲則用之漢朝元正則行之後世率以正月一日以盤進椒狀酒則椒與酒中流椒盤焉然椒亦能殺人故漢爭成欲爭寶后配成帝椅椒自隨而齊建武中欲一洛高武子命令太醫

一作者東海諸島上亦有椒樹枝葉皆相似子民而不圓甚一作其香其味似橘皮島上麋鹿食此椒葉其肉自然作椒橘香也

爾雅云檓大椒郭疏云檓者大椒之別也郭云今椒樹叢生實大者名爲檓詩唐風云椒聊且鄭注云檓大椒亦椒也與蜀椒相似椒大而香氣減爲俗呼樧子爾雅又云椒檓醜菜疏云椒檓之類實皆有莢莢自異爭遊曰椒葉莫皆有房故曰菜菜實也郭云菜莫子聚生成房貌今江東亦呼菜椒似菜莫而小赤色鄭云此類結子成毬朵聚雅雅椒似菜莫而小赤色內含黑子如黍今謂椒目木有織刺莖堅而滑澤爾雅曰椒檓醜菜桃李醜核言醜爭蜀皆內核椒檓皆外菜也西陽雜俎曰椒可以來水銀菜莫氣好上椒氣好下益椒氣性不上達故詩以譬沃也言沃盛強能修其政然其將香下達而已詩曰椒聊之實蕃衍盈升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匊沃是譬類而小別耳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椒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與李一株椒下李即譬與

形性與韭相類但根白葉如蒜心茵

按陸疏通列二物止釋一物者如椽楹濟濟止釋楹六月食鬱及薁止釋鬱之類是也豈以薁即是唐棣故存而不論耶其實常棣與唐棣與鬱與薁原是四種毛氏云鬱棣屬則非棣可知孔氏云薁鬱類則非鬱可知焉嗣宗辨之甚詳但燕薁蘡舌是草大棗與下文棣相似恐不應與木類相混

樹之榛栗

按陸疏榛栗屬有兩種其一種之皮葉皆如栗其子小形似杼子味亦如栗所謂樹之榛栗者也其一種枝即是唐棣故存而不論耶其實常棣與唐棣與鬱與薁原是四種毛氏云鬱棣屬則非棣可知孔氏云薁鬱類則非鬱可知焉嗣宗辨之甚詳但燕薁蘡舌是草大棗與下文棣相似恐不應與木類相混

樹之榛栗

按陸疏榛栗屬有兩種其一種之皮葉皆如栗其子小形似杼子味亦如栗所謂樹之榛栗者也其一種枝葉如木藜生高丈餘作胡桃味邊東上黨皆饒山有榛之榛枝葉似栗樹子似橡子味似栗枝並可以爲燭五方皆有栗周秦吳揚特饒吳越被城表裏皆栗唯漁陽范陽栗甜美長味一作味長他方不敢爻解

山有苞櫟

皆與栗同子圓而細或云即栘也今此一本多色
判惟江湖有之又有茅栗住栗其實更小而木與栗不殊但春生夏花秋實冬枯爲異耳

榛周禮邊人云假食之邊其實榛說文云栗栗實如小栗榛木也曲禮云婦人之贄棗脩栗榛脯修棗棗榛雅榛似柞實如小栗栗屬也先王以爲女摯賦云榛栗蓁蓁江南有小栗謂之茅栗讀茅爲茆也莊子曰狙公賦茅朝三而暮四栗狙皆怒茅小栗也爾雅曰榛木栗栗如牛李色高丈餘子如小栗其核中悉如栘生則胡桃味苦獨又美亦可食啟燕陽逐代上黨皆饒鄭注禮曰榛似栗而小關中鄙坊甚多然則其字從秦益此意也左傳曰女贄不過榛栗棗修以告虔也棗告虔者榛有莖至之義栗有戰栗之義栗有早作之義修有修飭之義皆以其名告已之虔恭也又一種大小枝葉皆如栗其子形如杼子味亦如栗所謂樹之榛栗者其下云爰伐琴瑟是大木非榛據之榛至女贄則宜

今黃玉謂之栗玉義益取此爾雅翼栗其實下垂故從卤卤者草木實垂卤卤然益象形也古文棗從二卤徐巡說木至西方戰棗言木則凡木皆然而栗至堅發之時將墜不墜尤有戰栗之象故天子五社西社植栗而宰我對栗社之義亦以爲使民戰栗也栗之生極謹密三類爲房其房爲蝟毛其中類俗者號爲栗楔尤益人大率栗味鹹性溫而室於腎有患足弱者宜栗木下多食之至能起行其質縝密故稱玉質縝密以栗綦風阪有漆隰有栗燕奉千樹栗是其出處也秦饑應侯請發五苑之栗疏擇棗栗以活民昭王不許范子計然曰栗出三輔詩又云山有嘉卉侯栗侯梅侯助辭也西京雜記漢上林苑中有侯栗又有侯梅此與均之語不可取信廣要云有石栗其樹與栗同俱生於山石罅中花開三年方結實其殼厚而肉少其味似胡桃熟時或爲猱鵲所啄故彼人極珍貴之由曰南又類婆子者其實紅色大如肥皁

兩者皆可用通志棟有三四種棗類也但棗而小正圖

棗大戴禮云八月棗棗棗也者降也棗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也崗禮天官云饋食之邊其實棗實如小棗棣木也曲禮云婦人之贄棗脩栗榛脯修棗棗榛雅榛似柞實如小栗栗屬也先王以爲女摯賦云棣棗蒲萄攢茨蘡薁本草注云棗作粉勝於菱芡蘡薁本云樹高二三丈葉似棣花青黃色似胡桃圃經云兗州宜州者最勝實有房棗若拳中子三五小者若桃李中子惟一二將熟則離拆子出凡棗之類其多詩云樹之榛栗華音棗房富心一子謂之棗棣治血尤効陳士良云棗有數種其性一類三類一德其中者棗楴也理筋骨風痺行我曰剝此路有一種棗頂圓木尖謂之綻棗西京雜記上林苑有羌棗鬼棗龍棗棠棗蓬萊棗陽棗峰陽都尉龍所獻大如拳棠雅云棗味鹹此方之棗也有蒸曝白裏棗親書曰棗騂逢楴蓋今棗房秋熟離發其實落躍如衆去根蔕甚遠所謂棗蔆也相法曰白如栽肪黃如蜜棗

按如棗棠熟食之味與棗無異

按許慎以棗爲棣棠又云辛棗也圖經陸疏又以華爲棗之一種可見草木形狀相似者其名亦易相亂但棗字從辛從木音辛切音臻而廣雅作辛失木字本草及元恪諸家作華從艸字至于陸佃云似梓直認爲梓字點盡間毫釐千里誤人不小何六書之學累代莫問耶

標有梅

梅杏類也樹及葉皆如杏而黑耳驟乾爲腊沮羹臛盛中又可含以香口

又小正云正月梅杏杶桃則華五月煮梅爲豆實郭璞云似杏實酢陸佃云梅在果子華中尤香俗云梅花優于杏桃花優于色故天下之美有不得而兼者多矣女失婚姻之時則感已之不如故詩人以摽有梅興焉又詩曰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頃筐塈之摽落止言摽門之謎既非梅之所宜生而鴈食甚酸而甘非梅之所能養循之陳陀無良師傳脅成其實以至于不義也今江湖二浙四五月

之間梅欲黃落則水洞土潤堅壁皆汗蒸鬱成雨其非如霉謂之梅雨浣衣服皆敗號故自江以南三月雨謂之迎梅五月雨謂之送梅傅曰五月有落梅風江淮以爲信風亦花信風之類實愚謂曰梅花早而白杏花晚而紅梅實小而酸杏實大而甜梅可以調鼎杏則不任此用世人或不能拆言梅杏爲一物此則北人不識梅也昔曰名作和羹調惟鹽梅七命云爛以秋橙酤以春梅正以春梅者實尚青味酢故也舊說大庾嶺上梅南枝已落北枝始花雖頗云梅先春而花其實亦早古者以梅實薦籩食之邊所謂乾棃是也蜀志曰蜀名梅爲楟大如雞子禮記疏云楟爲乾梅說苑曰越使諸發就一枝梅遺梁王魏文帝與軍士失道大渴而無水遂下令曰前有梅林結子甘酸可以止渴西京雜記云漢初修上林苑募臣各獻名果有朱梅紫花梅紫蒂梅同心梅丽枝梅燕梅侯梅范石湖云梅天下尤物無問智愚不肖莫敢有異議

甘棠杜爲赤棠詩召南云蔽芾甘棠唐風云有杕之杜傳云杜赤棠是也鄭註云北人謂之杜梨南人謂之棠梨埤雅云宇說詩言蔽芾甘棠以杜之美言有杕之杜以棠之惡孔子曰吾于甘棠見宗廟之敬也劉歆廟議以爲思其人尚愛其木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爾雅異云每梨有十餘子唯一子生梨餘者生杜孫楚云梨有用爲貨杜無用爲賤括地志召伯廟在洛州壽安縣西北五里召伯聽訟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伐其樹後人懷其德因立廟有棠在九曲城東阜上通志云梨之類多杜甘棠謂之棠梨其花謂之海棠花其實謂之海紅子

按樊光云白者爲棠赤者爲杜陸氏以爲白者甘赤者澀則確乎棠美而杜惡矣字說相反之極豈因爾雅杜甘棠之說誤之耶或棠杜其總名但以赤白爲美惡耳

唐棣奧今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所在山中皆有其花或白或赤六月中熟一作成實大如李子

按爾雅凡三釋梅俱非吳下佳品一云梅柟蓋交讓木也一云枹樂梅蓋杭樹狀如柳子似小棠者也一云時英梅蓋雀梅似梅而小者也鄭註楊也亦名杕棣蓋棠之一種可食

爾雅云唐棣棣郭註似白楊江東呼夫移音移各移其華反可食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其花或白或赤六月中熟一作成實大如李子

今註曰梜楊圓葉翦裁微風大搖一名高飛一名獨搖又曰梜楊一曰梜柳亦曰蒲梜而溝民要術以高飛獨搖爲白楊之別名又本草白楊註云取葉圓大蒂小無風自動者故說者云葉無風自動此是梜楊非白楊也葛白楊多悲風又與此相類故相雜耳梜皮炙爲灰置酒中令味正經時不改本草云扶梜木皮味苦名物疏云唐棣常棣是二種陶雅云唐棣梜本草謂之扶梜木一名高飛一名獨搖爾雅又云常棣棣小雅所謂常棣之華也又本草郁李仁一名棣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七月之所謂薁也陸機疏謂常棣各一種却不當以名與李車下李五月成實者爲唐棣故孔仲達七月疏俱不明了本草註于郁李仁下既引陸氏釋常棣之文而經又引釋唐棣之文而常唐二字俱作棠混之甚矣唐棣自是楊類雖毋棣名而實非棣也惟鄭漁仲分析甚當朱子論語註云唐棣郁李也亦陸機誤之與

按鄭漁仲云郁李曰薁車下李曰棣常棣詩云常棣之花鄂不韡韡據此說則直認常棣爲唐棣矣何云漁仲分析甚當

隰有樹檖

檖一名赤羅一作蘿一名山梨今人謂之楊檖其實如梨但實甘小異耳一名鹿梨一名鳳梨齊郡廣饒縣堯山脅國河內共北山中有今人亦種之極有脆美者亦如梨之美者

陶雅云檖羅郭註云今楊檖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鄭註云山梨也埤雅云檖一名羅其文細密如羅故曰羅也又有白者赤羅文棣白羅文綾雖皆所謂文木然而赤羅爲上秦詩初曰晨風辛曰樹檖者言人君所以用賢之道始於能致之終於能立之棣謂之綾杉謂之紗檖謂之羅羅亦有華者俗謂之羅錦羅錦猶言杉錦棣綾也羅錦明杉錦斷今房人有棣綾器其文如綾綺狀又下於杉錦矣

南山有栲　南山岱陰北山

栲樹山木其狀如櫧一名栲骨高大如白楊所在山中皆有理白可爲函板枝柯不直于者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嚙之甘美如飴八九月熟江南特美今官園種之謝之木實古語云栲栳來巢言其味甘故飛鳥羅而巢之本從南方來能令酒味薄若以爲屋柱則一屋之酒皆薄

宋玉賦曰栲栳來巢謂栲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也木草栲櫧一名木蜜以木爲屋屋中酒則味薄註云今有南人修舍用此木模有一片落在酒甕中其酒化爲水味唐本註云其樹徑尺木名白石葉如桑柘其子作房似珊瑚核在其端狀雅云櫧木高大似白楊子依房生者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嚙之甘味如飴今俗謂之饊餲古今注一名樹蜜一名木糖實形若鳥卵核在實外一名白石白實水石木實爾雅與古有人君朝生夕隕可食武呼曰及一曰王蕃鄭註云即朝生莫落花也今亦謂之木槿一名根一名櫬一名王蕤一名舜華埤雅云華如葵朝生夕隕一名舜華舜之義取諸此詩曰顏如舜華又曰顏如舜英言不可與久也益榮而不實者謂之英人物志曰草之秀者爲英獸之特羣者爲雄張民是英韓信是雄篇論曰曰給之華似柰柰實而曰給虛虛偽之與實相似也通志云爾雅入草例者樊光云其花朝生莫落與草同气故在草中今人謂之朝生莫落人多植庭院間唐人詩云世事方看木槿榮言可愛易凋也亦可作籬故謂之槿籬傅玄云舜花麗木也或謂之洽容或謂之愛老成公綏云日及華甚鮮茂榮于孟夏訖于孟秋廣雅云一名朱槿一名赤槿爾雅翼云抱朴子曰夫木槿楊柳斷植之更生倒之亦生橫之亦生生之易者莫過斯木也仲夏應陰而榮月令取之以爲候其花朝開暮落或呼爲日及陸機賦云如日及之在條常雖及而不恨溝尼云朝菌者詩人以爲舜華莊生以爲朝菌詩曰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又曰顏如舜英舜華舜英朝開日莫落少過時則後之矣太子榮亦如舜朝開日莫落少過時則後之矣太子忽當有功于齊之時可以取舜女于是時而不取則若日及之不可待矣木槿作飲令人得腹如一衍義云世以無花不實木身大其幹端直者爲樁樁用木葉其有花而實木身小幹委迤曲者爲樗樗用根葉葉故曰未見樁上有實者又有樗雖故知古人命名曰不言樁雖而言樗雖者以顯有雖者爲樗無雖者爲樁

唯筍及蒲

筍竹萌也皆四月生唯巴竹筍八月九月生始出地長數十丈以苦酒豉汁漬之可以就酒及食

爾雅云筍竹萌邢疏云孫炎曰竹初萌生謂之筍凡草木初生謂之萌筍則竹之初生者可以爲菜假詩大雅舜英云其蔽維何維筍及蒲是也爾雅又云惡情蔚郭注云萌筍屬也郭璞云筍竹筍也通志云凡筍類惟箭筍爲美故會稽竹箭有聞焉則雖天官醢人云落道雁醢筍菹魚醢呂覽云和之美者越陬之菌註越陬山名菌竹筍也荀謂云竹初棲根食土而下求乎母也及擢筍曰土而上愛乎子也筍大約不過寸緑色本草木性甲乙氣酥子順云竹之始生一與榆同功其花用作湯代茗可以治風然茗令人不睡木槿令人睡爲異爾本草衍義云木槿如小葉花淡紅色五葉成一花朝開暮斂花與葉枝兩用湖南北人家多植爲籬障傅咸賦云應青春而敷榮遠木夏而誕英布天天之纖枝貫約約之殊采紅芭紫蒂舉葉蒸莖含華吐曜爛若列星

采荼薪樗

樗樹及皮皆似漆奇色耳其葉臭

本草樗木根葉尤良唐本註云二樹形相似樗木實爲刺也蕭炳云樗俗呼爲虎眼樹

木疏樗木實爲刺也蕭炳云樗俗呼爲虎眼樹本經樗椿不相似圖經云椿樗二木形狀大抵相類但椿實而葉香可啖樗木疎而氣臭臨夫亦能熬去其氣北人呼樗爲山椿江東人呼爲鬼目葉脫處有痕如樗蒲子又如眼目故得此名其木最爲無用莊子所謂吾有大木人謂之樗其本擁腫不中繩墨小枝曲拳不中規矩立于途匠者不顧是也俗語云櫟樗樗濂相似寸之朗耳陸農師云其萌曰荼荼從人從日人之日爲荼外爲竹今俗呼竹爲如毋草言荼旬有六日而育毋其自死荼謂之仙人杖

[蒲]箋云深蒲也傳云蒲蔣也周禮醢人深蒲醢鄭司農云深蒲蒲蔣入水深鄭玄云深蒲蒲始生水中子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廣要卷下之上

唐　吳郡陸璣元恪　撰

明　海隅毛晉子晉　訂

鳳皇于飛

鳳雄曰鳳雌曰皇其雛爲鶵鵷或曰鳳皇一名鶵非惟梧不棲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

大戴禮云羽蟲三百六十鳳皇爲之長脩經云鳳雄鳳雌亦曰瑞鳥亦曰靈鳥將欲之君長也翼雅云鵷鳳其雌皇凡雄鶵雛云瑞應鳥雞頭蛇頭燕頷龜背魚尾五彩色高六尺許說文云神鳥也字從鳥凡雄鳳飛則羣鳥從以萬數故鳳古作朋字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彩而文名曰鳳首文曰德頸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佼食自歌自舞京房易傳曰鳳凰高丈二尺雅云鳳皇雄鳴曰俳即雌鳴曰足昏鳴曰固常晨鳴曰發明昔鳴曰保長翠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鳴曰歸昌鳴鵷鵷鵷鵷者古乖切鵷鵷昌鵷明鳳皇鵷也埤雅云鳳神鳥俗呼烏王王文公曰鳳烏右文河圖有書非人爲也傳云鳳皇其翼若干其聲若簫不啄生蟲不折生草不羣居不旅行不擾罹網一說乾皇斷舌則坐歌孔雀拍尾則立舞人勝之也窮入夜而歌鳳入朝而鳴天勝之也爾雅曰鵷鳳其雌皇鳳鳥之美者能君其類雌則美而不大故其雌皇又能乘雲鳳來鳳故謂之鵷鵷鵷也象鳥似鳳鵷雛化而凍爲仙人傳曰黃帝即位宇內和平惟恩鳳象召天老而問之天老對曰夫鳳象鴻前而麐後蛇頸而魚尾鸛顙而鴛思龍文而龜背燕頷而雞喙五彩具舉出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棲宿丹穴見則天下大安寧又有六象九苞之說鴻前者軒也麐後者豐也蛇頸者宛也魚尾者峻也鸛顙者權也鴛思者張也龍文者緻也龜背者隆也燕頷者方也雞喙者鉤也六像頭像天者圓也目像日者明也背像月者偃也翼像風者舒也足像地者方也白色者鵷鶵經亦曰青鳳謂之鸞白鳳謂之鵷赤鳳謂之鵷黃鳳謂之鵷紫鳳謂之鵷蒼鳳謂之鵷說文亦曰五方神鳥東方曰發明南方曰焦明西方曰鵷鶵北方曰幽昌中央曰鳳皇則此五者皆鳳類使不足道不至爲怪祥矣而樂協圖徵說五鳳皆五色爲瑞者一爲孽者四鵷鶵瘦之鵷發明喪之鵷幽昌旱之鵷且既稱爲鳳皇則此五者皆鳳鳳首鸞背鳧腹文背合五常皆應爲孽蓋漢儒好參以讖緯故以名物官禮運云鳳以爲畜龍以爲畜又云火雞爲鳳運斗樞云天樞必反則又推之以爲雞也至若漢書六龍之瑞參而無驗極而尊足則反推之以爲雞也至若漢書六龍之瑞參而無驗極而尊足則反推之以爲雞也至若漢書六龍之瑞參而無驗極而尊足則反推之以爲雞也

倫則鳳皇至動靜儀云鎮星不逆行則鳳皇至帝王世紀云岡安其主好文則鳳皇翔莊子云鳳飛翔乎高仞之上以仁義爲本而遊於德之和其鳴自歌其舞自儀其形定飲而不食貞慧知時故以名物官禮運云鳳以爲畜故鳥不爲元命包云火離爲鳳鳳皇集于林苑棄叶圖徵云五音克諧各得其序則鳳皇翔舞故鳳皇翔于紫庭鳳皇集于梧桐鳳皇鳴于朝陽鳳皇鳴于岐山鳳皇鳴于丹山鳳皇鳴于天梯鳳皇鳴于閬風鳳皇鳴于閬苑鳳皇鳴于蓬萊鳳皇鳴于昆侖鳳皇鳴于崑崙鳳皇鳴于阿閣鳳皇鳴于庭三代鳳至於澤德洽流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左傳云鳳鳥氏司曆也至若漢書白鳳見於甘露黃龍出於黃山皆以爲瑞鳳凰同羣胎化而凍爲仙人傳曰黃帝即位宇內和平惟恩鳳象召天老而問之天老對曰夫鳳象鴻前而麐後蛇頸而魚尾鸛顙而鴛思龍文而龜背燕頷而雞喙五彩具舉出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棲宿丹穴見則天下大安寧又有六象九苞之說鴻前者軒也麐後者豐也蛇頸者宛也魚尾者峻也鸛顙者權也鴛思者張也龍文者緻也龜背者隆也燕頷者方也雞喙者鉤也六像頭像天者圓也目像日者明也背像月者偃也翼像風者舒也足像地者方也

鵷雛其實練實

鵷形狀大如鵝長脚青黑尚三尺餘赤喙赤目喉長四寸餘多純白亦有蒼色蒼色者人謂之赤頰帝王世紀云岡安其主好文則鳳皇翔莊子云鳳飛翔乎高仞之上以仁義爲本以行必依洲常食半鳴渚南子亦云渚知將旦鵷知夜半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雌者脅者下令卑人園囿中及士大夫家皆養之雛鳴時亦鳴

淳江伯相鵷雛云鵷者陽鳥也而遊於陰困金氣依火精以自養食必戴九火戴七故望其純陽也生二年子毛落而黑毛易三年頂赤爲羽翮其七年小變而飛薄空漢復七年聲應節而畢夜十二時鳴鳴則中律百六十年大變而不食生物故大毛落而羣毛生乃漸白如雪故泥水不能污或神純黑而綱盡成骨炎復百六十年變止而雌雄相視目睛不轉則有孕十六百年

練實竹實也

竹實一名竹米狀如大麥米味甘可食

醴泉

醴泉者水泉之美者味如醴酒飲之令人不老不病

絳霄下則鶴唳也鶴之馴養千家庭者俟露即飛去埤雅鶴性警至八月白露降流于草上點滴有聲因即高鳴相警移徙所宿處處有變害也蓋鶴體潔白舉則高至鳴則遠聞性又善警行必依洲嶼止必集林木故詩易以爲君子言行之準會經曰鶴以悲鳴以貪餌雖以喻貶鶴以悲鳴雖以猜畏蒸以任情貶也鶴以喜鳴易以悲啼故以飢鳴鳴以漂吸鬼以凶叫鳴以恐嘯鳴也今鶴雖相聞如道士步斗履其跡而步內典曰鶴影生會經曰鶴愛陰而惡陽雖愛陽而惡陰爾雅翼云鶴一起千里古謂之仙會以其於物爲壽雅南曰鶴壽千歲以極其逝業落曰鶴知夜半鶴水鳥也夜半水位感其生氣則喜而鳴所以壽者無死氣於中也性好在陰故謂其羽爲陰羽周書曰陰羽能解者曰鶴是羽爲解也會經又曰鶴老則好下而不能高近而不能遠又言鶴體無青黃二色若木土之氣內養故不表於外然本草云鶴有玄有

之灰久爲衆神所聚山中人但云霜露石能制蔣子萬物略云千歲之鶴頂赤背蒼腹黑翅白純黑若黃鶴古人常言之又多言鶴鳴即是陰雨之候又言鶴性警至八月白露降流于草上點滴有聲因即高鳴相警移徙所宿處處有變害也蓋鶴體潔白舉則高至鳴則遠聞性又善警行必依洲嶼止必集林木故詩易以爲君子言行之準會經曰鶴以悲鳴以貪餌雖以喻貶鶴以悲鳴雖以猜畏蒸以任情貶也鶴以喜鳴易以悲啼故以飢鳴鳴以漂吸鬼以凶叫鳴以恐嘯鳴也今鶴雖相聞如道士步斗履其跡而步內典曰鶴影生會經曰鶴愛陰而惡陽雖愛陽而惡陰爾雅翼云鶴一起千里古謂之仙會以其於物爲壽雅南曰鶴壽千歲以極其逝業落曰鶴知夜半鶴水鳥也夜半水位感其生氣則喜而鳴所以壽者無死氣於中也性好在陰故謂其羽爲陰羽周書曰陰羽能解者曰鶴是羽爲解也會經又曰鶴老則好下而不能高近而不能遠又言鶴體無青黃二色若木土之氣內養故不表於外然本草云鶴有玄有

黃有白有蒼玄別鶴之老者百六十年則有純白純黑若黃鶴古人常言之又多言鶴鳴即是陰雨之候又言鶴性警至八月白露降流于草上點滴有聲因即高鳴相警移徙所宿處處有變害也蓋鶴體潔白舉則高至鳴則遠聞性又善警行必依洲嶼止必集林木故詩易以爲君子言行之準會經曰鶴以悲鳴以貪餌雖以喻貶鶴以悲鳴雖以猜畏蒸以任情貶也鶴以喜鳴易以悲啼故以飢鳴鳴以漂吸鬼以凶叫鳴以恐嘯鳴也今鶴雖相聞如道士步斗履其跡而步內典曰鶴影生會經曰鶴愛陰而惡陽雖愛陽而惡陰爾雅翼云鶴一起千里古謂之仙會以其於物爲壽雅南曰鶴壽千歲以極其逝業落曰鶴知夜半鶴水鳥也夜半水位感其生氣則喜而鳴所以壽者無死氣於中也性好在陰故謂其羽爲陰羽周書曰陰羽能解者曰鶴是羽爲解也會經又曰鶴老則好下而不能高近而不能遠又言鶴體無青黃二色若木土之氣內養故不表於外然本草云鶴有玄有

黃有白有蒼玄別鶴之老者百六十年則有純白純黑若黃鶴古人常言之又多言鶴鳴即是陰雨之候又言鶴性警至八月白露降流于草上點滴有聲因即高鳴相警移徙所宿處處有變害也蓋鶴體潔白舉則高至鳴則遠聞性又善警行必依洲嶼止必集林木故詩易以爲君子言行之準會經曰鶴以悲鳴以貪餌雖以喻貶鶴以悲鳴雖以猜畏蒸以任情貶也鶴以喜鳴易以悲啼故以飢鳴鳴以漂吸鬼以凶叫鳴以恐嘯鳴也今鶴雖相聞如道士步斗履其跡而步內典曰鶴影生會經曰鶴愛陰而惡陽雖愛陽而惡陰爾雅翼云鶴一起千里古謂之仙會以其於物爲壽雅南曰鶴壽千歲以極其逝業落曰鶴知夜半鶴水鳥也夜半水位感其生氣則喜而鳴所以壽者無死氣於中也性好在陰故謂其羽爲陰羽周書曰陰羽能解者曰鶴是羽爲解也會經又曰鶴老則好下而不能高近而不能遠又言鶴體無青黃二色若木土之氣內養故不表於外然本草云鶴有玄有

黃有白有蒼玄別鶴之老者百六十年則有純白純黑若黃鶴古人常言之又多言鶴鳴即是陰雨之候又言鶴性警至八月白露降流于草上點滴有聲因即高鳴相警移徙所宿處處有變害也蓋鶴體潔白舉則高至鳴則遠聞性又善警行必依洲嶼止必集林木故詩易以爲君子言行之準會經曰鶴以悲鳴以貪餌雖以喻貶鶴以悲鳴雖以猜畏蒸以任情貶也鶴以喜鳴易以悲啼故以飢鳴鳴以漂吸鬼以凶叫鳴以恐嘯鳴也今鶴雖相聞如道士步斗履其跡而步內典曰鶴影生會經曰鶴愛陰而惡陽雖愛陽而惡陰爾雅翼云鶴一起千里古謂之仙會以其於物爲壽雅南曰鶴壽千歲以極其逝業落曰鶴知夜半鶴水鳥也夜半水位感其生氣則喜而鳴所以壽者無死氣於中也性好在陰故謂其羽爲陰羽周書曰陰羽能解者曰鶴是羽爲解也會經又曰鶴老則好下而不能高近而不能遠又言鶴體無青黃二色若木土之氣內養故不表於外然本草云鶴有玄有

黃有白有蒼玄別鶴之老者百六十年則有純白純黑若黃鶴古人常言之又多言鶴鳴即是陰雨之候又言鶴性警至八月白露降流于草上點滴有聲因即高鳴相警移徙所宿處處有變害也蓋鶴體潔白舉則高至鳴則遠聞性又善警行必依洲嶼止必集林木故詩易以爲君子言行之準會經曰鶴以悲鳴以貪餌雖以喻貶鶴以悲鳴雖以猜畏蒸以任情貶也鶴以喜鳴易以悲啼故以飢鳴鳴以漂吸鬼以凶叫鳴以恐嘯鳴也今鶴雖相聞如道士步斗履其跡而步內典曰鶴影生會經曰鶴愛陰而惡陽雖愛陽而惡陰爾雅翼云鶴一起千里古謂之仙會以其於物爲壽雅南曰鶴壽千歲以極其逝業落曰鶴知夜半鶴水鳥也夜半水位感其生氣則喜而鳴所以壽者無死氣於中也性好在陰故謂其羽爲陰羽周書曰陰羽能解者曰鶴是羽爲解也會經又曰鶴老則好下而不能高近而不能遠又言鶴體無青黃二色若木土之氣內養故不表於外然本草云鶴有玄有

黃有白有蒼玄別鶴之老者百六十年則有純白純黑若黃鶴古人常言之又多言鶴鳴即是陰雨之候又言鶴性警至八月白露降流于草上點滴有聲因即高鳴相警移徙所宿處處有變害也蓋鶴體潔白舉則高至鳴則遠聞性又善警行必依洲嶼止必集林木故詩易以爲君子言行之準會經曰鶴以悲鳴以貪餌雖以喻貶鶴以悲鳴雖以猜畏蒸以任情貶也鶴以喜鳴易以悲啼故以飢鳴鳴以漂吸鬼以凶叫鳴以恐嘯鳴也今鶴雖相聞如道士步斗履其跡而步內典曰鶴影生會經曰鶴愛陰而惡陽雖愛陽而惡陰爾雅翼云鶴一起千里古謂之仙會以其於物爲壽雅南曰鶴壽千歲以極其逝業落曰鶴知夜半鶴水鳥也夜半水位感其生氣則喜而鳴所以壽者無死氣於中也性好在陰故謂其羽爲陰羽周書曰陰羽能解者曰鶴是羽爲解也會經又曰鶴老則好下而不能高近而不能遠又言鶴體無青黃二色若木土之氣內養故不表於外然本草云鶴有玄有

黃有白有蒼玄別鶴之老者百六十年則有純白純黑若黃鶴古人常言之又多言鶴鳴即是陰雨之候又言鶴性警至八月白露降流于草上點滴有聲因即高鳴相警移徙所宿處處有變害也蓋鶴體潔白舉則高至鳴則遠聞性又善警行必依洲嶼止必集林木故詩易以爲君子言行之準會經曰鶴以悲鳴以貪餌雖以喻貶鶴以悲鳴雖以猜畏蒸以任情貶也鶴以喜鳴易以悲啼故以飢鳴鳴以漂吸鬼以凶叫鳴以恐嘯鳴也今鶴雖相聞如道士步斗履其跡而步內典曰鶴影生會經曰鶴愛陰而惡陽雖愛陽而惡陰爾雅翼云鶴一起千里古謂之仙會以其於物爲壽雅南曰鶴壽千歲以極其逝業落曰鶴知夜半鶴水鳥也夜半水位感其生氣則喜而鳴所以壽者無死氣於中也性好在陰故謂其羽爲陰羽周書曰陰羽能解者曰鶴是羽爲解也會經又曰鶴老則好下而不能高近而不能遠又言鶴體無青黃二色若木土之氣內養故不表於外然本草云鶴有玄有

黃有白有蒼玄別鶴之老者百六十年則有純白純黑若黃鶴古人常言之又多言鶴鳴即是陰雨之候又言鶴性警至八月白露降流于草上點滴有聲因即高鳴相警移徙所宿處處有變害也蓋鶴體潔白舉則高至鳴則遠聞性又善警行必依洲嶼止必集林木故詩易以爲君子言行之準會經曰鶴以悲鳴以貪餌雖以喻貶鶴以悲鳴雖以猜畏蒸以任情貶也鶴以喜鳴易以悲啼故以飢鳴鳴以漂吸鬼以凶叫鳴以恐嘯鳴也今鶴雖相聞如道士步斗履其跡而步內典曰鶴影生會經曰鶴愛陰而惡陽雖愛陽而惡陰爾雅翼云鶴一起千里古謂之仙會以其於物爲壽雅南曰鶴壽千歲以極其逝業落曰鶴知夜半鶴水鳥也夜半水位感其生氣則喜而鳴所以壽者無死氣於中也性好在陰故謂其羽爲陰羽周書曰陰羽能解者曰鶴是羽爲解也會經又曰鶴老則好下而不能高近而不能遠又言鶴體無青黃二色若木土之氣內養故不表於外然本草云鶴有玄有

黃有白有蒼玄別鶴之老者百六十年則有純白純黑若黃鶴古人常言之又多言鶴鳴即是陰雨之候又言鶴性警至八月白露降流于草上點滴有聲因即高鳴相警移徙所宿處處有變害也蓋鶴體潔白舉則高至鳴則遠聞性又善警行必依洲嶼止必集林木故詩易以爲君子言行之準會經曰鶴以悲鳴以貪餌雖以喻貶鶴以悲鳴雖以猜畏蒸以任情貶也鶴以喜鳴易以悲啼故以飢鳴鳴以漂吸鬼以凶叫鳴以恐嘯鳴也今鶴雖相聞如道士步斗履其跡而步內典曰鶴影生會經曰鶴愛陰而惡陽雖愛陽而惡陰爾雅翼云鶴一起千里古謂之仙會以其於物爲壽雅南曰鶴壽千歲以極其逝業落曰鶴知夜半鶴水鳥也夜半水位感其生氣則喜而鳴所以壽者無死氣於中也性好在陰故謂其羽爲陰羽周書曰陰羽能解者曰鶴是羽爲解也會經又曰鶴老則好下而不能高近而不能遠又言鶴體無青黃二色若木土之氣內養故不表於外然本草云鶴有玄有

因風飛急疾舉翮俯燕雀食之

爾雅云焚風謂邢疏云舍人曰晨風一名鴥舉翮之舉以升之舉雅云鷹之搏噣不能無失鶻爲也郭云鶻屬鄭云似鵰而小爾雅經云鵰曰鶻張注云焚風也向風搖翮使回迅疾狀類雞色青拇燕雀食之左傳云若鷹鸇之逐鳥雀列子曰鷹之爲鷹鷹之爲布設布設久復爲鷹也孟子所謂爲叢敺爵者鷹爾雅曰鷻好風鵬慈雨然則謂之焚風可知也已又曰鷹鸇之信不如鵰周周之智不如鴻今鵰亦去來有時字从崔从鳥又可知矣

鷙彼飛隼

隼鶻屬也齊人謂之擊征（一作隹或謂之題有青有白）或謂之雀鷹春化爲布設者是也此屬鷙種皆爲隼

爾雅云鷹隼醜其飛也郭注云故翰隼雀然从鄰注云帥佰搏也謂故翮揮疾皐昭云斗今之鶻拳善云教擊之爲通呼曰隼禽經云鷹好峙隼好翔鳧好浚鵰好浮又云鳥之小而捷者尾走且鳴說文云長尾雉走鳴乘舉以尾爲防蔽著鳥頭上山海經女几山其鳥多白鶻與雅云隼綜曰雉之健者爲鶻尾長六尺字說曰從弩尾長而走且鳴則其首尾皆如也禽經云火爲鶻亢爲鶻鶻鄭漁仲云鶻雉即鵰雉也青質而有五采者

爾雅云鶻雉之類甚多故爾雅列舉其名但首列鵰雉鶻雉鵰雉鷹雉郭皆純認爲四物鄭漁仲認爲二物大相不侔陸農師從郭氏之說亦釋鵰又釋鶻然味下文秩秩海雉鵰山雉似當以鄭說爲正

又按戴氏詩辨引陸疏洋洛不同豈宋本與今本相倒之誤耶因兩存以備參考　鵰是雉中之別名陸機曰微小於雉走而且鳴音鵰鵰然其色如雉雉尾如雉而長其頭上有肉冠冠上葉毛長數寸如雄雉尾角也其肉甚美故林慮山下人語曰四足之美有熊兩足之美有鵰熊著似麗而小也

皆曰隼大面黑者皆曰鵰又云鷹以肩之鵰以脅之隼以升之舉雅云鷹之搏噣不能無失鶻隼爲有準故于文從水從隼詞常曰鳥隼爲旟蓋鳥鳳也西風以象其德西隼以象其威化書曰鳥反哺仁也隼惇胎義也蓋隼之哺物遲慢胎者輒釋不戮也考與鄭云陰陽氣介故翮有擊殺均云翮有瓜苦爲陰中陽故擊殺之

按月令仲春之節鵰復化爲鳩仲秋之節鳩復化爲鷹列子云鶉之爲鵰鵰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鶉淮南子曰鶉化爲鵰鵰化爲布穀布穀復爲鶉據此疏又云隼化爲布穀可見鷹隼鶉鵰鳩鶻布穀鳧鳧諸鳥總順節令以變形故爾雅曰鳲曰鵰

有集維鵜

鵜微小于雉也走而且鳴曰鵜鶘其尾長肉甚美故林慮山下人語曰四足之美有熊兩足之美有鵜熊者似鹿而小

爾雅云鵜雉郭云即鵜雉也長尾雉走鳴乘舉以尾爲防蔽著鳥頭上山海經女几山其鳥多白鶻與雅云隼綜曰雉之健者爲鶻尾長六尺字說曰從弩尾長而走且鳴則其首尾皆如也禽經云火爲鶻亢爲鶻鶻鄭漁仲云鶻雉即鵰

兵雛雅云鴟鴞一名鴟梟莊子所謂鴞與鴟
笑之者是也蓋此似山鵲而小聲鳥曰鴟山鵲
能誤之阿鄰氏李氏謂為鵲鴟耶

鷷鷷者雛

雛其今小鴞也一名鴟鴞幽州人或謂之鴞鴟梁
宋之間謂之雛揚州人亦然

鷷雅云佳其鳩鴟鵂鶹舍人曰雛一名鴟鴞
李巡曰今楚鳩也某氏引春秋云祝鳩氏司徒
祝鳩即雛其鳩鴟者故為司徒也郭云今鴟鴞
詩曰鷷鷷者雛又毛傳云雛夫不也一宿之鳥
郭璞云一宿著一息于所宿之木又云鳥之護
惡者人皆愛之此是護惡孝順之鳥也郭註云
亦曰祝鴞今所謂鴟鴞也護惡之鳥其指之之
辭鳥之短尾者皆謂之佳唯夫不專名鳥故指
佳為夫不也廣雅云鴟鴞鴟也鴟鴞鴟鵂鴟鴞
鴟鴞鴟也埤雅云雛今鴟鴞一名荊鴟一名
楚鴟一名鴟鴞一名狐鴟一名鴟鴞一名鴟鴞
一名鴟鴞方言曰鴟自關而西秦漢之間謂之

奇鴟會經曰鴟上無常鴟上無常言二鳥之起
不過等丈歲時記稱四月有鳥如烏鴟先雞而
鳴聲云加格加格民候此鳥鳴則入田以為候
人率格也亦一引爾雅烏鳴卽鴟鴟并鳧鳧槐
賦春宿教農之鴟鴟與尼異又以為春尼曰鴟
鴟主五土宅于水者也則誤矣淮南亦云叉孟
之日以祭穀禾鴟鴟長鳴為帝候歲益亦謂此
許叔重以為鴟鴟布穀來如號是詩紀曰雛鴟
鴟卽鉤子觀鴟氏司徒也雛一鳥而千四名
雛也佳其也鴟鴟也觀鴟也鴟鴞也鴟鴟也鴟
鴟也鴟鴟也楚鴟也鴟鴟也鴟鴟也鴟鴟也鴟
鴟也鴟鴟也左傳杜預註曰觀鴟孝故主於教
民

按鴟類甚多其名亦紛紛不一如鴟鴟鴟鴟鴟
鴟青鴟鴟鴟鴟鴟之類不可枚舉何鏡氏止云
十四名耶但張衡云佳鴟也或人其矣若班鴟
據張華會經註云班大斤也凡鳴子朝從上下
算從下上他鳥皆否其為鳳鴟無疑矣昏人但

明鴟逐鳥雀耙井鴟粗益明矣又按埤蒼拙而安
鴟鴟剔舌而語師曠辨之甚明而杜童牧監皆
能識之阿鄰氏李氏認為鵲鴟耶

鷷鷷者雛

雛其今小鴞也一名鴟鴞幽州人或謂之鴞鴟梁
宋之間謂之雛揚州人亦然

鷷雅云佳其鳩鴟鵂鶹舍人曰雛一名鴟鴞
李巡曰今楚鳩也某氏引春秋云祝鳩氏司徒
祝鳩即雛其鳩鴟者故為司徒也郭云今鴟鴞
詩曰鷷鷷者雛又毛傳云雛夫不也一宿之鳥
郭璞云一宿著一息于所宿之木又云鳥之護
惡者人皆愛之此是護惡孝順之鳥也郭註云
亦曰祝鴞今所謂鴟鴞也護惡之鳥其指之之
辭鳥之短尾者皆謂之佳唯夫不專名鳥故指
佳為夫不也廣雅云鴟鴞鴟也鴟鴞鴟鵂鴟鴞
鴟鴞鴟也埤雅云雛今鴟鴞一名荊鴟一名
楚鴟一名鴟鴞一名狐鴟一名鴟鴞一名鴟鴞
一名鴟鴞方言曰鴟自關而西秦漢之間謂之

奇鴟會經曰鴟上無常鴟上無常言二鳥之起
不過等丈歲時記稱四月有鳥如烏鴟先雞而
鳴聲云加格加格民候此鳥鳴則入田以為候
人率格也亦一引爾雅烏鳴卽鴟鴟并鳧鳧槐
賦春宿教農之鴟鴟與尼異又以為春尼曰鴟
鴟主五土宅于水者也則誤矣淮南亦云叉孟
之日以祭穀禾鴟鴟長鳴為帝候歲益亦謂此
許叔重以為鴟鴟布穀來如號是詩紀曰雛鴟
鴟卽鉤子觀鴟氏司徒也雛一鳥而千四名
雛也佳其也鴟鴟也觀鴟也鴟鴞也鴟鴟也鴟
鴟也鴟鴟也楚鴟也鴟鴟也鴟鴟也鴟鴟也鴟
鴟也鴟鴟也左傳杜預註曰觀鴟孝故主於教
民

按鴟類甚多其名亦紛紛不一如鴟鴟鴟鴟鴟
鴟青鴟鴟鴟鴟鴟之類不可枚舉何鏡氏止云
十四名耶但張衡云佳鴟也或人其矣若班鴟
據張華會經註云班大斤也凡鳴子朝從上下
算從下上他鳥皆否其為鳳鴟無疑矣昏人但

能辨鴟鴟非班鴟不能辨班鴟是鳴鴟皆泥塗
文之班而不知班到之班也凡鴟皆好鳴故鴟
衍逐婦者云曰如布穀催民逐泥鳴鴟鴟鴟為
一陽與陸氏令雄之意相矛盾

春令在原

春令大如鵲雀長腳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
白頭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
會經曰鴟鴞友悌水性雌雄相親也爾雅曰鴟鴞雌
雀毛詩曰水鳥也大雀商人尖尾長喙頭黑背
灰色腹下正白飛則鳴行則搖又曰鵲鴞在原
兄弟急難傷鴞其母者飛鳴不相離詩人取以
喻兄弟相友之道也埤雅鴟鴞鴟也埤雅
云義訓曰鴟鴞幾博其頭如錢文其鳴自呼或
曰首尼相應飛且鳴者故謂之雌果菜之言勤
也物類相感志曰俗呼雪姑其色蒼白似雪鳴
則天當大雪候為驗矣爾雅雖鴟鴞水鳥唐明
皇時有鴟鴞數十集驛德政丕本翔樓洪曰雖
尤秉作鴟以為天子友悌之祥詩御云春令飛

蒸不亦是應節趨時之鳥也或謂之黃袍

爾雅皇黃鳥又云倉庚商庚又云鶩黃楚雀又
云倉庚鶩黃也郭注云俗呼黃離留亦名搏黍
其色鶩黑而黃因以名云郭註云黃鳥也一名
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鶩黃一名楚雀一名搏黍
一名黃離留陸機云常以其熟時來故里語曰
黃栗留看我麥黃栗留桂不故又名黃栗留會經
倉鶩鳥黃黃鳥也亦曰楚雀亦曰商庚又益候
也張注今謂之黃鶩黃鸝是也野民曰黃栗留
語聲轉耳其色黧黑而黃故名黧黃詩云黃鳥
以色呼也北人呼為楚雀此鳥鳴時蠶事方興
婦以為候說文雛黃倉庚也鳴則蠶生禮記
曰仲春之月倉庚鳴始物總論云鸎鳥尾背尖
紅腳青遍身甘草黃色羽及尾有黑毛相間三
四月鳴聲音調滑堺雅倉庚鳴于仲春其羽之
鮮明在夏雉子曰以鳥鳴春以蟲鳴秋以鳥鳴
春若黃鳥之類其善鳴者也爾雅說倉庚黃鳥
而黑章齊人謂之搏黍秦人謂之黃流離幽冀

謂之黃鳥一名黃鸝留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鸝
鸎二月而鳴夏小正云二月有鳴倉庚鸎者納
之候倉庚者蠶之候詩曰鳥鳴嚶嚶嚶接會經鶯
鳴嚶嚶則詩所言鳥始謂此故後人皆以鸎名
之此鳥之性好雙飛故鸎字從雖又曰鸎必匹
飛鸎必乖棲出谷遷喬之事未見其驗今荊州
每至冬月於田畝中得土堅圓如卵者輒取以
竿破土而出然則出谷遷喬或在其中無復毛羽蓋以上自裏伏
青破之則鸎在其中無復毛羽蓋以上自裏伏
而土堅勁候春始生羽破土而出然則出谷遷
喬之事恐當似此矣

鴟鴞鴟鴞

鴟鴞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莠為巢以蘆
絲之如刺猴然懸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
謂之鸎鴟或曰女匠關東謂之工雀或
謂之過蘆關西謂之桑飛或謂之巧婦
關雅鴟鴞鸎鴟邢疏舍人曰鴟鴞一名鸎鴟郭
云

鵻鴆鵻鶻鵻鵻非此小雅明矣是與先儒意異也今爾雅以郭氏爲宗且依郭氏埤雅先儒以爲鵻鴆即今巧婦郭註爾雅鵻云鵻頭則璞與先儒異意以詩與爾雅考之宜如璞義蓋爾雅言鵻鶻鵻鵻雖云往來鵻怪鵻鳥鵻則鵻鶻是也詩類實證所謂婦人伏鼠鵻鵻翩翩是也詩曰鵻鶻鵻鵻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則其語似戒鵻鶻之詞正如黃鳥之詩非鵻鶻自道也蓋賢云鵻鶻憎功愛子及室誠矣其二章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迨天之未陰雨及其閒暇之暨也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明其政刑孰敢侮之爲是故也東萊呂氏曰鶻鵻鵻鶻之別名郭景純陸農師所解皆得之方言云自關而東謂桑飛曰鶻鵻此乃陸璣疏所謂巧婦似黃雀而小其名鵻與鵻鶻之別名同與爾雅之所載實兩物也毛鄭誤指以解詩歐陽氏雖知其失乃所與爾雅非之蓋未攷先儒多誤以鵻鶻爲巧婦其實鵻鶻是鶻頷耳衛風流離之子此土梟也陳風有鶻萃止此爾雅之梟鵻也益非此鵻鶻朱傳以爲鵻鶻則又誤鵻鶻爾雅謂之鶻鵻鵻又云怪鵻不得爲鵻鵻也若巧婦乃周頌之桃蟲耳據本草則鵻鵻鶻鶻又是二物及鄭氏云鵻鶻生適冠與鶻亦無所出雖以管見定其然否韓詩說云鵻鶻鵻鵻鳥名也鵻鶻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憐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謂不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數之葦苕風至苕折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與荀子所說蒙鳩同物傳荀子註云梟鵻鵻鶻也是韓嬰亦以鵻鶻爲巧婦也

按經云既取我子無毀我室雖云比擬之詞其爲惡鳥無疑矣嚴華谷云喜破鳥巢而食其子朱翀亦云權烏子而食極合風人之言陸元恪謂爲巧婦得文全非大足說詩者鳥獸草木之名固應詳覈亦必得顛毋法方解人頤若夫漏

郭景純之注耳朱註云鵻鶻鵻鶻惡鳥搜鳥子而食者也藍田呂氏曰惡聲之鳥鳥也有鵻萃止爾雅彼飛鵻爲最爲鵻益最之類也華谷嚴氏曰鵻鵻喜破鳥巢而食其子山陰陸氏曰鵻鵻一名食鳥鵻服鬼車之類爾雅又云鵻鵻鵻註今江東呼爲鵻鶻爲鵻取亦謂之鵻鵻又云怪鵻註即鵻鵻也見爾雅今江東通呼此鵻爲怪鳥莊子云鵻鶻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不見丘山言其性也博物志云鵻鶻一名鵻鵻晝日無見夜則目至明人截爪甲棄露地此鳥夜至人家拾取爪視之則知吉凶鼠便鳴其家有殃本草云鉤鵻入城城空入宅宅空怪鳥也又有鵻鶻亦是其類微小而黃夜能食人手爪知人吉凶葉文曰鵻鶻夜能食蚤蝨蚤爪音相近俗人云拾人棄爪相吉凶妄說也淮南爲畢術曰鵻鶻玄鳥取鵻鵻折其大羽絆其兩足以爲媒張羅其後則鳥聚矣歐陽氏云今鵻多攫鳥子而食名物疏云鵻鶻名鵻鵻巧婦亦名鵻鵻故鄭註云鵻一名鵻鵻巧婦禽經云鵻巧而危梁註鵻鵻桃雀也狀類黃雀而小燕人謂之巧婦亦謂之女鵻關東人呼曰巧雀亦謂之巧女喙尖取茅葦爲巢刺以綠麻若紡韜爲巢或一房或二房懸於蒲葦之上枝折巢敗巧而不知所託孔疏云毛傳桃蟲鵻也鳥之始小終大者鄭又言鵻之所爲鳥題肩或曰鵻皆惡聲之鳥定本集註皆云或曰鵻惡鳥也按月令季冬云征鳥厲註云征鳥題肩齊人謂之擊征或曰鷹然則題肩是鷹之別名與鵻不類鵻自惡聲之鳥鷹非惡聲不得云皆惡聲之鳥也說文云鵻鵻桃蟲也郭璞云桃蟲巧婦也方言說巧婦之名自關而東謂之桑飛或謂之工雀或謂之過羸或謂之女匠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鶨鶨註云即鵻鵻是也諸儒皆以鵻爲巧婦與題肩又不類也今筆以鵻與題肩及鵻三者爲一其義未詳且言鵻之爲鳥題肩事亦不知所出博雅鵻鵻鵻巢

今謂之巧婦黃性甚惡可殺色微綠其背似螓言深有脂色此所謂其膚之色也爾雅又云老鳥鵻春鳥鵻鵻夏鳥鵻鶻玄秋鳥鶻鶻藍冬鳥鶻鶻黃桑鳥鶻脂棘鳥鶻鶻并行鳥鶻鶻噴噴郭註云老鳥今鵻雀諸鳥皆因其毛色音聲以爲名耳疏事巡云諸鳥別春夏秋冬四時之名鶻鶻噴噴鳥聲也按昭十七年左傳云九鳥爲九農正以此八鳥并上老鳥鵻爲九賈逵註云春鳥鶻鵻鶻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者也夏鳥鶻玄趣民耘苗者也秋鳥鶻藍趣民收斂者也冬鳥鶻黃趣民蓋藏者也棘鳥鶻丹爲巢驅鳥者也行鳥鶻鶻鳳爲民驅鳥者也宵鳥鶻鶻夜驅獸爲農驅獸者也桑鳥鶻鶻脂爲蠶驅雀者也老鳥鵻鵻爲九農正名官以主稼桑之事取其意云耳非收蠶令不得養起者也舍人樊光註爾雅其言亦與賈同其意皆謂以鳥爲官歟今依此諸鳥也且爾雅主詩言之而小雅桑扈所取者有兩鶻脂故爾雅亦兩解也前之無羊云九十其犉良耜云殺時犉牡爾雅有黑脣犉又有牛七尺爲犉是也詩紀歐陽氏曰彼桑扈食肉之鳥今雖之子嘵然借惡鳥以斥衛人朱子云流離漂散也謂之何哉

交交桑扈

桑扈青雀也好竊人腸肉脂及筍中膏故曰竊脂爾雅桑扈竊脂郭疏桑扈一名竊脂郭註云俗謂之青雀背曲食肉好盜脂膏因名云郭玄詩箋云竊脂肉食陸璣疏竊脂皆謂盜脂膏即如下云竊玄竊黃者豈復盜竊玄黃乎按下篇釋獸云虎竊毛謂之虓猫雖如小熊竊毛而黃竊毛皆謂淺毛竊即古之淺字但此鳥其色不純竊玄淺黑也竊藍淺青也竊黃淺黃也竊丹淺赤也四色皆具則竊脂爲淺白也而諸儒必謂盜竊脂膏者以此經下別云桑扈與竊玄竊黃等竝列則爲淺白者也春秋九扈是也此是別一種青雀好竊脂肉日驗而然詩小雅交交桑扈是也且鄭玄郭璞陸璣皆當世名儒無容不知竊爲淺義順爲白色而待後人駁正也後人不達此旨妄說異端非也鄭註云按此鳥

雉集飛女陽工雀也埤雅說苑丁鴛鴦巢於章背繁之以曼張華鶴鴦賦云時育蒙籠是焉游集飛不飄揚翔不翻習巢林不過一枝銜食不過數粒

按陸疏鴛鴦一條與鶺鴒甚合故先儒援引多及之馮氏名物疏已詳辨矣

值其鷺羽坊刻脫鷺字飛武

鷺水鳥也好而潔白故汶陽詩之白鳥齊詩之閒詩之振鷺白鷺也小不踰大飛有次序百官象之以曼張華鶴鴦賦云時育蒙籠是焉游繽紛之象詩以振鷺比百寮雍容喻朝美埤雅鷺步于淺水好白低昂故曰春鋤也鷺色皆白頂上有綠甚甚然長尺餘欲取魚則伺之會經曰鷺喙則綠優雕捕則冉冉藏機也青脚喜鬼高尺七八寸善驚捕魚又其翔集必舞而投下每至水面數尺則必低回少盤其狀與飛之時俶起特異蓋其天性舞而後下故詩於鷺于下曰醉言舞鷺于飛曰醉言歸也禽經曰鷺好鄰字從露省以此亦武丁之白露令人奇之極有驂優者每至白鷺降日則定飛揚而去俗說雄雌相盼則產陰陽自然變化論曰鷺目成而受胎鷺影接而懷卵鴛鴦交頸野鵲傳枝物固有是哉鷺白鳥也故詩言白鳥翻翻以美文王之德翻雅翼云鷺水鳥潔白而善為容江東人取毛為接羅名白鷺縠亦曰白鷺縠武以紅鵝毛間之隋業志云建鼓商世所作又樓門之鼓相傳有鷺飛入其中鼓鳴開洛陽後破鼓鷺遂飛去亦其類也後世有鼓吹曲亦以朱鷺為首武言朱鷺是漢曲說樂府者亦以為固倚鼓以鷺而為曲之名此則非也錄鼓以鷺之進也然未至西都故為不復易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鄭箋云鴻大鳥也不宜與鳧鷖之屬飛而循渚以喻周公今與凡人處東都之邑失其所也

按鴻小鳥也射者設之以命中鳥小而飛疾故射罷中是以中之為儒似非鴻類或云鵠即是鴻意隆璣所見略同但云鴻肉美如雁似與雁非一物

弋鳧與雁

鳧大小如鴨青色鼻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

鳧爾雅云鵗沈鳧郭注云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一江東呼為鵗鵝郭注云似鴛而小尾白俗呼水鴨好沒故曰沈鳧鳧之雛張注鳧鴨色不純正故曰雜矣埤雅云鳧王充論衡曰日月一日一夜行二

曰鴛鴦會經云鵁鶄之潔又云棠棣雝雝鴻儛鷺序張注鷺白鷺也小不踰大飛有次序百官象之以曼張華鶴鴦賦云時育蒙籠是焉游繽紛之象詩以振鷺比百寮雍容喻朝美埤雅集飛不飄揚翔不翻習巢林不過一枝銜食不過數粒

按陸疏鴛鴦一條與鶺鴒甚合故先儒援引多及之馮氏名物疏已詳辨矣

值其鷺羽坊刻脫鷺字飛武

鷺水鳥也好而潔白故汶陽詩之白鳥齊詩之閒詩之振鷺白鷺也小不踰大飛有次序百官象之以曼張華鶴鴦賦云時育蒙籠是焉游繽紛之象詩以振鷺比百寮雍容喻朝美埤雅鷺步于淺水好白低昂故曰春鋤也鷺色皆白頂上有綠甚甚然長尺餘欲取魚則伺之會經曰鷺喙則綠優雕捕則冉冉藏機也青脚喜鬼高尺七八寸善驚捕魚又其翔集必舞而投下每至水面數尺則必低回少盤其狀與飛之時俶起特異蓋其天性舞而後下故詩於鷺于下曰醉言舞鷺于飛曰醉言歸也禽經曰鷺好鄰字從露省以此亦武丁之白露令人奇之極有驂優者每至白鷺降日則定飛揚而去俗說雄雌相盼則產陰陽自然變化論曰鷺目成而受胎鷺影接而懷卵鴛鴦交頸野鵲傳枝物固有是哉鷺白鳥也故詩言白鳥翻翻以美文王之德翻雅翼云鷺水鳥潔白而善為容江東人取毛為接羅名白鷺縠亦曰白鷺縠武以紅鵝毛間之隋業志云建鼓商世所作又樓門之鼓相傳有鷺飛入其中鼓鳴開洛陽後破鼓鷺遂飛去亦其類也後世有鼓吹曲亦以朱鷺為首武言朱鷺是漢曲說樂府者亦以為固倚鼓以鷺而為曲之名此則非也錄鼓以鷺之進也然未至西都故為不復易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鄭箋云鴻大鳥也不宜與鳧鷖之屬飛而循渚以喻周公今與凡人處東都之邑失其所也

按鴻小鳥也射者設之以命中鳥小而飛疾故射罷中是以中之為儒似非鴻類或云鵠即是鴻意隆璣所見略同但云鴻肉美如雁似與雁非一物

弋鳧與雁

鳧大小如鴨青色鼻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

鳧爾雅云鵗沈鳧郭注云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一江東呼為鵗鵝郭注云似鴛而小尾白俗呼水鴨好沒故曰沈鳧鳧之雛張注鳧鴨色不純正故曰雜矣埤雅云鳧王充論衡曰日月一日一夜行二

其鴻涸者取食之一名鵠河詩曰雝鴻在梁志在水也本草鵝鴨鳥如蒼鵝頷下有皮袋容一二升物展縮由袋中盛水以養魚一名河河身是水徐唯喙前有兩鬼肉如拳云昔為人竊肉入河化為此鳥今俗有肉囷名河河鄭云鵝場味喙也言愛其指揮雅淮南子云鵝鵠飲水數十而不足鯨齡入口若嚴而死蓋魚生水中而口不納水也莊子曰魚不畏網而畏鵜鵝言鵜以智力取魚故魚不畏網而畏之也詩曰雝鵜在梁不濡其翼雝雝在梁不濡其咮蓋鵜性喜飛沉水食魚若遇小澤有魚便各以翮去水令水竭魚露乃共食之故號河河涔澤則濡其咮藥草水甚輕鴻輕鴻鴻毛也傳曰輕于鴻毛今人試刀劍令矮背轉於水以刃斷之視其銛鈍水甚輕鴻殆類是也博物志曰鴻毛為裘可以渡江不濡又云鴻鴻千歲者皆胎產鴻雁大略相類以中秋來賓一同也鳴如家鴈二同也進有漸飛有序三同也雁色蒼而鴻色白一異也雁冬暮而鴻寒倡二異也毛有粗細形有大小以長飛故雝鳴篇云弋鳧與雁賦曰晨鳧旦至此之謂也下若云將之迄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徐以全吾軀乎蓋沉鳧善沒而又容與與波上下故曾之散人棄馬牂子曰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鴨脛雖長斷之則悲陸雅云以脅鳧也

雷也陸雅翼云唐陸龜蒙稱冬十月視葭莩出田夜間往往聞有悲鼓聲雨而疾至者一夕凡數四明決其咮曰鳧鳴也其曹蔽天而來蓋當田之禾必竭其穗而後去江之南不能弋羅常棠而得之掛樹塗枝漬植于陂一中千萬眼而不飛然則江東蓋未嘗弋也然則今江南大陂湖中其誘鳧者亦皆以網植兩夾於水相去十近中網焉以舟自前驅而逐之率一獲千百最回又與龜蒙說異矣鳧所在必賦棄食占之人亦養之鄉稱公有令食鳧雁必以秕無得以粟於是舍無秕而粟扬於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秕故郭氏解方言謂江東有小鳧其多無數俗謂之鳧脛善飛王充論衡曰日月一日一夜行二

其鴻涸者取食之一名鵠河詩曰雝鴻在梁志在水也本草鵝鴨鳥如蒼鵝頷下有皮袋容一二升物展縮由袋中盛水以養魚一名河河身是水徐唯喙前有兩鬼肉如拳云昔為人竊肉入河化為此鳥今俗有肉囷名河河鄭云鵝場味喙也言愛其指揮雅淮南子云鵝鵠飲水數十而不足鯨齡入口若嚴而死蓋魚生水中而口不納水也莊子曰魚不畏網而畏鵜鵝言鵜以智力取魚故魚不畏網而畏之也詩曰雝鵜在梁不濡其翼雝雝在梁不濡其咮蓋鵜性喜飛沉水食魚若遇小澤有魚便各以翮去水令水竭魚露乃共食之故號河河涔澤則濡其咮藥草水甚輕鴻輕鴻鴻毛也傳曰輕于鴻毛今人試刀劍令矮背轉於水以刃斷之視其銛鈍水甚輕鴻殆類是也博物志曰鴻毛為裘可以渡江不濡又云鴻鴻千歲者皆胎產鴻雁大略相類以中秋來賓一同也鳴如家鴈二同也進有漸飛有序三同也雁色蒼而鴻色白一異也雁冬暮而鴻寒倡二異也毛有粗細形有大小以長飛故雝鳴篇云弋鳧與雁賦曰晨鳧旦至此之謂也下若云將之迄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徐以全吾軀乎蓋沉鳧善沒而又容與與波上下故曾之散人棄馬牂子曰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鴨脛雖長斷之則悲陸雅云以脅鳧也

雷也陸雅翼云唐陸龜蒙稱冬十月視葭莩出田夜間往往聞有悲鼓聲雨而疾至者一夕凡數四明決其咮曰鳧鳴也其曹蔽天而來蓋當田之禾必竭其穗而後去江之南不能弋羅常棠而得之掛樹塗枝漬植于陂一中千萬眼而不飛然則江東蓋未嘗弋也然則今江南大陂湖中其誘鳧者亦皆以網植兩夾於水相去十近中網焉以舟自前驅而逐之率一獲千百最回又與龜蒙說異矣鳧所在必賦棄食占之人亦養之鄉稱公有令食鳧雁必以秕無得以粟於是舍無秕而粟扬於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秕故郭氏解方言謂江東有小鳧其多無數俗謂之鳧脛善飛王充論衡曰日月一日一夜行二

萬六千里與鳧飛相類故王制以上方所賜爲
假形于鳧自蕤賓朝京師爲夷地志曰石首魚至
秋化爲鳧鳧鳧頭中有石也方言曰野鳧甚小
而好沒水中者南楚之外謂之鶻鶻鳧施鳧文
候時飛南越志有松鳧棲息松間周書王會
鳧翳爲屏漢武飛在上苑中能捕蛇食之鳧鳧
萬頭

【雁】夏小正云正月雁北鄉鄉者何也鄉其居也
九月遰鴻雁遰往也猶曰傳其驛舍云爾非其
居也爾雅云雁一名鴈鵝一名舒雁又
云鵝以水言自北而南鴈以山言自南而北張
華註云鴈音雁隨陽鳥也冬適南方集于江千
之上故字從干鴈亦音雁中春寒盡雁始北歸
燕代尚寒猶集于山陸高岸谷之間故字從厂時
雅云鴈音加一音耐鵝倉鴻鴈字也方言
云自關而西謂之鴈鵝南楚之外謂之鵝或謂
之鴈鴚雅云周禮曰雁宜秦又六摯大夫執
雁以知休身又欲有去就之義而不失其常故
不懷生物類相感志云大曰鴻小曰雁夜宿洲
中鴻在內雁在外遂更警戒備狐與人之捕已
山海經云雁門山雁出其間在尚柳北舊說鴻
雁南翔不過衡山今衡山之旁有峰曰回雁蓋
南地極煖人罕識雪者故雁望衡山而止爾雅
舆雁鴻雁乃一物陸初無其別至詩註乃云大
曰鴻小曰雁雁蓋爲有小者按淮南鴻烈云雁
乃雨來仲秋鴻雁來季秋候雁來候雁比于鴻
雁而小故說詩推雁爲鴻雁而別以此爲雁也
今北方有白雁似鴻而小色白秋深乃來來則
霜降河北爲之霜信蓋曰霜降五日而鴻雁來
寒露五日而候雁來候雁之來在霜降前十日
所以謂之霜信也古者執贄雖用鴻雁然當亦
通用此小者故春秋曹伯陽好田弋曹郤人公
孫彊獲白雁獻之漢武帝太子作賦白雁千上
林以爲贄即此物也今月令及周書乃不復有
鴻雁候雁之別月令則云八月鴻雁來九月鴻
雁來賈誼書則曰白露之日鴻雁來寒露之日

執雁也雁夜宿洲渚令雁奴圍而警察飛則衝
盛而翔以避繒繳有遠害之道非特取其有去
就之義而已雁行料步側身故莊子謂士成綺
雁行避影而問老子一名米烏法言曰能來能
往者朱鳥之謂鮫本草唐本註云雁爲陽鳥冬
則南翔夏則北徂時當春夏則孕育于北與燕
相反燕來則雁往燕往則雁來故雁云秋鴻雁
來春玄鳥至往我曰雁人多不食者謂其知陰
陽之升降分長少之行序世或謂之大鴈亦道
家之一說陶唐註云雁爲陽鳥其義未盡按雁
得中和之氣然則即北寒則即南以就和氣所
以爲體幣者一取其信一取其和舒雁云下達
納采用雁執雁請問名納吉用雁請期用雁又
云摯不用死故詩曰雉鴈鴻鴈言用生者也古
今註云雁白河北渡江瘦弱能高飛不畏繒繳
江南饒沃卑濕不能高飛皆衝霜觸雪長數寸以防護尚書曰白露之日鴻雁來鴻雁
不求過行作陣不寒之日雁北鄉雁不北鄉民
又來既是一種何得前後不齊如此似不應耳
許叔重註二雁則以爲仲秋時候之雁從北漢
中來過周雒南去至彭蠡季秋時候之雁從北
漢中來南去至彭蠡以爲八月來者其父母也是
月來者蓋其子也羽翼稍弱故在後耳而賈子
前屬下句謂之賓雁不取來賓之義今淮南子
乃竝作候雁此當有所據詩緯曹氏曰鴈雁之
趨連歸不能捉木故易以鴻漸于木爲失所不
安之象書以彭蠡先濟陽鳥依居爲得其所爾
雅云鶤雁醜其足蹼其踵企那疏云鶤水鳥也
雁陽鳥也蹼蹠蹼屬相著之謂也踵脚跟也鶤
雁之類脚指間有縵蹼屬相著飛則仲其脚跟
令直也坤雅云鶤方微矢來風振之曰弋故楚
人好以繒弓微矢加之歸雁之上

按鴻雁非二物權氏辯之甚悉元恪豈亦以爲
然故前篇釋鴻此篇止釋鶤不又釋雁耶但云
純白似鶴似別一種意即所謂霜信杜子美詩
云故國霜前白雁來者是也若據今白露南翔
而大無後溫陳氏曰其翔急疾孔氏曰鴈羽急疾
歸則立則鴈若雞口雞群雁野鴈與雞異門鄭玄
云與鵝連說文曰鴈相次也從七從干益鴈性
依若如雁自然有行列故從干鳥故曰鴈行

鵻彼飛鴈

流離之子

流離梟也自關而西謂梟爲流離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故張兎云鵂鶹食母詩俱云梟不孝鳥是也

爾雅鴞少美長醜爲鵂鶹郭璞疏鴞之少爲子者美長食母而醜其名爲鵂鶹郭云鵂鶹猶留離謂之子者楼詩卽風云有兮尾兮流離之子是也流與鵂同詩故亦作鵂離之子鄭註云鵂鶹猶流離也禽經梟鵂害母張註梟在巢母喙之利翼成啄母自斥去也毛傳流離鳥也少好長醜正義曰流與鵂蓋古今之字爾雅離武作栗埤雅北山錄曰鳥反哺梟反哺蓋逆順之習也聯蜂方詩緝云鵂鶹宜學仙雉群宜習武鳥鵂宜習鹽雉鵻宜習卜遠鵂鶹宜習工巧梟鵻宜習待呪西方之書曰如土梟等州堄爲兒名之曰土梟盜取諸此傳曰鵂鶹可以令梟寂又曰梟避星名鵂連歲子雉貫到子日炎州有鳥其名曰梟偏伏其子百日而長羽翼旣成食母而飛蓋稍長從母索食母無以應於是而死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梟祓後梟不孝之鳥破鏡食父之獸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吏祠皆用之至漢武時亦令制官領之如其方而漢使東都送梟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淮南千歲造神兵蔣孟五月之望詩板重曰故造蓋謂梟一曰蝦蟆今世人五月作梟亦作蝦蟆蓋是食梟之鴞也博之梟有梟者海鴞行惡道故以梟爲梟亦梟得之僞故征將謂之梟將也土梟穴土以居故曰土梟而荊楚歲時記稱鵂鶹爲土梟說者乃因謂鵂鶹來巢者又云鵂鶹穴居誤矣梟今人養以致鳥後漢五行志稱梟鳥之性兄非常班駁好衆觀之至於小鳥希兒梟者梟見尤聚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廣要卷下之二

唐　吳郡陸璣元恪　撰

明　海隅毛晉子晉　補

麟之屬

麟麋身牛尾馬足黃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阱不罹羅網王者仁智則出今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麟也故司馬相如賦曰射麋腳麟蒙茸此麟也

爾雅云麋麋身牛尾一角郭註云角頭有肉郭註云瑞應獸也大戴禮曰毛蟲三百六十而麟爲之長禮記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麟以爲畜則獸不狘又云地不愛其寶則出麒麟皆在郊藪京房易傳曰馬蹄有五彩腹下黃鹿尾二徼詳記云麒仁獸也牝曰麟牡鳴曰遊聖牝鳴曰歸和足鳴曰扶幼秋鳴曰養綏尚書中候握河紀云帝軒遊東海麒麟在囿牟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麒麟臻唐傳云堯時麒麟有郊藪春秋演孔圖云麟者仁獸也含仁懷義音中鍾呂步中規矩遊必擇土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折生草不羣居不旅行不入陷阱不罹罔罟文章彬彬也春秋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公羊傳曰有以告者曰有麋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

飛蓋稍長從母索食母無以應於是而死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梟祓後梟不孝之鳥破鏡食父之獸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吏祠皆用之至漢武時亦令制官領之如其方而漢使東都送梟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淮南千歲造神兵蔣孟五月之望詩板重曰故造蓋謂梟一曰蝦蟆今世人五月作梟亦作蝦蟆蓋是食梟之鴞也博之梟有梟者海鴞行惡道故以梟爲梟亦梟得之僞故征將謂之梟將也土梟穴土以居故曰土梟而荊楚歲時記稱鵂鶹爲土梟說者乃因謂鵂鶹來巢者又云鵂鶹穴居誤矣梟今人養以致鳥後漢五行志稱梟鳥之性兄非常班駁好衆觀之至於小鳥希兒梟者梟見尤聚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廣要卷下之二

者也箋云公子信厚與禮相應有似于麟中適爲別說正義曰傳解四處多矣獨以麟爲興意亦以麟爲信獸殺異義以爲西方毛蟲更以麟于五常屬爲信爲端則應禮故以喻公子信厚而與禮相應也此直以麟比公子耳左傳哀十四年服虔註曰視明脩而麟至息慮信立白虎按言從義成則麟龜在沼聰聽知止而名山出龍龜恭儉仁則鳳皇來儀鳳皇翔于紫庭麒麟遊于郊囿騶虞在林藪是其名者東方朔識之曰此所謂騶虞也則漢武時實有獸騶虞者矣古者音序則麟屬麟則日月蝕矣卽時善走故良馬因之亦名異麟也毛傳云麟信而應禮以足至

騶虞

白質黑章其儀可喜敢敢穆穆君子之態哉郭璞贊曰怪獸五采尾參於身矯足千里儻忽若神是謂騶虞詩歎其仁吳普錄頌曰純純白虎長鳴雷聲聖人感期而興堯雅騶虞尾參于身白虎黑文西方之獸也王者有至信之德則應不食生草食自死之肉傳曰白虎仁卽此是也夫其色見于白其文見于黑又養獸也而名之曰虎則宜正以義爲事今反不履生草食自死之肉益仁之至也故序詩者曰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爾雅翼到芳詩義疏曰騶虞者騶虞也今詩之騶虞即古騶虞也夫騶虞一名白虎黑文尾長于身不食生物不履生草不羣居不旅行不入陷阱不罹罔罟文王於平時不妄殺如此此

其一時之義仁如此詩則王道成矣不必指騶虞二字求其說也且詩之言仁如騶虞猶醫記言好賢如緇衣意總如此但皆取其一篇之義後之學者不得其說乃以騶虞不踐生草又曰義獸許叔重注淮南子亦云食自死之獸夫騶虞虎也搏殺接囓之類又其修且頎如此安能日得大獸之自死者而食之且詩方於一發五豵之敏而顧嗟美禽獸為能不食生物是義安所指也皆因詩之序不知其為馬而增為之說也許又云白虎黑文日行千里與五彩畢具者異故并著之雖斯云神馬也詩攷詩曰古有乘騶天子獵之田也韓詩曰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實誤新書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虞人掌其政紀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又引墨子六戎王因先王之業名曰騶虞詩辨曰騶虞者騶御及虞人也作詩者呼騶虞之官而嗟歎之言有盡而意無窮益三歎周君之仁心而知其為文王之化也月令季秋天子乃教於田獵

命僕及七騶咸駕鄭氏云七騶謂趣馬主為諸官駕說者也是騶為騶虞也孟子齊景公田田招虞人是虞為虞人也周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謂騶御虞人皆不之人則官備可知毛氏以騶虞為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陸璣山陰陸氏皆和之司馬封禪文云囿騶虞於珍囿且謂般般之獸仁德之所必在山嶌枯木中山民謂騶虞具五采乘之日行千里皆祖毛氏也今不從漢武帝時建章宮後有異物出焉其狀如廣東方朔云此騶耳也或附會此騶虞即騶虞也顧雅無騶虞名物疏辯云按說射義云天子騶虞為節樂官備也與義禮曾說云騶虞天子掌鳥獸官魯詩傳云古有梁騶者天子之田也貫誼新書曰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以騶為囿名及以梁騶為田名俱見於傳詩賈子月令教田獵命僕及七騶咸駕左傳晉悼公使程鄭為御六騶屬為則騶者馬御也舜典益作朕虞周有山虞澤虞大田猶秉山澤之

虎一騊錢三千其狗半之邢疏醜類也熊虎之類其子名狗絕有力名羆郭云猛虎一騊錢三千其狗半之此言時之律也引之以證虎子名狗之義也祖冲之述異記曰東土呼熊為子路劉敬叔異苑曰以物擊樹云子路可起於是便下不呼則不動也按神異經云赤熊見則蚤死自遠淮南子注云熊食鹽而死抱柞子云熊嗜五百歲能化為狐狸異死云熊藏山穴穴聚不得見猿及傷殘見則舍穴自死婢雅熊似豕堅中山居冬蟄富心有白脂如玉味甚美俗呼熊白其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好臭木而引氣謂之熊經莊子所謂熊經鳥伸是也冬蟄不食飢則自舐其掌故其文在掌而孟子曰熊掌亦我所欲也周官大射諸侯則其熊侯豹侯蓋諸侯服猛下王德一等故其所射其熊豹之侯而已又曰田役則設熊席則以遮衆尚毅故也亦以其溫傳曰君居則狐裘坐則熊席考工記曰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斿以

象鶉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說者曰龜斿東方也故象蒼龍宿之數其斿九熊旗西方也故象白虎宿之數其斿六鳥旟正南方之物也故象朱鳥宿之數其斿七龜旐正北方之物也故象玄武宿之數其斿四許慎曰熊旗五斿以象代般熊旗五斿則考工所記六斿誤矣鬼谷子曰分威法服熊說者以為熊之攀搏先伏而後動李說曰熊強毅有所堪能而可以其物火之熊亦熊類而又強焉然可圖也爾雅翼熊類大人足黑色春出冬蟄輕捷好緣高木見人自投而下亦以捽厚而筋驫用此自快養熊者亦日捶之以為不捶則有病獸者剝其革不可得入蟄即有脊膜之古稱熊白此脊之在背也寒月則有若月即無淮南子曰無角者骨而無前有角者脂而無後無角者犬豕之屬肥從前起者也有角者羣羊之屬肥從後起者也又方冬唯自舐其掌故其掌特美烹之難熟晉靈公殺宰夫之膾熊蹯不熟者而

獸秋冬則有春夏則亡猛悫多力能拔大木故書曰以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熊羆之士以力言也俗說熊羆高脂至春臘臈即蟄高木自蟄謂之摟膘舊說師子虎見之而伏豹見之而跼與羆見之而罷爾雅與云熊乃熊類古言熊者舉與羆連言之如稱如熊如羆維熊維羆非熊非羆趙襄子射熊斃是也今獵者熊有兩種猪熊其形如猪馬熊其形如馬各有牝牡同以熊則云熊是其雄羆則熊之雌者窶力尤猛或曰羆大於熊羆之牡而斮雄猶殺為羭之牯而斮兕也益皆相類而為牝牡猶麋與麀麀麋通語與魚游然其盾如熊曰而麤理不如熊白美也柳宗元熊說稱麋長貓腳長頭高脚猛悫多力能拔樹又云熊羆陽虎虎與羆熊之狀被髮人立絕有力而甚害人則羆之力非熊比矣韓奕稱岨土樂荊有熊有羆有鮪有虎紋所多有者耳而終軍曰紙其熊皮赤豹黃羆又謂之白羆又云羆有黃羆有赤羆禹貢梁州貢熊羆狐狸是中西常貢北追貊

楚成兒圍蔣食熊蹯而死以其難熟貴於外牧也古以熊配虎為旗又皆以王斑之侯又以皮為冠毓舉者冠之謂之旄頭乘輿之出則前旄頭而後豹尾蓋乘輿黃旄肉豹伏班弓前左單右罕毓單者冠熊皮冠謂之旄頭而豹尾者則取象于豹之尾也必取熊豹者蓋熊于山中行所記六斿誤矣鬼谷子曰分威法服熊說者以為熊之攀搏先伏而後動李說曰熊強毅有所堪能而可以其物火之熊亦熊類而又強焉然可圖也爾雅翼熊類大人足黑色春出冬蟄輕捷好緣高木見人自投而下亦以捽厚而筋驫用此自快養熊者亦日捶之以為不捶則有病獸者剝其革不可得入蟄即有脊膜之古稱熊白此脊之在背也寒月則有若月即無淮南子曰無角者骨而無前有角者脂而無後無角者犬豕之屬肥從前起者也有角者羣羊之屬肥從後起者也又方冬唯自舐其掌故其掌特美烹之難熟晉靈公殺宰夫之膾熊蹯不熟者而

之國自以所有而獻所謂各以其所貢寶為贄如犬戎氏以白狼白鹿獻穆王也王會篇東胡黃羆成王獻此獸周禮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謂熊羆之屬冬藏者燒其所食之物於其穴外以誘出之禹貢之梁州厥貢熊羆狐狸織皮山海經云嶓冢之山其獸多羆朱注羆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悫多力能拔樹又云熊羆陽物在山強力壯毅男子之屬也

熊羆是二物若云熊是其雄羆則熊之雌按熊羆雄者獵人不能辨姑妄言之也又舜獸云魋如小熊而黃郭註云今建平山中有此獸狀如熊而小毛膧淺赤黃色俗呼為赤熊酉陽雜俎高宗時御毘葉國獻天鐵熊狗白象獅子此又熊羆之異種也

羔裘豹飾

豹亦豹毛亦而文黑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

易云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本草圖經云豹皮人

寢可以驅溼藏今黔蜀中時有獲衆鼻卑目牛尾虎足土人鼎釜麥爲所食其齒以刀斧鏨鍛錢皆碎落火亦不能鎔人得之詐爲佛牙佛骨以誑俚俗衍義云豹毛赤黃其文黑如錢而中空比比相次此獸猛捷過虎故能安五臟補絕傷輕身又有土豹毛更無文色亦不赤其形小此各有種非能變爲虎也王會篇云屠州有黑豹白豹別名貘今出建寧郡毛黑白腹似熊而小能食蛇以食鐵可頓進數十斤消能消鐵爲水列女傳陶答子妻云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衣毛而成其文章故藏以遠害淵寘記南豹出浪坂之山狀如虎色如翠體書云豹取其武而有文埤雅豹花如錢黑而小於虎文賈人利在位不恤其民其詩一章曰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二章曰羔裘豹袖自我人究究言大夫澤衆以剛文之而已今其用舉如此則非所以稱其服也居居以言不過究究以言不恕豹袪下大夫也豹裘上大夫也

衆君子豹變以其尾言謂也古者軍正建之漢大儀屬軍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衆之最後一乘獸豹尾豹尾以前皆爲獸中周禮云射以皮侯以獸侯詩云羔裘豹袖孔武有力傳云范獻子獵遇其豹冠爾雅云貙獸似熊黃白文麗山海經云苦山多貙獸其狀如犬而黃白文名曰狪狪其名自呼小頭麻脚黑白駁能舐食銅鐵及竹木骨賈無牙皮薄理以爲坐褥臥席則消腹外之氣字從豸者蓋以此也蜀都賦云赦食鐵之獸卽貙是也劉子曰飛廉甘烟走貙美味所居漏絕嗜好不同未足怪也舊云貙養爲兵可以切玉按葛傳諸家所載豹有赤豹白豹黑豹青豹土豹玄豹凡六種未見黃色者惟本草衍義云毛赤黃耳毛詩譜爽稱氐氐赤豹若豹餘豹疑豹祛之類並未詳何色武因裘色不同而揚之名異耳爾雅所載貘白豹不過一種

獻其貔皮

貔似虎或曰似熊一名執夷一名白狐其子爲貔逐東人謂之白羆

也詩曰羔裘豹袪又言國君體柔而文之以剛其義上達也玉藻曰狐青裘豹褒玄綃衣以裼之羔裘豹飾襦衣以裼之則豹飾明非裏矣毛詩傳曰飾爲緣以豹皮則緣蓋言領入君之服也管子曰上大夫豹飾列大夫豹幦此齊一時之數非古也古云虎豹之駒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及長退毛然後疎朗漫散蓋亦養而成之傳曰文豹隱霧十日不食欲以澤其衣毛成其文彩郭詡是也語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豹一名程到子曰程生馬古詩曰餓狼食不足飢豹食有餘言狼貪豹靡有所程度而食其字從勺豹之勺猶虎之擬也宇說曰虎豹俚皆能勾物而取焉博物志云豹死守窟言不忘本也淮南子曰蜎使虎申蛇令豹止物各有所制也爾雅異豹以虎而圈文有數種有赤豹山海經云幽都之山有玄虎有玄豹王會篇云屠州有黑豹有白豹別名貘淮南曰軍正執虎豹皮以正其衆豹尾車制也

爾雅云貔白狐其子貙郭璞云貔豹屬一名白狐其子名貙郭云一名執夷虎豹之屬詩大雅云獻其貔皮爾雅異貔豹貙猛獸出胥國曲禮云前有摯獸則載貔貅陸德明云貔本亦作貔卽白狐也書云如虎如貔于商郊莊子曰豐狐文豹搏于山林伏于巖穴夜行晝居求食江河之上

狼歐其胡

狼牡名獾牝名狼其子名獥有力者名迅其鳴能小能大善爲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止其猛捷者人不能制雖善用兵者亦不能免也其膏可煎和其皮可爲裘

爾雅狼牡獾牝狼其子獥絕有力迅郭璞此辨狼之種類也孫炎云迅疾也詩齊風云敖驟從兩狼今故禮記狼膂脊又曰君之右虎賁厥左狼賁是也朱註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毛傳老狼有胡進則蹎其胡退則跲其足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博雅云獑狼也酉陽雜俎狼

黑雌者黃雄者善啼啼數聲則衆猨叫嘯騰擲如相和焉其膏塗入肝脾創音含宮商故也巴峽諺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三聲淚沾裳峽中人以樂矢射殺之取其尾爲臥褥被坐毯中矢毒即自斷斷其尾以擲之猨一名猓顏氏以爲其尾乘可藉故其制字從乘元康地記云猨與獼猴不共山宿臨且相呼王延壽王孫賦云偕攫食于兩頰稍委輸于胃脾緣百仞之高木拔窮桑之長枝柳子厚云猨王孫若異山德異性不能相容猨之德靜以恒王孫之德躁以動物淨銳敏雖翠不相善也食相噬諺行無列領無序爭雌而不息有雖推其衆弱者以免奸跡稼蔬所過很藉披撥禾實未熟飢餓殺投注山之水草木必凌伸折挽江乘地記云樂山有山猱赤足烏獸考云猱詩謂之猱性躁而多智

按爾雅云猱蝯善援獲父善顧明是二種陸疏云老者爲獲則混爲一矣其類甚多曰猱曰蝯曰狙曰獲曰猴曰玃曰獨曰狨曰獼猴曰蝚曰猱曰猨曰猿曰玃曰獑曰獌曰獑曰獑曰獑

其爲魚也薄而不美若干若有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今稱居者乃以魴爲易取若難于釣而易于網耶詩傳魴魚赬尾說者以爲魚勞則尾赤左傳曰如魚爛尾隨流而方半鄭氏以爲魚肥則尾赤二說雖不同然魚肥則不耐勞不耐勞則尾易赤以勗言之其體博大而肥不能運其尾加之以衝流則其勞甚矣宜其尾之赬也

鱮屬雅云鰱鱮也埤雅鱮魚似魴而騈鱗其色白北土皆呼白鱮西征賦曰華鮪躍鱗素鱮揚蓼魚之不美者故里諺曰鯉魚銜鱮不如哺菽而鱮諺曰錯者則又以其性錯錯而不健故也爾雅翼鱮鰱魚也大頭而細鱗魚之不美者蓼

魚雖一類而所食不同今鯇唯食草鱮食螺蚌鱮乃食鯇美宜其味之不美耳今人亦不珍此族往往以爲鮑魚詩稱孔樂韓土魴鱮甫甫夫鱮不美魚也而何足特稱以爲韓土之樂蓋言川澤之善者以其美惡之並畜魴美而鱮不美今皆甫甫然則其土之樂可知矣猶之稱周原肥饒之膴膴者必以堇荼如飴言之也敝笱之詩曰敝笱在梁其魚魴鱮又曰其魚魴鱮其魚唯唯敝笱在梁其魚魴鱮又曰其魚魴鱮甫甫唯唯蓼蕭之守魚猶禮之守國也說文云池魚滿三千六百蛟來爲之長能率魚飛置荷水中即蛟去夫蛟陰類難制之物欲率魚而去荷蕭敝而能制之使其在水者有魴鱮焉有魴鱮焉有唯唯之聚焉不以蛟而徙也今魯桓公微弱無守國之器使從文姜者如雲如雨如水而不能少爲之制則曾敝笱之不若也郭璞曰鰱似鯉而黑厥氏曰今鱮鯉相似而小別鯉頭小鱮頭大

魚麗于罶魴鱧　自別鯉鱧

鱧鯇也似鯉頰狹而厚爾雅曰鱧鮦也許慎以爲

之衆夜則仰首向北而拱焉有自然之禮故從禮膳獨甘也故從鱧今道家忌之以其首戴斗也又指爲厭故有天厭焉地厭大水厭鱧之說皆禁不食郭氏解釋魚稱爲鮦然今鮦又別一種鱧比他魚爲最蛭詩術毛氏以鰱爲鮦本草云蓋一名鮦今黑鯉魚道家以爲厭者也郭璞云鱧鮦山陰陸氏云鱧今玄鯉與蛇通氣是郭璞陸氏皆同毛說以鯉爲今之烏鯉魚也今不從舍人云鱧名鯇陸璣云鱧鯇也以鯉頰狹而厚是舍人與陸璣皆以鱧爲今之鯇魚也今從之鯇今鯵魚似鱒而大

按釋魚烏首列鯉鱧鮎鱧鯇六種俱無釋文鄭漁仲曰六者之名斷而易識故但載之而已不復重釋也可見鱧鯇是二種毛氏郭氏俱云鮦鮦也山陰陸氏從之確是定見元恪勝庵曰鯇又曰鮦則兩岐矣若許慎以爲鯉魚羅氏以爲鮦又別一種不解何故嚴華谷考據甚核乃以舍人之說爲然豈其然乎

九眼之魚鱒鮪

鱒似鯉魚而鱗細于鯉也赤眼多細文

鯛雅鮥鱒郭注似鯶子赤眼鄭註似鯶而小眼赤多生溪澗傳麗水底罾網捕埤雅鱒似鯶魚而鱗細於鯶赤眼許云九眼之魚鱒鮪我覩之子衰衣繡裳蓋鱒魚通而鮪魚方若子道以四內義以方外而周公之飽具焉孫炎正義曰鱒好溝行制字從尊珀以此也爾雅說鱒魚曰中赤色一道橫貫瞳魚之美者今俗人謂之赤眼鱒其音乃如蹲踞之蹲食螺蚌多既獨行亦有兩三頭同行者極難取見網輒逆詩緝云鱒鮪毛以爲大魚今赤眼鱒及鯸魚皆非大魚赤眼魚也

魚麗于罶鰋鮪

鰋一名揭今黃頰魚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徐州人謂之揭黃頰通語也今江東呼黃鰋魚亦名黃頰魚尾微黃大者長尺八寸許鯸吹沙也似鯶魚狹而小體

鯸鮧小魚在筍中爲大耳今人呼爲童唇唇厚特甚有若重唇故以爲名今江南小谿中每春盛至甚多土人珍之夏則隨水下自是以後時亦有之然亦罕矣春來復來大抵正月中至魚之最先至者其次則鱧至次則鱸至桃花水至而鱸肥則三月矣此魚生流水之中非甸於人又杜父魚色黑斑如吹沙而短濮氏曰蒲魚多種極大者皮如沙可爲刀劍鞘吹沙小魚耳詩緝孔氏以鰋鮧皆爲大魚陸璣以鰋爲大魚鮧爲小魚山陰陸氏以鰋鮧皆爲小魚鰋魚黃鮧魚青鱧魚玄鱸魚白鯉魚赤又云鰋鮧小魚鮧鱧中魚鯉鯉大魚又云鰋鮧長魚鮧鱧之魚則一方一圓鯉鯉之魚則一偏一仰又鰋鮧鮧其性浮鱧鯉鯉其性沉意謂五色之備而小大長短浮深之不同也寧波府志云皮上有沙故名其類甚多烏鰂攷云鮧有二種魚鯉之鱗蓋闊廣江濮之常產海鮧虎頭鮧體黑文簡足巨者餘二百斤常以春晦涉于海山之麓旬日化爲虎唯四足

骨在鱗前如斤者爲鱗鯖是胡沙也要是一類又有隨母行鰯川入母腹中等復出腹中容四五頭亦如舍其健馴不能制俗呼河伯健兒鮫既世所服用人多識者特其音與蛟龍之蛟同解者或有差互凡皮有珠飾刀劒者是鮫魚之鮫滿二千斤爲魚之長是蛟龍之蛟

楼泳魚皮有甲珠文可以飾物古今皆然但云似鼉無足似與陸疏似豬者不同

鼉鼓逢逢

鼉形似一本多水字蜥蜴四足長丈餘生卵大如鵝卵野如鼉今合藥鼉魚甲是也其皮堅厚可以冒鼓

毛傳鼉魚陽正義曰月令季夏命漁師伐蛟取鼉說傳注云鼉如蜥蜴長六尺埤雅云鼉具十二少肉蛇肉最後在尾其枕墊淨魚忧弗如皮中冒鼓更小正曰剝鼉以爲鼓也今鼉將風則踴鼉欲雨則喝故里俗以鼉識雨詩曰鼉鼓逢逢先儒以爲鼉皮堅厚取以冒鼓故

項令乘龍作教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乃令鱗先爲樂倡鱗乃便浚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要爲鼉所融廣成頌左挈夔龍右提蛟鼉本草作鼉生南海池澤取無時陶隱居云鼉即今鼉也甲可療疾皮可以冒鼓肉至補益於物雖死沸湯炙以入腹良久乃剝剛此等老者多能變化爲邪鬼自非急勿食之增本圖經云生湖畔土窟中形似守宮而大長丈餘背尾俱有鱗甲今江東諸州皆有之陳藏器云俗音鱗魚音善字或作鱓諸書皆以鱓爲鱗本經以鱓爲鼉仍是魚字殊爲誤也

按鱓字本音鼉與鼉同故埤雅云一名鱓吳越人謂之鱓更與呂氏春秋所用皆以鱓爲鼉又音上演切者乃圖經所載似鼉鱓魚而細長又羅氏所云似蛇無鱗鱓有涎沫之魚即俗所書鱔字

蜃是貝錦

貝水中介蟲也鼈鼉之屬大者爲蜃一作蚌小者曰蜃大者殼其文彩之異大小之殊甚衆古者貨貝是也餘姚一作餘黃爲貲以白爲文餘泉白爲貨黃爲文又有紫貝其白質如玉紫點爲文皆行列相當其大者常有徑一尺小者七八寸一作當至一尺六七寸者今九真交趾以爲杯盤資物也

爾雅云貝居陸藏在水者蝘蜓注水陸異名也貝中肉如科斗但有頭尾耳又云大者魧註書大傳曰大貝如車渠車渠謂車輞即魧蝘又云小者蠙註今細貝亦有紫色者出日南又云玄貝貽貝註黑色貝也又云餘泉白黃文註以黃爲質白文爲點又云餘泉白黃文註以白爲質黃爲文點今紫貝以紫爲質黑爲文點又云蚍博而煩註瓶者中央廣兩頭銳又云蠙大而險註險者謂汚薄又云蜎小而側註即上小貝瓶謂狹而長邢疏此辨貝居陸居水大小文彩不同之名也晉大傳云西伯既戡黎紂囚之羑里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大如大車之渠以賕其皇李巡曰餘貶貝甲黃爲質白爲文彩似錦

圖經曰蜃大二三十僧振夷都採以爲貨市北人惟盡家用飾鏡帶耳大者爲珂黃黑色其骨白可以飾馬甚此等飾非特取其容兼取其鮮故說文貨貝辭也荀子東海有紫蛙漢文時南越獻紫貝江賦曰紫蛇如渠朱註貝水中介蟲也有文彩似錦

爾雅曰蟠蜥蜴也揚雄云春秦晉之間謂之蜥蜴其春秦蜥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青色黑斑其股似代瑁文五月中以兩股相摩或自切作

爾雅螽蟴蝗蝻蝝蚣蝑周南作螽斯七月作斯螽雖字異文倒其實一也一名蚣蝑一名蠜蠜一名名蝗蠜音義皆音斯鄭注蚣蝑音義一名蚣蝑即一種大青蚱蜢股長而喙甚鋒毛傳螽斯蚣蝑也郭璞方言云江東呼爲蚱蜢卑雅螽斯蟲之不妒忌一母百子者也故詩以爲子孫衆多之況武曰似蜀而小詩曰五月斯螽動股言螽斯股成而奮迅之也爾雅曰螽蠜奮迅時股成而奮迅之則方春尚弱也蔡邕月令曰其類乳于土中深埋其卵江東謂之蚱蜢善害田稼公羊曰蝝何以書記異也臧何以書紀異也蝝生子蓋從冬冬終也至冬而終故謂之螽魯十月而有螽孔子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再失閏也爾雅翼動股蝗屬也春秋書螽在秋者四在八月者三在九月十月者一在十二月者二惟十二月者乃失閏之過其餘八九十月者蓋夏之六七八月也螽類草蝗故有兩螽子宋言自上而下衆多之甚故以兩言之今蝗者蟲不妒忌惟蚣蝑名耳各得受氣而生子故能說說然衆多五雀同話云螽斯蝗屬或曰蚣卵所化孵成生育或三或四解一生其卵盈百自卵及異凡一月而飛利翼未成脫羅而行

詩云趯趯阜螽者是也一曰螽負勞詩云嘒嘒草蟲者是也一曰螽蚣蝑詩云螽斯羽者是也又有所謂蠜螽蝑蚸者形似蚣蝑而細長能跳善飛

桑食所在爲名而李廵檢實埜豐年說者以爲陰陽和則魚聚多矣爾雅翼古者言蜮能含沙射人則見者輒病甚則殺人今南方溪洞間有之狀如鱉三足俗呼三足鱉一名蜮一名射工一名水弩一名蝦蟆一名蝦蟇一名蛤蚧一名石蜐一名沙蟲一名短狐一名鬼蜮一名泥鰍一名鳥龍一名鳥鰲一名鳥賊一名鳥鬼一名鳥鰂一名烏鰂一名烏賊一名烏鰌一名烏鰍一名烏鰳一名烏鰶一名烏鰽一名烏鰼一名烏鰾一名烏鰷一名烏鰱一名烏鰹一名烏鰻

幽州謂之伏織又其鳴時正織之候故以名蟋蟀功名狀謂趨節曰趨織為言趨織也織與事遽故趨織鳴女作務惟豹之候蟋蟀為懶婦非也古制曆蛇游落而蟄于卯且卯且蟋蟀耳許叔重謂蟋蟀為卯且上蛇蛇不敢動亦非也梓人以注鳴者蜻蜓為方言南楚之間或謂之王孫機神記云竹葉為翼秋至蟋蟀鳴云促織之為物也暖則在郊寒則附人若有識其時者捕其首刷尾趨之捕其尾則首應之似有解人意者甚至合期鬬頭以決勝負而英猛之態甚可觀也蟲常論之天下有不容盡之物君子有獨好之理獨促織曰絡緯曰絡緯曰蟋蟀曰蟋蟀之不一其名或在壁或在戶或在宇或在牀下因時而有雖天一物之微而能察乎陰陽動靜之宜備乎戰鬬攻取之義是能超乎物者甚矣促織之可取也遠矣又皆考其實矣稼至秋冬生于草土磚石之內諸蟲變化腐朽而出朝生而夕死

蜤螽蜤螽渠略郭註似蝗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蚤生糞土中朝生暮死豬好噉之舍人曰南陽以東曰蜤螽梁宋之間曰渠略正曰蜤螽一名蜤螽通語也蜤螽之大而黑色者有五德文清廉儉信一名蝗蚓字林云或作螽一名蚣蝑南徐謂之蝮蠖楚人謂之蠖蛣秦燕謂之蚇蠖或名之蚍蜉

加蜩如蜩

鳴蜩蟬也宋衛謂之蜩陳鄭云蜩海岱之間謂之蟬蟬通語也蜩蟬之大而黑色者有五德文清廉儉信一名蝘蜓字林云或作螽一名蚣蝑南徐謂之蝮蠖楚人謂之蠖蛣秦燕謂之蚇蠖或名之蚍蜉

蜩雅云蜩蝘蜓郭註夏小正傳曰蝘蜓者五彩具鄭注此即四五月間小蟬有文彩先諸蟬而鳴者爾雅又云蜩蜩郭註夏小正傳曰蜩蜩者蝘俗呼為胡蟬江南謂之蜩蝘鄭注蜩即蜩蝘也亦能在草叢中鳴爾雅又云蜋蜩蜩郭註如蟬而小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蜩夏小正曰鳴蜚虎鄭注蜚音扎此即一種蟬似蜩其鳴無節但扎扎然爾雅又云蠽茅蜩郭註江東呼為茅蠽似蟬而小青色鄭註蠽音節茅蜩有青紀二種只在茅苗中亦是五月時鳴爾雅又云蜩馬蜩郭註蜩中最大者為馬蟬鄭註蜩音絲馬蜩最大其聲譬宛轉谷爾雅又云蜺寒蜩郭註寒蜩也似蟬而小青色月令曰寒蟬鳴鄭注寒蜩即寒蜋也一名蜓蜻爾雅又云蜓蜻蜻蜓郭註即蜓蜻也一名蜻蛉齊人呼蜓蜻鄭註蜓蜻音挺不那蜓此辨蟬之大小及方言不同之名也云蜩者目諸蜩也蜩蜩五采具者也蜩蜩俗呼曰蟬似蟬而小鳴聲清亮者也蜩一名蜻蜻如蟬而小有文者也蜩一名蜋蜩爾雅又云蜋蜩蜻蜓郭註即蜋也一名蜻蛉齊人呼蜓蜻鄭註蜓蜻音挺不那蜓此辨蟬之大小及方言不同之名也云蜩者目諸蜩也蜩蜩五采具者也蜩蜩俗呼曰蟬似蟬而小鳴聲清亮者也蜩一名蜻蜻如蟬而小有文者也蜩一名蜋蜩色者也蟬一名馬蜩蟬之最大者也蛁一名寒蜩又名寒蜺似蟬而小青赤色者也關東謂總蛄為蜤蜴齊謂之蜥蜴秦晉之間謂蜤蜴為蜤蜴蜥蜴蜤蜴守宮也蜤蜴蜥蜴蜤蜴守宮也

蜉蝣之羽

蜉蝣方土著也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所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噉之美如蟬也樊光曰是糞中蜣蜋隨雨而出朝生而夕死

蜤雅蜉蝣渠略郭註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蚤生糞土中朝生暮死豬好噉之舍人曰南陽以東曰蜉蝣渠略梁宋之間曰渠略正曰蜉蝣一名蜤螽通語也蜤螽之大而黑色者有五德文清廉儉信一名蝘蜓字林云或作螽一名蚣蝑南徐謂之蝮蠖楚人謂之蠖蛣秦燕謂之蚇蠖或名之蚍蜉

蜤雅云蜩螗蜩郭註夏小正傳曰螗蜩者五彩具鄭注此即四五月間小蟬有文彩先諸蟬而鳴者爾雅又云蜩蜩郭註夏小正傳曰蜩蜩者蝘俗呼為胡蟬江南謂之蜩蝘鄭注蜩即蜩蝘也亦能在草叢中鳴爾雅又云蜋蜩蜩郭註如蟬而小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蜩夏小正曰鳴蜚虎鄭注蜚音扎此即一種蟬似蜩其鳴無節但扎扎然爾雅又云蠽茅蜩郭註江東呼為茅蠽似蟬而小青色鄭註蠽音節茅蜩有青紀二種只在茅苗中亦是五月時鳴爾雅又云蜩馬蜩郭註蜩中最大者為馬蟬鄭註蜩音絲馬蜩最大其聲譬宛轉谷爾雅又云蜺寒蜩郭註寒蜩也似蟬而小青色月令曰寒蟬鳴鄭注寒蜩即寒蜋也一名蜓蜻爾雅又云蜓蜻蜻蜓郭註即蜓蜻

乃鬼也二語盡之矣蛟蜮鳴蜩恐太不倫
彼有翼能飛者或又一種非師曠所云鷹飛則
沉者也

卷疑如蠶

蠶一名杜伯河內謂之蚊幽州謂之蠶
毛傳蠶蠶蟲也尾末捲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
然禪文纂要蚊蛾蟲也通俗文云
長尾爲蠶短尾爲蠽正義左傳曰其父死於路
已爲蠶尾言蠶尾有毒也廣雅杜伯蠶蠽蠽也
爾雅翼說文曰蠶毒蟲也象形蠶象其蠢蠢蟲
尾之形今之蠽也說者以爲鳳頁之大者多化
爲蠽爲洪方云蠽中囚多此江南無也或云江
南舊無蠽湖元初舊有主簿盛避江至今江南
往往有之俗呼爲主簿蟲蜥易能食之故蜥蜴
一名蠽虎又爲蜴牛所食先以踈規之不復去
今人或爲蠽蠶者以蜴牛延塗之痛立止蠽簡
謂之蠶後訓之蠶音同申生曰雖蠽謂爲避之
左傳曰蠶蠽有毒又曰已爲蠶尾以令于國莊

而黃者曰蠽蜕最小在墻間砌下者曰守宮種
類既異而此稱爲一物恐亦未審也鄭箋庶蜴
之性見人則走本草石龍子一名蜥蜴一名山
龍子一名守宮一名石蜴生平陽川谷及荊山
石間陶隱居云其類有四種大形純黃色爲蛇
蜕次似蛇皆小形長足見人不動名龍子次有
小形五色尾青碧可愛名蜥蜴不螫人一種善
緣籬壁名蠽蜕形小而黑乃言螫人必死而未
常中人唐本注云蛇師生山谷頭大足短小青
黃或白斑者是蠽蜕似蛇師不生山谷在人家
壁間名守宮又名蠽虎其名龍子及五色者蜥
蜴耳形皆細長尾與身相類似蛇四足古今注
云蠽蜕一曰守宮一曰龍子善于樹上捕蠅食
之其長細五色者名蜥蜴其短大者名蠽螈一
曰蛇醫大者長三尺色玄緋善魅人一曰玄蠽
一曰緑蠽詩話云守宮蜥蜴二物蜥蜴尾通干
身如蛇而加足有黑色者有青緑色者常居草
間守宮褐色四足有尾偃伏壁間故名蠽蜕亦

子曰其智慴于壁蠽之尾然則爲害甚矣今醫
家謂蠽尾爲蠽柏劉通曰猛虎之猶與不如蠽
蠆之玫盧橘舍別錄曰過滿百爲蠆所螫搗研
三月上巳日陽侍臣桓伊云帶之免蠆毒家
埔草書名蠆足陶隱居云蠽有雌雄雄者螫人
痛止在一處雌者痛牽諸處

蝭爲蜴蜴

蜴一名蜥蜴水蜴也或謂之鼄雄或謂之蛇醫
即蜥蜴青緑色大如指形狀可惡
爾雅蠑螈蜥蜴蜥蜴蠙蜕蜕守宮也郭璞註
小雅正月胡爲虺蜴謂此也蠑螈蜥蜴蠙蜕守
宮一物形狀相類而四名也字林云蠑螈蛇醫
也說文云在草曰蜥蜴在壁曰蠙蜕方言云秦
晉西夏謂之守宮或謂之蠙蠙或謂之蜥蜴南
陽呼蠙蜕其在澤中謂之蜥蜴南楚謂之蛇醫
或謂之蠑螈東齊海岱之間謂之蜕蜕北燕朝
之祝蜕案此諸文則在草澤者名蠑螈蜥蜴在
壁者名蠙蜕守宮也郭注小而有者曰蜥蜴大
謂守宮增雅蜥蜴一名蜴易曰十二時變色故
曰易也舊曰蜥易蝘蜓蓋龍善變蜥善易故乾
以龍況之其書謂之易又者言乎其變也象之
義出于象象之義出于泰易之義出于易皆取
諸物也蜥易一名蛇醫舊說蛇體有傷此帆銜
草傅之故有醫之號也考工記注云脘鳴灌脘
屬注鳴精別屬旁鳴蜴蜕屬鳴蠙皇屬股鳴
蛤蜻屬胸鳴案原屬馬融尚官作以胃鳴于資
尚官作以背鳴說者以爲三字相近雖容有誤
而馬鄭與于皆前世名儒或所授師說不同按
說文蝘大蜥也以胃鳴者則馬本作以胃鳴當
詩蜴屬三教珠英云守宮緑色如蛇而四足亦
與魚合爾雅翼蠙蜕似蜥蜴灰褐色在人家屋
壁間狀雖似龍人所玩習一名守宮又名壁宮
東方朔射覆詞云臣以爲龍又無角謂之爲蛇
又有足跋跋脉脉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蠙
言此也博物志云以器養之食以朱體盡赤
也楊子雲言蜥蜴或謂之天蝘然則亦與物同
名非爾雅之蝘矣

蜥蜴生糞中爾雅曰蝘蜥蜴也蜴蜥蜴也
爾雅蝘蜥蜴又云蜥蜴蜴那疏此辨蜴在土在
木之與名也其在糞土中者名蝘蜥又名蜥蜴
其在木中者方言云關東謂之蜴蜥梁益之間
謂之蜴上文蜴蜡蠙郭云木中蛮下文蜴桑蟲
謂之天蠐此其爲物多矣非止一蜥蜴也說文
作蠚蜴毛傳蝘蜥蜴蟲陶隱居云一名蝘蜥雖
猪蹄作羹與乳母不能別陳藏器云蜥蜴居糞
土中身短足長背有毛筋但從水入秋化爲蟬
蜴在朽木中食木心穿如錐刀一名蛮身長足
短口黑無毛節慢至春行化爲天牛兩角狀如
水牛色黑形質又別酥恭乃混其狀總名蜥蜴
乃千慮一失矣此即木中蛮蟲亦曰桑蛮故古
者謂從中起謂之蜴語名物疏蝘蜥蜴二物
也蝘蜥一名蜻亦名蜥蜴一名蜚齊一名蝘齊
莊子云爲足根所化淮南云黍成王充云化復
育轉爲蟬博物志云以背行駃便于用足者也
蜻蜥一名蜴一名蛮一名桑蠹一名蛣蜫生于
桑柳相及構木中諸腐木根下亦多有之本是
二種陶隱居及蘇恭俱混爲一誤也蜴白蜻蜥
之與名非蠆尾之蠽也天蝘爾雅云蝘即蜮蛣
也揚子雲言蜥蜴或謂之天蠐然則亦與物同
名非爾雅之蝘矣

蜥蜴生糞中爾雅曰蝘蜥蜴也蜴蜥蜴也
爾雅蝘蜥蜴又云蜻蜥蜴那疏此辨蜴在土在
木之與名也其在糞土中者名蝘蜥又名蜥蜴
其在木中者方言云關東謂之蜴蜥梁益之間
謂之蜴上文蜴蜡蠙郭云木中蛮下文蜴桑蟲
謂之天蠐此其爲物多矣非止一蜥蜴也說文
作蠚蜴毛傳蝘蜥蜴蟲陶隱居云一名蝘蜥雖
猪蹄作羹與乳母不能別陳藏器云蜥蜴居糞
土中身短足長背有毛筋但從水入秋化爲蟬
蜴在朽木中食木心穿如錐刀一名蛮身長足
短口黑無毛節慢至春行化爲天牛兩角狀如
水牛色黑形質又別酥恭乃混其狀總名蜥蜴
乃千慮一失矣此即木中蛮蟲亦曰桑蛮故古
者謂從中起謂之蜴語名物疏蝘蜥蜴二物
也蝘蜥一名蜻亦名蜥蜴一名蜚齊一名蝘齊
莊子云爲足根所化淮南云黍成王充云化復
育轉爲蟬博物志云以背行駃便于用足者也
蜻蜥一名蜴一名蛮一名桑蠹一名蛣蜫生于
桑柳相及構木中諸腐木根下亦多有之本是
二種陶隱居及蘇恭俱混爲一誤也蜴白蜻蜥
之與名非蠆尾之蠽也天蝘爾雅云蝘即蜮蛣
也揚子雲言蜥蜴或謂之天蠐然則亦與物同
名非爾雅之蝘矣

魯詩

申公培魯人少事齊人浮丘伯受詩爲楚王太子
戊傅及戊立爲王胥靡坐刑免申公申公卒報丘
經爲訓以教無傳疑是爲魯詩于是蘭陵王臧代
趙綰皆從申公受學臧爲郎中令綰爲御史大夫
皆以明堂事自殺其他弟子如同郡縣陽淮太守孔
安國膠西內史周霸城陽內史夏寬東海太守碭
魯賜長沙內史蘭陵繆生膠西中尉徐偃膠東內
史郯人闕門慶忌治官皆有廉節稱申公卒報丘
江公盡能傳之以授魯許生免中徐公而韋賢治
詩事江公許生至丞相傅子玄成亦至丞相及兄
子賞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由是魯詩有韋氏學
而東平王式以事徐公許生爲昌邑王師其後山
陽張長安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亦先後事式爲
博士由是又有張唐褚氏之學張生兄子游卿以
詩授元帝爲諫大夫其門人琅琊王扶爲泗水中
尉陳留許晏爲博士由是張家更有許氏學初魯
廣德亦事王式以博士論石渠授龔舍厥德至御

史大夫舍至山陽太守時平原尚弘亦以詩授元帝爲上谷太守傳子容少爲光祿大夫孫咸以父任爲郎中以世傳雅詩知名王莽時逃去不仕又有曲阿包咸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亦去歸鄉里世祖即位徵咸爲博士至大司農咸堅辭不肯除郎中至大鴻臚永平初任城魏應亦以習魯詩爲博士徵拜騎都尉卒于官

齊詩

轅固生齊人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令固刺豕使帝解之以利兵與固豕應手刺彘帝以固廉直拜爲清河王太傅固老罷歸已九十徐夷公孫弘亦事固固授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授東海創人后蒼蒼爲博士至少府蒼授沛人后蒼翼奉前將軍蕭望之承相匡衡衡授大司空琅邪師丹高密太傅伏理唐事賴川滿昌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滿昌又授九江張邯琅邪皮容皆至大官其後伏恭傳理家學改定章句作解說九萬餘言至光祿勳博士不就

毛詩

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魯身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長長時人謂亨爲大毛公長爲小毛公以其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長爲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阿武令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爲新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時九江謝曼卿亦善毛詩乃爲其訓東海衛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得風雅之旨世祖以爲議郎濟南徐巡師事宏亦以儒顯其後鄭衆賈逵傳毛詩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然毛齊韓詩三氏皆立博士惟毛詩不立博士耳

右毛詩孫二條武門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陸璣作也武曰唐大部陸機作也陳氏併之曰其書引漢儒郭璞注則當在郭之後未必吳時人也但諸書傳引多誤作機案機字士衡晉人本

以授謝子恭恭以顯仕爲郎永平中升司空恭則斷章句定爲二十萬言年九十卒又蜀郡任末廣漢杜撫皆以明習齊詩教授者述而卒

韓詩

韓嬰燕人孝文帝時爲常山太傅嬰推詩之意而作內外傳其言頗與齊魯間殊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河內趙子事嬰授同國蔡誼誼至水相誼授川國食子公與王吉爲昌邑王中尉食生爲博士授泰山蜚吉吉授淄川長孫順順爲博士蜚爲部刺史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蜚授山陽張順順授東海蘇曼曼至大官建武初博士淮陽薛漢傅欠業尤善說災異講論受詔定圖讖當世言詩推爲大後爲千乘太守坐事下獄死弟子徒爲杜撫會稽沛栩伯卿龐伯高城如名撫定韓詩章句建初中爲公車令卒官其所作詩迺約其通學者倚之曰杜君注撫授會稽趙曄曄亦有述聞又有光祿勳九江召駟則中令巴郡揚仁山陽張匡皆習韓詩匡爲作章句聚有道毀不治詩則此書爲唐人陸璣宇元恪者所模撫疑矣後世失傳不得其真故有銀爲僧鞊者或又曰貴則非貴蓋撫拾羣書所載復然鉆爲二卷不過依賦物題耳其說近之海陽毛晉識

益部方物略記

宋祁撰

益部方物略記序

宋端明殿學士吏部侍郎知益州安陸宋祁子京撰

益為西南一都會左阻劍門右負夷蕃內坦夷數百里壤以長江畏以複岑川陸盛氣磅礴而不得東回溥蜿蜒還負一方為珍木為怪草為鳥魚芋稻之饒日晡雨雨鹽和吐妍層出雜見不可勝狀殆帙精縕靈示□□□□□於茲壤也嘉祐建元之明年子來領州得東陽沈立所錄劍南陽物二十八種按名索實尚未之盡故遍詢西人又益數十物列而圖之物為之贊圖視狀贊言生之所以然更名益部方物畧記凡東方大詠聖瑞花云率以秋開死央草云春葉晚生而范成所無及有而自異皆取之冀裨風土聚丘之須云

新都孫震卿校　繡水沈士龍題

益部方物略記

檢子京方物略記便使人欲登汶領躡峨眉作右軍馳想然其所載猶有遺脫若左思賦蜀蜿山棲劉良注給客橙及蒟汁凝成可醃食李德裕得蒙茶以沃干湯瓶上驗之段成式竹蓐蜜緋色可愛黃庭堅焚道落笋冠晁兩川又若杜甫詠棟竹丁香麗春白居易詠山石榴元稹詠山枇杷顧況詠露青竹王周詠金盤草蘇軾詠萬葉花范成大詠紫河車實相花其所狀寫皆蜀中奇產人雖有前後物不異古今併錄于此為宋公補遺

新都孫震卿校　繡水沈士龍題

萬震南州志以韻語紀物質雅可誦後來惟江文通吳興草木頌僅足嗣響頃復得宋子京益部方物略記凡草木魚六十五條而寫色奏音一倣于震第見白氏長慶集木蓮樹詩敘云木蓮樹一呼黃心樹大者高五丈涉冬不凋身如青楊有白文葉如桂厚大無脊花如蓮香色豔麗皆同獨房藥有異視宋注最詳宋又注聖瑞花云率以秋開死央草云春葉晚生而范成大詠聖瑞花云挽春同住夏看到火雲流薛濤詠死央草云但娛春日長不管秋風早是春夏便已著花春葉非晚生矣至若改羞天為羞寒猶不失以妍易俚其改虞美人為娛美人則虞之與娛兩義自通得無更遺宵寐匪禎之誚

海鹽胡震亨題

新都孫震卿校

題益部方物略記

益部方物略記一卷

宋宋祁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櫻皆褫皮此獨自榦攢葉于顛纍首披散秋華而實其值則罕

右海櫻大抵類然不皮而幹葉蔟于抄廿子美左綿海櫻行理切緻緊風雨不能撼云

在土所宜亭擢而上枝枝相避葉葉相讓如向繁陰可庇芙蓉斯仰

右楠蜀地最宜者生童童若幢蓋然枝葉不加剪拔葉美陰人多植之樹甚端偉葉紅啟不彫至春暉新相換有花實似毋丁香云

欣植易安數歲輒林民賴其用實代其薪不梁亦被斧斤

右櫧亦得所宜民家蒔之不三年材可薪之疎種亟取里人以為利

杜子美有覓櫧栽詩

葉與竹類緻理如栢以狀得名亭亭修直

右竹栢生峨眉山中葉繁長而簇似竹然其榦大抵類栢而亭直

木榦芋葉擁腫盤戾農經弗載不用治藩

右海芋生不高四五尺葉似芋而有變金或云不可食方家療陰河洲云可用能止瘧

葉圓以澤素鶴春敷子生莢間纍纍綴珠

右紅豆花白色實若大紅豆以似得名葉如冬青蜀人以為果飣

竹生三歲色乃變棨伐榦以用西南之美

右紫竹蜀諸山中尤多園池亦種為玩然生二年色乃變三年而紫

根不它引是得慈名中實外堅筍不時萌末或下垂再弱緑榮

右慈竹性喜產根不外引其窠間不容筍有效生夏秋閱歲拔棄乃茂別有種飾圃容入九寸者曰籠竹一尺者曰苦竹弱稍垂地者曰釣絲竹或取節修

葉櫻身竹族生不蔓有皮無枝實中而榦

右櫻竹性亦叢產葉似櫻有刺徑不三二寸或曰桃竹未得其詳

竹節皆圓此獨方形厚倍於竅綱節稜稜

右方竹國衆方寡取貴方者差小

碧葉素葩歐包之珍丹裹既披香液飴津

右柑生果溪嘉等州結實堪於江南味亦差焉薄云

芋種不一鸚芋則貴民儲於田可用終歲

右赤鸚芋蜀芋多種鸚芋為最美俗流赤又有蠻芋亦美其形則圓鸚頭芋形長而圓蔚之最下為博果芋傳接也言可接果山中人多食之惟野芋人不食本草有六種曰青芋紫芋白芋眞芋蹲鴟芋野芋

西南所宜柔蔓紛衍縹穗綠實其甘可以食

右綠蒲萄北方蒲萄熟則色紫今此色正綠云

栗類尤衆此特殊味專逢若橡託神以貴

右天師栗生邛州山谷中樹高丈餘枝脩翁鬱花白實似荔枝肉黃膚甘味可食大若鵝卵

擢榦既脩結薦茲白戟外澤中甘可以餅

右錦被堆花出彭州其色一似薔薇有刺不可玩俗謂薔薇為錦堆花

蔓再其條若不自持綠葉丹英蔓衍紛垂

右錦帶花蜀止中處處有之一名長蔓柔濕花葉間側如蒨帶然四傳作名花開者形似飛鳥里人亦謂賢邊嬌

花跗芬修叢刺於梗不可把玩艷以妍姿

右添色桅霜花生彭漢蜀州花常多葉始則若桃開白色明日稍紅又明日則花然

豎粒茂苗豆別一類秋種春歛農不常蒔

右佛豆豆粒甚大而堅農夫不甚種唯圃中蒔以為利以鹽漬煮食之小兒所嗜

自濃而淺花則常態今顧反之亦反之怪

右黃茶藨蜀茶藨多白而黃者時時有之但香減于白花

綠實若黃味辛香芯根粒黃臘椒桂之匹

右艾子 艾木大抵葉黃類出蜀正綠味辛蜀人每進羹臛以一二枝授之少選香滿盂醞或曰作爲奢尤良按楊雄蜀都賦當作藝藝芸同字云

翠蕺對生甚似匹鳥遥而觀之勢若偕矯

右鴛鴦草 春葉晚生其稚蕺在葉中兩兩相向如飛鳥對翔

附陽而生垂若文綳大槩苔類土石所交

右仙人綳 生大山中與谷同種但巖陰石或言深谷有長丈餘者

翠莖纖柔稚葉相當遥而歌之式合或張

右娛美人草 蜀中傳虞美人草千以虞作娛意其草柔纖爲歌氣所動故其葉至小者或動搖美人以爲娛樂耳

冒寒而茂莖脩葉廣附莖作花葉蔽其上以其自蔽若有羞狀

右羞寒花 蜀地處處有之不爲人所愛根莖葉花蔽葉自隱俗曰善天花子易爲羞寒花按本草名曰鬼白

衆卻聚英爛若一房有守繪圖歐名乃童鑒而不艷是與衆芳

右瑞聖花 出青城山中絳不條高者乃尋丈花學秋開四出與桃花類然數十卻共爲一花繁蕊若綴先後相繼人號豐瑞花故圖以聞更號瑞聖寶仙淺紅者程相之圖之不蛻者二十黃碧色

擢頴挺挺盛夏則榮丹紫合英以寶見名

右七寶花 條葉大枝玉蟬花類其生叢蔚花紫質淺云

擢條亭亭層層紫丹狀若使節方圖實判

右旗節花 修修華碧皆層層而擢正類使所持節然故以名見益州圖經

翠葩共房葉附華外根不得徙是偉茲世

右水硫黃 出資榮州山澗中秋涼已收里人布茅水上流沫摶聚取而煮之復投于水則成號眞珠黃以淺黃色者爲上其用大率與硫黃同

右安羅花 生峨眉山中類槐樹春開葉在表花在中或言損不可移故俗人不得爲玩

蔨秀木顏狀若芙渠不實而榮馥馥其敷

右木蓮花 生峨眉山中諸谷狀若芙蓉亦類之木蘂花夏開枝條茂蔚不爲園圃所蒔

華而無采狀類翔鳳厶質毛輕翻欲飛動

右鵝毛玉鳳花 本至卑纖落如釵股枚枚開色白故曰玉以其分輕故曰毛

蔓附本生實若椹累武曰浮留南人謂之和以忍養五味告宜

右茑 蜀中處處有之葉爲蘿蔔楚謂江東呼爲菟絲蔓首貫珠蜀人以爲產蜀者性和厚流深可以治病形似牛舌緊緻者善蜀所生藥尚多如巴豆峽之板擇之厚朴尚數十輩

柔葉美根冬不殞零采而掇之可糝于羹

右苟 蜀中處處有之葉爲蘿蔔楚謂江東呼爲菟絲蔓首貫珠蜀人以爲產蜀者性和厚流深可以治病形似牛舌緊緻者善蜀所生藥尚多如巴豆峽之板擇之厚朴尚數十輩

植根水中端若串珠血而渝之可代蔬

右大黃 蜀大山中多有之尤爲來方所貴苗根皆長盈二尺本草言之尤詳

葉大莖赤根若巨血治疾則多方家所諮音眼

右大黃 蜀大山中多有之尤爲來方所貴苗根皆長盈二尺本草言之尤詳藥市所見大者治之爲挼紫地錦文啟人以爲產蜀者性和厚流深可以治病形似牛舌緊緻者善蜀所生藥尚多如川之巴豆峽之板擇之厚朴尚數十輩

黃葩翠葉圓實而澤咀久選甘或號菴勒

右餘甘子 生戎瀘等州山樹大葉細似槐實若李而小咀之前苦後歆歆

素花碧葉浮秀波面日中則向日入還斂

右朝日蓮 花色或黃或白葉浮水上翠厚而澤形如菱花差大開則隨日所在日入斂而自藏於葉下若葵藿傾太陽之比

蟬不能蛻委於林下花生厥首茲謂物化

右蟬花 二川山林中皆有之蟬之不蛻者二十黃碧色至秋則花其頭長一寸許

葉能螫人有花無實冒冬弗悴可以祛疾

右婦麻 自劍以南處處有之或觸其葉如蜂螫人以瀹灌之即解葉有刺葉下若葵藿頗太陽之比似花葉或青或紫善治風腫按杜詩當作瑣

厥生在石水蕩其液觸梗凝體品亞南離

右金星草 生峨眉青城山葉似萱草其背有點雙行相偶黃澤類金星人號金星草亦云金釵草皆以肖之今蜀家以傳疽創甚良

右桐花鳳 二月桃花始開是鳥翱翔其間人捕置樊閱歲蜀士以繪扇唐李衛公嗜爲喊

金花之露俗曰鳳類綠羽織爪藻背翠尾花落則隱以是見貴

附董而生翠莖紫莖生蜀者良三建則非

經實剛啄屏黑于矜因網就羈亦馴厥心

右紅桐背 出永康軍山谷中雄雌若錯彼此同巢其人未嘗之然不能久

也

貓緑厠采喜荏克膃奮頸陪顯矜健於味里人
裹貲以佐其闘

右荏雀每歲荏且熟是則羣至貪其實性好鬪人捕之裹錢使夫賄貧閭里嘈覩至一雀直數千錢官司惡民貲衆每下符禁此之

茜首黑裳黄駮其羽厥鳴嚶嚶若禁若謾名而不情益者猶懼

右謾花鳥青城峨眉間往往有之至春則啼其音若云無偷花果婦人言云

緑衣紺尾一啼百轉可樊而畜爲世嘉玩

右百舌鳥出中蜀山谷間毛采翠碧蜀人多畜之一云翠碧鳥善效他禽語凡數十種非東方所謂反舌無聲者往往亦矜鬪至死不解然捕者告罕故惜之不使極其擊云

狀實猿類體被金毳皮以藉焉中國之貴

右狨威茂等州南詔夷多有之大小正類猿惟毛爲異朝制內外省以上官乘馬者得以狨爲藉武官則內客省使宣微使乃得用

羊質而大角繚於首以角之珍軀殘獵手

右龍羊出吐蕃及威茂州形似畜手而大其角繚繞重八九兩黑質而白文可以爲帶銙其用蘭犀

猨與猿猱同類異種彼美豐肌登俎見用

右猨出邛蜀間與猿猱無異但性不躁動肉質豐腴蜀人炮蒸以爲美味

有足若鯢大首長尾其啼如嬰緑木弗墜

右鮎魚出西山溪谷及雅江狀似鯢有足能緑木其聲如兒啼蜀人養之

二丙之穴厥產嘉魚鯉質鱒鱗爲味珍腴

右嘉魚丙穴在興州有大丙小丙山魚出石穴中今雅州亦有之蜀人甚珍其味左思所謂嘉魚出於丙穴中

比鯽則大膚線玉瑩以繪諸庖無異雋永

右鮚魚出蜀江皆鐵黑而膚理似玉蜀人以爲鱠味美

黑首白腹修體短瀕春則羣泳促晉斯獲

右黑頭魚形若鮚長者及尺出嘉州歲二月則至惟郭璞臺前有之里人欲怪其說則言璞著書臺魚吞其墨故首黑云

長不數寸有駮其文淺瀨曲隈唯泳而羣

右沙緑魚魚之細者生隈瀨中狀若鰷大不盈寸美味蜀人珍之

鮚鱗么質本不登俎以味見録雖細猶捐

右石鱉魚狀似鮚魚而小出石間庖人取爲奇味

鱗質甚微翠體金光取而橋之參飾釵梁

右金蟲出利州山中蟬蠶里人取以佐婦釵鑷緑色光若金鈿釵鑷之飾云

蜀部方物畧記一卷終

辨物小志

明 上虞陳 絳用揚著

后夔拊石而歐舞伯牙鼓琴而魚嚥師曠援瑟而鶴集子壽吹笙而鳳鳴積至和之所感也逢蒙撫弓而豹嘷養由矯矢而猿哭蒲盧縈繳而鳥下更嚴控弦而鴻落積威之所劫也

物有以其尤爲傷人有以其技爲不祥騏驎之蕝也猩之血也象之齒也翟之尾也推此而物聚尤美身之災也故曰有以其尤爲殃也藍溪之殽也推此而玉也合浦之珠也谷陽之茶也瀘南之殽也推此而地產殊異民之賊也故曰有以其異爲傷也伯喈之琴也正平之鼓也羊欣之書也立本之畫也推此而士擅絕藝人之役也故曰有以其技爲不祥也

獸有神奇者一名任法性知有雖而好直古者決訟則命之以觸不直其直者不觸也有窮奇者牛似也而狗聲食禽獸逢忠信之人則嚙而食之逢奸邪之人則捕禽獸以餉之嗟夫乃物性之相遠有如是乎世固有執憲之綱乘法之紀望繩于鎩冠威雄于石室

擬而命之以爲百獸之神奇也而性大繆異迺銅抵正直則至于抽其筋而絕其髓阿保兒回則爲之嚙其爪而舐其牙若此其爲神奇耶爲窮奇耶東北荒名貐狡一角性忠見人鬬則觸其不直者聞人論則咋不正者

足羽曰禽四足毛曰獸然獸亦言禽易卽鼷無虞以從禽也鹿亦禽也曲禮猩猩能言不離禽獸猩猩亦禽也禦邕月令問禽也儀禮以禽作六摯卿羔羔亦禽也曲禮虎兔馬羊猴雞狗豬龍蛇皆禽荅十二辰之禽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雞狗豬皆禽也華陀五禽之戲虎鹿熊猿皆禽也禽亦言獸周禮梓人爲簴簴天下之大獸五贏羽鱗羸是鳥龍蛇龜魚南海有之四足似鼉長二丈餘喙三尺長尾而利齒虎與鹿渡水鼉擊之皆中斷以尾取物如象之用鼻往往捲取人家畜羊豕食之亦能食人既飽浮出水上若昏醉狀土人伺其醉耳殺之然則公捕鱷于食人之後益亦乘其醉耳

世謂兔無雄常望月而孕按古樂府木蘭辭云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雙兔傍地走安能辨雌雄雄兔非無雌雄但難辨耳陶氏書曰兔舐雄毫而孕或曰兔目不瞬視雄毫而孕大抵陰陽所生無無雌雄也

羽有蝗一生九十九子鱗有鱷一孕生卵數百于陸地何憑醜之蕃育也

虎豹之皮不樓螻蟻獅子尾拂夏月蠅蚋不敢集其上水犀角置米中雞鶩啄不敢喙置之屋中則鳥鳥不敢集屋上刻爲魚銜入水水開三尺猰㺄食銅鐵及竹窾其皮辟瘟圖其形辟邪死而餘威哉奔鼢一名鼠相傳頰鬚所化然一頭得膏三四斛取之燒燈照讀書紡績輒暗照歡樂之處則明是死猶類翟雉山鳥也尾修而脆善自愛雨雪降輒樓樹杪不下

樹木之側雷電去龍躓而上故謂從樹木之中昇天則又不得尺木之義

蜀自中宗朝大臣拜官例獻食天子名曰燒尾至蘇瓌始罷然燒尾莫解近閱太平廣記三秦記龍門山每歲季春有黃鯉魚自海及諸川爭來赴之一歲中登龍門者不過百之一初登龍門卽有雲雨隨之天火自後燒其尾化爲龍矣則義取諸此名乖猶馴事殊不革何也

天寶中陳堯佐判潮龍有鯉魚食人公命捕得鳴鼓于市修之今按閩雅槧鯉魚南海有之四足似鼉長二丈餘喙三尺長尾而利齒虎與鹿渡水鼉擊之皆中斷以尾取物如象之用鼻往往捲取人家畜羊豕食之亦能食人既飽浮出水上若昏醉狀土人伺其醉耳殺之然則公捕鱷于食人之後益亦乘其醉耳

世謂兔無雄常望月而孕按古樂府木蘭辭云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雙兔傍地走安能辨雌雄雄兔非無雌雄但難辨耳陶氏書曰兔舐雄毫而孕或曰兔目不瞬視雄毫而孕大抵陰陽所生無無雌雄也

羽有蝗一生九十九子鱗有鱷一孕生卵數百于陸地何憑醜之蕃育也

虎豹之皮不樓螻蟻獅子尾拂夏月蠅蚋不敢集其上水犀角置米中雞鶩啄不敢喙置之屋中則鳥鳥不敢集屋上刻爲魚銜入水水開三尺猰㺄食銅鐵及竹窾其皮辟瘟圖其形辟邪死而餘威哉奔鼢一名鼠相傳頰鬚所化然一頭得膏三四斛取之燒燈照讀書紡績輒暗照歡樂之處則明是死猶類翟雉山鳥也尾修而脆善自愛雨雪降輒樓樹杪不下

食私念有羅己者然往往餓死獸有猩猩血丹可以染毳嗣而性嗜酒能前知常什伯羣行山谷閒土人設酒又織草爲羅連絡之併置道周張之猩猩至卽知張者父祖姓名大嘯曰奴輩張我去去已復再三四試往共飲之輒醉輒罵戲穿其履土人逐之帆幸連隕亡逸者刻之得血焉雉之死以其尾而猩猩之死以血也余觀猩猩以獸羣頗能言而有知知張者之爲我矣乃不能自引決旋貪濡脣之味而甘暝身之戮禍猩猩者豈血耶雉雖不免于死然其炳蔚負潔負羽族之介也在人抑據梧採薇之倫乎顧其矜矜而不自戢亦可謂士之涉世不能忘己之美而沾沾自喜者之戒

宋江州義門陳兢家有羣犬一犬不至衆犬不食元浦江義民鄭文嗣家畜兩馬一馬出則一馬爲之不食楊用修訓禽經云鶴上無尊鷄上無常雉上飛而上也赤古尺字雛鷄飛不及尊常故曰有赤上飛而上也赤古尺字雛鷄飛不及尊常故曰無雉鷄飛不過丈尺故曰有鷄上尺故莊子云斥鴳斥亦尺也雉上能丈故記丈用雉傳云都城不過百雉羅璧識遺亦云周禮名城以五雉七雉九雉什者謂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而未詳雉所以名丈之義陸氏埤雅謂雉性妒龍護彊飛不越分域潘安仁雉賦所謂畫墳衔以分畛者也其飛崇不過丈修不過三丈所以雉計丈也又曰古者士贄雉士死制故贄雉雉以計城亦有望于耿介死守封疆之臣豈徒然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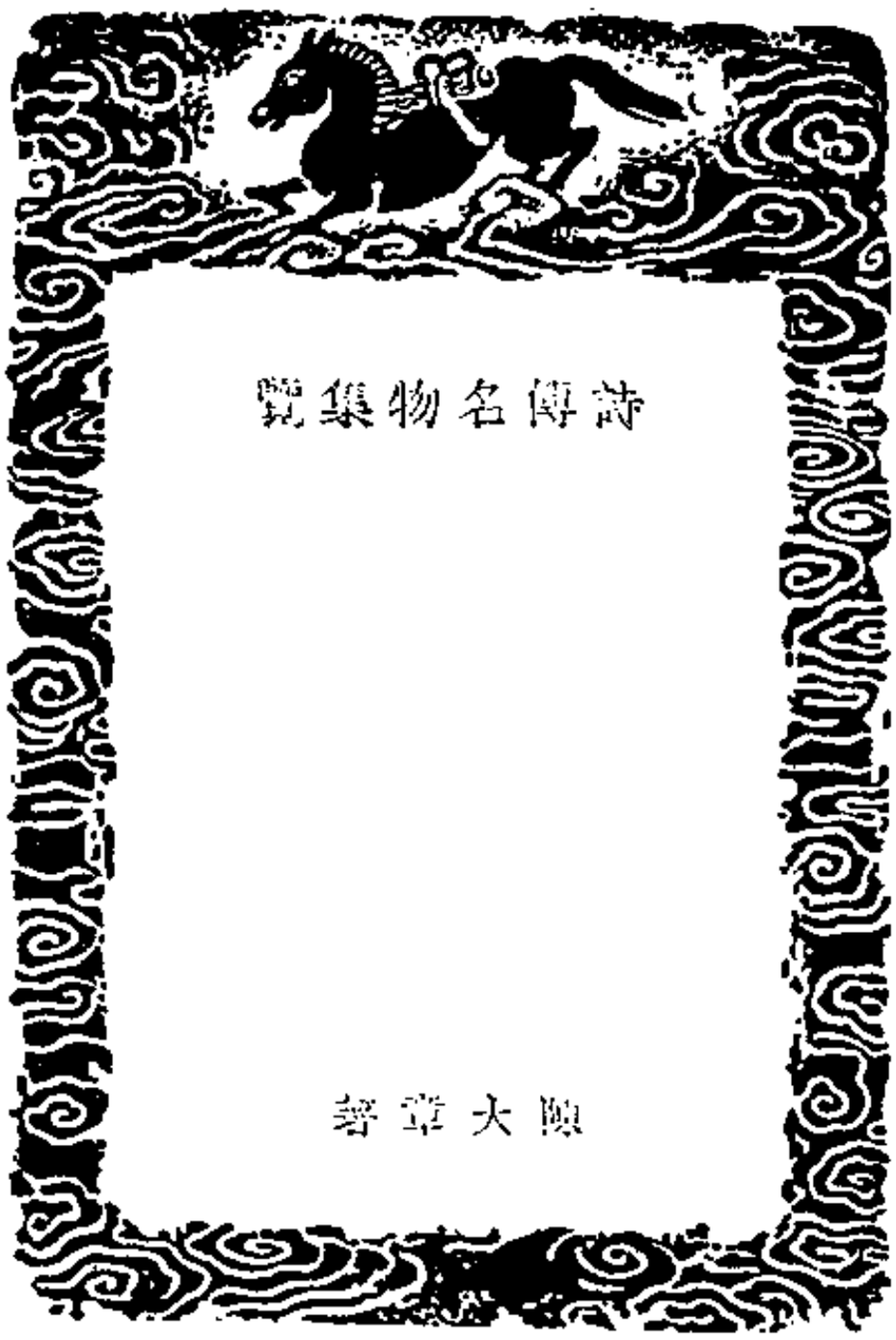
蕉之懷珠以目至五十年蓄紫汗溢于腦則不能復玆顯矣鹿之戴瓊以角至六十年角旋挺出于口則不能決蹄矣冤之懷玉以腋毛育彩色至百五十年轉環于腦則形隳人不見之矣夫人積久養重者亦如之也

蛇色逐地慶色隨樹茅兔必赤混于物類以藏形也獐鳥將擊必縮首猛獸之攫必匿其爪虎豹不外牙噬犬不見齒又曰猛獸將擊必弭毛帖伏鷙鳥將搏必記舒鳧翠舒鳧翠雞肝皆常用之物三者皆不宜食

鴞注鴟卽蛙字俗蝦蟆人亦取食之則北人之食蛙古矣後山談叢云漢書霍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羨菟園顏注羨菟地以供祭也周官蜩氏鄭康成注蜩今御所食蛙也宋普張暢弟收有大腹疾醫云當食蝦蟆而收甚難之暢爲先食前世北人食蛙南人不食然子按昌黎集中初有兩食蒭賀貽元十八云蛤卽是蝦蟆同實浪異名其餘數十種莫不可喚驚荅柳柳州食蝦蟆詩云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常恐染蠻夷失平生好樂而君復何爲甘食比蒙豹猥鮫務從俗全身蛤爲考公與柳柳州皆北人未嘗食乎又朱彧可談云安兒前世北人食之南人未嘗食也廣南人食蛇市閩浙人食蛙湖湘人食蛤蚧大蛙也廣南人食蛇有宗子任浙官中鱓蛇糞中州人每笑東南人食蛙有宗子任浙官取蛙兩股膞之給其族人以爲鴉肚既食然後告之非耶予是上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吾且由是東南誘焰始息又是南人食蛙北人初不食也鱓魚蚌蛤腐生遼東金復等州海上土人甚以包糞嘗有飼予京師書狀作蝮蕨蝮是毒蛇螯人觸膚飢淳于意醫案亦謂齊淳于司馬病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畢飽註馬肝能殺人然戰國荆軻嘗謂千里馬殺人不宜名魚考遯志亦嘗蝮志極淺陋無足據或疑卽鮑魚家語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證類本以食馬肝也論衡云食走馬之肝殺人氣困尋熱也嘗以充言爲是史記封禪書武帝曰文成食馬肝死耳索隱亦云氣勃而毒盛故食走馬肝殺人而正謂云馬生于午稟火氣而生火不能生水故有肝無膽膽木之精氣也木臟不足故食其肝者死余謂臟氣不足食之良不能益人何至乃殺人

漢東方朔諫武帝除上林苑書南山天下之阻也其地從汧隴以東商洛以西厥壤肥饒土宜薥芋水多陸

草云其臭如屍史記秦始皇道死不發喪載屍輒臭
車中用鮑魚一石亂其臭非是魚了甚通讀西漢書
王莽傳莽憂懣不能食亶飲酒咯鰒魚顏師古注海
魚也音苞東漢書伏隆傳隆使青徐等州招降張步
步遣使隨隆詣闕上書獻鰒魚郭璞注三蒼云似蛤
偏著石廣志曰鰒無鱗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
七或九本草云石決明一名鰒魚乃殊用酒然且喜
幸爲此魚頗覓無令人妄以文字形聲間疑似橫復
京師有頻婆果余頗疑所出每于作字閒筆令按太平
廣記唐永徽中魏郡臨黃王國村人王方言嘗于河
中灘上拾得一小樹栽埋之及長乃林檎也又非常
羨紀王愼爲曹州刺史有得之獻王貢于高宗以爲
朱柰又名五色林檎或謂之賴珠果種于苑中西域
老僧見之云是朱果來名林檎上大重之賜王方文
林郎故亦號此果爲文林果俗云頻婆果則知此果
入中國所自始今南方特僅此物然朱大中祥符二
年嘗詔罷詔州獻頻婆果則廣中亦嘗以充貢
僧見說家云竹木相靡也頃讀呂覽審己篇樹相近而
靡或輔之也乃知其說之所自予因是驗之但木枝
幹小大相亞雖遼丈許無相壓之勢其小者必迴斂
柯葉共而別向如揖遜狀以諧老婁駝或亦未之知
也始悟古人精察物理矣夫草木有生無知其于大
小強弱之閒逾爾而況人不量力度德徼幸以是徵矣
懼而以行于世可謂識時達變乎予以是
張曲江在西掖嘗盛設荔枝之美予諸公因采之信乃
作荔枝賦云夫其實可以薦宗廟珍可以羞王公享
千里而莫致門九重兮曷通山五嶺兮白雲江千里
兮青楓何斯美之徒遠墜爾命之不遂居無何見貢
于貴妃紅塵一騎千里傳送遂矣如痩人勞師何毋
亦公是賦爲之先容耶宋康伯可桂子荷花之句而
其禍致胡馬之飲江故青不可不慎也又按東漢黃
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阻險死
者繼路時臨武長唐羌縣接南海上書言狀和帝感
之下詔省焉則荔枝之遞蓋已在漢矣此物之命乃
與民命互相短長咀人膏以飴口宜仁者勿爲
太山境百數里居人十瘻九焉己酉春予行長青太安
道中蓋所見皆甕癭矣問何以故或曰山產葛而根
棗條引泉流經之飲者輒瘻其殆然耶問治爲食之
殺人飲其流泉亦復瘻耶然呂氏春秋輕水所多禿
與瘻人博物志云山居之民多瘻由于飲泉之下流
今荊南豬山郡東多此疾是不必葛也世傳楊子江
氣多瘻又云頭處險而瘻亦非必飲泉故也鴻烈云險阻
行役河南經太行山下見居民率癭
凡茶生木生而青郡爲之叢山茶獨產頂石上若苔采
而乾之以入沸色味香皆絕眞殊品也世傳楊子江
心水蒙山頂上茶之句而宋范景仁東齋紀事稱蜀
茶數處雅州蒙頂最佳其生最晚在春夏之交方生
則雲霧覆其上若有神物護持之晁氏客語亦稱雅
州蒙山常陰雨謂之漏天產茶最佳味如建品竟不
知昔詩所稱蒙山茶配合江心水者宜是誰茶也
世說荀勗嘗在武帝座上食筍進飯謂在座人曰此是
勞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密遣問之實用故車腳劃須
溪批云薪豈知勞而姻氣亦異耶疑之也然春秋晉
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胤
則事誠有之神識術解常在事外豈可以恆理推也
楊升菴卮言信師曠事以今傳荀勗事爲非訛荀勗
爲符朗且未繇所出矣
士夫閒與吳人談必曰鹽豉未詳所緣按郭子陸機詣
王武子武子有敎斛羊酪指以示陸云東吳何以敵
此陸云有千里蓴恨未下鹽豉然則由來古矣千里
未下說者謂皆吳中地名酉陽雜俎酒食部有千里
醬今深陽有千里湖產蓴多且肥美未亦當作末前
漢地理志會稽郡鄞縣有大末或云當作秣音文耳
秣下卽秣陵笑林吳人至京爲設食者有酪酥未知
是何物也強而食之歸吐遂至困頓因戒其子莫開
吳人不識酥至于強食困頓如陸公又以敵鹽豉故
笑其寒儉然備者腹爲唐閻惟菜是盛毋使羊踏翻
亦可也吳中人恆諱然不平正亦坐不知此中風味
耳學士雪茶必誡窓家羊羔兒酒耶



詩傳名物集覽目錄

卷一

關關雎鳩
維鵜有巢
誰謂雀無角
參差荇菜
雄雉鳴求其牡
流離之子
莫黑匪烏
鴟之奔奔
雞棲于塒
豚蹄盬羽
值其鷺羽
維鵜在梁

賈鳥千乘
維鳩居之
燕燕于飛
雄雉于飛
雖雖鳴鴈
右手秉翟
鴻則離之
于嗟鳩兮
戈矛與鴈
駾彼飛風
有鶴在陰

序

雨山先生著詩傳名物集覽成。合卷百。先生家居日久。自伊洛外。日課其子弟門人。暇則手一編。凡六經諸史。諸子百家。以及山經海志。稗官小說之書。莫不日給月吟。焚香繼晷。鉤章摘句。怪析縷分。兩腕皆脫。神氣愈邃。閱十餘年。三易稿而後成之。甚矣著述之難也。四方學者。欲其博雅。輒門庵得一覩。先生退然不勝。未嘗輕以示人。今歲夏五。貝氏子京自陝西赴都。歸集門請於先生。得鳥獸魚蟲草木十二卷。將梓梓。漸勘植三百六十條。自謂總括無遺。焉端臨尤讖其謬妄。雖文人相輕。自古而然。然瑜瑕互見。亦宋易相掩。先生之爲此書也。首朱傳。次箋疏。旁蒐博證。參昏衆說。而間附以己意。未知與元恪漁仲如何。要以考信質疑。可謂搜澤融液。與道大適者矣。先生於經義辨斷極精。別有論著。茲編緊末之及。誠愼之也。良驥受教有年。親見用力之勤。特書端委以應子京貝氏之命。至於剖悉源流。章明連作。則有當世之玄妥在。非屑漫寡味者之所敢贊及矣。癸巳孟冬臨日。受業甥丘良驥讀譔。

卷二

七月鳴鵙
鴟鴞
鸛鳴于垤
翩翩者鵻
脊令在原
鳥鳴嚶嚶
鴥彼飛隼
和鸞雝雝
鶴鳴于九皋
交交桑扈
弁彼鸒斯
匪鶉匪鳶
鴛鴦于飛
有集維鷮
有鶖在梁
時維鷹揚
鳧鷖在涇
鳳凰于飛
肇允彼桃蟲
天命玄鳥

卷三

我馬虺隤
肅肅兔罝
言秣其駒
麟之趾　定　角
誰謂鼠無牙
羔羊之皮
野有死麕
野有死鹿
無使尨也吠
壹發五豝
于嗟乎騶虞
壹發五豵
有力如虎
莫赤匪狐
象之揥也
騋牝三千
羊牛下來

卷四

乘乘黃
乘乘鴇
羔裘豹飾
並驅從兩肩兮
並驅從兩狼兮
盧令令
四驪濟濟
有縣貆兮
有縣特兮
碩鼠碩鼠
有馬白顛
駟驖孔阜
奉時辰牡
四馬既閑
載獫歇驕
駕我騏馵

騏駵是中
騧驪是驂
俴駟孔羣
一之日于貉
取彼狐狸
[illegible]驅其馬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
嘽嘽駱馬
我馬維騏
既有肥羜
搏獸于敖
麀鹿麌麌
其祁孔有
殪此大兕
維熊維羆
九十其犉
躍躍毚兔
遇犬獲之
投畀豺虎
俾出童羖
毋教猱升木
有豕白蹢
牂羊墳首
駟騵彭彭
先生如達
取羝以軷
有貓有虎
獻其貔皮
亦白其馬
有驈有皇
有騅有駓
有騂有騏
有驒有駱
有駵有雒
有駰有騢
有驔有魚
駜彼乘駽
駿厖

卷五

螽斯羽
喓喓草蟲
趯趯阜螽
領如蝤蠐
螓首蛾眉
蒼蠅之聲
蜉蝣之羽
蟋蟀在堂
蟲飛薨薨
蠶月條桑
五月鳴蜩
五月斯螽動股
六月莎雞振羽
蜎蜎者蠋
伊威在室
蠨蛸在戶
熠燿宵行
鸛鳴于垤
維虺維蛇
胡為虺蜴

蝶蛤有子
鴛鬼鴛蜮
及其蟊賊
卷髮如蓬
卷六
魴魚赬尾
其魚魴鰥
龜厲之台
鱒魴
鮨鮪
鰋鯉
魚麗魴鯉
成是貝錦
黃者台背
卷七
參差荇菜
采采卷耳
采采菜官
于以采藻
言采其蝱
于以采蘩
白茅包之
彼茁者葭
彼茁者葭
匏有苦葉
涉則揭
誰謂荼苦
隰有萇楚
猗儺其枝
夭之沃沃
樂子之無知
卷八
殷其雷
在南山之陽
何斯違斯
莫或遑息
振振君子
歸哉歸哉
摽有梅
其實七兮
求我庶士
迨其吉兮
求我庶士
迨其今兮
汝墳伐其條枚
未見君子
惄如調飢
遵彼汝墳
伐其條肄
既見君子
不我遐棄
魚麗于罶
魴鱧
君子有酒
旨且多
魚麗于罶
魴鱨
君子有酒
多且旨
南有嘉魚
烝然罩罩
君子有酒
賓朋式燕以樂
南有嘉魚
烝然汕汕
君子有酒
賓朋式燕以衎
南山有臺
樂只君子
邦家之基
樂只君子
萬壽無期
南山有臺
樂只君子
德音不已
南山有臺
樂只君子
萬壽攸宜
蓼蕭
既見君子
為龍為光
其德不爽
壽考不忘
湛露
在彼豐草
匪陽不晞
厭厭夜飲
不醉無歸
在彼豐草
匪陽不曜
厭厭夜飲
不醉無罪
彤弓
彤弓弨兮
受言藏之
我有嘉賓
中心貺之
鐘鼓既設
一朝饗之
彤弓弨兮
受言載之
我有嘉賓
中心喜之
鐘鼓既設
一朝右之
菁菁者莪
在彼中阿
既見君子
樂且有儀
在彼中陵
既見君子
錫我百朋
在彼中沚
既見君子
我心則喜
六月
玁狁孔熾
我是用急
王心載寧
玁狁匪茹
整居焦穫
侵鎬及方
至于涇陽
織文鳥章
白旆央央
元戎十乘
以先啓行
戎車既安
如輕如軒
四牡既佶
既佶且閑
薄伐玁狁
以奏膚公
有嚴有翼
共武之服
共武之王
出車
我出我車
于彼牧矣
自天子所
謂我來矣
召彼僕夫
謂之載矣
王事多難
維其棘矣
我出我車
于彼郊矣
設此旐矣
建彼旄矣
彼旟旐斯
胡不旆旆
憂心悄悄
僕夫況瘁
天子命我
城彼朔方
赫赫南仲
玁狁于襄
采薇
采薇采薇
薇亦作止
曰歸曰歸
歲亦莫止
靡室靡家
玁狁之故
不遑啓居
玁狁之故
采薇采薇
薇亦柔止
曰歸曰歸
心亦憂止
憂心烈烈
載渴載飢
我戍未定
靡使歸聘
采薇采薇
薇亦剛止
曰歸曰歸
歲亦陽止
王事靡盬
不遑啓處
憂心孔疚
我行不來
彼爾維何
維常之華
彼路斯何
君子之車
戎車既駕
四牡業業
豈敢定居
一月三捷
杕杜
有杕之杜
其葉湑湑
獨行睘睘
豈無他人
不如我同胞
有杕之杜
其葉菁菁
獨行睘睘
豈無他人
不如我同姓
伐木
伐木丁丁
鳥鳴嚶嚶
出自幽谷
遷于喬木
嚶其鳴矣
求其友聲
伐木許許
釃酒有藇
既有肥羜
以速諸父
寧適不來
微我弗顧
於粲洒掃
陳饋八簋
既有肥牡
以速諸舅
寧適不來
微我弗求
伐木於阪
釃酒有衍
籩豆有踐
兄弟無遠
民之失德
乾餱以愆
有酒湑我
無酒酤我
坎坎鼓我
蹲蹲舞我
迨我暇矣
飲此湑矣
天保
天保定爾
以莫不興
自天申之
俾爾戩穀
罄無不宜
受天百祿
降爾遐福
維日不足
天保定爾
俾爾單厚
何福不除
俾爾多益
以開百祿
神之弔矣
詒爾多福
民之質矣
日用飲食
羣黎百姓
遍為爾德
天保定爾
以莫不興
如山如阜
如岡如陵
如川之方至
以莫不增
吉蠲為饎
是用孝享
禴祠烝嘗
于公先王
君曰卜爾
萬壽無疆
神之弔矣
詒爾多福
天保定爾
俾爾戩穀
罄無不宜
受天百祿
降爾遐福
維日不足
采薇
采薇采薇
薇亦作止
曰歸曰歸
歲亦莫止
靡室靡家
玁狁之故
不遑啓居
玁狁之故
采薇采薇
薇亦柔止
曰歸曰歸
心亦憂止
憂心烈烈
載渴載飢
我戍未定
靡使歸聘
采薇采薇
薇亦剛止
曰歸曰歸
歲亦陽止
王事靡盬
不遑啓處
憂心孔疚
我行不來
彼爾維何
維常之華
彼路斯何
君子之車
戎車既駕
四牡業業
豈敢定居
一月三捷
杕杜
有杕之杜
其葉湑湑
獨行睘睘
豈無他人
不如我同胞
有杕之杜
其葉菁菁
獨行睘睘
豈無他人
不如我同姓
伐木
伐木丁丁
鳥鳴嚶嚶
出自幽谷
遷于喬木
嚶其鳴矣
求其友聲
伐木許許
釃酒有藇
既有肥羜
以速諸父
寧適不來
微我弗顧
於粲洒掃
陳饋八簋
既有肥牡
以速諸舅
寧適不來
微我弗求
伐木於阪
釃酒有衍
籩豆有踐
兄弟無遠
民之失德
乾餱以愆
有酒湑我
無酒酤我
坎坎鼓我
蹲蹲舞我
迨我暇矣
飲此湑矣
天保
天保定爾
以莫不興
自天申之
俾爾戩穀
罄無不宜
受天百祿
降爾遐福
維日不足
天保定爾
俾爾單厚
何福不除
俾爾多益
以開百祿
神之弔矣
詒爾多福
民之質矣
日用飲食
羣黎百姓
遍為爾德
天保定爾
以莫不興
如山如阜
如岡如陵
如川之方至
以莫不增
吉蠲為饎
是用孝享
禴祠烝嘗
于公先王
君曰卜爾
萬壽無疆
神之弔矣
詒爾多福
天保定爾
俾爾戩穀
罄無不宜
受天百祿
降爾遐福
維日不足

有棠其茂
甘棠其實
蔽芾甘棠
勿翦勿伐
召伯所茇
召伯所憩
召伯所說
召伯所聽
召伯所營
召伯所成
召伯所相
召伯所宜
召伯所予
召伯所賚
召伯所謀
召伯所經
召伯所營
召伯所作
召伯所治
召伯所理
召伯所議
召伯所決
召伯所斷
召伯所訟
召伯所平
召伯所定
召伯所正
召伯所主
召伯所命
召伯所使
召伯所行
召伯所至
召伯所到
召伯所過
召伯所巡
召伯所省
召伯所察
召伯所視
召伯所觀
召伯所見
召伯所聞
召伯所知
召伯所識
召伯所記
召伯所書
召伯所讀
召伯所誦
召伯所歌
召伯所舞
召伯所樂
召伯所禮
召伯所祭
召伯所享
召伯所燕
召伯所飲
召伯所食
召伯所膳
召伯所羞
召伯所饋
召伯所獻
召伯所酬
召伯所酢
召伯所洗
召伯所爵
召伯所觶
召伯所角
召伯所觚
召伯所斝
召伯所罍
召伯所尊
召伯所彝
召伯所舟
召伯所卣
召伯所罍
召伯所盉
召伯所盤
召伯所匜
召伯所鑑
召伯所鼎
召伯所鬲
召伯所甗
召伯所簋
召伯所簠
召伯所豆
召伯所登
召伯所鉶
召伯所俎
召伯所鼐
召伯所匕
召伯所箸
召伯所筵
召伯所几
召伯所席
召伯所蓐
召伯所茵
召伯所褥
召伯所被
召伯所衾
召伯所枕
召伯所帷
召伯所幕
召伯所帳
召伯所幔
召伯所屏
召伯所障
召伯所扆
召伯所床
召伯所榻
召伯所牀
召伯所几
召伯所案
召伯所架
召伯所格
召伯所櫃
召伯所箱
召伯所篋
召伯所笥
召伯所筐
召伯所籠
召伯所籃
召伯所籅
召伯所簏
召伯所囊
召伯所橐
召伯所袋
召伯所囊
召伯所橐
召伯所袋

甘棠其茂
匪伐匪翦
蔽芾甘棠
勿翦勿拜
召伯所茇
召伯所憩
召伯所說
召伯所聽
召伯所營
召伯所成
召伯所相
召伯所宜
召伯所予
召伯所賚
召伯所謀
召伯所經
召伯所營
召伯所作
召伯所治
召伯所理
召伯所議
召伯所決
召伯所斷
召伯所訟
召伯所平
召伯所定
召伯所正
召伯所主
召伯所命
召伯所使
召伯所行
召伯所至
召伯所到
召伯所過
召伯所巡
召伯所省
召伯所察
召伯所視
召伯所觀
召伯所見
召伯所聞
召伯所知
召伯所識
召伯所記
召伯所書
召伯所讀
召伯所誦
召伯所歌
召伯所舞
召伯所樂
召伯所禮
召伯所祭
召伯所享
召伯所燕
召伯所飲
召伯所食
召伯所膳
召伯所羞
召伯所饋
召伯所獻
召伯所酬
召伯所酢
召伯所洗
召伯所爵
召伯所觶
召伯所角
召伯所觚
召伯所斝
召伯所罍
召伯所尊
召伯所彝
召伯所舟
召伯所卣
召伯所罍
召伯所盉
召伯所盤
召伯所匜
召伯所鑑
召伯所鼎
召伯所鬲
召伯所甗
召伯所簋
召伯所簠
召伯所豆
召伯所登
召伯所鉶
召伯所俎
召伯所鼐
召伯所匕
召伯所箸
召伯所筵
召伯所几
召伯所席
召伯所蓐
召伯所茵
召伯所褥
召伯所被
召伯所衾
召伯所枕
召伯所帷
召伯所幕
召伯所帳
召伯所幔
召伯所屏
召伯所障
召伯所扆
召伯所床
召伯所榻
召伯所牀
召伯所几
召伯所案
召伯所架
召伯所格
召伯所櫃
召伯所箱
召伯所篋
召伯所笥
召伯所筐
召伯所籠
召伯所籃
召伯所籅
召伯所簏
召伯所囊
召伯所橐
召伯所袋
召伯所囊
召伯所橐
召伯所袋

卷十一
甘棠
蔽芾甘棠
勿翦勿伐
召伯所茇
召伯所憩
召伯所說
召伯所聽
召伯所營
召伯所成
召伯所相
召伯所宜
召伯所予
召伯所賚
召伯所謀
召伯所經
召伯所營
召伯所作
召伯所治
召伯所理
召伯所議
召伯所決
召伯所斷
召伯所訟
召伯所平
召伯所定
召伯所正
召伯所主
召伯所命
召伯所使
召伯所行
召伯所至
召伯所到
召伯所過
召伯所巡
召伯所省
召伯所察
召伯所視
召伯所觀
召伯所見
召伯所聞
召伯所知
召伯所識
召伯所記
召伯所書
召伯所讀
召伯所誦
召伯所歌
召伯所舞
召伯所樂
召伯所禮
召伯所祭
召伯所享
召伯所燕
召伯所飲
召伯所食
召伯所膳
召伯所羞
召伯所饋
召伯所獻
召伯所酬
召伯所酢
召伯所洗
召伯所爵
召伯所觶
召伯所角
召伯所觚
召伯所斝
召伯所罍
召伯所尊
召伯所彝
召伯所舟
召伯所卣
召伯所罍
召伯所盉
召伯所盤
召伯所匜
召伯所鑑
召伯所鼎
召伯所鬲
召伯所甗
召伯所簋
召伯所簠
召伯所豆
召伯所登
召伯所鉶
召伯所俎
召伯所鼐
召伯所匕
召伯所箸
召伯所筵
召伯所几
召伯所席
召伯所蓐
召伯所茵
召伯所褥
召伯所被
召伯所衾
召伯所枕
召伯所帷
召伯所幕
召伯所帳
召伯所幔
召伯所屏
召伯所障
召伯所扆
召伯所床
召伯所榻
召伯所牀
召伯所几
召伯所案
召伯所架
召伯所格
召伯所櫃
召伯所箱
召伯所篋
召伯所笥
召伯所筐
召伯所籠
召伯所籃
召伯所籅
召伯所簏
召伯所囊
召伯所橐
召伯所袋
召伯所囊
召伯所橐
召伯所袋

卷十一
甘棠
蔽芾甘棠
勿翦勿伐
召伯所茇
召伯所憩
召伯所說
召伯所聽
召伯所營
召伯所成
召伯所相
召伯所宜
召伯所予
召伯所賚
召伯所謀
召伯所經
召伯所營
召伯所作
召伯所治
召伯所理
召伯所議
召伯所決
召伯所斷
召伯所訟
召伯所平
召伯所定
召伯所正
召伯所主
召伯所命
召伯所使
召伯所行
召伯所至
召伯所到
召伯所過
召伯所巡
召伯所省
召伯所察
召伯所視
召伯所觀
召伯所見
召伯所聞
召伯所知
召伯所識
召伯所記
召伯所書
召伯所讀
召伯所誦
召伯所歌
召伯所舞
召伯所樂
召伯所禮
召伯所祭
召伯所享
召伯所燕
召伯所飲
召伯所食
召伯所膳
召伯所羞
召伯所饋
召伯所獻
召伯所酬
召伯所酢
召伯所洗
召伯所爵
召伯所觶
召伯所角
召伯所觚
召伯所斝
召伯所罍
召伯所尊
召伯所彝
召伯所舟
召伯所卣
召伯所罍
召伯所盉
召伯所盤
召伯所匜
召伯所鑑
召伯所鼎
召伯所鬲
召伯所甗
召伯所簋
召伯所簠
召伯所豆
召伯所登
召伯所鉶
召伯所俎
召伯所鼐
召伯所匕
召伯所箸
召伯所筵
召伯所几
召伯所席
召伯所蓐
召伯所茵
召伯所褥
召伯所被
召伯所衾
召伯所枕
召伯所帷
召伯所幕
召伯所帳
召伯所幔
召伯所屏
召伯所障
召伯所扆
召伯所床
召伯所榻
召伯所牀
召伯所几
召伯所案
召伯所架
召伯所格
召伯所櫃
召伯所箱
召伯所篋
召伯所笥
召伯所筐
召伯所籠
召伯所籃
召伯所籅
召伯所簏
召伯所囊
召伯所橐
召伯所袋
召伯所囊
召伯所橐
召伯所袋

詩傳名物集覽卷一

閩 黃岡陳大章著

鳥

關關雎鳩

朱傳。雎鳩。水鳥。一名王雎。狀類鴛鴦。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爲摯而有別。列女傳以爲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蓋其性然也。又語錄。見人說雎上有之。狀如鳧。云小王大也。于鳥爲大。故又謂之王雎。勁以法度。足以一乘。故雎鳩氏爲司馬。陰陽自然變化。論雎鳩不再匹。淮南子。關雎興于鳥。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乖居也。歐陽本義。先儒辨雎鳩甚衆。惟毛公得之。曰摯而有別。謂捕魚而食。鳥之猛摯者也。鄭氏釋摯爲至。非也。鳥獸雌雄皆有情意。執知雎鳩之獨至哉。或曰。詩本述后妃淑善之德。不宜反以猛摯之物比之。曰不取其摯。取其別也。雎鳩之在河洲。聽其聲則和。視其居則有別。此詩人之所取也。正字通。雎從且。與旰雎、愁雎、雎水、雎陽之雎從目義別。俗作雎。非。按爾雅止曰王雎。郭、陸許諸家皆以爲雕鶚之類。蓋附爾雅白鵫而訛也。黃白翁引夾漈曰。鵰類。在水邊。尾有一點白。俗說雎鶨。朱子特主其說。則固不能無疑于諸家矣。長箋謂王雎如鴨。風土記疑爲荇鶏。近代焦元敏謂狀似鴛鴦。通雅定爲鶗玉。蓋各得其形似而郝氏指爲布穀。錢氏以爲杜鵑。則又擬非其倫矣。

黃鳥于飛

朱傳。鸝也。爾雅。倉黃鳥。郭注。俗呼黃離留。亦名搏黍。鄭注。黃鸝也。陸疏。黃鳥黃鸝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黧黃。一名楚雀。齊人曰搏黍。一曰搏香。關西謂之黃鳥。當蠶熟時來往桑間。故里語云。黃栗留。看我麥黃槤熟不。或謂之黃袍。禮記。仲春之月。倉庚鳴。野民曰黃栗留。語聲轉耳。其色黧黑而黃。埤雅。凡詩言黃鳥者。興也。言倉庚者。賦也。倉庚鳴于仲春。其羽之鮮明在夏。鳴則蠶生。故詩曰。有鳴倉庚。爰求柔桑。爾雅翼。倉庚黃鳥而黑章。羅氏曰。性好雙飛。故鶗字從鬲。又曰。鶗必匹飛。鳴必單棲。而東山之末章。以比之子于歸者。又詩烏鳴嚶嚶。按爾經、稱鳥鳴嚶嚶。殆詩所謂鳥也。今荊州每冬月于田中得土壁圓如卵者破之。則蠶在其中。無復毛羽。蓋以土自裹伏。恐似此矣。爾經。燕以狂酣。鷰以喜噪。格物總論。鷰黑尾。嘴尖紅。腳背遍身并臺黃色。羽及尾有黑毛相間。三四月鳴。聲音圓滑。韓退之曰。以鳥鳴春。以蟲鳴秋。若黃鳥之類。其音脆者。結之候。倉庚鶯之候。名物解。凡記時者。皆言倉庚。形色有中和之美。以命其德也。故裏三良。則宜王。皆言黃鳥仲夏黍登而蟄伏。故謂之搏黍。月令。蟄蟲後五日。小桃華。次五日。倉庚鳴。陰陽運移。時至氣動。不得不爾。故先王以候節令。山海經。黃鳥食之不妒。楊雄北妒論云。梁武帝郡后性妒。令倉庚爲膳。妒果減半。通雅。楊升菴引李郢言。倉庚爲布穀。謂當作搏穀。按布穀今呼鄂公。郭璞云。梁武帝郡后性妒。令倉庚爲膳。妒博穀尤無據。

雉鵲有巢

朱傳。鵲鳩皆鳥名。鵲善爲巢。其巢最爲完固。鳩性拙。不能爲巢。或有居鵲之成巢者。爾雅。鵲鴝。鴝其飛也。鵲。注。鴝。趙上下。又云。鳥鵲鴝。其聲縮。注。飛縮腳。腹下。月令。季冬之月。鵲始巢。鵲不始巢。國不寧。廣雅。鴝鵲。鵲也。易通卦驗。鵲者。陽鳥。先時而動。先事而應。見于來風之來。失節不巢。冬氣不通。故言來不東風也。箋。鵲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詩推度災云。鵲以復至之月。始作室家。鳴鳩因成事。天性如此也。禽經。鵲以音誠而孕。又云。鵲鴝喈喈。莊子。鵲上高城。巢于高枝之顛。城壞巢

折凌風而起故君子得時則蟻行失時則鵲起又云遊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東方朔鵲立必順風淮南子鵲識歲之多風去喬木而巢扶枝故高而不危也又云蟲蟻鵲巢皆鬻天一又云太陰所建蟄蟲首穴向庭鵲巢向面爲戶又曰乾鵲知來而不知往乾鵲鵲也博物志鵲巢開口背太歲向太乙歲多風則去高木就卑枝涉秋首無毛又練鵲白毛如練俗謂之拖白練山鵲曰鵲陸賈云乾鵲噪行人至陶貞白云一名飛駁鳥以其色雜也古今注鵲一名神女說文曰象文徙作背惡荀子古之王者其政好生惡殺鳥鵲之巢可俯而窺陸佃云鵲知人將作巢取在木杪枝不取墮地者皆傅枝受卵故一名乾鵲莊子鳥鵲孵魚傅沫也鵲以傅枝少欲故曰孵也列子所謂細腰純雄其名稚蜂者與此同義淮顧云鵲巢水大則高水小則卑傅枝而生子春二月有乳鵲矣已而舍去他鳥居之故名南稚鳩居鵲巢今鳥之類亦逐鵲而居其巢鵲尾尤長故漢高祖劉氏冠長冠間謂之鵲尾冠能制蜩其所在蜩必反腹而受啄蜂雅鵲强而不淫所以成德故知風之所在而作巢知歲之所在而開戶所以趨時故詩以爲國君詩曰防有鵲巢言不驚懼之故卬有旨苕言不殘賊之故也俗說鵲巢中有梁見鵲上梁者必貴今二鵲共銜一木置中是也相法曰鵲行蹌蹌性行弗良故古人居欲如鵲淮南子曰如鵲之馭一曰從昔昔之言乾也考工記輈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絫而昔主物簿云鵲啄槐實結入于腦謂之鵲玉此鵲絫歲不復鳴噪雖巢無胎卵天寶遺事鵲謂之靈鵲聞鵲聲皆喜以爲吉兆名物疏按爾雅鶉山鵲注似鵲而有文采長尾背腳赤說文云知來事鳥也據此則舉昔所言知來者乃是鶉非鵲也通雅喜鵲曰乾鵲鵲作惡溼故名王安石以乾音慶謂健也小說謂之神女藏經謂之鴛尼陳后山謂人必欲押鴛尼字爲韻甚無謂漢西京有鵲鵲觀說文鳥在木上曰巢在穴曰窠淮南子雁北嚮鵲始加巢

雒鳩居之

毛傳鳩鳲鳩也秸鞠也釋鳥鳲鳩鵴疏左傳云鳲鳩氏司空詩云雒鳩居之雒鳩居之謂此郭云今之布穀江東呼爲穫婦亦名擊穀方言云穀鷇也陸璣疏今梁宋之間謂布穀爲鵴鵴一名鶻穀一名桑鳩按蔵勝自生穴中不巢生而方言云喪勝非也禽經鳩拙而安注鳲鳩也禮記仲春之月鷹化爲鳩然後設罻羅季春鳴鳩拂羽列子鵴之爲鵴鵴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鵴方言鳩自關而東謂之鶻鵴大者謂之鵴鳩埤雅鳲鳩一名擊穀今之布穀江東呼爲郭公牝牡飛鳴以翼相拂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有均一之德孟冬鳥蟄而上蟄而下蟄自上而下者均也其子在梅在棘在棣在棫已嘗在桑者一也一者婦道也妻道也均者母道也小君之道均以御節一以謹度故詩以況夫人周官羅氏仲春獻鳩以養國老者鳩性不噎食之復助氣故也雅翼此鳥鳴時正值播種故曰布穀志年七十者授之玉杖八十九十有加禮杖長九尺端以鳩爲飾欲老人不噎以愛民也歐陽永叔云今所謂布穀蔵勝者與鳩絕異惟今人直謂之鳩者指鳥也不能作巢多在屋瓦間或于樹上架構樹枝初不成窠便以生子往往墜墮作巢甚堅既生雛散飛則棄而去容有鳩來處彼空巢詩緝一名桑鳩仲春麗所化爲鳩也或謂之題肩齊人謂之鵻正禽經一鳥曰雀二鳥曰雔三鳥曰朋三鳥曰棄五鳥曰雁六鳥曰鶵七鳥曰鵻八鳥曰鶉九鳥曰鳩十鳥曰鶻鳩立必順風淮南子鵲識歲之多風去喬木而巢扶枝故高而不危也又云蟲蟻鵲巢皆鬻天一又云太陰所建蟄蟲首穴向庭鵲巢向面爲戶又曰乾鵲知來而不知往乾鵲鵲也博物志鵲巢開口背太歲向太乙歲多風則去高木就卑枝涉秋首無毛又練鵲白毛如練俗謂之拖白練山鵲曰鵲陸賈云乾鵲噪行人至陶貞白云一名飛駁鳥以其色雜也古今注鵲一名神女說文曰象文徙作背惡荀子古之王者其政好生惡殺鳥鵲之巢可俯而窺陸佃云鵲知人將作巢取在木杪枝不取墮地者皆傅枝受卵故一名乾鵲莊子鳥鵲孵魚傅沫也鵲以傅枝少欲故曰孵也列子所謂細腰純雄其名稚蜂者與此同義淮顧云鵲巢水大則高水小則卑傅枝而生子春二月有乳鵲矣已而舍去他鳥居之故名南稚鳩居鵲巢今鳥之類亦逐鵲而居其巢鵲尾尤長故漢高祖劉氏冠長冠間謂之鵲尾冠能制蜩其所在蜩必反腹而受啄蜂雅鵲强而不淫所以成德故知風之所在而作巢知歲之所在而開戶所以趨時故詩以爲國君詩曰防有鵲巢言不驚懼之故卬有旨苕言不殘賊之故也俗說鵲巢中有梁見鵲上梁者必貴今二鵲共銜一木置中是也相法曰鵲行蹌蹌性行弗良故古人居欲如鵲淮南子曰如鵲之馭一曰從昔昔之言乾也考工記輈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絫而昔主物簿云鵲啄槐實結入于腦謂之鵲玉此鵲絫歲不復鳴噪雖巢無胎卵天寶遺事鵲謂之靈鵲聞鵲聲皆喜以爲吉兆名物疏按爾雅鶉山鵲注似鵲而有文采長尾背腳赤說文云知來事鳥也據此則舉昔所言知來者乃是鶉非鵲也通雅喜鵲曰乾鵲鵲作惡溼故名王安石以乾音慶謂健也小說謂之神女藏經謂之鴛尼陳后山謂人必欲押鴛尼字爲韻甚無謂漢西京有鵲鵲觀說文鳥在木上曰巢在穴曰窠淮南子雁北嚮鵲始加巢

雒鳩居之

毛傳鳩鳲鳩也秸鞠也釋鳥鳲鳩鵴疏左傳云鳲鳩氏司空詩云雒鳩居之雒鳩居之謂此郭云今之布穀江東呼爲穫婦亦名擊穀方言云穀鷇也陸璣疏今梁宋之間謂布穀爲鵴鵴一名鶻穀一名桑鳩按蔵勝自生穴中不巢生而方言云喪勝非也禽經鳩拙而安注鳲鳩也禮記仲春之月鷹化爲鳩然後設罻羅季春鳴鳩拂羽列子鵴之爲鵴鵴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鵴方言鳩自關而東謂之鶻鵴大者謂之鵴鳩埤雅鳲鳩一名擊穀今之布穀江東呼爲郭公牝牡飛鳴以翼相拂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有均一之德孟冬鳥蟄而上蟄而下蟄自上而下者均也其子在梅在棘在棣在棫已嘗在桑者一也一者婦道也妻道也均者母道也小君之道均以御節一以謹度故詩以況夫人周官羅氏仲春獻鳩以養國老者鳩性不噎食之復助氣故也雅翼此鳥鳴時正值播種故曰布穀志年七十者授之玉杖八十九十有加禮杖長九尺端以鳩爲飾欲老人不噎以愛民也歐陽永叔云今所謂布穀蔵勝者與鳩絕異惟今人直謂之鳩者指鳥也不能作巢多在屋瓦間或于樹上架構樹枝初不成窠便以生子往往墜墮作巢甚堅既生雛散飛則棄而去容有鳩來處彼空巢詩緝一名桑鳩仲春麗所化爲鳩也或謂之題肩齊人謂之鵻正禽經一鳥曰雀二鳥曰雔三鳥曰朋三鳥曰棄五鳥曰雁六鳥曰鶵七鳥曰鵻八鳥曰鶉九鳥曰鳩十鳥曰鶻

落其管，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聚諸人間，道此燕安之也。故其字又爲燕安之燕。雅翼：燕有兩種，越燕小而多聲，頷下紫，巢于門楣上，謂之紫燕，亦謂之漢燕。胡燕比越燕而大，臆前白質黑章，其聲亦大，巢于大屋兩楹，其長有容匹素者，謂之蛇燕，其尾岐分光澤，漢書所云誕誕者，美好之貌也，以春分來，秋分去，其來主爲孳乳，故古者以其至之日祀高禖，奚因是而生。其去也多藏深山大空木中，無毛羽，或蟄藏坻岸中，亦云入水爲蜃蛤，淮南子云：燕之爲蛤是也。來去皆避社，又戊己日不取土，豈此主于土位，土位多之月，雉雊雞乳，曲禮：雉曰疏趾，注：雉肥則趾開張也。爾雅：鴟雁鵻，趾間有蹼，其足蹼，雞雉醜，指間無蹼，其足疏，故曰疏趾也。運斗樞：璣星散爲雉，化書：雉不再合信也。山海經：少華之山，其鳥多赤鷩，可以禦火。孟山鳥多白雉。禽經：雉上無常，雉上有丈，鷸上有尺，莊子：擇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于樊中，神雖王，弗善也。徐爰射雉賦注：雉一界之內，要以一雄爲主，餘者雖衆，莫敢鳴，雌伺巢之雉，不但欲擅一場，又挾兩雌，相感志：野雞屬陰，先鳴而後鼓，家雞屬陽，先鼓翼而後鳴。埤雅：雉死耿介，妒蠱讒，雖飛不越分域，潘岳所謂畫壤衍以分畿也。雉屬火，南方之物，陶氏謂丙午日不可食，明主于火也。雉飛若矢，一往而墮，雉雞類也，不能遠飛，當不過丈，修不過三丈，故雉高一丈長三丈也，古者數數以萬度，度以雉，禮坊記：都城不過百雉，左傳：五版而堵，五堵而雉，公羊：五雉而城，以此，揚子云：聆衰鳳于接輿，雉飛若矣，一往而墮，雉雞類也，不能遠飛，當不過丈，修不過三丈，故雉高一丈長三丈也，古者數數以萬，度以雉，禮坊記：都城不過百雉，左傳：五版而堵，五堵而雉，公羊：五雉而城，以此，揚子云：聆衰鳳于接輿，歌雉噎于梱子，雉噎，孔子去魯事也，爾雅：雞雉，皆曰絕有力者，以不能遠飛故云。雉翼，雉尾義氣，其鳴以雞相句，左傳：罕大夫裴裴美，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其妻忽言而笑，孝經援神契：周成王時，越裳獻白雉，去京師三萬里，又曰：王者德至鳥獸，則白雉見，博物志：翟尾長，惜其尾，雨雪柄高樹杪，不敢下食，往往餓死，抱樸子：白雉種南越猶多，今之九德，古越裳也，白雉之所出，有媒雉者，少養雉子，至長狎人，能招野雉，故名，雉性突前，其字從矢，雉之文來矢，故從矢也，易曰：射雉一矢亡，節兮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此大舞也，宛丘曰：無冬無夏，執其鷺羽，此小舞也，蓋雉取文明，鷺取潔白之容而已，所謂大舞者，籥舞也，所謂小舞者，羽舞也，故樂師云：掌國子小舞，而一曰羽舞，名物疏：右云雉有十四種，今以爾雅計之，鷮雉即江淮南詩傳五采者，王后搶狄剡綃爲其形，而采畫爲文章，鷮雉即詩有集維鷮者，鷮自呼者，鷩雉釋名云：鷩雉之憋憋者，其取介甚于他雉，似山雞而小，背上黃腹下七章之服，此之蓋取耿介，與王后三翟異也，秋秩海雉，如雉而黑，在海中山上，鵁山雉尾長者，俗呼山雞，禽經云：首有采毛，鄭注周禮云：翟雉名，然惟此雉稱鵁，則簡兮言右手秉翟者，此雉之羽也，雗雉，郭云：今白鷴也，亦名白雉，白雉右以爲瑞，周時越裳獻之，抱樸子：白雉出南越，則此雗即越裳所獻者也，鷳即斯干所謂如翬斯飛者，翬、鷳、鷴四方雉名，除鷩鷮可通諸雉，但得十二種，杜預注左傳，以翟爲南方之雉，與爾雅異，史記：呂后名雉，故諱稱野雞，又縊死曰雉，正義云：晉申生雉經于新城之廟，雉牛鼻繩也，縊水經注曰：蛇雉卵入地千年爲蛟，晉武庫閉甚密，忽有雉鳴，張華曰：必蛇所化，開視之，其側果有蛇蛻。

注疏左傳：五雉未聞其名。

朱傳：雉，野雞。雄者有冠，長尾，身有文采，善鬬，韓詩章句：耿介之鳥。爾雅：鷮雉、鷸雉、鵗雉、搖雉、鷩雉、秩秩海雉、鵁雉、鷴雉、鷩雉、雉絕有力者，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鵁，南方曰鷩，東方曰鷮，北方曰鷴，西方曰鷮，雉之蒼子爲鷷，易離爲雉，注：取其有文章。書曰：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又書高宗肜日：越有雊雉。左傳：鄭子少皞氏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雎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正利器用，正度益夷民者也，用宥申棗王后之五輅，重翟鍚面，注：重翟，翟雉之

鳧。[疏]曰。[詩]鱮。[傳]鰱魚。[疏]北下腹者雌。物類志曰。蜥蜴五色備者雄。不備者雌。蝘毛順者雄。逆者雌。蛤蜓身綠色。脚一長夫。又北方有白雁。似鴻而小。色白。秋深乃來。來則霜降。河北謂之霜信。春秋曹伯陽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强獲白雁獻之。漢武帝太子昏。得白雁于上林以爲贄。卽此。廣要曰。按鴻雁非二物。緯氏辨之甚悉。陸疏亦以爲然。故前篇釋鴻。此篇釋鳧。而更不釋雁。但云鴻純白。似鶴。肉美于雁。又似別有一種者。杜子美云。故國霜前白雁來。據今霜後南翔之雁。其色俱縞。玄縞黃。從無純白者。考之諸家傳疏頗合。按陸疏。曰家雁。物之僞者稱曰雁。一作贋。朱華顯兒稱帝爲贋天子。韓愈詩。廊計頓乖張。居然見贋雁。

此。按許叔重呂覽注云。八月來者。其父母也。其子羽翼稍弱。未能及之。故九月始來。據此則月令周書同。

者雄。腰碧色者雌。鼠矢兩頭尖者雄。曰者雌。牡蠣左顧者雄。右者雌。蛤蜊皮粗曰大身小者雄。曰銳尾小身大者雌。雌雄牝牡。皆飛走通稱。分屬禽獸者非。

雁鶩求其牡

朱傳。雌雄。走曰牝牡。詩。[疏]牝畜母。牡畜父。分飛走而言。然雄孤綏綏。[傳]走貌也。雁鶩求牝。則飛禽也。牡必偶切。音畝。易離卦。畜牝牛吉。[音]牧。[疏]牝雞無晨。老子。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注。谷牖而能受。神無所不應。玄妙也。牝有所受而能生物。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疏]莊子取老聃以此。

雖雖鴈雁

朱傳。雁鳥名。似鶩。[疏]秋南春北。[釋鳥]云。鴚雁醜。其足蹼。[傳]蹼。[疏]企。[郭]云。鴚雁指間有幕。蹼周相著。故曰其蹼企。直反小正。正月雁北鄉。鄉其居也。雁以北方爲居。九月遵遯往也。豬曰其蹼企。[傳]企。[疏]舉。非其居也。周禮六摯。大夫執雁。又云。若蒲雁醢。又曰。雁宜冬。禮記。兄弟之齒以雁行。儀禮士相見。士大夫庶人公孫弘猶白雁獻之。漢武帝太子昏。得白雁于上林以爲贄。卽此。廣要曰。按鴻雁非二物。緯氏辨之甚悉。陸疏亦以爲然。故前篇釋鴻。此篇釋鳧。而更不釋雁。但云鴻純白。似鶴。肉美于雁。又似別有一種者。杜子美云。故國霜前白雁來。據今霜後南翔之雁。其色俱縞。玄縞黃。從無純白者。考之諸家傳疏頗合。按陸疏。曰家雁。物之僞者稱曰雁。一作贋。朱華顯兒稱帝爲贋天子。韓愈詩。廊計頓乖張。居然見贋雁。

流離之子

朱傳。流離。漂散也。爾雅。烏少美長。醜爲鵹鵡。[郭]注。鵹鵡猶留離。詩所謂流離之子云。[袞]州有鳥。其名曰梟。[偏]伏其子。而西。謂梟爲流離。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故張奐云。鵹鵡食母。許愼云。梟不孝鳥。是也。爾雅又云。梟鴟。[注]土梟。說文。梟食母。不孝之鳥。故冬至捕梟磔之。字從鳥。[音]在木上。劉子云。[袞]州有鳥。其名曰梟。偏伏其子。百日而長。羽翼既成。食母而飛。蓋稱長從母索食。母無以應。于是而死。北戶錄。古人貴鵂炙。欲滅其族。非爲味美也。埤雅云。梟食母。破鏡食父。舊說。梟食母始飛。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司用之。故後世于歲始祓除凶災。取以桐黃帝。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作炙以賜百官。此證象也。北山錄曰。烏反哺。梟反噬。蓋順逆之智也。淮南子。戰鐸兵。[書]盛五月之望。許叔重曰。鼓鼙。蓋謂梟一曰蝦蟆。今世人五月作梟炙。亦作蝦蟆。是食梟之驗也。博之采有梟者。博彙行惡道。故以梟爲采。亦梟得之僞。故猛將謂之梟將也。後漢五行志。稱飛鳥之性。見非常斑駁。好聚觀之。至于小爵見梟者。皆以彭離。北鄉。雁不北鄉。民不懷主。詩緝。鴻雁之趾連蹼。不能握木。故易以鴻漸于木。爲失所不安之象。書以彭蠡。既瀦。陽鳥攸居。爲得其所也。春秋說題辭。雁之言雁。雁知晚盛。故雁南北以陽動也。禽經。雁一名翁雁。一名鴻鵠。一名鶤。又云。鶤以水言。白北而南。鴈以山言。白南而北。[疏]鶤。[音]混。[傳]混。[疏]鴻。[音]洪。[傳]鴻。[疏]大。[傳]大曰鴻。小曰雁。[疏]雁。[音]晏。[傳]鵝。[疏]鵝。[音]俄。[傳]鵠。[疏]鵠。[音]胡。[傳]鵠。[疏]天鵝

雞。馮貢徐州羽畎夏翟傳云。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禽經注。山雉長尾。尤珍愛之。林木之森鬱者不入。恐觸其尾也。雨則避于巖石之下。恐濕濕也。久雨亦不出而求食。死者甚衆。藥書容白陰作故。表記于右。右陰故也。左傳五雉。爲雉舞。雉十二雉。而舞之所取者。特翟山雉耳。以其羽猶可用爲儀。執之以舞。所以爲敬也。故以況周公。易曰。漸之進也。公歸東都。則之進也。然未至西都。故爲不復。禮曰。前有車騎。則載飛鴻。飛鴻有行列。故也。載謂合剝皮毛。舉之竿首。若所謂鴻臚韜杠者。漢哲姝翁注。卽鴻雁也。博物志。鴻鵠千歲者。皆胎產。鴻雁大略相類。以仲秋來賓。一同也。鳴如家鷄。二同也。進有漸。飛有序。三同也。雁色蒼而鴻色白。一異也。雁多羣而鴻寡侶。二異也。毛有粗細。形有大小。又曰。鴻毛爲纊。可以渡江不漏。正韻。晉史周紀。盛鴻滿野。注。蠭蠬也。鴻雁之鴻與蠭蠬之鴻。猶鯤鯨之鯤與鯤鵬之鯤。蓋假借之類。或大而小。或小而大。洪纖互見也。餘詳雁類。

鶖之舜舜

朱傳。鶖鶖。爾雅。鶖鶖其雄鶤。牝麃。注。鶖卽鵻、鶖。舊田鼠所化者。又鶉子爲鶖。鵻子爲鶖。注。別鶖雛之名。內則。雉兔鶉鷃。運斗樞曰。機星散爲鶉。德義少。殘百家。則鶉生。夏小正。三月田鼠化爲鴽。鴽鶉也。化而之鶉。故盡其辭也。鴽爲鼠化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周書時訓云。清明日桐始華。又五日田鼠化爲鴽。鴽鶉也。交州記。黃魚化爲鶉。本草。四月巳前未堪食。是鰕蟆所化。華萬曰。蓋得爪化爲鶉。禽經。鴽鶉野則鷖。緑則摶。注。月令田鼠化爲鴽。鶤東謂之鶉。鴽隴謂之鵻。鵻養之久。見食相搏鬬也。談苑至道二年夏秋間。京師鴽鶉米積于市門。是時雨水絕。無蚌蜃。人有得于鶉者。水墶者半爲鶉。半爲蛙。列子天瑞篇。蛙變爲鶉。斯不謬矣。本草衍義。鶉有雌雄。從卵生。何言化也。晉于田野。獲得其卵。初生謂之鶵。至初秋謂之早秋。中秋後謂之白唐。一物四名。尸子曰。鷖鶉居。莊子。堕人鶉居而鷇食。又曰。吾未嘗爲牧。而牂生于奥。未嘗好田。而鶉生于宝。埤雅。鶉無常居。而有常匹。俗言此鳥淳悉。不越橫草。遇小草卽旋行避礙。筆談曰。古人取象。不必大物。天文家朱鳥。乃取象于鶉。南方朱鳥七宿。曰鶉首、鶉火、鶉尾。是也。鶉有丹白二種。此丹鶉也。色赤黃。銳上委下。夏出秋藏。飛必附草。背火類也。或有魚所化者。魚鱗蟲龍之類。火之所自生也。天文。東方蒼龍七宿。有亢、有尾、有角。南方朱鳥七宿。有喙、有嗉、有翼、而無尾。此其取象于鶉與。雅翼。鶉居易容。食易給。鼠伏淺草。隨地而安。故言上世之俗曰鶉居鼠食。與上。亭長射中之。賜錢百萬。令天下亭障皆畫烏名物疏。說文。烏孝烏。赤白若三雒。有三足者。緯候皆以爲嘉瑞。非不祥烏也。黃黑匪烏。以喻衛君臣皆惡。必不援孝烏爲喻。孔疏不之詳辨。考爾雅注。但有反哺不反哺。白腹白項之辨。埤雅則混孝烏與不祥爲一。按本草禽部。有二種烏。鴉、慈鴉。以吳地所產驗之。慈鴉卽反哺者。其頸白。鳴聲嘔嘔。人亦不惡之。有一種純黑而惡聲者。謂之老鴉。俗云。聞其鳴者凶。則此詩之烏。卽老鴉矣。

鴻則離之

朱傳。鴻。雁之大者。毛傳。大曰鴻。小曰雁。陸疏。羽毛光澤純白。似鴈而大。長頸肉美于雁。又有小鴻。如鳧色。亦白。今人直謂之鴻。周易漸曰。初六鴻漸于干。六二鴻漸于磐。九三鴻漸于陸。六四鴻漸于木。九五鴻漸于陵。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尸子。鴻鵠之發。羽翼未合。而有四海之心。揚子。鴻飛冥冥。弋人何

篡焉。禽經注。鴻儀羣序。注。有行列百官之象。埤雅。鴻之爲物。其進有漸。其飛有序。其羽可用爲儀。君子之道也。故以況周公。易曰。漸之進也。公歸東都。則之進也。然未至西都。故爲不復。禮曰。前有車騎。則載飛鴻。飛鴻有行列。故也。載謂合剝皮毛。舉之竿首。若所謂鴻臚韜杠者。漢哲姝翁注。卽鴻雁也。博物志。鴻鵠千歲者。皆胎產。鴻雁大略相類。以仲秋來賓。一同也。鳴如家鷄。二同也。進有漸。飛有序。三同也。雁色蒼而鴻色白。一異也。雁多羣而鴻寡侶。二異也。毛有粗細。形有大小。又曰。鴻毛爲纊。可以渡江不漏。正韻。晉史周紀。盛鴻滿野。注。蠭蠬也。鴻雁之鴻與蠭蠬之鴻。猶鯤鯨之鯤與鯤鵬之鯤。蓋假借之類。或大而小。或小而大。洪纖互見也。餘詳雁類。

鶖之舜舜

朱傳。鶖鶖。爾雅。鶖鶖其雄鶤。牝麃。注。鶖卽鵻、鶖。舊田鼠所化者。又鶉子爲鶖。鵻子爲鶖。注。別鶖雛之名。內則。雉兔鶉鷃。運斗樞曰。機星散爲鶉。德義少。殘百家。則鶉生。夏小正。三月田鼠化爲鴽。鴽鶉也。化而之鶉。故盡其辭也。鴽爲鼠化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周書時訓云。清明日桐始華。又五日田鼠化爲鴽。鴽鶉也。交州記。黃魚化爲鶉。本草。四月巳前未堪食。是鰕蟆所化。華萬曰。蓋得爪化爲鶉。禽經。鴽鶉野則鷖。緑則摶。注。月令田鼠化爲鴽。鶤東謂之鶉。鴽隴謂之鵻。鵻養之久。見食相搏鬬也。談苑至道二年夏秋間。京師鴽鶉米積于市門。是時雨水絕。無蚌蜃。人有得于鶉者。水墶者半爲鶉。半爲蛙。列子天瑞篇。蛙變爲鶉。斯不謬矣。本草衍義。鶉有雌雄。從卵生。何言化也。晉于田野。獲得其卵。初生謂之鶵。至初秋謂之早秋。中秋後謂之白唐。一物四名。尸子曰。鷖鶉居。莊子。堕人鶉居而鷇食。又曰。吾未嘗爲牧。而牂生于奥。未嘗好田。而鶉生于宝。埤雅。鶉無常居。而有常匹。俗言此鳥淳悉。不越橫草。遇小草卽旋行避礙。筆談曰。古人取象。不必大物。天文家朱鳥。乃取象于鶉。南方朱鳥七宿。曰鶉首、鶉火、鶉尾。是也。鶉有丹白二種。此丹鶉也。色赤黃。銳上委下。夏出秋藏。飛必附草。背火類也。或有魚所化者。魚鱗蟲龍之類。火之所自生也。天文。東方蒼龍七宿。有亢、有尾、有角。南方朱鳥七宿。有喙、有嗉、有翼、而無尾。此其取象于鶉與。雅翼。鶉居易容。食易給。鼠伏淺草。隨地而安。故言上世之俗曰鶉居鼠食。與上。亭長射中之。賜錢百萬。令天下亭障皆畫烏名物疏。說文。烏孝烏。赤白若三雒。有三足者。緯候皆以爲嘉瑞。非不祥烏也。黃黑匪烏。以喻衛君臣皆惡。必不援孝烏爲喻。孔疏不之詳辨。考爾雅注。但有反哺不反哺。白腹白項之辨。埤雅則混孝烏與不祥爲一。按本草禽部。有二種烏。鴉、慈鴉。以吳地所產驗之。慈鴉卽反哺者。其頸白。鳴聲嘔嘔。人亦不惡之。有一種純黑而惡聲者。謂之老鴉。俗云。聞其鳴者凶。則此詩之烏。卽老鴉矣。

鴻則離之

朱傳。鴻。雁之大者。毛傳。大曰鴻。小曰雁。陸疏。羽毛光澤純白。似鴈而大。長頸肉美于雁。又有小鴻。如鳧色。亦白。今人直謂之鴻。周易漸曰。初六鴻漸于干。六二鴻漸于磐。九三鴻漸于陸。六四鴻漸于木。九五鴻漸于陵。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尸子。鴻鵠之發。羽翼未合。而有四海之心。揚子。鴻飛冥冥。弋人何

于嗟鳩兮

朱傳。鳩。鶻鳩也。似山雀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毛傳。鳩。鴶鳩也。雅。鵲鳩。舍人曰。今之斑鳩。某氏曰。春秋云。鶻鳩氏司事。春來秋去。孫炎曰。一名鳴鳩。月令。鳴鳩拂其羽。郭璞曰。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今江東亦呼爲鶻鵃。宛彼鳴鳩。亦此鳩也。本草。鶻鵃。尾短黑色。在深林間飛翔不遠。廣雅。鶻鵃鵴鳩也。陸璣。雅鵴鳩。一名鳲鳩。一名鳴鳩。莊子所謂蜩與學鳩笑之者也。似山鵲而小。釋鳥曰。鵯山鵲也。多聲。故

過鴽鳥能激養鄉之養著毛惡脫今鴽之毛能落衆羽非鴽烈是以服羽族此類之可推者鴐不以鴽稱也

而鴽爲之落羽此知之不可推者埤雅毛有豹文一名鴻豹焦貢易林文曰鴻豹肥腸多涎注云鴐名鴻豹以鴐善食鴻爲鴻之豹猶魚鱉也圖經曰鴐無舌覓無脾說文丰相次也從七從十蓋鴐性貪

居如雁自然有行列故從丰詩故曰鴐存段氏云鴨鴨亦齒七語注引徐幹齊都賦鴻鵠鴐鴐唼藻水諸

北語天鵝地鴐管子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鴐雞鴨鴐急就章鴻、鴐、鴨鴐音義皆同鴐字也皇象書作鴐鴐同

皆轉注俗詩爾以毛詩爲正

駾彼晨風

朱傳駾疾飛貌晨風鴥也何雅晨風鴥舍人曰鴐周小陸疏鴥似鷂青黃色鷂

類勾喙鷙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蜂媧鴥燕雀食之禽經鴥曰鴥汪晨風也向風搖翅其回迅疾狀如雉

青色又曰鷻好風鴥惡雨則謂之晨風可知也又曰鴥之信不在雌周之智不如鴻今鴥亦去來有時

字從鬼又可知矣列子鴥之爲鴥鴥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鴥也左傳見無禮于晉者若鷹鴥之逐鳥雀

詩義問云晨風今之鴥莊子鴥爲鴥朱康王世有雀生鴥占曰小而生大必霸天下六書故駿爾雅說文

謂晨風爲鵰風按古詩晨風悵苦心蟋蟀傷局促又亮無晨風翼馬能凌風飛曹不詩風雨晨風翼馬能凌風

翔北林若非鴥何以言鳥音翼何以與蟋蟀並稱乎通雅鴥小于鷹所謂鴥或以鴥爲枸窶非也朱太宗

鴐邪作休哥族鼓枸窶印窶鳥狐切枸窶鴥鳥總稱以爲印綬取捷速之義凡調發軍馬則用之

值其鴽羽

朱傳鴽春鉏今鴽鵪好面潔白頭上有長毛十數枝以其羽爲驟舞者持以指揮也孔疏持鴽羽翳身而

舞爾雅鴽春鉏亦璞曰白鴽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絳以爲旌旗名之曰白鴽綬陸疏鴽水鳥

也好面潔白故謂之白鳥齊魯之間謂之春鉏遼東樂浪吳揚人皆云白鴽大小如鴐青腳高尺七八寸

尾如鴽尾喙長三寸頭上有長毛十數枚今吳人亦養鴽好鬭飛鴐鴐楚威王時有朱鴽合青鴽翔來舞則

復有赤者樂府有朱鴽曲禽經朱鴽不啄肉朱鴽不吞鯉鴽憲露又鷓鴽之潔又案雎雎鴻鴈序注

豈歲月日星辰五紀者天鳥所長避耶漢書云雀山家鴽數鴐楚辭注鴐鴽二

鴐惟鴽鴐鴐即鴐印之鴽也內則云鴐鴽胖古人尚之胖音判注豬側薄肉也甫宗張后專權每進酒

上前常寘鴽腦酒蓋服之久醉令人健忘也

維鵜在梁

朱傳鵜洿澤水鳥俗所謂淘河也爾雅鵜洿澤郭璞曰今之鵜鴂也好羣飛沈水食魚故名洿澤俗呼淘

河又爾雅鴡澤虞郭注即鵜也似水鴽黑蒼色嘗在澤中見人輒鴂喚不去有主守之象故官名澤虞陸

疏鵜水鳥形如鴐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頷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羣共抒水

滿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在陸地乃其食之故曰淘河本草鳥大如蒼鵝頷下有皮袋容二升物展縮由

喉中儘水以養魚身是水浚惟胃前有兩塊肉如拳云昔爲人竊肉入河化爲此鳥今猶有肉存也故名

逃河山海經惡期之山多鵜鴂如鴛鴦而人足其鴂自呼莊子魚不提網而提鵜鴂網者公牢讙私鵜鴂

愚按鴽一名鴐玉溪武以之名覩云可抵火山谷詩以雙鴐玉對一春鋤非一物可知山谷博雅必不誤

也

有鴽萃止

朱傳鴽鴽惡聲之鳥也孔疏鴽一名鵻與梟一名鴟瞻卬云爲梟爲鴟是也俗說以爲鵂鶹即土梟非也陸

璣疏鴽大如斑鳩綠色惡聲之鳥人人家內賈誼所賦鵩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爲羹臛又可爲炙漢供御

物各隨其時唯鴽冬夏常施之以其美故也埤雅鴽鴟其民有鴟疫俗云鴟鳥也今謂之雪鳥蓋聲之誤

也肉可爲炙故莊子曰見彈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鴽炙傳曰夏雀生鴽楚旭生鴽荊州記巫縣有鳥如雌

雞其名爲鴽廣志鴽楚鴟所生如鴟巨虛種類不孳乳也漢書賈誼傳鴟似鴽流遷長沙鴟集其舍自以

壽命不長作賦自廣禽經云惟鴟寒耳禦表錄異北方梟人家以爲惟南中甚夜飛鳴與鳥鵲無異桂林

人羅取生鬻之家家養便捕鼠以爲勝貍西陽雜俎謂狐鳴則後發歷之相傳鴞生三子一爲鴟不飲泉

及井水惟遇雨潤翮方得水飲字說鴟撫爪豺狼之才而以口利物爲物所憎故常集于幽荒而蒙蔽之

土墓門之鴟是已泮水曰翩彼飛鴞集于泮林言僖公有仁厚之德故雖可惡之鳥猶能去幽荒而集泮

林所以美之也名物疏爾雅梟鴟郭注土梟郭注謂狐也月暝而夜作惡聲之鴽一名梟古書多稱梟鴟指此非土梟也土梟謂雅自謂之鴟鴞郭注誤矣本草鴽目吞之令人夜中見

物博物志云鴟鵂一名鴽鴟夜目至明吞鴽目而夜中見物假說鴽鴟非鴽矣鴟鴞即鵂雅之惟鴟又云

鴟鴞鴟者也異物志有鳥如小雞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鴟不能遠飛行不出城周禮注云天鳥惡

鳴之鳥若鴽鴟賈公彥曰鴽之與鴟二鳥俱夜爲惡鳴者是二鳥不可合爲一也廣要曰周官磬族氏掌

獲天鳥之巢以方書十月十有二辰十有二月十有二歲二十有八星之號鴽其巢上則去之先儒以爲

天鳥惡名之鳥若鴟鴽之類日謂從甲至癸辰謂從子至亥月謂從陬至涂歲謂從攝提格至赤奮若星

謂角至軫蓋鴽鴟鴟噪嗥嗥出出皆能物人爲國惟祥故設官驅之不使惡聲惑聽也十日以下則未曉其理

豈歲月日星辰五紀者天鳥所長避耶漢書云雀山家鴽數鴟楚辭注鴟鴽二物本草云其實一耳詩緝

鴟惟鴽鴟鴟即鴐印之鴽也內則云鴟鴽胖古人尚之胖音判注豬側薄肉也甫宗張后專權每進酒

上前常寘鴽腦酒蓋服之久醉令人健忘也

維鵜在梁

朱傳鵜洿澤水鳥俗所謂淘河也爾雅鵜洿澤郭璞曰今之鵜鴂也好羣飛沈水食魚故名洿澤俗呼淘

河又爾雅鴡澤虞郭注即鵜也似水鴽黑蒼色嘗在澤中見人輒鴂喚不去有主守之象故官名澤虞陸

疏鵜水鳥形如鴐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頷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羣共抒水

滿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在陸地乃其食之故曰淘河本草鳥大如蒼鵝頷下有皮袋容二升物展縮由

喉中儘水以養魚身是水浚惟胃前有兩塊肉如拳云昔爲人竊肉入河化爲此鳥今猶有肉存也故名

逃河山海經惡期之山多鵜鴂如鴛鴦而人足其鴂自呼莊子魚不提網而提鵜鴂網者公牢讙私鵜鴂

有心。故魚畏之。淮南子。鵜鴣飲水數斗而不足。鯨鯢入口若露而死。禽經。淘河在岸則魚沒。淘河在岸則魚出。又云。鵜志在水。鴛志在火。前漢志。鵜鴣集昌邑王殿下。劉向以爲水鳥色青。詩祥也。楚辭。鵜集兮帷幄。喻小人在位也。毚以道曰。鵜之屬有曰沒婁者。以嘴濾水求魚。無一刻之停。有曰信天緣者。終日凝立。不易其處。李氏曰。信天緣俗名青脚。又名青莊。此可喻人之貪廉也。故韻。鵜鶘丁度或作鶨。通作澤。以其形論之。頷下有胡。是鵜鴣也。魏文帝曰。詩人所謂淪澤。刺其公遠君子近小人。

詩傳名物集覽卷二

鳥

七月鳴鵙

朱傳。鵙。伯勞也。月令。仲夏鵙始鳴。補傳云。七月則鳴之極。朱子曰。鵙以七月鳴。則陰氣至而衆芳歇矣。鵙鵙音相近。服虔、陳佃以爲趙魏間鴂即鵙也。鄭箋。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幽州早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爲。爾雅。鵙伯勞也。樊光曰。春秋傳曰。少皞氏以鳥名官。伯趙氏司至。伯趙鵙也。郭云。似鵙鵙而大。又云。鵙。黃雀而小。幽州人謂之鵙鴂。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贏。關西謂之桑飛。或謂之樵雀。或曰巧女。或曰鵙。皆惡聲之鳥。埤雅。先儒以爲鵙鴂即今巧婦。郭注爾雅。以詩與爾雅考之。宜如璞義。蓋爾雅言鵙鴂鵙鴂。繼云狂茅鵙。推鵙。鳧鵙。則鵙鴂宜亦鵙類。實證所謂鷽。怪鵙。注即鵙鴂方言。桑飛郭璞曰。桑飛即鵙鴂也。按爾雅云。鵙鴂鵙鴂。非此小雀明矣。陸疏。鵙鴂似鳳伏翼。鵙鴂翾翔是也。鵙鴂一名婁狐。鴂服鬼車之類。詩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室。似戴鵙鴂之詞。非鵙鴂自道也。昔賢云。鵙鴂惜功。愛子及室。誤矣。呂東萊曰。鵙鴂。鵙鴂之別名。郭景純陸農師所解得之。方言云。自關而東。謂桑飛曰鵙鴂。此乃陸所謂巧婦。似黃雀者。其名鵙與鵙鴂之別名同。爾雅所載。實兩物也。毛鄭誤指以解詩。歐陽雖知其失。竝爾雅亦非之。蓋未考效純注耳。藍田呂氏曰。鷽。鳥之類也。

鷹。賈誼賦。鸞鳳竄伏。鴟梟翱翔。按唐光啓三年。蔡州梟與鴟鬬相殺。皆分言之。如慧鳳鴻鵠虎豹之類。其爲二物無疑。說者以鵩鳳鴟鴞合咏。謂雅莱鴟、惟鴟之外又有梟鴟。後人遂誤指爲一物矣。

鶴鳴于垤

朱傳。鶴。水鳥。似鶴者也。韓詩章句。鶴水鳥。巢居知風。穴處知雨。天將雨。蟻出壅土。鶴見之。長鳴而喜。陸疏。鶴鵠雀也。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上作窠。大如車輪。卵如三升壺。望見人。按其子令伏。徑舍去。一名負釜。一名黑尻。一名背黿。一名皁裙。又泥其巢一傍爲池。令水滿之。取魚及蛇置池中。稍稍以食其雛。若殺其子。則一村致旱災。陶隱居云。鶴有兩種。似鴟而巢樹者爲白鶴。黑色曲頸者爲烏鶴。本草衍義。鶴頭無丹頂無烏喙。身如鶴者是。雖不善唳。但以喙相擊而鳴。多在樓殿上作窠。禽經。鶴仰鳴則晴。俯鳴則陰。博物志。鶴伏卵時數入水。卵冷則不孚。取舉石周圍繞卵。以助煖氣。自然論。鶴影接而懷卵。雛俎云。江淮間舉鶴旋飛爲鶴井。奸舉飛。人探巢取鶴子。六十里舉能舉飛。神異激雨雨爲之散。爾雅翼。鶴生三子。一爲鶴。鳩生三子。一爲鵯。言萬物之相疑也。易之中孚。九二鳴鶴在陰。上九翰音登于天。說者以爲鶴者。別于鶴也。震爲鶴。陽鳥也。巽爲鶴。陰鳥也。鶴感于陽。故知夜半。鶴感于陰。故知風雨。鶴生鶴者。糞極成震。極陰生陽之謂也。今通呼鶴爲鶴。北夢瑣言。南方有鶴。卄食蛇。每遇巨石。如道士禹步。其石防然而轉。因得而啖。南方里人。伺其養雛。綠木以籠組縛其巢。鶴即作法解之。乃于木下鋪沙。即其足跡而彷學之。埤雅。俗說鵲巢成形。鶴石知洒。又曰。舉石溫。鶴石涼。故能使卵不壞。水不臭腐也。拾遺記曰。鶴能聚水巢上。故人多聚鶴鳥以禳火災。王伯厚詩攷異字云。盍鳴于垤。說文云。小雀也。想即爾雅所云鶴鵲鶴鵲也。郭璞圖贊云。鶴鸛之趙。一名墜羿。應弦衛鏑。矢不著地。逢蒙縮手。養由不視。後漢楊震傳。有冠雀銜三續飛集講堂。以雀朱頂稱冠。非指鶴也。舊注。鶴引用非陳。無功引負釜爲負金。謂負日而飛。日色如金。故名。一說周思方養鶴縅之。後鶴負金弔卸于地。串上結瞢云。始于博士。終于大夫。此妄不足信。

翩翩者雖

朱傳。雖。夫不也。今鵻鳩。凡鳥之短尾者。皆雖屬。毛傳。雖一宿之鳥。箋。一宿者。一宿于所宿之木。又云。鳥之惡謹者。人皆愛之。詩緝。雖鵻鳩也。一鳥十四名。雖、雀、其、鶉鳩、祝鳩、鵻鳩、鶻鳩、鵯鳩、楚鳩、鴉鳩、荊鳩、乳鳩、鵖鳩、鵻鳩、鶏鳩、鵻雅、雀其鵻鳩。注。今鵻鳩。方言。鳩。陶東、周、鄭、韓、魏謂之鵻鵖。其鵻鳩。謂之鵻鳩。關西秦漢之間。謂之鶻鳩。其大者謂之鴉鳩。其小者謂之鵻鳩。或謂鵻鳩。或謂鶻鳩。或謂鵯鳩。梁宋之間。謂之鵻鳩。陸疏。今小鳩也。一名鵻鳩。幽州人或謂之鶻鵖。梁宋之間謂之雖。揚州亦然。左傳郯子云。祝鳩氏司徒也。注。祝鳩孝。故主教民。禽經。雖上無尊。鵻上無常。言二鳥之飛。不過尋丈也。聽噪考詳。鴷聲慘毒。鳩聲慈念。埤雅。雖今鵓鳩。一曰祝鳩。或曰雖。與尸鳩皆壹鳥也。故有尸祝之號。尸鳩性壹而慈。祝鳩性壹而孝。禮云。搤以慈告。祝以孝告。今雖類。鵻尾皆促。故其字從隹。說文。隹鳥之短尾總名也。禽經曰。鵻莫如鳩。巧莫如鵲。鵲今鳩巢止于數枝。雖能戢身而已。鵲巧而危。雖拙而安。雅翼。似斑鳩而膚無繡采。又頭有貴物之拙者。不能爲巢。雖架數枝。往往破卵。無巢不能居。天將雨則逐其雌。霽則呼而反之。今人辨其聲。以爲無屋住。又執禽者左手。又凡獻禽加于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又羽者鳙伏。卵生者不翫。又曰。廐著之日。

雖既孝鳥。故漢仲秋之月。縣官按戶比民。授民七十者玉杖。端以鳩鳥爲飾。琴操。舜耕歷山。思慕父母。見鳩與母俱飛鳴相哺食。感思作歌。說者曰。今之青鵻也。歲時記。四月有鳥如鳥。先雞而鳴。蜜云加格加格。民候此鳥鳴則入田。以爲候。候蟲亦謂此。按嚴氏舉鵻一鳥十四名。一曰鵓鳩。方言謂大者爲鵓鳩。埤雅云。即今鵓鳩。臆張華禽經注云。班次序也。凡哺朝從上下。皆從下上。他鳥皆否。其爲鳩鳩能辨班鳩。是鳩鳩。皆泥斑文之斑。不知斑刻之班也。凡鳩皆好鳴。故鴉衔逐婦。曾云。口如布穀。羅氏遂混

脊令在原

朱傳。脊令。雝渠水鳥也。爾雅。鶺鴒。雝渠。郭云。雀屬也。飛則鳴。行則搖。陸疏。大如鶉雀。長腳。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物類相感志。俗呼雪姑。其色蒼白如雪。鳴則天當大雪。禽經。鶺鴒友悌。注。鶺鴒兄弟者。飛鳴不相離。詩人取以喻兄弟。相友之道也。又云。水鳥也。大雀高尺。尖尾。長喙。頸黑。背灰色。腹下正白。埤雅。雝渠。鶺鴒也。埤雅。詩曰。脊令在原。脊令水鳥。在原則失其所矣。義訓曰。鶺鴒錢母。其頸如錢文。其鳴自呼。或曰。首尾相應飛且鳴者。故謂雝渠。渠之言勤也。詩緝。脊令雪姑也。鄭氏以爲水鳥。非今雪姑非水鳥。濮陽曰。小宛趙彼脊令。載飛載鳴。亦言于兄弟之詩。唐書。明皇時。有鶺鴒數十集蟠德殿廷木。翔棲浹日。魏光乘作頌。以爲天子友悌之祥。世以手足喻兄弟。謂如左右手之相救。一體同氣。天性自然。小宛取義在于飛則鳴。故曰。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此詩取義在于行則搖。故曰。脊令在原。程子以爲首尾相應是也。鄭氏以爲脊令水鳥。宜在水中。在原則失其常處。故飛鳴以求其類。非也。今雪姑非水鳥。飛鳴以求其類。凡鳥皆然。何獨脊令哉。處要詩攷作鶺鴒。在原。惟石經作脊令。今江南洲渚間多有之。狀小于雀。輕俊可愛。張茂先云。高尺。恐誤。

鳥鳴嚶嚶

爾雅。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又云。二足而羽謂之禽。生哺。穀生噣。雛。又曰。亢鳥。嚶其鳴喈喈。注。噣喉也。嗉受食之處。淮南子。羽嘉生飛龍。飛龍生鳳皇。鳳皇生鶵鳥。鶵鳥生庶鳥。庶鳥白虎。白虎生鳥所以飛。何鳥者陽也。翹輕所以飛也。禽者何。鳥獸之總名。明爲人所禽制也。禽縱。鳥翥曰。翥。翥猶飛也。飛者生于卵。卵生于陰。陰陽和而萬物生。故曰。陰陽和而萬物生。陸疏。今雀姑非水鳥。飛鳴以求其類。凡鳥皆然。何獨脊令哉。處要詩攷作鶺鴒。在原。惟石經作脊令。今江南洲渚間多有之。狀小于雀。輕俊可愛。張茂先云。高尺。恐誤。

鷹乃祭鳥。倘書。日中星鳥。以殷仲春。鳥獸希革。毳中星虛。以殷仲秋。鳥獸毛毨。日短星昴。以正仲冬。鳥獸氄毛。禮記。凡生天地之間者。莫不知愛其類。今鳥獸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過其故鄉。回翔焦鳴。號焉踟躕。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于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凡有血氣之屬者。莫智于人。故人于其親也。至死不窮。左傳。師曠曰。鳥鳥之聲。樂。齊師其遁。張孫曰。勞倦大者玉帛。小者禽鳥。家語。顏子曰。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四海。悲鳴而送之。莊子。入殺者卵生。又弓琴竽瑟之機發之智多。則鳥亂于上。晏子。景公使顏涿聚殺鳥而亡。欲殺之。晏子請數其罪三。公曰。勿殺之。孫卿子。鳥窮則喙。獸窮則攫。人窮則詐。史記。秦伸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家語。鳥獸鼓喙。漢書。傅其翼者。所以飛也。郭云。鼓翅奮揮也。謂鼓翅揮疾。說文。鵬。鵬雅。鷹。急疾之鳥也。爾雅。鷹。其飛也翬。郭云。翬翬然疾。鄭注。翬猶揮也。謂鼓翅揮疾。說文。隼。鶻屬

又云。鶴愛陰而惡陽。聲交而孕。又云。鶴以鳴。鶴以怨望。鵽以貪鬬。雞以啖啄。鴟以怒瞋。雀以猜罹。燕以狂貯。烏以喜噪。鳥以悲嘯。鳶以飢鳴。鶴以潔唳。鳧以因叫。鵲在陰。周書。陰物兔屬也。古今注。千歲變蒼。又千歲變黑。所謂玄鶴。玉篇。記千歲之鶴。隨時而鳴。能登木。色純白。腦盡成骨。其壽千歲者。終不集于林也。古以鶴爲鮮。故立之華表。又鶴之翔降起。故吳才敞大者名鶴翔。又作詩者。以中字平爲鶴翔。本草。穆天子傳。天子主百兔。氏獻白雀之血。以飲天子。血主益氣力。雲鶴類要。鶴胎生者。形體堅小。惟食稻粱。雞馴久飛去。鶴合而卵生。其體大。食魚鰕。噉蛇蜃。不能去耳。埤雅。鶴雌雄相隨。如道士步斗。履跡而孕。內典云。鶴影生鱓。男化也。鶴讀一說。鶴胜也。其羽皪皪然一名仙客。一名胎仙。一名露禽。本草。鶴有玄有黃有白有蒼。百六十年。則有純白純黑。若黃鶴古人常言之。又多言鶴。鶴卽是鶴。音之轉。後人以鶴名顏著。故既釋鶴。又釋鶴。漢昭時。黃鶴下建章宮。太液池而歌。則名黃鶴。神異經。鶴國有海鶴。銜懿公好鶴。齊王使獻鶴于楚。道帳空。今夜鶴怨。楚辭。黃鶴一舉。及山鷄感舞。哀公或爲鶴。或爲鵠者甚多。以此知鵠之外。別無所爲鵠也。雅翼。老子云。鳥不踏而黑。鵠不日浴而白。白卽鶴也。鵠鳴皓皓。皓皓鶴也。以龜龍鴻鵠爲詩。亦鶴字通。鵠鴻類。一云鶴扈通作雚。禮內則。鵠鳥脡。楚辭。黃鵠後時而寄處。漢高帝歌。鴻鵠高飛。賈誼賦。黃鵠一舉兮。尋垠極。陶曼寡居作黃鵠歌。諸家注未審言鵠卽是鶴。班固西都賦。玄鶴白鷺。黃鵠鵾鵜。鶴鶴。淮南子覽冥訓。鴻鵠鶴鶴。莫不懽愉伏鼠。皆分鵠鶴爲二。按古書如別鶴操之類。鶴多鵠鵠。豈可據此謂鵠卽鶴耶。轉注古音云。鵠古鶴字。地志黃鵠磯。因作黃鶴樓。按磯名黃鵠。與樓無涉。讀書通云。鵠通作鶴。引唐風從子于鵠。音鶴。叶白石皓皓入聲。按詩鶴讀如告。叶去聲。本不音鶴。況鵠爲曲沃邑名。非鳥名。就令鵠果音鶴。音同而物不同者多矣。埤雅。鶴鵠分釋。今所見鶴與鵠。形貌差別。信如諸家言。則今人通謂鶴爲鵪鶉。是鵪卽鶴稗。綏草爲鵪。是艸卽鳥也。其爲舛謬無疑。

變交桑扈

朱傳。桑扈。竊脂也。俗呼青雀。肉食。不食粟。禮文鴝爾雅注詩言之小雅桑扈所取有兩。故亦兩解。左傳九扈爲九農正。蓋九扈農桑候鳥。扈民無淫者也。故先王名官以主農桑之事。取其意云爾。如棘扈主棘事。桑扈主桑事。鴝扈非所難也。補傳。或指其色。或指其性。實一物耳。字說。桑扈性好集桑。故名。戶所以閉邑所以守也。扈嬰云。鳥獸異類同名者甚多。如夏扈曰竊玄。禽經。竊玄曰鴝。乃是搏黍之鳥。山海經。有鳥亦名竊脂。絕不相類。鴝鵒一名劇。一名鸜鵒。楚鳥也。一名鸜。一名鵒。居秦謂之雅。孔疏。斯字語詞。猶蓼彼蕭斯。菀彼柳斯。毛傳。或有斯者。衍字。定本無斯字。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菀烏部。立鵲斯之目。是不精也。法言。頻頻之蔑。甚于鵲斯。亦賊夫糧食而已。言小人之尸祿也。孔叢子。純黑反哺者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雅。今俗呼反哺者爲慈烏。不反哺者爲雅。通志。雀類差小。多羣飛。食穀。俗呼鴉烏。鴉音匹。鵲相近。埤雅。方言曰。齊宋之間。凡物盛多謂之寇。郭注。今江東有小鳧。其多無數。俗謂之寇鳧。東都賦曰。鵾鵾秋棲。鴈鴈春鳴。今衆鳥秋分多羣集。非特烏也。至春則兩兩而翔。不復羣矣。皇俗謂之分羣月令。仲秋曰。羣鳥養羞。豈謂是乎。物類志。烏雅亦有項白者。古有雅經占吉凶。南人喜鵲惡鴉。北人反之。師曠以白者爲不祥。俗呼老鴉。亦名大觜烏。字說。能效鷹鵰聲。性惡。類相值則搏。俗名山鷹。酉陽雜俎曰。赤觜烏。鄭樵以爲喜鵲。誤。通雅斯字。爾雅已誤。況禽經法言乎。俗因作鵲字。尤非。易林。正居楚烏。卽卑居。右卑與正近。

匪鶉匪鳶

朱傳。鶉。鵰也。毛傳。鶉。鳧。貪殘之鳥也。說文。鷻。雕也。從鳥攸聲。字異于鶉也。詩曰。匪鷻匪鳶。鵰鷻也。鷻鳥黑色多子。師曠曰。商方有鳥。名曰羌鷻。黃頭赤目。五色皆備。孔疏。雕之大者。名鷻。漢書音義曰。鷻大雕也。廣雅。鷻雕也。倉頡解詁。鷻。金喙烏也。見則天下兵。能擊殺麋鹿。爪距長五六寸。銛于吳鉤。埤雅。雕能食草。似鷹而大。黑色。俗呼皁雕。其飛上薄雲漢。性刻制。今大雕翔水上。扇魚令出。沸波擾而食之。一名沸河。一名鶚。性好峙立不移。崖。編衡傳。鷻鳥累百。不如一鶚。淮南子曰。鳥有沸波者。是也。六韜。乘風輕勁。堪爲箭羽。雅翼。雕者。鶚之類。土黃色。健飛。擊沙漠中。空中旋旋。無細不覩。亦能食麋鹿之屬。可謂鷻有力矣。鷻卽大雕。山海經。景山多鷻。黑色多力。禽經。雕以周之。鷻以就之。又云。淘河在岸則魚沒。沸河在岸則魚涌。雕首欲長而額狹。頂平頷大。項後毛碟生。勁疾。目睛大滿。臉長睫。子小而近前。主明。悲爪近肉。纏圍其末。纖細。主多力。臆平闊。主巧捷不夭。鼻大。主長飛不乏。翮骨大如瘦鞭。實者上。相骨小。無主角者下也。指節大。肉少。分成十字上相。骨節細平者下也。純金色青潤者上相。漆黑者下也。委林色靜白者上相。黑賦者下

以性之竊脂言者言。故以啄粟爲失其性。所謂有鷺其羽者。以色之潔白者言。故北序曰。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爾雅注詩言之小雅桑扈所取有兩。故亦兩解。左傳九扈爲九農正。蓋九扈農桑候鳥。扈民無淫者也。故先王名官以主農桑之事。取其意云爾。如棘扈主棘事。桑扈主桑事。鴝扈非所難也。補傳。或指其色。或指其性。實一物耳。字說。桑扈性好集桑。故名。戶所以閉。邑所以守也。扈嬰云。鳥獸異類同名者甚多。如夏扈曰竊玄。禽經。竊玄曰鴝。乃是搏黍之鳥。山海經。有鳥亦名竊脂。絕不相類。鴝鵒一名劇。一名鸜鵒。楚鳥也。一名鸜。一名鵒。居秦謂之雅。孔疏。斯字語詞。猶蓼彼蕭斯。菀彼柳斯。毛傳。或有斯者。衍字。定本無斯字。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菀烏部。立鵲斯之目。是不精也。法言。頻頻之蔑。甚于鵲斯。亦賊夫糧食而已。言小人之尸祿也。孔叢子。純黑反哺者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雅。今俗呼反哺者爲慈烏。不反哺者爲雅。通志。雀類差小。多羣飛。食穀。俗呼鴉烏。鴉音匹。鵲相近。埤雅。方言曰。齊宋之間。凡物盛多謂之寇。郭注。今江東有小鳧。其多無數。俗謂之寇鳧。東都賦曰。鵾鵾秋棲。鴈鴈春鳴。今衆鳥秋分多羣集。非特烏也。至春則兩兩而翔。不復羣矣。皇俗謂之分羣。月令。仲秋曰。羣鳥養羞。豈謂是乎。物類志。烏雅亦有項白者。古有雅經占吉凶。南人喜鵲惡鴉。北人反之。師曠以白者爲不祥。俗呼老鴉。亦名大觜烏。字說。能效鷹鵰聲。性惡。類相值則搏。俗名山鷹。酉陽雜俎曰。赤觜烏。鄭樵以爲喜鵲。誤。通雅斯字。爾雅已誤。況禽經法言乎。俗因作鵲字。尤非。易林。正居楚烏。卽卑居。右卑與正近。

匪鶉匪鳶

朱傳。鶉。鵰也。毛傳。鶉。鳧。貪殘之鳥也。說文。鷻。雕也。從鳥攸聲。字異于鶉也。詩曰。匪鷻匪鳶。鵰鷻也。鷻鳥黑色多子。師曠曰。商方有鳥。名曰羌鷻。黃頭赤目。五色皆備。孔疏。雕之大者。名鷻。漢書音義曰。鷻大雕也。廣雅。鷻雕也。倉頡解詁。鷻。金喙烏也。見則天下兵。能擊殺麋鹿。爪距長五六寸。銛于吳鉤。埤雅。雕能食草。似鷹而大。黑色。俗呼皁雕。其飛上薄雲漢。性刻制。今大雕翔水上。扇魚令出。沸波擾而食之。一名沸河。一名鶚。性好峙立不移。崖。編衡傳。鷻鳥累百。不如一鶚。淮南子曰。鳥有沸波者。是也。六韜。乘風輕勁。堪爲箭羽。雅翼。雕者。鶚之類。土黃色。健飛。擊沙漠中。空中旋旋。無細不覩。亦能食麋鹿之屬。可謂鷻有力矣。鷻卽大雕。山海經。景山多鷻。黑色多力。禽經。雕以周之。鷻以就之。又云。淘河在岸則魚沒。沸河在岸則魚涌。雕首欲長而額狹。頂平頷大。項後毛碟生。勁疾。目睛大滿。臉長睫。子小而近前。主明。悲爪近肉。纏圍其末。纖細。主多力。臆平闊。主巧捷不夭。鼻大。主長飛不乏。翮骨大如瘦鞭。實者上。相骨小。無主角者下也。指節大。肉少。分成十字上相。骨節細平者下也。純金色青潤者上相。漆黑者下也。委林色靜白者上相。黑賦者下

也。封尾而背黳者上相。細海者下也。背慢而薄淺者上相。隆起者下也。臆間跌爲上相。窄狹爲下。尾秩厚爲上相。消瘦爲下。鶺相同鵰。唯頭欲小。頂臆欲圓。旋毛欲淺。咮欲側薄而短小。膺相亦與鵰同。而欲其尾長翅短。爲異耳。相感志。其毛能食諸鳥羽如翠錯。草中有鵰毛。必衆鳥毛羽自落地。名物解。決起而飛曰。翰言以翼白翰而上也。今鴻鵠鵰鴈之類皆言翰。爾雅曰。彙毛之鵰。玉毛之鵰。蓋鵰之義。出于鵰鶚之鵰。鵠性勁利。鵰性刻制故也。字通鷙。徒桓切。音圜。說文鵰。引詩匪鶉匪鴈。故鶉爲鵰。與改鴈爲鴈異同。

有鷙在梁

朱傳。鷙。黍鷙也。爾雅。鳧鴈醜。翳。鵻。雉。鷙水鳥。似鶏。鵻爪如鍼。性貪。鷙俗呼黍鷙。長頸赤目。頭項無毛。其毛辟水。劉植賦云。綠國蒸鷙。鷙色蓋青也。古今注。扶老黍鷙也。狀如鶴而大。大者高八尺。善與人鬬。好喫魚蛇。說文。黍作摽。俗曰藍鵻。如鶏鵻。爪如雞。取其毛以爲鷙翮。翮。翰羽。莖。鍾身直翅而已。陶隱居云。鴈飛騰江湖間。捕魚。氣力走及奔馬。北史。魏明帝獲鷙。宮中養之。崔光云。貪惡之鳥。野澤所有。養之何爲。又樊光以黍鷙似鳳。皇。景煥謂爰居即鷙。皆擬非其倫。

時維鷹揚

朱傳。鷹。揚。如鷹之飛揚而將擊。言其猛也。爾雅。鷹。鶻。鳩。注。鶻。當爲鵘。左傳。鵘鳩是也。又鷹隼醜。其飛也。螢。注。鼓翅交趾。下瀝上蒸。毒氣上蒸。仰視鳥。鴈。踏踏。墮水中。鴈鈍者也。乘風則高飛。魚潛者也。乘氣則淺躍。列子云。墨子作木鴈。飛三日不集。所謂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鴈也。今人乘風放紙鴈。令小兒張口望視。以洩內熱。蓋放于此。舊說。候魚。翼而倒櫓。視鵘尾仲秋也。禮。季冬鷙鳥厲疾。左傳。鄭子曰。少皞氏鳥師而鳥名。爽鳩氏司寇也。杜注。爽鳩鷹鷙鳥也。故爲司寇。主盜賊。又見不仁者。如鷹鴞之逐鳥雀也。周書。鷹擊毫之日。鷹化爲鳩。鷹。鷙之日。鷹乃祭鳥。運斗樞。瑤光星數爲鷹。立秋之日。鷹鴈擊。廣志。有雉鷹。石鴟鷹。一歲爲黃鷹。二歲爲撫鷹。三歲青鷹。胡鷹。雀鷹。周易通卦驗。鷹者。擊殺之鳥。大戴禮。正月鷹則爲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故具言之也。鳩爲鷹而之不仁。故不盡其辭。廣雅。白鷹。鷹也。文選。百卉具零。翩。鷹。考異。鄭。金伐木故鷹擊雉。陶弘景曰。虎聞擊而深伏。鷹見形而高飛。蔡邕月令。鷹化爲鳩。鷹鳩。鳩也。鳩凡五種。鷹爲爽鳩。鵰陽而變。則啄仁柔而不鷙。禽絕。鷹不擊伏。鵠不擊姙。焦氏易林。鷹棲茂樹。候雀往來。隋魏彥深賦。資金方之猛氣。揣火德之炎精。指直十字。尾貴合虛。立如植木。望似愁胡。鶡冠。劍利。腳等荊枯。亦有白如散花。赤如點血。大文若錦。細斑似繡。眼類明珠。毛猶紺雪。身重若金。爪剛如鐵。生于窟則好眠。巢于木則常立。雙骸長則超遠。六關知則飛急。毛衣屢改。厥色無常。寅生酉就。總號爲黃。二周作鷹。千日成蒼。雌則體大。雄則形小。馴犬搏猜。得人馴擾。捭雅。鶡音披免切。次赤也。鷹鷂。起。今通謂之角鷹。凡鷙鳥雛生而有慧。出殼之外。卽于巢外放條。大鷙恐其墜。及爲日所曝損。乃取帶葉枝插巢畔。防其外墜。及作陰涼也。十日後枝枯悴。其雛大可取。裴氏新言。虎豹無事行部。著將不勝其驅。鷹在衆鳥之間。若睡寐然。故積怒而全剛生焉。越之滅吳。用此道也。詮類云。鷹類甚衆。維角雕黃者以鷹名。然漱今三館書有昧漱三卷。皆發鷹鷂及醫療之術。昧音以麥反。鳥獸名。鷹類。角鷹有二種。一種青腳有毛。一種兩腳無毛。名鷂。鷙角鷹。朝野僉載。蘇味道王方慶竝爲鳳閣侍郎。或問

而小也。孔疏。鷂是雉中之別名。雉性耿介。十相見注云。鬭用雉者。取其交有時。別有偶。故以喻頑女專貞之德。山海經。女儿之山多白鷂。禽經。火爲鷂。亢爲鶉。薛綜云。雉之健者爲鷂。尾長六尺。字說。鷂從鳥。尾長而走且鳴。則其首尾畜如也。鄭漁仲云。鷂雉卽鷂雉也。嵇智而石五采者。廣要云。雉類甚多。爾雅舉雉首列鷂雉、鷮雉、搖雉、鷩雉。郭景純以爲四物。鄭漁仲以爲二物。陸農師從郭說。故釋鷂又釋鷂。然味下文秩秩海雉。鷂由雉。似當以鄭說爲正。

有鷙在梁

朱傳。鷙。黍鷙也。爾雅。鳧鴈醜。翳。鵻。雉。鷙水鳥。似鶏。鵻爪如鍼。性貪。鷙俗呼黍鷙。長頸赤目。頭項無毛。其毛辟水。劉植賦云。綠國蒸鷙。鷙色蓋青也。古今注。扶老黍鷙也。狀如鶴而大。大者高八尺。善與人鬬。好喫魚蛇。說文。黍作摽。俗曰藍鵻。如鶏鵻。爪如雞。取其毛以爲鷙翮。翮。翰羽。莖。鍾身直翅而已。陶隱居云。鴈飛騰江湖間。捕魚。氣力走及奔馬。北史。魏明帝獲鷙。宮中養之。崔光云。貪惡之鳥。野澤所有。養之何爲。又樊光以黍鷙似鳳。皇。景煥謂爰居即鷙。皆擬非其倫。

時維鷹揚

朱傳。鷹。揚。如鷹之飛揚而將擊。言其猛也。爾雅。鷹。鶻。鳩。注。鶻。當爲鵘。左傳。鵘鳩是也。又鷹隼醜。其飛也。螢。注。鼓翅交趾。下瀝上蒸。毒氣上蒸。仰視鳥。鴈。踏踏。墮水中。鴈鈍者也。乘風則高飛。魚潛者也。乘氣則淺躍。列子云。墨子作木鴈。飛三日不集。所謂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鴈也。今人乘風放紙鴈。令小兒張口望視。以洩內熱。蓋放于此。舊說。候魚。翼而倒櫓。視鵘尾仲秋也。禮。季冬鷙鳥厲疾。左傳。鄭子曰。少皞氏鳥師而鳥名。爽鳩氏司寇也。杜注。爽鳩鷹鷙鳥也。故爲司寇。主盜賊。又見不仁者。如鷹鴞之逐鳥雀也。周書。鷹擊毫之日。鷹乃祭鳥。運斗樞。瑤光星數爲鷹。立秋之日。鷹鴈擊。廣志。有雉鷹。石鴟鷹。一歲爲黃鷹。二歲爲撫鷹。三歲青鷹。胡鷹。雀鷹。周易通卦驗。鷹者。擊殺之鳥。大戴禮。正月鷹則爲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故具言之也。鳩爲鷹而之不仁。故不盡其辭。廣雅。白鷹。鷹也。文選。百卉具零。翩。鷹。考異。鄭。金伐木故鷹擊雉。陶弘景曰。虎聞擊而深伏。鷹見形而高飛。蔡邕月令。鷹化爲鳩。鷹鳩。鳩也。鳩凡五種。鷹爲爽鳩。鵰陽而變。則啄仁柔而不鷙。禽絕。鷹不擊伏。鵠不擊姙。焦氏易林。鷹棲茂樹。候雀往來。隋魏彥深賦。資金方之猛氣。揣火德之炎精。指直十字。尾貴合虛。立如植木。望似愁胡。鶡冠。劍利。腳等荊枯。亦有白如散花。赤如點血。大文若錦。細斑似繡。眼類明珠。毛猶紺雪。身重若金。爪剛如鐵。生于窟則好眠。巢于木則常立。雙骸長則超遠。六關知則飛急。毛衣屢改。厥色無常。寅生酉就。總號爲黃。二周作鷹。千日成蒼。雌則體大。雄則形小。馴犬搏猜。得人馴擾。捭雅。鶡音披免切。次赤也。鷹鷂。起。今通謂之角鷹。凡鷙鳥雛生而有慧。出殼之外。卽于巢外放條。大鷙恐其墜。及爲日所曝損。乃取帶葉枝插巢畔。防其外墜。及作陰涼也。十日後枝枯悴。其雛大可取。裴氏新言。虎豹無事行部。著將不勝其驅。鷹在衆鳥之間。若睡寐然。故積怒而全剛生焉。越之滅吳。用此道也。詮類云。鷹類甚衆。維角雕黃者以鷹名。然漱今三館書有昧漱三卷。皆發鷹鷂及醫療之術。昧音以麥反。鳥獸名。鷹類。角鷹有二種。一種青腳有毛。一種兩腳無毛。名鷂。鷙角鷹。朝野僉載。蘇味道王方慶竝爲鳳閣侍郎。或問

鄭中張先一答曰。兩九月得霜。應王十月破凍。蠅。
鳧鷖在涇

朱傳。鷖。鷗也。倉頡解詁。鷖鷗一名水鴞。形色似白鷁而黑。飛禽經。鷗信鳥也。信不知風。注。鷗如倉庚而小。故以名焉。官中候握河紀。堯即政七十載。鳳凰集阿閣。諦樹言諠諠。在樹也。又帝舜云。鴃舌未正。司晨鳴也。白虎通。黃帝之時。鳳凰翔庭。日而至。春秋合誠圖。黃帝遊玄扈洛水上。鳳凰銜圖至。帝前。帝載拜受圖。瑞應圖。鳳凰仁鳥。王者不剖胎剖卵則至。元命包。火離爲鳳。鳳。亞斗樞。天樞得則鳳翔。五行傳。貌非懷仁。則鳳翔斗威儀。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鳳凰集于林苑。樂叶圖徵云。五晉克諧。各得其倫。則鳳凰至。又曰。五鳳爲瑞者一。其四似鳳非爲妖。一曰鷫鸘。至則役之盛。二曰焦明。至則水之盛。四曰幽昌。至則旱之徵。夫既稱爲鳳。豈應爲鴞。且說文亦稱鳳與四者。爲五方之神鳥矣。蓋漢儒欲夸大其辭。推爲希世之珍。夸而無驗。卒而必反。則又指之爲鴞。皆無足據。又漢書云。凡五色大鳥。多羽蟲之孽。是則裘鳥之不知名者。漢世多鳳凰。或者即此類。可遽鳳之耶。淮南子。三皇鳳至于庭。三代鳳至于門。周室鳳至于澤。德彌薄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京房易傳。鳳凰高丈二。鶤冠子。鳳鶤火禽。陽之精。德能致之。其精舉至南思州北甘山。壁立千仞。鳳凰巢其上。遇大風雨。或飄墮其雛。小者如鶴而足差短。山海經。有鳳九山。伊尹書。丹山之南。有鳳之丸。注。丸音卵。又鳳凰棲止處。掬土三尺。如圃石白假卵者。名鳳凰喜集韻。凰或作鷬。通作皇。周禮。章次說皇邸。注。皇羽覆上邸後版。染羽象鳳凰羽色以爲之。貫休曰。書家作字省文。如鳳皇鴛央、鵷鄧、下一字俱省。其例皆起于六書建類。如丈字從弋聲而弋或字非弋聲。以弋爲類。鳳從凡聲。而凰非凡聲。以鳳爲類也。

鷷允彼桃蟲

朱傳。桃蟲。鷦鷯小鳥也。鷦鷯之雛。化而爲鷷。故古諺曰。鷦鷯生鷷。言始小而終大也。爾雅。桃蟲。其雌鶨。鶨其雄鷷。又曰。鴟鶨。剖葦。說文曰。剖葦食其中蟲。方言。桑飛自關而東。謂之女匠。謂之鷦鷯。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鶨鶨。郭璞曰。桑飛即鷦鷯也。陸疏。其喙如錐。取茅莠爲窠。以麻紩之。縣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鄭箋。鷦之爲鳥。題尻也。又陸疏。今鷦鷯是也。微小于黃雀。其雛化爲鷷。故俗語鷦鷯生鷷。爾雅又曰。桃蟲。鷷。其雌鶨。郭璞曰。鷷鷯小鳥而生鷷鶨。其雄鷷。又曰。鴟鶨。剖葦。郭璞曰。鷷鷯桃蟲也。俗呼爲巧婦。鄘風。鶉之奔奔。傳。奔奔。鶉鵲。賦。鄭箋。奔奔。猶言蒙蒙。是爲遊集。飛不翫揚。翔不翫集。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說苑云。鷦鷯巢于葦苕。繫之以髮。鳩性拙。鷦性巧。故有巧婦女匠之名。詩紀一說。猶言初爲鳳。後爲鳳。後爲虎。不必拘謂桃蟲化爲雕。

天命玄鳥

朱傳。玄鳥。鳦也。春分玄鳥降。高辛氏之妃。有娀氏女簡狄。祈于郊禖。鳦遺卵。毛傳。春分玄鳥降。湯之先。契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帝。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箋。鳦。燕也。契生堯代舜。始舉之。必非譖子。以其父微。故不著名。其母有娀氏。帝嚳次妃。明矣。蘇老泉曰。史記載行浴吞卵事。神奇妖濫。不亦甚乎。使聖人有異于衆。雄天地。必將儲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又焉用此微禽之卵哉。卵墮于前。取而吞之。簡狄生心乎。毛公之傳詩。以乾降

爲嗣郊禖之祓。及鄭箋而後有吞卵之事。遷之說出于疑詩。鄭又出于從讖。甚矣其以不祥誣聖人也。金仁山曰。長發。禘嚳之詩也。不過推契始受封有國。開有商一代之基。未見其爲感孕也。蓋以太史克有高辛才子之言。傳有殷人禘嚳之說。遂緣之歟。然以頌次之。則史傳爲不可信云。

詩傳名物集覽卷三

馹

我馬虺隤

說文云。馬怒也。武也。象馬頭髦尾四足之形。石建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四不具是也。馬一歲曰駒。二歲曰騭。三歲曰駣。八歲曰駥。高六尺曰驌。七尺曰驦。八尺曰龍。易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又乾爲良馬。又賁如皤如。白馬翰如。言未受飾于物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駑馬。天子十有二閑。六廄、邦國六閑。四廄。家四閑。二種。凡大祭祀。飾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其閑有趣馬、巫馬、牧師。庾人、圉師、圉人之官。爾雅。絕有力駿。又云。宗廟齊毫。戎事齊力。田獵齊足。左傳。凡馬曰中而出。曰中而入。又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春秋說題辭。地精爲馬。廐陰紀陽。以合功。故人御馬。任重致遠。利天下。月度疾。故馬善走。禪雅。古者天子乘龍。諸侯乘馬。乘四。白虎通。天子駕六者。示有事于天地四方也。漢書。乾六策。坤六馬。列子。六轡不亂。商二十四蹏所投無差。則古有駕六之制矣。故書曰。濬乎若朽索之御六馬。春秋考異郵。陰合于八。八合陽九。八九七十二。二爲地。地主月。月精爲馬。月數十二。故馬十二月而生。造化權輿曰。馬陽。起先前足。以先後足。主物論。馬生于午。稟火氣。火不能生木。故馬有肝無膽。膽木氣也。相馬經。馬頭欲得方。目欲得明。脊欲强。腹欲張。四下欲長。眼欲高。鼻孔欲大。口中欲得赤。膝骨圓而長。耳欲得相近而前豎。小而厚。凡相馬之法。先除三疵五駑。乃相其餘。又云。馬生下墮地無毛。行千里。舉一腳行五百里。關筋堅者千里。馬膝如團趙。三軍冀逐。但知所發。不知所宿也。一筋從玄中出。謂之關筋。玄中者。目上陷如井字。若說相馬。望之大。就之小。筋馬也。望之小。就之大。肉馬也。前視見目。旁視見肉。後視見足。駿馬也。毛東皮。皮東筋。筋束肉。肉束骨。五者兼備。天下之馬也。莊子。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又云。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掾錫馬式表。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兵甲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

肅肅兔罝

爾雅。兔子逸。其迹遠。絕有力欣。廣志。兔大者曰毚。禮記。祭宗廟兔曰明視。又云。食兔去尻。又兔羹和糝不蓼。雉兔皆有芼。周禮。加豆之實。芹菹兔醢。典路。兔者明月之精。春秋運斗樞。玉衡星散爲兔。又曰。行失瑤光。則兔出月。瑞應圖。王者恩加耆老。則白兔見。德茂則赤兔見。論衡。兔雄毫而孕。及其生子。從口中出。說文。凡字形。鳥多左顧。朝陽也。獸多右顧。望月也。兔反顧而左。月出于西。光盛則東出也。博物志。兔望月而孕。口中吐子。張衡靈憲。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蛤抱朴子。兔壽千歲。滿五百歲則色白。埤雅。吐而生子。故謂之兔。兔。吐也。楚辭。顧兔在腹。言顧兔居月之腹。而天下之兔望焉。于是感氣。一曰兔目不瞬。視雄毫而孕。今孔雀亦合。而先儲以孔雀聞流而孕。則兔雖延毫。其感孕則以月。埤或然也。月缺也。故兔口缺。唯嚙者九竅。而胎生。獨兔雌雄八竅。兔營窟必背邱相通。所在三窟。內則曰。狼去腸。狸去脅。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鼈去醜。鄭注爲其不利人也。說文無兔字。以兔爲兔。兔生自口。口出宜有留難。吐而後兔。故字通爲兔。俗作兔。非是。今產乳曰兔。且兔前足卑後倨。其形傻。故傻又後兔也。兔亦從兔。說者以爲位彌高而志傻。其以此乎。抱朴子。山中卯月。稱丈人兔。羅氏云。冬月惟藍木皮。至春草長麥繁。而肉反不美。凡野獸有蹯。惟兔足底皆毛。號建毛。性狡。良兔曰東郭巍。與韓盧同走。馬浚以此導田文。今兔之所處。其穴常爲三竅相通。獵者攻之。顯自穴出。循其背自後入半穴中。古今注。兔曰有缺。尻有九孔。今尻于文從九。蓋生于兔也。主物簿云。孕娠之兔。懷于左腋。毛有文彩。間色。至百五十年。當轉環于臍。能隱形。人不復見矣。博物志。孕婦食兔。令兒口缺。俗語云。兔無雄。亦或謂兔吮毫而生。然考之古樂府。雄兔腳撲撲。雌兔眼迷離。兔有雌雄。非專視月也。又爾雅。兔子曰嫳。注。俗呼曰鶨。竹譜紀年。宜王三十年。有兔舞鎬京。占者以爲不祥。考工記。輿下當橫軸處曰伏兔。漢靈帝命作翻車渴兔。省百姓洒道之費。注爲曲筒以氣引水上也。皆取兔前後拱之象。易乾鑿度。決鼻兔也。郝京山曰。決闕也。豈以闕脣而逸曰闕鼻乎。歐陽氏曰。兔從兔字加一點。俗作兔。兔並非。

言秣其駒

朱傳。馬之小者。爾雅玄駒注。小馬別名。毛傳。五尺以上爲駒。周禮。校人春執駒。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

駒。廋人掌教駙攻駒。鄭司農注。馬三歲曰駒。二歲曰駒。禮月令。仲夏游牝別羣。則繫騰駒。注。防逸遏也。埤雅傳曰。大夫乘駒。蓋駒血氣未定。有駙駁之異。故大夫乘之。說文從句字音拘。以駒血氣未定。宜拘執之。馬爾雅淮南子方馬爲草駒之時。人不得制。及至閑人擾之。良御教之。雖險超踰。非故辟馬驚逸也。而可以通氣志。按晉惠帝時童謠。城東馬子莫啼駒。比至來年趨汝墜。水元童謠。野猪雞嗁嗁。馬子空閨渠。嗁駒渠。皆狀馬駒也。漢書重馬傷死。注。謂馬悅孕者。

麟之趾　定　角

朱傳。麟麐身牛尾馬蹏。毛蟲之長也。爾雅。麐麐身牛尾狼額馬蹏。有五采。腹下黃。高丈二。麐雅。麟含仁懷義。音中鍾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遊必擇土。翔必後處。不履生蟲。不折生草。不羣居。不旅行。不犯陷穽。不罹羅網。文章彬彬。尚智知時。徵中候。帝軒龍象。麒麟在囿。孝經援神契。德至鳥獸。則麒麟臻。春秋緊麟恩及豹蟲。則麒麟至。大戴禮。毛蟲三百六十。麟爲之長。禮記。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麟以爲畜。則擾不猲。注。猲。驚走也。又云。地不愛其寶。則鳳凰麒麟皆在郊藪。鷁冠子。麟者玄扈之精。德能致之。其精必至。春秋哀十四年。西狩獲麟。有以告者曰。有麐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于是作春秋。接洪範五事。一曰言。于五方屬金。故天應以金方之獸。是其義也。何法盛徵祥記。麒仁獸也。牡曰麒。牝曰麟。牡鳴曰遊聖。牝鳴曰歸和。夏鳴曰扶幼。秋鳴曰承綏。毛傳。麟士希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也。箋。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京房曰。狼額馬蹏五彩。蔡邕月令。天宮五獸。中有大角軒轅。麒麟之信。麟生于火。游于土。故脩其毋致其子。五行之精也。視明禮脩。則麒麟臻。春秋保乾圖。歲星散爲麟。感精符。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剖胎。不刳卵。則出于郊。又云。明王動則有義。靜則有容。乃見。孔演圖。蒼之滅也。麟不榮也。麟水精也。宋均注。麟水精生水。故曰陰。水氣好土。土黃本肯。有肉。示有武而不用。京房曰。狼額馬蹏五彩。蔡邕月令。天宮五獸。中有大角軒轅。麒麟之信。麟生于火。游于土。故脩其毋致其子。五行之精也。視明禮脩。則麒麟臻。春秋運斗樞。機星得則麒麟生。萬人尊。春秋保乾圖。歲星散爲麟。感精符。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剖胎。不刳卵。則出于郊。又云。明王動則有義。靜則有容。乃見。孔演圖。蒼之滅也。麟不榮也。麟水精也。宋均注。麟水精生水。故曰陰。水氣好土。土黃本肯。故麟色青黃不榮。詳見純也。禮斗威儀。君乘金而王。其政平。麒麟在郊。瑞應圖。麟王者之嘉祥。食嘉禾之實。飲珠玉之英。王隱晉書。太始元年。白麟見。羣獸皆從。埤雅。狼額赤目五蹏。似麐。頂一角。不角者麒。然則麒從麟省。不角故也。爾雅。翼。麟性能避患。不妄集。其遊于郊藪也。以爲萬物得其性。太平之驗。後世論者。紛紛不一。或謂其有翼能飛。又善鬬。蓋若麐麚麋鹿之屬矣。淮南子。麒麟鬬而日月蝕。蓋歲星散爲麟。歲失其序。則麟鬬。麟鬬則日月蝕矣。麟善走。故良馬亦名麒麟。正義曰。傳解四蹏多矣。獨以麟爲與麟于以論。蓋譬以蚊。言性類相感。省火易熟也。鼯鼠一名鼺鼠。一名鼺鼬。假鼠而小。東方朔曰。鼺鼠之腹。鼺鼠爾雅所謂鼺鼠。狀如小狐。肉翅毛紫赤色。腳短爪長。飛且乳者。亦謂之飛生。或曰。一名飛蠊。狀如兔而鼠首。以其鼻飛。性食煙火。能從高赴下。不能從下升上。荀子曰。鼫鼠五技而窮。馬融曰。鼫鼠夜鳴。即此。爾雅。西方有比肩獸。其名曰歷。即歷鼠也。鼠前而兔後。趨則頗。走則顛。又鳥鼠曰。鳥鼠同穴。史曰。崆峒鳥鼠。秋也。鄭氏曰。鼠百歲化爲蝙蝠。廣志。嶺南人食鼠。呼曰家鹿。俗稱老鼠。抱朴子。鼠百歲則色白。善遯人面卜名曰朴。知一歲事。雲南志。山中謂鼠爲赶君。又水鼠生岸旁冰鼠生北荒積冰下。皮毛柔可爲席。又火鼠出西域。及南海火州山。甚大。取其毛績之爲火浣布。述異記。西域有鼠國。商賈過其地。不祈祀則遮人衣。又河南禹州雪霽。上有鼠寸餘。香如麝。蹤大路即死。又說。菟赶鼠不藪李

曰。陸璣謂麟不踐生草。不履生蟲。果何食乎。不羣居。不侶行。是狐德也。下者主仁而後出。何爲見獲于鉏商。至晉中鎮呂。行中規矩。盜夸誕矣。按此說是正諸家之謬。直稱爲仁獸可也。麟字石經春秋作麟。公羊作麐。穀梁譌作麟。精纔作麐。當以春秋公羊爲正。

趾。朱傳。足也。麟之足不踐生草。不履生蟲。說文。止下基也。象草木出有阯。故以止爲足。釋名云。趾止也。行一進一止也。字書。足指古作止。後人加足。

定。朱傳。額也。麟額未聞。或曰有額不以抵也。爾雅。定題。郭注。額也。名物解。始于趾。終于角。言德以升進爲美也。易曰。德言盛。故是時每況盛上。

角。朱傳。一角。肉端有肉。終軍傳。麟角戴肉。設武備而不用。說文。角。獸角也。象形。角與刀魚相似。周禮。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爾雅。角謂之觭。又云。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瑤詩緝曰。有足者宜蹏。麟可以蹏而不蹏。有額者宜抵。麟可以抵而不抵。有角者宜觸。麟可以觸而不觸。漢書釋五音之角曰。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獸角其義亦同。黃山谷云。麟有趾而不蹏。有定而不抵。有角而不觸。麟哉麟哉。今人以一朝之忿。滅身辱親。嗚呼。人中有獸。獸中亦有人。

誰謂鼠無牙

說文。鼠。穴蟲之總名也。象形。易。艮爲鼠。春秋運斗樞。玉衡星散爲鼠。左傳。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于寢廟。畏人故也。呂氏春秋。周鼎著鼠。令焉履之。謂其不陽也。說文。鼢鼠伯勞之所化。埤雅。鼠有齒而無牙。性疑。出入多不果。故持兩端。謂之首鼠。又鼠類最夥。俗謂之老鼠是也。鼠一名鼷。南陽人呼鼠爲鼷。今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謂之拱鼠。詩曰。相鼠有體。或取諸此乎。傳。窮鼠嚙狸。蓋鼠窮則囓也。鼷鼠有螫毒者。甘口齧人及鳥獸。皆不痛。春秋食郊牛之角者也。博物志。鼠之最小者。或云甘鼠是也。莊子。鼫鼠以技鳴。馬融以鞞鼓傳曰。螫蜂不蒸。社鼷不灌。鼫鼠兔首。似鼠而大。能人立。交前足而舞。害稼者一名雀鼠。廣雅云。鼷鼠。鼫鼠是也。易曰。晉如鼫鼠。貞厲。而畏人。無所守焉。鼫鼠健于捕鼠。似貂。赤黃色。大尾。俗謂之鼠狼。廣雅曰。鼠狼。鼬也。一名鼪。莊子所謂騏驥捕鼠。不如狸狌。今粟鼠似之。青黑而小。取其尾。宜可以製筆。世所謂鼠鬚粟尾者。其鋒乃鼬于兔。粟鼠若今竹鼠之類。蓋鼠食竹故名。燕山錄。羚羊以鼷。羚性類相感。省火易熟也。鼷鼠一名鼷鼷。一名鼷鼬。假鼠而小。東方朔曰。鼷鼷之腹。鼷鼠爾雅所謂鼷鼠。狀如小狐。肉翅毛紫赤色。腳短爪長。飛且乳者。亦謂之飛生。或曰。一名飛蠊。狀如兔而鼠首。以其鼻飛。性食煙火。能從高赴下。不能從下升上。荀子曰。鼫鼠五技而窮。馬融曰。鼫鼠夜鳴。即此。爾雅。西方有比肩獸。其名曰歷。即歷鼠也。鼠前而兔後。趨則顛。走則顛。又鳥鼠曰。鳥鼠同穴。史曰。崆峒鳥鼠。秋也。鄭氏曰。鼠百歲化爲蝙蝠。廣志。嶺南人食鼠。呼曰家鹿。俗稱老鼠。抱朴子。鼠百歲則色白。善遯人面卜名曰朴。知一歲事。雲南志。山中謂鼠爲赶君。又水鼠生岸旁。冰鼠生北荒積冰下。皮毛柔可爲席。又火鼠出西域。及南海火州山。甚大。取其毛績之爲火浣布。述異記。西域有鼠國。商賈過其地。不祈祀則遮人衣。又河南禹州雪霽。上有鼠寸餘。香如麝。蹤大路即死。又說。菟赶鼠不藪李

斯傳。鼫鼠倉鼠。灌夫傳。首鼠兩端。又物多畏者惟鼠。故曰鼠壁。名物疏。鼠種類最多。爾雅。地中行者。鼮雅謂之鼮鼠。方言謂之穜鼠者也。鼷鼠以類聚藏食。大戴禮所謂田鼠也。鼷鼠。似鼬之鼠也。一名甘口。今之鼷鼠。胜今之鼠狠也。鼫鼠。五伎鼠。即魏風之碩鼠。鼫鼠。豹文鼠。終軍所識者也。鼫鼠如鼠而大。說文。鼫。似雞鼠也。鼫。胡地風鼠也。沙鼠。今之黃鼠也。甘肅志。涼州有兀兒鼠。同穴。郭注爾雅。鼫如鼠而短尾。鼫似鼠。灰白。與兀兒鼠尾若瞥狀。有鳥曰本周兒。似雀。色灰白。與兀兒鼠同穴。郭注爾雅。鼫如鼠而短尾。鼫似鼠。小。黃黑色。突入地三四尺。鼠內鳥外。在隴西首陽縣。孔氏云。其為雌雄。首陽在今熙州渭源縣。鼫臨洮府。牙。朱傳。牙。牡齒也。說文。牡齒象上下相錯之形。徐曰。比于齒為牡也。釋名。牙植牙也。隨形言之。字林。齒屬。人與物之通稱。陸氏曰。鼠有齒而無牙。王氏謂雀穿屋以角。而實無角。其理易見。鼠穿墉而背有牙。其理難知。龜山以為鼠無牙。謂無牡齒耳。觀此。則說文之解益信。朱謀瑋曰。因古牙字。象獸參差露牙門外形。而不相值故三之。按戴與人異類。然人亦有牙。何得專象獸也。

羔羊之皮

朱傳。小曰羔。大曰羊。所以為裘。大夫燕居之服。說文。羔羊子也。羛五月生羔也。羜六月生羔也。羝七月生羔也。羭羊也。羯羊羖也。羖羊夏解冰。宗伯以禽作六摯。卿執羔。注。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士相見禮。上大夫相見以羔。注云。羔取其從帥。羣而不黨。春秋繁露。凡贄卿用羔。羔有角而不用。如好仁者。執之不鳴。教之不嗥。類死義者。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故羊之為言猶祥。故以為贄。禮記。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鄭注。諸侯視朝之服。禮記疏。凡在朝君臣同服。小羔大羊。對文為異。此說大夫之裘。宜直言羔。羔裘豹飾。是皮革通言也。周雅。革中絕謂之鞹。革中辨謂之鞹。注。辨中斷皮也。鞹復分平也。又云。東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注。虎豹之鞹。皮有文采者。左傳。宋城者謳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

野有死麕

朱傳。麕。麞也。鹿屬。無角。爾雅。麕。牡麌。牝麇。其子麛。其迹解。絕有力。郭璞云。詩曰。麕鹿麌麌。鄭康成注。即此也。但重言耳。說文。麕。麞也。埤雅。齊人謂麕為麞。麞如小鹿而美。故從章。章美也。易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古之制字如此。麞從章。麕從旨。其義一也。語曰。四足之美有麕。麕即麞也。或曰。麞性善驚。故從章。章兼聲。吳越春秋曰。章者。億億也。蓋麕鹿皆健駭。而麕性驚尤怯。欲水見影。輒奔。道書曰。麞鹿無魂。又曰。麞鹿白膽。善御。或曰。麕性喜聲。音麞性喜文彩。故麞從章。今獵戶以彩服舞麞鹿。麕性喜山。善聚善散。故從囷。囷聚也。亦散也。雅。麞。麞極能走。然未及鹿。大者不過三二十觔。老則牙見于外。淮人謂之牙麞。本草圖經。大麞毛長。狗足者名獐。麞類甚多。麕其總名。今陂澤淺草中多有之。有有牙者。有無牙者。牙不能噬。麞與獐同。古今注。鹿有角而不能觸。麞有牙而不能噬。呂氏春秋。使麞疾走。馬弗及也。而得之者。時顧也。抱朴子。麞山中稱赤東名物解。考工記。山以麞。水以龍。言雷雷水必以龍。雷山必以麞也。蓋麞性喜山。麋性喜澤。鹿性喜林。博物志曰。麞聚澤草而食。其場成泥。名曰麞埃。居人隨此種稻。其收百倍。國語曰。市無赤米。而囷鹿容盧。先儒以為圓曰囷。方曰鹿。蓋鹿亦羣聚。故囷或謂之鹿。正字通。麕同麇。說文本作麇。籀文作麕。今經史通用麕。

又云。多行麇羽。騰脅翔。春秋成十四年。晉侯獲狄俘。磔之。不明。則有羊鵬尸子云。大羊為鵬。六尺。埤雅。羊性善觸。故字文羊為羣。大為獨也。羊似今俗所謂壓羣者是也。北人謂之羊頭。鄭氏儀禮注云。羊取其後觸。蓋謂此矣。易曰。兌為羊。兌陰在上。故羊性前逆。牛性前順。詩曰。羊牛下來。先羊而後牛者。晚出早歸。常先于牛故也。合璧事類。羊褐白黑三色。亦有青者。南人所罕見。廣雅。吳羊牝一歲曰羠。三歲曰牂。三歲曰羬。羖羊牡曰羯。羖羊牡曰羭。古今注。羊一名髯毳主簿。左傳。宋華元將與鄭戰。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人鄭師。楊朱曰。百羊而羣。使五尺竪子荷箠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隨之。則不能矣。莊子。臧與穀牧羊。而俱亡其羊。臧挾策讀書。穀博塞以遊。事業不同。其于亡羊均也。藝衡志。英州多僊茅。羊食之舉體化為筋。不復有血肉名乳羊。

皮革。朱傳。革猶皮也。周禮。掌皮掌秋斂皮。多斂革。遂以式法頒皮革于百工。共其毳毛為毯。以待邦事。又云。荊州其利齒革。考工記。攻皮之工。函鮑韗韋裘。函人為甲。鮑人之事。望而眡之。欲其柔而滑也。卷而摶之。欲其無迪也。眡其著。欲其淺也。察其線。欲其藏也。韗人為裘。陶釋名。皮破也。破而復體也。又剝取獸革。生曰皮。理之曰革。柔之曰韋。韋昆子。鞮鞻文豹。棲于山林。伏于巖穴。然且不免于絇羅機辟之患。皮為之災也。說文。獸皮治去其毛曰革。革更也。正義。對文則皮革異。散文則通。司裘曰。大喪飾皮車。謂革輅去毛得稱皮。明是有毛則稱革。故攻皮之工。有函鮑韗韋裘。是皮革通言也。爾雅。革中絕謂之鞹。革中辨謂之鞹。注。辨中斷皮也。鞹復分平也。又云。東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注。虎豹之鞹。皮有文采者。左傳。宋城者謳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

野有死鹿

朱傳鹿獸名有角尚雅鹿牡麌牝麀其子麛其迹速絕有力麋說文鹿解角獸冤衆善走者也易卽鹿無虞周禮朝事之豆薦菹鹿臡禮記仲夏鹿角解又云居澤以鹿冢祭禮謂之不知禮又云鹿脯麋脯麋脯麞脯皆有羣左傳鹿死不擇音挺而走險急何能擇字統鹿性觧防分背而食以備人物之害孝經援神契德至鳥獸則白鹿見瑞應圖王者孝白鹿見又明惡及下則見春秋曆命序皇神嘉六飛鹿化三百歲埤雅鹿分背而食食則相呼羣居則環其角外向以防物之害已故詩以況君臣之義而毛詩草蟲經十鹿欲食皆鳴相召志不忘也周官祭朝則皮弁服正以鹿皮爲之鹿愛其類出于天性也爾雅麋曰其跡躒鹿曰其跡速麈曰其跡解冤曰其跡迅麋性迷惑故跡躁而不解麈性散遊故跡解而不遠鹿善決驟故跡速而不迅狐善遲疑故跡迟而不速豕性追突故其跡刻冤性跳躍故其跡迟今冤將伏輒跳踉擺跡人反以此得之韓子曰譬如冤得跡安用東西跳也韓子馬似鹿者千金雅翼古稱馬之似鹿者直百金今荆楚之地其鹿絕似馬當解角時望之無辨士人謂之馬鹿是知趙高指鹿爲馬蓋以類耳鹿無枝幹角有枝曰觡夏則解角而易毛冬則角長而毛深古伏羲之世罷皮爲禮按說文集韻云麗旅行也鹿之性見食則急而旅行禮閨皮蓋鹿皮云家語四九三十六鹿主律律主鹿鹿故六月而生運斗樞瑤光星散爲鹿衝波傳鹿生三年其角自墮史記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繡爲幣直四十萬王侯朝會聘享必以爲幣麈璧述異記鹿千年爲蒼鹿又五百年爲白鹿又五百年化爲玄鹿成帝時中山人得玄鹿烹而視其骨皆黑色僊者說玄鹿爲脯食之壽二千歲主物解云鹿者僊獸常自能樂性從其雲泉至六十年必懷瓊于角下角有斑痕紫色如點行或有涎出于口不復能急走也鹿戴玉而角斑魚懷珠而鱗紫有諸內未有不形諸外也物類考鹿林獸也性喜林牝者有角孕于仲秋生于春沈括云北狄有駝鹿極大色蒼黃無斑角文堅瑩如玉山海經柢陽之山獸如馬白首文如虎赤尾音如謠名鹿獨佩之宜子錄山谷云胡居士常言鹿性慈烈多別良草食葛葉等九物餘則不嘗凡餌藥者勿食鹿肉以鹿常啖解毒之草也小爾雅曰鳥之所乳謂之巢雞雉所乳謂之窠冤之所息謂之窟鹿之所息謂之場本草鹿陽獸夏至得陰氣而解角從陽退象本草鹿一名斑龍乾寧記云鹿與遊龍獻必生異角鹿得稱龍以此

無使尨也吠

朱傳尨犬也爾雅犬生三獲二師一獿未成毫狗絕有力狣狗四尺爲獒曷良爲狗說文犬狗之有縣腰者也狗叩也叩氣吠以守也尨犬之多毛者也左傳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說文狡狡少犬也獟短喙犬也獫犬吠不止也獒犬知人心可使也狡赤犬也呂忱字林獿韓狗宋良犬也狡狡劉熙屈尾犬也公羊靈公有周狗謂之獒春秋考異郵七九六十三陽氣通故斗運狗三月而生陽主于三故狗各高三尺宋均注狗斗精之所生也穆天子傳天子之走狗百里執虎豹風俗通狗者金畜五行傳雞畜之有冠冀者鬧觀犬畜之以口吠守閑言

羊畜之遠視者鬧觀豕畜之居閑衛而聽者鬧聽牛畜之任重者鬧思埤雅犬有三種一者田犬二者吠犬三者食犬食犬若今柴牛也名物解閱金獸秋得氣之正故天子于秋食之金爲剛故字從皐音之咸蓬則剛果而善相慝未成蓬則能吠而已能吠而大故謂之尨

豈弟五豝

朱傳豝牡豕也陳氏曰按毛傳牡恐當作牝爾雅豕牝豝豵五尺爲豝小爾雅豵豬也其子曰豚大者謂之豝說文二歲能相把拏也古今注漁陽以大豬爲豝字說豝所謂堅猪巴猶堅也雅翼凡六畜之屬皆見于釋畜惟豕見于釋獸以豕者通田豕之名故別異之詩云彼茁者葭一發五豝于嗟乎騶虞然則豝牝豕之小者故又謂之小豝言雖取害稼之物亦必待其成所以爲仁也名物疏羅氏云牝豕之小者對大豕而言若對豵則豝爲大矣玩二章經旨葭高故有豝藪焉蓬蒿低故有豵藪焉低故有豵豵焉說文一歲爲豵二歲爲豝三歲爲肩四歲爲特則豝豵之名可通于羣獸也

于嗟乎騶虞

朱傳騶虞獸名白虎黑文不食生物者也毛傳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山海經林氏國有珍獸大若虎五彩畢具尾長于身名曰騶吾乘之日行千里封禪書曰騶虞之珍羣頭曰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喜皎皎穆穆君子之態也郭璞贊惟獸五彩尾參于身矯足千里隨忽若神是謂騶虞詩獸其仁吳薛綜頭婉婉白虎優仁是崇飢不徒暴困不改容敛威揚德愷悌之風中興徵祥說騶虞仁獸也其尾參倍狀如虎而白色喘則風興騶身如雪而無雜者是也近代所謂白虎者斑而虎文爾雅所謂彪虎耳瑞應圖白虎仁而不害王者不暴虐恩及行葦則見河圖括地象令背野中有玉虎晨鳴雷擊聖人盛期而興埤雅騶虞西方之獸而名之曰虎則宜以殺爲事今反不履生草食自死之肉蓋仁之至也漢武帝時建章宮後有異物出焉狀如麋蹄東方朔云此騶牙也古者骨聲之假借以牙爲吾則朔所云卽詩之騶虞矣東京賦圍林氏之騶虞慢澤焉與騰黃蓋此獸俊逸故以焉之健者比之淮南子屈商拘文王于羑里散宜生以開來天下之珍惟得騶虞雖斯之乘以獻于紂雞斯神馬也禮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韓詩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鴻詩傳古有梁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月令季秋天子乃教田獵命僕及左騶咸駕鄭氏云七騶謂趣馬主爲諸官駕說者左傳晉悼公使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周焉舜典益作朕虞掌山澤之野按騶虞獸說皆以爲義獸朱子云騶虞看來只可解做獸名以于嗟麟今之類可見歐陽獨引賈誼之言以爲騶者文王之囿虞其官也謂此詩美春田之盛上句發矢射豝下句直獻騶虞不食生物乃是刺其曾騶虞之不若也何賀美之有又逸豳詩補傳言方嘆文王之仁忽有取于義獸可謂不類特引賈生及禮記射義以爲當時物被其澤皆蕃育以遂性國重農事命蒐田以去害彼騶囿之虞人宜以多殺獸爲有功而乃瞞獸以待君能體其好生之仁如此可謂王化之極致矣按二說亦自可通然終不

若朱子之解于詩義猶爲狹洽也瑞應圖曰白虎黑文仁而不害有道則至郭璞曰即今虓虎頭無王字功曰王肯作犴耳王元美亦作犴耳今考王肯但作肯耳無作犴耳者

豝發五豵

朱傳一歲曰豵亦小豕也爾雅豕生三豵二師一特郭注豕生子常多故別其少者說文豵生六月豚一曰一歲豵尚隨母也周禮夏官注豕一歲爲豵雅翼豵從也隨母以從母有約從之義說文又以小豚爲豵生三月爲豵生六月爲豵或曰一歲爲豵二歲能相把拏爲豜三歲豕肩相及爲豜并說豵與爾雅不同然皆小豕之名

有力如虎

說文虎山獸之君也易雲從龍風從虎又履虎尾不咥人亨又虎視眈眈其欲逐逐其心之憂危若蹈虎尾爾雅彪白虎文黼黑虎熊虎醜其子狗絕有力羆漢律曰捕虎一購錢三千其狗半之是也方言陳魏宋楚之間或謂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間謂之李耳或謂之於脆自關東西或謂之伯都注虎食物值耳而止以觸其諱故連斗櫪櫪皇散爲虎風俗通虎者陽物百獸之長也月令仲冬虎始交通卦驗立秋虎始嘯又云虎不再交易乾九五曰風從虎又王褒頌虎嘯而谷風涌注管輅曰虎者陰精而居于陽依木長嘯動于巽二氣相感故能運風考異郵三九二十七七者陽氣成故虎七月而生陽立于七故虎首尾長七尺般般文者陰陽雜也猛虎嘯谷風起類相動也論衡虎出有時猶龍見有期也陰物以冬見陽禽以夏出也漢紀楊賜曰虎者金行參伐之精猥戾之獸博物志虎知衝破又能畫地卜食蓋蛇蟠向壬巢鵲背歲燕伏戊己虎奮破衝此亦爲隅之靈也兵法曰將開牙門背建向破以此虎行以爪畫地觀奇偶穆天子傳有虎在葭中高奔戎生捕而獻于天子命爲押畜之東虞是曰虎牢名物解吳越春秋虎之卑身將以有擊也鳥之擊先高獸之擊先卑佑說虎威王夜方旦目精亘晝即漸大虎死必倚嵕壁淮南子虎之乳子不能搏噬者殺之爲其墮武此君子所以貴夫篤爱也易曰君子豹變大人虎變爾雅豹文如淳曰豹變言變而爲虎也楊子曰豹變則虎所謂虎變故象曰其文炳煇變則豹所謂豹變故象曰其文蔚也虎變而去虎非不愛其躍不以環寸之蹯害七尺之軀權而已矣莊子也國策人有置繫蹏者得虎虎怒決蹏而去虎非不愛其躍不以環寸之蹯害七尺之軀權而已矣莊子梁驚曰養虎之法順之則喜逆之則怒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碎之之怒也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俗云塲食桑葚則醉猫食薄荷則醉虎食犬則醉虎所在必鳴以告國史補裴旻守北平一日射虎三十一有一父老曰此皆虓似虎而非若遇眞虎無能爲矣旻躍馬往見一虎狀小而勢猛據地一吼山石震烈弓矢皆墜自此不復射虎圖經虎有威骨如乙字長一寸在脅旁尾端亦有之不及豹者良又虎被箭射目光墮入地掘下尺餘有狀如石子琥珀者謂之虎魄抱朴子山中寅日稱虎史者虎也漢書猛虎在山百獸震恐及入檻穽搖尾而乞食積威約之漸也雅翼虎性至猛烈雖遭逐猶徘徊顧步搏物不過三躍不中則捨之夜以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獵人候而射之目光墮地得之如白石虎豹之駒未成文即有食牛之氣韓

子三人之言破市虎又虎之所以能伏犬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則反伏于狗矣淮南子蝟使虎申物有所制也西京雜記李廣射獵冥山見伏虎射之以其頭爲溺器謂之虎子今鎖銅象之彭乘曰虎食一人耳破一缺江州得一虎兩耳如鋸豈李耳之謂乎又虎腰內有貫如鑒食人爪甲皆入其中滿則裂而死故謂之貫盈淮南子曰鳥雄鶩獸牝狐熊爲熊牝狼爲獾牝乳爲虎牝言其猛也

莫赤匪狐

朱傳狐獸名似犬黃赤色考工記南方謂之赤狄名赤赫也太陽之色也易曰獲三狐得黃矢禮記狐死正邱首仁也說文狐祺獸也鬼所乘之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首邱左傳狐尾大不掉韓詩外傳狐水神也周書成王時青邱獻九尾狐本草陶隱居注江東無狐皆出北方及益州間形似狸而黃黯爲魅圖經云今江南時有京洛尤多形似黃狗鼻尖尾大狐之類猸貜貜貉三種大抵相類頭足小別爾雅狸狐貓貜醜其足蹯其跡內注蹯皆有掌蹠也指頭處山海經青邱之國有狐九尾武都之山有玄狐蓬尾禮斗威儀君乘火而王政平南海輸文狐玉策記狐及雉狼皆壽八百歲滿三百歲變爲人形素問曰其主狐貉變化不藏北征記河冰厚數丈冰始合車馬來過須狐先行此物善聽水無聲乃過水經注狐性多疑故俗有狐疑之說管子代出狐白之皮狐應陰陽之變六月而一見類從曰燕謂戊己不衎泥狐蟾祭息民以狐裘也酉陽說狐有媚珠禮北斗而竄善變化其爲物妖淫故詩又以刺惡易曰小狐汔濟濡其尾小者材不足也狐者志不果也是以幾濟而有濡尾之難故象曰不續終也亦其尾重善墊濡故易正以爲象里語曰狐欲渡河無如尾何是也狐狠知虛實虎豹識衝破狼狐搏物皆以虛擊狐狐從狐省或以此故也雅翼狐銳口而大尾色赤所在鳥輒羣而噪之蓋妖辭之禽所占也春秋外傳曰狐埋之狐揚之是以無成功皆執心不定之貌山海經青丘狐能食人人食之不蠱名山記狐者古先之婦人其名曰紫化爲狐故多自稱阿紫

象之揣也

朱傳象象骨也說文象長鼻牙南越之大獸三歲一乳爾雅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周官玉路以象路以朝玉仁也象義也故象路一名道車又壺涿氏以檮置象齒洞水恠左傳也又焚伐楚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杜預注燒火繫象尾運斗樞瑤光之精散而爲象呂氏春秋肉之美者輕象之約莊子參見子皮無遠近必泣嶺表錄異楚越之間象皆青黑惟西方弗林大食多白象雲南蠻族多畜象負重致遠若中國之牛馬帝王世紀舜葬蒼梧之野有羣象常爲之耕本草身有百獸肉體具十二皆自有分段惟鼻是其本肉炙食更美腑不附肝隨日轉在諸肉如正月建寅即膽在虎肉酉陽雜俎象膽隨四時在四腿春在前脚左夏在前脚右如龜無定體鼻端有爪可拾穢古

訓云孕五歲始產南州異物志象之爲獸形體特詭身倍數牛目不踰狶鼻爲口役望頭若尾頭良永救趨言則跧寨牙玉潔載籍所美服重致遠行如丘徙地志九眞郡龍編縣多象生山中山海經巴蛇食象三歲出其骨南越志雄象牙長丈餘雌長尺餘脫其牙則深藏之閒木代之可得不爾窮非主得乃已牝牡交在水中以脅貼與他獸異埤雅象三年一乳行孕十牛性久識能浮水出沒命在其鼻食物皆以鼻取之其牙生花必因雷聲放古者以爲器飾今驂服瓦象以小斧刃斲之其金瘡見星月卽合其理有不可推者舊說象之所在其土必豐周禮弁師掌皮弁會五采玉瑤象邸玉瑤以況基德而象邸卽非周所謂託宿于義者詩曰佩其象揥言有義也袁子曰虎頭高峙豹頭尖銳鹿頭側長象鼻高廣一曰龍象六十歲骨方足今荆象色黑兩牙江豬也雅翼象鼻長三丈大如臂能別道之虛實稍麤輒不敢過驂者又有蹙牛莊子所云大若垂天之雲也左傳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問之信又驗鼠食郊牛角世本骸作服牛骸黃帝臣也又曰少昊時人始駕牛山海經穆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五行傳思之不容則有牛禍甯戚相牛經牛岐胡壽眼中有白脈貫瞳子最快壁堂（脚踏間也）欲闊依欲如絆馬腳庭欲廣天關（音揭骨）欲成（馬骨）（音也）欲垂（耳根）欲大垂（屋檐上也）欲得如八字（陽瞼夾尾處兩邊上）欲得廣常有似鴉者有黃也身欲得如卷有怒肉力柱欲得大而成（當車骨）懸蹄欲得如八字陽瞼夾尾處兩邊上欲得廣常有似鴉者有黃也身欲得如卷毛少骨多者有力雅翼特牛謂之犅牛父謂之特子謂之犢吳人謂犢曰犗牛羊無子謂之犗三歲謂之犗四歲謂之牷牛謂之犉純色謂之牷雜毛謂之犖黃白色謂之犪駁如星謂之牣黃牛虎文謂之騜黃牛黑脣謂之犡白脊謂之犦白牛謂之犖埤雅牛士畜也馬火畜也士媛而和火性健決躁速故易坤爲牛乾爲馬牛病則耳燥安則溫潤而澤故古之視者以耳祭義所謂牛毛尚耳是也天玄主物論牛齒有下無上三歲二齒四歲四齒五歲六齒曰瞠瞠而不橫牛生望前則子行母前牛生望後則子行母後隨其天也抱朴子曰鴈衛盧而捍網牛結陣以卻虎牛善角虎瑧其首外觸詩曰殺時犉牡有捄其角捄長貌祉穆之牛角尺故曰捄角牛齊曰香其耳無竅以爲聽也管子凡聽宮如牛鳴窌中牛合宮聲故柳子以爲黃鐘在脰也周官牛夜鳴則廇計叔重曰廇久屋朽牛夜鳴則臭如之言其病也左傳云執牛耳牛耳無竅聽不聰徵易林牛罷耳瞶蓋龍亦聘者先儲以爲面牛鼓簧爲聲故也造化權輿曰乾爲馬陽也故騭坤爲牛陰也故騭折陽病則陰勝故馬病則臥陰病則陽勝故牛疾則立馬陽故起先前足臥先後足牛陰故起先後足臥先前足世俱以坤牛取順乾馬取健知其一而已左傳風馬牛不相及按牛走順風馬走逆風牛馬風逸往往相及故云莊子庖丁解千牛十九年而刀刃如新又子見犧牛乎衣以綵繒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太廟欲爲孤犢其可得乎和譚新論畜生騭也然猶有善者哲見記識故馬稱驊騮騏驥牛譽郭璞丁牂

羊牛下來

朱傳曰夕則羊先歸而牛次之說文牛大牲也象角頭三封尾之形牛爲大物天地之數起于壬牛釋畜廙牛犦牛犨牛犧牛犗牛犧牛犢牛犕牛角一俯一仰觭皆歸黎黑脣脗黑背軸黑耳鼻黑腹牧黑歸牸其子犢體長牝絕有力欣犗易畜牝牛吉又服牛乘馬引重致遠又革卦鞏用黃牛之革禮記祭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注毛色純曰犧養于滁曰肥求而用之曰索又牛曰一元大武注元首也武足

跡牛肥則跡大又諸侯無故不殺牛注殺者民之命牛能植穀故惜之又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所以別牛天神與人鬼也又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栗賓客之牛角尺周禮庖人春行羔豚膳膏香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奉其隸享先王亦如之封人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又凡軍事共其犧牛又戎右贊牛耳桃荼橫志轅牛一曰犨牛有赤豹斑牛周留水牛毛青腹大狀似猪有牧牛項上堆肉大如斗似駝駝日行三百里出徐門有犦牛瘣小謂之稷牛又呼梁下牛出高涼郡雖牛肉數千觔出蜀中夔牛千觔出上庸郡施牛長毛花蹏高六尺四耳角端有肉蹏如蓮花麟牛似鹿又似羊肉美牷牛如騾駝能行又有犪牛莊子所云大若垂天之雲也左傳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問之信又驗鼠食郊牛角世本骸作服牛骸黃帝臣也又曰少昊時人始駕牛山海經穆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五行傳思之不容則有牛禍甯戚相牛經牛岐胡壽眼中有白脈貫瞳子最快壁堂（脚踏間也）欲闊依欲如絆馬腳庭欲廣天關（音揭骨）欲成（馬骨）（音也）欲垂（耳根）欲大垂（屋檐上也）欲得如八字（陽瞼夾尾處兩邊上）欲得廣常有似鴉者有黃也身欲得如卷有怒肉力柱欲得大而成（當車骨）懸蹄欲得如八字（陽瞼夾尾處兩邊上）欲得廣常有似鴉者有黃也身欲得如卷毛少骨多者有力雅翼特牛謂之犅牛父謂之特子謂之犢吳人謂犢曰犗牛羊無子謂之犗三歲謂之犗四歲謂之牷牛謂之犉純色謂之牷雜毛謂之犖黃白色謂之犪駁如星謂之牣黃牛虎文謂之騜黃牛黑脣謂之犡白脊謂之犦白牛謂之犖埤雅牛士畜也馬火畜也士媛而和火性健決躁速故易坤爲牛乾爲馬牛病則耳燥安則溫潤而澤故古之視者以耳祭義所謂牛毛尚耳是也天玄主物論牛齒有下無上三歲二齒四歲四齒五歲六齒曰瞠瞠而不橫牛生望前則子行母前牛生望後則子行母後隨其天也抱朴子曰鴈衛盧而捍網牛結陣以卻虎牛善角虎瑧其首外觸詩曰殺時犉牡有捄其角捄長貌祉穆之牛角尺故曰捄角牛齊曰香其耳無竅以爲聽也管子凡聽宮如牛鳴窌中牛合宮聲故柳子以爲黃鐘在脰也周官牛夜鳴則廇計叔重曰廇久屋朽牛夜鳴則臭如之言其病也左傳云執牛耳牛耳無竅聽不聰徵易林牛罷耳瞶蓋龍亦聘者先儲以爲面牛鼓簧爲聲故也造化權輿曰乾爲馬陽也故騭坤爲牛陰也故騭折陽病則陰勝故馬病則臥陰病則陽勝故牛疾則立馬陽故起先前足臥先後足牛陰故起先後足臥先前足世俱以坤牛取順乾馬取健知其一而已左傳風馬牛不相及按牛走順風馬走逆風牛馬風逸往往相及故云莊子庖丁解千牛十九年而刀刃如新又子見犧牛乎衣以綵繒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太廟欲爲孤犢其可得乎和譚新論畜生騭也然猶有善者哲見記識故馬稱驊騮騏驥牛譽郭璞丁牂

詩傳名物集覽卷四

駉

乘乘黃

朱傳。乘黃。四馬皆黃也。魯頌駉傳。黃騂曰駉。陸農師。黃亦馬之上色。列子。牝而黃。牡而驪。馬至梁天下之馬也。明堂位。周人黃馬。蕃鬣。言吉事乘此。黃有駹曰乘黃矣。然後乃言乘牡。卒言吉事。黃一名吉光。漢郊祀歌。樂志舜時景星出房地。皆黃。注。一名乘黃。黃帝乘之而僊。封禪書。黃也。又六韜以此爲雞斯之乘。大傳作吉光。亦作古皇。

乘乘鶩

朱傳。驪白雜毛曰鶩。今所謂烏騅也。爾雅。鶩蓋取諸鳧。今鶩其色驪白。六尺以上爲馬。黃純色。鶩雜色。古者大夫乘駒。乘馬則僭諸侯之禮矣。亂生于衣服車馬之間。太叔乘乘馬。衛沃之大夫素衣朱襮。此皆鄭之所以亂也。正字通。鶩與騖古通。或謂馬烏異族。鶩當从馬。不知古人命名。止取其色之相似。猶周禮八尺曰䯄。爾雅二目白魚。必欲易鶩爲騖。

駹

朱傳。獸二歲曰肩。釋文。亦作豜。孔疏。獻豜于公。則肩是大獸。故毛傳言三歲。一歲爲豵。二歲爲豝。三歲爲特。四歲爲肩。五歲爲慎。毛七月傳豕。一歲曰豵。豝。既易傳不以豵爲一歲之名。則豜亦非三歲之稱。釋獸。釋鹿與麋。皆云絕有力者。又說文豜三歲豕。肩相及者。引詩作豣。豣從肩。或作豜。豣從兩豜。今

則凡古稱良馬如翰騏、緜駵、騵駠、騧黃、晨鳧、鐵驪、綠蟻之類。載在傳記。可一一窺正之乎。

羔裘豹飾

朱傳。飾。緣袖也。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羔裘而以豹皮爲飾也。豹甚武而有力。易。君子豹變。其文蔚也。爾雅。貘白豹。注。似熊小頭庳腳。黑白駁。能舐食銅鐵及竹骨。骨節彊直。中實少髓。皮辟溼。瑞應圖。幽都卽谷山上多玄豹。陸疏。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周禮。射以皮侯

朱傳。狼似犬。銳頤白類。高前廣後。爾雅。狼牡豷牝狼。其子獥。絕有力迅疾。此辨狼之種類也。舍人曰。狼牡名豷。牝名狼。子名獥。孫炎曰。迅疾也。陸疏。其鳴能小能大。善爲小兒號。每以誘人。去數十步。其猛健者。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其膏可煎和皮可爲裘。故禮記云。小切狼臅膏。與稻爲醴。注以狼曾虛肪和米作醴也。又曰。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明以威武衛上也。周禮。獸人冬獻狼。注。時之味也。毛詩草蟲經。老狼項下有袌。求食滿腹。向前行乃適之。退後又自踏跋。上毳其尾。進退有患。故時以況跋前毳後。博雅。獑。狼也。酉陽雜俎。狼大如狗。蒼色。作聲諸狼皆逃。今訓狐鳴亦後發。膽之。狼筋如繩絡。腳脅直。其盜煙直上。烽火用之。雖風吹之不斜。主物論。狼鳴。凡器物皆應之。內則。食狼去腸。瑞應圖。白狼。王者仁德則見。一云王者進退動準法度則見。埤雅。里語。狼卜食。將遠逐食。必先倒立以卜所向。今俗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國今河北縣是也。言其方物。宜是此鼠。非鼫鼠。本草又謂螻蛄爲石鼠。亦五技。古今注。士名蟲鳥物異名同。非兩也。文子。聖人師拱鼠。制禮。錄異記。拱鼠形大如常鼠。行田野中。見人即拱手而立。人近欲捕之。即跳躑走去。秦川有之。雅翼。時稱相鼠。即河東大鼠也。埤雅。鼫鼠害稼者。一名雀鼠。即河東大鼠。韓退之所謂禮鼠拱而立者也。爾雅翼。釋鼯鼠云。鼯狀如小狐。翼大率如服翼。翅尾項脇毛紫赤色。背色苨艾。腹下黃。騶額雜白。腳短爪長。尾三尺許。好晴夜行。飛且乳。亦謂之飛生。聲如人呼食煙火。能從高赴下。不能從下上。高東吳諸郡皆有之。即梧鼠。荀子所謂五技者。一名由拽。一名鼫。又名飛鼠。又名鼯鼠。雖同有五技。恐非鼫鼠之類。古今注。螻蛄一名碩鼠。亦有五技。序云。食而畏人。若大鼠。故以之斥君。解頤新語曰。置之食桑。無時而厭。食盬而後已。喻重斂者。莫切于此。鼠之食物。且食且藏。四顧不寧。喻貪畏者。莫切于此。名物疏。陸云。碩鼠非鼫鼠。而邢昺謂陸所說與爾雅注同。今觀兩家之說。未見其同也。碩鼠能交前兩足于頸。故或以爲拱鼠。孫炎以相鼠有皮爲相州所出之碩鼠。而錄異記云。拱鼠出秦隴磯硫。碩鼠亦不名拱鼠。古今注。說螻蛄一名碩鼠。然螻蛄不食黍麥。食黍麥者。自是鼫鼠耳。朱傳但以爲大鼠。郊特牲云。迎貓爲其食田鼠也。大戴禮云。田鼠者。鼷鼠也。然則碩鼠非鼷鼠之大者乎。通雅云。鼷鼯爲飛生鼫鼠。爲拱鼠。飛生即蝙蝠之大者。說文誤以鼫鼠爲五技。諸家因之遂混爲一物。

有馬白顙

朱傳。白顙。額有白毛。今之戴星馬。周易。震爲的顙。疏。白額爲的顙。取動而見埤雅。觀禮。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說者以爲卓即的顙。故以爲卓上。九馬隨之。說者以爲卓即的顙。故以爲卓上。九馬隨之。說者以爲卓即的顙。故以爲

周又益一謂之騋騋者一乘四馬謂之騋也孔傳騋騵說文騵馬赤黑色也月令孟冬駹騵騂注色如鐵埤雅說文曰馬深黑色騵馬赤黑色騵先儒云取其馬色如鐵非特有取于色蓋亦取其壯如鐵故曰鐵也騋騵孔皐六轡在手以美襄公田獵之事蓋馬之族不一騋馬則喜前縠馬則喜後故古之御者縠馬以轡爲主騑馬以轡爲主騵性堅騑疑于難御而有繁手之勞今其六轡在手則是無事于轡詩取以美之也

牽時辰牡

朱傳牡獸之牡者辰牡者冬獻狼夏獻�universe春秋獻鹿豕之類牽之者虞人掌以待射也孔疏獸之供食各有時節故曰時牡周禮獸人掌罟田獵辨其名物冬獻狼夏獻�universe春秋獻獸物地官山虞云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旅于中以致禽蓋田是虞人所掌獸人獻時節之獸以供膳虞人亦應驅時節之獸以待射歟人無牽獸之文故引此以明之耳

四馬既閑

鄭箋四種之馬周禮校人辨六馬之屬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駑馬、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注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其駑馬則分爲三以隆殺差之諸侯無戎馬種馬也此時言獵事而及四種之馬蓋田獵所以教戰故四種之馬皆須調習也埤雅天子之馬蓋則駹六常則駹四詩曰四黃既駹南騂不猗此駹六之證也穆王命八駿之乘右服驊騮而左騄耳右騋赤騮而左白蠸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騋盜驪而右山子此駹四之證也載獫歇驕朱傳獫、歇驕皆田犬名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也西京賦國車之麾載獫歇驕韓詩說文黑犬黃顏鄭箋載始也謂其逢搏噬始成之也孔疏似兕性喈紙見則食之淮南子蝗知爲坏犦豬爲曲穴虎豹有茂草陰以防雨景以蔽日此亦鳥獸之智也考工記貉逾汶而死此地氣然也詩義問狐之類貉、貓、貍也南方異物志曰貉不踰汶鵲不踰濟狐不渡江而南橘不越江而北區字之內咫尺不同況分以華夷限以山海魁詭僪可勝言哉故周官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以毳鳥獸毳草木也字說貉爲居服貈者之裘曰于貉非必得之貈曰取則得之矣蓋志在于取狐貍緩于貈而要于貉埤雅俗云貔貅同穴而異處貔取彼狐貍爲公子裘言往祭表貉因取狐貍之皮爲裘故傳云于貉謂取狐貍皮也周官祭表貉是也貔貅貉善睡之獸畜而養之扣之即臥已而復猱亦善捕疏云禮無貉裘惟孔子狐貉以居明貉皃也

取彼狐貍

爾雅貍子貙字林貍伏獸似貙本草圖經云貍類甚多似虎斑文者可用猫斑者不佳南方有一種香貍一如虎文肉味與狐不相遠江南一種牛尾貍其尾如牛蕃緣樹食百果人多耕食埤雅貍豕在里者里人以作鮨其氣甚香邕州已南又有風貍似狐而短多棲息高木衍義貍骨形似猫其文有二一如連錢一如虎文肉味與狐不相遠江南一種牛尾貍其尾如牛蕃緣樹食百果人多耕食埤雅貍豕在里者里人所居也貍穴而蟄焉故貍又通于蟄字貍之伺物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似貙而小文彩異于貙貍大躰以貍步張三侯鄭氏云貍善搏者也行則止而擬度其發必獲是以侯道取象焉狐善疑貉善擬不可以

三馬也駹謂四馬也騵以言大夫駹以言諸侯馬政論云後足偏白者曰騵與

騏騵是中

朱傳赤馬黑鬣曰騵中兩服馬也孔疏爾雅有騵白股騵則騵是色名說者皆以騵是赤色若身鬣俱赤則爲騵馬矣故傳以爲赤身黑鬣也車駹四馬在內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驂左傳鄭有公子騵字子駟是有騵乃成駟也箋云赤身黑鬣曰騵雅翼古者騵非所貴故淮南子勞光不升俎騵駁不入牲字林騵赤馬黑髦尾也明堂月令五時駹馬而騵處其二非蒼龍秋白駱冬鐵騵夏赤騵中央黃騵中央寓于季夏故所用物同而以色之淺深爲別也漢郊祀志牲用騵駒師古曰騵赤馬黑鬣尾也

騏騵是騵

朱傳黃馬黑喙曰騵爾雅黑喙騵注今之淺黃色者爲騵馬說文騵黃馬黑喙來書明帝以騵字旁似禍改作騵史稱文帝騵馬有肉鞍行則先作羿四足

倭駰孔羣

朱傳倭駰四馬皆以淺薄之金爲甲欲其輕而易于馬之旋習也孔疏金甲堅剛則苦其不和物不和則不得羣鄭箋倭淺也駰之薄金爲介之札韓詩駰馬不著甲曰倭駰

一之日于貉

朱傳貉狐貍也于貉猶言于貂貂貍類狡謂之黠郭璞云貉雌者名貈今江東呼貉爲狡狡類山云貉似貍銳頭尖鼻斑色毛深溫滑可爲裘黑客揮犀云貉狀似兎性嗜紙見則食之淮南子蝗知爲坏貛貉爲曲穴虎豹有茂草陰以防雨景以蔽日此亦鳥獸之智也考工記貉逾汶而死此地氣然也詩義問狐之類貉、貓、貍也南方異物志曰貉不踰汶鵲不踰濟狐不渡江而南橘不越江而北區字之內咫尺不同況分以華夷限以山海魁詭僪可勝言哉故周官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以毳鳥獸毳草木也字說貉爲居服貈者之裘曰于貉非必得之貈曰取則得之矣蓋志在于取狐貍緩于貈而要于貉埤雅俗云貔貅同穴而異處貔取彼狐貍爲公子裘言往祭表貉因取狐貍之皮爲裘故傳云于貉謂取狐貍皮也周官祭表貉是也貔貅貉善睡之獸畜而養之扣之即臥已而復猱亦善捕疏云禮無貉裘惟孔子狐貉以居明貉皃也

有爲。故古者以爲燕居之裘。又射義諸侯以貍首爲節。貍首者。樂會時也。節者。歌詩以爲發矢之節。一終爲一節也。左傳定九年。齊大夫東郭書衣貍製是也。貍狐貍貉性一也。其跡皆成而不遠。爾雅狸狌。郭璞曰。今江東呼貍爲狸。有貍跡便捷渡崔劭以爲貍當作狐。不知聽冰非狐獨然也。內則雞曰烏鷃色而沙鳴。貍馬黑脊而般臂。蠼猱同字。秦紀非子爲周大駱駱主車乘。故字可互用。亦猶句之與乘也。貍言其氣臭。如貍也。內則作臡。蓋物宜濕而反。濕則臭矣。今貍脊閒有黑理一道如界。或曰字从理省。以此與鼬之制字同義。雅翼。狐曰銳而尾大。貍曰方而身文。黃黑彬彬。蓋灰于豹。禮貍首之斑然。又貍去正脊。狐去首。爲其不利于人也。太玄經。辨人貍別其文萃也。魏志管輅云。雖有文章。蔚而不明。其名曰貍。淮南子。貍頭似鼠。以類推也。異物志。鼬貍一體。自爲夫婦。故能媚人。段成式言。香貍有四外腎。文如豹。即楚辭文貍。王逸注爲神貍者。子思曰。謂狐爲貍者。非直不知狐也。勿得狐。復失貍者也。徐鍇封禪書注。貍一名不來。本草。貍骨肉療諸蛀。心腹痛走無常處。及鼠瘻惡瘡。頭骨尤良。字書。貍有數種。大小如狐。毛雜黃黑。有斑如貓。善竊物。臭不可食。斑如貙虎。方口銳頭者爲虎。貍食蟲鼠。果實。又尾黑白錢文相間者爲九節貍。善變幻。皮可爲裘領。宋史。安州貢野貓花貓。即此二種也。廣雅。玉面貍人捕畜之。鼠帖服不敢出。又登州一種。貍頭魚尾者。名海貍。俗作貍。山海經。稷山有獸。如豚有距。音如狗吠。名貍力。見則其縣有土功。貍與貍同。

皇駁其馬

朱傳。黃白曰皇。爾雅。黃白騜。孔疏。馬有黃處有白處者曰騜。字書。詩借用皇本作騜。朱傳。騵白曰駁。爾雅云。騵白駁。注。騵赤色也。邢昺曰。疑象駁文。皆侯乘駁。乳虎兒之而伏。則象駁之文理或然也。宋史。安州貢野貓花貓。即此二種也。廣雅。玉面貍人捕畜之。鼠帖服不敢出。又登州一種。貍頭魚尾者。名海貍。俗作貍。山海經。稷山有獸。如豚有距。音如狗吠。名貍力。見則其縣有土功。貍與貍同。

皇駁其馬

朱傳。黃白曰皇。爾雅。黃白騜。孔疏。馬有黃處有白處者曰騜。易說卦。乾爲駁馬。禮斗威儀。君乘火而王。南海輸駁馬。埤雅。徐鉉曰。疑象駁文。皆侯乘駁。乳虎兒之而伏。則象駁之文理或然也。駁亦馬之上色。故古者國君乘之。文王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顑乘駁馬而偏朱騵。諸大夫蹙然曰。此先君王也。詩曰。皇駁其馬。昏禮。駁盛故也。爾雅所謂駁如馬。倨牙食虎豹。詩所謂阪有六駁者。字从交作。字說曰。駁類馬。食虎而虎食馬。凡類己也。而能除害己者。在所交也。則駁非此駁矣。酉陽史曰。古名馬有六駁。白身黑尾如駁。取獸中六駁武健之名耳。駁與駁通。

猲狙其胡臧奎其尾

朱傳。狙。伺也。胡。頷下懸肉也。臧。則。奎。跨也。老狐有胡。遇而跨其胡。退而跨其尾。孔疏。狙前行曰伺。跨郤頓曰奎。說文。胡。牛頷垂也。釋名。胡互也。在咽下。垂能斂互物。許慎陽曰。狙奎皆頓倒之意。詩緝。狼猛獸。雖善用兵者。亦不能擒之。平時不至狙奎其老者。雖項下垂胡。若在平地。亦決不至此。所言狙胡奎尾者。謂其落機穽之時。進退求脫不能耳。故以喻周公。

嘽嘽駱馬

朱傳。白馬黑鬣曰駱。爾雅。白馬黑鬣駱。流鬣縹也。說文。白馬黑髦尾。禮記。夏后氏駱馬黑鬣。疏。夏尚黑。故用黑鬣。埤雅。爾雅曰。白馬朱鬣駱。今呼黃馬黑鬣一道通黑如界者爲駱。蓋馬無分于黃白。若今衣脊絡縫。故曰駱也。月令。孟秋煞白駱。

此以別黃馬黑鬣之駱也。俗云。駱馬喜耐勞。詩曰。嘽嘽駱馬。言駱性善勞。而今取息不率如此。則以甚勞故也。古者天子之卿純騮。故曰駰彼四駱。又曰乘其四駱。若諸侯之卿。則不能具純騮矣。傳注駱又音駰。同字。秦紀非子爲周大駱駱主車乘。故字可互用。亦猶句之與乘也。

我馬維騮

朱傳。陰白雜毛曰騮。爾雅。陰白雜毛騮。樊光曰。騮者。目下白也。郭璞曰。陰淺黑今之泥驄。或云曰下白。或云白陰。俱非也。那昺曰。毛淺黑而白雜毛者名騮。埤雅。陰白雜毛今之泥驄也。詩我馬維駒。維駰。維騮。維駱。

既有肥羜

朱傳。羜未成羊也。爾雅。未成羊羜。郭云。俗呼五月羊爲羜。陸農師云。羜从宁。宁佇也。宁其美成。而後足用。詩先言肥羜。而後言肥牡。則其禮有加而無已。羅氏云。說文稱五月生羔。似謂仲夏所生。按齊民要術。五月六月七月生者。兩熱相仍。惡中之甚。古稱肥羜以速諸父。不應用此。當是生及五月者耳。字通羖。羖羊也。六畜雌者咏旨。自始生形體雖微。即已成羊。未可謂未成羊也。說文五月羔爲稺。羔其別名也。

搏獸于敖

說文。獸守備者也。兆曰禽。走曰獸。又在野曰獸。在家曰畜。國語。獸三爲纂。爾雅。四足而毛謂之獸。王制。豺祭獸然後田獵。周禮。庖人掌共六獸。辨其名物。鄭司農云。麋鹿熊麖野豕兔。玄謂六獸當有狼。而熊不屬。又獸人掌罟田獸。多獸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又凡祭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掌囿遊之獸。禁淮南子。毛犢生應龍。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麒麟生庶獸。凡毛者生于庶獸。

麀鹿麌麌

朱傳。鹿牝曰麀。麌麌衆多也。曲禮。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唐李敬業討武氏檄。致吾君之聚麀。毛傳。麌麌衆多也。說文作麈。麈鹿羣口相聚也。釋獸。鹿牡麜。牝麀。鄭箋。麌牡曰麌。復麌言多也。孔疏。晉義曰。麌或作麈。或作麈。是麈牡曰麌也。或作麈牡者誤。孔傳。麌麌爲衆多。與韓奕同。鄭以獸爲獸名。異耳。

其祁孔有

朱傳。祁大也。毛傳。祈大也。鄭箋。祁當作麎。爾雅云。麎牡麠。牝麎。其子麆。其跡畿。絕有力狄。疏云。麎總名也。詩言其麎孔有。故易傳而徑謂雅也。說文。麎。鹿屬也。冬至解角。運斗樞。瑤光星散爲麎。獸人云。夏獻麎。臨人朝事之豆。昌本麎臡。薛道麎醢。左傳。莊十七年。多麎。注云。麎多則害五穀。又麎與于前射麎麎。鹿角解。仲冬鹿角解。仲冬來告曰。逢澤有介麎焉。又楚潘黨逐魏錡至鑿溝見六麎錡射以獻。黨乃不逐也。月令。仲夏鹿角解。

麋角解。淮南子曰至而麋鹿解。熊氏云。鹿是山獸。又至得陰氣而解角。賈公彥云。麋爲陰獸。情淫而游山。夏至得陰而解角。從陰退之象。鹿是陽獸。情淫而游澤。冬至陰方退。故解角。從陽退之象。若節氣早。則麋角十一月解。故夏小正云。十一月麋角解。若節氣晚。則十二月解。故夏小正云。十二月陽麋角解。又麋善迷害稼。故禮大夫麋候表。以知帥人討盜除害也。周禮。獸人冬獻狼。夏獻麋。注。狼善麋。麋善散。衆則溫。散則涼。以順時也。博物志。南方麋千百爲羣。食澤草。踐處成泥。名曰麋場。淮南子。孕婦見兎而子缺脣。見麋而子四目。麋有見則舍穴自死。續搜神記。熊無穴。或居大樹孔中。東土呼熊爲子路。以物擊樹云。子路可起。于是使下。不呼則不動也。陶隱居云。熊白是背上脂。寒月則有。夏月則無。岡經。熊形類犬豕。而性輕捷。酉陽雜俎云。熊脾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埤雅云。熊似豕。堅中。嘗心有白脂如玉。味甚美。俗呼熊白。好舉木引氣。謂之熊經。莊子熊經鳥伸。是也。多蟄不食。飢則自舐其掌。故其美在掌。鬼谷子曰。分威法伏。熊說者以熊之蟄搏。先伏而後動。淮南子。無角者待而無前。有角者待而無後。無角者犬豕之屬。肥從前起者也。熊蹯不熟者。而楚成見閻請食熊蹯而死。以其難熟。鼈外救也。古者以熊配虎爲旗。又皆以皮爲冠。執羆者冠之。謂之庞頭。乘輿之出。前庞頭而後豹尾。必取熊豹者。蓋熊于山中行。數十里。悉有跧伏之所。山民謂之熊館。虎出百里之外。則迷所出道路。惟熊不迷。故開道者。首熊以出焉。豹爲豹之爲物。亦往而能反。故殿者以豹尾入焉。又古以熊爲旗。熊旗西方也。故象白虎之數。其旂五。又周官。大射諸侯則共熊侯。又匈役則說熊席。左傳。子產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三代祀之。周衰。成王時。不屠國獻青熊。六韜。文王囚羑里。散宜生得黃熊獻之紂。文王卜獵曰。非熊非羆。天遣汝師雅翼。熊人足黑色。革厚筋忍。用此自快。羣熊者日搔之。不則有病。獵者刺其革。不可得入。隨有膏膜之。史天官書。熊

獵者云。罷熊之雌者力尤猛。柳宗元稱鹿畏獵。獵慢虎。虎畏熊。熊之狀。被髮人立。絕有力而甚害人。周禮。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謂熊熊之屬。冬蟄者。燒其所食之物于穴外。以誘出之。禹貢。梁州貢熊羆狐狸。是中國常貢。韓奕之終章曰。獻其貔皮。赤豹黃羆。則北追貊之國。自以所有爲獻。如犬戎以白狼白鹿獻穆王也。王會篇。成王時。東湖獻黃羆。朱子云。熊羆陽物。在山强力壯毅。男子之祥也。史記。趙簡子疾。夢之帝所。射殺熊。又一羆來。亦射殺之。西京賦紛縕軀而迅赴。若猛獲之羆。注以比舞容也。

九十其犉

朱傳。黃牛黑脣曰犉。爾雅。黑脣犉。注毛詩傳。黃牛黑脣。此宜通謂黑脣牛。孔疏釋畜云。黑脣曰犉。言黃牛。明黑脣不與深色同。而牛之黃者衆也。爾雅又云。牛七尺爲犉。舊說犉黃牛黑犉。按詩牛曰九十其犉。羊曰三百維羣。則非黑犉之謂。戚曰。漢書。白天子不能具犉牲。疑犉即醇。謂醇色也。據此則爾雅說文不足信。又周頌殺時犉牡。音然。按犉無然音。注誤。

躍躍毚兔

朱傳。毚狡也。說文。狡兔也。倉頡解詁。雉大兔也。孔疏。大兔必狡。故又謂之狡兔。大傳。獵爲辟雞。兔爲宛脾。皆舉而切之。戰國策曰。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常絢云。巴州兔作狸斑。最狡。易乾鑿度。決鼻兔也。郝京山曰。決與闕通。豈以闕脣而遂曰闕鼻乎。

過犬猶之

孔疏。謂田犬也。犬有守犬田犬。禮。效犬者左牽之。注以右手防其齧噬。又犬曰獒。獻注。凡肉。豚宜炮。犬宜獒。又敵蓋不棄。爲埋狗也。周禮。犬赤股而躁。又犬人掌犬牲。凡祭祀用牷物。伏瘞亦如之。相犬者周焉。注。牷用純色者。伏。軷祭也。瘞謂藏物。二者亦用牷物。相犬相毛色。擇其可祭者。又坊記。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以此防民。猶有爭利忘義以亡其身者。易。艮爲狗。左傳。趙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說文。犬狗之有悬蹏者。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何承天纂文。守犬爲獵。隴西以犬爲獵。宋均注。狗。斗精之所生也。屈子曰。邑犬羣吠。所惟廣雅。殷虞。晉獒。楚獫。韓盧。宋猎。皆良犬名。夏鼎志曰。掘地得犬曰貫尸子。地中有大名地狼。穆天子傳。犬一名重工。說苑。客謂孟嘗君曰。周氏之璽。天下之疾狗也。石藥爾雅。白狗黑喙。一名虓。汁耳上血曰白龍。蓋以盤盛之名。故稱汁耳。通典。大秦國有寶出西海。通雅云。爾雅。豰注。西海大秦犬。則贊即豰之訛也。晉錄。杜甫八哀詩。不惡懸黃金。胡爲投乳豰。注。音犬。出大秦國。今從海泊來。西洋多犬。皆曰獒。有極猛者。豰類也。王會篇。北漠獒犬。渠叟。月氏大都。郭生生獌羽。能逐虎。

投畀豺虎

爾雅。豺。狗足。郭云。脚似狗。似豹。長尾。白頰。色黃。俗謂之豺狗。貪殘之獸。禮記。季秋之月。豺乃祭獸。戮禽。又云。豺祭獸。然後田獵。左傳。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說文。豺狼屬。狗聲。埤雅。豺似狗而長尾。白頰。高前廣後。其色黃。季秋收獸。四面陳之。謂之祭獸。禮曰。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曰人而不如豺獺乎。豺柴也。豺體細瘦。故謂之豺。漢律。捕虎一購錢三千。捕豺一購錢百。豺虎皆害物之尤者。故詩并言之。俗云豺羣噉虎。言其

猛健且衆。可以制虎也。雅。豺牙如錐。是前矮後高。肉酸不宜食。張衡公云。陸佃以豺從才。狼從良。爲二物之才智。果爾則豺之從各狐之從瓜。細之從出。貙之從區。義何所取。閩族才且良者。莫如騶虞。天鼈。虎蜼。字何以從馬。從爲。從蟲。經史言豺。必曰豺狼。言乖迕必曰狼狽。由此觀之。非穿鑿可知。又維頤云。狗爲豺舅。見狗輒跪。爲獸當各有舂腳。安所考而知之。尤俚誕不足信。

俾出童羖

朱傳。童羖。無角之羖羊。必無之物也。毛傳。羖羊不童也。鄭箋。羖羊之性。牝牡無角。爾雅。夏羊牡。羯牝羖。注。夏羊黑。羖羯也。今人便以牂羖爲白黑羊名。羅氏云。羖本夏羊牝者之名。吳羊白

惟其柔弱者以免好踐稼蔬所過猥藉。披擾禾實。未熟輒齕殘掊注山之下。草木必凌挫折撓。江東地記。
蹲山有山猱。赤足。烏獸考。猴詩謂之猱。性躁而多智。通雅云。猱一名玃。其毛茸而長。金色異采。世以爲玃。
猱謂之金線玃。按猱字說文作�Ø。令文作猱。或作獿。又作蝯。猨屬。陸璣云。貙猱。嚴粲詩緝。元康地記。吳柳
子厚牛延詩。爾雅翼。互有異同。而師古及陸羅二家。俱以猱猴爲異物。故埤雅以猱爲玃。而別見猴。未知
孰是。

有豕白蹢

箋云。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四蹢皆白曰駱。則白蹢其尤躁疾者。爾雅。豕子豬、豵、豜、豵。秦者纏。所
發檜門。豵皆白。豵其迹刻。絕有力。豜。說文。豕。豜總名。孕四月生。在卦屬坎。在畜屬水。在禽應
室星。易繫辭。坎爲豕。言坎性趨下。豕俯首也。曲禮。豕曰剛鬣。言豕肥則鬣剛也。方言。豬。燕朝鮮謂之貑。關
東西謂之豲。或謂之豕。南楚謂之豬。其子謂之豚。或謂貑。吳揚之間謂之豬子。說文。豕。絆足行豕豕也。何
承天纂文。梁州以豕爲豬。河南謂之豲。吳楚謂之豬。漁陽以豬爲豵。齊徐以小豬爲貑。白豕黑頭也。貙
豕奏毛也。易曰。豶豕之牙吉。娠初六曰。羸豕孚蹢躅。禮。士無故不殺犬豕。
又豚去腦。不可食。又晏子祭先人。豚肩不掩豆。又居澤者不以鹿豕爲禮。月令。孟夏天子以彘嘗麥。王制。
秋蒐黍以豚。韓詩說。題辭。斗星散爲彘。四月生。淮南子。六九五十四。四主
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古有讀史者。云三豕渡河。子貢曰。己亥日也。校之果然。山海經。貓豬大者。肉至
千觔。豪豬狀如豚而白毛。毛大如箠而黑端。文子。先王之法。犬豕不期年不食。養生要集。豕白蹢青爪不
可食。五行傳。聽之不聰。則有豕禍。埤雅。豕喜雨而躁。大畜六四曰。童牛之牿。六五曰。豶豕之牙。吉。謂之牿。
牙者。所以畜豶豕之杙也。今東齊海岱之間。以杙繫豕謂之牙。賦曰。置牙擺牲是也。六四畜初。以外制內。
也。有牿之象。六五畜九。以小制大也。有牙之象。周官。眡祲。二曰想。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彗。八曰
不可食。說文。巳象蛇形。亥象豕形。蓋一陽生于子。至巳而六陽備。一陰生于午。至亥而六陰備。故此二字
皆象形也。林氏小說曰。以其食不潔。故名之豕。列子。宋有富子。張湯注。小豕也。一名閹子。凡物不知生之
主謂之豶。以肉言則豚爲全體。爻爲分體。李氏本草。豕生青徐者耳大。生燕冀者皮厚。生梁雍者足短。生
遼東者頭白。生豫州者味短。生江南者耳小。生嶺南者白而肥。按古遯字作遜。豕即豚也。詳見疑始。

羊墳首

朱傳。羊。牝羊也。墳。大也。羊瘠則首大也。爾雅。羊。牡粉。牝牂。郭云。謂吳羊。博雅。吳羊牝一歲曰牸。三歲
曰牂。又士中梲羊曰羭羊。大也。又士神名。李斯傳。泰山之高百仞。跛牂牧其上。史記本作羭。
蹲鵰彭彭

朱傳。蹲。踞也。爾雅。蹲。馬白腹曰驔。注。驔赤色黑鬣。檀弓。周人尚赤。戎事乘驔。孔疏。因武王所乘。遂爲
一代常法。傳云。驔言上周下殷也。埤雅。驔从綠省。禮曰。綠而縓。縓淺赤也。一染謂之纁。再染謂之纁。三染
謂之緅。

有豕白蹢

箋云。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四蹢皆白曰駱。則白蹢其尤躁疾者。爾雅。豕子豬、豵、豜、豵。秦者纏。所
發檜門。豵皆白。豵其迹刻。絕有力。豜。說文。豕。豜總名。孕四月生。在卦屬坎。在畜屬水。在禽應
室星。易繫辭。坎爲豕。言坎性趨下。豕俯首也。曲禮。豕曰剛鬣。言豕肥則鬣剛也。方言。豬。燕朝鮮謂之貑。關
東西謂之豲。或謂之豕。南楚謂之豬。其子謂之豚。或謂貑。吳揚之間謂之豬子。說文。豕。絆足行豕豕也。何
承天纂文。梁州以豕爲豬。河南謂之豲。吳楚謂之豬。漁陽以豬爲豵。齊徐以小豬爲貑。白豕黑頭也。貙
豕奏毛也。易曰。豶豕之牙吉。娠初六曰。羸豕孚蹢躅。禮。士無故不殺犬豕。
又豚去腦。不可食。又晏子祭先人。豚肩不掩豆。又居澤者不以鹿豕爲禮。月令。孟夏天子以彘嘗麥。王制。
秋蒐黍以豚。韓詩說。題辭。斗星散爲彘。四月生。淮南子。六九五十四。四主
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古有讀史者。云三豕渡河。子貢曰。己亥日也。校之果然。山海經。貓豬大者。肉至
千觔。豪豬狀如豚而白毛。毛大如箠而黑端。文子。先王之法。犬豕不期年不食。養生要集。豕白蹢青爪不
可食。五行傳。聽之不聰。則有豕禍。埤雅。豕喜雨而躁。大畜六四曰。童牛之牿。六五曰。豶豕之牙。吉。謂之牿。
牙者。所以畜豶豕之杙也。今東齊海岱之間。以杙繫豕謂之牙。賦曰。置牙擺牲是也。六四畜初。以外制內。
也。有牿之象。六五畜九。以小制大也。有牙之象。周官。眡祲。二曰想。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彗。八曰
不可食。說文。巳象蛇形。亥象豕形。蓋一陽生于子。至巳而六陽備。一陰生于午。至亥而六陰備。故此二字
皆象形也。林氏小說曰。以其食不潔。故名之豕。列子。宋有富子。張湯注。小豕也。一名閹子。凡物不知生之
主謂之豶。以肉言則豚爲全體。爻爲分體。李氏本草。豕生青徐者耳大。生燕冀者皮厚。生梁雍者足短。生
遼東者頭白。生豫州者味短。生江南者耳小。生嶺南者白而肥。按古遯字作遜。豕即豚也。詳見疑始。

羊墳首

朱傳。羊。牝羊也。墳。大也。羊瘠則首大也。爾雅。羊。牡粉。牝牂。郭云。謂吳羊。博雅。吳羊牝一歲曰牸。三歲
曰牂。又士中梲羊曰羭羊。大也。又士神名。李斯傳。泰山之高百仞。跛牂牧其上。史記本作羭。
蹲鵰彭彭

朱傳。蹲。踞也。爾雅。蹲。馬白腹曰驔。注。驔赤色黑鬣。檀弓。周人尚赤。戎事乘驔。孔疏。因武王所乘。遂爲
一代常法。傳云。驔言上周下殷也。埤雅。驔从綠省。禮曰。綠而縓。縓淺赤也。一染謂之纁。再染謂之纁。三染
謂之緅。

先生如達

朱傳。先生。首生也。達。小羊也。羊子曰羖。生。無留雌也。毛傳。達。生
也。說文。羍小羊。又曰。七月生羊也。从羊大聲。薛琮箏韋昭云。羊子初生達。小名羖。宋咸曰。羖。大曰羊。長幼
之異名。大戴禮。人十月而生。史記以爲及羖。則周一年矣。未可信也。一說達卽通達之義。言其生之易。無
坼副也。必泥如字立解。以小羊比后稷。以牝羊配姜嫄。誤也。刊繆正俗曰。呂忱字林。羍。朱睽羊也。今言小
羊爲旋子者。說當言羍子。達亦小羊。字通達一作羍。晉獵
取羝以軷

朱傳。羝。牡羊也。孔疏。祭不用牝也。爾雅。羊。牡粉。注。謂吳羊白羝。易大壯。九三。羝羊觸藩。羸其角。上六。羝羊
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爾雅。吳羊。牡一歲曰牡挑。三歲曰羝。羝是牡羊總名。而粉乃吳
羊之羝者。蓋羝性好羝觸。齊民要術。畜牧之法。大率十羊二羝。以爲羝少則不孕。多則敗羣。尤取其無角
者。恐其羝觸以傷胎也。蓋羝爲白羝。羭爲黑羝。埤雅。羝性好觸。故从氐省。音以羝者低其角。然後能觸突
也。易曰。羝羊觸藩。九三重剛而不中。又動以進。故有此象。上六亦以羝羊者。蓋大壯之極。疑于羝羊。猶坤
之上六疑于龍爾。史。匈奴謂蘇武。羝羊乳。乃頭白。
有貓有虎

朱傳。貓似虎而淺毛。釋獸。虎縞毛謂之虨貓。注。縞淺也。詩曰。有貓有虎。又云。狻麑如虨貓。雅翼。虎淺色謂
之虨貓。而西域傳注稱獅子似虎。正黃而有頰。尾端毛大如斗。又詩稱韓土之樂。有貓有虎。周書記武王
之狩禽。虎二十有二貓二。則是虎之類也。名物疏。貓是猛獸。非捕鼠之貓也。
捕鼠之貓。形亦似虎。又書地卜食亦如虎。其鼻端冷。惟夏至一日煖。蓋陰類也。故感陰氣如此。與虎陽
獸感風不同。酉陽雜俎。貓一名蒙貴。一名烏圓。拾遺記。貓一名衝蟬。禮。郊特牲。迎貓爲其食田鼠也。陸農
師云。鼠善害苗。貓能食鼠。故字从苗。貓食田鼠。虎食田鹿。故詩以譬韓樂。又貓有黃黑白駁數色。尾長腰
短目如金。上鬍多稜者良。其晴子午卯酉如一線。寅申巳亥如滿月。辰戌丑未如混棱也。按通雅。蒙頭。蜼
之小者。紫黑色。能捕鼠。或作蠓。廣志曰。獑猫有黑白黃者。遍羅最良。捕鼠百捷于家貓。據此則與貓實
二物矣。又唐書波斯伊嗣侯遣使獻活豹。地形似鼠。青色。能入穴取鼠。物類志曰。耨地。
獻其貔皮

朱傳。貔。猛獸名。釋獸。貔白狐。其子毅。陸疏。貔似虎。或曰。似熊。一
貔豹。陽出貉國。巿如虎如貔于商郊。曲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注。兵車旌旞畫貔貅。形象威猛。舉此旌使衆
知警備也。陸德明云。貔本亦作毗。卽白狐也。郭璞贊。言稱猛士。如虎如貔。貔蓋豹屬。亦曰執夷。白狐之云。
似是而非。
亦白其馬

朱傳。殷尚白。脩其禮物。仍殷之舊也。檀弓。殷人尚白。戎事乘輪。注。以建丑之月爲正。物牙色白。輸白色馬

也。易曰。白馬翰如。明堂位。殷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兩被毛。或云美毛。

有騧有皇

朱傳。騧馬白跨曰騧。釋畜。騧馬白跨。孫炎曰。騧。黑色也。白跨股腳白。郭璞曰。跨脾閒也。孔疏。跨者。所跨據之處。

有騅有駓

朱傳。蒼白雜毛曰騅。釋畜。蒼白雜毛騅。郭璞曰。即今騅馬。疏。蒼淺青也。毛有淺青及白色雜毛者名騅。說文。騅馬蒼黑雜毛。孔疏。雜毛是二色相間雜。按蒼黑之說近是。騅音佳。一作朱暉反。音追。

駓。朱傳。黃白雜毛曰駓。釋畜。黃白雜毛駓。郭璞曰。今之桃華馬。疏。毛色黃白而復有雜毛者名駓。說文。黃馬白毛也。孔疏。騅駓二者。皆云雜毛。是體有二種之色相間雜。上云黃白曰皇。黃騂曰黃。止是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

有騂有騏

朱傳。赤黃曰騂。疏。周人尚赤而牲用騂。騂。純赤色。上云黃騂曰黃。謂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騂。謂赤而微黃。又牲赤色。書洛誥。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周禮云。凡陽祀用騂。

有騏有駱

朱傳。青驪驎曰騏。色有淺深。斑駁如魚鱗。今之連錢驄也。說文。騏。馬青驪。緣脊也。說文。驎。緣脊馬也。又曰。青驪白鮮。文如連魚。釋畜。青驪驎。郭璞曰。色有淺深。斑劇隱鄰。韓詩及字林皆曰。驪白馬黑鬣。

有騢有雒

朱傳。黑身白鬣曰雒。

有騋有駰

朱傳。彤白雜毛曰騋。釋畜。彤白雜毛騋。郭璞曰。彤赤也。即今赭白馬。郝長曰。毛赤白雜毛者名騋。說文。馬赤白雜毛色似鼠。魚也。清波雜志曰。碧雲騢。脫馬旋毛也。碧如淺如雲。然黃而不掩旋毛之醜。

有騵有魚

朱傳。豪骭曰騵。毫在骭而白也。毛傳。毫骭白騵。孔疏。蓋膝下之名。說文。骭。骸也。郭璞曰。骭腳脛。釋畜云。四骹皆白騵。無豪骭白之名。傳言豪骭白者。蓋謂毫在骭而白長名爲騵。騵則四骹雜白而毛短。故曲騵異。說文。騵馬黃脊。名物疏。十傳本作豪骭白。朱傳因此傳四種馬文連。餘三供有白字。故云豪骭白騵。若然。則豪是長毛。骭是腳脛。朱傳云。豪在骭而白。白字從何生出。當是後人誤寫繆耳。說文云。騵。騵馬黃作。按爾雅。騵馬黃脊。名爲騵。不名騵也。說文騵字云。馬豪骭。反似用此傳文。以騵爲騵。以騵爲騵。續毛傳不足。終也。至冬而終。魯十月有螽。孔子曰。火伏而後蟄者皃。今火猶西流。再失閏也。春秋書螽在秋者四。在冬者三。在九月十月者一。在十二月者二。惟十二月乃失閏之過。其餘八九十月。蓋夏六七八月也。雨螽于宋。言自上而下。衆多之甚。故以雨言之。方言。眷黍謂之螽蜻。注云。江東呼爲蚅蜢。蜢皃月令章句。其類乳于土中。淺埋其卵。江東謂之蚅蜢。善害田稼。類山云。蝗子未有翅者。爲蝻。蝻即詩所云螽也。鄭樵

詩傳名物集覽卷五

蟲豕

螽斯羽

朱傳。螽。蝗屬。長而青。長脚長股。能以股相切作聲。一生九十九子。語錄。問螽即是春秋所書。竊疑斯是語詞。如鹿斯露斯之類。然七月詩言斯螽動股。則恐是名也。爾雅。蜥螽。蠅蝗。陸疏。幽州人謂之舂箕。即舂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脚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斑黑。其股似瑇。步又曰。食苗心曰螟。說文。螟。螽也。廣雅。螽。蝗也。今謂蝗子爲螽。一名蚣蝑。雨螽于宋。是時宋公暴虐刑重。賦斂無已。春秋佑助期曰。螽之爲蟲。赤頭甲身而翼飛行。陰中陽也。螽之爲言。衆暴衆也。春秋令孽曰。螽者飛而甲爲害。故天雨螽則刑法醜。五行志。劉歆曰。蟲負螽也。性不食穀。食穀爲災。介蟲之孽。說文。蝗。螽也。一名蝻。一名蜙蝑。公羊傳。螽何以書。記災也。蜮何以書。記異也。螽字从冬。冬終也。至冬而終。魯十月有螽。孔子曰。火伏而後蟄者皃。今火猶西流。再失閏也。春秋書螽在秋者四。在八月者三。在九月十月者一。在十二月者二。惟十二月乃失閏之過。其餘八九十月。蓋夏六七八月也。雨螽于宋。言自上而下。衆多之甚。故以雨言之。方言。眷黍謂之螽蜻。注云。江東呼爲蚅蜢。蜢皃月令章句。其類乳于土中。淺埋其卵。江東謂之蚅蜢。善害田稼。類山云。蝗子未有翅者。爲蝻。蝻即詩所云螽也。鄭樵

馬又有雞目者。尚書大傳。散宜生之犬戎取美馬。驪身。朱鬣。雞目者九六焉。淮南子作雞斯。

駓彼乘駰

朱傳。青驪曰駰。今鐵驄也。釋畜。青驪緧。孫炎曰。色青黑之間。郭云。今之鐵驄馬。經。驄馬之別。七曰雀鐵。詩注。梅聖俞有馬名鐵緧。駰音因。駓音丕。毛傳。肥彊貌。說文。駓也。

駿厖

朱傳。駿厖之義未詳。傳曰。駿。大也。厖。厚也。董氏云。齊詩作駿。駹。謂馬也。輔氏曰。當從董說。則與上章緩旄義相類。喻能乘載諸侯也。

曰。蜤蠙一名蜤蜮。即一種大青蛙。蜢。股長而鳴甚響。爾雅。螽醜蝗。醜掃。疏云。螽蝗之類。好食迅作聲而飛。螽斯之類。好以脚自摩拂。鄭箋。凡物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妒忌。惟蜤蠙否。各得受氣而生子。故能詵詵衆多。孔氏云。此言螽斯。七月言斯螽。文雖顛倒。其實一也。列子。吾力堪秋蟬之翼。折春蚋之股。又曰。魚卵之爲蟲。蝝蜚曰。蝗是魚子在水中化爲之。埤雅云。春魚遺子如粟。埋泥中。明年水及故岸。則化爲魚。如遇旱水不及故岸。子久閒爲日所暴。乃生飛蝗。一母百子。故詩曰。螽斯羽。爲魚矣。實爲豐年。理或然也。李迂仲曰。斯是語助。見朱子語錄。無可疑者。名物疏。蚱蜢生稻田中。察其形。頗似陸璣所言。但釋蟲又有土蠭螻蛄。土蠭之別。諸說紛紛。不辨可也。小序但言螽斯不妒忌。不言其生子之數。蘇轍云。一生八十一子。竝朱子陸佃之言。未詳典據。陸疏最要。螽斯之族實繁。爾雅疏列五種。一曰蜙蝑。螽。詩曰。螽斯羽。是也。又有蠭。螽與蚱。形似蝗蝑而細長。飛趨作聲者也。又有土螽螻蛄。今謂之土蠭。江南呼蚯蚓。又名蚱蜢。假蝗細小善跳者也。分疏甚明。不知諸家何故相駁相泥。張衡公云。螽總名大小不一。爾雅。蜤螽負蠜。陸疏。阜螽是負蠜。左傳。螽不爲災。螽即阜螽。爾雅謂之蠜蠜。蜙蝑負蠜不同類。杜預注。螽負蠜如蝗蟲。後世因以爲阜螽之別名。蠜身長足短。口黑無毛節。慢至春羽化爲大牛。兩角狀如水牛。色黑。背有白點。上下緣木。飛騰不遠。一名蠜。

螢蛉蒲蟲

朱傳。蒲蟲。蝑屬。奇音青色。釋蟲。草螽負蠜。郭璞曰。常羊也。陸疏。大小長短如蝗。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左傳有螽。杜注云。螽負蠜。疏。歲時常有。非災蟲。螽一名負蠜。此注相涉。誤爲蠜耳。陳藏器云。飛蝗一名負蠜。亦以蠜蟲也。陸佃云。一云蚯蚓即負蠜。亦以蠜應。草蟲。蠜人食之辛辣。好夜行。人觸之即氣出。一名負蠜。即蠜蠜蟲。鳴于上風。負螽鳴于下風。而風化。故負螽曰蠜。草蟲謂之負蠜。是以蝑爲負蠜矣。羅願云。蝑雖微物。其脅間有時。故月令孟夏螻蟈鳴。後五日蚯蝑出。冬至之日蚯蝑結。皆以紀候。夏夜好鳴于草底。江東謂之歌女。或曰鳴砌。張衡云。土蠭鳴則阜螽跳。是又以蝑爲草蟲也。詩緝。負螽也。蠜也。即螽斯也。蠜螽之體。有豐潔且白者。生于陵阜曰阜螽。生于草間曰草蟲。形色不同。種類亦異。故以阜草別之。又曰。凡蟲鳴皆于種類同者相和。曹植論籍田曰。昔三苗共工。驩兜。非堯之蝑與。齊之諸田。晉之六卿。魯之三桓。非諸侯之蝑與。埤雅。蝑柳樹中。內外潔白。土蠭中者。皮黃內黑黯。陶隱居云。大者如是大指。以背行乃埤於腳。雜豬蹄作羹。與蜙蝑不能別。陳藏器云。蜻蜻居糞土中。身短足長。背有毛筋入秋化爲蟬。蜻蜻或謂之蜻蜻。蜻蜻或謂之蜻蜻。或謂之蜻蜻。或謂之蜻蜻。

蠭音螽眉

朱傳蠭如蟬而小其額廣而方正毛傳蠭音翁廣而方爾雅蜙蝑注頭有文如蟬而小此詩頷屑齒舉全物比之故言如蠭音螽眉則指其體之所似不言如也蠭亦蟬類蟬之類非一爾雅蜙蝑名蟬通語也析言之五采不具先儒鳴者曰螗蜩頭有花冠鳴聲清者曰蜩聲壯者曰蟬曰蜓曰蜻蜻曰蜻蜓曰蜻蛚又小正蜓之與五日翕翕乃伏注蜓蝭蜻蜻也最大而黑色又鳴聲壯者曰蟬曰馬蟬大而有文翼廣且方者曰蠭方言所謂蠭蜻也詩以比婦人之首夏小正鳴蜮虎縣蜮即蠭也鄭注蜮音扎蟬似蜻蜓鳴無韻但扎扎然小者謂之麥蜮小而色青者曰蠽曰茅蜩埤雅一種似蟬而小綠色北人謂之蠭即詩所謂蠭音也蛾朱傳蠽蛾也其眉細而長曲爾雅蛾羅注蠽蛾疏比即蠽蛾所變者也埤雅蛾生卵博物志食桑者有緒而蛾蛾類者先孕而後交蓋蛹者蠽之所化蛾者蛹之所化荀子曰蛹以爲甲蛾以爲父是也蛹一名蛾蛾一名羅孫炎爾雅正義以爲蛾即是雄蛹即是雌羅即是雄蛾即是雌蛾似黃蝶而小其眉句曲如蠆故詩以譬莊姜曰螓首蛾眉又朝生暮死蟲狀如蠽蛾名孳母白露節後生水上羣飛墜水中隨水去以千百計謂之白露蟲俗呼魚糧又一種善拂燈火夜飛謂之飛蛾一名暮光亦其類也符子曰不安其昧而樂其明是猶文蛾去暗赴燈而死與麋爲牝牡麋一名過街言逢申日則過街殆與鼃黽忌庚申燕避戊己無異字通蛾一入紙韻蓋古用爲蟻字經傳蟻作蛾省文也禮學記蛾子時術之注小蟲學術士以成大垤莊子孔子舍于蛾丘注蟻丘地名史記淳化鳥獸蟲蛾注蛾作蟻今人多誤用

蠭在堂

朱傳蠭蠭蟲名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或謂之促織爾雅蠭蠆李巡曰蠭蜻也郭璞云今趣織也古今注蠭蠭一名吟蛩一名蛩秋初生得寒則鳴一云濟南呼爲懶婦易通繫卦蠭蠭之蟲蟋蟀分三部趨呼委切音悤而前後音發自相矛盾六書故音直中切蠭動跂行翻飛之屬皆从蟲虫與蚰爲蟲之省文非有二義也備考及廣韻總要正字通竝同

蠭蠭在堂

朱傳蠭蠭蟲名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或謂之促織爾雅蠭蠆李巡曰蠭蜻也郭璞云今趣織也古今注蠭蠭一名吟蛩一名蛩秋初生得寒則鳴一云濟南呼爲懶婦易通繫卦蠭蠭之蟲蟋蟀居壁向外趣婦女織績女工之象通卦驗立秋蜻蜻鳴白露下蜻蜻上堂周尚小暑之日溫風至又五日蠭蠭居壁漢書蠭蠭俟秋吟後漢書秋風厲而蠭蠭吟蓋候氣使之然也陸疏一名蜻蜻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趣織里語云趣織鳴懶婦蚊詩義問蠭蠭食蠅而化成春秋說題詞趣織爲言趣織也織興軍遽故趣織鳴女作象潛潭巴云蠭蠭集天子無遠兵月令季夏蠭蠭居壁疏此物生在于土中至季夏羽翼稍成求能遠飛但居壁間至七月則能遠飛在野捷神記朽葦爲蠆韓愈幽懷泄潛蓄注蠭蠭也埤雅曾奢而苟唐儉而勤故詩一以蠭蠭刺之詩曰蠭蠭在堂歲聿其莫九月之時也九月建戌于文禾千爲年步戌爲歲蓋年取禾之一熟而歲周兩稔故步室戌月謂之歲也京房占七月建申律爲夷則蠭蠭鳴雅翼蠭蠭以夏生秋始鳴周書蠭蠭居壁淮南云居奧奧者西南隅也有生野中及人家者寒則漸近人好吟于土石墉毚之下尤好鬬勝輒矜鳴其聲如急織故幽州謂之促織又其鳴正織之候也古稱螣蛇游霧而殆于即且即且乃蜮蛩耳許叔重謂蠭蠭即且上蛆蛆不敢動非也梓人以注鳴者精列脚楚辭漁父容與而獨倚兮蠭蠭鳴此西塘貫秋壑蠭蠭論云有四病卬頭捲鬚練牙踢腿也若兩尾高低垂妥並是老朽亡可立待吳人及北方珍畜佳者一枚至百金凡蠭蠭出于草中者少力出石隙竹根者堅老善鬬有立于蛇頭者尤器王安石字說云蠭蠭能率陰陽之悉者也楊龜山曰陰陽之氣豈蠭蠭所能率哉其迂曲可笑多類此樂府有蜻蜻篇即蠭蠭一作蠽蠭又曰趣織樂府作促織一作蠾織其名孫旺者又王孫之訛也通雅按朱傳云斯螽莎雞蠭蠭一物隨時變化今所見同時齊鳴形狀各

蠭飛薨薨

朱傳蠭飛夜將旦而百蟲作也廣韻蠭介總名孔疏羽蟲三百六十而鳳皇爲之長則烏亦稱蟲此薨薨

別。陳宜齋曰。說文以蟋蟀爲卽且上蛇。此高誘注淮南所引。今說文蟋蟀下無此解。蓋脫所附耳。又方言蜻蜻指蟋蟀。詩類考云。卽蜻蜓誤矣。蜻蜓與蝘蜓爲一類。非蜻蜻也。又說文長鎚蛸蜻卽蜻蛉。亦誤。

蜉蝣之羽

朱傳。蜉蝣。渠略也。似蛣蜣。身狹而長。角黃黑色。朝生暮死。爾雅。蜉蝣渠略。舍人曰。方言南陽以東曰蜉蝣。梁宋之間曰渠略。郭注。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聚生糞土中。朝生暮死。豬好噉之。樊光曰。是糞中蟲。蟲隨雨而出。陸疏。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啖之。美如蟬也。陸佃云。蟲似天牛而小。有甲角。叢生糞壅中。朝生夕殞。有浮游之義。詩曰。蜉蝣掘閱。言掘土使解閱也。管子。掘閱得玉。爾雅翼。蜉蝣速死之物。故以刺曹共公之好奢。言衣服楚楚。安能久也。淮南子。蜉蝣不食不飲。三十六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又曰。鶴壽千歲。以極其游。蜉蝣朝生暮死。以盡其樂。王褒盡主得賢臣頌。蜉蝣朝生暮死。不見其所困者。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上。狀似蠶蛾。一名孳母。海南謂之蟲邪。則亦蜉蝣之類。音義一本渠。或作蘧。略或作蠐。音並同。俗作渠。蠐者誤也。夏小正。五月浮游有殷。殷衆也。浮游殷之時也。廣志。蜉蝣在水中蛤蚧生。殼水上蔣死。隨流而去。字說。蜉蝣輕也。生于夏月陰氣之卑溼而蜉蝣者。故其爲物。不實而小。曹君子。無節實之德。而從其小體。若此。刺其甚矣。掘閱疏。此蟲土裏化生。言其掘地而出。形容鮮閱也。閱者悅懌之意。朱子不取。詩緝更閱謂升腋變化也。

蜉月條桑

朱傳。蜉月。治蠶之月。爾雅。蟓桑繭。郭由樗繭。蘇繭。繰繭。蚖蠶繭。疏云。此皆蠶類作繭者。因所食葉而異其名也。食桑葉作繭者名蠶。卽今蠶也。齊桑土既蠶。周禮。內宰中春詔后帥內外命婦。浴蠶于北郊。以爲祭服。馬個禁原蠶者。注。原再也。天文。辰爲馬。蠶謂蠶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者。爲傷馬與。又典絲掌絲入。絲入收而稅之也。又庶人不蠶者不衣。不績者不衰。所以恥不勉。禮記月令。季春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命野虞毋伐桑柘。具曲植蘧筐。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孟夏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飴蠶。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飴蠶。蠶卽蠶也。楚詞。蠶蛾公卿。以共郊廟之服。孟夏

今寒蟬。余尚留今中州。荀子曰。螾蟬者。務明其火擾其本而已。今南方人照蟬食之。名曰爝火。徐廣車服雜注。侍臣加貂蟬者。取其清高飲露而不食。陸賓寒蟬賦。頭上有綏。則其文也。含氣飲露。則其清也。蓐收守常。則其信也。加以延挺。取其容也。段柯古云。論衡言蟬未蛻時名復育。開背而出。相傳蛄蜣所化。韋詳言多中擿樹根。見復育附于朽處。怪之。村人言蟬固朽木所化也。翻因剖視腹中。猶有爛木焉。雅。寒蜩似蟬而小。青赤。一名蜓。一名寒蟬。蔡邕月令。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方言。寒蜩。瘖蜩也。郭璞曰。月令寒蟬鳴。則寒蜩非瘖者。蓋寒蜩即今瘂蟬。喑蟬初瘖。及得寒露冷風乃鳴。故郭璞論曰。秋風至而寒蟬吟。正謂此也。今雌蟬則喑。正陶隱居所謂不能鳴者。然與初瘖之寒蟬則異矣。風土記。蟪蛄鳴于朝。寒蟬鳴于夕。諸類繙謂之蟬。亦以其舍卑穢。巢高潔。其蟬足迹也。按爾雅。蜩爲蟬之總名。蟬通語也。先鳴者曰蜩。蜩曰蟬。蟬曰胡蟬。曰冠蟬。曰蜓蜩。是鳴者曰蜩。曰馬蟬。曰馬蜩。曰蜓蜩。曰蜻。曰蚱蜢。曰蠽。曰茅蜩。七月鳴者曰蜺。曰蜰。曰蜺。曰蜓蜩。九十月鳴者曰蜓蟬。曰瘖蟬。其同類異名者曰蟪蛄。曰蜓蚗。曰蜓蜩。曰蜩蜩。曰蚼螬。曰蚼蟖。曰蚼螬。曰蚼蜩。曰蚼螬。曰蚼蜩。后怨王而死。化爲蟬。誕不足信。

五月斯螽動股

朱傳。動股。始耀而以股鳴也。陸疏曰。斯螽股似蒁瑁。五月中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范氏曰。陰生動股。振羽。氣便之然也。說文。股。髀也。釋名。股。固也。爲強固也。爾雅。蜤螽。蠜。文倒。其實一也。此說甚明。嚴氏詩緝。則云螽斯蝗也。蔡也。卽阜螽。非七月所謂斯螽。蜤螽、蠜蝑。別是一種。又謂毛氏誤以螽斯爲蝗蝑。孔氏因之。遂以斯螽螽斯爲一物。斯語助。猶鹿斯麀斯也。按嚴氏既知斯爲語助。則安知螽斯之非卽斯螽。而斷然以爲二物乎。從毛傳邢疏爲正。

六月莎雞振羽

朱傳。斯螽、莎雞、蠜蝑、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振羽。能飛而以翅鳴也。胡氏曰。集傳說本伊川。然三物名色各別。爾雅。蜤天雞。樊光曰。小蟲黑身赤頭。李巡曰。一名酸雞。郭璞曰。一名莎雞。一名杼雞。陸疏。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錡。俗名絡緯。本草。杼雞生河內杼樹上。七月採。蘇恭云。五色具者爲雄。青黑質白斑者是雌。爾雅。蜤天雞。樊光曰。小蟲黑身赤頭。李巡曰。一名酸雞。郭璞曰。一名莎雞。一名杼雞。陸疏。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錡。俗名絡緯。本草。杼雞生河內杼樹上。七月採。蘇恭云。五色具者爲雄。青黑質白斑者是雌。爾雅翼。今所謂莎雞。亦生杼木上。六月後出。飛而振羽作聲。人或畜之。樊中但頭方腹大。翅羽外青內紅。而身不黑。頭不赤。此殊不類。推在杼木上。人呼紅娘子者。頭翅皆赤。乃如舊說。然不名莎雞。疑古今之稱不同耳。衍義云。杼雞東西京郡尤多。形類蠶蛾。但頭足微黑。翅兩重。外一重灰色。下一重深紅。五色皆具。腹大。廣志。莎雞似蠶蛾而五色。亦曰蟋蟀。古今注。莎雞一名促織。一名蟋蟀。促織謂鳴聲如急織。絡緯謂鳴聲如紡績也。一曰促機。一曰紡緯。埤雅。莎雞其鳴以時。故有雞之號。雅翼。莎雞頭小而羽大。有青褐兩種。一名絡緯。今人謂之絡絲娘。小兒夜亦養之。聽之者。以其利己也。又云。在頭則有喜。又早見爲喜。晚見爲常。荊楚之俗。七月七日。設瓜果于庭。有蟢子網其上。則以爲得巧。陸氏曰。蟢蛸小如蜘蛛而足長。結網當戶。人觸之。則仲前後足如人之喜。故名知朱。多類有在地中者。有在草中者。有在器下者。有在離落者。又一種扁薄。作幕壁間。八足而長。本草。蓋二蟲俱似機杼聲。可以趨婦功。故易紊亂。採炎、郭

璞、陸璣、廣志所云。皆非其類。今莎雞之鳴。乃止而振羽。不待飛也。一名馬蠜。考工記。以股鳴者。以翼鳴者。股鳴者斯螽是也。翼鳴者莎雞是也。名物疏。斯螽蟲之以股鳴者。莎雞蟲之以翼鳴者。蠜蝑蟲之以注鳴者。迺然三物也。其云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誤起于崔正熊。羅氏辨之甚精。

蜎蠉在蜀

朱傳。蠉桑蟲。如蠶者也。爾雅。蜎。烏蠉。郭云。大蟲如指似蠶。蜕。韓奕云。鞹革金厄。毛亦云。厄。烏蠉也。又云。獨者蠉。邪云。言山中之孤獨者名蠉。此蟲更無雄匹。韓非子。蜎似蛇。蠶似蠉。人見蛇則驚駭。見蠉則毛起。埤雅。蠉以絲自纏。莊子。奔蜂不能化螟蠉。言材之有大小也。管子曰。雉欲小則化爲蠶蠉。抱朴子。以爲有蛇蠉化成之龍。雅翼。蠉、蜾蠃中蟲也。亦食于澤。蠶類而不食桑。詩乃稱烝在桑野者。蓋蜾蠃之下。亦桑野之地也。蠶致養于人。萬百爲族。蠉則獨行。故以比敦然獨宿者。或作烏名。禽經曰。蠉不獨行。不知何物。蠉蜀風本作蠉。石經作蠉。蠉從虫。又加虫。正譌之誤也。蠉似蠶。墳首曗目。色多青。淮南子。蠶與蠉相似。而愛惜異也。凡草木皆有之。各隨所食草木之性。廣志云。蠉五采者香。槐蠉五采有角者。昊詩偶舉桑蠉言之。又山獨謂之蠉。爾雅。山獨者蠉。今維揚汝上。皆有蠉山。獨之義也。按莊子注謂雞大爲蠉。似是而非。

伊威在室

朱傳。伊威。鼠婦也。室不埽則有之。爾雅。蠨蛸。鼠負。又云。蛷。威委黍。注。俗說鼠婦之別名。說文。委黍。鼠蠭也。陸疏。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白魚。陶隱居云。一名鼠負。言鼠多在坎中。背則負之。一名負蠭。一名蛷。威。一名蛷蠭。生魏郡平谷及人家地上。五月五日取。禹錫云。蜀本注。俗亦謂之鼠粘。猶如梟耳名羊負來也。衍義。此濕生蟲也。多足色如蚓。背有橫文。蹙起。大者長三四分。水甕及下濕處多埤雅。食之令人善淫。劉氏云。壁落間小蟲。無人埽則出行于室。

蠨蛸在戶

朱傳。蠨蛸。小蜘蛛也。戶無人出入。則結網當之。爾雅。蠨蛸長踦。疏。此小蜘蛛。長腳者俗呼爲喜子。陸疏。一名長脚。荊州河內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有親客至。有喜也。幽州人謂之親客。亦云蜘蛛。爲羅網居之。雀豹古今注。蠨蛸身小足長。論衡。蜘蛛結絲。以網飛蟲。人之用計。安能過之。蟢子網戶。巧辟忌。太玄云。蜘蛛之務。不如蠶之綸矣。埤雅。蜘蛛布網。如蚕右繞。今磨旋蔑生。皆循右而轉。亦自然之理也。易曰。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說者以請放蜘蛛而結網。法螺蛙而閉戶。則古之知者。創物。其兼取博矣。重耳奔齊。遊大澤中。見知朱布網曳繩。執翳而食之。顧勇犯曰。此蟲智之蹲者。猶役其智。況于人而不能廓垂天之網。布絡地之繩乎。陸賈曰。目睹得酒食。燈花得錢財。乾雀噪行人至。蜘蛛集百事喜。列子。今人見蟢子者。未必卽有喜。夢雀者未必皆彈冠。而人之說之者。以其利己也。又云。在頭則有喜。又早見爲喜。晚見爲常。荊楚之俗。七月七日。設瓜果于庭。有蟢子網其上。則以爲得巧。陸氏曰。蟢蛸小如蜘蛛而足長。結網當戶。人觸之。則仲前後足如人之喜。故名知朱。多類有在地中者。有在草中者。有在器下者。有在離落者。又一種扁薄。作幕壁間。八足而長。本草。蓋二蟲俱似機杼聲。可以趨婦功。故易紊亂。採炎、郭

曰。壁鏡曰壁鏡。北人呼爲壁蹋。方言。海岱間謂蠷爲蜻。或呼巨蜻。蜻注云。蜻蠷也。不知蜻蛚蜘蛛長足之名。蛚于壁上誰以白暮。亦有足抱子行者。非蠷也。方言止明各方呼蠷之名不同。未嘗以蜻爲蠷猶言東齊蠷謂之羊。蠷非羊類。專可謂蠷爲羊乎。金樓子曰。閻舍初仕楚。非其所欲。見蟲觸蛛網死。曰。仕宦亦入之網羅也。揭冠去時號蜘蛛隱士。

熠燿宵行

朱傳。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如螢。夜行喉下有光如螢。毛傳。燐也。燐。螢火也。爾雅。螢火即炤。舍人云。即夜飛有火蟲也。孔疏。本草螢火一名夜光。一名放光。一名熠燿。一名即炤。諸文皆不言燐。淮南子云。久血爲燐。注謂兵死之血爲鬼火。然則螢火非燐矣。陶隱居曰。此是腐草及爛竹根所化。初猶未如蟲。腹下已有光。數日便變而能飛。衍義。螢常在大者前後飛出。是得大火之氣而化。故明照如此也。古今注。螢火一名燿夜。一名炤天。一名熠燿。一名丹良。一名燐。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宵燭。章句以爲鬼火。或謂之燐。未爲得也。天陰沈數雨。在于秋日。螢火夜飛之時。故曰宵行。王符曰。蓬中拾白照。謂此腐草木得溼而光。亦有明驗。衆說並爲螢火。近得實矣。月令。季夏之月。腐草爲螢。夏小正。八月丹鳥羞白鳥。丹鳥丹良也。白鳥鰌也。其謂之鳥也。重其養者也。搜神記。腐草之爲螢也。朽草之爲蠆也。稻之爲螟也。麥之爲蜮也。雖祖云。陽氣動而玄駒步。陰律疑而丹鳥羞。四時之動物深矣。崇有論。鳥無胃而育埤雅。夜飛腹下有火。故字从熒省。熒小火也。傅曰。螢無胃而育。蟲無胃而生。螢小蟲也。唐李子卿有水螢賦。此水螢也。又云。古人用字有在上有鍼錦文。衆蛚之中。此獨胎產。生輒坼副母腹。亦有與地同色者。雀云。鳧食蛇。鳧。其羽似鷹而黨黑。或火行而有光。一說螢非熠燿。熠燿行蟲耳。今卑溼處有蟲如蠶。蠋尾後喙長七八寸。作銅色。蛇入口即爛。屎溺著石皆爛。其轉石作法。亦如鷓鴣。翎翮有毒。惟犀角可解。故有燒處必有犀也。陶隱居云。蝮最毒。鮀形短而扁。淮南子。豹獸不可使緣木。蝮蛇不可使安足。陳藏器云。蝮著足斷足。著手斷手。不爾合身糜潰。七八月毒盛時。嚙樹以泄其氣。樹便死。又吐涎沫于草木上。著人身腫成瘡。圖經。蝮蛇黃黑色。黃領尖口。張文仲云。蝮蛇頭斑身赤。斑亦有青黑色者。抱朴子。凡入山。帶武都雄黃五兩。則不畏蛇蝮。若中人。以少許抹之立愈。又曰。蛇類乡。唯蝮蛇中人至急。一日不治則殺人。若爲所中。但以刀割瘡肉投地。則肉沸如火炙。須臾燋盡。而人得活也。寄蠷蛚綠色。大者四五尺。一種尾長三四寸。楚詞天問。雄鮀九首。又蝮蛇蓁蓁。柳宗元蝮蛇文。目兼蜂蠆色。溷泥塗其頸。蹙蹙。其顏次日。蓑鼻鉤牙。穴出櫟居。砦怒而蟠。銜毒而趨。唐史。武后殺從兄惟良。賜姓蝮氏。惡之也。通雅曰。千歲蝮名酸聰。木僕、苟印、一類也。呂忱云。酸聰如蝎蝎。居樹上。螫人。與蘇頌所言千歲蝮相似。有四足。上樹呼斫木斫木。即不救。呼博叔博叔。可急治之。段成式曰。木僕若龜。尾長數寸。陳藏器曰。苟印一名苟斗。如蛇四足。出湖州。按爾雅鮀鼄。郭璞云。蝮惟南方有之。一名反鼻。鮀則所在有之。邢氏亦謂蝮爲鮀類。則蝮鮀當是二物。而釋者多混爲一。未知孰是。

蛇蛇碎蛇注。能興雲霧。蟒王蛇注。蛇之最大者。周易。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左傳。初內蛇與外蛇鬬。內蛇死。六年而隕公入。又有蛇自泉宮出。如先君之數。聲姜薨。毀泉臺。又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淮南子。蛇雄

十謂之垤。垤中齊語也。齊人呼小蟻爲蛘。大者爲蜉蝣。其場謂之坻。亦謂之垤。垤從至。以蟻之微而能爲垤。用其至故也。今蟻取小蟲入穴。輒壞垤窒穴。蓋防其逸。亦以窒雨。一名蟻封。蜩螗謂之蟻冢。蓋出于此。河內人有見人馬數萬騎。大如黍粟。往來遊戲。舉火燒之。人皆成灰。螞馬皆成大蟻。故今俗呼掘爲黍民。蟻曰玄駒。齊桓公伐孤竹。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垤寸而有水。掘之果得水。京房占曰。蟻無故當道。若門戶城郭聚土。水且傷人。易林。震之遯曰。蟻封戶穴。大雨將集。蟻蛆蜉也。廣志曰。有飛蟻。有木蟻。有大小黃赤白黑數種。穴屋即生。居有等衍。有隊。能知雨候。春出冬蟄。楚詞宋玉曰。赤蟻若象。玄蜂若壺。莊子。君子之居世。得時則蟻行。失時則鵠起。注。蟻行遂通。有序。鵠起淩風。即飛。言難進易退也。張爾公云。蜂本作蠭。音義。見說文。蟻名至夥。蛾蜂其一也。專指二者爲蟻。亦非。

蝮蛇維蛇

朱傳。蝮蛇。腸細頸大頭。色如文綬。大者長七八尺。爾雅。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舍人曰。江淮以南曰蝮。江淮以北曰虺。孫炎曰。有牙最毒。郭曰。此自一種蛇。名爲蝮虺。邢昺曰。今蛇細頸大頭。色如文綬。文間有毛蛭。似豬鬣。鼻上有鍼。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如虺類。陸雅。虺。蛇也。廣志。蝮蛇與土色相亂。長三四尺。其中人以牙螫之。裁斷皮出血。則身黯痛。九竅出血而死。逸異記。虺五百年化爲蛟。埤雅。虺狀似蛇而小。銘曰。爲虺弗摧。爲蛇柰何。虺一名蝮。舊說。蝮蛇怒時。毒在頭尾。一曰虺與蝮異。虺如土色。所在有之。蝮蛇鼻反在上。有鍼錦文。衆蛇之中。此獨胎產。生輒坼副母腹。亦有與地同色者。雀云。鳧食蛇。鳧。其羽似鷹而黨黑。或火行而有光。一說。螢非熠燿。熠燿行蟲耳。今卑溼處有蟲如蠶。蠋尾後喙長七八寸。作銅色。蛇入口即爛。屎溺著石皆爛。其轉石作法。亦如鷓鴣。翎翮有毒。惟犀角可解。故有燒處必有犀也。陶隱居云。蝮最毒。虺形短而扁。淮南子。豹獸不可使緣木。蝮蛇不可使安足。陳藏器云。蝮著足斷足。著手斷手。不爾合身糜潰。七八月毒盛時。嚙樹以泄其氣。樹便死。又吐涎沫于草木上。著人身腫成瘡。圖經。蝮蛇黃黑色。黃領尖口。張文仲云。蝮蛇頭斑身赤。斑亦有青黑色者。抱朴子。凡入山。帶武都雄黃五兩。則不畏蛇蝮。若中人。以少許抹之立愈。又曰。蛇類乡。唯蝮蛇中人至急。一日不治則殺人。若爲所中。但以刀割瘡肉投地。則肉沸如火炙。須臾燋盡。而人得活也。寄蠷蛚綠色。大者四五尺。一種尾長三四寸。楚詞天問。雄虺九首。又蝮蛇蓁蓁。柳宗元蝮蛇文。目兼蜂蠆色。溷泥塗其頸。蹙蹙。其顏次日。蓑鼻鉤牙。穴出櫟居。砦怒而蟠。銜毒而趨。唐史。武后殺從兄惟良。賜姓蝮氏。惡之也。通雅曰。千歲蝮名酸聰。木僕、苟印、一類也。呂忱云。酸聰如蝎蝎。居樹上。螫人。與蘇頌所言千歲蝮相似。有四足。上樹呼斫木斫木。即不救。呼博叔博叔。可急治之。段成式曰。木僕若龜。尾長數寸。陳藏器曰。苟印一名苟斗。如蛇四足。出湖州。按爾雅鮀鼄。郭璞云。蝮惟南方有之。一名反鼻。鮀則所在有之。邢氏亦謂蝮爲鮀類。則蝮鮀當是二物。而釋者

鳴上風雌鳴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又神蛇能斷能續而不能使人勿斷也見經膠蛇二十二見在寧北近河主蟲蛇埤雅牛以鼻鼈蛇以目鮞魚以口運行蛇以尾紆行螾常向壬地壬北方也周官鱓蛇爲膳先儒以爲龜甲者也蛇螾之則應有兵之象故龜蛇冷體謂之玄武故物有玄龜繒蛇騰有左賢右命方有朔有扎器有準有繩其爲玉也名之曰智坟十二支辰爲龍巳爲蛇巳六陽具不爲龍而蛇者亢故也故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埤雅螣蛇龍類能興雲霧游其中一名神蛇一云螣蛇又曰蛇以眼鮞以腹行雞翼蛇毒蟲有草木水火土五種尾如指甲其舌雙其耳聾其毒在涎其珠在口其食也吞其交雄入雌腹交雌則生蜃及蠣蜃草居常飢得食輒飽輒蛻殼多合土入蟄及春出蟄則吐之其圓重如錫石謂之蛇黃種類至多惟烏蛇性善不噬物而白花蛇有毒生于新州今蛇死口皆閉惟新州者所以名守宮者亦以其常在壁間有守之象如鳥有澤虞者常在田中俗呼爲證田鳥之類不必塗血而不滅偶則落故號守宮漢武帝禁用之秘書說日月爲易象陰陽也則經陰陽一交易而變似有此理然後爲守也埤雅易十二時變色故曰易也舊說蜴易吐氣蛇體有傷衝草傅之故有蛇醫之號考工記注脰鳴雷脰剔注鳴精列剔旁鳴蝴蜆剔冀鳴發皇剔股鳴蜚蠊剔胃鳴蠦螽剔尾通于身如蛇而加足有黑色者有青綠色者常居草間守宮揚色四足有尾惴伏壁間故名蜴蜓亦謂守宮或與魚合通雅蜥蜴總曰蜴大者曰山龍子綠水曰蜴蜓在草澤曰蜥蜴在屋曰守宮捕蠅曰蝎虎言其變曰十二蟲有如蛙首曰蛤蚧海槎錄蜥蜴一作刺易一作蠟蠅一名石龍子俗謂之壁虎方言作虓嘵蓋蜥蜴也蜥則蜴牛矣皆能捕蠅一物也大小長短異耳大者曰蜴蜓丹碧色則短尾純青則長尾蛤蚧出嶺表挂林諸郡能自呼其名頭似蝦蟆雌雄合者益陽說文一曰蝘蜓蜴也不知何據按考工記注疏桑原蜥蜴胃鳴馬融曰胃鳴干寶曰胃鳴一物聚訟至此且或胃或骨不識何以格之

蜾蠃有子

朱傳桑上小青蟲似步屈爾雅蜾蠃蒲盧郭注俗謂之桑蜾亦曰戎女陸疏蜾蠃者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葉上方言蜻蛉謂之蜻蛉注江東呼爲狐黎說文一名桑根呂覽一名白宿翼薄如蟬蹲曰知顓長腰身綠色取敖蚩食遇雨集水上歘歘飛俗呼爲沙苹崔豹古今注大而色青者曰蜻蜓小而黃者江東名胡黎淮南名蠦蜱鄱陽名江雞小而赤者曰赤卒曰赤弁丈人如玄紺者遼海名紺蠶亦曰天雞陶弘景云青色大眼者名諸乘俗呼胡黎可入藥寇宗奭曰一種最大者汴人呼爲大頭字說蜾蠃者蟲之感氣而化者也然所化必以類故惟桑蜾惟能取之以爲己子若子之于民亦類也苟有道以得之孰不爲化哉

蜾蠃負之

朱傳蜾蠃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爲其子爾雅蜾蠃蒲盧郭注即細腰蟲也俗呼爲蠭蜻鄭注中庸以蒲盧爲土蠶說文細腰土蠶也天地之性小腰純雄無子易林螟蜾生子深目黑醜三卦同爻一作蝛螺即果蠃也陸璣疏蜾蠃土蜂也一名蒲盧似蜂而小腰青綠色大如指形狀可惡本草石龍子一名蝘蜓一名守宮一名石蜴生平陽川谷及荊山石間陶隱居云其類有四種大形純黃色爲蛇醫次似蛇醫小形

長尾見人不動名龍子次有小形五色尾青碧可愛名蜥蜴不螫人一名蜓蜓形小而黑乃言螫人必死而未嘗中人又一種色似此而能入水唐本草注蛇師生山谷頭大尾短小青黃或白斑者是蜾蠃在人家壁間名守宮又名蝘虎形皆細長尾與身相類似蛇四足古今注蜾蠃一曰守宮一曰蜥蜴子蒔于樹上捕蟬食之長細五色者名蜥蜴短大者名蜴蜴大者長三尺色玄緋善魅人一曰玄蠎一曰綠蜴考異郵土勝水故守宮食蟲東方朔射守宮以爲龍又無角謂之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若非守宮即蜥蜴博物志蜥蜴或蜾蠃以器養之食以朱砂體盡赤所食滿七勁搖萬件以點女人成體終身不滅偶則落故號守宮漢武帝禁用之秘書說日月爲易象陰陽也則經陰陽一交易而變似有此理然所以名守宮者亦以其常在壁間有守之象如鳥有澤虞者常在田中俗呼爲證田鳥之類不必塗血而後爲守也埤雅易十二時變色故曰易也舊說蜥易吐氣蛇體有傷衝草傅之故有蛇醫之號考工記注脰鳴雷脰剔注鳴精列剔旁鳴蝴蜆剔冀鳴發皇剔股鳴蜚蠊剔胃鳴蠦螽剔尾通于身如蛇而加足有黑色者有青綠色者常居草間守宮揚色四足有尾惴伏壁間故名蜴蜓亦謂守宮或與魚合通雅蜥蜴總曰蜴大者曰山龍子綠水曰蜴蜓在草澤曰蜥蜴在屋曰守宮捕蠅曰蝎虎言其變曰十二蟲有如蛙首曰蛤蚧海槎錄蜥蜴一作刺易一作蠟蠅一名石龍子俗謂之壁虎方言作虓嘵蓋蜥蜴也蜥則蜴牛矣皆能捕蠅一物也大小長短異耳大者曰蜴蜓丹碧色則短尾純青則長尾蛤蚧出嶺表挂林諸郡能自呼其名頭似蝦蟆雌雄合者益陽說文一曰蝘蜓蜴也不知何據按考工記注疏桑原蜥蜴胃鳴馬融曰胃鳴干寶曰胃鳴一物聚訟至此且或胃或骨不識何以格之

蜾蠃有子

朱傳桑上小青蟲似步屈爾雅蜾蠃蒲盧郭注俗謂之桑蜾亦曰戎女陸疏蜾蠃者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葉上方言蜻蛉謂之蜻蛉注江東呼爲狐黎說文一名桑根呂覽一名白宿翼薄如蟬蹲曰知顓長腰身綠色取敖蚩食遇雨集水上歘歘飛俗呼爲沙苹崔豹古今注大而色青者曰蜻蜓小而黃者江東名胡黎淮南名蠦蜱鄱陽名江雞小而赤者曰赤卒曰赤弁丈人如玄紺者遼海名紺蠶亦曰天雞陶弘景云青色大眼者名諸乘俗呼胡黎可入藥寇宗奭曰一種最大者汴人呼爲大頭字說蜾蠃者蟲之感氣而化者也然所化必以類故惟桑蜾惟能取之以爲己子若子之于民亦類也苟有道以得之孰不爲化哉

蜾蠃負之

朱傳蜾蠃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爲其子爾雅蜾蠃蒲盧郭注即細腰蟲也俗呼爲蠭蜻鄭注中庸以蒲盧爲土蠶說文細腰土蠶也天地之性小腰純雄無子易林螟蜾生子深目黑醜三卦同爻一作蝛螺即果蠃也陸璣疏蜾蠃土蜂也一名蒲盧似蜂而小腰青綠色大如指形狀可惡本草石龍子一名蝘蜓一名守宮一名石蜴生平陽川谷及荊山石間陶隱居云其類有四種大形純黃色爲蛇醫次似蛇醫小形

其小者謂之蠐螬。或謂之蝎蚳。法言。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博物志。蜂無雄。取桑蟲或皁蠶子抱而成己子。說林。螳螂捕蟬。黃雀伺之。異苑。蜾蠃祝子。狐鵝冰。鵝知頒。此亦物之有智者也。本草。蠐螬一名土蜂。陶隱居云。此類甚多。與名土蜂不殊。就土中爲窠。副搥土作房耳。今一種黑色腰甚細。衘泥于人室及器物邊作房。如衘竹管者是也。其生子如粟米大。數中乃捕取草上青蜘蛛十餘枚滿中。仍塞口以擿其子大爲糧。其一種入蔗竹管中者。亦取草上青蟲教祝。螟爲己子。斯爲遷矣。唐本草注。土蜂土蠭一名蜾蠃。詩人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言取

淮南子。孟夏螻蟈鳴者是也。郭小而加飛去不遠。宋士面居處處有之。然此蟲自是蝗類。非螻蛄也。按楚辭。螻蛄分鳴東。蟋蟀分鳴西。其非一物明矣。同郡蔡淵。字伯喈。著述甚多。嘗作螻蛄賦。其序曰。余昔在切。昔茅甲蟲大如巴豆。甲上有黃黑斑文。烏腹赤喙。俗謂爲斑貓。春食荒花。爲荒者。夏食葛花。爲葛上亭長。秋食豆花。爲斑蟲。冬入地中。爲地膽。黑面赤尾。四蟲一類。隨時命名耳。正謂蟲亦作螽。謂螽蟖者。以蝗牛涎塗之。或以木椀合之。立止。雅翼說文分螽蟲爲三。徐鉉謂螽爲蝴蜙別名。鍇以蟲爲食草根者。蜙蝑以螽爲蝴蜙之螽。則仍爲說文所斂。六書有正文有重文。或形別而義通。萬物有本名。有別名。或字同而頗殊。朱傳食節曰。賊。鄭注。蠽醜草蟲類。蜙亦食葉。好食節。陸疏。賊似桃李中蟲。赤頭身長而細。京房易傳。與東作爭。蟖謂不時。蟲食節。詩世本古義曰。賊。假非蟲名。經傳中有慫猶樹之有蠽。樹抱蠽自蠽。身抱慫自害。通雅。螽即范蜂也。內最毒。元和有詩。此螽蟖也。非子曰。蠽螽之尾。注長尾曰螽。盛晉賴。後人以其混螽。改作蜤。故博雅曰。蠽也。墨客揮犀曰。有蟲如扁蟬。隱屋壁及書册前。如蟹蠽。鄭房爲所螽。遇良醫曰。此名蠽蜤。不治殺人。今苗洞中有之。土人謂之蜴沙。

莫子莽蜂

朱傳。莽使也。蜂小物而有毒。爾雅。十蠽木蠽。疏。此辨蠽在土木之異也。說文。蠽飛蟲螫人者。其形大。在地中作房而喙其子者名土蠽。又名馬蠽。今荊巴間呼爲蟓。其形差小。在樹上作房者名木蠽。亦食其子。又云。蠽醞蜜。疏。蠽類好垂其腴以伏。息說文。蜜。垂腴也。腴即腹下也。援神契。蜂蜜垂芒。內則。御蜩蠭范注。范蜂也。禮記曰。露則結而蜜有匡。范則寇而蟬有緌。方言。蜂燕趙間謂之蠭。韓詩外傳。穀蜂不蠶。蚍蜉不爇。所託者然也。淮南子。蜂房不容鴟卵。言小不可藏大也。本草圖經。蜜蜂在蜜脾中。如蜾蠃色。大黃蜂即人家屋上作房及大木間倒懸蜂子也。嶺南人作餳食之。黃色比蜜蜂更大。荊巴間一種土蜂。俗呼蟷蜂。最大。螫人或至死。埤雅。蜂有兩衙。潮其王之所在。衆蜂爲之旋繞。如衙有君臣之義。其毒在尾。垂頷如鉾。故謂之蜂。方言。蠚蜂即今黑蜂。楚辭所謂赤蟻若象。玄蜂若壺也。黃蜂亦其一種。無蜜纖長。其窠仰綴于屋。衙漆以固其蒂。陰陽在尾。喜合。合則粉退。末端有岐者牝。銳者牡也。采取百芳釀蜜。非房如脾。謂之蜜脾。其王之所居。委積如臺。語曰。蜂臺蟻樓。言蜂居如臺。蟻居如樓也。西方之昔曰。味如昭蠽。天下之味。莫甘于蜜。莫漆于蠽。蠽者蜜之蘗也。厚于此者必薄于彼。理之固然也。凡蜂作蜜。必須人溺以釀諸花。乃得成熟。陰陽變化。鍾蠶有將。蠶相蠶。蠶王王之所在。蠶不敢螫。無王則翠死。有王則分。分則均捉其半。飛必環衙。背有隊伍行列。故曰蜂有君臣之禮。說林云。財祭獸。剿祭魚。蜂蟻必宗其君。雌鳩不亂其匹。羔欲乳必跪其母。雉鴝雖必推其雄。此亦物之有禮者也。又一種獨蜂。俗名七里蠶。毒最猛。人馬被螫立亡。又蛤蠶出巴中。在赛鼻蛇穴內。其毒非方藥可救。又獨脚蠶出嶺南。一足連樹跟不能動。五月采之。燒末和油。治癰疽良。又嶺南南毒。夜有光。化爲巨蜂。韻人若錫。蓋物類之變者。此東哲發蒙記曰。蠅生積灰。蜂出蜘蛛。抱朴子。雞有專柄之雄。雉有指澤之嬌。蟻有衆豹之智。蜂有攻寡之計。人相投御。亦是耳。山海經。殺城之山。是蜜蜂之藍。今土木之蜂。亦皆有蜜。人家畜者。質小而微黃。腰細相稱如蠭蟬。博物志。人家養蜂。以木爲器。開小孔以蜜塗器。捕三兩蜂內器中。宿昔蜂飛出。辨作來作蜜。北方地

之死蟲毒。博古圖。蜂之屬。其大如巴豆。甲上有黃黑斑文。烏腹赤喙。俗謂爲斑貓。春食荒花。爲荒者。夏食葛花。爲葛上亭長。秋食豆花。爲斑蟲。冬入地中。爲地膽。黑面赤尾。四蟲一類。隨時命名耳。正謂蟲亦作螽。謂螽蟖者。以蝗牛涎塗之。或以木椀合之。立止。雅翼。說文螽字象形。案蜤草莓名螽尾。蓋象其衝螽曳尾之形。蜥蜴能食之。故名蠽虎。或云江南舊無蠽。開元初有主簿盛逈江至今江南往往有之。俗呼爲主簿蟲。晉書。今山林之士。利出一官。尚君謂之六蠽。韓非謂之五蠹。不聞讓德。推尋是聞。劉恚防慫篇。身之有慫。猶樹之有蠽。樹抱蠽自蠽。身抱慫自害。通雅。螽即范蜂也。窠土或木食。蜘蛛巴中蛤蜂。在鼻鼻蛇穴內。最毒。元和有詩。此螽蟖也。非子曰。蠽螽之尾。注長尾曰螽。盛晉賴。後人以其混螽。改作蜤。故博雅曰。蠽也。墨客揮犀曰。有蟲如扁蟬。隱屋壁及書册前。如蟹蠽。鄭房爲所螽。遇良醫曰。此名蠽蜤。不治殺人。今苗洞中有之。土人謂之蜴沙。

莫子莽蜂

朱傳。莽使也。蜂小物而有毒。爾雅。十蠽木蠽。疏。此辨蠽在土木之異也。說文。蠽飛蟲螫人者。其形大。在地中作房而喙其子者名土蠽。又名馬蠽。今荊巴間呼爲蟓。其形差小。在樹上作房者名木蠽。亦食其子。又云。蠽醞蜜。疏。蠽類好垂其腴以伏。息說文。蜜。垂腴也。腴即腹下也。援神契。蜂蜜垂芒。內則。御蜩蠭范注。范蜂也。禮記曰。露則結而蜜有匡。范則寇而蟬有緌。方言。蜂燕趙間謂之蠭。韓詩外傳。穀蜂不蠶。蚍蜉不爇。所託者然也。淮南子。蜂房不容鴟卵。言小不可藏大也。本草圖經。蜜蜂在蜜脾中。如蜾蠃色。大黃蜂即人家屋上作房及大木間倒懸蜂子也。嶺南人作餳食之。黃色比蜜蜂更大。荊巴間一種土蜂。俗呼蟷蜂。最大。螫人或至死。埤雅。蜂有兩衙。潮其王之所在。衆蜂爲之旋繞。如衙有君臣之義。其毒在尾。垂頷如鉾。故謂之蜂。方言。蠚蜂即今黑蜂。楚辭所謂赤蟻若象。玄蜂若壺也。黃蜂亦其一種。無蜜纖長。其窠仰綴于屋。衙漆以固其蒂。陰陽在尾。喜合。合則粉退。末端有岐者牝。銳者牡也。采取百芳釀蜜。非房如脾。謂之蜜脾。其王之所居。委積如臺。語曰。蜂臺蟻樓。言蜂居如臺。蟻居如樓也。西方之昔曰。味如昭蠽。天下之味。莫甘于蜜。莫漆于蠽。蠽者蜜之蘗也。厚于此者必薄于彼。理之固然也。凡蜂作蜜。必須人溺以釀諸花。乃得成熟。陰陽變化。鍾蠶有將。蠶相蠶。蠶王王之所在。蠶不敢螫。無王則翠死。有王則分。分則均捉其半。飛必環衙。背有隊伍行列。故曰蜂有君臣之禮。說林云。財祭獸。剿祭魚。蜂蟻必宗其君。雌鳩不亂其匹。羔欲乳必跪其母。雉鴝雖必推其雄。此亦物之有禮者也。又一種獨蜂。俗名七里蠶。毒最猛。人馬被螫立亡。又蛤蠶出巴中。在赛鼻蛇穴內。其毒非方藥可救。又獨脚蠶出嶺南。一足連樹跟不能動。五月采之。燒末和油。治癰疽良。又嶺南南毒。夜有光。化爲巨蜂。韻人若錫。蓋物類之變者。此東哲發蒙記曰。蠅生積灰。蜂出蜘蛛。抱朴子。雞有專柄之雄。雉有指澤之嬌。蟻有衆豹之智。蜂有攻寡之計。人相投御。亦是耳。山海經。殺城之山。是蜜蜂之藍。今土木之蜂。亦皆有蜜。人家畜者。質小而微黃。腰細相稱如蠭蟬。博物志。人家養蜂。以木爲器。開小孔以蜜塗器。捕三兩蜂內器中。宿昔蜂飛出。辨作來作蜜。北方地

燥。蜂多在土中。故多土蜜。南方地濕。蜂多在木中。故多木蜜。又曰有竹蜜。方言注云。黑蜂穿竹作蜜。或呼笛師一名留師。又有石蜜。即崖蜜。蜂黑似蜜。今房縣人以長竿刺崖令蜜出。用器盛取之是也。江淮亦有崖蜜。取者夜持烈炬臨之。蜂空巢赴餘。忽然移連房剝取。史趙廣漢傳。專屬鑷氣。中山王傳。論言之徒。鑷牛師古曰。鑷氣言脅也。鑷牛衆多也。又鑷下曰。萬詩緝云。人近蜂則被其螫。信小人則受其盛。又曰。莫予莽蜂。猶云莫予毒也。已古文莫予莫我之類。皆倒提予我以便文耳。王元之記曰。蜂王無毒。似以德王者。王之子盛復爲王。似一姓一君。上下分定也。王之所在。蜂不敢螫。似法令之明也。取蜜得中。似什一而稅也。

人餌食之豆豚。胡魚醢。加豆箭魚醢。醴器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曲禮。祭宗廟之禮。羞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注。臡乾也。商度也。度燥濕之宜。鮮者不餒。腶然宜也。又水潦降不獻魚鼈。注。水潦易得。不足貴也。月令。立春之日。魚上冰。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內則。魚曰作之。注。謂削其鱗。作猶斮也。羹湆魚者進尾。冬右腴。又右鮪。禮。魚去乙。家語。魚之大者名爲鱘鰉。葬鹿物也。又云。鹿人祀以魚。史記。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舟。王取以祭。左傳。公矢魚于棠。非禮也。魯語。宣公濫于泗淵。非時也。尚書中候曰。桓公欲封泰山。管仲曰。昔聖王功成道格。符瑞出乃封泰山。今比目之魚不至。鳳麟不臻。意者不可封乎。莊子。吞舟之魚。漏而失水。則螻蟻能制之。又朽瓜化爲魚。物之變也。曹植曰。鹹水之魚不入江。淡水之魚不遊海。物違其性則死矣。按魚鱗物之總名也。萬物之類。莫繁于魚。雄鯨雌鯢。大者長數千里。武陽小魚如鯽。一魴千頭。東方有比目魚。不比不行。其名曰鰈。鰈魚。魚身鳥翼。以夜飛。音如鴈。見則大穰。何雞魚一首十身。音如犬。食之已癰。鱓珠鱟如肺。六曰。足有珠。魚狀如鮒。巵魚如豚。赤文無羽。可以禦兵。堪矛毛。其音如豚。見則天下大旱。海魚狀如鰹一目。音如歐。見則天下反。飛魚如魚見則有水災。人魚似人。長三尺。不可噉。牛魚目似牛形。如犢子。剝皮懸之。潮至則毛起。退則毛伏。水腊魚似豬形。鹿魚頭上有兩角如鹿。海鼠長數千里。穴居海底。入穴則海水爲潮。出穴則潮退。出入有節。故潮應有期。把勒亞魚長數十丈。首有二大孔。噴水上出。過船昂首注水。船中人急取盛酒瓦木器投之。連吞數十輩去。此皆魚類之最怪者。段成式云。凡魚膾背曰魦。音祇。曰丁尼曰鮨。音抹。曰鱘。曰乙。骨曰鯁。曰刺。脬曰鰾。白又曰細。曰鱭。翅曰鰭。曰鬣。子曰鮞。曰鱴。尾。說文。微也。毛在尸後、釋名。承脊之末。稍微殺也。韓詩章句。魴魚勞則尾赤。藍田呂氏云。鯉尾赤。魴尾白。赤則勞甚矣。養生經。魚勞則尾赤。人勞則髮白。左傳。如魚竇尾。衝流而方羊。鄭氏以爲魚肥則尾赤。二說不同。然魚肥則不耐勞。義亦通。

鱣鮪發發

朱傳。鱣魚似龍。黃色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大者千餘斛。鮪似鱣而小。色青黑。毛傳。鱣。鱏也。釋魚。鱣大者曰王鱣。孔子曰。食水者善遊而耐寒。謂魚類也。鱣鮪之類。雖食于水。而不正食水。淮南子曰。鵜鶘飲水數斗而不足。鱣鮪入口若露而死。故鱣鮪不善游。多乃觝居。入河而眩浮。亦其驗也。異物志。鱣鮪之含光。言脂肉夜有光。水經注。鱣鮪鯉也。出蜜穴。又云。漢水東經西城縣胡城爲鱣湍。洪波瀨

詩傳名物集覽卷六

鱗介

魴魚赬尾

朱傳。魴魚名。身廣而薄。少力細鱗。美雅。魴鈹。注。今江東呼魴魚爲鯿。一名鯿。小頭縮項。闊腹鴝脊。色青白。腹內肪甚肥。陸疏。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鱗魚之美者。漁陽、泉州、及遼東、梁水、魴肥厚尤美。故其鄉語曰。居就糧。梁水魴。埤雅。其廣方。其厚褊。故一曰魴方也。一曰鯿褊也。魴雖等美。而緣水之便劣。則有異。故里語曰。洛鯉伊魴。貴于牛羊。言洛以泉深宜鯉。伊以清淺宜魴。雅翼。魴縮頭博腹。青白而味長。漢中者尤美。管以棲斷水。用禁人捕。謂之棲頭鯿。杜甫詩。即今膏腴無新語。漫釣棲頭縮項鯿。一作鱣。說苑。陽晉云。夫投綸錯餌。若有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脥。膚客皆語曰。鯿大曰鰎。多肪有鱗。俗所名火筒鯇。大者五六十觔。

魚爾雅。魚有力者衝。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說文。水蟲也。魚尾與燕尾相似。淮南子曰。坎爲水。爲月。月者陰之宗。魚水族。腦視月爲盈虛。月滿則腦盈。月虛則腦減。又曰。魚生流水中則背白。生止水中則背黑。易。包有魚。無咎。不利賓。包無魚。起凶。又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又魚貫。魚行有序。魚爲之長。衆魚從之。駢頭相次如貫然。又作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周禮。獻人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鱻鮮。

朱傳。鱒魚似鯉而小。色青黑。毛傳。鱒。鯉也。釋魚。鱒大者曰王鱒。孔子曰。食水者善遊而耐寒。謂魚類也。鱒鮪之類。雖食于水。而不正食水。淮南子曰。鵜鶘飲水數斗而不足。鱣鮪入口若露而死。故鱣鮪不善游。多乃觝居。入河而眩浮。亦其驗也。異物志。鱣鮪之含光。言脂肉夜有光。水經注。鱣鮪鯉也。出蜜穴。又云。漢水東經西城縣胡城爲鱣湍。洪波瀨

盛。舊言有鯉魚鮨最在上。至此暴戾。因以名溫馬。顏氏家訓。鯉魚純灰色無文。詩緯云。鯉鱣也。似鯉。漢書楊震傳。冠雀銜三鯉飛集講堂前。本作鱣。通作鯉。魏武食制。鯉大如五斗奩。長一丈。安有冠雀能銜三者。此爲鱣明矣。故部講云。蛦鱣爲婢大夫服之象。數三者。三台也。生生自此升矣。續漢書。鯉本作鱣。或云古通誤也。鯉脆名玉板。腦曰玉樓衣。陸佃以玉板爲鯉別名。亦非。

鮪。毛傳。鮪。鱣也。爾雅云。鱣鮪。郭云。鮪。鱣屬。大者名王鮪。小者名叔鮪。今宜都郡自京門以上。通出鱣鯉之魚。有一魚狀似鱣而小。非李人甘酪子。即此魚也。陸疏。鮪魚一名鮥。形似鱣而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之黑白。首之大小各別。以鱣鮥爲一物。非又海魚肉如凝。亦名鮥。沿海人脯之。山海經。楸螽山水東北流注海中。多鮥。狀如犂牛。音如豚。皆殊類同名。非今池沼之鮥也。鮥通作鰿。鱣鮥鮥一類而微分。今俗以食草魚矢而肥者爲鮥。頭稍小。身稍扁。頷會不收鮥字。其頭最大者。鱣也。俗呼爲鯿頭。鱣其總名也。此文鮪下別作鯿。毋亦古以鮪爲鯿。而以鱣爲鰱乎。陶隱居以鮥爲鮪。則失之遠矣。

龍盾之合

大戴禮。鱗蟲三百六十。而龍爲之長。卵生思抱。易。時乘六龍以御天。初九。潛龍勿用。象曰。陽在下也。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象曰。德施普也。九五。飛龍在天。大人造也。又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左傳。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于蔡墨曰。吾聞蟲莫智于龍。對曰。人實不智。非龍實智。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又鄭大水。龍鬬洧淵。國人請禜焉。子產曰。我鬬龍。不我覩也。龍鬬我何覩焉。乃止。傑卿子云。伯水氏用玄。玄水氏用牝。牝玄合而龍生焉。帝王世紀。太昊庖犧氏風姓。有景龍之瑞。故以龍紀官。宋玉曰。神龍朝發崑崙。暮宿孟諸。超騰雲漢之表。婉轉四海之裏。夫尺澤之鯢。豈能量江海之大哉。管子云。蛟龍水中之神者。乘水則立。失水則廢。元命包。龍之言萌也。陰中之陽。故言龍舉而雲興。廣雅。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虯。龍。有角曰蘢。龍。無角曰螭。龍。未升天曰蟠。龍。能高能下。能小能巨。能幽能明。能短能長。淵深是巖。數和其光。說文。龍春分登天。秋分入于淵。管子。龍破五色而遊。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欲大則極于天下。欲上則凌于雲氣。欲沈則入于深泉。變化無日。上下無時。謂之神。淮南子。蛟龍生于水。而剖卵于陵。其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而化者形精之至也。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牽之也。又羽嘉生飛龍。毛蟲生應龍。介鱗生蛟龍。介鱗生先龍。論衡。龍生焉。帝王世紀。太昊庖犧氏風姓。有景龍之瑞。故以龍紀官。宋玉曰。神龍朝發崑崙。暮宿孟諸。超騰雲漢之表。婉轉四海之裏。夫尺澤之鯢。豈能量江海之大哉。管子云。蛟龍水中之神者。乘水則立。失水則廢。元命包。龍之言萌也。陰中之陽。故言龍舉而雲興。廣雅。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虯。龍。有角曰蘢。龍。無角曰螭。龍。未升天曰蟠。龍。能高能下。能小能巨。能幽能明。能短能長。淵深是巖。數和其光。說文。龍春分登天。秋分入于淵。管子。龍破五色而遊。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欲大則極于天下。欲上則凌于雲氣。欲沈則入于深泉。變化無日。上下無時。謂之神。淮南子。蛟龍生于水。而剖卵于陵。其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而化者形精之至也。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牽之也。又羽嘉生飛龍。毛蟲生應龍。介鱗生蛟龍。介鱗生先龍。論衡。龍

地龍天類也馬地類也易曰震爲龍以動故也乾六爻皆動皆謂之龍乾之媾曰潛龍勿用同人曰見龍在田大有曰飛龍在天夬曰亢龍有悔坤曰見羣龍無首蓋乾初九變而之媾九二變而之同人九五變而之大有上九變而之夬六者俱動變而之坤此知震所以爲龍之義矣賈誼新書亢龍往而不能反故易曰有悔有悔者凶也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易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韓非說難龍頷下有逆鱗嬰之殺人法言曰龍以不制爲龍聖人以不手爲聖詩賓萌手仇手取也鄭氏水經曰魚龍以秋爲夜蓋龍秋分則蟄藏于淵也河津一名龍門每歲江海羣魚集門下不得上上即有風雨隨之火自後燒其尾乃化爲龍矣世傳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一曰蟋蜴形似龜好負重今石碑趺是也二螭吻形似獸性好望今屋上脊頭是也三蒲牢形似龍而小今鐘紐是也四狻猊形似獅好坐香爐立于刀環八金猊形似獅好煙火故立于香爐九椒圖形似螺蚌性好閉故立于門鋪首又有金吾形似美人首尾似魚有兩翼故用以巡警蛟亦龍類無角似蛇而四足細頸頸有白嬰大者數圍卵生眉交又能交尾東物故謂之蛟而部新書龍性蠶猛捉蝦愛竹及空青而嗜燒燕食燕肉人不可渡海或曰其性畏鐵及棟葉五色綫鞋千朱砂漫學居龍于支離益殭千金之產技破而無所用說原龍有三停九似之說謂自首至脾脾至腰腰至尾皆相停也角似鹿頭似駝眼似兔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龍千年一蛻骨藏之深山故曰龍場骨蛭易皮麋鹿易角蟹易螯象退腦麟退鱗皆藏覆自珍也楚詞神龍失水而陸居爲螻蟻之所及雲仙錄云天罰乖龍必割其耳酉陽說龍皮以水沃之能辟暑龍肉以醯漬之則文章生龍珠在頷鮫珠在皮蛇珠在口骸珠在足魚珠在眼蚌珠在腹故頷下之鱗珠所在也考工記凡攫鞹援絺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注作起也鱗之而煩之有譽處謂龍腎也相書云人臣得龍一體當至公相周禮大祭祼事用龍考工記上公用龍鄭注龍當爲龍謂雜色非純玉也詩爲龍爲光又何天之龍毛傳龍也又古龔字借用龍皆借字不借義易震爲龍于氏寀氏竝作蘢易潛見惕躍飛龍德偏矣上九亢龍坤上六龍戰皆龍之變也乾龍坤馬義不可移震龍亦然以驪易龍曲說叛經謬甚必河之鯉

象弭魚服

朱傳魚獸名似豬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可爲弓鞬矢服也陸疏魚服魚獸之皮也似豬出東海背上斑文腹下純青今以爲弓鞬步叉者也其皮雖乾燥以爲弓鞬矢服經年海水潮及天將雨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之潮自相感也孔疏左傳歸夫人魚軒服虔云魚獸名則魚皮又可飾車又官司弓人職曰仲冬獻矢服注服盛矢箙也以獸皮爲之羅氏曰魚服鮫魚之皮所爲爾雅翼鮫出南海狀如蠯而無足圓廣尺餘尾長尺許皮有珠文堅勁可以飾物今總謂之沙魚大而長喙如鋸者名胡沙小而皮粗者曰白沙用爲器物之飾從古已然詩象弭魚服衛夫人乘魚軒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今人亦以飾手靶之鞘左思吳都賦有鮫又有鱗鰐釋者以背上有甲珠文堅強可以飾刀鞘爲鞬者爲鮫其有橫骨在鼻前如斤者爲鱯鰐是胡沙也要是一類或云隨母行熊則入母腹中蒋復出每鮫腹可容四子頗亦如金網不能制俗呼河伯使兒鮫既世所服用人多識者特其音與鮫同解者或有差互凡皮有珠可飾刀劍者是鮫鰐之鮫滿二千觔爲魚之長是鮫龍之鮫埤雅龍珠在頷鮫珠在皮蛇珠在口觡珠在足魚珠在眼蚌珠在腹天玄主物簿叙魚珠曰魚憤珠千五十年則無復腮腦上有汗其鱗蠶口眼皆異鬣當紫色口當赤色眼當紅色劉欣期交州記曰鮫魚出合浦長三尺背上有甲山海經曰燕山潭水其中多鮫注鮫有珠文尾青則毒皮可飾刀劍鞘述異記南海有鮫人之室水居如魚不廢機織其眼泣則出珠郭璞贊魚之別屬歐號曰鮫珠皮毒尾距鱗距毛可以錯角兼

曰金兔唐律民間取鯉即放之資者杖六十號赤鯉公以國諱同音也佩用魚符亦取象鯉唐輿志鯉石在巴山世傳琴高所乘化而爲石古詩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說者謂古人多于魚腹寄書非也古者尺素結爲鯉形即槭耳烹魚得書亦皆況之言非真烹也六書故曰爾雅釋魚白鯉鱣毛傳說文誤合爲一大抵二家專祖爾雅爾雅固不可盡信此又讀爾雅之誤也按鯉、鱣、鰋、鮎、爾雅六名竝舉讀者誤以鱣釋鯉鮎釋鰋說文又竝下文以鮀爲鱣尤誤矣按通雅云鯉最易辨鱣是今之鱘魚判然兩物鱣或借爲鯨用楊慎三鱣是也說文直指爲鯉又引詩鱣鮪發發則竝不知鮪何物也本草以鱣爲鱘嚴氏釋之曰今俗作鱘則是合鱘鱣爲一魚矣周官春獻王鮪鮪即鱘一作鱣一名蜥肉蓋古謂之鱘鮫今謂之鱘鱘耳韻曾亦注鯉曰鱣相沿不察久矣晉書武帝太康中有鯉二見武庫屋上或言武庫兵府魚有鱗甲兵類象至陰以兵革之禍干太陽也十年間毋后之難再興後周大象元年六月陽武有鯉魚乘空而鬬明年帝崩

鱘鮫

朱傳鱘似鱣而鱗細眼赤魚之美者也爾雅鮥鱘注鱘一名鮥鱣子赤眼陸疏鱘似鱣魚而鱗細于鱣赤眼多細文堺雅鱘魚圓鮀魚方鱘好獨行制字从尊以此雅翼鱘目中赤色一道橫貫鰾俗謂之赤眼魚食螺蚌多獨行亦有兩三頭同行者極難取見網輒遁張衡七辨曰紫洛之鱘割以爲鱠分芒析縷細亂

佩劍刀鞘今謂之魚皮。白大曾云鯊鮫。郭云。似鱷大腹。吻短。口在頷下。背上青黑。腹下白。皮有珠文。可飾刀劍鞘。吹沙小魚。隨波上下。大者長七八尺。小者三四尺。今海人以鮫皮飾刀劍鞘。又以鮫皮磨木器。使之光滑。陳藏器云。一名鮫。按鮫音佼。出山東大不數尺。與鮫無異。本草拾遺。鮫肉有毒。不可食。段成式曰。海魚子最爲劍魚。一名揭車魚。亦鳴。即大鯊也。

鯊沙

朱傳。鯊。鮫也。今俗呼沙魚。似鮫而小。黃白色。

鰋魚

朱傳。鰋。魚名。狀如鮎而大。口在頷下。體無鱗。有黏液。

鯋魚

朱傳。鯋。魚名。狀如鯉而長。大者重十餘斤。黃黑色。有斑點。

鰋魚

朱傳。鰋。魚名。狀如鮎而大。口在頷下。體無鱗。有黏液。

鯊魚

朱傳。鯊。魚名。狀如鯽而長。有黑點文。沙中行。亦于沙中乳子。故張衡云。縣淵沈之鯊鰋也。鰋魴鯉。至性浮。鯊體厭其性沈。字指云。鰋鯊屬。雅翼。鯊非特吹沙。亦止食細沙。味甚美。大者不過二觔。然不若小者之佳。今人呼爲重唇。脣厚特甚。有若鱷龜。故名。今江東小鯊中。有春甚多。士人珍之。夏則隨水下。是後罕矣。春來復來。大抵正月先至。魚之最先至者。次則鯉至。次則鰋至。桃花水至而鰋肥。則三月矣。又海青鯊目赤。頰背上有鬣。腹下有翅。味肥美。與此殊類。寧波志。皮上有沙。故名。其類甚多。烏獸考。有鯊二種。魚鼉之鯊。蓋圖廣江淡之常產。海鯊。虎頭鯊。體黑文。觜尾皆如鹿而堅強者曰鹿沙。亦曰白沙。能變鹿。背有斑文如虎而堅強者曰虎沙。亦曰胡沙。虎魚所化。鼻前有骨如斧。能擊物壞舟者曰鋸沙。又曰鋸鮭。謂鼻骨如鋸斧也。然羅願爾雅翼蘇頌皆云。大而長喙。如鋸者曰胡沙。性善肉美。小而皮麤者曰白沙。肉強有小毒。似鋸沙即刮沙。非別有鋸沙之名矣。時珍所言。不知何據。

魴鱧

朱傳。魴。鯿也。又曰。鰎也。毛傳。鱧。鮦也。爾雅。鱧。鰎。舍人曰。鱧一名鰎。郭璞曰。鱧。鮦也。今鱯魚。似鯉而大。疏。今鰱魚也。鮦與鱧音義同。小雅。魴鱧是也。鄭箋云。魴。一名鯿。魚也。鮦魚生九江淝澤。味甘無毒。主除水氣面大腫及五痔。陶隱居云。今皆作鱧字。舊云是公蠅蚰所變。然亦有相生者。至難死。雖死猶有蚰性。日華子諸魚中。惟此腥甘可食。衍義云。今人謂之黑鯉魚。那疏。即鱧也。爾雅翼。鱧魚圓長而斑。旁有七點。作北斗之象。夜則仰首向北而拱焉。有自然之禮。故從醜。今道家忌之。以其首戴斗也。又指爲順。故有

天順雁。地順犬。水順之鱷說。當禁不食。爾雅又云。鯉大鯛小者鮡。疏。此即上文鱧也。六書故。魚之幼者。鱘。黑取首左右各有鬚如七星。雌雄相隨。將子喂食衆魚。埤雅。今玄是鱧也。有舌。鱗細有花文。一名文魚。與鮦通氣。其首藏星。夜則北向。蓋北方之魚也。鱧鮦之美。不若鮦鯉。故詩序如此。郭氏解釋魚稱爲鮦。然今鮦又別一種。廣要釋魚爲首列鯉。鱷鮎。鱷鱯。顯而易識。故但說之而已。不復釋也。可見鱷鱯即是二種。毛郭俱云。鱷鮦也。山陰陸氏從之。陸疏朱傳曰。鮦又曰鱯。則兩歧矣。若許慎以爲鯉魚。羅氏以鮦又別一種。不解所自出。雨航雜錄。閩胡如小鯽而短大者如人指。長三五寸。頭有斑點如七星。潮退跳梁泥中。土人取之以盆覆于地。且視之。皆聳首拱北。唐制貢鯉及蠶者。皆杖六十。蓋鯉朝日蠶朝斗。閩胡亦蠶類也。張衡公云。鄭注鱯今鱘魚。性健急。俗呼草魚。與鱷迥別。郭注又曰鱯也。則是以鱷爲鱯矣。鱷鱷字別音義同。說文訓鱷鮦也。鱷鱷也。分爲二物亦非。

鱷鯉

朱傳。鱷。鮎也。爾雅。鱷。鮎。孫炎曰。鱷一名鮎。郭璞曰。鱷今偃額白魚。鮎味甘。主百病。陶隱居云。此鯉也。即是鮎。圖經。大首方口。背青黑。無鱗。故名。今江東小鯉中。每春甚多。士人珍之。夏則隨水下。是後罕矣。春來復來。大抵正月先至。魚之最先至者。次則鯉至。次則鱷至。桃花水至而鱷肥。則三月矣。又海青鯊目赤。頰背上有鬣。腹下有翅。味肥美。與此殊類。寧波志。皮上有沙。故名。其類甚多。烏獸考。有鯊二種。魚鼉之鯊。蓋圖廣江淡之常產。海鯊。虎頭鯊。體黑文。觜尾皆如鹿而堅強者曰鹿沙。亦曰胡沙。虎魚所化。鼻前有骨如斧。能擊物壞舟者曰鋸沙。又曰鋸鮭。謂鼻骨如鋸斧也。然羅願爾雅翼蘇頌皆云。大而長喙。如鋸者曰胡沙。性善肉美。小而皮麤者曰白沙。肉強有小毒。似鋸沙即刮沙。非別有鋸沙之名矣。時珍所言。不

鰱鱅

朱傳。鰱。鮎也。爾雅。鰱。鮎。孫炎曰。鰱一名鮎。郭璞曰。鰱今偃額白魚。鮎味甘。主百病。陶隱居云。此鯉也。即是鮎。圖經。大首方口。背青黑。無鱗。故名。今江東小鯉中。每春甚多。士人珍之。夏則隨水下。是後罕矣。春來復來。大抵正月先至。魚之最先至者。次則鯉至。次則鱷至。桃花水至而鱷肥。則三月矣。又海青鯊目赤。頰背上有鬣。腹下有翅。味肥美。與此殊類。寧波志。皮上有沙。故名。其類甚多。烏獸考。有鯊二種。魚鼉之鯊。蓋圖廣江淡之常產。海鯊。虎頭鯊。體黑文。觜尾皆如鹿而堅強者曰鹿沙。亦曰胡沙。虎魚所化。鼻前有骨如斧。能擊物壞舟者曰鋸沙。又曰鋸鮭。謂鼻骨如鋸斧也。然羅願爾雅翼蘇頌皆云。大而長喙。如鋸者曰胡沙。性善肉美。小而皮麤者曰白沙。肉強有小毒。似鋸沙即刮沙。非別有鋸沙之名矣。時珍所言。不

鱷鯉

朱傳。鱷。鮎也。爾雅。鱷。鮎。孫炎曰。鱷一名鮎。郭璞曰。鱷今偃額白魚。鮎味甘。主百病。陶隱居云。此鯉也。即是鮎。圖經。大首方口。背青黑。無鱗。故名。今江東小鯉中。每春甚多。士人珍之。夏則隨水下。是後罕矣。春來復來。大抵正月先至。魚之最先至者。次則鯉至。次則鱷至。桃花水至而鱷肥。則三月矣。又海青鯊目赤。頰背上有鬣。腹下有翅。味肥美。與此殊類。寧波志。皮上有沙。故名。其類甚多。烏獸考。有鯊二種。魚鼉之鯊。蓋圖廣江淡之常產。海鯊。虎頭鯊。體黑文。觜尾皆如鹿而堅強者曰鹿沙。亦曰胡沙。虎魚所化。鼻前有骨如斧。能擊物壞舟者曰鋸沙。又曰鋸鮭。謂鼻骨如鋸斧也。然羅願爾雅翼蘇頌皆云。大而長喙。如鋸者曰胡沙。性善肉美。小而皮麤者曰白沙。肉強有小毒。似鋸沙即刮沙。非別有鋸沙之名矣。時珍所言。不

鱷鯉

朱傳。鱷。鮎也。爾雅。鱷。鮎。孫炎曰。鱷一名鮎。郭璞曰。鱷今偃額白魚。鮎味甘。主百病。陶隱居云。此鯉也。即是鮎。圖經。大首方口。背青黑。無鱗。故名。今江東小鯉中。每春甚多。士人珍之。夏則隨水下。是後罕矣。春來復來。大抵正月先至。魚之最先至者。次則鯉至。次則鱷至。桃花水至而鱷肥。則三月矣。又海青鯊目赤。頰背上有鬣。腹下有翅。味肥美。與此殊類。寧波志。皮上有沙。故名。其類甚多。烏獸考。有鯊二種。魚鼉之鯊。蓋圖廣江淡之常產。海鯊。虎頭鯊。體黑文。觜尾皆如鹿而堅強者曰鹿沙。亦曰胡沙。虎魚所化。鼻前有骨如斧。能擊物壞舟者曰鋸沙。又曰鋸鮭。謂鼻骨如鋸斧也。然羅願爾雅翼蘇頌皆云。大而長喙。如鋸者曰胡沙。性善肉美。小而皮麤者曰白沙。肉強有小毒。似鋸沙即刮沙。非別有鋸沙之名矣。時珍所言。不

甚美。食乳泉出于丙穴。先儒言丙穴在漢中沔南縣北有乳穴二。當以三月取之。俗或屠象篆文丙字。故曰丙穴。爾雅。魚尾謂之丙。則魚尾象丙。豈特嘉魚而已。李善注左思賦。魚以丙日出穴。蜀人呼爲捶河陽呼爲鮞。山海經。鉤諸山嶽魚。郭璞云。即鮞魚。范成大言桂林出竹魚。形味似之。則竹魚即嘉魚也。

魚鼈魚鱉

爾雅。鼈三足曰能。說文。介蟲也。周禮。鼈人掌凡邦之鱉事。掌取互物。注。有甲物也。以時籍魚鼈龜蜃凡貍物。注。貍謂以狡刺之。故書貍作薶。杜子春薶讀爲貍。貍謂取之藏之。鄭司農云。貍謂取物藏之。玉藻。魚鼈不中殺。不粥于市。又云。水煩則魚鼈不大。又云。居山以魚鼈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又云。鼈去醜。國語。不食雛鼈。注。伏乳也。春秋外傳。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若鼈也。左傳。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龜焉。逸禮。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大夫六寸。民十四寸。龜者陰

爲龜符考蔡邕讓表云退省龜紫綬之飾非臣容體所宜佩服曹植王粲誄金龜紫綬以彰勳則謝龜蓮詩傘絲及元興解龍在景平則龜符不自武氏始又名背隆處曰龜左傳射塞扼龜注背之高當心者說文龜甲之類無雄以它爲雄李果云龜雄以尾交野人視見其然非以牝爲雄也評說不起據此異記龜腸屬首猿臂通耳象口鼈甲表肉龜肉裏甲峭嵷神書言龜溺磨瓷器能缺研黑膏石入數分方書雄龜以鏡照之即失溺溺井可治瘡格物考龜聽審聲口中所含以飴者吐出而昂首無蟲可食既死敗液滲入下甲故龜以自敗者長漢書應劭注蠃蟲大龜也雌曰蠃蝯雄曰蠃蝯時珍曰秦龜山龜也蠃蝯澤龜也蠃表異錄蠃蝯俗謂之蓋蟲人以木楔其肉吼如牛乃煮拍之如瑇瑁吳都賦巨鼈岳峙音避戲一作蟲蠵

成是貝錦

朱傳貝水中介蟲也有文彩似錦說文貝海介蟲古者貨貝而寶龜至周有泉到秦廢貝行泉爾雅貝居陸腹在水者蟈郭注水陸異名也貝中肉如科斗但有頭尾耳又大者毓注引青大傳曰大貝如車渠謂車輞也即魪屬又小者鮚注今細貝亦有紫色者出日南又玄貝貽貝注黑色貝也又餘賦黃白文注黃爲質白文爲點又餘泉白黃文注白爲質黃文爲點今紫貝以紫爲質黑文爲點又蛇博而細注細者中央廣兩頭銳又蝑大而險注險者謂汚澤又蝑小又彩之不同也書大傳西伯既戡黎紂囚之羑里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大車之渠以贖暴李巡曰書文貝仍几詩成是貝錦其曰樀者詩隨山喬嶽楚詞南北順樀其樀幾何皆狹長之名也鄭注貝錦文琦增蓋龜屬其甲人之所寶古今以爲泉貨今出南番海中書揚州厥篚玄貝顧命大貝鼖鼓在西房詩蓺疏貝龜甲之屬餘蚶黃爲質白爲文餘泉白爲質黃爲文又有紫貝白質如玉紫點爲文皆行列相當大者至尺六七寸今九眞交趾以爲杯盤貿遷物斗樞瑤光星得江吐大貝山海經陽山濁洛之水注于番之澤中多文貝陰山漁水中多文貝蒼梧之野爰有文貝相貝經朱仲學仙于羣山濱水多貢

詩傳名物集覽卷七

草

蓼荏蓷

朱傳。蓷。荏菽也。

爾雅。蓷。鼠尾。郭璞注。今江東呼爲鼠尾者。蜱雅。鼢魚形狹而長。若條然。故曰鼢也。今江淮之間謂之鯇魚。性浮。似鰱而白。雅翼。鼢形微長而白。故曰白鼢。又謂白鯇。釋魚。鯛黑鰦是也。此魚好遊水上。荀子曰。鯇魚出。涇從容。以爲魚樂。明遂其性也。淮南子。不得其流。若觀鯇魚。豈之可見。卽之不可得。說苑。言行也。類言實藻言澡。繁言盛。故教成之際。毛川蒲逢。以成婦順。顏子曰。爲單父宰。將行。王聲謂曰。吾少嗌。不知理民之術。然有釣道焉。夫投綸下餌。迎而吸之者。陽鯈也。肉可爲祭祀之羞。河北人不識荇。博士皆以參差者是。莧菜名。物解若水中假菜。證根極長。江南人多食不可陷溺之德。故以況汝。本草。堯葵味甘冷。卽蒉菜。別本注云。生水中假菜。毛傳。后妃供荇菜以事宗廟。疏。荇接余。其葉苻。郭璞注。雨雅。菩接余。其葉苻。郭璞注。在水曲。爾雅。菩接余。其葉苻。郭璞注。莕菜。江東人食。取莖以苦酒浸之。脆美。毛傳。后妃供荇菜以事宗廟。疏。荇菜。以苦酒浸之。脆美可按酒。露卽莕。生水上。花黃色六出。今施陂陵湖中。池洲人稱莕公鬚。蓋細荇亂生若鬚。羅氏云。荇菜葉卷。漸開圓而稍漢。不若莕之極圓也。皆陸水高低。平浮水上。隨水深淺。江東人食。取莖以苦酒浸之。脆美可按酒。露卽莕。生水中。爾雅。莕接余。其葉苻。郭璞注。莕菜。江東人食。取莖以苦酒浸之。脆美可按酒。露卽莕。生水上。花黃色六出。今施陂陵湖中。池洲人稱莕公鬚。蓋細荇亂生若鬚。羅氏云。荇菜葉卷。漸開圓而稍漢。不若莕之極圓也。皆陸水高低。平浮水上。隨水深淺。江東人食。取莖以苦酒浸之。脆美。毛傳。后妃供荇菜以事宗廟。疏。荇菜。

葉爾雅葉謂之蔬說文蔬菜也凡草可食者皆名蔬月令仲秋命有司趨民務畜菜注菜所以助穀之不及故收之爲備古者人君以菜贊繹菜於先師重蔬也毛傳云后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經統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薦物也說原曰蔬植三百六十葵爲之長凡草木之凡皆可茹種類最繁華實花木考言點蒼山有高河菜薇州有龍鬚菜廣州有雞侯菜稽含所言綠菜優殿菜蘇軾所言藤葉菜食物本草所載蕨菜、醍醐菜、茅蒐菜、孟娘菜、劉鄴菜、其諸葛菜根、諸樹頭、諸花瓣、諸藥草皆可爲菜在辨其味而已張華曰甚菜蔓生花白中空而脆白番舶以總盛來故名能解野葛毒魏武嗽野葛尺許應食是菜劉安世曰嗽野葛飲鴆酒操揚此聲誑人欲其無害己耳非實事也又魏武遺人靦劉備方閉門種菜東方朔七諫云桂蠹不知所淹留兮蓼蟲不知徙乎葵菜注喻衆人嗜進已守正終困也

葛之覃兮

朱傳葛草名蔓生可絺綌者毛傳葛所以爲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雚氏曰葛生山澤間其蔓延盛者柔其莖以至根可二十步禹貢卉服注云草服葛也葛花藤皆可釀酒又雞齊一名鹿藿一名黃斤其生延蔓生食甜脆亦可烝食有粉今之食葛非爲絺綌者也周禮地官掌葛徵絺綌之材於山農凡葛征徵草貢之材於澤農注征葛不止爲絺綌用草貢苧屬也周世葛人得其葉以爲羹君子得其材以爲絺綌以爲君子朝廷夏服禮后織玄紞今乃親葛事如此蓋親蠶以勸女工之正事親葛以勸女工之餘事也埤雅葛性柔韌蔓生可爲布瓜葛皆延蔓相及故屨之蔓延者取瓜葛又曰葛性柔韌蔓生可衣故引以爲賦蓋知稼穡之艱難則可以爲后矣知女工之勤勞則可以爲后矣蘇恭曰葛雖除毒根入土五六寸名葛脰脰類也服之令人吐有微毒本經葛穀即其質也又就葛亦葛類葉黃而圓故曰黃環實名狼跋子治痰嗽消腫野葛本作治葛論衡云治地名在東南廣人謂之胡葛草一名斛腸嵇州謂之黃藤即鈎吻大毒爾雅有龍葛注似葛蔓生江東呼龍尾亦曰虎葛一名烏蔹一名五葉莓治癰疽藥也

采采卷耳

朱傳卷耳菜耳葉如鼠耳蔓生如盤紵雅卷耳苓耳郭云廣雅菜耳亦云胡菜江東呼常菜或曰苓耳形如鼠耳故有耳之號蔓生可爲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中璫今或謂之耳璫幽州人謂僧耳羅願云幽冀謂之禪菜其實如鼠耳而蒼色上多刺好著人衣一名葹離騷以喻小人所謂蒼耳是也一名羊負來博物志洛中有人入蜀刮菜茎羊毛之衣生於陵屯爲陵烏陵烏車前也或謂之蝦蟆衣韓詩外傳直曰車前甘澀葉味苦辛久服益氣耳目聰明强志輕身一名地葵一名蓈生安陸川谷六安田野實熟時採陶隱居曰此是常思菜俗人昔食之以葉覆麥作黃衣者方用甚稀詩紀據本草卷耳即苓耳今麴藥多用之崔寔四民月令伏後廿日爲麴至七月七日乾之覆以胡菜故古人采之淮南子務脩庶女位睦尚菜楹輕飛翔許叔重曰侣主也菜者蔬菜名也言主是宮者至微賤也許慎據此則采采卷耳賤者之役矣名物疏古釋卷耳者皆以爲即苓耳惟鄭夾漈云詩云采采卷耳以其可茹也即今卷菜如連錢者是若苓耳但堪入藥不可食南越志寧越郡多施卷江淮謂之宿莽郭璞贊施卷之草拔心不死屈平嘉之諷詠以比收類難遠與有遠旨嵇含所言綠菜優殿菜蘇軾草譜即是施郭氏以爲宿莽引離騷夕宿中洲之宿莽第宿莽過冬不死菜耳至秋早凋確是二物荊楚歲時記卷耳一名地葵葉生如盤俗說千歲龜巢於蓮葉遊於卷耳之上本草卷耳一名葹離騷蘇葹王逸及朱子皆以葹爲菜耳舊注豆屬非

葛藟纍之

朱傳藟葛類纍猶繫也爾雅諸慮山櫐郭注今江東呼爲櫐藤似葛而麤大陸疏一名巨苽似瓠葵亦延蔓生葉如艾白色其子赤可食酢而不美幽州謂之椎蘆本草子葉菊葡萄葉如鬼桃陳藏器云似葛葉小白子赤條中有白汁圖經蘆生泰山川谷作藤生莖延木上葉如葡萄而小四月摘其莖汁白而甘五月開花七月結實八月採子青黑微赤冬凋葉即詩云葛藟者也蘇恭謂是藥蔕藤深爲謬妄左傳云葛藟猶能庇其本根盧諶云藟必與葛同詠如此詩與緜緜葛藟葵莫葛藟諸什是也爾雅入釋木後人以木解之恐誤正字通說文草部藟草也一曰苽瓠又入木部曰藥木也爾雅釋木有山櫐郭注今江東呼櫐爲藤似葛而麤大韻會云藤大如盌故從木其形似草故從草集韻藟或作藥藤此則藟與藷通說文分部訓木非藟與秬鬯巨瓜無涉舊注並失之又楊慎引韻英葛藟作葛藟不知藟即藟之譌省也

采采芣苢

朱傳芣苢車前也爾雅芣苢馬舄馬舄車前疏藥草也別三名郭云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爲蝦蟆衣本草車前子强陰益精令人有子一名當道一名牛遺一名勝舄生真定平澤丘陵阪道中陶隱居云子性冷利他經亦服餌之介人身輕不老韓詩乃言芣苢是木似李食其實宜子孫是爲謬矣陶經云春初生苗葉布地如匙面累年者長及尺餘如鼠尾花甚細青色微赤五月採苗七月八月採實陸疏馬舄喜在牛跡中生故云車前當道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煮作茹大滑其子治婦人產難王肅引周書王會云芣苢實大如李出西戎王基駁云王會所記雜物奇獸皆四夷遠國各爾土地異物以爲貢贄非周南婦人所得采是芣苢爲馬舄之草非西戎之木也王氏山居錄有種車前翦苗食法昔人多以爲蔬今野人猶採食之埤雅列子曰若鼈爲鶉得水爲蠙得水土之際爲蠅蠙之衣生於陵屯爲陵烏車前也或謂之蝦蟆衣韓詩外傳直曰車前甘澀葉味苦辛久服益氣耳目聰明强志輕身一名地葵一名蓈生他草所在或無唯車前芣苢所至有之故芣苢卷耳之詩正言此二物蓋不如是不足以著志不在焉與樂有子也神仙服食經車前爲雷之精也服之形化八月採虵衣地衣者車前實也或曰本草車前一名勝舄誤指芣苢即澤舄非是郭璞贊車前之草別名芣苢王會之名其實如李名之和鼠在乎

疑似。

言刈其蘩

朱傳。蘩蘩蒿也。葉似艾。青白色。長數寸。生水澤中。許東陽云。疏云。長數寸。高丈餘。長言其葉。高言其莖。故其是之歷。故謂之蘩。名物解曰。言其始生未有放葉始蘩之時。俗云。初生亦類蘞腳。故曰蘞也。維頤云。蘩生如小兒拳。紫色而肥。野人今或焚山則來。蘩蘩菜繁生。其葅生蘩之處。蘩菜老硬。數披人誌之謂蘩基。今道路負荷懈移者。皆不肯食。云令人腳弱。徽猷禮家用之。蘩不復用。可知蘞也。通志。蘩一名蘞莽牙也。四皓食之而壽。夷齊食之而夭。此物不可生食。搗汁取粉。凶年以餬飢。又有一種大蘩。亦可食。謂之基蘩。爾雅云。蕍月爾蘩。舆蕍為二種。花繁月爾蘩無花。陳藏器云。今水康道江居民多以醋淹面食之。山谷詩。蘩身初長小兒拳。酷似其狀。又一種水蘩。生水中。似蘩。呂覽謂之蘆。一名薪。宋史。范仲淹安撫江淮。進民間所食烏昧草。乞宜示六宮。以抑奢侈。烏昧即蘩。搜神記。鄧豔鎮丹徒。出猿。重士有食生蘩者。得痰後吐一小蛇。懸之漸乾。乃蘩也。故蘩不可生食。按蘩與蕍皆可作粉。非有二種。郭注云似蘩。誤。蓋蕍即蘩之下體也。廣要謂大蘩名蕍。即爾雅之月爾。亦屬臆說。

言采其薇

朱傳。薇似蕨而差大。有芒而味苦。山間人食之。謂之迷蕨。陸疏。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蔇可作羹。亦可生食。今官園種之。以供宗廟祭祀。埤雅。爾雅薇垂水。好生水邊。故爾雅曰垂水。似雀菜之微者也。故儀禮公食大夫禮。鋪筆豕以薇。記曰。鋪筆牛藿、羊苦、豕薇是也。雅翼。文王之時。歌采薇以遣戍役。一章作止。二章柔止。三章剛止。故先儒以為所遣有先中後遲。首章則二月中旬遣之。次章三月上旬遣之。三章則三月中旬遣之。通志。白薇曰白幕。曰薇草。曰春草。曰菉。曰垂水。曰薇生水旁。葉如萍。三秦記。薇生水旁。葉如萍。三秦記。夷齊食之三年顏色不變。其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武王戡之。不食而死。程子曰。夷齊不食周粟者。不食周祿而已。采薇餓死。言食菜以沒世也。餓死之說。未足深信。胡明仲云。荊楚之間。有草叢生。修條。四時發穎。春夏之交。花亦繁麗。條之柔者。大如巨擘。剝而食之。甘美。野人呼為迷陽。疑莊子所謂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即此。本草。薇有二種。生平原川谷。似柳葉者。白薇也。生水旁。葉似萍者。薇也。詩云。陟山採薇。又云。山有蕨薇。則是山菜。非爾雅所云垂水者也。埤雅混而一之。誤矣。然陸璣稱。蔓生。機親見有先後。言采桑於前。以著證之早者。言采蘩於後。以著證之晚者。今復證種。尚用蔇。仙經云。白蔇。白兔食。之仙。爾雅。蘩皤蘩。郭璞云。未詳。豈謂是與。又駏驉亦食菌。陳而仙。蓋菌陳似青蔇而背白。故說者誤以白蔇說之。其苗細。經冬不死。更因陳根而生。故名。凡蘩之醜。艾可炙。蔓可占。蕭可燎。蘩我、蔇我、蔇蘩、通可茹。啖。當別而論之。朱子語錄。問采蘩詩。若作祭祀說。雖與葛覃同類。而恐實非也。葛覃是女工。采蘩是婦職。以為同類。亦無不可。何必證事而後同邪。曰。此說亦姑存之而已。尋名物疏。按本草注。生中山川澤。則皤蔇不妨為水物也。但所在有之。多生陸地耳。羅氏背爾雅而自為說。非也。

言采其蕨

朱傳。蕨。鼈也。初生無葉時可食。爾雅。蕨。鼈。注。廣雅云。紫蕨。非也。初生無葉可食。江西謂之鼈。郝疏云。可食大者謂之蘪。小者曰薜。季春始生。可糁丞為茹。又可苦酒淹以就酒。周書。穀雨前一日。水萍始生。萍不生。陽氣憤盛。又小正。七月湟潦生萍。本草。水萍一名水花。一名水白。一名水蘇。焉本注。水萍有三種。大者名蘋。中者曰荇菜。亦相似而葉圓。小者水上浮萍。吳氏本草。水萍一名水廉。生池澤水上。葉圓小一莖一葉。

之菜也。陸疏。蕨山菜也。周秦曰蕨。齊魯曰鼈。初生似蒜。莖紫黑色。可食如葵。陸佃云。狀如大雀卵是。又如其足之蹶。故謂之蕨。名物解曰。言其始生未有放葉始蕨之時。俗云。初生亦類蘞腳。故曰蘞也。維頤云。蕨生如小兒拳。紫色而肥。野人今或焚山。則來。蕨蕨菜繁生。其葅生蕨之處。蕨菜老硬。數披。人誌之謂蕨基。今道路負荷懈移者。皆不肯食。云令人腳弱。徽猷禮家用之。蕨不復用。可知蘞也。通志。蕨一名蘞莽牙也。四皓食之而壽。夷齊食之而夭。此物不可生食。搗汁取粉。凶年以餬飢。又有一種大蕨。亦可食。謂之基蕨。爾雅云。蕍月爾蕨。舆蕍為二種。花繁月爾蕨無花。陳藏器云。今水康道江居民多以醋淹面食之。山谷詩。蕨身初長小兒拳。酷似其狀。又一種水蕨。生水中。似蕨。呂覽謂之蘆。一名薪。宋史。范仲淹安撫江淮。進民間所食烏昧草。乞宜示六宮。以抑奢侈。烏昧即蕨。搜神記。鄧豔鎮丹徒。出猿。重士有食生蕨者。得痰後吐一小蛇。懸之漸乾。乃蕨也。故蕨不可生食。按蕨與蕍皆可作粉。非有二種。郭注云似蕨。誤。蓋蕍即蕨之下體也。廣要謂大蕨名蕍。即爾雅之月爾。亦屬臆說。

言采其薇

朱傳。薇似蕨而差大。有芒而味苦。山間人食之。謂之迷蕨。陸疏。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蔇可作羹。亦可生食。今官園種之。以供宗廟祭祀。埤雅。爾雅薇垂水。好生水邊。故爾雅曰垂水。似雀菜之微者也。故儀禮公食大夫禮。鋪筆豕以薇。記曰。鋪筆牛藿、羊苦、豕薇是也。雅翼。文王之時。歌采薇以遣戍役。一章作止。二章柔止。三章剛止。故先儒以為所遣有先中後遲。首章則二月中旬遣之。次章三月上旬遣之。三章則三月中旬遣之。通志。白薇曰白幕。曰薇草。曰春草。曰菉。曰垂水。曰薇生水旁。葉如萍。三秦記。薇生水旁。葉如萍。三秦記。夷齊食之三年顏色不變。其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武王戡之。不食而死。程子曰。夷齊不食周粟者。不食周祿而已。采薇餓死。言食菜以沒世也。餓死之說。未足深信。胡明仲云。荊楚之間。有草叢生。修條。四時發穎。春夏之交。花亦繁麗。條之柔者。大如巨擘。剝而食之。甘美。野人呼為迷陽。疑莊子所謂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即此。本草。薇有二種。生平原川谷。似柳葉者。白薇也。生水旁。葉似萍者。薇也。詩云。陟山採薇。又云。山有蕨薇。則是山菜。非爾雅所云垂水者也。埤雅混而一之。誤矣。然陸璣稱。蔓生。機親見有先後。言采蘩於後。以著證之晚者。今復證種。尚用蔇。仙經云。白蔇。白兔食。之仙。爾雅。蘩皤蘩。郭璞云。未詳。豈謂是與。又駏驉亦食菌。陳而仙。蓋菌陳似青蔇而背白。故說者誤以白蔇說之。其苗細。經冬不死。更因陳根而生。故名。凡蘩之醜。艾可炙。蔓可占。蕭可燎。蘩我、蔇我、蔇蘩、通可茹。啖。當別而論之。朱子語錄。問采蘩詩。若作祭祀說。雖與葛覃同類。而恐實非也。葛覃是女工。采蘩是婦職。以為同類。亦無不可。何必證事而後同邪。曰。此說亦姑存之而已。尋名物疏。按本草注。生中山川澤。則皤蔇不妨為水物也。但所在有之。多生陸地耳。羅氏背爾雅而自為說。非也。

言采其蕨

朱傳。蕨。鼈也。初生無葉時可食。爾雅。蕨。鼈。注。廣雅云。紫蕨。非也。初生無葉可食。江西謂之鼈。郝疏云。可食大者謂之蘪。小者曰薜。季春始生。可糁丞為茹。又可苦酒淹以就酒。周書。穀雨前一日。水萍始生。萍不生。陽氣憤盛。又小正。七月湟潦生萍。本草。水萍一名水花。一名水白。一名水蘇。焉本注。水萍有三種。大者名蘋。中者曰荇菜。亦相似而葉圓。小者水上浮萍。吳氏本草。水萍一名水廉。生池澤水上。葉圓小一莖一葉。

根入水。五月華白。本草續。水萍一名水華。久服身輕。陳藏器云。蘋葉圓闊寸許。葉下有一點如水沫。一名茎。茎葉。詩緝。蘋可茹。萍不可茹。郭氏以小萍爲大萍。誤。豈有不可食之萍。而以之供祭祀乎。雅疏云。蘋葉正方。中折如十字。根生水底。葉敷水上。不若小浮萍之無根。而漂浮也。故韓詩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藻。藻音藻。飄。卽小萍也。蘋亦不沈。但比萍則有根。不浮游耳。五月有華白色。故謂之白蘋。呂氏春秋。菜之美者。昆侖之蘋萍焉。楚王渡江。得萍實。天問曰。焉萍九衢。言其枝葉分爲衢道。猶今言花五出六出也。九衢。異方之物。今萍三衢。蘋雖大。四衢而已。本草稱水萍。皆得萍名。而實蘋也。蓋實非無根者所能生。枝葉九道。尤大於蘋矣。陶隱居云。水萍非今浮萍子。說文云。萍無根。但有小點垂水中。楚辭曰。藉偏分浮萍無根。然淮南子云。萍植根於水。木植根於地。則萍以水爲地。所垂者乃是根。今或反根於上。爲日所暴卽死。是與失土同矣。二家釋萍極明。又與蘋有別。但謂食野之草卽此。恐未必然。名物疏云。周處風土記。萍蘋芹菜之別名。此說非是。芹別一物矣。蘋又有水陸之異。柳惲所謂汀洲采白蘋。水生而似萍者也。菜玉所謂起於青萍之末。陸生而似莎者也。通雅云。蘋萍一類也。陸蘋田字草也。鄧元錫函史謂其有根而大。蓋有二種。生湖中者大。生田中者小。所謂青蘋也。水中破銅鑝曰白蘋。李時珍專以葉合成如田字者爲蘋。殆泥破銅錢名四葉菜。又名田字草。湖塘田中皆有之。能療雞臀眼。非蘋也。陳藏器所云茅菜。卽揚慎卮言所謂田字草。時珍又以黃花白葉如小荷。結實如小角黍爲萍。蓬草卽楚王萍實。亦意揣之詞。鹿食之草卽蒿也。非萍屬。陸佃指爲此萍。尤誤。陸疏、廣要、鄭樵云。萍屬不可食。此必蕦類。葉亦圓浮水上如萍也。然未詳其狀。不免傳譌。按陸疏云。小者萍。原宋相溷。埤雅。蘋與藻互發。終多模糊。又釋萍云。無根而浮。常如水平。故曰萍也。一謂之漂。言無定性。漂流隨風也。周官。萍氏掌水禁。鄭氏云。以不沈溺取名。蓋使幾酒譏酒也。月令。季春殺雨之日。萍始生。舊說萍善滋生。一夜七子。一曰萍生於止水。不生於流水。一夕九子。故曰九子母。萍也。世說。楊花入水爲浮萍。爾雅翼云。水上小浮萍。江東曰藻。高誘曰。蘋大萍。水藻也。字並同。音簞瓢之瓢字。似藻。說者遂以相紊。蓋非其類也。并木體。蘋類極多。難辨。其葉徑三寸。有一缺而形圓如馬蹄者。尊也。似萍而稍尖長者。蓴也。其花並有黃白二色。葉徑四五寸。如小荷葉而黃花。結實如小角黍者。萍蓬草也。四葉合成一葉如田字形者。蘋也。以此分別。必無錯誤矣。

于以采藻

朱傳。藻。聚藻也。生水底。莖如釵股。葉似蓬蒿。傳云。藻。聚藻。藻。蓫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之祭。牲用魚。芼用蘋藻。所以成婦順也。蘋之爲言賓。藻之爲言澡也。婦人之行。尙柔順以自潔淸。故取名以爲戒。春秋傳曰。潛澤之阿。行潦之蘋藻。謹薦於宗室。季簡尸之。敬也。說者以爲季蘭季女佩蘭者也。大夫之妻。教成之祭。共蘋藻焉。於是使女之季者。佩蘭主而奉之。故傳以爲季女敬主也。爾雅。蘈。蘼蕪。芎藭。苗。蘪蕪。芎藭之苗。名蘼蕪。葉似蛇牀。莖似小竹。蘪蕪。芎藭之葉。名蘪蕪。根名芎藭。江東呼爲馬藭。細葉蓬蒿。如絲可愛。一節長數寸。長者二三十節。左傳。蘋蘩蘊藻之菜。以此草好聚生。故言薀藻。薀。聚也。博雅云。蕰菜藻也。陸疏。藻生水底。有二種。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

藻。聚生故也。又云。扶風人謂之藻。聚爲發聲。此二藻皆可食。葵熟搦去腥氣。米麵糝蒸。爲茹甚美。揚州飢荒。以當穀食。郝雅。韓詩曰。沈者曰藻。浮者曰藻。蓋藻、萍類也。似槐葉而連生。生道旁淺水中。與萍雜。至秋則紫。今俗謂之馬藻。亦呼紫藻。故曰于以采藻于彼行潦。草木疏以爲葉似蓬蒿。莖如釵股而大。謂之聚藻類矣。雅翼。藻橫陳於水。如自澡濯。若流水之中。隨波衍藻。蓁葉條暢。尤爲可喜。故采藻於行潦也。有自然之文。古者象服有藻火之屬。又畫於棁以爲飾。亦以棁火。今屋上覆樑。謂之藻井。取象於此。亦曰綺井。又謂之縠海。亦謂之罳頂。凡鳧雁之屬。亦樂於藻。故又曰鳧藻。楚辭。鳧雁皆嗾夫梁藻是也。再論藻有二種。水藻葉長二三寸。兩兩相對生。卽馬藻也。聚藻葉細如絲。節節連生。卽水藻也。俗名鯽草。又名牛尾藻。本草。海藻生海島上。如亂髮。有二種。生淺水如短馬尾。生深水葉如水藻而大。名大葉藻。可入藥爲菹。南越志。有昆藻。昆藻火以五彩彰施於五色作服。注。水藻取其潔。又文辭曰藻。言文彩如藻之布列。漢杜詩傳。士卒鬼藻。注。和睦如鬼之就水草間也。廣要。按陸璣謂藻出水下。羅氏亦云橫被水下。則藻非浮者明矣。或因韓氏浮者爲藻。誤刻作藻。遂謂藻亦出水上。鑿甚。埤雅引呂覽。菜之美者。昆侖之萍藻。又引淮南子。容成生蕨。蕨生萍藻。遂疑萍卽藻。又云。非蒲藻之藻。又云。蒲藻之藻。沈浮之說。遂認爲一物耳。

白茅包之

爾雅。蒐。牡茅也。郭。鄭俱云。白茅屬。邢云。茅之不實者。陸疏。白茅包之。茅之白者。古用包裹禮物。以充祭祀。周易。拔茅茹以其彙征吉。陸佃云。茅之爲物。拔其根而牽茹者。若子以類出。處之象。又云。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孔子曰。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禹貢。荊州厥貢包匭菁茅。鄭玄注。菁茅。有毛刺者。禮記。縮酒用茅。明酌也。茅。明也。故縮酌用茅。謂之明酌。何師祭祀。共其菁茅。可染青。零陵有名茅。古貢之縮酒。左傳。爾貢包茅不入。王祭有供。無以縮酒。雅翼。茅類甚多。惟白茅。擷名。苗出地曰茅。鍼花曰秀。葉曰菅。根曰茹。左傳。前茅慮無。注。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爲旌識。括地志。辰州有包茅山。武陵記。山出包茅。有刺三脊。今訛爲巴茅。湖南交廣皆生之。有刺。其生江右江東者。小而無刺。但葉邊毛能割手耳。合璧事類。茅。靈生荒田野人刈以覆屋。江淮間生者。一莖三脊。曰菁茅。埤雅。管子曰。農遠時就功。首蔽菑茅。身衣襏襫。菑茅。茨管也。蓋尊者草服。茨管卑者。菑茅。詩曰。予手拮据。予所捋茶。予所蓄租。予口卒瘏。予所茅。一作弟。曉弟讀如稊。茅之始生也。不足取茅於郊。而夜以繼之也。列子曰。因以爲茅。曉因以爲波流。茅曉。詩曰。手如柔荑。荑。茅之柔。荑有甚蓬之悴。蓋形以下也。小雅。露彼菅茅。叶下尤韻。離騷。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按禮。祭束茅加於祼圭。灌鬯酒其上。謂之苴。左傳。無以苫蓋。苫所六切。音縮。今作縮義通。

彼萬諸葭

朱傳。萬。生田野。莖葉皆似竹。而實疎節。葭。蘆也。亦名葦。爾雅。葦醜。郭。蘆屬。疏。葦。大者。堪作箔。細者。可爲筆。管。葭。蘆之未秀者。蘆。葦之已秀者。葦。蘆。葦。一物。大小異名。蘆。葦。一名蒹。一名葭。一名菼。一名薍。一名蓬。一名荻。一名蘺。一名蒹。一名葭。一名菼。一名薍。一名蓬。一名荻。一名蘺。

亂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萑其初生三月中心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銳而細揚州人謂之馬尾蓆雅蘆醜荻皆言其華皆有苕秀繁風輒吹揚如雪之盧一名虌虌葦之未秀者也虌一名蒹蒹萑之未秀者也萑即今之荻一名蒹蒹萑之未秀者也虌一名蒹蒹萑秋堅成謂之萑萑詩八月萑葦是也莊子曰欲惡之孽爲性萑葦是也莊子曰欲惡之孽爲性萑葦是也莊子曰欲惡之孽爲性

食二也。久居則隨以滋長三也。菜不食惜四也。迴則易尋采五也。多有根可斸食六也。三蜀之人今呼蔓菁爲諸葛菜。江陵亦然。又蔓菁亦呼五辛菜。一可生食二可熟食三根可食四食之消積五多食無忌。嚴氏云江南有蔓菁相似而異。日華子云蔓菁梗短葉大逸地上生。關葉紅色者是。埤雅。蔓性凌多不彫。四時常見。有松之操。故本草以爲耐冬也。或說以蔓菜北種初年半爲蕪菁二年蔓種都絕。蕪菁南種亦然。蓋蔓之不生北土。猶橘柚之變於淮北矣。蕪菁似蔓而小有毫。一名葑。一名須。爾雅。須。蔓蕪也。今俗謂之蔓菜。爾雅翼。蔓菁南北通有之。北土尤多。皆燒食其根。呼爲蕪根。猗是蕪菁之號。漢桓帝永興中。令吳傷郡國皆種蔓菁以助民食。劉備歸曹公。公使人覘之。閉門將人種蔓菁。蔓菁根葉及子。皆是蔓類。與蘆菔迥別。陶隱居言。其子與蘆菔似。裛言小辣。說者疑辵。表不產。故注失其宜耳。大率蔓子黑。蔓菁子赤。大小相似。蘆菔子黃赤而大。又不圓也。亦梗長葉瘦高者爲蔓。葉闊短厚者爲蕪菁。名物解。葑者封也。封之土而後蓏者也。當及下體皆可食而無棄。蔬必食菁。而葑非以下體爲美。故曰無以下體也。坊記注云。葑今蔓菁。通志云。北地一名九英。錢氏解下體。謂凡菜近地之莖葉多黃腐不可食。蓋以鄭義爲苦菜。陸農師以苦菜茅秀是一物。俱失考詳。顏之推以江南之苦菜爲未安。而易之矣。李時珍曰。別錄以蕪菁蘆服同條。致諸說紛紛。或以爲一種。或疑二物全有五菜。釋草菜苦菜藻虎杖。蔡委葉。虉萼菜。釋木楛苦菜。詩中有三焉。嚴坦叔論之備矣。陶隱居以茶茗爲苦菜。陸農師以苦菜茅秀是一物。俱失考詳。顏之推以江南之苦菜爲職。云即龍葵。然龍葵子無殼。苦蘵子有殼。又相似而不同。質要按朱傳云。蓼屈謂此茶與良耜以蘵茶蓼之茶同。似不可從。詩緝辨之甚詳。但以捋茶爲英茶之類。恐未必然。陶弘景曰。茶即茗。一名荼。或荼古茶字。古不食茶。故荼字不立。諸經無荼字。凡茶皆苦菜也。蘇恭辨之曰。茗木類。爾雅釋草。荼苦菜。釋木。檟苦荼。晉郭璞切。音同荼。按荼無荼音。或爾雅訛荼爲荼。從人遂例。字通云。蘇氏以荼與荼爲二。又引爾雅檟苦荼。遲遲切。音同荼。釋木。檟苦荼。晉郭璞切。音同荼。按荼無荼音。或爾雅訛荼爲荼。從人遂因之相涵耳。要之荼與荼本非一類。有荼茗不必別借荼。有檟不必別出檢。

游冬。葉似苦苣而細。摘斷有白汁。花黃似菊。江南別有苦菜。葉似艾而光。赤莖。此菜可以釋勞。按郭璞注爾雅。此乃職黃隰也。今河北謂之龍葵。梁世謂禮者。以此當苦菜。既無根。宰春子方生耳。亦大誤也。蜀本圖經。春花夏實。秋復生花不實。經冬不雕。衍義云。苦菜四方皆有。葉如苦苣。狹而綠色者差澀。味苦。花與野菊似。春夏秋皆旋開花。埤雅。月令孟夏苦菜秀。此草凌冬不雕。故一名游冬。合四時以制名也。詩曰。出其闉闍。有女如荼。盛言繁也。傳曰。秦網密如秋荼。詩曰。堇荼如飴。堇荼苦菜。故言如飴。以著風土之語也。詩緝。經有三荼。一曰苦菜。二曰委葉。三曰荚荼。此詩誰謂荼苦。及唐采苓云采苦采苦。蔌堇荼如飴之荼。皆苦菜也。良耜以薅荼蓼之荼。委葉也。鴟鴞予所捋荼。傳云。荼。苕。疏云。亂之莠穗。亦荚荼之類。蔬譜。苦菜一名苦苣。一名苦蕒。一名褊苣。一名游冬。一名天香菜。葉狹而綠。帶碧。莖空。瞭之有白汁。花黃如野菊。初綻結子一簇。如茼蒿子。花罷則萼斂子上有毛。苗隨風飄揚。落處即生。處處有之。但在北方至冬即凋。在南方者多夏常青。爲小異耳。爾雅翼。苦菜。陸農師以苦菜茅秀是一物。俱失考詳。顏之推以江南之苦菜爲職。云即龍葵。然龍葵子無殼。苦蘵子有殼。又相似而不同。質要按朱傳云。蓼屈謂此茶與良耜以薅茶蓼之茶同。似不可從。詩緝辨之甚詳。但以捋茶爲荚茶之類。恐未必然。陶弘景曰。茶即茗。一名荼。或荼古茶字。古不食茶。故荼字不立。諸經無荼字。凡茶皆苦菜也。蘇恭辨之曰。茗木類。爾雅釋草。荼苦菜。釋木。檟苦荼。晉郭璞切。音同荼。按荼無荼音。或爾雅訛荼爲荼。從人遂因之相涵耳。要之荼與荼本非一類。有荼茗不必別借荼。有檟不必別出檢。

其甘如薺

朱傳。薺。甘菜。爾雅。薺。薺實。本草經。薺味甘溫。主利肝氣和中。陶隱居注。薺類多此。是今人可食者。葉作菹羹亦佳。薺一名護生草。大小數種。小薺花葉莖扁。味美。最細者名沙薺。科葉皆大。而味不及小薺。莖硬有毛。者名葥冥。冬至後苗生。二三月起莖五六寸。開細白花。結莢如小荸。有三角。莢內細子。名薺。四月收。師曠所謂甘草即此。又本草。正二月開花。名蝤螺薺。俗呼地荚。禮。孟夏之月。靡草死。鄭注。薺范草麤之屬。春秋繁露。薺以冬美。冬水氣也。薺甘味也。乘於水氣而美者。甘勝寒也。薺之爲言濟。與濟大水也。淮南子。薺麥冬生而夏死。注言冬水王而生。夏土王而死也。師曠占歲欲豐。甘草先生。甘草。薺也。雅翼云。薺亦應陰之物。其枝細蘙。謂之蘙草。通志。薺之菜甚本。自生園圃。或以爲薺范。思邈云。薺范收解毒之功。爾雅又云。葥冥大薺。本草。葥冥在草部。味辛。非可食之薺也。陳藏器以大薺爲葥蓂。然則葥冥。草麤。總之皆薺類也。東坡與人書云。今日食薺極美。天然之珍。不甘於五味。而有味外之美。天生此物。以爲幽人山居之助。不可忽也。本草綱目。結梗薺范一類。有甘苦二種。今俗呼薺范爲甜結梗。一名杏參。一名杏葉沙薺。言其葉似杏。微尖背白。根如沙蔓也。其性味功用皆不相同。說文。薺。薺菜也。引詩瞻有茨。按詩本作茨。爾雅。茨蒺藜不作茨。又今人以薺作勃臍。亦誤。

隰有苓

朱傳苓一名大苦葉似地黃即今甘草也爾雅謂大苦郭云今甘草也蔓延生葉似荷葉青黃蜜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云蜜似地黃疏唐風采苓首陽之顛是也蜜苓字異音義同本草云解百藥毒爲九土之精一名蜜甘一名美草一名密草一名蔜草圖經云甘草河西川谷積沙山及上郡今陝西河東州郡皆有之春生青苗高一二尺葉如槐葉七月開紫花似豌豆而多結實作角子如畢豆根長者三四尺麤細不定皮赤上有橫梁梁下皆細根也有數種以堅實斷理者爲佳詩采苓首陽山在河東蒲阪縣今甘草所生處相近而先儒說苗葉與今全別豈種類有不同者乎名物解苓所以和百藥之性使之相爲用者故苓從令埤雅苓一名國老如賓師之稱藥有一君二臣三佐四使苓者及其賓師也其性能緩能急協和諸藥使之不爭故藥罕不用者雖非其君而君實宗焉其性喜生下濕詩曰隰有苓是也晉風曰采苓采苓首陽之顛采苦采苦首陽之下采葑采葑首陽之東苓甘者苦苦者甘言讒人撫所不至其害人也必因其似而譖焉采苓則因人之所甘而譖之之況也采苦則因人之所苦而譖之之況也爾雅卷耳苓耳苓耳郭注廣雅曰枲耳也亦云胡枲形似鼠首香氣裹人結實如粗豆而細色黃生於梗上味辛苦甘平無毒治南方瘴氣惡毒風頭腦痛目淚出鼻塞多涕唾耳而聽蟬無口而鳴皆自然者也又曰茯苓抽兔絲死抱朴子兔絲之草下有茯兔之根無此兔在下則絲不得生於上然實不屬也又內篇云兔絲初生之根其形似兔掘取煎其血以和丹服之立變化任意所作名物解王女松枝化而生女蘿之生依乎松故又謂之蒙蒙菟也桑中之期於幽遠志在乎依所蔽也許東陽曰唐爾雅注別爲四名又曰蒙王女注云即唐尤見唐蒙之別名

先時者。附勁蒭蛆而多病。後時者。弱苗而穗芟猥。薄色而美芒。又云。孟夏之昔。穀三葉而穫大麥。注。昔。終也。三葉薺苨蔈蘼蕪蓫蕫蕎寠也。又稱首生而麥無葉而從事於蓄蓄。別說能散心胸鬱結之氣。殊有功。

綠竹猗猗

朱傳。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猗猗。始生柔弱而美盛也。漢志。武帝寓瓠子。伐淇園之竹以爲楗。又寇恂傳。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竹譜。淇園衛地。殷紂竹箭園也。見班彪志。淮南子。烏號之弓。貫淇衛之箘。毛詩綠竹猗猗是也。又云。植物之中。有物曰竹。不剛不柔。非草非木。或茂沙水。或蹉富陸。又云。竹之別類六十有一。又云。竹六十年一易根。輒結實而枯死。其實落地復生六年。遂成叮。稽聖賦曰。竹布實而根枯。蕉舒花而根槁是也。五月十三日。謂之竹醉日。栽竹多茂盛。其性惡寒好濕。故曰九河鮮育。五嶺實繁。周禮。大司樂。孤竹之管。注。特生者。又陰竹之管。注。根枝未生者。又陰竹之管。注。生於北山者。呂氏春秋。黃帝令伶倫。自大夏之西阮隃山之陰。取嶰谷之竹。斷兩節間長六寸九分。吹爲黃鐘之宮。律之本也。孝經河圖。少室之山。大竹堪爲釜甑。山海經。衡丘山。帝俊竹林在焉。大可爲舟。郭璞注。俊舜字假借音。博物志。洞庭山。帝二女以湘揮竹。竹盡斑。今下焉有斑皮竹。易。震爲蒼筤竹。蒼。幼竹也。揚州篠簜既敬。注。水去布生也。荊州厥貢箘簵。揚州厥貢篠簜。孔安國曰。篠竹箭。簜大竹。箘簵美竹。出雲夢之澤。禮記。禮之於人。如松柏之有心。竹箭之有筠。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爾雅。簜竹。箄數節。桃枝四寸有節。鞏堅中。節築中。仲無篹。簹箭頭。又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說文。竹。多生草也。象形。凡竹之屬皆從竹。家語。南山之竹。不揉自直。斬而爲箭。射達革。齊民要術。竹性愛向西南。引故閑東北角種之。數歲之後。自當滿園。其居東北角者。老竹種不生。亦不能滋茂。故須取西南引少根也。諺曰。西家種竹。東家治地。言其滋引來生。花木考。竹之滋蔓。春發於枝葉。夏瀉於榦。多齟於根。竹譜。嵇傳種竹多用辰日。山谷詩。竹須辰日斫。箏着上番成。是也。又用臘日。杜陵東軒竹影薄。臘月更須栽。是也。然晏元獻詩。如能樂封殖。何必醉中移。諺云。栽竹無時。雨過便移。多留宿土。記取南枝。試之良驗。則固不必泥拘矣。仇池筆記云。竹有雌雄。自根而上至生梢。一節發者爲雄。二節發者爲雌。雌者多笋。故種竹須種笋也。埤雅。竹物之有筋節者。故蒼史製字。筋節皆以竹傳曰。淇衛簀簣。又淇園竹。蔓兒漢史。蓋土地所宜。故風人以美武公之德也。竹之初生。其色綠。長則綠轉而青矣。其卒章曰。如賓。言盛也。是故大傳。國語。及韋昭也。謂之睿聖。武公至是。武公其殆聖矣乎。爾雅。竹箭曰苞。松柏曰茂。苞言其本茂言其末。竹性叢生。行鞭深遠。故考室之首章曰。如竹苞矣。如松茂矣。爾雅。蕩竹。孫炎以爲關節。按儀禮。蕩在建鼓之間。蓋簴屬。禮。斬衰杖竹。齊衰杖桐。竹間效天。桐方法地也。椁弓曰。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荀子曰。木器不成斲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內。變味言物。變用言內。其義一也。按竹從個。草與草木別一類。爾雅釋蕩。篇附草屬。嘉。善雖有竹名。與竹箭之竹異種。詩衛風綠竹。朱傳指今竹言。淮南子及漢書。皆以爲淇園之竹。其說甚明。自酈道元水經注云。淇園無竹。惟王芻蕭草。爾雅蕭。郭注。似小蒿。孫炎引詩作蓫竹。說文。蓫。王芻。引詩亦作蓫。韓詩作綠蕭。陸德明云。蕭竹也。後遂誤以蓫爲王芻。以竹爲蕭耳。陸璣又誤以蓫竹爲草名。當從

四月秀葽時採之良。此有數種。陸疏云云。今近道出者正類此。如郭注者。罕復見之。曰華子云。消痰潤心肺。別說能散心胸鬱結之氣。殊有功。

綠竹猗猗

朱傳。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猗猗。始生柔弱而美盛也。漢志。武帝寓瓠子。伐淇園之竹以爲楗。又寇恂傳。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竹譜。淇園衛地。殷紂竹箭園也。見班彪志。淮南子。烏號之弓。貫淇衛之箘。毛詩綠竹猗猗是也。又云。植物之中。有物曰竹。不剛不柔。非草非木。或茂沙水。或蹉富陸。又云。竹之別類六十有一。又云。竹六十年一易根。輒結實而枯死。其實落地復生六年。遂成叮。稽聖賦曰。竹布實而根枯。蕉舒花而根槁是也。五月十三日。謂之竹醉日。栽竹多茂盛。其性惡寒好濕。故曰九河鮮育。五嶺實繁。周禮。大司樂。孤竹之管。注。特生者。又陰竹之管。注。生於北山者。呂氏春秋。黃帝令伶倫。自大夏之西阮隃山之陰。取嶰谷之竹。斷兩節間長六寸九分。吹爲黃鐘之宮。律之本也。孝經河圖。少室之山。大竹堪爲釜甑。山海經。衡丘山。帝俊竹林在焉。大可爲舟。郭璞注。俊舜字假借音。博物志。洞庭山。帝二女以湘揮竹。竹盡斑。今下焉有斑皮竹。易。震爲蒼筤竹。蒼。幼竹也。揚州篠簜既敬。注。水去布生也。荊州厥貢箘簵。揚州厥貢篠簜。孔安國曰。篠竹箭。簜大竹。箘簵美竹。出雲夢之澤。禮記。禮之於人。如松柏之有心。竹箭之有筠。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爾雅。簜竹。箄數節。桃枝四寸有節。鞏堅中。節築中。仲無篹。簹箭頭。又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說文。竹。多生草也。象形。凡竹之屬皆從竹。家語。南山之竹。不揉自直。斬而爲箭。射達革。齊民要術。竹性愛向西南。引故閑東北角種之。數歲之後。自當滿園。其居東北角者。老竹種不生。亦不能滋茂。故須取西南引少根也。諺曰。西家種竹。東家治地。言其滋引來生。花木考。竹之滋蔓。春發於枝葉。夏瀉於榦。多齟於根。竹譜。嵇傳種竹多用辰日。山谷詩。竹須辰日斫。箏着上番成。是也。又用臘日。杜陵東軒竹影薄。臘月更須栽。是也。然晏元獻詩。如能樂封殖。何必醉中移。諺云。栽竹無時。雨過便移。多留宿土。記取南枝。試之良驗。則固不必泥拘矣。仇池筆記云。竹有雌雄。自根而上至生梢。一節發者爲雄。二節發者爲雌。雌者多笋。故種竹須種笋也。埤雅。竹物之有筋節者。故蒼史製字。筋節皆以竹傳曰。淇衛簀簣。又淇園竹。蔓兒漢史。蓋土地所宜。故風人以美武公之德也。竹之初生。其色綠。長則綠轉而青矣。其卒章曰。如賓。言盛也。是故大傳。國語。及韋昭也。謂之睿聖。武公至是。武公其殆聖矣乎。爾雅。竹箭曰苞。松柏曰茂。苞言其本茂言其末。竹性叢生。行鞭深遠。故考室之首章曰。如竹苞矣。如松茂矣。爾雅。蕩竹。孫炎以爲關節。按儀禮。蕩在建鼓之間。蓋簴屬。禮。斬衰杖竹。齊衰杖桐。竹間效天。桐方法地也。椁弓曰。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荀子曰。木器不成斲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內。變味言物。變用言內。其義一也。按竹從個。草與草木別一類。爾雅釋蕩。篇附草屬。嘉。善雖有竹名。與竹箭之竹異種。詩衛風綠竹。朱傳指今竹言。淮南子及漢書。皆以爲淇園之竹。其說甚明。自酈道元水經注云。淇園無竹。惟王芻蕭草。爾雅蕭。郭注。似小蒿。孫炎引詩作蓫竹。說文。蓫。王芻。引詩亦作蓫。韓詩作綠蕭。陸德明云。蕭竹也。後遂誤以蓫爲王芻。以竹爲蕭耳。陸璣又誤以蓫竹爲草名。當從

朱傳爲正。

瓞如瓠犀。

朱傳。瓠犀。瓠中之子。方正潔白。而比次整齊也。爾雅。瓠犀。瓠中瓣也。一名瓠棲。人之齒美者似之。衛風云。齒如瓠犀。青如櫛子者。貴。故詩主之。埤雅。瓠狀要類於首。尾類於要。微銳。綠蔕而生。甘瓠瓢之以貴下賤之況也。幡幡瓠葉。以喻明敬之義也。葉無微於瓠葉。肉無薄於瓠首。古人不以微薄廢禮如此。風俗通。八月秋種。可以殺瓠。取其色澤而堅。今俗畜瓠之家不燒種。椰瓜之家不焚漆。物類相感志云。牛踏蔓上則苦。以瓠盛酒。冬卽煖。夏卽冷。雅謔。瓠。匏之甘者。古者王政。瓜瓠果蓏殖於疆場。正月可種瓠。六月可畜瓠作菹。詩云斷壺。瓠中白膚。所謂張芬肥白如瓠者。可以飼豕致肥。其瓣可以作燭致明。其葉又可爲菜。詩所謂幡幡瓠葉也。與匏以小大長短甘苦爲開。然古今亦通言。惠子稱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爲瓢。瓠落無所容。蓩生水中。似蘭而莖圓。故字從芺。又呼之以蘭也。質輕善汎。故取以爲幼嬉。不能自立之比。沈括云。芺蘭之支。支葉也。芺蘭生葉間。垂之如觴狀。其葉如佩蘜之狀。支。石經作枝。說文。木別生條也。本草。有白汁可喫。陸疏。一名蘿摩。蔓生。葉青綠色。而厚。摘之白汁出。食之甜脆。搜爲茹滑。美。其子長數寸。似瓠子。毛傳。性柔弱。倒懸。箋云。芺蘭柔弱。恆蔓延於地。有所依緣。孔疏。蔓所以名蘭者。以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喫。支枝同。爾雅。蘧。芺蘭。郝氏云。舊一名芺蘭。郭云。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喫。陸疏。一名蘿摩。葉。幽州人謂之雀瓢

苗花謝皆可食。性冷能下氣。味勝黃花菜。蓋彼山萱也。鹿葱假萱無香。各自一種。萱綠葉尖長。鹿葱葉圍而粗。萱花葉俱茂。鹿葱葉枯而後花。萱一莖實心。鹿葱一莖虛心。而花並開於頂。萱六瓣。鹿葱七八瓣。本草謂萱即今之鹿葱。誤矣。又萱亦與黃花菜相似。而味勝。彼山萱也。今人多謂爲一物。又萱有三種。單瓣者可食。千葉者食之殺人。按古今注。合歡樹似梧桐。與萱全別。又博物志合驪燭忽。實草忘憂。所謂中藥養性也。明是二物。或疑朱傳誤草合歡之誤。不知朱子因誤草連引合歡作一句讀。非以合歡解誤草也。玩本文語氣自見。

彼黍離離

朱傳。黍。穀名。苗似穄。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說文。禾屬而黏者也。大暑而種。暑盡而穫。故謂之黍。孔子曰。黍可爲酒。禾入水也。箕子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亦與黍離之詩同意。六書精蘊。黍禾下從氽。氽細粒散垂之形。爾雅。祭稄。疏。祭一名稄。謂黏粟也。與穀相似。北人用之釀酒。其莖稈似禾而麤大。又秬。黑黍一稃二米。所以釀鬯。本草。黍米味甘溫無毒。主益氣補中。陶隱居云。北苗如盧而異於粟。粒亦大於粟而多於稄。今人呼稄粟爲黍。非也。北人作黍飯方藥釀黍米酒。則皆用稄也。唐本注。黍有數種。亦不似盧。似粟而非粟。圖經云。有二種。米粘者爲稄。可以釀酒。不粘者爲黍。可食。如稻之有粳糯。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星也。心中種黍菽糜時也。周書。凡禾黍居南方。月令。仲夏農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以雛嘗黍。疏云。仲夏黍新熟。今蟬鳴黍是也。又云。孟秋農乃登穀。注。黍稷之屬。於是始熟。曲禮云。黍曰薌合。內則。黍宜小。棗宜大。禮運。飯黍。管子。五穀之美者。南海之秬。又得時之黍。芒莖而微下穗。芒粟。秋鴈黍。冬鴈稻。以其所居隨順時而已。呂氏春秋。飯之美者。有陽山之穄。高誘云。關西謂之糜。冀州謂之黍。皆一物也。廣雅云。黍。穄也。爾雅。祭稄。注。黍稷。說文。禾屬而黏者也。一名穄。似黍而小。或曰粟也。爾雅。粢稷。注。今江東人呼粟爲粢。孟春行冬令。首種不入。注。稷。藏初先種。孟夏先熟。故云。首種不入。稄稷。注。今之糜。疏。舍人云。粢。稷之別名。李巡云。粢。稷一名。孫炎云。粢。稷一穗。郭璞云。今江東人呼粟爲粢。左傳。粢食不鑿。注。黍稷曰粢。紫黑北人呼爲禾。不甚珍惟。祠事用之。玉藻云。子卯稷食而粟。疏。又云。沐稷而饋粱。祭法。周祖氏之有天下。其子曰棄。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弃繼之。故祀以爲稷。本草。稷米味甘無毒。主益氣補不足。陶經。稷黃爲五穀之長。尊爲大社之神。蓋粢似粱而麤。穗散如稻。粒如粱而扁大。釋外盤滑。米正黃。呂氏春秋。飯之美者。有陽山之穄。高誘云。關西謂之糜。冀州謂之粢。皆一物也。廣雅云。如黍黑色。考工。粢云。日中星鳥。可以種稷。戴氏曰。爾雅云。粢稷。說文云。稷。齋也。齋稷也。粢稷也。不知稷粢同聲。實一字。說文本之爾雅。爾雅本之禮記。記云。稷曰明粢。祭祀之米。黍稷稻粱。通謂粢盛。而各爲之嘉號。故稷曰明粢。粱曰嗣蒸。謂稷爲粢。亦可謂粱爲蒸乎。固哉。爾雅之說也。名物解。稷。祭也。所以祭。故謂之粢。杜預言黍稷曰粢。蒸。進食以爲酒。貴食炙之。故稷黍皆粢也。所以祭明尊矣。故五穀之官。而稷官名之。季夏之月。中央土。天子食稷與牛。蓋五行土爲尊。故稷爲長也。名物疏。稷有四名。曰稷。曰粢。曰穄。曰糜。爾雅注。稷粟也。郭璞云。今江東人呼粟爲粢。二說非是。本草。粟米在中部。味鹹。稷米在下部。味甘。其治療亦各別。救譜。稷苗似粟。莖高三四尺。有毛。結子成枝而疏散。外有薄殼。粒如粟而光滑。色紅黃。米似粟而稍大。色黃鮮。七月孰。孰便刈。少遲遇風。即落。益氣安中。解暑熱。土人呼稉爲祭。蓋其土音也。本草又名糜子。大雅。秬、秠、糜、芑。皆黍屬。以色別之。丹黍曰糜。月令。章句云。穄。秋種夏熟。歷四時。備陰陽。非也。蓋歲初先種。孟夏先熟。鄧潛谷曰。陶隱居生江南。不識穄爲何米。穀稼尚不能辨。況芝萁乎。穄本與粟通。尸謚言蕭也。詩既齊既穜。亦通。蓋秋氣也。穀秋成曰穜。百穀皆秋成。故粟又爲總名。

苗說文。草生於田者。從草從田。管子。神農播穀。因苗以爲教。詩緝。穀始生曰苗。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淮南子。治國者耘田去其害苗者而已。呂氏春秋。苗與居其熟也。欲相與扶。是故三以爲族。乃多粟。詩疏云。穜苗六月時也。苗故禾稼曰苗。草在田中。苗之義也。按苗即今之禾秧。其分種未吐華曰稼。既吐華曰穡。禾亦在田中。豈可專指苗義乎。尚書大傳。成王時。有苗異莖同生爲一穗。周公曰。三苗一穗。天下其和爲一乎。又夏纂曰。苗爲苗除害也。支周禮。大司馬仲夏教茇舍遂苗。

彼穗之穗

朱傳穗秀也穆穆下垂如心之醉故以起興說文禾成秀也春秋說題辭嘉禾之滋連莖三十五穗以成德德按說文采音遂從爪從禾人所以收也或從惠作穗古兩穗爲瑞改禾從木非

中谷有蓷

朱傳蓷雚也葉似萑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即今益母草也爾雅萑蓷薃蔏李巡曰臭穢草也郭云今薃蔚也廣雅名益母葉似萑方莖白華華生節間毛傳蓷雚也陸疏萑說及魏博士濟陰周元明皆云蓷即薃是也韓詩及三倉說悉云益母故曾子見益母而感本草云益母薃蔚也故劉歆曰蓷臭穢臭穢即薃蔚也蜀雅蓷一名蔵臭一名雚臭乾之則非一日之亢也本草經薃蔚子一名益母一名益明一名大札一名貞蔚生海澤池澤陶隱居云葉如萑方莖子形細長三棱圖經云苗葉上節節生花實似雚冠子黑色哲義云薃子葉至初春亦可蒸作菜食浸多不凋悴陳藏器云此草一名負擔子一名夏枯草三月採治產婦疾神妙故曰益母許慎云雚萑也音佳萑又名萑毛氏以雚代萑故朱傳從之云葉似萑爾雅注及詩疏皆作葉似萑傳中萑字誤蓋雚即萑不可謂之似也萑者白蘇紫蘇之類與此迥別朱震亭曰臭穢草即薃蔚有臭味夏枯草不臭夏枯而無子穢臭後枯方可用崔寔四民月令三月可採艾師曠占歲欲疫病草先生病草艾也爾雅天子祭以豐諸侯以薰卿大夫以蒿蘭士以艾庶人以艾埤雅說文云艾草之可以久病者艾歷也老至也謂其德十年一進至此可爲大夫矣故曰服官政傅物志曰削冰聞舉以向火承其影則得火故曰冰臺舊說燕磨艾字說艾可久疾久而彌善故爾雅云艾長也艾歷也醫用艾灸一灼謂之一壯者以壯人爲法其言若干謂壯人當依此數老幼羸弱益減之藥譜艾葉以湯陰復道者爲佳謂北艾四明者謂之海艾近世推蘄州爲勝相傳蘄州白家山產者許叔微五餘備三分而已博物志稽艾三年燒津液下流成鉛錫容齋隨筆僊艾害伏苓三五片即成細末又千年艾出武當太和山高尺許花如小菊葉不似艾而氣味同採之即細通雅艾蒿類藥按之成絨者是其背有白毛者九牛草也陳嘉謨以九牛草爲蘄艾或別有所見邪

丘中有麻

朱傳麻穀名子可食皮可績爲布者爾雅菜麻蜜菜蓫麻母麻苴是麻之有實者風俗通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淮南子汾水濁官麻本草圖經麻登麻子田圃所蒔結朱皮以爲布者麻蜜一名麻物麻上花勃勃者七月七日採麻則無實雖非以爲實即實非花也按本經朱字云麻蜜味辛麻子味甘此又似二物疑本章與爾雅禮記稱謂不同耳蓫生要集麻子味甘補中益氣服之令人肥健雅翼麻之屬總名麻別而言之則有實者名苴無實者名枲子夏喪服傳曰苴絰者麻之有實者也牡麻者枲也實即實也牡即無實之名然亦通名麻枲麻實有文理故周金爲西方之穀明堂月令秋食麻與犬古者朝事之邊煮麻萎以實之謂之蔫員於植物中最多子又有蠶者亦麻類有實又胡麻亦有實木生大宛一名油麻淳黑者名巨勝亦曰一名脂麻葉兩莢爲巨勝抱朴子胡麻一名方莖服之不老耐風澤其葉名青蕨枲麻與麥互相爲候麥黃種麻麻

也又曰見以蕳光以報氣也加以醯鬯以報魄也凡祭言鬯者常先於蕳今祭言鬯更在蕳後則以言商禮故也蓋周人先求諸陰故先灌鬯商人先求諸陽故先燔蕳且周祭肺商祭肝故祭義言商禮先割肝所謂羞肝肺首心是也郊特牲言周禮先割肺所謂祭肺肝心是也詩曰烈祖下皇授祖考蕳民者上之所恃以事宗廟社稷蕳之象也又曰蓼彼蕳斯蕳微物也而其香能上達故詩以況四海之諸侯論語蕳牆注蕳也諸侯見君臣於此加蕳敬也禮明堂位疏屏天子之廟飾即蕳牆也禮記疏一祭之中再度燔蕳郊特牲云取脢膋燔燎升首報陽也祭義云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蕳光以報氣也此朝踐燔蕳也郊特牲又云蕳合黍稷飯黍然後燔蕳合羶薌此饋熟燔蕳也朝踐即朝事謂薦血腥時也饋熟即薦黍稷時也

彼采艾兮

朱傳艾蓲蒿乾之可灸故采之爾雅艾冰臺疏今艾蒿也本草經艾葉味苦微溫無毒主灸百病一名冰臺一名醫草生田野圖經云初春布地生苗莖類蒿而葉背白以苦短者爲佳治合細軟謂之熟艾陳久方可用崔寔四民月令三月可採艾師曠占歲欲疫病草先生病草艾也爾雅天子祭以豐諸侯以薰卿大夫以蒿蘭士以艾庶人以艾埤雅說文云艾草之可以久病者艾歷也老至也謂其德十年一進至此可爲大夫矣故曰服官政傅物志曰削冰聞舉以向火承其影則得火故曰冰臺舊說燕磨艾字說艾可久疾久而彌善故爾雅云艾長也艾歷也醫用艾灸一灼謂之一壯者以壯人爲法其言若干謂壯人當依此數老幼羸弱益減之藥譜艾葉以湯陰復道者爲佳謂北艾四明者謂之海艾近世推蘄州爲勝相傳蘄州白家山產者許叔微五餘備三分而已博物志稽艾三年燒津液下流成鉛錫容齋隨筆僊艾害伏苓三五片即成細末又千年艾出武當太和山高尺許花如小菊葉不似艾而氣味同採之即細通雅艾蒿類藥按之成絨者是其背有白毛者九牛草也陳嘉謨以九牛草爲蘄艾或別有所見邪

丘中有麻

朱傳麻穀名子可食皮可績爲布者爾雅菜麻蜜菜蓫麻母麻苴是麻之有實者風俗通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淮南子汾水濁官麻本草圖經麻登麻子田圃所蒔結朱皮以爲布者麻蜜一名麻物麻上花勃勃者七月七日採麻則無實雖非以爲實即實非花也按本經朱字云麻蜜味辛麻子味甘此又似二物疑本章與爾雅禮記稱謂不同耳蓫生要集麻子味甘補中益氣服之令人肥健雅翼麻之屬總名麻別而言之則有實者名枲子夏喪服傳曰苴絰者麻之有實者也牡麻者枲也實即實也牡即無實之名然亦通名麻枲麻實有文理故周金爲西方之穀明堂月令秋食麻與犬古者朝事之邊煮麻萎以實之謂之蔫員於植物中最多子又有蠶者亦麻類有實又胡麻亦有實木生大宛一名油麻淳黑者名巨勝亦曰一名脂麻葉兩莢爲巨勝抱朴子胡麻一名方莖服之不老耐風澤其葉名青蕨枲麻與麥互相爲候麥黃種麻麻

黃種麥種熟太早則堅剛厚皮多節脆則皮不堅寧失於早不失於晚麻譜云苧結麻也有二種一種紫麻一種白苧春秋說題辭麻之爲言微也陰順口密女作織微也麻生於夏及衣物皮禮緻故麻可以爲衣陽成於三物以化故三變緌布也宋均曰麻枝葉成謂之衣三變生皮形一變也漚取皮二變也績成緌布也本草綱目曰麻枝葉爲麻子五沃之土其陽則安糙之五麻若高若下不擇處所其麻大者如箭如葦大長以美其細者如蠶如蒸大者不類小者則治擣而藏之若絲絲地治記云北地高涼宜麻四時皆要種麻熟耕地從橫七遍已上生則無葉四民月令二月三月可種苴荏凡種麻之地耕不厭熟田欲歲易布葉而細勃如灰即刈蓏欲小稀欲薄穢欲淨漏欲治水生熟合宜拾遺記繁沈麻其實不沈有蠶水麻實光宜爲油澤有光通麻食之行不待燭則巨勝也食之延壽名物解麻穀之良也實曰苴七月之詩言九月叔苴采荼薪樗先王所以致食勞農之意也五穀之發人以浮虛爲下沈實爲上胡麻食之沈實者也故良通雅筆談云古止有火麻油麻種得自張騫故曰胡麻按九穀八穀五穀皆有麻古人麪蕢熬菜實豈食火麻耶且火麻子甚不可食意其時早已有之而騫所得者乃六棱八棱之屬耳何雅翼曰巨勝胡麻之黑者宋嘉祐本草有黑白油麻二條沈存中亦曰八棱六棱者爲胡麻是中國嘗本有白色四棱者耳古人言菜實即麻又曰菜實曰食麻若據今綱目則菜爲雄麻安可食邪杜詩曰隋大業四年改胡麻爲麻麻其曰蔵麻蔵麻也一作苗但可爲繩耳傳雅腳艸焚注未詳疑是苧蔵之訛

隰有荷華

朱傳荷華芙渠也說文荷芙渠葉茄芙渠莖夫蓉華未發爲菡萏已發爲芙蕖爾雅荷芙渠其莖茄其葉蕸其本密其華菡萏其實蓮其中的的中青蓮中意李巡曰分別蓮莖華葉實之名芙渠其總名也別名芙蓉廣雅江東呼荷爲芙蓉郭璞曰蜜蜜下白蠶在泥中者蓮謂房也管子五沃之土生蓮隆疏蓮青皮裏白子爲的的中有青長三分如鉤爲薏語曰苦如薏也的五月中生生噉脆至秋表皮黑的成可食或磨以爲飯輕身益氣令人強健援神契王者德至於地則華蔵注云華萼並頭蓮也周書數濯已竭門蓮掘藕古今注荷華華之最秀異者一名水旦一名水芝一名澤芝一名水仙花有赤白紅紫青黃紅白二色差多大者至百葉王荊公云蓮花有色有香得日光乃開雖生于水水不能沒雖在汙泥泥不能汙即華時有實然華事始則實隱華事已則實見埤雅荷總名也其的中有青爲薏皆倒生兩牙一莖菱荷一蒲荷也又生一牙爲華蒲荷帖水生藕者也芰荷無蒲莖荷也與華偶生出水上亭亭如蓋者亦或謂之蕖荷西多其文西草爲茜以此周禮鞠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出其東門曰縞衣茹蘆毛傳云茅蒐之染女服也鄭箋云染赤也貨殖傳千畝梔茜其人與千戶侯等茜一作蒨東哲補亡詩傷士子湜湜不濁注言芣苢鮮明雖染不變也許謂蒨根色紅氣溫味微酸而帶鹹入營氣行澀走血赤柳根與茜相似但酸澀誤用患內障通雅徐廣曰區今鮮支茜一名紅藍即今之紅花古亦稱茜今又有烏紅用蘇木染成

無風自搖亦非蓷也趙辭公雜記藁龍移鯉龍飛龍龍守其性便然也芙渠得一莖華葉相偶又華初著子者加存下久之非房倒垂者更在上矣說文引杜林曰藕根也非本蔓蔓乃藕根非蔓也本草衍義物紅千葉白千葉者皆不實其根惟白蓮實佳今禁中生碧蓮亦一端也楚辭荷爲衣兮蕙爲帶又綠芙蓉以爲裳又芙蓉始發雜芰荷些又相如賦大容外發又荷作茄古詩稱何在在茄下反蜬於芰茄之綠衣被芙蓉之朱裳是也段成式曰蓮子曰湖目曰間奇云芙蕖古作扶渠詩疏一作夫渠又蓮華三出一房凡六房內典莎陀利華白蓮花也優鉢羅花青蓮花也彼頭摩花赤蓮也

隰有游龍

朱傳游枝葉放縱也龍紅草也一名馬蓼葉大而色白生水澤中高丈餘爾雅紅蓼古其大者蘧陸疏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張子曰龍是紅草其枝葉樛屈蓄士處便有痕如龍也本草經紅草主消渴去熱明目益氣一名鴻蔫如馬蓼而大生水旁五月採實陶隱居云馬蓼生于溼地葦斑葉大有黑點最大者是紅草陶經紅草即水紅下溼地皆有之詩隰有游龍是也管子五位之土其山之陰有龍與卉埤雅山性宜木隰性宜草扶蘇荷花楊松游龍皆山隰之所發以自美者楊高也游縱也以縱故謂之龍上發曰楊山海經曰上多楊木郭璞曰楊木謂枝條夭矯本草龍作龍紅草葉如楊黃花白子皮青滑詩傳龍頭草也淮南子曰海閒生屈龍屈龍生容華龍鴻也屈龍即游龍又馬蓼曰蠆記草葉中有黑點者水蓼即虞蓼澤蓼青蓼人食之紫蓼赤蓼以色名香蓼以香名按郭注俗呼紅草爲龍鼓語轉耳本草經言如馬蓼而大鄭注云紅草似蓼而高大多毛故謂之馬蓼據二說止言似蓼紅雖有蓼名非即馬蓼也又本草衍義云水蓼與水紅相似其非蓼明甚陸疏及埤雅爾雅翼皆曰一作馬蓼故朱傳因之又爾雅龍天蓄郭注未詳說文沿本文謂天蓄未審何草故當闕疑也

茹蘆在阪

朱傳茹蘆茅蒐也一名茜可以染絳爾雅茹蘆茅蒐說文茹蘆人血所生本草茜根可以染絳一名過山龍一名地血一名茹慮一名茅蒐一名蒨鄭康成曰齊人謂蒨爲東晉蔵有東也蜀本圖經染緋草葉似紫葉頭尖下開蕊細四五葉對生節間莖延草木上根紫赤色今所在有八月採根陳藏器云周禮熊氏掌除蠹毒以攻草攻之嘉草蔵荷與蒨主蠱爲最埤雅春秋傳曰血蟲爲蠱篆隸曰皿器也蟲諸蟲也指事律曰造者蠱毒謂集合諸蟲蓄于一器之內久而相食諸蟲皆盡獨存者爲蛇之類陸疏齊人謂之茜徐州人謂之牛蔓今圃人或作畦種蒔陶隱居云東方諸虜乃有而少不如西多其文西草爲茜以此周禮鞠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出其東門曰縞衣茹蘆毛傳云茅蒐之染女服也鄭箋云染赤也貨殖傳千畝梔茜其人與千戶侯等茜一作蒨東哲補亡詩傷士子湜湜不濁注言芣苢鮮明雖染不變也許謂蒨根色紅氣溫味微酸而帶鹹入營氣行澀走血赤柳根與茜相似但酸澀誤用患內障通雅徐廣曰區今鮮支茜一名紅藍即今之紅花古亦稱茜今又有烏紅用蘇木染成

者。西洋諸國以紫錦染成者。曰胡胭脂。俗呼紫梗。紫錦。真臙脂所出根汁也。

有女如荼

朱傳。荼。茅華。輕白可愛者也。鄭箋。荼。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疏云。釋草有荼苦。荼又有荼蔆。蔆風。誰謂荼苦。朱子楚辭辨證云。陸璣草木疏及既夕注。與此箋皆云荼茅秀。然則此言荼苦。即苦菜也。周頌以薅荼蓼。即委葉也。鄭于地官掌荼注。及既夕注。與此箋皆云荼茅秀。然則此言如荼。乃是草茅秀出之穗。非彼二草也。爾雅。蔎。荼。別名。荼。即苦也。苦又名。蔆。又名。蔨。楚辭。荼。荼。秀名也。埤雅。予所採荼。傳曰。葹苦也。今女匠亦以葹荼。絮巢。其色白。按考工記。凡爲甲鞮人之事。望而視之。欲其荼。注。荼白。荼。荼。華輕而白。韋革之色似之。周禮。雖未之識。然云似澤蘭。則今處處有之。蔎月爲客。陵香尤不難識。其與人家所種葉類茅而花有兩種。如荼。乃是草茅秀出之穗。非彼二草也。爾雅。蔎。荼。別名。荼。即苦也。苦又名。蔆。又名。蔨。楚辭。荼。荼。秀名也。埤雅。予所採荼。傳曰。葹苦也。今女匠亦以葹荼。者今之所謂蘭蔎。則花雖香而葉乃無氣。香雖美而質弱易萎。皆非可刈而佩者也。名物疏。祓除之禮。此者參差。荼。菱以爲菹。春天子乘舟。祓於名川。論語云。浴乎沂。自上及下。古有此禮。後漢書以爲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陽氣布暢。始洗潔之。南齊志以爲三月禊明之節。修事水側。禊祀以祈豐年。予謂周禮。女巫掌祓時祓除。釁浴。則祓除之來已久。第不知何緣定於上巳之辰。晉東廣微云。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汎酒。逸詩曰。羽觴隨流波。此三月曲水之始也。其說無稽。所引詩復不似。周人語。蓋成謂起於徐肇三女亡一村婦洗者。抑又妄矣。閩譜。蘭無偶。耕第一香。常開於春初。雖冰霜之後。高深白如。葉尤慈翠。勁挺可愛。不必花也。故江南以蘭爲香祖。其品紫梗青花爲上。青梗青花次之。紫梗紫花又次之。餘不入品。凡蘭皆有一滴露珠在花蓋間。謂之蘭膏。取多則損花。

贈之以勺藥

朱傳。勺藥。亦香草也。三月開花。芳色可愛。廣雅。攀夷。芍藥也。韓詩。離草也。言將離別。贈此草也。本草。一名白朮。一名餘容。一名犂食。一名解倉。一名鯉。生中岳川谷及丘陵。圖經。春生紅芽。作叢。莖上三枝五葉。似牡丹而狹長。高一二尺。夏開花。有紅白紫數種。子似牡丹而小。秋時採根。根亦有赤白黑紫、硃砂紅之類。維揚治芍藥。良。古今注。芍藥有二種。有草芍藥。木芍藥。木者花大而色深。俗呼爲牡丹。非也。牛亭問於董仲舒曰。將離別相贈以芍藥者何。答曰。芍藥一名可離。故將別以贈之。亦猶相招召贈文。無文無一名當歸也。後世紕記。謂贈之以芍藥。乃男宜女。貽我握椒。以女宜男。其說不足信。山海經。條谷之草多芍藥。范子曰。芍藥出三輔。建寧記。建寧出芍藥。極精好。埤雅。芍藥。菜於仲春。華於孟夏。傳曰。芍藥。香草。有五日芍藥菜。是也。華有至千葉者。今羣芳中。牡丹品第一。芍藥品第二。芍藥花後於牡丹。胡嶠詩。瓶裏數枝婪尾春。蓋婪尾酒乃最後之杯。芍藥殿春。亦得是名。其花有蓮台、白黑紫、硃砂紅之類。維揚治芍藥。每九月十月。悉出其根。澆以清泉。然後剝消老硬病腐之處。揉調沙蔓。易其故土。大約三二年一分。否則舊根侵蝕新芽。花不成就矣。孔常父曰。揚州芍藥名天下。四方市種者。一歲小變。三歲大變。與常花無異。由是芍藥之美。專於揚州。其色以黃爲貴。緋紅千葉乃其下者。雅翼。芍藥華之盛者。其根可和五臟。制食毒。古有芍藥之膳。合蘭桂五味以助諧食。因呼五味之和爲芍藥。花木考。芍藥。此言善惡在所與游。故交不可不慎也。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陰爲臭腐而同人之五陽也。故有蘭之象。韓詩傳。三月桃花水下之時。執蘭祓除。薛君注。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故詩人顧與所悅者俱往也。花木考云。花之幽潔者無如蘭。故曰蘭似君子。蓋假士大夫。今或疑漢以來以牡丹爲芍藥。按牡丹一名鼠姑。一名鹿韭。芍藥千葉者。一名小牡丹。古今注有草芍藥木本者。牡丹名同質異。必合爲一誤矣。詩記。蘭即今之蘭。芍藥即今之芍藥。陸疏泥毛公香草之言。

爲蘭女類。左傳稱女爲季蘭。又鄭文公妾燕姞夢天與己蘭。文公與而御之。遂生穆公。田蘭之爲女類。其說蓋本朱子楚辭辨證云。蘭蕙名物本草甚詳。劉次莊云。今沅澧所生花。在春則黃。在秋則紫之芬馥。又黃魯直云。一莖一花而香有餘者爲蘭。一莖數花而香不足者爲蕙。今按本草所言之蘭。雖未之識。然云似澤蘭。則今處處有之。蕙月爲客。陵香。尤不難識。其與人家所種葉類茅而花有兩種如黃說者。皆不相似。劉說則又詞不分明。大抵古之所謂香草。必其花葉皆香。而燥溼不變。故可刈以爲佩。若今之所謂蘭蕙。則花雖香而葉乃無氣。香雖美而質弱易萎。皆非可刈而佩者也。名物疏。祓除之禮。此者參差。荼。菱以爲菹。春天子乘舟。祓於名川。論語云。浴乎沂。自上及下。古有此禮。後漢書以爲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陽氣布暢。始洗潔之。南齊志以爲三月禊明之節。修事水側。禊祀以祈豐年。予謂周禮。女巫掌祓時祓除。釁浴。則祓除之來已久。第不知何緣定於上巳之辰。晉東廣微云。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汎酒。逸詩曰。羽觴隨流波。此三月曲水之始也。其說無稽。所引詩復不似。周人語。蓋成謂起於徐肇三女亡一村婦洗者。抑又妄矣。閩譜。蘭無偶。耕第一香。常開於春初。雖冰霜之後。高深白如。葉尤慈翠。勁挺可愛。不必花也。故江南以蘭爲香祖。其品紫梗青花爲上。青梗青花次之。紫梗紫花又次之。餘不入品。凡蘭皆有一滴露珠在花蓋間。謂之蘭膏。取多則損花。

贈之以勺藥

朱傳。勺藥。亦香草也。三月開花。芳色可愛。廣雅。攀夷。芍藥也。韓詩。離草也。言將離別。贈此草也。本草。一名白朮。一名餘容。一名犂食。一名解倉。一名鯉。生中岳川谷及丘陵。圖經。春生紅芽。作叢。莖上三枝五葉。似牡丹而狹長。高一二尺。夏開花。有紅白紫數種。子似牡丹而小。秋時採根。根亦有赤白黑紫、硃砂紅之類。維揚治芍藥。良。古今注。芍藥有二種。有草芍藥。木芍藥。木者花大而色深。俗呼爲牡丹。非也。牛亭問於董仲舒曰。將離別相贈以芍藥者何。答曰。芍藥一名可離。故將別以贈之。亦猶相招召贈文。無文無一名當歸也。後世紕記。謂贈之以芍藥。乃男宜女。貽我握椒。以女宜男。其說不足信。山海經。條谷之草多芍藥。范子曰。芍藥出三輔。建寧記。建寧出芍藥。極精好。埤雅。芍藥。菜於仲春。華於孟夏。傳曰。芍藥。香草。有五日芍藥菜。是也。華有至千葉者。今羣芳中。牡丹品第一。芍藥品第二。芍藥花後於牡丹。胡嶠詩。瓶裏數枝婪尾春。蓋婪尾酒乃最後之杯。芍藥殿春。亦得是名。其花有蓮台、白黑紫、硃砂紅之類。維揚治芍藥。每九月十月。悉出其根。澆以清泉。然後剝消老硬病腐之處。揉調沙蔓。易其故土。大約三二年一分。否則舊根侵蝕新芽。花不成就矣。孔常父曰。揚州芍藥名天下。四方市種者。一歲小變。三歲大變。與常花無異。由是芍藥之美。專於揚州。其色以黃爲貴。緋紅千葉乃其下者。雅翼。芍藥華之盛者。其根可和五臟。制食毒。古有芍藥之膳。合蘭桂五味以助諧食。因呼五味之和爲芍藥。花木考。芍藥。此言善惡在所與游。故交不可不慎也。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陰爲臭腐而同人之五陽也。故有蘭之象。韓詩傳。三月桃花水下之時。執蘭祓除。薛君注。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故詩人顧與所悅者俱往也。花木考云。花之幽潔者無如蘭。故曰蘭似君子。蓋假士大夫。今或疑漢以來以牡丹爲芍藥。按牡丹一名鼠姑。一名鹿韭。芍藥千葉者。一名小牡丹。古今注有草芍藥木本者牡丹名同質異。必合爲一誤矣。詩記。蘭即今之蘭。芍藥即今之芍藥。陸疏泥毛公香草之言。

必欲求香於柯葉。豈其花不論何也。通雅。古琴疏。帝相元年。條谷貢桐芍藥。帝命羿植桐於豐和。命武羅伯種芍藥於後苑。王立之詩話。北齊楊子華有畫牡丹。白樂天、李太玉皆有詩。歐陽公花譜序。何謂無人形篇什邪。安期生服餌法。有仓芍藥。木芍藥。玉硃引呂覽月令。雷乃發聲。芍藥。田鼠化爲鴽。牡丹華。則周末已名牡丹矣。又芍藥可離。唐本草云。可離江蘺也。子虛賦作勺藥。韓退之郾城聯句。亦用勺藥。文選注。凡四見。皆音酌略。乃魚肉等醢。豈咏花而可謂爲酌略乎。

維莠驕驕

朱傳。莠。害苗之草也。孔疏。仲尼之語曰。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秕似粟。莠似苗也。國語。馬饁不過粱。粱莠今何草答曰。今之狗尾也。月令。孟春行秋令。蓂莠蓄萊並興。韋昭注。似稷而無實。韋昭問答云。甫田維莠。今之狗尾草也。似禾。雅翼。莠者。害稼之草。今之狗尾草也。似稷而不結實。無處不生。莠既惡物。故言之不美者。謂之莠言。精蘊曰。從草從秀。言其秀與苗同。然實草類。不可食。齊風。維莠驕驕。小雅。不稂不莠。皆言爲害苗草。又醜也。左傳。鄭公孫揮過伯有其門。上生莠。曰莠猶在乎。注。莠喻伯有。伯有侈。知其不久也。

言采其莫

朱傳。莫。菜也。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可爲羹。陸疏。莫。蔓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繅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爲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之間謂之莫。埤雅。子如楮實。而紅有刺。甜酢可食。今吳越呼爲茂子。一作菴子。汾沮之詩。一章曰。言采其莫。二章曰。言采其桑。言其君儉以能勤。始於侵繆事而采莫。桑也。東坡云。吾居南海有此。人皆呼莎子。其實卽穉子也。穉實纍纍。高數尺。有刺。開花落葉則爲子。九月紅熟。可生食之。

言采其蓫

朱傳。蓫。水舄也。葉如車前草。爾雅。蓫。牛唇。毛傳。水蕒也。郭注。如繭斷。寸寸有節。拔之復生。陸疏。今澤瀉也。其葉如車前草大。其味相似。徐州廣陵人食之。本草澤泄。生汝南池澤。陶隱居云。葉狹長。叢生諸淺水中。仙經服食斷穀。皆用之。亦名水瀉。一名及瀉。一名芒芋。一名穀瀉。名物疏。爾雅謂蓫。牛唇。郭注引毛傳爲水蕒。李巡曰。別二名。邵云。如繭斷。璞以爲今澤瀉。鄭注云。狀如麻黃。亦謂之繭斷。其節拔可復續。生沙陂。未知孰是。廣疏云。陸氏因毛傳水蕒誤爲澤瀉。李巡已非之。鄭氏因郭如繭斷。遂指爲繭斷。愈失其眞矣。按爾雅又云。蕒蔮。注云。今澤蔮。卽本草澤瀉也。今考本草。並無蕒與水蕒之名。又本草云。繭斷一名龍頭。一名鼠折。一名接骨。一名南草。一名槐花。亦無蕒與水蕒名。其花葉莖實圖經亦詳別之。

不稼不穡

朱傳。種之曰稼。斂之曰穡。孔疏。以稼穡相對。則先稼後穡。故毛傳曰。種之斂之。若散則相通。大田曰。曾孫之稼。非惟種之也。說文。禾之秀實爲稼。莖節爲禾。一曰稼事也。又在野曰稼。五稼黍稷菽麥稻。呂覽。人稼之容。手得時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氣章。百日食之。所居也。又呂覽。飯之美者。有玄山之禾。

耳目聰明。四衛彊強。殖氣不入。周禮。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遂人以土宜教貳稼穡。遂師巡稼穡。遂大夫正歲簡稼器。修稼政。糾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趨其稼事。鄙長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里宰以歲時合耦於耡。以治稼穡。趨其耕耨。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又稻人掌稼下地。又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辨其種穜之種。周知其民與其所宜地以爲法。注云。種穀曰稼。如嫁女有所生。曹植祝頌。盡稼阿那。一禾千莖。

穡。說文。穀可收曰穡。左傳。小國爲粢。大國省穡而用之。疏。穡。愛也。言愛惜而收斂之。昔說命。若農力田服穡。乃亦有秋。內則。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稌糕。注云。穀熟而穫之則曰稌。生種之曰穡。家語。良農能爲稼不能爲穡。管子度地篇。樹以荊棘。土相穡著。所以爲固也。與寒同穡之言塞。蹇藏充塞也。

胡取禾三百廛兮

說文。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時之中。故謂之禾。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小雅。禾易長畝。注。易治。長甽也。禾者。嘉穀之總名。凡黍稷稻粱。自始生至實皆曰禾。尚書。七月禾乃登。又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又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歸周公于東。作歸禾。注。禾各生一壠。而共爲一穗。天下和同之象。左傳。鄭祭足帥師取成周之禾。莊子。鹵莽而種之。禾亦鹵莽而報之。滅裂而耨之。禾亦滅裂而報之。孔子見禾之三變。始於粟。粟生苗。苗成穗。所謂變而益上也。淮南子。后稷不能令禾多生。管子小問篇。苗始其少也。昫昫乎孺子也。其壯也。莊莊乎士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勉。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又古之封禪者。北里之禾。所以爲盛。元倉子。得時之禾。長稠大穗。圓粟而薄糠。米粘而香。春之易而食之強。禾卽秔糯二稻也。廣雅。粢。稻也。粢稻其穗謂之禾。春秋大無麥禾。書災也。春秋說題辭。禾者。衍滋液。注。衍滋液以生。故以禾穀爲名也。又曰。嘉禾之滋。莖長五尺。五七三十五。故連莖三十五穗。以成盛德。孝經援神契。德之下地。則嘉禾生。瑞應圖曰。嘉禾五穀之長。盛德之精也。文者異本而同秀。質者同本而異秀。仁卉也。王者德盛則生。其大盈箱。一秠二米。周書。凡禾麥居東方。黍居南方。稻居中央。粟居西方。菽居北方。煮仲舒云。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氾勝之曰。種禾無期。因地爲時。三月榆莢之時。高地強土可種禾。七月疏苗生。既秀。謂之禾。種殖諸穀名爲稼。禾稼者。苗莖之名。黍稷重穋。其餘稻秫菰粱之苗。皆名爲禾。麻與菽麥。則無禾稱。呂氏春秋。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先生者美。後生者爲秕。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注。謂存其長大而去其弱小也。周禮。掌客車禾車三秅。晉茶。禾四百乘也。聘禮。禾四乘曰筥。十筥曰稷。十稷曰秅。乘禾盈握也。小雅。彼有遺秉。穫一作總。馮貢。百里賦納總。或作穗。又禾芒曰秒。說文。秋分而秒定。或作禾。禮律數十二秒而當一分。十分而一寸。亦取如禾芒之細也。粟。禾成秀也。秸。禾始熟也。秠。禾重生也。名物解。禾粟之苗莖實。春秋陰陽之中。粟春生而秋熟。方其以發生言之。則謂之禾。禾麻菽麥。禾役穉穉是也。方其以所用言之。則謂之粟。粟場啄粟。握粟出卜。是也。師曠術占曰。杏多實不蟲。來年秋禾善。山海經。昆侖之墟。有玉山。木禾。玉山王母所居也。又呂覽。飯之美者。有玄山之禾。

綱經束芻

說文芻刈草也象包束草之形爾雅秆謂之芻祭統士執芻注謂之草俗作藁又牛羊曰芻犬豕曰豢皆以所食得名又菱草名芻又石龍芻生山谷溼地可以爲席鄘風須草西京雜記曰夫人無幽閒道在則爲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也

不能蔌稻粱

朱傳稻即南方所食稻米水生而色白者爾雅稌稻也說文稻稌也杭稻腳沛國謂稻爲稌周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図辨邦國都鄙九穀之數揚州荆州其穀宜稻豫州井州宜五穀青州宜稻麥兗州宜四種雍州冀州宜黍稷幽州宜三種又地宜稻人掌稼下地以豬鬱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合水以瀦潴水以澮泄水以涉揚其芟作田鄭玄注芟種稻麥膚潔世亦有稻田使即稻人之職也廣雅稻穗謂之禾本草秔米味甘苦主益氣止煩渴稻米味苦主温中顏師古刊謬正俗本草稻米今之秔米養生要集秔稻閩也稻亦秔之總名也道家方藥有用稻米秔米此則是兩物也曲禮祭宗廟之禮稻曰嘉蔬月令季秋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左傳鄒人糇稻注糇乾糧也地在瑯琊國語今吳稻蟹不遝其種春秋說題辭稻之爲言錯也稻冬含水盛其德也故稻太陰精含水汩沒乃能化也孝經援神契汚泉宜稻呂氏春秋得時之稻大本而莖葆長稃疏機種如鳥尾大粒無芒博米而滑棟眷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種先時者大本而莖葉格對短稃短穗多秕厚糠薄米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糠多秕碎米不待定熟即天而死氾勝之書種稻黍解凍時耕反其土種稻區不欲大大則水深淺不遍冬至後百一十日可種秔稻地美者用種畝四斗四民月令三月可種秔稻美田欲稀薄田欲稠異物志交趾二歲再種南海皆安者九熟之稻隋書婆登國有月熟之稻風土記穤稻之青穗禾皆青白拾遺記東極有鹽和之稻塞者食之則體温熱者食之則體冷文選淸流之稻又那瑯之稻古歌曰引漳水灌鄴旁終古斥鹵生稻粱蓂莢萬月令章句十月穫稻九月熟者謂之半夏稻廣志有虎掌稻紫芒稻赤籼稻白米稻南方有蟬鳴稻七月熟有蓋下白正月種五月穗莖根黑白同又黑者圖經云莖生莖端五葉花青白色俗呼爲五葉莓葉有五棱子黑一名烏蚱二月生苗多在林中作蔓即陸璣所指也蜀本注或生人家籬壁間俗呼龍草通雅云古之蘞今之莓救荒本草云蘞苗一名燕覆盆子也曰寒莓曰蛇莓曰蛇泉莓曰地莓曰蛇藤曰蛇包皮曰蛇含草曰三月泡曰蛇王孫曰蛇白昔曰蛇銅錢曰蛇舌草曰蛇總名本草蛇莓味甘微寒黃梁最佳所謂竹根黃也廣志有具梁解粱遼東赤粱赤粱鼠鬚粱粒如蟻子魏文帝以爲粥陶隱居云青粱出北方黃粱出冀州白粱處處皆有唐本注云青粱殼穗有毛粒青米亦微青而細於黃白粱殼粒似青粟而少黏夏月食之極清涼但以味短色惡不如黃白粱故人少種之此殼早熟而收少作飯清白勝餘米白粱穗大多毛且長殼黏扁長不似粟圓米亦白而大食之香美爲黃粱之亞黃粱出蜀漢南浙間亦種之穗大毛長殼米俱黏於白粱收子少不耐水旱食之香美遜於諸粱圖經云粱皆粟類大抵人多種粟而少種粱以其損地力而收穫少諸粱食之比他穀最益脾胃粟米亦相似耳粟米比粱乃細而圓種類亦多功用則無別矣通志氾勝之書云粱是秫粟今俗謂之粟古猶記所用粱盛是也可作粱食及釀酒亦如穄米或云粱亦有穗米雅翼古不以粟爲穀名但米有秔殼者皆稱粟今人以穀之最細而圓者爲粟則粱是類古天子之飯有白粱黃粱者則取二種耳周禮食醫會膳食之宜犬宜粱疏犬味酸而温粱米味甘而微寒氣味相成也李時珍曰粱分赤白黃三色秫即粱米粟米之黏者其黃者北人呼黃穄一名黃米蘇恭曰今人呼粟穄爲秫北人以釀酒汁少於黍米凡黍稷粟粱類數種五穀之一許叔重謂粱來也

蘞蔓于野

陸疏蘞草名似栝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奧不可食幽州人謂之烏服其蔓葉煮以哺牛除熱本草蘞有赤白黑三種白者根如白芷皮黑肉白斂瘡方用之生取根搗傅效一種表裏皆赤者名赤蘞功用與白同又黑者圖經云蔓生蔓端五葉花青白色俗呼爲五葉莓葉有五棱子黑一名烏蚱二月生苗多在林中作蔓即陸璣所指也蜀本注或生人家籬壁間俗呼龍草通雅云古之蘞今之莓救荒本草云蘞苗一名蛇莓曰蛇泉莓曰地莓曰蛇藤曰蛇包皮曰蛇含草曰三月泡曰蛇王孫曰蛇白昔曰蛇銅錢曰蛇舌草曰蛇總名本草蛇莓味甘微寒黃梁最佳所謂竹根黃也廣志有具梁解粱遼東赤粱赤粱鼠鬚粱粒如蟻子魏文帝以爲粥陶隱居云青粱出北方黃粱出冀州白粱處處皆有唐本注云青粱殼穗有毛粒青米亦微青而細於黃白粱殼粒似青粟而少黏夏月食之極清涼但以味短色惡不如黃白粱故人少種之此殼早熟而收少作飯清白勝餘米白粱穗大多毛且長殼黏扁長不似粟圓米亦白而大食之香美爲黃粱之亞黃粱出蜀漢南浙間亦種之穗大毛長殼米俱黏於白粱收子少不耐水旱食之香美遜於諸粱圖經云粱皆粟類大抵人多種粟而少種粱以其損地力而收穫少諸粱食之比他穀最益脾胃粟米亦相似耳粟米比粱乃細而圓種類亦多功用則無別矣通志氾勝之書云粱是秫粟今俗謂之粟古猶記所用粱盛是也可作粱食及釀酒亦如穄米或云粱亦有穗米雅翼古不以粟爲穀名但米有秔殼者皆稱粟今人以穀之最細而圓者爲粟則粱是類古天子之飯有白粱黃粱者則取二種耳周禮食醫會膳食之宜犬宜粱疏犬味酸而温粱米味甘而微寒氣味相成也李時珍曰粱分赤白黃三色秫即粱米粟米之黏者其黃者北人呼黃穄一名黃米蘇恭曰今人呼粟穄爲秫北人以釀酒汁少於黍米凡黍稷粟粱類數種五穀之一許叔重謂粱來也

陸種者謂之陸稻記曰煎隨加于陸稻上是也今謂之旱稌稻花午開暮合閉合者詩十月穫稻今晚稻也六月收者曰早稻秫稻占稻七八月收者曰菊花秫稻細名甚多自江淮以南田多三收北地苦寒十月乃穫七修類稿云宋眞宗詢占城稻早耐旱命求種分給諸州故俗呼占粱米傅粟類也有數色禮記祭宗廟之禮粱曰薌萇又歲凶大夫不食粱注以粱爲加也物理論粱者黍稷之總名本草青粱白粱味甘微寒黃粱最佳所謂竹根黃也廣志有具粱解粱遼東赤粱赤粱鼠鬚粱粒如蟻子魏文帝以爲粥陶隱居云青粱出北方黃粱出冀州白粱處處皆有唐本注云青粱殼穗有毛粒青米亦微青而細於黃白粱殼粒似青粟而少黏夏月食之極清涼但以味短色惡不如黃白粱故人少種之此殼早熟而收少作飯清白勝餘米白粱穗大多毛且長殼黏扁長不似粟圓米亦白而大食之香美爲黃粱之亞黃粱出蜀漢南浙間亦種之穗大毛長殼米俱黏於白粱收子少不耐水旱食之香美遜於諸粱圖經云粱皆粟類大抵人多種粟而少種粱以其損地力而收穫少諸粱食之比他穀最益脾胃粟米亦相似耳粟米比粱乃細而圓種類亦多功用則無別矣通志氾勝之書云粱是秫粟今俗謂之粟古猶記所用粱盛是也可作粱食及釀酒亦如穄米或云粱亦有穗米雅翼古不以粟爲穀名但米有秔殼者皆稱粟今人以穀之最細而圓者爲粟則粱是類古天子之飯有白粱黃粱者則取二種耳周禮食醫會膳食之宜犬宜粱疏犬味酸而温粱米味甘而微寒氣味相成也李時珍曰粱分赤白黃三色秫即粱米粟米之黏者其黃者北人呼黃穄一名黃米蘇恭曰今人呼粟穄爲秫北人以釀酒汁少於黍米凡黍稷粟粱類數種五穀之一許叔重謂粱來也

秫稌之類皆有秈稬也左思魏都賦有雍丘之粱崔駰七依曰玄山之粱粱黍大暑而種故稱黍粱性涼故稱粱其說迂曲可笑此荆公字說所從來也

蘞蔓于野

陸疏蘞草名似栝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奧不可食幽州人謂之烏服其蔓葉煮以哺牛除熱本草蘞有赤白黑三種白者根如白芷皮黑肉白斂瘡方用之生取根搗傅效一種表裏皆赤者名赤蘞功用與白同又黑者圖經云蔓生蔓端五葉花青白色俗呼爲五葉莓葉有五棱子黑一名烏蚱二月生苗多在林中作蔓即陸璣所指也蜀本注或生人家籬壁間俗呼龍草通雅云古之蘞今之莓救荒本草云蘞苗一名蛇莓曰蛇泉莓曰地莓曰蛇藤曰蛇包皮曰蛇含草曰三月泡曰蛇王孫曰蛇白昔曰蛇銅錢曰蛇舌草曰蛇總名本草蛇莓味甘微寒黃梁最佳所謂竹根黃也廣志有具梁解粱遼東赤粱赤粱鼠鬚粱粒如蟻子魏文帝以爲粥陶隱居云青粱出北方黃粱出冀州白粱處處皆有唐本注云青粱殼穗有毛粒青米亦微青而細於黃白粱殼粒似青粟而少黏夏月食之極清涼但以味短色惡不如黃白粱故人少種之此殼早熟而收少作飯清白勝餘米白粱穗大多毛且長殼黏扁長不似粟圓米亦白而大食之香美爲黃粱之亞黃粱出蜀漢南浙間亦種之穗大毛長殼米俱黏於白粱收子少不耐水旱食之香美遜於諸粱圖經云粱皆粟類大抵人多種粟而少種粱以其損地力而收穫少諸粱食之比他穀最益脾胃粟米亦相似耳粟米比粱乃細而圓種類亦多功用則無別矣通志氾勝之書云粱是秫粟今俗謂之粟古猶記所用粱盛是也可作粱食及釀酒亦如穄米或云粱亦有穗米雅翼古不以粟爲穀名但米有秔殼者皆稱粟今人以穀之最細而圓者爲粟則粱是類古天子之飯有白粱黃粱者則取二種耳周禮食醫會膳食之宜犬宜粱疏犬味酸而温粱米味甘而微寒氣味相成也李時珍曰粱分赤白黃三色秫即粱米粟米之黏者其黃者北人呼黃穄一名黃米蘇恭曰今人呼粟穄爲秫北人以釀酒汁少於黍米凡黍稷粟粱類數種五穀之一許叔重謂粱來也

蔽地蔓生。長數寸。黃花。實如覆盆。鮮紅不可食。即本草所謂蛇莓也。據此。則覆盆。蓬蘽。明是二物。通猵混爲一種矣。

詩傳名物集覽卷九

草

蒹葭萑蒼

朱傳。蒹似萑而細。高數尺。又謂之薕葭。薕也。孔疏。初生爲葭。長大爲薕。成則爲萑。又名蘆。釋草。蒹薕。郭璞曰。似萑而細。江東呼爲薕蘆。陸疏。水草也。堅實。牛食之肥彊。青徐人謂之薕。兗州遼東通語也。說文。薕。萑之未秀者。詩緝。蒹一名薕。又名荻。一物三名。陸要曰。蒹葭二物。相類而異種。蒹小而中實。曰萑。曰薍。曰荻。曰雚。曰蒹。曰菼。曰薍曰萑曰荻曰烏蕍。皆蒹也。葭大而中空。曰葦。曰華。曰芳。曰焉尾。皆葭也。本草綱目。蘆葦花。皆名芳。蒴皆名藨。如竹笋可食。所謂蒹。今作簟者是也。所謂葭。今作薪者是也。埤雅。蘆高數尺。今人以爲簾箔。因此爲名。蓋其前也同時。其秀也同時。其堅成也又同時。且同產河洲江渚間。故詩人往往竝詠。如葭菼揭揭。八月萑葦。及此篇是也。陸疏云。蘆亂別草。李巡謎爲一物。朱子河廣注云。葦。蒹葭之始生。倜爾相混。後人遂不能分別矣。字說云。荻。蘆之始生。倜爾相混。後人遂不能分別矣。字說云。荻。形似。易說卦傳。爲萑葦。莊子。欲惡之孰爲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轉擢吾性。注。葦之幼曰蒹。葭。長曰菼。成則爲萑。又名蘆。釋草。蒹葭。郭璞曰。葦似萑而細。高數尺。又謂之薕葭。薕也。孔疏。初生爲葭。長大爲薕。成則爲萑。又名蘆。釋草。蒹薕

云。爾雅曰。白華野菅。其華白。故一曰白華。詩序曰。白華。孝子之潔白也。南陵。孝子相戒以養也。詩曰。白華不菅則滑晤。白茅不束則散亂。故詩以譬夫婦。菅與蘭紵同義。夾字說。菅物之柔韌者。刺而用之。故謂之菅茅。自然之潔白。故以供祭祀。菅漚蕉而柔韌。故以爲索綯。幽王黜申后而立褒姒。以褒爲妻。以孽代宗。故詩人刺之曰。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不以賤妨貴。不以貴棄賤。君人道也。不以茅棄菅。不以菅害茅者。天道也。李氏本草。夏花者爲茅。秋花者爲菅。二物根狀皆如筋。物功用相近。名稱不同。本草別錄。不分二種。謂茅根一名地菅。又曰地筋。一名水蔥。王維詩。水綠波兮翠菅生。注。草可爲席。唐六典。東牟郡歲貢蔥席六領。通雅。說文謂菅即茅。非也。菅大于茅。葉似菱。草花白。穗旆旆然。莖圓直。宜爲帶。其韌柔韌宜爲繩。曰芒不及黃芒。芒又作蓧。爾雅。蓧杜榮。郭注。蓧似茅。皮可爲繩索。履舄。菅赤根。茅白根。菅可食。牛茅不可食。牛喫服傳曰。蘧蒢之菲。曲禮。苞屨不入公門。皆謂草穗之芒蕘也。異物志。香菅則又一種。王伯厚以采間爲菅。蓋古聲借耳。丹鉛錄。菅蔵作菅蓑。相蓋刻。

邛有旨苕

朱傳。邛。丘也。苕。苕饒也。莖如聲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爾雅。苕陵苕。黃蒢苕。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夏生。孔疏。苕之華傳云。華黃。白華。茂。郭注。苕華色異。名亦不同。茂音肺。陸疏。苕饒。苕。陵苕。此直云苕草。陵苕好生下濕。此則生于高丘。與彼異也。詩緝。此旨苕。苕饒也。非小雅苕之華所謂陵苕也。廣要。孔氏以爲好生下濕。亦因陸疏。誤認鼠尾爲陵苕矣。不知陵苕乃陵雀。亦好生高阜者。但二種俱不可食。而旨苕可生食爲異耳。正字通。苕有二。小雅苕之華。陵苕也。即淩霄花。好生高阜。初夏生。依喬木。歲久。延引至顛。開花。劉禹錫云。一名女葳。通志云。一名紫葳。花不紫。鄭箋以爲花紫赤。緊。華凌則黃。非也。鼠尾草一名陵翹。一名陵時。即爾雅蔈之別名。與陵苕殊類。孔頴達陸璣。以陵苕爲鼠尾。以陵時陵翹即淩霄。皆非。詩紐云。陳風邛有旨苕。苕。饒也。非小雅陵苕也。或涸爲一。沿注引爾雅翼。飣旨苕。爾雅連異翹注。一名連苕。此又與詩二苕同名異實者也。

邛有旨鵱

朱傳。鵱。小草。雜色如綬。爾雅。蘵綬。郭璞曰。小草。有雜色似綬也。鄭漁仲云。疑即赤孫施草也。陸疏。鵱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埤雅。鵱綬。鳥也。故蘵有雜色似綬。其字從鵱。鵱善相其天而吐綬。樂見其文采有戴賁之疑。則不吐也。今綬鳥大如鵲鴝。如鶫似雉。有時吐物長數寸。食必奮嗉臆。前大如斗。盧觸其嗉。行必遠草木。古今注。吐綬鳥一名功曹。今俗謂之錦雞。戴侗曰。鵱大如雞。頷下有錦雞。鵱則雞見。時珍云。吐綬雞項有嗉囊。內藏肉綬。清明前後。向日擺之。項上先出兩翠角二寸許。乃舒綬長闊近尺。采色燦爛。踰時不見。或剖視之。一無所有。劉公瑾云。記本鳥名。亦名綬鳥。咽下有囊如小綬。具五色。鵱草之名。豈因其似而取義乎。

有蒲與胡

朱傳。蒲。水草可爲席者。說文。蒲。水草。似莞而褊。有脊。滑柔而性溫。可以作席。蘧蒢子可以爲平席。禮。男執蒲。言有安人之道也。毛傳。東蒲草也。本草圖經。水楊也。又荇蒲一名蒲黃。山南人謂之香蒲。春初生時。出水。紅白蓳蓳然。其入土白色者。嗅之甘脆。宜爲菹。周禮。深蒲。是也。其葉與蒻如菱。滑。更可爲扇。周禮。深蒲。是也。蒲中心狀如匕柄者。夏抽薹。叢生。花抱薹端。薹層若金粉。爲蒲黃。甘平。益氣力。除疏。蒲始生中心入地者名蘧。煮以苦酒浚之。如食筍。深。埤雅。蒲水草也。說者以爲上章言薪言楚。則蒲不宜爲草。誤矣。夫蒲亦草也。綢繆之詩曰。束薪束芻。束楚。則當以言木妨草哉。魚藻曰。魚在在藻。依于其蒲。蓋魚遊者也。振鷺。藻依于蒲。樂于藻。安于蒲。于者。爾身以順萬物。魚之所樂。王亦樂焉。魚之所安。王亦安焉。禮。男執蒲璧。注。刻蒲形于璧。象其安人之道也。又明堂位。周以蒲勺。注。合蒲如兔頭也。疏云。刻勺爲兔頭。其口微開。如蒲草本合而末微開也。三禮圖。如蒲穀璧。悉作草稼之象。今人發古冢得蒲璧。乃刻文。舒蓬如蘆花。數時。穀璧如粟蒲。其上蓄。注。西方人呼蒲爲莞蒲。蒻謂頭垂者也。亦名蒲中。蓄爲蓄用之爲席。大雅。維筍及蒲。鄭箋云。深蒲也。傳云。蒲蒻也。周禮。醢人深蒲醢。鄭司農云。深蒲。薄蒻入水深。鄭玄云。始生水中子。詩紐。斯于下莞簟云。小蒲則莞精蒲蘆。周書云。潤溼不發。粉之竹蓆莞蒲。碾石不殺。樹之葛木以爲絺綌。

有蒲菡萏

朱傳。菡萏。荷華也。爾雅。荷其花菡萏。其實蓮。說文。芙蓉花未發爲菡萏。已發爲芙蓉。埤雅。芙蓉。夸曰菡萏。蓮也。爾雅。蓮。其莖茄。其葉蕸。其本密。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郭注。茄。荷莖。蕸。荷葉。密。葉下莖。菡萏。荷華。的。蓮實。薏。蓮中青。藕。根。孔疏。蓮。莖。葉。華。實。根。皆別名。其實一物。蓮。莖。葉。華。實。根。皆別名。其實一物。蓮。莖。葉。華。實。根。皆別名。其實一物

守田正義曰、鋤禾去非類、莠旣別是一物、稂亦當別是一物、故郭注云、稂狼尾草類、說文、陸疏、皆以爲禾之未成者、則是稂亦禾矣、何至與莠蚊稱乎、羅氏曰、稂惡草也、與禾相雜、故詩人惡之、古以飼馬、魯仲孫它、馬鎭不過稂莠、謂此也、詩稱不稂不莠、注、稂莠皆害苗、按本草有狼尾草子、作麥食之、令人不飢、似茅作穗、生澤地、程子云、稂蒭薪皆下濕所生、廣志可作麥、引爾雅孟狼尾、今人呼爲狼茅子、然則此物似是稂、爾稂旣有實如麥、故能亂苗、又莠今謂之狗尾草、稂名狼尾、則亦相類者、爾雅、蒬稂也、注、今人呼物叢雜者爲稂、大雅、敎彼行葦、方苞方體、注、苞甲未坼也、如竹苞矣、注、叢生而固也、商頌、苞有三蘖、注、本也、如山之苞、叶下流、又有韻音、劉實方實苞、叶秀好、注、殼稊甲而未坼曰苞、郭注苞本草名、音學令人混作包、佩觿集云、草名之苞、不當爲麻包之包、按正韻包亦苞、韻會通作包、

瓠彼苞蓫

朱傳、蓫、草也、陸疏、似藚而青色、科生、本草圖經、生少室山谷、今蔡州上蔡縣白龜祠旁、其生如蒿、作叢、高五六尺、一本一二十莖、至多者三五十莖、生便條直、異于衆蒿、秋後有花出于枝端、紅紫色、形如菊、用其葉爲蓫、以知吉凶、故謂之神物、易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周官、簭人上春相蓫、逸禮、天子之蓍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蓍千歲三百莖者、先知也、洪範五行傳、蓍之爲言、耆也、百年一本生百莖、此草木之壽、知吉凶者也、聖人以問鬼神焉、論衡、蓍頑也、明狐疑之事、當問之博物志、以老故知吉凶、生千歲三百莖同本、其上常有黃雲蓋之、易以爲數、史記、蓍所生、傳無虎狼、草無毒螫、褚先生云、聞蓍生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叢生滿百莖、今世取蓍不能中古法度、取滿六十莖以上、長六尺者、卽可用、以末大于本者爲主、次蓋次荊、皆以月望落之、論衡、蓍生七十歲、生一莖、七百歲生十莖、神靈之物、遲也、說原、草植三百六十、蓍爲之長、范鎭詩、數奇不可偶、性直誰能紆、傅玄賦、春適德于青陽、混百卉而萌生、建朱夏而修茂、暨商秋而堅貞、雖離霜而未雕、與潛龜乎通靈、埤雅、蓍草之神者也、六十曰者、卦之別、六十有四、蓍數窮于此、且筮所揲、非極數也、或曰、重卦伏羲爲、文王重卦、柰何、曰、伏羲重卦、重三畫于前、文王重卦、重六爻于後、周官曰、卜掌三易之法、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故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司馬遷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西伯拘而演易、楊雄曰、易始八卦、文王六十四、易乾鑿度曰、垂皇策者、義伏羲用蓍、則卦已重矣、然世質民淳、占法惟用七八、六十四卦皆不動、若乾止于乾、坤止于坤、不能變也、夏商因之、皆以七八爲占、連山歸藏是已、後至文王、世益澆薄、占法始用九六、蓋不如此、不足感天下之變也、今易是已、六十四卦皆動、傅曰、周易以變者爲占、是也、然則伏羲重七八、文王重九六、由是觀之、伏羲文王皆重卦、楊雄言伏羲作八卦、文王六十四、各從其盛者言之耳、

四月秀蘷

朱傳、不榮而實曰秀、蘷、蕑名、毛傳、蘷、蕑草也、箋、又小正、四月王蒭秀、蘷、其是乎、物成自秀、蘷始、正義云、蘷

草、書傳無文、四月已秀、物之鮮矣、故鄭以王蒭正與蘷爲一、曰蘷其是乎、爲疑之辭也、月令、孟夏王瓜生、注、今日王蒭生、夏小正云、蒭王秀、未知孰是、鄭疑四月秀者、當爲王瓜、而月令、夏小正皆作王蒭、又作秀字異、必有誤者、本草云、蒭生田中、葉青、刺人、有實七月采、陰乾、則又非四月矣、物之成熟、莫先于蘷、故云自秀蘷始也、曹氏云、蘷今蕑志也、非昔謂之小草、說文、四月秀蘷、劉向說此味苦、苦蘷也、名物疏、蘷草毛公不云何物、蓋疑爲王蒭、蘷邕月令章句曰、蒭草名、生于陵、月令、四月王瓜生、夏小正、王蒭生、夏小正、王蒭秀、呂覽、孟夏王瓜生、淮南子、孟夏王瓜生、然則鄭以下蒭卽王瓜、而又以王瓜爲茂蘷也、呂覽、淮南高誘、一家之說、一以爲瓠瓟、一以爲菱矣、卽同自相矛盾矣、考之本草、王瓜一名土瓜、生魯地平澤田野、及人家垣墻間、三月採、陰乾、拘房間、人呼爲蔓瓜、爾雅曰、蒬蔓瓜、郭璞云、似土瓜而土瓜自謂之鉤藝、姑蓋蔓瓜別是一種也、按本草卽言王瓜一名土瓜、則二物小異、實一種耳、王蒭又是一物、蘷邕云、生于陵、本草云、生田中、且夏小正月令一以爲王蒭、一以爲王瓜、定非一也、若梧樓自是果蓏之實、蔌自在草部中品之上、陶隱居云、鄭玄以王瓜爲蔌、殊爲謬矣、曹氏則以爲遠志、據爾雅云、蘷繞蘼蕪、郭璞曰、今遠志也、本草云、遠志味苦、一名細草、四月採根、葉陰乾、圖經云、根黃色、形如蒿苗、名小草、曹氏以蘷繞之名、偶涉于蘷、又味苦、合劉向之說、故定爲遠志、嚴氏從之、然不榮而實謂之秀、遠志有花、不得云秀矣、且本草但言四月採根、葉不云採實也、或曰、黍稷有華亦可曰秀、然蘷繞花、又以三月開、不以四月、若從鄭氏以爲王蒭、則實以七月採、以爲王瓜、則王瓜亦有花、五月方開花、下結子、亦不得以爲四月秀也、朱子闕而不說、良亦有以、漢書唐山夫人歌云、豐草蘼、注云、蘼蕪、說者詩泛言草有盛秀者乎、通雅、狗尾之蒬、蘼非遠志、蘼繞狗尾也、曰莠、猶狼尾曰稂也、埤雅、謂蘼蕪爲遠志、苗曰小草、似麻黃、劉向說味苦、一曰狗尾草、按莠蘼蘼繞、相去甚遠、孔子惡莠之亂苗、豈可以蘼存兩可之說、爾雅孟狼尾、說文蓋蕭或作稂、如狼尾、皆有實如黍、號曰稂莠、

七月烹葵及菽

朱傳、葵、菜名、詩記、葵、承露也、大莖小葉、華黃紫色、可茹、公儀所拔是也、葵生葉向日、不令照根、曹植表、若葵藿之傾太陽、雖不爲回光、然向之者誠也、左傳、七月則鮑莓、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王禎農書、葵陽草也、爲百菜之主、備四時之饌、可以防荒儉、可以爲菹腊、周禮、醢人饋食之豆、其實葵菹羸醢、特牲記、鋪筵、夏葵冬荁、儀禮、贊者一人、執葵菹授之主婦、士虞禮、夏秋用生葵、春冬用乾菜、經曼祭儀、夏祀和羹、芼以葵、周官曰、大羹、涪水、和五味、實鑊以生魚、和以鹽梅、芼以商菜、鄭司農云、商菜、謂五菜也、孔穎達云、以秋種葵、葵經冬至春作子、謂之冬葵、至滑利、春葵子亦滑、葉尤冷利、不可多食、衛家取此葵子微炒、散著溼地、遍蹋之、朝種暮生、遠不過宿、日華子云、冬葵子、多葵久服堅筋骨、秋葵卽是種早者、四民月令、正月可種葵、四月可收、冬葵子六月六日可收、葵中伏可種、乾葵古者以葵爲常菜、左傳、公儀休相魯、茹園葵而美、拔而放之曰、又奪園夫紅女之利乎、莊子、魯漆室女泣曰、昔客過

馬廻園葵。使吾終歲不飽葵。道家之法。十日一食。葵性溫利。所以調和五臟也。圖經。冬葵秋種。春作菜茹。蜀葵。爾雅。戎葵也。北五色。白者主疾瘧。黃者塗癰。小花者紫黃色。爾雅。蕍葵蘬蘆也。莖葵若黎有毛。唉之甚滑。爾雅所謂蓹也。亦名天葵。別有鬼葵。蓹菜也。荊葵。蜀葵花茎也。錦葵。旋節花也。大黃葵。蜀花向日葵也。鄧漼谷曰。葵十月種。五月更種。本草。葵類多。其可食者爲菜葵。古人采葵必待露解。故曰露葵。今人呼滑菜者是。葵有紫莖白莖二種。白者勝。大葉。小紫黃花。堪小者名鴨腳葵。實大如指頂。子輕虛如榆莢仁。四五月種者可留子。六七月種者爲秋葵。八九月種者爲冬葵。正月種者爲春葵。然宿根至春亦生。又有野者。古詩井上生旅葵是也。

菽。朱傳。豆也。采菽箋。菽。大豆也。生民傳云。荏菽。戎菽也。箋云。戎菽。大豆也。史記。秦爲兒時。好種椒麻菽麥。月令。孟夏之月。天子食菽與雞。菽爲北方之穀。雞爲陽鳥。亦水火相濟之義也。左傳。陽霜殺菽。又人食半菽。菽。物理論。菽者衆豆之總名。爾雅。戎菽謂之荏。菽。廣雅。大豆菽也。小豆。荅也。蹲豆豌豆也。胡豆。蜀葵。也。豆角謂之莢。其葉謂之藿。小宛疏。菽。大豆也。采其葉爲藿。以芼牛。謂以鼎煮。牛取其骨體。藿之于俎。其汁則芼之以薇。調以五味。乃盛之于鉶。謂之鉶羹。春秋說題詞。菽者。屬也。春生秋熟。理通體屬也。菽亦黑。

陰生陽。大體應節小變。象陽色也。范子計然曰。五土之宜。各有高下。高而陽者多豆。平而陰者多五穀。東涔亭數灌瓜而美。楚希灌因種粱瓜。樵人欲報之。就曰。是搆怨之道也。因竊爲楚潛。楚王大悅。謝以重幣。

夏祠秋嘗用瓜。又仲冬行秋令。則天雨汁瓜。瓠不成。注。雨雪雜下曰汁。龍魚河圖曰。瓜有兩鼻者殺人。

莊子。朽瓜化爲魚。物之變也。本草。瓜蔕七月採。圖經云。即甜瓜蔕也。又有白瓜。越瓜。胡瓜。蜱雅。瓜。字象其實在蔓之間。禮。郊特牲。天子樹瓜華。不敢藏之種也。謂種以供一時之用。非收斂久藏之種。惡與民爭利也。性少延。瓠。瓠種用戊辰日。尤忌聞聲。乃至一蔕不收。又曰。瓜祭上環。注。謂橫切之。圓如環也。舊說其忖謂之環。環瓜之腹華處。其當謂之蔕。蔕瓜之蔓莖處。蔕味小苦。墨子曰。瓜甘蔕苦。天下物無全美也。左傳。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故今呼相代爲瓜期。又梁朱就爲瀚令。與楚鄰界。梁楷瓜賦曰。瓜寒于曝。油冷于煎。俗云。瓜近糯及酒氣則易爛。貓踢之其瓤便沙。

八月斷壺

朱傳。壺。瓠也。埤雅。似匏而圓曰壺。壺圓器也。故謂之壺。亦曰壺盧。古今注。壺盧。瓠之無柄者。玄蜂若壺。蓋取諸此。性善浮。要之可以涉水。南人謂之腰舟。鶡冠子曰。瞭生于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以此。又可爲樽。春秋傳。樽以魯壺。司尊彝曰。秋嘗冬烝。禮器用陶匏。瞢其質也。惠子曰。魏王詒我大瓠之種。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而無所容。莊子曰。今子有五石之匏。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壺之爲樽。其來尚矣。詩曰。八月斷壺。壺性蔓生。披蔓斬之。故曰斷也。今其收法。八月冷露降。瓠先斷其根。令其餘蔓飲之。已日乃收。尤堅成可用。禮器。壺居一。夏商時總曰尊彝。周制大備。故烝嘗饋獻。凡用兩壺。夾于尊彝。用于門內。然壺之用。方圓有異。燕禮。興大射。卿大夫用壺。卿大夫以直方爲宜。故用方。士旅食。以順命爲宜。故用圓。聘禮。八壺南陳。六壺東陳。東壺以動。出而有接。南假以大。顯而文明。應物以相見之時也。以壺爲設。蓋取諸此。周禮司尊彝。饋獻用兩壺。鈐壺與古用匏同。瀹貴質也。漢之區壺。非古制也。又壺盧與瓠同。俗作葫。又訛壺。今小兒所吹泥鼓有聲無調者。蔬譜。瓠江南名扁蒲。就地蔓生。苗葉花俱如葫蘆。結子長一二尺。兩頭相似。味淡可煮食。詩記。壺柘者可爲壺。嫩者可供茹。陸疏。廿瓠可食。就蔓取之。洪舜俞云。嶺固稱鴨之瓠。僧屬龍蛇之芝。劉彥沖詩。既釜熟輪囷。香清味仍美。一經解壞塊。中有佳人齒。

九月叔苴

朱傳。叔拾也。苴麻子也。喪服注。苴麻之有實者。孔疏。麻九月初熟。拾取以供羹菜。本草經。麻無子曰枲。有

七月食瓜

爾雅。瓞。瓜。郭注。俗呼瓜爲瓞。紹者瓜蒌。紹亦著子。但小耳。說文。瓜。蓏也。在地曰蓏。有數種。皆蔓生。本草經。水芝者。白瓜甘瓜也。禮月令。孟夏王瓜生。注。卽黃瓜。周禮地官。委人掌斂物。瓜瓠芋葵。廣雅。冬

子曰苴咏甘平主補中益氣久服肥健不老月令仲秋食麻與犬孟冬天子以犬嘗麻草謂麥麻子茶褐色牧子作穜須頭學者佳大麻一名漢麻雄者名枲雌者名苴五六月開細黃花成穗結實假穜子而大周禮朝事之籩供苞苴麻子之連殼者月令所食之麻麻仁也苴可供麻可食稻有分別黍種者爲黍麻子小而毒反種爲秋麻子可入藥海東毛羅島出麻子大如蓮子最勝上郡北地者大如豆南地者子小名物解苴所謂婦雀以苴之者已則棄焉所謂士苴者此也所謂菽苴者其爲穀苴而已故六穀弗貴焉穀苴履中草履緇也亦作蒩爾雅謂蒩郭注作履苴草疏云即蔏類可作履底又苞苴苞苴裹貨也管子天地五萬物故曰萬物之蒩孔叢子吾于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篋云以菓相遺者必苞苴之成草或茅苴即緇也禮記飯腥而苴熟注苞也

黍稷重穋

朱傳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說文種先種後孰也穋疾孰也種或从麥禾邊作重是重穋之字禾邊作穜是穜藝之字今人亂之已久周禮內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生穜穋之種獻之于王鄭司農云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穋玄謂詩云黍稷重穋穋是也賈公彥云先鄭直云先種後種不見穀名後鄭意黍稷皆有種穋又云舍人以歲時縣種穋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司稼辨種穋之種其始播百穀

說文穀續也百穀總名鄭箋新來年百穀于公社月令天子新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禮三農生九穀又食用六穀管子大庭氏曰神農播穀因以苗爲教先王祭山澤之作者將民于生穀也又田中有木者謂之穀賊易曰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星經曰八穀星在五車北主星明則俱熟周官凡禾黍居東方黍居南方稻居中央粟居西方菽居北方物理論粱者黍稷之總名稻者溉種之總名菽者衆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爲六十種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種爲百穀故詩云播厥百穀者衆穀之大名也周禮太宰九穀注先鄭云黍稷、稻、麻、大小豆、大小麥後鄭謂無稌大麥有粱麩夫王食用六穀注云稌黍稷、粱、麥、麻疾醫以五穀養其病注云麻、黍、稷、麥、豆職方氏揚州荊州其穀宜稻豫州其穀宜稻麥兗州其穀宜四種注云黍、稷、稻、麥雍州其穀宜黍稷幽州其穀宜三柳注云黍、稷、稻冀州其穀宜五種并州其穀宜五種莊子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淮南子神農氏之治天下也甘雨以時五穀蕃殖月令五時食穀春麥夏菽季夏稷秋麻多黍孟秋農乃登穀內則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菰漢食貨志五種注麻、麥、黍、稷、菽禮云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而巧范子計然曰五穀者萬民之命五土之宜各有高下高而陽者多豆平而陰者多五穀五木者五穀之先也擇其木盛者來年多種之萬不失一也禾生于粟或楊大麥生于杏小麥生于桃稻生于柳或楊黍生于榆大豆生于槐小豆生于李麻生于楊或荊穀梁傳二穀不升謂之歉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禮斗威儀曰歲凶穀不登君膳不祭肺喝不食穀淮南子汾水濛濁而宜麻濟水通和而宜麥河水中濁而宜菽雒水輕利而

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江水肥仁而宜稻漢食貨志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黃仲舒曰春秋他穀不書至于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于五穀最重麥禾殺譜云南人專呼稻爲穀北人亦以麥黍之類爲穀各從其所產耳曹氏曰傳言天地之精上爲日月其下爲五穀蓋五穀民之所天天地之精華在焉書者神農氏作天錫之嘉穀堯時得三十五穗夏異本同秀殷又同本異秀故伊尹稱南海之稌而管仲告其君以北里之禾爲重信乎古帝王受命之符不可輕也

獻羔祭韭

朱傳韭菜名孔疏以時韭初出故薦之月令仲春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注鮮嘗爲獻殺文一種而已說文羔羊之子也夏小正四月囿有韭易稽覽圖政道得則陰物變爲陽鄭注若葱變爲韭本草韭葷菜屬辛溫久者故謂之韭象形在一之上一地也禮庶人春薦韭以卵祭宗廟韭曰豐本以其不須歲種周禮醢人其實韭菹醯醬籩人其實韭菹醓醢魏武帝謂徐無鬼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脫葱韭以賓寡人久矣齊民要術韭高三寸便翦翦如葱法一歲之中不過五翦凡翦不用日中故諺曰觸露不翦葵日中不翦韭是也埤雅韭性內生根喜上跳故種與葵同法而畦欲極深論衡曰地性生草山性生木故地種葵韭山種漆菜名曰美園蔬林也韭者久也故祭宗廟用韭韭之美在白韭之美在黃黃未出土者皆貴其本之豐也內則曰腶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葱芥陰物也韭蓼陽物也雅翠首春色黃未出土時最美故云春初早韭冬末晚穫夏小正曰正月囿有韭易稽覽圖政道得則陰物變爲陽鄭注若葱變爲韭本草韭葷菜屬辛溫歸心安五臟除胃中熱蓬名韭白根名韭黃花名韭菁俗名鍾乳草言溫補也北戶錄一種水韭水池塘中有二三尺者五六月可食不葷而脆雅翼物久必變故老韭爲葇又蘇頌曰鄭玄言政道得則陰物變爲陽故葱變爲韭可驗葱冷韭溫也漢書貳遂令民各種葱五十本韭二十本韭薤一畦又郭林宗待客夜冒雨剪韭作炊餅今洛人皆效之晉書庾公就陶侃食韭侃留白陶問何爲云欲種陶嘆曰吾子非惟風流兼有政之實世說雖謂庾郎貧案頭皆有二十七種韭菜蓋言三韭也韭潤之即生與他草異

果蓏之實

朱傳果蓏栝樓也爾雅果蓏之實栝樓孔疏栝樓如瓜葉形兩兩相值蔓生青黑色六月華七月實如瓜瓣本草經栝樓根一名地樓一名果蓏一名天瓜一名澤姑實名黃瓜主胷痺圖經根亦名白藥皮黃肉白三四月內生苗引藤蔓葉如甜瓜葉作叉有細毛七月開花似葫蘆花淺黃色實在花下大如拳生青至九月熟赤黃色有正圓者有銳而長者內有扁子大如絲瓜子殼褐色子綠多脂秋後掘根有粉可入藥中庸夫政也者蒲盧也注亦或謂之果蓏埤雅細腰曰蒲一曰蒲盧細腰土蜂謂之蒲盧義取諸此今蒲其根著在土而浮蔓常緣于木故亦或謂之果蓏也傳曰在地爲蔬在木爲果詩曰不流東蒲蒲性輕揚善浮也

有敦瓜苦

朱傳苦瓜伊川經說云有敦圄成之狀瓜苦瓜之苦者釋名云一名錦荔枝本草俗名癩葡萄蔓延草木莖長七八尺有毛而澀葉似野葡萄花黃實大如雞子有皺紋似荔枝食物志苦瓜一名苦蕷一名苦子

菜味甚苦。然雜他物煮之。他物不苦。自苦而不以苦人。有君子之德。又諸蔬性寒者多沈滑。苦瓜性扇火。以寒爲體。以熱爲用。其皮與子皆益人。所在多有。而南交及海外諸番國特珍之。蓋其土產多甜物。故吾食苦。又其地火方火炎上。炎上作苦。故人多以苦味解暑。內則。調味夏多苦。周禮注。夏多苦者。南方火味。夏多苦也。李時珍云。氣味苦寒無毒。原出南番。今閩廣及中土皆種之。苗引蔓竝如葡萄而小。七八月開小黃花。五瓣如椀形。結瓜長四五寸。青色。皮上排如瓤。熟則黃色自裂。內有紅瓤。味甘可食。南人以充蔬。名宿苓圖經云。蔓如瓠葉。從地四面作叢生。似與陸疏不同種。說文。鶉黃鶉也。苓草也。引詩荼野之苓。段玉裁以爲今切而分爲二。按鶉苓實一字。象野苓黃苓二義。鶉當爲苓。

食野之苹

朱傳。苹。藾蕭也。青色白莖。如筋毛傳。苹。萍也。鄭箋。苹。藾蕭。爾雅。苹。藾蒿。郭云。今藾蒿也。初生亦可食。陸疏。古人以水草之交爲蘩。則蘩鹿亦食水草。崔豹古今注曰。鹿食苹。陸疏。且似也。鄭箋易之曰。藾蕭。孔疏、朱傳、俱因之。蒿別是一種。鄭漁仲亦誤。又據神契。竝頭蓮曰華苹。王者德至地。則華感。此又別是一物矣。盧氏雜說云。唐文宗言苹非藾蕭。鄭漁仲以苹爲蒌蒿。豈附會文宗耶。王元美以蒌蒿爲蘩。則更乘彊。王遵嚴誤陸佃取安石之說。不從鄭箋。而從爾雅。不知爾雅有萍。又有苹。鄭郭皆本爾雅。遵嚴未之全考耳。

食野之蒿

朱傳。蒿。蔽也。即青蒿也。爾雅。蒿。蔽。郭璞曰。今人呼青蒿香中炙啖者爲蔽。又蔚牡蔽注。無子者陸疏。蒿青蒿也。荊豫之間。汝南汝陰皆曰蔽。爾雅又云。蘩之醜。秋爲蒿。郭云。春時各有種名。至秋老成。通呼爲蒿。有蓬蒿。召南彼茠者蓬是也。有青蒿。小雅食野之蒿是也。又白蒿有水陸二種。爾雅。蘩皤蒿。即今陸生之艾蒿。蘩由胡。即今水生之蒌蒿。又爾雅。蘩皤蒿。一名蔚。又蘩皤蒿。一名苹。羅蒿。一曰角蒿。我羅一名蘭蒿。抱根叢生。黃花蒿。與青蒿相似。色帶綠。辛臭不可食。俗以釀醬。黃酒麴及牛尾蒿。色青不白。細葉直上。狀似牛尾。又馬矢蒿。葉大如莞。蔚花紅白色。八九月實成。俗謂之虎麻。或謂爲馬先。晏子云。蒿草之高者也。故俗以根赤葉香者爲晏子蒿。埤雅云。說文。蓬從蒿省。蓋五十象艾。六十象蓍。七十象蒿。艾治也。蒿亂也。莊子曰。是其于辨也。將妄鑿垣牖而殖蓬蒿也。管子曰。今蘇鳳不至。嘉禾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蓋言棧亂也。爾雅。蒿。荊。莊子稱今之君子。蒿目而憂世之患。蒿輔弱而陰潤。最易棲塵。故以爲比。言昧照塵中。其豪如被蓑。郭氏亦云。蓑被雨草衣。即蓑。但可爲衣。不可爲簑。明矣。香棧。羅願曰。莎葉蓽似三棱。根周匝多毛。一名雀頭香。香附子也。上林賦。薛莎青薠。師古曰。即今青莎。徐廣曰。蔑莎可染紫。六韜。蓑薛謂莎草雨衣。晏殊曰。莎耐水旱。樂莖延。雖拔心隕葉。弗之絕也。埤雅。莎草蓋而無濕。故從沙。與內司服所謂沙同意。壽曰。蓑簑縮撮。又曰。南山有蓑。蓑與常蒿悉同。但比常蒿色青翠。一如松柏之色。至深秋。餘蒿竝黃。此蒿猶得氣稍芬香。恐古人所用。以在物先有基之象。故曰邦家之基。樂書。莎葉如老韭葉而硬。光澤有劍脊棱。五六月中抽一莖。三棱中空。莖端出數莖。開青花。成穗如黍。中有細子。其根有蓑。蓑下結子一二枚。轉相延生。即香附子。按本草有蒿侯莎一條。又別立蓑夫須一條。分明二種。舊說多謂蓑即莎草。本草又以莎即香附。與爾雅異義矣。

食野之苹

朱傳。苹。草名。莖如敘股。葉如竹。莖生陸疏。生澤中下地濕處。爲草中之最大者。其莖上青下白。可生食。又可蒸食。雅疏。鄭以苹生于水。宜非鹿所食。故易之曰藾蕭。然三物一曰苹。今藾蕭始生香可食。二曰蒿。三曰苹。皆香草。蓋草木之臭味相同。有同類食之之義。成婁曰。苹爾雅及諸書皆不載。惟博雅云。黃文內虱。苹也。此即本草黃苓一名宿苓。圖經云。莖如箸。葉從地四面作叢生。似與陸疏不同種。說文。鶉黃鶉也。苓草也。引詩食野之苓。段玉裁以爲今切而分爲二。按鶉苓實一字。象野苓黃苓二義。鶉當爲苓。

芣木蓫蓫

朱傳。芣。草也。爾雅。芣。官。草。謂之蒬。蒬而不實者謂之蓫。蓫根也。服虔通俗云。莖麤曰蓫。木茂曰葆。說文。芣。音薄。一作蒲。草木之通稱。又草之總名。上林賦。蒲然興道而灌。養。蒲然也。舊說。今人多以三十之芣代之。按書禹貢。羽服。詩百芣。嘉芣。通作芣。不自今人始矣。花木考。草木之向陽生者。性暖。而解毒。背陰生者。性冷而解熱。在北者。移之南不茂。在南者。移之北而必變。橘柚渭于北徙。石榴過于東移。萃蘼死于齊。夏。款多華于殿。多。鳩食桑葚而醉。猶食薄荷而弭。莒鶉久服而暴亡。黃顙離刑苦而致死。物不能遷性。人豈能遷物哉。芣譜。蛇牀似蔭。蘼蕪。尼似人參。百部似門冬。菱蕤似萆薢。房葵似狼毒。杜蘅似細辛。以其相亂也。楚詞云。資蓑施以盥室。比說。俟滿朝也。資。蓑蓑也。蓑。蓑蓑也。施。蓑施也。是之謂三蓑草。

南山有臺

朱傳。臺。夫須。即莎草也。爾雅。臺。夫須。陸疏。舊說。夫須。莎草也。可爲蓑。笠。算文。臺一名山莎。本草。香附子。即莎草。根生田野二月八月採。圖經。香附子。交州者大如雞。近道者如杏仁。苗莖葉都似三棱。根若附子。周匝多毛。今近道生者。苗葉如雞而瘦。根如筋頭大。通志。臺即薹。臺。蓑。舊說以爲莎草。爾雅。臺。莎草。可爲衣。以禦雨。今人謂之蓑衣。郝人士曰。臺。笠。緇撮。毛氏云。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鄭云。以臺皮爲笠。夫臺但可爲衣。不可爲笠。古稱臺笠。蓑笠。蓑所以禦雨。笠所以禦暑。自謂臺與笠耳。不必合爲一物也。齊語。今農時雨既至。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橫縫。草昭曰。茅蒲。茅笠也。茅或作萌。竹萌之皮。所以爲笠。不必臺矣。又曰。橫縫。蓑薛衣也。蓋以莎草爲之。今人作笠。亦多用箬皮。箬。葉。山海經曰。三危之山有獸。其狀如彘。蓑。郭氏亦云。蓑被雨草衣。即蓑。但可爲衣。不可爲笠。明矣。臺一名夫須。蓋四夫所須也。一名水香。棧。羅願曰。莎葉薹似三棱。根周匝多毛。一名雀頭香。香附子也。上林賦。薛莎青薠。師古曰。即今青莎。徐廣曰。蔑莎可染紫。六韜。蓑薛謂莎草雨衣。晏殊曰。莎耐水旱。樂莖延。雖拔心隕葉。弗之絕也。埤雅。莎草蓋而無濕。故從沙。與內司服所謂沙同意。壽曰。臺。蓑。蓑草也。其生也在物下。其成也在物先。有基之象。故曰邦家之基。樂書。莎葉如老韭葉而硬。光澤有劍脊棱。五六月中抽一莖。三棱中空。莖端出數莖。開青花。成穗如黍。中有細子。其根有蓑。蓑下結子一二枚。轉相延生。即香附子。按本草有蒿侯莎一條。又別立臺夫須一條。分明二種。舊說多謂臺即莎草。本草又以莎即香附。與爾雅異義矣。

北山有萊

朱傳。萊草名。葉香可食者也。爾雅。薔蔓華。郭注。一名薔華。說文。萊即薔也。陸璣。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兗州人烝以爲菹。謂之萊烝。一說卽紅心灰藋菜。衛人以雞酥爲萊。一名鵝脚菜。一名鶴頂草。生不擇地。卽灰藋之紅心者。蒸葉稍大。嫩時可食。昔人所謂藜藿宿舊。藜卽此。孔疏。周禮上地田百畝。萊五十畝。萊爲草之總名。非別有草名之爲萊也。又萊草假迷。一名落帝。大可爲杖。范石湖云。萊蕪吳音並用。草木疏。萊藜也。韻書萊、藜、藜三字音義通。山海經。泰山有草名藜。如荻可爲蓍。又藜蒸老可爲杖。原憲杖藜出蓽門。杜詩。清風拂杖藜。又蒺藜也。與此名同實別。

廣要。朱傳云。苦菜。陸云。似苦菜。則又一種矣。顏氏家訓。江南別有苦菜。葉似酸漿。其花或紫或白。子大如珠。熟時或赤或黑。此菜可以釋勞。郭景純注爾雅云。此乃蘵黃蕊也。今河北謂之龍葵。菜世講禮者。以此當苦菜。無宿根。至春子方生。既云可以釋勞。宜乎人馬皆可食。又云至春方生。似合軍行之時。或青州雁門以爲芭。江南無其名耶。又山海經。東始之山。有木狀如榖。赤理。汁如血。不實。名曰芭。可以服馬。郭注。以汁塗馬。則馬飽良。

食我場藿

朱傳。藿。猶苗也。爾雅。蘬鹿藿。其實雚。注。鹿豆根黃而香。蔓延生。說文。藿。未之少也。公食禮。鉶芼牛藿。注云。藿豆葉也。時組豆葉用以作羹。或曰藿者苗之總名。然苗雖言草之始生。而藿則有所指。如豆葉曰藿。鹿藿九草之一。非凡始生者皆稱藿也。又音隱。草木華敷貌。藿藿霍通。淮南招隱。青松雜樹兮。預草藿藿。又漢鮑宣傳。酒漿藿肉。又藥名藿香。說文又以烝爲鹿藿。一曰荊揚徐鄂曰。說文誤合而論之。蘇乃苞蘡苺子皆名烝。葛一名鹿藿。白葛亦名白兔藿。則知藿爲苗之總名也。藿蘆蘧蒢。

無啄我粟

爾雅。蘧。赤苗。芑。白苗。注。粢。赤粱粟也。芑。白粱粟也。又曰。粱。稷也。注。今江東呼粟爲粱。孫炎曰。稷。粟也。說文。粱禾之精者。粟。嘉穀實也。粟之爲言續也。江東人呼爲粱。禮記。獻粟者執左契。輸。又求仁者之粟以實之。周禮。倉人掌粟入之藏。注。九穀供藏。以粟爲主。左傳。鄧侯未及娶。子展命餼國人粟戶一鍾。又晉饑。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曰汎舟之役。周書。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陽朋曰。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周禮。旅師掌聚野之鋤粟。屋粟。閒粟而施氏之艱厄。春秋說題辭。粟助陽扶性。一變而以陽生爲苗。二變而秀爲禾。三變而粟然謂之粟。四變入臼米出甲。五變而黍人粟。粟入之藏。注。九穀供藏。以粟爲主。左傳。鄧侯未及娶。子展命餼國人粟戶一鍾。又晉饑。秦輸粟于晉。飯可食。陽以一立爲法。故粟積一大分。穗長一尺。西者金所立。米者陽精。故西字合米而爲粟。楊泉物理論。凡種有強弱。土有剛柔。土宜強。高壟而疏。粟長穗而大粒。呂氏春秋。飯之美者。不周之粟。又曰。山陽之粟。殺之美者。不以粟爲穀之名。但米之有稃殼者。稃殼。粟也。古今注曰。糜稃也。後漢書曰。烏丸國其地宜稷。羅氏曰。古不以粟爲穀。俗皆稱粟。今人以穀之最細而圓者爲粟。則粱是其類。廣記有赤粟。白粟。黑粟。張公班粟。又有龍爪粟。俗呼鴨爪稗。一名穆子。音杉。味澀甘。無毒。補中厚胃。仁山金氏云。呂氏春說。有穀曰粟。無穀曰米。按粟卽所謂穀也。古人米與穀兼稱。米切舂而易腐。穀氣全而可久。緩急兼儲。後世重儲獨以米。故久卽不可食。本草。粟米味鹹。主養腎氣。去脾胃中熱。益氣。陳者味苦。主胃熱消渴利小便。唐本注。粟類多種。而並細于諸粱。北土常食。與粱有別。貫誼新書。郯穆公令食魚。雁必以秕。無敢以粟。于是求易于民。二擔粟一擔秕。更請以粟食之。公曰。粟米人上食也。柰何以餧鳥。且汝知小計。而不知大害。商君書。金一兩生境內。粟一十二擔。死境外。粟一十二擔生境內。金一兩死于境外。國好生粟于境內。金粟兩生。倉府兩實。國強。王子年拾遺記。東極之東有瓊脂粟。白如玉。粟滑如膏。有龍枝粟。枝屈曲似游龍。有鳳冠粟。如鳳之冠。有蜜渠粟。粟生葉似芙蓉。又圓蜀山有不周粟。穗高五丈。其粒皎然如玉也。穀譜。粟米之連殼者。本五穀之一。粱屬

詩傳名物集覽卷十

草

菁菁者莪

朱傳。莪。羅蒿也。爾雅。莪。羅。陸疏。莪。蓬也。生澤田漸漬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堪可生食。又可蒸。香美。味頗似蓼蒿。廣志。莪蒿。麤本草注。葉似白蒿。花如粗麥。紅赤可愛。子似王不留行。黑色作角。七八月採。蜀本圖經。葉似蛇牀。青蒿等。子角似藁。青實黑。秋熟。所在皆有之。陳藏器云。麤蒿生高岡。宿根先于百草。衍義。偽蒿莖葉如青蒿。開淡紅紫花。花大約徑三四分。花能結子。長二寸許。微彎。埤雅。莪又曰。抱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周禮。旅師掌聚野之鋤粟。屋粟。閒粟而施氏之艱厄。春秋說題辭。粟助陽扶性。一變而以陽生爲苗。二變而秀爲禾。三變而粟然謂之粟。四變入臼米出甲。五變而黍人粟。粟入之藏。注。九穀供藏。以粟爲主。左傳。鄧侯未及娶。子展命餼國人粟戶一鍾。又晉饑。秦輸粟于晉。飯可食。陽以一立爲法。故粟積一大分。穗長一尺。西者金所立。米者陽精。故西字合米而爲粟。楊泉物理論。凡種有強弱。土有剛柔。土宜強。高壟而疏。粟長穗而大粒。呂氏春秋。飯之美者。不周之粟。又曰。山陽之粟。殺之美者。不以粟爲穀之名。但米之有稃殼者。稃殼。粟也。古今注曰。糜稃也。後漢書曰。烏丸國其地宜稷。羅氏曰。古不以粟爲穀。俗皆稱粟。今人以穀之最細而圓者爲粟。則粱是其類。廣記有赤粟。白粟。黑粟。張公班粟。又有龍爪粟。俗呼鴨爪稗。一名穆子。音杉。味澀甘。無毒。補中厚胃。仁山金氏云。呂氏春說。有穀曰粟。無穀曰米。按粟卽所謂穀也。古人米與穀兼稱。米切舂而易腐。穀氣全而可久。緩急兼儲。後世重儲獨以米。故久卽不可食。本草。粟米味鹹。主養腎氣。去脾胃中熱。益氣。陳者味苦。主胃熱消渴利小便。唐本注。粟類多種。而並細于諸粱。北土常食。與粱有別。貫誼新書。郯穆公令食魚。雁必以秕。無敢以粟。于是求易于民。二擔粟一擔秕。更請以粟食之。公曰。粟米人上食也。柰何以餧鳥。且汝知小計。而不知大害。商君書。金一兩生境內。粟一十二擔。死境外。粟一十二擔生境內。金一兩死于境外。國好生粟于境內。金粟兩生。倉府兩實。國強。王子年拾遺記。東極之東有瓊脂粟。白如玉。粟滑如膏。有龍枝粟。枝屈曲似游龍。有鳳冠粟。如鳳之冠。有蜜渠粟。粟生葉似芙蓉。又圓蜀山有不周粟。穗高五丈。其粒皎然如玉也。穀譜。粟米之連殼者。本五穀之一。粱屬

也。今以脫殼者爲粟米。一曰小米。粟古文作粟。象穗在禾上之形。蓋粱之細者。青粱穀穗有毛。粒肯米亦微肯而細于黃白粱。殼粒似肯稞而少麤。夏月食之極清涼。作餻清白勝餘米。早則有趕麥黃八月黃老軍頭之類。晚則有雁頭青寒露粟。鐵鞭頭之類。齊民要術云。粟成熟有早晚。苗稈有高下。牧獲有多寡。性質有强弱。滋味有美惡。順天時。量地力。則用力少而成功多也。李時珍云。古者以粟爲黍稷稻粱之總稱。後人乃專以粱之細者名粟。故唐孟詵言。人不識粟。要之粘者爲秫。不粘者爲粟。因呼粱爲秫粟。以別秫而配秫。此北人之所謂小米也。

言采其蓫

朱傳。蓫。牛薊惡菜也。今人謂之羊蹄菜。箋。牛薊也。仲春時生。可采。郭云。今江東呼草爲牛薊者。高尺餘許。方莖葉長而銳。有穗。穗間有華。華紫縹色。可淋以爲飲。疏。縹青白色。淋以水沃也。陸疏。今人謂之羊蹄。似蓼。蓫蔹而莖赤。臛爲茹滑美。多啖令人下氣。幽州人謂之蓫。鄭漁仲云。酸即羊蹄菜。張揖云。蓫羊蹄。本草。羊蹄一名東方宿。一名連蟲陸。一名鬼目。一名蓄。陶隱居云。今人呼禿菜。即酢菊之謂。詩云。言采其蓫。是也。爾經。生下濕地。春生苗高三四尺。葉狹長。頗似萵苣而色深。莖節間紫赤。花青白。成穗子三棱。若粟蘘。夏中即枯。根似牛蒡而堅實。詩言采其蓫。或作蓄。又一種極相類。而葉黃味酢。名酸模。爾雅所謂蕢蒬。雖郭璞所云似羊蹄。一名蓫。是也。衍義。蓫葉如菜中菠薐。但無岐而色差青白。葉厚。花與子亦相似。本草綱目。蓫蓄三字不同。采摭傳公侯夫人執鞠菜以助祭。王后則荇菜。蓫通作蓄。又澤生草曰蓄。淮南子。懲沸藥瓜蓄者。文不具。采摭傳公侯夫人執鞠菜以助祭。王后則荇菜。蓫通作蓄。又澤生草曰蓄。淮南子。懲沸藥者吹冷蓫。冷齋夜話。蓫爲百歲蘧。言雖至貧亦能具。百歲可長享也。又淹韭曰蘬。淹雞曰蠷。淹雞亦韭類。齊民要術。仲冬臿經霜。如霜青葵等雜乾之。並爲臧蓫。得其和者。作金紋色。南人作臧蓫。以糯米糏搗爲末。研胡麻和醷之。蓫既甜腥。汁亦酸美。

是剝是菹

朱傳。菹。酢菜也。毛傳。剝瓜爲菹也。疏。以米粒和醯漬菜也。鄭箋。剝削淹漬以爲菹。貴四時之異物。祼祭義。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周禮。醢人掌四豆之實。王舉共醢。以七菹實之。注。韭、菁、茆、葵、芹、箔、筍、菁、葑、芄、兔、葵。箔筍萌。筍竹萌也。禮記。饘粥。豆之菹。水草之和氣。孔疏。周禮。醢人祭祀供果蓏。是祭必有瓜菹。醢人豆實。無瓜菹者。文不具。采摭傳公侯夫人執鞠菜以助祭。王后則荇菜。蓫通作蓄。又澤生草曰蓄。淮南子。懲沸藥者吹冷蓫。冷齋夜話。蓫爲百歲蘧。言雖至貧亦能具。百歲可長享也。又淹韭曰蘬。淹雞曰蠷。淹雞亦韭類。齊民要術。仲冬臿經霜。如霜青葵等雜乾之。並爲臧蓫。得其和者。作金紋色。南人作臧蓫。以糯米糏搗爲末。研胡麻和醷之。蓫既甜腥。汁亦酸美。

是剝是菹

朱傳。菹。酢菜也。毛傳。剝瓜爲菹也。疏。以米粒和醯漬菜也。鄭箋。剝削淹漬以爲菹。貴四時之異物。祼祭義。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周禮。醢人掌四豆之實。王舉共醢。以七菹實之。注。韭、菁、茆、葵、芹、箔、筍、菁、葑、芄、兔、葵。箔筍萌。筍竹萌也。禮記。饘粥。豆之菹。水草之和氣。孔疏。周禮。醢人祭祀供果蓏。是祭必有瓜菹。醢人豆實。無瓜菹者。文不具。采摭傳公侯夫人執鞠菜以助祭。王后則荇菜。蓫通作蓄。又澤生草曰蓄。淮南子。懲沸藥瓜蓄者。文不具。采摭傳公侯夫人執鞠菜以助祭。王后則荇菜。蓫通作蓄。又澤生草曰蓄。淮南子。懲沸藥者吹冷蓫。冷齋夜話。蓫爲百歲蘧。言雖至貧亦能具。百歲可長享也。又淹韭曰蘬。淹雞曰蠷。淹雞亦韭類。齊民要術。仲冬臿經霜。如霜青葵等雜乾之。並爲臧蓫。得其和者。作金紋色。南人作臧蓫。以糯米糏搗爲末。研胡麻和醷之。蓫既甜腥。汁亦酸美。

言采其蓫

朱傳。蓫。牛薊惡菜也。箋。蓫亦仲春時生。可采。爾雅。蓫蓫。郭云。大葉白華。根如指。正白可噉。又云。蓄蓫茅。疏。蓫與蓄茅。一生。其實明目輕身。通神一名寄屑。一名寓木。一名宛童。一名蔦。生弘農川谷桑樹上。三月三日採蓫葉陰乾。凡桑、榮、櫟、柳、楸、楓等樹皆有之。此物自成造化之氣而生。別是一物也。陶隱居云。桑上者名桑上寄生。詩云。施于松上。方家亦用楊楓上者。各隨其樹名之。生樹枝間。寄根在皮節之內。葉圓青赤。厚澤易折。旁自生枝節。多夏生。四月花白。五月實赤。大如小豆。蘇恭云。此多生榮、櫟、柳、水楊、楓等樹上。子黃大如小棗實。九月始熟。陶說非也。爾經云。寄生云是烏鳥食物。子落枝節間。感氣而生。葉似橘而厚。輭蓫似槐枝而肥。肥三四月開花。黃白色。六七月結實。黃色。如小豆。女蘿。朱傳。菟絲也。蓫連草上。黃赤如金。釋文。在草曰菟絲。在木曰女蘿。毛傳。女蘿。菟絲松蘿也。陸疏。今合藥菟絲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蓫松上生。枝正青。與

田卒汚萊

朱傳。汚。停水也。萊。草穢也。孔疏。汚停水之名。禮記曰。汚其宮而瀦焉是也。萊。孔疏。田廢生草。謂之萊。萊者。草穢之名。故以萊爲穢也。途人注云。萊休不耕者。又除草亦曰萊。地官山虞。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注。萊除草萊。蓋猶載柞之爲去木也。吳棫曰。萊夫須也。不知夫須乃南山有臺之臺。與萊迥別。

匪莪伊蔚

朱傳。蔚。牡蒿也。三月始生。七月始華。如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爲角。似小豆角銳而長。爾雅。蔚。牡蒿。某氏曰。江河間曰蒿。刑氏曰。蔚即蒿之雄無子者。陸疏。牡蒿也。一名馬新蒿。本草。馬先蒿。陶隱居云。一名燔石草。唐本注云。葉如莞。蔚紅白色。實八月九月熟。俗謂之虎麻。莞。蔚苗短小。子夏中熟而初生二種極相似。陸佃云。蔚大于蒿。羅氏曰。蔚無子者。今青蒿葉端皆作子。如米大。蔚獨無耳。詩緝云。蒿雅。蘩之醜。秋爲蒿。蔚。即蒿之大者。我蓫可生食。烝食香美。至秋則變爲蒿。蔚矣。蔚古人皆以爲無子。故曰牡蒿。而本草注云。八月有實。圖經云。入藥當用有子者爲正。未知何以矛盾。通雅。蔚爲牡蒿。即齊頭蒿也。甚臭。曰馬矢蒿。

菟絲殊異本草松蘿一名女蘿生熊耳山川谷松樹上五月採藥性論松蘿能治寒熱吐客痰名物鈔蒐絲名女蘿爾雅所云是也松蘿亦名女蘿博雅及本草所云是也古詩云與君爲新婚菟絲附女蘿李善云二者異草毛公誤合爲一此詩女蘿施松自是松蘿耳與菟絲了無涉釋文云花草曰菟絲花木曰女蘿通雅曰似竹之草非一絲亦一種郎說文之蒬漢書藝經晉灼注藝草出鄖瑯似艾可染色蒬乃蘿亦非蓋菟絲蔓延于木也舊說上有菟絲下必有伏蒐之根無此蒐在下則絲不得生乎上然其實不屬也淮南子曰下有伏苓上有菟絲詩曰葛與女蘿施于松柏言葛之爲物寄生而女蘿浮蔓倘得施于松柏可以人而不如乎且姓同本而生族同支而出尤與寄生浮蔓者異矣故以此較正又曰菟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鰌蟬而口而鳴皆自然者也爾雅郭女蘿菟絲實二物也皆堦木上爲寄生也葉似當盧子如穀盆子赤黑甜美廣雅云女蘿松蘿也蒬匡蒬絲也本是兩物今女蘿正書而長無雜蔓故山鬼云被薜荔兮帶女蘿蘿荷而長如帶也何與菟絲事然兩者皆堦木或有時相蔓亦未可知古樂府云南山羅羅菟絲花北陵青青女蘿樹由來花樹同一根今日枝條分兩處唐樂府亦云菟絲故無情隨風任顛倒誰使女蘿枝而來强縈抱兩草猶一心人心不如草則古今多知爲二物矣博物志魏文帝記諸物似亂者女蘿寄生菟絲菟絲寄生木上根不著地正此義也廣要爾雅埤雅及郭鄭諸家俱以爲一物異名陸氏云女蘿非松蘿本草分菟絲入草部松蘿入木部與陸氏合然又云松蘿一名女蘿何耶

言采其芹

朱傳芹水草可食鄭箋芹菜也可以爲菹采其水中者何潔清也爾雅芹楚葵注今水中芹菜本草水芹味甘平養精益氣一名水英陶隱居云二三月作英時可作菹及熟瀹食之又有濟芹可生噉別本注云芹有兩種青芹取根白色赤芹取莖葉並堪作菹圖經云生水中葉依莖對花白色而無實根亦白色孟詵云水芹醒酒殺中香美高田者名白芹周禮醢人加豆之實芹菹菟醢呂氏春秋菜之美者崔豹之芹晉令立春日以芹并蘆蔊爲菜盤相餽埤雅云芹潔白而有節其氣甚芬芳而味則不如葑之美故列子以爲客有獻芹者鄉豪取而嘗之蜇于口慘于腹也又野人食芹而美獻之君蔬譜一種黃花者毛芹也有毒殺人三八月食芹已蛟龍病舊說陸地亦生芹名旱芹色味並同又一種馬芹爾雅菱牛薪郭注似芹明與芹不同類羅願合芹薪爲一非也況芹各方皆生謂以薪得名尤謬又芹一作荹皆石崇傳每多得韭荹蘘荹即芹也亦作蒠陸德明曰古作薪舊注不知芹有新勤二音芹蒠並音勤荹音其汎云水草分芹荹爲二物誤

終朝采綠

朱傳綠王芻也淇澳毛傳綠王芻孔疏鹿蕗也郭云蘬也今呼鳧脚莎本草唐注蘙草葉似竹而細薄蜜亦圓小生平澤溪澗之側荊襄人煮以染黃色極鮮好洗焙有效雅翼本草名蘙草俗亦呼淡竹葉所謂綠竹猗猗者上林賦稱蒼莨云掩以綠蘙被以江離張揖亦以綠爲王芻則綠草香也而離騷云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蘅芷以時百畝以三者皆惡草詩緝王芻易得之草即蒭蕘蘼也陸疏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今淇澳旁生如

草澀僊可以洗笏及盤枕利于刀錯俗呼爲木賊彼土人謂爲綠竹據此綠蘙與綠竹家誤以綠竹爲草名說文長箋云當即竹也草中之王故曰王芻按綠非竹唐本草明言似竹而細箋未深考耳通雅曰似竹之草非一綠亦一種即說文之蒬漢書藝綠晉灼注藝草出鄖瑯似艾可染色蒬乃綠字音轉今北人呼綠爲蒭古者貢草入染人故謂之王芻又曰藍草綠蘙草即蒭竹也按說文蒬草可以染留黃言間色也古樂府中婦被留黃即此一作流黃

終朝采藍

朱傳藍染草也爾雅蔵馬藍郭云今大葉冬藍也疏今爲澱者是夏小正五月啓灌藍蓼啓者別也陶而疏之也灌者藍生者也記時也禮記仲夏令民毋刈藍以染注藍色青青者赤之母刈之傷時氣也此月藍始可別荀子青出于藍而青于藍冰水爲之而寒于水漢記曰欲以染絲之質堪近朱藍又蓼中之蟲豈知藍之甘乎精微論曰赤欲如白裹朱不欲如赬青欲如蒼璧之色不欲如藍鄭樵曰藍有三種蓼藍馬藍菘藍一種圍徑三寸許厚三四分出嶺南名木藍子蒔藍堪切爲澱本草經所用乃是蓼藍實其苗似蓼而味不辛者蒔藍惟堪染青蓼藍不堪爲澱惟作碧色圖經藍實大家蔬圃中作畦種蒔三四月生苗高二三尺葉似水蓼花紅白色實亦若蓼子而大黑色五六月採實即蓼藍也蒔藍即爾雅所謂馬藍四時俱有江寧有吳藍二三月生如蒿葉青花白四民月令檢炭落時可種藍五月可刈藍六月可種冬藍漢官儀染藍供染綠紋綬藍小藍也齊民要術種藍一同葵法藍三葉澆之蒔治令淨五月中新雨後即拔栽之故夏小正曰五月啓灌灌沐藍蓼灌灌也沐剔沐也綠可以染黃藍可以染青皆婦人致飾之物也弁譜藍有數種大藍葉如萵苣而肥厚微白似聲藍色小藍莖赤葉綠而小槐藍葉如槐葉皆可作靛至秋煮熟染衣正用小藍又一種聲藍一名芥藍葉色如藍芥屬也南方謂之芥藍葉可聲食故北方謂之聲藍葉大如藍二三月生如蒿葉青花白四民月令檢炭落時可種藍五月可刈藍六月可種冬藍漢官儀染藍供染綠紋綬藍小藍也齊民要術種藍一同葵法藍三葉澆之蒔治令淨五月中新雨後即拔栽之故夏小正曰五月啓灌灌沐藍蓼灌灌也沐剔沐也綠可以染黃藍可以染青皆婦人致飾之物也弁譜藍有數種大藍葉如萵苣而肥厚微白似聲藍色小藍莖赤葉綠而小槐藍葉如槐葉皆可作靛至秋煮熟染衣正用小藍又一種聲藍一名芥藍葉色如藍芥屬也南方謂之芥藍葉可聲食故北方謂之聲藍葉大如藍可作靛又可作靛染帛勝禹貢李氏本草云藍有五種各有主治惟藍實專取之蓼藍其葉如蓼五六月開淺紅花子亦如蓼歲可三刈蔵藍葉如白蔵馬藍葉如苦賈即郭氏所謂大葉冬藍者俗謂之板藍二藍花子竝如蓼吳藍長如蒿花白木藍長壓如決明高者三四尺分枝布葉如槐淡紅花結角寸許蠹如小豆角諸藍不同以之作澱一也別有甘藍河東關西種食之甚香蘇恭曰五月當蘭灌沐藍蓼灌灌也沐剔沐也綠可以染黃藍可以染青皆婦人致飾之物也弁譜藍有數種大藍葉如萵苣而肥厚微白似聲藍色小藍莖赤葉綠而小槐藍葉如槐葉皆可作靛至秋煮熟染衣正用小藍又一種聲藍一名芥藍葉色如藍芥屬也南方謂之芥藍葉可聲食故北方謂之聲藍葉大如藍二三月生如蒿葉青花白四民月令檢炭落時可種藍五月可刈藍六月可種冬藍漢官儀染藍供染綠紋綬藍小藍也齊民要術種藍一同葵法藍三葉澆之蒔治令淨五月中新雨後即拔栽之故夏小正曰五月啓灌

以美田。葉可食。本草。紫蔵一名陵苕。一名茨華。生西海川谷及山陽。圖經云。凌霄花也。多生山中人家園圃。亦或種蒔。初作藤。蔓生依大木。歲久延引至巔而有華。其華黃赤。夏中乃盛。雅翼。此華亦彌絡石壁。盛夏視之如錦。繡不可仰。露滴目中。有失明者。并譜。凌霄野生者。蔓繞數尺。得木而上。郎高數丈。蔓開。繞如蝸虎足。垎樹上。甚堅牢。久者藤大如盃。春初生枝。一枝數葉。尖長有齒。深青色。開花一枝十餘朵。大如葦牛花。頭開五瓣。赭黃色。有數點。夏中乃盛。深秋更赤。八月結莢。如豆角。長三寸許。秋深采之。名物疏。陵苕即凌霄也。陸疏以爲鼠尾。爾雅云。蘧鼠尾。注云。可以染皁。本草經云。鼠尾草。一名水蘇。一名鬼箭。一名陵翹。生平澤中。四月採葉。七月採華。陶隱居云。田野甚多。人採作滋染皁。圖經云。苗如蒿。夏生。莖端作四五穗。穗若車前。與陸說生下溼七月華可染皁者相似。則陸誤以陵苕爲鼠尾矣。又或以紫蔵爲翟麥根。翟麥即爾雅所謂大菊蘧麥。亦非也。陵苕斷即女蔵。陸疏全經不可从。

何草不黃

說文。草百卉也。從二艸。又云。草。斗櫟實也。一曰象斗子。徐鉉曰。今俗以此爲艸木之艸。別作皁字。爲黑色之皁。按櫟實可以染帛爲黑色。故曰皁。通用爲草棧字也。爾雅。并草。疏別二名也。又云。蒲、蒹、葭、華、榮。疏別艸木榮華之異名也。又云。菱。根。櫻。蕊。含。本謂之華。艸謂之榮。不榮而實謂之秀。秀而不實謂之英。方言。蘇、芥。艸也。江淮楚南之間曰蘇。自關而西或曰艸。或曰芥。蘇。莽。艸也。東越揚州之間曰艸。南楚曰莽。易。天地變化草木蕃。又天造草昧。禹貢。兗州厥草惟繇。徐州草木漸包。揚州厥草惟夭。洪範。庶草蕃蘼。大戴禮云。孟春冰泮。百草權輿。周官。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至日而夷之。冬至日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禮記。孟春草木萌動。季春生氣方盛。句者畢出。萌者盡達。孟夏靡草死。季夏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季秋草木黃落。又爲草化爲蛰。祭統。嘗之日。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注。因其枯槁之時。艾以給灸。艾草謂之草。猶采桑謂之桑。不曰艾草而曰草艾者。草自可艾也。艾音刈。與刈同。墨則不類矣。詩緝辨之甚當。舊本有蓳蓳二字。蓳注草名。即烏頭。蓳注草根如薺。烝食之味甘。蓳具客切。亦似傅會。不可從。

豐水有芭

朱傳。芭。草名。按詩有三芭。一穀。一菜。一草也。毛氏以采芭爲菜。烈芭爲草。陸芭爲穀。王氏合三者皆以爲穀。非是。或曰。豐芭之芭。亦指菜言。非別有草名芭也。他若地黃之有芭名。山海經之有芭木。與詩三芭異物同名。

實顆實栗

朱傳。顆。實繁碩而垂末也。栗。不秕也。說文。顆。禾末也。孔疏。禹貢三百里納秸。注。秸者亦曰穎。皆與此同義也。栗是穀穗成孰之穎。其實栗栗然。桓六年左傳云。本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服虔云。穀之初熟爲栗。小爾雅。禾穗謂之穎。穀穎謂之鋭。

維秬維秠

穅是殼之別名。又地芝瓜也。其子謂之瓤。詩傳。小瓜連大瓜在枝間。以喻子孫承嗣也。

堇荼如飴

朱傳。堇。烏頭也。爾雅。菟堇草。郭云。卽烏頭也。江東呼爲堇。音謹。晉語。驪姬詐爲堇言。驪姬詐爲烏頭也。國策。人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以其雖偸充腹而與死同患也。廣雅。附子一歲爲烏喙。三歲爲附子。四歲爲烏頭。五歲爲天雄。本草。烏頭與附子同根。形似烏烏之頭。蜀人謂烏頭苗爲堇草。冬採爲附子。春採爲烏頭。味辛甘溫。大熱有大毒。一名奚毒。一名卽子。一名烏喙。陶隱居云。兼時堇初生。有腦形。似烏烏之頭。故謂之烏頭。有兩岐共蔕。狀如牛角。名烏喙。喙卽烏之口也。吳氏本草。烏頭一名萯。一名千秋。一名毒公。一名果負。一名耿子。禹錫等云。正月始生。葉厚。莖方中空。葉四面相當。與萯相似。圖經。烏頭、烏喙、天雄、附子、鄔子、部是一種。苗高三四尺。莖四棱。葉如艾。花紫碧色。作穗。實小黑。如桑椹。本只種附子。熟後有四物。長二三寸。爲天雄附子。旁尖牙角爲鄔子。絕小者亦名鄔子。元種者爲烏頭。其餘大小皆爲附子。毛傳。堇。菜也。詩緝。郭氏謂堇卽烏頭。則與烏毒同類。非荼菜可食之類矣。蓼雖苦。得細甜脆。故可言如飴。烏頭毒物。不可食。何由知其如飴乎。毛氏以堇爲菜。不言毒物。內則。堇荁枌榆。注云。堇似堇而葉大。公食鼎。鉶芼。皆滑。注云。滑。堇荁之屬。說文。堇根如薺。葉如細柳。烝食之甘。爾雅。薺。苦菜。郭云。今堇葵也。葉似柳子。如米汁食之滑者。又一種紫堇。名赤芹。亦名楚葵。寶藏論云。赤芹生水溝。葉形似赤芍藥。上有黃斑。汁可制汞伏硃砂。號起爲草。眞君本草云。赤芹堇葉似蕎麥。根味苦酸。江淮人采苗充蔬食。本草。堇。堇汁味甘。唐本注。此菜野生。非人所植。俗謂之堇菜。葉似蔊菜花。紫色。名物疏。爾雅。蔜。苦堇。本草在菜部。毛公所云堇菜指此。若烏頭則但可謂之草。不可謂之菜也。陸氏釋文又引廣雅云。堇。蠚也。今三輔之言猶然。此卽雅所謂芹薺。非此堇也。按堇茶惡菜。詩言如飴。以見周原風土之善耳。必謂堇爲毒草。與荼

朱傳秬黑黍也釋草秬黑黍李巡曰黑黍一名秬黍雅翼古者蔚薊有白黑形曠白爲燒秬黑黍即秬也左傳黑牡秬黍以享司寇盛用以藏冰也又以爲酒謂之秬鬯一卣詩洛誥秬鬯二卣又文侯之命秬鬯一卣瑞應圖后稷播植天降秬秠孔叢子魏王問子順曰昔上天神異后稷爲之下嘉穀周遂以之興

秠朱傳黑黍一稃二米者也釋草秠一稃二米李巡曰黑黍之中一稃有二米者別名爲秠孔疏郭璞曰漢和帝時任城生黑黍或三四實實二米得黍三斛八斗則秬是黑黍之大名秠是黑黍之中有二米者鄭氏人注云秬如黑黍一秠二米箸張逸云秠卽皮其釋亦皮也本草圖經秬黍之中一稃二米者特天地中和之氣乃生米粒皆勻無大小得此然後可定鎭律今上蒸成值豐歲往往得之但稀闕不能充貢雅翼鄭氏釋鬯人以秠之壯雜于秬郭氏解釋草以秬之色雜于秠郭又引漢任城生黑黍時歲后稷降播乃民事之常如必待任城所生而後降則沒世不可待矣按今百穀一稃二米者惟麥爲然說文解秠亦云一稃二米而解來字云周所受瑞麥來麰一來二縫然則秠正來麰侏但生民臣工所稱不同來麰又爲詩麰古者來蒸秠三字相通

維糜維芑

朱傳糜赤粱粟也釋草蘪赤苗郭云今之赤粱粟

芑朱傳白粱粟也釋草芑白苗郭云今之白粱粟與蘪皆好穀六書故俗作床鄭剛中曰岐山之陽種床尤盛米類穀可麪可餅西人飽麪非床猶飢也

不可救藥

說文治病草凡金石草木之劑皆曰藥炎帝外紀民有疾病未知藥石神農氏始味草木之滋察寒暑平熱之性君臣佐使之義作方書以療民疾禮月令孟夏聚蓄百藥周禮疾醫以五藥養其病注草木蟲石穀也瘉愈也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本草經上藥養命以應天中藥養性以應人下藥治病以應地藥有陰陽配合子母兄弟根莖華實草石骨肉三皇紀神農嘗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始有醫藥圖經藥分三品以三百六十五種應周天之數自漢以後代有增益史記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居醫卜之間本草序天造地化而草木生剛柔交于柔而成根莖葉莖陽華實陰陰得氣之粹者爲良得氣之戾者爲毒有五行爲曰金木水火土有五氣爲曰香臭腥羶有五色爲曰青赤黃白黑有五味爲曰酸苦甘辛鹹有五性爲曰寒熱溫涼平有五用爲曰升降浮沈中

其蔽維何

朱傳蔽藩蔡也對肉殺故云藩殺謂菹也周禮醢人饋食之籩羞籩之實有糜臡菹魚醢那疏竹初萌生謂之筍凡草木初生謂之萌又爾雅云簹萌郭注萌筍別也鄭注箭竹筍也通志凡筍惟箭筍爲美故會稽竹筍有聞焉陸疏筍皆四月生惟巴竹筍八月九月生始出地長數寸漬以苦酒豉汁浸之可以就酒及食呂覽味之美者越駱之菌注越駱山名菌竹筍也筍亦曰菌箭箴筍禹貢之篠爾雅禮器之竹箭也本草筍木性甲乙氣筍譜竹初種根食土而下求乎呼也及擢筍冒土而上愛乎子也筍青綠色萌簳籜箨笛篁皆筍別名杭州筍大如桶墮地卽碎南岳筍黑而肥多汁天目鷹山多黃竹擧筍風越箇簳箄七八月生雲南筜筍七月生至十月稍苦巴州筍九月生雪竹筍五月生方竹筍八月生浙閩以南四時皆有之又酸筍出越南桃竹筍出川廣四寸一節可爲簫李英公本草竹筍性甘無毒主消渴利水道益氣可久食道書筍者日華之胎也一名大明服曰月之精華欲得常食蘇子瞻曰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埤雅其萌曰筍竹胎也從勹從日解之曰旬內爲筍旬外爲竹今俗呼竹爲姊母草言筍旬有六日而齊母其自死筍爲僊人杖唐人食筍詩稚子脫錦綳駢頭玉香滑注稚子竹筍也以竹稱孫故有龍孫稚子諸號贊寧雜志云竹根有鼠大似貓名竹豚色類竹亦名稚子俗謂竹溜子玉篇云鼮也色深褐與竹色別新知錄謂泰順縣竹豚生林中食筍根形似猪掘食味美三說各異好奇者遂引此爲唐人稚子之證謬矣

蒲朱傳蒲蒻也鄭箋深蒲也毛傳蒲蒻也周禮醢人深蒲醢醢鄭司農云深蒲蒲蒻入水深鄭玄云深蒲蒲始生水中子孔疏醢人加豆之實有深蒲筍菹蒲初生水中入地蒻大如匕柄正白生噉之甘脆

如彼棲苴

朱傳棲苴水中浮草棲于木上者言枯槁無潤澤也毛傳水中浮草鄭箋樹上棲苴孔疏苴是草木之枯槁者故在樹末落及已落爲水漂皆稱苴也爾雅蓄麋郭注作履荐麋與苴通草疏云卽麻類可作履底又包苴貨物也貿苴東冠雖敝不以苴履楊賜上封事曰譬夫昌則苞苴通又禮喪服小記苴杖注苴者蹈也踐說也皆宿草枯槁之義

彼疏斯稗

朱傳疏糲也稗則精矣孔疏以疏對稗則麤于稗也麤于稗者惟糲米耳言小人與君子如疏如稗其分審矣易傳以質者食麤昏極之蒸食精也或曰疏稗皆糲屬稗次于疏與糲鑒精米別疏與稗皆喻小人左傳粢食不饐音毀或作糦字林以糲爲精米則糲與糦皆米之精者糦當倍稗與糲也由九章算法推之米纔甚曰糲疏卽糲也稗次之精者分三等上曰粢次曰糲又次曰糲按九章算術云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稗二十七粢二十四御二十一晉米漸細故類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故得此數也朱子曰九章粟米之法糲十稗九粢八侍御七糲米一斛治而成稗則九斗矣張宴曰一斛粟舂七斗米爲糲與算說小別說文粟重一揩爲一斛六斗有斗之大半舂爲米一斛曰糲糲一斛舂九斗曰糦稻重一揩爲粟二十斗爲米十斗曰糲爲米六斗有斗之大半曰粢粢據此則粹精于疏而糲粢視粹爲尤精矣漢志小說謂之稗說漢藝文志小說出于稗官注王者欲知閭巷風俗之事故立是官師古曰小官也

維筍及蒲

朱傳筍竹萌也爾雅筍竹萌說文竹胎也天官醢人箈菹雁醢筍菹魚醢那疏竹初萌生謂之筍凡草木初生謂之萌又爾雅云簹萌郭注萌筍別也鄭注箭竹筍也通志凡筍惟箭筍爲美故會稽竹筍有聞焉陸疏筍皆四月生惟巴竹筍八月九月生始出地長數寸漬以苦酒豉汁浸之可以就酒及食呂覽味之美者越駱之菌注越駱山名菌竹筍也筍亦曰菌箭箴筍禹貢之篠爾雅禮器之竹箭也本草筍木性甲乙氣筍譜竹初種根食土而下求乎呼也及擢筍冒土而上愛乎子也筍青綠色萌籜箨笛篁皆筍別名杭州筍大如桶墮地卽碎南岳筍黑而肥多汁天目鷹山多黃竹擧筍風越箇簳箄七八月生雲南筜筍七月生至十月稍苦巴州筍九月生雪竹筍五月生方竹筍八月生浙閩以南四時皆有之又酸筍出越南桃竹筍出川廣四寸一節可爲簫李英公本草竹筍性甘無毒主消渴利水道益氣可久食道書筍者日華之胎也一名大明服曰月之精華欲得常食蘇子瞻曰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埤雅其萌曰筍竹胎也從勹從日解之曰旬內爲筍旬外爲竹今俗呼竹爲姊母草言筍旬有六日而齊母其自死筍爲僊人杖唐人食筍詩稚子脫錦綳駢頭玉香滑注稚子竹筍也以竹稱孫故有龍孫稚子諸號贊寧雜志云竹根有鼠大似貓名竹豚色類竹亦名稚子俗謂竹溜子玉篇云鼮也色深褐與竹色別新知錄謂泰順縣竹豚生林中食筍根形似猪掘食味美三說各異好奇者遂引此爲唐人稚子之證謬矣

蒲朱傳蒲蒻也鄭箋深蒲也毛傳蒲蒻也周禮醢人深蒲醢醢鄭司農云深蒲蒲蒻入水深鄭玄云深蒲蒲始生水中子孔疏醢人加豆之實有深蒲筍菹蒲初生水中入地蒻大如匕柄正白生噉之甘脆

如彼棲苴

朱傳棲苴水中浮草棲于木上者言枯槁無潤澤也毛傳水中浮草鄭箋樹上棲苴孔疏苴是草木之枯槁者故在樹末落及已落爲水漂皆稱苴也爾雅蓄麋郭注作履荐麋與苴通草疏云卽麻類可作履底又包苴貨物也貿苴東冠雖敝不以苴履楊賜上封事曰譬夫昌則苞苴通又禮喪服小記苴杖注苴者蹈也踐說也皆宿草枯槁之義

彼疏斯稗

朱傳疏糲也稗則精矣孔疏以疏對稗則麤于稗也麤于稗者惟糲米耳言小人與君子如疏如稗其分審矣易傳以質者食麤昏極之蒸食精也或曰疏稗皆糲屬稗次于疏與糲鑒精米別疏與稗皆喻小人左傳粢食不饐音毀或作糦字林以糲爲精米則糲與糦皆米之精者糦當倍稗與糲也由九章算法推之米纔甚曰糲疏卽糲也稗次之精者分三等上曰粢次曰糲又次曰糲按九章算術云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稗二十七粢二十四御二十一晉米漸細故類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故得此數也朱子曰九章粟米之法糲十稗九粢八侍御七糲米一斛治而成稗則九斗矣張宴曰一斛粟舂七斗米爲糲與算說小別說文粟重一揩爲一斛六斗有斗之大半舂爲米一斛曰糲糲一斛舂九斗曰糦稻重一揩爲粟二十斗爲米十斗曰糲爲米六斗有斗之大半曰粢粢據此則粹精于疏而糲粢視粹爲尤精矣漢志小說謂之稗說漢藝文志小說出于稗官注王者欲知閭巷風俗之事故立是官師古曰小官也

又張蒼定律令有鼏者婦人坐使擇米正白爲白粢供祭祀之用杜詩精粢儲白粢即此

貽我來牟

朱傳來小麥牟大麥也說文秋種夏熟相繼綴之穀也來麰象芒朿之形天所來也韓詩作貽我嘉麰鄭箋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于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爲烏五玉以穀俱來書說云烏以穀俱來紀后稷之德也雅翼古稱下田宜稻麥今小麥例須下田大麥則不然詩所謂詒詒之麥生于畯陂者謂大麥也麰者周所受瑞麥來麰也一作牟又作麳即今大麥劉向傳作貽我嘉麰以爲嘉麰麥也然則來牟一物唯廣雅以麰爲大麥來爲小麥趙岐孟子注麰麥大麥也本草小麥味甘主除熱止燥渴養肝氣以作麪類也後世以麥不宜有二名因以爲大麥理尚可通毛鄭乃據河內女子僞秦誓以穀俱來之說指以爲麥而苟欲遷就來牟之說其可信哉爾雅所載諸穀之名甚多獨無來牟之說旁考六經牟無訓義多是人名地名然則闕其不知可也通雅來牟爲嘉麰說文一來二縫秬一秠二米則秬即來麰也劉向封事作嘉麰者古來嘉秬三字相通方言江淮謂之麰北燕謂之秬關西謂之䅌彼雖設歟而以一名通三晉則此物亦然

予又集于蓼

朱傳蓼辛苦之物也爾雅蔷虞蓼疏即蓼之生水澤者頌云以薅荼蓼毛傳蓼水草是也禮記膾秋用蓼濡豚包苦濡魚醢醬實蓼鵝鶵鷃醢醬濡魚卿醬濡鼈醢醬實蓼于腹中後世飲食不用惟造醬者取其汁其辣者舂取溪魚即茶毒也蜀本圖經蓼有紫赤青馬水香木等七種紫赤二蓼葉小狹而厚青香二蓼葉相似而俱薄馬水二蓼葉大上有黑點木蓼一名天蓼蔓生葉似栢葉諸蓼花皆紅白子皆赤黑木蓼花黃白子皮青滑又有木天蓼生天目四明山樹似梔子多日不凋又有藤天蓼蔕樹生葉如梨光而薄子與木天蓼同又三茎君有白蓼醬方又毛蓼生山巔葉上有毛多根不死埤雅蓼生水澤者莖赤味辛一名薆成王初惑管蔡而疑周公四國之亂幾毀王室則皆集于蓼矣悟而悉後患故曰予又集于蓼言辛苦也離騷曰蓼蟲不能從乎葵蓫則葵蓫甘而蓼苦故也吳越春秋越王念復吳怨臥則切之以蓼冬則抱冰夏則附火言其刻志如此戰國策蓼蟲在蓼則生在芥則死非蓼仁而芥賊也弄譜一名水荭花其類甚多有青蓼香蓼花皆紅白子大如胡麻赤黑而尖扁惟木蓼花黃白子皮生青熟黑人所堪食者三種一青蓼葉圓者勝一紫蓼相似而色紫一香蓼相似而香並不甚辛可食一云青者蓼紫者茶

以薅荼蓼

朱傳薅去也荼陸草蓼水草一物而有水陸之異也今南方人猶謂蓼爲辣茶或用以罨溪取魚是所謂荼毒也釋草云蔮委葉疏薅拔去田草也王肅說詩荼陸穢草然則蔮者原田薅穢之草非衛風之苦菜

也埤雅荼陸草也蓼水草也以薅荼蓼則高下無所不治孔因著雨化之則草不復生而地益美蓋非特去草之害亦以釀其田畤故荼蓼朽止黍稷于是茂止也月令季夏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畤可以美磽土正此謂矣

薄采其茆

朱傳茆鳧葵也葉大如手赤圓而滑江南人謂之蓴菜者也說文茆鳧葵詩言采其茆力久切周禮醢人朝事之豆茆菹麋臡注茆鳧葵釋文茆音卯北人音柳鄭大夫又讀爲芣于貧云今之鳧葵小同云江東人名蓴菜生陂澤陸疎茆與荇菜相似葉大如手亦圓有肥者著手中滑不得停莖大如匕柄葉可生食又可煮滑美或謂之水葵諸陂澤水中皆有何承天云此菜出東海堘爲流瀣不可用蜀本圖經蓴生水中葉似鳧葵浮水上採莖堪噉花黃白子紫色三月至八月莖細如釵股黃赤色短長隨水深淺名爲絲蓴又曰稕蓴又名雉尾蓴九十月漸麤硬十一月萌在泥中名塊蓴體苦澀惟取汁味唐本草注蓴菜三四月後通名蓴絲霜降以後名塊蓴塊蓴爲薦猶勝雜菜塊蓴一名龜蓴顏之推云蔡朗父名純改蓴爲露葵後人遂有誤以露葵爲蓴者吳地志云蓴滋池有純吳中以爲佳品即蓴也蓴入秋爲油蓴故張翰思之草木疏又名水葵一云今之浮菜酉陽雜俎蓴菜之根絕美江東人謂之蓴龜雜俎集蓴四月始莖而未葉名爲雉尾蓴本草有鳧葵弘景以入有名無用品解者不同未詳其正卉譜蓴一名茆一名錦帶一名水葵一名馬蹏草生湖澤中以水淺深爲候水深則莖肥而葉少水淺則莖瘦而葉多其葉如荇菜而差圓形似馬蹏夏月開黃花結實青紫大如棠梨中有細子張爾公云荇一名鳧葵陸璣言茆與荇似不言即荇也干寶言茆一名水葵不言即蓴也鳧葵即荇菜蓴別一物圖經言蓴葉似鳧葵顏氏言荇菜黃蕚似蓴雅翼言蓴小于荇其說甚明周禮茆菹注亦云鳧葵也正韻引鄭小同云茆即蓴菜毛傳、朱傳博雅、皆然至今因之遂誤爲一物矣按古卯作卵酉作丣許慎用詩叶音讀若柳亦至今因之誤茆爲一字矣通雅云本草女菀一名茆音柳女菀名茆不審何據或者方俗之稱猶茆之爲蓴菜鳧葵未可盡信也

種稺菽麥

朱傳先種曰種後種曰稺韓詩說種長稼也稺幼稺也說文穜早種也稺幼禾正義重穋種稺生熟早晚之共稱耳非穀名當謂先種先熟後種後熟但毛傳略不言其熟凡物幼小皆曰稺鄘風乘馬稺且狂管子重令篇菽粟不足禾生不禁而工以雕文刻鏤相稺也謂之逆注稺驕也

詩傳名物集覽卷十一

木

集于灌木

朱傳灌木叢木也爾雅木族生爲灌孫炎注族叢也說文木冒也冒地而生東方之行易山上有木鴻漸于木乘木有功巽爲木坎其于木也爲堅多心艮其于木也爲堅多節離其于木也爲科上槁禮記孟夏盛德在木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季秋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周禮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木以時入之注陽木生山南陰木生山北服車材耜農器季稼也尙書兗州厥木惟條揚州厥木惟喬洪範五行三曰木其性曲直其味酸左傳山有木工則度之又曰則擇木豈能擇鳥春秋元命包木者陽精生于陰故水者木之母也木之爲言觸氣動躍也其字八推十爲木八者陰合十者陽數禮斗威儀君乘木而王者其政升平則草木豐盛淮南子喬如生幹木幹木生庶木庶木皇極經世曰木結實而種之又成是木結是實木非徒木也此木之神不二也生生之理也木在地爲質在天爲氣故星次名析木爾雅析木謂之津注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爲析木于十二支爲寅皆東方之氣也

南有樛木

朱傳木下曲曰樛爾雅木下句曰枓上句曰喬枓與樛同木枝曲垂注又絞也儀禮爲之經者不樛垂注

不絞其幹之垂者劉安招隱士連蜷兮枝相繚注繚與樛同又爾雅枓者聊郭注未詳一說木之糾曲者曾曰聊詩椒聊之聊疑即此義說文下勾曰樛高木曰枓譌李迂仲曰樛木之勾曲者韓愈賦樹木其相樛俗本誤作繆

桃之夭夭

朱傳桃木名華紅實可食爾雅檨荊桃旄冬桃櫻桃山桃李醜核又云桃曰膊之注荊桃今櫻桃冬桃子冬熟山桃實如桃而小不解核疏桃李之類子中有核人膊之者桃多毛枝治去毛令色青滑如膊也夏小正正月柂桃華六月煮桃桃也者柂桃也柂桃也者山桃也煮以爲豆實也禮記月令仲春之月桃始華內則桃李梅杏春秋運斗樞玉衡星散爲桃管子五沃之土其果宜桃韓詩外傳秦植桃李夏得蔭其下秋得食其實韓子仲尼曰果蓏有六而桃爲下祭先王不得入廟周官饋食之籩其實菱、栗、桃乾、棗、榛實淮南子四月其樹桃典術云桃者五木之精壓伏邪氣服其華令人好色蓋仙木也埤雅桃華之盛者其性早華又華于仲春故周南以興女之年時俱當蘇曰桃三李四言桃三歲便華果然皮東鑒幹顏急四年以上宜以刀剛其皮不然皮急而死更七八年即老老則實細故周南復取多桃以興易通卦驗蘇黯曰大壯初九桃不花倉庫多火鄭玄論桃李之實多者來歲足穀風俗通言上古之時有兄弟二人神荼鬱壘居度朔山桃樹上以制百鬼故漢制縣官以臘除飾桃人垂葦索歲時記桃者五行之精壓服邪氣制百鬼本草經桃枭主殺百鬼精物注桃枭木乾如枭磔首木上故曰枭也山海經亦載度朔之說云黃帝象之立板于戶淮南子羿死于桃棓由是鬼畏桃今人以桃梗作符歲旦植門是其遺制後漢禮儀制曰代有所尙周人木德以桃爲梗言氣相梗梗更也莊子曰插桃枝于戶人不畏而鬼畏之術鬼之說見于傳記者不一禮曰王弔則以巫祝桃茢前王注桃鬼所惡茢以祓除不祥所以異于生也左傳楚人使公親楛公使巫以桃茢先祓�除周禮戎右贊牛弭桃茢鄭司農喪祝注云喪祝與巫以桃茢執戈在王前然則以桃祓除亦聖人所不廢不獨巫祝之術也江淹山桃頌惟園有乔惟山有蕾丹艷鏗露紫榮綠風伊春之秀乃華之宗名物解桃先百果而華故從兆其時則春而陽中也故以記婚姻之時正

南有喬木

朱傳上竦無枝曰喬爾雅句如羽喬郭注木枝拳曲如羽毛又矛之上句曰喬所以懸莢者詩二矛重喬又木椓曰喬槐棘醜喬小枝上綠爲喬趙岐孟子喬木注云高大樹木詩緝木下蟠則陰廣上竦則陰少喬竦之木其陰不下及故不可休息名物疏釋草雞殊總之翹竦之義朱傳無枝二字疑傳寫之訛箋云木高其枝葉故人不得就而止息則有枝審矣無枝者爾雅所謂橾非喬也

翹翹錯薪

朱傳翹翹秀起之貌爾雅櫬采薪采薪即薪注指解今樵薪也楚人指木中高起者曰翹其人之出類者亦曰翹無羊箋云蠶曰薪史記樵蘇後爨注樵取薪蘇取草月令季秋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孟冬命四監收秩薪柴以供郊廟及百祀之薪爨注大者可析謂之薪小者合束謂之柴秩謂有常數周禮甸師帥

其徒。以薪蒸役外內嬖之串。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以式法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其芻薪。喪紀共其薪蒸木材。軍旅共其委積薪芻。莊子養生主。指窮于爲薪。火傳也。史記董仲舒傳。抱薪救火。火益甚亡。盡貫誼傳。厝火于積薪之下。又留侯爲人上操下如束湿薪。又漢律取薪給宗廟曰鬼薪。鬼薪白粲三歲刑也。

言刈其楚

朱傳。楚。木名。荊屬。廣雅。楚。荊也。廣志。赤莖大實者。名曰牡荊。孔氏曰。學記注。以楚爲荊。羅氏云。楚者。楚地所出。其一名荊。故楚國人春秋稱荊。而荊州亦以此木得名也。今之牡荊作樹生者。實細黃色。而莖甚勁。生子細如麻子。比莖荊實而細。故稱小荊牡。亦對莖爲名。非無實之謂也。又木之高起者曰翹。楚人之出類者亦曰翹。翹楚。本草圖經。牡荊即作箠杖者。枝莖堅勁。作科。不爲蔓生。故曰牡。葉如蓽麻。更疎瘦。花紅作穗。實細而黃。如麻子大。蔓荊莖高四尺。對節生枝。初春因舊枝而生。葉類小棟。夏盛茂。有花。淺紅色。實黃。皆可爲油。梅黃以熟藏作之。其實既酸。故以爲和。商書所謂爾惟鹽梅。禮記則歟用梅而已。夏小正。正月梅杏杝桃則華。五月煮梅爲豆實。管子。五沃之土。其梅。其杏。其桃。其李。西京雜記。漢初修上林苑。羣臣各獻名果。有朱梅。紫華梅。紫蔕梅。同心梅。麗枝梅。燕梅。侯梅。七命。燀以秋橙。酤以春梅。正以春梅者。皆言味酢故也。晉曰。若作酒醴。爾惟麴蘗。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蓋造而始之者麴蘗也。調而成之者鹽梅也。宿說。喪禮。楚俇在燋東。考工記。弓人取材。冬木瓜。謝朓詩。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芊然。正指此。名物疏。朱傳。楚荊屬。蓋未卽以爲荊也。考諸書皆謂楚卽荊。荊有三種。此楚乃作箠之荊。非牡荊。蓋荊也。南方草木狀。蕪浦有三種荊。金荊可作枕。紫荊堪作牀。白荊堪作履。此別是廣南之物。非詩人所詠也。

伐其條枚　條肆

朱傳。枝曰條。幹曰枚。斬而復生曰肆。說文。條。小枝也。枚。木別生條也。夏書。厥木惟條。注。長也。廣韻。肆。木嫩條也。詩鄭注訓餘。謂斬而復生也。如今之木生。詩話。枿也。左傳。晉國不恤宗祀之闕。而夏肆是屏。注。杞夏餘也。韻書通作肆。

蔽芾甘棠

朱傳。甘棠。杜梨也。白者爲棠。赤者爲杜。爾雅。杜甘棠。疏。郭云。今之杜梨。又曰。杜。赤棠。白者棠。舍人曰。杜。赤色。名赤棠。白者亦名棠。然則其白者爲棠。其赤者爲杜。爲甘棠。爲赤棠。杕杜傳云。杜。赤棠是也。陸疏。赤棠與白棠同。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爲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澀而酢。俗語云。澀如杜是也。赤棠異議。其作梅譜凡九十餘種。按爾雅凡三釋梅。一梅枏。枏木與梅名同實異。一時英梅。卽雀梅。似梅而小。木瓜翦。亦可作弓幹。雅翼。俚梨有十餘子。唯一子生梨。餘者生杜。通志。甘棠謂之棠梨。其花謂之海棠花。其實謂之海紅子。孫楚杕杜賦序。梨有用爲貴。杜無用爲賤。字說。詩言蔽芾甘棠。以杜之美言。有杕之杜。以棠之惡。埤雅。言人思召公之德。久而彌深。愛其棠彌至也。孔子曰。吾于甘棠。見宗廟之敬也。劉敞廟議。以爲思其人尙愛其木。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九域志。召伯甘棠樹。在陝州府署西南隅。括地志。召伯廟在洛州壽安縣西北五里。召伯聽訟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伐其樹。後人懷其德。因立廟。有棠在九曲城東阜上。按棠又有沙棠。張揖曰。沙棠狀如棠。黃蕊赤實。味如李。無核。呂氏春秋。果之美者。沙棠之實。名物疏。杜者棠之總名。種有赤白之異。其實白棠爲甘棠。而赤棠爲杜也。陸璣、雞願之說可信。邢疏誤。張揖公

曰。棠杜實二物。杜者小梨。實小于梨。大于棠。棠則海紅。嘉慶之類。說文分棠爲牡。杜爲甘。棠字外別出糖。尤謬。

摽有梅

朱傳。梅。木名。華白。實似杏而酢。爾雅。梅。柟。郭云。似杏。實酢。孫炎云。荊州曰梅。揚州曰柟。又曰。時英梅。郭注。雀梅。詩義疏。梅。杏類也。樹及葉皆如杏而黑。煮後曝乾爲蘇。置甕盛蓋中。日可含以香口。又貿鬷云。梅華早而白。杏花晚而紅。梅實小而酸。杏實大而甜。梅可以調鼎。陸農師云。梅在果中華尤香。梅優于香。桃優于色。天下之美。有不得兼者多矣。梅先桃李而華。至北方多變成杏。故北人有不識梅者。地氣使然。今江淮四五月梅欲黃落。蒸鬱成雨。其漿如露。謂之梅雨。三月有迎梅雨。五月有送梅雨。又有落梅風。江淮以爲信風。亦花信風之類。爾雅翼。古者以梅實鹽鹼食之羹。所謂乾燥。蜀志云。蜀名梅爲糗。大如鴈子。梅穀。

曰。棠杜實二物。杜者小梨。實小于梨。大于棠。棠則海紅。嘉慶之類。說文分棠爲牡。杜爲甘。棠字外別出糖。尤謬。

摽有梅

朱傳。梅。木名。華白。實似杏而酢。爾雅。梅。柟。郭云。似杏。實酢。孫炎云。荊州曰梅。揚州曰柟。又曰。時英梅。郭注。雀梅。詩義疏。梅。杏類也。樹及葉皆如杏而黑。煮後曝乾爲蘇。置甕盛蓋中。日可含以香口。又貿鬷云。梅華早而白。杏花晚而紅。梅實小而酸。杏實大而甜。梅可以調鼎。陸農師云。梅在果中華尤香。梅優于香。桃優于色。天下之美。有不得兼者多矣。梅先桃李而華。至北方多變成杏。故北人有不識梅者。地氣使然。今江淮四五月梅欲黃落。蒸鬱成雨。其漿如露。謂之梅雨。三月有迎梅雨。五月有送梅雨。又有落梅風。江淮以爲信風。亦花信風之類。爾雅翼。古者以梅實鹽鹼食之羹。所謂乾燥。蜀志云。蜀名梅爲糗。大如鴈子。梅穀。

曰。蒲移。雅翼云。齊民要術以高飛獨搖爲白楊之別名。沈存中云。夫移卽白楊。本草陳藏器分爲二條。謂

夫栘生山谷間。樹大數圍。唐棣郁李。並弱小生庭除間。其不同如此。蓋宋詳夫栘白楊之爲一物也。夫栘一作扶栘。亦謂之蒲栘。今越人謂白楊爲蒲栘。蘇器又引論語唐棣之華鄭注栘也。亦名栘楊。此又誤也。逸詩唐棣乃白栘小木。比郁李稍大。非此蒲栘。蒲栘乃喬木也。戴侗曰。白楊似楊而白。多補墟墓間。存中排之已明。棣小木。高五六尺。其種不一。花或紅或白。亦名錦帶。白者結實似小李。與李同時熟。大僅如嬰。莫故謂郁李。存中誤以此爲郁李。非也。又曰。常棣、唐棣、棠棣、特一物。猶夫栘、扶栘、蒲栘之爲一物也。棠、常、唐夫、扶、蒲。皆聲相邇。故通用。自爾雅分常棣唐棣爲二。遂啓後誤。爾雅以栘爲唐棣。栘必棣類也。特不可考耳。名物疏。唐棣常棣是二種。爾雅云。唐棣栘。所謂白楊也。又云。棠棣棣。小雅所謂棠棣之華也。陸璣知唐棣常棣各一種。卻不當以名與李車下李五月成實者爲唐棣。故孔仲遠七月疏。俱不明了。本草注子都李仁下。卽引陸氏釋常棣之文。而常唐二字俱作棠。混甚矣。唐棣自是楊類。雖得棣名。而實非棣也。按唐棣一物。紛紛至此。獨張爾公謂戴氏之說差爲近理。且云考詩常棣之華。子夏傳。左氏路史。常皆作棠。益信郭注之誤。然草木名稱。隨方各別。魚蟲醜類。尚有不同。自許、郭、鄭、孔、諸家疑不能明。學者欲于千百世之下臆度力爭。以歸一是。適滋聚訟之誚耳。　華本作蕚。通作鄂。象蕚蕚之聯綴形。蕚蕚古花字。俗譌爲花。爾雅。蕚蕚。不韡也。華蕚。蕚也。華蕚。蕚榮也。猶草木言。又曰。木謂之華。草謂之榮。按草木皆有華。華皆可開之榮。精蘊曰。華向榮上。數將結乃垂。華落而實離離矣。不象其上敷而象其垂下之形。示人欲華就實也。歐陽云。洛陽諸華。皆不減他方。而洛人不甚惜。謂之果子華。曰某華。獨牡丹則直曰華。蓋謂天下眞華獨牡丹耳。其愛重如此。

華如桃李

朱傳。李。木名。華白實可食。爾雅。休。無實李。痤接盧李。駁赤李。桃李醜核。棗李曰遹之。注云。棗李之屬。去遹而已。遹斗櫪玉衡星散爲李。說文。從木子。聲。籽古文李。管子。五沃之土。其木宜李。世傳齊都臨淄李。房陵綠李。禮記。食黍桃李。弗敢于核。注曰。爲恭敬也。本草。李不可合蜜及雀肉食之。又不可臨水嘯之。淮南子。三月其樹李。埤雅。素問曰。李韭皆酸。李東方之果。木子也。故其字從木。性頗難老。老雖枝枯。子亦不細。其品處桃上。孫卿子。桃李實于一時。時至乃殺。歸藏鄭論。桃李之質多。來歲足種。史記。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倒而有赤白二種。離騷。甘棠苦于豐草。荊棘生于中庭。魏都賦。棠其文身。騈其險棘。爾雅。槐棘醜喬。注。枝皆喬而棘。孟子。養其樅棘。趙注。樅棘小棘。所謂酸棗也。爾雅。蒺藜。小而味酢者名樅。字書。棘如棗而多刺。木堅色赤。叢生。人多取以爲藩。歲久無刺。亦能高大。色白爲白棘。質酸者爲樅。樅棘。縣名。滑之關邑也。其地名酸棗。其樹高數丈。徑圍一二尺。木理極細。堅而且重。樹皮亦細。文似蛇鱗。其實圓小而味酸。核微圓。其仁稍長。色赤如丹。此醫之所重。居人不易得。今市之賣者。皆棘子爲之。圖經。酸棗野生。多在坡坂及城壘間。似棗木而皮細。其木心赤色。葉葉俱青。花似棗花。八月結實。紫紅色。似棗而圓小。味酸。埤雅。棘性堅強。發風之長養者。其心之生。更難于幹。四時蠶娶云。四月棗葉生。凱風之時也。有棘。棘酸棗也。于棗爲下。傳曰。豫章以木名郡。酸棗以棘名邦。德云。鵲巢中必有棘。蓋棘性煖。今魏風園有棘。棘酸棗也。于棗爲下。傳曰。豫章以木名郡。酸棗以棘名邦。德云。鵲巢中必有棘。蓋棘性煖。今曰細。曰淡。曰潔。曰密。宜月夜。宜綠鬢。宜泛酒。詩話云。桃李歲歲同開。而韓退之詩有兒李不見桃之句。殊不可解。因晚登碧落堂。望隔江桃李。桃皆暗而李獨明。乃悟其妙也。春秋書桃李華。綱目皆三書之。惠帝

元年。呂氏甲寅。文帝六年。未有書桃李熟者。秋華而實大異也。綱目惟漢武四年耳。歲時紀麗云。立夏日俗尙啖李。諺曰。立夏得啖李。能令顏色美。是日婦女輩作李會。一云。是月啖李。令不疰夏。

汎彼柏舟

朱傳。柏。木名。爾雅。柏。椈。疏。柏一名椈。禮記。如松柏之有心。尙書。荊州厥貢桓幹栝柏。國語。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周禮。冀州其利松柏。尙書逸篇。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孫卿子。松柏經冬不彫。蒙霜不變。可謂得其正矣。抱朴子。大谷倒生之柏。皆與天齊其長。地等其久。列士傳。延陵季子解寶劍。掛徐君墓柏上。穆天子傳。甲申。天子升于大北之陽。休于兩柏之下。埤雅。柏性堅緻。有脂而香。故古人破爲棺歸。用以檟櫬。雜記所謂椁曰以椈者是也。廣志。柏有汁柏。有繞柏。山海經。士山多柏。四民月令。七月收柏實。漢武內傳。藥有松柏之膏。服之可長生。宋書。孔子廟舊有柏二十四株。歷漢晉。其大連抱。莫敢犯也。江夏王義恭悉遣人取之。洞冥記云。泰山廟中柏。皆三十餘圍。赤眉焚斫一樹。見血而止。今斧印猶在三水小城。柏曰。蒼官。地理志。華山多文柏。傳云。柏生數種。有扁葉側生者曰側柏。入藥。柏子仁。肝經藥也。味甘而補。辛而能潤。五經通義。諸侯墓樹柏。漢書東方朔傳。柏者鬼廷也。師古注。鬼神尙幽暗。故以松柏爲之廷府。

吹彼棘心

朱傳。棘。小木。叢生多刺。難長。而心又甚稚弱。未成者也。爾雅。蕀。棘。郭璞曰。草刺鍼也。凡有刺者皆曰棘。易坎上六。繫用徽纆。寘于叢棘。禮。王制。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周禮。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樹棘以爲位。取赤心而外刺。方言。凡草木刺人。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蕀。自關而西謂之刺。江湘之間謂之棘。本草。白棘一名棘鍼。一名棘刺。棘刺花一名蒺藜。唐本注。棘有赤白二種。則有兩種。有鉤有直。補益宜用直者。療腫宜用鉤者。白棘莖白如粉。子葉與赤棘同。棘中時復有之。亦爲難得也。陳留耆舊傳。魏尙曰。夫棘中心赤。外有刺。象我言有刺而赤心之至誠也。圖經。棘小叢生。叢高三四尺。花葉都似叢而有赤白二種。離騷。甘棠苦于豐草。荊棘生于中庭。魏都賦。棠其文身。騈其險棘。爾雅。槐棘醜喬。注。枝皆喬棘。孟子。養其樅棘。趙注。樅棘小棘。所謂酸棗也。爾雅。蒺藜。小而味酢者名樅。字書。棘如棗而多刺。木堅色赤。叢生。人多取以爲藩。歲久無刺。亦能高大。色白爲白棘。質酸者爲樅。樅棘。縣名。滑之關邑也。其地名酸棗。其樹高數丈。徑圍一二尺。木理極細。堅而且重。樹皮亦細。文似蛇鱗。其實圓小而味酸。核微圓。其仁稍長。色赤如丹。此醫之所重。居人不易得。今市之賣者。皆棘子爲之。圖經。酸棗野生。多在坡坂及城壘間。似棗木而皮細。其木心赤色。葉葉俱青。花似棗花。八月結實。紫紅色。似棗而圓小。味酸。埤雅。棘性堅強。發風之長養者。其心之生。更難于幹。四時蠶娶云。四月棗葉生。凱風之時也。有棘。棘酸棗也。于棗爲下。傳曰。豫章以木名郡。酸棗以棘名邦。德云。鵲巢中必有棘。蓋棘性煖。今魏風園有棘。棘酸棗也。于棗爲下。傳曰。豫章以木名郡。酸棗以棘名邦。德云。鵲巢中必有棘。蓋棘性煖。今曰細。曰淡。曰潔。曰密。宜月夜。宜綠鬢。宜泛酒。詩話云。桃李歲歲同開。而韓退之詩有兒李不見桃之句。殊不可解。因晚登碧落堂。望隔江桃李。桃皆暗而李獨明。乃悟其妙也。春秋書桃李華。綱目皆三書之。惠帝矣以共縠王事。白虎通云。景風至。棘造實。凱風。景風也。蓋吹彼棘心者。將以趨其造實。萬物之難生者棘。

而造物又欲其服候耐風雖能生物亦已勞矣故曰母氏劬勞也蓼莪之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孝子之心呼天罔極也名物解棘赤心而外柔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之親子也棘非能順者而飢風有母之道故能吹之使其心天天然和以茂也春秋元命包樹棘聽訟其下棘赤心有刺言治人者原心不失其赤實也管子五沃之土其棘若棠老子師之所處荊棘生焉皇覽云孔子墓中不生荊棘及刺人草又古者以爲匕取其枝翹棘有奉上之義又可爲矢出冰以除災洪涵曰棘與蒺藜棘字兩東相承沈括曰蒺棘皆有刺蒺藜生卑而成林其文皆從東東音剌木芒也東而相戴立生者蒺也東而相比橫生者棘也名物疏埤雅云棘大者蒺小者棘或云棘實曰蒺爾雅釋樹在蒺藜中然本草大蒺酸棗白棘治療各異脊史子云棘西方之草秋木也蒺北方之草冬木也斷乎蒺棘有辨江南無棘陶隱居之流遂多誤說合諸書論之蒺有十一種而樹實是棘本草列酸棗于木部蓋無實蒺藜亦棘類與嚴氏詩緝以此章棘心魏風園有棘之棘爲酸蒺楚茨言抽其棘脊蠅止于棘之棘爲荊棘蓋樹亦多刺難長者朱傳所云似單指荊棘與諸說異

山有樸

朱傳樸似栗而小毛傳樸木名說文樂果實如小栗樸木也今書傳通作樸詩義疏樸栗類有二種其一種之皮葉皆如栗其子小形如杼子裏皮黑味亦如栗所謂樹之樸栗者也其一種枝蔓如木蓼生高丈餘作胡桃味遼代上黨皆饒周禮邊人云饒食之邊其實樸曲禮婦人之摯棋棗蓾栗內則蒸棗棒柿蒿雅雞棲枝莖如木蓼葉如牛李色高丈餘子如小栗核中悉如李胡桃味脊獨又美亦可噉鄭注禮曰似栗而小關中鄠坊甚多然則其字從秦蓋此意也又一種大小枝葉如栗其子形如杼味亦如栗所謂樹之樸栗者是大木非樸楛之樸若女摯則宜兩者皆可用本草圖經桂陽有漏而蔓生實大如杏子中仁熟暖發其實甚躍如爆去根幹甚遠東觀書所謂栗蹙蓬轉也相法白如截肪黃如烝栗今黃玉謂之栗玉義蓋取此爾雅翼栗其實下垂故從鹵鹵者草木實垂鹵然蓋象形也古文棗從西徐巡說木至西方戰棗凡木皆然而栗主錄發之時將墜不墜尤有戰慄之象故天子五社西社植栗而宰我亦以爲使民戰慄也雅翼栗味醎性溫補腎有患足弱者坐栗樹下多食之至能起行其質緻密故記稱玉緻密以栗又百穀實不粘謂之栗大雅實穎實栗周頌積之栗栗是也考工記栗氏爲量注以栗名量工者取堅實義也秦饑嬴侯請發五苑之果蔬橡栗以活民計然曰栗出三輔詩云山有嘉卉侯栗侯梅侯幽詞西京記稱上林侯栗此吳均傳會詩語不足信莊子狙公賦芧蔡四朝三芧音序小栗也廣雅有石栗生山石罅中花開三年方結實殼厚肉少味似胡桃熟時羣鵲所啄彼人極珍貴之出日南又頻婆子實紅大如肥皁核如栗煨熟食之味與栗無異

椅桐梓漆

朱傳梓實桐皮曰椅毛傳椅梓爾雅椅梓注云即楸鄭云今亦謂之梓木良材也陸璣云梓實桐皮曰椅梓實二種可見草木形實易以相亂俱栗字從辛從木實辛切既別名目各殊椅之不可爲桐猶楸之不可爲梓也郭注謂椅梓即楸亦未可深信詩之爲楸此自方俗以皮者爲楸之稱耳非楸木之本義也楢之爲山楸此亦楢有楸名耳非謂楸之即楢也甘華子云椅樹皮有數殼惟楸梓佳埤雅楸梧早晚故楸謂之楸史記千章之楸其人與千戶侯等蔗子曰木名三時

周禮邊實樸皆木也非果也木豈可爲贄豈可實籩乎

樹之樸栗

朱傳樸栗二木其實樸小栗大皆可共籩實大戴禮八月栗零零者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也禮記曰撰之疏云栗蟲好食數數布陳撰省視之呂氏春秋果之美者箕山之栗國策燕北有棗栗之利此謂天府民不佃作而足左傳女贄不過榛栗棗修尖謂之旋栗陸疏栗五方皆有周秦吳揚特饒吳越被城表裏皆栗惟濊陽及范陽栗甜美味長他方者悉不及也婁敬韓國諸島上栗大如雞子亦短味不美漢書燕秦千樹栗其人與千戶侯等西京雜記上林苑有侯栗瑰栗魁栗樸栗嶧陽栗嶧陽都尉曹龍所獻大如拳埤雅栗味鹹北方之果也有漿蝟白裹秋熟罅發其實甚躍如爆去根幹甚遠東觀書所謂栗蹙蓬轉也相法白如截肪黃如烝栗今黃玉謂之栗玉義蓋取此爾雅翼栗其實下垂故從鹵鹵者草木實垂鹵然蓋象形也古文棗從西徐巡說木至西方戰棗凡木皆然而栗主錄發之時將墜不墜尤有戰慄之象故天子五社西社植栗而宰我亦以爲使民戰慄也雅翼栗味醎性溫補腎有患足弱者坐栗樹下多食之至能起行其質緻密故記稱玉緻密以栗又百穀實不粘謂之栗大雅實穎實栗周頌積之栗栗是也考工記栗氏爲量注以栗名量工者取堅實義也秦饑嬴侯請發五苑之果蔬橡栗以活民計然曰栗出三輔詩云山有嘉卉侯栗侯梅侯幽詞西京記稱上林侯栗此吳均傳會詩語不足信莊子狙公賦芧蔡四朝三芧音序小栗也廣雅有石栗生山石罅中花開三年方結實殼厚肉少味似胡桃熟時羣鵲所啄彼人極珍貴之出日南又頻婆子實紅大

草命一歲。若椿從春。楸從秋。梓從夏。所謂木名三時。芋從子。薁從寅。葖從卯。酋從酉。荄從亥。丁從丁。蒚從戊。苕從巳。辛從辛。葵從癸之類。命以一歲支幹。故曰草命一歲也。椒檟有行列。望幹喬。登凌雲。華高可愛。至秋垂條如線。謂之楸線。述異記。越人多橘柚園。歲出橘稅。謂橙橘戶。山中又有楸戶。著名楸錄者也。

桐。朱傳。梧桐也。爾雅。榮桐木。詩義疏。梓實桐皮曰椅。今人云梧桐也。禮記。季春之月桐始華。實。嶧陽孤桐。注。特生也。材中琴瑟。殿坦叔云。陸璣言有青桐、白桐、赤桐。此中琴瑟者白桐也。椅桐梓漆之桐。爲白桐。梧桐生矣之桐。爲青桐。羅願云。桐有數種。有子可收油者。有華而不實可作琴瑟者。若生石間其聲鳴。嶧陽孤桐是也。又一種。狀狗人績以爲布。其葉飼豕。肥大三倍。至秋後亦用以飼魚。鄉人養魚者。每春以草養之。頗能肥大。秋後食以桐葉。以封魚腹。則不復食。亦不復瘦也。華陽國志。益州有梧桐。其華采如絲。人績以爲布。名曰華布。本草衍義。桐有四種。白桐可斲琴者。葉三枚。開白華。不結子。荏桐早春先開淡紅花。子作桐油。梧桐四月開淡黃小花。一如皂花。枝頭出絲。墮地成油。五六月結桐子。今人取炒爲果。此是月令。荷明之日桐始華者。岡桐無花。不中作琴。體重。桐乳桐子也。似乳。蓋葉而生。埤雅。桐即白桐。華而不實。爾雅云。榮桐木是也。今亦謂之華桐。桐有三種。青白之外。復有岡桐。即油桐也。生于岡。故此桐有岡之號。青桐即今梧桐。白桐又與岡桐全異。白桐無子。材中琴瑟。岡桐子大有油也。雅翼。桐植物之多陰。最可玩者。青皮而白骨。其生炎如其子相對。食之味如芡。烏衔墜輒生。歲可高一丈。蓋有青白赤而青桐又有有實無實之辨。桐與梧既異。而桐之中又有數種。通志。左傳云。桐棓三寸。爾雅云。櫬是也。注疏家不能別椅是岡桐。桐是梧桐。梓是槚。別是一物。徒執爾雅椅梓之說誤矣。又一種赬桐。夏月繁花如火。又有繁桐。花如百合。又有刺桐。其花側敷如掌。枝幹有刺。花色深紅。又一種實如鴈子。粟可作油。陳藏器所謂鴈子桐也。賈覰云。桐葉花而不實者曰白桐。實而皮青者曰梧桐。白桐無子。冬結似子者乃是明年之花房。易緯。梧桐濡爨而又空中。難成易傷。須蟄氣而後華。周書。清明之日桐始華。桐不華歲有大寒。禮斗威儀。君乘火而王。其政和平。梧桐爲常生。遁甲經。梧桐以知日月正閏。生十二葉。一邊有六葉。從下數一葉。爲一月。有閏則十三葉。視葉小者。則知閏何月也。管子。五沃之土。其木宜桐。論衡。楓桐遠長。故其皮肌不能堅。桐譜。桐體渥則愈堅。乾則愈輕。生時以斧斫之甚易。乾乃軟而拒斧。花木考。凡木本實而末虛。惟桐反之。然取小枝削皆實。堅。其本皆中虛。故世所以貴孫枝者。貴其實也。實故絲中有木聲也。齊地記。去城十五里有桐臺。即椅宮。賈誼新書。縣弧之禮。東方之弧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中央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西方以棘。棘者西方之草。秋木也。北方以雚。雚者北方之草。冬木也。莊子。桐乳棲巢注。桐子似乳。鳥喜巢之。淮南子。桐木成蹏。注。取十石甕滿著水。埋桐其中。蓋之三四日。氣如雲作。曾武帝時。嘗得一石鼓。擊之無聲。張華取蜀桐材刻魚形叩之。音聞數里。崔仲舒謝雨。以桐魚九枚。莫曉其義。王逸曰。木有扶桑、梧桐、松柏。皆受氣浮。矣。異于羣類者。栝柏冬茂。陰木也。梧桐春榮。陽木也。扶桑日所出。陰陽之中也。漢書。西域都護圖有枏桐。

亦似桐。蟲食其木則涂出。可以汗金銀。七發。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繫結以輪囷。根扶疏以分離。又七命云。寒山之桐。出自大冥。含貴鍾以吐幹。據蒼岑而孤生。唐詩。鄭桐花下葵淹留。即鼷子桐也。嶺外多生。又自外國來者曰海桐。與刺桐相似。

梓。朱傳。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齊民要術。白色有角者爲梓。或名角楸。又名子楸。黃色無子者爲柳楸。世人見其木黃。呼爲荊黃楸。爾炳云。樹似桐而葉小花紫。雅翼。梓爲百木長。管子。五沃之土宜白梓。楚地尤多。此木故尸子曰。荊有長松文梓。宝屋之間有此木。則餘材皆不復震。其葉可以飼豕。肥碩三倍。葉細如箸。其長僅尺。冬後葉落。而莢猶在樹。總總然。其實一名豫章。十道記。越人多種豫章。文選。斬泗濱之梓。以爲雅。尚斗威儀。君乘火而王。其政和平。楸梓爲長生。古今注。糠實曰虋。梓實曰豫章。文選。斬泗濱之梓。以爲雅。尚書大傳。伯禽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商子與二子觀乎商山之陰。見橋木高而仰。梓木晉然實而俯。商子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吳正傳曰。家語。山有梓。實而俯。楸屬亦多喬發。但以實而俯者求之。則得之矣。埤雅。舊說椅即是梓。梓即是楸。其實兩木亦大同而小別。今呼牡丹爲華王。梓爲木王。木莫良于梓。故書以梓材名篇。禮以梓人名匠也。詩曰。樹之榛栗。椅桐梓漆。言皆預備禮樂之用。語曰。一年之計樹穀。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又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言桑梓父之所植。尚敬之也。蘇穎濱云。種木者求用于十年之後。漢焚仲初植桐梓。人皆嗤之。十年之後。人皆賴其用。文公治國。正此類矣。通志。梓與楸相似。爾雅以爲一物。誤矣。又爾雅有檄鼠梓。山海經。玉山碧山多梓木。雞山有美梓。詩疏。永昌人謂之鼠梓。木理如楸。今人謂之苦楸。江東人謂之虎梓。漢人謂之槚。齊民要術。種梓法。秋末冬初。取梓角曝乾。播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又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言桑梓父之所植。尚敬之也。蘇穎濱云。種木者求用于十年之後。漢焚仲初植桐梓。人皆嗤之。十年之後。人皆賴其用。文公治國。正此類矣。通志。梓與楸相似。爾雅以爲一物。誤矣。又爾雅有檄鼠梓。山海經。玉山碧山多梓木。雞山有美梓。詩疏。永昌人謂之鼠梓。木理如楸。今人謂之苦楸。江東人謂之虎梓。漢人謂之槚。齊民要術。種梓法。秋末冬初。取梓角曝乾。播種。一年藨之。二年移之。李氏本草曰。梓有三種。木理爲梓。赤者爲楸。梓之美文者爲椅。楸之小者爲檟。桐亦名椅。與此椅不同。又桐梓分二種。故詩既言桐又言梓。舊說皆以爲一木之名。說。

相似。爾雅以爲一物。誤矣。又爾雅有檄鼠梓。山海經。玉山碧山多梓木。雞山有美梓。詩疏。永昌人謂之鼠梓。木理如楸。今人謂之苦楸。江東人謂之虎梓。漢人謂之槚。齊民要術。種梓法。秋末冬初。取梓角曝乾。播種。一年藨之。二年移之。李氏本草曰。梓有三種。木理爲梓。赤者爲楸。梓之美文者爲椅。楸之小者爲檟。桐亦名椅。與此椅不同。又桐梓分二種。故詩既言桐又言梓。舊說皆以爲一木之名。說。

漆。朱傳。木有液黏黑。可飾器物。周禮。鍾師。漆林之征。二十有五漠。註。陳夏千畝。漆。說文。木汁可以髹物。象形。黍如水滴而下。古今注。漆樹以剛斧斫其皮。開以竹管承之。汁滴管中。即成漆也。本草圖經。木高二三丈。皮白。葉似椿。花似槐。子若牛李。木心黃。皆兗州厥貢漆絲。豫州厥貢漆枲。木譜。似檀而大。樹高二三丈餘。身如柿。生漢中梁益襄陵。歙州、金州者最善。廣浙一種漆樹。六月取汁。漆物如黃金。肘書所謂黃漆也。廣漆性急燥。有小毒。春分前易栽。臘月亦可種。蜀本注。上等清漆。色黑如鑿。若鐵石者好。黃嫩若蜂窠者不佳。漆本作黍。從水者。漆沮也。淮南子。蟹兒漆而不乾。物類相感志云。漆得蟹而成水。蓋物性相制也。莊子。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又石漆。又博物志。陝西延嘗縣有漆脂。初黃後黑。又廣輿記。豫州有海漆。出海上花似芍藥。曰倒黏子。漫爲膏。可代柿漆。

降觀于桑

朱傳。桑木名。葉可飼蠶者。毛傳。地勢宜蠶。可以居民。爾雅。桑柳。麤條。注。長條爲女桑。易。繫于苞桑。禮記。季秋之月。命野虞無伐桑柘。又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爲之。又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尚書。厥篚檿絲。又桑土既蠶。注。兗地宜桑。桑土宜桑之土。蠶性良。澤水退

而後可蠶。月令。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管子。五粟之土。其壤其桑。孟子。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晉史。子桑中央之木。韓子。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晉。韓子。季夏取桑柘之火。稡天子傳。天子飲于桑中。命桑虞出桑者。用禁暴民。注。虞。主桑者也。不得令民犯禁。典術。桑葉屋之精。東方白然神木之名。蠶食葉爲文章。人食之。老翁爲小兒。劉氏曰。衛詩多言桑。如桑中。與氓詩。及此。皆再三言之。蓋衛地跨濟兗二州。桑者尤其土所宜。而民生之所資也。據楚丘在冀河之東。兗州之境。則文公所觀所說。其桑土之野乎。桑譜。葉面深綠多缺。方言稱桑之功最神。在人資用尤衆。世所名者。荊與魯也。荊桑多椹。葉薄而尖。邊有瓣。凡枝葉堅勁者。皆荊類也。魯桑少椹。蠶圓厚而多津。凡枝葉豐腴者。皆魯類也。荊桑饲蠶。其絲堅韌。中紗羅用。王盤農書云。荊桑宜饲小蠶。桑生黃衣。謂之金桑。蠶食必病。葉多受命于地。惟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荀卿子。松柏經隆冬而不彫。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貞矣。史記。松柏爲百木長。而守宮闕。抱朴子。天陰假蓋之松。大谷倒生之柏。穆天子傳。天子升長松之隥。玄中記。松脂滴入地中。千歲化爲琥珀。花木考。松有二種。惟五葉者結子。木譜。松百木之長。故字從公。碌碡多節。盤根樛枝。皮鱗厚望之如龜鱗。葉有二鍼三鍼。五鍼七鍼之別。三鍼者爲栝子松。五鍼者爲松子松。七鍼者爲果松。遼東及雲南者。大如巴豆。可食。謂之海松子。千歲之松。下有茯苓。上有菟絲。又有赤松。白松。鹿尾松。又有怪松。則巉巖隨石所礙。蠼屈不得伸。變爲假蓋。離奇輪囷。非松之性也。故李衛公云。欲松假者。以石抵其直根。不必千年方偃也。離騷。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又松脂一名松肪。味苦溫。久服分陰。松柏抱朴子。松三千歲者。皮中有聚脂。狀如龍形。名曰飛節。芝本草經。松脂一名松肪。味苦溫。久服輕身延年。出隴西者善。廣志。千歲老杉子。色黃白。味似粟。蒿山記。松千歲其精化爲青牛。爲伏龜。青人。晉羊。青犬。通雅。方書言松爲五粒。粒當是鬚。松每五鬚爲一葉。或兩鬚七鬚。李賀有五粒小松歌。又鳳尾松爲杉類。釋家呼爲寶樹。廬山大林寺前大十餘圍者卽此。

無食桑葚

朱傳。葚。桑實也。鳩食葚多則致醉。毛傳。鳩食桑過。則醉而陽其性。古今注。桑實爲椹。爾雅。桑蟜有葚。梧。郭璞曰。蟜。半也。舍人云。桑樹一半有葚。一半無葚爲梧。藏器云。椹利五臟。通氣血。久服不飢。本草綱經。椹有三種。衝首交互四出也。婦人主血。故以名桑。本草經。桑根旁行出土上名伏兔。見地上者名痂馬。有毒。治心痛。種樹書。桑以椹接則大。根下壅龜甲則不蛀。徐鍇說文繫傳曰。桑皆若東方神木之名。其字象形。桑乃蠶食葉之神木。故加木爲下以別之。

檿桑

朱傳。檿。木名。似柘。爾雅。檿柘葉松身。禹貢。荊州貢桪幹栝柏。注。柏葉松身曰栝。雅翳。檿一名栝。性耐寒。其材大可爲舟及車轅。左傳稱棺有翰檿而洪水檿柵松舟也。今人亦謂之圓柏。以別于側柏。又有一種。別名檿。木譜。檿似松。葉尖硬。亦謂之栝。檿柏花葉皆同。但檿有木瓜。埤雅。謝曰。梨百損一益。檿百益一損。投人之道。宜有以益之。而報人則欲其堅久。故曰木瓜瓊玖也。爾經。木狀如棗。花生春末。深紅色。實大者如瓜。小者如拳。宣州人種蒔尤謹。遍滿山谷。始實成。則簇紙花黏薄其上。夜露日暴。漸而變紅。花文如生。本州以充土貢。又有一種櫰檿。木葉花實。酷類木瓜。欲辨之。看蒂間別有重蒂如乳者。是木瓜也。雷公云。與木瓜皮白微赤黃。香酸甘不澀。調榮衛。助殺氣。向裏子頭尖。一面方。勿誤用。考工記。弓人取幹之道。木瓜次橘。廣志。木瓜子可藏。枝爲杖。號一尺百二十節。果譜。一名楙。一名鐵腳梨樹。叢枝葉花俱如鐵腳海棠。葉光而厚。春末花開。紅色微白。實如小瓜。或似梨稍長。色

黃如著粉。津潤不木者爲木瓜。酷澁一日。食之益人。大明會典。宣州歲進烏榔並木瓜入藥局。取其陳久。無木氣也。淮南畢萬術云。木瓜燒灰散池可毒魚。楔檻卽木瓜之大而黃色無垂蒂者。通志謂之楔檻。

投我以木桃　木李

埤雅。江左故老。視其實如小瓜而有鼻。食之津潤不木者。謂之木瓜。木李大如木桃。似木瓜而無鼻。其品又下。木李亦或謂之木梨。梨蓋聲之譌也。鼻卽瓜之脫蒂處。里俗呼之爲味。其蒂辈賦乃謂也。按魚龍河圖曰。瓜有兩蒂兩鼻者殺人。則鼻與蒂異矣。木瓜性脆。木李性堅。今人以蜂飴漬之者取木瓜。煎之者取木李。徐氏云。瓜有瓜瓞。棖有羊棖。李有雀李。此皆枝蔓也。故言木瓜木棖木李以別之。逸異記。桃之大者謂之木桃。果譜。李之大者曰木李。

不流束蒲

朱傳。蒲。蒲柳。毛傳。水草。左傳云。蓬澤之蒲。杜注。蒲。楊柳之可以爲箭者是也。毛傳。蒲。草也。鄭箋。蒲。蒲柳。水楊也。可爲箭幹。葉圓樹闊。與柳相似。故名楊柳。采蕤所謂楊柳依依。說文。楊。蒲柳也。從木易聲。杜預注。蒲今人以爲柳。其蕾可爲矢。菉澤在今山西聞喜縣。三齊記。略臺城東南有蒲臺。高八丈。始皇所築。至今蒲作箱篋。河朔猶多。告子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是也。通志。杞柳亦曰蒲柳。先賢傳。鄭敬以蒹葭爲席。隨杞柳之陰。

無折我樹杞

朱傳。杞。柳屬。生水旁。樹如柳。葉麤而白色。理微赤。蓋里之地域溝樹也。爾雅。苞澤柳。邢疏。柳生澤中者。別名旄。鄭注。杞。柳也。生澤中。如蘆荻。可薪爲棬箱。陸疏。杞。柳屬也。生水旁。樹如柳。葉麤而白色。理微赤。其材堅韌。故人以爲車轂。今共北淇水旁、魯國太山汶水邊、純杞也。本草圖經。今人取其細條。火逼令柔韌。屈作箱篋。河朔猶多。告子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是也。通志。杞柳亦曰蒲柳。先賢傳。鄭敬以蒹葭爲席。隨杞柳之陰。

無折我樹檀

朱傳。檀。皮青滑澤。材強韌可爲車。陸疏。檀木皮正青滑澤。與檿絲相似。又似駁馬。駁馬梓檢。其樹皮青白駁犖。遙視似馬。故名。檿迷一名檹檹。故齊人諺曰。上山斫檀。檹檀先知。檹極難作。揆揣。綸衡。楓桐之樹。長賢于柳葉。皆可以爲箭幹。所謂菉澤之萹也。今又以爲箕鐮之楊。本草圖經。蒲柳其枝勁韌可爲箭笴。又謂之萹蓄。卽水楊也。本草注。水楊葉圓闊而赤。枝條短硬。多生水岸。古今注。蒲柳生水邊。葉似青楊。一名蒲楊。一曰水楊。一名蒲楊。枝勁韌任矢用。世說。顧悅云。蒲柳之姿。望秋而落。詩緝。毛以爲草。鄭以爲木。說者以爲上章言薪言樵。則蒲亦木名。不宜爲草。誤矣。夫獨亦草也。而綢繆之詩曰。束薪、束芻、束楚。則豈以言木妨草哉。第以束蒲言。則作木于義爲尤耳。

朱傳。檀。皮青滑澤。材強韌可爲車。陸疏。檀木皮正青滑澤。與檿絲相似。又似駁馬。駁馬梓檢。其樹皮青白駁犖。遙視似馬。故名。檿迷一名檹檹。故齊人諺曰。上山斫檀。檹檀先知。檹極難作。揆揣。綸衡。楓桐之樹。長賢于柳葉。皆可以爲箭幹。所謂菉澤之萹也。今又以爲箕鐮之楊。本草圖經。蒲柳其枝勁韌可爲箭笴。又謂之萹蓄。卽水楊也。本草注。水楊葉圓闊而赤。枝條短硬。多生水岸。古今注。蒲柳生水邊。葉似青楊。一名蒲楊。一曰水楊。一名蒲楊。枝勁韌任矢用。世說。顧悅云。蒲柳之姿。望秋而落。詩緝。毛以爲草。鄭以爲木。說者以爲上章言薪言樵。則蒲亦木名。不宜爲草。誤矣。夫獨亦草也。而綢繆之詩曰。束薪、束芻、束楚。則豈以言木妨草哉。第以束蒲言。則作木于義爲尤耳。

無折我樹檀

朱傳。檀。皮青滑澤。材強韌可爲車。陸疏。檀木皮正青滑澤。與檿絲相似。又似駁馬。駁馬梓檢。其樹皮青白駁犖。遙視似馬。故名。檿迷一名檹檹。故齊人諺曰。上山斫檀。檹檀先知。檹極難作。揆揣。綸衡。楓桐之樹。長賢于柳葉。皆可以爲箭幹。所謂菉澤之萹也。今又以爲箕鐮之楊。本草圖經。蒲柳其枝勁韌可爲箭笴。又謂之萹蓄。卽水楊也。本草注。水楊葉圓闊而赤。枝條短硬。多生水岸。古今注。蒲柳生水邊。葉似青楊。一名蒲楊。一曰水楊。一名蒲楊。枝勁韌任矢用。世說。顧悅云。蒲柳之姿。望秋而落。詩緝。毛以爲草。鄭以爲木。說者以爲上章言薪言樵。則蒲亦木名。不宜爲草。誤矣。夫獨亦草也。而綢繆之詩曰。束薪、束芻、束楚。則豈以言木妨草哉。第以束蒲言。則作木于義爲尤耳。檀檀險木也。木譜。檀字從亶。有黃白二種。葉如槐。皮青而澤。肌細而膩。體堅重。狀如檟梓。爽蓬。又江南有一種。窠水檀。至夏不生葉。忽然葉開。當有大水。農人以之占旱澇。又一種高五六尺。生高原。葉如檀。四月

花開正紫其根如葛亦名楹

顏如舜華　舜英

朱傳舜木槿也樹如李其華朝生夕隕或呼日及亦名赤槿月令仲夏木槿榮本草木槿作飲服之令人得睡花亦曰玉蕣白曰榬赤曰櫬廣雅一名朱槿一名赤槿有紫有白有粉紅有大紅千葉者作湯代茶治風衛毉如小葵花淡紅色五葉成一花湖南北人家多種植爲籬障埤雅木槿一名舜瞬之毉取此抱朴子曰木槿楊柳斷植之更生倒之亦生橫之亦生生之易者莫過斯木仲夏應陰而生其花朝開暮落莊生以爲朝菌淮南鴻烈解云莊子貴支離悲木槿篤論云日給之華似柰柰實而日給盧盧爲之與其實相似也羅浮山記木槿一名赤槿花甚丹四時敷榮晉宮閣名華林園有木槿三株傅玄云舜花麗木也詩之日給或謂之洽容或謂之愛老潘尼以爲朝菌花譜槿木如李多歧枝色微白繁密如桑葉光而厚末尖有極齒花大小如蜀葵五出中蘂一條出花外上綴金屑一樹開數百朵有深紅淺紅白色單葉千葉之異自仲夏至仲冬花開不絕結實輕虛大如指頂秋深自裂本草槿亦名藩籬草俗名疼子花小兒忌赤又廣南有一種扶桑木枝葉婆娑色深而厚微澁如桑花有紅黃白白色者尤貴重亦有朱槿赤槿日及之名皆與木槿相似自二月開至仲冬其花深紅雖甚艷紅梅無以資其色也傅咸贈程靑卷而敷蘂發灼灼之殊榮紅葩紫蘂翠葉素蕚含暉吐曜爛若列星成公綏云日及華甚鮮茂榮于孟夏訖于孟秋東方朔與公孫弘借車馬書曰木槿夕死朝榮士亦不長貧賤也　英朱傳猶華也草謂之榮榮而不實謂之英人物志草之精秀者爲英荀子注倍千人曰英

山有扶蘇

朱傳扶胥小木也孔疏毛以下章檜松則扶蘇是木可知而釋木無文未詳所出說文扶疏木四布也正韻十一模有扶疏無扶蘇扶疏盛說

隰有荷華　荷華

朱傳荷木槁將落者毛傳荷槁也鄭箋木葉槁待風乃落孔疏七月云十月隕蘀傳云落也木葉雖槁待風而落則鄭謂木葉者是矣說文草木凡皮葉落隊地爲蘀徐云此言草木而從艸者木蘀與草同也亦作籜說文木部籜木葉隊也詩其下維蘀呂氏曰落葉穢雜也蘀槖音義通

蘀兮蘀兮

朱傳蘀木槁將落者毛傳蘀槁也鄭箋木葉槁待風乃落孔疏七月云十月隕蘀傳云落也木葉雖槁待之注兎新生者薨其乾也萐莆扶檡初生其葉蓋象兎目故謂之兎也淮南子槐之生也五日而兎目十日而鼠尾周禮司烜氏春取檡柳之火元命包三月檡莢落運斗樞玉衡星散爲檡譬子五沃之土其檡皮及木堪糞耳字說檡潘潛故謂之檡至檡而有刺所以爲至陳藏器江南有刺檡無大檡刺檡秋實

隰有檡

朱傳檡白枌也陸疏檡之皮色白者名枌郭璞云枌檡先生蓁御著莢皮白色內則棗、蓫、枌、檡、兎薨以滑之注兎新生者薨其乾也萐莆枌檡初生其葉蓋象兎目故謂之兎也淮南子槐之生也五日而兎目十日而鼠尾周禮司烜氏春取檡柳之火元命包三月檡莢落運斗樞玉衡星散爲檡譬子五沃之土其檡皮及木堪糞耳字說檡潘潛故謂之檡至檡而有刺所以爲至陳藏器江南有刺檡無大檡刺檡秋實

山有樞

朱傳樞荎也今刺檡也爾雅檽荎郭云今之刺檡那疏別二名也鄭注刺檡美于白檡廣雅柘檡梗檡也陸疏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檡濫爲茹美滑于白檡檡皮及木堪糞耳字說檡潘潛故謂之檡至檡而有刺所以爲至陳藏器江南有刺檡無大檡刺檡秋實

非謂楊卽柳柳卽楊也舊注錯互乖物性矣

山有樞

朱傳樞荎也今刺檡也爾雅檽荎郭云今之刺檡那疏別二名也鄭注刺檡有針刺如柘葉似檡濫爲蔬謂柳爲水楊朱子謂柳卽楊之下垂者不知古詩南楊北柳本屬二物其合稱楊柳者蓋兼楊與柳言之細腰者謂之柳腰又柳可爲炭抱朴子曰柳柞速朽燎以爲炭則千歲不敗蓋以喻養生者陳藏器曰本草經以柳絮爲花誤甚花卽初發時黃蘂其子乃絮也又楊與柳同類分爲二許愼謂柳爲小楊陶弘景謂柳爲水楊朱子謂柳卽楊之下垂者不知古詩南楊北柳本屬二物其合稱楊柳者蓋兼楊與柳言之非謂楊卽柳柳卽楊也舊注錯互乖物性矣

娜枝條葉細而長者曰柳樹低枝立葉小者曰楊山海經魔山之西有谷焉名蓋谷其木名柳木謚柳北土城多枝條長軟葉青而狹長春初生柔荑蘸如筋長寸餘黃花鱗次黃上甚細碎漸次生葉花中結細子如粟米大細扁而黑上帶白絮如絨名柳絮又名柳絨隨風飛舞著毛衣卽生蟲入池沼隔宿化爲浮萍其長條婀娜下垂者名垂柳木理最脆又一種幹小枝弱皮赤葉細如絲縷婀娜可愛一歲三作花花穗長二三寸色粉紅如蓼花名檉柳唐曲江池畔多柳號爲柳衙謂成行如排衙也柳條柔曼婀娜故言細腰者謂之柳腰又柳可爲炭抱朴子曰柳柞速朽燎以爲炭則千歲不敗蓋以喻養生者陳藏器曰本草經以柳絮爲花誤甚花卽初發時黃蘂其子乃絮也又楊與柳同類分爲二許愼謂柳爲小楊陶弘景謂柳爲水楊朱子謂柳卽楊之下垂者不知古詩南楊北柳本屬二物其合稱楊柳者蓋兼楊與柳言之非謂楊卽柳柳卽楊也舊注錯互乖物性矣

山有楰

朱傳楰荎也今刺檡也爾雅檽荎郭云今之刺檡那疏別二名也鄭注刺檡美于白檡廣雅柘檡梗檡也陸疏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檡濫爲蔬謂柳爲水楊朱子謂柳卽楊之下垂者不知古詩南楊北柳本屬二物其合稱楊柳者蓋兼楊與柳言之非謂楊卽柳柳卽楊也舊注錯互乖物性矣

山有楰

朱傳楰白枌也陸疏檡之皮色白者名枌郭璞云枌檡先生蓁御著莢皮白色內則棗、蓫、枌、檡、兎薨以滑之注兎新生者薨其乾也萐莆枌檡初生其葉蓋象兎目故謂之兎也淮南子槐之生也五日而兎目十日而鼠尾周禮司烜氏春取檡柳之火元命包三月檡莢落運斗樞玉衡星散爲檡譬子五沃之土其檡皮及木堪糞耳字說檡潘潛故謂之檡至檡而有刺所以爲至陳藏器江南有刺檡無大檡刺檡秋實

朱傳檡白枌也陸疏檡之皮色白者名枌郭璞云枌檡先生蓁御著莢皮白色內則棗、蓫、枌、檡、兎薨以滑之注兎新生者薨其乾也萐莆枌檡初生其葉蓋象兎目故謂之兎也淮南子槐之生也五日而兎目十日而鼠尾周禮司烜氏春取檡柳之火元命包三月檡莢落運斗樞玉衡星散爲檡譬子五沃之土其檡皮及木堪糞耳字說檡潘潛故謂之檡至檡而有刺所以爲至陳藏器江南有刺檡無大檡刺檡秋實

隰有檡

朱傳檡白枌也陸疏檡之皮色白者名枌郭璞云枌檡先生蓁御著莢皮白色內則棗、蓫、枌、檡、兎薨以滑之注兎新生者薨其乾也萐莆枌檡初生其葉蓋象兎目故謂之兎也淮南子槐之生也五日而兎目十日而鼠尾周禮司烜氏春取檡柳之火元命包三月檡莢落運斗樞玉衡星散爲檡譬子五沃之土其檡皮及木堪糞耳字說檡潘潛故謂之檡至檡而有刺所以爲至陳藏器江南有刺檡無大檡刺檡秋實

山有栲

朱傳栲山樗也孔疏釋木文郭璞曰今山中人呼爲栲樹高二三丈許葉如櫟子如橡實可食又任車用姑櫟卽無姑朗櫟有莢卽櫟無莢又任車用姑櫟卽無姑朗櫟有莢卽櫟無莢

娜枝條葉細而長者曰柳樹低枝立葉小者曰楊山海經魔山之西有谷焉名蓋谷其木名柳木謚柳北土城多枝條長軟葉青而狹長春初生柔荑蘸如筋長寸餘黃花鱗次黃上甚細碎漸次生葉花中結細子如粟米大細扁而黑上帶白絮如絨名柳絮又名柳絨隨風飛舞著毛衣卽生蟲入池沼隔宿化爲浮萍其長條婀娜下垂者名垂柳木理最脆又一種幹小枝弱皮赤葉細如絲縷婀娜可愛一歲三作花花穗長二三寸色粉紅如蓼花名檉柳唐曲江池畔多柳號爲柳衙謂成行如排衙也柳條柔曼婀娜故言細腰者謂之柳腰又柳可爲炭抱朴子曰柳柞速朽燎以爲炭則千歲不敗蓋以喻養生者陳藏器曰本草經以柳絮爲花誤甚花卽初發時黃蘂其子乃絮也又楊與柳同類分爲二許愼謂柳爲小楊陶弘景謂柳爲水楊朱子謂柳卽楊之下垂者不知古詩南楊北柳本屬二物其合稱楊柳者蓋兼楊與柳言之非謂楊卽柳柳卽楊也舊注錯互乖物性矣

山有栲

朱傳栲山樗也孔疏釋木文郭璞曰今山中人呼爲栲樹高二三丈許葉如櫟子如橡實可食又任車用姑櫟卽無姑朗櫟有莢卽櫟無莢又任車用姑櫟卽無姑朗櫟有莢卽櫟無莢

山有杞

朱傳杞枸檵也陸疏杞一名苦杞一名地骨一名枸檵一名羊乳一名西王母菜一名仙人杖一名却暑一名甜菜一名天精一名地輔一名地節一名枸杞一名杞根一名杞子一名杞實一名杞苗一名杞棗一名杞菜一名杞葉一名杞枝一名杞莖一名杞花一名杞果一名杞子一名杞實一名杞苗一名杞棗一名杞菜一名杞葉一名杞枝一名杞莖一名杞花一名杞果

山有杞

朱傳杞枸檵也陸疏杞一名苦杞一名地骨一名枸檵一名羊乳一名西王母菜一名仙人杖一名却暑一名甜菜一名天精一名地輔一名地節一名枸杞一名杞根一名杞子一名杞實一名杞苗一名杞棗一名杞菜一名杞葉一名杞枝一名杞莖一名杞花一名杞果一名杞子一名杞實一名杞苗一名杞棗一名杞菜一名杞葉一名杞枝一名杞莖一名杞花一名杞果

爽則郎檢別一種矣齊民要術有棪檢凡檢之別未知爽檢復如何也陸璣又云檞烏梓檢或亦一種歟
坦叔云此言隰有檢總言檢耳木譜檢一名岑一名櫸蓋有數十種人不能別惟知爽檢白檢刺檢數種
而已爽檢白檢皆大檢也有赤白二種白者名枌木甚高大未葉時枝上先生瘤瘤纍纍成串及開則爲
檢爽生寄熟白圓如小鍵又名檢鍵甚滑爽開後方生葉似山莫葉而長尖銷潤澤

山有栲

朱傳栲山樗也似樗色小白葉差狹爾雅栲山樗郭璞曰栲似樗亦類泰樹俗語曰櫄栲栲泰相似如一
陸疏山樗與下田樗無異葉差狹吳人以其葉爲茗方俗無名此爲栲者爾雅似誤今所云栲者葉如楪
木皮厚數寸可爲車轅或謂之栲楪許愼云栲讀爲糗午人言栲失其聲耳鄭注山栲葉似椿江東呼爲
虎目葉脫處有痕如栲瞞子又如眼目應作貌謝丘上聲故與杻叶南山有遂亦與杻叶名物解栲輻材
也南山有栲言堅久也故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栲从考與舊从舊同意又栲桄盛物器即古之簋旅竹
木爲之元志玉篇用栲桄蓋言其形曲也亦作筘簋

隰有杻

朱傳杻檍也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其理多曲少直材可爲弓弩幹者也爾雅杻檍注似棣細葉葉新
生可飼牛材中車轅關西呼杻子一名土橿陸疏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爲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二
月中葉疏華如棣而細蘂正白蓋樹今官園種之名曰萬歲枝既取名于體萬其葉又好故種之或謂之
牛筋木或謂之檍材之堅韌者山海經鵸鵌之山其木多檍杻

椒聊之實

朱傳椒樹似茱萸有針刺其實味辛而香烈爾雅椒大叔郭云今椒樹叢生實大者名爲檓又云椒檓醜
莀李巡曰檓茱萸也椒茱萸皆有房故曰椒椒實也孔疏郭璞曰茱萸子聚生成房是椒之房裏名椒也
今椒實一裏之內唯有一實間有二實者甚少今言一椒滿升假多爲喻非實事也陸疏椒樹似茱萸有
針刺葉堅而滑澤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煮其葉以爲香今成皋諸山間有椒謂之竹葉椒其樹亦如
蜀椒少毒熟不中合藥用烝雞腸故佳東海諸島上亦有椒樹枝葉皆相似子長而不圓味似橘皮島上
獐鹿食此椒葉其肉自然作椒橘香酳語助也王氏字說以爲溥略之辭似鑿埤雅椒似茱萸而小赤色
實曰椒齊民要術作秣云遲生宜種于山阜之曲十年中椒二十年中蔗薪樵不在此數蔗質管子五粟
之土其栝其樸修直以長淮南時則訓十二月之木可以爲車轂木不出火惟樸爲然亦應陰氣也鄭漁
仲云栩杼爲柞木秦風苞櫟更是一物即今之橡斗樹也綿詩朱子解柞云枝長葉盛叢生有刺與橡斗
樹不同按爾雅郭注及那陸諸疏皆以栩櫟爲一物故朱傳于山有苞櫟更無釋文張爾公云橡樣杼柔
一也樸別爲一種樸實亦有斗或謂之橡斗然橡實大于樸葉多彫樸不多彫實二物也

隰有楊

爾雅楊蒲柳注蒲可爲箭易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淮南子正月其木楊古
今注白楊葉圓青楊葉長蒲楊葉長細移楊葉圓蒲弱微風則大搖一名高飛一曰獨搖埤雅楊有黃白
青赤四種赤楊霜降則葉赤材理亦赤其孚甲早于衆木又楊樔皮白空中子似枸杞子冬月熟赤色一
名空疏李當之藥錄謂之漫疏非今人雜湲之楊植也黃楊木性緻難長俗云歲長一寸閏年則長一

曰陸機曰南椒生漢中者曰漢椒蜀中者曰蜀椒巴中者曰巴椒廣東者曰廣椒又山海經鼓鄂之山其
木多椒又真臘風土記胡椒子生而蔕者尤辣又續漢書天竺出胡椒異域志人不國出胡椒段柯古云
胡椒蔓生兩兩相對畢澄亦其類也今番舶來者有玉椒白色此詩作于晉人晉地近秦歌其土物當指
秦椒山海經云景山多秦椒川秦椒之著久矣漢官儀皇后宮以椒塗殿稱椒房取其生子蔓衍亦尚其
媛也孫卿子云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好我芬若椒蘭又楚俗正月元日以椒盤進椒酒崔寔月令過臘一
日謂之小歲拜賀君親進椒酒從小起離騷申椒酳與菌桂又播芳椒兮成堂奠桂酒兮椒漿按爾雅椒
檓醜莀者蜜實之房椒與茱萸皆曰莀菜松慨之類亦曰莀舊注謂莀即椒復以椒實訓莀誤

有杕之杜

朱傳杕特也杜赤棠也爾雅杜赤棠群見召南甘棠又方言杜澀也注杜梨子澀故名毛傳杕特貌疏木
獨生也唐史李林甫不識杕杜字謂韋陟曰此言杖杜何也陟俯首不敢言

集于苞栩

朱傳苞叢生也栩柞樸也其子爲皁斗殼可以染皁者是也爾雅云栩杼郭注柞樹又云樸其實梂孫炎
曰物叢生曰苞齊人曰稹樸實橡也有梂彙白裏那云樸似椔之木也陸疏栩今柞樸也徐州人謂樸爲
杼或謂之栩其子皁或言皁斗其殼爲汁可以染皁今京洛及河內多言杼斗或橡斗謂樸爲杼五方通
語也秦風山有苞櫟秦人謂柞樸爲櫟河內人謂木蔇爲樸櫟之屬也其子房生爲梂木蔇子亦房生
故說者或曰柞樸或曰木蔇此秦詩宜從其方土之言柞樸是也東海及徐州謂之木蓮其葉始生食之
味辛其梂子八月中成搏以爲燭俗如胡麻燭研以爲藥肥如胡麻爲莊子匠石之齊至曲園見樸樹曰
是不才故若是之壽本草櫟樸皆有斗以樸爲勝所在山谷中皆有圖經云木高二三丈三四月開黃花
八九月結實柞樸也杼也栩也皆橡樸之通名枕中記橡子非果非穀最益人服食無氣而受氣無味而
受味消食止痢令人強健本草衍義樸葉如栗葉堅而不堪充材風土記吳越之間名柞爲櫪古今注杼
實曰橡齊民要術柞欲去遠生宜種于山阜之曲十年中橡二十年中屋薪樵不在此數無異管子五粟
之土其栝其樸修直以長淮南時則訓十二月之木可以爲車轂木不出火惟樸爲然亦應陰氣也鄭漁
仲云栩杼爲柞木秦風苞樸更是一物即今之橡斗樹也綿詩朱子解柞云枝長葉盛叢生有刺與橡斗
樹不同按爾雅郭注及那陸諸疏皆以栩樸爲一物故朱傳于山有苞樸更無釋文張爾公云橡樣杼柔
一也樸別爲一種樸實亦有斗或謂之橡斗然橡實大于樸葉多彫樸不多彫實二物也

寸。謂之厄閏。然考之爾雅。桐、荄、蓝、皆有厄閏之名。不獨黃楊也。世之重黃楊。以其撫火或曰。必于陰晦夜一星不見伐之。爲枕不裂。齊民要術。白楊勁直堪爲屋材。寧折終不曲撓。檉性慵緩。久無不曲。比白楊不如遠矣。國策。楊樹之生。倒之生。折而樹之又生。列子。虛則夢楊。實則夢溺之反也。木譜。楊有二種。一種白楊。芽時有白毛裹之。及蠹屑。似梨葉而稍厚大。遇風則簌簌有聲。高者十餘丈。徑三四尺。一種青楊。比白楊較小。亦有二種。其一青莖。直高數丈。徑二三尺。葉似杏而大。一種矮身多歧枝。不堪大用。北方全用楊柳榆槐四木。人皆種之。楊柳亦是二物。柳枝長脆。葉狹長。楊枝短硬。葉圓闊。迥不相侔。諸家多混稱之。甚且以爲一物。蓋南方無楊故耳。柳性耐水。楊性宜旱。諸書所言水楊。皆水柳之譜也。惟垂柳作垂楊。每至春月。飛絮落水作萍。亦與柳同。但其穗頗麤大耳。崔正熊云。水楊葉似青楊。青楊出峽中。爲牀臥之無聲。別一種非蒲柳也。白楊株大葉圓。如梨皮白。多種墟墓間。故古詩曰。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黃楊葉細難長。人家庭中多植之以爲玩。又蒲柳一種有皮青皮紅之別。亦名楊柳。本草。柳華其葉狹長青綠。枝條長軟者。然蒲柳亦曰小楊。陳藏器云。江東通名楊柳。北人都不言楊。楊樹葉短。柳樹枝長。朱傳云。柳楊之下垂者。楊。柳之揚起者。說文云。柳小楊也。欲知楊與柳之別。以三說參之。

有條有梅

朱傳。條。山楸也。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爲車版。爾雅。楰山楸。孫炎曰。詩云。有條有梅。條。楰也。郭璞曰。今之山楸。陸疏。楰。今車版。爾雅。楰山楸。孫炎曰。詩云。有條有梅。條。楰也。郭璞曰。今之山楸。陸疏。楰。今車版。能澤。又可爲棺木。宜陽共北山多有之。本草。楸與棹本同末異。一種無刺者。一種有刺者。澆時肥。燥則堅。良木也。椄亦楸屬。葉大而蚤脫。故謂之椄。葉小而蚤秀。故謂之楸。史記。淮山常山梁南河濟之間。有千樹楸。與千戶侯等。別賦。望青楸之雜翥。曹植詩。走

草木同名異種者甚多。如山椄名條。柚亦名條。豈可以上文之條爲柚邪。朱傳于摽有梅既具釋。此章不復云。似合二梅爲一矣。廣要曰。條是楰。梅是枏。爾雅與陸疏合。此乃秦人誇美其君。故借巨材以起興。陸農師指條爲柚。梅爲杏。取渡淮變化之義。甚無謂。通雅云。爾雅三釋梅。時英梅。注以爲雀梅。正言梅花之梅。與摽梅同。蓋古梅作某。而枏則稱梅。故又曰梅枏。其言杭爨梅。則今之山查糖毬耳。按爾雅梅枏。郭璞注誤云似杏實酢。陶弘景本草因之。後人遂以枏木爲梅果。非也。孫炎云。荊州曰梅。揚州曰枏。世說。謝安擣室。有梅梁之名。則枏亦可稱梅。非今之所謂梅也。

隰有六駮

朱傳。駮。梓榆也。其皮青白如駁。陸疏。駮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駁犖。遙視似駁馬。故謂之駁馬。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古今注。六駮山中有木。葉似樂章。皮多斑駁。毛傳。駁如馬。倨牙食虎豹。爾雅疏。駁亦野馬名。山海經。中曲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白身黑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音。其名曰駁。是食虎豹。可以禦兵。故馬之色相類者。以駁名之。雅翼。周書王會正北方。義渠以茲白。茲白若白馬。卽此物也。古之名馬有曰六駮者。有曰騊駼。有曰騊黃者。有曰飛兔者。有曰麒麟者。六駮者。必其白身黑尾。如獸之六駮耳。駁音博。

隰有樹檖

朱傳。檖。赤羅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釋木。檖。羅。陸疏。檖一名赤羅。一名山梨。今人謂之楊檖。實如梨。但小耳。一名鹿梨。一名鳳梨。今人亦種之。極有肥美者。亦如梨之美。檖說文作棪。埤雅。其文細密如羅。故曰羅。又有白者。赤羅文疎。白羅文緩。雖皆文不赤。羅爲上。秦詩初曰晨風。卒曰栩檖。言用賢之道。始能致之。終能立之。棟謂之綾。杉謂之紗。檖謂之羅。羅亦有菲者。俗謂之羅錦。猶言杉錦也。羅錦明。杉錦暗。今有棟綾器。其文如綺。又下于杉錦。

東門之枌

朱傳。枌。白榆也。先生葉。卻著莢。皮白色。爾雅。榆。白枌。孫炎曰。榆白者名枌。郭璞曰。枌榆先生葉。後著莢。皮色白。莢狀似錢而小。色白成串。俗呼榆錢。二月剝皮。刮去麤皺。中滑白。荒歲以爲粉食之。埤雅。枌先敷葉。後著莢。其葉初生。蓋似兔目。榆性扇地所扇。各與木等。故其陰下五種不植。而古人就以息焉。陳詩東門之枌。婆娑其下是也。男子道舞。尙非所宜。女子市舞。尤非所宜矣。管子曰。桓公之時。五衢之民。桑麻不種。繡樓不治。衣多敝服。多穿。乃踏沐途旁之枝。使無尺寸之陰。爲是故也。內則云。棗栗桃枌。檢兔葵以滑之。兔新生者。葵其乾也。博物志。食枌榆則眠不欲覺。木譜。榆有赤白二種。白者名枌。赤者榆也。樹甚高大。

猗彼女桑

朱傳。取葉存條曰猗。女桑。小桑也。小桑不可條取。故取其葉而存其條。猗猗然耳。毛傳。爾雅。桑也。孔疏。女是人之弱者。女桑柔桑也。釋木。女桑杕桑。注。今俗謂桑樹小而條長者。爲女桑樹。

朱傳。鬱棣屬。毛詩義問。其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正赤。食之甜。孔疏。晉宮闕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奧李一株。車下李即鬱。奧李即奧。三者相類而各一物。同時熟。

奧朱傳。薁蕓也。本草。郁李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爵李。一名棣。奧李也。一名雀李。亦曰車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華或赤或白。五月中成實。大如李子。可食。本草圖經。郁李木高五六尺。枝條葉花皆若李。惟子小若櫻桃。赤而味甘酸。核隨子熟。六月採根并實。取核中仁用。奧。詳郁李。山野處處有之。樹高五六尺。花千葉。雪白粉紅二色。如紙剪成。甚可觀。李赤色。五月熟。可食。核仁可入藥。果譜。薁奧蕓生。六月熟。黑。誠謹云。薁奧熟。食新粥。正詩六月所食也。名物疏。奧郁李。奧李。薁奧。燕奧棣。郁李。車下李。廣雅謂之薁呑。與鬱俱棣屬也。故同得車下李之名。陸璣以唐棣爲奧李。非也。而以爲實大如李。則得之。本草圖經。謂郁李子如櫻桃。則似說。非棣。非郁李也。郁李雖棣屬。然非爾雅所謂唐棣。常棣也。古之說者。惟不知唐棣爲扶移木。而以爲奧。又不知奧別是一種。而以爲常棣。故本草注及詩緝。諸說俱誤。魏王花木志云。燕奧實如龍眼。黑色。說文謂之薁。奧。詩疏。一名車鞻藤。爾雅六月食奧者。此也。廣志曰。燕奧似梨。早熟。據此又非郁李。而二說亦相矛盾。殆不足取證。韓詩。奧字作薖。是爾雅所謂薁山椒上有莢者。又有樗雞。故知古人命名。不言椿雞而言樗雞。顯以有雞者爲樗。無雞者爲樗。樗用根葉莢。故曰未見呼臭椿。一名大眼桐皮。麤肌虛而白。荒年可採食。有花者無莢。有莢者無花。莊子。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臃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拳曲不中規矩。

薁作蔥。說文引詩食鬱及薁。彼此錯互矣。

八月剝棗

爾雅。棗壺棗。注。大而銳上。遼夾棗。注。子細腰。擠白棗。注。未詳。遵羊棗。注。實小而圓。紫黑色。俗呼羊矢棗。洗大棗。注。注子味苦。哲無實棗。注。樹不著子。還味檢棗。注。還味短味也。還音旋。又云。棗李曰蜜之。周禮。饋食之籩。其實棗。禮記。婦人之摯。腶脩。棗栗。又棗曰新之。又棗栗飴蜜以甘之。又食棗桃李。不致于核。左傳。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齊史子。棗北方之草。冬木也。鄭子。燧人氏取棗李之火。韓子。秦飢。應侯請以五城。棗栗發與之本草。大棗味甘平。安中養脾。助十二經。平胃氣。通九竅。補少氣少津液。和百藥。八月採。暴乾。梨百損一益。棗百益一損。圖經云。棗極美者。有水菱。棗。御棗之類。盧諶祭法曰。春祠用棗油。淮南子。十一月。棗。取其實。形長而枝無刺者。眞枸杞也。圓而有刺者。枸棘也。世傳遂寧縣南丘村多枸杞。高者一二丈。其根蟠結甚固。鄉人多壽考。亦飲食其水土之品使然耳。陳藏器云。仙人杖別有兩種。一種是菜類。幷此爲三物而同一名也。沈存中云。陝西極邊生枸杞。高丈餘。大可作柱。葉長數寸。無刺。根皮如厚朴。甘美異于諸處。實圓如櫻桃。少核。暴乾如餳。極宵潤有味。寇氏衍義云。凡杞采有無刺者。但此物小則多刺。大則少刺。如酸棗及棘。其實一也。後人分別杞棘。強生名耳。藥譜。枸杞二木名。此物棘如根皮如厚朴。甘美異于諸處。實圓如櫻桃。少核。暴乾如餳。極宵潤有味。寇氏衍義云。凡杞采有無刺者。但此物小則多刺。大則少刺。如酸棗及棘。其實一也。後人分別杞棘。強生名耳。藥譜。枸杞二木名。此物棘如枸之刺莖條。故兼二名。處處有之。根名地骨。根之皮名地骨皮。古以章山者爲上品。以甘州爲絕品。子圓如櫻桃。曝乾可作果食。一種辛苦。廳人者名曰棘。多誤以入藥。詩話曰。枸杞子生枝端。橫折歧出。狀如栟櫚。堅燥。不如北棗肥美。生青齊晉絳者尤佳。齊民要術。旱澇之地。不任稼穡。種棗則任矣。本草。無漏子。即波斯棗。番人名其木曰窟莽。名其實曰番棗。麻棗。杜甫海櫻。即此樹也。兩史。物性志曰。有紫棗。玄棗。實入藥。生密雲者。實小而甘。天棗。產徐州蘄縣。實如酸棗。藥民棗。生山東青州。多脩味美。爲棗之冠。南棗出浙江。又嶺南波斯棗。木直。登十餘丈。始開枝。葉似樓。三五年一結子。但北方青棗。但小耳。史記。李少君曰。臣嘗至海上。見安期生。食棗大如瓜。又楚莊王愛馬。啖棗。加水經注。酸棗縣。古者名都。或以山林故曰酸棗。洞冥記。今軟棗皆之有核。實可然燈。王安石初解剝棗。不用毛傳曰剝者。剝其皮。而進之以養老也。後從蔣山步至民家。問翁安在。曰去剝棗。始悟其非。即具奏乞除前說。又蜀酸棗肉。山萸別名。

采荼薪樗

朱傳。荼苦菜也。樗惡木也。孔疏。樗惟堪薪。故毛稱惡木。樗音樞。陸疏。樗樹及皮皆似漆。青色。其葉臭。本草圖經。樗木根葉尤良。唐本注。椿樗二木相類。但椿木實而葉香可啖。樗木疎而氣臭。膳夫亦能熬去其氣。北人呼樗爲山椿。江東呼爲虎目。葉脫去有痕。如樗蒲子。又如眼目。故名。俗云。櫨樗栲漆。相似如一。衍義。椿上有莢者。又有樗雞。故知古人命名。不言椿雞而言樗雞。顯以有雞者爲樗。無雞者爲樗。樗用根葉莢。故曰未見呼臭椿。一名大眼桐皮。麤肌虛而白。荒年可採食。有花者無莢。有莢者無花。莊子。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臃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拳曲不中規矩。

饁彼桑土

朱傳。徹取也。桑土。桑根也。方言。東齊謂根曰土。字林作杜。桑皮也。又方言。齊東謂根曰杜。通作土。詩緝。彼桑土。傳曰。桑根。郭璞注方言。引詩作桑杜。

集于苞杞

朱傳。杞枸檵也。爾雅。杞枸檵。注。今枸杞也。廣雅。地筋。枸杞。陸疏。一名苦杞。一名地骨。春生。作羹茹。微苦。其莖似蓼子。秋熟。正赤。莖葉及子服之。輕身益氣。本草。枸杞味苦。寒。久服堅筋骨。一名地輔。羊乳御暑。仙人杖西王母杖。生常山平澤及諸丘陵阪岸。多採根。春夏採葉。秋採莖實。抱朴子。家菜一名托盧。或名天精。郤老地骨。日華子曰。地仙苗即枸杞。道書。枸杞千歲。其形如犬。圖經。春生苗。葉如石榴葉。而軟薄。堪食。俗呼爲甜菜。莖幹高三五尺。作叢。六七月生小紅紫花。隨結紅實。形微長。如棗。核。其根名地骨。與枸棘相類。其實形長而枝無刺者。眞枸杞也。圓而有刺者。枸棘也。世傳遂寧縣南丘村多枸杞。高者一二丈。其根蟠結甚固。鄉人多壽考。亦飲食其水土之品使然耳。陳藏器云。仙人杖別有兩種。一種是菜類。幷此爲三物而同一名也。沈存中云。陝西極邊生枸杞。高丈餘。大可作柱。葉長數寸。無刺。根皮如厚朴。甘美異于諸處。實圓如櫻桃。少核。暴乾如餳。極宵潤有味。寇氏衍義云。凡杞采有無刺者。但此物小則多刺。大則少刺。如酸棗及棘。其實一也。後人分別杞棘。強生名耳。藥譜。枸杞二木名。此物棘如枸之刺莖條。故兼二名。處處有之。根名地骨。根之皮名地骨皮。古以章山者爲上品。以甘州爲絕品。子圓如櫻桃。曝乾可作果食。一種辛苦。廳人者名曰棘。多誤以入藥。詩話曰。枸杞子生枝端。橫折歧出。狀如栟

棋。土人謂之枳棋木。此木誤入酒。能化酒爲水。一名木蜜。一名木餳。一名木珊瑚。續仙傳。朱孺子少事道士王延。且居大若嚴。一日汲于溪。見二花犬。因逐之。入枸杞叢下。掘之。極形如二犬。烹而食之。通雅。枸杞。爾雅。謂棘如枸。鄴如杞也。寇宗奭知別刺枸。而引杞柳。郭璞以梗爲杞。毛公以枳棋爲枸。說文以枸木可爲醬。楊升菴、鄧潛谷、以蒟蒻爲蒟醬。皆誤也。

常棣之華

朱傳。棣也。子如櫻桃。可食。李氏云。何彼穠矣言唐棣之華。爾雅所謂棣也。爾雅。常棣。棣。郭云。今山中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孔疏。此與唐棣異木。故爾雅別釋。陸疏。許慎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今官園種之。又有赤棣樹。葉如剌榆葉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自關西、天水、隴西多有之。高濂云。常棣花若金黃。一蒂一蕊。生甚蕃延。春時與薔薇同開。程子經說云。常棣今所謂玉李。花萼相承甚力。故以興兄弟。棠雅。華萼相承。輝棠相隶也。唐棣之華。反而後合。詩以取譬。則此華上承下趨。甚相親爾者。常而已矣。故曰常棣也。隶仁也。多義也。兄弟尙親親也。周公之于詩。其道在兄弟。其事在常棣也。

鄂不韡韡

朱傳。鄂。鄂然外見之貌。不猶豈不也。韡韡。光明貌。箋。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楊用修云。鄂。花萼也。今文作萼不華蒂也。今文作跗。華下有跗。萼下有跗。花萼相承。故得韡韡而光明。按孔疏解毛傳云。豈不韡韡而光明乎。王逊之曰。不韡韡猶言韡韡也。故朱傳取之。與鄭異義。歐陽本義云。鄭改不爲柎。先儒已言其非。且不韡韡者。言韡韡也。古詩如此者。多何煩改字乎。

南山有杞

朱傳。杞。樹如樗。一名狗骨。陸疏。杞一名狗骨。山材也。其樹如樗。理白而滑。可爲函及檢板。其子爲木蝨。可合藥。曹氏云。梓杞也。嚴氏詩緝曰。詩有三杞。無折我樹杞。柳屬也。南山有杞。在彼杞棘。山木也。集于苞杞。隰有杞棘。言采其杞。枸杞也。據此南山有杞之杞。與集于苞杞之杞。分明二種。朱子注南山有杞云。樹如樗。極肖其形。顧野王曰。枸橘木中節謂其有刺。通雅曰。即今之綿刺。多不彫。大者可充黃楊製器。李時珍言。狗骨與冬青相亂。枸橘葉長。四方有八稜。稜有刺。與冬青遠甚。若云冬不彫。則不彫者多矣。按通雅所言。亦其一種。俗呼貓兒刺。又有云枸橘樹者。其葉比冬青略澁。其皮中有絲。一謂之絲綿樹。正時珍所云也。今刻工多以之代梨棗。

南山有枸

朱傳。枸。枳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亦名木蜜。語錄。枸是機枸子。建陽人謂之皆拱子。甘而解酒毒。陸疏。枸。枳枸也。木高大。似白楊。所在山中皆有。理白可爲函板。枝柯不直。古語曰。枳枸來巢。言其味甘。故飛鳥嘉而巢之。本從南方來。能敗酒。若以爲屋柱。則一屋之酒皆薄。本草。枳椇味甘平。一名木蜜。其木皮溫。唐本注云。其樹徑尺。木名白石。葉如桑柘。其子作房。似珊瑚核

在其端。古今注。枳椇子一名樹蜜。一名木餳。實形卷曲。核、腦、修潔、栗。椇取卷曲。樛言至。樕言早。栗言惔。美。或云。果名一名白石。李。通志。枳椇蜀人謂之白楊子。依房生。著枝端。今俗謂之枳椇。曲禮。婦人之贄。棗、栗。故曰以告虔也。廣志。葉似蒲柳子。十一月熟。樹乾者益美。李善注。楊雄淮爲枳句曲也。音溝。非毛義也。詩緝云。疏引枳椇來巢。以證毛說。然宋玉風賦。字作枳句。李善注。楊雄淮爲枳句曲也。音溝。非毛義也。棋、樕、栗、榛、柿、瓜、李、桃、梅、杏、檍、梨、荊、楚之俗。亦鹽藏荷裹以爲冬儲。今不以爲重。賤者食之而已。正字通。枸有矩、苟鉤、劬四音。枸杞之枸音苟。南山之枸音矩。字同音異。各分二物也。

北山有栲

朱傳。栲。鼠梓。樹葉木理如椒。亦名苦楸。爾雅。栲。鼠梓。郭璞曰。楸屬也。今江東有虎梓。圖經云。鼠梓一名栲。亦楸之屬也。小雅北山有栲。是也。鼠李一名鼠梓。或云即此。然花實都不相類。恐二物而同名。陸疏。其樹良材。通志略。鼠李曰牛李。曰鼠梓。曰榹。曰山李。曰栲。曰苦楸。即烏巢子。

其下維穀

朱傳。穀。一名楮。惡木也。廣雅。穀。楮也。陸疏。幽州人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今江南人用爲冠。一種皮無花。但葉似葡萄。作瓣而有子者爲楮。其皮以爲布。又擣以爲紙。謂之穀皮紙。潔白光澤。其裏甚好。葉初生可以爲茹。管子。五位之土。其柞其桑、荊、揚、交、廣、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今江南人草圖經。楮有二種。一種皮有斑花文。謂之斑穀。其實初夏生。如彈丸。青綠色。至六七月。漸深紅色。乃成熟。八月九月採。抱朴子。楮實赤者。飼之一年。老者還少。本草曰。楮亦名穀。陶氏以爲今構木。誤。著曰構。按此非一種。物類相感志云。其膠可以玉爲楮葉者。三年而成。亂之楮葉中。不可別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爾雅翼。構桑穀共生。桑、穀二物也。陸璣以爲幽州人謂之穀桑。或曰楮。劉向以爲桑、喪也。穀、生也。殺生之柄失而在下。是以桑穀。然則蓋一物矣。廣州記。蠶中取穀皮。熟搥爲揭裏布。鋪頭待見。何晏注。以穀樹皮爲綃頭也。山海經。招搖之山。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理。其華四照。名曰迷穀。佩之不迷。木譜。斑穀葉無椏。又三月開花。成長穗如柳花。不結實。白皮穀皮有極。又碎花。實如楊梅而無核。八月九月採。一名楮桃。一名穀實。埤雅。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穀。惡木也。而疑于美。散木也。而疑于才。其別之難矣。故以誨宜王分別善惡。有隆于後也。許曰。其下維穀。穀字從殼從木者。木名也。從殼從禾者。百穀之總名。亦善也。此詩集于穀者木也。我艹穀者善也。東陽曰。穀字從殼從木者。木名也。從殼從禾者。百穀之總名。亦善也。二字當辨正字通。楮穀楮三物三名三字三音。非讀穀爲楮也。李氏本草。楚人呼乳爲穀。穀本是穀字從子從殼。說文甚明。陸佃埤雅。訓穀爲善。如戩穀、式穀、之義。誤矣。然其以穀爲穀。則傳寫之訛。非佃之過也。

米裹陽云古法黏綴以楮汁和白麫飛麫爲糊接紙永不脫解

以薪以蒸

朱傳薪細曰蒸說文蒸折麻中榦也一曰麻榦可以燒增韻炬也周禮甸師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饔之事左傳藪之薪蒸展衛守之又木槿齊魯之間謂之王蒸

薪彼壞木

朱傳壞傷病也壞說文作瘣云病也一曰腫旁出也爾雅疣木符婁某氏曰詩云薪彼瘣木疾用無枝符婁庭偃內疾瘣磊故疾用無枝郭璞曰謂木病胚偃蹇癭腫無枝條

無浸穫薪

朱傳穫艾也爾雅權落或曰可作楛圈皮韌繞物不解郭璞曰穫音矱可爲楛器索也陸疏今櫰檢也其葉如檢其皮堅韌剝之長數尺可爲綼索又可爲笠飾帶其材可爲杯器又證不煩穫于貧賤注阻如攙之煩而韌若穫之穫而枯槁也

隰有杞棘

朱傳杞枸檵也棘赤棘也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中爲車轅爾雅棘赤棘白者棘或曰白色爲棘其色雖異爲名同江淮間棘有可爲鞍者陸疏棘葉如柞皮薄而白其木理赤者爲貍棘一名東白者爲棘木皆墜韌守人以爲車轅六書故說文亦云枳赤棘而無棘字詩嚴微杞棘並言似皆可采食者又齊韓晉魏爾雅棘桑女桑郭注今俗呼小樹長者爲女桑則棘亦小樹長嗺之通名矣

柞棫拔矣

朱傳柞櫟也枝長葉盛蔇生有刺爾雅翼柞生南方葉細而密令人爲梳用之詩二雅道柞尤多石鼓文亦云柞棫其特周奢方周之興大姒夢商庭產棘小子發取周庭之梓植之闕門化爲松柏柞棫齊民要術亦宜種山阜之曲十年中樵二十年中屋擣柴在外爲蔇者又柞宜種山阜之曲十年中樵二十年中屋擣柴在外爲利博矣殷鞏云柞櫟也即唐風所謂栩也廣要擇陸疏柞棫、苞栩、苞櫟一物嚴氏亦云然鄭漁仲謂栩杼爲柞謂櫟爲栩別是一種本草以栩櫟稍有差別朱傳解柞云枝長葉盛蔇生有刺與櫟葉如栗葉者不同況柞中樵中屋而朱傳云小木所謂無赤心皆如耳璫者是也柞栩櫟是大木所謂栗屬大蔇牛者是也鄭氏惡棫是山柘恐未然詩緝解維柞之枝亦曰堅韌之木新葉將生故葉乃落附著甚固故曰蓬蓬然也周禮柞氏掌攻草木漢書有五柞宮風土記舜所耕地多柞樹

朱傳棫白木立死者也釋木立死棫李巡曰以當死害生曰棫荀子周公之狀身如斷檮皋陶之狀色如削瓜檮一作菟孔疏立死之木妨他木生長故曰菟也菟又音綯韓詩云反草也又車輻入轂處爲菟

其葉其辟

朱傳辟木名孔疏生木自倒枝葉覆地爲蔭辟故曰辟也埤雅木臥死爲辟

其灌其栵

朱傳灌叢生者也栵行生者也爾雅栵楓郭注樹似榛樕而庳小子如細栗可食今江東亦呼爲楓栗鄭注茅栗也陸疏葉如檢木理堅韌而赤可爲車轅內則芝楓薇栭鄭云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通志橡實

之類極多。有似棗而小者。大小三四種。注云。子如細棗。江淮亦呼楓棗。俗謂之茅棗。猴棗。柯棗。見其類也。

栩一作機。沈存中以莊子賦芧爲茅栗。謂柞機。茅栗也。趙嶷圖栗小者爲機。

其樸其椓

朱傳。樸。河柳也。以楊赤色。生河邊。爾雅。樸河柳。郭云。今河旁赤莖小楊。鄭注。殷樸也。生水畔。其葉經冬變紅。陸疏。生水旁。皮正赤如絳。一名雨師。枝葉如松。漢書。鄯善國多樸柳。段成式云。赤白樸出涼州。大者爲舂桑。陽木也。埤雅。梧一名樸。卽梧桐也。今人以其皮青。號曰青桐。華葉妍雅可愛。故多近齋閣種之。梧葉鄂皆五。其子似乳縊其蓁鄂。生多五六。少或一二。飛鳥喜巢其中。莊子所謂空閬來風。桐乳致巢。又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樽梧也。言精大用則竭。神大用則弊。故二子疲。或枝策而立。皆或樽梧而眠也。雅疏。梧木易生。鳥銜墜者。輒隨生殖。其旣種者。是歲可高一丈。遒甲者。梧桐知月正。閏立秋之日。一葉先墜。故曰。梧桐一葉落。天下盡知秋。方言。桐有四種。一名梧桐。禮有桐棊。故誤訓棊。爾雅所謂棊。或本方言。非謂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四三
作者＝
页数＝７５１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